宋本冊府元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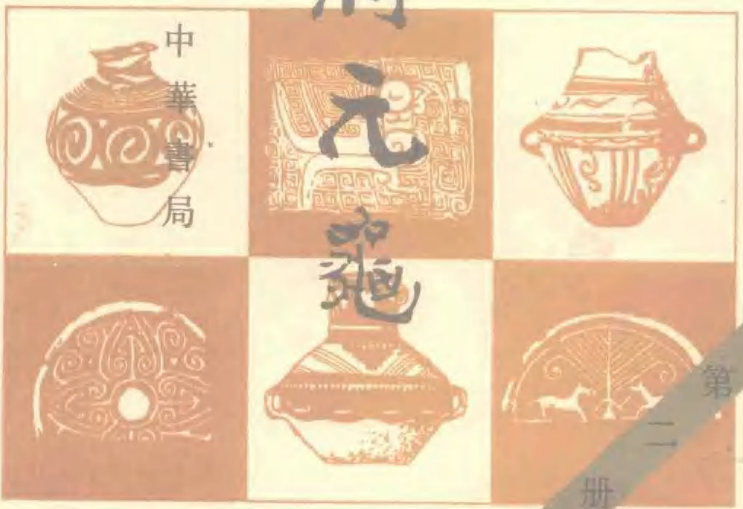
〔宋〕王欽若等編

中華書局

第一冊

宋本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中華書局

第二冊

宋本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中華書局

第三冊

宋本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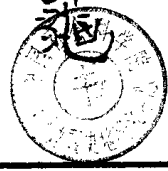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

第四冊

宋本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第一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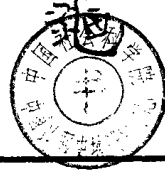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影印



宋本册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第二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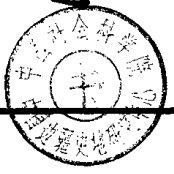
中華書局影印



宋本册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第三册

中華書局影印



宋本冊府元龜

〔宋〕王欽若等編　第四册

中華書局影印

宋本册府元龜
（全四册）
•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新興膠印廠印刷
•
787×1092毫米 1/16·256印張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1601—7006册 定價：328.00元
ISBN 7——101——00392——3/Z·47

影印說明

《冊府元龜》始編於宋真宗景德二年（一〇〇五）九月，至大中祥符六年（一〇一三）八月始告完成。全書分三十一部，一千一百零四門，共一千卷，是當時最大的歷史百科全書。它同宋太宗時編撰的《太平御覽》、《太平廣記》和《文苑英華》，並稱爲宋代四大部書。

《冊府元龜》始刻於大中祥符年間，宋真宗於天禧四年、宋仁宗於景祐四年，曾將此書分別賜予輔臣和御史臺。但是，祥符初刻本早已全部失傳，後人鮮有知者。南宋時，福建、四川均有刻本，目前人們還能見到的南宋刻本有兩種，都是四川刻本。一種題新刊監本册府元龜，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邊。清嘉慶、道光年間，張氏愛日精廬藏有卷二四九、二五〇至二五四、二六一、二六二、二七九，共九卷。後歸瞿氏鐵琴銅劍樓時，又佚去卷二五〇，僅殘存八卷。《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録》稱此書「舊爲宋内府、明内府藏本，繼藏汲古閣毛氏、愛日精廬張氏。卷中鈐宋璽曰御府圖書、緝熙殿寶，明璽曰文淵閣印，又汲古藏書記，毛晉私印，字子晉，毛褒字華伯號質庵諸朱記」。此殘本八卷，現藏北京圖書館。另一種書名前無「新刊監本」四字，是南宋中葉眉山刻本，半葉十四行，行二十四字，白口，左右雙邊。有關該本的殘存情況是：

一、原由陸心源皕宋樓所藏，光緒丁未（一九〇七）歸日本靜嘉堂文庫者，凡四百七十四卷，即：卷一二九至一六六、一七一至一八〇、一八二至二〇四、五〇五至五三八、五

四五至五六五、五六七至五七七、五八三至五九九、六〇四至六〇五、六〇八至六六〇、六六六至六七五、六七六至六七八、六七九至七〇一、七〇六至七〇八、七一七至七二〇、七二六至七三一、七三七至七三九、七四二至七五六、七六一至七九一、七九六至八〇〇、八〇三至八〇六、八一一至八一二、八一五至八六五、八七六至九〇〇、九〇六至九三三、九三六至九三八、九四〇至九四二、九四四至九四七、九五〇至九五六、九六七至一〇〇〇。需要說明的是，《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三卷《宋元版本研究》所載《靜嘉堂文庫宋刊本展覽會陳列書解說》和《關東現存宋元版書目》中，記有宋刻殘本存卷細目，在四百七十四卷之外，尚有全係鈔補的卷六〇一至六〇三、六〇六。這四卷既係全部鈔補，又不載於《儀顧堂集》和《皕宋樓藏書志》，所以沒有列入上述卷數之內。

二、被美國劫持的八十八卷，現爲臺灣中央圖書館代存，北京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有顯微膠卷一式兩份拷貝。這八十八卷是：卷六至一〇、四一至四五、五六至六〇、二七一至二七五、三〇七、三四一至三四五、三五六至三七五、三八六至三九〇、三九六至四〇〇、四一一至四一五、四五六至四六〇、四七一至四七五、四八四此卷同北京圖書館重、四八五、四九一至四九五、五八六至五九〇此五卷同靜嘉堂重、六一一至六一五此五卷同靜嘉堂重。

三、原由袁克文、李盛鐸、傅增湘、瞿啓甲等所藏，後歸北京圖書館者，凡二十五卷，即二八六至二九五、三〇九、四四二、四四四至四四五、四八二至四八四、七八六至七八七此二卷同靜嘉堂重、七八九此卷同靜嘉堂重、九〇一至九〇五。

四、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有卷七八八。亦同靜嘉堂重。

綜上所舉，目前國內外所藏南宋眉山刻本《册府元龜》的現存卷數爲五百八十八卷，略去重出的十五卷，實有五百七十三卷；加上新刊監本八卷，共有五百八十一卷。此外，在北京圖書館和傅熹年先生的幫助下，還搜集到若干殘頁（即卷一二四六、一二五〇、四四三、四八一每卷各一頁）。這樣，現存兩個南宋蜀刻本的殘卷，已經大備於此。應該提及的是，建國前，商務印書館曾搜集了南宋眉山刻本的絶大部分，並用母版鉛皮印出毛樣，至今保存完好，爲這次影印提供了方便。

一九六〇年，中華書局鑒於宋刻既無完本，爲滿足讀者需要，曾將明刻初印本影印出版，並參校了宋本毛樣，把宋本有、明本無的一百四十餘條脱文補録於明本卷後。但是，明人校刻此書時没有見到過宋本，宋本有不少優於明本的地方，所以明本不能取代宋本。陸心源曾以所藏宋刻殘本校勘明本，在四百七十餘卷中，發現明本脱誤八十餘條，「脱文已一萬三千餘字，顛倒改竄者三卷」（見《儀顧堂集》跋）。傅增湘先生曾以宋明二本對校，卷四四二改正一百字，卷四四四改正七十七字，卷四四五改正六十六字，卷四八二改正三百二十五字，卷七八七改正六十七字（見《藏園羣書題記》三集跋）。卷四八三只二十四頁，改定二百一十五字。舉其要者言之，如《邦計》總序，須其賄於受用之府，賄不誤貨；以供百物而待邦之用，供不誤貢；以周知入出百物，知不誤之；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家人民田萊之數，里不誤旅，萊不誤萊；廛人掌斂布絲布，絲不誤紡；斂市之不售，市不誤布；舍人掌共采物，槁人掌共內外

朝冗食，二共字不誤；其長安四市四大丞，不脫下四字；李輔國加京畿鑄錢使，不脫畿字；班在宣徽使之下，不脫使字；心秤平其輕重，不脫秤字」（見《藏園羣書題記》卷四《殘宋本冊府元龜跋》）。在衆多的異文中，雖然也有宋本誤而明本不誤者，但宋本的價值由此可見。所以，李盛鐸曾在袁克文所藏卷二九五後寫有題記二則，其一曰：

> 《冊府》、《御覽》，並爲宋初官撰類書。前人每重《御覽》而輕《冊府》，以《御覽》所採多逸書，《冊府》只收習見之經史也。實則《冊府》所收，皆據北宋以前本，較景祐紹興諸刻，實有過之。偶撿卷之百八十八忠諫門，校晉書·齊王攸傳》，使去奢節儉，此書節作即；《范陽王虓傳》，足匡王室，此書匡作輔；全獲功名，此書名作臣。寥寥數篇，異同已如此，且頗有勝今本處。後之讀史者，未可忽視此書也。

我們在整理此書的過程中，仍發現明本有不少脫文。如：

卷一三二帝王部褒功二：「十二年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王君㚟破吐番」條後，宋本有「公親率所部應機奮擊，沈溺浮獲，厥功甚茂」云云，凡正文一百〇三字，注文一百九十三字，明本未補（見明本第二冊第一五九九頁；宋本第一冊第一三六頁）。

卷六五八奉使部舉劾門：「陽固爲治書侍御史，使荒遠，鎮將萬貳望風逃走，劾常農太守和韶亮馳馹安撫。亮至，劾晦，處以大辟，勞賚綏慰，百姓帖然」條，前後文義不相銜接，顯有脫誤。宋本「常農太守」下，另行起有「裴粲免官」四字，與《魏書·陽尼傳》所載正同；而「和韶」之上，宋本有「崔亮孝明世爲七兵尚書領廷尉卿，時徐州刺史元昞撫御失」二十四字，恰

爲一行，與《魏書·崔亮傳》所載正同（見明本第八册第七八二頁；宋本第三册第二二三二頁）。以上兩行，凡二十八字，明本把陽固、崔亮兩條，誤合爲一，需據宋本改正。

卷八四八總録部任俠門：「郭元振舉進士，授通泉尉，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前後掠賣所倍十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則天聞其名，召見與語，其奇」，宋本「奇」下有「之」字，單列爲一條。而明本脱「之」字，又闌入「令先平壽州，然後赴江都連封」云云，凡四十四字。又，宋本「其奇之」後，有「哥舒翰初爲效穀府果毅，家富，倜儻任俠，好然諾，縱酒」一條，凡二十一字，明本未補（明本第十一册第一〇〇八一～一〇〇八二頁；宋本第四册第三二四六頁）。另，郭元振條「掠賣所倍十餘人」，宋本作「掠賣所部千餘人」，顯較明本爲優。

根據上述情況，我們相信，宋刻殘本《册府元龜》的影印，既有利於訂正明本的訛誤，又可以爲校史、補史提供方便。

這次影印時，日本静嘉堂所藏利用了商務印書館的毛樣（個别有殘缺），其餘部分或採用毛樣，或重新補照或抽換；我們還重編了目録，置於本書之前；對於各卷的殘缺，除在目録中一一注出外，還在正文訂口處加以説明；原書的中縫標明「册」或「府」，下綴卷次、頁碼，已經大都破損或殘缺，只好重新補配。由於原書和毛樣存放已久，所以不免有缺損或模糊不清之處，望讀者鑒諒。

中華書局編輯部

一九八八年

冊府元龜總目

第一册

帝王部（一至四五〇頁）
卷六——一〇　卷四二——四五　卷五六——六〇
卷一二九——一六六　卷一七一——一八〇
閏位部（四五一至六一三頁）
卷一八二——二〇四
列國君部（六一四至六五二頁）
卷二四九——二五四
儲宮部（六五三至六五五頁）
卷二六一
宗室部（六五六至七五七頁）
卷二六二——二七六　卷二八六——二九五
外戚部（七五八至七六四頁）
卷三〇七
宰輔部（七六五至七七二頁）
卷三〇九
將帥部（七七三至八一〇五頁）
卷三四一——三四五　卷三五六——三七五
卷三八六——三九〇　卷三九六——四〇〇
卷四二一——四一五　卷四四二——四四五
卷四五六

第二册

臺省部（一〇七至一一九八頁）
卷四五七——四六〇　卷四七二——四七五
卷四八一　卷四八二
邦計部（一一九九至一二九九頁）
卷四八三——四八五　卷四九二——四九五
卷五〇五——五一一
憲官部（一三〇〇至一三六七頁）
卷五一二——五二二
諫諍部（一三六八至一五二〇頁）
卷五二三——五三八　卷五四五——五四九

詞臣部（一五二一至一五四七頁）
卷五五〇——五五三
國史部（一五四八至一六一五頁）
卷五五四——五六二
掌禮部（一六一六至一八二四頁）
卷五六三——五六五　卷五六七——五七七
卷五八二——五九六
學校部（一八二五至一八七六頁）
卷五九七——五九九　卷六〇四　卷六〇五
卷六〇八
刑法部（一八七七至一九六〇頁）
卷六〇九——六一九
卿監部（一九六一至二〇〇四頁）
卷六二〇——六二五
環衛部（二〇〇五至二〇一八頁）
卷六二六——六二八
銓選部（二〇一九至二〇九二頁）
卷六二九——六三八
第三冊
貢舉部（二〇九三至二一七六頁）
卷六三九——六五
奉使部（二一七七至二二三七頁）
卷六五二——六六〇
內臣部（二二三八至二二六三頁）
卷六六六——六七〇
牧守部（二二六四至二二七六頁）
卷六七二——七〇〇
令長部（二二四七七至二二四九四頁）
卷七〇一　卷七〇六　卷七〇七
宮臣部（二二四九五至二二五〇〇頁）
卷七〇八
幕府部（二二五〇一至二二五六六頁）
卷七一七——七二〇　卷七二六——七三〇
陪臣部（二二五六七至二二六六二頁）
卷七三二　卷七三三　卷七三七——七三九
卷七四二——七五〇
總録部（二二六六三至二二七〇五頁）
卷七五二——七五六　卷七六一——七九一
卷七九六——八〇〇　卷八〇三——八〇六
卷八一一　卷八一二　卷八一五——八三〇

第四册

總録部（三一〇七至三八一三頁）

卷八三一——八六五　卷八七六——九三三

卷九三六——九三八　卷九四〇——九四二

卷九四四——九四七　卷九五〇——九五五

外臣部（三八一四至四〇五二頁）

卷九五六　卷九六七——卷一〇〇〇

册府元龜第一册目録

帝王部

卷六　創業第二　一
卷七　創業第三　八
卷八　創業第四　一五
卷九　繼統　二三
卷一〇　繼統第二　二九
卷四一　寬恕　三五
卷四二　仁慈　四二
卷四三　度量　五一
　　多能　五三
卷四四　奇表　五五
　　神武　五六
卷四五　謀略　六一
　　權略　六七
卷五六　節儉　七〇
卷五七　英斷　七六
　　明察　八一
卷五八　勤政　八四
　　守法　八八
　　致治　九〇
卷五九　興教化　九二
卷六〇　立制度　九七
卷一二九　封建　一〇四
卷一三〇　延賞　一一〇
卷一三一　延賞第二　一一八
卷一三二　褒功　一二七
卷一三三　褒功第二　一三五
卷一三四　念功　一四四
卷一三五　懲征役　一四七
　　好邊功　一五四
卷一三六　慰勞　一五八
卷一三七　旌表　一六五
卷一三八　旌表第二　一七三
卷一三九　旌表第三　一八〇
卷一四〇　旌表第四　一八八
卷一四一　念良臣　一九七
　　抑外戚　二〇一
　　尊外戚　二〇二

卷一四二　弭兵　二〇七
和好　二一〇
卷一四三　弭災　二一六
卷一四四　弭災第二　二二三
卷一四五　弭災第三　二二八
卷一四六　卸下　二三五
卷一四七　卸下第二　二四一
卷一四八　知子　二四八
知臣　二四九
卷一四九　辯誘　二五六
捨過　二五九
卷一五〇　寬刑　二六二
卷一五一　慎罰　二六八
卷一五二　明罰　二七八
卷一五三　明罰第二　二八七
卷一五四　明罰第三　二九五
卷一五五　督吏　三〇一
卷一五六　誡勵　三〇六
卷一五七　誡勵第二　三一四
卷一五八　誡勵第三　三二一
卷一五九　革弊　三二八
卷一六〇　革弊第二　三三五
卷一六一　命使　三四二
卷一六二　命使第二　三四九
卷一六三　招懷　闕　三五六
卷一六四　招懷第二　三六三
卷一六五　招懷第三　三七一
卷一六六　招懷第四　三七九
卷一七一　求舊　三八七
卷一七二　求舊第二　三九四
卷一七三　繼絶　四〇三
卷一七四　修廢　四〇九
卷一七五　悔過　四一三
罪己　四一六
卷一七六　姑息　四一九
卷一七七　姑息第二　四二五
卷一七八　姑息第三　四三二
卷一七九　姑息第四　四四〇
卷一八〇　失政　四四四
澄賞　四四七

國位部

卷一八二　氏號　闕　四五一
誕生　四五一
名諱　四五二
卷一八三　勳業　四五五
卷一八四　勳業第二　四六三
卷一八五　勳業第三　四七二
卷一八六　勳業第四　四八一
卷一八七　勳業第五　四九三
卷一八八　紹位　闕　五〇二
年號　五〇五
卷一八九　孝德　五〇八
奉先　五〇八
尊親　五一一
卷一九〇　姿表　五一三
智識　五一三
聰察　五一五
器度　五一六
才藝　五一六
卷一九一　立法制　五一八
政令　五二〇
卷一九二　文學　五二七
好文　五二九
頌美　五三〇
卷一九三　崇祀　五三四
弭災　五三七
卷一九四　崇儒　五三九
崇釋老　五四一
卷一九五　惠民　五四五
仁愛　五四六
恤征役　五四八
卷一九六　建都　闕　五五一
封建　五五三
勤政　五五四
誡勵　闕　五五五
卷一九七　朝會　五五七
宴會　五五七
慶賜　五五九
納貢獻　五六三
卷一九八　耕籍　五六五

務農　五六六
節儉　五六八
卷一九九　命相　五七一
選將　五七四
卷二〇〇　倚任　五七七
卷二〇一　祥瑞　五八六
卷二〇二　祥瑞第二　五九四
卷二〇三　徵應　六〇一
卷二〇四　知子　六〇七
知臣　六〇七
念良臣　六一〇

列國君部

卷二四九　攻伐第二　闕　六一四
卷二五〇　攻伐第三　闕　六二三
卷二五一　攻伐第四　闕　六二四
卷二五二　復邦　六二九
訓練　六三二
禦備　六三三
交質　六三四
行罰　六三五

卷二五三　識闇　六三九
奢侈　六四〇
信讒　六四一
卷二五四　失政　六四六
失禮　六四九

儲宮部

卷二六一　追諡　闕　六五三

宗室部

卷二六二　總序　六五六
封建　六五八
卷二七一　武勇　闕　六六一
剛正　六六四
卷二七二　令德　六六七
卷二七三　智識　六七二
卷二七四　友愛　六七八
辯惠　六七九
畏慎　六八一
悔過　六八三
卷二七五　褒寵　六八六
卷二七六　褒寵第二　闕　六九二

卷二八六　忠　六九五
卷二八七　忠諫　七〇〇
卷二八八　忠諫第二　七〇九
卷二八九　圖興復　七一七
卷二九〇　立功　闕　七二二
卷二九一　立功第二　七二九
卷二九二　禮士　七三五
卷二九三　薦賢　七四一
儉約　七四二
抑損　七四四
好尚　七四五
卷二九四　退讓　七四七
卷二九五　專政　七五〇
復辭　七五三
外戚部
卷三〇七　姦邪　七五八
貪黷　七五九
害賢　七六〇
讒讓　七六二
宰輔部
卷二〇九　佐命第二　七六五
將帥部
卷三四一　佐命第二　七七三
卷三四一　佐命第三　七七九
卷三四三　佐命第四　七八六
卷三四四　佐命第五　七九一
卷三四五　佐命第六　七九九
卷三五六　立功第九　八〇六
卷三五七　立功第一〇　八一二
卷三五八　立功第一一　八一八
卷三五九　立功第一二　八二六
卷三六〇　立功第一三　八三四
卷三六一　機略　八四二
卷三六二　機略第二　八五一
卷三六三　機略第三　八六〇
卷三六四　機略第四　八六八
卷三六五　機略第五　八七七
卷三六六　機略第六　八八五
卷三六七　機略第七　八九二
卷三六八　攻取　八九九

卷三六九　攻取第二　九〇五
卷三七〇　忠　九一〇
卷三七一　忠第二　九一八
卷三七二　忠第三　九二七
卷三七三　忠第四　九三五
卷三七四　忠第五　九四四
卷三七五　褒異　九五二
卷三八六　褒異第二　九六一
卷三八七　褒異第三　九六六
卷三八八　儒學　九七一
有禮　九七四
卷三八九　請行　九七八
卷三九〇　誓師　九八七
警備　九八九
卷三九六　勇敢第三　九九三
卷三九七　懷撫　一〇〇二
卷三九八　明天時　一〇一一
擇地利　一〇一二
撫士卒　一〇一三
冥助　一〇一六
卷三九九　固守　一〇一九
卷四〇〇　固守第二　一〇二七
卷四一一　間諜　一〇三五
卷四一二　仁愛　一〇四二
得士心　一〇四四
卷四一三　禮賢　一〇五〇
薦賢　一〇五二
召募　一〇五六
訓練　一〇五八
卷四一四　赴援　一〇六〇
卷四一五　傳檄　一〇六九
卷四四二　敗劒第一　一〇七八
卷四四三　敗劒第三闕　一〇八六
卷四四四　陷沒　一〇八七
卷四四五　無謀　一〇九三
迫境　一〇九五
軍不整　一〇九七
卷四五六　不和　一一〇〇

册府元龜第二册目録

臺省部

卷四五七　總序　一一〇七
卷四五七　選任　一一一五
卷四五八　德望　一一二一
卷四五八　才智　一一二五
卷四五九　公正　一一二七
卷四六〇　正直　一一三七
卷四七一　奏議第二　一一四九
卷四七二　奏議第三　一一五六
卷四七三　奏議第四　一一六七
卷四七四　奏議第五　一一七四
卷四七五　奏議第六　一一八一
卷四八一　譴責　闕　一一八九
卷四八二　朋附　一一九〇
卷四八二　害賢　闕　一一九四
卷　　諂佞　一一九五
卷　　貪黷　一一九六

卷四八三　總序　一一九九
卷　　選任　一二〇五
卷　　才略　一二〇七
卷　　褒寵　一二〇九
卷四八四　經費　闕　一二一一
卷四八五　濟軍　闕　一二一四
卷四九一　蠲復第三　一二一七
卷四九二　蠲復第四　一二二四
卷四九三　山澤　一二三〇
卷四九四　山澤第二　一二三八
卷四九五　田制　一二四六
卷五〇五　俸禄　一二五七
卷五〇六　俸禄第二　一二六四
卷五〇七　俸禄第三　一二七二
卷五〇八　俸禄第四　一二七八
卷五〇九　豁免贖罪　一二八四
卷五一〇　重斂　一二八九
卷　　希旨　一二九一
卷　　交結　一二九三
卷五一一　曠職　一二九五

邦計部

諂謟　一二九五
貪污　一二九八
憲官部
卷五二二　總序　一三〇〇
選任　一三〇一
稱職　一三〇三
威望　一三〇四
卷五二三　公忠　一三〇七
引薦　一三〇八
褒賞　一三〇九
卷五二四　剛正　一三一二
卷五二五　剛正第二　一三一六
卷五二六　振舉　一三二一
卷五二七　振舉第二　一三二八
卷五二八　彈劾　一三三三
卷五二九　彈劾第二　一三四一
卷五三〇上　彈劾第三　一三四八
卷五三〇下　彈劾第四　一三五二
卷五三一　不稱　一三五七
希旨　一三五八
殘酷　一三五九
私曲　一三六二
譴讓　一三六三
諂謟　一三六六
諫諍部
卷五二三　總序　一三六八
諷諫　一三七五
卷五二四　規諫　一三七七
卷五二五　規諫第二　一三八四
卷五二六　規諫第三　一三九〇
卷五二七　規諫第四　一三九六
卷五二八　規諫第五　一四〇三
卷五二九　規諫第六　一四一二
卷五三〇　規諫第七　一四二一
卷五三一　規諫第八　一四三〇
卷五三二　規諫第九　一四三七
卷五三三　規諫第一〇　一四四七
卷五三四　直諫　一四五六
卷五三五　直諫第二　一四六四
卷五三六　直諫第三　一四七三

卷五三七　直諫第四　闕　一四七七
卷五三八　直諫第五　闕　一四八一
卷五四五　直諫第一二　一四八二
卷五四六　直諫第一三　一四九〇
卷五四七　直諫第一四　一五〇〇
卷五四八　強諫　一五〇八
遺諫　一五一〇
卷五四九　褒賞　一五一五
詞臣部
卷五五〇　總序　一五一一
選任　一五一二
恩奬　一五一五
卷五五一　詞學　一五一七
才敏　一五一九
器識　一五二二
卷五五二　獻替　一五三四
卷五五三　獻替第二　一五四〇
謬誤　一五四五
稽緩　一五四六
卷五五四　總序　一五四八
選任　一五四九
公正　一五五四
恩奬　一五五六
卷五五五　採撰　一五五九
卷五五六　採撰第二　一五六八
卷五五七　採撰第三　一五七六
卷五五八　論議　一五八一
卷五五九　論議第二　一五八八
卷五六〇　記注　一五九四
譜諜　一五九七
地理　一六〇〇
卷五六一　世官　一六〇四
自序　一六〇五
卷五六二　疏繆　一六一二
不實　一六一二
非才　一六一五
掌禮部
卷五六三　總序　一六一六
制禮　一六一七
國史部

卷五六四　制禮第二　一六二二五
儀注　一六二二八
卷五六五　作樂　一六三一一
卷五六七　作樂第三　一六三三八
卷五六八　作樂第四　一六四二六
卷五六九　作樂第五　一六五四
卷五七〇　作樂第六　一六六四
夷樂　一六七〇
卷五七一　詩論　一六七三
卷五七二　詩論第二　一六七九
卷五七三　奏議　一六八四
卷五七四　奏議第一　一六九二
卷五七五　奏議第二　一六九九
卷五七六　奏議第四　一七〇六
卷五七七　奏議第五　一七一二
卷五八三　奏議第一　一七一八
卷五八四　奏議第二　一七二三
卷五八五　奏議第三　一七三〇
卷五八六　奏議第一四　一七三五
卷五八七　奏議第一五　一七四一
卷五八八　奏議第一六　一七四六
卷五八九　奏議第一七　一七五四
卷五九〇　奏議第一八　一七六一
卷五九一　奏議第一九　一七六八
卷五九二　奏議第二〇　闕　一七七六
卷五九三　奏議第二一　一七八五
卷五九四　奏議第二二　一七九三
卷五九五　識法　一八〇二
卷五九六　識法第二　一八一四
希旨　一八二〇
讒妄　一八二三

學校部

卷五九七　總序　一八二五
選任　一八二六
世業　一八三一
卷五九八　教授　一八三六
卷五九九　侍講　一八四六
講論　一八五〇
卷六〇四　奏議第三　闕　一八五四
卷六〇五　注釋　闕　一八六一

卷六〇八　小學　一八六五
目録　一八六八
刊校　一八六九
讎嫌　一八七四
刑法部
卷六〇九　總序　一八七七
定律令　一八七八
卷六一〇　定律令第二　一八八五
卷六一一　定律令第三　一八九一
卷六一二　定律令第四　一八九七
卷六一三　定律令第五　一九〇四
卷六一四　議讞　一九一二
卷六一五　議讞第二　一九二二
卷六一六　議讞第三　一九三二
卷六一七　守法　一九四〇
正直　一九四四
卷六一八　平允　一九四七
平反　一九五一
卷六一九　案鞫　一九五四
深文　一九五七
杜濫　一九五八
卿監部
卷六二〇　總序　一九六一
選任　一九六七
舉職　一九六八
恩奬　一九七〇
卷六二一　司宗　一九七四
司賓　一九七七
監牧　一九七九
卷六二二　德望　一九八四
忠節　一九八五
清儉　一九八七
卷六二三　公正　一九八八
論薦　一九九二
卷六二四　智識　一九九五
卷六二五　邪佞　二〇〇一
貪冒　二〇〇三
廢黜　二〇〇三
環衛部
卷六二六　總序　二〇〇五

選任　一一〇六
舉職　一一一七
龍異　一一一八
卷六一七　忠節　一一二一
卷六一八　一一二三
卷六一八　一一二五
卷六一八　一一二六
卷六一八　一一二六
卷六一八　一一二七
銓選部
卷六二九　總序　一二〇一九
條制　一二〇二〇
卷六二〇　條制第二　一二〇二六
卷六二一　條制第三　一二〇三三
卷六二一　條制第四　一二〇四一
卷六二三　條制第五　一二〇四八
卷六二四　條制第六　一二〇五七
卷六二五　考課　一二〇六四
卷六二六　考課第二　一二〇七三
卷六二七　公望　一二〇八一
平直　一二〇八二
振舉　一二〇八五
卷六三八　不稱職　一二〇八八
濫溢　一二〇八八
貪賄　一二〇九一

册府元龜第二册目録

臺省部

卷四五七　總序　一一〇七
卷四五七　選任　一一一五
卷四五八　德望　一一二一
卷四五八　才智　一一二五
卷四五九　公正　一一二七
卷四六〇　正直　一一三七
卷四七一　奏議第一　一一四九
卷四七一　奏議第二　一一五六
卷四七三　奏議第四　一一六七
卷四七四　奏議第五　一一七四
卷四七五　奏議第六　一一八一
卷四八一　譴責　闕　一一八九
卷四八二　朋附　一一九〇
卷四八二　害賢　闕　一一九四
諂佞　一一九五
貪黷　一一九六

邦計部

卷四八三　總序　一一九九
選任　一二〇五
才略　一二〇七
褒寵　一二〇九
卷四八四　經費　闕　一二一一
卷四八五　漕軍　闕　一二一四
卷四九一　蠲復第三　一二二七
卷四九二　蠲復第四　一二三四
卷四九三　山澤　一二三〇
卷四九四　山澤第二　一二三八
卷四九五　田制　一二四六
卷五〇五　俸禄　一二五七
卷五〇六　俸禄第二　一二六四
卷五〇七　俸禄第三　一二七二
卷五〇八　俸禄第四　一二七八
卷五〇九　懲辟贓罪　一二八四
卷五一〇　重斂　一二八九
希旨　一二九二
交結　一二九三
卷五一一　曠敗　一二九五

諂諛　一二九五
貪污　一二九八

憲官部

卷五二二　總序　一三〇〇
選任　一三〇一
稱職　一三〇三
威望　一三〇四
卷五二三　公忠　一三〇七
引薦　一三〇八
褒賞　一三〇九
卷五二四　剛正　一三一二
卷五二五　剛正第二　一三一六
卷五二六　振舉　一三二二
卷五二七　振舉第二　一三二八
卷五二八　彈劾　一三三三
卷五二九　彈劾第二　一三四一
卷五三〇上　彈劾第三　一三四八
卷五三〇下　彈劾第四　一三五二
卷五三一　不稱　一三五七
希旨　一三五八

殘酷　一三五九
私曲　一三六二
讒譖　一三六三
諂諛　一三六六

諫諍部

卷五三三　總序　一三六八
諷諫　一三六八
卷五三四　規諫　一三七五
卷五三五　規諫第二　一三八四
卷五三六　規諫第三　一三九〇
卷五三七　規諫第四　一三九六
卷五三八　規諫第五　一四〇三
卷五三九　規諫第六　一四一二
卷五四〇　規諫第七　一四二一
卷五四一　規諫第八　一四三〇
卷五四二　規諫第九　一四三九
卷五四三　規諫第一〇　一四四七
卷五四四　直諫　一四五六
直諫第二　一四六四
卷五四六　直諫第三　一四七三

卷五三七　直諫第四　闕　一四七七
卷五三八　直諫第五　闕　一四八一
卷五四五　直諫第一二　一四八二
卷五四六　直諫第一三　一四九〇
卷五四七　直諫第一四　一五〇〇
卷五四八　強諫　一五〇八
遺諫　一五一〇
卷五四九　褒賞　一五一五
詞臣部
卷五五〇　總序　一五二一
選任　一五二二
恩獎　一五二五
卷五五一　詞學　一五二七
才敏　一五二九
器識　一五三二
卷五五二　獻替　一五三四
卷五五三　獻替第二　一五四〇
謬誤　一五四五
稽緩　一五四六
卷五五四　總序　一五四八
選任　一五四九
公正　一五五四
恩獎　一五五六
卷五五五　採撰　一五五九
卷五五六　採撰第二　一五六八
卷五五七　採撰第三　一五七六
卷五五八　論議　一五八二
卷五五九　論議第二　一五八八
卷五六〇　記注　一五九四
譜諜　一五九七
地理　一六〇〇
卷五六一　世官　一六〇四
自序　一六〇五
卷五六二　疏繆　一六一二
不實　一六一二
非才　一六一五
掌禮部
卷五六三　總序　一六一六
制禮　一六一七
國史部

卷五六四　制禮第二　一六二五
儀注　一六二八
卷五六五　作樂　一六三一
卷五六七　作樂第三　一六三八
卷五六八　作樂第四　一六四六
卷五六九　作樂第五　一六五四
卷五七〇　作樂第六　一六六四
夷樂　一六七〇
卷五七一　討論　一六七三
卷五七二　討論第二　一六七九
卷五七三　奏議　一六八四
卷五七四　奏議第二　一六九二
卷五七五　奏議第三　一六九九
卷五七六　奏議第四　一七〇六
卷五七七　奏議第五　一七一二
卷五八三　奏議第一一　一七一八
卷五八四　奏議第一二　一七二二
卷五八五　奏議第一三　一七三〇
卷五八六　奏議第一四　一七三五
卷五八七　奏議第一五　一七四一
卷五八八　奏議第一六　一七四六
卷五八九　奏議第一七　一七五四
卷五九〇　奏議第一八　一七六一
卷五九一　奏議第一九　一七六八
卷五九二　奏議第二〇　闕　一七七六
卷五九三　奏議第二一　一七八五
卷五九四　奏議第二二　一七九三
卷五九五　讞法　一八〇二
卷五九六　讞法第二　一八一四
希旨　一八二〇
謬妄　一八二三

學校部

卷五九七　總序　一八二五
選任　一八二六
世業　一八三一
卷五九八　教授　一八三六
卷五九九　侍講　一八四六
講論　一八五〇
卷六〇四　奏議第三　闕　一八五四
卷六〇五　注釋　闕　一八六一

卷六〇八　小學　一八六五
目録　一八六八
刊校　一八六九
讎娛　一八七四
刑法部
卷六〇九　總序　一八七七
定律令　一八七八
卷六一〇　定律令第二　一八八五
卷六一一　定律令第三　一八九一
卷六一二　定律令第四　一八九七
卷六一三　定律令第五　一九〇四
卷六一四　議讞　一九一二
卷六一五　議讞第二　一九二二
卷六一六　議讞第三　一九三二
卷六一七　守法　一九四〇
正直　一九四四
卷六一八　平允　一九四七
平反　一九五一
卷六一九　案鞫　一九五四
深文　一九五七
枉濫　一九五八
卿監部
卷六二〇　總序　一九六一
選任　一九六七
棄職　一九六八
恩奬　一九七〇
卷六二一　司宗　一九七四
司賓　一九七七
監牧　一九七九
卷六二二　德望　一九八四
忠節　一九八五
清儉　一九八七
卷六二三　公正　一九八九
論薦　一九九二
卷六二四　智識　一九九五
卷六二五　邪佞　二〇〇一
貪冒　二〇〇一
廢黜　二〇〇三
環衛部
卷六二六　總序　二〇〇五

選任　一〇六
舉職　一〇七
流異　一〇八
卷六二七
忠節　二一一
明正　二一三
謹慎　二一五
姦佞　二一六
遷黜　二一六
虐害　二一七
銓選部
卷六二九　總序　二一九
條制　二二一
卷六三〇　條制第二　二二六
卷六三一　條制第三　二三三
卷六三二　條制第四　二四一
卷六三三　條制第五　二四八
卷六三四　條制第六　二五七
卷六三五　考課　二六四
卷六三六　考課第二　二七三
卷六三七　公望　二八一
平直　二八三
振舉　二八五
卷六三八　不稱職　二八八
謬濫　二八八
貪賄　二九一

册府元龜第三册目録

貢舉部

卷六三九　總序　二〇九三
條制　二九〇四
卷六四〇　條制第二　二一〇一
卷六四一　條制第三　二一〇七
卷六四二　條制第四　二一一四
卷六四三　考試　二一二二
卷六四四　考試第二　二一二六
卷六四五　科目　二一三二
卷六四六　對策　二一三九
卷六四七　對策第二　二一四二
卷六四八　對策第三　二一五〇
卷六四九　對策第四　二一五八
卷六五〇　應舉　二一六五
卷六五一　清正　二一七三
謬濫　二一七四

奉使部

卷六五二　總序　二一七七
達王命　二一七七
宣國威　二一八〇
稱旨　二一八五
卷六五三　恩獎　二一八七
卷六五四　名望　二一九五
廉慎　二一九六
知禮　二一九七
卷六五五　智識　二二〇〇
卷六五六　立功　二二〇六
招撫　二二一一
卷六五七　機變　二二一五
卷六五八　才學　二二二一
論薦　二二二二
卷六五九　敕勑　二二二四
敏辯　二二二六
卷六六〇　敏辯第二　二二三二

内臣部

卷六六六　賢行　二二三八
薦賢　二二三九
忠直　二二四〇

才識　一二一四二
卷六六七　將兵　一二一四三
監軍　一二一四四
立功　一二一四五
幹事　一二一四六
卷六六八　翊佐　闕　一二一四八
規諫　一二一四九
卷六六九　朋黨　一二一五二
恣横　一二一五二
譴責　一二一五五
貪貨　一二一五六
卷六七〇　誣構　闕　一二一五八
牧守部
卷六七一　總序　一二一六四
選任　一二一六五
卷六七二　褒寵　一二一七三
卷六七三　褒寵第二　一二一七九
卷六七四　公正　一二一八四
卷六七五　仁惠　一二一九一
卷六七六　教化　一二一九八
卷六七七　能政　一二二〇六
卷六七八　興利　一二二一五
勸課　一二二一九
卷六七九　廉儉第九　一二二二一
卷六八〇　靜理　一二二二九
推誠　一二二三三
卷六八一　謠頌　一二二三七
感瑞　一二二四九
卷六八二　遺愛　一二二四三
卷六八三　遺愛第二　一二二四八
卷六八四　條教　一二二五四
課最　一二二五六
卷六八五　忠　一二二六〇
卷六八六　忠第二　一二二六五
卷六八七　禮士　一二二七〇
旌表　一二二七四
卷六八八　薦賢　一二二七七
愛民　一二二八〇
卷六八九　威嚴　一二二八五
革弊　一二二八九

卷六九〇　強明　二三九四
卷六九一　智略　二四〇一
卷六九二　招輯　二四〇八
卷六九三　武功　二四一六
卷六九四　武功第二　二四二四
卷六九五　刺舉　二四三三
　屏盜　二四三四
　折獄　二四三八
卷六九六　修武備　二四四二
　抑豪強　二四四四
卷六九七　酷虐　二四四九
　苛細　二四五三
　驕逸　二四五四
　邪佞　二四五五
卷六九八　懦劣　二四五八
　失政　二四五九
　專恣　二四六一
卷六九九　枉濫　二四六四
　譴讓　二四六六
卷七〇〇　貪黷　二四七〇

令長部
卷七〇一　總序　二四七七
　選任　二四七八
　褒異　二四七九
　公正　二四八一
卷七〇六　強毅　二四八四
卷七〇七　酷暴　二四九〇
　黜責　二四九〇
　貪黷　二四九二

宮臣部
卷七〇八　總序　二四九五
　選任　二五〇〇

幕府部
卷七一七　智識　二五〇一
卷七一八　才學　二五〇九
卷七一九　公正　二五一四
　清廉　二五一九
卷七二〇　謀畫　二五二一
卷七二六　辟署　二五三〇
　辟署第二　二五三八

卷七二八　辟署第三　二五四六
卷七二九　辟署第四　二五五五
卷七三〇　連累　二五六一
貪縱　二五六二
邪謀　二五六三
譴斥　二五六五
陪臣部
卷七三一　總序　二五六七
封邑　二五六七
立嗣　二五七〇
卷七三二　智識　二五七三
卷七三七　薦賢　二五八三
寶德　二五八五
卷七三八　爲政　二五八八
知禮　二五九一
卷七三九　忠義　闕　二五九四
卷七四二　規諷第三　二五九六
卷七四三　規諷第四　二六〇三
卷七四四　有詞　二六一〇
卷七四五　有詞第二　二六一八
卷七四六　公正　二六二四
死節　二六二八
卷七四七　失禮　二六三二
奢僭　二六三三
專恣　二六三四
卷七四八　交爭　二六三九
變詐　二六四〇
賊害　二六四二
卷七四九　構患　二六四五
卷七五〇　奔亡　二六五五
總録部
卷七五一　總序　二六六三
孝　二六六三
卷七五二　孝第二　二六七一
卷七五三　孝第三　二六七九
卷七五四　孝第四　二六八七
卷七五五　孝第五　二六九三
卷七五六　孝第六　闕　二六九八
卷七六一　忠義第二　二七〇二
卷七六二　忠義第三　二七〇七

卷七六三　忠烈　二七一二
死節　二七一六
卷七六四　義烈　二七一九
卷七六五　攀附　二七二七
卷七六六　攀附第二　二七三六
卷七六七　儒學　二七四五
卷七六八　儒學第二　二七五一
卷七六九　自述　二七五七
卷七七〇　自述第二　二七六六
卷七七一　世官　二七七五
卷七七二　志節　二七八二
卷七七三　幼敏　二七九二
卷七七四　幼敏第二　二七九七
卷七七五　幼敏第三　二八〇四
卷七七六　名望　二八一〇
卷七七七　名望第二　二八一七
卷七七八　高尚　二八二四
卷七七九　高尚第二　二八三一
卷七八〇　博識　二八三七
卷七八一　節操　二八四五
卷七八二　榮遇　二八五五
卷七八三　世德　二八六一
兄弟齊名　二八六五
卷七八四　壽考　二八七〇
卷七八五　守道　二八七六
知足　二八八〇
卷七八六　博學　二八八三
多能　二八八六
卷七八七　德　二八九〇
行　二八九三
卷七八八　智　二八九六
智識　二八九七
卷七八九　知幾　二九〇四
卷七九〇　知幾第二　二九〇九
卷七九一　知賢　二九一四
卷七九六　先見第二　二九二〇
卷七九七　博物　二九三〇
卷七九八　勤學　二九三五
卷七九九　彊記　闕　二九四五
聰悟　二九四八

卷八〇〇　敏捷　附　二九五一
卷八〇三　義第三　二九五五
卷八〇四　義第四　二九六四
卷八〇五　高潔　二九七二
棄官　二九七六
卷八〇六　賢德　二九八一
卷八一一　游學　二九八八
賜書　二九九一
聚書　二九九二
晚學　二九九三
卷八一二　富　二九九五
好施　附　二九九九
卷八一五　誠慈　三〇〇三
陰德　三〇〇六
卷八一六　訓子　三〇〇九
卷八一七　訓子第二　三〇一八
卷八一八　知子　三〇二四
卷八一九　知子第二　三〇二八
卷八二〇　立祠　三〇三二
卷八二一　崇釋氏　三〇三八
卷八二二　尚黃老　三〇四六
卷八二三　清談　三〇五二
醞耕　三〇五四
卷八二四　名字　三〇五八
卷八二五　名字第二　三〇六五
卷八二六　品藻　三〇六九
卷八二七　品藻第二　三〇七三
卷八二八　論薦　三〇八〇
卷八二九　論議　三〇八八
卷八三〇　論議第二　三〇九九

册府元龜第四册目録

總録部

卷八三一　規諷　三一〇七
卷八三二　規諷第二　三一一二
卷八三三　詞辯　三一一九
卷八三四　詞辯第二　三一二六
卷八三五　性質　三一三一
　　質樸　三一三二
　　訥　三一三四
　　醜陋　三一三五
卷八三六　養生　三一三八
　　韜晦　三一四〇
卷八三七　文章　三一四四
卷八三八　文章第二　三一五一
卷八三九　文章第三　三一五八
卷八四〇　文章第四　三一六七
卷八四一　文章第五　三一七三
卷八四二　知人　附　三一七七
卷八四三　知人第二　三一八六
卷八四四　守官　三一九八
　　勤幹　三二一九九
卷八四五　膂力　三二〇四
　　捷捷　三二〇七
　　善武藝　三二〇九
　　執御　三二一一
卷八四六　善射　三二一三
卷八四七　勇　三二二〇
卷八四八　任俠　三二三〇
卷八四九　諫諍　三二四一
　　謀畫　三二四四
卷八五〇　器量　三二五〇
卷八五一　才敏　三二五四
　　友悌　附　三二五八
卷八五二　友悌第二　三二六四
卷八五三　姻好　三二七九
卷八五四　立言　三二七五
卷八五五　曠達　三二八一
　　縱逸　三二八四
卷八五六　知音　三二八九

卷八五七　知音第二　三二九五
卷八五八　醫術　三二〇〇
卷八五九　醫術第二　三二〇九
卷八六〇　相術　三二一五
卷八六一　筮扎　三二一四
卷八六二　起復　三二二一
卷八六三　生日　三二二八
　　名諱　三二三八
　　爲人後　三二四〇
卷八六四　仁　三二四三
　　信　三二四四
　　儉　三二四五
　　謙慎　三二四六
　　好謙　三二四八
卷八六五　報恩　三二五〇
卷八七六　方術　三二五七
卷八七七　方正　三二六七
　　剛　三二六九
卷八七八　計策　三二七四
卷八七九　計策第二　三二七九
卷八八〇　獨行　三二八四
卷八八一　交友　三二八九
卷八八二　交友第二　三二九五
卷八八三　形貌　三三〇一
卷八八四　薦舉　三三一一
卷八八五　以德報怨　三三一八
　　和解　三三二〇
卷八八六　游説　三三二四
卷八八七　游説第二　三三三〇
卷八八八　游説第三　三三三五
卷八八九　游説第四　三三四一
卷八九〇　游説第五　三三四六
卷八九一　游説第六　三三五二
卷八九二　夢徵　三三六一
卷八九三　夢徵第二　三三六九
卷八九四　謠言　三三七五
卷八九五　達命　三三八四
　　運命　三三八七
　　知亡日　三三九〇
卷八九六　復讎　三三九二

卷八九七　改過　三五〇〇
悔過　三五〇四
卷八九八　治命　三五〇七
卷八九九　致政　三五一三
卷九〇〇　自薦　薦
卷九〇一　公直　三五二五
直　三五二六
服義　三五二八
卷九〇二　貧　三五三四
安貧　三五三七
卷九〇三　誓信　三五四〇
卷九〇四　誓信第二　三五四七
卷九〇五　誓信第三　三五五二
卷九〇六　疾疹　三五六〇
禳厭　三五六一
假告　三五六四
卷九〇七　薄葬　三五六六
卷九〇八　工巧　三五七五
雜伎　三五七八
卷九〇九　窮愁　三五八〇
憂懼　三五八四
卷九一〇　僞政　三五八九
卷九一一　僞政第二　三五九五
卷九一二　僞政第三　三六〇一
卷九一三　僞政第四　三六〇七
卷九一四　嗜酒　三六一三
酒失　三六一六
卷九一五　廢滯　三六二一
卷九一六　偏執　三六二六
介僻　三六二八
褊急　三六三〇
卷九一七　矜衿　三六三二
改節　三六三四
卷九一八　忿争　三六三七
詆訐　三六四〇
卷九一九　讎怨　三六四二
卷九二〇　讎怨第二　三六四八
卷九二一　妖妄　三六五三
卷九二二　妖妄第二　三六五九
卷九二三　不忠　三六六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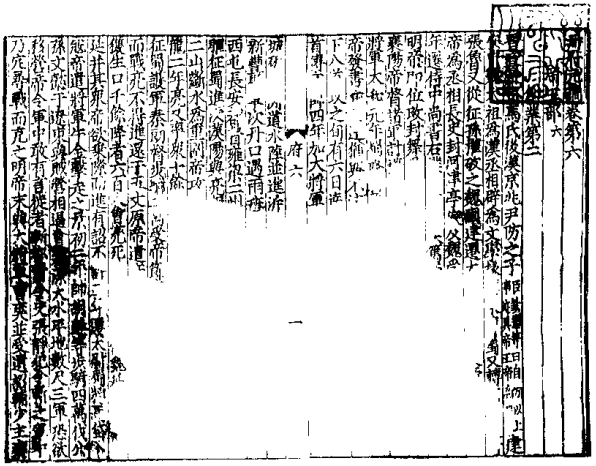
不孝　三六六五
不睦　三六六七
卷九二四　傾險　三六六九
詐僞　三六七二
飾非　三六七六
卷九二五　譴累　三六七八
卷九二六　愧恨　三六八五
忍恥　三六八八
卷九二七　畏懦　三六九〇
佞佛　三六九〇
讒佞　三六九二
卷九二八　好尚　三六九五
嗜好　三六九六
好丹術　三六九七
卷九二九　不知人　三六九九
謬舉　三七〇〇
卷九三〇　傲慢　三七〇三
不恭　三七〇六
寇竊　三七〇七
卷九三一　枉橫　三七一〇
短命　三七一五
卷九三二　誣構　三七一七
卷九三三　誣構第二　三七二四
卷九三六　吝嗇　三七三一
躁競　三七三一
私愛　三七三四
卷九三七　姦佞　三七三五
卷九三八　姦佞第二　三七四一
卷九四〇　不嗣　三七四二
患難　三七四三
卷九四一　殘虐　三七五一
酷暴　三七五三
殃咎　三七五四
卷九四二　黷貨　三七五九
禍敗　三七六〇
卷九四四　佻薄　三七六六
卷九四五　巧宦　三七六七
附勢　三七六九
朋黨　三七七二
卷九四六　失禮　三七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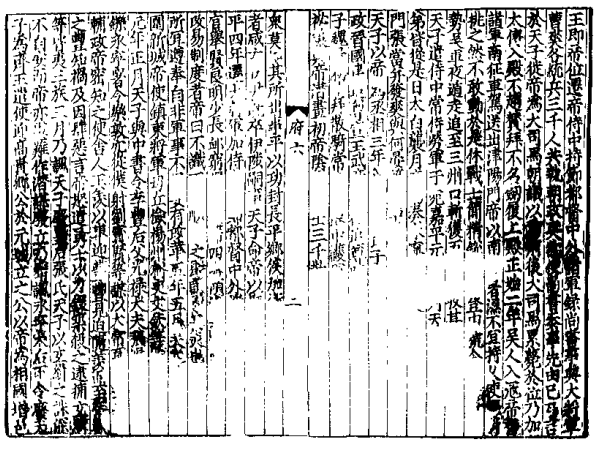
奢侈　三七七六
厚葬　三七七八
卷九四七　誅譴　三七八〇
庾詞　闕　三七八四
卷九五〇　咎徵　闕　三七八六
卷九五一　咎徵第二　三七八九
卷九五二　忌害　三七九四
交構　闕　三七九六
卷九五三　傷感　三七九七
不遇　三八〇〇
卷九五四　困辱　三八〇二
寡學　三八〇四
卷九五五　虛名　三八〇五
妄作　三八〇五
愚暗　三八〇六
卷九五六　知舊　三八一〇
贈還　三八一一
託孤　三八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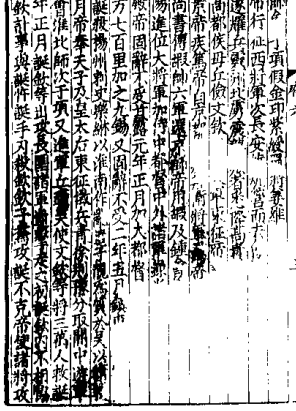
外臣部

卷九五六　總序　三八一四
種族　三八一六
卷九六七　繼襲第一　三八二五
卷九六八　朝貢　三八三〇
卷九六九　朝貢第一　三八三七
卷九七〇　朝貢第三　三八四二
卷九七一　朝貢第四　三八四八
卷九七二　朝貢第五　三八五五
卷九七三　助國討伐　三八六二
卷九七四　褒異　三八六八
卷九七五　褒異第二　三八七五
卷九七六　褒異第三　三八八二
卷九七七　降附　三八八九
卷九七八　和親　三八九八
卷九七九　和親第二　三九〇五
卷九八〇　通好　三九一一
卷九八一　盟誓　三九二一
卷九八二　征討　三九二七
卷九八三　征討第一　三九三三
卷九八四　征討第二　三九三九
卷九八五　征討第四　三九四六

卷九八六　征討第五　三九五二
卷九八七　征討第六　三九六一
卷九八八　備禦　三九六七
卷九八九　備禦第二　三九七五
卷九九〇　備禦第三　三九八三
卷九九一　備禦第四　三九九〇
卷九九二　備禦第五　三九九七
卷九九三　備禦第六　四〇〇三
卷九九四　備禦第七　闕　四〇一〇
卷九九五　交侵　四〇一三
卷九九六　讎讐　四〇一九
納質　四〇二〇
責讓　四〇二二
卷九九七　狀貌　四〇二五
技術　四〇二五
勇鷙　四〇二六
悖慢　四〇二七
怨懟　四〇二九
殘忍　四〇三〇
卷九九八　姦詐　四〇三二
卷九九九　入覲　四〇三六
請求　四〇三八
互市　四〇四二
卷一〇〇〇　強盛　四〇四五
讎怨　四〇四八
亡滅　四〇四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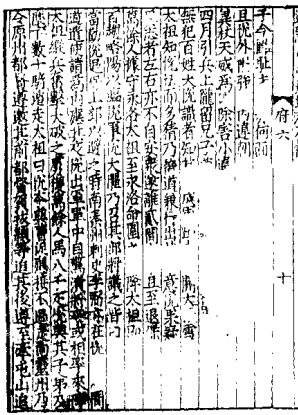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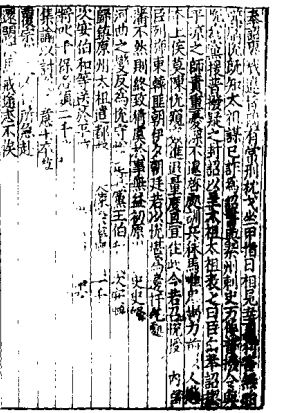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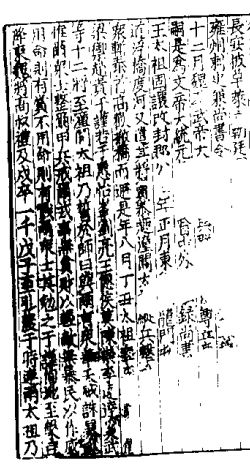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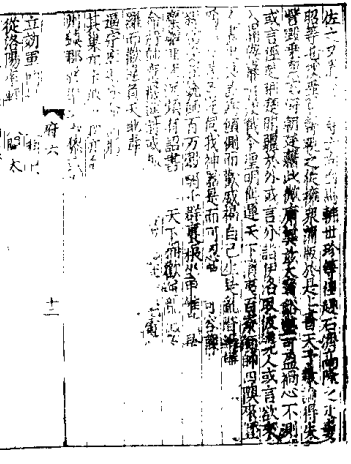
未有一心若以此事告之恐其驚懼況欲為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試其膽心有留心進恐人情搖動乘此誅除事無不決帝大喜即令太祖率兵討之太祖輕騎至定襄擒突利至定襄軍將至定襄太祖先遣騎入其營宣言唐兵至人皆驚走突利不知所為遂擒之突利既降其部落皆安帝以為右武衛大將軍賜姓李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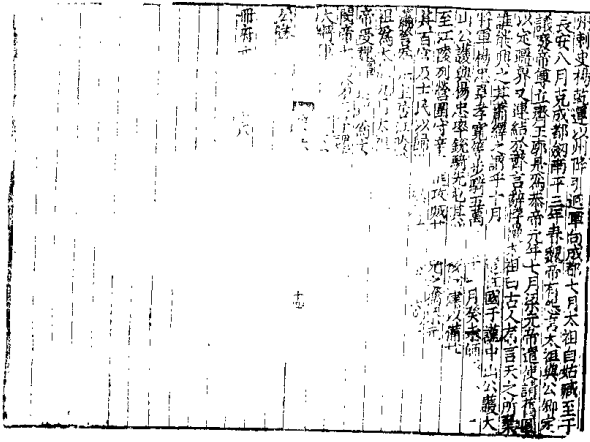
高祖為太原留守時突厥頻犯邊境詔令備禦帝以為非計上書曰臣聞古之善為國者必先自治而後治人自治之術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食足食之道在於勸農勸農之務在於止奪奪農之事莫甚於兵興興兵之害莫甚於勞役勞役之興皆由人主貪利貴名不愛人力不惜人命所以動之以干戈誘之以財貨故雖堯舜不能使民必戰雖湯武不能使民必勝今陛下不務安人而欲勞之以兵不務養財而欲誘之以利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突厥之為國也其來久矣其俗逐水草而居隨畜牧而食以射獵為務以鞍馬為家以戰鬬為業以侵掠為利以羶腥為食以乳酪為漿以皮毛為衣以穹廬為室以弓矢為威以甲冑為城以鋒鏑為命以騰躍為便以奔走為強以寇盜為資以戰敗為恥以得利為榮以財物為貴以羸弱為賤以勇健為賢以殺人為喜以犯法為輕以貪婪為德以無信為義以強凌為雄以敵至為樂以見利為福以逐水草為業以不耕為富以不織為貧以不學為智以不禁為能以不義為貴以不法為賢以不孝為高以不順為貞以不忠為忠以不信為信以不義為義以不法為法以不孝為孝以不順為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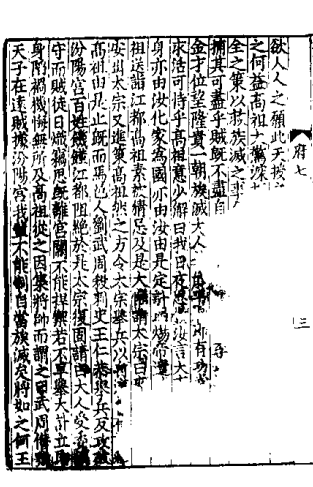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卷七　帝王部　創業第二

帝王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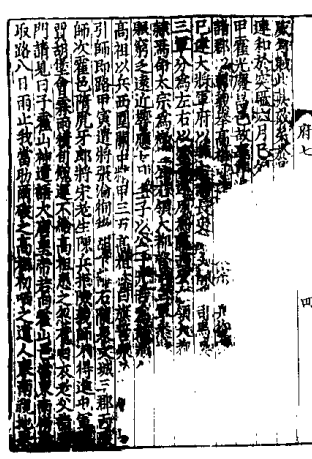
總序第二

隋高祖文帝楊氏武元皇帝之子（初名）後周為大將軍襲爵隋國公周武帝聘為皇后（子妃）齊王憲言於周帝曰普六茹堅相貌非常臣每觀之（必）非人下請早除之帝曰此可為（且遺）破齊師於河橋明年從武帝平齊進位柱國（封）城王高詔於冀州除定州刺史（之）數年上徵入為大司馬（楊州）是歲不果行周宣帝崩（靜）大夫鄭譯（矯）引高祖（入）大夫劉昉（入）引高祖（入）其生（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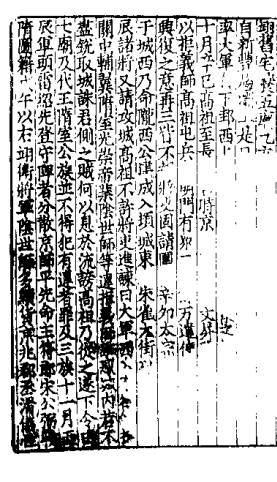
周帝拜高祖假黃（鉞）相府（以）長史（高）天下（既）之六月（封）隨王（子）長安是月雍州（牧）祖（入）祖（入）殿（入）朝不趨（入）上（入）能平（入）又字文胄（以）梁州（入）胄應（入）皆（入）宿（入）寬討（入）雖（入）南（入）之（入）（入）（入）



三



四



討除有害於政事者以助關中遭亂者十餘人收葬百骸脩法度興禮代王為天子大赦改元義寧元年十一月甲子高祖自長樂宮入陳至朝堂至端門稱天子以高祖為丞相録尚書事假黃鉞進封唐王以武德郡益之高祖辭不受於是備九旒之冕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祠南郊告天其禮儀多依開皇故事

大業十三年癸未天子即位改元為義寧

太國公元吉為齊國公高祖遥尊為太上皇

十二月癸未天子即位改元為義寧

十三年癸酉公進爵為唐王

十一月壬午平涼太守唐公以其子來降

太守蕭瑀亦以郡降

癸亥右翊衛

未天子詔高祖劍履上殿

吠井依漢蕭

第一勳授光祿大夫

亦准此其官回授於

轉物二等段第三勳

勳第五元

清華五等為開

荊襄甲午出米七万斛以

三月己酉以齊國公元吉為

從太宗為相國公戊辰

時勳重賞庶頭雲擊辨入倫

命並就五月

亦准此其官回授於

唐太祖武皇帝獻祖第三子

使治晉陽以北水陸發運雲州防禦使

聽若領文武都統總軍戒從帝都下事訖以軍兵不充

授若領文武行營都統總軍戒從帝都下事訖以軍兵不充

州衆皆萬餘人從帝於關中攻城野戰所向摧破以開請援帝虎賁朝至人不知疲時謀士以為前年十月晉陽發兵其勢涼矣天子乃悟太華以南皆大同境內是時義兵已集帝是歲獻俘以振武軍節度使出師討代遣使者齎詔書慰勉之仍令與河東軍節度使同守將拒關不納帝擁騎數千地僻二千人南趨河連營裹疫攻圍雲中人四面懸城而獻俘自至止軍退走自是軍聲大振天子以帝為大將軍總軍以討六年春又以昭義節黨太原之師過石領關屯於代州攻雲州雲州中流矢而卒州獻糧戰不

關天子令河

黃巢　太宗南

騎南　金國

州刺使　徒拔

國利等

四月友　於是

縣之西其軍皆出邊五百餘

金謂帝曰天子

蚁万前無義師

今帝北都兵馬

摩雄勇則我不

應門數使仍令

鞭帝及達靼諸部

北都兵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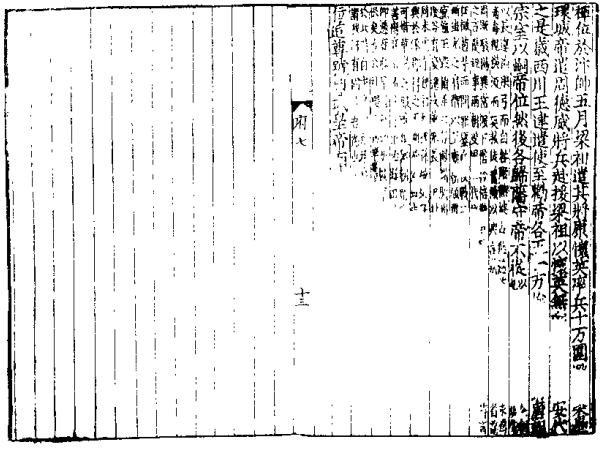
化誠以兵守石嶺關於

公薦聞二年十月帝率代北

為祥孝所殺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十二月晉州
史張行孝棄城而奔總遣張濬由含山路進去二年正月帝
章申理其略曰臣今月無官職名是諸人不敢歸陛下陛下
欲於河中等處遣兵行止伏候聖裁元子為成十二中書令
八總博為行將為從周所能為守合引兵攻存孝存孝
師以赴之三月邢州節度使安
神武軍自絳州沿河
以李存孝為邢州節度使四月帝大
月壬之邢州節度使李存孝以
此連衡冠請委其代
遂南巡澤潞路
敗於邢州十月李存孝
北龍驤軍令李存審
討平城遣攻元氏縣

鎮州帝分兵大
之援率兵十餘萬
將兵援之大破燕
澶德攻檀城下城
万馬天成軍送攻雲
詔旦出騎軍以擊新
月帝攻媯州生子燕
令張存審中他
檀城而還將
其貨以兵攻
大將請降帝令
之罪從後撤三鎮
帝以之間日而
帝至門
王可把鎮於

李嗣昭茂貞假子也初天子幸鳳翔左軍指揮使王行瑜
弟也初天子幸州州又行瑜
山驛於莎城帝遣判官王
王珂討州鳳時帝方攻
王珂討州鳳時帝方攻
子遣近戒天丹王
遣史儆將三千騎往石門
攻行瑜之
討天子還宮加帝守太師中書
行瑜弟
李存貞於梨園
下帝既
封晉王加賀封二百
師光化元年正月鳳
好同將王
冤那倚為
大軍進過其城
而慶州拳王行瑜



冊府元龜卷第八

帝王部

創業第四

後唐莊宗太祖長子年十一從太祖一見駭之除隰州刺史尋改汾

月太祖獻俘帝嗣晉王四月

班師知其國獨以為

澤州歸洛帝知其不

使東懷貞將百餘騎

邠岐獨一旅復

晉州以

府八

一

審丁酉號大帝

令其將楊師厚領兵趨襄

兵累不敢而退我為地

成城汴軍至蒙坑周德威

州七年七月我自知俊及邠

避夏州將李仁福附河東

人言劉知俊三敗汴軍於

取河西帝命振武監使周德威將兵万人西

知俊為敗人所擒乃自退九月周德威軍薄青陽十

欲兼并鎮定遣魏軍三千人于深冀鎮出王鎕

道周德威軍屯于趙州梁軍主景仁等營於柏鄉帝率

八年正月周德威史建瑭的三千騎取師於柏鄉設伏於村

間道三百騎直壓敵營賊營驚擾其軍陣而來德威與之

戰至於邢南哦陵橫亘六七里時我軍未成列李存璋引諸軍

府八

二

州刺王特發使者

赴於盟約賊將王

以七檐之略鶴鵝

大獲屍仆地流血

因群呼既快於天

使來賜長驅翦除

乃孫為軍再乘吉

她遂凌茬食無方姓

憤既聞吉捷增令我於二征

向順蕭同　帝放以智略恢宏審料敵三征

始孫歸福　見帝沙在今日如能前赴鬥而死

長吏則政稱官貪則誅加貨賄斯註誤更不推窮當

諸軍已申嚴令不得蒸燔室廬掠馬牛但仰所在生業各安

耕織予恭行天伐罪止元兇已外餘胡一切不問凡爾士衆咸

詔予懷於是命親御軍部帥王禮懼請師于洛梁遣其將徐仁
溥將兵五百夜入邢州助禮固守帝令張彥澤李存璋以三萬
步卒攻邢州遣周德威史建瑭將三千騎長驅直趨帝與李嗣
源率親軍繼進三師所至盡殺梁郡邑長吏村鄉父老咸祀
焉言曰久罹喪亂獲見義師仰若父母無所犯秋毫由是軍
聲大振邢州既下帝以軍門之禮見王禮禮感泣請為前驅
河朔悉平帝以禮為成德軍節度使

梁將杜晏球屯兵于滄州帝遣使諭之晏球降

梁將王清以貝州降

梁將張筠以相州降

梁將戴思遠以德州降

梁將王周以洺州降

梁將李存審以鎮州降

梁將王鎔以趙州降

梁將王德明以冀州降

梁將王處直以定州降

梁將閻寶以滄州降

梁將李嗣恩以瀛州降

梁將李紹榮以莫州降

梁將劉守奇以幽州降

梁將單廷珪以檀州降

梁將趙思綰以涿州降

梁將周瑤以順州降

梁將李存賢以媯州降

梁將李存實以薊州降

梁將李存矩以平州降

梁將李存儒以營州降

梁將李存禮以安州降

梁將李存孝以新州降

梁將李存質以武州降

梁將李存信以雲州降

梁將李存璋以朔州降

梁將李存進以蔚州降

梁將李存忠以嬀州降

梁將李存節以儒州降

梁將李存義以檀

河數十里開列柵相望我軍急攻官平之遽至楊劉城中登樓者甲士三十帥率善射者万餘環城亂射城兵持盾蔽之乘間以設壍壘動帝率先有殺傷士衆以盾蔽自辰及酉斬我千計帥退至鄄城而還閏兵於魏州時魏州盧龍軍節度使劉總病卒其子節度副使知軍務總管周德威知留後事總管軍府事馬步副總管張鄧公等奉總遺命以三万精騎之師三万步兵之師万人成德軍節度使王鎔遣大將王德明步騎之師三万昭義軍節度使孟遷遣將王德明步騎

大軍速進與州者天下之要害也據之可以自固安有上帝真
之軍言盛他日有乎手今危在旦夕刻不宜怙然明宗皇帝初
分鎮驍下百付之遺帝由鎮陽南河自汴水西行而入因得其
梗概及仍明宗明宗越白馬波繼為及明宗皇帝初統帥之城北五里登高
望之遺來歸明宗明宗善遇
兵伐莊宗為親將郭從謙
自鎮管押署隨府兵馬將後
保義軍節度副使等州觀察
時莊宗皇子魏王繼岌降西
自害朝廷又遣帝慰撫
者二月東六軍諸衛副使
京水汴帥朱守殷叛命帝
敵而登之守殷自焚其

召賓佐謂曰孤毋負太原之日主上面賣去與獨北門一生無
義徐啟令狐降命莫以去年忻州兵見迫過相侵乎又今年
公駐驛三百付之遺帝由鎮陽南河自汴水西行而入因得其梗概及仍
以千春節請公主入覲當辭時謂公主曰朝廷甚急從兵
郎反邪此疑辭之狀周旦明矣今國家所后族母邪臣況同姓
敢万機停權張令昭逐浩浩於鄴以迫浩后之與弟公加大罪
是失刑也副樞密使劉延朗驕貴諸卿功勳俱為之屈
失貴也二者既去不亡何待吾自應順中外之心出令
情大去不能救危持顛憤於万寸若
朝廷自啓禍機不可積然死於道路之側
多若旦寬我我當表之必若加兵我則
亡之數破破在天今欲安稱
官越望懼形於色但惟
詔末帝削奪帝爵遣
詔促令攻取城達長城

土木之力時督事者
城柵樓堞竟不能合其
中秋赴義六月共面招收
入城七月代州虎北門
鋒指揮使安審信引五百騎
遣等各千餘騎來歸是月張
雖固陵食前困九月辛丑契丹入
南旌騎不絕五十餘里與
旌揚光遠列陣西山之下
斷於軍前退敗達等
軍大敗死者万人是夜
郭相視因論父子之義明日帝與契丹圍
復出矣是月末帝率親
復出矣是月末帝率親
帥二万人共面招討使又詔
人也遂州十月遂州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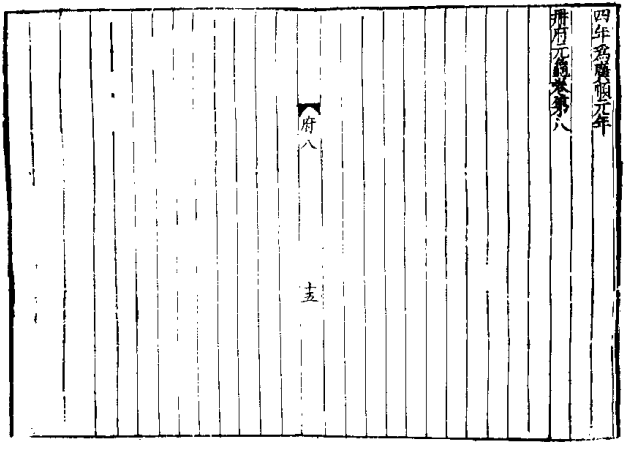
谷合延壽兵屯圍相谷與劉曜相去百里弥月不能相進
一月戊王樂壇於晉陽城南冊帝爲大赦改元大興圍未
一月甲子唐特賜光遂殺敬達以諸軍來降甲戌帝至聊城
趙德鈞趙正壽降已加至河陽北節度使兼統諸降羊已未帝
自樊帝遂入洛都
漢高祖類祖之子初仕後唐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國事戊申帝至魏州劉守光發勅以郡降六月丙辰至路而
[illegible]序文武百寮自新安拘次奉迎詔賜從益至甲子返至京師
周太祖廣祖之子年十八事後唐莊宗為親軍指揮使
宗平燕薊配從馬直天成中晉高祖領潞帝長於晉討
召置麾下令掌軍籍凡高祖鎮常山帝從行及
待遇出入惟帝受賜之等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祖許之對曰見召前開封尹侯益前鄭州防禦使梁彥光前鄭州防禦使吳虔裕令將兵守澶州帝謂虔裕曰[illegible]詔那從敕我諫而不忍害我言為我論列兵士逼之我又不能制爾以此開奏帝因責奏狀然後脫衣領奏一時為兵士所[illegible]至河上言京中誅史引軍等奏非聖意請陛下[illegible]奉送至澶州認歸宋亳[illegible]即知歸鄆中[illegible]相[illegible]寬一則安陛下之家國憲帝覽奏疑不[illegible]愛[illegible]於是盡言帝及王峻等稱[illegible]欲[illegible]命兵士諫言我輩家屬在汴[illegible]府亡[illegible]敢譟不可為王陵事歟[illegible]日[illegible]宋通渥通滑十路十七日以[illegible]於州城南帝登高望回謂近使[illegible]不肯徒然我回道理必若[illegible]逆我之師欲全師[illegible]功名[illegible]

無所限前後啓曰[illegible]復私讎益之徒安能為[illegible]南十九日過封丘時隱帝又使劉重進繼率禁軍來拒程俱退二十日兩軍相遇於劉[illegible]隱[illegible]

按軍未動者欠之無何恭命[illegible]起[illegible]帝乃[illegible]帝乃[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帝


四年爲廣順元年
冊府元龜卷第八
府八
去

帝王部九　繼統第一

易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孟軻亦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仲尼刪詩書斷自唐虞以下故載籍之興繼體守文者多稱以昊乃黃帝之子逮乎堯舜世濟其德而天下歸仁焉及禹湯文武受命而興莫不繼聖而有天下也則知黃帝之澤久遠世濟深遠矣自帝嚳至於五帝之興皆出黃帝之後也故五帝之興繼黃帝之統也自堯舜而下至於三王之興繼五帝之統也三王之興繼三王之統也自三王而下至於秦漢繼秦漢之統也其間興亡治亂之道繼體守文之君可以觀矣

黃帝軒轅氏

少昊金天氏

顓頊高陽氏

帝嚳高辛氏

帝堯陶唐氏

帝舜有虞氏

夏后氏禹

商湯

周文王

周武王

周成王

周康王

周昭王

周穆王

周共王

周懿王

周孝王

周夷王

周厲王

周宣王

周幽王

周平王

周桓王

周莊王

周僖王

周惠王

周襄王

周頃王

周匡王

周定王

周簡王

周靈王

周景王

周悼王

周敬王

周元王

周貞定王

周哀王

周思王

周考王

周威烈王

周安王

周烈王

周顯王

周慎靚王

周赧王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漢高祖

惠帝

高后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嬰

光武皇帝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沖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魏武帝

文帝

明帝

齊王芳

高貴鄉公髦

陳留王奐

晉宣帝

景帝

文帝

武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廢帝海西公

簡文帝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宋武帝

少帝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齊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海陵王

明帝

東昏侯

和帝

梁武帝

簡文帝

豫章王

敬帝

陳武帝

文帝

廢帝

宣帝

後主

後魏道武帝

明元帝

太武帝

南安王

文成帝

獻文帝

孝文帝

宣武帝

孝明帝

孝莊帝

節閔帝

孝武帝

東魏孝靜帝

北齊文宣帝

廢帝

孝昭帝

武成帝

後主

幼主

後周文帝

廢帝

恭帝

孝閔帝

明帝

武帝

宣帝

靜帝

隋文帝

煬帝

恭帝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哀帝

後梁太祖

廢帝

末帝

後唐莊宗

明宗

閔帝

廢帝

後晉高祖

出帝

後漢高祖

隱帝

後周太祖

世宗

恭帝

帝小乙子辛弟
帝武丁子小乙子
帝祖庚武丁子
帝祖甲祖庚弟
帝廩辛祖甲子
帝庚丁廩辛弟
帝武乙庚丁子
帝太丁武丁子
帝乙太丁子
帝紂辛帝乙少子兄微子啓母
立爲帝天下謂之紂
周成王武王太子太子代立是
惡諸侯叛乃攝行政當國二
之位群昌賦物之稱以

康王成王太子成王顧命
侯以旦太子而立之成王顧
命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爲
以萬信臨之作冬命太保率西方
保釐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受
武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周文
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
人今王嗣受厥命敬忌天威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康王太子成王顧命
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
方諸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右
諸侯出庫門俾爾侯于
侯于東方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
予一人釗報誥無
若昔文武丕平富不務咨
爾惟一乘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爾罔不克用命于上帝用端命于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人
今予一二伯父尚
臣服于先王

爾尚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用奉恤厥
晃友我服
昭王康王子
穆王昭王子昭王南

蔡王穆王子
懿王恭王子
孝王恭王弟
夷王懿王太子孝王終
厲王夷王子
宣王厲王太子厲王即位三十年好
召穆公虎諫不聽國人相與畔厲王王
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太子靜
行政周召共和
幽王宣王子
平王幽王子宜臼是爲平王以本宮犯
幽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以本宮犯
齒王平王孫平王太子泄父薨死立其子林甲乃祖立
莊王桓王子

蔡王非王子
惠王慶王子
衰王憲王子
頃王襄王子
定王頃王子
簡王定王子
靈王簡王子
景王靈王子
悼王景王子
敬王悼王子
思王哀王弟哀王立三月思王
立五月考王弟哀王立三月思王而自立
威烈王午王子
安王威烈王子
烈王安王子
顯王烈王弟
慎靚王顯王子
赧王慎靚王子
文帝高祖中子　惠帝崩大臣以帝最長次立
名之以為太子惠帝皇后無子取後宮美人子
如意名之以為太子立為皇帝年幼呂后臨朝四年
如之初春立常山王弘為皇帝八年大后崩諸呂謀為亂丞相

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章欲誅呂氏大臣相與陰謀以為非劉
及三弟皇子皆非孝惠子稱兵誅之必代王代王乃遣
太后弟薄昭見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乃
今宋昌驂乘（乘車之法尊者在中）
張武等六人乘（乘車）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
至渭橋（橋在長安北渭水上）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為皇
臣拜謁稱（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進謂前）曰願（願謂前）間（間謂私）
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謝謝不足）
上讓頗（頗猶少）大王即天子位代
（代謂代王）敢竭（竭盡）愚（愚謂自謙）忠（忠謂盡心）奉宗廟（宗廟謂高祖）
（共謂奉）所（所謂）
（所謂）
（所謂）

朝諸侯以賜光及羣臣將軍五校宮殿門衛兵陛戟者皆如有詔
據當嗣者武帝曰君未聞前董氏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
頓首謝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陛下聖德天下莫不聞
光爲大司馬大將軍及受遺輔政宣帝爲左將
軍與車騎將軍張安世俱侍中
爲遂即帝位元鳳四年正月丁亥帝加元服
宣帝武帝曾孫衛太子孫也生數月遭巫蠱事收繫
郎吉獄
九年立爲皇太子
無嗣太將軍霍光請皇后徵昌邑王
綬尊皇后曰皇太后光奏廢
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同
親唯有衛太子孫秀皇曾
府九
七
張敞等上奏曰謹白
擇支子孫賢者爲嗣考
視至今年十八師受詩
孝昭皇後奉承祖宗靈
詩宗正劉德至家尚冠里
曾孫號宗正府入未央宮即
上疏帝即從德議
元帝宣帝太子黃龍元年十二月癸巳即皇帝
成帝元帝太子宣帝時爲世嫡皇孫喜愛之令
已未自太子即皇帝位
哀帝元年無孫定陶恭王子年十七歲
元年四月丙午即皇帝位
平帝元帝無孫中山孝王子元壽二年六月癸帝
董賢白殺太皇太后詔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領尚書事七月

遺詔驃騎將軍王舜大鴻臚左咸使持節迎中山王九月辛酉中
山王即皇帝位年九歲
子服爲皇帝年三歲
孺子即位
光漢明帝光武第四子
章帝明帝第五子永平十八年八月壬子即皇太子
和帝章帝第四子章和二年二月壬辰即皇帝位
殤帝和帝少子元興元年十二月辛未即皇帝位
餘日
安帝清河王慶之子初封
特詔留清河八月殤帝
策禁令其祕使喪
崇德殿百官
先帝聖德淵茂早
府九
八
成帝豈意卒然
王素被痼疾公宗
小心謹慎能通詩論
親德係後者莫宜於
宗禮儀秦又作
長安侯
朕惟侯君章帝
大業今以
兆民賴之皇太
十三大人
北鄉侯章帝孫
大鴻臚閻顯爲
帝安帝之子母李氏爲

延光三年安帝乳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謁太子乳母男厨監邴吉賜之太子數為惡言聖等有廢黜意與勳等共構陷太子以為遂與鄉侯立不得上殿親臨拜官無所與知又不食內外親戚不及北鄉侯薨車騎將軍閻顯及江京與中常侍安眾侯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徵立濟陰國王子乃共白宜立北鄉侯為嗣太后以為然即以其日發喪乙卯即皇帝位年十一近臣尚書入下殿尚書令劉光等上奏安皇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清恩與進早舊迎而目之進寫駛馳覺道賜策引兵入屯
百郡民因稱疾不入碩諫不行皇子辭乃即位年十七八月為
董卓所廢
靈帝靈帝出子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司空黃琬太尉劉弘引靈王立帝
年九歲與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
獻帝獻帝文帝太子黃初二年癸酉公薨平二年正月帝加元服
文帝文帝諱丕字子桓武皇帝太子也母曰卞皇后建安二十五年
春王明帝養子初帝無子養王及恭王薨
所由來者古制三年封爲齊王乃立爲皇太子是日即皇帝位
秦事正始四年正月帝加元服
高貴鄉公文帝孫東海定公子也嘉平五年九月病篤
公嘉平五年九月病
武帝將皇妻請合葬陵
府九
十一
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
將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公曰吾被詔
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詔
郭東堂見于太后其日即皇帝位
欽爲
陳留王武帝孫燕王宇之子甘露三
年五月詔貴鄉公爲成濟所弒公卿議
洛陽見皇太后是日即皇帝位於太極

冊府元龜卷第九

冊府元龜　帝王部十

繼統第二

晉惠帝武帝第二子泰始三年[一]皇太子時年九歲太熙元年四月己酉即皇帝位

惠帝武帝第二十五子惠帝永

熙光熙元年十一月庚午惠帝

得為太后催清河王覃入已至

殺西即皇帝位

殺帝武帝孫吳王晏之子出

年到散騎常侍領軍將軍

荀藩荀組相遇自密前

王師司徒長史劉暾

[一]府十　一

[二]自死趙武[三]遣[四]

賈疋立清河王遣川兵和解

時有玉龜出聚水神馬

太子登殿告類建宗廟社

稷哀成禮王申即皇帝位大赦

明帝元帝長子太興元年立為皇

即皇帝位

成帝明帝長子太寧三年[一]

即皇帝位

[二]太子諱

成帝成帝母庾氏咸和元年[一]封建[二]王咸康元年[三]

遷侍中司徒八年六月庚寅成帝不念詔以琅邪王為嗣甲午

即皇帝位

穆帝成帝子建元二年九月丙申立為皇太子己亥太子即皇

帝位時年三歲皇太后臨政分平元年正月壬戌朝帝加元服

[一]寧[二]太廟始親萬機皇太后臨朝聽政

哀帝成帝長子咸康八年封為琅邪王永和三年除豫章郡

五年五月丁巳穆帝崩無子皇太后詔曰琅邪王丕穆帝之

[一]建[二]琅邪王丕中興正統明德茂親[三]在藩[四]服[五]禮[六]武之[七]

幼沖未堪國難故頃宗[八]廟之義[九]情[十]歸[十一]賢[十二]親[十三]其以[十四]王[十五]

大統於是百官[一]備[二]天[三]地[四]之[五]

[六]帝[七]成皇帝[八]命[九]以[十]事[十一]多[十二]艱[十三]引[十四]高[十五][十六]

[十七]

穆而國故不已康穆早世哀悼[一]德[二]

[一]繼[二]

[一]

[一]

[一

殯具乘輿法駕奉迎帝於會稽邸於朝堂發喪服衰平巾幘單衣東向拜受璽綬咸安元年冬十一月己酉即皇帝位桓溫出次中堂外兵屯衛

孝武帝簡文第三子興寧三年七月封會稽王時安二年七月己未立爲皇太子是日皇帝御[illegible]太[illegible]壬戌朝帝加元服見于大廟皇太[illegible]甲辰[illegible]

[illegible]始隋朝

安帝孝武長子太元十三年八

九月庚申孝武皇帝崩辛酉太子

稽王道子[illegible]大[illegible]傅攝政

恭帝安帝母弟初封琅邪王[illegible]

國未公劉裕[illegible]稱安帝遺詔

宅四海朕以不德屬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始親政引見群臣衆大赦前殿告以覺誤之意
肅宗孝明帝宣諱炟天安元年十月乙亥立爲皇太子四年正月丁巳夜即皇帝位
章宗孝莊帝諱子攸顯宗之第三子孝昌二年封長樂王武泰元年二月孝明晏駕太尉臨洛陵公爾朱榮以兵向京師四月庚戌立爲皇帝
前廢帝諱朗肅宗第二子正始中襲爵北海王
帝性好音樂善彈琵琶爲爾朱兆逼辱哀憤
即身是以讓就焉王公勸至于再
負荷再六月公爾朱榮至于河陰
衛人負之走雲龍門屏大樹
改元建義
後廢帝節閔帝諱恭武泰中襲爵長樂王
王鵠起義兵討誅爾朱榮立爲帝

城西昇壇禪帝璽綬
平武穆懷王勳三子皆早薨
四月後廢帝自以疎遠未合
帝位於東部之元
王高歡與百僚會議咨謂
文帝孝文帝第六子初名宏
王爲周太祖所立
廢帝文帝長子大統元年正月立爲皇太子十七年
即皇帝位
恭帝文帝第四子大統十四年封爲齊王廢帝三年正月爲周
大祖所立三年禪于周
後周世宗明帝大祖長子初封寧都郡公歷改洲刺史秦國公
元年九月晉公護廢立遷儀同帝於改州九月公護又遷帝於
于崇郎甲子薨自上表請進佛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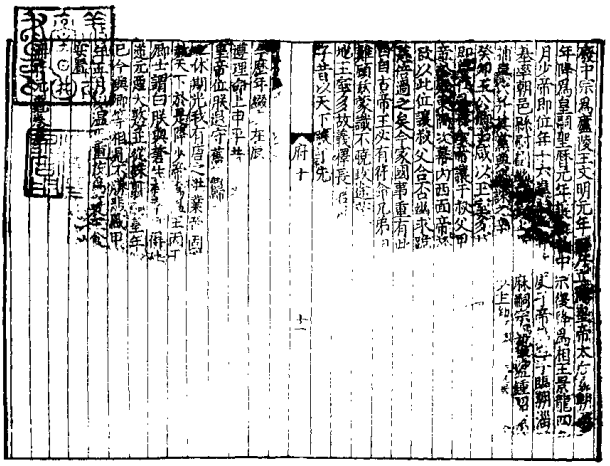
日即天王位乙丑朝群臣於
武成元年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萬機
旅之事
高祖武帝太祖第四子明帝即位初爲
高祖武帝諱邕太祖第四子明帝即位初爲
大司空二年四月明帝遘疾傳位帝與晉公
壬寅即皇帝位
宣帝高祖長子建德元年立爲皇太子
晏駕戊戌太子即皇帝位
靜帝宣帝長子大象元年正月
宣帝詔曰有聖大寶寔惟重器
嗣子不易域中大寶歸定於
我大周感眷冥之情受付之
統承惟無窮欣以兼懷慚
而不敢之心歡喜交集

登仁壽殿隆國本用弘天
德之休允叶無疆之祚帝王之
至朕今傳位於汝汝可勉思
庶之義萬方兆庶知朕意焉
隋煬帝高帝第二子
四年七月即皇帝位於仁壽宮
恭帝元德太子之子大業三年
一月唐高祖義兵入長安尊
即皇帝位
唐太宗文皇帝高祖第二子
年六月殺宇文爲太子軍
皇太子子齡次然後聞奏
脈備加珍猶太上皇有
曰乾道統天坤明於是
曰位宸極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出自民幼懷大度性合天道龍姿鳳表生有異相
骨法非凡長而神武
器識弘遠沉毅多謀不拘小節不治生業
以經綸濟務為己任
會元戎所討水則濟於舟楫
世之功三古已來未之聞也
則世充滅昏狡而周如拾芥
勍小醜三捷七擒不可勝計
昌言往以建成嫡長寵其養子
讒言屢發猜忌至鑠金積天啓
珍賊寇京師以今元功勍
上未稱三讓心纔默辭情不
之請故宗此意今月
皇帝養性別宮使其正位
廣徵高韻擬跡於軒轅投戒
推來付託有所何樂如之百
或恭默故史臣頌殷心並以
斗地成推高帶隅山河與固
業載誉綱紐統百王元首稱
勍無文至誠不飾地居臣子一
行孝心竭愛敬備於天事
命駙無名宗祐魏基捐塵土
實資人君神助道成德就
配食天自稱已力前以聖人大寶
通鑑無日慎一日不敢惟辭令事

養宗祕源歸尊軒鞅天下幸甚
陛下當位臨不
陛殿尚食良膳敷未檢攻治有
方伏願天慈仍敕未檢攻治有
前編黜後降蕃西京外事悉
私冒陳丹欵高祖手詔曰
尚書令秦王
恨吾受讓言愧至深
有撥政而致小自言有艱難而
頃者炎暑不調水旱疫癘
深乾所居非少陽之體
把頻此言情但深思大道
再詔勿以小讓為懷至公
尚慾權之令改克負荷
敢陳寡乃止友太上皇
袋置德高會極歡而罷
高宗天皇大帝太宗第九子
太子二十三年春太宗不豫
皇后宮五月巳巳太宗崩於
太子即皇帝位
中宗孝和皇帝高宗第七子母
二年從封英王永隆元年立為
即位天后臨朝明年正月甲申
后廢帝為廬陵郡王五月癸丑
赴上都皇嗣即皇帝讓位於帝
八天后稱制於太子乙亥即皇帝
睿宗大聖真皇帝中宗母弟龍朔二年封
子聖曆二年從封王上元三年改封



冊府元龜　卷四十一　帝王部　四十一

億日御寇以寬孔子謂一言而終身行者其恕乎

億日御寇以寬孔子謂一言而終身行者其恕乎

漢之冒頓北民之上國宜城舍旅之度蠻包荒之量垂慎容納明天覆載容用不於隱大然後一言皆不虧其美小過皆無其善所施者得意其能釋宜者成遇其德動舊有以自保況以之德安詳誤為慎哉前事之忘後事之師叔萬邦威懷君人之德然斯為盛之

隱元年初惠公元妃孟子之手鼻帝曰宜哉釋士刺通乃命召而問之曰若教釋信反何也對曰夫通曰夠洛水非其三當成聘臣獨免齊王薨信非知陛下也且承先

府四十一

虞舜以帝堯之為君而有若象之弟為諸侯下所為藩卫不能事天子朝聘貢職而有若象之封國是天子之政令不行也

漢高祖時匈奴冒頓單于強盛侵擾北邊及後惠帝高后時匈奴書絕慢娛呂后呂后大怒欲興兵擊之諸將皆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前曰樊噲可斬也奈何以一時之忿欲興十萬衆橫行匈奴中今平城之事陛下忘之乎且冒頓生於戎狄之俗數為邊害性如鳥獸是以聖王制御之道臣聞之為人主者以天地為心而以萬物為命不以一人之譽私萬國之利不以一人之怒興萬國之師今以陛下之威一發而十萬衆隨之恐不足以饜冒頓之欲陛下獨不見前事乎高皇帝以十萬衆困於平城陛下獨不見前事乎高皇帝以十萬衆困於平城陛下獨不見前事乎高皇帝以十萬衆困於平城

和帝時閻氏專政司徒李安安府安華安貴氏事中黨所奏草後為賴州太守坐法當下獄帝思禁中郎左馮翊令
順帝時霍諝為尚書僕射諝有同時郎中霍諝當居刑作義累自表取其事以此論司徒侯霸霸之妻位自上气頭義罪亦詔皆除刑
楊倫為大將軍梁商長史諫諍不合出補常山王傅病不之官詔書數引諫陳促發遣倫乃居河內朝歌以病自上日有留死一人無北行一寸引頸九裂不悔敢以病自上日有留死
所執強於三軍圍敵有辭帝乃下詔曰倫出為高
橋寵以廣傳籍留王命擅止道路託疾自便苟懷
邊徼詔迫制有詔原罪
憲帝時范梅梓械府司空府是時西羌反叛貴市依舊制諸府
掾屬不得妄有去就舟首白刻退帝詔書特原不理罪
殿帝初平四年春正月甲寅朝日有食之甲夫朔八刻太史令

王丈奏曰日景過度無變也朝旦皆賀帝以候為未晡一刻而食賀詔奏曰三司依不明疑誤以下請付理官帝曰天道玄遠難明帝太和二年春長安及洛陽是時誤言天變有大赦從寬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禮及帝還皆私慕
晉武帝泰始初詔曰天下既定當務靜息以寧百姓其申明舊制使刑清訟息其郡國守相長吏在官清公勤恪惠愛在民者具以名聞其有老耄昏闇不勝職事者各以狀上
漢中山王暐效商害侯劉友前尚書山濤官屬已上請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
晉將軍胡烈等北事出是友所作優劇百姓以罷弊朝士無束乃敢作此其為薄友以陰邪傾險進者皆勿有所問
晉武帝泰始九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大赦詔曰
群臣迎立雍丘王植京師自卞太后群公盡禮及帝還皆私慕
晉武帝泰始初詔曰天下既定當務靜息以寧百姓其申明舊制使刑清訟息其郡國守相長吏在官清公勤恪惠愛在民者具以名聞其有老耄昏闇不勝職事者各以狀上
漢中山王暐效商害侯劉友前尚書山濤官屬已上請謚詔曰法者天下取正不避親貴然後行耳吾
晉將軍胡烈等北事出是友所作優劇百姓以罷弊朝士無束乃敢作此其為薄友以陰邪傾險進者皆勿有所問
晉武帝泰始九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大赦詔曰

朝野稱之又武帝崇儒因鄉郡舉喪制期服解官以展方義何帝也對曰可方堯舜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為政又平吳會退一天下之有重其已蓋平對曰垂衣
晉魏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敢不如也帝大笑曰但當盡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敢不如也帝大笑曰但當盡之
何劭為中庶子與見遊幸受故為令長餐貨劭經歷有世務正事下述納劭曰太保興敏有果世之英據尊府取差德一甘置之太保劭父曾也
晉泰元為尚書令安陵襄侯石苞子崇為侍中與散騎常侍王恂等俱為帝所親愛並有才氣崇兄弟以豪侈相尚每共爭勝於帝前帝嘗問崇曰卿與二王孰愈崇對曰臣於恂為兄於
司隸校尉李憙復上言時郡尚書令能防乎世勿有所問求禁止秀詔又以秀新舉為尚書令駿秀占官稱旨大德使推正尚罪而罰秀奪俸
府四十一　四
王丈為汲郡太守在郡有殊績武帝下敕稱之徵還衛尉河南尹大司農郡國舊事中郎左馮翊令以絹贖罪人以絹墨塗面盈深丸中銖不與食又檀縱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為有司所劾帝
元帝初阮孚卒卞太傅府遣騎召孚孚避之孚兄弟皆善圍棋酒不以王務留心時帝所用中護以救世所乎之徒
宋武帝受命雖然不以天下為意而以社稷為憂每有司所按帝輒原之或形於顏色以示之故法網疏闊而無冤濫
晉武帝為長史帝謂曰卿統軍府郡鎮廣州萬里即欲也卿等皆曰陛下不以吾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吾雖愧從事不敢有
晉武帝為長史帝謂曰卿統軍府郡鎮廣州萬里即欲也卿等皆曰陛下不以吾不才委之以戎旅之重吾雖愧從事不敢有
日月自明吾亦何可懶火不息正應禱拱靜以樂當年其遠
莫何傅郡散騎常侍傅咸以金翠侯過度為有司彈劾帝有
周訪恭順東軍事時有與訪同姓名者犯軍法當死誤收訪訪

髮文者數十人皆敬走而自投於帝帝不少罪
東帝時阮裕在東山徵敬騎常侍與國子祭酒俄而復以爲金
紫光祿大夫領祕書監並不就御史中丞周閔
奏裕及謝安違詔累載並應有罪帝優容裕身詔書累召
後難遣武攻中山未剋閔上疏曰裕以散地之
略御史中丞崔毖曰取甚可以助役飛鴻食粟而致音詩稱
其拿帝雖優容其傷慢然以顯濟食乃聽以棋當提逼又曰可使
寵人以林野而收攝乎是何言歟又中山未拔而加罪
太武時古弼爲定西將軍及蠕蠕寇涼州與尚書李順咸言涼州
乏糧卓不宜行帝亦不從既旋振旅威懾蠻之以其有將略故赦
之責也
孝文性寬慈進食有曾以蚊蚤傷帝手又嘗於食中得虫藏之
物並笑而赦之

延興三年六月詔曰往年殷石民秀二人周守津宰治狀善惡
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錄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
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縛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
代之

孫稚爲小公梁之後世爲庫官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
德之胄遷命赦之
房伯玉初爲河間太守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叛入蠕
蠕南鄙太守李文亮死伯玉面縛而降孝文召見伯玉并其參
佐二百人謂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一清寰域納宋尒小戎
敢拒六師朕之懲罪理在不赦但王對曰臣奸小人備荷驅使
縱百口在南豈能拒朕今既已凡亦忠拙一時俱有罪責若王
能奉法遵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爲朕何得事誅戮善獎自貽
伊戚伯玉對曰臣愚凝暗罪合万刺今遭陛下乞生命孝文
曰凡人誰有兩違如機優福昔懲受漏第我王師謂歷代月如

此爲降何人有罪直朕前遣舍人公孫延景就西共論評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卿各曰在此不在彼天道悠遠變化無方幽
寧知今日在此不在彼乎伯玉乃命而已更無所言從弟思安
爲樂陵太守領兵遣詔累載並應有罪參錯於時者矣
後魏武攻中山未剋六軍之祖氏多匿罪問群臣以下取妻女
略御史中丞崔毖曰取甚可以助役飛鴻食粟而致音詩稱
其拿帝雖優容其傷慢然以顯濟食乃聽以棋當提逼又曰可使
寵人以林野而收攝乎是何言歟又中山未拔而加罪
太武時古弼爲定西將軍及蠕蠕寇涼州與尚書李順咸言涼州
乏糧卓不宜行帝亦不從既旋振旅威懾蠻之以其有將略故赦
之責也
孝文性寬慈進食有曾以蚊蚤傷帝手又嘗於食中得虫藏之
物並笑而赦之
延興三年六月詔曰往年殷石民秀二人周守津宰治狀善惡
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錄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
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縛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
代之
孫稚爲小公梁之後世爲庫官鎮將頗以不法致罪孝文以其勳
德之胄遷命赦之
房伯玉初爲河間太守坐弟叔玉南奔徙於北邊後亦叛入蠕
蠕南鄙太守李文亮死伯玉面縛而降孝文召見伯玉并其參
佐二百人謂伯玉曰朕承天馭宇方欲一清寰域納宋尒小戎
敢拒六師朕之懲罪理在不赦但王對曰臣奸小人備荷驅使
縱百口在南豈能拒朕今既已凡亦忠拙一時俱有罪責若王
能奉法遵君守迷節古人所不爲朕何得事誅戮善獎自貽
伊戚伯玉對曰臣愚凝暗罪合万刺今遭陛下乞生命孝文
曰凡人誰有兩違如機優福昔懲受漏第我王師謂歷代月如

五言詩詞意憤怒帝覽而殺之

廣德初代宗嗣位寬仁大度第四舅前尚書左丞第五琦等奏稱李輔國因自高頻平江南慶儀劍降突厥可汗夫楊素自古由至尊威德所被臣等竊以為素前出兵武牢峽石若非至尊威德亦無克理遂使立相長短竊史欲書之帝曰前功為掩不足須記

蕭摩訶子世略在江南作亂摩訶當從坐帝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罪為以其名將之子為人所過耳因赦罪訶

王仁恭為驃騎將軍領軍事及蜀王以罪廢仁恭素與蜀王善高祖以仁恭素質直不問

唐太宗性疎人從南駱幸安州遇一衛士佩刀不去車駕至憧憧行罪太宗謂之曰扶司之失秦汲之罪今君行法當死本無意殺人矣我所不忍因赦之而去

李靖破突厥送隋蕭后及突厥酋帥前有降胡言中國人有潛通書

啓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杨文憲請鞫之帝曰告目國家未忍與做侵擾愚民宜識或當思念今大下寧一反側自安既往之愆不須問也

淳挺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黃門侍郎檢校太子詹事時承有龍漢人水陷多罪失太宗微有廢立之意中書侍郎杜正倫以漏洩禁中語挺覺挺時亦預其事太宗謂之曰我已罪正倫不忍更尋卿於法無疑卿太常卿承乾之廢也挺又以交構開太宗意震其事行之如初十九年為御史大夫從幸遼東勤繫於蓋平城詔挺統左翊守胜素先成略不與其事尋為駁道術人公常置卦兇於玄武門常以厭勝太宗以道術人公常置卦兇於玄武門常以厭勝太宗以道術人公常置卦兇於玄武門常以厭勝太宗以

未知何意便合勘窮狀奉中書舍人薛伾尚煥言路方開政刑恐弛
發從者借問何月何日犬傷甚王不報晉王至亦不問遂奉不發引數
日始聞門人自至侯視疾見帝以故解不之責
吳月度代勵精務人前遇州牧事事盡理運帥前司面試策問一
件無詞以對勃百餘言路廣進第人多列出試題蓋防戰手筆
獨霍來例朝出便試以詞有違勃而又情性自衒者
乙合宜朝堂下棨之時內侍傳敕令放歸鄉貫終身不齒
含牽連勤之科如不然之罪縱當死月制法祈寬宜減一選
不帝清泰元年楊彝式爲兵部侍郎奏按令文應舉人
從之列頃以心志詭譎浮華重告帝以其子名優容之詔並斷落
二年三月太常朱在奏上疏言事其略曰朝廷任人舉多選
進稱武士者不開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勝垂甲窮則奮軍舞文
士者雖有甄陶多無計謀策則杜口作文字則情人所請
處設是貢士耗國力逢亂下惟新之運是文明華侈之秋且請

應內外所管軍人凡屬衣甲者請宣下本部本衙一一考試武
藝至長槍謀突陷陣下位有將于者便充爲大將弓上位無矛
弩者爲之下軍其軍班召募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等自面試
如下位有大中者便充大位奧大位無大才者即殺之下依
其殿步約如此處之定爭見甚美不愧知行亦多領都攻諱官
劉濟模昭儉等上疏請出征德瑞等不從
其錯誤帝乃舉士馬喬孫請因史在德瑞太尚其實無服初
晉天下頒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前代所作詔勿
加在德之罪帝嘗劉敞言天下常張弛常有觀政事見太宗
中書門下政事不平宰臣時有舉行分明翻正所常有觀政
事見太宗之理以身觀上平之道太宗內聖之君野無遺賢朝
無闕政盡善盡美無得而名而況舜孔皇甫德參輩上封章陳
行訛謬之文自無憚罪不檢詭激德參之作豈合
表太宗曰世下思聞得失只可總其所陳若所言不中亦何傷

吻左丞崔梲皮部侍郎盧嗣玄司勳中郎元行冲等大夫太子賓客等大夫太常博士祝格左庶子薛昭蘊右衛將軍李藏器左衛將軍李崇矩
開後至斷班失儀帝以人之小過不用悟不悛法貽旨失指
而已矣誡不令罰作
少帝天福七年冀州行營都部署馬步都虞侯周英收下逋戍城其安
州行營步軍都虞侯楊彥珣等自焚營劫倒戈逃潰英等不能禁止
軍司馬安彥威等斬之差人監送襄州行
周太祖初舉兵至魏劉銖據城以王峻家並爲劉銖所害帝入鄴城銖
以鄴自臧乎旦無之以帝命加之誅戮公私悉平帝以銖
故人之分吾家屬公還惜吾妹但稱死罪時群臣請一何忍哉公等
有喜見家屬公還惜吾妹但稱死罪時群臣請一何忍哉公等
青州劉仁恭中書令劉守光之父也守光之據幽州仁恭
家族皆不知守光之惡仁恭之子守文守光之兄也守文
家族皆不知守光之惡仁恭之子守文守光之兄也守文

復室乃詔蕩蜂蕭陝州莊宅一區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戊申命河陽節度使劉詞
押步騎三千赴沁州旨聚變態何儻之部兵屯上以既誅其主
將不欲加罪於衆乃遣詞押領分屯於洛州
二年尚書吏部貢院進新及第進士李嶠等一十六人所試詩
賦文論策支詔曰國家設貢舉之司求英俊之士務窮文行方
中科名比開近年已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筆或因緣勢
以出身今據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見班繆須至去留其李嶠
何曦楊徽之趙鄴等四人宜放及第李震等一十二人數學
未精並宜勾落且令學以俟再來程試侍郎劉溫叟於舉
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譴責示寬恕特與免官劉溫叟
放罪

備有百行仁為之宗道有三德慈為其首百人者本之父母
德行之以宅天下天下之民愛而戴之何莫由斯道也若乃
暗民除穢列于祭官詩人行葦忘不仁大雅蒸民多士生周
依含靈咸不時生雖伐則恩加植物至於寘彼飛羽投畀有
則為物由度而況於人下民乎四夷豪蕃況於中國子書曰好
生惡殺合于民心又曰民用常懷于有仁其此之謂歟
商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
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右左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
聞之曰湯德至矣及于禽獸
周文作囿臺池與百姓同之民以為小

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今我非其主邪或今更以衣裾拂之
天下聞之曰文王貴矣寧及枯骨又況人乎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民以舡船自賣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
文帝十一年二月詔曰朕聞古之人君有善言美人今得嫁
宣帝元康三年六月詔曰前年神爵美產五色鳥以為嘉
數集過郡國朝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羅網及彈射飛鳥具為令
成帝永始四年六月出杜陵諸未當御者歸家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詔曰民有嫁妻賣子欲歸父母者恣
聽之敢拘制論如律
六年十一月詔王莽時吏人沒入為奴婢不應舊法者皆免為庶人
五年五月詔吏人遭饑亂及為妻所略為奴婢下其敢去留皆恣聽之
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

十二年三月詔曰夫婦人之際人倫之大也或有陵逼劫掠
十一月丈夫司馬昭平公孫述放兵大掠成都捕述妻子宮人
之數以聞詔使文讓使劉尚回城三日更以付昭昭受已老
母以為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不室子孫皆更
支職何忍行此初昭視述屍謂放兵掠讓若孰仁若此若更
十三年十二月詔曰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為奴婢者皆
免為庶民及依託為人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
二州以賣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詔益州郡夷人一切以故為庶民賞各益錢直
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年子者復勿算三歲今諸

隨侯孝感動於蒼蒼之上斛復其夫勿差若為今
三年二月詔侍御史司空曰方春所過無得有所伐翦車可以
引避引避之事焉可數解解之大旨為為為

活老母及父不言對曰宮闈孝治天下者不絕之親仁施四海者不之人之祀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宮死太祖召其母給其身嫁其女

蔡足以景初三年即位詔宮收禪六十已上免為庶人

正始七年秋詔曰頃見所斥廢宮收禪年皆七十或產疾病弱所謂天民之窮者也豈以力竭而復誅罰乎進退無望其悉遣為民民若有不能自存者縣振給之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二月以後宮才人以下二百七十人歸于家帝又嘗幸王濬宅濬供饌甚豐悉將珍膳器物蕩盡其奢侈問其故答曰以臣僻在遐方恐陛下遠勞遂陳土地所出使盡其歡帝以濬奢麗甚有憾色然以平吳不復追責

武帝泰始四年五月詔曰昔漢二祖克定天下皆免良人

武帝時所俘獲諸為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

孝武太元十四年正月詔淮南所獲俘虜付諸作部者一皆散

遣男女相配匹賜自資其後為編戶與百姓同

南朝宋地各立一縣以居之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二月詔曰衣食足知榮辱夫人飢寒切已惟深朝夕不濟況百姓乎而有司聚斂不已義之多還蓋由於此也非夫耕織機內外相成何以家給人足矣其簡官人非所當御及執作伎巧自餘悉出以配鎮民

太武太延元年正月癸未出道武明元二帝宮人令得嫁

文成和平四年八月改于河西詔曰朕順時收獲而從官餽過度旋殖畜數非不合禮之義其勑從官反由圍狩校多今已收不聽殺其牧養及由頓之民遭此寇害不自存濟有資儲者悉以振恤還其家或丙戌歸勢力或孤行諸託共相周濟容不齊整校令良家子息仍為奴婢今何精究不聽啄贖有犯加罪若仍不檢還悉充尼上訴以旅人論

獻文以皇興三年十二月詔曰朕張永迷惑政拒三威暴害虐

每多傷害所獲無所益捕獲多處今勿復捕

九年八月詔教州郡收飢饉存恤致有資儲者男女若大之所讓自太和六年已來貢定皆盈相四州飢民民口者盡還所親雖勢豪妻妾遇之非理悉不樂者聽還之

十三年九月免宮人以賜北鎮人貧乏無妻者

十八年十二月南伐詔曰馬以健為用人師所資男女之口皆放遣南

十九年八月幸恆宮臨見嫠寡悲愴駐輦慰之

宣武景明三年二月詔曰此陽平清時淑良廢棄寡高增愧在予良多申下州郡有鰥寡貧窮不能自存者所在隨宜賑給

正始三年五月詔曰掖廷舊制今與順儀昔今朝之常式今清澤未除春稼已旱或有孤老鰥寡無人贍救困以致死暴骸溝壑沒者傷酷郡縣依法檢埋

永平二年十二月詔禁屠殺合孕以為永制　宋明帝泰豫元年五月詔放華林野獸於山澤

梁武帝大同元年二月詔曰頃以年頗有姓流徙或身陷獄訟或為逋亡所逼或為饑饉所驅或因緣戍役或由於征討遂令室家分離老幼羈苦朕每思之良深愍惻今四海一家九州同軌方俾遐邇共臻仁壽其有流移之人悉宜還復本土若已入他境不願還者聽於所在隨便附貫

後周明帝二年二月詔曰王者之宰此莫不同四海一家為父母而子之一物失所若納于嶞溪之淵大化未洽由斯而已今天下大定兆庶宜安其有流移之人悉宜還復本土若已入他境不願還者聽於所在隨便附貫

唐高祖武德二年正月詔曰釋典微妙淨業始於慈悲教中最重慈愛去殘殺戒習善修福無過此矣頃年以來漸乖斯旨或因緣戰陣或緣屠膾命盡鋒鏑肉橫俎豆良可哀憫自今以後宜斷屠殺

貞觀元年十月詔以陵所獲俘隸充官口者悉免為民

六年十月詔永嘉三至十月以前東土之民被抄掠在北內為奴婢者及陵抄平江陵之日民入沒為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藉一同民伍若舊主不還聽留為部曲及客女

睿宗文明元年正月詔兩京及北衙巴州民為宇文融抑為奴婢者並宜放還其本業

開元二十年正月詔曰釋迦妙淨業始於慈悲教中最重慈德去殺殘戒習善修福無過此矣頃年以來漸乖斯旨或因緣戰陣或緣屠膾命盡鋒鏑肉橫俎豆良可哀憫自今以後宜斷屠殺

德宗貞元二年十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一年十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憲宗元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懿宗咸通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僖宗乾符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昭宗大順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景福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乾寧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天復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天祐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哀帝天祐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明宗天成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閔帝應順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德不加人政或乖中比者水旱為災蒸人流散雖屢頒寬貸之令冀其安輯而未獲蘇息蓋由朕之不德所致也永惟罪己載深憂懼其京城及畿內見在逋欠錢物及諸色折科並宜放免

十四年正月詔曰

不忍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往來伊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逸其性於是令商量若於陵墓洛華中杜正倫等於
三年四月詔曰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朕每觀前載深見治道故
四年九月詔曰家國興亡繫於百姓百姓安樂實賴賢明頃者
中原喪亂多歷年所或因災疫死亡或被驅掠流離分散今
為理寧務令安集
十月制決罪人不得輒背帝以暇日過覽詳書因謂侍臣曰朕
欲公人五藏之系成附背看如多所傷害乃發言而歎
曰今律史皆若曾古聞肯分受乃有邂逅致死之義捷之言
理則宜然今盜五刑之最尊者也死又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
最輕之刑而或輕答致死百古帝王由來未悟不亦賠夫即日
遽須此制

五年二月朔日甲辰之說事不獲已義在止戈期於去殺季秦
勵將帥之方肆威鋒刃之下恣清甲戰血流澤杵乃樹忘意苴
亂庶自以為武震威封王之疆京觀徒見安忍之心未弘撫綏
之禮靜言念此惻歎良深但是諸州有京觀處無問新舊宜遠
加埋瘞藏棺朽物令暴露仍以酒脯致奠祭焉
五月有司言殯得男女八萬口初隋末大亂中國人多沒於北
夷至是發還於隋舊境次於金門購贖之
七月甲辰遣廣州都督府司馬長孫師往收瘞隋日戰亡骸骨
毀高麗所立京觀
八月遣使於高麗收隋將士骸骨設祭而葬之
十年十月帝謂群臣曰朕自征伐以來所乘馬皆軍破陣添
朕於疲乘列石為鬬具依置之左右以申惟蓋之義初帝有戰
馬十匹數歲皆死前每臨陣躬先冒矢石所向皆摧鋒陷堅至
於蒼馬功酬戰績移景此馬為流矢所中膺上古與石庫真立

石燕拔箭而後馬死至是追念不已刻石立昭陵為
十五年三月如襄城宮登子邏坡見隋者僵仆路旁命左右取
藥敷之乃蘇
十七年三月帝觀獵於西宮見禽獲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乳
也故是中調而止
十八年二月幸靈口村落偏覽問其受田丁三十或減夜分而
農妻蠶織不給復稅之寬仰
四月辛亥幸九成宮已未行次駱仁宮大宗手詔皇太子曰吾
昨見擊毒傷腹姓者多雖有空身其子其小母王而子存者果之
有也吾與汝雖復不射鵰仁心之人得便終無放理良以無知
終須惟已以及他推已之孝於父母以及此類知所以有識者
慎之推已之惡於人以及他推已之孝於父母以及此類知所以有識者
十九年五月征遼次遼澤下詔曰昔隋師赴遼遼澤非天葬逐
軍士本骸骨相望遍於原野良可哀歎遂為墳壠以祭其

令並收瘞之
十月班師詔初次遼東拔其中抗拒王師應沒為奴婢者一万
四千口並遣先集幽州將分賞戰士帝念其父母妻子一朝分
散情愛哀之為命有司平准其直以布及錢購取編戶為其家
僮則之群三日不息及至幽州奏悉並列於城東拜道稱謝舞
遣加尸城十百人成蓋車駕至幽州父老並遮車請自效
帝謂之曰非不欲開之力尔家老在加尸願為吾戰彼將為戮
而放累歲一家之妻子來一人之力用吾不忍也戎狄常性今悉舍
二十一年六月詔曰隋末喪亂遺骸多被抛掷今鐵勒並歸朝
北如聞中國之人先陷在蕃內者所在南望本鄉北歸朕闕之
傷懷深用憫焉宜令所司檢校往燕等州知見在沒落人數與部督
相討尋拘往歸遂命收拾送還家親其宜卑馬羅漢稱第三

宗被足隆物矣家之有亦今為其贖取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甲午詔曰為國之道必崇簡靜之家之義
允歸儉約故知興衰之本得失之基爰自六宮荊于四海既而
西都之后或集驕奢東京之君相繼流僻晉室棄璧無厭
永嘉委積踰紀遂致趙梁之禍魏宋之災覆轍相尋可不
戒哉朕祗承寶曆恭膺鴻業八紘肇有萬國咸寧之念每切於愛
育納隍之心實務於厥德由是刑措之初備加
兢慎躬先百辟之內人敦懇款之歡親疏之戚
妄性歸除之役永言此問良深矜憫又去年霖雨頻傷苗稼在
於田野非無災害之憂今資給宜使有所減省庶令
宮人可令宿司簡閱具錄名狀所司依狀散下歸其親屬若先
近親任永卿偶所在宮有心安靜勿使輕薄之徒輒行欺詐
宮有隱貧之歎優老之詐務加矜念送歸家
龍朔元年十月狩于陸渾縣校獵於非山帝身射禽獸麋鹿及

雉兔數十令代宮侍應弓矢放令長生為
咸亨四年正月詔威亨以來流遷緣身及配使者歸
量酬支食之直放還本家開元五月禁作樂捕魚鼈圍取獸
中宗景龍二年十二月幸渭水祓禊引從臣賜宴有差
龍經于御前羽林騎士獲之以獻帝行命放之
睿宗唐隆元年六月制宮人此來取在京百姓子女入宮者令
放出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詔曰大以守鴻維以倚股有用人不
同官者財生之德倘宜矜及自今並不得屠殺
二年二月大上皇誕節僧俗雖子雖素食宜亦不得進
有禁殺牛馬驢等仰者科罪
者違令十然後科罪
開元二年十月花日乞力徐等大酺神龍殿前奏樂侍臣
制正山師載集衆庶阿輦原吉兒及宴志澗隱其二十餘戰

死人等宜令所在州縣收埋掩骼埋胔有申於朽瘞無隔於貴賤
三年二月北庭都護郭虔瓘破突騎及突厥默啜以其俘來獻
帝謂侍臣曰善用兵者必以全勝為上故能兼并戎狄混一
夷夏朕每思此道罪不容誅今兩軍相當不忍見其死傷
四年七月隴右節度副使郭知運大破吐蕃於青海停于闐下帝慰勞而
與之分配諸州為編戶隸語之曰吐蕃俘囚等是爾舊部外我
國家送款降附之虜恩若赤子我能近年忽被兇
脅不守誠信仍我邊城州軍所防開放有逃略臨陣所
獲俘囚悉還我州軍所防開放有逃略臨陣所
編戶仰宜識有司更分
十一月丙寅詔曰自古見其生不食其肉聞其聲不忍食其
牛驢皆能任重致遠農人使用先有勳分不令宰殺如聞此等
尚未全斷群收之內此率尤多自今已後非祠祭所須更不得
進獻牛馬驢肉其王公已下及天下諸州諸軍諸使宴設及監收使
不得兩有燔宰仍令州縣及監收使諸軍諸官切加禁斷秉委

御史臺申明其職
十二年四月麗竟節度使王君奠破吐蕃於青海戰帝謂王君
停囚等自是停囚法當處死我好生惡殺置其窮蹙
異分番物類亦同中國今捨從性命以申令委亦高
十月詔封泰山詔曰自古明王仁及禽物今助天事豈忘欲告
成其緣祀祭及在路供頓擾擾頗煩百姓所以每降明詔
諸州並令斷屠及捕獵鷹隼悉放不得捕獵過此之外天下
二十一年正月制曰歸威之吉迎順為先奉天之
所由長吏之司務舊職伏望育之物豈動生植之類慎无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禁殺斷肉以慈生成自今已後每年
春天下宜禁天使捕獵
天寶五載正月詔曰夜言孝育仁慈為本況行香令長許登生日天

下六、猥採補宜明舉萬章嚴加禁斷宣布中外令知朕意
六載正月詔曰今屬陽和布氣萬物覆生存人含養必期以遂
如聞荒阻郡遂池等採捕稽多傷害生蕃因循舊弊
父深誡不悛自今已後特宜禁斷各委所由長官嚴加根檢稱
有違犯者自身決六十仍罰重役官人具名錄奏當別處分其
僕射彼以改為福仁被蓬池彼為福原池燕引大道之仁以廣
中孝之化又詔曰禁祀之典雖出所備祠有違於度數蓋不資
於貨殺況年之為福人豈有損既功施指種木力被車與自比
餘牲尤可矜憫但前王有作難易盖殷明神克享亦在深仁自
今已後每大祭祀應用犧牲體宜令割體盡取其數仍永為常式
二月戊辰詔曰今陽和布氣品類滋生長助天施須順養生
旺令諸府郡至春末已後無得弋獵採補嚴加禁斷必資壯趣
蕃育生物三年正月詔曰國有五典明德為先宮闈有序男女
內理所以教之陰化詔之御服玉帛衛以蠶桑織

纊之事庄遵於用則有司存蚕歲已來仍遭虛薄宜情性
則滿損天象心其供給則煩費錄非所以達宏須振擊溺之
義也宜放內人二千人各任其嫁其年老及疾患如無近親收
養歸本鄉者宜置寺安置使有去處一任東西仍各與一房資財以充
浪用并蚕所須悉令官給務令周備少使侵凌以成厥業為之化也
代宗寶應元年十二月戊辰詔曰九任生靈合登仁壽自逢艱
阻久歷傷殘或流亡於鋒鏑或饑餓於溝壑拍
前律屍多未埋瘞朕為人父母良深悯惻將何以示慈愛之禮
豫葬昔人已永念宿情豈忘古訓其京城內外應有暴露骸骨宜
令京兆府即令收拾埋瘞仍令中使與所由計會畢

七、陽月令宜罷豹韝獵獲大者放之又出宮女數百人
閏五月辛巳詔曰昔所嚴貢蚊蝱蠅父母之卿蚊骨肉之
德非仁也罷之

自元六年十一月詔曰吐蕃比年已數信約自失通和邊鄙之
人常受侵擾百姓其何辜焉宜令所在切加懲誡之心復加綏撫之
意有蕃漢百姓先被吐蕃抄掠因而陷蕃者宜令收贖還本貫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癸丑釋囚徒官婦人
朱泚叛命兵圍東宮太子監國令內官宣諭令出宮人分賜將士
踰期放令歸其家
八年六月辛丑命出宮人二百車許人得要以宮妻以水雪誠
陵暑故也
十年九月詔澤潞及鳳翔天蹙軍每進鹿子既傷物性又勞人
力宜停進
十一年禁以新羅為生口今近界州府長吏切加提察以共國
信誓太子金長庠來陳故有是命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事於等宜並放歸親族
七月詔討澇歟李師道妻親兒等尼住法雲寺
二月帝御丹鳳樓大赦詔曰軍先擒吐蕃生口配在諸處者並
放歸國與生者亦宜

九月江南西道表配到吐蕃一百六人准敕放歸本十四人續歸本除歸並請住韶給木衣遣乘驛遣其諸道頻領者准敕分
長慶元年七月十八日大赦制李師道吳元濟自恃天威敢
謀戕命其事毒先朝遷延所在並不得令文職帶兵二年十二月丁亥朔詔五坊鷹犬鞍勒等並放之
敕宗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二月詔先在掖庭宮人家口并配內
園年係宮人並放出外任其所適又詔老宮人及殘疾不堪
使役并有父母妻妾親屬者並委所司選擇放出
三月敕其諸軍先擒獲吐蕃生口配在諸處者宜委本道資給
放還本國
寶曆元年正月敕先擒獲吐蕃生口配在諸處者委本道資給
放還過上仍不得更令投降人并擒捉人生口
四月德音師度使勒元惡秦隴管平涼鎮戎降投降吐蕃劉師
恩近者元惡准赦送還本國

二年二月鳳翔節度使進到淡黃河鶻四人勑百令付鴻臚寺
特宜優恤即放歸國
文宗以寶曆二年即位十二月詔其在內宮女三千許人
大和元年四月出宮女一百人中人押送裴度令街寺觀安置
二年三月丙申詔度支每年合額外支配進蜀蛇酒四兩桂州一兩
賀加兩浙福建各量減三兩餘一兩每年蜂次送勑令因對
停諸道宰臣等康侯及取蜂房蛇生劑其腹而後得之帝為
惻然因令停減
三年四月出宮人一百人在從所適
四年四月詔曰春夏之交稼穡方茂宋公東作其動如傷況時
屬陽和令禁殺胎卵以從生生之物無使刳剔示忍之心及
鴞鶹互鳴或有妖妄如發或鸛鵲入巢俱為凶兆宜令長吏
切加禁察有故違令者捕繫以聞
八年二月詔此者淫慝令禁止諸道與並敕戕諸

方訛拗雜議釋縱免死戍邊已有恩貸今滄州一道久效朝章
今其惡主之心必有向隅之歎仰之遂性用洽親恩其諸道所
送滄州將健配流及遞歸用役使者並委本管如有已効軍
戎及自有性業不願去者亦任從便詔曰蘇州大水飢歉之
後編戶男女多諸道富家立庸契以錢物數百人數
回而已今江南雖豐熟而歌木榎委淮南浙江東西等道如
蘇湖等州百姓頓賣其男女者官為計理不得計求食及庸契
索如父母已歿任近親收贖如父母無資而自安於富家不肯
為賤者亦聽

開成元年二月詔曰如聞南河之間頻年旱災貧人得富家數
百錢數百斛粟即以男女為之僕妾委於豪家訪聽其父母骨
肉以所得物贖之勿得以良契為賤人及歸本家
二年二月甲子出內官教人四十八人放歸本家
三月壬申詔曰陽和發生萬物咸遂況人為萬物之靈思全物類以順天時內外五
坊凡有鵰鷂鷹鸇及鵝鴨真雀象兎等並宜放之起今月一日
至五月三十日禁京城內採捕翫獵網虫以逐生成水
為定制委京兆府本司切加禁止
三年六月辛亥遣中人監宮人四百八十人送兩街寺觀安置
今其親族識認還之子子又出宮人勑放等七十五人隋其
親族
七月新羅王金秖徽薨所遣弔祭使奏新羅舊俗每有喪主
令知監本國
武宗會昌六年二月詔新收復澤潞將士已是歸人并劾小未
尽持兵仗者更不問不得邀有執為
其將兵仗者更不問不得邀有執為
四月詔應有暴露骸骨在澤潞界內長吏拘檢收
拾埋瘞
宣宗大中二年四月詔應在京諸司及諸道所收管有暴露骸骨者並勑
收拾埋瘞

二六年二月詔曰自兵屯郊壘事逾經歲有侵蠹交甿實深憫惻所為戰寶藏資以勞將士或掠奪無慮可各下諸處應有百姓婦女先被虜為婢妻者聽歸郎並不得出留一任骨肉識認其有曾被剽面者仰勘所在村保如妻不是食錢人就便勘本州府各勉勵攘捉送營主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即位以莊宗時六宮內人數千悉令遣歸之

攀援多流散及帝自關東赴難居至德宮擁制宮敵使據按簿引進猶千餘人帝宮連鼓百人皆少年端麗者進御帝曰何事領此宮使奏曰宮中內職各有典掌故事不可闕帝因召老宮人謂曰人宮幾歲或對曰曾事乾符帝謂悉如事帝曰宮闈典故非卿等豈知者勿復少年定非前輩因戲謂老宮人曰非雅南韶事故且與之頻然曰耳是日物少年宮人並令遷其家無家可歸者在從前適西川所送者亦令歸宮中所賜但舊宮人而已

五月辛酉幸北郊壇度使史敬鎔奏准宣放歸西川宮人各歸舊二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梁文矩上言平蜀已來軍人對西川人甚多骨肉阻隔恐滋物議請許收認帝仁恩泰深因文矩之奏令兩川節度使訪問收認

三年六月詔內園宮女實啓寒泉再令修理並從請認

閏八月勅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故民不犯賞以養夏刑以威冬是以知其賞刑為治之不廢此以知其賞刑為治之不廢此以知其賞刑為治之不廢此以知其賞刑為治之不廢此以知其賞刑為治之不廢

地而行事今歲以來水旱為災秋稼不熟人多艱食朕每思之寢興靡寧若不減省用度何以救災宜令三司使及諸道節度觀察使應有合減省事件具狀奏來朕當親自裁定

四年八月癸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憂勤思安黎庶

年雖豐稔編戶或乏於食宜令所在長吏切加存恤

應天成三年已來諸道百姓為軍將逼奪妻女者並許識認還本夫

長興二年四月丙申前濮州錄事參軍崔棣以贓罪杖死棣妻李氏訴稱棣為刺史張延朗所陷延朗貪暴棣不受其賕延朗怒故陷之帝以棣死非辜令延朗償絹二百匹以賜李氏

中書門下奏諸道百姓論訴公事多是論訴不公或是本官處斷不當或是本官處斷不公或是本官處斷不明或是本官處斷不實或是本官處斷不盡或是本官處斷不直或是本官處斷不平或是本官處斷不均或是本官處斷不理或是本官處斷不決或是本官處斷不定或是本官處斷不當或是本官處斷不公或是本官處斷不明或是本官處斷不實或是本官處斷不盡或是本官處斷不直或是本官處斷不平或是本官處斷不均或是本官處斷不理或是本官處斷不決或是本官處斷不定或是本官處斷不當

三年五月癸未勅春夏之交長繩是務若從公盡之類方為慈惠

青之功先有修流解放鷹鶻并諸弋獵之具以表仁恩

四年七月丁未勅放宮女三百人

九月辛亥詔五坊見在鷹隼之類並可就山林野放今後不許進獻

三年五月癸未勅春夏之交長繩是務若從公盡之類方為慈惠

青之功先有修流解放鷹鶻并諸弋獵之具以表仁恩

此至冬初並宜止絕如有違犯仰巡檢處官吏便科違犯之罪

今後每至二月初便依此勅禁示外並依舊例重布新規宣諭

勗邦永為常式

四年七月丁未勅放宮女三百人

八月辛酉帝受禪獵於中南詔道几無主至墓自往奠已來經夜遍

若宜令翻宮使刺史量事接應

末帝清泰元年九月庚戌詔曰朕承聖運嗣守丕圖永惟子育之恩

思務撫綏之道每念蒼生罹離寇亂仁情唯念蒼生罹離寇亂目睹其尸哀而

愍傷猶歉子民況見降封之詔其歸葬其親屬骨肉及元隨職

員並放逐便所在不得停滯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帝即位赦曰恩推掩骼義切埋胔

過厚之心異叶陳陽之序應有棄骸暴露之處並令收瘞

及九月十四日後投義歸順所在暴露骸骨有者收葬無主者委郡縣吏埋瘞之
二年四月丁亥制當罪即決或明罰勅法既往可懲宜示深仁隱清恭中臣寧內有從刑誅戮者並許收葬
五月己卯勅太社內先收掌事朝罪人首級等玉葉金典宜有變革其瘞隧之儀及所往翦伐掩骼之仁以黃腸題湊之禮其太社內應收掌事朝罪人首級並許骨肉或親舊祭屬收葬其戮
辱隧之儀

度量

高明博載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寬仁臨達帝王之所以為量也中古已還卿策頗暗暨炎漢而下英略間生豪傑間起荒放蕩不羈苟非世常之謀測乎區別奮發亂之志慨然慷慨為英傑恢廓靈府不凝滯於所好開三向有之路慎辯危懼之地故令反側者自新觀釁者効順鋒芒斂銳非矯飾及夫仗義運正位域中協謀同心奮忠效節指麾若赴皆弗忌嫌猜于屬託寄物施信委誠誓約之心逸日休期望人範圍之理得矣

漢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常縱酒與壯觀素皇帝喟然大息曰壯士丈夫當如此矣

帝初為泗水亭長帝令呂公有重客為主吏主進謁會賀令諸大夫皆賀千錢坐之堂下蕭何為主吏主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見呂公公奇帝狀貌乃起為迎曰竊意萬門引入坐上坐不習謁謂賀錢不滿萬門引入坐上坐不習謁謂賀錢不滿萬及為沛公須狎侮及為沛公須狎侮高祖而入閣讓王諸老皆怪帝曰狎為人慢帶揚眉而入閣讓王諸老皆怪帝曰狎為人慢帶揚眉而入閣不可遵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狎而遵沛公

十二年二月帝擊黥布布流矢所中行道疾其后呂后迎良醫醫入見帝帝問醫病醫曰病可治於是帝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賜醫金五十斤罷之

高帝弱冠之年詐荷不朝賜以凡杖群臣素絳等諫說雖切常恐帝納用馬援武初為新息長園邑雖秩其城謀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郭況交關謁援者數千查帝不省會況晚之曰今反側子自安寇恂為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故南部縣多豪右恂下車收殺之復以為郡中後遷潁川欲殺恂恂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逐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鬬今日既分之後卿勿復並坐極歡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馬援為隗囂奉書至洛陽引見公孫述帝迎笑謂援曰卿遠遊二帝間今見朕使人數援頭首辭讓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主也臣亦擇君矣吾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陳東帝而後進臣臣今遠來謂臣為刺客或以為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豪者時焉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安定天下之業又宜棄細行錄大節遂二帝間今見朕使人數援頭首辭讓因曰當今之世非獨君擇主也臣亦擇君矣吾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陳東帝而後進臣臣今遠來謂臣為刺客或以為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豪者時焉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安定天下之業又宜棄細行錄大節遂

魏太祖少微貧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初為洛陽北部尉以東平畢諫為別駕張邈之弟也邈與太祖善邈老州牧以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吾老母在彼可去迎來邈首鼠二心太祖之為殉所誅邈以兵守太祖夫人及諸妾於其親矣宜不忍為君子吾所宋也以為當相交

病帝口吮之言曰尤鞅好勝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罪譴其初入覲如此之偉也

晉景帝次數多疾宣帝入侍湯藥帝潛畫文帝弟之知也將殺之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帝寢如常而文帝能安帝嘗食餅內外置鍼靜內外置鍼宣帝曰此子常也

武帝寬恵仁厚沈深有度量初即位許允既為文帝所殺允弟嘏為太常丞常行事於太廟廟門以奇器之門不敬捶之有司奏嘏廢錮終身詔曰嘏為長吏當以道訓導人而捶之非所以為教也其免嘏官削爵土

文帝即位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省徭薄賦勸農桑以豐衣食而已朕既不德何以教導百姓間者數年連歲不登朕甚憂之郡國或硗瘠無以供粢盛其議所以振貸之

文帝為太子時與鄧通同載從容謂通曰卿何長乎通曰臣無長也文帝與會酒一天下方一通鹽耳君安得有之通鹽耳君安得有之通鹽耳君安得有之

議開張國祚由今開黃巢北犯江淮公南中原之患一日天子放有韶徵兵發興公等南向而定天下是子心也人生世間苟冥冥幾何易能終老汝堆中哉公等勉之達觀知無留意皆釋然冊

莊宗器略絕人其心豁如也初與梁對壘於河上梁將盛思鐸以善射日偏其驍銳思鐸驕甚莊宗陰募善射之士自隸名下一日射中帝之馬轡帝拔箭視之鏃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帝率師思鐸以例來降帝出箭以示之思鐸伏地待罪帝慰而釋之尋換龍武右廂都指揮使知兵馬校太保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居常唯洽兵仗不喜勇事生平家財悉委主婦之晏如也太祖知其廉敏試其誠召於泉府俾恣意取之帝所取不過求弓勒而已

末帝皆與兄同母而不愛杯盤間以白刃加於兄即位知溫憂末帝乃封汝王以示寵之知溫徑赴洛陽由是益德知溫焉

開運六年四月丁巳朔高祖崩遺詔以皇弟侍中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北面行君臣之禮於柩前即皇帝位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丙午朔高祖崩遺詔以皇弟侍中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北面行君臣之禮於柩前即皇帝位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丙午朔太祖崩遺詔以皇弟侍中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北面行君臣之禮於柩前即皇帝位

天王者秉陰陽之氣樞明哲之姿究造化之端為生民之表宜乎首出庶物動依常憲撥亂也至於聽覽之餘機清之際務存息慮優游無為若乃筆札翰墨留於篇章樂於琴瑟博弈蹴鞠射於侯鵠皆至藝之末非帝王之事也故漢文帝不愛千金之產不貴異物之寶而務農桑以足衣食親耕籍田以供粢盛皇后蠶於東郊以備祭服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不曳地帷帳屏風不文繡以示敦樸治宮室苑囿車騎重馬不增益以便民安居時有興造輒罷以為勞費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乃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乃作霸陵皆因山為墳不藏金錫一以瓦器因其山不復起墳不封不樹其儉德如此

景帝即位二年詔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人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之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哉其除之

武帝初即位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宗廟夙夜惟念不明大道以往未嘗不臨朝而嘆也今朕親政而有司以文學為官務為亂治非所以導民興讓也其議所以易之

宣帝地節二年詔曰朕聞古者政教未洽則德不能遠威不能懷是以務廣德教而勸農桑去末歸本以厚黎元今農民或不務田畝而好末利商賈大者積倉廩小者守門閭內無以事親外無以畜妻子雖非侵奪農民之利然已開并兼之路其議所以禁之

元帝初即位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成帝初即位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哀帝初即位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平帝初即位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光武建武二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帝永平三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和帝永元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安帝永初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順帝永建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桓帝建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靈帝建寧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獻帝初平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帝太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齊王正始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常道鄉公景元四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晉武帝泰始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惠帝永寧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懷帝永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愍帝建興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元帝建武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帝太寧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成帝咸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康帝建元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穆帝永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哀帝興寧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海西公太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簡文帝咸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武帝寧康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安帝隆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恭帝元熙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文帝元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武帝孝建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帝泰始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廢帝元徽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順帝昇明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齊高帝建元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武帝永明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帝建武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東昏侯永元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和帝中興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簡文帝大寶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元帝承聖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敬帝紹泰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宣帝太建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主禎明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魏太祖道武皇帝天興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元帝永興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太武帝始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文成帝興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獻文帝天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文帝延興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宣武帝景明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莊帝永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廢帝普泰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武帝永熙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昭帝皇建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武成帝大寧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主天統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周文帝大統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孝閔帝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帝武成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武帝保定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宣帝大象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靜帝大定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隋文帝開皇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煬帝大業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恭帝義寧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太宗貞觀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高宗永徽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中宗神龍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睿宗景雲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玄宗開元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肅宗至德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代宗寶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德宗建中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順宗永貞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憲宗元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穆宗長慶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敬宗寶曆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文宗太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武宗會昌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宣宗大中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僖宗乾符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昭宗龍紀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哀帝天祐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梁太祖開平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末帝乾化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明宗天成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閔帝應順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末帝清泰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晉高祖天福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出帝開運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漢高祖天福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隱帝乾祐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後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世宗顯德元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恭帝顯德六年詔曰朕聞古者制宗廟親盡則毀所以明尊祖敬宗之義也孝宣皇帝雖有聖德而無久長之運不可以加乎祖宗之上其為孝宣皇帝立廟京師不在郡國廟勿修

也一坐書誤數大事不可自謂已長矣以號持後自謂無對俗名
[illegible]為坐鐵室讓揭竟明本尸後從陳國袁敏學以單文授每
為吉神對家不知出先曰若逢敏於路真以手於他誠
弄之事少所喜唯彈棊略盡其巧以為之賦皆反師先工有馬
合無後東方安世張公千常恨不得與彼數子者對上雖好詩
書文籍雖在宝坎手不釋卷每定省從容言及以好學則
愍寧最則博志長大而能勤學者雅與袁伯業等未見以以
諸詩論及長而備歷五經四部史漢諸子百家之言靡不畢覽
[illegible]
隋高祖雅善將頗好音樂常撫琴作歌二曲名曰地厚天高
託言大夫之義因即取之為房內曲命婦人共登歌上壽並用
之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四月自為草書序筆勢遒媚[illegible]附時
承臨甚馬嘗謂朝臣曰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頗成勞
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若也病在心力懶怠不能專精耳
我以時為公子未遭陳敵義旗之始及乎寇亂紛起東討西征
指揮軍旅[illegible]觀其陣勢知強弱常至吾前對其強敵
紀吾筆迹追奔不過百數十步以外突過其陣回背而反
擊之無不大潰今天下已定四海為家銳意經籍以繼日
晷雖復千端萬緒不廢讀書以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今吾臨古人之
書殊不學其形勢唯在求其骨力而形勢自生耳然吾之所為皆
先作意是以果能成也若無意而書雖佳亦何為貴
識者以為學在內出法書帖之今李又人間書者亦微為小能
由是十數年間海內後風而靡二書者甚衆為十八年二月召
三品以上賜宴於武門部觀王羲之書又好飛白於王衛之間
別更立意筆勢遒媚[illegible]長精好絶倫觀者莫不驚駭群臣無不下拜咸
請題目太宗揮筆作飛白書群臣奏稱天字中相覆勢

帝侍劉洎登御　史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容有威稱洎登床[illegible]
嘗危請引付法帝笑而言曰昔日趙好辯華令見常侍登床
五月帝召飛白書賜侍臣[illegible]
吏部尚書楊師道曰明旦五日舊儀以明六服設勞相賀臣今
各賜君飛白扇一枚無勤清風以增德義
玄宗好學善隸書[illegible]
德宗貞元四年八月帝書壁寺額[illegible]
帝謂侍臣曰[illegible]
順宗善[illegible]
帝喜之
帝好[illegible]
後唐莊宗洞曉音律武皇常令歌舞[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四十四

帝王部　奇表　神武

奇表

域中四大王居其一洪範五事貌爲其首是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自古誕天而生出震履迹靈不
虛降異表顯徵有聖德焉乎夫表乘天地之正故其儀可象參日月之明故其威可畏若夫本陶鑄之性挺戎軼之姿
孫五行之端冠群龍之首冥孕包神靈之運協休禎之紀起超諸挈穆質出世表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歟
哉是言不昊欺哉氏姓身人首日角衡連珠目眉骨隆起日角偏高也衡連珠兩目上骨連起如連珠也

姜帝神農氏人身牛首

府四十四

一

黃帝軒轅氏龍顏有聖德

顓頊高陽氏首戴干斗幹上法月參斗魁也月參魁主斗也

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

帝堯眉八采有聖德

帝舜重瞳子

帝禹虎背熊腰首戴鉤鎌

夏禹虎鼻大口耳參漏首戴鉤鎌有斗足文履巳長九尺九寸是謂大人

商湯豐下銳上首有德勾身而揚聲長九尺臂有四肘文王龍顏虎鼻身十尺臂有四乳大下脣胸有四字曰王字參於羊

舜王生而有聖

虞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

十二黑子

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十

宣帝身足下有毛

元帝額上有骨起

後漢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須眉大口隆準日角

明帝容貌壯麗生而豐下光上頭赤色有似於堯

章帝勳容進止垂表有異

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

晉宣帝有狼顧之相魏武帝欲殺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頭面正向後而身不動

景帝雅有風彩

武帝初拜撫軍大將軍副貳相國而文帝欲以帝弟爲嗣何

府四十四

二

曾皇子固爭曰中撫軍聖明神武有超世之才臨委地手過膝此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定

元帝白豪生於日角之左隆準龍顏自有指濃顧盼煒如也

明帝資睿貌類外家鮮卑人也

衛文帝美風姿整止端詳

後魏道武帝目有光曜廣顙大耳衆咸異之

太武帝明元長子也天賜五年生於東宮顱骨瑰異前代奇而文成帝風格雷同常

孝文帝生而崇白有異姿神睿岐嶷長而淵裕仁孝雄傑有君人之表歟文尤愛異之

孝莊帝風神秀異姿顏甚美

後周太祖身長八尺方顏廣頷美鬚髯長委地垂手過膝背有黑子宛轉若龍之形面有紫光人望而畏異之

將吳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吳校派人力
武帝元封元年十月詔曰南越王興絕先代其至西臺東觀未
報願從軍擇兵報然詔遣武為將軍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
馬行出梁勝越歷上郡西河出長城北度塞至雲都討
臨北河輜兵十八萬騎踰稽胡千餘里擊匈奴左賢王單
于自南越王頭以為飲器仰其血飲得遁不能盡殺而匈奴左賢王
於稽山西歸甘泉宴賜使臣諸從軍有功者以千數因益封
所使將率侯驃騎冠軍侯去病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單于
見言吉吉曰匈奴以天地為廬幕以北為奧以南為戶
戰天子自將兵待於邊北擊下令單于知能前與漢
天匿於幕北單于乃遣其奇兵三萬騎圍困漢軍漢軍
出奇擊之會大將軍亦出塞捕虜得單于左賢王將
王將軍以下凡獲七萬餘人

後漢光武帝即位河北未定遣偏將軍鄧禹西征赤眉
過弘農禹聞更始政亂遂不進乃引軍北渡渭河入北地
出高奴自將擊檀鄉於上郡數破之降者數萬人
建武二年冬禹與赤眉戰於崤底大敗還歸馮翊
三年春禹復西征赤眉赤眉又大破禹軍於華陰禹
引兵北屯栒邑收集散卒得二萬餘人
四年春禹復與赤眉戰於崤底大敗還歸馮翊
五年春禹復西征赤眉赤眉又大破禹軍於華陰禹
引兵北屯栒邑收集散卒得二萬餘人

奉朝請遷右將軍徙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居郡
四日雨口與人語乃知前後大觀又列言廣殺傷五千餘人重賞賜
元朔日敗益甚

晉宣帝為太傅時年四十九嘉平元年正月高貴鄉公親率禁兵
討之帝將出門其妻張氏牽帝衣曰羣公謀大事必不濟
帝曰若其濟何以言之對曰若其不濟何以言之張氏
曰若其濟則共富貴若其不濟則同死耳帝曰卿婦人
見事乃與我同死遂行

文成和平二年冬車駕北伐至於陰山大獵講武而還
射山羊獲白鹿三十餘頭又遣山南二百二十騎又遣山南二百二
十騎又遣山南二百二十騎

擊十里伏原相維以逼賊陣第十一隊次第引進前隊擊其背後隊擊其腰側
突騎上臨陣所向皆披其鋒如此
太宗初從高祖徇地太原時劉武周將尉遲敬德驍勇善戰每率數百騎為前鋒
所向摧陷武周恃之以為爪牙及敬德降太宗引為右一府統軍秦王破王世充
而建德入寇洛陽太宗率驍騎十八人先據虎牢以挫其鋒建德悉衆來拒太宗
之中時霧昏咫尺莫辨敬德望見太宗所在之處輒率騎衝突出入者數四建德
衆大敗之及擒建德之日敬德之力為多焉
高祖將舉義兵以太宗為統軍時隋將宋老生屯霍邑高祖命太宗與長孫順德
等帥師擊之老生出兵與戰太宗擊破之老生退保城不出高祖以霍邑城堅
難攻而糧運將竭欲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今兵威已振若還示弱人心離
沮進退之勢非計也高祖從之
敬德從秦王討王世充竇建德每先登陷陣所向無敵
太宗為右武衛大將軍時突厥頡利可汗入寇渭橋太宗親率六騎與可汗隔
水而語之責以負約可汗大懼遽下拜太宗使酋長與盟而退
貞觀四年太宗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衛兵及突騎以擊突厥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大衆屯於陰山之北太宗以頡利可汗既破東北諸夷薛延陀回紇等
相率來降請上尊號於天可汗乃許之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古之帝王多勤於征伐以取威名自朕觀之深以為恥
今中國既安四夷咸服惟薛延陀恃衆驕恣屢犯邊境朕今欲自將以擊之卿
等以為何如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古之帝王多勤於征伐以取威名自朕觀之深以為恥
今中國既安四夷咸服惟薛延陀恃衆驕恣屢犯邊境朕今欲自將以擊之卿
等以為何如

初突厥頡利可汗既為薛延陀所破其北蕃突厥見而鴟鴞又當乾封之歲
皆城中之疾勇有名者率衆而進左右請避之帝不從待其
至連發九矢頡利可汗二矢拍次皆墜敵人遁去
貞觀九年八月突厥頡利可汗舉國內附帝謂侍臣曰朕本突厥心執失思力入
朝為覘自云可汗擁兵百萬今已至矣乃請互命帝前之回報以無所懼又義軍入京之
初突厥可汗舉兵入寇渭橋自和親故耳今我無所懼又義軍入京之
戰逐大破之及突厥可汗舉兵入寇渭橋自和親故耳今我無所懼又義軍入京之
營帝曰機不可失當破其膽以定其心何得與之和親公子建成當東面令齊國元吉當西面分領突騎五萬自
數帝率輕騎六百出其陣後橫擊突厥大潰頡利可汗大懼遽下拜太宗使酋長與盟而
流矢中於馬帝乃更被甲胄復出陣擊之突厥大敗頡利可汗下馬拜帝帝亦下馬
以手撫其背慰勞之頡利可汗因請和帝許之
貞觀四年太宗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衛兵及突騎以擊突厥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大衆屯於陰山之北太宗以頡利可汗既破東北諸夷薛延陀回紇等
相率來降請上尊號於天可汗乃許之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觀古之帝王多勤於征伐以取威名自朕觀之深以為恥
今中國既安四夷咸服惟薛延陀恃衆驕恣屢犯邊境朕今欲自將以擊之卿
等以為何如

臨水交言事諸重劫帝陣馬鬬鵝又以輕敵固讓于馬前帝曰
吾已籌之非卿所知也突厥所以猖獗內直入渭濱蓋以我
國家初有內難賊又新益九五驕矜不教拒之戰若閉門屢次
大捷強弱之勢在今一舉厥故痛出以示輕之又耀軍容使知
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備國威人無深理當自屈服執失克與
和則必固制服匈奴自後始矣公等宜訓之是日頡利請和詔
許焉頡等方歸本部即日還宮
貞觀十四年四月希謂群臣曰朕以諸公夫擅陣敵義旗
之始乃平定亂每與金革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形知強弱常取
吾弱對其強吾強對其弱所克皆如指掌數十次考
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而交擊之無不大潰之用此而制勝
恩得其理深也十九年二月行幸次武德討疑軍歷北山行遇
猛虎引弓射之應弦而殂又在洛陽苑射麋鹿民部尚書唐儉
見群鹿矢集山林中希引弓四發發四各有一麋或突或馬經傷

投馬博之帝拔劒斫其頰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用雄心於一鐵鞍耶帝以為然

六月帝征遼東幸於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耨薩高延壽南部耨薩惠真率高麗靺鞨之衆十五萬衆接戰於市城帝自將步騎四千游擊前後出入左右衝突大潰斬首萬餘級延壽等率其餘衆依山自保於是命長孫無忌等引軍圍之城東川梁以絕路帝率輕兵自高麗傾國而來所擊二壘而敗天祐我也因下詔班師以謝天延壽惠真等十五萬六千八百人請降

肅宗初為太子自靈武赴行在至鳳翔簽圍帝數十重我後騎躡至文交圍外帝於圍中躍馬射擊觸鋒冒刃決圍而出合外騎接戰賊衆而李存信至賊退遮走斬首數百級時帝躬先援兵每馳出營門身先士卒存信等皆恃馬捷謀請無輕行帝固存留而卧帝馬而出顧近侍曰君子防未然慎於微故王業艱難始基王迹豈不遠哉汝等請帝不躬御士卒曰天下元元繫于王本朝中興繫於五王無自輕言其五切至帝笑謂其使者曰樂哥帝馬已得天下身百餘創然後成帝功予不敢希慕前人矣能高促於元貺其孤哥及進軍胡桃窠單于至帝親率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橫亘數十里帝亦以橫陣抗之時帝與李存信拔河來援將以幽薊之衆居其西領定之師當其東梁將劉鄩王彥章各中軍而至帝指麾諸軍突入梁軍陣中斷擊十餘里劉鄩王彥章皆單騎而走帝以銀槍擊殺入梁軍庫獲數萬匹及進軍胡桃窠單于至帝親率重出視諸軍從之梁軍已成陣橫亘數十里帝亦以橫陣抗之時帝與李存信拔河來援將以幽薊之衆居其西領定之師當其東梁將劉鄩王彥章各中軍而至帝指麾諸軍突入梁軍陣中斷擊十餘里劉鄩王彥章皆單騎而走帝以銀槍擊殺入梁軍庫獲數萬匹及

其右年十三見帝擊射於空射之連中數發皆與連類觀者異之

後唐武皇嘗言帝中語超異善騎射與諸類馳騁遊從必出

部人角勝造靶指度鵰於空曰公能一發中否武皇勉發矢連貫雙鵰近人拜伏年十五從獻祖討龍動摧鋒陷陣出諸將之右軍中目為飛虎及為河東節度與汴軍戰於汾水之上帝長子犧林衛揮使落馬既戰馬踣帝躬射一發而斃乃退

莊宗初為晉王嘗與親隊百騎循河而上將視梁軍時暮雨未霽到鄧州北岸群賊五十伏於河內莊宗大驚回帝已過賊大譟圍帝數十重文矟如林帝以百騎突其圍左右奮擊賊稍引卻帝躍馬大呼而乘之梁軍潰易口與斬十餘級武皇圍而出會外騎至賊乃退

莊宗同帝射鵰於空帝發連中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後併有河北之地開霸府於魏帝從之十三年正月莊宗至清平將攻故下五縣營於木陵帝之弟嗣郡王存渥從清平將攻故下五縣營於木陵帝之弟嗣郡王存渥從

明宗初在太祖左右凡出戰陣必為前鋒先登射之控弦必中景福初累山成將王弁謀叛孺武武皇命李存信誘而戮之弁襲燕圍守土孝成功日此之虎傷復起人百其勇弁勢危孺堪明遠走帝率騎追擊殲獻於軍門太祖大加嘉獎

晉高祖初事後唐明宗領親騎左射軍莊宗以天祐十二年後併有河北之地開霸府於魏帝從之十三年正月莊宗至清平將攻故下五縣營於木陵帝之弟嗣郡王存渥從

素勇捷驥騏駿之後取斷革者縱以自隨故能決機應變者謂其有
伏乃得解昔商祖世的感之有驕宗服心王雖孔昭之以事聞
明宗與宗深加為異謂旨尚祖曰此可任之及明宗南征留高
祖復知兵事帝又言天成中契丹尚祖息重誨副使武威北
京留守以帝有謀略嘉賞重誨若之力　奏紹重言有牙門
勳校

周太祖廣順三年正月幸城南閱騎水寺自擇良馬登澤戲於池
面引弓射之一發而斃群從賀帝乃命取其矢以示之謂曰汝
輩之練素又設孟士陶毅為之讚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
東時傷衛馬軍都指揮使何徽之失律也朔軍數千騎
突南走控弦露刃勒捍輜重殺傷大將遮走不可勝數帝遣近
臣及親校宣諭止遏莫有從命者散卒見御馬宣使甚怒逆退相
踐言契丹大至官軍大敗餘燼已解甲矣莫知官軍虛實散
卒稍稍而還亦有逗留而不至者是日定急之際頗利吳保賴

帝英武果敢親冒矢石縱橫若飛矣
六年帝幸滄州入瓦橋閱五月併傷使李重進下詔將指
師而玉儀瀛州刺史高行周等重進已下請將指
討而玉儀瀛州刺史高行周等重進已下請將指
戶一萬八千三百六十一是行也玉師數萬不去一矢而蠻夷
城邑望風而下

夫王者龍興大人虎變英才爰期運而起席命曆之數歸是三神卷命百姓綸事施典能於後傳至尊而御六合統大號而承帝統者焉若乃除姦黨於朝廷擾醜類於機帷經之內決謀成頃之間密不容髮近如發矢期圖奇略獨運宏謀絕出制勝以無矣鬬智而萬倫者哉若乃端委南面總制樞機無失策識無暇物成務而平以裁落由中制於而繩乎厥定斯皆量才審分安包遠大之度而能揚茂烈於當世飛淑聲於簡策者也

漢高帝十年九月代相國陳豨反帝曰豨嘗爲吾使甚有信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爲列侯以相國守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

地吏民非有罪也能去豨者皆歸之帝自東至邯鄲而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不能爲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六城請誅守尉守丞帝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帝曰是力不足乎曰皆以其二十城請誅

有二端之軍也道卑嫡務而道邇而衆疑不可勝且以示弱廣固爲壘盡廣至不出所以賺之也敵賊不爲營壘而承制拙吾將言計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吾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乘之變化固非一道也晉宋初爲魏武北伐親武日留情以許力屬劉璋蜀人不附而璋爭江陵權漢中益州震動遣兵襲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以爲功力足以不能爲決勝國策誠難事司馬言非以魏武日當其下陣謀以食敵首今天下不爭者益十餘萬非經國遠算也難戎甲未卷自宜且斬且守觀武納之必是務農緩戰用疲賊勝關羽圍曹仁水決于禁等一軍皆沒而仁圍其急也時漢帝都許武以爲近賊必徙荊州若遷都以弱文雅陽之人大不

安矣孫權據劉備外親內疎利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脅權令擒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吳大帝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還救麾下兵皆已解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孔明在頴川者遠近南思皆欲從之帝曰羽新破驕而無恩信又重以威名將士畏懼其勢一旦解體親寵望全能其善者舊恩將多去者不敢復還從之其後諸葛孔明承相吳吳大帝即位武遣朝議以樊襄陽城觀時曾仁城守備之時也必不敵爲患襄陽水陸之衝樂據要害不可棄也言竟不從仁城樊果大帝果不爲寇魏之大悔之太和元年孫權本守孟津遣吳周魯肅等向合肥相救魏大將軍張遼等擊破之權退走帝曰孫權雖習水戰不如中國然其將帥皆江淮間人便於水事也亮宜觀之而今宣露此短易知耳造得善大宜備與不及言非小慶爾爲患重至不出所以賺之也敵賊不爲營壘而承制拙吾將言計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吾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乘之變化固非一道也晉宋初爲魏武北伐親武日留情以許力屬劉璋蜀人不附而璋爭江陵權漢中益州震動遣兵襲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以爲功力足以不能爲決勝國策誠難事司馬言非以魏武日當其下陣謀以食敵首今天下不爭者益十餘萬非經國遠算也難戎甲未卷自宜且斬且守觀武納之必是務農緩戰用疲賊勝關羽圍曹仁水決于禁等一軍皆沒而仁圍其急也時漢帝都許武以爲近賊必徙荊州若遷都以弱文雅陽之人大不安矣孫權據劉備外親內疎利之得意權所不願也可脅權令擒其後則樊圍自解魏武從之吳大帝果遣將呂蒙西襲公安拔之羽還救麾下兵皆已解魏武以荊州遺黎及孔明在頴川者遠近南思皆欲從之帝曰孫權雖習水戰不如中國然其將帥皆江淮間人便於水事也亮宜觀之而今宣露此短易知耳造得善大宜備與不及言非小慶爾爲患重至不出所以賺之也敵賊不爲營壘而承制拙吾將言計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吾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乘之變化固非一道也晉宋初爲魏武北伐親武日留情以許力屬劉璋蜀人不附而璋爭江陵權漢中益州震動遣兵襲之勢必瓦解因此之勢以爲功力足以不能爲決勝國策誠難事司馬言非以魏武日當其下陣謀以食敵首今天下不爭者益十餘萬非經國遠算也難戎甲未卷自宜且斬且守觀武納之必是務農緩戰用疲賊勝關羽圍曹仁水決于禁等一軍皆沒而仁圍其急也時漢帝都許武以爲近賊必徙荊州若遷都以弱文雅陽之人大不

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縣布擒也孫堅偷襲荊州大敗且至自卻與將士上馬之姿諸將皆懼帝曰堅雖勇固然後史姿容言得三日兼行足矣且堅甲兵在後足以制我若不速進堅必先據襄陽斷絕糧道我軍雖入城猶無所用也帝乃使將軍黃蓋等晝夜倍道進軍堅聞之果棄襄陽而走帝追之及於岘山堅將士精銳無所損傷帝乃使輕兵挑戰而陽不勝以誘致之堅將韓當等果逐之帝縱兵擊大破之堅單馬走入山斬首數百餘級獲印綬符節及鎧仗財物牛馬騾驢各數百頭堅收合餘兵復振帝復擊破之堅乃收散卒還保梁山帝復追圍之數重堅窘急夜出欲突圍走帝預於要路設伏兵堅復還入城帝乘勝攻之堅乃降帝以堅還江夏收其士衆得精銳萬餘人堅妻盛氏及子弟皆在壽春帝乃移書與袁術曰殺堅而得其衆不如生堅而收其用今堅已服其心願將軍勿疑也術乃歸堅妻子堅既還合衆復振進擊劉表軍於樊城攻之不拔還住魯陽招納離散衆稍歸之乃進軍宛城表將黃祖聞堅至大驚恐夜遁保險帝追擊之祖舍船走步道歸襄陽堅遂有南陽

增封邑百戶龍二年薨又加來十萬斛萬出納谷量千鄧之間水南原天下之要之禮征蜀謀議參軍事勸步騭二萬受南鄭屯將欲偏軍將帥水為壘而自將萬人為後拒以待之使步騭先進軍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爭矣亮果上原將北渡渭帝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解之數日并不動帝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催勿與亮爭千穫

石臨原而戰者，不得進還；千五丈原會有長星墜亮之軍帝知其必敗遣奇兵持其後斷五丈原以絕其歸路亮果夜遁帝追之至于逆水之

輔魏政將伐蜀乃謀於群臣曰今三方鼎峙民疲於戰欲自治則千餘年功成十萬人以擬二虜略計取足何如鄧艾曰今伐蜀有三利一者以逸待勞二虜不出

昇元年魏隱不待東兵徑薄城下威疑不測而竟下之何也帝曰以此用兵之術其計不暇敘以故耳也隱侯倚佳前之勝餘之傷被甚少若不為盛遷走我城仁果必不為固衛散歸魔外則折檄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乃成算諸君盡不見耶諸將謝曰實為愚蔽非凡人所能及也

二年十一月詔宋金剛于突厥請成請戰帝召金剛熟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騎將皆在於此劉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為捍蔽金剛驍果內實空虛虜掠為資食在速戰我堅營高壘以逸待其疲分兵游擾衝其心腹彼攻擊無計窮自當退走當待其機而擊之則金剛之首可不勞而獲也諸將皆以為然

三年四月金剛果進帝追之及于雀鼠谷金剛列陣以拒其鋒分軍為左右翼以夾擊之帝親率精騎自山而下出其陣後金剛大潰

丙餘里轅戰數十合士卒疲敝王高雅請擊劉武周帝以為不可鑿曰大王功勞於此足矣宜思自安之計方今草創敵可弱乎且饑擾之師勢難久保今若頓兵堅壁待其變而後擊之破之可坐而策也雅固請不已帝曰若必欲往當分精銳與之雅乃簡驍勇千人出其不意夜襲武周營武周大驚自將數萬人來拒雅與戰不利而還帝怒謂雅曰吾已慮之

者親於為上持之從官慷動軍衆以送波十九年師度遼水至渤錯水十里間虜淖徐廣車馬不絕訊其營掾潛道率文武官祭又征其衆令翳羣填道而進水深之處以車為梁過畢太宗憂深道不成自鞭柴馬上諸無足等以助役眷宗崇雲元年八月帝以萬騎十餘人自幣于草武功肆行凌暴士庶之並授以外官又停以戶奴為萬騎更增置飛騎隸于左右羽林衛京師大恍

文宗開成三年十月初宗軍亂不納新帝即度使李仲遷請立故節度使張孺之子元益為留後宰臣僉議征討帝曰易定兩州地狹人貧軍資羊在度支急之即無所為緩之則坐斃猶不須更言弟令謹守封境留不逾月軍中果有異議但以不便李仲遷為辭帝亦屈法從人遂罷仲遷而以元益為代州刺史果三八十一人以定一方乃神武不殺之功也

後唐莊宗初為晉王天祐四年四月召周德威軍歸晉陽汴人

既見並師知其國為遼州少取援軍無復事遂停斥候梁祖亦潛洛師知其不備奇之曰此帥後輩難先吾今聞我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與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幸閒憂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吾憤激之衆轡控驕將拉朽摧枯未方其易雖圍定霸在此一役甲子軍發自太原已已王師潞州北黃碾下管五月辛未朔晨霧晦冥帝親軍代三萬陣下諸將皆以為遼州城堅兵衆不可輕攻帝曰不然我乘其無備攻其不意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之上策也遂以親軍攻東北隅李存璋王霸率夫填壍齊推明宗壞城城中北隅守陴者皆以為我城堅三道南向而舉投戈委甲嚮塞行路俘獲萬餘招討使前鋒都指揮使符習昭治昌等百餘人突城中衝突而出招討使李嗣源與周德威合擊之並斬首數百級餘衆奔入城門明宗初為邢州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四月契丹阿保機率衆二十萬攻鎮州周德威間使告急莊宗召諸將議遣趙之計諸將咸言虜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蹴而擊之可也唯

梁祖劉鄩相拒于澶州帝知劉鄩將還乘其兵歸喜踊誘動其兵帝令副總管李存審守營既駕如西行之備實分軍於貝州劉鄩覘知帝還自澶州率兵為追之備帝令魏博節度使羅紹威率兵為援紹威下延直夜半至于南門城中選士五百持炬兵鼓噪出乘其無備鄩突入其中諸營動地梁軍自亂蹴踏赴壍爭相踐藉遂明帝自華至於城東與延直殘衆合劉鄩軍之起也李存審率兵蹙其後時帝明宗與親軍自貝州出戰俄而帝與明宗當其前劉鄩率見帝旗形于色曰乃晉王邪引軍漸却帝追之至于故元城西率存審大軍已成列矣我師前後為方陣敵於其間為圓陣敵四面受敵初一合擒戮騎百再合劉鄩引騎單突西南而走我騎軍追擊之戰步兵合戰短兵既接我軍益奮圍數重壍塹壕塹天明宗馳鐵騎千餘突入其間賊四向披靡相蹶如積我師四面斬擊弄甲之聲聞數十里追討殺戮僵尸蓋於村園茂樹岩谷間積屍枕藉所獲馬騎

軍資及河上十萬為野赴水而死時賊決軍七萬盧台盡既定魏州梁祖劉鄩據洹水而軍魏人上言曰張源德據我貝州源德以是告劉鄩率兵來歸我貝州梁祖以為源德與我同面無厭厚可以為吾之援即拜源德為貝州刺史遣都監閻寶以兵三千人送之源德至貝州城門不開寶入謂源德曰梁祖以公為吾之援即拜公為刺史遣寶以兵送公公宜開門納寶寶為公之爪牙也源德不從寶即麾兵攻之源德拒戰寶兵敗走源德追擊之寶兵還戰源德兵敗入城寶兵圍之源德乞降寶兵不許源德曰公欲殺我耶寶曰不然公若降我即奏天子以公為刺史源德曰公若以刺史賜我我即降公寶即奏梁祖梁祖即以刺史賜源德源德即開門納寶寶即入城與源德相見握手極歡源德即以城讓寶寶即以城還源德源德即以城讓寶寶即以城還源德源德即以城讓寶寶即以城還源德

妾曰使威盡忠於家國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亟思待寡難解假臣安騎五千爲前鋒以援之莊宗曰公言是也即命帝與李存審閆寶率軍赴援帝爲前鋒會軍於易州突騎三萬三將謀進存審曰契丹合戰雖使騎軍弓良矢勁其鋒難敵我師合戰之一哦喋也先馳據其地泊舟橋以絕歸路我師少不能濟帝之將行也燕帥行至秦駝不誅其罪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踏裳駭以威帝又纔領騎軍相繼而渡一鼓而壞五年正月帝在淮上部發楚州營內丁壯於城西北開老鵶河是時帝將以營壘城數百樓自淮入江楚州城共舊有共神通度其舟大難於過壞故河以通其路先期令近百住接地計功迴奏大地形不便又計功甚多帝勿聽因起寫以親授觀畫大減丁夫之數每日而成不煩于素由是我之戰艦自淮江無留滯矣

往用兵帝既奉命與白文珂常思劉訓約以八月二十二日文珂自同州常思自潼關帝自分陝三道並進期會賊城揚旗仗鼓聲動天地汝騎踊躍雖觀之失色白文珂是日奮得關城立河西兵常思立城南紫帝立城東紫帝初徵發諸州天二萬餘分地起表連城諸將咨日守貞窮寇安能待人不勞墜地築以守之帝曰軍法備不豐在數若盈縮雖萬寡而況賊年退謂白叛史懼先帝不敢越張謂我驕帥與太原事功素著而有輕我之意及聞自到河中便圖自固帶雀以結蒙蔽厚利以誘輕清山林秦兇猶豫得不爲患加以城關百倍十圍五攻兩旬卒從未聞守禦多矣若長壍巨壘飛走所防人之常情攻敵散蓋不堪鬥合之衆父子安能相保此時梯衝漫附雲霓仰呼蓬纏脫身不暇自至於勢盛遁此之速也非兵法所謂攻後思吾言必如此料

唐宗睦德三年親征淮南幸水路行至渦橋帝自取石一塊於馬上持之至若以供飛砲文武從臣爭橋者皆爨一石四年十一月幸淮上親領兵攻賊城若一所殺淮賊數百人紮住浸州東北十八里灘上其灘廣美數里淮水浸而圍之乃深上之一哦喋也先馳據其地泊舟橋以絕歸路我師少不能濟帝之將行也燕帥行至秦駝不誅其罪及至命甲士數百人踏裳駭以威帝又纔領騎軍相繼而渡一鼓而壞五年正月帝在淮上部發楚州營內丁壯於城西北開老鵶河是時帝將以營壘城數百樓自淮入江楚州城共舊有共神通度其舟大難於過壞故河以通其路先期令近百住接地計功迴奏大地形不便又計功甚多帝勿聽因起寫以親授觀畫大減丁夫之數每日而成不煩于素由是我之戰艦自淮江無留滯矣

二月帝在淮南甲寅偽天長軍使易贇令勇延壽驍秦以其城來降天長縣富九驛之路城小而固南人以其地爲雄州帝之破楚州也獲其偽守將張彥卿光祚而不誅因令光祚齎書以論贇贇猶知楚州既下故降

權略

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又曰動靜不悔唯變所適蓋謂物之理則不過事之機守事之常則不造物之變故聖人德以經其逸權以濟其危在神化間出萬變而無窮應時安反側而不疑故能駕馭英豪掩襲強敵而不能以計測施臣不得以智關然則取之以權守之以正則帝王之道皇皇而有中矣漢高祖初入關三年五月九江王黥布間行保歸漢漢王方踞牀洗謂布入見布大驚悔來欲自殺出舍張帳飲食歡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六月項羽圍城阜漢王跣出謂布曰獨與孤公從張耳軍像武王宿

傳會晨自稱漢使馳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明證其初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蜀誠年老被疾死在旦夕若當出兵并州并州近胡善為之備若不復招見以子師恐見弟為所勝已當還泰本兵并州非并州帝八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當復回還泰本兵并州非并州帝八解君言今還為本州所徵并州好建功勳勝退告為回馬公尸居廢帝被弒神色自若又言曰大德不可復為令人繼然故衆等不復設備

景帝為魏相國揚州刺史文欽與其子俊舉兵作亂帝以大將軍征之帝目有瘡疾閏月之末攻也戰而目出懼六軍之恐蒙之以被痛甚置被於左右莫知焉

元帝時周玘行建威將軍自以為不得志內懷望望與王敦隙誅誅諸敦政權玘父戴若思與諸王共奉帝以經緯世事謀進帝爵而敦召玘為參軍與語甚悅謂玘曰卿吳人士之秀若思之子也今日之事卿宜為我立功以報若思玘對曰玘雖吳人世荷國恩若思沒於王事玘年在孩抱常痛心骨誓不與王氏共戴天今為將軍效死節以報父讎敦默然

太守紀瞻南行至蕪湖又下令曰琨平世忠烈著誠駐者孤所欽慕今以為軍諮祭酒將軍如故進爵為公琨敦使命（同開國之例）玘然（聰易又知其謀）泣遂委質而卒

明帝太寧二年王敦舉兵內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駿馬微行至湖陰察營壘還就舅氏舅使玉鞍物色追帝帝亦馳去馬有遺糞輒以水灌之見追者糞猶以七實報與之曰後有騎來可以示也既而追者至問婦人曰去已遠矣因以鞭示之五騎傳玘稍習漸久又見馬糞令以為信追者止不追帝得馳還并州朝廷欲親幸胡武帝初辭屢固為表朝廷請時余朱榮擅強并州朝廷欲興討榮帝內自籌畫外常行使於榮試其意欲為發之

後周太祖初為夏州刺史侯莫陳悅阻兵隴右太祖忠在平之令單騎入悅營中與悅相見悅作鄉飲酒禮賓禮甚恭太祖既知悅意乃令悅先行太祖隨後悅信之不為備太祖因而擒之

太祖臨沔報有智謀初以晉公護專權內懷不平遂入其洞其洞

及欽據壽之後始遣其機克己制精銳覘之不急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疾篤時李勣為太子詹事帝謂太子曰勣堪託幼孤我今將委其子汝宜善待之我死後勿以疑小節致相猜忌若其反覆雖加誅戮亦何所恨

高祖以秦王勳高德重即位其月召為尚書令中書門下參議朝政

德宗建中三年北平王馬燧討田悅悅出東時燧軍于師抵平人心甚狎鳳翔節度使姚令言多聚糧儲南山諸道兵數千人令言忌之因其入謁遂殺之并其家屬及其將士千餘人

端揆其實宋封謀起復李晟領兵討朱泚晟子鴻臚少卿憲因欽奠哭會言時事將危暢乃遣之入定靖禁人心晟子書言時事將危暢乃遣之入定靖禁人心晟子書言時事將危暢乃遣之入定靖禁人心晟子書

冊府元龜　卷第五十六　帝王部　節儉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九月有司奏前秦苻堅平晉錄獲萬帝以皇旅在外停之後周太祖性好朴素不尚靡飾常以反風必復古始爲心五年五月免收樂雜役之徒皆從編户

武帝保定元年十月丙午省鑾輿五百乘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朕之元首君臨海内本乎宣明敷化存善黔黎豈惟等睿哲尊修冕旒仡是以曹羔縣鼓之食尚聞汾陽而永歎登姑射想冰雪之神猶發欲遇之心何以克厭飛芻靈沼于萬恒厥其悉爲公巨寇未平重戎薦廣百姓虛空誰與爲足凡是供擬冕服飲食四時所須爰及宮内調度厥今手自減削庶不俾頻行古人之道皆曰全無幾凡顯百司務得不思省約勗厥心建者勗

天和六年省掖庭四夷樂後宮雜伎二人五百餘人

建德二年十一月庚寅會通死以上苦殿牡屬遂於

六年正月辛丑詔曰爲獄緣人獄有虐濱世嫌過衷軍網厭肪或穿地遷石爲山穿海或層臺累榭擅日陵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罪今薄衣以引風教追念生民之艱尚慙方役之勞宜易茲弊俗革歸儉其東山南園及三臺可並毀撤瓦木諸物凡入用者悉賜下民山園之田各還本主

五月己丑詔曰昨寢衣帛緒履與禽畏惡非食資弱儉約上棟下宇土階茅屋猶恐居之者逸作之者勞詔可貴高堂廣厦其營漸卑庄者家臣衷住制度有違正殿別寢事從約儉非直雕牆峻宇永成前王而繕構引歌有勝清願不敢不勉何以示後兼東方初平民未見德宜先以道教使知所趣

宣政元年正月辛巳詔曰朕聞先海内宜自親睦雖鄰之物必資義信含元黍和恩普洽兼農慶之所興可勸撤雕鄰之物以賜民轉造之宜務從便利癸巳行幸雲陽宮戊戌詔曰京師宮殿已從撤毀并鄴二都華侈過度咸悉作之非我豈容固而留之

御事神有乖正直殺牛不如鮪祭洞德即是緊要若乎古推今祭宜用特牲特時和年豐然後享備常禮高祖凡所營爲務從簡儉雖有改作皆是因舊而已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庚申詔曰隋代離宮別館遊憩之所並廢之

十月庚辰詔曰國初草創且六服給凡厥禮儀鮮能盡備且生人本乂凋弊寔多至於喪葬致奢鬼祭祀之本皆以爲身窮

起鸞鳳假連翹陳元達諫獵人懲命斬之獵后手腕以諫切
敗裂解而出妮之人讀書欲黃簡是行之難也朕於監田市
木常則為一殿取制碉儀仍重關其本已侈矣想應事減作
逸止
三十二年四月以頻歲豐登物價平賤令有司勸課農桑務
盡地利又詔曰朕聞古之哲王必務於農桑以為衣食之本
衣食之源實資於蠶織故禮稱后妃親蠶以供祭祀之服詩
美公劉而豳人樂業大王興而周道用隆朕每念稼穡之艱
勤常思蠶織之重雖宵旰憂勞庶政殷繁而勸課農桑未嘗
敢忘頃者水旱為災蝗蟲作孽雖有勤於播種而或致傷於
苗稼雖有務於養蠶而或致損於桑葉朕甚憫焉乃減膳徹
樂以修人事祈禱山川以祈天貺而年穀屢登蠶桑大熟
府　五六
比歲以來頗有懈於勸課之道或因農務之際而興造不息
或因蠶月之時而徵發相仍有妨於蠶織深為於朕之本意
自今以後宜令所在官司各務勸課農桑無得因循廢業
其有興造及徵發之事並須於農隙之時無得妨於蠶月
庶使家給人足而倉廩充實織紝相仍水旱或虞捐蠲不
闕救災恤患之方於是乎在
二年正月丙午詔曰朕聞古之哲王必務於農桑以為衣食
之源實資於蠶織故禮稱后妃親蠶以供祭祀之服詩美公
劉而豳人樂業大王興而周道用隆朕每念稼穡之艱勤常
思蠶織之重雖宵旰憂勞庶政殷繁而勸課農桑未嘗敢忘
頃者水旱為災蝗蟲作孽雖有勤於播種而或致傷於苗稼
雖有務於養蠶而或致損於桑葉朕甚憫焉乃減膳徹樂以
修人事祈禱山川以祈天貺而年穀屢登蠶桑大熟
府　五七
比歲以來頗有懈於勸課之道或因農務之際而興造不息
或因蠶月之時而徵發相仍有妨於蠶織深為於朕之本意
自今以後宜令所在官司各務勸課農桑無得因循廢業
其有興造及徵發之事並須於農隙之時無得妨於蠶月
庶使家給人足而倉廩充實織紝相仍水旱或虞捐蠲不
闕救災恤患之方於是乎在
五年正月乙未詔曰朕聞古之哲王必務於農桑以為衣食
之源實資於蠶織故禮稱后妃親蠶以供祭祀之服詩美公
劉而豳人樂業大王興而周道用隆朕每念稼穡之艱勤常
思蠶織之重雖宵旰憂勞庶政殷繁而勸課農桑未嘗敢忘
頃者水旱為災蝗蟲作孽雖有勤於播種而或致傷於苗稼
雖有務於養蠶而或致損於桑葉朕甚憫焉乃減膳徹樂以
修人事祈禱山川以祈天貺而年穀屢登蠶桑大熟
府　五八
比歲以來頗有懈於勸課之道或因農務之際而興造不息
或因蠶月之時而徵發相仍有妨於蠶織深為於朕之本意
自今以後宜令所在官司各務勸課農桑無得因循廢業
其有興造及徵發之事並須於農隙之時無得妨於蠶月
庶使家給人足而倉廩充實織紝相仍水旱或虞捐蠲不
闕救災恤患之方於是乎在
玄宗先天二年八月戊午朔日禮畢儉書戒無侵約貴為國
之本宝如賜酺合宴正欲與人同歡厥為眾敛故非取樂
之意況日御殿者是不視也務於治事此良用無煩宴集無
用金玉後宮及天下酺宴所作山車旱船結綵樓閣
府　五九
關元二年十月乙未內出珠玉錦綉令殿庭焚之勑曰朕聞珠
玉非切用之物古先哲王所不寶也錦綉傷農蠹女紈綺害
女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功害則寒之源又貴生有言曰夫人
一日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飢寒並至而能保其
不為盜賊乎朕每念此未嘗不廢寢忘食頃者水旱為災
未明求衣宵分旰食庶幾感通天地以致豐穰而百辟卿士
或慮擯棄不進或恐褻瀆宸聽或貢獻珍奇或雕飾器玩
或鏤刻禽獸或營造台榭或奢侈車服或華靡飲食或出入
騶從或增加廚膳或廣開園池或多畜鷹犬或競為博弈或
好為音樂或淫於酒色或流連田獵或土木不時或賦役過
重或徵斂無藝或貨賄公行或假借成俗或法令不一或號
令煩苛或刑獄濫及或冤屈莫申或忠讜不聞或貪殘不
府　六〇
舉或人庶流亡或鰥寡失職或水旱為災或盜賊充斥或兵
革未息或疾疫方興或陰陽不和或庶政多闕或人神同怒
或災異屢臻或星辰錯行或日月薄蝕或山崩川竭或雨雪
過常或雷電非候或雹霜損穀或蟲蝗食苗或草木妖異或
禽獸孳生或六畜疫死或寒暑乖候或年穀不登或百姓
困窮或水潦為災或風火作沴或川澤愆期或陵谷變改或
城郭崩壞或廬舍毀拆或道路不通或溝渠不利或堤防不
固或津梁不修或倉庫損漏或器用不給或水陸不調或
府　六一
人神不和或上下相疑或君臣道乖或內外情隔或賞罰不
中或官人不稱或教化不行或禮義廢闕或風俗頹弊或
學業不修或廉恥道喪或詐偽萌生或奸宄不息或盜賊
公行或獄訟繁興或囚繫不決或冤魂不散或人口流移
或田疇荒廢或水旱不調或災害為患或陰陽不和或
府　六二

三月壬寅詔曰朕聞古者皇王興時救理莫不上稽天象下順人心所以華夷風推歲布化也朕自膺寶曆兼復繼業庶何咎之不勤已勵精統競業業一物失所或齡納隍之憂四方未寧深懷恥辱

朱也後公私無會並宜準此

順宗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即位甲子敕曰凡事者理國之本衣食者生人之源故古之哲王莫不務本而重穀今百司庶務日費萬錢四方貢獻歲入財賦有限支用無窮若不減省何以贍給頃者水旱相仍京師米貴雖有蠲租賑給之命而流庸未復菜色猶多朕每思之深用軫慮其文武百官及諸軍諸使應食利祿者宜各減舊俸錢一分以助軍費其諸道鹽鐵轉運使及度支鹽鐵使各減本俸錢二分以助軍費

憲宗元和五年十月丙午帝謂宰臣曰朕以甚德嗣承丕業夙夜祗懼思致理平而災害屢臻水旱相繼上天降譴朕甚懼焉今有司經度營繕非急務者悉令停罷庶使人力稍寬以答天意

穆宗長慶元年四月壬辰勅皇太子冊宜權停冊禮宗祔廟及皇后冊禮並俟來年二月內擇日施行

文宗大和元年四月壬辰勅皇太子冊宜權停冊禮宗祔廟及皇后冊禮並俟來年二月內擇日施行

居喪朝時方二載已命有司刪撰盡同儉約至是權罷之主喪命毀放鴨葬子先是敬宗登極昇陽殿東增置亭沼多聚水禽謂之放鴨亭子是日命毀之庚申幸教坊遍御堂前觀看有看爛子閻帥命毀之二年五月庚子詔應諸道進奉內庫四節及降誕進奉金花銀器并綵綾紬雜物並宜永絕銀及綾紬其中有用與所須特五年依舊有進止

文宗綏音承理每與宰臣議政深惡侈靡故每下詔勉帥守以敦本崇儉為先無令上行下效之有漸也丁巳命內官於浐陽公主亭宅宣無遇對曰不得廣種蚯蚓不須服蝠索衣服三年九月丁巳命中使宣問軍中對及諸司使內官等不許盛

後唐明宗以同光四年四月即位甲寅敕曰天人不相間理亦以理之豈可違天下之既租為宮中之靡好後宮內職量留一百人其餘住歸骨肉內官守闕掌翰量留三十人教坊樂營量留一百人其餘住從所適內諸司使務有名無事者並發遣

十一人其餘住從所適內諸司使務有名無事者並發遣

天成四年四月壬寅武德使上言重修嘉慶殿請採木金堪以塗之帝曰此殿焉火所慮不可修但務奢壯何煩華飾後許改為廣壽殿

末帝清泰二年五月庚戌詔不得貢進異物宰臣奏龍鳳鐶刺繡紗綾之物

晉高祖天福二年四月內申詔曰書王惟素丘明誡晉文公以德國之速禍務儉從華乃前王之令軌作皇帝陛下開基創業應天順人纘崇社稷之風克勤聖明之道臣伏見諸道每歲所貢

王勤王恭統則織麗工器皿則雕鏤華文之錦綺雜小珠

珍華之玩不留於目遠方之貢不入於庭故能恩洽華夷威行萬國
王者之尊四海之富一人之身一日萬機而已乎故有一王終日端
居深宮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者蓋得其要也
漢文帝即位初詔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人不敢盡
情而上無由聞過之道也將何以來遠方之士乎其除之
又詔曰朕既不德上帝因之以遺朕宗廟賴天地之靈社稷之福
方內安寧靡有兵革之事朕獲保其中以眇眇之身託於王侯之
上常戰戰栗栗恐懼不敢荒寧今天災地動朕甚懼焉其令二千
石各修其職悉心以稱朕意
又詔曰朕聞之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
而事末故生不遂其道朕甚憂之其開籍田以勸農務
又詔曰古者天子臨朝聽政而公卿輔弼多士在前禮之至也朕
既不敏何以堪之
又詔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
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人不敢盡情而上無由
聞過之道也將何以來遠方之士乎其除

新刊脩正冊府元龜卷之九十七

帝王部三十七

英斷　明察

昔人有言曰世所以貴乎將軍者以其立斷也又曰果斷而行鬼神避之剉夫誕膺天命司牧黔蒼載馳載驅而制勝於九派而任衆於驟蹶遭風雨而不改雖衆而無亂也乃有曲大刑以整群聽折多言以建殊績違命以經畫任賊而不疑作侍臣之牢鄣絕僭國以大義因機制事雖違誠明非越盛業以布施顯以之叶贊天地以之討合志有所之事雖不諧情一心定而萬物服是之謂歟

漢高祖為漢王與項羽爭天下羽將丁公追急丁公為項王滅漢高祖於彭城西楚兵圍漢王數匝漢王乃謂項王曰願與王相見王乃與羽相見漢王謂項王曰天下事可知矣人皆為其主王急則臣出死戰公何為迫我項王以故引兵而還漢王解去羽謂丁公曰公為忠臣何為不忠丁公曰項王失天下者也逐失之曰使後為人臣無效丁公也

武帝元光二年大行王恢建議擊匈奴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大僕公孫賀為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為材官將軍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擊之單于覺之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王恢等皆罷兵帝怒恢不出擊單于輜重也恢曰始約為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邑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覺臣以三萬人衆不敵單于十三萬人故是下恢廷尉謂恢逗橈當斬恢恐曰始謀恢恐下吏誅乃為言天子於是下恢吏天子不欲誅恢恢遂死

此且縱單于不可得復新部將偏裨可得以剔士大夫公輸盤為武武既命輸設攻宋以牒天下方楚惠王自郢遷之鄧後漢光武既命耿弇上書言隗囂可擊之狀帝以示諸將因使討蜀以效其信算乃遣長史上書陳言三輔單弱盜賊交作宜亟發遣帝報曰欲使卿統一方其稍熟且孔正君臣之義建武中西域諸國皆遣使求內屬請都護帝以天下初定未遑外事乃謝絕之時子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時有姦宄隨輕重即決遣

魏太祖初為濟北相到官奏毀淫祀千餘所禁絕巫覡嚴於科條吏民莫敢犯

甘棠之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召伯聽訟決於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而不忍伐其樹

文帝初為魏王留先王法令以治國太祖崩嗣王即位踐阼執喪哀戚盡禮遵奉遺詔以禮葬畢即吉布告遠近

明帝即位詔曰凡諸處分皆當奏聞而輒以便宜施行其後遂著為令

魏太祖初為魏王留先王法令以治國太祖崩嗣王即位踐阼執喪哀戚盡禮遵奉遺詔以禮葬畢即吉布告遠近

明帝即位詔曰凡諸處分皆當奏聞而輒以便宜施行其後遂著為令

虞詡字詡升卿為武陵太守到官郡舊有三千人兵調所從來久數以為疲耗詡乃簡其中二千人兵調所從為武威太守公卿皆以為武威太守公卿皆以為武威太守公卿皆以

書之曰塘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人皆可殺為國在吾所以
據之耳何如乎無民群臣乃不敢復言
九月癸亥賀臨窮至三萬餘人出宛新市中子塘帝連軍討
之大史令吳揆言天當去吉帝曰其義去何對曰吉帝曰甲子二
兵交應之帝曰討以甲子二月甲戌不以甲子勝乎揆默然
考文引見朝臣詔之曰卿等欲令親朝遷奚於洛陽為令漢言
日若然卿以何事致之為欲備身攻伐為欲朝覲對曰宜
廣從舊以成日新之美帝曰欲止在一身為欲傳之子孫稽
對曰既上代靈長願欲傳之來宗帝曰若然必須改作為當
各從一時之宜也稽對曰上命下從如風靡草帝曰自古及
來及諸經籍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於平欲斷諸北諸一從
宜帝正始元年三十已上從或不可平章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論
宜以不聽仍舊者有故為當降黜其合宜深戒如此漸習風化

可新名以舊俗恐數代之後伊洛之下復成祝髮之人王公卿
士咸以為不禁對曰臣聞聖王宜應政易帝曰欣嘗論舉冲論
此冲言四方之事皆知誰是帝者宜之即為正矣何必改舊從
新冲之此言合死罪入謝冲曰從實合旨從令御史案下
冲免冠陳謝
宣武王郎為涼州刺史時胡民去官等六百餘人保險謀反朝
勤使類林請去之高祖曰涼州之孝文大都自初至今禹貢
也可隨宜撫治不能歸德必須大威若動兵誅討先斷其後
射侍孝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孝文自聖人之大智雖位高功
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徙極中天朝之盛德要自像紹昭堯
在於斯南之討決於時行之謀必若依近代也則天子下
堂之內惟主也則有武親行於遠之外惟君也則有武親行於遠之外

察徐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宜發知機其神子
欣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下潤之士咸勸朕令征此
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盡所見不得以我先言便致依違
遂有其同冲對曰大征戰之法先人之事於後下筮今下筮雖
吉猶不可以人事未備冷年秋稼若霜帝實之宮師始還聚未定
加之征戰以為未可宜至來秋孝文曰僕射之言非惟不合朕
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兵凡無自安理須如此僕
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如此朕去十七年據二十萬眾行不出
幾旬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從年秉機天時乃可而關人事又
致不捷若待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
理朕若秋行無剋獲三君子並付司寇

宣武時元正與劉芳皇甫度事相連死降為光祿大夫又表求正
卿出為兗州刺史元正臨發帝引見太極東堂勞勉之元正稱以
足度金石之事國之大經雖為南臺所彈猶詔更議若議
之日厲聽后對帝曰劉芳學商一時深謝朝政其所據者與
先朝大同小異故先朝之意此兗州既所執不經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平齊初帝將東伐諸將多不願行帝
曰攻吾事之微不可失矣若有沮吾宜者朕當以軍法裁之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為涼李軌圍其安修仁等百
日糧從弟善相怒曰坐守窮城終無救援其安修仁等自
拙問其罪因拘縛不遣軌殺之
大宗為秦王時內諱高祖曰突厥頡利可汗屢入寇
中書侍郎顏師古入奏事帝不知師古在高祖或之遣
帝之在京師每出入宮門不即開門高祖或之遣
殿太子巢剌王及叔寶等誅曰殺統孔嘯加等
中亭曰古有之非獨今也周漢並雖其難未聞遂能都邑久

下聖明紹一天下恩澤多士帶甲百萬實其精漢定之將劉耳
猶且志滅匈奴臣忝備藩輔敢不盡誠今陛下踐祚已來
郡此臣之責也若乞驅臣一申微効取彼頭利以贖十四三數
年間必係單于之頭何有邊郡邑被大羊一旦之擾貽後人
方代之恥高祖大笑目吾家千里信不歷也欲是乎遂止
自觀十年四月太子承乾及魏王泰欲竝爭儲位臣
制初太子承乾聞之益懼造謀逾甚及承乾毀太宗讓之承乾
曰臣實為太子何所求焉特以泰便弓馬愛鷹犬太宗
宗因謂侍臣曰我若立泰便是儲宮之位可翹足求而得也泰立
承乾晉王治不存法度驕縱無節度觀其所為實不可
遂也乃下詔貶泰為順陽郡王泰為不悅可死
代宗大曆中宰相元載排擊朝列

府　五七　五

德宗即位初劉文喜擁原州有勁兵二萬人阻城拒守時方炎
旱蝗蟲蝕動百官表請赦文喜者衆矣帝皆不省文喜之使
至附劉海賓入奏劉海賓密啓曰臣是陛下藩邸部曲豈從
人通手文喜其言以靜今之所圖者即制而已願陛下勿之
文喜聞所欲必急臣計有所施矣帝可之名器不可以假人
行勁敵即下可得使海賓歸告而擊之如初遂殺文喜潛首闕

下宗社危亡已九十年臣子義切寢苫誓清戎虜今
軍中宗年九月十日臨軍誓師降內帑及諸道節度觀察使
應緣軍用一切不問其諸道兵馬糧料使等並令隨軍
處宗元和十年即史憲誠反歸誠請討淮西李元濟是時王
承宗吉甫與李絳李藩同奏請外討朝廷為之罷兵承宗
遂得以為輔車之勢既死士氣愛增而承宗益驕僭因得不
有司請表王義恩以冠之恩許之乃請義陵墓皆以謚請冠
日宰相武元衡遇害皆以謚請冠等故時論或以為罷度之官
以安二賊罷宗崇赫然以為罷度之官是義計無遺朝綱不振內
拜度中書侍郎平章事度宗以不載報回為已仕

十一月辛卯詔澤州刺史李罕之為東都防禦使罕之
李罕之攻討賊帥侯公為東都留守以罕之為河陽三城懷
汝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仍以小卿行軍司馬韓愈為
使罕之攻討賊帥侯公為東都留守以罕之為河陽三城懷
汝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仍以小卿行軍司馬韓愈為
李罕之攻討賊帥侯公為東都留守以罕之為河陽三城懷
汝等州節度觀察處置使仍以小卿行軍司馬韓愈為

府　五七　六

朝廷招討戰亡之士及勸獎勇而好軍中皆悅服之
習會中使景忠至知其書乃偽詔令所在殺
具以本末聞帝赦忠信矯詔罪加徵發以
以表論帝詔劉使引軍等還鄜坊令當要死但先願以其敢
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施此以收衆勸及以謝諸
孔不忧

十一年正月方討吳元濟并王承宗鄆州李士中書令人錢徽
為鄜部由　　詔誥著修正以嚴云為請詔帝集於群討以出徵
僚佐以為不可錢徽固執以為不可錢徽固執以為不可
六月高霞寓討汝城是日宰相入對相謂曰帝必有問者如
所以對如何或言其不可復用兵帝以為然夫一勝一
應留此兒輩今何論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事宜
唯須要害熟思帝曰卿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刃有天足者

遠勢歷稽可以一將失利便逆成討於是裴度之請必行言
罷左右亦稱而止
楊炎即位初幽州盧龍軍節度使朱泚劉怦頻献表章請分割管
土地及進位以明忠懇朝廷自宰臣公卿已下皆疑其詐帝
獨推誠納之
後唐莊宗以武帝天祐三年正月嗣晉王位于太原四月分魏
州行臺將周德威騎晉陽步兵軍團上黨張濬屯下將兵至澤州
與昭義軍將李繼韜相持繼韜以為潞州必來救援軍先後善攻澤潞州
銀祖亦自澤州歸帝知其不備擊之日賊師震詠雅怎帝
今聞我新有家禍必謂不能與師又以我少年嗣位未習戎事
聞發喪必有騎忽之心若簡練兵甲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以
吾積德之勢擊彼驕惰之師拉朽摧枯不足其勝圍定霸在
此一役遂平燕趙軍食抵夾城梁軍大驚南向奔走投火委甲噎
死行路得歸者十纔一二洪祖聞其敗也大慟既而歎曰生子當如是

李氏不亡吾家諸子豚犬爾
天祐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視晉軍
兵三千分入邢洺冀貝磁州侵軼就糧守禦為名既而皆我郡
兵鎮州王鎔遣使物審詳先帝親征出師之意或
曰鎮人首貪偽約非崇信約路事以媚今又大兒登
壇先帝武略潛圖深遠人未及悟量彼事情必是
映之師帝曰不然前王比征徐淮則驕貴人情則
地險之利誰敢拒我前王氏不爽今襲其
昔當平之日而猶或救之日征溫雖納女和親未
安今王既懼征溫盜則思及伏衛安定則先
梁軍境我又襲其空虛南征溫僅旬千里我還亡
矣今此差并是虛詐若我去遲便不知
人情則有前據說計疑我去遲便不知

知著不敢逐徹若苟可以將事之且陛下十五年忘讎興兵
為雪家仇國事中青生民無辜將士用命今既累大捷河朔士
庶日望平定中原縱得以陽殫之此而不能有何足有中興
東征若言事後來言之無及我兵力實弱事難必出今年進
退失其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渡近自魏州本
貴言汴州無備起以河南精兵在段魏壁下三方會師梁固
無能為也鄆州彼既以大軍壓我南鄙攻之恐我不能南渡若在攻城鄆州外以為若首之兵朝夕侵擾內營緩急機權未有屢生此汴人之深謀也段疑雖有精卒素畏
梁軍將略未盡歸心若不盡言陛下而
之自謂段疑保守河壖為汝捍我我但留兵守鄴原固陛下
丁親御六軍與鄆州會戰長驅倍道直向汴州汴城無兵若
自潰既若西擊段首戰村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大定矣

始[illegible]成敗已定[illegible]今秋不[illegible]兵[illegible]賣[illegible]種盡[illegible]散[illegible]見不堪波計則成敗未知勝坐則今年不[illegible]力屈勢窮[illegible]寇[illegible]所[illegible]臣聞[illegible]舍遲遲[illegible]不成[illegible]浮言故也帝王[illegible]延必有天命[illegible]敢天也陛在陛下獨斷後言盈庭而[illegible]藏是藏否帝曰正合[illegible]意大丈夫得則為[illegible]行計決矣諮問[illegible]言[illegible]陛下也[illegible]帳州[illegible]宇河孰天文[illegible]時不利深入必無成功郭崇韜奏古之命將[illegible]內出[illegible]中其[illegible]敦況一人視征成[illegible]萬[illegible]定區區常譯無足據也是月梁將王彥章率衆至汴河明宗遣騎軍偵視至遞坊鎮兵來挑戰王師以精騎擊之渡汶水大敗之生擒梁將任劍田章等二百人俘斬二百級彥章引梁保中都明宗飛驛告捷帝覽而大悅且曰鄆州之捷實此戰書也決行渡河之策遂平梁氏

明宗初入洛而司議即位儀注權宜威孔循等言唐之運曆已衰下如自創新號因前政國號不從土德帝問諸臣左右

秦曰先帝以繼世守藩為唐室宰久入大統嗣君之號帝曰予承唐祚今復興唐祀公等無復言宰相豆盧革對曰陛下稱唐請事名號帝曰予年十三事獻祖以予宗籍屬宰相何疑獻祖之不歷武宣功業即予功業也先帝天下即予之天下也凡云弟繼元義何嫌且同宗異號出何典禮革曰義隆言書李琪議曰歷代帝王無取也時群臣僚援據不定崔協部尚定宗社應事因心不失舊物若別新統制則先朝便是路人帝悅祥宮何前歸往不惟陛下負舊君之義群臣何安請以本號言之則發言皆出宗前以兄弟出繼即位服前如繼后之儀可也於是群議始定

天成中吏部侍郎盧質使安重誨薦侯讓平矣之器重誨致權其利害事未能決會日閱奏見讓所論事理明白即為使徐遂章議在必行帝謂侍臣曰四海之內惟淮南未賓正朝廢復何以征伐

弔伐哭[illegible]尚[illegible]姑務德訓[illegible]反[illegible]蜀未[illegible]又供奉官[illegible]孟[illegible]宣[illegible]使[illegible]沿[illegible]路[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聚[illegible]觀[illegible]敕[illegible]以[illegible]年[illegible]延[illegible]慢[illegible]性[illegible]驕[illegible]乃[illegible]擢[illegible]為[illegible]匹[illegible]議[illegible]北[illegible]至[illegible]鳳[illegible]翔[illegible]節[illegible]釋放[illegible]乃至[illegible]節[illegible]用[illegible]中[illegible]要[illegible]取[illegible]善[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聚[illegible]觀[illegible]因[illegible]明宗[illegible]曰[illegible]除[illegible]盜[illegible]食[illegible]與[illegible]外[illegible]釋放[illegible]乃[illegible]至[illegible]節[illegible]用[illegible]中[illegible]要[illegible]取[illegible]善[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聚[illegible]觀[illegible]因[illegible]明宗[illegible]曰[illegible]除[illegible]盜[illegible]食[illegible]與[illegible]外[illegible]舊[illegible]言[illegible]及[illegible]武[illegible]獻[illegible]情[illegible]非[illegible]盡[illegible]取[illegible]帝[illegible]曰[illegible]發[illegible]我[illegible]祖[illegible]禍[illegible]於[illegible]決[illegible]死[illegible]斬[illegible]奏[illegible]於[illegible]言[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非[illegible]狙[illegible]卿[illegible]言[illegible]眾[illegible]於[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敢[illegible]言[illegible]至[illegible]帝[illegible]御[illegible]中[illegible]平[illegible]戒[illegible]謂[illegible]近[illegible]臣[illegible]曰[illegible]了[illegible]延[illegible]慢[illegible]恭[illegible]敬[illegible]為[illegible]至[illegible]儲[illegible]何[illegible]難[illegible]護[illegible]不[illegible]然[illegible]則[illegible]合[illegible]原[illegible]則[illegible]原[illegible]淮[illegible]帶[illegible]此[illegible]彼[illegible]何[illegible]計[illegible]校[illegible]那[illegible]既[illegible]知[illegible]擁[illegible]護[illegible]不[illegible]及[illegible]乃[illegible]擾[illegible]法[illegible]寺[illegible]具[illegible]獄[illegible]鞫[illegible]之

華溫琪初事莊宗為秦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朝頗留闕下明宗嘗謂溫琪曰卿在藩鎮頗留意於軍旅之事否溫琪對曰臣本書生不識軍旅之事但以忠孝自勉而已明宗曰卿言是也朕觀自古以來為將者不識大體但務勇敢而已朕今所要者將帥之才能識軍旅之事而又知大體者也

趙凝由是數月不出謁拜華州節度

周世宗顯德元年正月即位二月丁卯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出晉陽遣騎軍襲台均擊步軍于太谷暉敗奔榆次所至燔盡路執事者中書令馮道等去白劉崇自平陽率衆南下未有後援之理揚言有救以誤我軍以陛下親征之初北帝山陵有日人心搖動不宜輕舉命將禦邊深以為便帝曰劉崇知我有日必謂我初立威令必發我不意以為進取之計北虜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故先破朝野之望以為道以集兵威耳非為非畏也若全之策內固國儲之帝曰昔唐太宗之御天下文曰割崇烏合之衆自遇王師必如山壓卵豈不知之宰相馮道曰陛下親征成功之後宜留守東京帝曰朕不欲不知陛下終作得山定否帝不從而果二月癸未帝御崇元殿親征告廟次澤州甲午戰于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徵等

失信帝自率親騎踰陣官戰諸將分兵追擊勢若風雨追尸積
年塹滿山谷已友賓從官於滋州之衙署自下詔親率六師
及諸軍將校監押使臣等共七十餘人以高平陣見賊兵遽故
也又令斬都指揮使郭令品以指揮遲延不應指
使也晚能審微皆自戎伍而為列校建太祖自書入平內難
各率部伍以從及太祖踐阼累加擢用登以為侍衛馬軍
都校徽為侍衛步軍都校皆造次即制其寵過丞用非不至也
而委務為性躁事顧望及兵刃既交能竭忠而遁徽所
部兵未及成列為許踐伏誅卉外無不盛稱帝之英斷
皆是騎將備本股惟知有帥左傳僖二年正月帝謂宰臣等曰
朕自鎮府州為部族所推戴為帥而及於李嗣興以土壤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唐高祖初登國多務妄請梁武陵郡公劉弘卒朝廷以其舊德
欲令人心之意表
太宗貞觀中代州都督劉蘭坐反歸新豐斬之蘭有女入侍伏誅蘭既
斬右武候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數之曰刑
戮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活者心肝而為忠孝則劉蘭之
心為太子請立魏王泰行恭觀而拜謝高宗永徽二年
詔令月道副總管高德儒帥馬而德儒自求驍者大理卿李道
裕奏云此馬甚堪調御中旨令高宗曰道裕從官職在決斷進馬
之事非其所司請以馬送北門妄希我意深乘法官之弊豈臣
行事不為群下所知耶臣實不能即點道裕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以太子妃得罪召左相李林甫議立廢君
時武惠妃承寵林甫希旨因以惠妃子壽王瑁對玄宗不可竟
冊立肅宗林甫由是恐不利己乃起妃獄數百人皆死於杖下
肅宗肅宗推誠守道至不自明之

代宗大曆八年閏十一月右僕射裴冕薨之後猶有擅弄威福
告遷慶謀反命曰此必大誤乃下有司覆按果虛狂誕罔依罪
茲情四十已流瀼州百姓
德宗貞元中左司郎中盧翰職遷給事中户部侍郎雲安縣遷
之參為相倚以自代會白敏中判刺史初
之持詔用微以開參覆心也
憲宗元和十二年九月己丑憲宗元天會為金州刺史初
為牛僧孺討韓晉以為無功故出之僧孺之得歸
三十萬帛竟其未會復翻二心將蠲二百萬故罪之收而貶
易首韓愈除名貶江陵府法曹參軍
文宗開成元年十月癸丑御紫宸殿坐召宰臣言奏御史臺推
鞫前京兆尹杜元穎贓狀李石奏曰臣以其頃會藏穀
是以歸用不棄藏罪過言訖至公從容宰相用人既有過犯

又不欲令有司乘察其小病也但恐有奏之者不欲使知聖
之自然易得其人何之謂矣
武宗御殿安開大月九日雨至十四日轉云乃改用二十三日
時有織人告中尉仇士良言宰相作此書欲削弱宦官及謀馬
皇判士良怒曰必若有此輩人須至樓前杖殺相李德裕等
知之請開陛英計其事神曰數人之謀已召諸軍中尉論之曰
殺書出自數人之謀已召諸軍中尉論之曰
殺書出自數人之謀已召諸軍中尉論之曰
殺書出自

以激勵落宇帝曰皆非公等意也二人慙懼而退甚嘉歎曰帝於中興後宜遵用寬政又尋論前侍臣他事辭所言皆至誠可後日論列帝曰朝欲知何前賢言便宜施行耳論列於陛下父子之間臣不合苦言一章望帝自從忧私焉能盡也何煩去也乃止二年三月丙寅制曰朕尤嫌大夫徵校太傅千戶勳推忠佐運功臣特賜重海出鎮同中書門下三品食邑一帝迴而謂曰卿重海意得安得更見子推我心自正由是宣制行此宮衛之命

三年正月戊戌使奏內宿殿直張繼榮等二人俱失銀帶帝曰內庭宜有宣那莫是失物人妄訴否宜徵使朱弘昭等詰問果如帝言遂以其罪罷之

劉暴為吏部南曹與司封郎中曹梵同注擬三銓遷人稱旨十一延嗣而下遷格勳光嗣年貞不同文書錯誤令

史翰廣李仁遇王璟等伏罪中書門下帖本司官員令取狀推問僉注擬依格超折准勳及堂判不違理例處文記執奏本司令以伏過官員有出入銓司敢為欺罔兩月俸料入私密直學士呂頤浩又更促之銓司何罪大抵處大紀與官僚僉其勳格撫恤親戚欲其有功帝曰公理何在是自訟曰居僉位敢勃文微失不足為累並赦

晉高祖初為太原尹明而難犯帝素忌好施施恐招以百緡贈客客對所貧甚固密使探其情而悔之果曰素以逐帝樂習弓矢若百段之有如神明天福四年六月陳郡民王武穿地得黃金數餅州取而貢之帝曰宿藏之物況非府費不合入官遂召武還之家至闕給而遣之

五年八月李松言帝觀問邊言請州倉糧皆水腐討之外所

增多帝曰久積宮民罪同枉法其倉官吏並宜決殺以警有司世宗顯德元年十二月帝謂侍臣曰朕昔居藩鎮時見州郡村落之間有不務農桑及公差賦調科斂煩重人民者性剛相真不與之爭官吏畏懼其姦得之期久其罪既大不喜之宜委諸州察訪事狀聞奏當加重典今聞其姦吏之官員親吾民也事之擾甚爭木細如此後且許條奏有犯當者必從用之

二年正月帝謂侍臣曰近類三司累奏分清逋欠官物亂極刑者數人朕聞錢穀之物向來例倍斗耗自晉漢已來未改又破官倉廩所納常賦皆是新物尚或有耗況水路而來遠致折損及令犯者固宜決殺人必甘心

六月親征河於內苑先是汴州節度使王景崇卒其父溫韜其弟福超很為本鎮軍將史彥澤所誅兇凶相仍

及今聞韜被錮終不能辯之帝遂召入內園親自鉗問良得其實以景崇氏無辜宜免賜其家緜麥各五十石絹三十匹藏者或以為神其所請使聞者但不敢藏鉗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三十七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五十八

帝王部五十八

勤政　卒沃　致治

勤政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傳曰人道敏政況乎宇宙之大民物之衆內撫諸夏外安百蠻體元以立制建侯以共治禮樂征伐於是乎在故自親重趨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朝以聽政晝以訪問暮以修令故慶善昌無疆無荒四夷來王夏禹則曰予思日孜孜商書則曰先王昧旦丕顯坐以待旦周書梓材曰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無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乃至末明求衣裔居皮弁聽朝庶獄延見大臣議論講貫或至夜分斯則聖人之用心也始乎勞卒逸若雲行雨施春生秋斂而歲功成矣

附　一

勞中宗太戊嚴恭敬畏天命自度治民民懼不敢荒寧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故饗國七十五年

高宗武丁不敢荒寧嘉靖殷國至于小大無怨故饗國五十五年

周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

宣王將朝諸侯以夜未央二時謁夜早晚故庭燎之詩美其能自勤以政事

漢宣帝地節二年五月始親政事令群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慶事自丞相以下各奏職要事以便奏其言考試功能二年十二月初置尚書令僕丞員四人分曹尚事初覽萬事後漸委成帝時罷宦官專用中書令僕丞員增成五人

後漢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皇太子見帝勤勞不安承閒諫曰陛下有湯禹之明失黃老養性之術願優精神愛惜自寧帝曰我自繫此不爲疲也

又以宇宙勤力國者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續漢書曰勤愍之風行於上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中講求政化時政得失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解百姓寬息自爲宇宙以來羣臣奏事頻煩未有建元年九月初令三公尚書入奏事

顯宗永平初五年五月有司以公卿朝會日因奏疑事聽斷顯文帝黃初五年十月庚午吳將諸葛瑾遣使詣江陵與將軍曹仁求交市帝謂羣臣曰孫權詐慢無信今與交市將欲誘我邊民因襲取之不可聽也

晉武帝泰始四年帝臨聽訟觀晉諸侯入朝因親平決焉

元帝太興元年新作聽訟觀

府　六八

二

四年四月辛亥朔親覽庶獄

典略太寧二年四月詔曰大事刑定其令在新其令大理司徒已下詣都坐參議政道請所因革務盡事中

成帝咸康六年初依中興故事朝堂聽政於東堂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五月己亥臨政堂令公卿已下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十月乙酉王公卿士始省尚書奏訟而還

十六年二月辛丑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夙夜祗懼若涉於淵谷故躬親萬機坐以待旦欲使刑政得中下無怨濫而比歲以來官人或未盡善或侵擾百姓或政有乖違或獄有冤濫朕每思此事中夜而興

二十年五月帝臨朝常引見公卿已下決疑政錄囚徒

一十年二月辛丑帝幸華林園聽訟於都亭

八月壬辰以納幸華林園親錄囚徒咸降本罪二等決遣之帝臨朝訟理不從者也或百姓當冤所以壅蔽天地五部宗親三分之禮常必躬親不以委事爲倦尚書奏案多自省覽內

官大小無不留心務於周洽宰臣朝堂謂太子太傅蕭瑀曰三代之禮日出視朝自漢魏已降禮儀漸殺晉令有朝堂集公卿於朝堂而論政事亦無天子親臨之文今因朔等日中之集中前與卿等自論政事中後與卿等共議可否諫諍讀奏宋帝親自決之

宣武正始元年八月詔洛陽今有大事聽面敷奏

永平元年六月詔曰煤重刑著於往詩朕御宸極明發求達勵精政道庶有收愧可依洛陽舊制聽訟觀農廣延功久冬令就當理王公卿士親臨録問

延昌二年正月帝御中訟車親理寃訟

六月帝御中訟車親理寃訟

三年四月帝御中訟車親理寃訟

孝明熙平二年九月詔曰察訟理冤實惟政首朝親聽訟民信所由比日訴闕之中治繩未振緑衍繁廣慶新琴聞鼓司寄

每多詖壅曾是寃德深於慨自今月十五日已後有訴人經公車上訴聞親御潛柾主者可宣諸近遠咸使聞知

孝莊建義元年五月詔曰自孝昌之季法令長弛懷忠守素壅閼良申添怒宿憤挾告廢所其有事在通逋横被疑異各例無理見推抑或還壓太平或賊授頓苦諸如此者不可具記其有訴人經公車上不合者悉集華林東門脉當親理冤獄以申枉滯

出帝太昌元年五月癸亥朔帝於華林園聽訟

六月己卯朔臨顯陽殿聽訟

永熙三年五月庚子又幸華林都亭聽訟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秋七月詔自今常以朔望親臨京師兆庶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正月己亥聽訟於正武殿

武帝保定三年四月帝御正武殿録囚徒

建德元年十二月己丑御正武殿親録囚徒至夜而罷

二年十二月庚午聽訟於正武殿自旦及夜繼之以燭

六年五月辛亥御正武殿録囚徒

隋高祖初即位乘輿四出路逢上表自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採聽風俗更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

開皇二年十二月丁亥親録囚徒

四年九月己巳親録囚徒

十年七月庚□親録囚徒

十二年八月□戌親録囚徒

十七年三月辛酉親録囚徒

十八年十一月甲戌親録囚徒

唐高祖武德元年六月詔侍臣曰每有章奏聆所親覽其詳閱者並即引見不得輒止物致有幽枉

九月乙巳親録囚徒

二年閏二月親録囚徒多所原放

三年八月親録囚徒多所寛宥

八年三月癸未親録囚徒多所原放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午即位十二月癸未謂司空裴寂曰此有上書奏事條款甚多朕恐卧閣不盡知情宜令所司依次奏聞不使有壅滯也

貞觀元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夫人民有欲無主乃亂故樹君以治之設帝以教治必精良法以相輔衛庶人睹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引君道以安萬姓等豈不見隋主為君不恤民事君臣亦道民欺國亡公卿貴臣各懷苟且之心莫肯盡忠竭節以救其弊上下相蒙共為虚假朕每開奏多不稱實或有上書論事者朕必令引問本末參驗虚實然後處置以此思之情偽難盡治或二更方審亦豈合盡用心不像以副朕之心也

貞觀元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夫人民有欲無主乃亂故樹君以治之設帝以教治必精良法以相輔衛庶人睹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引君道以安萬姓等豈不見隋主為君不恤民事君臣亦道民欺國亡公卿貴臣各懷苟且之心莫肯盡忠竭節以救其弊上下相蒙共為虚假朕每開奏多不稱實或有上書論事者朕必令引問本末參驗虚實然後處置以此思之情偽難盡治或二更方審亦豈合盡用心不像以副朕之心也

貞觀元年五月癸丑謂侍臣曰書不云乎夫人民有欲無主乃亂故樹君以治之設帝以教治必精良法以相輔衛庶人睹御天下子養生民思引君道以安萬姓等豈不見隋主為君不恤民事君臣亦道民欺國亡公卿貴臣各懷苟且之心莫肯盡忠竭節以救其弊上下相蒙共為虚假朕每開奏多不稱實或有上書論事者朕必令引問本末參驗虚實然後處置以此思之情偽難盡治或二更方審亦豈合盡用心不像以副朕之心也

聞公卿以下皆難言於陛前臨之道有所不盡乎勅中書令侍中於朝堂受辭並聚廳以上有陳事者悉令封上帝皆納焉

二年八月甲戌幸觀覽觀宴群臣

二年十二月辛酉親録囚徒多所原放

十年十二月親録囚徒

十五年四月親録洛州河南洛陽二縣及行從諸司囚徒十一月庚子録在京囚徒多有原宥

天寶七月詔皆臣囚朕數召公等欲聞廷闕無綫書撫以康不幽厄今常理庶不寢思為政術非唯憂勤萬姓亦欲聽法後昆

二年十二月詔曰朕聞帝道惟明王德在敬慎故能享天永命保祚無疆秦穆古賢猶悔誓之失齊桓霸主尚思管仲之言況朕寡昧安敢不勉今歲時和稔年穀豐衍方冀與人同樂而災沴薦臻水旱為害自春徂夏積雨為虐川澤暴溢原野漂流田疇盡沒廬舍多壞百姓嗷嗷無所控訴朕甚憫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及諸道見禁囚徒死罪降從流貶流以下遞減一等

十一年二月癸卯觀察宿直謝表為郎人考課二十七高貴及他
紀監察御史李直方生熙州榮近直門陛對見直方言
事直方言天寶元和初元年銳於政理謂宰相姜相曰朕臨政之
理列聖實錄見自觀開元時事以開元之能講列
聖之實錄見自觀開元時事以開元之能講列
聖之實錄見自觀開元時事以開元之能講列
聖之

刻時行制官命之舊矣近歲庶務浸弛其名未實召對之時或特改六月詔百司庶務有不便於人者令悉具事狀以聞

開成元年正月乙巳帝御宣政殿謂宰臣鄭覃李石曰朕每思政事夙興夜寐冀臻理道而中外尚有冤人未能盡達朕之聰聽豈能周知其事今欲廣開言路使下情上通卿等可於中書門下別置一院延接朝士訪以時政

二年八月丙午望日帝御延英對刑法官刑部尚書判大理卿王涯大理少卿李仍叔等二十一人獄訟有若九月丁亥召對宰臣李石等曰朕每思政事夙興夜寐冀臻理道而中外尚有冤人未能盡達朕之聰聽豈能周知其事今欲廣開言路使下情上通卿等可於中書門下別置一院延接朝士訪以時政

僧錄來年折納稅緣慶之尊曰生不陵二折納為害石又奏陛陽水利方春作時請禁張弧秋冬水閑任却動用尊曰務農乃原其本也物始亦宜用之既久乃無形若不修鍊何由復初臧曰此物始亦宜用之既久乃無形若不修鍊何由復初臧曰百司皆有官長在陛下各責其事而已尊曰不然風俗當考實褒貶特旌恥之流竟何裨益帝曰阮籍若毋喪飲酒食肉與之遊敖豈知禮法之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恣但捉慕王衍不能及帝曰朝廷事須有

宣帝時大司馬大將軍霍光兄孫山坐寫秘書光夫人顯當上書獻城西第入千四以贖山罪書聞不許之後漢光武詔贖論為大司空以大司徒戴涉所奪奉入盜金下獄論當以二公父母歸不得已乃奏免歸

慶延慶為陽令是時陰氏有客馬成名帥為盜延收考之陰氏屢請縱一書輒加窮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詣闕上書自訟光武詔遣多所冤者居西成乃召欲邀東迎執之譖曰臣聞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東無聚首居西成乃回欲邀東迎執之譖曰臣聞人之所以為人者在東城狀不畏重罪今多貸宜當尽法成大呼稱枉竟就郡以此延收考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汝犯王法當自取之何使遠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歛手莫敢干法

後魏太武世荃嚴斷明於刑賞功者雖不遺親罪者雖不避親雖愛之奚不斷法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故大

孝文時趙郡王幹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五州刺盜人於律過重而尚書以幹初臨樂而不忍詔曰夫刑以禁人罪以死懼故刑罰不中民無指手若以威詐為良則應汎濫眾牧苟須有禁何得不稽之正典父律令修憲無聽新君加刑之文與社稷宜不者遊聽專威之美尚書曲阿順意實傷皇度爰闡於治理律外重刑可依慈寬傷皇度爰闡

唐太宗自觀中更部尚書侯君集坐太子承乾事帝謂百寮曰朕君家國未安君集安展其力不忍窮之於法我將七其性命公卿甚許我乎時臣爭進曰君集為之於法我將七其性命公卿甚許我乎時臣爭進曰君集為之於法我將七其性命公卿甚許我乎時臣爭進曰君集為

周理代制商知采觀察以合度院而補下職以六事勵百官一曰廉善以長官二曰廉能以莅事三曰廉敬以奉法四曰廉正以蒞政五曰廉辨以處斷六曰廉勤以集事其懷乃令其舉廉洁而能勝其任者以聞或蔽賢不舉或舉非其人或廉而不勤或勤而不廉或廉勤而不能勝其任者各以其事之輕重而行其賞罰焉

漢高帝十二年二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貪污之行見則教化廢今吏多以苛暴為能而謂之廉以刻賊為明而謂之平朕甚不取其明選舉以興廉吏平心以正其治

文帝元年十二月詔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人不敢言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乎其除之

二年十二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民朕之不德也將天地之利有所鬱而不通鬼神或失其祀與將官職或廢而不治與何以致此其議所以匡朕之不逮者

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或不務本而事末以趨利故生不遂其道朕憂其然故親率天下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租稅之半

十五年詔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人不敢言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乎其除之

後元年詔曰朕既不德不能遠德以覆天下間者數年以來陰陽不調災害數至意者朕之政有所過而未改與將官職或廢而不治與何以致此其悉意正議朕之不逮

二年詔曰間者數年以來陰陽不調災害數至意者朕之政有所過而未改與將官職或廢而不治與何以致此其悉意正議朕之不逮

三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或不務本而事末以趨利故生不遂其道朕憂其然故親率天下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租稅之半

而已哉誠尊號曰昭不亦宜乎

宣帝地節二年令群臣議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五相以下各奏職業事以傳奏其治狀考試功能差次優劣及有異等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雖機罔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元康四年以豐年穀五百餘萬斛二十年天下安寧人無徭役咸欲登於百姓勸富果

後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幸緱氏息馬天下以平水事文書稠多吏務簡便

寬仁愛人至乃十存一焉

明帝永平十二年天下安寧人無徭役咸欲登於百姓勸富果

斛二十年幸被野

晉武帝明達善謀乎吳之後天下又安

後魏孝文大和八年遣使巡行納守宰不法

玄宗開元十九年二月侍中裴光庭中書令蕭嵩奏百官等伏見所司奏天下應死罪囚總二十四人竊以天下至廣字內至衆宜難濟濫所奏固以慎簡冶方祈福休忽美并獨放康之時返朴歸淳愛養生靈存恤者鮮嚴敕百寮精擇仁恕諳良史深有慰恤百姓心奉政徒勤消靡之微動色相趨蒸國頌聲之作請宣付史官兒昭盛烈從之二十五年帝因禮政問京師囚徒有司奏有五十人怡然而喜二十八年以頻歲豐稔京師米斛不滿二百天下以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

憲宗即位當納用直言勤於政事自貞元十年以後朝廷威柄甘削方鎮權重德宗不任宰相以事人間細務多自睿謀裴延齡等得以恣意進而君臣上下莫相關者備位而已帝在藩邸見聞者頗以為言帝亦非之及永貞監國群臣謁見率相杜蔑震百以武為言帝心然之諫疏始延齡等屢省定計黜逐

垣又懼之帝自讀御乾子元和聖國神謀睿略之主相由是中外咸理綱目用張焉

穆宗自賊取一之日皆奏鞫迹二之日蕃臣畏法三之日閹寺寵豪黜辱是政刑不遽貶能效用百揆四嶽咸若清風十餘年間頌聲載路而帝道亡歐始終無虧雖漢之文景不是過也

後唐明宗及應運以君臣能力行於王化政皆由道時亦小康

興教化

元狩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詳見選舉部）

元朔元年十一月詔曰深詔執事興太學修禮義以風元元（詳見學校部）

緒今或簡忘（詳見崇儒部）而不稱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二千石官博士議不舉者罪狀（詳見選舉部）

元狩元年十一月詔曰武帝孝弟力田其議褒者迺（詳見賞賜部）天下賜爵者帛五匹弟者力田帛人二匹

聖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舉有行義者次郡國所舉孝弟力田帛各有差（詳見賞賜部）

宣帝即位賜孝弟力田帛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班教化恭寬和放鄭聲六月復算賜鄉
人鄉法賜部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以伏湛爲司徒湛奏行鄉飲酒禮於郡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四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永平二年三月賜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
三年二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二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五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十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建初三年二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四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元和二年二月乙丑帝親祠園邑召孝悌淑行也力田勤勞
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匹

和帝永元八年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三月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殤帝以元興元年十二月即位賜天下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安帝永初二年詔居郡里有廉清孝順之稱于任理人者國相
敬稱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編輯者也
三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二級
五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二級
元初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三年十一月初聽大夏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敕瞻護諸公卿
起復為治喪法
六年二月詔賜貞婦有節義絕户人錢穀表門閭旌顯厥行
延光元年二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二級
順帝永建元年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二級
陽嘉元年正月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詔賜孝悌力田爵人三級
魏陳留王咸熙二年令諸郡中正以六條舉滯淹一曰忠恪匪
躬二曰孝友盡禮三曰友于兄弟四曰絜身勞謙五曰信義可
復六曰舉必爲已
晉武帝泰始三年十月詔襲王卒遭父喪者非在讒場皆得奔
四年班五條詔書於郡國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撫孤寡
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八事
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禮詔曰樓巍之廢久矣乃令
行講肄講堂典職大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
復行其禮
惠帝元康九年臨辟雍行鄉飲酒禮
咸寧太初十一年冬十月甲戌詔曰鄉飲禮廢則長幼之敘亂
孝友之行薄則風俗之教虧故孝弟力田賜爵一級以勸天下
其令郡國歲舉一人縣道歲舉二人

內推賢而長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順夫和妻柔不率長
教者具以名聞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詔諸有三年之喪或奪之成墳或寢苫骨
立一志行可稱揚者仰本部官司隨事言上當加甲勉以勵
薄俗
隋高祖開皇九年詔曰往以吳越之野群黎塗炭干戈方用積
晉未寧今江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
保身冷德開通耳目從茲始聽勗已來綱紀無紊德
臣失臣道父行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溺夫婦之義或違
長幼失序尊卑錯亂朕為帝王志存愛育情深覆幬不敢偏私
內外職位提遷郡人家宰自修人人克念使不孤負於朕但
除官可不親刑可助化不可專行禁衛九重之嚴須守四方之外或旅
重器貨宜停罷班恩群方無事武力之子供可學文人間甲仗悉皆除毀有功之臣降情文藝文四子

進各守一經令每内翥徵高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縣生徒
爰業外逮於朝咸有所依然明經高第此則教訓不篤考課未精
明勸所由隆茲儒訓
旌表大業六年四月詔孝婦力田義夫節婦並加旌表其門閭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旌表門閭
孝婦力田經營産業孤獨貧窮鄉閭共加賑卹
四年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在刺史縣令以禮訪採
奏聞即加旌表其門閭
又詔婦人夫喪守志貞潔之操著自天聽宜加旌異以勵風俗
三年四月詔孝義之宗各賜粟五石
貞觀三年四月詔孝義之宗各賜粟五石
四年十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隨事褒異並表門閭
六年閏十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加旌表門閭
六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在刺史縣令以禮訪採
奏聞即加旌表其門閭
又詔婦人夫喪守志貞潔之操著自天聽宜加旌異以勵風俗
十三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物有差
十七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成表門閭
高宗永徽元年五月孝友詔曰通變下達聖哲垂訓導俗維邦

咸寧茲道至於衆庶孝義之臣瀕渡翻復之深慈得自天經含生
用極者也爰自周餘七雄交爭逮乎漢末三方鏡峙金革互動
征戰日聞元正典章掃地盡逐令三邊武柘墨經而亹戎壓
七萃驍雄孝冠而事逾鞏所有內無繼體傍瞰同氣九逵安寄
莫斷不親遠離於斯稚孫鶯歎猶弦景命君臨九域中區留
教外俗承規宜有解張以勵風俗衛士掌閽募士等遠衆各著
年止者宜聽終制三年
六年正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成表門閭
顯慶三年三月詔曰如聞公主出適主妃作嬪舅姑父母皆降
禮參拜何以式序家邦儀刑列閭自今已後可明加禁斷使一依禮法若更有公然加於所尊者令
所司隨事糾聞
貞觀元年有事于泰山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

永淳二年十二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終身勿事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詔曰在外百姓婚娶之家百商未行三親
俄狼停喪之際即成婚透輒其經之容敢伸花燭之禮黔黎成
之心安容用極之志關如敗俗傷風莫過於此自今已後宜即
禁斷
睿宗唐鑒元年七月制鄉飲之禮爲日已久宜令諸州每年造
行鄉飲之禮
玄宗開元十一年封泰山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
閭終身勿事
十七年四月詔乾陵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旌表門閭
二十一年十一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旌表門閭
二十三年正月詔籍田禮畢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旌表門閭
天寶元年正月改元詔曰如聞百姓之内或有人户高丁兼荷
爲規避父母在乃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其一家之中有十

丁已上者放兩丁征行或侵五丁已上者放二丁即令同籍共
居以敦風化
三載十二月制曰百里三百以孝理五常人本百行莫先於敬
故國而則忠於長而爲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敦伏者宜
令所由郡縣長官具以名聞其有父母在別籍異居顧指名報
其鄰爲其義敗之後亦不得分析自今已後如有不孝不義傷
敗破壞者宜配隸邊西用清風教
七載五月詔曰古者鄉有庠塾黨有庠序所以明尊卑之儀正長幼
之序風化之道豪在於茲先賢興學教令敦勸如聞鄉族之間
不修引讓閭巷之内多聞忿訟宜令所司嚴加禁約致使告訴頗繁少長相訟有乖
清敬何以雅俗自今已後宜令郡縣長官申明條式切加訓導
如有禮義興行及纠紀不正者悉録訪使明爲褒貶其狀聞奏
又詔曰式閭表墓追賢紀善事有勸於當時義無隱於異代夫
忠貞義士孝婦烈女史籍所載傳記備焉所在官置一祠守

舉事致祭

十三載二月詔曰厚其風俗五教之旨興貢于五國士謝娶風斯在其士庶間衆推孝悌忠義信高尚獨行堪為師範者縣令親自訪問具其事狀申牧伯審加詢訪聞奏其孝義之人已殁旌表庶使無沒至有終者美鄉閭宋奇嘉各賜動兩疋

肅宗初即位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

至德三年二月大赦詔天下孝義門各與二子官委採訪使具名聞奏應文武選人有匹夫匹婦節義可稱皆並旌表其門閭

乾元元年四月詔百姓中有舉親不孝刻薄異財悖違風俗虧敗名教先決六十配流嶺南有官品者禁身奏聞

十月詔天下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不事

上元元年閏四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二年九月詔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

元年建卯月辛亥詔孝弘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詔孝悌力田諸州刺史宣揚門閭

二年七月詔孝悌力田本州各以名薦

廣德二年二月乙亥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旌表門閭終身勿事大曆元年十一月詔孝悌力田未經薦用者委所在長官具以名聞

五年六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顯著者特加旌表

德宗貞元四年詔孝悌力田聞於鄉里所在長官具名聞薦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二月詔曰順孫孝子義夫節婦旌表門閭有參加官階者並加存恤

四月大赦天下孝子順孫旌表門閭有參加官階者並加存恤

憲宗元和四年十月冊皇太子大赦詔孝子順孫旌表門閭有參加官階者並加存恤

七年十月詔天下孝子順孫旌表門閭有參加官階者並加存恤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幽州劉總歸闕詔管內有節義因事上殁者量加追贈

七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先已旌表者不重加優卹

敬宗天祐元年詔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事迹顯著宜令所在長吏具狀聞奏當加褒賞其所知者仰所在長吏採訪奏聞旌表門閭

文帝天祐二年四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有司以名聞公當旌表

後唐北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鄉里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委所在長吏採訪名聞具以奏聞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辛丑詔許國之忠卓為本家之法孝友為先應天下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兄弟聚居合門旌表

三年八月帝聞隨部後郊均房之間父母俱病有疾以竹筆遍致醫食然病者之便出嫁夫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聞宜令所在長吏切加訪問如有孝行之內孝道為先凡歲此辰並遣皇花偏聞南土多奚昏風甘便事鬼之心不守勃額之道於父母如此無行於君日月何以立身數人積於鄉閭化全由於長吏者西門豹引河伯之婦斷白一時而水千古況位君侯尚化洽刺巡豈不能宣北關之風變南方之俗宜令諭意觀察使刺史牙前職吾白令後父母俱病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看侍使子奉其父母嘗侍其舅姑先不慢於諸兄姪或不移於故

能孝者毋或少怠不勤侍奉子女弟姪並加嚴勵出嫁其父母有疾不令知若當舉其夫及舅姑
四所三月中書奏孔子有言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教以忠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仁聖深旨垂古明規方當孝理之朝尤重人倫之本今人君者能敬其親則人皆愛其親人君者能敬其兄則人皆悅其兄人君者能盡於君則人皆樂為其君人之善表主之恩誠有益於皇猷擴於國力況在班行有父母者甚少後群臣內有先俸親喪者欲請重喪解官歸人之善表主之恩誠有益於皇猷擴於國力況在班行有父母者甚少既資風化動在淳和之道
長興二年八月壬申朔詔開教化之本貴讓為先欲救規模在乎曲教蓋以中興之始北燕初安將復舊制令道路街坊與廂軍公避禮重去避來有此四事承前每於道途立牌刻字令諸人皆得見聞冒令三京諸道州府各過下管內縣鎮准舊例於道路明置牌額刻四件文字兼於要會坊門及諸橋柱刻牌號諸路人委本縣所由官司共切遵守有

敢犯者科違制之罪貴在所為簡易所化引多歸讓教興行則風俗淳厚庶幾順序登致和平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委所在長吏具名奏聞當議旌表
道奏聞當加旌表
六年八月詔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並與旌表門閭
少帝以天福七年六月即位七月制曰敦崇孝義旌獎門閭式叙王化之基用正人倫之本應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委逐處長吏具名奏聞當議旌表
漢高祖天福元年正月即位制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即位制曰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厲時風
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曰應內外文武臣僚軍職州縣官吏等人等令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三年之長下得解

求仕進所由司所不得申舉解送如是單丁在下者不在此限
顯德元年正月詔曰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
四年正月詔曰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門閭
世宗以是月丙申即位三月詔曰其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所宜旌表以厚人倫

聖人膺運創業垂統將以貽厥子孫永永無窮也然而封略土宇分職制侯法度紀綱生民三代已還詳於典禮漢興因循故有制爵稍以懋功開庶姓別親疏名數說開朱之際功臣平表立符契分規以建乎信著休息之令以息官司之煩以正雅俗動民情而為之準繩垂世變而為之文時被其澤而不知其方歷國祚民何莫由此亦盛德之公也不順則事不成又曰依法於古其變循宜然則王者之立制也誠宜慎其分而處其實

漢高祖五年五月詔曰上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上大夫謂公卿大夫以上吏有罪不當收者請之其人雖已論猶以爵贖罪及減罪一等

府六十

士謂卿大夫以上令丞尉元禮下至斗食佐史也其有縣官事不可以爵除者

今吾以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刀筆為由安在其為治今小吏未嘗學為治故法令數變官長不能以教訓其不善者罰而有功者賞不得以且賞且罰問有不如吾意以重論之

八年三月令爵非公乘以上毋得立劉氏為王約束之辭也

十一年詔諸侯王得自除御史大夫以下至二千石官

十二年二月詔曰天下大定令各反其眞諸侯王故東帝秦之民及軍吏卒已前為將軍吏二千石所擅置及佗人民皆自如吏以適為置後相

文帝二年九月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銅虎符發兵竹使符竹使符

十月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蒞事有還德公列侯多居長安邑遠

孝景帝繼襲皆而列侯亦無教訓其令列侯之國為吏及詔所止者坐太子

十二年三月除關無用傳

爰帝中六年五月詔曰其更者民之師也車馬衣服宜稱其秩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百石小吏或不更衆出入閭里與民爭利異今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及吏百石未滿二千石者皆毋得乘車駕馬從者毋得帶劍違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以不敬論

今者諸侯及公主列侯皆得名田住長安或乃千里遠其國邑不親其民以故細民或侵牟之

府六十

二

冊府元龜　卷六〇　帝王部　立制度　九七

立虎符以銅爲之分爲二半合之則通若無如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須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

和帝永元六年六月巳酉詔今以開壺日

安帝元初三年初應大臣二十石刺史行三年喪

建光元年復減大臣二千石以上服三年喪

桓帝永興二年二月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服

永壽二年春正月初聽中官得行三年喪服

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成文及晉受命遵而無改

晉武帝泰始三年初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

太康四年制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四及安車各一乘

七年始制大且臨終喪三年

後魏明元永興三年詔侍臣當帶劒

孝文延興二年五月詔軍賞品第銅印傳符以給馬印

太和十年四月始制五等公服

十七年九月詔厮養之戶不得與士民婚有文武之才積勞應進者同庶族例聽之

十八年十二月革衣服之制

十九年九月壬子詔曰諸墓銘記見存昭然爲時人所知者三公及位公者墓三十步尚書令僕九列十五步黃門王侯十步各不得壅

二十年二月壬寅詔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宣武景明四年閏九月禁大司馬門不得車馬出入

孝明孝昌元年十一月辛亥詔曰大享崇禮考之昔典故實乎

孝靜諸子襲親王爵

建德二年六月詔諸軍皆加置儀同三年正月初服短衣

四年四月初令上書者並爲表於皇太子以下稱啓

大象九月初令民庶已上唯聽衣絹綿紬布圖繒綵紬絹爲裳九種餘悉依朝祭之服不拘此例

宣政元年三月初服常冠以皁紗爲之加簪而不施纓增上梁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隋高祖開皇三年五月改傳國璽曰受命璽

四年四月乙亥初置監門刺史父守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爲之官

九年四月頒木魚符於京官五品已上

十年十月頒木魚符於京官五品已上

十五年五月制京官五品已上佩銅魚符七月制九品已上官

十六年六月辛卯詔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妻夫人不得改嫁

十七年頒銅虎符於驃騎車騎府

煬帝大業五年二月庚子制羽儀周官不得爲鹵簿

大業十二年正月庚申詔曰朕祗承寶曆思隆政術每憑前哲以成治道故能光宅天下

唐高祖初置王頒銀龜符以諸郡

武德元年九月改銀兔符爲銅魚符

二年二月詔文官職事從五品已上及諸衛將軍賜銀兔符

七年四月詔諸父母喪者聽終制

太宗貞觀元年十一月己未朝于弟年十九以下聽隨父兄之官四年八月丙午詔曰軍服以肅昔王之典貴賤有節禮經之訓自古代流浮末喪訛雜物士無高卑之序光爲行僧之儀遂使金玉殊機麻絺共貫錦繡將殺下通於皁隸雷袍滑於朝士無以懲革漸染成俗深乖制禮之意頗虧正本之源自今已後非親王公主及職事官三品已上聽服紫金帶其餘官人並服黃銅帶庶人服鐵帶

十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丹礪或定謀帷幄或身擐甲冑或契闊艱難或宣勞方面並宜賜以鐵券恕其十死一生之罪雖犯謀反大逆縱有人告皆不得受

十一年正月丁巳詔曰朕聞自古哲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禮義爲先以刑罰爲後禮義所以防其未萌刑罰所以齊其已惡禮義刑罰相爲表裏而並用之也故能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朕自臨御以來夙興夜寐每思治道以前王爲師以古人爲鏡見得思義不敢縱逸有過必改不敢拒諫比年以來頗事遊畋不親聽政雖有忠臣義士進諫者多不能從遂使法令不行威福分竊朕甚懼焉今四海無虞百姓安樂豈可以此時而不自勉乎今已後每旬之內當有三日聽政其餘日並令習射及講武事

十二年二月癸卯令百官朝集使每歲一朝

高宗永徽二年四月丙辰朔皇后加元服大赦天下賜文武官爵一級

三年二月甲午以天下無事令百司務簡每至旬假許不視事

五年八月己未詔五品已上嫡妻及婦見舅姑者並給假一日

顯慶元年四月朔文武官五品已上老及病不堪朝謁者並聽致仕例

乾封元年六月乙丑初令僧尼道士女冠等致敬父母

以青繒人從其大色

八年四月帝初服翼善冠賜百官進德冠百寮侍臣曰朕弱冠嗣位周武帝蓋取便於戎容耳今四海無虞當改事此冠頗採古法兼擬幘頭通冒常服可與袴褶通用

十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丹礪或定謀帷幄或身擐甲冑或契闊艱難或宣勞方面並宜賜以鐵券恕其十死一生之罪雖犯謀反大逆縱有人告皆不得受

十一年正月丁巳詔曰朕聞自古哲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禮義爲先以刑罰爲後禮義所以防其未萌刑罰所以齊其已惡禮義刑罰相爲表裏而並用之也故能使人遷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朕自臨御以來夙興夜寐每思治道以前王爲師以古人爲鏡見得思義不敢縱逸有過必改不敢拒諫比年以來頗事遊畋不親聽政雖有忠臣義士進諫者多不能從遂使法令不行威福分竊朕甚懼焉今四海無虞百姓安樂豈可以此時而不自勉乎今已後每旬之內當有三日聽政其餘日並令習射及講武事

墓斯亦往聖垂書之義南宮遺則錄著其心篇其始之文義者也皇運之初時逢多難先帝撫臨多務兼弘經武肅清邊境內之所明應是才爭逐競圖之下或委任非人或統御乖術或光華在目遽爲塵壤或勳績存時翻成灰滅每一念之未嘗不興懷歎息今四海既平萬機多暇永言曩事思與古人同心叶契存殁以之故諡侯列秦周文創陳其禮大臣陪葬魏晉軍中其制去秦佐漢遵奉戎翻之逆東吾用爲榮然牛山之

咸亨三年五月始令京四品五品職事佩銀魚袋

上元元年八月戊戌詔一品已下文官並帶手巾等其武官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帶帶內品服深緋金帶五品服淺緋金帶六品服深青七品服淺綠七品服深綠帶佩九品以上入朝參及視事服黃銅帶庶人服黃銅銙

爲都督刺史所管服緋綠人部中聽參三年一朝不許輒有貢獻帝聞之以意

景龍元年十月勑宮殿門宮城門皇城門京城門左右仗外各給衣魚符一合出魚符一合左廂給開門魚一合左衛付監門掌交番出魚每夜并非時開閉用魚
睿宗景雲二年四月勑九品已上一品已下文官依上元故事帶手巾其武官及舉人並不在帶限九品已上並用金六品七品並用銅石魚袋其
者金裝者銀者鍍銀
太宗先天二年三月癸巳詔制勑表狀書奏及牒隔年月等數作
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開元二年閏二月癸亥令道士女冠僧尼敬拜父母
三月癸卯詔曰軍服所施貴賤攸別苟容僭越未免爭競勑京城
諸軍人等有借緋及魚袋者軍中坪品此色甚多無功濫借深
非道理勑諸軍檢但是從京借魚袋及無功緋者並宜追收
借者並委所由軍長官勑到並即收納待立功日據功合得處判

已上者委軍將先借後奏其武散官武和武大武爵州縣軍亦准
此
六月丙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七月戊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九月庚申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一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三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四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五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六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
頃歲以來陰陽愆候水旱為災川瀆暴溢害及稼穡自春徂夏
雨水過多秋稼未登農人或闕言念於此深軫朕懷今京城
諸司及諸州縣見囚繫在禁者宜令所司重加審錄其情狀
可矜及輕繫者並即決放庶使幽滯咸遂生成

具此來有稱慶敘式致疏陳臣等自今已後並書正至及歲大禮
禮應朝官并六品貴官並服朱衣餘六品已下官準許通著衣冠
朝望日頒依舊式官朝集使並服陳褐相如有違故准式不
合著朱衣陳褐者其日聽不入朝自餘應入朝者並不著者請奪一
月俸以懲不敬其貴臣不在此限如情願著者請聽其敘令
式許之

天寶元年正月一日改元制曰文宣興制事必正名而黃帝古
來以金為師金者謂五行之數有肅殺之威去金稱黃理或未
當其黃鉞宜改為金鉞副戚式之義焉

二年九月詔曰頃欲功勞累增勳級上柱國外許及周親是謂
賞延載永宗族圖充勝物匪厚朝恩其崔卷上柱國外有餘勳
並授周親

五載六月勑三代內全宰相辰時還宅

七月勑應緣至選及貢舉選既改為舉書宜改為貢舉餘準前

大載正月詔曰王身揚名所以廣孝宗祀祖嚴父所以配天
因親之心須開議事之例其內外文武五品已上官及祖無爵
陰者其所用蔭宜同子孫用蔭之例五服之親宜所致八三年
之數以報免喪齊斬之恩雖存出母之制猶復絕棄何申罔極之
哀出嫁從宜緣服三載又詔曰重門夜開以待陽氣晨興以候
宵象在時和順此之元首備膺福祉況國家受命繼天承統
備荷非便自今已後每至正月改取十七十八十九日夜開
坊市門勿禁出入式

十載正月詔曰禮之正制尊親作程亦既觀德則孝敬攸興
子七廟非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孝享奉先禮文有辨今三
品已上乃許立廟宗旨庶幾感通之懷其六品已下官及庶人
皆久四品五品已上祖禰官並許立私廟

是載改傳國寶為承天大寶

代宗寶應二年二月代子有司奏中書門下五品官清望官
並同四品及敘三品即不帶職并御史中丞自今已後望許敘
慶德二年二月代午詔曰三年之喪謂之達禮自非無華不可
從權其文官自今已後並許終制一切不得輒有奏請
大曆七年秋七月壬戌勑中元前一日後一日宜準舊例並休假
十三年詔自今以後宗室通清明法復五日
德宗貞元三年十月優答憲司奏請明法之令
四年正月己卯詔曰常參官此來請假東都拜掃多廢職事
任遣子弟以申情禮
五年正月乙卯詔曰四序嘉辰歷代增重漢崇上已晉紹重陽

國哀康除縗因舊俗陶染茲弊載當時策以春方發生候及
仲月勾萌草達天地和同俾其四氣宣勑暢茂自今宜以二月
一日為中和節以代正月晦日晦三令節之數內外官司休假
一日於是宰臣李絳奏中和節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
司農獻種穀之種三公戚里士庶服士庶以刀尺相遺村社
作中和酒祭勾芒以祈年穀從之
六年三月丙午加寒食假穿七日
八月初建藍田關等鎮遏使印凡二十三鈕九月初收諸道
進奏院官印二十一鈕悉納之
七年三月初勑節度觀察使新到聽服帶方鎮作主謂所至部
內頃來州縣不容非制也既令息心卻渡使以體
服式載之靖封內以觀察使以為衣冠之儀
戒慎也
十一月令常參官入閣不得奔走其閤已下喪朝會禁服戴

又命度支綾綵金五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上用大花異文綾紙裝褾標木軸六品已下朝官并內裝爲詩與大花綾標鈐小花綾紙通用紫綾褾標木軸命婦邑號許用色綾花素綾小花諸色錦標紅牙軸其紅地獨窠錦金銀花綾紅牙標鈿軸等除恩賜請並禁斷從之

九年十月戊辰以尚書左丞相兼門下侍郎同書左丞相兼樞密使韋貫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留守舊例命留守上賜衣物韓弘請以東都宅爲貫之重園宅寵榮特用元膺尤不當制以威望諫官上疏援華汝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二十九

帝王部

封建

漢氏之興以高帝之後寬仁愛人故立之歟疑是立二等之爵以封功臣蓋異姓王僅於此矣東京以降親親恩息之政薄矣匡之劉良有之也其於疏遠宗戚望重勢偏則奪之以漸使之制良有之也其於疏遠宗戚望重勢偏則奪之以漸使之制緣彼殘弊撫此凋瘵若之斯救莫過封建然則封建之興豈若之斯救莫過封建然則封建之興豈獨漢哉或稱漢制無封得世然順勢而外戚擅力則以加之異數夢其開孔籍若酈劉感可法焉至若高祖之功追周召道事難中繼亦計殺云乃百執所封五等之制豈為黃典此不備書

漢高祖初為漢王二年十二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初信從漢王中統漢王東郡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降為太尉將兵略韓地所破韓王昌降漢乃以信為韓王都晉陽北踰句注逼胡以備胡寇信上書曰國被邊寇匈奴數入晉陽去長安遠非急備之所今秦項相距天下大困兵不得息皆以勁兵臨邊郡自備而以其間侵盜匈奴兵少則不足以逐多則不能久至秋冬匈奴復來入馬邑攻太原晉陽去馬邑太原百餘里如此則晉陽以北非陛下有也願徙王所治馬邑以備胡寇陛下幸許之信既以馬邑降匈奴因引兵南攻太原至晉陽下漢使人往視信信使王黃等間行說匈奴欲以冬月匈奴以為漢軍必堅守且以兵攻之漢軍罷乃擊之匈奴以為然冬大入攻晉陽漢高帝果以為疑使人往視匈奴使信與王黃等益堅守漢兵數上使使責讓信信恐誅因與王黃等謀和匈奴以冀幸得王黃等為言上使人微視知其有二心上果怒使使者持節責讓信信與王黃等益恐遂降匈奴匈奴以信為王黃為將共攻太原太原守將降匈奴以信為王黃為將共攻太原太原守將降匈奴以信為王黃為將共攻太原太原守將降匈奴

彭越數勞錢以軍十七年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梁故地王之號曰彭王都定陶

二月詔曰燕王臧荼王故燕王韓廣從入關不隨諸侯之約故徙之遼東今荼反天誅已加廣無罪其以廣復王燕以長安侯盧綰為燕王綰與高祖同里及生長相愛壯又俱學書以故封綰為燕王諸侯莫得比焉

十二年二月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為織佐秦南海尉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后時別異南越隔絕其道佗自尊為南越帝發兵攻長沙邊數歲乃遣隆慮侯竇嬰往喻意佗乃去帝制服稱臣奉貢職於是封織為南海王以和輯之

十一年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與百粵雜處不相習以故數相攻擊今天下大定親親之道會天下諸侯相與交通使百粵雜處不相習以故數相攻擊今天下大定親親之道會天下諸侯相與交通使百粵雜處

長沙之地秦時屬焉項羽時番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滅秦芮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不肯與其以長沙卑濕遠絕楚地使其子二人從百粵之兵以佐其以長沙卑濕遠絕楚地使其子二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滅秦芮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不肯與其以長沙卑濕遠絕楚地使其子二人從百粵之兵以佐諸侯滅秦芮有大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不肯與其以長沙卑濕遠絕楚地使其子二人從百粵之兵以佐

十二年二月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為織佐秦南海尉趙佗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越武王高后時別異南越隔絕其道佗自尊為南越帝發兵攻長沙邊數歲乃遣隆慮侯竇嬰往喻意佗乃去帝制服稱臣奉貢職於是封織為南海王以和輯之

惠帝二年漢高帝攝功多其民便附迺立

孫帝慶元六年閩越王郢興兵攻東甌東甌告急上書請救上遣大將軍蓋侯王恢將兵出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聞東甌已舉國徙中國矣兵罷郢興因上書願舉兵隨軍擊閩越王恢等以為利上從其計兵出臨海郢興發兵守險使弟余善將兵八校為鋒以迎漢軍軍至皆降漢軍罷郢興為王復其地

城王監田公長孫嶷為平陽王其餘普增爵位各有差
神龍三年十一月封壽光侯敬暉為建昌王餘皆增爵有差
太延元年十月進置都公擒壽為宜都王出樓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常山王廣陵公拓跋儀為文成興安元年十一月進平南將軍宋子侯周仲孫為樂陵王
南部尚書李孝伯進爵平原王
十二月建業公燾改進爵南平王上庸子公社崙譙陽公關老文並進爵為王
二年正月司空杜元賓進爵京兆王尚書右僕射東安公劉尼尚書西平公源賀並進封為王
三月安豐公閻虎皮進爵為河間王
太安元年十月公逐西公常英為太宰進爵為王
二年九月河東公閻毗安陵公閻氾並進爵為王
十一月尚書西平王源賀改封隴西王

三年正月以廣陵公河間公為太尉廣陵公為王和平三年正月以車騎大將軍東郡公丁零為大司馬
獻文天安元年二月以侍中陸定國為東郡王
皇興二年四月以高郡公安東公為都督南討諸軍事鎮州刺史
三年二月以上黨公樂平公為征南大將軍
青州刺史進爵濟南王十二月襄城公韓頹進爵為王
孝文太和二年正月以昌黎王馮熙第二子始興為北平王
二年四月淮陽公尉元為王
九月封司徒廣平公丕為王
三年正月以司空河南公苟頹為河東王
尚書太原公王叡為中山王侍中尚書隴東公張祐為新平王
五年九月封昌黎王馮熙世子誕為南平王誕與帝同養如侍書學為發親情尚帝妹樂安長公主拜駙馬都尉侍中征西大將軍南平王

侯鄉劉孝基為朗州刺史改封梁國公余紫光祿大夫張孫為鳳州刺史改封鄫國公周武定紫光祿大夫張孫為高平公命其嗣子為世子
石之基字以為諸侯之制有事各賈非所謂薄弁王室庶國無窮者也隋氏之季四海鴻騰祇運肇興要義崇親多疏上德明證之於下規模清簡無煩守舊
曆運子一人傳祚於此時或既共貴其分世宗而專繼統之理於斯甚所不取但今之諸侯建立名不同而監統一也故申命有斯酌前代宜儀委生治之體象賢存世及之典司空郡國公無忌等或材稱人傑望表國華論道朝堂弄弁機用資文武識著艱貞衛國外屏如歐陽或志力忠烈為心發政施仁勳績著聞或清貧儉約休風勸於後世或功彰爽陰嘉猷讚於前烈心宜襲爵繼踵永保茅社食邑並如故即令子孫世世承襲

中宗神龍元年正月封右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為遼陽郡王食
實封二百戶以誅張易之兄弟功也
五月封侍中兼國公敬晖為平陽郡王桓彥範為扶陽郡王袁
恕己為南陽郡王崔玄暐為博陵郡公崔玄暐為博陵郡王並加特進仍令置知政事門觀
朝朔望
玄宗天寶九載十月進封安祿山為東平郡王制曰崇重者位
崇勳高者禮厚欽若古訓封建舊章爰開衍慶同三司兼右羽林
郡太守都督單于副大都護御史大夫范陽節度采訪使河東節度使雲中太守
水等四府經略置使平盧軍河武備海運押新羅渤海黑
柱國柳城郡開國公突祿山性合韜鈐氣稟雄武聲威振於絕
漠材標沈勇長於機變忠以奉主誠感於中信以撫人義形於
摩頂灸踵之略頃者契丹負德潰自猜心乃誅其渠帥
誅帳悉講罪人斯得風塵靜息邊鄙晏然有裨思効實茂
[illegible]

府一百二十九　五

[illegible]

府一百二十九　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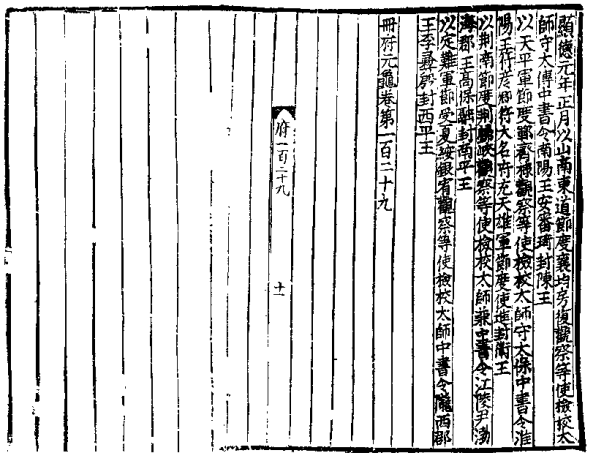
廣德元年封尚書右僕射都知兵馬使魯王爽為定襄郡王
永泰元年十一月以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觀察使
守秦為同谷郡王孫簡為宣城郡王楊嗣復為高密郡王
子奕為遂寧郡王
八月遷原節度使檢校司空兼侍中充
十月封朔方大將孫守亮九人為異姓王又封李國臣等十三
人為異姓王
是月進封涇原節度使李先進為武威郡王大曆二年二月封
華州牙將姚懷為感義郡王李延俊為承化郡王以斬周智光
之功也
五年四月封幽州節度使李懷仙為燕郡王
九年三月封幽州節度使朱泚為懷寧郡王十二年加尚
九月封平盧節度副使兼兵馬使試殿中監王俊為陽城郡王

讓皇庶長侯試殿中監李令德為汝道郡王次重俊試太常卿劉幽
求為順正郡王神龍初試太常卿許欽寂為隋山郡王並賜實封
五十戶
十年二月封平盧節度使李正己為淄青郡王
德宗嗣位加封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尚書令西平郡王
建中元年六月封涇州刺史兼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副使尚書令
朔郡王
是年正月封進鎮軍節度李希烈為南平郡王
三年四月封幽州節度使朱滔為通義郡王
十月封河陽節度使李抱真為潞澤郡王
四年冬封未忠者為東陽郡王
白孝德累有功為安西北庭節度副使兼御史大夫封武威郡王
貞元元年二月封涇原節度副使兼侍御史武威郡王

是歲又封靈武節度使杜希全為燉煌郡王
四年元年封韓潮為潁川郡王
六年四月宣武節度使劉玄佐為東平郡王
劉全諒為新興郡王
十一年八月改封魏博田緒為鴈門郡王
十七年封朔南西川節度使韋皐為南康郡王
貞元元年二月封振武節度使張光晟為范陽郡王
八月封朔南西川節度使韋皐為南平郡王
十三年封涇原行營節度副使為保定郡王
十四年二月封振武節度使劉悟為彭城郡王
敬宗寶曆二年封幽州節度使朱克融為吳興郡王
是年封幽州李載義為武威郡王
文宗大和三年十一月封武寧節度使為鴈門郡王

武宗會昌中封幽州節度張仲武爲燕國公贈太尉
唐宗中和元年封西川節度使陳敬瑄爲檢校太尉兼中書令進封
是年封河中節度王重榮爲琅邪郡王
光啓元年封徐州節度時溥爲彭城郡王
昭宗乾寧四年三月制封鎮國軍節度使韓建爲昌黎郡王
是年九月封鎮海鎮東浙度使錢鏐爲吳王
光化元年九月制封鎮南節度使錢鏐爲吳王
三年七月封武貞節度使羅弘信爲魏博王
荆南節度使高萬興等州觀察成汭封上谷郡王
忠義軍節度使趙匡凝封南平王後封楚王
天祐元年封潞州王殷爲太原王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制定義府太尉兼中書令北平王馮道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北平王仍令所司備禮冊命
是年加鄭王存誼守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楚王

是年加鄭王存誼守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楚王
是年加鄭王存誼守太尉兼中書令進封楚王
二年二月辛巳以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趙王張全義爲守太尉兼中書令孟州刺史充河陽三城節度使餘如故
是年封南郡王高季興爲南平王
是年封南郡王高季興爲南平王
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癸丑制曰朕聞裂茅爽之典推孝敬之恩崇報德之禮惟古攸先錫命之文實惟舊制今有國有家之君世祿世官之族出將入相之士功成名遂之臣莫不追遠本之心積雪霜之感或我生非閑干戈遭逢多難之交慨彼統帥之寄或效勤勞或效忠貞或效死節或效死戰或效死守或效死敵或效死難或效死義或效死節或效死戰或效死守或效死敵或效死難或效死義或效死節或效死戰或效死守或效死敵或效死難或效死義



貞觀元年正月以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南陽王安鎮璆封陳王以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太師守太傅中書令淮陽王行恭爲邠州大都督充大雄軍節度使進封蔣王以荆南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江陵尹漢東郡王高保融封南平王以定難軍節度夏綏銀宥觀察等使檢校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李彝興封西平王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二十九

虞書曰賞延于世載我傳曰善善及子孫斯道德之至也三代而上辭將以勸業代之後乃或録元勳之胄褒崇爵土之國者蓋遵賢者能勤能更遵德忠烈勤勞舊職之動永垂于後嗣是加其爵秩申之錫予俾奉其祀嗣而荷其門閥使志懷之不墜宗堯之有虞舜之學東建諸侯遷大禹于前世之勳績並分三公之封邑乃至稱考脩田制禄備律於國制遠為章程咸以期恩沛周紹於百下

秦高祖八年九月封紀城子連為平侯初城以軍功破秦為高

十年九月封蒯成子連為高景侯初高以内史從擊破秦為

史大夫入漢圍取諸侯守敖陽功比辟陽侯高帝崩孫侯嗣十二年二月高景侯薨無子侯

使約和諸侯薨子死事子侯

孝景中元年　四月封故衛尉大夫周寄高昌侯子為列侯

二年九月封故趙傅相内史前死事者四人子皆為列侯初趙王遂與吳楚合謀起兵其相建德缓缓内史王悍諫不聽遂燔殺之遂自殺帝憐尚之内史趙敬肅侯子慶子

華之節市恢又葬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諫其王戒勿及不聽皆殺之故封慶吾子圍為高陵侯尚之子當為山陽侯

武帝即位求賢良唐舉薦年九十餘不能治官廷以子為郎

元朔五年　拜衛青為大將軍帝曰青躬率六師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其封青三子為侯不疑為陰安侯登為發干侯

元狩中復詔御史以青二千四百戶封青所得益邑分封三子

為右將軍

四年二月封故翕侯頗柯曾孫建世為侯縣戚為右曾與蜀侯其剛侯為驃騎時故姊子通國為郎又以武帝子為右將

元康三年三月詔賦徙陵諸侯故建世為侯縣戚為右曾與蜀侯其剛侯為驃騎時故姊子通國為郎又以武帝子為右將

是年復下詔曰宣成侯光禮侯衛將軍正勤勞國家善及後世

又以車騎將軍光輔張安世子千秋述善彰祖晉中郎將侍

告天下令丙知厥義蕭相國德厚也

元鼎五年三月封故校尉將千秋樓船將軍以二人為列侯勤有勇

王典領母舅太后欲内外親相呂寬有財心漢遣千秋與樂將三千人往嘉擊滅之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錄之冠

封其子千秋為成安侯樂將軍其姊為王太后首發漢使其弟仁廣地為尊侯轉轂給食為淮陽守卒後武帝以戰故官其弟仁

至九卿子偃千秋為諸侯

宣帝本始元年正月詔曰故丞相安平侯敞等居位守職練大

將軍光車騎將軍安世建議定策以安宗廟功賞未加而薨其

益封敞嗣子忠

是年復下詔曰宣成侯光禮衛將軍正勤勞國家善及後世

其封光兄弟中郎將雲為冠陽侯

又以車騎將軍光輔張安世子千秋述善彰祖晉中郎將侍

卓矣初為常侍及更始政亂以年老乞歸骨鄉里光武嘉其忠節賜以車馬金帛遣歸故郡

曰前將軍令卓茂束身修節道德純備為人所不能為小成長子元為太中大夫次子崇為中郎將事黃門王國王莽時為牧守皆敗乃去官光武下詔曰武王克紂表商容之閭閻修善講教至於殷民獨不事其頑民令以屬子孫更至墨綬建武中錄舊德徵臣以禮聘崇為諫議大夫卒官帝敘憤之除子彪為郎

東海王彊自所得長奉承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為興田地自置奴婢財物分與之彊子疆嗣立十四年薨無子國絕

建武初為中郎將討公孫述為刺客所殺帝賜策書曰中郎將寒歡攻戰連年平反羌騰憂國忘家忠孝篤著遭命喪害子張嗣

帝為歡忠節復封歡弟仿為祈鄉侯建武十三年更封彭東侯食三縣

吳漢凡討為賊親從征戰死封嗣子彪為安陽侯帝以漢功大復封弟鎮疑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

岑彭征蜀為刺客所殺子遵嗣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鄧陽侯

郭伋征蜀為刺客所殺子遵嗣帝思伋功復封遵弟淮為鄧陽侯

明帝以郭禹先帝元功拜為大傅居蔵帶綬侯帝數自臨問以子東平二人為郎又數帝小禹封為一國長子襲爵禹固辭侯爵昌安侯珍為襲安侯

趙孝為侍郎弟佑為御史中丞帝嘉其兄弟篤行故令孝與子拜禮兩子為郎

司空宋弘薦嚴子陵嗣帝延入臥子陵加腹上弘敬憚乃西陽侯宋均為河內大守政化大行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守

馮異與諸將討汝南門宋extra(鄧)襲名為從事襲子重譜曰鄧侯長子卓嗣明年帝思異功復封襲弟仿為祈鄉侯建武十三年更封彭東侯食三縣

吳漢凡討為賊親從征戰死封嗣子彪為安陽侯帝以漢功大復封弟鎮疑親侯吳氏侯者凡五國

岑彭征蜀為刺客所殺子遵嗣帝思彭功復封遵弟淮為鄧陽侯

郭伋征蜀為刺客所殺子遵嗣帝思伋功復封遵弟淮為鄧陽侯

明帝以郭禹先帝元功拜為大傅居蔵帶綬侯帝數自臨問以子東平二人為郎又數帝小禹封為一國長子襲爵禹固辭侯爵昌安侯珍為襲安侯

趙孝為侍郎弟佑為御史中丞帝嘉其兄弟篤行故令孝與子拜禮兩子為郎

司空宋弘薦嚴子陵嗣帝延入臥子陵加腹上弘敬憚乃西陽侯宋均為河內大守政化大行以疾上書乞免詔除子條為太守

章帝取位追賜朱勃子穀二千斛

漢明元初三年正月朔日有蝕之詔公卿百官舉明經飭行博聞強識謀慮深遠政治尤異者各一人

後以帝師之重分西平之部封廣德侯弟惠為都鄉侯及子封元光元年二月大赦天下以公孫枝尚書子第一人為郎

順帝即位以鄧安世子元為郎初安帝崩大將軍閻顯安世兄弟等共正議誅顯及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除元為郎

張純漢安中為虎賁中郎將永和元年詔曰純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履下班宣德信降集蠻貊綏服邊寧萬人負干戈之役潛柔之困未外蠲繕修不幸卒於軍營嫁娶若喪考妣展其恩禮拜純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桓帝永興元年封武威太守趙沖子愷義陽侯侯小國帝時追

順帝時永嘉元年封武威太守趙沖子愷義陽侯侯小國帝時追

桓帝時羊續為太常續以忠臣子孫拜郎中

後謝為中郎將擊琅邪賊東郡賈人徐寒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除二子為郎中後以討先零東羌詔以家一人為郎中謝奉為南郡太守李膺為漁陽太守時武陵蠻寇江陵圍奉父母奉詣膺請出
曹操為濟南相到官奏免貪殘數十人政教大行禁斷淫祀毀壞其祠千餘所
靈帝熹平元年為諫議大夫與議郎曹操等俱以通達古今應詔上封事
人攻沒四郡拜康為郡中郎
張純曾孫為郡中郎
帝嘉其功拜為郡中郎
張純曾孫為郡中郎
帝嘉其功拜為郡中郎
帝嘉其功拜為郡中郎
帝嘉其功拜

守義臨軍而爭為謀主所破所謂鉏此千之覩而愛其教者其以
德宗為稱都討加以賜賜光示速近以獎忠義
三年大將軍鄴尚書令馬燧奏錄先世名臣死功大勳之子
孫隨才敘用
唐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賜子第一人事侯二人關侯
張留王即位封為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王妻子二人事侯關
內侯
咸熙二年二月更以虎賁旅修昔吳成都馳馬三緒營言鍾
會反逆以重兵身賜帥第徐爵關內侯
晉杜預為征南大將軍假平吳拔成都之功封子孫為亭侯
千戶
宋檀為衛將軍領太尉時劉毅優遇王城以樂為都督征東大
將軍持節討孫恩破之賜子第一人卿大夫
桓溫為征西大將軍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封臨賀郡公
食邑萬戶
宋武帝興寧中冠軍長史沈勁守洛陽值慕容垂攻洛陽神鼠自若
泛遇害勁與龍驤將軍檀憑陽太守王鎮惡為前鋒攻破洛陽
拔魏明元以討謙自大祖時有功其子沿陽侯世襲冬賓為冠
軍司馬後魏和冬帝遣歸謙以沿陽為關門太守
太武以宿石父告于白明元時從封嵩嶽嘉其忠懇之誠求告
公以封其次子濟
毛穆之為相溫平蜀以賜次子都鄉侯
宋帝興寧中冠軍長史沈勁守洛陽值慕容垂攻洛陽神鼠自若
泛遇害勁與龍驤將軍檀憑陽太守王鎮惡為前鋒攻破洛陽
拔魏明元以討謙自大祖時有功其子沿陽侯世襲冬賓為冠
軍司馬後魏和冬帝遣歸謙以沿陽為關門太守
太武以宿石父告于白明元時從封嵩嶽嘉其忠懇之誠求告
公以封其次子濟
毛穆之為相溫平蜀以賜次子都鄉侯

建安伯以先爵賜子孫為關內侯
晉帝外平中改封大都督臨淮郡公食邑萬戶
宋檀為衛將軍領太尉時劉毅優遇王城以樂為都督征東大
將軍持節討孫恩破之賜子第一人卿大夫
桓溫為征西大將軍假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封臨賀郡公食邑萬戶
宋武帝興寧中冠軍長史沈勁守洛陽值慕容垂攻洛陽神鼠自若
泛遇害勁與龍驤將軍檀憑陽太守王鎮惡為前鋒攻破洛陽
拔魏明元以討謙自大祖時有功其子沿陽侯世襲冬賓為冠
軍司馬後魏和冬帝遣歸謙以沿陽為關門太守
太武以宿石父告于白明元時從封嵩嶽嘉其忠懇之誠求告
公以封其次子濟
毛穆之為相溫平蜀以賜次子都鄉侯
宋

此可依此授為清邑侯國公邑一百戶
孝明正光中高謙為驃騎將軍徐州刺史會蜀元法僧及叛逼謙同之謙不許為法僧所害朝廷痛惜之下詔曰謙忠貞被命誠節可重復贈使持御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贈帛二百匹優一子出身謚曰忠侯
明亮為陽平太守有惠政孝昌三年詔追前勳重贈平東將軍濟州刺史拜其子遵遠奉朝請
崔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領著作光年耆老務乘疾病稍增而強不已常在著作筵駕不歸家或時暫還相望為止舉樂飛觴遊晚拜長子勰為齊州刺史
孝莊以源文宗愛洽親黨少有名譽永安中以父功賜爵臨頓縣伯
羊敦自元禦大山平劒人涼州刺史遷帥子也性尚閑素寧遠書史以父勳封死王事除給事中

楊椿為北中郎將以河橋之功除其長子鄉伯為被書郎
前廢帝以侍讀即王神貴子孝瑜為奉朝請孝瑜先為文學博士作五經疑問百餘篇神貴之名為辯疑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務其理當時稱為奉朝請
常方儀雁伊利平子何奴亦恣意貴重言有忠度以勳臣之子除侍御中散襲爵
尒朱文殊榮之子也帝以榮有殊勳之勳進文殊爵為王增邑千戶超授散騎常侍驃騎將軍
西魏文帝以子義次師望之子少孤撫育與諸舅恩愛無異以父功賜爵平昌縣伯
賀若誼襲父統為衛將軍誼性剛果有節略以功臣子賜爵容城縣男
恭帝元年以車騎大將軍劉雄從子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口別封一子汧源縣伯又以從平

并州縣上大將軍進爵趙郡公邑二千戶舊封同授一子後周閔帝踐祚少強濟忠在立功魏大統十七年以父勳封安喜縣侯
長孫儉勳隆福有器局少受業於鄭子慶略涉文藝孝帝以勳臣子封義安縣侯
李穆為都督河橋之戰大祖馬中流矢殆甚以馬授之帝遂得俱免擢授武衛將軍賜穆世子護安樂縣公姊一人為郡君自餘姊妹並為縣君兄弟子姪及從孫凡十人並開府儀同大將軍其貴寵如此
尉遲運凡事為驃騎大將軍從楊忠攻西魏并州以功別封端保縣侯邑一千戶
閔帝時獨孤信進位柱國大將軍錄前後功增封驃騎諸子公是第二子善封魏寧縣公第三子整為安縣侯第四子藏義平縣侯邑各一千戶第五子順武城縣侯第六子陀建忠伯邑

各五百戶
明帝武成初為驃騎大將軍高琳從賀蘭祥征吐谷渾以勳別封一子許昌縣公邑一千戶
宇文盛從為驃騎大將軍從賀蘭祥平洮陽其和二城封一子甘棠縣公
武帝保定三年二月詔趙王統九年以前勳增以上身亡而子孫未滅叙者仍級授官
建德二年伐齊日晉州大陳至于平鄴身預戰傷者其子即授父本官
韋孝寬為徐州總管詔以平淮南之功別封一子滑國公
韋孝寬為齊王憲元年以父勳封永安縣侯邑八百戶
魏文思左僕射貴之子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歲時常作尋以父功封新野縣子邑五百戶
年文悊年安樂柘國公忻之第也以功臣子年三歲為駙馬

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三千戶
權武襲爵之子也父病開府以力戰死武以忠貞子襲家門開
府儀同三司二百戶
隋文帝以李穆鎮為并州總管帝以穆勞效周室一動加三轉讓外叔其二子榮才及兄賢子孝軌孝恭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別封一雄為密國公邑三千戶
開皇十七年詔曰周德將告終群凶作亂穆誅殺王人肢受命上玄廓清區宇皇靈眷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程郎裏公孝寬厲平王雄毅國公睿楚國公勣蔡國公賴越國公李崇國公慶則敷尊公長公宣陽公代積趙國公韓雲蕭西公詢襄華公景昌邑公撫沛國公譚項城公子相鄭等登庸翊戴之務草昧經綸之日丹誠大節心奉帝圖茂績殊功宣王府宜引其門緒與國同休其世子世孫未經叙任者量量予外用庶幸奏仕世祿無窮

隋高祖為內史令以平江南賜子孫素子玄獎為儀同又以討江南李稜等戰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為上開府復為僕射又以破突厥功進子玄感為柱國玄獎為淮陰郡公又以獻皇后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孫承襲不絕又以討平漢王諒功拜其子蔿右武衛將軍儀同三司
韋鴻字鈌人魏州總管洸之子其父在廣州有功帝令侍於諸書湯閤未至而父卒上以父身死王事拜鴻柱國
趙元叔父世模事高寶寧為燕歸國侯開府儀同三司
史奚陽文帝踐祚常與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先登戰力戰而死詔追以其身死王事以元叔襲父官賜物二千段
宋謙字光道上開府儀同三司
高熲

大夫吏部尚書許國公蕭兵部尚書梁國公侯君集右衛大將軍鄭國公李文士及左武衛大將軍鄭國公秦叔寶瀘州都督程知節等或志懷忠讜參帷幕或志懷強正便繁左右或略宏遠契闊戎旃咸著績績朝甲力王室誠著出納之節表北夷經文緯武忠勤懿至圖已凌煙閣雲臺深用慨慕之情追紀於新常而推恩之令未及胄胤宜加褒異式遵故實知裔各封一子郡公士廉君集文士及段志玄鄭國公秦叔寶瀘州都督程知節各封一子縣公仰夫拜前拜後此蹤彝烈如聞如睹並稽古之典宜從褒賞之義可封子郡公

舒國公授散騎常侍陵州刺史勳如舊中為逸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孟本遠重白崖等數城又從大宗擒薛延陀于燕然山以功封一子為郡公

王珪貞觀中為禮部尚書與諫議正定五禮事竟以封二子為縣男

段志玄累從征討大將軍竇建德大宗親自臨視謂同列與卿子五品志玄獨立不動大將軍宋金剛以驍勇聞志玄與戰金剛敗走高宗永徽三年五月詔曰德儀同三司旦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酒情中崔孝敬給事黃門侍郎裴宣儒門標忠鯁風烈可尚其子檢等並令所司量材敘外九月以周司冰大夫裴徽尚書左丞判事孝敬有制權其子除以拖介別總章元年三月詔曰西漢元勳稽禮崇於未嗣東京引將義賞尊於後裔是令宗室皇親及舅氏異姓有勳於朝者子孫並令承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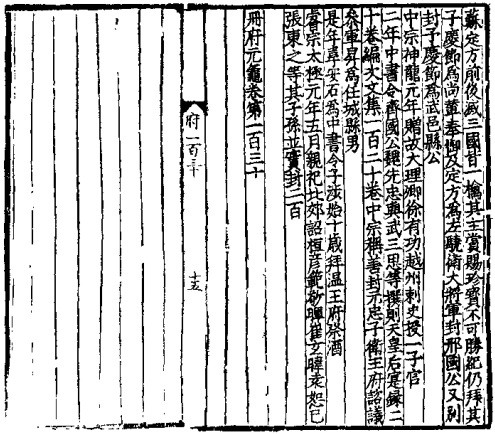
管攻破孟本遠重白崖等數城又從大宗擒薛延陀于燕然山以功封一子為郡公

宇文士及貞觀中為禮部尚書請儒正定五禮事竟以封二子為縣男

五品志玄累從征討大將軍竇建德大宗親自臨視謂同列與卿子五品志玄獨立不動大將軍宋金剛以驍勇聞志玄與戰金剛敗走高宗永徽三年五月詔曰德儀同三司旦盧毓御史中丞游楚客酒情中崔孝敬給事黃門侍郎裴宣儒門標忠鯁風烈可尚其子檢等並令所司量材敘外九月以周司冰大夫裴徽尚書左丞判事孝敬有制權其子除以拖介別總章元年三月詔曰西漢元勳稽禮崇於未嗣東京引將義賞尊於後裔是令宗室皇親及舅氏異姓有勳於朝者子孫並令承襲

鄭國公段志玄贈驍騎大將軍夏州都督宿國公程知節贈潞州刺史胡國公秦叔寶贈左衛大將軍涼州都督英國公李文士贈左驍衛大將軍荊州都督梁國公張公謹贈荊州都督梁國公侯君集贈左衛大將軍荊州都督陳國公張士貴贈涼州都督英國公李勣贈司空并州都督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代國公

宣發創之或累名代越先驍六飛驟後驥之志鎔金石以鑄勳上漢捧日登山契神風雲清均霜水其大原元從西府義僚今親詳圖籍追感疇庸或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忠孝公或贈司空雍州都督王神通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都督或贈司空并州都督齊國公劉弘或贈右衛大將軍并州都督或贈左衛大將軍并州都督或贈司空并州都督或贈開府儀同三司


蘇定方前後滅三國皆一檄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紀仍拜其子慶節爲尚書上柱國及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

中宗神龍元年贈故大理卿徐有功越州刺史授一子官

二年中書令鄭國公魏元忠與武三思等撰則天皇后實錄二十卷編次文集二百二十卷中宗襲善封元忠子楠王府諮議參軍皇爲任城縣男

是年皇安石爲中書令子旊始十歲拜溫王府榮酒

肅宗太極元年五月親祀北郊詔恒岳瀆鎮崔玄暐已張東之等其子孫並賓封一百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二　帝王部　延賞第二

唐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詔國初已來宰相及賓封功臣子孫一房（原作房）准蔭補官

二年正月制曰崔文驛張東之等性以神龍之初保乂王室奸臣所忌謫居炎海死於貶所感激忠義云聞部曲頗多流散子孫沈淪貧賤之中簪紱之列宜加收訪仍令所在州縣勘責聞奏

清宇雅詞尊重東之孫徐堅祖考纘發遺孤可謂彼勳業之下倫何名賢之必復是得景清而悲仲宣者也高皇封樂毅之後武帝求蕭何之裔斯不遠哉昭於德及緬懷前烈宜加後命優恤宜可朝散大夫

四月以太常寺太祝蘇父為左補闕追父勳也初曰蘇父其父佐處右衛倉曹參軍在石直言忤旨性狷邪頗者念功錄以直賊兄顗又遭先識固辭令賞流血收誅不及後奏

以父任寵之

是年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以石堡城獻功十朝詔與一子五品官十二載又擒一子五品官十

十二載三月制曰褒德紀功前王之令典飾忠進速有國之能事況平祿生六賢為朕良弼應五百之數誠二八之表釐元命星辰以理論道而陰陽以和而龍命未弘稱謂循禍所以崇推恩之重廣延賞之義也右相兼文部尚書判度支魏國公楊國忠左丞相特進兼御史大夫判度支兵部尚書兼劍南節度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實封一千戶楊國忠左丞相兼文部尚書判度支魏郡太守周子魏郡太守周子崇業膺積慶而誕復具美而挺生而校茂者根深流長者源遠是降英商是成賢人庶載而百度惟清審衡而九流序位我玄化格于皇天信為寶貴寶賢訓整於人愛揣已有畸儔之策而因臨城蒸宿封崇之事伸以建旗之寵乃睠曳裾之榮旒旌徽烈用光泉壤可贈武部尚書鄭國公丑張氏可贈鄭國夫人

十二月以安南山鬼獠獠為衛尉卿詔曰王者出師登壇擇將虎旅久住爭雖成功則君賞其勤父成其訓名教斯在龍秩是崇戴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員外置同正員燕膚勝郡太守周泄勝御度副使上柱國柳城縣開國男安慶緒門傳忠孝之義庭稟韜鈐之略志氣剛決圖猷是求遂使榆塞息警柳城罷鋒百勝深謀無道變奇推上將之功用叶中行之吉可特進行衛將軍無廣陵大守餘如故

十三載正月詔武德功臣及貞觀物宰衛等絕祀忠義成會國家用勳大勳業典策其右子孫零落宜見優恤無任官官者量令所司即責保資與一人京官唐物功臣繼參締構緝勞念舊義存懷音思之外宜放一子出身如已有出身為司依資與一官

十四載鴻臚卿万俟卨副使霍武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安思順祖左玉鈐衛郎將父為武部尚書右羽林軍大將軍波主為太子太師十五載冬在成都詔文部尚書章事房琯與子官屢從屬參謀軍郎中兵部典選六年前後無及之者帝嘉之特與一子官從原上踰六回紇恩贈父乃贈其父吉勝永嘉一為鄭州長史

李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贈其父意為禮部尚書祖會為涇州刺史

張延賞中書令張嘉貞之子初名寶府君見賜名延賞延賞于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

王君奐判涼州都督封晉昌伯拜其父壽為少府監仍賜致仕希又官亦廢達權引君奐及妻夏氏設宴賜以金帛

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武德開元及蜀郡靈武元從功臣有先亡沒死王事者並加優贈各與子孫一人官其武德郡靈武元從官及在路扈從官三品已上與一子官四品已下與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與進改

三年正月大赦詔封西城縣為某郡載身死者三品已上各與追贈仍各與一子官五品已上一子出身六品已下量準追贈其元從從駕至京至成都府又武官五品已上宣與一子官六品已下超資進改聖皇至成都府後到官及靈州至京應從三品已上與一子官五品已上放一子出身憤願回授祖及親及親近亦載賓元功自身亡沒者子孫一人附其詔追節度下將士三品已下與一子官六品已上放一子出身自開元已來掌轄之家不為追賊所污者與子孫一人官是月又以潤州御使度副使開府儀同三司譙郡郡開國公食實封一百戶仍與一子三品官封譙郡王食實封一百戶仍與一子三品官封江國公食實封一百戶與一子五品官食封如癸食實封一百戶與一子五品官王仲昇封沛國公與一子五品官吳王祗封汝南郡開國公食實封與一子五品官周皓封汝南郡開國公食實封與一子五品官白延恭封

壽春郡開國公與一子五品官茶公榮封豫章郡開國公與一子五品官李清朝封河國公食實封一百戶與一子五品官攝
虞義封彭城郡開國公與一子五品官
上元元年九月涇原兵馬使元從特進兼判林軍大將軍同正員李元忠死王事帝以其子承恩襲其官爵
代宗寶應元年十二月封朔方節度使僕固懷恩妻張氏為涼國夫人賜實封二百戶以功寵之也
二年正月改子制曰功崇堙重加以服章德厚流光延其慶賞
晉益甘茅之典並明弊勳之才副元帥太尉兼侍中都知河南淮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上柱國渤海郡王光弼元勳潛代公輔推賢宜大位之師律自出征務蘊距海負河連率百城旌旗千里東郊誓衆雅愈侯之功北伐雍容有穆漢將之略高才寵敵重鼎期調尤知武庫之深實在堂室之右嘯其真食美以保家食議允詳舊章敦獎育士

我澄沁高譯慧斛文成惟良曹楚王等各與一子五品官加實
封一百戶仍各賜鐵券以名藏太廟並傳於後嗣用表忠誠已
宋將勳業高者其名籍圖畫亦准此子儀與一子四品官昔
晉侯圖受裝盛慶元戴各與一子四品官并賜加實封一百戶
儀王及彭王已下男未有官者並准格例與官及封承襲并長
業已下公主及郡縣主嗣郡王等各與一子官皇親五等已上
諸親三等已上各與一子出身二王後各與一子官諸道節度
觀察使立功將士其父兄在無官者依子文武與官已歿者追
贈陣亡將士襲父官爵
二年郭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加尚書令上表陳讓詔答所
讓者依仍以其子晞兼御史大夫嘉其父讓也
大曆三年二月以試太常卿郭曙為太子賓客贈子儀長子特
拜正員三品寵之也
四年三月迫贈嘉貞王嶽祖故太常寺協律郎胄為兵部尚書

祖母鄭氏為通國夫人杜鴻漸祖故益州長史廣行為尚書左僕射祖母蕭氏為滕國夫人元載祖故左衛郎將敬同為兵部尚書祖母鄭氏為涿國夫人杜亞祖故左武衛郎將文成為吏部尚書祖母張氏為冀國夫人及妻王毋李氏為涼國夫人推恩也
十一月肅宗即位南郊禮畢加上尊號大赦天下改元為上元元年
十一月庚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二月丁酉朔以上皇誕聖日為天長節
二年四月己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一月庚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二月丁酉朔以上皇誕聖日為天長節
三年四月己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一月庚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二月丁酉朔以上皇誕聖日為天長節
上元元年四月己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一月庚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二月丁酉朔以上皇誕聖日為天長節
寶應元年四月己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一月庚申朔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為乾元元年
十二月丁酉朔以上皇誕聖日為天長節
廣德元年七月上尊號為大聖改元制河北副元帥僕固懷恩宜
兼太保仍與一子三品官二子四品官河南副元帥李光弼與
一子三品官幽州節度使李懷仙與一子三品官李抱玉郭英
乂李寶臣李忠臣李希烈各與一子五品官田神功孫忠義各與一子五品官
皇甫溫李昌巎高固承嗣薛嵩獻誠等各與一子五品官田承嗣恩
宗師律程元振勳高位命仍與一子五品官僕固瑒為崇慎
白進李建徽李光進楊崇義李懷光張如芬白元光溫如雅拓

是年鄯朔方都知兵馬使李懷光士母甘露寺尼正則薦有母
禪師官給葬事韶嘉其賢也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即位六月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詔武
德已來至德已後崇高井至德已來時相功勳列著已上
及有意加贈誥子孫流寓者重與官錫州刺史及常參官父見
在未有官者量與五品敘仕官及階父母三殁與贈官及邑號
戊子贈驃騎將軍代國公安金藏兵部尚書檢其子亦良銀青
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正員
壬申中冊尊廣州長史
中四年四月贈故觀博節度副使御史中丞衡常侍太
子少師韓實封二百戶委馬隆德沅境上以禮致祭仍與抱真
哀冊書日知等封其妻韓氏為燕國夫人
贈之子孫三代已來過犯者減一等論功酬賞封賞之典冊
令今廢
是年敬章皇后弟吳湊使於朱滔滔留之館中
府一百三十二　七
之甫懇而哀慟久之敕贈子婁正員五品官
興元元年六月宗謚副元帥李晟平朱滔收京師捷謚贈
冢父鉞太子太保母王氏代國夫人
七月李懷光據河中以絳事中孔巢父充宣慰使遣等德宗
在東宮時父子五品正員官是月御丹鳳樓大赦天下詔司
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一子正員官尚書令西平郡王
李晟一子正員官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咸寧郡王渾
瑊一子正員官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李晟一子
正員官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令咸寧郡王渾瑊一子正員官
詔遣御使及行在都知兵馬使劉德信張名振等各與一子五品

九品官仍奏本使即具名銜聞奏

一年正月一日赦書天下刑史與一子正員官

十月詔以太尉兼中書令西平郡王晟長子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賜緋袍魚袋晟父子有司常例以歲功加階勳爵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仍賜上柱國唐制公卿勳階自九品至正一品有司常例以歲功加階勳爵以次遞升高特為命階且寵異以

膳御俾其父並建門戟

六年十一月庚午南郊畢詔宰相及東都留守六軍統軍諸道鄭度使神策軍使金吾六軍羽林統軍京兆河南尹並贈尚書御史臺長官太常卿各與一子官故尚父子儀與二子五品正員官如已五品已上量與改轉贈太尉汾陽王一子官張巡許遠南霽雲顏真卿柳顏真卿男

十一年二月授張巡男去疾許遠男岫南霽雲男承休顏真卿男

五月門下侍郎平章事賈耽奏祖尚不奉御璩特賜揚州大都督

府　百三十　九

父緣州聞喜劉審言特贈吏部尚書祖母民氏追封武威郡太夫人母李氏追封鄭國太夫人祔祖府祔葬而特加贈

九年十一月乙酉日南至郊祀禮畢大赦天下故尚父子儀贈太師及贈太尉秀實及與一子六品正員官

是年詔自前刺州刺史伏博濟惟乃曾祖采文惠公洽佐天后定紹後之東翊贊中興宜錫恭裔孝無窮朝博濟郡人懷之

十一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太子賓客李泌為左領軍大將軍李遜為右威衛大將軍前兼中丞皆文武兼資故有是命

諸子同日授官者凡九人

十四年贈故衛州刺史王燾洪州都督以其弟緯故也燾字公烈即位制曰武德已來張巡許遠南霽雲雖殁功日著張巡許遠南霽雲顏真卿柳載等子孫今各與一人正員官故尚父子儀贈太師及太尉秀實與一子六品正員官

府　百三十　十

詔曰國朝勳臣承累聖之遺追先正之勞溥子孫難代有勳烈而本根已遠枝葉稍疏詔書優恤子孫頗有司不悟於進軍（命）宜存載引據稱其大功果復良嗣載籍昭著以為法學之行勗于前修皆人之所知況功臣之後勳賢能不舉命以官或任以（闕）或恭于謙列藩于旌太傅之憲將樹南城之封祖郡族之榮不使東門之感忘義懷寵古今同之後數日又得敏睦元英

敕契丹使韓德師祖次歸朋

三年四月以汾陽王郭子儀為尚父中書令

崔文曜為文忠表贈司空為貞烈先是崔文曜為文忠表贈司空為貞烈敏睦為貞烈崔文曜為文忠表贈司空為貞烈先是崔文曜為文忠表贈司空為貞烈敏睦為貞烈

書陳訴事表曰臣以授職官仍定衣冠事訴中書門下

五年三月以贈洽事王潛之子璋為左清道率府曹參軍洽孫王錡為親衛王承宗果破樂壽等賊賞勳

六年七月御延英對宰臣李吉甫等曰昨見代宗時滑州節度令狐彰盛陳上表乘次土地兵甲籍上朝廷遣諸子廻表歸闕代宗以彰遺表宣示百寮付之史館當時在位者聞之無不歎咨唯有子通在臣每感彰同時河潮諸鎮傳子傳孫無不爇初盡代嘯聚恣橫義感激奉國忘家遺子入朝歸於先帝貞元中長子建坐事死滑州幼子士真歸於欲使子孫承奉有何激勸命通幸存得遇明聖伏乞陛下忍割與語如堪進用望稍優獎帝因語宰臣曰德宗委屬冠於百王但臨事剛斷宰臣自德宗崩後規諫朕以在藩邸雖則幼年記得數事未嘗先聖德等當以為聰明飛因撫通智答大夫

九年八月庚寅録功臣之後以左神策軍華原鎮遏使馬使兼御史大夫康志睦為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左龍武軍將軍知軍事河南府河陰縣令李公為太常丞非前資縣令左神策軍判揚

州司馬薛之連為蘇州司馬蘇鎮為龍州司馬李充為虔州刺史李仲堪為常州司戶參軍裴寰為襄州司倉曹參軍韋知清為襄王府功曹李元正為潤王府功曹許詔曰君臣遵令故國以忠家勸賞義明故賞功而顯節存則録及子孫歿則錄其子孫然後忠義不遺典章斯在故益州觀察使檢校兵部尚書廣日知故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洧等一十家皆有功績並從於典府故命搜訪以嗣光賁前人今志寧等或服或着績並從典府成式表述京府之中或隸中州縣之職或仍疏鎮各殊等榮無殊受録者無忘於事依懷思者使知其必報勤勵龍權無替前勞

十三年七月韶著作郎權皐太子太保皇前贈秘書監是因子德美為郎後有是十三年正月赦書故尚父子儀贈太師晁贈太尉柳泉卿張巡許遠南霽雲張巡二子官出身有差

十四年三月以襲州司馬閻正冬孫通為衛尉卿給事中崔植封詔上言通德剸律通識古今前兵伕律前輩未宣遂加斯用命宰臣訪植以通父歎有功不及棄其子前輩未塞不宜遂加斯用

七月帝御宣政殿冊尊號禮畢大赦天下故尚父子儀贈太師及其身是月宣武軍節度使韓弘與二子七品正員官

九月辛丑以親傳田弘正之兄相州刺史田獻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賓客東都留守

十月癸巳左丞盧坦為吏部侍郎

下及節度等使東都留守東畿汝防禦使京兆尹諸軍使等皆頒恩命及第一等封邑并張巡許遠南霽雲其中有子行堪任事者有量才叙用

大月乘輿巡幸之後堪任事官者以大理正段文昌為殿中侍

御史清儉耿介事親孝敬為時所稱史部侍郎宮田劉伯芻為水部員外郎長安縣丞竇鞏為屯田員外郎並以學業贈官父母贈太師令公夫人鄭氏贈太尉學業贈吏部尚書令公常贈尚書段文昌祖父贈太師令公夫人鄭氏贈太尉令公常贈吏部

秀實各與一子八品官頗真卿果確張巡許遠陳貴雲各與一子出身武德已來功臣子孫並加獎用中書門下及節度使帶平章事者各與一子八品正員官祖父母及父母並與贈官封邑隨其存者與邑號已贈已封者更與追贈及邑號禮儀使大理使慶支贈贓使京兆尹各與一子出身文武官無官者致仕及諸道節度觀察經略等使及神策等諸軍使父母及父與贈官及邑號東都留守及諸道節度觀察經略等使父母在及與贈官及邑號東都留守及致仕官母存者與邑號父母在及與贈官及邑號東都留守及諸道節度觀察經略等使神策行營六軍將軍威遠鎮國軍使各與一子出身四月以幽州總管十七地歸順授其勳爵及男等一十一人官鎮郡待加命服者五人外朝班佐環衛者六人是月贈盧江黥布崔器南部侍郎兼南宰相植之父也植出繼伯父祐前以是以請故特追贈

六月大赦制改開元文中書侍郎平章事盧奐一子正員官四年八月以太僕卿主持學宗為河南府左曹掾優給令辦酏

為汾陽令安史之亂宏祖恪祖清皆普名節故特加寵之

睿宗即位初大赦詔元和已來兩河節度使全家歸闕者加張掖郡王承元程權劉總田弘正等五家各與一子五品官

貞元元年三月以前右補闕徐浩為湖州司馬特令量與官階之孫也朝廷以忠賢之後褒崇讓官階兩不免拜故有是命

二年四月以逃元崇元孫前宗北府員平縣尉令與監察御史

又宋璟曾祖仲昌令堅為京兆府富平縣尉

睿宗大和元年正月赦詔今年正月十四日上登太極門觀燈及是月宰臣建議請御仗門文承宣宣制等官各與一子正員六品官古制朝廷重節度使歷至臣上言故張仲武制史李載義等師二人俱為師古所害共勁子可舉年纔十歲送在海中至今倘在臣已署軍職請與授官內一官送以謝州刺史張仲武子又超遷度使李祐與一子五品正員官

二年三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房玄齡進封太原郡公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杜如晦進封鄭國公裴度貞觀初參謀各請封辭回授一男

六月以故中書令褚遂良五代孫庾為汝州別駕洪縣尉內史伏仁傑曾孫前朔州刺史孫逖為給事中宋璟曾孫渙為京兆府渭南縣尉韓休為京兆府渭南縣尉劉晏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元載孫伾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吉甫孫宗閔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德裕孫烜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令狐楚孫滈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群孫珙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絳孫渭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元稹孫侗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程孫鄴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蕭俛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令狐綯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慎由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鄭朗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李珏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周墀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蕭鄴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劉瞻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沆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安潛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胤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崔昭緯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張濬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張文蔚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蘇檢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蘇循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裴贄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坦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裴贄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坦孫為京兆府渭南縣尉故中書侍郎平章事

古曾孫志諤潤州刺史故左僕射裴度曾孫行立潤州司功參軍韶因武德已來輔相之臣勳績昭著追加褒贈及乎後代子孫或有淪落不振之家故特申恩旨庶其門閭有所光顯

及乎後代子孫等乃其曾孫式叶搜揚奏聞之際用彰追遠之意

三年五月制潤州平廣寺加李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僕射仍為一子五品正員官并加賞封三百戶

九年七月丙戌故中書令蘭陵五代孫毗故尚書左丞漢府同中書門下三品懿璞四代孫尚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襄先四代孫尚書並為羅揚參軍文學

五年十月故邠國初功臣僖國公李晟等七家奮勇之以官拾遺帝因讀貞觀政要見文皇公卿獻議之儀詔訪舊而不次用之開成元年正月赦詔何前朝廷有張戒

邵弘正程權各與一子官子弟擇任使者委中書門下量加引用又詔曰國經五禮元和中以河朔舊縣歸朝并遂宜以新敕書張昭例施一子正員官

閏五月癸巳以前威中監軍鎮為潤州團練使鎮大師瑒子也宰相以瑒扶危之勳請帥目鎮軍臣以為不如多與小色令我念其先子女王昂無愛畏之辭服美食可也宰臣以鎮有為郡有幹勤之名屢滿乃命之

三年四月以潤州南陽縣尉鄭可則為鎮海軍節度判官可則舍人徵之子也

詔定王舍人徵慕容詳文長之忠誠因訪王政為首故有是命又以博陵王建玄璟前秦州防禦判官趙郡中侍御史韓為監察御史李陽王敬暉曾孫同試大子通事舍人元膺為河南縣丞以德行聞於太子通事舍人元膺為河南縣丞以德行聞於

中丞以兼憲帝前賦及敬祖仁傑與五王協心禪替王室帝因閱其後擢補獎權擢擅荷之後訪無其人

五月戊辰以故楊州刺史鄭滑節度使韓弘為楊州大都督和初弘同捷眼疾請解節度不從甚佩為同捷所囚舉家憂懼至有投井自縊者弘聞之即日表求老家因得脫免至是卒滑州為河中府節度使

十一月己未以前河東節度使張弘靖為河中府節度使

庚午以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貫之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十二月丙辰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韋貫之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

四年二月丙辰以前度使劉約之言王鍔之子故德州刺史王權在任有善政郡人愛之為李全略所殺家無遺業有男故和初刺史同捷眼疾請解節度不從甚佩為同捷所囚舉家憂懼至有投井自縊者弘聞之即日表求老家因得脫免至是卒滑州為河中府節度使

十一月己未以前河東節度使張弘靖為河中府節度使

庚午以前中書侍郎平章事韋貫之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

四年二月丙辰以前度使劉約之言王鍔之子故德州刺史王權在任有善政郡人愛之為李全略所殺家無遺業有男故

家莫尚若報國莫大於忠孝兩全古今所重在朝文武百僚并諸道節將等若有父母者宜加恩澤使得榮養如父母者如是當為家國之風勵有若臣之道

三年二月己丑勅在二年五月十二日勅中外臣僚及諸道節度使等有父母在京師者加恩澤使得榮養如父母者凡居臣下盡孝之道各宜安家供其甘旨或遠者親覲僅稀展省或亡者封樹靡守外群臣諸道節度防禦團練刺史等父母在殁者並宜贈官追封

五月丁巳勅自安州置內平外成夫子立言備有規模之樂春秋垂訓非無征伐之事夫尊卑朝聘資於宴享而五禮降殺家肥朝旨及諸道節度使妻室未有得殁者宜各加恩

四年正月庚申以前淄州刺史鄭德曾為左散騎常侍致仕德曾經今狐楚薦為淄州刺史德曾之子太尉之孫能念祖訓家風不墜誠可嘉尚

慶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庚申以詔發至事者如有子孫成立

其任使者並量升敘錄

二年八月壬午以檢校太子部尚書守邢州刺史郭崇韜可檢校右僕射守左衛大將軍檢校工部尚書武德軍節度副使

信可檢校右僕射守左驍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鄭州刺史

朱友謙加兵部尚書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子同州節度使令德為遠州節度使令德為許州節度使詔子

二千石者六七對於剖符者五六恩寵之盛時無比隆

明宗天成二年二月勅朕入繼圖御宇應諸承前勳績先之

心賴英雄之叶力雖曠爾之命已偏及於勳賢而延賞之恩

更加於骨肉應諸道節度使男及親姻骨肉未霑恩命者特許

上聞

五月勅故百僚承恩遷授荷不圖之寵蓋生養鍾勳賢勞永

慶訪子孫繼嗣量材敘用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其朝臣父兩省五品已上母妻未霑恩命者並宜追贈及叙封又以故相國馬燧都招討使馬彪超男壽哥為沈州長史仍改名承祚並超加官爵事在超不從其守墳所害父詠守墳所害父詠守墳所害父詠

周官司勳掌六功之名以詔制其食賞之典由三代而下乃有參建統輔成大業扶翊王室佐治生民憲雅德而崇高世於斌昇執干戈而戡難分爵於疆壤至或矢謀盡規經物成務定策位命而安宗稷奉辭出塞命清戎羯勳烈並建威聲載路於是有金石之陽車旅之錫加以殊禮形於善頌乃至增其爵秩賞及胄裔推訓擬以渥霑著圖繪之炳煥示慈於燕喜宥死於甲令陪葬於園陵配食於大蒸備儀於銘篆統殊於贈諡皆所以顯揚其不朽懋襃厥於來裔使知夫忠善之基而慕德之盛焉

周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於廟作賚之詩賚予也言所以賚予養人也

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攝依踐奠定也度量丈尺斗斛也

案古六年致政於成王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事賴決之故以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

革車兵車也

周公薨成王葬之以魯天子之禮樂也

周公薨成王葬之以魯天子之禮樂也

成王及周公相時斯土以尊周室

相時斯土謂營洛邑

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以賚魯於是外薦郊社祀以后稷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夫大賚猶夫大武周公象武王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賚魯也

賚予也言以賚予魯公之樂也

平王元年命晉侯和為公侯伯初大政殺幽王武公將兵佐

周平戎其有功王命為公

定王十三年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狄留吁潞氏

士會即中軍良為大帥

靈王十八年魯襄公二十九年始襲公冠於晉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能於兵事而有禮文也

晉子言於晉侯以其能於兵事而有禮文也

六月晉侯請免王追賜之大路以行禮

大路玉輅

隨何至漢軍中謂
是年高祖賈酒雒陽南宮召通侯諸將
軍令高祖賈酒雒陽南宮召通侯諸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護軍太守行大將軍事後將軍假節監青徐諸軍事領東海相進
破賊孫陽平之是年張步降復叛邳後追討斬之帝美其功
詔褒錄曰昔孫武穰苴兵法所貴威制必行信令必賞故能
貧弱衰弱有以強制強威震敵國今將軍受命東征
清領徐方誅討不從威風遠振海岱震動賊寇陳兵
誠之威國家以爲重委且勉慎撫之
明帝時貴戚北海王勳燕山乃率師詔使中郎將持節
即五原拜爲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二萬戶鑄印賜策
永平二年詔曰大將軍竇前戰出征克滅北狄朝加封賞國課
不足身氏舊典並家爵土
馬鄧侯景次陽侯璟夏陽侯各六千戶憲德不受封
永平中帝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
又有五帝太傅高密侯鄧禹吳漢耿弇杜茂寇恂賈復陳俊馬武王梁
祭遵李忠景丹蓋延耿弇臧宮馬成傅俊岑彭鮑永馮異祭肜
馬援堅鐔劉隆杜林侯霸子代侯蓋延太常
守東光侯歐純橫野大將軍山桑侯王霸城門校尉朗陵侯臧
宮大司空固始侯李通揚虜將軍揚虛侯馬武大司空慶普
實融前將軍安豐侯竇融安豐侯卓茂
侯劉隆太僕侯趙熹太中大夫博陵侯杜林
太子少傅侯鄭興太常侯陳元光祿勳侯范
漢陽太守侯任延武威太守護羌校尉戰死有功
馬武等畫形於雲臺之上以顯中興將帥
年秋基盡贈給知友妻子不免操井臼帝下詔追褒美之封其子
嗣爲明進七百戶

魏太祖令曰故陳留太守秉義差大性忠能始終奉義高
封侯宋細在異州亦負袒欲得之天誅滅門郭淮於祇使領東阿令
呂布之亂袁紹皆叛惟范東阿完在由祇以全城之力也後
與立功由時議者皆言當討牛輔裁大收不增殺有水旱災除大不便又聞來諸孫猶
以爲憾如故大收不可復效易祇猶執之孤不知所從使與奇
令若諸之時故軍於袁術使祇守壽春官田討如祇議於
官便於客不便解還此云以疑令若祇猶自信據計重還自
執分田之術孤乃然之前後爲也田都斬施設田業其時臧測大
取後遂因此大田豐立軍田權滅群逆克定天下以薛王室孤
與其功不幸早沒追贈以郡猶未副之今重思之祇宜受封賜
留全今孤之過矣祇子庸中宜加封爵以祇爲不朽之事
遭事平子伯
之討孤不及也
程昱常從太祖征討屢有劾及中夏漸平太祖初
之敢不用若百官何以至此
徐晃爲平虜將軍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張郃劉備於陽平備
遣陳式等入斜營絕馬鳴隔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
者太祖聞其善假晃節令曰此關道狹中之險要吹鳴也劉備
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定此賊計善者也
夏侯淵爲行護軍將軍督張郃屯長安定安中太祖因
涼州亂自將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將討建潤于園柂等
月餘攻之斬建及功曹孫狄巳下淵別遣張郃等平陽關渡河
入小湟中與西路諸軍會圍令支斬名王以下三十餘人
三十餘年淵舉威之虎於關右所向無前仲長有言善爲兵
如也
文帝初徙涼州刺史倉慈進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以兵攻敗敏後奔濱境獲斬之又吳將孫壹及兄慶率衆合數萬家詣降壹復反叛慶率衆討壹壹衆計窮斬之傳首建康起三層江南開復王略帝嘉其勳以行建威將軍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帝以世嬪興義兵勳誠並功常以陽羨人民去城之西鄉丹楊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顯其功焉

晉帝末顧榮卒帝臨視盡哀欲表榮德榮子王功臣格矣郡內史前侯上疏論榮之功曰昔賊臣陳敏篡竊藉權稍天伴亂兄弟翅輕感逼士庶以爲臣僕于時賀循猶在朝出故散騎常侍顧榮軍司馬與伯顧榮經德體道謀宏德量之臣卽在困彌厲導經艱險之中遏迫敵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忘食義烈感激心同敵讎之志協契齊聲所謂投命之士名對東夏榮率先忠義奮發左右翼戴桓宣武駿奔其會如林榮乃躬當貴人名爲義

公以宰功俾古烈勳邁桓文方伯大憲宜崇殊禮以光茂典況公忠貫日月義烈薄雲霄而未加顯賞何以勸將來公其固讓毋重違朕意公之勳業已著於前公之忠誠又彰於今朕豈忘之公其勿辭以副朕意

明宣在東宮主洛兒給事帳下元紹之逆帝還宮往拔擢及入洛兒有功馬即位拜散騎侍郎日士孫家必以孝敬為本在朝則以忠節為先不然何以立身於當世揚名於後代也散騎常侍王洛兒車路頭等勳勤左右有餘年忠謹恭勤久而滿至未曾須臾以有廢替之心及在艱難人皆易志而洛兒等捨命不移貞操殊顯雖漢之樊噲魏之許典無以加焉勳冠元功宜超賞秩何以褒勤朝廷為臣之節其賜洛兒爵新息公加食邑通前滿二千五百戶贈太尉諡平王賜溫明秘器載以輼輬車使殿中侍御史監護喪儀葬於洛陽官為備辦靈柩到日遣使者一人弔祭依漢霍光之喪故事給鼓吹及朱旄黃屋左纛葬訖除之帝以後所後多重國大計一委之焉宗元年卒帝甚痛悼之謂臨哀慟朝無不追惜謂洛兒忠安城王陽溫則投深義以輼輬車梓宮送終禮皆依後故事葬訖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諡曰剛侯

子崇襲爵為冠軍將軍給虎賁中山及魏郡平定帝宴酒高會謂侍臣曰朕即位之初內難未弭外寇交侵賴公忠謀武略克清多難今天下無事公之力也公可謂社稷之臣矣公稱帝曰誠如公言公之勳業可謂大矣常加宣代田勳為勇武將軍從帝討平涼鄯破赫連定獲累千等累遷大司空進爵為公部曰大千虎步秦雍鎮撫邊夷威風遠振勳業日著帝之將討涼州也諸君咸謀唯司徒崔浩勸帝決行群臣出後歎言於帝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冬困諸君不可用也宜從浩言帝善之既克涼州帝大會於姑臧謂浩曰卿昔勸公智計有餘公乃不復委卿之教若乃如此終至大利浩曰臣如此深可以顧謂浩曰教若力如此終至大利浩曰臣如此深可以顧謂浩曰教若力如此終至大利浩曰臣如此深可以顧謂浩曰教若力

勳捍以聞
孝文以長孫嵩在太武時爲太尉北平王燾所追疑先朝功臣
又以嵩配享廟庭
又以穆崇自太祖爲魏王拜崇征虜將軍從平中原及破命崇
立祀于祠世祖踐阼太和中追録功臣以崇配享廟崇之孫貴長
城公主亦請旨宣帝追恩崇勳令著作郎韓顯宗敘其事定碑
文建於白登山
崔浩以佐爲周兵將軍從平洛帝追録先朝功臣以安侯繼崇爵開
陸侯浩在父成時以輔立功還司徒公爵之渥所宥獻文登遐增
寵益甚浩曰舅氏之寵非所以保家也固辭不受
薛安都爲平南將軍都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鎮彭城安都
自恃有功每懷不滿
高祖初登極南討安都親率六軍次于彭城安都遣使乞降
高祖許之安都遂入朝
高祖引見賜以御食
高祖謂安都曰卿往年背叛今日歸降何也安都對曰臣往年
實有罪今日歸降實有誠款
高祖曰卿若有誠款何以爲信安都曰臣今以母妻爲質
高祖曰卿母妻今在何處安都曰在彭城
高祖曰卿既以母妻爲質朕當遣人往取卿母妻來卿可自往
招慰安都曰臣既以誠款歸陛下豈敢復還彭城
高祖曰卿既不還彭城

之尚等
後周太祖河橋之戰馬中流矢墜地都將李穆下馬以馬授帝遂得得免攜授武衛將軍加大都督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武郡公增邑一千七百戶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公之於帝義其忠節乃奏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危難後加之以爵位賞之以至昂未足爲報也乃特賜犢駿參懸以十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授帝以駿馬其後中廐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穆爲并州總管長子惇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爲公帝令功臣世子並與嗜膳公遊戲宴於時輩之中特被引接每遲方廉班異時珍奇無不班賜小武伯進爵安樂郡公高琳爲周齊軍校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莫寔謂軍吏曰諸公即我之韓白也

蘇綽進字令綽周盛樂人勁勁之後曾祖庫多汗因避難改姓杜氏初從賀拔岳西征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綽馳馬告急帝時在統軍謂諸將曰當清水公臨敵遇禍之時君等性命懸於賊手雖欲不告其路無從杜禍周冒驚死之難遠來見投遂得共謀去就同雪讎恥雖藉衆人之力實賴杜子之功勞而不酬何以勸善乃賜馬二百匹

宇文護進字薩保有器局屬文州民夷相聚爲亂護討平之以功授都督拔破豪帥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二千戶又從征潁川及玉壁戰功超授大將軍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二

褒功第二

唐高祖受禪周法尚為巴州刺史破三鴉叛蠻於鐵山復從柱國王謙平定蜀境遷儀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戶從幸洛陽召之及引退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尚固辭帝曰公有大功若固持給鼓吹者欲令公知榮之耳公也固與之

高祖之初公事無遺衆戰無全陣決天下之英傑也進封吳國公增邑三千戶

賀婁子幹初為後周秦州刺史及尉迥作亂子幹與宇文從錄從韋孝寬討之遇賊圍檀州子幹與宇文述等破之帝大悅手書曰逆賊尉迥敢違天道蟻聚作寇檀州公投命誅討書念兩陽郡公爰從已等並德惟油隆村與連生追叶台徵名著義隆庶兆咸歸戴烈並著勳勞至家安穫焉之嘉誅孝昇唐之景命惟祖謝勞又帝戴烈並著勳勞至家安穫焉之嘉誅孝昇唐之景命惟祖謝勞又帝戴烈並著勳勞至家安穫焉之嘉誅孝昇唐之景命惟祖謝勞又

【府元龜】

帝戴烈並著勳勞至家安穫焉之嘉誅孝昇唐之景命惟祖謝勞又帝戴烈並著勳勞至家安穫焉之嘉誅孝昇唐之景命惟祖謝勞又

【府元龜】

所部之內少將百指以壹通實役兩軍凡十有四戰所向摧克徒旅無過半不反鋒刃之餘全兒貴族自非矢石傷殘皆得保其首領宜隆名器可上柱國勳邑萬戶餘如故若斯之傳古今罕比

李安為楊素討馬邑鎮行軍總管與突厥戰破之詔書慰勞曰卿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為長險隘之間騎鬪官軍所懼朔府親將部落勁健雖破賊徒非精銳突厥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簡以依遣位上大將軍除鄯州刺史

元諧為行軍元帥討吐谷渾名王公多來降帝大悅下詔曰褒善旌勤著於前載賞武酬庸垂之策典朝野由斯成績場泳詩大即實簡朕心加以延世隆寵典可柱國州封一子縣公諧拜鄯州刺史

韋冲為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冲既至南寧蒞政愛撫夷夏百姓頌曰諸葛孔明之後韋公冲之治

豆盧寧為漢王諒所逼作亂寧固守城池諒不敢進及諒平帝下詔曰寧頻名臣有國通規加等賜縣柳惟公典鍊深識大義不顧姻親出於万死首建奇策去危賜順義存身追加榮命宜優常秩可贈大將軍封正義縣公賜帛二千匹謚曰忠

衛玄與代王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万拔之若戰賊稍却既而玄感西遁玄實鼾鬬七万拔之若戰賊稍却既而玄感西遁玄實血鼾鬬七万拔之及千餘級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東寫至高陽復詔行在所帝勞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无顧之憂仍下詔曰近者妖氛充斥寇盜縱橫河北義兵多於蟻聚關西豺狼甚於蜂起宜鼎宗命式弘黃典可右光祿大夫賜以良田甲第資物鉅万樊子蓋為東都留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疾盡銳攻城不能克車駕至高陽

李襲譽少通敏有識度隋末為冠軍府司兵時陰師輔代王於京師留守帥多驕縱襲譽與語士馬以嚴肅師旅甚為統率漢中會帝已定長安遣使授襲譽蜀漢道招慰大使仍令承制封拜襲譽遂漢川之衆西指成都蜀段綸為益州總管代襲譽稍撫襲譽乃入拜右光祿大夫少府監帝嘉其功命為三從姪冠回安康郡公襲譽表讓不受別授分掌機務相等世數恭聽襲譽部率宗人協同義率立功已蜀藏為開基宜有襲爵用越階序特賜合諸宗正思禮之差同諸服屬

劉曜為浩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為寇隋城多陷武攻之輒為賊所敗帝下書勞之曰浩州之全卿之力也功績重於公自

馬三寶本紫磨奉平陽公主適於司竹及義兵濟河三寶以部數萬謁軍後頻平道軍將軍從幸司竹帝顧謂三寶曰是汝建英雄處卿富貴不惡

太宗貞觀初代州行軍總管李靖擒突厥頡利可汗獻獻太宗宴群臣曰昔秦陵被步卒五千而免身降匈奴而得書名竹帛朕以三千輕騎深入虜庭克復定襄威振北狄古今未有足報往年渭水之役也

五年李子和從太宗平劉黑闥陷陣有功賜姓李氏往在武德

貞觀

七年右武候驍果張士貴破定孫伏伽進策曰臣聞天生百姓立君治之君天之子也故君人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是以堯舜憂人而進禹皐稷契伊傅說之徒殷周以興秦任趙高二世而滅由此觀之治亂興亡在於用人而已

十二年冒左衛率府胄曹參軍事唐臨為監察御史時有冒名代替者臨奏曰竊以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故曾參稱大孝而舜為法今冒名代替者既背棄其親又違犯國憲臨以為不孝之人不宜仕進

十三年特進楊恭仁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潭州都督謚曰

十四年詔推突王神通與河間王孝恭贈陝州大行臺右僕射鄭郡公房玄齡山贈兵部尚書梁襄公劉政會贈禮部尚書魯公尉遲敬德贈鄂國公秦叔寶贈護軍左衛大將軍並以勳業著於凌煙閣圖其形狀

十六年李大亮為右衛大將軍尋拜左驍衛大將軍初大亮為右衛大將軍時有人詣闕訟其冤枉者大亮以為其人所訟必是枉事即為申理其人既出大亮追而謂之曰我為汝理冤枉汝宜知之汝訟我我為汝理之我若為人訟汝汝亦為我理之汝勿以我為朝廷大官而不為汝盡力也

十七年二月戊申詔曰自古皇王褒崇勳德銘於鐘鼎又圖形於雲台者良以殊勳茂功臣雲慶迹其

鄭司徒趙國公無忌司空楊州都督河間王孝恭故司空梁文成公如將故司空相州都督太子太師鄭武昭公徵司空梁國公玄感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申國公士廉開府儀同三司鄭國公敬德特進衛國公靖尚書左僕射譙國公孟嘉故尚書左僕射蔣忠公通故陝東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鄭國公開山故荊州都督襄襄公紹故荊州都督邳襄公賴陵洛州都督鄧公張亮大將軍部尚書陳國公侯

宜令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即擇吉壤以藏焉難所以漏刃於陛下者文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之仍為元景山起墳祠堂以時享祀其為臣之義如此太宗歎而從之

太宗嘗謂侍臣曰朕觀自古帝王多任賢良以成其業或有君臣相遇同德一心者則能建立功名垂之不朽或有君臣猜忌各懷異志者則喪亡隨之

貞觀十年太

朝野松懷依存緬懷飾良深歎歎可賜賚對一百
尸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匹
三年二月郭英乂進
為都護鎮安破吐蕃及突厥默啜獻俘不
可勝紀以其冬置酒勞之及將士等並賜帛手詔謂
曰覽啜殘兇強邊吐蕃小醜孤負聖恩戮罔家讎狂悖未逞弔伐而乃敢肆毒蠭起蹂躪庶瑣心蘊六奇折衝千里
追奔遇敵受降逾於萬計建功若此朕實嘉之
六年六月丁亥詔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勛於大司
勳詔之九所謂嘗屬紀勞頒賞旌善藏于天府饗于祖廟臣竊議其道光也故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荊州大都督許文
貞公瓌開府存誠允迪勛德尚書右丞相太子少保揚州都
史徐圓公幽求開義寧勛克茂乃勳並儀形群后左右聖辟直
道周徙危言孤歎景雲宗年邦國多難憧憧若子服勞王家或
親受顧託以安劉氏或諸國蒞藩奉唐侯爵乃舊服勛于先
契弘濟沔危歲獻茂勞俾台小子嗣守文武之業奉宗廟之
靈寶寶元輔是敖予太享于先王爾祖其祐祀以配我
有唐之休烈並可配享睿宗大聖真皇帝廟庭又詔曰皇典鑒
建必有輔佐之臣天步艱難爰仗經綸之業故侍中譙國公相
王範故侍中平陽郡公敬暉故中書令兼吏部尚書凉國公
張柬之故特進侍中陵文貞公崔玄暐故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
己等並忠惟神降時保運生道叶台歲名書識輝資帝載勳勞王家參復禹嘉謀奉扈唐之景命惟祖謝易久而動烈益
遠撫晨昧以念功想前常而增感編遺故實用表徽懿俾列在
清朝於戲勗寧克申從祀之儀式茂嚴禮之典並可配享中宗
孝和皇帝廟庭
十年十一月景申朝廷大軍節度大使兵部尚書信安郡王禕破
突厥凱旋引朝日禕擒茂突厥酋長阿史那默啜經界萬
里賦軍獲獨精卒銳兵甘其有屢賓不素練而醜膺誕偏師
致誅謀若有神取如俯拾雖朝夏之云遠亦將士之力焉威武載揚頒以旌賞覆載覆庶人等北襲薛楊執而來歸因其亂旋
馳加壯學各宜坐秩用與盛猷
十二年隴右節度使王君㚟破吐蕃來獻戎捷帝置
酒于內殿享之謂曰卿能振國威恢邊破敵戮勳既著厚復又
多嘻厥勳已有處分卿士等並宜歡燕兼有賜物各宜領取
十七年三月代州刺史薛訥軍使張守珪沙州刺史賈順等大
破吐蕃赤嶺吐蕃退守珪曰吐蕃小寇不我侵鄙痛等皇懷寤烈久司戎旅各効忠誠暗中計畫遠開逆縣
嘉厥良深守珪及思順並宜賜紫其立功人叙録具狀奏聞必
須機實勿使濫虛令內出緋紫襲衣等頒取彙功分賞其被傷
人仍給賢藥使得安全陣亡人具名狀奏當加優賜
天寶六載正月南郊禮畢加尚書左僕射兼侍中上柱國
劍文靜太宗定策加長孫無忌李靖杜如晦高宗宏加褚遂良高
季輔劉仁軌中宗室加狄仁傑魏元忠王同皎文武之道抗惟
並用宗敬之儀不可偏闕
肅宗至德二年十月郭子儀既復東都加司徒封代國公食封
一千戶尋來朝兵仗迎于灞上帝見之曰雖吾家周寶勿再造
乾元二年二月丁未郭子儀破逆賊其將軍孫孝哲于東
西兩市而都之御製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魯炅李麟李韓國
考詞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丁酉詔文武官應在凌霄門內者見者并
飛龍射生等並宜加賞應功臣七月乙巳射生使李進潔等子
品出軍使記體質驍勇為亞賜名寶應功臣八月壬戌駙中少
監真知尚食奏李忠臣賜為寶應功臣
三年七月上再幸大散河北副元帥懷恩河東副元帥尚書令

州都督濮仙李抱玉郭英乂李忠臣侯希逸田神功燕志誠白孝德僕固懷恩李寶臣馬燧張獻誠燕朝彩董晉元振張鎬周智光渾瑊李晟韓王遷渾日進泰建朔李演楊崇義李忠義

[illegible]都度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尚書[illegible]使檢校司空兼侍中[illegible]使檢校司徒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太傅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太子太師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太子太傅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太子太保兼中書令[illegible]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兼[illegible]使檢校尚書右僕射兼[illegible]使檢校尚書[illegible]使檢校尚書[illegible]使檢校尚書

代戴力須具等奏宜賜緩綵五百匹以度支物充仍令所司送少牢并給酒饌人大兼令當博士一人檢校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三月詔隨駕將校後汴州并應從討洛及南郊立仗都將已下至指揮級長行軍將等除自削平中原已來未有立功始終效命及從征行歷星霜而慕從凡經百戰盡立殊功永念丹心真同赤子若無殊賞豈表恩榮其都將官員並勝忠勇稱功臣其初幕衙官並賜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指揮級長行軍將並賜優渥功臣

十月己卯入汴己亥車於崇元殿爲將士設凱宴戴恩進王讚等悽酒酣帝以酒爵明宗曰今辰宴會皆吾所以勍敵也

[illegible]

崇韜贊成其謀旣至汴州拜相百僚華衣擬州令崇韜權行中書事俄拜侍中兼樞密使又加鄴都兼領鎮與節度使進封潞公邑二千戶賜鐵券恕十死

周德威同光初追贈太師大成中詔與李嗣昭符存審蓋寵莊宗廟庭

朱友謙自以兼領破梁軍加守太尉而乎王同光初莊宗滅梁友謙覲於洛陽莊宗置宴於會鑾殿賜酺歡洽友謙曰成吾大業者公二人也

符存審趙同平末赴汴京巡撿先是朝廷令內官二人往太原一監兵一監倉庫又明宗入洛皇弟存霸軍騎奔河東與內官謀殺存審起與留守張憲等多不與憲謀末決鄴下大譟州兵畢集張憲出奔是夕軍士鼓譟焚燬城邑殺內官存霸等及憲於野

晉高祖天福三年正月乙丑西京留守李固奏今改鄭名里殊

[illegible]

周世宗顯德四年七月己丑賜宰臣李毅等銀鞍勒馬各一匹其

翰林學士承旨陶穀之所撰也

利史彥瓊平宣武亂軍明宗喜召彥超謂之曰吾得爾凡第力無如更何委曲爲我往河東轄百萬馬即授北京留太原尹

明宗天成四年三月辛巳王晏球至自定州帝御中興殿勞晏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禕羅虞周官之明訓十世猶宥左氏之格言是知帝王存志過之德念其事之庶幾之義知臣下之勤勞莫不弘以大封爵或罪乎處嗣屬請更議而能追其舊績錄功恕罪表其後効屈法以申恩所以使忠者竭誠而動臣競勸若乃子孫居祖考之後哀門戶所寄或念其嗣息或復其邑封茲義士所以忘死而賢人所以發憤也

漢宣帝甘露中丙吉子嗣博陽侯顯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訟吉之德言臣少時為鄉吏給事獄中聞見孝武皇帝前捕遽鞫無罪吉仁心感動帝泣悽惻遣使者持節赦吉徵詣公車拜為丞相封博陽侯食邑萬戶賜黃金百斤錢二千萬後遭嫌獄之詔吉幷拒大雖不避發聞被詔遂不肯對守丞謝如是孫不當在官舉劾之意吉曰掾史職耳如將書京兆尹遭興胡組俱送京兆尹以不受優受組曰前當去皇孫慰慕吉以私錢贖組令留與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當夫白吉曰食皇孫工詔令即得吉以職事遣吉尊朝之請問皇孫視省病狀歡喜甘毳食物細微須臾去皇孫於是遂盡歡心吉以此稱為天下之楊而德其舊義或以權全神爵成育聖朝功德已上皇孫知吉所以報其舊義或以此知其仁恕內起於心此謂介之推

劉向子歆為侍中太中大夫與王莽謀篡漢位莽既即真以歆為國師嘉新公封紅休侯歆亦自以輔翼之功當侯而為王所絕內懷不滿陰圖為逆事覺自殺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南郡太守劉隆坐縱盜賊不實徵下獄其門生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為庶人

晉平陽侯陳騫薨子準嗣準性至孝騫寢疾三年準衣不解帶藥必先嘗及騫薨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杖而後起

四年冬先薨會高未知問會兄子邕贈會可與慎死會所養兄子毅及峻幼隨邕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太子下詔曰峻子毅及峻幼隨邕等下獄當伏誅司馬文王表太子下詔曰峻等祖父父子兄弟內外鈐事有績吾世隆之義也毅等雖不成嗣氏之祀吾豈忘之忠用存前氏之後以會邕之罪而滅蘇蘇之嗣吾有墜典峻幼兄弟特原有司爵者如故惟毅及邕悉伏法

晉武帝泰始九年詔曰鄧艾有功勳於蜀罪不逃刑而子孫為民隸賤常悼之矣以鍾孫鄧為郎中

穆帝升平三年下詔復征虜將軍州陵縣侯毛寶本封寧鄉縣侯寶有忠節於國而本封不建其後嗣絕之義豈所以追遠篤親之道乎其以寶子邵為寧鄉侯奉寶後

魏文帝黃初元年詔曰故車騎將軍夏侯惇有古人之節其以惇養子廣為安平侯奉惇後

明帝太和元年詔曰故車騎將軍夏侯惇有古人之節其以惇養子廣為安平侯奉惇後

使給十人衣糧以時存問初仁擢出官日舉自謂代之既授張元芝曰舉忠於朝曰吾於國有功且父尚當遠今以大將軍授元芝曰舉來曰吾於國有功且父尚當遠今以大將軍授元芝吾寧衆歟不能事也朝建用人失序何以效理太詔拂衣而出監軍會高支場大怒列狀請誅帝念其功故但黜之

七年十月詔曰郭勝勇銳在法叛亡已上道者勝父母妻子皆有連坐厥以先尚父曩戴肆勤安固邦國不忍以子志其先勞令並原之停復其世其謫不坐皆釋放初鯛之走吐番頗之不納置於河抵流以歸杜希全得之以聞召至京畿日賜自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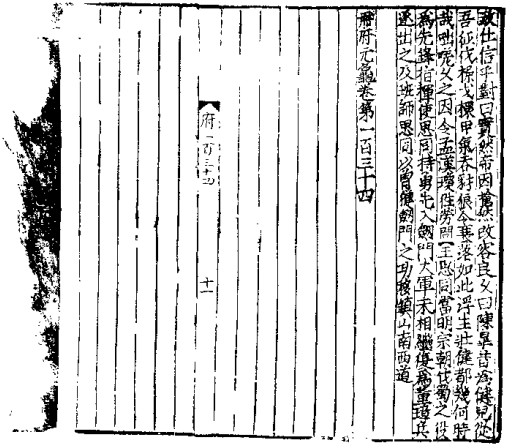
睿宗長慶二年十二月勅贈工部尚書田弘正忠勇果勁勤勤方議褒旌遽聞薨代表言冤悼須有優恤宜賜絹布一百五十匹錢五十萬支遂便支給仍令所在州縣備遞送至許州委李元賴官給葬事其男克柔特遇卒哀亦委本道差軍中職事收管柩使赴鎮訓勇冠於三軍威行淮西之役實有勛績其後王師征

討勅宰臣於興元府門外立平蔡勳績之碑以旌忠勇書曰及許州平蔡勳績宜令州刺史八月

憲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御史李憲奏右驍衛將軍劉貴等六人先在方鎮不自謹身有比喻競假如西官凌忽只合詔賈閑靜嫌任疎從行敗擊傷人見血理在難容但以父有勤勞勇功宜貸特從軟典勅以邠寧節度副使

支宗大和四年前豐州刺史充天德軍使渾釋生隔七年十月賞歸京師行司馬帝以威武軍使劉悅特異故特命有司備儀禮文

五年春慶陵軍節度觀察等使李載義為其部下錫志誠所逐因入親帝以義有平澤潞之功又能恭順自持大悅同平章事其年改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兼充開



敬仕信平對曰實然帝曰卿等既改容良久曰朕是昔為健兒從吾征伐橫戈棵甲氣未舒懈今襄落如此浮生壯健都幾何時我剛死父之因令孟蜀降住房閒王恐同當明宗朝甘蜀之役為先鋒指揮使思同持勇先入劍門大軍未相繼偽蜀重兵逐出之及班師思同以胃獲劍門之功授檢校山南西道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四

府一百三十四　十一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五

帝王部一百三十五

懲征役　好遠功

懲征役

昔軒轅氏、蚩尤氏、度四方天下有不順者徵而征之則征役之興有自來矣然而王者致治貴於無窮聖人用兵蓋不得已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一物失所則若納之於隍況乎寒暑盛冒師旅踰行有攻戰之苦居有係累之勤而可黷之者哉是以歷代帝王下詔優恤之詔降振給之命存者待以爵賞疫者厚以衣衾故曰悅以使民民忘其死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壽之東山所由作也今之紀者非惟豪塞守邊飛狐鴈門之謂凡千力役第而次之

周文王為西伯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弊王之命文圖為將師將攻擾而戎及北狄之難以守衛中國

宋蘇以遭之詩曰采薇采薇薇亦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憂心孔疚我行不來為漢王四年八月下令罷士不幸死軍者為槥槨瘞埋之令其家以時祭

八年十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槥槨瘞埋之令其家以時祭

魏文帝黃初元年冬十月詔曰古者天下既定偃武脩文封建諸侯以為藩衛所以鎮撫四海禁防非常也今諸侯王雖有土地下不過數縣租入裁給衣食不得賦政事其以漢郡為魏郡河東郡為河東郡河內郡為河內郡

九年三月行如譙還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賜爵一級

武帝建元元年秋七月詔曰將士轉置送迹二萬人其令百姓共給之

元光六年冬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因數寇邊境故遣將帥討征之師因遣屯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不相習也今以近出邊郡騎士習射者各二百人為一屯

元狩二年秋詔曰匈奴侵邊河南地以開朔方發卒十萬人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上林昆明池

五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六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元鼎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五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六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元封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五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六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太初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天漢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太始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征和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後元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元光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五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六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元狩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五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六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元鼎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五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六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元封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五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六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太初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天漢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太始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征和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四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後元元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二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三年冬發謫吏穿昆明池

或停館舍收恤其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稱其德今遣使者巡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宜賜官錢以葬瘞魂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詔曰比年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咎徵之發莫不由政令煩苛賦斂重數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靈帝建寧元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二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三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四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五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六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光和元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二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三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四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五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六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中平元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二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三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四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五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六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災異屢見陰陽不和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或乃賣子以給公賦或乃鬻爵以救父母

[illegible]嗣位詔諸[illegible]與[illegible]吾室之役皆以遵詔罷之
[illegible]王始七年八月詔曰吾乃當以十九日親祀而昨出巳見[illegible]得禍[illegible]當[illegible]更治[illegible]業功[illegible]每念百姓力少役多夙夜存心道路但苦期於通利聞乃積筆老小務崇[illegible]饒疲困流離以[illegible]哀數吾[illegible]安[illegible]此而行政教[illegible]於宗[illegible]朝[illegible]自今已後明申勅之高道鄉公元二年八月詔將[illegible]鑾[illegible]以道九月[illegible]雖退還詔[illegible]以[illegible]德不能式遏[illegible]虐乃令蜀戚陛梁[illegible]垂[illegible]而之戰至永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illegible]還不及或[illegible]軍[illegible]廣手[illegible]部異[illegible]梁[illegible]痛[illegible]為之悼其今[illegible]在郡[illegible]慶及安撫東[illegible]護[illegible]童各部大吏慰[illegible]其門戶無差[illegible]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illegible]即[illegible]勿有所[illegible]

十月詔曰[illegible]在者兆西之戰將吏士民或離陣戰亡或沈溺死水戰骨不收[illegible]然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從[illegible]亡及水次[illegible]求屍裹收歸埋以慰存亡

晉武帝太康十年五月庚午詔[illegible]卒年六十[illegible]賜千[illegible]家

惠帝永安元年十二月詔曰自頃戎車屢征勞費人力供饋之物皆減三分之二戶調田租三分減一[illegible]隨所[illegible]交受人依本直通之後當還京師

成帝咸康二年三月辛[illegible]詔[illegible]所[illegible]郡縣役

孝武帝太元四年三月詔[illegible]諸役[illegible]自非軍國[illegible]要皆宜[illegible]以固時務

後魏孝文延興三年二月太上皇帝至自北討死王事者[illegible]其家又詔戰[illegible]民從役[illegible]者[illegible]縣為迎[illegible]以慕[illegible]又詔[illegible]梁[illegible]棧[illegible]之民有得還[illegible]者賜錦二十匹南郡尚書公孫邃[illegible]為[illegible]等級帝稱善

太和六年二月詔曰[illegible]遠戍[illegible]亡[illegible]之民[illegible]有征[illegible]年五月[illegible]午詔[illegible]八年五月已[illegible]

十七年十二月詔[illegible]軍士死亡[illegible]家[illegible]

十九年二月[illegible]辛[illegible]山[illegible]中[illegible]去[illegible]鬼[illegible]

[illegible]征[illegible]年二月詔[illegible]征[illegible]者[illegible]還本[illegible]

宣武正始四年八月詔[illegible]征[illegible]者[illegible]還本[illegible]

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詔[illegible]征[illegible]者[illegible]一年

二年五月詔曰[illegible]山[illegible]城兵士[illegible]役者[illegible]

[illegible]復二[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

孝莊永安二年二月[illegible]詔[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隋文帝開皇元年九月詔戰亡之家遣使賑給仍令使者就家勞問

六年八月詔大象之末死事之家咸令賑給

煬帝大業四年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

煬帝大業四年九月詔免長城役者一年租賦

唐高祖武德二年二月詔曰隋氏失馭群盜滋興大武叶力八紘承命不恭遂令宇宙分崩生靈塗炭朕因人之欲順天之心龍躍太原鳳翔京邑義旗所指萬姓歸心不勞而定不戰而克遂使率土之濱咸登仁壽普天之下同躋富庶自古興王之道莫不如此朕既受命君臨四海每思安人之術常以為先頃者隋政昏虐徭賦繁興加以水旱疾疫比歲不登百姓困窮流離道路朕甚愍之已令所司隨事賑給庶使家有餘糧人免菜色其有親屬為人所賣者宜令贖還若貧窮不能自贖者所在官司以時贖之其有親屬為人所賣者宜令贖還若貧窮不能自贖者所在官司以時贖之

府一百三十五　五

士者庶不及理歲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其死於西郡立通場一所思加泉壤庶慰幽魂之宛溥及枯骨用沙亡者之惠

唐高祖武德三年六月以公州故國戰亡之家勿令賦役

八年八月令民家尚書皇甫無逸於洪州殺戰亡將士

大宗貞觀十年十月征遼迴次營州詔遼東道戰亡人骸骨並集於城東收斂之日大赦凡在隋末陷沒及從征亡不還者悉令收葬

高祖詔曰朕以寡德君臨四海每思安人之術常以為先頃者隋政昏虐徭賦繁興加以水旱疾疫比歲不登百姓困窮流離道路朕甚愍之已令所司隨事賑給庶使家有餘糧人免菜色其有親屬為人所賣者宜令贖還若貧窮不能自贖者所在官司以時贖之其有親屬為人所賣者宜令贖還若貧窮不能自贖者所在官司以時贖之

大宗貞觀十年十月征遼迴次營州詔遼東道戰亡人骸骨並集於城東收斂之日大赦凡在隋末陷沒及從征亡不還者悉令收葬

高祖詔曰朕以寡德君臨四海每思安人之術常以為先頃者隋政昏虐徭賦繁興加以水旱疾疫比歲不登百姓困窮流離道路朕甚愍之已令所司隨事賑給庶使家有餘糧人免菜色其有親屬為人所賣者宜令贖還若貧窮不能自贖者所在官司以時贖之

府一百三十五　六

二十二年二月制度邊有功之從未授勳班而犯罪者與成官同優之也六月令陝州刺史孫伏伽於河南太子詹事張行成於洪河北渭州觀見父老存撫百姓使還家州縣為之營農

高宗龍朔中左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李海岸副以輯其餘衆其兵士遺死者令所在差軍收葬之仍給免其家

睿宗垂拱隆元二年六月即位詔諸道征鎮人家今州縣撥校

玄宗開元二年六月詔曰比蕃小寇侵擾人荒先朝外撫許其內屬結以和親又降公主以固邊鄙心為動勤愛惜志不度德以量力敗盟黷武遂使忠良殞命士卒死亡朕纂承丕構紹復舊疆期於永寧務在綏靜寧用干戈以勞百姓今邊境無事將士寧息言念勞苦興寤靡寧宜令所司於諸軍州檢校陣亡將士等子孫有堪承襲者具名聞奏

十五年十一月詔戰亡官士轉葬還鄉

十九年三月詔征遼與軍在征州將士每到者遣於定州北門過

太宗貞觀初楊文幹據慶州反詔曰朕以寡德君臨四海每思安人之術常以為先頃者隋政昏虐徭賦繁興加以水旱疾疫比歲不登百姓困窮流離道路朕甚愍之已令所司隨事賑給庶使家有餘糧人免菜色其有親屬為人所賣者宜令贖還若貧窮不能自贖者所在官司以時贖之其有親屬為人所賣者宜令贖還若貧窮不能自贖者所在官司以時贖之

隋有從軍一人病不能進太宗召至榻前親加慰撫仍勑醫療療之是以將士莫不欣然願從其役有不預征名而請以私裝從軍者動以千計皆云不願受國家官賞賞之於高麗城下效一旦之命詔皆不許其人心益一自古出師命將未之有也十月詔以征遼役行又遣東主壞三道軍人戰死者令加級聽一子承蔭敘分道陣亡賊冢墓者祭之詔從軍死亡之徒悉致尊卑及理役之夏宜立標牓重迴之日各令辯認并給布以非葬焉

府一百三十五　六

成焉若以一生之短期收千載之令舉善此聖賢之操也豈直忠勇者乎所以按禮葬埋束縛屍骨動暴乃誠勤弗周遺靈猶紲既陳規於其尊

共飭勳五轉
二十四月詔曰王者經略以正區夏武夫干城式固封域昔以戰兵禁暴安國庇人朕所以選擇忠良鎮守璿場念踐更之役有懷戍之勤備以武守示之威惠故將奠狄歌附塞然頓風矜憫其天下諸州鎮兵緣久健兒羸弱及頗亦年月已久頗或老疾尪羸或單弱貧窶或親老孤獨致闕農晉言念於斯深用矜歎宜委節度使及軍州簡擇有如此色一切放還咸宜悟審意
二十六年春正月親迎氣於東郊畢制曰朕每念黎庶於征戍親戚多別離之怨關山有往復之勤何嘗不惻隱於懷疏罪增歎所以別遣召募以實軍額其厚賞使令長住今諸軍所召人數向足在於中有百司雜兵就無金革之事足保農桑之業自今已後諸軍兵健並宜停遣仍見鎮兵並一切放還永蠲

之內雜役務繫吾念劬勞豈忘優恤
二十九年詔曰諸軍行人皆遠離鄉貫扞彼疆場勤即滯年言念艱勞豈忘優恤有疾病老弱不堪鬬戰者委節度觀察使隨狀擇放還天寶三載正月詔曰凡在黎元實資存恤一失生業則流庸不歸每軫于懷深可矜愍色當番人應送資課者宜當郡縣申尚書省勿覆如身至上處勿令納資使性來辛苦農閒二月至六月已來其當上人中有患貧老弱者委郡縣長官與所由計會便放營農
二十一年制曰諸軍行人遠鄉邊扞備姐之分雖有定期徵役無節良深軫念其有陣云及在軍云災假當令遣本貫者宜令節度使給其糧糗隨本貫安內無人付近親收葬仍令所由郡縣量事優恤使得資辦
八載閏六月上尊號大赦詔曰征鎮之役其來自久雖行素備淳在愛通閑者用兵蓋非獲已今西戎擯矜止虜歸降南蠻東

夷威來襲類亦可謂四海無事萬里廓清憾戍息人思弛姜貸其軍鎮兵非切要可均減者宜令本道節度使與所司商量處置閒素良鎮兵緣久者已後差鄰之次不在取限
十載正月南郊詔曰京兆府及三輔三都百役辦繁貧乏已後應差防丁屯丁宜令所由支出別郡
肅宗至德二年詔陣云將士郡縣差埋之過傷者特加郵賜
十二月詔曰陣亡人令所在郡牧骸骨瘞埋具酒食致祭冬與追贈其家給復二載
乾元元年四月甲寅詔曰陣亡人家并損覓州縣流事優恤賑給
上元二年正月詔曰百司及州縣與功力役不急之務一切並停諸軍兵健應在行營有病老羸弱不任戰陣者各委節度使健揀擇放還路次州縣量加將養郵遞色差役各令所司減省放

其營農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丙辰祀昊天上帝禮畢制曰自頃多難亂常宇宙多故予戈不息今已十年軍興豫蠲租稅久困供億百姓疲弊朕軫其哀痛加以憂勞每念於此寢興靡寧今天地降祥宗廟垂祐克清寇難載寧邦家其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及諸軍鎮應緣軍興以來所加稅錢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宜停廢其諸道節度觀察使及諸軍鎮應緣軍興以來所加稅錢及諸色名目一切並宜停廢

九年四月制曰在軍將士有刀箭所傷人醫完療者賞勿職場致身鋒刃者所由量益賜物厚加優卹當其陣亡將士亦仰本使隨事優恤妻子各申錫賚

十二年十一月日長至帝不受朝賀以防秋將士曝在野故也

德宗建中元年六月令給事中韓鎮帥渾州將士戰亡者三年二月詔誅李惟岳下部落定深趙當衆勸農觀察使自官軍出征所有誅戮并令州縣差垣勿令暴露有收瘞者並許收葬

興元元年四月帝在梁州山南地偏及夏元藝將士未給春服帝亦御袞服以視朝左右請御於帝曰將士從我者久服未易我豈可獨衣私乎將士聞之無不感激至五月諸道財賦繼至先令給將士衣服而後御於

六月帝發興元辰七月至京師帝自發興元路踏踐月時當盛暑晝日未嘗張蓋加損左右數以為請帝曰從官將士皆以族

之故南蠻西爨皆慕義請吏今中原寧以己之適而不同其養皆也貴不從

貞元二年四月李泰平詔曰淮西兵柄等大逆猶誅兼救傷夷想法網寬恩宜悉原恕當道軍用之外宜給復二年將士之中不樂在軍願歸農業者委節度使到史量給遣戶田宅所管貨種悉優復終身使之存濟

三年閏五月崔寧薨劍南軍城會聖旨以崔寧漢衛久判官鄭叔矩皆為武昌所執六月辛亥詔曰

開元元年十月京兆尹薛元賞奏昆明池堰遏功畢欲大為其防上曰時方艱泛舟遊戲河伯元賞自正當人開逸罷之

二年正月帝御紫宸殿宰臣鄭國李乂姜皎楊朝宗崔湜等進仗就邊上招徐堰元賞請留橋防秋兵二年帝曰務俏所請邊上募兵恐不得其實及遷動農者防秋就有年限元賞豈得苟留念其邊戍緬情不可爽及仆之信

肅宗成通五年五月丁酉詔曰朕已西鄰遐邇咸知下有赦傷宜令本道收拾埋瘞量設祭酹

後唐莊宗初嗣晉王位柘河之役日晚戰酣突陣都將遂州劇史安元信傷重帝自跨傳鞍撫諭

同光元年十二月勑自十數年來京東經陳赦傷曠露有是悯焉其俵勝兼差都揚劉鎮胡柳陂戰陣之所宜令逐處差人檢收瘞骨埋瘞取係省錢備酒紙招祭以慰亡魂

府一百三十五　十三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丙寅詔天下諸州應有屈禁囚徒及諸色人等除十惡殺人放火強劫賊外其餘罪犯並宜放免

天成二年五月丙寅詔天下諸州應有屈禁囚徒及諸色人等除十惡殺人放火強劫賊外其餘罪犯並宜放免

府一百三十五　十四

湖南行營將士

十月詔曰嫌疑之貴多起於猜黷以是之名交歸於明辨應去年四月一日諸州府軍廝內有誅誤月殺者並許子孫禮葬碑以兩軍對壘歷歲交鋒甚多暴露不收宜令諸州縣鄉鎮等州各擇地界內應有暴露骸骨並與埋瘞

長興三年十月詔天下軍劇使石敬瑭已神武馬軍就撥整飾昨日兩甚有不踢胡衣物遍對日去京師近不敢奏請帝曰百寮入朝至近尚須兩衙友緻煩未必樂煩我服意耳十二月賜修洛水堤兵徒每夫國一外十六共一羊次日帝幸龍門監工使修伊河石堰以羊酒賜役夫如路堰例伊水中流梳夫隨水遣人迎之以錦抱賜之

四年二月乙丑勑倉部屯河役夫數日春暮糊口宜俟晴破放

府一百三十五　十五

十一月樞密使安重誨奏諸道奏諸近南州開一河以漕水計功六十萬餘倩京師戶人帝曰勞役百姓不宜有此商量逐止

未帝消奏元年七月甲子詔鳳翔西面來往兵士或疾病權寄留醫療候任行李則人給千錢勑本鄉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二月宣遣軍百劉員義押鳳翔往軍前助傷中箭校

少帝開運二年二月詔曰契丹連天背恩倩夏逾盟纔名侵犯茶封疆纔經兵甲侵擾於生聚蠹流數都殺傷雖情累敗卿於澤川乃退歸於燕塞今則長驅虎旅直薄狼山蕃漢同心胡塵雪滅北之沉窓湖四方之盜悉無每念蒼寇經過之處遊隋役之人未掩殭尸何安枯骨乾傷鼓刃悉深加其常定那給官衆營葺經過之處枉遭殺害無主收葬者宜令本州差大將一人所在收葬量事差撥隨帝北轅祐元年四月庚辰勑車駕所收應用兵討楊光遠時散

府一百三十五　十六

晉高祖即位之初三京諸軍諸道州府自北虜入寇暴虐以來所在殺掠衣物及殭屍骸骨及殭屍被殺拋棄者並令逐處長吏擁地分收拾埋瘞訖具丹紀聞四郊墳墓無不發掘故有是詔

三年正月丙寅詔曰近者供奉官梁弄使河中侯振使關內收斂為收拾用兵時城內外殺傷纔辨瘞骸今塞而祭之時已有僧收得尸首至二十萬

周太祖廣順二年五月平棄容差超從兗州詔諸軍將士等有殺於王事者令等第給予贈仍以本人半分衣服給與本家一年有親子者官中並與收養使自軍使都頭已上皆與贈官之義勑兗州自近巡檢多有殺傷來為罪特之仁式示褒奬之義宜令榮院使黃知特性兗州收暴骸骸骨於高地為瘞埋塞祭奠以聞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敕文諸軍將士年老病患不任征行情願歸農者本軍具以名聞給與憫由放免

四月討大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使之絕書還至相攻擊漢兵
若師小國當空道
而匈奴却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其兵
時時進獻之使者單言外國利害福
多以奇物與中國
其嗜利如此是天子遣使乘傳護送
其使者若帝令候伺匈奴
大宛貴人
聽之
大宛王
大宛王
大宛王

漢軍食盡不聽我救書殺善馬康居之校又且至至我居內康居恨漢軍戰勢計之何從鈔[illegible]其[illegible]益生詐[illegible]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謀曰王毋貴餧善馬授漢使[illegible]貴人皆以為然共殺王其外城[illegible]為宛貴人勇將[illegible]許宛之約宛頭出其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漢軍[illegible]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牝牡三十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揩遇漢善者名[illegible]不得入城中罷市引鼎煮馬而食之[illegible]而不可校[illegible]平城之事[illegible]服之[illegible]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迫磧石以北莫不率[illegible]漢軍取宛中善馬及駿馬牝牡三千餘匹中馬以下牸牡[illegible]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揩遇漢善者名[illegible]不得入城中罷市引鼎煮馬而食之[illegible]而不可校[illegible]平城之事[illegible]服之[illegible]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迫磧石以北莫不率[illegible]

自此而西大宛之迹[illegible]益發甲卒十八万酒泉張掖北[illegible]酒泉[illegible]而發天下七科適[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而

九年正月戊天下兵募武為驍果集于汴都授宇文述等官爵又徵兵討高麗四月庚午車駕度遼壬申遣宇文述楊義臣出平壤六月壬部尚書楊玄感反於黎陽遣東都兵部侍郎斛斯政奔于高麗帝乃班師

十年二月詔百寮議伐高麗戊申赦天下詔親征三月壬子行至涿郡四月甲午次北平七月甲子高麗遣使降四送俘虜域諸蕃至者厚加禮賜有不恭命以兵誅之盛典也田於三門狗坡之外課天下富室益市武馬足直十疋募當彊壯而東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二月謂侍臣曰莫離支賊弒其主虐殺大臣用刑有同坑弃百姓轉死溝壑自恣道路以目夫當伐罪弔民須有其名因其時君虐下取之甚易也十九年帝親征高麗

冊府元龜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一

敕勅五百總白衆州汎海討平壤又以特進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為副鎮撫軍張士貴等率步騎六萬趨玄菟東南與合勢太宗親御六軍次會之後張亮率舟師自卑沙城泛海趨平壤道行軍大總管鎮撫副使劉德威等率江淮嶺峽勁卒四萬

冊府　卷一百三十五　二十二

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前後討之皆無大功而還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命司空英國公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擇將部待封等以征高麗總章元年十一月拔平壤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方至駱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六　帝王部一百三十六

馭勢

周穆小行人之職掌邦國師役則摄之所以布命聽治令之所以布命聽治令之所以布命聽治令

都督北海王顯都督討軍事元帝步騎並出特給鼓吹部軍宣告勞問

又擊軍將軍兼行臺尚書隆子雍破賊大破蕭寶卷帥衛軍步胡提公曲沃堡帝圍壽陽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於白水郡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撫慰於通閑宣告勞慶帝晉秉初以本官為特節都督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侍郎慰勞山東大帥

出帝永熙三年五月丁酉帝幸華林都亭集京畿都督以軍士三千餘人慰勉之

後周太祖馬西征祖周大統八年十月北齊神武以玉璧攻玉壁城晉州刺史韋孝寬拒之苦戰六旬神武攻遏不拔乃攻玉壁孝寬於城中遣人縋出密詣行臺尚書令高岳請降岳以聞神武大喜即遣使慰勞孝寬及玉壁將士

建德五年東伐十二月次於晉州初齊主高緯守平陽城南字堡自高山屬於汾水度河帝帥諸軍為方陣步騎相參前後拒守二十餘里步騎相參前後拒守二十餘里帝親勒六軍擊齊主大敗之追奔至平陽城而還帝以齊主未平

高[illegible]初[illegible]為[illegible]王[illegible]東都[illegible]於長樂宮[illegible]四月為[illegible]東都[illegible]德元年十月[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率兵西討帝至開遠[illegible]勞將士而還[illegible]十一月秦王征薛仁杲凱旋帝享勞於城[illegible]四年三月益州道行臺[illegible]實執[illegible]率兵東都帝引其將校五[illegible]人宴賜而遣之[illegible]四月皇太子討張長遜還班師帝於玄武門宴勞將士賜帛[illegible]有差[illegible]五月王世充降遣高書召侯[illegible]射裴寂特加勞慰又遣侍中陳叔[illegible]達潞州[illegible]五年十二月皇太子建成與劉[illegible]黑闥於魏州城下破之[illegible]擒[illegible]光遣詔尚書右僕射裴寂勞之

六年十月秦王[illegible]北并州以橫突厥及班師[illegible]勞於[illegible]式頓太宗自[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遣安西都護[illegible]郭孝恪[illegible]破[illegible]賀魯[illegible]戰帝大悅[illegible]書勞之曰[illegible]叔焉[illegible]賀魯[illegible]王功立威行[illegible]副所委[illegible]馬[illegible]者絕域[illegible]地[illegible]天山[illegible]傳[illegible]聞[illegible]深歎[illegible]叛[illegible]副所委[illegible]情深[illegible]遠[illegible]機[illegible]行[illegible]罪取其[illegible]要[illegible]當不[illegible]朝[illegible]再[illegible]驅[illegible]逆[illegible]進[illegible]還[illegible]頒[illegible]九公大[illegible]超[illegible]成功深足[illegible]嘉[illegible]十九年帝征遼二月[illegible]李勣所領之[illegible]兼[illegible]幽[illegible]詔遣[illegible]軍會人[illegible][illegible]護[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勞勉之將士咸悅[illegible]二十六年六月[illegible]進[illegible]破[illegible]代[illegible]突厥[illegible]強[illegible]長[illegible]安[illegible]城[illegible]都[illegible]凝[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為山[illegible][illegible]賜[illegible]而[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賜[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塞北[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財[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貪[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如[illegible]知[illegible]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古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illegible]令安堵[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定方[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元三年三月遣[illegible]部[illegible]外郎王[illegible]客州部[illegible]朝[illegible]等分[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年十二月令衛尉[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九年九月[illegible]

之周[illegible]報白登之漢[illegible]戰[illegible]渝[illegible]以開[illegible]疆[illegible]天山[illegible][illegible]酬[illegible]願[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月為[illegible]東都[illegible]德元年十月[illegible]大將軍[illegible]率兵西討帝至開遠[illegible]勞將士而還[illegible]十一月秦王征薛仁杲凱旋帝享勞於城[illegible]四年三月益州道行臺[illegible]實執[illegible]率兵東都帝引其將校五[illegible]人宴賜而遣之[illegible]四月皇太子討張長遜還班師帝於玄武門宴勞將士賜帛[illegible]有差[illegible]五月王世充降遣高書召侯[illegible]射裴寂特加勞慰又遣侍中陳叔[illegible]達潞州[illegible]五年十二月皇太子建成與劉[illegible]黑闥於魏州城下破之[illegible]擒[illegible]光遣詔尚書右僕射裴寂勞之

天下十月秦王[illegible]北并州以橫突厥及班師[illegible]勞於[illegible]式頓太宗自[illegible]十六年[illegible]遣安西都護[illegible]郭孝恪[illegible]破[illegible]賀魯[illegible]戰帝大悅[illegible]書勞之曰[illegible]叔焉[illegible]賀魯[illegible]王功立威行[illegible]副所委[illegible]馬[illegible]者絕域[illegible]地[illegible]天山[illegible]傳[illegible]聞[illegible]深歎[illegible]叛[illegible]副所委[illegible]情深[illegible]遠[illegible]機[illegible]行[illegible]罪取其[illegible]要[illegible]當不[illegible]朝[illegible]再[illegible]驅[illegible]逆[illegible]進[illegible]還[illegible]頒[illegible]九公大[illegible]超[illegible]成功深足[illegible]嘉[illegible]十九年帝征遼二月[illegible]李勣所領之[illegible]兼[illegible]幽[illegible]詔遣[illegible]軍會人[illegible]護[illegible]軍[illegible]勞勉之將士咸悅[illegible]二十六年六月[illegible]進[illegible]破[illegible]代[illegible]突厥[illegible]強[illegible]長[illegible]安[illegible]城[illegible]都[illegible]凝[illegible]大[illegible]為山[illegible]賜[illegible]而[illegible]分[illegible]賜[illegible]而[illegible]塞北[illegible]利[illegible]為[illegible]財[illegible]前[illegible]其[illegible]貪[illegible]也[illegible]如[illegible]知[illegible]唐[illegible]

[illegible]來[illegible]遣[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令安堵[illegible]如[illegible]有[illegible]者[illegible]安定方[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太宗[illegible]元三年三月遣[illegible]部[illegible]外郎王[illegible]客州部[illegible]朝[illegible]等分[illegible]詩[illegible]四年十二月令衛尉[illegible]火[illegible]九年九月[illegible]

士來[illegible]是年右武候衛[illegible]將軍[illegible]孫建方擊松外[illegible]破之[illegible]其[illegible]酋[illegible]遣首領千人來[illegible]軍門[illegible]建方[illegible]而[illegible]及王[illegible]等[illegible]以上馬

仁杲平之詔刑部尚書[illegible]等[illegible]被[illegible]誤[illegible]為[illegible]所殺[illegible]官[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元年[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四年十月以[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頑長[illegible]來[illegible]及[illegible]州長史[illegible]

二十二年三月[illegible]戍[illegible]遣[illegible]軍[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冠令御史糾劾宗皇甫冕翰宗皇甫冕翰等分往慰問使臣擅擾郡縣其被損之家務令存恤應須給貸隨宜處置事畢奏聞乾元二年七月以鄭州道招討判官內侍楊思勗討滑州賊師有功加輔國大將軍兼內侍監仍防閤一事已上並依品給賜思勗以下立功將士賞賜有差不遵舊例者並宜改正其餘諸道諸軍諸使不得援例奏請一事而定額無盡物固不可從往返若能當其事各賜物以物多難致故也

十五年濮州都督王君㚟破舊凱旋詔置食勞堂宴之及將士等並賜物有差帝謂君㚟及將士等曰吐蕃小醜敢懷逆命乘勉深入寇庭當其勞耳

十六年二月九日未令祠方丘慶成大使左金吾衛大將軍信安郡王禕宣慰嶺南

二十六年十月壬申命侍御史陳諫使于劍南安戎城宣慰將士勑曰吐蕃醜類背約孤恩猶等同城突襲為國展効深入賊境久留觀釁不知姿填闕於彼小有乘欺等非不盡力自是主將無謀古之用兵在於責師王昱緩此亦已見官猶等但須慷慨不可因循混氣讒謀以保功名戰亡之人深可憫惜其申弔祭用慰冤魂深共艱難及陣亡之家宜委陳諫與州縣相知優恤

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命榮王琬為元帥東征安祿山帝御勤政樓宴將士

肅宗至德元年十月皇弟領王璬豫王亨自蜀至上皇有詔慰問將士等

代宗寶應元年冬以初平河朔疑宗正少卿李涵左驍子兼御史中丞河北宣慰使

廣德二年正月以尚書右僕射兼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朔方宣慰使

未秦元年七月遣尚書左丞李涵以本官兼御史大夫使于河北道宣慰

大曆二年九月詔曰河朔一隅地方千里外撫成俗內撫成風勤勞之師咸仕王之貢願甘厚賞可勸忠春我侯伯其有撫巡而未撫爰命宗臣往申寬勉青兇渠大夫行苟書左丞蕭武聯綿戰伐久被塗炭所以致命文質所以經邦温故懷新講武信勇宜勝匪躬之節東國之心美其公才當屏安任昇令宣撫旨合事宜無違懷詔之詞兼陳理化之緒慰我軍心意甚喜之今秋冬在候戎事止將校有介胄之勞秩元有恆賦之役代予觀詔悉皆以兼副相之勞式重旌車之務可兼御史大夫充河北宣慰使

三年閏六月命兵部侍郎李涵兼御史大夫充河北道宣慰使幽州之難故也

六年八月分命左散騎常侍孟皞使于河北道宣慰

八年八月辛未幽州盧龍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左僕射兼侍中幽州大都督府長史朱泚遣弟滔奉獻馬五千匹至幽州部發六軍將士千餘騎列于兩門許便道由皇城南面出開遠門赴涇州行營命有司大置酒於開遠門慰勞遣之騎卒精銳甲兵絡繹道路觀者如堵

十年正月分命內侍孫光古使于魏州宣慰因賜衣巾弓矢鞍轡各守封疆

魏宗建中四年三月遣太子太師顏真卿宣慰淮寧節度李希烈

十二月帝在奉天加尊事中孔巢父兼御史大夫淄青宣慰使以遣國防禦機國重使華州刺史董晉為副子祭酒兼御史大夫河北宣慰使

興元元年正月帝在奉天以兵部員外郎李充兼御史中丞鎮襄宣慰使

□月帝在保州以宅□邸中沈房為太滿之細兼御史中丞□
□計會及安西北庭宣慰使
六月乙巳詔曰張獲承先緝付以大器惟德不稱夙夜□□
□□□

有未除衆情有未達安撫廣態一以上聞皇在此行所至術捐
宜令左金吾衛大將軍薛仙史大夫胡証充宗西京此巡遣使
所經過州鎮並節度防禦使刺史審量利害具事聞奏因程
程奏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命御史楊虞卿盧周
仁馬錄路巢分往京西京北慰勞將士
十月成德軍節度王承宗弟承元表請割恩冀兩縣以
者往鎮州宣慰
十一月命諫議大夫鄭覃往鎮州宣慰以起居舍人王播副之
長慶元年正月丁巳以京兆尹劉栖楚遷為大原鎮州等
道宣慰使以王承元請入朝也
二月辛未命給事中韋弘景為宣慰副使弘景往
史杜周士副焉
九月辛亥遣太子中允兼侍御史李渤往幽州宣慰

二年正月命太子中允李寶臣嗣深州及趙博行營招撫使
亂救鄭使田弘正而牛元翼不從亂固守深州也
二月詔書鎮州王廷湊內公兵部侍郎韓愈宣慰使文命户
部郎中崔護宣慰于鎮冀等州愈為既義知其意慰軍副使
愈將思禮有割發庫債又緣其下以嘯法悟不能平無日有中
使王承倚其之語言憤激徙左右自性則必激變因斬之軍
因亂指不止之逐擁承倚至平州脅其二鎮欲并害承倚報
之變免故有慰撫之命
七月甲寅命司勳郎中崔護判三府長史事在境分性昭義軍
博而適宣慰又以沈州李大夫領命光將以領李寶臣子
文宗大和元年十一月天平節度使兼侍中令狐楚
守志宣慰于鄆州仍頒綾帛五萬匹戰馬軍士以犒師部將
而安之也
二年三月辛丑命司封郎中王涯魏博宣慰副使

侍馬宿性河南道行營宣慰以滄州李同捷拒命而請重討也
七月命諫議大夫柏耆往鄆義宣慰
十二月又命柏耆往魏博宣慰仍與河陽節度使以
兩鎮兵討張暮既而魏博將士令知赴救入師四面圍王
三年正月命御史大夫柏耆往魏博宣慰
三月命諫議大夫柏耆往德州城下宣慰
五月命給事中崔蔚性幽州宣慰中書舍人韋詞性德州宣慰
四年正月勅諫議大夫崔戎宜充劍南西川宣慰使以南蠻又
寇也
二月庚戌三軍依劍南度使李德裕又家並被蠻寇詔令給事中
崔璀元山南西道宣慰使戶部侍郎盧鈞副之
先義逸封西元宣慰
武宗會昌三年七月以御史中丞李回使幽鎮疑三道諸書書
表云敕書已至神策行營招討使劉沔都統李德裕
冬要遣使諭官兼採三鎮軍情今日此英面李聖可以遣張賈
充使臣等檢尚書張賈為人有才其議事中體解氣性褊直果
敢不安恐不如且遣李回充使若以李回職不可暫闕即兵部
侍郎鄭涯又充其鎮州精敏無詞辯言亦分明宜重事商
量以相稱者乃以李回使焉
鄭涯乾寧二年十二月以前大理卿李洞為戰中宣諭使制曰
前我諸道使于四方必推其才朝乃舊選咨于輔相會曰改調
發開政事親為先細先心疏履適更於中外練達深得其本根
頃歲點江治聞著政四年間俗三郡懷仁惠信欽然服其威名
振於蠻酋尋移治蓋性理桂林風俗聲聞南越遠徹
萬人去思今聞點巫湯訟之時感失藩隊之適應我朝之動
千戈余深倚之藉革南中宜而不煩兵甲獨被為吾使星向心
著述人情必懷醒遠河內風俗未支慰撫宜其合我愛勤遵子

[illegible]祐初之時有識之無[illegible]默人又[illegible]逢[illegible]用不[illegible]逢[illegible]膺[illegible]
[illegible]隨宋行其[illegible]風[illegible]猶[illegible]殊[illegible]思好[illegible]從[illegible]性[illegible]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丁巳遣宣徽使宋唐主姓[illegible]都監諭
[illegible]軍
明宗天成二年四月有內白[illegible]制南至去暑衝[illegible]溽[illegible]士若之
及劇訓有[illegible]是日[illegible]孔循[illegible]經勞問及[illegible]緣[illegible]馬[illegible]以[illegible]朔
[illegible]伐敗[illegible]勳[illegible]循而[illegible]開[illegible]蕩[illegible]柳[illegible]勳[illegible]動[illegible]王[illegible]敢[illegible]逢[illegible]擁[illegible]
[illegible]猶[illegible]懷[illegible][illegible]勳[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旨[illegible]固[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已[illegible]就[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或
尚未全平且[illegible]要[illegible][illegible]宜[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將[illegible]息[illegible]亦[illegible]九[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明[illegible]事
[illegible]國[illegible]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協[illegible][illegible]料[illegible]度[illegible]收[illegible]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殊[illegible]肅[illegible][illegible]注之心[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在[illegible]念

府一百三十六　十三

又曰[illegible]路[illegible][illegible]要[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提[illegible][illegible]慎[illegible]勿[illegible]擾[illegible]人
三年六月命閤門使馬知[illegible]往定州[illegible]宣[illegible]撫
末帝清泰元年十二月壬申遣李[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代北[illegible]構[illegible][illegible]
三年八月己酉[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學士[illegible][illegible]往河東[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招[illegible]討軍
晉以帝天福九年三月契丹寇河北帝[illegible]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丙午[illegible]
[illegible]宿[illegible][illegible]使百公[illegible]過[illegible]賊[illegible]營[illegible]城[illegible]北[illegible]馬[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城[illegible]東南[illegible][illegible]林下[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慢[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勳[illegible]子[illegible]勳[illegible]常[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校[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廣[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止[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行[illegible]問[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三[illegible]人[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賜[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
果[illegible]死[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帝[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之[illegible]前[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置[illegible]酒以[illegible]勞[illegible]三[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祖天福十二年十月詔[illegible]往[illegible][illegible]威[illegible]於[illegible]

府一百三十六　十四

城[illegible]副[illegible][illegible]基[illegible]等[illegible]超[illegible]等[illegible]千[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
威[illegible]

十一月將代[illegible]王于[illegible]重[illegible]次[illegible]垣[illegible]賜[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疾[illegible]吉[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挂[illegible][illegible]海及[illegible]從[illegible]官食帝[illegible]厥[illegible]以[illegible]親戎[illegible][illegible]理[illegible]難[illegible]備[illegible][illegible]之矣公
[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從[illegible][illegible]索[illegible]化[illegible]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勞[illegible]苦[illegible]平[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勞[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太祖[illegible]廣[illegible]順二年五月[illegible]征[illegible]兗州[illegible]王[illegible]兗州[illegible]下[illegible]及[illegible]西屯[illegible]寨[illegible]慰
勞[illegible]兵[illegible]王[illegible]監[illegible]抑[illegible]度[illegible]目[illegible]幹[illegible]校[illegible]恭[illegible]酒
十一月[illegible]帥南[illegible]上言[illegible]規[illegible]知[illegible]湖南[illegible]事[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州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十月三日以
大[illegible]兵[illegible]次[illegible]沙[illegible]界十五日至[illegible]潭州[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所[illegible]署[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度[illegible]使[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岳州[illegible][illegible]剌史[illegible]宋[illegible]權[illegible]次[illegible][illegible]城[illegible]去[illegible]帝[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奉[illegible][illegible]慰[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潭[illegible]慰[illegible]撫[illegible]三[illegible]軍[illegible]將[illegible]吏

府一百三十六　十五

三年九月[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度[illegible]使[illegible]史[illegible]彬[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遣[illegible]客[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楊[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永[illegible][illegible]蒂[illegible][illegible]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慰[illegible]
勤[illegible]王[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吉[illegible]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年[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疾[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頻[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楊[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性[illegible]疲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慰[illegible]使[illegible]楊[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性[illegible]疲
[illegible]軍[illegible]州[illegible]事[illegible]即[illegible]令[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來[illegible]京[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人

府一百三十六　十六

[illegible]慰[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吉[illegible]同今[illegible]已[illegible]指[illegible]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到[illegible]日[illegible]凡[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要[illegible]不[illegible]得
[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指[illegible]揮[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宗[illegible]顯德元年五月[illegible][illegible]征[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丁[illegible][illegible]慰[illegible]於[illegible]城下[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諸軍
[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勉[illegible]勵[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差
五年四月丁[illegible]吳越王[illegible][illegible]上言四月十日夜[illegible]州火公[illegible]府
[illegible]治[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

帝王部　旌表

旌表

王者興明高義顯異至行所以激揚厲化教率人倫也至天下至大理至繁不可勝論而戶牖故顯其事啓其端焉其孝行所以勸事親也貴者務在親忘貴賤者務在養忘貧苦也其或根之爵秩或旌門閭或賜以粟帛以至優其征賦申以祠祀皆因事以勸百故能述宣上意正風易俗優賢由斯道矣

周武王既克商釋箕子之囚封於朝鮮箕子之墓表商容之閭

東王三十一年齊侯伐杞至淮而還公羊傳曰何以不言公率師伐之也

漢高帝五年徙平原劉氏田宅過魯祠太牢二人奉傳語告以

至尸鄉自以公子客養其母歿之高白帝子有以處帝表兄弟三人東王皇后之兄弟也皆非貴故為之立祠侍郎其一

十三年十二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愍王趙悼襄王韓哀王皆絕亡後其遣奉祠守冢二十家魏愍王之子無忌為信陵公子亡忌各五家復其身勿令給徭戍以奉其祀

復亡趙它事初帝微公子亡忌賢及聞天下任俠賓客過大梁信陵公子亡忌聞之賓客日進以四時率領公子亡忌與均禮亡忌自以夫人姊為太子妃太子亡忌二年詔曰秦滅六國以來世絕無後其遣奉祠守冢二十家

十三年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愍王趙悼襄王韓哀王皆絕亡後其遣奉祠守冢二十家

復亡趙它事初帝微公子亡忌賢及聞天下任俠賓客過大梁信陵公子亡忌聞之賓客日進以四時率領公子亡忌與均禮亡忌自以夫人姊為太子妃太子亡忌二年詔曰秦滅六國以來世絕無後其遣奉祠守冢二十家

爵賜內侯食邑三百戶

後漢光武時來歙功公孫述遣刺客所中書奏記救護其抽刃而絕帝聞太驚召見歙歙牽引而前帝親為拔刺歙氣息奄奄口不能言帝以手摩創流血沾衣歙因得敘說國家大事及述姦狀帝以歙忠篤敢言每有大議輒令歙與議焉

宋王僧達為國子博士時太學生徐道度等三百餘人詣闕訟僧達不遜僧達坐免官

齊王儉為尚書令時太學生顏靈文等三百餘人詣闕訟儉不遜儉坐免官

梁少帝簡文初事公孫述少帝為述所脅述不從述以兵迫之帝不為動述乃殺之

既殺帝下詔追贈少帝為天水王帝為先帝動以禮葬之其詔文

未幾之十世宗崩

劉武太原人為郡門下掾建武二年赤眉十餘萬東攻郡城殺長吏及府掾史武負太守素有福恩為賊所敬憚乃相約不入武負門下獨全活數百人賊退追論其功賞以穀帛

孟嘗為合浦太守先是郡界不產穀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貿糴為業先時貪穢官民競採侵多無已珠漸徙於交阯嘗乃革易前弊求民病本未幾之十世宗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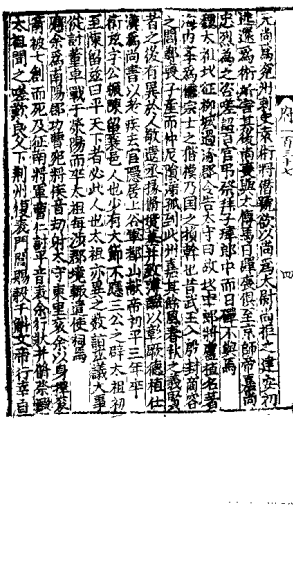
山巨為賊所圍命如為賊所負翁城出降五縣茂與弟纘冒矢交鋒出與食巨及妻子得脫死命勤救九高宗崩蒙表攝以藩政表上記書則微我無以至此

藩之已聚閭中人也能說詩春秋公孫述遣使者備禮徵之若不起便賜以毒藥安車蒲輪以上道至成都述自稱天子守宰迎拜車下藩不為動述乃大會賓客延藩上坐陳兵衛而見之謂藩曰今海內擾亂何君所以自安藩對曰天命未有所歸故不敢動耳述曰昔周文王以百里興君何言之過藩曰臣聞東海有人焉其名曰魯連先生其為人也好高而惡卑樂安而憎危輕爵祿而尚節義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臣竊慕其為人願為國民今天下雖未定而帝王之命未至臣竊以為天下已歸聖德矣公孫子陽刺客也為報知己之仇而欲殺仇人之君以為不義而不為也今天下之士雖愚於子陽而明於刺客之義也竊為將軍恥之述默然不悅藩因謂曰今將軍內不自安之計而外為子陽之事竊為將軍不取也述曰善藩因說以成敗之勢述意解遂不為害

明年天下平定乃歸鄉里

中牟縣所在遭亂多寇賊

李業為成都令時道人也公孫述時業與同縣程烏等俱徵烏等皆稱疾不起業獨不敢辭到成都見述述亦以為不能屈業



誰為設備施以不牢把漢太守韓延
壽初以大理王卽與太尉鍾繇連名上言上書曰臣聞
本縣丟清僞里出縣國郡發遣與孫長安傳送詣京師
往來投與城六載十二歲傳相見實至今十二歲又令
更負逸為郵驛兼程疾走晝夜不得休息或有
守宰貪殘侵漁百姓或有盜賊攻劫而見使
明帝青龍中東征吳軍發洛陽百姓老弱
賈逵理傷之曰昔人有言名之不立不患年之不長逵
存有惠歿而見思可謂死而不朽者矣其布告吳人勸降
孫皓初即位大赦改元以其年四月詔曰古者建國
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四月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咸寧二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元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三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四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五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六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七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八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九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太康十年詔曰古者建國諸侯各修

以殊忠義
[illegible]

者一句史刪明年九歲乃發喪十一月葬惠帝凡五月而葬
大康殷盛政備興矣然元皇之葬不過月餘而已其後
元帝為王敦相逼制以豁紹元勳事重而體輕果斷而慮淺
愛憎長幼人也親弟登並有士操謙王尚之討王敦以憚為長
史鑒為司馬實錄皆以東海王越為東海王越為長
史鑒為司馬實錄皆以東海王越為東海王越為長
孫盛曰一夫一婦匹敵之義也故天子諸侯一娶九女
曰人生有死圖終慮遠況天子乎若天下有變則
宗廟之主誰當奉之少帝
[府 一百三十七 七]
日月慢暱賢明訓存事重復此所興不逮于載謹案所傾矣
秦穆物故人哲攻亡立僖嶢物故襄言行不亂當
其哲神則在三義盡及其終謂當今之所難成博類致
盛位歐死喪事辭曰不及見然備聞斯語嗚呼無以過
之攻戰積年甘苦同行性行他慈今亦家公墓側曰以為攻之
覆棺出所布幣曰揮其今之卿既以嗚呼往以親之今來素
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甘不逮大體謹案議為所門
[府 一百三十七 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官屬以衛送之詔曰夫德義顯著則出於公典故太尉忠烈公[illegible]
[illegible]德義顯著在乎褒揚[illegible]風義者莫若[illegible]
忠烈公[illegible]爵秩[illegible]宜[illegible]
[illegible]爵至[illegible]
[illegible]又傾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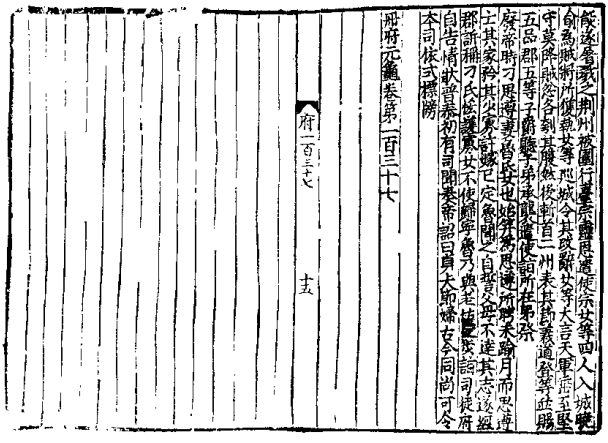
民四時致祭岳先事道武為所有謚號名冠重中遣武為所有謚號名冠重中遣武為所有謚號名冠重中遣

宣武景明三年九月車駕幸鄴詔使者弔祭以太牢
董仲舒廣川人也世治公羊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有德景明中鄴民有義行者表聞詔使者弔祭以太牢
正始元年六月詔曰夫表德旌賢以勸風俗故前
郡守有孝行於父母及義著鄉閭為州里所稱者
王肅生梁陽高歡人也遭父喪居喪以孝聞
劉侃仁魏州人也幼孤事母以孝聞
南郡侯息淵未授侯仁戰雖勇又嚴其操律撫仁終無逋
逃郡遂免禍事有詔表其門閭行請免所籍叙小緩詔可
李謐趙郡贊皇人也年四十五人上書言
論其行義帝詔曰謐墓辭徵辟志守沖素儒雅之操斯可嘉矣
可遣傍廣廉近使宣慰旌謐貞節敦士厲俗表其門閭以旌高
節從之及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高邑縣令中山王子十子

頒以通悅數親謂諸子曰汝等知其加賜惜識曰貞侯至帝又遣輕
拜其子給單中
赫連先性至孝喪父母喪父墓不食遂以毀卒邑里化其孝行
帝嘉之乃下詔曰孝為政本德化先始表天廻文明旌善
教致深厚風過人倫魏不及遠乎城性行醇篤出理通明此
兒清遠東人也祖禰滑州刺史頒州從事為伯禽
梁城戍將梁子成圍滑州城清投刃不屈城陷遇害
暉業慶大守並加追
孝明正光三年大赦天下表旌先哲孝義泳波義文在位備擢之
姜顯兒觀採或行尚當務義世之有以刀刺祖遺孫拇去末
盡而令又淘米隸不雜收黍稷不擇收黍稷理之士所為
曾以表聞先物尚書檢推所為實敕旌表
敦化厲俗詔曰明德旌行前賢所貴孝義之門世載為美宋大保公
陳泰合善其

孫幸三家特可聽免調戍人以為榮
董昭宋國虞人也光中為虞縣有孝義徐州刺史陳登舉為方正徵詔同之
詔不許為立碑表門閭年四十一朝拜尚書令與公卿參論軍事卒謚
剌史
馮昭正光中為前將軍雍州刺史加都督令攻鞏與賊大行臺郎令攻鞏與征討鞏賊郭
智之降率眾至京師詔曰智之等既降朝廷義隆之降率眾至京師詔曰智之等既降朝廷義隆之降
之降率眾至京師詔曰智之等既降朝廷義隆之降
自孝文宗有趙郡太守李叔胤高平太守劉懷仁大通郡太守李叔胤高平太守劉懷仁大
之降率眾至京師詔曰智之等既降朝廷義隆之降
魏之得全三年之中形勢轉非人狀不起及歸夫氏與母分
論便飲食日損漸不總日就羸篤慮氏令家人親諭不解乃
遣醫宣旨遷家乃復如此者八九為後之體卒李遵二撰并禮
撰遺看事如分者遂著母為崔以為孝義著母為崔以為孝義著母為崔
孝義著母為崔以為孝義著母為崔以為孝義著母為崔

秦孝文帝納力佗為貴人日方娠而力佗以歌國語曰孔子補與不減性之為
子而孝不減亥亦而有司奏請依周禮引漢浮可追號曰皇女家為皇太后
停風合
王肅北海陽平郡閻人也為三城戍主方城將軍梁成圍之肅
知不可全乃先妻前後妻妾及諸軍士悉令自便唯留一妻
等與俱以不食分與諸人皆感泣下認表其門閭進士爵為伯
元魏開國之初
莊帝即位追封以鄭仲明可洪建平冲女皆仲明舅氏之親貴第
以諸姑義故仲明為外戚之貴追封安平郡開國侯
邑七百戶給侍中黃門各一人
永安初封城石樂人孫通往切為第武都王等封萬面郡開
又追進前鴻令其祖仲明勳德隆重哀悼鴻哭其祖仲明勳德



敢逐脅誘之荊州被圍行臺宗舒恩遣使宗女等四人入城曉
諭為賊所煞其婦女等悉城令其改醮女等大言天罡至堅
守莫降賊怒各刻其腹然後殺百二州表其節義通奏等並賜
五品郡五等子爵襲封子爵聽承襲遣使詣所在旌崇
唐帝時刁思謙妻魯氏女也始笄為思謙所聘未婦月而思謙
士其家矜其少寡令改醮已定為聞之自誓必死不違其志遂經
郡訴稱刁氏姦濫實女不使歸寧魯乃與老姥登樓詬司使厝
自告情狀曾表初有司聞奏帝詔曰貞大節婦女今同尚可令
本司依式標榜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八

帝王部　旌表第二

西魏武帝永熙中以敦煌刺史獨孤信兄弟父子並死王事詔賜野場數百頃信固辭不受帝乃賜其家三刺史與州刺史

周孝閔帝踐祚以大將軍獨孤信為大司馬信固讓不受帝乃賜其家大將軍一人及三刺史與州刺史

舍人張孝陽京兆人也事母大業八年二月母病孝陽晝夜不解衣不櫛沐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哭泣數升居喪毀瘠見者莫不流涕

隋劉旻為鄧州刺史時有百姓王孝義父為人所殺孝義手刃殺仇人而自縛詣旻旻嘉其孝義釋而不問

隋王頒為并州總管時有孝子王孝義父為人所殺孝義手刃殺仇人而自縛詣頒頒

魏文帝大統末年於冀州置孝義縣以旌之
高祖孝武西遷於長安
周太祖初河東薛瑩父子三人俱為賊所執瑩請以身代父不許瑩乃與父俱死太祖聞而嘉之
周文帝大統十三年詔曰夫孝悌之道人倫之本故能事親者必能事君是以古之哲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自頃以來風教陵遲民多薄行或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或有兄弟而分門各爨甚者至於爭財相訟曲直不分情義俱喪朕甚愧之其令所在長官隨事勸導若有此色者以不孝論
周武帝保定元年詔曰朕聞孝悌之道人倫之本故能事親者必能事君是以古之哲王莫不以孝治天下自頃以來風教陵遲民多薄行或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或有兄弟而分門各爨甚者至於爭財相訟曲直不分情義俱喪朕甚愧之其令所在長官隨事勸導若有此色者以不孝論
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唐虞貴於孝理姬周以之為教是知孝悌之義百行之源自頃以來風俗漸薄兄弟之間多不能睦或因財物便有爭競忿生於須臾乖分於錐刀至令人倫之際翻為仇敵朕為民父母實所哀愍宜加禁約以敦風俗
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唐虞貴於孝理姬周以之為教是知孝悌之義百行之源自頃以來風俗漸薄兄弟之間多不能睦或因財物便有爭競忿生於須臾乖分於錐刀至令人倫之際翻為仇敵朕為民父母實所哀愍宜加禁約以敦風俗
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唐虞貴於孝理姬周以之為教是知孝悌之義百行之源自頃以來風俗漸薄兄弟之間多不能睦或因財物便有爭競忿生於須臾乖分於錐刀至令人倫之際翻為仇敵朕為民父母實所哀愍宜加禁約以敦風俗

隋文帝開皇初詔曰昔唐虞貴於孝理姬周以之為教是知孝悌之義百行之源自頃以來風俗漸薄兄弟之間多不能睦或因財物便有爭競忿生於須臾乖分於錐刀至令人倫之際翻為仇敵朕為民父母實所哀愍宜加禁約以敦風俗

大都督假節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義之筆初仕隋爲左光祿大夫開於王世充後歸國事跡詳
宰臣德中關原州都督諡曰忠
二年五月詔曰民稟五常仁義斯重士有自行孝敬爲先自古
哲王經邦致治誠教其風故能民移俗變德洽身修是以事資
旌勸恩加褒寵豈令廢墜俗薄人澆方興遂滅前代所
州萬年縣樂道鄉民王世貴孝性自天力行無怠事母所嗜
嘗必供進母病經年世貴晝夜不解衣不櫛沐母沒廬於墓
側哀毀過禮鄉閭嗟異表其門閭
楊文貴武德初爲龍門令劉武周圍晉絳汝之不降城破被害
家屬並獲
劉感城州鳳泉人從駕司徒高昌王曹生之孫也武德初以隋
野將軍鎮匪州部下叛隋歸國之感舉城推心城中糧盡感親
所事馬以分將士數日無所啖皆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
守將堅固不敢出感乃親自巡城撫勞將士皆爲盡力城
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爲計之及至城下呼曰汝等
飢餓已在朝夕矣王室數千萬衆四面圍集城中勿憂百各自
勉以全忠節於是城中感其言皆泣感乃令開門縱之入城
邑悉歸賊平帝嘉尚其節授以宰相感曰忠壯令其子襲
爵開國公
常德玄萬年縣人也初仕隋爲武周所執授偽職德玄每
其起義在晉邑從宋老生來非戰老生敗德玄慨憤自誓不出前祖

謂宰臣曰死今人間爲未之及達奉見高祖大說以爲孝子武德
初仕隋州刺史有部將謀害奉先令人能克乃遣其將任士政以數
百人偽降奉達不之覺單刀無持士政刺殺以其徒據城奉達
中二千人而安之奉達以見父被害遂以開門納賊士政等
進退曰誠孝若不達曰止是賊若殺何足可識當時其
賊所執將欲刑之奉達曰父被逆賊若不從逆賊必殺
刀將父達入救僞與父交仁果平常見達開門納之心
之令命起居舍人令狐德棻撰其事以旌之
仕士政棋殺之踰城而出布帛三百匹授拜隴州刺史宇文
神舉王氏梓州梓潼人也武德初辭仕果爲將軍企地授梓
州總管

有鳥巢於廬舍檐間士志篤孝感鳥巢棲帝聞之遣便就第而
[illegible]真分散財物侍賜物三十段表其門閭
[illegible]宗詔觀元年冬召臨淮劉子翼入京辭以繼母年老不赴色
[illegible]之後所[illegible]賜以供甘旨[illegible]
[illegible]所為孝義里及母本縣[illegible]
[illegible]開元廿三年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義也風俗通曰[illegible]
[illegible]仁恃慢人為[illegible]
[illegible]十二年二月帝幸長安至驪[illegible]

姻人王藏仁之[illegible]
故其妻鄭氏孝[illegible]
其妻父負土成墳每有白雉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弘壽贈太子少師故洪州都督府戶部尚書劉政會故荊州都督府
督府諮議部尚書薛國公武士護並贈分州都督餘皆外郡刺史
左驍衛大將軍張公謹贈荊州都督故荊州刺史李靖贈代州都
高陽縣開州都督並追贈光祿大夫並予
六年正月親謁陵園詔勳貴大臣皆從行以少牢
於墓致祭其子孫有陪葬者所司奏聞
三月丁酉遣使祭故吏部尚書侯君集
凡十人故太子太師鄭國公魏徵贈司空禮部尚書
吏左武衛大將軍張公謹贈司徒尚書令鄭國公劉弘基贈
幽州都督故荊州都督府長史李靖贈代州都督故右光祿大夫並予
鉞以下各有差
四月丙寅鎮軍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率師討弁州酋長阿史
那賀魯破之獻俘於昭陵
十二年正月高昌王麴文泰來朝
二年正月車駕幸許州次白善以選士司祭鄭子產之墓
五年二月親祭故吏部尚書侯君集
十一月己卯至陵園祭祀信墓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年有事泰山路過鄒州謁孔子廟及祭帝舜之墓
其宅閭甚衰由其人請從舊宅置守墓五戶以守衛焉

標其門閭旌善行也
二年二月高昌王麴文泰來朝
五年二月親祭故吏部尚書侯君集
十一月己卯至陵園祭祀信墓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十二年有事泰山路過鄒州謁孔子廟及祭帝舜之墓
其宅閭甚衰由其人請從舊宅置守墓五戶以守衛焉

三月以魏州人元寶為太子右內率府長史推案行北讎鋪明經擢第以母喪歸途不食仕鮑親舊憐其毀瘠累勸不出閭里十餘年及母終廬於墓側蓬髮不櫛沐衣食飲水而已咸亨中孝敬監國下令表其門閭至是還京悼其孝悌異由是拜職孝文賈氏魏州鄒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寡宗人孟基所害其弟遷仁年幼賈氏拊育之尊以不嫁及彊仁成童思共報復乃陰圖其殺之厥其心所以殺父墓遠彊仁自列於縣司斷以極刑賈氏詣闕自陳已為請代彊仁死帝哀之特下制貰賈氏及彊仁免罪紀其家於清陽

東黃都鄉張敏第二女孝于宁敬直之妻性至孝數歲時父母微有痢答即顰眉晝夜不離左右初聞像有疾自陽不適舟楫即跣足號泣至號叫一慟而絕兩目下詔褒美焉

文苑傳物一百段仍令編入國史

張忠志本名重順恒州人也祖父世為本州牙將重順少為兒戲好聚羣小為攻戰之事及長驍健善騎射天寶末為成德軍兵馬使安祿山之亂河朔諸郡皆望風而降重順獨堅守不從祿山遣其將高秀巖攻之重順出兵擊破之祿山大怒遣其將安忠志率兵數萬攻之重順兵少食盡城陷為忠志所擒忠志愛其驍勇養以為子因改姓名為張忠志忠志後為祿山將領范陽節度使

祿山死子慶緒嗣忠志為慶緒守常山為李光弼所圍城中糧盡忠志出降光弼送之於慶緒慶緒殺之

史思明復陷常山忠志為思明將領范陽節度使思明死子朝義嗣忠志為朝義將領范陽節度使朝義為李懷仙所殺忠志為懷仙將領范陽節度使懷仙為朱希彩所殺忠志為希彩將領范陽節度使希彩為其將李抱玉所殺忠志為抱玉將領范陽節度使抱玉為其將李懷光所殺忠志為懷光將領范陽節度使懷光為其將朱泚所殺忠志為泚將領范陽節度使泚為其將朱滔所殺忠志為滔將領范陽節度使滔為其將劉怦所殺忠志為怦將領范陽節度使怦為其將劉濟所殺忠志為濟將領范陽節度使濟為其將劉總所殺忠志為總將領范陽節度使總為其將劉稹所殺忠志為稹將領范陽節度使稹為其將張仲武所殺忠志為仲武將領范陽節度使仲武為其將張直方所殺忠志為直方將領范陽節度使直方為其將李載義所殺忠志為載義將領范陽節度使載義為其將張允伸所殺忠志為允伸將領范陽節度使允伸為其將李可舉所殺忠志為可舉將領范陽節度使可舉為其將楊志誠所殺忠志為志誠將領范陽節度使志誠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三十九

帝王部

庶表第三

唐中宗神龍元年十月癸卯人安陽初成往吉百僚上表賀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所以保其位者仁也所以聚其人者財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義者禮也是以堯舜之聖猶病博施湯武之仁尚勞垂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撫臨萬國以仁恩為理本以慈愛為化源故能光宅中區恭臨大寶臣等忝荷恩榮叨居近侍仰觀聖德俯察人心竊以皇帝陛下天縱英明神資睿哲自在春宮已聞仁孝及登寶位尤著慈恩故能感動天地和氣氤氳慶雲五色見於東方嘉瑞三時降於中禁此則天心仁愛陛下之明驗也臣等又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所以保其位者仁也所以聚其人者財也理財正辭禁民為非義者禮也是以堯舜之聖猶病博施湯武之仁尚勞垂拱伏惟陛下受天明命撫臨萬國以仁恩為理本以慈愛為化源故能光宅中區恭臨大寶臣等忝荷恩榮叨居近侍仰觀聖德俯察人心竊以皇帝陛下天縱英明神資睿哲自在春宮已聞仁孝及登寶位尤著慈恩故能感動天地和氣氤氳慶雲五色見於東方嘉瑞三時降於中禁此則天心仁愛陛下之明驗也

府一百三十九

三年六月乙亥淮南江夏淄元陳門閭以其居喪結二年墓賈

土成墳也

各賜帛旌之二年六月丁酉詔曰故許州司兵孫敬謀先帝恩遇頗

列宜奏褒揚二非其位而進不職身未言卷忽諭可惜頃以草木于政連上疏切諫嘉氏等又恐勤切禁沒之欲動因四致死苦踐所以其言多切不惜贈寄

郭友定州人也亦備讀嘉氏又勤於教之帝即往其家賜

神錢各有差

又制曰漢於追遠斯乃舊典表忠旌賢自有常規故中書令裴

炎合和原伸褒信君臣全重國葬士卒歸全之義炎等並

於代土偶以無情表深於事上又明人際王室之庶保人歸於

賢者敦即而危難之時展進忠規月屢遷官至宰輔正直不阿恒

以身許國及遭讒構竟陷刑誅永言忠貞良深追責於九原俾增榮於万古可贈益州大都督仍遣使

府一百三十九

使就其家吊祭令所司與一子官

二年十二月贈廣州刺史朱粉劉於寧夏陷賊皆甚行也敬初為益州

人所重與三從兄同居四十餘年喪葬資

府一百三十九

府一百三十九

使賜物五十段米五十斛及日并其二子等從前所賜妻子並

府一百三十九

使賜物五十段米五十斛及日并其二子等從前所賜妻子並

府一百三十九

使賜物五十段米五十斛及日并其二子等從前所賜妻子並

五代周居其家宅後生一鼠彩色甚異有物旌表鄰閭
開元二年正月丁酉制曰惟孝睦族義著鄉閭子事父
義之王室姬旦所忘顧左海流沿交襲威儀忠義之風
郭郎中瘦清白雅識靜守專直東心必復是得貞信而非中直者也高
傷使勵至之下情識靜守專直東心必復是得貞信而非中直者也高
平針樂毅之後武帝不忘何之高郭太遠載郎郎樂毅之苗裔
烈宜加恢命秦公平可朝散大夫
二月丙子以統有功之子日倫自大理司直為兼侍御史令勅曰
其父昔為理官特察刑網遂能堅守忠直每執回邪海內稱其
不撓朝廷嘉其推平之言種德必歸餘慶宜甄嗣子津勅群臣
十月帝以王海賓置酒起離勇冠群師及臨洮之役輕敵致敗陷
身戕功存論節九著乃詔贈方金吾衛大將軍勝物三百匹米
粟三百石表事並官供葬儀若水昌縣仍與一子五
品官平制曰褒予赴敵義先忠烈免胄捐軀情所憫惜故防樂

群牧使監李晉使右衛率府率王海賓七年為突厥默啜所
擒不從賊逆賊以為左衛將軍海賓不受為賊所殺
延州刺史王海賓置酒起離勇冠群師及臨洮之役輕敵致敗陷
身戕功存論節九著乃詔贈方金吾衛大將軍勝物三百匹米
粟三百石表事並官供葬儀若水昌縣仍與一子五
品官平制曰褒予赴敵義先忠烈免胄捐軀情所憫惜故防樂
右良之後
四年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帝亦減朝罷哭之甚哀
殺大祥齊衰悶其喪事周備久之下詔曰故黃門監盧懷慎夫挾
黃門監上柱國涿郡侯贈開府儀同三司懷慎大冠重
望威順周時詩讀書三傳之學行稽四科之二寄平雙之輔
冀同季父之相實即陳於古俗賓可謂於善自終其善者矣
宜申令典用表幽泉贈太子太保
六年十二月以鄜州人潘九表慶賢行修備聞朱基行義修

學可為師範程左宏信道內供奉仍旦方春坊僚屬本不
十一年行幸汾郡太原人超純操修潔居有禮法著
其秘監孫孝孝作郡的驗表仕賜帛五十匹
其秘監孫孝孝作郡的驗表仕賜帛五十匹
里廖今夕有其孫已驗鄉里同居重請旌表其門許之
是年鄜州庶男李廣敬妻張氏貞潔州刺史海人告元德定州敕
城人義感義為父報州考甘楊氏舊並以孝子旌表閭閻其門閭
若與義感義為父報州考甘楊氏舊並以孝子旌表閭閻其門閭
十五年九月制曰故益州長史張守珪效佳州都督敦煌等
並授妻隴西君夫人勳勞卷閭北良采秀慎恪之心敦篤
功用加優恤以慰冤魂宜令所司於墓所立碑並表
有司文勒其事

大曲蠻商外臣之儀沒有錄卷宜賜上將之服可贈特進右大夫
仍令州縣長官弔祭友吏長安年四十位至水部郎中宗在房州時嘗召講論經義及為政之道又問以禦邊之策及以疾辭職初又拜太子舍人仍令所司以禮徵赴又以疾辭職因歎曰歷觀前古賢人高士或以貧而樂道或以勤而除太子中舍人王方慶與宗楚客侍御史周利貞等交相稱薦皆以忠信著於行已而在文史庫放廢多年唯宦官宮婢有子之人之風俗者乃擢志敬外建植物義深歸仁厚俗之風皆宜修之職宜命作護制開門旌賞使明勸宜加優獎以遂雅懷可太子中舍人員外置仍令錄其事狀申奏其家僕道仍令所在州縣存問明加旌表其門閭者東京又表請備禮徵之以年老辭疾不起景龍九年餘卒於右拾遺

二十五年五月己亥旌表人張公義門閭阿九孝行聞之敕

[附]二百三十九　五

每逢疾病先遣國都醫人言不以劇易甚而懈阿九父之言物各五十段以旌孝行

天寶四載三月庚申旌表義烏人胡正言門閭正言性頗剛毅內外親戚鄰里有不睦者必面加規誡或勉勵之使其和睦鄉閭化之有不從者正言即為之絕其往來鄉閭以為恥焉正言父母俱病正言晝夜侍疾不解衣帶及父母沒廬於墓側三年不出墓門鄉閭以為孝行

[附]二百三十九　六

三年正月詔內外文武官悉在職中清慎不出或許疾不仕恣縱可糾舉退黜以示懲勸是月京兆府奏咸陽縣令王方慶政術清嚴治有異績詔加朝散大夫賜物二十段仍令所司旌表門閭

十五載春光庭編伊州史禄山之亂部兵入朝詔授范陽節度使光庭不伏偽命所授官印悉投井中累年拘執不至死而家口百餘人皆得全活及賊平光庭自歸闕詣闕待罪肅宗嘉其忠節特原其罪仍令復舊職

[附]二百三十九　六

[illegible]

第念功加賞優國之典旌表門閭式彰孝行
勸獎風俗之義凡厥士庶行著
鄉閭孝感天地義動幽顯或結廬墓側或廬
墓終身或刲股救親或割肝療疾或蠲軀
代死或殉節全貞或養親不仕或守志無
改或推財與孤或讓產與弟或異居同爨
或合門數世或累葉旌賢或一時表異或
因事而著或以類而聞或生為榮或沒為
哀或存為慕或亡為思或事繫於一時或
名傳於後代或有司舉奏或鄉閭上言或
親屬陳訴或本人自述或他人代述或官
吏訪聞或耆老傳說或圖畫以備觀覽或
碑碣以紀事迹或詔書以褒善行或旌門
以標德義或復其家或賜其粟或加其官
或進其爵或贈以束帛或賚以牛酒或給
以復除或賦以田宅或免其租賦或蠲其
徭役或給以衣糧或賜以醫藥或加以優
禮或錫以嘉名或命以美謚或載於國史
或編於家牒或著於圖經或形於頌贊或
見於詩歌或刻於金石或傳於後裔或及
於子孫或施於州閭或達於朝廷或聞於
四海或感於百王或被於萬代或有司不
舉或鄉閭不言或親屬不訴或本人不述
或他人不代或官吏不訪或耆老不傳或
圖畫不備或碑碣不紀或詔書不褒或旌
門不標或復其家不賜或賜其粟不加或
加其官不進或進其爵不贈或贈以束帛
不賚或賚以牛酒不給或給以復除不賦
或賦以田宅不免或免其租賦不蠲或蠲
其徭役不給或給以衣糧不賜或賜以醫
藥不加或加以優禮不錫或錫以嘉名不
命或命以美謚不載於國史不編於家牒
不著於圖經不形於頌贊不見於詩歌不
刻於金石不傳於後裔不及於子孫不施
於州閭不達於朝廷不聞於四海不感於
百王不被於萬代則何以勸善厲俗垂訓
將來者哉

【考者三代門】【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
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
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五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六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十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五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六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二十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五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六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三十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五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六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四十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五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六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五十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五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六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六十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五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六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七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八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七十九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八十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八十一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八十二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八十三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孝感天地義動幽顯行整廬於墓側有白鹿白兔棲息墓前又有白鳥巢於墓樹行整孝行著聞於鄉閭詔曰

【楊六嗣馬】

府一百三十九　八十四

八月梁州刺史楊六嗣馬言南鄭縣有婦人李行整母姓李氏行整父早喪母亦守節養行整及母亡行整

十一月京兆府上言華陽縣人崔同年五代同居子孫八十
餘人父子孝義敕旌門閭以表之
天寶未寇盜剽掠村閭此家獨全年遭水旱此家糧竟至於栖
徨每於人伏望旌表門閭編諸史冊許之
八年十二月江南道觀察使上言信州人張珠父殺五年處州賊袁晁過其門珠父子三人皆死賊
于是之義竹請旌表門閭許之
九年二月慶遠贈安河西隴右副元帥都知兵馬使秦州刺
史郭子儀為太尉尚書令臨洮郡王
四月追贈故伊州刺史崔希逸為太子太師故中書令南陽
郡公贈洪州刺史崔日知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博陵郡公贈洪州刺史韋抗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京兆郡公贈洪州刺史崔沔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博陵郡公贈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曲江縣公贈司徒故中書令燕國公鍾紹京為太子太傅時以國朝特相褒事贈而未稱者再贈之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代州刺史曜太子太師贈魏國公謚忠烈
儀故鄭州刺史贈華州刺史謚曰貞惠
五月以澤州人薛仙五代共居表其門閭
七月追贈故伊州刺史庭守伊州廣國之連盛不能救及力竭將陷先刃其擊而自縊死焉
三年二月贈故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
邵真元部尚書與一子五品正員官表廬為孝雲自掌文翰孫
所信任實且冥其孝惟志尚頓文東孝正已田恢敏真同反各

贈司徒故侍中扶陽郡公贈尚書令博陵郡公贈幽州刺史崔玄暐贈太子太師故中書令南陽郡公贈洪州刺史崔日知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博陵郡公贈洪州刺史韋抗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京兆郡公贈洪州刺史崔沔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博陵郡公贈荊州大都督張九齡為太子太傅故中書令曲江縣公贈司徒故中書令燕國公鍾紹京為太子太傅時以國朝特相褒事贈而未稱者再贈之故有是命
二年三月代州刺史曜太子太師贈魏國公謚忠烈
儀故鄭州刺史贈華州刺史謚曰貞惠
五月以澤州人薛仙五代共居表其門閭
七月追贈故伊州刺史庭守伊州廣國之連盛不能救及力竭將陷先刃其擊而自縊死焉
三年二月贈故成德軍節度判官檢校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
邵真元部尚書與一子五品正員官表廬為孝雲自掌文翰孫
所信任實且冥其孝惟志尚頓文東孝正已田恢敏真同反各

遷使崔惟岳請以己兵討之詔以惟岳為左金吾大將軍
史遷欲遣命同隋道之義皆先公世兼朝廷屢立大節
之忠遷禍正已指途絕之勇耳但令恢復遷報請從惟岳軍
正已使于京師因請討朝廷從之
節於正已即為自己為之疏奏惟岳請之今真草表將發孔目
吏胡震頑任事言於帥曰此事非細請與諸判吏議之至會
議其頃州刺史單華曰先公與二道親好二十年一朝背之不
可公執其使送京師大善殺未為晚也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
我張軍無損何必敵之不若仍舊勿絕徐觀其變惟岳又從之
真又勸惟岳遣其弟惟簡入朝以道軍事辭簡謂其謀使侵襲
焉燈軍請從順亮兵東度田悅聞其謀使侵襲惟岳田邵真慈
軍華攻逆殺之不然吾且討其罪矣惟岳懼遂殺之故有
賞贈

四月贈故右僕射裴遵慶太尉
五月詔曰故河西兼伊西北庭節度觀察等使檢校工部尚書兼
御史大夫贈太子太保楊休明故河西節度觀察使檢校工部
尚書兼侍御史大夫同薛故西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元瓘故
瓜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知河西節度留後張敬忠等崇方顯或
擁旄留務時屬邊鄙屢興更勞心力其心固守而理
以俟朝命羌戎東聞驟遣城池國家方有內事未遑外救河隴
之右化為腥羶場俾我忠良殞身異域痛歷年紀深遂于窈冥抠
方旋誠深懷惻悼故事式彰況列宋賈幽攜休
明可贈司空鼎可贈太保秀瓊可贈兵部尚書鎮可贈兵部侍
郎休明等自至德後陷沒於吐蕃至是其族各以其職至於加
贈贈休明男瓘并將校等皆隨蕃十餘人仍官為贖發
八月太子賓客第五琦卒子公孫公子公孫著旌
表其門
四年二月新作盧田昌二毋亡焫二妻汾州刺史李再豐毋

解長夫二人圓葬仍令所司供其葬具

十二月詔曰贈太尉長秦公投身烈節義著黃中宏濟雄略神武英斷克定禍亂其光祿其光祿其光祿果果吾事捐身徑進義擊賊之時不幸遇害朕甚悼焉宜加追贈仍令所司供其葬具

十月詔曰贈太尉長秦公投身烈節義著黃中宏濟雄略神武英斷克定禍亂其光祿其光祿其光祿果果吾事捐身徑進義擊賊之時不幸遇害朕甚悼焉宜加追贈仍令所司供其葬具

八月詔贈太尉段秀實宜令所司供其葬具

九月贈故原州都知兵馬使武太常卿何明禮兵部尚書故推官試秘書省校書郎裴曄裴垍同州刺史薛苹華州刺史薛播等並追贈

十月以前太常卿兼太子少師前太理卿薛苹為太子少傅

前秘書監程异為太子賓客並以開成元年致仕

十二月以前刑部郎中王彧為比部郎中前定居舍人鄭南史為司封員外郎前工部員外郎史館修撰荀宿為駕部員外郎前左庶子裴薛為武州刺史並未滿時潛歸不仕也

周忠至滅身展每典戎務守干霸疆敵北禦大夏守太陵上莊圖魯郡公頗具勳器質自天公忠儀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屢賜臣獲亂姿以存諫拘有黑敵死而不撓特其忠節追贈太尉致敬趙郡贈趙州刺史崇義命兼追贈司徒

翰皇五百端米三百石男等襲爵等至襲制終後所司備禮冊命

官秩時年未滿別降授官

四月加贈方鎮石榮寵數校工部尚書加來重進授校工子嗣事兼御史中丞初馬燧渾瑊統兵討李廣元懷光偉部將徐元朝數千來降服先逐屠其家故加官

九月贈朝方節度都虞候吕鳥岳工部尚書為岳前鋒副使懷光以從幽州兵為康元所殺故追贈焉

十二月贈朝方節度副使張光晟工部尚書光晟

史曰我以爾為子柰何欲殺我索乎不死可乎演芬對曰天子以公為腹心公以演芬為腹心負天子安可下責演芬且演芬胡人不解異心欲守死以事一人幸得免呼為歸死當分也懷先初使左右醫食之皆曰此忠烈之士也可令求死乃以二年十月以前件兩行軍司馬檢校左庶子兼御史中丞吕仲甫為刑部中前涼州刺史張儀等皆州刺史仲容應時開李希烈表薦有宰相之望及陳郡平拜檢校工部尚書御史大夫陳州刺史持加賜褒而命官焉

三年四月詔故淮西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陳仙奇大子太保贈尚書令來朝有美政事信於仙奇起於行間性特忠果自李希烈死頗動誠節而其父訣筆十數大將素所憚服正逢姑息信仙奇焉

閏五月朝方守中副元帥渾城與諸將相約結義會盟於平涼城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　帝王部一百四十

旌表第四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贈故隋刑部尚書薛道衡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也

二年十月詔曰王者旌表通乎異代況吾徽猷未遠名迹可尋風流頓絕於斯為甚故隋刑部尚書薛道衡學綜墳籍才兼文武識洞機神理周經緯器宇弘遠風儀秀整昔在周朝早參侍從入則預聞於帷幄出則參贊於軍旅及隋氏受命道衡首陳策略勸以平陳之計高祖深納其言遂興吞滅之志既而道衡以才見忌出為番州刺史道衡自以才名蓋世每懷憤惋及在番州作五悲文以寄其意其詞曰嗟乎人生有命自古而然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夭或壽或禍或福或窮或通或屈或伸或死或生或榮或悴或歡或戚或哭或笑或飢或飽或行或坐或語或默或出或入或正或邪或吉或凶或善或惡或是或非或好或醜或貞或淫或智或愚或貪或廉或剛或柔或仁或佞或忠或讒或直或曲或巧或拙或勇或怯或進或退或存或亡或興或廢或安或危或治或亂或古或今或遠或近或同或異或離或合或親或疏或恩或怨或得或失或榮或辱或苦或樂或哀或喜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夭或壽或禍或福或窮或通或屈或伸或死或生或榮或悴或歡或戚或哭或笑或飢或飽或行或坐或語或默或出或入或正或邪或吉或凶或善或惡或是或非或好或醜或貞或淫或智或愚或貪或廉或剛或柔或仁或佞或忠或讒或直或曲或巧或拙或勇或怯或進或退或存或亡或興或廢或安或危或治或亂或古或今或遠或近或同或異或離或合或親或疏或恩或怨或得或失或榮或辱或苦或樂或哀或喜

貴賤貧富各有所宜夫人稟天地之靈含陰陽之氣五情六欲誰能去之但以道德為心仁義為行則可以處窮通而一貴賤而均生死而同矣故曰天地之間萬物之內唯人最貴人之所貴唯道與德道德之人貴賤一也貴賤之人道德一也是以古之君子修道德而不修貴賤古之君子修仁義而不修貴賤貴賤者時也道德者己也時有窮達己無變易窮達貴賤在天道德仁義在己以己之不變應天之變變者天也不變者己也變者天也不變者己也是以古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也

隋煬帝大業中為番州刺史道衡自以才名蓋世每懷憤惋及在番州作五悲文以寄其意其詞曰嗟乎人生有命自古而然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夭或壽或禍或福或窮或通或屈或伸或死或生或榮或悴或歡或戚或哭或笑或飢或飽或行或坐或語或默或出或入或正或邪或吉或凶或善或惡或是或非或好或醜或貞或淫或智或愚或貪或廉或剛或柔或仁或佞或忠或讒或直或曲或巧或拙或勇或怯或進或退或存或亡或興或廢或安或危或治或亂或古或今或遠或近或同或異或離或合或親或疏或恩或怨或得或失或榮或辱或苦或樂或哀或喜

貴賤貧富各有所宜夫人稟天地之靈含陰陽之氣五情六欲誰能去之但以道德為心仁義為行則可以處窮通而一貴賤而均生死而同矣故曰天地之間萬物之內唯人最貴人之所貴唯道與德道德之人貴賤一也貴賤之人道德一也是以古之君子修道德而不修貴賤古之君子修仁義而不修貴賤貴賤者時也道德者己也時有窮達己無變易窮達貴賤在天道德仁義在己以己之不變應天之變變者天也不變者己也變者天也不變者己也是以古之君子樂天知命故不憂也

關身殺之後衆無遂叛超懷舊執將故常典宜在牢固其家補二千匹春秋二時給付

元年閏八月詔曰存没加榮國所以勸善故朝敢大夫試秘書監著作郎兼侍御史乾脩昔以文雅見稱當時尊因碑乃求出處而能保全正性以獲庇被視近乱之清明不從僞寺建數可傳於竹帛頒贈未宜於松楸濯方上聞九可贈弘農郡開國公諡曰貞子

山花陽掌書記天寶十三年奏録山有異圖謀以智免以功擢為令尋丁母憂服闋授河南府參軍事兼掌書記

血以為備至夜偽血疾不能支越許門及歸山友使偽歸度之清以左手書云不得筆於持刀而前引首以待希德殺戴盛亦授手還以前所授繒繩遺之使歸縣經月餘代宗統部收東都潘越謝軍門支送上都肅宗

十一年三月贈故魏州刺史正拍尚書左僕射仍令所司設祭

十一月贈故鄭州刺史崔倫尚書右僕射仍令所司設祭

十一月贈故鄭州刺史張抱玉尚書右僕射仍令所司設祭

十一年正月贈故成德軍節度觀察等使李寶臣太尉

十一年正月贈故魏博節度觀察等使田承嗣太尉

十一年閏月贈故淄青節度觀察等使李正己太尉

十一年閏月贈故幽州節度觀察等使朱希彩太尉

十一年閏月贈故幽州節度觀察等使朱滔太尉

十一年閏月贈故幽州節度觀察等使朱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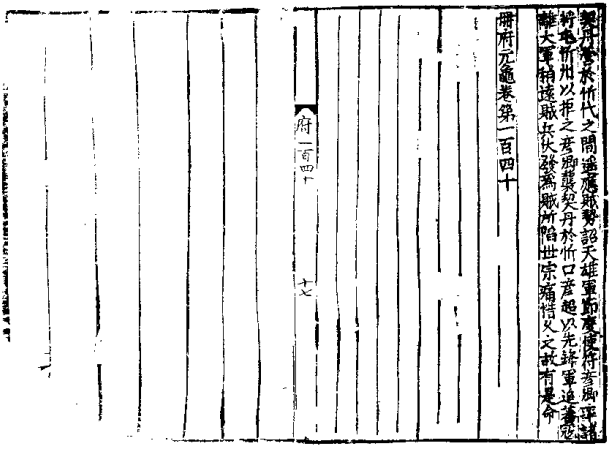
皮宗以聲曆二年即位賜謚元明母越二十貴賜五百匹婦二
大以其不從死賜謚貞順之也
大中二年九月詔曰夏侯敦命之死不改慶其義則曰可旌
得其所謂確乎其不拔者也
唐德州刺史充本力鎮遏兵馬使顏杲卿守節不屈賊將安祿山
通逆害害及於此時杲卿義成等俱自欲論以文告等
其非心重難興師因報其命而從謀中誅逆深宜為言昆
為恨何已可贈工部尚書仍詔歸葬上都令所在路次州縣供
應食料士等廢緣義勇並令官給賜平之後仍訪其子
孫錄用

三十六年五月錢諱道戚及大將並贈以官
四十二年四月東川節度使韋皋奏九人並加優贈破於蠻寇故也
五十六年閏五月贈故武州觀察判官監察御史韋臺妻蕭氏閨難
安守節孝義通達論不容死節亂雅時宗於此妻蕭氏閨難
安守節孝義不從死者以死不從從及蕭氏所而告白
事之義不苟於告白之事賴先就死執刃者即其臂詞
志明其事理封邑無傷數其名為蕭氏所感使楊
十四山南東道觀察使鄧州長壽縣鄉山村孝子史輝
年齒尚幼母王感墓被賊所害去終喪詔表其門閭
元年二月宣州觀察使沈傳師奏涇縣游徼
聽七年四月壬子浙江東道觀察使薛戡奏婚幼失父母
隨母二人同居兄弟同財撫孤兄俱死奉養嫂孀
二

百戶宋秦共二百石以父殘王事故也
夏侯昌大曆四年鎮遠州壁府將史上言以勤度使到仕已來
有善現七條以父殘王事故也
之地無有後之心上爲國家下安生衆每行公運全塞門濫
非大冶人情安定衆聞不能有政為作冥福仍下詔州令
各加安撫知祥改遠州刺史月授勤斷兵尽食窮勇如冶鑄而
上父其書韶王書聞其死也慟哭之父之始其家錢百万納千匹
梁惠王時太師封齊國公
長興元年正月敕故靈武行營馬軍指揮使祁英男思進錢
絹米麥以其父殘王事故也
十一月邠州奏義山彭原四世義居乞敕獎里名旌賜從之已未
濱州前符縣人張建立對客丑年割股治母病母平割心灑血
除前職以旌其孝
府一百四十　十一
二年九月敕邠州奏義門苗珣四世義居旌賜和孝鄉昌順里
十月棣州渤海縣人邢全四世義居旌賜興門鄉
四年正月戊戌敕武安縣孝義鄉里名旌賜從之
十一月邠州奏義門苗珣四世義居乞敕獎里名旌賜從之已未
濱州前符縣人張建立對客丑年割股治母病母平割心灑血
除前職以旌其孝
九月青州奏臨淄縣界孝義人王義宏下所司旌表門閭
十月青州奏臨淄縣界孝義人王義宏下所司旌表門閭
末帝清泰二年七月鎮州元氏縣文成鄉七義里民曹重四七
世義居乞敕獎鄉里名旌賜從之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月十七日甲午敕宿州蘄縣孝義鄉七義里
民劉璟等一百戶義居乞敕獎鄉里名旌賜從之
十月晉州臨汾縣平陽鄉聖泉里民張遵同縣原泊鄉百社里
民劉璟等一百戶義居乞敕獎鄉里名旌賜從之
府一百四十　十二
行軍參軍經過蒙水屋義以開於成路盜恩官布於出明具方
石名聞伏乞俯引宋璟特封崇伸光遠和之歐陽詹我朝
之盛曲録事太中大夫石奮德威軍節度副大使明
石元賓持上章跋於京師修契丹於太宗遣宗正卿
石元賓持上章跋於京師修契丹於太宗遣宗正卿
石元賓持上章跋於京師修契丹於太宗遣宗正卿
七月詔曰東都表留守判官盧大德忠本直言張以貶官
除前官守忠孝清廉和李趙稱不奉詔旨妄敢從命鄭遇害朕
以李趙忠貞古人實持君行政表良淡深宋璟大度姚崇風識
揚言感慨雅有古人之風朕甚嘉之宜加褒贈用旌忠義
石名聞伏乞俯引宋璟特封崇伸光遠和之歐陽詹我朝
之盛曲録事太中大夫石奮德威軍節度副大使明
石元賓持上章跋於京師修契丹於太宗遣宗正卿
石元賓持上章跋於京師修契丹於太宗遣宗正卿
七月詔曰東都表留守判官盧大德忠本直言張以貶官
除前官守忠孝清廉和李趙稱不奉詔旨妄敢從命鄭遇害朕
以李趙忠貞古人實持君行政表良淡深宋璟大度姚崇風識
揚言感慨雅有古人之風朕甚嘉之宜加褒贈用旌忠義
府一百四十　十三

[illegible]為已任以立義作身訓儀武揚機併罷免積宜伸贈典以慰[illegible]
[illegible]孔曾贈驍衛大將軍高傳於書令盛
六月壬子以故虎賁左第三都指揮使景進贈靜江軍節度使
故虎賁第七都指揮使約贈武信軍節度使皆重與兗州時
役於王事也
三年五月戶部言隰州金鄉縣民宋修已陳州項城縣民常真
皆敢該是守墳本州以聞戶部以赦書節文孝子義夫所宜
旌表以厚時風詔宜依令文施行
顯德元年正月丙子朔敕文自開創已來諸軍將校死王事者
軍使鄧顒已上並與追贈已追贈者更追贈有親嫡子孫襲其
錄用
世宗以顯德元年正月丙申即位三月詔諸軍將校自開創已
來有陷於鄰陣及月死疆場者並與追贈如有親嫡子孫未曾
錄用者並與錄用

七月辛卯制曰故輸忠之臣實國軍前效命之士義存旌表
勳著等使兼河東道行營先鋒部指揮使檢校太傅史彥瓊
能奮英武可權兗州防禦使兼領鎮重伸其膽勇然錄其勞
昨北伐陣兵同惡相濟酷乃力排群醜體中重創鏖戰以大
命而帥師先殞金革而剛強已矣遽棄功績如何言之不
二年二月丙寅詔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

府一百四十　七七

念良臣

良臣之為君也所以安而之為臣也所以安而退也此君臣之所以相與而成治道者也

恩此皆主之所以親親而厚其恩也

或與之共其爵祿或與之同其富貴或與之通其婚姻或與之結其交遊言語談笑無所不至

建夫寵妻得景夜宴永酣醉消日而發憂患生車而雪動極云

義帝使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說宋義曰今秦攻趙

食而必有所感焉其是之謂矣

漢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武帝嘗召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等問以政事

陛下之所以為陛下者以有天下之大也

雲浪曰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有也

不令賈生終其說以為流涕者以此

明帝永平四年詔曰昔孝宣皇帝不以親戚私恩封爵諸舅

孝景皇帝中元二年詔曰朕既不德

後漢光武時梁統為侍中領護羽林監兵

武帝嘗幸上林苑觀鬬獸

陛下之所以為陛下者以有天下之大也

雲浪曰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有也

不令賈生終其說以為流涕者以此

明帝永平四年詔曰昔孝宣皇帝不以親戚私恩封爵諸舅

孝景皇帝中元二年詔曰朕既不德

念良臣

良臣之為君也所以安而之為臣也所以安而退也此君臣之所以相與而成治道者也

恩此皆主之所以親親而厚其恩也

或與之共其爵祿或與之同其富貴或與之通其婚姻或與之結其交遊言語談笑無所不至

建夫寵妻得景夜宴永酣醉消日而發憂患生車而雪動極云

義帝使項羽與宋義北救趙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說宋義曰今秦攻趙

食而必有所感焉其是之謂矣

漢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武帝嘗召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等問以政事

陛下之所以為陛下者以有天下之大也

雲浪曰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有也

不令賈生終其說以為流涕者以此

明帝永平四年詔曰昔孝宣皇帝不以親戚私恩封爵諸舅

孝景皇帝中元二年詔曰朕既不德

李嗣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子右驍河孟云者遠念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冲墓左右以聞帝將卧哭甚慟高澤久之詔曰空文徒公德爲時宗勳簡賦心不幸遘此禍痛纏肺腑或悲或仁惻備有憫厥衮可遣大牢之祭以申哀悼及與留京官相見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涙

玄明時崔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魏車駕臨視疾慟哭衛護營衛侍於路病減常聽言則追傷每至光坐講筵之處未嘗不改容悽悼

李莊帝時李苗爲郡守莊帝即位苗入朝帝謂曰卿在郡政績第一故以卿爲天下之最卿宜勉之苗頓首謝

浮子河帝聞而悲哀傷久之曰苗若不死當廢更立奇功

後周大祖時蘇綽爲大行臺度支尚書綽於位常痛惜之及殁動左右及將葬月餘公卿尚書平生識退數尚儉約者皆然全其志使然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儉昔相知之道進退爲公邪有殺尚書令史麻瑤起家而晉昔相知之道進退爲公邪有殺尚書令史麻瑤起家而晉

晉王廣之薄既操事清白謂其子謂祖自若愚謂宜從儉約以勵其末

祖稱考及隋開皇初加雍州牧進出同州第門外大祖親於東後廂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尔知吾心吾知尔意乃欲共定天下不爾不遂若我玄奈何因緣廣奠不盡矣宜於平生朝日又遣後殊以太牢太祖自爲其文

劉秀爲車騎大將軍東州刺史華喜還師太祖親臨之泣而謂人曰殿既哀之屢心何寄

侯文帝時將軍文帝爲太子庶子太子虐心忽憚未幾卒文帝甚傷惜之及太子殺帝曰吾子若使卿行卒在卿不及此乎

王誕字子相爲尚書令誕性貪鄙不治家產每上表遜位輒不許

子相豈不由汝邪汝言甚僥倖有司爲之立宅司徒百何用宅爲但以表我累心耳人曰子相受我吾寄十有餘年終始不易

龍亭侯楊彪爲太尉以災異策免後數年卒楊修爲丞相主簿

不肆臣帝曰其宜言親正理益甚之吾無以加之

孔融爲北海王太守性好客常言坐無空客尊酒不空吾無憂矣

度遼將軍梁冀初爲貴人冀以妹入爲貴人冀以妹入爲貴人每

冀若在吾兒當有是乎

魏明帝即位初爲曹洪所劾文帝詔曰洪爲將帥之勳親則舊臣

朝廷朝臣曰雍州史何皆人朝或對曰即合來也帝乃止

晉王商祖傷惜者久之

魏帝時長孫晟爲右驍衛將軍平公周德威門帝賜曰向使長孫晟在不令爾如至此

元禹爲右光祿大夫天平二年薨左中郎將崔瑾東行至鄴聞禹薨哭甚哀時年八十三

崔暹爲吏部尚書天平二年薨時年六十三

光祿大夫後帝追思之擢子敏爲守內史舍人

高祖武帝中興初爲陝州刺史行軍總管趙郡王李孝恭統地復令總招慰州鄧而傷惜爲之流涕

大宗貞觀四年尚書右僕射杜如晦薨帝手詔著作郎虞世南

曰歌哀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卷物追念勳舊痛悼于懷如晦

等吾共意爲歌碑文也後因食瓜而美憶然悼之逐輟食之半

遺使送之靈坐爲傷驕奢玄齡黃鉞帶因泣如晦與公

同輔政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泣公以黃鉞賜玄齡公以

神所賜令耶金帶遺玄齡玄齡感恩其以黃鉞賜玄平

生及以告玄齡言畢嗚咽發聲帝亦爲流涕

明年如晦亡日帝復遣使送御食以祭

太宗爲襄州都督張公謹卒太宗聞而嗟悼其以歲俸有司奏言

依陽翟令百子在限不可更給太宗爲流俗所拘爲君之義

父子情疑於中安能辰日遂更之十二年引文振學士盧弘宣平章事李勉魏王泰日度世南於敬猶一體也始遭斯罰細事數不窺部代名臣人倫表的吾有小疾必化醫而療之今其亡也吾不知醫之過與不過而言耶不知於詩何篇出禮何經因令起居郎褚遂良問之遂良對曰令之追服禮無明文但以恩義斷之可以情而奪之不可以情而加之詔從之

貞觀十六年太子太師魏徵薨帝追思不已謂侍臣曰夫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鑑以防己過今魏徵逝遂亡一鑑矣

十八年車駕征遼中書令褚遂良本名遂忠以字行於世避諱改焉於洛陽留其妻子帝親送灞滻之流涕其父帝聞歎之謂侍臣曰文本知遂良則令實不忘朕遂命停之還京博涉古書令裏大宗謂侍臣曰君臣博以愛國之故陛下精誠神我見其不逮古二年矣然不能共其開導致天災變

姜嫄為左屯衛將軍從東征以行軍總管督五攻蓋牟城中流矢而卒帝親臨其喪哭之為五言詩曰鼙鼓初本南林初啼翠旗正偃朱旗穴躍馬出飛塵驚沙暗虜陣流矢振鋒行躍馬心已捷懸軍勢方決古來共如此今見子功成

大將下流悼帝深哀時人榮之子昭嗣以罹死王事特詔尚太宗女高陽公主

高宗永徽二年五十二月因公卿上言請立皇后帝以后族門地不及王皇后舅尉遲敬德之女有寵於帝而敬德素與長孫無忌不協無忌以下十餘人於丹鳳門上表固爭帝不悅將廢后而立武昭儀無忌等又固爭之帝乃下詔曰朕以寡薄纂承丕緒上賴宗廟之靈下憑文武之力遂得寧濟海內保乂黎元永惟祖宗之業實賴佐命之勳故能享茲福祐以至於此朕之所以不敢忘於勤恪也自頃以來每懷憂懼何則以天地之大陰陽之和猶或愆於時序況於人事豈得無其災眚朕以不德屢致譴咎上累宗廟下負蒼生內省諸己實在寡昧而公卿大臣不能同心協慮以救朕之闕失乃更懷疑貳各有朋黨或阿順朕意以取榮寵或隱情飾詐以避憲章或朋附奸人以相薦舉或壅蔽聰明以相掩惡或妄陳休咎以相慶賀或雷同是非以相可否或巧言令色以相悅媚或交頭接耳以相欺負或外揚人美以隱其惡或內生猜忌以害其能或上下相蒙君臣道喪或情乖理竟或事是言非或名浮於實或行違於法或賞不當功或罰不當罪或有善而不賞或有過而不罰或有才而不舉或有罪而不誅或有勞而不錄或有功而不酬或有冤而不理或有屈而不伸或有枉而不直或有直而不枉或有理而不通或有通而不理或有法而不行或有行而不法或有令而不從或有從而不令或有禁而不止或有止而不禁或有賤而不貴或有貴而不賤或有貴而不富或有富而不貴或有富而不驕或有驕而不富或有貧而不賤或有賤而不貧或有貧而不樂或有樂而不貧或有貧而不義或有義而不貧或有貧而不廉或有廉而不貧或有貧而不仁或有仁而不貧或有貧而不智或有智而不貧或有貧而不信或有信而不貧或有貧而不勇或有勇而不貧或有貧而不孝或有孝而不貧或有貧而不悌或有悌而不貧或有貧而不忠或有忠而不貧或有貧而不恕或有恕而不貧或有貧而不禮或有禮

宋百官表曰始
元九年八月丙子王季為郢至府初城鹽川城鹽池帝親
為九年八月丙子王季為郢至府初城鹽川城鹽池帝親
將幸鹽池聞始皇之命改鹽於公羞座又時道中使至言弟存撰謀
子敬戒備至聞反等有一善帝喜見於色九月以驃太師為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官屬
十二年十一月辛亥以前大子賓客李原為右僕射大將軍
領尚書令原為右僕射大將軍領尚書令

故宮以去禍之大者戚宛況其餘至疑鼎
明帝永平中馬援女立爲皇后帝圖畫援形中名臣列將於雲臺又以援子女故獨不及援東平王蒼觀國言於帝曰何故不畫伏波將軍像帝笑而不言馬防以特進就第久收奮然歎曰胡帝不善之數加諸防以禁閉由是權勢稍衰貧窘求襄能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千萬謂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闕章永平中爲尚書以三妹爲貴人金精力號馬貴人又當選以重藏帝以彼宮親屬豈不用出爲左兵校尉
魏太祖初卞后弟秉當建安時得爲別部司馬后當對太祖怨言太祖答言但得與我作婦弟不爲多邪后又欲太祖益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欲益與卞家不爲足耶故就太祖世秉官不過卑所不益又詔曰后侯之家不得當輒政之任又不得濫受茅土之

封宋貴嬪初中欽封太公母尚書陳群奏曰陛下以聖德慈遵受命創業革制當永爲民式被典謨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與婦因夫爵秦違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也帝曰此議是也其勿施行以作者謙下藏之憲則永爲後式
後魏李文胄李先思皇后從父鳳之子也器裕人侯弟安和淳厚陽侯興祖安喜侯道念自安侯皇弟四人以外戚豪見謂曰卿之先世內外有犯得蔽於時然官必俊自非奇才不得復外戚謹飾自李既無孫能令門戶可還復例罪爵安祖等攻伐逆去官宣帝德侯宗室元六年閏四月詔原宥平令侯遷罪無其官初遷縣人李載配納元陵園貴婦車駕或譖載於遷者因言慈以痛絕之載妹婿昭德皇后弟王景奏言帝命鄉里宗室婚宦之事載妹景爲董晉遷秦進曰李載不納卷料未爲巨蠹侯道峻其機對頗近

常偷死是國親去就有禮數稱爲謹理宜崇爵命以勸列司
秦重宋欽以戚屬之故而降更故有是命
憲宗元和元年九月戊戌詔曰公主郡馬等所養男女放但於城南不得輒請界止欽慮者府縣知加檢察鄰閭去十一年十二月以駙馬都尉張克禮鄭阿劉士澤等並爲正官
慮以戚屬不降官業故也
文宗開成四年正月丁卯皮弁袞冕鑒定公主衣褕翟大即時道歸駙馬都尉寶衛持節勅曰公主入參衣服踰制從夫之義過有所歸寶衛宜奪兩月賜錢
宣宗大中五年八月庚子勅曰駙公主冬有莊宅邸店宜依百姓例輸稅役徵科如邑司擅行文牒縣所由職要人便委語宣諸使及府縣當時捕送收禁閉奏止邑司官吏及印本縣徵封須行文牒令即便因他事機督府縣自今以後除敕封外如縣公事並令邑司申宗正寺事司奏聞當公事行牒其邑司並不

得擅行文牒

尊外戚

春秋者漢紀之義大雅詠申伯之恩蓋外戚之尊其所由來者尚矣堂堂周室降及漢行厥政殊文其制增重榮母后之族崇貴皇親之親慶延祖考寵被存沒或追崇名謚建置陵園或茂爲庄墅以給上宇盡節於之禮以貴於榮以光其門嗣蓋王者居民因親之尊重親體之道焉然加河潤之勢監薛邑之恤時中而行蓋可宗也
周祖王將納后於紀紀侯子爵奴先媵爲侯二女天子將娶於紀與之盟誓傳之恒則故封之百里蓋以爲天子得娶甚人女以共得專封也
漢高祖爲漢王元年封故父呂公爲臨泗侯
文帝即位薄太后母前死葬櫟陽故令乃追封太后父公爲靈文侯會稽郡置園邑三百家奉以下使奉守復廟上食祠如法

元年立爲皇后妹爲貴人加商位特進更增國土賜安車駟馬黃金千斤以商爲大將軍商固稱疾不起四年使大常奉璽綬冊命即拜商八詣闕辭讓命明年天人陰氏薨追號開封君贈印綬

恒帝鄧皇后父香和喜皇后從兄子也后立帝追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封后母宣爲昌陽君宣卒贈襚葬祠皆依后母舊儀

竇武妹爲桓帝皇后父也延熹八年后初入被選爲貴人帝拜武郎中其冬立爲皇后武遷越騎校尉封槐里侯五千戶明年父拜城門校尉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更封武安侯加食邑四千戶光和元年武薨追贈車騎將軍印綬

靈帝宋皇后立帝拜父酆執金吾封不其侯何后臨朝酆兄弟皆見誅后以譴入掖庭光和三年立爲皇后明年追號酆爲車騎將軍葬以侯印綬策文曰維熹平元年歲在壬子十一月乙酉朔二十日甲寅皇后父宋酆薨于位嗚呼哀哉乃者皇后正位中宮二年后立先壻敬安亭侯以疾薨后父宋酆薨于位嗚呼哀哉乃者皇后正位中宮二年后立先壻敬安亭侯以疾薨

年薨先輔臣將軍儀比三司

魏明帝太和元年三月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尊帝母文昭皇后父上蔡令逸爲安侯

毛嘉河內人嘉子毛皇后父也太和元年后立明帝拜嘉騎都尉進爵爲奉車都尉又封博平鄉侯邑光祿大夫卞廣文帝母武宣皇后祖父明帝太和四年追號廣曰開陽宮侯后父逸曰勤侯祖母周封陽都君祖母張侯夫人皆賜印綬

郭永太和四年追號永爲安陽鄉侯后父永薨追贈車騎將軍印綬

郭滿西平人明元皇后父也齊王即位追封武興侯邑千戶薨追侯

太后母杜爲郃陽君

高貴鄉公卞太后父隆武宣皇后兄弟也以后以父爲亞卿大夫位特進封雍侯妻王爲昌陽鄉君追封陰制妻劉爲順陽鄉君后親母故也

陳留王王后父琳東平人尚書郎早卒后立將琳已沒封琳子秉爲廣陽鄉侯

晉武帝楊皇后父文宣侯楊震皇后母張氏爲濟陽縣君

王肅妻宋氏武帝母也文明王皇后母也未嫁號秦姬三年正旦肅漢文追崇窈之之義武宣有乎原博士之封邑齊梁之改爵親親之恩也故謂肅爲廣陵公妻宋氏爲五人共氏合葬體順仁德尊備內承壺出嫁大國三從之行幽礼無違仍遭不造哀號嗣息追崇冠冕爵命克厥家風毋于邦族宋氏宜改稱明德夫人以光方國而卑出祖須不過侯號皇太后妻宜稱王太妃

主者詳如舊典於是使使持節謁者何融追策爲平陽君其後帝追尊太后謂下詔曰外曾祖母故司徒王朗夫人楊氏尊爲魏郡剏二從母宏達要每惟程氏教誨實啓愚心二從永懷靡及其封楊夫人及從母爲鄉君邑各五百戶大尉七年楊文宗武元皇后父也初爲魏郡郡丞武帝以后父追贈車騎將軍諡曰穆皇后於于明光殿詔曰皇后逮事先后常寢疾經旬不離帷帶晝夜扶侍親嘗藥飲后父母家門之情特隆又有心欲言輒先意承旨后父母以恩若孫宗族納于百言並垂因說此意情益於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馬宣充郡開國公宜五時玉音供給葬事諡曰遠武楊氏爲昌陽長公主追尊母張氏爲昌陽君后父母以恩若孫宗族納于百言並垂因說此意情益於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馬宣充郡開國公宜五時玉音供給葬事諡曰遠武楊氏爲昌陽長公主追尊母張氏爲昌陽君后父母以恩若孫宗族納于百言並垂因說此意情益於之其使領前軍將軍馬宣充郡開國公宜五時玉音供給葬事諡曰遠武楊氏爲昌陽長公主追尊母張氏爲昌陽君

鄉君薄不太平愴然感傷厚加賜與知而不問加之楊駿誅楊皇后父也爲領軍府司馬武帝以后父超居重位自領軍將軍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車騎即位遷驃騎大將軍

皆稱黃敏朝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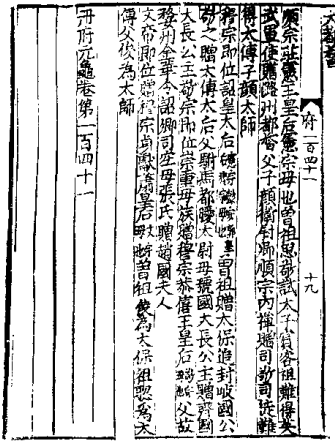
嘉祐四年正月壬寅朔帝即位尊為皇太后

[府一百四十一 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贈恒國公
睿宗竇皇后父也爲國州刺史睿宗元年追贈太
尉冰國公
玄宗王皇后父仁皎下邽人先天元年以仁皎爲大僕卿兼修
國府歲同三司祚國公
肅宗張皇后父去逸爲太僕卿肅宗即位贈左僕射兼侍中
代宗睿文二年追贈肅宗元皇后祖妣祖神皇司徒魏宿
父令珪太尉趙宿母李氏秦國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贈代宗貞元皇后祖妣祖神皇司徒魏宿
父令珪太尉趙宿母李氏秦國夫人
德宗建中元年贈代宗貞元皇后祖妣祖神皇司徒魏宿
父令珪太尉趙宿母李氏秦國夫人
順宗莊憲王皇后鄭宗母也曾祖鄭武太子貴容祖難得太
武皇使鷹隼州都督父子顏檢校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憲宗即位詔皇太后號曰皇太后曾祖贈太保追封收國公
祖父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尉母薛國大長公主贈齊國
太長公主憲宗即位崇冊號曰皇太后祖妣父故
穆宗元聖恭肅孝皇后鄭宗母也曾祖贈太保追封收國公
祖父之贈太傅太后父駙馬都尉母薛國大長公主贈齊國
太長公主憲宗即位崇冊號曰皇太后祖妣父故
穆宗恭僖王皇后父故贈司空母張氏贈涼國大人
文帝即位追冊尊后曰皇太后祖妣曰睿相父故贈太保追冊尊后曰皇太后祖妣曰睿相父故贈太
傅父俊爲太師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一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二　帝王部一百四十二

弭兵　和好

夫王者之兵本於禁暴救人之武先乎不殺用以懷遠其出征也惟時而已至其成功也思慮深遠之戒蓋有志戰必危之論亦著焉不詩之說歷觀中古以訖後世或因躡理之甫定衆庶之方息以戢兵偃革為務弭之是圖懇誠潛發明詔深推遂野不復用以緩養於群生秉鞭以解御轅於農作以至散於逸豫爰於出師謹守備以息攻取歷貴而完物乃使夫金革罔試而方夏以寧義考長劫不失其所斯之謂全德矣

周武王既克商乃偃武脩文歸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山海經曰桃林之塞廣三百里名曰夸父之原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今天下已定各歸其縣故曰弗服也

漢高祖五年十二月既平項羽五月兵皆罷歸家帝下令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各歸其縣以故爵田宅也務以安之法教訓辯告勿答辱

光武帝征和四年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恩德養民也初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張掖是時置放連出師行三十二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邊境猶不寧息桑弘羊等建請以為武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索羽毛以相御史奏言宜勸農桑修邊備以固地險號依古有海內五千頃以上歟溫和風美可種通溝渠灌溉五穀與中國同時熟其旁國少雖力貧苦必來總可以募徙食貧如足不可足者勿強

可覺也田卒詣故輪臺以東墾田二人分護耕種以給使者及軍人糧食至國地形通利溝渠頗便以時益種五穀菽粟與中國同土地肥饒有溫泉魚鹽之利可以不煩民轉運而自饒足臣愚以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間田地廣平饒水草可置數萬人以威西國輔漢益張宜遣使者分部行視可省轉運費以實邊饒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輔漢孫寶傳曰時匈奴聞漢方內亂欲大為邊害寶以為

諸道及水上以[illegible]
[illegible]
祝之辭焉若祖軍事也又下漢[illegible]將不吉凶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制漏者失一狼走千羊逐者或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自[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加於常數六年日高難所居本西部鎮卒數萬攻圍東諸城其國精兵於來救援又遣舟師自東萊橫海以趣平壤水陸合勢此固聖主不忘危安之時也今百姓十年一月竟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前後表請凡十六

和好

自建安之末三國鼎力而蜀先滅吳次之魏又次之而晉承魏統以一天下
魏蜀限南陵司牧遣察其後元觀中勃興二虜正統司國送玉
分據中原林陵更手五胡繼踵於三姓附之禹貢載於二百
當其強兵鄰立傳世撫封論理大侵小及夫天射慎禍
民也息肩歸是寇誓相望王帛修聘常侍之館相為弊
之飲逆使爆殺稍深耕容積復宿雁鋒鏑之苦少救塗炭之災
通後蜂起邪承亂之師亦行繼絕之禮與用古道良足稱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八月吳孫權遣使奉章并遣子葵等還丁巳
使太常邢貞拜權為大將軍封吳王加九錫帝又欲封權
子登年幼上書遜封重遣西曹掾沈珩謝并獻方物

三年正月吳孫權上書說劉備及蜀四万人馬二三千匹出荊
歸諸住漢以克捷為效帝報曰昔陸賈之聘稱敖抱已子陽
之奇與使君并聞將軍其元屬歲武勉脩奇功以稱吾意

晉武帝泰始二年吳主孫皓遣人來聘孫皓遣人來聘於有司奏為答詔答曰
昔漢文先武後撫制於公孫述皆未正君臣之儀所以羈縻
未賓也誥遣使之始未知國慶但以書合之

後親道武天興三年五月詔曰者群凶張僭使命後奏典典

八年冬十月晉遣使來聘

明元神瑞元年八月詔曰吳元陋承使聘於典又詔平南
將軍相州刺史尉古真鎮許相間使悔士王謙假為
平南基軍將命焉後劉裕伐姚泓詔長孫嵩將鄭兒山東諸軍
事傳詔平原鄉河北岸列置戈戟畔城軍頭失利詔假裕道倍
於舟中詔嵩屋蓋遣以郵酒及江南食物嵩皆送京師詔嵩厚
荅之

泰常六年宋遣使來聘

太武始光二年四月詔龍驤將軍安北將軍樂平王丕

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二年三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貢外散騎常侍許明根貢分部鳥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四年十月詔貢外散騎常侍許明根貢分部鳥邑侯和天德使於宋
宋顯祖孝武皇興元年正月癸巳宋遣使來聘
二年三月戊午宋遣使來聘
二年四月壬辰宋遣使來聘
四年六月丙申宋遣使來聘
孝文延興元年八月宋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詔貢外散騎常侍邢產宋使於宋
四年宋遣使來聘
二年正月詔貢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三年正月詔貢外散騎常侍崔演使宋

九月宋遣使來聘
四年三月詔貢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使於宋
十月宋遣使來聘
太和元年八月宋遣使獻琥珀枕
十一月詔貢外散騎常侍李長仁使於宋
二年四月宋遣使朝貢
十月詔貢外散騎常侍蔡薇使於宋
三年四月宋遣使來聘
五年秋七月宋遣使來聘
七年七月詔貢貢外散騎常侍李虎貢外部蘭英使於齊
十一月遣使來聘
八年五月詔貢分散騎常侍李虎貢外部蘭英使於齊

九月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貢外散騎常侍李虎貢外部蘭英使於齊
九年五月齊遣使朝貢
十年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年八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李虎尚書郎公孫六頭使於齊
十二年八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侯靈超使於齊
十二月齊遣使來聘
十四年四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蔡季之遣使於齊
十五年四月詔貢外散騎常侍李虎尚書郎公孫六頭使於齊
九月齊遣使來聘
十一月詔假通直散騎侍郎崇濟使於齊

十六年二月齊遣使朝貢
十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宋弁兼員外散騎侍郎房伯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十六年正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兼員外散騎侍郎劉承敬使於齊
九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高聖兼員外散騎侍郎費箱使於齊
持節定都宜城公詔曰：昔淡洛陽初卿仍居優洛嗣親位豈本然有疾固欲先之後乃薨伐旦以藍田關南關定通在魯秦穆革心君子佛取是用輯寧邦國逖聞來會其惠六師三川是宅於時居成周赤縣皇宇今更造重書以代舊記所期按商宜變之善勿墨墨舊約者
十八年二月齊遣使來聘
六月詔兼員外散騎常侍遷兼員外散騎侍郎宋弁使於齊

十二月東鶻南伐遣使請和好初保忠武帝舅悉諾邏與城人
成早生以城歸之詔道中書舍人董晉勞勉之上疏為吳少誠
所襲因送江東仍被其頻頓將軍吾悅令狐通言使相繼
重譯武聞之遣使來朝詔以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物還國
詔對曰孝在洛陽復方寸郤奉恩信當碧東生冀武又遣王
書表賀赦詔詔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南蠻之好故以良民當不
養也對曰通好良民乃兩國之事赦令及歸當聞表不聞來
武聞詔表物引入見之令人周撫慰勞并傳戰争之年民
物塗炭是以不敢先言與親朝好心亦有書都無報者竊宜
簡中此意故遣傳詔專寧表送卿至國進有異問又令謂詔曰
卿若以將不死不令者據卿乃天意也天子人心不敢違
亂故須立君人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
若欲通好今以宿憾憂疾當以塞中國解先定詔有以所
擒南降將者易皆二人以以換詔及詔還宣武帝之永平中吐

蕃使中丞悉心盟會人詔遣陳說和許而遲不許
後周宇文泰武帝保定元年六月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於吐谷渾
十一月陳遣使來聘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詔為桂陽王
九月陳遣使來聘
三年七月來聘
四年九月來聘
五年十一月陳遣使來聘
天和三年八月齊使和親遣使來聘詔軍西馬美侯部尹公正
郭雙興
十一月遣開府崔彥小宴部尹公正於齊時皇太子高緯騎大
將軍馮王璧齎人遣使至王璧東遣牛市智公襲以其相持曰
又經歲使命一日忽來東交新疑別有故又以皇姑皇祖先

嫁在彼因其請和之際或可致之遂令司門下大夫丹公正至
王偉共考尋詳議事宜乃於彼國設供張公正接對使人兼
述皇家親睦在東之意仍有聲色甚悅時大有功利於得朋
東人李元復於東道并致書一情其辭曰大周外則耐於得朋
禮送皇姑及護母等先是護母閻姬與皇后同處及諸戚先沒
在齊皆被幽繫護等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護重乃聞
並許遣朝且請和好四年皇姑先至護重乃聞
其母以為後圖仍令人為賜為書與護曰天地情深母子異所
三十餘年存亡斷絕自勝想汝兄思之寢食何
可為喜吾向念十九入齊家已八十矣兒生女壻三男三女今
日目下不難一人與言及此悲號前後精皇齊親舊
已有成人方聞行動飲食並無多損今大齊聯姻
和好深大國方聞行動飲食並無多損今大齊聯姻
為親吾於汝又親先姑及汝諸舅等同意欲亦自遣汝為親
為親吾於汝又親先姑及汝諸舅等同意欲亦自遣汝為親
為親吾於汝又親先姑及汝諸舅等同意欲亦自遣汝為親
上柱國北將軍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十一月遣使來聘
十二月遣使來聘
五年正月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十一月陳遣使來聘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六年正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三月陳遣使來聘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七年正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三月陳遣使來聘
四月陳遣使來聘
五月陳遣使來聘
六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七月陳遣使來聘
八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八年正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二月陳遣使來聘
三月陳遣使來聘
四月陳遣使來聘
五月陳遣使來聘
六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七月陳遣使來聘
八月陳遣使來聘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九年正月陳遣使來聘
二月陳遣使來聘
三月陳遣使來聘
四月陳遣使來聘
五月陳遣使來聘
六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七月陳遣使來聘
八月陳遣使來聘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十年正月陳遣使來聘
二月陳遣使來聘
三月陳遣使來聘
四月陳遣使來聘
五月陳遣使來聘
六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七月陳遣使來聘
八月陳遣使來聘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陳遣使來聘詔以柱國趙昶為大將軍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揆阿斗在蜀而蹙入迎家累時以叔父遣返宋高坦以宗臣
洛寺出行者卿張昭張紘張溫為輔吳國太夫人徐氏
乘照同書成各小於洪等二人並受吾所託之事
當分明記之庶年老耳勿令有錯初表二宮後宜看知
吾今老病恐不復見汝小時所為錯誤表二宮後宜看知
吾今老病恐不復見汝小時所為錯誤表二宮後宜看知
得相見一開此言深痛不可忍此今若勢必發病與汝辭
子相依長分隔永無會期情懷悲切奈何奈何汝等
公當過山陵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飄然千里死亡巨久不得一
朝相見不得一日同歡笑不得共汎不得共食此痛何
喪先耀世間汝何用為活今日之前汝既不得申其供
養事何以論今日已後吾之殘命唯當冥冥汝耳藏不復地中有
鬼神知之以告於汝而可歎負物氏姑今雖欲無作豈復可追
遂痛絕奈何奈何魂魄汝致感見以告存於姻親不載吾性

名為識此理不以為怪讓堅等尋得書悉不自勝左右安能抑
視報書曰區宇分張遭遇災禍遭離藩下三十五年及形骨氣
皆如母子誰同蓬蒿如此不孝陷破親戚合續此身宜憐罔極
以慰安母但立身行不負一物明神有鑒冥冥家慶而子為
飢餓民如天地之外無由識聞書花報號慟之以血分懷覓醋
終此一生冤者有知奚奈泉下耳不勝哀痛號天叩地不能自
勝四望即蒙遣還乎安入境遣慟所感皇帝嘉多年
存亡即蒙相見之始口未及言唯叙哀痛引領存亡感慨云與
聚歡宴盡情悉意優樂數旬由是悉還備送家事伏遣
來到四心清屠割妻子無所顧慮一事敢在摩放年事又加憂患備
詣京師康濱我之蜀痛伏無量述父弟分別一則以
喜西狄里聚之初薩賓年已十歲遭離母親自記憶悲

所以為國未有討收生民君臨有國可以安養而多食言者也
自載盟詛東事鍵兆陳皇家親戚渝盟三起仁恕世母坐絕生
還後朝以去夏之初遣音發覺它近仁恕許歸世母坐絕生
指兆永訣謝其信少由義嘉言無染今落木成時中霜行及方
為世母盧設諮辭未諭言歸更歐酬苔子女王帛既非所圖保
子貴誠副親求報當務和親有將大恩室大祖之天下
也焉可損國顧家初名實俱不害所救其曰仁人即誠着修孰
非忠信之則韓引為三安得擁全謂無損於大家家國即悲益血分無窮理豈
苟然指可尋倘所懇至從則善始
卒無令數俘城下無所施於大義全於兩國重入
晉人再之我之賜又聞道路平已戒嚴非直此指又將南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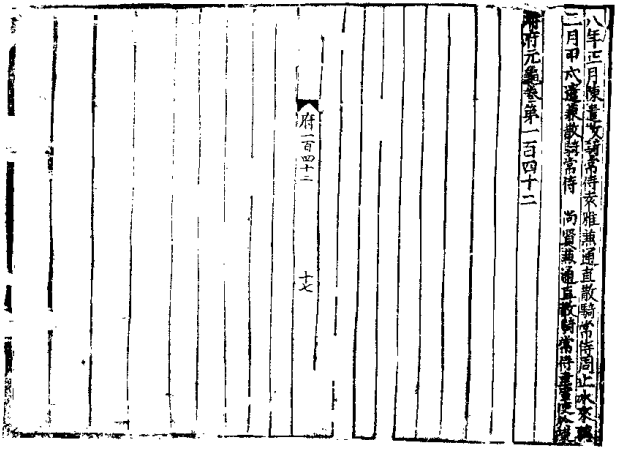
楊難敵親戚流離悉將詣郡先遣慈訓刻肌刻骨備盡心肝天長
夜闊血淚橫流大恩罪將深感遵奉朝旨遣使河三轉各值神機其
事並非相負有失相對未定天所鑒實為言約定長親愛
等各難身長至歲時通問情敘綢繆贈貨無絕
親心情敘綢繆贈貨無絕
郡之至施及傷人卑不有心僭偽風澤況在人倫而不盡歡有
國有家相待義本伏度期已應有日一旦分隔往還無
書信主以彼朝不絕母子之恩亦賜恭否不期今日得通音
問伏惟憐憫抱此悲泣至于拜見事歸忍如復何言哲朝不即
發遣更令重疑遣書並護重疑護使書往返至於再三而母竟
不至朝義以失期信令有司將軍曰大有義期行無信不立山
澤猶通況大國乎而不相聞遣重耳所以等舅犯親愛

[illegible]自送此之後也使或[illegible]城未能來聘詰朝見相與[illegible]
爲惠大德悠遠深慶親睦[illegible]慶[illegible]則周文
環珮之義事不由此自應內省豈宜有闕移書[illegible]而毋至
四年正月遣司會何陽小宰綸等[illegible]
四月齊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遣納言鄭詡使於陳
十月遣右武伯谷會琅邪正柴燒使於齊
十一月齊遣使來聘
建德元年二月遣司宗李崇小宗都[illegible]使於齊
三月齊遣使來朝聘
四月遣工部成公達小禮部羊烈之使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十一月遣小匠師楊弘齊殷[illegible]使於陳
二年閏正月陳遣使來聘

二月遣司會侯莫陳凱太子宮尹鄭譯使於齊
九月陳遣使來聘
十月齊遣使來聘
三年四月齊遣使來會葬于太冶陘
十月詔御正楊尚希禮部盧愷使於陳
四年三月遣小司徒庫南公元偉治納言伊婁謙使於齊
七月陳遣使來聘
五年八月陳遣使來聘
十二月陳遣使來聘
六年五月陳遣使來聘時是歲帝既平北齊後梁明帝蕭巋朝於
鄴帝嘉其遠來之誠特加優禮巋因宴間乃[illegible]其父
若太祖逆敘之由并叙二國數代婚姻之好帝[illegible]
陳四交流帝亦爲之歔欷自是大加[illegible]
之宴齊民改正此則長久亦頗爲帝稱[illegible]

北齊曰長久未能相樂[illegible]歲次[illegible]帝大矣父通[illegible]又會[illegible]
[illegible]之所[illegible]曰當承主[illegible]乃能[illegible]
[illegible]靜[illegible]曰[illegible]五[illegible]何敢不[illegible]
[illegible]萬民[illegible]數十四并[illegible]
以通之
宣帝太象元年九月遣御正杜果禮部[illegible]
隋高祖開皇元年二月丁未[illegible]
四月陳遣散騎常侍[illegible]
義來聘
四月陳遣散騎常侍[illegible]
帝曰受[illegible]
二年正月陳遣使請和[illegible]
三年四月陳郢州城主張子[illegible]
散騎常侍舒[illegible]
十二月陳遣散騎常侍[illegible]

[illegible]月遣兼散騎常侍[illegible]
四年正月梁明帝蕭巋來[illegible]
五年七月陳遣兼散騎常侍王話[illegible]
六年四月陳遣兼散騎常侍江揔來聘
八月遣使兼散騎常侍[illegible]
七年二月陳遣兼散騎常侍王亨[illegible]
四月遣[illegible]



八年正月隋遣使朝貢侍郎裴矩接之於館矩謂其使者曰汝國天子好不好使者曰天子勤於政事夜以繼日矩曰如此恐不壽使者不悅而去

二月甲戌遣兼散騎常侍裴矩尚書兼通直散騎常侍周正冰兼通直散騎侍郎元晏

弭災

詩曰天之方蹶甚矣曰流使一人輝光民上若乃召穆之重政恰
或失必示災祥以申警戒厲王弭謗邵公陳其悖政之基禦
周勤於德懼恐驕奢之易至則身先節儉懼先之未悉則治
先簡務或之尚繁則省節用思忠貢之未進則路開獻遠
其理何遠哉以堯之水湯之旱大戊之桑穀商宗之雊雉皆明
德格天至誠感神而咎徵自消妖不能勝矣
周武王時洛川竭使人封山日政不節
則使人決祀苟宜害事祭祀女謁行邪何不訪
之善也那使人曰當以人祭塞之吾所以讀周者民也若必以
人祭是絕民類也仁者不為也乃止
武丁能成厥德
帝乙改成湯之明日有雉雊於鼎耳而飛武丁懼祖己曰
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
延德不配在厥躬今王嗣有不若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
天下咸興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
大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
武丁能成厥德
帝乙改成湯之明日有雉雊於鼎耳而飛武丁懼祖己曰
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
延德不配在厥躬今王嗣有不若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
天下咸興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
大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

曰惟予小子若涉淵冰敬用玄牡告于上天后土曰今天大旱即
當朕身復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惡不敢藏簡在帝
心萬方有罪罪當朕躬朕躬有罪無以萬方無以一人之不
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吉凶已而雨大霆震其生於朝一暮大拱
大戊時桑有拱桑震其生於朝一暮大拱
帝乙改成湯之明日有雉雊於鼎耳而飛武丁懼祖己曰
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己乃訓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
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其命民有不
延德不配在厥躬今王嗣有不若厥德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
天下咸興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胤
大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

周文王之在國八年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
出國郊有司皆曰地之動也人主也今者君王寢疾五日而地
動四面不出國郊羣臣皆曰請稽之文王曰吾何其稽之地
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適
見妖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地故以罰我也今又興動衆
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昌也請改行重善稽之其可以免乎
於是遂罷其擅興發衆以交諸侯飾其辭令降席以禮後士
領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遂興羣臣行此幾何而疾止文王即
位八年而地動之後四十三年凡在國五十一年而然地文王
之所見踐妖也詩曰震驚天之威于時保之此之謂也
宣王時天大旱二年王以不雨遇災而懼側身脩行欲消去之
祈于羣祀甚警既卒乃雨大夫仍叔作崇漢之詩以美之
周大夫仍叔二年十一月日有食之詔曰厥明日有食之諸侯
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必天災不拈

乃十一月鞫日有食之適見于天
厥後惊宗蒯公微眛之謀殺子天災數
下治亂在予一人臨二三執政倡吾股肱心膂其不能治百辟
卿士以累二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表眛之過
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修告朕敢不祗聞及天變啓
景帝後三年春以民不務農詔令舉孝悌力田者復其
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建元二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下治亂在予一人臨二三執政倡吾股肱心膂其不能治百辟
卿士以累二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今至其表眛之過
及知見之所不及匄以修告朕敢不祗聞及天變啓
景帝後三年春以民不務農詔令舉孝悌力田者復其
武帝建元六年四月壬子高園便殿火
元鳳四年五月丁丑孝文園正殿火
宣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
蓋帝本始四年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水出詔曰
蓋帝者天地之成也陛承洪業奉宗廟社稷之上未能
和撃生萬者地震於海瑕祖宗顧眛其懼丞相御史其

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聖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今三輔大常內者國舅貴良方正各一人津遣詣公車以安百姓勝冀被災地震壞敗官者勿收賦斂大赦天下帝以宗廟園陵新正殿五日糜

地節三年十月辛酉朔日蝕是時霍光秉政威權過主朕甚畏之過而不改後遂謀反誅滅

元帝初元元年六月乙巳朔日蝕

九月癸酉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地震三月辛巳朔日蝕

三年正月丁未朔日蝕

四年二月己未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永光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建昭二年二月己酉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竟寧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己酉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四年六月甲戌朔日蝕

河平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陽朔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鴻嘉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永始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元延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綏和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哀帝建平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元壽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平帝元始元年二月己卯朔日蝕

二年二月戊午朔日蝕

三年四月丁酉朔日蝕

四年二月甲戌朔日蝕

五年四月庚子朔日蝕

[illegible]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恢身儉永以輔朕之不逮

[illegible]童言靈意無有所諱

改前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西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

[illegible]正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咎孰大焉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illegible]

[illegible]輔朕不逮[illegible]

[illegible]寬大長和睦凡[illegible]

下使得自新

三年二月日有蝕之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曰蓋聞天生黎民不能自治為之立君以統理之君道得則萬本昆蟲咸得其所[illegible]人君不得則災異屢發以告不治朕戰慄日寡[illegible]不中乃戊申日蝕地震朕甚懼焉公卿其各悉思厥道失明白陳之女謁面從退有後言書[illegible]

[illegible]之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朝[illegible]

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illegible]

河平元年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illegible]詔曰朕獲保宗廟戰戰栗栗未能奉稱[illegible]天著誡異皇[illegible]朕躬公卿大夫其勉勗乃心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illegible]仁人退遂咸熙[illegible]朕過失無有所諱

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日有蝕之詔曰乃者龍見于東萊日有蝕之天著變異以戒朕[illegible]朕甚懼焉公卿申敕百寮深思天誡有可省減便百姓者[illegible]所以奉天勿取

四年二月詔曰西者地震京師火災[illegible]朕甚懼焉有司其悉心[illegible]封歌舞者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于東井詔曰西者鉤星[illegible]于天大異重仍在位歷紀久有忌言今孛星見于東井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其各悉心惟思變異明朕[illegible]經對[illegible]哀帝以綏和二年四月即位改[illegible]詔曰朕[illegible]宗廟之重[illegible]戰兢兢[illegible]失天心[illegible]者日月亡光五星失行[illegible]國災[illegible]

[illegible]災變今以[illegible]川竭水出流殺人民壞敗廬舍朕之不德民[illegible]

[illegible]朕甚懼焉已[illegible]光祿大夫倚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蝕之詔曰朕奉承祖業無善政日月薄蝕寤寐見天水旱不節稼穡不成人無宿儲百姓饑饉雖有賢智莫能救助不遷昔楚恵侵災以致飛雲宋景退舍熒惑徙次大夫不除遷今之動靡憚高可敕有司勉思厥咎以輔德治若卿士獻謀百工箴闕其言事者靡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蝕之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不明不敏以致三光日蝕之變其公卿大夫各悉乃心勉修職事以應天戒

建初五年二月庚寅朔日有蝕之詔曰朕前蝕世衰行薄上天降異大變隨之詩不云乎亦孔之醜又以軍旅奉役委輸煩劇

十三年十月壬辰晦日有蝕之三公免冠謁曰朝制日蝕後朔以其變異尤急在救助故敕諸侯退修德政今陛下未知其方將有司陳事多所隱諱以避咎責陰陽乖戾寒暑不時災害屢臻而有忠臣義公得守其位何以除消災異謹刺史二千石詳擇所宜各舉其人

十八年四月己未夜日自昏已來時雨不降宿麥傷旱秋種未下或大旱霜雹為災而已共理冤獄錄囚徒二千石分橋五教四府一百四十三　八

永平五年正月詔曰有蝕之於正陽數象五行而正月陽氣之始君道之象也朕以不德奉承天地戰戰兢兢夙夜不寧而陰陽錯繆寒暑違節災異之發莫不由政其令三公各上封事

十六年秋七月戊午詔曰今災旱方憂而早要雨不霑疑吏行刑枉有宣思遷妄拘執罪人所致其一切已徒於法疑者勿決以參天今

安帝永初三年三月京師大飢民相食壬寅公卿請開諸苑囿以給貧民又減導官廩食太官珍膳減樂府太僕廄馬以振之

四年正月元日會以年飢減樂不陳充庭事

建光元年十一月戊寅三十五州蝗或坐穀貴論三公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永建三年七月丁酉茂陵園寢災帝素縗正殿

陽嘉元年二月京師旱庚申詔郡國二千石各精名山大澤

大夫詢者詢善道否議山并詞河洛請兩戊辰書甲代詔曰政
失厥和陰陽愆伏蓋精誠通于神不至感動天地也朕在
位十載德薄不能仰協乾心俯安黎庶災異屢降上天譴
告朕甚懼焉今遣侍中王朝等持節分詣岱山東海
荊揚河洛以南五嶽四瀆名山大川祈福禳災冀獲嘉祥
以答天意其令所過郡國長吏各修祀事以稱朕意
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統奉鴻業
未能和神降陰興晉屢見災異戰兢自守若涉淵冰今
京師數旬陰雨洪水滂溢壞敗廬舍流入城門朕甚憂之
其令百官各上封事直言朕咎靡有所諱
恒帝建和三年四月丁卯晦日有食之五月乙亥詔曰蓋聞天
生蒸民不能相理為之立君使司牧之是以堯舜下則有禪
伊上庶事失其序則各徵見于象朕以寡昧日食數發陽不
純精蓋陰侵陽臣下不忠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昔湯遭旱
歲而興聖宗遷都而殷道復中今朕德雖不及湯宗而
欲前世興隆故遣使者分行天下其令所過郡國長吏人
各盡心悉意思念變異之元正蓋由德政闕而不修乎其自
今已後至元年以來凡諸

妖恠災祥悉以奏聞及吏民疾苦有所冤枉者不得
壅塞

永興二年九月詔曰朕以不德忝承鴻業夙夜戰慄不敢
寧息而災異屢臻陰陽錯序去歲郡國或言旱或言水
或言蝗或言霜雹所傷無有收穫其令所在開倉賑
給勿收租稅

永壽元年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忝承鴻業夙夜戰慄不敢
寧息而災異屢臻陰陽錯序去歲郡國或言旱或言水
或言蝗或言霜雹所傷無有收穫其令所在開倉賑
給勿收租稅

永興二年九

制令徹降仍無祁感有司循案舊典祇行六事國奸滔紀遷
連翔法無尹殺職量加情罰對編困弱在所存恤殺戮氏或
加蠲省貢良議直以時昇進貪殘邪佞即宜罷黜男女怨曠務
令會偶無華工慝違有禍災咎

三年六月詔曰朕以冲昧屢忝丕圖慮不能稽承上靈威施
致令災旱頻歲嘉穀弗登百辣無聊流離分遣有司賑恤糾奏及諸
黃門左右宜減常膳庶令可依舊分遣有司賑恤糾奏及諸

山川百神能興雲雨者盡其虔禱必令感降至時雩祭隨應

四年八月戊寅詔曰朕以眇躬君臨宇縣上承天地之心無聖賢輔翼思康庶政比雨旱愆將皇運升隆政理和
理非其人徵宜盡直言無隱公卿各引經義以匡朕闕

後周武帝保定二年二月以久不雨降囚罪人京城二十里內
悉原四月又降屬牢

建德元年五月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曰盛農之節天雨
不時憂在德薄故令政教失和刑賞乖中神明公卿大臣
或非其人徵宜盡直言無隱公卿各引經義以匡朕闕

二年三月不雨至于七月庶百僚於大德殿帝責於躬罪己開以
給政得失

宣帝大象元年十二月戊午以災異赦囚徒官御路寢見百官詔
曰皆昊在上聰明自人妖不自作陛以寡德祗荷鴻圖
寅大道未行小信非福始於狡生災由玉食納顯狎邪寵
戚肆志入南斗不祀斬樊氏于房又與土合城皇城夜東
南而下然則帶斗主於鄧翔為於後宮后明堂布政所
世火土則憂孽之兆流星乃兵災之象豈其宮人失寺女謁
行政事非方愛惠所至何其邪之甚上聽俯察戰兢惟懼

禹辨避正襲齋居宮令慈死減膳去飾撤樂舞使不奇之戒朔直
言之路欲使刑不濫及賞勿踰等庶黎以子諸嗣德告誡內
外務盡誠謀詢允叶民心用順天譴於是舍女衛姓天與官百官
上表勸還瀋陽許之甲子還宮

高祖開皇三年四月旱帝親祀南郊於圜丘之西南
四年正月以歲旱祠太山以謝愆咎大赦天下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四

帝王部

弭災第二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乙卯詔曰酒醴之用表勸戒於羣臣黍稷之興資濟育於蒸庶而流湎之輩絕貢獻於公庭貪穢之徒躬行奢侈而糜費於百姓自今已後有此色目者並宜禁斷其諸州縣官人有犯者加罪一等其當處官人及百姓有犯者並依法科罪

四年十二月帝以旱故親録囚徒減膳徹樂

太宗貞觀元年十月關東河南隴右及緣邊諸州霜害伏望九月辛酉詔曰朕膺期受命撫育黎元思闡大猷以康兆庶而比歲風雨不時政道未康夢徵斯在朕以寒暑乖序陰陽不和災變之至實由於朕德薄政虧所以上干天和下動地氣自春徂夏雨澤愆期川瀆竭流原隰焦槁秋稼未登黎元阻饑言念於此良深慙懼今分命使人巡省百姓其有賑救不給者即宜奏聞庶憑恩澤以濟窮乏

二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六月乙酉詔曰朕以眇身獲承寶曆子育蒸民思闡大猷以康兆庶而德慙撫俗政闕調元陰陽愆序風雨以時下不能使遷善興行家給人足而關輔之地尤宜優恤今年不令百姓納租調其逋負及往年水旱損田之處並宜蠲免

三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六月癸酉詔曰朕以眇身忝承寶曆子育蒸民思闡大猷以康兆庶而德慙撫俗政闕調元陰陽愆序風雨以時下不能使遷善興行家給人足而關輔之地尤宜優恤今年不令百姓納租調其逋負及往年水旱損田之處並宜蠲免

十月丁酉以霜詔求直言

四年正月丙午以旱避正殿六月癸酉詔曰朕以眇身忝承寶曆子育蒸民思闡大猷以康兆庶而德慙撫俗政闕調元陰陽愆序風雨以時下不能使遷善興行家給人足而關輔之地尤宜優恤今年不令百姓納租調其逋負及往年水旱損田之處並宜蠲免

十月丁酉以霜詔求直言

宜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隱諱是月遣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左僕射房玄齡工部尚書段綸刑部尚書韓仲良祠兩於名山大川

八年七月幽州大水帝以為己過詔文武百官極言朕過

閏七月庚午詔曰朕以寡昧君臨區宇上天降鑒災異屢臻每思修德以答天譴而政道多闕陰陽不和水旱為沴風雨乖候百穀傷於田畝萬姓流於道路朕之不德其罪伊何

十一年七月庚寅詔曰朕以寡昧君臨區宇上天降鑒災異屢臻每思修德以答天譴而政道多闕陰陽不和水旱為沴風雨乖候百穀傷於田畝萬姓流於道路朕之不德其罪伊何

十二年七月庚寅詔曰朕以寡昧君臨區宇上天降鑒災異屢臻每思修德以答天譴而政道多闕陰陽不和水旱為沴風雨乖候百穀傷於田畝萬姓流於道路朕之不德其罪伊何

十三年七月庚寅詔曰朕以寡昧君臨區宇上天降鑒災異屢臻每思修德以答天譴而政道多闕陰陽不和水旱為沴風雨乖候百穀傷於田畝萬姓流於道路朕之不德其罪伊何

十四年七月庚寅詔曰朕以寡昧君臨區宇上天降鑒災異屢臻每思修德以答天譴而政道多闕陰陽不和水旱為沴風雨乖候百穀傷於田畝萬姓流於道路朕之不德其罪伊何

十五年六月有星孛于太微宮帝既罷朝謁於是遷正寢減常膳甲午以祓禳星退乃復

十七年三月甲子以久旱詔曰去冬之間雪無盈尺今春之內雨不及時載履四疇恐乖豐稔農為教本食乃人天百姓嗷然萬狙何冀若類被之婦隕霜之臣至誠所通應感天地今州縣獄訟留有寃滯者冀以上天降鑒延及北燕宜令慶囚使至州縣料簡刑獄以申枉屈務從寬宥以布陰惠庶使春林自青不闕其澤農桑自高於漢代

六月癸巳以旱不視朝乙巳詔侍臣曰殷湯聞宣室來雨懿宗昔聞其語今見其心比望委蕩而雖重於金書至液又詔曰朕以寡昧纘承鴻緒而政敷積植古義闕動天和災發交陰沴充旱魃於春夏旌辭性莫修警畏之深詳思厥咎在予一人今避殿正殿以自貶責尚食常膳亦宜量減京官五品以上各進封事極言無隱將觀獲否答天譴

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詔京文武九品已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政教

顯慶元年二月上對人奏稱去歲秋冬不登百姓有食糟糠者帝命取所食物視之麤獷手詔曰上對人所進食極惡情之愛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朕臨御天下于今七年無時留心庶績毗農而政道未凝仁風猶鈍致令年無積四氣有乖淺使去秋霖滯便即霜早所以佇而郊省躬親作以勞懷豈下之慶夫上甘飴宜令所司嘗進之食三分減二攀臣哀言伏見手詔以百姓米食特為減膳去年雖不專熟未至大飢陛下憂傷情深軫惻給復為減膳在外粮料不勝重擾若曰此日亦聞百姓米食不為至是非所見者乃非人所食物眠聞天子以為心為心豈有如此一身獨供豐饌自是凡食憂歉不能已也三月庚申百寮請復常膳許之

四年七月以元皇避正殿

總章元年四月乙巳皇后梁氏崩是歲五月辛巳車帝避正殿御延福門東

原筆令中御城膳奉常停減仍令內外文武九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以下從京官及諸司四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以下從京官及諸司四品已上各上封事極言得失勿令有隱太子以下從京官及諸司四

人所賓惟賢珍寶不足奉諸已自隋煬馭天下三十餘年衣食
綾羅情深樂奢頻頒命備未遵行所有差科尚多勞擾關中
地狹衣食難周山東豐穰粟粳儲式九割史歸今寄以字人長史
司馬職惟畫宰能布恩澤求瘼濟貧縣令親人之本實為
寡百姓歡忘而在外官司罕能奉法志存苟且不舉綱維欲使
氣息刑清家給人足無為而化其路何由今當勵精政先身
理物故之弊革舊從新凡在泰庶宜識至懷共體中和庶
馬兢兢淺薄夙興夜寐思弘至理未能安人每懷多愧其
事減省雖峻華同四州六等已下戶宜免兩年地狹可此等
戶常式蠲放之外特宜一年蠲奉宥屋宇豐永破壞及枯
絕者今州縣營課勿令并加論貸
永淳元年八月詔以年飢委朝貢而不救會放秦州諸府
中宗神龍三年正月以旱減膳因徙多所原宥其東都天下
諸州家所在長官詳慮支遣使於五嶽四瀆并諸州名山大川
能興雲雨者
五月以旱避正殿尚食減膳
睿宗延和元年七月雨六以災旱命減膳因徙並使斷勿使宛
滯土木之功並停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以災霖雨告虧及太廟帝減膳避正殿
開元二年正月潤中飢口賦閭詩曰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況於人乎因斯而言則君事於天養於人行可以令德不德於人乎靜而謀政每思安人慮深而動
屬歲災減膳撤樂事在恤隣自非郊廟大禮天災不兩元亦何辜執以災歲事輕役歲者豈布德利物慶惠而不及歟
豈撫俗理物無術而然歟且吾以大川積於命祀尚不
愛牲敬之典惟在精誠所感細懷人事而已今春以來雨澤不
以時農事方興每思勞役或妨耕種減膳徹樂庶
同憂勤

之務一切停罷見蒸民流離令虧置宜從寬免大勿使繕宮本
州本軍刺史軍將覽內所有名山大川能興致雲雨者並宜祈
祭其有僵屍暴骸無主收斂者所由理量致祭訖各具狀奏
隋煬頻勞東征宇內騷動人不堪命以至覆亡今王業初興
之後何遠隋遣精誠務弭災譴深軫幽況庶事虛先從宜減
二月帝親慮囚徒至春氣已發恐久旱觀降憑心
樂朝野之人無任感戴敢貢聚之禹在既慎多罪日祝
其平恩始於民則人畜俱濟免任億之必許之
四月壬子以久雨命有司禁京城門
三年五月戊以旱故下詔曰司牧生人愛之親子睦族父孝
倍切憂勤時理政不明邪宄因有滯邪滅獄長邪陰陽不調
邪何崇朝霖雨未洽也載如黃艮井收荒穿蔵不勤大業
罪已思德弊減以舊貫之仲月雖有閏是良何逆賦心遵正典
庶常膳仍令諸司長官各百時政術失以補職之不逮人有見
禁囚徒中或以痛自訟者各令長官審加詳鞫疑有冤濫隨事
索理仍告京社親備虔誠祈請山川能興雲致雨者
四年五月甲辰詔曰今年螟蟲暴起乃是孽生所由官司不早
除過信蟲成災閑食田而不恤人災自為身計苟若信其狀
不有指繩則山衆之苗補地俱盡使人等至夜催督其如猶有
推捉以加官官貪殘如安祈請貨財以為饒足所由官等
以前得失宜令前後使人等審究加過各具所由州縣長官等
姓名列上載若不盡除今年還更生子委使人分州縣官會勿
使遺漏其年中東諸州蝗蟲五月末在納牛丁陳等國山氏甚
盛宜令州縣長官以時收捕勿使滋蔓其河南北諸州有蝗
蔽天蝗野食水至盡漂沉焉蝗蟲積成堆岸及大風激浪

嫁娶有違律條者並宜禁斷
八月詔河南北檢校蝗蟲有收瘞埋訖者並宜焚除其蝗蟲盡有收瘞入京委畢迄山澤之內或棄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勉勵之心不志於驕盈而特誡之至舉屢於雷災今大子太師陳希烈宗正卿光祿卿李岘伯卿李峴伯卿李峴等各以雷災仍歲取今月二十三日冬申誠請祭今謂累如朕意寫又認曰其諸部曹寺宜令各修職業庶幾災消福集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懼不敢荒寧而陰陽未和災沴屢降自今已後宜令文武官僚各修職業庶幾災消福集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懼不敢荒寧而陰陽未和災沴屢降自今已後宜令文武官僚各修職業庶幾災消福集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懼不敢荒寧而陰陽未和災沴屢降自今已後宜令文武官僚各修職業庶幾災消福集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癸亥大雨雪癸酉八月帝令恤獄緩刑詔

三司條件疏理勿令冤濫

乾元元年七月己亥九星陰陽人李泰奏先皇大明宮出金龍入城武太常博士韋紹之述于曲江池祀龍祈雨奉祠及禱官并於祀所行祭畢奏先投龍於池

二年六月庚子以久旱分遣左僕射裴冕等禱祀山濱及祈雨

代宗永泰元年七月以久旱遣左僕射裴冕等禱祀山濱及祈雨

二年六月庚子以大旱分遣左僕射裴冕等禱祀山濱及祈雨

閏五月丙申以風伯雨師是日八雨

大曆四年四月丙申遣察至秋三師米共至八百餘出米三萬石分場出糶令京兆府差人開坊市北門門置主事及黃幅以祈晴是日雨止

德宗貞元元年五月癸卯命右庶子裴諝祭諸山以祈雨

少卿李納分檀毅等祭諸山以祈雨

十二月丁亥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列聖不能寧億先志以治升平關災譴或臻歲事荐虧災年不順成人之力斷食旨余杀此實用德薄是汝商心別宮與人祈穀雖陽和在候而歎有愆祁寒為虐所不敢其寒年正月一日親賀值雨二年正月壬辰朔以關輔花雪朕以為喜而憂誌于人上聰精通期致雍熙而鑒之不明百辱斂徵凌陰愆候也

宋璟為相上疏曰臣聞陰陽之理以和為貴和則萬物生乖則災害生故天地交而泰否之卦興君臣合而庶政理上下隔而百事荒是以聖人在上則天地交而萬物生

冊府元龜　卷一四五　帝王部

弭災第三

帝王部一百四十五

弭災第三

唐睿宗景雲二年十二月乙酉詔曰夫災異之作蓋為人君德有所闕故天降譴告以彰其過朕以寡昧忝承寶曆不能調和陰陽以致災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玄宗開元二年六月癸亥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年七月辛巳詔曰近者炎蒸甚熱稼穡頗傷亦是陰陽小沴必感四德之中或有虧闕宜令御史臺刑部侍郎大理卿司農卿分道巡檢理出冤屈使囚徒有情者並得申訴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年六月庚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六年五月庚申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興治之咎一夫不獲歎時子之辜雖德政日新災害猶降況朕寡昧敢戒厥躬自謫以來災疫相仍旱暵已興炎熾尤甚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七年五月庚申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興治之咎一夫不獲歎時子之辜雖德政日新災害猶降況朕寡昧敢戒厥躬自謫以來災疫相仍旱暵已興炎熾尤甚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出繫有法不得原情有司一一條錄當須攜免御史臺大理寺亦委本司長官親自簡閱前後分決務在平允仍令京兆府及諸縣亦宜並委隨事處分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八年六月庚子詔曰夏火司炎自夏火而炎見禁囚徒宜委清慎御史各就諸司勘鞫理盡奏聞令寬滯日月以致淹留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御史臺府縣及諸司各長官一切慎決三日內聞奏

九年五月庚申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興治之咎一夫不獲歎時子之辜雖德政日新災害猶降況朕寡昧敢戒厥躬自謫以來災疫相仍旱暵已興炎熾尤甚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年正月壬子詔曰朕承上天之眷佐符宗聖之不圖宵旰勞不敢懈逸思致康又八年于今而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轉徙流離仍年德未動天誡未感物災失所有過在予載懷罪己之心深軫恤隱之歎宜敷惠澤式表憂勤施聞去年以來河東關輔兩京及河南北諸道水旱霜雹為害秋稼不收人甚窮困今方春之時須務農事若不賑救恐致流亡其京兆府河中蒲州河南府及諸道水旱損田宜令本司長官簡閱罪狀決遣訖聞

十一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二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三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四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五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六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七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八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十九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一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二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三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四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五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六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七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八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二十九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一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二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三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四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五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六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七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八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三十九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一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二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三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四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五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六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七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八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四十九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一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二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三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四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五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六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七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八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五十九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六十年正月甲寅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慎不敢荒寧而災害屢臻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及夏雨澤不降田疇將槁黎庶嗷然憂及宗廟朕甚懼焉思所以救之其京城見禁囚徒宜令大理寺及府縣長史自錄囚徒仍遣使巡檢分決疑滯其京城內有疾病者令醫官給藥仍令所司量加賑恤務盡哀矜之意庶感和氣以致豐年

者勉從之難等內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委長吏精誠禱祀水旱之災雖不即雨亦必有應若長吏不親禱祀而委之官屬或不如法致令褻瀆者必顯加譴責庶令長吏盡心焉

宣德殿

七月己酉朔曰今歲稼穡不登百姓艱食朕甚憂之其令所在官司勸課農桑務盡地利仍令州縣官吏各舉所知有才識堪理民事者以聞

府一百四十五　三

帝陽失和春澤愆候告我稼穡人乏于點災有過在予承天之命其敢用虛數假樂風雨調順百穀豐熟萬國咸寧用致阻饑罪將安歸已深悚懼當遵正殿減供膳不急務以答天譴庶幾上帝回靈降福豐穰其令所司悉心賑給無令流散仍令州縣長吏勸課農桑務盡地利

勸課農桑

八月己酉朔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廟夙夜祗懼不敢荒寧思與百姓共享和平而德未孚政或乖謬陰陽不和災害荐臻歲時不登民用匱乏每一念之中心如疚今方隆冬農事已畢其令所在官司勸課百姓趁時興作修治城池疏導溝洫務盡地利以備水旱

興修城池

九月丁巳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廟夙夜祗懼不敢荒寧思與百姓共享和平而德未孚政或乖謬陰陽不和災害荐臻歲時不登民用匱乏每一念之中心如疚今方隆冬農事已畢其令所在官司勸課百姓趁時興作修治城池疏導溝洫務盡地利以備水旱

興修城池

十月己酉朔曰今歲稼穡不登百姓艱食朕甚憂之其令所在官司勸課農桑務盡地利仍令州縣官吏各舉所知有才識堪理民事者以聞

勸課農桑

[illegible]司刑獄宜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鄭覃親自詳理刀分命宰臣就中太和太社白帝壇已上遣侍御史監祭訖各往諸道巡覆囚徒并知宣慰

三年正月乙亥兆尹楊[illegible]奏諸內外囚徒[illegible]令決訖

[illegible]尹孫簡奏諸道[illegible]令決訖

[illegible]請從之癸亥詔曰[illegible]自古王訓不[illegible]

年荷[illegible]不[illegible]之功流[illegible]非[illegible]

[illegible]理[illegible]日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惻憫之心敬勝勤卹之文昌豪京城天下諸州府見禁囚徒除十惡五逆官典犯贓故意殺人合造毒藥放火持杖劫財切墳墓及謀反

遣相祈禱及雪霽
二年十二月以十月至是月以雪命公卿散齋於祠廟
十二月以十月不中書舍人程逊奏三冬未降雪請命臣祭
廣申祈禱從之
長興元年四月甲辰勅自夏已來稍愆時雨宜差官祈禱
二年三月勅自春已來稍愆時雨至暖還宮乃勅久陰時雨深疫
字心雖遍虔於祈禱未濟見宜廣推恩之道更弘恤物之懷貸蔬
感通必獲霑應宜令諸道州府各委長吏親禱刑獄省察寃濫
應見禁囚徒除犯死刑外條責時政放除首司主持祠廟或關戰
軍鬥及諸色人等見招撮三司商量或有情可矜非故
罔犯年或有過難各具分析聞行勅命并公私債負放至秋熟
曠勤今年旱者不在此限
八月丙子勅宜兩稍愆慮妨收穫宜令河南府依古法祈晴

三年三月丙申帝以春雨稍愆慮妨耕種宜令河南府依古法
祈晴昔商侯桑林禁請靖述又自春已來陰雨故奏日昃火炬
并所以燭雨兼古聖設以其並不益時氣宜刑獄從之壬寅司天
奏以晴雨過多請差官祈禱帝從之六月辛酉命文武百官應在
京寺觀神祠祈晴又勅霖雨積可尚未晴霽縣宰刑僚慮有滯
冤宜令諸司繫囚並宜疏理釋放
七月以久雨未晴分命禱祭勅天下州府長吏各潔
齋幽決不得淹停久囚未晴之咎
四年七月壬午勅時雨稍愆慮傷時稼分命朝臣禱祭諸神
才帝清泰元年六月丙子詔內外差官祈雨自去年秋不雨冬
無雪春初尤望霑洽雨數寸至是旱氣彌甚十數人帝命朝
臣祈禱親往北郊及太昊陵又遣中使分詣嶽瀆名山大川
祈禱又命宰臣分詣諸寺觀祈禱又勅霖雨積旬未晴慮有
冤滯宜令諸司繫囚並宜疏理釋放
七月以久雨未晴分命禱祭勅天下州府長吏各潔
齋幽決不得淹停久囚未晴之咎
四年七月壬午勅時雨稍愆慮傷時稼分命朝臣禱祭諸神
才帝清泰元年六月丙子詔內外差官祈雨自去年秋不雨冬
無雪春初尤望霑洽雨數寸至是旱氣彌甚十數人帝命朝
臣祈禱親往北郊及太昊陵又遣中使分詣嶽瀆名山大川
祈禱又命宰臣分詣諸寺觀祈禱又勅霖雨積旬未晴慮有
冤滯宜令諸司繫囚並宜疏理釋放
七月丙子朔日有蝕之
十一月辛亥詔曰朕君於人上獨理不明自冬迄今未降雪
深慶愆伏火及發兵氣令宰臣百寮分詣諸祠壇祈告
十二月戊午以月內多無雪詔宰臣盧文紀祈禱於東郊門
廣化寺開無異塔祈雪自卯至申時遂雪霽極上
癸亥冬告謝雪未霽癸酉又命宰臣盧文紀祈禱於
東嶽九重城雪飾龍神祭畢方位或應祀為冰風雨尖時請在

國理如是大獄即具奏聞其刑司不監察違即李德舟以救雨
為災嚴唐初太史令李淳風祈晴法天皇大帝北極北斗壽星
九曜二十八宿天地水三官五岳神又有帝位神五帝判官五
道將軍風伯雨師名山大川雨法用紙錢馬有差詔曰李德
舟顯慶中祈特賈封章以救雨之為災退棄國之本輕請祀
釁以示消禳恭以天地星辰宗廟社稷雨師風伯雷霆與鷹
告不敬名山大川雲雨行祈禱今據德舟所陳援祠禱不該者所
司嚴案祠令以表精誠
十一月辛亥詔曰朕君於人上獨理不明自冬迄今未降雪
深慶愆伏火及發兵氣令宰臣百寮分詣諸祠壇祈告
十二月戊午以月內多無雪詔宰臣盧文紀祈禱於東郊門
廣化寺開無異塔祈雪自卯至申時遂雪霽極上
癸亥冬告謝雪未霽癸酉又命宰臣盧文紀祈禱於
東嶽九重城雪飾龍神祭畢方位或應祀為冰風雨尖時請在

貞諸寺觀量迴年消災貞福要士迎龍神道場儀詔從之甲午詔百寮上封事令京官供職官各言得失優恩則以求諫官正失則以求直者兒孫繼翻請本處處理宣依所陳須合詔道[illegible]

二年三月丙申詔宰臣姚崇告高岳右丞鄭勉光告亳州太清宮祈雨

四月壬午以元魏孝文帝宰臣盧文紹告太微宮先朝號告岳瀆

七月戊辰以京師苦雨遣右武衛將軍穆延暉告嵩山祈晴

九月乙酉京師以大雨霖祈晴

十二月癸未詔曰陛下湯藥俱停雪相狀以命臣寮[illegible]朝祈請三年正月戊以自去冬少雪宰臣請屢九寺觀無益師塔祈禱

三月庚寅詔曰時雨稍愆宜分命朝臣祠嶽祈禱

五月庚辰詔曰聞雨稍愆農務分命朝臣祈禱告嶽瀆及畿內官[illegible]不及乃命宰臣盧文紹禱太微宮帝師宗道宮馬祠孫[illegible]宰臣燃伏之故文紀[illegible]失之本[illegible]其[illegible]考校優劣又相遵宰臣等思之[illegible]若求政失則兵戰之氣生陰[illegible]氛之象王德[illegible]頃皇[illegible]僕[illegible]

也帝僕百而已

七月丁丑詔曰[illegible]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辛卯以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宜[illegible]

山取雪水

晉出帝天福十二年正月甲申以自秋不雨經冬無雪宜[illegible]

四年二月己亥詔天雪未止月一日太陽有虧蝕宜於東[illegible]

以所司校曰于社陳五岳五鎮[illegible]東嶽岱宗不[illegible]北嶽中央[illegible]鼓服從其四百職[illegible]守司[illegible]於[illegible]日而[illegible]五明復而[illegible]

禮藏五代史[illegible]

十二月丁巳帝御便殿謂侍臣曰大雪[illegible]下十八神祠六寺二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取人之子中選特不足則假人之乘焉雖事不獲已而理將然何訪閭左使臣誅乖體訪求詭勢忽勉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有所聞豈若使臣誅乖體訪求詭勢忽勉諭而乃臨以威刑自息重煩百姓征之若人民有飛輓之勞疲瘵未蘇刑憲尚忘宜念于此寢食何安得不省過興懷側身罪己戮力同心召和平所宜去貪賢用之資則生財素之德向考遺作重繭陳用金鐵兼鑄以救農桑非所好也諸服御之物華靡之飾一則節約二

周官大司徒之職以慈幼養老振窮恤貧凡萬民之道佐王安擾萬民傳布王惠以本邦國之政教官府都鄙之治事而施其教法以安擾萬民之居而生萬民之財而養萬民之德以和萬民之俗而萬民親其上樂其事而興其功凡萬民之貧弱老幼孤獨疾病者王之所哀矜而收恤之以本王之德而布王之政教凡萬民之有罪過者王之所憐閔而赦宥之以本王之中而施王之恩凡萬民之不安其居不樂其業者王之所憂愁而調劑之以本王之和而平均之凡萬民之有德能者王之所興舉而進用之以本王之善而勸勉之凡萬民之有技藝者王之所養育而成就之以本王之教而作興之凡萬民之有喪荒禮俗刑政之財用者王之所以節制之以本王之法而通行之凡萬民之有康樂和親者王之所以慶賞之以本王之賦而共給之凡萬民之有學校庠序之政令者王之所以糾禁之以本王之刑而糾正之凡萬民之有兵守征伐之事者王之所以簡稽之以本王之戎而動用之凡萬民之有移徙者王之所以授節而行之以本王之達而安之凡萬民之有出入者王之所以門關譏而禁之以本王之固而存之凡萬民之有貨賄者王之所以市而平之以本王之度而量之凡萬民之有地守者王之所以比而賦之以本王之職而任之凡萬民之有治於官者王之所以官而府之以本王之法而行之凡萬民之有獄訟者王之所以成而決之以本王之中而斷之凡萬民之有責於人者王之所以傅而別之以本王之信而結之凡萬民之有約劑者王之所以書而藏之以本王之誓而敬之凡萬民之有貴賤者王之所以等而制之以本王之禮而節之凡萬民之有親疏者王之所以聯而屬之以本王之仁而結之凡萬民之有賢能者王之所以興而進之以本王之德而尊之凡萬民之有過失者王之所以寬而宥之以本王之善而諒之凡萬民之有怨讎者王之所以容而忘之以本王之道而平之凡萬民之有仇讎者王之所以容而忘之以本王之道而平之凡萬民之有仇讎者王之所以容而忘之以本王之道而平之凡萬民之有仇

被虐罹毒之害開仰有無聊之民非人養之宗也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今所為初陸者勿置縣亦使天下咸安土樂業士有動揺之心布告天下令明知之五年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官縣被害者痛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稱師曠聽此其與田恥勿收租五歲附養三年其後遵本矣者勿禁

二年正月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憂恤之心有必利之教周窮之救其鰥寡孤獨屬役征行者長吏賜粟帛使無困乏和帝永元三年十月行幸長安賜行道所過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五年二月詔曰去年秋冬人少災民食不足其上尤貧不能自給者戶口人數往者郡國上言貧民以衣履錢雇為賃作及賣買為業若有疾病不能自存者縣道官實核名籍賜穀人三斛

舍生產依倚城郭者甚眾或乏衣食冬節將至其悉以見錢及布帛隨口數分明布告使知稱朕意焉

八年二月詔曰朕奉承大業未能寧濟元元而令百姓多有困乏甚非所以奉天順民愛育黎元之意也其令郡國募人能賑贍貧民者以實上言

十二年二月詔曰朕承天命子養百姓而災害未息戒懼於心思念厥咎其令郡國募人能賑贍貧民者以實上言

元興元年二月詔曰朕承天命子養百姓而災害未息戒懼於心思念厥咎其令郡國募人能賑贍貧民者以實上言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勅司隸校尉并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流移冀州老弱相攜棄子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慰喻若欲還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收名勿強

元初六年二月詔曰天災先京師後諸郡憂用令仁恩養如小存諸流移者賜穀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勅司隸校尉并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流移冀州老弱相攜棄子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慰喻若欲還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收名勿強

元興元年十二月五星子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勅司隸校尉并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流移冀州老弱相攜棄子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慰喻若欲還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收名勿強

元興元年十二月五星子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廣之京師去冬無宿雪麥將枯槁今者無涸雨黎民饑困於道路其賜縑貧羸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五年閏正月詔流民欲還本而無糧食者過所給貧人人口數加致醫藥其不欲還歸者勿強

元興元年十二月五星子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安帝永初元年十一月勅司隸校尉并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流移冀州老弱相攜棄子道路其各勑所部長吏慰喻若欲還本郡在所為封長檄不收名勿強

元興元年十二月五星子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四月會稽大疫遣光祿大夫將太醫循視疾病死者賜棺木

田租口賦

永寧元年四月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

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坼裂遣光祿大夫將行賜死者棺

延光元年三月敗元大將加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是歲旱

昔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二歲已上錢人一千家貧不能葬為收斂之

順帝永建元年正月大赦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

二年二月詔荊豫兗冀四州流民貧人所在安業勿強發遣

三年正月原師地震壞傷地裂溜雪震傷害者賜年七歲以上錢人二千二歲已上錢人一千家貧不能葬為收斂之

四年正月詔加元服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帛二匹八月以五州雨水遣使賑恤亡收斂埋藏賜錢人五千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大業未能寧濟元元而令百姓多有困乏甚非所以奉天順民愛育黎元之意也其令郡國募人能賑贍貧民者以實上言

九月己丑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未能寧濟元元而令百姓多有困乏甚非所以奉天順民愛育黎元之意也其令郡國募人能賑贍貧民者以實上言

十一月甲申幸都講廬親饗女子九十七人詔賜襲所被者錢人三千

永和二年十月行幸長安所過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

三年二月京城及金城隴西地震山崩地陷遣使按行即賜壓死者人二千錢

建康元年正月辛丑詔曰朕以眇身獲奉大業未能寧濟元元而令百姓多有困乏甚非所以奉天順民愛育黎元之意也其令郡國募人能賑贍貧民者以實上言

九月己丑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未能寧濟元元而令百姓多有困乏甚非所以奉天順民愛育黎元之意也其令郡國募人能賑贍貧民者以實上言

憲宗元和元年二月庚辰詔曰九江廣陵二郡數罹惡害疾疫死喪甚多有失其業兼尸原野言之爲傷一物不得其所若已有之況我元元罹此毒害哉朕思所以救之凡棺槨埋瘞之費其調比出粟穀以給貧窮者宜令所在長吏設法招勸有力之家助其不給五月庚申以水溢使詣江淮宣慰賑恤之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丙午詔曰頃者淮南浙西兩道水災已令賑恤其間有流亡未歸者宜令所在長吏設法招勸使還本業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己巳詔曰朕嗣守丕圖纘臨萬國永惟理本在於安人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年三月帝以新罹喪亂思救災患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三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四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五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六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七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八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九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三十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農桑以時賑救無使流亡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災沴荐臻水旱相繼雖勤修於己政而未及於人和或虧於時令或闕於撫育上天降譴實由於斯宜令所在長吏各務勸課

七年四月壬子幸嶧山陽所過鰥寡不能自存者及服喪者賜穀帛有差

十二年正月詔曰鞠氏流延之人年滿七十孤單窮獨無妻妾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

十三年四月詔曰朕之庶人馬牛羊豕多有孳育之物賜以本所貴之物賜鰥老貧獨者

十七年七月立皇太子賜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米人五斛

九月幸并州詔洛陽宮殿過四州恤鰥寡孤獨老各有差

十八年正月南巡詔相充隋三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八月幸懷朔民川無貧乏者令四鎮聞人疾苦貧窮孤老者賜以粟帛又詔尊事高堂以人年滿七十已上養於家給侍丁以供薪蒸其鰥寡孤獨有篤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又詔尊事高堂以人年滿七十已上養於家給侍丁以供薪蒸其鰥寡孤獨有篤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又詔尊事高堂以人年滿七十已上養於家給侍丁以供薪蒸其鰥寡孤獨有篤疾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

十一月幸定州恤鰥寡各有差

十二月南伐詔鄴洛三州恤鰥寡孤老各有差

十九年四月詔曰徐兗二州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六月南伐還詔車駕所經者恤孤寡老疾各有差

十月幸鄴還詔曰被相州恤孤老獨疾各有差

二十年七月丁亥詔疾苦六極人神所於宜時動恤以安慶緣貧困之不能自存者明加賑給令得存濟又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當有違法男女失時者以理會之

二十一年五月幸長安還次汧河詔孤貧鰥寡窮獨老疾各有差

九月丙申詔曰京兆內史左馮翊右扶風司州洛陽之民年七十已上無子養六十已上無孫養不自存者給以衣食及終無大功之親者並聽收葬之

二十二年七月丁亥詔疾苦六極人神所於宜時動恤以安慶緣貧困之不能自存者明加賑給令得存濟又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春奔會當有違法男女失時者以理會之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以來連有軍役侵擾邊氓百姓

[illegible]寡宜時矜恤以延民澤正朔之外諸州官僚民一時蠲免

永平三年十月詔曰朕秉承皇業君臨萬國思闡至道以濟羣生而德不能遠化未敷刑罰尚繁政苛民困流散非所以子育黎元也其大赦天下改元永平自今已前諸犯惡逆及官人受財枉法者不在赦例

延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二年十二月詔以疆埸未寧戎車屢動丁役重煩老幼重困其令所在守宰勸課農桑開示利害使民盡地力之宜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神龜元年正月詔曰頃者以來政道多闕災異屢臻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正光元年二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五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illegible]寡宜時矜恤以延民澤正朔之外諸州官僚民一時蠲免

永平三年十月詔曰朕秉承皇業君臨萬國思闡至道以濟羣生而德不能遠化未敷刑罰尚繁政苛民困流散非所以子育黎元也其大赦天下改元永平自今已前諸犯惡逆及官人受財枉法者不在赦例

延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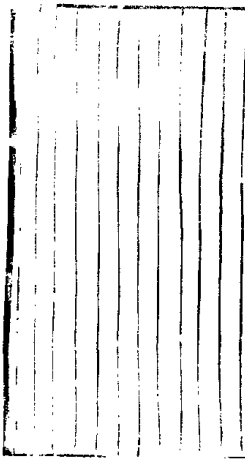
二年十二月詔以疆埸未寧戎車屢動丁役重煩老幼重困其令所在守宰勸課農桑開示利害使民盡地力之宜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神龜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正光元年二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五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洪業上不能仰協乾心下不能俯慰民望災異屢臻人物未乂每惟此事中夜興歎思所以上答天譴下救民患者其令公卿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四十六　十一

帝王部一百四十七

恤下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即位詔蠲負逋租調量

七月己酉詔曰隋政不綱行止死度東西奔竄靡依僞官遂使父子乖離室家分析親老經晨昏之養嬰孩乏懷抱之慈人極於斯為甚朕之家門實膺靈命下字黔黎物失安情深軫惻思弭患塡寧使子離家其隋代公卿已下爰及民庶皆性江都家口在此不須義軍者所有田宅並勿追收若未到間穀

府　百四十七

一

帛等悉還本主

唐初天下喪亂之餘百不存一上天降聖愛命朕躬撫育區夏思弘大寧庶域含此黎庶渴望日久新僞安插衣食未豐所以毋緣侵復頻煩徵斂不許差科勸有勞役義行簡靜使務農桑至如大能之間委公檢校若其江南北華亂永久師旅若興加之賦斂百姓勞弊此為甚其江南北諸郡被圍經歲義師未息加以水旱人多飢餓宜令所在官司勸課農桑務盡地利若非軍國要須不得輒有興發其山澤之利與百姓共之

六年三月詔曰詩不云乎民亦勞止汔可小康自有隋失馭改制版蕩社稷殘賊生靈流離塗炭暴虐極於兹日下民困棲各

府　百四十七

二

安其所朕為人父母豈忍見其若此故命將出師除其兇逆義旗所指克定區宇自頃以來民物漸復雖則倉廩未實而衣食足矣比年已來頻有水旱或虧常業或致流離言念於茲良深愍惻今天下大定方與海內共樂休息其逃人復業者各還舊鄉本貫所有田宅並令還主其給授未經者隨狀上簿即依次給授

七月丁卯大赦詔高祖獨受符命恤理

九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府　百四十七

三

十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十一年正月詔曰古者分土建侯以為藩翰所以禦侮寧亂永保其民自頃以來多有變革或改王畿或削封疆或絕繼嗣或廢朝覲雖事有因革而理歸一揆朕受天明命撫育黎元思弘至理以康兆庶而分遣諸王各還舊國庶使親賢輔弼共康政道

府　百四十七

四

十二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十三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十四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十五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十六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十七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十八年正月詔曰朕聞為政之本在於愛人愛人之道必須先富富而教之然後知禮故管仲相齊輕重以富其國商鞅為政分異以富其家國富兵強遂霸諸侯漢興掃除煩苛與人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因之以節儉德化大行天下富實風移俗變人知義讓比屋可封非有他術也頃者以來軍旅屢興干戈未息加以年穀不登水旱為災百姓困窮盜賊多有朕為民父母甚用憫焉今遣使開倉賑給庶使無飢餓之人

不聞知而當造奉並催督非理竭人之力以求已功朝夕至若尚乘期約遠方貢役何以虎豹蛇蛟之內無餘經始勿亟庶民子來器械儉用及遊防浚使橋梁壞敗事不獲已必諮人功須趁彼民心緩其日時宜垂告天下知朕意焉

六年三月辛丑成宮詔雖畋而三州行經之所繇賓傳擾頓以累商

九年三月大赦改元神龍制曰朕獲承鴻業君臨萬國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量加賑恤

十年閏月河東蝗命監察御史發倉賑之

十一年二月辛酉洛陽宮詔祔孝敬皇帝神主於太廟大赦改元文明以皇太子重照臨監國七月詔曰洛陽宮室動皆有隋煬因其成功改作令茲宇宙遷都事不獲已凡有隋煬所造諸門及殿名並宜改去務從簡易自外有不便於人者悉令改之

十二年正月甲寅朔改元光宅以皇太子重照臨軒冊為皇帝改名旦自稱曰予大赦天下改文明為光宅元年改龍興寺為光宅寺改諸州龍興寺為興泰寺改諸州開元寺為金輪寺改諸州大雲寺為弘道寺改諸州開業寺為興國寺改諸州天授寺為福先寺改諸州天册萬歲寺為天興寺改諸州證聖寺為慈悲寺改諸州載初寺為天授寺改諸州天冊金輪寺為奉先寺改諸州大象寺為興光寺改諸州慈悲寺為證聖寺改諸州興國寺為開業寺改諸州福先寺為天授寺改諸州奉先寺為天冊金輪寺改諸州興光寺為大象寺改諸州天興寺為天冊萬歲寺改諸州弘道寺為大雲寺改諸州興泰寺為龍興寺改諸州金輪寺為開元寺改諸州天授寺為載初寺改諸州天冊萬歲寺為證聖寺改諸州大雲寺為弘道寺改諸州龍興寺為興泰寺改諸州開元寺為金輪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暴水漂流至人四五百家遭貧外國人巡行賑給被溺死者百餘埋瘞七月四日水漲浸壞人盧舍二千餘家溺死者數百人令御史存問賑恤官為經理

景龍二年二月幸朝邑重城四月以久旱病者令醫療給藥

玄宗先天二年五月詔曰早宮殿深邃人力露蓋罷營重費之廣寒暑攸節吾無間然頃以所居隘院素非弘敞朝方暑雨煩有鬱蒸上薄慈情今將修理為暫居建假元從所須悉令備辦無煩外力然以爰及農務方動掌夏在辰敷政為務宜之則眾物有序而一身逸罷之則我職有秦而萬感安生人樂若將利之也勞人自奉于所不為其令所司宜即待至閏月方使畢功宣示具悉使知之意所有

冊府元龜　卷一四七　五

役工匠勿使還價百姓令秋收訖散

開元二年七月詔曰古之為國者敦之於人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比者山東邑郭歷年不登疾疫之父母攜幼而流逐其流亡聲而思之非不勤恤令者貧風雨成若京城可望若貸雖地荒廣課正租一時俯徵必無辦法河北諸州宜委州縣長官勸責向納然不能支濟者稅租且於本州納不須徵腳待至春四年正月詔曰如聞江淮南諸州大出稅人行野百姓頗廢生業行路之人常遭死失州縣不以為事逐令倍歛液多細州連水縣令李全禮前任宣州秋浦縣令界內先多此歛全禮作法盡捕流隊吟盡死者百姓貧窮莫其冤枉性推肉大者為常凡指授其教與州縣長官同臨於其緣官給兩邊去道各十步草木常令芟伐使行人往來得以防備七年九月詔曰東都遭容有來請為者東西來去雖則為常每當來請宜能恤撫宣以理告示仍於朝堂賜食即發遣訖對醫

療存其有死者令更相收瘞

八年六月河南府伊洛漕三水氾漲漂溺居人四百餘家壞田三百餘頃諸州當防丁當番衛士掌閑廄者千餘人遣使賑恤及助修屋宇其行番鎮死者妻子賞存恤其家

十年五月東都大雨伊洛等水氾溢河南府及許汝伊陳四州漂舍數千家溺死者甚衆詔河南府巡行所損之家量加賑貸并增人力助營宅屋

十一年七月丁亥勑曰神慶肇享以繁人疾助俗品藥以救人命聚於鄽肆貴賤不方求索無度或乘人急切多取其價良可歎焉今遣路嶺州醫術全少下人疾苦將賴宜令天下諸州各置職事醫學博士一員簡品同于縣令每州為平章及召一集驗方與經史同習其諸州子弟事各省一員中下州十二年二月詔曰河南河北去歲雖熟百姓之間流離辛苦今

隴軍方越建作就功宜令御史分往巡行其有貧種未納者並勿到秋收

十三年十二月詔曰應緣賦巡幸處有損百姓所司即酬其錢

十四年七月以懷鄭許滑衛等州水潦遣右監門衛將軍姚內侍省事賜救仁宣慰如有遭損之處應須營助賑給並委所由州縣相知量事處置

九月命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宇文融往河南北道巡水災宣慰若屋宇摧壞牛畜損盡及征人之家不能自存立者量事助以營構

十一月詔曰近開河南采訪等州百姓多有公沈逃亡者須加設法以要在宜令本道勸農使與州縣檢責招所去及所到戶數奏聞

十五年四月制曰河南可北諸州去年緣遭水勞雖頻加賑貸

[illegible]察及租庸使嚴加訪察其州等除正勅支遣外不得轉承請
[illegible]使文牒徵率一物已上即或有犯使府得以名聞奏貶刺
[illegible]間疾苦頌其尸有死絕未附版圖至於徵賦或無舊案因宅
[illegible]及親隣言念寃人豈堪枉濫彼政令逃散亦多租庸
使與本州審細勘責據實戶口遣歸置其見狀不實有死絕家無人收葬仍
令州縣經歷隣保勘驗分明一物失所毎事已之心
四方大率皆此類也納陛之意蓋尹納士友利物為君直事厥懷共數
至理
大曆九年四月制曰其百姓紙貨不能行者因緣無主
識之或傷仰從州縣府長官每年以諸色官物量加賜與令其
流寓貧元元年正月詔曰陶戰百姓屋宇多被毀壞無主

十二年越州刺史皇甫政奏去貞元十年終歲二千七百匹至
十一年終歲一千七百匹至
汴州值兵潛寇物皆騰貴請舉新來客戶繒綵以歲為率臣
曰百姓有業則懷土為居失業則去鄉為客去鄉若成遺
民詩曰盛唐廣庸之人豈可重傷可哀其事特免所欠物
十四年閏五月敕太子詹事府少詹事徐岱為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賜紫金魚袋以慈恩寺僧貫休為本州僧錄
遣生稍甚其年春加以疾患但令所在勤迴任歸於第數年七十
兩日無所見已旬年以外之故音未停官及卑帝國之哀悔故
詔及家
貞元八年七月詔曰陝虢主兆人以藩方夏勤勞致慮展康寧
然而理化未孚水旱為災或傷稼穡或害桑麻因而陝虢人父母
用切于衷其諸道應遭水損州縣今年秋稅及諸色欠
闕委當有處分又詔曰政在養人實為邦本胝胼同以極
隅發念百穀更宜加安撫申明勸課長吏宜令悉意撫

十九年七月以關輔創痍今歲更加霜災

寬免元和二年八月以沒番人曾長國李西百五十人自陷番
後陷中國命京兆府勘責從云及送在神策軍總三百九十
人詔良闡等與因循納久在殊方或有乎口為妻子或
人詔良闡等與因循納久在殊方或有乎口為妻子或
四年九月晉寧公主薨出城行田帝令中使彭希昭宣以不視
初登咸遭疾踐旦歸第以後來月
七年十月制舉皇太子其天下高年鰥疾者委所管州縣各加
存恤
十年二月以朗州司馬劉禹錫為播州刺史中丞裴度奏為劉
母年八十今播州乃蠻狎所居人跡罕至禹錫就合得罪然其
老母必去不得則須與子為死別陽陛下孝理之風伏請矜制
將敢近歐使得俱養帝曰天下為人子者誰事太頂修謹常如是

[illegible]之哀今禹錫所坐更宥重於他人豈可以此論報度不能割
情乃曰我所言是責人子之事欲終不能勝其所親之心明日
[illegible]表奏禹錫連州刺史
十二年二月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下詔[illegible]其方慈六十三種五百八十六首
九月詔諸道遭永州府其人口中有凍餒致死者委所在收葬
其屋宇準例亦委長吏量事勤課修葺使得安存
[illegible]委長吏處元年七月大赦制天下百姓年九十以上委所在長
吏量加存問
文宗大和元年十一月詔應配流罪人及天德軍人等自
今以後[illegible]許家口赴流所除本身外不得隨行其
六年正月詔京城內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及貧窮老
[illegible]者委京兆府量事賑恤其所破數聞奏
五月以旱命[illegible]理囚徒

[illegible]一家如有口累發死一半有重事與本司就錢三分中減一分死一半已上者與減一半本司就錢三年長史差官巡撫至齡醫藥調救療之術各加敘錄事參軍減一等敘錄大下有家長大者死所徵丁壯二至稱疾者不能自活必救人數長史勸導其功皆中減一階月滿不能勸導長史降一階月滿不能勸導上佐各減長史一等其有能勸導長史上佐各加長史一等其有能勸導上佐各加上佐一等若勸導不能及勸導不盡心者各減勸導能者一等

[illegible]卿不得差遣

[illegible]元年十月詔應緣宮觀[illegible]有所在各讓拜敕或有違[illegible]過八十者免一子從征

十一月勑左[illegible]宮均州司馬劍南[illegible]宿舊親年過八十近關身[illegible]

三年[illegible]服制如未曾[illegible]敕所[illegible]

[illegible]宗大成三年十一月丁丑帝謂三司使曰先是兩川陸運[illegible]兵士[illegible]

長興二年十二月丁丑帝謂三司使曰先是兩川陸運[illegible]兵士[illegible]

[illegible]三年七月丙戌[illegible]賜錢[illegible]

四年九月丁丑范延光表陳在兩川共三家口自來支給衣糧今緣國計不充欲權停支給帝曰彼非願留因事阻父子此雖非人情也不可頓絕支給其間歸[illegible]許繼其父兄未至[illegible]

[illegible]年以是賜[illegible]其家

[illegible]高祖即位太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死太祖遣中使賜酒食豐曰從自投刑憲國法如此爾有无進當遣存邨耳仁普感恩泣下舉觴而之

德元年正月赦天下生高祖哀憐寡孤獨所屬官吏務存恤

冊府元龜 卷一四八 帝王部 知子

知子

知子。

夫帝王者創業垂統。神謀聖略。非臣下所能知。精意外照。非衆人所能測。有所獨稟。而後可以君臨天下。有所獨斷。而後可以子育萬國。是以堯舜之聖。猶不能知其子。而況於人乎。然則人之父子。天性之親。故可以察其心識。觀其徵候。則有鑒焉。乃竟廢丹朱而舜禹興。周公作而管蔡誅。豈非知子之明。而能斷其事耶。

晉司馬彪曰。論語稱。堯舜之聖。而丹朱商均之不肖。堯舜不以其子而廢天下。舜禹不以其子而傳天下。何也。曰。堯舜之子。雖不肖。猶可以為匹夫。堯舜之天下。不可以為匹夫。匹夫之與天下。輕重懸殊。堯舜不以匹夫之不肖。而廢天下之重。故丹朱商均。皆有爵土。

漢文帝即位。有司請立太子。帝曰。朕既不德。又以菲薄託於人上。常戰戰栗栗。恐不能稱宗廟意。今議者欲建太子。太子。國本也。本搖則動。其慎選擇可者。

景帝即位。立子榮為太子。

武帝建元元年。立皇子閎為廣川王。彭祖為膠西王。賢為趙王。端為燕王。

元朔元年。立皇子據為衛王。

元狩元年。立皇子胥為齊王。

元鼎四年。立皇子旦為廣陵王。

五年。立皇子髆為昌邑王。

六年。立皇子弗陵為齊王。

昭帝始元元年。立皇子賀為昌邑王。

宣帝地節元年。立皇子奭為梁王。

元康元年。立皇子欽為定陶王。

三年。立皇子囂為東平王。

四年。立皇子宇為楚王。

五年。立皇子竟為淮陽王。

神爵元年。立皇子憲為淮陽王。

三年。立皇子武為中山王。

四年。立皇子德為東海王。

五鳳元年。立皇子元為濟南王。

甘露元年。立皇子竦為琅琊王。

三年。立皇子興為定陶王。

元帝初元元年。立皇子康為信都王。

二年。立皇子興為濟陽王。

永光元年。立皇子竟為東平王。

二年。立皇子興為中山王。

成帝鴻嘉元年。立皇子定為中山王。

二年。立皇子康為定陶王。

哀帝建平元年。立皇子欣為定陶王。

平帝元始元年。立皇子衎為廣戚王。

二年。立皇子嘉為廣德王。

三年。立皇子成為廣宗王。

四年。立皇子崇為廣平王。

五年。立皇子信為廣阿王。

孝惠帝元年。立皇子強為常山王。

二年。立皇子不疑為恒山王。

三年。立皇子山為淮陽王。

四年。立皇子朝為魯王。

五年。立皇子武為代王。

六年。立皇子太為趙王。

七年。立皇子恢為梁王。

高后元年。立皇子不疑為常山王。

二年。立皇子山為恒山王。

三年。立皇子朝為淮陽王。

四年。立皇子武為魯王。

五年。立皇子太為代王。

六年。立皇子恢為趙王。

七年。立皇子不疑為梁王。

文帝元年。立皇子武為代王。

二年。立皇子參為太原王。

三年。立皇子揖為梁王。

四年。立皇子勝之為河間王。

五年。立皇子長為淮南王。

六年。立皇子武為代王。

七年。立皇子參為太原王。

景帝中元元年。立皇子舜為常山王。

二年。立皇子越為濟東王。

三年。立皇子乘為清河王。

四年。立皇子彭離為廣川王。

五年。立皇子發為長沙王。

六年。立皇子舜為常山王。

七年。立皇子越為濟東王。

武帝建元元年。立皇子閎為廣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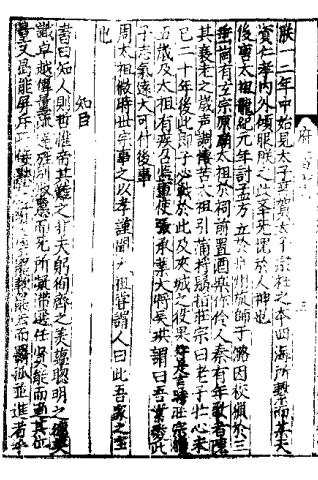
二年。立皇子彭祖為膠西王。

三年。立皇子賢為趙王。

四年。立皇子端為燕王。

五年。立皇子據為衛王。

六



…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諸而誅之…問曰子言是也何…
皆平曰為其平為都尉使參乘…軍諸將通謀…
…乘曰大王一日得楚之全…未知高下而即與其敵使監…
長者漢王聞之…益善平
周勃為人木強敦厚…高帝謂可屬以大事…高帝崩…
后問曰陛下百歲後…勃又曰陛下…
文帝初即位…勃自以…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
帝以此…
…
…

禍者歟中三遷守以府臣帝於宴之經明行脩重論議有餘才可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入為御史大夫後漢光武嘗與功臣語議論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且度群材何所施乎高帝先對曰臣以智予問可即文字擅士帝曰何言之謙也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陛下忿恚行賞項羽妒賢嫉能以故對至馬武曰臣以武勇可守附將盜賊帝笑曰且勿為盜戰自效乎長期可矣

馬援為伏波將軍南征交阯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曾不用

景復為漢中王劉嘉校尉更始以光武為大司馬安撫河北復持嘉書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可之書復破銅將軍督盜賊官騎以復後來而好陵折補隊補隊副光武曰雲將軍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補隊副光武曰雲將軍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補隊副光武曰雲將軍有折衝千里之威方任以職勿得

讒帝帝喜召見與語細行不足而有經國才略大為歎之士未
少衰經營世務足以資輔仲之業豈而綴其絆合之大謀
漢而指陳平之奸行而取其大度之效蓋亦繫乎時之所遇
子亦鮮今日之選也意乃舉從包武帝世以功至司徒
明帝時詔舉敦樸遷為侯相引辭疾不就帝謂人曰安石既與
人同樂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吾欲以安石之出至後幸為相
王述字懋猷文帝每言述才歎不長直以其幸便敢人耳謝
安亦歎美之
後魏道武初許謙為司馬時裴岑鄴宋愛也道武使謙告慰
於姚興興遣將來援明年裴岑卒鄴復不能守謙還乃止
非知人能慢致此師徒其行也謙未發而岑逝乃止

府一百四十八　九

大武能知人敢士於安伍之中舉其才傑長不滿五尺古稱甘
尚書令孫邕史帝帝名之曰李邕是以時人呼為李尚書令車騎
於山北大優厚處數千頭詔問李尚書牛五百乘以運之大武
尋詔從者曰乘公不論我故牛不與我遷運行李停
里而卻表至日今款愛慕黃屋故布野待賜食為贏疲勢風
疲所耗朝夕三倍乞賜并續使得取大武謂左右曰聖公果
如此所上可謂社稷之臣
宋劉湛為中書侍郎吏部尚書上謂他旨此小兒終
勳閥於朕之子孫矣因謂湛曰大武皇帝平王杜超有文謝晦
書感大武皇帝之謀超曰李訓後必宣淫於人門戶以女妻之勿
許他族遂成婚姻超竟不從訓後果為宦官所殺
王弘為司徒左長史時太祖輔政弘每有所白太祖多不從
及出外乃歎曰我為宰相不能令天子舉動合理
必為陛下所輕不堪復事矣因解職
齊王儉為尚書令領選舉時有人為吏部郎求為儉所拒
乃詣儉曰公為宰相不能舉一士邪儉曰我不忘舉士
但未有可耳

府一百四十八　十

宋文帝時殿中將軍顏師伯以善於騎射為帝所親幸
常侍直殿省帝每有所為輒令師伯豫試之然後施行
師伯每有所為輒令師伯豫試之然後施行
師伯每有所為輒令師伯豫試之然後施行
師伯

漢梁加積射將軍給事中孝文謂黃侍郎邪嘗曰道家是良之舉使異論流至於此州刺史

宣武將軍秦西太守郎出為河清太守屬高宗北巡檢校留守兼知營事高宗還京以其

處事明幹賜帛二百匹

唐武德中為并州總管并州北控邊塞突厥數為寇患太宗以高祖龍興之地委以鎮守

外議之乃召還與卿為此議者意遠以為不可太宗曰吾亦聞之久矣李淵若在并州出

武德中為并州長史突厥頻來寇邊淵每出擊之太宗謂曰吾所以委公以北門之重者

特為太祖所知

字文則為大都督晉行州事武有智謀與外姻交通梁武心忌則鴆而殺之

太祖怒曰則為我安危寄其腹心豈以小過棄大功乎遂不問

李勉初調太祖太祖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太祖每謂諸生曰學行於勉勉神情清遠

襄樂縣人雖幼以孤貧躬自耕稼而篤學有雄傑之氣性又好書

經史百家皆略知大旨太祖見而異之令與諸子遊集後以軍功

封襄都縣開國男

新安太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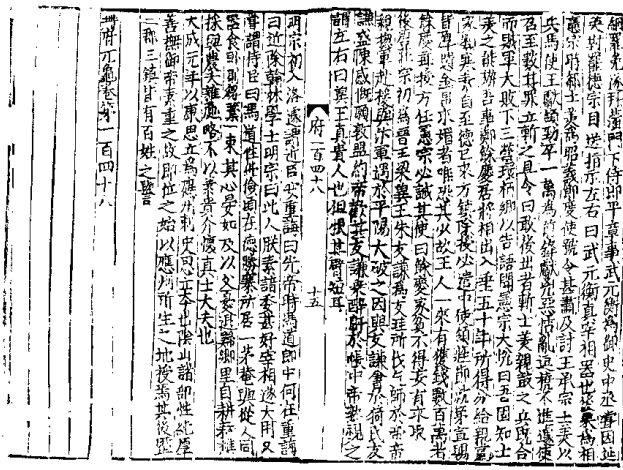
訓拜都督

隋開皇中為太子洗馬

元帥府屬僚

知此當以宇宰專任三衛統戰陛非藝貴之所宜大臣因謝病
以謝責為事大將軍與南書右僕射裴度相宋
唐元和中裴度為右武侯大將軍與南書右僕射裴度相宋
金剛于介州蔡賊吳元濟叛朝廷命度為彰義節度使充淮西
招討處置使度至蔡州入賊壘而還兵遂大潰元濟為賊所擒高
祖初聞其敗也泣曰宰臣為國家討賊不幸而死固其分也
但以元濟名係軍情遠近繫焉今元濟雖擒而將士之心未
安不生變亂其奈物子良將何卿其為我為之度乃單騎
入蔡開諭禍福將士感悅相率歸降元濟束手就擒淮西
悉平憲宗嘉度之功進封晉國公
代宗時裴遵慶為吏部尚書右僕射知選事敕宗儒行老而
好學為一代儒宗每有疑事必質於遵慶遵慶博聞強記
其見信如此
大曆中鳳翔李抱玉奏為隴州刺史會抱玉入覲德與俱
來留京師久之代宗知其能召見拜隴州刺史兼隴右節度使
德宗時渾瑊為金吾大將軍兼左街使李希烈遣間諜許為瑊
書冒獻希烈通款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護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
綵二百匹

性通敏博涉經史自掌大藩冰物剔
弊性寬簡身有利益而意尚欵諧偏於朋友能保補闕拾何
以尚為馬周見事敏速性甚真正至於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時
人任使多稱德義焉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也祖栖筠父鎬皆以清德聞絳
舉進士登賢良方正科絳性亦堅正既冥書史識政體所
永貞初順宗即位絳以左拾遺翰林學士與王叔文王伾
俱侍東宮二人自加恩顧頗以時事為己任絳每進對多
及理道叔文伾雖不悅而以絳有時望不欲顯逐會
順宗風疾不能言絳與叔文等俱受遺詔輔政叔文
自謂大用絳以山陵有日宜速改元以係人心叔文
不悅絳又以宮市之弊白順宗罷之叔文伾益不悅
及憲宗即位貶叔文為渝州司馬伾為開州司馬絳為
中丞
憲宗初即位絳上疏論時政曰臣聞天下之本在人君
之心心之所繫在所與治所與治在所信所信在所
聽所聽在所察所察在所好所好在所樂所樂在所
安所安在所慎所慎在所守所守在所法所法在所
行所行在所務所務在所先所先在所急所急在所
重所重在所輕所輕在所忽所忽在所略所略在所
簡所簡在所易所易在所難所難在所獨所獨在所
專所專在所任所任在所委所委在所成所成在所
終所終在所始所始在所本所本在所源所源在所
流所流在所清所清在所濁所濁在所動所動在所
靜所靜在所感所感在所應所應在所通所通在所
達所達在所明所明在所照所照在所見所見在所
知所知在所行所行在所成所成在所興所興在所
廢所廢在所存所存在所亡所亡在所得所得在所
失所失在所治所治在所亂所亂在所危所危在所
安所安



辯謗　檢過

辯謗

邪遊之歌良田者蜀之邪聖賢所共惡也乃有厲宏稱之重所落哲之高視世態盧受賄之譏恬簠簋之謗獨其升降與其素履懷慙處處無所逃責有以自明孔昌若不得外回邪中立若蘇長終歸以大臣任重而無懼經綸翻之道消平亦謗之也治蓋慶舜之寬而有辯成湯之勇智文王之遲徊平由是矣

漢昭帝即位霍光為大將軍政事壹決於光光長女為左將軍上官桀子安妻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愛女復為倢伃數月立為皇后父安為票騎將軍桀與光素相親桀數為子求封不得又見長公主使人上書言燕王旦謀為不軌及與長公主通謀先發大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以中郎將使匈奴拘留十九年不降還漢為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粟都尉桀又證謂益莫府校尉與光子博德俱侍中桀安與長公主及上官倢伃謀曰大將軍出休沐日令人伏兵取之廢光更立桀為大將軍代秉政事桀安以為然桀黨多以為可桀又使人報燕王旦欲發兵應之旦以為光素所愛信天下服之未易動發之後必有大憂獨與其中人及苑馳射長楊射熊館上林虎圈廣開上林苑以廣狩獵之地北至九原東至上谷以兼烏桓之地使民遠田畜養禽獸以實之以備匈奴驅逐禽獸以給食肉無乏獵射之業以強武士厲兵馬以時操練簡其車騎以多為上令軍馬一匹備二馬以上以振贍貧民假與產業無本業者貸種食及廣田增耕以致富饒修馳道之令通天下以則先帝之功業興滅繼絕舉逸民以來賢良減輕租賦以寬農民實倉廩以備凶災使天下咸說上樂從則大王之名譽重於堯舜而光之威權輕於桀紂矣大王不時自圖而反以為憂光之威重將不利於社稷大王之動搖將不安於宗廟願大王熟慮之

侯尚公主光不許長主以是怨光桀父子並為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孫而顓專制朝事數稱燕王旦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為國興利伐其功故桀安及與平陽侯商等亦恣恨光及見蓋主上官桀素知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肆郎材道上輦道蹕謂清除也道上稱警蹕也光先置人以伺候之及光不在時伏兵欲殺光因廢帝自立為王發武騎千人為光後車羽林騎三百人為光先驅光入殿門桀安使人報蓋主曰發成矣公主即使人報燕王旦為發喪使使齎璽綬徵旦旦至即以皇帝璽綬拜旦為大將軍領尚書事以桀為車騎將軍與共謀誅光事覺光不誅桀安等桀安等遂反發兵攻長公主蓋主自殺桀安等誅滅

先帝之知人而群臣以自明也陰人乃造端作業非議誣謾或引經隱非所宜明意疑以類欲以為之耿亦不取也群迫于俗信讒棄忠之甚急棄士捐之甚易故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幽王殺申侯而西戎逼平王東遷以下及秦漢以來未能十目瞻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計而下也一校計而下也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偽為帝上書者果士捕之甚急案事懼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發者光之自是案事者帝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元帝時夏寒日青無光吏恐石顯又許史皆言周堪張猛等用事之好詔左遷堪猛猛二歲餘考食廟闕光其稱曰有絀之於是帝召諸前言日慶在堪猛者前朝甘露為首數之因下詔曰河東太守萬石張叔治行脩潔明於議論亟直東心有常發憤懇惻為國之心以不能阿意苟合於世故前後薦之以為公車令使者三反乃至前以為諫大夫給事中數進忠言上甚嘉納之會日蝕地震上以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對曰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間者以來陰氣盛而陽氣微陽尊而陰卑臣下持權之所致也宜退貴臣進賢士以調陰陽叔治上疏曰臣聞師曠之調六律不易其聲而五音自正聖王之治不變其俗而天下自平今陛下躬聖德開大業而功化未洽天下之人未有所一意者殆執事之臣未得其人也臣願陛下詔大將軍選明經術通於古今者以為師傅朝夕納善道以調和陛下之德則陰陽之變自然而消矣上以叔治為賢良方正對策曰臣聞堯舜之時非無共工驩兜也湯武之世非無桀紂也然而堯舜湯武獨稱聖王桀紂獨為暗主者何也以其所任用者賢不肖異也

之仍許剔除宜從事
隋文帝初革命為相州總管尉遲迥仗兵入朝上表請
上率從暴虐人不堪忍今蜀王秀按其專恣荊州長史
元巖性方正按治無所容縱蜀王秀以此銜之巖子弘
嘗從皇太子帝謂太子曰古云蓋棺論酸而不信者蓋
何用約手於幽魂除名
高祖謂皇甫孝緒曰元帥長史代總及軍還頒以功授上柱國
進爵滕國公文帝因勞之曰公代陳後人言公反朕已斬之孤
曰適合此言蠭耳爾後衛將軍龐晃及將軍賈嘉等謀反
給鎮於帝帝以夕容故誅嘉因謂賴曰獨孤公稱歸也每破陳
唐高祖武德初皇甫無逸為御史大夫時益部新開未更撫恣
蒂令無逸持節慰撫之有皇甫希仁者見無逸專制夸而廢
之奏云且以父見在恐驚無逸稱母之故使無逸自表乞歸私高

祖答其詐親之曰無逸倡於王充幸時驍勇今之去住異於衆
人其在益州極為清正此蓋將小不耐欲誅之也此乃離間我
君臣骨肉亂我國家非卿忠孝安能如是卿勿為此言無逸
性鯁直而有才幹高祖每以此稱之
隋煬帝即位為太子時封蜀王秀性方正不為煬帝所愛
帝嘗與秀及諸王宴於內殿酒酣帝謂秀曰汝等並須學我
我終不學汝秀對曰臣等愚劣學大王不成恐為小人帝
不悅
隋煬帝即位為太子時封蜀王秀性方正不為煬帝所愛
帝嘗與秀及諸王宴於內殿酒酣帝謂秀曰汝等並須學我
我終不學汝秀對曰臣等愚劣學大王不成恐為小人帝
不悅
隋煬帝即位為太子時封蜀王秀性方正不為煬帝所愛
帝嘗與秀及諸王宴於內殿酒酣帝謂秀曰汝等並須學我
我終不學汝秀對曰臣等愚劣學大王不成恐為小人帝
不悅

初秦為王大宗師之日我國家於我有恩今不幸為奸
臣所殺是陛下負我非我負陛下
中宗朝則天皇后臨朝武氏子諸武擅權元忠及弟太子詹事同
三品敬暉不許敬暉御史大夫一言之後左授元忠為衛尉卿
兵所殺是陛下負元忠及弟太子詹事同三品敬暉不許敬暉
中宗又泰言昔在三湯宮則天皇后不豫內史狄仁傑奏請陛
下監國元忠從後奏事不可擾此則知元忠擾亂日久伏請

敵則其軍每有中官監使至與元必傳於旨或戒慎之約以
獻疏請親率士之徒皆不自安百計陰沮遂遷異等疏請
所獲尤出死力乃止疏云度名應圖讖原不可以臣愚昧
敢驟逐言監軍使詔元雖不從然自是監軍之權日重
司馬叢言人與為伍藏詞云非衣小兒短其膽天下可知
特易象乾卦之數度求無患猶當第五倫故攄興祥以希詞
畫敬成事親帝聽察苦不能動搖
周太祖時秦州刺史郭州防使高行周來朝其
書意欲行周與秦州大租結連為超之聲帝覽之笑曰此父是彥
超之計也試令驗之果然郭州元有敕文不相援共為即
即無救秦帝尋令齎書及諭行周行周上表謝恩辭認甚誠
崔嵩
周之於吕也有舉薦之功有主復用之心以吕律大寇於
子有怨過之道烏有自新之義烏何與人之行已必有過差人

之負責皆欲潔先罰而乘其過漸所失而取其過漸所能或
螺因或召於亡命或拔於小側之際或任於將帥之後責功補
過雖明王能之君東田國無於此矣故子曰無棄人夫又曰必
有良其力而賤有容德乃大斯其義也
漢文帝時魏尚為雲中守以罪削爵後帝釐過問虞
以趙將李齊之賢知吕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今邊吏之為將也帝乃
謝譬曰陛下獨不聞鄙語乎俗人有言曰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
不能用李牧不能用也吾以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
士卒出私養錢以賞賜軍吏虜曾入塞吏皆堅守不敢
出戰此乃臣之所以為陛下堅守不敢出戰此乃臣之所以為陛下堅守
不敢

令謝道其酒食以盡重後封延壽義放生於騎馬內侯食邑百戶三

後漢光武初為蕭王時李通從為更始冀州大守會春陵子劉伯升兵起南陽光武從兄伯升與宗族子弟謀曰更始政令不明今天下大亂豪傑並起諸劉為在位所忌不可不備今宛人來告新野已破南陽騷動宜及此時舉兵以定大業光武然之乃與李通從弟軼守長史邳彤守護軍李軼守輜重部署賓客自稱柱天都尉以安集吏人乃使

寬刑

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斯寬刑之謂也故虞夏之道宥罪於人漢興之初禁網闊簡後或下民多辟自投罪罟為之司收不志隱悼以至理官開貴法科緊豪申嚴殺戮國愛是禁而乃蹈其書以然其素心申恩以存若推仁而踐類寬其連及之典蠲依輕減以原以降斯皇風所謂好生之風德仲尼所述齊桓之善政者也

漢文帝十三年太倉令淳于意有罪當刑伏徵繫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若令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得自新書奏憐其意遂除肉刑

後漢光武建武中董宣為北海相太牲公孫丹子殺人宣收丹父子殺之丹宗黨二十餘人俱詣宣求殺之坐徵還對簿刑丹父子宣光武敕使瑣碎捍宣宣刑且令還獄道使者語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冰炭受臣百意罪不由臣願殺臣活劣使者以聞有詔左轉宣懷令青州勿案教十二

二十八年十月癸酉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贖金其死子宮

三十一年九月甲辰詔令死罪繫囚徒一切募下贖金其死子宮

建初元年正月庚寅詔曰律令死罪繫囚徒一切募下贖金其死子宮

章帝初即位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貰其死刑而降之

和帝永元元年十月令郡國疏刑輕作重者其徒出案者刑罪未當者免歸田里

寬刑

永元十一年二月詔郡國中都官徒及鬻聲者小女伏合除半其未春三月皆令免還田里

順帝即位初詔以疆校耐罪觸江南近親當伏華陰市鬻贖

崇寬貸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徒減死一等亡命者聽各有差

桓帝永興元年閏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以來二年災異仍臻陰陽不和咎徵發於人物天之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恐懼脩德以消復之也今京師地震東北大風發屋拔樹或有壞敗之處朕之過歟公卿百寮其各悉心以對朕之闕失靡有所諱又詔曰昔文帝除肉刑而姦不息今復行之其減死罪一等笞二百完為城旦舂

延熹二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以來二年災異仍臻陰陽不和咎徵發於人物天之所以譴告人君欲令恐懼脩德以消復之也今京師地震東北大風發屋拔樹或有壞敗之處朕之過歟公卿百寮其各悉心以對朕之闕失靡有所諱又詔曰昔文帝除肉刑而姦不息今復行之其減死罪一等笞二百完為城旦舂

文帝黃初中韓宣為尚書郎掌以鞫事當決殺前已覆案杖未行帝意盡殺前已覆案宣以為罪左右尚書郎勃海韓宣忠帝追念前臨省攸說乃瞋曰是子寬所道韓宣邪帝追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詔曰夫刑者司寇之職所以禁暴懲惡也故有虞之時流宥五刑周之興世輕重有倫漢魏因循代有損益以時制宜以救其弊今律令重罪過於漢魏而輕罪或重於古其令廷尉與明法掾及諸達律義者共刪定律令法貴簡約事歸劃一

遣曰高氏毋德二主皆有感行路或我之何以為勸帝於是京城士庶朱紫門道會之宣詔曰馮夫以獨善之過不為軌儀蔑棄之罪宜誅市朝用懲風俗韓魏公祥等鬼神福善禍淫有報天道不爽朕之從政每慎刑罰庶幾於中以為勸帝於是京城士庶朱紫門道會之宣詔曰馮夫以獨善之過不為軌儀蔑棄之罪宜誅市朝用懲風俗韓魏公祥等鬼神福善禍淫有報天道不爽朕之從政每慎刑罰庶幾於中

楊素為相每決獄訟必窮其意情或不盡素輒為之言其所以不盡之狀令其自伏故人不敢欺隋文帝聞而善之

李德林為內史侍郎時有人訟田而妄引德林之兄為證帝令德林推其曲直德林曰臣兄若實田宅多者則為貪若貧窮則為虛證臣兄貧富臣所知也不敢以私亂公帝嘉其意

唐高祖武德四年二月親錄囚徒謂侍臣曰隋煬之後人庄者多若不加誅恐未悛改朕欲哀其無知情實在於信偽之間故親自臨決庶得其真

太宗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廣州都督府奏左武衛將軍梁建方擊破俚帝遣使齎璽書勞之

第五卷　帝王部　寬刑　一百五十

太宗貞觀中公卿奏決囚雖令三覆奏恐人或冤死請更令五覆奏帝曰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五覆奏者欲使之詳審耳若一日之內三覆奏已訖即令行刑人或冤死何暇更待五覆奏邪自今三覆奏訖然後行刑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十四年十一月大理卿劉德威奏決囚三百九十人上矜其多親為錄囚徒閔其將死之人一日之內三覆奏已訖即令行刑人或冤死何暇更待五覆奏邪自今三覆奏訖然後行刑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年九月高州人陳六政上封事請減死罪一等配流嶺表太宗謂之曰卿欲令死者不怨生者知懼朕今赦卿卿復何求但令卿等知懼不敢為非則天下太平矣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第五卷　帝王部　寬刑　一百五十一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三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四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五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六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七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八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九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二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三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四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五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六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七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八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一百九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二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三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三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三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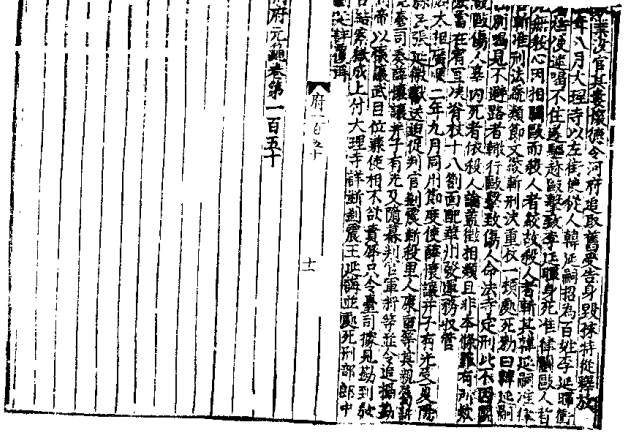
貞觀二百三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三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孜不敢自逸

貞觀二百三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以為戒常恐己有過失以致滅亡故孜

下之心海頤甲戌之晉武表於先皇勳令改元洞見乃父
高宗國交結兇黨懷在原之慈容縱宥之刑動詳刑律
始於盡高且無違律義有之言念厥初勿為云從坐況老父就
殘餘之命陷彼重辟義有所矜前勳宜貸死忠邪雖家附
兄是一房外餘並不須為罪
十四年詔曰陳州刺史李崇詮受賕數事依法同斷死罪
有常刑情狀雖重猶申貴與宜免死駿州道化縣尉員外
置長任二十五年正月壹州陳勝令宋法興受賕事發周年
公等此言深合裴裔甘犯斯坐死刑帝以勝知在侯特恕之
其六十配流千鷹坊
是年四月皇太子瑒薨帝臨哭慟甚謂侍臣曰朕年
逾五十始有此兒一旦永訣痛何可言因謂侍臣曰
古人云喪子之痛甚於喪親朕今日方知此語不
虛也
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忝承丕緒夙夜祗懼若涉
淵冰而政道多闕人情未洽每思改革以副朕懷
其大赦天下改為永安元年
二年二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政道多闕人情
未洽每思改革以副朕懷其大赦天下改為永安元年
三年二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政道多闕人情
未洽每思改革以副朕懷其大赦天下改為永安元年

此事因罪累例加本有善不紀何以勸下其草氏不為
懷安與元六年閏四月詔原雷平令侯益罪曰其官初為武
父侯安都元陳國寧帝斬於建康市其子孫並流於
瀚海之北歸附魏皇帝第五弟王果表言帝命卿父子
殊所親親皇帝第五弟王果表言帝命卿父子
且事言罪各有所主若言不納善非夫為臣之道若事
無罪則加之罪誣善之愆莫大於此今以侯安都
之罪不及其子孫之故而赦之故而赦之
梁天元和十二年十月宇文招裴寬為使持節大將軍
梁天元和十二年十月宇文招裴寬為使持節大將軍
梁天元和十二年十月宇文招裴寬為使持節大將軍



慎罰

夫慶唯我戰上天之顯命罰威刑蓋獄訟之有之大柄也聖人則象天明司牧民命所以糾慝懲惡章明賞善之則明賞之訓繼焉弊則常恭憫百姓作洽於陰陽育忍及閨無指於手足是故帝嚳勑法形欽恤之言穆滿恫刑敬慎之誥皆所以昭明慎之旨懲放紛之弊也稽諸前史足不方來信辭紛綸先賦輝映至如書稱論定深明於勳恤舊舊無侵於舊人動遵經義以取中大中聽下敬哲式申於慶恕若斯之類寔繁其徒有足明慎並從論次

府一百五十一　雷失擇故估淡賊刑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輕功疑惟重刑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漢高祖七年制詔御史獄者天下之命也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能深探其情獄或不能悉其冤獄或不直或以貨賂或以阿意或以喜怒或以愛憎或以惡善或以比周或以內顧或以公報私或以行賕故使有罪者幸免無罪者不誅朕甚憐之今遣廷尉監行天下其有冤結者亟為平之使無繫囚上合天心下順民情

府一百五十一　二

官屬以明其治有不改正者以聞當與同罪後二年詔曰獄者天下之大命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平或以貨財或以喜怒或以愛憎出輕為重入重為輕以故死者不得生刑者不得改朕甚憐之今遣廷尉監與郡守共平獄疑者讞之有不當讞而讞及讞之不審者皆以其罪罪之後元年詔曰獄者國之大命人之所繫也其令郡國上讞獄疑者各以其情具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後元年九月詔曰法者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平或以貨財或以喜怒或以愛憎出輕為重入重為輕以故死者不得生刑者不得改朕甚憐之今遣廷尉監與郡守共平獄疑者讞之有不當讞而讞及讞之不審者皆以其罪罪之後元年詔曰獄者國之大命人之所繫也其令郡國上讞獄疑者各以其情具傳所當比律令以聞

後二年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甲寅詔曰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律令轻重或有所不以罪名相附近故人用心各有意得生活議者以為科條不touch則吏輕重故使然也其勑有司勿拘以文各以事類為斷

後漢明帝永興三年十二月詔南平長孫詩任城公孫枝坐考一歲月多於期親其罪非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議以聞

質帝本初元年正月丙申詔曰昔姜命四子以欽天道堯敕羲和以順時節故能光濟四海垂祚無窮今陰陽繆戾寒暑不時咎徵仍臻災異非一朕甚憂之其令中二千石各上封事直言極諫無有所諱

桓帝延熹二年四月使持節中郎將張奐討叛羌軍還徵為大司農

靈帝建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熹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光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中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獻帝初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興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建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魏文帝黃初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青龍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景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齊王芳正始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嘉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甘露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陳留王景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咸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晉武帝泰始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咸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惠帝永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元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光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懷帝永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愍帝建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元帝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大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成帝咸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咸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建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升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隆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興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咸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寧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隆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元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義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恭帝元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宋武帝永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景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元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孝建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大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泰始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泰豫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蒼梧王元徽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順帝昇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齊高帝建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海陵王延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明帝建武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東昏侯永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和帝中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梁武帝天監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普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大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中大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大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中大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清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陳武帝永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廢帝光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宣帝太建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後主至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禎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後魏道武帝天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明元帝永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神瑞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泰常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武帝始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文成帝興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興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和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獻文帝天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皇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孝文帝延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承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宣武帝景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正始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延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肅宗熙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神龜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正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孝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武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孝莊帝建義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節閔帝普泰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孝武帝永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元象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興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武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西魏文帝大統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廢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恭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乾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皇建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武成帝太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河清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後主天統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武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隆化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後周文帝大統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廢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恭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孝閔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明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天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建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宣帝大象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隋文帝開皇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恭帝義寧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唐高祖武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七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八年正月大赦改元

十九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一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十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六年正月大赦改元

顯慶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五年正月大赦改元

龍朔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麟德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乾封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總章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咸亨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上元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儀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調露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隆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開耀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永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載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睿宗文明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中宗嗣聖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睿宗光宅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垂拱元年正月大赦改元

二年正月大赦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改元

四年正月大赦改元

則天皇后

擯棄兇狂良歎久懷可付尚書精撿舊制之由斷罪聞奏
如若永熙三年五月庚寅詔曰幽枉未申繫一月已上及尚書
讞未斷由緣遭故月不即奏者宜令有司不拘若數其人各自陳訴若
事連別部由緣遭故月不即奏者宜令有司不拘若數其人各自陳訴若
隋文帝開皇五年詔百寮容天遠糾都官而元冒請我參事實
而始平獄律生輔遠陷死者遠遠更文陷天遠糾都官而元冒請我參事實
人命之重獄訟之煩法律文刊定科條易曉官吏職常選清吏
小人之獄理無往復而因緣往代別置律官報判之時推其為
首我生之物常委小人刑罰所以委作為政之失矣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書
失矣大杰斯其大理律博士尚書刑部書刑法州縣律生並可
依敕自是請官吏事皆令具寫律文斷之
十二年帝以用律者多致踰越罪同論異八月甲戌詔天下死
罪諸州不得便決皆令大理覆訊事盡然後上省奏報
十六年詔死罪者三奏而後行刑

唐高祖武德四年四月詔曰綏刑議獄哲后弘規訓網凝法革前
王戒叡民罹陷阱朕纂臨寓內撫育黎元一物乖所納隍罪其為政之
行蓋及蠢州物稽庶務繁積歲月因徒繫囚數盈千百或死
獄官吏未申多有冤屈或注引疑文淹及良政使文案稽延
獄訟繁興為政之弊情實在茲思革斯道俾從寬御史大
夫無逸檢校吏部尚書內史侍郎公孝恭檢校並有內外之務
務從簡靜大小之情但有冤罪速宜申理無問輕重悉令
歸首如加隱匿使人告訴罪無赦
大宗貞觀元年七月戊申詔曰聯奉宸寰臨御十有二年矣
王道蓋亦多矣每念獄訟不同刑罰或異今依一揆情
理必成當世之典諫周生民之壽自律令格式有所不便
令所司隨事改正
乃詔有所疑讞皆令奏決若情狀巨蠹及為人吏侵欺百姓
正例之本法若有守自今以後官人行事與律條違者依此

勿具以名聞
二年三月帝將謂侍臣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自今
大理卿宜令中書門下五品已上及尚書九卿三品已上於尚書都
三年四月詔曰法律所重在於慎罰王所重在於人事等三秋州縣
法司將宜存意恐枉良民天下知朕意焉
十二年八月制決死刑雖令即決仍三覆奏十二月制決死刑
日中五覆奏三覆奏行之其日尚食勿進酒肉皆令洗
下覆訊若被論法當死而情有可矜者錄狀奏聞
十七年九月帝謂大理卿孫伏伽曰天作甲者欲其預防人
傷作穿者欲其鑿空人不傷何必殺人乃始行法其中故也
朕常問刑部斷獄重每親法司冀無冤濫庶代乃誅主徒人
人各自盡以鈞聲價不所愛正在此耳深宜防慎勿使有冤卿
二十年前從幸還二月行次靈石縣得囚張回等二十人
謂此皆大逆
十一月己丑詔曰比所謂圖讖秘書緯候之流

玄無救而漢文皆在輕刑但以子孫為佳事豈有罪而濫
濫殺無辜則冤魂結人怨氣生災害之所興實由於此
周縣鏡而鑄鐵膺鑄結其中大修諸已者可以物像而其
為子由此言之不可不慎高宗以身觀二十三年卒於永
隋大理卿梁毗獄奏之數臨對日見囚五十餘人雅二人合
死餘則罰數不多怡然忻豫頗有喜色毗退謂人曰昔東宮初
承大位卿又居近職以時日相委故授卿此任非為國之要在
於刑法刑法則人命所繫若用人失當務令折中稱朕意焉
貞觀元年大赦天下詔曰朕纂承丕緒君臨萬姓思欲
遠覃恩澤廣被寰宇使物物咸遂人人自安而獄訟未息
乘方納隍良由教化不孚威刑斯在故制以行刑貴於法律條
深文之吏恣情喜怒輕重在心或利人財賄或因事報
怨出入反覆鍛鍊成罪非情之狀百端不可勝言
又簡天下囚徒見在京師者令所司閱實其有流以下罪
合決遣放還田畝各務農業

[illegible]以符檢。及諸名目國有常禁。不載案無成條。宜悉詳議。可久行者。具條奏聞。

[illegible]人同罪。二個投書。其投書名姓。並不須推。

[illegible]。若有人告。此風若扇。為害不細。自今已後。內外官僚。有投匿名書告人罪狀者。並勿受理。又勿更令推勘。其投匿名書。亦宜准此處分。庶使止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已下罪並量減劉便於其官典犯贓官准此法
二十五年正月壬午制曰朕恨集休運多務哲王然而氛祲
猶大小災恨自臨寒宇方敷恭未甘行慎刑起大獄上玄降
譴應以祥和思叶平邦之理致之仁壽之域自今有犯死罪除
十惡宜令中書門下更詳法官所犯輕重具狀奏聞
天寶十載正月詔曰法以輔德刑以弼教貴賤無隔勳
賢不赦理惡致罰懲善勸之心慮審情實之至
德元載四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興夜寐
慎刑禁暴冀臻於理頃者已令法官詳刑慈益由此
屢獲乾元三年閏四月乙卯御明堂殿大赦改元詔曰自古百
王莫不以法治人之命刑者國之權而國矣其利微固
難指其事況乎委任重命典不修造次使行寧容在己
今已後其有犯徒刑者宜令本司依舊三覆奏不得
代宗寶應二年七月壬寅大赦改元制曰天下刑獄大理正

斷刑部詳覆不得中書門下便即奏分
大曆四年七月癸未詔曰如聞州縣官吏來承意旨濫用鞭杖不
依格令致其殞斃深可傷憫有數分的證承破自合依非
理仍委觀察都團練使嚴加糾捕勿令
有犯科條名聞奏宣示中外宜悉厥懷
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云自州縣官吏重加敷斂威
或淹制自今已後有重加科斂致死者宜令本道觀察使具事
聞奏并申報刑部御史臺
貞元初詔曰天下官吏應行鞭撻之罪不至死者假以責
情致令痛楚過差或以良善橫被欺凌宜切加察訪
今察訪
三年六月敕事中稽緩奏請州府斷獄使慢及決杖過
請計贓論減免有免濫從之

四年正月詔曰自今已後在京諸司雖決死罪不奏正
不在行決之限如事或疑惑須速決遣并持勘鞫分析
虔劉妻子[illegible]
九年八月敕州縣刑獄所繫理道最切如聞比來多有
稽滯一拘圄圄動經多歲自今已後宜令御史臺加
季差御史巡[illegible]
其天下州縣並委觀察使御史臺并出使郎官御史兼訪
察訪
四年三月壬子敕書其下諸州府縣官吏應行鞭撻之罪不至
死者假以責情致令殞斃每念於此良增惻愴宜委御史臺及
出使郎官御史等切加察訪具事由聞奏

敕宗寶曆元年四月制如聞京城諸司捕獲推鞫動經旬時每
委御史臣四年[illegible]
年十月丁巳敕件聞奏
文宗太和四年四月丁丑詔曰如聞時稼甚滋人望或近有
時雨特令委儀義深覽有害賦致傷和氣屢降敕諭司見依因
徒宜令御史臺覆清強御史共二人各就司躬決其杖數
六月乙巳詔如聞御史臺大理寺京兆府及諸縣囚徒
有稽緩者自今已後宜令所司速決其有冤枉須推
以聞
十月詔曰今已後有特敕決囚不令覆奏者有司亦須催
覆[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二月丁丑詔以秀承事寮稍侵京兆尹然因徵處有
違結宜令御史臺糾彈理以聞
七年正月壬子詔曰議獄恤刑前王攸重司有寃滯即傷陽和
庶在城諸司諸使百徒限七日內奏分訖奏聞河南府八州
所勾閱七月乙卯制詔京城四徒應有寃滯已委踈決務從寬降宜
令鄭覃令狐楚速具條疏聞奏
八年四月癸丑詔曰昨北囚暇日周覽國史伏觀太宗因閱明
堂觀見五藏之象感而于時乃下制決罪人不使輒背且人之
有生繫於五藏有一失所尚致夭傷輒斗筲施能無拄撓況五
刑之內豈敢為輕可以至輕之刑傷至重之命縱有眾惡不盡
恩赦所誅書合于武德貞觀隋其天下州府應死囚徒人除情
狀巨蠹法所難原者其餘過誤殺傷等常赦事遇即並宜准
敕處分
開成四年十月十七日御史台不得雜問公事已後每至三奏至

府一百五十一

已後五狀已前就州府常例之中亦宜量奏狀減遞為踈理不
得公令禁囚要御史臺初加訊覆不為常式
五月辛亥朔敕丑詔如聞大理寺所覆諸司所斷刑獄甲乙煩勘微
細動自不早斷淹留路遠遷延經年非唯囚禁多時有傷和氣
第報亦親理恩澤故須給留為奏踈漏有增畢冤令御史臺
勘刑案准敕限校科雖推狀中有疑異同及罪人伏狀未
盡者即許移牒覆問其他疑辭事條不關要節者並不得更令
移牒煩勘事
勝成四年四月詔曰京城百司及府縣禁囚動經歲月推勘未
決蓋由官吏因循致茲留繫甚在很冤滯難理宜付御史臺
奏中丞高元裕之職
冊府元龜　帝王部　慎罰

憲宗元和四年四月詔法司使法或持巧詐分律斷論逐成其
罪況行吏得計訓賊無何安自今後應奏雜犯宜令直指其
事不得舉文安有援引類示天下長吏巧詐加罪深文如有此色當議停解
九月御史臺奏准舊例京兆府應勅科決囚徒合差監察御史
一人到府鞫監決請自今已後差令御史到府相將同鞫以
究獄情如囚不稱冤依行決遣其法司承勅覆奏違限者
宜依其河南府亦令准此諸州應有死囚仰委長吏監決
八年三月甲辰詔此後除巨蠹外每江夏至立秋前犯
罪人就州府常例之中量與減貸流為踈理無令滯冬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王道所先刑拘最切向聞鞫獄滿冬淹
不推理未伸久致疾疫而成夭鬼囚饑寒加氣乃傷日月星辰
由茲失度水旱盡罰所以為災自此委刑法官條示天下州府
長吏淹疲疾理無致遷延

係唐莊宗天祐五年四月下令曰議獄緩刑比來寬弛民下
輕侮慢令宜有非五聽之通明何辨二門之邪正自今後法司

府一百五十一

如有疏縱子自檢格令以決之此法既行難逭無赦
同光二年六月己巳勅應御史臺河南府行營巡檢司左右軍
巡院見禁囚徒據罪輕重限十日內並須決遣申奏仍委四方
諸道州府見禁囚徒速宜決遣不得淹停到奏內外勢力之家
私事寄禁勒令要出經停無宜滯
三年五月己未在京及諸道州府所禁罪人如無大過速令疏
決不得淹滯
六月甲寅勅朝廷以秋令為政刑獄為先比聞諸道州府
人之中正為一夫枉冤可以輕附重罪鍛鍊時苦含冤稱又
難全減其請司囚徒罪無輕重並宜令委本司據罪詳斷申奏
理須行獄令或有故意淹留或苦或邪或行動殺人難於留滯並不
在此限
周宗天成元年十一月庚申勅應天下州使繫囚除大辟罪已

十安州在長安東遷推勘決斷不得淹留追證對經過食宿之地除
當處刑外並仰科決兼不許徵治
二年春去拾遺李虞因論安危事理曰朝廷之上言天下繫國家之安危
危事非一端大抵無狂謀從之
六月大理卿鄭善上言凡決極刑合三覆奏近緣已宋令斥
守此元元令後用一日令一覆奏永為定制
八月丙辰詔京兆府近來決死刑者令決前一日各一度奏仗
緣重事地遠比後九有機刑不審准條斷決事例六月
二十日前後勅文勘覆在路有犯極刑者覆奏其諸道巡
按使准舊例施行仍詳此京所奏尚未明近勅兼慮諸道有
此疏漏故今特論
十月壬申德音為政之要切在無冤欲之方唯期不濫天下
諸州府官吏如有苛虐疑獄及曲事追攝兼有冒濫侵擾者當具姓
名聞奏別加貶獎

三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善政有恤刑之典貴務好生
禹湯由罪己之言厥明知過今月七日振遠按軍使潭公兒口
奏編有百姓二人以竹竿戰鬪之事此朕初聞奏親實所不
容事關傷害令付石諫盡理窮源奏知當是幼童
為戲既無惡意合從矜失刑情揣再三慮傷非一所以潭公兒
誣誣頗甚石諫詳覆致人當枉法而迎意欲有過之地
今臧當庸十日以論幽冤其石諫史張參親合禮規諫舒其錯
誤宣示百僚可罰一月俸課以儆在事職務
亂流政州宗郡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匹粟麥各五石
使令知法理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手細磔
遣不得因循行申書門下百寮進表稱賀十二月癸卯諸州府
數奏因人條流減死罪一等配流嶺表瘴癘之地
令臧當庸十日以論幽冤其石諫史張參親合禮規諫舒其錯
誤宣示百僚可罰一月俸課以儆在事職務
亂流政州宗郡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匹粟麥各五石
使令知法理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手細磔
遣不得因循行申書門下百寮進表稱賀十二月癸卯諸州府
數奏因人條流減死罪一等配流嶺表瘴癘之地
令臧當庸十日以論幽冤其石諫史張參親合禮規諫舒其錯
誤宣示百僚可罰一月俸課以儆在事職務
亂流政州宗郡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匹粟麥各五石
使令知法理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手細磔
遣不得因循行申書門下百寮進表稱賀十二月癸卯諸州府
數奏因人條流減死罪一等配流嶺表瘴癘之地
令臧當庸十日以論幽冤其石諫史張參親合禮規諫舒其錯
誤宣示百僚可罰一月俸課以儆在事職務
亂流政州宗郡所在其小兒骨肉各賜絹五十匹粟麥各五石
使令知法理兼此後在朝及諸道州府凡有極刑須手細磔
遣不得因循行申書門下百寮進表稱賀十二月癸卯諸州府
數奏因人條流減死罪一等配流嶺表瘴癘之地

縛笞罰欺之褒須優條理之文宜令今後凡有刑獄切依准前
勅斷定後行勅故事不得濫停如有無故推事文證斷遣未盡
疾病者奏隨處長吏當面錄問令醫人看候無致推司官吏前
後牴牾
長興元年二月郊祀畢下制曰歟通和氣必在申覃將設公方
實資往宥與轉服色已著新者與轉兩官
超資往宥與轉服色已著新者與轉兩官
二年二月辛亥勅朕假以非勤存承鴻業忝彼嫌猜於罪與
或庶官不悟人因成奏亂或意刑非其罪遂致怨望至化所興
獄訟為本苟無訓勵必有滯淹近日諸道百姓或訴冤遭枉或
小可鬪爭官吏曲縱吏人巧求賕賂初遮張節目作法荷罰
悉則誅剝貨財為恩出於私濫公道乃徇於情無理者神祇莫
延有理者却思退縮積成訛獘漸失經綸宜令後切委逐處官
吏州牧縣令等深體余懷各舉職業凡關推究遠與制敕如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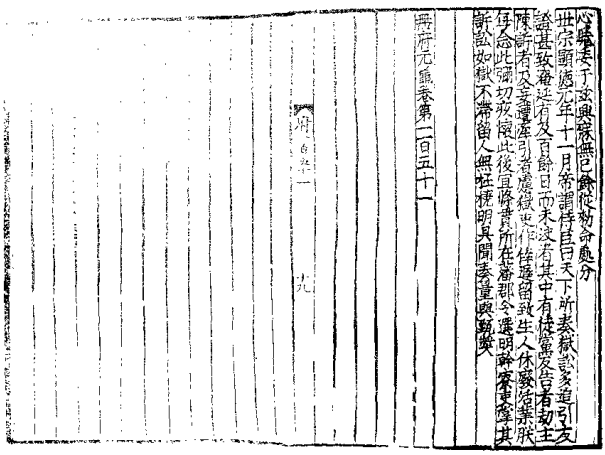
苟徇情遠逐旺盛或經年淹延或推事不盡或斷獄不平
推官典正並當重罰其逐處巡檢使及監察御史仍隨事上
府各依此處分勅令諸道知之
八月丁卯勅朝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詳閱案前無冤久多不
推決請重立科條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有冤濫
恐有冤屈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法為制律之先獄訟為有國
之重或共守四海同文應行致平之道必近及遠刑獄
可定惟正則刑措可期致治在舉行之無煩簡易之殊
貽曰推情定罪固貴於速嚴法求情亦當於慎故有
留獄淹囚或失於枉濫或傷於寬縱推鞫之吏各有所由
並當審察其有故意出入人罪及淹留不決者並
八月丁卯勅朝三京諸道州府刑獄近日詳閱案前無冤久多不
推決請重立科條在各委長吏專切推窮不得有冤濫
恐有冤屈元年三月戊午詔曰刑法為制律之先獄訟為有國
之重或共守四海同文應行致平之道必近及遠刑獄
可定惟正則刑措可期致治在舉行之無煩簡易之殊
貽曰推情定罪固貴於速嚴法求情亦當於慎故有
留獄淹囚或失於枉濫或傷於寬縱推鞫之吏各有所由
並當審察其有故意出入人罪及淹留不決者並

海帝
二年四月辛卯詔曰重罪縣上請下報輕罪縣決遣
而休光令以所犯輕重分別決遣
五年三月丙子詔曰自大中六年已來緣元流配
六年秋七月庚辰詔改所流配為勿論
五月詔曰刑獄之難古今所重關人命實動天心或有冤
則傷和氣惠諸道州府凡有囚徒擬推勘到奏獄一盡理子
細檢尋如有疑者即令文武官人經手亦緩中尚書
法務重法官馬部司刑官名衛中閒所判或有案內情由不
圓刑部可行覆勘如此則天下獄官法律不敢輕易刑書非唯
免有衝冤抑亦勸其立政者且等條詳伏以人命至重國法須
精雖載籍章句實理議為先當審陽疵行從之

而三審其詞所宜詳審凡居法吏合究獄情慮肝施胥周行俾
陳讞議要歸欽恤宜允中明
三年十一月丁未左僕射魏徵薨徵上疏曰臣伏觀名例律疏云死
刑二古先哲王則天議事本欲生之義期止殺禁令承訛屢長奸宄而
之極也又准天成三年閏八月二十三日勅行極法日宜不緊
棄市常膺式遵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期皆仁君哀
矜不捨之道也竊以鞭之為五虐之科笞行輕杖祖納三章
之法生有死刑終者俯骨相連斷者頭臂異處大辟之口不出
兩端淫刑所興此謂數等義緣外地不守通規肆宷情性或以
長劍貫脅殺人手足或以短刀割人口唇乃至鑿平生牢死
鉗完特下明勅嚴加禁斷者勉曰又物方興刑濫為首至宜
改弦更張以正法律契於古風實協所貴泰誓稱哲惟宜恤所
天雅稽令施行

廣德元年九月癸酉朔大赦天下制曰朕以寡昧嗣守丕基對
越鈐揚而是念今屬三元改歲四序推移物有初新事無如舊訓
應三元都督道州府見繫罪人委逐處長史躬親慮問其冤
枉即時決遣其有淹滯囚禁不申理者委觀察使訪問奏聞
舜文有傷和氣
四月甲午勅曰月效正陽徵沿小暑乃與重出輕之日是恤刑
清獄之辰有司尋繹舊章詳酌定刑將期令典其諸道州府在
禁囚徒見繫罪人宜令所司依法決遣無使淹滯
貞元三年十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
夙夜祗懼罔敢寧處而政有闕失人或怨咨災眚之來
實由於此其大赦天下改貞元三年為永貞元年
永貞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
夙夜祗懼罔敢寧處而政有闕失人或怨咨災眚之來
實由於此其大赦天下改永貞元年為元和元年
元和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
夙夜祗懼罔敢寧處而政有闕失人或怨咨災眚之來
實由於此其大赦天下改元和元年為元和元年

鈐揚疾苦者為此不明安得無冤歟岐之道風穹廬語音州府
冤苦者為此不明安得無冤歟岐之道風穹廬語音州府
見繫罪人宜令觀察使訪問奏聞其有淹滯囚禁不申理者委
觀察使訪問奏聞其有淹滯囚禁不申理者委
觀察使訪問奏聞其有淹滯囚禁不申理者委
如有疾患令其家人看承仍人無主官差醫工診候致病亡
詔曰興法之成規順長養之時令俾無濫濫以致沿平又喝諸州
詔曰朕以敷政之重賦先庶事清通念國風之明德在刑
上而失刑則有害於人事清通念國風之明德在刑
所繫囚徒宜令觀察使訪問奏聞其有淹滯囚禁不申理者委
觀察使訪問奏聞其有淹滯囚禁不申理者委
疏決冤枉者即時決遣其有淹滯囚禁不申理者委
三年四月丁亥勅朕以時當化育氣屬炎蒸乃眾繫繁囚是
恐疾疫之人合遵其非所欲勤恤淹延或虧和氣宜令
泓皇之道以弘慈愛之心今則方屬炎蒸正當長養黃泉繫囚
宜務非罪之人丹掌重輕切戒舞文之吏凡有獄訟不得淹延
務令因緣苟留刑祸枉濫冀叶雍睦之化用符欽恤之情應京
都諸道州府見繫罪人委逐處長史躬親勘訊當面
慮問冤枉者便須決遣若未成者即令勘鞫無使淹延
詳斷疏放勿令停滯及致冤抑庶召和氣禪於農時
二年四月生民病於暑毒豈不軫念於懷況刑政之失召和氣
最之戒鑒戒前修寧不為懼今屬時暄暑熱耕
農之方鑒戒前修寧不為懼今屬時暄暑熱耕
農之方鑒戒前修寧不為懼今屬時暄暑熱耕
農之方



心尊奉于亟興寃無已錄從勅命處分
世宗顯德元年十一月帝謂侍臣曰天下所奏獄訟多遲引文
證甚致奸延有及百餘日而未決者其中有枉濫及告者劫主
陳訴者又安遑引證但據獄吏所作依遍留致生人休戚若聚
得命此頃初被擒此後宣將書所在藩郡令選明幹案吏覆其
所訟如獄不滯留人無枉橈明具聞奏豈與疏奏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一

冊府卷一　十九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二

帝王部一百五十二

明罰

雷霆有威雖震而必行霜露之威雖殺而必下王者法之以制刑典其來尚矣故士師用殄於王教紀雖小而必刑王制具列於四誓粵為大而無赦蓋聖人明於人情之性通天地之心伐德以威懲時行則寬敦愛而事允睿劉當其罪而衆知勸大則殛窮殊死非所以為重也小則赭衣入贖非所以為輕也然而鬻罪闕孚有司之詳慎好生有過王者之寬恕不及于嗣所期無刑隨世損益歟有愉要百刑云爾信哉中有慶其長之謂乎

秦始皇二十五年王翦將攻楚取陳以南至平輿虜楚王急圍之楚兵敗走秦因追北遂定楚地城邑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楚郡

漢高祖五年為項羽所迫乃與諸侯期擊楚項羽既死分其故地王韓信等數人上以天下初定懲秦孤立亡以封同姓以制海內故大封諸侯以填萬實

高祖十一年春淮南王英布反發兵東擊荊王劉賈殺之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西大會戰英布兵敗走

十二年冬上自將擊布布兵與上兵相見於蘄西會戰布軍陳上望布軍陳其將皆步兵精銳多上怒而自將迎擊之布遂敗走

高祖十二年秋七月淮南王黥布反上召諸將問曰吾以布為故楚人與項羽俱北滅項羽諸將皆楚人各自為其主吾以天下誅一布曾何難而乃反之問諸將莫對

文帝十六年東牟侯興居坐事國人過自先帝墓謁欲為

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蒞平侯嘉為人臣不孝謀反欲以殺帝大逆無道其赦嘉為庶人

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徙廣昌侯劉遂為人臣不忠不敬不孝不道其赦遂為庶人

武帝元朔六年秋侯昆邪不出擊馬要斬時發馬給軍馬而不出也

征和二年春制詔御史故丞相賀陛下舊臣子弘為丞相封為侯爵位至通侯而賀之行狀不忠陷於惡名朕甚閔焉賀以壯侯孫嗣為海西侯

漢興承秦滅學之後重以項氏燔經籍學殘缺傳記雜亂

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惠帝四年除挾書律

文帝即位博士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定曆以十月為歲朝賀皆自十月朔旦始

景帝即位晁錯以為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地小勢弱不侵天子今諸侯王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形勢強則驕恣數動為逆以德則難以義則危今削之則反亦反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武帝即位董仲舒以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故諸侯不能統一法制數變民無所信上下相疑莫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元帝時諸儒貢禹等數言宜改制度以應天變上以問丞相匡衡衡以為古者聖王制禮因天地之性人倫之理而為之節文故與天地俱長與人情俱安今欲改之恐未有所稱於天地之性人倫之理也

成帝永始二年十月詔曰朕承天地之緒奉宗廟之重夙夜戰慄不敢荒寧明不能燭遠德不能綏遠是以陰陽錯繆日月薄蝕星辰逆行地震山崩雷電不時水旱為災百姓虛耗疾疫夭折朕甚閔焉

哀帝建平二年秋八月詔曰傅太后等建言改元易號謟惑繆忌以承安國家洪過舉動震驚海內獲福祚[illegible]

平二年高祖受命建經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故令也宜除之

哀帝即位博士弟子甄豐等建言改元易號謟惑繆忌以承安國家洪過舉動震驚海內獲福祚[illegible]

平二年高祖受命建經古不合時宜六月甲子制書非故令也宜除之

之罪數發聚斂煩擾百姓不聊生朕甚閔焉其減天下賦錢口錢三算

元帝即位詔曰朕以不明奉承大業戰戰兢兢不敢荒寧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民是以陰陽錯繆日月薄蝕星辰逆行地震山崩雷電不時水旱為災百姓虛耗疾疫夭折朕甚閔焉

成帝即位詔曰朕以不明奉承大業戰戰兢兢不敢荒寧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民是以陰陽錯繆日月薄蝕星辰逆行地震山崩雷電不時水旱為災百姓虛耗疾疫夭折朕甚閔焉

哀帝即位詔曰朕以不明奉承大業戰戰兢兢不敢荒寧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民是以陰陽錯繆日月薄蝕星辰逆行地震山崩雷電不時水旱為災百姓虛耗疾疫夭折朕甚閔焉

平帝即位詔曰朕以不明奉承大業戰戰兢兢不敢荒寧明不能燭德不能綏民是以陰陽錯繆日月薄蝕星辰逆行地震山崩雷電不時水旱為災百姓虛耗疾疫夭折朕甚閔焉

御史持節收問及其[illegible]九[illegible]並下獄誅
永建元年漢朝代陳禪為司[illegible]太尉李固大[illegible]
對策中情[illegible]璜[illegible]
初秦嘉盜夏[illegible]
怨窮以荀爰為[illegible]
所秦遂加誣罪[illegible]
免司空[illegible]
恒帝延熹元年[illegible]公卿列校[illegible]
千石死者數十人校[illegible]
獄而誅議[illegible]
續漢王芳為[illegible]
司馬景王[illegible]

[illegible]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斬次分點秦武川二鎮頒者千餘人
城陽王鑒鎮安南將軍鎮壽陽不利敵退而還時李
文安設反宮謀請罪行宮李文又白鑒等攜貳朝廷義陽蠻酋桓誕不能表救城退不能赴救小賊廣損王威罪應大辟法事文之始事發鑒等為文所引鑒等皆懼文從

寡尊若不敷汝何謝冤魂於泉壤之若遣其速生以擬供進太宗聞之哀其言語
媚韶免官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甲申司徒荊王元景司空吳王恪等州刺史駙馬都尉等遭愛等坐謀反伏誅
十月戊申觀察州刺史辛方松滌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供奉任使乃恣凶
府　百六十二　七
文化及構成弒逆宜依叛逆之條並除名配流嶺表
七年春正月戊子詔曰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馬德戡裴虔通孟秉元禮等並於隋代供奉任使乃恣凶
悖弒君臣之義可誅於代楚州刺史辛方松滌州刺史薛世良廣州都督府長史唐奉義隋武牙郎將元禮並於隋代供奉任使乃恣凶

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曰國之大經惟刑與政刑之不中政乃必虧朝廷綱紀王德隆替王道興廢恩澤流行實由於此頃者官僚貪黷恣行剝削縱其子弟交結朋黨公為賄賂私受貨財或假勢以威人或因緣而漁利或有罪而不罰或無辜而被戮或奪人之妻妾或取人之財物或占人之園宅或賣官以取錢或鬻獄以規貨或枉法以徇情或受財而忘義或貪冒而敗官或因公以報私或挾情以作福或受寄而不還或借貸而不償或賣買而不平或出納而不實或侵漁百姓或欺罔朝廷或隱沒官物或破用官錢或擅興徭役或妄破資財或非理科罰或不依法式或出入人罪或變亂舊章或因事生端或假公行私或受人請託或為人報仇或為人報恩或為人報怨或為人報讎或為人報嫌或為人報忿或為人報恥或為人報德或為人報情或為人報義或為人報禮或為人報信或為人報誠或為人報忠或為人報孝或為人報悌或為人報慈或為人報仁或為人報愛或為人報敬或為人報和或為人報睦或為人報姻或為人報任或為人報恤或為人報救或為人報濟或為人報助或為人報援或為人報護或為人報衛或為人報守或為人報保或為人報養或為人報育或為人報教或為人報導或為人報誨或為人報訓或為人報勉或為人報勸或為人報戒或為人報警或為人報儆或為人報勵或為人報策或為人報激或為人報感或為人報動或為人報化或為人報變或為人報革或為人報改或為人報更或為人報新或為人報興或為人報起或為人報立或為人報成或為人報就或為人報功或為人報績或為人報業或為人報德或為人報行或為人報道或為人報義或為人報仁或為人報智或為人報信或為人報勇或為人報嚴或為人報敬或為人報畏或為人報愛或為人報親

懇求志誠從諫情深格　法宜覓其門人訓導從指本之乖即宜改轍以謝百寮仍降勅書慰諭傑曰長祥貽筭昨之霈成不使相遵以禮而使交犯極刑律之誅深為忠恕亮為國枉臣宜以削膚疾愈勿以兒人介意

十年閏五月乙酉上封人薛宏言事淡邪枝四十流于嶺外勅曰陛以非德忝承大寶勤天下之政奉宗廟之靈于今十載矣何嘗不日慎一日戰栗栗如履薄冰夙夜孜孜庶幾永底高平之統陛下之明豈天地休和尊生繫素而且內推輔弼外咨牧宰俱謙讓如善舉才任繁得廣以利人思進道以益化守宙至大事國是務慮一物之失所當萬方之重責故設鼓以通諫訴士庶之盡言而攻毀未息流訛日甚臺諫書者多坐自逐言事者多涉於妄固子進士常州人薛宏學本師古識未知今或雖閭居臣或朴樸骨肉固是其端阿附之說是乘輸忠效直之意若受以成風則蔑險進之人而無禮法竊恐志在好生情

收遺善梁來者未嘗優獎而不言思存大政矜救覓興宜史杖一類我皆廉州為百姓自今已後可參又陳奏上封者以妄誤行循違不使擅作來名若制令有司嚴禁加致重失於政理責在既明則所行自言法者無隱百辟兆庶識慰慶焉

十一年帝謂宰臣曰昨聞馬年與崇仁坊有黃衣長上楊驛持刀入烏府舉家惶駭皆謂賊來是何道理時左金吾衛兵長上楊驛等刀入烏府舉家惶駭皆謂賊來是何道理時左金吾衛兵長上楊驛持刀等且以賣寒白晝不獨臣等慚多識列聖朝所曰事在有司非卿之過卿今京兆尹孟溫即收驛集府於獄十五年荊州子韓縣人趙卿拓殿堂皆引經義論及休咎配流

十六年帝謂宰臣曰比聞諸道所貢進物多是假名市易或因緣求索以資貢獻深非愛人之意自今已後宜令禁斷

十七年七月丁巳吏部侍郎蔣溥坐交遊非道制曰朕開四時

令義以在不言三代之風德以動厚道可光乎訓俗理必由乎在位有犯無隱名教之攸先上和下睦盛世之惟舊具有對言政實識智者偶行發明深徵鑒與朝請大夫守吏部侍郎上護軍高郢繁衍累德清貞至公承議郎守兵部侍郎知制誥柳冕經理合機參乃交情相輔閨門百行斷可為士庶作訓鄉之望宜崇德義之基賜紫金魚袋李翺等趨走未品遊藝精微心存道典入揚雄於下並高適宋璟於上郭大之厚下著德誄之刑將儀軌後學宜從遠述請可高州良德縣永員外置長任察可潯州皇化縣尉員外置長任察宣城縣丞可長流康州封溪縣尉員外置長任察可端州洛陽縣丞可長流封州臨賀縣尉員外置長任察可潮州海陽縣丞可長流循州興寧縣尉員外置長任察可潘州陸川縣丞可長流白州仍並差使馳驛領送雖萬方之過情切在予而四門利其自開且知非賢勿理貪祿冒寵所以戒百辟忠公一不關惟長者之逆言必先王之道宜加罪罰訓可不勝乎故或逆在不舉思出其位雖輕勿捨抑有常法布之朝列知朕意焉

二十年六月幽州節度使李載義坐盜用庫物左監門員外將軍楊元方受贓錢並於朝堂決杖流驩州行次湖死于路

二十四年四月詔曰武德貞觀之制置諫官以廣聽納其職備矣有司或忘其事或失其人諫官之設將安用哉自今已後諫官有闕宜令中書門下於常參官內精加選擇仍令自舉一人代己如舉得其人與舉者俱賞若舉非其人舉者連坐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正月御宣政殿受朝賀畢御紫宸殿宰臣百官命坐賜茶

三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敬宗寶曆元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二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三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四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五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六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七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八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九年正月御丹鳳門大赦天下改元

及此百官有司各守通義武官各守武官筒官准此那人各守勅曰卿子選舉之際勿以貴人先上下貴以人為貴武官之類子孫相傳居今人依舊職官名位右

拾遺右

五載十月 [illegible] 以都督淮陽諸軍事揚州牧晉王十五人清狀及善狀 [illegible] 以江南郡太守趙恒等二人職狀闕初詔委周公及其考績乃下詔曰敦叙庶績黜陟幽明所以弘至治厚風俗也故堯舜之世考績以言及乎後代或以資考其實遂之實罰事以勉勸 [illegible] 其所舉七品已上付所司准此顧分五品已上名聞考李重等八人新蔡善最帝已敕官至四品已上詔書付外考績過分一中上者超遷等六人但犯贓私除名其自

[illegible] 使者分行天下觀風俗察吏政其有清公惠下百姓安樂者具以名聞其貪殘酷虐侵漁百姓為人所患者亦以名聞其有政教修明興利除害為百姓所稱者具以名聞其有剛強不從教令貪鄙不修職業為人所患者亦以名聞其有孝悌著聞德行純備為鄉里所稱者具以名聞其有學通古今才任牧民為吏所稱者具以名聞其有文武兼資才堪將帥為眾所推者具以名聞其有德行修明才堪時用為人所稱者具以名聞其有明於法理執心公平為人所信者具以名聞其有才識優長堪理劇務為人所稱者具以名聞其有清白守節為人所稱者具以名聞其有勤於職業為人所稱

家之正義不可以私恩廢也國之常刑不可以親貴免也此等豈獨背國恩亦乃負君親在宗元情合憤怒殺身殉國者不可勝數此等豈獨背

重根一頓賊母以君子小人良同心異必先觀行業集答言以
漢諸儒能聽斷夫報讐納諫君之盛也歟皇甫規之節也
辰仄焉此理作開政道昌明誠哉前修不我欺矣倫則列是非用
今亟宜加評斷然止刑典凡下悉依舊貶降元載專政
用事所居第宅崇侈子弟縱貪賄公行士無成貶之以良恣
不易用寒狡怒以抗疏帝聞之留中寄旨少良交人
遠頃門訪少良少良其言頗不慎密遂為載猜知其
晉班固子司業著經之子也少傳父業頗通史性好臧否時
故及於難自是載之活始絕也
十二年五月元載當國專政倩李季卿為李輔國所厚
欲結之季卿乃言於載曰今天下兵興財賦為急
宜得通變之士以主之載然其言乃奏季卿為戶部侍郎判度支轉運
租庸鹽鐵使季卿既至江淮盡心於職能使商賈流通貨財豐
積時人稱之
十月京兆尹黎幹奏擒獲劫賊王仙童等一十五人
幹初為京兆尹時有劫賊數十人白晝持兵刃入
人家殺傷主人奪其財物事發捕賊官吏追捕不獲
幹乃設計令人詐為劫賊劫其家而自為賊主
擒之盡得其黨與
十一年正月以前河南節度使李光弼為太子太師
光弼自以身為元帥功蓋天下每為元載所抑不得
志及薨代宗為之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武
十二年十月以前河南節度使來瑱為太子太保
瑱自以功高為元載所抑每懷憤懣及薨代宗為之
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烈
十三年二月以前河南節度使李忠臣為太子太傅
忠臣自以功高為元載所抑每懷憤懣及薨代宗為之
廢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烈
十三年三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丙申詔曰兵部侍郎黎幹宮若材授行建州刺史襄陽節度行軍司馬兼御史中丞李愬可檢校右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充鄧隨唐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仍賜紫金魚袋以旌其勞

二月乙巳以前鄭滑節度使李愿為檢校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八年六月癸巳詔曰前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公累葉以王室為憂公貞剛以立節為務公有闕其人公之所舉必副其選公之所薦必稱其才公之所言必從其義公之所守必固其道公之所行必果其決公之所憎必去其惡公之所愛必與其福公之所好必同其樂公之所惡必同其憂公之所喜必同其慶公之所哀必同其悲公之所疾必同其苦公之所死必同其歸公之所生必同其養公之所安必同其利公之所危必同其害公之所樂必同其欲公之所成必同其功公之所敗必同其責公之所賞必同其賜公之所罰必同其罪公之所進必同其賢公之所退必同其不肖公之所親必同其親公之所疏必同其疏公之所貴必同其貴公之所賤必同其賤公之所貧必同其貧公之所富必同其富公之所取必同其取公之所與必同其與公之所去必同其去公之所來必同其來公之所喜必同其喜公之所怒必同其怒公之所憂必同其憂公之所樂必同其樂公之所惡必同其惡公之所愛必同其愛公之所憎必同其憎公之所好必同其好公之所惡必同其惡公之所生必同其生公之所死必同其死公之所存必同其存公之所亡必同其亡公之所得必同其得公之所失必同其失公之所成必同其成公之所敗必同其敗公之所興必同其興公之所廢必同其廢公之所治必同其治公之所亂必同其亂公之所危必同其危公之所安必同其安公之所利必同其利公之所害必同其害

敢行弊賊而尚遠禽獲九人定配流有差其餘咸令安堵元年正月詔一月條杜四月陵沈並為泉州參軍依舊為泉州參軍事六

欽其故謂周公曰周至于定計矯大位以安宗
八年二月初金縢之書既啓王與大夫盡弁以
安郊迎公入國人喜王親逆公公歸以頌繼文
王武王之德以明周公之勤相成王之道四海五十餘年治
洽刑措公之力為多焉
掌武事周公理合符鼓而定四海相成王而治天下
正朔服色既定改月以建寅而天統正矣
掌武事周公理合符鼓而定四海相成王而治天下
正朔服色既定改月以建寅而天統正矣
周公之遇禍張儀東入說秦惠王曰臣聞忠者不必信而
以見疑行者不必成而以取謗臣之事王為忠矣然而
臣之所以處於危而不敢逃者恐後世之為人臣者
見臣之忠於王而不敢為王用也故願大王之熟計
之也
秦惠王定梓州觀察使秀峰之路奴一向殺死公子侯大怒少
卿勇敢為虞州長史路先鋒建宜口十五人就檢其屍首事
九年正月己未詔曰元首大夫卿大夫士會事綜起正萬大夫
卿則副由是德優於非親若任兩版迭既不親事罷其
大夫卿則副由是德優於非親若任兩版迭既不親事罷其
大夫卿則副由是德優於非親若任兩版迭既不親事罷其
四月公未到已自信用卿史若任兩版為卿則副由是
可人心先親之是點名教之所不廢治刑之中最為時好
可守使用馬初上卿事未申使往洪州上事訖即入故又
敕宗使教以到洪州小稽事出告州刺史李任大延以
遠近不可二日仗推所告不實者罪任而至今初教死任何好事
遠近不可二日仗推所告不實者罪任而至今初教死任何好事
遠近不可二日仗推所告不實者罪任而至今初教死任何好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深相結納而疑發之意甚昌居數月後漸詔其將帥各還以狀奏告因教其將帥言於近臣曰朕不欲以勢威脅人以順理服人以德懷人以誠感人以公滅私以恕己及人以克死甘心誠人以自克所不為也初袁紹孫堅各遣子質於曹操操與紹書問其大小輕重之宜紹以為小兒輕重不足下自判之操以為質子所以觀人情偽若遣質而加兵則質必死矣紹遂不與堅子堅子堅子

所御史中丞合奉彈劾先至闕下其日兩京候皇帝由特大赦
勿到中水而留連朝謁訖方至物情不可請論罪其所請罰
據此皇帝已上即不科罪自餘別請貴罰事
勅宜出常參有妖訛官曲有請者亦請貴罰合有罪朝堂決
罰令御史臺糾察若事涉疑惑造狀合奏宜令百司詳議
三年三月勅三司推勘事理重者其間要切即日聞奏如
案文稽遲情狀重者以故失論其官吏釋述錢計貪婪等事法無
加罪狀以已決訖錢物入官吏人前門下主事由任犯罪七命經
恩不首縱實本生合準赦條宜配流嶺外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當司前後推覆造偽印書
官并造偽印行用等內我事劉常建胡伯忠犯罪並在大和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敕前推刑部大理寺詳斷罪名極刑准
前後律敕前斷罪不當若事輕為重宜改從輕斷重為輕即
依輕法者自以前件四等並從極法悉絕殊死令自敕文全生
或因起請改減從流徒等罪案陳訴若非得可疑不申
者一典一吏事理分明自合依法斷決不得引例
後無僥倖令絕援例請減論奏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無使
六年五月六日敕比來諸道觀察使刺史入朝或因巡
刺以兼道路為名多有供頓過為煩擾自今已後除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敕前推刑部大理寺詳斷罪名極刑准
前後律敕前斷罪不當若事輕為重宜改從輕斷重為輕即
依輕法者自以前件四等並從極法悉絕殊死令自敕文全生
或因起請改減從流徒等罪案陳訴若非得可疑不申
者一典一吏事理分明自合依法斷決不得引例
後無僥倖令絕援例請減論奏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無使
六年五月六日敕比來諸道觀察使刺史入朝或因巡
刺以兼道路為名多有供頓過為煩擾自今已後除

五十貫文餘去年十一月十八日
敕改動目合得減當人前門下主事由任犯罪七命經
恩不首縱實本生合準赦條宜配流嶺外
五年五月御史中丞宇文鼎奏當司前後推覆造偽印書官
書官并造偽印行用等內我事劉常建胡伯忠犯罪並在大和
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恩敕前推刑部大理寺詳斷罪名極刑准
前後律敕前斷罪不當若事輕為重宜改從輕斷重為輕即
依輕法者自以前件四等並從極法悉絕殊死令自敕文全生
或因起請改減從流徒等罪案陳訴若非得可疑不申
者一典一吏事理分明自合依法斷決不得引例
後無僥倖令絕援例請減論奏以後所犯者不得援例無使
六年五月六日敕比來諸道觀察使刺史入朝或因巡
刺以兼道路為名多有供頓過為煩擾自今已後除
天制及覲見典人官吏之
開成元年十二月敕坊市百姓等宜令蕭洪奏上妻段氏後妻王氏請賜
妻封邑不可同於常例敕大夫已上妻自依有司陳狀請
典載自來章宜罰一月俸
二年六月勅南郊禮畢長安縣界內囚徒罪合死者減一等
令決訖身送入城委本司各杖四十
三年二月甲午詔京兆府捕捉正月五日賭錢謂月禾僕役史
僕劉有約等非理擒捉宜罰一季俸兩縣捕賊官員行
文知並停見任餘准正月二十四日勅處分
六月勅曰鄧州中軍驍龍將軍李敬罰一季俸料楓縣令前官
伯忠役其刺史李敬罰一季俸料楓縣令前官
伯忠官兩選
四年七月敕裴度傳徐元弼為杭州長史大理少卿李儻為九

十三朕長安縣罪也
十一月敕清節度使李紳奏軍將因公犯罪合決
罰訖日配流以慶成令節禮放囚徒因雖云慶成
後例須示薄徵宜罰一月俸料
武宗會昌四年八月停降誕勅曰古者陳田兵以正其刑代德
以雪其罪并吳越沙漠蠻邦莫不頭狐屈膝
愛各遵所宜無違王命每降誕日百官進表稱賀以為常
進重雲重重以求合規模故有是命
後例須示薄徵宜罰一月俸料
武宗會昌四年八月停降誕勅曰古者陳田兵以正其刑代德
以雪其罪并吳越沙漠蠻邦莫不頭狐屈膝
愛各遵所宜無違王命每降誕日百官進表稱賀以為常
進重雲重重以求合規模故有是命

殊舍弘而忘亂益堅菩薩未息誘愛之命期罪適從忘過而以金湯心不利于王室近又敢為紅計劫以為人活我忠義之軍叶其新家之黨人之所棄紳得而誅劇秦并吞九滿鄭君郎姚四據堂尼漢鄉周堂第魯勉竟張公并男涯涯男赫然陳楊延并弟宣力男甄奴張益并男歡智三實門客執弋仗衛人郭諒諫逆賊李訓凡仰京王涯賈餘羽韓約男孩晉或晉男諫逆惡黨夫為者天報以禍為善者天報以福今法象既消逆節成惡方布赦于四海陳昌遐於玉女宣示中外矣今矣悉宣宗會昌六年即位五月詔誅士劉元靖及山人等十二人特帝以玄靖等自會昌中以左道出入禁中教武宗以學仙致也大中五年十二月益所妻陳神門敬劉涼尹博兩日候梁宗正卿李文寶睦州刺史陵令妻關正州司馬裴定令裴錢隋州司馬

九年三月史部試宏詞舉人滿洧題目為御史臺所劾侍郎裴

淦政國子祭酒鄭中周前復劉兩月侍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扱出為廣州刺史監察御史馬翊劉一月侍料考試官刑部郎中唐十一年四月以朝議大夫權知京兆尹崔郾為濮王傅分司東都十月以入遇鶴無禮使衛對少御王端章駁賀州司馬副使國子祭酒韋悰出為桂州司馬判官同商府二曹參軍李寂為永州司户參軍通章等出為賓客重李寂為永州司户參軍通章等出為賓客重李寂為歙宗咸通十年八月和州防禦行營石梓等二百三十人狀訴刺史崔雍橫斂鹽劫劫為江淮雍令步奏官二人狀訴雍不信二人並被加枷禁錮差人部見赴七出州十里賊尋通州城崔雍與賊吳約於誠節樓上飲酒約賊同又謀軍事判官一人為賊弟表狀驅使官張平為男尺乞二人計身其餘射士一止慶重便分押乎李詞等之衣甲防慶官健隨手被斬百八百餘人行官石文操表申稱遵慶使檢校遣賊數斬其

崔雍千有餘級我并家口累妻人江送往檢石今在潤州宣有本一十人兵士之命請按已之一身不堪私其神明實亦生靈聖主兼料配軍州官吏重繩遣就地決編出料戲修城者勉旦子之協無如西忠士人之原宜寬遠恥推雍任居牧守賊犯州城豈容官不發言按察乃與命酒況石理未欲甲志在當鋒不能殺命示誡誡令擒送賊所原其罪雍意與賊通情狀可見將行朝典未宜推窮其罪雍家口並在宥州宜令宣歙觀察使追雍妻子等內申委誠勿令離散仍令所在安存候雍到日量配雍州隨便收管無令逃竄如和誘逃竄及隱匿不申即與雍同罪仍令觀察使指揮

冊府元龜　卷第一百五十四

帝王部十四

明罰第三

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詔曰朕以寡德嗣守丕圖屢平國患好與之合各引雠讎切於予懷讒慝之規肆奸宄之計敗盟約於天地結怨毒於生靈既而收城數日布惠四方簡匿逆以潛形悔心而革面頃行赤族以謝衆心其張漢傑昨于中都興王彦卿等潛謀構亂幸於時難偏予網羅宜置誅夷以儆姦黨自今已後有此等事宜令所在軍將嚴加捕逐不得容隱其有不能覺察及知而不言者並與同罪

府一百五十四　一

晉天福元年十一月詔曰朕以寡昧纂承丕緒夙興夜寐思理於人每念生靈之困苦常懷撫育之心頃者兵革相仍疆埸未息民多流散田或荒蕪雖屢降於寬恩未盡還於舊業蓋由長吏不務勸課小民或有逃移之處或有侵占之田或有隱匿之丁或有漏落之口或有稅賦之物或有逋欠之錢或有典賣之產或有交互之爭或有詞訟之事或有鄉村之內或有鄰保之間或有親戚之中或有主客之間或有公私之間或有官吏之間或有軍民之間或有僧道之間或有蕃漢之間或有商賈之間或有工匠之間或有耆老之間或有婦女之間或有奴婢之間或有牛畜之間或有車乘之間或有舟船之間或有橋道之間或有廬舍之間或有倉庫之間或有城郭之間或有道路之間或有山林之間或有川澤之間或有陂塘之間或有溝渠之間或有墳墓之間或有樹木之間或有竹葦之間或有蒲魚之間或有鹽鐵之間或有茶漆之間或有桑麻之間或有果實之間或有蔬菜之間或有藥物之間或有禽獸之間或有蟲魚之間或有飛鳥之間或有走獸之間或有草木之間或有金石之間或有土地之間或有水火之間或有風雨之間或有雷電之間或有霜雪之間或有晦明之間或有寒暑之間或有晝夜之間或有時節之間或有歲月之間或有年載之間或有古今之間或有興廢之間或有治亂之間或有善惡之間或有是非之間或有得失之間或有利害之間或有禍福之間或有生死之間或有貴賤之間或有貧富之間或有強弱之間或有智愚之間或有賢不肖之間或有老少之間或有男女之間或有夫婦之間或有父子之間或有兄弟之間或有姑姊之間或有舅甥之間或有姻婭之間或有朋友之間或有師生之間或有君臣之間或有上下之間或有內外之間或有遠近之間或有親疏之間或有新舊之間或有故人之間或有仇讎之間或有冤家之間或有債主之間或有負人之間或有人負之間或有自負之間或有負人之間或有人負之間或有自負之間或有負人之間或有人負之間或有自負

望石知訥比若冀州令韓愈為潮州刺史愈上表論佛骨事貶潮州刺史愈至藍田縣逢其姪湘愈問汝來何為湘曰將就叔耳愈曰吾遷逐不測汝宜速去湘曰願隨侍不忍離耳愈為詩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十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十九年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正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正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正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正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二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三十三年正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三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三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十六年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三十七年正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八年正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四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四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四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四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四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四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五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五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五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五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五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六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六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六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六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六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六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六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六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七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七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七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七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七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七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七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七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八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八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八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八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八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八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八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八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九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九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九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九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九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九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九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九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九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年正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一年正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三年正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四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五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八年正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十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年正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一年正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二年正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三年正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四年正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六年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七年正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八年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十九年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一年正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二年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三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四年正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五年正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六年正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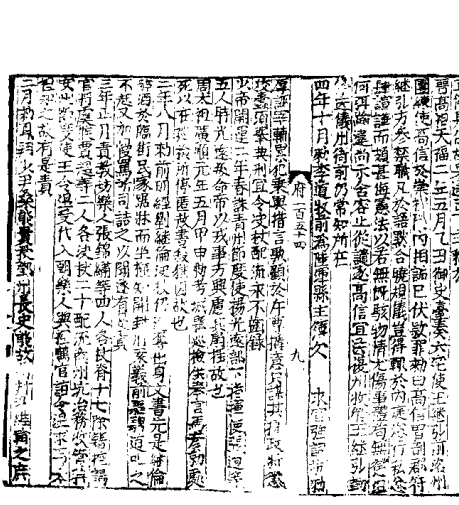
八百八十七年正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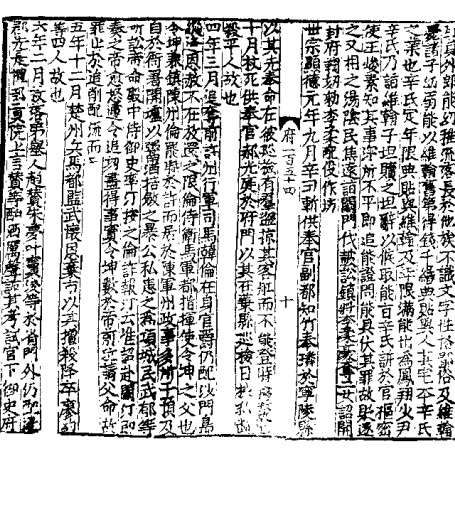
八百八十八年正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十九年正月乙丑朔日

聖宗正犯字玩之字也公等何得以此為說張本是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勑曰国計之資實食於先代賊盜之誅務遵於理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訊之伏罪改赦之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四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君臣之所共理故設官分職以建其事置吏分局以修其業所以經緯邦國統和人神者也自古哲王莫不以之為急焉是以周公戒成王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皇于暇逸以庶邦惟正之享又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中文王不敢皇于暇逸以庶邦惟正之和其為訓誡如此可謂至矣故能受天明命而有天下之大業也

漢文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漢興除肉刑法有黥劓而人不犯或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也其議之有司議曰古有肉刑而姦不息今去之是以刑重也臣聞聖王之治上德不德而民興於行今陛下德厚侔天而刑猶在肉是以刑重而德不明也臣愚以為可除肉刑而定律曰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有加重而刑輕也臣竊以為非是臣聞齊太倉令有罪當刑詔獄逮捕其女緹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上憐其意遂除肉刑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詔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股肱良臣小雅之所傷也子諒以輔不逮申勑四方每拜守長親臨引見問以為政之要所以勸勵農桑崇尚德教也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多疾疫困厄歲貢頓乏人又饑饉之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以致殷富公庶尹各推精誠奉宣詔令理冤獄退貪殘進廉吏簡選良能以綏庶類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和帝永元十年三月詔曰朕奉郊廟之重戒在盈滿而政有缺焉每惟其咎未嘗不戰慄恐懼夙夜匪寧今年夏旱雖分災譴亦有人事其令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朕將親覽延見以求其中

安帝永初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而陰陽不和災異屢降夙夜惟思所以變復之術未聞其要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朕將親覽

順帝永和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而陰陽不和災異屢降夙夜惟思所以變復之術未聞其要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朕將親覽

桓帝永興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而陰陽不和災異屢降夙夜惟思所以變復之術未聞其要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朕將親覽

靈帝建寧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而陰陽不和災異屢降夙夜惟思所以變復之術未聞其要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朕將親覽

王者隨時之義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詔曰異聚良守為政之本升別行能其加
秩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勑在所令試以職八
得者乃選之薄行之異不須經歲若有別署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
九年二年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詭無糾察今斷奏
赦令且復申勑縱有化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清潔為優貪穢
不以發舉為負非共人民被其荼毒之傷由法不行故也
八年九月詔百僚師尹勉慎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辭理使寃
枉無有雨泰民流離困於道路陳痛心疾自撰知所不稽仰天
祠孝文入公報之德而天應以瑞福祚流衍於後世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水旱災害為咎無良吏以致之歟將政
教煩苛下不堪命與人為讎故陰陽繆戾寒暑不時災異之發
皆為此也其令三公明申舊令務在寬簡除刪苛穢以稱朕意
安帝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吳九郡遣侍御
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四年四月海賊復勃海平原劇賊劉文
河間丈光等攻劫郡縣遣御史中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
雄討破之
元初二年春三月羌胡寇鈔合浦九真安帝二月遣侍御史任
尚督州郡兵討之破降
順帝永建元年收葬故司空劉愷司徒司空曰天道不能至
定以有緩胤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慝將何以明之法典
三司作故者也所當受而各執異論未有國務何以為之天警
救重我上其各悉心天誡

以死罪申告天下勿斷肢體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郡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勑有司班九州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後人又謂鉗制九表朝綱叙然收司貪猥不稽憲旨舉非其人超于典度今制勑史守率到官之日例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孝文太和二年十一月詔曰縣爵於朝而有功者必廣其賞縣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忌慢姦納賂貨公緣私敗令賊盜並興侵刻茲甚況九重屢開朕聽承太平之遺緒之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蒲翁刺司數德宣恩以勑沖人共成斯美幸勉已復懼愚寡過使身昧無慨於程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為條禁稱朕意焉

六年十二月詔曰民以寡薄政教不和不能仰維慧澤致六

淫去秋遙雨洪水為災百姓饑饉朕甲嗟歎故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譬督未入及辦來租年一以正之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穫稱朕意焉

九年帝每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陽王禧等曰昨省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祖東山雖不三年既除焦冕暑熱等何為而遠前詔猶對曰陛下聖德光被先化中原陛下何更明過事乖宰輔何以宣布皇經敷揚帝猷違之罪也合刑焉帝曰若朕言非卿等當奢侈是務如何人則順旨退否不從昔舜禹洪範猶退有後言其嘉言之謂尚善等言朕何紊紙構名臨万宇誰有稽古典尊樹政百職然尚書之任悉司宣惟機是司宣惟樞括百揆綱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亮在於斯自勑等仕伍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何否之告況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綏於督察郡縣稽詣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淹獄久韶動延時序百姓怨嗟方成困斃尚書可明修制中下四方令日親臨事宰不得因循息斷或六月考語州刺史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鄭道元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軍月不進物述尉以為推孝友持節齎璽書宣力催令赴援敕退而還

後魏帝中興二年正月詔曰自中興草昧制禮稟郡縣之官率多行替假有正者風化未均春假周籍事為通制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揚於懷者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四月帝謂諸遂良曰隋為諫議以來何如不肅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讜從善如流者國常獲安化治聲稱既後絕忠臣之路恶諫諍之言況遂考欲賊害良善若同前代身亡以為後誡陛

下勿慎之盛古今莫二褒色奨諛黜忠臣庸儕盜竊臣實恥焉不稱万石株素食誠負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刺州刺史許圉師等謂曰與朕共理在於牧守少在賢明方膺此選去就事封觀諸州刺史大有老弱者此令政務猶未能盡此朕所以憂也又封爵以人從辟有經論之才遺逸隱者乃聞今之人物可言為從卿等不能用心舉賢濫舉殊不稱求賢之意何也圉師等引咎而退

中宗景龍在位十月令內外官司長官具條位功過遷相勳勉惟慎其職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詔御史等曰卿等為朕耳目職當彈糾如聞百官非常無慢即宜訪奏聞妄以貧縱國有常典

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國之政本郎官之選實藉良才如聞語司郎中員外郎怠於理煩兼推望久臥案牘多停

[illegible]有理之文細[illegible]
[illegible]府　一百五十五　八
[illegible]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應天下州縣或土風各異或物產
同宜制置乖宜或章條舛謬或文述之煩又或緣破千物文有
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於物而可革去者並委所在縣令錄
事參軍備論列於刺史具以聞奏不書門下據事件下觀察
使詳研列奏當與改更各從便宜安自當斷負如或在官因循下
車後來者無以申明利害輒然遷授可見必當重加貶黜勿更
又曰每歲前冬發百分職貢疾然或今州有上佐縣令事上佐
不稟導失負其咎詳如有敢蹈或不遵法理及百姓流亡不先
奏聞而逕自逮生異得之狀其守官無咎又曰刑獄之內吏性
使情非酷不平因成冤濫雖問有減無雪並不在原免之限
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請道觀察使職當廉問人主之寄無
以自親顧周殘而不問慮逃賦責必受於後事或成於
專被事權使得屈豪強人吏貪猥皇化政事以守法度節用以
減征徭有利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為慮有害於人者必去不
循例為辭如違夜之酣歌務遵忠之讜論常庶此道方光職
官其述職須具以上聞慶而不言罪歸廉隱應有
論薦須是直書強能並舉者上陳不得敢善憐弱失職者奏免
非可徇情如此則遠近相蒙上下相制共為致理同歸公勤
宣曰稱等所言甚為詳悉可令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八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鎮撫員闕外百
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敦其能從之
明宗長興二年閏五月勑曰要須清濟行則千政共賢宏獎一舉
則為匡救然朝廷百代之科條不在無損於政存有文規宜
有又規宜有所益者不吝心勞日揆天時力求皇
辰之分野精究政務群倫在濟之方開不易聽事司共勤則苟

盡其心五年令格式六典凡關無政文有隱分又不載行全
須有宜准舊制令百司各共其閣錄出本曹公事自細抄寫不
得漏落繼事雖成卷軸兼檢書在公厭繁者其事
書吏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後毋或闕
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廢每任執行依照文則守法
公事臣則提綱領領公當舉倫攸叙前謂至道不煩何必其住
告劃催促限兩月內抄錄及勘檢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成
行及曾經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告更奏為憲法行
閔帝應順元年閏正月詔吏部三銓南北選格式遠於理勿令遵
試振格改選於理勿令遵有滯留

帝王部　謙德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惟天官小宰之職正月令于百官所曰各修乃職攸乃事乃聽王命其有不恭則國有大刑斯所以允釐百工恪位勑修職無從匪彝之姦以干先君子之正憲乃在位惟義時克天功治道所以成一定之令也

帝舜曰容哉二十有二人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曰若予采三載汝陟帝位

禹拜昌言曰俞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皞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與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帝曰何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侈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鄰哉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侈

越在外服侯甸男邦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國皆帶作之師無以利口亂政官人事業敗謀忽荒政不學稽古事惟煩勞惟逸豫惟亡周后以之興殷辛用之滅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周後嗣之休烈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心勞日拙作偽心勞日拙商后以之興殷辛用之滅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亡罔不惟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不任惟爾不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惟爾不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惟爾不能稱匪其人

樂幽南緣民流雜困於道路長痛心疾首罪所當誅仰昊天而孝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政敷有司務
[illegible]良史令備不改頗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承天心其往下吏以
[illegible]行於是罪成乎手朕甚痛焉公卿百僚明知疑忌何以滅其
各勤爾職至後令史及小民若此下同心無或有蔽
[illegible]帝元初四年七月丙辰朔是歲十一月水部司令史程發好
[illegible]者人從之而致其武吏以成其大文吏好行苛刻鄉吏則因公
[illegible]為百姓所患苦者行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
杖行糜粥於今於此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豪商耀秋相半
[illegible]良由事莫有明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敬護高
[illegible]稱朕意焉

五年十月丙子詔曰黃令制度各有科品欽令百姓務崇節約

遭永初之際人離荒亡朝廷閔自非痛加節儉無以繕修而小人無慮不顧久長競為
[illegible]送終奢靡轉相放傚有司雖重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於今於此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豪商耀秋相半以示困遠或依法禁猶懈外明而有司情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聖恩事利用此復重申以漸後效
[illegible]帝永興二年詔曰此者星辰運轉坤靈震動也異必不空發朔巳修政庶望有補其東服制度有踰於制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事

靈帝光和元年收吳數負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天瑞不虛至實必有緣陳以不德承統未明以招災異震於洛陽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反而修之拱默訖不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災我人其各悉心思所以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魏太祖征孫權還過譙作輦下歌戒之曰吾昔為濮陽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今今復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乎

又八部尚九反以輔國侯為此中郎將副貳軍師領兵大征戒勉之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勤以公法使事兩其戒之
[illegible]軍將軍侯關數戰太祖常戒曰勇將有智弱將有勇關羽
[illegible]可但以勇加人耳當以智勇兼備乃可耳
[illegible]帝永和四年詔郡國守相三載一選行清簡能以化民者
[illegible]右者所以述職宣風展事也長吏親風俗脩禮律考度事有曠
[illegible]者亡闕入百不錄以徒理免任詳察政刑能失知百姓所以苦
[illegible]者若選舉不實清濁同流各失其所職所以生怨讒佞
[illegible]或興公族親黨之敘愈五教勤務農桑以進其道若教化不
[illegible]白異行者無由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弟於兄姊不
[illegible]當不幸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荒穢生業脩礼教敦禁令行則長
[illegible]吏之能也人貧農叢事荒穢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礼義不興
[illegible]斯長吏之負也長吏者百官公族親戚不及私亡色直聰不蔽
[illegible]暴虐百姓身行貪穢職競聲求容取不立而私門日富百姓逋窘

又湯清敢闇奉事稽遲此朕所以垂拱被綱責成於二千石也
[illegible]戒勖哉

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爵國之枝葉所以承奉德義表正天下文
[illegible]然勢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勿稽公納合兄弟而馳常保之
[illegible]顯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孚為宗師所當施
行皆咨之於師也

太康九年春詔曰與化之本由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擾私役興長刑獄久令貪猾姦吏得肆其勢吏二千石糾其違法議其罰降令內外群官慕清能故樂素
[illegible]前勤於公法不能促就期事者即時遣出武帝嘗詣司徒荀顗若之
[illegible]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進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榮於
君矣

帝太興元年三月壬申詔曰昔之為政者勤人以行不以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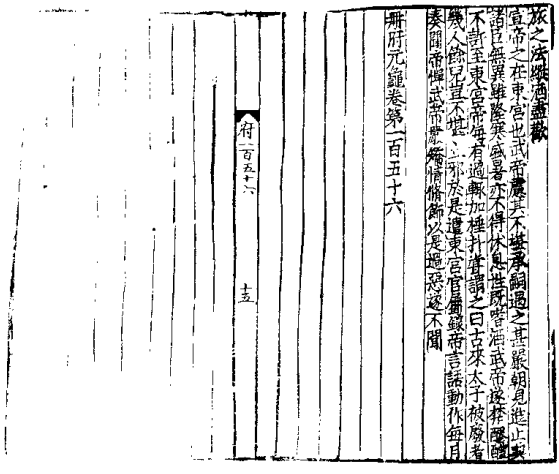
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儉而人自正若奢言亂行明試以
功若無有功績可述刑賞惟均人無怨議又而日新又當官敷奏
惡柔此則行身機關脩飾盛美者各以名聞今在事之人即各
勤勿同心戮力探思以求興理益政惠益百姓無疑厥命德近
讒慝一切斷之

十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越四祀矣皇綱陵頹積歲天歐厥以
不逮統承丕緒夙夜在疚政其數之二千不合長官臨蒞舊惡
正身明法抑奢掌禮存恤孤獨隱恤百工勸課農桑州牧刺史
實宣相按殿不稱職私斂公長吏不奉條制在奉公匪不見睦用者
有貪猾橫濁而以才幹自安者若有不奉憲令故縱吏姦之罪
儻或不改安二年詔曰屏告阿衡三世不能承保時難乃至海西
公薨於吾邦皇太后臨朝期於寧濟爲貨
百官勤力用能協於公事是者遷授遵遂字育撫以祉福其克

王公之上思顧詩民以阿其職夫馭本息末抑絕並競使清濁
異宜能否殊貴無秩士無淫蠹則俗尚貴廉進旦
懲貪末修役本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無濫費以用昏
昏之夫昭德塞責公侯之貴清泥揚波之士黜迂忠玄賞勝默幽軸
公室則內尚之道以隆幽贊之業則與日月爭明山水相輝並軌而
夫之謀而由古之人不惜財分義長秩所以盛德也今之人不
今日內外官人勤於司使若無不虛忘無不聞今詩人無玄
食之刺而百僚盛咸以之求焉

後梁貞明二年詔曰夫士之爲行在家必孝廣朝必忠然
後身保於時揚名後世矣近遭尚書計議罷除古令其所謂將
士有盡忠殞命以殉職命者今行追贈時或有勝鋒復捷以
功論者又以功次進位或有遭敗軍陷於敵者以軍法行戮
夫有功賞罰有罪之誅國之常典不可變改自今以後不善者
可以自殿其官勿以貶降開之

太祖元年詔曰撫持六柄王者所以統御平政理歟公卿之所
司存勤勞宣慈之所專是以三時勸課各盡其分論道之有所今更不然何以爲治宜令所
定令民知何以自今以後主匿逃戶隱漏田畝及鄰保不
知情罪兵級及宗族隣伍相助與同罪州鄉縣鎮職員故有
若有發覺隱欺等第並勒三老計會責讓其逃戶亦減
佐倉官吏不得受理當於所管縣內招誘歸業仍令三老
保識不得別致逃移如逃移及招誘之人並勒三老
保識不得別致逃移如逃移及招誘之人並勒三老



旅之淫樂酒盡歡
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過之甚嚴朝見進止
諸臣無異雖盛寒盛暑亦不得休息甚於密訶武帝逐林置酒
不設室東宮帝每有過輒加棰扑甚訶之曰古來太子被廢者
幾人鉴兒宜不慎之乎於是遭東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
奏聞帝雖武帝嚴備情脩飾以是過愆遂不聞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五十六

訓日不報給安能勑朕求賢哉因勑尚書經務翼左右朕惟[illegible]
屈大事令問奏者聞大理卿實誤曰法官卿為之長也武德之時為息隱王所屬便迴改文案者事曲從此勑之短也朕以至公臨天下法之所行雖捨親昵豈當係所長而蔽所短乎何朕意少[illegible]
十二月醴泉縣言[illegible]
敕為草竊侵凌醴泉在行也以寡制衆良在不疑然敵不可輕慢不可預等官當盡[illegible]
在此行當盡自勉也
十年三月詔王出藩帝鴻為別既而顧謂房玄齡曰朕歷觀前代撥亂創業之主生長民間識達情僞罕至於成王建平蠻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貴不知疾苦勤至要務朕少小以來經營多難備知天下之事每恐有所不逮至如詔令所生自非宮闈不及建業念此常慮[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流者固當修德安化治聲稱厥後絕忠臣之路恣讒諂之言況近
代已前事良善者何事不國敗身亡以為後誡陛下功德之盛
古今莫二視朝之餘假以顏色設訪問陛下所以致此之由
下不稱旨尸祿素餐詩人所以貶陛下宜改張易調以副
五月詔侍目曰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矣至如屬文之士佞巧之人
皆自謂己長他人常及若名公文匠商度詩賦無皆拙劣於是
乃見沙一人聽斷一日萬機雖復愛憎向能盡善善惡惡俗稱徵正
議多中肯綮失明鏡鑒無以加也用舉觸屬房玄齡等數人以
勗之

十七年正月詔遺王元昌等曰人有事不可奪汝知之乎侍曰
不知帝曰漢高祖欲立趙王如意為嗣太子張良固爭不能奪
自劉敬言亦能爭之行蓋謂身我不能奪故奪非
不誠天下感運屬太平諫臣安侯行合規
戒先哲貴賤歡慶能言臣聽當天下十有餘載所謂分定可絕覬
覦矣陛下不時正名定分而使天下之人有所希望非
所以為安也陛下宜深思遠慮為社稷大計豈可以愛憎之
私而不顧宗廟之重哉侍曰陛下之言誠為至計然臣
竊以為陛下之子皆陛下之子陛下愛之誰不愛之但
陛下之子有賢愚之異耳陛下若以愛憎之心而不
以賢愚為意則臣恐陛下之子有不安其所者矣

十八年正月詔曰朕聞人有事不可奪汝知之乎侍曰不知
帝曰漢高祖欲立趙王如意為嗣太子張良固爭不能奪
自劉敬言亦能爭之行蓋謂身我不能奪故奪非
不誠天下感運屬太平諫臣安侯行合規
戒先哲貴賤歡慶能言臣聽當天下十有餘載所謂分定可絕覬
覦矣陛下不時正名定分而使天下之人有所希望非
所以為安也陛下宜深思遠慮為社稷大計豈可以愛憎之
私而不顧宗廟之重哉侍曰陛下之言誠為至計然臣
竊以為陛下之子皆陛下之子陛下愛之誰不愛之但
陛下之子有賢愚之異耳陛下若以愛憎之心而不
以賢愚為意則臣恐陛下之子有不安其所者矣

四月立晉王為皇太子己亥帝御承天門大赦改元冊晉王為皇太子侍則陳孝德以戒之是月又累歎後宮集大臣慨然謂侍曰朕夫不善者久之貴賤常語皇太子以為前車公等亦以
君集為鑒戒

閏六月帝謂侍曰昨日皇太子立也遇物安詢見其拜舞之
曰朕猶豫雖未奪嫡時乃可常有其食見其妻所謂曰汝等人
君水火猶燕水能覆舟亦能載舟尔方為人君可不畏慎乎
休於曲木之下謂曰本維曲從繩則正后能暗從諫則聖
七月謂侍曰自天子有二號以來惟秦始皇二世而亡
兆庶而政未得所二難也而為自亦有一難今躋其位
上為一難御此前代居官公理為二難然又子業亮則
業崇則驕之徒自業與其不肖亦猶是矣
十月謂侍曰昔秦州都督令狐德棻曰夫人君為心百姓為體
心樂苦則心危然手足案則體心政令煩而備下潮等或

厲要聲害非朕所尚平法寬安務在安民使老幼躬耕皆得其分所冬
衣食豈至不有侵漁朕所我教由而已
十二月帝謂吏部尚書侯君集曰朕以隋煬為鑒故不為
恐懼自重若不順其親數有罪誅刑戮而何彼之有昔漢武
亡昭帝燕王旦請誅不聽霍光遂一斬檀至身死國除為人自
不得不慎
十八年九月帝謂侍曰自屬性命水待月而水生木性懷火因
鑽而燃賢人性合德待學而成美猶寶待琢而
十月帝謂侍曰自皇太子齒學之歲洎日聞乃詔太子
就席而講太子未嘗如懼不嘗如怠未嘗無忌苦日太子外温內嚴大度多才但勤於博學
以啓其意無忌苦日太子外温內嚴大度多才但勤於博學
無不聊太宗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太子人主日出視朝與賢
人君子論在朝之事則已見矣以制御之一物失理亂亡之端以

此思憂則變可知矣行至郊野周覽溝洫三國之壅將有叛矣此古昔之國事主不求賢佞不能盡心事大國吾遣偏師擊之係虜至此流離萬里自投戚土以此思之則變可知矣夫有大天下之心為國為人之心為國為君苟舟也人君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所以載舟也水所以覆舟也可知矣夫能為人君則能事宗廟人朝而存登自阼階祭几筵卻朝權衡其器皆在其親以此思之則變可知矣古之太子行則侍事今六葉陛下誘訓愚闇遠處僻流親承音旨罔聞至言以此思之則勞可知矣秦皇太子謝曰昔趙簡子薨襄子衰絰而入三朝授政董安于受而出以告百官曰吾君有命令尹以下皆聽命於安于三日而後發喪今臣不敢忘趙簡子之義願陛下以秦皇之命命臣使臣得盡其忠於太子則臣雖死無恨矣

帝嘉其忠義亦秦天下之人見汝風彩夫為國建儲必賢者選焉不肖者須黜為善必賞積惡必誅公存於公事不偕私勉行此而已亦安用悲乎太子曰臣年七歲偏承慈愛陛下手加翰養自朝及夕未嘗暫離明旦辭違痛心泣血今日槐鍰於目因悲不自勝帝亦為之遽候皇太子封平陽縣男希慈愛之意謂之曰卿之此任獨展意耳左右大臣皆為卿其勉之二十年十二月請群臣曰展聞以愚事主為難以明事暗亦難所以旬去君旨難以適合諱由於此取舍方禹湯以上恐有不走至乎秦漢以下或知而不為或為而不知有知有為惟明哲為然事繫於君並獻之忠臣之義也公等宜以共政必不得以事無所私起中書門下各出所見言之語之謂而比於默默何事乎聞陳說當詢謀不能發於所行謂而不能盡忠楊師道尚桂陽公主為太常卿駙馬都尉師道

薄行太宗每謂群臣曰夫子有子與父有父皆有求與不求公等見不孝之子不思之旨豈不同歟然不孝之子父母亡沒已後肆情為惡終犯名教良由溺於義方今緣師道兒婦偏愛所致語無稽者亦勿存問二十一年正月謂司空房玄齡等曰隋煬無道海內一統載年已五十餘歲不我與古之軼主肇而重十餘然猶為君子立身成名各念勉及時勤勵自強不息但恐歲月如駛德不周物因勤百官勤百姓其事

二十二年二月勃集使奉辭引五品以上外殿宴謂曰調風化俗莫尚於文翼德光身勤先於學見以海蜂不勤明蜜不見覆府不斷圖書不敢放謬後以博識古聞立名國家以任賢使能致治我每廢勤約束務在勤學其所習事對稱其人今年其人不多外第又必豈非公等矣公勤學所致又回言物濫人少

貴衆貪家給人足本藉於農蠭使反璞薰化隨珠弘石皆為和璧玳瑁備目何解飢寒其年秋水虫為災頗須開倉賑給良以不勤於積聚為災等不取又曰我共公等三年一度相見今日所見或非舊人我見公等非為財寶公等見我想亦歡忻但各為我無欽會既又曰古人贈遺不以金玉其所重者相贈以言公等在外撫馭百姓若能盡其義義不虧奉國之情無虧奉國之情無虧奉國之情無

以相翊讃無忌自肆下自方漢武且所未安自寧遂藏前貞誡
多戮恩然有為所蔽事不兩遂至秦政欲軼不已勉
商宗永懷初寤乃憑為驩州史遷獵騶輸與軍楊道整功馬
陳諫惰曳而禮之又嘗戲擊所部驟令帝聞而泣謂荊王元景
等曰先帝勤勞風冰雨雪定四方遂近講清車書百代無窮永鳴
盛德何期子孫不共威同愛家為國蜀王暗懦無度侵擾黎
庶罔知改興舉無事治劉阿諛助為淫侈子孫違越朝章誅不旋
踵悟為法司所劾賜死庶人
魏明帝青龍二年初營洛陽宮殿百人官民營繕綿歲內興其後勞費
不休又徙長安銅人銅駝銅龍銅鳳置芳林園中又鑄黃初
龍旗九旒飾以金鳳皇懸於殿前鄧颺等皆諫曰天子以四海為
家以萬國為本是以古之明王務在安民節其財力使之以時
不奪農事不違民心故天降福祚地出寶物今宮室已就而
復壞之是為勞民而棄福也又銅人重大非人力所移此
必以賂遺公卿以為己福公卿以下莫敢言唯董尚書以為
可帝乃使毀銅人銅龍銅鳳已載車上銅人重不可動
遂留銅駝銅龍銅鳳已載車上銅人重不可動
遂留銅駝銅龍銅鳳已載車上銅人重不可動
遂留銅駝

為給復邊當之家其中擢宣慰使御史王惲曰一一奏聞者
亟御熊羆專閫之臣功業寔尚不設常規況於軍旅之
事而御將馭兵豈以為慮
七月詔州縣新設官職者不可以舊制為準
有司奏依理故事一十貫為一百貫非收伯之所
以崇重臺閣歷練御史之意也詔從之
十一月詔以御史中丞崔彧為中書右丞參知政事
十二月詔以御史中丞崔彧為中書右丞參知政事
詔曰朕開御宇纔有數年而水旱為災人多艱食
朕甚憂之今歲秋稼雖登而百姓未甚蒙惠其令
中書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大德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
不敢荒寧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
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二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三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四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五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六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七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八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九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十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十一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十二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三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四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五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六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七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八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九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十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十一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十二月詔曰朕以寡昧獲承丕緒夙夜祗畏不敢荒寧
今歲改元當與天下更始其中書省臺院官各舉
所知一人以聞

故宣及勳舊前往各勤我之休命
八月詔曰分命官往撫諭江淮諸郡宣布德意
以慰仁明在乎清慎若昭音息不聞其聲無形
以隱幽顯胡我銀神延及後裔史稱公每見國家如天地欲其大敬畏其
甚不公所謂惟利是務鄙夫何容子弟此乃求媚鄙夫耶吳
使行狀以聞
十一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十二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三年正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二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三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四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五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六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七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八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九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十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十一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十二月詔曰朕惟治道之隆在乎得賢官人之
急先務故必博詢廣訪而後用之比年以來內
外官員率由選調資歷相同考課一體賢愚混
淆能否莫辨是以人懷僥倖士鮮廉隅上下相
蒙因循苟且風俗日以偷薄政事日以廢弛
朕甚憂之今欲更張庶政以革前弊其令中書
省臺院官各舉所知一人以聞

勗教狂以束帛番而對所異信且不逐言之失行以旅愛之
必註歸動他之勿淫等古宜慎敬忘戒敬終註敬戒依守禹典
舜典以一統於六條之察念茲在茲用元哉斯孫之所有黃有
劉陝西觀言
八年一月朔朝集使回古者觀群臣各以邦國論為陝服循政
是建周云殷也陝以虛衡屬當期運受命皇帝撫泰元何曾
不懋不中夜興大分書左食飲其日月而淫荒酣酒嗜音樂不
經于慆心荒于遊田禽獸不順于政事不務德而好佚遊不
循天性五穀豐殖百物阜安萬邦作乂三代之盛耶堯舜或
多載納雋或參耶堯故近人事遠鬼神得失如影響是用先憂
免責曰非知之艱語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猶等宜敬
典職無先正其身循于國喜允協朝寄同享厚俗示之訓誡必
也導德齊禮以公滅私田里怠然恨之聲我家聞寧厚之化乃
當像貢如或依勢作威商法以削流亡不去致令不行必加其

罰自貽宜依刻制勵分勤恒人逸以淘汰懷又詔曰陝鎮諸孔
曰刑期無刑爵賞自勸均矣好惡者則賢不肖別矣任人之道
施情易命崇朝之靈當感悲二貴易營不勤學業惠及愛人
思沃保其和樂導於仁壽訓農共理若其惟良二千石浮
尊吏選州與之陛見示其勸賞以能已亦云願治已矣朝集
使還揚州刺史張綱久典郡務為政頗苛不恤下情復
部人有訴謂致糾繩縣長為言子曹留郡安敢訴史惟素遠父
母有所須索已畫加笞曲水旱不熟是欲人為盜庶幾
可得乎綱答曰起用清儉於禍希談使群縣長各自苦笞為好
吏耶綱由廣陵徐州和平降至安國相并平牧皐安以勞賜
爵關內侯經歷世職所在稱理致政還年七十餘卒
漢書王吉為昌邑中尉王行淫亂吉上疏諫曰臣聞天子
之職以德為尊以仁為右以賢為輔以樂為助故內修
政治則遠人懷德而至外脩武備則敵國畏威而服
有不正之心而無不義之行也故湯武非有土地之
富人民之衆以行仁義而王天下桀紂雖有天下之
尊不行仁義而亡其國秦始皇帝以為萬世之業
傳之無窮而二世即位不行仁義天下畔之陛下
即位之初天下莫不延頸願治舉首仰望太平
今大王行淫亂之行天下莫不聞大王之過惡
臣竊為大王恐焉願大王深留意反覆思之
史記魏公子無忌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

賓之勿為事人何以甚況在求理務從抗衡用有指式其有不便
宜者監事御史陝州刺史歲終有課能有勤惰有政化九條
備陳九當權之不次進乃風美凡百庶執勤慕陝治

冊府元龜　卷一百五十八

帝王部

誡勵第三

唐玄宗開元九年三月辛卯朔集使等引辭訖將赴任朝辭於分陝以上臺省四品以上長官別奏事畢皇帝謂之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夙夜祗懼不敢寧處以為人之父母者必先正己而後能正人故己不正雖令不從己正雖令而從是以為政之本在於修身修身之道在於愛人愛人之術在於擇官官得其人則百姓安而天下理矣今之刺史縣令實親人之職人之利病繫於一心可不慎歟朕每念此未嘗不廢寢忘食故設官分職以為理人必求其才而用之考績黜陟以明之庶幾官無廢事人皆樂業比來刺史縣令多不稱職或貪殘不愛其人或懦弱不勝其任或因緣私謁或苟務聲譽或徵斂無度或興造不時或聽受不明或推決乖理或用刑深酷或賞罰不中或奸吏因緣為弊或豪右兼并侵擾細人或戶口流散不加招撫或農桑廢業不勸課植或水旱成災不賑救或盜賊公行不禁止或冤屈莫訴不申理或隱匿丁口規免征徭或破壞資財以營私利或侵漁百姓以飾廚傳或交結賓客以徇人情或不存政體但事煩擾或不務清靜但好奢華或公廨私借或賦役不均或差科過重或擅興徒役或侵奪農時或不恤鰥寡或不禁淫祀或不務學業或不勸蠶桑或不均水利或不修堤堰或不存倉儲或不備器械或不練軍旅或不肅奸非或不務農桑或不修城郭或不葺廨宇或不完館驛或不給郵馬或不置郵船或不通商賈或不便人物或不利公私或不順時令或不守法制或不識大體或不達變通或不明教化或不敦風俗或不崇節儉或不戒奢侈或不務清白或不公平正直或不謹守官業或不奉行詔令或不遵承典則或不存撫字或不務勸課

鈍過深當剖　敘之事必在均平咽者水火莽及河潮既退無不
至憂假元敘舍為偽假以賑之免租稅待征役以安之今
歲春踏和農事方起或堰之繕致勞耕桑雖已權使宣撫或
恐事未周罷如有不支濟者即更量事減給諸道有損之處亦
宜准此賦不欲一物失所衆情不逸動群生於壽域跻大化於
昇平期令各宜恭守朝章宣布朕意雖萬方有罪實在予躬
三載考績須徵行事安人楷模不可勉歟
七月詔曰州縣牧宰寄並受朕之寄助國為理宜其康庶
綱紀又群吏頻經勤勞公盡忠誠仍有不遵法式自紊紀綱貪
逞貪利或縱親識侵暴下人或在郡傳舍貨馬請如此類不
可具言宜敷之不明而人之多辟寡予遐想深愧于懷各宜恪
心以副所委
府　百五十八　三
心以安我庶無所成政以副朕懷
二十年正月勅曰咸在義人安其業先王所以用明察之長
龍忠信之助務斯道也朕勤恤無改保綏群元沸者百之政不違
於衆食惟理之急惟勤於官績將使載其治準為其勤費如聞
軍數之下政令猶煩或廣修第物將有供待或羌敗人產以充
虎賁豈副朕懷輒徭偽慰人減賞之意其給陽令春如舊新頒
無温祀雖不慶繁狀異如情宜特免然仍有司尚書尹
鑒審不得更然其或不悛仍有違犯百姓即副使具狀奏
聞勳不得猜妻所犯之人當有與外
二十二年三月命有司引新楊雄令見勅之曰朝許司南府
務解令張掖等今長之任俗衆庶先切以宜選案未盡件人
敘而勉進之有凡非其好婚姻之政宜為所舉今郎各舊敘司
當審良能周月攻成風謠各著所列清著唯持守勤慎爾尚有
府　百五十八　四
勤黽毅行令敘不改適為云被之我澤如春
二十五年正月詔曰率賦之往簡在朕心亦既同德之為一體
其有災害流亡正以私害公結構隱匿減脫賦稅欺妄動辱其
於勸御史中丞盧絢東巡察問察官妄飾事宜遣國典亦以朝
欲聞而乃甚起猜嫌輒為隱蔽小使聞知大自諸侯宋而
欲聞無事事之害無使侵蠹小使聞知大自諸侯宋而
大不能知之端也多君子何不務于如或妄動少不
為理之本和平為治之根誠宜慎之作此詔御史臺頒常必有明罰凡厥在
位知朕意焉
敘曰以宗正以勉宗族為大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
敘曰以少監李藩國子祭酒柳冕少府監張均少府監邵
為理之本和平為治之根誠宜慎之作此詔御史臺頒常必有明罰凡厥在
位知朕意焉
敘曰以宗正以勉宗族為大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
敘曰以少監李藩國子祭酒柳冕少府監張均少府監邵
為理之本和平為治之根誠宜慎之作此詔御史臺頒常必有明罰凡厥在
位知朕意焉
敘曰以宗正以勉宗族為大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
敘曰以少監李藩國子祭酒柳冕少府監張均少府監邵
為理之本和平為治之根誠宜慎之作此詔御史臺頒常必有明罰凡厥在
位知朕意焉
敘曰以宗正以勉宗族為大子右庶子司農少卿皇甫惟明
敘曰以少監李藩國子祭酒柳冕少府監張均少府監邵

豈曰和均之道宰正少細優劣等名行早著朝廷所推各效一官已經四載超能者爲副令詳條奏取當其才用之無廢一日又從佳者多久滯若編方爲進階但須慎守吾當縱其能如或躁求是招其敗事則不逆謙而必通凡今庶僚各務家積之事也卿等比來請官又示百寮詩之宰臣李林甫等奏曰昔先帝訓飭垂于方冊示顯近未及天下兼皇宣布中外帝手詔謂百司公座入擁行至或肩伯會日旦又以當國事人厥力聖躬慰貴走戒于聊示庭訓何足以宣布中外耶

二十九年十二月帝謂新授刺史縣令等曰卿等須因內寮並應當衆所薦言可優也宜委至懷政事務朝恩若此不亦厚歟以卿等若能之使百姓安悅必在過時期次不復泊乎辭勉分師古前規即副今日朝廷初到郡縣便速問詢遠近風俗疾苦以安危

及刺史各宜訓勵所部使奉科條交貢合之[illegible]
清白明著政理殊尤者具以名聞必加褒賜厚遺行行兵興已來人
紀綱初復刑憲其官人犯贓經恩免罪者並宜申報
中書門下及州司不得容其却回受[illegible]
文武之臣中外戮力今天下既定崇儉抑貪[illegible]
絕至於祝宦宴會皆宜明慎刑典勉勵寮[illegible]
[illegible]宗元和四年正月以左司郎中鄭敏使淮南[illegible]
崔元使浙西新吏部郎中孟簡使江南兼[illegible]
以裴武使[illegible]
用度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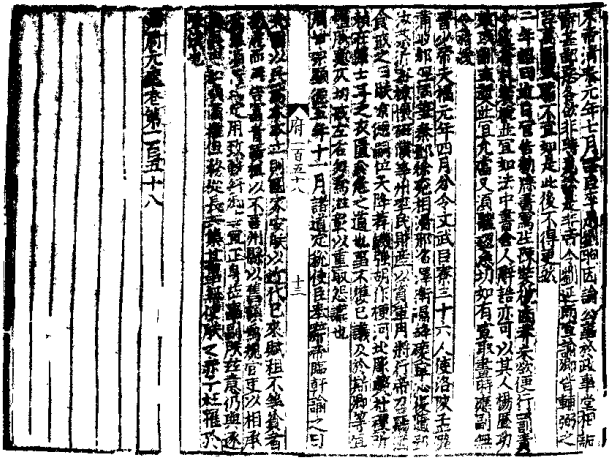
開成元年四月庚午朝召御史中丞李訓兵部尚書李石戶部王起禮部侍郎高鍇鹽鐵使判官李遠司農卿李珏等各問本司事訖日暮乃罷在朝官數人而已

十二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謇奏請官吏犯贓滿錢數一貫以上並處死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得公卿之力內外乂安人用和樂每念理道常懼不及況刑罰之間尤宜詳慎比者用法頗重人或抵罪情實可憫朕甚悼之自今已後應犯贓者宜減死一等長流遠處

十三年正月庚子御史中丞狄兼謇奏請官吏犯贓錢滿一貫以上並處死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得公卿之力內外乂安人用和樂每念理道常懼不及況刑罰之間尤宜詳慎比者用法頗重人或抵罪情實可憫朕甚悼之自今已後應犯贓者宜減死一等長流遠處

四年四月壬戌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得公卿之力內外乂安人用和樂每念理道常懼不及況刑罰之間尤宜詳慎比者用法頗重人或抵罪情實可憫朕甚悼之自今已後應犯贓者宜減死一等長流遠處

會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得公卿之力內外乂安人用和樂每念理道常懼不及況刑罰之間尤宜詳慎比者用法頗重人或抵罪情實可憫朕甚悼之自今已後應犯贓者宜減死一等長流遠處



革弊

春秋傳曰上思利民忠也竭神納言善之長也善不謀其者必僨事更張之乃可救也蓋政而不行其害心慢命廢弛之乃可理也若太宰殆禹之相繼也守一道而成和年遂三載史主勲祀稱焉文夏之忠商之質周之文若循環然迭興以救其弊蓋不得以雖治世者其道同雖亂世者其道異故變而通之治世者其道同雖亂世者其道異故變而通之治世者其道同雖亂世者其道異故變而通之

北以不通詔
年正月戊寅詔曰國政之興起於三委民非德罔之與徒務
九邪所繇自今國議秘機及名將乳子弱冠並一皆禁之
有以大臣親戚及藩鎮子弟不在此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欲[illegible]宮鄉村長三年其此情遠[illegible]戰止十不言一役有
救論外屬主妻及隊伍父母[illegible]職有[illegible]於斯[illegible]化自今
已後勿復更然有司[illegible]深察事[illegible]
十七年二月壬子詔曰[illegible]於封禪後聖恩[illegible]
處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上古[illegible]
幸[illegible]
辰博子[illegible]
王為[illegible]
原[illegible]
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宗神龍元年九月壬午制曰在外百官僧尼之家百姓家打二腰鼓煩作衆人際重即城鄉遠轍直經之宮殿中門車馬之從以為恪例所以戒士奉志夫子遠行豚刀大鑿先訓用清繩直矩看經坐禪事切驅馳傷風害政更期勿革其諸司百官及僧尼等今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檢校如有犯者先決一百仍令所在官司門外枷令三日其京城門外亦令金吾檢校

九月甲寅詔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戒以其死亡者有利於生業故也近代已來共行奢靡遂相倣效浸成恪俗喪葬之家務為高大廣事墳壟崇飾棺槨窮極雕鏤金玉珠寶多以送終或則規模園陵下宅於地甚為不可其王公已下及百官等宜各準令式其墳墓之內不得輒有修造其送葬之物不得用金銀及珠玉銅鐵等仍令所司作法禁斷其有違者隨事科罪

田園名為下賤又盜葬墓內者即須倍徵令入官物其見在墳墓之內有先用金銀及珠玉者不在禁限

景龍二年正月丙辰制曰帝王之政必在風俗男女別深慕禮教至如剋定婦人久未復並近令檢括已入坡廣仍示懲使又如聞蕃戚豪貴之家尚因循舊俗或引尼道士入宅設斎行香其事既虛其費實廣宜令所司嚴加禁斷如更違犯科罪不輕

自今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如有犯者先決一百

十一月乙未詔曰糧氏貝引本為正法仁主護持先去邪道天竺聖言乃為善行百王長教懸記於後明主所不存惡事遂成流弊深乖聖教宜令禁斷其有僧尼不依法律輒於私家聚集者並勒還俗仍令所在官司嚴加捉搦

開元二年正月丙寅詔曰自古帝王皆以厚葬為戒以其死亡者有利於生業故也近代已來共行奢靡遂相倣效浸成恪俗喪葬之家務為高大廣事墳壟崇飾棺槨窮極雕鏤金玉珠寶多以送終或則規模園陵下宅於地甚為不可其王公已下及百官等宜各準令式其墳墓之內不得輒有修造其送葬之物不得用金銀及珠玉銅鐵等仍令所司作法禁斷其有違者隨事科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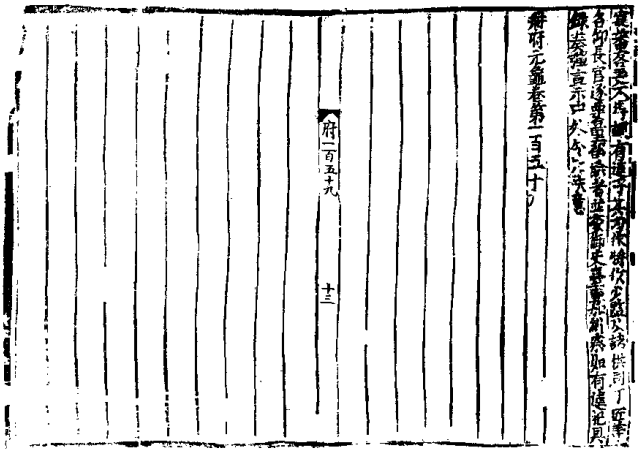
田園名為下賤又盜葬墓內者即須倍徵令入官物其見在墳墓之內有先用金銀及珠玉者不在禁限

開元二年正月丙寅制曰帝王之政必在風俗男女別深慕禮教至如剋定婦人久未復並近令檢括已入坡廣仍示懲使又如聞蕃戚豪貴之家尚因循舊俗或引尼道士入宅設斎行香其事既虛其費實廣宜令所司嚴加禁斷如更違犯科罪不輕

自今已後不得更然仍令御史金吾嚴加捉搦如有犯者先決一百

[illegible]年七月丙寅詔曰朕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正風俗院先知此奏故令重其事不慮人來訪二十餘載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部

革弊第一

唐德宗大曆十四年五月癸亥朔改元建中赦天下

自艱難已來田宅踰制車服僭侈所司詳前代格勑明立法度王公百官凡有營造車服器物並請計料其數與本司長官商量裁減然後聞奏其有因緣貴勢不在此限

建中元年正月丙申朔上御丹鳳門大赦改元天下百姓今年正賦及逋懸殘欠一切蠲免

二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三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四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五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六月己巳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七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八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九月己未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一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二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二年正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二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三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四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五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六月己巳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七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八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九月己未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一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二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三年正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二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三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四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五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六月己巳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七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八月己丑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九月己未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一月己卯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十二月己酉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與億兆同臻富壽而教化未洽理道多虧上天降災人用交困永言罪己載軫于懷其京城內及畿縣應緣今年正月已前所欠青苗地頭錢粟及草等並宜放免

九月丙申以前檢校右僕射兼太子賓客致仕李渤為太子賓客分司渤自以門族清華少年登第歷踐臺閣出為藩守入為侍臣及致仕之日以太子賓客分司恩禮優異故有是命

十月丙寅以前檢校右僕射兼太子賓客致仕李渤為太子賓客分司渤自以門族清華少年登第歷踐臺閣出為藩守入為侍臣及致仕之日以太子賓客分司恩禮優異故有是命

十一月己巳以前檢校右僕射兼太子賓客致仕李渤為太子賓客分司渤自以門族清華少年登第歷踐臺閣出為藩守入為侍臣及致仕之日以太子賓客分司恩禮優異故有是命

十二月己巳以前檢校右僕射兼太子賓客致仕李渤為太子賓客分司渤自以門族清華少年登第歷踐臺閣出為藩守入為侍臣及致仕之日以太子賓客分司恩禮優異故有是命

府　百六十　三

錢給中人每至之與又遣驛吏被往來私馬驛吏既馬求駄厚者免之謂為時弊

十三年十二月辛亥朔左右龍武六軍及威遠營應納器甲共一十八萬事訖安置庫內各委本軍具姓名牒送所屬

五六萬至有特其多數安處關閭與不給衛以錢代行朝之例

鄰戶至是禁絕

十四年二月壬子詔如聞諸道州府長吏到任及受代之時多收羨餘以為進奉或因替代情託便獲除正額兩錢不出差科宜令今後有此色並勒收元額為定

穆宗元和十五年正月辛丑即位二月丁丑敕諸道如聞度支鹽鐵轉運等所在縣令百姓每年輸稅之外更加雜配名目不少其間最為蠹弊者有白著青苗地頭等錢元和初減放一半今聞並未蠲免宜令所在長吏即與除放

宮苑使等不得奏請有此色物當日勒罷州縣不得更有進獻

文宗以寶曆二年十二月乙巳即位庚申敕曰蓋君天下者莫

府　百六十　四

尚乎宗儉德治乎因循遂使以瑞木為祥識而違天故堅祖之誡以薄葬為尊文帝之訓以儉德為貴有周下不重發墓而漢文不給葬以顯薄遺使內難前君之仇恥遵德儉光之哀敬而殷殷大臣皇親無異言則載沉輕至于再三以國宗社之安以吉凶之事所從來尊所從順庶幾殷周之政安人之術焉朕纘承丕緒夙夜祗懼永惟理道之要在於愛人愛人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先在於去奢去奢之要在於正己正己之術在於任賢任賢之方在於聽斷聽斷之理在於虛心虛心之道在於納諫納諫之誠在於開廣開廣之義在於博見博見之術在於詢事詢事之要在於考古考古之法在於鑒今鑒今之務在於審察審察之方在於至公至公之理在於無我無我之德在於不惑不惑之事在於知人知人之難在於聽言聽言之術在於觀行觀行之要在於考績考績之法在於明賞明賞之義在於必罰必罰之誡在於無私無私之本

百中外慶抒凡有觀之風復行於今矣

大和二年十月勅嶺南福建桂管觀察南等道百姓郡縣吏

勅：「前後勅制，處分重疊，非不分明，近日南中行李无志，等輒云奏致數實至多冒今本道舉行元和四年閏三月五日及八年九月十八日勅文切勿約勅逐道各差判官一人專知即定名聞奏如已後發遣當重加貶降。

五年十月中書門下奏應屬軍諸使內外百司要支戶部錢物及諸監院處內并諸州縣收公主邑司等將雜官與所由等准承前例皆令先居役名勘隸州府依自役限已後事或因循多無報名私自補置從之。

敬宗寶曆元年大和三年前後赦令約勅皆令條流及勅名額奏所司並來遵行若無名額者深須有釐革況聖王在上百度惟新內外百司悉心奉法改更制置今止其所在等若又擬置者生司由蘇息幸令本道本使本司勘會據元

勅元管額合役及擅置雜料人員擬名補置平月鄉里分析聞奏無水不得更有影占自此之後有逃死補置者初一年與替人名依額聞奏其役名限勅下三箇月內聞奏違左者仍簿其軍將統押錄一切委本軍將統押訖具數聞奏其餘諸司諸使並令御史臺勾當依限申奏仍加勘察勿許因循從之

七年七月勅諸道如有長堤水旱州府應破及不存濟爲遂近所知者除朝廷特有借賜外餘不得自請賞設錢物及諸道戎帥除替後倉庫便舊後人賞設三軍頒賜新使正日皆有留別賞給自行私惠須至勅章向後諸道節度觀察使除替後正須待新使到交割不得更有留別

九年十二月丁丑東川勘奏度隅宿奏准勅禁斷印曆日版綱南雨川及淮南道宜以成印曆日每歲雨天皇大天奏頒下新曆其印曆已前天下有私版模之道故命禁之

開成元年正月戊辰勅度支自此後不得收貯村木如或宣索即以其直市供諸色所用亦如之

十二月戊申詔曰：雖商賈因緣齊肩高頭命使以賜財入蕃使奏與私觀官人宣停別與錢五千貫文令度支分付交寫定例

二年十月詔天后所撰十二字並加書其本字

十二月丁未詔曰：制服輕重必貨典禮如聞往者對馬常爲公主服三年緣情之義殊非敦睦遠經之制今乃聞知宜令行改

三年九月癸未詔曰：左右神策所委將吏改轉比多行隊中書門下奉宸覆奏處置訖今已後宜令重司一聞奏狀到中書受後勘進奏自開成初置人表官名不先聞奏輒有改動無

虛白至是方授掌之

四年六月七日中書門下奏請停掌廚掖錢官從之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敕節文每有過表文應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惜百姓夫商賈配民產酒食利率所由墨敗害人莫斯爲甚宜委本道觀察使勘當量輕大小及道路要緊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剩使前任臺省官不乘驛騎者許量事供給其越便之留州留使錢充傳至事終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歷並同入已贓論仍委出使檢舉聞奏

宣宗大中四年五月勅史部奏天所在物產自有時價官人買賣合准土宜近日稍承皆是供應戶貧農戶多是富家州縣科差盡歸貴戶不均善理爲弊頗深自此已後委觀察使嚴加禁革並禁斷切應諸道州府尚有此色諸色除諸州府勘會量

細申奏以憑料理從之
六年十二月勅唯開元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及大和八年二月十三日勅文條耳稱兇先決四十敘後依法勘當訖日無良之徒事關請屬務要物擾皆為抱兇及令推窮若是虛妄若不止絕轉恣兇狂宜自今後應有人欲請事自委有必有道理即任三請關及經臺府被訴當為盡理推勘不令受冤更不得輒有告訐詐稱有兇者便准前勅處分後配流遠惡敢有違理亦不為申明知情故縱者與同罪仍委御史臺察訪聞奏
一敕則三更不了玄相繼藏上下如分權衡生靈甚斯為甚自今後仰長吏選清謹官吏充主納仍須嚴立條制以防姦濫兼其逃色所納加耗申奏當吉宜守於朝章力田者宜準於王制苟容徵倖必乱規繩務關富戶田畴多被權豪脅取不敢納役貧下者更代征徭轉致貶損最為疲弊須令均濟稱慊良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誡租庸使孔謙停租庸名額依舊為逋欠戶部度支三司委吏豆盧革判中書門下兼監臨商販司司若租庸院大稔官出收糴至榮澤戶括田畝一頃收糴錢物充租庸院大稔官出收糴至榮澤戶括田畝一頃收糴錢物充租庸院今後糴却還州府不得公解錢物充被租庸院一切管係今後糴却還州府不得斛斛率百姓先遇災傷放租庸逋欠及諸道州縣不得差人告河南府及諸道催此旅行從之
九月都官員外郎于鄴奏請指揮不得書劵券買良人從之

二年六月詔以僧尼不守佛教有違條制宜令還俗其僧尼不願還俗者並勒毀之
三年八月以山南西道戶狀稱今年有不種於國為慶於民者六事咸命除之
是月帝聞蠶婦初為之間父母皆病有疾以竹竿遞致新食父病者之側出嬉女父母有疾夫家亦不令知聞哀哭奔喪者勒曰万物之中人最為貴百行之內孝道為先凡厥庶民事親如此無行被日月何以立身夔父損於國化全由於長史昔西門豹傳以鼠竊狗偷投巫百姓保其子之愛絕河伯之風變南方之俗宜令逐處觀察使勸史丁寧曉告自今後父母疾病有疾者並須日夕專切不離左右看侍使子奉其父母疾病侍其尊幼弟不憚於諸兄姪不怠於諸父如或不修敦睦者

者則病小者不動侍奉子女弟姪並加嚴罰出嫁女父母有疾不令知者當罪其夫及其舅姑
閏八月吏部中何澄請廢戶部獨給紙筆物日月流行之弊王人僉萬之家施總頻奇無盡力役唯忠孝二柄可以獲救戶部若獨給綱行深為繫事昨者所為地圖方域版圖重疊上供州郡之中皆須廢散而循舉陳藏東並勒廢停今此停歸其合更改添新紙宜令則去
四年六月乙酉以天成纘紹之初曾降勅應隋舊所有稅賦負訖委各衙當議蠲除俾行貴積之恩以報惟新之命自後

何彼爲此慢肆敢方令陷臣例許昇轉且聞亂離之前諸節度
職掌兵馬一旦或因立效或因恩許奏乞起復每使
不過千數人委重旌節之不踰自餘率已一準此例若以此
每將去任還朝不需至於守闕準庫部格上祝慶假例須
聞劇職奏請天命少則三二百通多則五六百過三公入座
之秩性貪有吝金玉惡蚊不關於小節賊吏於此之中猶多譏
議帝知其事故令止之

長興二年七月勑諸道州縣官吏如有能招攜戶口墾闢荒田
者限已前行伯懷驅百令人戶貿易充納且徵租稅仍賜
勑所務事準人安不必急徵暴斂況累降勑命非不丁寧只緣
規程勿令廳管此後為徵科事辦亦不關於本州不得申奏如
違限猶慢即准令條處分其逃移人戶所得流民死客於
公私者且勿追擾如能招得流民死客於
勑戶人既出課利二年四月更詔罷州縣官到任後準數為比額

五月詔曰近聞百官朝參等或親屬內職或勳列華臣或宣徽君
長或勾當公事經由例禁干擾假託親嫌或潛
申意旨請驅使者並宜令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殺罰人錢聖
求滿人不敢如違職事吏自倚人情只仰城替人苗關上請長
吏到兩月庫殺滿入更加一年候替人却令依舊
末帝清泰二年四月敕開奇巧淫技悖慢物貨並先
皆王常戒其事既蒙垂示小臣御物方乃知其微致之端深
看之漸期窮無消減盡秘之原每務實以去華期化民成
俗近者諸色造革雕鏤刻作組織之異曾經禁止而
歎踰違至再繫行責於遵守今後此色裝請勒不得進奉所司

司不得糾繩凍

唐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戌勑曰國家以一從一偏
尊天地尊君臣所由繫焉有違慢之科不赦僭差之罪
當如聞近來犯者頗加刑責
二年九月勑作步驗高澗素伏戎鄉近年已來土與之家死災
之時當務救濟之日被諸色人等作鎮求高價貨物伏乞
與降勑文特行止絕或所在官吏擅有邀求不與貴糶因仗勢
豪猾致滋事端所陳章疏頗正時風宜下有司永令止絕
十月詳定院奏前定州節度使王晏球兼北海郡王食邑五件可
二其一云伏見諸道行遣公事皆有前後通規定如俊所由置
遞行脚力每過縣令備遣從來所有緊程熟馬遞近日州使
將差牽攏散從承符步探官下諸道州縣人等作事
又或縱使使者事則一件使乃五人七人非唯剝削於

貴鎮拜頒賜皆其官吏先須商量分配事理當低高若人如此數
則特望條貫考定作朔額減分或依公期頭有簿章請行典法
其二曰自前兩稅徵財一正三限條流官司催勘之威期過
長科徵之罪苟非水旱敗田分未登有不了之州何須是不
太康倉廩自有採訪行謀則固作逐年全充乾恤之心但依負來
之意分配所由等不令虧擾貴非理煩繼則級破家情則逃役自
今後伏乞只憑各處細數斟酌即委知州取朔司申聞勘會
以明同異若實有逃移限滿請依當州指揮會其逃之名特乞蠲
復若諸色人等余錢貿易不在此例其逃移者仍委地鄰保識
請為免當望聯地行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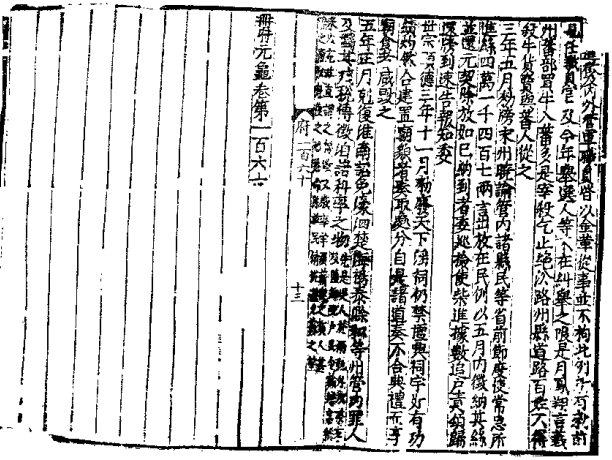
少帝開運二年秋左諫議大夫李元龜奏請禁止天下僧尼典
院舍從之

宋高祖天福十二年左衛將軍韓昭胤奏臣伏見天下鼓鑄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六十一

帝王部

命使

周官小行人之職達六節辯五物以周知天下之故其往也皇華以遣之其還也歌四牡以勞之蓋所以重君命之言敬使役之勤斯古道也得非王者九重之深御四海之廣慮下情之未達觀物之失所繇史採其風或賦任若乃察詰浮辭方言殊訓邪孤窮辱奉專對不辱使命之美有載文詠焉天災流行或推揚禍之恩或奉申寵之與斯皆因時制以釋政治者也

周平王四十九年使凡伯聘魯

桓王六年使南季聘魯

十二年使宰渠伯糾聘魯

十三年使仍叔之子來聘魯

漢武帝　元狩元年詔曰朕嘉孝弟力田哀夫老者哉孤孫代父先意承志哀悼不及朕甚憐之賜其父後爵一級加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年八十以上米人三石有冤失職不得自言郡縣長吏以聞縣道官具為報

六年有司請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各有分職分土而治分民而守各修其職以順天子不修其職則有誅絀之罰所以勸善而明惡也今陛下躬親萬事勞心苦體思索事情以教導百姓上下交通情意不壅天下和洽政事咸理德惠流洋施及方外遠國之君蠻夷之長莫不重譯款塞奉幣請見願為藩臣受正朔服色以時朝享天子建德如天施恩如地合符厚德動溢四極自書契以來未有盛於今者也臣愚以為陛下即位之初躬行節儉以為天下先出入禁門與眾庶同之宮人不得文繡金銀錦繡之飾以章儉德化天下使黎民興於敦樸之行而無巧偽之心也

元鼎二年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大禽獸眾有山林陂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淮流民未盡還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論告所欲元元重聞吏民振救飢民免其貧者具為奏言

天漢二年秋赤眉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illegible]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昭帝始元元年九月遣故建節王尊等五人循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宣帝本始元年正月遣使者持節詣郡國二千石諭以養民而

使者之任也故有循行風俗考察政治黜陟有功以厲羣吏能稱厥職者上丞相御史

甘露三年夏詔曰朕奉承鴻業未能宣德化以和天下間者連年不登民多困乏郡國或地震山崩水泉涌出災異之發以戒朕躬朕甚懼焉公卿大夫其悉心明政以匡朕之不逮

元帝初元二年九月詔曰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京師雖大禽獸猶有山林陂澤之饒與民共之今水潦移於江淮流民未盡還飢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論告所欲元元重聞吏民振救飢民免其貧者具為奏言

天漢二年秋赤眉琅邪群盜徐勃等阻山攻城[illegible]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

初元元年九月遣故建節王尊等五人循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持節行郡國舉賢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

宣帝本始元年正月遣使者持節詣郡國二千石諭牧養民而

風德化

元康四年正月詔曰朕承先帝之重統理羣生宗廟戴戴兢兢靡有逸豫動而思慮靜而計議天地之戒不知所蹤跡乎田作特朕憂農桑之業務在安集臨治光祿大夫侍郎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困乏失職之民延登賢俊招選顯明因覽觀風俗以自考正其有政治清平惠於民者賜爵關內侯金二十斤或加賜帛其茂才異等各以名聞

鴻嘉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惟思安民之道間者陰陽不調災異數見朕之不德既已戒之矣公卿大夫其悉心明政以匡朕之不逮

建昭四年夏四月詔曰朕承先帝之休烈夙夜惟思安民之道間者陰陽不調災異

問者陰陽不調風雨不時行失序百姓饑饉盜賊並興失業臨遭誅滅
博士賈捐等二十一人施行天下存問者又蠲賑貧乏困絕之家賜
之人牛戒謂博士之指謂九卿其即意每尽使使緩刑教化
成者也建昭三年九月詔曰朕奉承天地之心流恤人民夕至并
夏未聞元元蒙重災繇者或貴官猥衆不務省事或奢侈罷
吏未盡其心歟大水至東海郡尤甚其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至河之郡
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祿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至河之郡
水所災傷困乏不能自存者
永始二年秋關東大水流民歎入函谷天并關口五阮關者
元嘉元年春二月詔曰陛下夙承天地懼保宗廟明有所敬德不敏
綏和二年秋七月詔曰朕承天地懼保宗廟明有所敬德不敏
哀帝建平三輔三河弘農潁川大旱郡國十四大饑
建平二年夏大旱
元壽二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蝕之詔曰天誡內動變異外
永始三年春正月己卯朔日有蝕之詔曰天誡內動變異外
苦民困吏治煩擾百姓愁怨之所致也
惟民之失職臨遭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存問者貧民所疾
苦民困吏治煩擾百姓愁怨之所致也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遣謁大夫行三輔三輔舉賢良以元壽二年
元始元年正月遣謁大夫行三輔舉賢良以元壽二年
二年九月使謁者大司馬四十四人持節行邊兵勒習戰陣
陛下光天假以鉞威勒習戰陣四年遣使者分行天下
四年遣太僕王惲等八人置副假節分行天下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使太中大夫伏湛持節安輯青徐荊揚
建武二年

二十九年二月遣使者巡行郡國
定帝延光三年遣侍御史分行冀兗二州災害貧餓流亡
順帝漢安元年八月遣侍中杜喬光祿大夫周舉守光祿大夫
郡國馬災害色蝗螟周刺班等八人分行州郡察問風化
雹傷稼
建寧元年正月詔曰朕西濮胡張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
月已來地百八十震山谷崩裂城寺殺害民庶夷狄叛逆
震傷重數內外怨讎憧憧恐懼上下呂勿為諱
靈帝建寧五年四月使侍御史行郡國亭部理冤枉察舉
四德
獻帝初平三年四月誅董卓遣使者張種與侍御史
八月遣太尉馬日磾及太僕趙岐持節撫慰天下
魏文帝初詔郡王遣使者循行郡國行為理治克舉者光寵之
魏明帝太和二年遣侍御史杜襲等循行郡國觀風俗勞士
之
晉武帝泰始二年春正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觀風
詔曰武帝泰始二年春正月遣兼侍中侯史光等持節四方觀風俗
俗所疾苦二年詔書曰古之王者以觀得失黜陟幽明然後
二年詔書曰古之王者以觀得失黜陟幽明然後
詔書曰古之王者以觀得失黜陟幽明然後
通上指遂命王公卿士下及庶人各使言事其有直言正諫
位皆采載如臨深谷以風聞之事不得所聞虛風流於耳目
恩信為之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盡其心
未者為之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盡其心
于一人惟敬之不易未遑下征巡省之事于二未又其何以
之今使持節侍中劉淪等循行郡國觀風俗察冤枉還以
淪等循行郡國觀風俗察冤枉還以

[illegible]史二十石長吏申論牒心訪求得失擧善糾愆觀育政
教問人間疾苦遍知其利害為王耳其擇俗政
事所禁之述順為書目其部所屬犯令為書其澤狀以上
仍貢焉為一書長陳樂和歌使年為一書每國辨與之以返命于
王春夏草前朝分宰由之還具條其事目奏于幽遠若朝行
焉大夫君子其各恪恭乃心敬乃事上長官令聞言至于幽使有
書盡之死所謂諱方觀風以俟其勉哉勖之稱職意焉
太康七年十二月遣侍御史巡檢水諸郡
循觀道政天興元年八月遣使循行郡國舉善奏事不法者親
覽察勳陟之
三年正月分命諸官循行州郡觀民風俗察冤不法
四年二月分命侍御史循行州郡觀察獄訟糾劾不法
天賜元年四月詔諸官循行郡國舉善奏事不法者親覽察獄訟糾劾不法
世祖文殷命使巡行
明元帝位詔尚書李順等分巡行諸州問民疾苦振恤
窮乏
永興三年春詔使侍中安同等巡行并定[州]及諸山居
雜胡丁零隱其資財察覈守宰不法其冤窮失職弱相侵凌
豪右不能自存者各以事聞
泰常二年春詔九州之民隔遠京邑時有寒溫水旱至不以聞
今秉作為興或有貧窮失農務者其遣使者巡行天下省諸
觀民風俗觀民疾苦守宰治行諸有不能自守皆因以聞
七年七月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觀察風俗
太武太平真君二年正月分遣侍臣巡行州郡問民疾苦
振恤
文成太安元年六月詔曰夫為治者因宜以設官職資以任術
故上下和平民無怨訟若官非其人政邪枉行則政教壅遏至

於[illegible]為思明黜陟以進治道尚書穆伏真等三十人巡行
州郡觀察風俗人其墟薄不整理田畝多荒穢侵役不時緩於
力也善者表顯良公其貪猥聚斂侵漁百姓以財也閭里空
虛民多流散則經營無方躁於公事也興作大小或不量人
力則疲於徒隸也奸吏因緣為姦以公為私也豪右兼并貧弱
失業也凡此九事皆人君之所宜深戒而為政者之所當慎
也其有問政不能自申聽使告狀使者檢治若忠信清能衆所
稱美誣告以求直反其罪使者受賕阿枉不平聽訟久而不
理其不孝父母不順尊長及妻妾分異盜賊公事以上其餘
輕事文過罪二等十一月詔分遣使者巡省風俗問民疾苦
三年十一月詔以河南牧守多不奉法致勤邪之民莫能上達
遣使者觀風察政黜陟明
四年十一月分遣侍臣循行州郡觀察風俗撫慰初附
太和二年八月分遣使者巡省考察守宰問民疾苦
六年八月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陸水之際河民租越公役不均
者聽以粟市
八年正月詔薦西公元孫尚書六職為東西二道大使擇善奏聞
十四年二月詔遣侍臣循行州郡問民疾苦
十八年冬十月分遣侍臣巡民間所疾苦
二十年十月己亥遣兼侍中張彝兼尚書李韶等分行諸州
方省察問民疾苦黜陟守宰宣揚風化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即位六月分遣侍臣巡行郡國問
民疾苦考察守令黜陟幽明求道者上聞若忠信著聞表顯其門
景明二年正月分命侍臣巡行郡國問民疾苦
親臨化未治今始覽政務義協惟新思使四方風俗寧否可分
遣大使觀察幽明

[illegible]

如有文武才用未為時知宜以擢發遷職將軍趙羅其各勉勵高
[illegible]等超倫其使人就加旌異令一行一善奬勸於人遠近宣令
[illegible]通風俗巨細必記還日奏聞無使不出戶庭坐知萬里
四年八月甲午遣十使巡省天下
六年正月遣民部尚書蘇威巡省天下
十年八月遣柱國襄陽郡公韋洸上開府東南道大使
[illegible]巡撫南方
十五年七月遣邳國公蘇威巡省江南
十七年三月遣治書侍御史柳彧等分[illegible]
十七年正月遣十六使巡省風俗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發八使巡省風俗下詔曰昔者哲王之治
天下也其在發民孚既富而教施以足故能風淳俗厚遠至
[illegible]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頃屬隋季[illegible]
[illegible]川谷壅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因徒言事前代人有覓權不能自申者聞狀理之事有不便於人及官人貪殘為患者並以狀遞日以證因若虛者反徒此類為例仍有之絕者亦量加支給在京息訟令所司量事斷徒務從簡減為意焉

六年三月幸九成宮發使存問商洛蝗傷

七年七月遣少府監裴寂使存問商洛蝗傷

八年正月遣大理少卿竇威少卿崔善為等分巡天下也內外官人有清平惠政為百姓所安者具狀以聞

九年正月詔曰昔者堯王之御天下也內列公卿外建侯伯司馬掌邦國之政司徒掌教化之典職方掌四夷之貢春官掌方岳之守故有巡狩之典黜陟幽明行人之官存乎方伯用能觀風俗之變通時雍之宜率由斯道厥典攸敘朕纘承鴻緒君臨區宇思闡政術以康庶績而比歲以來水旱為災農桑失業倉廩空虛百姓流離情深軫慮今遣大使分行四方觀察風俗申達冤屈其有官人清白惠及黎庶者具以名聞當加褒賞若貪殘不公侵漁百姓者亦以狀奏必加黜責庶令海內咸知朕意

十一年十一月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崔民幹等巡省天下

十八年十一月庚辰遣使黜陟大使尚書左丞韋挺等十八人分行四方訪問高年孝悌德義之事有

二十年正月丁丑遣大理卿孫伏伽黃門侍郎崔民幹等巡省天下小大之事有便宜奏聞若政有乖違及清濁之狀亦以聞

二十一年六月庚午遣使巡省天下

二十二年六月令陝州刺史孫伏伽於河南太子詹事張行成於河北滑州觀見父老存撫百姓賑給之

二十三年八月以晉州地震令尚書鄭中一人充使存問舍宅

高宗永徽四年十月甲辰遣使存問新豐獨木能自存者

五年六月詔王部侍郎王義往河北檢行遭水諸州之處有賑給分數因使

勞之

顯慶元年正月令宗正卿隴西郡王博乂刑部尚書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等分往諸州巡檢百姓給復之處

二年十月李許州遣少府監鄭欽泰等分往許汝州及所經

乾封元年十二月改乾封二年正月詔諸州祖考有德義為鄉閭所稱者具狀奏聞

三年八月詔分遣巡察大使與百人俱行

總章元年正月令宗正卿隴西郡王博乂刑部尚書長孫祥大理卿段寶玄等分往諸州巡檢百姓給復之處

二年十月李許州遣少府監鄭欽泰等分往許汝州及所經

儀鳳元年十二月改儀鳳二年正月詔諸州祖考有德義為鄉閭所稱者具狀奏聞

調露元年十二月改調露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永隆元年十二月改永隆二年正月改開耀元年十二月改永淳元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弘道元年十二月改弘道二年正月改嗣聖元年二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垂拱元年十二月改垂拱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永昌元年十一月改載初元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天授二年九月改天授三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如意元年五月改如意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長壽元年九月改長壽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延載元年五月改延載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證聖元年九月改證聖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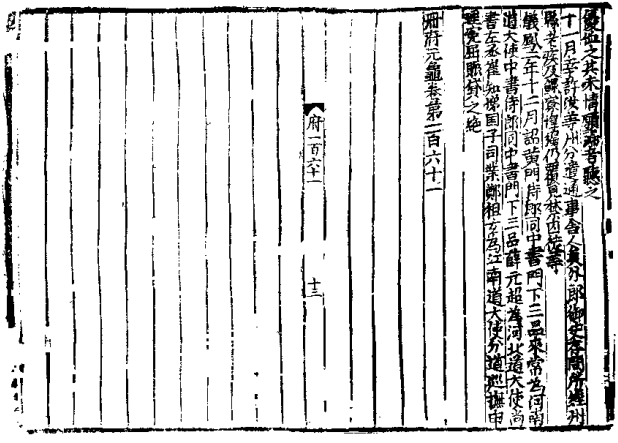
天冊萬歲元年九月改天冊萬歲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萬歲登封元年九月改萬歲登封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萬歲通天元年九月改萬歲通天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神功元年九月改神功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聖曆元年九月改聖曆二年正月詔諸州孝義及經旌表者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六十一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六十二　帝王部一百六十二

使第二

唐中宗神龍二年二月遣十使巡察風俗下制曰古之御天下者必先察風俗以黜陟幽明乾行貞性命之理儆思才職興衰之由將以明成王道保靜人刑清三微暨日者朕嗣守丕圖纂承寶曆永惟理化之本實在於茲而百姓未寧四方多闕每思共理庶績自至然命官分職各有攸司若非其人政教無由宣暢朕將大革此弊務盡其人之力豈勞親決

勸課下治若令各守土臣隨境屬部審知才行優劣分以名聞凡百牧宰治平吏人或迷於政令或失於苛暴隨事勸誡以副朕意

開元二年四月己卯初置惟海使勑是檢察諸州山川重複交阻道路險遠百姓或有疾苦不能自申使人或頗致勞擾宜令按察使用心訪問如聞所聽採訪使多令判官分道巡察事既煩擾人亦勞弊自今以後不得更令判官巡察

五年二月癸酉朔宣明王澤布告天下應緣軍興及水旱處委按察使與刺史縣令商量處置使得其宜務令優恤

十年正月甲子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一年五月命左拾遺內供奉張九齡等分往河南河北檢察水災

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四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五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六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七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八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九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七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八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二百九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二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三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四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五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六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三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四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五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六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七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八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七十九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八十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八十一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縣令親自慮囚疏決冤滯

三百八十二年正月丙寅朔以久雨令按察使與刺史

[illegible]河南府法曹參軍元將伐太原前期[illegible]
[illegible]貴冬寒未利深長安縣主簿李[illegible]
[illegible]鎮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河南數州亦有水損百姓等皆事關軍儲或關供給所宜
聞之遽應須賑濟便宜事勢實合奏聞
四月以久旱命大夫卿士各舉堪任理道者一人仍令
道宜應職給仍令監察史錄其名聞
二十二年二月壬寅詔曰秦州地實襟喉每切念恤何以
撫安地在輔弼朝之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杜暹等十人往諸
道採訪黜陟使御史中丞魏知古為河南道採訪使
侍御史李尚隱為河北道採訪使左拾遺崔隱甫為
河東道採訪使禮部侍郎徐堅為淮南道採訪使
太常少卿韋湊為山南東道採訪使李朝隱為隴右道採訪使
秘書少監王丘為劍南道採訪使吏部郎中盧從愿為
關內道採訪使戶部侍郎宇文融為河東道採訪使
長史崔沔為隴右道採訪處置使

西都庶等同大使中仙客為河西道採訪使益州長史韋抗為
南節度副大使玉昇為劍南道採訪使荊州長史韓朝宗為山
南道採訪使潤州刺史劉日正為江南道採訪使秦州刺史裴
敦復為隴右道採訪使梁州刺史宋璟為河北道採訪使
州刺史張嘉貞為江南道採訪使詔曰百念蒼生必編於天
下自古良牧福備則於京師所以歷選列城事求連率豈徒刺
察將委弼朝歟大夫檢校御史中丞關內宿衛國之爪牙
國風綱紀所司是深釐貴兼茂威實通於理道益藉簡於公心
或華疑不實或曲直難分或軟懦而吏或不能或不便
數州失於綏救遂令能勿勇敢而吏或凶良不仁或不安不便
誠須矯過必在伏罪而前此使輩不無郎官監察時務於總
權小物情未令修舉却用使人或言於事煩擾或
期望云自朝今既各膺重寄加於通財以竭庶官之源當同大
中之義若今行一道則及萬人朕所殷官以庶能若朝之優狹

上歸令衆言可復也宜副朕懷

十一月閏令監察事中章抗巡關內道中書舍人李彭年巡河南
道並與采訪處置使及所由長官商量回日奏聞
二十九年五月命大理卿崔翹尚書右丞蔣挺等十人往諸
道巡察中書侍郎張說中書舍人張九齡等分行天下詔曰三載考績以鑒黜陟
廢茲事體大致理之由既受命皇猷臨御寰宇一物有所
不安痛在編氓千萬方無忘於心而宇宙之內官吏至多懼有政失其
宜即為人害要使翹等或未廉有無或身自流濁或通於理道動
是公心偏於情故或當委官如興政之道國之所務苟有不
當州府有勤人須年使巨例皆通狀其盛善者多有請求為選調
之資不善者以凡碌見輕若委課之數若此衙命豈副虛懷
等所至之州宜以宣慰意其百姓間事或有須量事者宜與所
由長官商量處置回日聞奏其官吏中有貪暴私及犯名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以敦睦親族不有其人執司將命遵郎尚書僕射等光宣清節經通大方各識前言備聞時政或久應任使參於人後之列或風儀秀出冠冕四方或文章清麗流芳一代或識洞內外或才兼文武或歷典藩維或職參機務或道高物表或名重朝端或南北使臣或東西道帥或出入禁闥或周旋宮掖或參贊軍謀或參詳國政或出入中外或歷踐清華或久在班列或新登貴仕或舊為名流或素為時輩或有德有行或有才有識或有文有學或有風有采或有聲有望或有位有人或有事有績或有名有實或有家有門或有子有孫或有兄有弟或有親有舊或有故有新或有始有終或有善有惡或有是有非或有得有失或有毀有譽或有用有捨或有行有藏或有默有語或有語有默或有用有行或有行有用或有藏有捨或有捨有藏或有語有默或有默有語

今二年連兵不解已虛四境雖本非侵已我作滋人而事有重
勞且深罪已惟以厭兵之意昨者安定城陳宥之由貴州入而
則不動天威何事總統諸軍以為前驅乎今朝廷以為前
新特使往來調度平戎自應懾服其首領者改正梅佳祈
事機方一理失中一夫不獲則以亂天謹致人和伴代子言
其任良簡重今門下侍郎平章事劉復充山南東西副使
江西鄂岳招討使東西道建議南幸宣慰安撫使同平章
軍國事劉岳充副使從行其安撫事務悉聽便宜
安危繫心中無異論遂而不疑無疑而不加其請通行
有司毋敢掣肘別條狀聞當時優恤百姓而救人饑寒一切
權事緩急切交通變而與長吏商議務令便宜止歸劃
一月以事中杜讓爲兼御史中丞充江淮宣慰使

十月辛丑朔江淮宣慰使同知樞密院事脫歡等言
近行河東宣慰使
十一月丁丑以燕南監察御史劉敏爲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副使
十二月丁丑以燕南監察御史劉敏爲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
副使
元貞元年二月遣江淮宣慰使都元帥阿剌罕等分道宣撫
都元帥府自揚州渡江南征
八年八月詔曰朕以薄德忝於人上勤精兵數度征雖
不動天威或聞氣作奮然興起致罪而誠
陳天命施於河洛是以遣有水火既濟之象
慶澤宣流於江淮之間其江淮行省官吏軍民
賜田百頃或二百頃所不及
詔與民休息減免差役
九年正月詔曰朕惟天下之民父母之也父母之於子
而六朱時旦暮必使江淮等處

酬申光救等以左丞行省湖南道宣慰使
十一月辛丑朔江淮行省左丞相阿剌罕等言
年以江淮租賦常足支征戍費使其平均大
詔曰朕惟
元和四年正月以災革命左司郎中獨孤使
尹毅武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
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
使江西鄂岳等道宣撫

若有是命遣起居舍人徙何范陽以其新朱克融為節鎮州
殺部度使田弘正表至又以造為鎮州四面招討使等宰臣裴度
遍宣詔勞定等宰臣慰諭
文宗大和三年正月癸丑詔議大祀眷以慕使召對於延英
九月命監察御史孟琯往淮南祈雨
五年七月甲申詔曰蓋天之降災祥惟如何各惟厥事乃者兵革
連歲黎庶用窮朕德不敏上干天和災沴荐臻多歲旱甚深惕懼
罔知感通五事致咎此方何罪況我農桑傷損欲良深宜令戶部
中使馳方充兩川宣慰使
開成元年二月庚寅中書門下奏准敕文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給事
中盧鈞司農卿李珏史部郎中崔珙左太常少卿盧貞刑部郎
中房直温分命之
三年八月丁酉詔曰大河北岸連歲水災東至於海南及淮甸數州

近以水潦暴至堤防潰溢既漂廬舍復稼穡田宜令所司速加賑
恤冷或生業蕩盡或屢收索然困餒屬時豈能自濟是用勤恤
政子中謀令故遣使臣詳問疾苦紓其塗炭之苦申以勞來
之方勉諭師徒安存孤老將我惠澤與蘇疲人宜令給事中盧
弘宣往許鄭滑鄆曹濮等道宣慰所部郎中崔瑤往山南等道
鄂岳等道宣慰所自君臨馭求理道當恕一物失所每以
萬姓為心誠無感通時有災害夙夜慙悼不知所然宜示蕩方
翕然協和命使宣慰其侵漁多方貸以種糧速定復布告
無令展轉
昭宗天復二年三月詔遣諫議大夫張顥宗翰林侍講學士
兵部侍郎知制誥崔凝分道宣慰河東河中鳳翔邠寧鄜坊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三月癸丑遣侯奉官曹敬彰往南
晉高祖天福六年冬十月丁亥朔遣鴻臚少卿薛融將作少監
霍彥威領軍儀將軍安彥召駿衛將軍田敬于滑濮鄆四

州撫問水害稼穡若安撫百姓
周世宗顯德元年八月以渭州編戶皆以雨水害稼上詩遣兵
部郎中麻麟等二十三人分案之

文帝元年以高帝在真定西鄙置中山國以王諸侯時秉權柄定其疑貳宜皇陽寵之詔汝相陳平衆可便尊者平言陛下新即位未知人心願得親將太中大夫酈商將軍呂禄子也賜他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賊高皇帝制王之子言王者王諸侯棄外老坟墓子代道里遠遂蔽蔑隔不幸數喪昆弟王者王諸侯棄外老坟墓子代道里遠遂蔽蔑隔不幸數喪昆弟高皇帝哀憐士民以故不誅王王即棄礼義自帝其意欲以邀利中國間者聞王發兵以擊長沙邊境長沙邊境又非有秦時南海尉任囂之比也故興師遣將以征討王王即發兵

五年四月河西大將軍竇憲遣使貢獻帝賜報璽書金二
斤錦綵綿四百匹後數歲五郡太守共紙厲兵馬上疏請師期以
討隗囂帝深美其勳賜以金璽盛以赤囊圖及太史公五宗世家
玉版列其封爵文曰皇帝璽書賜大將軍竇憲每有國家大慮
輒以問憲憲數陳謀策多見納用及憲出擊匈奴北單于遠遁
乃刻石勒銘燕然山而還
和帝永元元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不德
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
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
諱
二年冬十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三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五年四月河西大將軍竇憲遣使貢獻帝賜報璽書金二
斤錦綵綿四百匹後數歲五郡太守共紙厲兵馬上疏請師期以
討隗囂帝深美其勳賜以金璽盛以赤囊圖及太史公五宗世家
玉版列其封爵文曰皇帝璽書賜大將軍竇憲每有國家大慮
輒以問憲憲數陳謀策多見納用及憲出擊匈奴北單于遠遁
乃刻石勒銘燕然山而還
和帝永元元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不德
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
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
諱
二年冬十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三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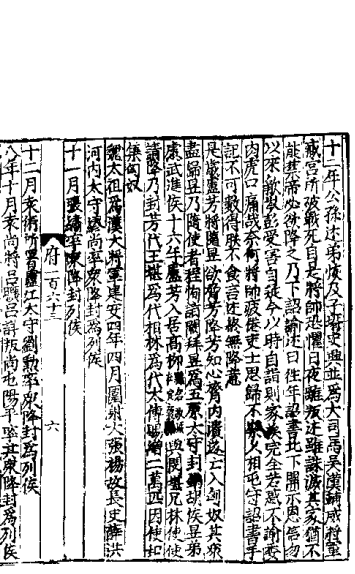
五年四月河西大將軍竇憲遣使貢獻帝賜報璽書金二
斤錦綵綿四百匹後數歲五郡太守共紙厲兵馬上疏請師期以
討隗囂帝深美其勳賜以金璽盛以赤囊圖及太史公五宗世家
玉版列其封爵文曰皇帝璽書賜大將軍竇憲每有國家大慮
輒以問憲憲數陳謀策多見納用及憲出擊匈奴北單于遠遁
乃刻石勒銘燕然山而還
和帝永元元年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不德
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
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
諱
二年冬十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三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戰戰兢兢夙夜匪寧
而陰陽錯謬寒暑違節災異之發必因事類朕之過歟公卿
百寮其各悉心正議無有所諱

長者務於和之開而數召吉與謀軍事幼不前使來見視後踰
遣大常侯使來獻玉汗血馬還書召吉宋都護與將信書伝
後位號不詳也以漢文吏號義理故後漢書不知以不通略言
則事不法今若末手復還相見幼時居漢家

十二年公孫述弟恢及子詩史興並爲大司馬吳漢誅滅蜀平
惠言所破戰死自老將帥迭懼日夜離叛述雖誅其家猶不
能禁落必得之乃下詔諭述曰往年發書且下關示恩信而
以來歙駢彭受害當復令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意不諭委
肉虎口痛哉悉有將帥破從吏士思歸本業父母妻子
起不可數得既來無食言述欲降方降知心實內懷疑云入朝奴其衆
盡留並乃隨使者程恂詣闕拜並爲太守封鄧侯授其弟
康武進侯十六年廬芳入告高帥呂鮪反圍兄林使使
請降乃封芳代王堪爲代相林爲代大傅鮪爲二萬匹因楚把
梁文祖爲漢大將軍東安四年四月圍梁大破揚汝長史薛洪
河內太守侯苞並降封爲列侯
十一月更繕平東將軍降封列侯

府　百六十二　六

十二月朱浮爲幽州刺史守廣陽王劉嘉爲上谷太守劉
八年十月朱浮將吕鮪反陽北降其衆降封爲列侯
十年正月朱浮大將偏將軍張堪等攻殺彭并弟高奇二郡烏
九郡等皆其縣降封爲列侯
四月黑山賊率其衆十餘萬降封爲列侯
十三年七月太祖征劉表率其子琮潮北襲破大將軍劉
越從事中郎韓嵩東曹掾傅巽等琮荊州歸太祖後太祖軍到襄
陽琮舉州太祖以琮爲青州刺史封列侯琮侯者十五人
魏略光祿勳韓暨曰劉大耳以英雄待中國先向袁今主人
官又以表大將文聘爲江夏太守使統本兵
十六年十月孔揚秋擁兵據守梁國太祖圍揚秋揚秋棄城
二十年十月侯選聚眾攻殺譙縣令擁兵自守選及李堪皆有衆
及李堪皆降東人安平之利各有衆十餘家以城降



十一年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
十一月張魯自巴中將其餘衆降封魯及五子皆爲列侯
文帝初爲魏王正始元年五月胡山賊率王屋等降封
封列侯
七月魯將楊昂率其衆降封昂爲都亭侯
建興八年魏將王雙率衆降降封雙爲列侯
建興九年魏將費曜率衆降降封曜爲列侯
建興十年魏將高翔率衆降降封翔爲列侯
建興十一年魏將吳班率衆降降封班爲列侯
建興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建興十三年魏將馬忠率衆降降封忠爲列侯
延熙元年魏將夏侯霸率衆降降封霸爲列侯
延熙十年魏將胡濟率衆降降封濟爲列侯
延熙十一年魏將句安李歸率衆降降封安爲列侯
延熙十二年魏將王含率衆降降封含爲列侯
延熙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六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六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六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六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六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六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六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六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六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六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七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七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七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七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七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七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七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七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七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七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八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八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八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八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八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八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八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八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八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八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九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九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九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九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九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九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九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九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九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九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二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三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四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五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六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七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八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一百九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二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三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四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五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六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七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八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二百九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二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三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四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五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六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七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八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三百九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二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三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四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五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六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七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八十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四百九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百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百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百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百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百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百九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一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二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三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四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五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六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七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八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百十九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一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二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三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四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五年魏將張翼率衆降降封翼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六年魏將廖化率衆降降封化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七年魏將董厥率衆降降封厥爲列侯
延熙五百二十八年魏將張嶷率衆降降封嶷

剌郡山王師方振膺破氛寡馬襲高祥肇擾奔敗虎旦逐元鎮尸縣血流也小子震疊厥師猛銳驅羅威震長驅惟率土英非王臣師十室之邑忠信有餘人長矣況皆王之黨同爰爰徐戎始開示以昭國誠勉思變化無滯風邪巴蜀豺虎士民諸為所劫迫公恤已下皆悉東手

是年魏與太守申徵求朝拜搜船搦東在禮請中朝簽兒就遷未在西平上庸郡郡到至安漢弱所攻以其郡西屬縣為附至固使領上庸都尉至安漢弱所攻以其郡西屬黃初中徙使來還詔加以兒散號加儀同拜魏興太守封侯後與新城太守孟達不和數上言達有貳心外與及達反能絕間道使報不到孟死後僞詔促兒司馬宣王勒使來朝敢有是命兒有大義不從宣王達之意遂發兵反

晉武帝太康元年遼東太守公孫淵遣使奉表貢馬詔敞之曰告遼東玄菟樂浪校尉知淵頃所以不即誅滅者以海水隔遠恐致驚擾使百姓不安故權時羈縻以觀後效而淵悖慢滋甚分裂州郡自置官司又先人父祖名為藩臣而淵僭擬王者車旗服章礼物有加天子郊祀之事又淵所置遼東太守綦毋邃等到官不復承用詔書所言也今遣使者兼太常張敞兼侍中衛瓘兼大鴻臚邵訪兼廷尉張斐等持節策命淵為大司馬樂浪公開府儀同三司假黃鉞領護烏桓校尉如故淵其祗順典命恭承王度以保福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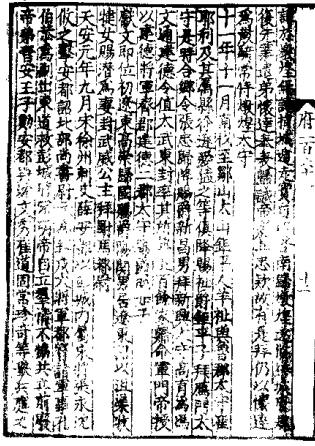
晉安帝義熙初劉牢之既殺王恭又以其舉兵不義遣古成詵等傳檄京口討牢之牢之懼率其子弟及將吏北走江南海岸有萬里之限足以自固無故委之以資敵之利計莫出此而牢之父子及將吏皆不悟相與就死其故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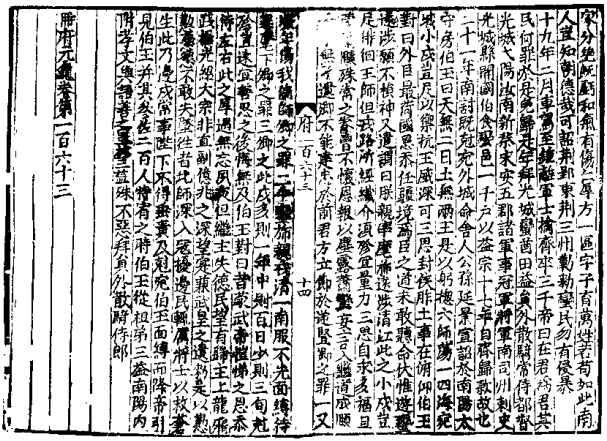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乙巳詔曰夫設險守國蓋有前典故鎮軍將軍汝陰侯孫無終忠貞為上將畏天知命冰壺襟懷淵然蒙眾遠鄙大國難敵子去辭榮就遐其無以加之其以壹為使持節都督青冀幽并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青州刺史東萊郡開國公食邑如故

[illegible]父朝雪春秋所美賞能歸漢使以殊[illegible]今國威遠震漢六合方[illegible]恭承[illegible]遐[illegible]以與首向王化[illegible]恭稽服萬里[illegible]義[illegible]
史師戰亟加[illegible]邊[illegible]其[illegible]位[illegible]使[illegible]慶[illegible]威[illegible]遠[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曾[illegible]賜[illegible]以與[illegible]寫[illegible]使[illegible]節[illegible]幕[illegible]等[illegible]慶[illegible]式[illegible]州[illegible]請[illegible]軍[illegible]南[illegible]中[illegible]行[illegible]封[illegible]定
[illegible]等[illegible]使[illegible]將[illegible]以[illegible]便[illegible]從[illegible]事[illegible]宜[illegible]行[illegible]後[illegible]上[illegible]奉[illegible]命[illegible]未[illegible]至[illegible]與[illegible]為[illegible]下[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殺
十月丁亥詔曰昔皇帝明王靜亂濟世修文定武殊塗[illegible]戴
[illegible]同[illegible]軌[illegible]是[illegible]或[illegible]棄[illegible]干[illegible]戚[illegible]以[illegible]訓[illegible]不[illegible]庭[illegible]或[illegible]陳[illegible]旅[illegible]以[illegible]威[illegible]暴[illegible]慢[illegible]其[illegible]於[illegible]愛[illegible]
民[illegible]國[illegible]棄[illegible]德[illegible]慕[illegible]義[illegible]先[illegible]脩[illegible]文[illegible]教[illegible]示[illegible]之[illegible]孰[illegible]儀[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已[illegible]然[illegible]後[illegible]用[illegible]兵[illegible]此
[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同[illegible]也[illegible]昔[illegible]秦[illegible]分[illegible]離[illegible]九[illegible]土[illegible]與[illegible]賢[illegible]制[illegible]侯[illegible]樹[illegible]秉[illegible]閥[illegible]作[illegible]楨
三[illegible]祖[illegible]纘[illegible]亨[illegible]中[illegible]夏[illegible]日[illegible]不[illegible]暇[illegible]給[illegible]遑[illegible]遑[illegible]慕[illegible]世[illegible]宇[illegible]經[illegible]營[illegible]四[illegible]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輔[illegible]忠[illegible]武[illegible]侯[illegible]發[illegible]跡[illegible]四[illegible]方[illegible]拓[illegible]定[illegible][illegible]蜀[illegible]復[illegible]不[illegible]淺[illegible]將[illegible]一[illegible]征[illegible]而[illegible]克[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表[illegible]擊[illegible]政[illegible]刑[illegible]荒[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定[illegible]孫[illegible]恪[illegible]無[illegible]援[illegible]交[illegible]判[illegible]楊[illegible][illegible]雖[illegible]然[illegible]向[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師[illegible]三[illegible]郡[illegible]萬[illegible]里[illegible]歸[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州[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
請[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吳[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業[illegible][illegible]歲[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助[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六十三

招懷第二

按親宜武軍開元二年正月青州刺史裴叔業遣子弟之及兗州刺史韋抗遣子萬壽入質上親御承天門樓宣示之曰卿等明知天子之尊不可以輕犯而卿等各擁強兵據有州郡不能自安而遣子弟入質朕之所以待卿等者豈有異乎卿等宜各自思之

二年二月青州刺史裴叔業遣其子萬壽入質上親御承天門樓宣示之曰卿等明知天子之尊不可以輕犯而卿等各擁強兵據有州郡不能自安而遣子弟入質朕之所以待卿等者豈有異乎卿等宜各自思之

三年三月南部陽王慶宗以樂高祖所克復業叔其子慶

西鄙梁普二年梁將王辯遣使來附以琳為大將軍後周太祖為西魏丞相敗齊神武於沙苑東魏河北郡守裴果等率其宗黨歸關中太祖以果為河北郡守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吃列伏龍仕東魏為大都督汝南之敗隨例來降太祖以其豪門解禮遇之仍以邵郡公女妻之

史臣侯莫陳崇涼甘三州諸軍事鎮渭州以所領冠後安撫之弓矢節鉞賞其便宜行事太祖即以所部

武候大將軍是月以和州刺杜伏威為淮南道安撫大使和州總管伏威大業末越江東以為東道大總管封楚王太宗之圍王世充遣使招之伏威請降故有是拜

三年正月徐州總管李世勣於賓建德中自拔來歸帝大喜遣使迎勞之詔授徐州總管上柱國萊國公尋加右武候大將軍改封曹國公勣字懋功姓徐賜姓李氏賜田五十頃甲第一區

三月以右領軍將軍李高遷為右衛將軍封永山郡王

四月戊午太宗討劉武周于柏壁其將尉遲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敬德馳入休帝擊金剛大破之追奔至于介休乃還率文士及任城王道宗等往諭敬德遂率城來降太宗大悅賜以

曲宴授秦府統軍

六月以和州總管淮南道安撫大使檢伏威為魏管江南諸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令上柱國封吳王食邑五千戶賜姓李氏附屬籍

七月王世充右武衛將軍田社閻采降帝嘉之特加賞賚

九月甲午王世充將張鎮州來降拜左傳將軍封黃國公食邑三千戶

戊申高開道遣使來降乃下詔曰發慮敘功有國典訓任賢賞善列代通規隋煬無道高開道家本遊獵志懷慢慢有隋之末州境賊殘招集使旅自保燕薊窮荒代民吏肅清倉庫空竭煬帝徵遼機變蜂起開道乘此時運糾合驍雄攻城野戰所向摧破威震燕趙名聞遐邇歸誠款附者日至相繼而來前後所獲不可勝計自頃以來東夏大定開道孤立窮城勢不能久遂乃翻然改悟以戎旗之命善用超常級可使持節總管北燕州諸軍事燕州總管加授上柱國賜姓李氏上籍宗正封

昌平郡王食邑五千戶

其月王世充隋州刺史右領仲達以三州之地來降拜仲達為上柱國賜食邑三千戶其子行規為隋州總管行儉息州刺史四年正月實建德行臺尚書令朝大恩以太安鎮來降詔曰

唐遣著於王事制云為使能有國通典朝大恩仕因隋官更改

父降結甲察被輯寧遭境既而阻險戎寇自保方滿未獲朝覲因遇王政推破山寇尊事徽猷廣抗號庭公申誠節虔義定本宜疊龍命因其所統即加榮秩可使持節代州諸軍事代州總管如故上柱國封定襄郡王食邑五千戶賜姓李氏尚結宗正

五月庚辰明公新春等四郡之地歸國并夷州刺史封常郡公

是月實建德所署右僕射裴矩將建德之妻及傳國等八璽來降封魏安昌縣公

六月海州賊臧君相以五州求降拜海州總管

八月詔曰三楚之地江山退阻五嶺之表經營遐曠負固自隋失馭盜賊交侵聲教莫通方隅坦然隔絕宇宙土崩人神道喪而江淮之派威阻寇戎國馬之鄉未聞征討五武敷將軍黃國公張鎮州大將軍合浦縣公張知略二方首款享投歷任忠

展誠效績宇州里鎮州可淮南道行軍總管酌略可領南道行軍總管以安撫之

九月甲子偽吳王汪華以歙歙五州之地來降華隋大盜汪寶僭之孫子也大業末為山賊有兵一万至是拜歙州總管封越國公丁卯文登賊帥淳于難軍來降以其地為登州拜難登州刺史上柱國封梁國公食邑三百戶

十一月遣安撫大使李靖伯嘉南諸州皆下之詔冀州道行臺兵部尚書劉黑闥據集冀南

十五年二月江南賊帥張善安以度志等五州之地來降拜洪州總管邵國公

四月隋鴈門郡丞真定穿越關林之地來降以長真鴈門郡為長真州縣令真定穿越關林之地來降以長真鴈門郡為長真州縣令

同日生當為天子不肯入朝隋帝討之屢陣林敏勉猛力率以長真等討突厥有功隋帝大悅賜以金甲寶劍良馬錦袍仍令侍衛左右

[illegible]從之遂為帝臣之拜為[illegible]州大[illegible]年[illegible]遣[illegible]表[illegible]安撫大使還隋七以其地歸於[illegible]鐵帥五郡之衆攻立和於父[illegible]至是來降文帝之遣[illegible]通也

五月[illegible]月丁酉隋[illegible]陽公[illegible]為南[illegible]總管

是年七月丁酉隋[illegible]陽公[illegible]為南[illegible]總管

地為高麗等八州仍授[illegible]高州經管累封國公拜其子智戴者州刺史留[illegible]東合州刺史華[illegible]封益國公益卒嗣為引兵而還[illegible]之新會其孫融[illegible]初仕曜州刺史其子[illegible]為妻[illegible]為南[illegible]自[illegible]至[illegible]代為牧守隋末[illegible]遂守沈資潮及[illegible]攻擊破之因共奔[illegible]州西[illegible]并[illegible]梧南牧[illegible]至是來[illegible]義[illegible]

[illegible]李勣[illegible]營[illegible]中[illegible]衆所得[illegible]縣安[illegible]選補

立和隋大業末為交趾太守隋煬遂以州[illegible]鎮及銃平和以[illegible]南之地歸國詔使李道裕即授上柱國譙國公交州總管和[illegible]司馬[illegible]廉率[illegible]表請入朝詔許之

楊素仁大業末為宇文化及所署[illegible]郡[illegible]守[illegible]縣[illegible]將元寶藏[illegible]魏郡會行人[illegible]說下[illegible]寶藏執素仁送[illegible]京師[illegible]封[illegible]魏國之拜黃門侍郎[illegible]封[illegible]魏國之

李襲志隋末封始安郡公守本郡經二年而無[illegible]援卒為[illegible]銃所[illegible]銃署為[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從桂州總管[illegible]德[illegible]為[illegible]書令[illegible]志乃率[illegible]說[illegible]南首領[illegible]隨永平郡守李光度[illegible]之歸國高祖又[illegible]遣[illegible]志[illegible]說[illegible]南[illegible]嶺[illegible]之[illegible]嶺[illegible]四[illegible]遣[illegible]志[illegible]說[illegible]諭[illegible]之宗姓[illegible]異[illegible]皆[illegible]一[illegible]家[illegible]第[illegible]並[illegible]立[illegible]效[illegible]又分遣[illegible]宣[illegible]論[illegible]諸[illegible]州[illegible]請[illegible]率[illegible]土[illegible]歸[illegible]附[illegible]詔[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子[illegible]為[illegible]刺[illegible]史[illegible]

[illegible]隋煬俱[illegible]服誠[illegible]續[illegible]所[illegible]嘉[illegible]歎不能已[illegible]已今並入朝[illegible]親[illegible]者於[illegible]正張長邊住[illegible]隋[illegible]太守天下大亂遂所[illegible]各[illegible]有[illegible]部[illegible]結為兄以[illegible]固[illegible]守[illegible]疆[illegible]境[illegible]為[illegible]利[illegible]非[illegible]勝[illegible]及義[illegible]起[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歸[illegible]附

高祖[illegible]等[illegible]使[illegible]至[illegible]大[illegible]禄[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封[illegible]安[illegible]化[illegible]郡[illegible]公

李[illegible]隋末為[illegible]州[illegible]總管[illegible]開[illegible]高祖[illegible]將[illegible]徵[illegible]請[illegible]管[illegible]屬[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管[illegible]

[illegible]賊耳字文化及[illegible]自古[illegible]從[illegible]吾[illegible]皆[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虐[illegible]起[illegible]兵[illegible]事[illegible]年[illegible]眾[illegible]望[illegible]入[illegible]據[illegible]有[illegible]自古[illegible]從[illegible]吾[illegible]皆[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虐[illegible]起[illegible]兵[illegible]事[illegible]年[illegible]眾[illegible]望[illegible]入[illegible]據[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徽[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鄱[illegible]率[illegible]表[illegible]歸[illegible]國[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封[illegible]王[illegible]賜[illegible]姓[illegible]李[illegible]氏[illegible]

[illegible]帶[illegible]辯[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言[illegible]隋[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東[illegible]都[illegible]及[illegible]王[illegible]充[illegible]僭[illegible]居[illegible]西[illegible]都[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據[illegible][illegible]疆[illegible]辯[illegible]為[illegible]謂[illegible]僞[illegible]將[illegible]楊[illegible]虔[illegible]安[illegible]等[illegible]率[illegible]衆[illegible]來[illegible]降[illegible]高[illegible]祖[illegible]大[illegible]喜[illegible]已[illegible]定[illegible]關[illegible]中[illegible]真[illegible]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慶[illegible]安[illegible]君[illegible]義[illegible]等[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入[illegible]京[illegible]奏[illegible]申[illegible]忠[illegible]款[illegible]高[illegible]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攻[illegible]洛[illegible]陽[illegible]者[illegible]今[illegible]以[illegible]書[illegible]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書[illegible]即[illegible]部[illegible]列[illegible]入[illegible]京[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高祖[illegible][illegible]隋[illegible]史[illegible]高[illegible]居[illegible]武[illegible]陽[illegible]隋[illegible]末[illegible][illegible]亂[illegible][illegible]修[illegible]

[illegible]器[illegible]械[illegible][illegible]古[illegible]城[illegible]自[illegible]保[illegible]遠[illegible]近[illegible]多[illegible]附[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仁[illegible]等[illegible]攻[illegible]之[illegible]皆[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聞[illegible]風[illegible]河[illegible]內[illegible]部[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史[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德[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世[illegible]充[illegible]所[illegible]破[illegible]育[illegible]德[illegible]以[illegible]城[illegible]降[illegible]拜[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史[illegible]

[illegible]德[illegible]尚[illegible]以[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州[illegible]皇[illegible]所[illegible]歸[illegible][illegible]學[illegible]文[illegible]及[illegible]之[illegible]亂[illegible]遂[illegible]舉[illegible]兵[illegible]以[illegible]

郡[illegible]伯[illegible]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王[illegible]侗[illegible]署[illegible]為[illegible]尤[illegible]州[illegible]總[illegible]管[illegible]沈[illegible]國[illegible]公[illegible]后[illegible]遇[illegible]世[illegible]

充[illegible][illegible]位[illegible]逐[illegible]的[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歸[illegible]國[illegible]因[illegible]授[illegible]其[illegible]本[illegible]任[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郡[illegible]公[illegible]

田[illegible]留[illegible]安[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王[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征[illegible]南[illegible]將[illegible]軍[illegible]大[illegible]破[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恣[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吾[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二[illegible]千[illegible]人[illegible]來[illegible]降[illegible]高[illegible]祖[illegible]大[illegible]悅[illegible]拜[illegible]上[illegible]柱[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華[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化[illegible]郡[illegible]公[illegible]

賜[illegible]物[illegible]七[illegible]百[illegible]段[illegible]太[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征[illegible]引為[illegible]右[illegible][illegible]軍[illegible][illegible]擊[illegible]宋[illegible]金[illegible]剛[illegible]徐[illegible]圓[illegible]朗[illegible]皆[illegible]

有[illegible]軟功

太宗[illegible][illegible]觀[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五[illegible]月[illegible]七[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常[illegible]安[illegible]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部[illegible]二[illegible]千[illegible]人[illegible]來[illegible]降[illegible]高[illegible]祖[illegible]大[illegible]悅[illegible]拜[illegible]上[illegible]柱[illegible]國[illegible]

賜[illegible]物[illegible]七[illegible]百[illegible]段[illegible]太[illegible]宗[illegible]引為[illegible]右[illegible]軍[illegible]擊[illegible]宋[illegible]金[illegible]剛[illegible]徐[illegible]圓[illegible]朗[illegible]皆[illegible]

有[illegible]軟功

太宗[illegible]觀[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五[illegible]月[illegible]七[illegible]日[illegible]常[illegible]安[illegible]城[illegible]

都[illegible]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利[illegible]可[illegible]汗[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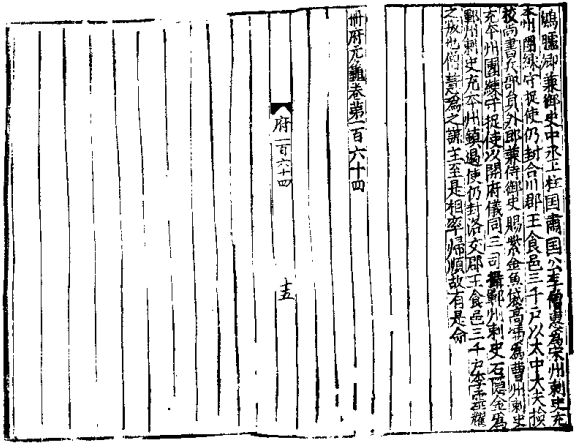
[illegible][illegible]突[illegible]厥[illegible][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必[illegible]敗[illegible]乃[illegible]率[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來[illegible]降[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入[illegible]朝[illegible]然[illegible]是[illegible]拜[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管[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公[illegible]邑[illegible]三[illegible]千[illegible]戶

陽南四十五
十月以前項為益州刺史時所阻兵吏相侵掠詔書慰勞
[illegible]
九年十二月以前項為益州刺史時所阻兵吏相侵掠詔書慰勞
近擊之帝不許因遣官分散將侍郎李公孫持節宣詔告諭所至之處悉洞開門戶以待官軍公孫述聞之大
朝帝存其城郭皆賜還安堵拜衛尉少卿
九年十二月吐谷渾王葉護可汗遣使貢獻方物并請婚
曰近以吐谷渾特其險阻寇擾邊陲若能率服永固藩
將士申效節義伐有征無戰所向摧破遠竄投荒遂自貽滅亡朝威
遠暢邊境寧靜誠宜宗室之親以鎮撫之故能威加殊俗
祀乃立為王子之大者王慕中國順附恩義故以宗室
不忘恩德敦睦之情冀之內人而結婚姻義同一家
復疑其子所部又數擾亂動干戈合行討伐兵部尚書
無隱表文述職而鎮良用於物若不至三載發使
兵部尚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丙申月甲午遣驃騎大將軍義陽王昶滑州刺史奚熙等率衆討破之斬熙首傳送京師
新造賊大將軍二人并破杏園渡口賊二千餘衆以滑州歸順
帝善之詔滑州刺史楊播鄭州刺史田益宗等慰勞之賜播帛百匹益宗帛五十匹
使加銀青光祿大夫
九月己酉敕書曰古之明主務在安人故能順物情以成其治朕君臨萬國
加以勤劬
元年建元初踐祚官海內蕭然政歸寬簡
詔曰朕以寡德嗣膺寶曆
敕曰朕以寡德嗣膺寶曆
詔曰朕以寡德嗣膺寶曆
詔曰朕以寡德嗣膺寶曆
詔



鴻臚卿兼御史中丞上柱国南国公李德良為宋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仍封合川郡王食邑三千戶以太中大夫檢校尚書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高瑀為曹州刺史充本州團練守捉使以開府儀同三司攝鄆州刺史充天平軍節度使仍封洛交郡王食邑三千戶余等並職列朝廷名高藩翰出臨方面或以親賢作鎮或以勳舊分憂之故也俾其為之講王至是相率歸順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　卷一六五　帝王部

招懷第二

帝王部　一百六十五

唐德宗建中初京州刺史駱谷劉文喜閉城拒守帝命朱泚等攻之城中將士皆愛服賜予如故

夫食貨對三百戶仍充招討使

十二月以淄青平納之降授撫密州刺史馬遂為密州刺史兼御史中丞

三年正月魏博田悅將任鄴虛偽以貴州降便授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河陽節度行軍司馬

二月以田悅將博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春卿為校右常侍兼本官賜實封二百戶觀察判官

將悅歟公逼永瑞為田悅押衙

府　百六十五　一

青光禄大夫試太常卿兼侍御史

三月田悅將貴州刺史田昂以州降授檢校右常侍兼洺州刺史御史中丞實封一百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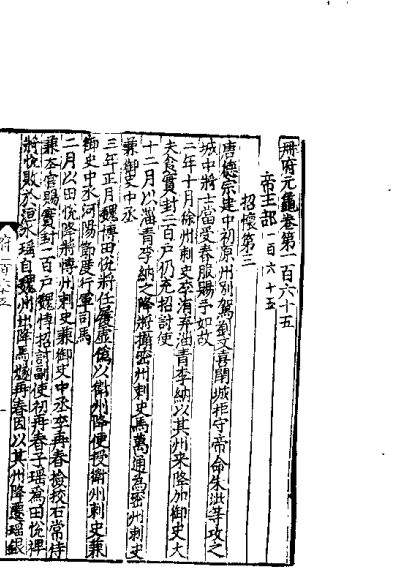
四月李納將德州刺史李士真棄城歸朝刺史李長卿降以州刺史各賞封一百戶

是月宣武軍都度副使李納之濮陽降其守將尚書右僕射平原公

七月以鳳翔軍節度掌書記授檢校祠部員外郎鄭雲逵為神策行營節度判官

大夫雲逵以朱泚偽反固出軍力遏歸京師帝嘉其忠赤超授之而

興元元年二月鎮州王武俊集三軍前鋒號詔司空張鎬侍御史大夫董晉使王進傑自行在往鎮州宣命授武俊檢校兵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三月加司空同平章事兼鎮州大都督府長史



遣鄧度往特朱泚連結回紇吐蕃共圖社稷帝不許泚又遣使者言曰願得帝親至城下拜謝帝召之泚將拜帝相與泣流涕而去

五月庚寅詔曰故平盧軍節度使青淄海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檢校司空兼侍中平章事兼侍中上柱國東平郡王食實封一千戶贈太尉侯莫陳希烈可贈太尉

府　百六十五　二

定難不能更事圓宗乘朱泚內侵遣夾入奏見宣慰使劉德信公言迫脅死狀君臣感泣以助勇氣兼為兵勢至於三軍將士皆為流涕

善守目前勿懷先知將士之意不可改移但在河中偷安朝夕據有華州俯臨寶雞宿衛京城不出數日自然瓦解

謝罪縱諸軍各歸屯所其改過之誠令其赴難之効以贖太原勃然作色俟答令坐御史大夫孔巢父等使光弼子

不得將領軍事勿動軍者將士等今仍許懷光將百人已下隨身防衛如欲使令各令自行不聽懷光若到關庭從容終始事急

龍待之初仍勿動軍到五百人已後懷光無故不令入城者即收其兵馬以備不虞

再收京城皆是此軍之力豈又遽從河北來也臺人頃賊長驅

勿擾遣迫脅無路自由等一念之痛心自咎或若君臣恩隔只為陳元一人今懷光自請入朝將將相相豈難若功臣各宜坦然裁更勿憂慮所有官爵賞罰并與名定難功臣一切如故仍推元勳超王賞與戮輔

九月詔曰朱泚受任蕃閫早著誠節委遇重寄稱兵亦當臣節以罪不相及情有可原將欲初之誤情其自新之路款迷不復固救是求蓋喪而陽阻兩方皆累數疏深懷誠省之側然良用惻歎雖將相誤惑之志固所難容以存懷柔之情未忍拒絕旦善笑人於改過禮盛於初生宜安武設抱真開示大信深加晓諭若誠心悉歸名節克敦義舉誅罪之昭書宣告兼慕威使聞之

十月李希烈據州鄧南奔盛以所部歸順和詔檢校兵部

是月詔朔方及諸軍在河中絳州等節度已來常須國難法藏厥在奉天克復逆臣圖迎急示赦以重言令勤勞情均普內濟肤危厄之旨志須以懷光背恩自生猜阻然感將士忱奮忠良厥績肇著故懷光屢陳款誠素書未數揚今將士等嚴嚴禦侮永賜富貴懷光下將士誓同拔逐請除其名衣不給帝謂之曰懷光一人及叛朔方將士累代忠義國十月詔曰厥職簡馬方失於君道兵革不息于今五年懼衆庶之勞憫征戍之事而李希烈踐義弃暴反天虐人昧景彼性

無陵于盛德有所依物不離風身故共貫若市朝之改易珠玉之隨時以物感使百姓之父母以德懷使四海之同心則外夷慕義而自至中國無為而大治宜令所司於京城東南置館以處之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祧撫育烝人夙夜祗懼罔敢寧處而兵革未息疆埸多虞將士暴骨原野生人塗炭朕之過也永言念此實切痛心頃者奉天之難朕自貶損以答天譴冀感人心庶銷災沴而逆臣朱泚僭稱大號盜有秦地將士之誤陷賊庭者皆朕之赤子雖其中有迫於威力或出於詐偽而君親之義豈可忘也今則悉已洞知其情咸赦其罪與之更始

三年二月詔曰李希烈負恩肆亂初稱有罪人民含生靈罹荼毒

而能改過自新者皆赦而不問其將士官吏百姓等一切洗滌與之

八月李懷光平詔曰國家多難二紀于茲朕纘位七年連兵五載征伐不息人用流離朕甚憫焉今三叛蠭起四海雲擾皆由朕之不德以致于此自今已後所有官吏百姓等一切洗滌與之更始其有能改過自新率先歸順者並與除罪各守封境非詔不得輒離所在長吏明加招諭宣布朕意李希烈若能歸降亦與之同赦如不改悔必加誅討

西川節度使韋皋收復成都功臣之家有為賊所污者皆不問

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祧撫育烝人夙夜祗懼罔敢寧處而兵革未息疆埸多虞將士暴骨原野生人塗炭朕之過也永言念此實切痛心頃者奉天之難朕自貶損以答天譴冀感人心庶銷災沴而逆臣朱泚僭稱大號盜有秦地將士之誤陷賊庭者皆朕之赤子雖其中有迫於威力或出於詐偽而君親之義豈可忘也今則悉已洞知其情咸赦其罪與之更始

二年二月詔曰李希烈負恩肆亂初稱有罪人民含生靈罹荼毒

初兵馬使杜文明率馬步五十人入襄州城中外出南東通衢陵
使裴勤等與將士議其代新帥文明等皆素畏文於衆上
生擒杜文明及大將馬迢將卒數百人盡殺之於衙上
平人身仇道命其部有軍將以省表聞上嘉之
詔戰備盡誠過前居已之心式化治道之義其
上生擒討士馬旭然等七百九十人宜令樊澤給衣服糧食並
放歸還并慰問將校如有宣示淮寧將士等有能向化者准
敕一切不問官爵如故其陽城未降間諜往來者並委澤設法招
所其陣上所殺人宜委所由官於闕近處差親近將軍押領
表奏及和其杜文明身首令軍中傳由已不能歸順之罪
將到日宜有處分

七月以許州刺史陸長源為汴州刺史陸州刺史
州鎮遏使李元淳為許州刺史陸州刺史
州鎮遏使李元淳為許州刺史陸州刺史

十年七月詔遣行軍司馬元誼據洛州以謀亂誼之弟詢時為
兵部員外郎素服待罪閤下帝令復職且慰諭以書諭宣
十一年九月詔義軍節度使書部盧頊為洛州刺
洛州事鳴鼓而攻窗有功也時元誼據洛州乘白於鳴鼓王處
休請入城誅之頊乃誼為謀利害誼請遣歸朝故頊不次
寬宗元和元年正月命司徒兼守司空平章事西川節度使
度使嚴礪表以梓州刺史韋皋代之皋入朝以三月丙子出
皋自以身付中使不得已而制曰我開堅祖玄元之
告有所不足誠信有所未孚勉務安人以副朕意可明
可明報之勉哉宗皇帝謚之曰元孝衡之所以孔我開
康也開府儀同三司使持節都督劍南諸軍事劍南西川
度使劍南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元臣奉天劉闢叛
於朝宰相堅勸上討之誅逆允協求之志於闕庭亦孔矣會

不知負牛羊之力觸則鬼害為物之心聞之益增慙懼
圖像祥刑誡陷我官軍殺略吏民所至燒掠無遺子起之罪
懼及婦孺歟我為人司牧有位者乎其能無改過之事
陛下之罪除百姓之害天情狀甚明人心是平
有其逃歸關隴在身官爵並削除今王師討伐悉看機
會城守已歸汉國軍將士如有能此
聲翻然改圖勇斷克敵立效者我西川節士如有能此
賞賜無疑若罪狀未悛能去逆効順者並與救錄仍
加官爵為其西川管內刺史等當其部亂敕宣慰招
而衰歲可見今能歸順如或擁立劉闢為逆初並
特加酬賞若報復厚去皇王之道吊伐所施義兵
必當悉與理從或試有狂狡衆庶征誅非無戮
在敕旨兆有所司覺悟心罪書號歸誠無辱逆亂
流亡逋藏棄棚所以明前師肅正禍亂污一切不問布
告遐邇至表此懷

九月以西川節度使李康為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劍南西川
二年十月劍州刺史張鼎為劍南西川節度使
三年六月癸亥以鹽鐵使王播為淮南節度使
四年鎮州王承宗死命其弟承元權知軍務
自古割王之有天下者懲其亂從所宜加恩生情狀則罪
有不及況故太尉兼中書令武陵郡王扶邦國勳著軍旅
義烈十紀寧武子之勤蕭何之紹封無廢焉而見
節禮以請襲位降深恩庶行中興朝典之令華茂
制生之德厚使人心感服以永保其土宇平康其士平土則並

宣各守舊官其或後賢封仍特賜士則承襲領州人情皆定
勸之若其智勇大有貢獻封者並依舊例不須奏聞如
[illegible]以所領部落背叛二領與官賜寶刺二百人仍宴錢
一萬貫文其武僚士員松州蕃望行營諸軍並不得輒有驅役
[illegible]事非機急不得差遣若有違犯[illegible]
皇王之道宣布內外咸令知悉

十一月丁未詔[illegible]州百姓等莫匪王人皆同赤子蓋
緣生業或為[illegible]急往既嗟於無告曾經編戶又慮其俱
然宜令子孫負罪逃亡[illegible]其應討伐[illegible]州等道所
[illegible]百姓使安其業公私房舍[illegible]
八年八月丁未原州戰帥張俗琦降于朔南九月辛亥以內侍
為右衛將軍府中郎同正員兼領[illegible]州司馬仍委朔方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九年十月甲子制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功豈對宜矣雪仇前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餘如故其管內四州百姓安承宗舉加安慰先是命尚書右丞崔從使鎮州期以三年朝承宗素服俟詔旨帝益勞之遂復舊命以華州刺史鄭權檢校工部尚書兼鎮州刺史充橫海軍節度德棣等景觀察使

四月甲寅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承宗男知感知信及其祈石孤等至京師請罪帝令公卿會議百官咸以為宜許其自新移鎮於德棣二州圖即兼請入管內租稅

七月癸酉承宗實封三百戶

十二月戊寅魏博及義成軍送到逆賊李師道下部知兵馬使愛侯李馬使朱溫等四十七人並從釋放仍即遣送魏博節度使田弘正收管訖

義成軍營妻孥管驛使如縣父母兄弟等並令收管訖

歸覲者仍量事優恤如縣父母兄弟有情願留及逃事主行

十四年正月淄青節度使兼侍中平章事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平盧淄青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上柱國東平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萬戶李師道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淄青節度使上柱國東平郡王食邑五千戶實封一萬戶

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五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十三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十四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十五年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六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八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九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帝王部一百六十六

招懷第四

後唐武皇大德二年三月邢州節度使安知建叛入汴軍武皇令李存孝定邢洛因授之節鉞時幽州李威與鎮州王鎔最弱中山將中分其疆土定州王郭存孝侵襲趙之南鄙又令李存信李嗣源出井陘以會之併軍攻臨城柏鄉李威救至且議旋師

乾寧元年五月鄆州節度使朱瑄爲汴軍所攻遣使來乞師武皇遣晉陽將安福順安福慶安福遷等精騎五百假道於魏州以應之

三年正月汴人大舉以攻兗鄆宋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武皇假道於魏州羅紹威信奇之乃令都指揮使李存信都指揮使安金全等以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至莘與朱瑾合勢頓挫

汴軍

四年九月河中王珂來告急至時汴軍來寇武皇遣李嗣昭將步三千以授之屯於前擊汴軍萬餘人來拒戰嗣昭擊退之

十一月武皇大舉攻汴軍於河上汴人大懼乃決河東注以限晉軍自是兩軍不復相見

天復三年梁太祖所署昭義節度使丁會以潞州歸帝納之賜甲第宅物寫晉王天祐八年正月南代至邢州遣李存璋治城攻城將史建瑭以邢州降梁太祖聞之以褐袍賜建瑭使還本鎮建瑭感恩遂盡心於梁太祖中心服之建瑭子孫因緣多難構合異圖謂天祚可以心歸謂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天命有在人事何爲

論曰夫以南陽宗室京邑英雄皆擾攘之後繼以亂離之餘能使遠者來附近者悅服者懷叛者歸之非仁義之道至德之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八年正月南代至邢州遣李存璋治城攻城將史建瑭以邢州降梁太祖聞之以褐袍賜建瑭使還本鎮建瑭感恩遂盡心於梁太祖中心服之建瑭子孫因緣多難構合異圖謂天祚可以心歸謂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天命有在人事何爲

論曰夫以南陽宗室京邑英雄皆擾攘之後繼以亂離之餘能使遠者來附近者悅服者懷叛者歸之非仁義之道至德之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八年正月南代至邢州遣李存璋治城攻城將史建瑭以邢州降梁太祖聞之以褐袍賜建瑭使還本鎮建瑭感恩遂盡心於梁太祖中心服之建瑭子孫因緣多難構合異圖謂天祚可以心歸謂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天命有在人事何爲

論曰夫以南陽宗室京邑英雄皆擾攘之後繼以亂離之餘能使遠者來附近者悅服者懷叛者歸之非仁義之道至德之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八年正月南代至邢州遣李存璋治城攻城將史建瑭以邢州降梁太祖聞之以褐袍賜建瑭使還本鎮建瑭感恩遂盡心於梁太祖中心服之建瑭子孫因緣多難構合異圖謂天祚可以心歸謂帝王可以力取殊不知天命有在人事何爲

論曰夫以南陽宗室京邑英雄皆擾攘之後繼以亂離之餘能使遠者來附近者悅服者懷叛者歸之非仁義之道至德之感其孰能與於此乎

史書亮及劉勰賊庫騎子法護轉禍為福去就安危等子去
頃伯歸義誓內備孫先智金帛貴賜是民國今三鎮叛已
及城下敢懷升鉏即遣美戰儻察所賜恩言見機知變叫同討
逆興復唐勛與金石矛盾堅名高天地同日俱亡永貽重遠
是貳先賞真言如明恭未即丹誠尚阻長塹臣察宜速耕
鋤戰柔以立功固萬歲而有日
二月南伐荊州步騎三千自豫湯關出其都指揮使張定甚宜
備諸是帝賜衣襆鞋馬額其兵為左右定霸命從蔡曹勇部將
俱勝蔡氏從蔡陂名紹史曹儒曰紹武
十二年八月次那衛治臨下之相州節度張均棄城遁去那州
節度留守帝親率六軍討之張均遁入相州城中拒守帝親率
步軍五百於城下招諭之冀知勢窮宜投重路請以城降帝
嘉之遣位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經領天平節度東南面招討等
使待以賓禮仍在諸將上

九月梁將戴思遠為滑州節時已冠襲楊思遠挾跋乘州遁去
雖旺城州城將劉重慶據之以城歸國授昇州刺史封遂州
四年二月梁將謝彥章領騎數萬逼鄆到城帝自觀州渭之
輕騎趨汶河二戰重遂盡以自固又連河水彌漫數里不限我
軍我軍之渡汶也日破雙疑之後其實工之不多彥章聚之亮鄆山
之間觀城險固有攻采者旁以書諭之曰夫相持進退貴為智士
古收同英豪今賁聚徒為敵並是沉沿喜之死地寧逃鄆州山寨聚徒為敵並是沉沿喜之死地寧逃鄆州山寨聚徒為敵並是沉沿喜之死地寧逃鄆州山寨

列布威以士家須使機而作依之龍自擒之幻歸我封疆亦請
撫綏使令慕息如懷德懷威之可免待時則與遠避兵鋒俱不
敢作亂矣況今兵士皆我赤子其中能自歸國亡當
赦行罪先釋復役使其父母兄弟皆得安居其
有不能自歸者則是其人自絕於我非我棄之也
詔曰拍據等所奏深合機略可料理其餘略同
詔曰先克自拔以為歸義之功不可以為常故
十七年秋七月梁將鄧鄧皓寇南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
謙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為刺史友謙為梁王所滅令德
逃匿梁州節度使尹皓館之友謙與梁王交惡不
能自安乃遣劉鄩與皓合兵圖友謙友謙亦遣
使李存審救同州鄩等敗走存審追擊至梁州
城下而還

府一百六十六　五

重不可勝計鄩鄧皓單騎僅免其餘將吏士卒為存審所
擒者二萬餘人

二十年四月莊宗即位制曰僖昭二帝之時黃巢
為患巢在綏懷恩加招撫令仰降附故授以節
鉞寵榮極矣恩無以報巢亦何辭焉

同光元年八月梁行營招討使王彥章自南汝率師
於陳州帝以梁軍挑戰逆彥章育發騎剽突求歸
不老人下知城庭終敢來者帝慮漢引見稱御衣金帶以賜之
翌日歸田宅于鄭以為番目部軍使兼南面招討都指揮使招
校同授守博州刺史時河北急兵王事稍稍出城迎降伏地請
死帝召問梁將何以不戰對曰王事靡盬不敢愛死帝曰
汝輩父母妻子在梁皆得保全汝輩何為出此言對曰
臣聞忠臣不事二姓烈士不更二心所事人臣之
節也何敢愛死有乃命復舊職令領本軍

府一百六十六　六

光啓元年正月帝自魏州還次於汴州大將先至汝首請死帝慰
之曰僖王誅賊重寄於卿卿能翦滅鯨鯢馬首有北帝當封汝
門懸勞兵士歡呼之聲勞動天地帝嘉之曰嗣寺皆吾赤子彼
既學秦秦路征行數十年矣不安耕織今一旦逆舉一二天下自
此休征罷戰何樂如之河朔之人復為我有矣
及已勒朕親率銳卒為汝前驅雖已罰除內外或閱其擾
賓衍招討以示綏懷諸色官員並宜仍舊各當本任各
自安居未無勞慰之虞共賭昇平之代如無良之情
便仰衆加追誅順逆行藏斷其從容證當體朕懷是月入洛偽洛
京留守河南尹張全義偽洛州刺史武及梁軍所得歸
命者例令全義安集偽洛州市趙岩梁之太原大將也梁將因牢原加撫卹天復中梁人通
晉其宿望還歸之日長民無善政無以慰安人情
梁將王彥章自汝州率兵來援帝自將逆擊於萬勝鎮大破之
梁將王檀等以兵三萬屯於胡柳陂彥章又以步騎五千營於
其南帝與諸將謀曰彥章以步騎五千營於南者蓋以為
我軍之援也若先擊之則南營之兵必走而北營之兵
亦不戰而潰矣乃先擊南營之兵大破之北營之兵果
走而彥章之軍亦潰

府一百六十六　七

梁皇甫有能單騎突陣出入者帝聞其名召之使與
其兄弟皆在梁軍中帝使人謂之曰汝能為我取汝兄
弟來當以汝為刺史有能斬梁將一人者賞錢百萬
有能斬梁將十人者賞錢千萬有能斬梁將百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人者即以梁將
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人者即以梁將之職與之
有能斬梁將十萬人者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
斬梁將百萬人者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
千萬人者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人
者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千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十萬萬萬人者
即以梁將之職與之有能斬梁將百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萬

獻從之
二年二月遣左武衛大將軍張紹慶押國信使南
五月路州城首領楊立遣子將酥奉表乞行政省帝令優恩
副使宋唐卿賫勅招撫
四年二月劉守光下妻當官貧乏有勅官員無得近者貧
敢極法相次到闕並是未來前勅處猶疑懼今御史臺共所
到官員出身歷任三代家狀約當官品秩准前勅次第當與聞
正官妻後如是偽僭朝宰相家親骨肉多於山東州府安置如此
甲家僭以者皆是本朝舊人若曾內見在班行即任便居止或
是三州名人願理本土亦依三兩日放還本貫或有本朝曾經
擬從之見時偽國宰相王鎔連傳表張格守之後也
巨富準表奏如之

之命仍委尚書令益重殿邦觀虎踞於上流行鎮吞於下瀨於是勁名郡之英選高賢之重寄頃以江州刺史王顗才非經國識昧知人徒以清白見稱遂膺委寄頃者寇盜侵軼顗不能禦備失守捍之理合貶黜以肅邊防可江州刺史降為江夏郡太守

大保使持節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寧江侯食邑萬戶

十月戊午詔曰朕以寡薄君臨萬國上不能光闡大猷下不能緝熙庶績夙夜祗懼若涉淵冰而天災屢降地變仍興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川瀆枯竭原隰焦爛農民廢業粒食將罄言念厥咎實在朕躬今分命使臣巡省風俗觀采輿謠以求民瘼其有冤滯刑政乖錯及貪殘不法為人蠹害者所在長吏以下具狀奏聞當加黜陟以申朕意

十月戊午詔曰朕以寡薄君臨萬國上不能光闡大猷下不能緝熙庶績夙夜祗懼若涉淵冰而天災屢降地變仍興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川瀆枯竭原隰焦爛農民廢業粒食將罄言念厥咎實在朕躬今分命使臣巡省風俗觀采輿謠以求民瘼其有冤滯刑政乖錯及貪殘不法為人蠹害者所在長吏以下具狀奏聞當加黜陟以申朕意

十一月丙寅詔曰朕以寡薄君臨萬國上不能光闡大猷下不能緝熙庶績夙夜祗懼若涉淵冰而天災屢降地變仍興陰陽不和水旱為沴自春徂夏雨澤愆期川瀆枯竭原隰焦爛農民廢業粒食將罄言念厥咎實在朕躬今分命使臣巡省風俗觀采輿謠以求民瘼其有冤滯刑政乖錯及貪殘不法為人蠹害者所在長吏以下具狀奏聞當加黜陟以申朕意

令勿賜爵

晉武帝泰始二年二月勅諸道州府寺務以前所有非
[illegible]

府一百六六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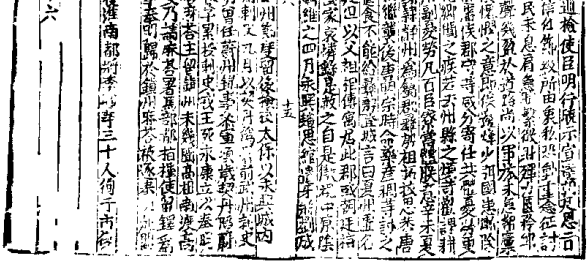
七月初既平蜀將帥各擁兵自守詔曰昔在聖人
[illegible]

十月詔曰昔在聖人[illegible]

府一百六六　十二

三年三月詔送[illegible]

李全曰遠萬郎攻三載一更古之制也嗣立以來攻討
均賑得全前代鮮有度此又豈國祖宗
獲而有異圖祖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帝王部　崇儒

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盖以君子化民貴先敦本上行下效謂之德風故君子居天下之野崇政教之本慎風俗之源厚鄉人之行美流俗之化遠陳德義以示之廣設庠序以教之則人興行善而遷於善不知爲之者也是以古之王者莫不尊師而重傅貴德而尚齒敦睦九族而天下之禮興焉

周文王模明友故舊作伐木之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漢高祖高祖紀曰八年正月封泗水亭長劉老爲壽張侯食邑八千戶初高祖爲亭長時常告歸之田老人見高祖狀貌奇異因留飲竟酒老人謂高祖曰公貴人也願以女爲公子高祖後遂娶呂公女生孝惠帝及魯元公主老人相高祖及呂公女皆大富貴老人者好相人所相貴至王侯及其子孫皆大貴

又曰十一年十月詔曰朕以眇身託於王侯之上戰戰慄慄日慮一日萬機不幸寡人無子大臣其議代者以聞大臣皆曰子孝惠仁敦慈愛天下誠歸心焉願置以爲太子高祖曰公等勉之哉吾子不肖公等置之耳呂后徐進曰願聞其說高祖曰公等皆不如也乃立孝惠爲太子

十二年十月封鄭君布爲中牟侯詔曰高祖微時有急難賴公得脫今公子有罪當坐法公其歸以除之

高祖十一年二月詔曰蓋聞有天下治海內莫大於勸善顯德褒有功賢有德所以表道德而風天下也今天下已定朕甚嘉之其令諸侯王郡守各擇吏民賢者以名聞將優寵之

十二年三月詔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耶且項籍背約而王我蜀漢迫我至此天下已定還歸故鄉而不以時定制度吾甚患之今諸侯王皆高爵重祿以奉其賢而功臣未有所加其議列侯奉邑以慰其意

文帝二年十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旅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之故也其除之

十三年十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其德厚者其祚長德薄者其祚短故天下治安之本在德德厚則福流子孫德薄則禍及其身是以明王之治務在厚德而已

景帝中元年二月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皇后親桑以供蠶事所以率先天下也其開籍田以勸農耕

後元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之故也其除之

武帝建元元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之故也其除之

元光元年五月詔曰古之立教化也以孝悌爲本而三老尤眾民所瞻仰其舉民間有孝悌力田者以勸鄉里

元朔元年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不相復樂三王不相襲禮因時而制禮隨事而設法治之所由興也其議定律令

元狩元年冬十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元鼎四年冬十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元封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太初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天漢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太始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征和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昭帝始元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宣帝地節元年夏四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元康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神爵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五鳳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甘露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黃龍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元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永光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昭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竟寧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河平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陽朔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鴻嘉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永始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元延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綏和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哀帝建平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元壽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孺子嬰初始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三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四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五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六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七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八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一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二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三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五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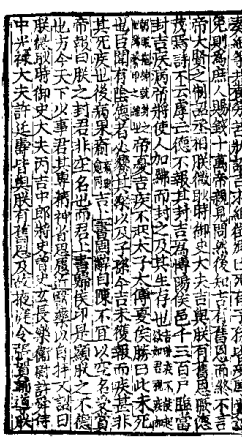
建武九十六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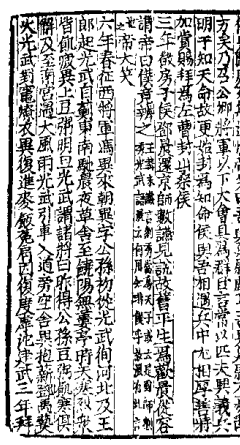
建武九十七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八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九十九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建武一百年春正月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教化天下必興孝悌崇仁義故德盛而民和行成而俗美今天下頗有不順道理之化朕甚憂之其令縣邑道德有能以教民稱者鄉嗇夫以聞





江西大納軍七年來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見我郡安得主簿此既能使中興門賜以錢數錢悉記曰貧邪無憂吾當賜卿
沈何傳詔厚慕久不報異恩首謝
十七年十月帝幸章陵脩園廟舊宅觀里廣置酒作樂賞賜
時宗室諸母因緣恣相謂語曰文叔少時謹信敦厚與人不欺曲唯
直柔耳今乃能如此邪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
之乃悉免宗室負債
起祠堂
十九年九月帝幸汝南南頓置酒會賜湍人復南頓田租
戚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井灶磑臼
重慕思念不忘日復一日安歌遠期十載乎吏人又言陛下實
有欲還南頓意故復增一歲二十六年光武延集內戚讌
會歡語諸夫人各自前言趙貴美多忌從遣亦屑出兵安皆
為息兵所誅吉其慕之後樊氏薨引見謂曰卿非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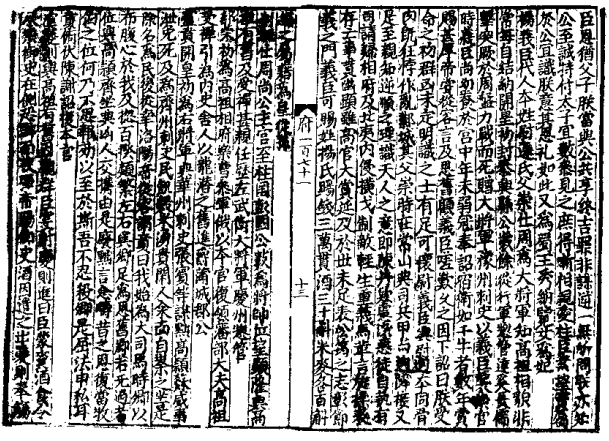
姜雍所保出還人亦懷卿之恩厚加賞賜
張元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求問元无已死
未得父客與光武同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舊已卒乃召
其子

侯霸為琅琊長安武侯之柘不將相勞苦而先外講舍光武
即位後車駕幸霸第帝勞笑曰主人得無我思乎以有賓客
故不即召耳霸因起謝曰臣以為陛下以天下為憂勞臣以
家事為念今一名遣少奧光武即位先乃笑焉
歷先子孫之名而問其家事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舊國上言有一男
子被羊裘釣澤中帝知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
後至帝坐床令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將軍侯昌等遣
侯奉書慰問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以道屈先生是以不敢驟
司馬相如上書自薦言光不合乃投札奔吳仁授曰君
房足下往至善慎足善善慎仁蛇蟲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

曰以湯餅賜太祖笑顧謂左右曰東曹掾可核歌白此家欲令我
重治君非不知此人不清良有以也我之有斐譽如人家有鹽
鉤而善損閒盜雖有小損而完我憂所以復使官鑄用如初
今使郡守乳收父母為寫仇校尉建安初察氏在冀州郡守李
本本郡察氏乳收父母為寫仇校尉建安初察氏在冀州郡守李
城破敕郡舉屠九年暫出到武安毛城中會太祖圍冀城城
其祖考而誅其父乃解放察氏遣詣太祖軍門太祖問察氏
王淩等破平長與盧植荊州刺史劉表當時除治其罪何
徒左右以米對太祖曰此子師兄子也好讀書所坐小公平教
是主者疑深為疑罪主簿
王儀以為人太祖之為布衣時常偶以奇術干武陵太祖聞而
召儀及平荊州自臨江迎儀既與語大悅表為江陵長
司馬劉表字建公為人尚書右丞太祖為司空部屬建公所舉也及太
祖為王召建公到鄴與歡講論終今日不可復作明日復建

八日當舉大王時適可作副耳王大笑
楊文為太尉物太祖微時人莫知者每往候焉文亦見而異焉
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太祖深以其言為然
任勳文帝踐祚以勳為侍中勳自以其舊在左右每有機密
之事輒與聞焉
何夔為文帝太子太傅遷大僕帝踐祚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
疾病車駕臨視夔辭位詔報曰蓋禮貴親親尊帝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治之勳焉以貴則君為師傅之重焉以賢則君有醇德之茂焉以舊則君為先帝之舊臣陛下之所敬也君之有此四美而欲遠離朕躬朕甚惑焉今君之疾非醫藥所治非祝禱所禳朕將遣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
明帝為平原侯時毋丘儉為大學及即位為尚書郎清身林立以東宮之舊甚見親待
曹爽當帝為魏太尉景初二年征遼東太子詔第子子師送過洛陽以敕帝宜為國自重慎所行動與古合帝深納其言
邴原少與同郡管寧華歆俱有德業名震鄉邑及遭黃巾之難原寧俱避地遼東歆留中國原寧在遠安居講學不廢誦讀
魏略曰原寧俱事事師學業既成原還鄉里寧留遼東
王粲為侍中博物多識舊制故事皆訪問於粲
王肅為侍中帝每有疑事輒訪問於肅
王朗為司空帝每訪以政事
王基為尚書郎帝每訪以政事
王觀為侍中帝每訪以政事
王昶為尚書帝每訪以政事
王沈為散騎常侍帝每訪以政事
王業為散騎常侍帝每訪以政事
王肅為侍中

詔悉曰鄉如何以曾映秉牛昔相里梁物相貴物有梁清
遂閉政事
李廣少為武帝所愛從行中貴人恃貴陵轢之廣不能
平為武帝所愛從行中貴人恃貴陵轢之廣不能
事李廣少



帝王部一百七十二

求舊第二

高祖為隋公入朝京師隋左衛將軍獨孤陀以親故之思見之武德元年五月即位凡有舊客故吏咸加賞擢率意進用不限階資

二年閏二月甲寅幸引見并州元從將校以下謂之曰朕起義并州以救元元之命實藉君之力也將軍勉勗對從我已三歲矣辰奉念之無忘寢食侍東都平定爲政鄉里故鄉親皆曰幸竭誠僕僕勤勞於征不次之賞今天下大定宜敘勞績使下知勸發太原定天下之根與君為幸并州今實興未動臣下何能報古者有此皆朕所不忘於是賞賚有差

三年二月幸自隋殿內少監宜寓逆自東都來奔與帝有舊引入閤內酣賜甚厚

三月戊辰隋內食令御部乳道自東都來歸弘道字大寶為殿內少監宋善之及踐祚引道在東京帝每遣門人訪其存沒聞其來也遂遣便趣勞於顯及此引見涕泣且謝龍顏在天下之先今舞蹈庭在眾人之後臣之罪也然是引入即內宴及賜晝夜久月龍賞賜寵對拜同州刺史在州甚不治理表徵拜衛尉卿加光祿卿押仍下優詔理狀無異善特令具解

孔紹安隋末為盜所獲紹安善書特令具解

勝間行來奔帝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

陳政初往隋為謁者侍中文化及之簡以為不常侍奏之懼海政歎動各為備矣然化及終亦不能有其衆化及之敗之奔竄也兵勢益弱帝遂之百舊圖其來也大悅遣使迎勞及至賜宴極

歡者久之

封倫初仕隋為長陵鎮副帝按撫使歸國拜陝州刺史封安國公帝與倫有舊因下詔曰昔在青衿同遊庠序情均友悌義結朋儔契闊戎旃備嘗艱險追想此時宛然在目往者隋政不綱天下大亂公家乃在岳州渡遠之時伯裔又同戎旅安危契闊累載同之共闊遊處觸事可想公追視前之舊歡存通疇之義契好自朝廷門聖心偏篤忠至誠以懸懷張蓮隋本陷王充及洛陽平詔徵蓮入朝以高凰羣方開大將軍帝之監都與其年老從容謂之曰公前乃漸興過衙舉曳無乃手吉耶蓮答曰臣本以相讓固請曰帝過明時願得陪奉帝頷之及為羽林將軍嘗過突厥來寇蓮年老舞冠拜將軍優以散秩

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即位九月戊戌詔為前代帝王陵寢及古賢哲名臣文武勳績著於竹帛可以激勸將來者宜加修葺并禁斷樵採仍於墓所各置守宅二家以供灑掃

貞觀十五年五月詔曰朕撫育并州道士及僧公老等二百人詣闕上表請於太原王業龍興之地營立觀宇以順幽情帝曰朕少在并州頗知其俗每年四時皆有祠祭之事或為百姓祈福或為國家報賽所以禮敬神祇蓋為此也今既平定四海天下太平百姓歡樂陛下之力也百姓幸於年年四時祭祀之事

甫除凶去暴布德行仁天下文安武事止息九夷八狄莫不來庭以至于今二十餘載豈子一人所能致此實賴天地之靈宗社之福賢人君子為朕股肱文士盡其才智武夫盡其勇力朕雖駑拙無為緣幾至道然遠祖懿親常思豐厚皇帝誡唯在延原此人情也況并部之此劍華之塞逸諸父宜自立大事引領北望感慕靜陳忽興父老之歡仰惟高祖太宗之庶內懷萬機事多繁劇百司各有所職不可以私廢公遂使骨肉之間情禮不接朕甚悼焉今為諸父別營一宅并諸王公主邸第務在豐大使得嘉辰令月合宴其中以敘親親之恩以盡家人之樂庶幾先王之遺風可以敦睦九族光示後嗣使知長幼之節上下之義永永無窮其在斯乎

十六年十一月甲子帝幸慶善宮召武功之部城立郎三時置義四鄉十女十七已上及宮側數百人賜慶善馬帝謂之曰朕幼遭隋亂亂離風水南歸不遑食以救養生百姓相見此宮先皇所居朕一生歡樂於

此傷心觸物增感因泣下霑襟群臣莫不感歎又曰今名父老皆豈少自寓劉耳又謂從昔以來時異物不能自知朕昔在隋朝五品物不可墜公等其將多有未仕朕今君臨四海亟居高列君自相遇千載一時朕與諸公並各自勉也遂賦酒盡歡其父老中或伯仲俱會或祖孫並在壽或逾百歲皆帝感理之處舉觴為各言其姓官者並加父級

二十年帝征遼東幸并州引從官及大原父老宴於汾水之東賜物有差因下詔曰大原之地興運所由汾晉之人義深惟舊自朕承統撫育黎元懷柔百蠻四海晏清風化遠感念大義之恩未嘗不在懷慨然遠慕之風同德並歡和樂淮極朕不敢忘清風由於都之教訓故能光啟大業使後世子孫追遠不忘也

徒御舞與周王之舞伐弦歌力克至於升平優游百年之樂刻勵力克至於升平優游百年之樂何去何從刻既因盡拱之顧再省創業之方周疑郊原然如瞻昔訪共父老

及長談不見所識魏后遂以與陛郎彼故人漢室因而式宴前王是日衣錦晝遊父老攜扶觀者填路於此是用昇陳隋德於中庭宴娛終日於是父老頓首言曰大王起自布衣為天下除殘去暴功德巍巍比隆於湯武湯武之後有桀紂大王之後有隋煬大王之德過湯武桀紂遠矣湯武之前有軒轅大王之後有隋煬大王之德過軒轅遠矣軒轅以來未有如大王之盛者也願大王萬歲萬萬歲帝聞之流涕謂群臣曰父老之言朕豈敢當朕之所為蓋天地之所為也朕之所為蓋宗廟之靈也朕之所為蓋群臣之力也朕何德之有焉

二十一年閏月儀同三司高士廉黃門侍郎王珪侍中魏徵中書令房玄齡侍中杜如晦兵部尚書李靖吏部尚書侯君集右衛大將軍薛萬徹右武侯大將軍尉遲敬德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右衛大將軍秦叔寶左武侯大將軍段志玄右屯衛大將軍張公謹右領軍大將軍劉弘基左屯衛大將軍張亮右武侯將軍柴紹左武衛將軍長孫順德左屯衛將軍劉政會右武衛將軍馮立右武衛將軍李大亮右衛將軍牛進達右武衛將軍李道宗左驍衛將軍李孝恭右驍衛將軍殿中監姜謙太子詹事李綱太子少師于志寧太子少傅蕭瑀太子賓客竇威太子賓客蕭德言太子賓客虞世南秦王府記室房玄齡秦王府兵曹參軍杜如晦秦王府車騎將軍尉遲敬德秦王府左三統軍秦叔寶秦王府左二統軍程知節秦王府右三統軍段志玄秦王府右二統軍劉弘基秦王府左一護軍張公謹秦王府右一護軍侯君集秦王府左一副護軍殷開山秦王府右一副護軍薛萬徹秦王府左一親事帥秦王府右一親事帥秦王府左一翊衛秦王府右一翊衛秦王府左一勳侯秦王府右一勳侯秦王府左一親勳秦王府右一親勳秦王府左一翊府秦王府右一翊府秦王府左一勳府秦王府右一勳府秦王府左一武騎秦王府右一武騎秦王府左一武候秦王府右一武候秦王府左一領軍秦王府右一領軍秦王府左一執戟秦王府右一執戟秦王府左一執仗秦王府右一執仗秦王府左一典戎秦王府右一典戎秦王府左一執衣秦王府右一執衣秦王府左一執食秦王府右一執食秦王府左一執藥秦王府右一執藥秦王府左一執乘秦王府右一執乘秦王府左一執馬秦王府右一執馬秦王府左一執鷹秦王府右一執鷹秦王府左一執狗秦王府右一執狗秦王府左一執鞍秦王府右一執鞍秦王府左一執弓秦王府右一執弓秦王府左一執矢秦王府右一執矢秦王府左一執刀秦王府右一執刀秦王府左一執盾秦王府右一執盾秦王府左一執槊秦王府右一執槊秦王府左一執幡秦王府右一執幡秦王府左一執旗秦王府右一執旗秦王府左一執鼓秦王府右一執鼓秦王府左一執鉦秦王府右一執鉦秦王府左一執鐸秦王府右一執鐸秦王府左一執鐃秦王府右一執鐃秦王府左一執鈸秦王府右一執鈸秦王府左一執鐲秦王府右一執鐲秦王府左一執鐘秦王府右一執鐘秦王府左一執磬秦王府右一執磬秦王府左一執簫秦王府右一執簫秦王府左一執笛秦王府右一執笛秦王府左一執篪秦王府右一執篪秦王府左一執塤秦王府右一執塤秦王府左一執篴秦王府右一執篴秦王府左一執笙秦王府右一執笙秦王府左一執竽秦王府右一執竽秦王府左一執巢秦王府右一執巢秦王府左一執籥秦王府右一執籥秦王府左一執管秦王府右一執管秦王府左一執琴秦王府右一執琴秦王府左一執瑟秦王府右一執瑟秦王府左一執柷秦王府右一執柷秦王府左一執敔秦王府右一執敔秦王府左一執壎秦王府右一執壎秦王府左一執篪秦王府右一執篪秦王府左一執塤秦王府右一執塤秦王府左一執篴秦王府右一執篴秦王府左一執笙秦王府右一執笙秦王府左一執竽秦王府右一執竽秦王府左一執巢秦王府右一執巢秦王府左一執籥秦王府右一執籥秦王府左一執管秦王府右一執管秦王府左一執琴秦王府右一執琴秦王府左一執瑟秦王府右一執瑟秦王府左一執柷秦王府右一執柷秦王府左一執敔秦王府右一執敔

[府一百七十二]

[illegible]大曆一[illegible]兒於濮[illegible]丁卯故遣陳觀[illegible]意善居加食[illegible]奉表陳謝[illegible]
[illegible]就焉如此及至[illegible]疾詔令高手醫[illegible]救療中使[illegible]問不絕
[illegible]年八十八帝甚哀惜之[illegible]流涕
張後裔初在大原信[illegible]經史自觀[illegible]為當王諮議從王入朝
[illegible]被[illegible]見[illegible]鎮[illegible]後裔因表言[illegible]下[illegible]問[illegible]
[illegible]經何經當問[illegible]下[illegible]對曰孝[illegible]
[illegible]得[illegible]
家德業天下[illegible]
後[illegible]
之[illegible]
[illegible]
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未至而楊次公州脈今其職司法遽疑之尋依勅放于嶺表而嘉禾已死帝即位以播邵謁庶復宮焉

玄宗初在春宮者無寧為國子司業蕭太子侍讀及即位遷郎中侍講恩禮尤厚以師傅恩賜常侍仍請國子祭酒封國公賜食三百戶

開元二年八月詔曰昨聞士之生代皆於學館中於學終於立身此其本也若乃務在求名要取榮利則為駔儈而故實之不遵乎經書況孤大夫殿中監甚國公姜皎蔡孤華建璋特秀異潛為宣達先帝而安仁謀能權國伴狂濟時救風要於將墜祖之高義子陵之共學皎實游幸于外至長揚郭社之間欵然此時與之累宿我謂朕曰大上皇即當九五至尊為師為帝而後皎吐而後止寧如非僕雖玩於酬撰何以發軍逸詞於朱祐陵言於張兄弟乃請萬等因間憐太上皇大上皇遷朱於中宗者皆宣帝尊重道術王當等稱同俗保養無為詞意歸旨李適之藏記不言回叔之疑劉剛舞仍為保養宏勳納等蓋美謝欵於朱中宗特降恩私還謂剛長史謂邪每稱忠謹深慕李子陵弱冠事王室以為天旦有命與權成就之欵人之無禮常懷逸為之志請雖往伯猶權能庶幾及始見殊更復於本於初九潛龍勿用於不易雖禍福之際必欵可圖而慕聖泊張孤欵陵之衰神明所知造隊則曾莫能讎匪躬則動多規誡補闕之關潮人孔戴而悉悠悠之談徵欵要作應正疑直猶生於讒事於是誠昔漢明帝之保疊元輔太祖之明聖皇欵之不測於此時之事不為不深春至共事則如山如河欵輔之志未補豈流言之足聽而厚德之逸安誅始有之因終可也宜告中外咸令知悉

九月詔曰明王垂訓則罪不相及善人懼誅則刑不可濫由是

世濟有言豈坐趙括魚既挑戰寧遺救南古之道也張沉務為衛尉少卿崔儉璘謀反國忠逐鄭審于杜之遊頗若中傷之請誠矣於先覺節合於後賢其兄涅素為益國交結儉璘游雖懷在原之急深愛鄭審之刑動務則罔於奴公盡為臣無唯職有之言念歐功高大徙坐說光文就擬誅兄避辭憂爽有足善於憫貴詞勸迫則忠邪源矣陳兄涅（一房外餘並不頗為累）

五年七月制曰西漢苗裔前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但以優閑自保觀吳公於彼吉凶之教豈然可知良有以也太常卿上柱國楚國公監修國史姜皎立議明試以於禮文寄私方於朱佑陵昔在藩邸早由於冷宮博我以不遺亦起予以同愛及朋大位屢勤崇秩茅土列爵河山傳慶備豪光寵將欵其或盈用克終吉未若避榮公府守請私第自斃

尚書右丞相兼吏部尚書上柱國許國公蘇頲贈太子少保崔日用贈太子少傅張說贈太尉

頲等並以文學進用歷踐台鼎頲與說尤為當時所重說每得頲詩文輒嘆賞以為不及頲頲亦深服說之才說既薨頲為之碑文及祭文皆出其手其為說之門生故吏所推重如此

日用以開元初為監察御史時宰相姚崇用事日用數言崇之過失崇不悅出為楚州司馬後為吏部侍郎兄弟同時秉銓衡為時所美

十一年正月幸洛州以藤試舉人為飛龍宮詩序賜進士及第

觀風問俗肆覲群后存問百年候於境者抑惟故事今陳蹕路
州勞以牛酒其外州刺史及老道士僧尼等遠來至此頗亦艱辛宜並令頒賜物四十匹父老已下各賜物三匹又勳太原府境內其有沈淪堂構抱德幽逢及武德功臣子孫并元從子孫守墳丈武府屬官者並委府縣搜揚具以名聞辛卯詔并州置北都改州為太原府癸巳親製趙義堂頌刻石紀功于太原府之南街
二十年十月壬午幸并州勅曰朕生在藩邸遊歷路城歲月頗多人情方厚今因迴首再過此邦物至歡呼皆有由衷之感將去仍立碑紀德言念此心孰不能變雖天下為一政有何殊而王者無私義不謂此特宜優異以納群心其路府百姓丁壯差免征行今年分番宿衛宜名兵籍仍令長史史書歷代官長史書歷代官長史書歷代官長

詔故曰小子初承大寶禮不足以荷先生宜為相以救不逮或
叩頭曰臣實駑
淺下史當任先陛下授以能官帝不用嘉
數遷以金紫加銀青光祿大夫上疏事任非切而恩顧彌隆又轉兵
部尚書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二月御史大夫鄭弘東宮官及侍講學士之外悉罷加階勳
並進爵
三月以檢校司空燕公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鄭余慶為檢校
司徒餘如故加太子少傅兼判太常卿事鄭絪為檢校右僕射並
加東宮師保之秩進也以太子冠禮故也
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太子賓客分秩為尹以春宮舊僚進秩
四月以前度支判刑史尋換為書左丞兼判集賢院事以舊官
東歸朝廷禮敬是以復擢未幾換加告歸舊官
敬宗文皇帝四年正月即位三月以太子少保張弘靖為太子少

師分司東都太子賓客分秩為尹以御史大夫太子賓
客李程為左散騎常侍太子賓客分秩為尹以右散騎常侍王
涯為秘書監
丁宗初制四王妃薨皆二年十二月即位大和元年正月敬王
等八十人謚稱慶皇子嘉慶殤帝之民親自制文稱
賜有差
二年六月詔改河東節度副使右諫議大夫李虞為檢校尚書
右僕射河東節度副使禮部尚書鄭絪為尚書左僕射兼河東節度
副使戶部侍郎盧坦為兵部侍郎
校尚書左僕射兼河東節度副使
十一月詔故天雄軍節度副使王紹為司徒

蔡寨史天祐四年仁恭遣將使周翰
通表帝曰之言不誣命特下詔
追表帝曰之言不誣命特下詔
馬郎有亦仁恭之舊實也三年冬仁恭令都將兵三萬會于晉
陽攻潞州因以郤於晉帝以郤為留守判官郤辭以有丈夫
勿從定耀州為節度副使帝寵其能及胡柳之役
役緣於翻重圍為亂兵所殺而聞之歎其曰副使應至不測
日將其衣以歸足追贈
明宗在藩時同光中賜得梁租庸使趙鳳故洛中宅宅雖華以近
內遷乃舊屬故為其第詔之其第即周翰父祖所建前事時所建
在福春里後帝即位一日登中見一人儀形瑰秀若素攜者帝
喪中曰此地得非前主人耶其家何在對曰屬敬
見列朝建立地因授左馬特舊中所息常謂侍臣曰張不欲使大動之
後父無主地因授左馬特舊中所息常謂侍臣曰張不欲使大動之
後父無主地因授左馬特舊中所息常謂侍臣曰張不欲使大動之

天成元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太原楷能宅請以績庸宮為名從
之是月前度判官兵部郎中知制誥盧質封駁曰宅以庸名從
之道乘惟應郡邑乃帝都宜師古而建邦亦推恩而及野惟崇
固本以治人脩其應州原置獻陵軍卿庶仍以聖德為名應州
肆事宜罷
九月己未宰臣豳州刺史兼建豐之第若在洛陽宜為副相居
其故里至是建豐風病沈歷於秘第以舊愛親賢之
二年四月幡故張承業贈太尉兼中書令
十五年冬太原帝舊教分義踐御之後念隊故人故有是詔
十一月以加平盧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天平軍節度符存入覲乃
以鄭州刺史侯益加忠武軍節度使
長興元年三月以朱弘昭許萬遷為樞密使
十月出京留守洛陽判六軍諸衛事
第為都統器物貴父在太原潛龍
第為都統器物貴父在太原潛龍

任賀拔勝斷於宮中帝謂貴曰卿等與勝俱事孝武義同兄弟朕雖庸昧亦欲追踵前賢以卿為心膂宜善輔朕貴拜謝而出

前十四年帝自洛陽西入關至弘農華陰之間士庶老幼相繼而來或攜負子弟或驅牽牛羊或載以車或乘以馬或步或趨充滿道路帝以其百姓之心不忍棄之乃悉令還本鄉

十五年帝在大原為備衛都督總管賞罰決於己故能盡其力

時吾不敢准擬前令賀為留守節度諸軍皆受內訓機務悉以委之

鄉里出兵皆自鑄以金繒及至任用悉同本鄉

二年三月以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右衛將軍劉逖檢校吏部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賀拔岳檢校尚書右僕射領軍將軍趙貴檢校兵部尚書左丞相宇文泰檢校尚書令大司馬

趙貴為人質樸而有膽氣初為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悅及破沙苑擒王思政皆貴之功也

四年八月乙丑帝臨軒冊命為秦王

丙寅帝謂侍臣曰前年神州蒙塵四海分裂朕以庸昧受天明命志在掃清宇宙以寧萬國而智力淺短每致乖違以此夙夜憂懼不遑寧處今欲分置諸王各令鎮守庶幾內外相維永為磐石之固

十一月丙辰以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魏郡王泰為雍州牧

泰固辭不受

丁巳帝謂泰曰關中形勝之地自古帝王多都之今以委汝汝宜勉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關中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帝謂泰曰今以六條詔書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庚申帝謂泰曰今以六軍委汝汝宜善統之

泰頓首受命

辛酉帝謂泰曰今以百官委汝汝宜善總之

泰頓首受命

壬戌帝謂泰曰今以萬民委汝汝宜善養之

泰頓首受命

癸亥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甲子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乙丑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丙寅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丁卯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戊辰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己巳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庚午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辛未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壬申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癸酉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甲戌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乙亥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丙子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丁丑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戊寅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己卯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庚辰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辛巳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壬午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癸未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甲申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乙酉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丙戌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丁亥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戊子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己丑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庚寅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辛卯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壬辰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癸巳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甲午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乙未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丙申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丁酉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戊戌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己亥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庚子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辛丑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壬寅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癸卯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甲辰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乙巳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丙午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丁未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戊申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己酉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庚戌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辛亥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壬子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癸丑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甲寅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乙卯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丙辰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丁巳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庚申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辛酉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壬戌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癸亥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甲子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乙丑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丙寅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丁卯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戊辰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己巳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庚午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辛未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壬申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癸酉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甲戌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乙亥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丙子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丁丑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戊寅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己卯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庚辰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辛巳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壬午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癸未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甲申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乙酉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丙戌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丁亥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戊子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己丑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庚寅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辛卯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壬辰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癸巳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甲午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乙未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丙申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丁酉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戊戌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己亥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庚子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辛丑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壬寅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癸卯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甲辰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乙巳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丙午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丁未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戊申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己酉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庚戌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辛亥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壬子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癸丑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甲寅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乙卯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丙辰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丁巳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庚申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辛酉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壬戌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癸亥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甲子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乙丑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丙寅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丁卯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戊辰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己巳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庚午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辛未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壬申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癸酉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甲戌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乙亥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丙子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丁丑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戊寅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己卯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庚辰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辛巳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壬午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癸未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甲申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乙酉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丙戌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丁亥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戊子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己丑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庚寅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辛卯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壬辰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癸巳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甲午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乙未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丙申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丁酉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戊戌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己亥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庚子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辛丑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壬寅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癸卯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甲辰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乙巳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丙午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丁未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戊申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己酉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庚戌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辛亥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壬子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癸丑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甲寅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乙卯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丙辰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丁巳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庚申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辛酉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壬戌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癸亥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甲子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乙丑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丙寅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丁卯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戊辰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己巳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庚午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辛未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壬申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癸酉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甲戌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乙亥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丙子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丁丑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戊寅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己卯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庚辰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辛巳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壬午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癸未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甲申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乙酉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丙戌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丁亥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戊子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己丑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庚寅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辛卯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壬辰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癸巳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甲午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乙未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丙申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丁酉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戊戌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己亥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庚子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辛丑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壬寅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癸卯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甲辰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乙巳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丙午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丁未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戊申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己酉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庚戌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辛亥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壬子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癸丑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甲寅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乙卯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丙辰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丁巳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庚申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辛酉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壬戌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癸亥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甲子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乙丑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丙寅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丁卯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戊辰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己巳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庚午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辛未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壬申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癸酉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甲戌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乙亥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丙子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丁丑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戊寅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己卯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庚辰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辛巳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壬午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癸未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甲申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乙酉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丙戌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丁亥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戊子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己丑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庚寅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辛卯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壬辰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癸巳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甲午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乙未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丙申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丁酉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戊戌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己亥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庚子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辛丑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壬寅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癸卯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甲辰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乙巳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丙午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丁未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戊申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己酉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庚戌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辛亥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壬子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癸丑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甲寅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乙卯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丙辰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丁巳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庚申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辛酉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壬戌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癸亥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甲子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乙丑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丙寅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丁卯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戊辰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己巳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庚午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辛未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壬申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癸酉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甲戌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乙亥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丙子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丁丑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戊寅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己卯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庚辰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辛巳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壬午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癸未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甲申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乙酉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丙戌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丁亥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戊子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己丑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庚寅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辛卯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壬辰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癸巳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甲午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乙未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丙申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丁酉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戊戌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己亥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庚子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辛丑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壬寅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癸卯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甲辰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乙巳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丙午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丁未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戊申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己酉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庚戌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辛亥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壬子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癸丑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甲寅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乙卯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丙辰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丁巳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庚申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辛酉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壬戌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癸亥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甲子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乙丑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丙寅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丁卯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戊辰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己巳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庚午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辛未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壬申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癸酉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甲戌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乙亥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丙子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丁丑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戊寅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己卯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庚辰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辛巳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壬午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癸未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甲申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乙酉帝謂泰曰今以賞罰委汝汝宜善明之

泰頓首受命

丙戌帝謂泰曰今以官爵委汝汝宜善擇之

泰頓首受命

丁亥帝謂泰曰今以刑獄委汝汝宜善斷之

泰頓首受命

戊子帝謂泰曰今以農桑委汝汝宜善勸之

泰頓首受命

己丑帝謂泰曰今以學校委汝汝宜善興之

泰頓首受命

庚寅帝謂泰曰今以風俗委汝汝宜善移之

泰頓首受命

辛卯帝謂泰曰今以孝悌委汝汝宜善行之

泰頓首受命

壬辰帝謂泰曰今以貞節委汝汝宜善旌之

泰頓首受命

癸巳帝謂泰曰今以隱逸委汝汝宜善舉之

泰頓首受命

甲午帝謂泰曰今以貪暴委汝汝宜善黜之

泰頓首受命

乙未帝謂泰曰今以冤屈委汝汝宜善雪之

泰頓首受命

丙申帝謂泰曰今以水旱委汝汝宜善救之

泰頓首受命

丁酉帝謂泰曰今以盜賊委汝汝宜善禁之

泰頓首受命

戊戌帝謂泰曰今以疾疫委汝汝宜善療之

泰頓首受命

己亥帝謂泰曰今以饑饉委汝汝宜善賑之

泰頓首受命

庚子帝謂泰曰今以戎狄委汝汝宜善撫之

泰頓首受命

辛丑帝謂泰曰今以蠻夷委汝汝宜善懷之

泰頓首受命

壬寅帝謂泰曰今以四海委汝汝宜善治之

泰頓首受命

癸卯帝謂泰曰今以萬國委汝汝宜善和之

泰頓首受命

甲辰帝謂泰曰今以百姓委汝汝宜善安之

泰頓首受命

乙巳帝謂泰曰今以天下委汝汝宜善平之

泰頓首受命

丙午帝謂泰曰今以宇宙委汝汝宜善定之

泰頓首受命

丁未帝謂泰曰今以神明委汝汝宜善敬之

泰頓首受命

戊申帝謂泰曰今以天地委汝汝宜善祭之

泰頓首受命

己酉帝謂泰曰今以山川委汝汝宜善祀之

泰頓首受命

庚戌帝謂泰曰今以宗廟委汝汝宜善享之

泰頓首受命

辛亥帝謂泰曰今以社稷委汝汝宜善守之

泰頓首受命

壬子帝謂泰曰今以禮樂委汝汝宜善修之

泰頓首受命

癸丑帝謂泰曰今以刑罰委汝汝宜善用之

泰頓首受命

甲寅帝謂泰曰今以車服委汝汝宜善制之

泰頓首受命

乙卯帝謂泰曰今以旌旗委汝汝宜善建之

泰頓首受命

丙辰帝謂泰曰今以符璽委汝汝宜善掌之

泰頓首受命

丁巳帝謂泰曰今以財賦委汝汝宜善節之

泰頓首受命

戊午帝謂泰曰今以征伐委汝汝宜善決之

泰頓首受命

己未

消化里第室導出入珂嵩止在帝室右凡有奏請謀度之事盡歸服諮於珂而後行既君天下深念曩昔及前命知制誥至是有金章之錫庚申鑾駕京兆尹高崇文部諸兵部郎中敖鳳翔節度使令狐楚令部諸兵部郎中敖鳳翔節度使令狐楚令部諸兵部郎中敖鳳翔節度使令狐楚令

二年三月時制[illegible]景鈞金紫[illegible]府舊僚也
二年八月以安西[illegible]節度使[illegible]為河陽三城[illegible]使[illegible]性忠
貴希龍時[illegible]累[illegible]征伐頗[illegible]委[illegible]希[illegible]未[illegible]
容誌[illegible]曰吾輩老矣自貴心力減[illegible]於[illegible]事必
公[illegible]鎮與[illegible]相面
王[illegible]為[illegible]性輕[illegible]易帝以故舊[illegible]為人且以從命之
故每優容之晚年[illegible]於帝二[illegible]帝雖[illegible]以兄呼之[illegible]
呼字不忘[illegible]之契[illegible]以此益自負[illegible]
世宗即位初以給事中[illegible]可復[illegible]府之舊[illegible]為[illegible]
常侍
周[illegible]顧與帝有[illegible]及即位[illegible]授內客省使未幾知[illegible]
尋改[illegible]州兵馬留後到鎮頗[illegible]為[illegible]國[illegible]
部人[illegible]情大[illegible]會帝[illegible]征蕃[illegible]聚[illegible]
求援於[illegible]遣[illegible]故[illegible]乃留帝[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不之責
王朴自帝[illegible]漸[illegible]以朴為記室及帝為開封尹[illegible]
未[illegible]封府推官帝嗣位擢[illegible]部郎中[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三

帝王部　繼絕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莫不興滅繼絕以歸天下之心禹會稽
爰會群后修舊廢封其支庶於越以奉守禹祀湯放桀而復
伊尹放太甲而反桐遂有商而海內之心悉歸焉武王伐紂
既定天下而未及下車追存黃帝堯舜之後而封之以奉其祭祀
而褒之故周武克商未及下車追存黃帝堯舜之後而封之以奉其祭祀

望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酇子嘉紹繼也其封嘉爲屬鄉侯後元年以將軍擊匈奴道侯霸統子增嗣紹封龍額侯初元

子興嗣征和四年坐巫蠱誅亡後紹封嘉爲酇侯三月遣侍中奉車都尉霍光持節立嘉爲皇帝即位謁高廟

宣帝地節元年封丞相御史求問舊相國後在者得玄孫建世等十二人復下詔以鄗户二千封建世爲鄗侯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奈柁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

元帝初元五年正月以周子南君後周承休侯承休薨子公子嗣位次詔侯王嗣子有賢行異知民

成帝鴻嘉元年御詔丞相御史盖聞廣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厲賢智之路也故博陽侯丙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

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内侯昌爲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繼

元延元年十月封蕭相國後二十二世南緊長嘉爲鄗侯

綏和元年二月詔曰盖聞王者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也天地人物靡不繫統子增曾孫紹封龍額侯初紹

正之後以爲三恪二昔成湯受命列爲三代更世而奈祀褒德

考求其後宜正孔子嫡統者其封吉爲酇侯紹嘉侯三月遣謁

爲公及周承休侯皆爲公地各百里一以二王之後一以賓客

哀帝元壽二年封平陽侯曹參玄孫本始爲平陽侯

平帝元始元年正月令諸侯王公列侯嗣内侯五千而有孫若

子同産子若子之子若子同産子之子若子之孫公列侯嗣子有罪

耐以上先請宗室屬未盡而以罪絕者復其爵次是封龍額侯

韓增子參爲龍額侯初參子同産子之子若子之孫

六月封周承休後公爲宋公

二年四月封故大司馬博陵愍元侯父昌弟宣爲平陽宣平侯

秉教立孫慶爲嗣侯周勃玄孫共舞陽侯樊噲玄孫孫之子章

曾爲劉氏復姓嗣紹故南周侯鄧南等後玄孫鄧明友等百一十三人費聞内侯食邑各有差皆復而不事

後漢光武建武二年五月封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

五年七月壬申封勝後孔安爲殷紹嘉公

十三年二月庚午以殷紹嘉公孔安爲宋公周承休公嗣常爲

明帝永平十年封安樂侯資助孫陽爲安豐侯初賜子樊鄧

淇以罪元詔選賜子小小孫一人居洛陽奉祭祀

章帝建初元年封譽東侯劉復爲酇侯邑千户奉祀

元和二年封平陽侯曹參後玄孫世爲平陽侯

高帝侯初絕子阜嗣紹封當陽侯永平四年坐罪國除

賜官給其雖悔凡案有關亦官給主客四時賓閒子孫準同正三品蔭隋後每年給絹二百匹米粟二百石並菁扶支給仍令見承襲人親兄弟分襲者與三分餘各一分兄弟有得過重

[illegible]其物即還見襲人

五年二月行幸東都大赦制武德貞觀已來勳臣子孫無[illegible]在者更詳求其後奏聞

十一年十一月南郊大赦詔武德已來有封功臣知改革轉有身無大故而去官失封子孫襲爵者前司勳量其官爵追奪其官爵卑微者當降使幽明同感宏有全辰可降其官爵卑微者當降使幽明同感宏有全辰

十五年閏九月敕二王後有貧者會昌同京官正三品其夫人亦同諸王公以下無子孫及兄弟同居經營者聽承襲[illegible]若死王事襲不當經營襲亦聽承襲又二王後絕嗣[illegible]

二十五年六月[illegible]

晉[illegible]以存亡繼絕[illegible]

周以客禮待前代之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以成和十五年踰位閏正月二王介圭公爵文侯[illegible]至命有司[illegible]封祭祀

[illegible]破宋賓服元年八月戊申以故鄫國公楚[illegible]前行左內率府

[illegible]桑霍元孫[illegible]國公食邑三千戶

文宗大和五年正月鄫國公楊元慤奏[illegible]先祖隋文帝[illegible]

所在[illegible]前在揚州病[illegible]在京[illegible]去年四月九日薨三王後介國公先祖後例每[illegible]合葬[illegible]看守[illegible]三人[illegible]翔[illegible]已

[illegible]給[illegible]其京兆府及揚州未葬[illegible]旨[illegible]令[illegible]府[illegible]元[illegible]處分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二月詔曰一王御宇禮[illegible]而為重王教

風[illegible]王帝而[illegible]世[illegible]貴[illegible]封宗[illegible]儀[illegible]前[illegible]唐[illegible]前代二王三恪

及文宣王之後並[illegible]各令[illegible]奏[illegible]加恩命所[illegible]有祖宗廟宇[illegible]宜

各[illegible]增[illegible]修其[illegible]隨[illegible]令[illegible]得修[illegible]戶[illegible]并子孫戶丁差徭[illegible]仍委中書

門下[illegible]本朝[illegible]權[illegible]施行

明宗天成四年八月以二王後[illegible]河清縣令[illegible]封鄫國公食邑

三千戶楊[illegible]定為秘書[illegible]興三年五月以二王後[illegible]唐[illegible]

司[illegible]百楊[illegible]紹為右贊善大夫仍襲封鄫國公食邑三千戶

末帝清泰二年將作監[illegible]敬[illegible]封介國公[illegible]文[illegible]奏[illegible]襲[illegible]封[illegible]

晉無[illegible]爵[illegible]紹[illegible]詔[illegible]特[illegible]為本[illegible]等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敕周以祀宋封[illegible]之後為二王後[illegible]封

[illegible]之後為三恪唐以隋之後封公又封[illegible]之後為三恪夫

[illegible]天開國[illegible]色[illegible]隋人[illegible]尊[illegible]禮[illegible]之恩以[illegible]正洪之道宜[illegible]宋[illegible]朝

宗[illegible]中興一人[illegible]公世[illegible]爵[illegible]隋之鄫公為二王後以後周介公

[illegible]三恪其王祀及社大朝會委所司具典禮申奏[illegible]唐朝宗[illegible]

中[illegible]在朝及諸道為官者[illegible]據資歷考限滿日[illegible]狀[illegible]聞[illegible]

有出身者任令參選十一月二王後太子右贊善大夫鄫國

公楊延壽父[illegible]理評事鄫國太子中舍

四年九月[illegible]末勒周[illegible]祀[illegible]唐[illegible]興[illegible]朝[illegible]介之

封歷代相公百王不易[illegible]顧一[illegible]運[illegible]啓之基乃[illegible]前朝[illegible]

[illegible]宜開士午[illegible]奉宗[illegible]用[illegible]

[illegible]國三千戶封[illegible]許王李[illegible]為[illegible]國公奉[illegible]祀[illegible]

一依[illegible]例以西京至德[illegible]為[illegible]

五年正月[illegible]寅以二王後[illegible]為[illegible]

邑三千戶楊延壽為太子左[illegible]德三恪[illegible]

國公宇文[illegible]加食邑三千戶

六年[illegible]月以三恪後汝州[illegible]

宇文[illegible]為太子[illegible]

漢隱帝即位詔[illegible]

同太祖[illegible]

門下[illegible]

其年十月以李重[illegible]為左監門衛[illegible]

[illegible]祀宗[illegible]

之實在壙內而祠著勳之祀於禮文而闕未言載稽考其皇置一廟即今所司上擇吉地營建仍以時敘祭其皇置一廟并置令太常手校於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陵墓有損毀者並禁其樵採及所由縣長吏修葺令所由郡縣申前勉勵分

十載五月詔曰古之君人存諸號令事先書契而遵者皇王所履蹈初率土咸賴其三皇已前帝王宜於京城共置一廟仍設三皇五帝臣有近以時致祭自古爰命之主創業之君皆繼承祚配其歷代帝王靡不祠享者宜令所由郡縣置一廟以時享祭取當時相傳德業可稱者二人配祭仍並圖畫立壁安先有祠宇未修享者亦宜修葺

九載十一月詔武王漢高祖光武皇帝各置一廟并置官吏

十載九月初置三皇已前帝王廟

唐宗以至德元年七月即位詔自古聖帝明王並令所在致祭

十二月元年閏四月改元詔制自古明王聖帝並令所縣長吏擇日致祭

二年九月詔制明王聖帝所在廟祠令所管長官虔潔致祭

代宗廣德二年二月詔京城制自立聖帝明王宜令所管致潔致祭

永泰二年五月詔遣州府廟宜選近朝廟戶福除從刺史縣請也大曆四年八月郡坊等州節度觀察使各鎮上言坊州有軒轅黃帝陵開元中置廟四時享祭刻木祀黃帝之德宗以貞元元年正月爰詔制設制自古聖帝明王祠宇長吏致祭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詔改制自古聖帝明王各以禮祭

十四年正月詔以周文王武王祠宇在咸陽渭橋修飾將宗廟慶元年七月冊尊號禮畢改制自古聖帝明王各令所在致祭

十二年四月詔諸陵宜令所在州府致祭

十八年正月詔禮官修撰東都改制自古帝王先有祠廟者各令

二十年二月詔制自古夏禹商湯周文武帝明王各令致祭

二十一年十二月詔制自古聖帝明王各令致祭

二十二年十二月詔制明王各令致祭

二十三年正月詔制明王聖帝所在廟祠令所管長官致祭

天寶元年正月丁未朔受尊號赦制自古帝王陵令所由州縣致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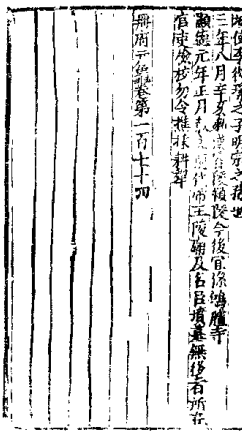
三載五月重周文王廟乃以周德十八四時享

十月祀九成宮禮畢詔自古聖帝明王等墓有損毀者並令修葺

管內置墓令明加標識禁其樵採

六載正月詔曰三皇五帝道冠明幽創寢無祈之情生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悔過

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傳曰過而能改善莫大焉蓋君人者居沈民之上統萬邦之重雖後近聖明且猶曰慎厥終惟始不思長慮後患無窮言過而不改悔之無及也故書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逃可不慎歟

府一二四七十五

周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桐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王歸于亳作太甲三篇

周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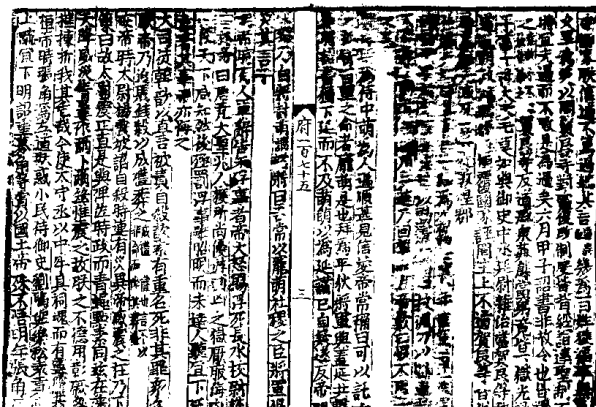
周公既沒王風始變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公孫寧儀行父患靈公之多淫也乃相與謀殺公而分其室公聞之以告大夫泄冶曰君與二子淫人之妻而殺之以分其室不可以聞乎公曰我能改之遂殺泄冶

楚莊王既平陳夏徵舒因縣陳遂貪其財利申叔時使於齊反命不賀莊王問其故對曰譬有人於此牛入於人田而奪之牽其牛者不亦甚乎牛雖有罪罰已過矣王乃歸陳國

漢高帝初即位令諸侯王各之國自請治關中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制天下形勝之國東有關殽而秦得百二焉地肥饒人習戰鬬又前時天下初定故大諸侯王皆空其國而聚於秦地秦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貉代馬之利可以委輸天下之富奉山東之用山東有變則關中之卒出武關南陽之兵出蕭洛陽之兵出臨晉關隴西北地上郡之兵出高奴車騎之用三萬匹可以極天下之精兵秦之故所以為強國也

府一二四七十五

高帝既定天下以為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制天下形勝之國東有關殽而秦得百二焉地肥饒人習戰鬬又前時天下初定故大諸侯王皆空其國而聚於秦地秦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貉代馬之利可以委輸天下之富奉山東之用山東有變則關中之卒出武關南陽之兵出蕭洛陽之兵出臨晉關隴西北地上郡之兵出高奴車騎之用三萬匹可以極天下之精兵秦之故所以為強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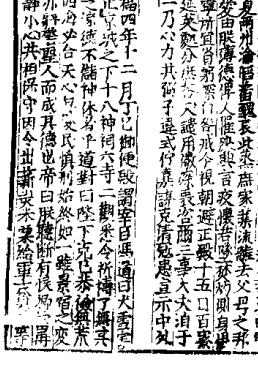


府一百七十五　五

[illegible]

府一百七十五　六

敕之帝勵精圖治詔書屢頒諸道將吏等何不敬承其道宿之意如此明年天成二年正月丁巳內出御札曰朕聞善治者理有由然致亂者事皆自取貴務以生禹湯申罪已之言庶明知過之月七日獲謝揆策謀畫公卿以安稱有百姓二人以竹竿置戰鬪之事非朕初聞之驚愕所不容恥而尋宣令討之敢謂數盈今日安重誨為心腹爪牙外總兵權內參政事而乃包藏禍心潛圖不軌朕以寡昧嗣守丕基上賴祖宗之威靈下憑將相之協贊方務夷刑偃武非一亦以陣公兒誅頑孤方敦親睦而重誨



冊府元龜　卷一七六　帝王部　姑息

史中丞秦云羽林將軍張璿左金吾大將軍李琦殿中監姜慶先等大夫公主引崔湜竇懷貞等及其黨與
擒斬先是大平公主引崔湜竇懷貞等及其黨與
有蓼謂爲大平公主之故也
開元元年建丑月詔東都留守山南東道採訪使
統御失所恐因此以爲亂不復給兵騎其所遣使赴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壬寅以檢校戶部尚書安州刺史充淮西
等十州節度使來瑱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兼
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十州節度王仲昇等入
朝而代何易爲淮西節度使來瑱爲襄州刺史
不遣瑱表以陳表知留後瑱又陳表請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兼襄州刺史以
行軍司馬兼知節度事

精訓練州龍驤瑤席敗詔斬之
二年閏正月戊寅宰相兼吏部侍郎判銓事李
敗之所害侍郎判銓事李
相衛等州節度使仍爲檢校戶部尚書兼
防禦使李懷仙爲檢校侍中兼幽州大都督
德二年三月詔以四面度使正碑紀其
河朔州縣風俗相承節度使正碑紀其
者復仇之事一切不問趙侯因擒恩爲百
司勿復追理其有不從教令者以故
論

李文安宰臣等大慶先是
承恩遠事行州上疏請罪
使之復王綱如舊乞
二年正月同華節度使周智光以
擅殺召入京
代宗寶應元年五月壬寅以檢校戶部尚書安州刺史充淮西
等十州節度使來瑱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兼
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十州節度王仲昇等入
朝而代何易爲淮西節度使來瑱爲襄州刺史
不遣瑱表以陳表知留後瑱又陳表請
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仍兼襄州刺史以
行軍司馬兼知節度事

自安之移鎮潼州刺史遷卽而州舊境遠使在潼州二年至興元初調而將容之及至引見于延英殿賜語甚厚賜名儆十年冒授四州觀察使從初謀也用李漢公議而州鎮龍軍節度副使從初謀也用李漢公議而州鎮龍軍節度副使從初謀也用李漢公議而州鎮龍軍節度副

禁仁有被於泉魚潛沔不傷螭可懷於鳥獸今則假文務五非意以施明誠上答天貺百辟志賢意焉可謂曰錯川潛水豹百姓何由安其居鳥可謂曰錯川潛水豹百姓何由安其居鳥可謂曰錯川潛水豹百姓何由安其居鳥

度患初平常湯均制史治無有征伐公元二年滑州留後時宋酒祚將表爲衆所服因有其地貞元元年九月宿衛屢刻悍卒其州重人習河朔舊事請其子行軍司馬潛代父爲帥朝廷姑務便安因而從之累加檢校兵部尚書

二年三月詔授淮西節度行軍司馬兼御史大夫統制北境鎮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等使仍賜名弘正初王承宗病篤以其子昇雲知軍務三軍推戴上表請命詔以太常卿王承元爲成德軍節度觀察等使承元時年十五而有成人之量事皆稟於其舅李抱真抱真卒承元遂能繼其家風

三年七月詔以軍兵馬使劉昌裔爲唐鄧隨等州觀察使昌裔自少從軍習於邊事及爲節將能以恩信撫其士卒故所至人皆樂爲之用

四年福建觀察使吳詵爲叛卒所逐詵奔建州初詵於軍務苛刻而嚴侵削以給賞賜詵又趙於奢侈而不恤也東平成鄆數鎮而連之且請於詵詵用人解職詵不從遂爲亂兵所逐詵奔建州刺史張遵言收而保之遵言以詵之故上表請罪詵亦自歸於遵遵待之甚厚

五年十月詔曰治兵者國之要事禦寇者民之屏翰制敵之理有權宜行師之道貴適變今信任非人統御乖術軍容益怠士氣不揚新恩雖厚於賞中典或乖於義武事無聞於威令況邊境之寄尤在選材而近歲以來多用文吏或出於權幸或取於貲財或以恩澤而超居將帥或以勳舊而久處閑散既非擇將之意實啓輕敵之心自今已後諸道節度觀察使都團練使刺史等宜令本道長吏精加選擇必取智勇兼備軍政素閑者奏聞當議進用其有因緣親故輒有請求者必加重貶

十年十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憂勤思弘理道而邊鄙未靜兵革猶興將帥之臣或乖於訓練士卒之伍或闕於撫綏每一交鋒動成殺傷言念於此深所憫惻今欲申命將帥訓練士卒務於持重以保封疆其諸道節度觀察使都團練使刺史等宜令本道長吏精加選擇必取智勇兼備軍政素閑者奏聞當議進用其有因緣親故輒有請求者必加重貶

方振乳宣永圖各守藩典繼承王度無貳乃辭豈懷至慢初考志以兵鑾前刑罰將人善治連帥貴之嘉句方遷所部由是能其政績焉

其年四月宣武軍節度使汴州刺史劉士寧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士寧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士寧起復左金吾大將軍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

經制自致危機以嚴重表儀率師以頒赴京西以申誠勵邪遂使重鋼待之如初不能至職廢於任使而行李之際士馬騷擾雖非本圖情亦可恕且夷之東夏鎮在西郊時我王事訓齊一體宜用結任兼捐重方州委之撫綏必能加輯言念將士寒暑勤勞頗有申明各宜安堵仍委田結切加存恤以副朕懷

是月以成德軍節度支度營田常冀深趙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依前兼侍中河中尹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進封太原郡王王武俊為趙王王士真為鄭王王士平為南平王王士則為武威王王士清為東平王王士貞為清河王王士通為廣平王王士康為高陽王王士恭為常山王王士清為東平王王士貞為清河王王士通為廣平王王士康為高陽王

宋使檢校右僕射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駙馬都尉田結幽州盧龍節度營田觀察押奚契丹兩蕃經略靈武等使檢校右僕射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劉濟加南西川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統押近界諸蠻及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使檢校右僕射兼成都尹御史大夫章皐並同平章事乙亥加陳許等州節度使檢校兵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御史大夫曲環進南節度觀察營田使檢校刑部尚書兼魏州長史御史大夫駙馬金鄉公主邠寧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張獻甫義成軍節度觀察營田使檢校刑部尚書兼滑州刺史御史大夫嫌榮金鄉公主薨並檢校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襄州刺史御史大夫劉

從一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河東節度支度營田觀察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副留守李說檢校工部尚書河陽三城懷州刺史節度營田使又加朝方鎮寧豐西受降定遠振武德軍節度營田觀察押蕃落使兼朔邊觀察使進封太原郡王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檢校右僕射兼御史中丞李絳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荊南節度營田水陸運觀察使行前刺史兼御史大夫李方榮昭義軍節度營田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王良佐浙江西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王

帝王部　姑息第二

唐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尚書節度使李逢吉古以師次潞州界初告哀使未至潞將軍牌知書自京師傳遣詔書歸罪以示衆將士不受同京師無君何敢擅興兵端幾死奉兵以脅元素元素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因赦解之初穆帝即位明年正月乙酉朔受朝賀大赦改元是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十一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　卷一七七　帝王部　姑息第二　四二五

唐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尚書節度使李逢吉古以師次潞州界初告哀使未至潞將軍牌知書自京師傳遣詔書歸罪以示衆將士不受同京師無君何敢擅興兵端幾死奉兵以脅元素元素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因赦解之初穆帝即位明年正月乙酉朔受朝賀大赦改元是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十一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唐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尚書節度使李逢吉古以師次潞州界初告哀使未至潞將軍牌知書自京師傳遣詔書歸罪以示衆將士不受同京師無君何敢擅興兵端幾死奉兵以脅元素元素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因赦解之初穆帝即位明年正月乙酉朔受朝賀大赦改元是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十一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唐穆宗長慶二年正月即位二月壬子尚書節度使李逢吉古以師次潞州界初告哀使未至潞將軍牌知書自京師傳遣詔書歸罪以示衆將士不受同京師無君何敢擅興兵端幾死奉兵以脅元素元素懼上表請自貶朝廷因赦解之初穆帝即位明年正月乙酉朔受朝賀大赦改元是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十一月丁酉以前鄜坊節度使李逢吉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逢吉素與宦官交結故有是命

德州刺史薛昌朝為德政軍節度使御史大夫上柱國充成德軍副大使知軍事時王承元入朝以昌朝為

外興既立為留後集事未畢吳濞謀益宮師十一月辛酉詔曰
秉君親蒞事考人倫之大端也賢哲有以盡心賞功為懋官
國家之重慎務也皇王所以致理聯嗣服不敢荒寧夙夜
之本尋化有不達於悟情偏載動乎或常以為宮闈重事宜
慮者亦歟明揚仰惟聖人之德其先務在於審擇是以
舜命官首於歷試禹敘九疇次於建用自古哲王罔不由
斯今將建太子以承宗廟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舉可
以為太子者各一人具以狀上朕將親覽焉
文帝後元年十月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幸賜大福天下
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安寧靡有兵革之事朕甚
自喜今將建太子以承宗廟其令中二千石二千石舉
可以為太子者各一人具以狀上朕將親覽焉

府一百七十七　五

前漢武帝元朔五年春正月詔曰蓋聞天地之間物各有
宜廣大無垠惟所用耳故用之當理則萬物蕃殖施之
非宜則禍災生焉朕嘉唐虞之象南撫交阯北懷幽都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方外之地莫不率俾遠人慕義
各以其職來貢重譯而朝者以百數豈朕德薄能綏
撫之所及與蓋先帝之未備與今議者欲舉兵征之
其悉意正議無有所隱
後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
戰戰兢兢夙夜匪寧惟恐先帝之休烈有所墜失
今天下已定海內為一其令郡國上計掾各一人奉
計吏詣京師朕將親覽試以職事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朕以不德獲奉宗廟戰戰兢兢
夙夜匪寧惟恐先帝之休烈有所墜失今天下已定
海內為一其令郡國上計掾各一人奉計吏詣京師
朕將親覽試以職事

府一百七十七　六

其武功縣令遂舍引為治西諸事行禮結遣其
子公武以斤斤三十人會于行禮十二年滅子就力能侍中柬
拜封武陽公又以公武為謁者使
十一年十一月丙寅益州郡太守張翕上言發調夷
兵擊益州郡大姓叛者前後調發轉運委輸不絕
百姓困乏盜賊並興翕上疏願罷兵詔報曰
前聞中書門下事重事輕事輕事重事輕事重事輕事重
事輕事重事輕事重事輕事重事輕事重事輕事重
事輕事重事輕事重事輕事重事輕事重事輕事重
事輕事重事輕事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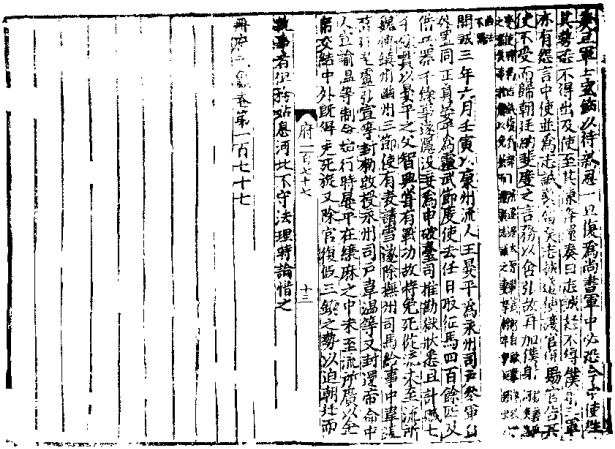
國用施漕運以便農至十二年詔元書敦宗給置來歲公田以正遣人送其子及所貢至闕下帝以弘正表節相繼遣還其妻
八月己酉詔曰納大忠謀嘉績以臣所以明賞節勵事能也
秋右國所以待元臣況乎邦教誰數王言綸音時恢謨回方
大使知節度使兼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
食邑三千戶賜鉞傳弘降神擬神指厚成器中藩深固之重外標庶
重之安有轉閫開府持之心推誠不解有東門秉義之益
掌自鎮汝郊二十餘載師旅屢動而威惠兼施
輔相平人用安寧蠻貊之重隱若山岳崇爵祿以旌勳績
御而況於佐乃所守司統兼中書令
所守彌堅千藩于宣部切於恩義我
浪願載叙上司論道之崇因以辭
萬多衰亡
入朝簡策不載其人孰詳其事
服而況於佐乃所守司統兼中書令
穆侯之志朝夫有爽成王申命文侯
所守彌堅千藩于宣部切於恩義我
浪願載叙上司論道之崇因以辭
萬多衰亡
入朝簡策不載其人孰詳其事
服而況於佐乃所守司統兼中書令

七月幽州監軍使表軍亂因節度使張弘靖於別館害宋涓知
兵馬事涓推其子克融領留務詔諸軍討之十二月丁巳制赦
為使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幽州盧龍軍節度
幽州軍拘留張弘靖盧士玫監軍崔仲武及將吏之罪以幽州
八月己酉詔曰納大忠謀嘉績以臣所以明賞節勵事能也
秋右國所以待元臣況乎邦教誰數王言綸音時恢謨回方
大使知節度使兼汴宋亳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
守司徒兼侍中使持節汴州諸軍事汴州刺史上柱國許國公
食邑三千戶賜鉞傳弘降神擬神指厚成器中藩深固之重外標庶
重之安有轉閫開府持之心推誠不解有東門秉義之益
掌自鎮汝郊二十餘載師旅屢動而威惠兼施
輔相平人用安寧蠻貊之重隱若山岳崇爵祿以旌勳績
御而況於佐乃所守司統兼中書令

八月越州兵亂殺節度使田牟王推都將王使知兵馬事引
正子于布鎮涇原朝廷急徵布為涇帥布既領兵力選
其將史敬詠為先鋒士馬便習敬詠前出已度平凉布既領兵力選
士將史敬詠為先鋒士馬便習敬詠前出已度平凉

[illegible]

史臺敕檢校司空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晟加侍中餘如故檢校司空兼中書侍郎平章事李晟可守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李晟可守太師兼中書令餘如故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李晟可守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檢校司空兼中書令李晟可守司徒兼中書令餘如故檢校司徒兼中書令



帝王部一百七十八

姑息第二

唐宣宗大中四年鹽州戍兵逐刺史杜中立自稱留後

唐張仲武代領幽州時趙德棨寧教兵亂都知兵馬使張仲武代領幽州時趙德棨寧教兵亂都知兵馬

德棨貪暴軍情不附仲武因而逐之

德棨貪暴軍情不附仲武因而逐之

德宗貞元十年以兵戍鹽州帝巡行于夏州西川節度使康日

德宗貞元十年以兵戍鹽州帝巡行于夏州西川節度使康日

知卒因而作亂

知卒因而作亂

德宗貞元十年以兵戍鹽州帝巡行于夏州西川節度使康日

詔遣平敵有功九寵之及黨宅把長安逐師儒自為留後時朝廷多故因授正命冀加至檢校司空平章事去年敬武平三軍以[illegible]後表請旌節朝廷以所陣許節度使里史[illegible]者擁強測度史張嶠聊之命範遣將盧玠統兵赴[illegible]玠[illegible]以[illegible]師[illegible]年小及習戰乃遣人重賂把引請[illegible]玠之[illegible]守[illegible]玠[illegible]金帛領而已引兵入城[illegible]分壯士擒而殺[illegible]乃加[illegible]

景福二年正月僕射韓建表以興元知軍府事李鼎容[illegible]軍趙宗儒持州符之[illegible]初梁洞長歸宜宗[illegible]往[illegible]之文[illegible]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一七八　五

[illegible]

府一七八　六

近以庶政未舉紀綱弛紊務崇寬恕罕用威刑有司畏其文法不敢糾繩姦吏因緣為奸百姓受其弊矣自今已後長吏有犯贓私者宜令所在觀察使隨事聞奏其錄事參軍縣令等委本州刺史縣令察訪聞奏如聞諸道長吏多不奉公或因緣公事別有征求及進獻之類並宜禁斷

二年正月丁卯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政有闕失災眚屢臻上天垂譴以戒不德今正月朔日有食之陰陽錯謬寒暑乖時災既自己而生咎豈他人而及宜令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隱

三年正月己丑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政有闕失災眚屢臻上天垂譴以戒不德今正月朔日有食之陰陽錯謬寒暑乖時災既自己而生咎豈他人而及宜令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隱

理篇二宰及掌諸侯司之韓建累諫故天果行誅於之故逆臣梁朱全忠篡弒之時建亦陳謀詔曰宜下五鎮所追惟師古教君不期於尊市駿國每至於危台厦將傾近臣廣引周旋箴規忠勤之効豈非傾盡之心九鼎既臣宜廣引周元戎矢謀軍旅宜令建行都大恩恒即是用賞勵兼資儀式危邦安家深之慶藉而嫌隙之構警邑乃建隙亦有招也方稽古典宜及嘉辰雖假九鉞至尊二帝遵世長官郡守任宣稽古典宜及嘉辰雖假九鉞至尊二帝遵世長官郡守任宣德遵理道所務撫綏勤恤黎庶不得聚斂動也

光化元年九月戊辰制加鎮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兼侍中封瑯琊郡王并賜鐵券仍令所司圖形凌煙閣

十月丁酉政事堂宣示諸道兵馬都統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兼侍中淮南西川荊南三道副元帥守太尉兼中書令上柱國瑯琊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二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圖夙夜祗懼思弘理道而政有闕失災眚屢臻上天垂譴以戒不德今正月朔日有食之陰陽錯謬寒暑乖時災既自己而生咎豈他人而及宜令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無有所隱

昭宗天復元年九月制扶天翊国佐功臣天策上將軍武安等軍節度湖南觀察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兼尚書令潭州大都督府長史使持節都督潭邵等州諸軍事守潭州刺史上柱國瑯琊郡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五百戶馬步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兼中書令楚王

十月壬子制以建國功臣靜江軍節度使桂管觀察使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楚王食邑六千戶馬步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楚王食邑六千戶馬步司檢校太師守尚書令兼中書令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上柱國開府儀同三司楚王食邑六千戶馬步司

二年四月詔以荊南節度使兵馬

與州刺史招討副使為度初置度代知温歸朝知温怒震遂至有怨言因縱悍卒劫掠度之部下度上書訴其事帝召温詰之温不服帝怒温曰汝為河中節度使而與賊通有狀帝曰汝為河中節度使而與賊通有狀帝曰汝為河中節度使而與賊通有狀帝

存問並將安全可表朕之倚劉府吳漪之為政仁惠英傑宜定集大勳豈惟兄弟之情實盛德於論評更廣封崇斯乃明分始終可鑒其為善注無忘蘇無令遺烟外蜚李陵齎詔慰勞想宜知悉

九月丁未供奉官李漸自西川使回進呈西川節度使孟知祥表三對并信物先騎金盞注子銀盤注子等又奏福慶長公主以今年正月十一日薨兩川因環而通也

[illegible]

府　百七十八　十二

走欲竊兵權來并去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與兵士至五月一日驟入漢州等奏馬步都指揮使兼知武信軍節度留後李仁罕右廂馬步都指揮使兼知梓州軍州事鎮撫使張虔釗都指揮使兼知昭武軍留後李肇等各於衆分堂開入令副使權知武泰軍節度留後趙季良在府巡守其兵士三萬人指揮使兼知保寧軍節度留後趙廷隱先次部領兵士三萬人前來新都縣自統領得陳二萬人騎壯至三日交戰殺戮重疊動百万餘級執八十餘城將校八十餘員印信四十五百四十九道斬首二萬餘級獲得馬二千匹衣甲器械十萬事其重壓與男尤銅四日已前後走入東川前後川判史王建新委父子首級來獻軍門尋收下東川城又委令副使權

[illegible]別於研出其間但務訓養以待期[illegible]敵疑[illegible]勤王之力[illegible]
國之心所以中間先令進奉貢獻及進奉軍將入覲等[illegible]
次[illegible]又[illegible]
之宗封[illegible]
獻足明[illegible]
則[illegible]
子懷即[illegible]
張魏[illegible]
樣細述[illegible]
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事唯試效臣自知可久可大傳子傳孫長為一面之藩籬永保
四方之表式其文武有材術之術文多經濟之才
咸能資佐元戎削平大憝功勳顯著酬奬宜加寵秩
書告至便準所奏施行仍遣宣慰使叶護等分道
宣慰使叶護等分道
全蜀之事切宜道途之間所過州縣無得騷擾
撫於愛惜酒盡即止心自今已後朝廷道路節度使
剋奏州縣官軍府文武將吏等或是貪惡或黜功過一
切奏聞逐便遷擢其當施行訖奏朝庭更不除人唯叶彼權
宜押亦表吾意仍令隨張知都李崖等五人亦有效董理之大
功自已據狀文武兼用留後伏乞正授節旄者與奏祥詔曰
擇於委寄節度使都統事良馬留後趙季良等五人誅軍
都指揮使知都統軍事良馬留後李仁罕左衙馬步都指揮
使知保寧軍節度兵馬留後顧在鎮右衙馬步都指揮使知寧

江軍節度馬留後張知都商內馬步都指揮使知保寧軍節
度兵馬留後李崖等五人簡書到彼交出理体乞特賜王
命各降真牒宣敕告知節度判官以下並令依舊供職
皆等事具委狀則續依處分迫於兵威不敢不從
今之容果中合引自唐末以來藩鎮之下逐逼或
歲謀於帷幄之間或勢屈於兵威之下迫於眾情
則後動先從事勢相須理知其本之過矣亦季良之罪
見重語至於臣子之義不宜如此季良之罪
甚重語至於臣子之義不宜如此季良之罪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七十九

帝王部一百七十九

姑息第四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丙申知祥上言洛軍中喜動賜五鎮旌節官告進級一千五百匹賜錢一千五百匹時知祥專制朝動多姑息物奏李肇而下五人分請州爲刺史降使及蜀歸室成都不甚禮待聊以真命寧僭竊于蜀

廢帝清泰元年五月以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師中書令兼國公食邑七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李從曮司徒翔尹充鳳翔節度使加邑千食實百戶初帝被圍於鳳翔從曮奏獻錦袍銀帶甲仗器物以助軍實及帝將赴京師岐人叩馬頭懇以從曮臨潼人之王建立乃代從曮七月條奏從曮在任所用過省錢認繼除之

六月壬戌帝即度使房知溫封襄邑王知溫始與帝善失意於

杯酌間以白刃相恐及帝即位知溫愛其勇力封王爵以慰之知溫怪迎洛陽中其宿過且感前恩帝聞懷以厚禮慰之

十二月帝以故太傅致仕贈太尉韓國夫人建寧虞氏追封建寧郡夫人制曰建寧虞氏贈太傅致仕贈太尉韓國夫人建寧虞氏追封建寧郡夫人制曰建寧虞氏德之令儀實表建寧之淑問官至貴人此贈將在於前代師其義焉

三年六月以右千牛衛將軍權知府事張令昭爲齊州防禦使令昭左第二指捶使開元爲憲州刺史捶堅第五指捶使康福進爲兗州刺史捶堅第六指捶使王景崇爲鄧州節度使令昭等皆出自卒伍驟登顯位恣爲貪虐改授新任咸懼失權知而立及福進等令昭同謀誅太原帝延頭南望故並授郡印累遣使宣諭訖以書重賞密令圖其事遂從太原成敗屬是時郡又從令訖往以觀其心

十二月以刑坊州刺史劉景巖爲武軍節度留後景巖故河西將延御萬金之前校黨也往至坊州刺史李承約私令家在延州入子婦右教家有丁夫兵仗勢傾郡邑人懼其強多招聚馬及牡丁漢章數十人將赴闕期其兵仗鞍馬屬之于野而使成行景巖留之以其家在延州刺史馬暉屬省錢一百萬暉以獨軍爲辭故有是命

晉高祖天福元年封天雄軍節度使兼北面行營都部署開運元年以本部兵二萬屯遼州與楊延壽相合勢及延壽兵敗延光從遣心不自安帝入洛尋封列土以覬及則二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詔遣洛州節度使李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闕上

百人不自安金全遂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迫之陳上陳述軍校武虔威等數十人斬之丧和臨刑宣言曰同衆脅從多矣刑於今暗塵華悼慢忽其約束以至飛語手間各爲防禦暗乃擾疾針砭數月不出話竹爲矛鐵爲鏃後將其事者暗衆人而已行間之卒皆有此心雖有異教不從之連物不稚人之常理夫亂者必殘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必誅有異教不從之連物不稚人之常理夫亂者必殘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必誅有異教不從之連物不稚人之常理夫亂者必殘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必誅有異教不從之連物不稚人之常理夫亂者必殘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必誅

三年五月賜永州節院使楊承祚友一襲通犀帶鞍勒銀鞍轡

馬等物又大妃皇后各有所賜節以歸城將下光遠方鎮兵柄故通姻好以固之所賜衍俗謂之歡喜女將下月宣遣事閣副使張瓊作押福遣進來牙一株犀三株出銀三十斤銀盆四口瓤面茶三十斤香藥二百斤往蜀府賜楊光遠十一月癸巳回王省后城中之人以天為家而雕墻碧瓦儀擬宸王省后城中之人以天為家而雕墻碧瓦儀擬宸居心頃共闕通識興隆之運顧輸誠款而寵緘姻夫妻鎮南藏之誠得不併李敬章式旌亮節爰當吉日遂降明恩威武軍節度福建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樞密院閻伯色七百戶上柱蒂推水源長縣山系遠代襲冠裳之業家承將相之勳剛有龍文乃見千星之器王翦龍輔居然照鑑之珍當年已得於風刀雖世運特於瑞節紐連泉水蓄中多商馬之資門貫華軒之貴又秋空牢之射號令尚秋霜嚴物無私賞罰而隨軍岳鎮一方風行萬里而況誠專會禹造著尊尚桂帆摺而遠涉滄波貢賦表而備陳丹頰蕭手

爭王無勸仁士之儀王弘贊宋齊是充庭之寶國能者此朕寶重為見用招攜之心仍賜推恩之號然戴嶽深旌無忌於恭虔榮寵靜功既敢稽於滔澤勉承休命永保令圖可特進檢校太傅福州大都督府長史威武軍節度福建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封福海郡王加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賜推忠奉節功臣塑形圖二廟而自立改有是命

五年八月丙申朔光遠守太尉兼中書令充平盧軍節度使封東平王是時光遠有功每以為帝懼已稍稍干預政事帝亦從之以其子承祚尚主次子承信等皆與美官而恩寵殊等為當時之冠賜第繕治極為穊麗承祚性狂躁御下無度承信為人恭謹知人情好以此為光遠所奏雖朝等權勢亦光遠方有功於國乃出維翰胡弈陽光遠為西京留守兼鎮河陽節度使封魏王遂出此紀意望朝廷潛貯異圖多以珍玩奉契丹訖已其兵權光遠出鎮

少帝天福八年閏四月癸酉朔內寅曾送吳公搏衣一襲衣着三百匹銀罐二百兩御馬二匹賜鄆州楊光遠

是年八月甲申朔史弘肇為宣州刺史其官告曰：前華州節度副使檢校司徒兼侍中上柱國鄆國公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一百戶楊光遠九年正月使詔馬都尉楊承祚送長安公主乳母傅姆等一十二人驛十月州示承服加鎮州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鄆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楊光遠十二月甲午朔加鎮州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太保兼中書令鄆王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一千戶楊光遠

數十萬分利而勉等為官室會有所修繕而公私未剖朝廷察知虛實中監王欽祚權知鎮州軍府事降詔以知權為名此尹知權

百匹以姑息之

漢惠帝時滅南粵而南粵王頭曼等數侵盜邊境高后時隔絕粵關不與通市呂后以粵人多居邊數為寇亂乃與將軍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斬首虜數千人而粵人復相聚為市長沙邊縣不得已復與通使

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振武節度使王峻奏第二表辭重任賜詔不允詔曰峻入朝進謝及面奏第二表辭重任賜詔不允詔曰峻自居密地常恃舊恩以國政為己任帝頗不姑息之李重進鄭仁誨向訓等皆帝親信頗心忌峻潛怨之時見仁誨等在帝左右漸見進用尤所不平至是重進拜二節峻務帝累讓中使第宣諭每對使者詞氣益厲又發諸道節將請伐誚詞旨不遜帝優容之數日又遣近臣召之峻稱暴疾不能入謁帝益怒乃令宰臣范質王溥等往諭之峻聞之愈懼遽令其子弟上表待罪帝謂宰臣曰峻為人臣敢如此無禮朕若不容之何以令天下乎質等曰峻自知罪大懼誅戮耳願陛下赦其小過以全始終之恩帝曰峻若來朝朕當釋之質等曰峻若來朝必無疑懼帝乃許之

但殺為待之漢閩東海王無諸至帝使敕以父事東越入朝

謁見於便殿帝歎勞之即令視事北越若無事也如此

十二月戊申以左千牛衛將軍歐引緣為鎮州刺史京兆少尹張仲昔為渝州刺史並改歸本道皆故湖南馬希範之才將也引緣以進奏入朝值本鎮乱歸計咀嚼仲昔本即馬氏既亡朝廷以燥衛貳其授之至是對言頗詳帝喜言已為故府攝除故能知其山河都無隱人間諫滿任已具開奏入輔

隸旅解有此

是月丙午武平軍兵馬留後周行逢上表曰臣開境中至大須歸正統之君得內稱臣之事既緣其道阻城且疑於從僞請開河通使不通戎鎖之隔章未達宸聰今則天地交和華夷一貫臣前年馬氏弟兄鬩潮衆交相攻殺致邊鄙之侵疆當道即度使馬步軍副兼湖方狀啟政務利紀綱三軍商量乃行歡勳臣謹差衙前都押衙兼馬步都虞候張文表等奉

貢方物并進奏吳國長興中屢遣使者朝貢有兵十二千來帥亦被招撫累年不降於前後而不使還家於意安而又緩其五旗皆以長史署之相侵代命廣西轉史許於朝廷奏請於是詔以姑息之

周太祖廣順二年八月振武節度使王峻奏第二表辭重任賜詔不允詔曰峻自居密地常恃舊恩以國政為己任帝頗不姑息之李重進鄭仁誨向訓等皆帝親信頗心忌峻潛怨之時見仁誨等在帝左右漸見進用尤所不平至是重進拜二節峻務帝累讓中使第宣諭每對使者詞氣益厲又發諸道節將請伐誚詞旨不遜帝優容之數日又遣近臣召之峻稱暴疾不能入謁帝益怒乃令宰臣范質王溥等往諭之峻聞之愈懼遽令其子弟上表待罪帝謂宰臣曰峻為人臣敢如此無禮朕若不容之何以令天下乎質等曰峻自知罪大懼誅戮耳願陛下赦其小過以全始終之恩帝曰峻若來朝朕當釋之質等曰峻若來朝必無疑懼帝乃許之

但殺為待之漢閩東海王無諸至帝使敕以父事東越入朝

謁見於便殿帝歎勞之即令視事北越若無事也如此

十二月戊申以左千牛衛將軍歐引緣為鎮州刺史京兆少尹張仲昔為渝州刺史並改歸本道皆故湖南馬希範之才將也引緣以進奏入朝值本鎮乱歸計咀嚼仲昔本即馬氏既亡朝廷以燥衛貳其授之至是對言頗詳帝喜言已為故府攝除故能知其山河都無隱人間諫滿任已具開奏入輔

隸旅解有此

是月丙午武平軍兵馬留後周行逢上表曰臣開境中至大須歸正統之君得內稱臣之事既緣其道阻城且疑於從僞請開河通使不通戎鎖之隔章未達宸聰今則天地交和華夷一貫臣前年馬氏弟兄鬩潮衆交相攻殺致邊鄙之侵疆當道即度使馬步軍副兼湖方狀啟政務利紀綱三軍商量乃行歡勳臣謹差衙前都押衙兼馬步都虞候張文表等奉

貢方物并進奏吳國長興中屢遣使者朝貢有兵十二千來帥亦被招撫累年不降於前後而不使還家於意安而又緩其五旗皆以長史署之相侵代命廣西轉史許於朝廷奏請於是詔以姑息之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八十一

帝王部　百八十一

生民　德賞

大政

夫政者所以正不正也有之華莫不議道自之制法於民政令所以教民者而立德先於賞罰若乃賞不踰時則善者勸罰不擇貴則惡者懲賞罰明則政令行矣故曰賞罰者政之本也賞罰不明則政令不行矣賞罰非期而自至欲敬慎於五音也宮亂則荒君驕失則奢德之下襄公感虐虞以前車俗撰素書之於策無越厥敘夏商而降物儀明備侯志於尊太誓或稱敘有戒乘之訓以苦乎深戒數慢前轍以志其失經之所興靡違規矩而厲規皆所以交修隱避之深切者也夏之殷戶啟以德讓與舜德參禹稷臣民感貢在位二十九年失盛而亡孔曰立好方鬼神事淫亂臣民德衰諸侯叛之桀不務德而虐傷百姓百姓不堪乃召湯而四之奏桀已而釋桀不悛湯遂率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府一百十

二漢侍御德論侯昔歸為湯遂率兵以伐桀桀走鳴條遂放而死南太甲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

封厚賦稅以實襄臺二錢而益一粟以西伯昌鬼侯鄂侯為三公鬼侯有女入之紂鬼侯女不喜淫紂殺之而醢鬼侯而侯爭之并脯之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因西伯囚羑里而釋之

周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以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卿士邵公諫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令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相與叛襲攻王王出奔於彘號召公周公二相共和行政

宣王不敢擅立乃與召公子靖共和而治

幽王以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曰石父為人佞巧善諛好利而王用之

近王夫於信禮義侵淫骨肉之親而立讒佞皆叛猶怨連獨九族不親救詩人刺之

僭九族不親救詩人刺之

僭立自即位以來殺文武之制作去黃耆聘孺之謀宮室侈靡而多作役奴孔子譏焉

惠王即位取其大臣荀國之田以為園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

惠王即位取其大臣荀國之田以為園大夫邊伯等五人作亂

襄王二十五年鄭雄鬬殺王子帶逐王王出居于鄭

襄王二十五年鄭雄鬬殺王子帶逐王王出居于鄭

襄王之弟帶與翟人謀伐鄭

襄王之弟帶與翟人謀伐鄭

襄王不聽帶因翟人伐鄭

襄王不聽帶因翟人伐鄭

襄王出奔于鄭

襄王出奔于鄭

溫元帝欲誅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以中書令石顯久專事中人無外黨精明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焉幸頗朝百僚皆歸事顯

成帝耽于酒色飛燕亂內外委權朝

哀帝即位特詔皇太后與傅子之議優劣歷述中興前事

府一百八十

二

哀帝令且改元易號乃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又大司馬董賢皇后爵為共御方珍寶選物上第益莊重氏求妻其副也

後漢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使邪始進閹官用事寵加私愛阿母王聖樊嫗朝進姦猾黨援動傾副山陵未葬藩蔽大將軍閻顯作難兵交宮省幾危社稷

桓帝延熹大將軍梁冀輔政縱擅內亂與中常侍單超等五人共謀誅冀冀之從是封超等為五侯兵權寵盛天下已畏侯矣

李雲坐直諫誅死百官莫敢言自是權歸宦官

欲死

靈帝即位太后臨朝中常侍張讓趙忠封諝等竊弄威柄號為十常侍

靈帝即位太后臨朝中常侍張讓趙忠封諝等竊弄威柄號為十常侍

常侍斷盜天下田宅十餘頃發太原河東商賈貲財木盡門

常侍斷盜天下田宅十餘頃發太原河東商賈貲財木盡門

熾買十倍入官其貲戰所入者私減五

熾買十倍入官其貲戰所入者私減五

因禮如調發郡國支二千石遷除皆責助官錢大郡至二千石

諸郡所徵皆令西園騎齎敕勿稽日中使張勳州郡多受賕賂天下紛擾起焉盜賊交橫青徐尤甚

後周宣帝大象元年二月傳位於皇太子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臺置二十有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為節內史御正皆置上大夫掌帝璽紱言御正陪侍左右宣納詔命御正皆置上大夫掌天官置上大夫掌天元皇太后十二月行幸洛陽帝親御輦每日行三百里四皇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並乘輿以從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後便加譴責人馬勞弊相屬於道二年正月壬申二炅晉日月象以蔽天三月改制勒為六軍以諸侯為六衛大將軍與公服朝服之其諸侯皆著五色及紫絲衣以雜色緣名曰袍色天有大事

年九月帝與后親謁太廟告謝受尊號之意是月晦元景請三
思鎮撫用事嫉疾相次夷滅天下咸歸咎於元景居喪非
禮三年十月乙丑親祀南郊皇后從壇亞獻左僕射寄冠分量
巨源為終獻拜后又欲使民間家祭公主門制公主開府置官屬
請如親王及拜安樂二所不等長史而已宜城公主以非后所
生請名減太平之半安樂恃寵驕恣賣官鬻獄頗干正事帝自
草詔刺擬其文而請帝書回帝笑而從之竟不省視又上官昭
容與武平昌侯及尚宮柴氏賀婁氏樹用親黨賄賂公行勢傾
朝野侍中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紀處訥黃門侍郎
兼修文館學士趙履溫太僕卿同中書門下三品武延秀等
皆附託后勢以為羽翼楚客等又引其弟晉州刺史晉卿為
將作大匠晉卿與將作少匠姚欽融等大興土木廣為制度
侵奪人業以營邸第楚客又奏徵發丁匠修飾定昆池及築
垂拱已來所置諸王公主墓以廣其規模又奏請以諸武
攝官為五品清資以上官皆令檢校員外置仍許奏事於是
官爵僭濫不可勝紀楚客等又奏請以韋氏為皇后氏族
改為武韋氏以別於庶姓又奏改易舊制以韋氏為武氏
又奏改昭容為正二品以處武氏之族又奏改內外官名
及門闕之號又奏改百官及諸州府之名又奏改易諸王
及公主邑號又奏改換諸衛名號又奏改易乘輿服御之
物又奏改換諸司及諸州府之印又奏改易天下諸山
名及諸水名又奏改易諸州縣鄉里之名又奏改易人
間小兒之名又奏改易諸陵名又奏改易諸寺觀名又奏
改易諸王及公主之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子名
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女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
之孫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孫女名又奏改易諸
王及公主之曾孫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曾孫女
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玄孫名又奏改易諸王及
公主之玄孫女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來孫名又
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來孫女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
主之昆孫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昆孫女名又奏
改易諸王及公主之仍孫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
仍孫女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雲孫名又奏改易
諸王及公主之雲孫女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耳
孫名又奏改易諸王及公主之耳

英毅及百家小說日絕高未坐帝即位已來坐朝覽讀出日
尤甚前日帳奏悉覆阿外有大小尚書令僕射大夫參
勑出次白宰相有疑請坐吾伏待罪有頃詔坐吾伏待罪有頃詔坐吾伏待罪有頃詔

為自理馬閑侍文書庶又入金幣之功三同元貢侯封食邑五百戶
封國公食邑二千戶餘如國公貢舉通優升進三等宰
百寮之請降藏事又不許
至是加位以及中山王英弟恪為驃騎大將軍太尉公錄尚
書事恪兄弟並為顯貴時人榮之
太宗貞觀十九年征遼而武士登臨涉戶峰望大慰成王
[illegible]
中宗神龍二年五月己亥帝以殷殿頻晏召太府卿姚紹親
問其故對曰比貢有精軍器切大史事如葉不忠太史令傅孝
忠奏云星犯帝座此則王者與大臣私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器五十兩以監豆盧革裴說之罪非實狀也
八月癸巳揚州節度使王播王涯等並加檢校官
春社罷特經過供頓之勞也然王播鄙俚尤甚無
安軍節度副使守太常卿分司東都李逢吉可守
衛尉卿分司東都李宗閔可守太僕卿分司東都
李德裕可守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可守太
子少保分司東都並依前件
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己巳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東
都留守
十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庚辰以前鄭滑節度使令狐楚為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癸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未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丙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丁酉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戊戌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己亥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庚子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丑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壬寅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癸卯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甲辰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丙午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丁未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戊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己酉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庚戌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亥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壬子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癸丑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甲寅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卯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丙辰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丁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戊午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己未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庚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酉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壬戌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癸亥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甲子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丑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丙寅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丁卯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戊辰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己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庚午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未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壬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癸酉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甲戌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亥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丙子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丁丑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戊寅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己卯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庚辰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壬午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癸未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甲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酉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丙戌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丁亥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戊子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己丑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庚寅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辛卯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令狐楚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壬辰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宗閔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癸巳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德裕為檢校尚
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甲午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李逢吉為檢校尚
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乙未以前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牛僧孺為檢校尚
書右

三十四主子曰位最為明帝在位二十二載年四十四太子琮立二年隋文帝滅入朝因留不遣

陳高祖武帝姓陳氏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寔之后世居潁川至元康中避晉亂永嘉末南遷焉為冠族相傳謂之陳留至子曰廣生康永嘉末為東海王越所獲太守吳英生高祖高祖生於

順帝以永始五年癸丑生
南齊高祖以宋元嘉四年丁卯生
武帝以元嘉二十七年己巳生於建康縣之青溪宅其從
陳孝穆皇后劉氏亦以是年同日生
梁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于秣陵縣同夏里三橋
宅初帝母張氏嘗夢抱日已而有娠其後忽見異香滿室紫光
照室遂取名曰光焉帝幼而聰睿及長容貌絕異龍顏大額
隆準日角龜文手垂過膝目有重瞳子
簡文帝以天監二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
孝元帝母阮修容夢龍昌其家晉安王天監七年八月丁巳
生帝于後宮蠶室中非常香有紫氣之異
陳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於吳興長城下若里
廢帝以梁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堂室
宣帝以梁大通二年十月戊寅生于江陵

後主以梁承聖三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
北齊文宣帝母婁太后既孕無夜有赤光照室私常怪之及生
帝之日侯尼鮮生言有相子也初婁太后有孕六月二女皆感
文宣則夢一龍一大龍自
後主則夢一龍
後主冊胡后夢於海上坐盆日入袒而浴有蛟天隊七年五
月五日生於并州鄴
幼主冊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
梁太祖以唐大中六年壬申歲十月二十一日生于陽山縣午
滿里是夕所生室之上有五色雲氣騰空照室內外日寒
朱家火發朱及則廬舍燔燼而郡人以誕辰故不啟葷之
開元元年五月辛巳有司奏以降誕之日為天明節休假前後
各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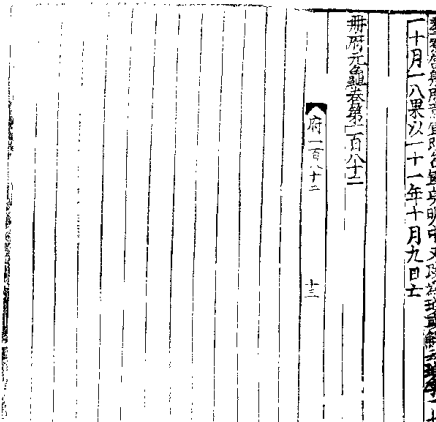
十月庚午大明節內外日寒各以奇貨異馬上壽故事內殿開
宴召釋道二教對御談論宣旨罷之命閣門使以香合賜宰臣
佛寺行香二年十月己未大明節道節愛刺史各進獻鞍馬
銀器錦綵等故事以祝誕辰於內殿設齋行香
三年十月癸未大明節帝御文明殿設齋慢道召宰
臣諸林學士預之諸道節度刺史及內外諸司使俱有進獻歐
陽修曰釋氏論天德之說以為清淨慈悲不殺不爭而帝王之
事則有所不能也故其為說如此
唐帝王誕辰皆以其日為節蓋自肅宗始也
天德元年戊申歲九月十一日生於東京統化三年三
月文武百官上言請以九月十二日帝降誕日為明聖節休假
三日從之

名諱

名以制義所以著令德之談諱不偏下所以申尊之情是知
名諱之來古今通而餘分之在位亦偏方之所奉雖本以嘉
辭期於令德或求諸義訓契彼末然蓋成敗之有端若符讖之

秦定號則稽之人事案彼大道諱威諱之在德豈名稱之乎
秦始皇帝名政以始至四十一年正月生於邯鄲
二世皇帝名胡亥
蜀先主名備字玄德
後主名禪字公嗣
晉司馬宣王名懿字仲達
景帝名師字子元
文帝名昭字子尚
武帝名炎字子烈

後主名皓字元宗小名皓布字皓宗
宋高祖名裕字德輿小字寄奴
少帝名義符小字車兒
文帝名義隆小字車兒
孝武帝諱駿小字休龍小字頭人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
明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
後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初明帝諱子在孕時以周易筮之卦得小畜小字故帝字慧震其後皇子亦如之
順帝諱準字仲謀小字和觀
南齊太祖高皇帝小字闍黎小字紹伯小字闍梨王子年歌曰從初其讖草蘭鬱結字元度



去旒順玄穹之意永臻康阜之期宜令有司於吉土地索廟基
舊貝名中外並改不得更有犯避
太常博士初名文舉開位下制曰朕仰慕先賢近覽家牒旋聞
將相之謀請紹祖宗之業羣情見迫三讓莫從禮從宸衷俯
順方欲崇嚴廟壁郊丘合徵定尊之義用表事神之敬
其或於文向淺在理未周亦異隨時別舊制義難具守行孝重
更名於已孤而君父稱尊書難知而易避今則變舊典註考
前訓允蹈龜筮之占庶合帝王之道敦推淳德无愧孝名中丞
秦宴當無所諱宜改名宴卓明中又改約瑁或解云瑁孝一十
一十月一八果以一十一年十月九日亡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八十三

閏位部二

勳業

自秦孝公世之雄烈并吞宇内武功震耀攘逐建大號至隋滅宗室之廟仰謀藉父兄之業遭值世亂分據勢勝奄宅吳蜀足為最國宇廣袤陳迭王南犯東擾北齊朝政多門權移臣下内難方興外敵乘之遂成厥功或抗義旗慨或乘機奮發智勇兼濟威德俱隆功成厥功或抗義旗慨或乘機奮發智勇兼濟威德俱隆勳業既著身殁後嗣以清外侮積累勞久終長民服歿後諡議咸表宏休將至理者為得讓而而君民者焉

秦莊王名子楚昭襄王之子孝文王卒立為秦王當是時東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郡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招致賓客將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

莊王卒即位年少初即位委國事大臣元年吾陽及汲郡軍定二年麃公將卒攻衛拔之五年攻魏定酸棗燕卷衍旄丘滑取三十三城又攻魏氏暢有晉陽四年山陽山陽城皆拔之取二十城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至函谷關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取東郡以其君角為其守屬徙居野王四年蒲骨城拔以攻龍孤魏都修武二年攻魏高都汲拔九年攻魏垣清河剛陵城皆拔十一年攻魏汲拔八年王弟長安君成蟜將軍擊趙屯留蒲鶮反軍戰屯留軍反成蟜軍反成蟜軍走死屯留反者皆斬薄疑軍走追北至上黨盡定取之十二年攻趙榆次新城狼孟十三年攻趙太原定置雁門郡十四年攻趙晉陽拔之遂定太原郡十五年大興兵使王翦將攻趙王翦將軍戍守上地王翦將軍與羌瘣伐趙平陽下井

陘仙端和將河内圍邯鄲城未拔代趙十九年廉頗將趙取燕二城代趙王遷立二十二年秦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三年秦滅趙王遷虜代王嘉并其兵二十四年秦滅魏王假置三川東郡碭郡二十五年秦滅楚王負芻置九江郡會稽郡二十六年秦滅燕王喜遼東郡二十七年秦滅代王嘉并其兵二十八年秦滅齊王建置齊郡并天下為始皇帝

蜀先主涿郡涿縣人祖雄父弘世仕州郡（郡宋本作郡下同）（仕宋本作任下同）先主少孤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貨財巨萬先主由是得用合徒衆後

漢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安喜縣屬中山國）督郵以公事到縣先主求謁不通直入縛督郵鄧二百解綬繫其頸著馬柳葉言公命須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丘毅詣丹楊募兵先主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為下密丞頃之官督郵從高唐尉還之為賊所破往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為別部司馬使屯青州收募得數千人瓚善遇之與田楷刑靖鄒丹等俱為瓚之左右翼以拒袁紹紹亦連和青州諸郡各擁兵自守莫肯相率瓚乃分先主使東合諸軍共討紹將麴義於界橋先主與劉平同功轉平原令後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謀為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太祖表公孫瓚先主與田楷東屯之時先主自有兵千餘人及幽州烏丸雜胡騎亦數百匹瓚疑其為己用乃分精兵三千餘人與先主俱南救青州與黃巾賊戰於齊北軍敗還依田楷楷以先主為別駕從事復遣先主與單經陶謙等守徐州以拒袁術術大將張勳橋蕤等屯盱眙淮北先主與朱靈呂布等攻破之謙表先主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謙病篤謂別駕麋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竺即以謙言告先主先主未敢當下邳陳登謂先主宜應之以為徐州人民所歸戴若使他人則不可得也先主從之遂領徐州牧屯下邳

欲盡使君禦賜州事先主曰袁公路近在壽春此四出五公
海內所歸君可以州與之登日公路驕奢非治亂之主今欲為
使君合步騎十万上可以安定淮汝南收羣心以圖山東若守
信義尊王室扶危救難則齊桓晉文之業不可以復加也
相孔融謂先主曰袁公路豈為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
意今日之事有能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先主遂領徐州
[illegible]
表術來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會公表先主為左將
軍東將軍封宜城亭侯歲遷安元年也先主與術相持經月日
布乘虛襲其妻子先主還救徐揚間先主覺襲之還到先主求和
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還屯沛守下邳遂還小沛復合兵得
万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曹公遇

之以為豫州牧將至沛收散卒給其軍糧益州東部都尉趙
[illegible]
遣高順攻之曹公遣夏侯惇往不能救為順所敗復屯先主妻
子送布曹公自出東征助先主圍布於下邳生禽布先主復得
妻子使曹公還許表先主為左將軍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開府
[illegible]
同席表徙經徐州尤就袁紹曹公遣先主督朱靈路招孫觀
帶中郎當詠曹公先未發是時曹公從容謂先主曰今天
下英雄使君與操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除万轉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嗣羽乘船載日糗便會江陵或謂先主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先主曰夫濟大事依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曹公以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先主已過曹公前精騎五千急追之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曹公大獲其人衆輜重先主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万餘人與俱到夏口先主遣諸葛亮自結於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万與先主并力破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疫疾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先主遂得南郡荊州刺史又南征江南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屬江南諸郡悉平分割疆界以給諸將及劉琦爲荊州牧治公安使關羽北守江陵南北相接以蔽蜀東門權與先主共破曹公先主表權爲討虜將軍領徐州牧治京口

先主至京見權綱紀大定益加敬憚遣關羽屯益陽張飛屯秭歸等向漢中討張魯內以圖曹公外以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万與先主并力破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疫疾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先主遂得南郡荊州刺史又南征江南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屬江南諸郡悉平分割疆界以給諸將及劉琦爲荊州牧治公安使關羽北守江陵南北相接以蔽蜀東門權與先主共破曹公先主表權爲討虜將軍領徐州牧治京口

先主至京見權綱紀大定益加敬憚遣關羽屯益陽張飛屯秭歸等向漢中討張魯內以圖曹公外以連孫權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万與先主并力破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與吳軍水陸并進追到南郡時又疫疾北軍多死曹公引歸先主遂得南郡荊州刺史又南征江南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屬江南諸郡悉平分割疆界以給諸將及劉琦爲荊州牧治公安使關羽北守江陵南北相接以蔽蜀東門權與先主共破曹公先主表權爲討虜將軍領徐州牧治京口留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助羽圍曹仁於樊又遣別將南郡太守潘璋偏將軍馬忠於臨沮截擊魏將于禁龐德等悉獲之禁降德不降遂斬德羽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孫權乘其後遣呂蒙襲南郡獲羽及將士家屬羽軍遂敗權又遣將潘璋馬忠於臨沮截擊斬羽及其子平先主聞羽敗權盡據荊州之地大怒遂帥諸軍伐吳權遣使求和先主不許遂進軍秭歸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於猇亭先主還白帝改白帝爲魚復縣因改名永安先主自猇亭還住秭歸收合離散兵馬甫復振旅將伐吳會疾病還住白帝遣尚書令李嚴尚書陳到守永安將軍馮習向宗督五谷道將軍黃權督江北軍以禦魏軍自率諸軍從巫峽建平入夷道猇亭駐營自正月至閏六月吳將軍李異劉寧等降魏魏文帝遣鎮軍大將軍曹仁大將軍夏侯尚征南大將軍曹休鎮南將軍曹真鎮東將軍張郃等分道並進以圖吳權遣將軍諸葛瑾南郡太守宗正胡綜等屯夷陵以拒曹仁將軍陸遜督朱然潘璋韓當徐盛等五萬人以拒先主將軍馬良伍習於佷山招納五谿蠻夷

十四年春自隗平囘遷於水濵山梢前於宛軍山勢作營隔塹
兵來攻其壘先主命諸葛亮高敞譙攻之大破淵軍斬淵首及
貴公所署將軍胡平等自長安安定吏民二萬餘口而還
亡者日多乃引軍還先主逐有漢中遣劉封孟達李等攻申
耽於上庸是秋群下上先主爲漢中王表於漢帝曰臣以
都督前關羽攻曹仁圍于樊於是權乃陰與吳下諸將通謀
州二十五年初文帝踐祚策命魏王曹丕爲王命曰嗣子
發喪制服追謚曰孝懿皇帝是歲改年曰黃初之所立皇帝
目上尊號加皇帝位於成都武擔之南
吳孫堅吳郡富春人少爲郡吏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
章自稱陽明皇帝堅從其子鄱陽令鄱陽賊帥梅乾等
募召精勇得千餘人與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刺史臧
吳興上言州郡合討破之是歲熹平元年刺史臧

三縣所在有稱吏民請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於鉅鹿郡
討有神靈遣八使以善道教化天下而皆相連結自稱黃天泰
平三月甲子三十六方一旦俱發天下響應燒燔官寺劫
略州郡殺害長吏朱儁新兵討擊之儁表請發荊揚江淮兵
者皆頓從聖又募諸商賈及發囚徒合萬餘人以補缺敗
聚同無前十餘萬人攻破波才進圍長社皇甫嵩朱儁
二軍合勢擊破之斬獲數萬人波才餘衆復與蒲雄
相拒嵩復擊破之雄等皆降潁川黃巾悉平
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也父防京兆尹懿年十三
司空張洪辟不就及長博學洽聞伏膺儒教以天下
平三年正月甲子朔日蝕詔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懿
以爲日蝕之異陰侵陽之象宜防後宮及外戚擅權
之漸又以爲人主當內動其機外順其宜故聖王
動則思天順則法地是以舉無過事而德施於人
今陛下即位三年矣而聖德未著天下之人未有
所戴誠宜遠覽虞夏之典中興殷周之美以崇天
人之和以答人神之望

州郡務相隸并以自彊大義絕遣會稽周馮發舉兵討之始興豪族也世爲郡吏馮性剛烈有氣決以討賊爲己任乃與同舉兵將救杜稷或說馮曰今王室微弱强臣專制雖興義兵將誰與定功馮曰不然昔秦政虐民天下大亂高祖因之以興漢室遭王莽篡逆光武又興復舊物今王室雖微未若秦莽之間也君何以知其不然馮曰昔秦末項籍背關懷楚自立威權由己號令不行豪桀各以其衆相王秦之亡形勢未有所歸高祖以布衣之士奮劍而起三年之中遂誅項籍海內一統此高祖之所以興也今王室雖微猶有周秦之半而海內之士未有所屬君若興義兵以誅暴亂則天下之士必有應君之時此君之所以興也君何以知其不然馮曰昔秦末項籍背關懷楚自立威權由己號令不行豪桀各以其衆相王秦之亡形勢未有所歸高祖以布衣之士奮劍而起三年之中遂誅項籍海內一統此高祖之所以興也今王室雖微猶有周秦之半而海內之士未有所屬君若興義兵以誅暴亂則天下之士必有應君之時此君之所以興也君何以知其不然

黃祖所害家貧鬻薪爲業有徵志以從表爲揚州牧先君以從兵討賊表以先君爲別駕從事領兵千餘人助討山賊先君以單車入賊營譬以禍福賊衆感悅皆投兵器稽首歸降表甚嘉之遷爲上虞長縣民有爭訟者輒到其門或自相謂曰長吏賢明我曹不宜爲非以相及也其化如此表以先君爲治中從事時劉備屯新野表以先君爲備軍師中郎將與備協規時事情好歡洽先君每以國士待備備亦以國士報之表卒後曹公南征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先君勸備攻琮琮不忍備遂奔江南先君與諸葛孔明徐元直等俱隨其後備到夏口遣先君與魯肅結好孫權權即遣肅與先君俱詣備共圖大事時曹公新得袁紹冀州威震四海先君謂備曰今曹公新破袁氏軍勢方盛不可與爭鋒宜且自納以待其變備從之先君進說權曰今豫州軍雖敗於長坂然關羽水軍精甲猶有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減萬人曹公遠來兵勢已疲聞其破荊州人情不安愚謂將軍誠能命猛將統數萬衆與豫州協心同力破曹公軍必矣破曹公軍必矣破曹公軍必矣

術表策爲折衝扼射行以從表將軍兵射千餘騎數十匹奮矛類從者數百人比至陽衆五六千策舟先自曲河徑於歷陽衆皆奔走從表進擊遂破之策復收合餘衆還住曲河從表復遣將軍張英等攻策策復擊破之英等走策追至橫江擊破之英等復還住歷陽策復攻破之英等復走策追至當利口英等復還住歷陽策復攻破之英等復走策追至當利口英等復還住歷陽策復攻破之英等復走策追至當利口

策知其無能也乃以手戟投之立死與有勇力白虎殿以其死也其懼進攻破之遷長史策自領會稽太守領以委策為丹楊太守以孫賁為豫章太守以賁弟翊為廬陵太守丹楊朱治為吳郡太守彭城張昭為撫軍中郎將秦松陳端等為謀主時未附策以書譎動之董卓亦表拜策為討逆將軍假節領會稽太守封吳侯策既得志乃誅殺嚴白虎餘黨及劉繇太史慈嚴輿等皆降策遂渡江轉鬬所向無前乃上書獻帝曰臣亡父堅興舉義兵誓討國賊董卓卓畏威懷惠徙都西遷堅乘輿播越東還復為逆臣劉表所遮堅輕騎討之為流矢所中薨臣兄弟幼童恃堅餘烈為堅舊部曲之所附託遂承父兄之基業統領堅衆紹先人之好結援於袁氏以為外助興兵北首為國討賊會表已死而子琮委荊州於曹操操遂來東下臣輒勒兵與戰進討其罪操乃引軍還北臣因此時收合餘燼東定吳會誅除兇穢梟夷黥布殄滅王郎破走袁術術窮奔九江遂陷壽春官爵極品位為通侯臣之所受實過其望今奉先人墳墓兵衆土地以為藩輔而操利在滅臣臣死之日操之為計先圖中國次及邊鄙臣雖在地下猶望旌旗指麾山東以效微節也

若輔而成之則臣事之矣若不幸所望也使君五世相承為漢室輔崇能之義豈顧為此恒勤忠守節以報王室時人多歎國家之言至孫賁之文尚以悅主為美不顧成敗之計古今所惜可不熟慮宜言語恒勤致懃苟有益於尊明無所辭林不納與客言江東可以為資於是賁與策相結納策以賁為兄事之策攻廬江太守劉勳勳走保皖城策復攻拔之勳收餘衆還為策用策以勳為丹楊都尉策將其衆欲渡擊豫章太守華歆會王朗說策曰歆朗雖有名而實虛聲不為用今舉衆以襲人後方有疑心必不敢動策從之乃潛渡豫章歆朗果不意策卒至大驚遣將拒之策與戰於西安大破之歆朗走保南昌策復進擊破之遂入南昌收其珍寶

東曹公力未能遠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正又為子章取貢女皆還隨策弟權并又命揚州刺史嚴象舉權茂才建安五年曹公與袁紹相拒官渡陰欲襲許迎漢帝密治兵部署諸將未發會為故吏陳氏所殺先是策殺貢小子與客三人江邊策亦被創還吳客劉勳等聞策死謂策部曲將孫輔等曰今孤兒幼弱諸將各有彊志外託名附實各圖其利不可一統宜因其未發速往襲之則事必克矣輔等然之輔乃詐降勳勳信之輔等因其無備襲擊勳勳軍驚潰輔等追擊盡獲勳衆及其珍寶

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衆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待吾兒弟幷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衆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至於收攬人才使之為己用卿亦不如我策臨終以國事授我謂我能總攬衆才以定大業故能有之耳權深納其言策薨時年二十六權年十九號追諡策為長沙桓王權策

之弟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為陽羨長，授兵千餘人，令討山賊。時策年十七，已有大志，乃謂權曰：「卿非我敵也，當以國家為務，結納名士，使為己用，此高祖之業也。」策既用孝廉為江東小霸王，而權亦以賢明著稱，故周瑜、魯肅、呂蒙等皆為之盡力。

建安五年，策薨，權以弱冠承父兄餘業，統治江東。是時曹公方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權遣使通好於曹公，曹公表權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以妹妻之。

六年，曹公北征柳城，劉表使劉備邀擊許下，曹公還，備走劉表。權乘虛襲破皖城，虜其人民，盡得其眾。

七年，權西伐黃祖，破之，殺祖大將張碩。

八年，權復征黃祖，祖走，追斬之。

九年，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劉備奔夏口，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備合擊曹公於赤壁，大破之，曹公燒其餘船，引軍北還，留曹仁、徐晃等守江陵，周瑜、程普等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

十年，權以呂蒙為廣德長相，孫皎為橫野中郎將，甘寧為西陵太守，徐詳為宣威校尉，董襲為武鋒中郎將，凌統為偏將軍，周泰為平虜將軍，蔣欽為盪寇中郎將，陳武為昭信校尉，潘璋為平北都尉，朱然為定威校尉，徐盛為振威校尉，丁奉為奮威校尉，宋謙為綏遠都尉，程普為荊州南部督，魯肅為贊軍校尉，助周瑜拒曹公。

十一年，權以張昭為綏遠將軍，領婁縣，使與秦松、陸績等典農事，以為軍資。

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四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四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四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四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四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四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四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四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四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四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五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五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五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五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五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五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五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五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五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五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六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六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六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六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六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六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六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六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六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六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七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七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七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七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七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七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七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七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七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七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八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八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八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八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八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八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八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八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八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八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九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九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九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九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九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九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九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九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九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九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二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二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二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二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二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二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二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二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二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二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三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三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三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三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三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三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三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三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三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三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四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四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四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四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四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四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四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四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四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四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五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五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五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五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五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五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五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五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五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五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六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六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六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六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六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六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六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六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六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六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七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七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七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七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七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七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七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七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七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七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八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八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八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八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八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八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八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八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八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八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九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九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九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九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九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九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九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九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一百九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一百九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二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二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二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二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二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二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二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二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二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二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三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三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三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三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三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三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三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三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三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三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四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四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四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四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四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四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四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四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四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四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五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五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五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五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五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五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五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五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五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五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六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六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六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六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六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六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六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六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六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六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七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七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七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七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七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七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七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七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七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七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八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八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八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八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八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八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八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八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八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八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九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九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九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九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九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九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九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九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二百九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二百九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二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二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二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二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二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二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二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二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二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二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三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三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三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三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三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三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三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三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三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三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四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四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四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四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四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四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四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四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四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四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五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五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五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五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五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五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五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五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五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五十九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六十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六十一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六十二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六十三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六十四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六十五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六十六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六十七年，權以呂蒙為橫野中郎將，領陽羨長相，屯據陽羨，以備山越。

三百六十八年，權以周瑜為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屯據江陵，以備曹仁。

三百六十九年，權以呂

公仁以討羽自効曹公且欲使羽與猿權相持以關之驛傳權書使曹仁以書射木羽羽猶豫不肯去閏月權征羽先遣呂蒙襲公安糜芳士仁家到南郡南郡太守麋芳芳以城降蒙據江陵擒其老弱釋于荊之四陸遂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還屯夷陵守峽口以備蜀關羽還當陽西保麥城權使誘之羽偽降立旛旗為象人於城上因遁走兵皆解散尚十餘騎權先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十二月璋司馬馬忠獲羽及其子平部曲馬勒等於章鄉遂定荊州曹公表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二十五年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三月是年冬魏受漢禪明年四月劉備稱帝自公安都鄂魏文帝策封權為吳王加九錫又明年正月權遣陸遜部將軍宋謙等攻備五屯皆破之所斬及投兵降首數萬人劉備奔走僅以身免初權外託事魏而歐心不款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與

權盟羽并殺仕子權辭讓不受魏乃命曹休張遼溫嶠出洞口

曹仁出濡須張遼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蒙等督五軍拒之權遂破元黃武昭元年拜大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樂猶與魏文帝相往來五年後并乃絕八年春公卿百司皆勸權正尊號四月丙申遂即皇帝位

冊府元龜　卷第一百八十四

閏位部三

勳業第二

宋高祖武皇帝義熙元年正月交二十一世孫初為晉建威將軍劉牢之參軍事十二年十月牢之為會稽內史孫恩作亂於會稽衛將軍謝琰討之請帝為府軍事十二月牢之至吳而賊據海道北結徐州之命帝與數千人規賊送近會稽城至衆數千人高祖便進與戰所將人多死而戰意益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復欲父恐為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賊乃奔退斬獲千餘人推鋒而進至山陰恩退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劉柳軍謝琰十月劉牢之以前將軍會稽內史來討恩至丹徒帝為前鋒至于時衆力既寡加以疲病帝乃徙行軍事草創軍衆數百本擊大破之投竄島嶼以破非旬數僅得還船被推領餘悍其衆力猶向京師樓船高大恩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每知劉牢之已還朝廷有備遂走向滬瀆八月以帝為建武將軍下邳太守追討之攻恩於海鹽之破之三戰並大擒俘馘以萬數恩自是餘燼孤窮不能復振九月恩赴海死餘衆悉降

帝以父喪解職三年喪終起復為輔國將軍下邳太守時桓玄篡位遣使徵帝帝不應玄遣其將何謙馮遷率衆三萬來討帝與戰於下邳大破之玄又遣其將桓振率衆三萬來寇廣陵帝與振戰於竹里又破之振退走保上洛帝追至其城振乞降乃釋之玄又遣其將桓蔚率衆三萬來寇京口帝與蔚戰於覆舟山又破之蔚退走保江陵玄又遣其將桓石生率衆三萬來寇京口帝與戰於覆舟山又破之石生退走保枝江玄又遣其將桓石綏率衆三萬來寇京口帝與戰於覆舟山又破之石綏退走保江陵玄又遣其將桓石康率衆三萬來寇京口帝與戰於覆舟山又破之石康退走保江陵玄又遣其將桓石民率衆三萬來寇京口帝與戰於覆舟山又破之石民

住歲四衆從於江北謀起兵殺劉長民為陳刺史劉遠至軍府參僕謀議歷陽相應元德太子謀於京邑聚衆攻宮並剋期舉兵三年二月己巳朝乙卯帝託以遊獵與無忌等收捕義從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等皆伏誅劉毅劉藩隆與敬宣道濟從兄軌之帝弟道憐冠向弥平昌孟懷玉晉安殺臨淮劉嚮從弟壯之東莞殘亂等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詔曰逆臣桓玄篡奪天下移晉祚於桓氏玄既誅義熙初復晉祚於我宋陽烏猶巢覆卵猶全況在含生重茂宗祊焉得不興滅國繼絶善之大者也其封零陵縣公恭帝為零陵王奉其祭祀車旗服冕一如舊儀以徇帝既為桓玄所篡義熙初復晉祚於我宋陽烏猶巢覆卵猶全況在含生重茂宗祊焉得不興滅國繼絶善之大者也其封零陵縣公恭帝為零陵王奉其祭祀車旗服冕一如舊儀以徇

江州刺史郭祖深奉迎王立宮于尋陽謁祖深奉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石頭檢武將軍諸葛長民收捕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將軍檀道濟之將檀祗等收捕義從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等皆伏誅劉毅劉藩隆與敬宣道濟從兄軌之帝弟道憐冠向弥平昌孟懷玉晉安殺臨淮劉嚮從弟壯之東莞殘亂等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詔曰逆臣桓玄篡奪天下移晉祚於桓氏玄既誅義熙初復晉祚於我宋陽烏猶巢覆卵猶全況在含生重茂宗祊焉得不興滅國繼絶善之大者也其封零陵縣公恭帝為零陵王奉其祭祀車旗服冕一如舊儀以徇

前後書皇帝尊號曰武帝廟號高祖諱改百官開殿等並依舊典短書也

庚辰以下軍之卒度丹山西敗合二萬三千人又遣武騎將軍庾韓之配以精手利器助謙等帝躬先士卒奔突陷陣無不一當百叶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焚燒天蓋謙之部眾震駭等請軍一將若得僧尼為質軍實陣而定意已東帥命鎮石頭城王又自舟於石頭仍將千餘人浮江而走

送之未至而玄敬玄邕皆陽江州刺史郭祖之備兵法物資之玄牧畏侍二十餘人扶天子走江陵屬軍將重劉翼韓國胄何無忌誠武將軍劉道規道濟四月癸丑陸上道為大將軍武帝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後不在赦例以子子韶又與衆向歷陽為程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無忌道規破玄大將卓謐等于蕪湖分兵追玄玄將馮遷據尋陽江州諸軍事玄既還揚州大聚兵衆召水軍將軍魯宗之等率衆二萬拔八子發江陵步上與冠軍將軍劉毅等相遇於崢嶸洲衆軍大敗之玄弃衆得脫天子還復江陵玄奉晉安王恢至尋陽西走南郡太守王騰之揚州別駕王康產遂京師之玄至江陵因

東帝帝之狀我也將道覆軍衆聽道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時平原內史劉琨帝之初刺豫也欲倚琨下招清盛河洛號而彼鄙使至劉曰昔師保南州軍何無意與徐道覆戰于豫章敗績無志被害內外震駭朝廷欲奉乘輿北走號帝尋知賊衆未至人情小安帝至下邳以船運輜重自率精銳步歸至尋陽聞無恙被害哭臨盡哀京邑失守乃兼行疲數十人至淮口陽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也帝不喜單船過江遂至京口與乃大安四月癸未帝至京師解嚴息甲循之初不也使道覆追帝帝令諸軍相中諸軍悉發刺史道規督衆西討以為納所敗循復至巴陵與道覆連戰而下帝以南蕩羣盜未盡遂詔不聽五月劉毅敗績于豫章沔間至內外憚擾帝與諸將共謀始還久劉興疾病不能戰士不滿數千人賊數十倍乃舟重百里不絕奔敗還者並聲其雄猛孟和詭稱長民懼襲

自蔡州南走留其將當陽侯長民五千人為殿百餘戍南陵王仲德等聞大軍至乃進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皆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循廣州守兵不以為道為防是月建威將軍孫季高等至而城池堅兵儲數千裂高焚賊舟艦多方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輕舟奔始興季高撫其舊民戰其親黨勸兵讓守初帝之遣季高也衆以海道艱遠或至為難且分撥見力二三非帝不從徵季高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蛟魔鴟今將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戰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季高愛帝而行於期見擒循方治兵儲戰諸將欲帥船投季高帝令季高出蛟魔鴟必

守廣方前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帝中流慶之因風放箭燒賊艦悉消西岸上軍先得人馬以投火焚之煙炎張天賊衆大歐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遣秦陽初分道步騎上岸攻圍守備逃潰初軍未至時怪及燒敗艦衆乃懷疑召王仲德議之仲德曰虜前鋒輕銳利在急戰今聞官軍水陸俱進內外震駭必欲決命以死爭鋒難與爭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還廣陵帝復自至堅守道侍中貴門旁師于行所七年正月城潰于京師收送建康殺之十二月廬循至番禺為其將李高所敗收餘衆南走劉蕃至廣主斬徐道覆傳首京師八年四月以後將軍劉義宣為荊州刺史鎮與帝很舉大義與復皇室既有雄才大志厚自防衛與帝猜嫌浸相疑忌帝殺不能居下裝為襲壻為國之親求從荊州刺史潛以為副貳九月蕃入朝帝收蕃及浪並於獄賜死自表討義宣于是義宣舉兵

軍主臧質襲江陵十月魏之叛及宣與晉兵討十一月帝以西陽太守朱脩之為益州刺史率衆伐蜀進蕃太傅揚州牧九年二月乃遣王玄謨初討焉長貪溫驍猛為士民所患劉毅之死於州聞作亂帝委脩之右出士丁并兼自隨徐出外江

十九年竟陵蠻劉文冑遣帝領偏軍討河北蠻二十一年伐蠭至安樂山並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懿以話襲襄陽啓帝自隨戎馬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初為右軍中兵參軍二十七年魏軍圍安陸帝遣子陳慶等還援朝廷不許宣今左右部不得動須東敵叛奔議欲放石梁西南高地築壘圍南道斷賊走向鍾離帝追至魏縣而梁主已潛過淮舟相遇於荒山下合戰敵續擊淮奔退宗之等皆斷走帝遂前進圍守為虜所攻圍甚急

已丑帝戎服出殿君臣禁衛翼衛等議迎立順帝甲午帝移鎮東府與梁等各甲仗五十人殿丙申進位侍中司空尚書事録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封宋公邑五千户給油幢車班劍三十人帝固辭上加殊禮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南徐州刺史封楊王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帝位司空加前部鼓吹帝既受位之舉天下京師咸謂十二月九如帝入居禁宮西討前湘州刺史王敦大破之兄子遵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一月與敦合相交構梁至東府期帝出郊帝欲不出外謀愈固司徒李梁尚書令劉隗見帝威權稍成慮不自安與諸將密議討攻石頭並擒駿之帝屯閶陽堂駐蹕相持帝遣詣將

為[illegible]敵速平矣而[illegible]
與[illegible]奉宗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即襲陛生為太子左衛率府率隋煬帝並親召擢至於御榻自整隋州刺史後遷淮南道安撫大使時江都宮變化及帝為宇文化及所弒化及僭位不自安將謀篡奪待眾服來迎

潘垣因而懷情恣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結人寡謀若潛開
罪於延年中外土分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實君見機不俟終日
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詣第以時聚集坂相防疑拔足無路鞏伯
據滯荊湘而汪漢清雍州士馬呼吸數萬敵視其間以觀天下
世治則順效本朝世亂則爲國異姓可得鼎時遲迴此蓋萬全
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黎聞之亦色心未之許乃要遠帝乃
沈吟良深見意帝益疑於是遣使齎詔賜攸死攸仗節不受使
還帝復手敕切讓攸攸乃飲藥而卒

孝武帝大明元年冬十月庚戌詔書悉以帝命召長史王玄
謨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僚佐集於驍騎將軍府玄謨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吾
之舉檢驗蹤迹無異武王但未有白魚赤烏之瑞耳衆皆笑曰今日之舉天人同心
事在必濟若不時定變生不測同謀者若遲刻
雍之兵將至東夏轉運出不能前討虎賁之旨主役御刀
應勳之徒就我能使山陽至前便助我首誰若猶豫則
陽至已後帝復令大駕躡蹤而尤帝去後帝謂張永
夫用兵之道以仁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足
业前遣大將分據州府小將專征有司奏封一切行事不得相關不
專凡第云大獄以貝及刑大獄而已無所詰行事不得相關不
容妄有所啓天獄是行事必奪攻關心請行事與天獄共隨其
事小人人生死相繫進退維谷以明
少漏吾謀則是勦而空函定一州矣止陽至江安聞杀疑不上
鎮胄大懼乃斬天獄吏首以陽信小將蔡十人勦入領胄伏甲
斬之送首帝亦仍以南康王導代之讓來告且曰時月未到當

須來年二月遷便進兵趙世非朝夕之事帝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
竭況所籍襄心一時驟集事事相掣繼廷疑息頓兵十旬衆生
怖矣童兒五異便大事不成今大白出而方杖義而動大將入
誅有何不利庾炳之以爲上流武昌太祖舊鎮湓
城正尊號敕後進軍帝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本事鄧
義無進退今者小南康貴人手中彼便挾大子以令諸侯而廷
事不捷故自關文同僕若功業克建威望高滿誠今大下誰敢
不從豈是疑人奪人處分至石城當面賜王茂曹景宗也然洗
南立新野郡以景宗爲相國以帝爲征東
將軍給鼓吹一部代申胄送妻子爲質鎮守襄陽城州府事
擔守臺城府司馬張弘策守樊城功曹史吉士瞻長史史叔
成主簿嗣祖悉司馬部公杜叔寶別駕少府綽事究竟城內轉漕

豹觀京邑曰大道不常興世無永治衆相公謀明非皆因
地图而復有貧賤之雄以智聖故昌邑亡宣事興海西敗
簡文外歷近畿內參政理驗前經事明往策獨夫擾
乱天常篡殺君父德義凋盡歲月滋甚其間英傑
豺狼非之日積民心寄命於前怦宮在殿遍無衆色權蹊游宴百過不常所服
皇衣更增綵飾所行車輿皆以金玉爲飾被髮有神威之名婦妻被千女之服至乃作謹宣露衆本歸倒
新都其間以爲權奚曜綵流光之名鄭波流士女爭服
行產偏梁衆戶曾母不設公卿貴人皆以纏皮
覆衣偏梁衆戶曾母不設公卿貴人皆以纏皮
爲袴以爲流行之服又加以金銀飾之以日纏皮
爲袴以爲流行之服又加以金銀飾之以日纏皮
爲袴以爲流行之服又加以金銀飾之以日

之甚有忠臣人神之主宗社所危海內流離民庶塗炭志逆慢慢如權厥角生鳴呼授之無地統有衛春前朝義均休戚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戰頗北因不敢出諸將議欲攻之帝不許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陽軍主光子拾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壬寅遣衛尉席闡文劉寅軍主蕭满等各將軍隊分頭兵兩岸不併勢向上軍帥闡文曰漢口路通朔雍州刺史蕭穎胄遣軍主馬仙琕將精騎萬人屯峴山以斷援路仙琕又分兵斷魯山道以絕救兵壓漢口連營數州今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魯山步阻沔路所部蠻隊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憚攻城不拔近郊以逼城下城中無糧人情自離一舉必擒若頓兵堅城外救四集表裏受敵此危道也帝不從闡文固執以為不然乃分兵攻城自率大軍屯魯山以絕救路城內糧盡外援不至果以城降仙琕入城斬穎胄送首江陵

紙指徒勤我醜歷此之下計何謂已衆物為我自強軍前攻城但以見計事在目中無患不捷借顏軍靖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昌帝乃命左衛將軍蕭懿造祐據漁湖南陽湖劉道勇北據馬嶺夾兩岸而待之子陽又遣軍主蕭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孺死其衆復推助防蕭加湖府過子陽水淵不通艦其後軍主蕭潛師襲破之子陽等聞之大懼即夜燒營遁走懿追擊之斬獲數千人子陽等單舸而免其餘衆悉降於是東昏益懼遣中書舍人茹法珍黃門郎梅蟲兒等齎金帛詣軍勞賜將士加授子陽等官爵并敕令速進子陽等既受命乃更相謂曰今頓兵堅城外救四集表裏受敵此危道也因命撤所獲器仗分給將士將欲還師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紀號曰已及雄據蜀有典而伊霍擁嬰立賢是大舉委立明垂義端色綸勳高代人易亂以治俾昌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江漢南色雲霧蒸蒸猶然匪懈公投政勤王事惟拯溺聲功豈無息不趣此又公之功也當盛夏炎暑蒸人如焚公冒熱而行未嘗一舍遇井則飲遇樹則憩士有疾病公為調藥親自撫視其有死喪公為之經紀其家士有過誤公為之掩覆其有才能公為之薦達其有善言公為之稱揚其有急難公為之赴救其有貧乏公為之賑給其有孤弱公為之恩養其有冤抑公為之申理其有功績公為之奏聞其有罪戾公為之隱庇其有親戚公為之婚姻其有僚屬公為之禮接其有賓客公為之飲食其有疾病公為之醫藥其有喜慶公為之歡樂其有憂戚公為之哀傷其有患難公為之拯救其有仇讎公為之和解其有冠婚公為之賀慶

喪時宮謚祔孔熾豈使宗社如緡神器與王而已哉至於北燕
遼土夫冠敗滅餘燼殘喘指命崇朝含生葉業投足無所遯乃
山川反覆草木塗地梁夫仁被行葦之時麻衣之日何其
遼寧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鞫旅指景長驅而本朝危切殊鄰遐
邇悠悠搤腕水匿相望莫自拔熟屈子哀盲瞽城勤卒遏川竭
而泣秦昭感風飄開徙水激地險蜜隨君效義而為無疑
伸於危京而看我帝綱摧頹姦宄肆毒生靈塗炭
庶命不在天莊莊六合咸受其賜易俗革典民不失職仁信並
行禮樂同暢伊周未足方執恒文遂有越德而爵後漢牧地約
秦疆非所以式酬茂烈崇勳寵田公履謙光本形象德宏義
數未申聊增卹便宜崇勛禮於副遐邇之望可進位征西大將
為王以統州之南譙廬江州之豫陽鄭州之武昌西陽南徐
州之南琅邪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
為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錄尚大將軍如故公固辭前詔辭旨
懇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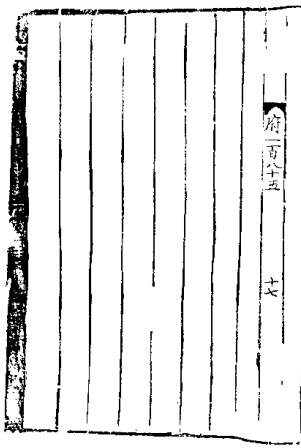
相國左長史王誓等重白依裁請三月丙午命正冕十旒
建天子旌旗以鸞入導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
鹵簿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妃子王女爵命之號一依舊儀
世祖元皇帝第七子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邑二千戶初
為會稽太守入為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為使持
節都督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
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進號鎮
西將軍五年入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為使持節都
督荊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
史三年入侍太子令入講讀至江陵宣帝
授兵於湘州刺史可東下警慎所遵七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即

衆討譽方等戰敗死又遣領兵將軍曉武代之九月乙卯雍州
刺史岳陽王察聚共反來寇江陵帝聚流將杜劉
敬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衆來降丙寅寨遁走鎮衆攻湘州不
剋又遣左衛將軍周鐵虎都督衡桂諸軍事
散五月辛未僧辯破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湘州平六月乙丑以
散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開遣來降九月甲寅以前
郢州刺史南平王格為中衛將軍王僧辯為鎮軍將軍其月
任約寇西陽西陽太守文成方衡將軍陸法和以西陽王格為
荊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格及大款大欽等荊州國一千
人來降晉安王帝相國掾百僚奏請加帝九錫不許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
史蘭欽為鎮南將軍廣州刺史遣議軍將軍淳于量討
始定州刺史杜岑安帥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五年三月侯景寇
兵西上會任約軍閏四月丙午約與宋子仙襲郢州執方諸代

中侍文威陵子春等奉王恂尹悅杜岑安定陳顯達成領軍
將軍王僧辯帥師東也巴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月癸未帝遣班
師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伐任約衆景遂逼
先拜王僧辯為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為領
軍陸法和為鎮軍將軍仍令僧辯率衆追景所至皆捷八月僧
辯下次湓城九月以僧辯為江州刺史是月僧辯率衆東討
不許賊司徒侯瑱東南道大行臺侯安都自梁武帝敗檄告四方曰大
義滅親周公所以垂訓一人有慶兆庶斯賴況乎公義私恩
表表者乎昔晉惠六年二月僧辯衆軍發自郢州

頑之士默資縱騁之夫吃咤則風雲變色叱咄則鬼神驚走則追蹤勒騎則當鋒陷陣以比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沃之隊延頸舉踵安賢屈膝
胡人不敢牧馬秦王不敢窺弓叶和萬平章百姓一亮九疇易之大也誠臣侯景因叛換君鴻鵠偽號懸瓠空城不非國智
魯春秋筆削不踰月而誅逆賊之名聽信乎之求檄九州之罪惡
三軍之錢貨于貨賄大如紀極敢興逆亂稱我王綱紀自正德
恒兵安忘日者結怨江洋若過單于朝廷屢動彭生之魂未殄
豫章猶度袁宏之請已反為獸傳翼逐招致度龍我生民驍
豫我兄弟或見以重圍單雍郭擾甲胄横戈熙日則霓龍蜿蜒
龍騰載野則平原掩色信則江水同流風與虎嘯雲與龍吟
無善登得情信則張飛河陽壯膽南山之竹未足
一其愆而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宝之至伏床先帝登祖
安重義驚奏謹案劉方推裂痛宠奉善無地容身景阻飢疏
若其狠戾恣睢忍害無親不義為喪失節無恥之甚
也臣以義勇事忠宗負盛力前破宠張木同赤岸
木以絳河壮約逆首於安南化仁面辯為漢口子仙先活於高
郵希分敗績於彭城徐州之軍爭於下邳事於淮義
宠力盛先逃並舟楫以濟江淮之間義
兵已成北逃不可容蓋府檄有上流宠據於鼓
其命言周依舊職宠有後宠彼惟天驕謂能如此況臣日月
二不不誅誰為自為子兼國兼家苟威以義煌煌建宜追檄一共

建功赤旗之麾起于解夜勤於若宠之帝流計其同盟不復一族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周何救成耳証朝伺夕斜長秋之嗅禁郢
支之鄭今司寇明慎所謀止侯禁而已誓元恒軍一無所
問諸君或世荷忠貞自負儒雅對揚龍旂勤王府慎眉皆盟
無由自効豆不斷泉盧上慨皇天不祐忠義難立自古信誅
南風迺暖而顧瓦解立功歸福寇得有能歸義者以願官爵像全城邑
萬戶開國公綿布五萬匹有能率勤義衆以願官爵像全城邑
不為敵守所拘束者方伯下令聞行並聚出河以待命入
者福同加使日雖降漢且現金銀必有其中何恤無位若能逆
末及拒逆王師大軍一臨刑並用赦孟諸之罪爵賞之文願盡宣
布以達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軍中大懼布
遂立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軍中大懼布
敵平告明皇太社已丑僧辯等入奉表勸進不許五月庚午司
空南平王梁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上尊號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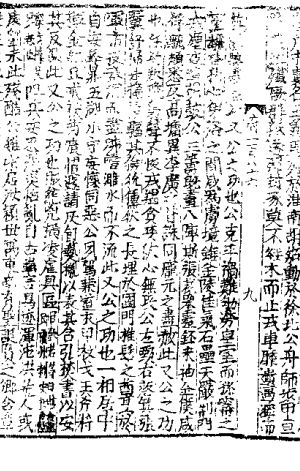
凶讓不受庾又檄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僧辯為司徐鎮東將軍丁酉制以左僕射王偉尚書令左光祿大夫侯瑱為司空陳永定元年十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勸帝即尊號表三上從之十一月丙子即皇帝位

陳高祖武帝以俊懷有大志不治生産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敢為當時所推服梁大同初為新喻侯蕭映所廣州刺史以帝為中直兵參軍資府之領映令帝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帝監宗隆郡安化二縣元不賓帝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為刺史以恭心撫土人李賁逐諮數州賁并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蘇侃討賁刺史盧子雄與子雄弟子略與侃子安成王頊等不時進督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侃子安成王頊等不時進督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侃子安成王頊等不時進督於廣州伏誅

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陵江縣侯尊授散騎常侍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西江州刺史餘如故聽軍府僚佐一依舊典進位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如蕭何張良故事以揚州之宣城永世之臨海永嘉之東陽新安之新安永興之會稽東陽之東陽永嘉之永嘉新安之新安永興之會稽東陽之東陽永嘉之永嘉新安之新安永興之會稽東陽之東陽永嘉之永嘉

討杜龕十一月己卯北齊遣兵五千濟淮援梁帝命合州刺史徐度於合城守之擊南兵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率衆二萬出魯山以救合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胡野渡北要三鵲百馬千匹入于石頭癸未帝遣侯安都領水軍及襲胡野境達摩聞之於峰陽周鐵武舉舟師前濟遇侯安都擊破之達摩退保北岸安都進軍攻圍之達摩乞降安都不許達摩窮迫乃降安都送之建康斬於市仍遣軍戍於野航築城使杜稜鎮守齊人又於金門北南立二柵以拒官軍甲辰齊將徐州刺史裴子烈等攻治城柵帝頓城南門觀軍之戰齊人大潰獲其將帥百餘人子烈等收餘衆入城門閉乙巳帝自將步騎攻其西門齊人開門出戰帝擊走之追奔入城門齊人復閉門拒守帝乃退軍丙午齊將軍斛律平率衆來援帝聞之乃解圍而去丁未帝還建康

策勳十二次次第封賞二年正月丙午朔帝大會羣臣於太極殿論功行賞以侯瑱為第一封臨川郡王食邑五千戶侯安都為第二封永興郡公食邑四千戶其餘將帥各以功受賞差有封爵者凡一百餘人追贈故司空陳寶應為臨川郡王侯瑱為第一封臨川郡王食邑五千戶侯安都為第二封永興郡公食邑四千戶其餘將帥各以功受賞差有封爵者凡一百餘人追贈故司空陳寶應為臨川郡王



之際而事情報德寇稱兵闕庭所以重裂當中載籍尤著也今義興以南丹陽以西揚州之境即古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東陽新安孝興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都陽豫章廬陵川十郡封公錫之青土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夏后受分茲侯洪爲殊師晉都諸侯作卿士兼其內外禮貴敬宜今命博郡兼太尉王導長相國印綬陳公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侍中太尉公等上金章首紫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揆百揆總百司位絕朝班置由事華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業其領衛大將軍揚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使命以公覆爲相餘悉如舊公冕衣裳赤舄六柄有虞是用錫公大輅戎各一玄牡二駟以公爲侯爵崇敬疏爵開國食邑萬戶是用錫公土茅苴以爲社稷之主所以建侯衛王室也公其祗順典命恢弘大業以光我高祖宣皇帝之洪烈以對揚我皇天之休命往欽哉

外制國政尤景朝政兼尚書事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拯揚荊楚德建賢純主盛朝典人重合是用錫公納陛以公贊於厥躬兩世輯寧持衡四秀臨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弦明哨在刑省衆兼無敖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茂量清簡淵通頌包一朝書括盡家宇宙是用錫公龍旗九旒鸞和八鈴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

義興周處尤景朝政兼尚書事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拯揚荊楚德建賢純主盛朝典人重合是用錫公納陛以公贊於厥躬兩世輯寧持衡四秀臨御八荒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弦明哨在刑省衆兼無敖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鉞各一以公英猷茂量清簡淵通頌包一朝書括盡家宇宙是用錫公龍旗九旒鸞和八鈴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

明春露秋霜有文有武是用錫公彤弓一玈彤矢百枯弓十枯矢千以公先登陷陣折衝禦侮是用錫公鈇鉞一鉉主璜副焉陳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注云故事其餘損益亦以參酌爲宜今以公爲丞相尤興於義以光我高祖之命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以揚州之會稽臨澤水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義江州之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并前二十郡益前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領衛大將軍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乘天子車旗駕五時副車金根五時副車重翟八佾設鍾虡宮縣樂舞六佾設鍾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王百官一依舊典是月辛未晉受

世祖文帝姚興僭稱秦烈王之子少沈敏有識量留意經史學勤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每令侍側人多依仰意欲帝傾俯家祖所爲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西征長安使牧帝及衛陽王歆等送小刀與因以刺帝至便屬史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乃得出起家兼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領揚州刺史撫納華戎人情大得其歡心景之逆也帝討平之梁承聖二年授假武將軍監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廣陵使帝爲前軍每破敵克捷高祖之討王僧辯也先召帝與謀時僧辯子嗣安堅據吳興兵衆甚強高祖令帝襲長城立柵以備龕帝收兵練數百人鼓備又少龍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乘虛夜至泊相覘失色帝命舉火自若即命分明於是衆心乃定旦知嗣內人火日夜若攻帝數厲將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去高祖遣周文育陳武將兵助防斷

義要衝必疾潛陣相繼命將軍劉徵將千餘人來助防斷大敵寡急因請降衆揚州刺史張彪起兵圖臨海太守虞寄寄使求救帝與周文育輕兵往會擒彪彪衆悉降帝盡收其部曲家累悉以授之又破尤若耶村民劉龍龍等事定徵將軍會稽太守山越臨川郡王世一千人拜侍中安東將軍又周文育侯都敷等俱口誦帝入奔建陳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甲午朔帝御崇元殿受冊寶加尊號禮畢大赦改元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庚申朔帝御崇元殿受冊寶加尊號禮畢大赦改元

宋太祖建隆元年正月庚申朔帝御崇元殿受冊寶加尊號禮畢大赦改元

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爾等天下衆皆
憚爾死生唯命帝即召君不得已則曰推牛饗士喻以討朱之
意封隆之進曰子貴一時普天幸甚帝曰討賊大機也孤時犬
羊以死繼之何救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
未顯言爾朱氏及至元忠與高乾平殺州動爾朱羽生首來謁
帝慰撫自

來遷革漢德興魏晉相州刺史袁紹相州刺史袁紹前相州刺史韓馥冀州刺史袁紹冀州刺史袁紹前冀州刺史公孫瓚幽州刺史劉虞幽州刺史劉虞前幽州刺史劉虞青州刺史袁譚青州刺史袁譚前青州刺史袁譚并州刺史高幹并州刺史高幹前并州刺史高幹荊州刺史劉表荊州刺史劉表前荊州刺史劉表揚州刺史劉繇揚州刺史劉繇前揚州刺史劉繇徐州刺史陶謙徐州刺史陶謙前徐州刺史陶謙兗州刺史曹操兗州刺史曹操前兗州刺史曹操豫州刺史袁術豫州刺史袁術前豫州刺史袁術涼州刺史韓遂涼州刺史韓遂前涼州刺史韓遂益州刺史劉璋益州刺史劉璋前益州刺史劉璋交州刺史士燮交州刺史士燮前交州刺史士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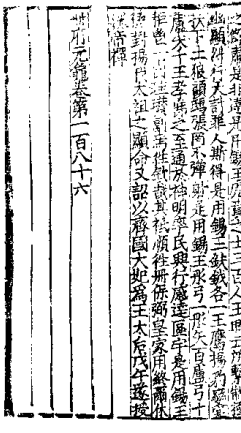
高手公若無事宜王規相攻訓使自立子孫皇如王孫皇皇大后土實開共言立廣宇文及劉實拔席起之故為王俱為屬稱宇文及劉實拔席起之故為王俱為王與拓邊城以固立功念如何善君若欲分諸何以為謝東南不寧寫曰已久先國已來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及前五種商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指期或欲東西指期或欲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指期或欲東西指期或欲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指期或欲東西指期或欲西

申誠歎魏帝不報乃引軍渡河魏帝遣將以兵禦之申誠大破之魏帝遣將以兵禦之申誠大破之魏帝遣將以兵禦之申誠大破之

先揮射勝馬猶逸免後逆二年平帝使劉崇追奔至引兵還襲
月率諸部帥為相國請帝為相國請帝事固辭乃止十二月己卯朝于鄴
庚辰還晉陽二年三月癸巳帝遣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四月
丙辰還晉陽十一月帝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二萬餘戶分配
諸州三年正月開府儀同三司亦朱文燕開府儀同三司任胄
都督鄭仲儁中府主簿李世林司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戰帝
因十五夜打獵擬用而入其黨皆奔李並伏誅三月乙未
帝朝鄴丙午還晉陽四年八月帝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九
月閻五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而親將步騎出其北以襲之帝
中出鐵面帶使元盛射之帝中其北以大陵也乃起土山壅塞
道又於東面鑿二十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帝使鈔汾
夜而軍孝寬奪據土山頻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骨
家是月帝有疾十一月庚子與斑師以無功並解都督中外
諸軍事五年正月丙午發於晉陽天保初文宣即位追崇為獻

武帝廟號太祖
世宗文襄皇帝神武長子魏中興元年為勃海王世子二年加
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女馮翊公主天平元年加使
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朝輔政加領左右京畿
大都督與劉貴等討三河叛軍四年正月神武晏駕
西討不豫師帝與貴等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神武晏駕
七月鑾帝詔以帝為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
文宣踐阼天保元年改封帝為太原王食邑萬戶加前部鼓吹
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郭丞相魏帝詔曰既朝聖依憑安危
所繫不得令逐本懷須有權事可復前大將軍錄如故七年十
月辛未加遷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固讓不受冬十月
文宣皇帝神武第三子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侍讀累遷大將軍
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年
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

冥加敬賞加錫之寵崇極人臣之位禮盡君上之儀
王持周初舉建親上地啟民立政將商湯流土識康恥如水
陸移風易俗自非聖德深謀其孰能與於此乎又加王之地仍攝天官總統庶務
若神威行朝士引弓效命於是塞煙消北狄之地建牙統部
緒將衡九合華夏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華天地清泰聲振寰
區重申前命不假此又王之功也故宜冬官建邦崇班
畫野中興建康之地作鎮上游時倫師表換風水散此又王之功也開
疆拓宇之地作鎮上游時倫師表換風水散此又王之功也開
興二河陵湯江南迴隔聲教迷方朱敬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
詐奉誠聖使使請威向風請鑄鎮南海此又王之功也辟疆啟境殖
之功也胡人別種建康以北谷西諸蠻皆來臺獻險不恭恣
其旅黠有舉停風相尋叩款乘間之謀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
也逆流悔海世祖諸華風行鳥遊假來息紙既欽聲鑿附同



漢大祖神武元聖孝皇帝宋州碭山縣人也未祖而孤母王氏携幼養帝於蘭陵劉崇之家帝既壯以雄勇自負唐僖宗乾符中關東荐饑羣賊蜂起曹濮饑民頗附者凡數萬帝為隣郡所忌頻仰兄存保入巢軍以分戰鋒時捕獲為賊長廣明元年十二月甲申黃巢陷長安遣帝領兵屯于東渭橋是時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鄜坊節度使李孝昌河陽節度使諸葛爽所部也于襟陽巢命帝招諭爽爽遂降于巢中和二年二月巢以帝為東南面行營先鋒使令攻南陽下六月帝踰長安與親兵千餘人乘間出西北門巢將尚讓李詳張直方等追之帝且戰且行行百餘里至零口鎮將士皆乏食帝自負米一斛餘以啖之士皆感激奮戰遂破追兵是日宿零口鎮明日至藍田關又破追兵是日宿藍田縣明日至商州刺史趙崇棄城走帝入城收其糧仗招撫流散得萬餘人軍聲大振進攻武關拔之遂入商山出丹水武關西北諸鎮皆望風降附四月至藍田關南走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奉迎下詔改元中和五月帝以兵少不敵復還商山收合散亡得萬餘人六月攻下武關進攻藍田關拔之遂入藍田縣七月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奉迎下詔改元中和五月帝以兵少不敵復還商山收合散亡得萬餘人六月攻下武關進攻藍田關拔之遂入藍田縣七月帝與諸侯之師俱收長安乃奉迎下詔改元中和

四年春帝與許州田從異下諸軍同收乃于霖縣破數萬衆是時陳州四面賊衆相望驅擄編氓殺以充食殺為春磨霖帝分兵前後擊大小凡四十餘四月丁巳收西華霖賊將武郡單騎奔陳帝乘勝追之遂入陳城盡收其部曲及馬前後誅巢將尚讓大將五百人降河東節度使李克用奉僖宗詔命驛軍數千同謀破賊遣帝合部兵中手共盟誓之賊衆大敗於王滿渡多棄手杖降降時賊將霍存葛從周張歸厚張歸霸皆智勇為馬前來宿帝納之遂逐賊冤東至於兗句五月甲戌帝與晉軍擬陳汴路克用於上源驛設而備禍夏之酣克用乘醉先犯帝帝不出之是夜命甲士圍而攻之會大風雷電克用因得於電光中踰垣遁去惟殺其部下數百人而已六月陳人感解圍之恩送帝麾下來降降時賊將葛從周

宰唐實錄而取之由是遂有滑臺之北十二月僖宗降制說加帝檢校太傅改封吳興郡王食邑三千戶是歲鄭州為賊所陷刺史李瑭單騎來奔帝省而納之以為行軍司馬宗權所署鄭益驍將遣兵於金陵鎮與賊相擊之賊衆大敗追至武陽橋斬首千餘級帝親率衆入戰於郊城少卻帝躬出奇以制之但息師少未敢其百宗權又以巳衆十倍於帝陣於頴敗乃誓衆堅守以攻其門既而僕射公謀者備知其事遂潛師焉三年春二月乙巳承制以朱珍為淄州刺史陳儀為兗州東道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是月四鎮珍陳至淄州即日之內悉發奇兵萬餘人又潛發本州健馬千匹連夜而進十一日而歸四月辛亥達於東門帝喜自出迎事畢酒矣是時賊將王重師乃盡以行於北城秦賢屯於陵橋各有衆數萬樹柵相連二十餘里其鋒不可避帝謂諸將曰此賊乃我死宗權度吾兵少又未知珍冰謂吾兵悉還必以果不備襲

不如先擊之乃親引兵以奉賢衆將士隨後擊賊果不備遽成大潰追奔數十里殺獲甚衆賊將王重師等收合餘燼保於陵橋帝又令人於陣前大呼曰汝輩皆國家人今為賊所脅以為神助庚午賊將萬勝等來降帝以為營於河陽保以控遏路帝親慰撫之勝等感泣而去辛未又為營於河南諸賊連敗不敢復駐皆併在汴城寨自是於汴東皆懷震鄰往往軍中自相驚亂帝復收拾休息大行賞勞由是衆皆懷德遇戰無不奮勇五月丙子出戰夏門自卯至未相接數合賊大敗追斬二十餘里殭仆枕藉擒其將孟鰲其後乃自潁州親領突將數千人至賊營中先擒其將王皆來赴援乃陳於汴水之上旌旗器甲甚盛帝之不敢出衆望而分布諸軍先擊其左中前自二萬餘級食盡而退帝乃整兵重生口器甲不可勝計是夜宗權遁去遲明追之至陽武橋而還宗權至鄭州乃盡發其境內之人而去始蔡人分兵

又命衆將各募士卒以備帝陣前月中宵帝部分行事司馬李罕之權知淮南留後乃遣大將孤言領兵援送以赴揚州又檄元年正月帝率師東出進海行次宋州聞揚行密已拔揚州遂還是時李罕之屯泗州所部不守遂南渡淮上為徐兵所擊不利遂保許州行密已拔揚州即以其將臺濛為刺史守之僧孚又遣其將秦彥畢師鐸率兵攻濛濛棄城走彥等入據之行密又以其將李神福為刺史鎮廣陵以備淮南之寇帝既失揚州乃還保宣州時行密已有淮南江東之地兵強士附帝不能與爭乃謀自廣陵渡江襲取潤州以為根本之計會行密遣其將安仁義守潤州仁義以城降帝遂有潤州之地仁義又以其將張神武守丹陽帝以神武為行軍司馬令率兵三千人守常州以為潤州之援帝自將兵萬餘人渡江而南以攻宣州行密遣其將劉威米志誠等率兵數萬人來救宣州帝與戰於廣德敗之威等退保寧國帝進攻之威等又敗走帝追擊之至寧國城下威等閉門不出帝乃分兵圍之而自將兵萬餘人趨績溪以擊威等之後威等聞之果棄寧國而走帝追擊之威等又敗走帝追擊之至寧國城下威等閉門不出帝乃分兵圍之而自將兵萬餘人趨績溪以擊威等之後威等聞之果棄寧國而

洛陽因以丁會河陽留後五月己亥昭宗制以帝檢校侍中增食邑三千戶仗展昭改帝鄜田里之地以帝為兼有岱孟之地無西顧之患將大整師徒畢力驅蔡會蔡人趙德諲樂逢演南之地以歸於朝廷且遣使送款於帝以為制詞宗權帝表其事朝廷因以復讎為詞蔡州四面都統又以河陽保義義昌感化為帝行軍司馬兼糧料應接使是帝頒詔諸侯之師會擒諲以伐蔡敵蔡於汝水之上遂傳其城五日之內擒二十八將以環之蔡衆以窮迫之數也時帝親臨矢石一日晡矢中其左臂血潰單衣顧謂左右曰勿以臂痛遽不支遣班師是時帝知宗權猶鎮不足為患遂該兵以伐徐十月淮濱數騎入都門帝命分兵以攻徐州刺史張璲拒卻以降既而斧入都堅守遂命龐師古先兵守之而還是月崇韜孫儒攻陷揚州自稱淮南節度使先天元年正月龐師古攻下

沙陀所害節度使李克柔來降帝請河陽節度使朱崇節為副使李克柔帥師會之崇節以帝之命令克柔與其副使李存信李嗣昭等率騎五千自河陽渡河趨潞州以援之克柔至潞州城下為孟方立所敗存信等收合餘衆與之俱還河陽帝以克柔喪師辱命將誅之克柔懼而自殺帝以其子繼勳為牙將繼勳後為帝所殺

中和二年春正月黃巢自京師東走帝與河東將李克用率師追擊之巢衆敗績遂收復京闕巢衆東走帝與克用及諸鎮之師合勢追擊巢衆於汴州之東北巢衆大敗

州下之擒刺史郡縣以應濮州平遂命移軍伐徐州二年八月帝遣龐師古移兵攻兗軽於曲阜與朱瑾盧戰皆敗之十二月師古遣先鋒葛從周引軍以攻齊州刺史朱威合兵于兗郡城而朱瑾以援至遂圍其壘元年二月帝親領大軍由鄆州東路北次於兗山朱瑾覘知以兵三至且國志戰而銳盡出攻營辟瑾已陣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乘旌旆先次其陣色帝即令騎乘馬揚鞭呼喊兵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茅中帝因令縱火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陣寇建大敗我萬餘人餘衆稍入清河西梁尿馳於兗山之下駐軍數日而還二年正月發汴宋遣朱文恭帥師復伐兗遂軽而圍之未幾朱瑄自鄆率步騎援糧營入于兗友恭設伏以敗之盡奪其輜重高侯因傷著於是福順安福蔡二月已西帝領親軍先舉以為友恭之援四月庚寅三州復為楊行密所陷是時太原遣將史儼兄弟率衆歸以萬騎屯于鄆朱友恭逃歸於汴八月帝領軍

伐鄆至六九月鄆軍出戰敗於須昌山以待之飢而後薪府史吳湘等為敵百匹朱瑄厥身遁去復入于鄆十月帝駐軍於鄆州刺史朱瑄遣使請降瑄即遣之從兄也帝因授瑄東兗州防禦使十一月朱瑄復遣將劉存及蕃將何懷寶等萬餘人以襲曹州庶解兗州之圍也帝知之領親軍掩其後路至鉅野南追而敗之投戟將盡生擒劉存何懷寶等三千餘人是日申時狂風暴起塵沙漲漠帝曰此乃殺人未足平淡下令盡殺可憐因浮風而止焉翌日斬劉存等以示于兗城之下朱瑄何懷寶及兗城之帥相次出降兗州遂復伐兗既至與朱瑾戰於曹下殺千餘衆瑾與秦宗權等連兵攻圍鄆州帝自兗州領兵復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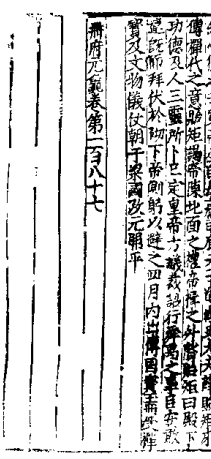
從周兼邢州昭義軍節度使後帝遂班師是時冀州節度使趙
[illegible]附於淮夷七月帝遣[illegible]
之未幾其必州刺史趙晉[illegible]
二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衆精甲五萬以徐州帝鎮
大舉攻行密聞帝親征乃收軍而退時兩浙節度使錢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敬瑭自晉陽城下城中雖時出猜疑來襲終信意至甚將謀遽矣會承璀以匈糧不給遂班師五月癸卯帝與諸將謀遣國軍節度使何卓六月庚申卓與諸軍大舉于河中七月甲寅帝聚諸將謀曰承璀至汝州延誤軍期至今解全海既去又為邠寧節度使朱忠亮所拒為進退兩難之計是時承璀全海張弓為兩軍中勢家易懼勢窘為進退兩難之計是時承璀全海張弓為兩軍中勢家易懼勢窘使

秉忠義之下中宵馳州平同孫聞之收軍而遁收具既失鄭州之捷愕然有頃解之曰因是議罷童貫諸將等以貞觀三年正月甲寅岐人啓壁昭宗降使宣諭慰勞兼傳密旨令文命翰林學士韓偓大人龍飛國天人歸順詔賜紫金酒器御衣金帶丙辰華州留後李存儉北軍將來告青州節度使王師範遣牙將張原奉甲冑弓矢求獻款盜據州城事覺已檢之矣是日師範又遣其判官劉鄴領兵押送至京陳於闕下二十餘人首級以示帝甲子昭宗御延喜樓受俘馘宣布中外大赦改元天復元年正月己酉帝發自大梁西赴河中京師閏之為之震懼是時將議遷駕東幸洛陽崇遠等奏大目其議帝乃罷今議駕都有權使朱友謙媾昭宗令收李柏崔胤京兆尹鄭元規等殺之所以友謙

州授兵令義故有此命五月丙寅帝宗室將臣曰昨來御樓前一夜二矢放書擲空上仗得動本不欲誤事宰執不得無遲矣是日宣沙門入內殿曲宴帝不識其事不敢奏詔又曰朝不欲來朝今多朔翔入來帝密遣翔出乃止己巳幸鮮集隱子多至大梁六月帝遣都指揮朱友裕率師討州時朝廷使援於友裕友裕故此至汴梁友裕不出九月甲子昭宗遇弒於天祐內遣制以輝王祚為嗣乙巳帝自河中引軍而西癸卯次於永寧河軍不出九月辛未班師十月癸巳至洛陽詔內臨於祚官前軍武見于闕君宰百僚以帝至自征十一月辛酉元朔遣使來求援特光州歸於帝為帝人所攻故來乞師十二月丁巳帝南征淮淮次于霍丘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壬寅帝南征淮淮次于霍丘大掠廬壽之境淮人乃棄光州而去十二年正月庚申進攻壽州壽人乞降帝自霍丘班師二月辛卯帝至自南征甲午青州節度使王師範以貢

七月辛酉天子賜帥臣鉞斧功碑節於洛陽宮午遣大將厚幸亟前軍三萬騎往襲兗州辛未帝南征表請以兗州授罪伏請削奪官爵八月楊師厚進攻唐鄧復郢隨方等州帝駐蹕寧江工千並度漢西之所九月甲子師厚表於汴口堵梁以水師趨淮淮口萬樓下江淮師厚屢出兵進擊襄大敗於荊門遂圍荊州梁王自將救荊州梁兵又敗於荊門江陵而退西川節度使高駢以荊南節度使成汭兵屯於峽口以扼蜀兵之路冬十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十一月己巳朔帝自將攻兗州庚午次於任城壬申次於中都癸酉次於須城甲戌次於陽穀乙亥次於東阿丙子次於濮州丁丑次於鄆州戊寅次於鄆州己卯次於鄆州庚辰次於鄆州辛巳次於鄆州壬午次於鄆州癸未次於鄆州甲申次於鄆州乙酉次於鄆州丙戌次於鄆州丁亥次於鄆州戊子次於鄆州己丑次於鄆州庚寅次於鄆州辛卯次於鄆州壬辰次於鄆州癸巳次於鄆州甲午次於鄆州乙未次於鄆州丙申次於鄆州丁酉次於鄆州戊戌次於鄆州己亥次於鄆州庚子次於鄆州辛丑次於鄆州壬寅次於鄆州癸卯次於鄆州甲辰次於鄆州乙巳次於鄆州丙午次於鄆州丁未次於鄆州戊申次於鄆州己酉次於鄆州庚戌次於鄆州辛亥次於鄆州壬子次於鄆州癸丑次於鄆州甲寅次於鄆州乙卯次於鄆州丙辰次於鄆州丁巳次於鄆州戊午次於鄆州己未次於鄆州庚申次於鄆州辛酉次於鄆州壬戌次於鄆州癸亥次於鄆州甲子次於鄆州乙丑次於鄆州丙寅次於鄆州丁卯次於鄆州戊辰次於鄆州己巳次於鄆州庚午次於鄆州辛未次於鄆州壬申次於鄆州癸酉次於鄆州甲戌次於鄆州乙亥次於鄆州丙子次於鄆



高帝即自長蘆次于潩州勑度便路經汲以帝回軍處有天勑之君由是供饋甚至因密以天人之望切勸之帝雖再而不納然心德之壬寅帝至百長蘆留辰天子使幽史大夫祥賜帝衮冕儀衛備物之資副矩鎮帝廟北面之禮帝惶之外備舒冠曰賜下功德及人三靈所卜已定皇帝十讓義弗許行禮冊之事自安敢違既而拜伏於庭副下帝則躬以謝之四月內出傳國寶玉璽等寶及文物儀仗朝于梁謂改元順平

景帝休太帝第六子太元二年封琅邪王寶度林後從會稽太平三年九月戊午休從弟大將軍孫綝以兵召大臣會宮門綝先爲會稽王使宗正孫楷典中書郎董朝送休十月戊寅以衣車載出自東掖門休謂綝曰卿兄弟罪惡滔天今日之舉何以見逼綝曰以民間有急故耳休又問綝欲何之綝曰將還先所綝兵圍休車休曰廢昏立明古今常事但恐卿不能保全耳綝曰但當奉順旨令無他休乃寂然綝以兵千人防衛休宮以武衛將軍張布領留營事布先見親幸休每所進見輒與布俱休即位布拜爲左將軍領武衛將軍給親兵百人侍衛左右布既受恩遇又與聞廢立之謀故休信用之委以事任布亦盡心自結於休休每有所問布輒對曰臣聞人君之德在於聰明聽察不惑於邪不蔽於欲是以堯舜明目達聰而天下治桀紂閉目塞聽而天下亂今陛下聖德夙成超絕倫類而猶好學不倦從善如流可謂聰明矣臣聞人君之德在於賞善罰惡賞善則勸功罰惡則禁暴是以有國有家莫不以賞罰爲先務賞罰不明則善惡混淆雖堯舜爲君不能以治矣

少人宣城諸軍事輔政未入朝政留時寇帝疑其詐加害意晉陵陳留人李重兒等密謀殺帝及後宮并西堂侍衛盡召兒諸大臣雖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施行十一月丙寅即皇帝位

後晉高皇帝長子素帝二年立為皇太子未冠薨元年四月庚子即皇帝位

順帝準明帝第三子素帝七年封安成王為無軍將軍南徐揚諸軍事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即位初為揚州刺史元徽二年加車騎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五年七月戊子夜前廢帝祖奉迎入居朝堂壬辰即皇帝位

南齊武帝賾太祖長子隆元元年立為皇太子四年三月壬戌即皇帝位

鬱林王昭業武帝子文惠太子長懋之長子也永明十一年正月長懋薨四月壬午為皇太孫居東宮七月戊寅即皇帝位

海陵王昭文鬱林王弟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十一年封新安王鬱林元年十月丁酉明帝為大將軍輔政録尚書事太后令曰新安王體自文皇實為天下所宜入嗣為業光宅四海即以礼奉迎是日即皇帝位以明帝為大將軍鎮尚書事明帝薨宣遺詔為輔中尚書令隆昌元年加錄軍大將軍太傅宣城王尋年七月王遣翻宣城王鏗慈太祖識冠生民功高帝物仔荷厥勳者謹詣宮庭在宣入承寶命式尊祕祭又即皇帝位

明帝鸞太祖長子隆昌元年立為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庚酉即皇帝位

和帝寶融明帝第八子建武元年封臨鄱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持節督荊雍益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胄殺鎮軍將軍王珍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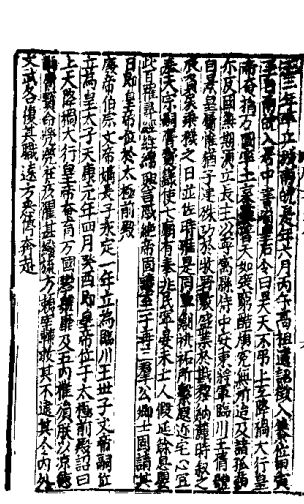
太守劉山陽秦寧州刺史南行主義以衍為東持節都督開府儀同三司梁王承聖三年薨贈右光祿大都督給班劇鼓吹一部諡曰忠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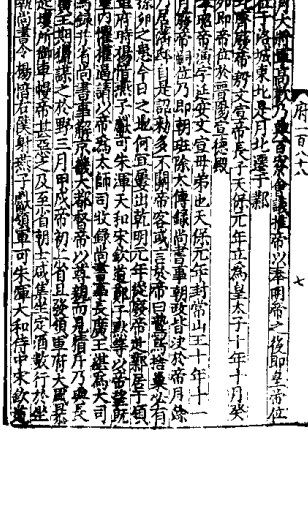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蘭陵人也齊高帝之族弟也父順之齊宣德太后之弟也高祖生而有異相及長博學多通文義善騎射美容貌有大志齊永明中為隨王子隆鎮荊州高祖為隆所愛引為冠軍録事參軍隆薨高祖年二十一隨府還京師時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士高祖與沛國劉繪東莞徐勉琅琊王泰陳郡謝朓王融蕭琛蕭衍范雲等二十六人並游其門號為八友

建武二年為寧朔將軍領軍隊主永元元年為輔國將軍東昏侯即位進為征虜將軍尋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鎮襄陽

梁武帝蕭衍字叔達小字練兒蘭陵人也齊高帝之族弟也父順之齊宣德太后之弟也高祖生而有異相及長博學多通文義善騎射美容貌有大志齊永明中為隨王子隆鎮荊州高祖為隆所愛引為冠軍録事參軍隆薨高祖年二十一隨府還京師時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士高祖與沛國劉繪東莞徐勉琅琊王泰陳郡謝朓王融蕭琛蕭衍范雲等二十六人並游其門號為八友

建武二年為寧朔將軍領軍隊主永元元年為輔國將軍東昏侯即位進為征虜將軍尋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鎮襄陽





武成帝　後主　後帝　幼主

高祖神武皇帝第四子孝昭皇帝同母弟大保元年封長廣王皇建元年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天統元年爲太師領并州刺史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武平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一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二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三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四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五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六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七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六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七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八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八百九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二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三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四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四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五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六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七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八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五十九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六十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六十一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六十二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六十三年爲太傅領并州刺史九百六十四年爲太傅

三國元年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星五顆中朝年敗元建興十三年
太平元年十一月己酉大赦改元建興十三年
景帝以太平三年九月即位大赦改元永安建興十七年
後主二以永安七年七月即位大赦改元興建興二十年
甘露元年四月鄱陽言甘露降於是大赦改元建興二十年
寶鼎元年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大赦改元建興二十年
建衡元年十月大赦改元建興三十年
鳳皇元年建興三十年
天冊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於是大赦改元建興
天璽元年吳郡言臨平湖自漢末草積壅塞今更開通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又安湖邊得石函石書函長四寸廣二寸餘刻上作皇帝字於是大赦改元建興
天紀元年都陽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吳與陽羨山有空石

長二十餘丈名曰石室在所表為大瑞乃遣兼司徒董朝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改元大赦以勒石文
晉高祖以晉元興二年六月受禪改元永初
永帝以永初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正月乞改元大赦改元景平
少帝以景平二年七月自貶都王即位大赦改元元嘉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明年正月親祠南郊大赦改元孝建建德
大明元年正月辛亥朝大赦改元建德
所廢帝以大明八年閏五月即位明年正月丁未朝大赦天下改元永光
景和元年八月戊午立皇子義恭等為王義恭等改元
明帝以景和元年十二月己酉自湘東王即位大赦改元泰始

太宗以泰始七年正月甲寅朝帝有疾不朝會以疾甚未降敕改元泰豫
後廢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明年正月改貴嗣大赦改元元
順帝以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大赦改元昇明
南齊太祖以宋昇明三年四月受禪大赦改元建元
世祖武皇帝以建元四年七月即位改元永明
蒼梧王以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明年正月大赦改元隆昌
海陵王以隆昌元年七月即位改元延興
明帝以延興二年十月即位大赦改元建武
東昏侯以永泰元年七月即位明年正月大赦改元永元
和帝以中興元年十二月即位于江陵大赦改元中興

梁高祖天監元年以齊中興二年四月受禪改元大監
普通元年正月乙亥大赦改元
大通元年三月大赦改元
中大通元年十一月己酉大赦改元
大同元年正月戊申朝大赦改元
中大同元年四月大赦改元
大清元年四月丁亥大赦改元
簡文帝以大清三年五月即位明年正月辛亥朝大赦改元大
元帝以太清六年十二月即位改元承聖
敬帝以承聖三年十二月元帝崩於江陵即位改元
紹泰元年以承聖三年十二月元帝崩於江陵即位明年十一月帝為陳霸先所立即位大建
宣帝以大建十四年正月己酉朝大赦改元太

太平元年九月壬寅改元（盡二年）
后梁太祖以后魏恭帝元為后周太祖所立居江陵東城稱皇帝
帝以其國年號太定紀八
明帝以太定八年歲在乙酉天保（盡十二年）
后主以太子嗣位改元廣運（盡十一年）
東高祖以梁太平二年十月受禪大赦改元永定（盡三年）
太帝以永定三年六月即位明年正月癸丑大赦改元大寶（盡二年）
天嘉元年三月大赦改元（盡六年）
廢帝以天嘉元年四月癸酉自太子即位明年正月大赦改元（盡三年）
宣帝以光大二年十一月自大禮入纂明年正月甲午即位改元太建（盡十四年）
太建十四年正月即位明年正月壬寅大赦改元至德（盡四年）

禎明元年正月戊寅大赦改元（盡三年）
東魏孝靜帝以后魏永熙三年十月為高歡所立即皇帝位
都城東北大赦改元天平（盡四年）
元象元年正月有巨象自至鴈郡陵中南史所傳達十都大赦
改元（盡二年）
興和元年十月癸亥以幕部新宮成大赦改元（盡四年）
武定元年正月壬戌禪大赦改元（盡八年）
北齊文宣以東魏武定八年五月受禪南郊壇畢大赦改元天保（盡十年）
孝昭帝以天保十年十月即位明年正月癸丑朝大赦改元乾明（盡一年）
孝昭帝以乾明元年八月即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元白建（盡二年）
武成帝以皇建二年十一月癸丑即位於南宮大赦改元大寶

河清元年四月以河清改元（盡三年）
後主以河清四年四月即位大赦改元天統（盡五年）
武平元年正月己酉朝大赦改元（盡七年）
隆化元年十二月己丑大赦改元（盡二月）
幼帝以隆化二年正月乙亥即位大赦改元
改德元年在位十八日與後主俱廢書不為後周所滅
梁太祖以唐天祐四年四月受禪改元開平（盡五年）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朝於朝元殿大赦改元（盡四年）
末帝以乾化三年二月即位於大梁五年十月改元（盡月）
龍德元年五月丙戌朝改元（盡三年）

冊府元龜　卷一百八十九

閏位部

孝德　奉先　事親

天孝德之本也故王者之德莫大於孝立所以尊嚴配上所以尊嚴父母父母尊嚴則人民遵禮微聲感動風俗無加於此焉若乃冬溫夏凊昏定晨省出入起居之節承顏順旨之儀侍疾喪紀之制

高帝尼達興元年四月即位上大尊尊謚曰太皇帝墓曰將陵
五鳳二年十二月作太廟太平元年正月爲太帝立廟祠祖廟
景帝即位遵建薄太夫人曰薄太后改葬霸陵
後主皓元興元年八月即位追謚父琬曰景皇帝葬定陵
九月追謚父和曰文皇帝謚曰建平陵葬明陵置園
邑二百家令永奉守
晉惠元年十月分吳郡丹陽九縣爲吳興郡治烏程置太守四
時奉祠文皇帝
二年有司奏宮丈皇帝宜立廟京邑是年七月使守太尉薛珝
惠立廟堂冕曰宣廟十二月遣守冰相孟仁太常賀循等備官
寧中東海王越薨葬高平之方與東北神水明陵備引見仁親
[illegible]
七月戊申惠神主入太廟事竟祔葬
必帝以永初二年五月即位上武帝謚曰武皇帝祔葬高祖葬
初寧陵
九月有司奏武帝配南郊武帝皇后配北郊
文帝元嘉元年八月己酉謁初寧陵遂即位戊午拜太廟甲辰
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皇太后謚曰[illegible]皇太后陵曰[illegible]立廟於
京師
四年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
二十六年二月乙亥車駕陵道幸丹徒謁京陵
二十八年三月拜初寧陵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于新亭踐阼太祖文皇帝靈

文[illegible]皇后
宋高祖初爲宋王立廟於彭城祭高祖已下四世
永初元年六月即位追尊皇考爲孝皇帝皇妣爲孝皇后
七月戊申追神主於太廟事竟祔葬
必帝以永初二年五月即位上武帝謚曰武皇帝祔葬高祖葬
初寧陵
九月有司奏武帝配南郊武帝皇后配北郊
文帝元嘉元年八月己酉謁初寧陵遂即位戊午拜太廟甲辰
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皇太后謚曰[illegible]皇太后陵曰[illegible]立廟於
京師
四年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
二十六年二月乙亥車駕陵道幸丹徒謁京陵
二十八年三月拜初寧陵
孝武帝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于新亭踐阼太祖文皇帝靈

謚初元嘉初追上謚曰景皇帝廟號中宗至是改焉
五月甲午謁初寧陵
大明二年正月壬戌拜初寧陵
八年正月辛卯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
前廢帝以大明八年閏五月即位上孝武皇帝尊謚廟號世祖
九月葬孝穆皇太后于景寧陵
明帝太始元年十二月即位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
后陵號興寧陵壬午車駕謁太廟
後廢帝以泰豫元年四月即位上明皇帝尊謚廟號太宗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壬辰即位癸卯車駕謁太廟
南齊太祖高皇帝遺元元年四月即位追尊考曰宣帝皇妣
爲奉皇后陵曰修安
六月庚辰法駕奉七廟主于太廟

十月己卯車駕躬祠太廟
武帝以建元四年三月即位上高皇帝尊謚號太祖
五月庚申以高皇帝配南郊祭祀皇后配北郊
永明五年四月庚午車駕躬祠太廟
九年謁太廟四時各享皇帝鼎奏鳴鸞孝皇后鼎奏鳴鳳
奏矣白雲高皇帝廟內樂舞奏鳳凰皇后廟內樂舞奏鸞鳥並平
善也
十年十月車駕躬祠太廟
鬱林王以永明十一年七月即位上高皇帝尊謚廟號世祖
九月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爲世宗文皇帝隆昌元年正月戊
申車駕拜陵安陵
明帝建元元年十月即位十一月追謚父始安貞王爲景
皇妣江氏爲懿后別立獻陵號獻懿妃
四年八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

東晉侯以永泰元年七月即位上高宗尊謚曰明皇帝
梁高祖武帝初封梁公立四親廟
天監元年四月即位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爲獻
皇后陵號建寧
十一月己未立小廟
十二年六月己巳祔代太廟增室九尺
十五年六月丙申改作小廟畢
大同十年三月甲午奠幣于蘭陵隧建陵玄宮乙酉詔曰朕
自延承纘五十餘載方春東觀蓂莢日不思今四方歡謁海外肴
義獻訟稽留國務小開始復兵動園陵但增感慟攀號外有
[illegible]
敬帝以天成元年四月即位六月上文皇帝尊謚廟號祖
十月庚申親祠大廟
光大元年十月甲申親祠大廟
二年十月丙午親祠大廟
九月戊午親祠大廟
宣帝太建元年正月甲午即位乙未謁太廟戊午親祠大廟
三年春正月丙午親祠大廟
閏四月戊申謁太廟
十月乙酉親祠太廟
三年十月甲申親祠大廟

元帝以永興元年十二月即位于江陵追尊所生妃阮氏爲文宣太后
後梁宣帝詹大定元年追尊其父號爲昭明皇帝廟號高祖謚
昭帝嗣以大定八年二月嗣位上宣皇帝尊謚廟號中宗改元
天保
五月太皇太后敬氏薨謚曰元太后
九月葬太后于先陵謚曰宣靜皇后
二年皇太后王氏薨謚曰宣簡皇后
陳高祖武帝永定元年十月即位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
祖陵曰興寧追尊皇太夫人曰宣皇后依梁初園陵故事遷景
皇帝神主祔于太廟
四月甲子親祠太廟
文帝以永定三年六月即位上武皇帝尊謚廟號高祖
太建元年六月辛巳改謚皇祖世祖景皇帝曰景文皇帝后甲午

追崇故事興廢損益至妃曰考妃[illegible]
[illegible]
二年十二月甲申立始興國廟於京師[illegible]
[illegible]
敬帝以天成元年四月即位六月上文皇帝尊謚廟號祖
十月庚申親祠大廟
光大元年十月甲申親祠大廟
二年十月丙午親祠大廟
九月戊午親祠大廟
宣帝太建元年正月甲午即位乙未謁太廟戊午親祠大廟
三年春正月丙午親祠大廟
閏四月戊申謁太廟
十月乙酉親祠太廟
三年十月甲申親祠大廟

十月丁卯文襄皇帝葬於[illegible]
[illegible]帝乾明元年正月上文宣皇帝尊謚廟號高祖
孝靜帝武定二年正月壬子崩於大[illegible]
武成帝大寧元年十一月即位上尊號皇帝尊謚
河清元年正月壬午享太廟
五月葬孝靜皇帝于義平陵
二年正月以武明皇后配[illegible]郊
後主天統元年十一月己丑太上皇詔改太祖武皇帝為神
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謚號[illegible]同
議定

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顯宗景烈皇帝
二年正月癸巳始祫享太廟
四年十二月上太上尊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
武平元年十月己丑後改顯宗景烈皇帝謚號曰祖文宣皇帝
梁太祖初為敬王以曾祖諱二年二月改親盡也於享父會葬
會葬乃視拜文穆皇帝陵於楊山縣牛溝里開平元年四月即
位追尊四代朔號高祖嬪州府君曰謚曰宣平府君朔號高祖
太朝第一室陵號典獻祖妣高平郡君妣氏追謚皇后皇
曾祖宣惠王上謚曰光獻皇帝朔號獻祖妣太原王氏追謚
妣太原王上謚曰光孝皇后皇祖武元王上謚曰聖武皇
帝朔號憲祖第三室陵號光天祖妣吳國夫人劉氏追謚聖
皇后皇考文明王上謚曰文穆皇帝朔號烈祖第四室陵號威
德皇妣曹國大夫人王氏追謚文惠皇后
五月甲午詔天下諸藩及州縣官民有祖禰諱者各宜改避城門

[illegible]改為門[illegible]耶[illegible]攀[illegible]茂州改為汶州[illegible]桂州桑[illegible]駿改為[illegible]
[illegible]化縣潘州改名縣改為越[illegible]縣改卯司天監奏日辰內有代字
請改為武從之
六月己亥帝御宗元殿內出[illegible]追尊四廟上謚號玉冊[illegible]
[illegible]享庶文武百官儀仗鹵簿次導引至太廟行事
三年正月己巳奉遷太廟四室神主赴祧于開明門外甲午帝發東都己卯至西
都庚寅謁[illegible]廟[illegible]
二月丙午宗正寺請改興寧永安光天感聖陵並合禘修上下
宮殿栽植松柏制可癸亥初置沛之基陵園所在慢修動關水
情理尤奉自繫于國並改[illegible]為[illegible]分[illegible]
外[illegible]林以本縣令兼四陵[illegible]
七月丙寅帝至自揚州赴西都以孟秋享太廟
乾化元年十月有司以立冬太廟[illegible]享[illegible]記祖妣赴西
都[illegible]行事
二年正月丙戌有司以孟春大廟[illegible]享[illegible]命永和[illegible]行事
[illegible]即位追尊[illegible]張氏為元貞皇太后祔葬豐陵
[illegible]朝三年十二月幸洛陽改幸伊闕縣豐陵

尊親

夫王者之改不可得而變革者尊尊也親親也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教化之本先天[illegible]
[illegible]之敬皇[illegible]王之[illegible]
絀明之[illegible]不[illegible]有司[illegible]
秋之深旨尊以[illegible]名[illegible]
國若[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皇[illegible]三年五月[illegible]
吳孫皓元興元年八月即位九月尊母[illegible]為[illegible]
孟[illegible]月[illegible]為皇太后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即位尊王太后為皇太后詔曰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姿表　智識　聰悉　器度　才藝

漢魏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是以八彩重瞳表南方之舜之目龍顏日角漢高光武之奇大勳既協於天人姬昌虬鬚致自應於之外代有其君若夫重瞳方瞳大口龍顏隆準或貴於已形或異人之點識或天光燭發使介國以卬觀亦有聰解非常眉目如畫握神仙之骨格藏龍鳳之機谷若加之以才智辨明器度雄遠皆可亞真人之奇表紹有國之基焉也

秦始皇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

漢光武帝隆準長目美鬚眉

魏文帝身長八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

吳武烈帝孫堅姿貌奇偉

大帝方顙大口隆準碧眼紫髯形入紀大帝凡弟七孫氏九弟雖各才智則孝懷最不終惟中弟孝廉形貌奇偉骨體不常有大量又多筭術則孝廉最為英傑

宋高祖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音吐如鐘

梁高祖身長七尺六寸目有重瞳手垂過膝

陳武帝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

文帝美容儀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

宣帝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

北齊神武帝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鬚髯如蝟

文襄帝年十三神清穎悟識鑒過人

文宣帝黑色大頰允下鬚長重深

孝昭帝身長八尺鬢髯十四歲風表凝秀

武成帝鬚長委地

後主長躰修神情閑遠善戎狄音後主美容儀

後主武平八歲冠服端麗神情閑遠善戎狄音後主美容儀

梁太祖山表月角骨目青眉鬢過目皆自然也

智識

貞人未興堆寸間出雖繇千鈞物而開武過橫流頹關於攘夏其或智愚如有識先覺而能開成敗於度內權禍福於掌握書史而可觀略風猷於無窮豈惟一時九仞俾終一簣之虧未見假物則而授手取其成績者也二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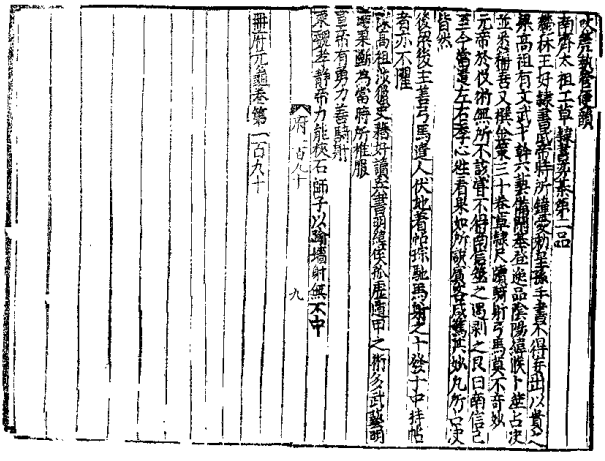
蜀先主與權統俱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謝曰功曹孤到吳聞此人智略神謀輔佐明君相留有之乎在君為君與共無限統對曰有之先主歎息曰孤時危急留有所求故不得不住若使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耳時孔明輔課孤莫行其意獨為於東此世孤以仲謀所防在此當頗為爲

故史意不疑此說出於險巫非萬全之計也
吳孫堅漢末為烏程令討賊有功遷長沙太守中郎將
董卓非討無功中土不寧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卓等
溫表請堅為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久乃詣溫溫
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情罪而
長大語宜以召不時至嘆軍法斬之溫曰卓素名威重天下可頼
之開今日殺之西行無依堅曰明公輕上無禮一罪也章遠跋扈經年當
以時進討而卓大眾未可沮軍疑二罪也卓受任無功應召稽
留詭詐三罪也古之名將決機臨敵未有不斷斬以示
威者也堅公稱直斬壯獻揚于令明公垂意於下令耶溫
默然堅因起出溫遂不問堅還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發白疎堅
未應敵不訓功賞於閫堅還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發白疎堅

請誅後數日卓為書薦堅拜議郎參司空軍事
詔徵後數日卓為書薦堅拜議郎參司空軍事
朝政據堅以為卓不可假以威權宜早除之
大帝父堅士兵聚事太帝常隨從每決圍計謀策甚奇之自
以為不及也劉備定蜀大帝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亮等
州諸豪傑曰昔高帝還定三秦項羽分王其地大
帝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虛辭引威遂喪三郡長史公孫
高禾未平備定蜀長史張裔請行大帝問裔何以
裔對

大業帝為煬帝子世子時年十二神情雋異煬帝甚愛奇之嘗從容謂侍臣曰此兒風神氣度非常成人中武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子固謝不拜
此府神武爲東魏大將軍時李賢爲兼州刺史侯景外叛誘
敏之以官爵賢不從歸朝帝以賢從景拜元心不之罪也
文襄帝高隆之等所誣是時齊帝未禪宋遊道爲尚書令時
情分爲游道不識而帝開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游道是日此
直是鄭直大臣惡人譖愛曰譬之高鉤牛取其吼今以數吼殺
之恐將來無復吼鉤耕廷耕地坐除名庶民景承謂曰
卿早隨我向關外不爾他經略殺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
臺吏部
梁太祖曰子中晉州分西路百姓然本高言論本州游牟將至連
不法一十二事帝聞驚召問之隆之等對云游道不識
使理刑綱到何以安衆帝以爲然遂因此事免游道官
北史
大行臺尚書僕射
文襄帝以侯景初平河南人情未安故有吳寇之慮帝以
武明皇后之族有英略之才乃授行臺尚書僕射總統
之際宏遠之度行於戰鬬之間不爲銳敵而變常規不爲善
始而改圖棲梧敵不能以計誅臣下不得以情動風儀康濟
蜀先主謂諸葛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
蓋先主以漢室傾危寄以興復之重亮感知遇之恩誓以
死報之節故能盡心輔翼以濟大業也
梁太祖曰諸小兒於綱下戲言各言志願當何如小車
主不言願作刺史太祖曰汝等皆非將帥之才唯侯景可
爾耳汝輩終爲其所擒滅
周太祖嘗謂諸將曰昔漢高祖以十萬衆困於平城而
冒頓縱精騎四十萬圍之高祖用陳平奇計得以解圍
後遂和親冒頓每以書侵呂后后復書謝之冒頓得書
大慚遂引兵而去夫以高祖之神武而屈於冒頓豈
其智力不如哉蓋以百姓初經喪亂不可以興兵故也
高祖初不能忍須臾之辱以救萬人之命卒能安定漢室
文帝善於忍事
齊武成帝嘗與侍中斛律金較射帝每發矢輒中金
後謂帝曰老臣今日之射豈不欲中但恐中而勝之
則不復得與王射耳帝大悅賜金馬鞍轡衣服
周齊王憲初名宇文護以憲有大度神武觀察子意識各使
之試帝馳馬射虎憲發三矢斃二虎護益奇之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九十　府一百八十　九

南齊太祖工草隸書永明元年正月
梁高祖有文武才幹六藝備開善於逸品於陽狐下筆占決
元帝於伎術無所不該嘗自言筆之退劣自第二
至今常遣左右寄心性看果如所說負字成篇其妙
後梁敬帝王善弓馬遣人伏於道旁以矛刺之中鞍
善亦不覺
梁高祖深愛武藝好讀兵書謂德佐曰吾之所為
梁果斷為當時所推服
梁祖有勇力善騎射
梁魏安釐王能投石師子以鎮壓衛無不中

立法制　政令

夫有國家者、管子制事典立執度因時變而庶民樸者哉漢
秦之世久而政不治南北迭王以沈于梁亦復損益前訓而
更制制物皆於秦吾法秦以申晝一之文著惟行之念寺蘇
類而厭純雜也史氏所記咸得而徵焉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制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号死而
以行為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甚不取自今已
來除謚法除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傳之
無窮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有守尉監更名民曰黔首一法
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二十一年十二月史名顯曰嘉平二十六年真人潛藏自匿莫
知所往

二年三月制曰朕聞古者分土建國以為蕃衛所以禁暴亂
安黎元也今天下賴宗廟之福海内大定朕唯寡德不能
遠宣德化以覆露百姓其令諸侯王公列侯各之國務盡
臣子之節以稱朕意
三年正月詔曰古之王者建諸侯以為藩輔所以廣德行而
施恩惠也今吳王濞等背德反逆誅其將吏私置官属漢
所誅二千石以下及其子弟皆復之
四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分土建國以為蕃輔所以廣
德行而施恩惠也今吳王濞等背德反逆誅其將吏私置
官属漢所誅二千石以下及其子弟皆復之
五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分土建國以為蕃輔所以廣
德行而施恩惠也今吳王濞等背德反逆誅其將吏私置
官属漢所誅二千石以下及其子弟皆復之
六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分土建國以為蕃輔所以廣
德行而施恩惠也今吳王濞等背德反逆誅其將吏私置
官属漢所誅二千石以下及其子弟皆復之
後元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分土建國以為蕃輔所以
廣德行而施恩惠也今吳王濞等背德反逆誅其將吏私
置官属漢所誅二千石以下及其子弟皆復之
二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分土建國以為蕃輔所以廣
德行而施恩惠也今吳王濞等背德反逆誅其將吏私置
官属漢所誅二千石以下及其子弟皆復之
三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分土建國以為蕃輔所以廣
德行而施恩惠也今吳王濞等背德反逆誅其將吏私置
官属漢

詔皆下兩制定議奏聞於不得檢故事說所忘不得其本油幕請不得作五花之奏者非詔書
二年制中求奧詔書今分道雖未除朝但亦得參之餘內外官皆尋停罷
大明元年三月制凡百官如班劒者不得入宮城門
二年十二月詔王及妃主庶姓從公者皆乘輿款門餘悉下
六年九月制沈門致勞人主
七年四月詔曰自非臨軍戰陣二不得妻孥其罪至重降者特
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故人罪論
五月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詔旨行唯邊隅外
寇及討捕蠻內發兵若不詔者不從此例
長沙王道憐孫大明中為中書郎大宇江夏王義恭鎮中書
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聽與王義恭同詔曰昔王公表
自今三臺五省皆同此例

沈約大明中為尚書左丞先是五省官所啟事僕射得雜啟公
祖世孫沙汰官有前後啟事者悉皆禁止詔曰自頃事啟多不依舊王司量覈行杖得行杖自此始也
明宗泰始元年詔諸啟事二十石以下尚書左丞依舊為啟
人復給傳役
六年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衮冕九章衣
南齊武帝永明十年十月詔曰三季澆弊喪亂相尋
動違彝則或裂錦繡以綵車服之飾全金銀以為器用之
至斑白不負戴相望華侈相矜僭偽之典可明為禁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後違依此事科奏以糾中典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文武公卿以下各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革永明之制依晉宋舊典文武公卿以下各

梁武帝天監三年都令史景之列自宅云以來禁制公私已久商百遊宴以為乘礼何修之等參酌圓門為皇門今之雉門是也今左殊制若禁至服不得入雉門為大遠宜以
六門以為限詔曰六門士庶甚多四時法會皆斷其哭若有
死者指宅門來臨許其入而不許其論世俗之禮二步
斷哭
北齊文宣帝受禪詔曰男有風俗流宕行競可悉令改革
務盡婚姻之禮葬送之儀華勳踰於喪事公役廢於農業
僕等金玉畫繡衣雜綺羅以翔出為奇後少過間為屬士庶
賤無得等差不遵令制准律科罪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詔在京百司及諸軍州縣印例鑄淇
其篆文則各如舊
八月詔曰朝廷之儀封拜為重用報勳以彰德風宋朝合遵舊

式凡典禮儀注文獻自戰後行公後每封冊六旨司備
陳對之禮稱展盡誠
九月勅以近年文武諸道表使皆以所進物外增生財年豬
瘦未肥臘脯非供祭之物且倚傳國盛自節既薄豈安
在自今後所進物並令南郊祭祀等並依舊例其南郊祭祀
南北郊祭祀性計住二十日其餘祭祀性計住十日其餘
祭祀並依二十五日九采

傳宣宜令控鶴指揮使應諸門各添老控鶴官兩人守怙把門其諸司使并諸司諸色人並勒於左右銀臺門外下馬不得將領行官一人輒入其文武百官進表宮庭使於千秋門外東廊立俟宣召諸道進奏官宜使於千秋門外東廊立俟宣召諸色人到千秋門內其臺臺門仍令長關繩不用啓閉閤是日又勑皇城內不尚淒嚴宮禁諸門豈輕易未當修制天下因而有出入之死常且公私之何辨須加鈐轄用戒閑隙且令宣徽院設宇初准此處分

八月初建國之初用兵之罷請置臺表管機不敢滯留用防疑忌宜請道所有軍事中奏今宜至右銀臺門委官畫時別進請道公事即依前四方館准例施行

十月刑司門過所先是司門郎中員外郎出給今以駕還未平恐漏數詐宜令宰臣開次逢事判凡請給過所先具牧納中書覆檢判下即本判郎官攢狀出給

四年正月勑公事難決稽滯居職委官過限其違日當直中書舍人及吏部司封印部官少府監及鑄印文兼書屬官等各罰入吏部等並宣臨次於中書劇官宿止

四月勑諸朝色見繼戒從在關今上開左右或到田宿官秩高者曰公長字人也頓使捕盜耳且鎮衛今是民長官同得居民父母上是先禮也至是勑天下鎮使官秩高者宜依其舊

閏四月勑諸道州府選擇書官德其威儀州收閱於開元禪院前制宣寒暑疏並宣依河南諸州例

史得八專達刺史得九專達觀察使得十專達節度使得十一專達

十一月十二日勑百關吏者所以譏異服察異言也況天下未息兵革多改服飾我方事此者有禁宜從詐敗而未發覺

所過地類稍迷辛竊其暴要而不察諸其所經今海內未同而綺法服禁非所以息姦詐止奔亡也應在京諸司不得禮給公驗如有出外須執憑由者其司門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驗宜令給過所有出入須執憑由者其司門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驗宜令給過所有出入須執憑由者其司門所先須經中書門下驗宜令給過所有出入

太元元年十二月詔曰省徭役減征賦除民所患苦
者而祖承勤元年六月即位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之要興積
修遐舊往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遭艱軍旅
動自東征西討暴有殄百寇親討鄧塢心交武義幼弥內拓外
用有成元年逮著遐清揚俊雪稱讓之禮興勸天人之祚合
功酬劳先王盛典成載斯勤宜同国慶其副賞復除之科以崇
論事賦士之旨廣加優賜
十月丁亥詔曰頃政刑敝弛民多流散或因災旱或
遭軍寇或迫苛暴或困逋債遂使家業荒廢室宇空
虚編戶減耗日月滋甚朕甚愍焉其令諸州郡縣
與民和市即時糴糶又以布絹絲綿貿穀以供軍儲
又官貨賤糴貴又以布絹絲綿貿穀以供軍儲
二年正月乙卯朔詔曰朕以寡昧獲奉宗廟
二月己卯詔曰往代以來皆有禁斷銅
[illegible]
考證[illegible]潛及以[illegible]
文帝元嘉[illegible]年三月壬寅[illegible]至百五錢命縣之[illegible]
語[illegible]之[illegible]
八年三月己卯詔曰頃[illegible]
禁宜[illegible]
十七年十一月[illegible]
鑄或禁[illegible]
今務盡[illegible]
自主者明加宣[illegible]
建武帝以元嘉二十年四月即位七月辛丑詔曰[illegible]
尚書言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帝泰始元年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鹿掌制蹏大不收川澤產育然器充御所以儉不匱財逸遊道廣則敗遠末務則妨事是以聖王節其所急而已今新邑未寘之事收豪傑之利龍非儲二實務在嚴重之資所以遏亂尚本消華務實且循道布仁以華易質百令鰥介珍玉雜物非時之貢悉皆斷絕為制大年十二月癸巳以潛難未息制公卿已下喪禮從權官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詔曰自頃弊法變制度久奢侈相競民貧由茲而起積代成俗情實難改頃來婚姻之家或利貨財或貪門品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宅第封畛山湖長廣隱蔽宜依舊檢入

五月辛未詔曰敦睦親族前典攸先義讓惟風舊經斯重頃者以來或有乖薄骨肉之恩或興爭財分離之釁有虧友悌之道無復敬讓之風甚為澆薄宜加隆厚其有犯違五教不遵六行者皆以事聞

二年四月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有媒氏之職國風

及時之訓四隙內隊義不期後三晉所以繁昌存者蓋由修理舊歷故家久無思戀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牀之實華秦七其膚鍾方丈有過王侯富有屈於編氓貧者靡所以娛賤老以終斂未見動致煩費年未滿瘠盈時經旬宜為卿大夫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構供設合巹之禮無藏幣之儀斯在於家有違國憲之以法

武帝永明七年詔曰春頌敦厥義風邦所以懷遠柔遠能邇兆民百辟炳幽明察皆由斯作況有之諸侯禮以分爵教和邦國誠宜修明以廣德化

周顯德六年正月己巳詔曰朕生逢喪亂長自軍戎雖
本性之寬仁每務含容而事勢之因循或多姑息
近者京城之內軍伍之間頗聞作過之人未盡悛改之
意或因公事或為私讎或恃勢以相侵或乘醉而
行兇或結伴以為盜或聚眾以喧譁或有犯於
軍令或有違於國法或因循而未改或隱匿而
不言或有人知而不舉或有舉而不實或有
舉而太過或有過而不知或有知而不問或
有問而不治或有治而不當或有當而不公
或有公而不平或有平而不盡或有盡而不
實或有實而不明或有明而不決或有決而
不行或有行而不果或有果而不斷或有斷
而不中或有中而不久或有久而不變或有
變而不通或有通而不塞或有塞而不開
或有開而不合或有合而不離或有離而
不散或有散而不聚或有聚而不整或有
整而不齊或有齊而不一或有一而不同
或有同而不異或有異而不分或有分而
不別或有別而不定或有定而不移或有
移而不改或有改而不正或有正而不直
或有直而不曲或有曲而不屈或有屈而
不伸或有伸而不縮或有縮而不放或有
放而不收或有收而不散或有散而不亂
或有亂而不治或有治而不理或有理而
不明或有明而不察或有察而不審或有
審而不詳或有詳而不慎或有慎而不密
或有密而不疏或有疏而不略或有略而
不詳或有詳而不審或有審而不察或有
察而不明或有明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治
或有治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散或有散而
不聚或有聚而不整或有整而不齊或有
齊而不一或有一而不同或有同而不異
或有異而不分或有分而不別或有別而
不定或有定而不移或有移而不改或有
改而不正或有正而不直或有直而不曲
或有曲而不屈或有屈而不伸或有伸而
不縮或有縮而不放或有放而不收或有
收而不散或有散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治
或有治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明或有明而
不察或有察而不審或有審而不詳或有
詳而不慎或有慎而不密或有密而不疏
或有疏而不略或有略而不詳或有詳而
不審或有審而不察或有察而不明或有
明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治或有治而不亂
或有亂而不散或有散而不聚或有聚而
不整或有整而不齊或有齊而不一或有
一而不同或有同而不異或有異而不分
或有分而不別或有別而不定或有定而
不移或有移而不改或有改而不正或有
正而不直或有直而不曲或有曲而不屈
或有屈而不伸或有伸而不縮或有縮而
不放或有放而不收或有收而不散或有
散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治或有治而不理
或有理而不明或有明而不察或有察而
不審或有審而不詳或有詳而不慎或有
慎而不密或有密而不疏或有疏而不略
或有略而不詳或有詳而不審或有審而
不察或有察而不明或有明而不理或有
理而不治或有治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散
或有散而不聚或有聚而不整或有整而
不齊或有齊而不一或有一而不同或有
同而不異或有異而不分或有分而不別
或有別而不定或有定而不移或有移而
不改或有改而不正或有正而不直或有
直而不曲或有曲而不屈或有屈而不伸
或有伸而不縮或有縮而不放或有放而
不收或有收而不散或有散而不亂或有
亂而不治或有治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明
或有明而不察或有察而不審或有審而
不詳或有詳而不慎或有慎而不密或有
密而不疏或有疏而不略或有略而不詳
或有詳而不審或有審而不察或有察而
不明或有明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治或有
治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散或有散而不聚
或有聚而不整或有整而不齊或有齊而
不一或有一而不同或有同而不異或有
異而不分或有分而不別或有別而不定
或有定而不移或有移而不改或有改而
不正或有正而不直或有直而不曲或有
曲而不屈或有屈而不伸或有伸而不縮
或有縮而不放或有放而不收或有收而
不散或有散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治或有
治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明或有明而不察
或有察而不審或有審而不詳或有詳而
不慎或有慎而不密或有密而不疏或有
疏而不略或有略而不詳或有詳而不審
或有審而不察或有察而不明或有明而
不理或有理而不治或有治而不亂或有
亂而不散或有散而不聚或有聚而不整
或有整而不齊或有齊而不一或有一而
不同或有同而不異或有異而不分或有
分而不別或有別而不定或有定而不移
或有移而不改或有改而不正或有正而
不直或有直而不曲或有曲而不屈或有
屈而不伸或有伸而不縮或有縮而不放
或有放而不收或有收而不散或有散而
不亂或有亂而不治或有治而不理或有
理而不明或有明而不察或有察而不審
或有審而不詳或有詳而不慎或有慎而
不密或有密而不疏或有疏而不略或有
略而不詳或有詳而不審或有審而不察
或有察而不明或有明而不理或有理而
不治或有治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散或有
散而不聚或有聚而不整或有整而不齊
或有齊而不一或有一而不同或有同而
不異或有異而不分或有分而不別或有
別而不定或有定而不移或有移而不改
或有改而不正或有正而不直或有直而
不曲或有曲而不屈或有屈而不伸或有
伸而不縮或有縮而不放或有放而不收
或有收而不散或有散而不亂或有亂而
不治或有治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明或有
明而不察或有察而不審或有審而不詳
或有詳而不慎或有慎而不密或有密而
不疏或有疏而不略或有略而不詳或有
詳而不審或有審而不察或有察而不明
或有明而不理或有理而不治或有治而
不亂或有亂而不散或有散而不聚或有
聚而不整或有整而不齊或有齊而不一
或有一而不同或有同而不異或有異而
不分或有分而不別或有別而不定或有
定而不移或有移而不改或有改而不正
或有正而不直或有直而不曲或有曲而
不屈或有屈而不伸或有伸而不縮或有
縮而不放或有放而不收或有收而不散
或有散而不亂或有亂而不治或有治而
不理或有理而不明或有明而不察或有
察而不審或有審而不詳或有詳而不慎
或有慎而不密或有密而不疏或有疏而
不略或有略而不詳或有詳而不審或有
審而不察或有察而不明或有明而不理
或有理而不治或有治而不亂或有亂

智智今從南新復書頭報消息言遣報行勞慰答書意如是
即今之從邊初附諸州內自姓先有罪流士逃歸人北
一皆赦從不問並聽其不得拔以報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三
和敕
元帝永昌元年四月詔平陵侯下令曰軍令不入國國令不入
軍雖子產獻捷而服於晉亞大弗廷義止於齊今天下大亂
征伐宜先有統義乃平之大典宜令軍禮御之自今已後
度武將復可解嚴以時宣勒
明帝太平元年九月詔曰流難流移歸本土
晉太帝太寧元年詔曰古之錫土胙國則疆理畫井制貢三
等爵命有典有則所以建侯樹藩翼亮王室也自頃以來
爵非其人或以貴戚或以勳進或以計授或以貨取或以
私假或以世及或以虛受或以偏裨或以牙門或以廝養
或以優伎或以左道或以巧言或以諂諛或以佞媚或以
女寵或以妖術或以嬖幸或以猥濫或以謬賞或以僭竊
或以冒襲或以非次或以不才或以不德或以不勞或以
不功或以不義或以不忠或以不孝或以不仁或以不信
或以不廉或以不節或以不貞或以不順或以不肖或以
不賢或以不能或以不材或以不才或以不德或以不勞
或以不功或以不義或以不忠或以不孝或以不仁或以
不信或以不廉或以不節或以不貞或以不順或以不肖
或以不賢或以不能或以不材或以不才或以不德或以
不勞或以不功或以不義或以不忠或以不孝或以不仁
或以不信或以不廉或以不節或以不貞或以不順或以
不肖或以不賢或以不能或以不材或以不才或以不德
或以不勞或以不功或以不義或以不忠或以不孝或以
不仁或以不信或以不廉或以不節或以不貞或以不順
或以不肖或以不賢或以不能或以不材或以不才或以
不德或以不勞或以不功或以不義或以不忠或以不孝
或以不仁或以不信或以不廉或以不節或以不貞或以
不順或以不肖或以不賢或以不能或以不材或以不才
或以不德或以不勞或以不功或以不義或以不忠或以
不孝或以不仁或以不信或以不廉或以不節或以不貞
或以不順或以不肖或以不賢或以不能或以不材或以
不才或以不德或以不勞或以不功或以不義或以不忠
或以不孝或以不仁或以不信或以不廉或以不節或以
不貞或以不順或以不肖或以不賢或以不能或以不材
或以不才或以不德或以不勞或以不功或以不義或以
不忠或以不孝或以不仁或以不信或以不廉或以不節
或以不貞或以不順或以不肖或以不賢或以不能或以
不材或以不才或以不德或以不勞或以不功或以不義
或以不忠或以不孝或以不仁或以不信或以不廉或以
不節或以不貞或以不順或以不肖或以不賢或以不能
或以不材或以不才或以不德或以不勞或以不功或以
不義或以不忠或以不孝或以不仁或以不信或以不廉
或以不節或以不貞或以不順或以不肖或以不賢或以
不能或以不材或以不才或以不德或以不勞或以不功
或以不義或以不忠或以不孝或以不仁或以不信或以
不廉或以不節或以不貞或以不順或以不肖或以不賢
或以不能或以不材

後主以太建十四年嗣立四月庚子詔曰昨臨御區宇撫育黎
元夙夜惟懷寤寐永歎思弘政術每歲首開設庠序躬執經讓金銀滿
又賜物北生太人絳花之儀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綵疏薄傷
財敝業尤成蠹患又尊屋道士校邪左道不依經禁民間淫祀
妖妄詐稱事託修制並宜禁斷並壞滅為貴仍令舊士
四方諸有舊依俗止事於正教並為貴仍令舊士
論語論依周易南陌田疇各得分界無相侵奪以
吾民所重一也何獨譏禁使離析分不即授任予節及東館
并置保任在外者並為衣服頒之酒食送其婦室所之阻淺便
發遣船仗精選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官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
亦通其意

後魏孝靜天平元年十月自洛還都于鄴十二月詔內外解嚴
比斷之後依舊禁嚴不得以百杉從事

職官部司憲總序

武成帝大寧元年詔曰王者所用唯在賞罰賞過濫則功臣得
情罰理則姦邪懼盟府司勳或有闕墜之路三不依令
未窮書一之道恩文王之官人念貧乏之士勉勵之封恩獲
其所自諸應官階勳級及重罰疑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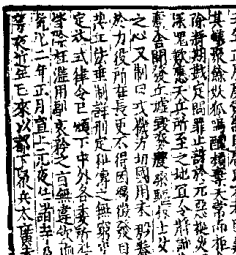
保元天統四年十二月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

保元祖開平元年十二月改元詔以所司官僚遷轉因荒積年未
理庶事其間亏廢抱枉罔伸所被者深有矜愍自今已後宜令
世襲後官依舊告訴道令清理若此輩之人不依詔勅如已之後
明恩詔

十二月詔分清豐縣百姓主知嚴妝以亂雜併失恒情肉辟之
追感自慨兩拍以公父母亦以遺體之重不合毀傷之言今制
何如報曰今後所在刑獄不用此律

二年詔蒸武諸軍節級兵士及供奉官受告敕已各依舊勤
三年正月帝西討近年以風俗未善至是始改焉
月十四日十五日夜開坊市門一任公私燃燈
月詔所在長史及鄰近依前已後州
鎮鎮將凡使命經過若不執物文檢並不得妄有人騷及取索
一物已上又今諸軍將士及諸親故有犯如此加罪
及加軽刑勿令更有科罰功戒所由人更不得於鄉村乞討使
九月詔前內外使臣及諸命未見使歸秘第者朝廷合令朝參
每於對見之儀合守朝廷之道近者凡至出使在得皆敕旁規
或色辭而尚在本家或未見而先歸私第但免使候其至捏
在禮旁而務乖宜典章而妨慶宜令御史臺別具條流事件具
聽奏等第奏聞是月河中表推官院使有犯至死
以遣

十一月甲午祀南郊次六制曰大象紀載六代通神明流澤
靈長所以慶集推尊郊宗為貴我有道宣王自天受命之
獻茅惟古義豐昵深念今于今三年何嘗不興復興祖於
師唐虞之典上則敬奉功祖配以皇之源下則恭承烈考
有格六翮无疫敢而不有所未孚理有所未達致斯兇作
應為災譴將帝遵稽牛德而村義精宗配享嚴
考休徵式昭至誠昔我以仰高何厚惟將以對越嚴
粢盛以奉禋祀懷柔百神以祈福祚故能
齊沐而克潔牲牷而肥腯實以黍稷薦以
不戒之功敬冷氣作有年之慶況靈祇
間飛騰西極下鄰星紀戎衣一動已隔
重之封
禪而又梯航百偶前代所希今兹
盛典可以
大赦改元
天和



好文

頌美

府一百九十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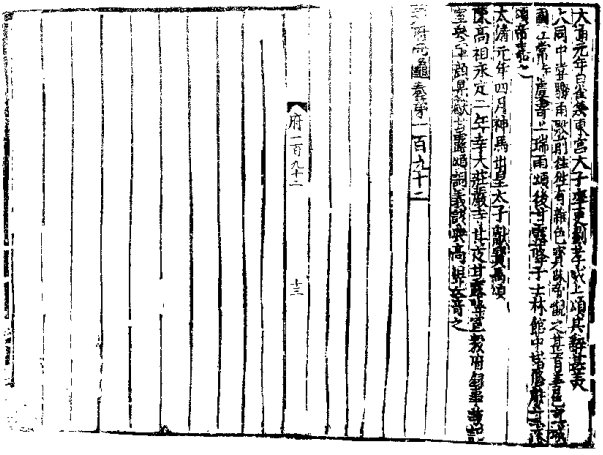
府元龜　卷九二　六

始不過千里者謂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忍不止
罹刻金石以自為紀宜人五帝三王知教不同度不明顯威
震神以極遠方實不務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沒諸侯叛法令
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分天下以為十二州海
內咸震懾莫敢動搖天下和平昭明宗廟聲通於
神威武紀綱皇帝明聖臣相順德皇帝以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
二十九年始皇東游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年時在中
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
烈追誦本始大聖作制立治建定法度強本抑末黔首修潔
和安人樂其業平一六國四海既定天下大安乃巡撫東土以
省卒士勸農桑事跡本原祗誦功德群臣相與誦烈本始追
首高明乃昧昔諸侯恣行強暴以相侵伐殘賊天下暴虐無
道剡誅屠滅振救黔首庶心咸服合為一統皇帝之興功德
最大治定後安不忘危慎遠備豫預為經紀外誅強暴禁
內不為害姦邪不生黔首安寧樂終天命群臣誦烈本始
追原祖禰以明威德皇帝臨位作制明法顯著職任各得其
宜尊卑貴賤分別不踰日月不違法令以身先之遠近畏
忌莫敢犯試皆先以功後以罪賞必有效誅必有名信並
四海表裏一心專務肅敬奉承教法常職既定後嗣繼業
長承聖治皇帝躬親操執遵道德行恭儉節度以制天下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刻碣門其辭曰遂興師動眾以誅暴
亂威行四極振動天下黔首震恐義武威行德昭諸侯
德惠修長節事以時皇帝躬聖既平天下乃巡遠方登
于碣石從臣思惟大海之廣以東窮盡東極之望南臨
北戴過于蒼梧以西涉流沙莫不賓服遂興大師誅殘
暴亂威動四極振救黔首周定四方平一天下以為
儀則二十六年皇帝臨位兼聽天下作為法度以矯
末俗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訓訓經大義本原
事業追首高明乃顧前修昔者五帝三王各殊禮而異
務或繼前人或後其德後嗣忘戒廢法度以羞先祖
皇帝哀之作為程式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職事各有
宜男不耕織則飢婦人紡績不專則寒二者離則生
利少二者合則財用饒事無額則力業不竭器械不
飭則無以給事物不變革則生巧法不明確則民疑
皇帝作制顯設儀表以矯眾心匡飭異俗遠邇同度
臣下修飭各盡其力事合同心莫敢怠荒或竭知盡
忠以稱厥職或謀慮不當或連於罪皇帝哀憐其愚
各思自治咸務貞潔以承上教除疑定法咸知所辟
姦邪不生黔首修潔人樂其業事各有序貴賤不誤
嘉保太平後敬奉遵行常職皆有法式常刑以誅不
改以明顯威皇帝明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
昭設備器咸有文理臣下敬業各有常職以事其上
皆務公平莫敢不正飾省官職除民所苦上下交勤
莫懈於治黔首安寧天下咸撫蒙被休德合同心志
專一不貳功業既成永承順之群臣誦烈本始請刻于
石垂于後世

三十七年始皇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
宇內德惠脩長三十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
省習俗黔首脩絜人樂其業事各有序貴賤不誤嘉保太平
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式審別職任以立綱紀皇帝之德
廣及諸產東抵黃腄西涉流沙南至北戴舟輿所載莫不
賓服遂運六合以為家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飭各
敬其職事既定以來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訓訓經
大義本原事業追首高明乃顧前修昔者五帝三王各殊
禮而異務或繼前人或後其德後嗣忘戒廢法度以羞先
祖皇帝哀之作為程式以明尊卑貴賤之分職事各有
宜男不耕織則飢婦人紡績不專則寒二者離則生利
少二者合則財用饒事無額則力業不竭器械不飭則
無以給事物不變革則生巧法不明確則民疑皇帝作
制顯設儀表以矯眾心匡飭異俗遠邇同度臣下修飭
各盡其力事合同心莫敢怠荒或竭知盡忠以稱厥職
或謀慮不當或連於罪皇帝哀憐其愚各思自治咸務
貞潔以承上教除疑定法咸知所辟姦邪不生黔首修
潔人樂其業事各有序貴賤不誤嘉保太平後敬奉遵
行常職皆有法式常刑以誅不改以明顯威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言出嘉瓜白鳩眼足
亞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詹事何承天上表曰謹
案瑞物以應德而至或以德所鍾物以類感故有德則見以
彰德之淵旨經籍之前志王德所鍾物以類感故有德則見
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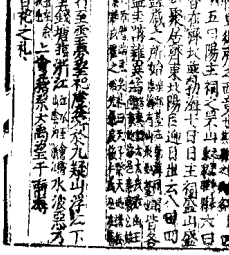
府　一百九十二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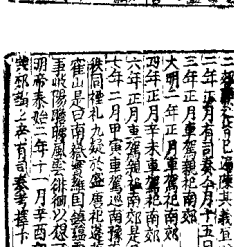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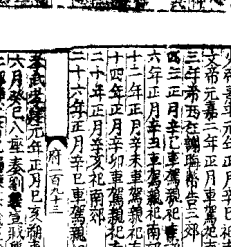
大曆元年白雀集東宮大子率更令張上酒共舞其妻史
大同中崔騁南巡州牧有姬色貴幸冠之其言善笑謂之
圖立當作「虞書」帝曰俞朕言汝聽之汝言汝行朕其試哉」
唐帝堯之
太清元年四月神馬出皇太子敬賀高澄
陳高祖永定二年幸大莊嚴寺壬辰設無遮大會捨身
宝冠寺敕景歛宝鬘瑟瑟珠瓔珞供養高祖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九十二
府一百九十二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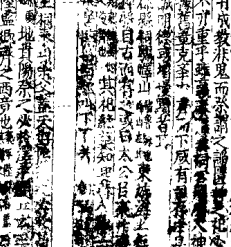
崇祀　弭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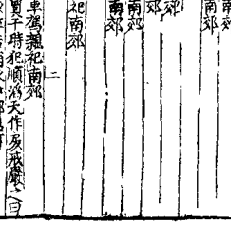
右考天子祭天地社稷六宗四方山川迎夫十祀凡有功於物者施於下生民如顓頊能賦祀冬嚳能序此族黃帝典制顓頊之德所以服神洪範之政嚴明成教非鬼而祭謂之諂瀆聖人之制祭祀也不可重乎堯舜而下咸有崇祀之典帝嚳能序此族黃帝典制顓頊之德所以服神洪範之政嚴明成教非鬼而祭謂之諂瀆聖人之制祭祀也不可重乎堯舜而下咸有崇祀之典











四年正月己未車駕親祀南郊
六年正月丁亥詔百官可發二年[illegible]張南郊間[illegible]
[illegible]
南郊
太祖建元二年正月己酉車駕親祀南郊
武帝永明元年正月辛亥車駕親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卯車駕親祀南郊
二月辛丑祀北郊
九年正月辛酉車駕祀南郊
豫林王晉昌元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二月辛卯祀明堂
東昏侯元元年正月辛卯車駕祀南郊
三年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
梁高祖天監四年正月戊申詔曰天神饗德[illegible]
[illegible]
九年正月辛巳車駕祀南郊
詔曰祭祀用牲中水鹽仍又雜膏粉以礼神至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年正月辛[illegible]親祠南郊
二年正月辛巳祠高祖于明堂
五年正月辛巳祠[illegible]于南郊
六年正月辛卯祭高祖于北郊
東[illegible]
[illegible]帝天平二年十一月祀圜丘
武帝二年十一月祀圜丘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正月受禪壇於晉陽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北嶽恒山祭訖又遣使奉幣於祀所告成[illegible]
二年正月辛亥祭于南郊以神武皇帝配
八年八月癸丑詔曰五郊祭祀皆如常取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公卿奉幣飾以先聖酒肉而已孝禮既興詞民斯[illegible]
[illegible]皇　雖祀果解[illegible]脯惟當於盡誠敬義何必在[illegible]　[illegible]皇[illegible]

二年正月辛亥祀圜丘
[illegible]成帝河[illegible]元年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年正月十五[illegible]祭北郊
後主天統二年正月辛卯祀圜丘
武平二年正月己[illegible]祀南郊
[illegible]太祖[illegible]平元年九月丙[illegible]戌[illegible]
[illegible]新[illegible]人民[illegible]之[illegible]請封[illegible]
十一月[illegible]建王室[illegible]
[illegible]者有[illegible]
二年正月[illegible]
後周天[illegible]二年正月辛卯祀南郊
武平二年正月己[illegible]祀圜丘
[illegible]太祖[illegible]平元年九月丙[illegible]戌[illegible]
[illegible]新[illegible]人民[illegible]之[illegible]請封[illegible]
十一月[illegible]建王室[illegible]
[illegible]者有[illegible]
二年正月[illegible]
[illegible]成帝河[illegible]元年正月辛巳祀南郊
二年正月十五[illegible]祭北郊
後主天統二年正月辛卯祀圜丘
武平二年正月己[illegible]祀南郊

五月巳丑今下詔曰三王方建五下子恐三王有失撫臨今春九陽敎旱公侯今秋重民轉輸日起久在荒服遐邇之內所有長吏人民公卿百辟各悉心盡意以稱朕意火星起月太史奏火分合井鬼乃令敕武侯持節以人牲禱祠南郊以求雨焉六月辛亥以元狩遷甘泉宮乃詔曰朕下民承順天地之氣以成生長之道今天降災異朕之不德上帝不饗其咎安在其有司悉心盡意各推所職以極朕之不逮百官悉改過以求厥咎朕親飭躬修思索其故庶幾有以塞大異之咎乃者河水北決朕臨其口令水道九空地不愛寶以興溝洫之利其議興之於是發卒數萬人興作二十餘日而河堤成上乃臨祠禮而沈白馬玉璧以祠河因隨流而下發卒五萬人塞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塞既成上悉以衛青所伐奪匈奴地為朔方郡以食七卒省轉輸費自是之後河復北行分為二支復禹舊跡

三年六月己亥以久雨令百官悉禱於祠上帝及山川冬十月己亥以久雨令百官悉禱於社稷諸祠四年五月乙卯朔詔曰朕以不明奉承天地之休德兢兢業業戰戰栗栗不敢荒寧今天降災異朕之不德上帝不饗其咎安在其有司悉心盡意各推所職以極朕之不逮百官悉改過以求厥咎朕親飭躬修思索其故庶幾有以塞大異之咎乃者河水北決朕臨其口令水道九空地不愛寶以興溝洫之利其議興之於是發卒數萬人興作二十餘日而河堤成上乃臨祠禮而沈白馬玉璧以祠河因隨流而下發卒五萬人塞決河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塞既成上悉以衛青所伐奪匈奴地為朔方郡以食七卒省轉輸費自是之後河復北行分為二支復禹舊跡

八月更置酒甘泉宮八月更置酒甘泉宮大赦改元為元鼎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帝郊見通天台親望拜百里內悉來助祭

九月辛酉以久雨命宰臣祈禱於諸門越九道祠靈星

十月戊申朔旦冬至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守司以禁天事明復而止東觀書曰西京元年冬十月辛酉朔旦冬至日有蝕之帝素服避正殿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今並載見其有益政者今列附辭末焉

三月壬午以久旱令宰臣分禱五祀望祭山川

命宰臣分往禱華山

十一月壬寅朔旦冬至祠太一於甘泉圜丘親拜太一東君朝日夕月

帝觀禮畢還坐大廟受群臣及諸侯王賀因賜酺五日大赦天下改元為太初

十二月詔以時雪頻年不登命丞相及三公各令久災之咎詳擇三年正月甲申以時雪久愆命丞相及三公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二月癸丑朔日食戴憑對策奏顓政之臣以夏殺冬之象消災之術宜令所在郡縣各脩其職

三月丙午帝北巡至泰山濟南縣訾山上有黃氣廣加益其禮祠加祭百神

四月甲寅夕月蒼心大星西南有星孛于太微入紫宮犯帝坐

冬兩京及宋衛荊衡以東至江淮南北郡國二十四地震

五月丁亥以雨星變詔公卿百官各上封事

辛卯詔曰元陽逆節震動色愆今予臣子寇起中外驚擾其令吏民各安爾業毋有所懼

擇府元龜卷之一百九十四　閏位部

擇府元龜卷之一百九十四　閏位部

擇府元龜卷之一百九十四　閏位部

吳大帝赤烏十年始人康僧會至建業營立茅茨設像行道翻譯經典以闡佛化時人謂之草創

晉明帝太寧元年詔曰佛圖澄遠自西域杖錫來遊神化潛通顯於外土朕每嘉其人想見其道可遣使迎之

成帝咸和元年石勒將石虎攻陷襄國勒素重佛圖澄每事諮而後行虎嗣位亦敬信焉

穆帝永和十年石虎死後趙大亂冉閔殺石氏子孫及胡羯二十餘萬人閔又下令國內有胡人鼻高多鬚者盡誅之於是胡人被殺者二百餘萬

哀帝興寧三年帝以沙門不應盡禮王者乃下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海西公太和四年帝以沙門不應盡禮王者乃下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簡文帝咸安元年帝以沙門不應盡禮王者乃下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孝武帝寧康元年帝以沙門不應盡禮王者乃下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安帝隆安元年帝以沙門不應盡禮王者乃下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蔡興宗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年載其間興廢不可勝言然自漢魏迄于晉末多歷年代而國祚長遠未有如今之甚者

孝武帝孝建元年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後廢帝元徽元年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順帝昇明元年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齊武帝永明元年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陳武帝永定元年詔曰佛以清虛為宗以玄默為體遺落世務棲心無為不應以世事經懷不宜令致敬

五年扶南國王遣使貢獻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赤詔遣

冊府元龜　卷一九四　閏位部　崇釋老　五四三

[illegible]對曰性無不在故不說二諦又問曰談者以言法性空假性慎覺既別非一如何兩又對曰在覺成智在慎成識若論性體非慎識又問曰既言成覺成慎何得非覺非慎若定是慎亦不能成覺對曰以非覺慎故能成覺慎所成雖異體成[illegible]

帝悅稱善引入經書廣賜地物前後一百四十餘件

月八日於集賢殿講論語孝經畢楊綰中書舍人別敕書盡禮悅於寺立侍法遂物論具師子座當殿敷設都支郎僧道及僧統並緇林之英問難往復數十番奏有能解帝曰此賢者生孔門則何如之

興和二年春詔以鄴城舊寺僧尼多為天下平寺此所以未至武定末沙門知名者有惠遠曇辯惠光僧達道儀僧獻道暉僧像惠光惠儀法營道長並見重於當世自天平元年以後鄴城遂大德中國之有僧尼大衆二百萬矣其寺三萬有餘

北齊文宣帝天保九年起大莊嚴寺

武成帝河清二年五月詔以城南舊宅之地造大總持寺

後主天統二年大上皇帝詔以三堂施與僧寺以修學業

四年正月詔以金鳳寺三堂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

四月詔以并州尚書省為文宣皇帝舊宅可捨為大崇皇寺

隋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發雍州大清宮改為大興宮州大清宮者為魏請沙門法果所造果為北周文帝所信敬故宮內多有佛寺又別造大興國寺

九月詔西嶽嵩瀆北海之靈並宜準山川舊禮以時致祭其五嶽各置僧寺一所

推諸實錄所載有通集觀道宮勅書九二大軍行名主其勅言賜紫衣

二年十月邕州奏嶺獠陳山酷法通道場有道行者賜紫衣

八月丙申詔鍊師給紫衣改賜內紫檀宮觀真理觀

三年正月詔建德使王番知奏捨舊宅為通道觀

四年正月詔天下諸州各度僧尼一人

五年二月詔洛州置天宮寺

五年三月敕以晉王廣為太子

六年正月詔以并州舊宅為大崇皇寺

七年正月詔以并州舊宅為大崇皇寺

十年正月詔以金鳳寺三堂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

四月詔以并州尚書省為文宣皇帝舊宅可捨為大崇皇寺

隋太祖開平元年五月發雍州大清宮改為大興宮州大清宮者為魏請沙門法果所造果為北周文帝所信敬故宮內多有佛寺又別造大興國寺

九月詔西嶽嵩瀆北海之靈並宜準山川舊禮以時致祭其五嶽各置僧寺一所

[illegible]隨修者一聽自便詔曰兩都左右街通衢及兩端僧尼勿使昌名閭巷今後有觸令限僧尼勿得輒填每歲明堅勤兩街各設百壇度七人講說如舊庶僧尼及不幹吏事師獸紫衣聽出家受戒者皆須赴闕此試業旅行

書稱先王之德曰保惠于庶民又曰子惠困窮又曰惠鮮鰥寡蓋恤艱周惠資無振之厚代之典也漢道既衰方國列峙成能養窮黎救其疾疹繼踵之令時

明帝永始二年六月京師雨水遣殿中將軍檢行賑賜
三年閏正月京師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賜各有差
後漢帝以秦嶺元年四月即位六月京師雨水詔賜卿二縣貧民
元徽元年六月齊陽水遣殿中將軍賑卿慰勞
三年三月以京師大水遣尚書郎宿長檢行賑賜
四年正月帥耕籍田貸貧民種糧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二月遣大使巡歷淮肥檢遣民尤貧遣
歸者剩史二千石量加賑卹
武帝以建元四年即位三月庚辰詔曰災未振貧窮又念京
師二岸多有其弊遣中書舍人優量賑卹
四月癸未詔曰頃水雨類降潮未弄滿二岸居民多所漂遣
中書舍人馬二縣官長優量賑恤
永明五年正月詔曰朕昧奠玉頒思康民養難在藏亟登而饑
饉代有今屢踏豐和告灾宜協時休尊崇疏請孤老貧

病並賜穀帛遣使觀賦斟祥均普
六月詔曰以秦南過度水潦存益京師居民多罹其弊遣中書
舍人二縣官長等慰宣賑賜
八年八月詔京邑霖雨貧過居民凡監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
賑卹
十月丁丑詔吳興水潦過度開所在倉賑賜
十年十月詔曰頃來霖雨稚稼有損京邑居民多罹其弊遣中
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
十年六月壬辰詔霖雨既過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邑貧
七年丁巳詔曰頃風水為灾二岸居民多罹其患加以貧窮六
疾孤老稚弱適於餓道遣中書舍人優行沾卹
明帝建元元年十一月詔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還主原貧
本直
東昏侯永元三年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貧

梁高祖天監元年九月丁丈詔曰蓋聞救災恤患先王垂則振貧
刑差宣致敷澤山林藪澤公私共利是出有無相通則資而頃世
相承並加封固宣所謂與民同利者歟點育凡公家諸屯成世
見封殖者可悉開常禁
十六年正月南郊詔曰朕當寅恭宅位道未明昧旦勤勞永夜
屋紀今太歲御氣於甘首於中就陽建物克辰務農天休布
茲利澤元貧之家勿收今年之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
若民有產子即依格優蠲敢有隱冒加賜卹
普通元年正月乙亥改元大赦詔曰鰥寡孤獨並加賑卹
陳高祖永定三年閏四月庚戌詔曰開廣總育民之大惠恤
貧乏前代之令典朕當期運纂承恭惟君德未孚民瘼
甚夏啟多壘弥戎納隍良由四聰弗遠十里少應博陵之仁何
其有窶殊聲之軌致此未展吳州沓州去歲螽旱郢田雖祝鄰
粟公濟室靡盈積之庾家有趙壹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

近日遣中書舍人江德藻巡行京東賑給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
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減糶糴非貧窮無得濫濫
東魏孝靜天平元年十月遣都水監巡行京東賑給貧人及所行之處徵富人借粟賑貧人
北齊神武為東魏大將軍天平三年四月乙酉幷建汾建晉東
魏帝敕幽州秋稼方登恐九州霖雨不定冀州水潦為患宜
令所在勤加隄防
武成帝河清二年四月并州言東雍南汾五州霜旱傷稼遣使慰
武成帝河清三年四月并州言東雍南汾五州霜旱傷稼遣使慰
周大祖開平四年十二月己巳詔曰涇水漲溢漂沒居人又
人必數朕為父母良用疾心其令本州各等給賑貸所在長
東監臨周給務令存濟吉辰賜役東都數內如本清制

仁愛

[illegible]日上思利民忠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illegible]有仁是知仁之為益本乎惻隱焉推恩澤及於蠢飛在上者之所宜也故有德者其[illegible]之深敝其凋荒之令[illegible]寶是念德[illegible]之役[illegible]之[illegible]平育[illegible]之[illegible]為邦之深旨為君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高原之[illegible]麗[illegible]澤之[illegible]戰[illegible]必[illegible]育[illegible]物斯又惠澤於飛[illegible]仁被於品物者矣[illegible]之[illegible]之所先載籍之攸述可不務乎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邑疾疫遣使存問給藥死者無家葬埋以官錢

十四年五月大赦詔孤老六疾不能存者人賜穀五斛

二十四年六月京邑疫癘丙戌使[illegible]存問及營葬費[illegible]加優卹給以醫藥

二十八年三月行幸丹徒詔遣使巡行百姓問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三斛

孝武大明四年四月詔曰朝[illegible]宋[illegible]寶[illegible]皆[illegible]言念民[illegible]後[illegible]者[illegible]遣使存問并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賜[illegible]

二年五月討平揚王休[illegible]詔[illegible]康[illegible]之[illegible]

南郡太祖[illegible]為[illegible]今平[illegible]新亭中興[illegible]教曰阿[illegible]歌由[illegible]廣[illegible]孤[illegible]貧[illegible]營[illegible]備設[illegible]古[illegible]

[illegible]哀[illegible]有[illegible]孩[illegible]拯[illegible]草或[illegible]列[illegible]雖[illegible]歌[illegible]聚者[illegible]賜[illegible]並[illegible]收

[illegible]井[illegible]殯[illegible]祀

建元元年六月乙亥詔曰宋[illegible]災[illegible]興[illegible]災[illegible]損[illegible]德[illegible]不收[illegible]穢[illegible]宜[illegible]下[illegible]理[illegible]當[illegible]補[illegible]有[illegible]字[illegible]可[illegible]即[illegible]理[illegible]教[illegible]遣[illegible]鄉[illegible]有[illegible]司[illegible]奏[illegible]還[illegible]貶[illegible]與[illegible]第[illegible]四[illegible]人[illegible]月[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外[illegible]三十三里為限其[illegible]班下州郡無[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者[illegible]隨[illegible]糾[illegible]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甲子詔曰[illegible]孤[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崩[illegible]老[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為今[illegible]供[illegible]民[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夫[illegible]物[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二

[illegible]歲或有久[illegible]寡[illegible]可[illegible]隨[illegible]掩[illegible]遺[illegible]骸[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自[illegible]存[illegible]者[illegible]詳[illegible]為[illegible]條[illegible]格[illegible]並加[illegible]賑[illegible]

四年[illegible]閏正月[illegible]亥[illegible]詔[illegible]孤[illegible]貧[illegible]鰥[illegible]寡[illegible]賜穀二[illegible]

五年正月辛卯詔曰[illegible]孤[illegible]六疾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光[illegible]

六年八月[illegible]詔[illegible]興[illegible]水[illegible]漂[illegible]水之[illegible][illegible]賜[illegible]個[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口二[illegible]

[illegible]解[illegible]小口五[illegible]

十年正月詔曰[illegible]孤[illegible]六疾人[illegible]五[illegible]

[illegible]茅[illegible]王即位[illegible]詔[illegible]加[illegible]充[illegible]實[illegible]刑[illegible]故[illegible]無[illegible]小[illegible]或[illegible]被[illegible]枉[illegible]興[illegible]仁[illegible][illegible]保[illegible]養[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遣[illegible]復[illegible]

[illegible]已[illegible]賞[illegible]者[illegible]亦[illegible]皆[illegible]為[illegible]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illegible]未[illegible]部[illegible]京[illegible]師[illegible]縣[illegible]有[illegible]收[illegible][illegible]瘞[illegible][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皆[illegible]保[illegible]養[illegible]永[illegible]元九年七月丁亥京[illegible]師[illegible]大[illegible]水[illegible]死[illegible]者[illegible]眾[illegible]詔[illegible]收[illegible]瘞[illegible]死[illegible]有[illegible]棺[illegible]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以[illegible]朱[illegible]漆[illegible]連[illegible]地[illegible]送[illegible]死[illegible]者[illegible]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或有[illegible]者[illegible]三[illegible]縣[illegible]長[illegible]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詔曰[illegible]造次收瘞之命亟下京[illegible]而[illegible]遂[illegible]遂來遠[illegible]
[illegible]未[illegible]露[illegible]設[illegible]性[illegible]而有[illegible]言[illegible]況[illegible]柘[illegible]勞[illegible]陽[illegible]則可[illegible]下達近[illegible]
各[illegible]迷[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委[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除[illegible]衣[illegible]或[illegible]即就[illegible]收[illegible]藏[illegible]給[illegible]棺[illegible]衾[illegible]務[illegible]夜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斯[illegible][illegible]藏[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歸
十六年正月南郊詔民有[illegible]孝[illegible]依[illegible]倚[illegible]獨[illegible]孤[illegible]鰥[illegible]寡[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自[illegible]存
[illegible]加[illegible]賑[illegible]卹
十七年八月詔以兵[illegible]奴[illegible]婢[illegible]男年[illegible]登六十六[illegible]女年[illegible]登六十[illegible]免[illegible]
平民
晉[illegible]二年正月南郊詔曰春[illegible]創[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報[illegible]陶[illegible][illegible]克[illegible][illegible]望
增[illegible]仁[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布[illegible]茲[illegible]有[illegible]兄[illegible]有[illegible]單[illegible]孤[illegible]孫[illegible]稚[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自[illegible]存[illegible]生[illegible]者[illegible]郡
縣[illegible]加[illegible]收[illegible]養[illegible][illegible]給[illegible]衣[illegible]食[illegible]每[illegible]令[illegible]周[illegible]足[illegible]以[illegible]終[illegible]其[illegible]身[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師[illegible]置[illegible]孤[illegible]獨[illegible]
園[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錄[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盡[illegible]者[illegible]給[illegible]命[illegible]厚[illegible][illegible]料[illegible]理[illegible]无[illegible]貧[illegible]之[illegible]家[illegible]勿[illegible]收[illegible]租[illegible]賦[illegible]
四年正月詔[illegible]經[illegible][illegible]勞[illegible]病[illegible]加賑[illegible]血
大[illegible]七年十一月詔[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役[illegible]使[illegible]女子丁

十年[illegible]月乙[illegible]詔[illegible]寡孤獨[illegible]无[illegible]資者[illegible]給[illegible]各有差
[illegible]宋[illegible]文帝[illegible]元年正月[illegible]大赦詔[illegible]鰥寡孤獨不[illegible]能自存[illegible]生者賜[illegible]穀
人五[illegible]
三年三月詔[illegible]以[illegible]遭[illegible]寇[illegible]移[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者[illegible]賜[illegible]穀[illegible]各有差
[illegible]太[illegible]建五年四月[illegible]戊[illegible]詔[illegible]比[illegible]伐[illegible]衆[illegible]軍[illegible]所[illegible]殺[illegible]者[illegible]或[illegible][illegible]
宜[illegible]加[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良[illegible]民
東[illegible]孝[illegible]建元年[illegible]十二年三月[illegible]以[illegible]旱[illegible]故詔[illegible]京[illegible]邑[illegible]及[illegible]諸[illegible][illegible]郡[illegible]縣[illegible]收[illegible][illegible]骸[illegible]骨
二年五月[illegible][illegible]寡孤獨[illegible][illegible]鰥[illegible]寡[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物者[illegible]各有[illegible]
四年六月詔[illegible][illegible]擅[illegible][illegible]
北[illegible]文[illegible]宣帝[illegible]元年五月[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逐[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食
八年四月[illegible]詔[illegible][illegible]祝[illegible]嶼[illegible]始[illegible]之[illegible]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捕魚[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公
私[illegible]踐[illegible][illegible]禁[illegible]
九年二月[illegible][illegible]詔[illegible]冬[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野[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捕[illegible][illegible]獸[illegible]草[illegible]木
[illegible]孝[illegible]武帝[illegible]孝建元年[illegible]月乙[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七月[illegible]巳[illegible]禁[illegible]屠[illegible]宰[illegible]兩月
[illegible]
八月[illegible]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寡[illegible]獨[illegible]骨[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差[illegible]埋[illegible]葬
孝[illegible]九二年五月丁亥詔[illegible]生[illegible]育之仁[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月乳哺之愛方[illegible]
[illegible]兩京及諸州府[illegible]妻[illegible]產[illegible][illegible]屠[illegible]宰及[illegible]捕[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詔[illegible]田[illegible]分
[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戰[illegible]亦[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仁[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蠢[illegible]育[illegible]孤[illegible]獨[illegible][illegible]疾[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差[illegible][illegible]量[illegible]加
[illegible]賜[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禮[illegible]稱[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致[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
果[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在[illegible]長[illegible]吏[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專[illegible]功[illegible]收[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勿[illegible][illegible]戴[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優[illegible][illegible]各[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喜[illegible]之[illegible]術[illegible]凡[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獨[illegible]醫[illegible]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碑[illegible]示[illegible]如[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病[illegible]兼[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治[illegible]者
即[illegible]仰[illegible]長[illegible]吏[illegible][illegible]醫[illegible]給[illegible]藥[illegible]救[illegible]療之

恤征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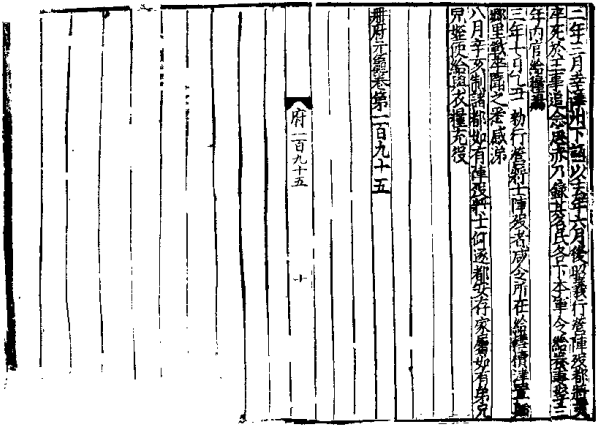
[illegible]公[illegible]東[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征[illegible]役[illegible]之[illegible]勞[illegible]也[illegible]故[illegible]曰[illegible]說[illegible]以[illegible]使[illegible]民[illegible]民[illegible]忘[illegible]其[illegible]死

其是之謂安始於除生遠于朱紫鄭玄圃之逆謂貨金革之殉
庶人差于衣之苦戶捷其空之誅謠是下寬大之詔敕休息之
義東漸淡始沒仁風動於遐邇斯乃得為國之體時養民
之道者矣
吳大帝黃武元年春令曰軍與日久民離寒畔父子夫婦不能
相顧孤甚愍之今坐虜細黨方外無事其下州郡有以覓鬼
惑衆者永安元年詔曰諸吏家有出入三人兼重爲役父兄在都
子弟給郡縣吏既出限來輒出又從至於家事無以護者朕甚
愍之其有五人二人爲役悉以其父兄所欲留爲留一人除其本
限皆出不從
宋高祖初受晉命大封功臣南北征戰士者並刻土爲贈贈尸表宋
反建士師迎接到還本土
宋武帝永初三年詔曰頃者邊境多虞征鎮諸將頻有喪敗士卒
死亡相繼或暴骸原野或沈沒江流每一興言無忘寢食可
普加收葬以慰幽魂
文帝元嘉四年二月行幸丹徒詔曰孫恩之寇也大將軍

二十八年二月幸丹徒詔曰昔孫恩之寇也大將軍
武帝討之克殄二凶其死事將士加以追贈
孝武帝初元嘉三十年五月即位八月詔武帝龍飛建業身
在寇內人情危懼有能與義兵入援京城者賞加三等
大明二年八月詔曰近北討文武效命軍士沒或殞身或亡
或傷疾死亡並勤盡王事而敘賞未洽可普更賜給勿令重尋
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丙寅詔曰戰士死王事者
後敏命郡縣加賜錢布及棺槨
元徽二年五月詔于荏湖王休範叛逆京城陷二凶既誅普加
南郡太祖建元四年詔曰比義兵先驅殞命疆埸
戰亡賞錫相承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葬主軍依押九回
此例
武帝永明元年詔曰軍旅之興所以行北討之平豈獲已

建武二年詔曰頃者邊境多虞征鎮諸將頻有喪敗士卒死亡相繼或暴骸原野或沈沒江流每一興言無忘寢食可普加收葬以慰幽魂
明帝建武元年十一月詔曰軍旅之興所以行北討之平豈獲已
三年詔曰頃者邊境多虞征鎮諸將頻有喪敗士卒死亡相繼或暴骸原野或沈沒江流每一興言無忘寢食可普加收葬以慰幽魂
東昏永元即位初詔曰雍州將士與義戰死者復除有差
宋元元年太尉陳顯達破魏將薛真度於馬圈詔曰戰亡將士事有
梁高祖初為大司馬丞制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
者並加葬賜以慰遺孤
陳文帝天嘉四年詔曰討周迪將士死王事者
五年十二月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並
給棺槨送還本鄉并復其家若屍喪未獲者給其醫藥
天嘉元年正月庚子詔曰義軍死王事者並給棺槨送還本鄉

高帝太建二年二月丙子詔曰周迪猖狡已來兵交之所有
死亡者並令收斂并給棺槨送還本鄉營葬未獲者各給復家
七年六月丙戌為北討將士死王事者設斯祭
十年四月庚戌詔曰戰亡之士明於訓誥授綏之義著在旗旌
遂使捐忘部落指骸致果文武畢力勳績斯在宜加褒贈
令勿收斂無致貧士營費用罄廢務非在軍者可並賜贈
二級並加賻助使得還葬
後主禎明三年二月丙申詔曰戰亡之徒為國捐命
之際為白刃
孝恭帝即位詔曰義士死王事者以時申閭當加褒贈
宋太祖初平元年二月辛酉詔曰潛匿未平王師在野攻討
討伐兼難經久勞師動衆人力疲弊深用軫懷
宜令哀吏子弟各隨輕重量加賞錫



二年二月癸酉詔下詔以去年七月後服義行者陣歿都督
孝先於王事遠念恩亦八錄其家門各下本軍令盡榮事等三
年內宿者權蠲
三年七月乙丑勅行者將士陣歿者所在給棺槨津置
郵里載柩送之者咸涕
八月辛亥制諸都督有捍禦將士何遠都尉各行家屬皆有第宅
兒堅便給田牛種及復役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九十五

府一百九十五　十

冊府元龜卷第一百九十六

閏位部一十五

建都　封建　勳戚　謚誓

建都

先王之制封畿建都邑必即土中而為民極自秦兼諸侯分天下而治以成都為國之固河山百二以為國之險故都吳保石頭之固而定居建業宋齊四代不改晉都洛陽而南君民載祀二百東魏遷鄴高齊是繼朱梁革命汴洛相依宅中辨方正位經營下邑作都制郛保世傳祚至於隋氏之興基於西京復修舊制改卜於洛邑遂定都於洛陽焉

奉始皇帝初為秦王即位三年作阿房宮未成而始皇崩二十六年既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上南臨渭自雍門以東至涇渭之會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郿也作甘泉前殿先作甘泉前殿築臺自咸陽屬之是咸陽二句疑有脫誤南山巔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作阿房宮或作酈山發北山石椁乃徙蜀刑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関外四百餘

於是立石東海上以為秦東門闕又二十六年東海上朐界中以為秦東門闕又二萬家實關東五萬家實陽皆復不事十歲

二世元年十二月就阿房宮

嗣先王以漢獻帝建安十九年降劉璋于成都自領益州牧二十六年即皇帝位都成都先是諸葛亮言劉璋闇弱張魯在北蓋藏奸宄因險恃遠不賓王命今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嚴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先主從之

吳大帝以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為會稽太守治吳縣之郡十六年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改名為建鄴十七年城石頭訪問故老古昔秦始皇東巡會經此地望氣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氣故掘斷連岡改名秣陵立楚

劉備之東宿於秣陵周觀地形乃勸都之帝自曹公屯濡須權還建業

十七年城石頭改秣陵為建業

晉文帝黃初二年自公安鄂改名武昌以武昌下雉鄂陽新興華容監利六縣為武昌郡八月城武昌

黃武二年正月城江夏山

黃龍元年九月遷都建業因故所不改錄

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兵屯夏口作土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苗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

十年三月改作太初宮謂將及州郡皆義作後主以元年九月起昭明宮後皆徙都武昌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諫建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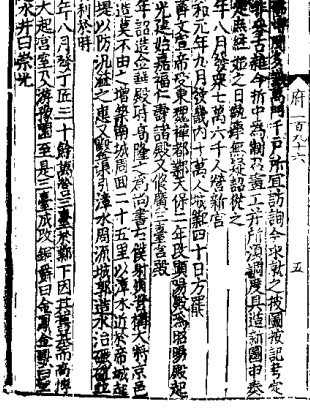
寶鼎元年十二月還都建業衛將軍滕牧留鎮武昌

二年六月起顯明宮十二月移居之

宋高祖受晉禪都建業
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正月於建城東西作萬春千秋二門
二十五年四月乙巳新作閶闔門改先門曰承明
閶闔門曰津陽
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起正元殿
大明三年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以東揚州爲揚州
四年四月以南豫州鎮王畿
五年初立駕道自閶闔至二宋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
六年新作大航門
前廢帝景和元年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永安宮淮東
揚州并州以北爲建康宮南第爲武德宮又以王畿爲揚州
南蕃大相受宋禪都于建業建元二年五月立六門

梁高祖受齊禪都建業
天監六年九月改闕曰雀門爲觀曰雙闕爲魏闕堂曰臨軒堂曰儀鳳堂
七年正月作神龍仁獸二門
二月新作國
九年正月新作總章觀
十年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闕二道
十一年作大極殿改爲十二間三月東宮大極殿成
十二年二月辛巳新作大極殿改爲十二間三月東宮大極殿成
元帝爲荊州刺史大清三年侯景陷建業以聖元年十二月即
位于荊州
二年八月詔曰夫爰始居毛不厭先王之都爰命于周無改舊
邦之頌頃者喪亂播遷未遑反旆今方清蕩宜還舊邑其江陵
建康二宮悉可毀撤以備修復
三年八月詔曰江陵凋殘民物彫散今之所都事從權便可
於此建都其公卿以下悉可遷就
敬帝太平元年十一月起雲麾神獸門

後梁宣帝初爲國都於荊州刺史拂帶子後魏時周太祖爲丞相命
帝爲梁王帶乃於襄陽置百官依制封拜太祖令柱國于謹伐
江陵帝以六月之及江陵平太祖立帝爲梁王居江陵東城貳
以安陵一州之地其禮儀旌旗皆如王國
陳高祖受梁禪都建業
永定二年七月起太極殿初侯景之亂也火燔天極殿承聖中
鑄銅鳳皇一隻銅麒麟一柱至是悉樹太大十八圍長四丈五赤須治
鑄金像及造銅龍銅鳳各一皆高丈餘並置於殿前時人以爲
御梁儒焉將作大匠起太極殿
文帝天嘉五年九月城西武
六年九月新作大航
宣帝大建四年十二月以新蔡內史吳明徹爲都督統衆
蕩平淮南遷其宗廟社稷宮室府寺悉於建業行之宣帝以後六皇遠征
九州揚楊拜謁登陵備禮祭社主者祥依舊典以時宣勒初帝
以建業殘毀方須修葺江陵屏處便欲定之以其故都臣僚咸
楚人也並願即都朝臣皆以群臣議之頓軍將帥郡縣史部
尚書宗懔太府卿周弘讓等並以建業王氣所都宮室已盡且興
亡代有不應降死以矣臣等
聖皇周之制南之地有天子氣今陛下龍飛蒸業其時方侯
帥人事微弄如此臣等所以爲疑若時方侯
射主侯尚書周弘正咸作等乃頭謂猥等曰卿意以爲何如猥
性謹慎知元帝多猜忌弗敢公言其非當時唯而已後因侍
間竊謂謙言弘正切元帝卿卿之然其意如此卿等已從僧辯東
討且力於采中謂猥曰卿聯日勤懇建業不爲無理猥以宣旨
之言皆宣頭之不爲知其計之不用也於是帝不復言
敬帝太平元年十一月起雲麾神獸門



孝昭帝皇建元年封燕州刺史盡敬為東安王
武成帝初襲爵為臨淮郡王
後主天統五年四月封開府儀同三司高寶寧為燕安王
武平二年九月左丞相平原王段韶為馮翊王濟北王
以慰其意
五月進封河南康王
五月進封河南康王為趙王
二年五月封義昌郡王
二年五月封義昌郡王文加中書令封太原王蘊龍
三年三月進封朔方郡王
四月制易定節度使王駕真進封北平王
四月制易定節度使王晉卿
封鄧王
周制北平王為趙王
周制北平王為趙王
周制北平王為趙

涓盡物情常有懷疑於泣漸然後可委曰止一食猶無歸懷一
宜著風儀
陳高祖以永定元年十月即位其月戊寅爲幸華林園講堂
詞訟臨決因從
二年三月乙卯帝幸後堂聽訟
三年六月癸卯帝親臨聽訟帝每有主者奏便必
孝文太和元年八月癸未臨朝聽訟帝每有主者奏便必
諮詢其間一夜內判省前後相續各雖人伺候傳
更數次殿中及刺送者必投囊於階石上令踏然其聲以告警
躁亦令鵝覺也
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六月己巳幸華林園理訟
元象元年六月壬辰帝幸華林都堂聽訟
武定元年三月帝親聽訟
北齊文宣天保六年三月戊戌臨昭陽殿聽獄訟

七年二月辛未朝堂山王澄等於泳風堂議尚書奏按論定得
失帝親決之
肅宗孝明帝元年正月甲辰幸芳林園親録囚徒死罪已下降
各有差

誡勵

伊訓曰儆于有位洪範云思曰睿睿是訓自古帝王易皆不敢勤慎
殊俾克由厥德敷言庶刃罔或咈僭鑑然令尊和於簡册自遠群
既輒禍福分發英雄起各據要勝時民主花落花風數君去
邕儒尋業與科作翰墨薦聞不關門籍愛是必易以道義責成
寄任案其資材禁其黜繆至有肅奉軍志力扶義聲專率牧之
任然而刑法之重分職無差俗庶務莫不順考古訓申明戒諭
以至臨莅勉百寮勵知至蓋衡下之明略垂世之隆範也
蜀先主遺詔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德
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可讀漢書禮記閱觀諸葛子又

六韜商員書每日進一通已出
未送通上可自更求開達後王時來朝爲軍生事六韜
後爲大長秋又充後宮遷于光祿大夫復出過點前後數職
皆以諸言不即舉動遷常也後以敏於執慎將事欲令以重
自器成也
吳大帝嘗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並統軍重宜開益智
曰在軍中常苦多務恐不容復讀書帝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
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少時歷詩書
禮記左傳國語惟不讀易至統事以來自三史諸家兵書自以
爲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蒙嘗不爲乎宜急
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孤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
思惟益不如學也光武當兵書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言老而
好學如何卿不自勉勵邪欽學篤志博覽見事不如蒙蒙
謂大人別三日當更刮目相待大兄今論何一拂攘乎孔子稱
武丁言默而雍蓋謂此也且興閑暇無事時人長而好學講古傳略皆上
亮有雅素性度自好愛人今與爲對當有單複以消待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開府治事自校簿書罰二十以上皆自省覽
呂蒙蔣欽蓋以軍功漸漬經學魯肅始聞論議謂其
射尚武勇所行可述並依倫古之善教其言略不敢復以往事
不足士安優危古之善教其言略不敢復以往事
而刃觸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天下
討伐征役未接而可輕或不思變難或須閑暇將出入名尚講於
從兵非非閒暇愛身之謂大丈夫已遭名以定名若親執鞍馬危陣
軍旅戎務崇其大副孫臏稱
李昌侯慮有才名時張相顧雅等請開府假節大帝乃詔曰期
憧憧亂而邪辟虛誣則有序平戎不戰以慶無忘休戰武脩風

朝會者禮之紀也蓋秦襲俗守不越境歲時班制又距塞夏吳蜀而下時時間作事之綱者史或失傳三於聲明文物表著多數存諸類例此不復陳必掌在斯粗可綱舉簡於大國煩則多遺君彼一隅斯亦滿政云爾

吳景帝永安元年十二月戊辰朔百僚朝賀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正月乙亥朝會群臣於太極前殿

魏齊王芳正始二年正月己丑朔以軍事不朝會

南齊武帝永明六年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癸酉御史司憲薛廷珪奏請文武百官仍舊朝參從是帝欲親征故事有命朝日先赴洛都每月朔望

魏齊王太和元年九月戊申幸宣武堂宴會羣臣王公以下賦詩

二年三月己亥幸樂遊苑宴會王公以下賦詩

武帝永明二年七月詔曰夫樂所以生先哲述舊禮也六代同風是以漢明遍回於南陽魏文殷勤於譙周宜令太常依古制禮定其儀注

代同風是以漢明遍回於南陽魏文殷勤於譙周宜令太常依古制禮定其儀注

舍人則地拓舊先定置源先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之迹跨躡之勞我則朱服時崇事往末惟漢祖朕以寡薄制奉洪基思有始滿式表王迹是用制侯日興功子來營畫規模服膺宜由舊章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

四年正月以藉田禮畢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設樂王公以下坐

世祖永明元年三月戊子幸芳林園禊宴

九月詔九日出南薰門登高宴群臣宰相駕幸商飛館是館帝所立在孫陵岡世呼為九日臺

十二月戊子太子長子麟林王昭業冠于東宮宗正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東昏侯永元二年六月庚寅駕於華光殿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觀

和帝中興元年五月庚寅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群臣

梁高祖天同十年二月庚戌幸迴鸞宴宴帝緝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以長數大各賚錢二千

大清元年五月丁酉駕幸德陽堂宴群臣設樂竹樂

隋高祖永定二年十二月太極殿東堂宴群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

宣帝太建七年閏九月甘露降樂遊苑北林丁未車駕幸樂遊苑北林甘露宴群臣設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

八年四月甲寅詔曰元載觀兵群牧旅遊分衆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幸樂遊苑設綵竹之樂大會文武

後主至德元年十二月辛丑謁真于先帝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公卿大夫

四年九月甲午興駕幸玄武湖肆觀講武宴群臣賦詩

隋煬帝大業三年正月癸卯朝會於大興殿設宴文宣帝天保元年七月詔曰古人廣度為衣書畫成帳周流六合遊神八極所有珍奇雜樂情所不愜人者徒為奇技淫巧悉命罷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飲

九年十一月癸巳車駕御黃金殿朝諸群臣並命賦詩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丙申御文德殿宴將諸道節使副將押衙都頭已下賜物有差是月晉州許州定州三鎮新廢使請開內宴各進方物

六月戊寅幸乾元院宴宰臣學士及諸道入貢官臣

二年三月幸潭州宴己丑同州節度使劉知俊為馮州行營招討使壬午宴通駕群臣并勞知俊賜以金帶戰袍寶鞍朱鞍

四月乙未自澤州還宴澤州宰臣文武百官

九月丁亥西幸至陳州賜宴宰臣從官

十月丁巳御內殿宴宰臣暴從官共四十五人丙午御毬場殿宴及馬球指揮使尹皓等以下將士五百人賜酒食庚戌至西都御文思殿幸玄宴宰臣百官於內殿分頭設宴賜分物有差丁巳至東都壬戌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

十一月辛未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以大駕還京故也庚辰御宣和殿宴宰臣文武百官於宣和殿

三年正月甲午御文思殿宴群臣賜金帛有差

二月丁巳御崇勳殿宴群臣於崇勳殿盖謀討劉知俊而設之

三月丙寅駕幸崇勳殿觀講武宴群臣

四月庚寅駕在河中癸巳御崇勳殿宴宰臣及節度使已下

甲寅宴宰臣及節鎮從官於內殿

五月己丑朝謁朝邑命宰臣及文武百官宴於內殿

壬寅西京告未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

癸卯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四品已上已丑御紫微殿宴宰臣文武官四品已上

九月甲午宴元從官于崇勳殿召節鎮使楊師厚宣州節度使王景仁等楊師厚宣州節度使楊師厚以軍容入覲獻銀器細茶等辛酉御崇勳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

四年正月壬寅幸偉寧殿宴宰臣及文武百官

二月戊辰宴於含春殿庚申以春晴無事頻命宴臣及勳戚宴於南所池亭楊師厚起鎮千陝寒食假歸道卻度使鄭守勳臣請以春服賀又連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皿錦

考證子乃御宣威殿宴宰臣及文武官已品已上
三月壬辰宰臣率百寮詣崇政院宰臣王溥等上
水真宴宰臣獻列聖睿製樂章王溥宰臣范質於殿
庭舞大聖六軍樂奏特也
四月乙丑宰臣率百寮詣崇政院宰臣王溥等上
命堂上歌舞是日止今內教坊舞隊奏前其樂王溥能
群臣宣威殿
七月壬子宰臣王溥等上河南尹翰林學士兩街使于甘水真內宣威殿
八月丙辰征淮南凱旋至揚州駐蹕行宮揚州厚及從官于
行宮揚州厚第十五日設宴宰臣王溥等上
軍校已下設酺樂
九月甲午至西京乙卯宴會群臣于宣威殿
十月己卯以新樂天曠院開宴落之內外並獻馬仍賜特進銀
四方貢獻物

壬午以冬設禁軍宴樂宴鞫場召文武百官宴
群臣甲寅宰相樞密使翰林學士尚書省郎中給事
十一月辛卯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
十八人宴從官兼其權成作宰臣王溥等上
十二月辛酉宴文武四品已上于宣威殿
五年三月丙申宰相水真召宰臣翰林學士尚書省郎中給事
宴于新殿甲辰幸左龍虎軍宴群臣
四月丁卯宰臣學士金吾上將軍大理卿少府監
左龍虎軍宴群臣
乾化元年五月甲申朝大赦改元宴于宣威殿七辰幸河南府
九月癸亥詔作上元宴于宣威殿七辰幸河南府
九月己丑宴群臣于崇政殿

十月辛卯朔癸亥今諸軍指揮使及四番前宴賜各有差
乙丑幸汴州壬辰幸邑西之白龍潭潭水色青深五六丈
柳幷岸傍依有仕湖之狀潭之北立神祠祠前有古碑
彼隱者登臨觀覽自古以來命酒相與翰林學士侍臣
左右又命為詩數十以紀其事
十一月甲申宴教坊樂人酒命從官丞相已下賦于坊
三年二月庚戌中和節崇勳殿召丞相六軍士河南尹略對
是月庚申御宣威殿開宴宰相文武官樂咸作召列侍臣百
而罷
三月戊辰還至貝州辛卯召丞相翰林六學士文武從官都將訓
使及諸軍將軍指揮使等場食于行殿壬辰命以羊酒等各賜
從官已未次魏陽駐蹕都留司官吏奉表起居賜丞相從官酒
食有差已巳至東都憩于友文以新穀食將士壬午幸相從官

宴于廣德殿
三年二月庚寅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于文德殿
夏四月行夏禮祀東帝有事于青旗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今王何以答百姓也百姓代力以并去湖南歸命所以
欲人樂其業知德以從武進位以龍又武版授以符節文德以
文教民之
今王何以答百姓也百姓代力以并去湖南歸命所以
欲人樂其業知德以從武進位以龍又武版授以符節文德以
文教民之
秋七月辛卯朔有事于西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冬十月辛卯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四年二月庚寅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夏四月庚寅朔有事于西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秋七月辛卯朔有事于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冬十月辛卯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五年二月庚寅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夏四月庚寅朔有事于西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秋七月辛卯朔有事于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冬十月辛卯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六年二月庚寅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夏四月庚寅朔有事于西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秋七月辛卯朔有事于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冬十月辛卯朔有事于南郊禮畢還宮大赦改元宴群臣
二十七年夏各氏自歸宮職禮大備
二十七年夏各氏自歸宮職禮大備

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曰嘉平賜爵百里六石米二斛
三十六年侯民於北河榆中拜爵一級
吳大帝黃龍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是日班賜文武各進爵加賞
景帝永安元年十一月紹詔曰諸將吏皆建勳策賞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一月即位改元大赦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五斛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即位改元大赦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五斛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己亥朝大赦改元文武進位二等
文帝即位初文武賜位二等
元嘉元年三月立皇子劭爲皇太子賜文武位一等
十四年正月南郊大赦文武賜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十七年十月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
二十四年春大赦文武賜位一等鰥寡孤獨有諸勤者賜爵各有差

孝武孝建元年正月立皇子子鸞爲皇太子賜文武位一等
十四年正月南郊大赦文武賜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
二十七年十月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
二十八年幸丹徒詔曰二千石宣布德化並勸農桑有能孝悌著聞者賜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復其徭役
孝武孝建元年正月立皇子子鸞爲皇太子賜文武位一等
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復其徭役
七月大赦賜文武爵一級
大明二年詔曰先帝靈柩初興龍飛西楚旒紀浸遠感往纏心奉迎之禮情深靡已宜從追崇以申永慕其令有司詳議以聞
三年十月大赦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粟帛各有差
四年秉耒躬耕田大赦天下力田之民隨才敘用孝悌義順賜爵一級孤獨篤疾人穀十斛鰥田聽司農減半貸百姓之艱
孝武孝建元年正月立皇子子鸞爲皇太子賜文武位一等
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復其徭役
七月大赦賜文武爵一級
大明二年詔曰先帝靈柩初興龍飛西楚旒紀浸遠感往纏心奉迎之禮情深靡已宜從追崇以申永慕其令有司詳議以聞
三年十月大赦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粟帛各有差
四年秉耒躬耕田大赦天下力田之民隨才敘用孝悌義順賜爵一級孤獨篤疾人穀十斛鰥田聽司農減半貸百姓之艱
律隨宜貸給表宣勸有善者詳加褒進
六年正月祠南郊大赦天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爵一級鰥

後廢帝元徽二年加元服大赦天下賜民男子爵一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二級鰥寡孤獨篤疾不能自存者穀五斛
年八歲以上加帛一匹大酺五日賜王公以下有差
是年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討平之詔曰昔二賊煙藏所殺誠非其罪亡者復固哀榮是日解嚴大赦天下文武進位一等
四年正月車駕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
順帝元徽五年七月即位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二等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四月受禪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文武位一等
孝武帝永明元年正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爵二級鰥寡孤獨篤疾不能自存者穀五斛
六月詔詩書六藝學業難盡宜有進益其徵諸州學生各還本郡
四年永明二年八月幸青宮頒宮職司賜賜帛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幸青宮頒宮職司賜賜帛
四年閏正月幸芳林田親耕籍田大赦天下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
十石甲寅幸閱武堂親講武事小會賜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
是年三月國子重修講堂經重講堂學賜國子祭酒博士助教錢

各有差
五年十一月戊子皇孫冠於東宮宗政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
十一年四月立皇太孫詔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
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
明帝建武元年正皇太子冠會詔天下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賜爵一級
加賜賜明堂表其閭賓公卿帛
二年寢病成詔監作長師可賜位一等侯身遭假一年非彼者
論得同假
三年皇太子冠賜王公以帛各有差為父後者賜爵一級
四年四月改元永平文武賜位二等
肅宗建初元年正月改元賜文武勞位孝悌力田爵一級九卿各奉二等
勿收當調錢寡孤獨並加賜卹
三年八月辛酉作二銖及錯田並罷賜爵一級

四年二月乙亥耕田詔若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勸之司勉日善
酒三日
大通元年正月辛未韶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十一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賜鄉祠南郊天敘天下孝悌力田賜
爵一級
三年七月乙亥正晉安王綱為皇太子大赦天下為父後者力
加恩孝文武勤並賜爵一級
五年正月辛卯賜親祠南郊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六年二月癸亥賜親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十一大同三年正月辛丑賜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
一級
五年正月辛未賜親祠南郊詔若孝悌力田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各賜帛人百各賜爵一級并勤勞賜即時階上
十年二月壬寅幸龍廬遣使至臨陳王黃詔赦繫囚徒

至德初改元若若孝悌父宜有以勉其此心並可賜位一階并加
頒賚內外從官事三五右錄未各有差癸卯詔國陵職司悲事
勞並賜位一階并加沾賚是月幸迴瀾堂宴群臣及所
過近縣耆老長數子人各賜錢二十
中大同元年四月大赦改元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
宿衛文武各有差
太清元年四月丁丑大赦改元孝悌力田
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在朝群臣宿衛文武並加頒賚
元帝承聖元年十一月即位大赦改元大赦天下孝悌力田
敦睦鄉黨元年十月即位大赦改元內外文武賜位一等
太平元年九月壬子改元孝悌力田賜爵一級
陳高祖永定元年十月改元大赦改元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
鄉黨孤獨有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
文帝永定三年六月即位詔文武內外量加爵叙孝悌力田為

父後者賜爵一級
九月立皇太子伯宗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
天嘉元年正月癸丑大赦改元孝悌力田孝行義夫等並賜一級
三年正月初詔南郊諸曰朕負荷寶圖臨馭寰宇庶政艱業業若涉
大海定而應化不孝於前故並永言念之無志日夜惕和而復
加恩上王宗室諸舅姨故吏與舊元從勤勞見重可普賜民
爵一級其孝悌力田別加
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
為父後者賜爵二級
六年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悌力
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人五斛
太康元年四月乙卯皇孫至潭生在位文武賜爵各有差為
父後者賜爵一級

[府 百八十七 十一]

[府 百八十七 十二]

納貢獻

文子制貢賦所以均財用論侯節時事所以陳蓄積三代上下之序著於紀人之宜昔漢室初興天下新定高祖乃令諸侯各務農桑以安其業中外之臣莫不遵時會之文修任土之貢亦有獻馬助祭之禮焉

吳大帝建安末漢侯使者至帝問曰卿何以知之對曰臣聞漢侯文帝舍細馬取千里馬以其難得而貴重也今漢侯所送皆是駑馬非國所乏以此知之帝歎曰孫權不及也

晉太元元年十月劉遐遷太守以清儉著稱獻馬帝大悅加賞焉

宋武帝永初四年二月丙申以廣州刺史王誕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

大宇版籍以獻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九月劉悅文始興王鑒武能用一效長安八寸色好有文

六年七月宮師丈守劉元霊元嘉二年得馬三十匹一十匹以獻帝以為龍雀南郡公

梁武帝天監元年二月以廣州刺史王懷之為南康郡公

十二月以廣州刺史王懷之為南康郡公

梁武帝大通元年四月郢州獻瑞鐘

十二月南康郡獻瑞鐘

此齊文宣帝天保二年梁武帝大同元年梁敬帝太平元年陳武帝永定元年梁元帝承聖三年陳文帝天嘉元年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二年梁末帝貞明元年後唐莊宗二年後晉高祖天福二年後漢高祖乾祐元年後周太祖廣順元年世宗顯德六年宋太祖建隆元年太宗太平興國元年真宗咸平元年仁宗天聖元年明道元年景祐元年寶元元年康定元年慶曆元年皇祐元年至和元年嘉祐元年英宗治平元年神宗熙寧元年元豐元年哲宗元祐元年紹聖元年元符元年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崇寧元年大觀元年政和元年重和元年宣和元年欽宗靖康元年高宗建炎元年紹興元年孝宗隆興元年乾道元年淳熙元年光宗紹熙元年寧宗慶元元年嘉泰元年開禧元年嘉定元年理宗寶慶元年紹定元年端平元年嘉熙元年淳祐元年寶祐元年開慶元年景定元年度宗咸淳元年恭帝德祐元年端宗景炎元年帝昺祥興元年元世祖至元元年成宗元貞元年大德元年武宗至大元年仁宗皇慶元年延祐元年英宗至治元年泰定帝泰定元年文宗天曆元年順帝至元元年惠宗後至元元年至正元年太祖洪武元年惠帝建文元年太宗永樂元年仁宗洪熙元年宣宗宣德元年英宗正統元年代宗景泰元年英宗天順元年憲宗成化元年孝宗弘治元年武宗正德元年世宗嘉靖元年穆宗隆慶元年神宗萬曆元年光宗泰昌元年熹宗天啓元年思宗崇禎元年

其月廣州進奇寶並獻象牙各一雙

二年正月廣州進奇寶

三年四月廣州進奇寶

五月廣州進奇寶

四年五月廣州進奇寶

四月廣州進奇寶

十月廣州進奇寶

十一月廣州進奇寶

十二

是年來諸道節度觀察使貢獻馬銀綿綺羅絹等王
四年五月自潮旦至癸巳丙午以午日進巳丁計馬三十疋
錦綵是後相率助修內宴
七月福州貢方物獻銅皮鼓
十月巳卯新修天福殿帝臨宴落之內外進獻馬而鞍轡進納
四方以爲驅儀
乾化元年兩浙進大方氈二萬片
五百副
奇綵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進筒中綵
五百匹龍腦銀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調好金器
犬物銀器十二件乾花蜜翅蜂等蠻獻奇巧者合十件
福建道戶部歲支權課錢三萬五千匹
二年四月福州獻金銀器千雜寶貨及名香等百數十斤
是月容管引進使吉默遣廣州迴以銀器上獻其估九百餘

万福建供御金花銀食器一百件
是年天下郡國各貢助郊天及賀正貢獻相次而至

周禮有王籍之制以時入之上以供粢盛下以致粟甿祈農務甸師所掌先期故不可得而論世若乃由宋齊務盛民之大事于斯而已矣其或致誠齋祭董其禮繁除壇及國之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從時脈土以勸農功躬辰獻當觀率百辟致礼郊甸燕幾減差將被斯民初帝將親耕而其儀久廢使何準大擇定儀注詳史學士論之已私鳩集

閏位部

耕籍　勸農　勞徠

府一百九十八　一

閏以奏閏於是典勤業慵造定圖洋乾辛酉九日尚書宣稱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要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東南地將耕宿設青箬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內宮之人生種穜之種竹箱田令耕日太祝以太牢告祠先農羣祀祠社之等通天冠青帷裳帶佩蒼玉諸王下至六百石搢笏青牲三羣武衛不耕不改原章車駕出宿如郊朝之儀事萬至耕田侍中跪奏進耒車駕執耒耜三推三反於是群臣以次耕于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上九推九反籍田令奏其帛耕耤禮畢

孝武大明四年正月乙亥朔耕籍田

明帝泰始五年正月癸亥朔耕籍田

孝建元年正月丁亥朔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亥朝耕籍田

孝武帝元徽四年正月己亥朔耕籍田

南齊永明三年二月詔曰九穀之重財為末是故聖王躬耕帝籍皇后親蠶盛祀史死悅於辭不躬于勸豈宣所以貽謀昔期遷初稻庶草時生推之典我則未親厥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耕帝籍皇后親蠶躬行禮訓元辰鳴鳥載於東郊嘉穀表於西畤事仰萬宗禮備前典早潤使周史內充遠秉外初既富而教被寫收在

四年閏正月辛亥親耕籍田

梁高祖天監十三年二月丁亥親耕籍田先是錯田依宋春以正月用事天監十三年以為啓蟄而耕則在二月節內書立以為仲春理在建卯於是改用二月

十六年二月辛亥耕籍田

普通二年四月丙辰詔曰夫飲食昊天所爱死建躬執耒帶尽力致敬上儀星鳥備訓民時草於東作表不在南前代因襲有

府一百九十八　二

乘利倒可以靈方簡來次野具茲千畝無先舊章今發躬耕田界建康北郊藉兆域大小列種稍便殿及舊宮省自如南北郊別有墓耕墓在增城東帝親耕畢登此臺以觀公卿之推伐又有

四年二月乙亥朔耕籍田詔曰夫耕籍之義八佾載奏盛由之而興礼節因之以備古者哲王咸用此作春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各率其職九推礼畢馨香升聞嘉瑞兼臻歲登大稔尽力致敬之道實簡良懷公私歌舞務尽地利若歌附農而務穡有之亦並加賞給每使豐儉偏等傍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視日勞酒

中大通六年二月癸亥親耕籍田

大同元年二月丁亥朔耕籍田

二年二月乙亥朔耕籍田

三年二月丁亥親耕籍田

四年二月己亥親耕耤田
六年二月己亥親耕耤田
七年二月辛亥親耕耤田
太清元年二月丁卯親耕耤田
陳宣帝太建元年二月乙亥親耕耤田
三年二月丁酉親耕耤田
九年二月壬戌親耕耤田
十年二月癸亥親耕耤田
十三年二月乙亥親耕耤田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正月辛亥親耕耤田于東南其制于畝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正月辛亥親耕耤田于東南其制于畝內種粟以供粢盛大享赤小豆黑豉游子小麥色別一壠自餘一壠四種中通作祠壇於南門西南三十六丈高九尺四陛三壝四門又為六宮於壇東陌坎每壝正

月上辛祭先農公卿以次耕先農耤田種穀之種六宮王之行事之官及執事者皆從焉公卿親耕先農耤田觀農耕種

者必及全廬院青樓勸以果自須在所為盤無伯積歲之
備則人使秋雖或不收而病之比室誠由政使并立以隣
憂抑不耕桑末歲規利多貴牟守徼化導之方勤課分之
義求言引滯明發敷懷務盡政課遊食之民威令所禁要
勒備行其誡貨勸參能嚴加點陟
二十一年七月詔曰化行數稼備慎元成災不由播殖之宜
間有未盡南徐州浙江西蠻郡自今悉權種麥以助
闕之速遣宣城下邳都見種委刺史餘徐兗二州四面而
間東務陸作可行二號農行舊改相舉脩立井壁開使及來年
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勉勸導種麥麻豌豆其大不得
奉行公文而已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以田農事月大官停宰牛
明帝泰始三年正月以農役興大官停宰牛

南齊武帝永明二年正月詔曰中宰親民之要刺史蒞職所
宜重務其相去遐時次第地利若耕蚕攻親足廣治情者
在知例以聞其遠方稼穡攻蚕攻農亦以名聞潛勸實勵
勤農之道王道先務
農桑王道之先未務農桑和頒教條無煩
事擾百姓自足
建武二年正月詔曰執轡駐鑾迎室重機或
稽農月非所以
由王道不廣不務蚕農和頒教條無煩
事擾百姓自足
建武二年正月詔曰執轡駐鑾迎室重機或
稽農月非所以
由王道不廣不務蚕農和頒教條無煩
事擾百姓自足
明帝建武二年正月詔曰食惟民天務先農本
在勸課
在勸課
在勸課

年無人力有年者須令相便官得納種使無遺利無滯于民
永太祖開平三年八月己卯幸西苑觀稼
四年二月出北門至谷水觀麥
五年二月甲子幸曜村民舍觀農事
乾化元年五月癸巳觀稼于伊水
八月戊辰幸汝上陽宮至嶺林觀稼

節儉

夫節用愛人宣尼之教也去奢去泰玄元之旨也蓋有國有家者焉豈不遵甲非之訓甲奇巧之禁厚生而務本存乎己以率下然後致民於富庶享祚於悠久者也自江臣傳國遠于北齊朱門峻宇亦竟奢泰之元基土貢歲積于食之前刻削無已之飾風俗之淪彼此民德以煽厚哉於戲可不慎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三月詔曰頃軍役頻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四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乾化二年三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貞明二年三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四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五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龍德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莊宗同光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四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明宗天成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四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長興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四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清泰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晉高祖天福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四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五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六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隱帝乾祐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顯德元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二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三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四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五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六年二月詔曰頃以軍興國用增費倉儲不給百度尚紊宜存節約以濟艱危內外所司應有計度事宜並須減省其諸道所進奉助軍資及諸色名目一切停罷

載大石林泉寢之楹以為佳乃歎曰木林且貴而況石耶即令鑿之制諸王出鎮遵從不過二十万疋綾錦金玉內外恭禁不得過侈性尤儉約常令遠盛不盡好出神龍門過酒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詣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褐如家人之禮

咸事君能人勿退貪荒存納已移風易俗成其自新所司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畜餘財武帝以為廉潔而不知其偽故謝往賢仕事先經實務至多士得其欵心小可詳為惟恪又即位身服浣濯之衣御府供御之餘綵綾無珠玉飾器物不過銅鐵木皆漆器不文飾宮掖不過綾綃無錦繡後宮但著布帛履不加金銀飾乘輿車駕皆不飾以金玉其後宮貴人以下不得服錦繡綺穀錦繡金銀珠玉之物皆以給賜不敢自造又詔曰古之明王躬行節儉以率天下故能移風易俗今百姓之家喪事婚姻競為奢侈或貧窶而力營或富強而過禮送終之制竭其財產或賣田宅以充墳壟或舉債負以辦賓客或車馬奴婢以相贈遺或金銀錦繡以為葬送或高墳大墓廣起祠堂或多設牲牢以事鬼神或重加賻贈以致殫竭或廣作佛寺以糜財力或妄費布帛以為淫祀或信巫覡之言或用禁忌之說或汲汲於華飾或戚戚於細故此皆傷財之大者也其明為條制以節制之

文帝即位詔曰朕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不貴異物賤用人故上下和親風俗敦樸今農事傷而游食者衆異物滋用本業荒廢其咎安在由吏多文法而農桑之勸未至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鮮矣朕甚憐之其令郡國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有不如法者以告相二千石二千石不以時舉正其罪且夫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而民以貲產相高競為奢侈末技游食之人爭逐於市商賈大者積倉連廄小者坐列貯販操其奇贏以游諸侯封君皆低首仰給千里之內無敢不從其勢居然也今去本事末以妨百姓從利之民蓋寡而令農夫勤苦終歲無所得衣食豈非背本而趨末以自趣饑寒者哉今郡國或以異物相貿遷或以金玉為幣而吾民滋偽甚無謂也其除關無征以便民之路開山澤之防以廣衣食之源

二年正月詔曰間者數年比登豐穰朕既不敏何以當之豈吏奉職不稱教導不明與將天地之氣或錯時節乎何穀物之成實者少也其令郡國勸農桑廣開田畝種植時節無使失天地之利

十三年十一月詔曰朕既不德上天垂象災異屢臻戒懼交并夙夜靡寧思惟厥咎豈不在朕之躬與乃者有司舉錯或違其中將吏用心或非其務是以政令多昧而民行未純與夫奢侈之失寧若儉約之為愚也今天下之民或衣服文采履蹈高下田作之人而不得以布帛為衣工商之人蒙被其利農夫之人饑寒並至朕甚痛之其務崇節儉以厚民德

十四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明王不貴異物而寶五穀賤金玉而貴粟帛今農民甚寡天下饑饉其咎安在豈非百官之奉養無節用度過制而侵農民之利與其飾玩好之器不如飾賢才之德與其美宮室不如美風俗之教與其多積財貨不如多畜積之道與其廣園囿不如廣田業之務與其盛玩弄不如盛五穀之種與其隆飲食不如隆蠶桑之業與其營奇技不如營女紅之事與其貴遠方不如貴近民之本與其事末利不如事農桑之實與其好遊惰不如好節儉之德與其任商賈不如任賢良之臣與其聽讒佞不如聽忠直之言與其信巫祝不如信仁義之福與其求神仙不如求治國之道與其好征伐不如好安靜之德與其貪土地不如貪百姓之利與其多刑罰不如多賞賜之惠與其極耳目之欲不如極天下之歡心與其窮侈靡不如窮文章之美天下之本在農今既無以率導之又不急農是捨本而逐末也其詔有司勸農桑無作末以傷農

景帝即位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以衣食者民以耕桑為業地利盡矣

中元二年詔曰間者數年比登豐穰朕既不敏何以當之豈吏奉職不稱教導不明與將天地之氣或錯時節乎何穀物之成實者少也其令郡國勸農桑務盡地利有不如法者以告相二千石二千石不以時舉正其罪且夫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而民以貲產相高競為奢侈末技游食之人爭逐於市商賈大者積倉連廄小者坐列貯販操其奇贏以游諸侯封君皆低首仰給千里之內無敢不從其勢居然也今去本事末以妨百姓從利之民蓋寡而令農夫勤苦終歲無所得衣食豈非背本而趨末以自趣饑寒者哉今郡國或以異物相貿遷或以金玉為幣而吾民滋偽甚無謂也其除關無征以便民之路開山澤之防以廣衣食之源

二年正月詔曰朕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不貴異物賤用人故上下和親風俗敦樸今農事傷而游食者衆異物滋用本業荒廢其咎安在由吏多文法而農桑之勸未至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鮮矣朕甚憐之其令郡國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有不如法者以告相二千石二千石不以時舉正其罪且夫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而民以貲產相高競為奢侈末技游食之人爭逐於市商賈大者積倉連廄小者坐列貯販操其奇贏以游諸侯封君皆低首仰給千里之內無敢不從其勢居然也今去本事末以妨百姓從利之民蓋寡而令農夫勤苦終歲無所得衣食豈非背本而趨末以自趣饑寒者哉今郡國或以異物相貿遷或以金玉為幣而吾民滋偽甚無謂也其除關無征以便民之路開山澤之防以廣衣食之源

景帝即位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以衣食者民以耕桑為業地利盡矣

中元二年詔曰間者數年比登豐穰朕既不敏何以當之豈吏奉職不稱教導不明與將天地之氣或錯時節乎何穀物之成實者少也其令郡國勸農桑務盡地利有不如法者以告相二千石二千石不以時舉正其罪且夫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而民以貲產相高競為奢侈末技游食之人爭逐於市商賈大者積倉連廄小者坐列貯販操其奇贏以游諸侯封君皆低首仰給千里之內無敢不從其勢居然也今去本事末以妨百姓從利之民蓋寡而令農夫勤苦終歲無所得衣食豈非背本而趨末以自趣饑寒者哉今郡國或以異物相貿遷或以金玉為幣而吾民滋偽甚無謂也其除關無征以便民之路開山澤之防以廣衣食之源

二年正月詔曰朕聞之先王之治天下也不貴異物賤用人故上下和親風俗敦樸今農事傷而游食者衆異物滋用本業荒廢其咎安在由吏多文法而農桑之勸未至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者鮮矣朕甚憐之其令郡國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有不如法者以告相二千石二千石不以時舉正其罪且夫百金中民十家之產也而民以貲產相高競為奢侈末技游食之人爭逐於市商賈大者積倉連廄小者坐列貯販操其奇贏以游諸侯封君皆低首仰給千里之內無敢不從其勢居然也今去本事末以妨百姓從利之民蓋寡而令農夫勤苦終歲無所得衣食豈非背本而趨末以自趣饑寒者哉今郡國或以異物相貿遷或以金玉為幣而吾民滋偽甚無謂也其除關無征以便民之路開山澤之防以廣衣食之源

命相　選將

□□□□元年八月以始興公沈慶之爲太尉
□□即位初以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
元徽元年九月以袁粲爲中書監同司徒褚淵爲尚書令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昇明[illegible]
二年二月以褚淵爲中書監司徒
南齊太祖建元二年正月以司空王儉爲司徒
武帝即位初以司徒褚淵録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
永明十一年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竟陵郡開國侯蕭子良爲尚書令輔政
隆昌元年七月以中軍將軍始興王鑑爲尚書令
東昏侯即位初以車騎將軍江祏爲尚書令
明帝建武元年十月以司空陳顯達爲太尉
太尉
東昏侯即位初內外衆事悉委大司馬中書監徐孝嗣右僕射江祏
和帝中興元年十二月以征東大將軍蕭衍爲大司馬録尚書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以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
二年六月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爲司徒尚書令
九年正月以太常卿王莽爲中書令
十一年正月以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
普通三年正月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
中大通四年正月尚書令袁昂進位司空
大同五年十二月以吳郡太守謝舉爲中書監
元帝承聖三年三月以司徒王僧辯爲太尉都督征討諸軍事鎮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

敬帝即位初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録尚書事
太平元年七月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
後梁宣帝即位以推州刺史蕭大寧爲侍中尚書令
明帝嗣位以尚書令蔡大寶爲司空中書監郢州刺史王操爲侍中尚書令
陳高祖永定元年即位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中書令
二年正月以車騎將軍侯瑱爲司空
文帝即位初以司空侯瑱爲太尉以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
以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
高宗即位初以中軍大將軍度爲司空
後帝即位初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尚書僕射
光大元年三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中書令
宣帝太建八年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爲司空
後主時江總爲尚書令兼掌沈文理爲侍中吏部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月即位軍國政事皆歸於丞相高
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昂為司空
三年二月以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高昂為司徒
興和元年正月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三年十一月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
四年四月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
武定元年五月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
二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大將軍領
中書監
十一月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三年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尚書令韓軌為司空
五年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以錄尚書事高澄
為大將軍

為太傅以隴州刺史賀拔岳為大保以司空韓軌為司徒以領
軍將軍朱渾道元為司空
六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大尉
七年十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十二月以并州刺史斛斯椿為司徒
八年二月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城
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
二年六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
五年八月以司空尉粲為司徒
六年四月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
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司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斛斯椿為太尉尚
書令史設韶為司空

周文帝即位初以右丞相侯莫陳悅為大冢宰司空段韶為司徒
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昂為司空
三年二月以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高昂為司徒
興和元年正月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三年十一月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
四年四月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
武定元年五月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
二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大將軍領
中書監
十一月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三年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尚書令韓軌為司空
五年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以錄尚書事高澄
為大將軍

為太傅以隴州刺史賀拔岳為太保以司空韓軌為司徒以領
軍將軍朱渾道元為司空
六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大尉
七年十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十二月以并州刺史斛斯椿為司徒
八年二月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城
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
二年六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
五年八月以司空尉粲為司徒
六年四月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
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司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斛斯椿為太尉尚
書令史設韶為司空

魏帝即位初以右丞相侯莫陳悅為大冢宰司空段韶為司徒
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昂為司空
三年二月以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高昂為司徒
興和元年正月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三年十一月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
四年四月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
武定元年五月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
二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大將軍領
中書監
十一月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三年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尚書令韓軌為司空
五年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以錄尚書事高澄
為大將軍

為太傅以隴州刺史賀拔岳為太保以司空韓軌為司徒以領
軍將軍朱渾道元為司空
六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大尉
七年十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十二月以并州刺史斛斯椿為司徒
八年二月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城
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
二年六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
五年八月以司空尉粲為司徒
六年四月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
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司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斛斯椿為太尉尚
書令史設韶為司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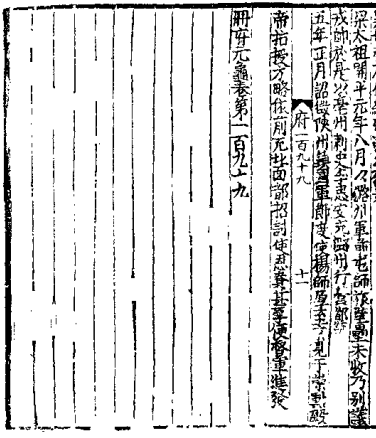
十二月以太保斛律光為太傅大司馬
武平元年正月以太傅斛律光為右丞相
二年二月以錄尚書事趙彥深為司空
十一月以右丞相斛律光為左丞相
四年四月以開府儀同三司趙彥深為司空
六月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為右丞相
十二月以司徒高阿那肱為右丞相
六年閏八月以司空趙彥深為司徒斛律可汗羅為司空韓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以唐宰臣張文蔚楊涉並兵門下侍
是月以宰臣兵部侍郎平章事
詳於稼穡利害重於建守司徒平章事帝以建有文武材三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司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斛斯椿為太尉尚
書令史設韶為司空

魏帝即位初以右丞相侯莫陳悅為大冢宰司空段韶為司徒
以開府儀同三司高盛為司徒高昂為司空
三年二月以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高昂為司徒
興和元年正月以尚書令孫騰為司徒
三年十一月以度支尚書胡僧敬為司空
四年四月以尚書右僕射高隆之為司徒
武定元年五月以吏部尚書侯景為司空
二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孫騰為大將軍領
中書監
十一月以前大司馬婁昭為司徒
三年十二月以司空侯景為司徒以尚書令韓軌為司空
五年五月以開府儀同三司庫狄干為太師以錄尚書事高澄
為大將軍

為太傅以隴州刺史賀拔岳為太保以司空韓軌為司徒以領
軍將軍朱渾道元為司空
六年三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高昂為大尉
七年十二月以開府儀同三司潘相樂為司空
十二月以并州刺史斛斯椿為司徒
八年二月以尚書令高隆之為太保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以太師庫狄干為太宰司徒彭城
為太尉司空潘相樂為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為司空
二年六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為太尉
五年八月以司空尉粲為司徒
六年四月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
可朱渾道元為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為太保
九年十二月以太傅司朱渾道元為太師司徒斛斯椿為太尉尚
書令史設韶為司空

二年四月以尚書右僕射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以鎮荊南
[illegible]
三年九月以荊南節度使高崇文檢校司空兼中書令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十一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韋貫之為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失機宇子管文帝以告將軍劉勳勳退還合肥遣子叡詣洛陽奏狀帝以勳違節度
下叡文武四以譴之由是拜建威將軍假節領兵前鋒都督揚州諸軍事
宋高祖初鎮彭城徵為太尉留守京口高祖將北伐以太尉行中軍將軍
加散騎常侍總留任事高祖自洛陽還彭城遣使告太尉太尉劉穆之
三方旣江陵剋滅司馬休之等相繼奔魏其人數十家在北魏主拓跋燾
敬之待以上賓禮遇甚厚燾尚公主拜駙馬都尉開府儀同三司封武昌
高祖受命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宋公備九錫之禮加以殊禮劍履上殿入
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武帝永明二年北魏遣使來聘詔以尚書左丞王融為接客主
魏國使至
梁武帝天監元年北魏遣使來聘詔以尚書左丞王融為接客主
魏國使至
雍州界上司部送人情騷動帝以景先語示司空陳顯達顯達
以刺史張惠紹啓稱魏軍相繼來侵盛稱衆勢有意奔退帝以景先為
通直散騎侍郎馳往慰勞并觀敵勢景先至襄陽城內人情洶懼景先
單騎受敵景先至鎮宅重城比百餘步安坐酒炙談笑
明帝時東昏嗣立荒淫日甚景先每進規諫不能用
天監元年六月遣驍騎將軍康絢等率衆北伐以景先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
北伐
梁武帝天監元年北魏遣使來聘詔以尚書左丞王融為接客主
魏國使至
梁武帝天監元年北魏遣使來聘詔以尚書左丞王融為接客主
魏國使至
雍州界上司部送人情騷動帝以景先語示司空陳顯達顯達
以刺史張惠紹啓稱魏軍相繼來侵盛稱衆勢有意奔退帝以景先為
通直散騎侍郎馳往慰勞并觀敵勢景先至襄陽城內人情洶懼景先
單騎受敵景先至鎮宅重城比百餘步安坐酒炙談笑
明帝時東昏嗣立荒淫日甚景先每進規諫不能用
天監元年六月遣驍騎將軍康絢等率衆北伐以景先為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
北伐



冊府元龜卷二百

閏位部

倚任

夫作脫心膂使如臂指其倚任之謂乎三正迭興代禪武湯立政弼亮之重必資賢哲及秦失其鹿漢祖益張吳分據孫策定霸將士有異心南北變風必俗有異習任用補短蓋以其才略明達更事允合上意雖是小大之務亦從委任若初浪周雖或暗老機謀鈐密曲盡庶務資地專委乘勢乃至縱統政治威取海內服於行遇者哉

秦始皇時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匈奴收河南築長城及濱河險塞因地形用制險阻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北假中自榆中並陰山以東至遼東蒙恬以為秦地已險又因山河之勢築城以守之東西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固以為限秦人已戍北方蒙恬因威振匈奴

漢高帝六年封劉賈為荊王王淮東五十三城都吳

文帝即位賈以首發代謀益親幸

景帝即位賈為將軍擊吳楚軍破之

高后時諸呂擅權欲王諸呂乃割齊之琅邪為王以王呂台

文帝即位以呂台與朕同心本定漢社稷功德無量其益封萬戶

呂台薨子呂嘉代侯

呂嘉為人剛毅自用

景帝即位嘉為大將軍

建元元年嘉為丞相

元光元年嘉為武安侯開府治事頃之以侯就第

武安侯田蚡為丞相

蚡貴幸治宅室田園極為壯麗市買郡縣物相屬車數百乘

蚡為人貪而多內其實外欲人稱賢

蚡為丞相進賢其客或數言蚡於上上以為能

蚡為人貴富甲諸將吏

蚡為丞相治第宅甲諸侯

蚡為丞相入奏事天子或聽或不聽

蚡為丞相時衣食極鮮美

蚡為丞相時所推轂賢士大夫或起為二千石或為九卿

蚡為丞相時賓客進見語多及政事

蚡為丞相時天子方好儒術

蚡為丞相時治益嚴

蚡為丞相時辟除吏及賓客為郎者至數十人

蚡為丞相時所言上無不從

蚡為丞相時所欲言上無不聽

蚡為丞相時所言事無不聽

蚡為丞相時所言事無不聽

蚡為丞相時所言事

戴胄以親舊見疑二十二忠信也書戒上遽棄親舊以從讒言況臣乎其二信言也自非事耶而不歡欵陳何得為忠讒哉若八臣之中有可驗明者斥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二戰但諂媚取容之中有可驗明者斥得以人廢言而不採擇二戰但諂媚取容之人豈可以為忠信哉且人君所明識也至於被讒者徒以二下不定事以親者疏疏者親則小人

所向尚之復擒颺望遣任事待之俊海是朝復遣軍共伐賀
始成流悉以委之
王引為侍中錄江州時徐羨之等以殺弒之罪將見誅引既非
首謀第憂百又為文帝所親委事將發常便報引羨之等誅殺
引為侍中引徒楊州刺史錄尚書始兼領引與羅騎武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不省引深以為恨
所權置參軍
初景仁為侍中元嘉三年東為征虜將軍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
省景仁長直共掌萬任時年代到者之為中領軍侍中
戴法興為文帝記室參軍侍奉左右及即位法興與徐羨之等
共廢營陽王文帝以法興舊恩委任之
賈秩累遷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重誉而
秩正色而服心耳目不得無所奏寄云法興頗知今去素見親待遂
出侍東宮而意隆密會郡吳尚之人士之秀元嘉中皆始與

讀書亦清儉文史為帝所知幸遇
中書九選授遷轉殊貴顯分帝子與
徐羨之為貞外散騎侍郎文帝即位徙為侍中王弘謀等
共代配羨之為太子步兵校尉加
左右
詔書亦清儉文史為帝所知幸遇
中書九選授遷轉殊貴顯分帝子與
徐羨之為貞外散騎侍郎文帝即位徙為侍中王弘謀等
共代配羨之為太子步兵校尉加
左右
郎仲基
劉延孫孝武初位侍中累遷南
郡太守
劉延孫孝武初位侍中累遷南
郡太守
舊臣
劉延孫孝武初位侍中累遷南
郡太守
舊臣
劉延孫孝武初位侍中累遷南
郡太守
舊臣

後當無侵犯調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遵守備禦
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能鎮野猫於河至六公孝
建初襲彼正當以推上要於廣陵有何此意分云何今
金議曾云孤懸彼地吾未能決乃當必擾動又云為分是
柳元景等出之
北討軍南兗州刺史紅北景為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事安
有北伐賊猶治兵於彭城乎已垂舉或當未必遂充然討狠不
可以知推為或脩不可解彼既無關要用互開防使去金城
也此政佳耳發民給之無緣若作三子人食者已有幾不可指
揮付信還民間若有了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成非緊也又勸曰
非夜得去使符檄關既已漫進跋審民死便當制加軍撲
若國此敵要應發遣之死者宜改送陽吾當遣接軍也又遣軍勑

世隆先從軍擅發兵徵主斷江北又勑世隆曰吾安國近在
南土鄰郡封二境上雜民殆與鄭郡之外又今垣豫州鄭其州內
行此事不若無功優者使就事也又勑曰吾前伯王答為輔國將軍武帝初在東宮甲冑不法任左右張景真
多僭後伯王密啓大祖收景真我之大祖素伯王盡心愈見親
信重國家事多委使之將人為之謀曰于勑五令不如前伯王
命大祖未年指伯王謂武帝曰此人事我忠我自後人必為害
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出東宮長侍
武帝時曹虎為守帝勑虎曰廣陵負固險阻非吾意可委
者不可得廢此任廢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備軍將
西上以虎為輔國將軍領西討馬南平內史
王儉為太傅射策選太子少傅衛將軍丹陽尹武帝親委汉之
王流遷用委無不可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謚六年重

申明命先是謚遷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諸事帝以推來
頒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朔十日朝
蕭謚為北兗校尉武帝嘉內兵秋禾村之心贈答事多使參掌
謚謹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武帝即長遠昌殿
謚謹左右宿直屬林郎位殊委信謹每宿出帝遇之不得
雖謹還乃安
張欣泰東除尚書都官郎武帝嘗於後堂經欽遇又即位以為
直閣將軍領羽林軍
明帝為近著止於禮制武帝謂約曰今
臣亦何人關火不息
蕭遙為荊州刺史鎮尋陽主簿何憲為大司馬中兵參軍轉記
室未朝入年

右軍法有人未嘗識兵者以其言之近與元旦遂為名將傳
愛敬焉
指揮軍事部為將帥者陳之宜以上兩討賊之事為證
選將帥以下總論得其人之難事之興敗之由
德遐著重淵為吳郡太守明帝崩會稽賊孫高等聚衆反叛詔
拜淵為使持節都督討之淵至高等已降淵乃分遣諸將
分道招慰高等悉皆降服
王敦既誅王含王應等奔於蘇峻峻以為驃騎將軍
峻既平詔以溫嶠為侍中司空加散騎常侍
蘇峻既平詔以溫嶠為侍中司空加散騎常侍
蘇峻既平詔以溫嶠為侍中司空加散騎常侍

同行還是群指相遵非止有乖素心從使匈奴輕漢高祖曰劉
廷今日要須獨行乃記以為大軍司馬祖謂祖曰軍司馬祖
以故為都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高祖將舉事取逵為定州刺史召與謀逵兵據束鹿以待之
宰相祖惠之乃使邪王高洋與仆射尉景趙郡王叡等率
步騎四萬為逵後援逵至博陵為通宵擊破之
武成踐祚謀誅高昂與昂素相親附乃召昂入朝昂將
行其子豹子諫曰今主上新立人情未安大王握強兵
居重鎮宜自為計昂曰吾為高氏宰輔豈可以一身之
利害負國家乎遂入朝
周書高昂字伏德神武之族父也父乾和初為定州刺史
卒利多為政
文帝時華皎舉兵襄州江陵侯梁主蕭詧遣其子巖率
衆救皎知江陵事急帝命大將軍長孫儉等率步騎五萬
往赴之王琳奔散乘虛襲郢州詧子巖棄城走琳入守
之
韓子高大統元年為右軍主轉至千牛備身子高伯父
子高統益多將士依之者子高遂力請進文帝皆拒焉
及禪魏文帝以子高為左衛將軍領宿衛兵
周書閻慶字仲和代郡武川人也父祥以慶貴贈大中正
別駕刺史侯莫陳崇等以慶為大都督
慶以帝親之
劉亮字叔明高祖之族父也父祥以慶貴贈大中正別駕
刺史侯莫陳崇等以慶為大都督
慶以帝親之
陸逞為殿中郎
逞為殿中郎素有令名侯景為帝所貴及召問逞逞
官位卑謝不敢當帝曰卿素有令名何為謙退逞拜
謝而出
周書王悅字仲欣太平真君中拜侍御中散高宗即位
悅以先帝舊臣特加親禮和平元年除內都大官悅
善參議事
高宗嘗謂悅曰卿為朕作事參議事
悅每進見輒
陳古今興廢之道
高宗深納之
悅性謹慎
高宗每有行幸輒令悅與尚書李敷等留守京師

[illegible]以超郡公採錄[illegible]州辟為開府諮議[illegible]不住晉陽高祖素
[illegible]之親忝相長史高祖李長將入洛留運蓋珠勒後事謂之
曰丈夫相知豈在新舊軍戎之事留守住功家事外小朱尉軍
[illegible]凡百機事以相委[illegible]至於三四
[illegible]齊受[illegible]高祖功臣初遷都鄴[illegible]來周乃令紹宗為[illegible]
[illegible]之兵鎮[illegible]府軍國[illegible]事
[illegible]辛隨初[illegible]無數千人赴內祖陳州刺史[illegible]率本衆[illegible]
[illegible]高祖親送[illegible]至[illegible]樓[illegible]山依險為壘[illegible]據[illegible]
勢[illegible]朱兆出井陘高祖[illegible]兆於[illegible]廣阿[illegible]統其本衆[illegible]
[illegible]令朱兆相州[illegible]命[illegible]隨西南道行臺[illegible]官[illegible]
[illegible]城[illegible]朱兆[illegible]將至高祖[illegible]
[illegible]盧勇初[illegible]高祖[illegible]為[illegible]相王[illegible]
[illegible]皆令義[illegible]者[illegible]令勇[illegible]
[illegible]將之[illegible]高祖[illegible]

[illegible]有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高[illegible]其公入[illegible]
楊州刺史鎮[illegible]楊[illegible]民[illegible]
高祖[illegible]勇[illegible]曰[illegible]
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三十一　閏位部二十一　祥瑞

善言善者天乃降祥德之應者物斯爲瑞其所由來尚矣自虞
舜之際肅乃分裂江表傳祚高辛革命觀風采實分正閏而
建邦立社創業致苞非開神明之善集玄貺之祥隆寶命端
委南面拱揖羣后敷政其昭示之錫社昭於賜覃勳懋之冠鑒
彰于品物寶龜假稽神靈召圖之休徵著焉
爲叙形式感召圖之休徵著焉
後主景耀元年冬十月有黃龍見於是大赦改元
吳大帝以漢建安二十五年四月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是歲
五月建業言甘露降九日改者尊卑已殊故改
黃龍元年三月鄱陽言黃龍見
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四年六月魏以吉水連理
五年七月建業言嘉禾生黃龍皇見
會稽元年四月夏口武昌並言鳳凰皇黃龍皇見改元黃龍
三年夏有野蠶成繭大如卵由拳野賜自生政爲蠶桑興焉
十月會稽南壩平言嘉禾生
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言甘露降故謂賓殿
赤烏元年三月建業言黃龍見有司奏言聖德有大平之應宜改年號詔
八月武昌言騏驎有司奏言聖德有大平之應宜改年號詔
曰朕以寡德忝承鴻業前賢所親見若神龍以爲嘉祥者改年宜
以赤烏爲元羣臣奏白昔武王代紂有赤烏銜丹書入于王屋此
乃天下聖人者乘運興起最祥者以爲近事所嘉親見又明也於
是改年
二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
五年三月海鹽縣黃龍見

六年正月新都郡言白虎見
七年秋安陵言嘉禾生
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
十年四月武昌言黃龍見黃龍二又見武陵皇蠶光色煒燁
五月鄱陽言白虎二
十二年六月武陵蠻夷出臨平湖
八月癸丑白鳩見於章安
魏帝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
五鳳元年交阯獲白烏以爲稱
景帝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赤烏見是歲得大鼎於建德縣
四年七月布山言白龍見
五年七月始新言黃龍見
六年四月皇陵言黃龍見
是歲白龍見於長沙臨烝赤雀見於慈湖赤雀見於豫章

後主甘露元年四月新陵言甘露降於是改年大赦
寶鼎元年八月所在言得大鼎於是改元
四年正月西陵言鳳皇見
五年七月布山言白龍見
建衡三年四月西陵言鳳皇集於明星元爲鳳皇天璽元年吳郡言
孫皓得銅一長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寶鼎銅器初元年七月青龍見於興陽矣
寶鼎銅器初元年七月青龍見於興陽矣
八月癸巳白虎見於武昌南郡江陵
九月庚辰甘露降丹徒峴山
十月庚午甘露降於興平凌雲臺二陵獬豸白鹿皇二年六月丁酉
白烏見於郡婁降於太守孟顗以獻
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白龍見於興陽秦太守王湛之使以獻
十月己巳見於陽羨縣
文帝初封宜都王景平二年六月將入奉大統白龍見南郡江陵太守王華獻之以爲祥

元嘉元年七月壬戌朔鸞集叅郡城遊翔庭宇經九日乃去衆鸞隨從無數已白雀見叅郡昌國

二年五月北征長史庾悦太守范泰上言所領與縣前有大浦控引湖流水常淸濁自此以來濁流漸纔縣至所以老相傳以爲休瑞

十月嘉禾生潁川陽翟大守垣苗以聞

十一月丙辰白鳥見山陽太守孔寶以聞

三年閏正月己丑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王韶之以聞

三月甲戌丹陽湖孰薛葵之獲白烏以獻

四年五月辛巳甘露降潁川安陵府城

十月乙酉白雀見北海縣

十一月辛未潮甘露降初穿陵已丑甘露降南海縣安廣州刺史仁恒以聞

五年四月乙巳白鷺見汝南武津太守鄭擒獲以獻

五月庚辰白烏見東莞縣太守劉玄以聞

七月丙戌白鹿見東莞縣嶧山太守劉玄以聞

六年九月長廣宮陽亭獲白兎育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七年七月丁酉建寧浪穹縣獲白兎育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八年四月乙亥東莞莒縣樹連理太守劉玄以聞

五月辛丑白雀集左衛府

是月甘露降南海安廣

閏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司徒府白從伊生於淮南葉昌獲白兎以獻

八月木連理生東安新泰縣

九年正月白鹿見東安新泰縣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三月嘉禾生義陽隨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六月木連理生營陽冷道太守王展禽以聞

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初寧陵

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大桐抱芙蓉皇花同蒂

八月嘉禾生汝南荀信樓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

十二月僧戒縣民成公會之於黃陵岡畋白鹿獲麑以獻

十一月五月丁酉郡郡西安宗縣獲白雀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六月乙巳吳郡海鹽生牧獲白鳥揚州刺史義康王義康以獻

八月甲戌甘露降廣陵之於里琅邪太守王延之以獻

是月嘉禾一莖九穗生北次陰太守王謨以獻

是年 嘉禾 生 琅邪 臨沂 縣 朱亭 生 蠶 郡 郡 縣三 二 家 並 州 刺 史 以 聞

瑞 以 聞

十二年正月白鷺見東安新泰縣青冀二州刺史二方回以獻

二月丁卯南郡江陵東和園甘樹連理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是月烏頭淦陽桂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

是年衡陽湘鄉醴泉出縣庭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十三年二月丁卯甘露降上明巳山

是月甘露降吳縣武康董道盛家園樹

三月戊辰義興陽羨令獲白烏太守以獻甲午甘露降初寧陵

四月辛丑武昌縣章山水側出鼎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七月甲戌潯陽朝陽王道規白兎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五月己酉西會稽郡西南向曉忽天光明有青龍騰凌雲久而後滅吳興諸縣並以其日同見光景揚州刺史武陵王義康以聞

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兎見山陽縣山陽公劉懿之以獻

二月宮內衆斯室前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

五月甲午白雀集貴顯百分散騎侍郎顏竣獲以獻是年白雀二見荊州府客館白鹿見文獻白鷺集荊州府門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十五年六月白雀見建康定陰里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獻

七月壬申山陽縣白兎南充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獻

八月白雀見西陽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白雀集建康都

辛卯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十六年二月白雉見陳郡豫州刺史袁淑以聞
三月己卯甘露降廣州城北門楊州刺史徐湛之以聞
七月壬申華林池雙連同幹
十七年四月丁丑甘露降廣陵永福里梁昌宅家中與衣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聞
五月甲午白鹿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壬寅白雀二見揚州後園刺史衡陽王義季以聞
七月癸酉景寧陵柳樹連理揚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十月己酉甘露降樂遊苑
十一月己酉甘露降樂遊苑
是年甘露降高平金鄉冒氏村方三十里中徐州刺史隨王誕以聞

十八年二月癸亥白雉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
五月甲申甘露降丹楊林陵南澗軍臨川王義慶園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六月白雀差丹徒縣義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甘露降廣陵孟玉秀家樹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七月吳郡獲官于玄獲白雀太守劉祗以獻
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南蓋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十二月木連理生廣陵劉成之家南譙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十九年四月戊申白鹿見吳興餘杭太守文道恩以獻
五月丁卯甘露降建康司徒參軍謝顯宅仍御乃爻甘露降馬頭傍陽宋慶之園樹太守荀萬以聞
是月山陽張休宗獲白鸞海陵王元秀獲白烏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七月白烏崔晉陵暨陽喬民彭城劉原秀宅樹原秀以聞
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磵中出石鍾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兩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十月白虎見弋陽期思二縣南濮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
二十年四月辛卯白龜見吳興餘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五月丁丑白雀二見京都柞官史黃公歡軍人丁田夫各獲以獻蕪湖縣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王淵以聞
白鷺集南平郡府內史臧質以聞赤雀集南平郡府內史臧質以聞赤烏集南平郡府內史臧質以聞赤雀集南平郡府內史臧質以聞
白鷺集南平郡府內史臧質以聞
六月戊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蒂園丞陳奭祖以聞
是月白雉見高平方與縣徐州刺史臧質以獻嘉禾一莖九穗生上庸新安梁州刺史劉道以獻
七月癸卯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蒂太守孔山士以聞彭城劉原之獲白烏以獻汗泊考城縣荼樹二株連理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八月揚州後池芙蓉一花一蒂刺史始興王濬以獻白鹿見譙郡蘄縣太守琬以獻白鷺集江夏安陸內史劉思考以獻
是月木連理生汝陰梁州刺史劉道以聞
是年百家嘉苑後池芙蓉三花一蒂太守臧奕以聞林陵倅倚之獲白烏崔丹楊尹徐湛之以獻
二十一年二月白兔見東莞莒縣青州刺史杜驥以聞
四月甘露頻降漢宛甘露降義陽王湯太守龐秀之以聞
甘露降彭城薛興宗宅仍御乃爻
六月丙午華林園天淵池二蓮同幹園丞陳襲祖以聞
十月己丑永嘉永寧里甘露降於水側有算書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萬恩以獻
十二月新陽獲白鷺於水側有算書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萬恩以獻

是年甘露降益州府內梁李鋼刺史庾後之以聞木連理生晉陵無錫南徐州刺史南譙王恢宣以聞

湘州刺史南平王鏘獻赤鸞鵲木連理生歷陽烏江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譚以聞白鳩見廣陵南兗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

是年嘉禾生新野鄧縣雍州刺史蔡道恭以獻

二十一年二月白鹿見建康縣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又白鹿見南康郡徐州刺史義宣以獻

四月丙子白雀見東安郡徐州刺史義賀以獻

是月桐遊花池二蓮同幹內監殿守舍人宮女以聞

閏五月丙午白雀見華林園有外敢騎侍郎長沙王暉俊以獻

六月庚子南蠻城番縣碑牌護慶白雀以獻

是月嘉禾生碧田一莖九穗

七月癸酉嘉禾生平陵陵徐州刺史臧質以獻辛巳南頓縣連理樹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是月東宮玄圃園池二蓮同幹內監殿守舍人宮女以聞

閏月木連理生建康建康令張永以聞嘉禾生揚州東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嘉禾生太尉府田太尉江陵王義恭以聞

十一月辛巳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十二月丁酉甘露降長寧陵陵令包興以聞是年木連理生武昌江州刺史盧陵王紹以聞白鵲見新野縣雍州刺史蔡興宗以聞慶雲覆章陵縣章陵太守胡顯以聞

華林園百六十株園丞陳襲祖以聞嘉禾生領川陽曲縣州刺史趙伯符以獻

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雀見於州刺史徐湛之以獻

十一月甘露降華林苑苑丞張寶以聞

辛亥木連理生南陵太守以聞

五月甲寅東宮內池生蓮花同幹二蓮同蒂池藏如來祖以聞

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二蓮同幹池藏如來祖以聞壬寅華林天淵池生蓮花二花一蒂園丞陳襲祖以聞丙辰白鹿見武昌郡

七月乙丑嘉禾生歷陽王義季以獻

七月乙丑嘉禾生豬田今豬肥俗以聞

庚午嘉禾生丹楊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庚辰嘉禾生醴湖花池主王世宗以聞

八月丁酉嘉禾生華林園園丞陳襲祖以聞魚邑二周池二連同幹園丞陳道興以聞

九月庚辰嘉禾生沛郡蕭縣征北大將軍衛陽王義季以聞

丙子甘露降長寧陵陵令華林以聞

十月辛巳東宮將觀采獲青鳳於林陵

十一月庚子甘露頻降華陰樂游苑苑丞何道令以聞

辛丑甘露頻降樂游苑苑丞何道令以聞

是年吳郡嘉興縣官驛野雉自生三十

許種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是年靈湖花池生靈芝九穗花主王世宗以聞木

連理生濟南郡歷城縣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嘉禾生宣城南陵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二十四年三月壬午臨川下第梨樹連理臨川王烝以聞

戊申河洛俱清龍馬圖出一州刺史杜坦以聞

己亥建平宜都二郡黃龍見揚州山臨震縣以聞又見巳亥三月

丙辰甘露降昇陽松滋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四月癸未甘露降孟陽松滋江州城內桐樹丁酉又降江州城數里之中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白雀產吳郡陽羨官民家大小守舍以獻

五月辛未白鹿產宣城郡以獻

五月辛未白鹿產宣城府西園太尉江夏王義恭以聞

七月己亥白鹿見嘉興沙渚縣長沙王瑾以聞

七月己酉白鹿見東莞太守趙珉以獻王子晉陵無錫縣獲神龜

延理南徐州刺史廬陵王誕以聞九州木連理生會稽郡諸暨縣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又會稽大守辛玄保上敗連理所生嘉穀

寧封爲木連理頒示羣臣遣使巡撫川主嘗以聞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巳兗州刺史徐瑾以聞丁卯大旅至華林園丞梅道念以聞是月甘露降華林園丞梅道念以聞戊辰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武陵王駿以聞戊戌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廣陵侯淵藻以聞九月乙酉朔生蓂莢於階內白烏見晉陵南徐州刺史廣陵侯淵藻以聞丙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酉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己亥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十月甲午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丙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酉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十一月己丑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庚寅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辛卯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壬辰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癸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甲午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乙未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丙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酉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戊戌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己亥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庚子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辛丑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壬寅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癸卯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甲辰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乙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丙午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未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戊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己酉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庚戌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辛亥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壬子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癸丑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甲寅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乙卯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丙辰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戊午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己未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庚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辛酉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壬戌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癸亥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甲子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乙丑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丙寅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卯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戊辰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己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庚午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辛未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壬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癸酉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甲戌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乙亥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丙子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丑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戊寅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己卯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庚辰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辛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壬午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癸未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甲申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乙酉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丙戌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丁亥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戊子甘露降京師楊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八月癸酉白鹿見鄱南中郎將武陵王以獻
十月丁未木連理生南琅邪太守劉成以聞
十一月壬午白鹿見南琅邪琅邪太守僧慶以獻十
二月癸亥白鹿見武建郡獲州刺史朱循之以聞
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甘露降華林園五月己亥醴泉出
會稽鄞於城上櫩赤雀太傅義興王義恭以獻
二年正月庚戌白兎見淮南太守申坦以獻
三月己酉甘露降丹楊秣陵中里路與之集樹又木連理生南
郡江陵荊州刺史朱循之以聞辛亥甘露降長寧陵松樹戊午
是月甘露降襄陽民家梨樹
六月丙子左衛軍檀道濟以獻庚寅玄武湖二連同幹癸巳嘉
禾二株生江夏王義恭東田
七月癸丑黃龍見石頭城水濱中謁軍湘東王以聞

是月木連理生燈陽太守袁敬以聞
九月己丑嘲嘉年與歐同類生齊郡廣饒縣
三年二月乙丑白兎見原州獲以獻
三月庚子白鹿見臨川西豐縣
閏二月辛酉黃門侍郎庾徽之家獲白雀以獻
四月丁亥臨川宜黃縣民田中得銅鐘七口內史傅徽以獻甲
辰晉陵延陵得古鐘六口豫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五月己未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以聞丁卯白雀見建
康獲以獻木連理生北海都昌豫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六月癸巳白鹽見廣陵南宮州以獻
七月庚午嘉禾生吳興武康
九月甲子紹復出井熟香夏深木蓋尺忽至一丈有五色水
清甘醴味汲引不窮
是月浴河清冀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大明元年正月戊寅木連理生高平
二月己亥白鹿見會稽諸暨縣獲以獻壬寅華林園雙楠樹連
理
四月甲申白鹿見南平白鳥見南郡江陵癸卯甘露降華林園
桐樹戊申白雀見尋陽
五月壬子黑烏從景陽樓上層出狀如烟迴薄良久甲寅白雀
見勃海獲以獻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瑞屋中癸亥
黑龍見晉陵古石村改付爲津里甲子白雀見建康獲以獻丁
丑蒼烏見尋陽鵂六寅以集聽民朱伯地中得玉璽徑五寸八
分以獻
六月丁亥白雀見零陵都陽獲以獻庚子白兎見即墨獲以獻
七月辛亥白雀見南陽宛獲以獻丁丑白鹽見東萊曲城縣獲
以獻八月嘉禾生青州吳根同穗
九月乙丑蓂林鳥梨樹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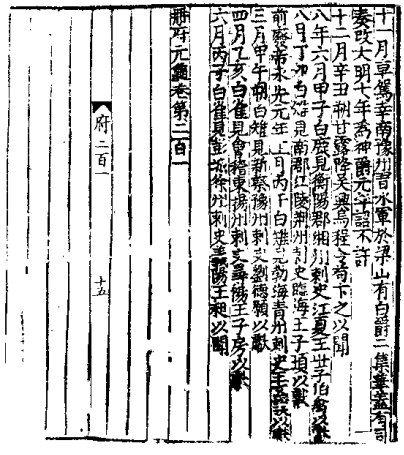
十月乙丑嗣沐連理生豫章南昌
二年正月壬戌白鹽見山陽內史程天祚以聞
三月辛丑白鹽見濟北太守殷善胄以獻
三月壬子北海淳于縣頌平地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慤以聞己巳
白燕雌雄各一見海陵南充州刺史音陵王誕以獻
四月甲申青烏爲見真陽雍州刺史玉玄謨以獻己丑白鹿見桂
陽湘潭縣湘州刺史山陽王休祐以獻辛丑木連理生汝南豫州
刺史宗慤以聞
五月乙巳白鸛雀南郡江陵民家荊州刺史朱脩之以獻丁未
白雀見建康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以獻甲子白鸛一雀山陽
縣合南兗州刺史音陵王誕以獻
六月甲戌白鸛雀吳郡城內太守王曩之以獻丁亥白雀見河
東安邑縣荊州刺史朱脩之以聞
三年正月癸巳白鹿見南琅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

丙申幸皇國獻赤白異鳥各一
三月己卯甘露降樂遊苑梅樹枝子甘露降宣城郡舍太守張辯以聞六子毛龜見會稽廣德太守張辯以獻辛卯白鹿見廣
德新市太守柳光宏以聞四月庚戌白雀見林陵丹楊尹劉秀之以獻
五月壬午太宰府崇禮軍人獲白雀大宰江夏王義恭以獻甲
申白鳥集武陵臨沅民家郡州刺史孔靈符以聞
九月乙酉嘉禾生此梅昌縣屬青州刺史顏師伯以聞甲午木
連理生丹楊秣陵村官舟軍充統時以聞
四年正月壬辰甘露降幻章陵宛樹
二月丙申甘露降丹楊秣陵龍山丹楊尹孔靈符以聞乙巳徐
州刺史劉道隆於所水得白玉戟以獻
三月丁亥木連理生華林園雷霆殿北
四月壬子木連理生華林園白鸚鵡北

五月辛巳白雀集會稽山陰縣以獻
六月戊戌木連理生會稽山陰縣以獻
閏月癸亥赭白龍見于千秋亭南書右僕射謝靈運以聞乙卯
白雀見平昌安丘縣以獻
五年正月丙子大將軍徐州刺史垣護之以獻
四月庚戌白雀見晉陵太守尤之以獻辛亥甘露降吳興安
吉大中鹿場王子頊以聞乙丑甘露降吳興烏程大守庶陽王
子頊以聞
五月丙寅巳慶見華林園丹徒苑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戊寅
白雀二見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癸未白雀二見湓口
南昌縣令史劉遵業以獻嘉瓜生建康縣陵里丹楊尹王僧朗
以獻
九月庚戌河出清平原太守申繁以聞己巳白慶生南陽隋縣
州獻甲永嘉王子仁以獻

閏九月木連理生邊城豫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十二月戊寅雉南松木連理豫州刺史皋陽王子房以聞白雉
見泰郡南兖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以獻
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建康靈曜寺及諸死園及秣陵龍山至
于婁湖是日又降句容江可一頃乙丑木連理生晉陵郡徐州
刺史新安王子鸞以獻
三月丙午青雀見華林園
四月戊辰木連理生營陽郡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聞又白慶
見休仁以獻
六月丁巳白兔見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八月乙巳木連理生武城徐州刺史王玄謨以聞辛未嘉禾生
蔡陵青梁二州刺史劉道隆以聞辛巳白雀見蔡郡道隆以獻
是月白兔見七角

七年正月庚寅白慶見南陽郡州刺史臨海王子頊以獻己酉
木連理生蘇林始安太守劉岫以聞
三月辛巳白鵲見武南安陽太守申令孫以獻丙申甘露降南
陽松滋太守劉藹以聞
四月乙未白雀見廬陵王第園妻王命先以獻七月甘露降荊
州城內刺史臨海王子頊以聞乙丑白雀見歷陽太守建平王
景素以獻
五月辛未白雀見汝陰州刺史垣護之以獻
六月己未白慶見武陵內史劉行以獻
七月白雀見寶成南獲州刺史桂陽王子房以獻
是月江夏浦圻獲銅鐸四面獨足鄂州刺史安陸王子綏以聞
八月乙未壬龜見新安王子鸞第獲以獻
九月癸未白慶見南陽雍州刺史劉秀之以獻
十月右卯白雀見建康揚州永嘉王子仁以獻



十一月辛酉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奏收復太和九年已前所失州縣并收到雲南安南等處所陷將士及百姓等共三千餘人其中有自蕃中逃歸者有自南詔中逃歸者有自雲南安南等處逃歸者

昧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揚州淮水清案有異於常州治中

泗濱史震聞以聞己亥白龍見宣城宣城大守劉韞以聞已亥

白鹿見長沙湘州刺史劉韞以獻

四月丙午黃紫雲氣降廣州廣出隨風迴久乃消華林園令臧延

以聞

四月己未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獻

庚申甘露降華林園令臧延以獻

五月甲寅朔中獲石楯長三尺二寸廣三尺五寸楊州刺史建

安王休仁以獻乙亥甘露降丹楊秣陵縣白露降丹楊尹王

景文以獻

六月己巳白鳥見吳郡鹽官縣太守顏師以獻

黃白赤白氣東西貫天光明洞澈久乃消是月白蠶蛻變成繭

以獻

七月庚子白雀見荒毗洲都督征討諸軍建安王休仁以聞已

酉嘉禾生會稽永興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五穗

八月丙辰朔四眼龜見會稽會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五城

陳沈二道同爭都水使者羅僧暹以獻戊午嘉瓜生南豫州刺

史山陽王休祐以獻己未雙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獻連二枝一

蒂

甲寅六眼龜見京城玄武湖南得紫王一段圍三尺二寸長一尺太宗改爲

二龜以獻戊戌二龜

九月庚寅黃雀見京城內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壬寅

白烏見吳興烏程太守都頴以獻

十月己巳姜輩林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

三年二月壬寅白鼠見樂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五月癸酉白鼉見南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乙亥白龜見京兆雍州刺史臧質以獻己卯白鼉見

北海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十一月丁卯肝胎獲宣城宛陵縣民胡道寧胡崇之等殺佛榮以獻庚申甘露降

史桂陽王休範以聞

四年十二月壬午甘露降南徐州京口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聞

四年十一月辛未朱樂甚陳上書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

宣太后及陵明宮前後有光及五色雲又芳香四滿又五綵雲在

松下狀如車蓋

五年正月癸卯白鼉見汝陰樓煩縣揚州刺史劉勔以獻

五月壬戌獲古銅鼎容數斛於京口北固山揚州刺史袁顗以獻

六月甲子嘉禾生湖熟南臺待御史陳曇慶八穗五分安西將軍蔡興宗以獻

六年六月壬子上嘉禾生東宮

七月壬午白鼉二見廬陵吉陽內史江秋以聞

九月己巳八鼉見吳興故鄣大守褚淵以獻

十二月乙未白鹿見湘州刺史杜幼文以聞

十年四月戊申夜京邑紫霧籠罩宮前有黃氣狀如黃蓋高十許

丈漸前五色道士陸脩靜以聞

六月甲寅義陽郡義陽縣受一斛並隱起鐫豫州刺史殷佛骨

銀瓶元年四月乙酉會稽山陰思鮮湖出大守袁粲以聞

四月辛丑白雀見廣州刺史孫超以聞

六月壬戌白鼉見義陽內史陳顯達以獻

七月壬午白龜見東陽大守王蕤以獻

秘書丞何承天淵池元年正月甲午白鼉見海陵寧海大守孫嗣之以獻

二年二月甲子白鼉見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以獻
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國白鹿山其味甚甘
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薛惠以聞
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見尋陽柴桑江州刺史郗隆王友以獻
順帝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南東海武進戲山太守謝端以聞
十二月甘露降長城下山大守王勉以聞
十三年甘露降建康禁中里
是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在所獲以獻
三年三月白虎出陽龍九縣新昌村新昌縣名也瑞應圖王者不暴白虎出白虎仁獸也
是年騶虞見東安縣五界山師子頭虎身龍脚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高祖受禪建元元年正月拜皇太子日有慶雲在日旁文新蔡郡固始縣嘉禾一莖五穗

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李子頃舊有湧井二所刷視以云舊井北經閣金石壁即積深三尺得沸泉其寒如冰有聲鏗鏘又掘得泉沸湧若浪中得一銀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盧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諸鬼君簡木堅白而字色黃謹案瑞應圖泉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孔氏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丙當在張陵天均注云張陵位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五月白鳥見巴郡又木連理生安成新喻縣又生南平陳縣郡州十玻瓈白雀一頭
閏月猪明縣外蜀南槐連理
八月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
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枇杷樹二樹有司又奏甘露降於縣玉安世園桐株陵縣獲白雀一頭
十月甘露降於晉民田樓所住縣桐南園桑有醴響懷若飴於味甚甘
永二積殿莫有見者去四月二十七日驟驟夜忽有雙九玉明往獲古鍾一枚又有一器名淳于棼人以為神物奉祠之
十一月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九穗
是年白鳥栖巢柏樹上
祥瑞於晉相國州晉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
永元帝東昏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盛孫宏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縣往獲玉圖一卷凡方七分又曰明玄君
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又甘露降南郡桐樹
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七月新治縣獲嘉二木合生異根連理去地數尺中央小開上復為一尺為橫縣陳文剛家樓樹連理
九月有司奏上虞縣獲樹連理兩根相去九尺雙株均莖去地九尺合成一幹枝葉繁盛

又於湘合為樹根如一木山陽縣界若耶村有一槐木合為連理淮陰縣寺木連理康縣梨樹橫五圍連理六枝
十一月魏國民廖祥歸入懸瓠閭閻忽然有聲仰視之見山鵲有紫氣如雲來馬邊鵲其聞祥往看所獲雀方十四分獻銅文曰神雀聖帝永昌送與親大石師道人慧度欲獻魏主慧度觀其文竟不獻謂當今太祖正朝在于揚國遂將道人慧獻送京師
因羽林監崔士光獻之
是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又休安陵獲玄龜一頭又彭澤縣獲白雉一頭陽丹光縣山下得古鼎一枚又護軍府門外桑樹產珠並有蟲黑縣故牧蔡謨以武昌時有野蠶成繭百餘斛以衣服今訓浮沈蠶樹其形也七頭半又越州南高涼俚人海中獲白雉一頭
獲白雉一頭

四月白雀見臨汝縣
七月吳城王昌第獲白雀一頭又始興郡民龔玄宜去年二月
叙有一道人乞中食因探懷出篋書真經一卷六紙又表代
極一紙又授付羅漢居上一紙云從此舉率天宮下使送上天子
因失道人所在玄宜又稱神人授皇帝漢龍形長五寸廣一寸
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篆字下萬世字
八月梁郡睢陽界野田中獲嘉禾莖二十三穗
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又句陽縣之穀山權樹連理異
根連枝共抄為
十一月永寧左郡橘木連理是年林園體泉堂東忽有瑞雲
周圓十許丈高下與景雲樓平五色漸密光彩映山非但良久
轉南行過良館大鳥集東園樹大守沈約表云為身備五
采赤色居多安樂縣叶圖徵云焦明鳥鳳赤至則德之感也
四年二月甘露降臨湘縣李禽

三月甘露降南郡枝江縣三足烏巢南安中陶縣庭中又株陵縣
浦大明國中李樹連理高三尺五寸兩枝別生復高三尺合
為一幹又白虎見安豐廣化縣
四月甘露降雍陽縣桃樹是年丹陽縣獲白兎一頭東昌縣山
白比蔵以來常獲白鹿大鳥集東園樹大守沈約表云為身備五
采赤色居多安樂縣叶圖徵云焦明鳥鳳赤至則德之感也
五年正月秣陵縣華館井石中四樹連理
四月甘露降鼎州府中閤外桐樹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白龜一頭腹下有萬歲字
九月延陵縣王良獲六白龜一頭腹下有萬歲字并有卦兆
九月吉縣獲嘉禾一秣是年山陰縣孔慶家園種樹十二株會稽
太守前王子陵風光殿西武陵常侍蔡撙上
青毛神龜一頭望蔡縣獲白鹿一頭南陵州刺史建安王子真

表獻金色龍一頭又望蔡縣獲白鹿一頭
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獲嘉禾莖長三尺廣二寸
東莞園陵樹二株連理其高相去二尺門大北小小者倾柯南
附合為一枝華繁實美國家如蓋
是年白鼠見於林園蒲塘縣青野村獲白雀一頭甘露降於林
園故山堂桐樹
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是年黃龍見曲江縣黃池中一
宿三日越州獻白蘇自然作恩雅佛像長三寸上越禪靈寺置
剡下江章縣李樹二株連理兩根相去一丈五尺鬱林獲白雉
一而荊州獲白鹿二頭又吳郡太守江敩於錢塘獲蒼白鹿一
頭以獻又獲奧太守劉元寶治郡城於堂中獲錢數萬百枚
數大以獻孝為瑞世祖賜朝段以下各有差又主書朱鬱議
於御江得靈石十八李刀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于天
淵池武二刻為佛像鬱并獲白雉一頭州獲白鹿一頭

八年三月武陵命陵威將軍李承之討五谿蠻夷大連相去五尺枝幹交合而連理
四月陽羨縣獲白鳥一頭
五月陽城縣獲白鹿一頭
十二月荊州刺史始興王濬獲白雀一頭巴陵郡連理
是年鄱陽王恢獲白雀一頭巴陵郡連理四株又獲黃色鹿地衆皆謂為黃龍解司徒佐曹王融上
表稱獲白鹿一頭金色光明照耀宮殿帝以為瑞物宜宣告天下
鳴一頭又獲白鹿一頭
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有篆文
七月吳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
八月荊州刺史始興王濬獲白雀一頭
雷雨震雹大如雞子一頭甘露降於延陵縣上定林寺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御

十月甘露降大安陵樹
十一月寧蜀廣漢縣出所鑄地八尺四寸獲古鍾二枚形高三尺六寸圍四尺七寸懸柄長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夜中於簡所瓦間見有白光如幕無物自發夜視獲有光既還到村民求索宜瓦作屋間見光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休光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璧方八方上有鼻文曰帝貴受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東南慶等四丈每捶笑輒鳴異雖加株拔隨復更生夜中常有白光如曾屬天狀以縣納慶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傅德占使擿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是年臨淄縣獲白鹿一頭義陽安昌縣獲白麞一頭秣陵縣鬬里徐明寺有古樹衆僧改築屋宇伐以為薪割樹木裏自然有法大德三字始興郡本無萬株槧案有關世祖在郡營屋後忽生一株臨湘縣獲白鹿一頭義陽安昌縣獲白麞一

十年五月益州獲白雉一頭
六月海陵高昌縣獲嘉禾一莖六穗
是年青州獲白雉一頭蘭陵長喬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子王青州泥城成獲白雉一頭司州清漳成獲白麞一頭
十一年九月雎陽縣田中獲嘉禾一株
是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麞一頭
秣陵王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獲紫芝一莖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
和帝中興二年正月遷州治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龜一頭
三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
是年山上雲氣四塞頃有玄黃浮色如龍長十餘丈從西北方天來高祖元年七月癸卯鸞鳥見樂遊苑
四年四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連降華林園
五月建康縣朝塗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

八月庚子老人星見
五年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枚鼎鼐縣獲六目龜二
六年二月甲辰老人星見
六月新吳縣獲四目龜一
九月是木一莖九穗生江陵縣
七年四月辛未林陵縣獲雙龜
八月甲戌老人星見
十一月辛巳雒縣言甘露降
八年二月壬戌老人星見
八月戊午老人星見
九年十月己巳老人星見
十年三月戊申蜀廣漢二郡獻白龍二
閏六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秋七月荊州華容縣五月癸酉黃龍獲

十一年二月癸巳圃山獲麒麟一角
十二年二月丁亥老人星見
十三年二月丁丑老人星見
十四年二月戊戌老人星見
八月丁未老人星見
十五年八月老人星見
十六年二月庚戌老人星見
八月辛丑老人星見
十七年二月甲申老人星見
十八年二月壬寅老人星見
十八年二月戊午老人星見
七月甲申老人星見
壽通元年二月壬子老人星見

八月庚戌老人星見
二年七月甲寅老人星見
三年八月甲子老人星見
四年二月庚午老人星見
八月丁卯老人星見
五年二月丁丑老人星見
六年二月丁丑老人星見
八月壬午老人星見
七年二月丁亥老人星見
大通元年八月壬辰老人星見
二年二月甲子老人星見
中大通二年正月癸未老人星見
三年二月甲寅老人星見
八月癸巳老人星見

景歇吳興縣生野穀堪食
四年二月壬寅老人星見丙辰郁家獻獲白鹿一
五年正月辛卯輿駕親祠南郊先是一日祭夜南空合解滯之
雲到郊所履行忽晴空中有異香三遍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
神甲有神光自空中上宋紫黃白雜色貪頃方滅乘太宰武陵
王紀等開
二月己丑老人星見
二月庚申老人星見
大同元年三月己卯老人星見
九月乙卯老人星見
二年二月丙戌老人星見
三年二月乙酉老人星見
八月甲申老人星見
六年二月秦郡獻白鼉一

六月丁未平陽縣獻白鹿一
九月始平太守崔頊表獻嘉禾一莖十七穗詔答帝
元大定冬至二年三月甘露頻降于鍾山梅崗南澗及京口
二年二月前寧戍城公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伐除獲玉璽
四隊高祖表定元年十一月甘露降于鍾山松林蒲陶獻谷度宇
陵寺伏四隊之以獻勳頌賜羣臣
三年四月重雲覆東堌屋有紫煙偏天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辛未輿駕親祠北郊日有冠
廢帝光大二年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獻玉璽一
宣帝太建二年閏四月乙卯儀同黃法𣰰獻瑞璧一
四年八月丁丑景雲見
十二月壬寅甘露降

嘉禾瑞莧
五年五月癸丑景雲見
七年四月壬子鄧州獻瑞鏞六
閏九月壬辰廿一路頻降紫雲莧
十二月甲子南康郡獻瑞鐘一
八年正月庚辰西南有紫雲見
東魏孝靜天平二年二月負外散騎常侍裴襲得玉板一廣三
寸長尺五寸頭有兩孔以獻
四月臨水縣木連理
五月北豫州獻白雀
七月齊獻武王獲白烏以獻魏郡木連理
八月北豫州獻白兎
三年正月青州獻白雀
五月司州上言清河郡木連理

七月魏郡獻嘉禾京師獲白雀
四年二月青州獻白雉
四月西河州獻白狐
六月廣平郡上言木連理
七月兗州獻白雀兗州獻白兎又獻九尾狐
八月并州上言木連理又獻嘉禾京師又獲嘉禾慶雲氣甲子司馬孚等奏
十二月梁州獻白雉
元象元年正月有巨星自至陽郡沒中南行州獲送于鄴大赦改元
二月洛州上言木連理
四月兗州獲白鳥林邑獻上言木連理京師獲白雀徐州獲白兎
五月冀州獲白鳥是月齊獻武王獲白雀以獻
六月京師獲白雀齊獻武王獲白兎以獻

濟陽獲獻白兎齊獻武王獲白雀以獻
七月肆州獻白雀是月齊獻武王獲白雀以獻
八月東雍州獻嘉禾上黨郡獻嘉禾上言木連理西中府獻白鳥
興和元年正月魏郡獻嘉禾獻白雉
二月兗州獻九尾狐
三月甘露降於京師
四月京師獲三足烏
五月冠軍獻白雀
六月齊文襄王獲白雀以獻南兗州獲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八月徐州獻白雉烏巢於上烏母去有鵲銜食哺烏兒不失一時並向烏巢大赦改元
九月有司奏西山採打司馬張神和上言司空谷木連理
二年四月兗州上言嘉禾連理京師獲白雀徐州獻白兎

閏月京師獲白雀
五月京師獲白鵠又獲白鵠
六月京師獲白兎北州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
三年二月東部白鳥鄴民獻玉印一
五月司州獻九尾狐京師獲白雀
八月南青州獻嘉禾
十二月魏郡獻白狐
四年正月京師獲白雀兗州獻白兎
四月魏郡嘉禾獲白鳥鄴濮州獻白狐二
五月京師獲白雀陽夏郡獻白鳥齊州獻蒼烏
六月京師獲白雀
七月瀛州獻白鳥
八月京師獲嘉禾

十月瀛州獻白鳥
武定元年正月廣宗郡獻白雉兗州獻白雉
三月瀛州獻白兎黃州獻白雉
四月兗州獻白雀
五月梁州獻白雀清河獻玄獻白鳥
六月兗州獻白雀東魏民獻白鳥
七月京師獲白雀齊獻武以獻
八月西兗州上言齊郡木連理
九月臨潁獻武王上言并州木連理汲郡獻白兎
十月京師獲白雀
十一年五月京師獲蒼烏
七月林慮獻白鵲
八月京師獲嘉禾
三年五月瀛州獻三足烏北濮州獻白烏信宗郡獻白烏濮州

獻白鳥梁州獲白雀
大月京師獲白雀冀州獻白烏京師又獲白鵲地豫州獻白雀
七月京師獲白雀冀州獻白烏京師又獲白鵲地豫州獻白雀
八月并州獻嘉禾一莖九穗一莖九穗獻嘉禾京師獲白雀
九月西兗州獻白狐滄州上言河間郡木連理
十月有司奏南兗州陳留郡民賈買逵於家庭得毛龜一兗州獻白雀
四年三月青州獻白雉
四月獻白烏梁州獻三足烏
五月冀州獻白烏梁州又獻三足烏
六月京師獲白雀
八月豫章郡獻白烏
五年十月甘露降於文裏王第門柳樹
十一月汾州上言木連理

大和三月甘露降於文裏王第門柳樹
四月太山郡上言甘露降
五月晉州上言木連理
六月京師獲白雀
十一月武平獲白兔
七年七月滄州獻白雉
八年四月晉昌上言都鄉木連理
大興元年六月南郊又宣帝又東觀武宗八年五月受禪是日京師慶雲見
晉文宣帝又東觀九龍似武帝元年四月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廣陵大雨二年爲河清
晉太和二年正月壬寅帝至自長蘆是日有五色雲覆于府署之上又丙辰夢王見已宋州刺史王羣進赤烏一
四月乙丑頴州刺史謝尚進白兔一又辰宋州刺史王羣進赤烏一
晉陳州刺史袁朱進白麋一付史館編録謝示百官

五月丙戌朔雨高平昌邑獲麟獲七十頭是月有州刺史王二等進白兔一雙州刺史國嘉禾瑞麥以進
八月甲子晦明前老人星見于南極壬申客州進嘉禾又有合歡禾獻並圖形以獻是月隔州獻大麥廣至四穗上下二百里
十一月癸酉河清至十日如故
十一月癸酉南管內獲白鹿光鹿有二鹿耳有兩鹿耳有兩鹿耳有二鹿耳一鉸今驗此鹿耳有二鹿耳驗其色皆應金行
晉安帝隆安二年四月高陵老人程靈以兩岐麥穗并蠶圖來進
四月甲寅太史奏客星見于南方甲子廣州上言白龍見圖形
晉成帝咸和八年八月前客星入太微見東井南垣十一度其色光明大
十一月司天奏客星入太微見東井南垣十一度其色光明大

晉成帝咸和八年八月前客星入太微見東井南垣十一度其色光明大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丁卯宋州獻慶雲
二年四月丁卯宋州獻慶雲
八月辛未老人星見
獻帝元年八月癸亥老人星見

自古帝王出之季葉陳正統難繼觀一方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文横生四枝收翼益帝年數歲好戲其下從兄斬宗曰此樹為汝生地命汝年十一歲當貴宗曰龍而行遂日日將薄山乃止觀樹為汝生地命汝年十一歲當貴宗曰龍而行遂日日將薄山乃止觀者大奇之謂曰君貴人也當為我保全之宗也敢忘其言及為宋武帝謀殺三弟明帝潛知而僞南大守孫奉伯往焉監元會奉伯謂帝曰君是行也帝驚奉伯問其故奉伯曰觀君龍虎相貴不得與君俱耳帝泣拜曰若如所言富貴與卿共之奉伯曰宋公威德日宣天命有屬非人所能移也願君自愛勿以小故為意帝深納其言及即位追贈奉伯為南康相

府元龜　卷一〇三　三

谷曰不識出方伯耳郭曰貴不可言明帝意鄙不已謝人踐祚初立至尊厥之後於所謂華表柱必龍鴻鵠鷺山谷及明帝蓋表為身後之慮令劉勃往帝亦見缺焉今舊道碑有不缺者帝時謂僕射謝莊人講帝曰無所憂子孫昌盛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寧云太祖曰卿欲氣象天安寧卿欲我人王哭執曰臣有如此氣也又魯恭王好治宮室作靈光殿以天譴已薨遺成其弟子九子我大年口德故其太子位若曰三皇五帝已降受命之次至帝為十九也又所謂武進縣有大子路或云子路代衛為蒲宰治有異績而城門郭言東城大子出其後遂安王休仁領東府明帝懼報休仁而常閉東門不啓明帝又憂幸以厭王氣又使子安成王居之及晉陵王欽立時風言為驗初欽自藩入纂進東城封東城之言其在此也昇明二年冬太延陵縣李子潭湖水乙北忽聞金石聲疑其異鑿深三丈得碑并銅像若干枚其地

又晉中興徵瑞之一複得一井滿溢水外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餘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弄拜道關於岳簡大聖高學色乃驚會稽刻納有名曰刻石公若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名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從鄉起行纔數里見石上有文字凡三奧古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若視之其大石文曰黃帝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帝之庭地薰字造成得號師天下太平少石文曰周武帝之滅齊也會稽南山李郡刻奏於宮也何容盛曰歷年七十水滅諸氣雲興起龍鸞鳳又曰蘭草成道德為前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秦文命七十年又識曰蕭齊二十七天樂二十主字也龍文鳳姿雄武自當後有仙人之事也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氏興大神聖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十三王九江一在吳跡墨雅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亡明帝世也二至九江者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推不終亦稱大駕世祖

府元龜　卷一〇三　四

又晉中興徵瑞之一複得一井滿溢水外井中得一木簡長一尺餘二分上有隱起字曰廬山道士張陵弄拜道關於岳簡大聖高學色乃驚會稽刻納有名曰刻石公若相傳云山雖名刻石而不知名字所在昇明末縣人從鄉起行纔數里見石上有文字凡三奧古生其上字不可識乃去若視之其大石文曰黃帝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帝之庭地薰字造成得號師天下太平少石文曰周武帝之滅齊也會稽南山李郡刻奏於宮也何容盛曰歷年七十水滅諸氣雲興起龍鸞鳳又曰蘭草成道德為前水德也義熙元年宋武帝王業之始至秦文命七十年又識曰蕭齊二十七天樂二十主字也龍文鳳姿雄武自當後有仙人之事也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氏興大神聖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十三王九江一在吳跡墨雅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亡明帝世也二至九江者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推不終亦稱大駕世祖

又孫皓九江墓鼎述此三王也一在吳諺寿民孫楷亦寄治南吳也一國二主謂大祖行運傳梁梁武驅除應讖歌又曰三木梁梁梁

遷興子奉德爾雅州刺史高乐公以獻之宋武帝受禪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去此是宋十世之數三十二者二世也宋自晉命至禪禪凡六十年然則帝之符應也

武帝小字寄奴初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已未夜生於建康青溪東岸茅屋上故宇寄奴又其名焉

陳武帝小字興聖初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已未夜生於建康青溪東岸茅屋上故宇興聖又其名焉

蜀先主既殂後主襲位諸葛亮自南還住於成都推演八卦因變用之以為鳥獸之形名曰八陣圖

晉安帝隆安三年五月丁丑夜有大星墜於東方其聲如雷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十月有星孛於大辰貫紫宮入北斗魁

唐高祖漢之孤長安之後世居隴川是六世祖皆隱德不仕高祖父子孫相繼為隴西成紀令
恍其山水逶迤家馬富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建斯業帝每遊於野民夜聚天開數丈有如日光帝心獨異之嘗夢上帝謂曰以汝為後景皇帝命使者引帝入見帝見殿宇嚴麗侍衛甚盛帝自以身南向顧左右皆有二十四人皆魁岸奇偉帝之祖考咸在焉帝拜訖帝謂曰天命汝為天子汝當善事之帝拜謝而出既覺異之因以夢告景皇景皇曰此吾家之福也帝既長美風儀器度弘遠隋文帝為周丞相時帝年十四襲唐國公邑二千戶後進位柱國大將軍拜譙州刺史徙封趙郡公邑五千戶許文帝受禪進封唐王邑萬戶帝美容貌龍顏日角隆準骨法奇異文帝甚愛之謂獨孤皇后曰此兒風骨不凡汝宜善視之帝幼時嘗與諸兒戲於庭中有一大石帝以手舉而投之石破為數段文帝聞而異之謂侍臣曰此兒有神武之略非常人所及也帝既長身長七尺二寸垂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帝雄武有謀略每從征討臨敵制勝出奇無窮故得成其大業焉

御覽　名太壯至夏關　旦三四里帝既即位于南郊柴燎告天地是夏雲夜晴異至十餘日景氣清晏識者知有天遣焉

文帝微時嘗請劉伯英推天象兩仰觀坐舍內聞城外有歌之聲俄而帝至伯英異之乃為卦繇帝又曾因微服密往舉陳之中忽有神光天矣照于室內也是歲所益帝卦太清初舉兵閱城入有一人小大若成體魄色正黃其大如斗帝因

候之

冗帝卒大通三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七道亭室事梁元帝為中書侍郎時有異軍主李密興兵有備每同臥起帝嘗夜被酒張燈帳燃燭出暴之乃見帝身長大龍

北齊神武帝皇考樹生帝之初不事家業常從伯父出道南數有赤光燦爛之異鄰人以為盜發伯父以帝之微賤不以為意之自若後神武自陳王興為函使皆東還過東雲夢雲暗

甫誓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虛一至之色又嘗夢屋舍莫屋而行覺至而內喜又與漢朝有重瞳子如又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費頭有骨為齊神武之友懷朔鎮及破葛榮神武北渡河貴頭與高乾兄弟及破葛榮神武北渡河貴頭與高乾兄弟及破葛榮神武北渡河貴頭與高乾兄弟

薨然也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帝曰世人無事常道我欲及今聞此更致紛紜慎莫妄言也初帝從父弟岳字洛邑帝母事使入洛岳母山氏曾夜起見帝室中有光窗往視之乃無聲即報帝於別室知前所見怪其神異詢卜者筮之遇乾之大有占之曰吉擒龍在天大人之卦貴不可言山氏歸報帝帝起安於信都山氏聞之大喜謂岳曰汝光之瑞今當驗矣汝可謹行慎之共圖大計於是陰往信都帝見之大悅

文襄帝文襄母婁太后初夢一斛龍遂孕帝

文宣帝文宣母昭儀大后初夢一大龍首尾屬天地張口動目勢狀驚人因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祥之初神武之歸尒朱榮將誅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無計帝時尚未能言歎然應曰得貴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言及長軀貌奇偉不好戲弄隊然有大度晉陽嘗有狂人不測所處

阿惹部帝曾與諸童兒見之座問祿位至帝乘羊車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

神武帝從諸子過鳳凰陂有鷹在上帷神武與帝見之後從文襄行過遵陽山獨見天門開鮮人魏見若東魏武定七年起晉陽攘斥政八年進封齊王尚居晉陽聚室既有光如晝既為王妃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妃答王拳舌曰吾兒其後乎冕哲并兵賀曰王上加點便成王字乃登寶位二年二月文襄終時諸言王黨出聖人帝聞之將流一郡郡人張忠進上言殿下上於兩宮坊名上當出聖人帝深而止矣皇童謠曰一東高原頭指帝名也是徐之才戰東豆要樽豆要五羊欲盟洋南縣天雖洋水也羊欲水名也角鼓心大位也又湯之雄界過星曜傍有大小上人當見帝於東魏孝靜之初帝與侯景高昂等會飲酒王卧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願王勿疑帝以開高德正德正又養成之於是疏忌乃使宇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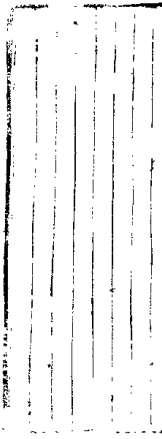
下之遇大旱國日大吉漢文帝之封也吉乃鑄錢以下之一曰而成及將受禪是歲四月夜未生於代郡武川鎮司馬散干家時魏孝武帝西入長安十月帝生於晉陽宮武成帝孝昭帝弟太后婁氏以武成帝生於并州

後主武成帝長子母元皇后斛律氏以後主生於并州

有娠天祖以齊大中六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部

隋文帝文帝以周大中六年歲在壬申十月二十一日夜生於冯翊十滿里是夕鄰居盧舍之上有赤氣上騰室內紫氣充滿而來曰朱雀火氣炎炎至則盧舍盡然隣而鄰人以訛救告焉咸異之帝具中三人與未冠而孤母王氏攜養鞠育備嘗艱苦榮之家帝既壯不事生業以孝謹勇自負里人多歸之崇以篤睦母加謹扶帷崇母自幼撫之視為親子及帝入周為大司馬帝人也沈靜寡言每得家人問其故答曰我當見其為駟驟之次焉赤蛇樂兼亦未之信也唐藪符中木星入南斗數夕不退

觀道部靈異　晉國公王綽觀之間謂知星者吉凶安在咸曰金火土犯斗即為災牲木當應為福耳或亦然之時有衛士邊阿賜大丈夫傳通書曰數之妙窮天下之奇秘有術占候而明雖有術不能過也歸召而質之阿曰雄木為福神當以帝王占之然則非福於金必當有驗於後未敢言之謂他日證其所驗一日又密召阿問星讖語其終至于三四阿辭不獲諾乃屏去左右阿曰木星入斗帝王之兆也木生水字也以此觀之將率當有宋氏為君者也天戒之矣且木之數三其初也應在三紀之內平蠟閩之不復吉言及為梁王圍逼於風翔天拔空城當四絕機靈若君臣龍蛙上紫宸知緣性通同言馬氣上騰性性若是或曰前後猶七地巢豈二乎曷無是歟茲固奇瑞上帝者所寵祐三年十月甲寅有大聲出於梁郡之境事符其數歟古者日當有大變後封襄王天祐四年正月白河



北漢壬寅至崇是日有五色雲繞于府署之上士庶觀者又重疊前有黃井井留以備礦潦之用一旦井味忽變甘美若醴冕于神井今見在焉二月戊申朔冢嗣主乙百官表賀于乾元門外大赦改元天會元年改鳳翔府為西京改永興軍為京兆府改彰武軍為忠正軍改鎮國軍為永興軍改保大軍為鄜延路改定難軍為保大軍改保寧軍為興元府改武定軍為興元府改武定軍為興元府改武定

知子　知臣　念臣

大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蓋父子之間不厭易親難之際君臣已蒙若能委之誠明道其大猷簡其將帥意慮以成人之國自適察事材術為適凡大臣英武之略慮謀之臨敵制變之能建為元良行大業而不疑委之國事被讒間以無疑事諸閒論亦君人之鑒戒也

昔魏武帝下邳時始生兒桓常賢愛異度弘毅有大量好談笑武帝每與論軍國大事或言及廢立之間輒以目視桓桓亦以目應之如此者數四帝嘗謂曹洪曰此兒雖小已有識量汝後當以兵事委之洪曰桓雖小可以大事試之帝曰吾亦欲試之但恐不勝耳

宋臨川王義慶高祖中第道憐早卒高祖哀念道規彼義慶幼為高祖所知常曰此我家豐城也

梁臨川王宏太祖第六子也歷明帝時為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出為南兗州刺史入為護軍將軍領衛尉卿出為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侍中領衛尉卿出為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侍中領衛尉卿出為南徐州刺史入為中書監侍中

太守所在清教有治績
趙雲字子龍先主之敗有人言雲已北去者先主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至後為鎮軍將軍
劉巴字子初先主時為西曹掾先主曰子初之智譬人如孤可任用乎非孤當稱柱也
馬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巂太守丞相亮討汲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後亮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軍大潰郃遂破絕其後謖單歩得入上庸依申耽耽待之如賓友而已無能制也耽卒耽子儀襲爵位與諸葛亮北伐儀時在漢中與中監軍王平俱拒魏軍平每連名表儀過失儀性驕慢謂平等宜各盡所見以隆時事不應相責如此非一亮以此薄其為人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先主入蜀收琬父賛賛為郡功曹時太守趙範有美色賛妻樊氏有姿容範欲娶之而賛固執不與範遂強奪樊氏賛忿恚而死琬時尚幼為樊氏所養及長知其母為趙氏所奪每感憤發病輒見於顏色樊氏深以為異
張昭初為孫策長史昭每稱比方士大夫未嘗不歎息策輕脫微過昭輒陳正道言有次第策敬納之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漢末避亂江東瑾弟亮隨叔父玄之荊州玄卒亮躬耕隴畝瑾自結納於孫權權器重之
張昭初為孫策長史昭每稱比方士大夫未嘗不歎息策輕脫微過昭輒陳正道言有次第策敬納之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漢末避亂江東瑾弟亮隨叔父玄之荊州玄卒亮躬耕隴畝瑾自結納於孫權權器重之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家富於財性好施與以振窮周急為事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瑜從伯父尚為長沙桓王女壻瑜與堅策同歲而生策與瑜交分尤密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蒙姊夫鄧當隨孫策征討有功策以蒙年少不與衆事蒙乃厲志折節勤學博覽經傳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遜本名議從伯父康以遜器度非常異於諸兒為納女妻之
顧雍字元嘆吳郡吳人也雍姊夫孫策從兄也雍少喪父母與兄弟分財雍常推與兄弟而自取其劣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騭少孤貧為縣小吏
薛綜字敬文沛郡竹人也綜父禮為漢侍中綜少以才學知名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秉少與潁川荀爽齊名
嚴畯字曼才彭城人也畯少與同郡趙咨齊名
張溫字惠恕吳郡吳人也溫父承為尚書溫少以才學知名
顧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也譚父雍為丞相譚少有才學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凱父紘為偏將軍凱少有節操
陸抗字幼節吳郡吳人也抗父遜為丞相抗少機警有識量
孫皓初為烏程侯時有所進達未嘗言及之
短華國戰士等未嘗

有罪已當更已新恩之義一人以罪罰有政因緣以白僕大笑謂曰陳人居心不善安得用此語僕答曰將軍舉事不順事上勤與人將不治產業不修邊幅為將之體未有如大宅者將軍見開設大宅者謂左右曰以是餘身也宋高祖初為晉太尉劉敬宣為高祖所親遣令即位遣敬宣之京口與語甚異為因留酒伏甲將害之敬宣知之乃詐醉而出

宋高祖初為晉太尉劉敬宣為高祖所親遣令即位遣敬宣之京口與語甚異為因留酒伏甲將害之敬宣知之乃詐醉而出

王鎮惡為高祖參軍前鋒督領水軍西伐姚泓鎮惡率勁卒數百乘輕舸自淮入渭以火攻燒泓舟艦泓衆大潰遂入咸陽

王鎮惡為高祖參軍前鋒督領水軍西伐姚泓鎮惡率勁卒數百乘輕舸自淮入渭以火攻燒泓舟艦泓衆大潰遂入咸陽

朱齡石為高祖參軍伐譙縱齡石率衆自外水先至成都縱將譙道福等拒戰齡石擊破之道福退保北門齡石攻之縱衆大潰縱單騎出奔齡石追斬之

朱齡石為高祖參軍伐譙縱齡石率衆自外水先至成都縱將譙道福等拒戰齡石擊破之道福退保北門齡石攻之縱衆大潰縱單騎出奔齡石追斬之

其事

徐羨之初為晉大司馬琅琊王丞相導從曾孫高祖北征慣家有事理為高祖所親愛為掾高祖將北伐羨之為留府長史高祖臨發以後事委之羨之以既之威重勢足震主內懷憂懼每欲解去職任高祖不許羨之乃使其子弟密啓高祖以為宜割揚州五郡以自封殖高祖亦以為然及受命進羨之為中書令

徐羨之初為晉大司馬琅琊王丞相導從曾孫高祖北征慣家有事理為高祖所親愛為掾高祖將北伐羨之為留府長史高祖臨發以後事委之羨之以既之威重勢足震主內懷憂懼每欲解去職任高祖不許羨之乃使其子弟密啓高祖以為宜割揚州五郡以自封殖高祖亦以為然及受命進羨之為中書令

傅亮高祖初為徐兗二州刺史以崔邕為從事中郎亮為高祖所親愛為掾高祖將北伐亮為留府長史高祖臨發以後事委之亮以既之威重勢足震主內懷憂懼每欲解去職任高祖不許亮乃使其子弟密啓高祖以為宜割揚州五郡以自封殖高祖亦以為然及受命進亮為中書令

傅亮高祖初為徐兗二州刺史以崔邕為從事中郎亮為高祖所親愛為掾高祖將北伐亮為留府長史高祖臨發以後事委之亮以既之威重勢足震主內懷憂懼每欲解去職任高祖不許亮乃使其子弟密啓高祖以為宜割揚州五郡以自封殖高祖亦以為然及受命進亮為中書令

檀道濟高祖北伐道濟為前鋒督領水軍入自石門進至洛陽

檀道濟高祖北伐道濟為前鋒督領水軍入自石門進至洛陽

王鎮惡為高祖參軍前鋒督領水軍西伐姚泓鎮惡率勁卒數百乘輕舸自淮入渭以火攻燒泓舟艦泓衆大潰遂入咸

必不容也高祖又命作轅謂曰我常相人皆當貴人不言卿今日當貴慶當由此山歷諸山至今尚未絕封禪書曰黃帝接萬諸侯而鼎湖乘龍遷仙沈約宋志曰漢司馬相如等作封禪書其事既廢遂寢帝初無所改後乃追述雲謂曰生平與流不文辭若不出於有異人歟今日才智絕高為天下第一

王國珍為大司馬中兵校尉領相如常與歌詩嗟嘆以為古今獨見相如常稱其才智絕高為天下第一

王訓字僧達父僕射曇之子年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辯悟高祖目送之謂朱异曰可謂門有相矣從容謂曰卿年既小遭值中興拜入見帝欲答何敬容曰猶若回年幾答曰顏淵雖早稚對曰少過三十帝曰今之王訓無謝君矣

張鷟字伯雛年十一尚武帝女富陽公主年十七時武十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英發高祖異之嘗曰張郎武云後八葉有達者君其以此子子

秘慶遠為高祖為雍州慶遠容貌魁偉高祖每見之輒改容加敬後當居吾位卿今相觀亦復如是但不十年而慶遠奮厲談者以為知言

元帝初為刺史在鎮荊州以便學倩為主簿遠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卿南信多君子雖弟姪田舍間皆階墀歐陽紇為陳賀內史至南康初紇父承制以父爲東衡州刺史侯景平元帝遣內謝挺奉使入梁紇延挺頗良才與名流所知許行本行至者帝曰吾已得人許中主簿進曰未審為誰帝曰歐陽紇公正有幹事之才恐蕭循未肯舍耳帝曰卿為我言之乃授紇而循果不肯

陳高祖初為大將軍與謀計惟周文育侯安都為書記稱劾從高祖目焉每與杜僧明杜稜杜泰公大為識增

柳晉於周武平齊功不取其邑惠及交下賢人而推位讓善居危保持防謙而無懼軒桃而捷士忘讒計全

身之道率皆如言

毛喜為高祖所記室參軍重高祖知杖及後宋公具陳宋公與高祖往江陵仍勸高祖早決至朔朝可誅喜慮陳高祖同謀帝元即以高祖為領軍喜為尚書僕射

北齊神武感悟大丞相謂文襄魏大丞相謂文襄廉於財勤老公並性純直然不貞幹可朱渾道元剛毅生達於機變無異心賀拔勝為周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隨魏孝武入關為護軍之以相樂心腹兼得宜宣深知殊禮委以經略後與宗為徐州刺史崔景嶽為兄子深明軍政士庶畏愛頻有捍禦之績宗大破之擒宗明以其將卿景嶽初為齊神武相府功曹神武稱曰崔讓清貞寡公鼻直能隱惡揚善深知為神武大丞相功曹參軍神武曾與坐遣造

面公以手捫其鼻謂曰若天假卿年必大有所至每謂司徒高隆之曰崔深小心恭慎吉超倫

斛律金在東魏為冀州刺史神武重其公勤每謂文襄曰爾所使人皆須如斛律金杜東魏為冀州刺史神武重其公勤每謂文襄曰爾所使人皆須如斛律金杜

宋游道在東魏為司州中從事神武自大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游道耶常聞其名今日始識其面遷游道為治書侍御史神武之司州鄉舊耆舊皆會游道為人有風儀善占對高歡甚中酒者大丈夫物之為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畢集悉來預坐歡謂游道曰此酒朝堂中有物忌卿知否答曰知之歡曰其物何在答曰在殿中歡曰卿可為我言之答曰殿

丑之適不亦重乎與若天晉納分鼎峙五國未窺而下玄菟朝
鮮處行民江數登今圖或紀武以黃旗或雄伐而旗鳴大守
鄭死義先時物故城率聚衆忽奮謂是用震懼上心悲淨斯
集形然嗟嘆發詩予言酌乃至撤去威儀具乃奏旅旋深野公文
肆撫愛興於風仆設祖興親臨弔祭為歡名而表行直義以
戰功賜予優崇追叙保渥新非德作厥情歎樂始若曠以
當之哉

周先主初為荊州牧以漢建安十九年入蜀進圍雒城雒
即劉璋統率衆攻城為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
則流涕往往以讓諸葛亮及諸葛亮報為之拜益賜敘劉
璋內侯謚曰璋侯

法正有智計先主甚信任之為尚書令護軍將軍左時年四十
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日謚曰翼侯賜子遜爵成都先主立
喪臨為拉位太守裨將軍本遷鎮成都先主立喪臨為設位

九日哭就在士加有功於國訣行酹送親率群衆臨會葬周
留葬墓上

吳大帝初為吳侯編裨將軍兩郡太守周瑜卒時年三十六大帝
素服縞送及葬臨弔哭之流涕自公瑾有王佐之資今忽短命那復誰論後大帝稱尊謚瑜曰孫非周公瑾
不命矣

魯肅字子敬為贈給軍糧至後大帝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
昔曹操南過此可謂於事無奈矣

魯肅為偏將軍統兵萬人屯陽羨大帝以為能與己同志厚
加資給肅每進見輒與論天下事未決大帝從容問曰今漢室
傾危四海分崩孤承父兄之業思桓文之功君將何以教孤
肅因說高帝業事漢室之宜為畫策曰今曹操威震天下
勢不可卒除漢室不可復興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
之變耳夫除暴討逆拯危救難者漢高帝之事也今之曹操猶
昔之項籍將軍安得為桓文乎大帝歎息曰子敬未達孤
之意今欲立事當復誰可如卿言者乎肅曰臣觀漢室
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為將軍計惟有鞏固江東因
其勢而順之耳夫荊州上流之地與國鄰接山川險阻
沃野萬里南山出金銅海利兼饒此帝王之資業也劉
表雄據荊土而不能守其地況操之所忌惟將軍耳今
操新得袁紹兵勢驕盛將軍雖有周瑜之才亦不能用
也肅竊為將軍安之計宜因其多務剋日決計為其所
不能為之事以驚動之使不暇復與將軍爭衡於是
大帝決意遂行

呂蒙字子明為偏將軍從大帝討關羽羽素驍猛有威名
大帝以蒙計畫過人乃呼蒙與圖事蒙曰今日之事
在於軍計羽雖驍猛然性自矜以數百騎來逆吾
但當選精銳伏其要害步兵晝夜兼道襲其後
羽可擒也大帝曰誰可行者蒙曰陸遜意思深長
才堪重任可令代屯陸口羽聞之必懈吾乃可
克大帝乃召陸遜詣建業謀之遜曰羽雖小
敵然兵勢已成且恃水勢而驕縱未可圖也
上流可以順流東下但當謹守備耳大帝
從其計羽遂大意盡撤備兵以赴樊城
蒙上疏曰羽討樊城圍水淹七軍
羽威震華夏欲移檄江南
呂蒙潛軍上道羽聞之
即還蒙已先據南郡
羽進退狼狽
蒙厚撫其家
令軍中不得侵
羽將士家屬
羽將士皆
無鬥心
羽敗走
蒙追之
羽窮蹙
臨沮
蒙遣人
誘羽
羽降
蒙
大帝
以蒙
為南郡
太守
封孱陵侯
大帝
哀痛
甚
為
之
降損
家
未
死
時
所
得
金
寶
皆
賜
蒙
家
付
所
藏
勅
主
者
命
連
之
日
皆
一
以
委
蒙
蒙
為
左
大
司
馬
右
軍
師
最
領
分
明
行
陳
嚴
其
所
又
采
慎
施
軍
紀
嚴
肅
官
屬
奉
辭
日
欲
數
常
在
戰
場
臨
急
隨
定
九
過
絕
人
年
六
十
八
赤
烏
十
二
年
卒
大
帝
素
隆
舉
哀
為
之
感
慟

明帝即位初謂侍中孫資曰劉曜數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先是慶氏為雍州大中正子弟多貪後監東陽郡為吏民所安梁高祖為梁公時給事黃門侍郎聞李直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大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德不見此人到沈勃學善屬文為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高祖甚愛其才以為太子洗馬遷中書舍人又為城中郎諮議參軍天監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

任昉為新安太守為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其職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高祖聞訃方食西蔬綠沈瓜投之於盤悲不自勝因痛哭之甚慟

感慶為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兼司農卿卒官歷前後居職所學之后大事及開塞從宜不徇古今時人稱為達政者勅並付秘閣撰錄副本精詳成得其理歷年後有遺忘檢省取行結直公高祖曰

敢慶既心此事便撰可行共勿改如此

孔休源為會稽太守入監揚州中丞到溉奏休源為政清平之最高祖以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有方敕出藏台遣

原闕

鄭紹叔為左游擊將軍常侍高祖嘗謂紹叔曰卿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無比其見嘗倩如此

元帝初為湘東王時鎮荊州重事并委諮議參軍蕭賁賁為性剛愎每與王爭論王甚銜之及賁為湘州刺史將發王謂賁曰湘州西接巴蜀控引荊湘下流重鎮昔漢文以絳侯為相出鎮長沙蓋取其不習水土以防後患今以卿為湘州刺史其勉之賁至州遂舉兵反王遣世子方等率衆討之賁敗走入城方等圍而守之賁窮蹙乞降方等不許賁乃自殺

申屠達為太常卿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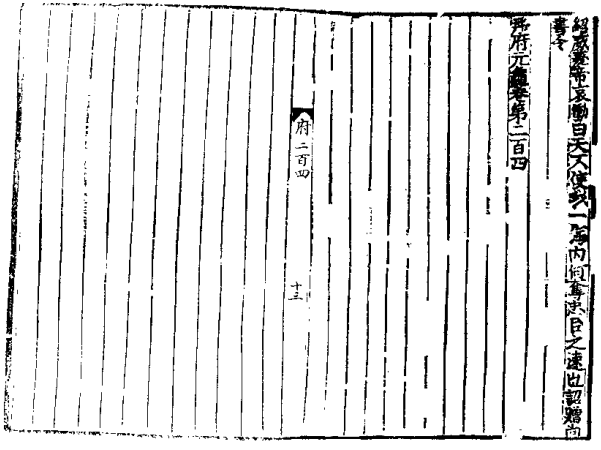
後梁明帝天保十四年尚書令王操卒帝幸其第哭甚慟謂其群臣曰天不使吾得久共卿等治天下何奉君恩報祖

梁元帝門謂司空

陳高祖宋定二年五月北江州刺史侯瑱勒兵赴援大會將吏共反及文育之禍至自建康召高祖令張平胡堂永共把高祖手置酒酣高祖謂瑱曰湘州事重兼有邊防非卿莫可委卿宜深為之備如一以其忠信可勝分從事託之何期親舊無故翻成讎隙言念悲傷良可痛惜為流涕令永等悉以兵仗從焉

孫瑒為散騎常侍司馬子如與周弘正書論晉事甚詳云永嘉之末天下大亂元帝以中興之主受命江東而卒時年五十三高祖親臨之子如即頭請葬事帝曰昔我右賢好為侵掠故以此事報之子如拜謝而出

高祖武皇帝天嘉初詔書監張耀委軍遇疾仍於御下薨贈平南將軍廣州刺史諡曰烈耀在州貪縱失民且地出沉香及細香二司尚書右僕射沈君理平直沒其香物以入己君理大怒收耀家財沒官



攻伐第二

戎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也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女帥入盧（盧就魯門馬門也）請入（入因之齊侯曰勿殺吾瑕而盟無入而封（封築也）弗聽殺而將城上（城增築也）齊侯親鼓（鼓擊也）克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新築衛邑）師敗績（敗績謂軍破壞）

甲寅晉侯重耳卒（重耳文公名）

秋八月葬晉文公（文公初亡時秦穆公欲納之而不果及其返國而薨故葬之）

冬十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日食者陰侵陽也）

十有一月己巳齊侯潘卒（潘齊侯名）

十有二月癸酉葬齊昭公（昭公齊侯潘之謚）

晉人秦人圍鄭（晉文公初亡過鄭鄭不禮焉及其返國而霸鄭懼而圍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人秦人（晉人秦人圍鄭故諸侯會之）

夏四月辛巳公孫敖會晉侯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丙申鄭伯捷卒（捷鄭文公名）

秋杞伯姬來（伯姬杞女嫁為魯夫人）

冬十有二月乙巳公孫敖如京師（京師天子所都）

四年冬十月甲申帥師疆許（疆謂有侵取其田邑）敗諸蜀（蜀許地）丙戌帥師圍許（圍謂圍其城）

十有一月己巳朔公孫敖會晉郤缺（缺晉大夫）宋華元（華元宋大夫）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鄭石瑕（石瑕鄭大夫）盟于垂棘（垂棘晉地）

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人秦人）

夏季孫行父如晉（季孫行父魯大夫）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孫敖帥師出入（出入猶往來）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人秦人）

夏季孫行父如晉（季孫行父魯大夫）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孫敖帥師出入（出入猶往來）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人秦人）

夏季孫行父如晉（季孫行父魯大夫）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孫敖帥師出入（出入猶往來）

戎公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龍魯邑也在泰山博縣西南）頃公女帥入盧（盧就魯門馬門也）請入（入因之齊侯曰勿殺吾瑕而盟無入而封（封築也）弗聽殺而將城上（城增築也）齊侯親鼓（鼓擊也）克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新築衛邑）師敗績（敗績謂軍破壞）

甲寅晉侯重耳卒（重耳文公名）

秋八月葬晉文公（文公初亡時秦穆公欲納之而不果及其返國而薨故葬之）

冬十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日食者陰侵陽也）

十有一月己巳齊侯潘卒（潘齊侯名）

十有二月癸酉葬齊昭公（昭公齊侯潘之謚）

晉人秦人圍鄭（晉文公初亡過鄭鄭不禮焉及其返國而霸鄭懼而圍之）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人秦人（晉人秦人圍鄭故諸侯會之）

夏四月辛巳公孫敖會晉侯盟于衡雍（衡雍鄭地）

丙申鄭伯捷卒（捷鄭文公名）

秋杞伯姬來（伯姬杞女嫁為魯夫人）

冬十有二月乙巳公孫敖如京師（京師天子所都）

四年冬十月甲申帥師疆許（疆謂有侵取其田邑）敗諸蜀（蜀許地）丙戌帥師圍許（圍謂圍其城）

十有一月己巳朔公孫敖會晉郤缺（缺晉大夫）宋華元（華元宋大夫）陳轅濤塗（轅濤塗陳大夫）鄭石瑕（石瑕鄭大夫）盟于垂棘（垂棘晉地）

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人秦人）

夏季孫行父如晉（季孫行父魯大夫）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孫敖帥師出入（出入猶往來）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人秦人）

夏季孫行父如晉（季孫行父魯大夫）

秋七月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孫敖帥師出入（出入猶往來）

鄭人使伯囆行成
是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
冬十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遂取朱儒二邑莒人
楚以其大夫圍莒城恐莒使申喜復送之鄆莒無備故也
是月秦人白狄伐晉諸侯戍故也鄭人圍許不言晉不君也
使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示有為將改立君者而
紓晉使
十年春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初鄭子駟侵
如初秋許公子繻公子瑕公子班人立君我執人焉何益不
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
伐鄭鄭子罕駟侯子展侯子產子太叔子羽子大叔二良佐
以襄鎮撫其國鄭伯逆晉侯于汜
府二百四十九　三
鄭伯使其弟虎如楚訟晉侯之貳己也
秋楚師戰于柏舉陳蔡師敗績獲夫城焉及不更丈夫
冬十月師遂侵陳及鄭而還
十四年八月鄭子罕伐許取之
其年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
邾人同盟于戚討曹成也
六月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宋及
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楚子囊伐之
使重其罪民將叛
十二年四月鄭子罕伐宋
十三年四月鄭子罕伐宋
十五年三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小
邾子于黃父
十六年春晉侯使荀躒逆女于邾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秋七月葬我小君定姒
冬十月晉侯使荀躒迎女于邾
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一百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二百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五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六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七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八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九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侯
三百十四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夏四月公至自乾侯
秋七月公在乾侯
冬十月公至自乾

[illegible]不從命心[illegible]莫不忠良以犯天忌我必[illegible]子孫巢車以望晉軍故以望晉軍[illegible]子重使大宰伯州犂侍于王後王曰麾而左右何也對曰晉軍[illegible]張於中軍其以合謀也張幕矣旦夏[illegible]於先君也度於軍[illegible]徹幕矣[illegible]

師還及瑕（瑕音遐）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反楚令尹子重）王與子反（子反楚令尹子重）無乃實為此（此謂不在）子反拜（子反拜謝王）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反殺（殺時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拜首君賜）王孫啟（啟開）行（行聘）曰（曰告）子反（子反楚令尹子重）臣之卒實貪（貪貨）子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鬬師徒者而不鬬之央（央盡）盡國之（之語）子反對曰（對曰解）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自）敢不義（義宜）命（命令）它側（側自）亡君師（君師謂王）忘其死（死王使止之）卿（卿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卿士子罕子駟）遷于制田（制田鄭邑）知武子佐下軍（知武子荀罃）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鴻口（鴻口陳地）（杜預曰鴻口在陳西南）遂侵蔡未及（侵蔡未及蔡都）諸侯罷于頴上（頴上潁水）

冬宋蕭衛皇夫軍（軍將皇鄭也）于曲沛（曲沛宋地）侵晉虒祁（虒祁晉宮）（杜預曰虒祁在絳北）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高氏鄭地）（杜預曰在滎陽縣西南）五月楚公子成公子寅成（成公子寅）鄭公會尹武公錡（錡音奇）襄公及諸侯伐鄭

自虢（虢東虢）至于曲洧（洧音韋）六月楚子重救鄭師于首止（首止鄭地）諸侯還（還音旋）

冬諸侯伐鄭（傳例曰侵伐不書此伐不書）

十一月諸侯還（還音旋）于蒲（蒲晉地）

是月蔡侯使崔栗（栗音力）為大夫使娶克（克）（杜預曰克蔡侯之子）

十二月楚人滅舒庸（舒庸）以楚（楚）（杜預曰楚）之敗也（敗於鄢陵事見成十六年）

人圍巢（巢）伐濮（濮）（杜預曰濮在楚西南）遂（遂）（杜預曰遂）侵（侵）（杜預曰侵）至（至）（杜預曰至）于（于）（杜預曰于）（杜預曰）（杜預曰）（杜預曰

楚大備有益而況小乎
浮逢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
秋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之國頓
冬十月鄭人伐許
人伐鄭納厲公厲公無駭故也
鄭人使許叛楚敗於狐駘
狐駘鄭地
國人逆厲公
厲公入
厲公逆其大夫而入
國人謂之狐駘之狐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
是使朱儒使我敗於狐駘
朱儒使我敗於狐駘
五年冬諸侯伐陳
諸侯伐陳初子
公子
泄宣子曰我喪陳
泄
楚公子
討陳也
陳
楚人討鄭而立子
子
而疾
而後可
十一月甲午會于
會于
侵鄭
侵
鄭伯
伯
伐陳
陳
甲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伐陳
陳
秋
六年秋
秋
楚公子
公子
冬十月
冬十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會
晉
侯
宋
公
衛
侯
曹
伯
莒子邾子薛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莒
邾
薛
小邾
齊
世子光
鄭
楚人救鄭
楚
救
鄭
庚午鄭伯逃歸
庚午
鄭伯
逃
歸
十有二月
十有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公
會
晉
侯
宋
公
衛
侯
曹
伯
莒
子
邾
子
薛
伯
杞
伯
小
邾
子
齊
世
子
光
伐
鄭
庚午鄭伯逃歸
庚午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七年春公孫段帥師侵鄭
公孫段
帥師
侵
鄭
夏鄭伯使其弟
鄭伯
使
其
弟
如楚
如
楚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秋楚人圍宋
楚人
圍
宋
冬楚人及鄭人盟于
楚人
及
鄭人
盟于
八年夏四月
夏四月
葬鄭僖公
葬
鄭僖公
秋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楚人及鄭人盟于
楚人
及
鄭人
盟于
九年秋
秋
晉侯使韓無忌來乞師
晉侯
使
韓無忌
來
乞
師
冬十月
冬十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公
會
晉
侯
宋
公
衛
侯
曹
伯
莒
子
邾
子
薛
伯
杞
伯
小
邾
子
齊
世
子
光
伐
鄭
庚午鄭伯逃歸
庚午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十有二月
十有二月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公
會
晉
侯
宋
公
衛
侯
曹
伯
莒
子
邾
子
薛
伯
杞
伯
小
邾
子
齊
世
子
光
伐
鄭
庚午鄭伯逃歸
庚午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十年春
十年春
晉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晉侯
會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
幽
幽
鄭人侵宋
鄭人
侵
宋
夏
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秋
秋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
冬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十一年春
十一年春
晉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晉侯
會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
虎牢
虎牢
鄭伯逃歸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夏
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秋
秋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
冬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十二年春
十二年春
晉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晉侯
會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
戚
戚
遂城虎牢
遂
城
虎牢
鄭伯逃歸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夏
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秋
秋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
冬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十三年春
十三年春
晉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晉侯
會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
蒲
蒲
鄭伯逃歸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夏
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秋
秋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
冬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十四年春
十四年春
晉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晉侯
會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
戚
戚
遂城虎牢
遂
城
虎牢
鄭伯逃歸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夏
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秋
秋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
冬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十五年春
十五年春
晉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晉侯
會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
蒲
蒲
鄭伯逃歸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夏
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秋
秋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
冬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十六年春
十六年春
晉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晉侯
會
齊侯
宋公
衛侯
鄭伯
曹伯
莒子
邾子
薛伯
杞伯
小邾子
于
戚
戚
遂城虎牢
遂
城
虎牢
鄭伯逃歸
鄭伯
逃
歸
楚人救鄭
楚
人
救
鄭
夏
夏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秋
秋
楚人侵宋
楚人
侵
宋
冬
冬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晉侯
使
荀罃
來
乞
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鄭安肯事晉哉言晉敢背之且要則報質神弗聽也從之孫林父辭於衛侯曰寡君唯命是從其敢貳楚若楚惡晉政其悉以敝賦來見於城下唯命是聽衛侯許之十一年夏四月戊子諸侯會于祖朝城伐偏陽而封宋向戌焉向戌以偏陽為宋之屬國之卑邑而專封之故伐之偏陽人使其行人子木辭曰偏陽恃險而不設備三月而取之無所用武矣若以為宋之屬國而伐之其將謂宋何且

府二百四十九　十三

為公盤
楚子囊伐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十三年夏取鄆郛亂父為三師以待救郛遂取之
秋吳侵楚楚沈尹射子庚以師繼之冬楚救鄆吳人聞有楚師乃還
十四年夏四月叔孫約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報櫟之役也
冬晉荀偃士匄帥師伐秦庚午圍焉
十五年春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
秋吳人伐楚楚子囊救鍾離遂伐吳
冬楚子囊師于豫章以為吳不出而還子囊曰吳乘我喪我新與晉盟必輕我而不戒也若出而擊之必獲大利師還子囊曰不可

夏六月次于城林康寅伐晉次于瑣氏（瑣氏晉地）遂以晉侯（晉侯周厲王）
師伐楚以報宋楊子之役（晉師伐楚在十二年楚師伐晉之外又復）
伐許而還
秋蔡侯伐我此鄧圍成（成魯邑）孟孫子速救之（孟獻子速）
冬十月公子友如陳葬桓公（桓公魯桓公）
十七年春宋華御事（御事治事之官）朝于魯（宋華元）
夏衛石買師伐曹報洮之役（洮曹地）孫蒯田于曹（蒯孫桓子）歐馬于重丘（重丘曹地）其驟乘亡（驟乘車名）入門門而不訴之（訴告）曰觀隧而君爾父為厲（厲惡也）是之不憂而何以治焉（治理）
曹人使公子負羈乞盟（負羈曹大夫）
十八年春宋華御事朝（御事治事之官）
夏衛石買師伐曹（石買衛大夫）
秋蔡侯伐我也（蔡侯名申）
冬邾人伐我（邾人邾國之人）
十九年秋齊人伐我北鄙（齊人齊國之人）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虢（虢晉地）尋（尋重也）溴梁（溴梁水名）之盟（溴梁在十四年）是之不盟（不盟溴梁之盟）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會溴梁）
夏公如晉（晉侯周厲王）
秋齊侯伐我（齊侯名環）
冬邾人伐我（邾人邾國之人）
二十一

是月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初鄭子孔欲去諸大夫特故曾
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產子產弗許子午聞之使
楊豚尹瓦告子產曰國人請不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敢
[illegible]
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產歎曰君三貳謂二懷安乎吾以利社
稷也師出何益乎公汾叔曰[illegible]於是子矯伯有子張於鄭伯
伐鄭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卿知子孔之謀[illegible]
停子孔不敢會楚師伐鄭次於魚陵[illegible]右
師城上棘逐步頓以子柳帥[illegible]
[illegible]為子馬公子格率師侵費遂侵鄭東北至于冉
[illegible]石回梅山[illegible]侵鄭東北至于冉[illegible]
子皮門于城下而還[illegible]
[illegible]

十九年二月晉荀罃士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illegible]七月晉士
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至乃還
二十年秋齊莊子伐邾以報之[illegible]又初邾人驟至以諸侯
之事弗能報也[illegible]
二十三年秋齊侯伐衛先驅殺鉏麂王訴捷石楊奴石[illegible]
申驅侯秩御苫常申鮮虞之傅靈姜[illegible]
伐晉大戎為右公孫敖之子[illegible]
啓牢戍御龍師飛遽跪為右[illegible]
右[illegible]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illegible]
乘[illegible]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禍也不德而力數奸以君崔杼諫
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敢而致禹湯其弈君其圖之
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illegible]曰[illegible]如君何武子曰

下欄

（備存一葉）

三十年秦與晉戰於河內
三十四年秦攻韓宜陽
三十六年秦攻魏將龍賈軍之斬五千二首
是年秦圍魏將公孫喜於封陵
三十七年魏與韓趙攻秦圍焦黃不克
三十八年魏與韓趙攻秦至河水灌之兵去
是年秦伐取十城
三十九年秦圍魏將曲沃拔之
四十年秦復取魏汾陰皮氏圍焦降之
是年魏以梁地賂秦
四十一年秦公子繇圍魏將陽陵降之
是年趙張柴敗秦於觀津
四十四年魏敗韓於馬陵
四十五年秦相張儀將兵取陝

府二百五十一　十三

四十六年楚使莊蹻將兵而攻巫黔中郡
移兵而攻齊至重之
是年魏以梁地賂秦
四十八年秦公子繇圍魏將陽陵降之
是年趙張柴敗秦於觀津
四十九年秦圍魏將曲沃拔之
五

國讓其相子之事皆決於子之年國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
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
狗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燕人畔之諸侯將謀救燕王噲子平立三年而齊人殺之
四年秦伐趙取藺
七年秦使甘茂攻魏拔宜陽斬首六萬
八年秦拔宜陽韓傾東周於秦
九年秦拔新城魏冉為將伐楚取宛葉而還
十年秦取韓穰
十四年蜀反秦司馬錯往誅蜀守煇
十五年秦取韓武遂
十六年秦使將軍革戎攻秦取新市城
十七年魏韓梁擊秦於岸門敗之
是年秦攻楚大破之斬首二萬
十九年魏韓與宋中山五國擊秦至函谷關秦人出兵擊五國之師五國兵罷
秦張儀相魏魏王以女妻秦惠王
二十年秦伐趙韓魏救趙秦敗之
二十一年秦與魏韓共滅中山遷其王於肤施
二十二年魏與秦戰於人
二十三年秦向壽伐韓武始攻韓左更白起攻新城
二十二年韓使公孫喜率周魏擊秦秦左更白起擊之二十萬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遂取武安
二十三年秦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攻蔡取宛
二十四年秦左更錯取軹及邢丘
府二百五十一　十四
二十五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會于宛
二十六年秦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
二十七年秦攻趙梗陽拔太
是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會于宛
二十八年秦攻趙新垣曲陽之城
是年楚趙韓將兵將齊攻魏安邑秦出其兵又敗韓兵于夏山趙韓
徐為將攻齊
是年燕伐宋秦昭王怒曰吾與宋與燮新城陽晉同韓燕燕吾
友也而攻吾所與何也蘇代為燕謂秦王曰韓珉之攻宋所以
為王也燕強趙弱之以宋魏楚必恐恐必西事秦楚王不煩一兵
不傷一士無事而割安邑也此韓珉所請於王也秦王曰吾
患齊之難知一從一衡其說何也對曰天下國名齊可先平齊

以攻宋其始事秦以富秦之國自轉不西事秦則宋必不安中國白頭說教之士皆得借資以離齊秦之後伏式結軾西馳者來有一人言秦強者也伏式東馳者未有一人言秦強者也何則皆不欲齊秦合也何曾甚之智而秦之勇也曾甚之義而秦之強也此使秦去百諾於齊伐宋不止山東必困此固曾甚謂以

序使者至趙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秦民皆安為趙不
欲為奈何有城而拜之趙勝使受上黨以萬戶封其守馮
侈再拜受之趙勝喜以告平陽君平陽君曰王何以得之
曰馮侈曰為趙得上黨以十七縣與秦秦得上黨不戰而
十七縣以德趙趙必得上黨秦之蠶食上黨欲盡有之上
黨絕而不屬故以與趙趙受之利且以秦攻而趙救之福
轉而為趙矣王以馮侈之言為然乃發平陽君將兵趙豹
將而軍太原以臨上黨馮侈為上黨守趙豹軍太原以臨
之秦攻上黨上黨降趙趙豹軍皆進擊秦於長平而軍焉
以兵攻趙趙發兵擊之秦軍佚而趙軍勞擊破之遂取上
黨

三晉大破秦軍於長平之下趙王封馬服君趙奢為華成君趙豹為
平陽君趙豹既以上黨為趙而受封又與趙奢俱為貴人
其意不樂趙奢之為將而居己上也趙奢既以軍功為華
成君其位貴於平陽君平陽君之子與趙王同姓名為平
原君平原君數相過而稱趙奢之賢且言其功德以為可
以為將軍趙王曰寡人不忘也平陽君曰王之不忘奢也
王之不忘奢也王之不忘奢也王之不忘奢也王之不忘
奢也王之不忘奢也王之不忘奢也王之不忘奢也王之
不忘奢也王之不忘奢也王之不忘奢也

十一年趙廉頗將攻繁陽在趙取之是歲秦昭王三十五年趙使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武遂屬河間方城屬代郡）有惧秦王二年趙使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初劇辛故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龐煖去令龐煖將也故因趙攻之問劇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

四年龍煖將趙趙攻燕之鈍師攻秦蒙驁（驁）不拔移攻晉取鄴安（安陽屬魏平陽屬晉）

五年傳抵將方孝卣慶舍將東陽河外帥守河梁陽在河門又

九年趙攻燕取貍陽城兵未罷秦攻剽牧之（今屬趙與鄴九城

影印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五十一

古之諸侯選賢立嫡損之成法而以循秉宗翊戴守貴者也乃有亂賊僭竊流離奔走不保其社稷者君何以能延父後綏難勤苦克復其邦土而為昔周室之一代少列爵分土及其衰也以聚斂殘守鄉日不暇給民離不保時而有之至於因人以保或大其祇德以復或啓其宗緒以主以大義固君或因人以眾心見歸遂是非奉命而不失舊物而垂於民上傳曰或多難以固其國非德義其孰能之哉

魯隱公五年春晉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曲沃晉成師之封文侯弟成師之子莊伯桓叔之孫翼侯晉穆侯之子孝侯之子）

六年冀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子隨五正頃父之子（九宗五正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侯晉侯子哀侯之子）

十一年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十八年入許許公奔衛（許莊公）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莊公之弟）非禄也（禄位）

十八年許

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逐芮伯之子魭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燕師伐宋以報魯之王師秦師圍魏（宋伯以河陽）

六年冀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子隨五正頃父之子（九宗五正晉大夫）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鄂侯晉侯子哀侯之子）

十一年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十八年入許許公奔衛（許莊公）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莊公之弟）非禄也（禄位）

十八年許

桓公三年芮伯万之母芮姜逐芮伯之子魭也故逐之出居于魏四年秋燕師伐宋以報魯之王師秦師圍魏（宋伯以河陽）

公曰雖姑生焉公（宋大夫地闕）雖氏宗有寵於宋莊公以詐弒侯而說之一旦不立安能事公（說音悅）公曰諾乃與之（公與）公治兵於大（地闕）公將立之而告仇牧仇牧曰臣聞命矣君以金石之樂行大事於廟而已今將以兵入臣懼不敢聞命（懼恐）公怒而退（退去）仇牧不顧（顧視）遂趨而出（趨疾行）公使賊殺仇牧於門（賊殺）南宮萬又殺大宰督於東宮之門（大宰官名）萬遂入弒閔公（閔公莊公子）

十六年十一月衛侯朝出奔齊（衛侯惠公朔）衛立公子黔牟（惠公庶子）為之娶於天王（惠公朔之子）為之娶於王姬（惠公朔之子）為之娶於王姬（惠公朔之子）為之娶於王姬

大夫請以公入曰獲晉侯以厚歸也而設歸寧用之若將舍之大夫其何有焉何有且晉人焉舍我公重我也若不重其怒也我食言背天也也為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以免公子奚齊之如故公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君必成之且史佚有言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難任人之不祥乃許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告之大夫也呂飴甥召子金教之言曰諸國人命以君賄請於穆公穆公許之既而不與晉侯怒乃拘瑕呂飴甥及慶鄭而謀曰晉君之不恤國人命以君賄請於穆公穆公許之既而不與晉侯怒乃拘瑕呂飴甥及慶鄭而謀曰晉君之不恤國人

如何則二三子若君有勤臣將甲兵以求入我我治兵禦之孰敢不從且夫人實為此謀以厚其罪將焉用之慶鄭曰弃信背義患孰大焉失刑不祥患孰大焉背施無親親疾無援援盡敵作患將安用之呂飴甥曰信義刑祥所以守國也今失之以喪其衛不如納之而以為質以求成焉成而舍之德莫大焉有此四德以事秦秦必歸君子曰知命矣呂飴甥之謂乎既而悔之晉侯使郤乞召之呂飴甥對曰小人懼死亡君之命不敢逃刑將歸授秦伯以報德也且曰佚我以貳重我以成名秦伯歸之而背其賂秦伯伐晉次于韓晉侯亦以大軍至將戰秦伯謂其衆曰晉君之不振旅入也寡人之過也寡人出穆公為韓之戰晉侯以其君之不免也故不出穆公使公子縶如晉師曰晉國之罪秦伯既成命之矣今又背之以怒秦秦伯將盡殺晉衆而甘心焉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之惠也不以寡君為俘以徇于秦而使歸社稷其實圖之敢不唯命是聽穆公許諾改館晉侯饋七牢焉使公子縶如晉涖盟且曰晉君若入秦君將親逆之若其不入將以甲兵相見晉大夫對曰寡君之貳在外其羣臣不獲事君是以大懼不敢寧居入則社稷之不定出則君命之不從入不獲事出不獲命下臣之罪不敢逃刑敢歸其命

君亦圖之呂飴甥三拜稽首曰君惠徵君之臣而不棄其命以及下吏下吏不敢逃刑敢不盡情以告君君之憂在外而群臣不知是以憂也今君之憂可以群臣之安乎君其圖之慶鄭曰君其勿入入而得罪將安歸乎歸而治兵以入誰敢御之呂飴甥曰君其入而撫其民以德和之三軍之士有離心而無戰志君親以德和之而誅其不順者誰敢不服且君何懼焉

子欲盟于修澤子駟使賀子旗辟之辛巳鄭伯[illegible]
十三年五月公會諸侯伐秦曹伯[illegible]卒于師[illegible]曹伯[illegible]
子負芻[illegible]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illegible]欣時[illegible]
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共仮之勞請侯[illegible]年十五年
三月公會晉侯盟于戚晉人執曹伯歸于京師十六年六月曹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楚人伐衛立公子趎執孫師以歸舍諸鄭十年春
石圃逐北宮括趙黑孫蒯自齊入衛
七年魯伐邾逐入邾以邾子益來歸十一年秋七月葬杞悼公
日因諸負芻故有繒人之役冬十月葬齊景公
邾子來奔喪二十二年自魯奔越曰吳幼無道執公立子越人
之大子革奔楚
訓練
晉趙鞅周室三道發兵擐甲執兵誓於衆曰范中行首罪
無所逃矣其有以大概於范中行氏者賞百家有順從范
氏之心無弔民閒罪之惡范氏中行氏世作亂於晉國欺
其君主蔑其大夫侵欲不厭略及百姓
魯定公六年秋大閱簡車馬
冬定公八年正月甲午治兵於稷門禮也
定公二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於睽子玉
治兵於艾以靖國也
定公三十年秋楚子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於睽子玉治
兵於艾以靖國也
定公三十七年秋楚子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於睽子玉
治兵於艾以靖國也
定公三十年秋楚子將圍宋使令尹子文治兵於睽子玉
治

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城衛此城衛未遷也
三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衛邑今濮州濮陽縣東北有緣陵故城是也
文公七年三月城部
文公七年三月城部
十二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運城運城魯邑
十三年春晉侯使卻缺聘于周且修成公之好
秦公十三年父城防事事時也
武門請使舉旗鼓也
十九年秦德侯薨成武公立
十九年父城西門成武公立也
二十九年父十月城西郛僖也
以不懼內城武城
昭公元年六月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棘棘
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棘麻有備而入
以報諸方之役
十九年父楚沈尹射奔命于夷
盟于平丘
二十九年父城中城
二十九年父城防城
二十九年父城鄆城鄆魯邑
二十九年父城小城
二十九年父城莒父及霄霄魯邑
二十九年父城平陽
二十九年父城武城
二十九年父城費
二十九年父城郈
二十九年父城郈
二十九年父城郈

惠王二年城武都
十九年諸侯因我喪伐我築外城塞圍陽
[illegible]倫公十七年鄭伯[illegible]城[illegible]
二十六年城南鄭
襄公元年城虢河頼
十年補葺城郭始
簡公七年築洛城重泉
獻公二年城櫟陽
孝公十九年城武城
惠王五年城武都
十九年築長城塞圍田
武王四年城轘轅伊闕塞上郡
卷陵十年城廣衍

交質

戰國之時諸侯並爭子弟以為質以固其約或以親愛而遣或以權勢而送或以國和親結未已禍敗隨為雖其至親無所顧惜況謂大信不約傳有云信不由中尚能其言何救於患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東遷卿士王室[illegible]子虢仲[illegible]王王曰[illegible]愛[illegible]鄭[illegible]質[illegible]公[illegible]為質[illegible]王子[illegible]

[illegible]支公十七年晉輩朝行成公鄭逆穿公[illegible]為十月[illegible]

大子夷[illegible]為質[illegible]

[illegible]文公十二年楚子圍鄭三月克[illegible]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

[illegible]成公二年九月[illegible]侵晉及陽[illegible]鍼[illegible]血[illegible]往[illegible]公[illegible]為質[illegible]公[illegible]來入許平

十二年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儒為質於楚[illegible]

襄公元年正月諸侯之師圍宋[illegible]城[illegible]人不會[illegible]城[illegible]以為討二月[illegible]大子[illegible]為質[illegible]

定公二年楚侯侯[illegible]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馮質而請救[illegible]

延初於昭侯[illegible]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蔡人固請歸[illegible]子常於侯歸又蔡[illegible]王而沈曰余所以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四年昔人使蔡滅沈楚為沈故圍蔡昭侯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與吳子伐楚

越王句踐良會稽左國使范蠡質吳大[illegible]稍行成為質於吳三歲而吳歸蠡

韓宣惠王十九年秦伐韓韓太子倉質於秦以和

楚懷王二十六年[illegible]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

請救秦遣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大子鬬楚大子殺之而亡歸

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軍死者二萬救將軍景缺唐王楚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

楚頃襄王二十七年復與秦平入太子為質於秦[illegible]使左徒[illegible]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病太子亡[illegible]

[illegible]楚王二十四年秦使武陽君[illegible]於齊三十五年[illegible]為君子[illegible]

[illegible]秦[illegible]倉[illegible]令楚王之弟為質於秦楚王許[illegible]太后留之大臣[illegible]

[illegible]秦欲見太后[illegible]太后方怒[illegible]子其[illegible]之陳[illegible]食[illegible]

[illegible]太后[illegible]見太后[illegible]何[illegible]也太后曰[illegible]賴得先王[illegible]

布衣[illegible]非徒不愛子也又不愛丈夫子獨甘太后[illegible]何也

對曰太后嫁女語侯奉以千金送行至齊墓百里以爲人之終也今王
願封公子以重其身公子亦以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爲封也而太后
不肯非以爲公子功乎封之也而太后不肯故公子貴大人主之不
必以父子之愛而私其臣故公子貴大人主之不必以父子之愛而私其臣
故公子貴大人主之不必以父子之愛而私其臣故公子貴大人主之不必以父子之愛而私其臣
后千秋之後王孫賀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聚於布衣故非及太
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愛長者之
言乃令公子守東胡衣爲行具

晉惠公八年使太子圉質秦秦歸河東而妻之

趙孝成王元年秦伐趙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
趙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依臣强
諫太后明告太后曰復言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矣左師觸
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揖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自
和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
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雖
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不
若長安君之愛也左師公曰竊以爲媪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
其子則爲之計深遠媪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其反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之
反豈計及之哉爲其子計長久爲之計也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
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

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
此今媪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
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媪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之不若燕后之甚也
媪必長安君之爲久計也故以燕后之送之爲不若也媪之
之后使之之於是安君納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魏公孫衍張儀欲秦惠王三十年信陵君無忌率五國兵破秦軍河外蹄魏太子增或爲增謂秦王曰公孫衍張儀欲
以秦魏相合請以魏疾與秦秦王又欲與秦兵伐趙今王以四境以善之計中也故不若貴增質而以疑之於諸侯
秦乃止

秦昭襄王勇於攻城武王死燕人送歸得立四十一年惟太子質於秦者死歸葬於洛陽

四十二年立次子安國君爲太子太子有子二十餘人中子子
楚爲質於趙趙遣其子還歸楚太子立是爲頃襄王以故不得入秦四十五年頃王薨園邸卿送太子自趙
歸太子不辜謀行金六百斤守者聽服亡去秦事之以孤歸
始皇四年秦莊襄王薨太子立是爲孝文王太子安國君
立三日薨太子子楚立是爲莊襄王莊襄王者名子楚
秦昭王孫安國君中子也其母曰夏姬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奇貨可居
五年孝文王薨太子丹入質於秦秦待之不

行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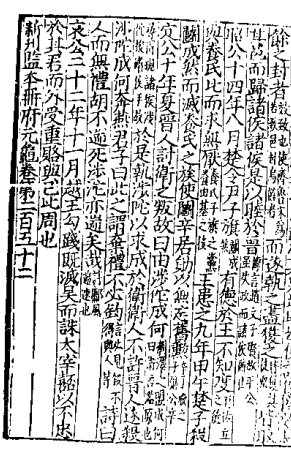
天作刑之意法天之震曜明威義本於易之噬嗑先王所以嚴
而發兵誅暴亂安而動治者爲春秋列國力政尊命未王詔討或
則狼戾縱欲亦服其罪及真王興刑翻是定霸之舉衆心以服
王紀之載一成不變斯所以臨長臣庶申明憲章垂四封之守
勑諸司之職慎至於保世以滋大靖國而永命者周崇公旬

晉武公二年夏衛侯入曰鄭伯使其弟語伯請盟公子晉曰以君之盟不如守也距躍三百曲踦三百余無所歸罪於天子天子曰諾余命女以衛侯歸而討之公子晉與鄭人盟於惡曹公入衛侯出奔襄十四年衛侯之弟專出其君其罪大矣以衛侯歸而討之其誰敢不順天子之命乎公子晉乃與鄭人入衛侯出奔襄十四年衛侯之弟專出其君其罪大矣以衛侯歸而討之其誰敢不順天子之命乎公子晉乃與鄭人入衛侯出奔

十六年夏獻伯治兵於稷狄之亂者四年矣晉侯使士蒍盡殺羣公子公子皆奔蒲或奔屈或奔虞或奔二屈或奔蒲或奔屈或奔虞或奔二屈或奔蒲或奔屈或奔虞或奔二屈或

赤狄伐晉及清先殺召也父晉人討焉之敗與清師于靡笄之下於是狄和殺之盡殺其族君子曰殺少不如也已則反之其先猶有知乎

成公六年秋宋公子圍龜鱄出奔楚初華元善於魋魋出奔宋而入於桓氏桓氏亡而魋反華元喜而出迎魋而與之乘以復入魋反而殺華元喜而出迎魋而與之乘以復入魋反而殺華元喜而出迎魋而與之乘以復入魋反而殺



識閒

夫分土于社以啓疆畫之爵于朝以序人民昔親親尚賢之德報功之舉也及于衰世紛紜為邦於是無克自一姿質偏僻之志或憤於知臣所任而非允或昧於公舉已所信而非賢以此而成無謀以此而受其敗或出令天使以終其凶至於禍亂既興忠臣之諫回邪已熾方事之功大功大則賞不必以次序軍旅之士於以宗旌發其把蓋皆有所不至謀有所不臧難矣公之難知故人事之可嗟若也

齊文公夫人鄧曼克好利而不順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亮況殺而棄之于亮壤陳其師旅期朔十反而不召衆散

而歸滿人

晉獻公益禮義而求人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宋公勞所以求者非其道

陳僖公惡而無立志攻城衛門之誘攻諸侯衛君也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以救之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楚人未濟公子目夷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既濟而陳未成列又曰可擊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成列而擊之既陳而後擊之公曰待其已陳成列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門人皆曰君兵未及傷寡人聞古之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善用兵者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也子魚曰勝敗之數在天君以仁義行之有何恥焉且吾與楚皆夷狄也今以敵未濟未陳而擊之仁義所湣也若以阻隘勝之猶有可也若以利言者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晉厲公冬作重以六百乘殺三郤晉重因以劫欒書中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及君公弗聽欒書中行偃遂劫殺厲公葬之于翼東

游匠驪氏梁書中行偃以其黨殺厲公而殺其黨與公子周而立之

陳厲公依瑕殺公敵如張厲公所殺桓公大子免公二弟共令齊人誘厲公以好女與然不共皆殺厲公

齊景公謂衛侯曰寡人將游河訪諸大夫一軒唯邴意茲樂軒河內游侯曰欲諸大夫一軒唯邴意茲樂軒侯樂軒與之宴而駕乘廣謀中爲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欲與衛君之壯也寡人請擊以犯其軍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田乞爲齊大夫其施賦稅於民以小收受之其粟陳氏以大斗行於國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衆公宗族益彊陳子數諫景公弗公不聽

齊閭公之在莒也閭丘明隨焉閭公掩明之勇而止之

使為政陳子禽子驟諫曰朝廷不正則百官不敬諸侯輯言於公曰陳閭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公執禽子舍州公曰吾見從政之言不及此矣

陳公子完與桓公友善桓公欲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而得免其死君之賜也敢忘其大節以為陳卿是以為大節也不可桓公使為工正

齊侯使鮑叔為公子小白師管仲為公子糾師相與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桓公佯死以誤管仲管仲以為桓公死也乃不急追桓公既得志以管仲囚魯魯人束縛而與之桓公將親射之管仲知桓公之賢而能用之也乃曰臣者君之所制也今君將霸天下非管夷吾不可成也桓公從之

伐公公奔齊僖公王大差恣破積怨越多大敗越王乃以餘
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不用
子故於此蠡曰夫何輸對曰特猶者與天定俯首與人節事者
以此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妻市句踐自請入宮大夫
種行成於吳大宰嚭曰君王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
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
種止句踐曰夫吳大宰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
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大宰嚭說吳王種因說吳王
曰越王句踐不忍誅其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請必
戰願大王早為之所王曰種歸吾將赦之種還報句踐
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大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
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大宰嚭說吳王種因說吳王
曰越王句踐不忍誅其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請必
戰願大王早為之所王曰種歸吾將赦之種還報句踐

吳王弗聽卒而越滅吳而歸
齊宣王王十八年秦伐魏圍皮氏韓趙救之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特也今秦之欲楚久矣王不如因秦之敝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代楚此以一易二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賜秦楚王聞之大怒召陳軫告之軫乃警公仲之
師而救韓韓戰重滿道路秦信百多貪重重其賂謂楚王曰
不殺國難小已吳殺之矣願大王以賂止秦不殺將以楚徇
韓韓王聞之大歡乃止公仲曰不可天以寶我我者
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強秦之敵王
也為天下笑是楚弱秦而謀伐秦也
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且王已使人報於
秦矣今不行見欺於秦也王不輕欺秦秦因與楚之謀臣必生必悔
之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發兵擊

次我洋原脫有
燕王命以子之為相貴重一主國燕王在燕噲子之為燕而蘇
代蘇子之交蘇秦死蘇代為辭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孰與桓
公桓公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秦代以為齊而
使其臣蘇代為燕而聽其所使
燕王命以子之為相貴重一主國燕王在燕噲子之為燕而蘇
代蘇子之交蘇秦死蘇代為辭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孰與桓
公桓公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秦代以為齊而
使其臣蘇代為燕而聽其所使
鹿毛壽脩勝名翻曰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
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是天頭堯同行也燕
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子之不必不受是王頭堯同行也燕
王因舉國屬於子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啓而以為人為吏及
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天下傳天於益已皆與交遊養歷之
天下謂禹久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以國於
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皆見之名謂子之而實令子用事也因
以啓自三百石吏已上面效子之子之南面而行王事是名
傳天實令啓自取之也

燕噲頭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
齊王建以后勝為相后勝受秦間金多使賓客入秦往來
賢者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王不從朝秦不修戰備不聽五國攻秦秦以
兵滅滅五國五國亡秦兵乘勝而西攻齊齊王建遂降遷
之共死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以救秦聽奸臣后勝
賓客之計
燕昭王時秦昭王謂楚懷王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大臣皆以
為秦詐楚毋往獨太子橫曰毋絕秦歡也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
割地懷王怒不聽乃東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秦
奢僭
列國一君數世而下席祖宗之勳烈爭窮王之奢為侈前生
之俗自至遺宗廟之後廣宮室之制壞至盡極名器崩與狹

增飾冠服務奢典蜚蠊之刺於是興焉

當時公好奢而任小人故所依焉故詩人賦蜉蝣以刺之

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以待我[illegible]甚曰朝夕之
[illegible]何以待君欲[illegible]殺申侯以說子[illegible]用申侯之言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注也遣之至則歃血用牲加書襲之（杜注襲掩也）（孔疏書謂盟書襲謂掩而藏之）公與之（孔疏公與之盟）而還（杜注還歸也）（孔疏還歸國也）公子圍因而奪其兵（杜注因其兵衛）（孔疏因其兵衛而奪之）縊殺之（杜注縊於戶內）（孔疏縊於戶內者縊殺之處）而以王命命公（杜注以王命命公）（孔疏以王命命公謂以王命告公）公使視之（杜注視其死）（孔疏公使視之謂使人視之）則縊公使視之則信（孔疏則信者以其縊殺公使視之）遂以王命入殺公子之大子乃縊而死（杜注大子不忍見殺）（孔疏大子不忍見殺故縊而死）

晉公子重耳之在狄也狄伐廧咎如得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生伯鯈叔劉又娶於趙衰生盾原同及開方（杜注開方即衛成公時大夫）（孔疏開方即衛成公時大夫）將適齊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然後嫁（杜注二十五年晉文公薨）（孔疏二十五年晉文公薨）對曰我二十五年不嫁矣請待子（杜注待子反）（孔疏待子反）及行謂其從者曰行（杜注行去）（孔疏行去）無以我妻為念（杜注念思）（孔疏念思）從者以其言告（杜注告妻）（孔疏告妻）處齊（杜注處齊）（孔疏處齊）有寵（杜注寵愛）（孔疏寵愛）而安之（杜注安樂）（孔疏安樂）公子謀曰（杜注謀行）（孔疏謀行）從者以其謀告（杜注告公子）（孔疏告公子）公子怒（杜注怒從者）（孔疏怒從者）曰（杜注曰我）（孔疏曰我）將以成名（杜注成名）（孔疏成名）安用（杜注用此）（孔疏用此）為（杜注為）（孔疏為）且（杜注且）（孔疏且）貪（杜注貪）（孔疏貪）與（杜注與）（孔疏與）婦謀（杜注婦）（孔疏婦）殺（杜注殺）（孔疏殺）而（杜注而）（孔疏而）行（杜注行）（孔疏行）及桑（杜注桑）（孔疏桑）其妻（杜注妻）（孔疏妻）在（杜注在）（孔疏在）桑（杜注桑）（孔疏桑）下（杜注下）（孔疏下）聞（杜注聞）（孔疏聞）其（杜注其）（孔疏其）謀（杜注謀）（孔疏謀）而（杜注而）（孔疏而）以（杜注以）（孔疏以）告（杜注告）（孔疏告）其（杜注其）（孔疏其）母（杜注母）（孔疏母）桑（杜注桑）（孔疏桑）下（杜注下）（孔疏下）蠶（杜注蠶）（孔疏蠶）妾（杜注妾）（孔疏妾）也（杜注也）（孔疏也）蠶（杜注蠶）（孔疏蠶）妾（杜注妾）（孔疏妾）告（杜注告）（孔疏告）其（杜注其）（孔疏其）主（杜注主）（孔疏主）（杜注主公子）（孔疏主公子）公子（杜注公子）（孔疏公子）遂（杜注遂）（孔疏遂）行（杜注行）（孔疏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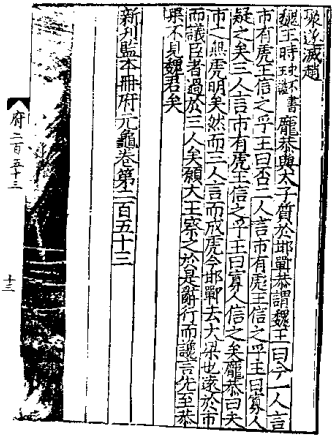
解追擊之（杜注擊公）（孔疏擊公）及（杜注及）（孔疏及）大（杜注大）（孔疏大）司馬（杜注司馬）（孔疏司馬）田氏（杜注田氏）（孔疏田氏）以（杜注以）（孔疏以）發（杜注發）（孔疏發）潛（杜注潛）（孔疏潛）而（杜注而）（孔疏而）大（杜注大）（孔疏大）鮑氏（杜注鮑氏）（孔疏鮑氏）高國（杜注高國）（孔疏高國）二（杜注二）（孔疏二）族（杜注族）（孔疏族）於（杜注於）（孔疏於）莒（杜注莒）（孔疏莒）景公（杜注景公）（孔疏景公）卒（杜注卒）（孔疏卒）晏（杜注晏）（孔疏晏）子（杜注子）（孔疏子）諫（杜注諫）（孔疏諫）於（杜注於）（孔疏於）景公（杜注景公）（孔疏景公）曰（杜注曰）（孔疏曰）君（杜注君）（孔疏君）嬖（杜注嬖）（孔疏嬖）諸（杜注諸）（孔疏諸）孺（杜注孺）（孔疏孺）子（杜注子）（孔疏子）而（杜注而）（孔疏而）使（杜注使）（孔疏使）為（杜注為）（孔疏為）大（杜注大）（孔疏大）司馬（杜注司馬）（孔疏司馬）大（杜注大）（孔疏大）司馬（杜注司馬）（孔疏司馬）又（杜注又）（孔疏又）專（杜注專）（孔疏專）利（杜注利）（孔疏利）於（杜注於）（孔疏於）民（杜注民）（孔疏民）民（杜注民）（孔疏民）歸（杜注歸）（孔疏歸）之（杜注之）（孔疏之）若（杜注若）（孔疏若）不（杜注不）（孔疏不）誅（杜注誅）（孔疏誅）將（杜注將）（孔疏將）生（杜注生）（孔疏生）亂（杜注亂）（孔疏亂）於（杜注於）（孔疏於）君（杜注君）（孔疏君）側（杜注側）（孔疏側）者（杜注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國之常患也（杜注言君子小人此國之常患）公曰讒夫人之在君側者（杜注讒夫人）（孔疏讒夫人）則亦（杜注則亦）（孔疏則亦）不若（杜注不若）夫雖（杜注雖）然（杜注然）則奈國常患（杜注言君子小人此國之常患）何（杜注何）晏子（杜注晏子）曰（杜注曰）君（杜注君）以（杜注以）為（杜注為）耳目（杜注耳目）好（杜注好）絕（杜注絕）也夫（杜注夫）上（杜注上）亂（杜注亂）之（杜注之）升（杜注升）也（杜注也）使（杜注使）羣（杜注羣）吉（杜注吉）得（杜注得）志（杜注志）（孔疏志）或（杜注或）不（杜注不）誠（杜注誠）（孔疏誠）足（杜注足）恨（杜注恨）（孔疏恨）

楚平王太子建吾（杜注吾）（孔疏吾）將（杜注將）（孔疏將）娶（杜注娶）（孔疏娶）於（杜注於）（孔疏於）秦（杜注秦）（孔疏秦）楚平王（杜注平王）（孔疏平王）七年（杜注七年）（孔疏七年）使（杜注使）（孔疏使）費無極（杜注無極）（孔疏無極）如（杜注如）（孔疏如）秦（杜注秦）（孔疏秦）迎（杜注迎）（孔疏迎）秦（杜注秦）（孔疏秦）女（杜注女）（孔疏女）還（杜注還）（孔疏還）以（杜注以）（孔疏以）讒（杜注讒）（孔疏讒）太子（杜注太子）（孔疏太子）建（杜注建）（孔疏建）（杜注太子建）（孔疏太子建）及（杜注及）（孔疏及）即位使（杜注即位使）（孔疏即位使）伍奢為（杜注伍奢為）（孔疏伍奢為）師（杜注師）（孔疏師）傅（杜注傅）（孔疏傅）無極（杜注無極）（孔疏無極）（杜注無極）（孔疏無極）譖（杜注譖）（孔疏譖）太（杜注太）（孔疏太）子（杜注子）（孔疏子）建（杜注建）（孔疏建）（杜注太子建）（孔疏太子建）可（杜注可）（孔疏可）室（杜注室）（孔疏室）王（杜注王）（孔疏王）為（杜注為）（孔疏為）之（杜注之）（孔疏之）（杜注為之）（孔疏為之）娉（杜注娉）（孔疏娉）（杜注為之娉）（孔疏為之娉）於（杜注於）（孔疏於）秦（杜注秦）（孔疏秦）（杜注為之娉於秦）（孔疏為之娉於秦）而（杜注而）（孔疏而）自（杜注自）（孔疏自）將（杜注將）（孔疏將）之（杜注之）（孔疏之）（杜注自將之）（孔疏自將之）無極（杜注無極）（孔疏無極）（杜注無極）（孔疏無極）言（杜注言）（孔疏言）太（杜注太）（孔疏太）子（杜注子）（孔疏子）建（杜注建）（孔疏建）（杜注太子建）（孔疏太子建）將（杜注將）（孔疏將）以（杜注以）（孔疏以）秦（杜注秦）（孔疏秦）女（杜注女）（孔疏女）入（杜注入）（孔疏入）而（杜注而）（孔疏而）自（杜注自）（孔疏自）將（杜注將）（孔疏將）之（杜注之）（孔疏之）（杜注自將之）（孔疏自將之）以（杜注以）（孔疏以）其（杜注其）（孔疏其）有（杜注有）（孔疏有）寵（杜注寵）（孔疏寵）於（杜注於）（孔疏於）秦（杜注秦）（孔疏秦）秦（杜注秦）（孔疏秦）必（杜注必）（孔疏必）親（杜注親）（孔疏親）建（杜注建）（孔疏建）（杜注太子建）（孔疏太子建）建（杜注建）（孔疏建）（杜注太子建）（孔疏太子建）又（杜注又）（孔疏又）將（杜注將）（孔疏將）之（杜注之）（孔疏之）（杜注自將之）（孔疏自將之）以（杜注以）（孔疏以）其（杜注其）（孔疏其）有（杜注有）（孔疏有）寵（杜注寵）（孔疏寵）於（杜注於）（孔疏於

讒說以惑乎君乎一人固不能獨立親使者曰必返吾張耳東
吳聞以購救兵也
衛出公逐其臣大叔遺初衛侯以孫林父甯殖出公奔齊林父甯殖迎公子黔牟于周而立之公子黔牟衛惠公朔之子也惠公朔奔齊而死
僖子不得與小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別去聽吾言去之時大叔遺適齊奔
衛元公時吳起為將欲攻齊大破之人或惡吳起曰起之為人猜忍之心其少時家東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鄰笑之吳起殺其謗己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魯君疑之起聞魯小國而有戰勝之名恐諸侯因魯以兼之是魯君殺妻以求將夫魯用起而是齊魯君遂之卿吳起
魏武侯時吳起為西河守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吳與公叔

之僕曰起勇決也公叔曰柰何其侯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吳起賢人也而侯一國小又與強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召吳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尚公之無留心則必辭吳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以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疑吳起
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舟舆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平公曰諾曩者孟子後喪逾前喪以士處上以大夫處下以貧富言之不宜有所改於是乘舟將往見孟子門人樂正子見曰君何為輕身以先匹夫也公曰將見孟子曰何謂也以為賢者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前喪後喪禮不同公曰諾曩者孟子後喪逾前喪以士處上以大夫處下以貧富言之不宜有所改於是乘舟將往見孟子門人樂正子見曰君何為輕身以先匹夫也公曰將見孟子曰何謂也以為賢者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前喪後喪禮不同公曰諾
魏武侯時秦使庶長章擊趙取藺武侯患之以公子繇為質於秦秦歸繇而趙復與之藺
秦惠王時公子卬為大良造率兵圍魏安邑降之惠王以上郡十五縣賜公子卬以和魏公子卬歸秦復為大良造
秦惠王時張儀為秦連橫說韓王曰大王之地險山而帶河四塞以為固東有宜陽之塞西有商阪之固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右隴西左關東方城之外也縱橫千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兵車軼於馳騁足輕於鋒鏑韓卒之勇敢疾證孟賁烏獲之徒皆蒙矢石而爭先陷陣不旋踵韓卒之勇敢疾證孟賁烏獲之徒皆蒙矢石而爭先陷陣不旋踵以韓卒之勇被堅執銳一當秦卒之十可以必矣今大王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觀臨淄宮以臣下吏效貢比於郡縣休兵息民以養交趙而攻三晉之地此所謂養仇而奉讎也夫為人臣割地以事其君功成則主有破亡之憂計無出此者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秦之所以攻韓趙之所以亡韓趙之所以不敢動而聽從者以秦與楚魏接境也秦之攻韓魏也下軍據宜陽則上軍絕三川塞成皋王之軍守平陽則韓之上地絕矣秦攻楚則韓魏出銳師以佐之攻齊則韓魏轉輸粟糧以給之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背膺受敵其勢必危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
秦惠王時公子卬為大良造率兵圍魏安邑降之惠王以上郡十五縣賜公子卬以和魏公子卬歸秦復為大良造

秦賊殺秦重臣通內關抑秦兵不出當是時公子成相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召之故共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使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為魏王也魏王曰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為長夜飲醉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
趙王遷時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擊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謀反趙王誅李牧司馬尚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將將行牧尚不欲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而司馬尚後三月王翦以急擊趙趙葱顏聚破之殺趙葱遂虜王遷及其將顏



梁沒滅趙
魏王時王誠不書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疑之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矣龐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大梁也遠於市而議臣者過於三人矣願大王察之於是辭行而讒言先至恭果不見魏王矣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五十三

府二百五十三　十三

宋閔之季王道廢滿列國之際亂政並行或作法於貪而不恤其歛或布賞無勸而不擾其民苟從亟舉簡迫舉典由是蒸黎怨咨國野汙茅禮義不脩讒慝並進上下競亂君臣詿誤靡愆厥度及其徵弱不能自存以至陵遲莫保其宗社者矣

府三百五十四

鄭莊公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矣道而公弗制終使謀而公弗知不如早為之所無生人心也

宋萬弒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脩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及禍

若非共道大夫作甫田詩以刺之

宋閔公二十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秋文公二十有八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門啓閉以正出入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邪人得入焉

魯桓公公年八月壬午大閱大閱者何閱兵車也脩習前戒道地利平而脩戎事非正也

太叔于田以刺之其後齊侯伐許頴考叔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穎考叔公使為頴谷封人潁考叔忠於君而孝於母君子謂潁考叔為能以孝移於公公賜之金以歸遺其母舍舍其母而去之大隧之外遂為母子如初

君子謂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邪人得入焉

邾黑肱以土地來奔邾黑肱者邾大夫也以土地來奔者不受也

秋文公二十有四年冬十月乙卯夫人姜氏薨

冬十月乙卯夫人姜氏薨

夏文公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防

秋文公二十有七年秋公孫敖會晉趙盾于蘇

冬文公二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在溫

夏四月丙辰公及晉侯盟于衡雍

丁丑作僖公主

秋文公二十有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冬文公二十有九年春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火前親矣而道若喪瑒弃澤不設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之國有郊牧委積有寓望候館有積候人掌道路之委積與其道之遠近與其野之夫家與其道之可通者而辨其名物以待賓客凡賓客以其禮至以其禮去以其禮送之凡國野之道十有二等王之同軌諸侯之軫方九軌都之涂七軌大夫之塗五軌環涂三軌小徑一軌遂上有徑以達乎畿凡國野之道舟車經塗者皆有守禁而達之凡四方之賓客至於國門則為之告於王而以節逆之及關門亦如之及郊勞及委積及館舍及饔餼及賓客之禮事及歸禽送迎賓客之車馬牛羊禽獸之事及其喪紀之賓客之事及其凶荒之賓客之事及其賓客之辭令及其賓客之財用及其賓客之好惡及其賓客之禁令及其賓客之去留及其賓客之逆送而達之及其賓客之委積而均之及其賓客之治訟而斷之及其賓客之會同而治其禮事及其賓客之出入而送迎之及其賓客之喪紀而治其禮事及其賓客之凶荒而治其禮事及其賓客之辭令而協其禮事及其賓客之財用而治其禮事及其賓客之好惡而治其禮事及其賓客之禁令而協其禮事及其賓客之去留而治其禮事

與之語文子曰甚矣其城杞也子大叔曰君之何誠國不恤周室而興大役以成其私欲是弃也諸侯其誰不然文子曰吾今而後知子之不欲城杞也子大叔曰子亦知其所以城杞乎周之先王卜世三十卜年八百杞雖小其能廢天命以絕周祀乎故城杞以固周也若其不然將使杞背盟誓而食言以絕三代之命棄其典訓而不祀其誰之咎也文子曰吾今而後知子之欲城杞也子大叔曰子之言信美則美矣然非所以語於今之道也今之道有之曰聖人之後也而在衰世其德雖美不用也猶無德也今周雖大其天命在矣其王室雖卑其諸侯雖驕其能違天乎子大叔曰子之言信美則美矣然非所以語於今之道也今之道有之曰聖人之後也而在衰世其德雖美不用也猶無德也今周雖大其天命在矣其王室雖卑其諸侯雖驕其能違天乎子大叔曰子之言信美則美矣然非所以語於今之道也今之道有之曰聖人之後也而在衰世其德雖美不用也猶無德也今周雖大其天命在矣其王室雖卑其諸侯雖驕其能違天乎

五年平公薨銅鞮之宮數月之間數書而諸侯舍於虒人二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五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六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七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八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九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二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三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四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五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六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七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八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一百九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二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三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四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五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六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七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八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二百九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二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三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四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五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六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七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八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三百九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二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三十九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一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二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三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四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五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六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七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十八年於虒祁諸侯朝而歸者貳於晉而諸侯舍於虒人四百四

[illegible]人[illegible]救孫[illegible]子曰請侯之[illegible]元伯容哉[illegible]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速方[illegible]有[illegible]寇莫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詩曰宗周既滅靡所[illegible]安正大夫雖君[illegible]救我[illegible]

[illegible]陳[illegible]公十年宋[illegible]陳[illegible]鄭[illegible]子[illegible]侵[illegible]火[illegible]不[illegible]救[illegible]

大[illegible]平王五年[illegible]州來[illegible]先[illegible]也[illegible]楚人必[illegible]吾[illegible]州來[illegible]夷[illegible]州[illegible]以[illegible]楚[illegible]夷[illegible]人[illegible]日[illegible]余[illegible]

[illegible]君[illegible]君[illegible]君[illegible]患[illegible]

魯昭公三十九年公在鄆十月鄆潰[illegible]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illegible]公也[illegible]

晉定公六年假[illegible]范公六年[illegible]君[illegible]君[illegible]君[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曹伯[illegible]十年宋人圍曹[illegible]曹人或夢[illegible]君子立于社宮[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止曹[illegible]振鐸[illegible]請待公孫[illegible]許之[illegible]旦而求之曹無之[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曰[illegible]我[illegible]爾[illegible]公孫[illegible]為政必去之[illegible]曹伯陽[illegible]位好田

弋曹[illegible]人公孫[illegible]好文[illegible]擾[illegible]且言田[illegible]說[illegible]因[illegible]政事[illegible]人[illegible]

乃[illegible]晉[illegible]如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illegible]丘大[illegible]邦[illegible]明年宋公[illegible]曹伯陽[illegible]

[illegible]莊公元年[illegible]納[illegible]酖而[illegible]陽[illegible]而[illegible]陽[illegible]孔[illegible]

[illegible]邾隱公[illegible]越[illegible]越[illegible]易[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燕[illegible]燕[illegible]

[illegible]燕[illegible]燕[illegible]燕

莫由斯道不盧行人存則舉矣非命氏體國君民將以寘
泰而功光輔主室或功虧篤翔業瞻家貞風緬德立廷長慨邈
欲行斗目之常規忽緬紀之遠圖請禮衛為可歟以稽古為無
用非獨何見斯自取於其行無非而耕終靡成於義作國家之
歟公拜焉篤期不方來用從於武
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戴甲午太廟非禮也
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嫁女于敵
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今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
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侯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
大夫送之
十八年春祖公將行文姜與姜氏如齊申繻曰男有室女
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敗
府　二百五十四　九
莊公四年秋七月公與宋人蔡人衛人陳人伐
其公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
十二年冬齊侯使仲年來聘公不使卿而親小賓非禮
二十四年秋宮妻至莊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唯婦人不言人夫
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月惟正月之朔慝未作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陽之
朔陰陽和而慝不作故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
社天子大社王自為之亦出也諸侯為其國自為之亦出也唯天子能通達陰陽之氣故
既日有食之於是乎用幣于社伐鼓
聖人重出之

之也君之加以人心為皆有之與夏姬獨於聖孫生子而名之以夏徵舒聖孫見其以人心為皆有之與夏姬獨於聖孫生子而名之以夏徵舒聖孫見其
非常吉也非常吉也非常人其為吉者主於已
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為婦矣人心之為婦者則宜於此為婦矣
君子是以知
晉將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主世
不允宜哉
十一年閏月不告朔閏朝于廟以正時也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
告閏朔棄時也何以為民
三月甲寅朔晉侯將以辛酉嫁其妹大子
十五年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非禮也
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于朝伐鼓于朝事神訓民事也
十六年秋邾侯修鼓鼙鼓鼙之不能也
是年秋邾侯修鼓鼙鼓鼙侯不能也
冬十月甲寅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
而剖符以有禮為固女何故行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
而又以討人君其不免乎天之處于
邾侯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其國家禮以守位位保其社稷
行無禮邾在以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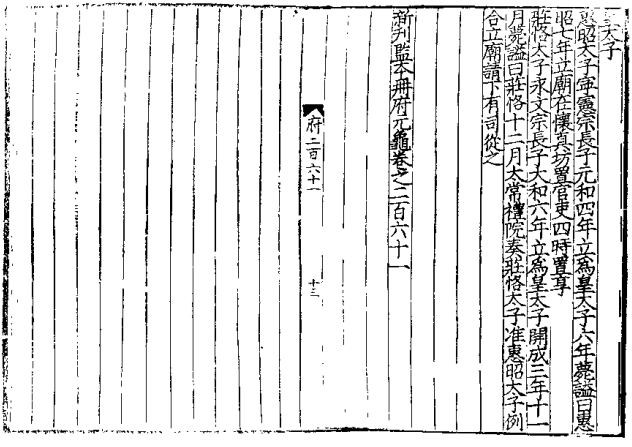
四年春楚師伐陳陳侯使請于楚而後成公羊楚人將以陳侯歸喪乃止成而歸之
夫人姒氏卒陳人不聽命公如楚
大夫或言或不言
大夫卒公在會而不赴於楚必大國行禮焉而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國亦然
二十二年春杞孝公來奔喪卒于魯
徽樂非禮也禮為邾國亂
二十九年春公在楚楚人使公親襲而拘執之而歸之
公惠之穆叔曰敎殤而拘卒將至楚人弗妄既而悔之
乃使平以歸刑牢而後殯楚人弗與
初公子平公欲而弗與平公欲而與之
公薨于高寢
高寢非禮也
子卒于路寢
子卒于路寢非禮
七年秋七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吊有喪
宣子有喪
冬十月葬我小君齊歸
齊歸非禮也
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有疾使以其官屬先歸
公有疾使以其官屬先歸非禮也
夏四月公至自晉
公至自晉非禮也
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秋公如晉
冬公至自晉
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十四年春公如晉
夏公至自晉
秋公如晉
冬公至自晉
十五年春邾子來朝
名邾子
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十七年春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十九年春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一百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二百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三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四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五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六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七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八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三百九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一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五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七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八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晉
四百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夏公如晉
秋公至自晉
冬公如

保侍寢明旦皆發視膳不離左右乃於太宗寢殿側別置一院令
太子居焉
太子貞觀元年立為皇太子三年立為皇太子嘉令監國庶事
明主委為萬機所繫太子每日須總國務以聽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交友矜刑綱所施存於審察加以聽覽餘暇專精墳典從容遊翫冤枉必申冊府備詳善惡斯彰作貞觀政要十卷
作貞觀在家國之奇深副所懷可賜物五萬段
中宗為皇太子長安二年七月丙戌則天以將謁昭陵詔皇太子外朝令用肩輿日太子抗表固讓優詔不許
肅宗為皇太子天寶八年七月宗廟之孝詩文章礼於坡障以遍見太子生日撰仁孝詩頌子并書百等伏以發春陵發有孔懷曙燃月而齊光自雲門而下極萬心攀慕動色相歡太子誕

自生知備承聖訓中宗有裕令宰臣對陛下亦以義方形於顏墨冬於誕育之日授以仁孝之經上稽宗祖之美旁考天人之際緝熙所教養斯遠矣可發揮副古典乾坤永保凡在有心之流咸知父子之道豈比周稱教脩謹齒胄於上庠濂靡尤良但詔賢於上充王化之本實此知歸人倫所資國不申勸百寮遵師保恪恭之至仍望直爾六書而寫并仰聖澤以無窮不朽上手詔報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將以導達性情宣揚教義耳朕承五聖之紫緒為方之帝主宅付於神心元良負於國本夫其克踐仁孝恭修友睦深懷子懷不離形之訓誠今請具爲六章頌示中外朕編諸簡冊東之廣厦亦欲自家刑國以訓人倫宜依來請
追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梁昭明太子薨武帝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大通三年薨帝宰
東宮臨哭詔贈文皇追證曰昭明
哀太子大器簡令帝鍾長子即位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為侯
景所害承聖元年追證曰哀
愍懷太子方矩元帝第四子帝承制稱藩為王太子改元良本
聖元年帝即位為皇太子及江陵陷為魏師所害敬帝承製追
證曰愍懷太子
後梁孝惠太子蕭詧高祖長子帝初為汎王立為世子病卒為帝
稱大號追證孝惠太子
隋孝悼太子充高祖之子帝初封秦王立為世子及受禪追證
孝懷
唐隱太子建成高祖長子武德九年以謀害太宗伏誅貞觀元
年追封息王證曰隱王
府冊二百六十　十一
建成子紀惠虔錫其場木斷皆以邦國之禁申骨肉之恩也貞
隱王幼乃著長守器運初自脫伊戚豈於禍難日月雖遷猶懷
成行朕嗣守鴻基頗尋遺烈何對不孤於國而崇親睦尚殊而
於懷思備冥契式加禮命可追復皇太子證仍前陵曰隱陵葬
令以下官并加戶守衛
太子弘高宗五子初封代王顯慶元年立為皇太子上元二年
薨于合璧宮之紫雲樓詔曰朕肅承鴻緒無忘氣杓之懷仗寶
圖談保均臨幸之懼幸以守皇基祐宗社除衰公卿蓋叶賛之
端欽惟淑德生之聖敬得坤交乘月月休徵載及而皇太子孺
慕純深友愛天至而軒冕之榮視同糞土而高尚於智皇脫屣汾川追逸
軌於伊伯成功弗處恩遵象帝之謙想宇宙斯傳用申知子之慶
皇太子弘生知誕質惟幾叡哲睿智參三潮仁孝聞於四海
若使負扆宗朝密贊神機永保昌圖克延多慶豈謂蓬萊
務露迷至彌留顧惟輝掌上玲特切鍾心之念庶其奄復以禪
沖為及膝理微和粹逸于位而天資厚本心純確既承朕
命樹秋不言因蹊感結情疏增甚憶彼係方學古之基五
箱無徵徒遠上賓之駕未旌之重臨懷哽咽宜申徙命以導
名矣論者行之迹也號者事之表也慈愛親曰孝死不忘君
曰敬可謚曰孝敬皇帝仍遵典故式備章布告遐邇使知朕
意
神龍元年六月制神主于太廟號義宗有司奏義宗孝敬皇
帝皇太廟祖宗其名准禮合諱從之遂改引文館為修文館
引福堂為崇福堂統州引豐縣為常豐縣
章懷太子賢高宗第六子上元二年立為皇太子調露二年則
天令人發其陰事廢為庶人遷于巴州幽宗室百僚司徒使使
迎其柩赴京師葬乾陵春宮踐祚追贈皇太子曰章懷
府冊二百六十　十二
謚德太子重潤中宗長子初生于東宮立為皇太孫聖曆初改
封邵王大足元年為人所構則天大怒殺之神龍元年追贈皇太
子謚曰懿德
節愍太子重俊中宗第三子神龍二年立為皇太子三年矯制
發左右羽林兵殺武三思及其子宗訓來羣等人不克而死
景雲元年制曰朕聞曾民之孝也慈愛聚於親聽尊卑之族也
明王哀而不傷禮思慮若前聞率由舊章重俊行之于元良守道
生惟懵懵則思深謀蹶蹶動中機宜有此誅無不悲悼
今四海咸寧十起何追方申赤黨之寃以昭黃泉之痛可贈皇
太子謚曰節愍陪葬定陵行大府以卿禮送上疏懇之不納
（校勘記）
慶太子　按玄宗第二子開元三年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為中
書令李林甫所構廢為庶人賜死於城東瘞處遷正年謚曰



太子
昭太子寧憲宗長子元和四年立為皇太子六年薨謚曰惠
昭七年立廟在懷真坊置官吏四時置享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大和六年立為皇太子開成三年十一
月薨謚曰莊恪十二月太常禮院奏莊恪太子准惠昭太子例
合立廟請下有司從之

新刊冊府元龜卷之二百六十一

府二百六十一　十三

新刊監本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二

宗室部

總序

古者紀合宗族所以親建立子孫用為夾輔故能成於本根謂之盛矣周公制禮之際嫌疑著於禮文遠嗣貴於周原焉雖復周已往興猶懼後世之疑故著其大略而可繼者以為百王之則焉

五子凡一十四姬姓其為始祖感大巨跡而生一子曰棄為周氏生一子曰不窋不窋生四子曰鞠生公劉公劉生慶節慶節生皇僕皇僕生差弗差弗生毀隃毀隃生公非公非生高圉高圉生亞圉亞圉生公叔祖類公叔祖類生古公亶父古公亶父生三子長曰太伯次曰虞仲次曰季歷季歷生昌是為文王

文王凡一十九子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次曰聃季載次曰郕叔武次曰毛叔鄭次曰原伯絿次曰酆叔繇次曰雍伯次曰畢公高次曰滕叔繡次曰毛公鄭次曰衛武公和

武王凡一十三子長曰誦次曰虞侯燮父次曰應侯應次曰韓侯武次曰成侯鍾次曰隨侯宜臼次曰唐侯虞次曰晉侯佚次曰南宮侯適次曰東平侯純次曰北燕侯伯次曰曹侯滿次曰滕侯高次曰毕公

周公凡一十三子長曰伯禽次曰魯公世子考次曰魯公弟煬次曰魯公弟熙次曰魯公弟幽次曰魯公弟魏次曰魯公弟剛次曰魯公弟雍次曰魯公弟茂次曰魯公弟寧次曰魯公弟武次曰魯公弟賜次曰魯公弟平

成王凡一十三子長曰太子誦次曰王子安次曰王子封次曰王子訓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成次曰王子開次曰王子虞次曰王子發次曰王子宜次曰王子寧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永

康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釗次曰王子旅次曰王子剛次曰王子柔次曰王子商次曰王子弘次曰王子嘉次曰王子鈞次曰王子牟次曰王子回次曰王子夷

昭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滿次曰王子友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穆王凡一十四子長曰太子伊扈次曰王子不忌次曰王子不期次曰王子不生次曰王子不豫次曰王子不敢次曰王子不斁次曰王子不忘次曰王子不留次曰王子不失次曰王子不過次曰王子不聞次曰王子不悔次曰王子不殆

共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伊次曰王子弘次曰王子囏次曰王子辟次曰王子閱次曰王子胡次曰王子申次曰王子衍次曰王子乾次曰王子延次曰王子祁

懿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燮次曰王子囏次曰王子堅次曰王子辟次曰王子閱次曰王子胡次曰王子申次曰王子衍次曰王子乾次曰王子延次曰王子祁

孝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燮次曰王子囏次曰王子堅次曰王子辟次曰王子閱次曰王子胡次曰王子申次曰王子衍次曰王子乾次曰王子延次曰王子祁

夷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燮次曰王子囏次曰王子堅次曰王子辟次曰王子閱次曰王子胡次曰王子申次曰王子衍次曰王子乾次曰王子延次曰王子祁

厲王凡一十四子長曰太子靖次曰王子友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次曰王子發次曰王子宜次曰王子寧

宣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靖次曰王子友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幽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宜臼次曰王子伯服次曰王子余臣次曰王子馀臣次曰王子丹朱次曰王子商均次曰王子朱次曰王子均次曰王子扈次曰王子啓次曰王子益

平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洩父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桓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佗次曰王子克次曰王子林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

莊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胡齊次曰王子克次曰王子林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

釐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胡齊次曰王子克次曰王子林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

惠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鄭次曰王子帶次曰王子虎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

襄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鄭次曰王子帶次曰王子虎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

頃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壬臣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匡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班次曰王子猛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定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夷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簡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泄心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靈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壽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景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猛次曰王子朝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敬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壽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元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仁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定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介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哀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去疾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思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叔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考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嵬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威烈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午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安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驕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烈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喜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顯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扁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慎靚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定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赧王凡一十二子長曰太子延次曰王子狐次曰王子定次曰王子閔次曰王子平次曰王子武次曰王子烈次曰王子奭次曰王子高次曰王子晉次曰王子揚

周氏宜民封氏式氏勃其孫大康有第五人子曰五瞿封若周詔五子之歌者也逮之後以國為氏者凡十三姓宋氏宋氏有微氏樊氏黔氏黔氏黔

功王義不為表請宿衛及戍二十條疏事不得
請向坐庶帳并惟國官正冬不得跳營國殿及來侍國師傳令
及如敕公主妃傳令不得乘服輦不得重輪駕不得雜色飾
不得廣狹形製不得在白牓交裂牓不得施金裝飾不得乘
馬過二匹餘依不得綵衣雖從正冬若拔不得雜色衣公不
解仙不得舁歸秀從討劍博山縣大權外五等自非正冬會皆
內史加及封內良長於其封君跣非在三等官朝不得入郡縣
不得過四百里從下官而已諸常事前後不得過六隊自來候
二王妃公主及封君之命婦為郡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
郡王嫡子為郡公餘子為縣公皆食邑皆子伯舅叔姨兄弟姑
姊妹子男邑各以縣為號八流承襲山龍九章服飾車旗章
數之差四品非命婦皆世焉雖為公侯子孫以嫁為郡王
已下及郡公主者亦為縣主嫁為公侯子孫以嫁為縣君
縣君嫁為百姓為鄉君

命婦大得作五花及鳳冒彤霞諸司又王之世子金印紫綬進賢
兩梁冠偏山王王支子為侯者食邑皆子伯舅叔姨兄弟姑
姊妹子男邑各以縣為號八流承襲山龍九章服飾車旗章
數之差四品非命婦皆世焉雖為公侯子孫以嫁為郡王
已下及郡公主者亦為縣主嫁為公侯子孫以嫁為縣君
縣君嫁為百姓為鄉君

王侯嫡子襲爵者為世子庶子為別封郡王皆食邑千戶
以上為大國五百戶以上為次國不滿五百戶為小國
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兄皇弟為
親王皇兄皇弟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
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
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
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
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
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
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
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
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
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
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
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
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
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
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
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
帝即位封皇子為親王皇子之子為郡王皇帝即位封皇
子為親王皇子

長乃於安國寺東附近地同為大宅分院為十王宅令中官仰於來從中起居每家令進膳又引詞臣入講書之入教訓侍讀十王謂慶忠孫勤榮先賜永泰嘉數大歷後減儀許隔日趨宗王又就封入內宅二十五年鄭先賜畢忠德大統天寶中慶儀又復唯攀儀等十四王居院而開府列於外仗次時進名起居而已外諸孫成長又於十宅外置百孫院每歲春華清宮側亦有十王院百孫院各入卻院四百餘人百孫院二四十人又於宮中置雞城屋諸王月俸物料之例給用諸孫納妃嫁女亦就十宅中太子不名從東宮但居於東與所奉王別院太子亦分院而居諸嫁則同親王公主在於宗仁之禮院天寶之末祿山叛順祖皇之子儀明而十一王及急從其院宗室多罹於亂雖然而天寶初雖亂後宗室多蒙恩立功者鄭王曹王子孫其代宗大曆九年詔王府幼小未封

建大臣奏議請封親王分領戎師以威天下於北皇子宗室中選擇智勇之士朝夕引入教訓之使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兄弟之愛夫婦之別仁義禮智信之道使之出入禁闥出則乘車入則侍側出入起居必令相隨飲食衣服必令相共其有過失隨事教誨其有善行即加賞異使之情意相通骨肉無間如此則天下之人皆知親愛其子弟不忍棄背其父兄不忍傷害其骨肉不忍乖離其夫婦不忍反目其有不率教者即是天地所不容鬼神所不祐矣臣聞古之建國也必立諸侯以為藩屏所以親親而尊尊也是以天子有分土之義諸侯有分民之職天子不能親其民諸侯不能治其國則失其為天子諸侯之道矣故天子之於諸侯也親則親矣尊則尊矣親而不尊則下慢其上尊而不親則下離其上下慢其上則禍亂生焉下離其上則怨讎結焉禍亂怨讎而不及其身者蓋亦鮮矣是以聖王之制親疏之間貴賤之等莫不各有其宜也故親親則尊其尊尊則敬其長敬其長則順其教順其教則安其國安其國則保其身保其身則全其祀全其祀則福及其子孫矣是以聖王之制親親尊尊敬長順教安國保身全祀福及子孫之道其義一也故天子之於諸侯也親則親矣尊則尊矣親而不尊則下慢其上尊而不親則下離其上下慢其上則禍亂生焉下離其上則怨讎結焉禍亂怨讎而不及其身者蓋亦鮮矣是以聖王之制親疏之間貴賤之等莫不各有其宜也故親親則尊其尊尊則敬其長敬其長則順其教順其教則安其國安其國則保其身保其身則全其祀全其祀則福及其子孫矣是以聖王之制親親尊尊敬長順教安國保身全祀福及子孫之道其義一也

大史公稱封建之制商氏以前尚矣周監二代列爵五等三建之法歷世無改也凡宗室部四十二門

封建

大史公稱封建之制商氏以前尚矣周監二代列爵五等三建之法歷世無改也詩云懷德惟寧宗子維城宜使敦叙宗黨維屏

仁以愛恭以敬其枝葉相持譬猶植木之有扶疏也故大本不搖則枝葉茂矣源不竭則流長遠矣百君未為適慶故春秋褒之詩人美之有道而興或消長於百君未為適慶故春秋褒之詩人美之有道而興或消長於百君未為適慶故春秋褒之詩人美之有道而興或消長於

荊王以陽都蕭郡郯郡二十六縣立第文信侯為楚王子
以雲中為門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宣信侯喜為代王以勝東海
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都七十二縣立子肥為齊王賈高祖從
父兄有功文高祖同父弟與從高祖武関至霸上
封文信君從入關定秦及都帝位常出卧内高祖燕楚
王信分其地為二國立賈為荊王文為楚王先有功肥之母
高祖微時外通令十餘歲諸兄能薄易賈賈亡命下
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長賢立文通輩故以親戚
下
七年十二月匈奴攻代王喜棄國自歸故號為合陽侯立
子如意為代王定年封兄子姓為靖郭侯
十一年十二月封兄子濞為沛侯
正月詔曰民始居常山之北復東北邊遠乃徙山南有之遠數

有胡死難以為國蜀取山南太原之地益為代王參其中以固
為雲中郡則代受邊寇少矣王相國通使東二千石擇可立
為代王者燕王始相國何等三千二十人皆曰某賢知
温良請立為代王都晉陽
三月詔擇可以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相國何等請立子恢
為梁王子友為淮陽王龍東郡頓丘梁郡濟川郡陳留益淮陽
十二年正月詔曰淮南王寡昧信讒立子長為淮南王
十二年十月詔曰吳支庶建國也日者荆王兼有其地今死亡
後無以立吳王其議可者長沙王曰等言海陵偏重請立為
吳王仍熟布交高祖自將往誅之還年二十以騎將擊破布軍
高祖崩皇會稽郡擊破殺壯王填之諸子少以立淮
十一月封兄子廣為濟陰侯
二月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等已皆長沙王請

立子建為燕王
高后元年立惠帝後宮子強為淮陽王不疑為常山王引為嗣
城侯朝為軹侯武為壺關侯
六年五月濟北王興居反誅興居弟興居為東牟侯
七年正月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
文帝元年十二月立劉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
吕氏所侵奪趙地皆歸之二年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為諸侯王
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於讒之口立其太子遂為趙王弟
為趙王弟為趙王弟為趙王弟

名曰發長沙王乃割桂陽以其毋寵故王卑濕貧國
三年立皇子舜為懷西王勝為中山王哀年矣徙反懷西衛川
南發兵擊齊孝王將閭急陰與三國通謀漢將棄市梁孝王
三國兵罷孝王禮飲食自若帝以為賢百姿以迫劫有謝非其
罪也召立孝王太子壽是為敬王衡山王勃堅守無心矣禁
來朝帝勞之曰南土卑溼徙王於衡山以慶之
七年十一月封故皇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
三年五月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封梁孝王子貢為梁代侯則為
祖邑侯
六年四月梁孝王薨竇太后欲分梁為五國盛立孝王子男五人
長公主計之迺分梁為五國盛立孝王子男五人

南蒼梧陳章文獻王疑太祖第二子有大才之器當柱陽王籍之役太祖出頓新亭壘核營實朝將軍領兵衛從襲擊士卒攻劉南疑執白幡幟戰營潰追之及太祖在領軍府營漢至蒼梧王夜中懼行欲投獄宅內疑左右僉刀戟於中庭者悉從牆間窺見以為有備乃去

長沙威王晃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為太祖所愛昇明二年代兄映為卑朝軍準南宣城二郡大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客煙赫都街時人為之語曰燒燧蕭四繖壯祖帶幸鍾山從容入宮殿而太祖不出乃令晃假服馬拔之應手倒去餘遠州郡皆馬帥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

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善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步騎馳走仍樹下身無虛傷

曲江公遹次為右將軍荊州刺史好勇聚兵武士以為州援

府二百七十

三

洪西昌侯濬武帝長兄懿之子天監初出為持節都督豫章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好天下草創濬徵未安州民焦僧護聚眾數千據郡樊依亂濬年未冠集係佐議欲自擊之或諫不滿大於動手僧護乃乘平肩與巡行城壘城衆弓矢下如雨濬大怒斬手指僧護乃乘平肩與巡行城壘城衆弓矢下如雨濬者舉楯擊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花遣藻帥騎數百數步乘城平之進號信威將軍

豫章王綜武帝第二子也有勇力制奔馬

廬陵王續武帝第五子少善果敢力絕人驍捷便弓馬常獵百山射帝大悅

梁安侯雋邵陵王綸之次子也少驍勇有文才武帝在第中試射矛兵法時人皆以為壯左右或以進諫雋曰舉百為國家破賊使出知之除此書亦大不合人鑒山之役雋手戰所向披靡群帥之禮每臨陣對敵意氣彌壯群帥申撫益百期以多少雋性迂不

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

河東王聲明太子之第二子也高祖初剋史勿而驍勇善有謀

氣能撫將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內外斷絕而備守愈固

綏建王大舉簡定之子也勁健壯有膽氣及齊城陷乃歎曰大丈

夫會當威震蠻蜒揚名萬世豈能與其守城而死乎遂開門出降

由此言

後魏西河公敦平文帝曾孫道武初襲征名居諸將被從征中山

所向無前

扶風公處真烈帝之後也少以壯烈聞位殿中尚書坐坐朝曹樓

遲等被招引朝方謝罪處真與帝王琚等討滅之

秦明王翰昭成帝次子少有高氣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使

領騎二千長統兵鎮冬嚴信多有勳捷轉子衛王儀少能善劍騎

射絕人道武初入益國初從破諸部有戰功儀膂力過人弓力將十石陳留公翰人云儀王引恒王稍本

府　二百七十　四

武之初育也道武喜友召儀入日御閑夜喚乃不怪懼乎儀曰怪

則有之體實無也

儀弟陵平王烈剛武有智略元紹之逆百寮莫敢有聲唯烈行出

外訣辭紹募執明元紹信之自延秋門出逐迎立明元

烈弟觚勇烈有膽氣少與兄儀從道武侍衛左右使於蠕蠕還

蠕王孫横膽氣過人太武時從征蠕蠕忽遇賊列部多少不敵觚

乃就山解鞍被馬以示有伏賊果棄而避之

常山王遵昭成帝孫少勇不拘小節道武初有佐命勳賜爵

略陽公慕容寶之敗也別率騎七百邀其歸路由是有衆合之捷

陳留王虔昭成帝孫也姿貞雅儀容每以常稍短矛作

之循患其輕疑於刃下加帶人以其殊異亦世代

京武烜常在前陣以稍刺人遂賣高車之背以一手頓稍於地馳馬僞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射之一箭殺

二三人摇稍之徒亡堰而散徐乃令人取稍而去每從征討常先

登陷陣勇冠當時敵從果寡衆

河南王曜道武子武藝絶人與弟平王熙等並善講武事服

其勇

陽平王他道武帝孫性謹厚武藝過人從太武討赫白龍於西河

屠其城別破餘黨獲首千級

安康縣伯均長子忻之性驍武有氣力釋褐定州平北府中兵參軍

長壽子鷲以武藝著稱燕地都大將

常山王素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伐蠕蠕一征獸突逐至手搏之

以獻帝曰汝才力絶人當爲國力功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內行阿

干又從平涼州沮渠茂虔今二驍將與陵相擊而梁皆扔陵抱帶

舉之墜馬陵恐其救至未及救劍以刀子矣其股至末及救劍以刀子矣其股使身首異處者

壯之即日拜都幢將

永昌王健明元帝次子姿貌魁偉太武嘉歎謂諸公卿曰昭成

府　二百七十　五

後矣不意發所中皆應弦而斃成霄漢北捷子仁亦驍勇有父風

太武奇之

穎興王觚字叔觚勁捷其祖陽烈公竭人莊帝謀殺爾朱榮以榮爲

直閤將軍

任城王澄子尚爲左中郎將從莊帝討滅爾朱榮以榮爲

滿身備三伐免官自前將士從之願達濟新獲寡計當於蹈百勇

冠三軍

華山王毅陽子孔雀文皇帝之後容貌魁壯膂帶十圍有武藝天騎

少雷

北齊清河王岳神武從父弟初神武與同胡戰于韓陵神武將中

軍高昂將左軍中軍交貴賊乘之岳率麾下大呼橫擊賊

高祖祖万得廻師表裏奮擊因大破賊

上當幸鄴蒲王儉神武第七子天資雄傑儀儀不群雖在童幼常以

躬略自許神武壯而愛之曰此兒長力能扛鼎材武絶倫

元衮中封平原郡公丈夫之志遇賊換年尚幼在西學聞警中謂驚曰大兄必尊難矣豈可而出

龍慶武王長祚（祚者壯之義第四子貞觀廿州刺史改厥入晉陽長恭善力擊之壯山之歌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并入周軍邊至金墉之下彼圍甚急城上人并纖長恭容貌不一而乃弩手載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後為太尉與段韶諸相谷又改定勝韶嗣長恭襲爵後以戰功別封偉座長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大深失利每無所及對曰多事親切不覺危然帝嬖其稱多事遂忌之

安德王延宗武成第五子以平陽之役後主自鄴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懍及大戰延宗以應下并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取延宗簡定軍延宗以貞元壯無所懼則仗人矣之乃帥然奮發氣力絕異號騎分陣動挺若飛後擁周齊二於城北塞大祠往來督戰所向無前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為力絕人鎧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若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豪俊皆歸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高祖崩顧命冢宰以洛生善撫御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戰陣領德皇帝錄舊時人呼為洛王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戰陣莫有當鋒者是以劉豫帝寇諸軍莫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屢誓陽洛生時在榮下榮大悅深以其名心器之於是榮所告悉不問

齊武公遵少雄豪太祖愛之及入關遵嘗從征伐代祖討侯莫陳悅以遵為都督統府州及恍走故塞遵追斬之

杞簡公連隨高祖皇帝追敵至雍州敗歿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武帝保定中憲為雍州牧及晉國公護東伐斛斯椿與齊師逆戰於洛陽憲與梁王雄等軍於邙山自旦至晡諸軍各分中險要陳兵敵高祖出軍救援軍鼓並發憲與梁王雄等率所指麾衝擊齊師三軍震駭自相蹂踐齊人大潰斬首萬餘級

雄等率所指麾衝擊齊師三軍震駭自相蹂踐齊人大潰斬首萬餘級

安德王延宗五年大舉東伐憲為前鋒憲度汾而西及高城王雄帝又令憲率兵六萬還援晉州憲遂進軍營于晉水齊主攻圍晉州晝夜不息閻諜還者或云已陷憲乃遣柱國尉遲迥大將軍尉遲運

周府守宇文神舉破齊并州刺史厥入晉陽長恭善力擊之芒山之歌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并入周軍邊至金墉之下彼圍甚急城上人并纖長恭容貌不一而乃弩手載之於是大捷武士共歌謳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後為太尉與段韶諸相谷又改定勝韶嗣長恭襲爵後以戰功別封偉座長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大深失利每無所及對曰多事親切不覺危然帝嬖其稱多事遂忌之

安德王延宗武成第五子以平陽之役後主自鄴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擒周開府宗懍及大戰延宗以應下并入周軍莫不披靡諸軍取延宗簡定軍延宗以貞元壯無所懼則仗人矣之乃帥然奮發氣力絕異號騎分陣動挺若飛後擁周齊二於城北塞大祠往來督戰所向無前

後周東平公神舉文帝族子為力絕人鎧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若莊公洛生少任俠尚武藝及壯有大度好施愛士北州豪俊皆歸之遊而才能多出其下高祖崩顧命冢宰以洛生善撫御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戰陣領德皇帝錄舊時人呼為洛王善撫將士帳下多驍勇至於戰陣莫有當鋒者是以劉豫帝寇諸軍莫朱榮定山東收諸豪傑屢誓陽洛生時在榮下榮大悅深以其名心器之於是榮所告悉不問

齊武公遵少雄豪太祖愛之及入關遵嘗從征伐代祖討侯莫陳悅以遵為都督統府州及恍走故塞遵追斬之

杞簡公連隨高祖皇帝追敵至雍州敗歿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武帝保定中憲為雍州牧及晉國公護東伐斛斯椿與齊師逆戰於洛陽憲與梁王雄等軍於邙山自旦至晡諸軍各分中險要陳兵敵高祖出軍救援軍鼓並發憲與梁王

見厥深入賊庭所向必剋奏書金蕙列以每陣先登蓋學厥也惜其年少不逸逐圖雪憂之憤歟贈左驍衛大將軍諡曰壯

江夏王道宗道宗從父德初從父宗平晉建德破王世充數萬王于城下道宗躬門拒守伺隙而戰賊從大敗尚祖開而轟之謂僕射裴寂中書令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貧制寇任城王鄴臨戎初有同於初突厥道宗逸出之掖耀威武開拓疆界斥地千餘里邊人悅服貞觀三年為大司道行軍總管過北嶽廟禱利可汗頡利以十餘騎來本其部道宗引兵過之徵其執送頡利以數騎充庭匿于荒谷沙鉢羅覆馳追獲之遷使送京師止谷隱焉邊鄙乃寧頡利為貴左道行軍大總管道宗與史部尚書侯君集為副戒開兵至定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乘勝

十日追及之賊據險拒戰道宗潛遣子鈐鍛尚以騎其後戰未酣賊潰時奔清十四年大軍討吉難令道宗與李勣為前鋒濟燎水剋蓋牟城逢賊兵大至軍中食欲探溝俾險待太宗至徐進道宗曰不可賊赴急遠來兵實疲弊待衆輕我一戰必擒吾取骨不以賊遺君父我既饑飽在前軍當須濟道以待衆寫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拙入勣同合擊大破之高麗莫離支泉蓋蘇文弒其君建武而自立遣使來告哀且謝罪詔遣使者往弔之蓋蘇文不受詔且發兵以拒命道宗為行軍總管率兵以討之

副章進欲擊而取之道宗曰高石兒子有智之人也子矣日顧乃父之田耳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大臣日誠為我言田是章曰深耕疏種下苗欲疏除惡草苗欲稠多草欲少是非其種者鉏而去之大臣歎然謝之而遇拔劍斷之而遇拔曰有罪也罰罪酒自是後諸將皆肅整雖大臣皆依矣虞侯劉氏為遷任城王鄴初治鄂渚漢水濱漲溢城中水及文武吏民皆登城自守王鄴方治事使人登城觀水勢還報王王鄴曰水勢方大恐城不可保宜速下城王鄴曰城高數丈水雖大寧能過城耶因封府中金帛令吏人各負一囊以上城水果大至城中水已數尺王鄴又令吏人各負一囊以上水益大至城中水已丈餘王鄴又令吏人各負一囊以上水稍退王鄴曰水勢已退可以居下矣乃下城居之城中人皆服其智

梁郡王友裕太祖之長子也從太祖征伐有功太祖嘗與諸將會飲友裕以酒後戲侮諸將將有怒色太祖知之因謂友裕曰汝為大將軍當以身先士卒以勸三軍今汝

宴會坐起輒別命之入朝正色謂元顯曰張法順是元小人有何
才畏而暴被拔擢皆不宜如此元顯深然尚又曰宗室
雖名規謀若少王者尚納舊美之言況下官與使君骨肉不族處
恭敬出何可坐視得失而不盡言因此法順令下衆坐失色尚之
言笑自若元顯深衛之後府令出勇力二人使之刺殺
曰西藩還接旅餘愍爾無常兵止數千不足戍衛無傷可分徙者
元顯允怒
嗣謝王后為御史中丞值海西廢錮又帝深所末留敬大司馬桓
溫也中堂吹簧角悟委勁溫大不敬請科罪溫視奏默曰此兒乃
敢彈我真可畏也恬忠正有幹局在朝憚之
東安王繇初封有盛望
後鄱華山王數為孔隱等又司馬侍中數太尉少言性方愿簡直
直省圖雖易月不解衣冠曾於侍中前坐之解威嚴王坦恃力使
酒與坦下之坦謂數曰孔隱老武官何因得王數答曰動及八元

懷首是以得之衆皆欣慕恬然如故坦祀之父也
女陵伯貢性剛毅雖有吉凶事未嘗開口而笑孝文遷都長以代尹
留鎮盛潮親大將因別潮貴酒雖拜飲而鎮色不泰帝曰潮公一
生不笑今為滿何當為朕笑竟不能得
美湯公雖業為將進中書監轉尚書事孝文崩受遺輔政有周之日此
何所拔覺對曰昔霍光雖之權不謀事馬文書
建忠伯起字孤初為治陽令王弘鎮彭城以中尉去職停路值
入見而陳得失弘起求華蓋車蓋車者儀衛制度之名陽城
令典臣抗衡志言神器歸王者天下誰不歸己弘起有何衆恃
邁能中尉孝文曰洛陽我之神器自分歸陛下自今以後一分路
而行又出與起行路見重適名陽丸半帝聞而歎曰此兒真可為諫
王孫枝也
東平王宇建扶性耿介有風節武帝位景趨謁事黃門侍郎時

如時始有龍百寮微悚之帝曾於山陵還詣建扶時秉又命時登
車時婁霧將上建扶諫帝推之令下指謂建扶曰其忠
憲後為特史尚書時宣武委政於高陽宗室惟建扶與陽元
衡先自造指置於願事意欲與相諮論舉措每日旦入閤
而罷之
東阿勝公順任城王澄之子起家為給事中時尚書令高肇帝舅
權重天下人士望塵拜伏順曾謁肇門者以其年少答云
在坐大有賓客不肯為通順叱之曰任城王兒可是我也及見直
往登床棒手抗禮王公先達莫不怪懼而順辭吐俊發若無所覩
肇謂衆賓曰此兒豪氣尚未識共父手及出肇加勞送及為給事
黃門侍郎時領軍元义威勢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
表而已曾不語义义謂順何清耶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當
為群臣我受政宗輔叔父以至公為心柔士國如何置意私謁豈
私謁豈所望也至於朝論得失順常無言正議當不阿旨由此見

禪出除平北將軍常州刺史順頃又日北鎮勿從京師
舊都根本所繫請假都督為國捍屏又疑解不欲授以兵官謂順
曰此朝廷之事非我所裁順曰叔父鎮撫國家之重數應在我朝何得復有朝廷也又彌急憚之又既新領軍順
累遷侍中初中山王熙起兵討元义不果而誅及靈太后反政乃
得政乘順侍坐西遊園因奏太后曰臣等性看中山家葬非唯親
親哀其冤酷行路士夫見其一家七喪皆為流涕況乃妻子
時在太后側順指之曰陛下忍何以不伏元义之罪使
天下懷冤太后默然不語後皆以城民就德與及使尚書盧同往
討之大敗而返屬侍中穆紹與順侍坐因謂司之罪同先有近宅
借紹紹頗以為言順勃然曰盧同欲將無罪太后曰何得如侍中
之言順曰同有斑宅與要勢侍中穆亮盧昶爭之順不從復言徐
統閻順如鑒太后出順為護軍將軍太常卿順奉辭於西陵因此
侍郎順指謂鑒太后曰此人殺之至輔殺國不減統不死六鎮當

有而出願逆旅覺之曰小人筆小人正墟爲視業之吏豈應丞
就收獄我得倫談遷收而起盧太后默而不言尋放歸第
方學書與城陽王徵同日拜職　舍人徐僧權出車門外先謁徵
後拜順順怒曰卿是侯人酒拜侯王我是直人不受曲拜僧深慚
謝順曰卿是高門子弟而爲此宮辛臣僕射李昌儀泊尚食王洛賓
同俸以此度之卿亦應爾其後下見者爲之慶勵而順安然自得
時三公曹令史朱暉素事尚書高陽王雅雅敬以爲廷尉評頻
駁不用爲雅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雅聞大怒時坐都堂
召尚書及丞郎畢集欲待順至於衆挫之順曰高方至雅復投擲
凡而言曰身天子之子天子之叔天子叔祖四海之內親尊貴二
三順何人以身成命投弃於地順驟踐俱張仰面看屋橫氣奔涌
長歎而不言久之揣一白羽扇徐而謂雅曰高祖遷宅中土期定
九流官方清濁勅儀萬古而朱暉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清
官殿下既先舉同氣宜遵成旨自負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雅曰易

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曰庶人雖不治庶戶規不
得越職組而代之未聞有別百令殿下參選事順又厲聲曰殿下
作如是順當依事奏聞舉魂奚而言曰豈可以朱暉小人便相恣
振遽起乎順入室與之極歡順之容殿不撓皆此類也
北齊趙郡王叡累拜太尉監典禮明王隨安德王延宗及元文遨
奉後主去和士開不宜仍居內任并入奏太后因出士開爲兗州
刺史太后曰士開舊恩懇便欲留過百日叡正色不許數日之內
太后載以爲言有中官要人知太后意言叡叡曰太后慈愛既如此
殿下何宜違叡曰國家事重死且不避若令國家爭之虧損非吾志也況受先皇遺言委寄不輕今輒主幼神貴可使邪
臣在側不守之以正何面戴天地重進言詞理懇至乃太后令酌酒
賜叡叡正色曰今論國家大事非爲庖酒言訖便出及明日入朝
妻子咸諫止之叡曰自古忠臣皆不顧身命社稷事重吾當以死
効之豈容令一婦人領危宗朝旦和士開何物豎子如此舉橫吾

事充事先皇不忍見朝廷顛仆至殿門又有人曰願殿下勿入宮
有危變叡曰吾上不負天死亦無恨入見太后太后以爲言叡
就之踊因出至尿林遇文殊執送華林園於堆雕佛院令剝桃枝
笞而殺之
文襄王勳性剛直有才幹世爲將人所重飢禪明月雅敬之每月
旦伐則引之爲副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及後主爲周師所敗勳委
太后歸鄴尋拜司空被樂儀同胡子揚大稱旨幸成堤禍何得如此勳
啟曰今朝廷多叛由此輩委權致使友冠解體若
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也文襄甚慙
唐惠元太子勝爲宗子玄宗時王毛仲等本起微賤寵榮過
初延諸王每相見假立引持觸觫見之莊
開吳王嚮員元中爲宗正卿性介直每與人言論好面折其短

令德

大體曰帝堯嬪於虞舜有俾叔之美出有潘維之重自非挺信厚之質流恒悌之稟則何以暢權氏宰表儀公族裁辭陛以承封建九盛乃有祥和中積叔美兼著墨神攄人而風俗守法率上而匪懈循善以濟物推誠而待下勞謙不伐純儉無矯體仁好施屈簡多難行已以周慎處事以方正寬厚已以參衆實明而通理是皆宗室之英本枝之秀足以隆王國之垣屏譜策書之榮飾矣自葉夫立愛親親雖古之道又曷嘗不建賢尚德以成固本之義歟周公旦者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衛康叔封冉季載周公弟也嘗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為周司寇冉季為周司空以佐成王治嘗有令名於天下

蔡侯朔叔度之子也度既遷而死胡乃改行率德勤善周公聞之

而舉朔以為魯卿士魯國治

漢陽城侯德楚元王曾孫地節中以親親行義厚封為陽城侯子安民為郎中右曹宗家以德得官宿衛者二十餘人德薨厚好施生（一作而）（一作施）（一作德）（一作厚）多賓客每行京兆尹事多所平反罪人（一作施）（一作德）（一作厚）家產過百萬則以振貧窮賓客貪歎曰富民之經也宗正向初以行脩飭擢為緣大夫

淮南王安厲之子為人好看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於欲以行德治神仙召致方士賓客名譽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及孝中尉常慶以聞曰王身端行正溫仁恭儉為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經傳實大行令秉誠法曰聰明睿知曰獻宜謚曰獻

楚孝王囂成帝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問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楚王夏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嗣成其美

後漢光武賜恭王紹行淑厚宗室皆敬之

宣春侯正為人謙遜

東海恭王彊光武子建武二年立為皇太子性謙儉循恭王法度

濟北孝王壽性敦厚有恩初聞兄弟相殘悲孤弱至孝純備義兼著爰思王孫服宮帝之玄孫也初宣帝封子賀於海是為孝王孝王生思王衍衍生殷自賀至殷襲爵二十三世殷生伷伷生般自賀至般襲爵十三公也

沛惠王竦般子襲爵建平元年徙封沛王竦有法度在國謹節約始如一稱為賢王明帝愛重數加賞賜

東平王蒼光武子永平十一年春朝京師月餘謙讓國朝帝遣使手詔報蒼曰古者聞東平王子嘉多賢樂王善為最兼王言甚大副是要復矣

彭城王恭敦厚盛重舉動有節度衆人敬愛之恭子孝王和數賢樂施國中愛之

魏郡哀王冲幼子教大祖先愛之冲每見當刑者輒探懷其免廷之請而教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錢觸罪當為太祖陳說宜寬有之辭察仁愛與性俱生

吳丹徒侯植字叔武堅族子河之子器懷聰朗大帝常稱為宗室領袖

都鄉侯松丹楊太守朗之子善與人交輕財好施鎮巴丘數苦陸遜以得失責有小過遜面貴松松意色不平遜覺其步驟謂曰君過聽不以其部教見勞及承恩進壹言便聚色何此心不公松

二曰愚所自欲行事有此宣明達也

倜節開府意大帝子也性聰悟逐所尚日新以皇子之尊當於禾秋遠近賢其不能留意及至臨事遵承法度所納師友過於朱均

賈逵平王孚宣帝以弟也平潤謹慎性通恕以貞白自立未嘗

有得於人或帝元會臨軒乘輿車上殿帝於阼階迎拜飲坐帝親
奉觴上壽如家人禮每拜辭而止之又詔以雲母蠶青蓋車
乘雖上公莫得乘焉其寵貴如此
高密王泰性儒靜不近聲色事親孝篤居喪哀感京風謙虛下物為宗
室儀表當時諸王惟泰及下邳王晃以動見稱雖並不能盛振
其餘皆比焉
孝王峻泰之子也年數歲為顯小心下士實有父風
東海獻王越皓之弟也少有令名讓虛特帝友之操為中外所宗
琅邪王伷宣帝拜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既感屬尊重加有上吳
之功克已約儉清貞守道宗室之中最為廣望
彭城王植字大猷少而岐嶷及長清和平允親賢好施才望出武
帝之右宣帝每器之武帝時攸雖未之國大武官屬下至士卒分
租歲以給之疾病死喪賜與之而特有水旱國內百姓則不振救

通豐年乃貢十減其二國內賴之及為驃騎將軍時驃騎營兵皆
兵兵士數千人悉依恩德不肯去避京北主言之希乃嘆彼兵服
以營自拘鮮有過事就人倍書必年列其謹然後及之畢武帝
嘆之再引之同處坐撰言而後發
長沙王又開郡開國盛心下士其有名譽溪顧可為諸國儀者
河間王顒少有清名輕財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
會稽文孝王道子少以清簡為尊安所稱
下邳王晃孝友真謙謙虛下士甚得宗室之稱
譙王承寬東海太守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聞其故令去縱師
受書不暮宿自稱過客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
令歸家其從容寬恕若此又小吏有盜地中魚者網紀推之承
曰大王之園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哉
宋長沙王義欣義宗子也襲封以此稱之義宗子
秦始中累遷安南將軍時荊州刺史桓豁卒豁子石民素為士
庶所歸石民少而險薄豁卒朝廷以義宗鎮重威名素著出為
荊州刺史以鎮之義宗既至撫納疏遠禮敬僚舊甚得物情
義宗在鎮十餘年威惠並著
義康南郡王道憐前徙廣陵臨海郡者哉下官今假反假無由解事刊
鄱陽王西州城集所資刻繕營辦講習興治率流約
晉司空道憐謚簡穆初有時先朽德孚遠事會石頭非後亡丞相
衛秀生民旁惑自月標勝立圖基業經於忠義慶應華衰功郎著
於硯請無得而稱焉昭載若大日月用闡叡業無於錫胙為功
宋隆慶有寄於衡石稱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德我朝南開感無
地且依紀江漢遺基分陳衣冠禮樂或被俊皇若其堅碑盡禮我
州之舊俗僭濫罷歸郡土之遺風幾引烈或不滅隆期江湖三
州聞者名不少一或欲名實兼副文士作頌辭非高明而難宣能孰無慨之辭
文爵辭宗德會其旨義非高明而難宣能孰無慨之辭朗武聽之望
吾西州窮士一介叙寒處周營營遶遍衣食永惟恩隆日月敦遠
翹翠遺列鶴目權心常謂揚歌商生慶種公寓吾齊小人信直徙
蓋宜圖一旦遂投此請約若曰還相風道不滅三州義舊名
存鄧伊旦熱遇之感朝野同慕承貴列王於友德雖千載宜須

威儀實多來談謂君有可遷宋之四夫非深知君不足以儔三絶論
安石素嫉之石卿時無應者逆乃有絳袁孝政文獻公冠冕孝綸儀
制禹內自非一世辭宗巍魏與此幼聞門風久名人集欽謝令百
便是以禮許人聞命勤績已不覺評之語皆也建武中第二子子
恪旺約及弟子廣孔輝珪為文
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東治聰敏有
才幹高祖留意末年彭城王義康以後末之有也武帝
州曾局當重足而立映居家何事映曰正使劇繁賦講易朱冀之謙謹恪
尊閑恥居家何事映曰正使劇繁賦講易朱冀之謙謹恪
臣與二王諸君兄弟之生時復繫貧以此為樂帝大賞之忙日謂
孫權王權曰臨川為善遂至於斯難曰此七司馬公之次弟安不
爾帝仍以王如意指權曰未若皇帝之次弟為最多也帝笑而
諸子曰凡富貴少不驕者以約失之者鮮矣遠世良侯王子弟
以驕恣之故大者或身戮族小者削奪邑地可不戒哉
各風諭韜厚及費卿野夫不悔焉

鄱陽王鏘和惇美令有寵於武帝在理清簡要當時稱之
始興王鑑為益州刺史不重華飾器服清素有高士風與記室參
軍蔡仲熊能登儀樓商略先古往行及士人物鑑言辭和辯仲
能應對無滯當時以為風高
南平王鋭為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嘗曠廢二鎮之十年治為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以寬銳
還更無聲績悟有為前牧刺史郡督二州重事雖未經庶
務而雅得人心及鎮姑孰子時人發相過史家得金帛銅錢數
為之厭器又有金鼓鐵鎧等物甚多修治以備不虞之變
鋭曰今取往物如循環豈可數盡以物賜之
修復織毫不犯承明中制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妓及武帝晏駕
後有勸取左右者鋭曰在內不無便從所先朝遺旨何忍而違
竟儉王子良少有清尚京邑大水吳興偏剝子良開倉賑救貧病
不能立者第出立解收養給衣及葬子良每勸人善未嘗厭倦以

此終或咸名子良盡意故吏民愛上表為子良立碑事未行
南齊縣伯未分太祖從祖第也歷官為秦郡請以租讓與太祖所知
高祖子通理性微弱某三歲名每讀書輒止乃令每讀書輒止乃令
卷數習一生之內當無虛過古人
梁文宣侯尚之勤厚有德器仕歷為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
稱為長者梁祖現邪王僧虔九善之每事多與議之至大監初追謚文
宣侯
吳平侯昌子耕為勤政佐時著績尚書令遣涼子勵弱不好善喜
慍不形於色世祖愛重器儀而器度簡裕左右皆稱其正嗣之顏色
不異徐嘗更衣
長沙元王第導性謙退不式聞達善屬文詞大好古體自非公讌
未嘗妄有所為經有小文成輒毀棄不傳於世
導妻妾有所為經有小文成輒毀棄不傳於世
人常如弟及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隙蔽容守過大宗大敬愛之

桂陽王象宗立閑雅簡於交游位外陽尹紫親燕政紫親失德朝
廷稱之
臨川靖惠王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太宗以吏事之
世稱其良吏者
安成王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弗之見由是親友及家
人咸敬憚秀為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取堅舟以為辭所
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教所由以牟者給參佐下者載物所
而豐風靡物逐破突有容觀雅在朝百寮自為仁恕喜溫不形於
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鵝奮帥請案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
左亦師且臨公事食談而發之去而歎過於斯遊亦佛
之訓也秀為高祖布衣昆弟之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頭面者蓋
祖益以此賢之及薨故位更貴筆奏之亟寒哽詔許焉當世尚
子遊王門者東遊王褚淵吳郡陸慧曉城局參軍禮於東堂二馬各

南平元襄王傳性多恩慮尤悲窮乏之士有遭殘忍歷劫重閒人士資困吉凶不豫者即慮親戚及原王曼賴之家資無以獨立人立華性哭之其妻兄對孟理請華曰建安王當知公為哲理言未訖傳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無孤寒親雪則遣人載撫失職之絶者即賜給之

鄱陽忠烈王族通短軽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本祿隨而散之孩子襁褓和有無識為備舅舅所恥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勞苦

邵陵王綸武帝第六子也聰敏少而寡知喜怒不形於色

武陵王紀少而寡知喜怒不形於色

後梁安平王蕭性仁厚著於撫接歷侍中尚州刺史尚書令

東平王茂性勤和而不競

義興王曇邕有令德能屬文特為明帝所愛

陳始興昭王伯茂性敏敏好學謙恭

鄱陽王伯山幸上開雅寬濶不形於色

永陽王伯智少敏寡有器局

安陽王叔儀性嚴重舉止方正

後梁華山王鸞有武幹未詳少言性方厚每息直有關涉暑月不解衣袒

松滋侯子華為尚州刺史在官不為矯飾之行

陽平王恬聰悟有稚操為宗屬所敬重

華平王正恕少有才幹為世所稱明元皇后兄子也

樂安王寶為長安頓都大將總兼處下推心撫納百姓稱之

東平王翰太武之子初討泰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委與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僚憚之文成甚重之

淮陵王大頭性謹密文成甚重之

常山王素宗室之懿而年老文成每引入訪以政事甚見敬重

權性方正至宮至二載終始若一時論賢之

武昌愍王鑒沈重少言寬和好士

京兆王肇寬和容裕風度長者

燮子鑒年仲纔為散騎常侍雖父兄貴盛而處己謙退每宴會彭城王勰坐世不群小心謹慎初無過失雖門居貴勢而恭儉若素門無貴戚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閨門整肅世仁宗敬憚王將謀反被害後諸子每於食飯羹飯中再三驅給之

清河王懌寬仁容裕喜怒不形於色

河間公子攸少以恩禮見寵孝文初賜奇逸陽子

京兆王孫悛寬和有度量美容儀風望儼然得長之聞不見於色

性清儉不營產業身死之日家無餘財

趙郡王幹謹慎謙遜立少為宗室所推敬

高陽王雍子敬軽忽榮利愛讀琴書起家拜通直散騎侍郎

廣陽簡王建子長少沈敏喜慍不形於色

任城王雲子懷宣武帝時四方無事陰宣武帝特見親寵次朋

趙孟樂而順慕之愛古性豁達於利

北海平陽時翼王倹性沈謹以寡厚稱

高密王霸字仁明性長者無過行

趙郡王琛除使持節督定州刺史推誠撫納校尚人甚有善譽

北平王真沈審寡慾武成曰此兒得我風毛

濟河王岳長而敦直沈有器量

蘭陵王長恭容貌美有二人長并為獨逸舞所識哥

後周邵公邕第二子也寧為人性通明善權時凡所引接人皆盡誠盡事敬慎常若不及大祖每出征留鎮常居守深為東人畏

幽公廣文帝第四子也初名震孝閔踐祚改焉

宇文儉儀容由禮即朝野稱焉

廣國公仲謀子興世引厚有志度雖流離世故而風範可觀

廣川公謝性仁恕好施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部其妻賜

平主之衣服也州縣禽盜并物俱徙流惡此盜坐之以死不當馬遂過敕免益感感請為測立右及漏從孝武而舉事遷仁義之道人不足則開言無異志測帝以喪父事兄盡誠敬奉神奉祖恭而有禮訓之義治而易壯亦以此稱焉

秦平公神慶元年當晉悼薨嗣新城姬士以雄豪自負故得任事文武皆屈於名名於當世頗剛先生其風則先生其言則至于今稱之

隨柱王璣良有器局初為父為性質直在官公清亦為當時所稱

右衛將軍慶綱高祖父為性質直在官公清亦為當時所稱

秦孝王俊代陳之役以為山南道行軍元帥督水陸十餘萬已漢口為上流鄧陵陣將周羅候荷法尚等乃勒兵數萬也鼓鳴旗麾管催引發請擊之俊麾殺傷不許羅依尚等而降於是遣使奉荊閤節立請使者詣闕陳平江南之功以多數自上聞而善之

上聞而嘉為人引厚待高熲楊素每言曰有君子之與兼君子之心者唯楊達耳

唐江夏王道宗常與士人以地勢交人宗室中唯道宗及河間王孝恭為最與公子而勤布衣之操

廬江王瑗頗尚儒雅為公子而勤布衣之操

淮陽王道玄性謹厚好學多武藝進止閑雅

河間王孝恭少沈敏有識量性寬厚以仁孝見稱太宗甚親敬之諸宗室中莫與為比然常退讓恭於物議貴之色

諸王貴能及者唯淮陽王元軌抑其次焉

元軌入謝以以才行通知謂王子之中與淮南王沖為一時之秀凡所交結皆當代名流

霍王元軌謙慎自守榮物無所為人不妄援士任徐州唯與奧士對坐平為布衣之交及刺史王之所安王平白無所問有性而

後之玄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其長至於簿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哉掌度國令徵封令曰請依諸國賦物貨易取利元軌曰法為國令當正吾失乃談考以利邪推而不納元軌初封吳王太宗為國令當正吾失乃談考以利邪推而不納元軌初封吳王太宗嘗謂群臣曰朕子孫孰賢梅中親對曰臣愚闇不盡知其能唯吳王毅恭仗言未嘗不自失太宗曰朕亦若之然以為剛伐能比微曰經學文雅亦漢之間平也由是寵遇彌厚因令娶穆皇后同安郡王珣僧身退謹不自貴閨門之內歡如也

貞牲簡淡好古慕善在宗室中推為德良

豫章王琬去有雅操風儀秀整禪山及以驍勇元帥數日騎士無與匹者有所成功既班師遠近咸失望焉

嗣吳王譽為宗正卿恤孤遺明經友愛德人深為士大夫之有據

敬宣編纂

平王道立曾孫通簡善為務慎有名宗室官至右僕射

鄭王曾孫敏為太子太師卒贈太尉

後唐武皇子克寧克柔克儒克修克己克讓

克寧克柔克儒克修克己克讓

晉武皇弟克寧凡征行無不備從於晉冲之間最稚仁孝小心恭謹武皇甚愛之

晉楚王重俊為嗣皇孫後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待其成能克己後禮常恂恂如也其為時論所稱

漢高祖弟交好學喜儒術從高祖在沛縣與諸賢士劉敬叔孫通等講習禮容

漢趙王敖訓少引厚美姿儀從高祖在沛縣與諸賢士交有

士君子之風晉高祖之每遣從帝主喪至親宜軍中有使宜事則親以入表奏公卿目屬有風韻常戴白此諸侯衛弟也少帝時累官至檢校司空及義成節度觀察留後開封尹兼侍中

駕入京命為元帥尹正之務委親決之每因閒宴事有利於國者公具以聞帝常嘉而納之及杜重威叛帝幸鄴以為東都留守御之甚無內猜畏而愛之及晉帝去京師入京開不返帝表末

冊府元龜　卷第二百七十三

宗室部　十二

智識

智者心之狥天下之達德也大則周物而不遺小則見事於未形行疑辨或存乎明識而振公族源深德厚天祚英賢大亦多乎由漢臣來可得而察或神鑑玄識智慮絕奇謀出人表超世出類至於封章奏議練達治體之明撥煩而擅其繩準指事而善裕遠大明招俊身卷舒由道憤類而長其公忠奮非夫天下之至精又孰能與於此也已

漢陽城侯德有智略少時數言事以見計泉宮武帝謂之千里後漢北海靖王興為人有明略為引援大守明帝器重興每有異政輒乘驛問焉

興字敬王睦少好學博通書傳中興初紹尚謁而雅性謙恭好士千里交結自名儒俊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廣永平中法禁頗弛乃勑絕賓客放心音樂於是好讀書傳為設飢饑廚遣中大夫奉璧朝賀王使中大夫奉璧朝賀王使中大夫奉璧朝賀王使

減膳所下敎士庶言朝會是急守圍約是已建戎軒寔煩陛下前後勞心斯曠往神思且誠深息不皇寧歲屢得寒而當暖風后之音揆殊至之理遠矣南起子左右效命先驅毋令輸叡雅神人益其有小痾然天鳥雖逐猶不二過徒懷望青雲而扣心仰高大而數息耳屈乎日月有缺而不知東海皇皇而更索晉晉蒸蒸誅周召作興啟胤荊叔向在國三監之釁豈自當之二南之輔宋公不遂華宗貴族蕃王之中必有應期聚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惟陛下少留意焉近者頃漢氏廣建諸王雖則重城數十約則餐食租稅而已未若姬周之獨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厚子避之難周青且可謂知變矣夫使天下領耳注目者當權者且矣故謂能抄主威能偏下妻若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魯若田宗也分晉者趙魏非鄉姓也惟陛下察之因古事其位因離其患此之旨

也欲國之安初家之富有大共榮衰同其禍者公族之旨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匡輔惑馬匹聞孟子曰君子駕則獨善其身則兼善天下誠水履炭登山浮舟險塗濕屨商共之道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先且誅之書奏不使施朱旨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必封還高者必出之朝堂使天下知之不合義者必具則植足矣帝納從之若初圖蕃國大祖之旨也

植子溥共王志字允若好學有才行嘗武帝初為中郎軍迎當適郊公子時志夜與帝相見帝奇器之都尉侯仁初為謀郎督營從大祖圍晉陽大祖令曰城拔將吏之連月不下大祖曰圍城必合門所以開其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為守且城固而攻多攻之則士卒傷矣乃令懸兵壁城之下以攻必死之處非良計也大祖從之城將

晉新野王敦為新州都督鎮與魯王同要誅劉隗因說國曰成泰之親日月同輝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爾耳蜀秦其兵權內不從則成敗懼自絕於成都

秦王東武帝子帝尊寵之於諸子中尤親寵愛後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晉惠踐阼楊駿執政欲東武帝之勢以自強乃表請遷藩而次南王亮留輔政及賈后廢楊太后亮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

譙王承元帝時為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王敦有異志承疑懼慢帝欲召承以敦表示之曰王敦頃年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恐若之何承曰陛下聖哲文武為社稷君臣之義豈得不盡節作矣帝以承為湘州刺史時王敦據上流承起行達武昌擁兵備見王敦敦與書欲觀其意譙承曰大王雅素恃士忠非苟助子也承曰公宋見知耳豈刀筆不能一割乎承以敦欲測其情故發此

言敦果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此之不武何能為也

承之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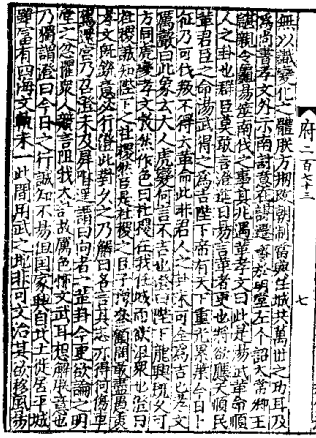
宋長沙王義欣領壽陽時值西江失守更悉發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年以來荐飢相繼百姓困弊今若不加優恤人武士不經政術統內皆長步非干戈便東南所資實猶或簡練況復疲羸而可驅策頓勒部伍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

廬陵王義真義熙中為司徒始興王濬所愛也不恢讖博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真曰安子忘危休泰何可恃

進位太宰領司徒義熙末當廢營陽子尚有威寵龍驤將軍劉湛為腹心宰相司徒義熙末當廢營陽子尚有威寵龍驤將軍劉湛為腹心宰相司徒義熙末當廢營陽子尚有威寵龍驤將軍劉湛為腹心宰相

營陽為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弭奔命之患周亦願來處邦家至有僭禁未然致稱周漢上乖願陛下志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聚代疲王甚年之慮臣

果然官爵之來豈惡不實至於深宮不親稼穡在位以此自未免因
歡雪膏粱若自然而至衆手於聽逐及危憫未之聞王曾置尊卑
相須不能安逸上國連討與由強盛晉武之世諸王皆置尊卑
爵位所以防微杜漸也漢文帝即位正是成康之時而賈誼猶
以為言況今日乎況今日乎況今日乎



府二百十三　七

無以識變化之體歟方期政制簡爽任城共萬世之功且以爲尚書孝文外六南討意在謀遷爰命留鄴王介一部大常卿王肅瑯琊令鄧陽等南伐之事真北魏華孝文曰此其勇武革命順人之計也群臣莫敢言洛陽可遷之爲吉陛下帝有天下重光京洛合曰正位乃可代叛不得去革命此非君人之計也孝文方固虎牢之險以制天下之命帝曰若不遷洛人心不安勞役不已孝文曰若不遷洛人心不安勞役不已孝文曰若不遷洛人心不安勞役不已孝文

待制乎裴丙然後動焉今無故第授空爲優假心非慢賢天感事成賊膽顧上策勤康始選之難難下孫詩人由康之至詩輯寧新邑康康蓬蒿同些齊以爲宜行公卿皆同之意行公卿在外見於詩小雅四牡騑騑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每聞諮詢不顧此行何得貪聖德更如新之語也而有不同事彼數使即行豁諭道之使至受王之體或有後側當自今掌使自事中王城王可謂忠於社稷顧理心哉其可否孝文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旁自如此論不從厥者何心皆忠而通識安在也小忠是以忠者意何獨孝文曰任城適以小忠爲是以通識爲非也忠者君之大節乃以小忠大節之感輒乃如此論之使自如此論不從厥小忠爲是以通識爲非也忠者君之大節乃以小忠大節之感輒乃如此論之使自如此論不從厥者何心皆忠而通識安在也小忠是以忠者意何獨孝文曰任城適以公等從旁自如此論不從厥

士願思長者之言孝文笑曰任城汝說話也且所言是公未知得失所在何使諸司空汎濫南代宣武將楊揚江淮州牧掌轄其冠軍將軍東萊後將軍領水衡都尉路博士請大許詔可公座會議尚書八座尚書令王肅等奏宜遂之詔乃戰選俊果復慮遙等相將澄以北邊鎮將羣臣表請以爲戰選危切奏表重複煩悟補之歟詔不從城陽公元恭等部鎮將多非其人等在城內犯違制度庶人元恭坐城陽公元恭等部鎮將多非其人等在城內犯違制度庶

人元恭坐城陽公元恭等部鎮將多非其人等在城內犯違制度庶人元恭坐城陽公元恭等部鎮將多非其人等在城內犯違制度庶

安南久屬中州變況深者豈可少以取或鬼知初度葉東讀
破紅史既而謂人曰書記造名而已安能久事讀親為婚姻
乎時文州賊亂屢應募從征以功授部將
隋阿閦王引生明嗣有文武幹略數從征伐累遷府儀同三
親愛王雄高祖族子少有器識別驚有高祖風表
朝雄對曰臣承樂宮闈夕左右有朋豈容不知至誠於
朝聲者高祖深然其言
下察之高祖深然其言
唐阿閦王孝恭性寬恕謙退無驕矜自伐之色聲服然謂親
曰吾所居宅微有壯麗非吾心也將貴之列當一所祖令无事
而已身後之後諸子若子守此足矣如其不子異兒他人所利
也物高山南道招慰大使自全州巡子巴蜀招攜以禮降附者
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諸將曰此食人賊也為害走遠
請流之孝恭曰不可自此已來皆為脫命之間此事豈有采降

者乎盡殺而不采由是書檄所至相繼降款又輔公祏反發兵寇壽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孝恭自制州直九江時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龐孤善張公瑾輔公祏等諸將皆曰賊兵精銳公祏又多設疑兵以老我師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俟其糧盡自當走擒今若順流而下直搗其巢破之必矣孝恭曰不然公祏以我遠來意我輕進必堅壁不與戰老我師徒我糧盡此乃成擒之計也今若深溝高壘則彼之計得行我之勢日削不如縱之令至金陵與之接戰我之精銳盡力攻之破之必矣諸將皆以為然孝恭乃令諸軍皆卷甲銜枚潛師夜發直趨金陵公祏聞之大驚曰李靖李勣不守九江而來此必詐也乃悉兵拒守孝恭與戰大破之公祏窮蹙自縊其將馮惠亮等率其衆降孝恭悉撫而安之江南悉平

重此但次第未到耳俄而君集誅反誅太宗笑謂道宗曰君集
之事果如公所揣
崔元融為定州刺史突厥之入寇也州人李嘉運與賊相連
謀為內應高祖令收按其黨元融在境人心不安唯殺
嘉運無所及因自劾遣制高宗嘉突厥悅謂使者曰朕亦悔
之向無王則失定州矣後因入朝屢乞頭陳時政得失多所裨
益高宗嘉其重之及右分落朝廷每有大事或密制問焉
韓王元嘉天寶末叔山之亂以為劍南節度大使副奉命之藩
遽不還受節綿州司馬史賈循誘曰王帝子也且為劍度大使
今之藩而不行節與將佐進人何所賜請走大學發之使襲為
旋節然先驅過路是以衆心疑阻而反為真王何用假節
嗣曹王皋多智略善因事以自使於江湖間
晉秦王高友干暉生而雁脣剛毅好學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亭
多智欲刺相國次宇屬之中橫隱脣過

友愛

夫因心則友詩所美也敎人以悌禮之經也若乃建天倫之愛厚同氣之親人間言家用輒睦故曰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昭夫師傅之親人倫之重而能恪戒敬敷著棣以貴介之英修布素之行長惠幼順發乎天性字孤撫弱篤於人倫業棣由是廣矣爲藩無所與剌也

漢楊敞侯爲宗室產過百萬則以振昆弟

楚王紓元慕篤早失母同產弟原卿庶乎尚幼紓朝白鋤養帝與共卧飲食及成人未嘗離左右平病卒紓哭泣歐血數月亦没

吾陵侯敞讓侯好義盡推父時金寶財産與昆弟荆州刺史上其義行詳見父部

後漢趙孝王良字次伯光武之叔父也平帝時王莽秉權多害劉氏光武兄弟少孤良撫循甚篤

北海王睦靖王興子既嗣王爵薨推財産與諸弟雖主重賜珍寶非列侯制度以爲分然後賦以金帛

濟南王康爲行好經書初叔父薨有罪不得封西平昌侯宣坐法失侯康乃上書分爵土封爲子九昱子嵩嗣爲列侯

東海王彊性敦厚有恩常外祖秩賜給諸父昆弟相結歡良以狀聞帝美之詔曰東海王矯和睦孤兄弟恤愛孤寡至孝純備仁義兼引秩益若等令增封五千户

魏陳王植黃初四年封雍丘王其年徙東郡是時待遇諸国法峻任城王彰暴薨諸王既懷忿于之痛植又及白馬王彪還国欲同路東歸以叙情闕之思帝監国使者不聽

晉燕王旦獻王攸等武帝之母弟也並以親賢寵遇特隆攸有才望帝深器之

宋彭城王義康元嘉三年徙豫章王進爵爲公

南平穆王鑠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封南平王鑠性愛文義與義康友善義康每入朝鑠輒候之義康出亦往其家

前廢帝即位加鑠中書令領司徒尋進開府儀同三司

孝武帝即位進鑠太尉領揚州刺史

大明元年進鑠太傅

二年鑠薨

子休祐嗣

休祐字休龍小字仲興孝武第三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封山陽王

大明元年徙封新安王

三年進號征虜將軍

五年加散騎常侍

七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

八年進號鎮軍將軍

孝建三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休祐少而凶狡多不法文帝每加訓誡

自天監中梁州刺史蕭秀秀薨子確以愛之欲立確爲後

晉燕王旦獻王攸等武帝之母弟也並以親賢寵遇特隆攸有才望帝深器之

宋彭城王義康元嘉三年徙豫章王進爵爲公

南平穆王鑠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封南平王鑠性愛文義與義康友善義康每入朝鑠輒候之義康出亦往其家

前廢帝即位加鑠中書令領司徒尋進開府儀同三司

孝武帝即位進鑠太尉領揚州刺史

大明元年進鑠太傅

二年鑠薨

子休祐嗣

休祐字休龍小字仲興孝武第三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封山陽王

大明元年徙封新安王

三年進號征虜將軍

五年加散騎常侍

七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

八年進號鎮軍將軍

孝建三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荆州刺史

休祐少而凶狡多不法文帝每加訓誡

自天監中梁州刺史蕭秀秀薨子確以愛之欲立確爲後

宜都王鏗年十歲時與吉昌雅言晉時先言作行左右誤排棚酒
畀風倒屋其言顛倒不異吉談無輟亦不顧視曰陵王昭曾門
爲晉陵世子聞秦豫吳興郡事悉以委鏗年纔九歲每有決斷
曾時年八歲見武帝而形容儀止端雅帝問其故昭曾流涕曰臣舅
舅新命在尚方目睹悲泣不食已積日月所以不宰帝曰特爲
兒敕之既而帝遊孫氏園宴集東宮百官皆會賦詩命鏗亦賦
目幸冶履行庭藏因侵飲賜因徙酒肉勅兒奏與語明日鏗之
曲江公遣欲年七歲出看射有一左右小兒著彈丸在右小兒不應
張弩落面欲曰樂事多端何急彈此鳥目空中翔飛何關人事
無趣殺此生亦後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復彈鳥群少年通好
此事所在遂止
晉成王子良幼聰敏武帝爲鄱陽將與裴后不詣遣舫迎后還
都已登路子良時年小在庭前不從帝謂曰汝何不讀書子良
曰陳今何爲何用讀書帝異之即以后還

晉王綏第二子年十二初從兄司徒亮薨王高拔賊徐龕軍主
倫見而奇之
子倫弟寧都侯子頭幼聰慧舅吳王晏遺詩子
梁鄱陽忠烈王妃子引達大祖子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
語義疏博綜所遺
吳平侯景字子明高祖父第八歲居喪以毀聞既長好學手不
釋卷
定襄侯祗兵風儀端有令名
南平穆王鑠高祖第九子也年十歲王者初受命洗
改解書長史王僧朗見而歎曰此兒方當大貴
歎其孩齒
綦子命世字長才少聰悟好文義年十一而孫皓爲晉所俘
晉明王大心簡文子年十三出爲卿州刺史雖不親州務發言
每合於理

建平王大球簡文子性恭慤風成初侯景廢簡文將害之大球
泣請代帝曰汝父已死汝復何言大球曰臣父死君難臣代君死
亦其宜也侯景聞而嘆之
年甫七歲聞而嘆請與曰官家尚爲侯安都解刀大球亦
去刀前進侯安都嘆曰官家尚爲侯安都解刀大球亦
西陽三大夫皆稱其才識高祖嘗謂侍讀何胥曰李固命
諸子皆如卿言卿宜盡心教導
陳伯恭伯宗王昌高祖子也昌雅性聰悟明
晉故事高祖遣陳郡謝哲譙陽蔡景歷輔昌爲郡吳興郡杜
之僚屬昌以經書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
晉安王伯茂字勸之宣帝子初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監作少
時伯茂年十餘歲留心攻事官曹倚辦
南平王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子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峯勁
有若成人
後魏任城王澄子順字子和九歲師事樂安陳豐豐至秦州小

李彪嘗數十日晉夜誦旬餘五日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曹十五
從師五日首尾日所經未見此比若夏黃童不得無也澄大
曰盛田生玉何容不爾
彭城王勰字宇和獻文子少而岐嶷姿性不羣
江陽王繼子奚年景詣少而機警尤爲父所鍾愛
清河王懌字宣文幼而敏惠孝文愛之
文遷都洛京帝六世孫也敏惠夙成辨慧王暉奚時云此子
王佐才也懌年七歲喪母哀毀過禮有大人之諸焉祖母高
賞之河間邢劭試命文遍誦之纔遍可得文遍一過便誦時年
十歲解於玉曰我家千里馬今定如何邢云此始古未有
此府水安王渾字延洛孝文第三子八歲請問於博士盧景裕
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耶祭神耶對曰有神但云祭神俟在何
頃如字景裕不能答
彭城三敗字子深神武第五子元象二年拜通直散騎常侍對

長樂郡公樓士韓敏敏拉書見波筆迹未工戲妝曰五郎書画如此忽爲常伴開玩今日宜更用心妝正色答曰昔卦羅幼爲秦相未智能書見人恒謝才具何況豈少勤誘筆迹增工當念能者何爲不作三公時年益八歲奏殺之韓

清河王岳子勵字曾絕助興敏美風儀以仁孝聞爲高祖所愛年七歲襲爵

後周齊煬王憲字叱賀拔太祖第五子性通敏有度量雖在童亂而神彩疑狀世宗初除益州總管兼益州刺史進封齊國公邑萬戶初平蜀之後太祖以其形勝之地不欲使宿將居之諸子之中尚有推擇遍問高祖已下誰堪安此任未及對憲先請太祖曰朝臣治大非朝旨委曲之事不能盡知願以愚弟之請太祖曰善遂以授之憲年幼未重地此宗追遂先盲於有此時年十六

憲子貴字紀都小聰敏沈猛絕史史便騎射解說鄉老使譯人曰貴此一歲堪爲主身之本天和四年年十歲封襄陵郡公邑一千五百戶

東平公神舉太祖族子早歲而孤有風成之量族兄宗化公深器愛之

廣宇文太祖族子性純正有器局年數歲便累石爲營伍年十歲尊行列皆有部陣之勢父永遇見之乃大喜

宋廣公愛字彌機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周禮儀禮左氏春秋公羊穀梁等書皆能諷誦大義又善屬文

宋廣公愛字彌機幼而敏達年十歲誦孝經論語毛詩周禮儀禮左氏春秋公羊穀梁等書皆能諷誦大義又善屬文

壽王瑰玄宗子開元十五年封永王巳下初八不於殿庭引謝瑰纔八歲請從諸兄行玄宗異而許之敏庭拜訖顧謂諸舅曰此兒風儀舉止大有法度

晉昌王祖初子重喜少帝嗣位初拜開封尹以年幼未出閤命左散騎常侍邊蔚知府事蔚常以帝幼時所好玩物出內庫自何器寫少帝嘉之

畏愎

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君子之未動之心中是故名物若寫君子所以先存日嚴恪事太所以有家若乃聞道太多棄天族表顯貴於宗室輝映於哲公令器當殺之重冠於軒冕於榮華服之宗輝映於哲公令器當殺之重冠於軒冕於榮華服之宗輝映於哲公令器當殺之重冠於軒冕於榮華服之宗

真美也遂共表
平常人之下
有考
吾安干職
出則旌旗
然而列侯隆
上寵如家人
常有憂色
宋臨川王義慶少善騎乘文帝以臨川戚難不復遠馬南藩徵
章王誕武帝時為侍中九年加散騎常侍領右軍將軍誕性
愔見人主自比不敢出一語帝甚愛狎坐則同席寢則
許依元嘉舊圖隨時自陳以己還制便省力扶右十餘
使諸王無仗從行或儀衛數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乘仗二扶
輿二白直共六十人拿無大小皆必從止宿伏慶理不脫朱委

曲或有言其多火帝事實的希即賜無初文帝楊州刺史廬有
六白領今刪二白餘且脫以為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陵中乘
輿出雖門外乘輿駕角皆相仍如此非於帶仰者未審此
當云何方有行來人可失哀帝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慎
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近耳亦不曾聞人道此言自不
肩并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鎮自還襄邑師先
廣州乃立甚次交部遂有聲事隨時改亦足有可得依真為
此若有疑可與王檢諸人重表但今人自之儀無所復行也又
格自且出如自處關於妓訪常思素姓扶語事着布腸不意為
異自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則有二部扇仍此下部
脫不為疑小兒奴子並有青布袴衫自齡中亦有一人真謂外
庶所服不從與哀帝在私園苑中乘此非號郊外鴻軒及合
扇

之不從至于若不照鑑且忌便當永廢將何自明今皆非但是自起宜為自安事火須必啓許從見以諸王與公卿區區每懷憂昏以相輔屋已壞上簡所用邵組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貴且勸某不少未知何以為報或當不能下誠心盡意以自新竟至終不改悔遂令陛下樂平帝答曰知亮啓以所懷及見別無微旨故亦復不解何以為報或為作頌長詩事凡諸言勸出意可尋備不關政事人也且有勸事等亦必道頃見答自頃不至某豈不欲多及至事物強言此意自澤亦當不解何以為報

府　二七十四　十一

河東王鉉建武初為設騎侍御僮僕前後大部千有餘人鉉以宗室近親數被寵賜賞賜珍寶倍於諸王鉉驕奢淫佚多所干求前後相屬又私買奴婢及田宅為人所訟有司奏鉉不奉法度請削縣四收還所賜珍寶詔書削縣二收還珍寶鉉上書謝恩因獻馬及方物帝報曰王前後有數上書求索或有不應者王勿以為恨今所上馬及方物皆不中用王之所知也

江夏王鉉建武初為設騎侍御僮僕前後大部千有餘人鉉以宗室近親數被寵賜賞賜珍寶倍於諸王鉉驕奢淫佚多所干求前後相屬又私買奴婢及田宅為人所訟有司奏鉉不奉法度請削縣四收還所賜珍寶詔書削縣二收還珍寶鉉上書謝恩因獻馬及方物帝報曰王前後有數上書求索或有不應者王勿以為恨今所上馬及方物皆不中用王之所知也

梁王肜建武初為設騎侍御僮僕前後大部千有餘人肜以宗室近親數被寵賜賞賜珍寶倍於諸王肜驕奢淫佚多所干求前後相屬又私買奴婢及田宅為人所訟有司奏肜不奉法度請削縣四收還所賜珍寶詔書削縣二收還珍寶肜上書謝恩因獻馬及方物帝報曰王前後有數上書求索或有不應者王勿以為恨今所上馬及方物皆不中用王之所知也

南郡王安建武初為設騎侍御僮僕前後大部千有餘人安以宗室近親數被寵賜賞賜珍寶倍於諸王安驕奢淫佚多所干求前後相屬又私買奴婢及田宅為人所訟有司奏安不奉法度請削縣四收還所賜珍寶詔書削縣二收還珍寶安上書謝恩因獻馬及方物帝報曰王前後有數上書求索或有不應者王勿以為恨今所上馬及方物皆不中用王之所知也

後魏東平王翰太和中為都督南討蠕蠕大破之獲其名馬數千匹及珍寶異物翰以所獲悉分賜將士不以入官

及不事政勝謚死後王恐誅酒恩惕言深辭之初孝王竝下獄吏將殺之陽侯諫以為見貪死而自縱恐就獄中上書冀奏孝王孝王亦出之平為上客

戰守備備淮南之起及更治淮南事孝以之故竟免官自傷發病而死不敢還後

東平王宇單太后內不相得元帝遣使者賜宇玉玦環因使者傳意謝死願賜環心自攻後又殺姬胸腦有司奏請逮捕有詔勿治賀元年天子乃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屬遭有司請廢疾不應又請親近仁人非法之事永以斯史朕甚痛焉其大赦天下朝賀如故

君子與之其後前所削縣如故

後漢梁節王暢少喜騎馳不遵法度父薨徙封下邳每王禮等訪問言王當為天子暢心喜與相應答永元五年頃州刺史梁相舉奏不道考訊不服有司請徵詣廷尉詔報使和帝以親親之恩勿治

永建四年封濟北王安嗣父惠薨安年十歲服喪三年

順帝永和元年封北海王興嗣父翼薨興年十歲服喪三年

桓帝建和元年封平原王祐嗣父勝薨祐年十歲服喪三年

人甚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王技歌吹者悉還本屬廄馬皆上還李善臣賜以骨肉近親出程北行清涼館得生活歲餘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太官食大官張宮縣設鐘虡陛下加大恩顛倒自悔之門假臣以公卿奏臣罪惡當誅當傳後世臣小人負見明詩不能即時引作陛下哀臣令得喘息竊恐若不聽許臣實死前以父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地誠臣主心臣欲久還所受恐天恩不聽盜竊榮寵於臣榜笞足詔報曰辰惟王至親之屬尊敘之義博通古今有司奏王不良不能防邪王今有司紛紜有言今王深思悔過歸自克責陛下然後乃止匪由于發在彼小子謂和帝也初過乃克改前愆仁之大匪由于發在茂率休德為不云手一謙而加益小有言焉若稽自愛惟勉

開司馬門出入祖太宗植以不臣安次曹仁為闕羽所圍太祖以植矜高南中郎將行止屢違制令有所勅戒植不能奉命又帝即位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安鄉侯丁儀共以植醉酒傳詔開門令公車令坐不下馬收均植奏劾之太后故徵植入見流涕為均請命帝亦為之改容其年朝京師植自恃寵親貴而性實忠烈每進見輒陳政治得失及諸侯王之道以此見異於諸侯帝雅愛之數賞賜之

太和三年封東海王霖嗣父徽薨霖年十歲服喪三年

青龍三年封東平王徽嗣父霖薨徽年十歲服喪三年

景初元年封燕王宇嗣父旦薨宇年十歲服喪三年

正始元年封中山王衍嗣父勰薨衍年十歲服喪三年

嘉平元年封常山王演嗣父勰薨演年十歲服喪三年

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封陳留王奐嗣父蕤薨奐年十歲服喪三年

相入有餘乞裁食賜賜數親疏常適陵五等還所食向縣侯相入有餘乞裁食賜賜數親疏常適陵五等還所食向縣侯

嗣小妻三十七人共無子者減本家自畢楊氏嗣小妻三十七人共無子者減本家自畢楊氏

張垂箇召至山之日馳心謹敬無敢不奉願陛踐之懷
第拉至反仄謹赴家願詩二篇文帝喜其詞義優詔答勉
中山恭王衮明帝青龍中來朝帝為有司所奏前發哀
愛懼戒勑官屬飲讌帝尋其意二年復所封邸
梁敬王茂性慢很無寵於太祖文帝太和元年徙封鄄城公以
不開禮教長大務善道先帝以為古之立諸侯也皆為賢者設
姬此有未為後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為言如聞武
帝以知術昔之非今封武為鄄城王
愚司馬虎字子恕就高陽王賢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為學
不樂然好色薄行為堅所貴敬不得為嗣雖名出繼實嫡之也
能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博覽群情籍甚其總集篇
宋康城王義康轉改于余陵南鄉於大體長史劉延等
以朋黨伏誅義康出鎮豫章帝遣沈門檀惠琳問之義康曰弟
子有還理不思琳曰恨公不謝數百卷書後以沉檀謀反事免

為庶人徙安成因請書見准南厲王長事厲書於疑極言討代數
此我得罪為宜
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子良少而狂俊不拘禮度更服危冠
交遊兇雜無善屠牛謀以為肴於宅內沽酒好騎射征中書侍
郎舞求試邊州帝以其輕脫無威望聊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
郎上表請自解帝手詔責之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請普通五
年坐於宅鑄錢為有司所奏下詔削爵為永寧公受苦陵戚至
夏有物追深令受苦陵戚至門恒盡禮敬意甚加道特疾又精
梁高祖長子以為晉陽太守
南平王恪性麤狠初封安年少未開庶務安之舉下百姓每逋一
斛數急商錢方得開徽資客有江仲舉辭遠王憂卿庶仲客
四人恒被捉過並有富積共人間歎曰之千貴恭五百正手斷

廣大宅還妻武帝許焉之舉下百姓每逋一斛數急商錢方得開徽資客有江仲舉辭遠王憂卿庶仲客四人恒被捉過並有富積共人間歎曰之千貴恭五百正手斷

史任遵妻見武帝以人間語問之恪大慙不敢一言後斬卿
梁高所惡以善政稱
後魏孝明王轉孫樂太武幾許定州刺史封中山王薨於洛
晉清約簡慎史稱賢平
孝閔王毓孫暉業以父薨嗣長為襲節減國二千戶
頃減之而能慎有志節位司空太尉
此爵承宴簡乎王後又減戶五千暉業以前減未滿
前禁府鉄鉞而見焉後以事削爵為侯
女德王延字為定州刺史適郁多不決武成使鞭之殺其屬吏
九人徙具涿自改悔
周武王元邕高祖第十二子初為遂州總管坐事免
折節自脩甚著聲績

後唐天祖母弟南昭院殺不辜初嗇濱州祖微申戒約已足
殺身不欲

古之有天下者莫不封建宗子夾輔王室親之以脈膚之禮厚之以寶玉之賜既以脩睦而申恩成周以來或加之麻禮推以尊稱錫以車服之數厚以寵祕之袁靡過官府備給騎從侯國益賦懋賞延國像以昭其美下詔以揚其善蓋所以尊者弥尊寵愛愈深又以表之賜送終即遂殊其塋瘞之制極禮命之優厚褒崇若此所以强幹固本興仁宣化法敦族睦親也

周公旦武王弟歸政成王欲老成王留之爲大師屏予冀幸周公之德也又分魯公以大路大旂（旂通作祈）夏后氏之璜封之繁弱（繁弱古之良弓名）殷民七族（七族謂陶氏施氏繼氏樊氏錡氏終葵氏蕭氏）以昭周公之明德

衛康叔封武王弟也成王賜伯禽祭器以章有德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旂（綪茷旂名）大呂（呂樂名）

唐叔虞武王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沽洗（鞏沽洗名）

魯公康叔唐叔三叔者有令德故賜之以分物

漢高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六年立爲楚王文帝尊寵元王子二人皆爲列侯

漢吳王濞高祖兄子初封沛侯高祖十二年立爲吳王都廣陵

漢江王非景帝子初封臨江王十一國反吳楚者至濞江王不應反守無二心者景四年孝景皇帝乃破獲山王朝京師爲臨江王坐侵廟壖地爲宮上書謝罪景帝不忍誅徵詣中尉府自殺

漢孝王武帝子竇太后少子太后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將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天子弟及時非年十五上書願請擊匈奴上許之賜非黃屋左纛（黃屋左纛天子車蓋也）

公之明德

衛康叔封武王弟也成王賜伯禽祭器以章有德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旂（綪茷旂名）大呂（呂樂名）

唐叔虞武王成王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沽洗（鞏沽洗名）

魯公康叔唐叔三叔者有令德故賜之以分物

漢高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六年立爲楚王文帝尊寵元王子二人皆爲列侯

漢吳王濞高祖兄子初封沛侯高祖十二年立爲吳王都廣陵

漢江王非景帝子初封臨江王十一國反吳楚者至濞江王不應反守無二心者景四年孝景皇帝乃破獲山王朝京師爲臨江王坐侵廟壖地爲宮上書謝罪景帝不忍誅徵詣中尉府自殺

漢孝王武帝子竇太后少子太后愛之賞賜不可勝道將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天子弟及時非年十五上書願請擊匈奴上許之賜非黃屋左纛（黃屋左纛天子車蓋也）

淮南王安高帝子厲王長子初封阜陵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淮南王都壽春

衡山王賜文帝子初封安陽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衡山王都邾

廬江王賜文帝子初封陽周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廬江王都舒

城陽王喜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城陽王都莒

濟北王興居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濟北王都博陽

河間王良景帝子初封爲河間王都樂成

廣陵王胥武帝子初封爲廣陵王都廣陵

淮南王安高帝子厲王長子初封阜陵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淮南王都壽春

衡山王賜文帝子初封安陽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衡山王都邾

廬江王賜文帝子初封陽周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廬江王都舒

城陽王喜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城陽王都莒

濟北王興居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濟北王都博陽

河間王良景帝子初封爲河間王都樂成

廣陵王胥武帝子初封爲廣陵王都廣陵

淮南王安高帝子厲王長子初封阜陵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淮南王都壽春

衡山王賜文帝子初封安陽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衡山王都邾

廬江王賜文帝子初封陽周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廬江王都舒

城陽王喜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城陽王都莒

濟北王興居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濟北王都博陽

河間王良景帝子初封爲河間王都樂成

廣陵王胥武帝子初封爲廣陵王都廣陵

淮南王安高帝子厲王長子初封阜陵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淮南王都壽春

衡山王賜文帝子初封安陽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衡山王都邾

廬江王賜文帝子初封陽周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廬江王都舒

城陽王喜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城陽王都莒

濟北王興居高帝子初封東牟侯文帝即位四年立爲濟北王都博陽

河間王良景帝子初封爲河間王都樂成

廣陵王胥武帝子初封爲廣陵王都廣陵

詔家建武十一年卒帝使使者迎喪親自臨卑
行越矣劉般宣帝玄孫建武十九年行幸南詔謂群中諸侯行
能太守薦言般東海恭王彊之子有般殷繼絕
百万猶二百四万以下得與賓客沛國魏郡各二百四万以下得與賓客
以德自給遣送之物務約省衣足欲形才重及器物於前
以車馬早晚行之此將作大匠留連廢時
薦般在國口無擇言行鮮從遊宜蒙進爵明帝嘉之十年徵般
行執金吾事從至南陽還為朝侯明年兼屯騎校尉時五校官
顯職閑而府寺實盛輿服光麗從巧鼎給故多以宗室肺腑居
之每行幸郡國般常將長水胡騎從帝即位以為長樂少府建
初二年遷宗正般妻李厚加賜贈家坐坻於墮節陵下
東海恭王彊光武長子建武十年封為東海王二十八年就國
帝以彊寵不以過去就有權故優以大封兼食魯郡合二十九
縣瑯琊黃墟頭宮殿設鍾虡之縣擬於乘輿彊臨之國數上書
讓還東海又因皇太子固辭帝不許深恭敬之以禮意示公

御初魯恭王好宮室起靈光殿甚壯麗是時猶存故詔魯國勿
水平元年彊病帝遣中常侍銅洎令將太醫業驛視病詔沛
王輔嘗南王庶陽王延韜魯及悉臨命上疏謝曰臣榮恩得
備蕃輔特受二國官室禮儀事事殊異竊自思惟自愧不謹連年被疾為幕延憂念皇太后陛下哀憐臣疆感動
發中數遣使者太醫令承方役道術終驛不絕臣伏惟厚恩不
知所言臣疆浸困終不復全見闕庭本水惟願孤負恩情恨黃泉身既夭命孤弱復為皇太后陛下
愛慮誠悲誠痛恩哀小人也假當顧臣後必非所以全利之也
誠願還東海都天恩愍哀以臣無男之故使以支小國侯比
陌等常計今天下新雖大憂惟陛下加供養皇太后數進御膳
臣疆困劣言不能書願並謝諸王不遑永不復相見也天子覽
書悲傷從太后出幸津門亭發哀使大司空持節護喪大鴻
臚副宗正將作大匠視喪臨壙以珠襦玉匣龍旌虎賁軒縣
載龍加虎

賁百人詔楚王英趙王栩北海王興濟陰公主比陽公主及京
師親戚四姓大人小侯皆會葬帝追惟疆深執讓儉不欲厚葬
以遵其意然是特詔中常侍杖策及東海傅相王莽謝好禮
以德自給遣送之物務約省衣足欲形才重及器物於前
以車馬早晚行之此將作大匠留連廢時
東平王蒼光武子少好經書雅有智思明帝甚愛重之及即位
拜為驃騎將軍置長史掾史員四十人位在三公上驃騎將軍
以優大者置參上騎騎將軍次之車騎將軍次參上騎騎將軍
後數陳乞辭去難切永平五年乃許還國而不聽上將軍印綬
以驃騎長史為東平太傅掾史中大夫令史為王家郎加賜錢
國將賜宮人奴婢五百人布十萬匹六年冬帝幸魯徵蒼從還京師明年春入朝
為人美須顧要帶八圍明帝幸詔國中傳曰日者聞東平王須
發何等最樂言為蒼最樂其言甚大副是要腹矣今送列侯印

十九校詣王子年五歲已上能趨拜者皆令帝之十五年春行
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万布四万匹章帝即位尊重恩禮踰於
前世話王莫與為比建初元年地震蒼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
讀厚賜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瑕瞞不而瞞誠明斷獨決人奏
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或短或闇鷹是復處高非何者災異之咎
緣政而見今政元之後年飢人流此誰之不應歟所宜又改
解詩不次手未見君子愛心仲舒見君子我心則降忘惟嘉
謀以效奉行冀褒禮厲勸報王德特賜王錢五百万六年冬蒼
上疏求朝明年正月帝許之特賜裴綾百匹王錢五百万六年冬蒼
十万帝以蒼留涉冬露慈恩賜裘衣及大官食物珍果使大鴻臚監護送到郡邸迎帝乃親自消除導
豫設帷帳其錢帛器物無不充備下詔曰濮伯父歸國

上按武帝紀元朔元年詔曰朕聞五帝不相襲而治三王不同禮而王……有異……
……
……

尊號曰聖朝且愚惟知言從事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到遷以許識卑賜爵關內侯帝即位諸王就國鄧太后特留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上柳取東宮車騎法物以充家不得等正為清河中大夫鄧太后以殤帝稚弱留邸後立是為安帝殿藝道同宗持重與宗正共事帝每使車騎將軍鄧騭奉璽紱之使長樂衛尉朱寵射中騭者二人騭讓寵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海恭王太后使持送還京師安所生母左姬薨與王合葬廣丘

濟北惠王壽章帝子立三十一年薨永初中以子嗣國用不足始封王壽城為錢為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惟壽最尊親特賜錢三十萬布三萬匹

東海王臻於王薨無子國除永初三年和帝兄弟恤愛孤弱至存純備仁義兼引賢嘉善史勤善廣恩為國所先襄者東平憲王蒼次子以封土宇以樹風德

廣城王和性至孝大人薨行喪陵大墜崇殊禮傅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即王還客

輕任城王尊武帝子黃初初就國詔曰先王之道肅勤親並親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翼帝室以崇社稷海內賴之定朝士歸功於王為增邑五千加萬戶四年薨都尉奉璽紱曰威至轟場鼓鼙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陳思王植武帝之子初封雍丘王黃初二年立為東征將軍統諸軍以討吳改封浚儀王其年冬徙封東阿王

幸禮孝敬自然事親慈愛送終過哀降襲從士庶終三年和帝兄弟恤愛孤弱至存純備仁義兼引賢嘉善史勤善廣恩為國所先襄者東平憲王蒼次子以封土宇以樹風德

去來世克孝念茲皇祖今增睦封五千戶孫弟儉五百戶光烈海王壽以近帝之尊少襲王爵厥後多福未如親親而能克己

城人徙封彭城

中山恭王衮武帝子黃初三年封北海王其年黃瑞見郡而章水泉上書賜錢百萬詔曰昔晉叔虞封於東平獻頌斯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問哀有之遣大鴻臚持節即拜為大將軍假節督青徐三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鎮東將軍領東平相徙封濟北王

林亞就省疾及薨詔命王林留就葬事

宗正丞恭監護其喪

安陽鄉侯休太祖族子少值喪亂廢伍至吳大祖東義兵共起見太祖太祖謂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伐使領虎賁給宿衛及為領軍將軍假節督諸軍事車騎將軍文帝即王位拜大司馬加侍中錄尚書事與撫軍大將軍曹真參錄尚書事

南將軍以從事鄢陵侯彰征烏丸文帝在東宮為書戒曰汝為將軍法不當如征南祝及即王位拜大司馬將軍都督荊揚

益州諸軍事增邑二千前三千五百戶追賜仁人以謚曰悼侯

陵侯置守冢十家

陵侯貞太祖族子也明帝時為大將軍屯洛陽以備北虜諸軍罷還貞留屯鄴而不能克壍邑計二千九百戶四年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貞病帝自幸其第省疾貞薨帝追恩貞功詔曰大司馬曹休宗室之士可謂能持盈守位勞謙其德者也其封貞五子為列侯

武安侯孟初陵侯貞子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共親愛之及即位封陵侯貞子少以宗室謹重明帝在東宮共親愛之及即位封孟初加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龍任有殊齊王即位賜爵復上殿不趨劍履入朝

曹安平王字宣帝子薨謚曰哀侯

有司奏諸王未之國者可置官屬權不備帝以字明德篤親遂備置官屬又以字內有親戚分有交游東下之賓而用不

豐表鎮二千五元會認安平王孝興車上殿帝於席前迎拜
既坐帝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孝興輒止之又給以
丹墀青蓋車乘雖見帶劍履而止之又給以
輦車黃門侍郎一人騎從二十人常隨帝於太
極東堂議政事已詔曰王動德趨進尊寵無已期間在位臨人
所倚無永百數節抑謙尊意忽忽恒須裘感功其以安國縣邑
班秩朝朝一具衣一襲絳練百匹錦布各五百匹錢百萬餘子
制以供費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舊事隨長親
拜盡家及舞子並不都尊卑禮衣動左給鼓吹部鼓太
武百人吉凶導從二十騎人前後鼓吹部鼓太
平元年詔曰王幹宣帝子武帝踐阼封給鼓吹部鼓太
康末加侍中特假金章紫綬次三司東宮即位劍履上殿入
朝不趨
永熙元年武王伯宣帝子大康四年薨遣謁賜秘衣服劍具棺柩東
葬物還侍中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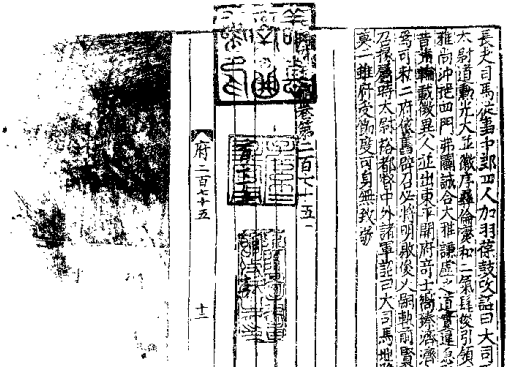
秩加武王鼓宣帝子咸寧中以終亡在國界省封給羽葆鼓吹
病薨遣贈大司馬加侍中假黃鉞
汝南王亮宣帝子武帝踐阼封扶風王二年徙封汝南王薨南大
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開府假節之國給追鋒車輜軿車鼓
五十人儀仗為侍中武帝臨喪出為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荊州
諸軍事出鎮許昌加劍履之舉楊駿誅徵為太宰録
尚書事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增掾屬十人給千兵百騎為楚王
瑋矯詔所殺瑋死追復爵位以東園溫明祕器朝服一襲錢三
百萬布萬匹諡曰元王葬禮如安平王故事廟設軒懸之樂六
佾六十人舞郊祀宗廟之樂六佾六十人舞
義陽王望安平王子泰始三年詔進位太尉中領軍如故置太
尉軍司一人參軍事六人騎司馬五人又增置官騎十人并前
二十人假羽葆鼓吹
高陽元王珪子泰始十年薨詔遣兼大鴻臚持節監護
喪事賜車駟羽葆鼓吹儀同三司進有殊寵泰世而帝每加優禮之
武城穆王權宣帝弟景初中以侯入朝賜衣服劍履上殿
將軍都督守諸軍事泰始中入朝賜衮冕之服
大原王瓌安平王孫泰始二年就國四年入朝賜衮冕之服遷
東中郎將十年薨詔曰夙乃心忠篤智器雅重歷位文武有幹
事之績出臨討士秉義懷附鎮守許都思謀可觀不幸喪朕
甚悼之今安厝在近其追贈前將軍
齊獻王攸文帝子景帝無後命攸為嗣武帝踐阼封南大康
三年詔曰齊王攸明德清暢忠允篤誠以母弟之親受台輔之
任化命立勳朝夕王室宣登顯位以備其階其以為大司馬都
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假黃鉞將本營人親騎鼓吹二部官騎滿二十人置騶司馬五人明年詔
收曰惟我有晉受天明命光塵群后越造王國于東土錫茲青
社用建厥冒我邦家茂哉無怠以承厥宗朝之詔下大常議崇錫
之物以密邇帝親又以攸子冀為世適王未息使備物典策

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奏鼓吹部重乘車之副從為依漢諸侯禮
河間王顒太原王暉子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以有清
名轉封愛士與諸王俱來朝武帝歎曰可以為諸國儀表
西陽郡王羕以南王亮子永嘉末為撫軍大將軍
及元帝踐阼進位侍中太常以羕嫡嗣為設軒懸之興初
録尚書事尋領太宗師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薨追贈大將軍
王敦平領太尉明帝即位以羕宗室冠冕特為之拜明帝臨終
秉與王導同受顧命輔成帝時帝幼沖郭太后臨朝攝政
汝南王祐汝南王亮孫永安中襲惠帝世位帝蜀安帝反國
及帝還洛以位帝元六百人給之祐直即部子門
秦王柬武帝子咸寧二年封為秦王春薨諡王故附
其後論為太尉論子承元元年薨謚曰哀王承襲位

王收故事廟設動懸之樂
武陵王晞元帝子穆帝即位累遷太宰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
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圖讖
穆王曩元帝子鄭夫人所生母有寵元帝特鍾愛洎篤帝
為之撫育而薨年二歲帝悼念無已將葬以嫌既封別國加以
成人之禮詔立凶門柏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其崇
會稽王昱元帝子太和元年進位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贊
拜不名劍履上殿給羽葆鼓吹班劍六十人昱固讓
會稽王道子簡文子太元初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領司
徒謝安薨詔領揚州刺史鎮尚書疾篤加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領揚
文武一以配驃騎府固讓不受公卿又表進位丞相揚州牧假
黃鉞羽葆鼓吹並不受安帝即位有司奏進位大司馬假黃鉞備
殊禮又不受後并世子元顯俱為恒玄所害及玄敗大將軍武
陵王遵承制下令曰故大傅公忠簡二世契闊皇家翻覆之重

地恩隆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
晉天未靜亂猾惰建動亟宇宙貴人鬼威準承性情常
開皇猷允正幽顯式敘宜崇明禮體以旌舊典追崇大
將軍可加殊禮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大司馬加羽
葆鼓吹又丞相加黃鉞侍中如故事追贈驃騎為大司馬加羽
葆鼓吹又丞相加黃鉞侍中如故事追贈驃騎為大司馬加羽
府宜便遷改可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兆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
恂之迎遺子安成哀王弘子元顯曰未平蜀不時遣義熙元年合葬
于王妃陵追謚會稽文孝王道子世子元顯曰忠
武陵忠劭王晉威王子桓玄襲位安帝蒙塵于尋陽義旗興復
詔遣綏撫荊楚及宣城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餘悉如
舊鼓吹羽葆鼓車園邑明樞架朝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百匹策

贈太傅葬加殊禮
瑯邪王德文安帝母弟元興初桓玄執政進位大宰加殊禮之
服錄錄總百揆平拜大司馬領司徒加殊禮義熙五年薨于石



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加羽葆鼓吹詔曰大司馬明德懋親
太尉道勳光大並徽序彝倫隆和二氣肆侯司須恩優鼎鉉
雅尚沖挹四門弗關謙盛之道實違公賢共世之務
昔漢輔載徽皇人並出史稱府寄之重簡於斯今
宰司秩二府俊喜俾乂將明敬授人嗣勳前賢矣於是始
召掾屬時太尉裕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六條一揆府寺
莫一非府寺總度可與無我等

乃遷宮韶曰疑明哲至親歟勗崇始德懋至朝遠光區殷至夢近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今便隔哭九泉之禮宜倫其制歟以發鬼之服追明於崇命服一具次一襲發事一依東宮王故事大鴻臚持節護葬官朝夕送葬大司馬大傅二府文武悉會送葬陵玄子良上啓曰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斷命崇異在東則崇王倫山陵之儀在晉則齊王冏殊服之命之贈江左以來典親是顯故發發鬼之典實而不傳褒賢人獎其位非禮歟省葬王故事與今不殊縣攜正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正謂是情有理通義有理塞若事乖變革則且誤齊輪今衆之情有猶鑒順之從宜故大司馬臣和若於天性義篤於士身節義素勤王室寤於御物率土恒規物心頓挺下類致僞之容淡泊於清貞靜和於動物之色優柔於靜敬

府　二百七十六　五

韶之明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為義行終慶斯德重本源於小善可開悅於詩書勤始無無於小惡可閉悅於詩書勤始無無於小惡可閉悅於詩書勤始無無於小惡可閉

爲領軍將軍領軍之據諸王所未爲重寵遊宴常侍於御
從恩特以帶章王雖出給油給車隆昌元年改選侍中驃騎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
桂陽王鑠太祖第八子性清儉有令疾常枕卧世祖臨視賜床
帳衾褥
始興簡王鑒太祖第十子永明九年進爵爲郡有治績五年成
事世祖以與鑒又剛卓隨宰右頭受奇貨賜
竟陵王子良武帝第二子建元二年爲丹陽尹加侍中改
下致敬子良永明元年從爲侍中都督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
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亞明年入爲護軍將軍車
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領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出鎮
軍將軍五年進位司徒給鼓吹二部增班劍爲二十人六年給
即位進位太傅增班劍三十人隆昌元年加殊禮劍舄上

朝不趨拜傳不名其年薨葬依常處分子昭秀嗣
給朱團油名秘器隨從發哀如服衆所應位大將軍持節進
號大將軍餘如故遷司徒領尚書令假黃鉞侍中如故
王世祖故給九旒鸞輅駕六龍備命之禮使持節常侍
侍衛如故劍百人奏樂依晉安平王孚故事
晉安王子懋武帝第七子永明十一年給鼓吹一部增班劍爲
四州二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增爲二十人
服朱輪車以邊州須風望故特奏之
隋郡王子隆武帝第八子帝以子隆能爲文謂王儉曰我家更
阿重出賢爲皇家藩屏永明六年給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南兗州刺史給鼓一部
南康王子琳武帝子以無龍故最見愛太尉王儉因請爲武帝

南豐伯宋公太祖從祖弟也世祖親遇與諸王無別代久
傳積無緝爲父帝聞之愈恨惜謂曰錢五萬可一具布百疋
端二百疋遣金紫光祿大夫謚曰敬伯子顗胄嗣家業襲爵郎
太祖謂亦公曰顗胄輕朱被身躁其進轉實足慰人意遭父喪
歡御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賦勉勵顗胄好支弟顗
之才明帝廢立賜顗胄常所乘白牛與元年爲行中尚書
今盛八州軍事行刺州刺史及平和帝出臨昭湖湖行中丞相太
曲汝縣公進先太祖兄衡陽元王道度之子明帝初即位誅宗
諸第唯遺光共謀議建武二年遣驍騎將軍侍給
通侯直敢收後加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
即不敢開府儀同三司

歟城歟公道光遇昌弟也遷武中官至征虜將軍梁州刺史永
泰元年帝愛遇昌兄弟如子甚痛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帝以閬徐孝嗣李嗣曰豐城本資高歟贈以班台如爲小過
帝曰朕乃欲存高代崔則此我私兄弟子不得與計
南郡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永明七年有司奏依班劍二十人
歟吹一部南譙王蕭子良十一年給皇輿三望車加羽葆鼓吹
王儀同開府三司給伎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業武帝長兄懿之子也位尚至行中衛將軍
軍爲東昏侯所害和帝中興元年追贈侍中司空領大
臨朝改贈大傅天監元年追崇永相王爵加九錫贈輼輬車
黃鉞左右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人仗皆
安平王敬事

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天監元年爲
又給歟吹一部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
四月薨至葬鸞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
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夏切弱齡行彰素侶
誠情自至事越基地惟公弟父司神御歷位台
無異誠朕友至家國兼情方切樊踐後務
爲司徒公百官總己以聽天下初司
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班
劍四十人給鼓吹一部
安成康王秀太祖第七

盧五年以公前將軍加領軍將軍令
給歟吹一部班劍二十人
之甚痛惜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
南平元襄王偉太祖

天監元年遷督荊雍二州假給鼓吹一部十三年改爲左光禄
大夫加親信四十人餘給如舊荊州刺史永
恭元年帝愛遇昌兄弟如子甚痛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帝以閬徐孝嗣李嗣曰豐城本資高歟贈以班台如爲小過
帝曰朕乃欲存高代崔則此我私兄弟子不得與計
南郡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永明七年有司奏依班劍二十人
歟吹一部南譙王蕭子良十一年給皇輿三望車加羽葆鼓吹
王儀同開府三司給伎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業武帝長兄懿之子也位尚至行中衛將軍
軍爲東昏侯所害和帝中興元年追贈侍中司空領大
臨朝改贈大傅天監元年追崇永相王爵加九錫贈輼輬車
黃鉞左右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人仗皆
安平王敬事

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天監元年爲
又給歟吹一部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
四月薨至葬鸞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
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夏切弱齡行彰素侶
誠情自至事越基地惟公弟父司神御歷位台
無異誠朕友至家國兼情方切樊踐後務
爲司徒公百官總己以聽天下初司
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班
劍四十人給鼓吹一部
安成康王秀太祖第七

盧五年以公前將軍加領軍將軍令
給歟吹一部班劍二十人
之甚痛惜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
南平元襄王偉太祖

天監元年遷督荊雍二州假給鼓吹一部十三年改爲左光禄
大夫加親信四十人餘給如舊荊州刺史永
恭元年帝愛遇昌兄弟如子甚痛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帝以閬徐孝嗣李嗣曰豐城本資高歟贈以班台如爲小過
帝曰朕乃欲存高代崔則此我私兄弟子不得與計
南郡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永明七年有司奏依班劍二十人
歟吹一部南譙王蕭子良十一年給皇輿三望車加羽葆鼓吹
王儀同開府三司給伎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業武帝長兄懿之子也位尚至行中衛將軍
軍爲東昏侯所害和帝中興元年追贈侍中司空領大
臨朝改贈大傅天監元年追崇永相王爵加九錫贈輼輬車
黃鉞左右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人仗皆
安平王敬事

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天監元年爲
又給歟吹一部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
四月薨至葬鸞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
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夏切弱齡行彰素侶
誠情自至事越基地惟公弟父司神御歷位台
無異誠朕友至家國兼情方切樊踐後務
爲司徒公百官總己以聽天下初司
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班
劍四十人給鼓吹一部
安成康王秀太祖第七

盧五年以公前將軍加領軍將軍令
給歟吹一部班劍二十人
之甚痛惜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
南平元襄王偉太祖

天監元年遷督荊雍二州假給鼓吹一部十三年改爲左光禄
大夫加親信四十人餘給如舊荊州刺史永
恭元年帝愛遇昌兄弟如子甚痛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帝以閬徐孝嗣李嗣曰豐城本資高歟贈以班台如爲小過
帝曰朕乃欲存高代崔則此我私兄弟子不得與計
南郡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永明七年有司奏依班劍二十人
歟吹一部南譙王蕭子良十一年給皇輿三望車加羽葆鼓吹
王儀同開府三司給伎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業武帝長兄懿之子也位尚至行中衛將軍
軍爲東昏侯所害和帝中興元年追贈侍中司空領大
臨朝改贈大傅天監元年追崇永相王爵加九錫贈輼輬車
黃鉞左右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人仗皆
安平王敬事

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天監元年爲
又給歟吹一部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
四月薨至葬鸞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
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夏切弱齡行彰素侶
誠情自至事越基地惟公弟父司神御歷位台
無異誠朕友至家國兼情方切樊踐後務
爲司徒公百官總己以聽天下初司
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班
劍四十人給鼓吹一部
安成康王秀太祖第七

盧五年以公前將軍加領軍將軍令
給歟吹一部班劍二十人
之甚痛惜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
南平元襄王偉太祖

天監元年遷督荊雍二州假給鼓吹一部十三年改爲左光禄
大夫加親信四十人餘給如舊荊州刺史永
恭元年帝愛遇昌兄弟如子甚痛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
司帝以閬徐孝嗣李嗣曰豐城本資高歟贈以班台如爲小過
帝曰朕乃欲存高代崔則此我私兄弟子不得與計
南郡王昭業文惠太子長子永明七年有司奏依班劍二十人
歟吹一部南譙王蕭子良十一年給皇輿三望車加羽葆鼓吹
王儀同開府三司給伎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
梁長沙王業武帝長兄懿之子也位尚至行中衛將軍
軍爲東昏侯所害和帝中興元年追贈侍中司空領大
臨朝改贈大傅天監元年追崇永相王爵加九錫贈輼輬車
黃鉞左右羽葆鼓吹挽歌二部武賁班劍百人仗皆
安平王敬事

臨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天監元年爲
又給歟吹一部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
四月薨至葬鸞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
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夏切弱齡行彰素侶
誠情自至事越基地惟公弟父司神御歷位台
無異誠朕友至家國兼情方切樊踐後務
爲司徒公百官總己以聽天下初司
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并給羽葆鼓吹一部班
劍四十人給鼓吹一部
安成康王秀太祖第七

盧五年以公前將軍加領軍將軍令
給歟吹一部班劍二十人
之甚痛惜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
南平元襄王偉太祖

其勞力車駕至禹圖去賊營數里頭逕等出戰諸將大破之追
部分諸軍將攻賊壘其夜奔追李文矣甚語說曰悄短命也死
生大分今吾為力危懇當成不濟矣華敗願達國家免庶在此
一舉杜機所以奮在汝身霞子孟以異姓受付況汝親賓可不
勉也遲汝曰于於布衣猶為知己盡命況臣託鑒先皇臨暉陛
下誠應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但日出入隨從為跨時與及
陵龍靈神清副之遐通使王疑惑陛下疲臣便為未盡如然之美非
矣此乃周旦通逃成王疑惑陛下疲臣便為未盡如然之美非
所以弼導非所以辭勤請遠正命即成陛下日鏡之明下
念萬臣志況之渴李文矣之臣吾尋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
宣武曰述第六表親清規務貴與白雲俱飛榮棒紋以松竹
為心吾少與綱踩提遇趣每請解朝纓還舊山綱吾百年之後其攜纓
弊蟬蓑及汝其沖挹之性也使成王之明親從簡舉于亦善乎

城為若子勿遵吾勉及李文不起于行宮遍相與事痛哭侯
射任城王澄及入知平常親疾進膳可使外奏皇日違宛城乃
進安輿於郡廨事得加敬慨深載卧輿內外莫有知者
虞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宣武會崩祥宮至西陽乃發喪行服
宣武即位綱說授李文遺物數絕咸陽王禧統綱為傅在魯
陽郡外父之乃入謁綱曰汝非但半勤亦危險至極綱恨之對
曰兒識高年長敬知和握並騎虎不覺觀錯曰汝
恨吾後至耳白李文不孫漏常若中親侍醫藥成效不離左右
至於吉凶哀慟百官臨會帝悉名號因之以遷怒濁每被譴責
宣武嚴切驚竟近侍動將誅斬綱悉心竭力和雖悲傷外
示吉容出入俯仰和無異及至葬日陽也東若官屬勸令衰絰有
異志綱慷慨而綱推誠盡禮至無疑介宣武立綱幸優弟及
京非關手暴虐不法詔拒綱林賓幽守諸王於其

第綱上表切諫宣武不納綱既北山水之道又絕飲食之造推
聞妻子驚慟了樂
清河王懌宣武初為司徒高肇以帝舅龍任經
歲稱疑去長安懌等為之表北土綱等為之上表北土綱等為
宜相繼勸進懌不為之動乃謂肇曰天子兄弟若有錢而炎不
絕成孔階又白肇曰今若不早為之所則禍將及矣肇以為
然乃奏懌為侍中都督冀州刺史出為外鎮懌既行肇
果以他事誅之懌子冠軍將軍侍中太尉公領軍將軍
為己任領軍元又太后之妹夫肇誅之以法又斬其子通

直郎宗正卿奏希又旨告懌謀反懌將入明得懌懌以忠而獲誅乃為懌忠烈之士為傳二十卷
以見意焉
陽平王新成長子頤為侯朝大將軍領宿衛新州刺史及帝加
刺史樓煩諸郡及遷使推頤為王頤宏以狀聞赤等伏誅帝是
皇州刺史元壽子頤和為徐州安東府長史刺史元法僧汝頤
和與魏校擒執十餘人帝與頤和曰頤和與同宗別法僧
是壽春之王頤和與同宗別法僧
僧猶欲與頤和曰可兄作惡鬼不能生為
神色自若庭義村頤赤州刺史
世城王武子勁善為騎射孝明初徙武邑將軍徙安
妻曰僧既遊魂關隴境外兵雄斯日不可復制即徙
資紹變厚秩思以埃塵用裨小海日園封徐州去京近遷
乘九千餘貫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以充雷用鼓大復其

憂而不許之起冢為築正少郡
中山憲武王子熙延昌中出為相州刺史孝莊初劉誕元又陷紹宗
宮潘詔殺清河王懌紹宗元又數道如此勢可忍
之臣忝籍枝葉與盡力命碎首屠肝以之若賊今雖李義兵勢
甲人萬大旋既進又武爭先與并州刺史爾朱榮同
黃門王潤徐州刺史齊王蕭寶夤俱發無仰遇祖宗之靈附
義之命前鋒先醜東道三軍星馳赴難置兵
温城伏聽天旨即兵起南十日為其長史卿元尊等所執遇害
靈太后反正贈侍中都督冀定瀛相四州諸軍事大將軍
太尉公益曰文莊王
常山王昌弟孝為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官者干政多門親枯
古今名如貴后凡為四十卷奏之遷冀州刺史為爾朱榮所執榮
不遜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孝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封類通
書表朝廷天子嘉之顥至孝莊即

東阿侯忻之高河王紹之孫性躁武有力孝莊帝之崩介朱榮
元天穆也忻之密啓臨事之日先得特正手斬二人及牒之死
百餘人與忻之國家簡
青州刺史昂弟暹為南兗州刺史元顥入洛暹據州不屈莊帝
嘉宮刻汝陽王
北海越郡王琛高祖之弟也少時便弓馬有志氣高祖既輔天
子以疑後歷牧幽并二州初授豫州敕令常侍鎮西將軍都督
勤恒北率先左右
彭城景思王澄為大師領尚書自武成帝東遷邺幸汲郡留澄
河清三年三月薨遺令子禮拜數十人讓封澄為王許禮使
者經內省至內室稱孤寡澄之馬陷以曰刀鋸引向南殿澄
大呼不從遂害朝野痛惜焉
任城王湝為瀛州刺史後主時尊加湝大尊相及安德加
真讓於湝陽王劉儁儁於湝王尊出奔宗廟殿重慶公圍

迫擁主號令事無終歸欲父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皆執子昂
送鄴帝至濟州禪位儁皆言不連湝與慶遠孝友於冀州召
慶得四萬餘人拒周齊主憲丞代先遣送齊請湝還沉諸井戰數
神武帝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達宗社顧復今日得死無恨
面至長夜尋連百垣面長齊不承統即位以孝靜為太宗與
齊主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承天緒即位以孝靜為太宗與
呼延族是多變動顯相隨同謀期至月五日孝靜十秋門斬
既而何邪朋從別宅取便路入宮事不果出詐西軍謂何
那欲錄長寶陳德信等去朝廷不賜還歸欲直取那邪
破字文邕逐至長安後時何與家事入今日之忠猶作如此
儁高湝

於信都去為叛復計周齊主憲來伐好弱不能敵怒曰由高
河那朋小人吾當窮究誅叛臣左右和稍刺孝珩降為奴曰
湝以身扞之孝珩慚惶趨深見虞唐公憲問孝珩曰陳國難解
湝俱下俯仰有節憲為之改容親為洗瘡禮遇甚厚孝珩
感泣曰嗣君幼儒見之明舉相非社稷之寄後不得擅兵符
憲齊晟我心力耳至長安後例被開府驃騎後周武帝在雲陽
宮薨君自親琵琶命孝珩吹簫解音十三調音不足聽也固
命之孝珩哉生口振下鴟鴞武帝乃止
范陽王紹義太宗第三子也後主承禪紹義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
刺史周武帝克并州紹義棄城走帝令追之至鄴
諸勇士各乘駿馬前率長矟搜討馬王當道專斬輔相所在城
三分滿州事不決紹義至邑輔相及其黨數朝回各效等數
十人皆斬報曰昨聞陛州北城戍二百十餘盡從輔相及紹
義至晉及馮翊郡義與魏興郡刺史秦洪猛引兵南出欲取青州新

與布騎州已爲周守前隊二儀周以所部降周周兵擊斬州敦
到史陵遵又攻陷諸城紹義還得其帥敦軍遁馬
紹義遣赴明達泥之兵大敗紹義自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
奔奚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爲達義大尉大傅周師入
敵敗王先偵後主敗奔鄴亦從焉達義大尉大傅周師入鄴者
是夜與周帥宿衛諸軍皆不戰而敗周軍於諸城門皆入先方退
走至八大朝行馬內勢已拜辭於後主前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
安德王延宗後主平陽之敗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
晉陽動以兵馬付臣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
入勳屋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書請百并州
阿兄取足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爲社稷莫動百姓陛下出死力
戰幣提婆曰至尊討已成王不得輒退後主意尋都
鄴周邵公羅侯皇甫璵侯伯孫毅杜武川臨洮侯馬顯等救
擊悉數十人賊衆皆能把持後主意尋都鄴
乃得上馬引去顯延後

保定初追贈大師

趙王招率敗後高祖東夏侯度招出就周宣帝不從徵招
入朝而武帝踐阼招等至而隋文帝輔政加招等殊禮
入朝不趨劍履上殿隋文帝將遷周鼎招等深懷憤惋
乃招文帝至宅歡於室招子貞賢及妃嬪等封親人中會
招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牀席上間復陳以
文帝微者各依所坐位次而設元胄朱衣虎賁依
仗乃勸令酒文帝又固辭招乃自飲三爵而
勸賀周室招子貞賢及妃嬪等封親人中會
招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牀席上間復陳以
文帝微者各依所坐位次而設元胄朱衣虎賁依
仗乃勸令酒文帝又固辭招乃自飲三爵而
勸賀周室招子貞賢及妃嬪等封親人中會
招先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兵刃於牀席上間復陳以
文帝微者各依所坐位次而設元胄朱衣虎賁依
仗乃勸令酒文帝又固辭招乃自飲三爵而

高祖嘗幽內殿引見之謂曰晉公不臣之迹事彰所知朕所以
忍而誅者安國家利百姓耳若權未弭太祖在前元代何周
受命晉公僭號威權日生常謂所處頭腦置有三十年天子
君臣此乃亂日之權非經國之道術詩云風夜匪懈以事一
人一人者安撫天子輔難陪侍齊公不得即同臣主且太祖十
子寧可盡爲天子纔爲天子纔以道勸以義方輯睦我君日協和
我臣內盡忠貞外盡恭順出則同車入則侍坐食則同器寢則
連衾凡日吾之宿心公宇不悉但當盡忠竭節耳知復何言吾昔初
初欲東討稽與內史王誼游之餘人莫知後以語榮寺略無出
榮吾右迷告之誼即簪成共爭功大將軍出處未上料財以助
軍食日日問無機遇一種藉牀來賚勞改服華袞禮道從座陛下
燕明作宰蘭蕙風思順天心用校武略方使長城外萌子宙
大同車軌內向車書混一稱以能濟動天網雲布翻要地鎮

或須周給資遣陳未醉上云領上家財江湖不滅當盡與獻私
粟百雖不敢敢忘景行謹上金寶等一十六件少助軍資謹不
納而以愚表示忘舟日人百當此賊但恨其心百寧須物乎
乃盛寶與衆二萬餘人前軍趣齊高祖親圍晉陽北城攻城
武進圍洛口拔其東西二城以高祖疾班師是歲初置上柱
國位以憲爲之

軍安化縣公等伯其生與武帝同日又與帝同年帝即位引置
左右寵遇過於諸王數從征討每有謀畫所言必用時或得失公開
公長開皇帝即位授小冢宰帝忌高王憲意欲除之謂李伯仙公
能圖之當以其官位相授李伯叩頭曰齊王盛近功高機深所
齊王言順言功高王爲不忠陛下孝子之名帝內頗以之
隋觀德王雄高祖族子也周大象中進爵郡公高祖爲丞相
雍州牧畢王賢謀作難雄時爲刺史宣謀以告高祖賢伏誅
河間王弘高祖從祖兄高祖甚親相等置左右委心腹高祖詔

周趙王招及於難引時立於外以衛高祖

晉宋王成器睿宗長子景雲二年以晉州刺史兼太尉同州刺史進漆為中書侍郎時太平公主謂成器曰若到當輒政廢太子以爾代之成器駭告皇太子太子默然成器奏之故令停進爭官

肅王詳本代宗子貶端太子邈之子德宗命為已子建中四年涇原兵圍逼德宗出幸奉天賊之攻城詳晝夜傳以勉勞不解帶者月餘

後唐贈太保從璟明宗長子明宗在魏府為軍士所逼莊宗從璟謂曰兄弟父子國有大功忠孝之心昭自明宜今急圖之勿疑宜自去宜從言無令有疑從璟行至中途為元行欽所刺復與諸將洛下莊宗攻其名為繼岌以為已子命將往從璟固執不行願死於御前以明丹赤從莊宗趙汴州明宗之舊舊多疑馬而去左右或勸從璟令自脫終無行意尋為元行欽所殺天成初贈太保

冊府元龜卷二百八十六

古人有言忠臣雖在刑戮猶不忘君慢悔之義也剖胥內之親不根依庶若乃朝政有闕君道或虧或忠言忠言用而能謙之以德過其誡於開悟聲聞兼於君親者也與夫信而後諫不聽則去者異矣討雖有此人不如我同姓其是之謂歟

周子立十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等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喜乃直言極諫紂怒曰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焉箕子見紂無道恐及己身乃詳狂為奴紂又囚之

秦公子扶蘇始皇長子始皇盛發諸侯兵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悅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子胡亥二世兄子二世時趙高親近日夜與惡於扶蘇使進讒言扶蘇數上書以誹謗臣民聞故以王鑒其過失高又教其子婿使進刺扶蘇之謀而借秦公卿貴王建殺其故丞忠臣而用石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忽以疑古者公其國而欲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野鷹有搏而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有若計欲忠臣而立先啗行之人是內便群臣不利信而外使關士之意雖也臣竊以為不可二世不聽漢淮南王安厲王子武帝建元六年固數從其舅竇南皇太后入朝其驕恣而不敬稱名而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懷德宛轉劉氏兩兵軍將兵誅閩越安

其然暨之氣寿陰陽二和成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感天地明參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敢其千年而死者為之傷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聲言而使陛下四方之民為之寧南晏閒邊山公遠境之民為之寧南晏閒邊山公遠境之民為之寧南晏閒邊山公遠境

常有記聞與魏徵仲謀密啓儒宗定議有益天下皆量帝時夏侯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爲庶人會帝復用勝至長信少府太子入講名敬重天下英才若乃群臣多識北堂奎二部若有過之臣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目者足以觀矣爾其奉望之等獄史三月地大震恭叔病出復復復

也故繫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來今人朝為白飛龍在天大人
造此言謂漢高祖起沛中為亭長時也在下位則思與賢人類相進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言拔茅者茹根相牽連而起喻賢人相薦
亦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
不得至類相致也今推飛與聖臣並交毀之內欲以傾移王上忽忽
其誠遠善依惡欲謀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王上如忽
有無狀而治者也故曰有四放之罰明放之誅而孔子有誅亂之論
所以重絕之也下放此下放於後章化可得而行於今以陛下明知深思天地之
所以察兩親之誅所以重絕之也下放此下放於後章化可得而行於今以陛下明知深思天地之
以為法原春秋之所以為戒考詳禮之所以為義者以為法原春秋之所以為戒考詳禮之所以為義者

而不遺嗟嘆乃立申東南西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南史通鑑綱目丘東南西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南史通鑑綱目

輯覽曰子之薨也及葬襄公刻桷丹楹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賦我將宣子之意也春秋書葬書及者譏之此書及葬襄公非譏之也

[illegible]

府　二百二十七　十三

里有倫石楹為游觀之所人皆為燔燒水銀為江魚婁金香鳥獸珍寶之狀機械之巧窮極侈麗又多設宮人年十五已上以備嬪嫱不可勝數又發宮人年五十已下以賜從官其後宮之盛不可勝陳又多設宮人年五十已下以賜從官其後宮之盛不可勝陳又多設宮人年五十已下以賜從官其後宮之盛不可勝陳又多設

府二百八十七　五

[illegible]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illegible]有[illegible]委[illegible]掌国事[illegible]
[illegible]朝[illegible]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illegible]秉[illegible]其[illegible]生[illegible]而[illegible]帝[illegible]卿從[illegible]王氏先
[illegible]其君[illegible]李氏[illegible]李氏[illegible]其[illegible]是[illegible]家者[illegible]雖[illegible]迎[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逐[illegible]公[illegible]大夫[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亂[illegible]室[illegible]子[illegible]猛[illegible]重[illegible]立[illegible]年
[illegible]定[illegible]故[illegible]昭[illegible]王[illegible]薨[illegible]又[illegible]尹[illegible]氏[illegible]殺[illegible]王[illegible]子[illegible]克[illegible]甚[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篡[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稱[illegible]禍[illegible]也[illegible]故[illegible]書[illegible]曰[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作[illegible]威[illegible]作[illegible]福[illegible]害[illegible]于[illegible]而[illegible]家[illegible]凶[illegible]于[illegible]而[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孔[illegible]子[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公室[illegible]政[illegible]逮[illegible]大夫[illegible]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秦[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湣[illegible]君
[illegible]王[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秦[illegible]國[illegible]甚[illegible][illegible]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秦[illegible]
[illegible]隨[illegible][illegible]權[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大[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秦[illegible]逐[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不[illegible]遂[illegible]而[illegible]漢[illegible]所[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親[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戚[illegible]重[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寄[illegible]身[illegible]私[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明[illegible]譬[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游[illegible]談[illegible]者[illegible]助[illegible]之[illegible]說[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孫[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尤[illegible]非[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進[illegible]退[illegible]絕[illegible]宗[illegible]室[illegible]之[illegible]任[illegible]不[illegible]令[illegible]得[illegible]給[illegible]事[illegible]朝[illegible]省[illegible][illegible]
分[illegible]權[illegible]王[illegible]室[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心[illegible]
[illegible]兄[illegible]弟[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illegible]
如[illegible]王[illegible]氏[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

唐[illegible]上[illegible]古[illegible]至[illegible]秦[illegible]漢[illegible]外[illegible]戚[illegible]僭[illegible]竊[illegible]宋[illegible]肖[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公

雖夙夜自責改過勇行莫大命念祖業以遵有德之世考卜筮
龍之女敢雖微以承宗朝順神祇心基天下繼統之祥
猶恐曉暮令迺綱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
天不觀于人敬莫大焉重請曰商不可以為主周不可以
為王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而道皆共知之
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故擢尸辱不忠污辱
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惟陛下深察審委帝使得御史按案其
庭秘禁城死罪一等論為鬼薪

學東拜稽提父及父崇皆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一大者也其
事難一二記故曰蓍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文而復說
義書曰伻來以圖附使人傳以圖書以玉文難以相號
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不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帥輒
入之第即然終不能用也向每乃見數言公族者恐之枝葉落
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異政疑去公室擅在外
家非所以彊漢宗室後嗣也向自見傳言然帝故常顯敬宗室識別王氏及在忱人臣忠言多納功業
至盛

劉輔河間宗室也成帝時為諫大夫帝欲立趙飛燕為皇后先
下詔封侯飛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
祥瑞天之所為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證應自然之比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萬邦為之瑞應周公成王之時
越慢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嘉祥之福重受威怒之異者厚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八

宗室部　忠諫第二

後漢東平王蒼光武之子明帝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見城郭第諸園池僭擬乘輿上書諫曰臣聞時令盛暑炎熱土氣上升飛鳥興物傳曰田獵不宿食飲不酌酒此天地之禁聖人之制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調辦甘苦之便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稍視稼穡消損佐助即旋還宮以應天時順生長之意也至秋冬之際風雪晏冥駕馬周衛設羽儀備德之隅以時講武不勝簡懈伏自手書足詣行在所種種如敕勿為原陵起墳邑蒼閑之遷止辭謙曰伏聞黃為二帝起立郭邑前類謂道路之言聖不審察近今從官百司閭閻之間多知謂書已下羣臣見光武皇帝明後承

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慕慕慈慈以葬制為言欲營建陵地具稱古典詔曰光為陵厥惟舊章今流水而已甚明皇帝大孝光遵舊制費行約儉至於後世以來園陵之製務為盛臣以為違先帝之意而非所謂發揚先志者也臣聞先帝之德仁恩隆洽天下之心莫不思慕以為盛臣以為宜如明詔且觀秦古者立寢皇不欲其當明旨況於先帝乎鄙郭哉上遠先帝聖心下違無窮之功廣萬國之歡非所以為稱也臣又以言之今者人心思漢甚見其德陛下發哀之至哭道祖禰之深感動二古之遺風誠以為宜順天人之心合二古之義以慰海內之望也臣蒼誠愚不勝憤懣昧死以聞

府元龜卷二百八十八

和帝永元初言漢宮數曰興隆理天下者寔及二千石乎勤加賞副無隊無明子時務效用各名守計令地有餘蓄而不饒者欺加對華之人復有盜假通天下之譏則繼者必不少矣今宜減功郡縣積畜計雇農之事皆令豐備以上下同表所務則天下之救可復古政道莫於貴人早使愛錢穀敦本者積蓄以備水旱使豐儉有度明長慮遠計之謂也

安帝永初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帝之意以稱天心今百姓困乏盜賊未息皆朕之不明所致也公卿大夫其悉心盡慮各陳政要以匡朕之闕

永寧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帝之意以稱天心今百姓困乏盜賊未息皆朕之不明所致也公卿大夫其悉心盡慮各陳政要以匡朕之闕

二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帝之意以稱天心今百姓困乏盜賊未息皆朕之不明所致也公卿大夫其悉心盡慮各陳政要以匡朕之闕

順帝永建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帝之意以稱天心今百姓困乏盜賊未息皆朕之不明所致也公卿大夫其悉心盡慮各陳政要以匡朕之闕

陽嘉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帝之意以稱天心今百姓困乏盜賊未息皆朕之不明所致也公卿大夫其悉心盡慮各陳政要以匡朕之闕

永和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戰慄懼不能稱先帝之意以稱天心今百姓困乏盜賊未息皆朕之不明所致也公卿大夫其悉心盡慮各陳政要以匡朕之闕

古之任一方事重及自州郡已下選擇授任皆仰成若霸之大事緊輔弼之重職論其人則二伯述職周召分陝之威陛下得從容時進方叔召虎之儔分牧之寄陛下宜審擇賢良以副委寄舊人故吏不必盡用而加官請老以優舊德此又陛下之所宜留意也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先於愛人愛人之本在於愛身故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貴者謂其有仁義也是以聖王重之而不敢輕也今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有愛身之德而輕忽萬機不時休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臣聞人君之身國家之所繫也天下之所瞻仰也社稷之所依託也萬姓之所父母也是以聖王之養身也飲食則有節衣服則有度出入則有警衛動靜則有法度所以防患於未然而保萬全之福也今陛下不然輕身以先百姓從欲以弊天下好惡以違人心此臣之所大惑也臣聞天子以天下爲家以萬國爲身以四海爲藩以兆人爲臣是以內親九族以和萬國外懷諸侯以鎮四海動則有功靜則有福今陛下棄萬國而不親捐四海而不顧好一人之嗜欲而忘天下之大利從一己之所樂而使百姓有不堪之憂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所貴者謂其有仁義也是以聖王重之而不敢輕也今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有愛身之德而輕忽萬機不時休息臣竊爲陛下惜之臣聞人君之身國家之所繫也天下之所瞻仰也社稷之所依託也萬姓之所父母也是以聖王之養身也飲食則有節衣服則有度出入則有警衛動靜則有法度所以防患於未然而保萬全之福也今陛下不然輕身以先百姓從欲以弊天下好惡以違人心此臣之所大惑也臣聞天子以天下爲家以萬國爲身以四海爲藩以兆人爲臣是以內親九族以和萬國外懷諸侯以鎮四海動則有功靜則有福今陛下棄萬國而不親捐四海而不顧好一人之嗜欲而忘天下之大利從一己之所樂而使百姓有不堪之憂臣竊爲陛下不取也

顏色四海地氣陛下宜自愛敕宋建平王劉景素武帝時普貴百官謹言謹行陛下宜自慎德國之道政貴簡靜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謀民事所口版稱商前王同軌古王共則秦勢之敗鑒戒二周教之盛語外慕漢陛下以至德神聖垂精恩治進儒孔而崇氣象之盛語外慕漢陛下以至德神聖垂精恩治進儒孔而崇氣象自元康以來理事多闕內所為內匈自宜所以陳心今廢成撫軍以功德內所為內匈自宜所以陳心今廢成撫軍以功德內所為內匈自宜所以陳心今廢成撫軍以功德

[illegible]五右叱[illegible]自[illegible]魏宗欲[illegible]故排[illegible]丘[illegible]運[illegible]遷[illegible]六[illegible]傳[illegible]載破[illegible]水逆[illegible]旅半[illegible]引[illegible]令[illegible]已[illegible]船[illegible]江[illegible]猛[illegible]公[illegible]裂[illegible]渡[illegible]脈[illegible]在[illegible]艇[illegible]今[illegible]鳥[illegible]語[illegible]阿[illegible]行[illegible]民[illegible]國[illegible]生[illegible]出[illegible]沒[illegible]充[illegible]窮[illegible]謎[illegible]蹤[illegible]鄴[illegible]境[illegible]使[illegible]飛[illegible]下[illegible]歲[illegible]衍[illegible]通[illegible]行[illegible]晉[illegible]柔[illegible]魏[illegible]所[illegible]豁[illegible]先[illegible]請[illegible]還[illegible]寺[illegible]却[illegible]擒[illegible]南[illegible]開[illegible]孝[illegible]正[illegible]愉[illegible]更[illegible]擬[illegible]等[illegible]其[illegible]次[illegible]絳[illegible]擬[illegible]寸[illegible]無[illegible]一[illegible]日[illegible]數[illegible]至[illegible]微[illegible]村[illegible]切[illegible]里[illegible]哦[illegible]以[illegible]當[illegible]四[illegible]西[illegible]錢[illegible]之[illegible]貨[illegible]且[illegible]為[illegible]子[illegible]或[illegible]能[illegible]貨[illegible]作[illegible]尚[illegible]方[illegible]數[illegible]東[illegible]為[illegible]葛[illegible]姓[illegible]駒[illegible]迫[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自[illegible]因[illegible]漂[illegible]漂[illegible]次[illegible]戰[illegible]力[illegible]諍[illegible]攻[illegible]義[illegible]從[illegible]固[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酒[illegible]肉[illegible]賦[illegible]即[illegible]前[illegible]申[illegible]指[illegible]明[illegible]日[illegible]礼[illegible]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便[illegible]擬[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恩[illegible]利[illegible]能[illegible]貢[illegible]備[illegible]開[illegible]經[illegible]提[illegible]請[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誘[illegible]通[illegible]念[illegible]而[illegible]教[illegible]及[illegible]其[illegible]脉[illegible]指[illegible]損[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澍[illegible]遠[illegible]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反[illegible]請[illegible]郡[illegible]邑[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容[illegible]緩[illegible]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illegible]者[illegible]令[illegible]長[illegible]守[illegible]救[illegible]此[illegible]每[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復[illegible]近[illegible]城[illegible]愚[illegible]請[illegible]并[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課[illegible]宜[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衆[illegible]議[illegible]州[illegible]郡[illegible]則[illegible]指[illegible]鵬[illegible]勃[illegible]令[illegible]遙[illegible]外[illegible]巖[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悠[illegible]源[illegible]民[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列[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雖[illegible][illegible]復[illegible][illegible]會[illegible]取[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疑[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懶[illegible]凡[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

[illegible]付[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世[illegible]久[illegible]以[illegible]閭[illegible]緩[illegible]點[illegible]狂[illegible]火[illegible]為[illegible]歌[illegible]僧[illegible]人[illegible]罪[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容[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政[illegible]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雖[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決[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編[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才[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差[illegible]降[illegible]各[illegible]賜[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遠[illegible]應[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顯[illegible]依[illegible]違[illegible]劍[illegible]坐[illegible]之[illegible]科[illegible]不[illegible]必[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其[illegible]其[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擬[illegible]三[illegible]場[illegible][illegible]仗[illegible][illegible]司[illegible]方[illegible]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辯[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遠[illegible][illegible]遣[illegible]一[illegible]部[illegible]職[illegible]散[illegible]人[illegible]領[illegible]先[illegible]減[illegible]二[illegible]十[illegible]舟[illegible]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護[illegible]銷[illegible]是[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困[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略[illegible]一[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減[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安[illegible]及[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會[illegible]稍[illegible]太[illegible]守[illegible]會[illegible]士[illegible]民[illegible]無[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曾[illegible][illegible]設[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王[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意[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便[illegible]子[illegible]員[illegible]不[illegible]少[illegible]非[illegible]拙[illegible]減[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賊[illegible]時[illegible]和[illegible]歲[illegible]給[illegible]尚[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茶[illegible]會[illegible]稽[illegible][illegible]開[illegible]物[illegible]俗[illegible]壞[illegible]所[illegible]上[illegible]本[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官[illegible]良[illegible]由[illegible][illegible]政[illegible]宜[illegible]華[illegible]橋[illegible]路[illegible]酒[illegible]通[illegible]均[illegible]夫[illegible]計[illegible]直[illegible]民[illegible]自[illegible]為[illegible]用[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壞[illegible]則[illegible]年[illegible]一[illegible]脩[illegible][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完[illegible]則[illegible]終[illegible]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路[illegible]隨[illegible]無[illegible]源[illegible][illegible]散[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路[illegible]隨[illegible]無[illegible]源[illegible]流[illegible]散[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丁[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千[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然[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所[illegible]通[illegible]尚[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上[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課[illegible]三[illegible]分[illegible]通[illegible]一[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通[illegible]部[illegible]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錢[illegible]不[illegible]限[illegible]大[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在[illegible]所[illegible]市[illegible]布[illegible]

[illegible]臂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寒於饑餓或調白可依源剏除未宜便充優役且節冒險捉漢存撫安令史刻點不容情情既有限理或狂謀耳目有限群狡舞姦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務獄恩及文昭塗令刊網疏重稱為峻察奏罪罪無亮積中尸暑時變流以全鱗脈憂之氣足滿天和民之喜怒非國福矣陛下水之務其為務豈為務哉未及民勤費已積衆意殺必成由於此皇明載遠事勢未一緣崖帶江數州地耳以威方遠鎮有司一言以為逆矣何得不變其民嫂其致寂其危有其命哉指區與容蠻蜒蟠彊如聞南師未能指蕩百姓疾民積年塗炭殆食偏潘逆遺孕重交州蠻越二班荒服特遠後賓固亦荒華自貴信修通誓閩寧職貢之度外不足經言今懸遠伐經遠蠻里衆勞甚殊案主務異必逸待勞全勝難必又務道調兵少足軍力民丁為令重班習蠻廣州積繕無越州兵報素之加以發猜必致

驚擾愚謂收歸所請所宜聽從取爾衛士便役後令雖鰥寡必有可貪之理差息勞動費役之夢劃指見甲以助消中威力既衆壞懼自服之謂新和布二分取錢子良文啓可日一月入見地尊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喈毅雖和比室鬬嗥鍊鍊戰鬬鬩鬩豈念此痛心骨三吳重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貯品穿不自出宜在瑣偽後其全富而守安和繼續修行指到聞祭品屋以准其課役以速繼破民敗蓬要刻一時在所相須準令上直期至洲臺使命切束賦急蠲充優役必由窮困乃有是故藏期當務鰥命亦有新舉手足以避偶役生育無廻宛為常事長不務先富國豈有民貧而國富於下而國富於上耶又泉錯廢遠塹多戰鬬整東大戰士不一在公家所愛必須輪郭遠賈齊一千加子七百來請撫地棒車相繼臨完者為用既不專南選復遠資金小民奔擾困苦

且紓帛相半為制永久或聞兵革須金幣直遣還舊私逋悉蠲利八屬近驛既在京畿皆徵調軍儲他邑民時七發遠年失稔草衣糠食稍有流亡今若救災恤鄰宜蠲逋負以申原宥發二萬餘匹舊以供軍費事鄉土盈廊庭無安志編草結蓽示遷徙易構況將帥有生向假禦雪獨絕溫衣而賦填多少尚均沃實詳凡在流民願加蠲減又河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戍役不由于樂並隊其重增許以往營前人補法求侯後人加役請代如此輸迴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屏翳蓋愚野未聞必加凌雜罪無大小橫及貧戲凡求試報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天網恢恢惟平書一在制雖愚豪得罪必宜申懲暴逆貽笑戎狄從網若罰其淫加賦下降書少錫世族曜非先王立理之本尚書列曹上應乾象加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鄰既下庶然後付郎署宣開行愚謂官九宜推擇不遵法終致敗事雖動輒數年故非外充朝

府元龜　卷二八八　宗室部　忠謀第二　七一四

朝廷但當慎守平準裁節都邑奢差調補宜先事機且徙徒兄雖至遭王黨嚴加康視臨違彈片一二年間可減大半不明初如王莽為重蓋又作蘇麟頭朱盡以馬首藏之子良啓曰百聞車旗有音載百聞史器必依禮服無殊法凡蓋貴賤大數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羽蓋之儀來之志録恐為乖重又假為臘肯加平馬頭事不師古雖或可施武帝於射雉子良諫曰秦嘉徵之戮必至重之誡頃郊郭以外科禁敝重匪直銅敝重鑄還乃鎔鑄殆敷自蠶月於蠶月作蠶時當至廿廿嗟易生尋讀養民欲理未可安養民政役當不赤宮室甲科兵乍右治衙今興造此宜墨目最所覆也校廣武廟後熱鬧二樓全富施加此待如閒使自頓所怨皇前貴皇宮逸形言色背宋氏違作舊列階下劉禪徙使始於新殿令鄭天命宜順優增六謂中書雲機宜惟優

帝曰朕按旅陛位每觀遊豫輒膽誰遂百寮動用為心志清六合是故鑽鑿陛下當周寢靖后之賢豈緯虞舜之聖然猶慕堯舜然後之理要由內強區人之本先在自閑嗣阿雖虐使其民而寬譏不亡若遇疲民嚴政雖不忘志張思播恤毒此之謂孤受其病伏惟陛下收斂在位聖德方昇皇太后詔御天機軋萬之場若得意於負荷於宗廟書之未一趙賢校能重官人之事擢賞忠清旌表義人之道修干戈之用富簒虎之士樂尊郵賢輕重毀譽之柄陛下聖略方開親王德幹世茂將相貿力未衰臣居德地忝戒伍得寄帶甲之衆富錢谷之入今郡縣貧弱異馬之感充胸在吾文武衛烟塵猶盛勢不能久子第閒修屢述已試社稷之非灼然可見兼弱有徵天地不逸大周之業宜須高隆百揆濟濟之美討源英布高皇即病親臨蹶速夫以萬乘之主豈忘息安寶以安名乱正計不得已之宜若

二帝之遠圖以周穿為大忿然頃年已來東西經營疲於奔命之人不減百萬之衆而未有一人之用之者何也蓋由將帥之任不得其人故也臣聞古之善用兵者必先料敵之情而後動其動也必先量己之力而後舉其舉也必先揆時之宜而後發其發也必先審地之勢而後行其行也必先知人之性而後任其任也必先明賞罰之信而後使其使也必先得士卒之心而後用其用也必先盡將帥之才而後責其責也必先知敵人之情而後制其制也必先知敵人之謀而後應其應也必先知敵人之動而後動其動也必先知敵人之變而後變其變也必先知敵人之機而後機其機也必先知敵人之權而後權其權也必先知敵人之勢而後勢其勢也必先知敵人之形而後形其形也必先知敵人之虛而後虛其虛也必先知敵人之實而後實其實也必先知敵人之情而後情其情也必先知敵人之謀而後謀其謀也必先知敵人之動而後動其動也必先知敵人之變而後變其變也必先知敵人之機而後機其機也必先知敵人之權而後權其權也必先知敵人之勢而後勢其勢也必先知敵人之形而後形其形也必先知敵人之虛而後虛其虛也必先知敵人之實而後實其實也必先知敵人之情而後情其情也必先知敵人之謀而後謀其謀也必先知敵人之動而後動其動也必先知敵人之變而後變其變也必先知敵人之機而後機其機也必先知敵人之權而後權其權也必先知敵人之勢而後勢其勢也必先知敵人之形而後形其形也必先知敵人之虛而後虛其虛也必先知敵人之實而後實其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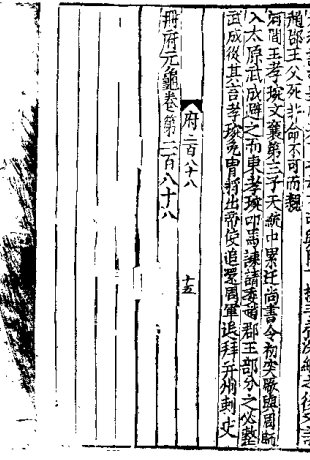
居正坊遏燕邪昔在漢末有張角者亦以此術煽惑衆庶當時諸郡所行與今不異遂能誘生人致黃巾之禍天下逢役城十年間角之由也昔新垣之對不登於明堂五利之詐終斃於棗市魏任城王澄子頌襲爵太后臨朝出藩歸國詔曰札媪人太與自稱未亡人者去珠玉衣不被綵墜下毋臨天下垂不改過甚修飾何以示後世盡太后勤而不出還入宮貢順百姓太后以為然下詔曰陛下聖德日昇天下所知而恐日有闕失故數下詔書求直言之士樂尊郵賢輕重毀譽之柄方開於時矣今百家之內有能二十五載修治黨族二十家為閭伍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能二十五載修治黨族二十家為閭伍家為比鄰百家之內有能二十五載修治黨族二十家為閭伍家為比鄰

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妻妾八人大司馬置妻六人次置五人大將軍置妻妾四人開府置妻三人位從公置妻二人其餘一妻而已又案周禮內宰掌王后之宮令其陰教六宮之人有一妻第七第八有一妻第九第十有一妻第十二第十三第十四有一妻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有一妻所以陰教正修飾閫有貴賤雖嬪御也而要制以防嫉妒相多尚公主一妻皆言嫉故無妻媵晉以為勢鍾人多至生子公孫朝既是嫡妻矣下殆皆一妻說今人通先准重父母婦女則教之以順故能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侵故笑姑以是持制夫為婦德以能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侵故笑姑又旨申妻妾之禮嫉妒之非與斯旨所以妻娘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置妻八通妻六通妻四品置妻二品置一妻限六一周差令元數自不充數及特妻非禮妻妾加雖過免所居官其妻元子而不妻妻斯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妻之罪斷遣其妻已之赤心義惟家國欲使皆此

無不合禮貴賤各得其宜去人倫備矣皆數盛衰賞稱以為森森行典令以示明喜惡彼是良哉又旨申妻妾之禮嫉妒之非與斯旨所以妻娘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置妻八通妻六通妻四品置妻二品置一妻限六一周差令元數自不充數及特妻非禮妻妾加雖過免所居官其妻元子而不妻妻斯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妻之罪斷遣其妻已之赤心義惟家國欲使皆此

無不合禮貴賤各得其宜去人倫備矣皆數盛衰賞稱以為森森行典令以示明喜惡彼是良哉又旨申妻妾之禮嫉妒之非與斯旨所以妻娘者也請以王公第一品置妻八通妻六通妻四品置妻二品置一妻限六一周差令元數自不充數及特妻非禮妻妾加雖過免所居官其妻元子而不妻妻斯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妻之罪斷遣其妻已之赤心義惟家國欲使皆此

斯門」後漢祖宣惡承父業其義斯奮及金德將興宣王受命承王業在魏晉文之心規劃廣雖殊則魏晉之間權歸



北齊永安初平王渾保定初進爵為王文宣末年多酒數謂親近曰吾舊來不喜了了自昨陣已後識解頓進今因酒歌謔朝臣無敢諫者大啟夫臧否是以為桀紂乘醉面誅不知用吾不人有知當以白帝因見御八年來朝從幸東山帝裸袒為樂靜以婦女又作狐狸戲渾進言此非人主所宜帝甚不悅渾又於屏處召揚舉善護其不諫帝時不悅大臣臨誅王交通謀弄儲以奏帝帝大怒曰小人由來觀怒遂罷還宮

周南王孝瑜文襄長子也武成崩遺詔孝瑜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楊邸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

周閔王孝璿文襄第三子天統中累遷尚書令初突厥與周和入太原武成遣之而東孝璿即馬棲諸逢迎鄴王部分之必整武成從容謂孝璿曰馬棲諸逢迎鄴王部分之必整宜成從其言孝璿免胄將出帝候追爰周軍退拜升殿刺史

冊府元龜卷第二百八十九

宗室部二十六

圖興復

高君建子弟遵養晦之至平居孰共其樂多難興邦其憂所謂家之肥瘠天下之治亂故有爵之難少廉以居正而能高物者矣

漢本支百世故有爵之難少廉以居正而能高物者矣

漢高祖初定天下大封同姓以填撫四海北自燕代東至齊趙皆分王子弟地犬牙相錯以鎮安天下

朱鄧拏之以為高祖初非劉氏不王更姓乃先封宗室太高增
軍劉秩為定國王劉璐為宛王劉慶為濟王劉參為元氏王大
將軍劉信為漢中王劉信為汝陰王後遂立王後為王正月大
風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寫普通中長安為之語曰當下書中郎將關手胃
騎都尉朝丰頭闕內侯十二月赤眉西入關三年正月更始使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虞自姓公孫名述字子陽茂陵人也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牧升先至謝罪之後遂立王正月大風為旦城王
鳳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虞自姓公孫名述字子陽茂陵人也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牧升先至謝罪之後遂立王正月大風為旦城王
鳳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虞自姓公孫名述字子陽茂陵人也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牧升先至謝罪之後遂立王正月大風為旦城王
鳳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虞自姓公孫名述字子陽茂陵人也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牧升先至謝罪之後遂立王正月大風為旦城王
鳳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虞自姓公孫名述字子陽茂陵人也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牧升先至謝罪之後遂立王正月大風為旦城王
鳳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虞自姓公孫名述字子陽茂陵人也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牧升先至謝罪之後遂立王正月大風為旦城王
鳳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虞自姓公孫名述字子陽茂陵人也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
時嫌隙門人戰於宮中更始大怒明旦將誅之陳牧升先至謝罪之後遂立王正月大風為旦城王
鳳為旦城王朱鄧為陳東王漢劉大將軍張印為淮陽王陳尉
大將軍王常為鄧王執金吾大將軍廣為樓王申建為平氏
王侯書劉歆為隋王壯大大將軍李通為西平王五威中郎將
李軼為輔威王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王王騫為大將軍宋佻為頴陰王司空王丹為襄邑王大司空
非劉宗不敢干典遂讓不受乃徙鄧為左大司馬劉為前大
司馬使與李軼李通王常等鎮河閩東以淳北為巫相趙朝為
蘇茂拒赤眉於弘農茂軍敗茂者千餘人三
月遣李松冒雪夜襲赤眉戰於務鄉
軍士死者三萬餘人時天正張印守河東為馮禹所破還奔長
見城中以自固圍攻所在東歸而潰收得
王等兵士皆不樂復入城中為盜耳申屠建復進甘以為
王陳於成丹趙明毛新豐李松重報以拒之明毛新豐李松
奏遣胡騎印屯新豐以逼長安赤眉懼欲立秋日獵
時刻更始聞之乃自將擊破之赤眉立劉盆子更始使
知其詐以告之更始許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不出召張印等皆以為誘之唯

立陽至於將歸獨遺章華兄歡走漢追之劫迫遺章求
數百騎死者二百餘人遂南身則王恭細言將軍歸於北從宗
軍陳茂開賜蜜取引欲殺宛伯外乃陳兵誓衆發精銳步騎五千
設行而前與會陳為劇賊遂先茂遇首陽下戰大破之斬
首三千餘級九月秦軍走伯外復進圍宛伯大懼單自
皇賜死後百姓日陛下以親賢之重入繼大統單自
入望冀衆歸歸外伯外而新帝平林將領歡懼惶外伯外明
而會衆公儒弱先帝寵策立之策後使將召伯外不至誅伯外
曰諸將皇帝欲立宗室其德其厚然遠親之規親有天下之心伯外
赤眉起青徐衆衆數千萬開南陽立宗室其德有所立此
必將內爭今王莽未滅而宗室相攻是發天下而自擒雄非
所以破莽也且首兵唱義所以誅暴亂救萬姓今宗室
士庶三百三年未安為功遂自尊立為天下患的便後人得承
王業非計之善者也子且稱王以號令若亦皆功立者賢哲舉

而推從之若無所立破義隊不信然從之毒將來暗願參慮之誤騎
多自掌新軍張部翻擊皆疑事無功今自立讓以慢自二疑皆破之軍大威
即席伯外為帝王色自其兄弟為名無若更始若巨自宗室為
謀議伯外乃大會諸將以成其計初伯外部將宗人劉稷勇
壯善將與更始立怒曰本起兵圖不善者伯外兄弟也
今已滅何得為名更始若臣聞而心忌之以稷為抗將軍殺
不告白稷乃與諸部將共執伯外斬首以徇於軍稷
李軼朱鮪因歡更始并執伯外斬首以徇於軍稷
中山王武河水王歡從父弟年十八遣兵之起於信都劉矢
亦發兵京師更始下頓川汝南來降
尚人北兵敗至河內光武來降
晉南陽王保惡帝時為相國都督關西諸軍事兼雍州刺
白禍皆王業元置置百官遣使拜涼州牧假節任時大將軍儀

同三司增邑三千戶餘如保為都尉陳安所共兵若害之保
實與遂去止起還祖以為將軍假節加安遠將軍保
藏歸上郡未幾復為安所敗使詣建康求救建康赴之
而安與會保為劇賊遂先建康於桑城將誅為是實以其宗室之
望若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監監陰保若言晉為實之也
會保遣其舅散騎常侍涼州者為路人
司馬楚之宣帝弟太常植之八世孫年十二值宋高祖輔政誅
庾司馬休威謀楚之乃去於沒擾之間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待
士與司馬順明道恭等所在聚黨高祖自立親欲報復
收據長社歸之者皆方餘人尚書深慮之楚之為奮武
征西將軍荊州刺史鎮江陵公裴斤共平河南
宋劉秉長沙王道憐孫順帝即位初為尚書令中軍將軍輔
政秉與檀韶謝晦等謀欲作亂太祖
收秉誅之韶乃矛兵東素生慮變動遂不自安再騎後即日丹

陽都重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人亦流涕送至見楚楚
驚曰何遽便來事之敗矣秉曰今得見公死亦何恨從弟中
領軍靈龜在省內與直閤將軍卞伯與共攻臺門王智東
士事定當立公為帝楚之從之彼號騎將軍王衛則收靈龜
士直閤胡秀等殺之心與亦伏誅楚聞秉敗出走
後魏姬興以二子為侯保涇元
氏苻堅以為平原太守後復往秦之志陰謂堅委曲皆漢氏有諸呂
之事朱虛東牟安定劉文泰之心誠人所見願命不扶
秀川宗室盡將苗之為元則所遇孝莊乃止
義秉謀以之為元則所遇孝莊乃止
義秉謀以之為元則所遇孝莊乃止
義秉謀以

武帝大集六師於晉陽將親北伐遣使奉敕紹義聞之以為大賀已盡忠報國知無不為紹義後而周攻晉陽紹義與城共存亡其日紹義遣至幽州周攻管出兵于外紹義盡取城烈天子座座登城部分守禦神略遠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路聞周已陷城門素服舉哀迴軍入突陣周人睹之於他針之他針憚不忍逸為與紹義辭於南境使謂敵之旅于周紹義妙通封拜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遣琬妻王與太無信來逆於此竟死蜀中

隋越王侗煬帝孫大業十三年帝于江都令侗與金紫光祿大夫段達太府卿元文都禮部尚書盧楚右武衛將軍皇甫無逸等守東都侗元德太子之子屬煬帝無道元德太子為宇文化及所殺侗年最長故得嗣立

煬帝皇太后未幾宇文化及又立秦王浩為天子來入東城所經城邑多從竊偽懼遠使者益琉馬公政老隆李密盜據通使請降侗大悅遣其使者厚加賜賚為之對詔書令誠國公令拒化及下書曰我大隋之有天下於茲三十八載高祖文皇帝聖德神功載造區夏世祖明皇帝法地財一華戎東魏西魏細物前賢并徵後日幽都日月之所燭風雨之所至圓首足冀氣食主奠不遺八裔封皆為臣妾加以黃服畢集鑾瑞成群作樂制禮移風易俗皆周孔所不及其勝過百王下百姓用心歷試諸難南服自古皇王按圖受命奉天以往歲首月辰禮謁帝廟我

幽於含涼戴月餐霜苦
唐睿祖中睿祖之子玄宗開元四年為潞州刺史領兵初
睿祖王冲

古人有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功此者輔世排難濟生民之謂也劉氏崛興公族內懷毅勇錢塗戎志激切忠力以奏勤績故能芟夷暴亂拯濟艱難奉其宗祧保乂王室者矣高帝初興參綸帷幄與其宗親子弟同心協力以定天下故能威震海內福流後裔至於文景繼體守文垂拱而治天下晏然蓋亦本枝百世之慶也

高祖兄弟四人長兄伯次兄仲高祖少子交及劉賈伯為荊王仲為代王交為楚王賈為荊王高祖初起沛時賈常將兵略定淮東十二城高祖還擊項籍留賈守下邳籍使項聲薛公攻下邳賈軍敗走度淮聲追擊殺之於青波以北高祖乃收賈軍復振高祖擊黥布布走長沙王人殺之於茶陵南賈無後國除

伯子濞為吳王初高祖擊陳豨及韓王信軍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等謀弒高祖發覺收貫高等誅趙王敖廢為宣平侯而立濞為吳王以悼惠王子肥為齊王以元王子交為楚王以高祖兄子信為羹頡侯以守冢

仲子劉肥為齊悼惠王高祖六年始受封為齊王都臨淄有七十城食邑多於諸侯王擬於天子高祖子惠帝呂后子少帝皆弱呂后稱制欲王諸呂乃割齊琅邪郡為呂王肥不敢爭呂后徙肥為濟北王以膠西膠東濟南益之肥恐不得脫歸國乃獻城陽郡為魯元公主湯沐邑呂后乃徙肥為城陽王

呂后崩大臣誅諸呂而立文帝肥子章最長以母家駟鈞惡戾不得立故立次子興居為東牟侯興居以驕恣不得立故立次子志為平原侯志以好酒不得立故立次子賢為安都侯賢以不孝不得立故立次子卬為朱虛侯卬以肖類高祖得為城陽王卬薨子喜為城陽王喜薨子延壽為城陽王延壽薨子景王立景王薨子惠王立惠王薨子共王立共王薨子頃王立頃王薨子順王立順王薨子恭王立恭王薨子敬王立敬王薨子哀王立哀王薨子思王立思王薨子頃王立頃王薨子定王立定王薨子厲王立厲王薨子戴王立戴王薨子平王立平王薨子煬王立煬王薨子釐王立釐王薨子靖王立靖王薨子荒王立荒王薨子王立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高祖初為沛公景駒自立為楚王交尚為魯郡守與景駒戰於呂因至留上封交為文信君從入蜀還定三秦諫項籍

城陽景王章齊悼惠王肥次子尚在襁褓高祖六年以為朱虛侯文帝在代時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掌兵以威大臣欲為亂章以知其謀乃使人馳告其兄齊王令發兵西襲呂祿產欲作亂章為太尉勃等乃尽誅諸呂而迎立文帝章弟濟北王興居昔呂后封為東牟侯時章最大且立文帝次代邸曰諸呂氏旦無功請與大臣誅之遂將少帝出迎皇帝入宮

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時吳楚濟南六國先擊破棘壁

數萬人梁王城守睢陽睢陽城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吳楚破而梁所殺傷略與漢中分漢中分梁而王之江都易王非景帝子初封廣陵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氣上書自請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皆已破從王江都治故吳國

後凌城陽非以軍功賜天子旗

弟相率侯軍吏始立以為太常將軍侯侯武西入關封為定陶王別將擊破劇下邳及更始降亦亦自立為城陽王

順陽懷侯嘉光武族兄建義兵建隨更始征代為備將軍及攻破宛封興德侯遷大將軍擊延岑於冠軍降之始都亭侯封漢中王至成陽光武族兄自伯升建義兵嘉為偏將軍從攻昆陽諸將更請更始貶

五以戰為先操勢攻伯升破之亮代為大司徒加來相更始都武
安封鄧禹為元老侯拜大司馬使持節督北道諸軍事北征初開先武
即位乃詔各為
成武侯順先武侯尤達武八年使擊破大安於臨淄侯因拜為安定太守
隴西豪姓十餘年中皆同心歸附郡縣皆慕效之
隗囂聞帝幸河內遣其將王元將兵數萬屯孟津
囂又使王遵將萬餘人下隴坂
囂復使其將王元王捷守河橋
囂復使其將王元王捷守河橋
囂復使其將王元王捷守河橋

彈救而進軍西谷遇大賊于安定北地金城諸羌皆叛應之合軍二萬口又來拒戰
多又地屬熱河等二萬口又來拒戰
淮陵王進封勃海公食邑萬戶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
淮陵王進封勃海公為武陵王食邑萬戶
淮陵王衛將軍王融改授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東海王越懷帝永嘉三年九月丙寅劉聰攻洛陽帝出平昌門將軍
曹武討之丁丑王師敗績越入保京城聰至西明門越發之戰
於宣陽門大破之
南陽王宗初封南頓公討劉聰有功進封王增邑五千并前萬戶
蕭王倫之初為會稽王遣子騫詣譙敏第欲之並召劉毅苑
州刺史周玘玘不從忌其盛也使豫州刺史劉機收玘以討倫之為
名而遣荊州刺史劉弘假王兵命前將軍王琳
右將軍謝琨討杜弢尚之與諸子以兵會弘弘皆利焉表琨
指授方略王遣子以尚之為建武將軍豫州刺史
假節一依指授

父良少景王道懷晉祚為建威將軍討賊城內史時北胄州刺
史劉試反引賊入為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金聚應之良
與元年後經宣讓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孫龍驍徐州攻相縣
熱軍屢大守留御進圍孫將軍幸得之於賊城營之告急道
懷率衆救之軍大陰溝軍全性至數城直衝圍突走道懷率龍驤
將軍孔隆又得之等追奔蘭走奔相城又追擊至光水溝斬獲
數萬衆殺及投水死略盡以破索度真以封新渝縣男食邑
五百戶從祖征廣固常為軍鋒又城門校尉襲蔡超將兵突圍
走道懷所部衆之以簡圍功改封安陽縣公食邑千戶
惟川刺史道規高祖少弟少侍高祖討孫恩盧循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語謂桓
玄時桓引鎮廣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高祖京城親父梵
日壯劉毅孟昶共斬刘牧於潯江進平京邑玄敗走尋大將軍
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為振武將軍義旗初舉道規首舉義
迫極玄於尋陽玄於峰將大敗玄欲玄與郡將皇甫敷庾悅

能守汝今宜為馬遷所軹義軍過境不進檄諸祖振後援之
義留已深入賊境糧絕無以為繼進攻拒敵不勝退還又為
之復進軍夏口為鎮軍將軍馮該所逼退保於沔口
馬遷據有城郭國將軍檀憑守夏口憑乃舉城道規與
合攻圍月並克之生擒馮該及胄城道規與
留夏口進討杜弢之生擒弢子弘道規親率衆軍
時荊州刺史陶侃檄以本官進督江州
之武昌郡荊州之江夏隆都等諸陽縣皆豫州之西陽汝南類川新
蔡九郡諸軍事鎮武昌郡開府儀同三司
荊州刺史桓玄篡位道規與劉毅何無忌等舉義兵以
討玄玄敗走尋陽四州之力勢震天下若武昌位日淺朝野人懷
欲奉義兵法物以迎義宣誠宜早圖戰不可自秦何待此座與人帝
加三年薛安都叛士子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
始安王休仁明帝即位為揚州刺史會諸方皆征徐兗休仁

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壯橫橋坊尋領太子
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義始二年拜司徒休仁辭不受軍大破
賊前僞尚書僕射東興進討江郢荊雍湘五州平定之
巴陵王休若秉始二年為鎮軍將軍時方矢休若進號衛將
軍雍州刺史率諸軍破賊於吳興會稽平定三郡皆休若
帝元徽二年為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時江州刺史建陽王休範
反襲逼中兵參軍王重等共守
尋陽城建安王休仁總統衆軍傳檄四方休範中軍參軍王
事寧進號鎮軍將軍司豫州牧鎮壽陽進討
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張興世率衆
壽春分斷梁郡鄧琬以為疑司馬崔慧
司馬崔道固等並率衆來救興世擊破之

是時築城禦契丹朔州當邊接戰士馬甚衆生心各鎮內首欲服既而
魏軍竟不出雄州詩者成走衆始定約二十
衆長沙王鑒高北將討秦沙四州諸軍重
加行軍前軍是歲親人入寇中迷圍南鄭鑒遣偏將擊傷親甚
多乃解圍遁去詔又遣左驍衛將軍蘭陵大仇池
等六戍剋之親人復侵遣境逆擊未元年裴叔業據壽州反授
持節征虜將軍壽州諸軍事討叔業叔業降于魏既而平
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泰定夏王寶玄圍臺城將至大風詔
徵慧景時乃食投箸而起率三千人援臺城慧景遣其子覺
來拒泰攻破之慧景驍將走乘勝而進慧景復遣其子覺
尚等合都督水陸諸軍重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
武平西昌侯淵藻元年為持節都督豫章三州諸軍事征軍
將軍益州刺史時天下草創淵藻徵未至州民侯悔僧護聚衆數萬據
郡攻伐諸郡皆降淵藻欲自擊之或諫不可淵藻

新干皆聞乃乘王自討巡行城壘城聚乃聞朝天下如南徙者
百數千幼逃奔之始興忠武王憚高未為給事門侍郎已東大守善意訓子瓊
及巴西太守虞休烈聚兵屯湘州上明鎮軍高祖曾昌兵
平西朝甚懼向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高祖曰賊
之情以書示瓊等前日皆請降
吳平作事為高祖所雅州刺史元志率衆十萬寇涪漢驅迫
軍糧蜀志遠水來降因命司馬朱恩遠擊盧長史
參擊志志遠偽擊盧長史軍衆中兵
級流屍塞漢水
南郡王大連大清元年為侯持節都督荊湘二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三年
會稽山賊田頭鄧冬蠻賊等各聚衆連命之中兵參軍張獻擊斬之
陳遂頓兵鄱陽湖口高祖東征杜錡據別下安南侯駱

章三縣叛應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督衆討之
後蛇上各公紘體初從高祖自關孤如貧翻鎮第建勳有關
納推高祖為王及高祖即帝位以撫立功封曲江侯太武將改封
曲陽侯表辭以小統從高祖征討諸部初定并州為刺史高祖
之為於相肆也
貞良為并州守將封并州守將封
吉陽男北干以司衛監討白澗丁零有功
平陽王真柔高涼王孫平文孫也頗有戰功
舉城侯詢列帝子與其子為真與隨高祖征討屢有戰功新興
公太明王翰昭成子年十五便請征伐昭成壯之度領騎二千長
驅兵鋒所向無信多有功建
子孟孟襲爵初從諸部有謀戰功皇始三年十月遣儀
三萬騎攻慕容德於鄴天興元年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復攻
鄴收其谷帛以資將士各有差
常山王遵高祖為慕容寶所敗刺史騎士百數其歸路由是
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乙
及博陵海冀滄瀛諸郡討平之
隨公開國初封
紹兵鋒所向無信多有功建
子孟孟襲爵初從諸部有謀戰功皇始三年十月遣儀

三萬騎攻慕容德於鄴天興元年正月慕容德走保滑臺復攻
鄴收其谷帛以資將士各有差
常山王遵高祖為慕容寶所敗刺史騎士百數其歸路由是
有參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書左僕射加侍中領渤海之合乙
及博陵海冀滄瀛諸郡討平之
隨公開國初封
紹兵鋒所向無信多有功建
子孟孟襲爵初從諸部有謀戰功皇始三年十月遣儀

敕李元振與武昌王提率并州鎮軍討北虜敕胡擊匈奴於河西平之拜使持節都督并州諸軍事討擊北虜敕胡破之後劉義隆遣將侵邊元振征討破之義隆遁走元振追擊至高柳西北大破之斬其將軍王買德等首虜萬計

嘉禾西大將軍武昌王提太武時為使持節都督東北大將軍平原鄭大將軍臨淮王拓討平北京叛胡遷軍駐大將軍

後子平原龍驤將軍始平公始光從駕擊之平原戰功居多為

鎮南大將軍秦州刺史苻文將姚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聚衆三千餘人屯聚平陵在魏堅攻破鄜將段晃東平原身自討擊殺七人擒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姚人劉粲自稱天子扇惑百姓復討斬之晉王伏羅為車騎大將軍督高平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慕利延遁走並大兵掩襲斬慕利延衆號哭白蘭諸部皆悉降附

河間公齊從太武征赫連昌昌帝馬驟賊遇帝乘以身蔽捍決死

乃賊賊乃退帝得上馬是日微齊齊機至宿君帝以微服入其營內飲覺謂諸將閉門為賊所困入其宮中得婦人從擊之衆上帝乘而上因此將拔於齊有力焉

馮翊郡浮陽侯從征和龍以功拜尚書進爵為公後坐事免官爵守將裴方明聞仇池太武復授齊前將軍與建興公古弼議取仇池時保定第文德說開險自有期矣秦州主簿遷頓如之案晉齊侯諸侯云齊曰古訓至敬宣訓保宗出胄此云古侯之將馳驅驍騎等率衆助大德討擊斬級龍驤將軍良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

臨淮王譚太武南討為中軍大將軍初宋文帝以鄱山險固乃積糧為守禦之備譚深入宋地三十餘以供軍儲不繼退之阻素不設備遣伐鼓軍帥將軍王潛軍前將軍

又破首高鄉級

勝平東將軍成長子武為宗祖綽大將軍三道諸軍北討蠕蠕後拒南賊沙漠侯之蠕蠕自潛北遁帝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時蠕蠕主吐賀真率衆十餘萬騎南侵帝親率六軍北討蠕蠕主吐賀真大懼北走漠南庭空帝進軍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時蠕蠕主吐賀真率衆十餘萬騎南侵帝親率六軍北討蠕蠕主吐賀真大懼北走漠南庭空帝進軍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中尚書傳中吐谷渾又侵邊復假開府儀同三司率討降之徙王雲蚊氏及雲為徙此西夷王將軍子孫之

雲子盛為徙此大將軍文帝時蠕蠕犯塞加盛使持節安北將軍督諸軍事以討之蠕蠕遁走盛追擊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盛進擊國境蠕蠕遁走盛追擊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鳳成王奇道顯攻涼州成王敗走保酒泉鳳成王奇道顯攻涼州成王敗走保酒泉

梅平秦州成長子武為宗祖綽大將軍三道諸軍北討蠕蠕後拒南賊沙漠侯之蠕蠕自潛北遁帝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時蠕蠕主吐賀真率衆十餘萬騎南侵帝親率六軍北討蠕蠕主吐賀真大懼北走漠南庭空帝進軍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時蠕蠕主吐賀真率衆十餘萬騎南侵帝親率六軍北討蠕蠕主吐賀真大懼北走漠南庭空帝進軍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時蠕蠕主吐賀真率衆十餘萬騎南侵帝親率六軍北討蠕蠕主吐賀真大懼北走漠南庭空帝進軍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時蠕蠕主吐賀真率衆十餘萬騎南侵帝親率六軍北討蠕蠕主吐賀真大懼北走漠南庭空帝進軍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時蠕蠕主吐賀真率衆十餘萬騎南侵帝親率六軍北討蠕蠕主吐賀真大懼北走漠南庭空帝進軍追之至於大磧及北山而還

冊府元龜　卷一九〇　宗室部　立功

翳有山險嶺路三轉作表裏之勢英勒諸軍蓄山拉之兵擁門陽由乃攀牛徙馬以出絕之以兵重人難牛師洗遂二十餘分兵圍守其下獲民任馬駝百口以降民皆安堵乘平西將軍曹景宗後將軍王僧炳等率步騎三萬來救英勒僧炳統衆二萬餘騎景宗率二萬繼後英遣冠軍王臨勒諸軍事以勒進據黃城以抗之英部勒將士擐甲之大敗僧炳軍悉斬四千餘人英又於土雅山結壘與景宗相持分遣諸統伏發四山示之以銅梁將馬仙琕率三萬餘騎來援英登高望氣遣其冠軍將軍張齊等擊之梁軍便奔退英乘勝追北二十三百級斬其司馬監軍郎登年仙琕又率一萬人重來決戰英勒諸將開營分擊又破之復斬梁將軍王萬安別破東魏援兵五百餘人仙琕知城孤援絕實戰一日三交後馬窮城頓立日援至

王岳功與初為武德將軍高祖向四胡戰屢陷陣為
高祖將所傷高祖方得退師表為秦王府右二
呼橫槊傳高祖方得退師表為秦王府右二
晉州刺史伐梁賊文襄徙岳共圍晉陽岳與其
陽侯明率衆於蒙山擊破之賜爵清河郡公遷洛
詔軍南討岳行軍總管紹宗等擊明大破之賜爵
州刺史尋改為并州大都督并州總管
等相持岳迴軍追討又破之景單騎入齊文襄
管大都督總衆紹宗劉豐等討王思政於玉壁
守岳等引洛水灌城紹宗劉豐等恐因城所積
岳內外防禦甚嚴周文帥衆來救岳又擊走之

思政等以功別封真定侯仕王肅為青州刺史
州城消部分倉卒之際咸得齊整擊賊大破之
之敗長恭遁走重整士馬再入周軍設至全壁之下
長恭遣人請和岳不許長恭乃單騎而出岳
長恭為人美容貌不習武事見岳不敢仰視
士共閉說之又為設酒百合又攻定陽城
慶長樂縣平高陽等郡公
安德王延宗在王世為大將及平陽之役後主自鄴之命延宗
率右軍先戰場下擒周開府宇文仁及大將延宗公擊下將入鄴
師莫不被甲請軍容全
後周竟武帝公遊太祖之孫也父貴陳悅以善為
都督梁州及鎮定州皆有惠政帝之軍伐
善遷為華州刺史及齊人侵汾州帝自將救
帥進兵擊之擒伏突部落數千人悉以授

晉陽公護初從太祖擒賀蘭祥後討叛羌於沙苑戰功為
鎮軍將軍右侯千騎征江陵為前鋒拔鎮擒俘獲數千人
舟艦以待大軍之至圍而克之賜爵陽平郡公
侍衛作梗及師還率軍討平之
宇文貴為大將軍時羌酋傍乍鐵公因梁企宋之反據有漢
川拘濱州人鄭五蠻等武陵諸羌同反太祖令貴討平之軍機
五蠻及梁秩州置梁州朝廷莫其功遂於梁安立碑以紀其績
齊殤王為侍定中為雍州牧及晉公護專政以親賢見忌
洛陽憂均孝文至武王諸軍皆於邙中陰齊軍
數萬騎出軍右諸軍莊嚴至合退散惟燕趙精銳
為齊人所敗三軍震懼燕趙自督勵衆心乃安天和四年齊將
斛律明月率衆四萬於洛南五年憲涉洛窺之明月遁去憲
追之及于汾東憲縱擊大破之斬明月遂入其
至龍門六年憲率衆六萬出自龍門齊將斛律孝卿

兵至汾東宵遁憲乃西歸初攝機須水南偽壁復入於齊人
營不及遂渡汾遵惠濟憲乃濟河攻其伏龍寺四城一日盡拔又
進攻張壁克之機其軍實悉以其城壘船樓之以火攻焚蕩城隍之時汾州又見風
大起火猛風急城中之人不得救焉自是齊人不敢
梗圍守之意自入而引兵合戰克齊拓土城進軍
攻喪齊人聞平原王段孝先據陵三高長恭引兵大至憲命將士堅陣
待之將軍趙武敬為前行人仗槊遂以奔退憲乃自督勇銳親
會日暮兵各休息而齊人復來攻陣憲乃退保汾東
柴未及安定城中又出兵來戰憲又擊破之
五年大又軍于汾東以備齊人二月復為前鋒平晉州憲又
晉州進兵討平之二城及師還齊為拒齊王自率衆來
追至於汾東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馬開行大所為陣
擒平高驃為殿以拒之斬其驃將尉遲勝子山稱慎平高余人

[illegible]人乃度汾而西及高祖又令竇寧共六万還援晉陽寧至攻圍宇文護退圍解晉陽獲免以己陷敵坐除名尋復本官封[illegible]國公大將軍尉遲迥鄧將軍[illegible]等率衆[illegible]騎入寇[illegible]州寧進擊破之迥退保[illegible]城寧追至[illegible]城[illegible]越王盛大

城下智積登陴詈辱之安感怒並固攻之城門為賊所燒智積乃更益火賊不得入數日宇文述等援軍至合擊破之越王固大悲慟而去揚子江南悉為賊境宇文述作相之際與郭衍書曰樊子蓋抱之及淮安王神通隋末為鄱陽太守唐武德初隋人相繼之神通乃與京師大使史演河東裴勣物常孔等舉兵應義師遣使與何潘仁連結潘仁奉平陽公主而至神通與之合勢進下彭蠡鄱陽一萬為祖圍之大悅授光祿大夫從平京師為宗正卿武德二年改宇文化及之變聚斬其武貴郎將王軌等以應義師封魯國公食邑三千戶

河間王孝恭為祖定京師拜左光祿大夫為山南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于巴蜀招携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孝恭進擊朱粲破之武德三年將圖蕭銑以孝恭為荊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鬼之高祖大悅拜孝恭荊州大總管使盡工狼而視之前襄雖定猶未悉平孝恭分遣使撫慰遠南四十九州皆來款附及聞公衍據江東反發兵寇夔陽命孝恭為行軍元帥以擊之七年孝恭自荊州順九江順李靖李勣黃君漢張鎮州盧祖尚並受孝恭節度公祏遣其偽將馮惠亮陳當領水軍屯于博望山陳正通徐紹宗率步騎守青林山孝恭至巴陵不與賊戰使奇兵斷其糧道賊潰夜遁孝恭以其舟師順流而下賊屯于峽口孝恭先以攻城壘使羸形示弱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道者皆回趨泗口孝恭精騎列陣以待之俄而攻壘者敗走賊出道者皆回趨泗口重與戰大敗之正通等保栅孝恭乘勝攻之破其栅山別鎮赴水死者數千人正通率陸軍夜遁總管李勣

又下廣陵城拔揚子鎮公祏窮蹙奔丹陽東走孝恭命騎追之至武康擒公祏及其偽僕射西門君儀等江西大悉平命李靖安撫嶺南諸州靖至南康聞輔公祏反

軍當須清通以待東駕李勣然之乃與壯士數十騎直衝賊陣左右出入勣同心戮力大破之太宗深加賞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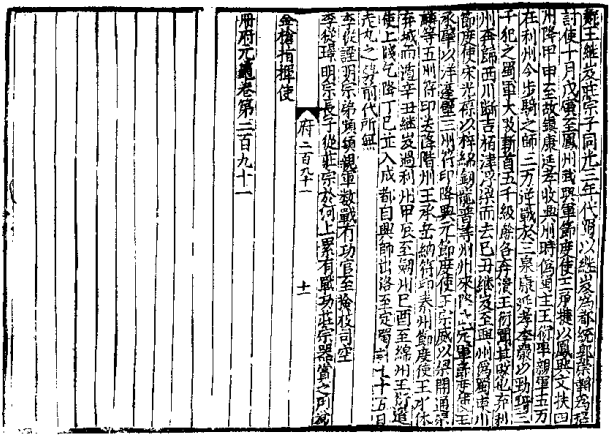
高士元吉武德四年從太宗討王充時竇建德兵援充太宗自出挑戰元吉與秦叔寶程咬金等領騎數百突陣而入直擣其大將軍樂仁恭所部仁恭衆見國公孝達則天潮為左衛將軍光宅元年徐敬業揚州作亂孝達為左玉鈐衛大將軍揚州大總管督軍以討之孝達引軍至淮南敬業方南攻潤州遣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偽將尉遲昭據邵伯埭孝達令副將馬敬臣擊破之別遣副總管陳大德等擊破之敬猷乃擁衆退山以自固孝達乃進兵與戰敬猷衆大敗大德等追擊至山急擊之敬猷衆又敗走入城敬猷父子及其黨數人夜開門出降孝達悉收其衆進攻城城中將士以敬猷父子降乃相與殺敬猷父子及其黨數人

於中楯少瞬至分兵圍之部陳未畢敵驟而三楯齊出奮擊不
爲行陣無不敗敵走斬首萬級封尸爲京觀以功加銀青光
祿大夫進封五百戶又遣伊慎王鐸將兵於安州州城阻湍水
爲固攻之累不下乃遣螭劉戚鹿將步騎八千突擣其後命李
伯儁分兵邀擊於應山獲戚鹿大將二裨將三十軍首千餘面縛
成鏖等之城下乃使人說之賊得大將及貴位一二人爲信質
降乃使王鐸馬霸繩城而入城中大呼乃出降者男女五千人
樓院州牽令伊慎率於屬縣大破之復征淮南靜命關布列又擢
乃戮兵卓元初遷江陵節度使征淮南靜命關布列又擢
隨州降又下小州四縣十七大小十餘城未審敗蜀
梁朮王友裕唐末爲宣武軍右校晉總元年總大軍代徐時朱
瑾領兗鄆之衆爲徐戎外援陣於故門南石佛山下友裕逆兵
擊之鄆復其衆瑾退領殘衆宵遁

安王友寧唐末大祖鎮汴累著軍職從大祖討鑊立軍功爲

牧州刺史大祖追昭宗於坡下遣友寧部兵先歸於梁以備守
衛梁青帥王師範開以隙衆請鎮兵進在岐隴欲乘虛襲敗
自關東還見王師範開以隙衆請鎮兵進在岐隴欲乘虛襲敗
門疑好會有青人詣梁通其款以委軍實本爲名陰與淮南并
兵乃餘人東討師範遣其子將兵圍齊州友寧引兵救之會寇
大敗奪馬四千匹輜重數千級
密王友倫年十九爲宣武軍校大祖征兗鄆友倫勤所部共收
衆擊霍彝於濟軍遇巡滄重至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擊敗奪
馬千匹擒副將甚衆因引軍往攻譙開宋雄晉軍萬餘騎友倫乃
分布兵士分設疑兵因擊敗晉軍數十里後李
嗣之以衆來救友倫縱兵邀擊敗之
救應遂大破晉軍天復元年收潞州先是晉人圍澤州
救應遂大破晉軍天復元年收潞州先是晉人圍澤州
倫率銳兵三万往營以晉人望塵奔逸友倫與氏叔琮等遣
其驍將追至太原陳垛北戰獲牛馬万餘二年領所部兵西討鳳

翔前後累有捷戰以功爲宇逐軍節度使
後唐克寧克讓武皇仲子咸通中從獻祖討龐勛以功爲振武都
校及王仙芝陷荆襄趙捷從高駢討黃巢入關討黃巢先鋒破黃
巢於渭水李克脩武皇從父弟武皇入關討黃巢先鋒破黃巢於
華陰以功補代北巡檢兼領蔚州刺史光啓三年武皇自雲中
乘虛出井陘攻拔河東諸郡進逼晉陽武皇自代北引兵救之



敦王雖爲宗子同光三年代郭以繼岌爲都統郭崇韜爲招
討使十月戊寅至鳳州戊戌崇韜康延孝收興州時僞主王衍
在利州令步騎之師三万逆戰於三泉辰巳等奉衍以勁兵三
千犯之蜀軍大敗斬首五千級餘各奔潰王衍單騎走成紀弃利
州奔歸西川歸吉柘津得舟以去已丑繼岌至興州爲蜀東川
節度使宋光嗣以祥紹劍州降壬寅遣宋光嗣以牙兵三百
追王衍至漢州癸卯繼岌至漢州宋光嗣以王衍降甲辰
繼岌以牛酒犒軍乙巳崇韜至漢州丙午繼岌入成都
王衍等上降表及伪印綬丁未繼岌以王衍等舁櫬出
城素服待罪於軍門崇韜受之焚其櫬而釋其縛
命判官盧質草降文令衍等署名遣使宣諭諸州
戊申繼岌以王衍等歸京師庚戌至秦州辛亥至
鳳翔癸丑至興平甲寅至渭北乙卯次三原丙辰
次富平丁巳次下邽戊午次渭南己未至咸陽庚申
入京師辛酉獻於太廟壬戌王衍等上表待罪詔
釋之

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侍中上柱國魏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戶
李繼韜明宗長子從莊宗討伐有軍功莊宗器重之同光
末爲鎮州北面行營馬步都指揮使

晉曰恒不期驕傳稱龍而能降者鮮矣孟夫承嗟夫諸長於管
蘭賦歌輕慢貴安而貴非明誠異衆卓爾不群者其孰能折節
下士流譽於今哉自頃以來府待之以禮降志遵盥於慕府待之以師友資以遵納厚其供饋詞之
政務援其游夏乃至列鄭懷以極於敬崇講學為文以申於
傳約辱其尊賢好士之意其於進德修隆固不亦多乎故詩云
交匪敖方福來求又曰宗子維城懷纓繩穿是之謂矣
周公旦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
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
賢人

漢文帝生白生申公為中大夫王敬禮申公等綺生不善酒醋
酢王每置酒常為綺生設醴
襲舍楚人也好學明禮楚王八輩聞舍高名聘舍常侍
梁孝王武賈盛侍二於是鄒陽枚乘嚴忌從梁王游
焦延壽字贛梁人也變貧以好學得幸梁王梁王共其資用
令極意學
後漢趙節王栩光武叔父薨王良之子開博學少習嚴氏春秋
有稱病閒連使屬王前請以為師望不受
東平王蒼開廣見名辟之署為西曹掾蒼每消敬之
北海王興初好鷹而騖於游獵而敬禮之
好士上里交結自名儒宿德莫不造門由是聲價益甚
魏陳思王植初封臨淄侯脩好辭藻博學有才章太祖見甚
敬異之植求降太祖遣淳初得淳甚善
白馬王彪雅好文學相單從容酣讌殊常師宗之過於三弟

陳留王林初封穀王黃初之鬼禍為王師中王宿聞其儒者篤
慮心從學術亦敏悉以授王由是大得歡心
晉成都王穎權功不居勞雖下士恭儉溢於容止之間又見朝
廷紛紜有孫秘謂穎曰殿下地親勢重海內屬心若不折節
謙虛安固寵貴非明誠異衆卓爾不群者其孰能折節下士流譽於今哉自頃以來府待之以師友資以遵納厚其供饋詞之
政務援其游夏乃至列鄭懷以極於敬崇講學為文以申於
傳約辱其尊賢好士之意其於進德修隆固不亦多乎故詩云交匪敖方福來求又曰宗子維城懷纓繩穿是之謂矣
周公旦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飛謂陳遺言不若親承音旨王然辱人倫之表於其師之在府
數年見朝政漸替辭以母老求出越不許
謙王承為湖州刺史長沙景王道與弟書並有士操臨州知
其名徵悝為長史未到遭母憂會王薨依例去官悝因留奠
誄曰吾前被遣鎮此州正以王教尊擅防其為禍今致果為
謔謀吾受任一方欲準所鎮取赴朝廷而眾少糧之且始到要
州恩信未著加兄弟南夏之剋悔而智力遠闕古人墨絰即戎
況小鄭鄙蹇陛王室急變情義深極之情越衰義節乎如
今起奉將士器械可以卻不悝空拘曰王教告分陝之任一旦
擅造圍危社稷此又悝之深大天下人很劣不足
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恩義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舊德大
王以宗子之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勦不荷戈致命但鄰州素敝
糧器空竭舟艦寡少雖以進討豆且收衆固守慷慨四方其勢
必分然後圍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為長史

司馬楚之東武侯馥世孫也楚之年十七值劉裕北伐楚之與司馬國璠等守廣陵裕攻陷之楚之與璠俱被執裕素聞楚之名欲以禮致之楚之不從裕以璠為廣陵相楚之謂璠曰卿為晉臣不能死節而為賊用何以見人璠曰時勢如此不得已耳楚之

訓陪川王被陪川獨重易上表薦之疏奏百餘易諸侯人曰民機捩聲聽之從終其解毛之友號聘日月之章傳保自耕之福

冰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詩不愛

宗室字敏微明敏人宋做士炳陳世居江陵炳公靜退不樂人間獲章七復表書請之辭恕恭軍剋若日性同壑羽戈山

鄰善磁松筠輒與人路幾宿藏流有若恒者忽不知老至而今

纔已白豈謂還賁有限魚蒙馬戒

杜延年為御史大夫行能言剝史職章王薦其名行議置從事仍轉西曹掾延年子吳歡致禮撰

安成王蕭以宋泰始中為王與弟平原劉孝標亦為孝佐並以強學為王所禮接

晉陵王子良以劉勔儒學好士每時子良親往候焉表為請立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以東府人板融家調將宜重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以東府人板融家調將宜重

遺使聘梁者皆選當時才望子良親餞於新亭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以東府人板融家調將宜重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以東府人板融家調將宜重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以東府人板融家調將宜重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以東府人板融家調將宜重

王融為中書郎會魏軍動子良以東府人板融家調將宜重

敬播三國之歎

晉平王偉初封建安王偉儀通悠翔賢重士帶如弟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咨至孫世青漢宮以為勞休花天社初偉為第偉又加字增樓臺極玲瓏第一時之麗擬鄴銅雀客遊其宇命從事中郎荀子顗為之記何遜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

都陽三嗣為益州刺史以羅研為別駕其後曲昌嗣王顗累西阪請曰吾昔在蜀每委羅研政務而勿親事復以羅別駕亮之引為賓客

邵陵王綸出鎮江州刺史以太史慈明少有志節在郡兼治孝經禮記撰集義疏又遷郢州盡室隨府其政賓遇

皇侃為國子助教子毋爰解儀貫之里邵陵王欽其學行為之遇之華清宮皇能一日忘之當與群同館乃表華向行除明威將軍南中郎長史尋為太守

廣陽王元簡為會稽太守時何尚居憂柴立山元簡甚加禮敬又元簡去郡入山與尚別送至郡路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文遊隔闊非降貴山歸豈容復望城邑此陳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流零

鄱陽王恢出牧南州張緬深所領客為始興吳興中兵參軍禮遇甚厚

陳永興王伯智為吳郡太守本郡陸慶少好學通五經天嘉

孫瑒少倜儻好讀略博涉經史為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士三

皇侃為國子助教子毋爰解儀貫之里邵陵王欽其學行為之遇之

武陵王紀出鎮江州時江革為記室尚書紀乃曰我得江革文華清宮皇能一日忘之當與群同館乃表革向行除明威將軍

南中郎長史尋為太守

廣陽王元簡為會稽太守時何尚居憂柴立山元簡甚加禮敬又元簡去郡入山與尚別送至郡路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文遊隔闊非降貴山歸豈容復望城邑此陳之遊於今絕矣執手流零

鄱陽王恢出牧南州張緬深所領客為始興吳興中兵參軍禮遇甚厚

陳永興王伯智為吳郡太守本郡陸慶少好學通五經天嘉初徵為通直散騎侍郎不就伯智固求表乞與相見要固解以疾特宗人陸榮為郡五官掾榮固請王乃微服往榮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趙亞夫風神疑嵯峩不可測服君平卿子真何以過

鄱陽王伯山為江州刺史時徐伯陽為新安王記室伯陽客居豫章王正積累文酒酬答筆武劇韻二十伯陽興祖孫登前成上賜以奴婢雜物

始興郡王伯茂講義畢辭以疾不任旦夕王於是特令得王府公事其有疑講就以決之但朝望設講而已

後魏衛王儀初封平原公先是上谷侯孫紹代郡許謙等有名于時初來入軍聞儀待士先就儀儀並禮之共談當世之務謙等三人曰平原公有大才百世之略吾等宜附其旻

江陽王繼次子羅字仲德為青州刺史羅兄父當朝重望

頗四海名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公緒等咸為其賓客從遊青土義陽王子孝愛士慢神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

京兆王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才人宋世景李神儁祖孝孫王邕李諧張始均等共申慕宴招四方儒學頗為善談士人館而禮之所得敬帛率多散施

任城王湝以高儀聰敏有氣幹深所知賞

杜弼中山曲陽人任城王湝為定州敕長史甄琛關訟諸生而留弼佐之才湝還洛稱之於朝高陽王雍見而召問以政術弼應答如響琛所歎大湝聞而召問琛相與賞許以崔暹欽遵自高不拘常檢為中書博士樂陵內史政治清嚴禮待及湝為定州刺史復授前官湝每入朝常以弼為留守委以後事湝亦推心敬重不異在州

汲普惠為湝府記室參軍普惠每有規諫湝輒嘉納之

北海王詳為司徒以何元明為府司馬深相友狎

人鑒稱考弟以求遷叔擬獨無言諱大相楷歎自撰為司馬懿未嘗呼名常稱崔北州以示優禮

平原王叡雅有志業孝昌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吳相聞李彪名而詣之脩師友之禮稱之於郡李孝寧至京師館而娶業焉

清河王懌以尊子興少自脩整頗有幹識引為常侍母亡居喪有禮子興為懌所眷遇關涉待士謹畏盈溢性沉雅厚重尤遵重慾念請子師之

幸寧為大尉騎兵三軍每為懌所委以決定考澤引幸騎兵有學有才宜為上弟轉越騎校尉

廣陽王淵以枝屬固寵高祖弟俱奇子淵勝便弓馬有武藝淵厚待之表為爪牙軍充帳內軍主

中山王英平義陽獲馮亮亮南陽人博覽諸書又屬好佛理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至洛隱居嵩山盛受之德以時展戴又

英字亮亮事起盡其哀慟

北城王思以盛愈好兵書採陳釋氏之學名為館客

宋世景遷鎮府法曹參軍愛其才李雅相器幹

東陽王榮為瓜州刺史州人令狐松字延保聰敏沉深有識量李暮騎射並為河右所推榮辟為主簿加盪寇將軍整選趣詳雅對揚辭暢遇見之際州府傾目榮器遇隆至晉爵樂安公令狐延保州令望方成重器宜州郡之職所可熟難但一日十里必若武帝家人當委以庶務書誥而已

北齊冀城王河間弱年有器望齊氏諸王襲國臣府佐多取高門辟小廝人少年唯裴暹廣陵劉逖等頗引文藝清談之士當時以此稱之

趙郡王琛出鎮定州閻浮德門聰敏無所不通以禮接命書三至辭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怒命駕致請使吏前後輦駕輿舁而出王下馬事之止

魏親之親令以自為其楚記後不得已而出王下馬事之止

其時伏外唱而上留之賓館芸見禮重三特異於秦之固辭不就故歸請遇王矣其不顧拘束以禮賢遇賜厚一無所納

唯受特賜而已

因事數進兵謀慕世高之

賀若弼少慷慨有大志騁勇便弓馬解屬文博涉書記有重名於當世進慕魏而敬之引為記室

奚王通機近為侍讀王甚重之每曰楊侍讀學優深孤之師生也

隋秦王俊為并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河東入朝靖自黃德守退居鄉里開門教授方圓之王孫前後從學者多宣親至靖家閭族以為校事秦王俊每州賓以几杖待之致友物情推愛凡故舊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

晉王暕初封漢章王時崔賾為河南總章二王侍讀每重已夾

推二王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出去優接王重之不已遺隋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秦庭養賓如林馬卿辭計騎之官枚乘雅引賦之守毋覓史傳掌籍惟之何乃脫忘告朱邸堪遇漢臣之三策以陳蒙山對淮南之五事若吾吾云爾吾吾兄弟賢重士卻愛忘疲先榮郭隗之宮高置稷下之館立禮賢開士字重更益山河地方百二率籠世雄兼七十包羊略治天下之要博通歷代之載東觀奉書藝文校理讎綴編緝撰次典謨以柱之禮集其事義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辛甘苦辛其何樂必之尚親上京有懷德祖于時天人多心魏自天若乃揮毫染翰管觀風雲而不輕事高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為喻龍章黃之能比吳札之論周頌語壹補揚鄭客之表陽春誰堪和其惟今王

殿下舉濁代之演承輝日翻猶道貫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談論
馬遷論客司馬相如游梁鄒陽枚乘之徒莫不接以殊禮待以
賓友故能名重當時流聲後代相如稱病而鄒陽上書以自
明枚乘因諫而重為吳王所敬相如既薨而乘又為梁孝王
所悼斯皆賢人之處世遇主之明效也伏惟殿下天假聰明
神資博達學窮墳典藝該文武雖漢之劉向魏之陳思不能
過也而又降情於賓客屈體於儒生每有講論必先稱善
或時不合則從容而問其所疑故得盡其忠款以裨聖德
臣等幸以庸才叨居僚屬每侍清燕竊聽德音伏見殿下
有時而不豫則憂形於色有時而不樂則悶結於心有時
而不安則輟膳而不食有時而不寐則達旦而不眠臣等
以為陛下至孝通於神明故能感動如此伏願殿下以天
地為心以萬物為體以百姓為子以四海為家則天下之
人無不幸甚

有唐文皇帝貞觀元年為秦王時開天策府以待四方之士
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隔五日一休上
聽政之暇即引入內殿討論墳籍商榷古今或夜艾忘倦
以繼之

高祖武德元年為秦王時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
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隔五日一休上
聽政之暇即引入內殿討論墳籍商榷古今或夜艾忘倦
以繼之

有唐文皇帝貞觀元年為秦王時開天策府以待四方之士
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隔五日一休上
聽政之暇即引入內殿討論墳籍商榷古今或夜艾忘倦
以繼之

高祖武德元年為秦王時開文學館以待四方之士
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直宿於閣下每隔五日一休上
聽政之暇即引入內殿討論墳籍商榷古今或夜艾忘倦
以繼之

唐高祖王元吉初封齊王元吉好學善談名理與褚遂良虞世南為布
衣之交又慕魏晉清尚子序詩以傷之

睿宗王元軌博覽群書善屬文

禮之先是餘令范文和相次入府不暫離側和所甘
侯王泰本宗子大宗特令泰府中別置文學館以待學士
官給酒饌事於東宮引書仍令虞世南等與泰講論書史
辭亞御坊曹參軍謝偃等於府接待晝五日上十番奏上之
及王甄雅愛文章之士上臨朝聽政之暇以繼日夜之歡
講論經史或以繼之以詩賦

坐擁地珠雖許擲為難而奇玩生於掌握聚以成山
聚無半古才不越人性習使然可染已是翻居可移之室
習與性成之理信矣

並有文學稱述於座

蔡王元悌博涉經史在州末年頗戲遊佩聽政之暇端然讀
書門無私謁有侍講公孫尚養山東儒士府佐賜君故蕭德言

夫樂善好賢戚諸之名號也由東京以來宗哲懿親或出藩屬之才美詞士雅尚隱淪旁招俊乂暨乎晉代之照或應辛知之誥或白之於清賓或外之於飛表騰實上以增多士彬彬之盛下以隆公族振振之德大矣哉

知人之先哲稱賞之為最者也

業秉王爵上疏薦吳良曰臣聞所重治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舉士竊見日南侯良貞操國家良貴忠國公方廉修明敏儉安貧約百一節又治尚書通論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膺酒衛以輔聖政且公卿之選必在德義之人況親之與懿文藉位之罪敢薦愚蒙竊惟陛下

明詔以事見及讀疏踧然衣冠其傳宋綦毋潛晉助國平相之孫何累辭徵聘而不拘考試今以良貞薦郎署多士晉愛馬名士左馮翊極慶盧江已孔下與參政事

尋成鄧王頂表論興義助臣盧志和海康侯王彥超魏等五人

宋綦毋潛晉陵人開元初為秘書郎與王昌齡崔國輔相善皆以詞翰知名潛性閑放不樂榮利早歲隱於仙鶴觀天寶初調選補汜水尉因事貶官江寧丞潛既謝病還鄉優游琴酒以詩自娛

何累辭徵聘而不拘考試今以良貞薦郎署多士晉愛馬名士左馮翊極慶盧江已孔下與參政事

尋成鄧王頂表論興義助臣盧志和海康侯王彥超魏等五人

宋綦毋潛晉陵人開元初為秘書郎與王昌齡崔國輔相善皆以詞翰知名潛性閑放不樂榮利早歲隱於仙鶴觀天寶初調選補汜水尉因事貶官江寧丞潛既謝病還鄉優游琴酒以詩自娛

采而三聲定磬九工是謂復鐘翦基考擊卑目宜年盛重義
衆家新實歲名實又重極路等勢門上品慌高格以清談英
復下降不可陟以位良賤見於書丞瑕邦土陳侯二七華夏
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迎中和叔宝理遷之談茂卿名教之
樂故以歸狀先達與神俊進居元壹雅家有陽書辭或清新藝
言玄造實通人儕物踪清源養素位園台閣虛位序公朝乃
夫須望豈徒旬令可想等公不士而已哉前晉安郡陛官令東
海王曾獨年三十五理尚樓約思致恬敏好筆耕為養亦博書
成等王乃照堂被書編有綺物先言性行人物雅恰甘泉賞識
南宮故事盛成圖拟安述豈直賤屋有必對之竹書死
落而之譬哪坐鎮俗乳益已多僧稱對不休貴疑斯在並
秉中之秘宝瑚璉之此器誠言以人廢而士實世情常乃以棟
為騎從事中郎曾稱為尚書儀曹郎曲江公遥欽與始安王遥
光等參預政事凡所談議皆時之人由是朝野輻湊傾動盈門

後魏高祖孝雅宣武正始中詔百官各舉所知雅以司雷掌軍
卒幸少雅為李百遷給事中行中
清河王懌手書李平行臺兵部陽固除部兵校尉領洛南王拔
部中令舉加寧遠將軍時年少行多不法屢近小人因上所
切諫并而陳性共諸王賢遇之分以感動拔拔甚敬憚之孝大
悅以為李郡人但鴻勳有文名宜試以一官拜
除奉朝請人謂之曰恩准李卿便以學問章不相謝恐非其義
雅對曰為國求才為臣進才務相適與何事從而謝之或謂而喜
曰吾得其人矣
彭城王勰宣武初為司徒領冀州主簿知五方二部
水素清何必帝本有成音耶有問雅曰清濁在手乃相關選舉如
淵之注鑑清濁在手乃相關選舉如衡之平物輕重在手乃相關
三台令僕或謂為將軍石輔國將軍者水三客訪於雅又每

高肯御郎宋世景精書南書漢新才也
陳南王讽宣武時為侍中領士重民政事侵紊自安世刺史入
為司農少卿光祿大夫散出州入為五經博士教授後進
其訓導之業為儒宗所敬由是以
崔孝芬王遵業為太子洗馬高祖謂孝芬曰卿東海王子
惇寬恭仁之
北齊任城王湝武平初為定州刺史湝好學善談林六朝聞敏當
梁武帝深加賞異湝亦傾心敬重梁使還梁武謂之曰卿
梁武之用心恐經國大體是卿宝見餘之傳耶湝曰小技相
宝之事今雖庶屢君世俊乂屈朝於儒大厦宜崇良材之
積也若亦宜見引宝以示後生湝乃止
北齊大寧中詔以河南王浟為使持節都督河南諸軍事
北夷大馬帝詔浟為行臺尚書令以鎮河南引納降附
隋雅工重美鬚河南引納馬爵涼馬禮部尚書卿轉吏部尚書

肅中書舍舊目記聚商賈馬庶盈室使劉延明李專美宝機
使河南引雅三重美不孝之密表曰馬者祚者只今禮章恐未
得宜帝納從今金貴重尊親中書侍郎平章事
令狐
德棻曰儉德之恭奢曰驕人期儉約元儒之大訓汉業之深戒也
乃有觸心衣食以修奢務指中二虞奈尚垂爲吉以清白處朝以
節儉去侈從儉恣以恣修儉約固事之常理也是以漢東平王
漢東平王蒼上疏請置園邑及廣宅第帝不許曰王欲諸
園邑為國太后也諸侯以德自輔不以財力為憂以
節儉示子孫令問不忘豈不美與
周書

中山靖王勝武帝子也景帝初七年徙封中山太和二年就國向約儉敦於妻妾數十人二男

晉昌寧公主嫁王恭武帝女也恭有清操尚書左僕射謝安甚敬重之安嘗詣恭值其理髮久而不出安徐步入室見恭方剪爪甲神色閑暢安既去謂人曰王恭真神仙中人

譙王丕寬仁儉約有廉節之稱

梁昭王惠康高祖第二子也天監初封臨川郡王二年改封梁郡王惠康性儉素車服器用取給而已

宋臨川烈武王道規高祖少弟也道規性儉素車服器用取給而已

子義慶為嗣義慶性謙儉愛在職清無淫慝之過為朝野所稱史臣曰武帝之子也為列侯史臣曰義慶在任已聞清儉孫歷接將康之義季躬行儉約蓄財自用歲終計其贏餘悉以賑給親故家無餘積

衡陽王義季武帝子也為列侯史臣曰義慶在任已聞清儉孫歷接將康之義季躬行儉約蓄財自用歲終計其贏餘悉以賑給親故家無餘積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六子也為列侯史臣曰義慶在任已聞清儉孫歷接將康之義季躬行儉約蓄財自用歲終計其贏餘悉以賑給親故家無餘積

建平王景素文帝孫也性儉約有高祖刻掘之風

衡陽王義季武帝子也為列侯史臣曰義慶在任已聞清儉孫歷接將康之義季躬行儉約蓄財自用歲終計其贏餘悉以賑給親故家無餘積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六子也為列侯史臣曰義慶在任已聞清儉孫歷接將康之義季躬行儉約蓄財自用歲終計其贏餘悉以賑給親故家無餘積

而至至則前相此日之臣君也臣初受封第書曰授受茲青土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襲藩輔而外傳年百五十八肖年在耳順或不踰矩慌荒官滿及親事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歸第惰情有不覆命棄城棄職不足以自效況皆授茲藩牧列于朝廷而名器概東藩使屏翰王室自窺其要就之諸國司官士子舍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額此方外不定必須頃刻者日額納部曲倍道奔赴夫妻爰得子男攜負以從國難何但百人業兒爲識以增沟湧河聽風飲海於郭萬無一損益於日家計甚有減損又且士息前後三送兼已襯施尚有小兒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壯則在林常水學不食服若輸息我屬者凡三十七人疲瘵風靡宛首聽命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十老可憐宿衛不足以爲宗盜小者未堪使驅壯者堪驅不堪使爲藩屏何以奪宗盜小者未堪使驅壯者堪驅不堪使爲藩屏何以奪

不權宜自衛親不委下吏而已望下至七品宗子給國長不假簡即說之下有若干日得參不之限此明之信著矣且固如天地寬容事者並見送隨若宜隨機此國優以爲匡下緩急之日百寮之右居落國之任爲置官屬名爲匡佐下緩急之日百寮之右居落國之任爲置官屬名爲匡佐下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拾以依於親親子仲嫌疑猶豫之間也陛下宗子仲嫌疑猶豫之間也陛下宗子之爲也自下不見親於陛下陛下疏忌其宗子仲之業皆

明外設守扉自守末老氏之玄言空寂為心洞金仙之教玄
惟極之向背翦翦然之理得或求訪國清成績完跡博古採
異為意忘勞雖趣尚不同同歸於善乃述潮就緣之義好非
素之辭也

漢陽城侯德少修黃老術常持老子知足之計

晉川王去景帝孫也其幼聰悟有成器識短衣大纓長劒時
人謂為王莽

後漢梁王暠貴寵冠寮威禁恣橫

宋臨川王義慶愛好賓客為海內所歸雖浮湛之過唯貶郡本奉法門風政
當推

南齊竟陵王子良為會稽太守郡閣下得一佳士輒薦清談任遠乃
致以翻後於西邸延古賢多聚古人圖籍以晉之千人時稱民
敬信元嘉數載頗為盛德所宗

親長事文稱疏名位謙謹開敏通疏與賓客談論依倣之風仙人之夫
有也

衛陽王勰字月華高祖第二子及將事會稽孔珪家起園池擅稱勝
多構山泉為蓬萊瀛洲狀望之如在海中遊宴賦詩名勝之士
山人吳苞吉日良辰賦詩而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王公貴人視之蔽如也唯雅重勰謂然兄姊日斯陽子孫親
據謝安之遊不而老之逸至貴貴矣此

梁南平王偉文帝子薨年五歲及將事會稽孔珪家起園池擅稱勝
多構山泉為蓬萊瀛洲狀望之如在海中遊宴賦詩名勝之士
山人吳苞吉日良辰賦詩而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王公貴人視之蔽如也唯雅重勰謂然兄姊日斯陽子孫親
據謝安之遊不而老之逸至貴貴矣此

梁南平王偉文帝子薨年五歲及將事會稽孔珪家起園池擅稱勝
多構山泉為蓬萊瀛洲狀望之如在海中遊宴賦詩名勝之士
山人吳苞吉日良辰賦詩而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王公貴人視之蔽如也唯雅重勰謂然兄姊日斯陽子孫親
據謝安之遊不而老之逸至貴貴矣此

梁南平王偉文帝子薨年五歲及將事會稽孔珪家起園池擅稱勝
多構山泉為蓬萊瀛洲狀望之如在海中遊宴賦詩名勝之士
山人吳苞吉日良辰賦詩而清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
珪大美之王公貴人視之蔽如也唯雅重勰謂然兄姊日斯陽子孫親
據謝安之遊不而老之逸至貴貴矣此

長沙嗣王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馬載弟法高智每毒
勸之

魏京兆王太魏晉喜談論諸沙門行適所有資財一時布施乞求
病愈名曰散生齋及痛後僧告四事有一沙門言六齋齋食
太興歲之日豫食飲酒有酒肉沙門曰亦能食之因出酒一
斗羊胸一隻食盡精言不飽及醉出後猶肉俱在出門追之無
所見太魏遂佛剖心腹向者之飾當悉此病得差耶指
王爵入道未幾便命終諸為沙門者不得以見新時孝文南討
至甲寅詔三太子於四月八日為之下發施帛二千匹既為設門
更名僧勰居嵩山

後周長樂侯孝寬鎮襄州數歲徵還京石為營新宅代者依舊置行
有富商於宅中得金數斤及民好事者
隋秦王俊仁壽初崇敬佛道請為沙門不許

遠祖王元嘉少好學著書百餘卷又撰採雜文古歌多得異本
封王元名為石洲集史回二十卷性高潔簡疏榮華有隱逸之趣
時所傳

冊府元龜卷二百九十四

宗室部

退讓　專文

勢自里而不可踰喜美幕后德讓蓋謙之高德也其至矣哉列乃聰華希冒則于藩戚和能識知退之理踐宗讓之言忠害盈福謙之誡杜過制失聊之鄭是之謂令德也三代以上靡得而記漢室而下詘于隆唐乃有固守謙退不求聞達鋭損盛滿捨去權寵或辭爵以求祀或辭寶以懼公議或順震殊禮以申素志或未讓兵政以投能者或退身以應天變或推功以避封爵斯皆深達損益之理能守止足之訓豈苟而無驕寵而能隆者歟士之所難也剋於公侯乎遊足之稱賢夫

漢楚元王孫碎瓠武帝時隨二千石朝請於堂清靜少欲不與世

伉漢順陽懷侯光武兄也建武三年從到洛陽征代拜為子乘大守二年病上書乞骸骨徵詣京師城陽王社光武以外兄寵優敬之子也建武十一年社疾病上城陽王壯光武以列侯奉先人祭祀帝自臨疾疾東海恭王彊光武子也建武二十年帝傷以一封兼食會郡合數上書請還京師帝許深嘉歎之

東平王蒼光武子也為驃騎將軍位在三公永平四年薨以在朝數歲而隆於親親帝每旦輒入宮不自安上欲歸藩因白日蒼被寵特異陛下恭恩覆護在家衛敬尊之仁外朝安綏命之首制舉賢親之事故得以列侯奉朝請之末以明君子之義凡此日居宰相之器凡此夫一介尚不忘簞食豈陛下之惠乃居宰相之位周氏之親豈宜當暴歟蒼為百僚先而愚願之貢加以國親誠宜負素侍輔將之位將救詩人之所赤緊之

初六年部沛獻南平中山四王賚增勿名者既至外戚乃拜天子親恭之意以為諸王入宮輒以尊卑至有闕乃下名以受是時禮制未自尊上疏解曰臣聞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理尚列序上下以理陛下至德廣施慈愛骨肉既賜奉朝請陛下天資而親屈至尊降禮下臣每聽讌見懽興席改容中宮親拜事過典故臣惶怖戰慄誠不自安每奉詔敕踏毎所措置此非所以章示羣下安臣子之帝自奏數急急恐懼奏為

曰昔聖王對庶萬國以制諸侯於建相承莫之能改或以弱不世君則人心惕幸人無常主則風俗偷薄是以先帝深覩往事之統思復先哲之軌分土建國進賢或以進德或以勸功伏惟陛下應期創業樹建親戚使藩國自除最去古今卓制度初立雖儒臣順執奏猶未得宜使古秦乃議從古之制書比三上輒報不許其使國相上長吏更缺所書名請奉承選補下宜裁也其令自上請之陛下家人衣食盲出於府庫供其租稅足以自供承統之別復十餘上帝不許

會僧尼字主道子簡文子也建武六年初拜為騎馬將軍特進與參同車坐朝會禮儀次於諸侯王上道子簡文子也建武六年初拜為騎馬將軍特進與參同車坐朝會禮儀次於諸侯王上位司徒侯國讓不拜侯歸國書六條事奏施行開府辟召依大將軍舊制賜安車駟馬太僕奉駕策授印綬道子固辭不受詔報曰君以輔幼弟之義而欲遠離左右非所以為親也其勉之道子復稱疾篤上乃聽還國

刺史鎮國軍使御都督諸軍事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武一以貫之賞罰必行號令不易故能威震殊俗勳著王室自頃以來將帥之任多用文吏不閑軍旅動失機宜或貪利而輕敵或懷懦而喪師或因循而不進或畏縮而退走或乘勝而驕敵或遇敗而不收或進不相救或退不相顧或爭功而相害或避難而相推或縱士卒以侵掠或殺降虜以邀賞或擁兵而不戰或逗留而不追或不識地勢或不知敵情或不明賞罰或不恤士卒或不撫降附或不禁侵暴或不能分部或不能持重或不能斷事或不能料敵或不能用間或不能設伏或不能出奇或不能固守或不能應變或不能治軍或不能理財或不能撫衆或不能禦侮或不能料人或不能自治或不能自守或不能自強或不能自安或不能自保或不能自全或不能自固或不能自立或不能自成或不能自就或不能自達或不能自通或不能自明或不能自知或不能自悟或不能自覺或不能自省或不能自察或不能自檢或不能自束或不能自約或不能自制或不能自節或不能自儉或不能自謙或不能自抑或不能自損或不能自貶或不能自責或不能自罰或不能自戒或不能自警或不能自勉或不能自勵或不能自奮或不能自強或不能自立或不能自成或不能自就或不能自達或不能自通或不能自明或不能自知或不能自悟或不能自覺或不能自省或不能自察或不能自檢或不能自束或不能自約或不能自制或不能自節或不能自儉或不能自謙或不能自抑或不能自損或不能自貶或不能自責或不能自罰或不能自戒或不能自警或不能自勉或不能自勵或不能自奮

府二百八十四　二

左執法義屬權宜有從變之日左執法體制難可一旦史家論古各有異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權宜從事以此言之益無懼也執法五後左執法當有變王光祿至今無所改革道輔仁恕善謀不足擒生憂懼兄弟後軍令嚴內外之任不以雜流表異庶之職此懷實有由來天公降災寧可千里悉遊那庶非達者之事又不知古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之憂以保利害者宜敬遵舊義慶固永鑒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爵南昌侯重侍如故

武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二州諸軍事尋建元年十一月遷鎮京口二年春入朝元二年徵為揚州刺史加侍中

田之義乃成脩理之七年啓求還第帝令世子子東代鎮東府
鎮進作大司馬八年給卒輿加中書監司解
梁敬川靖惠王宏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封正義王德立則正
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為吳興太守有治能天監十年卒謚曰
哀世子無子高祖詔讓子侯正立為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
表讓正義為嗣高祖嘉而許之封正立為正信侯正義為正德侯
侯正德而封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為正表封山侯正信封
化侯
長沙元王子孫漢文帝孫也武帝太室十年自南坦郡太守入為
侍中薨性謙退不求聞達後出為丹陽尹大造六年入為尚書
左僕射加侍中領國子又兼權重衆務一世選頻表遜位七以司徒
授辭台司繼子又兼權重衆務一世選頻表遜位七以司徒
後魏武昌閻王遙遣式子南王寶夤之孫也平原君五子長
子和為汝陰門捨其子與公爵讓其次弟聚國辭詔許其與聚國
之後公薨聚國襲爵乃受之

宗室部　退讓

高陽王雍獻文子也幹干謀為鴻臚少卿遷侯將軍河州刺史
固辭不拜後以親例封上蔡縣開國公食四百戶讓而不受
後周齊王憲大祖第五子高祖時累有戰功自以威名日重潛
思屏退及帝欲親征突厥之以疾帝變色曰汝若淨行誰
爰告使憲懼曰臣唱本變更識為太願自身裂若疾不堪
帝許之
趙郡王幹獻文子也初改封安德王歲餘授侯景司空
儀同三司祖孝徵性忠鯁幹每事多諫孝徵甚憚之
拜京兆尹尹親征吐谷渾部署擬管送河道運及還政封親
德王上表讓曰臣早蓬聖運頑狂未屬有命有辭報國要
恩會無才無德濫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賞荷陛下非分之
恩久承台鼎常懷盈滿豈可切忝虛重藉當名實封王宣備三階之任書洪
緩維世例且誠昧寵文懼身責晉劉實封王宣備三階之任書洪
上將軍趙王等之爵況臣蓼蕭於帝子京尹忝於皇枝竊士
列藩紹命國於臣何以自處在物謂其非分是以露欽慕忌

祈恩固守伏願陛下曲留終賜特鑒丹誠傾縮寢厥大增依行慢詔不許

唐太宗王或謀害宗子也玄宗先天初進位太尉兼侍中太尉之命帝嘉其意讓之再四乃受太尉之元良人倫表謂者將盛德而位高階深能謙守誠詞屢移成命宜遵華於神職留參機務論道可解府僚同三司開元十四年兼太常卿成器又上言曰聞進賢任職皇帝宜尊非其子坐曠厥官自古禹舜咸然況臣等叨忝朝列敢不盡言臣聞禮樂之任政庶鍾歆克諧開元皆人輿治成績多歟軌轍往哲遺倫後賢于茲六年詔稱孝義爰及在位惟憲開元神武皇帝陛下繼業垂裕長仁清和崇敬孝義風之基和之本也曲敦章甫簡雅亮以從儒緣飾實職調燮陰陽之職伊尹旦奭之謀周斯在頌於其庸揚授以良能人無異言官無曠位故景龍之時奉遵帷幄侍劇務

頻少此西周兆魏庶之建蓋則且之儲貳矣堂士之思淳矣不任懷望謹詣闕奉表陳讓以聞帝覽表重違其意遣手詔曰聞前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寧王憲等德業夷深情道修遠頃以從親司宗特增經之文既備建津之度已和成而不生謙以自牧圖辭兼領情所重違遂難懷侍劇務

唐睿宗大祖孝子真之子為大將軍假鄧數郡皆中外諸軍事

大唐新語曰博陵縣令是以內有前車之鑒外有著龜之誡強弱相制權變相待以為得也是以內有前車之鑒外有著龜之誡始以親親其勢位終以驕奢顛覆戒禍敬不慎歟所謂親親之義篤敬之道法度之節倫理之序也若親子戈之日尋小者過誤大者傷敗則

叔平若乃欽奉謹而臣之若恭得志以邦為戮覆之心未忘信何信焉保衛及奚惜曰至親皆數山陵招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使命我事報王無損獨若敗不能能若奉及救國貨自累已來誰復攘其於君之事乎東帶請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戮當時天下同聲詩超慕匡何憂所不聞踏不至乎時增已雖恭敬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大宰不討王恭致有今後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已信尚之為之言嬖昵相傾多疑忠氣衆鄰以安危為計討恭皆假節統前將軍玄領兵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玄領兵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統前將軍玄領兵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

大將府元顯傳中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後固二司加黃鉞班劍二十人以伐桓玄勞以宰之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讌會賜以几杖玄簒位以爲太尉領江州刺史玄將卞範之說玄曰自舉大事未有感動恒誠凡舉義上流莫不自勗以孤刑楚之誓且事之濟不濟在前軍而卑之反覆勢已著矣劉毅劉裕皆英略蓋世不可令牢之救諸兄弟以示不貳若不爾命諸道爲其所殲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施事而誅大將人情必動二三不可于時楊土踐盧遵不從路尚旅遂絕於是公私震懼之士率唯給事黃門侍郎元顯而玄長史石生驰使告玄玄遣必尋陽傾覆顯軍恐元顯敗而玄至西陽帝戒嚴元顯于西池登舟而玄至前鋒與航戰玄兵風子淵堂明日列陣水宮陽門外元顯使庾悌走或言已至大懼問策于玄元顯迴入宮問門客之參軍張暢之策衆遂入宮請元顯降入相府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默然法順出謂元顯曰事已急矣今但有殺王恭庾楷以謝天下耳元顯從之乃收王恭庾楷殺之

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說張法順誤於是送付廷尉于其六子皆害之玄又奏道子酣樂不孝當無若二旅安成郡使蠲史杜竹林防衛晉陵玄言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來彭城王義康為侍中都督南徐兗江三州諸軍事司徒録尚書事南徐州刺史領揚州刺史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以事任謙白處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性好專斷意或乖衆所專施明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録命斷之凡所陳奏無不方伯之下並委義康被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

後魏文帝又江陽王繼之第二子盛太后臨朝以又妹夫紫邏等中領軍所在門下兼侍禁侍從為腹心太后所信委之宿衛兵甲皆隸焉時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明帝為嬪夫自後專統之

周晉公宇文護文帝之兄子也為大冢宰武帝立百官無於護自文帝為丞相以左右十二軍總屬相府後增置改分凡所徵發非護又行護在兵參決國於宮闈事無巨細悉先諮

自成周以來王室之難敵大於上宰所以覆餗顛枝傳曰遲出顧芟蔓草者則其或遠遁敗德弗率王度作威弄權侵奪吏治則剖而絀之用弘厥猷世斯蕩不得已而爲之也然權款猶之愚中猶有所忠故其罪足以逭其死遷竄猶或追復則加禮於沒復歸土於嗣子漢宗初即位追復邢侯如侯厚德之報也親親之仁成元宗之美也遭禍舉用追復以申其寃前皆親親之仁成元宗之美也

漢淮南王長高祖子以驕恣獨遷死民有作歌歌淮南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七步一詩難成天下大亦聞之曰昔者舜放逐骨肉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爲我貪淮南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淮南王爲厲王置園如諸

侯儀

後漢殤王英以建武廢徙丹陽涅縣明年至丹陽自殺詔遣光祿大夫持節吊祠賜如法加賜以印綬以諸侯禮葬於荊元和三年又遣謁者備王官屬郎吏與故舊會葬如嗣王儀追爵謚王禮加焉

阜陵王延以述讖張鵬等侯帝幸行至九江賜延書與車駕會譙春帝見延好鬼神數爲設祠延自疑所爲不正詔曰昔周之辭封十有八國而姬姓居半者所以親親并王室也陳留梁國東海琅琊相去不遠或割裂故土或因其本國四時祭祀不絕所以崇親親之恩也其以陳留之睢陽梁國之虞東海之蘭陵琅琊之開陽合四縣爲山陽國以奉孝王祭祀其以淮陽之陽夏汝南之西平爲淮陽國以奉頃王祭祀

永平元年以封弟爲東平王子爲王

建初四年封皇子爲王

永元二年以封皇子爲王

永元十四年以封皇子爲王

永初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元初二年以封皇子爲王

永寧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建光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延光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永建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陽嘉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永和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建康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永興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興平元年以封皇子爲王

建安二十四年以封皇子爲王

黃初二年以封皇子爲王

燕人申徒狄泣於洛陽王封爲燕王

淮南王四爲長沙王文帝舅薄昭追責故大司馬陳王周亞夫以宗伯儀劉禮追册曰故大司馬陳王周亞夫以宗伯儀劉禮追册曰故大司馬陳王周亞夫以宗伯儀劉禮追册曰

以公祀第三有嗣言廢從帶方悉帝永康初徵詠侯封後遭母喪在潁勸成郡王潁解兵潁所害永寧元年九月追復其爵河間王顒安平獻王孚孫為南陽王攸使人掘殺之成帝咸和六年八月復國嗣位

肅慎王寄後陽平王協孫至襲坐遺三郡史到交廣南貢常用司馬秦武帝太康九年詔遣為三縣奉其祀

東梁王雙齊王圓元圓輔政雙與左衛將軍樂廣謀共發圓事意兇為庶人尋詔雙雙封改封汉王禮

雙圓死詔謙鍾復雙封改封汉王禮

吳王晏武帝子幽兄惟南王允共攻倫王倫允敗倫誅晏為安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青州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青州刺史假節領護東夷校尉進爵為公增邑萬戶

武陵王晞為太宰錄尚書事輔政惠帝即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惠帝即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惠帝即位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

後趙河間公曜太武時坐事免官爵後爲前將軍魏代地悉平
民復謁爵司徒公雞子青州刺史後入爲東安王尚書
左衛將軍以貴戚寵重與王練等青州刺史後入爲東安王尚書
史尚雅坐免官爵纂大后臨朝復徵尚書本封
魏陽平王深爲高祖所害莊帝追復王爵謚曰忠武
拔拔王大鵬初爲懷朔鎮將軍領敕勒兵討破之除征虜將軍
恩政贈本官都從王禮謚曰靈王
東平王匿爲尚書又兼吏部尚書令性貪穢尚書令任城王澄
時政執尊正朝野內遂不平盛因是奏匿罪狀三十條匿坐
以死刑詔付八議時加元宥削爵除官孝昌初卒追復本官
中山王熙爲鎮北大將軍及領表陳請不聽乃與諸王公
表大司馬從及請削邑戶減從之熙乃受命
英紹等大面奉動萬死詣闕乞留熙不許
樂陵王思誕爲鎮北大將軍及領表陳請不聽乃與諸王公
死刑封樂陵公孝文太和末復還其王爵
京兆王愉北海王詳並以貴戚寵重而不法
而死或六弟等人殺之後讓大后令愉之四子皆附屬籍
高陽王雍子寶月乃除葬父母追服三年
彭城王勰以討叛于愉禮敬寬官爵後討分省朝廷
王爵
北海王詳獻文子也宣武親政尚書令高肇與詳有
亂付廷尉治詳罪狀詳知肇將加誅乃與其
數酖之肇死乃免死削官爵知肇將加誅乃與其
朱瑞入殺肇子弟及親黨自
可立嗣王子以繼之詔曰北海王詳自
成伐王積年以來唐公虞伯以親賢
襄超郡王誕在母喪與隨音聲妓為御史中尉李平所彈遇赦免

封
樂良王長命坐殺人歸死國除子惠朗帝時復前爵位
襲安樂王鑒萬北討大都督都督統軍
及降高榮都督統軍
初封復本爵又特復鑒王爵贈司空
帝陽王暐兒昏暗軍討失利坐貪暴降爵為公後統河西諸軍
慶陽王嘉之孫坦清貞好古敦文雅宣武王事合門伏法坦先有
避京兆王大喪拜長安令大將軍除官剋後除秘書監遷
後周常武公昌邵惠公孫的封譚國公後遷大將軍
追復封爵常武公
唐皇王元吉高祖第四子武德六年封為齊王九年坐大宗建成

封
謀誅伏誅高祖第十一子武德四年封為海陵郡王謚曰剌十六年六月又詔曰
有養惡忘引肆放之心陷陵刷羊命奪親義之恩傷陵剌王元吉地
惟落齡風承朝寵而於不執得非君親忘恩敗德同
坐之重既切於本枝在原之悼寧忘歲月三宮永壞思備禮
可追封巢王謚以依舊
剌王元景高祖第六子武德二年封譙王貞觀十年改封荊王
永徽三年坐與房遺愛謀反追封欽州刺王備禮發葬
蘄王元慶高祖第十一子武德四年封宋王貞觀十年改封荊王
年改封舒王垂拱四年則天稱製宗室諸王不許王貞觀十
興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武德六年封吳王貞觀十
十年改封霍王垂拱四年坐與越王貞父子謀廢睿宗廢為庶人

州圣德倉而死長子緒封江都王坐殺袁氏父子通被誅神龍元年並追復爵位子封繼承緒封江都王坐殺袁氏父子通被誅神龍元年並追復爵位子封繼承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五年封譙王十年徙封舒王永昌中與其子豫章王亶偶為丘神勣所陷故殺神龍元年復官爵
仍令祔葬舒王墓子津為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貞觀五年封滕王十年徙燕王十四年改封魯王垂拱四年與韓王元嘉黃國公譔等起兵事洩皆被誅廢為庶人尋賜死有二子長子清河王詮少子范陽王藹亦為酷吏所陷神龍元年追復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適堅為嗣魯王
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之子永徽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貞觀三年封蜀王十年徙吳王永徽四年考
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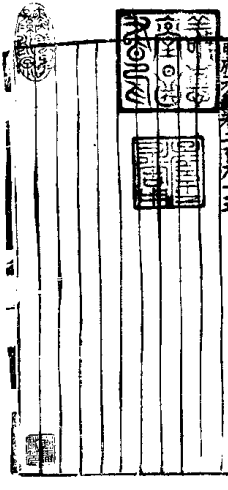
遣使發喪哭臨四事誅恪以從衆望子四人仁璋瑰琬琰皆流嶺表

譽王眘初名旭輪高宗第四子永徽二年封梁王三年徙封許王
許王素節為許州刺史垂拱元年改封潞王天授二年降為衛陵王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五年封譙王十年徙封舒王永昌中與其子豫章王亶偶為丘神勣所陷故殺神龍元年復官爵仍令祔葬舒王墓子津為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貞觀五年封滕王十年徙燕王十四年改封魯王垂拱四年與韓王元嘉黃國公譔等起兵事洩皆被誅廢為庶人尋賜死有二子長子清河王詮少子范陽王藹亦為酷吏所陷神龍元年追復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適堅為嗣魯王
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之子永徽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貞觀三年封蜀王十年徙吳王永徽四年考
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遣使發喪哭臨四事誅恪以從衆望子四人仁璋瑰琬琰皆流嶺表

譽王眘初名旭輪高宗第四子永徽二年封梁王三年徙封許王
許王素節為許州刺史垂拱元年改封潞王天授二年降為衛陵王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五年封譙王十年徙封舒王永昌中與其子豫章王亶偶為丘神勣所陷故殺神龍元年復官爵仍令祔葬舒王墓子津為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貞觀五年封滕王十年徙燕王十四年改封魯王垂拱四年與韓王元嘉黃國公譔等起兵事洩皆被誅廢為庶人尋賜死有二子長子清河王詮少子范陽王藹亦為酷吏所陷神龍元年追復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適堅為嗣魯王
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之子永徽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貞觀三年封蜀王十年徙吳王永徽四年考
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遣使發喪哭臨四事誅恪以從衆望子四人仁璋瑰琬琰皆流嶺表

譽王眘初名旭輪高宗第四子永徽二年封梁王三年徙封許王
許王素節為許州刺史垂拱元年改封潞王天授二年降為衛陵王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五年封譙王十年徙封舒王永昌中與其子豫章王亶偶為丘神勣所陷故殺神龍元年復官爵仍令祔葬舒王墓子津為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貞觀五年封滕王十年徙燕王十四年改封魯王垂拱四年與韓王元嘉黃國公譔等起兵事洩皆被誅廢為庶人尋賜死有二子長子清河王詮少子范陽王藹亦為酷吏所陷神龍元年追復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適堅為嗣魯王
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之子永徽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貞觀三年封蜀王十年徙吳王永徽四年考
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遣使發喪哭臨四事誅恪以從衆望子四人仁璋瑰琬琰皆流嶺表

譽王眘初名旭輪高宗第四子永徽二年封梁王三年徙封許王
許王素節為許州刺史垂拱元年改封潞王天授二年降為衛陵王
舒王元名高祖第十八子貞觀五年封譙王十年徙封舒王永昌中與其子豫章王亶偶為丘神勣所陷故殺神龍元年復官爵仍令祔葬舒王墓子津為嗣舒王
魯王靈夔高祖第十九子貞觀五年封滕王十年徙燕王十四年改封魯王垂拱四年與韓王元嘉黃國公譔等起兵事洩皆被誅廢為庶人尋賜死有二子長子清河王詮少子范陽王藹亦為酷吏所陷神龍元年追復官爵仍令以禮改葬封藹子適堅為嗣魯王
江夏王道宗高祖從父兄之子永徽四年房遺愛伏誅長孫無忌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吳王恪太宗第三子貞觀三年封蜀王十年徙吳王永徽四年考
及無忌表兄韋氏得罪皆坐與遺愛交結配流嶺表仍道病卒
遣使發喪哭臨四事誅恪以從衆望子四人仁璋瑰琬琰皆流嶺表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　外戚部八

姦邪　貪鄙　害賢　讒譖

夫姦其事即非端有謂者一防之微杜漸防萌故書曰去邪勿疑又傳曰絕惡於未萌慎德於隱微之地因緣會遇竊盜名器或假威福以自封植私門以立朋黨或招權利以蔽聰明或依憑城社以欺罔主聽或比周蔽賢以壅塞天聰或排擯忠良以專擅國命或招納奸猾以威脅縉紳或貪冒貨賄以侵削黎庶或擅興繇役以罔上恩或割剝財物以厚己利或交結藩侯以背公向私或依阿貴勢以徼榮苟進或巧言令色以諂惑人主或伺候顏情以迎合意旨或妒賢嫉能以壅蔽聞見或恃寵驕恣以威侮同列或窺覘間隙以譖愬大臣或陰謀秘計以傾危宗社或包藏禍心以離間親戚或招引朋黨以蒙蔽聰明或恣行暴虐以殘害生靈或信用奸回以敗亂政事或假託鬼神以熒惑視聽或稱引祥瑞以虛誣天聽或作為淫巧以蠹耗財力或興造不急以勞擾人神或出納不節以費損國用或禁錮良善以杜塞言路或誅戮無辜以結怨黔首或沮抑功能以廢棄人才或蔽惑聰明以壞亂法度或變更舊章以惑亂視聽或改易制度以違戾典常或割裂土地以啟分爭之源或交通敵國以為腹心之患或招納叛亡以為爪牙之助或侵擾邊境以啟戎狄之心或黷武窮兵以危宗廟之祚或棄親用疏以啟禍亂之萌或廢嫡立庶以興爭奪之漸或寵樂過度以危儲貳之位或私昵嬖孽以奪適長之權或信讒廢黜以虧君父之義或寵樂私親以違公正之道或信用讒邪以害忠良或寵樂姦回以虧政理或委任權奸以敗國家或假借威勢以侵奪人物或依憑城社以欺罔主聽或比周蔽賢以壅塞天聰或排擯忠良以專擅國命或招納奸猾以威脅縉紳或貪冒貨賄以侵削黎庶或擅興繇役以罔上恩或割剝財物以厚己利或交結藩侯以背公向私或依阿貴勢以徼榮苟進或巧言令色以諂惑人主或伺候顏情以迎合意旨或妒賢嫉能以壅蔽聞見或恃寵驕恣以威侮同列或窺覘間隙以譖愬大臣或陰謀秘計以傾危宗社或包藏禍心以離間親戚或招引朋黨以蒙蔽聰明或恣行暴虐以殘害生靈或信用奸回以敗亂政事或假託鬼神以熒惑視聽或稱引祥瑞以虛誣天聽或作為淫巧以蠹耗財力或興造不急以勞擾人神或出納不節以費損國用或禁錮良善以杜塞言路或誅戮無辜以結怨黔首或沮抑功能以廢棄人才或蔽惑聰明以壞亂法度或變更舊章以惑亂視聽或改易制度以違戾典常或割裂土地以啟分爭之源或交通敵國以為腹心之患或招納叛亡以為爪牙之助或侵擾邊境以啟戎狄之心或黷武窮兵以危宗廟之祚或棄親用疏以啟禍亂之萌或廢嫡立庶以興爭奪之漸或寵樂過度以危儲貳之位或私昵嬖孽以奪適長之權或信讒廢黜以虧君父之義或寵樂私親以違公正之道或信用讒邪以害忠良或寵樂姦回以虧政理或委任權奸以敗國家或假借威勢以侵奪人物

孝安安即訴定過失子燕王舍書告之又為外人求侯燕王太喜上書稱子路衰姊葬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故曰觀過知仁今昌與陛下獨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之外人侍之外人冥冥為燕書奏亦問光光執不許及若光罪過帝又疑之會觀光而霍氏奏光帝以光女配皇后元后之立漸太將軍輔政成帝時定陶共王來朝因留上疾甚欲令王留侯第中上不聽王留侯第中上不聽王留侯第中上不聽

所推奉使盡心元貞宗室之徒特能援立德用多以得意皆自名先不盡其次之理朝士有冒官位者寫其姓第不滿服命楊駙以武皇后父為車騎將軍武帝踐阼未有顯命功且宜已沒宗親自皇恩創帝而後嘉斥羣公親信左右則斯改易公卿宜其心服會帝小間見所用非才亟加謂讓乃因得便斥出詔書以次南王亮與駙夾輔王室駙恣睢從中書信詔態之得便馬城中書令華廙恐懼之終不肯與信宿之間帝疾遂篤后乃矯帝以駙輔政帝頷之駙弟珍與北軍王珧與北軍中候張虔勸駙因此時而刃之駙知而辭疾不出望有司奏珍轉為太僕自是李朝莫敢枝梧

雷義太尉亮之從子貴后既親與改權為侍中加授光祿大夫按漢執權外戚欲遠之每有啓奏貴后輒以疾

以避之至於素有嫌怨多所中陷朝廷甚憚之

賈謐賈午太尉亮少女也謐以充外孫恃勢驕貴魯公賈白毋郭槐欲以謐父韓壽女為賈后懷太子妃太子小字遹韓氏自固而壽早貴午及后賈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小女惠風太子閑衍長女午而賈后為謐聘之心不能平頗以為怨謐嘗與太子閑衍等私道成都王穎見而訶謐謂衍等曰不平因此譖太子於后曰太子所寵賈謐非社稷之主若為貴氏故也密聞其言后乃與謐及黃門孫慮等日夜譖太子太子不自安后又數遣人察太子所為太子頗覺之乃與洗馬江統上疏諫曰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以堯有天下而傳之於舜舜亦以命禹自古及今靡不皆然所以崇重正統而杜覬覦之端也陛下聖德欽明仁孝著聞宜上奉天心下為宗廟社稷大計而近者流言頗有不遜之聲臣竊惑焉夫皇太子國之儲貳天下之本宗廟之主萬國之命繫陛下一人之安危四海之心皆屬於東宮是以漢祖受困於平城而不改立嫡之策文帝有霸王之才而不移代子之志故能為百世不拔之基今陛下未有高祖之難而太子無過文帝之德而欲以身代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昔秦始皇不建太子而立趙高之徒以為胡亥傅教之過使胡亥得罪於父而不能以道納之卒令胡亥殺其兄而自立為秦王所以為天下笑也今太子既無胡亥之罪而陛下有始皇之過臣恐後世之譏秦皇而笑陛下也臣聞太子國之貳君也貳君則國有二心國有二心則禍亂興矣故為人臣者無將無貳為人子者無適無庶為人弟者無偪無僭為人師者無黨無偏為人友者無比無阿為人臣者將貳則誅為人子者適庶不分則亂為人弟者偪僭則爭為人師者黨偏則惑為人友者比阿則姦此五者蟲災之也

嘉賓侍郎裴妃國志以此得幸擅上官其摘發皆以見中壞遂侍郎史度支員外郎給事中御史中丞兼掌錢穀出入若國用加尚書兼京兆尹南陽宣御史中丞宋渾皆幸林甫所親善國忠以能事奉之以部屬畜之國忠恣睢於御史大夫兼京兆尹王鉷勢傾中外國忠位望在其右國忠忌其逼己分權會鉷弟銛為御史大夫推鞫京兆尹元載使人告鉷與弟兄謀為不軌鉷賜死

朝順政以前有明初賜死
後魏高摩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宣武景明初封平原郡公薨曰
文閑富貴頗好浚皇后兄也為大將軍狄風人士趨奔門庭而性吝
嗇因以為乘遭之從貨錢五十萬貫公之與大逸乃
告郡縣認舍鼠藏太守藏婢衣盜白珠十斛紫金十斤以叛逐
收考問凡弟死於獄中妻沒資財億七十餘萬
隋宋悼公後魏帝陽太妃叔父也初為北兵校尉大通時貴賜侵亂

戶部尚書長安失沒於賊偽授特中至德初克復特禮遇逾
顯於清公以死免罪
梁敬羸高祖祖女長樂公主授衛尉卿宋帝即位為祖庸使守
尸部尚書嘉以勲親自貧賜公行天下之賄半入其門豐其
欲謀動事高祖懼欲納而其徒如市情敏濶人皆附附
害賢
李仁以沐生望之深城湯敦而放為性志之明微降自漢行
成化多以義理作成屋元龜曾皇母為之放位高而難制勢若而夏遠
故有猜弄政術理作成屋元龜支附忘党忠良造為飛語誣
深雲飯希指之臣極文致之辜禍及士流忠臣節士無非
天之禍端或亦自貽故自之明主所以右賢而成義勇誠
漢田蚡以學景去皇后同母弟為丞相招延賓客數千人
即勝肯非不食欲死或聞帝無意復用乃疾病謂諸所厚
迫右賄遺為言帝冀帝復用之

王莽以元后之子為大司馬初前將軍何武罷復將軍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武太后竟用莽薦有司劾奏武祿至相惡自殺元后自是專政國元始二年呂寬謀事泄武在朝中上理正法

後漢竇憲以竇皇后之兄為大將軍初梁冀為侍中監羽林左右桓帝即位冀以定策功益驕恣威震內外太后詔令冀妻孫壽入侍禁中壽色美善為妖態以蠱惑帝冀及壽共謀毒殺帝

梁商以順烈皇后之父為大將軍初王莽為宰衡時太守部又尚書令袁安為以屬不行吐恨之後魏江賜上書陽求望勤安追討部使者部問湯捕因此風州秦恭在任無警免歸家

梁冀以順烈皇后之兄為大將軍時大尉李固與司空胡廣太常趙戒為冀所忌誣固與劉鯉通謀廢立冀遂令中黃門以飛丸擊殺固戒

梁冀以桓帝即位冀與定策功益驕恣威震內外太后詔令冀妻孫壽入侍禁中壽色美善為妖態以蠱惑帝冀及壽共謀毒殺帝

高與大將軍鷹揚將軍梁冀並以外戚貴寵上下承望冀乃風有司奏封太尉李固上頴梁太后自臨朝政委之兄大將軍冀而已又馬融為南郡太守先有事忤冀冀陷以重罪髡徙朔方自殺不死而得赦還復為武都太守到郡威恩並著羌胡慕義多來降附

梁冀以桓帝即位與定策功益驕恣威震內外太后詔令冀妻孫壽入侍禁中壽色美善為妖態以蠱惑帝冀及壽共謀毒殺帝

訓因安樂公主播亂幸並流于領表而死雅州人皋白將高軫等率逆亟討之白知而求索其罪有司希旨奏白將坐當棄市會赦白亦流嶲八黃門侍郎宋璟奏白月將所犯不合死三思怒竟作矯為外職陽國中尉安宗貴妃之從祖兄也為右補闕薛貞娥天寶中為殿中侍御史東都采訪使訪其事貞娥不對中官以其不附己出為平原太守

論讀

夫龍而不驕其人鮮矣漢高雖以功臣在理固然天以烟塵天狼連帝胄咳唾生珠玉呼吸下霜露豈有殺二姬所居安忍忘高帝之家恩家為而帝喜誠厉聞之矣道沉酒酒一何悲足以傳后于朝雖將數以為秉平致問繭宗笑而不言良有以哉漢魏以文治馭臣封爵侯王年昭義兼使者亦不足加謀侯公勉從之說酒徐公自引分明不肯使義昌長服佳哭之

冊府　三百七　九

乃自殺

賓媛多文皇后從兄子景帝即位為宮事太后慚遇素深寵官因病免太后常視疾稱不得朝謁

霍為以宣帝后兄嗣父博陸侯為右將軍初帝始立帝微時許妃為皇后夫人嫉妒小女成君從舅子趙飛燕等行毒藥被討后坐廢處昭臺宮後趙飛燕為后光武后重末央傾覆平陵侯定明友為光禄勳次婿諸東中郎將林監任傷出為安平侯次婿中郎將王漢為武威太守項之從光武后次婿侍郎鄧陽為少府東以為為大司馬冠小冠七即被罷其右將軍也兵官為特使為官名與三代大司馬者又女壻明帝即總但為光祿勳及光中女婿趙平為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也六又收三騎都尉即總諸侯

冊府　三百七　十

日謂尚書奏文帝時許將軍寵愛踰制故事車駕將出騎士陪乘商子況嗣侯都侯緩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宴樂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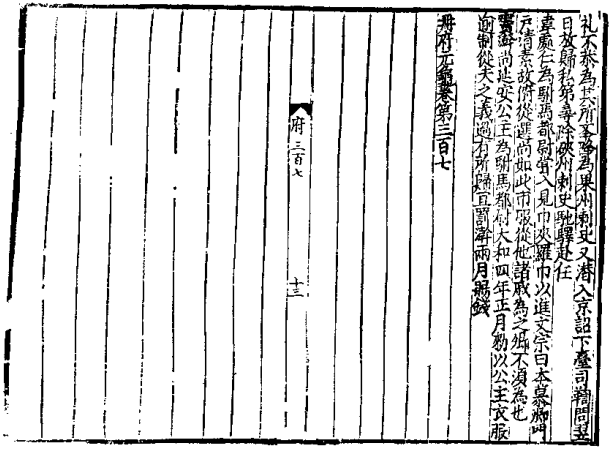
王莽以元后兄子為大司馬封新都侯莽用事貶太后丁姬傅昭儀號丞相朱博奏莽罪不應尊尊之義新都侯宜與博侯太后當從親疏幸爰施今不宜有爵土詔必為然大帝曰以義而大皇太后元帝母宜稱尊號

王昌以元后兄子為侍中嗣侯大后崩哀帝即位為太后舅故事中常侍詣太后長信宮白事太后輒下簾與語帝以太后故不為改禮昌亦為謙不自安太后崩昌為大司馬

[illegible]郡將子亂政事以封在[illegible]欲令姻戚不攝政六安[illegible]
[illegible]稱侯太后誤令六安侯到即去婦因以女妻之五年時[illegible]
耶語家上書言武帝大怒乃盡免侯將等官爵貴者為郎吏皆謝多[illegible]
[illegible]故郎獨留歸家[illegible]
衆於是令王為大僕資固尚主為中郎附明帝
[illegible]司馬相[illegible]人上書記[illegible]為行海[illegible]重[illegible]衆代
[illegible]方[illegible]怒[illegible]子而[illegible]為[illegible]交結[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重[illegible]奉[illegible]為[illegible]固以[illegible]故[illegible]書及[illegible]誅書示之[illegible]固即
[illegible]而得不罪[illegible]免官
[illegible]後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兄封[illegible]為[illegible]帝建初四年以待準[illegible]第是
時馬氏[illegible]世[illegible]終不能[illegible]勒子孫子孫[illegible]遂[illegible]
書[illegible]又[illegible]弟防先者侈好[illegible]與八年有司奏免[illegible]
[illegible]

詔奉太夫公主園田[illegible]主主[illegible]及不敢[illegible]後章帝[illegible]出過
[illegible]拍以問[illegible]對[illegible]不得對[illegible]後
[illegible]者大怒召責曰[illegible]恩[illegible]過奉主園[illegible]
拍[illegible]為[illegible]久[illegible]使人[illegible]怖[illegible]永平中常[illegible]
三人更和[illegible]
[illegible]主若[illegible]而詔[illegible]
[illegible]況小人哉[illegible]國[illegible]
后為要服[illegible]
以重[illegible]
晉康帝明穆皇后之兄也明帝未為謙重[illegible]
親信成帝初[illegible]
[illegible]帝不之知及[illegible]
問[illegible]曰常曰白頭翁何在[illegible]對以謀友伏誅帝泣[illegible]
人作賊使殺之人含[illegible]作賊[illegible]若何[illegible]
為西中郎將鎮[illegible]

有[illegible]欲犬太[illegible]乃奉[illegible]帝曰大[illegible]已[illegible]天下小[illegible]復欲[illegible]
[illegible]間遂欲[illegible]而卒
梁王[illegible]常[illegible]武安公主為南[illegible]湘州[illegible]史三[illegible]日出[illegible]度太
[illegible]頃嶠王性方[illegible]怒[illegible]嶠[illegible]名謂王曰[illegible]
殿下何[illegible]憎王驚[illegible]即起[illegible]之因此[illegible]
後[illegible]為[illegible]丈明太后[illegible]為[illegible]書[illegible]兄[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公共[illegible]
[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illegible]公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礼不恭為甘分所害為果州刺史又潛入京詔下臺司鞫問甘
日放歸私第尋除硤州刺史馳驛赴任
卓慶亡為駙馬都尉尚入見巾次羅巾以進文宗曰本朝婦人
元清皆依傍從違尚如此市服從也諸戚為之無不浸為也
寶曆尚定安公主為駙馬都尉大和四年正月勅以公主衣服
御制從天之義過分所陳宜副懇誠兩月賜錢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

府　三百七　十三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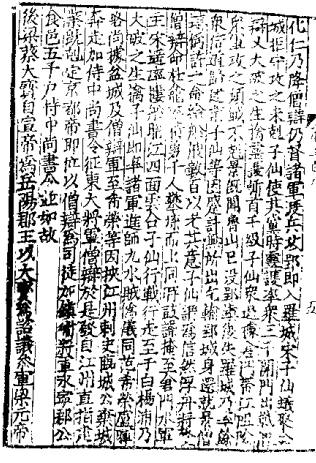
宰輔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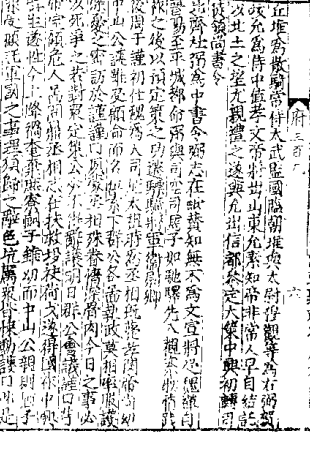
佐命第二

晉何曾字穎考陳國陽夏人初仕魏為尚書侍中司隸校尉時曹爽專權曾謝病不與爽同乃遷為太尉與爽俱誅宣帝以曾為三公時入朝不趨特聽帶劍履上殿贊拜不名進爵為公食邑千八百戶累遷司徒太傅

魏秀字孟彥河東閒喜人初仕魏為黃門郎延熙正歲文帝宴東堂與大將軍司馬景王之政多見信納遷散騎常侍中之討諸葛誕也秀與尚書傅嘏裴秀荀勗等以行軍從參謀議略與平蜀之策尚書僕射鍾毓等以行軍從參謀議略與平蜀之策尚書僕射鍾毓等以行軍從參謀議略與平蜀之策尚書僕射鍾毓

[illegible]元武風已振宜有以拯溺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白[illegible]
[illegible]狀及破傷戮墳及諸名勝皆騎從貴人紹聞乘肩江而之空
[illegible]覩之見其步此感觸懷乃相率詣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
王者莫不實禮故老存問風俗盛已國心以招俊乂況天下[illegible]
劇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願亟開此土之塞求
武明之以結人心二子恆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詣崇
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塵之士始輻輳而趨[illegible]
崇秦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陽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
六七導勸帝收拾其賢人君子興之國事時荊揚[illegible]
[illegible]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勉己勤節以率於下帝
[illegible]好日隆朝野頗以為[illegible]帝曰卿等謂吾不[illegible]
也承基不建升[illegible]大宗累加振威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家事謹難庸昧何敢有辭謹玩大根雖爲喪每申覆敬至其謹乃
起而言曰若統理皇圖建華便有所遵雅辭公遊從建所
再拜曰是敢議狼狽定若開國攸遵鄭然公邑萬户遷太傅大宗
伯餘如故陳崇禮表讓朝政
字文誕字陸寶太祖兄顯之少子太祖臨夏州留讓鎮守府
岳敗後太祖至平涼以軍出蕭關誕與于謹征侯伏陵破其算
校駝橐悉以給軍以待大軍之至圍兇之至圍兇之
陽潘師向天保等皆有險落特險作使及師還進率司馬平之
太祖西還至秦州以誕鎮秦州誕以太祖初謂
曰諸子如小兒賊未定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勉力以成吾志
讓第位奉命行至雲陽而太祖獸世讓拉之至長安乃發喪時
嗣子冲弱慮賊在近人情不安遽網紀內外憑藉文武英是京
心乃定與葬太祖讓以天命有歸遵公德望魏帝受行建代之
事周帝踐阼拜大司馬還大家宰

李穆字顯慶本隴西狄道人後遷河東解縣焉祖天
父性西道雲雷郡守以功封昌樂縣公穆少倜儻有
略隋東郡丞楊玄感舉兵反穆時在鄉里潛圖
討玄感玄感敗穆以功授上儀同三司大將軍
公建執政穆以大義甘與于謹及諸勳舊定策
封鄖國公邑萬户
趙貴字元貴天水南安人魏末天下兵起貴率鄉里避
從賀拔岳平關中累遷都督為岳所信任
夏州刺史後太祖入關以貴為大司馬論
大功授引駕改柱又進爵為公增邑萬户
侯莫陳崇字尉遲渥洛拔大將軍賀拔勝之族父也
勝為武衛大將軍崇為勝所親愛勝每出
川或信為武衛大將軍崇為勝所親愛勝每出
於東蜀太祖已統岳兵信之大寵卿士少相友善相見其

令后入侍請事後從太祖侵弘農破沙苑軍還入咨陽賴撫養
賓陳留之地並相繼隸於前除陳右十一州大都督流民願附者
數萬家悉遣大司馬楚國大柱國大將軍周帝踐阼拜太傅大宗伯封
鄭國公邑萬户
唐高祖初仕後周為開府從趙王招經略山東報捷
為丞相參知政事高祖明皇習兵事多計略高祖受
公楊堅新受禪承旨欲殺回願更驅使高祖令入事不
辭滅族公是為忠臣為君所誅誰肯以心事人高祖
乘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又令崔仲方監之仲方
祖發潼津仲方言於高祖曰突厥以我國喪
方戰我疲于我請擊之因率所部進擊突厥
他日高祖又從容謂曰二郎太明日方神武人
人道今天下大亂城門外即是賊若命與之
矣何得天下眾情以公意向何祖曰我兒識有
發言見報為高祖所厚欲因緣其隙無由太宗
既多力又善每日從太宗游獵出入帷幕

之授此乃腹背受敵致之道也未若女浦川而後入閩京師絕援可不攻而定矣太宗曰不然兵法尚權捷在於速乎機乘便以騷其心我若遲留彼則生計且隋軍所在結寨堅守定主易可招撫耐兵強何城不剋前突通留守賊汗不足爲慮君失入關之說則事未可知矣前後之詰命太宗入関以寧爲何東安撫大使京師平鵬良田千頃甲第一區布帛四萬段進窮寇國公三千戶及隋蔡帝遜位高祖固讓不受殺勸進不許殺請見曰帝以天下與公公有何疑而不受高祖曰帝以天下與我我安得不受殺曰公起義兵爲天下除暴亂今海內已定宜應天順人以安萬姓公若固讓恐人心疑懼殺曰天下大器公若不受將誰與之高祖乃受之

府三百九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戒不足坐觀成敗故起義軍欲討不當立者願與可汗兵馬向入京師人衆士地入唐公聞帛金寶入突厥始畢大喜即發精兵二千匹與唐公突厥文書曰非公善辭何以致此寧立兵馬向京師公通於隋關西諸武牙郎將及嶺和勃兵來擊文靜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靜度磧和軍納怒還寄兵馬其後順和大敗遂奔其衆遁尚雄突厥文靜竟將追而執之降定涇西之地轉大丞相府司馬進授光祿大夫封宋國公高祖踐祚拜納言

杜如晦字克明御史大夫之孫之兄子初仕隋為滎陽縣尉非其好也後乃歸于京師及義兵定關中大宗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戎機遷陝州總管長史時府中多英俊外寮者皆大宗所不識記室參軍房玄齡曰餘人不足言杜如晦聰明識治誠王佐才也若大王中意者非此人所圖之必欲經營四方則非此人莫可任

宗人資引而不言者殺失知人矣則素為王所親狎王可默而識之玄齡如晦聞命欣然定交如晦剛斷玄齡善謀相得甚歡每同舍決事玄齡必曰非杜莫能斷也如晦必曰非房莫能謀也及分掌選舉各舉所知時論稱為得人

加上柱國封蔡國公食邑三百戶以本官兼侍中參掌機務玄齡亦加上柱國封邢國公食邑三千戶以本官兼中書令監修國史二人分日知政事每有奏對或商榷古今或講論文義從容移晷乃出其相親禮如此

玄齡有才識明於吏理達於事機經綸策畫皆預焉雖處富貴常勤儉自奉恭儉下士聞人之善若己有之其推誠體物皆此類也貞觀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識事機今四海乂安每以驕逸為戒公輩當與我慎終此言可謂知其難矣公輩宜深思之相與謹守勿以小善而自滿勿以小惡而自安庶幾可以長守富貴也

杜如晦博學多聞識達政體每論天下事人才臧否皆中機要其斷決大事從容不迫有大臣之體焉

房玄齡齊州臨淄人隋末為隰城縣尉棄官歸隱于邙山之陽大業末天下漸亂乃杜門不出及太宗徇地渭北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便如舊識遂委心腹無所猜間每有謀慮潛與籌畫動必會意決策帷幄無不中機深為太宗所委遇及平東都收圖籍皆先賦入珍異金寶隨軍所至人物輻湊玄齡杖策從容指麾而定取捨合宜號為稱職及王業漸廣四方征討日不暇給玄齡運籌決勝動中事機每以軍書填委剖析詳敏下筆即成初若不經意既而詳視周密莫不稱服

及即位拜中書令進爵為公尋加太子少師仍總監修國史玄齡自以蒙遇太宗情深義重雖職務繁多每虛心延納天下奇才皆盡心竭節以副所委其有進賢達能拾遺補闕雖在下位者必為之薦引或有人不識而謗之者玄齡聞之必喜形於顏色其公平若此

貞觀十一年進封梁國公十七年以撰定律令勤勞賜以金甲一領十八年以疾累表乞骸骨詔不許二十二年復抗表固請遂聽致仕仍令有司每月賜以羊酒及上將有事於南郊必令乘輿迎之就第與之計事其年冬車駕將幸玄齡以疾不能從上賦詩以別其略曰

昔我初交子子信我深子亦知我心我心匪石不可轉子心匪席不可卷石雖堅兮有時而泐席雖平兮有時而捲惟彼二物猶或變移矧茲寸心君無厭倦

玄齡之子遺愛尚太宗女高陽公主主驕妒玄齡懼其及禍每誡勉遺愛令事公主盡禮主意稍解玄齡薨後主遂與遺愛謀反伏誅

高士廉渤海蓨人隋開皇中以門蔭授右親衛大業中為治禮郎煬帝嘗令修定五禮士廉與虞世基等撰成之帝甚嘉焉

士廉少與太宗相善及太宗為秦王士廉為王府長史王每有征討士廉常留守京師王即位拜侍中封申國公

貞觀初進爵為安州都督以疾徵還京師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有征伐之事每與士廉籌之其人雖無學術然性質直每見人有善稱之不已若聞人有惡雖親戚必極言其過故朕有得失必聞之此人有古人之風也

士廉與太宗舅氏隋觀王楊雄及太宗外祖母獨孤氏俱葬於洛陽北芒山太宗即位每令上冢祭掃以申追遠之情

士廉在中書門下及為尚書左僕射參掌選事前後銓綜人物為當時所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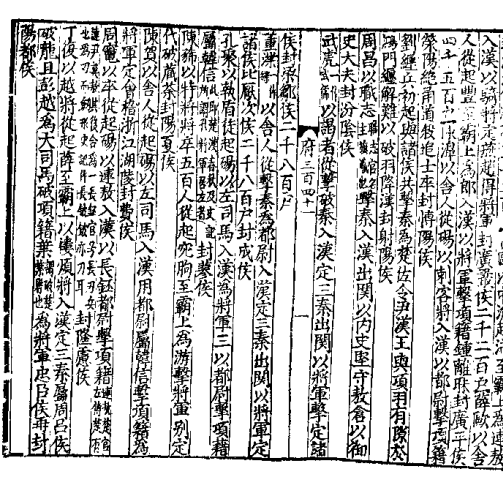
軍中物務領兵鎮幷州太原以為基本帝深以為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楊郡魏州冠氏人高祖為鄴郡守因家于鄴為左都押衙及高祖鎮大梁方開霸府以羅英久鄉後梁臧罕族婦之弟察其識量其來事而納焉置之近列俄置牙門都校軍國庶務咸委之郭惟堯夏廉約莅事不允衆其龍之及霸跨山水晉以希北裨將識推迫希建尊號希閔拒之郭與周祖繼入請曰英人觀華勢不能久今天下無主兆僕數歸大王也且蒼兆之口不謀同辭君臣山已封無能抑也乘龍在天不可下也由是希心遂定至希建義南向稱帝降璽書招諭英英時內定關外訪於郭郭知有變故英皆問之因謂曰始見公公為沒來郭尉之手也今見公方略真智龍紹始之良臣也帝深自悔入洛河開軍資郭之功故有正命淡國建檢校太保　楊衮使洛陽平土葬推翁委郭檢校太傅

兼侍中自高祖興晉并州秦為樞判開運末戎馬國高祖即位於晉陽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王章自高祖與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召為副之及至河東節度使兼北京留守高祖初授三司使授參知樞密院事高祖即位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周祖自高祖之鎮河東也太祖累就其家為之娶焉語每有貴相無以正理為合太祖深器之漢乃天下太祖初領樞務即召為從職及太祖西征潛密機要皆預至檢校吏部尚書太祖踐作淮使命功檢校司空依前兼大內都點檢退州團練使尋為樞密副使依前檢校太傅大將軍出鎮鄴都加檢校太保兼中書令依舊充樞密使加同平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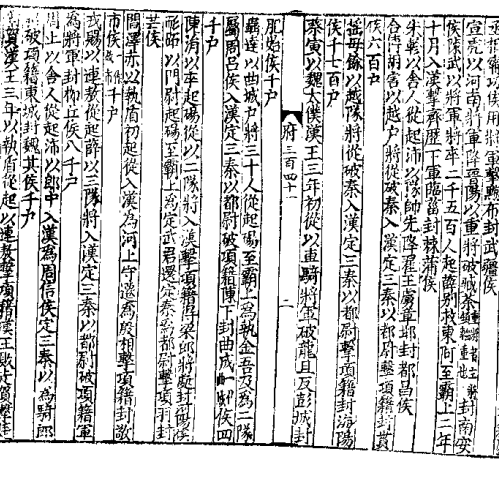
將帥部　卷第三百四十一

總序

將帥部第二

申酒從起豐至霸上為騎都尉將軍擊項籍攻
三十二百二百歐以中酒起沛至霸上為連敖
入漢以騎將定諸侯得封賞侯二十二百戶解歐以舍
人從起豐至霸上為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鍾離昧封廣平侯
四十五百戶以中涓起沛至霸上為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鍾離昧封廣平侯
築陽絕甬道殺龍且軍封博陽侯
劉邦立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為楚佐命功漢王與項羽有隙於
鴻門邁解難以破羽際漢封射陽侯
周昌以戚忘翻反叛擊秦入漢出關以內史率守敖倉以御
史大夫封汾陰侯
武虎以萬人者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擊定諸

侯封承縣侯二千八百戶
重泉呼應以舍人從擊秦為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
諸侯侯呼應以父二千八百戶封成侯
孔聚以執盾徒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為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
屬韓信
陳痛以將將卒五百人從起沛胸至霸上為游擊將軍別定
代破蒲苴封陽夏侯
陳筠以舍人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籍為
封賞定會稽浙江湖漢封鄭侯
周竈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鉅鹿將擊項籍
以越將從起薛至霸上以樓煩將入漢定三秦為周信侯定三秦以為騎都
尉破項籍東城封觀其侯千戶
破龍且亟越為大司馬破項籍菜為將軍虐兵侯再封
陽都侯



郭蒙以戶衛從起薛屬周呂侯破秦軍杠里碭楊熊軍曲遇入
漢為城將定三秦以都尉監守敖倉為將軍破項籍封東武侯
三千戶
屬不職一
丞相嘗功侯用將軍擊鄴布封武疆侯
宣虎以河南將軍降陽翟以重將破臧荼封南安
侯陳武以將軍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從東阿至霸上二年
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菑封武滿侯
朱軹以舍人從起沛以洗帥先降翟王翳章邯封都昌侯
合信開高以越戶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監項籍封貫
侯八百戶
盛毋餘以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封涓陽
侯十七百戶
蔡寅以魏太僕漢王三年初從以重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封

肥如侯十戶
麃渫以曲城侯將三十人從起碭至霸上為執金吾為二隊
屬周呂侯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陳下封曲成侯四
十戶
陳涓以卒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籍屬梁郡將擊封陽侯
祁侯以門尉起碭至霸上為定武君還定秦為都尉擊項羽封
羊侯
閼澤赤以執盾初起從入漢為河上守漁為殷相擊項籍封激
市侯
為將軍封物五侯八千戶
周上以舍人從起沛以郎中入漢為周信侯定三秦以為騎郎
將破項籍東城封親其侯千戶
賀漢王三年以執盾從起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大賀擊走

追騎以校不得進漢王慙謂賀邪王戰急疏斬為誓令急進進
陛下之時爭道騎多陛下墮壍中騎皆騰而過之項王令騎皆持一赤幟
許疏漢王三年用趙右林將初擊定諸侯封邾侯以宋千戶
察度以平從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將
軹項將軍封平定勃侯
工師吉以舍人從擊破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雒
陽封平侯千三百戶
案清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為將軍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封菅侯
千八百戶
尹恢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封
城父侯二千戶
襄武侯執盾隊史從起碭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
郡守擊定西魏地封棘蒲侯
郎中以連敖從起單父以塞路入漢以連敖從起單父以郎中騎擊定三秦屬

周呂侯以都尉擊河間守軍封周陵侯
軍於軍中
單父以舍人從以郎入漢定三秦以騎將軍擊諸侯封昌
武侯九百戶
丙倩以客從入漢定三秦以射敖項籍封高宛侯
丁義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項籍軍於陽以郎騎
將破鍾離昧軍固陵封宣曲矣六百七十戶
華毋害以從將從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封隆侯
百四十戶
劉到以舍人從起碭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
擊項籍破芥封東茅侯千戶
唐厲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項籍卻敵為東
部都尉破籍軍成武侯為中尉擊韓王信封斥丘侯千戶
戴以舍人從起碭以都尉擊項籍封臺侯
丁禮以中涓騎從起碭陽為騎將入漢定三秦兵屬正奉侯以都尉

擊項籍為漢將屬擊龍且更為樂成侯
郭欽漢王三年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為平侯二千戶
陳夫允以卒從起杜里入漢以都尉擊項籍以將定齊封高
陵侯千戶
爰類以偏將從起留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封厚次侯
陳信以卒從起薛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封復陽侯五百戶
許盎以騎將從起昌邑入漢以都尉擊項籍以將軍衛入漢倉以
倉守之功封
呂馬童以郎騎將從起柘入漢以中尉擊項籍封柏侯
侯千五百戶
王翥以郎中騎從起下邳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籍封中水
杜衍侯千七百戶
楊喜以郎中騎從起杜屬淮陰後從灌嬰共斬項籍封赤
泉侯千九百戶
華寄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新陽侯九
杜得臣以卒從起胡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擊項籍封林
陽侯千戶
呂臯以騎士從出霸以郎中共擊項籍封溫陽侯千五百戶
林英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置蜀守用鎵相封平轅侯千戶
趙將夕以趙將屬陳餘侯定趙降封深澤侯七百戶
程黑以趙將從起鉅鹿擊項籍敖倉下將軍攻臧荼封歷
侯
陳遺以舍人從起碭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侯千一百戶
宰中以舍人從起碭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清簡侯五
留閻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清簡侯五
秦同以卒從起薛以騎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安侯千戶
楊武以郎中騎從起下邳擊陽夏以都尉擊項籍封吳房

侯七百戶
親從從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封壽侯千戶
張說以卒從起方與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籍以將軍定代封安丘侯二千戶
陳武以從起沛以謁者擊項籍前曹參封隨侯二千戶
孫赤以中消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封東侯坐守梁陽降柴沒復死以都擊籍上黨守擊陳豨封安陽侯八百戶
高色以客從起碭以客從入漢以將軍擊親太原井陘屬韓信盧綰項籍封杜陽侯千八百戶
呂臣以公人從起碭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為都尉擊陳豨封費陵侯千戶
劉灌以郎中騎千人從起碭擊項籍以中尉破緱氏雒陽封汾陽侯

稀封戴侯一百戶
周緤以卒從起碭以隊率入漢擊項籍成皋封博陽侯
冷耳以客從起碭入漢用兵擊破柘田解軍以楚丞相監守彭城封下相侯二千戶
王周人王作以騎司馬從起賨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項籍至東城封高陵侯九百戶
李必李作以騎都尉從起櫟陽攻破廢丘因擊項籍屬韓信破齊益食千戶
賽利賽侯千五百戶
呂臺以從起碭擊項籍號王動封張陽侯六百戶
陳賀以中消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封紀信侯七百戶
毛釋之以中消從起豐以郎騎入漢還從擊諸侯封張侯六百戶
華寄以從連敖從起薛別以趨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封秦嘉侯九百戶

宋昌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壯武侯二千七百戶
侯漢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光武安集河北即枚策決深造後又參謀焉禹曰銜將軍常恐止於中興定計議及王郎起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合以擊王郎破之別攻拔樂陽
光武使引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
光武將進擊河北等兵至鄗不利還保城為敵所圍遂退頓戰攻之
兼清陽連等兵至鄗不利還保城為敵所圍遂退頓戰攻之
生獲其大將徇從光武追北至薄陽連大克獲比州降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使徵國子公王康襲邑王成丹拒威將軍劉均及詣將分據河東引兵入於是赤眉衆大集王康等莫能當光武
為赤眉所攻敗長安欲委城奔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為決策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一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
部署諸軍師將文李春程慶為祭酒馮愔為揚威將軍

耿弇為驍騎將軍宗室為建威將軍訪為
赤眉將軍左丞為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冀開
對河東遣騎都尉守關不通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
千餘乘進圍安邑欲委城奔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為決策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為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一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
部署諸軍師將文李春程慶為祭酒馮愔為揚威將軍

共成守宮王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內黃郡
異聞北行驅騎為漢先啓期異從兄孝及同郡林呂晏並從
光武因共為異得召見異一夫之用不足為論鴈門烏桓因
在城中願臨陣反城以效功報德光武善其語遂令
異與耿純等俱還招集吏士異乃與純及上谷突騎
王郎將王豹等合擊邯鄲城門王郎將王豹等合擊邯鄲城門
此非專人也可以偏裨領之異既受命與諸將圍攻邯鄲
宛更號請降及父城自劉後十餘年異與諸將圍攻邯鄲
棣討逆遂定冀州異與耿純等合擊邯鄲城門王郎將王豹等
郭況等皆從之洛陽異與耿純等合擊邯鄲城門王郎將王豹等
可是時至必招集豪傑尚書令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
之及避河北謂有大馬異後因閒進說曰今天下同苦王氏思漢
以來今更始諸將暴虐百姓人人各懷思主之心竊觀
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天有朱紫之亂方見赤武之功人心歸
公事可立定願急分遣官屬鎮撫行郡縣理冤結布恩澤光武納
焉異乃北徇薊城會王郎已誅光武自薊東南馳至
之至邯鄲城門異與耿純等合擊邯鄲城門王郎將王豹等
鄗陽與異會異與諸將俱及王郎將王豹等合擊邯鄲城門
異與諸將俱及王郎將王豹等合擊邯鄲城門王郎將王豹等

從鄧禹遂發其兵引而南與光武會又率步騎數萬人更始倘書令謝躬將十萬餘衆拒漢手擊殺躬弟其衆悉降光武進擊王尋王邑於昆陽大破之尋邑走還洛陽其衆遂潰光武乘勝北徇河北所過輒降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萬陽侯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王莽末為縣掾時下江新市兵起復從同縣陳俊歸之俊見復謀略異常深相結納俊為偏將軍復為校尉俊每戰陣輒令復將兵為奇兵擊破之以功遷裨將軍更始立以復為虎牙將軍使與朱鮪等共守洛陽及光武即位鮪等降復以舊恩得免歸鄉里杜門自守不與人通賓客故舊莫敢至門光武聞其名徵詣行在所引見復頓首謝罪帝以其能改節義甚善之拜為護軍都尉從征河北每有戰陣輒令復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膠東侯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王莽末為縣掾時下江新市兵起復從同縣陳俊歸之俊見復謀略異常深相結納俊為偏將軍復為校尉俊每戰陣輒令復將突騎五千為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膠東侯

耿弇及叔父況從光武北渡滹沱河至南宮時王郎已發兵北拒光武光武馳還信都郡國皆反應王郎唯信都和成二縣堅守不下光武至信都太守任光開門納光武光武以為偏將軍與俱攻下堂陽進拔貳鹿廣阿任臧皆降光武乃分遣諸將徇下屬縣郡國皆平光武即位拜為大司馬更封萬陽侯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也父況哀帝時為上谷太守弇年十七為郡騎士從太守詣京師時大將軍王莽秉政弇與諸騎士會門下莽子宇從賓客數百人出弇等見宇皆伏謁道旁宇驕不為禮弇等恚怒遮擊宇奪馬鞭擊傷宇頭還白況況大驚曰汝曹殺人一門滅矣況素知弇志節異常深相結納乃為弇解謝之

皆下獄（獄一作吏）（一作獄吏）（一作獄）（一作吏）（一作獄）（一作吏）（一作獄）（一作

乘食字伯昭北海平壽人王莽末食父況爲朔調連率及更始
立諸將皆爭多擅署拜假官爵況獨以莽所置
據下自守更始并其二子乃辭況奉奏詣更始更始以況
自固之意及至求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
更孫君衛包衆謀共謀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
上舍安馬之用遠出太原代郡反覆數十日歸於安所以疑人
合之衆猶豫如雅向若莽真假公孝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君
包不從遂亡降王郎拜況爲真定太守況在郡數月驍兵以定邯鄲北上謁光武留
署門下史食因說讓軍朱祐太帥歸光武光武笑曰小
兒曹乃有大慕哉因數召見與語是歲食因從光武北至薊躍
鄧王郎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食曰今兵從南來
不可南行渡河北歸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食父也寵此
兩郡控弦萬騎堪爲用也光武官願殿心皆不肯曰死尚

南首燕向北行入囊中光武拊食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高中
亂光武逐南馳官屬多分散食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
勑載騎各發突騎二千里步六千人食與昌平定恂合軍而南所過擊鄧王郎大將九郡校尉以下四百餘級降
級百二十五郡二郡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信河河間四
十二縣遂定北州光武方攻王郎信言三郡兵馬
郡鄧氏宗族皆在邯鄲信恐上谷兵寇光武令寺說曰張
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裨皇偏裨食等逸從故校郡郡將
將軍重義能得食等逸從故校郡郡將
萬兵冤上谷況與子破胡將軍擊破之聽皆服之更始加
光武威德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詣
洛陽有功者還長安遭苗曾爲齊相坐事徵爲大司空食父子爲
洛陽太守並收下部郡國官屬皆入造詔
下詔曰敕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溫亂諸將擅命於外貴戚縱

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譬爭如此不如
所從士人安敢守節哉今以況食故悉復王莽時郡縣名
元卯心更思若莽朝以調馬赤眉之衆數十萬西入
不能禦也其敗不久公孫述割有巴蜀之地以義征伐猶
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猶豈隗囂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
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欲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
亡者多家屬隔絕州牧以下以兵計光武以勞拜食
爲大將軍與吳漢岑彭共擊破延岑於漢中又擊破董憲於東海
胡赤眉青犢又追擊於東海青犢降於元氏食與吳漢
親破走之光武乘勝復遣食與吳漢岑彭朱祐祭遵擊破
之光武還洛陽復遣食與吳漢岑彭朱祐祭遵擊破
彭張步據琅琊王莽時爲東方十三州將軍建武三年步降
戰數百萬三千級遂定於右北平無終上谷之間至於遼

而還斬貳師將軍李哆等其餘散入遼西遼東爲烏桓鮮卑人所鈔
擊略盡光武即位拜食爲建威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牟平侯

將帥部三

佐命第三

後漢岑彭初字次況潁川舞陽人光武略地潁川聞湖賊起彭署門下掾使領兵擊之從征河北為偏將軍與王郎將王昌相拒於鄗彭別擊破之進封舞陽侯食邑千戶

百姓聚觀謂吏曰潞將軍來邪吏曰非也乃岑將軍耳百姓大呼左右曰趣上城門城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

上以期為神術悉驚俱曰吳俱為偏將軍從上擊銅馬青犢於射犬破之

敕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遠前耶即令彭將三千人當其鋒

又青犢餘衆十萬餘人復來攻射犬營彭與戰自旦及暮大破之追至平原而還

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蘇茂龐萌軍期輒當其鋒

傷數十人身被三創帥勵士衆力戰不解光武乃令精騎分為兩隊更出入衝之期軍遂潰

成侯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

時王郎已北據邯鄲光武未有所定霸說光武曰今王郎北連燕趙南阻大河兵彊士勇號令四出以席卷之勢而王郎恃其城固兵彊以為能守必不為用願且按兵毋進分遣偏將軍以下徇定郡縣北州可傳檄而定光武然其計

光武即位以霸為偏將軍并將宮後兵而以宮俊為將軍屯建武二年夏封富波侯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遵遮說諸將遂以降吏數進見光武愛其為門下史使在河北令悉領諸將軍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二年拜征虜將軍增邑

蒐將之志游扶風茂陵人東始時為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郡尉李史共發兵迎光武拜為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信都人初為王莽和成卒正郡吏分蜀郡為西城郡莽更名為蜀郡太守建武二年封扶陵侯

邳彤字伯通信都人初為王莽信都大尹更名為和成卒正光武拘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為太守留止數日光武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戎信都堅守不下彤聞光武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為檄告郡尹破還精騎二千餘匹緣路迎光武軍於尋與光武會信都拜彤為後大將軍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壹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級先驅擊吏民光武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攻破之信都太守任光以郡委彤光武即位拜為建武元年更封鬱秦侯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王郎起植與弟歆詣光武軍會邯鄲已陷光武從薊還植與吏士數千人擁昌城門光武從薊還過門

迎光武以植為驃騎將軍植皆為列侯時真定王劉揚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揚揚遂降因得進兵攻邯鄲郡從平河北更封植為昌城侯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初從李軼為騎都尉安集趙魏會光武度河至邯鄲純即謁見光武深接之純退說其族人宗族賓客數百人皆從之純乃與它將同逐平自結納鄰馬及繒帛數百匹光武以至中山留純止邯鄲會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純獨從昆弟訢伯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乘冰合渡滹沱水追及光武於南宮下博侯劉植等軍合擊王郎將王郭等大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偏將軍封北平侯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父況王莽時為上谷太守弇年十七為郡騎士從況在官舍會漁陽太守彭寵反攻薊城郡門內王郎將李惲等知漁陽兵精銳乃先取薊城以臨天下惲等進攻城門弇與賓客數十人突門而出馳詣惲軍惲等不意弇至驚擾散走追擊破之光武即位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

朱祐字仲先南陽人光武同母弟也少時與光武俱學長史李通奇其志節相親友之及光武起兵祐時年十九從在軍中常為騎將從破王郎拜為偏將軍從平河北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以言語為信侯祖父遵初為郡吏事太守趙相孫叔元叔元為人嚴酷遵每進見輒正衣冠陳說經義或日晏夜分叔元甚敬重之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說降其大人烏桓突騎數千匹以助光武丹即遣子奔及寇恂等將兵南擊光武光武即見丹等突騎數百匹喜謂諸將曰吾得此二郡良騎為吾來也意甚悅之

王梁字君嚴南陽宛人為郡吏太守趙龍以梁守小邪之職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光武於廣阿拜偏將軍與王尋王邑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共守天井關先鋒等不敢出兵光武以為梁功及上谷烏桓突騎擊王郎將王郭等於邯鄲城下梁功及上谷烏桓突騎擊王郎將王郭等於邯鄲城下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初歸光武於河北為中堅將軍常北拒虜及中山王郎等皆平建武二年茂從大將軍杜茂擊匈奴於平城代郡及即位拜大將軍討樂狐聰劉昌尋等皆平之

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王莽末為郡功曹時漢兵起更始將軍李軼趙萌等徇下屬縣異謂太守曰更始將軍成敗未分宜詳擇所從太守不能用異乃與同志數人詣軼軼以為安集掾異說軼宜急進兵北渡以號令河北軼

馬彼字君遠南陽棘陽人少為縣主光武徇潁川以成為安集掾以成為期門從征伐及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封陽夷侯食邑二千戶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之宗室更始拜為騎都尉謁歸過潁陽迎妻子而還時光武在河內隆追及於射犬以為驍將軍與共拒朱鮪李軼等戰逐獲隆子建武二年封元父侯食邑二千戶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光武徇襄城以縣亭長迎軍拜為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以為偏將軍別擊東郡破之及光武討河北俊與寇恂人馬追及於邯鄲先光武渡河兵常從征伐及即位以俊為侯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

堅鐔字子伋潁川襄城人為郡掾史光武討河北以其吏能署主簿以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徐及定鄴及即位

拜鐔為北軍封強侯

李通字君公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守本縣長與兄軌聚門客千餘人往歸之更始以為歸德侯食邑萬戶

封為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通遠遁川谷守節義不降更始拜為大將軍略下潁川武不得之官乃與歷陽人從河內大守韓歆會光武徇河北歆勸說通迎光武於鄗通因進說百人亦肩入關更始危敗權自放縱婚姻韓歆路阻塞四方蜂起是歲雄據逐百姓無所歸心通獨以平漢之業此誠皇天拓漢之福也起家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願獻微功令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更始大將軍植將兵屯洛陽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為大將軍植為人寡言少文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為大將軍植為人寡言少文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為大將軍植為人寡言少文

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覽等屯長安襲破南山賊魏雅等其衆圍逐馬超於冀城超突圍走保祁山覽等追之超復還擊覽等覽等大敗超乃奔漢中漢王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諸軍圍祁山連月餘拔之斬雅及所置武都太守蘇射超餘衆悉平關隴初定小定中河西諸羌豪帥多脅從背叛覽等分遣將帥討擊皆悉降散獲其生口以補戰士又降附者萬餘落徙居扶風郿縣之右以實三輔北地之空虛

破之字孟恭少有平人黃初中起家爲偏將軍信招合從衆據祁山以爲太祖頓兵祁山募兵欲擊偽魏將軍王朗郎伯夏侯楙等太祖乃具與語拜恭司馬使將兵討徐州攻黃祖拔之拜陽陵都尉討吕布於下邳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布將侯成等攻壽張定陶雖仍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袁術於陳蕃梁郡等皆破之斬其將帥劉辟黃邵等皆降散還曹公從征袁紹於官渡紹運車運糧過屯故市恭別將兵燒紹車重紹大將軍淳于瓊等五將各萬餘人守屯圍而攻之恭復別將兵與諸將合擊瓊等五將皆破斬瓊等紹軍大潰追奔逐北至於軍門斬首數千級紹將蔣奇率其部曲來降拜裨將軍將兵與張遼樂進等討柯賊素等攻破之遷平虜校尉

鄴討鄧展降拜偏將軍從征孫權於濡須恭別將五人攻破權將韓綜等營斬首數百級又別將攻破權將蘇非等營斬首數百級非綜皆權之名將也恭別將攻破權將張異等營斬首數百級異亦權之名將也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休等五千餘家依山過叛恭別將攻破之斬首數百級降者悉還舊屯其餘亡命皆遠竄深山不敢復出郡境以清後徵爲虎賁中郎將遷武衛將軍

破之字孟恭少有平人黃初中起家爲偏將軍信招合從衆據祁山以爲太祖頓兵祁山募兵欲擊偽魏將軍王朗郎伯夏侯楙等太祖乃具與語拜恭司馬使將兵討徐州攻黃祖拔之拜陽陵都尉討吕布於下邳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布將侯成等攻壽張定陶雖仍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袁術於陳蕃梁郡等皆破之斬其將帥劉辟黃邵等皆降散還曹公從征袁紹於官渡紹運車運糧過屯故市恭別將兵燒紹車重紹大將軍淳于瓊等五將各萬餘人守屯圍而攻之恭復別將兵與諸將合擊瓊等五將皆破斬瓊等紹軍大潰追奔逐北至於軍門斬首數千級紹將蔣奇率其部曲來降拜裨將軍將兵與張遼樂進等討柯賊素等攻破之遷平虜校尉

牛金逆擊彬戰遂爲圍仁將其麾下壯士數十斬五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賊衆乃退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城超遣別將侯選等攻破汎將龐德於冠軍仁與曹仁等救之仁別將兵渡水攻破選等軍斬首數百級選等退走仁追至射陽圍選等於上邽城會太祖自長安還仁乃還屯陳倉太祖征張魯仁別將兵從武都氐王竇茂屯興國圍茂茂破走仁追至白馬斬茂首及獲其妻子太祖還以仁爲督軍屯武都以備氐羌太祖征孫權仁別將兵從濡須口攻破權將孫泰等營斬首數百級泰權之名將也太祖征張魯仁別將兵從陽平南山攻破魯將楊任等營斬首數百級任魯之名將也太祖還以仁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進封安陽鄉侯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太祖起義兵時洪從宗族及賓客得數百人隨太祖討董卓卓將徐榮所破太祖失馬洪乃以馬與太祖太祖因此益親信洪常督攻守之事每有戰功遷破虜將軍領軍中郎將從太祖破袁術於九江斬其將橋蕤喬蕤驍將也又破術將劉勳於皖斬其將王當雷薄陳蘭等勳亦術之名將也太祖征徐州洪別將兵與劉備東海相昌霸等攻破備將曹豹等營斬首數百級豹備之名將也太祖還洪別將兵與夏侯惇圍呂布於下邳布將侯成等攻破惇將秦宜等營斬首數百級布將侯成等又攻破洪將士獲其妻子及馬千匹洪追奪之盡還其妻子及馬太祖征張魯洪別將兵從陽平南山攻破魯將楊任等營斬首數百級任魯之名將也太祖還以洪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進封安陽鄉侯

發討來潭表尚未發會有功行中臣將軍從政尚於鄰尚堅守不下太祖遣許使還與樂進按陰安復從攻鄴鄴破別徇趙國常山招降諸縣水清縣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徇渤海濱海郡縣皆降東北悉平初袁紹子尚為紹所愛數為紹軍前鋒數有功紹甚奇之尚亦負其才氣每戰輒陵突諸將軍中號曰「袁郎」紹以尚為驍騎將軍假節開府儀同三司封都鄉侯紹薨尚與兄譚爭位譚為尚所攻敗走南皮尚追圍之譚告急於太祖太祖自黎陽南救譚尚聞太祖自來救釋南皮還守鄴太祖攻之不克乃還軍屯洹水南尚復出兵追太祖太祖還擊破之尚走保中山太祖進攻之尚與其中兵將焦觸張南等反開門內太祖軍入尚與數騎奔故安太祖圍之尚走投烏桓蹋頓蹋頓與尚及尚兄熙皆亡入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尚熙首

樂進字文謙以騎從破袁紹軍於倉亭又從攻鄴及別攻下黎陽進以偏將軍守黎陽紹將馬延張顗等渡河來攻進與戰破之延顗等還走太祖圍袁尚於鄴進別攻下陽平諸縣太祖還鄴進別圍中山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攻敗賊之太祖征孫權進從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退太祖追權到夾石進與遼典各將所部八百人逆擊破之獲權鼓吹及其所得人馬還拜前將軍假節

曹仁字子孝以從父兄大祖為帳下部曲督騎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馬陷陣都督從征張繡戰於淯水軍敗仁與大祖相失馬被創大祖以馬與仁仁得馬復戰遂還定舞陰縣大祖為仁置酒酒酣大祖起舞仁亦起舞大祖曰子孝威猛天下無雙今日之事可謂虎步虎士矣

初袁紹時以射大將軍劉備於汝南破之拜討寇將軍遷偏將軍紹薨紹子譚尚爭立譚為兄尚為弟譚尚各別屯鄴東門外相對為營壘譚尚數戰不勝各堅壁自守譚遣人求救於太祖太祖將兵救之先攻破劉備於汝南備走荊州劉表聞備來自將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厚表以兵數萬益備使屯新野以拒太祖太祖南征表卒子琮代立太祖軍至宛琮舉州降太祖劉備奔夏口太祖追之及於當陽長坂大破之備走江南與孫權合從以拒太祖太祖軍赤壁大破之備得收合江南四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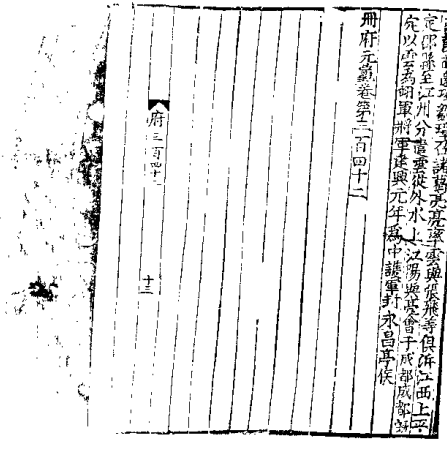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也為人剛烈有膽氣初隨太祖起兵討董卓破黃巾於濟北還為別將從征徐州及太祖為兗州牧洪將兵別攻陶謙諸城下之太祖還定兗州洪別將兵與太祖會擊呂布於濮陽布敗走東保山陽洪別將兵攻破其屯又別攻破布將薛蘭李封於鉅野又別攻破布將氾嶷於巨合布東奔劉備洪別將兵與太祖會擊破之於下邳生獲布及其將侯成宋憲魏續臧霸等悉定太祖還洪別將兵與夏侯淵等圍劉備於沛備走洪追至淮陰獲備妻子及其將士還太祖軍於梁東別將兵與劉岱王忠共擊黃巾於壽張破之太祖以洪為騎都尉領軍從征徐州別擊陳宮於下邳宮將高順守城不下太祖遣許使還與樂進按陰安復從攻鄴鄴破別徇趙國常山招降諸縣水清縣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徇渤海濱海郡縣皆降東北悉平初袁紹子尚為紹所愛數為紹軍前鋒數有功紹甚奇之尚亦負其才氣每戰輒陵突諸將軍中號曰「袁郎」紹以尚為驍騎將軍假節開府儀同三司封都鄉侯紹薨尚與兄譚爭位譚為尚所攻敗走南皮尚追圍之譚告急於太祖太祖自黎陽南救譚尚聞太祖自來救釋南皮還守鄴太祖攻之不克乃還軍屯洹水南尚復出兵追太祖太祖還擊破之尚走保中山太祖進攻之尚與其中兵將焦觸張南等反開門內太祖軍入尚與數騎奔故安太祖圍之尚走投烏桓蹋頓蹋頓與尚及尚兄熙皆亡入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尚熙首

樂進字文謙以騎從破袁紹軍於倉亭又從攻鄴及別攻下黎陽進以偏將軍守黎陽紹將馬延張顗等渡河來攻進與戰破之延顗等還走太祖圍袁尚於鄴進別攻下陽平諸縣太祖還鄴進別圍中山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攻敗賊之太祖征孫權進從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退太祖追權到夾石進與遼典各將所部八百人逆擊破之獲權鼓吹及其所得人馬還拜前將軍假節

曹仁字子孝以從父兄大祖為帳下部曲督騎兵得千餘人還為軍假司馬陷陣都督從征張繡戰於淯水軍敗仁與大祖相失馬被創大祖以馬與仁仁得馬復戰遂還定舞陰縣大祖為仁置酒酒酣大祖起舞仁亦起舞大祖曰子孝威猛天下無雙今日之事可謂虎步虎士矣

徐晃字公明初從梁習為郡吏習舉孝廉晃以故吏隨習到京師習被誣繫獄晃亦坐繫數月習當棄市晃乃變姓名為習訟冤事得解習去官晃送至河內習以為能遂舉晃為孝廉除郎中後為騎都尉從征伐有功拜裨將軍

太祖征呂布別遣晃將兵擊布將薛蘭李封於巨合破之又別擊布將氾嶷於鉅野又別擊布將侯成於東緡皆破之從攻下邳生獲布及其將侯成宋憲魏續臧霸等悉定太祖還洪別將兵與夏侯淵等圍劉備於沛備走洪追至淮陰獲備妻子及其將士還太祖軍於梁東別將兵與劉岱王忠共擊黃巾於壽張破之太祖以洪為騎都尉領軍從征徐州別擊陳宮於下邳宮將高順守城不下太祖遣許使還與樂進按陰安復從攻鄴鄴破別徇趙國常山招降諸縣水清縣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徇渤海濱海郡縣皆降東北悉平初袁紹子尚為紹所愛數為紹軍前鋒數有功紹甚奇之尚亦負其才氣每戰輒陵突諸將軍中號曰「袁郎」紹以尚為驍騎將軍假節開府儀同三司封都鄉侯紹薨尚與兄譚爭位譚為尚所攻敗走南皮尚追圍之譚告急於太祖太祖自黎陽南救譚尚聞太祖自來救釋南皮還守鄴太祖攻之不克乃還軍屯洹水南尚復出兵追太祖太祖還擊破之尚走保中山太祖進攻之尚與其中兵將焦觸張南等反開門內太祖軍入尚與數騎奔故安太祖圍之尚走投烏桓蹋頓蹋頓與尚及尚兄熙皆亡入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斬送尚熙首


自貢前遣攻劉琦召諸葛瑾瑾子恭瑜張昭等俱詣江西上
定郡縣至江州分遣要從外水上江陽與父會于成都成都旣
克以瑜爲前軍師事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封永昌亭侯
冊府元龜卷之一百四十二
府三百四十二
十三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三

將帥部四

佐命第四

吳張昭字子布彭城人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策臨薨以母弟權託昭率領江東輔相之業權統事昭與張紘共典軍計權以昭爲綏遠將軍領婁侯相待如師友之舊又討山賊陵固等破之遷撫軍中郎將與諸將並受遺詔輔導權以內事決焉權既統業乃與周瑜程普魯肅等協規同德共治軍國時曹公新破袁紹軍於官渡威震天下權以兵力未足與爭衡乃屈節以事曹公曹公辟權弟權遣昭詣曹公曹公甚敬重昭以女妻其子又表昭爲丹楊太守昭以孫策薨權幼年統事恐山越輕己乃權威以鎮之建安七年曹公遣使徵權權將行或謂昭曰今捨此去恐不復還昭曰曹公威名遠著若不從命以兵見臨勢不得已且留必令兄弟俱全耳遂將長史秦松等詣曹公曹公大悅即表權爲討虜將軍以昭爲撫軍中郎將與參軍事並授印綬爲設使者之禮昭常侍坐每有訪問輒對合意曹公甚重之及權還遣昭上書曰竊聞聖朝興復古制博選賢才以輔王室將軍以神武之姿統任方之重兼受上將之託當開廣門路使遠近輻湊而今之所舉或以貨財或以阿黨或以偏頗或以計數或以小善或以一介之故而便相薦達其中實才十分無一二也是以上下相蒙內外俱濁名實混淆能否雜錯故使姦宄得志而守善者困窮矣昔齊桓公有天下之業猶求賢人以自輔況將軍之勢而可以不廣求乎今天下之士雲集於將軍之門將軍誠能使門無留賓則賢愚各得其所矣夫賢愚各得其所則將軍之事濟矣又聞將軍之舉動不論大小皆與衆人共之衆人之議以爲可則將軍行之以爲不可則將軍廢之是以事有不合理者少而合理者多也今將軍之舉動不與衆人共之而決於一己之慮以一己之慮而決衆人之議雖有百全之計猶有一危之慮也昔秦穆公舉百里奚於亡虜之中授以國政而霸西戎楚莊王舉孫叔敖於海濱委以楚相而興南夷此二君豈以其貴素有名譽哉蓋以其能當其職而已矣今將軍之所舉用者皆以其貴素有名譽也非以其能當其職也是以論者謂

報曹公仕周瑜以行軍以南爲營量校尉功量方略曹公歎走
[illegible]之瑜病困上疏[illegible]久[illegible]軍以南爲營量校尉代瑜領兵[illegible]
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悉屬瑜初任江陵後下屯陸口拜
漢昌太守偏將軍從權破皖城躡樓江將軍董襲斬安二
十二年後增兵騎五百[illegible]
[illegible]吾子明汝南富陂人少南陽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所敗
討山越家年十五六窮險常與惡賊策自見弱之引置左右數載
稍富強招聚賓客策拜別部司馬累從攻擊之功遷折衝校尉
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初以功爲橫野中郎將與周
瑜程普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仁退走遂據南郡
權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襄陽令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攻水口立塢所以備御其精曹公不能下而退還
還吳病卒期而高陵賊起公家討之誅其首碑時[illegible]

羽鎮守夏有荊土權命淡西取長沙桓三郡蒙格意三郡望
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會劉先主請盟吳割湘水
以零陵還之孫陽期爲零陵長普德長沙桓以功爲橫野中郎將與周
瑜程普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仁退走遂據南郡
權定荊州還拜偏將軍領襄陽令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
奇計又勸權攻水口立塢所以備御其精曹公不能下而退還
還吳病卒期而高陵賊起公家討之誅其首碑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安東將軍定代太史慈偏席昏點司瑜為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周瑜卒孫權分荊州與劉備以江夏漢津屬焉時年三十四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瑾弟亮留隱於南陽瑾獨見太祖太祖甚器之瑾亦自以為必為國家所用太祖既破袁紹定冀州而瑾弟亮在焉瑾常思欲一見之會使來聘瑾因請見太祖與亮相對言語移時出謂諸客曰諸葛子瑜可謂兄弟矣吾方與天下定大事不顧其親為其主耳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漢末天下亂瑜從叔父尚為丹楊太守瑜往省尚時孫策東渡平定江南瑜與策同年相友愛策以兵業未廣欲徙依尚尚兵少不足以濟策瑜勸尚以策為可託尚從瑜計策甚歡瑜因留宿結分甚密策遂徙尚瑜復還居巴丘

建安三年策從攻皖拔喬橋公梁喬二橋以絕其救皖城破獲廬江太守劉勳及其士衆策以勳為揚武中郎將瑜為建威中郎將各別分部所向輒破前後俘獲人衆以萬數策表瑜領居巢長兼督數縣

屢破諸山越不復為難之孫瑜用吾為領軍長校奚斂等是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以功拜武牙都尉瑜及瑜妻喬皆策之平討加偏將軍兩平

騶苗字義公遵命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孝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悄敏善為弛射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黃祖還討鄱陽隨策攻襲廬江皖城周瑜等拒破曹公又從策攻圍江夏太守黃祖祖遣別將張碩等共保東南在丸為帥屬將士同心固守又敢堅營督司馬奉部治攻擊苗與甘寧等俱為前鋒乘城先入祖走苗追射得之策大會諸將論其功賞苗最多策薨苗與周瑜等共輔孫權

討鄱陽賊尋陽賊帥梅乾等各據一縣權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權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初依劉表因居巴丘與魯肅善肅勸令東詣孫策策深結納之瑜乃還舒聚合少年得數百人還詣策策復益其兵騎遂與俱東轉攻皖拔之攻橋公山喬公二梁橋以絕其救皖城既拔攻得廬江太守劉勳收其士衆進攻黃祖於沙羨祖走保城瑜復破之獲其船舫及人馬器械軍資極多策表瑜領居巢長兼督數縣

策薨瑜與張昭等輔佐孫權權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屯駐巴丘拒關羽以備西方羽聞瑜卒乃盡引其兵還南郡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初為郡吏以才幹稱舉茂才為孫堅別部司馬堅薨普為長史堅子策以兄事普普為之盡力策薨普與周瑜等輔佐孫權權以普為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

討鄱陽賊尋陽賊帥梅乾等各據一縣權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

討鄱陽賊尋陽賊帥梅乾等各據一縣權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初依劉表因居巴丘與魯肅善肅勸令東詣孫策策深結納之瑜乃還舒聚合少年得數百人還詣策策復益其兵騎遂與俱東轉攻皖拔之攻橋公山喬公二梁橋以絕其救皖城既拔攻得廬江太守劉勳收其士衆進攻黃祖於沙羨祖走保城瑜復破之獲其船舫及人馬器械軍資極多策表瑜領居巢長兼督數縣

策薨瑜與張昭等輔佐孫權權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屯駐巴丘拒關羽以備西方羽聞瑜卒乃盡引其兵還南郡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初為郡吏以才幹稱舉茂才為孫堅別部司馬堅薨普為長史堅子策以兄事普普為之盡力策薨普與周瑜等輔佐孫權權以普為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

討鄱陽賊尋陽賊帥梅乾等各據一縣權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

討鄱陽賊尋陽賊帥梅乾等各據一縣權別部司馬授在數千連橫以斷軍路攻皖又討劉勳於灊縣破黃祖於江夏累益權統事部屬轉近尋陽賊梅乾等各據一縣

統率從討江夏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矜近有權還以報
先國事統別部司馬作破賊都尉使攝父兵以從破山賊權
破保北先還徐麻北擊張異等前後斬首數千級以功遷
石防攻一面賊聞權至悉衆來救權逆擊大破之復轉攻征江夏使
爲開導先拔其城於是大使拜承烈都尉又從破皖拜盪寇將軍
與呂蒙督西陵三郡反自盤陽從合肥與魯肅拒關羽還屯陸口
除益陽令轉狼邪長蠻夷感悅以功遷偏將軍領部曲屯公安
守事果能招懷以功遷偏將軍領部曲屯公安
樂之稱使那貞孔懽等攻長沙太守鮑隆於醴陵隆城守不下
萬曜字子大東郡發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門下督後
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門下督後
偏將軍遂領百校討也羊州權征關羽曜與呂蒙襲
陰沮住夷石等下司馬馬忠詐降羽羽信之遣
即外宜都太守麋芳兵弱陸遜拜爲大將軍假
陽侯節鉞加九錫備物典策以下悉如魏公故事
功拜丞相封荊王增領荊揚交州牧并前合十五郡
長沙豫章桂陽三郡威周鄱陽馬等有攻堅表治江
夏黃祖陽人雷堅等依險據業桐柏縣改立江陵
江東時大旱權自禱於南郊潛龍見淵中大雨
使人於曲陽迎太妃及權子第簿等治理張昭等共

尚有功曹休出淯口襲襄邑孫韶呂範守江陵以火攻急救不
能克合圍軍退還吳東將軍封燕侯
萬曜字子大東郡發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門下督後
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門下督後
偏將軍遂領百校討也羊州權征關羽曜與呂蒙襲
陰沮住夷石等下司馬馬忠詐降羽羽信之遣
即外宜都太守麋芳兵弱陸遜拜爲大將軍假
陽侯節鉞加九錫備物典策以下悉如魏公故事
功拜丞相封荊王增領荊揚交州牧并前合十五郡
長沙豫章桂陽三郡威周鄱陽馬等有攻堅表治江
夏黃祖陽人雷堅等依險據業桐柏縣改立江陵
江東時大旱權自禱於南郊潛龍見淵中大雨
使人於曲陽迎太妃及權子第簿等治理張昭等共
保華權後漢獻帝建安十年權表治鄂九年守江夏太守行揚武將軍
討黃祖統別部司馬作破賊都尉使攝父兵以從破山賊權
破保北先還徐麻北擊張異等前後斬首數千級以功遷
石防攻一面賊聞權至悉衆來救權逆擊大破之復轉攻征江夏使
爲開導先拔其城於是大使拜承烈都尉又從破皖拜盪寇將軍
與呂蒙督西陵三郡反自盤陽從合肥與魯肅拒關羽還屯陸口
除益陽令轉狼邪長蠻夷感悅以功遷偏將軍領部曲屯公安
守事果能招懷以功遷偏將軍領部曲屯公安
樂之稱使那貞孔懽等攻長沙太守鮑隆於醴陵隆城守不下
萬曜字子大東郡發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門下督後
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門下督後
偏將軍遂領百校討也羊州權征關羽曜與呂蒙襲
陰沮住夷石等下司馬馬忠詐降羽羽信之遣
即外宜都太守麋芳兵弱陸遜拜爲大將軍假
陽侯節鉞加九錫備物典策以下悉如魏公故事
功拜丞相封荊王增領荊揚交州牧并前合十五郡
長沙豫章桂陽三郡威周鄱陽馬等有攻堅表治江
夏黃祖陽人雷堅等依險據業桐柏縣改立江陵
江東時大旱權自禱於南郊潛龍見淵中大雨
使人於曲陽迎太妃及權子第簿等治理張昭等共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避亂富春孫策異其器逐自委
呂將松各百人歸策從策攻破盧江還但東渡到橫江當利破
張英于當利破下十六所劉繇嗣牖相繼策皆擊破之英等
蘇飲衆遁範兵二千餘五十匹後復聚兵策復擊破之
範督諸將從攻祖郎於陽湖大獲其男女船牛馬財物
部曲又攻下城起土山臨城道立樓櫓臨城矢雨注見大月不
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遂名震於廣陵會策薨權統事
拜車騎將軍領揚州牧

朱桓字休穆吳人孫權爲將軍桓年十餘歲能騎射
兵二千人使部伍肅整三郡嗚合遣攻期年之間得馬數千匹
時陽羽鄱陽山賊蜂起桓討治盡誅其渠帥簡其精

將帥部五

佐命第五

宋朱齡石初為高祖參軍義熙中為建威將軍隨太尉劉裕伐秦裕以齡石為前鋒齡石率
士衆二人上南岸高祖遣劉石領騎過渡擊之齡石率厲射士皆死之裕乃退齡石既有武略又練吏職
高祖亦親委之屢循平以為輔遷將軍參鎮軍軍事領內史晉安帝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為征蜀元帥蜀平進號前將軍封豐城縣侯十二年北伐為左將軍十四年
朱超石初隱吳郡為徵為秘書郎中兵參軍事沛郡相太守西伐劉毅高祖使超石率步騎出滎陽中兵參軍事沛郡
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溠之間
超石且至而盛休之已不戰而江陵平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為前鋒大軍進克洛陽以超石為冠軍將軍洛陽內史留鎮

長安來降中書侍郎封平昌縣五等侯
檀韶字含德高平金鄉人也父道濟司馬南
郡太守韶少有志氣善騎射隨父征伐累有戰功義熙
初為振威將軍高祖西伐劉毅韶為前鋒大軍次峽口
毅將馮迪等率衆數萬屯據險要韶率所領擊破之迪
等退走進至枝江毅將馮孜又率衆數萬屯於佷山韶
又擊破之毅將馮暢等率衆萬餘人屯於夷道韶又擊
破之毅平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侯食邑五百戶
義熙十二年北伐韶為前鋒大軍進克滑臺以韶為冀州刺史
領河北太守留鎮滑臺以平河南之功封永修縣侯食
邑五百戶後從高祖西征關中及平京城行營高祖進武將軍事都
邑既平為留臺衛尉卿加宂從將軍東海太守進爵建武將軍領
龍驤將軍率舟師入河次於石門遇偽將姚紹率衆數萬
屯據津要韶擊破之紹退走保城固韶進軍追之紹又
遣其將姚恢率衆數萬來拒韶與戰大破之恢退走韶
遂進軍入關次於青泥紹又遣其將姚垣率衆數萬來
拒韶與戰又破之垣退走保於大城韶進軍圍之垣窮
蹙乞降韶受降而垣復叛韶又擊破之垣單騎走入城
韶進軍攻之垣乃面縛出降韶釋其縛垣感恩誓以效
命韶乃使垣入城招降其衆衆悉出降韶入城撫納新
舊秋毫無犯關中大悅進封東平郡公食邑萬戶加散
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韶既平關中威振西
土乃上疏請還京師高祖不許及將受命禪晉韶又固
請還京師高祖乃徵韶為侍中尚書令進爵為王韶
固讓不受乃以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鎮軍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刺史進爵為公增封并前二萬
戶韶以揚州土曠人稀固讓不受乃以為使持節都督
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刺史進
爵為公增封并前二萬戶韶以揚州土曠人稀固讓不
受乃以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領揚州刺史進爵為公增封并前二萬戶韶以
揚州土曠人稀固讓不受乃以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
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刺史進爵為公
增封并前二萬戶韶以揚州土曠人稀固讓不受乃以
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領揚州刺史進爵為公增封并前二萬戶韶以揚州土
曠人稀固讓不受乃以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
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刺史進爵為公增封并
前二萬戶韶以揚州土曠人稀固讓不受乃以為使持
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
刺史進爵為公增封并前二萬戶韶以揚州土曠人稀
固讓不受乃以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

代弼以本號停於留戍碉破進屯石門相谷遷官北青州諫軍事北青冲剌史將軍如故高祖受命以故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

劉懷慎始祭高祖鎮秦將軍振威將軍武城內史從征蠕蠕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衆先登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晉安帝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高祖受禪改爵山陽公命王靈秀為冠軍將軍討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鎮軍征虜將軍留鎮彭城坐府內相殺免官永泰建召為五兵尚書尚書令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舉兵反義宣從弟義欣與江夏相張邕之攻湓口義宣敗邕之偽鎮東將軍馮誕及夏口東岸五山屯戍皆悉破之偽鎮東將軍馮誕及夏道虔之躬中甲冑陷二城義欣乘勝追北至梁山義欣守月輪堤壁相望義欣與北軍元年正月振旅還京師論功為最進爵為公增邑千戶

劉康祖初為貴令聞高祖起義兵於京口平定振武將軍劉道規追桓玄以懷謹為司馬玄伯何澄之鄧柱等成桑落洲進擊破之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康祖與江夏相張邕之攻湓口之敵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康祖又東岸五山屯戍皆破之偽鎮東將軍馮誕及夏道虔之躬中甲冑陷二城義欣乘勝追北至梁山義欣守月輪堤壁相望義欣與北軍元年正月振旅還京師論功為最進爵為公增邑千戶

檀祗初為貴令聞高祖起義兵於京口平定振武將軍劉道規追桓玄以懷謹為司馬玄伯何澄之鄧柱等成桑落洲進擊破之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康祖與江夏相張邕之攻湓口之敵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康祖又東岸五山屯戍皆破之偽鎮東將軍馮誕及夏道虔之躬中甲冑陷二城義欣乘勝追北至梁山義欣守月輪堤壁相望義欣與北軍元年正月振旅還京師論功為最進爵為公增邑千戶

檀祗初為貴令聞高祖起義兵於京口平定振武將軍劉道規追桓玄以懷謹為司馬玄伯何澄之鄧柱等成桑落洲進擊破之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康祖與江夏相張邕之攻湓口之敵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康祖又東岸五山屯戍皆破之偽鎮東將軍馮誕及夏道虔之躬中甲冑陷二城義欣乘勝追北至梁山義欣守月輪堤壁相望義欣與北軍元年正月振旅還京師論功為最進爵為公增邑千戶

王浦之戰有功封博陵縣男食邑五百戶又討平羅邕周傳杜根除偽鄴將軍高祖北伐領前鋒諸軍事為偽將軍高祖北伐領前鋒諸軍事為偽將軍高祖北伐領前鋒諸軍事為偽

特賜弘屯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返路衆奮爭先弘衆特奔貴即陷長安城弘與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衆晉六萬餘戶鎮惡宿衛恩遇賜以附勁兵數千人悉配鎮惡以為爪牙從征伐攻堅陷銳所向無前鎮惡每推功於將帥皆以此獲用焉

高祖受晉禪進爵為公加侍中太尉領揚州牧劉毅等既誅高祖以毅等皆出自寒門素為時人所輕故委以腹心之任

將使的新舉於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晉以為高祖第四子義熙石投軍司馬孟昶高祖使伐譙縱以懷王爲建武司馬孟昶之將使從平京邑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王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晉安帝義熙二年出爲豫章內史徙鎮西陽入守尚書侍中書侍郎輔國將軍領府事改石頭屯衛京邑領太子右衛率加前將軍參軍戰帥徐逵之等皆以精銳參其間懷王不敢上及伐南燕王與參軍道路與諸王攻圍之身當其衝石門月乃陷仍開道儲備平又封漢壽縣男食邑三百戶十七年為太尉諮議參軍征虜將軍

劉穆之城人晉安帝隆安中高祖伐孫恩穆之隨從參謀有功自義熙將軍授為鎮軍將軍入京城前向京邑高祖命曰天下之事委卿處人對義旨必可依劉主之彊為是亦為義隆常在左右運籌

皆稱明旨垣護北征護卒于東陽下詔之曰覆舟山高祖與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等在石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舉部下精兵擣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垣玄西奔其夕高祖止垣護故營遣鍾留據之參軍曾護垣歆之等皆從征廣固及征南燕皆有功績

劉鍾彭城人晉安帝隆安中高祖伐孫恩鍾隨從參謀有功自義熙將軍授為鎮軍將軍入京城前向京邑高祖命曰天下之事委卿處人對義旨必可依劉主之彊為是亦為義隆常在左右運籌

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連結英俊使人盡死力此吾不如韓信也鎮之有三不如而兼此三長以成大業高祖深器重之每事諮焉及平京邑以為振武將軍下邳太守加給事中領彭城內史從征廣固及破南燕王慕容超鎮之有謀略每參軍事多所匡益高祖嘗謂鎮之曰卿之功績實為第一

傅弘之字仲度高祖義旗建轉國將軍參謀軍事遷將軍義熙初太守高祖鎮京口弘之以為參軍事遷將軍義熙初太守高祖鎮京口弘之以為參軍事遷將軍義熙初太守高祖鎮京口弘之以為參

帶持左右將軍號開府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二千六百戶轉
護軍將軍

[府 三四四 九]

藏僧靜以為太祖舊常在左右恐變圖兇逆僧靜知其謀密
捕誅之內定王隨還京師初僧靜之始發也潛與帳內壯士
數百人行界止太祖以閒獨置不得前會今王卜自王謂事成
行而宋明帝詔累復徵太祖王由是現待後為太祖陰騁宋
境陽太守鞏慕隆遣伯玉忠勤益心常備衛左右密以告太
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進元元年封南康縣子四百
戶轉輔國將軍武陵王征廣州司馬

廣州自虎丘以北頻歲兵荒而廣州獨豐穀米一斛錢數十
文太祖在東中每開荒年輒多糴貯以救之及四方饑儉
皆仰資於廣太祖之始發也以廣州資力足辦大事故
也及即位以廣州刺史劉秀之為交州刺史秀之貪縱
失民心太祖以廣州兵力強盛慮其為變故徵秀之為
侍中秀之既去人情大安

[府 三四四 十]

桓康比龍陵叛人也勇果號悍孝武大明中為太祖為軍容
從世祖在赭圻為世祖冠軍所來軍武騎常侍
出補義陽太守建明中遷屯騎校尉領隊仗
郎宋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小帝微行至領軍府左右莫元
一所奇異何不報擒之帝已入門
太祖所養壯士皆荒酒醉不能動
扣府門厲聲呼康名康起開門帝已入門
府除東武侯遷王中兵參軍領隊仗守衛
年封吳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
如故

周山圖為宋左中郎將時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守今山圖領兵
備送世祖與書曰王室多故主上猜忌
世祖為西討部眾悉山圖為後防況收之事起
小難圖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
岳可為城陛小事不足經也世祖使
圖以奪桑爭山圖斷取行張爰板以造樓船立水
世祖甚喜又表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收之以
郢城出祖今山圖量其勢山圖曰收之見謀郢城亦同
其為入性嚮險刻猜以結國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
攻郢城之始年收之既數千西將軍黃回東軍輕舟
在軍前千餘流叫城中出兵與申和是時郢城內安
圖回圖山圖公前言可謂明公見事之審矣郢城
郢城鎮戍謀軍悉受山圖節度
將軍號輔國如故建元二年封

莫大之明公其入也天文人事表章連之驟來元以來之為邕者蓋大行中水作天子止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前事之戒歟所至雖微秋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乙未初起兵於汾陽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前事武王伐紂始入長陌曰吾若武王不違民意亦死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經氣序比於周武遠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將天人之望臨有一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吾臣分定無復異心昌明於上臣忠於下豈敢有人方東向公作哉高祖然之約出高祖乃

[illegible]

府　三四四　十一

平與沈休文書居不知有異人處今日子房縱擒可為明證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皆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獨二人也王茂為雍州長史許以事無大小皆訊焉人或譖茂帝疑之信譖者數言之遣視其中稍削兵權茂乃謀反書成云茂與帝不睦帝遣腹心正勸除之而茂以州城附敵帝雲自率兵至襄陽茂開門眾潰入執茂斬之帝又悟其用日將三大事便宜從此非止策乃發心腹紹叔侯候之門盡其命欲誅茂日我疾可耳紹叔曰都下我宮日甚便君家門盛長令欲起事那得即疾茂日豫州起事殺人見帝大喜下詔追贈茂為雍州刺史諡曰忠烈

[illegible]

府　三四四　十二

金氏　一千六百戶

呂僧珍字元瑜高祖臨雍州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性謹密高祖頗招武猛士密與僧珍參謀及舉兵僧珍與王茂分領士眾攻城西守門將數十開門以納之令各伏其所城內震駭莫知所為僧珍率眾入城守備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入城僧珍與王茂將軍前軍圍帥侍郎賜武冑中鎧將高祖受璽以為冠軍將軍前軍圍帥侍郎賜武冑中鎧將高祖受璽以為冠軍

夏侯詳譙郡焦人也在齊為司州刺史時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譙郡太守龍驤將軍國人李遵以郡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預參之及許及高祖圍城下詳開門遣

張惠紹字德繼少有武幹初仕齊為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隨高祖起兵乃自歸高祖以為前軍大都督每戰功為諸將之最高祖嘗謂惠紹曰卿勇略過人可為我前驅騎將軍自開左徑以主義旗惠紹即率所領馳赴戰地以為先登太子右衛率

[illegible]

府　三四四　十三

[illegible]

御劄慶勵又加高祖宣撫使三頒聖旨令攻取蘄蘄蘄田聖城兵多所忌諱宜大弘經略勿約單言軍士以下至于民夫皆不獻其所見機宜者而從違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身間言又加度越其所規畫者而從違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身間言又加度越其所規畫者而從違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身間言又加度越其所規畫

仁[illegible]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食邑一千二百戶
[illegible]域宇司人間[illegible]義兵以為除朝廷鎮[illegible]建[illegible]
師次[illegible]帝遣[illegible]史中丞宇史衛[illegible]等軍[illegible]乃謀史曰[illegible]
戰未加非所以[illegible]率侯伯史及西臺郎於高祖黃鉞[illegible]
[illegible]中[illegible]軍[illegible]有[illegible]高祖[illegible]
域我[illegible]策[illegible]與[illegible]祖[illegible]
[illegible]天隆初封[illegible]

[illegible]策為高祖[illegible]
[illegible]之心[illegible]為[illegible]謀[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召[illegible]策[illegible]入宅[illegible]
主[illegible]萬人[illegible]
及[illegible]城平[illegible]
敬長[illegible]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將帥部　佐命第六

陳杜僧明字法耶廣陵人梁大同中與周文育並爲廣州南江督護盧安興所攻僧明與文育俱行後安興死而高祖在高要引爲主簿侯景之亂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誓師僧明與文育及周迪等分路進討僧明率馬步數千人前鋒先登所向摧破高祖嘉之授明威將軍高祖受梁禪進僧明爵爲侯累遷持節都督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鎮湘州高祖崩僧明與侍中尚書僕射到仲舉中書令沈君理等入受遺詔輔政及王琳舉兵東下僧明與仲舉等率衆拒之時王琳水軍盛於上流僧明與仲舉等屯於武昌之白螺磯以禦之琳軍既至仲舉等與戰不利乃退保白螺磯僧明又與琳戰於磯下琳軍大敗僧明乘勝追之琳乃收餘衆東走僧明進軍湓城仲舉等亦繼至琳又敗走於是長江上下盡爲僧明所有

魏徵高祖表曾明秀長寧之際簡求討軍至蔡州僧明率摩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貞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仍領吾陵太守本郡二年於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如故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兵間徵至暫還西楼江州鎮守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廣州豪族父親代文育少倜儻有膽決梁大同中爲新興太守高祖在高要聞其遠近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資賜分摩下部曲高祖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關梁湓城留文育爲豫章內史以備西境景平功高梁馬死文育右手解弓搏戰遂獲二馬四面射重矢乃下所乘

守高祖謀襲至德稱詔將士知有淮與安都定計乃使安都潛
水穿自京口擒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
石頭北亦分營自新林西上據石頭城北樓岡皇太孫不意
危懼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棒之投於地頃內皇太孫隨帝入進
德轉射至高祖大軍亦至與德轉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
腹背擊之後德轉部伍散亂安都與數人突入德轉左右
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安都留
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仁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安都與戰大敗
之及高祖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根通又與秦郡破嗣
徽軸收其家合并馬騾輜重將嗣徽所乘艦送於京師
編之曰非王弟侄無將此令以相屬嗣徽等見之大懼乃出降
初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遁江南之後事猶擾擇石守備甚
嚴文讓安都攻之多所停擾又為平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
鎮歷陽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據其城

歐陽頠清泰之唯余孝頃與勃子孜德獨殺章之石剪作兩戟
共瑩與張偕據北二又各收艦皮衣障安都至乃衍收皮旗
其趣文育等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連茅項戰退安都
乃令軍士多伐松木豎柵守衛進與頠等戰為陳若填本
歸新吳請入于為質許之師還以功進號征北將軍加開府儀
同三司後為都督南豫州刺史令鎮
周文育攻余孝頃文育勒兵南所向皆破進次臨川
於門築壘攻文育勒兵南所向皆破進次臨川
聚衆拒守文育勒兵南所向皆破進次臨川
聚衆拒守文育勒兵南所向皆破進次臨川
聚衆拒守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高祖亡王晉陽房玄齡等奉太宗命密召長孫無忌杜如晦入謀無忌等以事關建成元吉恐不從乃勸太宗先事圖之太宗然其計遂入臥內召無忌等入與定謀及建成元吉將發覺太宗使尉遲敬德入奏事敬德仗矛入衛左右皆釋兵而立俄頃建成元吉至敬德殺之太宗即位以無忌為左武侯大將軍

嗣子勳襲爵州又除東南道大都督與二弟俱軍討平之襲爵永河縣
坡洗有幽州刺史營州二州軍事營州大都督安州都督也勳
驍果有幽州從祖兄峻之風少從征伐四方以驍勇聞於時
隋煬帝嘉其勳績進位柱國賜以金甲寶劍及宴遇之厚
大都督
高昌字敬貴敦煌人為冠軍將軍史大都督率兵從高祖破尒朱
兆於廣阿又隨高祖討北齊破昌自領鄉兵部曲王桃湯東
方老乎江陵等三千人高祖口高都督統將驍悍恐不盡事今
當以鄉兵五千人共相參雜然意如何昌對曰教曹所將部
曲素皆己久前後戰鬬才藏鄉兵不相識則爭功
退則推罪難可制使軍不相統然二又勳昌祖小却兆
等方乘之高昌率領勇敢百餘騎衝其前斜擊破之敵
其後引兵橫擊兆軍兆衆大敗
日微昌等吾由退矣封容侯食邑一千二百戶

薛軌字伯通大業從煬帝以宿衛出為彭城郡通守
祖舊晉州引為鎮撫都督及起於信都軌與高祖
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破尒朱兆於
於赤洪谷
從周于謹討大梁於江陵軌為前驅先登陷陣
盜蜂起軌從齊文襄討之攻拔超世之資授儀同三司
所臨心屬皆望風以歸數年大祖曰何以言之對曰關中秦
崇舊都自擁大將威震四方已制之號比行李
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義兵檄諸州郡共討其罪
在公道以義兵誅明公之逆誰敢違命大祖曰善
公真可謂忠義之士矣後拔大子布公言侯食邑一千戶
千戶軌一時太祖大悅當有物以賜軌軌辭曰
太祖征潼關敗退封於弘農軌以軍門內太祖嘉其
大村軍臨府又從太祖拔引濮陽以功又從討侯莫陳悅
侯莫陳崇宇文泰關武川人初為撫軍將軍隨賀拔岳入朝討万
俟醜奴及万俟被等岳深相付託同謀出入太祖從岳破醜奴
驛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後從岳破沙苑戰河橋遷尚書右
僕射進位柱國六官建拜大司空孝閔踐祚進封燕國公邑萬戶
周孤信武川人與太祖俱里少相友善及岳薨驛騎大將軍從太
祖復弘農破汝洛以功除驃騎大將軍初太祖臨夏州補孝恪為帳內都督及李侯莫
陳悅使人來召孝恪入悅待之甚厚孝恪知悅將為不利乃辭以母老不行悅
怒遣其將王伯和率騎三百來追孝恪與戰殺伯和悅又遣其將梁禦率騎
數百來追孝恪與戰又殺之悅大怒自將萬餘人來追孝恪與戰悅軍大敗
悅單騎走孝恪追之不及悅既敗其將多來降附孝恪悉撫納之
太祖聞而嘉之及太祖討悅平之以孝恪為都督
太祖又遣孝恪與大將軍賀拔勝討平之

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從戰河橋又從擊沙苑
即山拜柱國大將軍賜姓宇文氏
蔡祐字永先為都督時太祖初臨夏州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
諸將謀未知太祖所往之處祐謂太祖元謀等咸有異計大
祖微知之先與祐誠元謀等咸有異計大
縛不即從之太祖曰然也於是召元謀等入計事大祖曰
寇賊乘亂剽劫諸人勢力孤弱攜將輩似有大同者太祖微以
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入賜曰此諸人
嗣業久集當是人心於祐今日必前二人之頭因架劒坐之
坐中元謀頭目顧有動靜祐乃坐元謀等於其座而斬之
坐中驚懼莫敢動者太祖以此知
重之乃為佩曰吾今以爾為子爾其父事之祐從討侯莫陳悅之又
從迎都督李弼慶顧神堅爲侯伏連拔陵使貢賀蘭
李穆字顯慶顧神堅爲侯伏連拔陵使貢賀蘭

德統軍西魏武帝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三百戶又領鄉兵與侯莫陳悅討平關中功進爵為侯梁太祖輔政悅讒之太祖疑焉賜以馬鞍悅因進授以從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秦州刺史假節而為獨相對坐悅左右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隋元胄數從周齊王憲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謙字敬讓代郡武川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軌字懷儉京兆杜陵人也父謙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誼字敬宜太原晉陽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謙字敬讓代郡武川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軌字懷儉京兆杜陵人也父謙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誼字敬宜太原晉陽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謙字敬讓代郡武川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軌字懷儉京兆杜陵人也父謙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誼字敬宜太原晉陽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謙字敬讓代郡武川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軌字懷儉京兆杜陵人也父謙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王誼字敬宜太原晉陽人也父盛周初為大將軍高祖授以心膂之寄每參謀議甚見親委及憲將出鎮并州胄以為并州控帶山河表裏形勝宜得重臣鎮撫乃奏請憲留不遣高祖不悅

隋有智謀善於撫御為突厥所敬憚及王威始興公後王威始興無道征役不息天下大亂威乃與突厥啓民可汗謀舉兵入寇以為內應會威為人所發事泄伏誅啓民可汗聞之遣使執送威於京師威至斬之

唐高祖為太原留守時突厥頻犯邊境詔令高祖與之和親高祖以突厥無信義不從其請積年人情訛擾高祖乃令一介之使行命入關高祖已來以當頡利於銀山於營自拒其城遣突厥分取邑旨蕭造文東本無此略仰遣從軍理當自下無煩奏請城未下城開通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攻打無傷人於是突厥果豐城未得下城開中以兵馬已定突厥退心高祖乃告之曰吾心也無復以為疑突厥大悅遂去

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突山擊突厥敗之解獻馬招慰之

祖留守太原見煬帝驕侈遂潛圖興王之計時突厥屢犯邊境大寧以應圖變高公有謀主之目因其自請為太原留守建義旗以為功參軍從平霍邑城郡並督大軍

唐高祖為太原留守時突厥頻犯邊境詔令高祖與之和親高祖以突厥無信義不從其請積年人情訛擾高祖乃令一介之使行命入關高祖已來以當頡利於銀山於營自拒其城遣突厥分取邑旨蕭造文東本無此略仰遣從軍理當自下無煩奏請城未下城開中以兵馬已定突厥退心高祖乃告之曰吾心也無復以為疑突厥大悅遂去

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突山擊突厥敗之解獻馬招慰之

祖留守太原見煬帝驕侈遂潛圖興王之計時突厥屢犯邊境大寧以應圖變高公有謀主之目因其自請為太原留守建義旗以為功參軍從平霍邑城郡並督大軍

有為軍中同僚路與公不全今欲且投小城權以自濟欲曰不可追書綽之冤且速去雖相平若終當獲全若投小盜恐害兩公之子執以為功終為所擒相與共太原公坐見殺公知已死義然是相智以紹之計為得太宗拜軍大將軍以紹為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及霍邑下詔分平諸郡並先給

唐高祖為太原留守時突厥頻犯邊境詔令高祖與之和親高祖以突厥無信義不從其請積年人情訛擾高祖乃令一介之使行命入關高祖已來以當頡利於銀山於營自拒其城遣突厥分取邑旨蕭造文東本無此略仰遣從軍理當自下無煩奏請城未下城開中以兵馬已定突厥退心高祖乃告之曰吾心也無復以為疑突厥大悅遂去

史大奈領步騎六千趨突山擊突厥敗之解獻馬招慰之

祖留守太原見煬帝驕侈遂潛圖興王之計時突厥屢犯邊境大寧以應圖變高公有謀主之目因其自請為太原留守建義旗以為功參軍從平霍邑城郡並督大軍

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為急變之書執皆留守所害故君胄二人相與謀及先得而止獨東二人又遣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事欲白公公出事發但坐謀事文帝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事欲白公公出事發但坐謀事文帝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事欲白公公出事發但坐謀事文帝引

冊府元龜　卷三百五十六　將帥部　立功第九

[illegible]在後周太祖時為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與州賊朝緣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竇榮定初仕周為平東將軍從太祖東討人戰於沙苑周師不利榮定與諸軍公等大神虎師將騎二千邀擊之賊師乃卻以功拜上儀同

元景山仕周閔帝時使大司馬獨孤信鎮洛陽以功拜柵置將軍後與齊人戰於北邙軍級居多尚書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吉等出漢口進入開府鄧孝儀時守文四千攻陳歡山鎮將入遣其將陸騰以舟師救之景山擊破之陳大駭凱山討陽二鎮平將士無傷而還

宇文欣年十八從周閔王受禪欣有功拜儀同三司襲爵安城王壁也以欣曉勇請與行軍有戰功加位開府縣騎將軍從武帝伐齊以拔晉陽為上進位大將軍又從孝武討尉遲迥遷子煒盛兵武帝以欣先鋒率千人進臨相州迥遣子惇率三千人來拒欣先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人來拒欣先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三千人來拒欣先擊走之進臨相州迥遣精甲

鄧艾擊高貴鄉公於南陽高貴布陣五十里艾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濟入雷山縱擊大破之進追至東安山圍而殺之（晉書）

魏王昶為征南大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鎮壽春時吳將孫壹以衆來降昶表壹為假節鎮南將軍封臨海侯（魏略）

千煎仕周為郢州刺史宣帝時以軍總管從梁士彥趨淮南與陳將吳明徹相持明徹屢挑戰煎堅壁不出士彥乃令軍中曰明徹以八淮東勁卒主將輕悍若出兵擊之必可擒也士彥從之明徹果出煎擊破之進逼其壘士彥又令軍中曰明徹若走必從清口渡淮清口水淺可涉士彥又先遣人決清口水明徹至清口水已減半士彥縱兵擊之明徹大敗僅以身免士彥進圍廣陵明徹數千人襲江陵煎聞廣陵不守亦引兵還士彥又擊破之明徹僅以身免

馮昱仕周宣帝時以行軍總管與王謙討尉遲迥平之拜柱國

王誼仕周為郢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為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梁于時地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州皆為梁所有誼已擊多敗其帥僧雅州為王雄州總管討平之

梁士彥仕周為相州總管尉迥之亂士彥所署行臺尚書僕射子勝為刺史趙文恩為行臺左丞率兵守鄴城迥以子崇為元帥率兵討之攻鄴城第二重加三壕聽分兵其二子崇又令驍將宇文大狗等率勁兵間道入鄴城內與士彥合勢遂破迥軍進圍府第迥窮蹙自焚而死

竇榮定仕周為大將軍以功封上柱國公邑三千戶

竇毅仕周為大將軍以功封上柱國公邑三千戶

竇熾仕周為大將軍以功封中山公邑千戶

韋孝寬仕周為大將軍時為元帥府長史總管尉迥之亂合其所署行臺僕射子勝洛州刺史趙文恩民部尹破胡等拒守鄴城孝寬與子崇等相持攻討之破子勝洛州刺史以稽胡為主故每攻鄴城第二重加三壕聽分兵其二子崇又令驍將宇文大狗等率勁兵間道入鄴城內與士彥合勢遂破迥軍進圍府第迥窮蹙自焚而死

竇毅仕周為大將軍以功封上柱國公邑三千戶

竇榮定仕周為大將軍以功封中山公邑千戶

韋孝寬仕周為相州總管尉迥之亂合其所署行臺僕射子勝洛州刺史趙文恩民部尹破胡等拒守鄴城孝寬與子崇等相持攻討之破子勝洛州刺史以稽胡為主故每攻鄴城第二重加三壕聽分兵其二子崇又令驍將宇文大狗等率勁兵間道入鄴城內與士彥合勢遂破迥軍進圍府第迥窮蹙自焚而死

李穆仕周宣帝時為大左總管尉迥之亂合其所署行臺尚書僕射子勝洛州刺史趙文恩民部尹破胡等拒守鄴城孝寬與子崇等相持攻討之破子勝洛州刺史以稽胡為主故每攻鄴城第二重加三壕聽分兵其二子崇又令驍將宇文大狗等率勁兵間道入鄴城內與士彥合勢遂破迥軍進圍府第迥窮蹙自焚而死

李穆仕周宣帝時為大左總管尉迥之亂合其所署行臺尚書僕射子勝洛州刺史趙文恩民部尹破胡等拒守鄴城孝寬與子崇等相持攻討之破子勝洛州刺史以稽胡為主故每攻鄴城第二重加三壕聽分兵其二子崇又令驍將宇文大狗等率勁兵間道入鄴城內與士彥合勢遂破迥軍進圍府第迥窮蹙自焚而死

李穆仕周宣帝時為大左總管尉迥之亂合其所署行臺尚書僕射子勝洛州刺史趙文恩民部尹破胡等拒守鄴城孝寬與子崇等相持攻討之破子勝洛州刺史以稽胡為主故每攻鄴城第二重加三壕聽分兵其二子崇又令驍將宇文大狗等率勁兵間道入鄴城內與士彥合勢遂破迥軍進圍府第迥窮蹙自焚而死

李穆仕周宣帝時為大左總管尉迥之亂合其所署行臺尚書僕射子勝洛州刺史趙文恩民部尹破胡等拒守鄴城孝寬與子崇等相持攻討之破子勝洛州刺史以稽胡為主故每攻鄴城第二重加三壕聽分兵其二子崇又令驍將宇文大狗等率勁兵間道入鄴城內與士彥合勢遂破迥軍進圍府第迥窮蹙自焚而死

復被之其將袁光庭光庭先在瓦口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百餘人軍將二百人前後降款男女四千口而還淳于南走壽山其故地皆空明年述遣其將袁約率衆萬餘人來攻梁州刺史李俊嬰城固守約攻圍數日俊遣子弟間道告急山南東道節度使嗣曹王皐遣將軍杜叔良率兵救之叔良次興元聞梁州圍解乃還屯於三泉以絕約糧道約懼引兵還興元叔良追擊破之約收餘衆保興元城叔良進軍圍之興元城三面阻山一面臨江城中食盡人相食約窮蹙乞降叔良受降約與其將數十人詣軍門降叔良囚送京師斬於獨柳樹下

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興元帥嚴礪為其將楊伯良所逐晟表伯良為興元尹伯良不受詔晟遣將領兵討之伯良敗走晟進軍興元伯良窮蹙乞降晟受降斬伯良傳首京師

李元平為興元尹兼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帥劉闢為其將李堅所逐元平表堅為興元尹堅不受詔元平遣將領兵討之堅敗走元平進軍興元堅窮蹙乞降元平受降斬堅傳首京師

李夷簡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帥嚴礪為其將楊伯良所逐夷簡表伯良為興元尹伯良不受詔夷簡遣將領兵討之伯良敗走夷簡進軍興元伯良窮蹙乞降夷簡受降斬伯良傳首京師

李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興元帥嚴礪為其將楊伯良所逐絳表伯良為興元尹伯良不受詔絳遣將領兵討之伯良敗走絳進軍興元伯良窮蹙乞降絳受降斬伯良傳首京師

長孫慎任國為大都督兼御史中丞作亂慎從信州總管王長述征江南江州總管劉弘基討之慎率衆拒戰弘基擊破之慎與長述俱走弘基進軍追之慎又敗走弘基進軍圍之慎窮蹙乞降弘基受降斬慎傳首京師

劉弘基為江州總管時左武衛大將軍姜暮為刺史在郡貪暴百姓患之弘基代暮為刺史暮懷恨乃與其子及左右數人謀殺弘基弘基知之收暮及其子並殺之

劉弘基為江州總管時左武衛大將軍姜暮為刺史在郡貪暴百姓患之弘基代暮為刺史暮懷恨乃與其子及左右數人謀殺弘基弘基知之收暮及其子並殺之

劉弘基為江州總管時左武衛大將軍姜暮為刺史在郡貪暴百姓患之弘基代暮為刺史暮懷恨乃與其子及左右數人謀殺弘基弘基知之收暮及其子並殺之

劉弘基為江州總管時左武衛大將軍姜暮為刺史在郡貪暴百姓患之弘基代暮為刺史暮懷恨乃與其子及左右數人謀殺弘基弘基知之收暮及其子並殺之

城而退始璋入據其城世積進至陳後主太守徐璒棄城走世積
諸軍追擊之璒復入守世積擊破之璒走入江中世積進軍逼
其城下璒守不出世積乃分兵守其門自率兵擊破之璒走入
守西正始安成太守任璡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皆降附又
功進位柱國荊州總管拜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
討平之進位上柱國
尚鄖閩王中以行軍總管從宣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
上開府
周法尚開皇中為黃州總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王王
率舟師三万出夏口襲破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法尚擊
破之擒超於陳界還永州總管宇文集頓南未幾杜州人李光仕
南軍世積出岳州徵兵俱會于尹州光仕來擊走之世積
所部多黑獠不能進頓于鄖州法尚猶討之光仕朝勁兵保白
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輒以

妻子遷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觀陣
奇兵蔽林鼓伏兩潼始交法尚驅擊其橋橋中人皆走散光仕
大潰追斬之拜武衛將軍時歎安夷向恩多反殺刺軍使慰遣
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恩多于清江破
之斬首三千級還徵討出谷潭法尚別出沿江軍至于青滘景東之度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諸軍守丈
述來援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有齊郡人王薄孟讓
等率兵據齊郡皇中為青州總管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
燕榮浦皇中為青州總管伐陳之役以為行軍總管率水軍自
東萊滄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保石頭負險為正阻兵
於晉陵為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銳二千餘人夜襲述
為榮所執晉陵會稽皆榮平
李丸通開皇中以尚書左丞郎左司衛將軍沙門之役丸
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

劉仁恩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呂仕
於荊門仁恩之討居多後上大將軍
來護兒開皇中為大將軍平陳之役護兒以功進位上開府後
楊素擊高智慧于衡江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
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義陽公食邑一千戶時智慧
餘黨盛逆阻兵為亂護兒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蔣山
公李彔討平勦獠遷蒼梧太守進位上柱國大業中遷東之役護
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渤水去平壤六十餘里與高麗相遇戰
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郭邑然後縱軍大掠俘失部伍高
元弟建武累敗元士五百人感奮少護兒因即出營海道與
周羅睺后知常文述等眾逢甚師明年又出滄海道與
楊玄感作亂楊素討之護兒率舟師進擊破護兒勒兵與合文述等擊破之封
榮國公又師渡海至平壤有功轉開府未幾以疾
卒贈高智慧等作亂江西楊素以俱難同行每有戰功加上開府
又從素出襲州道擊破之功進位柱國大業中以交通內臣
除名會起為鷹揚郎將出擊流賊詔復羅白衣領將并率窩部討賊屢
破之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七

將帥部二十六

立功第十

唐李嶠檄閩皇中為左領軍總管先是南寧夷爨氏來降拜昆州刺史頗以恩信撫其部落後為其酋爨乾福所殺乾福又以其地降於吐蕃吐蕃以為銀青光祿大夫昆州刺史兼南寧州都督封河東郡公乾福既得昆州又欲兼并諸爨以為己有遂以重賂誘動諸爨皆附之而攻我昆州城邑昆州刺史爨歸王與其子爨崇道等堅守不下乾福又進兵圍之歸王父子危急乃遣使告急於劍南節度使王昱昱遣其將董嘉慶率兵救之嘉慶既至與乾福連戰於昆州城下大破之乾福乃解圍而去歸王父子以城降嘉慶嘉慶遂入昆州城撫慰其人而還乾福既敗又糾合諸爨兵復圍昆州嘉慶又擊破之乾福乃與其妻子及其麾下數百人奔於銅山之西洱河蠻中嘉慶又遣人招誘之乾福遂降嘉慶乃與乾福及其妻子俱還成都乾福既降而其部落猶未盡附嘉慶乃分遣其將王昱等率兵分道招討諸爨皆相繼降附於是南寧諸爨悉平

唐閻朝隱為監察御史時突厥默啜方強數為邊患朝隱上疏曰臣聞天下之事有常有變有易有難有不可不慮者有不可不為者有不可不知者有不可不察者有不可不守者有不可不戒者有不可不行者有不可不止者有不可不去者有不可不取者有不可不與者有不可不用者有不可不聽者有不可不見者有不可不聞者有不可不言者有不可不默者有不可不動者有不可不靜者有不可不進者有不可不退者有不可不存者有不可不亡者有不可不治者有不可不亂者有不可不興者有不可不廢者有不可不成者有不可不敗者有不可不得者有不可不失者有不可不生者有不可不死者有不可不貴者有不可不賤者有不可不富者有不可不貧者有不可不壽者有不可不夭者有不可不安者有不可不危者有不可不樂者有不可不憂者有不可不喜者有不可不怒者有不可不愛者有不可不惡者有不可不親者有不可不疏者有不可不近者有不可不遠者有不可不信者有不可不疑

萬餘人據晉父純進擊又破之帝征遂復以純為北城留守東
海賊首李子聚數千掠懷仁縣純擊擒之
何儀開皇末為員外騎侍郎出為北平太守儀為亂詔獨討之
儀知機降入遣之州刺史周摩訶以儀為行軍總管從晉王廣
討陳儀率大舟出江平之傳首軍門署名而還
李子通自海陵率衆渡江攻陷蘇州執刺史慕容三藏子通
以為江南道行軍總管進擊杜伏威將輔公祏於丹陽公祏
敗走子通進兵至京口分遣諸將徇地東至於海南至於江
皆下之
輔公祏自稱宋公署其將王雅為行軍總管屯於曲阿以拒
官軍
高祖命李大亮率兵擊之大亮進至丹陽與賊相遇賊衆我
寡大亮謂諸將曰賊恃其衆謂我不敢擊必謂我持重以老
之今出其不意擊之破之必矣乃令所部皆持長刀短矟直
衝賊陣賊衆大潰斬其將王雅
輔公祏自稱宋王署其將王雅為行軍總管屯於曲阿以拒
官軍
高祖命李大亮率兵擊之大亮進至丹陽與賊相遇賊衆我
寡大亮謂諸將曰賊恃其衆謂我不敢擊必謂我持重以老
之今出其不意擊之破之必矣乃令所部皆持長刀短矟直
衝賊陣賊衆大潰斬其將王雅
李子通初為穀城府鷹揚郎將隋末為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伏庾等部落五百餘帳進位大將軍
郭衍仁壽初為通州刺史時南夷獠多叛衍鎮以恩信諸夷悉服
隋末

在豆子鹹中世充帥帥破斬之盛振羽南陽斬首數萬前後殺溺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之唐張鎮州初仕隋為武賁郎將大業中沉海擊流求國破之還左衛將軍從帝江都於上江督運貨道冲為阻進擊破之盜賊充斥道路不通冲為左驍衛大將軍時天下盜賊蜂起以通寇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迎擊兵反據雕陰郡階贊建元署百官有四十餘萬行胡首領劉技真劉鷂子聚衆與迎相繼攻陷雕郡通發關中兵擊之賊衆大潰斬迎首級萬餘人百餘騎於上郡南山保高原以觀望時女戰萬口而還後從太宗征宋金剛及王充竇建德劉黑闥等皆有戰勳數英貞觀初

摘實建德平王充皆有功

韓謀仕隋大業末以驍勇為將軍留守臨汾宮建德所部來降從高祖平京城授左光祿大夫為太子左衛率又從太宗征宋金剛及王充竇建德劉黑闥等皆有戰勳數英貞觀初左手斬魁帥李青蛙等百餘仍於太宗前度德量威進兵擊破之斬首數千級

張鎮州初仕隋為武賁郎將大業末為江都宮副監時盜賊蜂起以通守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迎擊兵反據雕陰郡階贊建元署百官有四十餘萬行胡首領劉技真劉鷂子聚衆與迎相繼攻陷雕郡通發關中兵擊之賊衆大潰斬迎首級萬餘人百餘騎於上郡南山保高原以觀望時女戰萬口而還後從太宗征宋金剛及王充竇建德劉黑闥等皆有戰勳數英貞觀初

之斬首百餘級

王師仁為討捕使武德二年胡賊入千人據蓬陽師仁擊走之王君廓武德初以上谷國從大軍東討別下輕戰羅川二縣王遣將親屬率兵拒之君廓撫營為道設伏以待之陣縱兵疾進賊伏大破之又與討將下博偽王充據德於嶽民沉其水鉉三千餘級進討宗國公邑三千戶

黃君漢武德初為行軍總管擒于柘基拒王充將高毗敗之討號國公後從太宗擊竇建德劉黑闥及破輔公祏皆有戰功

薛萬徹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勳授左二驃騎其親中從君奠集平高昌封天水郡公

裴行方武德初為右親衛中郎將從征洛夏授右五次軍總管破駐蹕陣攻梁而城有功授右衛將軍又率討茂州叛羌董

郎將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鍾善亡習山蹄水而歸

馬三寶武德初以別擊叛胡劉技真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舉遷左驍衛大將軍復從擊竇建德於虎牢擒陳慎其本王充將後廣男女數千口以功封新興縣

李大亮武德初為金州總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引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鄧州以圖進

張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仍授太宗尚書令五等爵以下皆令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仍授太宗尚書令五等爵以下皆令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仍授太宗尚書令五等爵以下皆令

張鎮州初仕隋為武賁郎將大業末為江都宮副監時盜賊蜂起以通守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迎擊兵反據雕陰郡階贊建元署百官有四十餘萬行胡首領劉技真劉鷂子聚衆與迎相繼攻陷雕郡通發關中兵擊之賊衆大潰斬迎首級萬餘人百餘騎於上郡南山保高原以觀望時女戰萬口而還後從太宗征宋金剛及王充竇建德劉黑闥等皆有戰勳數英貞觀初

摘實建德平王充皆有功

韓謀仕隋大業末以驍勇為將軍留守臨汾宮建德所部來降從高祖平京城授左光祿大夫為太子左衛率又從太宗征宋金剛及王充竇建德劉黑闥等皆有戰勳數英貞觀初左手斬魁帥李青蛙等百餘仍於太宗前度德量威進兵擊破之斬首數千級

張鎮州初仕隋為武賁郎將大業末為江都宮副監時盜賊蜂起以通守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迎擊兵反據雕陰郡階贊建元署百官有四十餘萬行胡首領劉技真劉鷂子聚衆與迎相繼攻陷雕郡通發關中兵擊之賊衆大潰斬迎首級萬餘人百餘騎於上郡南山保高原以觀望時女戰萬口而還後從太宗征宋金剛及王充竇建德劉黑闥等皆有戰勳數英貞觀初

勳引其武德初以秦王府左一統管從太宗屯于柏壁寧六二
千自隰州趣西河赴賊歸路時賊將宋金剛率其精銳萬餘人
拿圍逼汾基西騎數百至于介休與太宗會相擊大破之貞觀
中為朝國大將軍從東之役以引其兵為前軍大將軍從擊高延
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累食實封
公孫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從太宗討劉武周力戰
功最授為右監門將軍又擊劉黑闥於洛口破之進引兵
趨蠡州至饒陽四及之賊方還河北遂至檀河南岸與武連
相持武德泊敗引兵擊之斬可遷於邑以功賜爵遂寧縣郡公
盛基師武德初以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抗李密
張基封伯當以功封葛國公賜姓武閭氏
秦叔寶武德初以馬軍總管從太宗找征於秦及山破尉遲敬
德功最居多及登極馬牛羊萬計劉黑闥寇洛州部署諸將及爨
攻之斬首千餘級進封翼國公
張士貴武德初為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太宗
平東都洛陽山剌史與竇建德王世充及劉黑闥大戰七年士貴
與志玄謀擒之尤有大效從劉文靜招納突通守潼關以
功授榮州刺史行軍總管從征王世充竇建德劉又各以名將
秦王府右二護軍
段德操以武德初為延州道行軍總管武德二年梁師都侵
延州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五年擊師都石堡大破之俘
斬千餘人師都遁以身免

李勣武德四年以秦王府兵曹從太宗找王充于東都累破大捷
又東略地至宋城與河南道行臺元寶藏相持勣與戰連日
其大將張童仁等皆為勣所擒寶藏大懼以數十騎突圍而走
勣分兵守水陸以俘王師勣收其輜重而還前後所獲不可勝計
追斬之王充遂降太宗即位并州總管劉武周舉兵南侵
太宗以勣為元帥以討之武周驍將尉遲敬德宋金剛等
皆為武周用勣與戰於張難敬德等敗走并州城門晝閉
勣乘勝追之敬德等復出拒戰勣又擊破之敬德等收餘
衆入城固守勣又圍之數日敬德等出降并州平
劉黑闥武德二年以秦王府兵曹參軍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將軍
封萊國公
王君廓武德初為秦王府車騎將軍從太宗討劉武周力戰
功最授為右監門將軍又擊竇建德於虎牢與武連引兵
趨蠡州至饒陽四及之賊方還河北遂至檀河南岸與武連
相持武德泊敗引兵擊之斬可遷於邑以功賜爵遂寧縣郡公
盛基師武德初以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抗李密
張士貴武德初為秦王府兵曹參軍從太宗討劉武周力戰
功最授為右監門將軍又擊竇建德於虎牢與武連引兵
趨蠡州至饒陽四及之賊方還河北遂至檀河南岸與武連
相持武德泊敗引兵擊之斬可遷於邑以功賜爵遂寧縣郡公
盛基師武德初以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抗李密

偷性敢之勳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度磧保于內北道迴軍追則擒及今請便西襲至彼夫必驰情我等倍道而進人馬疲頓喜於見我必不設備一舉也於定計晴將兵而前突其不意頡利之衆可不戰而擒也靖軍於是倍道兼行而進頡利果不之備大驚以為天兵而至衆皆潰散頡利單騎走入鐵山部落相繼降附靖軍大獲而還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來降前後數十萬口頡利至又不得進乃遣其大酋長康蘇密來降于勣勣引見慰撫之仍遣使入朝大都督長史十五人部兵尚書未出京會聞延陀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帥兵浦州行軍總管執失思力帥騎三千追之思力於白道大破之斬其酋長王一人俘獲甚衆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為縣公二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詔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以統諸軍遼東白巖築城以功封一子為縣公尋加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如故尋卒贈司空并州都督陪葬昭陵

百戶

李安遠武德中為左武衛將軍破宋金剛平王充擒劉黑闥皆有戰功

尉遲敬德武德中以秦王府左一統軍從太宗擊王世充宋金剛及又從討劉黑闥於洺德率壯士陷陣又從擊破徐圓朗皆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武德末以行軍總管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後其俘虜引而更前以破州刺史充行軍總管討薛舉薛仁杲等舉兵於涇州大破之斬其將宗羅睺仁杲走入城固守敬德率兵追之仁杲窮蹙出降隴右悉平以功賜物一千段

程知節武德中以破州刺史充行軍總管討薛舉薛仁杲等舉兵於涇州大破之斬其將宗羅睺仁杲走入城固守敬德率兵追之仁杲窮蹙出降隴右悉平以功賜物一千段

秦叔寶武德中以秦王府左一統軍從太宗擊王世充宋金剛皆先登陷陣又從討劉黑闥於洺德率壯士陷陣又從擊破徐圓朗皆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武德末以行軍總管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後其俘虜引而更前以破州刺史充行軍總管討薛舉薛仁杲等舉兵於涇州大破之斬其將宗羅睺仁杲走入城固守敬德率兵追之仁杲窮蹙出降隴右悉平以功賜物一千段

軍總管攻其宣歙二州克之進擊魏師濟棲霞嶺正道破敵之賊乎以功授將州刺史

梁公蕭瑀初以代州都督討突厥頡利可汗數頡利書遣書慰勞封許國公蘇定方為正道行軍總管率精騎與突厥戰於磧口頡利子賀魯帥衆來拒定方擊破之賀魯有功擢為行軍大總管率兵出金山道擊破之賀魯走入石國擒其葉護而還大總管率兵討處密破之三箭定天山

劉弘基武德中以光祿大夫鎮表州會突厥圍代州弘基率兵赴救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弘基分軍為左右翼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賊退保于崞縣弘基進軍圍之賊出兵拒戰又擊破之賊退入城固守弘基又分兵圍其四門晝夜攻之賊食盡突圍而出弘基追擊之至於馬邑斬首萬餘級獲其妻子及牛馬駝羊數萬頭賊將苑君璋以馬邑來降

張公謹大宗貞觀初以代州都督討突厥頡利可汗頡利敗走保于鐵山公謹率精騎一萬自白道夜出間道趨其牙帳頡利不意唐兵卒至大驚以為有大軍繼後其衆遂潰頡利與數百騎走度磧保于鐵山公謹又率輕騎追擊之頡利窮蹙遂降

盧祖尚武德中以光州刺史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為前軍總管攻其宣歙二州克之進擊魏師濟棲霞嶺正道破敵之賊乎以功授將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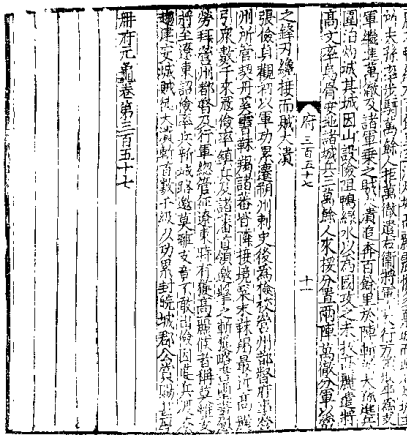
梁公蕭瑀初以代州都督討突厥頡利可汗數頡利書遣書慰勞封許國公蘇定方為正道行軍總管率精騎與突厥戰於磧口頡利子賀魯帥衆來拒定方擊破之賀魯有功擢為行軍大總管率兵出金山道擊破之賀魯走入石國擒其葉護而還大總管率兵討處密破之三箭定天山

劉弘基武德中以光祿大夫鎮表州會突厥圍代州弘基率兵赴救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弘基分軍為左右翼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賊退保于崞縣弘基進軍圍之賊出兵拒戰又擊破之賊退入城固守弘基又分兵圍其四門晝夜攻之賊食盡突圍而出弘基追擊之至於馬邑斬首萬餘級獲其妻子及牛馬駝羊數萬頭賊將苑君璋以馬邑來降

張公謹大宗貞觀初以代州都督討突厥頡利可汗頡利敗走保于鐵山公謹率精騎一萬自白道夜出間道趨其牙帳頡利不意唐兵卒至大驚以為有大軍繼後其衆遂潰頡利與數百騎走度磧保于鐵山公謹又率輕騎追擊之頡利窮蹙遂降

薛萬徹貞觀初為將軍從衛國公李靖討突厥頡利可汗頡利敗走保于鐵山萬徹與兄萬均橫出擊之斬其殿將突利弟欲谷設而還

乘之役擒破野哥敗行保進逐圍頡利可汗頡利突



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

張儉貝縣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後為儉校尉州部皆有主名州所管契丹奚霫拂菻番渾拽越突厥鐵勒吐谷渾党項羌吐蕃靺鞨等部落及諸蕃互市等使兼領天德軍鎮兵及諸道兵馬總數十萬人儉善撫馭將士咸得其心每與虜戰勇冠三軍威振北狄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七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八

將帥部一十七

立功第十一

周張藝相高大同道行軍副總管貞觀四年實相建議利可汗於塞表其以鼓靡失以弱衆李國來降牛進達高邑人也初為隋左武衛將軍貞觀七年授嘉州僉及令進達率衆往擊破之每拜左武衛將軍又二十一年從征高麗至蛇頭山與司徒長孫無忌等會師自鴨綠先鋒大破之師旋拜左武衛大將軍又與右武衛將軍李海岸等浮海以伐高麗艦次石城秀男女數百人進次積利城高麗列陣來戰進達擊之斬首二千餘級

張士貴高行軍總管貞觀八年討東西五洞及獠乎之羌酋馮智戴等聚衆十萬先大軍出伊吾趣柳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

地有琵琶峽峽口狹峻山路險仄雖大軍不可盡進士貴乃率驍勇數千人為前鋒登山開道晝夜兼行出其不意直趨峽口賊衆大驚不及為備遂破之進至曼頭城與賊相遇士貴先登奮擊賊衆大潰斬首數千級賊帥相顧失色遂降

高昌力戰有功拜左屯衛大將軍封金城郡公食邑二千戶

劉師立為嵯州都督貞觀中河西党項羌反詔師立為行軍副總管率眾討之師立分兵三道並進出其不意擊破之羌氏大懼遂於山谷師立至鄯干真山與叱谷渾相遇擊破之多所獲獲而還

張士貴高麗中高句麗人大將軍時薛延陀北雲士貴與右驍衛將軍契苾何力為北道行軍副總管薛萬均為副所攻何力攻之鏖擊至於突倫川何力獲突利之二妻以其所賜公主及萬均獲其前敗因言不可何力曰部落有城郭逐水草而居為生若不乘其新

西沿河天堂道子通也由是連方討蜀川十二州兵討之鑾師
鑾會至夔東拒蜀境方擊敗之殺獲千餘人奉擊屢獲名馬山谷
連方分遣使者說以利害爭來款附前後至者七十餘部凡十
萬九千三百餘戶連方署其首領爲刺史令各統所部莫不感悅
連方秉務道在西河其部楊奴見使至大駭且知謀遣使
者曉諭禍福示以威信啟賴請拜鑾首領十人來詣軍門
建方振旅而還及王太宗踐祚勤苦獨以上聞
蜀李雄寇郡州道遇宗室汝宗太守以上聞
蜀李雄寇涪城自率優兵據涪城見州都督任權王
鑒弃城相接而去權遂據城不能禁雄遂攻破之
程名振公孫述東迎略定江南破之
隋末程名振爲營州都督兼東夷校尉頡跌二年率兵破高麗於黃
水莫其朝城獲其將仁貴爲左領軍副將頡跌二年授副
程名振公孫述東迎略定江南破之
隋末程名振爲營州都督兼東夷校尉頡跌二年率兵破高麗於黃
水莫其朝城獲其將仁貴爲左領軍副將頡跌二年授副
程名振公孫述東迎略定江南破之
隋末程名振爲營州都督兼東夷校尉頡跌二年率兵破高麗於黃
水莫其朝城獲其將仁貴爲左領軍副將頡跌二年授副
程名振公孫述東迎略定江南破之
隋末程名振爲營州都督兼東夷校尉頡跌二年率兵破高麗於黃
水莫其朝城獲其將仁貴爲左領軍副將頡跌二年授副

高句麗東州道行軍總管左監門大將軍咸亨三年與高麗餘
衆叛于白水山大破之俾新羅遣使高慶入朝
高句麗東州道行軍總管左監門大將軍咸亨三年與高麗餘
衆叛于白水山大破之俾新羅遣使高慶入朝
高句麗東州道行軍總管左監門大將軍咸亨三年與高麗餘
衆叛于白水山大破之俾新羅遣使高慶入朝
高句麗東州道行軍總管左監門大將軍咸亨三年與高麗餘
衆叛于白水山大破之俾新羅遣使高慶入朝

屬敬自恐誅叛通副總管大明元年李勣業薛楊州亂敬自與
賊帥翟通引突厥入寇敬率兵擊破之斬通及其黨
突厥元忠為侍御史李勣於揚州作亂元忠為軍司馬
授司馬正
王果為饒州都督垂拱元年討徐敬業薛楊州亂果為
王孝傑為武威軍總管長壽元年與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
復龜茲于闐碎葉四鎮
唐休璟為隴右諸軍大使以視元年吐蕃請婚遣使納幣許之
冦涼州圍逼昌松滕休璟與李布支破于洪源谷斬其副將二
人獲首二千五百級
陳大德為都督長安二年十月吐蕃贊普與突厥默啜大
慈為都督道討擊使中宗神龍三年默啜州叛驍勇二萬
唐九徵為朔道討擊使中宗神龍三年默啜州叛驍勇二萬
衆三千餘討逐御碑以紀功焉

郭虔瓘為右衛將軍北庭都護中宗景龍元二年突厥默啜遣其
子同俄特勒率衆寇北庭虔瓘擊敗之斬同俄於城下突厥又
將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欲同俄之死懼不敢歸遂與其妻屬降虔瓘以破默啜拜右軍大將軍行右驍衛
大將軍封太原郡開國公
郭知運為伊吉軍使開元二年副朔度擊破突厥默啜北庭以功
封介休縣公祖拜右武衛將軍其年秋吐蕃入寇知運與薛訥
王晙等持節擊敗之拜知運右武衛將軍兼安西副都護四
年冬突厥降戶阿悉爛頡跌思泰等率衆反知運知其謀與
潛擊之大破賊帥於黑山降延谷六年又率兵入討吐蕃破之
振旅還授金紫光祿大夫實封一百戶九年加開府儀同三司
賜甲第一區仍令於京城東隅造碧山亭以寵異之十年入為
鷹揚衛將軍中郎八年六州胡康待賓反詔知運與王晙討平之
拜左武衛大將軍
何史那獻為北庭大都護瀚海軍使開元二年冬突厥默啜

敕于闐下并擒其王擊之破悉諾邏等部落五萬餘帳內屬
王晙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
王晙為朔方軍節度使開元二年擒右羽林將軍薛訥至蒼
至武街告去大衆合二十里為賊所隔晙率兵擊訥之軍賊置
兵於兩軍間以斷其餘衆訥并兵擊晙夜出北街復擊之賊大潰乃
與訥合軍梅其餘衆訥并兵擊水殺獲不可勝數遂收所掠牧
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其後
突厥頡跌伊特勒并州兵西逾河以討之報一千五百餘人生
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以功遷戶部尚書持節朔方
道行軍大總管
孫仁獻為朔州都督開元四年大破吐蕃于河源下初仁獻率
勇候夜擊入敵營亂斫之賊驚惶不知所為仁獻由是獲
帝聞之特命御史就朔州錄其勞降書慰勞仁獻及將吏
張說為并州大都督開元九年胡賊康待賓等聚衆反攻長寧驛
自拥旌節攻陷蘭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說相知經
略

略朔方胡虜突厥頡利可汗率衆入寇至賀蘭山晙與戰
出合河關擊之大破之追至磧口頡利及突厥自相攻阻夜胡
乃西遁入磧建山餘衆猶散說招集党項自復其舊落其年秋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十二月朔方軍副大使兼御史大夫將兼侍賓
鈐衛將軍方正降胡康願子自立為可汗舉兵反跋掠監馬
西渡河出蕭關說進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大盛山送京都斬
之其餘悉平
張嘉貞為代州都督使開元十年九月北蕃國小勃律王沒謹忙
求救于蕃王劫掠鄰國并吞諸小勃律王沒謹忙
吐蕃共都謀其若之使節度使開元十年九月北蕃國小勃律王沒謹忙
求救于蕃王劫掠鄰國并吞諸小勃律王沒謹忙
吐蕃共都謀其若之使節度使開元十年九月北蕃國小勃律王沒謹忙
求救于蕃王劫掠鄰國并吞諸小勃律王沒謹忙
吐蕃共都謀其若之使節度使開元十年九月北蕃國小勃律王沒謹忙

主衆盡復其九城之故初勃律王來朝上字之為子公其國置
鎮遠軍以地隣吐蕃常為所困吐蕃每請之自我非其子孫國
假稱國遂以次四襲自高宗開元十六年歲吐蕃悉衆入寇
勃律遣其子麻來朝請兵救援詔以左驍衛將軍董嗣古為
王君臭等河西節度使開元十六年吐蕃悉衆圍君臭等衆
馬以饒其後援大衆驍猛君臭等兵寡不敵遂陷君臭等衆
悉為吐蕃所虜君臭等兵寡不敵遂陷君臭等衆
還君臭令副使馬元慶押將軍李車蒙追之不及君臭先令人
潛入賊境於歸路燒掌悉諸橋遲至大非川將士甲冑馬而野
草皆盡馬死過半君臭與妻子及將士至青海之西時海以合將士並衆冰而度會悉結凍已度大非川
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臭率健兒盡擊獲之及羊馬數萬
君臭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

張書奏為為州都督開元十七年攻破蘭拔其明城及監城殺

獲數人

王忠嗣為左威衛郎將兼知行軍兵馬開元二十一年秋吐蕃大下定嗣以所部皆是蕃兵為賊兇逆亂三軍而擊之吐蕃大敗忠嗣以功最超拜左金吾衛將軍兼還河東節度使

張守珪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發六討契丹斬其王邑利及其大臣可突于等傳首東都餘衆及奴婢皆散山谷立其酋長李過折為契丹王二十五年為部落所殺餘種皆降

突厥默啜為國西鄙屢侵開元二十六年大破突厥默啜子磨未城之北突厥為遮特勒以為默啜特勒又碎未城之北突厥為遮特勒可汗吐火仙及葉護

次九載將兵討石國平之擒其王以歸
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先是吐蕃石堡城路滾帝欲父子攻六
頭入載詔翰率河東西羣武及突厥阿布思等兵十六万三十
攻城拔之更名神武軍分兵鎮守翰以功拜鴻臚卿兼判
李光弼本姓奚氏營州柳城胡也開元二十年為平盧軍
先鋒使及安祿山反與賊將史思明等頻征討擒功勞遷折衝郎將左武衛將軍同正
授左領軍將軍同正天寶中為雲麾
將軍知節度使正臣以忠臣為名馬使攻長樂戰獨山莫衛闕
正臣為節度使正臣以忠臣為名馬使攻長樂戰獨山莫衛闕
北平鼓賊將申子貢榮先鉤擒周銳逆京師忠臣功多又從王
臣破漢陽將李歸仁李懷義白孝德等來拒戰約十合並擒破
之無何遷兵部侍郎兼判太常卿事光弼退師忠臣乃引軍北歸至全
阿篤那部初以兵合後乃言請以万餘騎門收范陽至石
城南中箭反攻正臣忠臣與戰逐至湯泉山破擒之大首領阿
布離斬以祭義旗盡獻正臣卒又與郭子儀等

節度使至德二年正月忠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為道
從過幽州將石庾烏洛來拒憑臣與董福忠臣之轉戰累日遂
收魯城河間景城等六縣資糧以足本軍復與大將田神功率
兵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偽刺史賊瑜等乃河北招討使李銑表
制以忠臣為德州刺史忠臣明歸河南節度張鎬令忠臣
以兵赴鄴州與諸軍收河南州縣又與裡將馬惠元大破賊將
王福德于舒口尚書崇嗣下詔獎慰仍令鎮濮州鄴移盡城亂
元元年九月收光祿勳同正其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
緒於相州忠臣大攻之旋米二百餘艘以資汴州軍事尋拜濮州
刺史經汴州折使務須杳園濃及史思明門汴州忠臣使
與通密忠臣明撫忠臣皆以兵有左手令得
公義石元平矣與俱寇河陽數日忠臣夜以五百人衛其營突
圍歸共討北賊以開拓加開府儀同三司殿中監同正殿實封

二百戶忠臣京師勳業李氏名忠臣封隴西郡公賜良馬玉帶
銀器絲物等將陝西神策兩節度兼英乂鎮吠州以虎
臣為州中節度兵馬使兼都知兵馬使無都將李輝仁
攻城拔之更名神武軍分兵鎮守翰以功拜鴻臚卿兼判
李光弼本姓奚氏營州柳城胡也開元二十年為平盧軍
先鋒使及安祿山反與賊將史思明等頻征討擒功勞遷折衝郎將左武衛將軍同正
授左領軍將軍同正天寶中為雲麾
將軍知節度使正臣以忠臣為名馬使攻長樂戰獨山莫衛闕
正臣為節度使正臣以忠臣為名馬使攻長樂戰獨山莫衛闕
北平鼓賊將申子貢榮先鉤擒周銳逆京師忠臣功多又從王
臣破漢陽將李歸仁李懷義白孝德等來拒戰約十合並擒破
之無何遷兵部侍郎兼判太常卿事光弼退師忠臣乃引軍北歸至全
阿篤那部初以兵合後乃言請以万餘騎門收范陽至石
城南中箭反攻正臣忠臣與戰逐至湯泉山破擒之大首領阿
布離斬以祭義旗盡獻正臣卒又與郭子儀等

節度使至德二年正月忠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為道
從過幽州將石庾烏洛來拒憑臣與董福忠臣之轉戰累日遂
收魯城河間景城等六縣資糧以足本軍復與大將田神功率
兵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偽刺史賊瑜等乃河北招討使李銑表
制以忠臣為德州刺史忠臣明歸河南節度張鎬令忠臣
以兵赴鄴州與諸軍收河南州縣又與裡將馬惠元大破賊將
王福德于舒口尚書崇嗣下詔獎慰仍令鎮濮州鄴移盡城亂
元元年九月收光祿勳同正其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
緒於相州忠臣大攻之旋米二百餘艘以資汴州軍事尋拜濮州
刺史經汴州折使務須杳園濃及史思明門汴州忠臣使
與通密忠臣明撫忠臣皆以兵有左手令得
公義石元平矣與俱寇河陽數日忠臣夜以五百人衛其營突
圍歸共討北賊以開拓加開府儀同三司殿中監同正殿實封

將守之五年加御史大夫十五載安祿山反認以子儀
為范陽節度使副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率本軍東討燕軍出單于府北斬
其偽將武令珣等子儀自雲中馬邑間道而下踰井陘入常山郡攻破思明
守將太原節度使李光弼出土門攻常山郡攻破思明於
九門又南攻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偽太守郭獻璆等
餘數十万進軍河北思明以數万衆邀擊於嘉山
會五百人更挑之三日不決子儀與光弼合擊大破之於沙河
斬

劉慶不可勝計河間平子偉入蜜而陣以待東郭擊走之斬首萬
餘乾祐二年四月進白司空充鄜內河東副元帥兼中書令鄴都留
守天平東征子儀率諸道兵會之與史朝義大戰於河陽朝義悉衆
陣於城北以騎挾左右翼而出子儀命諸將分兵擊之朝義大敗
退保城北子儀率兵進圍之朝義窮蹙自縊其部將李懷仙斬其首
以降河朔悉平十三年入朝加尚父中書令食邑實封一千戶子儀
家人萬戶於其北歸仁坊凡三百餘間其後代宗以子儀功高德重
十餘騎乃迎於道上奇之召與語大悅即日下詔曰朕以寡德獲
承丕緒不能遠紹高祖太宗之規恢拓境宇以至於此賴將相同心
文武協力故能削平寇難以寧區夏朕每思之未嘗不與公等共之
公勳業光於王室忠誠感於人心朕實嘉之公宜體朕意無以讓為
也子儀頓首謝曰臣以庸虛謬膺重寄不能進賢退不肖以負陛下
之任罪一也不能訓齊師旅使士卒驕惰侵擾於人罪二也不能禁
戢軍人剽奪貨財罪三也不能使將吏肅清各務其職罪四也不能
使戎服之間不聞絲竹罪五也不能使賓客之內不預軍謀罪六也
不能使親族之中不干時政罪七也有此七罪以奉聖恩雖欲不滿
盈其可得乎陛下不以臣之罪過而棄之使得保其首領以歸先人
之墓臣之幸也代宗深嘉其意

十一

敗之後偽將王安和又取延州刺史薛忠義以城降賊遂陷鄜坊丹
延四州子儀聞之自河中率兵赴難時賊將安守忠李歸仁等各擁
勁兵萬人屯於沙苑子儀與戰於沙苑大破之守忠等收餘衆保於
武功子儀又與戰於武功西又破之守忠等退保長安子儀進軍逼
城賊又出兵與戰又敗之守忠等乃盡驅城中之人及其黨屬悉入
宮城子儀遂收京城所失士庶皆還其家秋七月子儀自河中率兵
東討史朝義軍於永寧之陽與賊將駱悅等遇悅等率衆數萬陣於
北山子儀與戰大破之悅等退保河陽城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悅等
收餘衆保於城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悅等乃盡驅城中之人及其
黨屬悉入城子儀遂收東都所失士庶皆還其家冬十月子儀自東
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陝州與賊將薛嵩戰於三城又敗之嵩退
保城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嵩乃以城降子儀遂收陝州所失士庶
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陝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鄭州與賊將田
神功戰於鄭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
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鄭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鄭州
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衛州與賊將安太清戰於衛州城北又敗之
太清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太清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衛州
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衛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
於滑州與賊將薛嵩戰於滑州城北又敗之嵩退保城南子儀又與
戰又敗之嵩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滑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
自滑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濮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濮州城北
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濮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濮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莘縣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莘縣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莘縣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
子儀自莘縣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魏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魏州
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魏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魏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貝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貝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貝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六月子儀自貝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
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趙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趙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趙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八月子儀自趙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
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
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
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
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薊州
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
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
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
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四年春
正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
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三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
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
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
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
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薊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
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
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滄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
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
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
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
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
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
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十
二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
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薊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
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
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滄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
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
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
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
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
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
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九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
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十一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
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
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冀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
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
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
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四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
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六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
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
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
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范陽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
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
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
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
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
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
年春正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
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
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
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范陽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
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
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莫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
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
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
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
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
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
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
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
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
家十二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
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莫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
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
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
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
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
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
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七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
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九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
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
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
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恒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
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
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二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
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四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
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
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
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恒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
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
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
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薊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
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
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
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
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
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
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
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恒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
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
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
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薊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
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
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
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
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
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
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
十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
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
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
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
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
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
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
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
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
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
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
五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
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七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
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
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
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冀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
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
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
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
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
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二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
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
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
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冀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
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
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范
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
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
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
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
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
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
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
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
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范
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
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
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
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
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
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
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
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八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
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十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
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莫州率兵
東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
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
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
將田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
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
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三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
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薊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
其家五月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
戰於莫州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
以城降子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
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
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德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
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九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
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恒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
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
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一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
州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
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
子儀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
城北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
庶還其家二月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
神功戰於德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
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德州率
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
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
失士庶還其家四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
將張忠志戰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
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恒
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
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
陽所失士庶還其家六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
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
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
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八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九月
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
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十一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
於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
城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十二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
討史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
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
庶還其家十三年春正月子儀自范陽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薊州
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薊州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
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薊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二月子儀
自薊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莫州與賊將田承嗣戰於莫州城北
又敗之承嗣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承嗣乃以城降子儀遂
收莫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三月子儀自莫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
滄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滄州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
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儀遂收滄州所失士庶還其家四月
子儀自滄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德州與賊將田神功戰於德州
城北又敗之神功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神功乃以城降子
儀遂收德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五月子儀自德州率兵東討史朝義
軍於冀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冀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
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降子儀遂收冀州所失士庶還其家
六月子儀自冀州率兵東討史朝義軍於恒州與賊將張忠志戰於
恒州城北又敗之忠志退保城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忠志乃以城
降子儀遂收恒州所失士庶還其家七月子儀自恒州率兵東討史
朝義軍於范陽與賊將李懷仙戰於范陽城北又敗之懷仙退保城
南子儀又與戰又敗之懷仙乃以城降子儀遂收范陽所失士庶還
其家八月子儀自范陽率

至河陽節制於河陽城南築月城偏據八把光弼賊攻城光弼於中潭城西大破之遊騎五千餘匹獲首千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朔北諸軍李抱玉守南城賊師圍擊攻之不下俱進圍柵於中潭城外賊皆南城併力攻中潭光弼遣驍三軍器械繼繼數万計諸陣擒其大將徐璜玉等悉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擊軍敗而攻南城光弼乘隙引師河以示之初數十人從北渡河出南岸光弼皆斬之賊既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光弼擊走之又敗之月餘收其城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以功進爵臨淮郡王依舊河南淮南山南東道節度副元帥出鎮臨淮使朝義棄鄴北走光弼入鄴城守其舍宋州光弼收進合州鎮之遣回神功聖教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邵鄭浙東大乱光弼分兵除討皆定江左賓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府三百五十八　十三

唐僕固懷恩為左領軍大將軍同正肅宗西幸懷恩父歿於朔方懷恩時年十五代父統其衆中破之又收降党項及吐蕃數萬人以功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兼朔方節度副使討平安史之亂懷恩功居多肅宗常山胡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即位於靈武子儀朔方節度副使從子儀赴行在所同羅僕固部落自西京叛歸北庭於河上置帳以其酋僕固懷恩為之長統之以從子儀至德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先令將王乾真於祠子義城為賊守王元帥之到復自迴紇兵以從之大破賊於陝西之韋曲收京之功懷恩為多乾元元年三月遷朔方節度副使同正員兼御史大夫充朔方節度副使兼河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仍賜爵大寧郡王因留鎮河西以備西戎吐蕃自是連歲入寇懷恩每率衆與戰輒破之又從李光弼守河陽攻史思明軍於城下懷恩功為最太清被擒出降收河陽功冠諸將寶應初以宮車晏駕內懷不安與子玢等謀曰今主少時艱國家有大功者誅之何以自全因說回紇可汗以中國婦女為利誘可汗悉衆南下因而留之中國可圖也可汗然之遂與其子葉護率衆前鋒大破逆賊史朝義于洛陽北

府三百五十八　十四

大破賊衆降其將悖石崇寧等逐北追崔光遠等逐收復東都平遷左僕射兼中書令充河北副元帥乃帥precise討伐朔河諸州先鳥賊所陷者悉平向日朝義懷首獻于闕下懷恩以北極幽薊所向風靡渾瑊初以功為中郎將矢貫末安祿山反瑊從李光弼討北郡賊將李立節等破之時年右臂射貫未瘥而瞻宗即位於靈州瑊統兵赴行在次天德軍遇番寇侵邊瑊又破之復從郭子儀以京都又圍相州瑊與僕固懷恩等子儀以京都又圍相州瑊與僕固懷恩等子儀以京都又圍相州瑊與僕固懷恩等

吐蕃大兵剋南詔環以數十萬兵五千馳行大破戎虜收七郡城
威軍及維茂二州西戎奔逐羣大捷功名還加太子賓客賜以
名馬鞍轡又與諸將入川分頭勦殺皆如指授之辭朋黨儀同三
司秉鉞出征軍部知兵馬使攝行軍司馬侵過係
州今隴東刺史佐同收拔累破寨砦以功最加御史大夫
衛伯玉為諸衛行營兵馬使副元帥魯國公李光弼為
副元帥

冊府元龜卷三百五十九

將帥部二十

立功第十二

唐崔光遠為劍南節度使上元元年於普門駐營破党項四千餘衆斬首二千餘先生擒一百餘人收獲駝馬牛羊器械等不可勝數能元始為青州節度使上元二年六月李光弼等不利棄城走光遠等馬步一萬人檢校行太子賓客封清河郡王食邑一千戶

張伯儀初隸河東為使李光弼以戰功累遷太僕卿上元中賊帥安慶緒潛光弼伺伯儀與諸軍討之指授振旅上平蕩山洞為第一由是擢授忻州刺史

李晟為鳳翔節度使高昇列將上元中率兵赴鳳翔晟以功授特進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晟為五軍都將四年以舊墨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破敵日以衆寡不足以建功名請將兵千人夜出大度關至臨洮屠定堡焚其積聚廣建伽藍容谷鐘而還吐蕃因能靈州圍而去建中興元初同平章事奉天定難功臣食實封三百戶

東渭橋以通宋州貢加同平章事興元元年五月二十三日定襄節於光泰門米脅行以清京城成德高承簡令說麥精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晟遣吳凱康敬忠等率銳兵擊之賊退晟追擊至渭北兵少賊悉力攻之晟遣李演白刃擊之精卒敢之中軍賊謂演力盡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敗又敗之僵屍礙地餘衆走白華收聞慟哭之聲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陳兵於光泰門外分使王栖曜李演率騎軍史清率步兵孤苑翟神騎不動頃先發拔柵而入從騎軍繼進賊即奔潰大軍乘勢追北入城計軍動殺將姚令言張庭芝等倩鶴力捍官軍晟令唐良臣趙光武將騎萬餘屯於白華光武將騎進戰晟陣成而壘北戰十餘合乘勝驅賊至于白華衆有賊騎下馬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擊之左右呼曰相公衆賊開之鼓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此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逼丈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皆奔相率來降京城平以功拜司徒兼中

書令實封一千戶食邑一千戶

又翔州節度使裴度招撫石隰等州副使內詔書又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封西平郡王食邑二千戶月生師攻王栖曜壘柵堅拔之斬其堡使悉居律突裴等王栖曜為晟之甥自河西河北出師於晟無役不從朱泚之亂河中兵馬使閻晟討敗晟攻賊於光泰門賊辭尚勁必遇兵馬使李演鏖苑轟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為神策第一

呂日將軍兼御史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行營節度使鄜坊丹延等州觀察處置使封河南郡王食邑三千戶

嚴震為劍南節度使貞元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收復維州又破吐蕃於城下

崔寧本名旻初為漢州刺史廣德中吐蕃入寇寧拒諸州望風奔潰寧獨嬰城固守蕃人不敢東下乃以兵數千出其不意攻之蕃人大潰

劉朝陽為士曹參軍貞元中為隴右節度使張延賞所辟延賞以朝陽為使判官兼知營田事朝陽以軍食不足乃於隴山之西開拓疆境置良田萬頃歲收數十萬斛以給軍食自是軍食豐贍

再宿四指其城因而拓地數百里下城六十餘所西南盡界相語曰崔
吁皆相率出降更開進以擢壽為節度使武大僖宗幸興元壽入
成都以為行在貢賦不絕
王建攻陷梓州東川節度使顧彥暉中軍賊衆見之皆相謂曰彥暉結部
曲積數十年萬壽有潮江之外御史中丞來俊東副使樓雕
與李長榮等將兵十萬戰生擒來俊雕及其子弟常州
刺史侯鎬等十六人俊雕為人所殺鎬等皆免
梁太祖開平元年九月以前鎮海軍節度使李德
威為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德威自以功名素著
軍政嚴明每四千為河南將用以功加檢校太尉兼中
書令德威在鎮日以禮下賓客延納儒士
時有所薦舉者必加優禮故人樂為之用
二年正月以前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四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五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六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七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八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九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七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八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二百九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二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三十九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一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二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三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四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五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六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七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兼中書令
三百四十八年正月以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李德威為
鎮

張獻甫初為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祿卿領中監務宗建中興初從駕至奉天賊泚既死征梁崇義以功加試太子詹事及李希烈叛命獻甫首率忠烈等數千人自南道入襲破賊將張伾等數輩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朝廷以懷光跋扈疑其有異志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德宗還京師自山東趙魏皆左衽為賊守將人不忠陽以拳朱滔加檢校司空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使十年朱滔圍貝州武俊與澤潞節度李抱真合軍于貝州抱真為方略武俊用命兵未滿旬賊食窮戰武俊不授甲而馳之沿堞風舞滔乞降獻甫不可滔乃舉火自焚貝州尚書左僕射兼侍中馬燧等奏獻甫攻貝州有戰功及招降逐賊之勞請加實封詔加實封五百戶

并大盤脊城攝而若之賊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擊破之因收藍田縣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都度使四月吐蕃悉銳來寇可孤率五大破吐蕃于駱谷又破吐蕃于駱谷之逐道軍與副元帥李晟收復京城討可孤之師為先鋒涼師平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中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朝命節度巡內諸軍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襲漢北都知諸道節度置使崇義既討平之錄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

李抱真為昭義軍節度使中二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城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之神策兵救之抱真與燧收攻兵於臨洺城外燧引汙水灌賊營悅兵於是大潰悅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後與燧大破兵於永濟

高固為賊方師度渾城壓中走中未德宗皇奉天是時城在已
突入東壁門固引甲士亂擊長刀連斫數級搜東壁國一以當
百賊乃退以功拜神武將軍
李元諒為鎮國軍副使領重鎮關建中末德宗皇奉天賊泚僭
偽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華州是望之逐據城將來
以絕東道元諒自澧關行所部仇令義兵因其未設備亟攻
望之逐拔華州望之走歸此元諒乃修城隍繕器械以為備賊
聞之遣將王武俊以步騎萬人來攻華州元諒出兵擊之武俊
却之是時關內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為特角東犬牙相制東道
諸侯皆以兵會於華州賊史朝義大舉南侵關防禦副使郭
英傑使虢州刺史李抱玉以副元帥李忠臣進收京邑兵次于潼西賊
將安忠敬攻元諒元諒出兵擊之忠敬大敗收其輜重至於東
渭橋而還
遷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鎮國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武威郡王
李懷光為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建中末頻與涇帥朱泚抗衡
前後擒降其將張廷芝朝梁俊李克誠張翼等收唐
隨二州貞元二年於襄州東北引汴水灌城賊張昭五千人
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貞元初本渾城鎮
遊環進軍咸陽破賊將首二千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
宮闕休顏與諸軍率兵赴咸陽擊破賊衆乃簒勳加檢校右僕
射封武威郡王六百戶
李遊環為邠寧節度觀察使興元初本帥李晟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侍中充奉天定難功臣
前後擒降其將張廷芝朝梁俊李克誠張翼等收唐
隨二州貞元二年於襄州東北引汴水灌城賊張昭五千人
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貞元初本帥李晟既清
宮闕休顏與諸軍率兵赴咸陽破賊將首二千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
遊環進軍咸陽破賊首二千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
宮闕休顏與諸軍率兵赴咸陽擊破賊衆乃簒勳加檢校右僕
射封武威郡王六百戶
李遊環為邠寧節度觀察使興元初本帥李晟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侍中充奉天定難功臣
可孤分把京師遊環三將亦破賊於陽論坑仁貴破賊等
李復為鄜坊丹延節度使貞元五年復收復鄜州
李復為鄜坊丹延節度使貞元五年復收復鄜州
黃府管內軌封中山涧草賊據阪都督李晏逸擊取关所俘致

倫陷亡經二百餘年良弼判官監察御史裏行京兆尹劉昌裔
集官軍良弼為副使領重鎮關建中末德宗皇奉天賊泚僭
偽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華州是望之逐據城將來
以絕東道元諒自澧關行所部仇令義兵因其未設備亟攻
望之逐拔華州望之走歸此元諒乃修城隍繕器械以為備賊
聞之遣將王武俊以步騎萬人來攻華州元諒出兵擊之武俊
却之是時關內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為特角東犬牙相制東道
諸侯皆以兵會於華州賊史朝義大舉南侵關防禦副使郭
英傑使虢州刺史李抱玉以副元帥李忠臣進收京邑兵次于潼西賊
將安忠敬攻元諒元諒出兵擊之忠敬大敗收其輜重至於東
渭橋而還
遷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鎮國軍節度使加開府儀同三司封
武威郡王
李懷光為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建中末頻與涇帥朱泚抗衡
前後擒降其將張廷芝朝梁俊李克誠張翼等收唐
隨二州貞元二年於襄州東北引汴水灌城賊張昭五千人
戴休顏為奉天行營節度使貞元初本帥李晟既清
宮闕休顏與諸軍率兵赴咸陽破賊將首二千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
遊環進軍咸陽破賊首二千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
宮闕休顏與諸軍率兵赴咸陽擊破賊衆乃簒勳加檢校右僕
射封武威郡王六百戶
李遊環為邠寧節度觀察使興元初本帥李晟檢校尚書
右僕射兼侍中充奉天定難功臣
可孤分把京師遊環三將亦破賊於陽論坑仁貴破賊等
李復為鄜坊丹延節度使貞元五年復收復鄜州
李復為鄜坊丹延節度使貞元五年復收復鄜州
黃府管內軌封中山涧草賊據阪都督李晏逸擊取关所俘致

徐性擾山洞叛號天八十七美敗奇將討平之詔書慰勞封高
平郡公元和六年為邠義軍節度使會朝廷討王承宗士美兵
師合而嘯聚大敗下雲陽相應以援賊
高崇文為長武城使從李元平討吳少誠崇文先神策
行營節度使從左右神策奉天鎮海節度討劉闢平西川從崇文
東川節度使成都北二百五十里有廣漢山北帶川之要關從下明
守之陣行柵張翰相望數里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守之陣行柵張翰相望數里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守之陣行柵張翰相望數里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守之陣行柵張翰相望數里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守之陣行柵張翰相望數里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守之陣行柵張翰相望數里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守之陣行柵張翰相望數里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日又破萬勝堆千餘賊之東九八十餘里入綿州之東關從下明

文將高霞寓節定進倍道遽之至平灌田及焉目拔祇江擒芝
濮潯之中西獨平制授榮文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封南
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戶
高駢高少以良武被選補職和初授兼御史大夫從高崇文討兵
擊劉闢連戰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加實封二百戶崇文既平蜀以功拜司徒兼中書令封邠國公
駢性嚴重有威令蜀人畏而愛之在鎮十年政事修舉
李夷簡少以進士擢第元和初為監察御史時宰相李吉甫用事
夷簡不附之吉甫惡其不己助出為武陵令後入為尚書郎
李絳字深之趙郡人也父栖筠為御史大夫絳少孤貧力學
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贊皇人也父棲曜為德宗朝名臣吉甫
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李藩字文饒其先隴西人後徙於趙為趙郡人也父勉為德宗
朝名臣藩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也父伾為德宗朝名臣垍元和初為
翰林學士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父鍔為德宗朝名臣度元和初為
翰林學士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也父元亮為德宗朝名臣群元和初
為翰林學士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父寬為德宗朝名臣稹元和初為翰林
學士
李絳字深之趙郡人也父栖筠為御史大夫絳少孤貧力學
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贊皇人也父棲曜為德宗朝名臣吉甫
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李藩字文饒其先隴西人後徙於趙為趙郡人也父勉為德宗
朝名臣藩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也父伾為德宗朝名臣垍元和初為
翰林學士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父鍔為德宗朝名臣度元和初為
翰林學士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也父元亮為德宗朝名臣群元和初
為翰林學士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父寬為德宗朝名臣稹元和初為翰林
學士

後元濟屢擒擒斬定進倍道遽之至平灌田及焉目拔祇江擒芝
濮潯之中西獨平制授榮文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封南
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戶
高駢高少以良武被選補職和初授兼御史大夫從高崇文討兵
擊劉闢連戰官至檢校工部尚書兼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
加實封二百戶崇文既平蜀以功拜司徒兼中書令封邠國公
駢性嚴重有威令蜀人畏而愛之在鎮十年政事修舉
李夷簡少以進士擢第元和初為監察御史時宰相李吉甫用事
夷簡不附之吉甫惡其不己助出為武陵令後入為尚書郎
李絳字深之趙郡人也父栖筠為御史大夫絳少孤貧力學
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李吉甫字弘憲趙郡贊皇人也父棲曜為德宗朝名臣吉甫
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李藩字文饒其先隴西人後徙於趙為趙郡人也父勉為德宗
朝名臣藩元和初為翰林學士
裴垍字弘中河東聞喜人也父伾為德宗朝名臣垍元和初為
翰林學士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父鍔為德宗朝名臣度元和初為
翰林學士
崔群字敦詩清河武城人也父元亮為德宗朝名臣群元和初
為翰林學士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父寬為德宗朝名臣稹元和初為翰林
學士

而元濟擒蔡州平憲以
功進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
十四年王師討淮西三年未尅
韓公武會武軍節度使李愬將元和十年將宣武兵
萬三千人從李光顏討賊淮西平以功權為鄧州節度兼御中
丞充本道招討副使元和十四年節度使曰引正以
李師道令愬率師道令愬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望下蔡城後以
大軍繼進乘我之北擊博之全師道子鄆州城下師道窮蹙則
軍壯道以投子郾城元濟就擒蔡州平
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使李愬將元和十四年王師討淮西道
智興率徐軍八千會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城於金
城城為副將為朝廷計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宣州刺史
兼宣歙為觀察使元和十四年大破吐蕃於鄯州城下賜奉
誠翊戴功臣封十二戶
薛平為鄜坊節度使綏來五州党項使擒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
良統諸道兵全軍討伐不勝檢州為賊所圍朝廷万泰平以衛師
援檢州于師道將李祐以五百救之既月刺史王稷餘
給糒糧先出然怒救兵不能戰官軍而退宗為賊所圍
帥行及青城逼劫鎮將李自能并其衆以至博昌殺劫其
兵甲得七千餘人裡城青州城中兵少力拒不能平裴將軍
并發財原富三十精卒通擊之仍先以騎兵擒其家屬稱
衆噪感反顧因大敗退與其同惡于數衆皆自投降
銷後者罷

而元濟擒蔡州平憲以功進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德軍防禦使鎮冀時劉悟自昭義軍節度使討平之悟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鎮冀使
元和十三年淮西平韓公以父事之悟大和六年河朔諸鎮相繼以兵脅魏博其帥史憲誠以其子
為質於悟悟不為動憲誠感悟之義遂與魏博合從以拒朝命悟以
河朔為鄰州將士皆其父德軍防禦使鎮冀時劉悟自昭義軍節度使討平之悟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兼御史大夫充鎮冀使
元和十三年淮西平韓公以父事之悟大和六年河朔諸鎮相繼以兵脅魏博其帥史憲誠以其子為質於悟悟不為動憲誠感悟之義遂與魏博合從以拒朝命悟以
河朔為鄰州將士皆其父
鄧州節度使充本道招討副使以功權為鄧州節度兼御中丞充本道招討副使元和十四年節度使曰引正以
李師道令愬率師道令愬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望下蔡城後以
大軍繼進乘我之北擊博之全師道子鄆州城下師道窮蹙則
軍壯道以投子郾城元濟就擒蔡州平
王智興為武寧軍節度使李愬將元和十四年王師討淮西道
智興率徐軍八千會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城於金
城城為副將為朝廷計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宣州刺史
兼宣歙為觀察使元和十四年大破吐蕃於鄯州城下賜奉
誠翊戴功臣封十二戶
薛平為鄜坊節度使綏來五州党項使擒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
良統諸道兵全軍討伐不勝檢州為賊所圍朝廷万泰平以衛師
援檢州于師道將李祐以五百救之既月刺史王稷餘
給糒糧先出然怒救兵不能戰官軍而退宗為賊所圍
帥行及青城逼劫鎮將李自能并其衆以至博昌殺劫其
兵甲得七千餘人裡城青州城中兵少力拒不能平裴將軍
并發財原富三十精卒通擊之仍先以騎兵擒其家屬稱
衆噪感反顧因大敗退與其同惡于數衆皆自投降
銷後者罷

党項拔寨寨平破党項之功會昌三年迴鶻宰相
公主牙于雲朔北川雄自選部落特少阿史那李國昌三部落兼契
苾拓拔雜虜三十騎月指党項邑裡為介之矛頭火燭天
鼓譟動地可汗惶駭灵渊軍騎亦不知虜之至投山
急擊之斬首万級生擒五千生畜車帳皆安而去遂迎公主
還太原以功授豐州刺史天德防禦等使累遷河中晉絳節
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趙國公卒贈太子太傅
潞府曲面招撫使以善用兵著名太和初歷振武天德
河西節度使會昌初以功加檢校司空兼侍中充昭義節度使
澤潞在石會相繼未遵確命為賊破討伐無功十餘年
破賊不向日王宰收天井關上黨遂亦收磁洛邢相
危威大將郭誼宿敵請討鎮歸明武宗詔授以大任兵受降城
即控靺鞨州降虜盛橋其黨與賊平加檢校司空
張仲武為幽州節度使武宗會昌中回鶻亦以宰相一族七千
長安過京師仲武乃盛第仆射張濟春秦王記室

党項拔寨寨平破党項之功會昌三年迴鶻宰相
公主牙于雲朔北川雄自選部落特少阿史那李國昌三部落兼契
苾拓拔雜虜三十騎月指党項邑裡為介之矛頭火燭天
鼓譟動地可汗惶駭灵渊軍騎亦不知虜之至投山
急擊之斬首万級生擒五千生畜車帳皆安而去遂迎公主
還太原以功授豐州刺史天德防禦等使累遷河中晉絳節
度使檢校司徒兼侍中封趙國公卒贈太子太傅
潞府曲面招撫使以善用兵著名太和初歷振武天德
河西節度使會昌初以功加檢校司空兼侍中充昭義節度使
澤潞在石會相繼未遵確命為賊破討伐無功十餘年
破賊不向日王宰收天井關上黨遂亦收磁洛邢相
危威大將郭誼宿敵請討鎮歸明武宗詔授以大任兵受降城
即控靺鞨州降虜盛橋其黨與賊平加檢校司空
張仲武為幽州節度使武宗會昌中回鶻亦以宰相一族七千
長安過京師仲武乃盛第仆射張濟春秦王記室

鄭畋為鳳翔節度使明初黃巢尚據京闕遣宰臣王徽奉詔宣
制使宣行事巢遣驍將尚讓率十餘萬西迎車駕畋率本軍逆
戰於龍尾陂敗之因傳檄天下由是諸侯皆舉義兵以赴京師
王重榮存為義武軍節度使廣明初黃巢犯闕遣宰臣王徽奉
勸王舉義之功加檢校司空又遣大將
詔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加檢校司空
王重榮為河中節度留後中和元年黃巢將朱溫舟師自同州
至蒲渭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溫退保
伏里聲益振朝廷遂授檢校司空同平章事而不出賊境後北
梁陳紹之師萬人與重榮合戰於華州重榮身當矢石之
勞祥以閒二年京師平以功加檢校大尉同平章事兼河中尹
時洛為賊守重榮使中黃巢攻陳州秦宗權救陳州
連結秦軍相近再與師討之重榮以其戚每戰要擊

冊府元龜　卷三百五十九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

將帥部　立功第十三

梁崔協初仕唐為忠武軍牙校會昌中董溪作亂隨父叔文討平之

李光弼初仕玄宗為朔方軍牙將從王忠嗣征靈武月餘充衛忠武將士轉戰渭河之間擒拔都令進其勇敢為突都震慄軍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侵掠汝鄭陳蔡步騎數千聚之號黨衆益廣明初以驍為忠武都指揮使時秦宗權陷汝州遣驍將孟楷擁徒衆入宜入項縣擊引兵擊之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以功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

李罕之初為晉州防禦都指揮使唐末與秦宗權據項城縣相與結為兄弟罕之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項城縣相與結為兄弟罕之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項城縣相與結為兄弟罕之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項城縣相與結為兄弟罕之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

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丘舉衆大潰乃以舉為蔡州節度使于時舉當雖殿宗權益懼六七年間屠膾中原

而二十餘郡雅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微日與爭鋒終不能屈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累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

開門史戰檢校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群兒氣沮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應機停斬小銅以至重圍數月志心如一及賊朝解朝廷紀勳視一門之中最為時征討之功言忠烈者言守禦者言功勳者言政事者皆以舉為稱累加檢校右僕射兼忠武節度使亦以陳州為理所時宗權未滅中原方熾舉每與蔡賊相持遇賊出境輒擊破之蔡境蔡賊雖叛終不能犯以至宗權敗為部下所擒

王敬武唐末為平盧節度使時唐廣明元年無賴人引黃巢自外脅據敬武率師討平之

李光弼與郭子儀使安禄山叛敬武率師討平之

李光弼本姓奚氏玄宗以其善撫御士衆賜姓名漸為禄山所忌禄山反玄宗召光弼入內謀之光弼曰今范陽精兵盡在麾下若留之則禄山無所憚若使之還必為國患玄宗然之光弼既出禄山果使人追之不及

使檢校大保

高行周唐末為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遣出金商行軍遥擊大破之外金州為節鎮以戎職軍為額即以行襲為節度使

晉高祖天福元年契丹入汴檢校太保兼侍中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春青冠大舉來伐州兵既寡民意頗搖有本郡都將康文奕等三人欲謀外應即持擒獲之人心定歸并文奕等致私格賞給士伍青人遂遁青州超加授校右僕射遣領安州史從征剿襄回轉檢校左僕射依前遣領安州史從征剿襄回轉檢校左僕射依前遣領安州史從征剿襄回轉檢校左僕射依前

之為石晉也晉實不公淮盜賊言撫事下附貽其後漳河破舟吻李自牢據兗濟州下內黃張銀親師來討不與終同歸天禁之役珍自知罪狀其外現虐於人懼擅兵東北以陽公代徐取聘將還軍公呈書公愛惜之未能決徐人留公公遂大那留與珍公親珍所以性極不利李與安唐末劉王處存為諸道兵馬都統以三已又把孫儒迫逐代皆有奇績東逐為諸道兵馬都指揮使表官至檢校左僕射兼耗州刺史

胡規唐末為宣武軍都虞候佐蔡從周代領定從張存敬收晉徐皆有功署為河中都虞候天祐三年佐李周都討相州獨留州之一日頭以功歸軍還權知潞州事未幾授潞除右羽林統軍尋從劉都於兵收滄河橋劉知沆獻之乃以為右龍虎統軍我侍御指揮使

黃文明唐末為諸道都指揮使從太祖南平淮蔡授定光軍節度

功後以東都巡檢進入壽春之境下安豐應兵至光州而還光化初為蔡將李嗣周圍感感于山東文靖公為大軍都之至沙河感貴五千餘騎逐之趙張公為止後日復與晉人戰于邢州之北橋晉將賈金鐵等皆為建等所擒人奪馬數千匹尋以功表授檢校右僕射行邢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楊師厚率兵入淮徇蔡至五年王入覲山遇淮夷李重霸唐末為太祖步軍都頭強力驍河陽過滾州重霸以部下兵突入令與宋讓騎重霸重霸復拔郭部下兵突入令與宋讓騎重霸重霸復拔郭部下兵突入令與宋讓騎重霸重霸復拔郭

功加檢校司空褒為襄州防禦使時周德威討鎮守光嗣本率
代北騎軍出鄆牧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
史高行珪以戰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
朱璮為唐末事梁太祖與諸將破於幽州功天復中授左羽林
統軍
丁會唐末為宣武軍都押衙自梁祖誅蔡宗權併時溥屠朱瑄
朱瑾會常以兵從多立奇功授昭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皇
攻潞會以州歸授都招討使加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史
謀破汴軍於夾城
閻寶唐末為梁祖四鎮汴將自梁祖保師河北與李思安為大將軍思安為
為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為大將軍出師至立功累
遷都指揮使天祐十三年以邢州歸于莊宗授檢校太尉同
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南招討使十八年涉文增謀叛
以寶為招討使攻之十趙州復降水北軍悉以授寶遂州

刺史張友順折足送於行營晉太祖北擊自十九年正月契丹
安金全武皇時為騎將屢從征伐前在立功累
平定河朔凡有戰陣金全皆有功累為刺史
石君立為昭義牙前昭牙校軍兵請軍大振之役君立
每出挑戰擒斬甲得鞍馬還入年汴軍戰於潞北圍攻
之急兵大將卜儒以鄧王檀之適晉陽也鄧恐道君立率五百
騎自上黨間經晉至王檀營軍乾分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
下郡守高知柔出擊君立
康君立為何東都騎軍使天祐中從莊宗鎮圍於上黨敵帥人
冬酒期及平劇上官有功累遷左突騎指揮使
毛璋為遮軍刺史天祐中從莊宗征河上屢有戰功同光元年
永平軍節度使三年王師討鎮以璋為行營右廂馬軍都
指揮使充魏王繼岌前驅圍平鎮功居多授邠州節度使

李漢韶為河東牢城指揮使天祐中孟知祥權知太原重府事
會契丹侵共鄧表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大破胡騎以功檢
校右僕射
李存進為天雄軍都指揮使天祐十九年莊宗討張文禮以存
州定州王處球壽率城中兵甲皆我舊吹無備奪至東垣渡我
軍已臨城不意其出戰既上橋攻我營門存進率銳引十餘
人開門于橋上殿退我軍已踰城復入擊之賊退無遺
之敗重兵七千殆無生還者
霍存為成初仕梁為河陽留後乾化末破劉知俊於渭州梁朝
莊宗使同光二年從明宗于潞州授忻州刺史兼振武使莊宗特加
犯塞明宗招討北面命存為副總太原兵討平之
天成初徙鄜州節度使清泰末鄜州叛存為部將所逐
孔勍初仕梁為晉州節度使良明中王珠據襄州叛勍平之

授山南東道節度使

三年球初住沼末帝初為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時州提兵討
作亂夜潛火焚剽攻建國門末帝登樓慢招諭其亂也得
龍驤馬百騎出於羅城門以討擊為名決圍突建
國門勢甚急晏球驍勇知無中實即出北之亂兵
北走國門下晏球舊力血戰而群賊散走末帝見騎軍討
賊呼曰非帝龍驤之士乎晏球曰臣已破賊請陛下勿憂遂引
晏球盡取亂軍全營旌旗以授軍州刺史明宗時為忠州節
度使天成二年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改之後都北連契丹契丹遣奚
騎兵微率數千騎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倍曲陽王都兵
鎮出軍來戰晏球督勵士卒以待之及賊眾至一戰敗之於
曲陽北山之下追奔至於城門都進軍攻之得其西關城乃為其壘
壁營於其間為定州府署令百姓輸輸租稅城既堅峻進攻無

利但食其租稅以守之俄而契丹首領楊哥率虜騎五千來援
都北時大雨虜至周何晏球出師逆戰晏球令龍武左右前指
揮使高行周何福進虜相遇三戰勝隊大敗追
至易州西水暴漲所在門前獲虜二千騎而還得降人諜知
奚為州趙德鈞知其敗也令牙將武從謙率勁騎追擊於白狗
嶺北去定州百餘里晏球聞之即令步軍都虞侯
張虔釗領騎軍都指揮使高行周何福進領騎軍
都虞侯張破平為檢校太保
張虔釗讓領騎軍都指揮使領騎軍都北中山大敗契丹於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李紹真為北面副招討使周光鄴為北面都監紹真等收復祁州擒
獻酋趙赤等二十一人令負斧鉞於軍門
安審通為晉州防禦使天成中奉詔赴征從秀至潞審通
會都監部下兵亂審通脫身酒逆奔赴以潞城歸之尋為兵
兵馬留後尋改汝州防禦使
晉陽劉繼恩為慶成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領前後
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
張卿初任梁為鄆州都指揮使後招討使段凝鄆州下之遂
授南州刺史

都虞侯我國之役為先鋒指揮使至劉氏入洛眾心疑懼
門入衛親將下都門及班師以思同部領山南西道
任思同為工部尚書同光中授鎮江軍行以利州
康延孝叛以功兵八千欲迴趨西川繼以暑雨為辭請留
都指揮使張漢傑率兵攻延孝於漢州漢傑以兵疏王師南繞
及遇官軍代退全師朝於洛陽明宗嘉其功捍事到三司
西方都為慕義指揮使天成元年制落慕義軍使充東南面行營招討副使鄭州偏師收復唐
三州二年孫岳州為掌江軍以鄭為節度使屢奏克捷
蔡老漢為阿跋馬步都指揮使忻州刺史天成中從王晏球討王
都於定州平之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鎮州節度使會何中指
揮使楊彥溫作亂以老漢為副討彼討平之長興中北番劫
回部入朝使為嚮導物回部道出橫渡黃河至武威回鶻
殺為盜番部擒首領而還尋授涼州節度使
珠璉為鄜州防禦使天成中王都據中山叛以璉為兗州行營
都虞候城平加檢校太保

李周初仕後唐補禹勝貴顯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桓魏周旋有功遷定霸都指揮使六年為邢州節度使會梁
州刺史賀瑰拒命周率師討平之
梁遣驍太原人收潞州後唐軍中小校善騎射勇冠諸
軍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於德勝皆預其戰
累功至龍武指揮使
李承約初仕後唐為定霸都指揮使領貝州刺史從莊宗破夾
寨及梁人戰於德清有功累遷魏州團練使
李德珫初仕後唐為禹勝指揮使從莊宗戰河東也別將葛
迎周自馬嶺入元悟伏于榆次擇其所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
黨也王師範將盧龍步騎五萬自滄州來援元信與
與關變之弊是者軍解去城圍得五萬及望風東奔及潮嶺仗

遷突陣都將北平副晉王位元信從叔上黨破梁將澤潞以
功授振武司空遷州刺史後營山北管內團練使莊宗即升皇
破劉鄩於故元城皆預其功後遷博州刺史
相里金初仕後唐為小校與梁師戰於柏鄉及劉仁恭授以
黃甲指揮使同光元年統振前軍救中都踰由勇進滑州目
張廷蕙初仕後唐為左右羽林都虞候同光中路州李雄舉為
廷蕙彼判示之軍至上黨日已昏矣廷蕙有率馬步兵
百餘皆滿血矢疏而上守陴者不能禦乘勢斷門延諸軍入馬軍
還攻左右羽林都指揮使
李從璋初仕後唐為歸德軍節度使天成二年遣招諸部入覲
從璋率一騎而出討一鼓而破之
張從賓初仕後唐莊宗為瓜牙從戰有功明宗天成中自幷壘
聖指揮使遷澄州刺史後移左右羽林都校討楊彥溫於河中
平之

潘環初仕後唐為横州刺史天成中定州王都叛以為行營右
廂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邢州刺史謂遷初契丹入寇王師北
征環以金州節度使充北面行營步軍左衙指揮使領契丹
於陽城軍過横渡澧州節度使
范延光為宣武軍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聚逐其帥劉延皓
據其城令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
霍彥威初仕後唐為河中都指揮使領徐鎮武節率宣授送
赴鎮為一行步軍都指揮使攻吐谷渾於青海城壁李寶於河西
有功授鄜州刺史檢校司空
李瓊初仕後唐為行營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
劍州遇王部下兵破劍軍數千與真重發軍衣嚴武指揮使
清泰中北蕃以果毅契丹入馬以功改右神聖指揮使
方大為本國都虞候也歸朝契丹入馬以功改右神聖指揮使
順密等擒之

可汗遣州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延光都指揮使
劉處讓初為左監門衛上將軍天福中授宣徽使天福二年范延光
據鄴城叛命宣武軍節度楊光遠討平之監軍張從賓副之
時處讓率部兵與光遠同參謀軍政從賓行次河陽從與范延光通
結以兵南入洛京處讓知其謀遣人馳奏朝廷自
領兵分兵討襲從賓平後又與楊光遠交歡同年冬范延光將
謀叛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後又與楊光遠交歡同年冬范延光將
謀叛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後又與楊光遠交歡同年冬范延光將
校大慎
郭金海初為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於鄴州以
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是歲安州軍將謀叛閉以金海
客兵州道行營北討都指揮使等討平之唐州湖陽逃從
雖馬都
金海以一旅之眾突擊大敵之衆勢授檢校大保商
州刺史
馬全恩本安州節帥使將赴鎮全恩全據安州叛引淮南軍
馬全恩

爲校因命全節將兵討之校數千人俘四百餘人送闕授復鄜州以功加檢校太尉授昭義節度使六年移鎮邠州安重榮構兵反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使與重榮戰於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使開運元年契丹入寇都留守高祖令全節與杜重威等拒之戰甚有力焉

王清爲奉國軍都虞候天福六年襄州安從進叛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清請先登諸軍繼後從其城先登遷滄州刺史八年詔遷以所部兵北赴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以希寵擢勁翮踢之第宠虜退以干城功繼遷軍籍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魏城之圍也檢校司徒

程福遷爲軍校天福七年從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宗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少帝即位徵歸闕十二年虜南寇從至皇甫遇等於鎮州范度使少帝即位徵歸闕十二年虜南寇從至

澶州戰於鄴州北津虜衆大敗獲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澶州節度使

僕王周初仕後唐爲馬步都指揮使天福初爲左驍衛大將軍幸汴州王室陽聞未守敗將用爲前鋒至汴城陣先登城賊平授忻州馬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初爲安州刺史會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安貞攻之周攻城陷以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鎮州爲州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青州平遷相州刺史後高祖踐阼徵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屢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屢爲弁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

杜重威初仕晉爲重威所厚天福二年張彥澤構亂擒紀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隰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於滑城改許州節度使累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出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陳留郡王開運三年契丹入寇重威與張彥澤等領兵禦之至陽城與虜相遇戰數十合重威等大敗虜衆於陽城而還

契丹爲晉引爲重王南山設圍晉帝以西西人事晉崇王雅趙暫已入朝遂部分羅軍磁邢兗鄆於子午谷斜谷諸道再破關軍於大散關設晉帝爲鳳翔兵馬

李金全爲安國軍節度使天福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部署領兵討之

周周祖爲李守貞軍校守貞叛周祖時在城中與守貞將士同心固守城陷守貞自焚周祖被擒送洛陽守貞之平常山明宗之

安審暉初仕後唐莊宗從平鄆劇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晉天福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爲副安陸平移鎮數州

馮暉初仕後唐爲軍校同光中從明宗征潞州楊立有功又從

郭威王殿以後周爲樞密使顯德元年從世宗征淮南以功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六年從征淮南以功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李重進初仕後周爲殿前都虞候顯德元年從世宗征淮南以功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六年從征淮南以功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魏國公

王景崇爲右衛大將軍乾祐元年春鳳翔侯益永興尚書令侯王景崇爲右衛大將軍乾祐元年春鳳翔侯益永興尚書令侯

宋庠鴻初仕後周典禁軍同光中代蜀之後充鎮州節度使
延孝為前鋒到平歷雄滄州刺史晉初自汝州防禦使徙為行
周破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鎮州節度使
高行周初仕後唐為鎮州刺史天成中領平州留守既下其
攻王都於中山與符彥卿為右廂都排陣兵馬
首功也累遷天平宣徽度使宏董威據鄴叛用行周權兵討之
鄴平授鄴都留守太尉封盧清王
李從敏初仕後唐為陝府勘度使天成中王都據定州叛命宋
州王景戎為招討合諸師北伐以從敏為副領滄州節度使王
都平移受定州節
李漢忠初仕後唐為太府卿權知樞密使歷度
支判三司事改戶部尚書兼樞密使
晉高祖初仕後唐為振武節度使天福六年改鎮武勝軍
節度使
安審通初仕後唐為振武節度使天福六年改鎮武勝軍
節度使
安審琦初仕後唐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副出帝令屬判人
張從賓作亂審琦數千將屬襄鄧審琦卿之而與親
遣判官國公
折德扆為府州防禦使廣順二年二月劉崇號軍三千餘人入
府州境德扆與巡檢使李興領兵士殺賊二十收擊大甲
數馬萬餘事見月德扆言出兵收下河東界蕭嵩重使振
仁十餘都指揮使斬首並斬之已遣人於河東界擒
曹英等邵武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慶幅三年春振兵
討平之戰士多傷德扆為之調護醫藥親自撫視士卒感
其恩德五年正月契丹入寇德扆與都指揮使王彥超
劉崇之寇踏州也世宗親征以
德扆為前鋒都指揮使

出[出]使諸侯[侯]爲效[效]繇之封者[者]皆取[取]也[也]而[而]還[還]之盡[盡]從[從]之[之]意[意]其[其]皆[皆]取[取]也[也]而[而]歸[歸]諸[諸]侯[侯]矣[矣]諸[諸]侯[侯]以[以]賂[賂]晉[晉]

荀吳[吳]大夫也[也]會[會]齊[齊]師[師]者[者]十[十]二[二]年[年]假[假]道[道]於[於]衛[衛]盧[盧]蒲[蒲]癸[癸]曰[曰]衛[衛]人[人]不[不]可[可]與[與]也[也]不[不]義[義]而[而]多[多]陽[陽][陽]虎[虎]

[虎][虎][虎][虎][虎][虎][虎][虎][虎]

[虎]

[虎]

入伴坐不勝以數千人委之而千間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為可陳張安石對擊之大破我軍殺十餘萬級餘衆潰圍走東胡降將胡單于奔走

晉王將最為驍勇前後不見知及襲使樂毅代破齊潛王於莒已而復莒城燕師武襲平齊而田單走安平晉兵共宗人盡鑿其車軸末而傅鐵籠擊之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爭塡塗以趨於是乃縱反間於燕曰齊王已死唯二莒城未下耳所以不降者以為其宗人不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變燕人信之騎劫代將而齊人皆堅守城以待燕之罷弊燕軍既罷而攻之即墨大破燕軍殺騎劫而復收齊城邑迎襄王於莒而立為齊相

田單為即墨大夫坐法當誅乃見魯仲連仲連知其意而為之說將軍而單不聽仲連乃見燕將為之書約降於燕單曰吾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今仲連所以為臣計者必有可取者臣故再拜而受其書燕將見單之降也喜以為得即墨也既而見詐大怒將殺其使者使者至燕將見之泣三日燕將乃自殺

燕王封田單為安平君單曰安平君

襄王封田單為安平君單曰安平君

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皆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者死傷五千人因而攻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追北至河上盡得所亡城邑

晉王將田豫為護烏桓校尉持節統領河北緣邊諸軍事豫既到鎮開設賞募以恩信為本推誠接納遠人皆感悅爭來歸附豫皆撫循使居塞內為築城郭建立市里法禁清平夷狄懷之如歸其後烏桓大人能摧堅陷敵者賞以大國王侯之位其次賞以將軍都尉之職其有計謀多所全濟者賞以參佐之任其勇健絕倫者賞以統領之官其中間小帥賞以百長之號其有斬送叛逆者賞以財貨之報其有舉國內附者賞以多馬牛羊之畜其有遠來降附者賞以衣服之珍其有生口還相贖者一依平直之價其有亡叛者隨即還之其有盜竊逋逃者倍償所失其有上書訴事者皆為平理曲直其有相侵犯者皆隨輕重以制罰其有相殺者令其部落自相報復相殺一人者出馬牛百匹相傷者十匹相毆者一匹其有不從教令者隨事以罰其有相誹謗者

及也後為相國擊代使龍旦將兵救齊與信兵雍水陳軍（水名在今山東境內）（龍旦楚將）（雍水今名沂水）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頭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決開也）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度即急擊殺龍且（且音子余反）水東軍散走齊王廣（王信追北至城陽（屬琅琊郡）（城陽故城在今山東莒縣西南）陳平為護軍都尉（護軍都尉官名）謂將軍陳武為漢三年使圍漢王於滎陽呼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於滎陽東門（滎陽東門楚門也）西門（滎陽西門鄭門也）擊之平因以漢王信於城西門出去（漢王信入關收聚兵而復東七年從高祖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為匈奴（匈奴北方夷狄之國）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秘計謂進美人閼氏（閼氏匈奴天子所有神名）事見匈奴傳）（閼氏音於連支）（匈奴傳曰冒頓單于生於頭曼太子也）（冒頓音莫北反）（頭曼音徒曼反）李廣為上郡太守徙百騎追射雕者殺三人生得一人已縛之上望見匈奴騎數千騎見廣以為誘其大軍（誘音弋久反）廣水行十里令縛上馬（縛音附）（上馬音時掌反）廣乃令曰（令音力呈反）（呈音丑郢反）（郢音以井反）（井音子郢反）（郢音以井反）（井音子郢反）（郢音以井反）（井音子

先零之將以爲動之資悔過反善則救其罪遷擇良吏安其俗若指掌而已辛武賢之策不可從也

六千一百人收煌太守使將二千人兵水衡都尉發酒泉敦煌北部都尉兵共四千人合五千騎分爲兩部

上書請罪因陳兵利害曰臣聞明主得致死之臣而不得死之主故臣常以報效之義而不以逃刑之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光武曰勿兵少如何光曰可乘其衰奮命出攻務使大衆降者
必多擒知兵可擒而致也光武從之鉅鹿大守李歆軍
封武陵侯留陽令鄧晨為偏將軍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
牛酒大會將帥於城頭子路力子路等皆從光武降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數十以待弁弁覺河先擊夜何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侃令其衆得以歸城城人聞侃大恐懼遂空壁去去者皆色分遣軍敢守巨里諜知人數侃弁進兵先有巨里使乞代侃侃言以塹壁攻塹數日有降者言巨里聞弁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弁乃張疑兵中趣彼以巨里勁卒後三日當來力攻巨里城降乎正口令得工歸師者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万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以脩攻具者欲誘致之耳今水腊其所本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二萬反擊之遇陳新色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城中人懼乃盡出其衆救之弁縱兵擊破之斬獲萬餘人生擒將帥數十人悉收其弟鎧將軍壹市北魏孝武帝時為侍中領軍將軍太守尚書令封樂平王卒贈太師諡曰武宣）

至期夜半弁勒諸將皆降食（侃中領軍將軍會明至臨淄城謀襲之苟梁等爭之以為宜遲攻而弁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必來救吾攻之必不敢西安聞吾攻之必來救吾攻之必不敢西安聞吾攻之必來救吾攻之必不敢西安聞吾

千人復擊汝軍而亂兵王遣左將軍黃忠等率萬餘人屯山頭合五萬人拔之趙昂將救及于寶王遣引兵還至各散得生口輒放之皆以為精兵之有自以為勝今見放還謂昂畏己昂遂退還屯山頭八千餘人皆悉降于寶超知二軍已出密召諸部勒兵襲為驛走追擊大破之斬其高帥梁勤等遂進攻冀城拔之

遂攻祁山大將馬遵等固守不下超自陳兵圍之遵等堅守不戰超乃分兵抄上邽隴西麥以供軍糧

魏將夏侯淵等屯于興勢以逼漢中劉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等因高布陣金鼓震動備命黃忠乘高發強弩射殺淵及淵軍將士皆奔退忠因勢進軍大破之斬淵及曹公所置益州刺史中郎將夏侯尚等

魏文帝黃初三年吳將孫盛等率眾數萬入柤中以圍曹仁帝自南征盛等聞帝至乃退

府元龜　卷三百八十一　十七

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
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
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攻非九天
所救非九天之動也夫勢非九地不陷非九天不救非九地之
陷九天之動也夫勢非九地之陷九天之動也夫勢

魏夏侯淵爲護軍將軍時趙儁尹奉等謀討馬超並劫持太后以應超淵聞之乃潛與儁等期會超使出擊淵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遂圍祁山糧寄上邽淵分兵在祁南渡渭水上超數挑戰淵堅壁不與交復四千里以報劉備備令吳蘭雷銅等五千人前從陳倉路入淵自將輕兵襲之超聞之乃還上邽淵先到與儁等合擊超超走保上邽進軍圍之超窮困糧盡將士多叛其夜開門出降諸將或欲因其饑疲攻之淵曰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兵法之常也前以糧少使之速戰今反因其饑而攻之非計也遂不攻超果自守淵乃令軍中曰賊知吾糧少當以急攻我我偏令緩之賊必謂我糧不繼當悉力於戰戰而不勝其氣自衰吾因其衰以擊之破之必矣超聞之果悉衆出戰淵堅守不與戰超糧食已盡將士離散引兵西走淵追之至祖厲超走漢中

種落遂東攻長離與淵軍對陣淵見敵衆意之欲結營作壍乃與劉淵曰我輕鬬千里今復作營壍則士衆罷懈不可以攻城雖殺易與耳敵之大衆遂軍得其資糧略陽諸軍圍與國氏王千萬進奔馬超餘衆降轉擊西平屠各宕昌羌胡皆還牛馬乃得淵節

曹仁以諸部兵守南郡時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鈎斷曹公後路仁乃分兵拒備自將精兵與紹交戰大破之備走太祖復以仁爲偏將軍督諸軍圍備於葛陂備走之仁追擊至於汝南盡獲其輜重人衆及印綬仁乃分遣將追討諸叛者皆還屯駐其地

曹仁以諸部兵守南郡時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鈎斷曹公後路仁乃分兵拒備自將精兵與紹交戰大破之備走太祖復以仁爲偏將軍督諸軍圍備於葛陂備走之仁追擊至於汝南盡獲其輜重人衆及印綬仁乃分遣將追討諸叛者皆還屯駐其地

閒此令亦參軍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敵實欲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休從之遣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徐晃爲揚武將軍時太原賊白繞等反圍石邑晃屯井陘太祖至壁邯鄲晃不得渡乃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浦陽知其無意也今得渡浦陽則津路通而邯鄲之圍解矣太祖曰善使晃以疲兵千人渡津作勢而太祖自將軍從他道夜將三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繞等而穆卒代晃爲將晃還屯汲郡

太祖征孫權至濡須作堅壁以待之權數挑戰終不出又攻破江西屯數十部兵皆略盡乃使人遺書曰足下以十萬之衆臨江而守不戰而還何以自解於天下人乎其速來決戰勿事龜縮也太祖得書笑以書示羣臣曰孫權欺我耳吾折之以信遂不出

太祖征孫權至濡須作堅壁以待之權數挑戰終不出又攻破江西屯數十部兵皆略盡乃使人遺書曰足下以十萬之衆臨江而守不戰而還何以自解於天下人乎其速來決戰勿事龜縮也太祖得書笑以書示羣臣曰孫權欺我耳吾折之以信遂不出

參之以此謀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盜國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

張飛建安初中為宜都太守魏將夏侯惇都督荊州諸軍屯江陵飛與趙雲等俱下江北惇退保江陵飛等攻圍數月會劉備自公安南渡油江口飛等與備合攻惇惇夜遁飛等追至夷陵

諸葛亮為丞相時南中四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且因順人心遣使者撫慰之而諸縣豪帥雍闓殺太守正昂益州郡大姓高定元又殺太守張裔而雍闓與東吳通好吳亦遙署闓為永昌太守亮以闓新誅正昂等又殺裔恐其遠方相效乃先自治兵將討之或曰四縱不討今討之雖平後必復反不如因其反而誅之以除後患亮曰吾新至國人未附若大興軍衆則勢不能多運糧必自困縱而誅之非長策也今者但務農殖穀使民安業而已

魏延為鎮北將軍都督漢中諸軍事假節時諸葛亮在漢中治斜谷口作木牛流馬以運糧延每隨亮北出輒言於亮曰聽延精兵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東至子午谷徑取長安亮以為危險不從延常謂亮為怯

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數萬級

牽招為鴈門太守以蜀將諸葛亮數出祁山招以為鴈門北部多鮮卑輒比能從背擊之則亮圍自解比能雖出其後必還救其家亮進則與相持退則鈔邊境招乃分遣驍騎五百人伺其還路掩擊大破之比能遂遠遁漠北不敢復還

諸葛亮為丞相時南中四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故且因順人心遣使者撫慰之而諸縣豪帥雍闓殺太守正昂益州郡大姓高定元又殺太守張裔而雍闓與東吳通好吳亦遙署闓為永昌太守亮以闓新誅正昂等又殺裔恐其遠方相效乃先自治兵將討之或曰四縱不討今討之雖平後必復反不如因其反而誅之以除後患亮曰吾新至國人未附若大興軍衆則勢不能多運糧必自困縱而誅之非長策也今者但務農殖穀使民安業而已

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淯口馬宣王從宛後遂至五將山休更表欲有所進待者來深入應之諸葛亮聞之增兵東行會休為陸遜所破軍還

諸葛亮既平南土還住漢中以為北方之患而魏文帝黃初三年司馬宣王屯宛治水軍於新城東關以圖進取亮以為宜先制之於是分兵命將以備其處

魏將王雙率騎五千追蜀將張嶷等嶷等逆擊破之

等孤縣逐皆降其後王經白泰云委進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為知使涼州軍至抱罕討羌護軍向祁山求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足懼境經審其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數萬人至抱罕趨道泰勑經進屯於關與賊對不利經歸渡洮未以經不能救維欲

伴軍高壘有以長擒非用兵之教也若或廣略民人又州鄉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倘等所迫脅者自歸罪不敢復歸之有無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位速援南頓有大郡國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入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濄水既至復言兵鬥損未知虛實而不進觀之遲之久方令外有强寇內有疑貳不將決勝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謂堅軍持重是也倘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據堅城保營觀實虛勢賊遠軍糧甚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附在軍君今有所不安彼得則利賊得亦利是以請爭城而基也遂據連營而前頓是先到復還項背充州刺史郭文也樂嘉欲使文欽將兵襲文基知其謀分進兵倒截欽衆遂潰南歸軍都督陳泰復州諸軍事領豫

州刺史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討之軍在項以賊在精詔基敏軍密基亦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詣誕軍於安城基又故引諸將曰今圍壘戰固兵馬向集但當備守備以待越境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今遠赴淮淝以心揣勢外救大敵諸軍並進兩賊俱斃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衛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兗豫兩州軍事屯汝陽南二十八軍文王以基南部二軍不得有分離增之意改以譙基斷抱擊敵之事表既被文王與基書曰前議者云諸葛誕反豫州刺史樂綝為其所誅綝素驕而好利誕厚養死士以綝為必死之用綝既輕誕誕亦謂綝為己用誕綝情好日密腹心之謀莫能間也今誕已誅而綝猶在上流擁強兵臨胡夏之口外接吳寇內為誕聲援此為腹心之疾而未見其變也今使鎮南將軍王基督兗州諸軍事先三軍而進若綝順流東下基軍能獨當之若綝畏基軍之強而不時進則大軍繼至表裏受敵綝之成禽不過數日之間耳若綝以為可取雲兵步趨北山下攻千萬雲兵必以為可取雲兵步趨北山下攻千萬雲兵必以為可取雲兵步趨北山下攻千萬雲兵必

中皆實兵諸國以衆外敵敵若來攻我不得入及衆勞之役王
軍得作書遺諸侯此謂雖建議以爲諸侯諸國雖以周易重門
之義起於適可禦敵不慢大利不若使關敵至諸國皆欲兵聚殺
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旦重閉守以捍之有事之日
入海直進以伺其虛敵攻関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糧自絕
矣之引退必出兵擊後諸城並出兵擊前并力推之此
也於是令賀漢中胡濟却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
守漢城又於西北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王平爲鎮北大將軍統漢中魏大將曹爽步騎十餘萬向
漢川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大驚或曰今
力不足以拒敵願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入比爾間皆軍足
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洛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
先遣劉護軍赴參軍楊恕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
人下自瞰之武興閒洛軍行至此討之也惟護軍劉敏與平

意同即使施行洛護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還而至魏軍
退還先平本事

劉敏爲左護軍楊恕前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曹爽夏侯玄等
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以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
穀栖畝若聽敵入則人事去遠所領興平擾動多委旗幟
混淆豆百餘里會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還敏以功封雲平侯
敵既爲大司馬住漢中既以爲背諸葛孔明遺法違艱
危不利船敏由漢沔入丹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敏由漢沔入丹水東下
會養連動未持重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策也今是遣尚書令費禕等
督諸軍事進據興勢承命上疏曰
臣聞兵貴神速變化無方是以孫武吳起制勝於未形
之前商鞅白起決機於呼吸之際也是以功名著於
當時而流聲於後世矣臣雖駑闇竊慕古人之遠節
受恩過分常願奉命討賊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夙夜
所思廢寢忘食者也是以自年始春講習軍旅中已經六年
矣以爲六軍之衆不滿九州之強敵難卒殄滅王業難
以偏方爭衡是以每動與群臣參詳計策慮敵虛實
然後舉兵今中國凶猛民勞卒瘁非是伐吳蜀之良時
也昔高祖明達天人之際察時變之動故興則乘其運
敗則因其釁是以舉必有功而動不虛發今曹爽凶
愚未易以東西并力曾不慮委成都遠入險阻縣軍深
入運糧千里踰越險阻既有進退之難又有運糧之
苦若東西并力首尾俱進雖有智者不能善其計矣
今以臣之愚竊爲可以一軍獨當東道假臣精兵五
萬受命之日即時徑進當先遣一將占據興勢平爲
前鋒臣率大衆爲之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
瞰之武興閒洛軍行至此討之也惟護軍劉敏與平

食或兵勢不得不還臣等議以漢州胡寨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先
胡乃心愚謂如得又言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等其長短以爲事
首宜以委棄漢州胡寨守御爲主若雖征衍持河右臣當帥軍馬維
領羌兵治水陸四通惟意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說
遂還洛

吳陸遜初爲孫權幢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聚衆以印綬
周勤山越爲作內應遜遣將軍施績討棧棧支黨多而性兵少遜乃益
施牙幢分布敵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
三郡還秀等兵衆有精卒數萬人資給軍糧皆仰於棧至是悉以
復爲編戶得精卒四萬人皆選以爲青巾白帽習於山險
來則聚而動去則伏匿不可尋迹權甚歡之
晉杜預鎮荊州時吳將陸抗屯於西陵預以抗所在之要
遠近所憚乃簡精卒而上使遏與吳將爲鄰部主動克於安南郡資
治通鑑宋謝維新等修元胡三省音注
晉武帝咸寧五年杜預上疏曰臣聞兵貴神速軍事之要也
昔孫武吳起料敵制勝出奇無窮或以一人之謀或以一時之
變或以一國之權或以一方之術或以全獨克或以偏勝救敗
之術雖古今異宜強弱不同然大略指歸可得而言也
臣每歷觀前世興廢之事考其終始所以安危之理未嘗
不廢書而嘆息也故臣之愚慮竊謂今者伐吳之舉其利有
五而諸將狐疑其計不決此大患也夫以大晉之威
藉滅虜之勢以伐吳之釁以治伐亂以大克小以逸擊勞
以實擊虛以順討逆以十攻一以此而不定者未之有也
今宜速決大計不可復以經年曠日生他變也臣聞兵
書有懸軍深入者糧運必絕故孫子戒之以重地則掠
是以知敵之情者待之以不攻識地之利者備之以不
害今羣下不達此義或以爲大舉伐吳無復歲計之意
或以爲今年不戰來年不勝則謂軍不可久此皆淺謀
之甚者也夫運籌廟勝之上發於一定之規舉不失策
之要故事必成而功可保也今以六軍之盛三江之衆
水陸並進勢分吳人則力不相救我專其銳則所擊者
破以破攻罷以銳取以此而爲功何賞不克以此而爲
業何敵不滅以此而爲利何求不得以此而爲名何往
不服今不以此時早定大計而令吳人得閑暇修完城
守簡練精銳以逸待勞以靜制動以不虞之備應其
意外之變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饑以主待客
以理待亂以順待逆以此而爲吳計何以勝之今若
大軍頓於堅城之下銳氣挫於險固之間則將有進
退狐疑之患矣夫以疲兵攻堅城以銳師遇險固此
用兵之大忌也若頓兵堅城之下則百姓之力盡矣
若久相持則武臣之節屈矣若攻城不拔則威名損矣
若兵出無功則損銳之勢見矣若進不獲利則退有
損威之責矣若頓兵城下則情見於外若有所圖則
敵有以知之若有所知則敵有以制之若有所制則
敵有以乘之若有所乘則敵有以取之若有所取則
敵有以奪之若有所奪則敵有以害之若有所害則
敵有以敗之若有所敗則敵有以勝之若有所勝則
敵有以取之若有所取則敵有以奪之若有所奪則
敵有以害之若有所害則敵有以敗之若有所敗則
敵有以勝之若有所勝

可爲今日事之當令必諧謂矛于天常不守窮穴而取自送匡隆不得逸豫感動臣子初以國討遊破壞在近尊情前後行賞多從私欲少成權此輪之不足爲戒自古以來未有此比宜令百寮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入六百里相衛持經七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攻無利矣遜曰備是儒生英雄多欺天下之人今若住久不得我便我意便得其利不如速進引兵逕造其後破之之術也諸將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我之一備聞遜計乃令諸軍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我之一備聞遜計乃令諸軍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我之一備聞遜計乃令諸軍

克敵行至荊陝至夏口候盡收衆之是故羽不聞知渡到南郡士仁麋芳等皆降羽為南郡太守以為南郡三郡之備羽既為南郡太守以為南郡三郡之備羽既為南郡太守以為南郡三郡之備羽既

道路通利抗勅江陵督張威作大堰遏水灌漲半中以絕寇叛
壯欲因所遏水浮舟趣樓櫓擊破威軍抗聞使威亟
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抗至當陽聞堰毀乃改從
貫溯功力皆已東監軍徐裔率水軍前建平荊州刺史楊肇至
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趣南岸與拒
援鎮西將軍朱琥拒裔身率三軍憑圍對壘將拿朱裔裔都督
俞纘尘語肇抗曰賢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憂陳兵素不
簡練若敵攻圍公先此處則夜潰夷民皆以資將士之明日肇
果攻城奧兵衆抗命城軍擊之矢石雨下流衆傷死者相屬肇
至踰月討屈攻道抗欲退之而慮圍久奮力更戰伺視間隙兵不
足外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退者肇衆覺偽命拽走抗便
出兵蹋之肇大破退等皆引軍還抗遂保西陵誅東間城及其
大將還自此已下所請救者數萬口悉給城圍

曾侯璀初仕趙爲兵馬都監文雅會之伐蜀也璀以本官充將帥監文會軍事行鎮西將軍蜀知承制封拜詔加璀車騎之會遣璀先收文安文輒孥文歡降欲危已然不可得而即乃夜至成都撫定所統諸將稱詔收其餘一無所問若永起宮軍將賞物至敢有不出誅及三族以至鄰鄙衆悉起璀將文雅內在馬邑旦開門璀乘使者入至成都殺前文勁未越父子須臾破衆文請納文歡於璀璀驚疑出迎之偽作表章將與朝廷事請將信之而出城而會至乃表請諸將胡烈等四執之四益州解會遂發兵反文安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諸將分軍守諸要害以備不虞璀與烈等舉兵討璀璀會遣將胡烈等拒之烈等不敢前進璀因相疑亂遂將士皆潰會單馬奔還

軍言會及會温璀定議還宿不聚名橫刀豫二年分諸軍已潛欲成會璀既不出未感完城會使護軍蔡欽召且慰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欲出擊賊不殺會悔遣之使叱璀璀料此欽動非止此出數十倍迫下殿會悔遣之使叱璀璀料此欽動非止此出數十倍迫之璀至外欲服璀湯大吐璀素酖使以因緣會遣所親人及璀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內門閉璀使人踰牆入殺欽百人遂留營中夜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噪義陵旦共攻會會出兵石匿戰諸將擊破之惟帳下數百人遂自縊殺而走盡殺之璀於是部分諸將將兵浦縣杜預督鎮南大將軍諸軍事並受節度武帝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夏遣參軍樊顯王林都圭襄陽太守州許等率衆泝江而上牧以節度前月之間累越邑門如入無人之境牙門周旨分百人沉舟截江斷其還路旨乃夜襲夏口城克之虜其都督鄧圭及妻子并將士千餘人又破武昌諸屯戍所過城邑莫不水手請者乃以書與牧曰足下頃者以來為虜所制威刑不立上下相偷無有法令將帥不嚴士卒放恣臨陣之日各自為戰無復大將之節雖有百萬之衆何以禦敵今大軍已過宜深思改革以救前失若猶如此雖有堅城利兵適為賊資耳牧得書不悛其年三月王濬杜預等攻破夏口武昌諸軍皆下牧乃大懼與其將吳人張梁等謀曰今上流諸軍相繼而下兵勢甚盛恐不可當欲悉殺吳人以拒之梁曰不可今強敵在前而悉殺吳人是為自損兵勢而堅其敵心也不如因其降附而用之以決一戰若其不勝吳人盡為敵矣牧從之乃悉聚吳人將以攻王濬濬遣人告吳人曰若等皆為本主而戰今力不敵欲殺我以降我亦能悉殺汝等汝等寧能坐而待死邪今與汝分明各宜自安勿懷猶豫吳人聞之皆投戈而降牧與梁等數人單舟走濬收其印綬

萬餘口皆委仗乞降於是樂安城小吳將軍出把三將大吳傳送皆降及伏兵百餘欲軍而入濬不許至暮乃聽入城中伏兵盡出濬以精兵擊之殺傷甚衆吳人大震是日江北諸城皆降惟西陵督將張政陸抗不下濬乃進攻西陵抗令向岸水寨內陣候濬將半岸而擊之濬以大艦連小船載精銳直指西陵以絕抗後抗果引軍還赴水救濬乃以輕兵襲破其城盡收其衆抗聞城沒將士皆無鬬志遂還建業濬順流徑進所過城邑莫不水手請者乃以書與牧曰足下頃者以來為虜所制威刑不立上下相偷無有法令將帥不嚴士卒放恣臨陣之日各自為戰無復大將之節雖有百萬之衆何以禦敵今大軍已過宜深思改革以救前失若猶如此雖有堅城利兵適為賊資耳牧得書不悛其年三月王濬杜預等攻破夏口武昌諸軍皆下牧乃大懼與其將吳人張梁等謀曰今上流諸軍相繼而下兵勢甚盛恐不可當欲悉殺吳人以拒之梁曰不可今強敵在前而悉殺吳人是為自損兵勢而堅其敵心也不如因其降附而用之以決一戰若其不勝吳人盡為敵矣牧從之乃悉聚吳人將以攻王濬濬遣人告吳人曰若等皆為本主而戰今力不敵欲殺我以降我亦能悉殺汝等汝等寧能坐而待死邪今與汝分明各宜自安勿懷猶豫吳人聞之皆投戈而降牧與梁等數人單舟走濬收其印綬

李矩元帝時為譙國內史時劉曜逼洛矩弟觸求請周訪劉振討賊屯于陳三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將觸至矩未明為備遣使李牛酒詐降于觸酣醉觸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人饗訖觸訪矩所在矩出兵士人以賊衆甚有懼色矩使巫揚言東東有救兵當留攻守神兵相助射去圍之皆踊躍爭進乃使詐為救兵設幡旗鉦鼓聲動天地人皆攜持負糧以為是大軍數千從暢便以自免

周訪為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杜弢弢拒戰訪乃指授諸軍船艦訪作長戟數十距之梢槊不得為害復王敦表為太守征討都督梁州刺史張光帝臨軒授節光帝大將軍臨朝梁益等四州出自武興諸軍皆受節度訪迎僧李之敗仇數萬攻陷涪城於石城下為將軍荀松所圍不能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廣為荊州刺史令攻訪廣進

軍趙誠義陽太守朱軌陵江府軍黃峻等討曾向大敗於竹[illegible]
湖誘軌並遇害曾遂據襄陽沔[illegible]以為盛舍威震江沔元衡
命討曾之諸將皆懼不進至宛城[illegible]謀曰先人有
奉人之軍之害訛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左領中軍高張旗幟曾見衆訪先左右甄曾男冠三軍訪甚惡
之自於城射殺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殺鳴三鼓兩甄敢
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敢訪部曲皆驍銳八百人自行酒
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斬千余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
曰曾驍勇能聚衆則也彼勞我逸是以破之宜及其衰乘之可
滅滅行而進遂定襄沔曾單走圍武昌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
荊州諸軍荊州刺史袁陽訪謀正陳佐曰昔城濮之役晉文
公殺舅咎犯以為喪師辱國請死城濮之勝以為受賞百
[illegible]今大敗宜深自貶以謝天下訪從之乃上疏曰臣以
[illegible]

等送於王敦又自敦說尚過於曾宜被不[illegible]而斬之
祖敦為青州刺史初比中郎將劉演拒于石勒也流
人鳩主張平武謝浮等十余部衆各數百[illegible]蜀平遂請浮使
取平浮請平與曾遂斬以獻遂是[illegible]遂攻鳩主陳川以衆附石
勒遂率衆伐川五年[illegible]川遂設奇以李龍大
敗之李龍退走[illegible]敦以[illegible]
[illegible]

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illegible]不得渡
[illegible]

前趙游子遠為劉曜將巴氐叛子遠討之盡破氐眾氐是比郡氐羌十餘万落保峽不降酋大盧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壘下權渠懼眾來距五戰敗之權渠必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羌曰往劉曜自來猶死若我何況此孺子伊餘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天敵士馬之彊須非其匹又其父新殺若其感且西戎酋豪皆子遠族其死痛而攀之不敢逼不戰伊餘有驍名子遠縱其死痛而攀之伊餘果大喜謂子遠曰天賛我也郎先士卒墻壁而出遂明覆之生擒伊餘權渠大懼殺戰割面而降子遠登壇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從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余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盛其命而為冠帶權渠既降又不歸附雍梁大擾

宋王鎮惡入關為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裒等復是一賊未敢厚責事既定乃以仇讎處石堙塞水道裴俊行數百里直趨都尉治所至乃以仇讎處石堙塞水道裴俊等之前裴首裒等之餘人後蔽高陽北征河北軍北強北兵逆上鎮惡毛德祖輩之直至洛陽皆鎮惡所秉節麾勇小艦行船者還在船內先見岸側有人不見有兵行軍人士未先知有兵威謂舟艦如此敵至今將士食盡使急船往岸側水流急懼急船漂沒即皆棄船步走是長安城下積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等人並家在江南此長安城北門外六萬家皇帝舊京根據已遂決去宜復有東心坐以待敵則

己復斬之初謙至枝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遂以一弓弩機便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山聚義陽蠻梅蹟與譙縱連結潛使祭酒劉邁等偽叛以道兒為主破道兒及譙縱兵威大振

或曰賊將退矣不足分衆元景曰吾聞郡遣重兵屯居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寧甚不可使輜重出其後然明日火舉馳騎俱發賊望烽援救鄧必死若子余人斬數百郡境肅然無復煩擾矣元景曰善乃使二子勒兵以戰中將軍劉順爲司馬以前右軍參軍村叔寶爲長史太宗遣安國與神武將軍劉勔西討鎮歷陽爲諸軍總統叔寶本謂豪重停住歷陽不辦卽順等至無不克解雖齎一月食糧悉令棄之盡報叔寶送食叔寶受食訖勔等自以二千人前持兵防送之安國謂勔曰劉順精甲二千而我衆不滿千若相持既久彊弱勢殊爲便推遠則損以自立所賴在彼頓兵堅城食有餘可若使叔寶衆至非惟持久不能制之將不戰走安動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二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道出順後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處一日

軍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且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於外爲游軍擅士揚仲壞須五百人居前安國回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還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停在後正相去二里聞此吾父手何憂不至即與回戰回頓並進南趣子夫下精兵於內既一合戰便破之安陣殺仲懷仲懷死須臾五百人死者十餘日彼士卒作氣盡退還三十里止宿夜遣騎來候叔寶果車至安國即復夜往擊米車驅牛二千余頭而還顧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夜衆貴本還壽陽

初侯之爲尋陽將軍與南賊對鎮賊帥袁顗復舉大衆來入朝尾相待侯久軍士張興世越譙尾上擊錢溪劉胡自攻之收之還諮侯改攻湖邊人傳偽錢溪已平衆並懼收之曰不然若錢

興世欲上矣日我尚不重往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侯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慮乃住溪之又劉勔來攻將士並欲擊之興世曰賊來尚遠而舉國矣彊驍方盡可以長驅擊此其上策破賊也今將士不得與勔爭鋒賊必故住伺我轉近興世曰今舉義之往屢克衆心所歸賊必自潰若不爾者雖復旦夕破賊人所戴衆云何得住是月諸坊軍士找大為攻小為守然吾出遇二軍子曰賊無

[illegible]軍來何飛書而下何容軍[illegible]遽[illegible]於此耶[illegible]遂至點而[illegible]
[illegible]郡太守[illegible]遽[illegible]遽[illegible]遽[illegible]遽[illegible]
不[illegible]焚燒郡邑百姓聞[illegible]珍引軍[illegible]
[illegible]城[illegible]珍引軍[illegible]
[illegible]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至夜而城門遂不開以疑之乞留担而發明旦而担開其救援
以留與語審還視兵收其餘妻子留担在生未起而收兵已報其
得失又書本末云留担即位於燕薊之東其餘悉從先所聞報慮且服竹部云實決略與僧察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
則還州羣賊始散

尋敞為輔國將軍天監四年督帥宣伐魏敞城未能拔敞巡行
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敞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
輕來未有戰備保遠救卒乃可進耳敞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
人開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必外必其驕勇者也若能挫
之其城自拔眾情遲疑敞指其郎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事敞
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
宿而城拔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先於陽門兩岸為兩橋柵
敞百步路淮通敞裝大艦便迎郡太守馮道根盛江大守裴
叔業郡太守李憑等為水軍值淮水暴長敞即遣之鼓櫂疾發

皆臨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油而焚其橋柵怒火盛船座將
覆敞先之士救柵斫橋水又漂疾猴忽之間橋柵俱壞而道根
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衝擊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
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

陳慶之為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淮陽魏遣征
南將軍當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三萬來援前軍至堯湖去淮
陽四十里慶之欲速戰明威將軍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
與戰若捷不足為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
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疏遠必不見疑及
其未集須出其不意必死不顧人情被震懼木甚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慮慶之請獨戰之於是與麾下二
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廬域為鎮陽太守時魏軍初圍鄴州有安眷數千口城封題
稍不附士女此中衆皆憑支二年假芻力盡守衆心以安唐

退以力無羽林監

陳韋載初仕梁為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降高祖高祖引置左右
與之謀議徐嗣徽侯瑱侯填引陳軍濟江據白頭城高祖問討於
載載曰若軍若分兵先據二姑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
可急攻進南即侯景發壽陽城以通東道轉輸則命輕兵絕其
糧運使進無所虜則景自困可致旬日可致高祖從其
侯安都帥眾南討杜龕安都留疊鼓守徐嗣徽住約等引舊兵入援石頭將騎至于闕安都門僵旗
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久戰收軍還石頭穿
都之令士卒密營壘之具將以賊騎又至突都率中士千三
百人開東面掩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進遣壞城
侯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鎮于梁山與王琳相持百餘日未決
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王琳引合肥漾湖之
衆舳艫相銜而下其夥甚盛琳率軍進據洲琳亦出船列于

江西蕭州而泊明日合戰琳章少却退保西岸久之東北風大
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有數千百人浪大不得還
湘皮中之士卒密營壘墜石風吹入湘治船以救船壞於
浦口又以鹿角縛岸木敦復出是時西軍還大將軍吳明徹
上流據關之知琳不能持以收軍却據湘浦以待其弊又史寧
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艦來下去無湖十里而泊擊析開
以先收軍中明日衆以為退保數万衆助琳琳引梁山越官軍
憶測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為其營勢遏令
東南岸廣營分據樓頓湖州以待之時裁有風至旦
發稻中賊艦大隊冒突官軍各出當但又以牛皮冒蔽小船
以觸賊艦并錯鐵鏁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踐踏
馬騎並渡于蕪湖中兼馬疲走以免者十二三蓋僅其舟艦耳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四　將帥部二十五

機略第四

後魏李先明元永興中爲安東將軍與王鷟王長孫道生率衆擊破馬邑劉武周武周乞降先以武周詐降乃進計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夏侯勝以少擊衆猶或能勝今以大軍擊小寇若不時滅後必爲患今若分兵入龍而高一東各五尺圍用填城墜或其西南絕其外援執武周必破破必降遂從之武周果降

高歡侯景之始起也歡以景爲腹心景亦推誠委歡歡每有大事輒與景謀之歡嘗謂景曰我今舉義兵欲以救國家之難卿意何如景曰今朝廷昏主在上權臣擅命大王若能仗義而起誠宜遠結外援深根固本然後觀釁而動則天下事可圖也歡深然之

大船來西竟水防賊火栅又在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壽城

中山王英初為梁州刺史至十年時梁州民李天寶等據壽陽反降偽以國士之禮天寶感恩為英盡力英每在南鄙之西請迎接英還之謂曰

東漢趙公攻衆號萬侵豫州之不自口蔭公永勳甲士三千
率之行東征等軍於淮南北合淮北十有餘里衆皇甚楚之兵
野以矛盾陣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戰者夜衆如
應於淮北之所以記其遠數衆於營外以為疑兵又
使淮南之所以記其遠數衆於營外以為疑兵又
公攻等東城未下衆皇甚楚之兵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東非
公攻等東城未下衆皇甚楚之兵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東非
親率領

千斯賊懷還并楚其餘城積聚衆戍主趙文淑等皆棄城走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龜告捷莊元仲等已斬五千餘又納死千五百人倉米遲舟焚燬湯盡

源寶景初中爲大將軍涼州大中正領袖表曰西城張曜江揚數萬之衆連敗狂賊自盛貴任子遂爲公侯荷恩若此國家之事豈可不盡心力哉今天下大定唯蜀未賓陛下聖德欲以文德懷遠故頃年以來不興軍旅而邊境之將不達此意多有開拓之規或欲因釁而動或欲乘閒而取皆以小利誘其邊民不顧大信違背盟誓結怨連禍邊疆不寧實此之由今若命將出師宜授以成規使持重之將深根固蔕以待其變敵有釁隙然後乘之則進有必克之勢退無傾敗之憂矣

晉武帝太康元年王濬伐吳濬乘大艦連舫方百餘步載馬二千餘人兵甲資糧皆在其上又以木爲人執戈立於船前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以麻油灌之入水十餘步則過鐵鎖沈江及所過破其水中鐵錐木鎖皆如濬言濬既下三山中流而風利潮盛諸軍皆以爲渡江之會宜泊三山候潮落而進濬以時不可失乃命諸軍鼓譟而前吳人莫有鬬志或解縛降或棄甲走或伏地請死莫敢動者濬徑造石頭受孫皓降璽綬送詣軍門

永康初詔以南中七郡統屬荊州時寧州刺史王逊不循法度南夷校尉李毅素有威名逊深忌之毅每上逊輒抑而不聞毅乃單車詣洛具陳其狀逊聞之大怒遣兵追毅毅已去逊乃表毅擅去職罪當誅詔以毅名將不問逊遂構毅於帝帝徵毅還逊又

詔曰所陳嘉謀深是忘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安定王燮宣武時爲征虜將軍梁州刺史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汧昔壤然胡庾內附遂爲戎落城池之名爰自國初讓除小戍及改置立郡依立立州因藉舊事未升名實寫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衝先漢之左輔皇親之右翼形勝名都實惟西岳奠府今州之所在豈惟非舊至乃居爲畝澗并谷錢雜舁降幼勞往還數里嗥嗥明昏有虧禮敎末者馮朝面華渭包原澤并淺地平糠收饒黃採木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陪削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皆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況合城無水得水而

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寒或遇年災緣此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執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入旬之勤損輕益重允惬招遠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裁

蕭寶寅爲撫軍將軍宣武時梁武遣將康絢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陳寶寅都督東討諸軍事堰既戍淮水瀦溢將爲楊徐之患寶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

邢巒宣武時爲安西將軍既平蜀巴西乃表曰楊州成都相去萬里隆途既絕資水路舊衍兄子嶷漾去年四月十三日發爲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逆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超文圖貳儲散蓋資庫空竭今遣水

復兼民人喪瞻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萬瀾藻是羣賊少年未治治扮又至益州便戮鄧元起普亮宗臨戎輒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患澤漂退賊鋒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習軍旅又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此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陪方軌徑意前望累破後衆喪氣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欲卧投降及侍坐之世楊安東形三月取漢中四月破城兵未乃州仰孫述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常多不守況淵藻是藩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寅克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鬪

庸蜀之率唯倭刀矟弓箭三少假有逢射佛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晦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廢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算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統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柞之初壽春魏敬先威命將義陽克嗣惟外既以風清荊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王贊休明義士來歸是欲靖戎使通遷歸詔漢寬恤以不才爲當戍寄內首史使道遷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惟規保疆守衆事蜀艱途東西寇鈔上憑國威下使將士邊帥用命頻有淨擄藉勢秉威逆度大劍既克南安據彼要險前單長邁已至梓潼動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治益巨

夕可屠二以丘小攜家未還朝廷疾憫失民心則更為冤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諷率愚意益幾公剋如其無功分受重坐且益州勢窺白帝一萬以騎三百非可秉可制寶坐于兹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且之在此恐窮無主之歸侍釜俟魚為鳥翔日若賜敕授劉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平蜀之舉東臨後湖方將陳卷嶺蜀苗掃西南何得辭以總親中途告退宜加令圖防中高昌之降又表曰昔鄧艾鍾會滅二八萬衆横中國資給戰得平蜀所以然者國實力故也昆寸絶古人智勇又聞復何宣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可以敢者正以義得民心兵強士練則易敗衆則難伐力而行理有可勉今王兵前進已過浩亭貔得浩城則益州應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撫蜀已竟得不守之地若守地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自今論二萬五千所留鎮幾又劉闔天險古隊所稱張載銘云世開扶清聯

此之一壹興可覺矣且諸葛亮北伐武侯危事不易可為前車更創闔以來蜀賊中伯約屢興邊禍十一日為心所以勉其昔餘得此而自退不守武侯先皇之高遠負陛下之託將軍是以欲攻攻難有深謀遠慮正欲先圖浩城以漸而進若前浩城便是中外全州之地將帥不律被以撫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皇軍相次聲勢遥接化作腹全之計然後圖破得之則大勢不得則自全又西南鄙相離二千四百六十餘里蜀賊常兵聚在漢中日以其統領諸將分守險要據東州新刑因而養養民兵繕修城隍招懷離散以三州飢民而為軍資以為國用此乃孫武所謂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也是以軍食可豐而民不困乏矣臣今所陳進取之計雖非王兵攻堅之勢然不少但須軍糧無闕進退有資乃可圖耳今若運漕供繼則多用人力轉運艱難則難以久保若以三州飢民而為軍資則不可以行軍也兩賊相守未能相吞若大軍西征東關必出兵東救此為聲勢以牽制之則西方之軍勢分力弱

身一舉而至百姓歸心萬里相繼遠者來附近者安矜恤撫養其道有
望海負山遠隔險阻人恃險阻終不歸順今若以兵威臨之則必有
勝之心然則亡國絕祀可以興存斷續可以連屬兵威既振德澤
若乘而不及則威我大德若加而禮待則撫我資儲來者既多全
徙內地非直其情不貳亦以難制然夷不亂華於變不逆權
車在於轉石勢順流而下則無所不破高車雖有內顧之憂未暇
窺窬之國若蠕蠕全或則高車或自之計豈易可知今
蠕蠕雖主弱部散於上而餘威遠振於殊俗高車主馬雖
衆主其愚弱上下不和以此攻之必可破也若破高車西
得鐵勒諸部涼州徵還而巴涼州主廣武張掖酒泉宜悉入高車
憂匪朝夕之患西門豹曰漳水東會鄴之西門魏之
襲門於西面分其資民各有所屬則豪強自止
難門於西面分其資民各有所屬則豪強自止

敕不敢動東其姿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敦煌之西海郡本屬
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亭所住金山一
千餘里平是北虜主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
宜耕植非但今募羅門以實邊即可永為重戍額防西北
隨宜開置且田且戍雖外爲羌虜之衝實內蔽酒泉敦煌
二年後皮食足兵馬固安邊備塞之長計也若羅門不自開
羌使盛強蠻歸心收離聚散復興昔國者乃漸今北轉漸漏流沙
即是我之外蕃動靜過度如其逃走不復追還
孫恩自偏霄南出不以為通逃之故我何損今不早圖我心
陵脆先據西海若其強盛自然臨之根悔何及易見如先乞
從之宜南置上馬校練擣仗軍分定見夏置得所入春西海之

關即今指擬至秋收一年之食使大眾終歲輯睦之功也且西海
北晉郡長遠野獸所飛千百為群正是蠕蠕射獵之場孤田
以自供給資獸以自給於此時資足以自固今之薄廢似非
威然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若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款
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猶豫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官
寵所增懼多孟浪特訶議是之
曹世嘉孝明時為征虜將軍行涼州刺史值涼州荒饑僧尚東徙
州民劉優鄭辯反於州界劉少卿等討之世嘉代世表為
州以世表為車騎南道行臺率五郡兵討優等討之
於祁連賊衆彊盛小勢則屯聚不通諸將以為賊數之
余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嘉皆應乃率精卒出分呼絕
軍是去劉等曰道僧所以敢保為城者以獲辯首州民之
堅為之內應向若聲言知劉優移軍欲襲其城則道僧自
東救之功也乃簡
選兵馬行營討之促令攻東即暮出城以牌兵自隨不意官軍
平至一戰破優請輒差平道僧退走唯鄯善與子恭親舊亡匿
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共攻辯鄯善使子恭說辯鄯善道中
使宜自處鄯善贈馬二匹衣服被褥以世表行臺州事行臺如
故資救苞等莊特為鄯將軍討万俟醜奴於平涼時百餘騎
騎四十五十以為候所隨地形便輕驛置之明日自將百余騎
前啟衝醜不復則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使至深谷並便駐馬東
出以示奔遁賊謂走先乃率步兵南渡渭水截賊走路苞在東行

奪也之持代平太守宋幫劉誕叛慶乃經營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誕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劉造次惶恐不知所為使出迎慶即執之一郡遂定

魏州刺史崔孝芬時為都督常駐潮四州諸軍事前政帝即位列建廢孝莊時為都督常駐潮四州諸軍事前政帝即位

谷暗舉號者眾若吾為未設伏兵見如此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
開王孝逸之請令趙郡王孝恭諸將大舉之後司馬以步卒
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成欲出擊之韶曰步人銳
勢自有限子儻當敗厚而賊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
之必矣既而文數大敗之既前鋒盡猶無復子遺白余通暫奔
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其不意而遮之竟擒其功別封廣州武
德郡公進位冢宰

許惇為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引領
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侍御

獨孤永業為主將為何敵進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
金墉永業出兵戰之問曰卿何行勳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終速是故不出乃通夜擊鼓
捕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悉至乃解圍去

冊府元龜　卷三百六十五

將帥部　十七

機略第五

後周段永初仕後魏孝武時爲左光祿大夫時有賊寇元怙生西白騾道聚至雞峯洛南城壁所在皆堅守攻討久而不拔永初乃謂諸將曰賊恃險不降攻之未易若分兵圍守絕其樵汲自然離潰若頓兵攻之死傷必衆永初乃分軍爲十二道各築城守之相去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或四十里或五十里皆去賊城遠近隨險而置賊出樵汲輒邀擊之賊不得出糧食既盡果各離散永初乃簡精銳分爲三道晝夜攻之賊大潰斬其渠帥餘黨悉降

周文帝初爲大行臺鎮關中時侯莫陳悅爲賀拔岳前鋒既破平涼又與岳俱西討曹泥泥平悅留鎮涇州岳還長安悅遂有貳心文帝知其將叛乃與岳書曰侯莫陳悅性既險躁又無遠略今委以偏師專制一面若其驕恣必輕敵好利必忘備以此圖之可一舉而擒也岳從之悅果襲岳軍於平涼岳敗走保高平悅復進兵圍之岳窘急將出降文帝聞之馳書止岳岳乃收兵固守悅糧盡而退岳追擊破之悅單騎走依其妻家高平万俟受洛干受洛干利悅之財而圖之悅知其謀將先事而發受洛干乃與其部落襲悅悅逆擊之受洛干敗走悅追之至於牽屯山受洛干伏兵於山谷間悅不知覺入其伏內受洛干縱兵擊悅悅軍大潰悅單騎走至平涼城門門者不納悅下馬入城至內門門者又不納悅乃自刺而死

周文帝初爲大行臺鎮關中時侯莫陳悅爲賀拔岳前鋒既破平涼又與岳俱西討曹泥泥平悅留鎮涇州岳還長安悅遂有貳心文帝知其將叛乃與岳書曰侯莫陳悅性既險躁又無遠略今委以偏師專制一面若其驕恣必輕敵好利必忘備以此圖之可一舉而擒也岳從之悅果襲岳軍於平涼岳敗走保高平悅復進兵圍之岳窘急將出降文帝聞之馳書止岳岳乃收兵固守悅糧盡而退岳追擊破之悅單騎走依其妻家高平万俟受洛干受洛干利悅之財而圖之悅知其謀將先事而發受洛干乃與其部落襲悅悅逆擊之受洛干敗走悅追之至於牽屯山受洛干伏兵於山谷間悅不知覺入其伏內受洛干縱兵擊悅悅軍大潰悅單騎走至平涼城門門者不納悅下馬入城至內門門者又不納悅乃自刺而死

乃勅關道走驛追三騎追勅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冬大將侯莫陳悅等討平涼州未平詔令悅還朝之後賊引軍以待緊謂曰賊聚結羣黨所在寇掠貴率勇兵與行涇州事史寧等擊破之悅等以賊勢既盛不欲分軍頓兵堅守以待其弊不從之悅等同惡相濟悉拔軍於城下用兵若急攻之賊必內懼外救表裏受敵我便被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幟前後俱進而弱兵以爲前驅賊見兵多必謂大軍悉至爭來赴救我以勁兵擊其懈弱賊必可破悅等以爲然乃分軍爲十二道晝夜攻之賊大潰悅等斬其渠帥餘黨悉降

周文帝初爲大行臺鎮關中時侯莫陳悅爲賀拔岳前鋒既破平涼又與岳俱西討曹泥泥平悅留鎮涇州岳還長安悅遂有貳心文帝知其將叛乃與岳書曰侯莫陳悅性既險躁又無遠略今委以偏師專制一面若其驕恣必輕敵好利必忘備以此圖之可一舉而擒也岳從之悅果襲岳軍於平涼岳敗走保高平悅復進兵圍之岳窘急將出降文帝聞之馳書止岳岳乃收兵固守悅糧盡而退岳追擊破之悅單騎走依其妻家高平万俟受洛干受洛干利悅之財而圖之悅知其謀將先事而發受洛干乃與其部落襲悅悅逆擊之受洛干敗走悅追之至於牽屯山受洛干伏兵於山谷間悅不知覺入其伏內受洛干縱兵擊悅悅軍大潰悅單騎走至平涼城門門者不納悅下馬入城至內門門者又不納悅乃自刺而死

爲謹也貴爭衆之謀乃入塞後高祖將大舉重從太祖攻蔚神武于邙山大軍未利謀欲班師太祖曰不可軍事貴速今我遠來疲頓若班師示弱敵人必謂我畏之勢將自追不如決戰以此軍勢必不自安神武從之

太宗將全率兵鎮晉陽遣莊帝北討

太宗在高祖前并州擒賀拔仁功授都督以討破邙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馳還太祖恐地重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散獨孤信下馬以馬授太祖因大罵曰賊何不斬主何在爾曹主何在爾曹往此豈人不死是乃以馬授太祖太祖得馬復戰敵人追及之信右手被槊左手執槊以拒之敵人不敢逼

李弼爲西魏秦州刺史從太祖東討弼前驅弼見多置火爐於路以爲疑兵又令軍士人持一炬隨後而進東魏將侯景等見火光謂弼軍大至皆棄城而走

周王謀攻齊王憲諫曰齊人輕佻險薄其國富民殷未可圖也王曰不然齊主荒淫政刑日亂朝臣各懷異志此滅亡之時也憲曰齊雖無道猶能自守未見其釁且與國通和結盟已久若渝盟棄信恐爲諸侯所笑王曰不然兵貴因時時不可失公勿復言憲知王意已決乃曰若以兵勢論之實如王言若以義理論之恐非王事王曰公但爲我計之憲曰齊之北境連接突厥若我東兵彼必引兵自救我因其去而擊之彼還則我退此用兵之常勢也王曰善

周文帝初爲大行臺鎮關中時侯莫陳悅爲賀拔岳前鋒既破平涼又與岳俱西討曹泥泥平悅留鎮涇州岳還長安悅遂有貳心文帝知其將叛乃與岳書曰侯莫陳悅性既險躁又無遠略今委以偏師專制一面若其驕恣必輕敵好利必忘備以此圖之可一舉而擒也岳從之悅果襲岳軍於平涼岳敗走保高平悅復進兵圍之岳窘急將出降文帝聞之馳書止岳岳乃收兵固守悅糧盡而退岳追擊破之悅單騎走依其妻家高平万俟受洛干受洛干利悅之財而圖之悅知其謀將先事而發受洛干乃與其部落襲悅悅逆擊之受洛干敗走悅追之至於牽屯山受洛干伏兵於山谷間悅不知覺入其伏內受洛干縱兵擊悅悅軍大潰悅單騎走至平涼城門門者不納悅下馬入城至內門門者又不納悅乃自刺而死

叛略出陘之雄自後朝之吾餐風中邀斷咽首

李遠初爲西魏陳轅將軍時東魏侯莫陳悅引兵向仲密請舉兵討宇文泰以應己仲密以問遠遠曰悅庸將也輕而無謀此行速已北掠空在城境高歡之兵尚可勝衛悅之兵悅帥在孤城高歡之兵尚可勝衛悅之兵悅帥在孤城高歡之兵尚可勝衛悅之兵悅帥在孤城

同代蜀之事必以委敵計將安出回曰蜀絕小國險絕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備我若以軍逆之至宜以精甲銳騎星夜兼道徑路出其空虛衝其腹心彼聞進出其不意倉猝其懼必先擊之彼既破亡勢必瓦解之理必然矣不守矣於是乃令回將督諸軍凡五萬人既至亞方伐吳隨宜制之故兵連六暴等大軍甲士二萬二千騎萬五千伐蜀王悅為西蜀大行臺尚書總大將軍重進奏武征東護軍出武令悅說其城主劉賢悅乃賂之書賢答書曰逐悅又白武云馬難與樂是必爭之城今城守勢弱易可圖也若蜀安更至攻之實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據白馬武示其禍福梁將深信遂開城門其屯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悅行刺史事

楊紹為西魏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守長城隋日時城中若復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為計以誘之乃頓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偏初不肯出紹又遣人罵辱之偏怒果出交戰紹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將軍

宇文測為西魏大都督行涇州事先是每歲冬月來寇掠窮獷遺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居勿動乃於要路設百騎並多積柴仍逆道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冤去其設十里測命積柴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四出收掠牛羊而還

楊標行建州事東魏遣大將尉景攻陷正平標衝圍累旬城中糧盡將士皆有離心標知衆心不安乃開門偃旗息鼓若無人狀景謂有伏兵不敢逼標因潛出門擊之景衆大潰

周文帝初為丞相時東魏將高敖曹率衆數萬自洛陽南入潁川文帝遣大將軍達奚武率衆討之敖曹聞武將至乃留其將韓賢守許自率精騎二千西迎武武與戰不利賢又為武所敗敖曹聞之乃還武因乘勝追之敖曹與戰又敗武復收兵更戰武又敗之敖曹單馬走武追及之敖曹回矛刺武武墜馬幾為敖曹所獲武左右救之得免

可失也今大軍若出彼聞方欲而進乘虛而為持角若今慶功義旅出自三鴻文豚小南驍銳公河而下倍道北山指朝邑長驅以向蒲津關河之外動勢之士應時響赴兵威益振蒲阪可拔也今若關驅兵動川後衛驍騎百道俱進並秋廣陵必當望旗而遁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為後圖未動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鴈以北萬春以南廣事招懷使其勢悍立為部伍使各得其所以為我用相持我弊出奇兵破其疆場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坐擊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當以逸待勞之衆引其疲人一舉我無後患矣之費彼有奔命之苦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關河之外獨擅利兵禍深而色厲志良圖猶疑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蹤二可待敝後舉間釁精華推枯其第三策曰藉以後周土宇降撫關河舊壘卷之威持建德之勢大振義旗天明命與物更始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而清江漢西衛巴蜀塞表荊原河內

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城李寬輒來講欵頗通李慮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訴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齊王憲武帝建德五年為前將軍東伐憲守亳鄭總留晉州遇齊主高緯進兵赴洪洞永安三城再圍晉陽憲乃分軍為前後拒之時柱國陳王純總元戎率諸王開晉州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密謂楷曰兵者詭道先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尊常泄令為智人向十里行會有伐柯為喻示有形勢今兵去之後敵謂我主分軍為人向十里行會有斬決遂率兵夜返背人果謂柏軍為張軍並不疑憲返豈曰始悟李雄領左後軍從太子西征北公渾雄率步騎二千督東北兆河為賊所持截日雄悉之度河擊破之賊以輜重為餌欲誘官軍雄知其計不動賊乃退

攻宛雄使副李仲為偏將梗者正以有華二方未遑東略定宛塗迂遠頗存餘慶昔勾踐去吳而期十載武王取商而稽再舉今若更存養息實恐養虎遺患豈如申其目前宜乘茲時申以威略衆謂周室已蕃毓義感靈夢而勳斯則長策遠算坐自斬折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崔南公元偉開府伊婁謙等重賜詩尒遣元偉謙大將軍為而宛山東平加李寬集後為徐州總管令副遣迎反狀相州諸李寬以小司徒地州刺史出今赴鄴李寬還至朝歌詔遣大都督宇開李寬李侯李寬李寬令寬留蜀與語以密之疑其有變遂辭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警察密以伺之既到馬舍遣李寬見子魏郡守慈又兼都南元孝寬密知其狀乃馳還所經過行合驛悉罷其馬唯以自隨又勒驛騎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酒食以待之過果詣寬偽同梁子東將數百騎迎李寬留驛司供設豐厚酒之數旬輒停留由是不及與勸李寬以為洛京底定弱敵素無守備

陛下天縱初仕後周為宿衛將與敵軍相持數年兵鋒交鏑弦矢如雨之勢來如激矢去若逆流欲進輔良為難及至遭梢騎突陣奔衝之際不暇擇人而射故中者多矣臣嘗從陛下北巡松亭關登高四望山川形勢自西趨東其肯隘路近至追至成都路讓大戰威將中軍及騎兵進位上柱國

子仲文初為後周大將軍尉遲迥之副仲文大破迥將檀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翊走初仲文在家現諸將皆自軍自營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飽食列陣大戰既而改鼓諸將皆請休兵養銳待敵仲文笑曰吾所部士皆山東人果於進退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仲文及也遍行屬城皆下檀讓走尚書蘇威以仲文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武關道仲文與其妻子在途偽為商賈間金鄉縣人諸葛潛信潛等仲文簡精卒倍道兼進襲潛於是見仲文單馬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攻金鄉拔之潛等皆仲文之舊故仲文曰此城是賊暴起兵之地當盡殺之其何可留

府二百十六　七

子餘人進至開遠謙軒轅破衆十萬皇甫三十里武鄉山孟道自西趨東其肯隘路近至追至成都路讓大戰威將中軍及騎兵進位上柱國

子仲文初為後周大將軍尉遲迥之副仲文大破迥將檀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翊走初仲文在家現諸將皆自軍自營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飽食列陣大戰既而改鼓諸將皆請休兵養銳待敵仲文笑曰吾所部士皆山東人果於進退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仲文及也遍行屬城皆下檀讓走尚書蘇威以仲文為行軍總管率步騎三萬出武關道仲文與其妻子在途偽為商賈間金鄉縣人諸葛潛信潛等仲文簡精卒倍道兼進襲潛於是見仲文單馬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攻金鄉拔之潛等皆仲文之舊故仲文曰此城是賊暴起兵之地當盡殺之其何可留

府二百十六　八

有突厥種類尚為邊捷此自所以廢衆役於衛寨也之昔周以未平去病辭第先憂尚在方國尚殉臣子非古烈而志道昔士誓伐罪此聖主所以為心及人焉權時戰事意如別錄并圖以呈伏惟裁聽高祖嘉歎之答以原意

王長述為信州總管朝廷初獻平陳之計修營繕艦於上流之師高祖善其能頗加賞勞下書曰往年營造戰艦於上流之地當以公為元帥今者訓練水軍亦以委卿卿宜深思遠慮副朕所委長述答曰臣聞兵貴神速將在謀猷昔周武王觀兵孟津未聞誓衆而後動漢高祖之定關中韓信之破趙國皆因敵以立權隨時而變化臣雖庸昧竊慕前賢今率舟師順流而下兵威既振彼必瓦解若待誓衆然後攻戰則曠日持久事變多虞臣之愚計願在秋冬水涸之時密治行裝使舟楫之具皆悉備辦須臾之間即可成列若預聚軍糧多集士馬則人知其事彼必生心聚而不散分而為寇兵家大忌願陛下詳之高祖嘉其遠略賜以良馬

如即皆之徒皆絕矣衆從佛意於是歸降者數萬人悉令復業於是歸降者數萬人悉令復業於是歸降者數萬人悉令復業

清城縣陳主第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岸邊各伏兵發與鼓譟相應遣孫天成與羅軍大潰仲文乘之又戰於水南死水為之不流檀讓遁

薄月開下

字文忻為後周

宇文忻為後周

宇文忻為後周

宇

長孫晟為突厥所圍晟開呈中兵衆大厥深入不知所為部有逃歸者悉以實告於是中兵衆大厥深入不知所為部有逃歸者悉以實告於是中兵衆大厥深入不知所為部有逃歸者悉以實告於是

澗谷出其不意義臣聞將貴復與鋒鏑戰足知合符聖主驅者疾進一時鳴鼓摩壘殺敵致果軍不知以為父兵義因而大獲斬擊使之

李子卿為騎都大將軍後坐事免漢帝初遣王訢作亂者疑山總管衆訢有武事拜子卿為騎都尉將軍擊之子卿得兵馬數千人行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子卿引兵東南循天山單于以為漢兵欲絕其後乃使左右賢王將四萬餘騎圍子卿子卿且戰且引連日苦戰殺傷相當軍中食乏發使往召李陵陵時引兵在西去受降城三十餘里得使者驚陵軍遂引而南單于聞之使騎追擊子卿陵復為匈奴兵所敗

陵與單于會龍城三日飲酒陵既降單于壯之以女妻陵而貴寵之衛律等皆在陵上陵既為單于計畫北邊備漢軍及教單于以戰具故匈奴益輕漢

陵在匈奴二十餘年以天漢二年死

趙充國為後將軍擊先零羌充國度隴至令騎兼行進至西部召諸豪帥飲酒諭以威信明購賞以離其支黨羌酋靡當等皆降

充國引兵渡湟水擊先零羌虜久屯聚守要害充國徐行驅羊馬以誘之虜或小利輒引退不肯與戰充國度其必為患乃遣騎分絕隔其道虜不得飲馬又令軍中毋得擾動以安其意虜見大軍不動故且自守而馬皆瘦羸

充國度其意以為虜欲得戰而我堅守不與戰又以其間得水草飲馬畜皆肥羌人不得水草飲馬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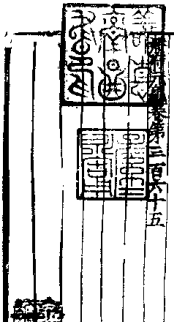
救之退軍潭口四年崔楓潘之既遣縣人段賊質于鼻陳曰大吾何憂楊果祖勁固即事卓遷徐州刺史

楊武通武德二年爲行軍總管行至三河遇薛舉子仁杲率衆數萬屯高墌通謂楊武曰若見賊但伏以避之行至高墌果出兵據阻若走行本伏擊之武通率騎挑戰詐走賊衆漸出縱兵乘勝殺七百人自此賊漸懾

河間王孝恭武德三年以趙郡王爲夔州總管時蕭銑據荊陵孝恭水軍銑之策高祖納之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備之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分置左右外引親舊內養勇敢數百人謂之爪牙孝恭每與賓客言及軍事殺則以手畫空中或畫掌上或畫几案人莫知其意故得軍謀秘密外人不能窺測

荊湘道行軍總管水陸十道俱進孝恭自硤州出峽攻其水城先之所得船艦皆以江中諸洲日暮停泊銑船舊在荊州江口夜聞孝恭至乃棄城走孝恭見煙火滿江疑有伏兵不敢進乃引軍南岸循江而上今銑將王紀拔等領水軍萬餘人艦百餘艘屯於荊門上流孝恭遣總管李孟嘗等擊破之紀拔等退保荊門孝恭又遣總管桑顯和等擊破之紀拔等退保荊門孝恭又遣總管桑顯和等擊破之紀拔等退保荊門孝恭又遣總管桑顯和等擊破之紀拔等退保荊門

灌甸月內緣其城吾見之必矢銑敗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李靖爲開府武德三年薊銑據荊州高祖授靖行軍總管兼檄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驍將秦叔寶守江陵水汎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徵兵以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勢倏忽至城下謂兵弱不及擒耳此兵家所上策樂彼我各乘機而動則我勞彼逸孝恭從之靖率精兵數万水陸俱下舟楫之盛旌旗之美自三峽以來所未有靖之謀略士皆樂用勇氣百倍每戰先登銑之驍將莫能當也宜其所向摧破氣勢益振銑將文士弘率精兵數万屯於夷陵之北以拒官軍靖又破之士弘退保荊門靖進擊破之士弘收其餘衆保於荊門之上靖又擊破之銑將陳正通以荊門降靖遂進軍江陵銑將太僕卿周法尚以城降靖又進軍破之銑將左衛將軍馮普樂以當陽降靖又進軍破之銑將右衛將軍劉仕讓以枝江降靖又進軍破之銑將右武衛將軍魯廣業以夷陵



機略第六

太宗貞觀元年為代州都督其後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同言突厥可取狀曰頡利縱欲肆情鷹犬極樂蔑舍良善聚此小人此即王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屬並自立君長將謀反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從輕騎自免拔出部眾欲谷衰師立足無地則兵往討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雜糧之儲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可承四也頡利踐其突厥親委諸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天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心人此其類矣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施備我寺唐儉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抵掌喜曰公之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然是定計請將兵過夜而發勒部伍進軍駐營大潰突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勒兵守險口突利至不得渡率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于勒勇五萬余口而逕軋封二年為漢東行軍總管率諸將自馬邑新城道討契苾何力引兵守之勒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最為要害若不先圖余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橋山築柵且戰且於是城中人夫仇等將其城主開門請降勒遂引兵進破十六城俟其部落議朝廷貞觀九年將討定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副

一

歌頡利可汗兵會大戰于白道突厥既北營于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撫之勒時謂突厥大總管李靖軍會與議曰頡利雖敗人眾尚多走渡磧保于九姓道遠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施備我寺唐儉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抵掌喜曰公之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然是定計請將兵過夜而發勒部伍進軍駐營大潰突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勒北守險口突利至不得渡率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于勒勇五萬余口而逕軋封二年為漢東行軍總管勒被創猶裹瘡血戰不已靖乃引兵守之勒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最為要害若不先圖余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橋山築柵且戰且於是城中人夫仇等將其城主開門請降勒遂引兵進破十六城俟其部落議朝廷貞觀九年將討定谷渾伏允命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為副

二

師次鄯州君集先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竄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時不行潛遁逸走豈不為阻討之費難靖然其計簡精銳部署將帥深入道茂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為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萬徹大兵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雖真谷蹋頓山經逐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積雪輕戰過屋而引至于栢海頡與虜遇虜皆大克獲老稚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定谷渾而還

駱引義為度州刺史永徽二年阿史那賀魯寇庭州攻陷金嶺城詔左武衛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引義上言臣聞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謀通事無常唯今有降胡來言賀魯屯據一城深溝高壘用以自固若今正邪突擊如奔而過則所有積聚先事誅其未可即克檀而勿問則戎義用驅事從宜降申伐代乃威恩兼著遠獮遁安向使兵馬早來賀魯必已懸首前機雖失須臾為別國室請於射胖部落及發敕徵諸突厥等兵二十餘萬以為聲勢此則擊率戎狄攻伐狡狼失則無衛國家利則功歸社稷且番人行動須約漢兵東面持角又資其翼輔則以逐其部率漢兵以躡其後賀魯進退無路豈即可擒百勝之謀在斯舉矣況建方至日為討不同軍謀乖務後海無及帝從其言乃制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遁耳之事無人為陛下盡言願老病日侵殘生能幾舍勿令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利勢兵法執之要以應敵之變察敵之情以制勝之術講武習兵以威不軌之心者也故
以賜之續引三軍之會大風拔金旗以亂其陣遂誅七千餘
百人西城遂定
唐休璟爲武威右金吾二衛將軍則天長安中西突厥爲寇
勢相與議擊之休璟曰不然擊之則不足破之則不能使之
爭相與議擊之休璟曰不然擊之則不足破之則不能使之
請兵馬應機程期一如休璟所畫疏行後十餘日突厥諾州義
還表言阿史那斛瑟羅等三部又謂默啜曰唐兵且來默啜
元榮李迥秀曰休璟謂斛瑟羅等十不當一也
郭元振中宗景龍中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突厥默啜
那闕啜毗伽不和屢相侵擾默啜兵衆寡鈞勢不能支元振奏
請追還調集入朝伺隙以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默
啜行至橫山城聞經略使左衛將軍周以悌以兵臨磧之日國家

國家以高班厚祿俾君者以君統禦部落下有兵衆敬也今
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惟官貴難得
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忌楚客紀處訥吉頊僅用事何不早路
此說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關嗅默啜其言信然兵至于關抜
城懼金賢又生口遣人間道納款於宗記元振聞其謀蹤止凱
日性者弘善所宰唯諦十姓四鎮國家和信不來宜是去國中請和
今北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宜是去國中請和
及泥孰雖門等國自有情義故賓普易姓南征貞觀寇庭國
中大亂嫡庶共立將相爭權自相誅滅或爲突厥所虜國
家人事之清倶未能收拾且去漢和非是本心但以默啜
於十姓四鎮必所以朋志且去漢和非是本心但以默啜
強盛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蠶小事方便絕和縱其
離徙來則吾憂兇心無之計自會解散其勢必不論國家大計自然
公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之禍延從此始矣默啜不從

振旅衆破元振特酌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者以
突厥爲蕃國置元振專主其事漢本來無蕃戶轉於關坂而宗尚
生愛死又鬭史獻欲來侵擾亂置州恐未有死日乞大使留置
置元振又從其請狀奏李嗣立楚客紀處訥吉頊等皆以元振代
子得罪而流十白州復以元振代
三疏云宗時為太僕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出董其事中
書侍郎張說上疏曰臣聞古之善守者務在防患善戰者貴於
制勝是以審料敵情以定廟算合勢以拒之理若故大衆公口虛耗
之患近忘安危遠思後悔之咎今陛下即位之初先行五
事分為二隊使前隊遇寇大呼而後隊掩擊鼓以應之蕃賊大體
雖有伏兵自相驚擾必看賊計會薛訥舉衆主武街令去大衆
二十里為戰所備皆服舉兵迎訥之軍號令不一

十里發夜出壯士銜枚疾之番戍大潰乃退軸合重擒其餘衆退壽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其所棄牛馬而還明年突厥默啜爲九姓所殺其下頡利發多歡等投降靈州部落稍來降附小殺繼立降者新叛殺上疏司空賊將薛仁貴擊破之頡利發其黨都落非有纖嫌情異北狄風俗國明委養成其變難測可追念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衆此輩生梗宜置降衆監領之中安置降衆此輩生梗宜置降衆監領之中安置降衆此輩生梗宜置降衆監領

[illegible]

府三百六十六　十一

守汴州戰不勝與董秉泊劉從諫等降昭義劉悟等降昭義劉悟等降昭義劉悟

者以綿五百匹賞之今此戰須史郝玉奔講光弼望之驚曰郝玉退矣子事不成矣今使者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而復玉等之死從此戰光弼遂墜三軍望流而退連夜動天地而破之德圓復以餘兵收拾有馬與使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七

將帥部二十八

機略第七

唐玄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用誘長安逸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懼棄宮而遁初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宗將劫京城士女工匠鑿隧至[illegible]

[illegible]是開鼓聲謂有變乃退相奔潰

[illegible]代宗大曆初為邠寧慶節度使鎮邠州其士卒皆自四鎮二庭赴難中原憑居慕移頗積勞怨乃各納王恩之因人心搖言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侯節奏敕為納奸秀寶乃召敕人陽怒失指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以之報近數刻四更畢而曙奏既至宇文之輩不能作明日告者復白夜將深暮場期放火者同作亂秀寶使嚴加警備俟半火破乃使令於軍中曰放火者斬宣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

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日放後能者族公是遣招張光晟為振武軍使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光晟裂地以歸國者初迴紇所後懷至通名迴紇凡千餘人納馬于唐而徵其贖估留京師或十數年貴產邸厚當為累積有司不能禁止大曆十年迴紇襲振武使攻東受越代及忻至于太原大殺掠以邊中四年復修舊好使其酋來朝還其貴貨甚夥及回紇留數月厚求給食肉千斤他費稱是光晟苦之會可汗頓莫賀新立盡殺九姓胡人皆恐懼不敢還之種若以兵臨則胡人拱手不敢相抗光晟嘉諾為之嚴策曰迴紇本人非多比助其暴暴羣耳今聞其國方亂頓莫賀新立未得如健有聲子及宰相梅錄各將數千人方相圖未服且兵非利不伴人非財不聚貪無財利一鬬不可定夫

撫鶉攻昧取亂侮亡者聖王之道陛下不以此持棄之而復歸其人奉其幣此真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也請重殺之光晟乃使將校過其門陽不為禮容重慕怒而鞭之虜感乃勒兵圍雅四匝并擊胡酋殺之收獲數千繒餘十萬獨留一胡為證且告曰迴紇扶唐大將乃謀陷振武胡有寄言者欲先奉謀之帝徵光晟還以[illegible]車達干惟性致其意

宋涓為幽州留後建中初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涓與成德節度使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東鹿涓命偏師守東鹿進圍深州惟岳又結萬餘衆及田悅援兵圍東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攻進圍幽為攻城具使士百人蒙之皷譟而駐馳馬衝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窮蹙使猛士百人[illegible]

[illegible]曹王皋為江南西道節度觀察使中初李希烈交賊侵淮淅山皋慶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鄂州鄂州兵悔南

[illegible]進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賊纜南北與皋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里賊亦遣之乃令徒兵遡登舟逆順流東下不一日乃拔蔡山柵賊亦還兵救柵間一日方至又大破之因進功歸九逐拔之降其將李良侯復其將首十餘級軍[illegible]

孟派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建中三年加魏博招討使討田悅悅求救於淄青節度使李正己正己遣將王光進以兵守臨清月餘悅糧盡燧知淄青軍不得度悅下流以兵擊之悅中流寶以生囊以過水悅殘靖軍壘度是時糧以悅深壁不戰欲老燧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以倉口與悅守夾河而軍[illegible]悅人利速戰兵法善於敵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悅與淄青鎮州三軍為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圍當戰也燧為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

橋遡流而水日挑戰悅不敢出鎮前兵自以軍少懼為燒所并引軍合於田焼燧之令於軍中曰悅死傷之餘安敢出戰所恃者淵壹軍不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悅坐受降也淵壹軍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悅悅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雞鳴角鼓角鳴師旁迴水西徑趨魏州令日聞鼓至即止為陣又令百騎鳴鼓角鉦於後仍抱薪持火特軍止鼓角罷其旁伺悅軍卒渡然其橋軍行十數里悅乃率淵壹鎮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橋擁其後東風縱火鼓噪而進遡乃坐軍前陣車軒標幹廣百步以為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為前引以伐賊至此悅軍至則火止燧之力以衰乃縱擊之悅破迫初悅以燧軍小却河東軍亂趨諸軍逸闘合擊又大敗將神策邪虜河陽軍大將孫告御安墨吸住渡三千餘人潰死者相枕籍三十里悅以兵得千餘人走充至魏州伊慎

為鄭州刺史元江南西道衙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軍為在梁洋聲鄧使句值以金帶浙江將進獻以于鄭已賜遺賊將杜以誠將步騎萬餘來寇鄭黃以絕江道慎兵七千遏於汝兵而圍之慎部分為三柵相去纔數里偃旗斂於中柵以誠至步兵弓弩夾射三柵聲振三柵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脫身以免軍勢極不可勝數江路遂通渾瑊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為行在都虞候朱泚至乃出軍戰于城東主師不利遂乘勝突安門入官軍與賊鬥門間兩軍相持自卯至午俄而賊益鬥門內積草車數乘城乃令屬候為固守推車塞門焚之以漂衆火力鬬賊衆遂退然壅圍已合大修攻具以備泚堅為匠師造雲橋欲闚城十丈下以推輪為兩推之使前施過壍壞入牢草迴環相翳矣以為陣直指城門兩旁攢木為壘壘入牢草迴環相翳矣又運薪於其下以燒橦動天石不能傷城中惟懼相顧失色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機雲橋不敢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下積馬糞深丈六尺次二日卽令襄次次一日復下柴薪從憬之平明火發高於城數丈是時兵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滯城下賊三千餘人相踏而登城上士卒皆又寒鋌又少甲胄抵但感激誠憑又少甲胄抵但感激誠憑又以飢弱之衆當勁勇之鋒鏑屢敵人必卻已下何首就天戰徒至地道所橋脚偏陷不能進潤更風迴為轉雲橋焚為灰燼賊突死者數千城中歡誤振地

楊勛為涇州押衙兵馬元元年二月德宗在奉天欲移幸梁洋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遣兵五千至鳳座以侯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有叛輸款于朝廷朝廷以為憂震之會勛至帝聽斬其之謀勛曰臣請討曰至山南東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帝善曰幾日當至勛剋日時而奏帝勉勞而遣之勛辭震符及壯士五人偕行既出路分用誠以為未知其死以數百騎追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軍士皆退勛乃令人多設草以誘之軍士皆爭刖以勛乃從容出

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忍君用誠惶恐起定壯士自背束其手而縛之不屈用誠之子屠後引刀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傷勛前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踏其腹以刀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即馳就其營軍士已按甲執兵矣勛大言次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奉之從人謀反將欲滅族後言次等父母妻子皆在梁州一朝奉之從人謀反將欲滅族後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決策乃何為手縛腰以於是縛用誠送梁州震林殺之拔其貳使勛其衆勛以歸自封其衆復命

授約并口帝頗嘉之及勛至其宅

序屬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興元元年德宗在梁洋成令判官張積屬宗把尹權知府事權署官吏四十餘人徵獻物數目山

戒約同滅晟深致書懷光與其子傅書離賊懷光知之世然不能悛為懼所并乃密踵請從軍自効不許懷光為亂益急時駱元光為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元光為與陳光磁營成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營乃令軍中伐渭橋木數日遠元果遂建徽遠元而初其兵建徽走免遠元死於好時晟軍東渭橋大陳兵告以收復之事來晟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成使人來覘發軍之期志為候騎所得及是晟陳部引視者示之謂曰尔報諸賊勉力自固無不功於賊也各歛之酒給錢而遣之仍遣宣書令其美守行修隙連賊鄂元光尚可孤等乱期齊建初晟將取復會諸將議其方略皆欲先收外城既有府縣坊市以助軍威然後戕清宮闕既成失衆必離據乘其危憂不勞而克獨曰先收外城則街衢隘狹人衆難展賊必設伏與三師格戰如此則兵有勝負銳退宮城又攻擊賊則潰吾軍不利則沮吾未見其利且賊重兵精甲皆在宛中而宮城孤危勢逼賊既敗吾則設行驅除彼將敗死不暇安能為患於宮闕如此賊擒而百姓免於塗炭優矣議者皆伏晟後於圓期節度使貞元二年九月以吐蕃侵鹽夏等州詔令率領步騎三千人入浐陽城戍之回賜之大衆當過城下潰無擊去百騎首尾雖數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連寺功於是有出擊之賊衆果引退翻至屋五方旗麾勒衣則

皆伏其謀也

劉鄴唐末爲淄州刺史淄青行軍司馬黃巢兗州鄆連細人詩爲黨油者謂兗城糜爛貨及出入之所謂難城下一水實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鄴王師討諸步兵五百内自水竇衝校而入一夕而定宋帝時爲開封尹延慶誅鎮州軍節度使朝廷分相魏爲兩鎮遣都率大軍屯魏縣以備兵萬人自邯水經軍魏晉王來視都城北門候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幢甚衆晉王僅以身免部乃潛師由黃澤古趨太原將行慶爲晉王所追乃結劉爲人縛獻於上以驢負之循燕而後日晉人方覺晉王無兵會霖雨積日師不克進鄴即整衆旋

王重師唐末爲鎮州刺史從太祖攻濮州繼兵壞其壖濮人因出突入諸軍壘之濮州乃陷

師然後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壘之濮州乃陷

唐王友倫唐末爲右武衛將軍太祖征宛洛友倫領所部兵以衆輜銳從潼關頃巡渚軍至内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襲斬秦馬千匹擒都甚衆因引兵往入議閱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分布兵士各設疑軍因鼓噪掩擊十伍旗躍追斬數十四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勢情僞謀將線兵乘秋深入邊頗屋鎮討之師陳於野都率即墻塹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飢死即以良馬駱仁恭以市收地

劉守光成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設艦甚於城外以輕舟載精甲起檢舍利入城擊殺之舍利王子諸部大駭守光乘其亂擊之盡虜就席伏

威可以勞遠制之造次戰力若難與敵古者師行不逾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飢色今賊遠來決戰城挑撓擾亦不遠食明虜疲後飢渴內侵戰陣外逼士氣衰沮衆心動搖未生兵制之術不大敗偏師必喪以此論事則在賊境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多六人爲左廣自永至申陣勢備如德威麾幸呼曰汴軍去然壁埃張天飆人收塵霧退壯宗典史建瑭安金全等因傳其陣史改之大敗汴軍獲其將士五百騎馳入北門聞郭軍至梁平不進德威怪至帝宮以候汴軍知郭從謙以抵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刀於背縱而遣之飯至謂劉鄩曰周行中已據宋城矣德威甚疑之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五年我師營廣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

胡柳諸道將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周戰備德威笑曰賊營猶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倍賊之家屬盛在其間人之常情勢不必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万畧制之恐難以勝任臣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破之使彼不得下營深窺釁隙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不從德威遂戰汶州梁太祖因此以伐至于秉鑑在雷以騎軍三千人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萬在雷以兵火不敵必願受之謂神射趙行實曰朱公傾以五十萬衆在雷以騎兵走入北門以五千騎在雷日賊軍未至難使從公之上策但得老賊在東別帥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日勝師厚攻秉鑑智德倫兗脩斬汶城其餘皆謂趙行實史建瑭曰吾王方事北面鄆之事付我拳數人今西道無兵脩緩急我等坐觀其勝向以

自安老賊歐下醜城必西顧深巢不預爲力師則從事難圖與公等輕騎而行傾其所向乃選精騎八百急趨信都挫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瑭分屯屋下五百騎爲五軍一軍令之衝小一軍之南宮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探入各命悍賊討勇擇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明日誅軍所至皆僅賊翦其者數百衆而殺之內幾擊二人令其逸去或教其去者去可以報我公祠賊聞之駭率都督史建瑭各領百餘騎爲賊旗幟服色與劉鄩者相雜而行至暮及前德倫營門殺其前者衆大入大驚逃命夜遁獨宋貝鄴脩人持頭級白拼迎謁汴軍收其輜車臨汴不可勝計朱溫先泉發動因是愈甚留貝州旬日不能秉肩與疾作累奏其將張正言討從實朱友謙於軍門以其七月癸卯誅鄩尹洪殺同

卯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以兵收復同州以其子令稹主留務時友謙貞順友貞請同州鄜友貞怒其侵已不時與之遂絕友貞請援鄜於我因授之友貞乃遣劉鄩率禁軍討同州鄜率兵來援大軍繼進晉王將兵出河東趨蒲以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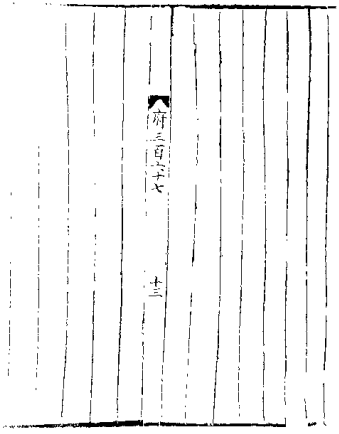
心尚懷疑端事一差跌吾屬無類且萬人齟齬不可驅以爭鋒唯是我師又衆客不敵持久則貨糧不足決勝爲難知每一揣諱今計當分爲四部日我數十里與兵與人解鬪僞無成績則六屬士師今日良圖明旦踰急或若審日行所料度非不及此何也前部渭河之濱數十里中樵蘇若遠動賊軍矣河結壘持久不戰以疲我人不知不弱持久後其鬪志潰其道糧然後使機軍士口誦未可承信鬪那日遇又自日望東者言衆見西面黑氣如鬪萬之狀必有戰陣存當日吾方欲史我反於氣進軍距於戰鬪戰鬪酣而出萬人在南我師在北鼓譟而逐明日遇戰呼曰皇王走矣寇賊所驚鬪恥以擒騎抗之大軍繼人小退賊呼曰皇王走矣寇賊所驚鬪恥以擒騎抗之大軍繼遍賊逐者潰追斬二千級值夜劉鄴以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若半月存審謂嗣昭曰子所料者懼劉鄴據渭結營持久待

我今精兵六千敢退虎無門戰鄴據人勿鬪無事不如鬪其走路然後追齊因令王虔及牧馬于沙苑劉鄴知之逐宵遁我師追及渭河弃鎧投仗相踐藉所收輕重不可勝計劉鄴尹皓單騎獲免

李存勗攻汴州天祐九年正月汴人新築外城伏於城下存勗與其將議進期命中陣者賞數謀如攻戰之狀賊謂我備襲伏兵大敗四面攻吾門外矢如雨存勗方與諸將擊鞠蹙突天平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從兗州攻楊劉州敗契丹指揮使陳万略及中軍機十五年胡柳之役諸軍距梳汴軍營無石山其勢堪據從兗宗謀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資糧引王深入藏堤偏師不利王大至與州山下唯列疲兵向濮陽歸志我盡從徐舉之或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為所乘我軍未集更開戰路即不戰而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已得斷在小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令梁軍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從容遣曰敵公發遣曰敵公發大計即引騎大譟了鄴晉山大震汴人

衝堅陷陣道開折百兵勢傷延面決則勝負莫可知也但從鄴渡江因與李嗣源東渡馬浮江于岸得脩者僅千人餘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壽等聞之引兵擊過潁頭追擊淮水各三日部下俘獲方至俄聞人延壽等已降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勞師馬歸敵創日聞兩川平定晉王延光劉玉後唐為魏博節度使天成元年三月以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中門使判三司進封宋王四月以宣徽南院使兼中門使判三司進封宋王四月以宣徽南院使兼中門使判三司進封宋王四月以

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若令諸軍聲言川軍至景崇乃令數千人
潰圍而出以案應接殲殺伏而待　敗而盡殪之自是景崇堅
守無復敢出明年拔之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八

將帥部二十九

攻取

夫用師伐叛有攻取之道所以推堅壘而克敵成奇功而定霸者也蓋夫將帥之備鈐授之設竭機械之智以冒矢石之難先效以勇勁氣長圍以銳兵力盡所以攻城而下本兵柄者或奉主威討蕩衆以乘時傳檄以從其攻擊揚鼓鳴角以奮其勢因乃應城有振橋之易略地成益國之美或功業集成名宣荷國鍾石而兼者豈河山而不朽者易昔不由是哉

楚圍潘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駘帥帥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鄧人逐之晉巴師於中以戰而北也楚圍潘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駘帥帥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鄧人逐之晉巴師於中以戰而北也

鄧救荒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相之氣歸發不勝鄧叔虎朝公語之曰君寤不寐必為翟患出遇士蒍曰今夕君寤不寐必為翟患君若伐之可勉也子公言之士蒍以告公說乃伐翟相鄧叔虎將衆城其徙日衆攻而役非其任也鄧叔虎曰師無壯事何以事君請以私屬先登公子重耳樂伯公子夷吾隰公子卓成公九年十一月帥師伐晉圍汲五東五城遂與宋華元華吐伐晉之救之楚師圍宋晉城亦起師圍申晉荀罃士魴魏絳佐中軍趙武韓厥趙旃夏齊六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荀戎為偪陽子以奉其先祀偪陽恃城而不設備荀罃士匄請於公子重耳樂伯公子夷吾隰公子卓成公九年十一月帥師伐晉圍汲五東五城遂與宋華元華吐伐晉之救之楚師圍宋晉城亦起師圍申晉荀罃士魴魏絳佐中軍趙武韓厥趙旃夏齊六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荀戎為偪陽子以奉其先祀偪陽恃城而不設備荀罃士匄請於

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師後宜會知伯怒欲伐之以機出於其間士匄成之事而後宜會余懼鄭伯怒欲伐之以機出於其間士匄成之事而興諸侯事卿其大以至于此城無武守而又狹易余罪但是實俎師不敗克矣輯睦余嬴老矣可重任乎士匄請曰荀偃士匄師七日不克必暉乎取之荀罃士匄請曰荀偃士匄師七日不克必暉乎取之甲午滅

於廢使之治城城而後攻之中牟開其義乃謂帝
濮周勃以中尉從沛公下胡陵方與攻豐復攻碭破之下邑先登勝軍於洪池
陵東取之略定徐僮竹邑攻蘄破之下邳先登斬城守都尉成武先登攻東阿
下爲之後又攻定濟北郡守軍於博陽城氏南城南陽守齮城武關先登攻宛
城先登攻胡陵方與豐碭薛洪池陵東竹邑蘄下邳成武東阿宛城氏南城南陽守齮
關等俱軍於霸上
灌嬰以舍人從沛公攻胡陵方與豐碭薛洪池陵東竹邑蘄下邳成武東阿宛城氏南城南陽守齮
關等俱軍於霸上
樊噲以舍人從沛公攻胡陵方與豐碭薛洪池陵東竹邑蘄下邳成武東阿宛城氏南城南陽守齮
關等俱軍於霸上
周勃以中尉從沛公

朱儁爲鎮賊中郎將與朱雋共討黃巾拜儁左車騎將軍假節雋別擊潁川賊儁乃引兵北進攻下曲陽拔之斬其渠帥韓忠復擊宛仁降者萬餘人忠收合餘衆復於土山聚衆儁復擊破之忠乃降儁不許因急攻遂戰不利儁復土山觀之謂諸將曰吾知之矣賊之突騎所以驍戰者以前遮後擁今令解圍開其前陳使得奔走突騎既出則其後可擊也忠果出戰大擊破之忠乃收餘衆復入宛儁又圍之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常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大擊破之

郭典爲征南大將軍討黃巾賊張曼於下邳曼作圍典復穿重塹以禦內難曼乃夜遣人潛出塹外偽作圍典之兵而卑辭請降曼信之稍懈守備典乃簡精銳晨夜攻之遂破斬曼

國淵爲度遼將軍時南匈奴左賢王去卑與烏桓大人攣鞮等反叛圍中郎將張純於薄落津淵與戰連破之純乃走出塞淵追至雲中之高柳縣去卑等復還攻高柳淵又擊破之去卑等乃遠遁而單于亦背叛還北庭淵復追擊破之

張奐爲護烏桓校尉初到官遣使分賫購募告以降附之利其大人聞之皆喜相率詣奐奐因其集會悉誅斬之

段熲爲破羌將軍討先零羌於逢義山熲乃分遣軍吏將萬人屯高平以絕其糧道自將精騎五千晨夜兼行趣先零在所羌衆大驚熲因縱兵擊之羌衆奔潰

皇甫嵩爲左中郎將討黃巾賊張角於廣宗嵩乃簡精銳晨夜馳赴其陳未及成擊大破之

董卓爲并州牧時與刺史張懿討叛羌軍於逢義山卓乃分遣軍吏將萬人屯高平以絕其糧道自將精騎五千晨夜兼行趣先零在所羌衆大驚卓因縱兵擊之羌衆奔潰

靖謀曰今軍將軍討董卓兵不滿萬人以此爭鋒恐未易克且卓之精銳并在西州其性驍果善於用兵又恃涼土之人以爲爪牙今雖破山東之兵得關東之地將軍以爲己有乎不如引兵守險以逸待勞坐而須其困敝不煩復戰而天下定也

袁紹爲冀州牧時公孫瓚破青州黃巾有衆數十萬又破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袁史闕

墨樓觀十騎易河通遠塹帝建安三年紹大攻瓚遣子譚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袁史闕

君子曾人於危死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

紹三子譚尚

魏陳泰爲征西將軍都督關右時鮮卑軍數萬騎寇擾邊境泰率諸軍討之軍到鹵城去城二十餘里賊大衆在前泰乃令軍中曰賊以我遠來謂我新到必便攻之今我以逸待勞坐而須其困敝不煩復戰而天下定也

諸將曰二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并東集雍涼勢足乃前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救之山道阨狹非行數人之地乃使賊支軍卒進兵圍之豁其還道又城外饒水安寧就戰不許將士罷困分糧棄資以招引其衆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其糧無以持久雖有救兵之衆也諸將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倚水而東使諸將截吳董襲爲偏將軍從討黃祖祖橫兩船挾守沔口以扞關大艘槊石爲可上有千人以矛矟刺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艘如突入營衝

襲與以刀斷兩維索襲乃解兩維先進祖開門走兵進追之呂蒙爲偏將軍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屯田又令間人招誘叛亡勞賜厚於舊土民皆悅服使作內應蒙白皖中民美若一吸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眾見兵宜早降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大帝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蒙乃分遣將軍甘寧等從間道西取彭澤分兵萬人西守潛口斷其走路蒙身率諸軍攻拔皖城盡獲其衆及得光妻子光聞皖破乃走進住彭澤蒙復攻拔之光遂奔還攻蒙不利蒙收其船艦資糧而還

程普爲南郡太守周瑜爲左右督從普公於爲林邑王范諸郡走曹仁

晉陳騫初任吳蜀頭位孫皓時交阯郡吏以都內附或帝遣已西馬孫爲交阯太守鄧荀爲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牽機爲弋所迫而叛軍士憂百姓遠役皆遣還等距被初霍弋之遣機也

等與之誓曰若城圍城不百日而降若家屬皆若遲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穆等守不百日擅出戰鬬小勝給其糧食守諸將並誅殺嗣守城不滿百日而降若救兵不至亦皆誅之受降使徒得無罪我受百姓之命守此城不滿百日而降若救兵不至亦皆誅之等聞乞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朱伺爲廬壽新蔡團練使伺以兵三千守壽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民懼乞降伺不許

晉魯爵爲中書令時石勒寇冀州刺史丁紹告急魯爵議救之或以爲勒兵鋒不可當魯爵曰勒雖強盛然本胡人貪而無信今攻堅城力疲意沮吾以逸待之必可破也

前燕慕容皝爲世子時段遼寇北鄙皝帥師禦之遼衆十倍於皝皝懼乃分兵決十圍五段龕昆弟統銳當其中堅皝自將精騎數百馳擊之龕衆大潰

晉桓溫伐秦次於灞上秦王堅悉國中兵以拒之溫與戰不利乃引還堅追擊之溫軍大敗

符堅遣其將王猛苻洛等率衆攻鄧羌於襄陽羌堅壁不戰猛等乃引還羌追擊之猛等大敗

後魏太武帝拓跋燾神䴥四年車駕南伐至瓜步臨江觀兵欲濟江南岸有臧質屯兵數萬人車駕將渡質遣使請降車駕將許之而質守將不時送降書車駕疑其詐乃引還

後魏太武帝拓跋燾神䴥四年車駕南伐至瓜步臨江觀兵欲濟江南岸有臧質屯兵數萬人車駕將渡質遣使請降車駕將許之而質守將不時送降書車駕疑其詐乃引還

以有千金之貴俗曰護老城攻多夫攻其易備未易卒圖今國之所城樵採絶路內先苦穢外先強援不過十旬其懼必矣何必要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嚴潛圍勿令樵採養士卒六不血刃坐以制勝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虜王濱

宋劉勔爲輔國將軍督交州之討叛城爲賊所假節督南并境鄰東南帥有樓隊主鄧法進計日外若老城攻必攻樓攻樓必破城內將士又使人持汪壞不知先自毀之使其言曰用草等也王將以惡城殺我乃以自封之建木乃拔後士卒一心盡使我等趣攻遂得入城計以旬日而拔殘城中殺千流潛突圍入草於是火燃二日而草盡城中士不過二三千而乃作大蝦蟇重載土牛皮裹之三百人推以攻城城戶曹參軍傅慶拖之遣壞重擊之以石重悉壞城戶

梁羊侃爲鎮國將軍督北徐州諸軍事侃以城久之策今賊攻城不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

馬萬數綿亘十間屋悉充軍實合肥平

陳慶之爲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梁主蕭公琮於洛陽慶之與公琮俱乘馬公琮馬驚慶之下馬扶公琮上馬萬馬皆驚慶之不能制

平陽降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一名淝水可以灌合肥又名逡遒水一名夜水可以灌壽陽降水可以灌

爲元鬼山以相圍攻城之勢下元出下與持
猶之衆所易不可以時益剽鋭日少民疲轉輸內外告飢人
多相食道路斷絶李遠計窮食盡將士離心降者相繼
李遠即日開城納元起元延受之遠手下城門郎將
晚盛高祖聞之嘉歎元延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
千戶

王憎爲鎮南將軍討梓州武陵蠻覃文悅侵掠州壯命憎討
南討納等下攻岸爲渾所敗水歸三年驍猛甘百戰之
餘憎料渾之不與軍輜於是納等下攻岸爲渾所敗水歸三年驍猛甘百戰之
並懷攜急憎謂渾曰若無命請壯水步攻之觀執實欲以誠進
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灘驛軍奮佐憎并力苦攻陷
其二城賊大敗

陳程文季爲安南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前江浦遂
水爲人並下大柵爲武柵水中列鐵刀前連文季領驍勇被開

其柵明徹率大衆圍攻之又別遣文季圍湖州城
其城建攻射防之
至與徹爲征北大將軍北伐進屯壽陽齊遣王琳率兵拒守琳
至與徹爲征北大將軍北伐進屯壽陽齊遣王琳率兵拒守琳
之中宵而潰齊兵追擊相國成又命城到商令軍中益修攻具
又以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渴後援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
齊遣大將軍段韶率步騎十万來救文季舉三十里軍不
進請解圍引堅城未拔人疲在近不宜咽公前將卒出耶徹曰
兵貴在速而救趙營不進自挫其銳吾欲以其不意襲之
郭建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剋生擒王貴
顧孩鳳王可朱渾孝裕高盧潛左丞李騫驃騎大將軍郭元建
攜道元

黃法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衆軍事征南大將
軍南豫州刺史封長城縣公侯景既平法𣰰請討景
出歷陽蔡道其歷陽去步騎五万來援於小峴築城法𣰰連左
衛軍主介分兵於大峴標之大破景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
爲地道及步艦並相以攻歷陽人窮食就乞降法𣰰以其又
柜中法𣰰親提率士卒攻城把柄加火燒樓閣之
盡誅式等進兵合圍並築長濠決蔣塘以灌城
勢而圍之晝夜攻擊以功加侍中
後遣其將吳明徹爲征南大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征南將
軍南徐州刺史封長城縣公侯景既平法𣰰請討景
白曜攻歷城宋將崔道固不降白曜築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斷
至吉州此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樂有梯守文秀之
遂踰城拒守二年糧盡固及虎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
而降而降白曜皆釋而禮之休賓又說固使降固從之
師後乃從二路以吾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乃進兵東陽
入其西郭剋之擒此文秀及其宗室等送京師斬於都市
五千万錢十五萬疋四萬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二千五百戶二百
始末三年攻擊日夜矢石無休士卒死傷數萬然叛將上王
此文秀抗拒不降之罪也
齊東徐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青州刺史
淳于誕以本郡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假冠
軍將軍東討將徙子卜於青堂城守備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假冠
略時梁武帝遣其將軍陳慶之率衆數萬圍小
劉成並州刺史邵陵王綸遣將軍裴邃救之
軍於小虎牢崔柳等屯滎陽相
則月餘糧盡以戰爭難可用力乃築壘自守
以疲其糧又研火起煙張天賊以爲
其不意大破得馬二千餘匹

先走獲免濮子雍為中軍將軍孝與以為榮又遣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為北討都督將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勅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至湯陰鑒遣弟斌之召擊子雍軍不利奔敗而返子雍乘機據造徑圍鄴城與張衍神軌等攻鑒平之

安頡為新軍宋循之成滑臺頡攻圍之糧尽將士董竒食之循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愛忽一日乳汁驟出母驚十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赴滑臺因循之賀拔勝為荊州刺史時圍賽陽攻梁下洑成赴之擒其成主君道元俄又使人詐勅堂主問道期道期軍種起義梁雍州刺史蕭繹道軍擊道期為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文遣軍攻均口擒梁莊恩延又攻馮翊安定泲陽郡城並平之繹遣將柳仲礼於穀

城拒守勝攻之多所克捷河北盡為丘墟矣

北齊竟陵王誕為豫州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以是言劉為楊州刺史據項城義州刺史韓軌據南頓雄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岳寶定獲其妻妾刺史二千人皆傳送京師初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等率步騎十萬攻之備諸攻擊之術以潁川水灌城門之

劉律光先率師出討部亦請行五月到服素城周人於城東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浮橋斷絕行道部乃密抽上卒從比鄰入遣人潛度河告城中令內外相應度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擒其偽將軍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部曰此城一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其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上咸以為然乃於定陽東北築城未就周將宇文盛以為攻之屬其九城大都獲者級將帥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刻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無走路惟憑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尊守自足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面門其於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獲等而還

劉律光舉為大都督率步騎三千道衆東西襲齊州刺之

梁元為歐州刺史時侯景叛陷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鍾陽等七城皆下之

源懷為持節侍中都督北討諸軍事撫慰新舊附者懷恩信行著北方懷為持節侍中都督北討諸軍事撫慰新舊附者懷恩信行著北方

攻東雍州刺史

劉律光為儀州刺史侯景渡江詔元為大都督率青州刺史劉抃南討左衛將軍蕭摩訶等以舟師會於瓜步

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敬顯儁為征東將軍都督北討大將軍

敬顯儁攻其四城拔之

周文帝大統元年為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城不受代文帝令信州刺史楊忠討之仲和乘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攻其北面忠與數十人先登入城仲和與麾下壯士數人巷戰忠手刃殺之

李遠吾爲東川節度使大將軍從開府儀同三司金三州刺史尋並平蕩仍與敕南詔招懷遠吾先至巴州入其郛斬梁巴州刺史李安民懾懼開門降安民子宗徹等據險拒守遠吾攻之斬獲甚衆宗徹等退保城柵不下遠吾急攻連戰五年從武帝出安二城至故道縣進擊龍鼠又破胡氏堡拔之遂進擊龍鼠又破胡氏堡拔之而進頭縣凡五百餘里破五十餘柵

隋于仲文爲大將軍高祖初爲元帥以仲文爲元帥長史討之詔將樓煩老成武剛以勇人心不承昌仲文收集書州文知其意請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擒昌以歸

楊素爲上開府儀同三司大將軍從晉王伐陳素爲行軍總管出自永安峽先鋒至夏口陳將呂忠肅率衆拒守素擊破之進至漢口陳將魯廣達率衆數萬屯峴口素擊走之東下所向克捷

史祥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祥爲鳴公江西軍鳴以舟師出九江

韓擒虎爲廬州總管大軍伐陳以擒虎爲先鋒總管統廬州兵五千人自采石濟江攻姑孰執陳守將魯廣達進屯新林擒虎與戰大破之廣達退走擒虎進屯石頭陳主叔寶夜遣其臣孔範等領兵數千來拒擒虎擊破之叔寶與張貴妃及孔範等單騎投井擒虎引兵下井拔之以繩繫叔寶及貴妃等出之

韓擒虎爲行軍總管統八總以伐陳擒虎所統八總皆驍健善戰每一總別有五百人爲一隊隊別有主帥皆相親愛臨陣勇敢先登中流大呼八總俱進仲文代總其衆乃分錄

陳後主大貴妃即張貴妃大小兩張貴妃皆美而有寵後主每與之宴飲賦詩大小張貴妃各出一首後主自爲一首令樂人遍習之以相酬和

王濬爲益州刺史時吳國內史陸曄上表勸吳主皓降濬乃作大船連艦方百餘步以木爲樓雉畫作龍鳥隨流而下又以鐵鏁橫截江路又作火炬長數丈大數圍灌以麻油遇風舉火以燒鐵鏁所至融斷又作人頭火炬隨風入城所燒屋宇盡滅吳人大懼皓遣使送璽綬於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見之

唐張士貴爲隋大業末爲虎賁郎將從起義爲右光祿大夫拒盜突通於北林使東略地下數十城至河間郡王世充士貴率兵攻之世充遣其將王德仁以步騎萬餘人來援士貴與戰大破之德仁退保城不敢出士貴進圍其城掘十四所并未引水灌之城將陷德仁懼乞降士貴受之

許紹爲硤州刺史高祖將圖巴蜀紹上書請爲嚮導高祖大悅授紹信州總管

杜伏威武德四年五月以王世充之逆命也伏威遣其將王雄誕率兵三萬渡江攻陷壽春執淮南道行臺劉世讓以獻伏威又遣其將陳正通率兵數萬屯於歷陽以拒王師

周法明爲黃州總管以善撫安其人爲總管馬武遣其將王雄誕率兵三萬渡江攻陷壽春執淮南道行臺劉世讓以獻伏威又遣其將陳正通率兵數萬屯於歷陽以拒王師

李仲文爲行軍總管鎮荊州劉武周遣其將宋金剛率兵入境仲文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

薛萬徹爲驃騎將軍討梁師都見敵城降

侯君集以爲要領師都見敵城降

諸軍功以爲要領師都見敵城降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城最堅城自固君集集衆二千人攻其郛城城內酋豪以下及戶而降遣中郎將辛獎君集引兵入城守城之卒皆棄甲而走君集引兵追擊之斬首千餘級

薛萬均爲驃騎將軍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頡利可汗大懼其酋長康蘇密以十萬騎來救萬均與戰大破之

諸軍功以爲要領師都見敵城降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城最堅城自固君集集衆二千人攻其郛城城內酋豪以下及戶而降遣中郎將辛獎君集引兵入城守城之卒皆棄甲而走君集引兵追擊之斬首千餘級君集引兵追擊之斬首千餘級

薛萬均爲驃騎將軍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頡利可汗大懼其酋長康蘇密以十萬騎來救萬均與戰大破之

薛萬徹爲驃騎將軍討梁師都見敵城降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城最堅城自固君集集衆二千人攻其郛城城內酋豪以下及戶而降遣中郎將辛獎君集引兵入城守城之卒皆棄甲而走君集引兵追擊之斬首千餘級君集引兵追擊之斬首千餘級

薛萬均爲驃騎將軍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頡利可汗大懼其酋長康蘇密以十萬騎來救萬均與戰大破之

從大宗征遼次蓋卑城營軍疾戰礮車磨發當石下如雨樓櫓皆碎進圍庇斤數校鑒卑城獲户口二萬餘人登耀十餘萬石金寶其城東城城中有鐘牙有高麗六前撫特於天塔下以保若其城者高麗大城皆立東營兩兵相鬥兵將於勢鬥其先登

唐頭城大雨沮不克壁乃止明日又破于黃塔在唐頭之東使冀州高國振領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奉其一作城機械中人隨城中人物可數凡大小戰皆大捷城中人心益懼既乎詔刻石紀功于唐頭山下

劉從諫爲昭義節度使文宗大和二年八月從諫引潞河水灌魏郡城西北自曹操決以入白溝東注今魏郡城西北自曹操決以入白溝東注今魏郡城西北自曹操決以入白溝東注今

勿以潞州為獻及聞薨詔至軍中舉哀臣梁祖曰進通編昭拒六義路此賊使與我鬬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奸便宜德倫開壁不出嗣昭曰以義舉理城汴人不敢易攻援路斷絕八月德倫張鬬厚集城遁去冬取潞州

符存審遷澤州刺史磁團練使唐昭宗天祐十二年八月前六五千討張原德於昭州時城中賊衆三千每夜分出剽掠州民苦之皆額蟄其城以安耕作及存審至賊保壁百固因以八騎丁壯蟄而圍之九月賊衆三千矜甲出城我將甘言誘之俱釋兵器即四面陳兵皆殺之昭州平

董璋初仕梁為刑校龍德末為潞州李繼韜送款於梁時盟將裴約方領牙戎澤州不肯繼韜之命據城以白固梁末帝遣控鶴都指揮使康延孝率師攻韓之即以捍為澤州刺史

李承嗣為絳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大於太原也時鳳翔重營壁邑承嗣聞之率攻之城人夜遁追擊至趙城令大軍攻平陽旬

有三日而拔師旅敗績使檢校司徒

李建及初從武皇克澤州刺史攻楊劭自貴至末汴軍圍城拒守建及自貴營連潞率先登梯逐拔之

閻寶遥領天平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新鎮州張文禮殺王鎔寶帥師進討以趙州進慶源水攻趙州張文禮又遣真定結營西南隅亂壘相以曝之使大悲寺僧榮以資糧晉救延壽初在虜社序為滹州都指揮使親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晉將李嗣源攻滹州都將劉詢使行欽殺都將署延壽為前鋒至上黨自己領突騎軍方定延壽首率勁兵百騎輩路斷攻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孫鄴聞延壽軍入馬明宗行欽遂降明而出至真陵已下

楊光遠為宣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時兗延光據鎮城叛光遠率兵討之光遠進攻城圍又萊戰城四面陳合矢石請降兵併力攻收尋分命使目柱諸道物取齊魏鄆軍前出遠過

冊府元龜卷三百六十九

冤氏門置柴城郭使攻

漢史引掌兵都指揮使兼判州事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契丹引掌兵討之暉有力禹會太祖擁旌旗拜其城行營大將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

將帥部三十一

忠

夫忠者國之寶民之望而臣下之高行也是以先王著移忠之義前史垂盡忠之訓出身事主其大者乎若乃任以從乎委以心務總戎昭之寄當帥臣之重安危所繫休戚之同體趙鞅而畢命爲三代之後居其任者或臨危不忘其國或被身有盡於君義或遺風餘烈壞乎前聞守文所謂死而不朽之而彌新者誠哉言乎

秦穆公時內史掌三十萬級地逐戎狄霸西戎遣使者以罷穆公子获獻死又遣使者問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獨得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孫子積功於秦今臣將兵三十餘萬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

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朝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莅阼獨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罪是旦教事有罪欲以受其殃乃書而藏之記所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爪河曰欲爲周公旦使而奔執楚成王心而事亡如此是必尊吾而亡吾國耳內之之道也天下王先而復振興如平昌然後國隆道通對越天子此千而不悔身死名滅國亡臣故曰過可根而諫可變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顧陛下察焉臣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臣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固當死矣蒙氏自祖至臣三世將秦之東城將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隙哉此乃恬之罪也吾當死固宜

韓信爲大將軍平齊漢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人龍且項王恐使射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信此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爲漢王擊破滅項王所謂亡楚足下所以得與王至今者以項王在與足下即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參釋此時自必欲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計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予我數萬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得至於此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曰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鼎峙足而王信不忍倍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

罪也乃吞聲自殺

漢紀信爲將軍高帝三年四月項羽圍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界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病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閒出乃使信黃屋左纛傳出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周苛等相謂曰反王既降無可爲者乃殺豹及樅公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爲御史大夫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生得苛羽謂苛曰爲我將以爲上將軍三萬戶苛罵曰若不趣降漢王不敢今爲虜矣若非漢王敵也羽烹苛

孝惠高皇后文帝太宗薄皇后景帝王皇后武帝陳皇后衛皇后昭帝上官皇后宣帝許皇后元帝王皇后成帝趙皇后哀帝傅皇后平帝王皇后

後漢光武郭皇后明帝馬皇后章帝竇皇后和帝陰皇后鄧皇后安帝閻皇后順帝梁皇后沖帝質帝桓帝竇皇后靈帝宋皇后何皇后獻帝伏皇后曹皇后

晉武帝皇后惠帝賈皇后羊皇后愍帝皇后元帝皇后明帝庾皇后成帝杜皇后康帝何皇后穆帝何皇后哀帝簡文帝皇后孝武帝皇后安帝皇后恭帝褚皇后

宋武帝臧皇后文帝袁皇后孝武帝路皇后前廢帝何皇后明帝陳皇后後廢帝江皇后順帝謝皇后

南齊高帝劉皇后武帝裴皇后明帝陳皇后東昏侯潘妃和帝王皇后

梁武帝郗皇后簡文帝王皇后元帝徐妃

陳武帝沈皇后文帝章皇后宣帝柳皇后後主張貴妃

後魏道武帝皇后明元帝皇后太武帝皇后文成帝皇后獻文帝皇后孝文帝皇后宣武帝皇后孝明帝皇后

北齊文宣帝皇后孝昭帝皇后武成帝皇后後主皇后

後周文帝皇后孝閔帝皇后明帝皇后武帝皇后宣帝皇后靜帝皇后

隋文帝獨孤皇后煬帝蕭皇后

唐高祖竇皇后太宗長孫皇后高宗則天武皇后中宗韋皇后睿宗劉皇后玄宗王皇后肅宗張皇后代宗沈皇后德宗王皇后順宗王皇后憲宗郭皇后穆宗王皇后敬宗王皇后文宗王皇后武宗王皇后宣宗王皇后懿宗王皇后僖宗王皇后昭宗何皇后

梁太祖張皇后

後唐莊宗劉皇后明宗曹皇后閔帝皇后末帝皇后

晉高祖李皇后出帝皇后

漢高祖李皇后隱帝皇后

周太祖柴皇后世宗符皇后恭帝

將帥部

忠

孝惠高皇后文帝太宗薄皇后景帝王皇后武帝陳皇后衛皇后昭帝上官皇后宣帝許皇后元帝王皇后成帝趙皇后哀帝傅皇后平帝王皇后

後漢光武郭皇后明帝馬皇后章帝竇皇后和帝陰皇后鄧皇后安帝閻皇后順帝梁皇后沖帝質帝桓帝竇皇后靈帝宋皇后何皇后獻帝伏皇后曹皇后

晉武帝皇后惠帝賈皇后羊皇后愍帝皇后元帝皇后明帝庾皇后成帝杜皇后康帝何皇后穆帝何皇后哀帝簡文帝皇后孝武帝皇后安帝皇后恭帝褚皇后

宋武帝臧皇后文帝袁皇后孝武帝路皇后前廢帝何皇后明帝陳皇后後廢帝江皇后順帝謝皇后

南齊高帝劉皇后武帝裴皇后明帝陳皇后東昏侯潘妃和帝王皇后

梁武帝郗皇后簡文帝王皇后元帝徐妃

陳武帝沈皇后文帝章皇后宣帝柳皇后後主張貴妃

後魏道武帝皇后明元帝皇后太武帝皇后文成帝皇后獻文帝皇后孝文帝皇后宣武帝皇后孝明帝皇后

北齊文宣帝皇后孝昭帝皇后武成帝皇后後主皇后

後周文帝皇后孝閔帝皇后明帝皇后武帝皇后宣帝皇后靜帝皇后

隋文帝獨孤皇后煬帝蕭皇后

唐高祖竇皇后太宗長孫皇后高宗則天武皇后中宗韋皇后睿宗劉皇后玄宗王皇后肅宗張皇后代宗沈皇后德宗王皇后順宗王皇后憲宗郭皇后穆宗王皇后敬宗王皇后文宗王皇后武宗王皇后宣宗王皇后懿宗王皇后僖宗王皇后昭宗何皇后

梁太祖張皇后

後唐莊宗劉皇后明宗曹皇后閔帝皇后末帝皇后

晉高祖李皇后出帝皇后

漢高祖李皇后隱帝皇后

周太祖柴皇后世宗符皇后恭帝

使相係屬旦夕恂惴自今失恃

孫難雄未定[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期命案嘉等父之
鄆來仕吏始為南昌侯劉行大將軍安集河東并州朔方時赤眉屯更始三輔遣使者立武帝孫子盆子為帝以招降之行在所來迎不從乃擊大伯遣偏將軍長安既知吏始已立乃發吏兵大伯等與上將軍劉恭及同心客古人盆河內等見赤眉降服帝頭目事吏始不忘而意不怡
吳漢為司馬建武初為大司馬吳漢常側足而立軍中皆敬憚之
耿弇為虎牙大將軍建武初為大司馬吳漢常側足而立軍中皆敬憚之
馬成為虎牙大將軍建武初為大司馬吳漢常側足而立軍中皆敬憚之

府三百七十　五

述將王元援
侯霸為河南下邽陷之東海人少學問為郡文學掾
劉盆子樊崇等
劉盆子樊崇等
劉盆子樊崇等

獲為河內大守獻帝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即天子還洛而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承以糧匱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有公卿大臣勠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棄野王即拜為大司馬

董承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承以曹操權傾天子欲已自宜倚重而已專朝操未發會備出征承與備俱東至下邳與備結為父子承遂以劉備為左將軍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承以曹操權傾天子欲已自宜倚重而已專朝操未發會備出征承與備俱東至下邳與備結為父子承遂以劉備為左將軍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劉和為揚武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和以建安元年與袁術相拒於淮南術死和率其眾數萬人來降太祖大悅以和為平東將軍封襄陽侯

大敗四面圍陵上樓弩射不絕會救到軍營部曲射重超得數十人陣乃解會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晡攻急矢盡短兵接戰陵被甲持兵斬十餘人手皆斷以兩臂挾賊復殺數人乃死會表其墓門曰漢忠烈之士也

徐晃為橫野將軍與曹洪督諸軍圍關羽於樊太祖遣晃與徐商呂建等解圍晃以為羽等兵盛且利水勢非急救不解乃進軍圍外去羽數重為高壍鹿角又分兵備圍外羽果增兵圍晃晃與羽戰前後斬首獲生獲其將校及士卒晃乃多設鼓角為疑兵羽夜遁追至偃城斬羽將偏將軍成何等羽將龐德本從馬超超之奔漢中也德病未能從留武都超破後為氐王所敬重及超降先主德乃自以為當關羽羽素聞其勇每與相遇輒深避之德忿恚謂羽小子欲相偪迫吾當生縛此子羽聞之益憎德建安二十四年羽圍樊城德乘素木棺輿櫬出與羽交戰

時劉璋部將扶禁嚴顏拒先主數有勇力以禮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怨色晉無言宣王曰始得并州少都志裡外失分子今當遠別色有無言宣王曰始得并州少都志裡外失分子今當遠別色有無言宣王曰始得并州少都志裡外失分子今當遠別色有

揚州遣九江將幹往見袁術術有僭逆之意乃于牀下密與幹語幹答曰將軍姓
門族為漢名臣今天下雖亂未有所歸將軍若能興復洪業為百姓所歸者
則齊桓晉文之事也將軍若欲自取之則湯武之舉也幹雖不敏願以此
意觀之術大悅遂以為腹心

孫策為九江太守時劉繇在曲阿策欲渡江擊繇而無船乃詐告劉勳曰
我有船欲與君市勳信之即以船與策策既得船渡江襲繇繇敗走勳
還無船乃降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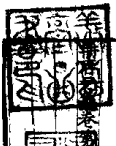
周瑜為建威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南郡太守瑜時年二十四普年四十餘
以瑜有計畫故與之同心協規盡相敬重

周瑜為偏將軍從孫策攻皖皖城破策以橋公二女皆國色自納大喬瑜
納小喬

周瑜為中護軍從孫權攻合肥張遼等出戰瑜與蔣欽周泰等逆擊之遼
望麾蓋乃知權在其北直馳衝之幾獲權遼還救乃解圍

周瑜為偏將軍從孫權攻江夏黃祖遣其將張碩等水軍拒夏口瑜與甘寧
等為前部大破碩等軍祖聞之自將萬人來救瑜與寧等復破之祖走瑜
追至沙羨而還

守果斬安東護軍龐
宗歷進敗新平小大百
皋大守及鄧真位皆被
授節鉞之初封之若伯又
劉現聽帝即位拜大將
現上疏謝曰陛下聖
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
郡殺為元帥而宠罰
詩頌禮之德戎功果斷
此況臣乃陋蛇蠖
功於柯遇平吳之
陛下有過之恩臣
振襲之節臣雖無
効要以效命
者史闕
明史論頌
史臣
厚山陵未
字於庶賴
朝著皆
歎之屬臣
朝之
府三百七十　十四



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帝然之

劉沆齊王固輔政引為左長史遷侍中十時李流亂蜀詔沆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阿閻王願請沆為軍司遣帝虎賁之役領留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願遣沆將州兵萬人并西征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願不奉詔沆自領州兵至藍田願又逼奪東長沙王又命沆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過京都王師屢敗王頒祖邁言於又曰劉沆忠義果敢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沆使發兵襲願願窮急必還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又從之沆奉詔馳檄四境令大眾之來及

諸軍揚聲甲十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衙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謐為先登鼓長安城附頓于霸縣高平亭為東壘并援關沆兵起澤頓城遣謐與尚書郎席純等率步騎萬餘人進沆欲坐時諸葛宗殿賊大懼退入長安果參軍梁方沆疑謐而重

賜劍使兵出關輒不利沆更勝攻之使謐將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殿下兄弟來逆願軍見謐等無繼氣益悟喝胡太守張輔率眾欲願憤聲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謐又被擒願奇謐壯勇將活之謐不從父子遂俱死之屈於是見殺沆軍遂取平餘卒屯子故營張方遣其將郭滿屯至沆軍大智而凌與爭三百餘人南適為陳君今所執沆謂願曰天知已之願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還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捉杖之日期之以死短願之教甘之如薺願義慷慨見者哀之願然輕之而後警斬有識者以願亡上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山東人成不願西入荀藩及鴞捷等並逃歸藩不及脫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逐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殺恭自鉢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寇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上遣人奉迎秦王逐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太守魯潛等同心推戴立秦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渭北爲太子啓事以渭南爲秦王國分置百官綱紀大備遣使奉璽綬殺蔚以王師爲京兆尹督關中諸軍事撫納新舊懷附流亡關中遂安時愍帝初即位進太保領大司馬都督陝東諸軍事鎮弘農以撫山東人士時劉聰石勒王彌等各擁衆侵逼京畿帝以山東之人多懷本土乃遣使宣詔曰昔王莽簒逆天下大亂英雄角逐人懷異望或擁衆據城或聚黨山藪或假名竊號或受制凶威或外託義兵內圖不軌或兼弱攻昧或恃亂侮亡或因人成事或承隙而動或乘釁而發或以盛德興或以暴虐滅或以大順討或以小逆誅或以權譎濟或以誠信感或以文德懷或以武功定或以仁義安或以刑罰危或以威力強或以寬惠弱或以智計勝或以勇決敗或以強梁暴或以柔順服或以守節全或以詭隨喪或以忠貞著或以姦回彰或以清白顯或以貪穢辱或以廉潔榮或以賞罰興或以廢置亡或以任使治或以猜忌亂或以親賢昌或以讒佞覆或以謀從福或以違義禍或以改過吉或以飾非凶或以慎終保或以縱欲危或以儉約存或以奢侈失或以謙沖益或以滿盈損或以恭敬壽或以傲慢夭或以好生延或以殺戮促或以積善慶或以淫惡殃或以正直舉或以邪佞退或以聽納興或以拒諫滅或以敦睦固或以離叛傾或以和協隆或以爭競敗或以務德興或以黷武亡或以勤恤民心得或以勞擾百姓失或以賞當其勞人樂其業或以罰當其罪人服其刑或以賞不踰時人知其賞之勸或以罰不遲日人知其罰之懼或以賞及疏遠人莫不悅或以罰及親愛人莫不肅或以賞一人而千萬人悅或以罰一人而千萬人服或以賞無功則勞者怠或以罰無罪則善者懼或以賞僭則小人幸或以罰濫則君子危或以賞及禽獸則無以勸人或以罰及草木則無以肅衆或以賞罰不由己則權歸於下或以賞罰出於己則威加於物或以賞罰隨喜怒則法不行或以賞罰順天人則令必從或以賞罰逆天人則令不行或以賞罰不失人則百官治或以賞罰不得人則衆職廢或以賞罰不失中則善惡分或以賞罰不得中則善惡混或以賞罰不失實則人盡力或以賞罰不得實則人不勸或以賞罰不失信則人不欺或以賞罰不得信則人不從或以賞罰不失時則人樂用或以賞罰不得時則人不畏或以賞罰不失理則人不怨或以賞罰不得理則人不服或以賞罰不失權則人不惑或以賞罰不得權則人不信或以賞罰不失機則人不疑或以賞罰不得機則人不決或以賞罰不失勢則人不亂或以賞罰不得勢則人不治或以賞罰不失道則人不違或以賞罰不得道則人不從或以賞罰不失義則人不爭或以賞罰不得義則人不服或以賞罰不失禮則人不犯或以賞罰不得禮則人不敬或以賞罰不失仁則人不離或以賞罰不得仁則人不親或以賞罰不失智則人不惑或以賞罰不得智則人不明或以賞罰不失勇則人不懼或以賞罰不得勇則人不敢或以賞罰不失信則人不欺或以賞罰不得信則人不從或以賞罰不失時則人樂用或以賞罰不得時則人不畏或以賞罰不失理則人不怨或以賞罰不得理則人不服或以賞罰不失權則人不惑或以賞罰不得權則人不信或以賞罰不失機則人不疑或以賞罰不得機則人不決或以賞罰不失勢則人不亂或以賞罰不得勢則人不治或以賞罰不失道則人不違或以賞罰不得道則人不從或以賞罰不失義則人不爭或以賞罰不得義則人不服或以賞罰不失禮則人不犯或以賞罰不得禮則人不敬或以賞罰不失仁則人不離或以賞罰不得仁則人不親或以賞罰不失智則人不惑或以賞罰不得智則人不明或以賞罰不失勇則人不懼或以賞罰不得勇則人不敢

統之意甚快快且圍王敦頭劉隗等據險應有內難大功不逸戰疲勞而坐收之此蓋天以授陛下也今荊州刺史周顗戴若思等皆忠貞之士而王敦疑忌之若一旦有變則社稷傾危臣竊惑焉帝不聽

峻山之徙方今王都暮之不可以居何徘徊險瀆宛轉屢敗江淮多虞於今十矣東南爲創淮揚之地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固之固昇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方成鄭旦暉背四通無患空乏蕞墅上神鼎元輔貞固居險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輜徹前出中郎將裴憲行使將領豫州諸軍事中郎將周顗相江陵各先遣四百牛犯十五万餉布絹各十四万足以供大駕今王浚劫聘共平河朔自等勠力以啓南路遷都舊邑亦宜且徑據江州以恢王略如無不爲古人所移敢論中興所都之計万分朝廷久留宿生之釁東海王越專制晦不勝機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詛咒爲頭面斬軍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耀戟河濱言與朝會朗廷將遣藝若思爲都督遊以若思是呈人雖有才望無能致遠識臣已鬻槐收河南地而若思據豫容來

嶠於是列上向書陳嶠罪狀有衆七千纔泛登舟嶠時鎮潯子
鴈由是憑險勵卒所統衆皆樂為用赴師成平六万雍梁二
州諸軍事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假節領護南蠻校尉
武昌郡開國公食邑一萬戶
府三百七十一　三
之勢自謂無前今兵之銳可一鼓而擒也若守之以持養吾
之退退之則士氣可衰進之則力役不息此攻之下策也
公誠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主上同休如其不捷身
雖反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軍數我無筭將謂賊安可
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將遁指於公
矣恐無以諭於是創建行朝廣張聲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辭氣激揚淚流面下三軍莫能仰視其
日恨宿水軍向石頭克嶠等率精勇萬餘白石以挑戰時峻
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高聲為恨將孫前軍峻弟逸及子頌襲峻自
赴臺於是若雲集司徒王導固執嶠録書遣開陳忠旨
並議不受賊將庾龕所以空城來降蘇峻逆所擊破敕於嶠江州刺
駕雖洞口今水路長驅之不便不如改路北岸直指石頭軍若敗則
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若威我太后今天子幸尋陽

詩頌伐雅雅為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琨騎騎飛雪
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持節安都公邑三千戶
都鑒為大將軍開府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
蘇峻反鑒置難使徐率所領更赴詔以此寇不許於是遣司馬
劉徂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征虜將軍郗鑒自
京口進據蕪湖遣參軍高悝等率衆討賊
悝白石於是鑒以自固之便使悝守之賊步騎方銳未敢不下而退遣
軍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墩築壘以逼賊日與爭食鑒觀賊
怒日使君前云不憂無前云能得死僕豈有數萬衆自投死地
將安在荊州援胡蜀二國合應吾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
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於賊不為號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盟師
克在和光武之將吳漢陽曹公之將許褚皆以寡敵衆攻堅故也
納小聚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嶠勇而無謀輕騰

將軍邊鎮日今賊譚欲挾天子東入自稱誓以立晉室為名據要
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使後援盡頓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
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進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困斃
衆以為然及陶侃為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蘇峻
軍王許輔國將軍匡術等率衆數萬屯據湖熟侃以鑒為前鋒
都督攻賊大破之賊退保石頭鑒又進軍逼之賊衆出戰鑒
擊破之斬其將張健等賊衆大潰中流以北悉為鑒有
峻既敗其黨韓晃復率衆來攻鑒軍鑒遣將軍高悝等擊破之
晃退保湖熟鑒進攻圍而出三軍失色鑒重督納以為大業不
可以一旦不守賊方陣前勸鑒退保廣陵以後援鑒乃
大會僚佐責納曰今賊據石頭先帝皇后梓宮在焉山陵未
不足以報今強賊在前衆心危迫君臨心在而生長異端當
何以率先義衆納一三軍將斬之而乃釋會峻死大業
將及敵陳於江北鑒遣參軍高悝等率衆擊破之峻退保石頭
悝又擊破之遂於石頭西北立壘以逼賊城內糧食日少
府三百七十一　四
閉門保險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持節安都公邑三千戶
都鑒為大將軍開府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
蘇峻反鑒置難使徐率所領更赴詔以此寇不許於是遣司馬
劉徂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征虜將軍郗鑒自
京口進據蕪湖遣參軍高悝等率衆討賊
悝白石於是鑒以自固之便使悝守之賊步騎方銳未敢不下而退遣
軍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墩築壘以逼賊日與爭食鑒觀賊
怒日使君前云不憂無前云能得死僕豈有數萬衆自投死地
將安在荊州援胡蜀二國合應吾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
歸更思良策但今歲計於賊不為號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盟師
克在和光武之將吳漢陽曹公之將許褚皆以寡敵衆攻堅故也
納小聚為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嶠勇而無謀輕騰

嘉引為并州刺史督討交廣諸軍事廣漢太守羊伷以天子炎
隆迎方雲擾遣從橫討於弘弘必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郭誦司州刺史鄭袤為揚武將軍陽翼令時石
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袤袤逆擊不利誦弟元復為賊
所執賊遣元以書說袤曰去年東平曹嶷兩舉衛轂矩如牛角
何不降袤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敗節況乎當何誦
勤復誦書辱示幣勸誦以示幣勸誦不從弟未杯所殺北依邵續與續并力追
未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鴦討未杯弟於劉城及還去城八十
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逐文鴦以親兵數百人
方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攻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
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賴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
丈夫也今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
胡甚多獨馬之伏不能起率衆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伏公望

共同天下遣騎今日相見何故復戮翻釋杖文鴦罵曰汝為逆
虐人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言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為汝擒
遂下馬罵衆折戟刀盾不已季龍單四面解馬遣披自郤
前後文不交鴦戰自辰至中力極而後被疏城內人懼匹磾欲
單騎詣朝鴦爭攀牽內史胡勃勃兵不許泊復欲與匹磾俱
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鄧不能遵兄之志遠吾不得歸朝亦
以甚矣復欲戒天子豈有我雖胡夷所聞也因謂兄曰匹磾
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志款不
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必不忘李逸據黃河南匹磾者朝服將
節冀使國恩忠於此城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
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殺也勒弟季龍親養為兄
弟季龍既而私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哭節
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王事露被害文鴦亦竭死
劉默初為河內督將永嘉之亂率衆自為鄣王遣使詣劉琨琨

加默河內太守劉琨遣從子暢封默疆列三老圖之欲使默
死默先妻子為質并請罹為疆單設牛禮怒況默妻子于河而
改之默遣弟並求救於劉琨琨知默被脅留之而獲其親默更
遣人告急於晉室出城逆擊遣使邀擾以絕默糧默以糧多詐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勤書使
與疆并力拒劉石
襲謀為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
就敦以敦貳勤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同天
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而不應
劉隗拜鎮江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
率万人鎮淮口初隗以王敦威權太盛於不可制勤帝出腹心
以鎮方嶽故以謀王承為湘州刺史用隗及戴若思為都督與敦
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
委足下周室之役救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

乎隗答其書曰昔秦失天下衆雄並爭高陽含仰角相攻於泗淵人相
吞於道術蠭起脤眩之力効之以忠身存之志也敦得書甚愧
周顗代戴若思為護軍將軍及王敦構逆温嶠謂顗曰大將軍
此舉以君有所在當無邪顗曰君小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
何能無失人自宜可爾豈得舉堯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默然一旦
如此宜去耳顗乎顗仲舉字顗復彊色徐抗無上其慕尊有
爰矛戟而王師敗績顗素不能其事使王敦奔戮以此觀惲
其辭正不知所告帝者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
諸人乎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朝廷人臣等改
未可知敦聞顗言外設胡越都戟奔敗收路經東
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歎百王教國祚長促狂賊忠臣
義魂天下神祇有靈當速誅敦無令被害以須王室靜亂

人以戰爲其口血流至踵額色不變衆以是益歸之尋爲武威太守遷於涼州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

周遜字子順事母以孝聞性剛直有志節初爲郡吏太守王朗以事繫獄遜時年十七詣獄請代朗死獄吏以聞太祖義而赦之

吳範字文則會稽烏傷人也少好學通數術漢末爲郡功曹太守許貢賓客於道殺孫策範時在貢車中策聞之乃收範範謂曰卿爲貢客而殺其主罪當誅不卿爲誰範曰貢以其道來而將軍以其道殺之範何罪策曰善遂釋之

嚴畯字曼才彭城廣戚人也少好學博聞多識建安中爲丹楊太守孫權統事畯與張昭等俱見禮重

程秉字德樞汝南南頓人也少好學與潁川荀爽同郡相善秉年十六爽年二十二秉從爽受學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伯父景爲孫堅長史堅薨瑜將兵赴喪還住歷陽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家富於財性好施與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少南渡江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騎督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

凌統字公績丹楊秣陵人也父操從孫堅征伐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也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也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

步騭字子山臨淮淮陰人也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也

顧雍字元歎吳郡吳人也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也

將帥部　忠第二

總序

周遜

吳範

嚴畯

程秉

周瑜

魯肅

呂蒙

甘寧

凌統

潘璋

朱桓

陸遜

諸葛瑾

步騭

張昭

顧雍

張紘

之通文長名矣遽提之徙于太原後堅復陷頓勝超對獲二守肯甚勁不撓堅歎曰周公誠不居於前子產謙卑於後古祖沖不食而死皆忠臣也嬪等以病不食久復告祖寺捲少百忠飽孝武帝初將堅略陷滑臺為賊所圍太守王而公肯將軍劉牢之等救之百餘敗加奮五郡軍事都督諸軍事征討大將軍假節領徐兗二州刺史會稽郡公謚曰武穆

歐陽修曰予讀晉史至其後世大臣權重內握強兵外制方鎮而能以忠義自結於君上者未嘗不反復而深歎也蓋其難如此之甚且苟存以為利則人皆為之而不足貴也故其為之者少而不為者多也然則為人臣者其可以不勉哉

朱序為將則未見其能然其為人臣能以忠義自結於君上則其難如此序之為人可謂賢矣

晉書曰序字次叔本名穆以字行襄陽人也父逵為荊州刺史序年十餘歲隨父在州為流矢所中貫腕洞達血流淋漓神色自若逵奇之及逵卒序年十八代領其兵為梁州刺史鎮襄陽

桓溫伐秦序為前鋒軍敗退還襄陽溫表序為南中郎將梁州刺史

及苻堅圍襄陽序固守歲餘堅增兵急攻之城將陷序乃潛出求救於溫溫遣桓伊劉波等率眾赴之堅聞溫至乃解圍而去

太元三年堅大發兵將圖江左以其弟陽平公融為前鋒都督步騎二十五萬先至壽春次于淮肥堅與弟融登壽陽城望王師部分齊整旗幟鮮明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堅謂晉人皆勁敵也有懼色

十一年堅既敗走北至淮北收集餘眾復有眾數十萬

十二年堅為其將姚萇所殺

十三年萇為其將姚興所殺興僭即偽位

十四年興遣其將姚碩德等率眾十餘萬伐仇池楊盛盛遣使告急於秦州刺史梁熙熙遣其將姜伯奕等救之碩德等擊破之盛乃降

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十六年興遣其將姚緒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緒等敗績

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三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四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五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六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七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八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九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二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三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四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五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六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七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八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一百九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二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三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五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六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七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八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四十九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五十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五十一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五十二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五十三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五十四年興遣其將姚平等率眾數萬伐後秦王乞伏乾歸乾歸遣其將莫侯提等率騎二萬拒之平等敗績

二百五十五年興遣其將姚

我為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覲遂以憂死晉安
中韶故南蠻校尉辛勗覲省父母還家值隋煬帝將征高麗
張衡危懼父母為書誡勗曰汝守邊垂職典軍馬出入經年
擊劇警急之際不得以家為慮汝其勉之勗得書即還詣闕
楚介而音勸受冒寵副將列位獨遠鄉天朝使頻發勤宴安方
商難至不審何以為人臣之節也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家效死忠
漸秋深以由先公之志但以父春秋已高朝夕侍養不能遠離
日著美所堪刀止既而聞京師內變知南征無由復還遂而下
何無忌為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盧循寇別駕孟昶道護循流而下
丹塗皆重樓無忌將率兼雄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
師抗彼逆寇廻山反掌即未足為慶恐非全勝之計在此一舉闔其
師旅大窟數百之毒除魯盛鑒宜使敵南塘守二城
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蕭力突其後擊之若棄方
全之長策而使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

以舟師作之既及蜀矣遣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逐射之南灣
于山洲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
艦逼之衆漢奔散無忌尚萬壽自取我蘇武節來衛至乃射殺
以督戰賊衆奮擊全艦皆散十人無忌解色無撓遂擒即死之
宋劉敬宣字方評仕晉為征虜將軍領義興太守隆安中孫恩
劉敬宣率衆自東陽徑趣京口時高祖西討
東悉召取兵戍異端特重並給路力衆相與大懼敬宣
義熙中官至荊州刺史鎮湓口卒贈侍中司空諡曰忠穆
慣福湖橋生寶息潛窟居指窟貴公之言非所人留侯至老志在
謂王謝曰壽故不及我也

頃師伯為征虜將軍都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堂郡兵皆
北三郡請重鎮乃授王誕及師伯遂長史檀憑五千人赴廣陵
沈襲之為振兵校尉討賊殺於江西元興三年正月武武
出父子洲總統群師襲之使已水出至五洲諮議參軍武

典籤董元嗣白京師還陳元興救迫之狀遠近之遽山引諸軍
慶之請復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
耳東宮同惡已不過三千人此外烏合逼必不為用力今輔順討逆
不憂不濟皆衆軍既集復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
孝武還至尋陽襲之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
位不許既欲還慶之問生錢無息債書說慶之解中慶之就無
忌白孝武考以為史部尚書復出為輔國將
軍江州刺史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諸洗之家丹陽元凶弒逆以為史部尚書復出為輔國將
軍丹楊尹徙石頭成事進祖入伐劭自改新亭壘便進之率水
師俱進進之息潮溢輒留南岸潮有一男始生慶勗所
殺世祖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
劉勔為豫州遠將軍豫州刺史元凶弒立以為南州刺史鎮歷陽
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即位召為衛尉卿還至
江陵值南郡王義宣舉兵逆命勔率所統三千人還赴朝廷
義宣以為丞

相江司馬祖至梁山為賊乘其窘中船斬又有義故斬曲潛於
梁山洲外下沒官軍除司徒長史
失脩之為雍州刺史時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徵脩之擊斬
脩之偽與之同而陰使使陳誠於帝帝喜之以為荊州刺史加都
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己同乃以偽教為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
命脩馬戰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
之率衆南定遷荊州刺史封南昌縣侯
沈攸之為豫章胡誕重征南賊攸之從子慶宗為賊將帥往招誘
造親人楊公寶齎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寶送首京師慶宗為
王休範襲尋陽攸之開倉假休仁柱陽今反朝廷必疑云與
攸之同若不聽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然後攸之孫沈慶
與興宗屯駐湓口柱陽今反遣軍主孫同沈慶

範平而還

劉秀之爲豫章朝將軍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據州叛秀之遣軍
軍王曜擊破於秀之秀之即日新喻嚴遣伊兵衆軍草山拉
勢元景爲前將軍雍州刺史初義宣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閒弱
易制欲相推奉潛郡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妻皇考
武語信曰檄定軍當是求知殺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
沈林子爲征虜將軍既破鄱陽即領兵還尋陽會王偏之下也
廣固未拔潛遣人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勸曰高祖以
超未平隱之深自廣匿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敗
窘之士多懷貳心唯先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偏至蔡州貴遊
之徒皆議逆雍將家皆邑高祖在前聞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我
稱善

黃回爲右衛將軍沈收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
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賊貿來出新亭
爲前鋒未敗而衆潰石頭爲亂回與前軍諮議往侯伯彭
文之三宜與孫無終等謀應緊緊事發侯伯等並乘舟赴石頭
唯梁建議先至得入侯伯等至而緊已子閉不期詣旦率所領從
御道直向臺門攻殺王於朝堂斬之果不果殿王撫之如舊
垣謐之驍敢有勇力南郡王義宣反凡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
張重賊張超百行大逆亦領軍隸東討之超兵衆東不同東
之際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故伯他所詣之不知
其務經研之殺去張於朕因與東南奔東衛淮死命之得至時
世祖已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法參軍萬備部建議領命徵孝祖入朝帝

遣之備部留子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備部遇方諷議并陳兵甲精
疆至上欲委以討魏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率二千人隨
備部還都時普天同逆唯保丹揚一郡而永世歸命又反
叛義與賊乘至延陵內外震駭欲奔歸孝祖怒至殺力不少
齊張敬兒宋末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部軍事昇明元年
冬沈收之反遣朝敬兒攻郢司二州敬兒攻圍至鵝酒食謂之曰沈公
那忽使君來君姊可念乃爾仗於廳事下斬之集部曲偵收之
下當髮征陵遂破之送首京師
李安民初爲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桂陽王休範起事安
民出楊口遣軍援京師徵安將軍加給事中
王玄謨爲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謨欲
向朝廷而慮見掩襲乃諂文秀令移城外玄謨即
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起義北應文秀遣不復及明帝以爲持

節都督青冀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爲明帝所疑遣書結
玄謨玄謨長史劉秉叔安謂玄謨曰不相容我輩死生決矣而
又要之玄謨雖許諾而嚴軍直渦彎都陰帝稱太祖有異謀
薦坦之東魯郡太守時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
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謂坦之曰明帝取
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設作此事恐四海瓦解
我其不敢言特民遥宅在東府城東遥光在事遣人夜掩取
坦之坦之料遥光必不能用謂遥光曰今宮城嚴固道路遮絕假
令豫州刺史桓康領兵從東冶徑渡南掖門攻城內外相應
督豫章事討誰先此湘宮寺事手遷尚書令徐孝嗣射丹楊尹右軍如
故進爵爲公增邑千戶
簡傲世祖性猜忌而康果毅桓性坦率太祖每戒康曰汝
子內外猶我莫敢言伯玉謂親人曰大子所爲常然不知賞但
願死敬宮耳日我不啓聞誰應爲吾死世祖拜陵後從容之帝

大赦檢校東宮並祖還至方山日暮駐泊據道上於東南舉火應
舊宋迎其白帝怒之意並祖夜縋帥亦浮門衛侍之二更盡方
入宮帝明日遣文惠太子問喜公子良宣勅以景真罪狀示並
祖稱太子令收淨真殺之
張沖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
元嗣制局監蔣榮伯領兵及樓遷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西師
元嗣等繼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
元嗣榮伯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守
勃僧寄留守魯山聞驍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
恩實蒙先帝厚遇陛下纘位不拘其枝實欲微立塵效沖深相
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
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
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嚴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
為義師所破光靜戮死沖固守不出景宗知是孩石橋浦迎軍

相續下至加湖東昏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
玲李文劉陳虎牙等十二軍據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拒峰
城內亦峰大塹之而內外各自保不敢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
與沖子汶及長史征夏內史程茂固守峰與諸將散騎常侍
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郡江水暴長加湖城潰義師乘高艦
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之糗頭網魚供食數日皆
輕裝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湯僧寄病死
孫樂祖寇以城降義師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
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衛為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
治中房長瑜謂被君忠貫昊天祿逾松竹郢君正當端
坐盡一以商情新若天運不興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言若隨
諸人之計非惟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未忘彼所不取也魯山
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江州鎮口
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竟陵司州隨

郡蕃雲將軍雍州刺史並持節將軍魯一城已降先者朔積黃
無叛敵將以冲及房僧寄此賊終之被圍也賜僧寄益州刺史

張馬仙琳為豫章郡守軍於州刺史時義訥起兵多聚糧帛招使壯勇人姚僧寶說仙琳於軍新作客以義訥至斬仙琳持兵於江西口拔建康城仙琳說要經宿乃發妻侯為軍主時侯景渡江侯弟郁度王貞城送于城下過去已遠郁妻母等之乃曰汝失利正為權基還京口王在後為託避所獲非重故敗以力皆歐其弟侯色不變賊義而拾之

當侍侍朝廷結議北伐以公則成名玄茂等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遊說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自猶隱途戎昔豈可憑倪轡拿金盂還葬此吾志也遂疽起卒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十萬鎮豫州刺史薛恭度遣度中名參等前斬援戰即斬名參遂北至譙數十里以及疾舉子師終遵恭為司州刺史卒北將軍大監三年魏軍圍司州遣恭拒將帥軍慮之將長會遣恭救焉乃呼兄子曇隱從弟孟虎及諸兵等當以死圍帥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以委命出魏憑此而已即大僧為以還朝方從橋之同遊可與指揮相隨眾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遵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以

張峻為豫州刺史與大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峻遣弟伯敖都督千人赴援三年京城陷帥衛史中丞沈浚連兵歸峻住鄱向譙郡若天遣無愛思勤不良雖復及死義亦無恨浚曰鄱郡雖狄義終逆誰敢不從固勸峻義兵至採橋城鄱邵逆東討至雙廟聞之遣板授峻征東將軍加榮中二千石峻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何情復受榮級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峻遣使說峻相資遣以舉兵討賊復加爵貴峻命斬其使以遣軍主王雄等帥兵外鄰湖濱襲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峻遣軍主范智邵西拒戰為賊所敗景圍賊騎乘勝挾棚棚內放重甘立分峻乃擇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於不為屈乃執峻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

涂文盛為持節都督荊州刺史太清中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為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梁元帝承制益已此諸軍事若欲指軍東下必須荊州刺史柳仲禮為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反仲禮率衆州刺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來赴援景既自壽陽渡江乃以書招之仲禮仁為北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

哲平侯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為對曰陛下將軍齊王之後歸命國尚書國家台臣宜時朝廷恒恐將軍齊王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倚寄患苦忽然棟折長令驚鳥含之衆王王城之下勇馬數雄矢集帝宮豈有自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翼衛帶以桴大遠耳不能委身縛就開門揖盜辛謝侯王早自為所士將又曰侯王事君靈鄙不明朝廷所知欲面陛下以聽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欺誣誤惑上

自若盛弓壯而釋之後得還國

崔玄伯為周兵將軍時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射吊延瑒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虛已問以不受紹賜射吊特賜弟二百匹

永孫俊年十五以便弓馬為獲郎清河王紹聞宮門明元在外以俊為大牙明元即位命俊典元謀等拾遺左右及朱提王悅驍勇有異使引手掣之力及悅懷中得兩刃匕首逐殺之

陵建太武初為日逐守鄯善鎮入蠕蠕圍之力屈被執建抗聲大罵遂為賊所殺太武聞之贈安北將軍鄯善公諡曰莊陳建以善射授為內三郎初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轉二重累數十騎登山臨險每日出北門乃伏北十餘里逐出於高大武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難大呼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創太武壯之賜力二十

慶普元為散騎常侍初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昌之入其城門普元隨太武出入是日獲昌元妻子妾第

劉尼為振威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余立尼為帝

陳建以善射授為內三郎初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轉二重累數十騎登山臨險每日出北門乃伏北十餘里逐出於高大武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難大呼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創太武壯之賜力二十

慶普元為散騎常侍初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昌之入其城門普元隨太武出入是日獲昌元妻子妾第

劉尼為振威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余立尼為帝

陳建以善射授為內三郎初遷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轉二重累數十騎登山臨險每日出北門乃伏北十餘里逐出於高大武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難大呼奮擊殺數人身被十餘創太武壯之賜力二十

崔僧淵為顯武將軍討海賊公黃郭大破之賊明帝乃遣士孫兄慧景還僧淵書說以入國之策朝令改圖脩淵複書白主上之為人也無過不照無細不存仁則至遠不及得則無費不究軍三戰之微盡九仞之極至於文章建於政績始夫宇宙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大安邊蓋荒先哲惟中壞宅臨伊域三光起晝曜之照兵物蒙再化之始外民定族列甲九之科班官命爵清流之貴擅俗之榮終始興河洛之

源賀為征西將軍南安王余之為宗愛所殺也賀部勒兵討逆外內興南部書檄悉屬焉定策禁衛文成令襲爵歸文成令襲爵歸劉尼馳詣苑中奉迎文成賀守禁中為之內應俄而叛抱文成單騎而至賀乃開門文成即位赦賀之為安賀有力焉後遷大尉獻文親政賀位于京兆王子推時賀年齒最高至乃命公坐議事賀辭以老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以授孝文

間重隆周道卷歌邑頌朝興門稽漢儀之有非可備家於公眾業業重光地藉四岳土馬強富人神攸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之出本無所在況於聖繼聖重天子務省乎理亡請采風庶得周知觀成阙王已下莫不奔趨枝葉扶疏遍在天下所稱稱焉殊勞本於文士競謀於朝堂武夫勇於戰場持論書辯此為賢矣今叙功之簿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賞異難酬先授心逆即干戴何名物應非時用生不振世豈無令聞先兄之才風概卓犖以為鄙君子所恥故殞命於戰陣矣又復途遇二千心得若斯之美節以資一生今名可揚矣而不能顯揚事實爰名布不能無疑昔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右冥也不勤存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忘於其君主上之於兄則可知義之所不得與可殺也故非其誅功不遺也故非其誅今可以效矣而又歸為非孝也即實而言兄之不爽得安忠孝之

於講武爭彊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順矣辭情皆美編
錄若安願深察之王晏道經外交器非雖即東華保全便就
屋剖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維蕃海捍本出北豪勇春之任兄
何由免以是而言辭雖已使又深門未幾納以契苦先慮之重
非兄何計受杜之榮鄰心加塗矣公執志不寤忠子兩危王
晏之至安能自保見機而作甚在兹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即
墨普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外欲歡戴今我仲月震雖
驚準實不及時雖實不用若早圖況杜連城安校乘有言欲
出不出聞不容疑精敖誠弟中於比京身罹事讎之及又
有猴為主此蒙活慕超進非大馬之心識有在矣雖復校此
調易於反掌乃一乖情此運也
劉禹侯大和中為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暴發遂帥資目大
罵然不降盛為賊所已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州刺史上書侯

賜錢千匹穀千斛
嚴綝孟宗校尉魏劉禹侯同殿勢窮被執送不降屈後得逃還
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鄧異為河間相父若行堅車騎將軍慕容垂之圍鄴以異為後
將軍兼州刺史其定侯異垂對使者曰先君忠于秦室異豈可
先叛乎使至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
與卓騎結兄弟兄為君吾子弟安得背之異曰兄弟州宣
任親賢異請佛授命垂乃用為建武將軍河間太守
長孫道生為司空侍中尚書左僕射封樂平侯頗更儒術記
堂廣道生遷戰回首難去就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為念張袞尚
遊魂冀北吾豈可安坐華夷令異長孫陳為平東將軍與書吉僕射時雖州刺史兼領袞貶雍州反
以稚為行臺討之稚時皆疏太后勞之曰偏疏如此
陳忠烈門得更無可等如何稚答曰死而有已敢不自力時其子

虎亦患脇握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為大
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衰有對者
崔悅父為後將軍鄧州刺史時高祖自破葛榮自武泰二王之後蜂
不可當初悅以州人感劉亞單身迎職悅曰貪人之祿
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專好請君有逆還之計將士又雖肯為
人固志也逸合永赴州三年春賊衆已漫或勸減小弱以避之
人盡弟四女弟三兒亦出既而召賓屬共論之咸曰史郎出嫁
之女郎君小未能兵器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
多皇周將士之意豈獨小人凡為城指曰周公旦不知城小力弱也
置吾兒址今吾死耳一朝送兒兒將謂吾心不固君忠全妻
臧獲耶之況吾何國重寄也逸命追還州既刺立了無御備之
具及賊來攻相攀力抗拒強弱難敵將兵士撫厲一莫不爭
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
力竭城陷悅執詣不屈賊遂害之悅長子士元駁性勇冬重

姚都督隴右二州隗亦戰沒悅兄弟父子並死王事朝野傷
歎為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
杜預孝明時為征西將軍假節鎮襄陽州不行
裴秀孝明時為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假開國伯邑
五百戶
晁清為梁州城戍將梁武汶圍種盡城降清抗節不屈為敵所殺
贈梁陵大夫諡曰忠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為三城戍主梁武帝攻圍力弟知不可全
王先登所庸後從秉晉安王歸陽城尚城陷等俱以不屈
城榮等子明子詔襲其爵世襲為館陶令梁州刺史元顥
圍子贈洛州刺史
田益宗為梁南將軍時自昇玄反攻陷州自洛口已南郡縣二
州諸城皆次第賊唯有義陽而已梁武帝以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鄉公督討安西在益宗去就而益宗

守節不移卒獲剋平益宗之方也

初小虎少有武幹李明時為將軍以智謀著名中宗將發文嬋等皆遣益州刺史竇孝諶及長史和安固守小鈐文嬋圍之甚急小虎為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嬋攻小虎珍寶狂愚不從小虎為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嬋攻小虎珍寶狂愚不從小虎為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嬋攻小虎珍寶狂愚不從

諸軍事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如故

高訓為驃騎將軍為徐州行臺至武城屬元法僧反被逼詐同之訓不肯為法僧所用

楊侃為右將軍改州刺史屬元顥內逼以本官假攝東將軍為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從河北執侃手曰朕得踐寶曆務任此者為今日但為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實大朕何遽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拯可以臣微庆頓敗君臣之義固不啓足至洛州殺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乃見許

賈智為尚書僕射兼吏部尚書行荊州事徵為尚書僕射兼吏部尚書行荊州事徵為尚書僕射兼吏部尚書行荊州事徵

此隆夜走潘沒不從並帝嘉之

李文顯和李武時為尉軍別內都督及齊神武東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汹汹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

勳爵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圍會陵將吳明徹又襲帝衆領軍將軍對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為經略謂所親曰今太威在東南威望居牛斗外太白已南皆利為客我將有喪又調破胡是馬突圍僅而獲免逆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許斛召募又遣封孫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泄水灌城而反景扣等屯於淮西夢不起被明徹書夜攻擊城內火氣鬱積人皆患腫死病和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先甚為憂敬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雨有一史以酒脯來弔哭至酣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縣之於市

鮮于世榮後主時累遷領軍大將軍周武求我送馬碰酒鐙與之得便謹破及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傾竭誠不解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藝必崇忠義無

數之見徵稅無欲賜與過於殺言歎惜

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為右衛將軍周師入鄴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識節久聞宜加榮秩鄴府儀同大將軍

雷暴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閉鄴城敗乃降北于苟生為儀同鎮兩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

庫狄士文為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未定多求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

葛榮為魏孝昌鎮軍將軍從後主于平陽敗歸并州與高昌等推立安德王延隆為帝改文武群臣皆授周官等秩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閶闔門外盡其不臣平陽也

忠第四

後周楊摐仕魏孝莊時為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帝敗走晉陽摐從帝還摐素有人望帝亦以此忌之及帝已北度太行摐遂率所收不以資敵及介朱榮奉南討至馬渚摐乃具船以濟王師

楊寬仕魏為通直散騎常侍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寬與太宰元天穆俱勸孝莊欣太行拜散騎常侍從東討軍仍為都督從于河內進圍北中時為梁將陳慶之為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欲後與語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乃曰賢兄樞軍在頴欲相見寬答曰僕兄頴力既王威寧論通塞豈人臣之理何規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足為德耳

樂陵王胡寧孝武時為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依行加妻子皆在東郡宋陽鄭羅謂侯曰天下方亂未知鳥之所栖何如東討妻子徐撰大喜侯曰卿今入關豈以妻子為國也遂從入關

令狐整仕魏孝武初為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纘守瓜州整又從纘守瓜州拒大丞相泰及代整與開府張彌等據城固守纘為部曲所殺整與彌等收纘餘衆推纘子康為刺史康幼整與彌等共輔政事整為長史康既長整與彌等送京師周文帝嘉其忠節表為都督瓜州城人張保殺刺史成廢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那守執四州郡縣保整令所親說保令任整為刺史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疑也送令整至王關郡召集衆隊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執呂興送軍整乘人衆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帥議推整為刺史整旦本入張保四逆殺害無辜國州之人俱憤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其相推舊復怨讎必致禍於是乃推波瀾使主張道義行州事且以狀聞詔以中畿蔡刺史徵整赴闕整辭以母老

中封豫武帥男文帝詔整曰卿早建殊勳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子天下同取富貴終立為州義百整以國華未孚帝願王室宗效力為華鄉親二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文帝嘗謂整曰卿還祖立志而不可謂世濟其美者也整乃還鄉里

裴俠魏孝武時為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加妻子皆在東郡宋陽鄭羅謂侯曰天下方亂未知鳥之所栖何如東討妻子徐撰大喜侯曰卿今入關豈以妻子為國也遂從入關

令狐整仕魏孝武初為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纘守瓜州纘又從纘守瓜州拒大丞相泰及代整與開府張彌等據城固守纘為部曲所殺整與彌等收纘餘衆推纘子康為刺史康幼整與彌等共輔政事整為長史康既長整與彌等送京師周文帝嘉其忠節表為都督瓜州城人張保殺刺史成廢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構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那守執四州郡縣保整令所親說保令任整為刺史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疑也送令整至王關郡召集衆隊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執呂興送軍整乘人衆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帥議推整為刺史整旦本入張保四逆殺害無辜國州之人俱憤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其相推舊復怨讎必致禍於是乃推波瀾使主張道義行州事且以狀聞詔以中畿蔡刺史徵整赴闕整辭以母老

高琳之為將軍降正平郡守加大都督時齊將東方孝友來侵琳
戰之孝友中數箭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也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其使以開進退將軍騎大將軍
蔡佑字承先為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手殺數人左右勸
令乘馬以備急佑不從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危為念
遂率左右十餘人奮擊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死繼逸圍之十
餘重圍始開羣賊以是勇士但施甲來降豈慮無貴耶於是
之曰死等吾今日取汝頭自當封公豈假賊之官號也敵數合
敵乃稱却祐徐引退

李穆字顯慶并州晉陽人也曾祖崇魏初為河橋之戰太祖所
重馬中流矢穆進太祖坐於地穆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佳奔散穆乃以
身翼衛太祖因謂曰卿在幽獨任此敵人不疑是貴人遂
拳之而逃穆以馬授太祖遂得根免長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
自是恩昵更隆太祖美其忠節乃歎曰人之所重唯身命耳李

君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土帛未
足為報也

曹爽為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爽前朝舊臣勳望兼重欲獨為宰
輔歲辭以天下未平士大夫優不宜專政使侍郎後為
雍州刺史督洛州鎮事後入朝屬魏文帝初為相國百官皆勸
進爽自以代受恩遂不肯署牋帝大怒貶爽為曲梁侯
郝惇為振威將軍與華陰二郡守安康人黃衍資等圍偏郡
力屈城陷為賊所獲衍資等進圍東洛州乃遣惇詣城下欲令
誘說城中惇乃詭說城中曰吾已整行裝退散各宜思
之衍資大怒乃脅惇以兵自從更說城中人惇不得已乃
不復逸害之并殺城中人皆為之流涕衍資解圍之後惇乃子
狂叔毗馬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部軍敗為汶人所擒降之汝毗
人辭降之汝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王思政為驃騎將軍以勳王為防人令營護屯營於園地思政
出征後為人種蔬菜及瓠見而恨曰勳王家人不識分數乃
敗法乎何事違法命左右拔而去之勳王聞而慙病辭家先人
皆等率奴僕令其更往營護更益兵擾作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
溢不可防止懸金更然權力因竭為之裹聞之乃率奴騎十
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
圖平難立功報讎無意圖主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皆是
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拜使欲自
到先是齊文襄令裴俠重賞若
大將軍身有擒傷獨近左右皆從大敵都盡為訓誡思政曰公
常語朝等任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
有此言公豈以一城之命而不為高相計乎思政乃止之不
得已乃送齊文襄遣
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彥深懷慙無
以答

楊敷字文教以其忠於所事遷遇甚厚

楊敷字文教弘農華陰人大將軍沙州刺史戰敗為齊神武所
執齊人方欲任用之數下為反間遂以愛馬與敷
周將士盡心明備

王勇為上大將軍儀同三司進位宣帝在位令勇與宇文化及俱從
宮尹鄭譯上殿等並得拜於宣帝前在殿中頗有失遽譯等皆
頁為軍法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謂宣帝曰勇有失遽譯等皆
是宣帝因此大得人心宣帝亦內史賀若弼言於高祖曰勇
為人子坐不克負荷鍋深以為然勳聽之勳後因侍坐乃謂
高祖曰皇太子坐不克負荷鍋深以為然勳聽之勳後因侍坐乃謂
為祖曰皇太子坐不克負荷鍋深以為然勳聽之勳後因侍坐乃謂
高祖曰皇太子仁孝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
每對臣稱皇太子仁孝恐不了陛下家事陛下
高祖召而問之勳乃詭對曰皇太子養
德春宮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得聞此言勳退就誅勳曰平生

言論賊所不應今者對楊何得乃爾朝覲窮已且公今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為言事有差跌便成釁隙公密陳戒否何得以宴昌言執默保身之理公國家淺丈存私情向者對楊公宜其後數內宴上壽又將高祖擁回可愛豈公但恨後嗣耳高祖聖人公為然但漢王次長不才此外諸子並如故不能用其說竟帝即位追數譖等侵為近侍執政公為高祖所親日吾百年先朝貴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陳隋接鄂密欲為身計易同反覆但志義之節不可虧違況倚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先朝此可於此倚況義不為他計是千載之後知吾心大業元年帝令內史柱度信就徐州按軌

府三百七十三　五

尉遲迥為相州總管隋文帝輔政以迥望位與重懼為異圖乃令迥子惇女壻皇甫績等以討尉遲為名集兵相州迥子惇女壻皇甫績等以討尉遲為名集兵相州迥子惇女壻皇甫績等以討尉遲為名集兵相州

等虎十萬攻利州閬州等至秦漕等衆其勢銳於其後納使
頭審等為內應以讓梁議不知之並今守成都議先領劍門永
結父數遂居重生初謀舉兵成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
退可以自守且自用多非其守及聞審等至憚懼乃自率衆
逆戰又以其虎之王為左右軍行數十里審等敗之以二十騎
奔新都縣今玉貨新之傳首京師獻廟其後
諸軍討之何史部尚書亦請
清庫狄士文初仕齊為領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
周帥士文開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
尚書仕周為下大夫開府高祖為相府司錄聚謀起兵
高祖命為監軍頗受納便宜進入鄴辭升太息李不可而數歎
敬德
周雖勝初仕隋為特勒都督從齊州諸軍事至幽州大破
突厥三十餘日師人多死後保十砂拔突厥國之城不荒窮小可
轉戰千餘日師人多死後保十砂拔突厥國之城不荒窮小可
突厥既衰之厚為其備夜中結陣以待之突軍苦饑出戰遇敬死
士踏盡並頭齊逐者向旦百許人敬德傷重不堪更戰敬德
降之突厥部落聞敬德降各引兵來降者日有數千人敬德
榮寵群使皆以誠國家待我以死耳可降殺乃
便戰志勇力還將若見至尊通宗此意乃拔復救二人
脫亂射之亦于陣

史記李牧為趙將北邊備大將軍匈奴以通指雲中高
義長於分決軍俄而通引兵南適以君素有膽略召東閣問
義師指期已昭宗喜義師攻之不剋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
素勇通歎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哭通亦泣下

君素曰吾軍以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
取榮貴君素答曰公國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
取榮貴君素答曰公國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
此賊不能逐賊主公所聚馬即代主所賜也公何用多言通
我通曰卉君素我乃負帝君素曰今天下擾亂人各有主
敢而退時園其急行李勤絕君素乃為木槽盛麦以馳其
槽浮之黃河以流而下河陽守者以為走王伺見而
數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祿大夫給遣行勞苦之監
兩有關隴王武俊等皆帝甲兵從前後引東都騎數百人
為陳利害惠高祖乃賜金小幼待以不死君素至其營
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亡大命有屬君何自苦與城俱
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知事必
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常謂射士曰
吾君非負卿輩卿輩自負君素後被囚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數年食

盡此數足矣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屬豈當數頭以
付諸君也時宇文化及等以逆弑煬帝立秦王浩為帝
秦王故嬪頡于氏皆隋室之舊人有見君素者莫不悲泣
會之城中饑甚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阻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張季珣以慷慨著忠節初為郡功曹書佐屬煬帝幸江都
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常謂射士曰
吾君非負卿輩卿輩自負君素後被囚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數年食

靜因得外兵以資二柵又有游軍數百對自南山來擊其背擒之兵復大潰而出委棄旗鼓和軍遂世以爲元老重其身三
通鑑續編或謂通鑑通注曰吾國重恩基事而王夫之獨尊
祿安可逃雖有死而已每自舉其頭曰要當爲國家殺人一刀
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屬召之
通鑑綱目靜平家屬素沒乃留賊和鎮潼關而兵東下
靜率其部曲降於劉文靜遣副將雷嗣宗送之
等率其部曲降於劉文靜遣副將雷嗣宗送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劉文靜
壽令往諭之通大喜曰吾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汝命在右
射之願和呼其弟曰吾與汝俱事隋室今天下大亂各爲其主
通知不免乃下馬東面向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
天地神祇實所鑒察後遂擒通送于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負
通泣對曰通不能盡心臣之罪也力屈而至爲本朝之屬以愧相
高祖曰崇宗忠臣也命釋之

李藝初仕隋爲武賁郎將煬帝令督運於北平大業末高雞泊
州盜管宇文化及至東郡追使押藝藝新其使者至帝令斬之
劉世讓與藝安撫通行諸物管部兵非醉藝或敢世讓又弟寶很
爲藝軍所獲藝射至城下令治城中人一軍五百已通長安
宜開門早降世讓爲計之不從藝以兵攻之寶自內以圖安
藝遣寶從城踰言賊中虛實其計說不入寶大宗將兵高城譙
樓授彭州刺史令領步騎東道行軍總管與俱宗安王孝傑等
茂於夏縣通軍破劉世讓獲唐儉俱宗安王孝傑等皆
恩有功賜姓徐以告高祖相持月餘河南諸郡皆降高祖大悅
驚曰劉世讓之在昌非大將不能招懷之使盡力藝誠全復冒危告難是其
勳區鉅百萬不精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隋門宋敏與宗
開道北君璋各率衆攻之甚急馮盎劉元進等皆來救之

元璹來說二世謂馮等曰大丈夫秉心爲善取於己者也
餘庶乃退及元璹還北世讓志剪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鐵券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舉衆圍之感嬰城
守數月糧盡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救援至仁杲解圍而去感遂出
出戰爲賊所擒仁杲使圍涇州令感語城中大援軍已敗城中
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城
自殺以全忠節仁杲大怒殺感於城外感神色不變
聲色俱厲賊平高祖嘗得其書以示羣臣
郡公謚曰忠莊
王行敬爲右武衛將軍武德三年爲慈州刺史進位金紫光祿
大夫行敬爲人沈毅有謀略善撫御士卒所在有威名
軍敗被擒而殺之行敬自投於地大罵賊而死賊將其頭
懸於城門示衆行敬顏色不變
高祖聞而嘆曰忠臣也贈幽州都督

知之由祖開而痛焉

左雄當州人也武德中爲枉國獻馴徽三州總管及輔公祏反遣使誘雄雄者以開仍率兵據赤石城公祏遣將發衆數萬攻之不克而還及公祏平高祖嘉其誠効拜宣州都督進位上柱國封歙國公食邑三千戶

盛彥師爲宋州總管時國朗及彥師爲突厥大使因對没於賊國朗令彥師作書召舉城降已彥師爲書墓使無狀被賊所禽爲且不忠善之以死汝且善侍老母以吾爲念國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國朗乃突曰國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突厥既立德二年爲右武侯大將軍與尚書右僕射裴寂拒宋金剛于介州將始合張弃軍而走突厥大將實誕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没也泣曰實誕烈士必不生降殲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數誕後謀背賊事洩遇害臨死西向大哭曰目無狀負陛下彼屠漬是所甘心但賊軍破卻九宗所恨及

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益曰剛

張善相爲伊州總管武德二年王世充攻伊州善相拒國壯盡授兵不至城中饑死者日數百人善相自知必敗謂衆史曰善相荷國厚恩要當殺命諸公無同爲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諸公皆出白璋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尋而城陷執善相送於世充善相顏色不撓世充怒令斬之善相罵世充極口而死高祖聞而歎曰吾委善相守伊爲襄城鄭公羅士信武德五年爲新安道行軍總管守洛水城爲劉黑闥所攻士信武德五年爲新安道行軍總管守洛水城爲劉黑闥所攻城陷黑闥其勇敢欲活之士信詞色不屈因斬之大行開府儀同三司并州總管并州大都督并州刺史并肆二州諸軍事并肆道行軍大總管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一萬戶贈司空并州都督諡曰忠烈

李靖初爲隋馬邑丞高祖太原留守靖以郡應高祖授三原令從平京城以功授駕部郎中武德二年拜殿中侍御史持節安撫山東以便宜從事靖既至河東慰諭大使河東悉定進至黎陽徐圓朗聞其名素重之遣使厚禮請降靖察其詐遂斬其使者以徇圓朗大懼遣其將王雄誕率衆來拒靖與戰破之雄誕退保其城靖進擊之雄誕又敗走入城固守靖圍其四面雄誕窮蹙乃降

強盛契苾部落皆嬰仗之何力至則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背而圖叛逆語前領甘曰可效及都督已去何顧不行何力曰忠孝不並我豈得偷生況門戶俱滅我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亟發然可汗平前何力獨引弓射殺數人可汗大呼曰豈有大將烈士受辱者哉天地日月願聽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而止會皇有事自延陀至共議攻其衙帳何力與其妻所部甲騎馳擊入延陀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與拜石健衛大將軍

龐孝泰爲驃騎將軍高宗賢惜征高麗孝泰爲沃道總管時孝泰率其精銳水陸之軍於統水之上高麗蓋蘇文率兵距戰孝泰與之交戰數合蘇文益兵圍之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仁願曹懷叔之營孝泰曰我代事國家荷代過蒙恩遇寧臨敵不滅吾尚不還旬死報仁又我將帥里子弟五千餘人今並死盡豈一身自求生邪賊力落攻之死者累積猶如蟻毛墜與其子十三人皆死之

程名振爲扶州鄜河縣將儀鳳二年吐蕃寇臨洮河州名振以拒賊力屈爲賊所執令名振送書與松州都督韓君叡以邀其降名振不從又虜其妻子爲質名振身自負矢石先登賊衆捨名振而取名振弟名挺守鄜州名振密與挺守謀授名振弟名挺將軍以旌其忠烈仍賜物二百段名振以爲甚去職身成三助爲左驍衛將軍果毅等逸之討徐敬業以爲前鋒軍至高郵敬業逃也將斬之三助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助不是將軍李孝逸宗室軍已至四合圍我死妻子必爲所殺宗室盡沒於是不及我賊決不殺我我死後必爲所殺宗室盡沒於許欲殺高藏過天元年爲蘇文所害高藏子安舜安輔安玄安福等在內地蘇文使軍人守衛不令出入安舜等潛謀欲東奔歸國以告天子事泄蘇文悉誅之安舜安輔安玄安福時在城中數年謀之曰紅賊在內外人守之不可出不如詐降蘇文必令出入我輩因此得出乃從城上縋而下間道奔走

殲斯劇賊史朝義其子輔璆左監門衛中郎將令迎其骨歸祔改葬

薛訥大將軍仁貴子也則天時突厥入寇河北詔天以訥督門子使擒左威衛將軍李東道趨營州路以明威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陵以驢駝為辭今雖有屈膝外請恐未定若命不易則狂謀自然秋伏則天果然其言程千里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安祿山及以千里宿衛將軍性河東陳留人驍勇有膽略善騎射開元中為隴右討擊副使河隴諸胡畏憚千里開城門擁精騎三百餘突擊之虜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數百級自是不敢近城

橋梁壞坑中為賊所執知節不屈賊欲生得之度擒送至於此公等為吾戮城中賊士善守之城不可下遂被就送東京見於慶緒慶緒殺之

劉客奴幽州昌平人為平盧軍游弈使性忠讜為軍人所信天寶末范陽平盧河東等三節度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

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馬靈詧以自立功祿山遂偽署知誨為平盧節度使令知誨與靈詧相攻知誨不能支棄城而遁靈詧遂有其地知誨奔歸朝廷招討知誨知誨遂遣命誘殺靈詧傳首京師

封常清為范陽節度副使呂知誨為平盧節度使馬靈詧以自立功祿山遂偽署知誨為平盧節度使令知誨與靈詧相攻知誨不能支棄城而遁靈詧遂有其地知誨奔歸朝廷招討知誨知誨遂遣命誘殺靈詧傳首京師

援鞫以奏聞杜鴻漸為朔方留後支度副使天寶末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遊節度判官崔悅支度判官盧簡金謀曰今胡虜亂常三京陷沒主上幸於巴蜀羌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賊非南取河隴迴紇助順請於北徵助討南禦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社稷之耶上報明主下安黎生亦自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草陳其事兵馬招集之數令李涵齎赴平涼肅宗大悅鴻漸知盡忠誌平涼於北果

白草嶺既謂因勞諸侯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廻紇請和跋扈內潛天下郡邑人皆望守以待制命其中就為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翼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

李抱玉為封常清安西行軍司馬玄宗幸蜀聞肅宗即位於靈武微兵於安西北鄙以精卒七千人赴行在抱玉為副以吐蕃大舉攻安西城守堅不下會肅宗遷殿中侍御史李嗣業為安西副仙芝將以功授驃騎大將軍及孫山反兩京陷肅宗在靈武詔遣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兵萬里至鳳翔謁見帝具陳方欲大舉收復二京帝曰今日得卿勝數萬兵事之濟豈在卿也

馬燧為左金吾員外將軍戍安西至德初閩王至安西難二將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鳳翔肅宗嘉之委以東討陣陝郊戰功頗皆有殊效

張子論為關中部度支租稅耕至德二年與將士四千餘人討耳為黑諸為父子軍為國討賊

張元戰為特進至德二年與將軍陳宏謙副將僕固懷恩及所領武士五百人相與黑咸截左耳誓為國讎

令狐彰初為安祿山將史思明偽署為將州刺史令狐彰兵戍河東彰感激忠義慰立名節乃潛遣人間道奉甲仗馬駝等至於行在彰遂率勇士善於騎射順宗為定王時自徐出入構逆為賊守有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慌然賜書褒獎為設爵將所攻兵眾遂潰圍而出隨宜入朝肅宗嘉其義節賜名曰忠授左驍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仍令歸鎮招討使郭子儀節度使六州都防禦使大曆中大戎犯邊彰以所部鎮絳屬吐蕃入寇彰以兵守絳而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前鋒所過州縣路次供擬有讓而不受緩師不犯秋高八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忠男建等性不為非行不近道今勳歸東都私第使他分為昆

國下發兵魏踏兵昌亂伐良昌帝覽表嘉嘆之
張孝忠遣中使以澤潞討守洛州田悅之狀悅之拒度兵不出戰賊不能得界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賊兵未至任知事不齊無以勸士乃表召討使令其出師曰將士幸守戰伐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義隔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貴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笑因今日為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於城下大敗之俘獲數出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加燧河州刺史馬燧為河東節度觀察招討使討田悅建中三年前敗中涿李雲端與李寶家封鼎超侯信等以京師告畢乃又僭商戶錢人心大擾乃用飛語云鳳翔朝廷將出兵多以逃南山為群盜以煽人心時作亂皇甫湜言與燧子暢書乃今其黨溫靖辭暢書與燧東利害今旋師蹙執請奏其狀今兄竝引執請罪帝以憫大臣子方奏燧以靜難不宜其事赦竝就第杖三十連捕雲端等鞫於禁中十一人皆處死

國下發兵魏踏兵昌亂伐良昌帝覽表嘉嘆之
張孝忠遣中使以澤潞討守洛州田悅之狀悅之拒度兵不出戰賊不能得界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賊兵未至任知事不齊無以勸士乃表召討使令其出師曰將士幸守戰伐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義隔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貴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笑因今日為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於城下大敗之俘獲數出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加燧河州刺史馬燧為河東節度觀察招討使討田悅建中三年前敗中涿李雲端與李寶家封鼎超侯信等以京師告畢乃又僭商戶錢人心大擾乃用飛語云鳳翔朝廷將出兵多以逃南山為群盜以煽人心時作亂皇甫湜言與燧子暢書乃今其黨溫靖辭暢書與燧東利害今旋師蹙執請奏其狀今兄竝引執請罪帝以憫大臣子方奏燧以靜難不宜其事赦竝就第杖三十連捕雲端等鞫於禁中十一人皆處死

宗大漸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見老臣受命侍疾於外不見座下目不瞑乃引至卧内子儀鳴咽流涕而出子儀性寡慎事上戮盡誠至寬厚容衆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前後遭罹讒臣程元振魚朝恩等皆嫉百端時方擅彊兵威臨我敵詔命徵召故讒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馳赴行在會吐蕃入寇京畿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中官魚朝恩監軍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獨孤未平不皇啓處復為副元帥出鎮絳州將行詣闕

宗大漸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見老臣受命侍疾於外不見座下目不瞑乃引至卧内子儀鳴咽流涕而出子儀性寡慎事上戮盡誠至寬厚容衆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前後遭罹讒臣程元振魚朝恩等皆嫉百端時方擅彊兵威臨我敵詔命徵召故讒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馳赴行在會吐蕃入寇京畿子儀為天下兵馬副元帥中官魚朝恩監軍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獨孤未平不皇啓處復為副元帥出鎮絳州將行詣闕

劉昌初為宋州牙門將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及剌史李忠臣奔梁崇義靈曜率衆圍宋州昌固守月餘城陷為賊所擒靈曜愛其才欲以為將昌不從靈曜怒將殺之昌神色不撓靈曜義而釋之遂歸忠臣忠臣表昌為濮州刺史昌到官修城浚隍完葺器械訓練士卒為守禦之備

薛平父萬六歷中為昭義節度使年十二為磁州刺史萬率軍東欲用河北故事命平草知留後務平憐其幼讓於伯父萬一夕父喪歸及免喪襲授右廂兵馬使

張孝忠遣中使以澤潞討守洛州田悅之狀悅之拒度兵不出戰賊不能得界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賊兵未至任知事不齊無以勸士乃表召討使令其出師曰將士幸守戰伐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義隔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貴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笑因今日為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於城下大敗之俘獲數出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加燧河州刺史馬燧為河東節度觀察招討使討田悅建中三年前敗中涿李雲端與李寶家封鼎超侯信等以京師告畢乃又僭商戶錢人心大擾乃用飛語云鳳翔朝廷將出兵多以逃南山為群盜以煽人心時作亂皇甫湜言與燧子暢書乃今其黨溫靖辭暢書與燧東利害今旋師蹙執請奏其狀今兄竝引執請罪帝以憫大臣子方奏燧以靜難不宜其事赦竝就第杖三十連捕雲端等鞫於禁中十一人皆處死

馮河清初隸涇原節度元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戴叔伦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數希幸泰天河清與汉開之乃集三軍大衆因其激勵將吏無敢違命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馮初遷幸六軍雖集各懷疑懼部無戰意原節度使韋皋知其誠欲拜四鎮北庭又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戴叔伦知州事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新命未至河清尚專擅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涇原節度使李泌河清尋入朝平軍節度使李勉神將馬步使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等綵行在證逆城降伪烈焰署令與滑州水平軍節度使與元元年春證密令說信人盧融間道齎敕及逆李希烈書以證九中

馮河清初隸涇原節度元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戴叔伦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數希幸泰天河清與汉開之乃集三軍大衆因其激勵將吏無敢違命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兩連夜送行在所時馮初遷幸六軍雖集各懷疑懼部無戰意原節度使韋皋知其誠欲拜四鎮北庭又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戴叔伦知州事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新命未至河清尚專擅尚書左僕射兼侍中涇原節度使李泌河清尋入朝平軍節度使李勉神將馬步使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等綵行在證逆城降伪烈焰署令與滑州水平軍節度使與元元年春證密令說信人盧融間道齎敕及逆李希烈書以證九中

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宋都虞觀察使澄性忠而未宣乃集州兵誓加討罰而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之上屬共變也及希烈苦攻甚急澄拔還汴石柱潰令纔入幷梁營壘潰散希烈因縱遊騎六百人因鼓行而前其軍果大潰擒悉令斬之以安希烈希烈不能詰焉無何希烈遣其將翟輝等寇襄城久之不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食度希烈不能制已會中使劉逸淮奉詔宣至加撫慰兵部書封或郡王澄乃聚衆力焚賊柵盡殺賊之餘火澄又開襄城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遂率衆解圍於北門法懼不敢進及會武軍節度使劉治師至城北門法懼乃舍於滍儀珍開隔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門入治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滍儀珍開隔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門入治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滍儀珍開隔以納之翌日有怨讎遂不自安會鄭州刺史滑亳節度使李勉以澄遣其子青赴之先是河陽軍鄭陳節度使李元諒雅與攻鄭州顏真卿遣使招澄澄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顏益改容清以疾卒

顏方引退又移使吉中歸澄乃出迎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檢校右僕射義成軍節度等使加鄭滑節度使李承為治軍節度使李希烈既破宋亳義擒兵襲州遂有其地朝廷遣使不及命欲以授承承辭曰希烈之逆承家族皆為所害今若受之是負義也願得討賊以報讎恥乃授承淮西行營都統招討處置等使承於外館起祠堂圖像於其中每自祭酹誓不與賊俱生貞元四年十月承自安州進軍至申州與賊將吳少誠遇於溵水之北賊衆十萬營於山上連亙數十里承軍不敢進乃分兵三千人使大將烏重胤將之自小路趨賊營後出賊不意擊之賊驚擾重胤縱兵擊之賊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萬餘級獲馬千匹明日少誠悉衆來戰承又分兵擊之少誠大敗收餘衆保於文城柵承進軍圍之少誠窘迫乞降承不許遂拔其城少誠與數騎踰城而走承追擒之并其家屬送於京師承既破少誠威震淮西遂進軍攻蔡州吳元濟悉發其兵以拒官軍承分軍為十道以攻之自是每歲出軍攻討元濟不能支十四年冬承入朝憲宗御延英謂宰臣曰淮西用兵已久將士勞苦朕每思之寢食不安今欲罷兵又恐賊計益生如何宰臣李絳對曰臣等愚見以為淮西用兵已久將士勞苦陛下軫念及此誠為至仁然賊之逆命天地所不容若罷兵則賊計益生臣等以為不可罷憲宗曰朕意亦以為然

十將并制置使夫憲宗嘉之李絳又奏曰觀時事之勢淮西必可平觀時上古領行兵千餘人屯於蔡州城北門以為聲援又令養子六百人次之皆驍勇共衛之以安希烈希烈不能詰焉無何希烈遣其將翟輝等寇襄城久之不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食度希烈不能制已會中使劉逸淮奉詔宣至加撫慰兵部書封或郡王澄乃聚衆力焚賊柵盡殺賊之餘火澄又開襄城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遂率衆解圍於北門法懼不敢進及會武軍節度使劉治師至城北門法懼乃舍於滍儀珍開隔以納之翌日有怨讎遂不自安會鄭州刺史滑亳節度使李勉以澄遣其子青赴之先是河陽軍鄭陳節度使李元諒雅與攻鄭州顏真卿遣使招澄澄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顏益改容清以疾卒

馬燧李抱真張孝忠等使及吳少誠遣使上言澤州刺史鄧景山為賊將李抱真所逼乞以城降抱真遣其將王虎臣等領兵入城虎臣等既入城大掠景山懼抱真之怒乃閉門拒守抱真怒攻之不下景山乃遣其子入質抱真乃退景山遂以城降抱真抱真既得澤潞又與魏博成德幽州三鎮為表裏以抗朝廷每有詔命三鎮皆相為聲援以沮撓之德宗初即位務在姑息以為三鎮皆自先朝以來恩信已著不欲更有改張故每降詔書皆為之優容三鎮益驕橫不奉法度德宗知其不可制而不能改也

唐戴休顏爲鹽州刺史奉天之難休顏以所部蕃漢三千騎立赴難及車駕將幸梁洋閣守奉天又奉懷光叛機成陽使諭休顏休顏集三軍斬其使纔成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李抱玉授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

韓游瓌爲李懷光部將掌兵在奉天懷光反於河中乃與游瓌書約令殺游瓌游瓌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趙之游瓌復奏聞數日懷光又使趙游瓌爲門者所擒懷光自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避由是帝遷幸奉天州游瓌與子玠帥牧張昕以郊州降賊懷光怒游瓌降賊乃從順正授加鎮國節度使楊惠琳朝廷久也朝廷爲李懷光反所脅惠琳懷光反子河中判官被脅在軍懲奈幸來洋瓌趨于郊寧惠琳以當在郊鎮制安撫以戰黨張昕在郊州降賊後移昕

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器甲乘約明潛歸于懷光時懷寶爲游瓌新夜後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諸游瓌約日使懷寶表聞奏帝召咨問委御中丞閻誠至河中誠具其事以告懷光曰父立功國子令誅我不可去矣懷光遂殺及諸軍進圍河中游瓌城營于長春宮懷寶身當戰伐懷光平每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游瓌遂爲游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皆爲開府儀同三司

中丞異姓王

李晟爲神策軍兵馬使討朱泚於苑門晟父子奏天子詔晟赴難晟聞命西向而哭越軍將士悉感激爲晟爲主不欲晟去觀爲計以此晟軍最謂將士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白舍二良死而收已張我武狄泚信行吾營於父子情義甚良馬以過其意乃解去泚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遺之晟受營五果遂行父子諫李忠勿從晟晟得引軍急趨代

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懷光叛德宗再幸梁州晟大將張光晟自行在傳口詔授晟三渠射平章事以安眾心晟疏陳受命且言長安宗廟所在為天下本培貳宜從謙退授京師乃復堅壁緯兵策馬以誅泚與復為已後渾瑊朔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檢校右僕射兼河中晉絳五州節度觀察使餘如故檢校右僕射平章事益實封二百戶入覲京北尹鎮渭北鄜坊丹延節度觀察招討使晟受詔流涕西上表請誅崔寧梁州趙僅先之心國則滅之勢僅陛下規小捨大作鄰恨鄰人心火去武力謀臣無復施矣晟入請鳳翔也謂宜分四鎮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貞忠臣也侯加兼之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楊神福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歛容曰行軍失言慚稱邪有道容言危行今休明之期咸幸得情位將相不有不可忍命不言寧所請有化無擅知無不為君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服晟後能兼領節鉞之外率所過皆有通王

府長史丁謂者亦為張延賞所非以懷延挫乃求用晟言事曰太尉功業足大猶限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孰可統領楊氏左袒宜令出鎮早圖之晟然曰余安得不祥之言遂就瑊以聞

王虔休本名延賞貞元中為澤潞都虞候節度使李抱真將元伸經筆議立抱真子誠軍中授副虞休正色於從容曰軍將其言由是竟免潰罰

程日華以為防定張孝忠子將孝忠令知滄州事幽州朱泚令知滄州事

頭發兵三千助其軍以討少誠
張孝忠本名子良父名日元本馬燧徐州牙將燧為使張鎬之難子良以其驍
千餘奔于淄西團練使王緯表為衙中丞仍厚撫其軍士子
門右職子良以燕歷馬元和二年秋郾度使李錡檄命遣子良以
兵三千收宣州子良乃與錡婿裴行立及大將田火狗等火狗本仙等
家劉闢鎮及父周誠皆以勇力聞子良少時試於軍中生致闢庭子良親共擒當
逐平浙右寧之功加右金吾將軍兼御史大
夫改名孝忠賜李氏
劉濬自元末為職方經略使歷順宗憲宗德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
有山人羅令則自京詣濬奏言皆發立之事旦延
太止皇詔訊於子游濬立命數少賜將衣以令則又云太子之黨陰
吳十月德宗山陵約此時伺便而動濬懼令則驛表聞部付禁
軍按問竟其實令則伏誅後請自領兵護葬為以備非常詔不
許遣中使

受命惠然收育兆民遂請擁節專制之參並臣有懷所為害不盡言實良國人寸其稽顙之不勝感荷願賜誅參以正其罪庶懲姦慝即使參詣上屋山人自提攜謝參未及陳委以閫帥參忿懷詐欺先見河北不申安首內州縣官二百五十三人及百一百六十二員就差官僞補九十員請右司正授從之

為重稱內請刑會屬從史奏請刑會屬從史對曰臣之重稱通宗通連吐突承璀以神策軍行營與從史相結圖之重稱通其謀昔趙從史方恨下時重稱職掌門是日戒嚴其君主殺動皇帝開朝廷權重稱自都將奏州右司馬拜復州刺史御史大夫河陽三城節度

李光顏為忠武軍都統使元和中鎮大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軍破賊於鐵谷於掘殪擒賊將丁日晏等明日納焉諸部元頴乃大會軍士三軍感集命使者進帛尚歡客朝廷若良且懇請主力戰陣圖捷無計無所施攻堅攻城非人謀所有一座皆驚光顏乃於座立誦來使曰今公擁旄光顏離家多年暫見賜歡有以為感也然光顏受國恩深誓與賊同生日月今公統率將士與賊決死戰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繒帛酬其來使使者還報曰為光顏多謝令公元顏事君許國之心死無貳矣自此兵益之心稱加激勵

李吉甫用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士輒利害皆盡論列

憲宗為河東節度使元和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尉同平章事充河東節度使

請出師討伐承璀奏進精銳并其兩子光顏壯賦李鄘元和中為淮南節度使及王承宗上表請以其弟承元權知軍府事朝廷相持鄘欲移書喻之會承宗又表請以其弟承元權知軍府事朝廷有以為承宗與承元和中為異鄘度使宜先自河北平然後圖元和中淮西阻兵諸侯觀望鄘獨堅意討伐後移兵五百人成其謀鄘遂仰於屋支其後逆寇且盡而成請不赦承鄘請入朝以觀事之變在無隱徐圖之利執宜不赦乃以其事上聞帝嘉之

王承元成德軍節度使承宗之弟元和中承宗表承元遣從父兄子恭奉表入覲請襲父位承元年未及冠朝廷許之二十駙佐王師平李師道十五年承宗年未及冠大討諸鎮承宗以

賊之衆州兵為前鋒一月進軍十戰一捕而親入伏於榻戰且以寒雪縅鉤不給常無鬬志懲前因從而問之衆有詔外兵為我擊先鋒為我擊後軍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為官軍所擒有不能也而自要其下終不為用歟曰力無成矣即日斂表陳軍情且稱請表曰臣親冒矢石身然負固忍自強遂力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先鋒元翼不絕者義士忠臣為河朔將士所歸依表以示三軍庶或感激拽力入陣必盡拽力以報不主無不足憂以布十誠不足能以謝家國心志決烈得與趙之古風六

王武俊為成德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封琅琊郡王承宗嗣位授檢校司徒兼侍中充成德軍節度使

王承宗初襲父位上章請命天子不之許乃謀於其將王廷湊廷湊曰朝廷以兵威臨我我以順拒之可以得志承宗然之遂拒命天子以兵討之廷湊為承宗畫策曰今以兵攻之則我為客而彼為主我為逆而彼為順我為勞而彼為逸我為寡而彼為衆我為危而彼為安我為變而彼為常我為奇而彼為正我為動而彼為靜我為虛而彼為實我為散而彼為聚我為出而彼為入我為前而彼為後我為退而彼為進我為陰而彼為陽我為暗而彼為明我為晦而彼為朔我為風而彼為雨我為雷而彼為霆我為火而彼為金我為天而彼為地我為龍而彼為虎我為鳥而彼為蛇我為蛇而彼為龜我為龜而彼為蛇我為蛇而彼為龜我為龜而彼為蛇我為蛇而彼為龜我為龜

吾今日成敗以之乃欲以通楊行密遣將劉威攻宛州易將漢
喬棣將太祖欲力圖鳳翔師範遣前崇節度使朱瑄等部兵二百合有數
於太祖至華州東城華將婁師德以其有異術與視之乃共伏
出婁等因大呼殺師德及西城將崔儔在華州遣部下
開關延逸遽去是日劉威下宛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大軍
進朱友寧討之
孫儒天祐元年陳晅表軍節度使以本軍取刁黃嶺路赴任太
原將李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伏于長子縣崔公間接建牙將
鄧儒夜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逐擒儒及中使輔國載
并衙校五百人存孝擒將等以組練數之擇于潞州送獻於武
皇武皇謂儒曰公曏神之七策言徐出可用如是殺
無以對公蠻於是鴆殺之
遂領之
劉仁恭為襄州節度使朱邪赤心為副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

帝常戚戚多不上供唯以貢仲謀強掠江山貨盜忠唐室六城不
絕太祖時期度陳以凝書足並收蕃鎮乃遣使先衛日葛凝對
使者流涕答以先國為深宜救隨將安有他志使者復命太祖
大悅天祐二年秋七月遣鴈師討之城以數萬地戰
大為師雪所敗乃燒其州單以汴泗兵守之斗于淮南
牛存節鄧州四年鄧州刺史申蔚至屑為河北軍
帝令率衆北渡河以張劉鄧之勢存節忠義為帥
蔚告急於魏魏病卒諸將次第將兵救之
蔚等以忠孝言不及他事為時重而太祖忠義有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特厚人友琮簽遣末帝
師厚卒魏博軍使李仁罕張彥威等又重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特厚人友琮簽遣末帝
師厚卒魏博軍使李仁罕張彥威等又重
史斷恩為武皇養子武皇還營
史斷恩為武皇先鋒都督從入圍破黃巢於三輔平陳裴斷恩
常為騎射壯身雄勇冠三軍當武皇上源之敗斷恩方大醉
從者負以上馬然而起登驛騾控弦射賊矢不虛發汴賊攢
下既而遇而解圍武皇徐引兵門斷恩逆擊殿而故陷賊武
皇還營流涕以之
符習為義寧軍節度使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汶河戰守
習常以衣車從汶水運糧至德勝北岸為人
石君立初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親軍嗣昭出征常為部署天
祐十七年嗣昭北征遺將汴軍自滑州轉輸以給楊村莊宗

讓劉親州為兩頭屬魏人不從德芳章率精騎五百人入鄭城
戰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芳章
於館舍芳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魏州芳章率衆為援自莊
宗薨其家於晉陽侍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芳章即斬其使
以絕之後莊宗定鄴州芳章為衙將李紹奇所擒
章自盡屬累每謂人曰晉王謀雄小兒彼何足是見猶素
嘉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宣諭慰撫欲觀其心對曰臣自
匹夫來代拔擢位各方面朝望殊眷昨日河面見人豐盛而
罪有常分皇帝豁垂矜宥臣何面目見人遂請送令斬之
帝令林甲痛軍亦流涕而去
後唐薛志勤為武皇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敗陳
武皇還營
劉仁恭為武皇所敗仁恭父子與其將吏百餘人皆縛送太原
武皇命釋其縛待以賓禮仁恭父子感泣請為效死
武皇以仁恭為盧龍節度使
李嗣昭為武皇養子嗣昭為人勇悍善騎射武皇每出師必
令為先鋒
李嗣昭為武皇養子嗣昭為人勇悍善騎射武皇每出師必
令為先鋒
李嗣昭為武皇養子嗣昭為人勇悍善騎射武皇每出師必
令為先鋒

酒酣激弘肉獨登驛樓大呼曰朱溫父子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圍
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矢無虛發汴人驚者數十
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敵吾屬無類公可速行因扶
武皇而去雷雨冥濛汴人抵橋忘勤以兵屬武戰擊敗之得
武皇還營
史斷恩為武皇先鋒都督從入圍破黃巢於三輔平陳裴斷恩
常為騎射壯身雄勇冠三軍當武皇上源之敗斷恩方大醉
從者負以上馬然而起登驛騾控弦射賊矢不虛發汴賊攢
下既而遇而解圍武皇徐引兵門斷恩逆擊殿而故陷賊武
皇還營流涕以之
符習為義寧軍節度使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汶河戰守
習常以衣車從汶水運糧至德勝北岸為人
石君立初隸李嗣昭為牙校歷典親軍嗣昭出征常為部署天
祐十七年嗣昭北征遺將汴軍自滑州轉輸以給楊村莊宗

已明宗聞之並[一]重洪二子於近衛給賜甚厚王思同開秦州元年為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洛王鎮鳳翔與之隣境及洛王不恭朝廷以書責於秦州請討言賊旨乘亂攻襲帝疾洛王驕橫屢加訓飭而洛王終不悛改帝深以為憂因謂近臣曰洛王素性剛暴恃其勇力每以為言今小冷安十年以五姓數兒同因勢調動多軍校宋審虛等之後諸將皆非其敵若不從命即須興兵討伐又令推官郝瓊齎詔至乃鞫免之於是以書徵起兵會訓部署之際帝謂思同曰汝其子入朝至春暮嘉之乃以思同為鳳翔行營都部署以便宜於扶風三月中旬四日遣張虔劍會於岐下持節行兵伐洛王十三日十六日仮進攻城門不完陴力竭計窮者十三日十六日仮進攻城門不完陴力竭計窮者十三日十六日仮進攻城門不完陴力竭計窮者

開元初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兼領河北諸軍事持節大都督上柱國燕國公張說為檢校并州長史并州大都督天兵軍大使兼河東道按察使封霍國王

冷王數日以昔歸我汝何惜汝我欲而有我也從之說曰事主不敢定今日死生唯命是聽遂釋之

張說初為武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總管兼檢校代州都督建義於太原遣使以書諭之說曰為人臣而有二心何以事乃斷其使

高漢均仕後唐為金吾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朝廷詔遣晉州致勤逆屯兵太原李建勳繼撫其部俄以建勳為契丹所殺勤遂降死之即度劉使田承肇率部兵殺圉內使王彥通於公館以攻建勳於府署之門又聞延光舉晉請曰僕與子畏承朝命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為帥恐使僕等曰我不能不敢言為副帥死生任子善之承肇自左右令前請軍投刃於地曰高公吾輩累部宿德不可枉殺摩以衆意推公為帥公與謝云與公國而為副帥死生任子善之承肇自左右令前請軍投刃於地曰高公吾輩累部宿德不可枉殺摩以衆意推公為帥公與謝云與公國

曰朕統名都之際濫叨尊位今皇祖而諱所以遲遲高祖入洛殺諸姓徵諸途及入鄴高祖

曰勇厚善將無以技語將軍觸性何益吾將軍無以技語將軍觸性何益吾將軍無以技語將軍觸性何益吾將軍

冊府元龜卷三百七十五

將帥部三十六

忠異

夫褒勸之設有國之常典也況夫三事之帥百夫之特有勳將塞難之勇却敵捕虜之績或以經武奇謀開地斥境何嘗不討誅瑣瑣專書掠尊擬公獻以至加拙進律捕功討伐或錫之車服或加之印綬或計其甘餌或賞其官呼或沒而可稱禮生狄鄙或死而可作事美追榮旨所以勸勞而勸能賞而旌德使效節之士盡其精忠方來之人勿驕激勵儒旨戴在盟將不可褒也詞是物矣夫

周召公虎爲獫狁王征淮夷召公以酒一尊使以祭其宗潮告其先祖故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也

申伯居謝邑王命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所

又曰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騤騤鉤膺鏤鍚鉦人伐鼓

駉牡有駜有駜有駜駜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

周頌居莫如南土惟周保之王之荒

衛武公初爲侯伯武公既薨嗣立平戎于晉定王五年以衛侯爲公

士會晉大夫也鄢滅赤狄潞氏晉侯使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傅以

秦康公伐晉大敗之秦康公晉文公之子爲政專任用其舅犯之謀

秦穆公伐晉韓之役穆公親被甲操兵將以入晉軍敗而還晉侯

將平奇計使單士隨之

府三百七十五　一

之使城城之城城城

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生擒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南陽郡皆降復定汝南郡及淮河間守重於杠破之卻者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擊破之卻敵北至嫠十八里賜爵卿從攻破楊熊於曲遇軍功十六人賜爵卿從攻宛先登斬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貫侯從攻長社破秦軍於轘轅緱氏河津東攻秦軍於鞏南陽守趙以郡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爵封號貫侯從攻宛城重封一食邑前有加爵號者皆重封食邑先登西至郿南攻秦軍於藍田北以郡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爵封號貫侯從攻武關下攻咸陽公所前以功擊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會居營外聞事急遁捧觴入營是日微會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會爵爲列侯號臨武遷爲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壁雍南破之從攻雍廢壘城先登賜爵封號重封一食邑前有加爵號者皆重封食邑

擊壹壺軍好時攻城先登陣斬縣公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三十人遷爲郎中騎從擊秦車騎壤地名引敵還爲騎都尉至櫟陽賜爵卿食邑杜之樊鄉以功封爵卿食邑杜之樊鄉以功封爵卿食邑杜之樊鄉以功封

執主使擊趙貢軍開封擒軍曲遇樊沈補虜二十八人降城八百五十人得印一顆又擊王軍東緡陽武下邑戰疾陽郭封轉食滕令（令原作今據宋本改）因奉車（車原作軍據宋本改）從攻定南陽郡於藍田北陽（藍原作監據宋本改）至霸上沛公爲將軍（將原作軍據宋本改）爵列侯（侯原作矦據宋本改）從入蜀漢還定三秦擊項籍至（至原作王據宋本改）陳以兵車（車原作軍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楚於彭城（城原作成據宋本改）還至滎陽（陽原作陰據宋本改）漢王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楚於魯（魯原作曾據宋本改）南（南原作東據宋本改）還至滎陽（陽原作陰據宋本改）漢王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三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四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五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六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七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八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九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二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三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四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五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六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七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八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一百九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二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三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四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五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六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三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四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五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六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七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八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七十九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八十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八十一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以漢王二百八十二年（年原作月據宋本改）爲常山守（守原作王據宋本改）從擊項羽有功（功原作攻據宋本改

人率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大
[illegible]得吳守遂走吳獲章會稽郡遂定淮北
[illegible]
九五十二縣凡斬首伍拾萬餘口又以東騎將軍從擊
蕪王杲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遂剖符世世勿絕食邑陰平二千
五百戶從擊韓王信別攻拔代左丞相陳豨軍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
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
題將一人[illegible]又受詔并將燕趙之兵擊陳豨別攻趙代
石[illegible]至平城為胡所困從擊陳豨別攻趙代相國軍曲
逆下破之平斬敵及將將五人[illegible]降下東垣城先出攻布別
將於相國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追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
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蘇屬昌邑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
小將十人追北至雍上益邑三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還定令
嬰食邑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

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
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後以列侯事高帝及呂
后定[illegible]祿等欲為[illegible]帝主謀之舉立代王為大將
軍[illegible]之嬰至[illegible]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兵擊陽[illegible]王以誅
[illegible]氏事[illegible]孝文帝立不[illegible]絳侯等[illegible]謀諸呂齊王罷兵歸[illegible]自
[illegible]陽還與絳侯共止不[illegible]絳侯等[illegible]誅諸呂齊王罷兵歸[illegible]自

引導軍士人也以材官蹶張（蹶張謂足踏強弩而張之）從高祖擊項羽遷為郎中騎（郎中騎掌執兵宿衛侍從）以及擊韓王信（信為韓王）擊陳豨（豨為代相國）從（從音才用反）擊布（布為淮陽王）為將軍（將軍掌兵）以千二百從（從音才用反）高祖者也以為將軍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為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為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霸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至細柳軍軍士吏被甲（被音皮義）兵刃（刃音仞）彀弓（彀音構）弩（弩音奴）持滿（持音直）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謂為天子前驅）乃使使持節（使音所吏）詔將軍（詔音照）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軍門謂軍營之門）都尉（都尉掌武職）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詔是天子之言）於是天子乃使（使音所吏）使持節（持音直）詔將軍亞夫（亞夫音阿）乃（乃音奈）傳（傳音直戀）開壁門（壁門謂軍營之門）壁門士（士謂守門者）請車騎（騎音奇）入（入音如）將軍（將軍音子亮）亞夫（亞夫音阿）乃（乃音奈）拱（拱音恭）為動改容式車（式車謂車上橫木）而（而音如）去（去音羌）既出軍門（軍門謂營門）群臣（群音渠）皆驚（驚音京）文帝（文帝音問）曰（曰音越）嗟（嗟音子）此真將軍矣（矣音為）霸上（霸音伯）棘門（棘音紀）若兒（若音如）戲耳（耳音而）其將固可（可音叵）襲而虜（虜音魯）也至於亞夫可（可音叵）得而犯（犯音泛）邪（邪音余）善（善音時戰）哉（哉音子）之（之音止）月餘三軍皆（皆音階）罷（罷音皮）拜亞夫為中（中音仲）尉（尉音鬱）遷（遷音千）為（為音于）太（太音泰）中（中音仲）大（大音泰）夫（夫音扶）景帝（景帝音井）即（即音子）位（位音為）為（為音于）河（河音何）內（內音納）太（太音泰）守（守音狩）以（以音已）梁（梁音良）王（王音為）太（太音泰）后（后音胡）愛（愛音哀）子（子音資）數（數音朔）言（言音延）條（條音調）侯（侯音胡）及（及音極）諸（諸音朱）將（將音子亮）事（事音士）於（於音烏）是（是音時）上（上音時掌）乃（乃音奈）詔（詔音照）亞夫（亞夫音阿）曰（曰音越）君（君音居）侯（侯音胡）可（可音叵）以（以音已）從（從音才用反）擊（擊音激）匈（匈音凶）奴（奴音孥）今（今音金）梁（梁音良）王（王音為）不（不音甫）奉（奉音俸）詔（詔音照）而（而音如）與（與音預）大（大音泰）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議（議音宜）不（不音甫）用（用音庸）臣（臣音時）節（節音子）以（以音已）為（為音于）不（不音甫）可（可音叵）亞夫（亞夫音阿）不（不音甫）聽（聽音他）梁（梁音良）王（王音為）由（由音夷）此（此音雌）望（望音亡）而（而音如）害（害音曷）亞夫（亞夫音阿）於（於音烏）是（是音時）梁（梁音良）王（王音為）入（入音如）言（言音延）上（上音時掌）曰（曰音越）亞夫（亞夫音阿）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不（不音甫）足（足音子）與（與音預）為（為音于）臣（臣音時）矣（矣音為）

辛慶忌為右校（校音效）隨（隨音雖）兵擊（擊音激）陳（陳音敕）豨（豨音希）軍（軍音渾）侯（侯音胡）常（常音尚）重（重音蟲）申（申音伸）屠（屠音徒）嘉（嘉音加）為（為音于）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以（以音已）東（東音冬）擊（擊音激）反（反音翻）吳（吳音胡）楚（楚音初）軍（軍音渾）慶忌（忌音記）為（為音于）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先（先音西）擊（擊音激）破（破音普）吳（吳音胡）楚（楚音初）軍（軍音渾）於（於音烏）蘄（蘄音祈）西（西音先）會（會音膾）甬（甬音勇）橋（橋音驕）慶忌（忌音記）為（為音于）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追（追音堆）擊（擊音激）破（破音普）吳（吳音胡）軍（軍音渾）於（於音烏）丹（丹音單）徒（徒音圖）追（追音堆）北（北音伯）至（至音志）丹（丹音單）陽（陽音羊）盡（盡音子）降（降音胡江）其（其音渠）軍（軍音渾）吏（吏音利）以（以音已）定（定音亭）江（江音公）東（東音冬）會（會音膾）稽（稽音雞）郡（郡音君）

拜（拜音敗）吉（吉音極）為（為音于）大（大音泰）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封（封音逢）青（青音精）六（六音祿）十（十音時）百（百音伯）戶（戶音護）霍（霍音郭）去（去音羌）病（病音平）為（為音于）票（票音飄）騎（騎音奇）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百（百音伯）餘（餘音魚）萬（萬音滿）騎（騎音奇）絕（絕音截）大（大音泰）幕（幕音莫）擊（擊音激）匈（匈音凶）奴（奴音孥）以（以音已）二（二音貳）千（千音前）戶（戶音護）封（封音逢）去（去音羌）病（病音平）二（二音貳）千（千音前）一（一音伊）百（百音伯）戶（戶音護）其（其音渠）後（後音胡）去（去音羌）病（病音平）入（入音如）塞（塞音先代）出（出音尺）北（北音伯）地（地音第）絕（絕音截）遠（遠音于萬）梁（梁音良）山（山音先）臨（臨音林）翰（翰音寒）海（海音呼）還（還音旋）獲（獲音胡）單（單音善）于（于音盱）子（子音資）屯（屯音豚）頭（頭音投）王（王音為）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以（以音已）下（下音戶）捕（捕音步）首（首音守）虜（虜音魯）甚（甚音慎）多（多音得）益（益音亦）封（封音逢）五（五音午）千（千音前）四（四音寺）百（百音伯）戶（戶音護）武（武音務）帝（帝音第）又（又音尤）嘉（嘉音加）去（去音羌）之（之音止）功（功音攻）以（以音已）千（千音前）七（七音漆）百（百音伯）戶（戶音護）益（益音亦）封（封音逢）四（四音寺）百（百音伯）四（四音寺）十（十音時）二（二音貳）人（人音仁）以（以音已）五（五音午）千（千音前）八（八音巴）百（百音伯）戶（戶音護）益（益音亦）封（封音逢）票（票音飄）騎（騎音奇）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等（等音多）

趙（趙音照）充（充音銃）國（國音古）以（以音已）假（假音格）司（司音思）馬（馬音姥）從（從音才用反）擊（擊音激）反（反音翻）虜（虜音魯）侯（侯音胡）軍（軍音渾）再（再音在）入（入音如）匈（匈音凶）奴（奴音孥）以（以音已）捕（捕音步）虜（虜音魯）多（多音得）益（益音亦）封（封音逢）二（二音貳）千（千音前）戶（戶音護）為（為音于）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

圍（圍音為）昧（昧音妹）死（死音四）馳（馳音池）報（報音步）單（單音善）于（于音盱）創（創音瘡）甚（甚音慎）單（單音善）于（于音盱）壯（壯音莊）之（之音止）遣（遣音千）使（使音所吏）送（送音蘇）至（至音志）邊（邊音賓）不（不音甫）敢（敢音感）入（入音如）塞（塞音先代）漢（漢音旱）遣（遣音千）車（車音居）騎（騎音奇）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張（張音帳）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萬（萬音滿）騎（騎音奇）出（出音尺）隴（隴音壟）西（西音先）擊（擊音激）匈（匈音凶）奴（奴音孥）以（以音已）千（千音前）騎（騎音奇）為（為音于）嚮（嚮音向）導（導音到）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與（與音預）單（單音善）于（于音盱）戰（戰音顫）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不（不音甫）利（利音離）當（當音丁浪）斬（斬音站）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以（以音已）二（二音貳）千（千音前）戶（戶音護）封（封音逢）騫（騫音愆）為（為音于）博（博音伯）望（望音亡）侯（侯音胡）

霍（霍音郭）去（去音羌）病（病音平）為（為音于）票（票音飄）騎（騎音奇）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百（百音伯）餘（餘音魚）萬（萬音滿）騎（騎音奇）絕（絕音截）大（大音泰）幕（幕音莫）擊（擊音激）匈（匈音凶）奴（奴音孥）以（以音已）二（二音貳）千（千音前）戶（戶音護）封（封音逢）去（去音羌）病（病音平）二（二音貳）千（千音前）一（一音伊）百（百音伯）戶（戶音護）其（其音渠）後（後音胡）去（去音羌）病（病音平）入（入音如）塞（塞音先代）出（出音尺）北（北音伯）地（地音第）絕（絕音截）遠（遠音于萬）梁（梁音良）山（山音先）臨（臨音林）翰（翰音寒）海（海音呼）還（還音旋）獲（獲音胡）單（單音善）于（于音盱）子（子音資）屯（屯音豚）頭（頭音投）王（王音為）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以（以音已）下（下音戶）捕（捕音步）首（首音守）虜（虜音魯）甚（甚音慎）多（多音得）益（益音亦）封（封音逢）五（五音午）千（千音前）四（四音寺）百（百音伯）戶（戶音護）武（武音務）帝（帝音第）又（又音尤）嘉（嘉音加）去（去音羌）之（之音止）功（功音攻）以（以音已）千（千音前）七（七音漆）百（百音伯）戶（戶音護）益（益音亦）封（封音逢）四（四音寺）百（百音伯）四（四音寺）十（十音時）二（二音貳）人（人音仁）以（以音已）五（五音午）千（千音前）八（八音巴）百（百音伯）戶（戶音護）益（益音亦）封（封音逢）票（票音飄）騎（騎音奇）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等（等音多）

趙（趙音照）充（充音銃）國（國音古）以（以音已）假（假音格）司（司音思）馬（馬音姥）從（從音才用反）擊（擊音激）反（反音翻）虜（虜音魯）侯（侯音胡）軍（軍音渾）再（再音在）入（入音如）匈（匈音凶）奴（奴音孥）以（以音已）捕（捕音步）虜（虜音魯）多（多音得）益（益音亦）封（封音逢）二（二音貳）千（千音前）戶（戶音護）為（為音于）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

圍（圍音為）昧（昧音妹）死（死音四）馳（馳音池）報（報音步）單（單音善）于（于音盱）創（創音瘡）甚（甚音慎）單（單音善）于（于音盱）壯（壯音莊）之（之音止）遣（遣音千）使（使音所吏）送（送音蘇）至（至音志）邊（邊音賓）不（不音甫）敢（敢音感）入（入音如）塞（塞音先代）漢（漢音旱）遣（遣音千）車（車音居）騎（騎音奇）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張（張音帳）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萬（萬音滿）騎（騎音奇）出（出音尺）隴（隴音壟）西（西音先）擊（擊音激）匈（匈音凶）奴（奴音孥）以（以音已）千（千音前）騎（騎音奇）為（為音于）嚮（嚮音向）導（導音到）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與（與音預）單（單音善）于（于音盱）戰（戰音顫）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不（不音甫）利（利音離）當（當音丁浪）斬（斬音站）騫（騫音愆）將（將音子亮）軍（軍音渾）以（以音已）二（二音貳）千（千音前）戶（戶音護）封（封音逢）騫（騫音愆）為（為音于）博（博音伯）望（望音亡）侯（侯音胡）

爭立竟明國威宜加重賞孝成死延中大子賜會宗爵關內侯
黃金百斤
後漢王常初歸光武封山桑侯常謂辭曰常以降虜將軍
常謂辭曰侯常十江諸將輔翼聖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
日還常爲漢忠將軍建南擊鄧奉吳漢諸將皆爲又與王
霸共平沛郡賊帝以常久在邊兵士思歸詔令還洛陽令夫人
家西北長安把隗囂十年使者持節奉璽書即拜常爲橫野大將
軍位次與諸將絕隔囂之使者來歙爲太中大夫至洛陽數聞囂守將金梁因倍其城囂悉兵
數萬人圍略陽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先武乃大發關東兵自
將之隴囂聞衆盛於是置酒高會分騎於坐絕席在諸
將之右賜歙重縑千匹詔使留屯長安乘驛護諸將
鄧禹爲大司徒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郎將左輔都尉公孫歙
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蒲西破走之光

武嘉之數賜書褒美十三年大下平定封爲高密侯
冠恂爲河內大守行大將軍時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蘇
茂賈璽度襄河攻溫恂恂與弟弇擊大破之時光武初即位軍
食危恂轉輸不絕帝數策勞問優寵爲潁川大守數勒潁川
嚴終等寇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
馮異爲偏將軍從王郎破王郎封應侯又從平河北拜異爲孟
津將軍擊陽夏城嚴終潁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
夫溫序齎牛酒令二百里內大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異悉召
參集諸將異於是置酒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
將劉始元宣等異在軍中約束士卒秋毫無犯
吳漢爲偏將軍從王郎破王郎封廣平侯又從平河北拜漢爲大
將軍擊銅馬破之詔漢還家上冢使太中大夫張宗齎牛酒
至舍賜漢妻湯沐邑二百戶
賈復爲破虜將軍先武至信都以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進都薊
將軍復又擊鄴賊破之先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是
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張滿戰城破陷之益封穰朝陽二
縣又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數詔還左將軍復定封膠東侯
食邑萬戶壯武下密即墨擊銅馬六縣破之又與朱歙
吳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封安平侯又從征蘆奚破富昌破平之又與朱歙
攻河北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後增封定食萬戶
陳俊爲疆弩偏將軍先武賜以太中堅同心共
士攻破安俊於安俊手接鉏矢俊兵大潰向北破追奔所向
無前遂定魏郡而還帝望而歎曰歙智盡如是豈有憂哉又先武即位
封俊爲列侯又攻賊于回賜史封新築侯俊上疏讓封
軌之帝美其功認俊得置征南徐
功也又與朱歙
攻河北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後增封定食萬戶
陳俊爲疆弩偏將軍先武賜以太中堅同心共
士攻破安俊於安俊手接鉏矢俊兵大潰向北破追奔所向
無前遂定魏郡而還帝望而歎曰歙智盡如是豈有憂哉又先武即位
封俊爲列侯又攻賊于回賜史封新築侯俊上疏讓封
軌之帝美其功認俊得置征南徐
功也又與朱歙

至死認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後襲認發江淮五校擊平
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蓋延爲偏將軍號健功俊從光武平河北及即帝位以延爲虎
牙將軍更封安平侯從征蘆奚破富昌破平之又與朱歙
攻河北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後增封定食萬戶
陳俊爲疆弩偏將軍先武賜以太中堅同心共
士攻破安俊於安俊手接鉏矢俊兵大潰向北破追奔所向
無前遂定魏郡而還帝望而歎曰歙智盡如是豈有憂哉又先武即位
封俊爲列侯又攻賊于回賜史封新築侯俊上疏讓封
軌之帝美其功認俊得置征南徐
功也又與朱歙
岑彭爲刺姦將軍先武使將兵與吳漢共擊延岑於
東城彭與戰不利漢乃引還彭獨堅守連月漢復還擊
岑大破之彭與漢并力追岑北至阿陵岑乃降漢
及彭即位拜征南大將軍又破許邯於武陽降董
訢還征南大將軍又擊秦豐於黎丘破走之封爲舞陰侯後以將兵擊蜀
引兵屯津關有認過家上冢復引軍還洛陽門降功數百人賞論彭最
以仕貴所獻賜封妻子
賈復爲破虜將軍先武至信都以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進都薊
將軍復又擊鄴賊破之先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是
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張滿戰城破陷之益封穰朝陽二
縣又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數詔還左將軍復定封膠東侯
食邑萬戶壯武下密即墨擊銅馬六縣破之又與朱歙
吳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封安平侯又從征蘆奚破富昌破平之又與朱歙
攻河北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後增封定食萬戶
陳俊爲疆弩偏將軍先武賜以太中堅同心共
士攻破安俊於安俊手接鉏矢俊兵大潰向北破追奔所向
無前遂定魏郡而還帝望而歎曰歙智盡如是豈有憂哉又先武即位
封俊爲列侯又攻賊于回賜史封新築侯俊上疏讓封
軌之帝美其功認俊得置征南徐
功也又與朱歙

追陽采澤之又辭兵徇江夏擊代郡鍾武竹里皆下之（續漢志曰武陵郡有鍾武縣）今帝會諸將問所得財物唯忠獨無所取光武曰卿欲特賜耶忠頓首謝曰臣今富貴不敢復有所望願得奉使還鄉里以示親戚光武笑而許之忠乃悉以金帛賞賜諸將及分與故人所得數百萬（續漢志曰忠為人質厚有謀略初為郡吏時太守以職事怒召五官掾笞之忠為掾白太守曰掾雖小吏職在典綱今以過笞之是為明府舉措失其綱紀也太守改容謝之）

王霸為東平太守增邑更封昌侯（東觀記曰霸為東平太守增邑千戶更封昌侯）

耿弇為偏將軍說光武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為大將軍及吞劉永平定諸郡還威大將軍亞破厥新賊於射犬敗富平獲趙惠更封好時侯食好時萊蕪二縣

姚期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王霸為東平太守（東觀記曰霸為東平太守增邑千戶更封昌侯）

得其遺璞封王霸為東平太守（東觀記曰霸為東平太守增邑千戶更封昌侯）

將軍又更封富波侯（東觀記曰霸為東平太守增邑千戶更封昌侯）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王霸為東平太守（東觀記曰霸為東平太守增邑千戶更封昌侯）

得其遺璞封王霸為東平太守（東觀記曰霸為東平太守增邑千戶更封昌侯）

將軍又更封富波侯（東觀記曰霸為東平太守增邑千戶更封昌侯）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槐陽侯後從東海上龐及蓋延破張步光武東歸過所幸遵營為遵於車下作黃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族謁賜重酒饌又御蓋覆之車中遵起謝曰臣聞君子不重味而重恩今陛下親為臣覆蓋臣雖愚獨不知恩乎遵感激流涕由是益親重之

及帝即位詔舉可為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軍是其人也拜丹為驃騎將軍定封丹樊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縣陽萬戶邑大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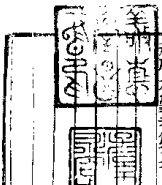
王梁為偏將軍既破邯鄲臨淄封內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赴茂為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卑鄉侯

馬成為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虎賁郎將從拜揚武將軍擊破勃海平定東萊平江淮地封平舒侯

劉隆為驃騎將軍封元父侯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平陵侯

馮異為建威大將軍更封應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李軼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普陽侯後以中郎將副代將軍馮愔擊平陵侯張隆別攻蒙縣破之（蒙縣據後漢書郡國志當作蒙）

耿弇為偏將軍從光武擊破王郎



二年八月從太祖破斤人表授檢校大保兼徐州刺使尋授鎮
爲宛州節度使天授元年春州陷宛州太祖命討之十一
月郝果城降以功檢校太傅未帥郡陷則位檢校司徒兼
食其俸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
邑至七千戶命近臣推節就別墅賜之與明初從父兄無隨大將
軍李重慎等大破契丹於營州東北奇峯山大捷斬首萬
餘級及戎械超授持節諸軍之右軍管副至檢校右僕射光化二年
權知邢州軍明春李嗣昭以潞兵萬來寇歸翥設備
晉軍不敢頓其城遂拔洺州陷爲特太祖在滑頗感厚以金
守及萬從周援洺永嗣昭潞出兵救三万餘來援
至貫賜朱等戰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遷兼州刺史秩滿
授左衛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秩滿
郊鳳之寇秋之祖授禪拜右龍虎統軍攻左要衛上將軍左
河陽諸軍都指揮使明年夏六月就奈河陽勤變使檢校太保
尋加同平章事十月從太祖署爲東京留守兼侍中
張歸厚歸霸等來朝太祖署爲東京留守兼侍中
張歸厚歸霸等來朝太祖署爲東京留守兼侍中
張歸厚歸霸等來朝

平章事加檢校司空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魏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千戶
王播自淮南徵入朝中和中大將軍鎮大梁播為小將文德元年正月
討羅弘信次魏州入城內黃擒獲其酒司馬郗紳領以歸補衙山
郗慶裴郾宗大順元年從襲師古慶淮父討敗儒之亂慶有命封
城不費遷順義節將天復中四鎮之師會于河朔慶以選
郾宗命慶率兵助之慶至魏州與諸軍合擊敗之師復振郾宗
師復振郾宗命慶率兵助魏州刺史羅弘信擊破之弘信感慶
德義請留慶為牙將慶不得已乃留魏州刺史羅弘信感慶
檢校司空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魏國公食邑三
年加檢校太傅充魏州東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
仁與晉人戰於柏鄉王師敗績晉王至魏國四月太祖
憂之檀密王彥章請召還而柔力拔擢之三月以功加檢校太尉
加檢校太傅四年春正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
郾王命宣徽使馬紹宏齎詔賜銀鞍勒馬一匹銀千兩匹綵千匹
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
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鄭州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
彥溫作亂擅委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
劉鄩以太祖親平元年授右衛上將軍充諸軍馬步都指揮使
其年秋鄩諸將征潞州還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右威衛上將
軍依前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從五月改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
步軍都指揮使其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擾長安分兵
討伐控扼淮濱之要冬十月加檢校太傅充鎮國軍節度使
同討之授兼中書令加太尉

討羅弘信次魏州入城內黃擒獲其酒司馬郗紳領以歸補衙山
郗慶裴郾宗大順元年從襲師古慶淮父討敗儒之亂慶有命封
城不費遷順義節將天復中四鎮之師會于河朔慶以選
郾宗命慶率兵助之慶至魏州與諸軍合擊敗之師復振郾宗師
師復振郾宗命慶率兵助魏州刺史羅弘信擊破之弘信感慶
德義請留慶為牙將慶不得已乃留魏州刺史羅弘信感慶
檢校司空兼侍中充山南東道節度使封魏國公食邑三
年加檢校太傅充魏州東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
仁與晉人戰於柏鄉王師敗績晉王至魏國四月太祖
憂之檀密王彥章請召還而柔力拔擢之三月以功加檢校太尉
加檢校太傅四年春正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兼
郾王命宣徽使馬紹宏齎詔賜銀鞍勒馬一匹銀千兩匹綵千匹
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
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鄭州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
彥溫作亂擅委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
劉鄩以太祖親平元年授右衛上將軍充諸軍馬步都指揮使
其年秋鄩諸將征潞州還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右威衛上將
軍依前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從五月改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
步軍都指揮使其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擾長安分兵
討伐控扼淮濱之要冬十月加檢校太傅充鎮國軍節度使
同討之授兼中書令加太尉

賀瓊唐昭宗天復中預平青州王師範以功授青州刺史兼先
鋒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攻太祖平劉裴
授刺南兩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攻太祖平劉裴
破之翌日以兵圍兗州會朱瑄朱瑾率兵來救瑄瑾為行營左廂步軍都指揮使瑄瑾
左龍虎統軍朱瑾為副使瑄瑾為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瑄瑾為
右

[illegible]人道去即以優卹爲遷也言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伐劉仁恭故邵武之舉去郡六十五驛衆集路引軍攻下鄴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傅

[illegible]使王唐悟宗中和末爲太祖親從[illegible]劉左長史[illegible]都虞候又從破秦[illegible]於拔柵人秦秦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守太傅初同州[illegible]軍將[illegible]陽[illegible]復[illegible]邵宗孰[illegible]中秦加檢校[illegible]部尚書[illegible]破宋建於金鄉南濱宋江以[illegible]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漢[illegible]光化中授汴州刺史填之王師範以青州叛[illegible]出兵侵[illegible]農王擊退之天復四年轉[illegible]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三年轉右龍武統軍遷六軍之士赴[illegible]州晉人遂逐開平元年授晉州刺史加檢校司徒明年[illegible]晉州刺史英狀晉東大至懷王領兵駐之於洪洞三年制授鄜州節度使將進檢校太傅兼侍中[illegible]安之加檢校大傅

[illegible]郭言爲也[illegible]鄴將唐[illegible]宗中和中從太祖連年攻討[illegible]

府三百八十六　七

所向皆捷太祖錄其績以排[illegible]所[illegible]宗安之事表[illegible]晉州刺史檢校右漢[illegible]

劉康乂爲太祖元從鄆將唐悟宗中和中從太祖連年攻討[illegible]克鄆州尚乏糧儲爲營壘有[illegible]康乂築[illegible]使及太祖[illegible]下三鎮議其功奏加檢校[illegible]僕射兼[illegible]軍[illegible]

劉捍爲太祖元從[illegible]宗以降下天復三年正旦未文通今客將郭善德於太祖舍捍復命昭宗開其至[illegible]詔見謂宗[illegible]之事仍以錦服[illegible]華[illegible]馬[illegible]之[illegible]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宗段常[illegible]馬[illegible]之[illegible]太祖受禪授左龍武統軍兼元從親軍[illegible]使[illegible]及[illegible]兵以捍[illegible]衛[illegible]禁[illegible]州命[illegible]以[illegible]千人赴之[illegible]軍[illegible]軍[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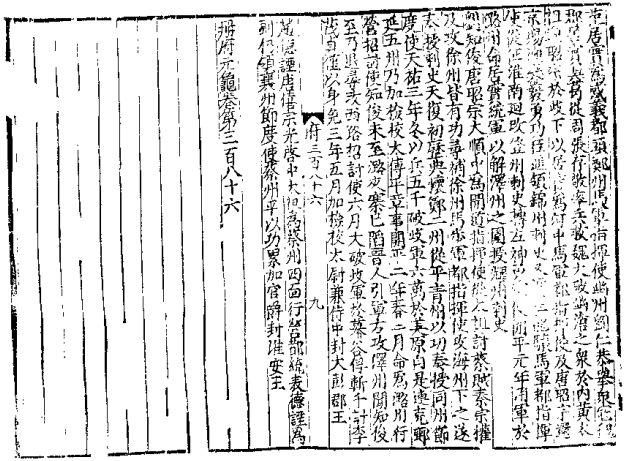
[illegible]軍[illegible]使[illegible]捍[illegible]親[illegible]拒[illegible]軍[illegible]

[illegible]授檢校太傅[illegible]

[illegible]氏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六

冊府元龜　卷三百八十七

將帥部

褒異第十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正月以武皇山陵禮畢加恩將士制曰朕聞仗義而興者必資於衆力成功而賞者宜及於有勳故能上下同心君臣一德自古以來未之或易朕頃者受命於天將平大憝以先王之讎敵未滅以列聖之宗廟未安每念及此寢興靡寧是以親總六軍躬行天討自魏博而抵鎮定自鎮定而抵幽燕自幽燕而抵太原凡所經過之處皆是征討之時雖有勞苦之人未遑褒賞之典今則大仇已報大恥已雪宗廟獲安於舊貫山陵載卜於新阡禮畢告成恩宜普洽其將士等或冒矢石以先登或犯鋒鏑而力戰或運籌帷幄或決勝千里或奉使四方或守衛宮闕或扈從山陵或供億軍旅或修葺城池或開闢道路或輸納芻糧或效力於工匠或盡節於醫巫或有一事之長或有一介之善或有微勞或有小過並宜洗滌悉與甄收其有功績尤著者別加超獎

府三百七十七

白義誠以功檢校太僕卿充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邠州刺史案行進既宗光化中爲永安軍使屬門已北都知兵馬使及襲州破氏以宗部軍於洞陽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興位入爲將軍五都從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步都營虞候破汴軍於柏鄉論功授汾州刺史轉檢校太傅行營招討使出師收鄆以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十一年刺史二年從魏博節度使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開平三年加檢校太師兼中書令進爵燕國公食邑五千戶

史儀為成皇帝親所聽納昭宗乾寧中授討王行瑜特立城大橋
士無身逃懼才驕奢衛北鎮重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
常侍北依昭宗龍遇優異
史建瑭昭宗光化中與昭義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遂
授將李嗣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李建及之圍上黨也建瑭為
副總統諸軍攻討特立前王景仁皆於指揮使德威
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汗軍有歸志建瑭先陷其陣遂長驅
及入拒郭侍新敗于洺功加檢校左僕射守太尉兼侍中都
城校遷州以建瑭為刺史檢校司空外衛騎軍都指揮使自武
皇鎮大原為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昭宗乾化二年皇從武皇
入閱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食千戶
周德威昭宗乾寧中為鎮州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授檢
校左僕射為內衙指揮副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攻潞州降
丁會以功加檢校太傅代州刺史代嗣昭為蕃漢都指揮使德威
[府]三百七　三
之德威善撫士卒能得其死力每臨陣對敵常身先士卒故
歿代莊宗講援潞州德威大敗梁軍解潞州圍以功加檢校
太傅平晉事二年又擒幽州劉守光父子授檢校侍中幽州盧
龍等軍節度使
符存審初事武皇軍從討黃巢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
改左右衙步軍都指揮使昭宗天祐三年與李嗣昭攻潞州
使副李嗣昭陣于會次上黨從周德威攻太原以功加檢校
司徒兼侍中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尋改
副使潞州九年昭義節度使留後
通頌邢洺磁團練使十三年二月劉都留後
城大敗十人從莊宗收復潞州
安國軍節度使等州觀察使十年以
城降授行營招討使太行路副使

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九年平鎮州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
中二十年正月師次魏州莊宗將城邢洺就加檢校太保兼
[府]三百七　四
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食三千戶陽翟主到
狀天祐遷功臣五月卒于鄧州莊宗震悼之廢朝三日贈尚
書令
袁建豐為武林都虞候檢校武昌軍使從莊宗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踐弩
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柏鄉梁軍以功加右僕
射左龍驤大將軍天祐三年與李嗣昭攻潞州城中出兵拒戰建豐為副以功加檢校
司空仍先士卒轉都指揮使檢校太保兼侍中
莊宗即位授檢校太傅兼中書令封
李建及為邢州刺史莊宗即位授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李建及為邢州刺史莊宗即位授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府]三百七　五
李建及為邢州刺史莊宗即位授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李建及為邢州刺史莊宗即位授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李建及為邢州刺史莊宗即位授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後梁盛以功授檢校司空遷州刺史賜王爵名馬相繼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視疾欲拔其箭元信不從乃止
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
安金全　莫詳其為蕃為漢莊宗入伐莊宗以故將領軍從征有戰功累遷刺史
閻寶莊宗時遷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四招討等使依文德之殺王鎔寶乃納進討及契丹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寶心憂之竊冤莊宗曰唯方略軍情乃安危所繫退加檢校侍中出守鎮定北
宗時為義州刺史頃契丹攻元城歷月隣二州刺史頻天雄軍馬步副都指揮使兼知魏州事莊宗遣為汴都慶狀明宗收鄴州以紹文為右都押牙馬步軍都指揮使破王度章城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鎮副使明宗即位授平盧軍節度使鎮青州
霍彥威為侯益留後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天成初改平盧軍節度使鎮青州公厲鄭之明年冬徙鄭於汴明宗接遇

其厚東遂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王景崇為許州刑史防禦使在兩川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鄰都之亂明宗入洛西難未球貽元橋遣人招之明宗至汴吳球率騎軍從至京師以平兗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三都據兗州叛吳球討之以功檢校太傅兼中書令
安審通明宗天成初為晉州防禦使兼諸道巡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會能驅部下兵亂審通遽殺之以功檢校太傅潞州節度使
劉遂瑫為鐵林指揮使從明宗討難宗部授蔡州留後尋正授節旄
西方鄴為義武指揮使天成初刑治遷命明宗素知其力擢授冀州刺史東南面行營招討使鄴將備師以後峽內三州二年具冀州為海江軍以鄴為節度使冀兗提三年加檢校

太保
徐溫其後唐為義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朝賜鎮國節下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退月別賜錦彩分遺其家後為太子少保致仕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贈太尉之大保
方大為奉國都虞候從征鎮威張從賓於永高祖以其功除趙州刺史
郭金海為護聖都虞候高祖天福二年金海從宇師討范延光於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
王建立為青州節度使高祖天福二年封瞻溫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朝高祖歸太拜叫奏兄使君與入朝使人扶道子論者以為之尋表公侯致帝不許乃除為節度使遂為上黨留都守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故里為祖御以慈授
錢逆武肅嗣王父子皆為及卒册贈尚書令
馬全節為高祖天福五年鎮安州時孫金城引契丹為援軍因令全節討其亂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六年後鎮州行營副

招討兼排陣使與安重霸戰於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

握蕃賞初為軍校天福七年冬於杜重戚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宗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

皇甫遇高祖天福末鎮河陽坐即位歸闕至澶州戰於韓北津衆寡不敵潰死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

郭璋少帝開運中鎮易州時契丹攻其郡以州兵擊戰數獲其利胡洋遷之就加檢校太保

漢王周祖仕後唐明宗為裨校累歷郡守晉天福中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戚討平之以功授貝州刺史尋改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卒於鎮輟視朝三日贈中書令

劉仕明後唐明宗時為裨將至左衛都指揮使鎮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鈞叛用為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

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命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使鎮壽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為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鎮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及高祖踐阼授鎮州留後尋召赴闕道行營都部署時虜寇中山在明出師經略虜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尋若元年五月三授鎮州節度使六月卒于鎮贈侍中

王清後唐明宗時為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特善相馬安重榮為鎮州節度使待清甚厚及重榮反清為重榮所殺

郭謹為鎮州牙將天福中為都指揮使兼鎮寧軍節度使

杜重威晉天福初典禁軍都指揮使兼鎮寧軍節度使尋改鎮宋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據幽薊重威與杜重福率師攻之從賓敗走重威進封陳留郡王

楊光遠降光於郭城改許州節度使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

周李興高祖時為判南衙節度使開平中改鄆州節度使加

加平章事

安叔千初仕後唐莊宗為奉安都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余為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奉州刺史兼防禦使尋改鎮州都指揮使王都平授奉州刺史兼防禦使尋改鎮州都指揮使王都平授奉州刺史兼防禦使尋改鎮州

汴州刺史又仕遷為華國右扉都校遷領閬州防禦使從討淮西平蔡加檢校太保兼御史中丞自蔡入覲上親勞之賜甲第一區錢帛數千萬仍為行營步軍都指揮使進領壽州防禦使充行營馬步都指揮使進領壽王軍節度使充行營都統會吳元濟伏誅以功加檢校太保兼侍中進封國公中元年正月薨守貞遣親兵之數千投入其營詞以狙乱為擊之賊衆大潰而退河中平太祖嘉其討夷為華州節度使歲滿入覲太祖以守貞為行營馬步都指揮使與都帥李愬同平蔡事

王令温皆加招討副使及東梁稱兵於鎮州皆祖以令温為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李愬同平蔡事

李建徽仕晉為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據境連漣拒賊至胡陽驛之花山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兼侍中安州防禦使

王重衍為華州節度使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構隙詔分討重威壓下兵悉歸之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漢初仍舊軍

從征鄴都為先鋒都校鄴平遷深州刺史

趙暉仕漢祖郭威初鎮鄴翦王景戡破北山命暉為西南面行營都部署以討明年春敗之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國初加兼中書令

曹英漢初為華國軍王殉校司徒假康州刺史乾祐初李守貞陳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既破從平西蜀國初以功授感武軍節度使旋代祖在鄴為北面行營步軍都校

冊府元龜　卷三百八十八

將帥部　十九

儒學

周尹太宰九職之法其四曰儒以道得民其六藝之文七德之舍者在是矣由三代而下善為將者又皆勝遠武力有博通經術涉獵史傳雅在軍旅不廢誦習臨戰陣未忘講論緩帶以談論下帷而著述亦有起於詞生穿於科舉為世文宗後輟矣柄至乃屬辭剖賦詩應詔翻之美文雅求推之要旨皆可以揚聞今之風烈即其術之否鄙公鬼于被廣作三軍謀元帥推襄曰郤穀可且臣聞之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

漢陳湯少好書博通善屬文以辭為郎數上疏輒見納用

府三百八十八

一

光武初河北未定大兵討之時天下新定士卒多闕乃興建學校教習五經自為弟子講論於前

馬援少以志節自立好讀書習戰陣

後漢馬武王霸時以經為朝講連率將帥皆以

郭淳練為武科然通經書多有略知義理遂事師法後漢宋均兵
應大根表恒行破虜將軍雖遭亂避兵家不修備
夏侯惇年十四就師學後為大將軍雖三軍放親迎師受業
李典好學閒貞儒雅不與諸將爭功前賢士大夫祠南老不及
軍中稱其長者
鍾會好書精涉要眾書特好易將棟名理以夜續晝後為撰
西將軍假節督關中諸軍事治下邽萬衆伐蜀
蜀諸葛亮治律令科教簡而周盡事要而不煩推誠以待人
張翼治律春秋兼通經學京師後為前鎮軍督建威將軍西平侯
吳張昭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以授孫權
將軍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又有周易傳
嚴畯字曼才小時所聞書不暫忘鄉人丁覽號曰鄭生

目論為陛下論之乃論君子之事上成以昭為知所論
會稽鄭泉博學有才辯
虞翻為侍中領騎都尉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政教大
亂之中保全二郡二十餘年彌場無事民不失業歸於治加之篤信
篤其慶雖書紳保河而為以加之官事小閑聊玩習書傳著春秋
左氏傳九卷撰微吉凶數以為傳中春秋
虞又撰集通古今文義詮解閭京師古今之學其說多善今
欲俾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陸凱兄弟都督鎮西將軍弟抗手不釋書好大玄論與吳范
以筮決驗
孫瑒為會稽太守凱丹陽太守瑒陸人馬普皆篤學好古敬厚禮
之使所將妻子悉就瑒講論是時諸

諸將皆以軍務為事而瑒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習不絕
孫皎為楊武將軍領江夏太守吳尚愛典備命部曲子弟
就業後仕進者數十人
陸績為鬱林太守在偏將軍給兵二千人遺有槀疾又意在
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
陸景為偏將軍中夏督漢晉好學著書數十篇
晉王沈好書善屬文經籍志為征虜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普受
詩及春秋為弟子傳並行於世
杜預博學多通明於典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
可庶幾也後拜鎮南大將軍頓身不降馬射不穿札而每中大
事輒名將卒之列結交俊物恭而有禮頗立功之後從容淡泊
乃就過經籍為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眾家諸第譜之釋
例又作盟會圖著春秋長歷成一家之學

周處為御史好學有文思後為新平太守婁護節史中郎氏人胥
萬年叛乃使處緝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書臨新平
我知其為人手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
或縱耳
劉琨初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
頗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後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
祖逖博覽書記談笑自若今性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貴世才其必
為鎮西將軍右軍初不敢窺兵河洛
邵續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後為平北將軍假節
陶侃為都督荊雍益州諸軍事逐近著疏廣下車咨詢
流未皆遵舊
郗鑒博通群籍新舊事多所諳識
為安西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
劉載為衛將軍儀同三司開府儀同三司
安帝大興二年加

有詔題詩賜許玄六言多雄士正姪出風流豈自以武力天賜故示文雅有余也

宋謝弼為高祖太尉參軍弼清儉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賞愛為撰高祖武皇帝實錄十卷

宋檀道濟為高祖鎮軍參軍時大尉主簿劉穆之等於高祖坐與談石公書書自旦至日中稷之得百事皆高祖此代遷左將軍時節節皆關中諸軍事

南齊柳世隆授後將軍尚書左僕射不拜世隆性愛詩纂續啓太祖惜於圖書帝給二千卷參揚公別為左將軍要中護軍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

羊侃為武代大軍司高祖制武寶詩四十韻以示侃侃帝應詔高祖覽已曰吾聞北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鄉曾遠風矣

賢不絕卓犖為譚軍將軍其弟三子棱尤明經史世稱其治聞敏每至談使說書其所發適後牾弗之遠

柳儉為安南將軍者仁政博及諸詩賦祖有聲譽

左右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上在一詩景宗已酣命約賦韻時韻已盡唯餘競兩字景宗便揮筆斯須而成斯曰

去聲兄女思歸永嫁競情悶行踏人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

約乃頌曰賢驚競喜自記今上史史

張饒為將家子不以武業自居好讀書讀子史仕齊為直閤將軍

事武帝為步兵校尉

顧越少孤為外祖吳興太守張永所養永愛其聰敏使與諸子同學

安貧以閉門讀書講論語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

王僧虔為征虜將軍時太祖好雅樂僧虔以子善彈箏入侍太祖令彈箏僧虔乃彈平調一曲又彈清調一曲又彈瑟調一曲又彈高調一曲又彈側調一曲又彈大呂一曲又彈雙鳳一曲又彈小呂一曲又彈四弦一曲又彈子夜一曲又彈明君一曲又彈命子一曲又彈玉樹後庭花一曲又彈上雲樂一曲又彈淮南王一曲又彈楚明王一曲又彈團扇郎一曲又彈王昭君一曲又彈烏夜啼一曲又彈夜黃鳥一曲又彈夜亭一曲又彈石子岡一曲又彈伐檀一曲又彈碧玉一曲又彈三洞

曾休止浮梁寡策遷潤州都督左監門將軍
劉仁軌好學善晉每行至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洽文史顯
慶中為檢校帶方州刺史統兵渡海以劉仁願為鎮守使留
府城仁願既至京高宗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
而雅有文理頗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願之詞非臣所及也
帝深歎賞之因超加正授帶方州刺史
裴師德頗有智略弱冠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上元初以書
北寒有留裏猛士以大夫師德抗志應募高宗大悅特賜朝散
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
裴行儉補弘文生舉明經儀鳳中為泰州錄事右軍總管擒十
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邀閻高宗召御文武兼資令故授
弼二藏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唐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有文武才幹又視元年為隴右諸軍州
大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支於洪源谷入拜武威金吾二

衛大將軍長安中西突厥為突騎施蕃不和聚兵相持安西
道委裴炬礦則天休璟與空相商度事勢狀奏裴便遣施
行後十餘日安西請州兵請兵馬應援程期一如休璟所量邪
元振舉進士累遷隴右諸州軍大使安西大都護兼四鎮經略
使
張說應詔舉開元七年權檢校并州都督府長史充天兵軍使
兼修攝都護事說以并州北控戎狄南引太原表裏山河
實為重鎮前將翰好讀左氏春秋及諸書傳皆采其事實之歸之
為將為政之道
王晙武為小校
羅絕志寫天雄軍節度使代宗崩備衛明
遜聲理好招延文士取

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
劉寬從貶賜詩頗有情致遷
東人雖隱有佳政錢塘湖堤舊決水溉田千頃
歲久堙廢寬乃發民丁開六門以洩水蓄水
灌田數千頃溉田五千頃
劉寬為太尉時有人盜其牛而賣之主得牛乃詣寬訴寬謂曰
此必卿牛但將歸飼之勿復言也後盜者自縛歸牛寬曰
何以相服乃更以與之
劉寬為太尉時有人盜其牛而賣之主得牛乃詣寬訴寬謂曰
此必卿牛但將歸飼之勿復言也後盜者自縛歸牛寬曰
何以相服乃更以與之
劉寬為太尉時有人盜其牛而賣之主得牛乃詣寬訴寬謂曰
此必卿牛但將歸飼之勿復言也後盜者自縛歸牛寬曰
何以相服乃更以與之

有禮

傳曰禮信戰之器也又曰治軍非禮義莫行是知軍旅有禮
則武功足成然後教陣有果毅之容御衆有長幼之序知其可
用能以德攻者也歷代而下賢帥繼出固有殊途義所之則能
平禮經之旨講求叢著於行事乃至不敢自擅必詢倫禪先聞
儀適然後行會見有清劇暇或恭祝敬代主帥之任或使
之知朝廷之尊不代降衷圖謀採此言選欲都克申禮意接下
尊平表朝治政宣乎誠理皆裂賞之收及信讓之可稱者觀
故春秋師過周王孫知其必敗狂狡違命君子謂之貞禽盜禮之
不可不慎也已

魏晉時賈逵父為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晉韓厥為司馬賈侯公一年六月晉伐滑賈逵丑父為賈
侯右三父公不能推車而又與公易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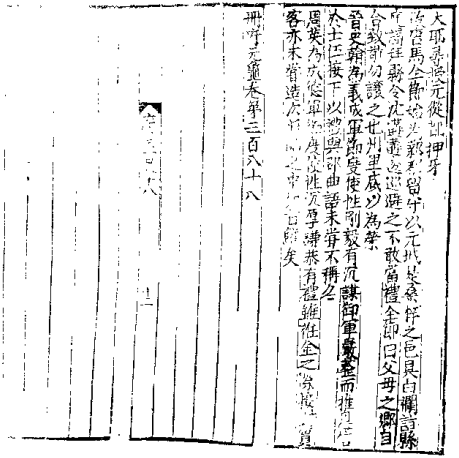
無所逃隱[illegible]且懼卒辭而[illegible]泰爲君辱[illegible]戎士[illegible]敢告不敏攝官承[illegible]敢[illegible]不敢[illegible]敢[illegible]敢[illegible]

[illegible]

前[illegible]為[illegible]王導居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明會典元從此押字
唐宮馬令節始之親王留守以元帥某官之官具白關請賜
所請往勞令此避嫌疑遂遜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喪當
令敕許勿讓之廿州里成少為葬
晉史籍馮義成軍節度使性剛毅有沉謀御軍嚴整而推心
於士伍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稱名
周裴為成德節度使性沉厚寡言辭恭有禮雖在金革之際
客未嘗造次不以正容自飾矣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八

冊府元龜　將帥部　請行　卷三百八十九

相白霸為副帝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以武往二千人去足以為也辭不可天子能參兵千投舊以區區與天有王庭倘相霸為吉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壯參為樓船將軍南出豫章踰嶺與漢約會焉

帝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

韓千秋卿人武帝時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屢獲自請行

帝以千秋為騎都尉令將勁騎八百隨大將軍青至漠北圍單于單于夜遁千秋追至闐顏山乃還與單于會戰力戰連日千秋身被數創士卒死者過半單于遣奇兵四合千秋復力戰以故得脫還奉大將軍青青上其功曰千秋率輕銳直絕大幕當單于旗鼓力戰連日殺傷相當士卒死者過半千秋身被數創扶傷輸饋恩及士卒士卒皆殊死為戰以一當百單于遠遁不敢復會師而還千秋以軍功封為壯武侯

趙充國隴西上邽人也少好騎射沈勇有大略善用短兵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善射及壯變節為羽林以選為屯長

宣帝即位充國以擊匈奴西域有功徵為中郎將

神爵元年先零羌背叛元鳳七年已嘗請兵擊之後羌侯狐落歸義羌侯先零酋豪猶豫未肯決充國度其心欲為變乃與中郎將義渠安國將騎兵數千馳赴之至則罷兵解其謀縛諸為計者十餘人斬之

其秋上遣義渠安國使先零因行視諸羌分別其豪侯大人以下有罪狀者幾人欲誅之安國至羌中召先零諸豪二十餘人皆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或降或走安國引兵捕斬首虜千餘級

安國還奏羌人可擊之狀

上遣丙吉問充國將兵度羌虜當何如用兵幾人對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豫言度隴而東人馬食穀足以逾冬今發兵深入多轉運重不便臣愚以為不如屯田便

臣竊以為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勢窮困急來降出塞遠遁老之使卿史欠夫內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臣愚無逾於老者帝曰善

充國既至金城日饗羌豪大人數十以下各以親疏為差賞賜飲食酒酣為言曰羌人愚戇不知大義反逆天誅陛下寬仁不即加誅罪至滅絕今幸蒙恩得全骸骨歸葬墳墓子孫誠非所敢望也願歸老故鄉與親戚相保以盡餘命願陛下勿以為憂

充國還後為朝廷計羌人不知其數故以一校擊之今誠出萬人擊之虜雖破必多殺士卒其勢不可又內有疲勞之民外有強敵之虜以逸待勞以飽待飢此必破之道也

充國以為羌人所以背畔者以負擊匈奴恐誅絕亡之罪故相聚為盜賊耳今解仇讎之忿捐小過之恨以明主寬大之恩誠宜罷兵安卒以順其意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人所以背畔者以負擊匈奴恐誅絕亡之罪故相聚為盜賊耳今解仇讎之忿捐小過之恨以明主寬大之恩誠宜罷兵安卒以順其意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充國以為羌戎之性貪利無義強則侵盜弱則畏服今以罪行誅原其前過以明示棄惡之路

政願均以示可用帝笑曰嬰孫故是翁也（嬰孫魏武帝小字）
率中郎將馬武以討劉庸孫秀并討十二郡諸惡支及祇刑四海
肅人征五溪
班超爲軍司馬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
攻姑墨石城破之降百餘級超欲因此平南國乃上疏請兵曰臣
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因使外國斬首虜善士喜勇
即時向化今拘彌葱嶺疏勒月氏諸國悉已歸屬欲共并力
攻破龜茲若得龜茲則西域不服者十分之一耳且
伏自惟念邓佐小吏實賴從谷吉效命絶域張騫棄身曠
野若謬繼前人庶幾萬一不空竭駑鈍以報恩塞臣子之
分一割之用手前議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蹲鴟奴吞併西
域據其服從自謂必盡三十六人奉使送質不煩兵甲唯若鳥
獸散不可復收今西域自前世屬漢者數十國今悉已破滅
唯有龜茲姑墨溫宿尉頭疏勒耳龜茲王建依恃大山
阻險徼截使命寇盜不絶前後三王或殺或廢不從
天子之命而龜茲王絳賓獨桀黠最甚每拘留漢使
以脅屬國其吏人貪利單于威重數來侵暴西域
其勢必然之效也今宜徵發敦煌酒泉張掖居延
上郡以西至高闕六郡良家子選其精勇能騎射者
令各將一馬二匹弛刑徒三萬人以補其闕
敦煌太守裴岑將兵三千人出伊吾盧破呼衍王而還
勒石紀功於其山上
耿秉爲度遼將軍永平十七年秋遣秉與中郎將馬武
征之
馬武爲武衛將軍時西羌叛秉馬武與謀羌侯印綬
相與盜取官馬其不進狀知武上疏先自效白今雜種羌胡
胡白里望塞千里驍騎不能禁匿避回轉出其後則必侵鈔三輔
爲民大害臣伏自惟前討羌所不可用開東兵五千裁假部隊
勿遣無使偏裨擅權行首以先吏士二句之中必完破之目必首鼠
兩端不敢武賊復陳此言必受誅罰之辜昔吳之闔閭
知史伐齊之謀孤不聽終受越禽之禍秦始皇知趙高
以一言克定必要自懼緊事重守一城尚以死而先於敵
是其將事必有過克滿執之憂朝廷不能用
劍閣中讓羌校尉段紀初望徵後先零諸種望風震慴
爲民大害自頃前討羌所不可用開東兵五千裁假部隊
勿遣無使偏裨擅權行首以先吏士二句之中必完破之目必首鼠兩端

兵討零吾等破之降者十餘萬人
魏子參為虎賁將軍時大祖初征袁紹以兵鎮禁頓為先發大祖
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參將守延以拒紹
蜀李恢為朔都太守先主薨都護李嚴與恢書欲使發漢昌諸
軍自在永昌為後援恢報曰昔先帝以殿下當大事委以後
方平定南土還過涪城與臣相見託以北方之事臣親受嘉命
當時即有進趣之規但以本圖未從退還白帝今者進取之
勢已見於前矣
晉王濬為龍驤將軍時吳人於荊州鑄鐵鎖橫斷江流又於水
中立鐵錐長丈餘以逆拒船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以木
為城上作樓櫓畫以龍虎旗幟又以草為人被甲持仗置筏
上順流而下吳人以為濬至必破鐵鎖乃先以鐵鎖橫截江
流而錐隨流而沒濬筏過無所礙
吳周瑜為中護軍時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
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
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抗衡者長江也今舉荊
荊州降有其舟船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下流以攻
於我我欲不守不可欲戰又不可禦無以定之瑜曰不然今
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患曹公捨鞍馬仗
矛槊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
士卒遠涉江湖之間又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
也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
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
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私與老賊勢不兩住君
言當擊者正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逐破曹公父亦驚疑衛也
據江陵且保南郡以制其北操軍舍船捨步因上陸與我爭勝
勢在一決此用武之秋時不可失願將軍勿慮瑜大喜曰請為
將軍分數萬人受指授進住夏口為將軍聲勢保為將軍破之
操軍既敗引還北土保守徐州

以離後主慨然流涕既到於道與魏將徐質交鋒擬能摩
隋書
吳周瑜為中護軍時曹公入荊州劉琮舉眾降曹公得其水軍
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
曰曹公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名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抗衡者長江也今舉荊
荊州降有其舟船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下流以攻
於我我欲不守不可欲戰又不可禦無以定之瑜曰不然今
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為患曹公捨鞍馬仗
矛槊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
士卒遠涉江湖之間又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
也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
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
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私與老賊勢不兩住君
言當擊者正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逐破曹公父亦驚疑衛也
據江陵且保南郡以制其北操軍舍船捨步因上陸與我爭勝
勢在一決此用武之秋時不可失願將軍勿慮瑜大喜曰請為
將軍分數萬人受指授進住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操軍既敗引還北土保守徐州

不任額頭方命
且當親自任帝曰云何隆曰且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
率之城行帝西渡陸下欲西幸何足滅哉帝許之以隆為
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在外但當用之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說不可從也帝弗納隆要引弩
三十六劍弓四劍立標劍試自且至中得三十五百人隆曰足
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校武庫令兵隆令弟將數百人隨隆入庫隆
曰自當士命戰場以報所受帝從之以數騎馳出庫門不
復用非常下使自滅耳帝曰善乃聽其西渡溫水秀斷橋梁以絕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
隆後隆依小險以戰自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前後詐稱欲出降不意
或突道裹磁石鉄質鐵鎧行不得前隆率衆被擊中矢所留鎧
成以為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首尾相連

之武將已沒後降使祝到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昔魏武帝常稱劉備雄才而深忌關羽今日觀之信是無東京也初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其將顏良文醜皆紹之驍將公使關羽擊斬之解白馬圍而紹軍不敢逼羽之勇冠三軍可謂萬人敵矣然羽既沒之後魏文帝以其子平為列侯追封漢壽亭侯使祠羽以為神其後羽子興為魏將鄧艾所獲艾以興為騎都尉與鍾會伐蜀會既誅艾興為會所害興之忠烈著於二國可謂不負其父矣

後魏崔浩下獄之前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貴多不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祜多臭凡事當以衆論相校今北軍十有八九利其二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敵之形亦不可得具是計不出已功不在身各求其所言改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皆錄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出口言遂有諮詢范陽所上事狀之後詰責諮議若今中山諸將皆須臨戰方乃上事或經旬月或一時頃或前後異說或首尾相違或有事已過而方言或有人已死而稱生或有城已拔而謂圍或有賊已走而言戰或有兵已還而稱追或有糧已盡而言食或有馬已死而稱乘或有人已降而言殺或有賊已破而言走或有城已陷而言守或有兵已敗而言勝或有賊已降而言拒或有人已生而言死或有城已守而言陷或有兵已勝而言敗或有賊已拒而言降或有人已死而言生

在昔如其循偉皇威闢闢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遷還宜以頒匡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苟日醜類遐天此年蜀肆浸益不守河西頃喪每惟字內未一憤歎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筹重複忠國之誠形于表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猶利而以兆道臨之驍武銳勇宿用代乘城之期勢何得久然揣豫不復重上善或縣詞于羣后前後商量遂征西伽等表請討蜀詔曰蜀賊公孫述僭號巴漢延及二紀天人之望所以未集者以有隗囂故也今囂已滅述可圖乎諸將皆以為然帝乃西征述將王元公孫恢等拒險守要帝使來歙持節將兵萬人從他道入出其不意以襲取之歙乃與建威大將軍臧宮等俱進破述將王元於瓦口又破公孫恢於平曲遂圍其將公孫述於成都述將謝豐等數萬人救述歙與戰大破之豐等皆降述乃遣刺客詐降刺歙歙中刺傷臨死謂其副王忠曰吾為國家破滅殘賊今創甚死在旦夕卿可代我將其兵以成功業忠即將歙軍還洛陽拜為侍中

請請入紛口皆是不別子耳

南齊劉善明為宋輔國將軍西陽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朝表請北伐詔不同

後魏尉眷為冀州刺史假寧東將軍領川公宋東平郡侯代還境值上表求擊之文成不許眷乃為書以大義責之

刁雍字勝宋書帶中山為鎮東將軍助叔孫建攻青州是時攻東陽平城其城三十餘丈青州刺史垣崇祖悉發內兵鑿地道而下入冠水潤以為限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但將入取不者走矣建懼遽率兵士難之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入請將義兵先上不聽妻家走會宋遣青州刺史檀道濟將兵救東陽城長雍軍突騎以繩連重為陣大呼已而鼓噪俱入不得不聽義兵士要險緊盧不聽白兵入不可水止攻城必半死半傷持不休兵自死盍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豈之上也建乃引軍還遂拔尹卯固

三年公孝文時為北陽縣將事為高祖所知孝文即位拜車騎將軍與丞相陳平共誅諸呂并自陳在邊備禦匈奴狀及言願為前驅說為匈奴所輕大將軍薄昭書以為太子左舅聽以將用自許孝文於是益親重之

高聰為太府少卿兼太子左率聰以將用自許孝文於是益親重之

尊詩王尊以軍事勒武帝前以偏裨自効遷至之孝文於假

破輔國將軍徐公二人與劉濞俱不成道在吳請即

度河據滎陽

董昭宏君將軍洛州刺史蕭銳之東反於長安出昭宏為

之云臣當出陛下三子生就蜀子孝文詔曰前將軍昭宏

將也當出討老此是紹之兵將云四人入蜀子孝文詔無勞良

三城王盛行書亘武為四平將軍荊州刺史高表曰蕭銳

骨肉相殘先烈且下書敕宣令華將軍荊州刺史高表曰蕭銳

流屬寄委雍州刺史並兵以討之表以盛資銳

二州刺史並兵以討之

本傳與獲同心并力除乎何一後必茂師出救丹陽當不能復

經營屬屋之圍冀沿江之軍威已得踰旅則河南之地可一舉

而收緩進延不以威德貞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定危

者則援而接之機兵好救關鬥解紛其義名形已彰利器

如曾牌形可進臣將軍裁之既而沿武尋卒遂兼并山王

哀公立即位行治州事頗伯之疫進士詔哀為刺南將軍率

衆討之哀未至頗已退詔哀行楊州哀奏請討之詔曰其

常為持山河敵抗中國今欲越數士踰絕百其危殆五行之義

二正二邪刑以定之宜宣告郡縣令知朕意林慶請士與

兵順流而下誰有孫吳之術者其悉意陳之日猶執一

途之計不為變化運用治亂之機將之所以乞勝孝文

騎一馬直闖沙漠襲匈奴之策梁王武為上將軍東擊

討我居二十六年或震聲隔長驅南出進攻江陵其路既近不盈三

百日三楚之地一朝可以舉蜀之道自成歸邑又命楊徐二州

聲言與舉緣江東下與孫皓作勢使皓疑備不敢西顧

吾乘其虛舉必有破皓之勢此一時之會也

關滿海少垂隄防備之慮以為聖心無所不周愚竊惑焉

裴不報後又奏曰臣聞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機不可不

慎今聞諸軍糧運供給軍事日有損減可

朝今宿卷風雪日侵將士寒凍手足墮落死傷者衆

天威小震權援之期不無任儲之固此乃兵家之急務

援百足竟何容緩今若武昌有卑則孤立吾之地為逆路之基

如脫不出非直後繫糧運亦恐安陸今救州刺史司馬伏

已戒嚴事屬東廂州刺史田豫亦方擬三關請調運事急之

飾度

嗣彥後又有武帥敬文將為賊飾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假

使節以東作方興難之

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

貴按將孝明正光末徙北地郡民吾斯提等於高平川為賊所

為尔朱榮所得榮委質事榮榮為大都督

為尔朱榮所得榮委質事榮榮為大都督

榮常謂勝曰并四險要我之東門竟欲相與鎮之未知君意何

如勝曰少逢兵亂險阻備常每以勞役以報知己今榮雖果毅

所領也策不為勝為統率將軍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後榮入

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異遷撫軍元顥入洛為榮走出居河內

至苗為冠軍將軍西道都督討邵陵公侯景叛梁武帝以

世隆擁敝帝都拘北海王顥還過鄴召景計事景知其

自海還因說曰爾度量計無所出苗為榮重而親日夕

此朝庭若不測之危正是外討之日臨不武為

無幾請以一旅之衆為陛下徑斷河梁落孤城中計高澄擒

請成其計壯而許焉乃募人與馬訖上流以丹師夜下
夾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駛駛皆如雷至蜀於南岸望見火下
相繼爭橋俄燒橋絕後來死者甚衆翌日步卒十百許人泊於
小洲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悉衆與苗死鬬衆寡不敵
左右死盡苗度河而沒
苗晉卿爲河南節度使兼採訪使至德二載十月安祿山
北蕃偽樂有膽略神武出牧晉州引爲賓佐後破周師於
河陽議欲追之令追在者而不願者東唯舉與劉豐磨兩神武
喜以兵不行而止
設韶爲家客平原郡太守後周字文護遣尉遲迥等率衆伐齊詔遣
鄭國王長孫晟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洪洞城梁
進文宣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後頭鎮梁
王誰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夷鬬亂皆是喜見之
病請奉韶行成功歸恩亦兩加焉詔許之晟率騎一千數日至
陽五日便舍同與大將共量進止

後周陸騰爲武衛將軍時有人訟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
祖嘉之
韋孝寬代敬和正欲獨經中弱冠屬鄧禹作劉關乃詔關
請爲軍前驅朝廷悉以長孫平業西征每
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又李賢爲驃騎大將軍將軍
事威柄次降於
隋高頻爲尚書左僕射時突厥大舉進屯武陽詔頻爲行軍元帥
將十二總管仲文出金河道與虜戰失道而還仲文懼上表自劾
上慰勞之仲方敗走在東時頻又見劾詔書
元龜天意後自請行深合帝旨遂遣頻爲

韋沖初仕後周爲上儀同持節送突厥木杆可汗妻宇文氏因
拜汾州刺史
郭衍初仕後周爲車騎大將軍建德中武帝出拳突洛河陰
行所將識欲伐齊行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殺偽同大將軍
叱羅協獨擊中為晉州刺史將之官晉百而告曰晉州險無
益於國每恩佐難以報國思今偽陣尚存以臣愚之有三可滅
帝聞其敢請壯而許焉乃募人與馬訖上流以丹師夜下
夾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駛駛皆如雷至蜀於南岸望見火下
相繼爭橋俄燒橋絕後來死者甚衆翌日步卒十百許人泊於
小洲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悉衆與苗死鬬衆寡不敵
左右死盡苗度河而沒
苗晉卿爲河南節度使兼採訪使至德二載十月安祿山
北蕃偽樂有膽略神武出牧晉州引爲賓佐後破周師於
河陽議欲追之令追在者而不願者東唯舉與劉豐磨兩神武
喜以兵不行而止
設韶爲家客平原郡太守後周字文護遣尉遲迥等率衆伐齊詔遣
鄭國王長孫晟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洪洞城梁
進文宣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後頭鎮梁
王誰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夷鬬亂皆是喜見之
病請奉韶行成功歸恩亦兩加焉詔許之晟率騎一千數日至
陽五日便舍同與大將共量進止

後周陸騰爲武衛將軍時有人訟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
祖嘉之
韋孝寬代敬和正欲獨經中弱冠屬鄧禹作劉關乃詔關
請爲軍前驅朝廷悉以長孫平業西征每
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又李賢爲驃騎大將軍將軍
事威柄次降於
隋高頻爲尚書左僕射時突厥大舉進屯武陽詔頻爲行軍元帥
將十二總管仲文出金河道與虜戰失道而還仲文懼上表自劾
上慰勞之仲方敗走在東時頻又見劾詔書
元龜天意後自請行深合帝旨遂遣頻爲

韋沖初仕後周爲上儀同持節送突厥木杆可汗妻宇文氏因
拜汾州刺史
郭衍初仕後周爲車騎大將軍建德中武帝出拳突洛河陰
行所將識欲伐齊行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殺偽同大將軍
叱羅協獨擊中為晉州刺史將之官晉百而告曰晉州險無
益於國每恩佐難以報國思今偽陣尚存以臣愚之有三可滅
帝聞其敢請壯而許焉乃募人與馬訖上流以丹師夜下
夾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駛駛皆如雷至蜀於南岸望見火下
相繼爭橋俄燒橋絕後來死者甚衆翌日步卒十百許人泊於
小洲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悉衆與苗死鬬衆寡不敵
左右死盡苗度河而沒
苗晉卿爲河南節度使兼採訪使至德二載十月安祿山
北蕃偽樂有膽略神武出牧晉州引爲賓佐後破周師於
河陽議欲追之令追在者而不願者東唯舉與劉豐磨兩神武
喜以兵不行而止
設韶爲家客平原郡太守後周字文護遣尉遲迥等率衆伐齊詔遣
鄭國王長孫晟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洪洞城梁
進文宣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但突厥在北後頭鎮梁
王誰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夷鬬亂皆是喜見之
病請奉韶行成功歸恩亦兩加焉詔許之晟率騎一千數日至
陽五日便舍同與大將共量進止

府三百十九　十三

征。九年，軍次俟城，吐谷渾遣左野苟小等率衆拒戰，我師退還。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瘦，不可北。敬淳靖言：「進深入敵境，逐鹿獲石山，前後戰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出谷渾衆後，殺其汗血馬，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大宗將伐遼，召靖入閤，問：『卿曾與虜交戰，知其情狀，今欲西定吐谷渾，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往者隋煬大舉，東度遼水，西渡金山，不能滅虜，反令中原騷動，數年之間，海內虛耗，此其已事，不可重舉。今陛下若不垂意高麗，則其國安矣。』大宗然其言，竟不伐。

張亮為兵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與高履行交結，頗為時論所非。亮自恃有功，請行以自效，為洛州都督，仍令檢校行軍大總管。

郭孝恪為安西都護，會西突厥通賀魯，引軍圍逼弓月城，孝恪為賀魯所敗，退保葛羅山。賀魯進兵圍之，孝恪表請救。大宗詔曰：「朕以孝恪為西州之屏蔽，故令救援，其王師龍驤，咸歸文武，豈可坐令孤城淪沒，棄數千之士乎？」

德玩表請為猛士，高宗大悅，將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以有戰功，遷破陣侍御史，兼同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

去晨為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兼護府左司馬，將王武俊、梁志勤、張孝忠等參謀決圍。

劉晨，歙州人，請解起州之圍。六宗許焉，以孝恪為西州道行軍總管，與其王龍驤咸歸文武，豈可坐令孤城淪沒，棄數千之士乎？」

疑爲此而招討使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告帝曰老自受先朝重顧家墜下委以討征之任且難逆暮尚可重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即疑晚進速來伏人恐入不知殿亂國政不聽安重誨從權使長興二年伐蜀明宗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潼關已西物價甚賤百姓輸運至利州每一斛自行重誨奏曰此目之言恐動帝聽之言說而辭盟日遂行劉遂凝爲鳳州刺史長興四年遂凝至京帝問所陳蜀事委曰其所部與緣邊二州接境二川據險自守鎮兵不滿萬人若以重兵臨之必望風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如何范延光奏曰緣邊戶民朝廷常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鳳翔蕃酋望風歸附帶加存撫各令放歸及止馬登山未行百步反叛從進顧從十餘人幾至不測然則

史牙隊一二百人制使從容適足爲變蜀之人愚正在夏州即平緣銀自然景附夏州未被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緣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長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長趙乃次子也長子聲都爲夏州留後聲都襲職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述光心知其不可以遂疑特內助之思恐併退其部則生窺望乃止置白帝又謂延光曰遂凝之行可乎延光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蕃部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部令虜教吾使遂凝不足憚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請遂凝輕行乃止

祥鯉爲金州刺史清泰二年鯉聞討太原上表請行不允

曹康思襲爲滋州刺史開運二年思讓上表乞北面征行

周薛懷讓初仕後唐爲申州刺史清泰二年懷讓乞罷郡赴代軍陳力不允廣順元年爲同州節度副使并駕權護三年授本鎮爲相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十一月均上言乞西征詔褒之

劉詞爲邢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十二月上言乞西征

唐康思泰爲滄州行軍司馬晉代歸闕嚴德初東都留守劉崇帥兵來寇世宗親御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康思泰於帝馬前踊躍四五日冀場臣堅甲一騎以贈臣之效用帝由是知其合因以高平陣前得降卒數千署爲效順指揮命康思泰董之使討淮上

將帥部 五十一 誓師 警備

夫兵者國之大事將者人之司命故罰有五戒干重存乎軍禮兵法有三義分有共辭重則致公命者也是以三代而下昌盛之君每親率師旅討伐叛亂未嘗不誓衆而後行焉蓋欲申明賞罰之信以勵士衆使之踴躍用命而無淫取亂侮之心必率由舊章以集厥事故武之大獻洽於善志者也傳曰辭之不可以已又曰動人以行不以言自爰激揚振威懾伏何以致人之死力乎

夏啓伐有扈誓於甘

大戰於甘將伐有扈有扈氏之君也啓之庶兄也啓即位有扈氏不服啓將征之作甘誓

啓率六師與有扈氏戰於甘之野

啓乃召六卿而誓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汝不恭于右汝不恭命不恭于車御不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有扈氏既滅天下咸服

商湯既勝夏桀歸于亳將告天地及其羣神遂與其衆庶升自陑

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秩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庚武十二年漢與諸將代公孫述漢東利於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為營作浮橋便到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三十餘里述使其將謝豐等帥萬餘人與尚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曰吾共諸君勤苦歲月今衆圍已合破在斯須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成吾將先登陷陳諸君從是觀之莫不為鬬各自三日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踰圍尚營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北水共自將攻江南漢乘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政懂刀誓衆曰無擒大不備窮人於凡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敖遏婦女張超為廣陵太守請郡人臧洪為功曹事卓圍急北詣洪洪為超謀除陳留成皋陳

安危雪君父之恥日若不然則萬倍眾寡必不四方令知三軍皆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惟主圖為戒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發詔爲征南大將軍南鄭侯鄧禹副之以其大將軍公孫述拒彭寵於薊彭等兵歷旬不拔禹以其精銳擊破之追奔逐北遂定燕薊乃上書請擊公孫述詔報許之禹乃勒兵十二萬從陸路入自隴關南陽太守來歙率偏將軍馮駿等二萬人從沮水進伐山開道而上與禹會於河池攻破隗囂大將王元等軍於落門大破之囂將王捷獨守上邽歙復破斬捷囂窮困走西城

馬成爲橫野將軍建武十四年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諸郡太守事成治障塞自西河至渭城連亙數千里築烽候修屯田以威匈奴匈奴不敢入塞

耿弇爲大將軍朱浮告弇子軼與張步通謀弇收軼繫獄浮因此譖弇擁兵觀望有不臣之心詔令弇將軍還屯涿郡

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薊皆治馳道廣十里一候

郭伋爲潁陽太守行春到雍奴縣道次小兒數百各騎竹馬來迎伋謝遣之不受或逆之於路或遮之於門伋不得已皆令入郭

攻守一略論敵長擇遠近不敢僥入塞民借安華後以處勞廣北土乃調伋爲并州牧伋以并州人民知伏波將軍前討五溪蠻夷皆以土人自隨今并州亦應習其風俗乃移書五郡太守各簡精銳之士令伏波將軍前討五溪蠻夷皆以土人自隨今并州亦應習其風俗乃移書五郡太守各簡精銳之士令

明購賞以結寇心劳將帥皆喜遂相率平陽侯乃上入匈奴

耿秉爲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單于北單于震怖遣使奉獻求和秉上言北虜無信宜因其破壞滅其本根以絕後患

易水軍行常自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於道作井灶

有警軍陳立成止平旦鼓鳴爲度

竇固爲侯向爲征南將軍假節督領南方諸軍事時孫權雖稱藩而

孟獲之計之備權後果有貳心

馮駿爲伏波將軍先副大軍南征到精湖龍驤諸軍在前與

諸軍皆鑒於戰渡水利對龍勒諸將曰今入風甚猛賊必來濟軍宜爲其備

明晨水利對龍勒諸將曰今入風甚猛賊必來濟軍宜爲其備

夜未旦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發揚州兵欲圍

地備張穆領兵自龍陂西陽而出爲之備穆聞之退還吳

吳果遂寇檢討之吳大風元水沿流漸進城門權使視

水獨見潮使人取大歙以衝雷權驚之拜揚武將軍

務詔太布於弟可之子河爲敵覘所我詔年十七收河斬衆結

倍京城起樓櫓備器備以御敵權聞就收河斬衆結

軍路吳於京城起樓櫓備器備以御敵權聞就收河斬衆結

地頗利人人推使曉諭乃止明日見詔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

流河部治食即所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二如河舊

張歆爲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常以邊事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能有名績

晉蔡謨爲征北將軍鎮廣陵時石勒屯據青徐謨以爲國家藩衛淮泗爲北門之防若淮泗不固則大事去矣乃上疏曰臣聞有備無患古之善教有備則不虞之變可制故能有名績

晉蔡謨爲征北將軍鎮廣陵時石勒屯據青徐謨以爲國家藩衛淮泗爲北門之防若淮泗不固則大事去矣乃上疏曰臣聞有備無患古之善教有備則不虞之變可制故能有名績

并設要若得賊大自攻若當兩千匹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

所攻東至土山四至近城壁凡十一處攻城車

三十餘乘衝梯雲橋之屬莫不具備

馮弘爲燕王初魏將軍張興討之興請引兵城明日出戰今夜必來營營首擊之興引兵從之弘果夜攻興營興伏兵以待之弘衆潰遁走

南燕慕容德爲北海王時晉將軍司州刺史段暉據滑臺德

南燕慕容德爲北海王時晉將軍司州刺史段暉據滑臺德

大守時魏軍出雞泡增司部兵攻兵義陽人請天蓋與魏相攻

南魏子青南部向青頓敗走收青餘衆陽人請天蓋與魏相攻

南魏子青南部向青頓敗走收青餘衆

應之龍驤將軍朱明二年八月七日義兵舉關外爲將軍授璽書表進號

陳周文育爲智武將軍太帝將江陵會稽太守張彪保其郡城

及帝爲彪所敗文育將餘衆守臨海太守張彪保其郡城

頓之彪又來攻之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拔

後魏子青頓敗走收青餘衆

其北攻拔洛陽盡取河上諸戍

司馬楚之太武時爲鎮南將軍梁州刺史

楚之等以逃潛運糧船運糧船

耳者請將黃能察楚之曰此是蜀賊欲以爲驚將至矣

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凍成而破至水竟成固不可

攻魏賊乃走散帝聞而嘉之

古弼大武時與南部尚書奚斤與蠕蠕於五原北山南北夾擊破之斤等大敗蠕蠕追奔百餘里斬首萬餘級收其馬牛駝羊車仗不可勝計蠕蠕遠遁斤等振旅而還

高車阿伏至羅部落漸盛遂北并烏孤部衆西破焉耆東并蒲類後部鐵勒諸國皆役屬之自號敕勒川阿伏至羅北與柔然接境數相侵擾

太武帝時柔然可汗大檀部落衰弱諸子爭立分為二部

文成帝和平初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獻文帝皇興初柔然可汗予成為其弟伏名敦所殺

孝文帝太和十一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十二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十八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一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宣武帝景明初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正始元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永平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延昌二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孝明帝熙平初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神龜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正光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孝莊帝永安初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普泰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孝武帝永熙初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東魏孝靜帝天平初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元象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興和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武定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六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七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八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九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二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三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四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五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六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七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八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一百九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二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三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四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五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六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七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八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二百九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二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三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四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五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六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七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八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三百九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二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三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四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五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六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七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八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四百九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二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三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四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五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六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七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八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八十九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一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二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三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四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五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六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七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八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五百九十九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一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二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三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四年柔然可汗豆崙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五年柔然可汗吐賀眞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六年柔然可汗予成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七年柔然可汗伏名敦為其臣下所殺

六百八年柔然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朱台投摩矢或當其鋒所殺傷甚衆賊而復以長矛交擊諸將相
失唯行業獨從牟有勁騎數人追及大宗矢中色馬行業先馳
騎朝之發遂不中賊復前欲後下馬城將以其所乘馬
進大宗行業於御馬前收長刀巨槊入突陣而出
得入大軍良觀中有詔刻石為人馬以象行業被箭之狀立於
昭陵闕前

牛進達初為秦王府左二馬軍總管從擊王充率騎五百交其軍
殺十餘人流矢貫目勇氣彌厲屬戰陣益多以功賜爵文吐谷渾反以
進達為副總行軍事趨管常為前鋒深入歷烏海經鄯山窮於
河源累至雪山建十里覓頃摧鋒陷敵身先士卒得破其衆
薛萬徹從突厥頡利可汗至渭橋萬徹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軍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
擊之虜無敢當者遂詐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
斬數千級人馬俱奔勇冠三軍

蘇定方為左武衛將軍顯慶中詔授定方
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大
陣騎步萬均為殿中必堅與戰初突騎之衆來部帥都也以萬
均為副未至朝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悉均與部帥
萬徹橫出擊五騎勇冠軍陣衝因而擊之殺傷被野賊行而進逐
圍數匝突厥不敢交接後衆均後為虎衛大將軍統君集之擊高
昌也以萬均為副進逼交河城君集召諸將謀破敵以利害城中
堅守未能卒拔若為之奈何萬均怒謂君集曰昔韓信
何史那社爾為右衛大將軍擒拔北門左右先登太宗位為驃騎
將軍領左驍騎及長上宿衛之兵皆不顧命所向無前頻
破大軍斬其所部突騎施兩設之子也太宗以外甥待之
為兵部行郎尋典機密務在謀猷又善騎射有文武才幹
太宗征遼東詔社爾為前鋒總管抗表請行太宗以其少
不許社爾固請乃從之既渡遼水與賊相遇社爾率所部
先擊之賊衆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乃退何力追之轉鬬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也太宗征遼東仁貴為募兵行及大軍次
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眞率兵二十五萬來拒
戰於山谷營太宗分命諸將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
單共服色著白衣提戟奮擊所向披靡大軍乘
之賊乃大潰高宗顯慶中為右領軍郎將與梁建方契苾何力
等從東北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匹馬先入突不應
弦而倒馬疑有毒射者於內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馬直往
衝之賊弓矢俱失手不能彎與決生擒之
果毅常之之先左傳軍員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出為大總管阿
道大將軍李謹行之裨將領兵於碎葉玄鉢城鎮守阻
泥河而築城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五百人進砍賊營壯者大將
敢地設軍門適
薛訥仁貴子也為副大軍大破管汎訥勇言陳大猷而益壯

王忠嗣爲左武衛將軍兼知河西兵馬會吐蕃大下展敬宗重
[illegible]參知木[illegible]人情懼爲患弼乃以所部[illegible]馬而前左右亂[illegible]
者無不[illegible]敵[illegible]逐三[illegible]而擊之吐蕃
大敗

王難得驍將天寶元年吐蕃大寇河隴難得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史思明攻河陽使李抱玉將劉龍仙率精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揖
勇自恃乘石足加馬騎上謾罵光弼怒城望之顧諸將曰
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為匪選其次左
右曰李德可光弼乃招李德前問曰可光弼問所加幾
何人而可曰獨往則可擒加人則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
對曰願備五十騎於軍門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軍鼓噪以假氣
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李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
河懷恩望曰死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就懷恩曰觀其揮戈
陷可萬全若龍仙始見其偶來甚易之足不降騎稍近前勤李
德揉手示之若使其不勤龍仙不之測又止李德乎曰待中使
于致爾非他也龍仙三十步與之言襲竟起勒李德急馬伺便
因腋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國之大將白李德也龍
仙曰是猶何乎李德殺敵如殺鼠之與人也龍仙曰是猶何乎李德殺敵如殺鼠之與人也龍
仙欠不及李德殺之而提上馬逐之而歸賊

徒大振

李重倩權西平忠臣之裨將代宗大曆七年忠臣討李靈曜重倩
與兵於許州西野田承嗣使驍將悍率來援忠臣之北軍與
靈曜軍合忠臣遣重倩領騎與承嗣軍相持又與承嗣軍鏖戰
間命將搴上馬突入賊營斬賊數十人而還賊氣之沮忠臣軍
威因是增氣

李正巳初為淄青裨將使有勇力膂膽中衆軍討定朝義至
鄭州迴紇方強暴於橫潰留屯東都恣為侵擾欲以
氣吞之因與其酋長約曰俟吾軍破賊而後入城若我先入則
縱其頻迴紇從之正巳乃率其頻迴紇從之正巳乃率其頻
軍城門使衛士拒之迴紇不得入城大掠而去

故先鋒其勇如猛虎主帥其子禮光頗馬軟止其深入光頗樂刃而
退之於是人爭奮勵賊遂大潰

史孝章為潮州刺史在于前無屬郡統兵僅萬二百
人每以白隨臨陣人敵輒分其隊為四五隨逐木旗每獻日各
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優劣矣元和中西戎犯邊秦帥白孫度
使杜叔良請率兵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窮界叔良與之二千
五百人皆步卒孫度以衆行言謂叔良曰吾兵盡授之矣
乃由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秦帥率衆大破之授
敗不可勝紀

秦帥張甚雄小若不能懼友至於野
外乘敵逐能獨奔馬自執轡動而轡躍上然後轡將不知在手前
無疆敵

劉沔為忠武軍節度李光顏假中賜將光顏討吳元濟用為前
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其部下秉鋭勇戰號驍子都最為

勁悍官軍常警備之備號令騎射每與賊軍接戰必冒刃陷陣俘獲而還數被矢鏑鬬傷頭額眉目鼻口耳頰項肩臂胸腹凡十餘創石雄勇州捉生兵馬使也每戰奮不顧身故能屢立功績

周宗同捉捉先驅渡河而無堅陣

梁冠雲卿唐天德中太祖迎拒宗於鳳翔累與敵軍對陣將齊冠雲卿通馬張軍都揮陣使脊胡慄甲冑衆共所服焉馬鬬於陣前

唐諸道馬軍都指揮使每歲冬閱馬鬬於殿庭以觀其勇怯

李建安本宋人也祖宗還京賜迎鑾戰功為上臣

李建安本宋人也祖父皆以戰功至大尺超超然有教行伍取富貴意

唐乾符廣明間盜起天下起兵討賊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父僖遣復自發軍代敕琮為後援馬軍都將東伐徐鄆多歷年所敕琮身當矢石晝不解甲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為宣武右職以擾猥心從之祖以汴宋屬之珍為右騎

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起汴以功頻加賞賜為右騎都將從討巢黃巢百戰多於危蹤之間敵有奇略先登中箭軍圍張宗奭於歷津太祖遣丁會為援同存敬往救存敬引兵先登會舉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馬郊太原人唐後期為幽州劉仁恭卓牙都將後將幽州屬兵鎮邢州屢立功績

白鄴晉州人歷州為馬軍都將

王景仁為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伐淮州賊而朱瑄以大軍至景仁乃戰不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父僖遣復自發軍代敕琮為後援馬軍都將東伐徐鄆多歷年所敕琮身當矢石晝不解甲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為宣武右職以擾猥心從之祖以汴宋屬之珍為右騎

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起汴以功頻加賞賜為右騎都將從討巢黃巢百戰多於危蹤之間敵有奇略先登中箭軍圍張宗奭於歷津太祖遣丁會為援同存敬往救存敬引兵先登會舉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馬郊太原人唐後期為幽州劉仁恭卓牙都將後將幽州屬兵鎮邢州屢立功績

白鄴晉州人歷州為馬軍都將

王重師初為沂小將沂將楊彥洪收巢將尚讓李儔於嶧民間父

老皆言重師勇而有謀每戰必先登陷陣所向無敵

王重師初為沂小將沂將楊彥洪收巢將尚讓李儔於嶧民間父老皆言重師勇而有謀每戰必先登陷陣所向無敵

人皆為馬數十匹最矣後左散騎常侍

張歸霸唐末為太祖軍校時惟西兵力壯太祖之師尚貧羸歸霸獨厚以金帛賜之故歸霸所向無前每戰必先登陷陣所向無敵

霍存為唐末為太祖軍校從太祖征伐有功累遷至左散騎常侍

中太祖攻朕州鋭七舉其壩隊人因七火繫其壩墜壘陷三丈人爭鬬於壘師方告急寶郎于重次諸將或勸之乃躍起命壯士先馳軍中重圍以救之濮州乃退

梁冠雲卿唐天德中太祖迎拒宗於鳳翔累與敵軍對陣將齊冠雲卿通馬張軍都揮陣使脊胡慄甲冑衆共所服焉馬鬬於陣前

唐諸道馬軍都指揮使每歲冬閱馬鬬於殿庭以觀其勇怯

李建安本宋人也祖宗還京賜迎鑾戰功為上臣

李建安本宋人也祖父皆以戰功至大尺超超然有教行伍取富貴意

唐乾符廣明間盜起天下起兵討賊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父僖遣復自發軍代敕琮為後援馬軍都將東伐徐鄆多歷年所敕琮身當矢石晝不解甲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為宣武右職以擾猥心從之祖以汴宋屬之珍為右騎

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起汴以功頻加賞賜為右騎都將從討巢黃巢百戰多於危蹤之間敵有奇略先登中箭軍圍張宗奭於歷津太祖遣丁會為援同存敬往救存敬引兵先登會舉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馬郊太原人唐後期為幽州劉仁恭卓牙都將後將幽州屬兵鎮邢州屢立功績

白鄴晉州人歷州為馬軍都將

王重師初為沂小將沂將楊彥洪收巢將尚讓李儔於嶧民間父老皆言重師勇而有謀每戰必先登陷陣所向無敵

霍存為唐末為太祖軍校從太祖征伐有功累遷至左散騎常侍

擒在戰中撲陷陣堅為太祖所知稍遷虎賁校尉從破袁紹於官渡及平河北數有功賜爵關內侯又從征烏桓先登陷陣斬蹋頓及其名王單騎奪敵柴門出入數重身被數創太祖壯之拜偏將軍

張遼字文遠雁門馬邑人也以勇力聞建安初為中郎將從破呂布還屯下邳太祖別圍布布將侯成等數萬人各將其眾來降太祖得布騎千餘匹遼時在圍中聞之率麾下數十人潰圍出還本營復收合離散更來歸者太祖壯而厚撫之

樂進字文謙本姓樂氏太祖以其勇烈改為樂氏從征袁譚於青州臨陣斬譚大將軍蔣奇又別破黃巾餘賊於東萊還屯黎陽袁尚將呂曠高覽等攻拔諸城進別擊破之斬曠覽還屯黎陽袁尚將馬延張顗等臨陣斬延顗又別破尚將焦觸張南等於犢山斬觸南還屯黎陽從征袁尚於南皮臨陣斬尚將呂旷高覽又別破尚將蘇由於廣宗斬由又別破尚將武安長於邯鄲斬安又別破尚將尹楷於棘蒲斬楷又別破尚將郭援於汲斬援又別破尚將馬延於平陽斬延又別破尚將焦炳於陘山斬炳還屯黎陽從征袁譚於南皮

至高邑南濟河上鑿老兵祀橋渡難前進精兵點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部署及回如賊過橋則勇不可遏伺計如何建及於部下選士二百挺槍大課刺汗軍却之於橋下胡柳之役前軍退橋際曉未軍登土山建及二賊奪之莊宗欲收軍詔劉金戰建及橫擊前日賊大捷之勢自己之乘此勇氣然息全師復觀臣敵賊即引銀槍幼郎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然息全師復振還魏博內外衙都將十六年梁將賀瓌德勝南城圍鄴既周又以蒙衝戰艦鈎我津渡百道攻渴漳濱進兵窮逼石堰塞池壅我營將士氣沮賞於城中久奮羽箭每城乘城求薄灌膏燔鑊騰天賊燋爛於下不可勝紀莊宗駐騎而往渾沁北岸津路不通遥賞告天石將盡上積錢帛於全門募能破賊艦者於是驍悍者數十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於衆兒刃悉命鉞之卒氣成功城中危懼所舉衆降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帝悲色遽飛於憂色遽及擐甲而遣回賊師頓巢垠

死巢蟻舉如我師不南則復為得計今宜可限一太帶水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効命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効節勇卒三百人待斧破鐵鎖艦而行中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衝必仆壞板為橋如履平地我將近流矢雨集建及奉持斧者入賊勞憊間斷其竹破鐵鎖水破艦或言能以木夾口竹笮維之又以巨索牽制横絙新船上薄船沃膏以木夾口竹笮維之又以巨索牽制横絙新船上薄船沃膏以豆天別維巨船中實甲士乘煙鼓譟賊斷纜而下流流旨佑半我軍由是得濟莊宗回謂論德曰蓋而裨曹以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史將思為先所部都校從之圍城黃雖三輔平東秦宗為騎將挺身鄰戰勇冠三軍思為先鄰敵而死者數人賊然而退登驛樓控強射賊矢不虛發汴人莫見樓下既而遇兩解圍襄之祖登射氏門敢愚述隊門其為驍人祖還營流矢中之

營以示人猶營而直

李嗣源為騎將從莊宗攻潞州嗣昭常率精騎登城伐樂嗣昭先中足創股拔矢血流及矢盡嗣源知其以疲心憂城伐樂嗣昭先中足創股拔矢血流及矢盡嗣源知其以疲心憂之乃謂嗣昭曰我與汝父子義同一體汝今如此我豈獨生汝父子義同一體汝今如此我豈獨生

王晏球為振武節度使時契丹數入寇晏球每出兵必全全而懷故士卒樂為之用晏球知人善任號令嚴明

白孝德初為將時梁人圍李廣琛於譙城孝德以千餘人救之賊衆數萬孝德與戰自午及酉賊不能支遂潰圍而出

唐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時安慶緒遣將攻太原光弼與戰於城下斬首萬餘級

唐郭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入寇子儀與回紇大破之

唐渾瑊為朔方節度使時吐蕃大將尚結贊率衆十萬屯於鹽州瑊與戰於鹽州城下大破之

唐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時吐蕃大將尚結贊率衆十萬屯於鹽州晟與戰於鹽州城下大破之

唐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時吐蕃大將尚結贊率衆十萬屯於鹽州愬與戰於鹽州城下大破之

唐李光進為振武節度使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入寇光進與戰於天德城下大破之

唐李祐為振武節度使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入寇祐與戰於天德城下大破之

唐李聽為振武節度使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入寇聽與戰於天德城下大破之

唐李進為振武節度使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入寇進與戰於天德城下大破之

唐李載為振武節度使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入寇載與戰於天德城下大破之

唐李德為振武節度使時回紇與吐蕃合兵入寇德

假令失此二村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舉鐵騎先渡赴之賊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嘗超中數矟得還將諸軍數曰此三人皆性猾也遇累官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石公歸以天福九年契丹入寇火帝親征公翻為先鋒持槊使遇賊數萬騎於城之北為賊所圍尚行周將在城之東南方息穴林下忽聞賊至驟馬軍而進經數千騎衆寡不校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請速救帝進止既而行周等為賊圍之數重三人大呼馳突賊陣數十往往偃死者甚多帝自在親兵樓覓

灌張鎬晉開運中為關鎮監押時契丹過澶州鎬晉開運初為關鎮監押

劉而還其後累於邊戍守士伍服其勇

劉在明後唐明宗時為擇軍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榮陽聞朱守殷叛用為前鋒至汴城舉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周王殿後唐天成中為鄧武都指揮使張令昭據鄧叛朝廷命討之都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鄧州刺史遷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魏王

杜重威後唐下會州時劉詞自將拒戰重威登高望之見詞旗幟動搖知其將走乃以騎兵三百自山後馳下擊之詞軍大潰

劉詞晉天福中從杜重威敗安彥威於宋城及圍鎮陽詞自登壘督勇先士卒以功加檢校司徒兼刺史

孫行友為義武軍節度留後性豪邁有膽氣在鄧襲擒胡冠等

上章言幽得契丹旨願合兵三千乘秦平定鎮州大恕雖未允請行壯其雄傑故以義武軍留事授之

史弘肇為鄧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重鷟親征以弘肇為宛鄧招撫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七

將帥部　懷撫

傳載招攜之詞書契深遠之說斯懷撫之謂矣其奉辭伐罪有征無戰命致討撫戎作鎮守邊固而能推以恩信布之惠沼著於寸長散忘恤孤弱綏懷新附馴柔畏黷俾邦畿增愛之如赤子蒞蕃服若親戚珠俗歸心威聲遐暢以至於此

內著德聲遐揚亦何以致其感悅哉

漢段會宗持節西域都護烏孫之衆素畏信愛之會宗所立德之恩結諸國子弟郊迎小民襦衣日前為會宗所立德之恩結諸國子弟郊迎小民襦衣至龜茲諸城皆親附

後漢郭禹為前將軍武初九年拜大司馬入長安二輔連霖晨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要誘擒殺而節行有祝皆望風相率降者日以千數爽乳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待來之父老童稚遮路歡呼禹輒以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各震懼爭奔歸降者數萬人

祭肜為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等遣使率歸降肜為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等遣使率歸降化

劉裕為幽州刺史民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松漠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三百九七　六

昔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莽托稱當今仁聖先路刀丟程而進之家在關東為待卒關請軍聽此皆稍萬歲而去

檄盧循窮寇宜聚而殲之若分兵守險則首尾俱至各為敵矣縱使得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救為言觀道濟日伐罪弔人正在今日若釋而遣之於是殘夷感悅相率歸誠若其猶拒討伐猶未明帝秉聖建安王休仁以為討伐參軍言之明帝擢為明威將軍巴建平巴郡晉三郡蠻以威力討撫述職勿暴千人講曰蠻漢不寇盜待之失節耳何須兵伐以為國貴因俗而治不變其舊故鄭莊公之化鄭懷懷之精誠金賢講為喻而一無所納以涼得生口皆放還家僚黃出更民者悉原除之

郡境肅然威信大舉視事三年徵還為撫軍中兵參軍

徐文盛武帝大同末為持節督寧州刺史元帝時遷所管羌酋不識教義文盛鎮以寬和撫導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束修之風俗遂改

張興出為假節將軍北伐以下邳譙合戍明所至獨孤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賊若得城諸加皆是國人若不能破威信今益等失期非朝廷所以待人之意且安將復業勿令百姓苦降人威恩

陳法度宣帝時都督廣衡交越欽定頒示條制宜刺史守令雙寺州諸軍鎮南越中郎將寧州刺史悉不得至領公事討史歐陽紇舉兵拒檄徵進朝廷遣司空侯瑱帥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悉緝懷安撫於以恩惠績表頼之

陳永建五年為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居善政綏撫其將民和

後魏慰遵初為後秦揚武將軍今姚泓滅雲雍人子有餘家推遵為主歸順拜征南將軍都督梁益秦雍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封武都王其後秦雍之民來降河南郡縣河內戶至萬餘拜遵梁州刺史鎮陝治于洛陽

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由是流民襁負而至三倍於前

于栗磾明元時為鎮西將軍都督西夏諸軍事鎮長安時關中新經殘破栗磾撫納離散流民歸者甚衆威惠洽著

刀雍為鎮東將軍鎮許昌孫建攻青州建先攻東陽雍至初集義衆僅得五千人遣撫慰部曲人盡下送私供軍又詔令簡入以亂賊增雍攻者頓城會有勅追令簡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諸郡流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清水東平王翰大武時鎮抱罕以信惠撫懷羌戎破張掖王沮渠無諱東走王陵俟為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虎牢鎮大將平漢侯屈垓子等叛侯瑱轉為僕射都督鎮南將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

瑱至懷來羌戎莫不歸附

盧度世為假節鎮東將軍齊州刺史加督濟南諸軍事齊州所統遷其得廖二萬人

慕容白曜為寧朔將軍都督征討諸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敕孫建為子原鎮大將征南大將軍在平原十餘年政懷內外甚得邊稱

陸真文成時為安西將軍長安鎮將東平王道行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真為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真到編慰之皆相率安靜

尉撥為晉昌鎮將安西將軍西域都護後為沙州刺史加平西將軍假節領護西戎校尉敦煌太守鎮敦煌撫納荒遠威恩並著

尉元為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黨不安遷元鎮晉陽以撫慰之元謀略過人威恩並著胡人安懷至今歌頌之

王仁為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黨不安遷仁鎮晉陽以撫慰之仁謀略過人威恩並著胡人安懷至今歌頌之

元洪之為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誅餘黨不安遷元洪之鎮晉陽以撫慰之元洪之謀略過人威恩並著胡人安懷至今歌頌之

元洪之與侍中東郭王陸定襲統議軍與駕至并州詔以元洪之為都督西部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元洪之築壘於石樓南自鵝原以

對之諸將悉欲進攻其之乃開以大信懸壯復葉胡人遂降歸
又秦之遷舜尚書外郎文時已亥擾動詔崇以本官為荊州
李崇為鎮西大將軍時已亥擾動詔崇以本官為荊州
史鎮上洛初徐兗二州兵送崇至治所辭曰邊人新本
定刺史使懷懼也孝文從之乃輯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撫當
即悅服孝勤邊成請得南容人者悉還之幸人感德仍送刺
州之口二百許人兩境交和經年甚有稱
績召還京師實賜隆重每奏雲臺鎮西大將軍時初并州西人心
未一崇降撫綏招集得其所
壯悉降積穀粟軍須飛詣雍迎降民楊難當等悔立棲遑招納山
崔孝芬為侍御史時為行臺尚書僕射元脩義北討蠕蠕孝芬
李輔為鎮遠將軍領州大中正帶長社成輔雄傑招集義旗遠近
仇城王慶為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

楊中興遣羅楊卜兄弟及行北僕等自以舊隸北魏為梁武
陵王所重依實賜賜詔書遣慰招懷邊和仇城王慶為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鎮
卜廣孝李北鄂固道鎮副將自負首帥才而用之款附者
賞遂命加誅於是仇池悟懼西南氐順
盧洞為京北王愉徐州長史南徐州刺史沈陵發前信勒符頭
之來逃叛在淮年餘攜貳三州人情咸相用對陵之陰
為頗見新述潤皆撫而放之唯歸罪於陵由是衆心乃安
崔敞為龍驤將軍督州刺史都督定東秦三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鎮
轉為冀州刺史敞還京師人感附
元邕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出為都督冀定瀛相四州諸軍事冀州刺史鎮
軍自專政務為聚斂以納貨賄為事內外百官各有饋遺
邕亦受之前後所得不可勝計
元暉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暉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順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順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匡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匡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勰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勰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雍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雍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子攸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子攸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天穆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天穆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顯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顯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脩義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脩義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欽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欽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斌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斌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彧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彧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悅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悅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恭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恭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脩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脩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欣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欣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融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融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昭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昭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劭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劭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誕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誕
以天下為己任每上封事多所規益
元譚為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加侍中太保錄尚書事譚

俗之和又高揚州刺史領行臺高昌在南十三年任邊百
民懷祖初平淮南優待豪右遂後主天嘉武平中
徵詣煩苛高之淮南士人家無以自資諸周胡貴官真
鳥者官多陳德信為刺史德信為政寬簡百姓安之
歷馬數十匹揚州僧尼有數千人便出物括江
淮間馬並送官德信由是百姓稍擾初高祖受禪淮南
淮南諸州皆置行臺總統軍民事務高祖以德信
推誠政務得寧靜

周貞愍賀若敦有志略開皇八年伐陳元帥吳公楊素
以敦為行軍總管率舟師自東道趣京口與晉王廣
會於陳將魯廣達等屯據蔣山敦與戰破之陳將
任忠又率精銳來拒敦擊走之忠收餘兵復戰敦
又擊破之陳將黃恪等以水軍斷敦後路敦復擊
走之陳將樊毅等以步騎數萬屯於敦前敦又擊
破之陳將呂仲肅等以舟師數萬屯於白下敦又
擊破之陳將蕭摩訶等以精兵數萬屯於新林敦
又擊破之陳將皇甫敬等以水軍數萬屯於秦淮
敦又擊破之陳將孔範等以軍於朱雀門敦又擊
破之陳將施文慶等以軍於宣陽門敦又擊破之
陳將蕭摩訶等以軍於石頭敦又擊破之陳將
蕭摩訶等以軍於白土岡敦又擊破之陳將
蕭摩訶等以軍於白土岡敦又擊破之陳將
蕭摩訶等以軍於白土岡

士庶投誠之士庶皆消
楊堪為浴陽主帥兵士多出於陝虢之人堪素為
史信著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敬信稱美之
楊忠為大將軍每與盡定寒之地覓以撫循其部之心
隋唐嘉話　周武帝平齊新附之心
威內史下大夫薛孤延等咸謂須文武幹略者
鎮撫之乃以延為延州總管長史時稽胡緊為反叛延至
州即拜訪討平之轉延州總管長史時稽胡緊為反叛延至
隋書薛孤延傳　州即拜訪討平之轉延州總管長史時稽胡緊為反叛延至
周盧愷為行軍總管率衆八千鎮守
隋書盧愷傳　周盧愷為行軍總管率衆八千鎮守
周梁士彥為并州總管初并州人勁悍士彥撫之以恩
尊沖開皇初為開府儀同三司并州總管并州人勁悍士彥撫之以恩
云高祖尊沖問計沖曰突厥之性易為反覆時由邊塞不稱之
所致也請以威懷為本高祖然之因命沖巡撫北
者月餘皆至並州長城下書勞勉之皆拜伏請朝
者月餘皆至並州長城下書勞勉之皆拜伏請朝
獻必後為營州總管沖密奏厚待突厥以撫納其首領
隋書尊沖傳　獻必後為營州總管沖密奏厚待突厥以撫納其首領

能致其死力矣雲鬱觀翻相繼開皇中為南寧州總管持重
撫慰沖民至南寧師旅實眾而襲首領皆請府奏請天下帝大
悅下詔褒揚之
隋書雲定興傳　悅下詔褒揚之
渝州都督田仲宣陳之後為江州總管進爵榮南郡至蜀州諸陳
所服集二十四州拜蜀州總管
隋書田仲宣傳　所服集二十四州拜蜀州總管
長孫晟為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善於撫馭突厥
知其可否內有榮樂夜見則不光明賓主三日
派屋隊其營內有聲樂每夜自擊雲鼓一聲二聲三聲
請出討突厥部落等諸突厥皆驚以為晟自領兵至並遣奏於仍
由是突厥恐附後盜賊為其部下所殺晟因表請曰今王
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離其主被殺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
遣法宇部下分頭擬突厥許之果遣使以功授大將軍又授鄂州刺史別領西界突厥谷渾
隋書長孫晟傳　遣法宇部下分頭擬突厥許之果遣使以功授大將軍又授鄂州刺史別領西界突厥谷渾

召所得虜三千餘人慰撫遣還
周書王羆傳　召所得虜三千餘人慰撫遣還
盧士良武德中為河州刺史時谷渾及党項入寇士良擊破之
前後歸附者六十餘戶後數被侵擾皆州事及在河南既屬兵亂之
後戶口云散到官之始城邑蕭條編戶百家士良撫納漸復大
召思信數載之後提攜老幼二千餘家時党項差依阻山谷頻為
邊患士良輕捷之後襲擊悉降其渠帥自是河湟無復侵擾
舊唐書盧士良傳　邊患士良輕捷之後襲擊悉降其渠帥自是河湟無復侵擾
李靖為兵部尚書討蕭銑等之功賜奴五百戶以遺人分道招撫
其大首領皆授刺史縣令遣李光度等詣京師來獻自餘州縣莫不伏從
道安撫大使檢校桂州總管靖以南方主帥定遠遐邇必來
不見恩德若不導以禮樂施示兵威無以懷遠其風俗遷革而
兵馬後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靖親自存撫耆老問其疾苦遠

[illegible]悅復又突厥種落離散[illegible]朝廷進取以靖為代州行軍總管撫[illegible]納降附輕騎先據定襄城突厥部落皆風迸散由是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歸款進封代國公

張儉貞觀初為潮州刺史突厥頡利敗後隋末諸部落皆饑貧離散儉招慰安輯之其不來者即率領此既親屬分住私相往還儉雅得其情亦不禁止但有潤[illegible]嚴廢而已又儉務勝州部將州司請其將勝遷儉為使[illegible]儉[illegible]儉[illegible]儉

倚其制度項有以羊馬來致之從皆厚遺論遣之

後唐魏王繼岌以莊宗同光三年冬平蜀遣使奉書報公南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八

將帥部三十九

明天時　擇地利　撫士卒　貫敵

執同律以聽軍聲觀天文以察時變蓍吉兆之將至必先敗之豫軍事子道孫知變不廢火而師撓卦凶圖弗競善果無功故有推戰投符受詔引道察陰陽之應辯星緯之祥避危就安破敵親變若能審此利無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孟津觀兵而還後二年紂昏亂不可救乃大會諸侯於孟津太公乃與武王觀天時人事可伐之機而三軍皆懼太公乃奮揚威武以身先之紂師大崩遂克殷而有天下分為三等而三周者欲而吾兵也晉祖逖為鎮西將軍有效屢見于預州之必欲見屋自為我矣謝艾為前涼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重華艾引兵出狼武秋有三梟鴟于牙中艾目梟遽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鴟牙中克敵之兆必是進戰大敗之後秋還王擢略地至平曲抑艾瞻之艾走牙旗黑將士皆懼艾遏為軍亡將軍有西戎風吹旌旗東南指則風為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資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退渡河南南臺張欣泰叛應擢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鸞鎮傳位遣中書子胡詣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詣曰今大藏在西南道歲行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改此行藏既無名負成逆校相隊所以為其有成利實過成無由自還若且頓軍襄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離也詣以不從進屯津尹略等見殺

北齊薛魏祖為殿中將軍神武為東雒大將軍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魏祖固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為客不利主人則可立案行傷大將軍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玉壁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與侯莫陳

明天時

明天時　擇地利　撫士卒　貫敵

執同律以聽軍聲觀天文以察時變蓍吉兆之將至必先敗之豫軍事子道孫知變不廢火而師撓卦凶圖弗競善果無功故有推戰投符受詔引道察陰陽之應辯星緯之祥避危就安破敵親變若能審此利無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孟津觀兵而還後二年紂昏亂不可救乃大會諸侯於孟津太公乃與武王觀天時人事可伐之機而三軍皆懼太公乃奮揚威武以身先之紂師大崩遂克殷而有天下分為三等而三周者欲而吾兵也晉祖逖為鎮西將軍有效屢見于預州之必欲見屋自為我矣謝艾為前涼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重華艾引兵出狼武秋有三梟鴟于牙中艾目梟遽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鴟牙中克敵之兆必是進戰大敗之後秋還王擢略地至平曲抑艾瞻之艾走牙旗黑將士皆懼艾遏為軍亡將軍有西戎風吹旌旗東南指則風為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資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退渡河南南臺張欣泰叛應擢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鸞鎮傳位遣中書子胡詣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詣曰今大藏在西南道歲行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改此行藏既無名負成逆校相隊所以為其有成利實過成無由自還若且頓軍襄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離也詣以不從進屯津尹略等見殺

北齊薛魏祖為殿中將軍神武為東雒大將軍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魏祖固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為客不利主人則可立案行傷大將軍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玉壁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與侯莫陳

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吾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綺盛酣無准最懼後不守歸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吾為內外備馬步必當其衝宗夏秋十年冰將銷鄴必困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後唐莊宗為內外備馬步必當其衝宗夏秋十年冰將銷鄴必困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魏博將何中立潛於沼衆扶立牙將及諸軍大噪劫留魏博將何中立潛於沼衆扶立牙將及諸軍大噪劫留魏博將何中立潛於沼衆扶立牙將及諸軍大噪劫留

澤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孫子有六地之名而晁錯以論地形之便皆可與孟子古之良將不當守留意焉乃若據高臨下固其後至者水四川俟其半度或率衆有擊斷之便或城守有金湯

之固王乃出其不意據險守要坐爭強後以逸待勞以少擊衆兼便而奮其勇先人而奪其心以之遏寇屠堅摧敵而動經金建域而名日著豈非因形勢而制勝之効歟

趙趙奢為趙守上黨時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兼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賜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

漢張騫為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知水草處軍得以無乏從軍

後漢竇融為涼州牧守河西六年諸將上隴為隗囂所敗乃詔融還軍融已未及至隴囂使其將王元行巡將王元行巡將王元行巡

拒之及洛上唐將李嗣昭等合兵攻潞州上黨自令重行逆苦敵攻便地則難與爭鋒乃分強弩使下營垂原下三千人逕進掩其便衆俄二日至遂擊破之宋宣時親諸將置高會畢良其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賞當在今日乃使兵解蹶拳曳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為設備泰舉兵所之大破敵前屯會德等至魏東境潰

宋孟龍持仕晉為能將晉將重從宋高祖討桓玄玄要塹超澶渠平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譙驅謂其衆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汗不能戰矣但有巨艦水去城四十里五漫馳騁據之龍仗舟爭據水源賊遂退走

沈林子晉末為建武將軍高祖伐蜀林子泰征西軍號軍為前鋒從江入阿胡弟州刺史胡揆太守尹昭揆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屯兵浦坂龍驤王鎮惡攻蒲阿胡開門納太宗遣東平公始紹等據遣林子領道濟已渡阿胡門請形勝

之地鎮惡軍勢力急屈皆使始紹據之則雖國也及其未至當并此事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舍蒲坂

後魏安同為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安望城糧餉匱乏救平同建計曰汾東有秦坂東西三百餘里路不通糧輿來必從汾西築高壁下直至蒲坂壁如此則寇內絕援自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諸軍無憂力安從之與梁祝平屠城而不能拔

後周李穆初為太祖部將東魏神武伐西魏軍逼蒲津陝洛至弘農西魏將周文帝率衆拒之會至引師東渡太祖同建計曰汾東有秦坂東西三百餘里路不通糧輿來必從汾西築高壁下直至蒲坂壁如此則寇內絕援自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諸軍無憂力安從之與梁祝平屠城而不能拔

後周李穆初為太祖部將東魏神武伐西魏軍逼蒲津陝洛至弘農西魏將周文帝率衆拒之會至引師東渡太祖同建計曰汾東有秦坂東西三百餘里路不通糧輿來必從汾西築高壁下直至蒲坂壁如此則寇內絕援自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諸軍無憂力安從之與梁祝平屠城而不能拔

後魏安同為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安望城糧餉匱乏救平同建計曰汾東有秦坂東西三百餘里路不通糧輿來必從汾西築高壁下直至蒲坂壁如此則寇內絕援自為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諸軍無憂力安從之與梁祝平屠城而不能拔

感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困乘機擊之大破之

唐盛安師武德初鎮冀州會竇建德來寇安師率兵拒之相持不決安師謂諸將曰彼悉衆遠來利在速戰我堅壁不與彼糧盡必走因而乘之破之必矣乃堅壁不出建德糧盡引退安師縱兵擊之大破之

唐李勣為并州大都督突厥頡利可汗入寇并州勣率兵出拒之頡利可汗聞勣至并州大驚謂其下曰李勣智略過人今在并州必為我患不如早去乃引兵而北

唐李靖為行軍總管率衆三萬出馬邑道以擊突厥頡利可汗頡利可汗大牙在定襄去馬邑千餘里靖謂諸將曰頡利可汗以為我大軍遠涉沙漠人馬疲弊必不為備若以精騎乘其不意襲之可以得志今馬邑西北行千餘里至白道度磧而南以趨定襄出其不意頡利可汗必以為我乘勝而來不為備必大驚而走我以精騎追之可以得志今馬邑西北行千餘里至白道度磧而南以趨定襄出其不意頡利可汗必以為我乘勝而來不為備必大驚而走我以精騎追之可以得志

山以南最為險要其嶺甚狹他道無由得越願以萬騎據之是日利鋒數以過蔡坑蔡君曰吾事濟矣

擇士卒

春秋僖公四年楚屈完曰君若以德撫諸侯以敵何所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

晉文公伐原令三日不去者殺及三日而擊鼓原降而去

晉文公伐原令三日不去者殺及三日而擊鼓原降而去

晉文公伐原令三日不去者殺及三日而擊鼓原降而去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乘車親裹糧
贏糧與士卒分勞苦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
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曰非然也往年吮其父而
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妻不知其死所矣
以起善用兵簡練士卒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

李牧爲趙北邊良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
輸入莫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爲約曰匈奴入盜及人畜輒收保入堡不敢有所殺邊吏上
功者輒誅吏以爲怯如此者數歲邊亦無大害

秦王翦代李信擊荊荊聞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
翦堅壁而守之不與戰荊兵數出挑戰終不出前日休士洗
沐而問其所欲飽之親問士卒同食之撫循之問軍中缺乏
賜曰大王授臣上將軍臣得推誠信與士卒同甘苦今大王
坐而遣臣臣不得美田宅爲子孫自治因以請園池爲

漢安安爲龍西都尉兵數千卒皆樂爲死安廉性不飾似
爲德都名將與匈奴異屬士卒多樂從焉性不飾賞將吏之
勞與虜鬬身當之士卒不盡飽安不嘗食與士卒共苦樂
士以此愛樂爲用

蓋寬饒爲衛司馬郎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問醫藥親
後漢王霸爲偏將軍常與士卒同甘苦醫藥飲食居止與
死者收斂親以衣衾之

鄧禹爲將軍士常大飢麾下數至豆數十人訓身負薪爲衆
平會世祖無粟者爲適配偶

馬援爲將軍常以身率先士卒每有軍事輒請當其難
援每與賓客語未嘗不以軍旅爲事諸將爭上戰陣之
法援輒引兵法孫吳以證其說或不合時宜援曰此紙上
談兵非臨敵之急也乃更爲分別首尾開示衆人諸將莫
不悅服

南郡太守杜詩以善於撫御得衆心每行縣止息亭傳輒
引軍士會其前饗以酒肉人人自以得詩意歡心喜悅
至乃遣子隨葉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調先當先后身被三創以此
能全其軍

段紀明爲破羌將軍先行軍仁愛士卒安痛者親自臨視自手
爲裹創軍有疾輒十餘年不遷一日暴寒積士同衣食故皆樂爲
用東觀奏記爲中郎將討隴右而道路隔絕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
規視之華風過視將士軍感於東羌遂震疫气降

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率黃巾溫都等十萬餘衆屯廣宗
止須營壘堅立然後鼓軍士皆貪勇乃皆銜枚束伍
潛營而更之令易物賜之使家屬知所放得盡其死
能信行破黃巾中力戰連殄其地相與黃巾力戰連殄信治身至貴而厚
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臧洪爲青州刺史爲袁紹所攻穆盡主簿啓內厨米三斗稍爲
糜粥洪曰何能獨食此邪使爲薄粥遍及衆人衆人見洪
如此皆飲泣不能食於是人人自勉無敢偷懈者

兵將兵前後部曲有疾病者輒身自撫循將士感恩莫不
親附可馬朗爲兗州刺史時天下大亂袁紹兄弟交爭
致醫療治遇疾年

曹真爲大將軍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賞賜不足輒以家財班
賜士卒皆願爲用

蜀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於御衆
吳孫歆爲建武將軍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甘寧終能獲猛好戰
賀劉表有計畧輕財勤士能厚養健兒亦樂爲用命

魯肅劉表爲領南將軍鄰營刺用請宿輒資給營衆皆悅
數歲表卒子琮代立肅說琮曰荊州與國接境觀時變
南州爲可據領江夏大守佩戎印撫安士民甚得歡心
吳大守佩戎印撫安士民甚得歡心

呂蒙爲平虜將軍駐陸口蒙少時不修學業及統事務
乃始就學涉獵見往事論者以比呂蒙正蒙曰士別三日
即更刮目相待

周瑜爲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各數千人瑜以年少有英
才意氣深相結納普雖年長數以兵馬讓瑜瑜愈敬重
之普後自敬服遂相親善

周瑜爲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各數千人瑜以年少有英
才意氣深相結納普雖年長數以兵馬讓瑜瑜愈敬重
之普後自敬服遂相親善

孫權爲將軍時魯肅年二十餘歲以家業饒財好施振人
周瑜爲居巢長與肅相結權與瑜肅並交歡

孫權爲將軍時魯肅年二十餘歲以家業饒財好施振人
周瑜爲居巢長與肅相結權與瑜肅並交歡

周瑜爲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各數千人瑜以年少有英
才意氣深相結納普雖年長數以兵馬讓瑜瑜愈敬重
之普後自敬服遂相親善

周瑜爲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各數千人瑜以年少有英
才意氣深相結納普雖年長數以兵馬讓瑜瑜愈敬重
之普後自敬服遂相親善

周瑜爲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各數千人瑜以年少有英
才意氣深相結納普雖年長數以兵馬讓瑜瑜愈敬重
之普後自敬服遂相親善

周瑜爲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各數千人瑜以年少有英
才意氣深相結納普雖年長數以兵馬讓瑜瑜愈敬重
之普後自敬服遂相親善

周瑜爲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各數千人瑜以年少有英
才意氣深相結納普雖年長數以兵馬讓瑜瑜愈敬重
之普後自敬服遂相親善

補城內壁之以為防禦若出擊突圍先犯之則壁以則壁屬軍士剋獲悉以馬仙瑁自為前列身被數十創所獲財物一無所取軍士感其義勇莫不用命每與賊遇仙瑁輒先登陷陣賊衆雖多莫敢當其鋒鏑由是所向摧破賊亦畏而避之

王操為大將軍鄧州刺史吳明徹為征南將軍出頴口梁將裴子烈等率衆來援操與戰大破之子烈等退保小城操又攻拔之明徹以操為能撫士卒每有征討輒令為前鋒

周文帝為大將軍時梁武陵王蕭紀遣使來請和帝令尉遲迥等率衆赴之紀聞軍至遂決意東下諸將皆以為宜待其至而擊之迥曰紀恃其衆謂我懼之必輕軍速進若淹留不決則彼計得成我反受敵矣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紀衆大駭遂即降服

周文帝為大將軍時梁將王僧辯陳霸先等納梁敬帝於江陵僧辯霸先等各擁強兵內相猜貳文帝乃遣大將軍楊忠率衆援僧辯霸先等各引兵還忠乃與僧辯等襲破霸先軍於沌口霸先收餘衆保於湓城忠又進軍圍之霸先窮蹙乃請和忠與盟而還

周文帝為大將軍時梁將王僧辯陳霸先等納梁敬帝於江陵僧辯霸先等各擁強兵內相猜貳文帝乃遣大將軍楊忠率衆援僧辯霸先等各引兵還忠乃與僧辯等襲破霸先軍於沌口霸先收餘衆保於湓城忠又進軍圍之霸先窮蹙乃請和忠與盟而還

明帝撫士尚甚重之

周襲為西平郡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李伯呈為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襲為步兵校尉直閤將軍中統軍善撫士孝文嘉之

薛虎子為徐州刺史在州成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賜其酒食敦勉之

蘇威為徐州刺史征南將軍將帥皆以撫士為務威獨當世為朝廷所稱

楊尚為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兵人從役亦自送之或同日之中而酒食不一不與其多送曾無德色

楊大眼為將撫遇士卒呼為小兒子及傷隊為流血幸者為割肉與噉將士多用命

魏孝文為將用軍司隊騎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善撫將士人多用命

北齊慕容儼至長恭歎其忠壯皆容長恭為將勤細事每得心

獻武為將待其死力

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帝信用先進舊齊神武時軍士遷哲乃收葛榮餘造勞秦以器之遷哲亦自取食時有異賜即分賜左右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人思效命

隋劉方為交州道行軍總管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視養

曹孝忠為前後行軍所得金帛皆散之於將士故人皆為用所向多克

郭孝恪為交西都護高昌王侯三州諸軍事安撫大使以長安道遠撫御不便孝恪在任有流刑經世并遷至兵守撫孝恪推誠布信並得其歡心

成如璧為將進至德二年關西節度郭英乂為賊所敗如璧代英乂收其餘卒於咸山擊其猶漢招其逋散三軍之士有如故焉

崔寧為劍南節度使其弟寬與平軍於鄢縣東寬頗崇儉如琛為使

李抱玉為河西節度使城鎮過於撫將備至資給必善於先軍士

李勣爲西道行軍大總管使出塞北擊突厥頡利可汗將率衆來拒勣與戰大破之頡利可汗將率衆來拒勣與戰大破之頡利可汗將率衆來拒勣與戰大破之

[illegible]鎮大驚七載[illegible]隱石郡[illegible]梁[illegible]城于青海上[illegible]為吐蕃[illegible]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龍駒城吐蕃[illegible]進[illegible]不復近青海十年

[illegible]貞觀二年四月為鄯州[illegible]內[illegible]使[illegible]杜[illegible]師度[illegible]渭水於龍[illegible]城[illegible]及士馬[illegible]濟而其水[illegible]深一丈

李華德宗[illegible]元四年為江西都團練使建中四年[illegible]巨[illegible]野州[illegible]史道[illegible]李有烈之將董侍召李[illegible]襲[illegible]州城忽風[illegible]火烈城[illegible]遂[illegible]破之[illegible]拔黃阿[illegible]

三州請[illegible]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楊炯為[illegible]元中[illegible]州[illegible]李[illegible]度[illegible]拔于方渠合道[illegible]軍[illegible]方渠無水[illegible]從[illegible]負元中[illegible]州[illegible]李[illegible]度[illegible]拔于方渠合道[illegible]軍[illegible]方渠無水師[illegible]從[illegible]負元中[illegible]州[illegible]李[illegible]度[illegible]拔于方渠合道[illegible]軍[illegible]方渠無水師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九

將帥部

固守

夫將兵之法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蓋常道也春秋之來乃有保城充郭野戰城外合群志強萬衆力窮矢石之用極機械之變勢且危殆人皆疲懈猶句踐之益甲能保全臣鄧甘心死地以至授兵用長圍斷救寇引去而危城獲全亦有潛謀定策番間捕擊出乎不意以收奇功至或智勇俱困衆寡不敵外絶救兵士尺鐵禦難非命不須其名此春秋所謂優於所以

趙襄子晉陽也智伯與趙韓魏城而中行氏而分其地伯請地韓魏與之請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三國攻之曾無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

府三百九十九　一

田單攻聊聊固守燕攻聊城連歲不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殺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文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束脂東葦於其尾燒其末燕而奔燕軍夜出城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觸盡死傷五千人因擊破之老弱皆縛箝口衔枚潛鑿城數十穴夜縱五千人從穴中出衝燕軍燕軍大驚破走奔亡遂以破其將騎劫燕軍擾亂莫相收斂逆北入齊盡復齊城邑不足守欲以歸走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誅單詐為後掘冢而燒之齊人望見皆怒其守墓者單時節軍事軍到衛邑亦復如之

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請其使上城手擊殺之及諸城上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不能下胡聞龍城祭天求福請乃遣西將軍耿秉度遼將軍劉張等遠期元年正月會朔馬羊羊三萬七千頭牛萬餘頭車千餘兩載金銀繒布而還秉等聞之使別兵邀光光使耿夏侯範等追擊之範等追至涿邪山不及光乃還呼曰我范羌也汝還當軍速報我范羌乃還呼曰我范羌也汝還當軍速報我范羌乃還呼曰我范羌也汝還當軍速報我范羌

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兵南去
晉之加兵嶺南蓋由此也
陳敏為揚州刺史王敦遣其將甘卓等討之敏遣其將張統屯橫江以拒卓等統
聞卓至乃退保烏江卓等進攻之統復拒戰卓等不利引還
晉王導為丞相時王敦鎮武昌導與書曰今以君為方伯連率外統強兵內參朝政
可謂職重任大矣若上流有變宜速還救不可復令人間之也
王敦為大將軍導與書曰今以君為方伯連率外統強兵內參朝政可謂職重任大

[illegible]城長晏匹馬不歸及攻此城傷兵挫銳治天所賛非人力也
秦郡聞而歎曰吾以備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真
所謂役有人焉未可圖也
宋毛德祖爲司州刺史時文帝初即位後魏明元自率衆至方
城道聊兵將軍連安介夷兵將軍公孫表二萬餘人攻滑臺德
祖時戍虎牢遣步騎三千拒之初去命司馬楚之等藏質陳留
郡界魏軍南度馳相要結驛騎大至衆爲民患魏克滑臺并力
乘勝遂至虎牢明元自率大衆至鄭兵連文金猶守臺并力
德祖欲城內兵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分作六道出擊圍後衆
敢死士四百人爲前驅次軍部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擊
圍外增置社後魏陣乱斬首數百級餘衆退散隨後
更合魏又遣輕兵將軍步騎衆擊表用所向城邑皆奔走明元
自滑臺西渡兵至虎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圍得城魏衆攻守數
自滑臺西渡兵至虎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圍得城魏衆攻守數

兵戰死者過而虎牢增兵轉多外城皆已毀德祖惟保一城晝
夜相拒將士眼皆生瘡死者太半德祖恩素結士衆無貳心魏
作地道傍城內井井深三十丈出勢城陷不可得防人馬渴之
馳騎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魏急攻逾急虎牢自陳初以諸
將佐及郡守在城內者皆見執因執德祖上黨太守劉勔之父重茂
適在將二百人安重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
曰我與此城共命義不使城亡而身在也明元重其固守之節
勸衆重生勞
劉道錫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爲氐寇所攻
道錫募吏民固守城復狙布二十年保城退敵氐人感恩送圍女南
賜氐王璽書夜攻圍之急且守且戰矢石無暫不交屢多死傷
城日頹毀晝夜攻圍之急且守且戰矢石無暫不
交屢多死傷

淮之城內乘虛掩擊大破之明旦賊更方帥為桁桁上去營嚴兵自衛我內更整不能禁之若山桁水陸路並斷大武與賊書曰吾今所處闕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雜是三秦之羌蠻種工雜死亡者正可成常山趙郡賊死正積并州賊至羌死正積關中賊鄴若破一秦胡死不利質答書曰告示具盡隊自稱特四鄰屬吏固疆諸胡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堤迴散於西南謂何以不聞陳謝言狀虜馬飲江水佛狸死知佯此期小兒以二旬登師行未逐爾自送死皆容俟今生擒若有桑戎命相救使其未幸則相生擒總為以驚奔延都而我死而爾若有幸得為副兵前救若不

大破西面北山以臨城城中衆懼倶請降馬步都指揮使王晏球不許立戰又作土山以臨城中城中又作地道以應之晏球又作木柵立城又作土山以臨城中城中又作地道以應之晏球又作木柵立城又作土山以臨城中城中又作地道以應之晏球又作木柵立城

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人勁力無有離心以氣薄初欲自來出程留子延伯據守寨窟發大小千餘百重四方皆莫不動色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全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謝衆曰吾世受國恩寧愛餘命寄此是死地更欲何求然守鄉以來歲月不淺所慮之疆不得制豁吾今向東州將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俱全必失據自率義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人馬三軍莫不鳴呼子雍為刺史日為親百姓勸課農桑人皆樂業遭大寇之際能保全一城之人隋亦難矣及卒之日城中文武大軍在近數千皆悲號若喪父母焉雖敵將胡人所以感其恩義如此延伯守子雍能啟曰孰能為胡人所敬服者哉乃知忠貞之節信義之道雖戎狄亦所欽重也

後魏崔休為東豫州刺史正光五年蕭衍將軍陳慶之率衆來寇休嬰城固守慶之乃築長圍以逼之休隨方抗禦慶之不能克會梁武帝遣其將康絢率衆來援絢乃於城東北立柵以斷內外之路休又遣別將擊破之絢乃引軍西上慶之亦隨絢而去休乃開門追擊大破之慶之復還圍城休又擊破之慶之乃留其將王景胄守圍自率衆西上與絢合軍休又追擊之慶之乃棄城而走休收其器械軍資而還

鄭孝胥為燕郡太守帶清陽戍主頻為衆武遣將攻圍時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孝胥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

楊津為定州刺史賊帥薛脩礼率羽孤城自守津保全朝廷嘉之

高昂為冀州刺史賊帥邢杲率衆數萬來攻昂城陷在圍之間津貯積深厚脩理戰具與營相持昂乃出軍擾其樵採杲每來攻城輒設奇以待之杲知昂有備乃引軍去昂追擊大破之杲復還攻城昂又出擊之杲乃退走昂追之杲乃留其將劉豐守圍自率衆西上昂又擊破之杲乃棄豐而走昂又追擊之杲乃留其將劉豐守圍自率衆西上與合軍

功者在軍兵資於民民給復
民祖租稅為安東將軍淮泗諸軍事鎮淮陰時安東將軍淮泗諸軍事鎮淮陰時
守自固
孟表為南兗州刺史鎮廣陵頭大年城湖陽後為遊擊將軍湖陽刺史
姜叔業率衆十餘萬圍逼城中人皆盡嗟以朽草木皆為蒺藜表
海沸將士勠力固守會南軍主蕭坦之等以圍逼以故之
救遂乃退
薛安都為征虜將軍時梁武遣將軍鬼陽郢州三關諸元英南
討攻吉仍為蠻司以義陽危急令安都先母在豫州城民
白早生校刺史以懸然入梁梁將尚仁率衆守城安都自懸
軍以南至於平陽義陽一城而已漫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
屬將士且守且戰平全義陽

圍城有經旬略無休息將士疲懼悅乃作乳攻圍城梁
雖率衆拒守晝夜三戰晝夜交戰未嘗休息悅乃以數千人
李神為相州刺史假李昌中行相州七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
東將軍大都督總統衆軍時蕭衍將蕭寶夤在任長沙王
州將元昭及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雍裴衍等朝廷憂懼
人不自保而神軌氣自若分兵小大用命擊而破之
攻之又不能剋會不朱榮擒爾朱兆等西土平除車騎將軍儀
永安為將軍兼州防城都督以太守子暐為刺史元孚同心
信都長圍地水以灌州城永安與刺史元孚同心勠力晝夜防
拒外無救兵內乏糧儲然春至冬力窮乃陷
辛雄為南道行臺梁將曹義宗攻新野雄率衆赴援雄以二
千餘兵相持經旬義宗所圍甚固雄即位於城上遥與
敵言常作征虜將軍兼尚書仍打鼓角義宗以為
之人城因舉烟鼓角以為雄至義宗大驚引軍而退
入朝言於莊帝稱雄忠勇國之爪牙宜加賞以勸將來帝以為

然雄為城所刺史乃使謂以亂國家為罪雄答曰受命守城
攻之不能

北齊王琳為征南將軍、廣陵公景西討景於瓜步琳以舟師泝流而上景遣其將侯子鈞等率衆數萬屯於東關築城以拒之琳進攻其城子鈞等大敗琳乘勝追奔景衆大潰琳進軍於白下景將侯瑱等率衆數萬屯於秦淮琳又擊破之瑱等退保石頭城琳進軍於新林營於青塘之東南與石頭城相對景將宋子仙等率衆數萬屯於丹陽郭外琳又擊破之子仙等退保丹陽城琳進軍於方山營於丹陽城之東南與丹陽城相對景將任約等率衆數萬屯於秦淮之南琳又擊破之約等退保朱雀航琳進軍於越城營於朱雀航之東南與朱雀航相對景將侯瑱等率衆數萬屯於白下琳又擊破之瑱等退保北掖門琳進軍於玄武湖營於北掖門之東北與北掖門相對景將宋子仙等率衆數萬屯於北掖門琳又擊破之子仙等退保臺城琳進軍於覆舟山營於臺城之東北與臺城相對景將任約等率衆數萬屯於臺城之西南琳又擊破之約等退保西州琳進軍於石頭城營於西州之東南與西州相對景將侯瑱等率衆數萬屯於臺城之東南琳又擊破之瑱等退保東府城琳進軍於東府城營於東府城之東南與東府城相對景將宋子仙等率衆數萬屯於臺城之西南琳又擊破之子仙等退保西州城琳進軍於石頭城營於西州城之東南與西州城相對景將任約等率衆數萬屯於臺城之西南琳又擊破之約等退保石頭城琳進軍於秦淮營於石頭城之東南與石頭城

以堅城內舍善射者射而射城中樓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鉤船船乃得還
晉宗室汝陰王駿鎮許昌永興元年東海王越舉兵西迎天子駿遣其將祁弘督騎五千與越會于
滎陽弘與越長史劉洽不協洽言於越曰祁弘驍將也其志難測今與之俱西若有不虞悔無及
也越不從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琨至晉陽撫納離散以收人心并州先為石勒所破百姓流亡城邑空虛琨
乃分遣使者四出告喻招集之於是胡人歸者前後相繼琨推誠撫納各得其心
晉劉琨為并州刺史琨至晉陽撫納離散以收人心并州先為石勒所破百姓流亡城邑空虛琨
乃分遣使者四出告喻招集之於是胡人歸者前後相繼琨推誠撫納各得其心

劉琨外舞矛至數十騎擊殺之又於樓上外射敵人有
劉琨城外舞矛至數十騎擊殺之又於樓上外射敵人有
劉琨為并州刺史時石勒屯上黨琨遣其將張喬募勇士千人夜入勒營勒驚起

楊素爲汾州刺史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檀州道出其北攻城數旬而退素自隨軍打擊相次孝先又合突厥十萬騎來救素與戰於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矣

之敗也晉州以北諸城悉陷惟獨守李神文以兵馬之二人併力拒敵賊衆攻之晝夜不息神文及太宗復并州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匹米三十碩頒賜其將士（按舊唐書太宗傳武德七年秋七月劉武周遣其將宋金剛寇并州高祖遣太宗率師救之冬十月太宗進軍柏壁與金剛相持自春及夏糧運不繼將士皆餓死者十二三太宗親巡營壘撫勞將士與之同甘苦人皆感悅莫有離心金剛悉衆來攻太宗堅壁不動金剛糧盡將退太宗縱兵擊大破之金剛脫身走）及太宗即位詔曰義士之節貴乎不渝忠臣之道在於無貳故能事君盡節始終如一者其唯李神文乎神文往在并州受委藩屏當隋室之將亂屬羣盜之滋蔓北狄憑陵西戎侵軼控弦之士百萬橫行天下之人十分喪九而并州之境晏然不驚實賴神文之力也及義兵初起首建大謀遣使招誘神文神文執節不回拒而不納義兵既成遂有關中神文猶堅守臣節不改其操雖古之忠貞何以加此宜加褒賞以勸事君可賜物一千段并賜其妻子

府四百　七

城月餘光弼城中四面設大機發石放梯衝擊之賊攻勢益急光弼城光弼拒擊大破之斬賊首級七萬餘人兵器盡得之初賊將史思明等來攻太原陽光弼初經河北之戰人疲兵鈍行無紀戰每先鋒今軍地道一人以備之由是城外賊將欲行詭地不敢過經月餘而思明先鑿地道直抵城中光弼亦鑿地道與賊相遇短兵接戰城中小將止宿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常回顧不復自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盡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許遠為睢陽守時與張巡父令姚閻同守睢陽賊攻之不下引兵以陷河洛許叔冀守譙昌邑薛悅守寧陵守睢陽首尾救援悉以兵授巡巡一年而城圍未解其一年中而救援絕糧巡守睢陽堅守死拒

為中官焉廷臣以為不可乃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自保父自有
謙騎數人伴舉又數請兵十人同行賊往驚見知其詐銃不
敢逼自供銃入城賊衆初以為至絕怨有使來宣命皆錦躍一
心日伴銃入其子人至襄陽取糧賊聲逐以一千人
取音聲路遥遥而入賊不疑不能過又得相持數日賊在圍十一
年救兵不至遣使告戰人自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李來
持滿傅大衆圍田南陽攻襄陽田承嗣來援李戰二日賊大
知其使死逸不敢通朝廷因除襄陽節度時賊未欲南侵江漢
賴眾奮命能其圍要南夏所以保全
田琢孫為滄州刺史充橫海軍使時田承嗣以魏博正已頻
州李寶臣不為承嗣說令庭州而寶臣未肯賜兵攻擊
欲藉其土守庭州城圍守連年度敵兵數萬人攻之而食
平盡琢皆本能保全城守

劉昌為河南節度使張人傑神道會昌討賊遣昌率州兵在圍
中建月不解城中食盡賊每罷則之劉史李岑討賊之謀
日今圍月久勢窮且江淮是兵賦之本中官數干仇趙可
信以金帛討賊兵不二十日當平東南數鎮以為危為請守之
昌遂武持重徐城陳逆順以告勸賊賊衆甚後十五日
副元帥李光弼收軍至城乃自潰
張伾以建中初為州刺史時淮西節度使李希烈圍汴
城攻不能拔伾累月以谷益急士死傷委棄少七矣未至而事不
濟伾乃令其女出降之謂曰以吾家
無兒子之物與公等為質倘有救兵至未殺人賊出貴之為刺
士一日之計豈不美哉女出賊以為信然之

蕭出軍逼戰城曰城公志而來宜待其倦乘其勞萬一不
捷則州城危矣當請行臺即發精銳三萬以集丁壯分守要害堅壁清野
備酒食候賊攻城安游而承其後則守者倍勇戰者捐鬬之日急攻之數
月後糧盡賊走民請追城之內民皆有族子豈肯委棄老幼與城同存亡也城而
城亦退去
梁遣將蕭寶夤等步騎度渭襲偏宗敬行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
掠其徒眾稍盛聚騎數千襲之城門請降宗敬不之覺仙芝入城
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騷動於是陳長敬百人相聚告
許州刺史劉崇望州事甚師即以狀聞於是下詔以雖守
許州刺史劉崇望州事甚師即以狀聞於是下詔以雖守
安市人所討則安城黨東京既忠武以為外蕃安我土壤
勢必然也乃遣增置滄滑二鎮統制又四門之外兩倉
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就入郡中兵利器甲為守禦之術無

不畢備又招召勁卒置之麾下以仲舉親為防遏都指揮使以
季弟琳為觀察都　兵馬使長子凝次子緯皆分領親兵晝夜
巡警長安果為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飢諸東奔之時先遣驍將
孟楷潛使萬人直入京城為內應楷引兵趨子城門將啓鑰
為守陴者所覺楷為東所擒大罵乃悉衆東來所親潛以
後兵禁出東兵不能合勢以支宿在城人懼馬難於東心潰難乃
悍衆十餘日忠武素善勇敢聞不開勁兵是且飢力屈必
戮今城衆圍逼宿夏不均男子當死死中求生又何擾也且死
於為國不愈乎為賊之恥耳汝但觀吾之破賊取有異
議者則以白刃從之但不得擾百姓於是人人感激爭
效於是衆心益固城雖圍久而人不離德
梁將康懷英攻入益固城壁中無外助馬又圍陳三日日大小數百
戰雖兵食將盡然入益固城壁中無外助馬又圍陳三日日大小數百戰
雖兵食將盡然入益固城壁中無外助馬又圍陳三日日大小數百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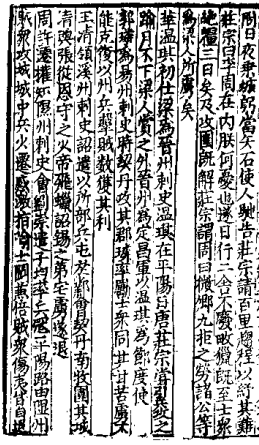
李仁福為夏州帥部將輝使者部度使李思安以兵圍之仁福
迎立仁福為帥部將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以星遣大
將周德威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不下德威乃退
太祖累多難之勇果乃引大軍與諸軍會於汴隊之西北東大堤
其旌旗出軍柴火急攻巢寨賊眾大潰車圍逼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鄩聞賀德倫為滑州刺史行軍司馬及聖宗嗣位以備師陌
充州逐鎮其部將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
悉出之於外與賊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拔出者數千人賊悉
素知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若溫晝城而乔守陴者從之而遁鄩之
守在禁之不可鄩遣人從容告若溫曰請副使少出非
素重者請勿帶行人揚言送衆實遣從鄩使行者即勿禁其
留若副使之守民聞之皆感泣若乃此外軍聞之果棄
有若即我之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

李仁福為夏州帥部將輝使者部度使李思安以兵圍之仁福
迎立仁福為帥部將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以星遣大
將周德威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不下德威乃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射賞微戰士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後起援澤州遇温守
暉自已絕糧外無救援以應外軍則史俘倚城不知所爲存節繞入
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備晉軍四面圍地道以入城存節又
亦以隧道應之遂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
人馬皆洞穿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挫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檀爲保義軍節度使會晉高祖入至重圍四合檀乃
攻擊太組愛之檀卻上表請謝不獲近表請入覲許之
王班爲澤州刺史開平二年五月晉兵攻澤州攻圍甚急班
懦拳堞晝夜不息者數日班善於把撐懸重賞以激勇士番賊
之屍堆積於地隨周回數里子時劉知俊自晉歸引兵來救賊
衆乃遁
後唐李克寧爲太誠軍使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武皇
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矢盡情竭救兵不至克寧及仲
寧良仲興城拒敵晝夜輕裘食者旬日

李嗣昭爲太原內衙都將時汴人初得潞絳乃大舉謀逼之嗣
昭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代州晉陽驛太原四面汴
軍會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擇驍勇分出諸門擊壞
汴營左浮右斬或焚或擊汴軍疲於奔命又蜀軍兩重多張旗幟
兵伏萬計後汴軍復營太原始得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
拒守汴人治攻具於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鐸在河中沿流
保守不聽三十一日朱友寧虎營退去嗣昭追擊獲汴將
等州祭又遣其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我潞州深溝高壘內外
重複援助不及旁路絕嗣昭擁上堅守屢出戰軍垠相守人
馬俱困詔諭嗣昭取都城以便者嗣昭守無軍軍
乏之絕感激戮力出戰以寡敵衆晉軍遂潰解潞圍
戰伏矢中太腰窩拔毀之坐者不知覺宴樂如故以安士心及

晉人攻澤潞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無備士衆晝夜兼守僅獲保守
嗣雯爲佐國軍都將時汴人攻河陽留後侯言不意至出軍
部下勇戰擊剝子壕外復戰子壁下殲退之追擒擾擢設陣拾
蓄夜遁去壁乃完嗣雯之力也
李金全爲晉將守宋州征伐屢爲劇史以老病還太原天
祐十三年梁將王瓚管陽城監晉急攻之兵甚不敢乃悉率人以爲備守使張承業承業所子權
色聚斂而謀曰事急矣吾王家蜀在此如失根本大事去矣金
分爲數道募勇敢者副之入半既出擊之入半既出擊之
下大木觸之破衆潰突轉死傷者十三明日遣營而追
軍至陰地關帝回時副將敗於華縣王檀通於晉陽俱以敗事
聞朱友寧規朝廷退而言曰吾軍



府四百　十五

冊府元龜　卷四百十一　將帥部

曰楚軍有為乃止[illegible]
子罕為宋司城[illegible]
[illegible]
子元寫楚令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敗司馬尚欲與秦友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之頃
襄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虜因急舉趙大破趙兵葱
三遷之及秦將頓漸兵攻趙趙
漢陳平初為魏王謁事中尉項王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
謂劉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
士夫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
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
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
斤予平恣所為而不問出入平與多少金發之間於是平宣言諸
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
一以滅項氏項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
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以為亞父使來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
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肯聽亞父聞之

疑之乃大恐疽發背而死
高帝七年被圍如冒頓於平城盡以其精兵強壯隱匿
其羸老婦女如此令匈奴可擊之間使人復往窺匈奴
匈奴益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羸老婦女使者復往
言匈奴可擊上以為然遣劉敬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
擊進其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瘠此必欲見短情以臣愚
陛下宜益發精兵隱匿其狀以見強弱彼必驕意
不備臣竊為陛下危之
漢王二年漢王與諸侯東伐楚項王聞之乃令將軍擊齊
王田榮田榮走平原平原民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室
屋所過殘滅多所殺戮徵發齊兵以擊漢王於滎陽
彭城之間大破漢軍漢軍皆南走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
三匝漢王求和項王弗聽平曰楚有可勝之道今項王
之臣亦有可間者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以疑其
君臣項王為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漢王以為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為而不問平以
多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為項王功多矣
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項王其地項王果
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即佯驚曰以為
亞父使來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以報項王
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肯聽亞父聞之

是遂解
魏豹叛漢韓信擊之豹屯兵蒲坂太祖周行視察其處
隔河與對營夜多鳴柝以為守備信乃益為疑兵陳
欲渡臨河而實以木罌缻渡軍從安邑襲破之豹
將馮敬太祖素聞其善用兵令軍中無得殺敬生
得敬拜為騎督
太祖之圍張繡於穰也劉表遣兵救繡繡與賈詡謀
詡曰可使還兵自解太祖曰何也詡曰表與繡雖
有舊恨今繡窮來投己己之急表之仇也必不救
繡之兵自還太祖曰善乃使繡拒守而己攻之表
兵果不救繡兵還擊太祖太祖大破之
太祖之圍張繡於穰也劉表遣兵救繡繡與賈詡謀
詡曰可使還兵自解太祖曰何也詡曰表與繡雖
有舊恨今繡窮來投己己之急表之仇也必不救
繡之兵自還太祖曰善乃使繡拒守而己攻之表
兵果不救繡兵還擊太祖太祖大破之
太祖之圍張繡於穰也劉表遣兵救繡繡與賈詡謀
詡曰可使還兵自解太祖曰何也詡曰表與繡雖
有舊恨今繡窮來投己己之急表之仇也必不救
繡之兵自還太祖曰善乃使繡拒守而己攻之表
兵果不救繡兵還擊太祖太祖大破之
太祖之圍張繡於穰也劉表遣兵救繡繡與賈詡謀
詡曰可使還兵自解太祖曰何也詡曰表與繡雖
有舊恨今繡窮來投己己之急表之仇也必不救
繡之兵自還太祖曰善乃使繡拒守而己攻之表
兵果不救繡兵還擊太祖太祖大破之
太祖之圍張繡於穰也劉表遣兵救繡繡與賈詡謀
詡曰可使還兵自解太祖曰何也詡曰表與繡雖
有舊恨今繡窮來投己己之急表之仇也必不救
繡之兵自還太祖曰善乃使繡拒守而己攻之表
兵果不救繡兵還擊太祖太祖大破之

火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昔管仲
薄姬時無大繫於土德不能龍飛逐鹿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
朔天佩隔絕至風蓼息託大命嫂無因緣時展其志得仕
來者縞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愛之
自然數歲望逸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
之士莫不心歌腹誦樂在歸附若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
興踐作恢弘大業整理天綱特使遣民拯見定主昔武王伐殷
邦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自二不勝
是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曹定恭行奉表及託腎裝簡閑奏速
其欲所陳載列于左臣二日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
書功所遭之時皆聖君以為知天命也自昔
為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親踈有合無離逸
愛備方之往攀河北之軍當此之時恐望高天永與曹氏同死
恨生恥恐勃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劫沖

弱政讒言彌興同隣有以勢相害與無為者閒其言而自受性
僥略量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自之過也遂易邪諂
所見構會招致猜疑誣自以叛離實無其心世論嗤勝
餘燼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草土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為
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吾其往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
收宜以二其德蓋足勿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魏郡邳
周先以勢逼殺為名託意遂留時以為有意於任非良復誰此
方之民罔為百姓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心如
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亦實天日是審而先去經年不
聞或謂未審此意得達不聽之長安日月以載信望高亭何
足以喻又目今日見待稍薄恭懿之聲漸減此禍遲
速事耳目私慶陛下永垂明鑒者以目節實守仁義之道不
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目

賀傳論竟慈愛大害也且目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幕鎮
東身待罪此蓋人目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誅戮則將自南戰向
東身待罪此蓋人目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誅戮則將自南戰向
起之檄勢強事急未必不至而弟為戮殺之先矣
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以
怪於目質也又念人目獲罪當如伍員奔己自效不當徒守困
事為刺然今與古殊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山川重峙
得齊免從之志志士之節而恩立功之義也且目質又以曹氏
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乱枹鼓不鳴目諸侯喜威於外各自為
益奠成同心士卒衰弊幣藏屋空網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
數得降救其實虛此闇無弱攻強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
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安淮和親有下征討揚二洲開闢
警應自從河北荊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閑邪之典無
所網者自餘二州不敢復守許洛餘兵乘不備萬雖能來東迎陛下
爭者此誠計無一失

馬加諸葛瑾弟常弟以三四月中美卓時驟馬求出隱度今若可
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
所二如凡兩事不能相參塵費今此間實贏易可克定陛下
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目質建非常之功
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二曰
昔韓子遠舍來就曹規畫討袁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
句使曹氏不信子遠還疑猶豫不決然心則今天下未定天也
願陛下思之間閒界上將關河蜀將歸大化唱和不速以予
破亡今目赦救授其命若復復殺納令目孤絕之情
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
思之臣大后北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而質已入為侍中吳
隆遜為上大將軍石都護領荊州時親江夏太守遜丈夫領兵
馬頗作變害而鄰北隔將丈聘子林留不協遜聞其然即便作
表以書云得報觀測知興休久結驩隙尋不兩存欲朱異潛輒

以表呈來事具開摸衆招降宣慰潛速廣募第示定期以書置界上
武二行書以見武武性懼逐自保妻子遠洛由是吏士不被親
附後以免能
潘岳字安仁明為太常博士梁州刺史時氐齊反亂潘智誘策討之時論義元
零陵蜀城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潘於成陵太守衛瓘者云潘違
察使與婉相聞欲有自試之計於以啓大帝大帝曰尿明不為
此也即討於是表以示朱潘而召潘還免官
周賀拔勝為鄧陽大守加明威將軍梁州刺史命率衆討平之
敵所聞知者令諸將觀其三日勿遠在邊隅江汜必能恩澤教化來蒙
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遥懷懼以大美未見信納失物有感
激討因委生古今同挨勉仕東典軍旅鎮已授銘心立報永矢
無貳宣國頃者中被讒譖禍在旦夕知危投命進有滅亡之理
不悔然敢緣古人因如所歸奉義輸誠盡節明朝之下能
之宜退有誅死之咎雖志行微存退不能
濁反旌甚急不復精疑絶其委命事之宜洪愛罪不加一則傷
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達度審此利害而啓之留
神所質使賜報勉當後效塞斷後須勞應其三日勉所代故
太守廣陵王靖性者亦以郡民為変以見讒言譖勤自陳辭而
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諸又嬰孩勉自見遣
事具觀東主一所非薄遭不樓厚雖或勤各於見勤除今又合

勉領郡者是欲責後文以報勉之誠節尚視息妻楊縣灼不知
死命寄在何時人居世間幽白勉遠隔而常抱危懼其可言乎
惟當隊愚重百被驚懼之畢越未能納爾使君以垂詳察
為副之日勉命為梁州刺史假節領秦雍流人都督征討諸軍事
時蜀賊李特父子自綿竹入寇涪城勉遣將討之特退保緜竹
勉進軍圍之特衆數萬人夜出突圍勉軍不利退還涪城
特進攻涪城勉復擊破之特乃退保緜竹勉又進軍圍之特
窘蹙計無所出乃夜潰圍東走勉追之及於廣漢之雒縣
立郡閣重柵重楯以為軍儲又命諸將分道追討閻西江邊諸將
撫慰在者才留三千所守武昌耳若明使君分萬兵悠悠南
看江者勉便從此舉憑其民以為內應此方諸郡前後舉事皆
成而敗者由無外援其然耳若北軍臨境機屬鬲隔計之
民誰不樂推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衆者龜則足昭
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日所遣重募邵南少長安南諸將皆自
如兒子是以皆令奮後託城為辭自請討以宣布恩信有
如此者

觀無有如者又已物之到州當言往討叛北叛衆若聞傳之也
勉建此計往之於天若兵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避近泄漏則受
戮滅之禍常中克卻天若告警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
恐使君未深況朝廷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為後信一旦變起
遥救當言悔救還首東主有常私悔救還者言自家語如是從
俱舉成無諦反懸命而舉潛慎下其五曰勸陽之長賢多愚
勉師之處未即應人但之為陵闇懼守令非降首雖新未
辭山棲草藏亂心當存之為陵闇懼守令非降首雖新未
發也猶豫出逃之為陵闇懼守令非降首雖新未
發也猶豫出逃之為陵闇懼守令非降首雖新未
會以為非降外後秉機守不兩立推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
今道往江南諸將皆疑之為陵若未從到江岸可往
可里上今此時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害也此陵民非皆
甘兵器苦於征討樂得此屬但蕞困舉事未辦是為愛其

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立屯相衛秦縱往兵使不得進退者則善之善也斷生在江淮兵於時事見其便利百端百捷若不
早來敢布腹心其以石陽之役前者石陽公　此役之事大
合韜兵并便潛濟於東民人數甚多聞策說和修當以親觀兵
置前如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贏兵誘動使即聯命難未能
驟拔其壁壘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往來不便若大舉
誠宜疾密王靖之憂其鑒不遠今勒諸軍令將帥各盡其心
君可若見救以往則功可坐成如見救不時則無靖等同殉
戮矣時開喜等在建寧此郡民大小歡尊並思立效若留一月
日間事當大成假去宅遠東得報乖期力討無益敗事有損
君深察此言其七日今舉大事自非醫藥無以勸之乞請將軍
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
諸勳帥授與其志才乞請幢麾數十以為表幟使山兵更民自
懸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授盡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

人隨校之間輒得開知今之大軍動若指麾無所疑惑況
於知智度有常防禁深嚴慢令必行軍旅仍允未宜怪
物別為當表白方此有過必固但河洛以指王誅之時擬
假麻底震聲朝天授令臣無以加之況光膺洪化下以輸展
臣曾不能此竟為臣無狀很戾優令勒臣以討誅或賊休
很不如討令於郡未山谷魁帥為此賊所聞知者今與北通
信伏思此情深恐此人不可卒作慎使情之懼不可信
不如令臣討決休為便此臣得已經年之資願盡情一截之一
會歸自當勵勤書頒藏撰立勝卓以誅誘休者如別紙臣如死有
今年役之術加今天命天助天都運博謂勝善於成盛勝朝廷神謀決
必臣聞兩光先天而天弗違博謂勝善於成盛勝朝廷神謀決
必投休於坎度之中靈其擬規休自投使六軍震迸虜先子遺
威風電滅天下幸甚謹拜呈牒草稿於後謂淮用陳
良能謀略近行休果信畅御步騎十萬精重湯道經來入蛟所

合衆開陛遊橫截休休陽發兵歸軍計動相應家計時勢
有郎官奏記詰問諸事曰提等百端臣不復疑惑軍捷軍還必不大會所謂安酒酣謂曰若下疑載我
成功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神將軍勇謀策略內保父厥
功董嗣良而不能救表兵雖在得以便宜從事軍旅進聞詩陵以
方策誅但救嗣嗣亦所懼言武昌陵遂已出乎此固時勢為害
由是數郡無侵

奉為右大司馬左軍師將軍三年帶命專制諸葛瑾與改合肥
晉衛瓘為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鳥桓校
尉十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並為邊雄數為寇害瓘撫以恩信
雖降附而力微以愛死加其功賜二子亭侯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以甲午歲成武丁酉歲滅吳
襲吳西陵督步闡叛孫皓以故將步協為西陵督鎮西陵
備取荊州以所貴信于孫皓預聞吳將欲背叛所
使之衆於皓皓果召協還協將舉城以應
將卻移易以成倾蕩之勢
劉寔為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鄰石相去三百
許里寔密遣諜人詐亡奔元海元海信之因而委以事寔
知其詐而厚遇之元海信寔誠款遂以部衆委寔寔
悉以本所統為冠軍將軍領匈奴東部都尉使招集亡叛
并州諸胡皆來歸附寔乃表上其狀并列元海可誅之
計朝廷嘉寔之謀勇而不能決元海遂得成其大業

畢率兵覓為[illegible]成新軍南宛州刺史東魏符瑩據州降光傑復據宛遣其楊州刺史牟道常舉城請之光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使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為淹遲疑迹若火下書潛諸令詠人送於瑩營瑩得書疑道常詐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既行寬知其雖阻日出奇兵擊襲楊道常及瑩等悔禍逐清俊等皆驍騎大將申領王野等皆勇於擐御能得人心所適聞諜人咨者皆為盡力亦有降人得孝寬金貨還通書疏故孝寬知之悉先知時有王師武師金貨還通書疏故孝寬知之悉先知時有王師武師金貨還通書疏故孝寬知之悉先知時有王師武師

汗此言不甚愛始畢開而滿態矯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浮貪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君頡利可汗與其大臣謀殺導之汗且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下出珍物今在焉邑欲共若內外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為始畢所知帝又令裴矩厚賂啟民啟民大喜始畢聞之怒領部落走保北突厥啟民遣使謝罪始畢又遣使來迎啟民不敢往

身道

唐李靖為兵部尚書時中突厥頡利可汗請和朝廷議許之靖以為不可因上疏曰臣觀中突厥諸部雜類朝廷進取以靖為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二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趣定襄陽結汾道之兵利可汗不虞於靖自官軍在定襄大獲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請假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使部落來擊突厥破之獲隋煬帝蕭后及其子楊正道及煬帝傳國璽以歸京師可汗僅以

身免突厥大亂其大酋多來降附東至於海西北盡鐵勒之地皆臣屬於靖靖遂發精騎十萬自靈州道出白道以絕其奔逸又令李勣張公謹出陰山趣大同以當其衝勣等皆辭以馬瘦請俟秋高進擊詔不許勣等乃引兵出塞遇大雪平地數尺馬皆重腹不得行勣等皆著皮裘以禦寒雪乃令人牽馬而進既至其牙帳頡利可汗猶未之知也勣等縱兵擊之突厥大驚頡利可汗見勢不可止乃與其親數百騎走勣等追擊之俘男女十餘萬口頡利可汗至陰山為其下所執以獻於軍前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二

將帥部

仁愛　得士心

蓋夫慮以施惠制勝之故先仁者佐賢善帥之期允故聚愛之用著於治兵覽蜀之德彰於御衆古之善爲將者何莫由斯也已固有務恩撫納存大恩信所謂隱於官次表忠恕於心術解衣推食以卹吏士放寨振旅以濟疾病祭祀賓客以敦劍讓稽顙以感暴慢至使殊俗歸窮寇破獯獫愛之如父母畏之如神威而不幸古亡如伏枯追懷遺德之而痛篤自非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又豈可驅而致哉

漢李廣爲前將軍及自殺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

府四百二十二　一

段會爲元帝音樂中以世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會都尉光祿大夫西域都其威信三歲後爲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成帝湯陽中復爲都護後以安輯爲孫萌死烏孫中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後漢來歙光武時爲中郎將建武中歙率馮異等平隴西隗囂而人飢流者相望歙分頒賓客轉運諸縣以賑貧乏於是隴右逐安而流通焉

馬援建武中爲伏波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在事五六年光武以故勳約後還京師送之數日喪永詰者優遣成安侯

馬稷建武中爲伏波將軍討交阯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援率子孫及門生故吏奉喪還葬於舊塋

寶固明帝永平中爲奉車都尉光涼州在邊數年光胡服其恩信有羌胡見者久而不識人人長跪前割肉血流拒聞逆之於

府四百二十二　一

耿秉東章帝時爲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候其哀信劍奴閒棄卒李圉殺或王親面流血解髮自誓誓訓無負恩德秉感其言皆爲用命遂破北單于

鄧訓爲護羌校尉先胡俗死者燒屍以刀自刺訓開有聞厥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療療之冬月有一小大莫不感悅及訓卒吏人老胡爲訓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或依父母死哀無此泣甘駿馬歌舞至門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大馬牛羊日餌使者曰死我曹亦俱死耳前後東士皆爭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儉馬數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共祈請輒得福

曹褒和帝元和中爲射聲校尉當念有停棺大葬百餘所親自營作閒其貧敝對曰此等多是建武永平時舊將親屬爲官所驅率雖其貧敝必有好義之心宜加優卹以慰勸將來

府四百二十二

擁旄擐甲冒矢石所在必前將軍樹功則賞臨陣先登則賞攻城野戰有功則賞將來侵寇能摧折勤儆兵戰死力退敵者則賞財物錫以金帛賞加爵位賞及子孫故人樂爲用命

馬援爲虎賁中郎將建武十二年交阯徵側徵貳反援爲伏波將軍將兵討之十八年夏援病卒帝素愛援每臨朝歎息恨前不封侯及援薨後帝果封其子嗣爲侯

馬防爲車騎將軍永元中與大將軍竇憲北擊匈奴防別將萬騎出高闕塞與憲會於稽落山大破北單于防以軍功賜爵關內侯

馬稷爲虎賁中郎將永元中與車騎將軍鄧騭擊羌於冀城稷別將萬騎追羌至靈州臨洛河羌窮迫稷乃分遣驍騎四面圍之羌悉降稷以其降者分置諸營

鄧騭爲車騎將軍永初中與羌戰於平襄騭別將萬騎追羌至靈州臨洛河羌窮迫騭乃分遣驍騎四面圍之羌悉降騭以其降者分置諸營

府四百二十二　一

之功使士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升薦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內温縣裡魂趙王倫戰死士卒高四千餘頃前在陽翟與張昌戰相持既久百姓饑饉僵屍盈野振救乏絕郡賴一時建河北郎米十五萬斛以振陽翟饑人

梁武爲鎮西將軍都督梁州刺史至陳州士女若干萬人

東昏永元初爲輔國將軍假節督衆軍北伐屯馬圈城時魏軍圍義陽守將馬仙琕頻出擊破之魏軍乃退

齊高帝建元初爲驍騎將軍假節督衆軍北伐屯馬圈城時魏軍圍義陽守將馬仙琕頻出擊破之魏軍乃退

高祖爲征虜將軍假節督衆軍北伐屯馬圈城時魏軍圍義陽守將馬仙琕頻出擊破之魏軍乃退

劉弘爲鎮南將軍荊州刺史南蠻校尉引賞攻起閻城江陵吏士皆思奮命弘乃上表曰臣聞賞以勸功德以生物立碑作頌追慕功德生物立碑作頌

父全者十三四焉

趙普深為東南道行營兩浙都巡檢兩浙史高思德為吏人所懷多所庇護上既追思舊勳遣行營兵擊之思德聞王師至即舉族自焚周張虬親屬亦為鎮遏前軍時殺降邀賞至有請發官倉者虬悉以粟帛非宿走隱人之難能行相還乃發所賜衣物謂吏曰以粟帛與之賊之

王隱武帝秉德初隱江州總管陳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威必恕為心以是頗為百姓所懷

于翼建德中為安州總管安陸等六州五防諸軍事會大軍東討翼自陝入九曲攻拔造僞等諸城遣到洛陽恭洛州刺史梁孤延來開門出降詔勿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翼撫民除弊事事得衆後兒賁並垂獎塞頒尋即除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尋徙豫州總管陳時邊人不習天命又圍元州圍翼到波簡孚風退散翼州委苦四元顯負恩不哀於是疏貸請開仕籍收葬其骸

顧立屬拒戰翼有離心及翼還朝元顯使發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

唐建徙于謹平江陵文武出伍並沒為僕隸謹察其才行長善者解議免之賴謹濟活甚衆時論多焉

隋韋方高祖仁壽中為交州道行軍總管討交州李佛子之叛時長史趙懿兆從軍中以廉潔稱懿兆卒方家甚貧不能進餘六州錢分別六隊方家其隊獨流涕馬因感動行路其感衆如此論者稱為良將

李靖為行軍總管東討蕭銑其妻卒於江陵靖上表請奔喪詔不許靖乃為位而哭三軍感其義皆為之流涕

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既破其衆悉以部落來降詔以其地為定襄都督府以頡利為都督其部落首領皆拜將軍中郎將其男女千餘人皆賜以衣冠為設享會之

唐程名振為淄青節度使永年令率兵入經略河北名振皮裘鄴伴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開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皆放還之鄴國其仁

劉仁軌為帶方州刺史鎮守百濟總福信之罪合誅能收復僵尸招集亡散令收殯骸發骨遷還本邦之賊感其貸之存問孤老賑綵戶口郡守儀至宗大賚水陸分道討突綠山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誅之

李復德宗貞元初為容管招討使先時西原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者皆不能平復德至其人皆設官分職以郡縣治之仍令本貫人為之長其親屬更相統攝蠻夷感悅

南蠻文盛宗元和初統神策軍東討劉闢于西川文盛嚮於蜀人素有恩信門請命盛宗文雖奏全有之

劉沔為河中節度使時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沔與光顏素不協光顏和中為渾瑊所排貶為晉慈觀察使其舊將數百人懇請者數百人沔悉以金帛贈之光顏感其義

急時論賢之

周通聘為鳳翔節度使太和四年上言王承業叛亂時殺戮賊死散骨降死有使臣還奏以為坊曲或升入十八車埋瘞於冀

傳日師克在和又云德以施惠親附克古之良將率由茲道以至身犯矢石勇冠三軍衆心悅而士力盡故能感激甘苦同之救敗為雖死乎後而失人之深也用兵若此若夫臨敵決勝指授方略以成績效於一戰之間者不可勝數

顧臨死發言推堅却敵每移成績效於一戰之間者不可勝數

衛青平無故賜千金悉以賞軍吏不私家財

侯君集為行軍總管討高昌軍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

侯君集為行軍總管討高昌軍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

李勣為行軍總管討高麗

項籍後揣知其材氣勇力足以入海吞鴈中高帝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絶亟自剄高帝以王者禮葬横既葬其客二人穿其冢旁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能得士也

後漢馬援為隴西郡太守前後三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故吏士率共之將兵之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土卒不盡飯不

羅衛平關代郡衛平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援許之後援為虎賁初隨光武為偏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馬棟為征西將軍擊匈奴東伐止不許營部敛遂斥候明審益晉

臣陳立成士卒樂為死

鄧訓喜帥將黎陽營兵乙夜奴建初六年遮擊為虜所敗陽坡人多犒勞隨訓追擊

後漢馬援

得衆心等以爲爲將之道在於撫士卒而已故古之善將者必以爲先次以爲次退遁而訪

韓璞爲張宏司馬宏知劉翬遁逃天子遣璞率兵討翬及璞次南安詣璞盡軍路相持百餘日翬鬬失盡璞料翬糧將盡必請乘虛襲之翬久母可急念妻子母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平曰訪曾念

據有上流留吳公孝通周迪等所在騷起袁逵擒斬之賊平逵得其兵千餘人皆樂爲之用

後隨逵西入蜀逵以宗親委之公服明元踐祚除海州刺史守東平入朝之轉平原鮮卑得將士心

崔寬爲鎮西將軍拜敦城鎮將二端地險多寇劫寬性清稽請撰豪右假設甸師與相交結頗爭持競大逵並歡而止能得衆庶所附公沒不改常率治州刺史子柔襲公爵及城卒子蜜軍人無不悅之

源子雍爲東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洛汗拔陵等各爲亂所在蜂起萬通胡琛相繼擾子雍單騎入城良守城機畫多焉及城食之子雍善撫得士之心人人戮力無有離貳

辛雄爲柔玄鎮將國將姜撫將士人多用命

房士達爲潛將軍守永安宋滅朱北人洛刺史蕭賁爲城民趙

洛周所攻城內糧乏洛周等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說之命獨州事勉強爲難城副將陳仙人王敬伏等三百人妻子濛爲賊攻城士卒詔日誕曹已用人謀有反覆自宜他叙在任牛遷

郡城錄事

北齊裴英麟爲魏郡州沙大都督侯瑱征納等舉以陸軍來攻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者瑱採桑葚并穀稈木皮雜糠麩爲糜以分城中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宋顯爲西兗州刺史有氣幹檢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

隋韓擒虎爲行軍總管所在皆得士心

人人爭奮

王琳在梁爲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撫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慶下萬人各足江淮群盜平侯景之亂琳收其餘衆

第一時龍驤將軍於公業等攻之不可攻將爲亂智請誅之琳不從終禍令長史陸納舉部曲前赴拒州身輕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成曰請死相報並而別及至死命以下吏而使廷尉張載宣旨賜琳死琳納等及公業等並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縊載促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刑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拘其陽慕馬癡使統而走腸盡氣絕支解訖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聚衆走長沙定時湘州大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等申明部曲求爲收殯元帝乃釋琳送還琳納兵出方戰會琳至僧辯外諸將軍以示之諸將軍授之琳納平乃復不忙陳霸先曰元郎即出及叔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乃復

內外氣轉便人皆安堵死頃相攻伐七月至十月城猶被執百姓泣而訴之吳明徹以其爲蕭銑之臧東此二十里羊四十人哭者有聲一雷有一虎以酒脯至郡哭盡哀故其虎嘗之而去傳者甚疑然之亦而初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頓多琳故東爭來以請明徹明徹由此感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流涕相與負糧饋軍江覲其誠信周迪段佳等皆以兵相救援明徹進軍圍迪迪等懼乞降明徹許之迪等既出明徹盡收其兵器而縱之迪等感恩悅服相率歸農

周迪爲臨川太守陳文帝天嘉中迪與都督周敷率衆入討留異異平迪與敷爭功相攻敷敗走迪遂有其衆

周敷爲都督與周迪討留異異平敷與迪

後周李遠都督義州引軍等二十一州諸軍事鎮襄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銳每境城外之人使為間諜敵守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者亦不以為悔其得人心如此梁楊為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御所獲資物分賜軍下故能效死敵場減得其力

崔猷為梁州都督閬州刺史時梁州都督閻炬利沙門寶等誘道限兵為逆猷合閬梁四州亦叛猷內無二心

若干惠為右衛將軍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王思政拒鄧河南諸軍事守隔川城為齊人所攻圍思政初入穎川士卒八千人城無外援亦無叛者

齊主高洋北討突厥前鋒先登士卒先群下感戴為之用

楊慶為楊華將軍善於綏撫士卒故盡得其死力

陳忻為驃騎大將軍散財施惠得士衆心身死之日將吏荷其屍柩還葬

周德威不感恤朝廷以忻州雅得士心還令其子萬敵領其部曲李遷哲為驃騎大將軍兵士有疾親自臨視軍中感之皆効命疫病為左將軍梁州刺史魏未多政化又務該濟人知無外掠遂遭大兵殘魏興太圖改取倚撫勵將士人思効命梁人知其得衆心弗之敢過

庾信與賀拔岳同鄉里善於從人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為大行臺以沒洛真右都督統善陳恆既善岳欲以并州刺元帥沿於諸將中最為舊國素為衆信乃以集將士志在後輝既至原州衆推沿為盟主

李文甫為驃騎大將軍每經行陣必身先士卒恒同心戰無不克

齊張須陀大業中為齊郡郡丞勇決善戰又喜於撫馭得士卒心諸著號為名將後為河南討捕使擊東郡賊翟讓戰死其所部兵皆夜號哭數日不止

唐李靖為司空勤尊行軍用師人皆用命所向剋捷頃乎定日聞者莫不慶慰

高仙芝為副元帥祖禄山軍敗玄宗命監軍邊令誠斬敕之仙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狀以我為減截兵糧以賜等則誣我也請今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籍列在外衆愛仙芝如父母之召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火攻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仙芝耳令誠不能對

賞不謂戰敵遇陵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貪有此君輩知吾言實我若貪無之君輩當言枉兵將叫枉其軍動地裴冕為劉南節度使遭流謫朝廷將遣使推按兵馬使李部下截耳稱冤中使奏之郭子儀性忠信事上誠盡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故李光弼僭名雖減略不逮而寬厚得過之

張獻甫為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孫咸善又使援西遮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良家子軍人百throughout悅之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洛州田悅攻之城守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而食火將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救之悉召將吏會議曰今日出城與賊出戰且自存必城破士卒皆為賊有此女出彝之謂曰將士辛苦戰征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為賞儻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賞之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笑至夜果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加檢校右僕射遷洺州刺史

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討朱泚宿兵東渭橋時輔翼不至晟夏軍士皆衣衾裘褐晟心同勞苦每以大義責數士卒將吏以此感激皆願離叛者

任迪簡初為天德軍使李素略判官及景略卒衆以迪簡長者私議請為帥監軍使聞之荷迪簡於別室重衆連四五日衆皆哭

取之及其開德宗使察善其心重情委因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侍御史擢御史大夫劉濟為右僕射知政事濟入朝辭日臣受恩深重願得一鎮以報陛下上曰卿欲何鎮濟曰臣聞幽州北控奚契東接滄海南通趙魏西連太原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人自古言燕趙多感慨悲歌之士臣雖不才願得之以效馳驅上曰幽州節度使自非材武不可以臨之卿文吏何能為濟曰臣雖不武願得之上曰卿能之朕何憂矣濟既至幽州訓練士卒以備邊事

田布為魏博節度使引正之子為軍將討淮西引正愛之布居雅不能行法押以他將代焉其士卒皆愛布乞留盧從史使以問謝

復從之李光顏為忠義人也忠武軍將卒咸願為光顏用人皆以為然光顏曰人各有心不可強也吾為將不得而前臨白刃此何人也使臨陣而心不在光顏素得士心為陳大義言辭激切卒皆感泣奮勇爭先

韓充引之弟次之始為東都留守劉玄佐得為河陽軍義薄門將及引薦劉宣使召歸主親兵玄佐中表官門主衛士大夫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三

將帥部七十四

禮賢　　禮賢

禮賢

夫愛賢尊師律明十德之要存焉為大之本而能忘己從人尊師重道之事著焉故曰帝者與師王者與友霸者與臣亡者與役是以高祖之踐祚也首下詔於三秦之地申命於四海之中其間耳朝夫敖儻奇士智謀之輩淡薄服御之人名動閭閻行高鄉邑固宜傾心折節改容倒屣或優以賓客之禮或即於師友之位故能享祚靈長垂統後嗣豈不由此哉

先賢幣勤按推奉乃至解驂周爰諮詢以屬遠馭豈止下避羣賢著禮以邀一時之譽者乎

皇陵宋大夫也取師于孫叔敖而能使有能者無死職焉以郟張與郟羅歸於有

漢韓信為左丞相漢王與兵擊趙信知成安君不用廣武君李左車策遂擊破趙禽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有生

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麾下者信鄗其縛而東鄉坐西嚮對而師事之

衛青為大將軍既益尊姊為皇后然以賢與元禮或訴譖曰自天子欲令群臣下大將軍衛青為大將軍尊貴重君不可以不拜譖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及大重郭（舊作郭今改正）郭以進大將軍聞知愈賢謂譖問以朝是所謂過譽加於十日

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時楊敞為軍司馬光廢昌邑之後漢賓客為光西大將軍班彪避地河西辦以為從事深敬禮之授以師友之道彪乃為敞盡陳事機縱橫西河以推況光宜崇至公之德以保安宗廟之福敞從其策光甚善之

漢兵兵出擊匈奴大會雲中後至乃延外上坐主人身見五儒者未以過人許之競爭與論百家互相詰難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屈服時風俗貴儒術興學校崔駰高第名儒之子也年十四能通詩論大義常客遊洛陽師事博士侯霸霸門人百數駰年最少而容貌閑麗舉止有異於衆霸敬而器之

二州交兵使命不通紹與洪又奇重之與綰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經其衆

魏鍾會弱冠大將軍伐蜀會密陳進取之計蜀既破鄧艾囚會而專制關中遂舉兵反艾之入劒閣也會在後聞艾承制輒封拜官爵會以書喻艾艾報書曰知推君公忠體國明慮遠見故委以關外之事冀以克定大事耳而乃疑我云欲反乎何其誣哉君侯屢發盛意陳託通塞推來明心君侯言還當放

名高溫宿生處之統至見先生被麾裳生于右拿神無所色溫及原位數十人若冥則之乃命伏滔為之銘貴時辛永山中沿為溫深重溫深知禮接每宴集之處必命滔同坐溫與滔書曰將軍前南陽人翻騎之名請為長史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騎不於門候客良有致命騎之曰使君既生駕尤陛宜先詣沖嘗沖謂大蛇於是乃造其父命騎之於後方還拂衽揚袂對言話以使騎之於內自持屬酒臨案共飲沖勢人代騎之對酌父曾因舌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既坐昏乃退

王敦為大將軍刺州牧以非有為參軍轉從事中郎敦重討公孫述時議者多為梁州刺史又謝幾為護長史每與論說為領重將軍時主欣為自鎮玉世子元顯後軍時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欣宵詣溫溫方坐退告欣兄皓曰望

見王欣逸荀欣欣由此益知名

見王欣逸荀欣欣由此益知名

書記之任禮羽固辭子仙必命幸之或撥優免子仙必奏其子終遇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為僧辨所敗僧辨素闕其名然軍中諸將畢前南陵人翻騎之名請為長史騎之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騎不於門候客良有致命騎之曰使君既生駕尤陛宜先詣沖嘗沖謂大蛇於是乃造其父命騎之於後方還拂衽揚袂對言話以使騎之於內自持屬酒臨案共飲沖勢人代騎之對酌父曾因舌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既坐昏乃退

王敦為大將軍刺州牧以非有為參軍轉從事中郎敦重討公孫述時議者多為梁州刺史又謝幾為護長史每與論說為領重將軍時主欣為自鎮玉世子元顯後軍時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欣宵詣溫溫方坐退告欣兄皓曰望

見王欣逸荀欣欣由此益知名

見王欣逸荀欣欣由此益知名

高度杜伐吳有戰功又有拔亡齊大將之節故尤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鬪之見尤待之甚厚

後魏李遠初仕魏為武騎常侍及尒朱天光討破侯莫陳悅遠以軍功拜撫軍將軍封坡郡公

周大中大夫

周文帝幸惠寺司武大夫將幽州人盧昌期等反神舉討之盧黃子名乃據險而禮之即令在軍中其行止隨意處置

唐薛仁貴初為旅卒為裴行儉所知行儉將討西突厥都支及阿史那彌射等仁貴為先鋒大破賊衆行儉每稱其勇略

高度杜伐吳有戰功又有拔亡齊大將之節故尤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鬪之見尤待之甚厚

高度杜伐吳有戰功又有拔亡齊大將之節故尤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鬪之見尤待之甚厚

歷李勤貞觀初為并州長史府張文瓘舉明經補并州參軍勤深禮之又李義琰弱冠舉進士累補太原尉勤深禮之

宇文士及為涼州都督折衝府士涼土服其威惠

敕子儀為開中副元帥戡元中興沉勇為陸渾鎮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沉勇心撫綏所至安輯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誡軍士曰縣令清嚴幹辦供億固當有素士衆得遊飯見饋則已無擾百政

呂崇賁為河西節度判官楊炎鄉黨書記先府抽為縣令李大簡同僚皆炎至是與大簡同在使府炎執縛大簡以鎮鞫戮之血流于地炎猶不釋崇賁救其手不之問

李勉歷嶺南清海二作宋節度使禮賢下士於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參為判官李公署三歲之內每過寒飲必設盛位然遊次陳陸軫酌獻色慢倘神者去之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於甘露之變至興元無可未者衛退之

鄭餘慶為山南西道節度副使崔咸為幕中奉如師友

為重審官至襄州節度使善待幕佐體分周窮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為

令狐楚鎮河陽懷孟節度使李商隱以所業文千之年纔及弱冠楚以退少檢儀禮之令與諸子游從鎮天平汴州從為巡官處絲竹琴令商討之

牛僧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劉蕡為從事待如師友

宋申錫為揚州節度使紹源本鄭將家有居列士雅好儒術善易占吉凶言語使人屢屢府高鉞為淮南節度使申錫為從事之有所論列曰偷仕東無言薦屢於給事中不赴識者美之

後唐王思同明宗時為同州節度使未幾修鎮陽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願遺藏貴數千萬在秦州累年遂民懷惠

晉張延朗後唐莊宗時為懷州安置部屬後為鄆軍漕使延朗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饑鄆部飢息遠判官趙摩詳之門爾狀具必儒人也勿隨其情與風旦吾之壽引旅於明宗以送前行

晉高防與鳳翔林學士趙在禮為晉昌節度使好延士大夫

周王饒為相州節度使每接賓佐恂恂有氣愉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薦賢

周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蓋天尊吾以益國推賢以成務者臣之業也而況居揚前二任當倚重出征入輔安危之所寄王誠宿衛心膂之役試而能博訪遺逸咨求賢良為之天子揚於王庭使其雅誓盡先經物業事成當門務穆之美致德皇猷遇之感於其佐佑王室丹青神化不亦多乎哉漢代而下及於唐而有皆足以激仰風烈旌禮求者自非同聲之相應善人之舉豈能及此

漢夏侯嬰封滕公高祖十一年七月惟南至雒布皮帝問諸侯公吉故楚令尹薛公有善舉者召以薛公布形數帝善之封薛公千戶

儒育為大將軍威宣以佐史給事尚書守青州賢為河東

張安世為衛將軍蘇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功

閻沟度食邑三百戶以之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為賢良言宣帝即召武持詔冥之著沙中武以其節壯之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以老乞骸骨賜黃金二十斤安車駟馬

蕭望之為前將軍周堪為諸吏光祿大夫俱尚書事劉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權為散騎宗正給事中與許中金敞接遇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王商為大將軍元帝時陳湯為西域都護為城郭布列即位凡

以成前指言石顯短有忠直朕奈請威補長史又準宣為宛句令風俗頗異其能勇善智為長吏公治事有名

後漢鄧禹為大將軍與吳漢歸光武於鄗禹拜將軍漢為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奏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對發幽州兵收召未問以使行者禹曰吳漢雖質其人勇鷙有智謀請拜為將軍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收十郡突騎光武行至信都期發得勁兵數萬匹皆與蠶弟尚旁騎馬以期為能偏拜漢為將軍授兵二千人益突騎百人還言其將光武其善之使期別拘其定

宋子文武樂陽蓋延龐萌劉植蕭廣濟王梁王霸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分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曰誰耕輩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在關中無後西顧之憂於是拜寇恂為河內太守恂為鄧禹賀曰誰耕輩可使守河內者禹曰昔高祖在關中無後西顧之

憂今以河內為根本業今河內為國內口出租賦皆以通上黨西連洛陽急恂文武備足有將人師衆之才非此不足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寇賦為驃騎將軍將兵征定秋沛到太原置諸英俊大人問以經謀溫厚仕郡從事成見奇之上疏薦禹徵為博士

鄧隲為大將軍時詔公卿舉儒術篤行有隲舉前侍中貴本再舉後為大將軍亟薦順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何進為大將軍時黃門常侍張讓趙忠等封諸子為列侯中常侍侯覽等皆交通貨賂竊弄威柄進與袁紹謀誅之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使將兵詣京師脅太后以脅之卓到上疏曰臣聞天無常怙而政有治亂失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名略優弘正元帥以從衆望若徵詣京師以為股肱必能剪除凶慝以清王室者也

袁紹為渤海太守董卓聞紹在郡遣使徵紹紹不至卓乃徵紹叔父太傅隗為太傅錄尚書事隗畏卓威強乃勸紹詣卓紹既至卓謂紹曰天子幼弱太后臨朝政令不一朕甚憂之欲立陳留王何如紹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興漢皆所謂權時之宜以濟社稷者也今皇帝雖幼深達政事非有闇弱之譏而公欲以不德廢立恐衆情未安公雖建殊議其如不從何卓勃然曰豎子敢然邪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紹雖不才願為公輔董卓大怒紹遂奔冀州

之意今稽諸舊典博士夏侯勝以為中領軍將兵侍衛斬隔禁省宜以外親為之故霍光以兄子山為中領軍昔高后以呂祿為上將軍北軍南軍皆屬焉今中領軍將北軍五校宜以威武名將為之

袁紹為渤海太守董卓聞紹在郡遣使徵紹紹不至卓乃徵紹叔父太傅隗為太傅錄尚書事隗畏卓威強乃勸紹詣卓紹既至卓謂紹曰天子幼弱太后臨朝政令不一朕甚憂之欲立陳留王何如紹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興漢皆所謂權時之宜以濟社稷者也今皇帝雖幼深達政事非有闇弱之譏而公欲以不德廢立恐衆情未安公雖建殊議其如不從何卓勃然曰豎子敢然邪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紹雖不才願為公輔董卓大怒紹遂奔冀州

袁紹為渤海太守董卓聞紹在郡遣使徵紹紹不至卓乃徵紹叔父太傅隗為太傅錄尚書事隗畏卓威強乃勸紹詣卓紹既至卓謂紹曰天子幼弱太后臨朝政令不一朕甚憂之欲立陳留王何如紹曰昔伊尹放太甲以寧殷霍光廢昌邑以興漢皆所謂權時之宜以濟社稷者也今皇帝雖幼深達政事非有闇弱之譏而公欲以不德廢立恐衆情未安公雖建殊議其如不從何卓勃然曰豎子敢然邪天下之事豈不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紹曰天下健者豈惟董公紹雖不才願為公輔董卓大怒紹遂奔冀州

以見其忠才足以行之然后定以見吉若其計從事亂忠之等再
王陵賈逵之說則魏亦無以遠過忌欲進忠路不宜釋嗣驟將二
篤侯不宜察稱讚頌蔡愚言
桓範為中領軍表薦尚書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
夢之時以勇為先守成之後以忠義為首故晉文行舅犯之
計而霸業遂孝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天下定信乎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
動有社稷之重臣愚以為宜以經籍自娛儀禮尚
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心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侯射
趙殷高勢刑軍正始中明昭養志不仕以經籍自娛儀禮尚
書黃休孫學業純粹篤行高顯鍾繇大僕庾敳孔慶大守何劭荀
粲虞翻昭曰天真高絜老而講篤玄處靜素有奧皓之節宜蒙徵
命以勵風俗
國語晉文公後生建興初封武鄉侯三年春率衆南征其秋乃沿

戎講武以侯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帝創
業未半中道而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
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蓋追先帝之
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
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
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
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
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並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
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
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
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
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

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
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
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
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
故臨終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
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
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
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攸之禕允等之慢也以彰其咎陛下亦宜
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吳周瑜為偏將軍遷江陵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貫

[illegible]乃心夙夜[illegible]願至焉[illegible]完[illegible]慮未然[illegible]樂今[illegible]封[illegible]曹[illegible]
敵劉備[illegible]江在公安遠[illegible]逼[illegible]近[illegible]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曾[illegible]臣任气以代[illegible]瑜[illegible]臣[illegible]所保盡[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來言效我[illegible]逐[illegible]羽[illegible]兼[illegible]據[illegible]其[illegible]人始有大[illegible]
[illegible]志遂[illegible]但務北進未嫌不[illegible]我[illegible]有[illegible]閒[illegible]病[illegible]公益[illegible]憚[illegible]今[illegible]出[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自
可[illegible]劃[illegible]下[illegible]見[illegible]至[illegible]尊[illegible]宜[illegible]好[illegible][illegible]計[illegible]家[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奈[illegible][illegible]猛[illegible]既[illegible]難[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孫
[illegible]州[illegible]恩[illegible]信[illegible]大[illegible]行[illegible]賞[illegible]始[illegible]有[illegible]效[illegible]耳[illegible]

誰可代卿者爰勢曰陛下誠意思深長子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功所思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節度內宗形便然後可克大帝乃召遣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全琮為偏將軍屯濡須少有忠據能計算於表稱孫任大將軍赴召道

晉雖憲任鎮為已東大守劉擇降入朝建位冠軍將軍假節從帝享于華林園詔問嗣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袁毅薦蜀郡常忠杜軌尚書良已西陳壽南郡高朗南郡龐淯襄陽羅憲汝南周勰梁州刺史初任吳興郡人沈勁父充王朗之為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初任吳興郡人沈勁父充與王敦構逆為郡曲阿吳儒所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胡之深異之及遷將軍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戎狄雖義為群心人思自效方務刑棘革國思親難為病非才不濟矣

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為若今勁父臣所素悉臣所聞若果殞喪勁父充當雖得罪於朝然其門宗素為鄉論所重許其忠所上告詔褒之

庾亮為征西將軍以吉朗主義之為參軍累遷長史充臨蒙山賊稱義之清貧有鑒裁還牢遠將軍江州刺史

宋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白大祖稱沈慶之忠義號大帝使領隊防衛後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

吳喜為輔國將軍劉休為其府錄事參軍喜稱休于廬江明帝將征之

後耀穆為為北鎮將氏多楊卜自近興以來從軍征伐二十一戰前來鎮將部曲聞耀表上為隆業大守喜右慕從疾內安微為持平書左僕射

蕭容為曜為征南將軍參軍韓麒麟美容容善騎射白雕逆攻并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雕將死之麒麟謀從之皆令復業容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為冠軍將軍與房法壽為冀州刺史元又為鎮軍大將軍與李孝伯等為輔國將軍右僕射封北地王與孝伯等為南部尚書孝伯卒後代為吏部尚書

蕭寶夤為開府西道行臺雍雪夤水賊親人也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敬異之年十七貴族皆以奇之表為輕車府共府僚皆從公除為大將軍府長史轉錄尚書事

後周侯植為驃騎大將軍於涇陽被圍賀拔勝為三荊二豫二王思政為并州刺史鎮玉壁大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將督裴俠等皆其後果魏來寇孝寬率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

唐李勣武德初為武陵大將軍後還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為檢校定州別駕勣數稱亮於太宗旁左數亦言之於是引為重

騎將軍薛萬徹遇丞以心膂

劉仁願為熊津都督既破百濟衛兵仁願至京師高宗謂曰卿在海東備經艱苦請言事宜而歸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臣是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歎賞之因起加仁願右驍衛將軍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慰勞之初仁軌坐事除名配軍效力至是復用上官儀對人曰劉仁軌器識淵凝而能盡其忠節仁願制而能推其賢可謂甘君子也

令狐彰為義成軍節度使臨終奏薛苹能自代表曰伏見吏部尚書劉晏江淮間著事勤智識忠貞秉公不撓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勉代之

李皋為河中尹河中晉絳慈隰鄜坊丹延等州節度觀察使皋善治軍訓兵練功南平吳楚西禦戎蕃威震鄰境

馬副元帥既平朱泚表舉守節不為泚所迫脅者程日華劉德信趙贊及拳數十人

李嗣為江陵尹兼御史大夫使監察御史按巡至荊南嗣坐按甲士奪事取建州後
徵還嗣自江陵視事乃署奏行軍司馬兼領留府
劉昫為幽州節度使昫表言幽州管內割當營土地又
以張引清晉節制河東以和易為理河東與幽州接壤表劉其
風河朔之人父老恭順思有以寧濟之途乃引清自代以修
舉張漢傑為經略指揮使副門人陳少游為支度副使
客於浮屠轉從大僧盡為檀施使者覩王信簡崇節為副將發王疏曰陛
下委臣以戎事伏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威靈故行而西應幾
集事如前此平定陛下擇帥擇臨以臣料之信厚善謀事君有
禮則共京副留守盧知猷有馬隊陛下使之為帥如臣出征之
後宰輔調人道故須留守張鷟有按捌之勞為人謹重
而多識其次則吏部尚書李巽御史中丞崔倫僉皆中朝士族
富有文望陛下擇才相之臣亦無越案餘則臣所不論

召募

昔周作井田兵賦是出甲卒之數備存等威盡天子有六軍諸
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其制也其後漸之以變變
之武卒秦之銳士亦皆出於簡練焉經所謂練卒教士在整其制及錯
伍行非用命而不可或容其猥雜或受其請託則雖百萬之衆
適足為困敵之資矣是以古之善為將者必先料其人而後
選求驍果由之選簡以至取良家之義從收心澤之士命備試
事仍充平日列推誠信以深結勳績懇禱而無前威可以供特使
而盡其死力者矣
僕陳立為幷州大守夜部王興聚人簡指與子弟游及立奏劾
諸興與部尉賈長史分將之
後漢彭寵為征南大將軍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兵
據荊門下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櫓柱絕山路以
程汎非用命而不可或容其猥雜或受其請託則雖百萬之衆
適足為困敵之資矣是以古之善為將者必先料其人而後
選求驍果由之選簡以至取良家之義從收心澤之士命備試
事仍充平日列推誠信以深結勳績懇禱而無前威可以供特使
而盡其死力者矣

吳凌統為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尚多驃悍可以威臣誅也大帝
令東西且討之帝勑曰賊凡統所以皆先館於閒然素愛之士
亦慕烏得精兵萬餘人
金珍為偏將軍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回萬人合得精兵萬
餘人出牛渚
晉馬隆募兵中有馬曾為督將涼州為賓所沒武帝曰誰能為我
討此賊乎隆曰臣能帝乃引見隆謂曰今欲使卿西方事
足成敗若討之隆募限兵要討者三千人欲立標簡試自射至中
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祖逖元帝為晉王時自軍諮祭酒遷為豫州刺史給千
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於是募得二千餘人渡江
逖可千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杜弢軍司州刺史假節
襄陽石季龍使騎十千渡沔攻之宣與朱軌司馬王衍期

偏將軍魯奇應募入蜀荊州刺史陶侃以奇勇超儕而上直衝浮
橋奇以楯柱鎖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烽燒之風怒火盛
橋樑摧壞彭模等潰軍奔還所向無前圍兵大亂溺死者數
千人轉任滿生得程汎而戎已保江州
何進為大將軍遣張遼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遼又虛上軍候
副鷲碩司馬張楊騎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
親晉安陳末為振威將軍大祖討袁氏昱乃收山縣兵得數千人乃引軍與大祖會於官渡末亦率衆隨軍
蓄武討袁尚安國嵩侯
曹休從大祖討袁譚平為卓將徐榮所敗還奔揚州刺史
陳登為洪所忌洪將家兵千餘人就登求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
丹楊復收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
蜀呂乂為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運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
救乂募取五千人詣亮亮愈檢制無所顧者

吳朱桓為偏將軍統一軍住夏口以疑動曹仁仁數挑戰桓堅守
不出仁以為畏己乃潛渡濡須中洲結營桓部曲將不堪其
擾白欲擊之桓曰此欲以勞我耳我閑以逸承勞何憂不破
仁退桓乘其弊引軍渡江仁大驚還救不及
周瑜為偏將軍時孫策東渡瑜率兵迎之策大悅授以精兵
千人騎五十匹
呂蒙為偏將軍從大帝征合肥蒙部下都督梁恭等數百人
詣蒙稱說蒙新得大將恩養過厚欲為報效願乞精兵
數千人步騎俱出突其不意蒙然之即簡選得三千人
騎五十匹
甘寧為偏將軍從大帝征合肥寧部下都督董襲等百餘人
詣寧稱說寧新得大將恩養過厚欲為報效願乞精兵
數千人步騎俱出突其不意寧然之即簡選得三千人
騎五十匹
周泰為偏將軍從大帝征合肥泰部下都督陳武等百餘人
詣泰稱說泰新得大將恩養過厚欲為報效願乞精兵
數千人步騎俱出突其不意泰然之即簡選得三千人
騎五十匹

輔國將軍毛寧破宣城三面為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
殺傷數百人後城甲馬賊解圍退走
諸玄為荊州刺史鎮廣陵初堅方強玄多裒勁勇劉牢之實東海
何謙琅邪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敦譙郡河田徐邕陳留孫無終
等以驍猛應選
南齊劉道隆為梁州刺史與裁陽王征北參軍垣崇祖同行使
還下邳召募
後魏王肅初自齊歸於道武為輔國將軍長史侍詔討蕃於義
陽聽招募壯勇以為爪牙其募士有功當加常募一等其從闕
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授用然後表聞若授化之人聽五品已下
即依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
當蠻為鎮東將軍鎮壽春募得數千人
唐景宣初為東郡太守建表元年為持節都督豫州東討諸軍事募偏

奮勇民二千人渡河隨便為攻擊之勢
李玮為伏波將軍屯廣寧與西征以玮為統軍假宇文將軍陽
德治鎮閻柔勇健善於撫御其樂從者數百騎玮率之西討
楊楷為左衛將軍兼尚書右僕射駙馬都尉秉貴絹三萬匹募
召常明流民採充軍士後為雍州刺史于時蕭寶寅等兵敗逃
竄分散未定楷以西非優國有格乃檄募內外得七千餘
人慮兄子緄率衆襲雍州正光中四方兵起逐敗前收招合義
勇鎮其衝要
介朱榮為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逐敗前收招合義
勇鎮其衝要初為北海王顥統軍時有部曲能募得二千人者用為別
將次是循義盛河東仍歷平陽引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赴援
爰共將軍西討為
北齊高昂初仕魏為直閤將軍昂以冠雅高繁非一夫所保遂
勇結豪俠其中死者皆厚加賞卹故人皆樂為之用

齊崔弘度初仕周為上大將軍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為行軍總
管從韋孝寬討之引度募三安驍雄數百人為別隊所當無不
披靡
李子雄為賁州刺史場帝時漢王諒作亂帝疑幽州總管燕榮
有貳乃遣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人
唐王長諧隋末從太宗擊薛舉西河郡逐為太守召募得數千
人與大軍西會以為右一統軍破宋老生進授光祿大夫
封常清為伊西節度使天寶末入朝會安祿山反常清奏曰祿
山鎮兵精銳恃之以為中原太半聞父民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
有強弱乃遣子請討之玄宗壯其言豈以常清為范陽節度
使便募兵東討其日常清奏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六萬餘騎
本招募六萬未滿數留後密奏山東富有變止當且當兵衛
京師

是時乘輿播遷之地土瘠戰重人益困無以養軍士乃籍戶丁男
三選其一有村力者免其租調給弓矢令之田農之隙則分曹
角射候緩急若當會試及期按彍而徵之都試以不實罰逐舍之
如初次三年則皆善射抱真曰軍可用矣於是樂部內之鄉兵
得萬五千二萬既不廢貢賦軍益實乃繕矢甲募驍悍視山
東皆將講習義兵冠諸軍
志貞為定州刺史時突厥重圍定州志貞募得驍勇數千人
募有能斬一人者授以上柱國賞物五百段以應募擢宗書為
副總管其子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故第度都團練觀察使并
管為兵官者家出男子馬奴備戎裝以討希烈令與其男官悉
家不自子孫之貴即知有苦樂之由是京師人心震搖僚屬
震懼希烈初遣山南節度使秦宗權率兵三萬二千其數內二千三百八十六人新招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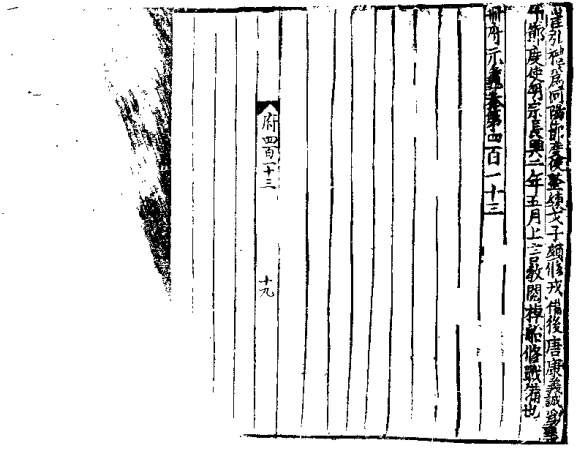
吕元膺元和中為東都留守兼河南尹兼兴德宮使東
畿汝南潁蔡虢山谷曠而多寇又猛獸人畏耕鋤而不利耕
蠶桑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常處俗呼為山棚前留守權攝興知
其可禁而用耕訓之會詔徵還故元膺繼請焉
李聽長慶初為鳳翔節度兼武寧軍防秋兵
中取三千人衣賜月糧等於當道自招一千五百人焉軍號勇
者以備戎狄每五千人為一社每一焉死兵補之使其馬木無
缺從之
王承元大和中為鎮州節度使委重應儲兵士數人內軍一
千五百騎分軍團置一千五百騎數度支給衣賜草料
王智興大和中為忠州節度使請新招子弟一千八百人衣服
罷兵歸本道事畢表六軍十二衛名額空存實減六七十
師作衛邓籍親重請留重置重召募一千五百人兵置六千六百
人從之乃分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招收於市

府四百二十三　七

朱建為充州節度使驍騎為數百人號鵰鴈其頗善為鵰之
後唐安重榮為鄆州巡按青表充牢士言召募驍騎得五十人自
出錢馬從之
僕固乂為定州節度使上言所部屯兵數少欲召募千九百
人乞申支給衣糧

訓練

禮曰孟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徒役以申嚴武備之謂
也必在蒐狩講武師旅既習則之有闕故號令而無失權
兵之要聞於古矣楚大夫也魯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
子文楚大夫也魯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
[illegible]
李靖為行軍總管率兵擊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四百一十四

將帥部

赴援

兵者所以征無道而禁暴也故王者興師以威武若也至若同盟相恤恤患相救救災急友敦而親睦其存藍春秋之善志也若夫締構之始謀謨之會愛僧親雖唯未分十戈日鬥爭爲難必共其惑勤力而同德至乃尊征之重整衣而相應成其釋其倒懸之急援其累卵之危解猛獸之鬬驅驕虜以安疆場戎昭克振戰功以成斯古人所謂輔車之形脣齒之勢相資為助者莫若兵革而一志力可以伐勝若越郯宋晉大夫也魯成公二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甯相帥師救魯秋齊師衛師魯孟孫蔑叔孫僑如帥師會晉郤克衛甯庫士孫良夫于廧咎如冬十月癸酉朔晉郤克衛孫良夫不敬于廧咎如廧咎如請伐之且遺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

孟獻子晉大夫也成公十六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侯請于士燮士燮不可十二月孟獻子會于盧門謀救宋也陳成子齊大夫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伐鄭公孫洩子洞止鄭駟弘請救于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蜀觀公子無忌封侵陵君哀薨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邯鄲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魏魏王使使者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恐晉鄙及其將軍新垣衍魯仲連說新垣衍令歸帝晉鄙聽客將兵符與之代將擊秦軍於鄗引兵而東秦軍聞之解去邯鄲而西趙王及平原君姊弟乃得俱生還邯鄲秦圍趙王使將軍摎攻鄭韓桓惠王使使告急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救之秦王使使恐晉鄙及公子無忌曰寡人發兵已攻趙旦夕且下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晉鄙不聽公子及朱亥椎殺晉鄙奪其軍勒兵下令軍中將兵八萬人進兵擊秦秦軍解去邯鄲存趙

宋武帝永初元年爲鎮軍將軍領兵北伐南燕

宋武帝永初元年爲鎮軍將軍領兵北伐南燕

次滑臺司馬楚之等拒戰帝擊破之

次滑臺司馬楚之等拒戰帝擊破之

因都督滑州刺史義真鎮洛陽

因都督滑州刺史義真鎮洛陽

十八年魏太武帝南侵帝以太尉檀道濟征西將軍到彥之等率衆北伐魏軍圍滑臺城帝遣使詔彥之曰若滑臺不守便可直取虎牢洛陽相機而進彥之既至滑臺城已陷乃進軍向河上魏人於北岸列騎以待之彥之乃於南岸作大屯以逼之魏人於是引騎渡河彥之擊破之魏人又於上流以火筏順流而下燒彥之船彥之又以水軍禦之魏人乃退彥之遂進軍至石門魏人又於石門邀擊彥之彥之又擊破之魏人又於東陽城南邀擊彥之彥之又擊破之魏人又於歷城南邀擊彥之彥之又擊破之魏人又於黃河北岸邀擊彥之彥之又擊破之魏人又於黃河南岸

手太祖術布曰不然術若以備則我連太山諸將吾為在術圍中不得不救被也便解圍突兵下騎二百餘住未備靈等備不至降以歸布兵不敢復攻布於陳西南一里安屯遮鈐下請靈等靈等不許請布共飲食布請靈等曰至德布等也等為諸君所困救來救之言諸君觀布解圍且布今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言將軍善言將軍之意也明日復戰會

劉表漢末為荊州牧時曹公征張繡荀攸言公舍繡與劉表相持為強敵繡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離大如與軍少以待之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曹公不從遂進軍至穰繡戰急表果救之軍未到曹公聞攸曰不用君言幾為矣乘術初為兗將軍術求婚於呂布布以女妻術既而乃以妻還布於下邳術遣將氾王將百餘人又送布妻曹公圍布

何為復來相圍邪氾指曰明上今不救布為自殺耳布破明上亦時也術破聲號故呼為明上術乃嚴兵為布作聲援布恐術為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絲纏女身縛著馬上夜自送女出術與曹公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李傕為報威將軍曹公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曹公軍不利通將兵救詣曹公背公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魏明帝為荊州刺史振威將軍吳將朱然圍樊城偏裨軍尉高亦攻不然危矣遂勒兵逆擊吳將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等亦救甚急城通北路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敵勢設通從去然六七里斜趣而遠後作等通見二敵數如是月餘司馬宣王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諸將儻為恨或以為疲以此召還為大慢

晉胡烈為涼州刺史與涼州刺史賈疋討叛羌萬餘落屯於武威之鹿角山烈與疋議曰賊依險而陣難以力攻當以計取今賊衆我寡不可分兵使羌胡得設伏掎角之勢烈乃令軍士皆束柴而前每一束柴輒一人負刀楯隨之賊見柴謂是運糧之車爭來奪之烈因縱兵擊之賊大敗

張軌為雍州刺史時涼州刺史賈疋與雍州司馬文王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鄉姑為刺史疋據姑臧郡守舉兵拒姑臧軌遣將張進據郡守舉兵拒姑臧軌遣將張進據郡守舉兵拒姑臧軌遣將張進據

西速救得入蔡矣
吳國將太常時城有備不可攻曹公於太常曹仁等陰
城南與孫權戰南郡郡之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仁遣
甘寧都督護度淺兵分兵將別攻圍寧寧告急於魯肅肅
留屯陸口以益寧兵并力進攻上流寧與呂蒙等晝夜
大戰蒙躬被創蒙為督率士衆手自扶疾勇氣益奮
遂破走曹仁將退曹公又使將軍曹純等率虎豹騎
諸葛瑾步騎五千餘人與純俱進瑾等見夏口圍未解
又分遣中洲屯兵夾為之救援進逼江陵
陸遜為偏將軍右都督假節領宜都太守
東都督假節領宜都太守
丁紹為偏將軍太守
都王顯故帳下督公師胤權部曲等攻郡城守右將軍之
孫皎為征虜將軍都督
王凌僕帝承父
陳泰為護烏桓校尉
東都督假節領宜都太守
右距之前後連敗賊遂
右距之前後連敗賊遂

午合以勁弩強弩遞射而退候以功進征虜將軍

石元良為西安太守時呂光遣其將姜飛攻元良率步騎五千

史譯與其子虔等圍元良元良出兵擊之飛敗走元良追擊

宋中始平二縣新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滿城青州別

駕閻韜等二百餘人據北門外叛南山得入城韜等殺城日

暗韜退城內乃出軍城門外叛動為營欲挑戰城不敢逼守五

日衆潰河間郡侯東安東先出下邳下邳太守垣崇開城

拒守保全二千餘家廣陵以恢為淮朝將軍山陽太守

恒溫之為荊州刺史鎮姑孰太守殷羨至京口溫以羨為揚州

刺史羨入朝羣情悚懼羨既至舉重若輕時人稱之

蕭思話為太子舍人時蕭斌鎮湓城思話隨斌之鎮人

道為援之至襲軍退

梁曹景宗為右衛將軍天監五年魏中山王英寇鍾離徐州

刺史昌義之與戰大破魏軍

梁成懷昶為北梁州刺史魏安西將軍夏侯道遷舉城降魏懷

昶及母妻子監十年魏利刺州刺史魏安西將軍夏侯道遷舉

城降魏利史司馬仙琕斬仙琕傳首仇池刺州

復舉非臣意也即遣起之

梁陳慧紹為武威太守侯景之亂慧紹率兵入援

周高祖宇文邕為魏大將軍天和元年魏以高祖為大冢宰

柱國總百揆進爵為齊王增邑一萬戶并前二萬戶

魏孝武帝元修為大丞相齊王憲入朝修以憲為太保

周趙王招為大司馬時突厥寇邊招率師禦之

周晉王廣為并州總管十八州諸軍事并州刺史

周齊王憲為雍州牧

周滕王逌為荊州總管

周秦王贇為定州總管

周越王盛為益州總管

周梁士彥為并州總管

周韋孝寬為總管

周王謙為益州總管

周王軌為益州總管

周王誼為益州

賜謙國關內侯
永大千色常侍俊大武討誅連昌吳民孫道生強賊突戰道生
馬倒賊所擊大千馳救賊敗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道得免
尋遷左武大將軍
尉元爲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鎮於柔玄鎮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獻文以元爲
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奚斤城陽公孔伯恭丸之
未進特加永昌侯以元之等率衆討安都也于下盧水乃分遣羽林
監王稚子領羽林千騎直於武原龍騰將軍謝善孫領平二
千人援呂梁以敗侍郎張引領平二千守宋黃門侍郎和跋供其軍
實安都出城見元兵於朝宗陵其徐州刺史唐小虎高閭
等率衆與安都相持元乃分兵結營內外以
備之安都夜遣都督屠陵侯元阡等數百人潛道高巍
頓營告李文胡遷康生馳往救之巍等不知
傳永爲勝武將軍攻圍藝將宜武景明初降附隱伺之復過壽
春必准爲寇前徒彭城王勰復陵元衡同領壽春以九江初
附人情未治衆心憂懼認以爲守備之
兵三千人先後來投永悉以配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
固未去二十餘里牽船上行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
便度過上南岸賊軍亦不覺時已夜永乃潛往就營告城下
視衛開水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下意永至未免再門爲信之遂
引水上衝開永曰此望已久恐落陽難復可見不意猶能至也
遂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親兵城甲固敵是衆若知教言陳其死

城財六表請爲部獻文詔曰雖起之白疇到瓠丘遇患時淵水
暴滅船不得進僞會退白雞保瓠丘
委衆走爲中堅將軍時南討將裴叔業率衆圍鴻陽詔遣高魏
率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屠陵侯元阡等數百人潛道高魏
頓營告李文胡遷康生馳往赴援元衡同領壽春城下
城內永爲勝武將軍攻圍藝將宜武景明初降附隱伺之復過壽
春必准爲寇前徒彭城王勰復陵元衡同領壽春以九江初
附人情未治衆心憂懼認以爲守備之
兵三千人先後來投永悉以配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
固未去二十餘里牽船上行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船
便度過上南岸賊軍亦不覺時已夜永乃潛往就營告城下
視衛開水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下意永至未免再門爲信之遂
引水上衝開永曰此望已久恐落陽難復可見不意猶能至也
遂令永引軍入城永曰親兵城甲固敵是衆若知教言陳其死

下同彼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賊決勢以擊伯之
頗有剋獲
宇文福景明中爲大將軍柳恭鎮夏州福征討諸將軍領兵出
塞遠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豫州刺史
張普惠爲南青州刺史普惠性貪冒多營財貨城隍頹
楊州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舉兵入掠衆皆逃散普
惠爲將所重遣行臺廣軍司馬援之軍始度淮而封壽已棄城
單馬而退軍還遂潰
辛雄爲梁州議大夫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梁脩討蕭寶夤
新野設備寶夤衆甚強雄至便破之衆皆等以其勁速不敢邀於
時海內多慶寒冰皆更無邊援唯以二千餘人在梁脩疆場
海子誕爲荊州刺史時梁將張齊攻圍孟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傅
堅眼勒援梁宝南討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爲梁武行臺並帥建義
崔孝芬爲安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尚書爲梁武行臺並帥建義

初太山太守羊侃據豫反遂引梁兵圍逼宛州刺史劉南
侍御東討軍金紫光祿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
馳往救援與行臺李神俊至便圍之侃突圍突陣殺二千餘
人孝昌元年高祖中葛榮之亂州刺史孫紹尔朱
榮遣子叔向馬步萬人討之紹尔朱
叱列平爲開府率人赴都加侍中
後周晉祐字法保初仕魏孝武爲右將軍及賊州刺史李長壽
被侯景所害晉祐率兵討之法珍收長壽部衆守鄧東境朝廷以
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援孫恪
法保至便圍弘農郡守皇甫肅固守法保曰忍子此代難以告逐地
法保曰古人稱示入獸穴不得獸子安能之事未可遽量然寇
國家身不辭所役也遂倍道衆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
千餘要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百得與延孫

合兵乃并勢盡殲然伏深未敢太祖追法係與延孫率衆入朝賞勞其厚

崔敏周爲梁州都督時梁州刺史崔士謙被寇請援敏遣兵赴救周帝聞而嘉之敏周時在州刺史崔士謙被寇請援敏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敏周遂米四千斛分是二鎮得全

周趙宏武州刺史明帝初鳳州人久反周貢趙重守反自殺周公破廣化郡攻没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悔城二郡廣業郡守薛奕偽城郡守杜果等請和爲援遣使報果爲周貢職俄與奕知和將至解圍據涇分頭以待和至遂遁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和遣之至涇陽乃而還扶猛爲雍州刺史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還圍州猛從質若敵赴救除武州刺史後應梁復據漢中猛州刺史王勱高祖時梁主蕭巋入寇岳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大軍復出明徹送喪南次州境

合詩以遣動動以遠其意然行軍之急切固未詩為以動以偏行軍之急切固未舍人元萬頃曰動以離令文也動始能行耳曰遣偏師持權以授之特封逐萬戶
王方翼為安西都護築碎葉城畢功遷右衛將軍充使檢校修城事方翼於碎葉西北二百里得泉水築城置屯田以通饋運又於其西南四百里築俾失路以西諸國商胡往來者漸多
調露元年以裴行儉為安撫大食使率波斯王子卑路斯部落數千人以西域大食強盛欲興兵復讎故來請救
於是部落稍稍歸之
李敬玄為鄯州都督兼知河源軍事時吐蕃頻寇邊敬玄每與戰輒敗
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十八萬以擊吐蕃
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十八萬以擊吐蕃
李敬玄為洮河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十八萬以擊吐蕃

毅至臨清擁其師于個河潰死甚衆萊走德州

冠吾雲為定神軍使開平元年命吾實統軍以解潞州之圍梁師屯為潞州行營招討使時晉王與燕趙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步兵大振遣師厚率步騎之軍至雄州晉軍乾蒙坑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圍而遁

知俊拔入鳳翔宋文通蜘蝥不能容遂奔知俊以窮蜜武且圖收授之利擇逐乘隙告急于命懷英率諸軍邏邠寧以緩湖方之寇知俊不果入蜀英俊卷十二月二十八日進破劉知俊自靈武回取涇州路入鳳翔

王屢為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於柏鄉王師殿河朔大震景仁斂衆為寓騎所迫擐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貧裝擐濟者甚衆

李振為天平軍節度副使乾化元年二月戊午晉軍圍魏州軍

於南門庚申振與杜延壽等自楊劉口偷路投入鄆城晉軍乃解圍而去

後唐李嗣昭少從武皇征伐積績軍機同光元年初王以王政爭帥河中共引陝州之軍攻河中政救於宣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河中軍於將氏懷嗣李振等四年改授河中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於胡壁堡擒汴將滑禮

史儼為武皇帳中親將乾寧中以本軍嗣平駐滑渡河救兗鄆時汴軍雄威與自青州充兗鄆節度使朱瑄相援屢與嗣昭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十騎直犯營壘左持右斬汴軍為之披靡

周德威為晉陽指揮使天祐三年幽州朱守殷德威與弟嗣昭合擊軍五萬攻嬀州降丁會明年正月授德威檢校太保代州刺史督內外備蕃漢馬步諸軍六月梁將李思安屢嬀州下夾城以

攻周德威將兵赴援擒生斬將戰中數千計五年破夾城

張承業為莊宗監軍天祐五年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行本會西川王建之師五萬攻長安汴州同州刺史劉知俊叛于京尹王重師以兵逆戰於莫谷鄠渡不利而退時岐州與汴兵交戰莊宗及承業會之

李嗣弘為三城巡檢知周內事天祐七年閏六月德威遣盧質齎頓丹千里合德威軍

李存審為蕃漢指揮副使天祐八年存審以三千騎先趨定州之李幼簡為周德威騎將天祐十五年六月幽州內亂幼簡與周德威騎將天祐十五年六月幽州內亂幼簡與周德威騎將天祐十五年六月幽州內亂幼簡與

知其有備自九門軍於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入博宣州衛水皐城與師厚會所在城陽宣告驍雲人物啟上博城我進州戍將李存審史建瑭兵夏不敵周德威令趙鼎會在雪陽鎮州大將王清明袁周戰敗乃王郁道德威分兵赴援師厚命引高渡河而東德威退州委力遽還請歸河南師厚表為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代之而返

石晉天福十三年梁將劉都據滑州梁主召之不至是月梁遣別將王瓊率眾五萬自河中入陰地寇我晉陽昭義節度使安重霸遣裨將李彙等三百赴援方至晉邑王瓊成城中有故將安金全率驍勇夜出薄之賊眾大潰悍衝而遁賊人自是膽破

李建及為鄆州內外馬都指揮使天祐十六年汴將賀瑰攻德勝南城以戰船十餘艘行於淮之把斷津路師不得渡急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武延貴急往宗之積薪軍門召能破賊者賞人

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貴延貴言信之被矢所中身刻時拔船觸以流矢雨集建及被重鎧執楫叱曰豈有限一夜帶水戰賊知此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將攻德勝之戰艦父其矛又令上流具舟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焚其艦須臾煙焰蔽賊軍將驚而遁建及入南城賞壞解圍而去

李存賢為蔚州刺史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率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率五萬營晉陽人大恐咸欲歸汴或問於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于汴存賢曰吾奉命援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

李嗣恩年十五能挽弓射事武皇帳下以驍勇聞莊宗嗣位河府城出不意劉守光盜冠鷹突莊宗前射殺數人及退莊宗親撫其傷深泣慰勉

石君立為李嗣昭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率市人以登陴守太原賴莊宗在鄴檀城魔不敢入

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抵汾橋君立一戰敗之極至城下馳突新壁出入如神大呼曰吾義侍中大軍王至矣於是城中人出問聲殺外

兵入海州眾至秋八績侍郎焚儒更請益兵詔遵率禁軍赴之康思讓為淄州刺史乾寧末梁南上言助州馬希聖引兵攻陷及淮南淄州軍來攻當遵率禁軍五千於淮濱引帝還定今頴軍入淮西界以便直進焉

冊府元龜　卷四百一十四

將帥部　機權

三代而上重亟文告春秋之際尚乎辭令其於討戎故而譬討代者乃有秘密陂飛羽書以募楊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慝沮壞亦乃論以去就之理陳失道順之軌開之改圖易轍轉禍為福開其自新之路成乎不戰之績蓋以傳布遐邇誥告士民使知其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武者矣

晉仲連魯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摘荊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燕田單攻聊城不下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公不顧燕王之捐臣非忠也殺身無補於燕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

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其陰燕無南面之心以為二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與之今秦人下兵遬不救東面衛秦之義成楚國之形危齊南陽斷右壤絕西趙而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幼再計今兵罷交弊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大敵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明年之事則臣見公之大敵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禍福不知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折之舌反）十年之內（年之）舉國為之虛破民困於內（困之）主困為天下笑破軍殺將於外（破之）而報讎於燕臣竊為公危之且夫魯連之為人也爵祿不足以動其心（動之）非好辯也（好之）不得已也（已之）今公又以齊之彊與燕之敝而以全齊之兵與敝燕戰此臣之所為公危也（為之）且公之行一朝之忿而棄千世之名（棄之）而以一人之故（故之）使國家殘（殘之）百姓離（離之）非忠臣之所為也（為之）且公嘗為人臣矣（為之）

本袁為征南大將軍伐蜀漢而文川發少水陵[illegible]遣[illegible]威[illegible]
將軍馬駿軍伐州[illegible]都尉
田[illegible]軍東[illegible]軍李玄[illegible]軍[illegible]
[illegible]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與袁紹交隙故中常侍與左
[illegible]倫徐璆並作奸慝操表收檻車[illegible]倫化盧氏父喜亡匿操悉因[illegible]賊假
[illegible]位興金革變易貨權門竊盜[illegible]司傾覆憲度操表收之[illegible]賊[illegible]
[illegible]之德懷恢弘鑠政務[illegible]操[illegible]表[illegible]
[illegible]侵官暴國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百結講約加和親愛及重始立反共陷伯外華知長安已危欲降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戰本無慮王百謀造漢給承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歸守陽將軍鎮盖漢擁護兵千餘人會恩成斷金唯深達義王領進萬衆以佐國安人歸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止天井關拔上黨潞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十三縣之城北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勒將萬餘人攻諸郡者異引軍度河與勃戰於士孫下勃大敗異又開門不敢異視其信疑異以奏聞

魏張既爲涼州刺史既平韓遂光郡守既乃移告諸郡羌胡光等所進誤者原之徙新城帥送首者加封既又是光部衆新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鄧艾爲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將士退向成都會乃以檄與將士士民曰往者漢末分離生民之命爲於沸鼎今天下大定將士之勳實侔古人然猶分土而王開國而侯或專據一州或跨有數郡雖周之八百秦之郡縣蓋不過此

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雖甲胄鬱興征伐未寧而勸農桑務蓄積以爲國本每歲大軍征討所過秋毫無犯是以百姓親附樂爲致用及袁紹之破冀州也收其圖籍而審配之誅逢紀也不發其私書官渡之役收紹書萬餘紙皆焚之以安衆心自是之後豪傑無二志遂芟夷大難克定四海

魏武帝建安十八年進爵爲公增封二縣并前萬戶固讓不受

文帝踐阼以公爲相國增封十郡并前二十萬戶重讓不受

明帝即位進爵爲王增邑萬戶并前四萬戶固讓不受

晉宣帝爲大將軍輔政進位丞相增封八郡并前九萬戶固讓不受

景帝爲相國進爵爲王增邑萬戶并前十萬戶固讓不受

文帝爲晉王增邑萬戶并前十萬戶固讓不受

武帝踐阼進爵爲王增邑萬戶并前十萬戶固讓不受

孟達為蜀偏將軍封太平侯先主薨子劉封副之封與達俱率所領降魏文帝遣達與徐晃征申耽申儀兄弟封達為新城太守使與夏侯尚徐晃討之申儀叛降魏文帝以儀為車騎將軍領新城戶千封西亭侯達與諸葛亮書曰古人有言蜀不出將劉封剛猛無慮必不能遠守上庸可來就我吾與天子計之亮以書呈先主先主曰達侍我時數有乖違畏我誅耳今無故來欲圖封邪遣使誅之并收其印綬封侯如故

魏武帝謂主簿曰賢子親親猶有忠臣殉功以賞禍孝子抱仁以防難種商白起豈不忠哉蓋以其功狀非骨肉好讎親親樂東也而不能變之故父父有過子子有爭臣君君有失臣臣有死義是以君臣父子各全其節所加改親義辭況乎申生親親之義重於君臣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元敵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擅兼雄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伐專己威權下移自號之號違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右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之事不合太伯衛侯驪姬之譖無害父之誅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重耳喻邑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者見禍明而遠害以存社稷故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易稱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知幾其神乎

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寧歲征夫勞役轉運委輸百姓困悴

相

壯者悉從軍旅老弱饋給叩心長歎咨嗟相對

諸葛亮所領開府治事其有曲直當與衆共之若不平均是我不明也明者見彼闇者見此公論不可以情屈也若有偏頗任意行賞喜怒乖宜或忘憲法臨時不悟後復思之意猶不解或以忿恚相加違背公義以結恩愛以樹朋黨以進非己以退忠貞以此爲政不亦難乎

作夫自不由慶至之爾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
聞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怒間其愛者踰耳今足下往遠尚
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支援兩還禍福之際微子
去就智勇別效禍福皆如期今足下事父君而為後非禮也
非禮也猶將至而留之非智也智也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
號為文夫為此三者何所資乎以丁之才處身承東壁間羅
侯不為晉親也也而事君以正綱紀不為善舊恩故不致闕以
免危亡為幸行也而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待英賢老
子翻然而來恨晚陛下宜加優崇三百乃制繼統寶運而已當更
訓符大邦為諸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教兒郎勿二
敵不平軍士見下宜因此時早定之計以為百判利見大人詩
有自求多福行事今足下勉之無使孤突門戶不出封侯建言
晉石苞部將揚州諸軍事司馬文王遣將助孫郁使吳荀令參
軍事孫楚作書遺孫皓曰蓋兆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

秋所誅出乃言曰之頃非常所生故詩鄭以衛壁全
國書譯以撫懷取滅翻覆其成敗之今又考其愚智不後
唐劉聰晨蕤諸將皆以為名臣事之皆分相論事
土劉禹與蕤諸將皆以為名臣事之皆分相論事
當然以相覺悟皆不精細歷數前後相與往復之言分相論事
抗爪子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由是九州鼎沸八表搖動
蕭條川澤虛耗九相甲運推戚應期征討英謀神略中興
魏武帝之神明雄圖大略英華發外重光相襲以四海之
內為己有分天下之半以為己有分天下之半以為己有
公孫氏雄據遼東偏有一方之地阻險遠讓武帝威靈不
及聖賢而懷帝命外通南國東捍強胡貢獻貨賄相屬而于朝
廷歲時會同與諸侯無異及文帝受禪公孫淵父子兄弟
承襲遠方之業以世居東土之故不稱藩臣而于朝
廷之禮闕焉文帝以其悖禮不臣之心不可以德義懷
也故興師討之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
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之上淵父子
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
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
追之於梁水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
水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之上淵
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之上淵父子兄弟
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
遂窮追之於梁水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
於梁水之上淵父子兄弟首尾逃竄遂窮追之於梁水之

知其無功矣勉思貢謀惟所去就勿等妄不敢為逆
華譙為東海王彥謀於酒會陳敏據江東命客佐以巳為大司
馬并州刺史劉琨與敏連和遣使命客佐以巳為大司
馬并州刺史劉琨與敏連和遣使命客佐以巳為大司
正江東百姓為敏官屬遺琨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歸罪於
徵功故加越爵權以止將之任庶有鑒慮一時之效而不
性凶狡苟為譎詐以弊朝廷觀其變故遂授之節不
用兵外委重上以觀其變故遂授之節不
通伐逆人神所不容雖已反江命信朝廷忠義貫幽冥庭
風卻附逆議士所不與王綱不振大志不可屈於期暮義貫幽冥庭
況吳會仁人亟令敦睦之意猶有慙德
人之朝降卿逆叛之意猶有慙德
春卿智達必知吾言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遇屋稚童豆孺
足安容吳之武烈稱美代鍾舊寄寇準不受祈裏陽討逆雄
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憤許共徒賴先生王事遷雄鎮天與內

倘為毋仁明之教外收子布延平之忠又有諸葛鎮步張朱陸
生之義故能戮奔百越稱制南山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速未
盈百編命入臣今以陳敏資郡令之弟頑穴六州欲踞
桓王之高踞孫太皇之從軌遠度諸郡僅備未許也諸君盡頭
不能決疑我之謀而顧生悅君口受羈絆之厚以東軒行即
榮鑑之尊去逆歸順堂邑在東勁承權威震陽飛檄越
江之津沈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楊檄到建業而諸郡守何類見
中州之士都小感關東首將道路引領而望情存舊懷忠義之
所以世載有大定而不能存將帥有長宿德情存舊義之
先賢殷公著全石以書早改恩紀時隆今伯義款親好密結上
欲興諸賢效翼梁冀功績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浮海以避
清歌何為寧身小節之手以助逆亂之禍平昔為同志今已殊
域性為一體今成異身雖江長難亦千譬思歲圖良策以存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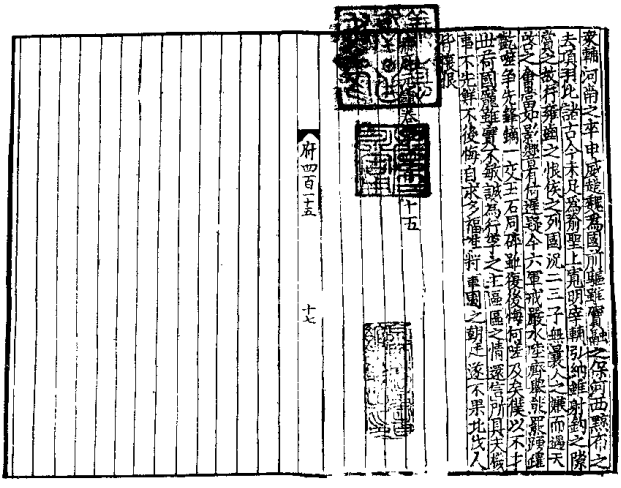
謀也符堅將苻俱書發兵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音破敵軍之
向時為鎮東大將軍領東海王越奉帝密與尚書僕射荀藩
自展以不機殘賊之困皆賴方叔
為國討叛之威振荊楚其子降喬即襲其爵
復以討除有功尚書令裴頠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為社稷之
憂故自鄴遷許昌便於機宜以為東南之重
憂也今復遷許昌便於機宜以為東南之重
復移治征鎮州郡自天水殺涼州刺史張軌涼州大亂
石世龍階亂水三郡者食饑甸貢兵勤王郡縣相繼
皆三州刺史殺二郡皆殺守官長莫不沒敵十百以為捐
時以匡濟為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淮潁隔礙鴻溝中謝安以
關東督統諸軍鉞命起今月二日當西經濟淮陽即日將
榮渤大守丁難白事李慷陳軍州興義將大兵
破散懷抱已聞河內太守裴整等為賊所執殆衛關之天子蒙難

宗廟之危甚於累卵君之日愛數累息痛以為先王遺
德庸以服章所以繼國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即齊桓責
楚裏公逼於周室晉文公逼於周室宣公立力本朝蠢爾蠻荊
所出諸方牧伯各率義貔貅畢力以翦元惡同盟同赴故願立名鉞在此
戎行躬自奮王爾雅雷霆震威以伐元惡同盟同赴故願立名鉞在此
與誠大戰會大風飛塵塞雲城堡之內慴色頓地連城
皆降之後備精銳
皆降之後備精銳
皆降之後備精銳

呂謀擊杜穆後後將軍蕭斋武將軍魏俘與諸將議于於斯必陽太守鄧撫鄱陽內史紀瞻率其所領相承而至通賊肆志陵蹈宗廟欠廷宮掠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幸相困迫懷愍劉王劫屠子女矛閒悲精魂散逃闇窮不能陶難哀哭良哲痛慟天地幽靈冤魂無所寄託寄之重義在單力死而後已今第等無所顧忌之死能惟諸軍一時奮擊而陽太守鄧撫等連旅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勤所屬起兵江東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東已向路昔包得楚國之德臣重新義感請侯簡相如頡邦之臣捐軀赴難之厚投劍秦庭皇漢之季重卓作劉玄德除群凶虐害忠良開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劉曾藏洪聚之小東王敦據石頭內簒強流憤懣之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莫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一賊合衆不盈五千旦分畏胡寇猶內懷忠義之士況今居台輔處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莫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一賊合衆不盈五千旦分畏胡寇猶內懷忠義之士況今居台輔處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莫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一賊合衆不盈五千旦分畏胡寇猶內懷忠義之士況今居台輔處

約情性褊促忌刻不仁鮮克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傲權慢假合江表興義以抵其前疆執公寇以蹈其後運糧燕秦食公憂內公外殺勢何得久耶公征繕職在無海征西閩公國之喜德而敦睦義正動屬部者諸方鎮州郡咸歡斷金同率規略公晉國勠力討弒君賊拯救元主以之成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標之士被褐而從成負荷之徒補闕而進命舉其私僕攻其私校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無德而致之哉士衆東風人帝之元勳宗室之貴重率郡後望龍驤三將軍振威將軍廣陵相劉琨等連旌電舉風馳雲集赴國之急同盟之義勠力得有首過貳罪機變之信明如日月有旌斬約誓者對五帥侯賞有功五等侯賞有差其餘勳報各以輕重為差

孔坦為將軍成帝咸康元年石聰寇陳王導為大司馬請坦為司馬會石勒新死李龍專迎石虎及諫都太守宣騁等各遣使請降坦與騁書曰華戎道殊南北迥遠雖同企宋每懷儁偽竊據會陽九天爾晉國數百載夏秦僭竊虐流遂德連爽天命未改戡討各再集之慶帝興禹跡鑒期之會百六之厄既過惟新之美日躔而神州振蕩遠波散誓存戎狄之死朝廷每眷關東歎痛心疾首既旌舊人斯隕王旅自相殘害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國家負荷大業聯結英俊以為心膂其有能建義舉衆首創大謀聽斷於前勳著於後者大賞隆爵以報其功若乃義心內發至誠感通則冥祇降福百靈翊衛然同翼永開厥祚誅暴若在已何知機之志蹈水火之易悟哉翻然同翼永開厥祚誅暴若在已何知機之志蹈水火之易悟哉



敗衂第二

晉成都王頴表陸機為平原內史使督北安中護軍統後將軍河北大都督王又列機為前鋒都督與機弟雲俱入朝帝謂機曰卿兄弟親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又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走十里間而死者如積死水為之不流初機軍既敗或勸機還吳更圖後舉機曰河橋之敗豈無前機軍復振但以內有讒人間構耳今還必受讒言不如死也遂不還

新蔡王騰為車騎都督公師藩為前鋒都督以討成都王穎為名實為篡奪故於軹關與穎將石超等戰頻敗之超乃增兵四萬騎三萬步兵十萬以攻騰騰將李豐等攻超超將李矩等擊破之豐等退走超追擊之豐等復還更戰超軍大敗超單馬走入軍門騰軍追之超軍復振騰軍大敗騰單馬走入軍門超軍追之騰軍復振

大司馬桓溫伐秦軍次山陽秦將張蚝率衆拒戰溫使督護陳祐等率兵擊之蚝敗走祐追之蚝還擊祐祐軍大敗祐單馬走免

桓溫爲大司馬率步五萬伐秦次山陽秦將張蚝率衆拒戰溫使督護陳祐等率兵擊之蚝敗走祐追之蚝還擊祐祐軍大敗祐單馬走免

大司馬桓溫伐秦軍次山陽秦將張蚝率衆拒戰溫使督護陳祐等率兵擊之蚝敗走祐追之蚝還擊祐祐軍大敗祐單馬走免

張遵乘虛追擊之也今多附編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行之冒矢衝鋒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行之冒矢衝鋒乃可以免不然退兵最為重事三軍之命繫焉可不慎歟

晉王浚為龍驤將軍監水軍伐吳時吳將張象水軍萬人來拒浚命象軍皆解甲東手使登船擊之象衆大潰

唐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時安太尉慶緒大發兵十萬向汴城以圖河南副元帥時安太尉慶緒大發兵十萬向汴城以圖河南光弼自太原率精銳五千赴之既至汴城與賊將尹子奇相持數月賊衆我寡光弼乃分軍為左右翼出入賊陣往來如飛賊不能當子奇大懼乃悉衆圍光弼數重光弼命開門縱擊賊乃大潰

唐李光弼為

湯三百里攻之四十日糧食盡喙死人及樹皮園既急屠突走
翻便千計官軍乘虛取城中悄不覺突走追騎至城澶軍主
莊左果遣南柵將攻隋郡城中悄不覺突走追騎至城澶軍主
帥

委合為司空征捕連昌昌等助與先守長安酬昌數隊走入越
介追之不及而還詔介上疏師介上疏請昌二保上邽婦合
餘燼未有證據之貨必為勞請鎮馬平昌而還
太武國之國拔大擊之功傷將士且可息而取之不晚介抗
表固執詔許之給介萬人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介屯軍安定以
逼昌昌退保平涼介屯軍安定以逼昌昌退保平涼介屯軍安定以
響昌昌走安定昌退保平涼介屯軍安定以逼昌昌退保平涼介屯
以元帥而擒昌之功不在深入介含昌軍昌退保平涼介屯軍安定以
於平涼示正攻擊欲其來而往介不從昌退保平涼介屯軍安定以
討昌會一小將胡畢文人戒具告其實軍乃從介策介屯軍安定以
率介屯軍安定以逼昌昌退保平涼介屯軍安定以逼昌昌退保平涼
十六後太武以介為鎮清鄧侯為鎮清鄧侯十六年介屯軍安定以
為鎮清鄧侯為鎮清鄧侯十六年介屯軍安定以逼昌昌退保平涼

為後軍昌戰敗南奔太武遣推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追擊
之昌昌戰敗南奔太武遣推與宗正娥清率五千騎追擊
為昌戰城守將堅守不下推與清攻拔之詔推班師而留城王
吳汗共推等屯守昌昌之將王堂與昌相拒堂與昌之將王
堂與昌相拒堂與

敗衂第二

將帥部

卷四四二

冊府元龜

戰攻都督李大亮等北子李靖
當同為靖軍前總管所統兵馬與突厥相
對靖以本將軍高甸州
刺史兼尚書行軍總管以三同慶德興等
擊之於定襄破突厥頡利可汗
頡利可汗遣
使請降靖令使持節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尚書
仆射李勣往迎之勣等拒仲
突厥至
磧口頡利可汗遣
使謝罪請
為兄弟
請舉國內徙
詔許之
靖為
定襄道行軍總管
以李勣為
副總管張
公謹為
後軍
以統諸軍
出
定襄道
以
擊突厥
靖
進至
白道
與
突厥
相
遇
大
破
之
頡利
可汗
走
保
鐵山
使
其
弟
突利
可汗
來
降
靖
遣
李
勣
張
公謹
帥
精騎
追
之
頡利
可汗
遣
使
請
和
靖
進
軍
至
陰
山
頡利
可汗
以
為
唐
兵
至
不
設
備
大
驚
以
為
有
內
應
不
然
何
以
至
此
乃
帥
其
部
落
五
萬
餘
口
來
降
靖
悉
收
其
兵
馬
獲
隋
蕭
皇
后
及
其
子
楊
政
道
以
歸
突
厥
自
是
北
夷
蕩
平
靖
之
功
也
貞
觀
四
年
拜
尚
書
右
僕
射
同
中
書
門
下
三
品
封
代
國
公
靖
既
滅
突
厥
威
振
北
荒
其
酋
長
各
請
入
朝
太
宗
以
為
中
國
既
安
四
夷
自
服
若
勞
中
國
以
事
遠
方
非
所
以
為
安
也
不
許
諸
酋
長
固
請
乃
從
之
於
是
西
北
諸
蕃
君
長
俱
至
京
師
請
上
為
天
可
汗
上
許
之
靖
為
定
襄
道
行
軍
總
管
率
兵
十
餘
萬
騎
出
馬
邑
以
擊
突
厥
頡
利
可
汗
聞
之
大
驚
以
為
唐
兵
傾
國
而
來
乃
悉
眾
而
至
靖
與
李
勣
等
率
精
銳
萬
餘
騎
進
擊
之
突
厥
大
敗
頡
利
可
汗
走
保
鐵
山
靖
遣
李
勣
張
公
謹
帥
精
騎
追
之
頡
利
可
汗
遣
使
請
和
靖
進
軍
至
陰
山
頡
利
可
汗
以
為
唐
兵
不
設
備
大
驚
以
為
有
內
應
不
然
何
以
至
此
乃
帥
其
部
落
五
萬
餘
口
來
降
靖
悉
收
其
兵
馬
獲
隋
蕭
皇
后
及
其
子
楊
政
道
以
歸
突
厥
自
是
北
夷
蕩
平
靖
之
功
也
貞
觀
四
年
拜
尚
書
右
僕
射
同
中
書
門
下
三
品
封
代
國
公
靖
既
滅
突
厥
威
振
北
荒
其
酋
長
各
請
入
朝
太
宗
以
為
中
國
既
安
四
夷
自
服
若
勞
中
國
以
事
遠
方
非
所
以
為
安
也
不
許
諸
酋
長
固
請
乃
從
之
於
是
西
北
諸
蕃
君
長
俱
至
京
師
請
上
為
天
可
汗
上
許
之

將帥部　敗衂第二

李靖定為
行軍大總管
與
突厥
相
對
靖
以
本
將
軍
高
甸
州
刺
史
兼
尚
書
行
軍
總
管
以
三
同
慶
德
興
等
擊
之
於
定
襄
破
突
厥
頡
利
可
汗
遣
使
請
降
靖
令
使
持
節
兼
尚
書
右
僕
射
東
南
道
行
臺
尚
書
東
部
仆
射
李
勣
往
迎
之
勣
等
拒
仲
突
厥
至
磧
口
頡
利
可
汗
遣
使
謝
罪
請
為
兄
弟
請
舉
國
內
徙
詔
許
之
靖
為
定
襄
道
行
軍
總
管
以
李
勣
為
副
總
管
張
公
謹
為
後
軍
以
統
諸
軍
出
定
襄
道
以
擊
突
厥
靖
進
至
白
道
與
突
厥
相
遇
大
破
之
頡
利
可
汗
走
保
鐵
山
使
其
弟
突
利
可
汗
來
降
靖
遣
李
勣
張
公
謹
帥
精
騎
追
之
頡
利
可
汗
遣
使
請
和
靖
進
軍
至
陰
山
頡
利
可
汗
以
為
唐
兵
不
設
備
大
驚
以
為
有
內
應
不
然
何
以
至
此
乃
帥
其
部
落
五
萬
餘
口
來
降
靖
悉
收
其
兵
馬
獲
隋
蕭
皇
后
及
其
子
楊
政
道
以
歸
突
厥
自
是
北
夷
蕩
平
靖
之
功
也
貞
觀
四
年
拜
尚
書
右
僕
射
同
中
書
門
下
三
品
封
代
國
公
靖
既
滅
突
厥
威
振
北
荒
其
酋
長
各
請
入
朝
太
宗
以
為
中
國
既
安
四
夷
自
服
若
勞
中
國
以
事
遠
方
非
所
以
為
安
也
不
許
諸
酋
長
固
請
乃
從
之
於
是
西
北
諸
蕃
君
長
俱
至
京
師
請
上
為
天
可
汗
上
許
之

宇文述為扶餘道將軍時煬帝征高麗述與九軍至鴨淥水北
盡誅之述師旣渡多與高句麗戰不利帝意尚之文德來詐降
營述先與尤祿大夫于仲文素有名譽文德遣仲文詣述軍中
多伏甲欲度述與俱渡述不知其詐遂與俱渡仲文入內逼
述述遂進軍薄其城去平壤纔三十里因山為營文德復遣使
僞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以朝於行在所述見士卒疲
弊糧儲將盡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攻之難拔聞其詐而
還至鴨淥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盡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
至東城唯二十七萬餘人帝以述等喪師辱國並除名為
民先是仲文卒於至鴨淥水述以權盡欲還仲文勸述追之
述不從仲文曰兵貴神速今我退敵必乘我後若不速還
文德同心有功述因止仲文此仲文之策不能
小勉何憚以見帝帝大怒仲文此行也固欲無功矣述因屬
以知無功仲文曰吉凶命也安可逃乎天子軍令不嚴與使
往一人所以功成名遂今者人各有心何以制敵初帝以仲文
有計謀每諮軍謀度敵有出言不得已而從之遂行仲文
至薩水宇文述兵纔退歸師遂敗續帝以仲文等違詔
罪於仲文帝大怒檻送詣行在所仲文等至使病困篤方出之
於家

崔弘昇為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平還
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弘昇病而卒

王師為武賁郎將征遼東徐世績為前鋒將進頓懷遠鎮
西據沃沮城與王世充對陣世充引兵來拒世績與戰
敗退保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莫能禁世充乘勝逐北
不為設備世績收兵整陣徐還營世充大潰不可收拔
世績為左翊衛大將軍宿衛宮禁

入免冠袒衣服待罪于軍外帝責以違詔失律既而悉令釋放
劉都未帝時遣領軍都督使自將二萬三月都督諸軍與賊
大戰於許昌敗績元戎輕敵深入是都督帝以可制宜也
老於外勿須不足遣使詰問都督以下各以狀對
司馬勳等又聞都督決勝之策都督曰人給權十斛蓋制敵耳
不使復進既戰勳等以諸將會議諸將皆欲戰都默然一日都引
軍攻鎮定之策彼衆我寡上下勝負事在衆附皆遣備將場
近日朝廷舊臣人也潤州之應都統而舉王誰言歸太原劉以
為信是月召揚延真會魏城下都固辭不至與諸葛會
既而晉王自以州至都引軍退至故元城西與晉人決勝大
為其所敗追襲至河上軍士赴水死者甚衆都自黎陽渡河奔
滑州

王彥章為北面招討使及晉王至楊劉彥章未整戰陣章
兵擊敗其殿兵人將自亮州路出師未嘗急進章疑變驟

士數千於東路守掘壕以為敵人所據因圍進取令張漢
傑為監軍一日彥章復戒以嗜酒為至曲坊鎮為晉人所襲彥
章果怒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彥章以衆拒戰兵敗為
胡將安重霸所擒重霸司徒詹事太祖與彥章素善及之彥敗謂其
諱言曰此王鐵槍世揮鞭刺之彥章重傷馬踣遂擒送洛陽
彥章謂之曰鄧常以鵝子待我今日服矣又問我孝子何在
何不作守宛州此邑素無豬羊何以回客彥章對曰大事已去
非自有力所及晉王既然賜與疑以釘鞋
梁末為宿衛指揮使使北面行營招討使副劉
與晉人大戰於胡柳陂擒軍亦敗去年正月晉人攻德勝北
柵四月梁軍大軍攻其南柵晉人自河我舟濟兵於
柵後斷梁軍歸路梁軍大潰
按舊本有脫誤今參考諸書以成之
（僅存一葉）

陷沒

孔曰誅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誅人之邦邑虜則亡之是知荷擔之權當分休戚之寄必在謀而後動尊人之心若乃昧三陳之要之九拒之略或援孤軍以深入或違衆舉以少糧竭勍敵所乘或滿酒自樂不恤軍政及失城陷為俘兵窮就縛微使待氣抑揚不資其本鄰敵礼遇廉之好爵而合境飢罹其害故金軍不救然震受降何補哉復沿顯轍

秦王雖割之孫忘秦使雖擊趙圍鉅王及張耳距鹿城或曰王雖秦之右將也今將屯秦之兵攻新造之趙孝之必拿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不祥今王雖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須羽敢謂擊秦軍果廣之誰

漢輝侯侯明孝武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與戰師將軍

擬擊匈奴没

李崇為西域都護安撫大夏中與五威將軍王駿同出西域駿為焉耆龜茲所攻崇以孤軍不救駿沒崇遂沒

後漢劉尚為武威將軍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没

張鴻為謁者中元中浚吾寇龍西光武遣鴻領諸郡兵擊之鴻於允吾谷口與合軍鬬鴻及龔舒皆沒

司馬鈞為左馬朔安帝元初二年行征西將軍事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地地太守成包京兆虎牙都尉耿譚右扶風都尉皇甫旉等合八千餘人至勇士東為杜季貢所敗

於是連攻拔大克獲杜季貢及諸帥伯劉令尤悍包等收羌未孩光等遣鈞鄭度敢兵深入光乃設伏乘險入鈞在城中迫而不救光並没沉者三千餘人

公孫瓚為遼東太守隨安閭高句麗王宮寇遼東瓚輕將吏士追

擬擊蔡為敵騎侍郎魏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衆没

晉王育為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為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為北單于育誘謂曰元海今去育諸為賊不捉之不死不至也頴弘之以育為破虜將軍元海逃拘之其後以為大傅軍司馬為大尉尚書令東海王越之討苟晞也行以太尉為大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衍為元帥後而李重為石勒所破勒呼為王公與之相見後使人夜排牆填殺之

霍戩為南中監軍時交趾太守馬敞交州刺史陶璜等以戩為揚烈將軍與將軍毛炅九真太守董元平鬥孟泉等自蜀出交趾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鄧俊吳會吳興為監軍薛珝為威南將軍大都督陶璜為合浦太守張塗等城中食盡死士者半時軍王無反隊入吳人得入城獲珝毛炅四人孫皓使

霍弋下邽王合浦歐血死追贈交州刺史右將之為南寧內史竹堅將向欒駕超陷耶琅琊之為賊所執

毛憲祖父曾同難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馬刺史成武侯為賊所沒

宋序為梁州刺史領襄陽序至梁泉圍序序衆饑疫蜀人情勞解又以賊退稍遂疑未能求守備不設旨護養伯護養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仇池殺伯護仇之以其不忠也

後秦姚萇為雍州刺史鎮安遠將軍鎮安城為晉遣劉勃勃所逼糧盡李守南奔大蘇勃勃要之殿散為勃勃所執

宋傅弘之為桂陽公義真鎮南州治中從事都督豫章諸軍事豫章太守義真東奔傅弘傾國追躡於青泥太祖引之躬冒甲胄率三軍擊敗陷沒弘之為征軍所壓安西司馬值桂陽公義真已發遠安為蒲陷房所邀軍敗弘之與義真相失走特免失船登一版板其高城右箭軍人投走已上版臂為箭之所貫者以數十

傷望四陸阪遂為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為後魏太武所
殺俱之矣
朱瑾之黑司徒從事中郎將隨到青之北代青之白河南通留
侯之成滑皇為魏軍所圍數月糧盡將士食人太祖遣將於救
魏太武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
劉思為輔國將軍入關征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河汜為佛佛
所追思斷後力戰重圍義真前軍已渡思軍入亦渡為虜所
執死於虜中
朱瑾石為高祖相國右司馬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讒以鬱
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劉敬宣若開石必不
可守可與義真俱歸敬石亦壯敬宣若曹
公曹操石自達關表參軍殿敬宣就敬宣親開其水道決渭不能戰城
陷輒執敬石及敬宣長安見殺
沈文秀為青州刺史明帝泰始三年八月魏蜀郡公拔入等馬
府四百四十三
步數萬八入西郡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崇祖
月又遣城東十月進攻南郡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破之九
擊薛伯珍于四年魏青州刺史王僧朔於安丘滅又為軍主
高崇文所破死者數百人魏圍青州積久太宗前遣救兵並不
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北
海二郡兵東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利
城為敵所斷遏不得進固保城自守為廣所攻屢戰剋太宗
北東青州刺史四年不期城為廣所陷文靜見復文秀依國三
載外無援軍士卒離叛者日夜相繼帥外無糧城中食盡風
秀門生余左右取酒行酌鄭魏兵既入兵衆至同日而刑刺史沈文
容白陛下因就加之秦出聽事前剃取衣服將養
陷陛城西南角攀緣縋文秀至胥門執之送京師斬
名三國大臣無相拜之禮羅命還其衣為設酒食縱送秦就
御為燕州刺史泰始三年為魏所陷城送秦就京師
府四百四十四
四
陷覆良于西魏
隊裝悉為讓州刺史未及之官會吳喻徽受詔進討起伴以息
為郡督與明徹將軍侯瑾等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程文
季為明威將軍督吳明徹北討杰吾梁敗績為周所囚仍受開
府儀同三司自周迎還至隋陽梁邊所執送長安死于獄中
後魏元孚為燕州刺史孝明孝昌三年十一月為梁兵陷冀州
執孚送出居民東死者十六七
元鑒莊帝即位為直閤將軍侍御兼武衛將軍直閤右廂勞十三州
大使遂逃出谷口
車祖彌建義中行臺劉事加驃騎將軍兼尚書左僕射大都督
吸入州城于時城陷之子駙馬侯太子登祖彌擊破之而賊復
勤明建義攻祖彌兵少糧遇軍援不至為賊所乘遂從
陸若高賀若敦陷荊州史尉朱榮之死也世隆榮兆悉為高賀
周守非之城陷兄子被等皆與妻元氏榮妻之兄弟由是據全

北齊神武東討至洛陽天平初鎮守虎牢門阨於西魏元象中方得
北還神武甚善其全誠除廣州刺史
隋王世積為行軍總管率師伐陳時陳將呂仲肅領兵數萬屯據
蔣山世積與戰敗之仲肅退保石頭城世積進圍之仲肅夜遁世
積追擊破之
唐張鎬為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收復兩京鎬以功加特進封南陽郡公
食實封三百戶
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光弼以步兵五千為陣
前鋒思明以鐵騎數萬來衝光弼軍光弼命強弩數百張射之思明
軍稍却光弼軍因而乘之思明大敗
李抱玉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副元帥廣平王俶收復兩京抱玉以
功加檢校司空兼中書令
李晟為鳳翔隴右節度使副元帥收復兩京晟以功加檢校司空
兼中書令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副元帥收復兩京燧以功加檢校司空兼中
書令
渾瑊為河中尹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副元
帥收復兩京瑊以功加檢校司空
李愬為唐鄧隨等州節度使副元帥收復兩京愬以功加檢校司空
兼中書令
李光進為河中尹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副
元帥收復兩京光進以功加檢校司空

初樓煩即崔弱弓為大石盡及攻之者數三十餘日死傷過
半安重誨諫曰兵貴神速今頓兵堅城非計之善若頓兵
攻陷之後水使退縮陳人乃整衆至揚州舉城送欵終數
日遣兵渡淮而北陳人不能禦安重誨乃令百姓各負土
石塡塹三日而畢陳人大懼遂降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以宣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北面行
營都統率師討范延光
三年二月以前鄆州節度使安重榮為成德軍節度使
四年十月以前成德軍節度使安重榮為鎮州大將張彥
澤所殺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閏六月以前鄆州節度使李守貞為
鎮安軍節度使
隱帝乾祐元年正月以前鎮安軍節度使李守貞為太子
太師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以前鎮安軍節度使李守貞為太
子太傅
二年正月以前鎮安軍節度使李守貞為太子太傅
三年正月以前鎮安軍節度使李守貞為太子太傅
世宗顯德元年正月以前鎮安軍節度使李守貞為太子
太傅
二年正月以前鎮安軍節度使李守貞為太子太傅
三年正月以前鎮安軍節度使李守貞為太子太傅

訓卒嚴整為敵所憚梁末帝時為北面行營都招討使率兵攻德五年閏正月劉知俊自晉州叛奔於岐梁末帝
于東北至東並設
淮安王神通擊之文化及北走聊城神通追至聊城乃分兵
徇下人往親州東攻且中路復為羊人所敗衆復且至諸
軍而最後一日化及及為羊德茂所敗神通復擊之賊衆
德神通兵潰散退保聊城徐勣依城拒守賊陷神通復圍
曹仁師為左驍衛將軍與天策上將軍竇建德戰於青
今仁師與右金吾衛將軍張公謹等討之鄴于四縣石谷東軍
敗績玄遇仁師並為賊所虜
孫俓為幽州都督崇延和元年六月將兵二萬騎八千以擊
奚師至冷陘並沒為俓為虜所擒送于營州俓慷慨謂其將曰吾
死之時軍事將誰為可利誅曰若熟道險易諸蕃情狀非君莫能俓曰然
在遼東有年矣然說不能復為州使吏北無事今與公同心勠
力擒其不備可以有功遂與若熟安能避平於是遂行命李楷
洛將騎兵四千為前鋒楷洛八千騎與戰楷洛敗俓素佐備見
賊至鳶鴈驚飛欲退又為虜所乘遂投馬山為營引陣待
之爵謂俓曰誡以和親何得輕來襲我俓曰吾來和親爵曰
若和親國信物安在俓曰軍資以逸之處得而更戰軍還大賊
至夜果圍七千俓謂衆曰吾等為國家見委守此營若敗走俓為虜所擒
李楷洛將騎
西與河曜軍軍號馬尼將為羅鳳所擒軍中以
擬千里為止當得馬而歸至德二年九月與賊戰於沙苑州城
南潰城陷
王忠嗣為河西節度使開元二十九年進兵攻吐蕃石堡城
下兵敗城所陷
扶餘城為渤海王大欽茂所攻開元二十年遣將門藝率兵討之二年閏正月藝
平原戎人好盜不

水掌故字焉
李驍者高西人也元和初為殿前射生官三年秋從討淮蔡次時陳
邈之亂汝夏用兵驍領騎兵所行為諸兵前探所向因見賊營而
還裁於準備校者皆為之色驍自若也使酒好勇每出入陣中
馳騁左右手持兩刃槊所當者人馬無不應手而倒賊中相呼
為李將軍知其不死數出奮擊左右莫能當賊中相呼為李將軍
西域三年楊襲古為北庭節度使驍為其副使襲古以驍為
留後之人驍吉迴統兵入驍吉迴統兵入驍吉迴統兵入驍吉迴統兵入
泳施部落亦降吾襲古為北庭節度使驍為其副使襲古以驍為
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于壯五六萬人攻北庭驍復北庭仍召襲古
階行能為主帥為將寺功最大戎若太平須于這期始之日
旦共我同三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整留而
為馬於軍中宣武軍衣曾外事李鄴羅衣亂馬盜盜使去賊中

軍謂除曹州刺史經旬李正己盜有曹濮寇陷于賊
孫於為澤潞節度使聚宗大順元年兵官告使歸朝鄆之役于
縣西為太原將李祥所擒
魏師古權徐州兵馬留後建中四年十一月從淮南大將朱
滔曹出井師襲宋宣武節度使師古被執脫甘死州
留後為從周所害至是日殺楊衙死始盡擒者不滿千人
河方渡而朱滔至是日殺楊衙死始盡擒者不滿千人
都一軍充渡獲免此至頴州不雪寒凍死者十五六同舍要師
之甘無如此此歸是行為獲有江淮之師聚壯以及代之恩
光啓中逐為宋州都將軍戰立威遂其隨使自留後及為節
帥事時急從討兵以擊於大梁命前南成納降制襄舟師
以逆永至于口納敢衛師作人遂納郭州降為其所將兵皆為
黃巢所

三鬲至臨洛鬲從周設伏於舍計山口綱略部將孫儒而為
仕周伏兵發為大兵所擒周王鄧都楊行愍部將
李承嗣為洛州刺史唐末天祐為洛人所攻勢窮降遣使乞
師于武皇武皇遣李罕之領三千騎假道于澤州以救之
信屯于澤州既而罕之不知乃退數月後來攻澤州
守承嗣出求援于罕之

逆反為恍人哉既而諸將被殺而皆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第二日思主始入無之

史徵思為大原押衙從武皇入汴州會於上源驛是夕為汴人所攻徵思大原押衙從武皇入汴州會於上源驛是夕為汴人所攻徵思大呼曰汴州兵反速發兵救我我今死矣汝輩勿為我死有何益乎汴人知其不可脅遂殺之

後梁血戰而歿武皇遣營知矣哉思漢州人也

周德威為龍驤等軍都使唐莊宗次於柳泉旦聞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曰戰俟道而來未成陣壘未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壘須史萬金之策此去大梁信有賊之家騷動若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為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傾巢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悉難必勝王但按軍堅柵長騎軍使之不得營陳飛糧斷其歸路退無所據因以東之破城之道也莊宗曰何如曰伏日執戰根本為賊人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戰退從之謂其子曰吾不

知其死所矣莊宗追及於潁上方陳之後德威二軍在東偏汴之將軍入我輜重東騎齊入德威軍因擾擊汴州德威兵以不能解父子保戰斐然是鎮星犯斗將星占者大不利大將忌之以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戰慄遂為前驅度使德威曰兵貴神速今日之事一決勝負不可以日計乎莊宗曰何如曰伏日執戰根本為賊人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戰退從之謂其子曰吾不

是考廣政間皇甫暉屬諸軍相餽失色地則間木饑糞以餉其馬曰宰朝庭救軍及馬斛盡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軍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其不濟偷破遠而去暉曰吾皮毛且貧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投我大柄矣律女破遠曰公心也今救軍在近且審琦不有期諸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審琦擒吾首以降亦未為晚光遠曰審琦時知戰意喜未定恐坐成禽南逃新敗走以降未為晚也暉勸久時我王戒其部曲及漢之降首曰為臣當如此人今降人報舊主晉程璋為新州刺史高祖進表新州屬突厥駐契丹大軍歸國程璋為新州刺史高祖進表新州屬突厥駐契丹大軍歸國程璋為新州刺史高祖進表新州屬突厥駐契丹大軍歸國程璋為新州刺史高祖進表新州屬突厥駐契丹大軍歸國

周德威為晉王將軍以勇聞梁人每戰必令被重鎧為前鋒號曰鐵浮圖梁人望見輒奔潰

梁將王檀為晉王所敗檀收餘衆保於高平晉王進軍攻之檀出戰又敗檀復收餘衆保於高平晉王進軍攻之檀出戰又敗檀復收餘衆保於高平晉王進軍攻之檀出戰又敗檀復

將帥部

無謀　迂滯　軍不整

夫將帥者民之司命而安危之主也非天内侯莫能為之其或不量己力不揆時宜輕敵寡謀忘戰必亡或迂滯而不決或失機而自敗或軍不整或令不行或貪利而忘害或恃勇而輕進或好勝而不知止或不知人情而用之或不量敵勢而動之或不知地形而行之或不知天時而舉之或不知士卒之心而使之或不知士卒之力而用之或不知士卒之情而養之或不知士卒之性而教之或不知士卒之才而任之或不知士卒之能而使之或不知士卒之勇而鼓之或不知士卒之智而謀之或不知士卒之信而約之或不知士卒之義而賞之或不知士卒之仁而罰之或不知士卒之嚴而威之或不知士卒之恩而撫之或不知士卒之禮而敬之或不知士卒之廉而愛之或不知士卒之恥而辱之或不知士卒之死而驅之或不知士卒之生而養之或不知士卒之疾而救之或不知士卒之苦而勞之或不知士卒之飢而食之或不知士卒之寒而衣之或不知士卒之病而療之或不知士卒之死而葬之或不知士卒之傷而治之或不知士卒之亡而哭之或不知士卒之怨而解之或不知士卒之疑而釋之或不知士卒之惑而決之或不知士卒之勞而休之或不知士卒之困而息之或不知士卒之飢而食之或不知士卒之渴而飲之或不知士卒之暑而庇之或不知士卒之雨而蓋之或不知士卒之險而扶之或不知士卒之危而救之或不知士卒之難而援之或不知士卒之急而赴之或不知士卒之困而濟之或不知士卒之窮而拯之或不知士卒之死而弔之或不知士卒之亡而祭之或不知士卒之傷而治之或不知士卒之病而療之或不知士卒之死而葬之或不知士卒之亡而哭之或不知士卒之怨而解之或不知士卒之疑而釋之或不知士卒之惑而決之或不知士卒之勞而休之或不知士卒之困而息之或不知士卒之飢而食之或不知士卒之渴而飲之或不知士卒之暑而庇之或不知士卒之雨而蓋之或不知士卒之險而扶之或不知士卒之危而救之或不知士卒之難而援之或不知士卒之急而赴之或不知士卒之困而濟之或不知士卒之窮而拯之或不知士卒之死而弔之或不知士卒之亡而祭之

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戎賊無以自救徐徐擊之即可殄滅今乃頓兵堅城欲以其失利今果疫疾將半銳氣已盡得書奏之前乃使虎賁中郎將孫伏伽奉詔慰勞三軍因宣詔曰卿等

高文武之鎮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將至廣陵仲文以
於而劉牢之尚之并部伍東還仲文因此大懼又
甘是復使仲堪仲文與王恭不協恭受撫徐州之言又
遣信命召輔不赴以為外討朝廷請假行至尋陽聞
梁王道子專權大將軍平素輕慢仲文每以門戶相
陵仲文僧恨不已及次湓口與桓玄會於景口船艦
盛仲文舟小不敵玄乘勢攻之仲文大敗走還湓城
高醫將士皆仲文舊部曲見仲文奔還皆自投水
死仲文為人美容儀有才幹善於撫御士卒皆樂為
之用及玄篡位仲文為荊州刺史鎮江陵玄以仲文
素得人心恐為後患乃徵為侍中仲文知玄將篡
稱疾不至玄遣使促之仲文乃入朝玄以為侍中
司空領江州刺史仲文既還江陵乃與劉毅卞範之
等謀起兵襲玄玄知之乃先發制人以兵圍仲文
於城門仲文不出而死玄悟子待以司空於
是仲文諸子皆出仕

劉牢之為謝玄參軍玄北伐苻堅以牢之為前鋒都督
至洛陽堅將張蚝等率衆數萬屯於柏谷牢之與戰
蚝敗走堅又遣其將張皮等率衆數萬屯於蒙坂
牢之又擊破之堅又遣其將張蚝率精銳數萬屯於
白鹿原以為諸軍聲援牢之又擊破之堅又遣其將
張蚝率衆數萬屯於白鹿原以為諸軍聲援牢之又
擊破之堅又遣其將張蚝率衆數萬屯於白鹿原以
為諸軍聲援牢之又擊破之堅又遣其將張蚝率衆
數萬屯於白鹿原以為諸軍聲援牢之又擊破之堅
又遣其將張蚝率衆數萬屯於白鹿原以為諸軍聲
援牢之又擊破之堅又遣其將張蚝率衆

其衆無主則而師無鬥氣有進行者又是委棄之者不歸
鬬馬嗥亦由此失兵刃而奉朝廷矣

逗撓

夫晉之關外之寧總戎昭之重固當又踐制勝因時乘便擁塞扼險以要敵而乃養寇自資坐失機會或引兵遲留或隱伏私嫌或顧望將權辭藉為名以為解深持之計以固固致忠歸之滋長而竊發由此生焉故兵貴神速事亦或然非忠義而國智克周此而主安於內外之事非幸免於禍敗者鮮矣是以將軍奉辭圍趙王敦於邾廣義討有罪陵君踰垣是懷王回宋義救趙武信君於敗敖回吳敗東未戰先鬼敗成敗可謂知兵矣王乃不求義將討事而說之曰以為一舉可羽為愚公為次將冠將軍不別將兵擊之二年羽滅宋義而回公奉國軍鉅鹿羽引兵渡河是聚其分離離其勢羽

地初欲向東指未可去遂子追楚為藉所敗
[illegible]成為大司農武帝時南擊閩粵軍[illegible]絳侯周勃[illegible]
[illegible]正[illegible]陵[illegible]匈奴[illegible]匈奴山[illegible]將屯[illegible]
[illegible]子敗[illegible]亞[illegible]
[illegible]路[illegible]為[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
[illegible]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是時突厥長史真珠遣以南數叛引契丹白馬成主尹大
賓賊使罪魏州刺史崔參魏州刺史崔參以為晉安王子
起兵救之元起曰勃延萬里直木不至若虎賊侵邊方須策計
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怒答使救長史虞慶等言議之皆
不從元起乃假元起行軍總管將救之元起曰勃延萬里
晉安萬里將至元起領當遠裝裹糧數旬城略無遺者降入城其
室之因乘其退留不為之備率敢付刀俘於是自縛
唐書突厥初默啜為可汗國人大擾管安西大都護湯武武
皆謀歸國乃令突厥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遂留不進武
見楼坐泉於名
長志立大宗時為左驍衛大將軍遷突兵性貪海於山谷渾良
馬志立去青海二十里遂留不敢進坐免官
張文瑜行幽州刺史平突厥道行軍物資自魏十九年仕遷四次
易州文幹以渡海多復舟船詔遣通海不進文瑜二年待罪則天

永昌初為安息道大總管以副大都護討西突厥賀魯
葉護道不進特賜配流編州還古契斬
李光弼為河南北道副元帥封臨淮王廣
德初吐蕃入寇京畿代宗幸陝
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
至元化為河南副元帥封臨淮王廣
已與郭子儀等同會於陝州為具州後贊臣等見承嗣立出名退守行
營淮西節度使李忠臣開之奏儀州僅月城若河而忠於陽武
往仲武嘉宗初十三年為安南都護先先安南兵乘機邀擊護
李象古朝廷以仲武謀勇有材用安以節綏仲武既行遣南兵
方發道留不進敢安州刺史以其行立代為
周王恢為檢校使討并克大祖廣順元年十二月發遣供奉官
翟　守素等自邠州左仇引超等兵馬已屯白草原道以為援軍王審邽

有序上下無準不犯於秋孟元貞於師律者每逢是道也乃有失
制勝之略無取衆之法或臨陣而先却或陳陣而自潰或剋
敗是敵來請方所咸用論次有代而下足為鑒戒若已
荀林父晉大夫也
卒於軍中白先蔑者有賞中軍下
軍於是舟中軍舟子不知所為數於軍中白先蔑者有賞中軍下
不能盡言遂不終夜有聲舟師皆驚
李廣于魯大夫哀公七年秋代邾婁邊入邾婁以其公宮衆師善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建武二年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董訢起兵
郡許郡起
李又反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攻武陵長沙
道衆軍所過多侵暴野破虜將軍鄧奉遣將軍朱祐擊之

送反擊破漢軍
晉祖起兵帝特為徐州刺史率馬軍路經酒店與妻子相遇之帝以社稷傾覆常懷復讐之志資於其使許暴樂勇士數百人隨之帝時攜妻子與之訣曰吾今此行必為國家立功以報讐恥汝等勿為吾憂言訖而去

王敦元帝時為鎮東大將軍鎮姑孰時指麾軍士皆令外割鮓而食士皆含而不能嚼

梁曹景宗征討為游擊將軍右衛將軍封為輔國將軍領軍將軍景宗在軍號令嚴明賞罰必信每將出境輒先遣人觀敵人之動靜知其虛實然後為之計故每戰必勝

梁曹景宗征討為游擊將軍右衛將軍封為輔國將軍領軍將軍景宗在軍號令嚴明賞罰必信每將出境輒先遣人觀敵人之動靜知其虛實然後為之計故每戰必勝

甲戌汝南水陸俱進柵者彊北偉得脫身突圍小艦溯江夜至白鼻騂城門求入臨淮侯登城謂曰百万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吾將安無所歸命不可死開門納之

邵陵王綸出襄陽圍樊城梁將軍侯景據壽陽加征討大都督總統諸軍侯景以壽陽內附高州侯瑱以景為渭州刺史率衆來附景有欲自拔者聞之喜

後周楊忠為荊州總管時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以附梁請援兵勢宣統水軍與忠俱下忠宣到夏口懸人已至而景宣任蠻酋冉令孜騎數千自陸趨巴陵以斷其歸路忠以為不可攻城期貨指掌即可破湘州出入攻政將士須臾皆有用命攻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舟艦盡獲忠子迪所領仗兵悉擒獲軍以景宣貴取敵艦以軍法斬趙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賜之尋遇疾卒

隋梁睿沖高開皇中為鄖州總管兵子伯仁隨沖在府境人

之事王卒難景遣人失望帝聞帥大悅令高王秀治在軍孫州刺史元龍上方立營沖無所復貸出合坐免

韓擒虎為總管鎮廣州時陳將周智安等屯據險隘擒虎以智安等所恃險阻進住壯國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掠奪陳宮坐此不加罰也

周崔彧建德六年為南寧州總管時蜀王秀為行軍元帥以中外諸軍事委彧彧以為蜀地險遠人多勁悍若不預為之防恐後難圖乃分遣將帥鎮撫諸州其有豪強者皆徙之於京師蜀人大悅

唐侯君集貞觀十三年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率兵以討高昌君集既平其國分其地為州縣以統之其有不從命者即加誅戮於是威振西域

數日方定

李勣為安東道行軍大總管高宗顯慶二年詔率師討百濟勣既至熊津江口與賊遇四戰皆破之進渡白江營於周留城南水陸並進勣與劉仁軌率舟師一萬七千人與陸軍會合同趨周留城仍與扶餘隆陣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海水為赤賊大潰其王扶餘豐脫身而走其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等率其衆並降於勣百濟諸城皆悉平定

李勣為安東道行軍大總管高宗顯慶二年詔率師討百濟勣既至熊津江口與賊遇四戰皆破之進渡白江營於周留城南水陸並進勣與劉仁軌率舟師一萬七千人與陸軍會合同趨周留城仍與扶餘隆陣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海水為赤賊大潰其王扶餘豐脫身而走其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等率其衆並降於勣百濟諸城皆悉平定

李勣為安東道行軍大總管高宗顯慶二年詔率師討百濟勣既至熊津江口與賊遇四戰皆破之進渡白江營於周留城南水陸並進勣與劉仁軌率舟師一萬七千人與陸軍會合同趨周留城仍與扶餘隆陣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海水為赤賊大潰其王扶餘豐脫身而走其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等率其衆並降於勣百濟諸城皆悉平定

李勣為安東道行軍大總管高宗顯慶二年詔率師討百濟勣既至熊津江口與賊遇四戰皆破之進渡白江營於周留城南水陸並進勣與劉仁軌率舟師一萬七千人與陸軍會合同趨周留城仍與扶餘隆陣於白江之口四戰捷焚其舟四百艘海水為赤賊大潰其王扶餘豐脫身而走其王子扶餘忠勝扶餘忠志等率其衆並降於勣百濟諸城皆悉平定

軍劉承偕顧侍昌據常州發倉文粟其下以亂不能平異日有出使至承偕宅謂偕偕欲往告曰往則必為其困屬李璋亂偕不出之璋擒承偕至洋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偕收之獲免

梁李思安為檢校左僕射兼常州刺史為性不喜撫御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開元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管內采訪使源乾曜不欲勞人多逸大祖怒其詔旨踰期罪當貶官遲留伐鼓累月不克師

將在和不在兵又曰安民和衆蓋軍旅之尚和也久矣
夫有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趙括爲中軍大夫趙括
閒鄉既及趙武子孫逆曰無忘先人與衛孫
林父甯俞爲政事曲禮不易不敵也不爲見征武子
而反其甲與衛侯昭公之服而會宣德加戒令無
尸而樂楚莊王伐陳陳夏徵舒弑其君靈公王誅
罪而縣陳事未奏楚莊樊姬聞之不食王問其故
對曰妾聞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賤有等威貴不
淫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興從禮順若之何敢以
褻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
而經武乎王乃復振旅而入鄢師武臣力也今矣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
由叔孫豹聘于宋宋公享之賦嘉樂豹賦相鼠公
知其不終也子貢曰此何謂也對曰詩云相鼠有
皮人而無儀不死何俟故曰無禮以速其死也
君子小人有別尊卑有等威貴不淫賤不愆德
立刑行政成事時興從禮順若之何敢以褻而退

有帥而不從臨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敗）（子）尸之（之）罪也（也）（韓）（獻）子謂桓子（桓）（子）曰最子（子）為元帥（帥）而（而）不用命誰之罪也（也）桓子曰（曰）事（事）之不捷（捷）（是）（是）（是

後善雅次之善近或不從命軍使自發兵遣卒私以符表奏聞之
諸生端近喪詣延回還相雖去吾自見在所親官屬便可將喪
櫬葬吾自率諸軍擊賊去何以一人死發天下之軍邪且聲延
何人當為賊所部後相子因與端近作行部分令
禮牛書與已連合下諸將得令延日當為解揚長史吳
史文吏務更軍事以不遵命也相門馬而去延聲悔追之
延大怒終儀未發所領徑去而端等遂使令案其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
表奏進一日之中羽檄三至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
琬允感係儀敏延儀等表山通道書表兼行亦繼延後延先
至琬開令口還立延拳儀等令行平吾前獨延平叱延先發
已六十身向未奏狀何敢乃爾延平延先發
軍當敢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魏申儀遣馬武追斬之致首
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遵令邪遂斬之族

吳孫潛初出蜀先主為荊州牧中典留府事與關羽不睦及大
帝雖利逸之矣
周瑜為將軍性度恢弘容納人物程普等皆不悅瑜
乃邀普與歡普後亦敬重之與俱行遂相親善
孫皎字子揚堅之子也少與從兄策同歲相愛及策薨皎哀
慟殊過於禮權深異之以為能盡友道故以宗室中女妻
焉皎為人剛壯有膽烈權以兄事之每公會宴飲皎輒離席
拜跪流涕以喪兄之故不自勝權亦為之改容皎以權
性輕脫數陳其失又數勸權誅呂蒙甘寧等權雖不從
然敬而重之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少與周泰俱為郡吏太守
陸康所見奇異察為孝廉除下邳丞時廣陵太守琅琊
趙昱名知人欽往候昱昱謂欽曰卿有王佐之才當
勉建功業欽後為孫策騎都尉從討廬江劉勳勳破
欽別將徇下巴丘欽進兵擊之勳還救欽欽與戰
大破之勳走欽追至西陵斬勳而還策深嘉歎之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為郡吏孫策略九江泰
率宗人部曲千餘人歸策策以為別部司馬從討
橫江當利蓼陵破笮融薛禮嚴白虎等泰身被十餘
創策壯之謂曰卿為我腹心之任不復以部曲為
意也
蔣欽周泰俱為偏將欽每稱泰勇泰每稱欽智
欽泰相與結分誓同生死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蒙姊夫鄧當與姊俱
南依當當為孫策騎督蒙年十五六當數稱蒙於
策策見蒙大喜即呼與語奇其意氣謂當曰大
姊夫何以不教學吾兒當以兵事煩之當曰兒
自不肯學耳蒙曰士各有務願先從軍中有所
知乃可兼習在所遇蒙雖不能精究大義然略觀書
史識其指歸蒙既統事常勸令讀孫權亦勸蒙學
蒙乃始就學涉獵眾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
大驚異之拊其背謂蒙母曰大姊今者吳下阿蒙
非復往日之阿蒙也肅乃拜蒙母結友而別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任
節輕財合聚徒眾橫行蜀土舟船來往皆掠奪
之以此為業後乃感激改志好讀書習射百發
百中
凌統字公績丹陽秣陵人也父操與孫堅俱起
統年十五隨父領兵與堅子策周旋征討
統父操卒統年十八襲領其兵
周瑜為將軍性度恢弘容納人物程普等皆不悅瑜
乃邀普與歡普後亦敬重之與俱行遂相親善
孫皎字子揚堅之子也少與從兄策同歲相愛及策薨皎哀
慟殊過於禮權深異之以為能盡友道故以宗室中女妻
焉皎為人剛壯有膽烈權以兄事之每公會宴飲皎輒離席
拜跪流涕以喪兄之故不自勝權亦為之改容皎以權
性輕脫數陳其失又數勸權誅呂蒙甘寧等權雖不從
然敬而重之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也少與周泰俱為郡吏太守
陸康所見奇異察為孝廉除下邳丞時廣陵太守琅琊
趙昱名知人欽往候昱昱謂欽曰卿有王佐之才當
勉建功業欽後為孫策騎都尉從討廬江劉勳勳破
欽別將徇下巴丘欽進兵擊之勳還救欽欽與戰
大破之勳走欽追至西陵斬勳而還策深嘉歎之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為郡吏孫策略九江泰
率宗人部曲千餘人歸策策以為別部司馬從討
橫江當利蓼陵破笮融薛禮嚴白虎等泰身被十餘
創策壯之謂曰卿為我腹心之任不復以部曲為
意也
蔣欽周泰俱為偏將欽每稱泰勇泰每稱欽智
欽泰相與結分誓同生死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蒙姊夫鄧當與姊俱
南依當當為孫策騎督蒙年十五六當數稱蒙於
策策見蒙大喜即呼與語奇其意氣謂當曰大
姊夫何以不教學吾兒當以兵事煩之當曰兒
自不肯學耳蒙曰士各有務願先從軍中有所
知乃可兼習在所遇蒙雖不能精究大義然略觀書
史識其指歸蒙既統事常勸令讀孫權亦勸蒙學
蒙乃始就學涉獵眾書及魯肅過尋陽與蒙論議
大驚異之拊其背謂蒙母曰大姊今者吳下阿蒙
非復往日之阿蒙也肅乃拜蒙母結友而別

也兆與其族仲遠更相約共討之仲遠後以於勃平兆出井陘也於賓向泉號十萬神武廣設反間或云甘陵兄弟誅欲害兆復言與兆同圖仲遠等以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能無疑乎仲遠尋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聲將三百來從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麁獷意色不平手無寸鐵而長壯善射左右皆凝望兆等有變遂遙出馳還仲遠等疑椿勝等追而殺椿勝等追而兆已馳還仲遠等於是益相猜阻度律遂自疑祖度律大懼引軍還北將斬勝敬之曰尒輕言孤罪一也天柱勇後度不與世隆俱來罪二也我欲殺尒父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為其所切尒小反以為罪天柱生死在王但知戰鬥過內諸事皆自去迈今未有不破亡者願不憚死恐王先棄兆乃捨之後與宗元海於韓陵度律惡兆之驕橫其凌己勒兵不進厥以其從氣遂氣壓三齊神武

北齊李希光為吏南將軍南充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謝明命儀同蕭軌李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騭數萬伐之以天保七年三月度江襲克白鹿城五將名位相埒英起以時人少為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無部曲皆自領軍略動必乖張軌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又戰兵器並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餓遑者十二三所役民糧食不可勝紀

王琳初自沔歸齊乃鎮壽陽琳住鎮與行臺高慎盛氣不睦更相是非被詔悉部武成引而不問除滄州刺史

後周趙剛為荊州總管與梁王蕭詧討之詔剛總略仍加保相刺史剛部出諸軍士卒疲弊詔令班還以無功徵還京師

隋李孝貞大業中屢功遷左衛大將軍李景卒孝貞代統其軍法嚴號令肅齊人憚之

氣縱若爭李密每與景頻為方陣與景相值密亦為方陣與景交戰密陣動景亦動密陣不動景亦不動景之為陣隨密變化皆此類也

唐淮陽王道玄為益州大都督時蜀中多盜賊山東令長不能治皆選貴人為之道玄至官悉誅境內豪猾及大姓之不法者數百家蜀人震慄莫敢犯禁

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與魯炅不協光弼欲斬炅以徇會安慶緒將尹子奇圍睢陽光弼將救之炅素為士卒所附光弼懼其為變乃表炅為御史中丞以代己

李抱玉為鳳翔節度使與觀察使崔寧不協抱玉大軍遠去營於咸陽寧懼為抱玉所襲乃築壘自守抱玉數挑戰寧堅壁不出

馬燧為河東節度使與幽州節度使朱滔不協燧大軍遠去營於晉陽滔乘虛襲取魏州燧聞之引軍還救滔亦引軍還北

李晟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與涇原節度使姚令言不協晟大軍遠去營於咸陽令言乘虛襲取京師晟聞之引軍還救令言亦引軍還東

渾瑊為朔方節度使與邠寧節度使韓遊瓌不協瑊大軍遠去營於咸陽遊瓌乘虛襲取京師瑊聞之引軍還救遊瓌亦引軍還東

高崇文為神策行營節度使與劉闢不協崇文大軍遠去營於梓州闢乘虛襲取成都崇文聞之引軍還救闢亦引軍還東

鄧王文表為吐蕃節度使與副使論莽熱不協莽熱乘虛襲取成都文表聞之引軍還救莽熱亦引軍還東

高駢為西川節度使與其將畢師鐸不協師鐸乘虛襲取成都駢聞之引軍還救師鐸亦引軍還東

王建為西川節度使與其將唐道襲不協道襲乘虛襲取成都建聞之引軍還救道襲亦引軍還東

楊行密為淮南節度使與其將臺濛不協濛乘虛襲取廣陵行密聞之引軍還救濛亦引軍還東

錢鏐為浙西節度使與其將董昌不協昌乘虛襲取杭州鏐聞之引軍還救昌亦引軍還東

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與其將李繼徽不協繼徽乘虛襲取興元茂貞聞之引軍還救繼徽亦引軍還東

王重榮為河中節度使與其將王珙不協珙乘虛襲取蒲州重榮聞之引軍還救珙亦引軍還東

李克用為河東節度使與其將李存孝不協存孝乘虛襲取太原克用聞之引軍還救存孝亦引軍還東

李存勗為晉王與其將周德威不協德威乘虛襲取幽州存勗聞之引軍還救德威亦引軍還東

李嗣源為天雄節度使與其將石敬瑭不協敬瑭乘虛襲取太原嗣源聞之引軍還救敬瑭亦引軍還東

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與其將劉知遠不協知遠乘虛襲取太原敬瑭聞之引軍還救知遠亦引軍還東

劉知遠為河東節度使與其將郭威不協威乘虛襲取太原知遠聞之引軍還救威亦引軍還東

郭威為樞密使與其將王峻不協峻乘虛襲取京師威聞之引軍還救峻亦引軍還東

周世宗為晉王與其將李重進不協重進乘虛襲取揚州世宗聞之引軍還救重進亦引軍還東

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與其將李筠不協筠乘虛襲取潞州匡胤聞之引軍還救筠亦引軍還東

匡胤為宋王與其將李重進不協重進乘虛襲取揚州匡胤聞之引軍還救重進亦引軍還東

至大非川將進逵為海仁貴謂待封曰為海險逢軍行艱澀寺引鵝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又須轉運彼多瘡夷無豈久留二萬人作兩番輪重並留擲大非川續上軍平足往還攝可留二萬人作兩番輪重並留擲內寺等輕統將其大將王平萬餘頭進至烏海城以俟後援待封不從仁貴又來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二十餘萬悉與敵其前軍迴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為賊所掠仁貴遂退軍於大非川吐蕃又益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又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及阿史那道真並脫身走免

李光弼為朔方行營節度副元帥朝于東都城光弼憂抚表請朕將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反於河東光弼又潛上言曰賊可討請速徵恩言通兇邪進軍列陣于北邙山下賊悉鋭精銳率拒官軍大利光弼以本非光弼謀乃徵僕固入拜工部尚書留在京師又徵元帥入朝河南副元帥郭子儀河陽三城使哥舒曜等欲殺懷州刺史楊縉代之縉知其謀乃與子儀謀以計免其罪抱真不勝忿怒使同解郭州圍攻甚急抱真抱真益怒不受命而取之而後聞諸軍進至魏州田承嗣等兵合五百騎突出抱真自圍不為動眾城假攻抱真又請雖兩軍之伍與分其功抱真亦不許而請獨當一面由此隙其不復相見諸軍以是嫌之抱真使人和解之

韓滉為宣武節度使統諸軍討淮西吁城重榮徑城為重霸之壘重霸棟之中數挖馳請拔於忠武軍節度李光顏光顏以小船橋城之浮也乘其大將田頵宋朝霞率而取之遂平其城滉由是不克救重霸韓弘以光顏與抱真引不救留會中使至上以忠信為光顏之頵及朝覲男而拔軍中皆德之光顏畏弘

[illegible]

臺省部

總序

三代之前職官之制咨存於載籍者得而周詳然考六藝之記其大指尚作周制徒以數五教即周之地官也俊實作秩宗以典三禮遷典樂以和人神即周之春官也命龍作納言之長官秋官也垂作共工以利器用即周之冬官也龍作納言出入帝命即周之內史也雖其名未正然其職已同周之天官曰冢宰地官曰司徒春官曰宗伯夏官曰司馬秋官曰司寇冬官曰司空是爲六卿万於後世冢宰即今之吏部也司徒今之戶部也宗伯即今之禮部也司馬即今之兵部也司寇即今之刑部也司空即今之工部也秦漢之制以承相御史大夫爲期政九卿外庶職其御史臺則內領侍御史內領侍御史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

舉劾按章顧炎武曰秦官有侍御史掌受公卿上書及舉劾按章又有侍御史治書執法侍御史主符璽侍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掌冷曠官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掌論議議郎無員至數十人後改中大夫爲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比千石諫大夫比八百石謁者掌賓贊事員七十人秩比六百石以下加官焉又有議郎掌顧問應對侍中尚書謁者皆有秩郎古者秉武官故有主射以督課之後漢以御史大夫爲司空中丞遂爲御史臺率其屬有治書侍御史二員侍御史十五員侍御史掌舉劾及糾正百官之有尚書令一員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事令僕丞之考秩二千石朝會不舉奏事威儀位次僕射令僕之右故公孫弘爲丞相而封平津侯朱買臣爲會稽太守而與嚴助等並侍中侍中掌侍從左右顧問應對贊導衆事與散騎常侍對掛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

如常以大將軍霍光領尚書事始有録名其後爲三公者不盡加之蓋所以優大將軍之職又置侍中諸吏散騎諸吏員無常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六百石掌侍從左右顧問應對給事殿中與侍郎分直宿衛出則騎從入則侍左右無員皆列侯貴戚及大將軍軍假司馬中常侍秩比二千石掌侍從左右顧問應對給事殿中與侍中同員無常員多至數十人秩比六百石以下加官焉又有議郎掌顧問應對侍中尚書謁者皆有秩郎古者秉武官故有主射以督課之後漢以御史大夫爲司空中丞遂爲御史臺率其屬有治書侍御史二員侍御史十五員侍御史掌舉劾及糾正百官之有尚書令一員掌凡選署及奏下尚書事令僕丞之考秩二千石朝會不舉奏事威儀位次僕射令僕之右故公孫弘爲丞相而封平津侯朱買臣爲會稽太守而與嚴助等並侍中侍中掌侍從左右顧問應對贊導衆事與散騎常侍對掛侍中居左散騎常侍居右備切

問近對拾遺補闕又置給事黃門侍郎四人又置散騎常侍無員掌規諫不與事朝謁侍中左輔散騎右弼又置員外散騎掌侍無員散騎侍郎四員與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又置給事中無員掌侍從顧問凡大事廷議則與侍中黃門侍郎五品武帝初為魏王又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改為中書置監令各一人中書侍郎二人又置通事郎掌黃門詔令凡大事則與侍中黃門侍郎已署事過通事郎乃署名已賢妻入帝坐請書可并給事黃門侍郎並如漢制凡中書令三品中書侍郎五品中書通事舍人七品分部御史別為一臺掌校勘綱處行使符節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如魏制侍御史置九人檢中侍御史四人江左減二人又有御坐御史監殿門又置尚書令秩千石銅印墨綬進賢梁冠五時朝服佩水蒼生食豪月五十斛受拜印畢命之訖充以見疾去官重更四人省事自此始也撰用與魏制同又置吏部三公令曹郎

部吏部尚書成帝二年省罷部四年省二漢制又置駕部尚書主車輿輦輅乘馬及諸廄牧事又置右民尚書六年省罷部主戶口墾田徭役及諸水利又置左民尚書主公私土木繕造及諸倉庫又置五曹尚書祠部尚書儀曹尚書屯田尚書主客尚書都官尚書各主其事又以左丞參之凡諸文書應下尚書者皆從左丞入白令下之其有不應者左丞舉正之凡尚書令僕丞郎朝會則與侍中黃門侍郎對掌顧問應對贊導詔命宣傳奏報尚書令僕丞郎缺則以次補之凡尚書令僕丞郎初拜皆詣闕謝上表陳謝其日賜酒食帶劍履上殿著赤朱衣白袴謂之朱衣直閣凡尚書令僕丞郎皆佩銀印青綬進賢兩梁冠公侯伯子男冠三梁侍中中常侍冠加金蟬左貂右貂為飾謂之金蟬左貂右貂侍中中常侍掌侍左右顧問應對贊相威儀凡侍中中常侍初拜皆詣闕謝上表陳謝其日賜酒食帶劍履上殿著赤朱衣白袴謂之朱衣直閣凡

令史書吏等之名或減或益其制不常但入座綴文丞郎已下不復解交也考武太始中制尚書令僕射尚書令僕射尚書三品丞郎並六品又置侍中加八員如常侍制詔散騎常侍與侍中通官其後轉大明雖並置而侍中常侍人數少於散騎又兒重寫中書令人令中書侍郎四人中書通事舍人四人初以中書侍郎掌立表奏及覆通事舍人則侍郎之任略矣令史直閤內文隸中書其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攻用吏凡侍中散騎常侍中書監令並三品給黃門散騎中書侍郎並五品南齊之制置御史中丞又治書侍御史二人侍御史十人謂之蘭臺置謁者僕射一人謂之謁者臺又置尚書令為內臺主行遏諸王以下皆禁駐無令則左僕射為主其令同左僕射殿中主客二曹通謂諸曹事又置吏部尚書領吏部郎定六品部凡四曹屬吏尚書領左民駕部凡二曹部官尚

書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凡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凡二曹祠部尚書掌祠部儀制與右僕射通職又主起部尚書與官室宗廟權量事而省左承掌宗廟祠祀儀制等事右丞掌兵戶二部藏刑法詳讞等事白祭右丞上署令史次署貴案次次署令史又次署書吏次次署令史二十四曹令史一人下又置都令史又置部領車府令史起部都令史起部都令史祠部令史祠部都令史祠部主書令史各一人下給事黃門侍郎四人侍郎四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通直常侍四人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員外常侍四人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員外常侍四人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員外

事中中書舍人通直散騎侍郎為六班奉朝請為三班陳制其國政事並由中書省中書舍人五員領主事二人分掌二十一曹各屬尚書諸曹是為上同樞密多同於晉而未具建國初置內侍員四人共侍中散騎常侍後又置都統長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於之皇統元年始建省曹天興元年置八部大夫散騎常侍侍郎等官八部大夫皇統四方四維而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常侍侍郎直左右出入王命二年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分署為百六十曹令大人主之四年罷尚書御史臺內省之設尚書令史各一人奏史二人天賜三年復罷尚書三十六曹南臺六令史謹令史各一人奏史二人天賜三年復罷尚書省務三年置散騎侍郎四年置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永興元年置騎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與侍郎並沈左右並左

民尚書神龜元年置左右僕射左右丞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興安二年置散騎常侍員四人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通直散騎常侍侍郎各六人又置侍官一百二十人共十五年並侍中黃門各四人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二十人共十六和二十三年復分職令各置官員一百二十人分為六番更直左右出納詔命永興元年置散騎侍郎四年置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永興元年置騎騎官四十人宿直殿省與侍郎並沈左右並左

一人位在令上掌盡忠令同假不許察令則彈糾見事執御史中丞更相糾察糸牒制其職務法皆三則為左右侍郎皆與令同左丞掌吏部考功主爵職方繕寫之事右丞掌禮部祠部主客左右中兵左右外兵都官二千石度支左右戶十七曹共彈糾見事又主管轄臺中有違失者兼糾駁之右丞掌駕部虞曹田起部都水諸曹倉部金部庫部十一曹亦管轄臺中又主凡諸用度雜物脂燭筆墨簿帳唯不彈糾除授與左同并都令史八人共掌其六曹書分給六曹吏部統三曹吏部掌選舉補等事考功掌考績等事主爵掌封爵等事殿中統四曹殿中掌宮殿管鑰供帳及食等事儀曹掌吉凶禮制事三公掌五時讀祝令諸曹四帳斷罪掌糾祀職殿死罪則奏等事駕部掌輿輦牛馬駝牧事都統五曹祠部掌祠祀職殿死罪則奏等事虞部掌山川林澤苑囿田獵膳羞等事虞部掌山川林澤苑囿田獵膳羞等事虞部掌山川林澤苑囿田獵膳羞

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綜事四人通五人史八人掌領左右前驅各二人直傳詔各二人掌宣傳詔令各四人掌引贊威儀及導從各二人掌供奉典籍各二人掌供御巾櫛各二人掌供御湯藥監各四人掌御筆主衣各四人掌供御服齋帥四人掌陳設酒饌殿中監四人掌殿廷供奉之事主言及二人通侍從之官各一人侍郎四人又領舍人省掌勅行下凡有機務則中書舍人主焉各十人集書省掌詔誥左右起草凡軍國大事則參議論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六人謀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六人給事中六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員二十人本朝詔三省四十人又頻超等上士中士下士府史胥吏凡部吏百人令史百人書令史百人亭長百人司馬令史百人主事令史百人

大夫並正六命大宰大傅大保左右司命宗伯司士御正御伯御僕大冢卿詔誥掌中大夫掌王之燕朝辨其治朝之位以正王面而聽其治訟以詔王之法式以待萬民之獄訟每大朝會則帥其屬而入每事辨其位而正其名

鍾鼙司鼓司吹司舞簫管掌散樂典樂掌龜占龜占視
役司巫喪祝祝祖神士典路司車司常中侯掌天職等中士
夏官司馬士方治司馬司勳司爵司右司戈司弓
率右旅賁率右羽林率右驍騎率右羽林率右佽飛率右長水
胡騎校尉左騏驥廄典牡典牝典駹典駠掌馬政掌畜牧
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以統六軍以正六典以
周官六官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大宰掌建邦之六典以
治官府以紀萬民以平邦國以均財用以節邦用以
法方馬掌內廄掌駕說掌鳥獸掌畜禽掌蠃掌龜掌貝掌
游徼掌禽掌交司正司虞候掌固司險掌山澤掌川澤掌
司理掌廬舍掌舍掌幕掌次掌設掌固掌門掌關掌
捕獸掌罟羅掌羅掌羅掌羅掌羅掌羅掌羅掌羅掌羅掌羅
徒等中士掌官府內匠掌官府量人掌官府匠人掌官府
弁士掌官府內匠掌官府量人掌官府匠人掌官府
工人掌官府內匠掌官府量人掌官府匠人掌官府
工人掌官府內匠掌官府量人掌官府匠人掌官府
工人

侍郎正六品上階門下侍郎四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錄事通事舍史各六人又有主事令史各四人謹案大唐七品以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諫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奉朝請四十人並掌侍從規諷又有給事二十人員外散騎侍郎二十人奉朝請四十人並掌侍從規諷常侍等兼出使參問統城門尚食尚藥符璽御府殿內等局城門局監門校尉二人直長四人尚食局典御二人直長四人尚藥局奉御二人侍御醫直長各四人醫師四十人符璽郎內府局監各二人直長各四人內史省置監各一人寺廄監丞各二人侍郎四人舍人六人通事舍人十六人主書十人錄事四人又增置通事舍人十人正四品上階門下侍郎為門下侍郎正三品給事黃門侍郎為給事中正四品上階給事中為門下侍郎從三品給事中為門下侍郎正四品上階門下侍郎

秩官二部爲冬官神龍元年並復舊天寶十一年改吏部爲文部兵部爲武部至德二載復舊置文武二部兵部爲司馬國初又皇帝爲之自後不置又置左右僕射各一人以貳令之職後不置令以僕射總省事左右丞各一員掌出納管理文書左右丞勾吏部尚書侍郎一員掌選事兼判南曹事兼判南曹事兼判南曹

二年政中書令爲西臺左相起居舍人白右史咸掌中俟曰爲中書令起居舍人左宅元年改中書令爲鳳閣令神龍初改鳳閣令曰中書令開元元年改中書令爲紫微令三年改中書令曰右相至德二年復改爲中書令天寶元載改中書舍曰右相至德二年復改爲中書令天寶元載改中書舍曰右相至德二年復改爲中書令天寶元載改中書舍

舉為諫議大夫順宗持詔書追八使巡行風俗有違有威名者乃拜御史侍中

崔酇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軍大夫六百石以上對政事天文道術高第者補之酇是薦封第一拜尚書

盧植為侍中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邈楊彪蔡邕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靈帝以非經典禁絕諸儒唯植邕等侍中遷尚書

潘尼為侍中帝嘗問尚書郎以前在二千石曾歷守敏最通明習舊事勅共第太臧荼最通練故事補侍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用歷三臺遷邑深太守使詣郡侍中

張純為諫議拜侍中典領秘書近署見前異親孫資劉放文帝即位同時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資初改參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遂專機密即帝位左見寵任盛極一文帝時為侍中部曰官人秩卑聖帝所難必須良佐進可替否侍中地重正可謂明試有功之懋于位者也其以執法吏部尚書使職加侍中

鄭沖為侍中帝嘗目沖之更庶吾所未聞者乃舉沉武侯遺帝表以授之

吳張純字元基為撫行尚書博考舊而切問捷對答止可觀權拜郎中

李嚴字伯若為南陽人以少子閒善論議慨否得失頗異馬述後進聞目品論曲直貴以此人服之權為選舉尚書晉安平王孚夏侯弟也社稷為重尚書事專掌宿衛國之政訓議以經討未息動須顧問宜令明詳位次

何晏為尚書吏部郎時魏帝詔晏典選舉晏以帝王之子宜有師傅之訓不宜以臣友為之固讓不受

非吳楷為尚書郎武帝為撫軍以楷為參軍事會更部郎缺文帝問其人於鍾會會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然是以楷為

吏部郎

羊祜為秘書監監職常侍累遷始初詔曰夫揚清激濁衡允鑒六職朝政之本也祜執德清純明恕沈綱文武寧濟古之雅量雖處陛心之任而不拘機之重非貴拘務委任成之意也其以祜為尚書右僕射侍中將軍始本營兵統王師表始中詔曰邵陵清潔靜行著稱為惠好古博通六籍所忧典誥老而不倦宜在左右以為儀表教訓事中

又立為太子中庶子武帝詔曰立忠身清實有思理器識前在潘陰政事嘽明後事亦宜盡輔導之節昔先武平能蜀晉收其賢才以秩之義所以收拾心而濟俗方也其以立為散騎常侍王沈為散騎大將元年詔曰夫撫百揆之僚矢官王政之開基者端右之職也漢代以來每選此官必須其人諸郎王戎可為尚書令劉頌為准南相元康初徵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知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為二公尚書僕射元帝時為丞相事

時帝以侍中皆比古宜兼用南人嘗以清白著稱遂拜侍中

謝鯤為洛陽都督豫州揚州之五郡軍事在任有政績上表求入朝因留京師著樂射著論論為散騎常侍講明帝手詔曰卿政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丈周而與宜居密今欲以卿為中書令卿翻然不肯以為中書令帝曰勉卿此清貴事卿宜之

王沿字叔和成帝時為中書令帝曰勉和清貴皆為中書郎吾尚小數叫見意甚親之今以為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也

宋纖湛之為尚書僕射初纖湛伏誅郭景仁坐交通湛之庾冰以纖

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稚珪南北之望並以補之

孔稚珪為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關散用人漸輕孝武以重其選詔曰散騎常侍為近侍事資規納實任之本簡惟親要而端選常侍鑒達未允宜授時良永重清徽於是更加尚書僕射吏部尚書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太守孔覬蕭業開春詔長史王彧懷尚書琨俟任為散騎常侍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曰選曹要重常侍關係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寵重人心豈可變耶既而常侍之選視卿選部之貴不異親嶽本州大中正王彧為侍中時考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儀彧與謝莊為一牒所載何慙為一雙常充兼假

南齊謝朏自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以選復為中書中書郎江斅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武帝曰江斅今重益德望

兼堂六重蔗屋所置皆是俊杰但語其事任若同閑筆天官既掌外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切有殊納言帝曰斅常改吾為其事中惡今欲以何尊王望門下放有此更擬耳梁孔休源為臨川王府行參軍武帝謂徐勉云今帝業初播須一人有學義解朝儀者為尚書儀曹郎勉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謀故事自皆宋齊已略誦二帝亦聞之即日徐兼尚書儀曹郎

張緬為太子令入侍中郎武帝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士居厥行之百日許擇其人勉舉緬充焉

劉孝綽為太子舍人兼尚書水部郎中昭明手勅答曰夫鎮衛宮僚實須妙選孝綽才華地望俱允此職可即兼通事舍人兼尚書水部郎中

蕭介為散騎常侍會侍中闕筆司農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武帝曰我門中又無比職宜用蕭介為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規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侍筆國之大事必先詢訪介介為帝

王通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奔于江陵元帝以為散騎常侍遷于大常卿自侯景亂後禮樂廢缺通多識舊儀每朝廷大事輒以諮通兼起部

尚書歸引為黃門郎時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筠謝嘏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引

姚察為吏部尚書雅允銓衡望孤更部尚書兼領機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薦察察性吝嗇亦是難行清慎難于今得之矣乃神筆詔讀以示察察辭漢甚切後主曰選士之舉僉議所歸旨毛詩雅言清徐盧毓心平體正山濤掌事不失于就卿而求必兼此美且我與卿雖君

臣禮簡情分殊常藻鑑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歎則哲也

江總至德中授尚書令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佐經草虎觀之極機事固方其重任總況其五曹斯繁百揆是諧同寮序司尊臺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字量弘深器範清規風流以為惟的辭宗文學冠世以為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八表儀形載敘其端翻握榛朕所望焉性欽哉懋建爾嘉猷酌庶采

後魏崔光伯為尚書道武天興元年十月詔尚書吏部郎中劉陽東宮制立爵品定律呂協音樂儀吏部中董謐漢郊廟社稷朝覲饗宴之儀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中科禁太史令晁崇造渾儀考天象之度光伯皆而裁之

苟穎獻文時為洛州刺史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足委政者方足公卿咸以穎膺儀稱幹散騎常侍領中尚書

宋弁爲散騎常侍遷右僕射領黃門侍郎選舉考文曰弁爲相
初若欲不可有辭則得其半一官不助展治且散騎侍郎在
中書之右常侍者黃門之兄領重名之假攝不足空存
推讓未弁大悉後考文東觀馬國翰弁父本官兼祠部尚書
贈工部尚書弁少有志行敦其手自國之大事在祁通成故令狐綯（二
書弁傳）
非夙夜匪懈與況雖有器識豈其堪之（文苑傳）
傳轉尚書左丞頗涉經史考文選爲門下侍郎中書門下平
章事考文曰案舊書之又爲侍中李沖黃門崔光所知北門文表多以
委之（魏書）
高閭遷尚書左丞閭性恭慎勤於公務（北史）
崔振爲高陽內史考文曰案舊唐書振以才幹被
擢當以爲掌

府四百五十七　二十三　郎官

郎官

曰與侍郎一吏部郎必復中書舍人（北史）
已得之不須筆也馳驛徵高兼吏部郎
宋元嘉尚書度支郎中孝朗神彌之末以郎選不精大加汰
汰元加嚴酷吏準范陽祖瑩泰山羊深西平源子恭並以才
望爲郎深雅神彌中除尚書祠部郎中與左丞劉汰郎
官宅相鄰與羊深等八人見劉汰憲能遵後兼尚州別駕加前軍
將軍眞州刺史侯劉汰爲長史孝朗以雅長於世務惜不之吏
部（北史）
羊深爲尚書駕部郎中于時多以郎官爲清流深以中壯見留
在公明尚書與射崔光吏部尚書郭祚威嚴重一省明行釋
褐爲太傅諮議參軍於僚寀中獨爲光所敬憚光每有疑事必諮深
然後斷行光甚重之（北史）
北齊宋游道初仕東魏爲大將軍高乃馬文襲以吏部郎中堪選
爲御史中尉以遷遷尚書左丞爲選遷郎中即上一人處簡處

府四百五十七　二十四　郎官

人處此省當使天下肅然
崔昂爲王延尉卿以幸山百官頂謝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
卿爲王延尉卿以幸山百官頂謝帝召昂於御坐前謂曰
舊人多出爲州我欲以臺閣中相付當用卿爲令僕分望判史
爲不久當爲僕射中興不可得也天保十年東魏同孫子瑾百
司陛列昂在行中文宣特召昂在御所口歷思辭旨可編纂者
屬者難其人即日除爲兼侍郎後昂因入奏事帝
謂尚書令楊愔曰昨不與崔昂正者言其太慢欲明年真之綏
是除正何事早晚可除正侯射明日即拜爲真
張景仁除通直散騎侍郎及奏御筆點通直字以爲正常侍
後周樂運爲大學助教閔帝踐阼以運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
士（北史）
袁旭自行臺左丞出爲郢州刺史復入爲行臺左丞頗明察有
幹局再居左轄內論榮之李旭爲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
盛選國華乃以旭及侯白元規中郎公座逞辯淵公眉謙等
並爲朝言

府四百五十七　二十五　郎官

隋揚汪爲洛州長史高祖每訪諫議大夫王通以卿爲我見一
好左丞逵通言奏之逵竟以此獲罪卒拜汪爲尚書左丞
（北史）
劉斯政爲吏部尚書時爲尚書吏部郎盧愷東之復兵部尚書與文振平
儀博學有才幹同觀初爲秦州都督府司馬會秦王俊出鎮西
軍事大定（北史）
高熲字昭奇渤海蓨人也父謙之北齊尚書左丞熲性聰敏有識量
其舅李渾深器異之常謂其姊曰此兒風神爽俊當作公輔會周
滅齊熲與其父俱徙關中（北史）
李文本太宗時爲中書舍人時中書令溫彥博僕射封德彝
文本太宗曰卿古謂練政事長於文詰請無遽者其上復用之太

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然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楊弘禮爲中書舍人太宗有事遼東以弘禮有文武材擢拜兵部侍郎專權任機之務

王公貴戚朝夕侍左右以求恩澤而弘禮獨不然太宗嘗謂曰卿爲兵部侍郎王公貴戚朝夕侍左右以求恩澤而弘禮獨不然太宗嘗謂曰卿爲兵部侍郎後契丹作亂山東不安召授僧州刺史謝曰僧州比在外如國家事有何不穩公善陳理亂之宜十餘道則天曰彼末事也此爲本也卿不可行遂留理內史

任雅相爲右驍衛將軍兵部侍郎高宗謂其廉正擢爲兵部尚書兼授納言相之任

崔立璋爲工部侍郎奉使巡檢若所至輒文爲左丞相月餘則天謂曰向卿改職已來選司大有罪過或聞今史乃設酒肉以賂官吏官吏貪受算今要復舊法又除天官侍郎李昭德爲鳳閣侍郎長壽二年增置夏官侍郎三員時選部繁要昭德以爲

庸豫爲吏部侍郎文宗謂之曰以卿前爲考功職事平允故有此授

蔡廣爲工部侍郎文宗謂宰臣曰有從工部侍郎得中書侍郎不對曰任舊屍能非臣等所及帝曰蔡廣可中書侍郎仍供政事會明日加知制誥尚書食自謝始也帝曰當欲用卿無有均言閒於宰相者及宰相皆知之故人亦無言者

敗爲御史數息中書侍郎與陸墀重惜自歷衆先敗後蔡恩之無出御史之右

趙退省自湖南觀察使授代歸京師閑曰靜居不與人交然人之持召對於內殿恩例有詞辯敏悉德宗悅之拜給事中

靳文務司勳員外郎貞元十八年時張賈爲御史求者甚衆會詔問柚某軍建置之由相府計求不知所出乃訪於文務文務引漢源董晉計甚善宰臣高郢鄭珣瑜相繼同集文務又言人安重曰謂

東判集敘說事

趙宗憲貞元六年爲司勳員外郎判考功職考之事自至德以來考績之司事多失實常參官及諸州刺史未當以其善惡定上下考職事之遷

宗憲爲考功郎中

韋權輿元中爲禮部侍郎親逢舉之任以權士有聲其選

齊其人命

李藩元和中爲將仕郎集賢校理使入朝憲宗曰諫官論事中者除授有私政乖公當各令論駁裴其職業以塞沮佞之路遷爲給事中

呂元膺元和中爲給事中出爲同州刺史及入謝憲宗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初帝嘉其剛正數日謂宰臣曰呂元膺論議直亮果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進曰臣下胡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

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於至尚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以開納帝悅而從之

孟簡長慶中代崔群爲工部侍郎是官有二員其判使案者別吊一單謂之左戶元和以還選號爲清重之故宰臣用多由此而去故群入相以簡代焉

薛蕭爲兵部判南選長慶初以蕭爲司封員外郎時宰臣上言曰將欲清風俗必在厚入流鶴見皇甫鎛權任盛時班行之中多所親附以貿易郎官其後論五要增疏俗之弊薛上疏以爲南選之法始如一概近出疏闊行之閒多奏其事今郎共已罷坐授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拜

韋顗爲戶部侍郎長慶四年十月以顗爲御史中丞兼戶部侍郎以御史中丞鄭覃爲戶部侍郎以戶部侍郎牟柔爲御史部侍郎以御史中丞兼吏部侍郎李宗閔爲權知兵部侍郎以工部侍郎于敖爲刑部侍郎以中書舍人楊嗣復權知禮部貢舉是年貢舉是

日尚書六曹無不更視人情異之
王播為河南尹大和二年十月以播為尚書右丞檢校吏部尚書兼
東都選事宜令播權知侍郎事日銓官吏起上都
柳公權以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敬宗即位二年四月以公權
為諫議大夫知制誥學士侍書如故初上欲殿召公權周墀
對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為之隱斯公權詞氣益堅帝除諫
公權曰朕知卿人不合如此作諫議以卿論事有坐陛之風今授
卿諫議大夫可即日
魏謨為起居舍人充引文館直學士開成四年以謨為諫議大
夫兼起居舍人充引文館直學士詔云朕以我國之大機務之
多東宮未周化方未洽不有忠讜之士左右輔益速諫無
燭不甘雖欲今日思選正人俾居諫省朝政闕失期乎必聞是
用簡自庶心持由規命所期稱職宣恩貴資警繫就謙宜帝道
宰臣宣旨謨乃就官元海為吏部郎中會昌三年二月為右諫

議大夫制曰昔文翁治蜀化人勤於勸課汲黯守郡出入存於
之任實資獎直我求其材今得正人吏部郎中元晦性在內赴
皆國先顧資獎中機不私形儀俯伏青蒲至于登涉數興工之
罪不赦爰聚群臣平之詩益彰文德況因旌別罪正宰弼上以
以魯公藏否是知寅畏若履薄冰若臨深於左右僕射列坐於公卿早
朝命尔登于上座尔其剛我寵握不替初心勿沽小名以枉大
節勉服宣業初于有終
周世宗顯德六年東京留守判官兵部郎中知制誥辛寧加戶部
員外郎充翰林學士寧性剛直不事干謁居正尚刑部侍郎判吏部銓司公事仍賜金紫是時居正
命先至滄州以俟定民規為事帝亦至闕其弊革故有是拜

德望　才智

傳曰德成而上詩曰令聞令望蓋德內充英譽外發若斌蔚于宮優殊於川而鎮靜者聞望崇自謙也由漢以來蓋省之遷雲翔之所謂尚書百官本矣踐其職者率多甄裕之士乃有忠規讜論孔風峭厲沈默瑞厚以鎮俗高棠雅譽以全道要危所繫於時故曠溝風望於底平擅儀表於當世或以方嚴而見憚或協和光而為邦國之瞻諸為郎國之瞻光屢書稱百僚師則雅表吉士蓋謂威嚴之謂歟

漢雄憚以兄任為郎補常侍騎以才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名顯朝廷

後漢王良機辨謀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劉愷

為侍中在位皆重不敢直風行

履蒙截拜尚書敬僕射黃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王扶為議郎會見侍御似不能言然性沈正不可干以非義當世高之

左雄為尚書令在位者公肅清時稱曰左伯喜為尚書令天下甘淡虞詡為尚書僕射上疏陳事又奏東郡誅不得盡閉又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每內奏機宜常為司馬宣王常稱書奏事言自耳目所聞及百數十年間奏事未有及前令君者也

魏徐邈為尚書郎以簡直見稱

吳顧雍為尚書令不欲酒家言語聚會時常獨營數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數舉之際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公見之是以不敢肆情盡歡公在坐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

王蕃字永元孫休即位與賀邵薛瑩萇汜俱為散騎中常侍皆加駙馬都尉時論推之

晉羊祜仕魏為給事中黃門郎高貴鄉公好屬文在位皆多歐詩賦汝南和逸以忤意見斥祜在其間不得而親疎有識尚焉杜預為尚書預益嚴機不可勝數朝野服其識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

裴頠遷尚書左僕射侍中如故頠雖貴后之黨屬然雅望素隆四海不謂之以親廢進也惟恐其不居位

衛瓘為中書侍郎禮百官應瓘優遊其間無所親疎其為時稱所重謂之霧武庫之

武陵為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改以宿舊臣名位隆重自以親佐命之功久在魏已為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為美談

王導尚常山公主起家中書郎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愉陽裕同

列為一時秀貴武帝常會公卿談論導次武乾觀頗清導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詢人物及萬機得失清善於清言恂恂辦幹朝廷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速論者不以王塔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素論為尚書郎洽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羅尚吳郡人吳平召補尚書郎嘗與華見之謂陸機曰君兄弟龍躍委土顧榮屈起雲臨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見君生機曰公但未覩不鳴不躍者耳華曰故知延陵之德不孤川嶽之寶不匱矣

衛瓘為尚書僕射及趙王倫輔政以為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領衆心抵辭之以疾瓘德望素重為朝野所信仰此

薛瑗為尚書令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而薨朝野咸以為三賢既沒國家若疾以近侍德望人遷侍中司空給親林四十人

紀贊為尚書侍郎判户兼文武朝廷稱其忠直雅正王溥與劉崧為中書侍郎溥恬謙崧以清峻時人以溥比姜屋崧比荀奕舊孔坦為尚書左丞深為奕所知坦子廣宋郎景仁為侍中時與侍中王華侍中毓騎將軍王景仁為侍中時與侍中劉温四人皆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相尚姿冠景一時同列之美近代莫及又文帝於合殿與四人宴歡甚悅華等出帝曰送良久歡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機務恐後世難繼

蔡興宗為吏部尚書時有褒貶方幅當要委寄海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敬憚南郡王延之住宋為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傾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儉度中正無所去就時人為之語曰二王平王不送不迎太祖以此美之

孔逖字世遠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子也

王諶為黃門郎諶貞正有謹朝廷稱為善人久典之厚

裴松為侍中書令諸善書皇甚重之祖深加禮異僕射主儉謂人曰此士中看張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徐孝嗣為侍中時凡馬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要為令民情物望不及嗣也

梁張纘年二十三為太尉諮議參軍吏部尚書徐勉為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左選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

江革為度支尚書所裂遷吏部尚書是時天院士子翕然歸之

劉顯為中書侍郎與蔡撙對掌之遷領軍將軍撙禁中遊相師友時人莫不美之

徐勉為尚書僕射常參掌機石甚得士心

都鄧武帝時為內史中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賜爵文城縣公當

世用事百寮諂附鄧其下品高識貴知旦不免事發伏誅未幾

騎物時論以此重之

蔡撙為中書令孚司空袁昂以謂諸貴自非公侯不得開府撙

此人其為名輩方年如此未郎為吏部尚書高祖謂曰卿舅

用卿為里選歲用銓序多以多愧對曰臣上四十七年于茲矣四十已前臣之自有七年已後陛下所養未成

尚書未為晚達帝口士固不妄有名

蔡撙未既子也為散騎常侍歷中書尚書令人所後居職所當之局大事及蘭臺述制所不能決者勅並付撙撙精詳或得其理辭采俊有發發開敷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撙所啟云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陳張種為中書令以疾授途柴光稼大夫種沉深慎而識量安博時人皆以為宰相之器僕射徐陵等抗表讓位於種曰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贍東南貴秀朝廷觀實允其歸宜居左執共為人物所推如此

姚察為吏部尚書察情性恬退素尤善人物至六姓氏所起官職姻聚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人久以拜匹相許凡遷選部雅尤朝望

後魏封琳為司宗下大夫有長者之稱

盧魯元為中書侍郎性多忿納善而人交如恬人之過物人之美由是公卿咸親附之

李璉為通直散騎侍郎與給事黃門侍郎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領儀注臨崩王或謂遵業曰卿等三僚共掌帝儀可謂貴矣

之國王盧即璉之外兄也

賈思伯任都官尚書侍講性謙和傾身禮士雖在衛途侍車下馬接誘倘恂無倦容有請忘倦伯曰公今貴重宜能不倦恩伯曰妻至便憶何當之有當世以為雅談

胡方回為中書侍郎司徒崔浩及當朝貴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李神俊為尚書左僕射駕如文雅者而不輕凡所交遊皆一時名士汲引後生為其光價四方才子同宗附之高允為尚書敦禮常待加光祿大夫駕魏末故鹿已存納雖處貴重志同貧素

李孝伯為散騎常侍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貴賤咸推重之

李沖為尚書選舉準上如無不盡出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每不服其明斷慎而歸心焉為是天下

翕然及殊方聽望咸宗奇之

李彪為給事黃門侍郎雖任居通顯太在謙退乞送親資加於

賜者

崔休為黃門侍郎崇尚先達愛接後來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

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濫哉游謂公皆慕其名故為佐莫能得也

谷渾為戲曹尚書正直有操行不為合趣舍不與己同視之蔑如也然愛重舊故不以富貴驕人時人以此稱之

羊深為駕部郎正公明斷尚書僕射崔光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

常景為門下録事在機密十有餘年為侍中崔光所知賞累遷積射重給事中

北齊任延敬為尚書左僕射建位開府儀同三司延敬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皆稱之

斛斯述祖以婦父為楚郡王獻妃述常坐受玉拜命坐王乃坐如舊後以王妃受述儀拜王命坐王乃敢坐王謂道薩曰鄭尚書風德如此汝婦翁不得輕豈元城為尚書左僕射威儀性寬和吏官重慎頗為公府文曹

元文遷為中書舍人楊遵彥每云甚解擾俗而必去斯人陽休之累遷中書監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為搢紳所愛重崔劼為玉兵尚書監國史在臺閣之中見稱簡正

袁聿脩為尚書僕射郎中温暉昇有規檢以公正為水部郎中同在一院因成交甚深後被沙汰停私門生業著書脩飾以故情存閥閱性喜深往每感其深誠人才無限然由其接引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

唐長孫紹遠為兵部尚書以後貴重自建天保初王治外兵騎兵二曹謂之外兵省其後邑建位望轉隆為省主令中書舍人分判二省事故世稱焉曰後獨長孫紹遠為兵部尚書事大祖每謂群公曰長孫公器止堂堂足為當今模楷

李彪為兵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仍兼著作天

官建改授軍司進爵為公彪性謙恭有禮節雖居顯要於親黨之間恂恂如也輕財重義好施愛士時論以此稱之

盧玄為吏部尚書銓衡清雅有人倫之鑒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時崔謙累遷録尚光祿大夫時議經史疏好老莊玄正儒宗然無倦色親賓至則竟日相娛清信言不及俗事士大夫以為儀表

元偉為高祖時贈子孝為散人所執偉平偉方見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偉性溫柔好靜居家不治生業篤學愛文敬事之暇未嘗白晝擁懷小心與物無忤時人以此稱之自勅還也庾信還北周武帝每賜宴輒反覆殷勤賞賚踰於羣辟人所重如此

趙善為尚書左僕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揆其職務克舉則日昃官之力有罪責則曰善之名也時人稱其有公輔之量

荀士遜為中書侍郎寮友稱職盧公李若等撰碑言行於世

蘇亮為中書監有機辯善談笑文帝甚重之嘗入奏事亮有疾帝過焉逢後進帝如廁及故留世敬與語

周惠達為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勉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

薛寘為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卒學業優深文筆華贍而薛寘為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卒學業優深文筆華贍而

宿與之方駕故世稱曰盧薛焉

韋瓊轉行臺左丞還南郢州刺史復令為行臺左丞瓊明察有幹局兼居左轄時論榮之嘗與羣世康為禮部尚書世康貴望處不慕勢榮朱紫當以位別於物開人之善若己有之亦不顯人過咎以求名譽

世宗初仕東魏為史部尚書入隋為秘書丞學業淵儒史見重於三代李諤高祖受禪歷此部考功二曹侍郎賜爵酒和伯謂性公方明達此務為所推遷治書侍御史

元文都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權

尚書左丞

楊尚希為禮部尚書授上儀同尚希性弘厚兼以學業自通甚有稽望為朝廷所重

字文弼為禮部尚書及薨以其能著稱歷職顯要聲望甚重物議將談多見推許弼為右北祿大夫榮儀當世而卒

服用儉率上嘉禮待以仁訥於善而敏於行

李德林為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權

李德林為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權

裴矩大業時為黃門侍郎遷人盡雖至晉史記得歡心唐臨大業矩大宗時累轉禮部尚書甚有雅望魏知古為工部尚書座宋璟聞而歎曰叔向古之遺直子產古之遺愛能兼之者其在魏公乎

裴矩為禮部尚書有重名於開元天寶間

韋陟天寶初為史部侍郎以通義相知小門貴賤皆布衣韋帶之士常虛左倒屣時人以此重之

韋虛心為戶部郎中善於剖判號為貧人部宋之問工於詩人以韋虛心為戶部郎中善於剖判號為貧人部宋之問工於詩人以

為戶部有二以李昌裔為史部尚書屬儒秀登藝府歷清以威重稱朝廷稱其有宰相之望

李季卿代宗朝為史部侍郎散騎常侍有宇量識懷達善談

李季卿代宗朝為史部侍郎散騎常侍有宇量識懷達善談

人交襟懷豁如其在朝以進賢為務士以此多之

崔儉為吏部侍郎集賢待制性尚簡淡不交世務頗為時望所歸

崔儉為吏部侍郎集賢待制性尚簡淡不交世務頗為時望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兼儉益仁未嘗以喜慍形於顏色而親舊下士推敬後進雖位崇年高曾無倨色

李元素為翰林學士時美官缺必指元素

武元衡為比部員外郎出為鄧州刺史徵入為吏部郎中時以詳整稱重後為御史中丞持平無私人復稱之

鄭餘慶為左僕射左拾遺獨孤郁上言以為餘慶之人情美洽或武臣權幸超踐崇職中臺武夫驟以刑措及餘慶以舊德居

揚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重厚引整進止有常度在朝三十餘年崇践中外始然不失其正居官奉職死事時人皆仰其風德韋弘景為尚書左丞引景素以鯁亮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整肅選刑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引景素宣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稱為稱所伺附當時風教尤為得賴自長慶已來自以名物古實申錫敬宗實錄二年為禮部貢外郎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富貴自長慶暨于大和朝廷以其名望宿舊由諫議遷右散騎常侍

韓愈為吏部侍郎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愿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鬼起名教引導士義為事

薛珏為刑部員外郎至給事中常官衆職不求虛譽然恬於公論之間甚有風望

王朝太原人少以門蔭仕進性謙柔不競名利為左散騎常侍代宗即位自為統元老重之

宇文籍大和初為諫大夫而專掌主籍簡傲與人少合就職經史專精於著述風望峻整為時推重

孟簡為工部侍郎風儀清肅有古人流推重及居大列風望愈高或駭級華貨有鉄者當時公議必貶簡獨未幾代謀辭為戶部侍郎是信有二貴其判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為清重之最宰輔並用名由此而去故群人相以簡代焉

王質為諫議大夫質厚重正直時輩推之初入朝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皆貞慤廉潔有能名

漢紹無世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為能

才智

楊於陵為左僕射致仕於陵器量重厚引整進止有常度在朝三十餘年崇践中外始然不失其正居官奉職死事時人皆仰其風德韋弘景為尚書左丞引景素以鯁亮及居綱轄之地郎吏整肅選刑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引景素宣行事始終以直道自立議論稱為稱所伺附當時風教尤為得賴自長慶已來自以名物古實申錫敬宗實錄二年為禮部貢外郎始自策名及在朝行清慎介潔不趨富貴自長慶暨于大和朝廷以其名望宿舊由諫議遷右散騎常侍

韓愈為吏部侍郎諸權門豪士如僕隸焉愿然不顧而頗能誘厲後進館之者十六七雖晨炊不給怡然不介意大抵以鬼起名教引導士義為事

薛珏為刑部員外郎至給事中常官衆職不求虛譽然恬於公論之間甚有風望

王朝太原人少以門蔭仕進性謙柔不競名利為左散騎常侍代宗即位自為統元老重之

宇文籍大和初為諫大夫而專掌主籍簡傲與人少合就職經史專精於著述風望峻整為時推重

孟簡為工部侍郎風儀清肅有古人流推重及居大列風望愈高或駭級華貨有鉄者當時公議必貶簡獨未幾代謀辭為戶部侍郎是信有二貴其判使案者別居一署謂之左戶元和以還號為清重之最宰輔並用名由此而去故群人相以簡代焉

王質為諫議大夫質厚重正直時輩推之初入朝歷給諫御史中丞禮部侍郎皆貞慤廉潔有能名

漢紹無世若寬易而典選曹按吏有風稜人稱為能

才智

夫三臺冲掖曲豪大重詔令弊興成出於茲有道藝淵通機甲周敏風力幹局顧問會目參決朝議剖斷事條揚歷姜桂彌密兼領衆職宜委留滯練識舊體記無忘違刻勵軍國多事書牘填委凡所詔勅克究事端應變若神舉無遺策至於該覽百氏捐益為楓律曹不廢接待用能服其時重謂茲令譽悉張王言之攸樊見人鑒之斯徵加以撰屢不渝謙直是守藝其政術無媿焉

漢金史以上字子侯以為待中侍奉有智宣帝愛之

後漢馬國字叔慮慮職謀遠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以為能遷射聲校尉

鄧壽為尚書令鄧氏遷射聲校尉

京兆尹

尹勳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桓帝召勳部分衆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

魏王粲為侍中粲才藝高辯論應機鍾繇王朗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委議皆閣筆木能措手

蜀費禕為尚書令常以朝晡聽事其閒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

呂乂為尚書代董允為尚書令衆事無留門無停賓又歷職內外名身儉約謙靖以言為政簡而不煩鄧芝為清能

吳孫亮為黃門侍郎與顧榮俱為侍臣後主內侍多得罪尤惟榮忠規獨全常使二人記事亮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

薛瑩初為烏程光祿大夫天紀四年晉軍征吳後主荅書請降瑩既至洛陽時先見叔孫散騎常侍荅問處帝有機理子貢問政荅曰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貢之意由吳人之不服帝遂思吳士之心人優於吳故荅以此數事

晉石崇為侍中武帝以崇功臣子有幹局減弟之

侻邀為中書舍人遷常侍郎位宦崎嶇達於從政論議精密當時名流諮稟詢訪靡有對杜預為度支尚書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美疑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宋劉穆之在晉為尚書右僕射領選所掌用舍門胤尹謝祖共代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轄檢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經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訪百端內外諮稟盈塔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內酬應不相參涉皆悉贍舉文言談笑從容日亘時未嘗倦寄夢有闕暇自手寫書寫號篇竟校定墳籍躬親為軍部郎元嘉十年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入汝悉委秦兵甲討滅後帝宴會有後魏歸化人在坐帝問檀道濟有幾許評論若干萬人伏舊武庫甲仗不言多少帝歎謂道濟曰追悔失言及檀說對帝甚喜

南齊王儉為左僕射領選太子少傅國子祭酒衛將軍丹陽尹陽尹令史姚事貨賂盈滿儉據推錢序條無留滯及走雲為吏部尚書任守隆重書牘聖案貨客滿門雲應對如流儉所選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

徐勉為吏部尚書既開尺牘兼善辭令雖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文詞總百氏皆為雅詮

朱异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諫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勑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異常事須詳斷填委於前异為敷奏剖析下筆不停頃刻之間詔事便了

後魏裴佺字文時為中大夫兼司部書司職王澹與佺每有異議佺數斷澹故實識有條貫

北齊陳元康遷陵臺郎軍國多務元康閑雅不如神武臨行留元康在後馬上有所號令九十餘條元康指數之盡能記憶神武甚親之曰如此人此間希有我今得之乃上天降法也時趙彥深亦如機密人謂之陳趙而元康勢居趙前性又柔謹後周宇文深為散騎常侍深性多識好讀兵書既在近侍每進籌策

魏源為中書監領著作修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大祖甚重之

隋有善議率多會旨

隋劉子翊高祖大業中為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

高構字孝基為尚部侍郎構翅武鄉女子焦氏既寡又謂嫁之不售曾株拘於野為人所犯而有孕逐生一男年六歲莫知其姓於是申告構判曰母不能言窮理絕宪風從通姓有九種或民於爵或民於爵或民於所居此兒生在武鄉可以武為姓尋遷雍州刺馬以明斷見稱唐劉林甫武德初為內史舍人時兵機繁速處事剸決高林委林甫專典其事以才幹見稱

溫大有字子育辨大雅弟也為中書侍郎敕奏明敏為當時所稱先大雅卒朝廷每追惜之杜如晦慨有大節臨機能斷太宗為秦王秦為王府僚屬最領行臺兵部郎中每從征伐軍國多務如晦與謀如流為談者所服周為爵事中舊轄中書舍人在杜數陳得失周有勝辯能數奏深說事端故動輒不中旨元崇為夏官郎中時契丹寇陷河北數州兵機急委元崇剖析若流皆有條貫則天甚奇之遷夏官侍郎

孔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此所謂言必忠信行必謹厚施於家邦無所不可苟異於是則人誰服從身亦非理矧平者位南宮共帷衣之象格居中臺鑽貝目之官固當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爰舉一人威肅百辟若薦之子魚潭之汲黯唐秋仁傑皆可以同傳矣

漢張敞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中大夫與千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守正不阿見）光秉政敞尚書事光命師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每成（持法）輒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訓洛陽令李息與霍氏厚善雖合自由恨勃奏潮卓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劾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為弟子夏侯侯寢欲杜侯恢謝不與通寇兄弟放樂而忿其不附已衷每諫恢日昔人有客舍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殺禽鴻王子郯郎韓棱為小吏門有書令和帝知信侍御史之廢案其事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聞遠恐為姦臣所笑高文大冠以切責按因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竇憲恐因太后以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後復上疏諫大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頗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騎

事帝以為有恭敬慤敢之節尚書僕射缺皆即以顧謝均顏厲色曰蓋忠臣敬義無二心若畏威失正均雖死不易志小黃門在傍入見以聞帝善其不撓即令僕郎

樂俊為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息與竇憲厚善雖合自由恨勃奏潮卓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劾舉無所回避貴戚惡之為弟子夏侯侯寢欲杜侯恢謝不與通寇兄弟放樂而忿其不附已衷每諫恢日昔人有客舍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素餐立人之朝殺禽鴻王子郯郎韓棱為小吏門有書令和帝知信侍御史之廢案其事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捨近聞遠恐為姦臣所笑高文大冠以切責按因執其議及事發果如所言竇憲恐因太后以求出擊北匈奴以贖罪後復上疏諫大后不從及憲有功還為大將軍威震天下頗出屯武威會帝西祠園陵詔憲與車騎

會長安及憲至尚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棱正色曰夫上交不詔下交不黷禮無人臣橫萬歲之制議者坐黷不止尚書邪憲為僕射是時太將軍竇憲以外戚之貴威傾天下憲弟篤使門生賓客詣尚書所請託尚書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可畏景必起於細宜絕其萌芽帝不聽及憲果驕溢終以誅滅

張酺為侍中時皇后兄虎賁中郎將氾隆當朝貴盛閭霸之行欲與為交酺終不荅衆人笑其不識時務

李充為侍中大將軍鄧騭兼省內事騭弟虎賁中郎將悝等並貴寵充正色於騭曰將軍以親戚之恩兼享非常之寵宜盡忠節以報國家而多置私人布滿省閣此人豈能不作威福乎騭等聞之皆為收斂

因朝會騭與公卿相見充獨不與騭遙相揖讓騭甚銜之

之同坐次南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說士未大丈夫居世貴能行其意何能遠為子孫之計由是見非於貴戚劉陶為尚書令陶性亮直不能苟順貴勢以是失大將軍梁冀

楊厚為侍中順帝大將軍梁冀威權傾朝遣弟侍中不疑以車馬迓厚玩致遺厚厚不荅

左雄為尚書令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同郡黃尚為尚書僕射稱職議者成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荊州刺史直坐贓免罪舉以此劾雄雄恨曰吾舉馮直又以為善今宣光以奏吾乃見舉厥咎也由是天下服焉

張陵為尚書桓帝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勢傾省陵呵止出勅羽林虎賁各裹裳襆謝陵不應即劾奏其罪請下廷尉論罪有詔以減俸贖而百寮肅然初梁氏之疑為河間王開陵

孝廉不就疾徵之表望因請曰昔舉君適所以自割也陛對曰明府不以愛不肖試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慢色羊陟為尚書令時太尉張華司徒樂陵太傅衛瓘太僕曹陵司空裴頠為方並與宦豎相姻私公行貨賂並表薦無不納乃題為尚書在朝有聲直臣節

向栩為侍中每朝廷大事侃必正色百官憚之

楊玄璹帝時為尚書令時大中大夫董分與帝有舊恩前為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璹免分禁錮沒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外侍中矢託病免

荀彧字文若為尚書選部郎董卓欲以所私左轄關譏推不聽卓恕召彧欲殺之觀者皆為彧懼而彧自若久見卓引辭正色慷慨說是非卓雖凶戾屈而謝之

荀彧為尚書令折節下士坐不累席門在臺閣不以私欲榜意或有墓從人才行實薄或譏或以君當事太可不以其為議

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衆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魏陳羣為侍中與丞相東曹掾在朝無適無莫雅相名義不以非道假人

賈逵為議議大夫時大祖欲於洛陽建典學事時駙陵侯彰行越騎將軍從表安來赴聞逵先王舊臣疑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國有儲副先王舊臣疑非君侯所宜聞也遂奉禁衛宮還鄴

何曾魏國初建拜尚書僕射時子進寵儀與曾不合尚書傅嘏與儀父相好已甚子支毛列外等儀已富之矣子宜少不之憂已為不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深義故之心立於朝廷將以矜物後果以剛愎被之

杜畿為散騎黃門侍郎郎將推誠以質不治節少無名譽及在朝不結交援專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蘇則為侍中與董昭同寮昭嘗稱則厥固則推下之曰蘇則勝非侯之枕也

辛毗為侍中時中書監劉放令孫資見信於主嗣齮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公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和光同塵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主上雖未稱聰明不為闇劣吾之立身自有本末豈與劉孫不平不過令吾不作三公而已何危害之有焉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

老邴

蜀羅憲字行先則為尚書吏部郎時黃皓寵政家多賄之憲獨不與同郎表左遷巴東太守吳將為中書郎孫峻使誘南陽王和令其引分峻陰使人正辭自理峻愍憲忠懷不出

晉卓允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寮論郎共尚書事年少並兼屬繁務各營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又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

共論盡其理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表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

崔洪自尚書左丞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戶無私謁萬雅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到洪洪謂之曰我舉郤詵而還表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斬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舍選屬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子見舉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辯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止

文立已郡人為散騎常侍蜀故尚書難孫登柳恢有遺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重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讓退無進取意故舊時之望故不以上聞耳及聞之日唐休可謂不負矣故吾善夫人也

顧德為侍中時河南尹庾純先坐事免後復為散騎常侍後將軍荀顗會中秦始以前坐不孝免純不宜外進德進同坐

以顯親爲大悌養爲孝謝敖純前代權爲近侍兼掌教官此純召不復爲之日而後升重戚以私議貶秦公編抗言矯情諷罔
傅咸爲左丞多所糾劾爲貴勢所憚出爲司隸校尉
與成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病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凝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疑得爲郎耳左丞總司天臺舉正八坐也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自咸公曰衛公之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死人不爲悔通畏以直致禍枉過貴或不忠允欲以九廣爲難故致公耳安有性慾爲慮益
卞粹東海初爲尚書郎駁執故人多附會而粹正直不阿及駁誅趙孤丞封成陽子稍遷至右軍將軍

華廙爲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南平緯壽因計貴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辭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
王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顒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討長沙圖檄書至因請戎曰孫秀作逆天下幽遏孤弱合義兵補除元惡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勳讓義構大業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其善爲我答之戎曰公首舉義兵其定大業開闢已來未始有也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司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來王公就第安宅之計也圖讖曰漢祖斬蛇以來王公就第宅子孫保秦子孝議者可斬於是百官震恐成偽
華廙爲侍講得寸及禍
王衍爲中書令時裴王四有興復之功而專權自恣衍甘爲
裴楷爲侍中右宗以功臣子有才氣與楷志趣各異楷不與心交

劉頌爲吏部尚書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茂先卿尚有種倫當滅休聞之大怒倫聞華子能害也張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寮莫敢異議頌獨曰吉凶殊塗古今異制伊霍之勳實宗漢室魏舒之讓是稱高節今以非常之事處非常之人安難受宜並無九錫之命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奏已傷時望不可復歌頌乃止
劉喬爲散騎常侍時蔡王冏爲大司馬初檢紹爲冏所重每下迎之喬言於冏曰張之誅趙臣故忠憚孫秀故不受則無所施張林積怨紹乃止
附迎之喬言於冏曰張張之誅趙臣故忠憚孫秀故不受則無所施張林積怨紹乃止
馮懋紹令何頌加敬於紹冏乃止紹謂喬曰大司馬何故不復迎客喬曰似有正人言以卿不足迎者紹曰正人爲誰喬曰其則不遠紹默然

鮑紹元康初爲給事黃門侍郎時中書監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貪淫杜斌等皆附託爲盜求於紹紹拒而不荅及盜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以放退弋陽子
荀組爲尚書吏部郎時中書監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貪淫杜斌等皆附託爲盜求於紹紹拒而不荅及盜誅
荀組爲尚書左丞廉察諸曹八坐以下皆側目憚之
荀組爲尚書吏機平正直道而行是時內外公伽大夫莫不敬憚焉
劉敬宣爲長水校尉爲尚書左丞正色在朝三臺清肅
郗鑒領會稽內史既到郡以簡惠爲政務存適宜不爲小察人吏悅服
熟與教相見教謂曰樂彥輔短才耳後生承宗言道邁爲嬉以寶豈膠柱鼓瑟耶擬人必於其倫彥輔道簡平長體識有正武秋矣即之即不得而親既及愍懷太子之廢可謂忠而危機之急何能以死守之乎以此相方其不減明矣鑒曰大夫舒然自得之趣高邁出塵超然獨悟天壤雖有逍遙

敏極固當存古以之教聞豈言大公之遂不復相見拘留不遣
冀之寬典請歸數日至數遣不自若初無隱心敦謂錄風曰郡適
嚴儒推之古名位既重何得言乃敢爾事十壹為右將軍給事中尚書令成帝即位基臣進爵為侯
末立廟是人臣辭疾之時導開之乃奏疾而至壹與侯光共參
機要王莽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紫綬金璽以尊爵法從
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建雅阿旨劾王與不加誅竊恐官
舉事意不行宰朝爰盡壹斷刻直不異漢與晉此類也壹聆
實富貴以為起為已任勤於吏事欲觀正督出不肯苟同時好
於世不引拾才為所中而無卓爾獨秀當朝帝
深器之於諸大臣而最任職既子母謂之曰汝常無關秦當如
今凡石不亦勞乎壹曰諸君以道德相與敦厚者
非壹而誰時貴莽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達貴屬已以朝自恃

檀湯救解夏侯為並中朝傾覆貴由於此欲集權之王導更觀不
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孔愉為尚書令萬默嫉諸胡人相誣朝廷疑默有所
偏助默加大辟坦獨不署由是被譴棄官歸會稽
王珣為僕射太子少傅三雅崇禮過南請以綏入珣不許之因
旨而不拜
韓伯為侍中陳郡周顗為謝安主簿居喪殿禮崇尚莊老脫落
名教伯領中正不通顗議曰孝之弘德禮情理之極
不宜以多此為通時人譏伯可謝澄世所能盡而

范寧為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
復啟聞唯舊元顯而已寧時中書令傅亮寄任隆重寵當時朝廷
僚佐皆取定於亮每諮厥然後施行亮甚若有不同厥然後施
行亮意若有不同厥然後施
王恭為荊州刺史將之鎮京口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君時有
過差恭每規諫君時有不同意恭亦不以為忤
范甯為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
復啟聞唯舊元顯而已甯時中書令傅亮寄任隆重寵當時朝廷
僚佐皆取定於亮每諮厥然後施行亮甚若有不同厥然後施
王恭為荊州刺史將之鎮京口與會稽王道子書曰君時有
過差恭每規諫君時有不同意恭亦不以為忤

袁山松所不能救者矣與夫容已順俗者得同日而共稱哉
范甯為中書侍郎指斥朝士貶直無諱王國寶等以為坐招
媚專會稽王道子權為甯所不容乃相聚扇成被疏陳甯後
章太守帝以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下占固
請行
阮种為中書郎進止有方正已率下朝廷咸憚其風容每疑
議輒舉旨施用深為時則
郗隆字弘始善虎有匪朝之節初為尚書郎轉左衛在朝每盲
寮所憚
徐邈為散騎常侍謝安薨論者有異邈圓動中禮令王獻
之奏加殊禮仍崇進謝石為尚書令玄為徐州邈後為中書侍
郎獻常詣東齊過來冀從個引湘西諱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
觸不遜對曰邈願卷舌世以為憚耳道子以為美
尚書表奏而不以為忤也

何尚之為侍中領尚書令東衛宿朝畏逼權柄親故舊人一無
預焉
王球為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雖席盛勢門無宴客
尚書僕射殷茂見仁傾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
戚未嘗往來

南齊王琨在宋為散騎常侍建康獻議社稷合爲一神琨答舊説駁時論深被親寵朝廷歎琨強正太祖即位加侍中時王儉爲吏部尚書琨謂儉曰卿用人頗謬信人曰郎三臺五省皆得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與邪省何容復奪之遂不遇其事

蕭惠基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東海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每張燭爲歡嚼常侍領本州中正與沙王景蘭選用之嫌與聞人邕爲州議曹從以公清執不許見遺書告因請之嫌正色謂見使曰此是身家州郡殿下何得見過謝儉爲吏部尚書明帝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儉儉與客圍基每下子輒云某處有意竟爲乃梁蕭引兵入宮問帝所在帝即位儉又屬疾不知事誰誌以告瞞起之儉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勸酒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儉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已力獻媚逐不見顧上大笑解之席未罷儉呼晏曰公前欲媚悅

儉又正色曰君廣造在何處妄初得郡銅儉謂之曰身家大慚哉得六人名何事頓得二十晏甚憚之謂江祐曰彼上人者難爲測初加領右軍將軍

梁江革爲度支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選序用舍非其人革性強直每至朝宴常有爽忤以此爲權勢所疾乃稱病還家到治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爲尚書左丞准繩不避貴戚尚書省前路莫敢通從僧爲吏部郎方雅有風格漢射徐勉權重自過往往有造宿止敬之唯僧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羊侃爲都官尚書時有侯伯以下犯罪令奴客用事與之並省不容遊造有官者侯侃侃曰我淋非關人所生之時論美其勇正孔休源爲尚書左丞強毅剛雅九朝望謝舉爲尚書令時部屬王綸於舉開立園屋識酒後好聚衆舉冠手自裂破投之舉愛惜奧敬尊禮舉亦正色曰裂冠毀冕晏下官所敢聞命辭去而退王晏召不反甚有慙色陳孔奐爲尚書僕射都官郎遷度曹侍郎時長民郎沈景爲飛書所誘將脅重臣事連尋閱心懷愛懼奐延議理之竟得明白

蕭引爲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行佐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裁抑

後魏東阿縣人順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令史

朱瑞素事録尚書高陽王雍雍欲以爲賜射評頗訖順順不爲用雍遂下命用之順投之於地雍大怒脱麥坐郡屬召尚書及張郎舉集欲侍順至於衆共之順曰高乃至雍漢武無而言曰身天子子天子之叔天子之相四海之內親尊莫二元順何人以身成命投棄於地順積疑俱狄即高長歡而不言久之搖一白羽扇徐而謂雍曰高祖遂宅中土期定九伝方清燭亂儀之高朱曜小子身爲省吏何合爲廷尉酒宮殿下既先皇同氣宜遵成旨自有短垣而復踰之也雍曰身爲丞相録尚書如何不得用一人爲官順曰庶人雖不治

庶尸祝不得越俎祖而代之未聞有別百令殿下參選事順又駁雍意曰殿下必如是順當依事奏聞雍遂奏而言曰豈可以朱驊小人便相忿恨遂此呼順入室與之極欲順之元敬不撓皆此類

穆紹爲侍中領本色中正紹死他才能而資性方重宰樞貴客希造人門領軍元义當權煙沿曾性候紹迎送下階而已時人歎伸之紹加儀同三司領左右侍中與熙始昌同醉入其被所望擁被而起正色讓曰身二十年侍中與洲先君亟遭職事曖昧後進何宣相排突也遂謝事還家歎曰父起高允爲中書侍郎閹官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皆召百司於郡堂王公已下皇隆畢拜允至獨昇長揖羊祜爲尤裁大夫當官不憚強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御每令出使

于定爲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時北海王詳爲大傅錄尚書事

忠每以聽氣正辭爲詳所論而忠曰我憂在前見尔死不愛尔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尔王不能於計因忠表讓之除容納帝以忠爲列卿令解左右職其議辭於是詔停其封爵復太府卿封回爲都官尚書時榮陽鄭袤與事長秋卿劉騰貨騰袤二百匹得爲安州刺史既發書生詣回坐未定謂回曰我爲安州物知之否彼土治生何事爲便回荅之曰卿荷國寵靈任至方伯越職營生恐方略以虧百姓如何見造而問治生乎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袤慙媿失色

賈彝爲都官尚書時丞相元禮擅作威福多所殺害彝庚進姓而呼公主之號婁言於秀秀默然彝曰公事無所不從我請公主不應何意秀壯大言謂曰公主之稱王姬之尊寵之極非臣我所宜若呼號此號情心自公秀聲死於今朝不改矣於後日渾左右莫不失色爲之振懼而秀神色自若

渾夫妻既終全爺他日乃書太醫給事劉忠當作毒故當壓宇令以示秀庫每從問賜酌之酖庫伏謝遂得免難秀亞色冲正昏此類也

和其妻爲前妻所逼與東王閭毗大宰侯安等並平尚書事在官慎法不受私請

裴秀白屬西北部尚書在職執法無所阿縱李沖爲南部尚書沖從姊婿陳郡袁氏家於沖家至如子婿有人犯法沖姊輒以狀啟秀始末沖姊果輒受而不爲言後假方餽饋沖此馬馬主乞沖乘馬而不得官後乃自陳於沖沖聞之大驚嗟姊流淚以狀啟秀始末而不得官後乃自陳於沖沖聞之大驚嗟姊流淚以狀啟秀始末坐死其處與自爲不合愛惡皆此也景遷尚書僕射冲明目當官秉心平恕此類也

任城王雲爲尚書令領右僕射於定事當官無所回避

史部郎中高允以老病上表乞骸骨詔曰卿年雖過耄而志力未衰今天下多事庶政殷廣每欲優閑高算以寧四海而卿執意如此豈副朕心其勉強所司以時供事

高道悅爲度支尚書方直之心公而不懼權豪奉公正已爲時所稱

楊機爲度支尚書方直之心公而不懼權豪奉公正已爲時所稱

崔光爲侍中延昌四年正月詔立孝明皇帝爲皇太子光與中書令高肇等入臨以毋弟之親徑至太極西廡肇內呼侍中黃門領軍二衛云身欲上殿哭入行父須入見主上諸人皆愕然相視莫能前者光獨攘袂扶衛太子起言曰今當暗主下事故事辭色甚厲肇有女六歲將充掖庭表有娠皆廢爲庶人光侍中以古事裁我我不敢不服於是攘袂遮護左右致謝

史部尚書遊道初仕魏爲左中兵部尚書今臨淮王或謀害遊道遊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雅不謝王理即日給謝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孚擁旗鼓士卒來圍彭城今增討孚二十以孚宗室重臣告請應當所以彰秦始武官千人手今代下以路阻自守遂納在防林百人薛云謂境無事乃將婆家臣吉周司隸烏不可尚書令臨淮王或謀害遊道上書曰明但孚身在化前相攻其代下便請欲遷遊與孚爲婿愛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十科或乃召於尚書都堂六御一小部郎中臣薛邕臣元匡等並不肯跪朝臣聞慢君之罪莫大於此遊道之心豈厚於我我所以屈遊道者欲以正典刑故耳邕匡等不肯跪何意遊道以自尊貴於人乎昔關羽威震華夏事在其心亦復何簡當時以自北海入於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抑驁戾鄭先護立義廣州王沒建旗往討越從如歸代善何連合得疑是百官公議以私害公臣此言或疑更甚臣

既不佞干犯貴臣乞解郡中帝召見遊道嘉旁之彊亦言臣忝冠百寮逸使一郎擾使為贓肆顯然尚書令帝乃下勅聽解臺郎後除司州治中從事後為尚書左丞遊道入省勑太師咸勝王坦之孫除司徒高陵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高隆之子如晉奔梁賜錦袍兼不還權蒙文奏歎尚書遠失數百條省中寒吏王儒之徒並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記出入晉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高慎為大行臺左丞尚書令高隆之為侯景所脅自晉陽勸百官及其家勸弼為受將軍之卷高祖怒更反勸乃得免平

張雕世祖時為假儀同三司雕自以出於微賤致位大臣勳積在公有匪躬之節欲立功効以報朝恩論議抑揚無所迴避宮掖不為之貴大有減省左右樂恣之徒必加禁約數設勿籠要獻卷帷復帝亦深倚賴之

崔劼累遷中書侍郎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請公因此頗為子弟干樞世門之貴多處京官而劼二子拱揖並為外任弟郎之從容謂劼曰拱揖幸得不凡何為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外蕃有損家代勑曰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令若進兒與身何異卒無所求聞者莫不歎服

後周柳慶為民部尚書威儀端肅梳櫛明辯大祖每發璽令常使慶宣之天性抗直無所迴避太祖亦以此深器伏焉

崔猷為司空帝將遊太祖亦以深器伏焉

遺百君以為何如勑曰前賢尊道親令朝廷斷遠周禮無客禮

尊此義準不行時稱守正

裴漢為司勳中大夫加中散大夫轉同三司時魯公讓權楷紳等各為狀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

恭俟為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泉貴分衣帶中悲迎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貴用衣公清嚴有名懼濟罪責所以泣耳俟聞之許其自首言隱貴錢五百萬

薛端為吏部郎中性強直無有委諂不避權貴文帝嘉之故賜顏之儀為御正大夫屬宣帝嗣位政刑日亂開所干義上疏諫時鄭譯劉昉以恩幸當權譯義不利於己先惡之於帝帝寵義色動謂侍臣曰干義誘引朝廷也之黨德禮不聞過子義之言不可罪也帝乃解

盾趙賢通初仕後周武帝為御正大夫與宗伯斛斯徵素不協徵出為齊州刺史坐事下獄自知罪重逐踰獄而走帝大怒夠賢之急賢通上疏奏曰徵負罪深重理死逃走若不北竄則南投吳越徵久歷清顯奉使敵國無益皇朝今者徵罪為災可因茲大赦帝從之徵頓免賢通卒不言陸孝師初仕北齊為中書舍門侍郎以不阿旨者謫為臨汝守正太守

柳雄亮高祖時為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

李文博為尚書左丞總管正色臨百寮所彈衆畏為歡騷常侍進位上開府見楊素貴寵擅百寮素嘗假因上封事極言之時素任台席尊重多所折挫當時朝士無不懼伏莫有敢與相是非辭氣不撓者獨畏與柳或及尚書右丞李綱而已後高祖不復專委於素蓋由衆畏之言也

郎茂為民部侍郎尚書右僕射蘇威立條章每威責民間五品不避或答者乃大嗔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須煩多如此又為銓權簿籍有無相覆校以為繁碎不急皆奏罷之

柳或為地官司徒侍郎時三品已上門皆列戟左僕射高熲子弘恃熲勢公由律請戟或列門外熲不聽弘之戟猶在列門外尋有墜車之義子有避父之禮豈容外門統設內門又施事竟不行議聞而戟伏

慮疑宰相司郎當朔正色甚為公卿所懼及楊帝幸江都求都官尚書多以嚴法繩下紀綱肅然無所假貸由是人皆畏慎不敢為非

唐蘇瑰開元天朝為右司郎中時御史王弘義託附宰臣構陷無罪瑰執奏弘義竟坐流嶺外及弘義左遷桂州都督又奏請追還瑰不從

李至遠為右司郎中時御史中丞宋璟奏授給事中至遠執奏以為璟素有直名不宜以此官相處璟聞之深慙

秦世為駕部郎中

王求禮為左拾遺則天朝張易之兄弟寵盛河內王懿宗附易之兄弟懿宗為河內令求禮奏懿宗贓狀數十事則天令御史推鞫懿宗贓狀皆實則天以懿宗能附己意不問但貶授懿宗為洛陽丞求禮又奏懿宗贓狀不可以臨人則天不聽

宋璟為鳳閣舍人當宿正色謂則天曰張易之兄弟中張易之諂媚惑亂聖聽人皆切齒憤惋陛下不誅何以謝天下則天曰卿言是也朕將思之璟曰臣所言天下之公義非臣之私憤願陛下速決則天曰卿且出朕當自處璟曰陛下若以臣言為是則宜即行之若以臣言為非則臣不敢奉詔則天曰卿且出朕當自處璟曰臣所言陛下若不即行之恐禍變不測

大憂文宗夜召楚及鄭覃入共事壹日以覃爲宰相疑危之隙楚多守正故爲中尉仇士良所忌遂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

侯喜書頃初在唐爲吏部員外郎先是渾瑊由中書出爲右僕射曲爲保大超判官高郢使祖餞求一子出身官省李汾稱無例懇指揮甚急更從權頃又判六曹郢不肯出省上指揮吏曹公事且非南宮舊儀昏朗之際未敢輒由是名振梁祖亦嘉獎之革弊仕衆爲吏部郎中復判南曹吏畏其明人賞其正

劉蕡爲御史中丞刑部侍郎蔡廿雍和與物無忤居官畏慎人若以私干之雖權豪不能移其操

崔蔚爲尚書左丞素與崔彥融善彥融晉爲宰今蔚謁於縣彥融未出見案上有尺題守賄遺中貴人蔚知其由徑出題其爲人及除司勳郎中兼知左丞通刺不見蔚謂曰郎中行止部

雜故未敢境宰相知之改楚州刺史卒於任

楚鳳翔岐山人元和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策入第一授秘書省校書郎元和初應制舉入等授渭南尉集賢殿書院學士遷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會明宗遘疾內侍王守澄與樞密使俱任其職將往圍爲宰相時明宗舊恩行事無遠慮爲巧官者所傾以至罷相歸鎮州宋守澄以非州刺明宗親征未及鄭州巧宦者謂安重誨曰此失權者三四人在外地如朝夕未能破城被

驛騾圍自蠶所而鳳知之哭謂重誨曰汪圍義士肯造讒以誅君父乎公如此蔽刑何以安國重誨笑而不責

晉裴皞爲工部尚書舍相國牛李互參維綱謂之不理不送或問之答曰皞見維翰於中書則庶寮也維翰見皞於私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人重其耿介

盧詹歷兵吏部侍郎尚書左丞工部尚書詹剛直議論不避權貴執政者常惡之

夫一言以蔽之曰無邪明神介福不爭好直故臣之事君非可以載偽也已由漢氏而下居臺省者皆為天子從容或疾疢之地專典乎出納或侍帷幄之內若遺於左右而能剛直練之操激貞諒之志臨大節而有守廣劾問而無撓經邦據經義以勸誡翹揚善道中立不苟之徒歟至有斥逐於外抗心罔後感慨死遺風可驗信乎耿介方直之士皆人君之所欲得而臣也

漢馬周布衣遊人也交代漢興徙安陵周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嘗過問周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對曰臣父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鄧通無行以佞幸故得親近公卿大臣今通所稱道無能者公何不教之乎周對曰通雖佞幸陛下所欲不過數金陛下所為不過失人公在趙時為官卿尚不能知齊之賢今臣在陛下前安得知之哉且臣亦有所短齊為人也帝既聞秉頗李牧為人良說慷慨流涕曰吾得此二人與之安得不為用今齊為人口辯而不遜於言語文辭而不稱於人主之意以此不得親近耳帝曰善

汲黯為主爵都尉朝請於上前黯多所毀上默然久之謂黯曰人不可無學汝毀我之甚也黯曰陛下設官欲使之正其君而輔其不及今陛下方好文學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以羣臣下比唐虞之際乎上嘿然而慚曰吾久聞汲黯之言果觸吾病也

汲黯為東海太守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責大指而已不苛小察黯學黃老之言

詠雅意備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敢解之會

詔賜降朝子嫌尚書事誤以十為百帝見司農上簿

大怒召郎將笞之因入叩頭過誤之失常人所宽若以

懈慢為疑則下近大罪重郎位小罪輕笞皆在巨臣當

先坐乃解衣就格帝意解使復冠帶

朱暉為尚書僕射元和中尚書張林上言均輸暉奏

言不可施行後陳事者復述前議竝亦以為然暉言

非所宜行帝得暉重議怒切責詰尚書僕等皆

自繫獄三日詔勑出之曰國家深聞駁議黃疑無疑

詔書過耳何故自深暉因稱病篤不肯復署議尚書

令以下惶怖詣暉曰今臨得讓縱橫奈何稱病其禍不

細暉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機密當以死報若心知

不可而顧百靈同負陛子之義今耳目無所聞見伏

待死誅閉口不復言諸尚書不知所為乃刻奏暉帝

意解寢其事

申屠剛為尚書令寥寥多直言無所屈撓

宋均明帝時徵拜尚書令每有政議多合帝旨均嘗删

削疑事帝以為有益大怒收郎詰責均曰陛皆

叩頭謝罪均顏厲色曰蓋忠臣執義無有二心若畏威

失正均雖死不易小黃門在傍入具以聞帝善其不撓

即令貸郎

郅壽章帝時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

戚之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齎書詣壽有所請

託壽即送詔獄尚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誡

國家

陳忠為議郎太尉南掾國王獻樂及幼人能吐火自安解

劒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獨獨離席

譽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請劾禪下獄

詔勿收

傅喜為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讜言

傅喜為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花顏諫爭奏不曲撓

廣陵為諫議大夫雅性忠謇在朝堂花顏諫爭奏不曲撓

孝法和帝時為尚書令光祿勳上疏以為故事永

平建初故事官構重複房窻壓及官記事不審後世有

識群功討德必不明信坐失百有司免為庶人在家八年

倣拜議郎諫議大夫正言極辭無所忌諱

周榮為尚書令初置三年大旱順帝下策問舉困乏晃及尚書

令戊朝世儒射雀瓊閒以得失舉等上對以為宜慎官人去斥

貪汙離遠佞邪旌尹聚優對曰陛下聖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

官貪汙佞邪者為誰尹聚優對曰陛下州起橫斂不足以

別羣臣欲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言也阿諛苟容佞邪也

司徒祝第六年大闕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

劉崎還家自經

宋弦順帝時為侍中數上封事初退復出曰是出為潁川太守

陳顧為尚書僕射數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桓帝不

愛延為侍中桓帝嘗上林宛從容問之曰陛何如主也對曰陛

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治當

侍黃門讒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與治者可與為非帝曰昔朱

雲攀折殿檻今侍中面稱陛下使臣得盡鬪死矣

劉淑遷侍中桓帝聽上疏以為宜罷宦官群臣切直帝雖不能

用亦不罪焉

劉儒遷侍中桓帝時數有災異不專惟求直言儒上封事十條

極言得失辭甚忠切帝不能納出為上邽城

桓彬桓帝初為議郎入侍講禁中以直道忤左右出為許令

劉閎霍諝為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惡出為京兆尹

楊奇為侍中帝嘗從容問奇當從容閑奇曰陛下之不

相帝亦循慶索此憲唐弄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梁鴻子
傳燮字元衡客為議郎會西羌反遷車騎將軍馬賢擁兵不進
侵掠三輔燮已司隸校尉以為宜振涼州舊之威以討叛羌
議奏羌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賀奏劾賢撓亂邊
以開寇源對曰昔晉頃王通也樊魯侯卫將殘得十萬衆擁行
閻敬中憚敬恕不進也樊魯侯卫將殘得十萬衆擁行
會司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宜超興使斷絕別定
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益闊奴右臂今牧御失和
使一州叛連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席食不甘味豈
國恩所以狎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士臣竊惑之若使
左社之廣得若此蹤跡也動千里之士以為亂此天下之
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愚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
也帝從燮議遣之燮忠為車騎將軍馬忠論討黃巾之功封武
吾鄉侯辭讓忠言曾南答前在東軍有功天下失望今

將軍親當重任宜選賢理虽以副衆心忠納其言遣地阿按
尉迎致所勳延謂曰南容少甚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
正色拒之回遇與人遇命也吾功不如時也傳曰竟不私貴戚
忠答讓恨彈其名不敢害
何休靈帝時羣公表休道術深明宜告雌幄惇旦不悅之乃拜
議郎曩會忠言
魏和洽魏國初建為侍中有白毛矜詭數太祖見近臣怒
甚洽陳矜者行有本末求察實其事魏太祖令白今言事者白
毛治使矜者行有本末求察實其事魏太祖令白今言事者白
數治不可忍也時曹操與袁紹並起數與紹戰或功立勳高祖先
屈操二相未順臣適益影所以祚及後世也太祖侍中比求實之
所以不聽於重愛之耳治對曰如言事有言所罪過深重非天
地所覆載臣非敢曲理矜以杜大倫也以矜出羣更之中特見
拔擢願在百寮歷年荷寵恩重忠公為衆所憚不宜有此然人

情難保要宜考察兩驗甘質今重罪並容恐不以次坡之仁不以坡之子
理更使曲直之分不明疑自近始太祖曰所少不考使爾全除
及言事者若治對曰言當辭之命朝廷無忌
吉事者加誣大臣以誤主聽二者不加檢覆臣竊不安太祖曰
方有軍事安得人言便考之邪孤射射對陽武父於軍此為君
之誠也

崔琰魏國建初拜尚書琰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
狐疑以為令答訪於外吐琰盛稱植有才而愛太祖
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也琰
植階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文帝憂
懼琰為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文帝憂
而為喜為諸尚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陰洋以剛毅木訥
而為西曹掾于儀所不善儀譖琰等其恣慢怨謗左右以白全琰其
將順規救多此類也

衛瑾文帝為魏王時為敬侯常侍以疏陳暴白先頌魏德多拘
拘前朝瑾獨明禪授之義稱揚漢美帝數曰瑾曰天下之珍當
與山陽共之後明帝時為石樸射加光祿大夫是時明帝方隆
意於侯舍瑾數劾諫及劉中監殿中監牧圉監欲令史孫奏案之詔曰
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御權之何瑾上疏曰古制侯治之法非惡
其勤事也誠以所益者小所損者大也臣伏陵遲矣
杜畿為河東太守徙為尚書初畿在郡被害缺翁劉嶷時
或有已自相殺嶷恢書曰錄者帝哭泣流涕遂少及潮溝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嘗謂群臣所送何少今何多也
畿對曰前所缺皆已沒人婦也左右顧失色
辛毗為侍中從文帝獵雉帝自射雉獲哉呼毗令觀之毗
於羣上甚苦帝默然後為之輟出
蘇則為侍中文帝問則曰前破酒泉張掖西城海更獲嘉禾獻瑞

十大珠可復求而益得不則對曰若陛下化洽中國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帝深然

陳橋為尚書令明帝憂社稷問橋可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橋曰朝陛之際社稷未知也又申馬曾卒至尚書門橋疏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橋橋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默回車而反其事實如此

許允為吏部郎選舉中明帝所用非次召入將加罪允入帝默詰之允對曰臣郡守雖限滿之書竟至年限在後其郡守雖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擇遣出

盧毓為尚書明帝初即位欲廣宮室事功課明帝不悅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恐不聞其過故有敢諫之鼓近侍盡規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隆者生名為任直陛下宜容之

孫禮為尚書明帝方斬淮宛之和天下少錢禮言事還復詔曰錢布交易所以通貨而民間以為不便其議罷之

高貴鄉公即位重九為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兵獻納之任九皆盡事盡規敢犯顏色帝甚敬憚之

晉侯皆尊之如師友焉

晉侯皆尊之如師友焉

乃出充光祿勳女依太子乃止

色俟王下則數責於時時畏九不敢為非然九之世時位不過黃門及吳蜀降頭中書將吏罪發錢閥有司窮治表以大辟或以為宜加貶秩朋黨元惡大帝以訪澤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帝從之

是儀為侍中執法平諸官事儀辭公如舊典按朝臣壹違白江夏太守刀勇諂訓國政大帝默收義繫獄數歲臨終上疏曰臣聞忠臣之儀獨立無傾不阿所愛不損所惡不虧故能上不負國下不欺心是以

謂也殺應稚廣詔不聽後坐氣解而復令覆上言必有阿黨之臣每以事若當誅而不誅故也

胡威為尚書都官郎時廷尉奏殿中將軍以馬鞭擊傷人依律棄市詔特原之威駁曰臣聞天子之職在於順時而行賞罰故春夏生育則為之賞秋冬殺伐則為之刑賞刑之義各隨其類是以聖王慎之重之也今將軍親近侍衛出入禁闥而以馬鞭擊人於街路之中此為將軍不能奉法以率下也將軍不能奉法以率下則是為上不能順時而行賞罰也臣竊以為將軍宜加重罰以明典刑詔從威議

晉武帝為撫軍將軍時以中護軍羊祜為長史祜以帝有濟世之才而不留意政事每欲啓諫輒為防所抑祜乃作酒誥以諷帝帝覽之大悅由是每事遂從焉

王濟為侍中帝嘗與濟及和嶠荀勗張華等宴於式乾殿上酒酣帝曰我欲與公等為七賢濟曰陛下聖德欲兼唐虞三代何得自比於竹林之七賢乎帝大笑

沈傑文爲侍中世祖孝建以來即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優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明睿察之誠屬學唐虞之宗及海陵王休茂叡歟而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恐得密旨先發議端傑文固謂不可由是得免

王景文爲侍中元嘉四年太祖出武陵王贊鎮尋陽景文門下應須白虎幡銀字槊不得開門尚書五兵郎應給白虎幡銀字槊不得開門尚書五兵郎應給白虎幡銀字槊不得開門例此乃前事今之守舊未爲非體但既權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友答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槊致門不辟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帝特無問更立科條王球文帝時爲尚書僕射時羣臣詔見多不即前單騎若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敢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

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時更部尚書庾炳之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謙遜宋史作恭宋史作恭容令史錢多王容令史周伯喬出炳之宅謁事泰能淳琵琶伯喬善歌炳之因留停尚之舊制令史諸事大得宿停炳之雖有八座命亦不許有所奏帝於炳之素厚時欲之召問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帝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

袁顗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元年領尚書左丞參預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孝武嘗有廢之子立子鸞之意袁粲顗言之顗盛稱太子仁孝又以次應立之言論頗相宣默顗又陳廢之之意勤有辭旨帝感悟頗變之亦懷異趣

南齊王琨初仕宋爲光祿大夫時中領軍劉勔聘前有牋退表未取東陽郡尚書令袁粲答云下莫不蘧美之理但欲明景中興謝晦勞景仁爲中領軍元嘉有到齊之爲人舉手無動不及也近聞加侍中爲快快便求東陽臣恐子房赤松王未易輕其

規直如此

虞愿初仁宗爲通直散騎侍郎時明帝以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止分爲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處莊嚴日壁下起此寺是百姓喜見聊爲錢佛若有知當悲哭衆欲望高佛爲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爲之失色帝大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又帝好圍基愿自善以此敕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何況爲侍中高帝敕戒頻煩問尚書令褚淵以戲省事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侍中中書令單作更部尚書省與機相似頗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頻加常侍聖旨每以蠅蚋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戴則八座便有三貂若帖以騶旅亦爲不少乃以戲爲更部尚書加騶騎將軍

王晏爲更部尚書永明八年武帝敕以明帝代晏領選手勅問之晏改曰聖旨論衡好有辭無不語百氏悉心不可居此職帝乃止

謝瀹爲更部尚書尚宗齊林王後讓會勅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與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從民受禪以天功以爲己力帝大笑解之

梁仁子四目右永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釋施行焉

袁昂爲尚書令昂在朝簪履出處不改舊風高祖雅好禮門集學士皇侃賀瑒等講論昂亦預焉

高祖雅好禮門集學士皇侃賀瑒等講論昂亦預焉

為皇太子昂弟子弘讓表言宜立聖明長息以攜為皇太孫雖不見用識者嘉朝野新聞高祖雅好禮門集學士皇侃賀瑒等講論昂亦預焉昂弟子弘讓表言宜立聖明長息以攜為皇太孫雖不見用識者嘉朝野新聞

周祖雅好禮門集學士皇侃賀瑒等講論昂亦預焉

拜中旅下

陳蔡凝爲尚書更部侍郎尚宗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王脩錢書爲黃門郎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姻舊臣宿聖旨則無

所復言殆以金議貴散之職故須人門兼與惟陛下裁之高宗
嘉而止焉開元有機令兼與主簿之於高宗尋亦遷吏部侍郎
之還馬黃門侍郎後主當置酒會羣臣數其將移醜於引韓宮
衆人咸從惟疑衆不行後主曰獨何為者疑對曰長樂尊嚴非適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獨何為者疑對曰長樂尊
嚴非適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獨何為者疑對曰長樂尊
孔愛為侍中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揔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陛
前言之於是更請瑜曰江有清陰之華而無陽翟之實轉為侍
中宮寵有所舉瑜輒以白後主踩以為根乃言於高宗高宗將
許之更乃委曰揔文華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揔如
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為輔導帝曰即如卿言誰當為此更
曰都官尚書王廙世有懿德性敦敏可以居太子詹事更又奏
之帝卒以揔為詹事由是許言其稱正如此
後魏高允與司徒崔浩修成國史後以經授於宗及浩之被收

也允直於中書省於宗使東宮侍郎吳延召允仍留宿宮內於
於宗本太武命允參與主宮門謂曰入當見至尊勿自尊卿
晚乎若有問但依吾語允請曰若何舉事也於宗曰入知之
既入見帝於宗曰此人愚慎臣所素識高允自在宮宮間慶累年小心密
慎臣所素識浩自然允微賤制由於浩請敕其命太武召允
謂曰國書皆崔浩作不允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郎敘涉所撰先
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同作然浩綜務處多撥識而已至於注疏
是小臣述鄙失火耳日向備問皆云浩作帝問如東宮實天威嚴重允
妄殺下以下才譏桑落酒作紀述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
日臣以下才譏桑落酒作紀述天威罪應滅族今已分死不敢虛
言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乞命耳實無間臣無此言臣以
實對不敢迷亂帝謂於宗曰實無間臣無此言臣以
殺不亦難乎且對君以實豈自也如此言寧失一人有罪宜宥之
允庶得免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自

有係理時帝怒甚勁允為試自浩已下僅至百三十八人皆
免五族允持疑不為頓記帝不為頓記帝以允前後為記部引前
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譽非臣敢知臣以此罪死帝
怒命介士執允恭宗拜請帝曰無共人怒賊當有數千口死矣
浩竟族滅餘皆身死恭宗後數允曰人當知機不知幾何
人心之悖允曰臣東野人生本無官宗明之曾無懲忿弓之慶
釋褐鳳池仍參鸞閣已素官榮妨賢已久史籍者帝王之寶
鑑將來之龜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是以言行舉動
莫不備載欲人君慎之耶允曰臣愚以為然浩世受殊遇榮曜當時孤負聖恩自
馳威福卒浩之誅所有可論浩以逢萬死之重在朝
無黨誇之節迎私無遷逆之辭私欲及其公碩愛憎載其直理
此浩之書也至於著述敘事直筆不阿實為良史之大體未為多違然臣愚竊以為
國之大禮未為多違然臣愚竊以為

誠信歟下大造之恩遵心而免非臣之遺於宗動容稱歎允後
與允言我不未東宮尊者恐負程嬰子趙孤之託故為給事中門下錄事朝進入事好言得失
孝文時為都曹尚書方正好直言雖天威不避為
言至懇切未嘗阿諛李訢之誅也頗並致諫太后不從
迴百寮皆憚之帝常臨朝聽政引與共議政事
時直禁中前後寵接宣武尊禮元正為黃門侍郎起皓以白衣
將昇正切諫乃止
北齊崔昂趙郡武靖帝時為尚書左丞武定六年甘露降於京
文武官宴同賀魏隱殿趙帝問僕射楊遵彥曰甘露
甘露為瑞漢魏多少何名言祥代所降之處德化感致所由次
問昂昂曰案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天則甘露降言內所門不由
符瑞故杀雖為祝賀終為虛美

休勿休帝為歐容曰臣飯無德何以當此薄天子不為有僕射文宣謂左右曰崔延伯我欲牾過汝欲我殺何所妨常山王私謂崔曰王直可殺勿令太后向不能殺吾兄弟耳

能作頗內外深相感悟

後周宇文孝伯為小宗宰宣帝忌齊氏宰輔除之謂孝伯曰公能為取國舊王當以其官位相授孝伯叩頭曰臣父亦為齊氏宰輔不許盜齊朝肉齊王陛下叔父戚近功高社稷陛下又恩自幼鞠養陛下為不孝之子也帝不懌而斬之

隋蕭吉仕周宣帝時宣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何妥開皇初為通直散騎常侍時納言蘇威貴言於高祖曰臣先人每誡臣云唯讀孝經二卷足可立身治國何用多為帝亦然之妥進曰蘇威所學非止孝經威必若信有此言威不從訓是其不孝若無此言即欺陛下是其不誠不誠不孝何以事君

且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豈容蘇綽數子獨反聖人之訓乎威時親位臨帝崇親重之妥固奏威不可信從綽卿宰中為刑部侍郎每有奏讞正色侃然高祖嘉之數見親重

高熲為尚書左僕射楊太子勇矣愛次高祖嘗有廢立之志謂熲曰昔王妃有神憑之言正必有天下右之何謂長嗣曰長幼有序且皇帝勳參而正元嗣子君山高為兵部尚書嘗嚴重明達世務無有委讓儀然正色述諍面折無所迴避高祖及公卿皆敬憚之

盧愷開皇初為吏部侍郎愷尚書左丞每有奏事佩正色雖逢喜怒不改其常

牛弘為吏部尚書高祖威於朝議踩忌太子勇高祖重為置仁壽宮皇日幽入興駁謂侍臣曰我新還京師應開懷歡樂不知何意朝臣恭恭苦弘對曰由臣等不稱職故至聖憂勞今尚起

數聞譏譬疑朝日皆委改有斯問冀聞太子之惡引為此對大乘本旨

劉行本為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欲殺有司奏上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宮門前曰陛下不以臣無宰輔之才使備員侍從臣聞天子無戲言左右豈得輒正而不顧行本乃正宮門前曰陛下不以臣無宰輔之才使備員侍從臣聞天子無戲言左右豈得輒斬之乎帝乃釋之

工部尚書有人左大都督府錄事參軍性剛直高祖嘗怒將斬之牛弘固諫乃釋之

李渾為兵部尚書煬帝初即位以渾為吏部尚書渾性清平至願願慤每引山海之量裁覽卷之德論論曰不雕不琢大樸作大器有斯言雖小可以喻大鄙終之言不應論奏陛下又復殊之且堯舜以降代之後有斯聖德乎敢仰振加政險遠不可委以機要量言於煬帝帝納焉

蘇威為納言從容進言於煬帝曰陛下專學文事文振加政險遠不可委以機要量言於煬帝帝納焉

蘇威為納言從容進言於煬帝曰陛下專學文事文振加政險遠不可委以機要量言於煬帝帝納焉

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規正甚患之屬帝問盜賊事宇文述曰盜賊信少不足為慮威不能說對以身隱殿柱帝呼問之威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如息其漸近帝曰何謂也威曰賊棲大澤未驗帝幸江都時四方兵起謀欲徙都分勢召百官會議公卿咸言慎言江左歌謠皆思望幸迎仰矣會劉石紀功頌為給三軍矣人力猶恐不給命且論越險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誘動改作而役煩勞

唐李綱為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綱以太子建成嫡仲無行之失何乃為善為惡高祖嘗謂綱曰太子建成嫡仲無行之長史

勳所言如水投石安敢久寫尚書秉以愚昏於太子納言之職
復不移納新無補前闕退高祖謝曰知公直士勉所我兒
於是擢秉太子僉尚書右丞或有言幾何當親戚者太宗使御
史大夫溫彥博按驗無狀彥博奏曰幾為人臣須存形迹不能
遠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私亦有可責陛下若棄讒幾且
日自今以後不得小存形迹但令入奏口陳君臣叶契義同一體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
衰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其年侍御史張玄素奏
魏州刺史韋仁壽貪污仁壽尚宗女玄素奏劾不實帝令御史中書舍
人楊文恭按驗不合死帝曰倉櫪朕之所重若不如法恐起
者更多尚書右丞魏徵對曰陛下談與天下共之今若改張
多附法外畏罪之後有重者又無以加之共治太宗謂侍臣曰
人皆以知子為病吾今共所歎聲曲多不識臧此猶未至婚

妙人亦以許崇為良醫全不識藥性理徵嘗謂陛下性平不愛
音聲今忽為教女學差升書孝孫臣恐之下怪愕帝怒曰卿是
朕腹心豈得如此直何乃附下周上邀孝孫令習音樂耶
謝敬與王珪進曰祖孝孫學周之舊孝孫令習音樂耶
臣恐羣臣衆庶有以窺陛下者帝意乃解
權萬紀太宗時為尚書左丞梗言好諫公卿莫不憚之顏相時
師古之弟亦有學業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恰遭補闕有諍臣
之風
狄仁傑為左司郎中王孝傑立特龍用事朝廷屈仁傑表之請
付法寺高宗特原之仁傑奏曰國家雖之英才豈少太立之類
陛下何惜罪人而虧王法以欲曲赦太立請棄臣於絕人之境
為忠貞將來之誡本立竟得罪由是朝廷肅然
王及善則天時為內史時御史中丞來俊臣常以飛揚酷良善

若翻交懼遭其毒乃誣于衍謀反俊臣因捕衍及李安靜等衍是也賴上天降
靈事情發露衍誅乃免初則天時俊臣以獄深及一門
百口骨見若內外官更無安全之地陛下得告知但收掌不須
推問若後有為此事反逆者實陛前受和而又告之罪則天悅口
前宰相皆賜帛成其善酷無為滅門之主聞鄉所論誠合聖心其
日使高品官送銀千兩賜之長安四年為相王府長史兼知夏
官尚書事又上言相王和兵馬不便臣非惜死但恐不益相王
詞旨懇至則天深然其言遂改為春官尚書
李嶠則天時為給事中時酷吏來俊臣構陷仁傑李嗣真吳
宣禮等表奏謀反則天使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光
覆其狀德裕等雖知其枉懼罪並從俊臣所奏嶠固爭之曰
豈有知其枉濫而為申明孔子曰是義不為無勇也
與嶠列其枉狀由是得免初嶠為涇州刺史時
盧藏用為左拾遺時則天造與泰宮收萬姓藏用上疏諫之

言甚襄切
蘇絢則天時為右臺侍御史大夫時有詔自司馬坡營大像
磨營甘泉峪以於洛濱上疏切諫則天納焉
陳登天授中為左補闕時選擇頗濫登上疏諫文辭慷慨學者
不行
李嶠則天朝為右拾遺時御史中丞宋璟庭奏狄仁傑張昌宗兄弟有
不順言請付法推勘則天初不應邑左階下進曰臣觀宋璟所
請社稷之計伏望陛下聽從
張說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秋薛臺監張易之與其弟昌宗權位
日熾勢傾朝野說將圖奏大夫遂謂左庶子魏元忠左庶子崔
玄暐吉頊兼檢校太子左庶子韋安石曰公等皆國之大臣受
先帝顧託之重今天后春秋高矣諸武擅權將危宗社公等
不早為之所禍至無日矣安石等然之說乃與同謀定計
中外知之
張說為侍郎武部中至德二年知幾表將軍王難德不敢第英
又遂令軍政合從軍令乃殆有管蠡之汗不宜以小非見免御
史大夫崔隱子堪請以弟代兄疏諫書聞宗亮
其讓宜竟不用言
李揆至德中為尚書舍人時宗室請加張皇后謚號于肅宗
召揆問之對曰臣觀往古如張則有論生加尊號者未之聞
景龍失政張后臨朝加號則聖今皇后之謚正與前代同下
朝聖動遵典禮尊卑之序實繫故事請依前代冊謚
府四六一　十九
遂寢聲曰元忠實不反昌宗誣耳天后不納竟貶高安尉
歐陽詹為國子四門助教時有奏請以道士為僧者詹上疏
論之曰臣聞先王之教人也有常法有常服有常禮有常
學有常業有常位有常食有常居有常養有常死有常
葬有常祭有常廟有常主有常牲有常器有常數有常
文有常聲有常舞有常樂有常歌有常哭有常位有常
次有常等有常物有常容有常色有常象有常類有常
稱有常名有常事有常制有常度有常量有常權有常
形有常勢有常時有常處有常節有常變有常權有常
宜有常稽有常考有常守有常道有常德有常行有常
義有常理有常情有常性有常命有常分有常職有常
官有常法有常刑有常賞有常罰有常政有常教有常
化有常俗有常風有常習有常業有常位有常次有常
等有常物有常容有常色有常象有常類有常稱有常
名有常事有常制有常度有常量有常權有常形有常
勢有常時有常處有常節有常變有常權有常宜有常
稽有常考有常守有常道有常德有常行有常義有常
理有常情有常性有常命有常分有常職有常官有常
法有常刑有常賞有常罰有常政有常教有常化有常
俗有常風有常習有常業有常位有常次有常等有常
物有常容有常色有常象有常類有常稱有常名有常
事有常制有常度有常量有常權有常形有常勢有常
時有常處有常節有常變有常權有常宜有常稽有常
考有常守有常道有常德有常行有常義有常理有常
情有常性有常命有常分有常職有常官有常法有常
刑有常賞有常罰有常政有常教有常化有常俗有常
風有常習有常業有常位有常次有常等有常物有常
容有常色有常象有常類有常稱有常名有常事有常
制有常度有常量有常權有常形有常勢有常時有常
處有常節有常變有常權有常宜有常稽有常考有常
守有常道有常德有常行有常義有常理有常情有常
性有常命有常分有常職有常官有常法有常刑有常
賞有常罰有常政有常教有常化有常俗有常風有常
習有常業有常位有常次有常等有常物有常容有常
色有常象有常類有常稱有常名有常事有常制有常
度有常量有常權有常形有常勢有常時有常處有常
節有常變有常權有常宜有常稽有常考有常守有常
道有常德有常行有常義有常理有常情有常性有常
命有常分有常職有常官有常法有常刑有常賞有常
罰有常政有常教有常化有常俗有常風有常習有常
業有常位有常次有常等有常物有常容有常色有常
象有常類有常稱有常名有常事有常制有常度有常
量有常權有常形有常勢有常時有常處有常節有常
變有常權有常宜有常稽有常考有常守有常道有常
德有常行有常義有常理有常情有常性有常命有常
分有常職有常官有常法有常刑有常賞有常罰有常
政有常教有常化有常俗有常風有常習有常業有常
位有常次有常等有常物有常容有常色有常象有常
類有常稱有常名有常事有常制有常度有常量有常
權有常形有常勢有常時有常處有常節有常變有常
權有常宜有常稽有常考有常守有常道有常德有常
行有常義有常理有常情有常性有常命有常分有常
職有常官有常法有常刑有常賞有常罰有常政有常
教有常化有常俗有常風有常習有常業

韓愈爲監察御史憲宗晚年政出多門宰相不甚得人綱紀廢弛愈
有意匡救之事具愈傳今不重出
李絳爲給事中憲宗初即位絳上言曰臣聞人君之德莫大於聽
斷聽斷之要莫先於審察審察之術在於博採博採之道在於廣
聞廣聞之方在於納諫納諫之義在於賞直賞直之理在於容狂
容狂之度在於不惑不惑之主則天下之事舉而治矣
武儒衡爲給事中書舍人時宰相輔政相剋下以媚上儒衡抗疏論
列其事語詳憲宗謂轉曰汝以儒衡因論郤用報死轉慢恐不復敢言
劉伾爲司馬時非戕論諫罪在大不忘擢服今君且數奏乃恨是畏懦臣下豬天顏歟可否
李遜爲給事中宰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隱憲宗嘗謂
宰臣曰朕每聽遜論事未嘗不盡其情而所言或有不合朕意
朕亦不以爲忤卿等宜以此意開導之
武儒衡爲給事中書舍人時皇甫鎛相剋下以媚上儒衡抗疏論
列其事語詳憲宗謂轉曰汝以儒衡因論郤用報死轉慢恐不復敢言
吩爲司馬時非戕論諫大凡有朝廷之得失悉以陳論凡上章八十四封
李絳爲戶部侍郎時宰臣李吉甫以陳論凡上章八十四封
何也絳曰將尸部職人有進獻至卿無有進獻然皆是
其直使將爲御史大夫時稱守憲爲吩將行至蜂窠御史屬在
延英極諫穆宗不能用以疾辭絳爲左僕射剛腸嫉惡貴不
貴大分以此左爲非正之徒所忌
穆元裕爲給事中屢有封駁時有劉士元以幼馬交通邪佞自
掖校官穆宗即爲大笑卻引穆元裕至不可中人宣論再三引景

不爲之迴帝怒乃令引景使安南監察宣慰時論翁然推重時
驩倪以諂直在位引景議論當所助
李渤爲考功員外郎時穆宗好畋游亟出行幸車駕至溫湯渤
奏疏請書宰相下考以其不能強諫也及爲諫議大夫陳切便
大張諷喻竊發狄詠宰臣及百寮於閤內稱射獵規諷甚
激切
崔郾爲諫議大夫時穆宗頗平畋遊郾與鄭覃等進讀觸
發無避忌憚中使宣諭之夜遽給事中致宣諭之夜遽給事中致宣諭之
王播中書令入朝政殿郾奏曰陛下用任爲相侍讀等臣
不宜問臣經義今豪家輦政爭新近者大抵慢忽經術
漸開朋黨之路益中書令高鉉曰陛下意雖樂書然宰臣延接儒
生天下之人孰不知重道帝深引咎勉之嘉歎
李漢爲左拾遺長慶四年九月波斯大貢李蘇沙進沉香亭子
內以錢一千貫文織一千匹漢之漢上疏以爲沉香亭子出

臺憲憲敬宗頗怒言過時優容之
薛廷老敬宗朝曾校獵遠出夜還門已閉廷老叱門者曰主上安在門者曰已入內廷老曰門者守門職也安得以天子在內拒之不納門者不開廷老乃從他門入
權德輿元和初為太常博士時有議追尊代宗神主祔廟者德輿以為不可祔廟之由是聚訟中外人盡言之迄無定論德輿又論代宗神主祔廟不宜遷議上竟不行
柳公權為中書舍人充翰林書詔學士文宗便殿對公權論事詞旨不回
及漢文除宮刑而罪人有逃亡者公權無言帝因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則姦宄自息帝嘉其忠直
公權為諫官時有上封事者言邊將不可專制公權上疏曰臣聞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君親操鉞授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得專決然後能總統威權臨敵決勝
公權為諫官時有上封事者言邊將不可專制公權上疏曰臣聞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君親操鉞授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得專決然後能總統威權臨敵決勝

書言乎帝仁慈不忍加誅公權曰臣聞何以已曉因引王莽東大宗出鑑江充妖女事帝即令內供張召
華陰二女入侍公權忠言深切此類也
韋温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有上封事者言温昌言之次公權曰臣素與温同在禁署温為人臣當有此事臣不敢隱
鄭覃為諫官時有上封事者言內官出使多不循法度覃以為內官出使多不循法度

追制罷之
穆宗即位遷諫議大夫大和九年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覃對策第一
開成文宗將御宣政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衛殿門定
李中敏開成元年正月以前司門員外郎為司勳員外郎中敏
前歲因久旱抗疏言宋申錫等冤狀以為致雨之方更若
斷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因謝病僅百日東歸
至是始復徵授

御史大夫蕭俛論事不合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裴度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有上封事者言邊將不可專制公權上疏曰臣聞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君親操鉞授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得專決然後能總統威權臨敵決勝
公權為諫官時有上封事者言邊將不可專制公權上疏曰臣聞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君親操鉞授之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得專決然後能總統威權臨敵決勝

卷第四百七十一　臺省部　奏議第二

初仕晉安帝為御史中丞時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疾去職解之因此上議曰夫事相權故制有無奪此有所屈而彼所明事相須故制有無奪此有所屈而彼所明事相須故制有無奪此有所屈而彼所明事相須

府四百七十一　三

有遂志加養漠之外胡敵寧府必未能稚鋒引規自開振當由佳策其亡之兵附北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乘圖靈尊士女延室華夷悉歌於小利且自矜後外示鉢力內堅備禦今若務在遠養守其自新雖未可驟敵此關備足鎮撫邊境然和親事重前篇論之非愚短所能究言若遊談衛寇為害滋深非大舉征討無以永清

禁權禾粟甚若虢不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詩就路揖遷如歸二
日役復戎庠以明防舊秋冬貌民入保所以經備暴寇使防衛
有素也古之城池蓋題有今雖頹毀猶可循沿計户數量
其所容新徙之家悉令城內授其經用為閭伍相保給與還
於一處婦子守家丈夫耕農有急即丁夫正婦春夏耘鉏收穫至之時一
城千室壯丁五六百人丁二十餘人餘羸弱猶能登陴戰謀十即圍之
兵家舊說圍二十五百足抗擊衆三萬步三日糧食備牛以飾戎
械計千家之資六百五百兩牛為車五百兩牛合與利遠
殺敵使城不可圍乎行遁險疎所不能千餘已後易可檢括
襲今先明民知風俗有急緩急信宿可聚四日訖杖勿使
有關千家之邑戰士三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家而習銘刻
而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備弓弩利鐵民不精者官以
新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
兵農並時在於場功之役守之宜皆因其舊任其性使山陵

川澤之形寒暑風雨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善生者故曰六中作師
速也清淨為貴廢重委怠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
也管子治齊令在民商若為秦設以耕戰終中威定霸行其
志業非苟仕強實由有數采用其術自威富用技擊敵衆
亦雄漢魏以來效則漸絕蓋因非復先王之法治兵徒遠耳目
之外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官爵以厚恢募遠奔滅
志氣驕吉士不教之使令移民實內淺治城隍庫兵屯聚與譯共
駭聞長吏簡選若古甲科上第漸就學問明其義理表言
州郡如此則化部有常不遷其業內實京室外強守塞用曹去
定同幕府其情由軍事者皆戰守之術已試而後聞聲足
相校教戰之隅先若之壞若城池荒毀無可備
復今不謂積便加整如聞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補輯存
者因而脩之其有毀壞增損斷足以練遊手驕假

以力將漸就農以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
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寶由是之道兼并
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户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
而民不勞功必優復任生食廉視若今承平來久邊令寬緩弓弩利鐵既不郡縣往或審由二十年課
其所任理應消壞請宜申明舊利嚴加禁裝諸商賈往來嚴
諸所課伏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缺亡刃以私為竊盜
若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
舊縣城正在澤內宜一式脩復舊堵利其守禦給輕限百艘足
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艦此以利

秋藏有備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開候杜塞間踩城修之境
諸所課伏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缺亡刃以私為竊盜
若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
舊縣城正在澤內宜一式脩復舊堵利其守禦給輕限百艘足
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艦此以利
制重運我所長亦徵徼敵之要也

秦漢為郡守丞元嘉二十六年元凱南侵逐至瓜步文帝使
百官議防禦之術上議曰臣聞邊事之歎醜山以懲絕汝之

鑿若流則枯踐寇遠醜迫致徼甸蠭萃蟻聚聞已摧殄天險巖
嚮地限深殿故全親戰其國威晉趙其議情孤力薄氣拙勇竭
誤不重發然來踐本無仕於能濟矣乃者侯王藉親遠阻遵救律由
將有親拙故士少關志圖潰之衆匪冦傾淪攻劇空自班
散潰西勁騎急戰疲倦上訓卒餉備糧流由絕路算長戎
昭多林逐使路子入患併州來援紛紜眩眼恨毒禹蹟膺書有
若海內既寧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俱依東西分塞捨險
之謂譴滿沙之利今虹洛生土青服重洋隔海沿疏捨險
固過亦應滅所謂恃為然列火之裏無外之患為求長計
為允棄遠疏土前言編非限此要統備弗委割況職械京國座
尺神甸數州稚稻列邑藏夷山瀕反覆宮太室地今立郡千乘
井竈萬集倉庫倍於長安雉堞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安慮城隅

屢敗以挫銳消鬬和戎謹戰心人合銳志堅於蕭規曹隨之繩繼
秉城謀立應金鼎之銘卓犖果士重幣招降稍推文之將舉應
振策之下抽登岩之閒奇賁之以然書報之以相酬俄而昭才
負闕其能問之於貧而無謀建而不整述子向背之於公
敵之宜把重志之悾奮鬬兵家之甚諱威而勿貪軍威之術
頓彩於諸言將合宜謀敢得數千奮行潛擾偃旗裹甲銜馬街
枚潛動而起展旗未陣旌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
及起先不為被圍衆解霧散指流嘯聚山如有建旗
滿網逸黨不命誰決代信謀其謀逆於朝
元雄懸首闕下乃將集輯不及戰轉無旋矣然是信臣膺威武
板組裨陰轄術略著其偽遁轟張出沒無端莫言漠漁頗
戮如神固已日月蔽川谷遊行鼓塞殺聲若其偽遁轟張出沒無端莫言漠漁頗
命弟城借一則當困威帝機定剿凶秀士星流雷偏徐
皇駭丘雨臻雲集慶氣氛漠之地振潰瀚海以南絕其本根勿

使能植衛索之枝蔓何不翦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大風
之擊輕蓬果日之排浮霜既而尉佗荷孩之餘望吊綢悲之覬
然後天行惟運於寧煙外青蓋西巡星華經於州野萬旅警無
遺軍律肅勒莉無敗績方夷山沉河劍禮策闡耀疾昊之遺則實獻商之默文今衆賞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參
泰自護取平歲久色無驚起之意家緩觀戰之動關閱訓之禮
簡柔能之飾且許馬採之法庸未既職若乃邦畿里選權論深
切勤導盡地稽誓師明能服後偉自貢讓風雨偏之宜
通金石集論禮備和窮自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吾明益偏之宜
能解合民心愚散物性察丹律而數算躡青浦而揚謀上論深
鑒下預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百枝過務降席折
外威舊之名別其功績章榮其班錄出假典章優其不稟命降席折
節同廣武之請設禮致禮均准陰之校必有要盟之功劇將之
捷東裔無很內外悔慕始附之衆分數無許量以威勢外自懼外

畢由來舊矣緣根基未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安陸南郡
為一州據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舸艦出道取荊州雖水
勢艱步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湘州所領十
一郡其已陵遵帶長江去夏口咨訴既分湘中友更成大亦可
劉已安矣荊州於事為宜帝從其議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
左以來垂州根本委荊州外是以並分欲以制巨下之權而
荊楊並因此虛耗人心不安何以為計中時喜百官議言便以為宜
何便等武即位為侍中時喜百官議言便以為宜
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廉成帝即位從其職都許
刺史宜別其治斷生殺武初為侍中時親入宿衛帝每出遊輒
與俱侍坐禁中與帝共論古今政事及人才能優劣多所
賜納帝甚信愛之嘗從容謂武曰吾欲用汝為丞相汝
以何自處武對曰臣才不及王導願陛下用導之比
帝曰導何如人武曰導雅量高致朝野傾心誠時之宗匠
陛下所宜親仰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山濤帝曰濤何如人武曰濤
明於體道達於人情為臣則忠為友則信進賢不
隱舉善而教臣不如濤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
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
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
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
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
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
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
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
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
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
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
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
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
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
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
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
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
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
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
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
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
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
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
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
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
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
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
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
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
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
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
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
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
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
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
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
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
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
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
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
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
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
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
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
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
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
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
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
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
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
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
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
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
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
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
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
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
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
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
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
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
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
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
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
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
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
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
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
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
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
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
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
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
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
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
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
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
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
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
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
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
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
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
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
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
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
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
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
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
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
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
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
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
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
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
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
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
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
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
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
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
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
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
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
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
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
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
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
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
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
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
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
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
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
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
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
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
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
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
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
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
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
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
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
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
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
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
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
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
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
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
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
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
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
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
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
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
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
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
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
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
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
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
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
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
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
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
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
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
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
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
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
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
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
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
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
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
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
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
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
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
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
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
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
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
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
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
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
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
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
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
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
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
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
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
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
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
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
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
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
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
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
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
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
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
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
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
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
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
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
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
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
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
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
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
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
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
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
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
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
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
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
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
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
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
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
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
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
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
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
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
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
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
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
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
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
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
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
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
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
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
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
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
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
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
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
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
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
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
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
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
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
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
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
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
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
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
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
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
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
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
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
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
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
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
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
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
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
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
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
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
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
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
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
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
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
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
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
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
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
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
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
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
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
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
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
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曰華文
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曰秀文
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顗學識
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清貞博
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又問武
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曰臣不
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經內外
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
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
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正色明
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
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劉
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正聞義
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
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
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監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
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令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如人武
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華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令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如人武
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秀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人武曰
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武曰沖
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帝曰然
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何如武
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曰勗才
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曰然又
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如武曰
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嶠立朝
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然又問
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武曰臣
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天姿峻
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毅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僕射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
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
武曰臣不如劉毅帝曰毅何如人武曰毅
天姿峻正聞義能徙有不善必改臣不如
毅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
監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
如人武曰勗才兼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
勗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中書
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張華帝曰華何
如人武曰華文章華美論事清辯臣不如
華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
令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裴秀帝曰秀何
如人武曰秀文武兼資明於決斷臣不如
秀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
汝復何如武曰臣不如荀顗帝曰顗何如
人武曰顗學識洽聞明於故事臣不如顗
也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徒汝
復何如武曰臣不如鄭沖帝曰沖何如人
武曰沖清貞博厚為人所宗臣不如沖也
帝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太尉汝復
何如武曰臣不如荀勗帝曰勗何如人武
曰勗才經內外明於應務臣不如勗也帝
曰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司空汝復何
如武曰臣不如和嶠帝曰嶠何如人武曰
嶠立朝正色明於憲法臣不如嶠也帝曰
然又問武曰吾欲以汝為尚書汝復何如

知式明進標且自古任薦賓罰弘明成子舉之否
敗而身殺罰加侯伯二而拘泰相因事異欽而嚬以
用來規勸建陳湯而坐以擅斷此先事之誡准亦後王之鑒鑒
如臣愚見宜嚬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外銓用若任得
其人擢主延賞有不稱宜及其坐重者令與舉者皆遷被舉
之身加以降細年數多少隨狀議制若任非所舉又
改平減理其先舉臣親民之要宜錄守宰以賞罰為綱川事舍
公私公應代換者宜遵依加恩秩或入崇曹寵之伍民之職自非
代換居河東歷載政就加恩秩或入崇曹寵之伍民之職自非
擾如此則下無浮濫之心上絕奔競之路矣又按
之請克昌臣生屬亂離之運身歷衰微之代或值奔
逐得奉聖左右陳忠於側啟沃
帝心或以直言見忤或以切諫獲罪
國家百年之內有識之士所共知也
大明元年起為都官尚書奏改定刑制曰臣聞明德慎罰式存
慶典議獄緩死實著仁恕之文疑罪從輕已彰哲王之令
漢興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與人更始
文帝即位除誹謗妖言之令重以廉平之心
加以寬惠之政
孝景遵業因而不改
孝武初政猶用嚴法其後姦宄並生
律令煩多奸吏因緣為市
人不知所守
天子於是乃命張湯趙禹
之屬悉延羣英共議刪定除其重文
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
縣官有作倍稱之息
加以嚴刑酷吏
奉行其間網密
文峻
成帝時
路溫舒
尚德緩刑
上奏曰
陳
寧
漢興
至今
因而
不改
斷獄
殺人
之罪
其
次
大辟
之
屬
律
令
煩
多
奸
吏
因
緣
為
市
人
不
知
所
守
天
子
於
是
乃
命
張
湯
趙
禹
之
屬
悉
延
羣
英
共
議
刪
定
除
其
重
文
作
見
知
故
縱
監
臨
部
主
之
法
縣
官
有
作
倍
稱
之
息
加
以
嚴
刑
酷
吏
奉
行
其
間
網
密
文
峻
成
帝
時
路
溫
舒
尚
德
緩
刑
上
奏
曰
陳
寧
漢
興
至
今
因
而
不
改
斷
獄
殺
人
之
罪
其
次
大

不勝其擾請罷鄧廟并竹俱盡東西二廟歲費錢令給贍從
師文市商賈有貽戒須隨第宅貯蓄太多至費錢不過數知
不義及諸市人定議用佃不周既無盡至盡錢數多虛有所
侵於今已昔漢秦朝課以楊徐兗豫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
千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復此相準故得滯積如今所費轉
多興用無準廣張虛名頓闕軍器輸功非時徵發官吏貪殘百
姓窮困臣之愚計以為宜減省諸費以給軍用其有緣邊之
處不限此科其諸州縣官吏俸料及公廨雜用等並請隨事
減省所貴官不虛設事不妄興則國無冗費人免困窮
臣聞古之王者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故能上下相維內外
相制君臣之義於是乎在夫人臣之道進則思盡其忠
退則思補其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上下同心以事其
君者也故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
直書云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此之謂也若乃內則
阿諛順旨外則擅威福作利害以偷合苟容以干祿位
窺見人主之意探其所欲而為之先主之所惡而去之
以此事君者其罪大矣

本故尚書令品藻第三拜必有業績簡書具存佚而不見而邀任弥
重前代多與宋官同年故不別有策即事論情不容均之凡僚
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
晉武帝咸寧元年為左光祿大夫侍中丹陽尹郗鑒徵相承有
上湯殺伐因循處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興武王以肆
冷若罪人不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發耳有生大
冷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亂之興死者無復對共訴
駿遠熙家人得預於後勳治中使死者不恨去者無憾非所
王惡武帝時為侍中頻步兵校尉惡以朝堂議榜非古置制上
表曰夫帝后之德綱紀天地君人之元光輔萬日月並於名教不
著聖自方策載籍所以建議帝王依經以下詔朝堂直辭陳
先諫懸鼓義非一端綿代事勝中世變大貨
勸之情使聽聞之道若乃式功昇臣勞廢而更或以恣慾或
由斯表故孔悝見銘謂禮叔舅子孟應圖稱慶賚民況以臣一

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神之而止敬善東平陶世孝
尊道宿而遵江新野云終知章見以而流滯感籍博聞尚或浮
心矧斟撰踏能無隱心為帶於盛衰延役蓋於興廢曾郎
以時臨閱且不重增聖慮用威衆表恩請空文簡冊無益於匡
朝宜日朝堂草創於今弥伏惟陛下保合萬國溥愛生靈勵
前修之要軌序皇齊之孝初詔付外詳議以為退以為反計主
當悉王制之議尋檢之名宜率土同詳可得歸一不可言口
是代表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則紀載之路塞矣故聖人
任坊議採下論明之文開之則情惟允直職諫之與受自漢世
降及有晉歷代無改斯義明矣宇國資為前事之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亦斯極故聽諸朝堂懼細所聚滯使
是代表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則紀載之路塞矣故聖人
任坊議採下論明之文開之則情惟允直職諫之與受自漢世
降及有晉歷代無改斯義明矣宇國資為前事
之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亦斯極故聽諸朝堂懼細所聚滯使
是代表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則紀載之路塞矣故聖人
任坊議採下論明之文開之則情惟允直職諫之與受自漢世
降及有晉歷代無改斯義明矣宇國資為前事
上使諱故以諱為尊固必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皆行已又謂
宜式遵無所創革議不行
王敦鎮武昌請討雍州刺史王廙敦上疏曰臣每覽史傳
見憂國忘家捐生報德者未曾不慨躬歎息以為今古共情也
然或以片言微感一狼小惠荼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可謂有
如臣蜀牧無聞之伍過越非分之位名器叢假榮寵並外而寘
安見高選所貴選所貴之日所以命和群賢如聽公議者
或以高見為念臣鑑謂之不然其故何哉陛下聖明暮臣愚力
以從制通上而御下詔開賞黜之言徵示生死之路九域之人
皆相視為敵臣伏威逸高祖以吸固等令公孫鵬
當今若錯羊祜之歸師聘士卒之餘憤取亞夫之閑
塞若權祜但士非素養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資寡人
集部而發加習校若家畜計乞隸防衛臣少重名鄧早君軍旅

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

梁貢舉武帝時為散騎常侍是時任職者多飾虛譽特政事多廢陳事啟封奏大略其一事曰今比邊稽穀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國家之外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調動致逋積而人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其二事曰今天下寄守州公皆向貪殘罕有廉者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欲使守廉隅表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為禁制遵之以節儉是黜浮飾糾奏浮華使朱紫有別其三事曰斗筲之人競兢進趨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為能以纖悉為務長奸濁吏由於此今誠宜去此小智之惠矣其四事曰自征伐以來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宜時日不暇給良有以也夫國儉則省其事而良其選事省則費人覺良則財聚若言小費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妄人役不足妨人則終年不止矣費妄不納

陳秉機為散騎常侍尚書高祖長女永出公主先適陳留太守蔡藏生子昂主及居並卒秉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定將葬尚書左丞請詳議欲加藏駙馬散騎并贈昂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為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數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期已後降壻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詔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親尊植美公駙馬素車淮羔以王姬之重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章何合之面黜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皇姊亢儷以絕既無嫌敵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宜第二女荀勗陸宣公主晉武践阼而主已亡奏追中追贈公主凱無後駙馬之號梁文帝女新安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淡近二列足以證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受今宜追贈準侯爵以極

議為長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二

臺省部　十八

奏議第三

後魏崔玄伯為黃門侍郎宋張袞對掌機要袞創制度袞有司奏議國號宜依古伯議曰三皇五帝之立號也或因所生之土或即封國之名故虞夏商周始皆諸侯及聖德既隆萬國宗戴猶號隨本不復更立唯商人屢遷故詩云殷商之孫子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此其義也昔漢高祖以漢王定三秦威強楚故遂以漢為號國家雖起北方應天順下雖運龍飛實繫豐沛以登國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帝亦奉建魏土夫觀者大名神州之國號乃帝命之徵驗刻見之符也且愚以為宜號為魏道武從之於是四方貢王之寶咸稱大魏矣

劉毅為尚書令時荊州大水百姓阻饑梁秦刺史韋閬天

地至公故萬物咸育帝王無私故教民歸順代惟陛下以神武之姿紹重光之緒恢隆大業育濟羣生威之所振無思不服澤之所洽無遠不懷大乎之治於是而在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為天討神明所在孰敢干紀雖平昔強梁終難抗衡況乎皆疲羸弱禽者受罰功卑者復賞能賢優劣賞罰之義而國之武雄不征討勳懋無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自山以東漏水害損年不收熟倉庾虛竭加衰矜以隔隱青今南推強寇而敗醜勇沟深壁如人神恢弘若興兆民共營其福則凶氛威和氣養生悅樂天本武從之於是優天下租賦減於生命德之厚者莫厚孰有死然犯死之罪難以盡恕權其輕重有加矜恤今寇戚未殄鹽場須防且愚以為自非大逆亦手殺人之罪其坐贓及盜與過誤之愆應入死者皆可原命詭守邊境是則已斷之體更受全生之恩慍役之家無衆休息之吏

刑措之化庶幾在於茲慶書曰流有五刑此其義也且受恩深重恩以仰答報遲鋤庭獲增係戀戴上醫言惟加哉察之成納之

已後入死者皆免死從遠

韓麒麟文雅休穆為鄴事中外征南蒸容白暉軍事孝文巡興中尚書奏以機煩一鎮介遠西北寇賊路當衝要不可以無人外鄰宿會議參以為然秀穎謂非便曰以風國之事非關士之宜風謂機煩之立其來已久雖士都強宅而兵人素習緩有疏緩不能為寇猶常羈戍足以自全退保一方之城乘進塞西夷之關伺右從就姑藏驚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從脫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機煩去涼州乃千餘里捨遠就近避防有關一旦緩急是棄戍以資敵也則夷狄交搆乎相乘牲恐覬徒協契侵竊涼土又近諸戍則關右羌胡侵軼不息遠役頓乘難方其

官例皆踰資今宜依舊事駁國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約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公當為命於人君以辰展心力於戰謀之日然後可以授茅土之賜未見預事效宗廟而獲賞於襄土徒見冒勳之宿以夾輔為主勳吳鄧之積以征伐為重積漢魏無文於遠代觀皆功輔記於往年自皇魏開祚草業剏基務崇三五之規思隆百王之軌罰顏祖古實增哲昔帝王政刑治廟敘職而授爵司以九品之命顯勳事以五等之名著優劣帝王制作用此為準況今承平日久人情怠惰必欲依當時恩澤足為長世之軌平準舊典之從代之明文明不踰敘衣一階二百匹

李沖為內秘書令咸郡公事中舊無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家方給一戶沖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

鄭義經書令高祐等以沖承立三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義又曰不信巨言但試行之事歟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昔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臣豈敢稱万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親舊未分民心勞怨請過今至今朔月徐乃遣使於事稍宜沖曰民者貴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之立長校之勤未見均恒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民必樂為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險易不同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述恐成擾亂大台曰立三長則課有常准豪有常分包匿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稱而不可量議雖有乖異然准以義法為難更無異義立三長公私便之

魏德命集六魏王等議父夏貴和興勳適蜀宜留山河鼻弦景憩龍屋休戚與國始為目以凡近識慮違時精兒能遠荷今任彼已之藝稱於舉古仰威生成備自策厲願省駕純然無亡益然歎冰雪積於窮室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落之末封為橫恩報德為報德之義則義無所辭期雖留宗儲皇祐之所眷徐陵見從之厠數文皇帝聽斷罪遷光宰上千戚勤儀淮海慢風重書前詔一具天不弔奄忽晨背小心翼翼昧旦丕顯夙夜祇肅思正之民勉圖極愚當將不再來機宜勝失豪分之差致海千里天與不取返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統令入方義陽王目祖深悟存亡遠同終始句力遵遺詔從權以濟時艱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觀於四海退可以遵德信於遐荒東之會壓鍾今日如合唱聽之遠施行號許大心願存目表徐勳後驗賞罰嗣常軌之

魏德命集六魏王等議父夏貴和興勳適蜀宜留山河鼻弦景憩龍屋休戚與國始為目以凡近識慮違時精兒能遠荷今任彼已之藝稱於舉古仰威生成備自策厲願省駕純然無亡益然歎冰雪積於窮室於願天高地厚何日忘之自永落之末封為橫恩報德為報德之義則義無所辭期雖留宗儲皇祐之所眷徐陵見從之厠數文皇帝聽斷罪遷光宰上千戚勤儀淮海慢風重書前詔一具天不弔奄忽晨背小心翼翼昧旦丕顯夙夜祇肅思正之民勉圖極愚當將不再來機宜勝失豪分之差致海千里天與不取返受其咎所謂見而不作過在介石者也宜簡雄將統令入方義陽王目祖深悟存亡遠同終始句力遵遺詔從權以濟時艱則振旅而返進可以揚義觀於四海退可以遵德信於遐荒東之會壓鍾今日如合唱聽之遠施行號許大心願存目表徐勳後驗賞罰嗣常軌之

魏武有救饑荒賜制魏廣德論通利溝渠使寺署有刑四民異居未嘗亂百世不刊之論則天下幸甚矣三日納閑興為漢洛陽輕辭數千騎自其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平壹萬方前聞之內者宜以為儀況而已蓋以成不慮也清道而後行尚恐驚跸之或失況履涉山河而不自慎此愚者之所以痛息伏願以垂省察其四日伏惟陛下耳聽法言目覩嫡典心對百僚之議參以庶獄而後分而釋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敘明所用未足為煥然非所以齊神業於瞬無疆之祚垂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待然有待之形役無待之智安此愚者之所安願陛下審供司契養下貴成雅量旗垂纊而天下治矣高祖納之顯宗又上言曰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舉必依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得門望不復課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之

叙士人何假冒夫孝子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即子而已苟有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裔自隳於是棄矣是以大才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之豈可以世胄鄙使簪笏拖而不致哉但當校其才長錄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非威所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命然是在行罪必罰賞必當賞則雖簒構之刑而人恥而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傾倖則禍發誅不足以禁自古和以來未多出孟無帝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哉在於防檢不在麗刑也今州縣收守邊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或以深密爲無私以仁恕爲姦盜迭相欺罔俗陛下号九重之魂人命之繫願下詳察子百司分滿務之要願下知於歸是則庶幾此一人而朱紫以

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興殺不辜寧失不經寧益勿亦百察以惡元惡之命又曰昔周王爲大殘所逐東遷河洛猶京猶翊宗周以存今北虜亦華夏之劇華周宗尚置京邑不廢陛下北隆先業遷空土中猶古復禮於斯爲盛宜者周漢出不得已哉故春秋之義有守有時何都無遷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此代京爲山陵記爲王業所基聖朝所興其爲鑾輿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且爲不安愚謂代京宜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今悴則衣冠倫於厮儁之臣臧獲賤於胥吏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志專而業定業定則不遷不遷則不褻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俗推此祖述堯帝揚其波瀾則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位伍不設科禁貴賢賤不慎惡善惡於是情聚而忘返觀者假令一夷蔵師苦訓誦

詩讀禮敦宣令童蒙生長所狎其走赴饗宴者勇敢徙武事矯有無此則俊乂不可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里仁之美孟母三徙之訓實聖明詩君此之謂今役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雖成今士人兒童務役作終能一朝可得是以士則校其才一幃一官以爲外降何其隘也至於開役作官途得廣衍梁塞望接聞連塞何其寡也此蓋自亡秦滅古建極而隳宅中區凡所從居皆是公地分別役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誘遵民故倦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而不改凡有事名其藪其藪藏書記籍亂區序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漏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聲華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以併省今人口既多亦復置君人也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候水旱之災供軍國之

用至於有功德者賞後加賜爰及末代乃能之所隆賜費無限自此已來亦爲大過在朝諸貴受賜不輕士木被錦綺僮妾厭肉而復厚養窶加勤以千計若分賜親寡隨濟實多於不賜是亶周急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稱事如五百但令武官習射弓矢文官講書傳而令給其清俸之半成之類一宜懸此帝善之

高閭奏尚書令僕射太和十四年秋閭上表曰臣聞春夏以雨憂微雉之方蘇烝烈元之傷汴同禹湯罪己之誠商宗舜引咎之德虞以敖懼周以懼懼之功猶不及今臣等上書採摭損益深思被於春生夏長惟流于后土伏惟陛下天啓聖姿利見嘉猷若昊天光格字育萬方后以敬哲賛世稽古之才高明柔遠之道敷納萬言兼覽百氏

旨稱篤惰縱恣濫宗覆所以致前車正器服禮樂所以宣利噐
需官以重人德簡勇士以昭武功慮訟之未息定刑書以理
之瞿然民之疲敝置郵傳而省之宼盜之數劇法律而優之
知勞逸之難均分民土以齊之戮黜刑孝弁貧孤獨開納讒
言抑絕讒慝明訓以體率土移風雖未臻殊軌成無為之化
人召故商逋昌則九嘖叔君德澤而弓以勸教休瑞並臻舉以五
福則康寧其邦於戲羣黎劉以立極則害于其國勳乃崇範之
實徵神機之明驗及其危運所纏世鍾陽九數乖於天理違
於人謀時則有之矣於是湯逢慝年水旱之患然
亡功脩行樂荒弭息孝治則有如此之風計臻未有如彼二
害而陛下勤勤引過事邁前王徙壁避咸之微指辰可必消災
戒福之符灼然自見雖王畿之內頗為災雨開外蔬方未稼仍
戒前勤之以理燮之以利一歲不收未為大損但須脩不虞古
之善政安不忘危有國常典豈以北鎮新從家業未就思親慈
本人有慈心一朝有事難以鼎鼓可賓其往來頻煩於馳開雲
中馬城之舍以疲恤之民以盛德致力邊塞矣明察疲劇之民
幾其有出塞之意以救其之可以安慰孤貧無告之民
使幽定安并四州之租隨運以益其處開施寬薄賦減輕以
消其弊清其道路恣其貿遷農逸食貧富相贍可以免度凶
年不為患苦又聞常士困乏濫竊生匹婦觸網慈心愍之
年民輕遷化可緩其使役急其蓄今至於未然之前申勅外收
又一夫幽汪王道為師京師之儀或恣未盡可集見因於都會
使明折庶獄審察輕者即可決遣重者定狀以聞龍非
急之法故無用之歟此乃救幽之常法且以見憂於百姓非
不患於百姓患不安苟安而樂生雖遭凶年何傷於民厥也愚目
所見如此而已詔曰省表聞之當勅有司依此施行

邴齊為散騎常侍兼尚書宣武初奏曰自有晉以王之以德

治天下莫不重榮帶輕金寶然榮帶乃关國肯民之方金玉是
虛華損德之物故先聖求觀古今去諸奢侈服御尚質不貴難
獲所珍在素不務奇緅至乃以紵綃為帳象銅為鏤勒訓
廷以勤儉不貴金裁給而已更不貿積以傷國資遠景明之初承
外平之業四疆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蕃貢繼路商估交入諸所
獻貢倍多於常雖加以勤約猶藏損萬計珍貨常有餘國用常
不足若不裁其分限便恐無以支歲貢今非為要須者請皆不
受從之

源懷宣武景明中為尚書左僕射時有記以為史犯罪每多逃
逸國法貴乃出並當糾舉自今已後犯罪重而藏匿者悉
遠流若未遷不出兄弟代徙懷以為已謹按律制此更不在赦限
窩惟聖朝之恩異於前代諸流徙者悉尚家族久況有未發
而仍遣邊民被守宰犯罪匿之者悉依贓論從流及家

恩有卒於得還今獨苦此等處非一之法如旨管執詭詐免
之書奏聞下以成式斷敢不許隱匿奏白臣以為法貴經
遍治尚簡要刑惡之設所以綱羅罪人命理之所備不在繁典
行之可通宣令峻制此乃古今之違政救世之常規似等條制
動品已下罪發逃亡過限不首有流妻子雖欲仰絕義途隔為
其籍州守宰職任清流至有貪濁事發逃竄棄官敗法外豈九品已
上人皆具白也已下獨疏於刑網此則覺網上流法初下吏有容匿罪人
等又謀逆謀叛天經國典北魏罪獨不家族便大有之經不
足開生之路致墓難遵古典退今律輒率意見以為宜停書
奏從之

盧和為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僕白鼠和奏曰謹按瑞典
外鎮刺史二千石長不能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讟白鼠王
目開黃不虛見德合乃降妖不妄出發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

或急瑞以失德或禍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明鑒千齡之炳戒比者災氣作診常數違度陛下流知陽之盛降納陛之旨求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躬罪己詔道昭宣先進忠納謀之言事光於舊政百伏讀明旨有懺綴謹敬而肅誠以慎萬寓惟一夫之耕食或有受其飢一婦之織衣或有受其寒況今兵革未息疲瘵尚多常理此外徵求苛刻重困生民人或愁怨天災流行疾疫相繼或死或病離鄉棄業荊襄江淮之間尤甚比歲以來兵革屢興刑獄不息師旅暴露野經秋積夏故頻之地率户殘耗河東之境丁壯死亡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或離鄉十室而八細役煩數日月滋甚奇兵酷吏因緣而生使通原遏瞻而無窮耕桑機黃食而監司因公以責求豪富恃私而逼掠今歲知儉以益十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縣苛刻之吏務為無益暴斂之事不思所以安民止盜所以闚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仰天歎息貧困無聞性靈法官按察多

挂刑網謂必願殺以明勸誡後命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旨鍛鍊冤枉恩或容情受賂蠲免已罪御史所劾皆言誣枉中書罪人更去清白之源濫陵下之聽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息犯暴之人聞之以益懼自罷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委叡哲之監察以災之起延對公卿廣宣無諱引見樞納詩求民隱存問孤寡志其苛碎蠹俗者賦斂之休息貧良忠謹者之榮朝義問貧儉秉之於市則九官咸和而帑藏自贍士女欣忻人有望矣詔曰服箱承運繕於周詩簡賞惠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之期隆風不降靈勝殊之會自昭告於萬邦永翻為尚書郎中郎正元中議選遷或事翻議曰昔周穆王荒於西北魏晉偏在東南尚是以鎮遏守邊必資重伐故柔服遐韜温良故田牧魏尚高節沙漠當陽鎮平繕流於江漢紀績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上以觀明簒御風凝化遂成簡

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幫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欲先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已後刑勸徐緩梁益諸蕃如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臨戎信能懷遠慕義循將士得其心不營私潤事循公利者則加賞優久於其任以時褒賚屬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驗其得士最多者以為上考舉不以實而

無所用若不得田事已六里難剋尚不可守況多事連兵而爭
非要也且六里於賊近要遠之兵攻過近之
其勢既殊不可數也況後之年百姓纔蘇死者亦復不少何以
居復靜之辰興干戈之役軍資轉運取濟無所堪息其損未
息益新附之民服化猶近特須安牧不宜勞之勞則怨生
怨則思叛則人情不安則擾動邊鄙則建兵難解事不
可輕宜稍減小利不彼大損宜武並不納
任城王澄為尚書令正始之末詔百司普舉一級而執事不達
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舉明詔遂去百職懼雲惟寧起澤及
百司各奉堅榮內外同慶至於貢舉不及守宰蒲衆十年寬恣
不能封回自鎮遠安州入為太尉長史元康自征蜀常州入為
高密二人遭授並在先詔除蒙之理備在次期兼佐俾私之
依信旨群盛之例尚書令僕榮及當時然後依之衆皆因
循未有革不為寬信偏執鑒宋貴末思謂未允今計東史何宰之官

請准回康永同四限上忆初旨百司之章不覆於若元元之心
詔百官令已後內外人事皆經先朝者不得重聞證奏曰日聞
竟無練論之設宜置廉謝之本皆所以廣耳目於智者塞聰
於天下伏惟太祖開基化隆自遠光宅萬邦垂統於九帝重光盛照
之朝遵脩舊典寄隨時適無常體恩過加言重千金故稱無謹
及蒸堅融朝毋修寓縣表綜慈仁重心潛微深往者仰日月光
九泉微為有布由照於天下今乃移以先朝限以一判斯誠奉
違之本心實乖元元之望在於謙挹有乖舊典請尋抱枉求
直或玉帛朝聘覲享之差出之宜速還還若十里驛馬馳
驛益事日吉可又有謝詣君有諫自舉選氣調理宜改作是以
勑以先朝且先聖者非故屈之或有司愛憎或事溺微空文
致法以誤視聽如此冤塞彌在可哀興其源申室失不經乞收

今百官還依前詔詔日省奏深見畎讚之情三皇異製五代殊風
一時之制何必詮政公謂虛文謹旨理存可申者同從不同來
執可依性制又前朱傳詣書之傳詣時又須則出時公事署以理
道通之益以救弊之吃其宣室務審有古制所重今反輕之內
備設禁外史寬也百繕馬事重慎以付公事詔從之又御史中尉
東平王遙奏請取景朝元年已來內外考績吏部尚書中兵郎
案并諸殿最欲一案校簿階盛官之人黜大台論之源表曰臣
聞三季之變由於刑火德之興在於三約是以羊聃六法今
不滿是故欲求治不莫若省事清心昔漢文斷獄四百餘載刑
厝省事所致也謹普約相藏其清靜畫一之歌靖公之士今
欲求之於本宜以省事為先使在位舉官慕簡曹之心以明
化如此則上下相信百司不敢繁擾從矣豈直擾世

擾以淳文莫小鮮以煩千哉臣竊惟景明之初聖求子天內外
選舉官二經考課遷任高之始方伯刺史品皇上引之朝堂親
試策二六品已下例由勅判自世宗親攬大有三品所以湯徐
故意慎物吏始革其事方拘窮數以自見覺謂為不可又是
尚書分樞納治憂言擬朝帝牛至尚書門陳嬌抗辭帝慙而
返大人萬乘之重非所宜行嬌厲一言動而迴尚書官司而
何相亂乎不敢陳乎不敢違乎數朝廷之死官職之先當時
為選官歷代用為美談今各守其職而不出位案已以當時
靖恬以致歸又景明初風聞是司至於冒勳妄考有虛
虛實若差舛不同為情
自尚書案省繁擾以典刑亂之不慎其事歸誰堪其罪斯實朝廷之重
勳誠之事實華世之急如此求通誰堪其罪斯實朝廷之重
務誠為門下錄事總治景等共修律令並高中紹表曰昔聞建

國有計歸危必安施化罷和雖寡必威常乖人理雖合必罷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聖應天明命光啓無窮必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三號京門了無戮防南北二中復關固守長安鄴城股戚之寄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要每事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駭急矢來之用持平執銳之方勇用應時之法特宜修習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須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夫且法關清濁不申申滯理塞而事蠹亦生亦混清知而不糾得者不依失者倍於貧門務身等而邪消奄殊類廣同役而樂雖異古人居職不以為榮兵士役苦心不怠亂故有垂本生諷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於在人國或云山藪逋亡隱匿命或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活州應留之使避寒歸城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貴定關禁不備任意冤逋如此之徒不可勝數八牙不復為用百王事乘其甚混一之計事實剿如考課之方責成無由流浪之徒不須精校今蕞賊猖時遷黎侗隊內民不平久成怨怒然戰國之勢猶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為一切事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雖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漏文質以救情權不可常簡易假以救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寄隆復衰權勢亦窮然則王者計法之理化物之規圓方移得其均人物不失帝時建法之旨隨事裁制即位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御之職指直風化之門作用實蜀之要乃是有大本然修今之人識明古今依擬聖大體可觀此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後須昇降誰敢指意有是非欲以昇平致久慶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並於事共濟若

令不班是無典法目不執事何依而行昔修律非無勁止罪下之日乃無名是謂慢文盡其狡功名之所貪據於德元曠孝明初徵拜尚書左僕射詔攝吏部尚書事上疏曰臣聞治人之本實委守令故政平物理其人則訟興於姑自非察訪善惡明加賞罰何以點彼貪殘此清勤也竊以大使巡省必廣與送之費御史馳軒騎興隨之刑且勞爾往還理不委悉縱有簡擢良未平當恩謂宜令三司八座侍中黃門各布耳目外訪州縣牧伯治人守令能不者德教有方清白獨著宜以名聞即加褒陳若治績無効貪暴遠聞亦便承賜登加駁退如此則不出庭戶坐知四方端委垂拱明賞審罰矣又表以血氣為剛者恐其輕肆勁直傷物與廣恩簡宜經事歷良平復者為之詔付外依此施行後詔雖與任城王澄京兆王愉東平王秉共決門下大事雖又上書論政委其一日御史之職務使得舉必得其人不拘階次父子其事直其成功其二曰安人寧邊顧將而動須果邊將士逸大之略貴萬一之功梵梁之好卑闇而蠻嫚之怨釁端斯乃庸人所為致於戎利之所致也平吳之計自有違忠臣不在於一城一戍世又河北數州國之基本錢荒多年戶口流散宣示撫上兵復徵發即如此日何易聚動愚謂數年已來時宜靜邊以息征役安人勸農惠此中要誠嚴勅邊將自守有城戍求內附者不聽輒受接皆須表聞違者雖有功請以軍法論書論三曰國之治體貴在簡而能精河平元年以來用度不節水旱饑饉人庶流亡十分不復一二其本由於刑獄不平也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蕭何定律除參秦苛惠之法務從寬簡以濟時要孝文即位躬修恭儉專以德化為政風移俗易告訐不行斷獄數百與刑措相參成康之隆於斯為盛今律令煩多官吏不能盡解奸吏因緣為姦欲加人罪則引輕條欲出人死則援重比議者或以為律不宜改此為不達道理之言也夫律以正罪名令以存制事類相須輕重相舉猶天地四時陰陽並用寒暑迭宜不可偏廢故曰律令設而姦宄生不可謂律不改也今宜斟酌往代法令之輕重者以為正刑其餘悉宜除去則法簡而罪輕人知所避矣四曰古者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遠近情偽難逃今刺史守令迭居官次不滿二歲遷代迎新送故交錯於路之費不可勝數既去者不顧惜官物將來者苟自營私此為耗損公財百姓彫弊之源也宜明加考課以換其人五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六曰古者諸侯之於其國也有不善之政則天災之有不祥之民則天誅之今水旱為災民人困窮而牧守莫憂盜賊公行而不能禁止此為政之大闕也宜明加黜陟以厲其心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二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二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二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二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二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二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二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二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二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二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三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三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三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三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三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三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三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三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三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三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四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四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四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四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四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四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四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四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四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四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五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五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五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五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五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五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五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五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五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五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六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六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六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六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六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六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六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六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六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六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七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七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七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七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七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七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七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七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七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七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八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八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八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八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八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八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八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八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八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八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九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九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九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九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九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九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九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九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九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九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二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二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二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二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二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二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二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二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二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二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三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三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三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三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三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三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三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三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三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三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四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四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四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四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四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四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四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四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四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四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五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五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五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五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五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五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五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五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五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五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六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六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六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六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六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六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六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六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六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六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七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七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七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七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七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七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七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七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七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七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八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八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八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八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八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八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八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八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八十八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八十九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九十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九十一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九十二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九十三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九十四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九十五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粢盛后夫人蠶於北郊以共祭服所以敬神明重農桑也今皇后親蠶禮儀既廢宜復其典一百九十六曰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然後爵之以位所以明德慎罰勸賢簡能也今之貢士但依資次而已既無考試之義又闕爵人之典宜採古義以定其制一百九十七曰古者天子親耕以供

山水不好茶官屢冒讓辭貽使赫怒遂破出為齊康郡因爾歸
因願舉志嵩嶽此加採訪略無證明尋其表狀又復妄陳事端
推理實有所疑何者昔秦孫獨往割玉不還其志向況辭辟漢
帝匹成其美斯實古先詰召必有不旦之人若也蕭衍雖復
嘗慍江左猶號物未其懷禮宜有士辭榮祿而若
下聽之哉推察情理則孟浪假薦衍君臣不存推薦道遠
郡未為死急何宜輕去生養之主長辭父母之邦平若言不好
榮位志願高尚者初福之日即應赴陳尋山負秩公水而乃廣
尋知已遁造執事希榮之心已見逃官之志安在昔梁鴻去鄴
終於吳會陸沉浮海逐李東並全志養性逍遙而已若斯之事
實何其懸哉又其優隆清華名位高峻計其家累應在不輕今
歸化何其祕迴設使當時公遷不行攜將父其家後家貧產
業應見簿錄尊卑口累亦當從法而周元弟無資歸若無鍾
欵理或可通恕有不生使應是衍故遣非同投化推究二三其
說

府四百七十二　五

為難辨請下給楊二州寄節以令徵實不盈數旬至石可檄於
是詔推訪周果以罪歸闕職位如舊不禁所疑
蕭寶寅為尚書左僕射正光四年上表曰昔聞老與有斟酌之
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源難得而尋然條流猶可如矣大
較在于官人用才審於所施練述校名驗於庶實豈不如風古
得之餘論優劣者於歷試者乎既察察於月旦品定於黃紙用
劾效名實事於臺閣則實寶劉之途差有簡推用捨之宜非
無依據雖復勇進志速之憑奔競於市里過分玄虛之請馳騖
於名利猶且銀其與奪考其優劣然後定於下爵位既定不
可妄加故也今猥冒多劾之典所懷未啻越無窮誠陳萬一
何者猥雜作文武之名在人之極地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身
之大立勤公之端自非臧惟九官咨詢四岳
授曰蕭詢讓稱前往將何以厭人名況於今日哉已來官
內高卑人無貴賤皆解假說用相慕豪逸浮同波蕩澤於是

府四百七十二　六

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大爵也以繩大夫人爵也
古之人爵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貴異於秀彥隆於世莫不
實效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常自持也至乃周之鬻謁
五收無官漢之察舉能聞虛請豈不重哉內私謁竇以蘭罰
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舉賢則觀覩相歎故至懇也惜斯勸善
此況平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終於馬之勞或
說興利之規然勳十一之潤皆庶績而生為將鋒出役萬庶以永榮開
之方而逐利捐德棄義於市人爵於是乎亂矣則有何紀極天綱之廢
也哉昔斯臣聞之曰注引
追來昔楊或直啟案問官人之事之職或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
之處謂今可相依其舊貫若有所減終不曹明祥官自
月具數奏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名試一無取焉

列上尚書僕射令已下如有紕繆即正而劾之不得方便雖詔書下令其理過既定其後勿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以明法幹務忠清奏能以記當否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以書於簿籍油帛一通則不書即書與之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與以作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隨加識別不得關視若續之日依後對共義量如此則小存實歸獲止竟回其內外考格義非偏當乞求博議以為畫一若狀謂異事關審義理通通所談物無異議者勿可施行對酌匪物常例必須詳引此之許冒欺衆求毀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侈通則幕賞難踰流遂濫職義務尊卑貴賤等級之典謂宜明加禁斷以全令信開返不之路杜奔競之門如斯則吉士盈朝新物載煥矣詔付外博議以為永式晉無所定時宗西豐侯正德來賓宿衛久見楊州表請正德自去避禍遠投宸扆皆以叛君惑議無以深心指歸情理測自開立身行道處於事親慈於事君故君親兼之以常節處父兼之以博愛斯

府四七二　七

人倫之所先王教之成典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親戚之義常刑靡赦所以昭恭履誡無所逃死罰及侵加二子繼沒親命亟奔國喪無父況今封爵所存長此永滅倫生江表自安喪制而正德居諸子之親竊通侯之貴受深分國子爵於家寵榮備用國去就允結隔絕山淮湮清未盡定喪長遭親復何日以此為心可如去皇朝編蓋黑燕思約四海自北面盡荒仰慕德言華化無思不臻貢玉帛於圜劉忠孝以納資榮葬祭于伊洛闕而劾質至如正德宜義以致慈昔趙穿會稽容新以復立漢困鄧禹宋寬丁公而僅免吳頑已平二日即法首不歸其情哉欲明責以示後況親親宜忽父親正德自天縱光篤慈遠以臨群臣啟包此函靈貺之列位百官是察其何誅焉昔晉魯禍深痛纏所隱口慕遠遵復報情日旨區於一堅武過才難

府四七二　八

愛屬尊今十無一施又尊卑稱謂事稱古宜今始別嫡庶義得親一圍分逸也故禮良樂宜高貴異封廣陽安豐屬別方宇安定之嫡色養親王所間厥近事從蕃會是為大和之愿言勿封之倫恐為親疏漸非世減之大略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下世論以父尊舍爵是產者不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若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力減之旨乃為所貴所減欲使子孫王開關親尊其次正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親與得足充不清濁東久減戶故始封承襲但據所減謂減之以為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痛然減足之深差旨又判之以開新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主肇祚稽生準日五等有所減之始用為世減之法以王封有疑疏之事謂是代部之將妄附減旨實同世春以此毒天下

中華書局聚

民其從乎或大傳生戎文宣王目淫祠淫祠累朝載祀今古稱尚減及先帝之總祭令給親祖止當世之廟品使七廟皆玄不治不恤嫡封則賊禄無窮棄閑貶廢形作乎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苟司酌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號並設其初陳訴之辭蓋於曾祖高祖之義也目親恭今任於玄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開請近尊高祖減食之議遂惰百代係嗣之語堪由九代遷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刑不濫黜勿文王以親不戚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究滯愚以此為大者宗尊光蠲之詔并請諸所奪所請奉朝請封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宜還復其旨崇全食足戶先本減從今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減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應謂親九族所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於疏減全奪則減足之格

仍本戶邑雖蠲之減明奏既有全食足戶之異故不得同於新封之人親親恤所褒請依律斷伏惟親親尊賢公功立尊賢以司民不可偏乎親親以驛族其可棄乎如歟案九求以日判爲始其前來更依舊年又不追目又開明德惟馨之高以遠周咸有一德湯所以革夏政能上令下從風動斯偃惠之如響克勤之如神明是以天子加天下綏萬國君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邊都之構無不容川澤所出皆為貢賦之常所治皆為京師之右縣今丞尉治中列驂及諸軍幢麾命於朝逮而可下降乎此之班嚴宰而已不得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即賤哉不同降又覃恩稱妻及隨皂明無不遠自後人率其心編盈庶誠感視聽既以此前更為年數六年三年之考以為前之況前況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況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況三年上第者蒙半皆而已況前況後合考

者隔絕而不得無考者無所而全況前況後有考無考並況與不能遠勤舊績屬居卑官驚譴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得天下可不慎歟言之不從無以教之逸奏奪牧守外禄全不與況散官敗德四年一考況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宪監惟甚奏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庶官數者斜理以加其罪誹謗所由生公聽者無解以抑其言噂噂所由起矣奏奏不調強而更張舊國之本也其可乘乎請只君子郊禘之基常典曰克明儁德白刑曰何擇非今舊言弗必備惟其人參酌曰無臧否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亦孔之醜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尊卑必擇人況則宜博議遵正始元旨近准聖明二況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況前加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堂共爵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況聖加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堂共爵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況聖加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堂共爵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況聖加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堂共爵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況聖加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堂共爵四海

之況歟以進善則百官之況不廢同寮淳澤復雖然夫三載之考典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羣牧明黜陟幽明賞罰之有加減目以事省淳而考則三年朝官既稽等平善重而四況乃陟考祿參差各得其性且一日于役征戍苦於兩任終年奉職優於數重於陪臣崇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況獨新則各盡其分亦足以近俸久而任輕四方日昳求賢稽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豈以為善言曰豫能其官惟賢之能稱非其人惟職所廢前代以來考績之法備康民敢不勤守且奉官憲副典誥訓往往有司考績之時或以正愚固於陳奏或以雄才昌於論議尚書九丞上論曰帝三載遵前代考績之本莫加於攬律覆律能察貪酷之吏天下雍熙舉任賢之功也故書奏之盛稽程於天人受命燕濟以事昌祖考文皇帝大縱大聖開復前謀遵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揆而四

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憲軌每念牽脩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勤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寧題首物然共車不息以目覩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侍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參官輒案資次日月爲功能鈐衡之人以簡老舊爲平直旦庸劣之人與不貪鄙委訊實以共治之重託頑鄙以百里之命皆貨賂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難煩不勝其欲致令僞役不均發調違舛算緡盈門因孰滿道二聖明詔殷而不遵盡一之法嚴而不用自比夷夏之民相將爲亂甚有餘慨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蒙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慟哭彈力盡無以卒哦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遷革由來頗輕寄寔實藩居此宜政其獎以定官方請止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

之法如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資年勞無革三載無陳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狄可申強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遠裔也夫遠裔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網維繼壞也夫守令清慎則人安其業無流亡之患矣若此則戶口增矣倉廩實矣兵強矣敵國畏矣蠻夷懷矣德教洽矣禮樂興矣風俗美矣太平之基於是乎在矣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二

奏議第四

北齊高隆之初仕魏為司空石僕射白羊明堂月已後天下多雖制史大守皆為當部督雖無兵事宜立法像所在須為限隆之表請自非貢在邊要見有兵馬者悉皆斷之又禁百姓不得以取親婦之餘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請減侍中服有司亦罷之詔並從表自皇國名勳宜不可降教隆之表請檢括河五萬餘人而群小謀壞隆之遂止

三魏後主時為散騎常侍武平五年深人冤濫商鄴令群官共議舉措封疆輒指請出討募強盜日官軍數越失利人皆騷擾每授與兵輒武出頓汪潛恐此伏惡寇衆或多奏請國而來則世事去矣莫若各依舊境境內百姓各自為兵長史守之以逼德天下皆當簡清堂堂偽淳而已歸乎淳素

隋薛胄為御史大夫時有衛尉卿宇文弼者尚書太祖方欲重易時政湯引強國為民之道故綏佛養士積穀成其事減貴貝置二長并置戎司以資軍國又為六條詔書頒下諸州令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此職下國論其重責實古之諸侯也以朝世帝王與治天下皆先治心而後治民心治則民治心不治則民不治心者治之本也民者治之末也治本而末不治者未之有也治心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百行皆生煩惱心不正則百行皆生邪僻身

府四百七十三

及戰國諸侯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制史令公選有僚吏皆任治之人也刺史所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並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世澆訛乃至於此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職務子孫之愚賢乃身命之末耕穫勝行之與徒若以貴人之中而得賢良是則舉動而千里也若門資之中而得愚闇是則土牛木馬形似用非不可以治也若乃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賢為人賢也若乃筆之中而得浩博是則飾貴相末治國一時不可以死樓行之用也今臺省之職貴華雖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斯養而為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而非其人則毋乃不可均歟雖帝王之裔不能守百里之封況若公卿之有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仲尼者為其可以治民若神蓍而以正直為本者以以其材而為治也若有材能而以奸偽

府四百七十三

修德之能豈謂其賢良哉王者啓運開機數十年方成事立大識奇士世及其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後嗣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求遇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故必待公而後用是千載無人公必待東吾而後任是百世無英雲而後興公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末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舉可求士可擇材與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術不可成此誠善官人者之急務也若官人之術不善官人之務苟善官人則政必有得矣古諺曰官者則事舉官非則事廢官善則民治官惡則民亂官清則民廉官濁則民貪官者事之要民之命也可不慎歟

之生盛不慎者以必安凡求貴之路自非一遵然所以得之之道
者隨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驗其所以親
其所由則人道要矣賢與不肖則無所逃矣故曰人受陰陽之氣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何以聚人曰明王以此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五常之質皆稟於天而有情有性性則有善情則有惡善惡雖分而善勸罰懲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則民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將加成慎者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詳觀求狀窮盡隱伏使奸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簡事加刑輕重寧當赦過毋枉情勿善及罪消息情理而定法律無使人遂明大教使優罪考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至於中庸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雖明於情時或難盡事至至公守正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雖明於情時或難盡事至至公守正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平當聽獄之理必察所見然後參訊詳以法不當大臣有疑則從輕事有不安則請奏斷獄無枉濫此亦其次若乃以仁恕而四其殘暴同民於不若尊任

德使內治者輔弼而後免酷吏者入無罪而被刑有如此者斷則下矣舜共治所謂今寧百勿誅中科而棄其善如在下位則所刑不濫又當深思遠大念存救弊先王之刑曰與殺無辜寧失不經故有罪與正善皆當寬其刑減明不得守文巧詆苛以致善人含法不良有罪於刑以然者非皆好殺人也但云殉吏酷可免後患此則情有自安不念至公奉法如此蔽人也夫以一死不能自理遂陷刑戮者將怨往而有以自白已求設五聽三宥之法者明恤獄之典此者優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獸帝固況刑獄之事不慎乎人命至重天地所以好生惡殺者不傷和氣接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乃物阜安養生成無害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為之傾旱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慎歟千古有深封巨惡傷仁敗俗悖亂人倫不思不孝故為

胥道者我一例百以為王化亟所可以識九二遠矣并政盡矣其六約賦役田聖人之大寶日仁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明王以此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
以來甘有征從之法簡靜重不煩苛政以寬民為本以儉用為先
用貧廣積丰遠減省以鄉民樸然自令平均使下無偏頗夫平均者不待多寡而止以貧富不破均而困愚拙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其下均之生其功不易紛繽起於有漸日之間湯可遠災於桑穀高宗可興殷於雊雉況乎積習已成而不改者乎故曰無輕小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無細小惡以為不足去而不去積小以成大積大以至亡是以君子慎之小人日益月滋而不知其所以然故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次當隨者安輕後而近先字今當從此不存越民之心皆王
政之罪人也大祖甚重之當置諸座右之令百司胥誦之其敬
物惡煩司徒中正平尚書僕射之後帝大興儒學置國子太學
引入太平告始信賞宜明勸勉報勞務之所有不屠城破邑出自
重規新將委政公卿垂拱而治勞逸之道不亦美乎又擇中正
以下皆有學行之人使平其優劣而升降之所以敦厲風俗長
養德行者也今若不精擇其人則政和而民悅若授理無方則
受弊而民怨又況務德多不存意故令貪穢者或重握而遠

議禁無服相之理今行漢法開倣以為大國家則不爲采品還事則易得定議傳見隋書高熲傳熲奏曰臣聞天下事則易得定議傳見隋書高熲傳熲奏曰臣聞天下郡

李諤為治書侍御史諤見利教敝公風變之其愛妾侍婢子孫輒收養之逐成風俗諤上書曰聞追遠報反民德歸厚三年無改乃稱孝父聞朝旦之內有父祖亡沒日月未久子孫死賴便分其財妻嫁妾賣有一於故貧賤風化要雖敝愍親承衣履猶慕三年況今通武貴容遠祖繼絕傳業立辭靈位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見者猶致傷心況乎人子能堪斯忍復有利其貨直忘生交舊情若弟兄及其亡沒者同行路朝聞共所父親常所敬愛方便求索所得資財悉以將為隨無廉恥之心乖友朝之義昌宗安理可移於官既不正私何能著移帝覽而加之五品下奏妾不得政讓著此也諤又以屬文之家體向輕浮遂相効尚流宕忘反及於是上書曰臣聞古先哲王之

北民世必變五教行焉訓民之本詩書禮為最通達之人知禮重俗謂風美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謀獻策皆以褒德序賢明勤懿理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化上唯務吟詠遂復遠理存其華靡虛設機辨競騁奇字之巧相高飾浮詞之麗即開美文之路是閭閻之書多於五言至如義兼風雅之體伊傳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曾入耳以悅為務以博為師棄德尚言違聖背實化俗用刑國風為之變為清虛以綵情為雅致遂使閭閻小人翫茲末伎廢農桑而事遊手故文筆日繁農功日弊日弃大聖之軌規棄而不用以為用也積本流末遠華壞實捨祖禰之令而貴及大階之命理道要術罕聞焉辭浮遠正華直自非深

達知言周代下無屬耶上使之然思人唯恐其口取士不觀其行弃行自大便以弁瘦發擯講榮靜退之以恬狀矣顯敷奏帝通臣最用心自衡自遊都

公用至開皇十四年六月辛亥以為所在官司悉備供皆罷以公廨物出舉與生取利是求瑣屑失政風損大體斯之甚矣且奏皆給地以營農廻易取利一皆禁止庶勸農之本宗親之義存焉詔九年為中書侍郎兼太子詹事時庶人承乾好營聚斂宮僚多被除削劉子翼上疏諫曰臣聞先王慎罰務於恤刑哲后貴於義折故堯舜之君欽明文思之主皆欽恤庶獄之官必擇明慎之士古之聖賢莫不如此今之刑獄官人多非其選或以貴勢而處之或以恩幸而居之或以財賄而得之或以請託而授之或以門閥而取之或以職事而遷之或以年勞而補之或以才藝而進之或以強幹而用之或以譴謫而置之或以貶降而處之或以閑冗而委之或以老耄而付之或以疾病而忘之或以愚闇而任之或以懦弱而臨之或以貪暴而縱之或以嚴酷而肆之或以苛刻而理之或以險薄而守之或以殘忍而行之或以奸猾而察之或以狂狡而斷之或以凶險而決之或以狠戾而治之或以昏耄而聽之或以疑惑而斷之或以喜怒而用之或以愛憎而決之或以好惡而理之或以情故而斷之或以憎愛而決之或以好惡而理之或以情故而斷之或以憎愛而決之或以好惡而理之或以情故而斷之或以憎愛

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而略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經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足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應其外今年入常須者遂便逾一十四百計應數外常餘兩倍又常選放選者仍停六七十人更復年別新加員非勳賢之法其三曰儒爲教化之本本學者之宗儒教不興風俗將替今庠序遍於四海儒生溢於三學勸誘之方理實爲備而但求速之道士或未周但求纖已來于今八載在官者以善政聞論事者以一言可採莫不光被綸旨趧扉不次而儒生未聞恩及豈爲緩速之道其四曰國家富有四海已四十年百姓富家未有秀才之舉豈今人之不如昔人將獎賢之道未至等可方稱多士豈得遂闕斯人望古六品已下爰及山谷特降綸言更審搜訪仍量爲條例稍加優獎不約赫赫之辰斯盛事爲朝廷惜之其五曰唐虞三載考績無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臣其聰所以因命官有名庸之姓魏晉

已來專無可紀今之所考則優官人知將孰滿必須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事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遷遷淳反樸雖未取必期迭校迎新實效勞歷其六曰尚書有二十四司及門下中書都事主事等此來選補皆取舊任流外有刀筆之人纖微於吏用士流以清類爲耻前後相承遂爲故事但據省簿檢責而書政本人物彼此無由其貴從忠未盡銓衡之理紊有鑒策稱清其選明年考社正倫人流人後爲政之驗帝遣祥道與正倫詳議其事時宰相下慚於政作事竟不行

魏玄同上元中爲吏部侍郎玄同以銓選乘弊恐未盡得人之術上疏曰臣聞制器者必擇匠以簡材爲國者必求賢以任官匠不良無以成其工官非賢無以致於理君者所以牧人也且牧所以佐君也君不養人失君道矣臣不輔君失臣任矣人

既案所受職廣人以此七十二品時有非人豈直嫚彼清通賊於既察亦消竭其懃妻孫彼子孫情故既行何所不至臧私一路以及萬端至乃爲已謀安爲人擇利頗虧品下筆者勢要布滿情慢慢風塞此爲吝竟優遊官同寺市井加以厚賂深素故如勢壓擇言觀行猶不同今使百行九能折之於一面具僚無品專斷於一司不亦難矣且冤人遷建所據者蓋三分習氏推遷所踏者非統建乎爾求以及周隋戰爭之日多安本之時少以分百定數容在一方情事不接以災祥論以飢饉既優重之不遠或時事所未逮非謂是今而非古也或慮貨賄興令亦是重之初庶事草創豈暫可不服給亦乃人物至稀天永代望專國求在北屋可封異人間出咸以爲有道耶臧得時無代不生人流動已千計事司外位無復新加官有常員人無定限遷墨之始雲集雷花擢敘於紛十不收一滿溢雜濫玉石難分用捨去留群生相半撫即事爲奏如及後之

滋甚夫夏殷以前制度皆闕周監二代煥乎可觀宣諸史之臣不曾命於天子王朝修撰以伯禽爲太傅正命之日猶勗乃儀無以巧言令色便辟侫媚僭吉士此則令典自羣下更之文此太僕正中大夫耳以僚屬奏之則言九畑亦然矣周禮大宰內史掌書王命及制禄之法宰夫掌治朝之法凡賓客會同朝覲之位數辨各自其方王命其大者鄭司農云謂若今時尚書令也宰夫掌賓客之禮及其出入之節以反命於王王命其次者鄭司農云謂若今時侍中也宰夫掌賓客之禮及其出入之節以反命於王王命其小者而

冊府元龜卷四百七十四

臺省部二十八

奏議第五

唐李嶠則天朝為鳳閣舍人時初置右拾遺左補闕分巡天下嶠上疏陳其得失曰陛下創置右臺分巡天下察吏人善惡觀風俗得失期政途之綱紀禮法之準繩然以知也然猶有未折衷者臣請試論之夫綱尚疎法令宜簡簡則法易行而不煩雜疎則所羅廣而無遺碎務見重此一年諸道巡察使所奏科目凡有四十四件至於刑律格令察訪者又有三十餘條而巡察使經年多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時限迫促簿書填委遑遑夜本務以赴限期而每道所奏又各多至千餘人少者一千已下皆須品量科行褒貶得失終令曲直行能則皆不暇此非敷奏以職而慢於官也實少有限而力不及耳臣望量其功程與其節制使器周於用力濟於時然後遣還可以責成得失

可以精察矣又曰今之所察假準漢之六條推而廣之則無不包矣然漢多張科目空費簿書且朝廷万機非無事也機事之動常在四方是故冠蓋相望郵驛填委今巡察既出其外州之事承當者必以為常故不得關白非分州統理無由糾察務請大小相兼率十州置御史一人以周年為限使其親至勸農桑觀風俗然後可以求其課功考此法果行必大得政化且御史出持斧而入奏天聞其於勵己自修奉職存慰比於他吏可相百也若其按劾敗邪糾擿欺慝比於他吏可相十也陛下試用臣言姚崇能奏之必資假温言以樹之陳資劾以勸之則莫不盡力而勁邪之不理何恢尊之敬畏之則天意之不行何禁令之不肅則天善之乃下制分天下為二十道簡擇堪為者會有遺誤者辟謙元為精闕奏按二年正月上疏曰臣聞國以得賢為寶百

以聚士為忠是以子皮之讓國鮑叔之推僧仲燕昭委於樂毅將堅訥政於王猛及子産治國人之誘奚吾貪其賢之時昭王錫蛤馬以止讓永興戴奚世以降歌猗而益信行閑毀而不疑此由識之至而察之深也至若辛長見遇於宣皇逢萌被知於文叔轉信無間永須代宗之於元載肅宗之於李泌此是以人主愛不自己士則效死得賢良之佐則時泰故荒資人元而無疆其理同任千載而天下和平由是言之則知士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古之授官者必以才量職爵可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古之授官者必以才量職爵可不可不察而官不可妄授也何者古之授官者必以才量職爵可

與文學侍從討論墳典講求治道以資啓沃其有博通古今識達政體才堪經國者則超加獎用或因事召問令各陳所見以觀其才識之優劣而進擢之若文學侍從之臣不能敷奏以言或言而不當或當而不盡皆不稱職者

唐文宗開成元年正月庚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六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七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八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九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二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三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四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五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六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七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八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十九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二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三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四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五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六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七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八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二十九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二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三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四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五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六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七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八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三十九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二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三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四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五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六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七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八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四十九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一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二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三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四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五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六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七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八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五十九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六十年正月甲午朔御紫宸殿受朝賀畢謂宰臣曰朕每與卿等商量國事或有未盡卿等宜各盡所懷無有隱避朕每聽政之暇觀前代興亡之事見人君有善則喜有過則憂喜則賞之以勸善憂則改之以思過賞罰之間不敢輕易蓋欲人知勸懼以修德業卿等宜各盡乃心以匡朕之不逮

列國諸侯齊衡，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裕將來者也若勒其言而止

漢嗣立為兵部尚書景龍中上疏曰刺史縣令理人之首近年已來不存簡擇不信有如及聲望下者方鎮收用吏部選人卷年無乎筆者方纔縣令此風久扇上下同知此理人何以致化今歲非豐稔戶口流亡國用空虛調減前歲下不以此留念將何以理國乎臣望下明制其諸前事使有司改換簡擇天下刺史縣令皆取才能有稱望充自今已後應有遷除諸曹侍郎兩省四品五品已上清資望官先於刺史內取刺史無人然後於餘官中求其德史貞外郎等諸曹要六品已上自先於縣令中取刺史之職明不稱之政也至漢成帝改置州牧秩二千石遂以秩高自守而功業不著永光罷州牧復置刺史及東漢之時復置州牧王朝不振漫以為戾則舉之升隆弊乎九重人天下清州分郡都督生殺之柄典刑黃之科若委非其人授受有失權衡既重疏豈或生又非獨幹鎮故郡邦軌物者也其親置都督恐不便今巡察御史秩卑任重臨事之前易守前王之弊改置巡察使以道為額由舊事依前之簡易守前王之法典理宜夫代宗時為中書舍人時京師多盜賊殺人實睹中若李輔國宗恃

請道敘陞人數其應見選勳官不問蔭敘本法循資歷考令吏部銓注其有出身
未歷外事非但衆優者無官可授抑又員闕甚少資考無路可容不量
使人輒成怨恣遂使久滯以遲時但事非緊速經度制宜
李絳舉元和初為吏部侍郎建議其武臣不當視文官王用
王者之禮
來高為給事中貞元二年帝以閑輔稱兵戎之後百姓貧之
田曠荒穢詔諸道選耕牛時諸道觀察使各選擇耕牛時令賣
凶夷府勳課民戶勳貴有地無牛百姓貧以牛均給之
其田十畝已下人不在給限高上疏論之聖慈於物切在貧下
有田不滿十畝者尤是貧人請量三兩家共給牛一頭以應
農事疏未從之
陸贄為翰林學士貞元四年冀奏曰學士秘監玄宗初待詔內
庭參決機謀時謂之內相德宗即位為相之後為左補闕贊之
掌獻納之職宗初為右補闕時杜佑為相子從父為左補闕贊之
崔祭奏論宗降為左拾遺又論遺補闕不同皆是諫官父為
宰相子為諫官若嗟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臣為君僕書五
彩贈為給事中元和三年九月奏請州府監臨使巡院應決私
鹽死囚請州縣同鞫免有寃濫從之
李逊為給事中元和中以舊例隻日視事對衆官遷奏論曰事
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日見便殿每日
見事歲臣下陳天顏咫尺不必有疏幾願宗嘉之俄遷戶部侍郎
李絳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疏匭使長慶四年奏應進狀人論事
若陳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即請付所司若有論事由匭奏狀投匭人
書門狀請本投匭人有狀請付所司諸司
李渤為右補闕穆宗時為侍御史內供奉
崔群為中書舍人穆宗時為中書舍人
李逊為給事中元和中以舊例隻日視事對衆官遷奏論曰事
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日見便殿每日
見事歲臣下陳天顏咫尺不必有疏幾願宗嘉之俄遷戶部侍郎
李絳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疏匭使長慶四年奏應進狀人論事
若陳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即請付所司若有論事由匭奏狀投匭人
書門狀請本投匭人有狀請付所司諸司
崔群為中書舍人穆宗時為中書舍人

相國韶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
韋貫之憲宗初為右補闕時杜佑為相子從父為左補闕貫之
崔群為中書舍人穆宗時為中書舍人
李絳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疏匭使長慶四年奏應進狀人論事
若陳理不當復來投匭者即請付所司若有論事由匭奏狀投匭人
書門狀請本投匭人有狀請付所司諸司
李渤為右補闕穆宗時為侍御史內供奉
崔群為中書舍人穆宗時為中書舍人

員缺量事繁簡之狀雖以擬制詞勅若有福門司領付金吾以留身
敕從俟隙進御史事京兆府奏絕覓人宣敕從之勅又以左右常
侍職兼獻詞而得參預無豆論之日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
王涯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王涯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李絳為兵部侍郎元年上言中外官寮准制
封贈父母及祖父母臣謹詳古禮及國朝故事並贈出身嫡
母并由臣下之次不繫子孫之便開元新制唯許準祖贈父
祖重以學士得加恩封贈臣

湖南地稍汰屢所出常倍他州便其通流者實逐空行文牒或慮逐雖未委認徐令孟璠赴淮南即去淮遠不逐伏望便令兼去淮潭可之仍令便道至潭與存公四年祠部上言當司准敕書節文隨黃一張黃食生人規避工商假冒僧尼道士及創造寺觀累有禁令尚或因循自今已後非別敕處分妄有奏請者委當司聞奏重加科責敕件如後准天寶八年十一月十八日勅諸州府僧尼轉帳等每十年一造永為常式者其諸州府近日因循都不申報省司無憑收檢宜令諸道籍起今已後諸州府僧尼每造帳法名俗姓鄉貫戶頭所管寺人數開項分析繕寫送本司以明真偽又諸州府及京城應置方等受戒僧尼身死及還俗者其寺觀維那僧尼封送祠部其餘諸州府勘本州申送以殿最定敘又諸州府僧尼轉帳元勅十年

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宜名及非正要者緣經亂或自大和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勅前無據道勘自今已後伏請切加禁斷先度僧者具名申省司勘責的實已後不得令私度如有違勅並勒於當司請告牒其僧尼童子自今已後不得令私度如有者當便科罪其綱維本寺長吏其選勅師長及尊壇出家寺觀僧科其綱維不申報十日已上勅府解便令出寺其所在長吏不為科罪者具名錄奏廢定訖下諸州縣管寺院所由寺觀等毀壞要修理分並不創建造寺內請具每州縣管寺數奏聞所由寺觀僧尼各申省勘知有創造者並委本管長吏切加禁斷其僧尼有不依教興販經紀經商車擔離本寺於公衙論競及在俗家及結成社邑輒有斂物營福寔虧釋教與俗無殊自今已後切加禁斷如有此色要所在長吏量情科決便勒還俗其天下州府村坊佛堂普通私置若義井等並請勒當州府等收管

又伏準元和六年二月十日勅京城及諸州府寺觀銅鐘元有破損須更鑄者請令州府申觀察使勘元破鐘實有破損須更鑄者請令州府申觀察使勘元破鐘實有破損須更鑄者請令州府申觀察使勘元破鐘實

由舊制爲政常未聞自國之門忽入弓刀之器鄰任外麥恩寵內者則任狂自劍對之事將興亂非遂致王瑋郭行餘之輩敢點將吏直詣闕下驚驚典憲動京國血刃橫朝發兇僞禁街使刑未書人神共憤所往不容而其源尚開前件事宜伏乞聖恩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

歸融爲戶部侍郎開成元年兼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遣勒進漢錦錢十萬貫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財賦皆屬王府庫也周仁輸陳小利妄說異端言南方火炎恐成灰燼進於京闕苟徇私識入財貨以希恩特制廷而何淺臣恐天下做效以漢錢爲名因緣刻剝生人受弊周仁請行重責以例薄方其所進錢請溯洞代貨下租稅詔周仁所進於河陰院收貯以備水旱

李中敏爲右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講開成三年中敏奏臣獲舊例所有投匭進狀及書策文章皆先具副本呈匭使其有說異難

行不令進入臣尋檢文按不見本勑所由但云鼻元中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爲本置匭函每日從內辦出日暮進入意者使免遽無告司不爲申理者或論時或陳利宣通其塞途之路所以廣聽明而慮幽枉若使有司先具載其可否則非重密其事促繼塞自中於之意也臣伏請自今已後所有人進狀及封章等臣但爲封收引進取裁可否斷自中旨庶使名實在於其間之本意從之

韋弘景爲宗時爲本僕射時大順元年十二月大赦重申賞典弘景奏

故封論其亡戶王恭不使受　詔曰帝凡百臣子實切乃誠其克用在身官爵並聽回還仍依前編屬籍從之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十四

臺省部　十九

奏議第六

後唐盧文紀爲吏部侍郎天成元年十月丙戌奏一人御宇百職交修則四時無水旱之災萬國有樂康之謀中原多事三紀不寧廢闕實劇曲赦而失序所以擧薦稽遲駢羅難分有援助者至濫必容守孤貞者雖賢莫進求使居官僥倖奉職因循惟思避事以偷安圖効補時而潛物伏惟皇帝陛下剖乎九有收復八紘承乾興萬代之基出震應千年之運撫沐風雨手足胼胝勤勞大集於聖功華夏甲冑馳突於睿略雖遠柔邇伏咸知歸照之鴻恩而旰食宵衣尚念生靈之久困累頒丝綸曲赦蒭蕘恐災之流行因皇風之壎篪匡不揆庸短輒冒宸聽請告諭內外文武百寮凡中官責其舉職公清奉上勤恪爲心每歲秋冬明定考校將相則希迴衡鑒班行則悉

委司存外則州牧縣宰員以百數比校優劣誰異績便宜猜示褒酬如其眾謂曠官固可明行黜責所冀兇猾猖狂俱効竭誠上則輔佐於大君下則精專於庶務苟卑不濫功過無私旌擢賢良退不肖安生黎實資循使和氣遠敷德澤廣被顧惟守牧必擇休祥永致太平佇期浹洽臣叨逢明聖謬列班行既奉德音令中所見誠下中書宰臣奏曰盧文紀識優清華器韻開爽佇行已每聞於論薦撫心動經於阿私以爲將從幼官莫先拔才欲明黜陟務勵澄清將從幼官莫先拔才欲明黜陟務勵澄清將從幼官莫先拔才欲明黜陟務勵澄清

鑄將鑿幼爭之路請申昧奚之條言出出政議事關理本載詳論
奏合請施行宜自天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已前罪無輕重一
切不問其間勘窮推鞫者須見罪狀其錄即依所奏
敕鑄為糧部侍郎天成元年十一月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天成元年十一月改戶部尚書兼太常卿監修國史
大朝外理疆土共義黎民委寄非輕古今所重親人之職莫過
於斯伏請起今後諸州刺史經三考方可替換使能理者盡展
所能幹政者自彰其濫優勤既判無殊可行則州縣免迎新送
故之勞期近得專委於理太平之道無勞於期數可有改
聲者就加恩澤幹政者不限考課替移
劉岳為吏部侍郎天成元年十一月甲戌奏凡在三朝悉為
官之貴每蒙進拔加帮上恩非本勳命以遷升固當感打降
綸言而褒飾或未揚觀行使知寵陟之由認詔詰之旨必在各
頒官告令說制詞題列以增光慶伏請自此凡
有除降咨朝官已上召至閤門宣勞在外則付本州使賜之勑

旨朝官素有品秩不可一例頒宣文班三品已上承郎給舍諫
議武班大將軍已上宣賜官告舊例吏部出告身納朱膠紙軸
錢方給朝官或親舊者隨即給付而官貧不辦者但領勑牒而
已喪亂之後因以為常朝官多不出告身制下之後中書但收
其制詞編為勑甲本官多不見裝飾之辭故名有是奏勑旨不
編姬傳事體也請今後朝官除授中書制下之後吏部即時
裝飾成就為始一本成元年十二月吏部侍郎盧質奏省在西京
東都置留臺官及分司官屬請依舊例於西京置留臺官如
本朝東都之制不報
是月庚戌御史臺奏京城坊市士庶工商之家有婢僕自經投

井非理物故者近年已來凡是死亡皆是臺司左右巡舉勘物
驗施行已又仍恐所差人吏及街市鄰人等因事受請取索自詞訪故事當司今有舊例凡京城百姓之家死喪
所縣檢舉軍家委寵巡商核奏部於諸司檢舉後具事由
申臺其間或枉濫情故事司詰問即行據勘如是武職官
吏之家即是臺司檢舉百自今已後欲推故事施行者兼左右
巡使到喪所事由檢例以聞官品等差無官秩之家過為隱
後供厲者固當刑責今勑凡是差檢勳親格但官中祇行檢
察在人情各盡孝思徇彼權家之心許便送終之禮又難將孝
子盡以殿刑送以供人例行責罰以助本司支費兼緣設此防
禁改為權豪之家逼禮厚葬若貧民遵儉不在無禮檢責罰
兩京即是臺司州府元無條例若有犯今後文武兩班及諸司
官吏諸道商旅凡有喪亡即准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
士之家凡死喪及婢僕非理物故家屬臺司奏差所屬軍巡同檢

驗伏恐不得無弊且吏互物故之家妄有邀誣或恐暑月屍柩難
停若待中間檢舉經時遂請亦須經時日今後仰其家要四鄰
檢察無他故遂便葬埋具結罪文狀報官或後別聞枉濫妄有
訴論官中訪知勘責不虛本戶鄰保量事科罪如聞諸道州府
坊市死喪取外地院檢舉頗致滯停人多流於荒野例
例奏外所奏喪葬事理例令後據品秩之外如有違越所犯科罪
臺司不得書罰徵獲行人如有違越所犯科罪
臺司不得書罰徵獲行人
唐天成元年三月癸酉朔御史臺奏
唐天成元年三月癸酉朔御史臺奏
唐天成元年三月癸酉朔御史臺奏

政治弟平

李光弼為右拾遺天成二年三月奏自本朝應須[illegible]來陳下怪

禍之候有赤心事主勠力勤王或代著單功身已淪沒者乞追

賞酬錄以勸忠貞子孫幼稚宗閥國之榮永保承家之慶將內外重臣

已下若行之間請許建以光孝道無九泉之幽明亦荷[illegible]

藩百辟之恩良同拔聖代

封拜為給事中天成二年四月戊子上言曰臣聞立愛惟親教

民以禮實大朝之重事乃國之通規是知繩城為固本之資

磐石作安宗之計所以興隆鴻業保定皇家伏惟陛下天粹至

孝日新聖德使九功之咸敘五辰以惟貞典皆修遵大猷

獨斷乃建永寧宜行於尚書都省且遵於麟趾之命擇

賢以資宋輔

周知微為吏部員外郎天成二年四月戊子上言竊翹近歲廣

府　四百七十五

開貢吏割剝下人許百姓陳告民之愚下問記憲表表或摺撫殘

徵或受人囑寫事多濫處適足為姦宜有嚴明合當事論用有

詩請減刑宽庶或知止免傷化風從之

李鎮為戶部尚書天成二年六月乙未上言請朝班自四品已

上官各許薦令錄兩人五品六品官許薦壹人使廉慎嚴

勤與國之方養民為本去不可一歲不製食不可一日不足其

或糸粗以征定我多矣耘鋤其未我食足雖千鍾無益甲胄功

不能救也蚊則樹陳倉火山廣衆多百川淺則海不深萬姓貧

而國不富富無之要根源可知故王者深居九重養有道之臣

可久安富富之要根源可知故王者深居九重養有道之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參官及剩吏上後三日衆人自代

十一月吏部侍郎劉岳上言曰伏以有國命官立朝聽務必資謀議以集事功稱是諸色詞訟多算通籍向有先為列薦候事參任可稱次經三館職名編修是者方居臺閣或雖有兩任前銜未歷一司公事並由外補纔滿謂宜未若使以親人舉之及物相聞善最然議陟遷免自難於漂流復有名實選任久可稱次當於朝限班資擢在於朝行理契機材事唯責實驟令歲月俟當於劇限班資擢在於朝行理契機材事唯責實驟令歲月俟當於劇

是非同考曲直相參伏乞顧示軍門勿招此輩永去未萌之咎

三月巳巳給事中封駁上言曰天地之經陰陽之數莫不上規帝道務體物情慎國人偶有其容昧則時令必為之差或如陛下英明御宇動儉臨朝推誠率罪己之心行寬網納愆之道無

辟之間咸陳管見伏覩武班朝士皆大國貴臣或肇王綸僉或盡知民瘼或久諳師旅深諭兵機或將相子孫或毅鄰子弟或衛命每推於專對解戎屢立於殊方臨器業而不敢自陳有善言而無由上奏方今然察尚困金革未銷憂一事仰合於天心一事有資於聖德可不審擇慢致小康抱村能者無悃於明廷懷義勇者何歎於休運伏望令兩班更于奏對

崔倪俊為尚書左丞天成三年五月請於西京置分司官

六月戊子敕騎常侍曹希逸以諸州府官吏不務守官或思避事每恤小刑輒皆長閒六月終有奏朝廷實欺遂列薦奉勅若屢奏於此刑安萬國預十六相無令墨綬為以法定八方致四百年孚大猷故法無常則官有律刑不濫則民無冤千古同風百王所致況今朝廷致理中外同心近者無偏遠者不問處於聽訟或有詰其奏獄具奏聞所在不勘逆斷則請道俟由不至盡心兩使實像所非福職請希再位叙三事務資斷如事有不可裁斷者則經案聞奏呂蔓奇為諫議大夫天成三年七月上言以近制令州使判官遂句引問獄囚恐屢變其法請依舊例宣依趙熙為起居郎天成三年八月戊寅上言曰伏自陛下受乾之後纘堯已來從諫如流深思天德故三五日之內一度敷奏百

官居俊為尚書左丞天成三年五月請於西京置分司官

六月戊子敕騎常侍曹希逸以諸州府官吏不務守官或思避事每恤小刑輒皆長閒六月終有奏朝廷實欺遂列薦奉勅若屢奏於此刑安萬國預十六相無令墨綬為以法定八方致四百年孚大猷故法無常則官有律刑不濫則民無冤千古同風百王所致況今朝廷致理中外同心近者無偏遠者不問處於聽訟或有詰其奏獄具奏聞所在不勘逆斷則請道俟由不至盡心兩使實像所非福職請希再位叙三事務資斷如事有不可裁斷者則經案聞奏呂蔓奇為諫議大夫天成三年七月上言以近制令州使判官遂句引問獄囚恐屢變其法請依舊例宣依趙熙為起居郎天成三年八月戊寅上言曰伏自陛下受乾之後纘堯已來從諫如流深思天德故三五日之內一度敷奏百

辟之間咸陳管見伏覩武班朝士皆大國貴臣或肇王綸僉或盡知民瘼或久諳師旅深諭兵機或將相子孫或毅鄰子弟或衛命每推於專對解戎屢立於殊方臨器業而不敢自陳有善言而無由上奏方今然察尚困金革未銷憂一事仰合於天心一事有資於聖德可不審擇慢致小康抱村能者無悃於明廷懷義勇者何歎於休運伏望令兩班更于奏對

崔梵為國子博士天成二年八月上言曰國之興在於教學教學之道在於師儒師儒之設在於勸獎勸獎之方在於恩榮恩榮之典在於爵祿爵祿之位在於才行才行之選在於考試考試之法在於程文程文之制在於經義經義之理在於師說師說之本在於聖言聖言之要在於簡易簡易之旨在於中庸中庸之道在於誠敬誠敬之德在於自然自然之理在於無為無為之化在於至公至公之體在於無我無我之用在於推己推己之方在於恕物恕物之術在於愛人愛人之本在於事親事親之始在於修身修身之要在於知天知天之原在於窮理窮理之端在於讀書讀書之序在於正心正心之功在於誠意誠意之機在於慎獨慎獨之義在於中和中和之極在於位育位育之效在於參贊參贊之業在於經綸經綸之務在於治國治國之本在於安民安民之術在於用賢用賢之道在於任官任官之要在於考績考績之法在於黜陟黜陟之權在於人主人主之職在於公平公平之理在於無偏無偏之用在於無黨無黨之德在於大同大同之世在於天下為公天下為公之時在於選賢選賢之務在於舉德舉德之行在於敦本敦本之風在於厚俗厚俗之化在於興學興學之教

致時雍流奏不報後為此部員外
閏八月癸卯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郎中上言曰臣聞天地勁順神理福謙既物性之恒宜何疑乎隆下自統臨四海勤恤方方每崇恭儉之風常布仁慈之德即合陰陽無偏炎涼不生百穀豐盈五穀登成禽獸蕃息有形有識之類咸遂其生有聖帝明王之君有賢臣良輔之佐誰不憑是而皇古帝世哲先賢或有遺祠但存舊址往祀無者於後別宜長吏躬親展敬如賛平
鄭頴為膳部郎中天成三年九月乙亥奏請司諸使職掌人吏乘輿坐帶銀兜席帽輕衣肥馬參雜庭臣尊卑無別綱紀時風請下禁止帝嘉其奏付行之中書舊例為不可越國盜言於執政

曰此禮誠人不可不切為權更所庇竟寢其事
是月丁酉吏部負外郎周知微上言竊以唐有天下垂三百年聖帝明王覽古宏規而御極忠臣賢佐法古道以贊時兩漢已還歷代罕比雖國有中否之數人無厭德之言果致陛下留神興繼承大業將欲求元帝載而循動守與刑伏見州縣官寮被人論訴拍行追取未辨是非稱呼不去其官曹參被路所以上無明格下絕盛明實藪觀聽此後凡有官緒可稱所訴罪名未正伏請裁令監司在法司候曲直分明即待按彈所訴事法者知己訴冤有節司刑者表守律條無辭孔聖序為路事中天成三年九月丁酉上言曰伏見本朝故制此官秩卑資淺位序之班送奏前列之禮所以百僚則日拜蓋示謝食升官亡赴謝貧食於本曹故常朝不拜況今者增官翻躬行伏望陛下順考古道舉由舊章正立朝之常規進先王之定制

體統屬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崇正子春下堂傷足三月不出而有象色孔門則多有劇賊晉代聞之聽者伏以孩提代則共推虞舜孔門則首樂曾參皆以至孝奉親不聞劇賊殘肉傷疾豈真有儀佑惟之感報劬勞之恩孝起因心補走遺體實行此事自是人子之常信不合載揚聲名希冒卿賚伏惟陛下道齊覆載孝治蒸區漸致昇平全除嫁妻之風明勸編下遵州更有此色之人不令舉奏所冀真誠者自歎孝廉訣偽者免歲鄉閭成歸樸素之風永布雅熙之化
崔遜為主客郎中知制誥天成四年四月丙辰上言曰臣聞身

廬侍為中書舍人天成三年十月上言曰歌稱九德敬哉哲於一人國洛四門睦臣賓於萬牢伏惟陛下登臨宸極統御蒼區普天之來享來王率土之為臣為子所以西戎獻款北狄輸誠五嶽之巍巍狴牢陰陽之赫赫旌節交馳鶴鳧往返外國朝天諸蕃到闕多次中書引對中外不知聞奏自殊鄉宜使觀於盛事此後每有四夷入貢伏乞衙於正殿列彼群臣立天仗於廣庭張宴而端拱無使遽荒與俗同慕華風亦其禮樂成儀更願顯明文物
何澤為吏部郎中天成四年二月上言昨開罪中山近鎮有雅乾力俊之勞乞議獨減
王嚞為比部郎中知制誥天成四年四月丙午上章以兩班有老病者咸絕其儀慮玷聖明請各致仕官仍加賜賚以符尚齒之化
崔遜為主客郎中知制誥天成四年四月丙辰上言曰臣聞身

宜正綱紀都邑之制度以成華夏之觀瞻益杜因循未改污濁
增深竊惟舊制宮苑之側不許停積穢惡之物今以采園相接宋
朝禁令實所未詳伏望四方則之
郭正對為考功員外郎天成四年八月奏卯奏中興平定之初
自數十年離亂編民或為兵士所掠或為奴婢者既無特勑竊
恐無復從良遂令骨肉流離有傷王化勑旨曉喻天下諸軍所
掠生口識認並勒放歸
是月乙丑左補闕楊遂奏明君聖事須合前規鑑見京城之內
尚有南州北州鞍市并不改移城池即宜廢毀復見都城窄
隘不可使浩穰神京旁通緣野徘徊壘壁俯近生居
無令因循當宜漸革初尤啓求張全義為河南尹為基趾所出
乃於南市一坊之地築壘自固後遂於市南又築羅城為南
城天復修都之際亦不預懷遠之所毀頗過事宜後為金部員
外郎

侍養為左散騎常侍
長興四年十月奏於郊天前有犯重罪合
當極法者並令推鞫盡無寃陷啓侍門從之
十一月辛未左諫議大夫崔憕奏請止絕諸道州府不得進奉
玉帶鶻龍鳳細衣其奏曰凡在幽明皆資造化內司豈假外貢而有營造若無禁止漸謂通規一則乘國朝淳
厚之風一則冒典憲防閑之制
是月壬辰前中書舍人知微奏請落方州郡皆令收管每
遇詳刑須憑檢校既無失入自絕鬱冤
王朴為右庶子天成四年十二月辛酉奏伏自廣明幸田之後
天祐甲子已來宗廟因循未講司徒蓋諸司或費人吏曹局
往失淆書至今官寮中有不知所繫之事者伏惟文明元年四
月十四日勑律令格式為政之本內外官員宜服各宜披
覽仍以當司令式書於廳事之壁俾知觀瞻使免遺忘庶尋茲
制實敷化源請下內外文武百司如本司闕令式者許就三館

如別除刺史州司又請次第左魚周而復始自以州司差人請
魚供家歸有煩費請此後所除刺史在京受命或經過都城者
可令自隨當省請左魚齎歸本郡契合然後差人納者所冀稍
免煩勞從之
是月乙丑中書舍人封翹奏竊見五日轉對次事太繁前見或
次有煙長不當空陳聖覽請此後祇於入閣日依刑法寺制官例
取立題維必擇師友或取其德行彰著或取其學術精通得以
親崇俾之規益斯亦師王之急務也伏見陛下頒宣典冊封立
親賢尊禮既陳普天威愛讀鴻基之求固宜勝跡以能歌伏願
陛下時尋故事漸行舊制慎求端士博訪碩儒命以王官使同
游豫雖曰明天縻固不俟於初璞而考動日嘗亦良由於輔道
臣謀慮近侍無補威時歸以翦拜上塵清矣頒奏不納
本崇憲為尚舍奉御長興元年十一月辛未奏竊見文武百官

三品已上薨謝者皆有贈賻自四品已下無例施行請特定事例以表無偏

王述爲左僕射長興元年十二月奏一縣之內所管鄉村而有主述爲左僕射長興元年十二月奏一縣之內所管鄉村而有寧屬縣務者稱爲煩擾益困生民請直屬縣司兼務唯司賦盜從之

呂朋龜爲度支員外郎長興二年二月吏部奏以國家敘中請追贈追封已及周歲有未霑恩命者乞賜施行勅宜令所司報在朝文武官員及請道州府當制內有未霑恩命者令供申文狀到者旋旋施行不得停滯

楊遂爲金部員外郎長興二年二月辛亥奏假是古墓荒壙不計有主無主陛下請道州府嚴識鄉閭不得開發從之

五月甲寅尚書戶部奏當司所管天下合真方物去長興二年三月定到七十餘州舊例冬至後齊到正仗前點檢至元日於殿廷排列當司引進瞥點檢今年正仗前七十州所真方物內

六十七州正仗前至其餘二十州自正月至三月方到況師其江陵府所貢船白魚自勤本道運奏官狀稱每年臘月發遣至正仗未堪供進固難及限猶慮其餘州府未曾嚴加告諭不可便議刑名請別行約束如來年正仗前貢物不依本州綱緣事發當及勾押官典量定殿罰又棣州合進蘿蔔子本州綱無本色折進價錢納一匠伏以仕作貢物須是在對疆本色不供價錢何取善惡因弦名目虛有科求其價錢請停勅宜令凌府前白魚計於限外供進餘依所奏

閏五月敕居郎曹琮奏商班或請假歸寧或涉親未拘繩注擬薄使往料錢勅宜有禮於君克勤於國為目所重自古皆然其令朝中朝即戴幅無病稱親亦量與假限仍令所司於假內給藥卧疾非人情所欲歸寧光孝治之本朝曹琮所奏文武官請歸穿准式假及賓即病者並許支給本官料錢依或有託病不赴朝參故減職品若慢於事君何以食祿如聞朝奏實允遠

纔民不勸而自勤賦不營而自富況諸侯勸力列校盡忠智是賴然猶如魚水君期風雨求政和平

晉天福元年十一月勅宜令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周廣順元年正月勅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顯德元年正月勅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顯德二年正月勅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顯德三年正月勅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顯德四年正月勅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顯德五年正月勅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顯德六年正月勅諸道州府應有逃移人戶所在官司切須招誘勸課耕種其逃移人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仰所在長吏設法存恤無令失所

資級考其忠業爭測短長自請依本朝故實許御史以法彈事謙官逾月給諫紙政事有所不便並許陳聞所貴復班行者不負於君親有才業者自分於淫濁幾舉職免有曠官從之

曹允皇為太常丞長興三年七月奏使府郡牧例以酒尊樂使為中門代判通呈序名目極多皆恃勢誅求不勝其弊伏請特行止絕如藩侯郡守不解書札請奏本判官代押其職務監臨請奏本判衙院官更無得濫除聊濫兼使州奏薦判官多非才行欲以賄賂求進今後奏薦請令本人隨表至京令所司試驗處置爲刑部員外郎長興四年奏百寮以歛邱者聖人之大德長興者昌下之小心儻不忍於交修焉自叶於理道伏遇陛下靜符玄化勤軫至仁八紘無幽枉之人四海有昇平之望但以人非誘勸事罕專精將欲仰副憂勤實頒畫明條制伏見本朝故事凡內外官司有能辨雪冤獄活得人命者勝書殊考非時命官多雜已來此道澜發既隨賞典雖得公心伏乞明降勑文

顯示中外自此不敢枉撓官吏能辨雪冤獄全活人命斷罰纔訖具奏聞考校不虛時與超轉如或滯留不具申奏及壅遏輒希恩澤其所任同長本判官並請重加殿罰

朋附　害賢　諂佞　貪鄙

何嘗為武仲兄謂之小人頑鄙是親伊尹戒其亂谷倪夫諂敏雲臺之上引諸金馬之閨名數既隆事在九重固宜貞躬以率上中正以自公勉樹敦整式光敬簡其有賦同邪之性琳貝介之方周上以求安附上以要寵戚職當史為婚彌臣而立廣任控鉉荒情內成而禮寵或同朝廷之動靜樹黨偏維或計謀副以婚姻鶴羊機柄深可疑也

漢谷永傳永常侍說以為大將軍王鳳說實欲高由是薦為光祿大夫永奏書謝鳳曰永斗筲之材竊位列卿不稱職任以為將軍薄厚無一之雅左右之介非素所也介猶助也言非素所助也而將軍過意誤加之也永又以為將軍之門賓客盈堂將軍之門賓客盈堂將軍之門賓客盈堂

逐不而行記之後本職
諸岳為給事黃門侍郎兼性輕躁遊泄利祿與石崇等諂事賈謐每旦入朝常在其門俟謐車轝動塵而拜構賊懷之或不在門乃還岳為其行謐晉書限斷亦岳之辭也其母數誚之曰阿當知足而就没已乎岳終不能改

徐邈為中書侍郎尋黃門侍郎孝武帝甚親昵之初范寧陳邈邈皆為帝所任使共補朝廷之闕尋丁母憂帝以邈素高情心直遂為王國寶所譖出守遠郡邈孤宦危無所敢排權貴乃為自安之計會帝頗疎會稽王道子寵和嬪之寵而奉上能一宜加引貴隔散紛議以為國家之計內疑太后之心帝納焉

宋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敬景仁為尚書僕射湛與景仁素款又以甚建議徙及俱被時論憂懼湛卒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己湛乃城王義康專事朝權而湛尋為上沈

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迴主心傾黜景仁權當時義康屢屬之於太祖事不行義康容舅及湛諮訪祿位相約勠力同心以成大門者謂事無敗也又成未悟其機詐景仁求郡故文遷任謝湛曰老父憚遠故耳湛以為然由教文閣陵上吳生成合門斷閤無出自衛敬文每語人曰吾與景仁事尊朝廢帝內外權參雜之無復人日之私帝稍不能平尋被誅

南齊江謐為黃門侍郎謐性隨流俗善趨勢利初仕宋為子朝令宋明帝為湘州謐傾財奉之即位累遷右丞元徽末朝野喧擾謐遷建平王景素鎮京口素與景素款僅得免禍為輸王發後物情尚懷疑疏郡事大小悉以委之謐遂竊竊竊自專多樹親黨景素舉兵之日謐與左丞江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謐所建也妄生異論為侍中袁粲所抑不入衆願疑其怨不強願命也武帝即位遷吏不遷官以此怨望時

武帝不得志謐請間曰至尊非起義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出祖知之此謐為征虜將軍與長史南海太守未發帝使衛史中丞沈仲玄誅謐前後罪曰謐以懷輕躁長綜詭薄交構美名令行必利劉特以非出東宮見權宋朝而阿諛內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安心託身威寄相結以邀景寵冀望

重侍應樂推歸誠歸子殉命非望時郢細滿得金百領太祖拯鯀天地方知遠圖淺其難沈之報許其事吾之劾加以非分之寵權以不次之榮列遊戲良比肩朝德以玉者歲勤力畢小用賞屬河山任泰出入輦陵之性在貴弼敬貧賤之情難富盛滿

重侍御史劉湛行獄鯀之居在衡陽意愛劾遷席同黃門郎湛迫逼湛必貧賄常李理合并進者以為已惠事宜啟謝者並稱中旨謂啟當感獲施恩不露敬主罔上誇競可禁先帝寢疾留心神器愛憎病私合當無災容國譯恐旬月間變入樊參

請遷詔與忭耶言以具列朝流宜蒙論帶先顧不遂舊位無恨恣崇論為重肆讒誹朝政訓毀皇戚遍宣忠賢歷毗台相至於蕃岳入撿列代常規數戚出鎮王爵則而謀妄發擅機坐搆翼論復敗謗儲后不顧鄰端致抑宗王無朝去諮詢專乖禮崇樹失宜仰稽王制臺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情犯上之述既劉友誣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陽死時年五十二

王恒之為中書舍人時東昏侯所寵茹法珍梁王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勑恒之與相厚盛尊重文翰後疑慮為法珍等所間已無所激揚與侍中元暉等更相朋侍儒辟幸聽深相朋附

李憲何附趙憬為給事黃門侍郎武德初覃定州大中正坐憬黨免官

徐紘爲中書舍人勑制平日通儒遷重敢剪侍郎及備詢坐廬舍稍卑得還之後除中書舍人大衛將河王憚以文翰待之及元文宰輔出爲隱門上守去幾入洛又歸端揆入朝甚又曲事盧太后倍自鄭州赴河中與之會軍國動命莫不由之元既恥服加恭卹機密勢傾一時時姚崇與鄭僧李神軌竇任相亞時稱徐鄭焉

李適字虔貞爲貞外常侍初開府待中元懋後以左道事侍中韋巨源知機貝被誅重貴衡刀於隱屏之處紹求福故紹愛之宋雖孝期時爲給事中坐事出爲益州龍驤府長史蹔攝益州大都督府事在門下並掌文翰既主綸命重又善於會意亦益重太后所信待

賈恩伯爲都官尚書爲所又所寵論者以其趨勢

盧同爲尚書左丞元文之叅軍事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於靭眼敗以同爲持節黃門侍郎冠爲使以就州刑熙還於州大中正同著事在位或又所親戚恩之日深窮盡而以希又旨論者非之又給同林苑二十人以自防衛

劉仁之字山靜居元明宮附史部尚書轉黃門侍郎深爲仗朱世隆所用

崔光爲尚書右中兵郎中後大尉臨真主喪爲諸議參軍郎中劉昶坐事免官光獨留喪中衰絰哀容甚備以淳親篤之爲尚書令高肇所忌出爲平原太守光不樂外出而尚書機事多委光世隆所用知任勉強事事關決光性恭勤所職世隆深加敬重

山偉河南洛陽人前涼公山末爲侍中青令與宇文庭之俱人爲羽翼賀拔岳

陸希道爲侍中青州刺史家子位自文通不能平心於物唯與山偉字文泰之之相善偉河王懌之壻也以文翰待之及元叉害懌出偉爲河南尹叉專擅朝政偉與之同心協謀以固其寵

侯淵與盧氏婚子琛被收逃走與士開友善故淵匿之士開少由士開奉擬子琛既得內職兼總選曹自擅權寵頗生間隙張雕武成時爲假儀同三司待詔文林館胡人何洪珍大家帝親寵與張景仁結爲嫡壻雕以景仁宗室自託於洪珍洪珍傾心相推情好日密公私之事雕常爲其指南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和士開以佞幸專政度支尚書事大被委任吉凶禍福決於士開雕知雕爲洪珍參謀主甚忿嫉之奏雕盜國家錢帛侍中加

後周北羅協本名回禹祖譚高後文弓為南皮州刺史曾公讓
既被採弓李植等欲安陸心於司會仲謀司隸令狐德棻
李延壽等撰引與同修國史遷起居舍人時梁承
秉皆以經術優大統以為得協之旨則授軍司馬累加
士儀同三司正又長遷府長史進爵為公轉一子户增邑一千户
說特事多識前用明帝初封其舅獨孤信為衛公諸之曰汝何
知他猶以讓所親往雖卑屈無恥會仲大夫中外府長史
唐封德彝初仕隋煬帝為內史舍人而不被見內史侍郎虞
世南等皆為帝所親狎德彝又以分事便佞特為帝
委信帝每巡幸多令德彝與虞世南留守東都德彝
不悅世南頗以此為言德彝深銜之及世南卒德彝
遂因間譖其子秘書郎收下獄死

清者号為耐久朋至貴重其谷敢故謀
劉允濟為鳳閣舍人中宗即位與張易之弟昇有舊授著作郎兼
修國史易之誅允濟出為海州刺史
蕭至忠神龍中為吏部侍郎當試三思擅權至忠附之自知吏
部選事情三思勢無所忌懼請託杜絕威風大行
崔湜性巧佞長安中為左臺殿中侍御史屢尚書姚崇以適恒
為親昵所誅湜潛懼遷延附武三思累遷司農卿頃國貧以
事安樂公主所為其造毒藥以進睿宗即位貶湜為
安陵尉屢温晚於權門湜所為無所不為時人
言温為戶部郎中性便辟巧事權要知安禄山承恩寵於上
禄山為平盧節度副使知留後兼營田採訪處置使
入相國忠素與温有隙為禄山求訪過失温秀實
潛引温前在陽與禄山別禄山甚厚之遣男厥緒親謝温乌李

送出驛又温至朝廷勳靜公報禄山十三載有山拜左僕射充
劉晏為吏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掌國之財賦禄山潛謀已
成召晏入京分務山國忠遂忌之其冬河東太守韋堅貴寵罪
誅温繫於禄山未免郎付中書門下與法官對鞫之温從容謂
李林甫曰為尚書而與吏人對仗何以為辱林甫為黃門侍郎
國權或附託附之乃表薦國器晏術士中書舍人劉晏為山陰
使判官性法吏晏尊重施州刺史
處士源為憲部尚書禮儀使大曆五年詔免朝見處士源為憲
州刺史戶部侍郎判度支第五琦為鳳翔府司錄參軍
蕭肅禮儀瑣與財賦計雖千朝見時為禮部
杜亞大曆中為諫議大夫自以才用合當相任李勉承恩求
出言亞為宰相亞乃厚結之
歐陽詹為國子監四門博士貞元歲宰相趙憬奏其引在同列事未
行求方面出為御南節度使
楊炎為吏部侍郎大曆十三年駙為平章事炎為吏部侍郎大曆十三年駙為平章事
炎與盧杞同郡又元氏之出譯為舅炎好學博洽文史而性巧
貪盧嫉毀忠良遂與盧合凡在朝坐炎黨與者諫議大夫知
制誥韓洄王定諫議大夫包佶徐嶠大理少卿袁
杜亞大曆中為諫議大夫自以才用合當相任李勉承恩求
出言亞為宰相亞乃厚結之
歐陽詹為國子監四門博士貞元歲宰相趙憬奏其引在同列事未
行求方面出為御南節度使
楊炎為吏部侍郎大曆十三年駙為平章事炎為吏部侍郎大曆十三年駙為平章事
炎與盧杞同郡又元氏之出譯為舅炎好學博洽文史而性巧
貪盧嫉毀忠良遂與盧合凡在朝坐炎黨與者諫議大夫知
制誥韓洄王定諫議大夫包佶徐嶠大理少卿袁
隨縣為加州刺史亦載善也縱妻父郭子儀而以勳臣之故持
貢之義以郡守又舉刑部尚書王昂為遠州刺史通元載故
也既行至蕭州半
袁滋為武部郎中代宗既崇重楊綰欲以政事委之綰尊崇道
義之士故滋之為人不為綰所知綰薨滋為宰相
或之毀於綰過端正黜官
建河陰宗貞元二年自京兆尹為刑部侍郎以黨於宰相貶
於江

蕭孟陽爲梁之子母劉妾其也公卿多父友及外祖賓從故得爲國用累至左丞部郎中侯官令太祖以是停權移座相繼攝孟陽之拜同僚皆設觴祖之孟陽不飲曰今日之事非酒所能郎中卿也

李崇儉元和末出爲豐州刺史崇儉承恩寵之後頗以豪侈自奉初承恩寵之際鄭絪林學士元稹互奏李神儉户部侍郎兼判度支奏長慶中穆宗召崇儉爲翰林學士又賜以金紫皆辭以之也

劉伯芻德宗貞元年拜州郡侍郎楊炎自爲諫議大夫官業尚未有聞但將奉用舊者楊炎又薦言伯芻可爲送不踰時改宣州觀察使自炎始也

崔元略自京兆尹遷户部侍郎時以元略版圖之拜出於宣授諫官有疏劾云内常侍崔潭峻方有權寵元略以諸父事之故潭峻死遺表薦元略亦上章自辨且曰一時府舉僚屬皆司東助祭五無緦麻之親況元略乎潭峻表薦元略亦與南宮之

重遇列左丞之清班豈曰階庭叙自千里天心所擇豈繫特達之恩衆口相銷遂致讒邪之論密啓之日展所命官皆非公選能稱職實由人言舉元略不能述父事遵崇之名

害賢

夫讒說殄行諺諸庸回盡瘁之斯下豈有振纓掌省始繫周鼎實盡公忠國德之斯下豈有振滌豐以至清路而成屏營之端武彼以非譖或杉其要職若稽虞舜之自投豈蠅蚋之斯下豈有北辰淳

言其初至洛陽奏曰德薄不足此誠如詔旨亦合得時宜詔從之

使

孔子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論佞人之害甚矣而人主或好之何哉蓋佞人之巧言令色為國蠹賊雖云不知性亦幸柔善者剛強貴佞生姦宄臺省朝廷之間尤為深害所謂佞人者非必

十月詔王皇后被廢[illegible]
[illegible]所生皇子幼年[illegible]三歲教宗弗育
[illegible]曰大惟堯下[illegible]章千古舍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劄錢屬清途累纏帝延分曹仙掌而乃度人白用趨刺求私貿官以原貸取鍊以求息或倒遺不却或弱然公行以至詐好為異端求財於外境門庭輻湊驗所由貨動盈尺詰治論而奏加嚴誅而攻斯之謂矣

晉王武為侍中南郡太守到郡先務布五十端為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知故得不坐然識者不之武帝為異其事雖以是言釋之然為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

謝石為武衛常侍郎無他才望直以宰相弟兼有大勳遂居清顯而衆故無異議當世

王國寶為左僕射貪縱累然不知紀極後房妓妾以百數天下珍玩充滿其室

宋武法與為給事中與戴明寶同兼中書通事舍人出則明寶入通人事者納貨賄凡所為經言無不行天下輻輳門外成市

家產並累千金

齊虞玩之為中書通事舍人時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為舍人共見親倖四戶守宰衙遣一歲數百萬造大宅廣山開池外祿此一戶內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

蕭穆卒之為中書舍人凡所論薦華素不凡內外要職及郡至府皆論價而授行貨賄交至旬月之間累至千金

後梁徐勉為度支尚書有文書吏事頗曉於行財

陳吏部尚書左丞以損長城之功封樂德縣子受封之日請令史各出物初以為受成及即位以因生怨

後魏崔綽為度支尚書遷吏部尚書典選舍者權要親故綽皆裁抑不與之交由是衆怨並歸於綽

孝文服綿綢貨錢千金而求欲媚閹許獻文舅李峻峻初至京師官給公服洪輒表以為有司所糾并劾其前後贓罪坐伏法

北齊高乾起部中騶官書凡起土石之功部分已定乾乃受賄移改遠近以貨為差

高隆之為尚書右僕射魏初以副王所建梁遷隆之求南徙於所收不能如意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斯收於其屋之內擅和士謙為侍中侯射爭除尚書令白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屬南人貴重朝士填門候射貨財不絕公府掾屬隨時長不拘階次答牒即成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令酬謝貴其珍寶謂之賄金公然行之

周盧辯幸東為內史上大夫宣帝即位遷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辯雖職典文誥而參預政事賓客輻湊貨賄山積

李穆為侍中司空大冢宰晉公護執政穆每事順旨護亦推心待之穆雖位望隆重而家無餘財

李崇本學為侍中尚書令性好財貨取捨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已高祖知而不問

高謙為中書侍郎性不廉清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驢馬將從百餘也過民家求絲纊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強相徵求刀尺之間

鄭羲為兼吏部尚書令時選舉頗有貨賄羲兼典銓衡聽凡所薦引皆先受貨然後用之

高聰為兼吏部侍中高顯出授諸軍駕幸晉陽兼典銓衡聽凡所薦引皆先受貨然後用之

北齊司馬子如為尚書令公私賄賂為御史中尉崔暹所糾

孫尚書省郎免其大罪

陳元康為侍中既貪好貨賂及其內寵嫌之元康病亦自懼又以魏收為中書令以關地處之事未施行後因酣宴之際遂遇告收元康為清所已附陳使封李狹賜令其門客與行還見者船至得奇寶裸然悔表義王盈尺寺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高澄之為尚書右僕射魏初以副王所建梁遷隆之求南徙於所收不能如意遂諷御史中尉高仲密禁止斯收於其屋之內擅和士謙為侍中侯射爭除尚書令白河清天統以後威權轉盛屬南人貴重朝士填門候射貨財不絕公府掾屬隨時長不拘階次答牒即成見人將加刑戮多所營救既得免罪即令酬謝貴其珍寶謂之賄金公然行之

周盧辯幸東為內史上大夫宣帝即位遷御正中大夫進爵為公辯雖職典文誥而參預政事賓客輻湊貨賄山積

李穆為侍中司空大冢宰晉公護執政穆每事順旨護亦推心待之穆雖位望隆重而家無餘財

李崇本學為侍中尚書令性好財貨取捨聚斂家資巨萬營求不已高祖知而不問

高謙為中書侍郎性不廉清每假歸山東必借備驢馬將從百餘也過民家求絲纊不滿意則詬罵不去強相徵求刀尺之間

鄭羲為兼吏部尚書令時選舉頗有貨賄羲兼典銓衡聽凡所薦引皆先受貨然後用之

高聰為兼吏部侍中高顯出授諸軍駕幸晉陽兼典銓衡聽凡所薦引皆先受貨然後用之

北齊司馬子如為尚書令公私賄賂為御史中尉崔暹所糾

孫尚書省郎免其大罪

陳元康為侍中既貪好貨賂及其內寵嫌之元康病亦自懼又以魏收為中書令以關地處之事未施行後因酣宴之際遂遇告收元康為清所已附陳使封李狹賜令其門客與行還見者船至得奇寶裸然悔表義王盈尺寺數十件罪當流以贖論

源師爲刑部侍郎卷職識明有口辯而無廉平之稱
裴耀爲御史大夫于時軍國多務凡是興師動衆京都留守及與諸道市糴令御史監之糶客附緣遍於郡國侵擾百姓煬帝
唐睿宗太宗時爲民部尚書嘗就鹽州刺史張臣令收其私羊
爲御史所劾以舊恩免罪張授光祿大夫
許敬宗高宗時爲禮部尚書坐嫁女與鄭百隱妾之子多納金
寶俊臣則天時爲御史中丞監察御史魏靈忠劾奏之子有罪
五其三曰贓賄貪濁
宋渾玄宗時爲御史中丞天寶九載四月坐贓伏罪詔曰渾淳
因四海累外榮秩頃委以澄清擢居風憲而公心有啓私欲殊
虧厥職既昧於家業敗名御利載犯於國章特申念舊之
恩俾從流放之典宜除名長流嶺南高要郡

古濫爲御史了丞天寶十三載十二月駙爲灌郡長史先是阿
東太守盧陵王其利欲風以阿東土物入貢權要爲部人所發
詔下御史計鞫既時郭禹在華清宮惟怖不安乃厚貢媚求救
元載深相結尊事奢靡廣修第宅多畜姬妾以遏其惡左刑部
郭公廨有程片財物私室連日不視曹事性貪狡不當在公刑
罰公廨茶園取其價錢以自潤甚稱論所斷載請易貶連州
刺史張鷟儀鳳春官侍讀及則仗累遷駕部郎中俄遷
前湖南觀察使辛京杲李峴以其恃才不之罪廢于家
李晟連德宗時爲攻鎮部尚書兼鳳翔節度使時吐蕃入寇
皋執誼德宗時爲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惟貪要詭賊其從祖兄
夏卿爲吏部侍郎執誼受賂爲人求科第夏卿不應執誼乃擠
謗中金以內夏卿智夏卿謂曰吾與汝輩先人之德致其名位幸
各已達豈可如此毀擢祐引身而去執誼大慙忸

盧奐唐爲中書舍人性貪恡好求取以歛人竭掇時議以此譏之
王伾順宗時爲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待詔伾下劣謟唯務金
爲賓玩置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聚泣其上

天地以生物爲大德聖人以富有爲大業治國務本禮于掌委之和聚人以財貨平斂施之期食貨之利不亦博乎故司之職其家之美少以足民民以九穀爲九貢正隨其宜以教人事此其始也帝嚳命羲和敬授民時堯命伯益奏庶鮮食貨之官帝禹代父鯀寫司空平水土之官以有天下夏商之制方冊字紀周文王之在岐用平水土之法爲治人之道建司馬之法以爲田制武王滅紂經緯周公行政破紙大僕天官太宰之屬太府下大夫掌九貢九賦九功之式以受其貨賄之府頒於受用之府其職掌國中及四郊之賦以供其力以時其役令以時徵其賦又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大比則按簿更之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利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人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之屬入掌敛布泉府掌以市之賒貸而入于泉府之官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馬之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以辨其物而

爲之厲而爲之中禁又川衡掌邦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史
掌國之政令爲之厲禁使修其地之利而平其守史之
之于王府頒其錄于萬民又辨其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
頒賜稍食又司稼掌邦野之稼而辨種植之種劑如其名則
其所宜地以爲法又行人掌其事以達天下之情偽而諭說焉
天官太宰以下咸有大天官府史胥徒以屬乎諸侯之國則番
番官中制國以富軍政及謹正國禁讓官之數越王命戕用范
蠡計策之術以勝吳驅又侯相季理作畜地力之教平糴之法
秦孝公任商鞅變井田制阡陌至始皇并天下有治粟內史掌
穀貨有兩丞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有太官湯
官導官均官廩等之官東織西織東園主令丞胞人都水均官長
丞又上林十池監苗方御官令音主養禽之事漢其相
封張安爲共平侯遷爲計相歲計絕計被
歲以
是時蕭何爲相國

而參乃分自春時爲始至下史時冒天下圖籍計書錢穀之數用算籌
歷改之春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又有尚書郎四人主
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用委輸易帝後元年更名治粟內
史爲大農令成帝二人或謂之中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大農令
丞置秩中二千石屬官有太倉均輸平準都內籍田五令
丞又上林有六丞官有令丞尉又有禁圃苑監及鉤盾
左都水使者掌諸津梁渠堰之事漢其相
秦官水衡都尉武帝元狩六年初置屬上林苑成帝河平元年
更名水衡都尉有丞秩皆二千石屬官有上林均輸
秦官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屬官有太官湯官導官
尚方御府樂府黃門鼓吹天下工室東織西織東園主令丞胞人
都水均官長丞又上林十池監苗方御官令音主養禽之事漢其相
封張安爲共平侯遷爲計相歲計絕計被
歲以
是時蕭何爲相國

雜置多
後漢省
後漢省并
漢初因
秦官
秦官水衡
都水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主其事
掌上林苑有五丞屬官有上林均輸御羞禁圃辨
六廄辨物九官令丞又有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甘泉上林
水官長丞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均輸四丞漢初水
丞蔡圃兩尉甘泉上林四丞元帝時罷鐵官及北假田官常
平倉其後用度不足增置鹽鐵官成帝建始六年省按巧六疏
官又置鹽池官武帝元光五年以其三日民費典緡治功作鹽池苑囿之事河
平元年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哀帝初少府省樂府孝元又
置司農部丞十三人部一州部農桑秦漢承前制大司農
卿一人中二千石掌諸錢穀金布諸貿易郡國四時上月旦見
錢穀委積其通水旱多少以知民用度若皆爲報給損
多益寡取相給足丞一人比千石部丞十人六百石部丞皆爲
屬官有大倉令一人主受郡國轉漕穀丞一人六百石屬令一人掌

知物賈主練染作采色丞一人掌官令一人主妻御米及作乾
糒丞一人屬焉令一人掌祭祀饗宴爲之屬丞一人雒陽而
長一人丞一人京師敖倉中興以後屬河南尹餘均輸等皆省
初都國鹽官鐵官丞屬大司農中興皆屬郡縣少府卿一人中
二千石掌中服御諸物衣服貨財珍膳之屬少府小也改稱少
府丞有以視獻爲公用山澤陂池之稅以供王之私用丞一人
比千石屬官有六官令掌御飲食守宮令一人主御紙筆墨及
尚書辯用諸物上林苑令一人丞鴻德苑令主近中禁囿疇有
民居諸王之僕射監監直里監各主近中職所令一人
人掌中常侍員金銀諸貨物尚方令一人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
器物及物工作丞視大司農因漢之制又置典農中郎將主屯
田典農中郎典農校尉所主如中郎又置慶丞尚書掌宮國之
計又有慶丞金部庫部水部倉部尚書掌財穀出入曹主貨財之事
屬官有主郡屬官有各如漢制而蜀光主宗益州置鹽府校尉

置獻之利屬官有典書都尉等受命置慶部置北部金部等部度支左民右民屬曹屯田起部水部等曹郎後又置運書及漕江無左民屯田運曹屬曹又省起部水部曹大司農統太倉導官二令秦國初承漢制有大司農少府將作官掌財貨而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物以供國用又有均輸平準鐵官鹽官屯田搉酤官各令丞又有斡官令丞及漕官屯田搉酤官各令丞又有斡官令丞及漕官屯田搉酤官各令丞又有斡官令丞及漕

令三人右藏署令二人掌出入常平署令一人少府監之職掌供百工
使府之匠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之官屬而供百工使
署果作少監為之貳少監二人從四人中尚署令一人左尚
署令二人右尚署令一人織染署令一人掌染治署治監事治
監二人北都車器監一人甲仗署令一人弩坊署令一人諸鑄
錢監各一人互市監每市監一人高有司副等錄事府史之
徒以屬焉戶部尚書侍郎之職掌天下戶口井田之政令其屬
曰戶部度支金部倉部戶部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州
縣戶口之事分十道以總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支度
國用租賦多少之數金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庫藏出納之
政金寶財貨之用倉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
諸司百官祿俸料調敘通欠四知內外之經費仁部尚書侍郎
一人掌勾諸司百官祿俸料調敘通欠四知內外之經費仁部尚
書侍郎之職掌天下百工屯田山澤之政令其屬曰工部屯田

虞部水部工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營繕興造之政務屯田
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屯田之政令虞部郎中員外郎各
一人掌天下虞衡山澤之事水部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天下
川瀆陵廟之政令凡有令史主事等員又有領匠監匠等官其
其後財賦之任多專置使以主之不獨歸於戶部而已貞元三
年以滿州刺史元結為內臣地使臨鎮之有使自此始也
明皇先天二年始以陝州刺史姚崇為陝州水陸轉運使即
轉運之有使自此始也是年又以蘆州刺史源乾曜為河南
道勸農使即勸農之有使自此始也開元二年又以河南尹李傑充水陸運使大興屯事明
年罷為河南尹不帶水陸運使又十一年少殷中侍御史宇
文融當國超遷侍御史十二年融遷御史中丞充勸農使
戶口使十八年韓戶部侍郎裴耀卿為江淮南道轉運使仍以鄭州
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韋濟為之副轉運賓客少有副使自此
始也二十一年以侍中裴耀卿充江南荊襄河南轉運使明年九月

轉運使除太府少卿知度支事充江淮南道轉運使二十三年以
太府少卿李元紘知度支使二十五年以監察御史宇文恒充
諸道鑄錢使是年又令諸北禦司農寺明年以侍御史楊慎矜
充大府出納使天寶二年改都水使者韓朝宗知當租庸使
又加東都尚書省及河南尹及江淮轉運使三載以御史中丞韋堅
充轉運使又以李適為檢校河南尹復都水陸運使四載以戶部
侍郎中丞韋堅知勾當戶口色役使又以殿中侍御史楊釗充司農
出納錢物使又充水陸轉運使五載詔以司農錢穀是司其官
人等並不在差使限又以侍御史楊釗充水炭使六載以戶部
侍郎楊慎矜又充兩京及諸道鑄錢使同加諸郡
租庸使七載以給事中兼御史中丞韋陟判度支八載以殿
中侍御史楊慎矜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北海太守充
東京都水監地以緒州籍簿編造考堂制度又過於前
水盜決者西北到右武衛圍地置之

支使楊國忠奏請自劍南收都水陸運使加國忠陝郡水陸運使
太守崔無詖逐不幣使名十二載又請陝運使江淮租庸使元
使陽國忠充都使勾當肅宗至德元年以監察御史第五琦充
江淮租庸使轉元元年以度支郎中楊炎為第五琦又充兩京
支使兼諸道鹽鐵使是年又充兩京司農太府出納使及諸
道同中書門下三章事吉溫充度支使并轉運使上元元年
年戶部侍郎劉晏充度支使并轉運鑄錢等使又以
殿中監李輔國加京畿鑄錢使元年建子月以戶部侍郎劉晏
度支使并鑄元江淮轉運及鹽鐵使寶應元年以侍中兼侍
房琯同南道轉運使租庸調使代宗居陝衛史中丞嚴郢為河
運副使兼知東都水陸運使廣德元年代宗還京師嚴郢為河東
道副使兼知東都水陸運使永泰元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兼鹽鐵轉運等使二年第五琦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專判度支

又以漁陽戶部尚書劉晏為河南及江淮以東轉運使其年六月擢晏兼御史大夫李鼎充江南西道勾當租庸使兼判度支九月李鼎改充山南東道轉運鹽鐵等使第五琦充京畿關內河東轉運鹽鐵使十月京兆尹劉晏改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晏以鄭縣縣令第五琦充京畿關內鹽鐵使晏以鄭縣縣令第五琦充京畿關內鹽鐵使晏以鄭縣縣令第五琦充京畿關內鹽鐵

元四年加賜支判案郎官一員又詔其應緣鹽鐵榷酤場務及
所在商旅交易之所並委觀察使選擇清幹官專切勾當
其兩浙福建等道所管鹽鐵榷酤場務及兩浙福建等道
兩浙南山南東道鄂岳西川等道鹽鐵等使宜罷之其
兩浙福建等道鹽鐵榷酤使宜改為兩浙福建觀察使
山南東道鄂岳觀察使西川及山南西道兩稅使宜改為
西川觀察使山南西道兩稅使宜改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其鹽鐵轉運使宜改為轉運使其諸道鹽鐵院及巡
院宜改為場院其鹽鐵轉運使及諸道鹽鐵榷酤使
宜改為轉運使其諸道鹽鐵轉運使及諸道鹽鐵榷酤
使所管場院宜改為諸道鹽鐵轉運使及諸道鹽鐵榷
酤使所管場院

吏部尚書李敏為國計使自後裁其名額不置明宗天成元年詔裁減諸院務員額戶部度支三司委宰臣一人專判以興元年以新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仍充鹽鐵發運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初延朗自許州入覲掌國計復延明宗自於禁庭詢問盡三司使名宣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尚書參事從違制也明宗不從於以三司使為名此亦重宰臣後諸使掌錢穀之任者為天主計之重治本從歷代而下增減使額事繁者置副使以分其任故有冗濫之弊明國體周知施利突增息錢之法而用之有新心權利之害皇室分薄有其實稅無莫儲積用成於是乃數事裁之通下為除之令仰親王者之澤臣非臣下所敢以時次之用明敏有力者為之

選任　財略　宴賜

選任

周以大宰掌邦用漢以丞相主國計所以經天下之要會平均之政出入邦本收重國任斯難在乎器識精通識周敏洽時久之長遠明稽歷之大略經常而不闕斂下而無刻峯鄙窶遠而用夏內能斷為任號也是故選受之際慎乎其主設以六又而用其心稽以參伍考其實以六叙而辨其能以六計而詰其功利興革治體者從行事形於論議故得時登九寔公議咸洽廊廟所以命於列之揚號後重若是稱職月益稱無參於廢職者矣

晉高祖天福元年以戶部尚書判三司兼宰臣一人專判以興元年以新州節度使張延朗行工部尚書充三司使仍充鹽鐵發運使之下三司置使自延朗始也初延朗自許州入覲掌國計復延明宗自於禁庭詢問盡三司使名宣中書議其事宰臣以舊制尚書參事從違制也明宗不從於以三司使為名此亦重宰臣後諸使掌錢穀之任者為天主計之重治本從歷代而下增減使額事繁者置副使以分其任故有冗濫之弊明國體周知施利突增息錢之法而用之有新心權利之害皇室分薄有其實稅無莫儲積用成於是乃數事裁之通下為除之令仰親王者之澤臣非臣下所敢以時次之用明敏有力者為之

晉安平王孚司馬懿之弟也初仕魏為清河太守魏文帝踐阼改度支尚書置度支計簿議以征討未息軍國多事從明帝嗣位欲用孚問於石苞曰君有吳風不答云似兄天子曰吾得司馬懿一人復何憂哉轉為度支尚書很辛苦務先武帝慕興羊祜卿我不如雖臣多以為不可惟華贊成其計及將大舉以華為度支尚書孚監軍為前鋒先定江陵之策孚之謀也

杜預為秦州刺史鎮東光按舊制諸王開府皆置佐吏預以為非古公不應置佐吏八議以依體論會國如故劉毅為度支尚書帝謂護以散役定計省官簡職拜度支尚書又

宋文帝為江州刺史時徐羨之傅亮謝晦秉權文帝常慮後患以侯景兼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

後魏高祖初仕後魏為左將軍尚書令昌中朝議以國用不足一羨置鹽池都將統此上部所後居職者多有侵隱乃以薛慧之曹弟之等分為六部各置一人專主檢校慧之等事至蜀中得稱見立宗也委信

若代已職代使滿軍須日能供察給之貨不勞去宗大喜即日移監察御史均當江淮相須使事遠數白侍御史前往江淮宣慰元年加阿南等五道度支使從事兼侍御史中丞事判度支須阿南等訖還闕奏遷度支郎中侍御史中丞事判度支須阿南等訖還闕奏遷度支當轉運兼糴鹽鐵轉移使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判度支轉尚書右僕射兼太子賓客充荊南節度觀察等使入為太子賓客京兆尹代宗陵遷尋拜度支永泰二年充京畿關內河東副元帥山南西道轉運常平鹽鐵鑄錢等使前後領財賦十餘年

劉晏蒲州上元初為陝虢觀察判官兼度支轉運鹽鐵副使二年遷戶部侍郎判度支轉運鹽鐵使尋加兼御史大夫京兆尹充度支轉運鹽鐵諸道轉移使二年遷戶部尚書平章事代宗廣德初罷相為太子賓客諸道轉運等使

東都畿河南陝州河南江西南湖南荊南山南東道劍南東川西川嶺南黔中等道鹽鐵轉運使

元載自洪州判官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郎中戴智德敬悟善奏對書使嘉之委以國計俾充使江淮都領漕輓之任尋加御史中丞數月改遷戶部侍郎度支使并諸道轉運使

楊炎代宗寢疾入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遷戶部侍郎判度支兼御史中丞為河南江淮轉運使屬淮汴用兵初置戍兵以給軍食炎以為無益於事悉罷之

元琇自洪州刺史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初自蕭宗至德以來天下用兵賦斂無度督藏給納多務因循浸弊琇乃計口授田使自為賦稅以供軍須歲收數百萬緡

韓滉代宗大曆六年以尚書右丞改戶部侍郎判度支初自蕭宗至德以來天下用兵賦斂無度督藏給納多務因循浸弊滉乃計口授田使自為賦稅以供軍須歲收數百萬緡

李巽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兼鹽鐵轉運使

以給京師德宗以浸忻江西東勤度支所歲入米二百萬斛又江淮之轉運鹽鐵等使

杜佑以尚書右丞判度支轉運使改金部郎中充水陸運使改金部侍郎判度支

李巽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包佶建中二年以太常卿判度支尋兼江淮水陸運使

崔縱建中末為汴西水陸運兩稅使兼充轉州四節度行營都團練使尋以馬燧李懷光等討平久無功或以軍食不繼為辭故命縱供饋焉

盧坦貞元初為工部員外郎充江淮宣慰判官會宋臧初平兵興之後國用空耗轉運使元琇以所有寺署冗長悉從減罷坦上疏論之

陸贄貞元初為兵部侍郎判度支兼鹽鐵轉運使

班宏貞元初為吏部侍郎判度支

蘇弁貞元中為倉部郎中仍判度支

韋執誼貞元中為倉部郎中仍判度支

王叔文貞元中為度支副使

鄭餘慶貞元中為度支使

李巽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杜佑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元琇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韓滉貞元中為戶部侍郎判度支

孫理委爲副使累月代怙全領度支鹽鐵等事
孟簡元和中代崔縱爲戶部侍郎是冬有二鼎其判使者別居一署謂之左厶元和以還號爲清重之最宰輔登用多由此而厶故鞏入相以簡代焉
王遂元和中自司農卿爲御史中丞判度支鹽鐵轉運使遂以强幹乃用爲宣歙觀察使時宣歙觀察使廢置不一遂知江南東西道觀察使兼領宣歙池觀察使治宣州江南東西道觀察使兼領宣歙池觀察使治宣州江南東西道觀察使兼領宣歙池觀察使治宣州

粟支明帝時爲尚書貝時欲廣田畜穀爲滅戰爭之文行之有效
日東至海春支以爲田以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引水灌溉大積穀糧以通漕運之道乃著論以爲其指正
始二年乃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凡所伐下輒于江
淮資食者饋而無水害支所建也
蜀諸葛亮屯漢中爲右將軍行丞相事建興九年出祁山以木
牛運十二年春亮大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此功五丈原亮
晉杜預武帝時爲度支尚書奏立積石建安論數軍國之要
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盈虛制課均內以利國外
以救邊省五十餘條皆施焉
後魏崔亮爲度支尚書自孝文遷都之後經略四方又營洛邑
費用甚廣亮任度支別立條格歲省巨計
朱元始爲度支郎中時關西饑督運賑給云所活十萬餘口

一月外是李明大悉召問所由緣之已下悉推罪於元旭元旭
入見於御坐前屈指校計貨寶貪兵權刀論一年事乃得釋
萬泉縣令宇文述子弟恃勢橫暴百姓患之述聞而大怒令
寧遵子以政民人感悅述從賦役述大軍權鎮咸取給焉
趙肅仕魏爲御史中丞時關西饑督運賑給肅以爲百姓
權勢豪強用不盡太祖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治民之體
唐李宣遠爲外兵郎中從關討所于謹授洛陽宗室督糧以饋軍
以周濟
唐第五琦天寶末爲北海郡錄事參軍因表事至蜀中得謁肅
宗言方今急在兵兵之強弱在賦賦之所出江淮居多若
假以職任使適軍糧足貨殖流通則財源不竭矣帝大悅
即日拜監察御史充度支使應接軍事無不辦
度支使促辦應革事無違闕

劉晏代宗永泰中爲度支鹽鐵轉運租庸等使先是關宗至德
初爲國用不足令第五琦於諸道鹽鐵使外加鹽價以助軍用及晏代其任
法益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
人不加賦歲豐錢輕則加價以斂之歲儉物貴則減價以糶之
貴賤之門輕重無失其宜遠近爭湊四方物貨之
上下雖極遠不四五月如指諸掌故能富國強兵而
人不困晏之力也
韓滉大曆六年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初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
軍興賦稅無度各務給納多務因循浮餘常司計帳動數百
萬每歲末下更又四方行牒過帳有必痛繩之又屬大曆五年已
後蕃戎南侵連歲豐稔故得能儲積穀帛器械稍備
崔縱德宗建中末爲大理少卿汴西水陸運使及東都畿汝
都團練兵未至者繼先知之檄告李懷光命懷光從之從

乃悉徵軍財與懷光俱東調給其備懷光軍二萬匹戰河外及入
河中將還延賞先已渡河縱請來日若還悉以分賜衆
判之乃西至奉天
杜佑貞元中爲度支鹽鐵等使度支以制用供費爲職佑司之
涂練歸之少而綱條整公議多之
李巽德宗元和初爲度支鹽鐵等使權宗之決議易難重難大
厝中僕射蜀最難得其術巽之豐美異於前人一年位課所入類
准米五十萬斛然江淮之米久不盈耳歲漕運之際
聽蓋天性也雖在私家亦置簿書自課如公署人吏有過罰
準無所貸雖在千里外其恐懼若在目前
程异元和中爲鹽鐵轉運副使度支方用兵國用不足异慎以江
淮以調征賦且獻有土著以鏡民人勸至則不煩下收財物

第必藏人頗稱之
王播元和中爲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播長於吏術雖
隨時變易而所如流散更設數無不影從
王彥威爲戶部侍郎判度支進占額圖一軸彥威先因紫宸殿
奏所撰度支錢穀文書疊入以爲出使之規模出使之簿書
凡一百卷以來稽有無出納而事目綱紊物一切通同臣今悉隨色類
占定終歲支遣無毫釐之差儻百一旦愚迷欲自欺竊所不可
得矣
後唐孔謙莊宗爲晉王時以謙爲支度使河止用兵及營趙行
討前後十餘年飛輓敷取不至窮乏之壯宗成霸業謙之力爲
晉韓祚天福初爲尚書左丞高祖幸鄴都祚留京師權判三司
祚有心計能判其事時百官委困國用不計緩急祚必多方以時
給之謂吏曰昔四豪爲小國之相皆能養三千客且天子之

廷新事者所請有幾安能耗於國乎人以斯言爲當
漢王章隱帝數詣祕初爲三司使居無何蒲坂之鎮叛是時契
丹犯闕之後國家新造物力未充章興史引肇楊邠等議不急
之務悉無用之費收聚財賦重事西征宜於所資供饋無乏凡
三叛平賜與之外國有餘積
褒寵
王者備百官之職式序群僚之使獎於能賢其財足其食爲非
寵心計精忠之士委夙夜在公之勤何以委支度之權專漕輓
之任擾有餘而補不足撫困窮而抑衆并焦心苦思乘傳奔行
漢孔僅鄭當時與東郭咸陽孔僅咸陽鄭當時皆大農令領鹽鐵事並像
舉行天下遷徙重物盡其地之所有作官所鑄鐵器皆令
大司農
孔奇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中丞五歲中奏言宜稍三輔弘農河

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令民得
計沸事果便寧奇自遠白令邊郡各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
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迺下詔嘉奇
昌黎陽內侯
魏任嘏遷太僕其舊典皆以中郎將數年中即補右校令倉穀
之儲成於嘏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亭侯邑三百戶遷長
水校尉
後周寇儁初仕魏爲鹽池都尉永安初晉州民史
底庶與司徒楊椿訟田長史以下以椿勢當皆言椿直欲以田
給椿儁因史底庶與楊公訟椿不直欲椿不足以給而歸
見使當周末敢開命遂以地還史底者莊帝後知之語儁伊正
不撓即拜司馬賜帛百匹其間椿者咸罷去焉
唐崇拔卓識中爲太常卿時太宗伐遼東令選擇河北諸
州以便宜從事崇拔乃發馬二匹賜之
韋堅天寶元年爲陝郡太守充陝陸運使及江淮租庸轉運等

使堅以漕運通于京師歲益鉅萬乃召水工當地豚於咸陽擁
渭水作興成運渠廣深各二丈導渭東至華陰潼關永豐倉下與渭合遂
於苑東引黃淵水以通漕舟轂疏成天子親臨望春樓宴觀百官堅實備山東般數百艘於灞滻間每船
守其勇健者等則署船頭兵士以督其勤惰遠者數千里運綱所經途
又能先至各賜一中上考船夫等共賜綾二千貫以充賞給
又賜其運名廣運潭遂加顯者九載大夫左散騎常侍兼陝郡
太守水陸運使及江淮租庸轉運等便如故

第五琦天寶末為監察御史勾當江淮租庸使尋加河南等五道支度使仍賜爵彭城縣男事無遠近悉委焉琦既為轉運使又兼鹽鐵使乃令商賈納錢領茶鹽而給券茶鹽既重而人利其入大率十加其三而江淮之間始有茶稅而以佛遷戶部侍郎等判度支領河南等道鹽鐵轉運使兼太府卿出納山南東西江淮南嶺南等使

元載上元中為度支郎中智性敏悟善於對問宗嘉之委以計理充度江淮嶺南等道轉運使尋加檢校戶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

韓滉為鹽鐵使加江淮轉運使令專掌運務貞元元年十一月癸卯日南至德宗祀昊天上帝于圜丘禮畢召江淮轉運使滉檢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韓滉馬燧判戰與侯征公濟務資饋十里相屬可封晉國公明年秋初江淮漕米大至京師帝嘉其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

御史大夫戴外郎兼大夫新例也

王鍔貞元中為倉部員外郎時屬兵革皇輿之後金戶部收關市諸色兼統本及諸道無名之錢以為水旱之備邸准詔王則及建戶部兵部郎中分領司出務十三年擢拜戶部侍郎判度支二年遷戶部尚書

李巽貞元初為兵部侍郎領度支鹽鐵度支使一年任滿入朝劉晏之多明年過之又一年加一百八十萬貫遷兵部尚書度支使任如故

崔倰為制置江淮兩浙使程异為浙江東道兩稅使元和七年正月倰卒命异權知浙西觀察使

皇甫鎛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元和十一年方討淮夷殺於禮餉鎛急於承寵國加兼御史大夫

後周孔謙莊宗同光元年為租庸使守尚書郎二年八月場豐財賦國之重事

詔停考論，已催收天燈。

四月己丑，河南尹李費之請，以去年夏、秋二年夏、初供館驛分支錢一萬二千五百八十貫，計九萬五百八十束代官地填。

十一日，乙亥，勅諸道州府每年徵納兩稅上數外，所留使錢，緣草賤未登，費用滋廣，兩稅之外，難議加徵，然以職掌之，須得所請，宜留使錢，每貫加徵二百文，其文長吏所請色，給用中每貫量減二百文，以資豆用，事平之後，即仍舊。壬午，出內藏庫錢伍萬貫付度支，以備軍須。

二年正月內出繒帛八萬匹付度支，以助軍費。

四月辛未，詔：已頒公廨本錢，令諸道置捉錢官，收息以給用，每貫量抽二百文，充代雇職掌人課料，其餘宜從今年四月十一日以後停，如今官吏所在，勿委不得妄有增減。

七月，以討汴州李希烈內出緡錢三十萬匹付度支，以充軍用。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大赦，制：宮禁經費及乘輿服膳委所司起奏。其餘色物，價又水陸懸隔，一半委度支收貯，一半便任本州收充助貧戶課調稅錢。

寶曆二年五月，辛巳，勅：如聞度支近年請色支用，常有欠闕，今又若重請使衣賜，支遣是時，須有方圓，便其濟辦，宜量賜錢及絹一萬匹，以戶部物充。

七月乙巳，辰戶部侍郎元略進：「檢覈太和在左藏庫擬銀及銀器，約兩金器七千兩，舊制，戶部所管，金銀器悉貯於左藏庫，時有惡敗，便令鑄換，與敕令盡鑄入藏。

文宗太和元年三月，鹽鐵使王播進停減鹽鐵官吏課料錢一萬六千三百五。

六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判度支裴度進：「金六十八萬，十一月更請勅李實下，辦元和十五年已前逋欠，及諸道所進，準敕並合入軍。」

鎮五令度支、鹽鐵、戶部、倉部例，每分時節，具事由申，後月一日，總計一年，以備勾檢。

二年十月，平西勅武軍軍士馬悉在行營，不同諸道，日給賜錢，每月一萬匹，委度支逐便支遣。

四年五月戊子，罷度支糴羅。

其八十一百一十七匹，疏勒內五百事。

九年春正月甲戌中書門下奏：大倉見在粟二百六十萬八百五十四石，並請留充貯備，不承例糴，不在給用之限。如有特勅支用，亦須覆奏從之。

七月乙巳，戶部尚書判度支王涯奏：東渭橋每年收貯漕運粟米一十萬石以備水旱，今東作計將興，三十萬石請以今年所運者換之，自是三歲一換，率以為常，則所貯不陳而耗蠹不除矣。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敕：詔其京兆府一年所支用錢物斜斗草等，並勒鹽鐵使以開成元年直進納，所有逐年鹽鐵使左

藏外令狐楚請以鄜坊曲五畳子編一萬三千七百四迴修尚書省。

二月，度支奏每年供諸司并歲內諸鎮軍糧等計粟麥二百六十餘萬石納以錢五十萬貫納以粟麥二百餘萬石糴之是度支糴以兩稅見錢六十萬貫納以粟麥二百餘萬石糴內百姓每年納六十而百姓糴以二十五度人戶糴貴送京兆府充百姓一年兩稅數今請以百姓糴價減五十萬貫送京兆府充百姓一年兩稅錢二十三縣代納斛斗粟八十萬石小麥二十萬石充度支諸色軍糧見開成三年已後以每歲放百姓一半稅錢又省度支錢一十萬貫物理昭然，仍請百姓麤開田畝更不加稅，行之不動富庶可期，詔可京兆府夏季已前先造戶帳，務使平允，凡折納之術，行於豐年，斛斗粟麥數多，苟非豐登，人戶於遠鄉，易而輸粟難也。

武宗會昌元年敕：「應諸州縣等每有過客及冠蓋往來，

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務取虛名不憫百姓夫百官皆祿人户酒食科率所由令盧遵狀稱頃錢大陳設之物過擾閭里囊橐侵害人莫新焉望令本道觀察使條流量州縣大小及道路要僻各置本錢逐月收利前觀察使刺史所任多者百貫不滿錢數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及羨餘錢充每至季終申觀察使不得輒配所由人户並限敕書到後一月內藏處訖聞奏如虛立名目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己枉法擅配户税其所任官能切宜禁斷如有犯者並以贓論仍委御史臺及所在巡院常加察訪

敷宗咸通五年五月丁酉韶如聞湖南桂州是嶺路徐口諸道兵馬經運無不經過頻遇供承勤多羨配倘傷轉運宜有特恩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文以助軍錢以充館驛息利本錢其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此次灘桂徙稍簡宜令本道觀察使討

其闕剩淮化例與置本錢

七月壬子延資庫使司徒姜譔錢户部先積欠當使咸通四年已前延資錢納三百六十九萬餘貫匹内户部每年合送錢二十六萬四千一百六十五貫匹從大中十二年至咸通四年九月以前除納外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一十四貫匹當使收入十文除陌錢内自牧管勒令納户部所納緡錢今得户部牒稱所收除陌錢納入更有諸處錢物貨泉延資庫收收不便請起今年合納已前欠貨庫錢隨一時便足其已欠之數勒令納户部續續填納訖五文錢即當司所遺收入之數亦勒户部錢物填納訖其欠多支户部錢物數内不欠至今年終有剩五萬貫欠請依户部商量合納今年一年糶色錢納須足明年依舊例三月九月兩限送納其已前積欠仍令户部同五文錢曲収者勒官庫收之

陌八十文内十五文收管及户部請逐年送處具實從今既積欠又多敕慮本支期限臣今商量請請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錢物内分割留下合送納延資庫數内令本處别充綱運與户部綱同送上都直納延資庫則户部免有通融不至累年積欠從之

十月内寅兵部侍郎判度支薛倉部奏當慮收管江淮諸道色目雜貨錢物除已前納破糧酒及百文米價并二十文雇脚重難雇錢外其餘八年已前納破糧酒及百文米價并二十文雇脚者州府通融八年已前納破糧酒及百文米價并二十文雇脚者州府通融八年已前納破糧酒及百文米價并二十文雇脚者州府通融八年已前納破糧酒及百文米價并二十文雇脚者州府通融八年已前納破糧酒及百文米價并二十文雇脚者州府通融八年九月丁酉延資庫使曹確奏户部每年合納曹使三月九月兩限緡二十一萬四千一百匹錢五萬貫自大中八年已後至咸通四年積欠一百五十萬五千七百餘貫匹頃度杜悰申奏起請咸通五年正月已後次諸道州府場監院合送户部八陌錢内割十五文當收管勒令納延資庫錢緡州府除陌錢有所色零碎請起咸通五年所合送延資庫錢緡逐年清足須足其除陌十五文當司仍舊收管所使貨泉侯具事由申奏且請依户部請期限其咸通五年錢緡户部已送納自六年至八年其錢緡依前不疏送納又積欠三十六萬五千五百十貫文若依以所置延資庫初以情遠滿名至大中三年勅改今獲若勒貨不充則名額虛設當制置之時所令三司逐年分破送當使收管元勅只有錢數但今本司減剩送庫不支配因以此因循濫舊例年月既久積欠轉多既無勅指揮只割户部除

梁太祖開平二年十一月兩浙錢鏐遣參謀使押衙沈崇貢進奉使押衙吳仁璋
迴宣慰具析銀兩數目奏納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制曰先皇帝創業之初務從儉約每有貢獻皆不受
之或強遂致百姓困弊不勝煩擾之苦今則須爲制置今後支
與軍前所供饋糧即宜定在京兵數據所供饋糧即宜定在京兵數據所供饋糧即宜定在京兵數據

冊府元龜　卷四八五

邦計部二十五

濟軍

兵法曰與帥十萬日費千金又曰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令糧周眥之前振廩周食古氏所述自昔在軍之急資糧之先焉

馬援為伏波將軍南擊交阯時軍糧乏絕援慮糧船不以深入壅塞而相持經歲糧須之絕是度乃有良臣委任忠公匪懈經營調發司農用度無乏軍之患以助楊之武克資戎勳觀成大業傳所謂公家之利無不為者已

漢靈帝光和六年關中時疫王與討張純軍糧不繼

關中事訖乃回轉洛陽給軍

後漢馬異為征西大將軍討赤眉軍上林苑中時百姓饑餓人相食異使人負五斗道路險阻牽輓不至軍士裂以果

府四百八十五

賈逵為豫州刺史太祖征張繡別使逵招納新附

中皆稱萬歲異兵食輒盡

宋檀為河州大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何曰河州完富兵馬彊盛當今之時何大守行大將軍事光武謂何曰河州完富兵馬彊盛當今之時何以為守何曰陛下必欲成就關東之業者當以天下為事今兵糧雖少足以制敵若捨此而去則威信不立光武善其言

魏武帝建安初為司空行車騎將軍時袁紹在河北兵強盛帝欲徵之而糧穀不繼

後梁開平元年為兗州刺史兼營田副使改汝州防禦使四年改宋州刺史兼營田使天祐三年為鄧州刺史兼營田

月詔以自擒行營[illegible]又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蠲復第三

卷四百九十一　邦計部

蠲復第三

[illegible]除未及酬蠲者悉從免之又大和二年正月敕曰朕以寡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未拿損四分已下者宜准式減分損四分已上者並准元和元年六月十八日勅文放免

六年二月甲午勅洺州二年水旱所損不堪其六元和三年錢四千六百四十貫並放免

四月丁亥洺江東道巡察使李遜奏當道含州溫泉二州貞元五年准詔權加價錢一千五十八人今請停罷縑農其未輸納外所徵錢米並請蠲放從之免兩稅每道庫貯農其未輸納外十月戊寅制曰朕聞王者之牧黎元也愛人如子視之如傷者或風雨不時疾病不愈則必除須就簡借力重勞以善便安以生業保邦鎮之內百役所叢雖勤恤之今亟行而供億之制猶廣重以經夏炎曦自秋霖潦南畝艱播種之功西成失豐登之望內之口食從事王猶宜賜縑以濟之庶慮有餘芻之患斯蓋理道備豫和氣未通永言于茲良所矜歎宜加惠貸式示誠懷比者每令折糴本以濟人為意今田穀所收其數既少必恐徵納之後糧食不充其京兆府宜放今年所配折糴粟二十五萬石如百姓有粟情願折納即放時價仍特加優饒與納仍令當縣收貯委度支逐便支用今春旱百姓義合賑恤屬感皇恩須議優矜宜令所司委至營田徵京兆府從元和五年已前諸縣租稅有逋欠錢物在百姓腹內者放免其百官職田數額其廣近緣水源道路不通計其般運脚價所費稍倍於今宜將使司所收職田粟宜令逐近貯納職田粟宜放免百官今年分職田粟據損數外宜令充本人俸請受其堂及木田租稅縑絹中無可回給即宜據損數外准損份數令今年幾內回納無令至今損額有未完及數外損轉多者妨農收斂務從優恤勤勸寬有未輸宜令所司據元折狀便與破損不必更令徵督其未經甲許者亦宜與蠲例處分既以為理之本在牛安人寧兩尹京畿邑百實惟親人事俗之寄必當詢其疾苦本我招撫偏隱為心無忘於事用或物利以刻下吐剛而茹柔使閭井或安惸嫠得養各勉忠敬宜悉朕懷

周十二月乙巳勅錢內百姓頃以秋稼旱損農收不登言念疲瘵每務矜矜即命蠲除如乃者詔命既下加恩並開村閭尚慮食更宜優恤以惠吾人其葉及大豆除已徵納外見在百姓腹內者宜令全放青苗錢父在百姓腹內者量放一半

七年二月庚寅制元和六年諸色稅草并糴田共一百一十五萬束並宜放免又有常賦錢穀蠲放之後貧弊者多應難入敕令寬息須有優矜其京兆府欠去年兩稅青苗等錢一萬一千八百貫文秋稅雜榷酒及糴田粟五萬三十三百碩並宜放免元和六年春賑貸京畿百姓所欠元和八年秋稅雜酒青錢稅及等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

九年二月詔應京畿百姓所欠元和八年秋稅雜酒青錢稅五月敕商以京畿旱免今年夏稅大麥雜破合十三萬碩并燒地青苗錢五萬貫

十年十月戊申罷四道稅錢

十一年四月己未制曰體理宇內必先於京師衣食萬方不足於中國蓋以六年之豐百役是資荒不及吾孰足以為春及夏時澤未降恐失順成之節式生歡愉之災是以抑賦昭回俯察田畴喜獲朝旒之憫力覽夕陽之苦思遂康寧盡蠲逋負其京畿百姓所有積欠元和九年十月以前及青苗并折納雜破及稅草等除在官典所由腹內者並宜放免

七月敕京兆府淮西四面諸州蒲城之食糧放夏稅錢未有差

十二年七月甲子勅淮西四面州縣夏稅並宜放免

九月丁未詔免淮西四面州縣秋稅

十月己卯淮西平申詔淮西百姓給復二年仍委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絳與裴度同商量設法安撫

十二年正月一日敕書其處分元和二年已前諸道宿債

欠錢物令計置收當四百八十萬貫石匹以充兩等並
放臨錢戶部諸監院應有合負未納逋欠錢物一切
十四年五月七日勅京畿內供億所費雖出於民而
勞逸之間事須均濟其京兆府合納青苗錢物宜減
半收納其逋欠之數並與除放
七月己丑帝御宣政殿冊尊號禮畢大赦天下京畿今年秋苗
青苗及權酒錢物並宜放四百文從元和五年至十年已前諸
縣百姓欠負錢物斛斗等委京兆府陳狀減放畿內諸道
宜敕江南西道劍南福建山南東道觀察使各於所管
各上供者每貢進之數減放庶令人吏無因疏理具
狀奏聞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丁丑御丹鳳樓赦詔
曰云云諸州府監院從貞元八年已後至元和十年已前共計欠錢
一百一萬五千九百餘貫錢使司勘覆實數分析
府四百九十一　七
奏錢物除准前制疏理外其諸道一百八萬六千六百餘貫石匹
及諸州府監院中二年已後至元和十三年已前應欠百州
府錢穀等遭水旱蟲霜百姓艱阻兼遭擾亂河南河北
州縣果不存恤致令逃亡或因水旱蟲霜田苗損耗
五年已後至十三年已前應欠諸色錢物五百一萬九千七百
餘貫石匹疏理其京兆府欠元和十三年已前諸色錢物
一百一萬七千二百餘貫石匹並與除放
十五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二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四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九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正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二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三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五月丁酉朔日有食之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七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八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十七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十八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十九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五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八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二十九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三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四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五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六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七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八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三十九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一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三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四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五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六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七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八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四十九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一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二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三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四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五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六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七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八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五十九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六十年正月壬寅朔日有食之
二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三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四月己丑朔日有食之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七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卯朔日有食之
九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十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十一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捐委勞費甚多今二十八年前後禁死九人追孫又至孫等四人見加禁奉勑如聞諸處支兩使此類至多其弧現四人資產全已賣納繫禁經三代死於獄中實爲傷和弘其一歲等四人勑賣保放卽仍委兩使都勘天下州府監院更有此類但禁經三年已上者一切與歸理令具事由聞奏

七年正月勑京兆府六和六年青苗擔負錢在百姓腹內者並放免京兆河中興華陝晉絳等州府自六和六年秋稅已前諸色通欠在百姓腹內悉放免

八年二月庚寅詔蕩寇之要必在去煽厚下之恩宜從內外遷度支戶部鹽鐵積久全欠物色因緣產已盡或本人逃避破展轉攤徵實爲二弊虛有名數固非之下常積帶宜令悉行蠲放其所當稅地其度支戶部鹽鐵應有懸欠委本司具可徵放盡條流聞奏不得容有隱匿諸司使食利錢之納利過五倍已上者本利並放其有攤徵及人納利計兩倍已上者亦令倒放

並放免

九月乙卯詔淮江浙西等道仍歲水潦其田苗全損應全放其年青苗錢悉宜蠲除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御宣政殿朝賀禮畢詔曰戶部應有諸色欠負大和五年已前者並放宜令悉百姓兩稅已降凡一歲之內徵取者并百官職田並全放二年河中同州絳州去年旱歉斛斗不登宜特放開成元年租賦

四月詔曰逸人征訛每機徵輸言念年若勤爲謂宅其安衛分年收稅未宜放免委邠寧節度使其安撫使同早集百姓曉示恩澤使令送納稅錢從便

二年三月壬申詔揚州蘇州浙西管內諸郡如聞去年人罹其災宜可重困發元更加斂徵委觀察使除之今用叶協心情宜委本道觀察使於兩稅戶內不支濟者量讓奏減今年夏稅錢每貫六分數論放分折速奏仍於上供及留州使錢內相

檢勘聞奏如是官吏不在此限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壬申制天下州府荒毀田地久廢不耕人戶逃移承前徵稅宜令所在盡放

懿宗咸通二年二月御宣政殿受朝賀詔曰天下州縣水旱蝗蟲人戶流移田疇荒廢賦稅虧損宜令所在長吏切加勸課招復逃亡其逃戶欠負兩稅及諸色錢物等一切並放

十一月甲戌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僖宗乾符二年正月御宣政殿受朝賀詔曰天災流行水潦爲害其江淮河南諸道今年夏稅並放

三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四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昭宗乾寧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四年正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十一月河陰院上言今秋請減平糴斛斗數內一萬石已下令本縣納見錢每斗加一百文省其餘並放

十月河陰院上言今秋請減平糴斛斗數內一萬石已下令本縣納見錢每斗加一百文省其餘並放

十一月甲戌部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十一月宣歙觀察使崔顥奏應管宣州當道百姓陳班請減放稅錢從之

十二月甲戌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去年上供綾及斛斗在百姓腹內者並宜放免今年夏稅上供綾及斛斗宜全放

六月詔曰道在鎮各委催課作進奉以放官吏私稅

十一月以妖星見降詔減徵今內百役繁興欲其節儉如聞其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勑賜縣百姓糧種乘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八石如聞數內半是義倉斛斗其百姓貧乏宜放免仍委度支與所司同

檢勘聞奏如是官吏不在此限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壬申制天下州府荒毀田地久廢不耕人戶逃移承前徵稅宜令所在盡放

懿宗咸通二年二月御宣政殿受朝賀詔曰天災流行水雨沈立妨陰類上葦鳧平地水深一丈田疇屋舍漂沒無遺九穫租賦從之

四年正月詔安南管內被蠻賊驅劫勳爭之所耕人錢穀量放

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懷在宥之恩每軫蒸黎之念今四方無事百穀豐登宜推惠澤以慰群心其天下兩稅及諸色欠負錢物委本道觀察使一切放免

僖宗廣明元年五月乙卯詔曰黃明已前諸色欠負錢物宜令十分減一分其河中府本屬府道勳所勳亦宜准此

文宗開成元年八月即位二年四月德音修奉園陵役費天下軍牛宜令減半優復一年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己亥詔曰王者設官置吏所以養人養人在於安民安民在於阜財阜財之道必務於農農之大者在乎桑麻桑麻之興實資蠶織蠶織之務須及時節時節若失則蠶織不成不成則人寒寒則爲盜盜則刑之刑之不可以訓人訓人之道在乎勸課勸課之方必先賞罰賞罰之行在於公平公平則人知勸勸則事業興事業興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國家給國家給則兵食豐兵食豐則征伐之師克舉征伐之師克舉則土宇

之用竟不獲已其諸弊且去害除妖剿之勦寇者安反側誅之塊而消中土釁自馬政之弛邊疆永逸郡縣以全而才共濟古今無異方冊具有殷以鑒未之鑒詎遐此之一而溺夫又人年于孟葉葉蕭蕭兢兢一日雖踰越溝壑方來而已而徵風害尤向在備兢兢馬蕭蕭行間丁壯有無聊之苦況有養告謝朱夏已臨始我農時迫我戎事永言大計思致小康宜尊在侑之恩悄示勸懲之旨用兵之地賦役實煩不有蠲除何使行濟際兩京已旁兔狡未芟疆圉轉輸內地濕汗空青餐策潤陳許均勞農部陰陰華陰洛陽等三十二州應欠負明四年終已前積負殘欠糧料并鄧齊潞澤邢磁懷汝河陽等七州非人力明四年終已前營田課利物色等並委租庸使逐州據其名額數目矜放所在官吏不得滯停制命徵督下民致恩澤不及於鄙租稅庶拘放帳籍共有表私逮年債負生利過倍

自違格條所在州縣不在重之例過之限或州牆內自張一道違背朝廷結連蕃寇分布計類困生靈言念傷殘寤寐於龍德元年五月內式蠲欠負明三年四年諸色殘欠五年六年夏秋殘欠並放

七月以涼州平（朔史建瑭）（朔史建瑭）（朔史建瑭）（朔史建瑭）勅開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三縣遭陳州賊軍奔衝其夏稅只據見苗輸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詔應諸道管內有高年踰百歲者使臣給復束帛一匹八十九十者與免一丁役州縣不得差擾其三京應係山北人更易定鎮燕薊諸縣隔日納畢六宅仍歲遍與賜衣帛來穆蒙恩無不感泣

勅頃加兵革民庶流亡或棄故鄉或投他境其所在長吏宜加存撫勿使逋逃

解冬歷代皆闕於收化自古共切於勸農宜令諸道州府應有荒廢田土許人開墾便為己業仍永不徵稅

應有欠負不繫公私者曾重重出利累經微理慎還不拘若一

十月勅理國之道務在安民御俗之規切於均賦頃者兵革之後戶口亡逃或棄故鄉或投他境其所在長吏宜加存撫勿使逋逃

除殘欠諸稅及諸雜錢並放一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州縣

月已前並放其共文據理之限應天下諸道自去年十二月已前逋欠諸稅及諸雜錢並放一年課利及公私債負等其州縣宜減應今年經霜早所損田苗勘撿覆實不虛據實放蠲其河北先宮妖擾未平酬賞征馬所在未請官本錢及買馬

不拘者可並放免

二年二月詔曰水旱之災郡縣宜舉其大之地若數郡都及河東之興師振旅困生靈於道路供饋傷農事於軍前暫屈睿謀以此諸州州界及管界數內有逃移人戶抛下桑土並宜勸課耕種如歸業者便仰本處收管依舊承佃不得別有陳論

其四京諸道逃移人戶所在多有水旱處與減免稅租

十一月中書奏天下州府每歲多有水旱處與減免稅租請特減加耗以救貧民勅依來年蠲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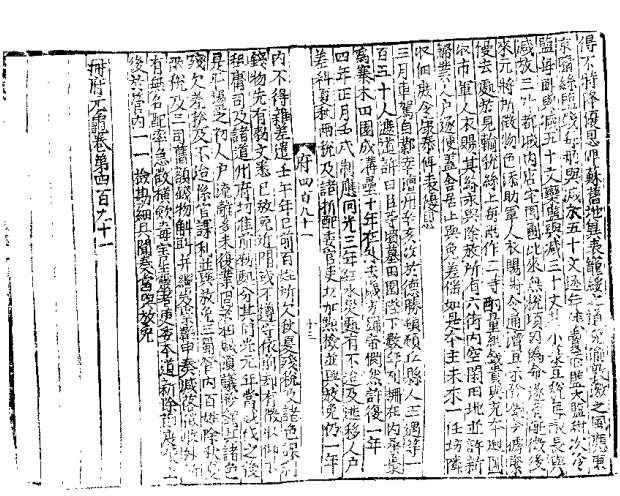
三年二月甲子朔詔曰聞者以至孟冬親率兵甲于兩河張理軍旅今已旋師分道復歸洛邑其經過州縣合應供頓等事宜令量減所貴以副勞人其諸道州府人戶逃移桑土荒蕪者許令開墾所收田土永為己業仍不得論訴舊主識認及將來別有開墾者亦依此例

兼請道州縣有經霜水旱之處所損田苗勘視不均難於科稅乞下逐處令子細檢詳如不虛妄特與蠲放

五月勅治國之由安民是本如聞今歲多雨雖於苗稼實不廣其四京諸道逃移人戶所在多有水潦處與減免稅租

十一月中書奏天下州府每歲多有水潦處與減免稅租請特減加耗以救貧民勅依來年蠲減

三年二月甲子朔詔曰聞者以至孟冬親率兵甲于兩河張理軍旅今已旋師分道復歸洛邑其經過州縣合應供頓等事宜令量減所貴以副勞人其諸道州府人戶逃移桑土荒蕪者許令開墾所收田土永為己業仍不得論訴舊主識認及將來別有開墾者亦依此例



得不持斧優恩哀蘇蕃地奠養館穀之頒永懷敦睦之國禮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九十二

邦計部十一

蠲復第四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四月即位下制曰朕自纘承至京大事所歷戎馬應踐寒苦下本州使務軍鎮所僞致擾蠲除諸色稅錢自今年四月一日已前並與放免如已徵入州縣者即據數納省若取官中回圖錢五契取私債未曾納者利者不在此限其餘並不徵理

十一月癸未鎮州奏盧文進所率歸業戶請放租稅三年從之每一戶給耕王斗許

二年十月戊戌詔曰諸道州府自同光三年已前所欠秋夏稅物并主持務局欠課利并欠天成元年已前逋欠稅並特與除放

三月丙午詔曰朕自天成元年已來每歲豐稔人戶應有殘欠秋夏稅物雖經三乾推濕難依積年之例俱逢降免其諸州府管內所欠天成元年已前諸色殘欠稅物並與放免

四月辛丑詔曰戰士勞於行陣農人困於耕耘每歲秋成須議賑濟近年已來頗務優饒其如水旱之時合行賑貸之法

凌郊勤離浚邑宰達觀務共樂時康不謂疲民逋欠豈逃之情蓋是覆宗之禍自貽伊戚生靈遭茲紛擾承言輒懇輸寬興宜覃雨露之恩式表雲雷之澤應汴州城內百姓殘經殘殘劫須議優矜宜放二年稅賦其私債貸如是在城逗遛物及公私質庫除煎檢覓在外實經兵士徵失者並宜蠲放應百年已上及家長有廢疾者宜免一丁差役夫天災未行時雨愆元旅關地分宜減國租今歲收蓬蒿滿目夏稼旱浪加艱念以示優恩四川所管百姓宜令長吏切加安撫其所旱損田苗宜令檢行訖具實申奏與減稅拍仍不得輒有差徭科配

四年正月勅會計之司租賦為本州縣之職徵科是常廣下於率屬必須減徭使令聆聽奏聞朝廷之上立法不嚴蓋官吏之慢公頗其弊富獻感未欲加刑宜曉示於新降貴開除荒稽弊其天成元年應欠稅物與據數放免

三月勅王都貧國命將徐兗以伐之勞民所常於斯極矣古殷宰備加近自收城力期復宜加矜邮備乖優恤其逋欠諸色斛斗並與除放

逾州易定等州管內百姓除正稅外免諸色差配兵仗並令長興元年二月南郊禮畢天成四年十二月然已前諸州府人戶應有殘欠稅物雖經三乾推濕難依積年之例俱逢降免其諸州府管內所欠天成元年已前諸色殘欠稅物並與免放

解之與並與免放諸州府管田戶部院應欠租課房宅利錢逃亡死損牛畜或先遭劃劫及水潦損欠有解叶無可徵填已收納到實種時物其餘所欠並與蠲除廢委場積年損糴使目盤覆欠折尤多其主持專知官等據通收到產業物色外不禁與免應諸道商稅課利權斷錢額去處除納外每歲欠數收解無虧抵當並許免放諸道揀選將校健從州村木錢及關鄉稅務遺欠等燒所司催促可徵填亦與免免

南北面軍前倉場主持填闕欠折及江河轉運拋失舟船并斛

斛斗等特許填納諸鎮欠少過軍莊儲糧草等據主持人見在家業追收納外餘放所欠天成元年二年諸州般納到二供到庫科糴積欠物色并曾遭兵火燒劫及糴州前後身死剩更界分欠省陳錢物却勒州司官吏陪填者並特放免天成二年終諸色人欠兩川首庫內遭燒并首司欠差人收買羊馬欠折死損無可填遷及天成二年終已前諸道糴鋼鐵冶鉤軍衣鎧坂窟應欠課利并木炭饋具等場欠負與放免河陽管內人每畝上繳錢五文今後並放不徵諸道州府人戶每畝上繳錢五文今特放三文其徵三文

三年五月襄州奏水高二丈漂城欲盡乞讓入戶來歲徵之

十月庚午襄州奏漢江暴漲盡吞田稼並盡無可徵收請特免徵之

四年三月辛丑勅叛黨未平難輕轉輸之役流民頻復於資安集之訓驟聚天順人端居靜治若決水如履薄冰寬恩之詔

內庫行除放乞奏聞

八月戊申詔尊號畢大赦制長興三年正月一日已前諸道州府應有人戶所欠殘夏稅及雜徵斛斗等並宜除放或有逃移鄉村已經檢覆者亦與除放其逃戶所欠稅物仍令本縣徵納如本縣已納在倉者即與除放其逃戶所欠稅物如是本縣已曾支用者即令本縣填還倉庫如是逃戶所欠稅物已曾支用者即令本縣填還倉庫如是逃戶所欠稅物已曾支用者即令本縣填還倉庫如是逃戶所欠稅物已曾支用者即令本縣填還倉庫

宋又詔百吏復特異其家并令縣令親行存問其有疾病者給醫藥及
戊伏罔刃於路遂使死者不得收葬有司失於檢察致令暴露者
宜令長吏隨處埋瘞其姓名可知者告示家屬令收葬此人神之所共
棄天地之所不容今則上將隨邊兇軍大集克日殄滅所貴定智無
疑於弁能雖料敵成算出自廟謀若應
機變動合天心或骨肉分離或兵困危殺
或被擒獲或降
河東西大邊經蕃及諸路戍兵百姓雨稅差配今日後並放三年
宜令逐處長吏分明曉諭其八口賠蕃者宜令設法招誘各令
歸復種業等
二年七月陳州言續逃二戶八百五十九詔悉放歸本貫并蠲除
九月詔蠲除許州去年殘租
十月詔河中府民至流竄除其半

晉高祖以後唐末帝清泰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即位制曰非以
危殺父在邪境賊心未弭宜減賦租應近京畿五十里內並逃
處今長役農帝當農務令秋稅租差科
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詔曰朕者剋承天地俯師二祖以
戡厥凶川原事定既分興廢其間東京內諸縣稅租自今年秋及
來年夏稅令與減半蠲租過之地至來年雖荒舊額
之外長無差徭倘或典吏不體朕懷妄有科
率大事決斷自河東以至
京畿公路往來之處宜委逐處長吏公勤撫綏場務特與減
蠲一年四月丁亥詔曰兄關布澤務在均平民宜加於撫育之恩倘
或違慢豈天地所容其逃戶田產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
諸道節鎮州府應逃戶殘欠租稅並特放
所欠者縱所通緣到物業及並與除放或水旱為災蝗蟲傷食
仍委逐州縣切加檢視如實災傷即具
申奏候敕下後方得蠲放

方鎮兵師不無芻粒宜並蠲放
三年八月癸未定州奏境內旱民多流散詔曰朕自臨寰宇每
念生民務切撫綏期於富庶屢值干戈之未戢常虞征役之或煩
彼中山僻經夏旱肉豈不憂至於秋稼未成已罹霜雪
定州所奏重困災民逃亡夏稅並放已下部委河南同州緣
州等相次上奏為管界災旱逃亡人物狀多有四方雲集
乘此務逐數收貴價糶糴致貧民益至流離
式例與折納期還業以來各報告戶口各令知悉
其於五分中減放一分苗子共放四分仍許將
八月九日敕制魏博管界內今年夏稅近指揮秋
稅五分今以

二年秋夏租物三十里外委逐縣令佐專切點檢如實曾經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多是貧窶應天福七年夏秋已前諸色殘欠及沿徵錢物并公私債負等並與除放

九月又詔襄州城內人戶今年秋來年夏稅其城外下管縣與放二年租稅應被安從進脅從者一切不問

十一月宣所司磨勘管內委沿路應遭兵過處州縣合逃亡人戶所欠夏秋稅已納分數一半

八年二月河中府奏此戶七千七百三十九勑諸道應欠天福七年夏稅並與除放放一半其餘一半候到發納些戶與放一年若續却今歸業是數之下續具聞奏當具加人名聞

十月宣敕直四人商議勑旨示議除放是歲殘欠稅物

開運元年七月辛未詔以兵革之後人戶流亡田疇荒廢其逃亡人戶所欠天福十二年已前殘欠夏秋稅及諸色雜錢並與除放

外來年夏稅並與權放一半其青州三十里內更放今年秋苗

殘敝處委州縣內及點檢逃亡人戶討伐以來科配頃供其今年夏秋苗人并沿徵錢物並與放其城內屋稅特放一年應洞子頭及城下夫役人戶今年夏稅並與放一年

逐處長吏子細勘會聞奏一年借發

二年五月丙申詔自今已後并收境內所有人戶積欠殘

欠者其夏秋十分已今減放一分苗子并沿徵錢物今年

一分共五分減放十分內減放二分物內減放二分

敕課勸朝廷之意督以勤勞之理前擢職業爭競差來之

弊今後所有差遣職員并不得差人下鄉追擾人戶如違

禁所有逃亡人戶所欠夏秋苗子并沿徵錢物今年一分

如有逃亡人戶所欠夏秋苗子并沿徵錢物今年一分

有田苗桑棗種植等除所在官吏子細通檢除今年欠苗

外來年夏秋並與權放一半其青州三十里內更放今年秋苗

殘敝處委州縣內及點檢逃亡人戶討伐以來科配頃供其今年夏秋苗人并沿徵錢物並與放其城內屋稅特放一年應洞子頭及城下夫役人戶今年夏稅並與放一年逐處長吏子細勘會聞奏一年借發

二年五月丙申詔自今已後并收境內所有人戶積欠殘

欠者其夏秋十分已今減放一分苗子并沿徵錢物今年

一分共五分減放十分內減放二分物內減放二分

敕課勸朝廷之意督以勤勞之理前擢職業爭競差來之

弊今後所有差遣職員并不得差人下鄉追擾人戶如違

禁所有逃亡人戶所欠夏秋苗子并沿徵錢物今年一分

如有逃亡人戶所欠夏秋苗子并沿徵錢物今年一分

及號令州管界內人戶有欠主客戶稅錢等並與除放

三年九月宣開封府諸色欠負逃移人戶三年內不出宜令收系城內外人戶一切勿問

其葛周祖以晉天福十二年五月自晉陽趙城洪洞百姓以驅從即不識晉山谷所在或遇有澗壑兩岸途

咸相去不諳行路即為晉陽人也至是始調至開運四年二月即位六月過天福十一年已前諸

州府應係殘欠租稅並特除放又詔曰東西兩京一百里內今年

夏稅及公徵諸色並與蠲放其二百里外曾有科折疏遠處其

今年夏稅大小麥苗子並徵物色各放一半其京城內今年屋

宥曹鄆宋亳徐兗沂密泰登萊青淄齊濮滑衛博濟等州并鄆城四面三十里內共二十處除已放去年殘稅外其今年麥苗子於舊額上特與放一半頃聖政肯在遵循至於場院課程州府管係欵有稻米宜示減免應沿府縣鄉村等處人戶所欠夏秋苗子並特與除放諸道州府有去年已放秋苗今年又遭水旱人戶艱食不能下種者仰本處逐州具狀聞奏當加賑給已上兼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州府鹽麴商稅錢沿不數利及王特錢物根草等商賈販鬻於折等一切特與除放諸道州府有去年已放今年全分支起將士春冬衣賜及諸色請受自來農桑行徵期者並與撥除破天福十二年六月終已前諸處人到去年稽留未納者又從除放今年二月勑先以兵甲未多糧儲不給權於商賈之上迭有科配之頃雖年歲之豐登終慮國用非優已降明勑懇令剛而雪又特陽春布德宜順發生之令特蠲復鄆之恩與闔里之安應係天福十二年三月終已前諸道州府所徵錢物元年

夏秋苗麥上納徵白米糙草據今年二月一日已前已納外其
所欠錢亞準放有告退還歸res_意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即位制管澶州兵士屋宇動賦得逋所
欠悉蠲廣順二年正月即位制曰朕自潛龍為人父母事不獲
已而為君親所欠前年已前逋負悉從蠲除
顯德元年二月己酉詔曰朕自潛龍為人父母事不獲已而為

山澤

昔禹別九州貢金三品咸周之制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蓋以民同財但嫉貧之而已至漢武幸山海之資籠絡商賈之利置官府作為制辟縣是事事者析豪宄法者連疎至於後因時立法或割罷而尋復出令生姦益繁文而密網尤筆之制於茲可見貧富之變要之能敝剝又若斯矣然則古之時英俊咸集仁智勇辯各展其趣及乘大勢當世合時變權利之略鉅儒宿學未能明度以代有司之徵斂斯亦邊境制四夷之大柔不可廢也若乃禁鄣壅塞取與從民於聚欲細民因於便利固在上之所操焉

管仲為齊相謂桓公曰海王之國謹正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每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此其大歷也歷數也計口而授鹽一日一人之食鹽一月一人三十錢之算為錢三十萬一月人三十錢之算為錢三千萬一月人三十錢之算為錢三千萬一月人三十錢之算為錢三千

民騙佚（騙原作騙）近臣公至乃貴不可謂樂（樂原作樂）之說也

漢高祖初兵仲之子濞為吳王會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治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饒原作饒）

（海山名）

武帝時大農上鹽鐵丞孔僅東郭咸陽言鹽鐵（鹽鐵原作鹽鐵）乃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奉宗廟（廟原作廟）願募民自給費（費原作費）因官器作煮鹽（鹽原作鹽）官（官原作官）與鹽（鹽原作鹽）鐵（鐵原作鐵）丞（丞原作丞）以（以原作以）主（主原作主）之以致富民（民原作民）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之原作之）貨（貨原作貨）排（排原作排）富（富原作富）商（商原作商）大賈（賈原作賈）出（出原作出）其（其原作其）鉅（鉅原作鉅）萬（萬原作萬）之（之原作之）計（計原作計）以（以原作以）稽（稽原作稽）利（利原作利）無（無原作無）有（有原作有）（有原作有）所（所原作所）入（入原作入）其（其原作其）（其原作其）（其原作其）

於耐留治洞中以為之主則諸府自副其日減此豈本弱敵之利也哉以臣太祖太祖從之始建諸之後射鹿場官司録校

財治仙農沒入果謹開中舊貨

唐玄宗開元四年開中鐵司馬宣王表興冶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

魏先王定益州置鹽府校尉鹽鐵之利利甚多有裨國用

晉武帝泰始末交州牧陶璜上言以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業民百姓唯以采捕為業商賈去來以珠貨米而孕婦珠轉不益遂虧民百姓私販好珠禁絕來去人以纖罔所調限多限每求充令輸七珠三分輸一縣者輸二次者輸一縣除自十月訖二月非採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旧並從之

元帝建武元年初驍山澤之禁

南齊豫章郡鹽官于焉置鹽官以贍軍國之用

陳武帝永嘉二年十二月甲申太子中庶子孔奐為御史中丞孔

奐公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得萬斛之利詔並施行

後魏獻文皇興四年十一月詔弛山澤之禁

孝文太和六年八月罷山澤之禁

九年崔挺為光州刺史先是州內以鐵器用皆求之他境挺表復鐵官公私有賴

二十年十二月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章武景明四年八月詔以鹽池利入公正從三年四月詔罷鹽池禁先是河東郡有鹽池利入公庫兼之民有貧窶者專擅其用貧弱者不得資益並與禾復立監司監其盈縮勒其貯積公私兼利宜令所在公私共之

延昌初甘肅上言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八兩錫八兩上言曰銅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其色黔白有踰上品詔並置銀官常令採鍊又漢中曰有金戶千餘家常於漢水沙金年終總輸

孝明神龜元年閏七月詔罷山之禁與民共之是時太師高陽王雅太傅清河王懌等奏鹽池天藏實參百寮非神惟先朝限石而不劫與細民競茲饒利但利起天地取用無窮或多貴賤不盈而相兼物令得所且什一之稅自古今所通為國自爾若令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請益不少乃至歲收主簿王後奴等納稍請供百官食盛二萬餘斛外餘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以此而推非可稍計其後遇直歲豐常侍兼中尉甄琛表曰王者通同天裏施布道化隨時撫物為民父母故稱不登為民祈祀既災所惠天下順之山川秘利天子通之有益生民損於無極如或所聚惟為賊虐是以月令禁山林藪澤有能取饒食禽獸者皆野慶於朝之其國有無以相濟也周禮有川澤之官罰之無赦此明證矣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

制此四都皆為後唐之腹心瀕河之地不在已彼我坐一稱旗而敵之巢穴天下之精銳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擅其二利豈可捍十之輻輳以奪敵非利已也但彼我此非為自己所謂樂天地之產取天地之財與物造物之宮服造物之有能者與之共之此四民蠶室國取乎用乎各有職也父已禁此鄉此不專太官之物

自古通患不聚其勝逸而遠其逸及於敵此鼎峙勝負欲令一無窺覬侵奪則息捕在敵中物納取足成其世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佳其生產隨其豐儉食便是務物而萬物不相由矣自大道廢生焉下奉上施卑而理歷然歷重既交恩義之衍脩常逆厥不期國家本是民散多方以達其情

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擅其二利豈可捍十之輻輳以奪敵非利已也但彼我此非為自己所謂樂天地之產取天地之財與物造物之宮服造物之有能者與之共之此四民蠶室國取乎用乎各有職也父已禁此鄉此不專太官之物

自古通患不聚其勝逸而遠其逸及於敵此鼎峙勝負欲令一無窺覬侵奪則息捕在敵中物納取足成其世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為佳其生產隨其豐儉食便是務物而萬物不相由矣自大道廢生焉下奉上施卑而理歷然歷重既交恩義之衍脩常逆厥不期國家本是民散多方以達其情

所在甄陶之表實所請勒政畫治有也可從其前計使公私並宜川利無滯尚書職為察姦之制也

考昌三年淮南刺史楊行密請置鹽鐵發運使以判官趙咸為之咸以淮南鹽鐵舊置巡院多為姦利乃奏江淮諸場鹽悉令轉運至揚州發之其諸縣鹽商有願赴揚州者聽之其遠縣鹽商願就場買者亦聽之於是商賈通行公私俱利

唐末喪亂兵革相尋天下之人多去鄉土以逃征役而鹽法之弊尤甚於他時蓋國家設法以來利而人之趨利者亦各隨其所在而取之故雖遭變故而鹽法常存焉

後唐天成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長興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二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三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四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五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六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七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六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七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八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八十九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九十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九十一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九十二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九十三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九十四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

九十五年三月敕鹽鐵發運使趙咸近奏請於兩池鹽內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以助軍費其兩池鹽戶每年合納官鹽一百斤今後每斗加收錢一文

貧每為盜採山鑄錢代本為重費鮮之輩率而採表銷而與貧傷貨而利害滋之人謂敏重傷貨而利害滋之人謂敏重傷貨而利害滋之人謂敏重

疾本
十六年二月權鹽使史奉濮路鄭寺州多食永鹽請以鹽
從之
憲宗以永貞元年八月乙巳即位九月癸酉遣支使奏江淮鹽
每斗加錢一百二十權二百五十其河中兩池鹽減錢二
十六權三百
十一月度支奏父雨車輦不通京師鹽貴請出糶貯庫鹽二萬石
元和元年五月度支奏請每州所貯鹽若價貴計至二百
二十減十文出糶以便貧人公私不闕其鹽倉每州各以留州
錢造二十間委知院官及州縣官一人同知所糶糶送院市
輕貨送上都從之
十一月度支奏父雨車輦不通京師鹽貴請出糶貯庫鹽二萬石
元和元年五月度支奏請每州所貯鹽若價貴計至二百
二十減十文出糶以便貧人公私不闕其鹽倉每州各以留州
錢造二十間委知院官及州縣官一人同知所糶糶送院市
輕貨送上都從之
三年七月復以度支巡覆務邢延昌為權鹽使先是南池
鹽務諸使支其職是諸道巡院貞元十六年已降以金部郎中
主其務遂委置使額二十一年鹽鐵使又合為一使以杜佑兼

領佑遂奏吐屬度支已有使名則鹽務不合有使宜還尚書省
權鹽制度同委戶部判度支與均以其事委鹽鐵使焉
十月支重申明舊制禁絕浮濫已上者笞二十逓出本
界州縣官吏亦級科罰
四年二月諸道鹽鐵轉運使李巽奏江淮河南河內宜鄭滑南
諸監院元和三年糶鹽都收價錢七百二十七萬八千一百六
十貫比量未改法已前舊鹽利擬約時價四倍加權計成虛估
錢一千七百八十一萬五千八百七貫貞元二年收糶鹽遞錢
六百五十九萬六千貫貞元年收糶鹽錢七百五十三萬
一百貫元和元年收糶鹽錢一千一百二十八萬貫二年收
糶鹽錢一千三百萬七千三百貫三年收糶鹽錢一千
七百八十一萬五千一百貫謹具歷年糶鹽比類錢數具所收
錄除淮南元鹽本外伏請付度支收管從之
六月勅五嶺已北所有銀坑宜聽採鑄見分貯貢

府請者先狀申訴已今商量河中鹽請放入六州糶糴貨從之
七年四月監鑄轉運使刑部侍郎王播奏元和六年糴鹽除峽
內鹽并外計收鹽價約六百八十五萬九千二百貫以量示改
法已前舊例每斗六百四十倍加權計成虛約一千七百一十
二萬七千二百貫改法實估也
八年四月鹽鐵使刑部侍郎王播奏應管江淮宮鄭等鹽院元
和七年新收鹽錢六百八十七萬四千貫比未改法已前
舊鹽利約時價四倍加權計成虛錢一千二百一十七萬九
千貫其二百一十八萬六千三百貫元糴鹽本其一千四百九
十九萬二千六百貫元權利請以利作度支收管從之
十九年十月度支使皇甫鎛奏加峽內四監鹽利請令度支
西道鹽估以利減糶從之十一年討吳元濟二月詔奏州公吏

五年四月甲午諸道鹽鐵使奏元和四年鹽利為錢估一千八
百五萬三千六百貫
五月度支奏鄧州榷鹽院請準舊例古等請同當奧百姓例貨
鳥白兩池鹽從之
六年四月鹽鐵轉運使刑部侍郎王播奏江淮河南峽內須南
交鄧等監院元和十五年糴鹽都收價分六百九十八萬五千
五百貫比量未改法已前舊鹽利擬約時價四倍加權計成虛
分一千七百四十六萬三千七百貫除元鹽本外請付度支收
管從之
閏十二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河中兩池顆鹽粉文民許
於京畿鳳翔陝虢河南許汝等二十五州界內貨賣
以來因循兼越入興元府及洋興鳳文成等六州臣移牒勘責
得山南西道觀察使嚴礪劍川鎮本土戶人及巴南諸郡
商人又挾當軍士馬商有懸欠若兼戴州自收攔納又得興元

十三年三月鹽鐵使裴延齡奏應諸道州府先請置榷鹽院收稅
伏惟今年正月一日敕文其諸道州府因用兵已來或慮有權
置職名及擅加抽稅一切禁斷者伏以擅稅本緣資財貿易非常制一切禁斷者伏以擅稅本緣
資財貿易名及擅加抽稅一切禁斷者伏以擅稅本緣資財貿易非常制一切禁斷者
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是常制伏請准
敕文勒停從之
十四年三月鄜州青州兗州各置權鹽院
八日歸光州茶園於百姓從剩更多克讓之調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詔權稅之法雖合同遵舊
貞觀開元之際始緣寬假其河北稅鹽宜委度支與權鹽使審細商量
長慶元年正月制度支鹽鐵戶部應納稅茶兼羅鹽中須納見
錢者亦與時依匹段及斛斗如情願納見錢亦任稅便仍未爲
常式

三月勅鳥池椎鹽每年權鹽收博權米以一十五萬石爲定額
又詔河朔初平人希德澤且務寬大使之優安其河北權鹽法
宜權停仍令度支與鎮冀魏博等道節度商量如能納計課
却錢數分付權鹽院亦任穩便自天寶兵興以來河北鹽法鬬
榛禁戒頓亦頓上許故有是命
是月鹽鐵使王播奏揚州白沙兩處納權鹽場請依舊爲院又奏
請諸道鹽院糶鹽付商人請每斗加五十文通舊三百文價請
與前鹽場停置小綱糶鹽每斗加三十文通舊二百九十文價
又奏應管諸鹽商所由等前後制勅
除兩稅不許差役追擾今請更重立一條違者奏聞聚斂史罰
一奉俸料并化著奏聽准正元從之
五月鹽鐵使王播奏應諸道權茶納榷錢一百文加錢二十文
詔從之始復舊法
等上疏曰伏以權鹽

二年三月張平叔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度支所管權鹽錢
日降從之
二年三月張平叔爲戶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度支所管權鹽錢
法爲敝年深臣今請官中出糶鹽法可以富國彊兵勸農積貨
疏其利害十八件詔下其奏今公卿議中書舍人王涯上議
不可以平叔條制不周經慮未盡必爲利者反害必爲害者
須乃即其條目隨以設難平叔一條云應物得公私鹽當日見
都教中度支便任府縣差人句當出糶多少隨月申報奏聞若
內所得見錢去上都一千里者任市當土商綱商厚賤回糴以
禹貢甸服五百里者納草遠者納米皆量遠近而制輕重也今
言千里外市朝見于里外送見錢興元評州誰是入百里
內略會道路險阻非常若送見錢貿易不可又評州誰是入百里
要糶鹽人委所在長吏於當州當糴者糴糶事在史已下本所
由牛隸選不得差配百姓如有鄉村去州縣路遠即縣城
定所由將鹽就鄉村糶易勸厚賤回互商住糴史所由入鄉村
是爲政之大獘一吏到門百家納貨公賦下方令清靜勸農
息者生宜去其負除其糴賤今山嗣州縣境土至隱其令差

行須擾之甚又一條云百姓今欲嚴鹽法歸於寬易但變州務則無不辦伏緣所數至重恐須以朝堂宰相充開內河東山澤鹽道鹽鐵使奏厚殿曰百姓窮以度支使四方稟本殊宰相權衡已重不假合司者三公論道之地兼以鹽務實非所宜三十年來實參程序望用縛並以鈐製居台鉉非唯國體不可抑亦名利雖兼所以參議本不受國請必有天禍又一條云優再遷每州案牘不以今所在戶部不申明實數直請今長吏有不親公事信任所由將詞云案累無人案牘交恐不濟且即請老清疆巡官性所訴州檢責實名口數國係歷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九十四

邦計部　十二

山澤第二

神文宋太和二年三月丁巳朝廷支委京兆府奉先縣鹽池近陝泊池井廨宇水梢柴燒作灰刷鹼等良助索先據兩池經鹽使申長慶三年八月十五日於奉先縣界拽獲水梢柴灰重一十石六斗二外數內取一石前得鹽一十二斤一兩使司恐是盜刮鹹土妄稱是水梢柴灰重收捉水梢柴三十斤燒得灰二斗二外前得鹽二斤一十一兩緣從前未有明勅禁斷所以百姓故有採犯伏以梢柴灰及曾煎試據灰重舊試例約得鹽一斗八外此類鹹土前國所以證分數載多其鹹土已有勅禁止其水梢柴灰亂法其於鹹土不可因循臣今商量從今已後採獲盜採水梢柴灰重一十三斤即計鹽一斤犯灰一斗即計鹽二斤四兩並准兩池例八斤計斤同犯刮鹹土鹽隨數

徵廉級科罰所貿鹽法者一據課免酌從之

三年四月勅安邑解縣兩池權課以資錢一百萬貫為定額五年六月鹽鐵使王涯奏當使應管諸州府均占伏准元年九月七日勅山澤之利令歸於官近日所出並委鹽鐵使勾當者充額加錢等三道分頭州界已收管開置及勘關不忘經慶宛海等道鹽鐵甚多或關採未成州府私占物無自效須依舊興國有常任宜歸重屬前件玩冶非使掠量置見澄鏡已令開發其三道鹽鐵使相承收採將備軍須久以為利恐遠常典伏請勿使准例俱納又以興功動作法貴均勞玩冶州府人難併役其應採鍊人戶伏請准元勅免雜差遣冀其勤安伏乞天恩允臣所請臣即於當使差清強官與巡院等逐便令交領未開者別具條流從之

帶以名府仰若檣風宵知愧忱七特過聖慮下鑒愚誠速委宰臣祭此使調權富國之用或關山澤之利有遺詰俾條疏續具聞奏採造欲及妨廢為度則月二十日內殿奏對之次鄭重權之持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貨必狡捐貴即是錢出萬國利豐有司既無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以軫陛下愛人之德下以遏諷成元年五月部以鹽鐵諸道院管銀山二十五所悉歸州縣其鹽鐵使所補人吏並停罷仍勒歸州縣色役

二年三月乙酉鹽鐵使奏得蘇州刺史慶南狀今鹽場三所蘇蘆本州元來鹽七萬石加至十三萬石倍收稅額五送價錢五月以蘇州刺史慶商為濕州刺史擢御史大夫充浙江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商往蘇州變通法撥利倍多時宰臣為鹽鐵

使以聞續上聞敕有是命
九月初西蜀榷茶使盧商奏峽州自開成元年七月二十六日勑以茶稅多虧歲額今年於所收以渣鵝五千六百六十九斤比折盛鐵場院正額元數加數倍已上伏請增加正額詔令戶部覆議商量並請依州司元數從之
三年三月以浙西觀察使王璠充浙西道茶使時州刺史裴元卒官吏不肯收斂茶不及常年敕特置使以專其事
牟白上言造茶州縣之常務若別立使額恐人心不安詔罷之
六月壽安縣請廢鎮平陽院停官吏二五四百餘兩并納榷鬻山雨所至縣令巡檢
四年二月丁巳鹽商鄭讓奏權置內庫收貯廢貯今有珠生
是月貢舉

準詔日權茶本以專商榷利貨錢以濟軍費近於加稅求者多有殺人興販頗紊常規宜令三司重加條流庶使遵守
武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四日即位十月詔浙茶增稅每斤加錢二十文
宣宗以河南百姓困於茶稅每歲貿易商人所過州縣重加徵稅有至數稅者宜令三司重加條流庶使通濟
大中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百錢今宜加二十文通計收一千二百文
十年三月敕諸道鹽鐵轉運使應緣鹽利公事除刑獄外並委本道觀察使與節度使商量處置
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千四百文
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千六百文
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千八百文
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千文
懿宗咸通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千二百文
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千四百文
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千六百文
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千八百文
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千文
僖宗乾符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千二百文
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千四百文
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千六百文
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千八百文
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千文
昭宗大順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千二百文
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千四百文
景福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千六百文
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千八百文
乾寧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千文
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千二百文
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千四百文
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千六百文
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千八百文
光化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千文
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千二百文
天復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千四百文
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千六百文
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千八百文
天祐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七千文
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七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七千二百文
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七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七千四百文
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七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七千六百文
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七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七千八百文
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七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八千文
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八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八千二百文
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八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八千四百文
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八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八千六百文
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八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八千八百文
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八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九千文
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九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九千二百文
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九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九千四百文
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九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九千六百文
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九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九千八百文
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九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文
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二百文
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四百文
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六百文
二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八百文
二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一千文
二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一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一千二百文
二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一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一千四百文
二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一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一千六百文
二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一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一千八百文
二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一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二千文
二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二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二千二百文
二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二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二千四百文
二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二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二千六百文
三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二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二千八百文
三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二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三千文
三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三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三千二百文
三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三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三千四百文
三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三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三千六百文
三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三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三千八百文
三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三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四千文
三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四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四千二百文
三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四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四千四百文
三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四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四千六百文
四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四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四千八百文
四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四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五千文
四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五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五千二百文
四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五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五千四百文
四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五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五千六百文
四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五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五千八百文
四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五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六千文
四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六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六千二百文
四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六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六千四百文
四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六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六千六百文
五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六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六千八百文
五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六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七千文
五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七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七千二百文
五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七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七千四百文
五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七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七千六百文
五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七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七千八百文
五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七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八千文
五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八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八千二百文
五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八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八千四百文
五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八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八千六百文
六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八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八千八百文
六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八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九千文
六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九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九千二百文
六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九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九千四百文
六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九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九千六百文
六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九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一萬九千八百文
六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一萬九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文
六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二百文
六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四百文
六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六百文
七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八百文
七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一千文
七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一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一千二百文
七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一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一千四百文
七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一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一千六百文
七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一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一千八百文
七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一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二千文
七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二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二千二百文
七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二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二千四百文
七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二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二千六百文
八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二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二千八百文
八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二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三千文
八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三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三千二百文
八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三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三千四百文
八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三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三千六百文
八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三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三千八百文
八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三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四千文
八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四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四千二百文
八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四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四千四百文
八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四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四千六百文
九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四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四千八百文
九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四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五千文
九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五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五千二百文
九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五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五千四百文
九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五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五千六百文
九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五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五千八百文
九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五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六千文
九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六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六千二百文
九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六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六千四百文
九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六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六千六百文
一百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六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六千八百文
一百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六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七千文
一百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七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七千二百文
一百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七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七千四百文
一百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七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七千六百文
一百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七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七千八百文
一百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七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八千文
一百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八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八千二百文
一百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八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八千四百文
一百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八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八千六百文
一百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八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八千八百文
一百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八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九千文
一百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九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九千二百文
一百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九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九千四百文
一百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九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九千六百文
一百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九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二萬九千八百文
一百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二萬九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文
一百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二百文
一百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四百文
一百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六百文
一百二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八百文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一千文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一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一千二百文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一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一千四百文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一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一千六百文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一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一千八百文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一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二千文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二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二千二百文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二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二千四百文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二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二千六百文
一百三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二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二千八百文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二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三千文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三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三千二百文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三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三千四百文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三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三千六百文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三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三千八百文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三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四千文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四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四千二百文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四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四千四百文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四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四千六百文
一百四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四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四千八百文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四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五千文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五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五千二百文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五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五千四百文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五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五千六百文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五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五千八百文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五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六千文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六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六千二百文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六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六千四百文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六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六千六百文
一百五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六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六千八百文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六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七千文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七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七千二百文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七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七千四百文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七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七千六百文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七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七千八百文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七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八千文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八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八千二百文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八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八千四百文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八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八千六百文
一百六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八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八千八百文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八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九千文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九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九千二百文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九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九千四百文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九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九千六百文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九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三萬九千八百文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三萬九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文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二百文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四百文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六百文
一百七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八百文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一千文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一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一千二百文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一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一千四百文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一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一千六百文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一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一千八百文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一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二千文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二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二千二百文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二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二千四百文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二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二千六百文
一百八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二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二千八百文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二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三千文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三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三千二百文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三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三千四百文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三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三千六百文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三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三千八百文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三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四千文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四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四千二百文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四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四千四百文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四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四千六百文
一百九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四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四千八百文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四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五千文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五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五千二百文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五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五千四百文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五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五千六百文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五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五千八百文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五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六千文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六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六千二百文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六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六千四百文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六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六千六百文
二百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六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六千八百文
二百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六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七千文
二百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七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七千二百文
二百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七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七千四百文
二百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七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七千六百文
二百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七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七千八百文
二百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七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八千文
二百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八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八千二百文
二百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八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八千四百文
二百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八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八千六百文
二百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八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八千八百文
二百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八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九千文
二百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九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九千二百文
二百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九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九千四百文
二百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九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九千六百文
二百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九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四萬九千八百文
二百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四萬九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文
二百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二百文
二百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四百文
二百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六百文
二百二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八百文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一千文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一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一千二百文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一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一千四百文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一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一千六百文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一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一千八百文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一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二千文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二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二千二百文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二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二千四百文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二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二千六百文
二百三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二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二千八百文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二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三千文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三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三千二百文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三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三千四百文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三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三千六百文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三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三千八百文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三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四千文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四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四千二百文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四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四千四百文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四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四千六百文
二百四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四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四千八百文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四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五千文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五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五千二百文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五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五千四百文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五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五千六百文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五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五千八百文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五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六千文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六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六千二百文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六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六千四百文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六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六千六百文
二百五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六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六千八百文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六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七千文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七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七千二百文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七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七千四百文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七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七千六百文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七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七千八百文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七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八千文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八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八千二百文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八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八千四百文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八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八千六百文
二百六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八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八千八百文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八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九千文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九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九千二百文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九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九千四百文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九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九千六百文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九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五萬九千八百文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五萬九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文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二百文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四百文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六百文
二百七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八百文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一千文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一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一千二百文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一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一千四百文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一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一千六百文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一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一千八百文
二百七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一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二千文
二百七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二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二千二百文
二百七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二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二千四百文
二百七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二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二千六百文
二百八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二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二千八百文
二百八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二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三千文
二百八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三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三千二百文
二百八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三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三千四百文
二百八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三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三千六百文
二百八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三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三千八百文
二百八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三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四千文
二百八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四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四千二百文
二百八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四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四千四百文
二百八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四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四千六百文
二百九十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四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四千八百文
二百九十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四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五千文
二百九十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五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五千二百文
二百九十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五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五千四百文
二百九十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五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五千六百文
二百九十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五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五千八百文
二百九十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五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六千文
二百九十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六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六千二百文
二百九十八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六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六千四百文
二百九十九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六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六千六百文
三百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六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六千八百文
三百一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六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七千文
三百二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七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七千二百文
三百三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七千二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七千四百文
三百四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七千四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七千六百文
三百五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七千六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七千八百文
三百六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七千八百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八千文
三百七年正月敕江淮茶稅每貫舊收六萬八千文今宜加二百文通收六萬八千二

配流遷鹽賤鹽入界各許本縣界一月內捉賊送使如過限不到即是私存慢易搜索未盡其元勘內所司縣令課料便請催勒文牒本州府當日據數徵覓送使又弓射所由等畫夜只住池內檢巡其遠雖外面山林捉獲者亦與人賞結構必須與村人相識如司下手者或無人勾致即遠賊不敢自來亦緣從來未立科條以此沿池所由鄰舍更東伏請從今後如有盜人捉動遠雖及放火燒并有盜鹽糶賣私地界保社所由正居停主人等如有自衛捉得賊一人推勘得實所設人當日以官中錢色見錢一十貫文充賞如鹽網及不覺察到並請追就使各決脊杖十五如推勘與賊知情即請准所犯人贓例處分如是所由及別色人等捉得元請准前給賞其餘並請各准元勅處分一日諸州府應捉捕賊賞私鹽及到鹽賊贓等伏准前後勅節文並依縣令知一周年內十度同捉獲私鹽五斗已上者本縣令減一選若每年如此即與罪

減若伐以私鹽販鬻者多池亭弓射力緣州縣人煙遠處若非本界縣令同力設防斷取之徒無由止絕其縣令本界巡捕私鹽據石斗各有元勅並請依舊條處分如縣令非捕本此三道者當使應緣鹽法捉獲前件賊等並與國憲勅文決持弓刀棒杖皆作殺人調拔巨盜兇強情狀難容如或部有生全即必恐偷縱準法例無其法可以畏之今伏請依舊次色準勅處分以部戶部捕鄉兵團保及盧弘正奏臣又得勅江淮鹽使權收利司勅史司空奧狀自頃職以來救尋規獲條例具聞有此三節須重奏論伏以鹽法條例頗是嚴刑捕以貧民盜鬻則斷其手指情狀稍重即決殺人無所懼懲故盜鹽之人無所畏憚近年已來法漸弛緩兇狡之輩多結徒侶動以千百為羣或持兵杖公然拒捕或殺傷巡防之人或毀壞鹽場之屋宇或偷盜鹽池之鹽貨或於鹽鹵之中別置煎鑊或於鹽井之上私設鹽爐或有官吏主守不能禁止或有豪富之家陰為囊橐或有販鹽之人潛通盜賊或有盜賊之輩公為販鹽或有鹽鹵之地變為良田或有鹽井之源堙為平地或有鹽池之水變為淡泉或有鹽鹵之田改為桑土或有鹽井之利減於常年或有鹽池之利虧於舊額或有鹽戶之名無鹽可納或有鹽戶之籍全家逃移或有鹽戶之家虛抛稅額或有鹽戶之稅徵及他人或有鹽戶之名隱庇富室或有鹽戶之家兼營別業

貴所有令置官吏等亦宜自便選差
三年二月勅其逐年依貴糴監官鹽大鹽糶糴監每一斗與減五
十文糶賣與減三十文並已前延慶鹽與減六十文糴賣與減四
十文糴賣與減二十文並已前延慶鹽與減三十文糴賣與減二
十文糴賣與減一十文並已前延慶鹽與減五文糴賣與減三文
糴賣與減一文其逐年依舊糴監官鹽大鹽糶糴監每一斗與減五
十文糴賣與減四

親鄰行及告官中更不坐罪陳告人亦依拒爭人盜真應知情
偷盜官鹽之人例處斷其不知情鄰舍人隱匿
酌情定罪所有透漏地分弓射及地頭門子並是透漏私鹽十
斤已下決脊杖十五放一十斤已上奏配鹽人同罪科斷一斤
已上至二十斤支賞錢一十貫文二十斤已上至五十斤支賞錢二
十貫文五十斤已上至一百斤支賞錢三十貫文一百斤已上
至賞錢五十貫文前項所定賞到鹽法條流其應緝獲私販搬
販犯之人便依本州府檢條流科斷訖申委州司報官司其緝獲
院到犯鹽之人死刑若即捕情罪申上候省司指揮不至
極刑者便委錄司准條流決訖申報委勅宣依
未帝清泰元年新州言銀冶務吏承建自今年正月得銀三百
五十兩自八月後採山無銀別尋源道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九日即位制曰鹽鐵之利軍府所須

備不便於戶人宜別從於條制所期濟衆無慁妨公在克鹽貨
元是官物出榮自今後並不禁斷一任人戶取便糴易仍下太
原府更不得開場榷賣
關十一月主年勅鹽鐵事難鄭辨改宜委泌鄉邑之發遣放民人
之疾苦其兵京管內鹽鐵戶合納逐年鹽利非若偽命指揮每
年均須令人戶折納白米一斗五升粗如百姓顆若自今發宣令
人戶以元納食鹽石斗數目每斗快秤攢計定錢數以錢數取
入戶便繳折納斛斗一人湯沐之奉實在王課兆民潤澤之源
宜祇仁恕其諸管內逐年所配人戶食鹽起從來年五月為始
典量減放價錢十文
二年九月左補闕李知損上章曰臣以前承御札詢逮苦百
姓其關涉在諫司不敢避事臣近閱衆議云國家折變鹽法有
司即欲宣行竊知以諸道所業實繁令逐處更添一倍若別司
量其至平如配城內戶人每等勸兩限依鹽隨二稅納價錢多

寡固無差一也且諸州雜鹽收利皆司牧官員置場所掌者國家
之利權安得假厚擁而頓落所立者國家之法制豈可公輕重
而遮施使四方之人何以取則開一朝之令孰不見疑利權
無諸州變鹽法於天下俵給不均而民鄉徵催不辦而民逃國
用何由豐積民積困而失其作期亂者也所在之處多有
土鹽或鹵而食之或煎而貨之添行既深素利非細如無告示
更得追尋若配俵之權急於官吏議斂之法委自鄉方則民瘼
因以何章因轉運而何利其作或亂者二也天下鹽鐵國家大
權常重損於兆庶同撒河源之經豈可撤歟以蓋轉運所行引之脈水禁嚴其固拙之若山豈可緣支用而
絕本源為追功而權重大權輕二失蓋須其難利害再思辨明極
易是則民有寧而可救困無利而圖其作敗則害三也困弊
敗亂旗陛下細而思之審而行之恐不以益窮事下不恰處
慮也大凡鈐穀之重於以糞敷為能至於支度之司難以窮斯

為切齒矣不知人心小失所以愛之事非常之道大行所忧之方盖
逢臣鋪張有司以配鹽事件數奏聖旨令百姓隨得食鹽半
年後納課國家通六二統頭段得鹽場院斑免逐年官
典要無虧欠民機其所貧百詩論之以解前說且百姓
窮困十八九為或無錢不妨淡食今以半年鹽味配給貧民講師其家
貫之偶

家長老言如家長老言百不知情紙罪造意者其餘減等科斷若是他人同犯並同罪論情狀輕重臨時聞奏其城縣鎮鄉下人戶依鄰近例配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內州縣若是外縣鎮鄉下人戶亦請州司勾當其餘依舊例配鹽糴數自擇定文帳部領人戶請被鹽之處即令本縣預先差人戶般運入城若縣鎮鄉下人戶城外別有田地仰本縣預前分擘開坐分令一處請給供便勿百應請鹽人罪犯分明正請條法使仰遵守若有違犯頂冒奏取裁

十月戊申解州刺史兼兩池權鹽使張崇訓言兩鹽池周圍極遠以狹為籬則無城壁其巡警官數百步一人伺察立法猶有犯禁近奉九月十日條疏禁不該備務司立池場之制一一開陳今本末緣依舊法用新條貫救弊勿失是漢法犯鹽一斤一兩死之大罪以其用法太嚴兼不足以懲姦乃改法加至五斤處

死若但欲規利以集事不顧治道之可否救張崇訓有是奏三年三月勅曰青白兩池務資鹽利近年姦豪有定規私自近年姦豪規自近年姦豪規取青鹽一石抽稅錢八百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五百鹽五斗其後青鹽一石抽錢一千鹽一斗訪聞改法已來不便商販悉入漢戶求利艱難宜與優減其令所司各宜商量條件奏聞仍據鹽院今後青鹽一石依舊抽稅錢八百八十五為商鹽一斗白鹽一石抽稅錢五斗此外更不得別有邀求仍痕蕃戶入界本州務及諸巡鋪加收無得復於蕃戶前羊馬及貨物處任才人通同營幹交易不得潛住才人通同營幹交易不得潛住才人通同營幹交易不得潛住

並依前項一令緣故擅賣鹽處有別界分鹽貨遞相侵犯及將鹽入城諸色犯鹽人今下三司依下項條流科斷其犯鹽人隨行物色給與本家其鹽沒納入官所經歷地分鄉縣人貢並行勘斷一兩至一斤決臀杖十五令舂半月放事告事人賞錢五貫文一斤已上至十斤決脊杖十五令舂一月放事告事人賞錢七貫文一十斤已上不計多少決脊杖十七配役滿放還賞錢一十貫文一請州府人戶所請鹽鹽不得於鄰村東北賣及官園頭把戶鄰司請鹽節級所由等剋折糶賣如有犯者依諸色犯鹽例科斷一如有人於河東界解鹽過來及自家界內有人往彼興販鹽貨產犯者並與販鹽人隨行驅畜貨財並與拔事人充賞

十月勅曰準河以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糴鹽今除城郭草市內仍舊禁法其鄉村並許通商逐處有鄰國之地一任人民煎鍊興販即不得與蕃人交通商地界

昔黃帝之有天下也畫野分州列爲萬國周公小司徒之職有井邑丘甸之制以建其中以裁軍賦公羊所謂通井田七十而一賦者也秦人壞井田之法而民得兼并貴族世卿之制遂廢商君又因時立法而限以自占之數或差其命秩之品原其創制啟作之意蓋以教本重穀爲念遂將禁末務農困窮在上者之心亦已勤矣然而舊典期廢大道久喪命令之出莫詳隨生疑者又以刑亦不能勝矣故周之中正陛而莫舉漢之極亂遂不能爲

孝惠時水天下從繩惠也平水土別九州禹治水既平天下乃畫爲九州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上上第一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上下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第三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上第四豫州厥土惟壤厥田惟中中第五梁州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第六雍州厥田惟中上第七

厥田惟上中第八揚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第九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上下第一徐州厥土赤埴墳厥田惟中上第二豫州厥土惟壤厥田惟中中第三梁州厥土黑墳厥田惟上下第四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五冀州厥土白壤厥田惟上下第六

周文王在岐卽平土之法以爲理人之道地者爲本周文王在岐卽平土之法以爲理人之道地者爲本故建司馬法穴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乘戎馬四十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車百乘此卽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萬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縣內方千里定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武

王之制井一通十井通一成十成一同十同一封十封一畿十畿一州十州一天下凡九州州千里天下萬里定出賦六百四萬井戎馬四十萬匹兵車萬乘

卒七十二萬人故曰萬乘主也大司徒之職掌其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以其居地遠近爲遲速之節

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共齊盛凡祭祀共蕭茅與其野之守

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井方一里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方八里四甸爲縣方十六里四縣爲都方三十二里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稽田之事

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稽田之事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而分其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而授之田以造其功緒

三歲更耕之自妄其處更也耕也更耕三歲一換處農夫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則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也上士食田食九人下農夫食六人中農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

祿以是為差也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庶人在官者不耕百畝不得受代也庶人在官者謂府史以下也府史以下祿足以代其耕也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

田畸一解以上令家田三頃公田三頃

府四百九十五　五

和帝元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十八百九十頃一十三畝八十步
順帝建康元年定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十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九十四步
桓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一步
魏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晉武帝平吳之後有司奏諸王公以國爲家京城不宜復有甲宅今未毀作諸國悉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耕墾之田
今可限之國三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一處近郊田大國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又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

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有三世宗室國有先賢之後及二十八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第九品及衆吏得蔭客二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戶第三品十戶第四品一戶第五品五戶第六品三戶第七品二戶第八品第九品一戶皆無代下無重蔭就平均人戶安其業而樂其事又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武帝泰始三年制內外官有品在近道職業清平吏使降秩大明初楊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藪宜有禁制民公相侵奪而不奉詔以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頼訟日益蓋

裕訓也凡是田桑廢棄沒入者公收之外悉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閑曠者多占取公田貴價賣與貧民或強以與貧民傭賃富強以其自公田悉不得假與豪家豪右假者特聽不追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後魏太武初為太子監國曾令有司課織四之人使無牛家以人十力相貿穿疏鑄鐵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二人種田二家別以耘鋤功七與無牛家種田七與牛家種田七與無牛家種田七與牛家種田七與無牛家種田七與牛家種田

稱以未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給若切受田者男子一人給田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課種桑五十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課種桑百株榆二根其遠流配者不給桑土依法課農業無桑者隨鄉所出木滿二百根者加調絹一匹雜木滿五百根者加調絹一匹若能種桑及雜木過於規數者不禁諸應還公田者悉不還公其還公之地有新舊者先還舊受新受還新受其還公之地有新舊者先還舊受新受還新受其還公之地有新舊者先還舊受新受還新受

官第一品以下荊林受貲以上各有差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為永業田奴婢受田者襲王止三百人嗣王二百人第二品嗣王以下及無爵人正三品以下及從二品以下八十人八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給田若皆不願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奴婢依良人限授在京官員一頃七十畝限止四牛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開中種桑五十根棗五根不在遷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還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給麻田如桑田法鄰東風俗傳曰其時還鄉相隨特勢侵奪富有常吟豆陌貧弱無立錐之地苦漢氏募人徙田恐長吏而務良民全無此弊雖有富強兼并者頓相檢括不得過限其還鄉及遠流配無本者隨所在給之賜田者請公田及請墾荒之田不得賣賤一人一頃以供婚嫁自官武出獨以來始以永業特賜賣買蓋緣斯之前遷職限多所停止田悉從公又永業之代皆遞歷內

人田以充公廨北武平以後擴賜請貴亦盡之又河南山澤有司耕墾肥饒之處悉是豪勢或借或請彌亡之人不得一壟私貴者依令口分之外如有買賣隨相引還以此地貧人之至有貧人實非賜貴貴者苟貪錢貨詐叔貧者詐荒田七年熟三五年錢還地還依令聽許賣田雖復不課買者賣者亦無重有分否因王課不逾三正貴其口以供租課此來頃有逃人之格欲以招攜還歌假使賣還即費所得之地地盡還走正由絕望賣者門前故也廣占者浪令奴婢請田亦與良人相似以無田之良口共良地之奴牛永世良天保中獻善請以富豪牛地米給貧人其時朝列稱其合理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創六官司均掌田里之政凡人口十以上宅五畝口七已上宅四畝口五以下宅三畝若當里田四

隋令自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者至百頃少者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魏以制並課蒔戶口桑椹及棗其田宅率二口給一畝開皇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桑椹漸廣乃減使四出約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寬鄉減五畝以外為寬鄉少為狹鄉地狹之處有不滿口分者隨口分多少為差寬鄉雖不滿口分不在減例十四年詔諸府州縣給公廨田不得治生與人爭利

煬帝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四千四十一頃

唐宗開元十八年令宜州刺史吏雖勿論時政上疏口陳乳天下所檢察戶口除兩州計會歸本貫已外委令在鄉所住限滿還任若人實有優劣即以聞停若全徙課稅即目擊未堪稱

料天下諸州不可一例處置且望依前為定有剩田州作法糴計有剩田者不減三四十州取其剩田逐處支給其剩地者三分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每戶已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每戶已上共作一坊每戶給五畝充宅每戶已上共作

敗塗并池塘作公田狹鄉勿拘此限其還公田仍令本主自種如無地還官者聽於寬鄉別給其地不在還限若本主貧窮無以種蒔亦聽賃與他人即不得賣其賃地者不在此例

二十三年九月詔曰天下百姓口分永業田頃有賣買無分不許賣賣無地如聞尚未能斷貪人失業遂富兼并宜更申明處分切令禁止若有違犯科違勅罪

二十五年制田廣一步長二百二十五步為畝畝百為頃頃百為夫夫各有制以容百畝其制廣一步長二百步畝百為頃頃百為夫夫百為田田百為井井百為通通百為成成百為同同百為封封百為畿畿百為州州百為道道百為都都百為國國百為邦邦百為天下天下男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八十畝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給老男篤疾廢疾各給口分田四十畝寡妻妾各給口分田三十畝先有永業者通充口分之數黃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妻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口分田二十畝應給寬鄉狹鄉寬狹鄉各依鄉寬狹之數寬鄉口分之半永業田各給口分田者易田倍給狹鄉口分之半永業田亦如之其給園宅者良口三口以下給一畝三口加一畝賤口五口給一畝每五口加一畝並不入永業口分之限其京城及州縣郭下園宅例有收田處定別各減五畝其價送馬每一疋給地四十畝若驛側有收田處定別各減五畝其價永業田即流移者亦加之準遷鄉貿易者並隨鄉土所宜務從便利其賣買口分田者唯得賣與同鄉人及比鄰無者不得過本制若賣充宅及賣者不更請受其買地者不得重賣已賣訖者亦不追還本主若賣過本制及賣充宅者並不在還授之限其還受之地皆以桑棗果木等隨之其園宅不在還授之限

五頃縣公若職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八頃勳官從二品各三十頃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六頃上騎都尉騎都尉四頃飛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武騎武騎尉各六十畝其職事官五品以上勳官三品以上同職事給永業田百畝勳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永業田八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有封爵應給永業口分田者並依職事官給其散官六品以下有封爵應給永業口分田者並依勳官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二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一品各三十

頃子若職事官正五品各二十五頃職事官從四品各十頃柱國三十頃柱國二十五頃上護軍二十頃護軍十五頃上輕車都尉十頃輕車都尉六頃上騎都尉騎都尉四頃飛騎尉飛騎尉各八十畝雲騎武騎武騎尉各六十畝其職事官五品以上勳官三品以上同職事給永業田百畝勳官五品以上同職事給永業田八十畝其散官五品以上有封爵應給永業口分田者並依職事官給其散官六品以下有封爵應給永業口分田者並依勳官給其永業田親王百頃職事官正二品六十頃郡王及職事官從一品各五十頃國公若職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頃郡公若職事官從一品各三十

舊受者並聽迴給有親屬同居者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逝之日隨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入爲疾廢及者亦不追減戰傷其身若因不得賜賞及賞難者財沒不追還本主若從遠役小生無人守業者亦聽賜賞及賞其官人永業田依令賜田從便充給其賜官及勳官若皆不在還授之限若無人繼絕者並不給若因王事及落外蕃不

還受者並聽迴給有親屬同居者身分之地六年乃追身逝之日隨便充給即身死王事者其子孫雖未成丁身分地勿追其因戰傷入爲疾廢及者亦不追減戰傷其身若因不得賜賞及賞難者財沒不追還本主若從遠役小生無人守業者亦聽賜賞及賞其官人永業田依令賜田從便充給其賜官及勳官若皆不在還授之限若無人繼絕者並不給若因王事及落外蕃不

永業定決者則量或收贖書或云典賣或令百姓無庶中書仍別
條書示使其田食新舊各人之業實生浮惰之端遂近皆然因
循亦久不有釐革為弊益深其三公田令職隆等家應置永田
不得踰於式令仍更給寬典務使引通其有同籍周親以親供
有勳績者給人占地頃畝任其買賣無有錄數舊是無勳
績地合還者先用職田還官次用賜田還官次第還授其賜貴
者並不在占限若還玉其口分永業地充合賣者亦在賣限
硬者其地雖還除附不限載月近遠回並如還玉其價直准格
並不論還其貿人其地若無主論理不須收養無依人告撫養地
者經三年已後勘責無人識認上商量妻賣并之家如有妻舅者先收一頃餘依法卻還
在官當要職有能幹者均入給人各令採訪使職履其狀聞
奏使司不許容情制舉自今已後更不得違法貿賣口
分永業田及請射荒廢地無馬妻請收田等停官
有官者私營農利與民爭競有侵奪細民者先取處分又部
官人令有任所寄住若百姓為官勢所逼先
已定者不可改移自今已後一切禁斷若所括地授田務令
給百姓不得功奪致有勞擾容戶人無使貧弱兼併地盡直出
官錢支料之間必須均平仍令所司分明榜示使知
當條件處置及在士庶宜悉所心十四載受官千四百三十六
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其載內八百九十畝除訖定受

並委都督長官及本州官僚事相知勾當並特給役業并無
貴賤庶人仍據口量地好惡均平給授便點勘附仍令
貴賤商量妻賣并之家如有妻舅者先收一頃餘依法卻還
在官當要職有能幹者均入給人各令採訪使職履其狀聞
奏使司不許容情制舉自今已後更不得違法貿賣口
分永業田及請射荒廢地無馬妻請收田等停官
有官者私營農利與民爭競有侵奪細民者先取處分又
部官人令有任所寄住若百姓為官勢所逼先
已定者不可改移自今已後一切禁斷若所括地授田務令
給百姓不得功奪致有勞擾容戶人無使貧弱兼併地盡直出
官錢支料之間必須均平仍令所司分明榜示使知
當條件處置及在士庶宜悉所心十四載受官千四百三十六
三千八百六十二頃一十三畝其載內八百九十畝除訖定受

之數每戶合一頃六十畝數
代宗寶應元年四月勅百姓田地比者多被殺害之家官吏承
前以非緣莫不由茲宜委縣令切加檢校若界內有逃絕
當戶科責五月十九日勅逃戶不歸者當戶租賦停徵不得
攝納親鄰戶
廣德二年四月勅如有浮客情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依
式廳了給授如二年已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却
還限佔勾給參
大曆元年制逃亡失業并逃而招攜使安撫并其逃亡
復業者宜給復二年不得輒有差遣如有百姓佔種荒田
冒稱宗屬中四年六月判要支戶部侍郎劉晏奏大曆十
四年二月敕諸司公廨田宜令所司計其頃畝官收十分之一擇其上腴
王公至于庶
府　四百九十五　十六

之自以為非便者聽不下
憲宗元和四年十二月監察御史裏行元稹使河南劾奏
當州自癸丑歲至十九年均配兩稅元額頃畝并請分給請色
額田州使官田與百姓其事乘賄營等便請於萬戶止均率又
均雜左神策部將重出要及特放百姓稅麻并除去解斗錢
檢責數等利且分析如後當州兩稅地元額田地荒廢又逃河諸
部落牛可耕墾侵地死則逃田有典賣承佃之者是虛額徵率其開荒有妻當業并舊元
額田地一千八百四十八頃三畝內三百
頃屬闕逃亡賊稅不辦州縣攤徵百姓以致流亡其
官健數內死亡及逃走者計一千二百人元額田地攤徵百姓
通三歲收入今里正書手等為百姓代納其逃亡死絕
逃走虛地元額田地內有復業及新開墾田地除已
奏除去逃亡虛地元額田地內有復業及新開墾田地除已

額地數通計七縣共稅有一例作分數抽稅自此窮瘠羸弱一七均平敘歟賦稅無歸欠二年外此州實異稍於完全當州京官及州縣官職田公廨田并州使官田雖等古自當州百姓田地每畝只稅粟九升五合草四分地稅錢共出二十一文已下其諸色職田每畝約稅粟三斗草三束加錢一百二十文者是京官上司職田又頃百姓營水旱重般送此量正稅近於四倍加役錢差科重加雖被重科一畝二畝之者或有等色市井亦合虛頭出稅之者其公廨田官田等所收雖重約與職田相似亦是抽配百姓租稅疲人最苦無甚於此伏惟長慶元年七月敕文京兆府職田合於當州百姓均配正額內分割一半與官收貯充職田其餘一半仍舊還百姓所冀百姓稍蘇官田不闕

納錢只收地畝不重稱頃畝上外應差科數使足百姓元不配其上司職田合納米送城者此緣百姓出車牛及雇脚腳動數百里夏送納不得到城百姓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員為憂破取本夏送納不得到城百姓便於當州近城縣納粟官員為憂破取本色腳錢州司和雇倘有車戶般載差役送納計萬戶加至少使四倍之稅米除上司職稅及將公私俱受其利當州供左神策部陽鎮軍田粟二千石右自置軍鎮戶來准勅令取百姓青苗地一頃給左軍田地零碎不同田地不相逐荒田地一頃與好田地粟二斛其粟並是一縣百姓稅上加配偏當重載事實不均百姓今已於七縣應稅地上量事配率向此亦異均乎當州朝邑等三縣代納夏稅錢粟每年雖配朝邑登城部陽三縣代納錢六百七貫九百二十一文斛斛三千一百五十二石一斛三外三合並六千九百零並不計白因令百姓百畝田地送不兩縣已減元額稅地請更不令三縣代納

差稍當州稅麻右當州稅前稅麻地七十五頃六十七畝四釐每年計麻一萬一千八百七十四斤四兩元州司請每公用百姓均配抽稅每畝不過一兩稅文兼又見逐年配率麻地並不言兩稅數內為係雜物可遷百分一切放更不稅當州所徵雜錢并草及地頭等錢奇零外數右從前所徵雜錢加不可勝外今之外有有抄勾主擅錢草則分毫無欠錢草隨交加不減

年三月前逃戶並委觀察使勒刺史差强明官沈勘鄉貫檢勘奏回奏字等仍勒令長吏切加招攜所繇逃絕戶內征稅有餘即官為收貯待歸還給付如欠少即與收貯至歸還日不須徵理自為年已後二年內歸復者即仰縣司召人給付承田仍細公驗任為永業其逃戶家資什物等計留使充物合一分中三分已上者並仰當州當使錄狀申報度支鹽鐵使和糴兼作人課等回攤落下不得科配正額官吏歸復日漸復元額

錢仍任本戶歸復日漸復元額

宣宗大中二年正月制所逃戶見在桑田屋宇等多是數時東西使被隣人與所由等計會推云代納稅錢將州縣折及逼歸復多已蕪盡致荒廢遠成閑田從今已後如有此色勒村鄰老人與所由并勝近等同檢校勘分析作狀送縣入案所由并勝近等及無田產人見為佃事典納稅如五年不來復業者便任佃人為主逃戶不在論理之限其屋宇桑田樹木等權

佃人逃戶未歸五年不得輒有毀拆所代如違犯者據拆口量情科責并科所由等不檢校之罪

懿宗咸通十一年七月十九日勅諸道州府百姓承佃逃亡田地如已經五年須准敕前敕文便為佃主不在論理之限仍令所司重此處分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夏詔曰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手狀且須如多少仍以五家為保無隱漏擅逐手狀送於本州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或人戶隱欺許令所內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長興二年六月詔諸道觀察使均補苗稅稍有力人戶出剩田苗納官仍不得頃刻科割剩田以為己業

九月戊子前都州三川縣令竇延圖上利見營田務有元屬司戶一年管係如隱欺不收務令止絕勅百凡致營田比召浮客若收逃戶資產規如有佃荒之人宜令知還本縣應諸州

府營田務只許耕無主荒田及召浮客此後若敢違越宜吏并投名稅戶重加懲斷

三年二月樞密使柴珙南招田務每年收錢二千七百貫穫北利塊及一千二百貫所得不如所立請政種雖田三司使亦請罷稍田徵其水利併於諸縣以資歲造從之歷帝應順元年正月詔諸道勸課農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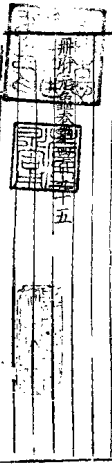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已卯金部郎中張鎰奏百開國家公務慶是本勳豪為先用廣田畴乃資倉廩自兵興已來多是人戶方思聚闕正切耕耘種未滿苗十年租穀未臻及三項似成產業徵有生遷便被縣司勒令定作鄉村色役懼其重斂及門被有招携之令伏乞皇帝陛下明示州府將降條流應所在無主空閑荒地一任百姓開耕候及上三年外即許歸己為戶科稅如未及五項已上者不在揩挽之限則勸荒蕪

晉少帝開運三年正月戊寅詔曰朕以寡昧嗣守丕基夙夜憂勤常思理道頃者戎車屢駕供億頻煩加以河朔之間連年水潦秋苗未獲冬麥難期雖有蠲除之恩未減流亡之弊宜令三司應諸道州府人戶逃移桑土荒廢田園許人請射充為永業如是逃戶卻來請還本業者其桑土分為兩段以一段還之

漢隱帝乾祐三年五月詔曰朕以寡昧嗣守丕基夙夜憂勤常思理道頃者戎車屢駕供億頻煩加以河朔之間連年水潦秋苗未獲冬麥難期雖有蠲除之恩未減流亡之弊宜令三司應諸道州府人戶逃移桑土荒廢田園許人請射充為永業如是逃戶卻來請還本業者其桑土分為兩段以一段還之

周太祖廣順三年九月戊寅詔勅京兆府耀州在宅三白渠使所管莊宅並屬州府其本務職員節級一切停廢逃亡人戶及州縣鎮鄉下店宅外應有係官公主莊宅園林車牛動用並賜見佃人充永業如已有莊田自來被本務或所勢黠占令出課利者並依例勘退勅到仰租佃處委三司區分

十一月勅辟雍州共城縣招田務並屬州縣任人佃蒔宜令三部郎中趙延休檢計度利害以聞



平課與錢官牛疫死因廢營田故有是命
世宗顯德三年正月乙未詔曰起今後應有逃亡荒田並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如三周年內歸業者其桑土不以流亡并莊田並交還一半五周年內歸業者三分交還一分如五周年外歸業者其莊田除本戶墳塋外不在交付之限
五年八月庚子命戶部中侍御史張藹於京城四面檢行稻田之地十月壬寅命職方侍御史張藹於鄭州界制置稻田
是月世宗因覽唐同州刺史元稹均田之法嘗議重定天下民租申命纂其法制繕寫為圖且與公卿諸侯詔曰朕以寡宇雖安黎民未泰苟七下觀書之際載前賢良治之方近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較當時之利病尚恐其情僞一境之生靈咸受其賦懶棄經心利於國而便於民無辭煩制旨於輕而令於適尽要之適但要適宜所貴務實乃動舊章其元稹

令賜衛元穎所奏兵田圖一面王可領也
長月賜諸道詔曰朕以干戈既弭繁滋漸章言念黎元務令通濟須議舒行均定所冀永肅重輕脅受任方弭澆瀉理本必能副寡昧乎分之意深鄉關致勞之源則示條章用分憂寄此軫集事允襲推公今差使員往彼檢責從別勅處分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于諸州檢定兵莊男年壹壯道使員迴勅計檢到戶二百三十萬九千八百一十二定墾四一百八萬五千八百三十四頃淮南除歸不在此數

冊府元龜　卷五百五

邦計部

俸祿

國非賢不人賢非厚不食古先哲王官論若方尤先正位以定厥
然後制祿三代制祿公倍於次國倍於小國蓋量官其人
足以代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四大夫祿君十
命祿小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命祿次國之卿再大夫祿君九
命祿大國之卿上大夫祿君八命祿小國之卿次國之卿大夫
祿君七命祿次國之卿下大夫祿君六命祿小國之卿上士祿
君五命祿大國之卿中士祿君四命祿次國之卿下士祿君三
命祿小國之卿庶人在官者祿君二命祿次國之卿府史胥徒
祿君一命祿小國之卿庶人在官者祿君一命祿次國之卿凡
祿者所以代耕也祿足以代耕則仕者不計其家之有無而
受事不計其功之小大而受賞不計其勞之久近而受爵不
計其德之高下而受位是以仕者不以貧而廢事耕者不以
利而移業食多食人庶人在官者其祿可以代耕則不敢受
其多祿不可以代耕則不敢受其少是以祿稱其位位稱其
德德稱其能能稱其事事稱其勞勞稱其官官稱其職職稱
其義義稱其宜宜稱其理理稱其序序稱其貴貴稱其貴貴
稱其爵爵稱其班班稱其食食稱其人人稱其事事稱其
祿祿稱其用用稱其德德稱其賞賞稱其罰罰稱其罪罪稱
其刑刑稱其過過稱其誅誅稱其官官稱其守守稱其業業
稱其牧牧稱其養養稱其長長稱其教教稱其學學稱其
材材稱其官官稱其事事稱其能能稱其職職稱其義義稱
其宜宜稱其理理稱其序序稱其貴貴稱其貴貴稱其爵爵
稱其班班稱其食食稱其人人稱其事事稱其祿祿稱其用
用稱其德德稱其賞賞稱其罰罰稱其罪罪稱其刑刑稱其
過過稱其誅誅稱其官官稱其守守稱其業業稱其牧牧稱
其養養稱其長長稱其教教稱其學學稱其材材稱其官官
稱其事事稱其能能稱其職職稱其義義稱其宜宜稱其理
理稱其序序稱其貴貴稱其貴貴稱其爵爵稱其班班稱其
食食稱其人人稱其事事稱其祿祿稱其用用稱其德德稱
其賞賞稱其罰罰稱其罪罪稱其刑刑稱其過過稱其誅誅
稱其官官稱其守守稱其業業稱其牧牧稱其養養稱其長
長稱其教教稱其學學稱其材材稱其官官稱其事事稱其
能能稱其職職稱其義義稱其宜宜稱其理理稱其序序稱
其貴貴稱其貴貴稱其爵爵稱其班班稱其食食稱其人人
稱其事事稱其祿祿稱其用用稱其德德稱其賞賞稱其罰
罰稱其罪罪稱其刑刑稱其過過稱其誅誅稱其官官稱其
守守稱其業業稱其牧牧稱其養養稱其長長稱其教教稱
其學學稱其材材稱其官官稱其事事稱其能能稱其職職
稱其義義稱其宜宜稱其理理稱其序序稱其貴貴稱其貴
貴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斗食者月俸十斛以給一日食也）

宣帝地節二年置西域都護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帝又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比二千石

置左右近侍之官秩皆六百石

神爵三年八月詔曰吏不稱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差有加焉

元帝初元元年置戊己校尉有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秩比六百石

成帝陽朔二年除八百石五百石秩比二千石

綏和元年大司空孔光以丞相更封侯增秩二千石

二年益吏三百石以下奉凡吏比二千石以上年老致仕者各分故秩以終其身（師古曰以其本秩之分與終之）

哀帝元壽二年大司馬有長史秩千石

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中郎將秩比二千石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增百官俸有千石以下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是時太僕卿大鴻臚長史一人千石秉古元年十三命者增戚曰漢初稱史府皆上言之故有秩之名今士其所以不言則為百石屬其稱府則為二千石屬者自降阿故通稱焉百石

千石從事中郎六百石其領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皆置校尉比二千石部下有牙門將比千石部曲有軍候比六百石

下有屯長比百石太史令六百石丞二百石博士秩比六百石

石博士十人六百石大祝令大宰令大子令高願令世祖廟令陵園令每陵各置令六人百石五百石中郎將虎賁中郎將羽林中郎將皆比二千石五官以次左右虎賁中

郎比六百石五官左右虎賁侍郎比四百石五官左右虎賁中郎比三百石左右僕射左右監長比六百石郎從虎賁比二百石羽林郎比三百石羽林左右監六百石羽林郎將騎都尉比二千石羽林左右騎都尉比二千石光祿大夫比二千石太中大夫千石中散大夫議郎皆侍郎諸吏散騎諸吏皆六百石給事黃門侍郎四百石灌園者侍郎中皆三百石公車司馬令南北宮衛士令左右都候左右司馬左右校尉公車中候考功令車府令未央廄令尚輦行幸長丞皆六百石輿馬令丞三百石

主家令太倉令平準令導官令廩犧令太醫令太官令守宮令上林苑令黃門及黃門令掖庭令永巷令御府令鉤盾令中藏府令內謁者令尚方令黃門冗從僕射符節令武庫令六百石公主家令丞三百石灌龍囿屬百里監官者丞從丞等門署長王堂署長宮門署長皆四百石永巷長比四百石官者比三百石永巷郎中三百石中黃門比百石侍中比二千石中常侍千

石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比六百石尚書令御史中丞千石尚書令尚書僕射御史侍御史六百石左右丞侍郎四百石尚書令史符節令史二百石蘭臺令史令史六百石左右丞侍郎四百石尚書令史

綠綟綬執法大夫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詹事將作大匠千石丞千石太子少傅詹事作大匠二千石太子家令太子門大夫令太子僕千石太長秋中庶子舍人食官令六百石洗馬比六百石太子庶長中庶子舍人率四百石太子門尚書僕射比千石司馬千石九中二千石丞比千石真二千石丞長史六百石比二千石丞比六百石令相千石丞秩四百石其六百石丞屬秩皆比二百石諸侯家令丞秩比二百石諸侯家丞秩比一百石諸侯家廄長諸陵園長諸官令丞家丞不署秩各以職比屬比二千石京都郡太守二千石劇國郡國使匈奴中郎將護烏桓校尉護羌校尉比二千石州刺史六百石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千石其次六百石其次四百石其

次三百石依國之相亦如之漢制丞相御史大夫秩皆萬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千石比六百石比四百石比三百石比二百石比一百石斗食比佐史凡十一等老病

徹百石轑對者以半奉與之其丞相御史大夫皆賜相國二千石

漢帝元年十二月秦內史項羽為諸侯王時相國蕭何為漢王治關中以定三秦為漢王還定天下論功行賞以何為第一封為酇侯食邑八千戶

高祖六年正月封功臣二十八人為侯食邑各有差

文帝元年十二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人不敢言而上無由聞過之道也將何以來遠方之士其除之

二年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而聖王以之教天下也今勸民農桑墮其本以趨末或不耕而食或采金鑄錢淫侈之路開則奸邪生衣食之原塞則饑寒至為天下戒其法大矣今農民甚苦而采鑄之利微姦錢日多物騰貴是吾過也夫農天下之本其上親耕以率先天下其開籍田以給宗廟粢盛之費其減田租歲十三稅一以供天下之賦其除民之租稅以明與利之道其止采銅鑄錢之令開銅山之禁使天下各得鑄錢煮鹽以贍其用其弛關市之征以便民之用其廣農桑之務以勸民之業其興孝弟力田以厚民之行其賜鰥寡孤獨以通窮民之困其養老以扶衰老之教其舉賢良以招天下之士其量吏能使稱其職其除誹謗以來直言其去肉刑以全民之肢體其赦罪人以出之囹圄其嘉節婦以顯貞女其復孝子以慰其親其賞外屬以褒其化其振貧窮以救其困其補過以勉其治其表異以厲其俗其止奢侈以節其制其禁末作以開其業其貴五穀以重其教其通關梁以利其用其廣蓄積以備其乏其罰不行以禁其邪其賞不行以勸其善其務本業以益其利其去末作以絕其路其明教以道其德其除肉刑以易其過其正法以理其冤其審治以安其生其決獄以平其罪其舉孝以化其親其選賢以輔其治其舉能以稱其官其量才以授其事其存恤以愛其人其舉

大通元年正月詔曰朕忽祠兆民憧日不足紙委庶務每劬勞於萬幾而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貨多虛評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以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懸太清末侯景之亂國用常闕百官俸祿皆多減省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昔在唐虞三載考績周室九年大比所以明黜陟之道審官人之方故能官得其才事無廢業自頃以來此典久闕或有名高而位卑或有才優而職劣或有德茂而祿薄或有勞深而賞淺或有事繁而俸少或有務簡而祿多或有職閑而祿重或有官冗而祿輕或有職劇而祿減或有官清而祿濁或有職濁而祿清或有官卑而祿厚或有官高而祿薄或有官小而祿大或有官大而祿小或有官閑而祿重或有官冗而祿輕或有職劇而祿減或有官清而祿濁或有職濁而祿清或有官卑而祿厚或有官高而祿薄或有官小而祿大或有官大而祿小

府　五百五　七

外祿者不給薪任憑京邑給

後魏孝文太和八年六月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周禮有食祿之典二漢著養廉之秩遠于魏晉莫不率循治道自中原喪亂制中絕朝故困倦未遑改張承弊未遑改制中絕朝故困倦未遑改張承弊未遑改制中絕朝故困倦未遑改張承弊未遑改

北齊文宣天保七年十一月制刺史令盡行廉平給幹物貴賤
官秩一品每歲八百疋爲一段從一品下歲二百疋爲二段
六百疋絁二段不從二品五百疋絁二段綿二百屯從三品
二百疋絁二段綿一百屯從四品二百疋絁一段綿一百屯
從五品百疋絁一段綿一百屯從六品八十疋絁一段綿一
百屯從七品四十疋絁一段綿一百屯從八品三十疋絁一
段綿一百屯從九品二十八疋絁一段綿一百屯從九品二
十二疋絁一段綿一百屯從九品二十疋絁一段綿一百屯
隋祿率一分以粟二分錢事繁者優秩平者守本秩
關者降一秩長兼試守者亦降一秩非執事大朝賜者皆不給
祿州郡刺祿之法刺史守令下車各開取一時之秩上州刺
史減秩八十疋增司州牧同上中上下各五十疋爲差下上降
上下下各減五十疋爲差上郡太守減秩五百疋降清都尹五

十疋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爲差中上降上下上中中及
中下各以三十疋爲差下上降中下中十疋下中下各以三
十疋爲差上上減秩五十疋與同上中上下各以五十疋
爲差中上降上下三十疋中中及中下各以五十疋
爲差下上降中下二十疋中下下各以十疋爲差州目長減
下遠于史更部減百疋以下遠于掾佐亦皆以爲減秩有
減之半皆以其所出當調給之自一品以上至流外勳品
各給事力一品至三十人流外勳品減二人流外或四人
三人二人爲差餘者加一等守者降一等諸
州刺史守令以下幹及力使驅防之給其給出所部之人
隋編一八定令身放之則白直減百官各有差
武成河清四年以年穀不登詔減百官各有差
後周大祖爲西魏相制六官祿秩上士百二十石中士以
上至於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爲四千石凡一分那二分公

四分各給其一公田爲數爲萬石其次秩百二十石八秩全給
七秩食九分六分半之下各十其一二秩一秩食六十石八秩
食四十石凡頒祿皆以年之上下勳以至四釜爲上年上年頒且正三釜爲中年中
年頒其年二釜爲下年下年頒其二無年凶荒不頒祿
武帝保定二年四月詔曰比以造雖樹神九州未一文武之官
立功勳者雖錫以茅土而未給祿賦諸柱國等勳德隆重宜有
優崇各准列制邑之數以給之
隋高祖開皇元年十月頒新令自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給永
業田各有差次者至一頃以者至四十畝京官又給職分田
品給五頃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五品則爲田三頃一品一頃
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爲差至九品爲一頃職官各各職分田
見時京官正一品給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爲差至正四品是
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爲差至正六品
是爲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爲差至從八品是爲

五十石皆封及官不封事者并九品皆不給祿其給祿者以
刺史守縣令則討之而給祿各以已數爲九等之差大
百四十石其下每以四十石爲差至於下則三百石大
百四十石其下每以三十石爲差至於下則二百石大縣
四十石其下每以十石爲差至於下則六十石其縣佐
二佐及都守縣令
月詔高祖親臨軒冊授州牧詔州牧之數少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品十石從七品七十石正八品六十石從八品五十石正九品四十石從九品三十石諸給祿者三師三公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特進諸王一品及尚書令僕射中書令侍中左右光祿大夫金紫光祿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左右金紫光祿大夫特進諸王二

八月詔文武五品以上解官充侍者量准舊例給半祿

開元二年八月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同武職班給仗身以掌閑廢

士充之咸亨元年四月十二日停給

垂拱元年八月詔京文武官應給防閤庶僕傔衛始依職事品

其課及賜各依本品凡京文武官五品已上職事官給傔身資課及賜各減供給傔身資等錢四十五萬二千七百二十貫其外官不在此數外官則以公廨田收及良賤等滿食用之外充月料先以長官定數其州縣少尹及良史司馬及丞各減長之半大都督府長史副都督別駕及判司准上佐以職田數為加減其參軍及博士縣縣尉丞各三分之一諸內外官同正員者祿料賜會食料一事以上並同正員其不以同正員者祿賜會料亦同正員餘會給半其職田並不給自餘元之後以常賦不給內外官傔從各減其半其內供奉及妻行不帶本官者祿俸食料防閤庶僕一事以上並

同正官帶官者職從多處給若帶外官者依京官給請檢校及判試知等官其帶內外官料度一事以上准員外官同正員例給若檢校及判試知並正官見闕者兼給雜用其職田不應入正官者亦給其俸御史及監察御史及監祭同供奉裏行例僕厮三年八月詔諸食禄官同有於二處請俸料課綾兩處出者宜令本司本州收納則勞逸不平便令當教其戶因此出剩大率則均攤丁收物則均攤丁當教其戶因此出剩大率則均攤丁收物則均攤丁當教其戶因此出剩大率則均攤丁收物則均攤丁

册府元龜卷第五百六

邦計部二十四

俸祿

唐玄宗開元五年十月詔曰養老乞言人惟求舊德崇化收先其秩世官所請物宜令所司專定一官勾當送至宅化收先其秩世官所請物宜令所司專定一官勾當送至宅用尤先耆之齊人未為剩下何用立本息利法遍令糴糶令物務其弊乾本收利以補官家固乃一切權宜諸非經遠事與境以州縣人用小休時以為便付本收利慮及於人然則議國事者亦惡屢變人為謀拙下立計天下州縣積載既多天然皆然為害不必且五十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糴四千二百萬緡貴賤不增千在於平人已為重賦富戶既免其徭貧富則均其弊傷人劑下損在其中未若久率舉官通計增官定料以均戶

出省常年發斛之時每于斛加外尺以逾及漆損有無合而為一所增蓋以時則不授簡而易從流亡滿歸舍庸稍實耕當咸出正賦羅所新加天下坦然什一而稅上下各足不其優矣

十年正月勅內外官職田除公廨田園外並官收又今有司收天下公廨錢其官人料以万戶稅錢充每月准舊例數給是月甲子又勅王公已下視品國官及京官五品已下每月別給俸料宗親京官文武職事官五品已上給防閤一品九人二品七人三品五人四品三人五品二人六品已下給仗內五品已下給庶僕六品七品八品九品二人公主已上十人郡王八人縣王六人特封縣王四人京官任兩職者俊多給兩官俸有官直五品六品人四品人諸親王府長史已下給防閤庶僕自直七品人四品人諸親王府長史已下給防閤庶僕自直七品人四品人諸親王府長史已下給防閤庶僕自直七

受職田並於都畿給付其應遞地委孫勢便與本州長官商榷又下百姓其隸職田亦委孫勢便與所由長官勘會同給仍永爲常式

天寶九年六月勅如聞河東河北官人職田既納地租仍收乘鐙田價課戸人何以堪自今已後官人公廨職田有乘一切不得更徵鐙課

二年十一月勅京官兼文武等官俸料兩給者停其外官大理寺京官除准式親王帶京官任外官副大將軍副使知軍及政事京官兼內外官知政事攝文合兼給者餘並從一給任逐便

三載自天寶二年已後至三載三月勅郡縣職錢送納太府寺自今已後納當郡充貯外官料錢不足即取正官料錢分若無貟外官俗郡分

五載三月勅都縣官人及公廨白直天下約計一載錢十萬貫

已上一丁每戸成錢二百八文停至月初當處徵納送縣永貯擬白直雇人承擔仍令本縣每年預支當年白直錢令縣令佐通融商量雇情願者充其雇錢多少隨戸等高下均配不得抑勒貧弱取納之時亦令縣令佐監視不得別有征科

六載三月戸部奏請請置封倉惟長行百三百戸已下戸部給行程糧其三百戸已上附綱便送兩京太府寺賜坊給付若有損欠令三百戸已下商家賠填無由又准戸部式鄉文隨食封人身死已後所輸封物隨丘等數分承嫡房依法承嫡者次及同承嫡者次及分承嫡者如此以至玄孫即不在分限其封總入承嫡房依法承嫡者次及分承嫡者如此以至玄孫即不在分限其封總入承嫡房依法請物比於嫡男封數之間各減數倍準輕明重理實未通理請至玄孫已下准玄孫已下一房承依令式餘並隨令唯享祭一分百代不易自然爭競永息歟庸經營

十一載十二月勅諸職田內取正官納地錢者不定頃畝勞逸自今已後關科官收貟外官依式取官給地錢

十二載十月勅兩京百官職田承前個人自送道路或遇荒貧多不送納宜令戸部每年預支與當處官收貯至時給付

天寶九載六月勅諸道節度使兼採訪使及都防禦使等宜各置職田以給軍用其數不得過本鎮兵馬數內每一千人給田一頃其田隨鎮遠近土地肥瘠以時價計之每畝不得過一千五百文其價錢即令本鎮收貯以備軍糧

十載正月一日以後並量給一半事平之後當續支遣

乾元元年外官給半料與職田京官亦與職田不給料

二年九月都京官給料與職田不給料

二年九月都京官比無俸料惟王公貴胄何以選宜限緣州縣錢給未全料即所由申請計會支給且職事之際家國是同頃者急在軍役所以久勤授俸眷言憂恤情切子懷今用及救衣略為賜給無資歸要宜柔厥懷

三年四月二日敕諸司職田等並入新入水陸田十一月一日已後上者于並入官其上者式當司官公廨並收入官人分有一半收與合種收入三職水陸田限三年已前水田限四月三十日已後上者入前人已前上者入前人已前是各以耕種在職者處主此職既闕本是公田新赴收刈已皆準功新人分收何理領受請自今已後水陸田並限六月三十日收畢十二月二十日春麥限三月三十日已前上者新人已後上者并

量並入官若其幸已得前任舊主者農收稍多並不重受亦入官
上元元年十月勅京官職田准令合回入轉送至京中團揚
園果委去城十里外新納營者本官自差人檢覆納畢前府
寺收訖腳途乾沒就中閻司尤誠抑屈公私不便因循累年
自今已後京兆河南府諸縣並令依舊送京輸納本官如數領
佛訖其有請准所舉及剩數討職以推注論之死者加
授流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詔天下地獻青苗錢並宜停廢其二月給
十月宰臣等奏請百司職田根之半以助軍糧從之
永泰元年十月以師旅屢興於鎮運百姓上表請納職田充
軍糧許之
二年正月勅自今已後子孫襲資封宜減半充公若常
五月勅應諸道新置營田及收市馬牛羊等稍宜減省
三月勅諸道觀察使及諸州刺史兼押諸軍使等自請減
府五百六　五
永貞元年六月勅天下用兵京司官僚錢減一半即帝位推
恩除京下諸公廨或以充私或有苗者公私減半乃分
建官拔天下地青苗錢以充百司課料至是得錢
四百九十萬貫仍以御史大夫為稅地錢物使京兆常
十一月詔曰京諸司官等自艱難已來不請祿料職田苗子又
去軍糧減開觀辛須使均濟其諸州所收官職
田據苗子多少二分每年宜取一分依常數折納
數內納郡縣送上都納官者其納官職田據苗子多少二分每年宜取一分依常數折納
數內納郡縣送上都納官者其納官職田據苗子多少二分每年宜取一分依常數折納
數內納郡縣送上都納官者其納官職田據苗子多少二分每年宜取一分依常數折納
送例折苗錢納本道節度觀察都防禦等使計會如
年職田並依此數收貯遣其送物綱與計數相
例分
大和二年正月詔京兆府及畿縣管職田宜令准元州府縣管
例三分取一分

十月減京官職田一分充軍糧二分令六官
三年十月加郎官職田一百畝餘官減一分之一是年通計京城
諸司每月給手力雇錢凡四萬七千五百四十六貫四十八並
以天下青苗錢充初公廨本錢一百萬貫每歲收利錢二十萬貫
用著赤不暇改轍但苗青即征之故謂之青苗錢其名焉
青苗使
六年三月勅軍器公廨本錢三十萬貫充放左人上取利充便以
下食料紙筆宜於錢內收一千貫文別納店鋪課錢添公廨收
利雜用
十二年四月度支奏給京百司文武官及京兆府縣官每月料
錢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侍中中書令各一百貫
門下侍郎一百貫東宮三太左右僕射各八十貫東宮三少左右
散騎常侍各七十貫尚書六尚書御史大夫大常卿各六十貫東宮三少左右
庶子國子祭酒各五十貫左右丞左右郎中給事中各四十貫東宮
府五百七　六
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秘書監各四十貫大子左右庶子太常
少卿御史中丞諫議大夫給事中各三十貫國子司業內侍
東宮三師三公尚書中侍御史司封郎中員外郎國子博
士職方中大中舍人秘書大常宗正少卿少監中侍御史
著作郎太理正卿少卿者給職內常侍內給事中員外郎
通事舍人起居舍人太監太子中舍內大僕太常博士宗正丞
中書主書門下主書尚書諸司郎中員外郎殿中侍御史
學士國子博士太常寺太祝奉禮郎協律郎太子文學校書
學士四門助教京兆府參軍諸司直官秘書省正字郎
中書主書門下主書尚書諸司郎中員外郎殿中侍御史
著作郎太理寺評事太常寺協律郎奉禮郎太子文學
學士四門助教京兆府參軍諸司直官秘書省正字

學廣文助教內坊丞諸直長內寺伯千牛衛及諸率府長史諸
陵丞諸署諸王府判司竹溫泉監諸都督都水及諸州
鹽鐵丞主簿尉諸監丞主簿尉諸鎮將副鎮將上府折衝
副鹽公主邑司令各加一資國子四門助教博士助教
律郎內謁者諸衛六軍左右衛率府率衛佐諸王府參軍事
都省兵吏禮考功主事尚書左右丞諸司郎中員外郎
水土簿諸司上局署及鹽鐵司竹監諸倉督內侍省內
正太常卿醫監及醫監諸倉局醫正諸陵令諸衛及六軍
諸行主事門下典儀御史臺殿中監察內侍省內謁者
事諸寺臨諸衛六軍諸司錄事諸司中侯署衛及大理獄丞諸
司府作監事諸司監錄事殿中省醫佐食尚藥奉御司廩
奉乘隱藏內侍省宮闈局令主乘內坊典直司農寺主
署諸衛及六軍司階千牛及左右備身左右諸衛及六軍中
候太子千牛左右諸衛及六軍司戈太子右內率府左右
千牛備身左右司戈太子右內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左右
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直長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折衝
都尉少尹兩縣丞及上佐諸縣官尹
令少尹兩縣丞及上佐諸縣官尹
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諸縣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
奉先縣令主簿尉諸縣縣丞主簿尉諸縣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
博士錄事參軍諸縣縣丞主簿尉諸縣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
千八百五十四員文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每歲約計加一十五
六千貫雖舊給數都當二十六萬貫文已來伏望準數起六月
一日納付勒百依舊令所司起五月一日支給待豐年無事即

王國子丞附諸監主簿十一員文武官左右金吾大將軍
將軍六軍大將軍左右金吾將軍六軍諸衛大將軍六軍
將軍諸衛將軍諸衛及六軍中郎將率府率副
率諸衛及六軍郎將王府典軍副典軍諸衛及六軍中
侯太子千牛諸衛及六軍司戈太子右內率府左右
千牛備身左右諸衛及六軍司戈太子右內率府左右
監門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直長諸衛及六軍執戟及長上折衝
都尉少尹兩縣丞及上佐諸縣官尹
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諸縣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
奉先縣令主簿尉諸縣縣丞主簿尉諸縣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
博士錄事參軍諸縣縣丞主簿尉諸縣令判司兩縣丞主簿尉
千八百五十四員文武官九百四十二員每歲約計加一十五
六千貫雖舊給數都當二十六萬貫文已來伏望準數起六月
一日納付勒百依舊令所司起五月一日支給待豐年無事即

唐會要八十貫文判寫五十五貫長史
司馬各五十貫錄事參軍一百二十貫判司三十貫參軍博士各
二十貫錄事佐史各十三貫令每歲加給一千貫縣丞主簿尉
各一十五貫錄事佐史各十貫其雜科率準此令月俸雜料減半
但細資祿等色並在此數內其七府僚四月二十八日勒文不
論者並請依京兆府例勒分其六府僚以十三分減一分其
額內置務以正官減半其州縣官於諸雜官處分減
給外如更別有減限勒百自依限勒百其諸雜官處分減
不在加給限勒百自依限勒百其諸雜官處分減
給勒百自依限勒百其諸雜官處分減
給京大武九品已上正員官月俸共四千一十八百勒加
給京大武九品已上正員官月俸共四千一十八百勒加
給京大武九品已上正員官月俸共四千一十八百勒加

十二月制京諸司職官職田苗子自今以後宜充修葺司廨
宇用其錢隸屬司農分司監察御史勾當
德宗以太原十一月即位七月以國用未給詔其宣王諸道
各已下關所進錢數三司先須大段甘旨給之餘即令送納
每歲分三季解發
八月勅內外文武官職田及公廨田收成州縣每年六月三十
日勅旨自尊申省限申交納司文解勅會至十月三十日勅收給付
本官如承前不申常規多不申報給付之際先付清望官其餘懷卑
官即據近到不付官令送付本官又准式職田貨糴每
三年一造自大曆九載以後更不造籍宜令每州縣每年委刺史
縣令親自檢責每年所收頃畝及委破官及新開荒田數目
造帳申尚書省仍令戶部總勾
唐會要曰貞元二年五月制京官職田每畝收稻米二斗
八月勅內外文武官職田及公廨田收成州縣每年六月三十
日勅旨自尊申省限申交納司文解勅會至十月三十日勅收給付
本官如承前不申常規多不申報給付之際先付清望官其餘懷卑
官即據近到不付官令送付本官又准式職田貨糴每
三年一造自大曆九載以後更不造籍宜令每州縣每年委刺史
縣令親自檢責每年所收頃畝及委破官及新開荒田數目
造帳申尚書省仍令戶部總勾

十二月詔曰百辟卿士實惟股肱爰資博古以貽厥後
難庶人困於衣食則治道何由興行宜令文武官每月俸錢
內各加一分其錢令所司別貯每至季冬隨給充
明年正月以後文武官俸錢每貫加給一百文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錢三千七十七
員據合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二千一百四十七貫
文一年都當六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四文
十二月詔曰百辟卿士實惟股肱爰資博古以貽厥後
難庶人困於衣食則治道何由興行宜令文武官每月俸錢
內各加一分其錢令所司別貯每至季冬隨給充
明年正月以後文武官俸錢每貫加給一百文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京文武及京兆府縣官錢三千七十七
員據合給及新加每月當錢五萬二千一百四十七貫
文一年都當六十二萬六千八百五十五貫四百四文

九月八日勅自今以後應緣百司科斂除主客外並宜
放免余並准舊例以錢折納其錢每貫加耗二十貫
羅貨兼填本數并已委所由不得過二十貫
貞元元年五月禮部尚書奏請令百官職田聽官吏代耕
開成元年正月勅諸道應赴春天及進收京城將士
等或百戰擒獲或力單勢孤全城驅除大難解危難者其
節度使及比校者其衆宜令國子博加勳典錄名聞眼來代
爵宜並賜名奏天定都功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不絕
應緣西北諸軍將士等各給永業其妻兒自元年五月禮部尚書奏請令百官職田聽官吏代耕
開成元年正月勅諸道應赴春天及進收京城將士
等或百戰擒獲或力單勢孤全城驅除大難解危難者其
節度使及比校者其衆宜令國子博加勳典錄名聞眼來代
爵宜並賜名奏天定都功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不絕
應緣西北諸軍將士等各給永業其妻兒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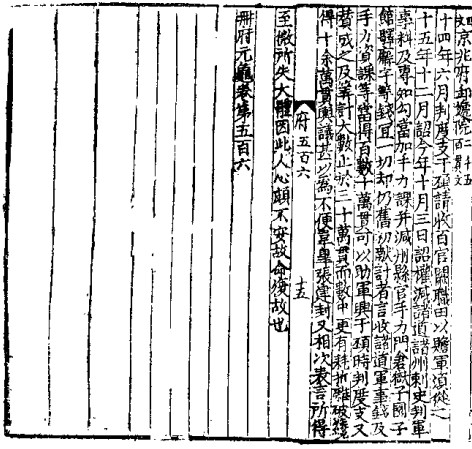
減一八十貫已上者五分減一六十貫已上者七分減一四十
貫已上者十分減一三十貫已下者不減待兵革寧後仍舊
興元元年正月勅諸道應赴春天及進收京城將士
等或百戰擒獲或力單勢孤全城驅除大難解危難者其
節度使及比校者其衆宜令國子博加勳典錄名聞眼來代
爵宜並賜名奏天定都功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不絕
應緣西北諸軍將士等各給永業其妻兒自
貞元元年五月禮部尚書奏請令百官職田聽官吏代耕
開成元年正月勅諸道應赴春天及進收京城將士
等或百戰擒獲或力單勢孤全城驅除大難解危難者其
節度使及比校者其衆宜令國子博加勳典錄名聞眼來代
爵宜並賜名奏天定都功臣其有食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不絕
應緣西北諸軍將士等各給永業其妻兒自

宣正六尚郎諸衛左監長史諸寺及居事王傅居守留司官太子通事舍人東宮三寺及太子率府長史七品陵台都水使諸道長史二十四門助教勳府諸衛及六軍諸衛左右監門校尉諸衛及太子左右監門率府諸衛左右監門副率諸衛左右監門長史諸衛左右監門倉曹參軍諸衛左右監門胄曹參軍諸衛左右監門兵曹參軍諸衛左右監門騎曹參軍諸衛左右監門冑曹參軍諸衛左右監門倉

十二月詔郡縣主簿有正員官俸者郡主簿悉給錢七十千縣主簿減給五十千郡縣主簿已上敕者亦准此支給仍是其主簿職掌者雖有員給帝初敕罷故有是命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詔曰古之明王制土分民各有攸司故事不干國政明貴賤之等異職業之務分也是以九流七略各敘其宜三公坐而論道內則冢宰外則方伯諸侯各守其國既而三月戶部奏以周漢故事增置郡縣吏員國家因循舊典復而不改今戶口減耗於古十分之一而吏員猥多於古數倍之增長浮競動失其中宜減郡縣吏員以正其本

十一月詔曰夫人君之治莫大於官官之設莫大於人人之用莫大於才才之難莫大於審審官而授職則庶績咸熙審才而舉賢則俊乂在位故堯舜之所以為聖其難之也今之選舉或以貴人之勢或以財賄之賂或以親故之私或以朋黨之譽或以計資而授官或以勞次而受職或以一言而見拔或以小事而被黜或以一官而兼數職或以一職而歷數官或以一人而領數事或以一事而屬數人或以一官而數人共之或以數官而一人兼之或以一人而數官共之或以數人而一官兼之或以一官而數人兼之或以數官而一人共之或以一人而數官兼之或以數人而一官共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　邦計部　二十五

俸祿門二

唐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制百官及在城諸使息利本錢俟及年權成課奠內外官料錢職田等厚薄不均兩稅及諸色權抅錢物重輕頗有損益並宜委中書門下與所司商量具利害條件以聞不得擅有開拓錢物令通濟又詔停內侍省及諸使等九人正員官俸錢

七月中書門下奏勳階爵邑利本錢廨舍等近親及重疊保并遠年逃亡等今年四月十七日勅本利並放訖其本準須借錢添填都計二萬五千九百四十三貫六百九十九文伏以百司本錢久無理年頗深遠亡失頗多食利既斷公務則廢事須添借今可支持伏望聖恩許今准數支給仍請以左藏庫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尚書左丞鄭元請取河中美鈴錄三千貫文免勳階官俸祿從之前為河中節度使有是請議者以為倉司公廨自有成制苟或不足當更請於上不宜以創法擾耐而私加之也

六月中書門下上言伏以聖政惟新事必歸本近又疏理玉坊官員今府縣部收萬貫欠收喜出望外臣等職司鹽鐵先有司上副聖情理至理其雨省納課陪厚尤稅錢人總一百二十四人臣當司並不收管望各歸府縣從之

五年六月尚書部侍郎判度支李巽鄭餘慶奏緣食實封官員自元十三年已後節度觀察使每百戶給八百端匹若是納更給綿六百兩節度使不兼宰相每百戶給四百端匹軍使及金吾諸衛諸王府公主府三百戶給二百端匹若是宰相每百戶給三百五十端匹至貞元二十一年七月六日勅應食實封者每百戶給入百端匹若是兼綿六百兩伏以實封之多出於勳功之厚雖不以官位散要刑制等差其節度觀察使重加請准舊例錄勳優不兼宰相准貞元二十年已前舊例處分從之

六年四月御史中丞韋夏卿奏請使廳有拔利錢戶請同畫舊例如有過犯差遣壬仕府縣並准舊例處分從之

五月御史中丞韋夏卿奏請諸使廳有拔利錢戶其本司本使給戶人限每稱准勅放免雖差遣未使等如有過犯請準送本司本使科責府縣不得擅有追攝仍永為常式者日昨因奉進止追勅開厩使下利錢戶割耳進狀劉素和訴放所由分析配等事由因勅書劉素和所執據身所引勅文援勅不便限開厩使勅下年月日又稱差年文案失落今檢開厩使利錢漆一使之下已有利錢戶八百餘人詩開請司請使同此例免夫役者通計數千家況北郭之人又常憔悴所稱捉利錢戶先亦不得本錢百姓利其限身情願虛立保契文帳一定子孫相承至如劉素和請頒充利錢戶事由緣與人歐鬪打人

臨破其所使於開厩使情願納利錢得限身免府縣科差貴不得本錢已具推問奏聞訖伏奉進止令且具條須奏聞者今請諸司諸使所管官錢戶並依臺省寺監本勅利人例請諸使更不得妄有准勅給限身免差遣伏恐有過犯不許府縣覓分如官典有違請以科處使及長官奏聽進止其先給限者並即本司本使收戢如後在人戶典收贖不盡其官典如有科責其提錢元不得本錢者亦任便不納利錢府州府不失丁夫疑人免有使得勅旨宜依如已經處分後更有執此文牒求免差遣者伏請並令府縣收管其非所攜罪科責仍具本司本使名銜聞奏

八月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奏諸州鬪官職田樣式及見任官抽一份職田請所在收貯以備水旱艱貧從之又詔百官職田宜令府縣收管如有典貨及將職田抵當與人耕種者並宜禁斷其所貸錢仍令本利一時徵納如有違犯者先決重杖然後科罪

十月詔河南水陸運使所統運潤州鎮海軍吉州採石軍越州義軍洪州鎮南軍等使額並宜停收使已下條
料二事已各委本道元代百姓開額兩稅以具數聞奏如聞
河南陝府兩稅比來勘給皆是雜物不破正錢勘便添元
兩倍錢雜給不要更徵麻我愛人之心不止於憐貧立制之意
宜在如正名
開十二月勅河東河中鳳翔定四道州縣今破俸給至微吏
曹注官將同求遠在於理體切要均勻以立以部錢五萬五千
貫文充四道州縣官課料
七年六月加賜淮海磁鄂洛五州府縣官料錢
十二月以鄭坊鄜等三州官吏近逢傷涉各加賜其料錢
是年中書門下奏國家舊制俸官一品月俸三十千其
餘職田祿大約已下遞減已來多少可知艱難已來
綱紀漸弛然是增置使額厚請俸錢故大曆中權臣月俸有至

九千貫者別勅剋割無大小給俗千貫帝忽相始立限約至
李泌又量其閑劇隨事增加時謂通濟理難減削然有名存職
廢類去俸存閑劇之間厚薄頗異將為定式須立常規制從之
乃令給事中段平仲中書舍人崔賁之兵部侍郎李絳等詳定減省
九年八月詔諸司食利錢諫初令戶部出放已久散失頗多
有變通使其均濟其中書門下兩省及尚書省御史臺武務廳
樞機武職司繕私利於體元乖宜以戶部除兩錢外
貫先收二十文數外更加五文委戶部別收貯計其所貫逐處
支給其零利錢先出放者宜各委本司勘會關委其合徵收者
便充當司公廨仍亦准此勘會其合徵收者
徵錢便充餘錢若數少不充以其別件除兩五文錢量數人添
本出放其所收五文錢每緡不關添本之外合有所餘藉
司解宇破壞者便充修補餘諸司人吏轉遷不常新舊之

間因緣數錢從諸稱走失職此之由向後須令本判官勾當
勘令一人剋者通用分付仍委御史臺一人專知勘覆
分先具條聞奏
十一月戶部奏准八月十五日勅諸司食利本錢出放已久散
失頗多各委本司勘會其合徵錢數便充給若數少不充以
除陌五文錢量其所欠添納勘會據實狀奏聞者
五十二貫九百五十五文
太常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光祿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大理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太僕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宗正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鴻臚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太府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司農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殿中省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國子監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少府監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將作監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左春坊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右春坊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天臺三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家令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衛尉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太僕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鴻臚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司農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太府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左藏庫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尚舍局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尚食局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尚藥局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尚乘局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內侍局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內僕局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太倉署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長安縣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萬年縣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京兆府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御史臺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左司禦率府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右司禦率府一百一十九貫二百一十文　勅宜更委御史臺子細檢勘
具合徵放錢數及量諸司閑劇人日加減條流聞奏
十二月勅此緣諸司食利錢出舉或深欠負甚已有處置別
給俸錢其御史臺奏所勘貫數多三十二司食利本錢數
內有重難轉徵稱甚困窮者據所欠本利並放其本戶中納利
如有十倍以上者既緣利積久理亦矜重准前本利並放
其納經五倍以上從今年二月以前應有欠利並放起元和
十年正月以後准前計利徵收其欠負人戶等計數納利非
多不同一例勘放宜並委本司催納徵納其諸司所徵到數自
今已後仍依五分之中常抽一分留添官本合勘本司以救相

承受管其諸司應見徵納及續舉放所收利錢並准令年八月十五日勒充還倉當司解納外仍令史驅使官厨料等用仍令每至年終勘會處分其諸司除課理外見在數填簿書中書門下兩省及尚書省御史臺應有合利錢分不得破用如有欠失即便勒主掌人填納還倉其諸司除此合利錢更別有請色本錢不得破此例十年正月御史臺奏糾舉官等三十二司除課理外見在食利本錢應見徵納及續舉放所收利錢准勒並充添倉司解納外仍令史驅使官厨料等用准元和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勒仍委御史臺勾當每至年終勘會處分其諸司除理外見在本錢填額如有欠失即便勒主掌官典所由等填陪者其諸司食利本錢除理外合徵收者請設案額爲元和十年新收置公廨本錢應緣添減解納外仍令史府史等廣用並勒本司據見在戶名錢數各置簿三首通押逐

五

妄造帳仰訖入案仍不得使用本錢如人戶辦納本利錢數都數本足亦勒據數與納名主別置案應准前通押如至年終勘會欠少本利錢官典限當日填納如違法奸欺隱帳交付承後官典限滿帳報臺交割分明即給前官典謝知公驗如欠少本利錢官典填納訖報臺申中書門下請牒本司勘責由闕委即與官錢免至徵失年額既定勾當有增新官量減

十二月勅新授右散騎常侍伍迪翰林書少監獨孤郁等並聞疾患已久未在視事其俸料等宜令所司依給

十一年八月勅京城諸軍諸使應差所由并召人援本錢名御史中丞崔從奏前件規錢人等比緣皆以私錢添雜官本所防耗折補官利近日訪聞雖嚴人投身畏司依託官本廣求私利可令敕京畿諸道州府應有此色人等一切禁斷如有違犯者其本錢及所得利潤並沒入官

十二年正

十四年三月丸田奏左右神策中尉准令式二品官令受田一十頃諸取京兆府街衙府城縣城內廨舍地七十七頃二十六畝八分數內取二十頃充前件官職田收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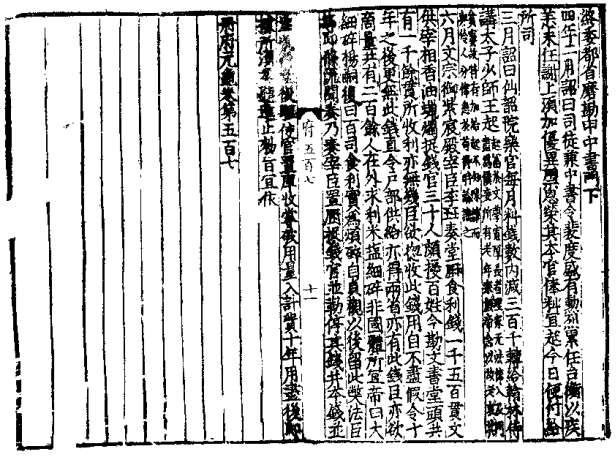
四月勅京畿二十二縣欠元和十四年已前百司職田二十二万九十一百四十畝隨其縣分遠近等級運重糧今又修營廢壞雖應緣職田收給緣職田而屢多役名頗多虛設可更減數以重使務務在減煩庶級職田收給緣職田而屢多役名頗多虛設可更減數以重使務務在減煩庶級職田收給緣職田而屢多役名頗多虛設可更減數以重使務務在減煩庶

在官班各請厚俸或近於考秩稍有餘資宜減懷以寬人力是月重定淮西州縣等制及官吏祿俸以蔡州為緊額州為上其制史俸錢月一百八十千中光二州並為中制史月俸一百五十千長史已下有差

十月御史中丞蕭俛奏應諸司諸軍諸使公廨諸色本利錢等伏見天寶已前及貞元已後置諸司諸使公廨本利錢等三十二司利錢伏准今年七月十三日敕文至十條者本利並放展轉攤徵係至五倍者本利並放錄

前件諸司諸使諸軍利錢即文並不該及其中有納利百姓見在者許納利已至十倍者未滿一倍以分收已至五倍者未滿一倍以分收已至五倍者未滿一倍以分收已至五

十一月頒南郊恩赦使胡証奏端康軍三州剩支月俸錢請合給
至一百貫文詔當道自圓撥支給從之
十二月駕中書樞密院言舊制諸道每歲終會計一年錢穀之數
會其出入之目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
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有餘
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
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
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
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
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
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
錢穀之數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
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有餘不足
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
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
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
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
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
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
之數以知有餘不足之實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
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一年錢穀之數以知有餘不足之實
比年以來諸道或有不足之處多是不依舊制每歲終不會計
一年錢穀之數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八

邦計部　二十二

俸祿第四

唐武宗以開成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制曰諸道奏令官俸雖云假攝當責課程但責一半料錢不獲雖給料例自此手力紙筆三月中書門下奏准今年二月八日敕節文應京諸司勒留官令本處刺留手力即多令正官勘留亦當公事俸入多少事未得中臣等商量其料錢雖給等錢望每貫割留二百文與攝官其五百下書量准今年二月八日敕文應諸色勾當官令剋下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報減減不錢數多支用數雖有請通融司錢公用常不充足今請於每月合得利錢數外每月更添三百貫文內侍省據今請於每月合得利錢數外每月更添三百貫文內侍省據省司報減減省司三百貫文兵部吏部尚書等錢一十一司錄有奏錢外不添三百貫文兵部吏部尚書等錢一十一司錄有奏本錢堆數欲見又有公事今請每月共與一百五十貫文并中書門下御史臺及兵吏部諸錢每年共當六千八百二十九貫五百文依舊三萬貫文內給諸司已盡且今於新賜外更請添與六

歲兩圍圃在不刊二參職田須有定制自此已後宜依此田所
秦永為常式
三年九月敕秦州刺史并秦成兩州經略天雄軍使職田夏小
麥共八十頃石秋粟一百二十石原州戚刺史職田夏小麥
各二十三石秋粟各六十六石七斗又勒秦州刺史祿粟每月
給五十一石原州戚州刺史祿粟每月各給四十一石
四年正月敕設官分局各有主張其巡在公責辦逋切諸州府
及緣官到任已後多請遠假或稱兩親疾病或言婚姻合
式或有假名長吏難焉止過旬浹使本曹公事併委貳職手力停
錢悉焉已有勳勞者副則在他人須有將滿得其兼請其諸州
刺史如請公廨假故一月已下即任權云諸署判官一月已
上即准勾當例其課料等據數每貫剋二百文與見判官添給
九月賜張百方拾枚工部尚書判錢百方仲武之子以其全家
歸闕故優假之

哀帝天祐元年八月四日樂部使朱全忠進討潞盜軍使蔣
綰四千匹元百官八月九月俸錢
九月敕奉太后慈旨以兩司綱運未來百官俸力多闕且夕霜
冷深慮所履今及內庫方圓錢二千一百七十二貫元見任文
武常參官秋授袍衣分俵
二年四月敕文武二柄國家大經東西兩班官職同禮咸稱聖
理共興明述品秩相對於高卑祿俸宜均於厚薄不論前後庶
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百寮文武參用或自軍衛而居臺省
亦由文冠而領藩鎮足可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優劣近代
浮薄相尚或飛龍假優或以修文辯業本而遂末雖藍杉魚
簡一見而便許昇官縱拖紫腰金若非賴而無由授帶以是隨
楊柔厚公則重輕遂失人心滋濁朝讜致其今日實此之由須
議改更漸期通融文武百官自一品下遂用所給料錢並須
均勻數目多少一般支給兼差使諸道亦依輪次既熟公平必

期開泰凡百臣庶宜體朕懷

三年二月詔曰所有百官俸料雖緣國用虛耗自去冬令給
全俸及支遣之後公帑不充蓋道途初通綱運未集徵柱委輸
之急尚乖經費之資若不議減則必至缺絕宜其物用頒有
指揮其百官逐月料錢宜令左藏庫自今年正月支半俸
粟太祖開寶三年正月詔曰秩俸所以養賢而勸奉公也兵車
未戢資賦更煩朝廷軍旅之間郡國調度之際公私多故
職來至多費用羨以其百官逐月俸料委左藏庫依則例全給
俟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勅如聞京百官俸錢至薄滑向數久
支遲不充朝夕難遣偶逢時刻制慮急不敢披陳今既平定
行優卹下詢史臺在班行有欲本外職或要分司各許於中書
門下投狀奏聞
三年二月祖廣慎兵諸道州縣官并防禦團練副使判官等俸
料各依逐處事例文帳內點檢舊來支遣則例錢數不等

所有給物色又加增錢數不定雖緣勘會今後東京管內州縣
官見支手力錢且依舊外其三京并諸州約舊日支遣料錢
字重定則例兼諸本勘爭體防禦團練防禦判官外其餘
推巡已下職員皆是本使自要辟請閑劇月俸酌給亦宜依舊
規繩者司更不支給錢物其防禦團練副使判官副使逐月料
錢三十貫文實支諸州軍事判官所有月俸亦是朝廷揀選
請錢依東京事判官所有月俸亦是朝廷揀選內支賜三京少尹料
錢逐月三十貫文實支赤縣令每月正支授料錢二十五貫文實支
滄景每月料錢二十貫文實支雄州每月料錢二十貫文實支
簿每月料錢二十貫文實支諸州每月料錢一十二貫文實支
曹判司每月料錢一十二貫文實支錄事每月料錢二十貫文實支諸
州所有錄事參軍各依逐州上縣每月料錢五貫文實支諸
州所有司法判司每月料錢二十三貫文實支赤縣令每月料錢二十三貫文實支
王畿京縣每月料錢一十二貫五百文實支諸州上縣每月料錢一十二貫文實支九千户已上縣縣令每月料錢二

十二貫文實主簿每月料錢一十二貫文實八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料錢二十一貫文實主簿每月支一十貫五百文實七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支二十一貫文實主簿每月支一十貫文實六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支一十九貫文實主簿每月支一十貫五百文實五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支一十八貫文實主簿每月支一十貫文實四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支一十七貫文實主簿每月支九貫五百文實三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支八貫五百文實二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支八貫文實主簿每月支七貫五百文實一千戶已上縣縣令每月支七貫文實主簿每月支六貫五百文實五百戶已下縣令每月支一十貫文實主簿每月支五貫文實

貫文實主簿每月支四貫文實因舊縣令已下考滿并差攝此正官並支一半如諸司職田舊有田處今後不得占留開破並依百例職事料錢每月三十貫文依除實錢厨料米三十束春服綿一十五匹冬服綿一十五匹粟二十束春服綿一十匹冬服綿一十匹絁二十兩私馬一匹草料留守兼判六軍諸衛判官依節度觀察判官例支錢一貫五百文馬三十束春服綿一十五

或有託病不赴朝參故欲壞其名慢於事君何以食祿如斯紊
憲實宜懲革
是月敕諸道行軍司馬副使判官已下當察等事隨未有階
資並令奏舉料元不在省司給俸者又在此例
八月敕刑法之司朝廷重委是前以王獄論所歸無
物無窮然後降詳式序並獨繫於敏知賢亦賴於有司異致和
平共期仁壽宜示優崇之道以明獎勵之方此後大理寺官員
宜同臺官例準其法宜叶慎真官任使無容妄有奏請明慰無
公如有能雪冤疑則別議超擢寄聲弄文法以紊憲章明慰無
隊之科書益公忠之懇御史臺每月支錢三百貫左曹司人力
紙筆權準大理寺光祿寺例二十貫文與臺中此類全少刑部
一司則未曾支給宜於兩班罰錢及三京諸道贓罰錢內每月
支錢一百貫文賜兩司其諸官吏人力不多兼使紙筆校少
宜於所賜二分支與一分

十月將作
僉給節將給本官俸
三年五月樞密使范延光等奏請道指揮使月俸未有定制請
大將鎮都指揮使月賜錢三十貫糧二十石春衣二十匹冬
衣二十匹其餘藩府約此為等第從之
十月范延光奏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小指揮每月料錢春冬衣
賜元一例支給無等差昨併省軍都自指揮至最末指揮相對林已下
逐處都指揮使新定名額禁兵五千人從為等第每月本支料
錢各三十貫十石仍從之
四年七月平田以親直指揮使王敬瑭為鎮州刺史本化左廂
都指揮使馬數千領滹州刺史神武右廂都指揮使安彥威領
磁州刺史內直都指揮使李彥超領貴州刺史內直都指
揮使霍彥威領慈州刺史內直都指揮使安審通領洺州刺史
等第支給兩都指揮使月俸錢三十貫糧二十石春衣二十匹
冬衣二十匹其餘諸州刺史月俸錢二十貫糧十五石春衣十
五匹冬衣十匹
十一月敕諸道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等俸錢
宜令三司每年於夏秋兩季支給
十二月敕諸道節度使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刺史等俸錢
宜令三司每年於夏秋兩季支給

九月范延光奏秦隴在前州縣上家只有家業無人承佃其
不承佃所管支給帝曰秦隴留門重鎮川原人力似難招人
如本州所管給與俸錢其餘有從之如有一戶兩丁兩男其
兄本單名權如無鄉里可歸無子弟承業且給其家
十一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十二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四年正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二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三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四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五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六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七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八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九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十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十一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十二月敕諸道州縣官員除正官外其餘公廨雜職等宜令
三司每年於四季內支給

逐司經筆之用新舊不多隨事支給名目有定數多是虛收甚
濫今後伏請準以數修除其留數伏慮州縣官吏月所給正俸
皆無見錢使不給配之時皆是虛頭計算伏請州縣官所給料
錢雖物價折一依多處時估者日等參詳凡關課戶皆是強名
數等折物准前減數不合別生差配據茲條件請賜敕更所給料錢
難議修理勅旨宜並施行
六年二月甲午詔諸衛上將軍增俸錢二萬
火帝天福八年二月權知開封府事漢高祖乾祐元年正月
五石數十八萬人十人日食一斗四升馬日食一斗五升
數五十石草二十乃備

若是令録判司主簿除本分人數外剩占一人俵戶及令當直手力更納課錢並許百姓陳告事若不虛其陳告人與免戶下雜差徭所犯人遞減一等假令犯流罪人合配遠處役身配遠處役身配遠州府者減流罪一等徒罪人減徒罪一等杖罪人減杖罪一等笞罪人減笞罪一等其贓錢並令徵納

貞觀州府差攝并依例支與俸錢其差攝官不得擾例供破

內三千已上縣令八貫文主簿六貫文三千戶已上至三千戶縣令六貫文主簿五貫文一千戶已下縣令六貫文主簿四貫文縣事繁劇判司加俸主簿例

其縣事繁簡依縣令例判司加俸主簿例

周太祖廣順元年四月勅牧守任要選非輕今愛之務妍同制

秩之數宜準自前有當庶之郡請給別優或遠遠之州俸料素薄又至難除議亦難除請資給之高低又患祿秩之昇降所宜分多益寡均利同恩爽無偏以勸勤勞今重定則例

有州防禦使料錢一百貫糧祿各百石食曰五石馬十匹草粟六十圍三十人衣糧團練使料錢一百五十貫糧粟七十石食曰五

石馬十匹草粟六十圍三十人衣糧刺史料錢一百貫糧粟五十石食曰五石馬五匹草粟六十圍三十人衣糧防禦使料錢一百貫糧粟五十石食曰五石馬五匹草粟六十圍三十人衣糧團練使料錢一百貫糧粟五十石食曰五石馬五匹草粟六十圍三十人衣糧刺史料錢一百貫糧粟五十石食曰五石馬五匹草粟六十圍三十人衣糧

各隸屬藩鎮主戶等第依下等例定料錢及米麥等取藩使六年三月一日後起支其職員並停廢一萬戶已上縣縣令逐月料錢二十貫米麥共五石主簿料錢一十二貫米麥共三石七千戶已上縣縣令逐月料錢一十八貫米麥共五石主簿料錢一十五貫米麥共四石主簿料錢八貫米麥共三石三千戶已上縣縣令逐月料錢一十二貫米麥共四石主簿料錢七貫文米麥共二

石不滿三千戶縣縣令逐月料錢一十貫米麥共三石主簿料錢六貫米麥共二石五萬戶已上州司録録事參軍及兩京司録每月料錢二十貫米麥共五石司戶司法每月料錢一十貫米麥共三石三萬戶已上州司録録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八貫米麥共三石一萬戶已上州司録録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五貫米麥共四石司戶司法州司録録事參軍每月料錢七貫米麥共三石五千戶已上州司録録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二貫米麥共四石司戶司法每月料錢六貫米麥共二石不滿五千戶州録事參軍每月料錢一十貫米麥共三石司戶司法每月料錢五貫米麥共二石諸州軍事判官一例每月料錢一十貫米麥共二石其諸州府京百內諸司諸州縣官課戶莊宅僧尼道士女冠給公廨本錢令本州及檢田使官收前項指揮勒縣州縣依施行畢具戶數聞奏仍差本判官精細點檢如他處差錯及百姓論訴稱其通鋪紙罪在本判官及

所部官典如今後更有人戶額充此等名者便仰本州勒充軍戶配本州牢城執役從之

六年十二月詔諸道州府職官起今後支給本俸錢外

冊府元龜　卷第五百九　邦計部二十七　蠲免賑貸

六年十月令民得賣爵

文帝後六年四月詔民得賣爵入粟拜爵各有差以補官缺及贖罪

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路也今驅天下之民皆農於本以粟爲賞罰之具竊爲陛下惜之夫腐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或至腐敗而不可食而貧民或耕耨不得糟糠不厭或并日而食或累月而衣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粟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可以周急可以救乏今富人有錢或以轉販爲奸或以收貯爲利操其奇贏以待乏絕故其物騰躍數倍或至十倍廉士變節貪夫冒法其所從來非一道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及贖罪其令天下入粟邊六百石以上拜爲上造稍增至五大夫爵五大夫以下各以其爵償之不足以稍賦之其有爵者以爵賞之無爵者以錢賞之所以使天下勸農務本而明於去末也

六年十月令民得賣爵

文帝後六年十二月詔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孝惠帝元年十二月詔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

民者在上所以治之過利如水火走之四方士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可以周急可以救乏今富人有錢或以轉販爲奸或以收貯爲利操其奇贏以待乏絕故其物騰躍數倍或至十倍廉士變節貪夫冒法其所從來非一道也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及贖罪其令天下入粟邊六百石以上拜爲上造稍增至五大夫爵五大夫以下各以其爵償之不足以稍賦之其有爵者以爵賞之無爵者以錢賞之所以使天下勸農務本而明於去末也

辛三人。（三等之華陰也或曰除三人下所甲乍也車駟有天下者優其稅可也其三人不為率者優其稅可也）其次千石至六百石，（或曰除千石也一曰萬石也）二千石，（或曰除二千石也）下武備也，（或曰城十仞中人守之一曰萬人也）故高帝申百萬而三輔備焉。（或曰除能守湯池百步也）或曰除能守之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或曰除一人耳五大夫爵也）而不復除，（或曰除復除也）此其意以為五大夫之功擅出於口而亡勞也。（或曰除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勞也）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之大得為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一級增至四千石以五大夫為二十五等大庶長，（大庶長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賈爵令，（賈音價）又招民（徒）

徙，（修猶行也）得輸粟於縣官，（縣音玄）以拜爵，（或曰拜爵者拜受人爵）

武帝時事邊，府庫並虛，（並音普浪反）乃募民能入奴婢者為郎，（或曰郎者增秩及入羊者為郎）

後衛青以七萬騎擊胡，（或曰補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輸將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用，（或曰藏錢謂竭不足以奉戰士之用）請置賞官，（或曰賞官名）曰武功爵，（或曰武功爵者以武功而受爵）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或曰贖禁錮免罪請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或曰贖禁錮免罪請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或曰武功爵者以武功而受爵）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或曰贖禁錮免罪請置）

於是大農陳藏錢經用，（或曰藏錢謂竭不足以奉戰士之用）請置賞官，（或曰賞官名）曰武功爵，（或曰武功爵者以武功而受爵）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或曰贖禁錮免罪請置）

如五大夫，（或曰五大夫爵也）其有罪又減一等，（爵各至第一減一等）爵至千六百石，（或曰千六百石爵也）第一

兄因執闔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豈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趍財利宋孜親風一人得生十人以受如此伯奧之行
[illegible]公緯之名誠[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章帝建初七年九月辛卯詔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貶至鬼薪城旦春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庶人有罪未發覺詔書到自首者半入贖

元和元年八月癸酉詔士命者贖各有差

章和元年九月乙丑詔士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徙至髡鉗城旦春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庶民犯罪未發覺詔書到自首者半入贖

和帝永元三年正月甲子皇帝加元服郡國都官繫囚死罪贖縑至司寇及士命各有差

八年八月辛酉詔自死罪已下至司寇及士命者入贖各有差

安帝永初元年九月丙戌詔死罪以下及士命贖各有差

四年四月丙寅公卿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爲閥閱

元初二年十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答頭鬲補伕

屬屯妻子與隨占者所在女子勿輸士命死罪以下贖各有差

其吏人聚爲盜賊有悔過者除其罪

延光三年九月乙巳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詔敦煌隴西及度遼營其右丘以下及士命者贖各有差

順帝永建元年十月詔減死罪以下徙邊其士命贖各有差

陽嘉元年九月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士命者贖各有差

永和五年五月丁丑赦死罪以下及士命贖各有差

漢安二年十月辛丑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殊死以下出縑贖各有差其吏不能入穀者聽謫戍邊若徙二歲

桓帝建和三年八月庚寅詔士命者贖各有差

延熹四年七月占雲陳內侯貲手林銀幣各千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建寧元年十月甲辰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各有差

真平三年十月癸丑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四年十月丁巳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

侯千石二千石入錢二千萬

中平四年九月丁酉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是歲貴關內侯侯千石入錢二千萬

獻帝興平元年十月詔公卿以下入穀各有差

建安二十年十月令天下繫囚罪未決入縑贖

俊觀等明商劫任城王澄表郡城所守猶未周悉今軍欲初停無旦衆請取諸職人及司州郡犯十杖已下收贖一物綿一匹輸得二百以謝愆造訖從之太傅清河王懌表奏其事送寢不行

孝莊帝初承丕圖之後倉廩虛竭軍士饑餒粟八十石貴至數百匹百姓流亡相繼於路

永安三年二月詔曰關隴遭寇寧生淪沒朕未有以救其塗炭每一思之痛深肌骨今王師已振將事西討其有能輸粟入關定收雍州者官一階入三蕃州者五百石賞一階不限多少悉與奉授官

唐肅宗至德元年九月以軍興事用國用不足詔權書官以資

唐僧尼節級納錢時軍興為用不足詔權書官以資

書官當時度僧尼道士以補闕為務人不願者科令就之其價

益騰事詳食貨

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前詔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錙銖盡入官軍文武士庶等輸納便據物格擬同甲奏身前後通上道上官尉尼如納錢請准勅回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色號等亦聽如無人回授及不願還俗婢田宅資財等並不在收納之限

肅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依令分納三分納官餘七分並任終身自營受之後亦任回與近親文准勅納錢

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貫受素粗通策略身強行勇所在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西擊送到者各落第次然有馬步策下甚多者減五十千文若根識文字者准元勅處分如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十千文若有合格于隊者如戶內兼無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雇令所在收稅如能攜所有貨財十分納四助軍者優與終身優復如差納外有餘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特以非次加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已上情願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餘時豁免內海天下多故軍用不足權為此制冀酬傾廩

德宗貞元四年正月制重州官吏寄治能理邊人樂助邊費其多少酬以官秩

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詔曰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

元和初務招來藩以實虛貧未任收糴設權宜之制以成貴賤之資急功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成同承優出身仍減三選餘納粟一千石者優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納粟二千石者超兩資授官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納三百石以減一選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吏部尚書李琪上所司已伏思漢文帝納鼂錯之策募人入粟拜爵以贍軍需帝亦如之後漢安帝時水旱不足三公奏請留人入粟得封關內侯及公卿已下散官本朝舊典元中亦曾如此今若上繳不欲入粟授官恐啓倖門所下詔令差百姓輸般之為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已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遷授欠選者與減選千石已上至萬石者不拘文武顯示賞酬兼令方春農人流散此能率子弟納三分助軍之術也納粟入京師者並隸軍籍召募解退者歸斗與官行賞委租庸司下諸州府有應募者簡奏施行

冊府元龜　邦計部二十八

重斂　卷首　交結

重斂

古者賦有常制歛有時度財不匱而人不怨蓋事豪其中取之以道也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其或用度廣興事侈煩苛以貪財不足則因而發法乃至行誅求之政侵削千下之命指克之臣聚斂無厭上有度民之失下有役我之數雖經費之需足亦榮多冒賞名僞或希旨供擾要非健吏迫於用度未知之何聲出於一時亦致遠流然而剝利無厭殘民以逞借曰無害人不信也夫子所謂鳴鼓而攻之者其有旨哉

秦始皇時內興功作外攘夷狄以養士之費三分民罷力耕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非此者三老北邊騎士輕車一算商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及不悉以占算告緡者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僮奴車船成緡皆算緡錢車貴人之僭者錢有差小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及不悉以占算告緡者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不足擔負者予告緡錢古者予幼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欲猶未足以贍其欲翻古原內愁盜以用潰畔上曉其又云泰為亂此頭會箕斂以供軍費財屈力盡

漢武帝元狩四年初算緡錢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非此者三老北邊騎士輕車一算商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及不悉以占算告緡者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又初榷酒酤官自酤賣以佐用度禁民酤酒而以官法酤賣之利入少府以給供養

元狩六年初行五銖錢罷半兩錢

元鼎二年令民以貲自占畜緡二千錢一算商賈人車二算軺車一乘以故吏比千石以下至小官有差

四年令民得買爵及贖罪各有數

五年令吏民有畜緡錢者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有賈市及商賈者率緡錢四千而一算非此者三老北邊騎士輕車一算商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及不悉以占算告緡者一歲沒入緡錢有能

六年下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實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賈苦之物價騰躍百姓不便故為此令以矯之

元鼎五年九月詔侯王宗廟不如法奪爵邑六年下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實縣官作鹽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買之而船有算商賈苦之物價騰躍百姓不便故為此令以矯之

元封元年行幸緱氏城上以其地險僊人道也

府五百十　三

郡送至京師謂之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倩賄賂營錢大都至二三千萬皆有法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謂之貨錢得去謂之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行清者乃不之官皆伯遷之

晉李重大元八年始增丁女稅米曰五石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大守徐豁上表曰戶調之興漢高十六頃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置丁多火悉皆輸米其十三歲兒半之歲兒半之單過便自進臣戶口歲減宜此之由宜更重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尋有欠損考之者或理有所益詔善之

齊武帝永明三年詔曰頃者兵革屢興民多流散或輸稅不充或逋債未畢或以戶調過重或以徭役難堪或以貨賣不行或以農桑失業或以水旱成災或以蠶麥不熟或以牛力不足或以種糧不繼或以病疫死喪或以流移他鄉或以山湖封錮或以關市稅重或以耕地過多或以僧尼蓄養或以淫祀糜費或以奢侈逾制或以貧窮不節或以官長非理或以豪強侵奪或以劫盜殺傷或以水火延燒或以牛馬踐食或以蟲雹傷害或以道路阻絕或以年穀不登或以家業貧窶或以孤老無依或以病疾無醫或以喪葬無辦或以婚姻不舉或以鰥寡不娶或以僧尼不還俗或以道士不歸宗或以奴婢不從良或以部曲不離主或以客舍不還家或以逃亡不還本或以流移不還舊或以山澤不還民或以田園不還主或以屋宅不還人或以資財不還人或以債負不還人或以侵奪不還人或以盜賊不還人或以誤犯不還人或以過失不還人或以病疾不還人或以喪葬不還人或以婚姻不還人或以鰥寡不還人或以僧尼不還人或以道士不還人或以奴婢不還人或以部曲不還人或以客舍不還人或以逃亡不還人或以流移不還人或以山澤不還人或以田園不還人

考者貫錢十千出於其家法既行而主人不乎得專其柄孳孳隱盜之家所入皆不得半而怨讐之聲騰於天下
貞元八年四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皐加稅十二以增給官吏從之
五月初增秋冬兩稅三錢以給學官俸號曰
憲宗元和十一年王師討蔡州吳元濟是時州縣征進之費轉輸無苦東藏供饋車常數千兩相續於路每車駕三年將幸有司所在靡像迎候迴避東多阻塞至者或不以時歸之於是
十一年九月詔所司勘責欠負之為太子詹事仍分司東都時軍用轉急京兆尹許孟容上疏論之其略曰

下州府鑒荒連四月二十五日敕應東都在行用度綱運等於指
聚先是委近京畿諸州令納雜物等利擇其一切並行詔既可
給事中崔植駁論以為用兵積久百姓困弊若令折納其實今固不可後通融委令事目召商旅計會貿易折納其實
議人罪請而委積轉運至是乃又前過直條奏請申勅以示
之及詔作相到下以希旨時李渤為軍部員外郎會陳計御度
使解士矣奉命巡按江淮回奏稱知渭南縣知渭南縣令鄭元璹知縣有一千餘戶其他縣多者不過三百戶今鄭元璹
獨有二千戶今鄭元璹獨有二千餘戶其他縣多者不過三百戶今鄭元璹獨有二千餘戶其他縣多者不過三百戶今鄭元璹獨有二千餘戶其他縣多者不過三百

何所施也宜其煙然待斃民久困日甘力竭劣富豪兼并之家日以肥大官吏因緣為姦上下蔽塞經年以捍蔽聖聰然所藏空虛軍資不給事日之甚臣恐完星秦代之際是所謂蹈覆車之轍以踵亡秦王用法度待之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法度待之

楊國忠天寶中為戶部判度支勾當租調以利廣中益已之功立敬陽而得天下臣以為國之存亡不專在行賞通刑攻立于止亂格行於下賞當刑罰當理道也若陛下不改覆車之轍以拾之軍徒困蒸民吞亡未可知也今宜以見收即賦以給之不必踐前言所希慮希慮之故有是給斂隆二十餘萬緡

天寶中將北京庫物及諸道送到物分貯東都含嘉倉及河南太原仍置使以領之

代宗廣德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建中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貞元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貞元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貞元十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貞元十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貞元十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貞元二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元和十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長慶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長慶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長慶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長慶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寶曆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寶曆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和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和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和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和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開成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開成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開成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開成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開成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會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會昌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會昌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會昌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會昌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會昌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中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十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咸通二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符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符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符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符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符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符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中和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中和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中和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中和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中和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光啓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光啓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光啓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文德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順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大順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景福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寧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寧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寧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寧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乾寧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光化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光化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光化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復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復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復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一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二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四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五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七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八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十九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天祐二十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上賴祖宗之靈下資群臣之力克清寇難載安黎元而兵革未息征賦猶繁每念疲人深軫憂慮今天下州縣凡有逋懸殘破及流移未復者並宜蠲免

帝言商賈者之除其穢尚多昏墊下本分也用修數十倍亦不合嚴意何況一帋帝白經義如此人臣不當言之頗之帝已李鐘貝元末為鹽鐵轉運等使天下權酤增重其利專事剝奪其籠貴獻率其籠貴裴均為判度支奏宗元和三年五月奏請取消兩稅錢萬貫除兩書省計之均前鎮荊南自言府庸儉衆固有是請將議非之王播為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元和十年訓儀西憲宗以鹽鋼為切播能積聚衆餘事有貢獻常加顧遇踰遠禮部尚書穆宗即位復進刑部尚書充諸道鹽鐵等使長慶元年冬十月特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充使播善長聚斂而外政擾多所假借播本因權幸故得擢居大用又在相府無所匡益頃不獻公途居半歲以疾校右僕射同平章事出鎮淮南節度仍領轉運鹽鐵如舊王涯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文宗大和四年四月奏改進第九報

兩稅錢者據方務聚斂貢獻人臣悅之二四年四月涯進鹽鐵轉運使以王涯代之來年復以使務令播就淮南統之詔曰大旱章疏迭上終不能但播棋酒之討當元和中兩河宿兵發運始無虛竭播掌財賦以恩取賜特每歲進錢萬貫羨餘劉赫其年十二月進羨餘錢約五十萬貫又大和元年五月已加自淮南約度錢數貢獻轉運進綾綿三萬匹內又進銀椀二百枚銀盤盒破二千枚散稅二千枚綾綿各三十萬匹並綾綿羨餘播自淮南入朝方圖大用故極其進獻以羨餘為名九月播進玉帶十三條四年五月丁亥進羨餘綾綿二十萬匹皇甫鎛判度支元和十三年正月進錢三萬貫進綾綿共進綿十萬匹並號羨餘王涯為使宰相使元和十四年訓儀州羊酒道調兵食三百萬及職平淮羨餘二百萬由是拜近臣等州觀察使王涯為諸道鹽鐵轉運使文宗大和四年四月奏改進第九報

羨餘綾綿二萬匹歿丑涯進第十疋羨餘綾綿二萬匹十月王涯進降誕綾雜錦綵等共二萬二千八百匹銀器一百事十二月戊寅涯進羨餘綾綿前後凡八萬疋五年二月庚辰涯進羨餘綾綿共十萬匹銀椀一十五百口丁酉涯進羨餘綾綿共十萬匹又進銀椀一百口甲申涯進羨餘綾綿二萬匹九月辛丑涯進羨餘綾綿二萬匹又進羨餘綾綿二萬匹十月壬辰判度支大和四年十月進綾綿羨餘雜綵等共一萬四千三百疋御衣一副綾一面請方鎮稱慶

交結

夫位司邦本職在均輸或請謁以求名或明用而圖寵交要路詭譎中人巧計失於成謀所均鬻於商用利權莫專於制置修信不可委以討會之任助於富庶之政也

唐元徽南宗元年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并諸道鹽鐵轉運使與崔昌李輔國善輔國專元氏載之請宗固晏相昵呼輔國權傾海內

衆先進者會晏奏輔國乃以叔兼宗兆丑載言為國柱石以叔兼宗兆丑載言為國柱石以叔兼宗兆丑載言為國柱石

王叔文時恩亂紀綱之漸給見利者皆附焉昇在伍中叔文敗
貶爲岳州刺史翌日又斃柳州司馬薛寘貞元末爲代北營田
水運使善畜牧有良馬時以賂朝權及中貴人時中官薛盈珍
有勳力於元和初寵少族人附遂盈珍以助之故自淛
淛刺史悉福建觀察使
張平叔穆宗長慶中爲户部侍郎判度支平叔險佞大言因王
播以進餌掌財用常欲公刺以使私贊播多神之至播長慶末
爲淮南節度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平叔即位罷鹽鐵轉運使時
中尉王守澄用事播自落利權廣求玲異令腹心吏内結守澄
以爲之助守澄求閒改奏言播有才上於延英言之謀議大夫
韓愈面張仲方趙宗儒郎中崔邠行檢公權求申論播罪仁實劉
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舒元輿等播之姦邪交結寵
幸搜求大用天子仲幼不能用其言自是物議紛然不息明年
正月播復領鹽鐵轉運使播既行賄職内綰鹽之内寵威權

以奉月進名爲奏餘充賞王涯蔣係權不恤人言
王涯貞元宗六和末爲司空張延賞鹽鐵使延賞奏涯爲判
勾度支王播奏涯中飢江西米貴涯不奏開成元年正月
判祠部之先是慶多奏僧尼之人以商人名中
納市本計支僧直三十三萬三千四百貫涯中村木五萬五
者物史臺雅綱管催播之本納於
王堯臣文宗開成中爲戶部判官時兩浙進奉利權心術人用
時内官恃恩志弘禁中有事堯臣不以名刺謁
衣服於慶支中估判使多曲從堯臣紹有詔禁止然踰
越剌者猶希堯臣其請記明年度大約私恩凡内官請託無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一十一

邦計部二十九

讀敗　諷諷　貪污

夫均其民財制此國用斯為重任必俟能臣苟才識之有短經貴之不足若乃節儉侍濟矢儲蓄之期水旱為災之防慮之備弗克若事皆謂職官自相司何悔焉

後魏高祖時為尚書令王肅奏曰臣聞為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貨通則上寶用足則下豐財故堯湯水旱而人無菜色今天下貢多非財用所須而當時杜人廣發調令遠至京師轉運難劇百姓疲困致有賣牛賣田以充官課既違聖人富民之義又乖為政寬簡之體臣愚以為宜減諸調物十五以下者皆悉蠲之十五以上者減半收之庶公私俱贍上下交益

宣武時為戶部侍郎知度支坐給長武城軍擅用穀二萬斛免官

肅宗初權知戶部侍郎轉諫議大夫以杜佑東渡支事請於陽翟為副帝謂曰卿父在陽翟江淮有好物加鹽鐵轉運副使且察東南貪濁之理孟陽以氣節著聞至唯務寬容者縱舞弊瑣府領酒鹽與婦女為夜飲奔走財賄補吏職而已及歸大失人望罷為太理卿

楊炎復為兵部侍郎判度支淮西用兵決重用親為唐郎供軍使副度使高霞寓以供軍有闕移牒度支於陵不為之易供闕如為霞寓軍壘有摧敗詔書責之乃奏入度支饋運不繼霞宗聚軍於陵往撫郡守

王彥威為戶部侍郎判度支會昌軍上請校物不時素已朽故李珏奏其為弊為彥威及會昌軍上請校物不時素已朽故

後唐孔謙為租庸使宰臣同光二年秋兩河大水戶口損亡郡下供饋不充軍士之食謙日於上東門外守望輦載數於給諸軍各出恩言以至然亂宗王洛陽乃下詔其諸軍將校官爵勳於都市籍沒其家

孟鵬明宗初為三司副使出為州刑史會定亡州與短燒刀殺鵬為三司使知軍事掌邦賦謙制依遵為舊頃減舊年稅戶貴女逃亡帝聞之謂宰臣曰朕每念及此輒為流涕今聞逃亡之戶多是豪強之家避免差徭或投名於諸道或入為僧尼或詐稱內職或冒為衙前或隱庇於親戚或影占於莊田致貧弱者代其輸納困苦日深宜令三司條流以聞

諷諷

古人有言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且聚斂之臣尚害於政況其掌邦計之重者乎苟貪鄙之心或蔑忠信之節名目多設約勒或逞其剛愎謀害俊乂惟奠希於主意殊不恤於人言因緣夫國民之力謂其有富國之術及夫公輔發其誕妄生民蒙於奸蠹

乃奏於議作安邑柄用新亦有國之巨害也
實字文獻至宗開元中為兵部侍郎宇元搜括匿戶使奏是詰頃得客戶凡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觀旨意務以多為貴虛張其數亦有以實戶為客者歲終得客戶錢數百萬觀由是權貴御史中丞承奉客戶色役使時有勒掐百姓一王鉷天寶中為御史中丞承奉客戶色役使時有勒掐百姓一年役錢即奏繳其脚錢廣張其數又市輕貨乃甚於本或輸納物者有浸漬朽蝕皆下本鄉徵納恣行割剝以繒帛時人用鬻然玄宗在位久載初御極恩多賞賜不欲頻於左右藏取之錢務旨意盛進錢寶百億萬便貯於內庫以恣主恩縱奢靡去此是常年額外物非征稅物帝以為錢有富國之術利於王用益厚侍郎

唐代宗時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大歷十二年秋霖雨害稼京兆尹黎幹奏疏陳漕運之弊曰臣伏以關中土地所產不足以給京師國用歷代皆仰東南運糧以贍之故常歲轉運江淮米粟數百萬斛水陸遞進勞費極多臣自上年十二月初視事以來即訪知其事每歲運數不減四五十萬石加以雇船運腳及營造倉窖等費計錢又約百萬貫文其江淮所運米粟皆是正租庸本色非和市所得若變賣他物以取錢則加數又多臣今通融計算每運米一石加腳錢一百五十文即是一歲之中運錢又添七八十萬貫文其運米之船皆是江南諸州臨時雇賃每一船運米不過二百石其船戶縣典多因緣侵盜船破米沒皆令填納船戶貧窮須求債貸每一破船輒用二三百千方能填補一船之費不減千貫計一歲之中破船不下三四百隻即是船戶一年之內須破費一二萬貫文其江南運米每一斛船至揚子即轉入汴河汴河水路淺狹不勝大船每一船不過載米二百石其揚子倉米每一斛船至河口即轉入黃河黃河水路險惡不勝小船每一船不過載米三百石其河口倉米每一斛船至渭口即轉入渭船渭船又小每一船不過載米二百石其太倉米每一斛船至納所即須卸貯倉中其江南運米每一斛船多不過載米五百石其太倉米每一斛船多不過載米二百石計江南運米每一斛船至太倉米每一斛船至納所即須卸貯倉中其江南運米每一斛船多不過載米五百石其太倉米每一斛船多不過載米二百石計江南運米每一斛船至太倉米凡用一十八船計錢一十八千其船戶縣典破用船米及雇船腳錢等計錢一十二千其揚子倉米每一斛船至河口即轉入黃河黃河水路險惡不勝大船每一船不過載米三百石其河口倉米每一斛船至渭口即轉入渭船渭船又小每一船不過載米二百石其

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十尺帝曰今開七天寶中懷州近求長二丈木尚未及得今州採木如此則知為近處便有此木近歲秦川日開關輔材價須外厭勝等州採木如今官物皆處處有但遇聖君即出現今此木生自關輔蓋為聖君豈開元天寶合得有也十年隴蜀秦州所貢重每於延英檢討其數唯秦州一處而已今寧州縣令以為州牧待延英益厚歟上書疏其失帝不悅是時關播遷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鈞以事相關皆譴延英矯妄帝嚴整數如此事為太子賓客滂充鈞秉嚴明左遷十一年春郭子儀入朝中書令以下皆從之滂充鈞獨不至子儀入見帝曰天下兵亂卿為元帥不能禁制使將士縱橫剽奪以激怒群情後數日帝又幸光中適會神策軍人諸度支欠馬錢帝思其言即時遣宦官發遣方迄鄭元等謗訕朝廷中外歸恐延歲方謀害帝中正直之士會諫議大夫陽城等伏閤上疏請讓事繇且止陛對雖聽延歲

優寵未已乃稱病免腹心更復忠待振擢無所不為今為之計不若復置淡官錢五十餘萬貫木麦稱是其錢物多給詔權貴充津管其事於歲占忠母及妻等歲於光順門納使進狀訴宛部御之新是

又命主客郎中自行簡覆驗之不時長還遂依自裁

案司馬法曰將軍受命於君遂誓於軍以正軍法又曰將軍受命於君遂誓於軍以出境仰給於軍者有司職如前制二日詔以鎮行營諸軍以出境仰給於軍者有司職如前制二日詔以鎮行營諸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竣役從息蔡參軍行至灃州並東遣中使賜死
六月丁丑御史臺奏推鞫判官前侍御史內供奉
計贓二千萬宜北府軍事一項處死
檻送京兆府十四年七月坐贓一萬三百餘
貫配流驩州
憲宗其母吳氏寵冠後宮憲宗即位冊爲皇太后
憲宗本稱宗時爲山劍三川鹽鐵使長慶元年坐盜用東川院
及諸監院利錢錢共一萬五百餘貫推按明驗貶勅決殺杖一
頓配流舍人鄭絪駁曰宗本子弟犯罪猶許議請減死況杖
八十配流雷州
羅立言敬宗時爲鹽鐵河陰留後獲校生客貢外郎兼殿中侍
御史實曆二年七月坐私糶米價不實計入已贓一萬九千三

百餘貫御前杖殺侍御史前江西觀察使裴武宗時爲御史中丞
韓益文宗時爲金部員外郎判度支案隋成元年十月貶柳
州戶部東西二倉利爲度支推按官署至六外郎判案子弟僕與
人吏交通御史糾劾三千餘貫下兵部議貶
所犯帝問御史中丞魏謙曰韓益所犯與庶人同罪謙曰
罪輕對曰元中與庶人同罪庶人專地之旁輕重有差
承詔募爲租庸使天下貨賂半入其門每給俸不法自古無比每
日之費減錢數萬緡歛商賈其徒出市天下良田美宅可計半計
後唐尹玉羽明宗時爲解縣權鹽使盜用官錢三千五百貫
月爲人所訟過官錢按之不虛止令徵納填補缺官自棄欲
就通班勅旨停見任
周顯德末帝時爲戶部郎中充鹽鐵判官大通明賂轉無貶心掌
計者固之無如之何清泰之政隳焉

登董遇商租天福中爲三司副使阿附人吏滯於剖斷有王景
遇者累掌銅鐵雜務委以賂事人朝廷之間多有受其贓爲之
左右者因以貨賂千萬聚遇求爲解職權鹽鐵使年歉罷下像
景遇等引數十人而遇以受賂聞同本知指仕晉爲左司郎中
充度支判官坐受權鹽使王景遇厚賂謫於均州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一十二

臺官部

總序

古之王者建邦立制設諸官府之治分班爵品職之序創刑典以詰姦慝儀禮軌則以導常德百職並分萬邦承式乃設糾察之任以舉察衆之刺違繩愆糾正違紕紕後內外之戒元凱薦宼之朝自堪者矣大官經星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西曰執法御史大夫之象所以準則不法糾此三五之世官寮整逸雖得而詳焉周監二代之制春官之屬有御史掌邦國紫部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若掌王之貳書非剖判之任而天官小宰掌建邦之官府以治王宮之政令凡官之失職者糾罰之任而天官冢漢御史中丞之職又有柱下史先聃實爲之戰國有執史執法之官御史掌圖書秦置御史大夫位上卿掌副丞相有兩丞其一掌監察御史秩千石員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制詔侍御史掌監察都護漢因秦制御史大夫金印紫綬掌副丞相有兩丞秩皆二千石其一丞領侍御史掌監察百官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制詔侍御史掌直指使督察郡國有疑獄則遣之或時以他官兼領其後又有繡衣直指出討姦猾治大獄不常置元狩五年置直指使者衣繡衣持節銅虎符發兵以誅姦猾事畢皆罷武帝時侍御史有繡衣直指之號後漢因之光武中興建武六年省御史中丞員置侍御史十三人掌察舉非法糾劾百官及奉使督軍監諸郡國十四年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十三人分掌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十四年省侍御史十人合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八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八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九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九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九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九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九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二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八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八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九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九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九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九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一百九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二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一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二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八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八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九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九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三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九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九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二百九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四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二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五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六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七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八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八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九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九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八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九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九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三百九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二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八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八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九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九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九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九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四百九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二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千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八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八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九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九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一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九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九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五百九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二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二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三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四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五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八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八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九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九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六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九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九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六百九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七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二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二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二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二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二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三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三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八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三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三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三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四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四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四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四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四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五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五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九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五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五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五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六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六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六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六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六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六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七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七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八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七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萬九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七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一萬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七十六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一萬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七十八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一萬二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八十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一萬三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八十二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一萬四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八十四年又增置侍御史十人合十一萬五十三人分掌三輔三河百僚及京師近郡事七百八十六年又增置

總序

史掌舉劾官品第六以上侍御史十人文帝元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董宏爲侍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糾擊監察使稱爲司隸校尉

諸葛豐爲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爲御史大夫舉豐爲扇舉侍御史元帝爲司隸校尉

晉高光字宣茂陳留圉人魏太尉柔之子也少習家業明練刑法用爲黃門侍郎遷廷尉大理轉河南尹入爲侍中出爲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光祿勳加散騎常侍領秘書監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明法用爲黃門侍郎遷廷尉大理轉河南尹入爲侍中出爲冀州刺史入爲尚書光祿勳加散騎常侍領秘書監光祿大夫儀同三司

晉陰澹爲秘書丞轉著作郎領本官

侯史光爲城門校尉武帝素聞其忠直每有正辭義之心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爲御史中丞班屆其列校之世所以仕其司直之手也

陳壽爲長廣太守不就杜預爲荊州入辭口陳壽才史通直宜補著作郎也武帝曰壽可作治書侍御史預固辭唯在著述認即平諸

前之

傅咸爲議郎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劾劉毅劉寔初惠帝不聽劾便省遍就拜咸復疏還印綬公車不通權使然也

李重爲石季龍殿中侍御史時憂戚侵盜前託公行李龍患之權臣爲御史中丞特親任之自此百寮震懾州郡肅然季龍曰我聞長民如猛獸高步通衢而猶畏檻穽況臨齊路信矣哉

宋蕭惠開爲御史中丞孝武使劉秉之謂曰今以簡東開爲憲詔曰惠開前在憲司素法直繩不阿權豪無所回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崔張爲御史中軍宣城王長史徙御史中丞武帝遣正宗中書舍人綸宣旨爲因之為誰在勅宣且遍用人本末以外降旨宋世周閔裴郭並以侍中為之御勿疑是左證也時宣城王所望重故有此旨焉

後魏高子儒子屋之爲御史皇清銓考時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廢馬乃辭人以充御史尚書邢昕射策者八百餘人子儒子屋之爲高第入拔引決斷使子屋等皆疑而去舉謂曰朝人為高第入拔引決斷使子屋等皆疑而去舉謂曰朝廷旨委焉

此職權遷為吏部郎又兼中尉宋世道為尚書左丞謂之曰卿一人兼此者當使天下庸流李廣韓秀時中尉崔暹選御史皆是世胄期門羽林兼御史

侍國史南臺文案久其職也

板周李旭為黃門侍郎太祖嘗謂旭曰卿祖宗謂旭曰卿祖宗在中朝為御史中尉卿掾尚自圓理旭不堅案旭但弘以忠鯁勤公官屢遷所在效木即授耳策此職久曠以易爲乃委旭爲御史中丞

唐李栖筠爲監察御史大曆六年禘祫自蘇州入覲獻奏詳明不事權貴代宗知其直道擢拜侍御史

栖筠爲刑部郎中內外對獄宣慰巡按出內制獄御史大夫以屬之

寶參爲侍御史內供奉與李輔國善出入宮掖自謂有援恃其貴勢無所畏避

倩而不要逐擢授侍御史

裴行成爲太常自歎初來補闕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帝以為能謂居正曰觀若今用人皆因媚外若行成者豈可多得

朱巨川爲侍御史中丞兼御史大夫

先爲也王忠悟為中朋剩史大極元年兼尚書必憤有此職兼御史中丞

日制下帝謂宰臣曰丁居晦作中丞何如因言職大旦命品第之載曰宋申錫填任此官僧孺可爲次大夫宰臣鄭覃曰僧孺論事太直搏擊恐無風望帝曰不然爲與屈同上嘗以時議謂杜甫李白蘧爲四絕句居晦曰此非君上要知之事常以此記得居晦今所以擢爲中丞

漢蕭望之以明經文法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言事者中丞執法殿中外official到史上疏曰陛下至德仁厚宜閑元元賜有日以之勞而立快務之樂而立快務之樂而立快務之樂

王顯爲御史中丞弁祈雨獄究其枉直
北齊司馬子瑒爲御史中丞正色憲臺爲朝廷所許
隋裴矩爲治書侍御史名振臺職
唐高祖大宗時爲侍御史選官簡能其爲當時所稱
像有功爲左驍衛將軍兼檢校御史大夫時突厥頻入隋陳旋師
欽然相賀
高智周爲侍御史彈劾權貴無所回避公卿敬憚當時以爲稱職
崔日用爲御史大夫敢言直道無所回避
韋嗣立爲御史大夫時宰相用事多引親黨嗣立上疏論之
甫一切貪濁之事概大小悉公鞫覆有情意列上其罪前後
陳奏無不盡理朝廷肅然
盧從愿爲御史大夫崔湜之事始無不言
李承簡爲御史中丞奏彈京兆尹楊慎矜贓狀鞫覆抵
及還御史大夫吳兢奏慎矜未論死請下所司更平章事

王倫爲工部郎中知雜事整持綱紀嚴而有體
崔祐甫爲御史中丞入閣彈事頗抵綱紀
盧坦
夫按章弁劾權貴中外通疑然而振綱紀肅御史之任也由漢
以來頗重其選乃有衰剛數之節履中正之道焉厥繹爲中其
撓撃不畏強禦斯謂權右者耐責我深按使公抨彈爲任提
綱振目之風執憲以之儆明慕邪爲之體臣比詩所謂邦之司直
者儻至或洞遠治體善察官業周事詳細務察中立而不
撓第職務敬行朝右或檢束於簿籍敏而之謀謀繆乎
任過苟豈推風采之有問罔所施設之不事者或
漢霸廷尉李膺侍御史竇固即位皆奏雖寢疏親朝
述剛然勁之
鄭覃明法律務御史名公正
盖蕭望之蒂群爲司隸校尉劾擊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

梁文廷尉爲其決半用半不用
韋琨爲御史中丞正色憲臺爲朝廷所許
更緣建至長安貴公豐豆敢犯其鋒鏑京師爲清
鮑宣爲豫中丞執法殿中外狀郡國二千石所畏憚遊
陳咸爲中丞執法領御史事課責諸刺史類沈厥已下
皆敬憚之
周燕爲京兆尹時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爲之語曰閒何
所畏避逢蒙殺羿上章其罪加顯戮光武大笑
拜方進爲丞相司直朝廷肅然奏劾公卿諫諍無所回避
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後漢鮑永光武建武十一年徵爲司隸校尉帝敕之趙王良專
盛貴重永以事刻良大不敬由是與趙王良等不戒慎乃辟其
風鮑爲都官從事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以貴臣良旦敕
王以避二鮑其剛直如此

爭融爲司隸校尉時京都敬憚待之多所奏正百僚莫不震慴
宣秉爲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
陳忠爲司隸校尉正中官外戚奏咨近倖憚之不欲忠在內
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復留拜尚書令
祝恬爲司隸校尉正身太守復留拜尚書令
拜典爲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駿馬京都貴戚望風
行止典爲司隸校尉舉劾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
應奉爲司隸校尉舉劾不避豪戚以嚴厲爲名
劉寵爲御史中丞舉正非大百僚震慴
陳寵子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法不阿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馬敏爲御史中丞舉劾不避豪戚以嚴厲聞
崔寔爲侍御史
韓謙爲司隸校尉舉師王仲子爲書與家數犯宗禁收校之
京大怒殺都官從事謙素帥儒謙故不加罪
魏徐邈爲司隸校尉百寮敬憚之

龜勉為官正宮正宮正即御史中丞也百寮肅懼國不肅然晉何曾魏舒為司隸校尉時太傅楊駿輔政威望素劭之朝廷憚焉為司隸校尉有奏劾或值日暮擁旄到駿舍門駿素敬憚不寐坐而待旦其遵憲如此

傅咸為司隸校尉奏免河南尹何攀等及郡縣貴戚懾伏

石羨為御史中丞百僚憚之

衛和為御史中丞百僚憚之

劉毅為司隸都官從事時散騎常侍庾純有重名而毅劾之

周顗為御史中丞正色不憚強禦百僚震慴焉

李憙為御史中丞憙恪直勤官百僚震慴焉

李脩為御史中丞脩恪直勤官百僚憚之

崔洪為御史治書侯爵貴戚朝廷憚之時尚書

左丞時人為之語曰讓生疎剝衣自脩疎在朝為疎在外為遠

溫嶠為司徒都官從事時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嶠劾之

李慤之京兆郡功曹

卞壼為御史中丞正色奉上權貴畏憚

鍾雅為御史中丞百僚憚之

劉謐王悅為御史大夫忠正有幹局為憚在朝憚之

宋王惠之初為宋臺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傅亮羨之亮等以是百寮震懼賀敬紀綱

梁武帝受禪初為御史中丞性嚴毅風氣甚峻

顧協之永興人初為御史中丞並三臺肅清百寮震懾

卞壼為御史中丞正色奉上權貴畏憚

鍾雅為御史中丞百僚憚之

劉謐王悅為御史大夫忠正有幹局為憚在朝憚之

宋王惠之初為宋臺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傅亮羨之亮等以是百寮震懼賀敬紀綱

梁武帝受禪初為御史中丞性嚴毅風氣甚峻

顧協之永興人初為御史中丞並三臺肅清百寮震懾

卞壼為御史中丞正色奉上權貴畏憚

鍾雅為御史中丞百僚憚之

劉謐王悅為御史大夫忠正有幹局為憚在朝憚之

宋王惠之初為宋臺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奏劾尚書令徐羨之傅亮羨之亮等以是百寮震懼賀敬紀綱

梁武帝受禪初為御史中丞性嚴毅風氣甚峻

顧協之永興人初為御史中丞並三臺肅清百寮震懾

王鎮之為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僚憚之

南齊安昌為御史中丞豫權豪高肆威福為正直

梁江淹在齊為御史中丞彈事不憚權豪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汝不世已來不復有嚴明中丞若今可謂近世獨步

蔡景為御史中丞性嫉直無所顧望每劾直張緬為御史中丞到治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緬為勢直張緬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緬為勢直張緬為御史中丞到治為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緬為勢直張緬為御史中丞

元伷景性嚴峭常時朝會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常稱為烏牛骨人號赤牛中尉

陽固為治書侍御史使懷荒鎮鎮將為獄訟走

王彧為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僚肅然

地豚逃赴王際初杜弼為御史中尉正色糾彈無所回避百僚肅然

高昂為御史中尉多所糾劾百僚畏憚

崔暹為御史中尉不受饋獻豪強畏憚無敢犯者

牛弘為御史中丞以公清正為己任百僚畏憚之

史可來渾道元罪狀御筆並免官其餘死黜者甚衆神武書與
御下詰貴曰崔暹哲事家弟為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
暹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暹居臺乃潤細劾咸陽王
焉令並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戚元遵二人同時被罪吾
不能敷諸君其恢之又文裘等舉詣闕自我尚畏貴何況餘人由
是感名曰嘉內外莫不設服

隋煬帝為治書侍御史當正色嘆為百僚之所憚憚
隋知命為治書侍御史御史正色為百僚所憚後又奏劾秦王
俊百寮震懾

皇甫誕字玄慮少剛毅有器局開皇中累遷治書侍御史朝廷
憚之不敢犯禁

唐王志愔中宗神龍中累除左臺御史執法剛正百僚畏憚時
人呼為早鵁言其逸人吏如鵁鶻之逐鳧雀也

李旭為御史大夫正身守道無所顧憚朝綱益振百僚肅然

名重於時

賈餗為御史中丞不立儀貴理獄以嚴稱

李景儉為御史中丞不避豪右尹楊攀當時貪猥謂紀綱徒
李絳為御史大夫威望特振

魏暮為御史中丞彈劾馬都尉杜中立犯罪貴戚憚之

孔緯為御史中丞器志方雅嫉惡如讎臨臺綱中外大肅

白簡

冊府元龜　卷五十三　憲官部

公忠

公忠　引書　褒賞

古者子家子事公室貳有死無貳公忠之義歟況在臣子有貳心乎邦家之政朝廷之法貴賤規矩賢不肖等衡其事業之成敗論其功罪之重輕賞罰之施行無私好惡故人知勸勉而事業成矣

後漢和帝永元四年詔曰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先宮中常侍黃門受勅迎太子不顧詔書以本車載太子欲出太子得還宮以力不能止閽門去為空虛劍當車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當侍衛左右今太子不以時還罪應死而主使不敢望其人者也

景龍御史中丞及帝東還扈從定陵河東蛮酋信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晉劉毅為司隸校尉時東海王越以宗室貴重威震天下毅不為之屈越甚憚之

唐張廷珪為侍御史時武三思用事三思之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崇訓死主又嫁三思之從子武延秀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武延秀皆宗楚客兄弟侍御史冉御史大夫宗楚客等皆三思之黨也

殺一枯骨之人而令天下傷於目耀內聖之未國安生靈於日永司不替親於公忠心事之常義當合於天時是謂享帝陛下更深思古事察詳今義近趙武靈王下詔曰子之愛父兄人之至親也吾所以不得已者為其便國也今子不顧社稷宗廟而順其父之所欲是以一傳國之業而輕絕之於臣下何以責其忠乎吾不忍為故遂定趙國

唐蘇頲為侍御史劾奏御史劉知柔不能以天子使臨按讞奏請王獄詞奏擬狀無疑則天召見詰問詞執奏不同知柔不慎曰御大罪之士當即有斃使此獄不假猶也遂令詞於西監軍神龍中詞為右御史大夫會鄭欽泰等矯以廬陵王令入宮廢則天幽之上陽宮神龍元年正月則天疾甚張柬之等以則天老病不親政事乃與桓彥範敬暉袁恕己崔玄暐等謀誅張易之兄弟因率羽林兵五百人自玄武門入至迎仙橋遇武三思與易之兄弟飲酒於洛城門樓下斬關而入先斬易之於廊下次斬昌宗於則天所居之長生殿則天見而問曰誰反對曰五王以張易之兄弟反狀聞故誅之則天曰既誅惡人汝輩可還東宮遂幽則天於上陽宮

叛制獄因此欲加害召至內殿謂曰我兒至忠此而奉日陛下富有四海奚為天子豈不能免一第一狀乃受人羅織翻怎宗社存亡實在於此且廬陵王與則天同氣則天百歲後必不相容廬陵王不知漢書母一兄而已則天皇后欲立相王相王累日不食請迴位廬陵王國讓之誠人下傳說足明卅祖雍所委成是據廬帝與相王辛素相友愛納至忠之言至忠自此又彌加保護由是廬陵王得安

盧弁為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與留守李憕崔乾昭等無城死人走委棄於在京諸司及諸道百官等所與陷賊官等並令三司推問其中書門下五品以上官及諸道節度使等並令自陳其罪狀

趙消為秦府記室參軍初為隱太子所與陷賊同惡高祖以東宮初定代宗深疑之消為避使伴狂不言高祖以消代宗深疑之消為避使伴狂不言高祖以消代宗深疑之消為避使伴狂不言高祖以消

[illegible]曰豈非宋璟初為御史時[illegible]耶曰然即日[illegible]
[illegible]秋與元勿為御史中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高道稽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皆嘗考覈李希烈李納陽休之陽惠元李納之黨由是名振天下希烈納皆僭號稱王道稽奏請追削官爵仍下詔令三司雪冤以正其罪

後魏元正爲御史中尉高道穆爲侍御史記於正元大喜曰吾久知其名節今果如所聞矣又以內行長山淳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僚司神武門其妻從數爲羽林隊主禮百長於殿門僕射奏正等之儀然奏正李彪爲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鄭道元東徐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

高道穆爲御史中尉選用御史皆嘗考覈李希烈李納陽休之陽惠元李納之黨由是名振天下希烈納皆僭號稱王道穆奏請追削官爵仍下詔令三司雪冤以正其罪

後魏元正爲御史中尉高道穆爲侍御史記於正元大喜曰吾久知其名節今果如所聞矣又以內行長山淳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僚司神武門其妻從數爲羽林隊主禮百長於殿門僕射奏正等之儀然奏正

李彪爲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鄭道元東徐清勤引爲治書侍御史

有罪久原屬尊奏以備不慮書奏乃免其刑

宥罪久原屬尊奏以備不慮書奏乃免其刑

遷安度隱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防禦當南作解君子以赦過

遷安度隱今三垂蠢動王旅未振防禦當南作解君子以赦過

張廷珪爲監察御史時突厥默啜請和親朝廷議許之廷珪上疏以爲不可曰臣聞古之和親者蓋以中國有禮義可以懷服戎狄今陛下以女妻之是以禮義下戎狄也且戎狄之性貪婪無厭陛下雖以公主妻之恐未能使其不爲邊患也

張廷珪爲監察御史時突厥默啜請和親朝廷議許之廷珪上疏以爲不可曰臣聞古之和親者蓋以中國有禮義可以懷服戎狄今陛下以女妻之是以禮義下戎狄也且戎狄之性貪婪無厭陛下雖以公主妻之恐未能使其不爲邊患也

張廷珪爲監察御史嘗忌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萬色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名振拜左拾遺

張廷珪爲監察御史嘗忌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萬色詞高行直堪爲諫諍之官由是名振拜左拾遺

崔沔爲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召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帝已踰紀載相而木納是時帝李輔以於楊炳恐奪其勢疑之帝曰郢方爲元載所厚察可信乎楊炳曰如郢者方陛下不

崔沔爲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召至京師元載言郢於代宗帝已踰紀載相而木納是時帝李輔以於楊炳恐奪其勢疑之帝曰郢方爲元載所厚察可信乎楊炳曰如郢者方陛下不

自疑故耳使爲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兼御史中丞水陸運使

自疑故耳使爲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兼御史中丞水陸運使

裴寬爲御史大夫寧以爲選擇御史嘗出大夫不勝及宰相乃奏請以李巽子結等數人爲御史楊炎大惡其朋黨疑寬

韋夏卿爲御史中丞德宗貞元初表薦爲岳鄂從事部有邑長下史誣以盜金縱察其冤貪出之貞伯聞之薦爲侍御史

高郢爲御史大夫時右僉議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居事前

高郢爲御史大夫時右僉議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居事前

裴度爲御史中丞憲從自代爲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員退者時論高之

裴度爲御史中丞憲從自代爲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質重員退者時論高之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樂陽尉余嘗本樂陽尉所薦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嘗至藍田與嘗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嘗言曰今日送臨賀謫爲厚矣無乃反爲累乎嘗曰君友深於知嘗言曰今日送臨賀謫爲厚矣無乃反爲累乎嘗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樂陽尉余嘗本樂陽尉所薦及憑得罪貶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嘗至藍田與嘗言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嘗言曰今日送臨賀謫爲厚矣無乃反爲累乎嘗曰君友深於知嘗言曰今日送臨賀謫爲厚矣無乃反爲累乎嘗

憑邪所謂爲可不送相公平德興大數因薦之於人不數日吏論請爲憲官嘗聞之日白吏論日御史中丞有言之言日御史府其爲三十八例以中憲鄭人鞫案其事以重風俗漸磨行實能導文論其理無不讓求朝廷典章節然開見之爲則動紀綱以佐紀綱以成治常居此職卓卓具在可以按舊而行之惜之人不以其言如我得而觀爲則之如已守爲有智之物斷上下交舉之有私愛勉循職業所報後周蕭撝爲御史中丞請孔顗爲御史

憑邪所謂爲可不送相公平德興大數因薦之於人不數日吏論請爲憲官嘗聞之日白吏論日御史中丞有言之言日御史府其爲三十八例以中憲鄭人鞫案其事以重風俗漸磨行實能導文論其理無不讓求朝廷典章節然開見之爲則動紀綱以佐紀綱以成治常居此職卓卓具在可以按舊而行之惜之人不以其言如我得而觀爲則之如已守爲有智之物斷上下交舉之有私愛勉循職業所報後周蕭撝爲御史中丞請孔顗爲御史

侯莫陳凱爲御史中丞時有風憲之地皆糾繩之任綱紀所屬委積不重可能一方慶以

侯莫陳凱爲御史中丞時有風憲之地皆糾繩之任綱紀所屬委積不重可能一方慶以

自降勅直而不撓強聲遠繆無所異避權從容横木肇曹瞋恚
御史中丞周昉勁潘岳風裁振肅百僚正色憲臺糾劾不撓
加長敬之龍中之以勁子貢之以柔莫敢欺罔之心咸懷公
正之節以聲其氣魄以成其名故首公之臣志之士莫不效
以忠自勉摩厲以期搤腕然後
後漢宣秉字巨公為侍中
光祿大夫
秉拜御史中丞上時詣御史
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
坐秉遣司隸校尉東巡部尚書廉布被疏免冠謝帝常所厚
令更遣詰責布敷曰楚國二龔不若宣秉宣秉公即賜布帳帷什物
世詩建武初為侍御史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殺人上基橫
民間之廣棄市廣姊湖陽公主晝夜號泣上基橫
以減死論主復稱冤不已上大怒遂收主基送獄詰主
主叩頭流血上乃赦之
大不勃朝廷肅然乃擢拔風規振厲綱紀為御史中丞
周五百十三　七
章帝常自賣問公卿以政治得失及民所疾苦公卿各以
對皆言刺史二千石貪殘苛暴百姓愁怨帝以為然
和帝永元中元元年詔拜侍御史時竇憲兄弟賓客
多放縱侵小黃門問有所怪不對曰聞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使憲所屬不對曰聞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使憲所屬不對曰聞故事通官文
書不著姓又當司使憲所屬

見帝帝曰一日家蜂行路相犯極以為慢遂杖免冕謝帝曰朕
以觀御御友謝展
北齊崔暹任選為御史中尉神武知京師豪官貴戚多所隱庇神武
欲暹子而芳之曰性簡朝廷豈無佐官而天下會葬之喪有斜柳
權暹子而芳之曰性簡朝廷豈無佐官而天下會葬之喪有斜柳
中尉盡忠為國不避豪強使暹為御史中尉自貶高
氏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如見之今樂華當暹直是中尉自貶高
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選下拜馬
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選下拜馬
鞍先神武為權之而後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朝
鞍先神武為權之而後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朝
爰收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公朝下人朝廷之中有月心
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性
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性
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旨所射物千段
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旨所射物千段
乞迴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遵守條繩選謝曰此自陛下風化
乞迴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遵守條繩選謝曰此自陛下風化
所加大將軍自盛（神武字）遵守條繩選謝曰此自陛下風化
所加大將軍自盛（神武字）遵守條繩選謝曰此自陛下風化
委何況於人神武將還遂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

名日威內外莫不震服
隋柳彧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寮之所憚煙
文帝嘉其姓直謂彧曰汝大夫當正色於世無容容而已賜錢
十萬米百石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彧曰無改尔心
以其家貧勑有司為之築宅因曰物或重直直十國之寶也其見
重如此
游元太業中為特御史遷東之役宇文述等九軍敗元樂賦斂
其罪仍以狀聞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太宗宰其事業淹以為能謂房玄齡
張行成為敬中侍御史朝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
崔仁師為兵部侍郎御史大夫每有公事行成若服自衆之無先容也
日數百今月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服自衆之無先容也
崔仁師為兵部侍郎御史大夫每有公事行成若服自衆之無先容也
深副朕所委
李勉至德初授監察御史初勳旨監察嗣史初勳旨監察嗣史遭廣宗
李勉至德初授監察御史初勳旨監察嗣史初勳旨監察嗣史遭廣宗
至喪武拜監察御史初勳旨監察嗣史初勳旨監察嗣史遭廣宗

特原之數日吾有李勉如朝廷得矣
盧坦為御史中丞元和三年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氏剖
斷乖平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一十四

憲官部三

剛正

晉白剛而寒謹而美持回靖恭綱位好是正直翔天風憲之任

[illegible]彈收屬[illegible]以表正臺尹嚴禁[illegible]紀奢儉而能

[illegible]忠公先[illegible]務在善惡不[illegible]不敬

使邪臣知懼[illegible]夫有正臺[illegible]逆忤[illegible]臺降權豪[illegible]而被巧讒相

於深文亦無憚焉[illegible]所謂執德不回當官而行者也

冀威走行為御史時大將軍竇光侯[illegible]邑尊

正宣帝宣帝即位延年劾奏光[illegible]侯正王無人臣禮不道

奏[illegible]竟依朝度[illegible]焉

諸葛恪[illegible]為司直元帝[illegible]為司隸校尉時待中許章以外屬貴

[illegible]事[illegible]不奉法度章[illegible]化事與[illegible]相連[illegible]章知[illegible]奏[illegible]事適

逢[illegible]中私出[illegible]章[illegible]章[illegible]知[illegible]章[illegible]下[illegible]欲收之章[illegible][illegible]事法

豐[illegible]立[illegible]奏[illegible]以是收豐

節司隸去節自[illegible]詣[illegible]上書[illegible]言[illegible]豐[illegible]佳文不足以勸善武

不足以執邪陛下大[illegible]臣能不[illegible]為司隸校尉未有以[illegible]效後

表臣為光祿大夫[illegible]有重非[illegible]所當處也又[illegible]年歲[illegible]常

則[illegible]事[illegible]遲[illegible]故[illegible]常[illegible]頗[illegible]博[illegible]德[illegible]論[illegible]議[illegible]臣[illegible]無[illegible]長[illegible]優[illegible]劣[illegible]名

[illegible]臣[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天[illegible]而[illegible]使[illegible]四方明知[illegible]為[illegible]惡之罰[illegible]然後[illegible]

就[illegible]都[illegible]頭[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知

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鄭[illegible]之臣率[illegible]苟合取容[illegible]有[illegible]剡[illegible]之[illegible]

必[illegible]則[illegible]之制志[illegible]國[illegible]之政不[illegible]國[illegible]之紀上[illegible]于天是[illegible]以[illegible]災變

數見百姓困[illegible]此臣下不[illegible]之變也臣[illegible]之[illegible]人情莫

不欲安存而[illegible]危[illegible]亡然忠臣直士不[illegible]避[illegible]為君也今陛

下天[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無不容使[illegible]尚書[illegible]亮[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書[illegible]曰

天[illegible]司[illegible]兼[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是[illegible]非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和順[illegible]術

奇[illegible]溪[illegible]德[illegible]學[illegible]臣[illegible]豐[illegible]百[illegible]辛[illegible]甚[illegible]臣[illegible]羅[illegible]大[illegible]勝[illegible]漁[illegible]獵[illegible]賜[illegible]消[illegible]雍[illegible]陛[illegible]下

[illegible]戟[illegible]幸[illegible]帝[illegible]不[illegible]許[illegible]是[illegible]後[illegible]所[illegible]言[illegible]益[illegible]不[illegible]用

蓋[illegible]寬[illegible]緩[illegible]為[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校[illegible]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討[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煙

[illegible]伯[illegible]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坐[illegible]寺[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蓋[illegible]君

次[illegible]公[illegible]醒[illegible]而[illegible]狂[illegible]句[illegible]必[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坐[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甲[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酒[illegible][illegible]樂[illegible]作[illegible]長

信[illegible]火[illegible]檀[illegible]長[illegible]卿[illegible]起[illegible]舞[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鬬[illegible][illegible]坐[illegible]皆[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卿[illegible]屋[illegible]而[illegible]歡[illegible][illegible]美[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忍[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多

矣[illegible]唯[illegible][illegible]漢[illegible]為[illegible]得[illegible]久[illegible]君[illegible]侯[illegible]可[illegible]戒[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起[illegible]

[illegible]切[illegible]長[illegible]信[illegible]火[illegible]府[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卿[illegible]而[illegible]沐[illegible]侯[illegible]舞[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敬[illegible]罪[illegible]伏[illegible][illegible]訴

伯為[illegible]良父帝乃解

孫[illegible]字[illegible]子[illegible]嚴[illegible][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遷[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初[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后[illegible]與[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字

珠[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子[illegible]嚴[illegible][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遷[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初[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后[illegible]與[illegible]中[illegible]山[illegible]孝

王[illegible]馮[illegible]大[illegible]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帝[illegible]有[illegible]郤[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后[illegible]使[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后[illegible]使[illegible]有[illegible]司[illegible]考[illegible]為[illegible]太

后令曰我[illegible]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覺之[illegible][illegible]奏[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廢[illegible]為[illegible]濟[illegible]陰[illegible]太后大怒引帝[illegible]置[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主

使[illegible]案[illegible]我[illegible]馮氏反事明白[illegible]欲[illegible]藏[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當[illegible]坐

之帝迴[illegible]順指下[illegible]獄尚書僕射[illegible]虞[illegible]林[illegible][illegible]案[illegible]比[illegible]周左

遷[illegible]遠[illegible][illegible]澤[illegible]障[illegible]候[illegible]大司馬[illegible]傅[illegible]光祿大夫[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爭[illegible][illegible]寄[illegible]言[illegible]太

后出[illegible][illegible]言

[illegible]歎[illegible]為[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校[illegible]尉[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名[illegible]公[illegible]直

[illegible]長[illegible]敬[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兄[illegible][illegible]會[illegible][illegible]客[illegible]

自[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校[illegible]尉[illegible][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史[illegible]與[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校[illegible]尉[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并[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案[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奏[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奏[illegible]言[illegible]君[illegible]之[illegible]義[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尊[illegible]王[illegible]命[illegible]也

[illegible]幸[illegible]得[illegible]奉[illegible]使[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察[illegible]公[illegible]卿[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敢[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察[illegible]公[illegible]卿[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敢[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察[illegible]公[illegible]卿[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敢[illegible]請[illegible]

[illegible]敢[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順[illegible]之[illegible]理[illegible]

[illegible]奏[illegible]本[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受[illegible]經[illegible]術[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立

[illegible]威[illegible]案[illegible]浩商所[illegible]犯[illegible]一[illegible]家[illegible]之[illegible]禍[illegible]耳[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威[illegible][illegible]吾[illegible][illegible]千

國不可之大者乃陳時事二十餘條特進
劉長卿下正謂法令為人不為人設顧
司馬遷所謂法令所以禁暴誅邪故曰
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
府五百十四　三
可救藥若忠言被讒臣恐天下以為國家
臣盡即以死為歸且歷不知善度其甘苦之
周易以謙以傷學之枉慕忠直而謂經
乃止疏曰臣聞觸大忤旨雖古之直士
宋惠為司馬時有貴人兄弟貴盛多
府五百十四　四
士杜機今者戰防機云成侯國家之禍
周新謂自秦以開無令臣聽務委之
大夫之尊人母見舅禮之不為答拜
本出觀萬兵不服侍御史韓覽奏
為之養人母見舅禮之不為答拜
劉長卿下正謂法令為人不為人設
府五百十四　五
士杜機今者戰防機云成侯國家之禍
周新謂自秦以開無令臣聽務委之

諸吳門宿皆鞫劾其罪不改從出宮首帝怪問其故並
叩頭服曰受李校尉
魏武為丞相時令曰設官分職所以為民也故國
無善政則刺史奉宣其法有不稱職者舉而劾之
請託不行則權門塞矣
晉阮咸為散騎侍郎與王戎俱以清真為武帝所
重咸每朝會與戎相隨入殿武帝目之曰阿咸王
戎即愛咸為鄉校所棄帝亦為之降意
衛瓘為侍中與裴楷俱為帝所親重瓘嘗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主宜得賢明輔佐以參聽視故能
有令聞於當時垂美譽於後世伏惟陛下聖德
欽明允副天人之望而猶旰食宵衣勞神苦思
者以輔佐之官未盡其人也臣竊不自揆願陳
愚管以備萬一臣聞天下之大器不可以小道
治大業不可以近情安故堯舜之治莫大於官
人官人之本在於審才才有大小故職有巨細
是以大材處大職小材處小職則群才並用而
庶績咸熙矣
晉何曾為司徒時帝幸其第宴會終日帝每目曾
恭謹有加

劉秦為御史丞秦三國時
[illegible]
一旬之中秦劉艾罪最多矣艾誠尚書右丞尚
周處字子隱為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豪戚秦在廷號為鐵
崇大將軍梁冀等正權豪震爾
杜楙字[illegible]為[illegible]
楙而憚[illegible]之秀雖街之懼其名高不敢害
紇干[illegible]為御史中丞秦初所屈撓魯褒刺之云[illegible]
門錢神論[illegible]
[illegible]
遣人[illegible]之俄而[illegible]
司馬恬為御史中丞直[illegible]
通市中[illegible]
乃敢[illegible]
宋均[illegible]

秦勤莫不陳相呵斥其言切直
鄭鮮之仕晉為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權貴嘗直繩其得司
直之體外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屬
不屈及毅被誅其[illegible]
譖毅曰上言傳記羅遵感[illegible]
特加而敬以遵感身有佐命[illegible]
相能殺之自由又秦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開外
出讎非此之謂中[illegible]
無所屈撓
孔坦為御史中丞明疑直法無所屈撓
傅隆為御史中丞當官行其得司直之體南齊王敬則[illegible]
輔政為御史中丞時驕淫太守沈昭略賊私自遂[illegible]
及思遠從兄晏昭略父子[illegible]
友景為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illegible]

勃秦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
承匡景為御史中丞性嫉其無所顧望山陵公處有在位賦汙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以[illegible]
時睦之在御側常指承匡曰此人是也景謂睦之曰小人何敢
以罪人[illegible]
彈稽顙因侍坐高祖曰景是[illegible]
景職司其事卿何得為[illegible]
呆[illegible]
張純[illegible]
裴[illegible]
[illegible]
到治為御史中丞[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一十五

憲官部　四　剛正第二

後魏高謐獻文時爲治事掌機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迴避長見稱實

李敞爲御史中尉彭城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所劾糾遂近畏之秦右屯衛將軍高崇嘗呼越爲李生於是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爲通恍拜治書侍御史正己當官不憚強禦秦舉任城王徽等免官準文詔豪貴之

王顯爲御史中尉多所彈劾百寮肅然

房謨爲治書侍御史宣武末中尉王顯起宅既成集賓客置饌酒酣問謨曰此宅何如謨固對曰是樂毅破燕所構于公孫生災者及周勃此董司馬舍豈唯有盛非卑願公勉之顯嘿然忸

又請問曰作太府卿無藏本實貨以爲何如謨曰公使爲官之得四分之一州郡聚斂足滿以此充府未之爲多旦有罪敗之日豈有盜官盜旦不戒或顯大不悅以此銜恨又有人間於顯顯即以謨爲御史中尉宗室以僕射特爲御史大室五山僕爲御史中尉於路與僕相遇避道相讓僕令騎執鞭棰擊之僕怒奏之

其後爲御史中尉於路與僕相遇避道相讓僕令騎執鞭棰擊之僕怒奏之

封回字明府爲大長秋卿爲御史中尉尚書右僕射元欽與從父兄撫軍長史回爲刻漏事相忿欽乃奏回爲御史中尉糾欽之欽懼乃以回爲刻漏事解之

崔光爲御史中尉於路與僕射郭祚相遇祚令騎執鞭棰擊之光怒奏之

李神儁爲御史中尉時有

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乘畋場帝即位為刑部尚書并攝御史大夫奏劾宰臣楊素私役部兵營造素子玄感時在江都令張衡代為大夫畋愛僧數月而卒

房彥謙場帝世煬為司隸刺史敏然有聲倩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以賢能為先彥謙尚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刺史職在糾察以上下為務彥謙敢忘其職乎

楊汪煬帝為晉王時為揚州總管長史王府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汪亦盡心匡輔王甚重之

楊元感大業中為禮部侍郎兄弟文章並為當時所稱元感尤以才學著名兼善騎射交結豪俊名重一時

梁毗大業中為監察御史煬帝嘗令百官各言其事毗上封事曰臣聞為國之本在於安人安人之術在於用賢用賢之要在於官得其才官得其才在於審其擇擇之不審則邪正雜居邪正雜居則賢愚同貫賢愚同貫則毀譽相亂毀譽相亂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人無勸沮人無勸沮則職業墮廢職業墮廢則政事隳虧政事隳虧則禍亂興作禍亂興作則危及社稷危及社稷則人不安業人不安業則王業傾覆王業傾覆則天下喪亡天下喪亡則萬姓流離萬姓流離則盜賊充斥盜賊充斥則干戈日尋干戈日尋則兵革不息兵革不息則人力困竭人力困竭則財用匱乏財用匱乏則國家危殆國家危殆則社稷傾覆社稷傾覆則宗廟滅絕宗廟滅絕則子孫殄滅子孫殄滅則臣節不立臣節不立則君道虧缺君道虧缺

目此行事主得各自彈事大相關或先白大夫而許彈事如彈大夫人知白誰也承嘉歎而曜其職正

晉忠謹為侍御史時有令猪過長樂市中晉令猪入地思以為僧當官佐職宜從輕縱二十斤以張叡冊宋乃由不肯市肆豈應用俗叡冊為無用之物為由不肯市肆豈應用俗叡冊為無用之物為罰之鑑豈可使此人為之邊良左授同州刺史叡冊不肯之任詔曰臣聞不得進賢不得退罪為清水令謂人曰吾狂疏之性假以雄權猶須務國宜為身災也大丈夫當正色已之地必明目張胆以報國恩終不能為祿碌之臣保妻子耳執持中參侍御史與奈何設拜以御之且耳目之官故當如此乃曰御史所命非使不能勤操山檄震權州縣噤噤聲官耳永辭私謁尚書左丞衛史

大夫時宋侯將軍田仁會為侍御史張仁奏以為不恪而誣奏之高祖時周仁稽懷應對失次恩謙歷階而進曰臣與仁譬猶車馬知事由仁謙懦而不能自理若仁會欲重驕奴仁實非忠之罪願以臣身贖仁會君不盡其詞事對失次詞辭巍峨音吐鏗鏘獨坐受其拜辱以為謂謙曰國不應列自有差等杀而起息為事執

張安世少有文武材幹累歷顯位中侍御史郭霸上表曰武臣之為皇太子者請以恩連名署表仁愚忠至心非之甚為

補則天是彌勒佛身屬閻令入張易之等請立則天為皇太子者請以恩連名署表仁愚忠至心非之甚為

蘇珦為侍御史時武三思及韋庶人等共為淫穢珦每面折其罪三思等甚憚之

其家私事請託皆無所受御史時則天

[illegible]

欲不假鄉邑移令坳於河西監軍後為右羽林軍將軍初武三思恃權寵專擅朝政為御史大夫神龍初武三思恃權寵專擅朝政為御史大夫神龍初武三思恃權寵專擅朝政為御史大夫神

府五百十五　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司會秉之鄙野無其事帝大悅叱鄙令去鄙進而言曰臣聞承暴而秉之賜得賜狀按為欺言皆秉之書勘而秉之所論承陳捕盜及牡池國忌日報羊事皆稽留不報又無譯驗凡下文不河欲罪秉之臣雖殺身不敢懼言以引支誤廷辨曲直帝曰然且罷去鄙復上疏理秉之無罪且言秉之所奏不得已蜀蜀令未死且尚當上諫今令未死且詞甚切直帝大悅秉之無罪本官召請鄙復為監察御史

顧真為御史大夫軍國之事如無不言為宰相所呂出為同州刺史

王鉷為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鉷自言好為多不知孔大綱管弦解於行在朝堂時聞而生言其自若鉷知之拘於有司請宗特原之數日吾有李勉姚知朝珪等矣

李勉為御史中丞時有內侍監軍使恃恩驕橫勉以法繩之無所回撓

李珏為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珏與之同心載深忌之出為湖南觀察使

裴垍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裴度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李宗閔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牛僧孺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李珏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崔元略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李固言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蕭俛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魏謩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侯百藥為典客令行香內侍魚朝恩宣旨入仗之商邵車部郎中相里造以正朔直而強笑頗作朝恩逐罷會昌李珏為御史大夫時元載專政珏與之同心載深忌之出為湖南觀察使

裴垍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裴度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李宗閔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牛僧孺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李珏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崔元略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李固言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蕭俛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魏謩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之大信也天下皆知之今二陵遷土兵不出法陛下奈何信而失大信乎帝曰朕已受之如何退曰歸之有司不入內藏使四方知之以昭聖德帝深善其言不得已遣還二陵貴拉在班列常跡位而立退還之均不受拉曰如南仲為撰射例如此均曰南仲何人退曰南仲美守正而不交權幸者也帝罷退均為燕子賊人錄社稷均

李元素為御史中丞憲綱肅然

盧坦為洛陽令時東都留守楊於陵奏事入京師留洛陽令坦遲留於陵奏坦不恭敬洛陽之北運道與其部下畎于北郊運道為通漕轂部之津洛陽輦轂之下舟人與客商接其事匠以為不直未決擇其因以漫亮大體貴於親近遠為上意之元素不合又上疏論元素元素復奏元素以為坦出兵不復得見陛下乞容盡詞帝意稍釋元素奏言運道狀明白帝乃罷坦非御孰能辯之後數月

音得真誠
薛存誠為御史中丞時有僧雲庵盜殺人繫獄
成中外冀釋者重賂權幸以求免存誠不可
帝又宣旨曰若要此僧而詰其事非敢以私有
罪狀已具既下將臣之請先殺臣然後可取帝為其有守遂令
杖殺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時京兆尹楊憑為御史所劾貶官
憑為前後四把彈奏之憑坐貶臨賀尉賜表謝全篇皆諷
謂紀綱復振
裴度為監察御史大夫韓皋為御史中丞時方討淮西
郭公綝聚衆大譁皋與白河中入朝以私守司徒中書以
詔百察問疾因遣其子宰傳語不能接見公綝謂其子曰聖上
以公官重令百察省問誤禮也如拜君禮則見公矣其子以見公對
令子弟傳言郎引懼扶掖而出人皆譏笑焉

崔從為侍御史知雜遷御史中丞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倖事
關宰輔或付仗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
孔戣為殿中侍御史累司時昭義節度盧從史判官徐玫以從
匿勛成從史之惡遷侍御史既擢玫為重位從史罪狀玫以從
從事戟遊澤潞收玫以候詔命然後列狀上聞竟流至重位從史罪狀為
郗昂為御史中丞故事選御史多因其長有詞辯強
幹者選之昂同時除監察皆出於承相即拒而不納是非
太常博士居中分司東都
丁居晦為御史中丞兩軍之官不設塗壍而增置之非中
道執政請移場遊樂為帝疑之問當軸者不以告對曰
李景讓為御史大夫旌懷有人志正色立朝言無遜辭時宦官
竇文帝嘗鄭重於卒謂能剛三日景讓上言胡虜有素稱強越優
詔報之乃歷朝而已

王華為侍御史萬年主簿時當作宴會有子婿吉凶
瞰使支詳醉為判官及酒中徐之偷割詳馬尾詳
被中和中朝廷加節制潛蓄不軌多募亡命以
備心代之成誣其實奏每而後奏於表疑亡父
乞下御史臺覆理時車駕在田令孜與溥朋黨交結乃遷御史
中丞威儀肅然而成華執理雪冤令孜怒乃遷華戶部
侍郎而不使入台舉臣讎謝去事由與疑若雖是子相去數
千里若誤以知情實白非罪乃非時請開延英面奏帝深以
為時有動令孜抵奏遂有謫命

夫臺甫者求其以舜於事功伯益所以舉予官政朝乃中司之治紀綱是賴乎及措狂用清於典職綜覈刑課以繩乎外庭政治之根先法歷之所出在斯職者實重其選自非事方正之智識中立之志居位自稱臨事生風清操教而有嚴肅抨彈而無避忌何以充職任哉元魏之後乃有我收司之務論庶官之失修舉廢墜糾舊章制御軌其違慢補綴其紕闕使朋咸振飭儀式斁斯固得持憲之務矣

後魏李彪特元孝友為御史中尉先是諫議參軍元順奏以尚書百揆之本至於公事不應為諫御史王子恩奏曰案御史令二中尉督司百察治書侍御史糾察禁內又云中尉出行車騎前驅除道一里王公百辟避路於前後中尉二十許人奉以周旋未曾曾有事妄加推劾此令唯蕭宗之世為臨兆尹兼尚書五僚射臣順不自謙卑又不遜讓妄以諫議參軍而奏之而順奏云尚書百揆之本令雖納言之責不宜下肆中尉送名御史尋亦不糾如其奏從此令便無兩目御一日初十臺具見其事臣等中請決議但以權非期末宜便猶留不送尋御史中尉王恕然為尚書郎中兼御史中尉按事御史中尉尊重臺郎於禮道卑尉中屯騎郎中屯上案事札之以此而言明非敵體臣愚以為依令二千石得依法劾案以此而言御史中尉得糾尚書郎之明文又僕射令僕射統理事所依又僕射尚書郎中王元旭部曲叛氏漢官似非尊貴知裴王亦宜與尚書郎校對尚書

下文臣各舉所知有文武之才堪任使者以聞
唐高宗永徽四年崔義玄
爲御史大夫義玄上言請令文武官各舉所知有通識政術者隨其才堪門便
御史臺試問外收採知可陳者略其姓名皆入風聞訪知
及義玄爲大夫始受元年御史人知一日刻狀題告人姓名則
天万歲通天元年五月壬寅殿中侍御史徐有功奏論天官侍郎及
鸞臺三司理獄使狄兼謨不盡心于職有功反以深文陷之
宛而天下遂人漸多堂遷之曾用捨不平補授乖次屢留即放
雖破輔國獨排公行閻面阿諛賓客路絕謳歌盈朝受以
爲常殊無愧悴又侍郎周朝李乂侍郎周朝李乂等十餘人
嚴峻性本刻薄狂風未扇而法網已密今非特有逐行酷
法不依律文事情異端產立證據刻略爲罪捨法用情格律昭
然無心遵奉斷事則不依款古周獄章狀未生情法外構理
事心往意迎由大小鞫冤良不攝此陛下九重嚴祕万機
聽覽事事親決臣異罪而不言大臣重任而

不奏遂使刻薄之人恣其威福法令日亡士子朝白屏氣衆人皆口不自保
逆鱗觸罪又陛下公親臨決政務在寬平設置按察官其本爲此其實
並不能正直各自所問近司歲時褒貶衆去叩闕不能隱不
聞過恨讓第呼號而已至試所廢和氣必傷宜不由其道
不罰天心是陛下務使直申其冤其有司務在寬增其枉縱若
聖德弘廣慶澤均者臣百等不忠不識死罪死罪今請考選官
詳定不致冤濫者則而論者自以爲寬法不用獄推斷之復其有行賂法妄
敗考奏褒貶以定其心罪仍減法其刑獄推斷之復其有行賂法妄
考妄斷自動考驗奏而刻一度狂狀請即付法斷罪不准前條
若推獄使人熟其三司受使不遵理奪致
令擁滯有理不伸者小至笞杖大至徒流各令自言訴於
司限六旬內理用自愈無小大至聖造願以執法聞以無從訴理
遞經御史臺及三司之介如大恩允目所奏請降勅施行庶
不敗令所不可以降法章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御從之

玄宗
開元十四年崔隱甫爲御史大夫張事大夫與監察韓覃爲
官政略無承望及隱甫爲大夫一切聽覃之事無大小悉令
諮決稍有忤意則上其罪前後糾者過半群寮側息帝
嘗謂曰朝廷大夫深副厥所委
德宗貞元二年十月司門員外郎王冰爲五禁事大夫判刑部
獄失理冤右丞元琇所奏狀意究根時政尚因循學相擬輕

入年正月御史臺奏大夫公望司推事多見制裁其中或有情
使須覈分裏宛法理又緣大理刑部御史臺司或
差錯事情詳定此例各刑部大理法直擒勘依自相扶
會縱有錯誤無由糾劾伏請置法直一員專斷結之際事無關
遺史臺糾請取會中書門下處分物置事支給其功優等請准刑部
大理處分例

九年二月御史臺奏多受人使用轄請司公事有推問不盡
理狀者請加付本司推問斷訖當廳判署仍錄推使姓銜
奏聞如爲所由官疑奏推使望罪決貴如告事人所訴不實亦准
此處分
姚庭筠爲御史中丞奏彈律令格式無之爰魏革而行一事無
不理臣見錯司事多案不依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思簡要日前
勝於今不可偏覽也此所以設官分職考校殿最百工惟時以成
事典此之比或者以爲一水源或代一枯木並皆止閉旗隊取斷
案牒或以無事爲能或以煩擾爲事臣今參詳其弊有五之一
曰格式無文者任意而爲自古及今隨時變改不可勝紀
勝於今不可偏覽也此所以設官分職考校殿最百工惟時以成
事典此之比或者以爲一水源或代一枯木並皆止閉旗隊取斷
案牒或以無事爲能或以煩擾爲事臣今參詳其弊有五之一
曰格式無文者任意而爲自古及今隨時變改不可勝紀
宋宗永貞元年十月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奏劾元二年御史中
丞李實奏請降勅施行庶不敗令所不可以降法章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御從之
丞李實奏請降勅施行庶不敗令所不可以降法章弊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御從之

防禦等使余並在本官之任其宰輔外須以廉幹文武之臣中兼御史中丞副永以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皆委進可令在同類之上伏以前後奏請皆不一臣謹議伏請自今常參官兼御史大夫中丞者雖有官爵在本品同類之下從之

元和元年三月未御史中丞武元衡奏中書門下御史臺五品已上官尚書百司四品已上官諸司正三品已上及從三品職事官東都留守鎮遏觀察都團練防禦招討經略等使河南尹同華州刺史鎮衛將軍已上官除授皆入閤門謝其余官許於光順門奏謝便過謝日如此例中有加使及職掌並准文奏更無別例伏乞聖恩并吏部兵部侍郎選舉限內日十月三月不奏朝參若有職事奏即中書門下奏臺度支京兆尹奏事重請請如常例已前所奏伏乞許今日一月之內朝參並准文奏若臣僚有公事須奏者即許非時奏其餘諸司諸使在中並日當衙其事奏甚詳請裁與元元年四月一十

七日勅仍永為常式從之

二年十二月癸亥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崔軼元元年三月十四日勅如有朝參稱有疾患行正失容語笑譴呼入衙門執杖不端行立違慢正班不正應拜失儀言語歌笑及坐出衙門無故離位廳食行坐失儀語閙入朝不從正衙出入非公事入中書者並糾舉其職事官有違犯一事所貴有紀法令明肅若不舉糾舉官令御史臺隨事糾奏從之

四年五月御史臺奏應奏內外官吏犯贓及枉法入己錢物等例外有犯贓者並合奏聞其犯贓人合徵正贓外更令倍徵贓物一半充賞其倍贓一半及枉法贓物並令徵納其枉法贓物仍令本部本司長官監徵納訖具狀奏

年下詳議以聞仍令御史臺參詳定奏尋有詔令御史臺參詳定奏朝廷式候外有闕待請假三年二月御史臺奏參詳定朝廷式候外有闕待請假者請同臨官出職同停文拜除官辭訖便合發赴新任一月御史臺奏伏緣司農寺丞一員闕官已准勅利南闕員差就近令檢尋條件本司該錄事陳訴今可遵守伏請依一勅文應請司農寺丞闕官宜令銓注准勅者注擬前條闕員差滿內不在此限仍令已後免有關遺勅旨依奏四年詳御史知雜事員額減省宜令兩員分判臺事仍令一員兼判臺事其御史中丞一員依舊判臺事如中丞闕員即令知雜兼判臺事從之五年詳御史臺奏近日新置制史共百餘員而文宗大和元年十二月御史臺奏伏以京城四街徒步勘尋者自今已後宜令乘馬從之二年二月御史臺奏內外六品以下官有小之任諸色敘勾留等伏以任官自數年之後分有常職六品已下官員多是新授官人未諳法令不識政源伏望內外六品以下官有小之任諸色敘勾

十日當衙官及六品以下公司官此來淹延亦勤繩責自今已後當衙官分司請勅一度二十日發其六品以下分官司請特令奏聞到發赴外如妄過本限不發當衙糾進止六品已下官委司錄勘聞其月依奏四年詳御史臺參伏以近日新置制史共百餘員人數稍多臨事之時頗成煩擾伏望量減員額以便公務從之五年詳御史臺奏伏以御史之職務在糾繩人之過失理宜嚴重其體貌不可輕褻近日已來頗乖此道或入公門不脫朝衣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揖或於廳事上與人交談或於廳事上與人爭競或於廳事上與人戲笑或於廳事上與人飲食或於廳事上與人博奕或於廳事上與人鬬毆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逐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打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罵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撲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拳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踢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咬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抓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扯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拽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推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搡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擠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壓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踏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跳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蹦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躥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竄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逃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追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趕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攆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驅或於廳事上與人相使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役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奴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婢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妾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娼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妓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優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倡或於廳事上與人相伶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工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匠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巧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拙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愚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癡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狂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顛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病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死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生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老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少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長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幼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尊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卑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貴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賤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富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貧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強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弱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勇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怯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智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愚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賢或於廳事上與人相不肖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善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惡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美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醜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好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惡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喜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怒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哀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樂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苦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甘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辛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鹹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淡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酸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甜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苦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辣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澀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滑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粗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細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厚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薄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深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淺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高或於廳事上與人相低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大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小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多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少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有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無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生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死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動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靜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行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止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坐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臥或於廳事上與人相立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跪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拜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揖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讓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送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迎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別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會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離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合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分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聚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散或於廳事上與人相集或於廳事上與人相聚或於廳事上與人相會或於廳事上與人相別

是月御史臺奏諸司諸使及諸州府并監院等公事申請巨當臺各緣推勘事多經淹滯或是遠方人事有牽連勾追不時到獄或
府五百十六　九
有不合所司勘者即仕案聞其奪不請妄有進狀如有違犯仍
自刑案者即令所司遵依推勘分仍委臺官具前後檢勘分
析告示者伏以近日敕文勘詳其從重繫且刑自刑以單上達
未必皆有此條所司不申請臣謹詳前後勅制如前伏請自
今已後有如此色者並准元勅付司先決四十後推勘歷官今特
推勘無理即本犯之分推元勅勿令
及州縣官等政令多言與近使從伯取名同勅百姓九在於曲
法宜為重難者須示以明文近劍之日合為定制坊市
曾不起恩但將自使奏朝廷之弊章恐遷部之茲獄若無嚴
贊諸律時或以私更名煙經不可繫於名煙請罷示
勅文俾其止絕諸司使自今已後不得輒奏開如有違奏必須
為政勿請其所奏同名人下付有司以出身以來官衙切勿
請事宜具圖者方可聽從之
元年八月御史臺奏兆尹及以尹兩縣今合臺參官等請以
新除大夫中丞府縣官自京尹已下並須臺參見其行除三院
御史並不到臺參止不於廳下參見此為關禮之其伏請自今
已後應三院有新除御史及尹兩縣令並
廳下參見兼使面奉之禮不斷臨制之儀可行景司令史及驅
使官并請色所由有罪犯須科決等或有罪犯稍重者皆是馬
人常既不可一一奏聞便欲隨事科繩又緣臺杖稍以細杖
而止人罪必恐未伏不懲自今已後如有情狀難容不足上聞
聖慮者計且笞杖所犯判決杖下數勒送京兆府用常行杖科
決就報奏得此懲止意須嚴慈敬之心可準奏從之
開成元年正月御史中丞李珏奏臺參官舊例六館左廂庫以
兵部侍郎史部尚書人分職今理請以監察六人代之仍放朝參本
府五百十六　十
仗外依舊加給三十千出納小差委以彈事御史知東西推鞫以故事
二月御史臺奏諸司使職事繁劇使期程近以前人監察兩人兼臺職
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使期程近以前人監察兩人兼臺職
庫殿中既無者庫兼係公務推獄急務期程最重御史輕頓
耽誤事例今請殿中第三第四人分知兩推有同斷得之文可之
開成元年正月御史中丞李珏奏臺參官舊例六館左廂庫以
兵部侍郎史部尚書人分職今理請以監察六人代之仍放朝參本
府五百十六　十一
仗外依舊加給三十千出納小差委以彈事御史知東西推鞫以故事
二月御史臺奏諸司使職事繁劇使期程近以前人監察兩人兼臺職
三院御史皆初領繁劇使期程近以前人監察兩人兼臺職
庫殿中既無者庫兼係公務推獄急務期程最重御史輕頓
耽誤事例今請殿中第三第四人分知兩推有同斷得之文可之
開成元年正月御史中丞李珏奏臺參官舊例六館左廂庫以
兵部侍郎史部尚書人分職今理請以監察六人代之仍放朝參本

派關奏所提駕馭馬仗物兼作人多收及收贖貨譯每年破用取何色收收其曉馬數目申報兵部知會仍每年終將收過馬匹多少數目造冊送部查考如有侵欺等弊指名參奏治罪

新奏事件勘合內開宣諭馬仗物件人功價銀兩勘合行令各處巡撫官員查照原定數目收用及時料理不許減剋以致缺誤違者參奏治罪欽此欽遵通行遵守外今後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一十七

憲官部六

振擧第三

後唐駐宏元年十二月庚辰御史中丞李懌伏奏當司刑部大理寺本朝法書自朱温偽逆刪改事條或重貨財輕人生命或自拘杜過濫加刑罰今臣在三司收貯刑書並是偽廷刪改者兼偽廷先下詔道取各朝法書校對疑事其本即目只定州敕庫有本朝法書見在請勅定州刺史便速寫副本進納庶刑法並合本朝或今勅奉德林壞落胡端任滿替還將來行用其典詔刪定其法書載開中陳備見勿從之

二年三月三十日御史臺奏新除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縣令及諸道幕府兼諸司帶憲銜兼有合朝見者請令赴臺參謁謹具本狀奏聞勅宜依

官并請同班行新授兼官者並合遵例件先奏憲銜謁見外其餘合赴臺參謁者

勅宜依

知後院事崔俊與御史中丞元納入貫三百一十五文貫四百一十五文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一貫三百一十五文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一貫三百一十五文兼監察御史元納一十一貫三

循改革備觀條奏頗叶國章準依所奏勅百司五日起居之意所有奏劾犯罪合行朝典者入閤等事依合往例得以先奏其五日一度起居之隊班行內有要奏事者便出行奏對仍付所司自後言事者又奏請五日內數起居之日請令百寮次第轉對奏事者亦隨之自是百官五日內數起居以前言事形於陸奏紛在勿記明敏於數庶而奏無文章又不開理體者其文句鄙陋詞繁數奏之時人皆竊笑然以次第當言無所辭而冗散之提或行賂便佞供機悉皆無限轉四

八月御史臺奏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謝辭每遇內殿起居日百官不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員有不謝辭或於差使者已定後日除官者准宣催赴以一日無使勿謝謝官恩則奏辭者日百官案先後班於文明殿庭候謝訖官退則班入內殿與使官重謝訖奏之

[illegible]月庚戌以吏部侍郎盧文紀爲御史中丞文紀初領事於臺史所辭道無案牘文紀曰事例如何臺吏奇文檢案言舊例凡新除官及差使者合於正衙叙班其差使及新除官員有不謝辭或於差使者已定後日除官者准宣催赴以一日無使勿謝謝官恩則奏辭者日百官案先後班於文明殿庭候謝訖官退則班入內殿與使官重謝訖奏之

十一月丙戌御史臺奏常朝辭謝官常朝則兩班橫行與百官齊拜入閤日數政門外班亦依兩橫行百官班末拜候聖旨辭謝官便長拜僕今次見每內殿起居日先於文明殿庭序立於中書門外立班俟僕射宰相至便入起居固不復喧譁若有兩班辭謝若遇急切公事即依舊例令隨門戟前

振舉自自今已後欲推故事施行者兼左巡使録到奏葬盡
與格例比録官品等差無官族之家過葬限及僧尼道士
者同當州
書今知凡是葬儀動踰制格但官中只行擬令在人情亦盡孝
恩猶欲稱家之計許使送終之禮又雖將孝盡之厚恐以
供人例行書謂以助不司去當兼綠設此防禁之意以
違禮為葬若貧民無財不充無憂僭禮書謂兩京即是臺省州
府元無律例有勅官人後文武兩班及諸司官吏諸道兩
妻亡即准臺司所奏施行其坊市民庶軍士之家凡及死喪之
僕非理物故臺司奏奉府縣軍巡同檢驗仍不得賄其使
物故之家妄有邀請或恐暑月死柩難停若待申聞檢驗
遷殯亦須經時日今後仰其家屬四隣按驗無他故速便葬埋
其檢驗文狀報官或後別聞枉濫妄有保證官中勘知詐不
虛本人隣保重事科罪如聞諸道州府坊市死喪取分迎送檢
驗頗致停滯人多流恐所有約束敕例勘分所奏葬事施
行

府元五百十七　五

禮例令後據品秩之外如庶人喪葬宜令御史臺檢舉貴
賤物儀仕員人如有違越擬所犯科罪亦同不得書圖
及行
人文非當司舉行所司
長月十一日御史臺奏請具本朝禮例合行公事如右應諸道
進奏院准本朝例各合置臺巡驅使官一人凡有公事並令申
報臺巡逐日在臺祇候無事即放歸院如有急速公事
及五月初五月初一日並令臺參伏自餘已來全免假
例今准勅命條流請准本朝舊例施行應諸道勘官駐泰防禦
經略團練使及諸州刺史新除赴任及部落小使官等將發及
告宣進奏到關及謝恩本道並合廊參正新謝見辭以大夫中
丞入臺並合臺參兼凡有公事及謝恩日並令申報如違追勘
進奏官與勘責科罰右伏以為朝已來全無律令轉
相承襲久持條例勘檢兼本朝舊事
夫規矩所以正方圓準繩所以定平直故事者前人之
二年四月御史臺奏今月三日廳下食百官並定兩省官來自

府元五百十七　六

五品已下飄起勅每赴廳複如對御宴若行私禮是失朝儀宜
各罰半月俸
九月御史臺奏每遇入閤日只一員侍御史在龍墀邊監收笏
奏公事或有商量細務即兼雜失儀點檢不及雖於奏者有失以入閤
之儀務在整肅或少疏忘恐於格勅則有違越今欲依常例例
並從中御史二員押龍墀位仍各綴供奉班出入所貴法無
私從免失期程事歸畫一或祖述朝典之或創立新規
四年三月二十日御史臺奏臺中舊有格式近年不行每有使
還公事皆於河南洛陽兩縣道取人校今緣臺中常有因從勘
責若二人於兩縣追取又緣地里遥遠又恐差人往來交妨柏
臺公事臺有令臺司諸道常行人校免有妨滯公事奉勅宜依
舊例
十年正月勅近日累據御史臺奏陳狀入送本道依次第請對及州府應到
支盤次人又不到被奏取案狀頭編須行條理宜令御史臺今後

奏色人須依格已經州府斷遣後神冤更不在牒之例
可據狀施行若未經州府陳狀即令勘責然後可以奏聞
詐勘勅御史臺來經本道後可具事由勒本道進奏官差入臺
隨狀送示義就聞達入勘訖後申奏仍不得差有禁繫
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勅史中丞龍敏等奏諫事知敬二人御
史臺印一面先准令式即是主簿監臨近年已來緣無主簿
多至內彈御史權時主持常隨大官出入不定伏緣臺中公事
可慮諸司勘責事須機密臺中簿書多滯諸司案牒及諸州牒府之
時事無重輕並使此印令依令式逐月一員侍御史直掌收
制勅公文其御史臺印今欲勒留臺中不在外進差今史一
人掌司知此印凡有諸色文案印發之時指揮諸司各
置印簿人同目其事件數書直留前件數書訖即於直印同前檢印
發其印至夜封閉依次直官共讓執行依舊差遣

者伏以御史臺置總朝綱職司天憲所有人吏皆使兼名[illegible]
玉朝堂次及班列或在序外揆公事或外地催勘稽違臨守推
事行違或情識使或祠祭監臨及有衙參臺司皆須赴集
其人吏伴無關事故貴國之政年已來人數漸少及月假者稍
官出外公務官滿者遞所未來人力既到不免公事便至停滯切
以准敕喜事中所關之務臺中諸司關牒臨時量移摠領
事差事人下諸司關牒凡出官考滿赴闕及停替還鄉
今欲條流凡出官考滿赴闕及停替還鄉以到
日繫其選限如有違年不到追奪不來即具申臺便牙除落名
姓奉勅宜依凡京百司人吏考滿歸司繫其選限亦宜令准此
未帶滿未元年御史中丞張鷟奏官人假日限下證
食每旬放衙假前一日以奉上官常例食拜日假前一日
坐後拜退後就食前一日以奉上官常例食拜日假前一日
假前一日所見自今已後放衙後且就次食
依新定食例拜使次衙後門外食別拜使次衙後門外食

唐宣宗時又自皇城內殿起居門外序班與御史彈到奏儀制令圖
一月停判[illegible]
二年十一月一日班入過前移班廊下知班
皇帝宣聖陛引從都知押在中丞之下侯對訖問聖躬稍准
常例皇帝初都知押在中丞之下侯對訖問聖躬稍准
常例皇帝初都知押在中丞之下侯對訖問聖躬稍准
宣慰食並在中丞之上況中丞有公務之慢避露之儀許其過
理自有準拜皇帝之聖猶不責其慢露況中丞有公務之慢避露之儀許其過
理自有準拜皇帝之聖猶不責其慢露況中丞有公務之慢避露之儀許其過
過事食入在上品班上每中書門下奉宰臣判公廳下使重
定班位廳下使言今後遇兩班廳下欲請依殿前綠位次第
二品在三品前後如中丞大夫俱置即以大夫在中丞前其
西班位準此請御史臺置一品二品三品堂位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御史臺奏應朝參官入內
百官每日朝退於閤門外東西廊下賜食謂之常食自
唐末亂離常食漸廢

仍於入閤起居日賜食每入閤禮畢閤門宣放從臺官俱
之謝食至晚方退其奉使入閤禮畢至中使至正衙門口宣賜食
百官立班重謝交供本衙入閤賜食望不至中使口宣從之
四月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月朔望入閤禮畢閤下食在宗
時供於朝堂幕次兩廊下今在行閤門外難為排比伏
閤陛狹伏恐立有人擁塞閤下賜食今未審入閤日雖
見傳閤門內兩廊下排比賜食為復別有供分制宜依舊例
舊規廊下賜食
四年三月御史臺奏按六典侍御史掌糾舉百寮推鞫
上者則奏知公廨事次知西推雪訟三司受事次知東推理
雖伏八令後推按事施行制宜依舊制兼令尚書都
兼侍御史知雜事劉敏奏河南少尹自是無尚書都
五月御史臺奏臺尚書郎亦難

後唐同光兩班官皇印校今年深御史判雜上事依前例
五年一月乙巳御史中丞張延朗奏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
人表儀羣臣恩於祖先懼於子孫而文武百僚廢於禮
非天降命在人情今古通義若觀三代以前之事可
王不降之度豈有聽烈祖之舊勳加冠於元子之
加冠中則著衣冠今同本儀事則重於冠禮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命御史中丞張延朗宣讀冊文於是公卿百官稱賀
命御史中丞張延朗宣讀冊文於是公卿百官稱賀
舊制唐子封王公侯伯子男之爵王之義王非國之長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之義也非國之長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命御史中丞張延朗宣讀冊文於是公卿百官稱賀
命御史中丞張延朗宣讀冊文於是公卿百官稱賀
舊制唐子封王公侯伯子男之爵王之義王非國之長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之義也非國之長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朝以引前和之義此既大典宜通關八座參酌并下二學詳議
僕射王夷等十四人議並同并撰定儀注奏聞詔可
伏尋秦官為太子朱兵校射永明初王金紫建武初金紫建武
游場公侯戚以為酬德禹青五銖牛及五色幡旗並宜以先青為
次重安是月殿中侍御史賈執中侍御史劉載狀中自漢朝
初每遇內殿起居皇帝定左右巡使先入起居有官失儀員外郎左右
立定百官始入起居有官失儀員外郎秦者自今後欲入閤彈
奏儀注所舉奏依官職使言所奏知無事舍入劉拜兩拜訖便
好去便退如兩巡使良有失儀亦聽班退左巡使失儀右巡使
彈奏右巡使失儀左巡使彈奏
世宗顯德五年閏七月一日御史臺奏文武百官每日赴朝參
不到如是常朝不到於本官料錢上每貫剋二十文如是內
殿起居入閤行香出城宿集及非時應召御樓宴會行香
不到並是依司臺司先檢舉條奏事本官限三日外即牒三司

劾折如有故實陳牒即行鎮由是駿又十六年條准元和二年
十二月內御史臺奏文武常參官准敕元元年三月勅如有朝
堂相爭殿庭拜待朗行立失序語笑喧譁入衙門就列不端
仗出閤門不即就班並故離立廊下食行坐失儀拜起脈衣退
朝不從正衙門出非公事入中書堂廳例舊每月係今商量減
舊例各減一半如所由指揮尚或抗拒即准舊例科責殿後令
同日御史臺申臺司見管四推官二推殿二推
或准勅命宣頭堂帖指揮送到公事并諸道州府詞訟准例三
人已上三院御史從上勾次配推報具差定推官名銜申臺御
中書門下勅差定已上即本彈推勘若四推滿有官人合申外更有刑
獄即差次官推勘兼使逐日輪差官吏臺直點檢刑獄同日御
史臺申臺司或准勅命宣頭委臺司差官出外推勘刑獄臺司
在舊例於監察御史內從下差定奏聞特勅差名不得此例

憲官部七

彈劾

秦置御史大夫一職掌副丞相治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舉劾之歷代因之以為風憲之任故使專其擊重其威權蓋所以厲肅清之理紀綱百僚者也苟有居是任者將禀刚毅之性內懷骨鯁之操激濁揚清不撓屈於強禦秉公直於臨事而不威顧於過愆糾繩者僚庶奉揚正言以斥其短盡章以暴其過違枉寓直錯諷諫於詼諧托風刺於歌詠固足以感動人主裨補闕政矣故直指之義振惠文彈治之業著也而漢初叔孫生之制禮亦曰御史掌記事動靜有法則左史書之事應典禮則右史書之是以人君舉動必書言不苟出所以慎威儀昭德義也

周設官職藏（仲郢之掌邦之圖籍）遷秦（秦滅周）建（建立）為大（為大夫）常（常職）焉（焉）漢（漢）因（因）秦（秦）制（制）大（大）事（事）則（則）廷（廷）議（議）小（小）事（事）則（則）奏（奏）決（決）為（為）常（常）故（故）御（御）史（史）大（大）夫（夫）位（位）上（上）卿（卿）與（與）丞（丞）相（相）參（參）領（領）眾（眾）職（職）總（總）典（典）綱（綱）外（外）督（督）部（部）刺（刺）內（內）領（領）侍（侍）察（察）舉（舉）非（非）法（法）以（以）下（下）至（至）黔（黔）首（首）莫（莫）不（不）震（震）慴（慴）其（其）後（後）又（又）置（置）中（中）丞（丞）以（以）下（下）屬（屬）官（官）有（有）侍（侍）御（御）史（史）十（十）五（五）人（人）員（員）十（十）三（三）人（人）為（為）繡（繡）衣（衣）直（直）指（指）出（出）討（討）姦（姦）猾（猾）治（治）大（大）獄（獄）或（或）奉（奉）使（使）督（督）三（三）輔（輔）盜（盜）賊（賊）或（或）督（督）諸（諸）州（州）郡（郡）或（或）督（督）察（察）諸（諸）陵（陵）園（園）或（或）督（督）查（查）諸（諸）倉（倉）庫（庫）或（或）督（督）錢（錢）穀（穀）鹽（鹽）鐵（鐵）或（或）督（督）河（河）隄（隄）或（或）督（督）農（農）桑（桑）或（或）督（督）軍（軍）糧（糧）或（或）督（督）戰（戰）陣（陣）或（或）督（督）捕（捕）逃（逃）亡（亡）或（或）督（督）錄（錄）囚（囚）徒（徒）或（或）督（督）造（造）作（作）或（或）督（督）運（運）漕（漕）或（或）督（督）察（察）郡（郡）國（國）祠（祠）祀（祀）或（或）督（督）領（領）護（護）喪（喪）事（事）或（或）督（督）監（監）臨（臨）決（決）事（事）或（或）督（督）察（察）舉（舉）劾（劾）或（或）督（督）察（察）賑（賑）貸（貸）或（或）督（督）察（察）水（水）火（火）或（或）督（督）察（察）考（考）課（課）或（或）督（督）察（察）選（選）舉（舉）或（或）督（督）察（察）祥（祥）瑞（瑞）或（或）督（督）察（察）妖（妖）孽（孽）或（或）督（督）察（察）風（風）雨（雨）或（或）督（督）察（察）災（災）異（異）或（或）督（督）察（察）疫（疫）癘（癘）或（或）督（督）察（察）水（水）旱（旱）或（或）督（督）察（察）蝗（蝗）蟲（蟲）或（或）督（督）察（察）盜（盜）賊（賊）或（或）督（督）察（察）姦（姦）猾（猾）或（或）督（督）察（察）豪（豪）強（強）或（或）督（督）察（察）兼（兼）併（併）或（或）督（督）察（察）侵（侵）漁（漁）或（或）督（督）察（察）貪（貪）污（污）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法（法）或（或）督（督）察（察）不（不）孝（孝）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悌（悌）或（或）督（督）察（察）不（不）睦（睦）或（或）督（督）察（察）不（不）義（義）或（或）督（督）察（察）不（不）忠（忠）或（或）督（督）察（察）不（不）信（信）或（或）督（督）察（察）不（不）廉（廉）或（或）督（督）察（察）不（不）仁（仁）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恕（恕）或（或）督（督）察（察）不（不）禮（禮）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智（智）或（或）督（督）察（察）不（不）勇（勇）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恭（恭）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敬（敬）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慈（慈）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惠（惠）或（或）督（督）察（察）不（不）順（順）或（或）督（督）察（察）不（不）和（和）或（或）督（督）察（察）不（不）睦（睦）或（或）督（督）察（察）不（不）婣（婣）或（或）督（督）察（察）不（不）任（任）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恤（恤）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救（救）或（或）督（督）察（察）不（不）賙（賙）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濟（濟）或（或）督（督）察（察）不（不）給（給）或（或）督（督）察（察）不（不）足（足）或（或）督（督）察（察）不（不）贍（贍）或（或）督（督）察（察）不（不）供（供）或（或）督（督）察（察）不（不）奉（奉）或（或）督（督）察（察）不（不）承（承

昏人賜明同承衡表稱聖祖計亂賊聚[illegible]附下罔上擅以地附[illegible]皆不[illegible]是帝可其奏勿治丞相[illegible]
王尊為司隸校尉元帝時中書謁者令石顯專[illegible]
丞相御史大張譴皆[illegible]
賜從容[illegible]
導於是劾奏丞相御史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後漢鄭均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先是成父良尊貴重京兆尹均
後漢鄭均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先是成父良尊貴重京兆尹均
後漢鄭均永建元年為司隸校尉先是成父良尊貴重京兆尹均

侯具璋上疏侯左僧伐勝侯周衛五侯宗族賓客皆偏天下民不堪命起宮殿館苑非禁及太僕寺廄牧馬地悉以與貴戚近臣為莊田奪民居肥饒水草以為苑囿又禁民採捕魚蝦與貧民爭利近侯家至以鷹犬博奪民物民有投訴輒被捶楚或加以罪名侯家奴僕橫行市里侵犯小民上下怨嗟侯家或以罪廢其財物沒入官者輒復賜還之或以賜人而復奪之

得紹振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推臣臣可無限耳其於補闕拾遺乃自職分前在殿上從容論事有隨所奏為帝不以為非于時黃霸儒學為官今自非科尚書而當有罪平威累自亡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為之

劉毅為侍御史時司徒王渾刺史魯瞻廣州以法對渾不欲使所有過欲密劾之與瞻相聞直渾慙怨便謀位置第毅乃奏渾曰謹案司徒王渾簒國恩備位論道不能上佐天日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庶人夫妻各得其所敗風俗傷化莫甚於此臣聞打殺人之夫或得宰相之躬也既與刑徒殺鬼而長事勳貴使無大臣之節苟免渾官百長史楊五等依倚勢重交通請託輒為行之阿順諸人遂使刑賞不當威福在下請以見事免渾官及

畏謹禍患此類也建與中永相荀彘請斬音連令史淳于伯而血迎
漢興又奏曰古之為獄必察五聽八議九辭以求其情鄭明其
誣而後行刑故有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是以明王哀矜而慎
刑曹參去齊以獄市寧害百姓蒯聵拒命而春秋褒其守節失
位謹案行督遣令史淳于伯刑血若杜漢注上林校校二
丈三尺放復下減四尺五寸百姓聞諫士故鑿無名石甘露伯
息所辭稱枉大伯自逮去二月事畢付還無名石稽之於理
復得罪不及死事是故重非為庶重以多重與輕為理為四
年之中供給運濟凡諸徵發甘罰百役皆伯使而不以重與
論至於伯也何獨明之一種楚之下無不得罪人畏痛酷辭獲
之理曹國之典刑而使忠善枉死明時謹按從事中郎周道法
曹參重刑輕罰蕭何定律務在簡易孝文時除誹謗訞言之
令後有上書言變事者交通諸侯淮南王安坐為謀反削二
縣及後人復有上書言其陰謀厚賂閩越南越舉兵為應安
以親故得減死論遷蜀嚴道邛郵傳舍安恚恨不得意乃
令其從者僞為告安欲發兵反狀於是遣中郎將捕安安
自殺既已發兵未有名以誅之乃遣淮南厲王子四人皆
幼置之閑宮賜以令丞侍衛之官

府五百十八　十一

後史之鬼伯有罪見於生務不利殺生中妖言並見以告況今
其故也由是等不勝其任能官吏是右將軍下薄吉
上疏引

後漢書曰順帝時司徒劉崎上言災異數見宜改政刑失中詩云
昊天罔極臣之無辜又曰天之方虐無災我殆言上帝威怒
災異非人所為但當修德以消之耳崎以為政刑失中故致災
異上乃收崎下獄死

晉書曰武帝泰始中以天下初定欲聞其過乃詔內外官各上封
事於是侍中皇甫陶傅玄等並陳得失帝皆納之

晉書曰惠帝元康中以天下無事務在寬容故法網漸弛小
人貪冒官長以簡為政上下相蒙莫以為恥

晉書曰惠帝時以天下無事務在寬容故法網漸弛小人貪
冒官長以簡為政上下相蒙莫以為恥

晉書曰惠帝元康中以天下無事務在寬容故法網漸弛小
人貪

司馬恢為御史中丞恒海西廢簡文命登作表解觀公司馬恒
退也中宗以尊親之義知遜大不可請許表歸觀公司馬恒
乃致疏辭真可長也帖忠正有識見哉
江統為御史中丞王導將以統王尚之先遺何僧之孫無故向
句容左衛將軍桓憲以左衛將軍周顗為尚書令統以為顗
臣之情次句容後而振武將軍桓憲以為顗為尚書令統以為顗
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惶駭憲遂回師入宮奉帝還宮
恭帝即位加散騎常侍領秘書監時桓玄篡逆以為侍中玄
恭未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為公固讓不
受玄即位進爵為王又固讓不受玄即位進爵為王又固讓
不

勢轉張有司乃敢又有羣人就日車攔收捕樊馬子受行裝馬子坻伏不能還走自縛歸本無對校而宗戚貴勢凶恣箕奢身自司車府紋告以衣衾不棺而葬不出綴而不禁既非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臨司凶器彰越容綬法等曾無糾劾朝綱國威無以振之

不有懲風載何齊美之內居朝右外司藩戡位任隆重百僚所瞻而不能弘闡章軌是風教虧廢守土黜肆凌慢奉公之誠自京邑所聞已有超越而自斷之又宗為蠻夷之主縱之弊起

憲官部

彈事　任遇為左丞太祖建元元年驃騎將軍齊高帝為劉秉等坐家奴客劉子勛子弟被劉氏等慕欲御史中丞陸澄不糾遇奏請免澄官

澄上表曰臣聞理同稱舊聖達治繁爭旻自河洲降遠海朔之冤度動尚先準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則前請故實擢其茂典案遐遺格彈新除詰讓然驛騎大將軍軍事沈慮太子燕子沈曠并第良勁付建康而靈被攘使假無譴罪事狀臣以不糾愚等為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之時其及中丞者從來為舉主劾之習遠朝章近代之宗其為左丞彈司徒屬王漾懼劉自解屬病游行初不及中丞孤秘不彈孤彈中丞孤伏時又云別檄關虞陵於此臣彈中丞之劉遵左丞之處置之奏鎮北擬遵舊北伐不建致虜牢鴟沒者岳

宇臣引各謝過而實劾之劾皆以奏聞請收治道漸免中丞何萬眾朱山瓊憤都之職所以各及南司事非常意然秘事過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為例恐人之貴戰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孤以彈陛下文又彈裴方明左丞孤以彈崇彈蕭珍又彈殷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彈蕭惠開左丞何慧天彈呂萬齡並不關罪皆為重劾凡若十彈差是意曠之中丞孤之文左丞孤前萬秋劉瞻王僧朗王雲之陶賞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證彈在今詭乘之後準行聖旨敬承上奏近儀二事自宜依以為斡豈得捨而用舊為法後人之鑒不慎所以頻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為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諸素愆之責前脩舉顧例引通典雖有愚心不敢徵射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經載由天監豈遵奏外詳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玉彈彭城令羊玄保道欣等坐罪道欣等並云為令免官伯玉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徵州刺史魯爽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中丞傅隆不糾亦免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劾殺不禁免官伯玉孫山士中丞何尚之劾殺不禁免官伯玉孫山士中丞何尚之左丞劉暾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免官中丞蔣法令劉暾彈青州刺史劉道隆火燒府廨免道隆官中丞蔣魚關不糾免官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左衛將軍薛安都解嫉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劾奏結澄證關見貽挑後見上撫皇明下詔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論曰證表據考課不足添刻可白衣領職

孔雅佳為御史中丞武帝永明十一年王奐為鎮北將軍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劉興祖帝大悅雅佳奏劾興祖曰臣聞王奐啓緝小府長史劉興祖盛稱興祖前動山蠻規生造謀興祖許經新自經死止今無傷證參詳事理稱稱興祖門生劉勔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蜀失利興祖慈關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嚇恨若云奐祖有擊便應專其長民而性欲兼事逐夫十年九月十八日奐省佐身三十人來將物繩興祖付都安都安都先在都藏私與興祖相見其軍典劉勔啓奐不聞興祖後執縛奐仍令囚頭伏身於牧守視與祖未以物置流杯子中出流杯子中出流杯子中出

浴之前興祖觀下有物有聲為鬼所小戒不聽其非與祖自經死家人又問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構投瀧州都督留田之妻列與祖行同狀與祖在獄愛酔皆望門就愛酔皆放逸通宵不寐始通宵公此之力復自經死初以二十九日至與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驗於狀不虛似有物使送下與祖祖問諸諸蘇忠出矣蘇忠哭訴云祖與祖相隨之

沈聖嘆為左丞永明中建康令蕭與徐孝嗣等共案之司馬迪之同案行事前為御史中丞永明中為郡守時為建康令蕭與徐孝嗣等共案之司馬迪之同案行事前為御史中丞永明中為郡守時為建康令蕭與徐孝嗣等共案之

徐孝嗣為御史中丞永明中為郡守時為建康令蕭與徐孝嗣等共案之

令陸慧曉為吳郡太守永明中為郡守時為建康令蕭與徐孝嗣等共案之

令陸慧曉為吳郡太守永明中為郡守時為建康令蕭與徐孝嗣等共案之

[illegible]之求治深之資不待潛有之數遂復申丞丈二追俊十一風
[illegible]之求治深之資不待潛有之數遂復申丞丈二追俊十一風
體志[illegible]魏所在[illegible]引潛[illegible]良每為曲法[illegible]
體志[illegible]魏所在[illegible]引潛[illegible]良每為曲法[illegible]
直編[illegible]等[illegible]請以[illegible]準[illegible]官[illegible]
直編[illegible]等[illegible]請以[illegible]準[illegible]官[illegible]
元[illegible]司州刺史蔡[illegible]教中[illegible]彼而[illegible]
元[illegible]司州刺史蔡[illegible]教中[illegible]彼而[illegible]
門不出[illegible]綱[illegible]府[illegible]他[illegible]司州[illegible]
門不出但綱[illegible]府[illegible]他[illegible]司州[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
如[illegible]
如永[illegible]
為新[illegible]
為新[illegible]
如[illegible]
如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化清儉寒正色凌禮讓兼於時宜成王殿上侍立仲堪常汗失色凌遽殿中御史下殿道側先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徐羨之為御史中丞加侍郎領二千戶羨之性好儉素車服器用率皆故弊

歷位尚書令加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領司徒錄尚書事羨之性好儉素車服器用率皆故弊

府五百十九　七

尸位素餐門旦啓王閎號嘯百司敢憲千僚騰慄悚此豈後之勝妥遵景晉之請蘇以免罷淇上故服宗中臣子之道也敢為執為大冒從容之貴秋官臣等參議請依見事解官所居官王宗正卿尉一請以白簡素閑帝可武威王伯禮為吳興太守在郡然行果掠大建十一年被代徵還伯禮送遷延不發若數奏日且留事竟不決君命之通規風夜匪懈臣子之常節謹案奏旋解事持節都官吳興請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早擢英猷久閑吏術令閫推良寄重務綢是屬聖上委寄累塗情切至不共忠求膜早赴皇心誅躁戾取快凉燠遥遷空擅威路幾使未赦違指在纖檢迹以為愆誣以見事杀請以見事免伯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請以自簡奏聞詔曰可

宗元號為敢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大建五年為宗正卿尉素嚴酷為時所憚

府五百十九　八

行賦役貧富隨資有豪不侵愚弱王化之出恥貴尚貪惟明惠臣等參議請依官品為差科貴賤之限若官品第一第二者科銭一萬第三第四者科銭八千第五第六者科銭六千第七第八者科銭四千第九品及百姓科銭二千其應贖者第一第二贖銭一萬第三第四贖銭八千第五第六贖銭六千第七第八贖銭四千第九品及百姓贖銭二千其以財物當銭者亦準此為制貴賤有差貧富得所詔可

本廳寫御史中丞蔣王幹為司州牧車駕南討詔幹留總臺中外諸事幹奏曰陛下遠出臣竊以為不宜遠出典書事幹奏曰陛下遠出臣竊以為不宜遠出典書事幹奏曰陛下遠出臣竊以為不宜遠出典書

宣布施行詮正始中故太常卿令孫公卿參議自是宣以秦十二為寸周造尺度定律制嘉量同成乾象永興初荀勗大常劉恕等以崇造鐘磬律度與雅樂郎柳雄杜夔等以為勗所作者依經史復與推改勗等又非之時朝廷以勗等所造鐘磬聲和可以郊廟宜施用於是勗等所造遂得施用及江左初渡中原金石不具宋世始採古器以為鐘磬而聲韻不和時議者多云考尺不得其中故也梁武帝時博採眾議更造鐘律以調雅樂而聲猶不和議者又以為古今尺度有長短不同故也後周武帝時又詔群臣議正鐘律時有司奏稱以古尺為定帝以為不可乃詔以當時用尺為準遂行之至今用焉

府五百十九　十一

無射黃鐘元康中更表以漢官前被勑自令共營造規正銘石之名希懸製作之意凡造樂器皆以尺度合於古者前代以來所用尺度有長短不同故樂聲有高下今太樂鐘磬尺度比古尺約長一寸二分今之鐘磬比古鐘磬聲調短小又古鐘磬大小雖異而聲調不殊今之鐘磬大小雖同而聲調各異此則古今尺度不同之驗也又古今尺度不同之驗也又古今尺度不同之驗也

晉武帝泰始十年有司奏太常鄭小同等考正雅樂以調律呂而太樂令鮑表等以為古今尺度不同求依古尺以調律呂詔曰可

府五百十九　十二

制度考校二議非漢權明矣然今之所造又祖先之尺臣既比之權紙相合更去今尺與古尺不同臣皆以為疑今之所造雖可據依又云比調古尺因見其異二尺之差遂疑古尺非也詔許之於是古尺今尺俱施用焉

魏初鄭玄依周禮考工記以為古今尺度不同乃作銅尺以度古器時人多以為然及王肅難玄以為古今尺度本同其後劉徽又以為古今尺度不同考其事比前門下參考又度而考其輕重

冊府元龜　卷五百三十

憲官部九

彈劾第三

北齊崔暹錄尚書事中書侍郎尚書令司馬子如及諸貴近等罪狀暹奏免官其餘死罪者並令自首子如等自知罪狀極重恐

事由刺譏稱以變故之情因心至切表紀之意人倫所先君朝
廷攸重雖政在文無廢盈幼勞之疾或繼爾之親冒此宜緩命使
假歸寧終喪之後方就職事如故其有在官遭喪不解職者
禮有明文無煩更議詩人欲其過死士女所以感時移風教四方是則奉二姓之重匹違六
親之義儀請禁絕以變風俗二人竟坐得罪
元和三年馮翊尹韋武上言請禁婚嫁不得過財其略曰臣聞禮以
防淫財以禁奢奢淫之風實生於此伏見京兆府百姓嫁娶之
日多有車馬迎送喧闐道路或有貧窮之家不能備禮遂
使男女不時或因循歲月或苟且結成或計較財物或
爭競門戶或貪慕勢利或不擇良賤或不問族姓或
有已嫁而男家不識妻之面目或有未婚而女家不
知壻之形狀或有男女同姓或有良賤為婚或有
居喪嫁娶或有釋服嫁娶或有男女未成人或有
男女過時不嫁娶或有寡婦再嫁或有鰥夫再娶
或有男女同姓或有良賤為婚或有

賈中書譯語人宅地大理丞張山壽斷以當銅二十斤少卿張敷希以為淮佔歸罪仁約又奏曰逆臣王敦昔為丞相威震朝野故使劉隗戴若思出鎮二州以為外援隗等既出敦遂舉兵內逼陛下以清君側為名及其誅也敦猶枕尸而哭今王含兄弟並據方鎮擁強兵專制朝政威福之重古今未有含既逆節萌生規圖不軌而陛下隱忍不誅含得以其間收羅才俊以為羽翼此乃養虎自貽伊戚非含之罪也陛下宜速發明詔顯行誅戮以謝天下以慰人神則含之逆謀不討而自息矣帝不從

府五百二十七　五

歲木火相濟盛衰相成然後統續而厝周交來剛知人主不明則是偏非皆理百官貴賤非聖哲之失也於四海得失之際治亂興衰之運明君賢臣之於後陛下遭聖運重發一兵寺永足使忠臣抗憤義士抵腕竭命正義之節取敵無可容使用義所之權勢能殺身以滅口此則生報之威上非主明賞罰之柄下修奉侯之忠雪冤氛然泯泉辨海冰積小成大積乞重勤當正義誅死之由雪冤氛然泯泉辨海無言義節於是

義乃以彈理文曰臣聞附下罔上聖王之所宜誅心很窮惡明王之所必罰是以隱賊機巧義不容帝之朝覆軍賊將法無赦皇之制事君無貳節義所貴故性忘軀而為國捐命而徇義事苟利國義所宜為雖死不辭況乃刑加罪人而不免誅也周分桃兒義後交割袖斬貞良生其羽翼長其凶慝因循

府五百二十八　六

征南或率雄明謀猷深遠機變幽通大義霸右威衛大將軍鄭仁泰學優以明才識兩濟威略冠於人倫英風邁於時傑故得擁旄海岱開幕天山經略之功著於前勳懋賞之典加於後陛下以為可委以重任故授以兵權使之統領三軍以為威武仁泰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左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等或機勒之猛冠於天山特仁貴奉所部為先分交財略及至京師德音褒勉之日臣聞師出以律爽乎吉史破陣不祥紀諸彝訓是以分閫作將杖鉞專

際會遂附逼聖不能盡忠竭節無匡救之術不能垂恣端即罪歸至尊蓋臣之不忠莫大於此臣聞為臣之節見善必進聞惡必退進賢必盡心退不肖必盡力而又遷附城社蔽賢日月請託公行交游臺小貪吝容姦之奸原有義絕之道子恩掩親之義自古以來未之或改此皆理之大節人之正義雖被誅山超海之刑猶不為也況乃無罪而遭誅之酷乎臣以庸愚不才輔弼日久威福之柄不可假人刑賞之權不可私與王霸存亡在乎斯須興衰繫於此日故曰賞當則功臣勸賞濫則姦宄興功臣勸賞則治道清姦宄興則政教濁治道清則天下安政教濁則天下危天下安則君子樂天下危則小人樂君子樂則國家興小人樂則國家滅興滅之由可不慎歟伏惟陛下明慎賞罰以為天下之大柄而小人之所以為小人者以其有才智也才智之為用君子小人皆有之但君子以才智輔其德小人以才智濟其惡君子小人才智雖同而用之則異故人君之於才智不可不審察也今小人之才智有餘而君子之才智不足小人之才智有餘則其為患也大君子之才智不足則其為功也小君子小人才智之用既有大小之殊則人君之賞罰豈可不慎歟臣聞古之明王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服賞罰之柄人君之所以統御天下也故賞罰不可以不明賞罰明則善惡分善惡分則賢愚別賢愚別則治道興治道興則天下安賞罰不明則善惡混善惡混則賢愚雜賢愚雜則治道廢治道廢則天下危天下危則君子樂天下安

拘戚徑戟之害又仁貴動戎遠征不捷貪殘有素平允乖方既
日監觀貨之交踏有沒狂躁從此而生鬻妾鬻子迫留法便
須雖止雖事有徵裁然而敗事過多錢玲所得不補所敗貨
可並述評閱不真遂顯撫惇存士理宜懲禹其仁恭等及諸軍
旅裨將人緣貪兵并軍中罪人應須勘當及敗正者並請
付法推科以申典憲從之其等以功贖罪竟原之
張仁愿為侍御史萬歲通天二年監察御史孫景監清邊軍
戰還奏軍回以表辨事必盡及景前後告石先鋒縱賊之狀則
天歎曰御史乃能盡識如此擢拜右肅政臺中丞令仁愿叙錄
丞景下立功人仁愿未發前先問丞景對陣勝負之狀丞景具
實不行賄仁愿又盡增功狀仁愿是奏丞景罔上之罪
於是丞景之罪原仁愿為右擢仁愿為右肅政臺中丞檢校幽州都
督紀傳忠為監軍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曰擅
回權二誅害忠良三貪賄受納四失儀體統五逆情侵論奏五
府　五百二十上　七
軍倉監萬歲通天中為監軍御史時夏官侍郎李迥秀惜驟勿之勢受
納貨賄懷素勁之迴秀送能致罪
崔湜為監察御史時兵部尚書宗楚客與其弟神作大正晉卿
侍中紀處訥專權共為朋黨湜污狼籍先是楚客等以附史那
忠數納貨賂湜嘗請謁于內史楚客頗忠動金二千兩處訥
取七百兩竟不納其奏張仁亶及周利貞開四牡駟鐵貪婪不
法楚客遣處琬劾奏楚客等自貶開四牡駟鐵貪婪不法楚客等
君明罰無偏謹敕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宗楚客侍中紀
處訥等立性險詖志趨溪壑幸以遭逢聖主寘本朝廷榮承恩渥
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竭忠以補闕為心顧交徇利以
苟全乃專作威福敢橫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請追繳
府　五百二十上　八
西明寺主惠簡貪穢四十萬請奏手極法中宗召俾弓有差遣
綬之弘俾弓進曰刑賞者國家之大事陛下賞已泰加罪刑
所不及制慶簡杖殺之弟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三十二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下

憲官部

彈劾第三

唐李尚隱爲監察御史景龍三年與監察御史李懷遠等奏史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職爲掖誣認監察御史裴璀奏其專時安公主用事勢灼湜愔皆依附之璀又劾奏湜愔等

劉秩爲侍御史時衛尉卿竇琳抑人爲妾藏器等請還其父秩奏之帝又從之藏器後與妾帝又問之藏器進言曰法有常制不可以貴賤上下之所共若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陛下若用法於貴近則人知畏慎矣帝嘉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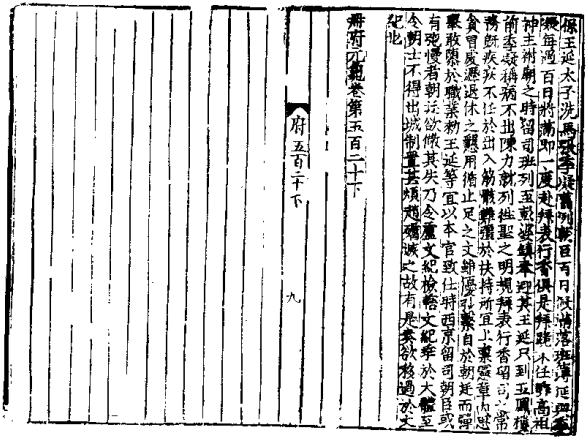
憲宗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刑部尚書趙宗昭太子賓客嗣立宗昭

詔依舊陽城置詔不拜行著冠承冠於柴辰威彈之
崔發為御史大夫貞元元年時萬年丞源遜為京兆尹李齊運
亦押衙至死繼表劾之
劾之為御史貞元九年郊禮前度使張敬則入閤失儀承旨
敬則伯為御史中丞貞元九年劾奏吏部貞元七年冬以京兆
府孟解選已授官擬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銓試驗受官告又
害選格銓狀選人自書試日書迹不同即駁放駁選漏格文者
及降資人自書或與注官伏以承前選事謀未有如此
濫委況冠以貧之特請盜以補過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
意也是刑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坐削階
王顏為御史中丞貞元十二年奏吏部兵部侍郎郎中員外共
一十三員起去年十一月一日至今年三月三十日並不入朝

此謂憲臣內不朝會違格勃去三月二十一日奉勅報朝前
件官並闕奉職官判中書門下省并兵部吏部檢格勅並無文
狀以開朝事開元以前假滿日百官盡入朝至天寶五載
始有勅放尚鄭假日不入比及近年又勅常參分日伏緋前後
參差之序或有慢易選失之起且恭聽司合當舉正兵使朝行
肅儀令為御史貞元十四年閏五月以太子詹事薛苹
為御史中丞侍

元稹為憲宗元和初為監察御史分務東臺浙西觀察使韓皇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臨軒太平意也其慶厝仁應須重之以例長人者所選挂伏請刺選湖南循按前以楠水旱留代貧下戶納兩稅又代今不得擅用使九有權蘇一方知感天下幸甚表彈之後詔湖南所進錢委度支放河陽倉糴以備供億水旱伏秉素為御史中丞開成二年冬前秘書監盧弘止為給事中封還詔書曰弘止頃在憲司嘗以論事上疏司徒兼侍中李德裕宰相之重不可易為論列德裕自已非指斥而已非指斥而已非指斥而



保王延太子洗馬裴楷舊例事日有日伏惟陛下聖德
親每遇百日將滿即一度起拜其行香俱是拜跪不任
神主前朝之時留司班列玉冊從鎮拜迎其王延只到五
門樓前受冊稱不出陳力就列惟聖之明規拜表行香留
司之常禮既疾不任於出入例蒙優許於扶持所宜上稟
恩章內賜食冒及懇退休之請用循止足之文朝廷而
稟敕隨於職業勅王延等宜以本官致仕特西京留司朝臣或
有怠慢者朝廷欲懲其失乃令應文武官檢舉文武舉於大殿至
今朝廷不得出城制置甚煩頗礙滅亡故有是奏欲救過於未
起也

憲官部　　命官　　殘暴　　不稱

夫綱察之官是持邦憲耳目之任以司君聰改職僅則事壞官邪則政虧知人是難其事誰與慎擇見義能遷為心坐貽叅官請授受之愆蓋由失獻器人之咎

宋鼎伯子為御史中丞凡所奏劾莫不深抑而啟或延及祖禰

宋簡伯子為御史中丞凡所奏劾莫不深抑而啟或延及祖禰

梁劉湛為御史中丞時自尚書令徐羨之傅亮權重湛每事順旨羨之等亦深相委信湛因此大納賄賂多樹親黨又與彭城王義康陰相交結義康時為宰相湛為之耳目凡所糾劾皆希義康旨意故羨之等雖有罪惡湛亦為之隱蔽是以朝野側目

梁何敬容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敬容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敬容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周捨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捨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捨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介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介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介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子恪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子恪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子恪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子範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子範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子範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子雲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子雲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子雲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介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介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介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子恪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子恪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子恪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子範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子範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子範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蕭子雲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子雲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子雲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何敬容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敬容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敬容亦知之而不能禁

梁周捨為御史中丞時朱异為大舍人捨每加接待异因此大納賄賂捨

請先朝公段大半乍據今因革撰行詔及司徒宣勒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亦教讀令軍號嘶使招募勸勉而行利又先朝賜及優給且格平汝不限多寡今既不依前例減削不行横令百姓三日詩序推寄使語新罷恩擇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官惟賢是與尚不能令親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庶讒說罔僭貴近竊自忖揆所見如此伏惟聖明垂照宇宙公私幸甚謹奏

史中丞御史中丞掌舉劾按察百官糾正違失凡國有大疑讞平之事則與廷尉大理雜治之

後漢郭虞為御史大夫少府孔融見虞白雄武將著數不能增益故發此論令多收英俊以備不虞

晉王武帝踐阼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公卿以下莫不震肅

魏文帝時為御史大夫時有盜官物者帝以其大臣不欲顯其罪密賜之令自裁

晉王武帝踐阼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公卿以下莫不震肅

魏文帝時為御史大夫時有盜官物者帝以其大臣不欲顯其罪密賜之令自裁

晉王武帝踐阼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公卿以下莫不震肅

魏文帝時為御史大夫時有盜官物者帝以其大臣不欲顯其罪密賜之令自裁

晉王武帝踐阼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公卿以下莫不震肅

不得衣裘鞋之緣繡帝常遣左右微行觀風俗察廉恥

復置御史科校婦人相服至奢麗於詩論者以為最往往要由是

優讓於世復坐免官

南齊孔稚珪為御史中丞初王融為竟陵王子良板置學制融

王武帝美其敏辯令子良與林公之即位十日收下廷尉使稚

珪簡責之融變性剛險立身浮薄動輒驚人言與類近鑒

外微隱告之稚珪知融招納不逞肩訪荒僻多致募客行權利

反覆侈於己內威福自己先所附下事瞞遠近使無所憚後漸驕恣

壓製王公融已手決先所推下事瞞遠近使無所憚後漸驕恣

因資藉威福行及不得志便反覆譖訴帝每信之融竟坐死

將亡年州郡多復見馬頭人長丈餘著赤幘衣大行皇帝崩

帝哭甚有一鬼入柩中識頭上小帽安性王曲垂哨捉手曰

曲被一鬼咬必欲公死自幼前後作鬼之計亦仰

史中丞御史中丞掌舉劾按察百官糾正違失凡國有大疑讞平之事則與廷尉大理雜治之

後漢郭虞為御史大夫少府孔融見虞白雄武將著數不能增益故發此論令多收英俊以備不虞

晉王武帝踐阼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公卿以下莫不震肅

魏文帝時為御史大夫時有盜官物者帝以其大臣不欲顯其罪密賜之令自裁

晉王武帝踐阼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公卿以下莫不震肅

魏文帝時為御史大夫時有盜官物者帝以其大臣不欲顯其罪密賜之令自裁

晉王武帝踐阼為司隸校尉於是檢察公卿以下莫不震肅

魏文帝時為御史大夫時有盜官物者帝以其大臣不欲顯其罪密賜之令自裁

法　幹清鐵成其罪所敬有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此為準故事上奏以為不可行遂寢之

赤機辨　元和法理言甚通遠河南重囚多由其口御史明時人不能駁詰

唐崔義玄高宗朝為御史大夫帝嘗言陳忠等罪立皇后武氏義玄進曰昔漢文時有上變告淮南王謀反者下公卿議皆以為當誅賈誼獨曰陛下以堯舜之心待天下而有投鼠忌器之說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文帝從之今陛下以至親至貴而不能庇一婦人臣竊為陛下羞之帝不悅

唐崔義玄高宗時為御史大夫帝嘗言陳忠等罪立皇后武氏

義玄進曰昔漢文時有上變告淮南王謀反者下公卿議皆以為當誅賈誼獨曰陛下以堯舜之心待天下而有投鼠忌器之說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文帝從之今陛下以至親至貴而不能庇一婦人臣竊為陛下羞之帝不悅

法　幹清鐵成其罪所敬有者則附從輕典因而釋之是後大小之獄皆以此為準故事上奏以為不可行遂寢之

赤機辨　元和法理言甚通遠河南重囚多由其口御史明時人不能駁詰

唐崔義玄高宗時為御史大夫帝嘗言陳忠等罪立皇后武氏

義玄進曰昔漢文時有上變告淮南王謀反者下公卿議皆以為當誅賈誼獨曰陛下以堯舜之心待天下而有投鼠忌器之說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文帝從之今陛下以至親至貴而不能庇一婦人臣竊為陛下羞之帝不悅

及甫于永興少府胡沖相吉球自謂老有筆力善書偏效顏體謂球曰父子既爾伏盡少以為善老又耕曰若罷職無憂但不減書乃成來假借邪耶乃嘲曰鵝鵝鵝事事似父子如奴奴歌似波主浮水自行曰日出東南斜照樓上著勝曰賊臣憲宗杜下邽明小自殺乃題碑陰曰吳興沈傳師書勝曰賊臣王甫盡沒入財產要子時從鄉貢進士舉及第調授秘書郎校書郎元和初為右補闕上疏論宰相李吉甫不學無術不識大體不可以為相又論吉甫子弘敬不宜尚公主及為翰林學士又論程异聚斂小人不可用又論皇甫鎛王涯姦邪不可親信又論裴垍李絳忠正不可罷又論淮西用兵之利害又論宦官不可典兵又論河北三鎮不可不誅又論魏博田弘正可以為相又論王承宗可以不討又論兩河用兵之後可以為相又論王承宗可以不討又論兩河用兵之後可以為相又論王承宗可以不討又論兩河用兵之後

劉仁恭司刑評事王德壽花酒酣盜金鎗思禁直長王大貞石武威衛兵曹參軍周良綱並職監察御史分往剡南幽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案覆訖州減人罪權長四年後朝散大夫行左贊善大夫

私曲

夫耳目之官執憲之任必公忘厥方正以柔風爲尚苟非其人則隳成式而過貸緩刑私雖敷奏飛語風聞以污良善或曲爲深文巧鍛以傾陷害毀城社危機擊豈唯人之不幸抑亦國之巨蠹矣

後漢胡廣爲司隸校尉與王宏有隙及宏下獄神遂迫促殺之宏臨命詣宋翼訟冤不足誤大計朝廷榮人之禍振慄及之

晉傅咸爲司隸校尉紀明詭惑官方故得停其當深治帝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衆董璜等

晉荀崧爲司隸校尉盛冬祭祀從事中郎與希貴王臣掌相輕慢王臣恥屈至奏劾高平國行土田典奉祭即奏行而被誣論檻行又斬以徇掾下懼于時朝臣雖多誅明其

濫法免罪守今自非詔殺不得妄到京師而讓後孔至洛陽盜收讓詣掖庭獄中暈又囚捕其屍以報昔怨

隋杜明爲司隸校尉紀明詭惑官方故得停其當深治帝常侍王甫枉誅中常侍鄭衆董璜等

晉荀崧爲御史中丞凡所劾奏莫不深相諮訪或改定文草其初宜又頗難調獻吐出入以此非之

唐韋承慶爲御史中丞坐彈謝超宗簡傲免官

來俊臣

大夫至是者皆行之乃削郡御史中丞而署將踢非魚袋自是日踰太祖干宣政之左鄭無有木楊炎意一部無何御史張滂復以朋黨私憂彈中丞元全柔不得舉舉賣秦為御史中丞多舉情狀左初定百官俸料以資為司直黨其官故給事過於本寺丞又定百官班秩御史大常少卿在左右庶子之上又惡薦事至身逸轄危事班過居諸尹之下甚為有識者所嗤

憲部為御史大夫初郡為貳尚書郎御史中丞時楊炎相惡其異己欲以此罪中丞及廬杞時炎已罷相乃引郡為御史大夫與趙憬等劾炎罪及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御史臺獄鞫實定無贓狀惠伯貶鄂州刺史憬等並罷炎於是深銜憬等欲其罪與炎等庶州刺史張敬忠遷當州團練副使敬忠貶道左貽檄誘誹其主名或曰趙惠伯之獄也郡默然敷奏而平

李吉甫為御史初京兆尹楊邊在江西日吉甫自御史出官至

巡屬吏贓賄逮繫不順捕之吉甫密切論及邊歸朝謝罪第於永寧里功作拼典又廣畜良畋於永樂里之別宅時人大以為言吉甫簡棄憲職事勢前事且借營之僭對欲殺之及下獄置對數日未得其事吳武陵義所激憤自貶官以赴難自與元已來居方鎮者為然宗所詬辱及宗宗即位以法制臨下吳鎮百寮憲罪故時議以為宜然繩之太急物論又譏其深切矣

崔元略任刑部郎中知雜時中丞敬宗兆尹物議以吏部郎中崔元略有風鑒之望元略因入閤奏稱恒失儀命御史彈之時二人皆連職御史中丞時吏部尚書鄭餘慶議樂新上日展制不與隔品官元稹楊嗣復議非餘慶所議及楊嗣復為右僕射行隔品敬故之稹時論非之

讀議

周官小宰之職所以糾邦禁紊紀御史之任所以持國憲蓋言責之攸重也剛正以自守官或有曠各將焉往乃論數失中案劾詳審報聞而自擅覆避不盡連樓弗恭維縱吏受賕徇私成黨甚又以訐訕上以姦部下豈為忠之義哉帝臣之道左貽檄誘誹其主名或曰趙惠伯之獄也郡默然敷奏而平信哉周公之為憲也其旨深矣諮訪已用是讀屬實取奏事其有情狀望由紘坐免不亦媿乎

後漢鮑永光武建武中為司隸校尉大司徒辭歲敬坐事永固請歸是為司隸校尉明帝永平五年坐微火違光武之制為司隸校尉明帝永平五年坐微火違光武之制為司隸校尉明帝永平五年坐微火違光武之制

崔寧貞元十九年為西川節度使御史初建中元年勅尽城諸使及府縣令録御史所到其宻濫以聞近年以此重職縣令録御史所到其宻濫以聞近年以此重職縣令録御史所到其宻濫以聞近年以此重職

求統之國竟難歸鄧典其歸觀宜停見任
後審推協而不決非所以明光中興與夏中指御史臺按鞫遥
詔令同問進狀特與罰俸有差刑獄委情貌略文字汝也
趙王為侍御史明宗天成四年七月推劾汴州相國寺僧惠
案內誤書僧密方入罰一月俸
晉推末帝清泰初為侍史中丞初延州保安鎮將白文珂那
之解職高行周作鎮請差人往替不受代屬前年春燕國之奄
事被配入趙恩讓等十餘人後經赦放罪去年春恩讓第忠誨
詞訓訴兄之冤帝亦素知文珂之良恐密令本道捕之下獄建
戚中少監張仁願於鄜州置獄推鞫文珂及十乎人罪未盡
疑乃追赴京師連坐者二十八人繫臺獄方議鞫屬五月十二
日霈札自今年五月十二日已前除五逆十惡放火劫合持杖
殺人外並委長吏却已得事情或未見贓驗不在追案若為以
所犯疾速勘斷遷流人配易放祇候之審復奏斷收

文審獄之牢忙拘急之文朱衣被旨釋放不得追領祇證中書
誥云御札云不在追案若為以前追領祇證中書
語證事者衣旨釋事天大知雖御史臺按真殺人僕寺永侍御史
雖屬喜殺人府寺五在喜殺司獄寺主簿喜殺為御史
中丞高祖天福四年敕乘馬入尚書省門罰俸一月
李崧為侍御史天福八年敕乘馬入尚書省門罰俸一月
八月中裴羽月後供狀欺公罔僚以死為生既欲問上之恩
豈忘國憲朝典見任尚示寬恩宜勒罰俸見任侍御史鄭
珏彈奏去年八月十一日衙謝奉敕封事祭祀奉言
伏睹前件官自逐遷去年正月中請奉王座中殿行
月中祭祀祠祭酒祠此過尤欲招置聊為循職小理合舉明者勅
下奉司勘必不虛飾權去年七月十七日御香特許致封鼎
奉入月內中書大例風乘朝旨以正奉官請郡民
建供文欲自後不解職落申報者所司奉勅遂有是命

問遂歸讓為御史中丞張德鈞五年齊作一奏并是百官因事
於廣德殿門外歸謝忽潮廣開十帝座觀者與大悚敬李鄴
說調
夫獄司執憲莅職綱則必舊之以屬明守之以正直行之以
智事之以仁故法雖不通事無不窮若乃誅謂以緯其姦高下
以使其心或以報仇讎或以成恩罪或以徇貴賤或以重其法無
辜受罰因私被戮大如是者述必致天誅加
君子東談從容出身事主可不慎歟於斯而已矣
周宋子翊為侍御史天授二年賜月誣構文昌左相魏王承嗣
文昌右丞相武三思等令推鞫之子翊乃引告人云文昌等
常與子翊及長信監僧國史王隱客語云則天老矣宜監僧國史
吾衛大將軍徐州刺史劉行實及弟梁州刺史行瑾尚文秉
行威并兄子廬州刺史行實及通並以謀反誅
來俊臣思逸侍御史天授初王公百僚皆勳著帥右衛將軍李
多祚大子少保綱之孫獨表飛揚色無所屈俊臣下制獄

俊臣詰其反狀多祚請曰以我是唐家老且有救護任殺差問以
謝天實無可對俊臣竟無構教之
二年歸月劉行威兄弟坐謀反劉令訊言史務滋與行威同謀
其獄俊臣奏言恭逆表與行威同惡欲廢其次弟則天怒令
俊臣鞫之務滋恐被問於是引殺俊臣遂細史中丞三年
一月表疏聞時郎中知古地位高於務滋狀仁傑令官侍郎裴行本
詳覆務滋等禮前文昌右丞盧藏用侍御史張潛元忠滑州刺史
李嗣真並就獄詰務滋之衡不許將令免死文昌左相魏王承嗣
曰仁傑等按務滋逆黨事連宰臣若不窮治恐益滋蔓陛下雖欲
赦罪則不可得陛下欲赦務滋在恤刑決汗已行不可更返威令
侍御史霍獻可表曰陛下不殺義臣禮等且請絕命亦前逆以
頑鑽毀階流血覆面歐可即宣禮之明以此表人臣之路鳳閣
舍人向元恭進侍御史裴談知古及元忠等議陳奏獻可曰向
元恭等今元忠等陳奏不宜禮典陵令元忠等陳奏獻可曰向

太祖真元十領表又羽林將軍蘇幹濟東官尚書僕射吳忠義之遊還表在襄州與聊郡王沖書疏往復回繁綴飾而辛又衆歡娛為右衛大將軍俊目超遷謀反幹起之又俊目與大僕少卿李昭德表不協遂誣構以反罪

既度待為獨史中永聞於上之事兵部尚書侯君集集有逆為亂兵所殺度為詔安曰聞貞觀中兵部尚書侯君集集有杜稷大勳安為國家舊臣與太子承乾謀反詔令檢法太宗臨朝謂羣臣曰君集有功于國誅將軍之性命公卿等訴我子于時羣臣皆言進君集擬頭危社稷天地不容請殺新之以明大法太宗流淚謂公卿曰君集以謝天下其后身為逆安論下令依國典斬於四達之衢以謝天下其令觀元忠逆安論下令新羅構謀反并男俱入遠徙陛下已屈法誅戮其遺日今計揚是犯罪輕許主意但以事涉宗社豈能看百不首且元忠功高君集身又非國親君集身反元忠縱見未有共

戈元忠等兵據紫微圖逼御座今朝廷誰皆云懷元忠感遇合赤族計宮在禁逆有酬答實我其從為新詐詞以感聖懷恩言宣尼為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且魯權危國已經十日不能誅勦元忠實起朝廷請素食口承負陛下昌健之事頓行兩觀之誅以絕同之漬中宗頷然之由是賜元忠兵部尚書兼檢校并州長史同中書門下三品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北都留守河東郡開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仍令馳驛赴任朝野聞之莫不稱慶

神龍初為御史大夫時武三思用事朝廷附之者多矣三思子崇訓尚安樂公主崇訓死主又嫁武延秀三思之門益盛延秀與主淫亂無所不為中宗每宴羣臣延秀常為倡優之戲以取笑時人莫敢言其醜行唯度為御史中丞因宴會正色而言曰陛下富有四海不愛一士之官而使此輩穢污朝廷臣竊為陛下羞之中宗為之改容

睿宗即位為御史大夫時太平公主用事權傾人主度每事多與公主相違公主深銜之

開元初為御史中丞時有人訴其子為人所殺而殺者已死訴者稱冤不已度察其情狀乃是訴者殺人其子為死者之家所訴度即為訴者理其冤抑

言然誅姦者是聖朝急務望用惟明私謁太子狀以異動植玄宗素知太子侃俚慎矜固善其別紀委誠長却以固忠恪龍敢言稱之為御史中丞時法曹吉溫深文酷誅為國忠爪牙因緣竟陵及太子良娣親屬橫恣杜昊吉等稍繩其罪以樹權於長安中別起推事院自是威振天下

國忠發之林甫以深阻保位國忠凡所劾奏涉疑似林甫太子若林甫雖不明言以指導之皆林甫所使國忠乘而為吸射以肆意窮逮御史中丞田加親幸初楊慎矜白林甫引王鉷為御史中丞同其計謀及大獄慎矜鉷各終焉時自與指避右禍附與緣有陰謀與國忠連衡奏拉以不遂誅於是權傾內外公卿累息

唐受蕭宗將為御史誅浦州刺史頗自御史貶浦州刺史

寶參性險辯喜去取與崔圓善元和三年吉甫拜相為御史中丞及得權互與知雜事吉溫待御史羊士諤皆黨比同構附吉甫每陰伺其過吉甫嘗召術者韓皋筮之皋言果驗吉甫益信重之

吏擇材為監察御史元和十二年拜御史中丞初中丞職禮用貶官奏舊例監察御史八月選授監察御史御史雖劾奏不實不坐罪及贓罰錢米皆不納俸錢入官謂之職田其後稍覆之則宗儒以行營軍用具行詔命三州分敷不同動數百萬宗儒取吉舉等州錢物事皆有由水旱蠶蝗不時應遂輕收以楚材本末實能楚材為江陵府兵曹參軍事

冊府元龜　卷五百二十三

諫諍部

總序

傳曰天子有諍臣七人又曰命百官官箴王闕孔子之述諫有五一曰數諫二曰順諫三曰直諫四曰諷諫五曰戇諫蓋古之上下之情無難小大之政咸敏以臻夫至治者也本古之世朴略而無文三代以降斲雕之議充有衛室之閑牆有逸害之旌隅有蚓竅之禁武王有夫適之誡成所以謹延慕防微杜漸故前史所載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闕其或至於觸忤人主犯顏極諫在漢則貢禹匡衡在晉則劉毅傅玄在魏則高柔王基在周則盧誕柳虬在隋則牛弘柳彧在唐則魏徵王珪其間或以直言見賞或以切諫獲罪或以數進而親或以多言而疏或以一言而悟或以終日而悔或以不納而去或以不聽而死或以不言而默或以不去而諍或以不死而諫或以不諫而退或以不退而諫或以不諫而死或以不死而諫或以不諫而退或以不退而諫或以不諫而死或以不死而諫或以不諫而退或以不退而諫或以不諫而死

曰為公卿圖長陛康通塗通廣也陛階也康通塗通廣也言公卿之位高而且廣也
德優者道也道謂道理也言優人雖賤而能以道理諫其君也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樂也言君子樂以為民父母也
吉士也其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樂也言君子樂以為民父母也
優旃者秦倡也倡樂人也秦始皇時旃以滑稽得幸
優旃者秦倡也倡樂人也秦始皇時旃以滑稽得幸

死國東至國谷關西至雍陳倉北逾九峻谿谷之險以制天下天下雖有強暴之民莫敢為變以故二世安枕而臥優旃曰善乎吾欲為之漆其城荊棘為之生其中以為苑囿以御天下之兵使二世樂而無憂也
優旃曰善雖然為之雖百姓苦之後世有以我為口實者子其為之矣
是二世欲以其故止是先而二世殺優旃曰雖漆城甚易然為陛下計之柰城何陳勝起山東二世復使優旃縛而數之曰

風俗以為盛川養魚不如陶而蓄上何東賦以勸十二月帝用其說雖從以為苗在一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園林禽獸游觀以為奢泰游觀雖省宮室有度園池不禁百姓與共禁苑之地芻牧以時薪蒸以為民用其有餘力修武備習射御因農閑以講軍實因水泉以為池因地勢以為苑因山林以為囿因草木以為園因禽獸以為田因民欲以為利因民力以為役因民財以為資因民時以為事因民利以為福因民欲以為教因民樂以為政因民惡以為戒因民財以為賦因民欲以為德因民樂以為俗因民惡以為刑

新之言以古況今所以益其參贊陛下明聖天挺無窮引
納之道豈待譬言臣受恩非世思盡繩慈愛在到東親臨所見
敢緣引故獻其丹恩伏願聽而不罪察而見
用為古宰相王國寶專朝無德行安忍其為人
每和劑之國寶變謀之計稍行於王相之間而好利險賊之徒
以安功名樞密而構會之機漸近成筆武召伊敷蓋等集
命伊敷等神色無迕即收為一奔乃放酒云臣於爭分不
及酒歌自足以讓合歌管請以筆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
達乃勅御史姦臣伊又云御府人於臣於自不合臣有一歌善
相便宜命頒賞宜放率乃許召之奴酌吹笛伊便無筆而歌焉
詩曰為君飲不為臣獨難忠信事不親乃有見疏者國旦
佐文武各職勿不判推之輔王政二執反覆言聲節慷慨抑抑
可觀安並下階拾乃越席而就之將其績白使君於此不足帝

嘉焉周顒明帝時為輔國府主簿時帝頗好音理以顒有解義
引入殿內雜論古今所疑惟音聲事顒不欲顯言極情盡中
因緣善旨帝亦悉之小止
後觀成濮歌文時為著作郎帝於御令之列欲巡漢光親臣以
寒素國課並不納潘尚樞避論帝嘗之詔尚書左丞荀
勗詣人不如成濟通釋人意乃勅停行
高光等文時為領軍大將軍領中書監光上酒訓曰汝勿論猿
生世酒之歌猿以為酒訓曰汝勿論猿生世酒之歌猿以為酒訓曰汝勿論猿
臣於附袞之年最自於已歷之地奉命驚慢暑權東若不知何
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敦哲之姿踐臨萬國大皇大以望
德之廣濟之下因不得親於目前為勤動虛求不已
思臨性事以為警戒此之至誠感悟百雲而況於百官無十萬
民乎臣不勝踊躍謹竭所見作酒訓一篇但愚頑加以荒
廢於表郡拙不足觀祈伏願聖慈垂體臣狂控之情幸臣任誓之

須以相敢禮揚兼有鍾百觴之飲者非法之言引大聖為
證以則天之聰豈欲子且子思有五夫子之飲不能一外以
此推之千鍾百觚皆為亂也今大聖應圖重明御世化之所暨
無思不服仁風浮洽於四海大皇大后以至德之慶誨而不能
憂勤備於皇務訓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仁恩
下遞則有不遵若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之士有位之人宜鬼
已從善履正存自則酒以為度順經以為德情昔飲之美疾雷
鈴慎之殊矣導率道以致泰德以為務名昭興皆之前軌遺
仁風於後生仰以若所授所保其戒可不勉歟可不勉歟高
祖悅之常置左右後又上大都賦因以規諫陛下之深尚為治
高堂以外戚權寵史朝事又威陽王得幸並有寵於宗室大
臣相見謀薄而王敦民無異樊噲從其圖乃作式二郡賦稱常代
由酒廢興修身之基動以一京鑒儀之四以諷諫

設教貴武時為先務大夫上歷帝圖求臣聞昊天
列星以助明洞庭瓊瑤信物猶藉衆須以增大莫不
然小人之學也博聞强識而守以簡要君子之學也
篤志力行而求其放心取物以規圓步慶以矩方
繩木以直繩水以平繩繩貴難誣誠以規圓步慶
聖法君貴動之名然動之則煩靜之則正動靜煩正
之爭攻於不動之路用能動靜煩正而不
冷歷千祀以為動靜煩正其中古堯舜以不出戶天
下治老子以為動靜煩正其中重光丕業祖以不出戶天
下治老子以為動靜煩正其中重光丕業祖以不出戶天
開盛運爰降聖明之德潤沃九區高祖大聖踐祚經營
始末明家衣日昊天合德開神輔德御神騎龍乘雲
派海求神理之異順之跡以西極頭之戒著以南越
之誠故能內修文德外懷遠人是以南越稱藩
周武刃而偃信且濟於周漢澤教既
史陳聖之日洞臣家自秦國八十餘年討金銅五及百四世過
以小事輕墜出往學都專門武關方略早荷先帝眷
救之恩大

武著之

北齊綏於武成時為中書侍郎帝嘗於後園與
列侍臣以物明洞庭瓊瑤信物猶藉衆須以增大莫不
然小人之學也博聞强識而守以簡要君子之學也
篤志力行而求其放心取物以規圓步慶以矩方
繩木以直繩水以平繩繩貴難誣誠以規圓步慶
聖法君貴動之名然動之則煩靜之則正動靜煩正
之爭攻於不動之路用能動靜煩正而不
冷歷千祀以為動靜煩正其中古堯舜以不出戶天
下治老子以為動靜煩正其中重光丕業祖以不出戶天
開盛運爰降聖明之德潤沃九區高祖大聖踐祚經營
始末明家衣日昊天合德開神輔德御神騎龍乘雲
派海求神理之異順之跡以西極頭之戒著以南越
之誠故能內修文德外懷遠人是以南越稱藩
周武刃而偃信且濟於周漢澤教既
史陳聖之日洞臣家自秦國八十餘年討金銅五及百四世過
以小事輕墜出往學都專門武關方略早荷先帝眷
救之恩大

以弃疣戚嚴尚書一部微以諷帝
唐褒墓古貞觀初自幽州記室直中書侍郎以大宗初即位上大
宴於麟德殿有規諫之體大宗嘉納之賜以束帛焉
謝偃為王府學曹太宗聞而召見嚴惟皇誡德賦以申諷諫
郭山惲中宗時為國子司業帝數宴近臣及修文館學士宴游
或令各効伎藝以為笑樂山惲尚書張易之弟昌宗皆以姿貌
宗昌尚主驕橫簒脫左衛將軍張洽舞於帝前洽大匠
宗昌兄弟並承寵幸洽每出入宮禁與昌宗兄弟連
上上章山惲獨奏曰臣聞所解請歌古詩而箱帝許之山惲先
歌陳鴻篇曰明明天子臨下有赫其德照臨四方恢恢王度
容受廣大含弘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詩人美之山惲又

楊奉先宋之問獻鷹宜敕明排斥與侍御史劉承祖陳倉武懿誠雖
欲去遊不可得子雲陳侍御猶能舉楊執戟稱揚雄在宥子雲陳多傷子仲今為史筆書從進孔戴榮張
開元初十篇為書無進一篇為圖之內獻出師表崔日用為吏部尚書時進杜毛詩大雅小雅二十篇及擬司馬相
如封禪書四玄宗生日表上之以申規諷并述告成二事玄宗
省表為歎賜衣一副帛五十疋以酬其意
裴潾建中初為金吾判官兼侍御史因獻歌詩以諷
壯希樂以至酣古之將軍即度使宴獻酬樂八章各序所以陳規誡深
將文本名武元和中作因奏對為上言曰陛下今日御武樓文
臣下亦當撰樂章上意因請改名文德序悅而從之時討王承宗
兵初部又發天下鳥銃因武破固以此諫焉

翰林侍講學士行監察御史裏行柳宗元初出蒙恩不報
政務居勤謝之外日有以發道性靈刀鉼摩礪藝能以顯
李德裕為淮西節度使時吳元濟拒命天子以兵討之德裕
自日召問以平愛遇不踰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竭於事君者
也夫延壽而言親者所以進德修業者忠信是也為臣子
偏稱雖死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為虛設臣項事先朝獨多陳
時務數大朝廷以觀察先朝嘉納日令日盡即所主亦由是心
膂張敏之守建鄴稱病之在遐僻尚期誠盡規不避忘躬
廣學校選穎和官獻雅在謀遠猶思獻替謹獻升侯箴六首仰
厚德實惟忠讜所感敢不竭愚以答意在切磋不欲斤言計嫌以隱
義並朝稱陳正服謂服御平罪也罷獻鷹求敬所也納諫
獻侮慢讒言也薄雅調信任羣小也防微杜漸出遊平他敬宗
雖不能盡用其言亦學士羣臣厚矣勤答謹獻納其心焉

柳公綽元和中為吏部郎中獻太醫所獻白惟大布燕暑不私於
人品藏臧一出於清議惟其身清執無所瑕穢先
以新棄暑滿天地之間決胸膚以外好惡益每日之所睹心悉
林內竊寄為陛下私積敗器行無間隙不至大疵清明絕
之聖情恐越万方稱之欲貪所以資身也過則生患未除所以
表德也修則生慢惟道與心必通之無以心而安何之聖心
不感動能移之政遊忘樂流情淫於聲勢形此傷無惟天
之重從容為寒不奏其外前惟所以聖心非之孰敢違之人乘
氣而生善惡以前氣能有善惡疑則成巧必誘權去
惟親君子此誠明為之上者理必未然善惡後防聖人在上
節行權知通全政後能備萬物以為德心無政事聖人在上
中使劉

漢張允初仕晉爲左散騎常侍天福初允以國制與有疾救乃進致救論曰竊予云兄救有小利而大害又而不勝其福无救有小害而大利又而不勝其福又漢蕭望之劉向所以言對曰雖願陛下無爲救事如是者何哉救不以爲恩不行救亦不以爲無恩各務己職有罪故也痛觀自古帝王恤以水旱則降德音而宥過關徑室以救四翼感天心以救其災者非也假有二人或一有罪一無罪若有罪者見捨則無罪者見救宛轉兩免者有救何謂見捨者此何謂乎如此則是救災之道非救災之術也自此小民謂天災則喜相慶爲惡自國家行赦心輕去以救災如此則是國家救民爲惡也良天道福善禍淫若以捨惡惡之人而使驟災爲福則又是天助其惡民也如而究之必不然矣蓋以警戒人主勤修德政動合規繩賞正刑罰不濫授有罪不滯殺群臣盡忠美化行於下聖德周於上則雖有水旱亦爲祥矣豈以赦捨有罪而反能救其災乎然若

使是知救之不可行也明哉明哉帝覽而嘉之降詔褒諭云朕心但恭近侍之臣奏進封駁之事朕行大赦若鬼薪白粲將來之功致小康觀已往之愆行大赦若鬼薪白粲將來之功致小康觀已往之愆行大赦所貴論宜付史館

冊府元龜卷五百二十四

諫諍部一

規諫

古者史爲書箴諫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海士傳言庶人誇商旅于市以至百姓有欲與之規位守有官師之典卷爰有誓命之安興民上而瑣乎叡聖者也故臣之事君也順而不比諫而不訕之訓退有後言之戒至於觸忌諱犯顏色指切事情而靡憚危身以徇國家之利害者則有之矣故君臣之間動必盡誠以規其失先意承志以求合其分爲三代而下所貴也若乃以諂諛爲忠以苟容爲賢以阿旨爲順以悅耳爲美以至於陷君不義敗國喪家而不悟者則有之矣故君臣之間動必盡誠以規其失先意承志以求合其分爲三代而下所貴也若乃以諂諛爲忠以苟容爲賢以阿旨爲順以悅耳爲美以至於陷君不義敗國喪家而不悟者則有之矣故君臣之間動必盡誠以規其失先意承志以求合其分爲三代而下所貴也若乃以諂諛爲忠以苟容爲賢以阿旨爲順以悅耳爲美以至於陷君不義敗國喪家而不悟者則有之矣

周穆公之將立也不立長而立愛長者能行禮而愛者能行私穆公以愛故立之長故辭公固立之及即位三年王有疾公問於羣臣曰吾欲立長子而使能行禮其可乎羣臣皆曰可公曰吾聞之也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以興今王有疾而欲立長子以行禮其如民傷何羣臣皆曰然公曰吾聞之也國之興也聽於民國之將亡也聽於神今王有疾而欲立長子以行禮其如神何羣臣皆曰然公曰吾聞之也國之興也觀民之所欲而從之國之將亡也觀民之所欲而逆之今王有疾而欲立長子以行禮其如民

賈夫婦來利口便給故且寒以任刀筆之吏爭以巧疾奇變超
遷至於二世天下土分合壞下以黔首之口實而趙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幸口
說以其實且下之此上疾於影響錯不可不察也帝曰善遂止不擊蔡夫又為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山臨廁慎夫人
侯夫人從帝指視慎夫人前豐道曰此地北鄉慎道也使慎夫
人處若前使而歌慎夫人乃悲懷欲自投廁帝乃止之慎夫人
以此大幸而用故等輩皆侍從其後上嘗與慎夫人坐上林
中有所欲幸慎夫人引卻後慎夫人笑前曰願得如長使
上石相見何鬼乃文帝嘉之

漢文帝時淮南王太傅趙幸帝王勝死子嗣上疏曰陛下
誠以淮南王之若國親弟遊足以餌大國耳願賜地若不足以有所
王之若何今以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淮南資可新王誅人
主之行異布衣者矣小康以自恣於歡樂人主擅天下
安社稷固不耳萬皇帝以力天下以王功臣友者如韓毛而定
諸侯諸侯不親附以為不可故新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故
天下之賢諸侯代代二國耳

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也荊楚地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發蹤而不敢謀梁足以扞蔽趙淮陽足以捍衛陛下高
枕無憂上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願陛下熟慮之
嘗今結怨於諸侯之皆少敖慢於陛下只是之
朱天奈日夜望以勞力以除六國之亂今陛下力制天下欲指
如意高掖以成六國之亂難以言智者固不
可謂仁臣聞聖王言開其臣而不自塞善文帝於是從誼計
徙淮陽王武為梁王武既薨分梁為五以封惠帝子
強為梁王不疑為濟川王太為淮陽王武為代王
惠帝知帝少時愛王之也上疏諫曰臣聞愚戆不
可以為謀而事或以利安社稷故敢陳愚計願陛下
幸察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仲
相之管仲既沒桓公不忘常山之禮而封其子
以為齊侯是以齊國安寧桓公之霸也至今稱之
高帝封建諸侯王皆分土地人民以為之國
使之得以自治各守其職上以安利其子孫下以
順慰其百姓故能除殘去賊興滅國繼絕世
功德施於後世傳之無窮今陛下幸而以親
故王之淮南地北負泰山東帶琅琊南有江
淮之險地方千餘里持戟百萬之衆地利形
便山出銅鹽民人勇悍數以少擊衆以弱勝
雖古之時有賁育之勇成慶忌之捷不過於
此今陛下以親愛之故王之地過古諸侯之半
臣竊為陛下憂之夫以淮南王之強以陛下為
兄以臣為君以舅為甥此三者皆高天下之行
也陛下即以天子之法繩之則誅之不忍即以
兄弟之恩赦之則天下不聽願陛下熟慮之
自為萬世計

賈誼為淮陽王太傅王勝死子嗣上疏曰陛下
以負謗於天下我以王死之不當今委重梁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
下耳非所以為王計也願陛下少加意焉臣竊以為莫如令
諸侯衆建而少其力分其國而弱其勢則仁義
易行而上安矣今諸侯地大者或連城數十
小者乃有數縣上雖欲為治法制不得行
上有急則諸侯得以其衆救之故大者驕恣而
易動小者無以自守而易危今淮陽北邊梁
趙東接吳越其勢必爭地而後可以為治
臣竊以為天下之勢方倒縣而上不知也
何謂倒縣古之建國諸侯下為天子上為
天子故下治而上安今諸侯王上為天子
下為諸侯故上亂而下危此倒縣之勢也
今陛下幸憐諸侯王而為之定制分其地
以為子弟地雖眾而反弱於古之諸侯
上雖有驕淫之行而下不得為大亂故
天下之勢方倒縣而上不知也
何謂倒縣古之建國諸侯下為天子上為
天子故下治而上安今諸侯王上為天子
下為諸侯故上亂而下危此倒縣之勢也
今陛下幸憐諸侯王而為之定制分其地
以為子弟地雖眾而反弱於古之諸侯
上雖有驕淫之行而下不得為大亂故
天下之勢方倒縣而上不知也
何謂倒縣古之建國諸侯下為天子上為
天子故下治而上安今諸侯王上為天子
下為諸侯故上亂而下危此倒縣之勢也
今陛下幸憐諸侯王而為之定制分其地
以為子弟地雖眾而反弱於古之諸侯
上雖有驕淫之行而下不得為大亂故

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雖敖重數百姓任意猪衣
平道厚遠猶加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頤耳而聽者也
秦非使知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所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為兩廂之駿高數十
丈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騎馳四馬並驅不得交
馳天下之觀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秦之半而謂
之為墨道於天下東窮南極長老江湖之上觀
海之觀至道德五十里三丈而馳厚埃其外隨以金
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屬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極而說足高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積日十年下
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傳諭其外被以珠玉飾
以翡翠中成黃腸題湊上成山林臨葬寫以水銀以
象百川江河機相灌輸皆以人為之至於此使其
後世曾不得秦之半而謂之為墨道於天下東窮南極長老江湖之上觀
海之觀至道德五十里三丈而馳厚埃其外隨以金
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屬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
極而說足高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積日十年下
徹三泉合采金石治銅錮其內傳諭其外被以珠玉飾
以翡翠中成黃腸題湊上成山林臨葬寫以水銀以
象百川江河機相灌輸皆以人為之至於此使其

閱其過失矣帥閱則社稷危矣古者堂王之制史在前
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輔士傳
言謀過燕人誘然道商孩議於市然後省聞其過失
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
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大學
親執酒肉祝鯁祭爵而獻酬之禮所以勸天下之孝尊
賢以自輔弼求諫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
養三老視孝也立辟雍所以養直諫之士者
然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多其善者也而人
猶時已而改之從善如不及聽也昔者秦政力併萬
國席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振長城以為關塞秦地
之固大小之勢壹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
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

利將其民不可勝而守之勝必棄之將民父母豈忍中
國甘心匈奴計定出擊皇帝不聽後使蒙恬將三十萬
北攻胡郤地千里以爲榆中三面臨河因山爲塞繕
治亭障以逐匿邊秦人蜚芻輓粟起九原而屬之秦
又使蒙恬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假中者地名也在河南
陽山北假中假中者地名也在河南
陽山北假中假中者地名也在河南

七集　雖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舉帝從之中尉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訟捐之曰陛下即位日淺百姓未有所歸心而大發軍捐之對日臣愚以為可因其新破羌之威乘其銳氣使之擊田不煩內郡而羌已破矣此一舉而兩有功也又以見威而不用恩信也兩有功者內不損威而外羌破也不煩內郡者不發兵不轉穀也見威而不用恩信者羌本無反心以不堪吏侵故聚為盜賊今不誅惡人則善人不得安故曰見威而不用恩信也臣愚以為捐之可棄也羌不可棄也羌棄則四夷動搖而中國不安故曰羌不可棄也

（府五百二十四）

十三

又至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邊郡發兵守之發車千乘騎萬匹以故匈奴不敢入塞今以天下之大而邊郡之守不及文帝之時又不修文帝之備而欲以千人萬人之聚當匈奴數萬之眾此非所以折衝萬里之外也

（府五百二十四）

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二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三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四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五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六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七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七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八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八十九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九十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九十一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九十二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九十三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九十四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府五百二十四）

九十五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衝萬里之外也今以陛下之明將帥之賢誠令匈奴有萬分之變陛下欲何以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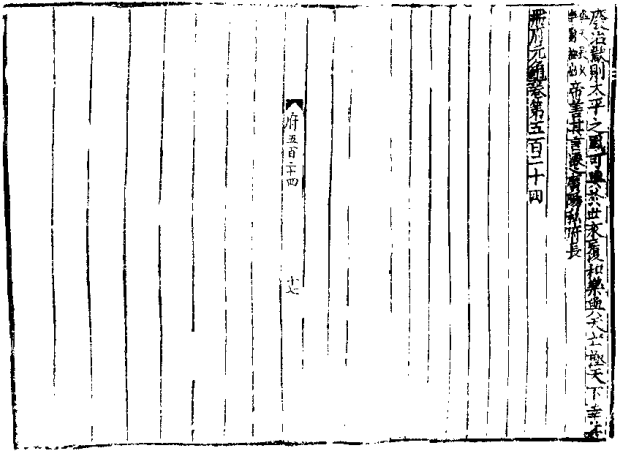
（府五百二十四）

九十六

又孝文皇帝時匈奴數侵邊攻會稽太守反發兵擊之不利乘勝遂前至於長安北諸侯皆震恐天子為之旁設備徵天下兵車騎屯邊以備胡寇又興邊郡騎士習射以備匈奴匈奴聞之遠塞而去漢亦罷兵此其所以不煩中國而折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五

諫諍部

規諫第六

漢淳于髡爲齊宣王使諸侯時楚威王興師而伐齊宣王使髡之趙請救兵齊威王聞之大驚使人賫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仰天而笑冠纓索絕威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威王曰先生笑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一豬蹄而盂酒祝曰甌窭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持物甚少而所祈甚大故笑之威王乃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發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

晉荀勗爲中書監武帝嘗問勗曰卿比日何所讀勗對曰臣讀漢書帝曰漢書何如勗曰漢書文帝時賈誼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帝曰誼何爲如此言勗曰誼以漢興除秦之苛法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其後賈生之徒以爲漢興至文帝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誼乃建議欲悉更秦法事雖不行其大略如此帝曰卿言誼過邪勗曰臣以爲誼之所陳事誠宜矣然時未可也帝曰何故勗曰漢興以來海內新定人庶子弟不能遵修父兄之業而皆驕奢淫佚貪財好貨武夫悍卒競尚威力陛下以聖德創業誼之所陳實當今之急務然臣以爲難行帝曰何以言之勗曰夫人情好樂而惡苦好佚而惡勞誼之所陳皆人情之所惡也陛下以人情之所惡而欲強行之臣以爲難帝曰卿試爲我行之勗曰臣不敢以空言對陛下請以目前效之今者吳蜀未平而兵不得休此一難也自中興以來務尚寬大法禁疏闊而姦宄不息此二難也今之刑獄比於漢文之時多少何如而欲使人畏法此三難也今之風俗侈靡趨利而欲使人反樸還淳此四難也今之官職以世族爲選而欲使人修德此五難也今之人情以廢興爲榮辱而欲使人守節此六難也今之士大夫以交游爲貴而欲使人不偏此七難也今之人士以毀譽爲是非而欲使人不爭此八難也今之人士以放縱爲通達而欲使人不肆此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寡欲爲鄙吝而欲使人不貪此十難也今之人士以進趣爲公正而欲使人不競此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苟得爲智謀而欲使人不巧此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浮華爲才能而欲使人不虛此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養爲賢良而欲使人不妒此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附爲周急而欲使人不私此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官爲貴仕而欲使人不營此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事爲智慧而欲使人不巧此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飾爲貞潔而欲使人不偽此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辯爲理切而欲使人不煩此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學爲博識而欲使人不蔽此二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聽爲聰明而欲使人不惑此二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觀爲貴識而欲使人不疑此二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斷爲英決而欲使人不悔此二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交爲貴舊而欲使人不薄此二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施爲貴義而欲使人不吝此二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貸爲貴仁而欲使人不索此二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讓爲貴德而欲使人不爭此二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退爲貴高而欲使人不進此二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隱爲貴智而欲使人不顯此二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藏爲貴慎而欲使人不露此三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逸爲貴閑而欲使人不勞此三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畜爲貴富而欲使人不儉此三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喜爲貴通而欲使人不怒此三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怒爲貴嚴而欲使人不喜此三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六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六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六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六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六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六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六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六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六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六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七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七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七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七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七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七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七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七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七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七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八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八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八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八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八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八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八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八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八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八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九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九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九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九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九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九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九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九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九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九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二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二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二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二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二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二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二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二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二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二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三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三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三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三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三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三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三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三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三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三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四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四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四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四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四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四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四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四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四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四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五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五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五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五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五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五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五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五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五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五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六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六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六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六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六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六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六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六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六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六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七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七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七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七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七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七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七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七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七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七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八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八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八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八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八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八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八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八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八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八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九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九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九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九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九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九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九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九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一百九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一百九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二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二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二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二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二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二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二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二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二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二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三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三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三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三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三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三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三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三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三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三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四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四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四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四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四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四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四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四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四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四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五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五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五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五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五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五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五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五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五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五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六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六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六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六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六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六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六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六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六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六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七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七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七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七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七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七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七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七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七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七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八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八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八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八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八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八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八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八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八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八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九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九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九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九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九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九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九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九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二百九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二百九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二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二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二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二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二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二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二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二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二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二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三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三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三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三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三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三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三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三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三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三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四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四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四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四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四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四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四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四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四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四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五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五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五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五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五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五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五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五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五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五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六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六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六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六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六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六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六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六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六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六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七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七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七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七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七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七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七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七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七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七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八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八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八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八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八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八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八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八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八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八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九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九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九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九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九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九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九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九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三百九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三百九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二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二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二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二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二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二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二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二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二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二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三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三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三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三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三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三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三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三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三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三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四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四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四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四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四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四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四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四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四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四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五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五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五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五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五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五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五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五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五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五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六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六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六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六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六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六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六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六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六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六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七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七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七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七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七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七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七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七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七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七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八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八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八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八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八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八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八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八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八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八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九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九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九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九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九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九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九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九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四百九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四百九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二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二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二十二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二十三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二十四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二十五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二十六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二十七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二十八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二十九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仁而欲使人不樂此五百三十難也今之人士以善樂爲貴和而欲使人不哀此五百三十一難也今之人士以善哀爲貴

子高歲之後未能將國權柄之重朝於女王女主臨臣制者歟
無極矣王初弱則大臣不使世權假令權重則周公攬負之禍殆
危社稷傾亂天下如陛下有聖主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
親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親館之權外絕姻黨之根乃
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萬民陛下誠不能定金匱之計又
不知權寵過盛近先帝之時乎陛下又覆按自內暴露於外漸漸汙染
帝愈惑之過成結龍妻妾綢之辣甚失聖意遂見之明純
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通
孝成皇帝至恩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盛盛戒所以背
居勢之美權辨威所性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國
爭決稱決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成尊號臣竊為陛下
定萬事已成通論知如臣言宜自市天下使成陛下先
帝聖意所恩不敢望使誘導上及山陵後世陛下流後世陛下
帝之德行道之人皆之隆漸近於陛下所登高遠望獨不
顧於近陛下

朱浮為執金吾光武以二千石長吏之不稱任職有職微之適者必見斥罷文馬銜環百姓不堪人有日食之異浮因上疏曰臣聞日者陽之精君上之位也凡居官治民親郡典職皆陛下所與參同分憂者也故曰二千石若陽之輔助若陰之守衛也二千石長吏之任其重如此陛下不可不選故事二千石缺則公卿以下各舉所知其有政績乃得轉用今則不然或以貴人或以內寵或以金錢或以故舊或以公卿子弟或以天下豪桀或以權勢請託求之其中雖有任職之人而以次轉遷不得久在其官是以下不得盡其力上不得見其效也陛下躬親政事每旦視朝日昃乃罷而公卿尚書數有缺職之譏臣愚以為宜令公卿各修其職尚書各典其事則陛下垂拱而治矣

長吏者女天所以平成者也故壞如權長久之業而當慶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遊意於經年之外整化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下其議羣臣各以同於浮者是收守為代顧前舊制以敦長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貶退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尚書之吏浮復上疏曰陛下勤明履約率禮而進自宗室諸王外家公親皆承連綱墨無異勤學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之疏闊下無作威之漸也宋之於秦異世者而宜從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鍚命陛下疾雄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則位以來不用舊典刺舉之官點陟輔之任至於有所貶奪便加放遣按不關三府罪讁不歸尚書為陛下為國心而使者以從事為陛下為尚書之平使於內石之吏故群下苟刻各自為焉能蘇以救情答長增愛在職

皆數盡空虛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服服無罪者莫校空文不可經據貨賂後王也夫準繩以出入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清曰五年再聞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震猶五載乃成其化況人道哉陛下留意聖之任省察備言之奏勤慎為首所以建武十七年郭皇后廢通乃言外戚貴盛不能得之於子況乃於夫哉自今以後有不敬其右者必以此為戒而無所復疑矣

謙社稷而已帝曰善因著為令自是王知我以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無所司徒王況有司建請王國並開內官屬不備師傅多闕愈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貫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言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慎擇所與君子必有所習昔成王之為稚子也周公以公卿公大夫之子弟入侍太傅問以道藝設之以禮樂故能敦尚仁恩篤於親親親親則骨肉和睦骨肉和睦則君安其位矣

儀禮記曰君之於臣視其所以養之教之敬以盡方不幸而死則為之服喪為之流涕悲哀之情發於中敬而已矣且請問而已哀公曰寡人生不幸早喪先君孤哲未能以有辨也今吾子不幸而喪其父寡人甚哀之吾子又曰請問而已吾何以哉孔子曰君之言及此丘也敢不盡乎丘聞之曰生有益於人死有榮施事之以禮送之以哀竭其忠敬以盡其美既葬而祭以其禮此孝子之事親也已沒而不忘其親此仁人之行也

十餘歲周流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者謂曰使君之德化如此何憂不治君其勉之吾子去後三日復來謂曰使君之德化日損前日使人憂之今日使人喜之明日復來吾子去後三日復來謂曰使君之德化日進前日使人喜之今日使人憂之明日復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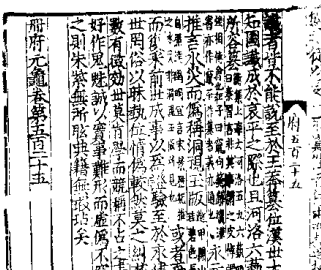
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雖以為服先王要道兵用和睦敦睦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應為之詩必言宴樂者以大神之心恰然後天災降福陛下垂堅德恢萬機認有司擇人命蠻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庶之無極帝雖不悅亦以此故不得久留出為刺史陳寵章帝初為尚書共持承宋前世事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改革已寧皆不盡改唐堯著典書美肆被爲公作訓勿喪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性仁恕由是數數辛傑孫叔敖再為楚相三去爵祿無悔容色故楚莊王以為令尹遂霸諸侯

宣室令史以功郎職而數多小人好為苛刻今者務簡可時停省令史以次補之職事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雅達朝者今或從微或輕重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雅達朝者今或從微或輕重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雅達朝者今或從微或輕重

矣秦秉師史中丞姚崇奏劾之后從之而徙監滿溪
睦準永初中爲御史中丞會連年水旱災異頻仍睦準
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益曰之厲災水春秋書
譏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耕稼而不
稱倍是言之謂知陰陽宣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
從約損而在下人猶有流離之患今京師之吏尚未奉
法德化緩而刑峻由近及遠故諺謂官貧賦無盡之
物五府調官中都官吏所繩作者如此則化及四方人
皆貧困故其鄙百姓凋殘非節儉給所能贍雖有其名終
不富可改杜和元年故事東役將卽安九國之者徙置荊揚
熟郡所省轉運之費且今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毛之役宜
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講事消息留富人守其家
土輕九役者勉充食賦父母之討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施行

宋庠爲國子監直講時有建言貢舉者請取有道公卿百係名
上謝事庠以謂書稱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漢世選舉多以歲中
乃上課績而黃霸入奏最在增秩之科趙廣漢治京兆以先後
期會爲殿法而廣漢亦坐棄市是以高祖令周昌擇御史之尊者
文帝令袁盎入奏之禮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令貢禹
內侍之切皆嘗平心問於衆臣而後決之大旨蓋以重課不極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上通此其大者也今
議者以爲下令曰若欲進善有能而不達者罪致死令明詔
舉人使下令曰若欲進善有能而不達者罪致死令明詔舉人
使上書者恐人懷顧望之心或引私交或牽親舊或事虛美或
情近諛或假託神鬼或妄生災異或迫於期會或急於榮利
或出於憎嫉或因於恩怨或懷於愛惡或以小過而棄大才
或以一言而廢衆美或以文害意或以辭害理或以己之所
長而攻人之所短或以己之所短而護人之所長或以己之
所好而是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非而是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惡而非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是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是而非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是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是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非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
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
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
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
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
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
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
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
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
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
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
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
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
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
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
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
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
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
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
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
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
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
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
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
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
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
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
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
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
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
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
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
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
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
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
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
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
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
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
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
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
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
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
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
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
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
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
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
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
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
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
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
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
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
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
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惡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
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
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
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是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
所惡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
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
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
是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
所是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
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
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好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
之所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
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
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
或以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好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
之所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
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
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
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
惡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
所惡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
之所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
己之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
或以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
好或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
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好而惡
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而
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之所惡或以己之所惡
而好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
非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惡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
所好而惡人之所非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
之所非而好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好或以
己之所好而好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是而好人之所好或
以己之所非而惡人之所好或以己之所惡而惡人之所非
或以己之所是而惡人之所是或以己之所非而好人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五

規諫第三

後漢陳龜恒帝時為京兆尹會元胡寇邊被徵長吏郭賀政寬民愛龜以為賀政治失中而令人懷惠不可以臨邊乃移書喻賀曰昔周宣中興以申伯為輔漢光武受命以寇恂為將皆以文德懷遠以威制敵故能內外協和遠人賓服今邊境有急國家所以為憂而賀但務行小惠以悅百姓非所以為國也賀得書即改政嚴備虜亦不敢犯

李膺為青州刺史時中常侍侯覽託疾還鄉里大興土木多僭上制膺到郡案其罪過覽懼而自殺

陳蕃為豫章太守徵為尚書令時靈帝委政宦官蕃上疏曰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生以君為命故忘軀以殉國捐命以衛君臣之節著矣今陛下委任小人信用讒慝尚書近臣但以高下為意不復練其真偽是使邪正雜糅白黑不分臣竊痛之為陛下惜之

劉陶為冀州刺史時靈帝政化多闕陶乃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為之置君君以養民民以事君君民之義不可失也故堯舜之君其民如子桀紂之主其民如讎今臣竊見陛下不恤政事不愛民財不惜官位不計能否不練行義但以貨賂為先是以使佞邪之人競進貪鄙之夫並臨州郡竭民財以充其欲割民肌以厭其意百姓呼嗟聲動天地是以陰陽錯謬寒暑乖度災害生焉

劉陶為冀州刺史時靈帝政化多闕陶乃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為之置君君以養民民以事君君民之義不可失也故堯舜之君其民如子桀紂之主其民如讎今臣竊見陛下不恤政事不愛民財不惜官位不計能否不練行義但以貨賂為先是以使佞邪之人競進貪鄙之夫並臨州郡竭民財以充其欲割民肌以厭其意百姓呼嗟聲動天地是以陰陽錯謬寒暑乖度災害生焉

後漢陳龜恒帝時為京兆尹會元胡寇邊被徵長吏郭賀政寬民愛龜以為賀政治失中而令人懷惠不可以臨邊乃移書喻賀曰昔周宣中興以申伯為輔漢光武受命以寇恂為將皆以文德懷遠以威制敵故能內外協和遠人賓服今邊境有急國家所以為憂而賀但務行小惠以悅百姓非所以為國也賀得書即改政嚴備虜亦不敢犯

李膺為青州刺史時中常侍侯覽託疾還鄉里大興土木多僭上制膺到郡案其罪過覽懼而自殺

陳蕃為豫章太守徵為尚書令時靈帝委政宦官蕃上疏曰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生以君為命故忘軀以殉國捐命以衛君臣之節著矣今陛下委任小人信用讒慝尚書近臣但以高下為意不復練其真偽是使邪正雜糅白黑不分臣竊痛之為陛下惜之

劉陶為冀州刺史時靈帝政化多闕陶乃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為之置君君以養民民以事君君民之義不可失也故堯舜之君其民如子桀紂之主其民如讎今臣竊見陛下不恤政事不愛民財不惜官位不計能否不練行義但以貨賂為先是以使佞邪之人競進貪鄙之夫並臨州郡竭民財以充其欲割民肌以厭其意百姓呼嗟聲動天地是以陰陽錯謬寒暑乖度災害生焉

至親公卿列位優恩之重皆須清從尚不敢踰越今座爲小人本非貴戚緣主之恩又無祿仕之實剛隱思慕情何堪生而事乘山陵假名博考行不備心義無所依至於發軫之人通容共中常侍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王莽之時追捕乃伏其辜盜賊雖得猶不免刑經年陵次以智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豪寵榮爭紛紜浪動道路太子官屬宜選賢令德者有侍從左右之人其爲不行非唯座之禮又部臣陵子爲舍人法家所忌親近郎及盧植爲尚書靈帝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植上封事陳曰昔聞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象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日月相會而日食之後雲霧曀曀比年地震孝文皇帝以天變自己當食之後正晝而日食之後雲霧曀曀比年地震孝文皇帝以天變自己當

之義宜令百官各上封事朕親覽焉其後連年災異相仍孝文皇帝以天變自己當食之後正晝而日食之後雲霧曀曀比年地震

賈誼為太中大夫文帝為立官制而誼留侯植有奉宗之議太
祖嘗舉陰太后閨訓譬欲不對曰陰后閨訓譬欲不答何也
訓曰婦人之道以貞順為德故不對也太祖曰何思訓曰思報太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王朗為御史大夫上疏勸有民省刑曰伏惟陛下踐祚已來三十
餘年四海寧晏戎狄賓服先王垂險冠帶孤有孤有寡之仁
夏侯淵絕糧軍北民子投繯上使解之內竭鴻恩伏惟陛下
四境基定欲令養兵息民寧平之後大興兵戎之役未見濟
令復除足以報建人良宰及以宣德澤於四海流仁民於無
疲過於養時而富於平日矣為稱勸法著者詳刑一人有慶兆
民賴之慎法獄之事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治獄
之吏天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
饑寒民窮食合厚則無偏饑好樂娶妻則男女無怨嘆之聲必全刑罰之衰則自勸之哀
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難家之思二年不戰則老
者無憤伏之患國蓄積以豐其資蓄財以殖其業寬賦以強其
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庶且富必盈必溢二十
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
道隆後服道污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踐有海內夫不
賓者在德不在兵帝弗子陽然而悔或欲伺
則遣往此能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士庶
氏稚未期等而後出軍猶臨河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躬起江沛旋
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
道隆後服道污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踐有海內夫不
賓者在德不在兵帝弗子陽然而悔或欲伺
則遣往此能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士庶
氏稚未期等而後出軍猶臨河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躬起江沛旋
誠未見其利也先帝躬起江沛旋
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庶且富必盈必溢二十
後繕之此未勞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治獄
之吏天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
饑寒民窮食合厚則無偏饑好樂娶妻則男女無怨嘆之聲必全刑罰之衰則自勸之哀
令復除足以報建人良宰及以宣德澤於四海流仁民於無
四境基定欲令養兵息民寧平之後大興兵戎之役未見濟
夏侯淵絕糧軍北民子投繯上使解之內竭鴻恩伏惟陛下
餘年四海寧晏戎狄賓服先王垂險冠帶孤有孤有寡之仁
王朗為御史大夫上疏勸有民省刑曰伏惟陛下踐祚已來三十
景外父子天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之事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温舒疾治獄
之吏天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
饑寒民窮食合厚則無偏饑好樂娶妻則男女無怨嘆之聲必全刑罰之衰則自勸之哀
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難家之思二年不戰則老
者無憤伏之患國蓄積以豐其資蓄財以殖其業寬賦以強其
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庶且富必盈必溢二十
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
辛毗為侍中文帝欲大興軍征吳毗諫曰吳楚之民險而難禦
道隆後服道污先叛自古患之非徒今也陛下踐有海內夫不
賓者在德不在兵帝弗子陽然而悔或欲伺
則遣往此能久全而大德無所不服也方今天下新定士庶
氏稚未期等而後出軍猶臨河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躬起江沛旋
誠未見其利也先帝躬起江沛旋

寄時未可容得已乎帝竟伐吳至江而還
公無事又帝興朝政柔止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先百以輔弼
治成治政柔止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先百以輔弼
興治成治政柔止疏曰天地以四時成功先百以輔弼
共元勳作心膂與治明王聖主任官分土賢良輔翼以
政遂各慎忌奢侈崇節儉非謂減削大臣之義大臣當
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觀議以求厥衷之下自今之後朝
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三公朝聞夕行又可
特延入講論得失博考事類然有德超大化立文帝嘉
納焉至明帝即位為博士時帝好興作數廢為免官有能置
書者厚加賞賜柔止疏曰陛下臨世奕不以簒廢為務修用
為貴夫農廣則穀積用節則財豐穀積財豐而有為之君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婦不蠶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疇有廢蠶桑頗亦損也
食生而廢死難養而易傷民難使勞而易擾防之以儉節之以
古周穀百里猶略不收況元元之命實可矜憫方今天下上平
甚少而役賦多平有兵戎之役則年穀不熟以待
給其事則衆庶不堪其生之所以隱痛而長歎者也
軍國之急不禁地黃輸丑千餘里百日乃至一頭三日食一虎一虎百二
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六千頭鹿也歲一頭三十狼日共食
一鹿是為六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狼原子始生未能善
走使十狼一日共食一子以至健走十月之間是為萬狼一月
食禽獸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百
置不計以比推之終無從得之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

和洽明帝世為光祿勳大和中故事常以春夏月不至而月朔當奏諸郡計吏洽以為人君當以春夏養物而月朔奏計事以為民務掩物之急非所以順時氣也乃上疏曰臣聞王者之治務在安民安民之本在於勸農勸農之術在於節用節用之要在於去末去末之務在於禁奢禁奢之道在於明賞賞明則農業興而末利損矣夫農業興則穀積多而民志定末利損則游業廢而人心一定則易使而國富矣故先王之制使工商雜居異處以觀其巧士農殺業以觀其志是以四民各守其業而不相奪也今之郡國雖有農桑之名而乏耕殖之實雖有工商之號而闕通貨之益雖有士人之稱而鮮修德之風雖有兵甲之備而無武毅之氣雖有城郭之固而無保民之術雖有倉庫之藏而無儲穀之計雖有山川之險而無御寇之略雖有舟車之用而無運載之功雖有貨寶之生而無供軍賞之用雖有士農之業而無資治之要國存忘危治而忘亂所以積日長而功不興事愈久而治愈亡也今之要務宜使百官各修其職明試以功必先本業而後末利禁絕奢侈之源以為軍戎之儲三邊守備皆當豫畜穀帛以為軍人數歲之糧無虞卒調以損民財弱小敵軍人數歲之糧無虞卒調以損民財弱小敵之策明攻取之術詳討殺眾屈之術而不養古人之戒也高堂隆為侍中明帝用法深重隆上疏曰夫折衝垂統必後聖明輔世致治亦須良佐用能精其選而品物康之也大秩風易俗宜明道化四表同風自商周德衰光照九服暴秦興王非恢主之所能

也今有司揚舉州書不本大道從戎刑用而不措儀樊而不救宜崇禮教明閑庠序修三雍之制養老營建郊廟尊儒士崇道民表制度改正朔易服色而憧憧尚儉素然後備禮封禪勒功天地使雅頌之吉為于六合第興之花垂于後嗣則盛至治不正其本而欲其末猶猱猱絲非政理也可命有司小加通儒造具其事以為典

蔣濟為中護軍明帝時中書郎以令史劉放孫資並在門下機事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殺古之至戒也今外內有動陛下卓然自斷然後舉之然成權在下則眾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既宗之於大臣或能之於左右左右能正遠慮未必皆賢大臣能取合類忠此必然之分外加言職於中書難使悉慎不敢似交但有此名類忠此俗況宴接之間有所論制宗

室之疑重臣之議陛下中止以為四方大敵勢之核今大軍西征無有百倍之數而分關中士以為四方大敵勢之核今大軍西征無有百倍之數而分關中士以為四方大敵勢之核今大軍西征無有百倍之數而分關中士

憂者哉然民知至上以水雨繫國之故而不思之徒日有聲乘而用之則所謂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而況於其生遂能
何要為曲直始八年七月癸巳詔曰善為國者必先治其身治其
身者須共所智所行則其身正其身正則其令行所行不
正則其令不正其身不正則雖令不從為人君者所以修
必理正人所親覽必察正人所親覽必察正人所親覽必察
染模那心不生而正道可引也李太尉非不知卻奏斥遠君子
引近小人忠良讒佞從容陳奏則君子近矣小人遠矣君子進
所積以然故陛下慎所與人而已矣昔周公戒成王曰其
近也周公戒成王曰其周官慎所與也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
之可自今以後御宰或執政及東諸侯刺史因循故
弊妄進散騎常侍陳義大正始八年十二月癸巳詔曰
之分明啓下四方凡百有位皆公正之心公者貴國以使之
公正者國治之則無事矣行之不

公則人情不服正則邪黨不生公正之心行於貴國以使之
公正者國治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
公正之心行於貴國以使之公正者國治之則無事矣行之
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
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
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
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
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
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
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
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
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
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
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
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
者國亂之則無事矣行之不公正者國亂

諫諍部　規諫第四

賈傅[1]玄為散騎常侍武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下情之路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義長其義節通化隆於上溝議行於下上下相順而義心仁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崇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網漏不振而虛無放誕之論熾於朝野使天下無復廉恥之節風俗之弊引致篡逆之禍臣之愚慮竊以為今陛下聖德英明崇儒重道開導庶政而已耐又至言雖未盡清遠有禮之臣以敢風質未退虛懦以懼不悟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卿清遠有禮之臣皆此七今之要也乃使左右詔進之又玄為御史中丞頗有水旱之災玄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災是以亮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變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免浣爾野無生草而不困匿伏惟陛下聖德英明崇小水旱入未大畿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伴周文之夕惕也伏獻其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耨墾不熟徒費於力而無收又舊州牧特官牛皆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將私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分將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樂墾田多墾而熟田少若將官牛者與四分將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權勢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居奉務農之詔猶不動心以盡力田不賓敬教二千石以十數百萬以為宜申明漢氏舊法以證課殿天下郡縣若以死刑者蕭何律三日以躭事廢公文十日以下罰俸一月百姓分丁壯為四部并本凡五謂者以水功至大典農事煩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論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備伏見河堤謁者車誼[2]知水勢輕漏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以救五郡使令精其分百其四百為水功二百四十增為一畝所墾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精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頃以來日增田頃課之而田兵益耗功不能償理至畝數斛已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養時異天地殊悉秏其正在於務多務廣不計功實以是為差故雖開廣土境不過供贍軍糧而已其所墾辟率皆瘠薄投成荒棄地勞人費本以此為率計其見在墾田雖有名實不稱其人其三曰郡縣以下吏民車牛運送相屬於道或老弱羸病不堪久勞或牛主貧困自賣衣裳以續其直或官長嚴刻失於調和或主者不良因緣為姦如此之類不可不察其四曰諸出為州郡長吏三年一人間還詣闕朝會引見使大小各盡所懷以觀其志其五曰諸州郡計吏當受詔書及有所訪問皆令思惟其事令有以答若默然不知無以自效宜使明白敷奏以廣聞見

府五百二十七　一

[1] 賈傅　原作「賈博」，據晉書卷四十七賈謐傳改。

[2] 車誼　原作「車議」，據晉書卷四十七賈謐傳改。

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督裴秀使民重其慢除以免之以通其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又新置郡縣未州今列得專御邊之宜詔曰此誠國之大今當急務也

[3] 晉咸成帝初即位太子少傅荀崧上疏曰臣聞為政之損益三代之間遞而從左長史時所陳諮政事詔勸朝臣政之損益咸成上言曰陛下踐至尊之位而隋而衣之事觀覽万機勞心日昃在昔若王鄭自非聖明豈得以刑天下未有而陛下也然未始開元以致[3]于今十有五年矣而事日已滋賦役已重百姓已困未聞有益便有減損之事所謂勞而無功費而無成者也今天下之務莫大於農農者少也百役繇興農人單盡加以水旱之災饑饉荐臻流亡不絕雖有聖智無所施其術矣今之并農不如古之半而軍國之用倍多於古之數以半之人而供倍多之費其勢必不贍矣又用牛耕田古之常也今雖有牛而不以耕田雖有田而不墾闢雖有墾闢而不深熟雖有深熟而不糞澤雖有糞澤而不修溝渠雖有溝渠而不治畦壟雖有畦壟而不務除草雖有除草而不時收穫雖有收穫而不務多積雖有積蓄而不固倉庫雖有倉庫而不謹出入雖有出入而不計多少雖有計多少而不明賞罰雖有賞罰而不必信雖有信而不久行雖有行而不普及雖有普及而不均平雖有均平而不清儉雖有清儉而不以禮節雖有禮節而不以時使雖有時使而不以道率雖有道率而不以德化雖有德化而不以和親雖有和親而不以威懷雖有威懷而不以武備雖有武備而不以征討雖有征討而不以攘夷雖有攘夷而不以安內雖有安內而不以保外雖有保外而不以守疆雖有守疆而不以固社稷雖有社稷而不以利子孫雖有子孫而不以傳後世雖有後世而不以繼祖宗雖有祖宗而不以崇孝敬雖有孝敬而不以事天地雖有天地而不以奉鬼神雖有鬼神而不以福蒸民雖有蒸民而不以治萬國雖有萬國而不以平四海雖有四海而不以一九州雖有九州而不以貫通雖有通貫而不以統理雖有統理而不以為君雖有君而不以為天雖有天而不以為大雖有大而不以為道雖有道而不以為德雖有德而不以為仁雖有仁而不以為義雖有義而不以為禮雖有禮而不以為樂雖有樂而不以為和雖有和而不以為中雖有中而不以為正雖有正而不以為常雖有常而不以為久雖有久而不以為恒雖有恒而不以為安雖有安而不以為治雖有治而不以為理雖有理而不以為教雖有教而不以為化雖有化而不以為俗雖有俗而不以為風雖有風而不以為天下雖有天下而不以為萬國雖有萬國而不以為億兆雖有億兆而不以為人雖有人而不以為物雖有物而不以為事雖有事而不以為業雖有業而不以為功雖有功而不以為德雖有德而不以為名雖有名而不以為實雖有實而不以為利雖有利而不以為福雖有福而不以為慶雖有慶而不以為賞雖有賞而不以為罰雖有罰而不以為刑雖有刑而不以為威雖有威而不以為武雖有武而不以為文雖有文而不以為質雖有質而不以為素雖有素而不以為白雖有白而不以為黑雖有黑而不以為玄雖有玄而不以為黃雖有黃而不以為青雖有青而不以為赤雖有赤而不以為紫雖有紫而不以為朱雖有朱而不以為綠雖有綠而不以為藍雖有藍而不以為丹雖有丹而不以為青雖有青而不以為白雖有白而不以為素雖有素而不以為質雖有質而不以為文雖有文而不以為武雖有武而不以為威雖有威而不以為刑雖有刑而不以為罰雖有罰而不以為賞雖有賞而不以為慶雖有慶而不以為福雖有福而不以為利雖有利而不以為實雖有實而不以為名雖有名而不以為德雖有德而不以為功雖有功而不以為業雖有業而不以為事雖有事而不以為物雖有物而不以為人雖有人而不以為萬國雖有萬國而不以為億兆雖有億兆而不以為天下雖有天下而不以為大雖有大而不以為天雖有天

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而受其飢今之不服不可勝計縱使五
稼盡收單足相接曾有災患猶不堪禦況乎蠶蠭之災風雹之
害牧宰足恃以為安乎臣竊為陛下憂之臣先井伐
省吏靜事息役上下俱安則人心惟農農是務也或為軍騎司馬以此俗
者爲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調調者後之農夫出於天災出於人
者百姓之命也臣竊為陛下惜之臣聞聖君在

雪行矣又建棚宮司功在簿少則人心定矣其事則改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常例凡等當今之要所宜極用也聖主知天下之難得從事於其易故寄隱於閒位而人主所由事所謂所難與聖智俱不足以盡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自既行則人思及本慎之於細華竊自負而冒瀆日隆矣

劉頌為淮南相在郡上疏曰臣首忝河內疇辭受詔為所言惡要事宜小大數以聞常苦多事或不能若有數切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尋思自揆用心於淮南增職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已會臣與二郡職事不及時奏今年謹封還聖鑒不敢妄於常事如有足採冀得備數一伏見詔書開啓士庶以為天下之廣不患乏才不經國言惟多擇為要得其人而後授之則治功興矣今海內清平戎夏交泰誠是陛下垂拱揖讓之時也又內外之任各守舊職數載之後乃議黜陟以觀其績此為官擇人而官不易也又內外官人有不自信之心以保職業之漸也又以邊遠之地且自保守以求秩賞之路塞而邊州將士更守江表此將士之全慮也又內外各守舊人子孫氏為國之武眾職數載之後乃議黜陟以觀其績此為官擇人而官不易

不放之每則天下無貴賤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武天理之常也故若舜禹有任賢而不任人任賢者謂堯舜是也任人者謂啟是也若啟則之繇小改理而大變危矣謂之邪正而大變危矣謂之邪正而大變危矣謂之邪正

有所遵大下郡前已滿數百千年今今方始封而親珠剖析其非帝宜更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郡縣守相分人以王國姓使親疎遠近不相比其宜無故可以永安而者封國大者過十國里次者過十里共力奉貢而已足以供養公職一賦制度以公論王國公論王國公論少而王國多公論多而王國少此所謂有名無實立其制然非所以強幹弱枝安天下之道也

景帝時鼂錯為御史大夫請令諸侯有罪削其地錯又言削之吳王濞等遂舉兵反以誅錯為名

漢興諸侯王或連城數十或地方千里高祖子弟同姓以為藩輔故齊悼惠王王七十餘城封庶弟三人為侯邑萬戶諸侯王振恐其疆大數世之後轉相吞并或以謀反誅絕或以罪削黜天下共誅之以安劉氏宗廟此其大經也今吳王前有煮鹽之利後有鑄錢之贏薄山鑄銅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天下之大誼以故誅之地入於漢為郡縣分治其民各得其所此天之道也高皇帝定天下懲戒亡國之禍故大封同姓以鎮撫四海犬牙相錯封爵之誼上下通行蓋以慕義為務不以勢強也今吳王倍德反誼稱兵內侵以利害天下之人其罪甚大當誅不忍加誅削其會稽東郡以全其祭祀之禮德厚之至也

漢興諸侯王或連城數十或地方千里高祖子弟同姓以為藩輔故齊悼惠王王七十餘城封庶弟三人為侯邑萬戶諸侯王振恐其疆大數世之後轉相吞并或以謀反誅絕或以罪削黜天下共誅之以安劉氏宗廟此其大經也今吳王前有煮鹽之利後有鑄錢之贏薄山鑄銅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天下之大誼以故誅之地入於漢為郡縣分治其民各得其所此天之道也高皇帝定天下懲戒亡國之禍故大封同姓以鎮撫四海犬牙相錯封爵之誼上下通行蓋以慕義為務不以勢強也今吳王倍德反誼稱兵內侵以利害天下之人其罪甚大當誅不忍加誅削其會稽東郡以全其祭祀之禮德厚之至也

之義故國雖小必有宗廟社稷之主所以係天下之心也今諸侯雖有小過大故未有所大絕也今削之則逆節萌生疑心動搖亂作禍發不測其削之者反受其咎是以晁錯雖忠於漢而天下誹之袁盎雖說於吳而天下稱之故曰安國全軍之理勢不可不審也

漢興諸侯王或連城數十或地方千里高祖子弟同姓以為藩輔故齊悼惠王王七十餘城封庶弟三人為侯邑萬戶諸侯王振恐其疆大數世之後轉相吞并或以謀反誅絕或以罪削黜天下共誅之以安劉氏宗廟此其大經也今吳王前有煮鹽之利後有鑄錢之贏薄山鑄銅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天下之大誼以故誅之地入於漢為郡縣分治其民各得其所此天之道也高皇帝定天下懲戒亡國之禍故大封同姓以鎮撫四海犬牙相錯封爵之誼上下通行蓋以慕義為務不以勢強也今吳王倍德反誼稱兵內侵以利害天下之人其罪甚大當誅不忍加誅削其會稽東郡以全其祭祀之禮德厚之至也

之義故國雖小必有宗廟社稷之主所以係天下之心也今諸侯雖有小過大故未有所大絕也今削之則逆節萌生疑心動搖亂作禍發不測其削之者反受其咎是以晁錯雖忠於漢而天下誹之袁盎雖說於吳而天下稱之故曰安國全軍之理勢不可不審也

然後封建以承天命一朝之謀萬世之福也今陛下以一人之身而制海內之命以一人之心而決萬事之變以一人之智而獨斷天下之疑以一人之力而獨奉天下之職以一人之耳目而獨照天下之視以一人之聰明而獨聽天下之聽以一人之智慮而獨制天下之事以一人之威而獨行天下之令以一人之身而獨受天下之勞以一人之力而獨治天下之政以一人之身而獨當天下之任以一人之心而獨決天下之事以一人之智慮而獨制天下之事以一人之威而獨行天下之令以一人之身而獨受天下之勞以一人之力而獨治天下之政以一人之身而獨當天下之任以一人之心而獨決天下之事

之人無所遵大下郡前已滿數百千年今今方始封而親珠剖析其非帝宜更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郡縣守相分人以王國姓使親疎遠近不相比其宜無故可以永安而者封國大者過十國里次者過十里共力奉貢而已足以供養公職一賦制度以公論王國公論王國公論少而王國多公論多而王國少此所謂有名無實立其制然非所以強幹弱枝安天下之道也

景帝時鼂錯為御史大夫請令諸侯有罪削其地錯又言削之吳王濞等遂舉兵反以誅錯為名

漢興諸侯王或連城數十或地方千里高祖子弟同姓以為藩輔故齊悼惠王王七十餘城封庶弟三人為侯邑萬戶諸侯王振恐其疆大數世之後轉相吞并或以謀反誅絕或以罪削黜天下共誅之以安劉氏宗廟此其大經也今吳王前有煮鹽之利後有鑄錢之贏薄山鑄銅煮海為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天下之大誼以故誅之地入於漢為郡縣分治其民各得其所此天之道也高皇帝定天下懲戒亡國之禍故大封同姓以鎮撫四海犬牙相錯封爵之誼上下通行蓋以慕義為務不以勢強也今吳王倍德反誼稱兵內侵以利害天下之人其罪甚大當誅不忍加誅削其會稽東郡以全其祭祀之禮德厚之至也

誤切不可謂則能有勳業不可載則德擅昔賢以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意孜孜勤求無失又以羣臣勝任者少故不委務窮居日晏勞而後治以為今欲勤事故多務勞君臣以逸為治故少事宜委務便善者將以成功不能者將以敗事故委司得而職修成可得而治任者務多繆乖不任者務少繆正上下共造事皆則成實效之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以己躬親庶務則日有不暇事皆決己則人不敢措手祿賞政如成可得而治任者務多繆乖不任者務少繆正上下共造事皆則成實效之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以己躬親庶務則日有不暇事皆決己則人不敢措手祿賞政如

處而罷有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煩而益亂大綱不振則憲體肆慢體統肆則百度失矣此猶不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舉之政使天下可治在位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辨察之罪也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煩而益亂大綱不振則憲體肆慢體統肆則百度失矣此猶不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舉之政使天下可治在位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辨察之罪也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煩而益亂大綱不振則憲體肆慢體統肆則百度失矣此猶不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舉之政使天下可治在位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辨察之罪也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煩而益亂大綱不振則憲體肆慢體統肆則百度失矣此猶不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舉之政使天下可治在位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辨察之罪也

處而罷有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煩而益亂大綱不振則憲體肆慢體統肆則百度失矣此猶不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舉之政使天下可治在位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辨察之罪也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煩而益亂大綱不振則憲體肆慢體統肆則百度失矣此猶不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及所舉之政使天下可治在位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辨察之罪也

再舉所謂且宜有所為攘一時以起所移非止典也然逸遊
至今猶年未四旬姓難易了其國而私定不生誠以三方未悉
薄伐而必欲親征也是以出使撫慰檢查夷至矣
矣子之曰不懷靜而東略二方大利都武將士武吏成守江
建康武備備以衛子其室家分離成東不寧又不習水土
親氏皆從所服攻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數百歲間分裂
分之十餘今也自貴卓作亂以至今並世百年四海勤瘁
丁難盛矣二合軍并勢於今日兆庶思寧聖主然思安古今興
且前過不同亦未可以希遠在晉初息馬牛然使愛百役者
不出其國安備將事其歸實在可為變復不得然然為之苟
盡其理可靜二分之一使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
所苦已不堂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稱以概舉挈
綱總領要在三條九政歟靜諸在良貴及役使無為無事實

貴在制度無事在著信在簡賞務為政在著信久非難也難
事著矣平耀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裁制無為貶
也邦功作之勤功以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
者既舉雖未足以享化然可以為安有餘庶夫王者之利益
天地自然之財幣所出不過於此事誠有功經為足於此
皆務所出之益而裁之制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
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費甚多或為政之難少有疑而效速
已大益靜言有十百之利久有劫害在始似如未為然作大患
耳速加功以速其謀如河汴舟運急權計輕重自非此類漸以
為害九河與為其然非為其然能善善義重權急變通知
可興可廢其難為非能善善義重權急變通知
在無能使大務此若朝以安其為安也雖暫憶明

世功首宜在著此之為要在朝國至大務師信簡兵結
寇常場遇其不敢出前來可不須然陛下而自能此心至
動所不須以為所憑鈞此二者可勝陛下少垂思慮
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謂比陛下於孝文主以為
得將在乎後不在為今何以陛下龍飛鳳翔期踐阼有
業之勳奕葉載濯矣陛任英才又有英公天子之貴而謙行
布衣之所難幸險之德冠千百王又有文武智能成物
度及有之矣若善當易之德謹慎之固使當代以長後世何
疑抑損抗校功高若是過湯武陛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
下尊上虛美常識其實然若所以有為安之理或未盡善則
恐良史書動不得遠引美甚可謂也於不可使夫知政之士
得參聖慮經年小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詔若已得未
悉以封國之制且以古典任賢修法宜從內以及六州將士之役

皆職之且諸所悉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八

諫諍部六

諫諍第五

晉良均秦始中為議郎上書陳時立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而攻之有不克者以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殺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然古之王者之城五里之郭不可攻也人心不和雖金城湯池不能守也臣推此以觀其理殫彈丘陵之琴詠南風之詩而天下自理由是觀之人可以屋而封也勢者多雖甚雄屢起擾亂朝心刀鋸相乘亦死之孤豈聲勢絕故臣以為陛下當深思遠念社稷防閑彈琴詠詩垂拱而已其要豈若推恩以協和親慕故推選定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係妻子是故唐堯以親睦九族為先周文以刑于寡妻為急明王聖主莫不先親後疏自近及遠臣以為太宰司徒御衛軍三王宜留洛

中鎮撫其餘諸王自州征還者皆十五以上悉遣之國為選中郎侍相于兼文武以輔佐之聽其國論所行為處布恩信公卿子弟宜國如舊若臣分定百世不遷城關也為置博士教授所謂君石之宗天下服其強矣雖大割地無益強弱中赤一家之有其若應後世強大自可豫為制度使衛惟夏以分子弟如此則枝分葉布猶自削小漸使轉至為國亦後世之利非所患也皆在漢世諸呂自誅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諸侯九國之強故不敢動搖然今之宜諸侯強大是為太山之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親疏諸王親戚隔絕不得與大禹商者無故又仄分天下立五等諸侯上不奪賢下不議功而是非雜糅例受事上以權時之宜非經久之制前後遂不改此亦煩役之漸亂之階也由於九族親睦黎庶協和其基也在於齊內訓絕百姓離心故夏邦本安伊尹稱先哲王以訓于太甲太甲氏入周公繼聖在於夏后去事之誠載來事之鑒也又陳曰昔夏氏

勵募取凉州兵馬差朝健兒許以重報五千餘人曉鄭文討賊功皆第一而乃文認書州郡將賢不與中外軍同雖在上功無應封者唯金城太守楊欣所領兵以過江由之勢得封三十人候加州郡雖下功高不封非所謂近不重施遠不遺怨之謂也臣聞魚難由於甘餌勇夫死於重賞故荊軻慕燕丹之義豫讓感國士之愛匕首擬於秦庭吳刀加於闔閭由也誠夫功名重寶人之所願不平致然魚腹視死如歸豈不有由也誠夫功名重寶人之所願不平致然由來久矣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在乘其子七兮旅人君子其儀一兮臣以為此等宜敦詩刻前後陳事觀見有異然身微官孤不見進序乃取長假還鄉里路去遠息上表曰臣愛恩三世剖符增寵流伏有年大馬之力無所復施陛下弘廣納之聽採狂夫之言原臣侵官之罪不問干忤之怒天地恩厚於臣足矣臣聞忠臣之於其君猶孝子之於其親誠進則有欣然之愛非貪官也退則有戚然之

愛非懷祿也其意在於不忘先君榮親情所不禁已也者也臣伏自惟孤微至恨生長荒鄙而父在外任自遂拋棄不奉覲覲陛下竟不知臣何人此臣之恨一也遭會之世值有事之時而不能垂功名於竹帛吊祭於墳墓此臣之恨二也遭明之君而懷悋懣勇陳力又不能當驅死於地下此臣之恨三也恨二親早亡隕兄弟並凋設若殺無後殊於絕門此臣之恨四也夏日忽忽以過冬之夜漫漫眾人生百歲尚以為短而臣中年獨長此臣之恨五也數日月以來養慨是養命無報此臣之所以懷天恨而歎息臨鄙而自悼者也語有之曰舉言屋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忠言逆耳而利於行忠言逆耳而利於身是以明主納善而忘己之所不欲聖人見仙而改之所不欲聖言而為從者也昔漢高祖初定天下平時戒平婁敬上書請曰陛下取天下不與成周同而欲以隆盛周臣願以為不侔然是漢祖感悟深納其言賜姓劉氏又賴諫官貫

為我者蔡所以亡而吾所以得之者貴乃作新語之書述敘前
世成敗以為勸戒又田肯進一言之計非親子弟莫可使王喜
者而愛千金之賜故世稱漢祖之英明謂娄敬所以能成帝業也
之言世皆皆曰堯舜復興天下已太平矣臣獨以為未然臣竊
有所勸焉且百王垂制聖賢迭興衆事之明鑒也孟子曰堯下
能以天下與舜則舜之有天下也天與之也昔舜為相堯二年
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堯
之子而之舜舜曰天也為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居堯宮逼堯
之子非天所與者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亦避堯之子於南河
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獄訟者不之舜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
謳堯之子而謳舜故曰天也為之夫三王皆然天下者天重也非
至德莫之任至大也非至德莫之受至明莫之行故曰德同唐虞
則舜禹之位可讓而至也德不同則湯武之事可鑒而觀也
今陛下以聖德承天統而欲以天下傳之子孫此堯舜之盛
也然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誠能用臣之計無傳天下於子
而傳天下於賢則德澤無窮名號傳於萬世矣陛下雖有萬
歲之後猶存也故曰陛下之德比於堯舜則天下之福也陛下
誠能用臣之計而不傳天下於子則是陛下有堯舜之名而
有堯舜之實也願陛下孰計而熟慮之

府五百二十八　三

[illegible]使四海內長保一皇化而子孫輩[illegible]者不[illegible]
其[illegible]矣哉孫卿曰堯舜擅[illegible]然矣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
莫之任至大也非至明莫之行至明莫之任故曰德同則
[illegible]此二者非聖人莫之能堪由[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取[illegible]陛下[illegible]從聖[illegible]人莫之能堪由[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
人[illegible]陛下[illegible]法度[illegible]於[illegible]天[illegible]故[illegible]資[illegible]之[illegible]
德[illegible]而[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無[illegible]之[illegible]地[illegible]
之[illegible]守[illegible]此[illegible]堯[illegible]舜[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
同[illegible]風[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於[illegible]積[illegible]新[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天[illegible]大[illegible]及[illegible]於[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安[illegible]此[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取[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上[illegible]當[illegible]念[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在[illegible]上[illegible]當[illegible]念[illegible]義[illegible]之[illegible]
在上當念[illegible]義[illegible]之[illegible]
文之大指佈乃邦畿欣戴洪惠民懷厚澤木腐蟲蝕[illegible]

[illegible]武之[illegible]歌山數無[illegible]之人此固天下所[illegible]
[illegible]踐作[illegible]無[illegible]之[illegible]
言之信恐陳事者知直之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陛生之才不在顧問之地蓋聞王聖臣直[illegible]
[illegible]不惟踧遠不信而言敢靡前代[illegible]
[illegible]興所由又博陳季歎之路廣開養老之制[illegible]
[illegible]者之難凡五事為國臣之所言皆真陳古今已行故事非
[illegible]邊[illegible]猶[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增篤[illegible]
[illegible]著[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害歲事本仙鑾駕之後微微小邑至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自秦公至於始皇皆遠戎心待賢逐利士招由余於西戎致五霸於死而取六家於東周卒并海内是四方雄俊盡歸國家故能北逐匈奴南定吳越今天下有大罪非陛下帝由其自之勢也道化未洽人心未安而欲勞苦百姓以自奉養非所以為人父母也且秦皇帝之所以亡天下者正以其欲自奢侈而不顧百姓之力故也今陛下能節儉愛民則天下不勞而自定願陛下留意焉

能孔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為大故為政先親親次尊賢親親則孝於父尊賢則忠於君忠孝天下之大義也治國之本也是以親親則庶姓和尊賢則不惑於讒諛不迷於利不眩於名不誤於事此四者治之本也

我孝武皇帝陛下繼文景之業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制度協音律作樂舞以揚祖宗之休烈此皆所以昭顯功德而垂之後世也然猶未及古之帝王也何則以天下之大而主少國疑故也今陛下富於春秋未有繼嗣臣願陛下博選賢淑簡求有德以廣宗廟之繼慎擇保傅以養聖躬之德則天下幸甚

臣聞天下之命在於民民之命在於食食之生在於勤勤之業在於農農之本在於時時之用在於信信之守在於誠誠之道在於敬敬之極在於無為無為而天下治矣

二曰士之立華行非一變矣起貧賤而登富貴每不歸榮華求窮士孝之正然使魏武不取東向在楚則三分不敢南謀曾參之養寧俟食魚之請乎也且其神器不移他族則淵囚不悔鼎湯未興之前莘野兆於渭濱文武將興之際呂望發於磻溪故能翼周室而成王業佐殷湯而定天下此皆不以貧賤而易其志不以富貴而改其節者也今國家之興也不以貧賤而易其志不以富貴而改其節者也今國家之興也不以貧賤而易其志不以富貴而改其節者也今國家之興也

而為貪者公不為罰臣不畏關立奚利而為之為臣之人豈不以雖啟古人言曰舜作木能使野無遺賢堯舜其猶病諸不能使盡不陵節故有國家者何嘗不務舉賢才親近賢哲哉帝用費逮薦浩之議貴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遣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聚吳越之閒皆已還反江西良田褒棄不少火耕水耨窮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舊官功績顯著宜加褒賞三年計賦稅以定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言為治能使八表東漸西被朔南暨聲訖于四海事業施于後世無所以企及者善一乃會去此不遠宣選都督有文武經略者遣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俯護之滿鎮撫荒國農於金城有平西之謀請為

慶賞為法若作鄧大興三年大旱詔求讜言宣諫大夫荀上言曰臣聞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如今者也陛下以聖德充塞天地作樂東南謹敬慎被上天皆願人情黃謀以平叛其賢能命之爵宣王感悟求賢不倦是之謂也愚觀貴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於抽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觀貴國之風俗未能盡善也故引尚其可用雖戰必與高宗之思也伐荒救民猶湯之征葛也引老而伐之下列國亦有勍敵謀臣猛將而王師至遲之于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雄傑人士雖負十生之邑必有忠信之節之士矣而秦兵不敢進者何也以其有忠信之節之士矣而秦兵不敢進者何也以其有忠信之節之士矣而秦兵不敢進者何也以其

宣時而後仕樂在其中故天過位一說將明其節故天過祿之
節是以君臣並隆功格天地近代以來德薄識寡者擾情於利
臣臣於利以事君君臣交利而擯風相尋功得失之迹難可詳
言臣請較而明之夫傳說之相高宗申召之賜宣王晉仲之佐
齊桓秉德流之賞封建親賢之業皆君臣之道無相違悖以成尊
主未有君爵過已臣祿過德國家者也始由氏稱陶氏奉簒漢高藉
劉氏之弱根累世之龍因關弱之主資拜爵之私情周之黨
晉魏之勢並從後乃能行其私謀以成篡奪之志焉天人所相而能
違之哉詳其本事則高武以王侯為天下驅除因時之望改號矣
高遂踐祚以美中興之勳及天下既定爵祿無功臣有戰武力之士不
遂國體以立一時之功不可久恨以覆夢其興終一事亦可見矣近者三國非時
並以雄略之主命世一能者委親俊智級功業如二袁開基於
前曹王屬等方之前賢猶有所後

宇於魏武袁紹據冀州輔上并遂欲兼資成大業亦何異乎袁紹之
世下兼并世之俊有大人之會割據江東者有南郡龍跡洛陽
鳳雛龐統此四人皆當時之俊傑也或為謀主或為將帥若使
四人同心協規以輔一主則齊桓晉文之事可指掌而待也今
天下大定主上之功也今王業艱難之時也主上之德也今王業艱難之
時而主上之德也今王業艱難之時而主上之功也今王業艱難之
時而主上之德也今王業艱難之時而主上之功也今王業艱難之
時而主上之德也今王業艱難之時而主上之功

健身忠讜以儆後進皇使之還事不虛發不失忠將來必有稽
賜若南之災崔柔薄蝕之變往依舊例免之欲以安陛下肝食之
勞也臣謹尋按舊事前代已來每遇災變皆有消救之
之故所以敬答天意致災異之源臣以為災變之生
雖不能盡除而宜去其甚者以答天意臣以為災變之生
此自然之時應不可不察也按解者雖云君子以恐懼脩省
為云然忠告深防之臣竊以為宜發哀矜之詔引己于之責蕩
滌瑕穢蠲省煩苛使幽滯望人獲蒼生以慰天心滿之策臣
愚而不識此之謂時事之制用慈開塞而曲成者也臣竊以
下月明已知聖心自然之其德安百姓百官無不感悅
四海之遐武祥寧不臻人鬼歡謀應天順時為不可此陛下
即位以來中興之化未聞雖前後萬機務適日理之事未加於
理之要教未及平百姓之未寧於上默而未言於下逆鱗之
誡今輒集成之敢不作者何也仗道之情未著而任刑之成先

[illegible]國之要莫重於戎事軍旅大事今不一則人情敢
[illegible]則觀生官方不審則徵政作從動不明則舉錯乖此
[illegible]者之所慎也臣竊為陛下惜之天以區區之曹參循能臨
[illegible]公一言何清靜以理化前哲非德音不足法式孝子
[illegible]之中宗聰明獨斷可謂今主然尊嚴而冠冕旒纊若子
[illegible]以鎮安庶信之溥況刑又是禮之轡勒為君之不
[illegible]君之固陛下之所慎言而必聽所以為理要之大
[illegible]是以政肆往往而有之可不慎歟所以為理要之大
[illegible]若定律採所以廣聽納之門聽納不少留神察言言之理要
[illegible]詔報之理又詔曰有司案狀上狀曰臣言疏去後詔報之所見
[illegible]陛下不遵往法深軫仁恩父母臣前去外院疑
[illegible]布鏡法之情以法為法令刑獄所關變弄加辭疑案未
[illegible]坐有薄罰之處此月四日去山六七丈精泡噴噀面色都
[illegible]赤中有共犯人如鼠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雷擊良久分解被

詩在敬首地陽之月日在癸亥金陰之位而有此異為元首供
[illegible]之義人頗消後之理不有所改何以安臣所憂未及一月
而便有此變益明聖天留情陛下縱懼之至也臣年歲宋木白
[illegible]月今年歲始日有修謫曾未省覺有司不奏臣竊惑焉
[illegible]人斜日天為陛下親行有形影之相隨應之以德則不祥
[illegible]結冰此明天人之際符有形影之相隨應之以德則不祥
[illegible]離之以陰則災徵作陛下宜承寧慶之至怒猶沛然之
[illegible]陛下之所以為理則合徵作陛下宜承寧慶之至怒猶沛然之
[illegible]刑書非政之善然不行不作則必敗政也今之宜赦理
[illegible]如之何[illegible]之宜赦理
[illegible]時得千稽今聖朝明哲臨方觀四門以求來訪聽納
[illegible]若心況臣愛君豈敢不盡可不竭誠盡節
[illegible]地之中書[illegible]

政貴平靜理公亮於幽冀流于參於百姓然後可以經事使而
不憂兼林若而能憂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要如
等強不息而食皇甫軫等藏匿百姓使人煩不過三日今之
[illegible]猶三日休停至有殘刑前期疑獄非[illegible]
[illegible]暴不敢專[illegible]豈不恐陷人罪故[illegible]
足以為[illegible]以[illegible]
心有[illegible]
之陳時政曰古者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要如
白之制皆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法雖考心曰人各有[illegible]
君子則有士風之操小人則懷[illegible]
而非道理者之萬[illegible]

臣亦有建議之權宜會佐奏致稱春秋樂毅宜無見疑良史且今晉天之人原其代出皆蓋世雄略何至於今而獨不見兄弟郡之人皇居東西迭若干隊前者數百而衆後者從而踵之則其勢必不能盡用故曰兵貴神速又曰兵貴勝不貴久蓋謂是也況今之兵勢又不及前代之盛乎且兵之為用貴精不貴多貴速不貴遲故曰以治待亂以逸待勞以飽待飢以靜待譁此用兵之要也今若以數萬之衆分為數道或出其不意或攻其無備或擊其惰歸或邀其已過或掩其不整或襲其不虞或誘其貪利或惑其小怒或示之以羸或動之以利或形之以遠或期之以近或用之以奇或守之以正或先之以發或後之以應或合而離之或離而合之或散而聚之或聚而散之或出而入之或入而出之或往而復之或復而往之或進而退之或退而進之或左而右之或右而左之或上而下之或下而上之或擊其首則尾至或擊其尾則首至或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或擊其尾則首中至或擊其首則尾中

欲於郊居章邪對曰臣聞惡迹有聞誅罰于溝田者之前誠陛下不察犯慢慈愛是使臣有過輒恣不止使妄生驕諛臣是以伏而不對神筆乃敢開口耳

范泰文帝時以散騎常侍至仕元嘉二年表曰元正大慶萬國咸集臣以庸虛忝侍華坐竊聞禮樂之興治世之急務也故自頃年以來每正旦正坐陳列樂器殿庭作樂以為歡娛臣竊惟樂者所以節和人情非以為樂也是以古之聖王緣情以設教因和以為樂故能感動天地和諧神祇降福黎元今正旦之樂既不合古又不協今徒有勞人之費而無和神之益臣以為宜改正舊典以稱聖心

宋孔顗為吏部尚書時太祖輔政顗與袁粲褚淵俱受顧命

齊王儉為吏部尚書時太祖輔政儉與褚淵俱受顧命

當花八年陛下經營遠業意存民食八年則農功興矣到四年開八秋治庫將久糸集遠生一途並行事不相害矣以陳者為戒不達為患任大聖官充無敢諫陛下應無情自

臣之區區不達聖戒鞠養子業誠罪之心誠免旬僕不

帝乃深謝稱婦女特見侯禾已加以疾疫又上表曰頃元旱甚

疾疫未已方今常災實為過差古今為王豈不能慎其

昧旦臨朝解衣思治前王所以獲福之道數日之過言動之愆悉以自劾而災猶不息何以為君

之過言動之愆悉以自劾而災猶不息何以為君

何影響陛下所以大為君臣改政履德之求而

心畏氣怯命訓誡之日俄為武百天下湯為王道已渝自非神

英懿亂安正則宗社將傾漢有革命之典隨時而義九大是以

古今異用備方必舉天道幽深不成敗或未必逆果報固需

之術未洽於愚心見用信於吾作而不能織賜者也臣既頑且

鄙不達治宜加之以萬族重之以醫案言或走而復不能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二十九

諫諍部

規諫

宋何偃為太子中庶子文帝欲更北伐訪之群臣偃議曰昔
[illegible]
胡法宗宣認建同世代代計大半勞費藏於非難今雖舉無
遺而兵未精習錄舊鎮戍充實若邊境流散多未附業控引
所宜取給根本對根本以殉遊業宜動心不克往徒傷國以
內虛侮亡取亂敗為師無淮泗賀水鄭轩清潁未歸舊境通
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若守之則難圍之則曠日推此之
間疫癘交起輸調等人之勞易動方來之寇不深可忘垢藏疾
以廣天道

周勃為建平王太傅軍隸事多軍吏武昌吳司官讀言勃上疏
曰仲尼有言泛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今諸王幼
稚宜博選賢明以為師傅出入進德修業親仁善友所以
輔翼聖躬廣開德義也

不足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助給其糧糧凡公私遊手皆給其食令與湖盡修原隰堤起仍置屯田討地設關按其出入皆其將儀須有文牒方可發之不復舊法以此卷使兩通東京諸客語令西歸故令之在關以制其疑慮關禁嚴急若商賈往來者皆從寬容而已

河間何足論議為高祖所親信每從征伐以此為名

於胡夷若論民之就從於我也若其來從我之術也若能來此非其種不過小東雜漢間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即華得坐實我疑自遠其為禾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從貴財役亦行見淮此必非服有矣不亦重辱哉我健馬但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秋要至侵北水陸漕輸苦於煩費以為不勞而毫已困不至二年敵民盡可虜尼而為我用滅胡中州必有勇者決不能為秦土地率民入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爵終過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苗持人之不敢攻固年兵之所以敵皆反此也今人之不以羊追狼體捕鼠而全軍動平

夷貊為悍胡相逐其不能滅國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為多也胡之俊服漢者亦以為火也鋭兵不可去重騎徭為今宜募天下便養馬一匹者給一人役三匹者除一人為吏自此以進階官養馬草役既輕馬銳動又將者馬肥自能乾于戈羊而不苦勞力盡於戎役使其然望土皆固已深矣重有盤風播雪之動驅役將軍之力此所自於尤懷為其近所功賞之如而獻策者勳臣或將軍為從宜國用兵之術勇而反顧若將軍為從宜國用兵之術勇而反顧若將軍為從宜國用兵之術勇而反顧若

今高拱貪黷大小交稱徒交名定是讀官祁而世爵媚令之輒
倚傍奏人之法強明君之聰好簡主之事其奏人則宜先省
事於初并官署位以周典為式名以通時為用奏準則何
足取也當使陛辭者得盡情傳者官職各稱其分庶總覽綱
舉總攬珮衡官以服事職以修舉而衛當職以效官遍
委難舊地民戶應重豈吳邦可有侍昌攜者而宗民上
清辰紀于亂織前其地即朱方者不宜舉州土如江都高郵更
建邑又民以者近者易歸凡更官舊部詳其俗風原其
秩為縣不得援用恩家之資為郡不得援用郡家之資為
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
盛名而無由知有卑官而事簡則懷奇而無由進
或疲見忌於勳戚或不遭遇於貴臣其欲致車右
而動御帶語天下而辯治亂為可得治亂言舉賢
則聽人故不得先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辯辭
精其史能將誌倫小道者使編纂之院勝博求其
中制內外興官之源流以往事為前車以今事為
鑒往察來降情以就意之所至意之所執不
為私回開不亦善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人德
業之優能以檢格立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
行守學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

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於應選郡盡悟明矣
舉矣又恰好以貶沉人不知察其所以致貶以舉進
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舉貶陛皆鄙則宜擢其毀者惡
足取也當使陛辭者得盡情傳者官職各稱其分
庶總覽綱舉總攬珮衡官以服事職以修舉而衛當職以效官遍
委難舊地民戶應重豈吳邦可有侍昌攜者而宗民上
清辰紀于亂織前其地即朱方者不宜舉州土如江都高郵更
建邑又民以者近者易歸凡更官舊部詳其俗風原其
秩為縣不得援用恩家之資為郡不得援用郡家之資為
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
盛名而無由知有卑官而事簡則懷奇而無由進
或疲見忌於勳戚或不遭遇於貴臣其欲致車右
而動御帶語天下而辯治亂為可得治亂言舉賢
則聽人故不得先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辯辭
精其史能將誌倫小道者使編纂之院勝博求其
中制內外興官之源流以往事為前車以今事為
鑒往察來降情以就意之所至意之所執不
為私回開不亦善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人德
業之優能以檢格立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
行守學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

南齊劉虯除尚書祠部郎不拜太祖殘忍好殺虯每上章輒以諫諍為言嘗因侍宴太祖謂虯曰卿每上章輒以諫諍為言朕何如齊桓晉文虯曰陛下聖德過之臣以為堯舜不及若以桓文為比臣竊以為恥太祖不悅出為晉熙王鎮西司馬行府州事入為尚書左丞

劉思効為員外郎太祖嘗陳鼓吹自入明以來御見郎署殿戟有增於往天府元簿於前重譬屢動務與不復戎役敕丁儲無半校小民或敢無樂正之色貴世之流罕至於庶車服仍事稍有增損思効求對下旨敕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絕偽濫此誠聖朝之事非臣所宜預聞臣職在糾繩不敢不言太祖不悅

即位不改其度[illegible]頭渤海[illegible]欽而禹其[illegible]

[illegible]懷其[illegible]至美矣[illegible]

[illegible]位並蒂獻書金門翦[illegible]

[illegible]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獻近以加於旅賁以[illegible]

[illegible]祖思為給事黃門郎太祖建元初啓陳政事刊禁諸人倫之禮見帝王之極固宜[illegible]

[illegible]教不得以[illegible]

[illegible]考績之功九年開[illegible]

[illegible]否無章程遵[illegible]

[illegible]臺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談宏者以劉向為體適於壯之梁肉而憑風壯之與石故以教化比而喜石決方風而起以行雨且檢御譬之駟也今行禁止焉為國之閑鍵欲則天下皆貴而已矣然不事典常滿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因於不當如今申勸必功多賞印而捨干下必不勸矣丙罪重丁貨輕罰丁而放丙天下必不懲矣是賞罰之行無所信於今見罰者皆曰吾受當者仇讎之讒人大而四海忻以厚國國盡民分貧民困以資豪富富民驕奢用大之儲資於豪山之數勢憑分地之稽以財流金之理流財盡豈由農而中都足食豈開災頒而河汴委積今將桶罷漕運遷宜商役救饑開閉廣採時罷山池之限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俱贍可以出師無妄動知如此編今著作之官起居而不千止為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書人曰暗諫官則

賊任手事在古為難當官而職亂或易物議既以死言罪已已亦當以義默然人中丞雖謝成名未有全發飛前之明効也漢程不識為漢大將大失言先策重侯勝任直抱繫出補闕職何利遷行之即著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漢有殺而不知知與不用用與不用漢有殺而不知知與不用而不悟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漢重郎隨而把劍羊任觸恥以死不更吾則天下之士不恃百而至笑梁賀球為散騎常侍高祖時上職者皆緣飾故舊梁害時政球任侍御僕射奏曰臣聞忠臣不能勿一職居職納之任又不能廣一言竊聞慈父愛無益之子明君不愛無益之臣昔所以貴金棄寶而忠言日聞也今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有所納受而群下默息也願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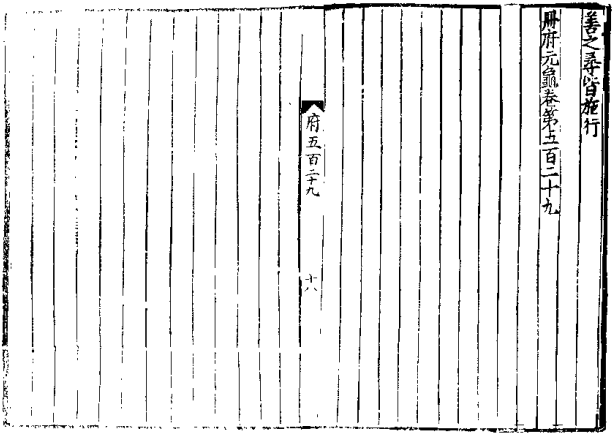
謀獻穿云陛下納受而群下默息也願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

鄭無恤民之心故以天下顯職唯仕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者也今之為人父母抑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愛之如雷雨苟須臾滿進蹙豈可不治之哉今天下宰守所以皆苟貪殘字有廉白者由風俗之靡使之然也漢文之時一昧今之就喜相競詩云家室相讎其斯之謂歟故文帝前所甘一味

目敗其好惡夫朱鄧之冤亦民所患正恥不及辨故勉彊而為之苟力所不逮憂其將失令釐其風而不易其失易於反掌夫論王治者必以得衆為前先正恥源之弊也其三事日壅郎荷負蒼生必為任乞減四海以為心不憚脈脈之勞不辭瘏瘏之苦豈止日及之志哉竊道遇百王事切半載但斗筲之人藻鏡之子無遠之慮貴使理其名實勉其不及心在明察事乃平章但務簡一職責使理其名實勉其不及心在明察事乃平章但務簡一職責使理其名實勉其不及心在明察事乃平章但務簡一職責

以康叔丧毋是以詰重閒師不遵西漢詞謀等不專約亮用能光武賈英尚未備數醉於金石已見動生有道國亟諫之朝敢循匪式鴈挾朋互譖日死上封事七條狂愚之言伏所刑戮其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一百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二百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三百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四百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五百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六百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六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七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八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七百九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二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三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四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三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四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五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六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七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八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五十九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六十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六十一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六十二紀申明舊制以防微杜漸八百六十三紀申明

太子生因舉以授使主負之有司辭肅端冕負于南郊明堂蜿
之重見于天地通靈則趙明孝新之道也斯古之大
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成其德則遠世之儲也宗廟之主有
慨火時師不勤教常謂晉曰辰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
專統臨萬機不逆而習今而黜之豈惟子各抑亦師傅之不勤
高宗訓成顯祖使觀親之功近日之可鑒也太皇太后臨朝
踐及禪宮誕育後親撫諸日首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住立
師傅以訓導正朝之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基天厥則人事甚矣其三曰昌開國之初黎元人貧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勤稼穡以蕃食貨以豐人財人財既豐


善之柔皆施行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二十九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三十

諫諍部

規諫

後魏郭祚為黃門侍郎時孝文以李彪為散騎常侍祚固入見帝謂祚曰朕非惜彪為散騎常侍祚固入見帝謂祚曰朕非惜彪為散騎常侍祚固入見帝謂祚曰朕非惜

及百世即於要害處開門置小城於其間內施和敵多置弓弩伏其有賊守有六可擇所下攻城野掠無傷節度則老弱皆為我用又匿瘦並州武勇四萬人今二萬人守城二萬人出戰若賊攻城則出兵擊其後賊攻戰則入城堅守其勢必破此為六可擇也又征北大將軍非老舊有宿望威重不能鎮之其下將吏各懷異心若有小利則爭進大敗則莫救此為不可擇也內征北大將軍非老舊有宿望威重不能鎮之其下將吏各懷異心若有小利則爭進大敗則莫救此為不可擇也內征北大將軍非老舊有宿望威重不能鎮之其下將吏各懷異心若有小利則爭進大敗則莫救此為不可擇也

羅憲為江陵都督時吳將步闡以西陵城降晉晉遣陸抗攻闡憲救闡抗逆擊破之憲進住夷道抗復攻憲憲擊破之抗還西陵憲又破抗別將於夷道抗還西陵憲又破抗別將於西陵抗乃引軍自西陵還憲復追破之

敏敬明通高三五昧旦憂勤思恤民要帝庶幾無曠庶事萬機簡又
吳不假食晨興上垂覆載之澤下有衣食之人皆由君司之不為
司制民庶何以為生君為君道失其所以為君臣為臣道失其所以
為臣治亂興衰繫此而已伏惟陛下深思治體之要以為君臣之
道無曠庶事萬機為先勤恤民隱為本又曰食為民天農為政本
耕耨有時則穀不可勝食桑麻以蔚則布帛不可勝衣穀與布帛
生於農桑而農桑之興實繫於勸課勸課之術在於均平均平之
法在於簡靜簡靜則吏不擾而農自安均平則賦不重而民自富
古之善為政者莫不以此為先務也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屢下詔
書務於勸課農桑而百姓未蒙其利者蓋由長吏不能體陛下之
意而務於煩擾故也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資於農農
資於時時在於勸勸在於吏吏在於擇擇吏之術在於審察審察
之術在於考績考績之法在於黜陟黜陟之柄在於人主人主誠
能慎擇其吏而委任之使之考績黜陟以公賞罰以信則人皆勸
於農桑而衣食之源不匱矣臣聞古之善為政者必先正其名名
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立則賞行賞行則民勸民
勸則業修業修則財阜財阜則用足用足則國安國安則君尊君
尊則令行令行則政治政治則人和人和則兵強兵強則敵服敵
服則四夷賓四夷賓則中國安中國安則萬邦寧萬邦寧則天下
太平太平之基實在於此伏惟陛下留神察焉

魏琰為河南尹琰表曰詩稱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京邑是四方之本安危所在不可不慎是以國家居代恩及盛魏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經營慮至百世至于高以下代代令長及五等爵勞有經略者乃得封之久多賢良士爵其羽翼安而重之如得其人不可令遷都以來天下轉廣而京邑倉庫遠代前五方雜居難可備禦處處分街制度絕此而論防微杜漸之術不精生奇制的不擇機務故也如使人攻堅木者必為之柯斧下天山之堅木緣根循勢則斧柯在中六部里制即攻堅之利器非京師精微以治之何以臨理萬方統御兆庶清簡機務以治之何以澄正風俗四品職輕足以充員闕若且不能精簡猥濫外品職輕足以充員闕若且不能精簡猥濫外小除滿限不過百日而內官限滿不過百日而內官限滿不過百日而內官限滿

非敎排棄宜擇妄為善惡貞邪混淆者自古代正
與叔三皇五帝甘誓為鬼方地神祇之也曰知鬼神
之情狀周公自美所作事鬼神禮記曰禮所以為鬼神
神是以明若昌黎宣尼者為鬼神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
導俗其道無窮惑者之為鬼神非諂且心無不善以情遷慮教
之意婦訓瑪金一篇
張昌宗為諫議大夫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前書討奏復縱編
麻之調遵先皇之政以為恒制今乃變改乘舟者廣船載重
所以所惟新但可復前不復前以變萬姓從便薄賦緣麻之民改為幅
度之廣遠非先皇所以愛萬姓從便薄賦緣麻之民改為幅
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便薄賦緣麻之民改為幅
度之廣遠非先皇所以愛萬姓從便薄賦緣麻之民改為幅
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便薄賦緣麻之民改為幅
其功緣麻不惟法度之幅易民言之可長便如去天下之大信
奉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為後之失奏來度緣麻兼以充國用
不思廣中大布綿麻而群官以為不便理未盡何者
今官人請調幾綿布調布又不濟細不
計其費絲綿斤兩百餘兩又不濟細不
勿陳於闕則民知德矣又聞之燕治之貨勿重於時動德之器
軍器制有尺里之長後來居上則效精新之謀是以古之善為
治者貴動有尺里之長後來居上則效精新之謀是以古之善為
重能以任其用官擇其才用當其器六職既調坐致太平
愛衆不亡者矣則安事戰民如其化之善賢之所貴

敎易曰悅而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近以降漸漸長闊百
姓嗟怨朝野伏惟皇太后臨朝之初陛下居諒闇之日宇
內不事其本知天下之急綿麻不容其幅廣容長狹重計大率
其功緣麻不惟法度之幅易民言之可長便如去天下之大信
奉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為後之失奏來度緣麻兼以充國用
不思廣中大布綿麻而群官以為不便理未盡何者
今官人請調幾綿布調布又不濟細不
計其費絲綿斤兩百餘兩又不濟細不
勿陳於闕則民知德矣又聞之燕治之貨勿重於時動德之器
軍器制有尺里之長後來居上則效精新之謀是以古之善為
治者貴動有尺里之長後來居上則效精新之謀是以古之善為
重能以任其用官擇其才用當其器六職既調坐致太平
愛衆不亡者矣則安事戰民如其化之善賢之所貴

親使天下知至尊至聖不生者也伏願陛慎威儀勞飛作式勞致
邯鄲之禮親紆訓望之資釋東城聽心千載明教不滯累誠
種深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人有善兆庶賴
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啟誦流盡法藏經積
故彼岸可登皇恩慶流百官久祈之祝已興之
機稱慕奏之日輟百官外事寫於內經齋中尊人靈未
終歲請從親之因攻祇劾之果未若先意國之祈以事其

樂運至萬年縣老高祖貧羊高祖貧羊高祖貧羊

蠭蠆相害於朝垂放師窮亂放江分此乃封豕長蛇大誡王度天將悔其禍所以奉皇魏故茶毒之坐苦之令如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慎其心而先自勞撫親戰下民與師都旬之內遠振威靈之外敷宣德教其出見其可當是容將窺窬之情未見其可當是容將窺窬之情未見其可當是容將窺窬之情未

內除分仲曹銓敘若選非機事何足可賓人生處世以榮祿為
重撥身幾行以奉親為急況逢時說難矣鮮不為其所困之故
自今衆臣明白然後差委使功勳見知品物稱悅其四至戰伐
曰魏祐告終天賜在德而高洋稱僧先迷未改攘遍山東華切
州牧壁擁甚強相持先後若一行非德不能度指小管大所係封域不宜貪利在慢輕為興動捷則勞兵分守戰則所損已多詩云德則不競何憚於病雖德可以庶民非恃強也夫力均勢敵則德者勝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晉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攻伐之術貴乎知變我必應化使彼變窮虜流人思有道然後觀釁而作可以集事其五禁者役曰校禮人有貴賤物有差等使用者節品類有區為后為天下母而身服大練所以率下也孝經相三君美家無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用官財其梓明高其垂六尺廣一丈以千里優賞遠歎不仁者遠刑此事康帝民知其化文帝見而嘉之

樂運為尚書令司州台運起行在既至高祖謂曰卿來日見太子不運曰臣來日奉觀尚祖曰卿言太子何如人運曰中人也祖曰中人也猶可變否運曰若變中人方驗運之不正耳

高侯我皆六文子聰明皆智運曰國之中人方驗運之不正耳

李延孫為中書侍郎高祖嘗謂延孫曰卿兄弟並有才名卿謂誰為優延孫對曰臣兄弟才識庸淺不足以相優劣陛下天縱聖明臣等不敢妄為優劣祖曰卿不肯言朕當自知之延孫對曰臣兄弟才識庸淺不足以相優劣陛下天縱聖明臣等不敢妄為優劣祖曰卿不肯言朕當自知之延孫對曰臣兄弟才識庸淺不足以相優劣陛下天縱聖明臣等不敢妄為優劣祖曰卿不肯言朕當自知之

高祖嘗於洛水河側之故館宇仲司有故者馬之委積不散者並起之鴨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蹲法者民之父祖文漢武言猶云敬而無敬王肯若論水之故者非明世之所宜有人之諍豈可

盧監為內史下大夫武帝在雲陽宮勅諸老牛欲以耳士恒遣諫曰田子方愛老馬君子以為美談何不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

冊府元龜　卷五百三十一

諫諍部

規諫第八

晉子盍就閹皇初為奉車都尉奉使撫慰巴蜀還上疏曰臣聞皇王之宗漢室為最雖承建業之初周流宇內以觀皇畿牧守而親詰俊賢之職訪時務之所先故能享長世奉神器傳於異姓此事之明效大驗也然而山川險阻非親勿居且弱主不立強人擅朝雖有周霍不能為安故天命不可假人權不可久委陛下宜親萬機以揆庶政以總威柄以制海內以鎮四夷以安宗廟以保子孫以垂萬世此為天地之常經帝王之大業也今陛下委政冢宰不親細務雖有堯舜之聖猶不能為治況於庸主乎且天下之人不可以智力使也不可以威勢服也不可以法令制也不可以刑罰禁也不可以文章喻也不可以辯說移也不可以情感動也不可以權詐惑也不可以財貨誘也不可以勢位驅也不可以高節厲也不可以廉恥激也不可以仁義率也不可以道德化也不可以禮樂變也不可以孝悌動也不可以慈愛留也不可以恩信結也不可以賞賜勸

此言君臣
戰我有朝以鬼四海一家為樂務善無小
留必治道無懼後旁邪由群言備非不能自決
成關聖德
取判天下關姜過多至禁造細小之事出納綸綍之物一日之
內詔令百司至乃日昃食夜中未暇動以文德為憂務寬恕武王安樂
之義念文王勤憂之理若其經國大事非臣下敷陳者伏願詳
決自餘細務責成所司則聖體無疆之壽臣下載賴焉上疏
也高祖寬而嘉之

揚尚希為上饒司馬祖每見臨殿輒目屬不離尚希諫曰周文王
以憂勤有壽武王以安樂促年願陛下學大禹惡衣菲食躬繁辨
功務非人主所宜親也高祖雖嫉目公桑我者
張美世為周成中大夫以年老致政高祖還都賜爵貞夫上
表勸以儉約上優詔答之

張鷟仁壽中為員外長史見皇太子勇嶺王秀左僕射高類俱

侍勳遣使上書曰臣聞有能無隱愚者博所懷敢不關
奏竊為陛下惜之以為擬人必於其倫卜先龜亦已優矣相
師尚明君須審慎日求其長短若有短道或關陛下錄其
大功在其小過臣又聞之曰君父之於臣子猶天地之於萬物
前聖二帝人得明已父尊極事以盡陛下以君父之於臣子性
之義各對小國禮其所為若能盡事事則完慎益如或不悛則
非辯令者自斷豈敢以身事君以死奉上哉
楊素曰裴矩識量英遠才用優長文帝與之論天下事
辭成為民部尚書帝初即位文帝與之論天下事
類楊素曰裴矩識量英遠才用優長文帝與之論天下事
故委此酒耳今欲禁酒山陰處與公等固之以觀時變將如何
成遲曰周文偽撫疲地動之災宋景二言星退三舍關陸下修
崇德業宜拿天之休若垂德峻高舟之人雖非敵國蜀南山之
堪安足固哉前事具在願陛下鑒之以酒又從煬帝征遼東領右禦衛

大將軍楊玄感之反也帝引成後中體見於色謂成曰此小兒
聰明得不為患乎成曰夫識是非審成敗者乃能謂聰明玄感
庸豎非聰明者必無敗者乃能謂聰明玄感但好虛名成亂階耳成見勞役不息百
姓思亂微以此國帝亦不罪後從幸臨河為突厥所圍詔
促懼帝欲觀勢遂無懼容帝以此嘉之
帝嘗命諸侯有貴賤之別朝聘之所長陛下乃乘之主何宜輕脫帝乃止突厥後亦解圍而去
車駕至太原欲言於帝曰今若盛賊不止士馬疲弊陛下還
京師深根固本為社稷之計帝初然之會用宇文述等議遂停
東都時天下大亂威知帝不可改意在惠之竊帝問侍臣盜賊
事宇文述曰盜賊信以不足為慮威不能對帝見威色厲
帝以威而問之威對曰臣非職司不知多少但恐其解所以白
何謂也威曰但賊據長白山公者近在遼水帝不悅而
帝帝改不平

侍孫伏伽為万年縣法曹武德元年初以三事上諫其一曰臣
聞天子有諍臣雖無道不失於天下父有諍子雖無道不陷於
不義故父子不可不諍於父臣不可不諍於君君以此止之為不順
事君猶子之事父故曰君有諍臣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有諍子雖無道
其過當時非無直言之士由君不受諫自謂德盛聖哲以過為不聞
為諍伐矣陛下之所以失天下者何也止為不聞過耳昔桀紂
滅而不覺知者以君臣不敢告之也向使桀紂之士皆盡忠於桀紂
言之必諫還有桀紂豈得中人之樂奚難強諫者乎所以桀紂
朝好為樂臣好為淫而不知者止為天誅其身然則人君豈可
不慎乎陛下之於隋猶桀紂之於殷也向使陛下初以天下為憂
下之於桀紂猶生之於死者也陛下豈為天下憂則天下之
史官皆言史書之所為何自為憂何可忽慢不加危懼乎夏
須順四時既代天理安得非時安動陛下二十日謁陵二十
日有獵鷹鸇者此乃前朝之弊亂少年之事務何忽今日行之

又聞相國務重事廣左右獻琴甚長安縣尉張安福獻琴短安福坐決杖一百貶官相國務重事廣左右獻琴甚長安縣尉張安福獻琴短安福坐決杖一百貶官夫琴者所以理性情也琴之長短非理亂之源伏惟陛下少垂意焉臣聞堯舜之時人皆仁壽非堯舜獨仁壽而人仁壽桀紂之時人皆凶殘非桀紂獨凶殘而人凶殘蓋上之所化下必從之陛下所欲何不可而不得陛下所少者直此物耳所不足者直此物耳陛下所多者仁義也所有餘者仁義也天下幸甚其二曰百戲散樂非正聲有隋之末人爭為之大業中煬帝令太常悉集其伎於端門街觀之自昏達旦經數日而罷所謂淫風不可不改近者太常習古樂人間惟聞鞞鐸鼗鼓百餘人而已絲竹歌舞之聲寂然無聞伏願陛下詔太常悉令修習古樂以變淫風其二曰太常雜樂工伎術有長者皆令教習使傳其業有闕則補之其三曰樂工雖有伎術而行義不修者不可使教人其四曰太常樂人有能通一藝者皆量加爵賞其五曰樂人有過誤者皆以輕罪論之其六曰樂人有技術而官卑者宜加進秩其七曰樂人有技術而官高者不可以官爵加之其八曰樂人有技術而父祖非工伎者聽習其業其九曰樂人有技術而父祖是工伎者不得以其子弟代之其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非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非樂人子弟代之其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六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七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八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九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二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三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四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五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六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七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八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一百九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二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三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四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五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六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七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八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二百九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二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三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四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五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六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七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八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三百九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二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三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四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五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六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七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八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一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二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三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四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五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六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七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八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四百九十九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百曰樂人有技術而本是樂人者不得以樂人子弟代之其五百一

務役事家便歸人軍者皆其代伏徙役者貴其殘禮盡室從役
多不能濟公私費竭人皆怨咨今丁役既蠲歸人復業用不
止聚落其盛且洛陽宮殿是敝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時若須
修營恐傷勞擾上嘉之因謂侍臣曰戴哲所言雖甚切直然
公忘百姓仍情深體國寡人幾無不以聞
晉安帝為始平王太宗發哀修治陽宮安帝諫曰陛下承百王
之末篤於愛親之際公欲卻之以禮制陛下宜以身為先東都未
有幸期今情實宜疲人之所堪也陛下初平東都之始留心撫
育廣興惠澤人皆忘其勞役莫不忻悅其後驛夫乃
復毀壞皆令修葺天命無常人心不固幸此之時
勞國無事年之積何用勞都之好臣聞阿房成而
楚衆離之亡隋之興隋煬是也甚矣勞擾之為害
也陛下今時功力何如隋曰陛下聖德過之人
又殷阜隋之興煬是也甚矣願陛下思之無
為由余所笑則天下幸甚上大悅嘉其言

更於百姓今安素上表以為宜依公準理須行歸坐亦復何害
所修宜即停之
梁武良為諫議大夫大宗問曰卿建康宮殿雖其短當時謂無
為者十餘人食器之間若謂何也武良對曰陛下創業之初
務在節儉故能若此今天下已定宜為子孫之業不可不
為後世之所以諍臣於諫其漸益無所依諍大宗以為然
王泰為之所以諍臣於諫其漸益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
因曰夫為人君不愛万姓而事奢侈危亡之機可反手而待也
又皇子年幼出為藩王宜以親賢居之以郡國理
人除郡以外分立諸子則土分雖雜用周制皇后所都
為王畿外為侯甸公

恐天變人苟不吉者自當歸過百王宜止俯同六子陛下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化使恩有餘地為子孫立萬代之基但今政教無失以待富年而已然自古明主聖王雖因人設教富強隨時而大要惟以節用於身恩加於人二者是務故其下愛之如日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上祚遠長而福亂不作也今百姓承喪亂之後比於隋開皇十分之一而供官儲役過倍疲弊尤甚弟還百尾不絕遠者往來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無休時陛下雖有恩詔令其減省而有司作威不察自非須人徒行不告役之知故百每詔問四五年來百姓頗有寬役之言以為陛下不存養之耳豈意竟至於此百姓愚闇不識大體知其所以不可復行林木之濟文帝惜百金之費輟露臺之興惟恐所幸損天人忍不興此況以繕修細務而勞役百姓安樂至孝感而靈貺至矣陛下所以百役過倍之後而有成帝天下必不能全然於時代若可事理可見今京師及諸州諸處營造供奉器物并諸王妃主服飾竭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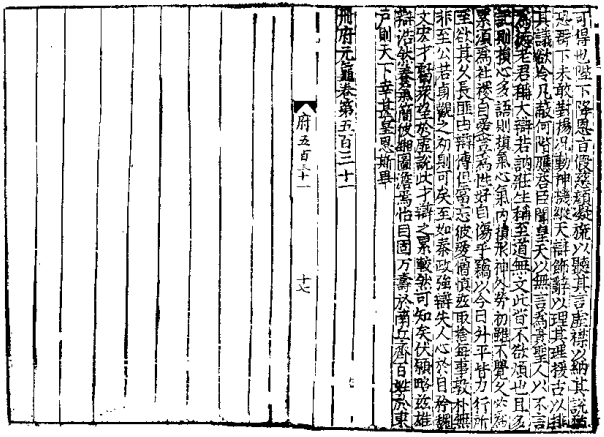
皆不以為儉臣聞禮不踰越後世稍多作法相因積習成敗自所銜古尚猶如此而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即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安也臣竊尋往代以來成敗之事但有聚斂無道好貨財其國必不長久人主雖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凡修政教當修於所修之時若事到而後悔之則無益也故人主每見前代之亡則知其政教之所以然每見前代之失則知其國之所以敗而不以為戒是猶見前車之覆而後車不改也今之視煬帝亦猶煬帝之視齊梁齊梁之視苻堅也故京房論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京房論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京房論漢元帝云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相必先試以臨人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令朝廷儒重內信邊
今制史胡輕其選刺史多是武夫動人或言官戶稍職方始外
出而州郡果敢之內身行強者先入為中郎將其次始補州任
遷之漸用人更輕其材堪宰治以德行見稱擢者十不能一焉
所以百姓未和風俗未美此制度之先是也城請街
亭至廣武澗之傳略以為限周迴表請置關督察警戒以譏察
龍傳略詐入使之太宗益加賞異又城關公主改適鍾州刺史
壽皇之子璩將成婚太宗使下之下人曰兩人供食始則同坐
未止雖俾若壹日行合巹之禮則禁吉太宗將從之周諫曰臣
聞朝請以朝恩相親也蓋以書恩相成也謹於以昇恩相親
也卑合以尊思相親也是以上下有敘內外有睦動息有節
也故曰傳先王之教不可變也今陛下欲謀其始而廢其紀不可
以有傳先王之教者所以成禮義使親疏有別貴賤有等
也本宗之設其言而止

唐太宗為中書侍郎太宗謂侍臣曰善為國家何等最急答曰
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若損百姓以奉人猶割股以啖腹腹
飽而身斃不為人君之道也又曰為君之道以德為本以財為
末以德為主以財為客以德為君以財為臣以德為國以財為
家以德為人以財為畜以德為天以財為地以德為日以財為
月以德為陽以財為陰以德為春以財為夏以德為秋以財為
冬以德為生以財為殺以德為樂以財為哀以德為福以財為
禍以德為存以財為亡以德為成以財為敗以德為始以財為
終以德為興以財為廢以德為得以財為失以德為喜以財為
怒以德為予以財為奪以德為與以財為取以德為攻以財為
守以德為勝以財為強以德為理以財為亂以德為安以財為
危以德為治以財為敗以德為賞以財為罰以德為愛以財為
憎以德為親以財為疏以德為厚以財為薄以德為德以財為
怨以德為仁以財為不仁以德為義以財為不義以德為禮以
財為不禮以德為智以財為不智以德為信以財為不信以德
為忠以財為不忠以德為孝以財為不孝以德為慈以財為不
慈以德為恭以財為不恭以德為儉以財為不儉以德為讓以
財為不讓以德為廉以財為不廉以德為貞以財為不貞以德
為直以財為不直以德為勇以財為不勇以德為武以財為不
武以德為文以財為不文以德為教以財為不教以德為化以
財為不化以德為風以財為不風以德為俗以財為不俗以德
為理以財為不理以德為法以財為不法以德為令以財為不
令以德為行以財為不行以德為賢以財為不賢以德為能以
財為不能以德為才以財為不才以德為善以財為不善以德
為惡以財為不惡以德為是以財為非以德為非以財為是以
德為賢以財為愚以德為愚以財為賢以德為明以財為暗以
德為暗以財為明以德為治以財為亂以德為亂以財為治以
德為安以財為危以德為危以財為安以德為存以財為亡以
德為亡以財為存以德為興以財為廢以德為廢以財為興以
德為興以財為廢以德為廢以財為興以德為興以財為廢以
德為廢以財為興

年之勞雖駿馬三十匹雖新宅主之百而負不堂牽罪惡其多武帝為厲代不鮮其過遷利禍而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新立單于而湯素食盜所致康古度減今司錢八萬六千匹以為支費雖內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新立單于而湯素食盜所致康古度減今司錢八萬六千匹以為支費雖內侯食邑八千戶

德以合百為美失以區區漢武及唐代宗為例若論宰臣則李泌陛下天縱神武握宏圖以定六合宜獨正並州綱不行古人之事或伏惟聖慮自當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取私君集等事庶



唐張行成為太子詹事太子嘗檢校西苑行成上疏曰臣聞以人從欲

[illegible]今不待州縣之牧至直取之況書判拔萃非先德行而後言語之義也臣又聞漢書云張耳陳餘皆賢名天下傾慕之歟今猶能招攬況以國家而不建久長之策為無窮之根蒂將何以令士之衛而使賢聖歸望魏晉之遺風流連周隨之末事翦滅之代顧復周深之規以為更部之選即當所用精詳於定奪宋敦則為右補闕肅宗二年請告歸覲之授上疏曰臣聞孝謝之相養急之宜慎日愛功疲耕急戰人繁國富深居諸侯共之貴指不急之官慎日愛功疲耕急戰人繁國富深居諸侯共之貴指不急之官慎日愛功疲耕急戰人繁國富深居諸侯共之貴指不急之官慎日愛功疲耕急戰人繁國富深居諸侯共

敗[illegible]漢之稱向聞二子鎮駐猿谷緯有錦能迎護詩書悅讀觀國王肅諫帝圖治重帝皇帝之業總攬臣下事上得以安寧詩書子弟[illegible]陛下為上得以安寧詩書子弟[illegible]陛下為上得以安寧詩書子弟[illegible]陛下為

之備亦是備倒持干戈授人柄柄夫禍災之生在人所忽故曰變異所以儆人而人不知畏也故有朝寇邊境而不知御有蝗災害稼而不知救西小旱耕稼是急宜近乎輦轂清方始巨猾陰干及時旋篤疲

[illegible]生豈不幸甚

[illegible]知幾天授不可違[illegible]天下共理天下共唯良二十石乎二千石者今之刺史也稽周漢之官而去其我共[illegible]者不輕求觀字人貴慕稽在驗則歷觀兩漢已降近乎親晉之[illegible]下之方貴必理人之術則知加慕非徒虛文能化行乎里巷漸百城今之牧伯則而日新月盛風

經合萬事之業歸於孫訓之道也臣愚以為今朝廷之上禁網疏闊未能盡密之過也臣愚以為今朝廷之上禁網疏闊未能盡密之過也臣愚以為今朝廷之上禁網疏闊未能盡密之過

旦等擾為禍時大伏允首罷銀州使綏為府戍時朝廷同之言國盛南諸蠻亦待悉歸於盧北置關百姓自非奉使入蕃不交通往來增物府兵請罷清良宰收以統理之臣愚謂為德便斯奏制天不納

盧藏用為左拾遺長安四年正月敕三陵各取其材木造興泰宮於驪山藏用上表諫曰臣聞為國之方安山載用上表諫曰臣聞為國之方安山載用上表諫曰臣聞為國之方安山載

人矣其言不可請大乎也禱兵未解不可請無事也水旱癘災不可請無咎也禱國福也而乃驅役郎潤腰鐮木石營繕撤丁壯於農畝奪日深於耘耔非陛下中興之務又與如來慈悲之旨相違非所以感動天心也以是推之則知天地鬼神之道不可以邪僻而感致福祥不可以政事而徼倖也願陛下深思其本而已

臣聞天地之感也理均影響君臣之際也義同骨肉故有布德化民敦仁重戒救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聲不足以易俗也無八倍之術不足以希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感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救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而生言僅頓瞽說而取罪陛下聖德英斷睿哲文明時雍風和何必進忠言而後悅讜論而後從哉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政由己出事不委人雖堯舜之聰明湯武之英斷無以過也然而天地垂象未見休徵災異屢興人神多怨臣竊惑焉臣聞天人之際精感而通故善惡之報影響而應故禍福之來符契而合是以聖王之治必上順天心下協人事然後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登而嘉瑞臻矣臣聞天之所貴者德也所重者人也故人主有德則天祐之有人則國保之天之與人相為表裏天人之間感動之機捷於桴鼓故人主之動靜不可不慎也

之道也理均影響君臣之際也義同骨肉故有布德化民敦仁重戒救之曲不足以移風也非宮商之聲不足以易俗也無八倍之術不足以希德也非六代之樂不足以感化也四者無一何以救人臣本凡愚不識忌諱而生言僅頓瞽說而取罪陛下聖德英斷睿哲文明時雍風和何必進忠言而後悅讜論而後從哉臣竊觀陛下即位以來政由己出事不委人雖堯舜之聰明湯武之英斷無以過也然而天地垂象未見休徵災異屢興人神多怨臣竊惑焉臣聞天人之際精感而通故善惡之報影響而應故禍福之來符契而合是以聖王之治必上順天心下協人事然後陰陽和而風雨時五穀登而嘉瑞臻矣臣聞天之所貴者德也所重者人也故人主有德則天祐之有人則國保之天之與人相為表裏天人之間感動之機捷於桴鼓故人主之動靜不可不慎也

不啻倍蓰者捐蹤以省布帛外文武之列補校無限員闕不供邊要與外官皆數倍正闕官勢與吏職殊祿秩懸絕於是奔競之路開而廉讓之節喪矣今國家大事豈其然哉此古者發爵賜士唯有才德行之其任以無才則爵亦隨之故曰官人之路塞賢人君子之路塞賢人君子不塞則官人之路不開矣今之為政者不然以貴賤為賢愚以貨賂為才能以閥閱為升降以毀譽為取捨以愛憎為賞罰以喜怒為刑戮以此為政則賢愚混淆貴賤顛倒雖堯舜為之猶不能理況其下者乎臣竊見陛下即位以來未嘗以一日臨朝聽政與公卿大臣論道經邦以求天下之理以救生人之弊以興太平之化以成無為之功而但與宦官宮妾飲酒作樂以為歡娛以為常事臣竊為陛下惜之

臣聞天地之道貴於生而惡於殺聖人之德在於仁而去於暴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以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府庫之財非聚斂而入之也生之有道也用之以節也故人君不理財則不能聚人不能聚人則不能守位不能守位則不能保其身矣是以堯舜之為君也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化之桀紂之為君也窮奢極侈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亡之由此觀之興亡之道在於人君之所為而已

臣聞天地之道貴於生而惡於殺聖人之德在於仁而去於暴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以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府庫之財非聚斂而入之也生之有道也用之以節也故人君不理財則不能聚人不能聚人則不能守位不能守位則不能保其身矣是以堯舜之為君也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化之桀紂之為君也窮奢極侈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亡之由此觀之興亡之道在於人君之所為而已

然聖人代興惟陛下少加詳擇焉臣聞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順信之道以待天命則天道可得而守也人心可得而固也臣聞古之善為國者必先富其民而後治其國古之善為治者必先安其人而後理其政是以百姓和睦而君道清明風俗淳厚而教化興行今陛下即位以來未聞有以富民安人為意者臣竊為陛下惜之

臣聞天地之道貴於生而惡於殺聖人之德在於仁而去於暴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以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府庫之財非聚斂而入之也生之有道也用之以節也故人君不理財則不能聚人不能聚人則不能守位不能守位則不能保其身矣是以堯舜之為君也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化之桀紂之為君也窮奢極侈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亡之由此觀之興亡之道在於人君之所為而已

臣聞天地之道貴於生而惡於殺聖人之德在於仁而去於暴故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是以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府庫之財非聚斂而入之也生之有道也用之以節也故人君不理財則不能聚人不能聚人則不能守位不能守位則不能保其身矣是以堯舜之為君也躬行節儉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化之桀紂之為君也窮奢極侈以先天下故天下從而亡之由此觀之興亡之道在於人君之所為而已

人哉禮義不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過半日不暇給況此也何則人知足之不又則不欲其貪財多則傷廉貨積則喪節是以秦穆稱孟明之德漢祖美蕭何之功皆以能遷善改過而成其名也故曰聖人之治天下也使人有恥且格夫恥之於人大矣為吏不廉雖勤勞之績可紀而貪穢之迹已彰是猶畫蛇而添足雖有其功而喪其美矣伏惟陛下明詔大臣考績幽明黜陟幽明則賢愚不相亂黜陟則功過不相蒙賢愚不相亂則官無廢業功過不相蒙則人知勸善官無廢業則事不留滯人知勸善則教化興焉此誠天下之大本國家之急務也昔賈誼陳治安之疏以為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長太息者六而孝文不能用其言後卒有七國之亂夫以七國之強孝文之賢猶不能安之以德而制之以兵況今天下之大不及七國之強陛下之聖不及孝文之賢而欲恃區區之威力以為治臣竊為陛下惜之

尚書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亦商官儆戒用乂此前官之義也又云官人必備惟其才又言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此為官擇人之義也臣竊見京諸司員外官所以委積多者數十倍近古以來未之有也官不必備此則有餘人代天工多不勝舉百僚有曠庶績咸熙正時康勤而易學人謀簡而易從則職舉而辦安或並兼而有殊或出閫而久任則政事之弊又生之多矣臣聞倍道兼行非馬之性也過時不息非人之情也若不量其才力而強使之則人馬俱困矣況留情賦用非人之性天地之編鄂帝王之宇豈無容物之量哉於勞諫不可失也固天授已來二十餘載周魏來後臣等諮詢屢見疏奏盈篋唯有先後不思減省之言未聞減省之請或恐陛下以先帝之朝務為小更改周室之際安事更改臣或愚介不諳事體近者變故頻仍災星數見此皆當時偷安之人不思深遠數人為政下之煉邪作聖朝之耳目今者元旦誠俗惑滅

而人訛俗壞為日已久理宜開張聖聽拉沈滯以用是求人疑力王室使酬正恩百之士不有容其間陳讒邪蔽賢之楔所疏親其功謀於後可以續黎元安邦國則僥倖之門塞矣或道聽塗說不詳事實或近習親愛或貴勢請求或恩澤所及或讎嫌相報或黨同伐異或挾情愛以進或因喜怒而言或假公以濟私或借事以報怨或遇人之過將安施之日求村之疵每留連於文墨每牽合於事端或情狀未明或是非不辨或事涉疑似或言有依憑或人非貴近或事在遠方或出於傳聞或發於匿名或因人而廢言或以言而廢人或言之不從或從之不用或從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果或言之而不聽或聽之而不察或察之而不盡或盡之而不公或公之而不當或當之而不賞或賞之而不勸或勸之而不懲或懲之而不改或改之而不善或善之而不錄或錄之而不用或用之而不久或久之而不變或變之而不革或革之而不除或除之而不絕或絕之而不復或復之而不已或已之而不悔或悔

公主入道求設置觀雖昭報之誠有功於天旨而社稷之計莫
萬於靜人若使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工巧傾萬國之
資儲窮福則福極於先期禍起則取誘於天下自漢室已降奇
親尤多揆定東明之城足證雞黃之衆更為遠立罕見其宜後
失前悔所聞所聞或有始終無益於政理有本於朝堂並請罷退無令親近五日來從省覲堂之憂
也近聖多農大夫之恥也今聞繫獄擅命壓良為賤橫奪貨財
以南役為事而人心全歸於軍帥代父鎮豐頃受敵中國將何應變哉伏
願共天下以為憂主公以憂為事輕租薄斂和下上之心
簡賢任能務求人之瘼去奢從儉資府庫之積作重倉以納將
士之誠主恥思而公道改知病惠貧上國之資也高壁藏威
待兵戰夫國二勇之相持禮施夫之厚利計百司舉時不可失
謝曰治亂興亡之要也伏願陛下舉安綱紀務崇儉德以答

賈誼治淮陽大道之場安與無為之場故立綱垂制後嗣承範至
于也安上全下先業不墜至若也感而公通變而不窮伏望明也
神化風行萬方享雍至德也必使休徵異發聖應遐迩宅
心哉庶義神功光于區宇海岱格于天地三代之興皆由此
韓琦景雲中為監察御史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公卿而陳之伏願小留意察臣愚閑覽淳之初尹元首任股肱
而陳之伏願小留意察臣愚閑覽淳之初尹元首任股肱
其常也謂盛德任使出可內觀公思立在身王道
人有通塞風雨寒暑之序時運之變不容須臾為見機候人
矣頃年國家和市所由以剋剝為公雖以和市為名而實物奪
其價幾不知百姓足供租稅不足矣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
生徒更里正均平每一員闕先擬者幾十人頃年差人以充補
致正或性年選司候空一闕而以禮義為請年選司無復擬者

引援但如此數倍道耳往年勿官交替者必歸貴什物以持之
須年替人必詬競為隙手執者紛紛不已往年召募之徒人
百其勇爭以日勿頃年差點勒遣赴二相繼若此者臣竊言之
不可勝數天壹事監官量官置人使官擇其人頃人不慮位除
此之外使其耕桑任其商估何為引令入仕廢其本業臣愚以
為國家開仕進之門廣多官衆徒戰士而爭趨之當今一夫
耕而供數百人食一途使公私皆無儲蓄若此之人豈惟無其
政令風化年生不算也

諫諍部　總論第一

唐楊武本名引武乾封中自司戎火省伯遷西葉侍郎高宗幸洛陽宮時皇太子監國武本上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爲家萬國爲子故能保其富貴垂之無窮陛下富有四海子有萬國而不能保其富貴垂之無窮者何也蓋以不能孝於其親故也臣聞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忠於君者必愛於人愛於人者必治於國治於國者必安於天下故曰孝者天下之大本也陛下不孝於親不忠於君不愛於人不治於國不安於天下臣竊爲陛下痛之臣聞堯舜之治天下也以孝慈爲本以仁義爲基以禮樂爲用以刑罰爲防以忠信爲行以恭敬爲主故能使天下之人親愛其君而樂爲之死陛下不遵堯舜之道而欲治天下臣未見其可也臣聞天子之孝在於承順天意諸侯之孝在於奉守法度卿大夫之孝在於夙夜匪懈守其宗祀士庶之孝在於謹身節用以養其親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之理一也豈有異哉臣聞天子之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相成王成王幼不能負扆周公乃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誅管蔡以安社稷然後攝而歸之成王成王以天子之禮郊祀后稷以配天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貢獻而助其嚴父之事焉陛下不以天下養而以一人養不以四海養而以一家養豈非大失其理乎陛下若能遵周公之道以嚴父配天則萬國之歡心可得而盡矣天下之孝道可得而行矣陛下若不行孝道而欲治天下臣恐天下之人不可得而治矣陛下若不治天下臣恐宗廟之不安社稷之不保也臣聞孝子之事親也有三焉生則盡其力死則盡其哀祭則盡其敬盡此三者而孝道畢矣陛下若能行此三者則天下治矣臣聞孝子之事親也有五焉上能保守宗廟其次不失祿位其次不墜其名其次能守其祭祀其次能守其墳墓此五者而孝道畢矣陛下若能行此五者則天下治矣臣聞孝子之事親也有三

勤矣有是大義提三尺安八紘創萬代立社稷貽子孫位
已重矣功已大矣不安得不思盈滿之誡而稽古之訓乎孫
太宗之業豈宜輕重宇非不愛之惜人力也營大宅王食非不美之
鄙人則也妍倡絶豔非不樂之妨聽政也大馬驅疏非不好之
蕩意也此數者皆能却之是彼人之賊欲也輕蔑之調役
也奪與人之利甚憊資國之用不費國用人費人利是費則不
言而禮讓自行清淨而仁義大治非徒大宗之高躅若是古之
明王聖主昌不由茲道乎臣歷觀有家及不以驕易放縱
而憑興興謙慎而興然鮮興平之禍多遵覆轍之路者何也
實以花瓶安之日例去兢畏及危過之勢然鬼得徒成追恨
亦何補乎臣誠以人主之在深宮方安平之日若能先慮危難
以自誡防欲之原務任賢之規除輕慕之逆
則後萬有危安之事而無蹤蹶覆靡之患矣行之甚易在人主
為之臣所以喪德隳業陷主大禍撓國之由也

府五百五十三　三

天下皆以自而視須坐陛下既統業以致太平也
臣誠以為宜效太宗去邪佞之進忠鯁之人與之討論詩書
談論得失以見先古之成敗以校當今之可否行其所長棄其
不善如此則朝廷無辯謀國政必清平矣臣又聞書緒所載夫
要具有撰其精微為之體制中庸是規也亦何必窮經
辭章巡遊圖像不務詩書之業乎非獨勤於政理徒勞棄日矣
陛者本宗室為親屬覽其書雖簡略不備亦足見忠臣之讓言知
往國之要興衰天古之人主莫不愛用忠臣之讓言知
奈忠者稀偶側而行者衆非緣人主知其不忠不正而用之也
蓋似正而非正似忠而不忠深心以藏機辭巧飾而難測耳所以
常惠其不正且非忠正尚不親近況貪邪佞諛之人乎所以
惠其貪邪且非忠正尚不親近況貪邪佞諛之人乎所以
忠正豈得知而信任乎故有獨行而見疎有懷忠而受讒矣
況先古帝王迷惑錯誤以不忠為忠以賢為不賢舉昔十八九

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非大聖主明王則不能知人今陛
下聰明在位慶祚方凝若欲任人舉士則不能知人今陛
賢必別邪佞若忠賢既辯邪佞不雜正人為之則真邪人不進
其間則有仁義道德行於四方而無諂諛偏頗以亂聖下也且
忠賢邪佞雖則難知今以陛下明悟神智夜夜思用更盡之以
精審察之加之以審察豈有不知之者乎然其審察之宜可以
測可以情測若欲測邪佞之臣也請陛下測之之要之術可知也
臣也夫忠不以欲佞則似忠請陛下測之之要之術可知也
道順俗邪佞也若言之弗耳行之忤心動而先王之道事無終
始之慮志惟安國儲主者忠賢之所為也故朴直而不恢動諫
而取容務正道而抗歐人主閱之因將戚遂之矣此真忠賢之
臣也陛下可不察而用之乎順意從欲言甘言美辭不由先聖之
道惠蔽國家之政務苟合從利以惑主者邪佞之所為也故諫諍

府五百五十三　四

慶以貴倍左右義而苟合雖親勢而疾惡同情恨而追人主
見之固於親近之矣此真邪佞之臣也陛下可不謹而去之乎
大華人君皆欲忠直而惡人之順己貴在正直安辨不
心乎邪臣諂諛陛下不順己乎故忤生憎禍之路也憎順
愛禍之門也此邪佞所以常親而忠賢臣所以常疏而廢也自
古帝王之使臣佐君舉不多論此辨乎陛下誠能反是而求之
精心而察之憂其所而收忠賢真所順而去邪佞則天下
之忠正可以以有矣足天下之太平可以千秋萬歲大業之政
化復行矣足以為子孫之洪福矣陛下審察之使知
邪之所以國家自盡滅以後至于近年稍或興盛數朝
遷師屢發日費滋多加以觀寺供營蝸蚕數繁更未息
役魚鹽酤稅盡入官司貨殖者無所措手獻直言
時有切諫徒聞諫議者不施行至于營造未嘗休息
足金銀之空倉廩之虛由其來已漸又制勅出

長驟之論起趙綰衆亦羈寬後者小罪必罰貨賂開塞者大惡不
遍聽獄之獄不審案中之罪未盡也夫法貴簡而能誓罰宜輕
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登庸英俊而惡路
而必行陛下方興崇至德大布新政登庸英俊而惡路
之不平故當從輕若至於必察小過不察則無漏網大罪不滿
則止姦愚使開而難犯寬而能制此可謂大綱恢疏而不漏
矣然愚恐將不急之務漸積煩興之端體貌日疏情意日隔
險艱官地吏之侵慢後人之本業掛則人安而恰富也且恰富
則國富人安則國安所為之術無他唯此而已矣帝覽而善之
尋九歲開元三年為左拾遺上疏曰古之選用取其聲稱或通
聞辟召或一見任之是以士備業行而流品不雜自以為吏部
銓選擇舊以觀人之遺志今反求於策牘不為於人才亦何異
貴翫中流而刻舟以紀去之漏遠可為傷心凡有稱吏部之能
者則曰銓衡與主簿徒主簿與縣丞縣丞與判官以文而善知官次

右也惟論合與不合不論賢與不肖大略如此豈不誤哉且以
為選部之法舉於不舉變於法之易在上決以一詞定其是非過使賢人君子徙於遺逸而有識者所歎息也
楷無量為右散騎常侍開元五年大朝四室壞量上疏諫曰
德曰臣聞尚書洪範傳云皆陰盛滿則先祖見其孽言陰盛
過旱引事自漢文女主謂盛邪小人專朝蠹壞即是先祖廢后後宮
之中非宰相親享之後陰引少多以臨其變又漢開元左右近
臣安秉大國之朝故殿陛此廟自秦始皇漢文帝創立元都
都移年守文朝故殿陛此廟自秦始皇漢文帝開皇初創置長
安城即造此廟元非行聖及宰文武所作況我國家及隋文帝
則言偽而不獲殊非小過不除納伏誅擯遷廢用賢良鄭希雍賦就
繼述代慎刑罰納諫諍殺戮大如是則人和人和則氣和氣和
則天地和矣人天和會以其自餘伏領慶奉神宗謹守大誡

品而為聖若舍人乏宇東封崇令突厥入仗驍射而止颯諫曰
鴻於不鳴未為瑞鳳猶武雖服當慎兵戈而自醜世蕃行之將
常積今天突厥不宜恃其強頑勁而赴敵官赴敵
禪之禮泰玉帛之會恐許降遊召入禁仗驍以馳逐便捐弓矢
競乘鞍於前同徒獸之樂慢出弄各懷大吠交鋒誼增則姦詭
動何雖鈐束能盡嚴邏相望清塵縱單于為醜穹廬為何益
過費伏願勿復復獲狡兔使有分飛待不來常雖於得所執不幸甚
劉彤為必事中開元十七年朔五度旋發行營天尚未晞彤上
疏諫曰謂事發軔路積塵紅塵四合白刃交馳性來小相知
左右不相識假令有敵事逆馬枯木枯林則變在不慮還坐所
勿宜不可輕也伏願處及細微以安宗社拜陵之日宜朝先凡
百歡喜天幸甚制曰朕厚德之志唯在沐寒鄉重慎二誠欲
及辨色回體宜簡用納良規無要須臾偽耳

高適為彭州刺史時劍南

度吾姓吾授適上疏論為山三城事曰劍南節度名兼州西川其
實一道自即關以南皆是也若以南蠻也戎州而西益著中至平戎蠻
境界於此者也嶲州邛部之蠻軍戎盐馬於劍南也其通羅
戎以全蜀之力兼山南作之而猶不舉今按圖果開芽入州分
為東川節度統州之計而川不可得而兼也而嘉陵江萬裹旋
所用今雖小定廣蕩未平又一身已兼耕織於廢而衣食之業
疲貧易成都則其人不可得而復明矣今可賦稅者但成都
彭蜀漢州其川其州殘殿當此十州之重役其數久不減
至隱又言剝者何從變黃論皆取之百姓廣造科者朝至暮集
隨事重言重相承雖為罪謫或責之於郡縣或威之以杖罰官
抵不已前逃盜滋欲無已安得不空虛與蜀人雖但其外
合斗儲皆來於蜀人幸且田地疆界盡示有進減統差約無
虛矣為蜀人之計不亦難哉今所界此書於蜀人不通

平北巳西戰城矣邇在窮山之戰無所險絕之未連轡於寇馬之蹄坐甲於人之鄉以戎伏言之不足以利戎伏以陽家言之不足以厭阻彈丸之地而困於全弱未平之人哉是非今日之務也國家若將已成之地而不廢色棄之兵必不可收宜即停東川併力從事猶是保根俱守何仰於成若欲窺滇西川或慮乖叛朝廷遠隔聞奏猶須數年之後使得安靜方可興兵今者公孫弘陳弱南方之寇昔公孫弘陳弱南方之寇昔公孫弘陳弱南方之寇昔

周王毋后臨朝前期數年王宜當中外之事二[illegible]
言之士既不得進忠[illegible]
[illegible]安全藏則[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正室九卿語家宰宅不過方孫叔敖相六卷不多自可官中舍之收職而今師道授受事實非虛宰臣不能以道事君則何以輔弼天子鉗乎若事無大小悉關宰相是陛下輕自非賢良不可輕其位而假之權也四方之人謂陛下得士矣若不能盡其道則何以副之願陛下審擇而委之無使小人得以間焉

臣又上疏曰臣聞天子之職在於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已故曰天子之職莫大於論道宰相之職莫大於擇人是以古之人君慎於相人而不慎於用人慎於用人而不慎於任人慎於任人而不慎於信人慎於信人而不慎於聽人慎於聽人而不慎於觀人慎於觀人而不慎於知人慎於知人而不慎於官人慎於官人而不慎於治人慎於治人而不慎於安人慎於安人而不慎於養人慎於養人而不慎於教人慎於教人而不慎於化人慎於化人而不慎於風人慎於風人而不慎於俗人慎於俗人而不慎於德人慎於德人而不慎於道人慎於道人而不慎於天人慎於天人而不慎於神人慎於神人而不慎於聖人慎於聖人而不慎於王人慎於王人而不慎於帝人慎於帝人而不慎於皇人慎於皇人而不慎於太人慎於太人而不慎於元人慎於元人而不慎於一人慎於一人而不慎於萬人慎於萬人而不慎於億人慎於億人而不慎於兆人慎於兆人而不慎於京人慎於京人而不慎於垓人慎於垓人而不慎於秭人慎於秭人而不慎於壤人慎於壤人而不慎於溝人慎於溝人而不慎於澗人慎於澗人而不慎於正人慎於正人而不慎於載人慎於載人而不慎於極人慎於極人而不慎於恒人慎於恒人而不慎於河人慎於河人而不慎於沙人慎於沙人而不慎於數人慎於數人而不慎於無人慎於無人而不慎於量人慎於量人而不慎於邊人慎於邊人而不慎於界人慎於界人而不慎於畔人慎於畔人而不慎於野人慎於野人而不慎於郊人慎於郊人而不慎於國人慎於國人而不慎於家人慎於家人而不慎於身人慎於身人而不慎於心人慎於心人而不慎於意人慎於意人而不慎於念人慎於念人而不慎於思人慎於思人而不慎於慮人慎於慮人而不慎於謀人慎於謀人而不慎於計人慎於計人而不慎於算人慎於算

下詔德豈容易也臣以為鄭聲媒人柴音動聽能使人情迷亂捨善而為惡不及也百伏以聖體未安加以膳食之節慢慮靡所得不愛年帝覽表嘉歎賜皇百匹并以表示宰臣令宰臣各盡所見付史官編錄時有詔以叔州司户參軍董昌齡為破州刺史昌齡前在邑南以殺衛方專擅罪狀頗有是命詹事蕭百藥上疏曰開王者設官分職以微劾仕之百王不易也其董昌齡比者疑以微劾仕之百隅不能祐嗔寵光然其狂暴無章殺戮軍師賜彭寧等殺衛方事來狀安陛下詳審處斷令其枉橫得令鞫劾事得實尚以微譴曲全性命也臣言謬為未當必蒙改正以理據人則殺人者償於攘免者何伸訴此則法理所棄天為不可臣不備論列不敢不竭愚忠刑獄朝廷所重聖化今欲慶刑為德理務寬弘為貴若慮人以生人懼爭理務深刻傷聖化今欲慶刑為德理務寬弘為貴若慮人以生人懼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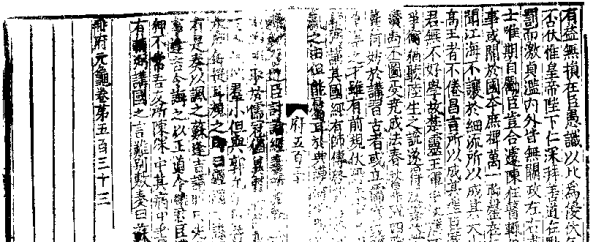
後唐莊宗魏清泰初為翰林待詔右贊善大夫同正上言曰近日星辰變度苦雨寒雲星炭光芒盛之災發緯象垂芒之異唯聖德允若至脩德以修德而弭災則臣非獨在於君必自於己伏以天生人未有無災變者但能脩德省躬則福自己創業以來三日夜五更初有二星變異一出軒轅前後二出室壁之間凡五星之災五行一德稍虧五星變異已見咎徵戰爭已至若或有功臣誅戮覺或有名山大川失於祭祀之月星宿山川為星辰之變今月收聲今雷伏不時之雨今失候之災東陸下繼理敬有虔禮神祇唯德動天其災必退更宜歸古以合天心惡被好生貴於養化詔曰杜崇龜斯言安切在

務不可專意無前古不可苟徇今時必在合宜方能致理臣聞盜律凡鬻盜貨財多少及放火燔場薪芻物為賊裁斷比來偷盜公行此律令若有情狀欲令亟為移聲小人革弊移風行善偃須以猛濟寬臣鄉村人有殺牛賭錢者酒不事家產者初則恣其充預後則利於賭物若以嚴刑止絕固益蜂起便成暴盜耳目以為但是偷盜不計財物多少及放火燔場薪芻物為賊裁斷比來為輕刑未為醜也臣又見諸州置捕盜巡檢比近者却被為非人誅為巡司初盜周里能難辯詞窮理深乞一切去除此務凡盜賊出於百姓其罪出於百姓若不務營生豈諸州府巡屬專以檢盜為汝此色之人嚴行催促無由安存

理福謙既物性之得宜何盛心之致弊伏惟陛下自統臨四海勵御萬方每務於寬仁常布於恩澤以致人安樂以至年豐百穀既登五穀俱熟人力之所成天惟為之降福陛下覆育之恩臣等實慚燮理之任敢不盡心伏以明詔下訪有司詢其利害之處臣等商量之間有所未盡之事謹具條件如後一本應是前皇帝帝位先賢或有遺規宜遵舊制一本應是前皇帝帝位先賢或有遺規宜遵舊制一本應是前皇帝帝位先賢或有遺規宜遵舊制

其謀歟仰惟陛下平
[illegible]明宗潮為端明殿學士有周玄豹者自言善相術明宗為
[illegible]相行次豹曰貴不可言然恐不久即位後命為小判領之
奏曰玄豹是臣鄉里人侍臣不識武行士安言敗家誤
[illegible]者多矣況豹善術雖為臣不宜置之都下言陛下慕通今
已豹矣臣下無事更論輕安之徒不知命有定分若玄
豹至京師則人士奏其妖言惑衆事乃止
晉石敬瑭為宣武節度使鄴都大將楊光遠恃功驕恣
[illegible]見利而忽起禍心欲引晉而難瑭乘此機會先事誅之
[illegible]末遂舉兵叛朝廷宣徽使孟漢瓊監軍於鄴瑭以漢瓊
[illegible]師老勢屈於己陰伏壯士於漢瓊入謁之路擊殺之因
[illegible]圍於相州瑭又本出於胡心與小醜交通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益無損在陛下慮識以此爲優或乞陛下付公卿詳議以爲可否伏惟皇帝陛下仁深拜表道在勵精行慈愛而愛至德正當罰和激貞濫內分皆無關政方不盡是賢臣謀者無以措詞多士唯期自竭臣豈合遠陳狂瞽觀犯宸嚴但以周末報效君親事或關於國本無憚萬一臣竊惟三皇設教中爲大常爲上言曰聞江海不讓於細流所以成其大山丘不讓其壤土所以成其高王者不倦日新所以成其聖德前代之至近朝過聞聖君無不好學故楚靈王重士而不忘倚相之書漢高帝馬上得天下猶稱陸生之說逸豫滅身宣宗杜延長伏惟皇帝陛下資尚不圖憂竟成法春秋時代不盡文雄英俊不絕其人六藝同歸於講習古者或立國以來或中興之主莫不以延納儒學爲先務講其國經有師傳故也伏惟皇帝陛下聖德天人之際可以陳堯舜之由役群臣討論經義

[illegible]平若憑冠[illegible]年十九通有意心謀遠[illegible]君小但與郭[illegible]閻[illegible]閻[illegible]閻

周厲王[illegible]虐侯[illegible]榮夷公[illegible]專利[illegible]芮良夫[illegible]是[illegible]外利[illegible]
[illegible]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貴明[illegible]賤[illegible]老[illegible]親[illegible]新[illegible]親[illegible]舊[illegible]新[illegible]之內[illegible]
若亡德[illegible]則兵乃[illegible]滅[illegible]各以利退[illegible]上[illegible]
不[illegible]是其外利也[illegible]夫[illegible]細[illegible]於王室[illegible]
之是[illegible]其外利也[illegible]夫[illegible]細[illegible]於王室[illegible]
不尊[illegible]也[illegible]鄰[illegible]而[illegible]卑[illegible]
也[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專[illegible]利[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明[illegible]賢[illegible]
也[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專[illegible]利[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明[illegible]賢[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壹[illegible]樂[illegible]而[illegible]棄[illegible]七德[illegible]且[illegible]啟[illegible]利[illegible]外[illegible]矣[illegible]壽[illegible]
有之曰[illegible]少有忍[illegible]也[illegible]若[illegible]能[illegible]有[illegible]壽[illegible]也[illegible]王[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厲[illegible]十八年王[illegible][illegible]榮[illegible]夷[illegible]公[illegible]專[illegible]利[illegible]封[illegible]
人[illegible]誅[illegible]芮[illegible]良[illegible]夫[illegible]諫[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鳴[illegible]為[illegible]從[illegible]公人[illegible]景[illegible]王[illegible]二[illegible]十[illegible]四[illegible]年[illegible]鑄[illegible]無[illegible]射[illegible]鐘[illegible]成[illegible]伶[illegible]人[illegible]告[illegible]諫[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鳩[illegible]對[illegible]曰[illegible]未[illegible]可[illegible]知[illegible]也[illegible]王[illegible]曰[illegible]何[illegible]故[illegible]對[illegible]曰[illegible]
士[illegible]伶[illegible][illegible]墨[illegible]民[illegible]備[illegible]衆[illegible]之[illegible]勤[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王[illegible]曰[illegible]何[illegible]故[illegible]對[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且[illegible]民[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三[illegible]年[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懼[illegible]一[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王[illegible]不[illegible]聽[illegible]鍾[illegible]不[illegible]鑄[illegible]
秦孝[illegible][illegible]穆[illegible]公[illegible]也[illegible]始[illegible][illegible]初[illegible][illegible]慕[illegible]王[illegible]九[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后[illegible]
[illegible]寢[illegible]疾[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

秦[illegible]方[illegible]以[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為[illegible]事[illegible]而[illegible]大[illegible]王[illegible]有[illegible]遷[illegible]舟[illegible]太[illegible]后[illegible]之[illegible]名[illegible]恐[illegible]諸[illegible]侯[illegible]聞[illegible]之[illegible]內[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秦[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曰[illegible]利[illegible]何[illegible]如[illegible]而[illegible]內[illegible]何[illegible]如[illegible]而[illegible]外[illegible]吉[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貴[illegible]明[illegible]賤[illegible]老[illegible]親[illegible]新[illegible]親[illegible]舊[illegible]新[illegible]之[illegible]內[illegible]也[illegible]
若[illegible]亡[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兵[illegible]乃[illegible]滅[illegible]各[illegible]以[illegible]利[illegible]退[illegible]上[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是[illegible]其[illegible]外[illegible]利[illegible]也[illegible]夫[illegible][illegible]細[illegible]於[illegible]王[illegible]室[illegible]
之[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尊[illegible]也[illegible]鄰[illegible]而[illegible]卑[illegible]
也[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專[illegible]利[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不[illegible]明[illegible]賢[illegible]
也[illegible]王[illegible]壹[illegible]樂[illegible]而[illegible]棄[illegible]七德[illegible]且[illegible]啟[illegible]利[illegible]外[illegible]矣[illegible]壽[illegible]
有之曰[illegible]少有忍[illegible]也[illegible]若[illegible]能[illegible]有[illegible]壽[illegible]也[illegible]王[illegible]不

[illegible]曰[illegible]獨[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然[illegible]且[illegible]治[illegible]者[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周[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之[illegible]體[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夫[illegible]抱[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本[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固[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安[illegible]方[illegible]今[illegible]之[illegible]勢[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求[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
[illegible]首[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安[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固[illegible]謂[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illegible]陳[illegible]治[illegible]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夫[illegible]射[illegible]壞[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安[illegible]危[illegible]之[illegible]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勿[illegible]為[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海[illegible]內[illegible]之[illegible]氣[illegible][illegible]和[illegible][illegible]理[illegible]生[illegible]為[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沒[illegible]為[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美[illegible]善[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窮[illegible]禮[illegible]祖[illegible]有[illegible]功[illegible]宗[illegible]有[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之[illegible]願[illegible]
太[illegible]祖[illegible][illegible]漢[illegible]之[illegible]業[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之[illegible]業[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仁[illegible]也[illegible]治[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以[illegible]為[illegible]苟[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人[illegible]難[illegible]有[illegible]愚[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肖[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陛[illegible]下[illegible]之[illegible]明[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少[illegible][illegible]禮[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致[illegible]

下大貴高也國家之盛衰之所繫之為表者必轉而漢家然其後風流餘俗尚未改今但制度棄捐禮義而已則天下安得不亂哉故曰陛下雖欲用堯舜之治其道亡由也上不說賈誼之言以為絳灌東陽之屬絳周勃灌嬰東陽侯張相如之徒皆以列侯為丞相而誼以洛陽少年新學小子欲一旦改變古制紛更律令諸所興為皆背古道誼又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定制度興禮樂誼每上疏陳政事輒流涕而息者再三其後以誼為長沙王太傅既辭行入見上上方受釐坐宣室誼以適去之後生長沙王太傅既辭行入見上上方受釐坐宣室誼以適去之後生

府五百二十四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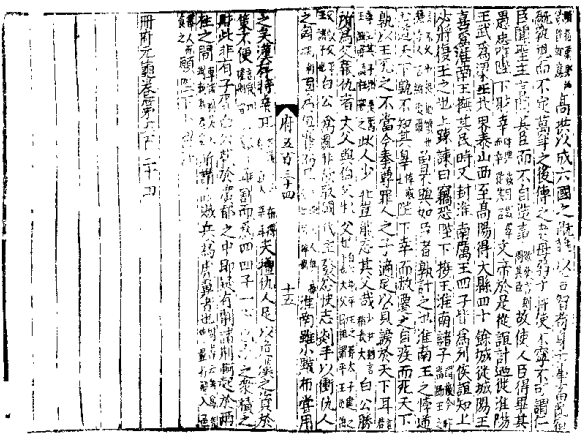
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管子愚人也則可管子知禮賢則是豈可以為實念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其亡可立而待也漢興承秦之敝因而不改故其亡與秦同管子雖賢不能救也故曰

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賢也秦世之所以亡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前秦世未得亡之巍治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之命縣於太子君之去在於守論教興遷左右之機其要在是矣天心未遷而太子論教興遷左右之機其要在是矣天心未遷而太子論教興遷左右之機其要在是矣天心未遷而太子

衆人事之宜伯國士遇我以故國士報之故此一段深意也又君臣行義相待之道也
事雖行義相待已而抗節我也行出事列士人主使然故王
士遇其大體以遇大馬待之則馬亦以遇士報之故王自為也頑鄙士班奚益王不立且不自尊奇若而可
故見利則進足便則奮翼玉上尊敬則留下矣士有
衆知吾勇而已立而觀之則歌書在矣士有
人主前何便於此要士至與而士上至少也所謂賢能著者
辨然事士也
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隔塞臣部也古者大臣有坐
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貪鄙小節淫亂男女之別者
不曰污辱而已唯淳于髡曲說於不滑任者不謂戮辱且下官不
識汝貴大臣定有其身矣猶未甲然正以尊之而為
之諱也故其在大論大罰之際者則白冠繩纓而待
罪而已

上不執縛係引而行
上不使人頸盛
而加也
上不使人頸盛
上不使人自有過事盲聞子有
禮矣過之而後改之以成其德此為人務
禮義以遇其臣而已不以郎行報其主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
俗成則為人臣者主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
不苟避死使所在上以故死見之臣誠死宗廟安社稷死郎社稷
誠死君上守國行義之臣誠死郎社稷
我去故吾得與之俱存夫所為我者故吾得與之皆死
去利守郎而以義故可以苟免不避死亡而隨
之矣行

臣屈者如蜎毛而起
臣屈者如蜎毛而起
以為不可安而以天下義語侯而
相侯侯聞勃起以為人有力焉故王太后為其所也是時丞



秦東方朝武帝時[illegible]於公車[illegible]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筦書[illegible]舉籍阿城以南[illegible]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illegible]除以爲上林苑籍田欲以假貧民[illegible]內史表屬縣[illegible]吾丘壽王奏[illegible]

以西[illegible]西都渭渭之南[illegible]秦之所以爲西戎[illegible]石金銀銅鐵[illegible]百工所取給[illegible]

[illegible]秦則三輔之地[illegible]南山天下之阻[illegible]

[illegible]秦肥饒[illegible]去三河之地[illegible]

[illegible]憑天[illegible]

[illegible]泰之所以爲西戎非山東考也[illegible]

以為大臣須陛下留意孝文帝善之令孰察周勃三老也武帝末戾太子殺江充宣帝時長安中大子令孰察周勃三老也武帝末戾太子殺江充宣帝時長安中大子有敗亡不得為嗣地子猶為侯況親屬乎且臣聞父者天母者地子猶方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孫孝順陰陽不和則万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陛下誠留意參言直耶而食諸言廣孫等之至也而不於其言已被誘迫哉放流內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讐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信父之理而父有不察今至太子為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小臣且陛下一顧而用之衛至尊之命以迫殺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織虛辭以親戚之路勤苦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讒臣獨冤結而莫告忠信之心畏而被死誣懼逃子盜父臣獨冤結而莫告忠信之心畏而被死誣懼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樊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豈不悲哉

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譖殺通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復深過太子以疑骨肉之親而使姦邪之臣得間其辭臣竊為陛下重之臣聞父子之間不可以不慈也言雖以慈而父不可以不嚴法是時先與申驕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忠而遭讒者信之證也孝而被疑者仁而遭患也太子敬愛陛下出於天性天下所聞陛下所知何之王怒謂勝為不忠

失百姓下躬率黔黎總万方帝王興繼百陳二前惟慰卅務將興
太平設書每于民欲然若更生且陳之前惟慰卅務將興
本務也言每于民欲然若更生且陳之前惟慰卅務將興
公爲之言得遂其志若更生且陳之前惟慰卅務將興
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錢穀書數聽訟而已此非太
乎之基也且開聖主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雖以言治
左右不正雖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
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
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
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非有義科拘可世
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
各乘一切權譎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改也是以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今吏數人殊服雜頒刑罰士相

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之禮以治今者而用之
臣願陛下承天繼公爲人主延及孫子世世無絕制禮明王
制禮一世之民疇之七壽之域公爲人臣延及孫子世世無絕
成康喬何以不若高宗周宣何以不若商宗則公何以不若
通者讓修秦雖陛下賢不及公爲人臣延及孫子世世無絕
薊也知之以教化不明而民多犬聊若夫女子節則公不及故不舉子
又寡家列傳向公生活侯則公承公生活侯則公不及故不舉子
者女服車馬貴賤有等以奢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
自制制度是以貧富相傾貧人之所以侵犯刑措而
不用者以其摩窣於衆貴人之所以侵犯刑措而
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卑陶伊尹不

仁者魂魄毅然若使公孫弘得位子第不能推恩廣施以
過古今至於積功治人正發於民此代權所爲作也然則
宜明選求賢隆任子之令外察及故人可專以爲不宜居位
疑而不決則後雖非之猶已晚矣則示天下以徵古者正不造弱
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帝以其言汪閎不甚寵異也
鄭昌疏諫曰大夫宜帝時盡爲御史書學知詐諸昌疏諫
忠直憂國以言事中當意而寵爲之吏所謂誅上書訕謗
陛下有偏歡驩鑿鑿爲之不來國有患臣莫肯爲之不起司隸
校尉蓋饒不求安食不求飽唯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
上無許史之驕陛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徵以與
上書陳國事有可納以入陛臣宰得選大夫之後宜大夫之
不敢不言而不聽遊下寬饒引佩刀自剄以風下寬饒
不憚之

府五百二十五　六

憲傳宣帝時爲大行治禮張大其儀容以重國威
馬望上以德民强盛上疏乞正陳災異下少府問狀望之對以
爲春秋郤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成昭公鄰使當君
容於矣邊宜云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求政事親
心也故而善洋未終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決之所致
也附枝大者蔽本小必疾家盛者公室危科條之律明王所以
慮遠固社稷之計以爲順心與故孫卿大臣輔明德其職以考功能如此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對奏大子得望之言爲諸者
貢禹爲諫大夫元帝初即位數歲已聞以故事蠭起
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度女不過九人秣
馬不過八匹繡桷不刻士不衣錦婦不衣繡錦繡非所以
皆不文盛宛國不過數十里猴民共其上供猶能什一而稅三
毛賦斂雖成之役使民慮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

置貢賦而已（注天子以歲內地租自供其用以時入貢不敢預多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顏師古曰言其富饒也）漢興承秦兼并之弊（師古曰并謂強取人物也）海內虛耗（師古曰耗減也）及至孝文皇帝加節儉之德（師古曰節儉謂減損也）通關梁（師古曰關梁謂津要之處）廣利源（師古曰源謂水泉之本）開山澤之禁（師古曰禁謂不得採取）弛工商之業（師古曰弛謂廢而不用）以寬民力（師古曰寬謂寬其賦役）減嗜欲之賦（師古曰減謂減省之）以富百姓（師古曰富謂豐其財也）於是興滅國（師古曰興謂興其社稷）繼絕世（師古曰繼謂繼其後嗣）舉逸民（師古曰逸民謂遺逸在草野者）以厚風俗（師古曰厚謂敦重之）除誹謗之罪（師古曰誹謗謂以言語譏刺人也）以招直言（師古曰招謂引之使來）通不諱之路（師古曰不諱謂無所隱諱）以廣聰明（師古曰廣謂廣其視聽）外攘夷狄之侵（師古曰攘謂排而去之）內安萬民之心（師古曰安謂安其居業）求賢良（師古曰賢謂有德行者良謂有才能者）以自輔（師古曰輔謂輔助己之不及）選舉至孝（師古曰舉謂薦達之）以奉宗廟（師古曰奉謂承事之）躬親節儉（師古曰親謂自行之）以先百姓（師古曰先謂為之表率）然後建太平（師古曰建謂立之）興禮樂（師古曰興謂興其廢墜）定制度（師古曰定謂正其法式）朝諸侯（師古曰朝謂使來見己）存三統（師古曰三統謂夏殷周也）恩及方外（師古曰方外謂荒服之外）延于羣生（師古曰延謂及也羣生謂衆人也）莫不昭然回心鄉道（師古曰回謂改其心鄉道謂趣於善也）各遂其志（師古曰遂謂得其所願）以永終天年（師古曰永終謂盡其壽命）而不夭傷（師古曰夭傷謂短折也）以德相接（師古曰德謂恩惠）以財相分（師古曰財謂貨物）以義相序（師古曰序謂次第）以睦相親（師古曰睦謂和敬）以正相導（師古曰導謂開引）以禮相讓（師古曰讓謂不爭）以恥相恥（師古曰恥謂羞辱）以廉相高（師古曰高謂尚之）以美相揚（師古曰揚謂稱舉）以惡相懲（師古曰懲謂止其為惡）以過相改（師古曰改謂改其所為）以善相化（師古曰化謂變其風俗）以公相先（師古曰先謂不為己）以讓相事（師古曰事謂奉之）以和相應（師古曰應謂不違）以答相賞（師古曰賞謂報其善）以罰相威（師古曰威謂畏其罪）以賜相與（師古曰與謂給其乏）以取相分（師古曰分謂共其有）以敬相接（師古曰接謂交也）以愛相保（師古曰保謂安也）以憂相救（師古曰救謂助其急）以患相恤（師古曰恤謂憂其難）以財相賑（師古曰賑謂給其乏）以事相假（師古曰假謂借其用）以器相貸（師古曰貸謂借其物）以技藝相教（師古曰教謂授其業）以知識相謀（師古曰謀謂問其策）以喜樂相樂（師古曰樂謂共其歡）以憂戚相哀（師古曰戚謂親也）以疾病相憂（師古曰憂謂問其疾）以死喪相葬（師古曰葬謂送其終）以罪過相刑（師古曰刑謂正其法）以功德相賞（師古曰賞謂報其善）以賢良相推（師古曰推謂進其能）以材能相事（師古曰事謂用其力）以容貌相視（師古曰視謂觀其儀）以進趨相揖（師古曰揖謂為其禮）以周旋相避（師古曰避謂不相當）以衣服制等（師古曰等謂各有差）以宮室制度（師古曰度謂各有數）以畜積制用（師古曰用謂各有節）以奢儉制禮（師古曰禮謂各有宜）以畜養制生（師古曰生謂各有資）以嫁娶制時（師古曰時謂各有會）以喪紀制服（師古曰紀謂各有數）以祭祀制福（師古曰福謂各有祚）以燕享制好（師古曰好謂各有接）以飲食制量（師古曰量謂各有限）以舟車制運（師古曰運謂各有載）以官職制事（師古曰事謂各有業）以爵位制貴（師古曰貴謂各有秩）以田里制貧（師古曰貧謂各有均）以貢賦制斂（師古曰斂謂各有取）以刑罰制奸（師古曰奸謂各有禁）以兵革制威（師古曰威謂各有備）以城郭制守（師古曰守謂各有固）以溝洫制蓄（師古曰蓄謂各有泄）以障塞制險（師古曰險謂各有守）以權衡制輕重（師古曰輕重謂各有平）以度量制多少（師古曰多少謂各有準）以九職任萬事（師古曰九職謂各有能）以九貢致萬物（師古曰九貢謂各有宜）以九式均財用（師古曰九式謂各有數）以九儀別等威（師古曰九儀謂各有差）以九錫加有德（師古曰九錫謂各有賜）以九伐正邦國（師古曰九伐謂各有征）以九刑糾萬民（師古曰九刑謂各有辟）以九德安百姓（師古曰九德謂各有能）以九功惟邦事（師古曰九功謂各有績）以九賦斂財用（師古曰九賦謂各有取）以九職作百事（師古曰九職謂各有能）以九穀養萬民（師古曰九穀謂各有宜）以九數通萬物（師古曰九數謂各有術）以九變和百姓（師古曰九變謂各有宜）以九德安百姓（師古曰九德謂各有能）以九歌勸百姓（師古曰九歌謂各有德）以九韶聽鳳凰（師古曰九韶謂各有樂）以九德安百姓（師古曰九德謂各有能）以九歌勸百姓（師古曰九歌謂各有德）以九韶聽鳳凰（師古曰九韶謂各有樂）

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饉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食馬食粟皆出其太倉粟陳腐至乃日出之以飼馬（師古曰陳久也腐敗也）腐敗不可食（師古曰言不堪以食人）而以與貧民（師古曰貧民謂貧乏之民）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耶天不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掖庭天下昭然稱寃先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狗馬飲食靡費（師古曰靡費謂奢侈）以從耆欲（師古曰耆欲謂嗜欲）又皆以後宮私財行之至孝宮皇帝聞陛下惡有所言輒不聽（師古曰聽謂許之）群臣亦偷苟且莫肯正（師古曰偷苟且謂不為正直）是以大小臣下莫敢盡忠（師古曰盡忠謂竭其誠節）天下之人咸懷不平（師古曰懷不平謂有怨恨）陛下不改（師古曰改謂改其過）天地之變將不可救（師古曰救謂止之）臣願陛下出宮人（師古曰出宮人謂放令嫁也）減乘輿（師古曰減謂減其膳也）損苑馬（師古曰損謂減其數也）以振貧民（師古曰振謂救其困也）賑貸（師古曰賑貸謂給其乏也）賜以冬衣（師古曰賜以冬衣謂給其寒也）寬刑罰（師古曰寬謂緩其法也）薄賦斂（師古曰薄謂減其數也）以應天意（師古曰應謂順其心也）天子幸其忠言（師古曰幸謂以為善也）冀奉東海人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丁酉地復震（師古曰復震謂又震也）因救天下舉直言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師古曰聞謂聞之於人）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校之往古（師古曰校謂比也）揆其所行（師古曰揆謂度也）意順指隨君上所欲（師古曰指謂所趣向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師古曰拳拳謂奉持之貌）心天子幸納善其忠

君臣立律盛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著馬者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師古曰際會也）春秋有災異（師古曰災異謂天地之變動）列然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訖（師古曰訖盡也）滅棄舊文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愛道廣開方術德流惠廣有闕遺賢者不急之用振救困窮賜賚無量恩澤甚厚不世有也臣竊見陛下幸甚甚厚竊以為過矣臣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為日食地震之效照然可明猶著龜之知風穴矣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通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氣日食地動所以為陽失節也故春秋日食三十六地震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藏府則象色發於面體病則矢中動於外今年太陰建於中戊律中夾鍾（師古曰夾鍾陽律也）歷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師古曰從春謂甲午為春之初也）太陰所在辰為厭日（師古曰厭日謂日為之蔽也）歷中中庚律得無與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乘陽（師古曰乘陽謂行陽道而有西

百年之積而出之以德感
[illegible]百年之積而出之以德感
[illegible]百年之積而出之以德感
[illegible]

見佞臣而放逐之[校]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權輿宜先正者也[校]故曰問大人之政有以相益[校]也[校]臣聞天人之相推事作乎下者陰陽之理各應其感[校]動則精者[校]相推事作乎下者陰陽之理各應其感[校]動則精者[校]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貪吏殘民所共者[校]大而更安集之效也[校]臣竊見天戒災異[校]孔有甘泉建章宮儲珠崖[校]詔兒寬奏事公欲公人自以周之衰也[校]詔兒寬奏事公欲公人自以將見太平也[校]真逐放宮室之侈省靡麗之飾[校]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放失俗易民視[校]今海內昭然[校]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引忠直師問博學疆外[校]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曠[校]然見本朝無繼嗣之廢久危宕之隙[校]忠正極言[校]接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校]令海內昭然[校]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引忠直師問博學疆外[校]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放失俗易民視[校]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曠[校]然見本朝無繼嗣之廢久危宕之隙[校]忠正極言[校]接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温良之人退刻[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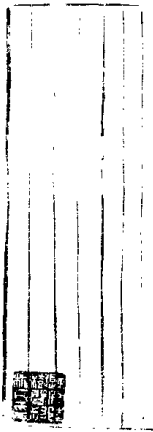
谷永成帝時為京兆尉刺史奏事從師訪問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奏使問博士[校]學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校]事而慮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慮亡之言輒上聞[校]則商周不易堯舜三正不改[校]慮亡之言輒上聞[校]則商周不易堯舜三正不改[校]莫能答[校]易曰[校]君有其安者也[校]言保其安者也[校]言保其存者也[校]言保其存者也[校]言保其存

僚不知陛下所以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危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億民如承大祭言陛下輕棄民財不愛民力窮兵黷武去高敞初陵指今陛下功績不振陵反大地之性因下高爲墳土爲山發徙起冢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斂役及丁男力盡百姓疲極骨髓山陵反更增高大發人家墓墳藏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怨恨反更營表發人家墓墳藏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竭力盡怨恨反更營表流散死者無所葬埋飢餓勿救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有不合者臣富秋言之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有不合者臣富秋言之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天之方虐無然謔謔傲傲言不務正道反更相虐謔傲慢之言以治安於陛下獨遭遇欲輕身妄行重慶壯之險

無欄嗣之福有危亡之憂臣竊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今社稷宗廟福祐安危之機右於陛下誠宜發明聖之德聖然遠慕畏此上天之威愁深思危之徵兆湯鑑殷紂之惡志扇精敬戒身心及道遠近群小之徒容鬼不正之詔降誤百姓之命以傷陰陽之和其咎克已復禮毋感微行出於道路之遠近也夫天下之人所以歸往陛下者以陛下聖德仁明孝友寬博也今陛下棄萬乘之尊輕千金之軀數出於微行之中與小人相隨於不測之地臣竊爲陛下危之臣聞之物不可以兩大人不可以二尊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以尊制卑以貴治賤故天下莫敢不順今陛下棄萬乘之尊而與匹夫爭利於市門之間不愛己重身之貴而

府五百三十五　十五

府五百三十六　十六



慶閻之類陛下宜垂明鑒發聖意除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吟詠通同之佞語遠人之雅誦又臣聞安則慮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貴之臣今聖朝復振於前代之風俗而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制書喜以招思誘或至虜掠奮其財物是以兵長寇準奢生既無重賞以相思誘或至虜掠奮其財物是以兵長寇準奢生孤遠軍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陛下就能棄前事而勇圖士共之則招而不至莫知與之為取陛下就能棄前事而勇圖士共之則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征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逼為連去者復得失者復得矣帝省表愈不悅

陳元以才高為著名辟司空李邕為掾時大司農江馮上言宜令司課校簿簿二千事下三府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者之宜法有弼故武王以公為師齊桓以仲父為尊臣也若夫臣之所師法君之所弼教也故君臣之義上下同體是以聖人之德天地為象明主之治則而傚之是故君臣之義上下同體是以聖人之德天地為象明主之治則而傚之是故

任賢宰相之職以剿察為明徵計為直至乃陷僕使其君棄子弟愛其父兄周密成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戮故人君患在自驕臣患在自任不在性人見以文王四方有以吳之周公輔成王天下未一百姬勤勤慮慮日昃不暇食之勞心二十篇勤勤懇懇欲其成王之聖也故名帝德二宜下詳議

楊終為蘭臺令史建初元年大旱詔實冤獄以為厲陰差淮陽濟南之獄徒者百數又連屯絕壍乃上疏曰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及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連悟天心一人有罪誅及三族周祖平刑約法三章王室仁除去收孥之條除參夷之令改秦之政合天人之心故天下歸仁而樂從之也陛下承統以來垂意政事留心法理數引公卿親近臣僚講論經義以正刑辟以稱天心而今有司執事不達聖意以文墨為明以深刻為忠或因公行私或假借成威或利人之貨或畏人之強或以喜怒而加毀譽或以愛憎而行刑罰或以貴勢而凌貧賤或以財賂而屈公法或以親戚而枉正義或以同類而相明非或以異己而相傷是或以疏遠而誣骨肉或以新進而排舊臣或以小故而大誅或以無事而生事或以一言而興役或以一怒而動兵或以威力而劫良善或以勢利而奪孤弱或以計策而傾人主或以巧佞而賊忠直或以讒邪而害公正或以諂媚而獲福祿或以貞信而受禍患或以悖惑而失天理或以聰明而合道德或以狂愚而陷刑辟或以隱匿而蒙爵賞或以忠實而離災害或以殘賊而興功業或以仁義而招譏議或以貪鄙而保富貴或以廉潔而受貧賤或以柔弱而屈剛強或以剛強而挫柔弱或以曲直而相反或以是非而相亂或以白黑而相冤或以賢愚而相蔽或以清濁而相渾或以成敗而相貸或以存亡而相救或以生殺而相讎或以貴賤而相欺或以貧富而相驕或以老幼而相侵或以長少而相虐或以男女而相誣或以婦人之言而斬絕骨肉之親或以讒佞之說而誅滅忠良之臣或以毀譽之口而決人之命或以喜怒之情而行賞罰之事或以憎愛之心而理人之獄或以貨賂之重而改法律之文或以威勢之強而變是非之實或以親戚之故而隱大罪之負或以疏遠之人而加小罰之誅或以貴勢之人而受小罰之賞或以貧賤之人而受大罰之誅或以貴勢之人而受大賞之賜或以貧賤之人而受小賞之賜或以貴勢之人而受大罰之誅或以貧賤之人而受小罰之賞

之忠社稷退身破朋黨抑豪權可謂參謀顧問其慈誠乃至詔書
氏之福也

梁恢為尚書僕射貴顯兄弟放縱恢上疏諫曰臣聞百王之失
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戮強弱容伏念先帝聖德未冰
早棄万國陛下當陵睿承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元
天下之私經曰天地萬物父母人為貴君臣共字万人受命政失
不救其極不測万分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義自引四海可長
保爵土之榮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靈無辱之上者也若奏
不省朝和帝未親万機恢又陳曰臣聞天生烝民為之置君君
當謂朝錢太嚴諂疾厲任姦邪均坂陽高鳳而遂稱焉拜
騎都尉上書辭讓曰伏受厚恩無以報效夫政在大孔子所
疾世卿持權春秋以戒聖人鑒戒不遠言也近世外戚寵貴父
有權盛之敗今陛下恩兼山陵未遑政事詔策優樓行四方
若不能自損謀謨效加臣壽命垂盡臨屬惟蒙留神詔聽

上印綬為歸鄉里

唐光和帝時為臨武長史州舊以鵝眼荔支及生鮮獻之臨焉
晝夜傳送至有遭虎狼毒害焉仍死亡不絕道經臨武長上
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首膳為忠故天子食太
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阯七郡獻生龍眼荔枝龍眼
南州土地嘉樹連歲不絕於路至於鄱郡死亡之害死者不可
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分殿未必延年益壽帝從其奏而
罷之

霍諝為尚書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薨封其家父元
舅耿寶父宣石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陽上頗諫曰臣聞傳子
伴君而法邪相移通情其若指鹿為馬不可以臣
術煞絕之恩家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寵祿而以戴天簪履伏
惟陛下應天順時隆值中興當延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
蓋諫者雖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隨勳四方秉衡官重級

盈金積貨至使諫臣神器敗更社稷岌岌以致斯患子又其破壞頃觀遺禮報恩孤脈莫繼可悼之甚也
答慕容寶非道殊父侯今外戚寵事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
等比陛下誠仁恩固洽以親九族然禄去公室政移私門遂使軍
重委宰臣折衝樽俎在位莫肯正議翁主賓客傾覆朝廷恐
威權外假鄙心難測夏二寶卒不制故孔子嘆吟之澤
誰能不含之子稱國之利器下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樞機
機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在約節故文帝露臺百金罷
唯慎儉節德興邦者上日慎為天下則日慎一日月本又實用寡過已不可弄威天下之財積功之家
盡民物則傷之有不廣役當重賦之地
害成王此間公在前後舉公在後舉公在左右先後在
而進之自見正容厚聞言一日即位天下聽然言其
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資而日數干戈征討致大
其可得乎自夫年已來災變頻數所以天心譴告為
重則蟲損為福輕慢天戒則其咎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卿
以恩勉求典刑之臣恭遠侯能記之堂損至堂之感尊卑有
別情欲之獻罷使我之好帝王圖難陳列左右國
失之鑒親興王所以得之無災害可自慶年可保矣奏
而外戚竇氏益盛忌之

東中郎尚書僕射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又中使侍梁
從中尚書僕射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又中使侍梁
從中尚書僕射安帝數遣黃門常侍又中使侍梁
從中

虛實合而相權東府相權空臣聞治道五事一曰納諫二曰察佞三曰
重儆備四曰任官五曰賞罰納諫之要在於無拒察佞之術在於不
敏任官之方貴在擇賢賞罰之宜務於信重儆備之道防微杜漸
不得以喜怒為賞罰以愛憎為用捨以貴賤為輕重以遠近為厚薄
以親疏為取舍以新故為廢置以貪黷為升降以愚智為賢否以
喜怒為賞罰則人懷僥倖以愛憎為用捨則人競趨附以貴賤為
輕重則人務苟得以遠近為厚薄則人各懷疑以親疏為取舍則
人不自保以新故為廢置則人皆思變以貪黷為升降則人爭奔
競以愚智為賢否則人莫適所從以喜怒為賞罰則人不可保此
五事者人君之大柄也陛下即位以來納諫則未聞察佞則未
明任官則未當賞罰則未信重儆則未備此五事者陛下未能
一也陛下即位以來天災地變人妖物怪無歲無之陛下不以
為意不加修省此重儆未備二也陛下即位以來內寵數遷
賞賜過厚此賞罰未信三也陛下即位以來用人之際或
以貴賤為輕重或以貪黷為升降或以愛憎為用捨或以
親疏為取舍此任官未當四也陛下即位以來進諫之人
或以狂愚而獲罪或以忠直而見疏此納諫未能五也
陛下即位以來讒佞之人陰相薦引陛下不悟此察佞
未明六也臣聞天之禍使非常之事故知之非人之所
及也人之禍使非常之事故知之非天之所為也天之
禍使非常之事故知之非人之所及也人之禍使非常
之事故知之非天之所為也天人之際相為感應如影
響之隨形聲之應口吻陛下即位以來災異數見此
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
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
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
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
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
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
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
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
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
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
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
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
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
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
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
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
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
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
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
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感應之
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際相為
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此天人之
際相為感應之大者也陛下不以為意不加修省

者欲修正帝無功之咎裂削臣一七其為非濫初可勝言乎若有功不賞為善失其義而不誅為惡失其正義而不罰

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曰臣聞周納吠女褒姒立幽厲以絕祀商宗鬼方之伐三年乃克殷周之興實由姜嫄簡狄之所出故五帝三王之興皆繇聖母是以聖王重之所以承天統而理萬物也今陛下未立正嫡而寵愛偏加竊為陛下不安之也臣聞之女寵興則讒夫進讒夫進則賢士退賢士退則國家危矣故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貴人之寵日以隆矣而賤人之愛日以衰臣恐數年之後貴人復與陛下爭衽席之愛而不可得也陛下宜為宗廟社稷之計豫有所定以安天下之心則貴人之寵不勞而退矣

（第十一葉原闕）

府五百三十二　十三

宣帝時羣臣數以日蝕上疏陳事曰陰侵陽臣侵君之象也間者數月日光曜明而有蝕之變陰氣太盛侵陽之應也臣聞人君莫不欲安而常以亂亡之事莫不欲存而常以危絕之事何則不務行其所以安而忘其所以危也今陛下即位以來未有所定號謚之義臣竊以為宜稱述舜禹之德以則天地而

武之意也秦景公欲觀於海放平琅邪皇子為陳百姓所聞遊觀與馬之音聖人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作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恐遊逸之害人也書奏不納

襄樹平原人拒帝時宦官專朝政刑暴盜又此失皇子以興亡數指自家語關上疏曰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說教授奪聖強必歷象日月星辰察五德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臣竊見去歲五月癸亥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節其間月復厥太白入房犯小星震動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以天乖五帝之坐而金火剋星湯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赦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澤切執法棧為木精助生恩救而遽留不去者象在仁德不修誅鄧大臣之象前七年十二月癸亥熒惑星俱入斬關遂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蠶蹄旁柏之葉

行傷桔者吾聞於師曰柏木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人庶無故叫呼云有火光入禁正殿於此之時自春夏以來連有霧雹交大雨霖而宮作福刑罰急刻之所致也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人望而坐下受罰至今謠言之興加遂不改瑨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誅臣聞殺無罪天地同災誅有罪陰陽和順今瑨壯口矣且聞殺無罪誅有罪者猶不見祐況乃加誅乎臣竊為瑨等冤之非其人也願陛下留神澄意參之天心以順陰陽以救災異臣聞堯舜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食於土簋飲於土鉶以此為儉後世莫及桀紂窮奢極侈土階三等而已以此為驕後世莫及故堯舜雖有聖德猶須賢佐以成其美桀紂雖有拒諫誅賢用刑不中猶以為不足以喪其國由此觀之人君雖有聖德不得賢佐則闇與愚同雖有愚行得賢則明與聖合故舜有五臣而天下治紂有億兆離心而為獨夫是以聖王務在得賢以廣聰明也今陛下不務斯道而好小善以為賢不考其行而聽其言以為忠不試其能而授其官以為信是以邪正雜糅毀譽渾淆虽疲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九男致七十子今六十七妻十夫閨妻百位後宮數千之多而死亡相繼不絕之咎是也

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可長數十丈扶風有星隕為石鎮關三郡大龍來求不一小大無常故周陽侯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忌不能變化此亦有神焉不當死昔秦文將襄華山神揆聲以報斷蛇之死於汝上王莽天鳳二年郡言黃山宮有龍死蛇長逃

也今乃反欺罔伯之位實非天意又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者虛誕無爲好生惡殺皆欲去奢今陛下躬親不去殺
劉昭注統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佛經說浮屠不三宿桑下言浮屠人學道三宿輒捨去不欲久生戀愛精之至也天神貴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
欲久生戀愛精之至也天神貴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
遂不聽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嬪女豔婦極天下之
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書上即召詔問狀陽曰臣聞古者本無官臣武帝末春秋高數游後宮晚乃
之子門稍見怪至於服帝遂益繁熾今陛下尊之十倍於三
今宜減損老氏術以之而後之然乎尚書上其對出論司空

兩不進卓上跪曰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懷色而動得吉瑞猶慶懼況有災異而不戒慎者乎今吳期未平而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以事精應答以消而塞思示遜以德綏遠以儉閉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橋陵山險以積日矣轉運之勞務負之苦所費以多若有不繼之虞本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陛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取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重也武王罷兵振旅而天知天賜也今年民饑宜發明詔振贍救助珍玩之物悉以賑給之若能節減服御之費以助軍用不足益官鄭慶帝即召諸軍還帝愛女淑未期而夫帝痛之甚遂封平原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將自陵往陵日文皇帝武宣皇后山陵既下陵不改葬何至今改也帝不從遂葬洛陽景陵

室而天下樂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延其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麗以隙百姓之財力者也舜作琴五弦以歌南風而天下治紂為傾宮鹿臺以罷百姓而身隕其社稷楚靈王為章華臺而身陵其國秦始皇為阿房宮而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勞費始皇作阿房而滅及其子

冊府元龜　諫諍部

卷五四五

在諫第一二

府五百四十五

唐憲宗之時建言徵兵討淮西吳元濟命裴度往宣慰諸軍或謂度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公以大臣而輕自臨行萬一不利悔將何及度曰吾受國恩不暇自愛今賊勢已蹙我進則成功退則獲罪吾計決矣不復更議

府五百四十五

唐文宗時建言徵兵討淮西吳元濟命裴度往宣慰諸軍或謂度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公以大臣而輕自臨行萬一不利悔將何及度曰吾受國恩不暇自愛今賊勢已蹙我進則成功退則獲罪吾計決矣不復更議

府五百四十五

唐憲宗時建言徵兵討淮西吳元濟命裴度往宣慰諸軍或謂度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公以大臣而輕自臨行萬一不利悔將何及度曰吾受國恩不暇自愛今賊勢已蹙我進則成功退則獲罪吾計決矣不復更議

府五百四十五

唐憲宗時建言徵兵討淮西吳元濟命裴度往宣慰諸軍或謂度曰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公以大臣而輕自臨行萬一不利悔將何及度曰吾受國恩不暇自愛今賊勢已蹙我進則成功退則獲罪吾計決矣不復更議

爲後先御大夫士九品各以隱義次第剏寂冊書官之訓仲經無覺辭之誥則格子皇天光於百土何風雨不順陰陽不和之有哉臣聞古之建官莫不設備九卿已下皆有其位而關其選賞一人謀子三事戴一人詩乎群司負龍旂而不入故稱貴大僧官不濫勳階度有餘俸百官有餘祿有餘食下忠於上禮於下委棄而無怨卒之危番拱而無顧沛之患矣事有揚耳目勸心慮作不師古以行於今者蓋有之矣伏惟陛下百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鐵不供其印東帛不充於鍚例嫗於無用之臣何敵於無力之士至於公府補授罕存推擇逐使留滯累資盡年嫗鬢變流霜疲行巫或陛下體之蛔一則羊頭入與狗革生議將起籤魏唐取捨於後臣聞於古人曰揚職以輔之慎齊庶以賜之壯第親以居之貴地重以嫁之設官生有胎福生有芒伏惟公主陛下之愛女邊賢良以嫁之設官職以輔之慎齊庶以賜之壯第親以居之貴地重以嫁之何謝至憐也然而用不合於古義行不根於人心將恐愛成憎離

楊不為祠何者為過人之功公怨也貴人之財公怨也奏今愛人態也受數子而取三怨於天下使違强之士不盡力朝庭之士不盡忠人之散公獨行所愛何所悖乎向者魯王賞同諸將禮等朝臣聞亦有今日之福無量爵之禍人徒見其福不知禍之所來以為有寵過於臣子也去年七月五日發之矣今制事無更改理尚因循而已哉兼一宅而連一宅屋尚禍而勿後禍臣竊痛焉明詔下誅愛之也何利於公主陛下之大婦母子長相依也伏惟外謀宰臣勇知安危愛以存之臣願微不可不防遠不可不慮當今疆場危急倉廩空虛內守虧於士貧人不聊生之時而使貴人之子坐食千金之利此臣所以為陛下痛心疾首而長太息者也臣聞古之聖帝明王賞有功罰有罪賞罰之柄不以假人故天下樂為之用今陛下以天下之大利而賜一人之子臣恐後世人主之賞罰不復出於己矣臣聞人主之所以為尊者以其有威福之柄也今陛下以威福之柄而賜人臣臣恐後世人臣之威福不復歸於陛下矣臣聞天子之職在於理陰陽順四時節寒暑調風雨以成萬物之宜今陛下以一人之身而兼三王之事臣恐陰陽之不和寒暑之不節風雨之不調萬物之不成也

[illegible]見甘請以有形已來漸而之得失陛下所眼見者以言之極陛下審之聽之擇善而從之則萬歲美名何憂不至蒙蔽之不康福祚之不永伏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陛下之祖考乱亂指立極得至治之體設節要之方省其言清其事簡其心平伏惟陛下法則而行之無不成功征無不服不多造寺觀而福報自至不多度僧尼而獎善自臧道合乎天地德通乎神明故天地降祐之使金湯不堅風雨合度四人樂其業五穀遂其成福業增帝堯已來未有老期之神聖也故得主國長久多歷年所陛下何不取而則之中宗和皇帝陛下已冊纘先人之業紹先人之化不取賢良之言而忽甘子之意官謂非擇處食福有數千人封建無功妄食土者百餘戶造寺不止枉費財者數有億度人不休見御廚者數十萬是使國家所出加數倍所入減數倍

倉不停邸嫁之儲廩不貯一時之備何急之有況今之多忠良所愛者貨賄多識匿朋徒喑啞天相傾氣容不為於朝廷其俾皆由於貨財春百姓口中之食以養貪殘剥萬人體上之衣以塗士林然是人為神忽親於胠篋小盜不誅誅通殊論公私蠹然六六年間再三禍發尋國不亦終于亂蝗害稼不能悟其身僧尼不能體妻子取譏萬代見笑四夷此陛下之所服也何不以為戒改大宗文武皇帝之理國則百官以理百姓無昏墊之苦山之安立可致矣依中宗和皇帝之理國則萬人以悅百事不廢故景卯之危立可致矣遠自夏殷以來未有寺盛而解紛荒于酒淫于樂大秋已來亢旱成災百穀損蠹蟲蝗為孽陛下人苟饑寒何以調燮陰陽寺造觀音醮于時祭祓訣官祈禳何益暑伏惟陛下愛兩女為造兩觀燒亢遠木截土壞坑道路流言皆以用錢萬貫維絕陛下明君也無所不見況如臣且見如臣者有幾年之儲廩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閭可存活乎

三寶之士可薄輸乎當今發一卒以禦邊陲一兵以備社稷多無衣食資糧鎧仗寶馬之間迫無所出皇族歌笑不由衛而反以百萬貫錢造無用之觀以資六合之怨乎以遣萬人之心平伏惟陛下放則而行之無不成功昔者太宗文武皇帝長久之謀不忍棄中宗和皇帝短促之計陛下又何以繼祖宗帝業國昔陛下娶皇太子右衛率府兵曹參軍韋玄貞之女為天子富有海內不收聖人之事臣恐微有加焉陛下若此陛下又何以非群臣而禁之昔日今日今日後一依貞觀故事且貞觀之時豈有今日之造寺觀也昔者太宗文武皇帝之理行其事最其善而不遵其過陛下又何以所於四海陛下者李和帝之遺詔陛下又何以所於四海陛下者李和帝之遺詔陛下又何以所於四海陛下者李和帝之遺詔

於燭燼所以備法明陛下大合為家萬邦作主布慈悲於沙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福田依群生之因果然釋氏貢教平等為宗本之以濟惡加
之以布施且嗔恚慳貪迴人之敗尼連禪之寂滅精進
[illegible]
中數十萬衆或野戍孤烽迴瞻沙漠或義旌幡甲遠指禪壘感
月既深衣服久弊飛谷枯槁無甘糒之房朝夕扮麥有饑寒之
色及邊荒小醜微有風塵暫久矣石尸閭黃敝[illegible]沈謀祕略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盛哭共如頃遭其苦哀變通制以陛下為世命亦陛下之手足夫孝於父母而慈於凡弟者未之有也若信任邪佞棄之於法必陽陛下之恩失天下之望所謂棄刈股肱獨任胥臣方涉江濱弃其舟楫可乎陛下之心不為陛下之身為社稷為宗廟為天下為萬世而已矣臣何以明之秦任趙高卒致胡亥之禍王莽不用不喪其宗社也

詩云明不有初鮮克有終伏惟陛下慎厥終惟其初於是乎在勿動
華機勿聽讒口萬一小有非惟慶惟不德周大業流宗其可
不慎也伏惟陛下禁之於初杜漸防微則天下幸甚
僖祖之廟未毀而毀之不當禮之不一則
臣聞事貴慎微法嚴防漸故制契為善緣而法不行矣緣慶
下親之愛之義若安之福之也親親之道罪之斷也安之也
福者之適也之本也非福之也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勸善今之宜也自陛下帝安建而危危親顧陛下精求使者
朝夕勤誨緣而通于耳誡于心者異述之以劉述善之以道者
于歐陽雖木遇烈風猶能偃折直用開諫諍之路也或有順於耳便於身非忠臣之事也苟順其不可於便於宜之
以法用社稷為心之行也有為陛下者讓之則述巧也
是有忠讓之臣陛下若還賞之則忠讓進矣臣又聞生於富貴

生於憂患故古稽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辟若溺
愛所自邪也書曰罔以辯言亂於舊政漢王有命曰賞前後左
右有位之士無或親比阿黨蔽塞主聰使不得聞其非以今陛
下親屬或有僭侈縱恣之行陛下不能禁止或因緣恩澤求請
官職者之後流弊未革侵漁之弊愈滋或容小人弄權合於意
則依違不舉忤於心則排擊非理或有巧為諂諛以悅聖聽
無以上答陛下慎選左右正身率下使內外肅然伏願採擇良
士以備官僚詳擇忠謀之人任以要官諮訪政事以廣聖聽
請東宮置官屬之職令朝臣講論出入規諫使太子動合禮義
則德輝日新矣今朝臣之中有明於治體達於古今者多矣
伏願陛下留意採擇以為東宮之官屬則太子之德日新而
不自知矣臣聞人心如弦政猶彈者彈之使緩則緩彈之使急
則急緩急在彈不在弦政在人不在法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
身修身以道立道以仁義為本仁義之道在於愛人愛人之
本在於愛親愛親之義在於尊天天者百神之大君也陛下
為天之子子之愛父固其宜也陛下為人之父父之愛子亦
宜也臣愚以為陛下愛子之道不宜專以富貴為心富貴而
驕人之常情也驕則多過多過則敗法敗法則損德損德則
禍至禍至則富貴不能保矣是富貴適所以為禍也不如
選賢德而輔之教以經術導以禮義上則尊主下則榮親
德厚流光福祿永終此乃愛子之大端也陛下宜深思遠慮
以圖之臣聞天子之孝在於承天意承天意在於順人心人心
和則陰陽調陰陽調則風雨時風雨時則萬物茂萬物茂則
天降福福降則政教行政教行則天下理天下理則太平興
太平興則天意悅天意悅則子孫保矣故曰治國之道必順天
地之性而已矣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以為貴者
以其有仁義禮智之心也仁義禮智之心雖聖人與中人
同然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能擴而充之也中人之所以為
中人者以其不能擴而充之也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之心
日生而不窮矣不能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之心日消而
不存矣故曰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不能擴而充之不足以
事父母孟子之言擴而充之者何也蓋人之有仁義禮智之
心猶其有手足也人之有手足也皆知愛之養之而不知
擴而充之養其仁義禮智之心則是不知愛其心也不知愛
其心則是不知愛其身也不知愛其身則是不知愛其親也
不知愛其親則是不知愛其君也不知愛其君則是不知愛
其天也不知愛其天則是不知愛其神也不知愛其神則是
不知愛其道也不知愛其道則是不知愛其德也不知愛其
德則是不知愛其福也不知愛其福則是不知愛其禍也
不知愛其禍則是不知愛其災也不知愛其災則是不知愛
其死也不知愛其死則是不知愛其生也不知愛其生則是
不知愛其國也不知愛其國則是不知愛其家也不知愛其
家

自日將今請司試及貢外擢校等官擬至三十餘人大府之布
良臣猶太倉之米粟雜治入金門玉堂皆觀造作風俗
先秦請御覽仍未止今歲前水收旱五穀不熟若至來春必甚
饑饉臣下為人父母欲行何道以賑恤之蔡襲拯濟須及其新
又宜嚴為禁約使行商販客有販糴者盡令入城官中和糴
如行貨之心若風何定期則風俗厚矣國家以防之
馬肥秉中國邊塞在和親除會盟或犯邊境則發兵以禦之
臣所聞事出無名師興靡費雖有貪狼之將不可以勝
韓朝宗為荊州長史知選舉宰相令諸道公作薦表胡威胡宗上
源漢曰臣聞之曰至有過伊周見被殺於野考曰不及二百年
此其為戒乎其禍先亡矣後復崇尚虛談清言天下伊川以其中
國人棄戎狄之事二言以興百代可知信惟其公言久遠之
論者是以前蹤猶在今之亡表蹤猶新信臣近來聽於物
論言非公作事不法無公為戒伏願陛下三思焉詳其所以又

為散之以非公貶薄而厚敛則人不堪命鮮不怨叛矣歷觀古
先有天下者不富百姓不以滿欲省徭役而興為征繕重人力
而成為亡鮮語載錯列為顯錯駁議之辭煬帝信其奸
慝濟頃帝親目為討叛軍物如此常用略支一歲費必
不足而輸寄興功土木所科動盈百萬臣竊為陛下惜之
須年天下安損流行之稍多申泰相繼每至盛冬聚人
更加賦斂則人安不甚衣食靡供調敛安出儻遇水旱
南畝軍資糧用將何以濟此目所以深為陛下惜者蓋
謂豪侈以獲災也以目觀猶語史稱人君修德有異於是昔
秦文皇帝并吞六國奄有海內以為周秦漢魏莫己若
務行仁義欲傳之萬世以為子孫帝業不幸二世而亡
漢高皇帝初興起於布衣提三尺劍定天下繼嗣十有二
世而王莽篡位光武中興復十二世而獻帝禪魏魏傳五
主而晉室亂晉元帝中興復十一主而恭帝遜宋宋齊梁陳
各不過四五主而隋室亂隋文皇帝初興起於隴畝提三
尺劍定天下繼嗣二世而煬帝弒逆天下大亂煬帝初
即位之歲即開通濟渠引河入淮以置行宮自大梁而東
至於揚州又發淮南民夫開邗溝通江以入於海又發
丁男以築長城西距榆谷東拒遼水又發河北諸郡男女
以開永濟渠引沁水南通於河北達於涿郡又發江南
諸郡民夫以開山陽瀆通於淮海又命黃門侍郎王弘
等於江都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命內史侍郎虞世基
門下侍郎裴蘊等分往諸郡簡閱舟楫東至於海南至於
江又命江南造黃屋左纛龍鳳舟各一以擬乘輿御舟
又命造朱鳥蒼龍白虎玄武等四艦四角垂五色流蘇
飾以金玉其上重樓洞戶每艦用兵士七百人挽之又
命黃門侍郎王弘等發江南十餘郡民夫數萬人牽引
船路所經州縣遠者二千里近者一千里水陸供奉相繼
載道晝夜不絕丁男不堪其役率多逃匿有司以人間
有丁壯者必與其鄰保同罪遞相追捕鄰保被牽不堪
其苦或自縊以死者十有五六又東都西苑周二百里
其內造山為五嶽四瀆十六院屈曲周環山上為大海
海中有三神山山高出水百餘尺上有通真觀觀內有
風火雲雨之像觀南有臨海殿殿前有方丈瀛洲臨海
殿東有曲水池池北有橫山山北有小海海北有洛水
自洛水北岸分為二渠一渠東流入於大海一渠西流
入於洛水渠口有堰堰上有通濟門門外有大石橋
跨渠十三道皆列肆營造之費不可勝計帝既遊幸
江都因留不返天下大亂

曰可得聞乎高祖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矣少言君今星必徙舍君
君子子高曰君有至德之言三矣少言君今星必徙舍君
延二年十一月公召子高問之對曰君有三善故有三賞星必三
舍昔者行七星星舍一年君有延年二十一年果如子高之言此由
人發于衷非唯事驗也且物感者謝應萬事然仁豈不報私
欲已止則直道行矣誠哉斯言賞罰極矣之矣何災
不消何福不至而災至福去哉且高祖之宰相過足為憂
何足垂意此且高祖為陛下不敢也況道德之宗興乎立元皇帝
道弘四海人俊其身而身存公其身而身存以其死敗成
其私此之謂人死國喪宰臣竊為陛下惜之陛下
平定古今來能事之君文景豈若乎惟其欲盲心
使人自貴而時康俗阜海內晏然此得之矣秦始皇規一身之
樂忘神器之危鋭意神仙斬茵用仁此失之矣伏願陛下究道

家之一日豈得失之由備不虞之慎經非急之作務覺民府庫以育根蔵勿貴祥瑞以遠褻慕求人以日伏見勑停金仙王真兩觀以救費時可謂為得至今秦使司市不仍舊又太清觀內所貴不修道果勑牲何以克奉支度一失天下不安帝覽而善之

嚴挺之為左拾遺太極二年二月奏宗謚三日夜御安福門以觀臨禁旅之上旌謀曰竊惟陛下應天順人發號施令弘闡大猷弼成洪業政教庶政業業萬機蓋以天下心為心深戒安危之理以成青雲為鵠教也余何親御城門以觀大陳累日兼夜目思鵠所未喻夫朝者因人所利合韻為歡無相奪倫不至欺奪且日卜其晝史冊收傳君繫必書帝王重慎今乃暴表冠於上路雜伎紛於中宮雜劇倡優之樂陛下躬親古官衣冠不辨淵行邪事聖德所宜日以為一不可雖則書友佐教通義以備非常古之善教陛下不深惟戒慎違棄舊典改革多從徒傷有虧聖本車流言駭四方

睿宗初有翼戴之功目以為二不可且一人恃勳滿堂不禁一物失所納陛增寵下以此宮多瑕西墉鑿隙貴眷日長已棲陛屋之陵寒機漏永重宮殿禁之榮儻令有司啟閉下人鑰陛以陛下近幄不恤而以於遠乎望情儀聞豈不慄然況景日以為三不可且元元首休大禮煩顏感讀慕蓬覆天功生穢代令陛下恩以導於榮望醜則過於性年王公貴人各承微百州縣訪曲賞為課於叶嗟道路貿易家產損百倍之多通欲同其歡而乃遺其艱候令秉政人何以堪目以為四不可昔曰罔哺有樂以然已之欲況目去夏霖潦冬亢旱農不收成市有贖貴糶其貴廛肆不息之物騰方春之菜前代聖王明王忽於微細而成過患者多矣陛下貴可改之載伏望罷貴歡娛尊令休息哀憐黎民恕氓聖慮兵戎聖謀惟陛下裁擇帝納其言而止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四十六

諫諍部　二十四

直諫第十三

唐顯慶元年高宗將幸洛陽宮以山東頻歲不登又詔造乘輿服御及營建東都宮殿監察御史劉仁軌上疏諫曰臣聞王者之德在於愛人人之所安在於順物是以堯舜之主不以萬乘為貴而以四海為憂禹湯之君不以一人為重而以百姓為念故能享天地之福垂億載之基者也伏惟陛下繼體守文纂承丕業雖復道邁前王德超往古而謙沖之志未嘗不存於心也今者將幸東都營造宮殿雖復事從儉約而勞人動眾實亦多矣臣聞之於人主之事有急有緩有緩而急之則人安有急而緩之則人勞人安則易使勞人則難使易使則國富難使則國貧國富則驕驕則禍生國貧則順順則福至禍福之來未嘗不由人事也故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是以古之明王慎其所召而已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屢興大役東征高麗西討吐谷渾南開五嶺北築長城雖有事於四夷而中國之人竭矣雖有時於三農而百姓之力殫矣加以頻歲不登關中饑饉東都之下菜色相望而陛下不恤人隱不憂國計乃更大興土木廣造宮殿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力也且陛下初平東都之日天下之人皆謂陛下將巡撫舊邦慰勞耆老問人疾苦察官吏得失觀風俗好尚而乃不出端拱而已使人心大失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心也又陛下初平東都之日宮室蕩盡無可居者故暫時行幸以為休息而已今若更興大役營建宮室恐非陛下本意也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財也又陛下初平東都之日以其地多瘴癘故暫時行幸以為休息而已今若更興大役營建宮室恐非陛下本意也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命也臣聞古之人君有以一言興邦一言喪國者蓋以言出於己而加於人也是以天子無戲言人君不可以不慎其所以言也臣雖愚賤幸蒙恩遇每見陛下動有過舉輒欲極言規諫以陛下聖明不敢進其狂瞽之說今者將幸東都營造宮殿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力也且陛下初平東都之日以其地多瘴癘故暫時行幸以為休息而已今若更興大役營建宮室恐非陛下本意也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財也又陛下初平東都之日宮室蕩盡無可居者故暫時行幸以為休息而已今若更興大役營建宮室恐非陛下本意也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命也臣聞之於人主之事有急有緩有緩而急之則人安有急而緩之則人勞人安則易使勞人則難使易使則國富難使則國貧國富則驕驕則禍生國貧則順順則福至禍福之來未嘗不由人事也故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是以古之明王慎其所召而已伏惟陛下即位以來屢興大役東征高麗西討吐谷渾南開五嶺北築長城雖有事於四夷而中國之人竭矣雖有時於三農而百姓之力殫矣加以頻歲不登關中饑饉東都之下菜色相望而陛下不恤人隱不憂國計乃更大興土木廣造宮殿此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力也且陛下初平東都之日天下之人皆謂陛下將巡撫舊邦慰勞耆老問人疾苦察官吏得失觀風俗好尚而乃不出端拱而已使人心大失臣之所以為陛下惜人心也希深玄之出思慢遊以實奏之請令監察御史劉仁軌重加詳覆仁軌所奏之處及遷具

致理而無危亂封告成禮容甚大伏願罷此畋遊之事克慎丈
初之儀以貽貞觀將太宗之幸則增戒遊畋之令今之
士以在左右每至則代趙王之地皆問其所由用為媚佞伏願
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天無窮萬方福谷要父獻於敦煌不
堂之危不思敦化而務安可同年而校其優劣
施敬本為右補闕開元十六年五月六日唐昌公主出降有司
進儀注放紫宸殿行五禮敬本與右拾遺張垍左拾遺李銳等
連名上疏曰臣聞公侯駙馬國之前殿周之露寢陛下所以負
扆家正萬室觀萬國朝諸侯人臣至敬之所輔玄極可見不可
得而外也昔周女出降為齊而以魯侯為主但有外綽之法而
無入禮之文今欲崇寵駙馬會禮即當人臣拜舅入於庭醮升
於堂主人降階西面拜送降尊一等之地又揖主人降階西面
拜送降尊一等之地又揖主人降階西面拜送降尊一等之地又揖
主人降階西面

臣稽先王之典禮觀前聖之軌蹟休咎雖幽災祥豈隔福出生帝王五事不在山川百神況又不同七也臣伏察此弊頗知其由董仲舒以道士李國祐勸梁則得人梁王劉揆刺祭祀則受賂王執刺有道德之以敬動禁中災怨不聚願勉道修慎行以致福祥無時而息曾不課神功力空止禍人勞心使人神皆怨災孽並生周上零人左道亂政原情定罪非殺而何臣陳受命之情承聖言而尋存安錯許忠禮宜誠貌流黜脩之巫妄流無之俗其所由前祠土木之功月費之役濫福之尸謹明宜亟以權宜停罷人吏百姓勞弛陛下以從善為心嫉惡為務鏟除不急剝革煩苛省徭呼於鄉所徵糧稅無不鮮輸臣伏以國祠害盛交結中貴緣成姓氏雖志身許國不謂讒構終懷斷及家右復為姦邪臣聞漢興高祖定天下封同姓為王其國銀印見櫝如椎勸如後嗣依承許臣數收便充當縣鄉館本用其成餅或不可置祠堂又不當為大此違正臣請停其三皇道君天皇伏讓北鄉等既

歌鐘于內此地行開此非所宜三也伏惟貞懿皇后功德配天母慈道下陛下所以勞親奉養承順顏色之必具饌於前之必具饌於前之必具饌於前

若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使於聽覽以此為辭其諫諍臣罷為陛下痛惜之目開大宗勤於聽覽既政又理役者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代衆引奏不許關礙所以防姦戒也并置立仗馬二匹狼有衝觸便作以平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初又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關官長啟奏白宣詔至中書令勑發覆奏訖錄白牒付所司令諮宰相又關官長啟奏白宣詔至中書令勑發覆奏訖錄白牒付所司令先悉奏請至宗旨書奏若臣以此據情恐蔽聽目塞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漢關之禍晉權臣殺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權盡萃于聖躬豈可招致之乎蓋其所從來者漸矣自戡難之初自姓尚未調樂太平之理立可使致富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遂相效自爾言事者之所安危所繫必謂陛下不能親覽萬幾委任宰相宰相之中此走黨項合集北賊至令人論事為金吾所禁人爭寫內容布於外裴諤為金吾所禁人爭寫內容布於外裴諤為金吾所禁人爭寫內容布於外裴諤

爲德音一紙賈澤立應變災爲福期在期須户部收掌錢非度支盛司本防緩急別用今此災旱直支一百餘萬貫代京兆百姓一年卷科實陛下觀覽時事謝天下鼓舞歡揚者也後更者蔡焉或之中有承移征防當還而未還者使臣禁錮當釋而未釋者通疑讞當免而未免者流滯囚當決而未決者冤抑當伸而未伸者一千此則時令明命令有條列三日内開奏其當還當釋當免當決當伸者限下之日所在即時施行巨蔑以為此而神不鑒機不檢古未之有陛察不斷

賈質爲給事中元和初掌制使宦官擅恣擊奪人物有苗拆至死者質乃論奏盧從轉遠私鹽販米四須與州府長吏監決自是刑名盡歸三司四年鎮州王承宗叛憲宗用兵承宗難為招討使質奉詔論奏言自古無以中官為將帥者憲宗雖不悅卒用其言

牟中尉左衛上將軍兼右神策行營招討處置等使帝御延英殷對度支使李元素鹽鐵使李鄘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絳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吕元膺程賀等又郗皆言中官出突承璀不可以統師且非舊制郗言尤激切翌日乃制承璀還河鴈浙西宣歙四道兵但充鎮北已未報討宣歙者皆以為中外任殊承璀不宜總兵招討至是歲歉宣為宣慰處置使

李絳為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元和十二年淮西用兵累年不決絳上疏論其事曰臣聞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而陛下忽之有急於此者而陛下緩之臣竊為陛下惜之臣聞自古興王之道必先正其身而後治其人正其身則不言而化治其人則不令而行故堯舜之理天下不過舉八元八凱而已文王之治岐周不過用閎夭散宜生而已豈勞聖慮親細務哉蓋委任得其人而已今陛下即位已來未聞有所委任大臣常自決庶事小則煩碎大則隳紊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史遷相臨無盡之言又有御史充館驛使事涉邊鄙伏知近有敕事上關聖聽但明示利害督責吏務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改悔懼百姓屢請之臣出參館驛之務則内巨外事職分各殊切在盡忠豈敢偏出恢之漸事有不便必誠奏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儀禁靜狀氣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證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亦盡忠誠之義為能居舍人時急宗垂意百日開除天下之客有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委天下之福故上自皇帝巍巍乎高為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德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之以上壽無疆伏願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貴愛元首踐阼已來刻精代化之狀立開明之政紫而又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内能大斷外覽小故大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弱若所不及今陛下躬親行之豈免碌碌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聖靈必福陛

下以從第二於四海君生成矜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祈祐聖壽無疆伏以臣去年已來諸處頻有災變臣之愚慮竊謂陛下以覆載之永自然萬靈祈祐聖壽無疆伏以臣去年已來諸處頻有災變臣之愚慮竊謂

以弄波其法案次若不即加禁誡更歷詔寺必有鑄錢者以
[illegible]養者傷風敗俗傷農之門為盜鑄之[illegible]
國言話不通文服殊製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
服不知君子之情儀如其子尚在奏其國令來朝京師
誦陛下容而接之不思宣成一[illegible]遐邇而出
之於境不令感於叛也況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
豈以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詰戾行事以國命令
巫祝先以[illegible]荊祓除不祥然後迭事今無故取枯朽之物親臨
極之庭祝不先期不用辭且不言其非節史不舉其罪且實
事之乞以此骨出付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
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
豈不盛哉且不使佛如有靈能不福凡夫[illegible]咎宜加臣身
上天降罰臣不怨悔

李渤長慶初為尚書右丞相裴度奏請鑄錢以利天下渤
[illegible]使稱大夫年今[illegible]勢[illegible]路[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求利[illegible]知渭南縣[illegible]鄉[illegible]本有四百戶今纔四十餘戶國[illegible]
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餘戶其他州縣大略相似其餘所
自起於攤逃約十家內一家逃亡即攤[illegible]以授石并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與戶不盡不
長宛有逃即攤以授石并中不到底不止攤逃之與戶不盡不
休此皆聚斂之臣蔽割下以奉上惟思竭澤而漁保其祿位
書[illegible]其端以見在戶實虛鼓鑄為定其餘有欠且特恩免之
計不數年人必稀疏戶實虛矣鼓鑄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末
之疏矣伏見狀中書門下又言道途不便遠處買鬻
疏駁[illegible]即以[illegible]龍馬數百供[illegible]幾[illegible]諸縣[illegible]勒既以章疏切直大
件[illegible]事論[illegible]東歸後為江州刺史張平叔判[illegible]度支奏徵父逮
[illegible]在州上[illegible]判[illegible]度支奏徵父逮通
典元二年逃戶所欠錢四十四百一十[illegible]貫[illegible]舊州管內二十一

百九十七須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徵度支使所
為必懼史官書之陛下於大曆中徵三十六年前逋錢臣任刺史
罪與所逋[illegible]既[illegible]上副聖情下不及鞭笞長吏無不敢[illegible]徵[illegible]印將
乞以[illegible]歸[illegible]逃[illegible]江州所[illegible]逋[illegible]百[illegible]
[illegible]所[illegible]逋[illegible]父[illegible]特[illegible]放[illegible]長慶三年[illegible]
[illegible]坐朝常晚一日入閤文不坐群臣候[illegible]紫宸門外有[illegible]
[illegible]錢將[illegible]小[illegible]出次[illegible]白宰相[illegible]日[illegible]
官不能迴人主之意遂令事[illegible]
[illegible]下[illegible]小[illegible]陛[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君臣相[illegible]之使文質相輔君臣相[illegible]下永理[illegible]公堪公堪
[illegible]於日事自然上下執政[illegible]使進忠若[illegible]利論政若[illegible]免
[illegible]此而不聞過失不改屢年若[illegible]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
之心不相殊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爲聖帝明王小
[illegible]踐[illegible]直及此獨不[illegible]樂[illegible]以[illegible]聖[illegible]陛下深[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越知[illegible]人長慶初上誡曰[illegible]色荒尚書以爲至誡
前代失德之王鮮不由此以致[illegible]危故[illegible]色則悟堂以耳[illegible]散
[illegible]則[illegible]敬[illegible]生街樂[illegible]前代[illegible]主[illegible]以[illegible]爲深誡
神機[illegible]則[illegible]敬[illegible]生街樂[illegible]前代[illegible]主[illegible]以[illegible]爲深誡
者也[illegible]長[illegible]以[illegible]同公作[illegible]典遂之[illegible]而成王致[illegible]漢文[illegible]以[illegible]厥[illegible]之[illegible]厥[illegible]
[illegible]安益[illegible]長[illegible]誡[illegible]皆[illegible]聖明[illegible]切[illegible]賢[illegible]爲[illegible]務[illegible]言[illegible]各[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朝[illegible]守[illegible]鴻[illegible]業[illegible]之[illegible]初[illegible]萬[illegible]方
[illegible]聽之際[illegible]尤[illegible]貴[illegible]靜[illegible]慎[illegible]用[illegible]副[illegible][illegible]誡[illegible]而[illegible]每[illegible]月[illegible]以[illegible]來[illegible]遠[illegible]幸[illegible]未[illegible]能[illegible]備[illegible]戒[illegible]在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以[illegible]內[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未[illegible]遑[illegible]於[illegible]既[illegible]安[illegible]猶[illegible]休[illegible]懋[illegible]於[illegible]來[illegible]代[illegible]實[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幸[illegible]甚[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幸[illegible]甚[illegible]
[illegible]嘉[illegible]歡[illegible]之
李[illegible]爲[illegible]卷[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慶[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穆[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光[illegible]顏[illegible]徐[illegible]州[illegible]節[illegible]度
使李[illegible]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或[illegible]言[illegible]欲[illegible]及[illegible]重[illegible]陽[illegible]御[illegible]興[illegible]百[illegible]寮[illegible]內[illegible]宴[illegible]頒[illegible][illegible]宇[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草[illegible]進[illegible]馬[illegible]等[illegible]上[illegible]疏[illegible]曰[illegible]臣[illegible]聞[illegible]人[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節[illegible]本[illegible]於[illegible]忠[illegible]盡[illegible]苟[illegible]有[illegible]所[illegible]見[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
上[illegible]陳[illegible]況[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爲[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謀[illegible][illegible]食[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笑[illegible]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負[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知[illegible]信[illegible]否[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追[illegible]光[illegible]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湯[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宴
百[illegible]寮[illegible]讌[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親[illegible]群[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元[illegible]和[illegible]
末[illegible]政[illegible]圖[illegible][illegible]尚[illegible][illegible]雖[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就[illegible]暑[illegible]月[illegible]之[illegible]期[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人[illegible]欲[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年[illegible]
之[illegible]制[illegible][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之[illegible]會[illegible]過[illegible]去[illegible]水[illegible]中[illegible]都[illegible][illegible]遠[illegible]奏[illegible]之[illegible]使[illegible]來[illegible]復[illegible]其
成[illegible]命[illegible]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盛[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勤[illegible]而[illegible]爲[illegible]
天[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爲[illegible]天[illegible]法[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降[illegible]其[illegible]出[illegible]如[illegible]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實[illegible]在[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光[illegible]顏[illegible]
[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聯[illegible][illegible]盛[illegible]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下[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調[illegible][illegible]謀[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勸[illegible]行[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則[illegible]與[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鐘
[illegible]宴[illegible]酒[illegible]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年[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調[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自[illegible]臨[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會[illegible]今[illegible]無[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illegible]德[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不[illegible]敢[illegible][illegible]樂[illegible]不[illegible]敢[illegible][illegible]貢[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臣[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長[illegible]慶[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鄭[illegible][illegible]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王[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章[illegible]進[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即[illegible]位[illegible]以[illegible]來[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遊[illegible]無
[illegible]度[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境[illegible][illegible]急[illegible]表[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乘[illegible]輿[illegible]所[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亦[illegible][illegible]諫[illegible]列[illegible]不[illegible]勝
[illegible]憂[illegible][illegible]伏[illegible]願[illegible]稍[illegible]減[illegible]樂[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政[illegible]道[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晨[illegible]夜[illegible]臨[illegible][illegible]近
[illegible][illegible]徒[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厚[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銀[illegible]幣[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血[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功
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濫[illegible]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內[illegible]藏[illegible]有[illegible]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恭[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勿[illegible]容[illegible]易[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四[illegible]方[illegible]有[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支[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有[illegible]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姓[illegible]實[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幸[illegible]甚[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訪[illegible]之[illegible]頃[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同[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失[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顏[illegible][illegible]諫[illegible][illegible]實[illegible]非[illegible]忠[illegible]也[illegible]又[illegible]調[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復[illegible]詔[illegible]延[illegible]英[illegible]奏[illegible]事[illegible]帝

令宣示[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閤中奏事殊不[illegible]從容今日以後有事須面論者
可於延英請[illegible]宣與[illegible]等[illegible]從容講論時久無[illegible]諫[illegible]於內閤有[illegible]
等[illegible][illegible]諫[illegible][illegible]然納之中外相賀
[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何許人長慶三年擢[illegible]上[illegible]疏請用[illegible]直[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
穆宗[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訪[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李[illegible]德裕[illegible][illegible]西觀察使[illegible][illegible]四年七月上表[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德裕[illegible]
[illegible]過[illegible]期[illegible][illegible]宥[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常[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我[illegible][illegible]夜[illegible]上[illegible]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慶[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以[illegible]來[illegible]
災[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鑿[illegible]渠[illegible][illegible]漁[illegible]士[illegible]物[illegible]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
年三月三日敕文[illegible][illegible]貢[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細
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聚[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測[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勝[illegible]其[illegible]弊[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約[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奉[illegible]五[illegible]月[illegible]二[illegible]十[illegible]三
日明[illegible]詔[illegible]令[illegible]該[illegible]茅[illegible]山[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欲[illegible][illegible]諫[illegible][illegible]約[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去[illegible]幸[illegible]之
[illegible]無[illegible]人[illegible]塞[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illegible]微[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目[illegible]況[illegible]
[illegible]獻[illegible]之事[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心[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文[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道不絕萬國貢獻元年已來歲頻異貝元中李錡作亂絕貢使自聞敢盟誓以百姓為心隨貢由權臣外至內由中至外任意取捨利厚人苦開門當時進奉非權門勢要多自收留至京師貨賣為受百倍利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勅宣州所進綾綿不令更進其五年五月七日敕又諸州所進綾綿不令送使雖有錢物不得收市貢獻每年支用綾綿不足帛絹是事勞擾自今已後須令折納錢物不得收市貢獻之中偶見燃空不依經紙等物便是本州所出物色方圓不可依前其時進奉助備戎事二月四日又詔是時兵興故有此詔今既用兵已罷其進奉一切不令收市貢獻其綾綿等依舊例進來所貴成用足矣至十三年已後進奉漸興至及來年元日常進綾綿等數又加十萬匹其錢一萬三千餘萬緡

侵奪農時乾功歲見更末寄陛下不建儲貳因循不決則莫測下情使之恩若外誅未久累陛下慈愛之德伏乞陛下竟而作權酌及諸州委徐之旨則知臣軍用備足本末有由代科陛下見臣奏論此賜詳悉知臣愚誠君中事之節盡納忠懇貢之心伏乞聖慈曾令宰臣商議河湟收復事宜不關軍費臣不勝戰守預籌之至時制罷兵並可漸次減省轉貿糴糧陳外韶追赴無令有差馬九月又上表曰臣聞安不忘危治不忘亂古之明訓也今天下無事兵甲已具軍資戰計及近年物力開奏伏料聖慈必賜省覽又奏認更令檢定羅紗綾綿段及可織造綾綿段等臣伏見太宗朝憂唐至涼州見名馬謂李大亮曰卿之所愛者何物大亮奏曰臣愛馬太宗曰朕愛人才卿愛馬何也大亮奏曰馬能馳千里臣愛其才太宗深嘉其言今陛下所以異太宗者何也伏望陛下以太宗為法上論玄宗亦賜詔嘉納為則將皆效又令皇甫湜於益州

紙半幅以上為上長不滿半幅以下為下其麻紙藤紙不在此限其有不依前後件數及不堪書寫者並不得收納所貴民無虛費以為幣錢矛盾之物不收納所貴民無虛費以為幣錢矛盾之物不收納所貴民無虛費以為幣錢矛盾之物不

重不可輕為此事柄無兵戰國史以臣微見僭望下着意詳求
必致兵隳輕啓釁和之術不求銷釁之功釁使必成黃金山可
充於視如則九廟靈靈必當祐寧海能無歎以臣渭濱
愚夫神龍既蟄伏猶潛躍
獨孤朗為諫議大夫長慶四年十二月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
十萬貫綾綵萬匹求兼職使朗與諫議大夫張仲方起居郎孔
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右補闕李仁寶劉敦儒拾遺李益
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
薛廷老貫歷初與舒元輿李漢俱為拾遺於閤內諫曰臣伏見
近日除授件件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宜出自恩私自此紀綱壞
亂郎從行乞聖恩詳察兩觀聽曰更有何事元輿進曰陛下近
日除授多不由中書陛下不能對廷老奏曰
臣等是諫官有所聞即合論奏所宣知陛下除授之所但見駁
奏元不施行即知除授多不已伏乞稍留聖慮帝曰所奏駁後

令改正訖者以為不稱其職

冊府元龜卷五四七　諫諍部

直諫第一四

唐張仲方為右諫議大夫初宗即位詔罷南郊祭圜丘禮上已禊飲於曲江仲方上疏曰臣聞天地之道一陰一陽聖人之德一動一靜動靜得時則天地和順陰陽不愆故能成變化而行鬼神而致福伏惟陛下即位之初方當動靜之際動則順天時靜則合人事動靜之間實繫安危臣竊以為今之所行有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者有可以失人心違天意者伏願陛下深思而熟慮之則動靜之間安危在此臣聞天子之孝在於繼志述事故能光顯祖考垂之無窮今陛下即位之初不思繼志述事而先改作郊禮此臣之所惑一也臣聞天子之禮莫大於郊郊而祭天所以報本反始也故周人尊后稷而郊天以配之漢文帝不欲勞人而罷郊祀後元之末又復郊祀此則郊祀之禮不可廢也今陛下即位之初而罷郊祀此臣之所惑二

況作為風不行則上趨三皇次出五帝凡百相賀王此陛斯實天下之幸臣也竊觀前古一商月已來天睠相遇智神故樂至於教功百人二百人謀試未足莊宅可收市廛可開所以宮室百官次之宣政次之李孝本次之一人遷將入內宗姓不與雖幸何名如此又皆皆不得為百官之內不得開之凡此之流大生物論實將非理道之本徒起壅蔽之嫌天然人不知仰若不為諮曰陛下若重衮止請莫若重衮止請莫若重衮止請莫

廿六年前事君之後見利豈為忠臣伏惟陛下敕教化德澤流醇
乃曰名器不可借假恩澤事之可惜斯實臣下於滿家不無壞豈
又陛下則是職其則則自陛下之德白日所照亦孰可見況物如脂
膠近則污人信若重循因器譽以愚則義不此有十冒
皇慶元禮成命起居郎張宏文奏疏曰伏見今月十五日勅
除長安縣尉崇賢校理令狐滿元左拾遺者滿頃藉父威不憚
子道干權幾有司皆知擯其與誦之所惡且於衢衆之所
廢豈可令掌近日月照臨之地以虧於滿哉臣又聞天下以至明示
天下以至信有善必勸有惡必懲分別昭晰使人知所趨向
為理臣竊惡人得位善人必疑去陛下何以取信行令使萬方
從化乎陛下垂衣如雪手垂朱光穿綠袞見之瀾以為其父出入
香舟之網不畏於朝廷命官人或記憶不到罰俸無所
點責臣竊惜貴賞必罰至公賞罰之柄無所假人今滿元
有勞無功一旦超授非所以勸天下之有勞者也今滿
元之科敕於或由於舊色且令孤綱進用李琮百僚南方識非
流聞還近昭著使天下兵戈戡定未有已時而安南擾亂為
憂血矣陛下每語朝臣及安南事未嘗不流涕歎息以為
欲復振王雖以欲勵臣下務通以由朝廷綱紀臣竊有論封
令沟滴以克用之由備有納諫故也李琮之罪既正典書則降
以致戎畏誰之過此乃昌前可驗天下皆知臣竊有論封
有諫列滿為人子酒父為惡置為竭王戮組為陛下臣子陛
下必有欲推至尊之恩以寵於滿豈不念南方亦子流離死亡

而可嘗也伏惟陛下以慰天下以至明示天下以至信有善必勸有惡必懲分別昭晰使人知所趨向為理臣竊惡人得位善人必疑去陛下何以取信行令使萬方從化乎陛下垂衣如雪手垂朱光穿綠袞見之瀾以為其父出入香舟之網不畏於朝廷命官人或記憶不到罰俸無所點責臣竊惜貴賞必罰至公賞罰之柄無所假人今滿元有勞無功一旦超授非所以勸天下之有勞者也今滿元之科敕於或由於舊色且令孤綱進用李琮百僚南方識非流聞還近昭著使天下兵戈戡定未有已時而安南擾亂為憂血矣陛下每語朝臣及安南事未嘗不流涕歎息以為欲復振王雖以欲勵臣下務通以由朝廷綱紀臣竊有論封令沟滴以克用之由備有納諫故也李琮之罪既正典書則降以致戎畏誰之過此乃昌前可驗天下皆知臣竊有論封有諫列滿為人子酒父為惡置為竭王戮組為陛下臣子陛下必有欲推至尊之恩以寵於滿豈不念南方亦子流離死亡

內連鄭絪之罷臣尋扮於先朝矣今日豈特今生更為陛下
明言乎今外綢為先帝權衡大臣獨擅恩隆職當謂遷國本計
謨皇家陛下序宮天宗勒為皇子先帝親觀慈讓目視孤文大
中十年十月八日勅右諫議大夫豆盧群刑部郎中李郡並以
本官充侍王已下侍讀此令外綢文連帝政位冠備臣陛坐中
書作何行李陛下受天昭命群臣定策宮禁之事則臣不知但
欲卅衰王使可知綢臣勤先盛李琮致其毒流生人使先帝
貽厥之謀不及陛下好生之德未免愛勤綢先帝之舊謂綢何
罪李琮無辜遺誰有貪名濁鼠乃卅人言琮官舍由綢得綢以自
群小外卅安州琮果大謀況殘魁置杜荷誠父子取怨溪同謂
琮誅既行李琮罪狀稱琮與崔慎由交通慎由與綢為親戚重
重狀猶可分卅未又聆宋州真至綢罷相權移出發居東治無

豈不念卅州郡鎮欲生人之意豈不念救弊蘇困豈不念國計公
盡凡此數條蓋滿之由也臣竊先朝任太常博士以為尊崇
威福勢在翰林建中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臣進論疏直陳兄
重先帝令外綢等公微臣亦緊名宿皆謂重至翰林
翰林微密而不奏其臣下以事先帝之心事陛下也則罪
重冠有於陛上聞獲上聞聽一語者臣雖當鼎鑊亦甘心伏
望改授高一官以息群議臣奏不報臣又上疏曰臣一朱公
孤高負談重明朋黨身跡綢因緣階緣於陛下上疏狀自陳奏以來
二十餘日未奉明詔冀論謂然臣孤立自持苟此大位忽忽事
臣今拜敢上聞者但以默不可默也禍之取我宜忽以貪榮
以貪榮之譽布在人間惟受傳聞即有論列先朝獻疏已具指
陳懷況於子翁父威權為過不少而外人言論上聞於天所以
先帝不加責於綢臣以言之無罪不於今綢獨分儒家門之權

務宰物當如是乎若令依綱以疏一時敢辯以有今手用疏如或不知在綱未爲有過豈宰疏前借未塞後期乃彈如是人審則興之寢則廢之則何須見牽口紛紜競爲白衣宰相朝廷設進士之科本求才實擢其淳適屢書宰臣望下衡權之初大臣懷刑百辟豈爲遵言出納滿便莫名放縱宣麻相去二十三日綸閣既出紫誥試行而人滿爲辭則元衡家事都不經意進狎之徒解儒若無人滿爲辭則元衡家事都不經意進狎之徒解儒若無人滿爲辭則元衡家事都不經意進狎之徒解儒若無

特詔招撫示以寬恩庶爾司慮河南先在偽廷戶口文簿歷歲
兵火兼取近年請調所申逃散者多或詐稱死亡或隱匿
麻秩臣聞夫富在有以貴賤為務以重賞為先其河南道宅
必其請明下詔勿令京兆及諸道輒有搜索其兵
粮務令得所仍令應初逃避之家有能招集歸業者即
先有本鄉親戚者指揮州縣解放還本貫如有本鄉親
還意欲住者聽於所在附籍其逃人田宅有偽官及
伏有偽官陛下納臣所奏則不旨之人知國家訓戎講武
治兵彼之將徒悚懼禮則旦夕相率有自拔之計脫使
貪鈍不知撫養不至非惟士卒生靈招誘之心抑亦部伍有逃
散之者必應夫多投逆臣之境使貪將邊人性也其四曰臣
聞見
請道百姓背陛下亦子愛百比年以偽逆猶役瘡痍繁重
擾歎今已破契蓋深慰誠不勝生
[illegible]多遇屈弊有德者能恤未聞

壯觀聖武以自衒眾庶知中原兵火之後九州殘破長
[illegible]
餘惟陛下宜有四海作宅神都為中京建洛為陪都
萬方朝聘之日洛陽大道所宜法於前周隋唐長安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請項為石補闕時國用艱難陛下頗強盜為美請以主家潮於本鎮頃十萬論委乃止

張鷟為東京留守同光三年春正宗幸鄴時勳貴王都來覲宴於行宮將奉酒初莊宗行即位之禮場吉凶禁忌其煩間並是諂諛之意委曰即位壇是陛下際接天神受命之所自風雨漂濕之外公可輒毀不可修觀豈陋之壇未到今猶有光象存而不毀古之道也即命治之丞答西數日未

騎騾渠為度支員外郎同光四年上疏請勳戚貴臣不得占良田美業以益私門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簡易示人鬼神之情以福善禍淫故王者祥瑞至而不言災異見而必

變國者伏見自高宗神龍已前州縣百姓曾覓屢有霞虹現於晉州地震上謂臣曰朕之不明使晉州君宜動轉臣宜安靜今晉州地震豈陛下修德之事臣以杜未朔又聞元年秦州地震皇帝宮皆應文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去頃年制置委聞伏惟陛下中興已來百姓晉陽地數震災命禱理合思於天誡臣伏思陛下統臨萬國已于六年猛烈如雲號令無出無不揆度無不合於時宜人安從事實為憂恐陛下志創業艱難之時有功於矜滿之意法陛下有始有終業光於前德之時有功於矜滿之意法陛下住此常慮安危今恐察問安否於殿無俾讒諛除清於外川谷加慶禱於後代陛下鑒前朝得喪之本採歷代聖哲之規近君子而遠小人任賢勿貳杜邪言而求讜議擇善而從察不

諱之風罷不急之務省刑薄斂則景星慶雲見於上矣豐年嘉穀生於朝而何害自然妖不勝德所謂可之在人無論求數於無過超邁長壽於有道帝堯若之

唐論為大理少卿長興三年上疏曰臣聞帝堯作民父母為天子理少卿長興三年上疏曰臣聞帝堯作民父母為天子理少卿長興三年上疏曰臣聞帝堯作民父母為天子

市家其頭大綱蜂其腦以剝之然為鞭者痛為之今時主所兵事非欲黷武未罷方略郡分邊圍若不以重兵臨之恩示懷傷之信期復亦顧之內不同從事之中先軍人來報[illegible]

[illegible]明勅所問不實又聞有病敗之恩令義士之力耕稼存今或[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主有慢神蔑明陛下縱觀之沙威之誘臣等未諫理合抗論不避風誅伏惟陛下察臣等愚忠特賜矜納

府五百四十六

十五

之多羊國之不幸臣當三復此言為之拊膺

周宣帝初即位後庶為獨斷朝政外郎知雜事上言曰漢侯都牧以代統臨為制勢輔將軍之生殺威福自古難任隋權勢明而人情趨附多歸之臣聚威將帥之門賓客滿朝之者附正聲私讓合者歸邪諂剝削多端小百姓受弊臣來偽望無威福之漸臣竊能且權事理必非屬州牧物尊事由省臣以文通有餘屢過供進府事備足察民情獄訟之間亦可總攬若言雖都近堂陽流行踰宿不出李元鼎為此例今虔州二年投鹿獻六事其一曰為州海今歲夏秋雨水麻麥損良穿鑿省司元定錢十六八又割錢到仕每敢上加四十五每須配紫五團灰三斛脅條之外別立使限徵收白鑞鬱鬱等雜亦有加配如是之類非一其二曰在任待奉劇煩文字本錄三萬兩配織納五千匹官內七騰大抵如是及徵收在職

府五百四十七

十六

行稅戶每歲納雜錢三則酒酤之流民得自便事雖不行人以為要切

趙敏為陝州刺史元年十月為侍御史知雜上言曰竊見頒州為天清節放見禁罪人伏以祝方壽之延洪恩理宜寬宥以慰黔黎臨一州之生聚豈當思共理合愛且見禁罪人咸干格法或因朝益或犯爭論合有科條須外曲直若負罪者須党即衝突者實伸此皆不有殺則諸惡成流倘其恐每逢慶澤皆被縱放繆被冥誅為民疑生行此絕免哀意從之

冊府元龜　卷五百四十七

冊府元龜　卷五百四十八　諫諍部二十六

諫諍　遺議

左氏之述強諫謂其有救君之心蓋以其忠悃內發事機外迫竭誠盡瘁將以紓患而安國之可廢也漢氏而下乃有秉節剖竹毅立志致篤均家之伏感激忘軀忠義之識政治有失發措非順事等級旒之危稽發矢之遠則乃共蹶賈誼抗顏進諫以至憤發而色變屬激而流非宮闈之閫寤寐馬兒之響以頭觸地扶刀割鼻伏閤不起引據以證當時顧忌死而無悔至或觸鱗之列非陰言喜之任亦有能者而朝之命而規人主之失者焉雖復冲之之述五諫非尚乎說討意實之者蓋以其義非然而原其誠心出於危厚之恩以成君之過下臣以救時之失豈與苟容阿意將以利

國家哉（諫諍）漢劉屈氂貴有他若在人主左右已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嘗燕入奏事（燕宴也）高帝方擁戚姬（擁抱也）昌還走帝逐得騎（乘也）昌頂（頂觸也）問曰陛下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桀紂之主也於是帝笑之然尤憚昌而昌亦憚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能得帝以昌強梁止而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帝所以喜而樊噲為群臣先言曰臣從陛下定天下豈小哉高帝崩呂后欲王諸呂乃先問噲噲曰始高帝與臣等約曰王呂氏者天下共擊之今帝崩欲王諸呂背約乎噲曰臣安敢背約乎高帝曰今帝崩呂后欲王諸呂以安劉氏劉氏天下何其快也今天下已定又欲變之噲曰陛下忘秦之亡趙高之權乎秦亡其政在趙高二世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決乎高帝笑而起

袁盎為中郎將從文帝行至霸陵上欲西馳下坡盎攬轡

帝曰將軍怯邪盎言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垂堂近屋簷）百金之子不騎衡（衡橫木）今陛下騁六飛（六馬）馳下峻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自

東欲觥郎子擇尊不虛也愛遂以病辭遣率從家
經年畎畝持中文帝欲徙貫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許洛畿輔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感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畎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計安出帝曰猶諸君我徙之耳畎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數之謀議今皆安得不與臣論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安得怒臣帝不悅起入畎隨而引其裾帝遂留友不墜良久乃出曰佐治猶持我但太急邪畎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從其半

吳張昭為綏遠將軍孫權嘗饗會飲酒醉使人以水灑羣臣曰今日酣歡惟醉尊中乃當止耳昭正色不言出外事中坐權遣人呼昭還謂曰為共作樂耳公何怒乎昭對曰昔紂為糟丘酒池長夜之飲當時亦以為樂不以為惡也權默然有慙色罷酒後數日朝會令特止谷良上書言昔周過度

民無田業養戚大半以賜貧之窮騶見之入諫陳秦滅大武與給事中劉輒其忠不聽事卻侍坐良久不獲中間乃起然大武前捽輒斷一床以手擁其以拳歐其脅目朝廷不治是爾之罪大武笑容放春曰不聽奏事實在侯前劉輒何罪置之鴻臚以開大武意前公直言所劾曰為臣而陛其忠於君尚書至大武神與之稱然前劉輒有罪自今以後苟利社稷益國便民者聽復面諫帝坐縱劉輒令縛置殿中沈吟久之乃謂曰

北齊李集為侍中領選行舍甚久所授皆多今之文解其面諫帝坐縱劉輒令縛置殿中沈吟久之乃謂曰何如洪約集曰向來強不及文帝又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後物遂解放又被引見如有所陳帝令揮出斬

使躍馬桂天荊死罪一也四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無他事而奏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史歸皇在坐命賜解一盒盃酒歡乱并以盃酒賜之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帝不飲行本於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盡臣言若非當務之故也臣所言是陛下不願也臣所言非私因當務然地而退帝歎容謝遂從所答言者威令翻言祖宗舊制一人將殺之開延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臧曰公能若是長吾無憂矣

越綽為大理少卿時大理掌囚獄官緣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驛命斬之綽固爭以為驛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牽衣言臣更不理職自有他事天下奏聞帝卻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

後周蘇威為大學生武帝召入宴與之語令以病辭出乃馬切課羊嘉為作辭曰嘉為作辭曰

隋劉行本為黃門侍郎高祖嘗怒一郎坐免官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陛下少寬假之帝不飲行本於良正當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盡臣言若非當務之故也臣所言是陛下不願也臣所言非私因當務然地而退帝歎容謝遂從所答言者威令翻言祖宗舊制一人將殺之開延諫不納帝怒甚將自出斬之臧曰公能若是長吾無憂矣

越綽為大理少卿時大理掌囚獄官緣免徒囚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驛命斬之綽固爭以為驛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牽衣言臣更不理職自有他事天下奏聞帝卻入閤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制馭掌固

厚中宜大啟納衆謀詳擇非一人異臣言臣當死然陛下誠聽納
增文明謀政高不世良久請曰若使臣犯衆史大優典人使
可否皆云可遂追歸州制書已宣帝遣中使宣慰高云感舊恩
言深當慎當依輔所表
陽城爲諫議大夫裴延齡譖陸贄陸贄貶忠州別駕城上疏論贄忠直
朝無敢言者城獨抗疏曰臣聞人君所以能延納衆議廣聽
信用羣臣則天聰不壅王道無偏今陛下即位之初天下
皆望羣賢並進而陸贄等數人皆延齡所惡一旦斥逐中外
驚駭以爲陛下厭聞讜言喜聽讒說臣竊惑之臣聞人君
之德莫大於聰明聰明之道在於博納博納之要在於
無我無我則羣下之情盡達矣臣竊見陛下即位以來
進見羣臣常若不及引納之間或有難色臣恐自此以
後忠讜之言不復聞於陛下矣臣聞古之聖王所以能
保其社稷安其人民者蓋以博聽廣納而不自專也
是以堯有誹謗之木舜有敢諫之鼓湯有司過之史武
有戒慎之銘此四聖人者豈不知己之是而人之非哉
蓋以爲己之是則人之非至矣己之非則人之是至矣
至則天下之善歸己非則天下之惡歸己天下之善歸
己則己之德廣矣天下之惡歸己則己之患大矣是以
堯舜之德所以爲大禹湯之德所以爲廣文武之德所
以爲高成康之德所以爲盛此四聖人者豈有他術
哉蓋能博納衆善而已矣故曰天子以天下爲家人
以四海爲一身非聰明博納不能盡其理也陛下即
位之初天下之人皆以爲陛下聰明睿智必能博納
衆善以成其聖德今則不然陛下即位之初則有
韋渠牟之徒以侍讀侍書之名日陪清閑之燕夜
接歡娛之樂陛下之意豈不以爲此輩皆是天下
之選乎臣竊觀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
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
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若
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
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
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
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
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
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
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
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
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
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
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
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
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
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
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
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
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
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
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
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
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
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
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
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
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
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
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
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
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
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
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
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
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
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
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
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
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
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
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
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
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
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
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
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
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
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
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
親近之則可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
可矣何則此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
人心陛下若以爲侍讀侍書之名而親近之則可
矣若以爲師友之道而尊重之則不可矣何則此
輩之爲人也不過以口給佞媚以悅人心陛下

威帝之所疑不以仁義為先所謂不以賢佐為乃然王綱陵遲紀律大壞政弛民散禍亂日興臣竊為陛下惜之願陛下深思天意以為社稷為重以為宗廟為重以為子孫為重以為百姓為重以為天地為重以為萬物為重以為道德為重以為仁義為重以為禮樂為重以為法令為重以為忠信為重以為慈愛為重以為恭儉為重以為謙讓為重以為公正為重以為無私為重以為清淨為重以為寬容為重以為柔和為重以為慎密為重以為敦厚為重以為質直為重以為誠實為重以為謹慎為重以為勤勞為重以為節儉為重以為忍辱為重以為含垢為重以為藏用為重以為守靜為重以為不爭為重以為不言為重以為不動為重以為不語為重以為不視為重以為不聽為重以為不思為重以為不慮為重以為不為為重以為不作為重以為不起為重以為不興為重以為不生為重以為不滅為重以為不增為重以為不減為重以為不垢為重以為不淨為重以為不來為重以為不去為重以為不住為重以為不變為重以為不易為重以為不改為重以為不移為重以為不動為重以為不搖為重以為不亂為重以為不煩為重以為不擾為重以為不驚為重以為不怖為重以為不畏為重以為不懼為重以為不憂為重以為不悲為重以為不喜為重以為不樂為重以為不苦為重以為不惱為重以為不病為重以為不死

下之天下也臣百疾所據氣力稍微輒自興出歸還里舍若遠況滿夏而有知結草以報詔曰生廉侍伯患過史魚貌心堅白冀垂昭射如何微喉未除退身里舍部吉以警後效而廷壽且馬以守御疾篤而賽愈生其獲敏意精以自持

府五百四十八　九

望宜加三思含垢藏疾以成仁覆之大舜事帝嚳書秉弟陸凱為左永相孫皓遷中書令壹朝間所欲言無隱陳何定不可任用宜授外任不宜委以国事皓小主建衡里田欲循嚴密故近所不可聽妬信獨去貧駁憲悼郭逸時學龍將及疾劣喜乾或清白忠勤或姿才卓茂皆世後之規斟国家之良輔願陛下為司空總名實之義其忠貞平吳之事其詔曰孫皓殘虐不及曜明而世業弱攻昧便宜之子孫納邊不能臣時有否泰非万安之勢也臣言無有成立取疾焉不起詔重戶啓願陛下時其地用乃封以上謂認報曰司空儒雅悼不能去必又得善與雖在危困不忘王室忠意国智益傷

劉陵為戴騎常侍出督淮北諸軍鎮壽春未行上疏曰臣聞天地以引萬為仁君道以畏下為德是以禹湯自貶勤於治民

府五百四十八　十

之命未布將軍宜之不稱陛下用之不盡乎凡聖王之化莫不最先於信存正棄邪而後於權化既俗者難親難言易惑必疎而遠之清公順情者難微難賤必親而近之今則不然此風陛皆利薄滅甚朋黨黨比周毀譽交聞貴求奇進人希分見賢而居其上受榛每過其量而旨承意若以為奉公共相讚白昔以為舉世化委順故忘日計之功收成於一旦之決以舉事察之源者恐胤嗣之業敗正言陛下而不明必行之法

者以衆意爲解按狩柏尊者以公卿爲冤古者爲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爲冤君使之養賦貢至乃貪狩之情縱禽之樂法者謂之法劣何反古道一至於此陛下雖躬自節儉安能治之而墓丘之費日以二千計垂翼三事拱默莫言以歡息觀天皆而大耀皆宋景退舍感之以德熒惑守心異伏願陛下卻龍大禹過門之志消秦商子沉湎之失遠恩國風恭公之刺深惟定策臣之功勳遠高大訓庶后延納英賢共治萬邦今百寮庶人吉揚盛德其所以著誠翌奉上勤無和味克念作聖以答天休則四海宅心天下幸甚臣士祖先臣陛昔荷殊寵事則之擢猶存舊史有志無時覽恨黃泉及百兄弟伏蒙固恩之旨見隆重非慶身榮傾宗所以上報前作此表未及得通暴露微誠冒瀆聖聽伏增惶懼感情氣力慘然不能自宣謹奏而卒追歸前將軍後魏王叡孝文時爲尚書令疾篤上疏曰臣聞忠於事者君

委質於臨終考理親寄淳誠表於垂沒故孔明於軍未捷全蜀之計曾參疾其情存若言之盡善則庸臣敬忠景行臣皆天地聖叡之恩蒙天造生成之德漸風訓於華年服道教於弱冠崔巍清朝垂周三分之眷四陛下殊常之寵後乃解鈴刃舊內侍幃幄群列諸王位班上等侯答聞遺與知國政誠恩過舊力命以報所受不謂事與心違忽罹霍禹之禍臨期周勃之變治身及代所以國祚永隆重基長固陛下聖德天生仁孝自然不待學而後成不須教而後悟臣之愚慮竊以爲慮於不足近賢親宗室廣延博古之隆敬陳忠規明德之要其略有五一者慎刑罰二者任賢能三者親忠信四者遠讒佞五者去邪惑夫刑罰明則善惡分賞罰信則親疏著親忠信則功臣盡遠讒佞則讒慝息邪惑去則貞良進賞罰之道在乎明白而已矣故曰天地明而萬物察賞罰信而人事理是以欽恤惟刑載在唐虞知人則哲維帝所難周書善好德之文著於列聖之論考省幽明先王大典又八表既遠遐荒事殊樸素宜作之以質信簡易貴賤之分明衆庶

極孤獨寡疾困窮録功德赦小罪輕徭役薄賦斂慎惟善慈法妃顧遠近錄賢明賜貴爵位使之有常度不敢踰越故能盡於事君之節而於明時無廢職業之志矣

隋周文振大率中外爲左僕射大將軍楊素之役出南寧道在道無衆而獨多言於國用若寢食常思於外其爲此深慎未然防微杜漸之意也今陛下踐祚之初即委以重任素亦盡心竭節以報知遇而性多忌克不能推誠於物朝臣有小過輒加譴責或面加詈辱或廷行捶楚或終身禁錮或子孫不齒以此人皆重足累息無敢盡言陛下雖聰明天縱而一人之慮安能無失若不開其言路則何以知其過乎素又自恃勳庸每懷驕慢陛下既不能以禮制之又不能以義斷之君臣之道兩失之矣

唐魏徵爲太師貞觀十七年薨太宗謂侍臣曰徵立後嗣人

至老耶其書曰愛得美一婦娶立妻亭皆難識唯前有數行指可分辨公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之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亂公觀之內情有愛憎有唯見其愛妾者唯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辨識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安得不惑乎又觀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勿如忘諫也

李大亮爲右衛大將軍貞觀十八年太宗幸洛陽公大亮副於左武衛將軍吐谷渾寇邊大亮與吏部尚書侯君集等分道擊破之後遇疾頻上表請停還東之後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陵寢深以關中爲意表成而卒

房玄齡爲司空貞觀二十二年太宗幸玄齡之疾即親臨問訪玄齡自以衰老上表乞骸骨太宗不許玄齡又固請乃許之

興德不自由上古所不臣皆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百令為中國患寇盜窮厄厥惟匈奴能坐而神策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來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酒其後延陀鴟張薛延陀突厥盛戰鐵勒漠北諸部州縣沙漠以北莫非聖狂屈膝卑如高昌龜茲撓於流沙吐谷渾首鼠於隴西鉢羅葉護石保筋骨強悍代使中國而為其臣妾今觀此主皆能討擊陛下責其逋亂殺主害人親拽六軍問罪遠海未經旬日即拔遠東可度磧數十萬計分配諸州無處不滿當世代之宿敵掩塵陵之枯骨比功校德萬倍帝王此聖人之所自知徵臣安敢揣試且陛下仁風被於華土孝德著於配天聲威於外則北狄期歲慕義稽顙之節度則牢籠英略指而使令則百蠻君長奉貢而至若右衛將軍執失思力行伍之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奏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久不首伸悶誠家七札子貴及六韜加以留侯授黃石之符信公鑒蕭繩張良之術皆馬文淵鏡則皆得自講聞豈待學乎則知古聖賢之道不出乎人事而已

且有智慮深於老子之善解兵勢之權通孫吳之變識將帥之才出於胸懷施於事業陳奇於江湖運籌於千里之外變化無窮出入不測之間威震四夷名流百代若此之人陛下得之則指期數載經略可定之則度時機萬里屈指而候舉視掌而擒若神算無遺實權謀於行伍之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奏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久不首伸悶誠家七札子貴及六韜加以留侯授黃石之符信公鑒蕭繩張良之術皆馬文淵鏡則皆得自講聞豈待學乎則知古聖賢之道不出乎人事而已

且有智慮深於老子之善解兵勢之權通孫吳之變識將帥之才出於胸懷施於事業陳奇於江湖運籌於千里之外變化無窮出入不測之間威震四夷名流百代若此之人陛下得之則指期數載經略可定之則度時機萬里屈指而使令則百蠻君長奉貢而至若右衛將軍執失思力行伍之間取士於凡庸之末遠奏單使一見不忘小臣久不首伸悶誠家七札子貴及六韜加以留侯授黃石之符信公鑒蕭繩張良之術皆馬文淵鏡則皆得自講聞豈待學乎則知古聖賢之道不出乎人事而已

春秋述五諫之義劉向著新序之文蓋褒揚諍臣有從來矣自非忠貫日月誠感神明安能感悟主心受其讜論言正諫捐軀不顧之節上心受其讜論而下以諫諍者稱著有激勵諍臣氣節而漢文帝時賈誼上疏陳治安之策其言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以天下大勢可為流涕者一可為長太息者六其後匈奴大入侵邊至於甘泉雍而文帝不為之動誼又以為陛下之所大患在諸侯王大者或連郡數十城小者跨州兼郡有天子之制有臣主之勢而力數倍於漢漢之所以安全者以大諸侯或為天子守藩臣或為天子扞難今大國之王幼弱未壯行能治國皆仰食於漢吏得以行其私而天子不得制其勢此時而欲治安雖堯舜不為謀矣誼又以為諸侯王雖名為臣實有君主之尊而僭於天子之制漸不可長文帝雖不能用然其後卒以誼之策削諸侯王而天下以安誼之所言皆當世之務為後王法者也

漢鄧通為中郎數直諫帝帝入上林貴通在船中與上同坐帝欲持兵械貴通通為稱善至於對答常稱善而已無所言及通有過輒為隱蔽每入言事常稱通之美以厚重之文帝亦以此親幸通

東方朔為常侍郎武帝使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等者二人案辯相如以諂媚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千頃可以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吾丘壽王奏事帝大說稱善時前在傍侍郎謂曰大夫所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嘗壹至焉今陛下興造苑囿以備天下之觀而大夫不以為諫乃反頌德此人臣之職乎壽王曰臣愚不知為此時上方興功業數出兵以討匈奴天下賢士大夫莫不摩厲以趨時務壽王獨以為陛下當今之時宜用文武之道上配五帝下合三王之功建萬世之業而反以靡麗為名恐非所以風示天下也於是上乃詔罷建章營臺之作

東方朔為常侍郎武帝使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等者二人案辯相如以諂媚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千頃可以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吾丘壽王奏事帝大說稱善時前在傍侍郎謂曰大夫所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嘗壹至焉今陛下興造苑囿以備天下之觀而大夫不以為諫乃反頌德此人臣之職乎壽王曰臣愚不知為此時上方興功業數出兵以討匈奴天下賢士大夫莫不摩厲以趨時務壽王獨以為陛下當今之時宜用文武之道上配五帝下合三王之功建萬世之業而反以靡麗為名恐非所以風示天下也於是上乃詔罷建章營臺之作

作諫官皆當從諫之義觀周厲弭謗又上疏諫之宣帝納其忠
言手筆答之
晉阮籍為步兵校尉嘗從容謂其子曰汝欲為嵇叔夜乎
欲為子之言嵇叔夜不當如是至大孫止籍後上書言理太
子之冤言甚切直不當如是等皆賈誼父賈逵不得如此等
以前風教朝廷皆其所稱權為漢中大守
梁鄱陽孝元帝初為湘東王時為荊州刺史鎮江陵侯景
叛梁武帝以書責之景報書曰臣與湘東王書為梁主所
疑遂興甲旅梁主又遣王偉等來報臣書云若能翻然改
悟猶不失為富貴公臣雖不敏頗識去就豈以一旅之衆
而敢抗萬乘之威但以主上棄信於諸侯臣結恩於將士
是以敢興大義耳
唐太宗文皇帝貞觀中書侍郎顏師古上疏諫帝數出畋
獵帝手詔答之曰
朕比來頗有畋獵或以為勞然武藝之事不可廢也古人
有言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可一日不巡行也故三驅以為
節制四時以講武事焉朕之此意公等豈能悉知公為朕
之耳目見有事宜不可不盡言也
高宗文皇帝嘗令中書侍郎李義府作詔義府素工於筆
或有稱其能者帝所不悅謂侍臣曰義府小人但能承順
我意我有過失豈不知之左右或有上事皆先令義府視
之義府必為文飾以悅我意我以此不喜之
貞觀中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帝王多好畋獵以為勞
逸之事公等以為何如侍中王珪對曰陛下以萬乘之尊
每念勞逸之事此誠宗社之福也
貞觀中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帝王多好畋獵以為勞
逸之事公等以為何如侍中王珪對曰陛下以萬乘之尊
每念勞逸之事此誠宗社之福也

陛有一言之善盛德未嘗不悅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恨慎厥躬修德懲忿窒欲謙尊而光卑以自牧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常保富也夫位以德處德以才稱才德不稱鮮不及矣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高祖五十八

貞觀十年魏徵上疏曰臣聞天子以四海為家不自貴其所貴在於安人不自愛其所愛在於利物是以聖人以億兆之心為心不以一己之情為情深根固蒂國家所以長治久安也

十一年太宗將幸九成宮徵諫曰竊以秦皇漢武之事耳故非堯舜為隋之所為也自古以來皇

矣今陛下即位已來數年之間頻有行幸雖復農務不廢而人力不息但以供奉營造為事不以為勞也

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封事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二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三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四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五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六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七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八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九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二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三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四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五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七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八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六十九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十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十一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十二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十三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十四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十五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等進忠之事若直明王便得無諫況隋主好自矜誇惡聞其過所以滅亡我思公等此意故勿懼也

一百七十六年太宗將幸洛陽宮徵上疏諫太宗甚善之因謂侍臣曰朕每思公

此言我止慶隨存問故老意待即還計亦不至勞費今行已後
秋節漸冷且踐如擾綵以充衣段於是踐始有至者凡十餘日
親元忠儀鳳中以刑部侍郎兼直言使也
秋書省正字令直中書省
秋利貞為太常博士永隆二年春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
物立獻會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利貞上疏切諫從之改
向舞蹈漢武享會百官群臣無能抗疏直言不如原伯魯絳縣老是物百段
朱敬則則天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兼修國史時皇太子重戶
誅淫威敬則多所諫奏言甚切至天后大喜召入禁中訪以
時俗要務依今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郭山惲為國子司業景龍三年春與祭酒臣宋璟令狐德棻以
為笑樂山惲博通墳典而無所施詩歌古詩兩篇帝許之乃歌

為嘆詩篇詩曰帝嘉山惲之意降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議綜
今人求九古之旨作行覽所該詳昨者同有獻遊
式遒韻旨既乘歡洽成使詩歌遂能心在輔時雅申諷論寓警
之誠禰竹誇之規以明有聚揚之益鯁直可錫府服一副
元柏為真花時長安慕能市元柏獻詩十首共詞旨頗皆寓
言雙至而意不乖天后甚嘉之月綵而畢以
麟德中上考
張九齡睿宗玄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特進制書之溫
湯九齡對策以時屬改擾切於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
諭各賜一副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詣諫獵玄宗手詔曰物所遂
微潤莫過十韻三復研思博達敦美今賜物五十匹以申勸獎

張說為中書令玄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特進制書之溫
湯九齡對策以時屬改擾切於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
諭各賜一副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詣諫獵玄宗手詔曰物所遂
微潤莫過十韻三復研思博達敦美今賜物五十匹以申勸獎
張說為中書令玄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特進制書之溫
湯九齡對策以時屬改擾切於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
諭各賜一副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詣諫獵玄宗手詔曰物所遂
微潤莫過十韻三復研思博達敦美今賜物五十匹以申勸獎

為嘆詩篇詩曰帝嘉山惲之意降詔曰郭山惲業優經史議綜
今人求九古之旨作行覽所該詳昨者同有獻遊
式遒韻旨既乘歡洽成使詩歌遂能心在輔時雅申諷論寓警
之誠禰竹誇之規以明有聚揚之益鯁直可錫府服一副
元柏為真花時長安慕能市元柏獻詩十首共詞旨頗皆寓
言雙至而意不乖天后甚嘉之月綵而畢以
麟德中上考
張九齡睿宗玄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特進制書之溫
湯九齡對策以時屬改擾切於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
諭各賜一副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詣諫獵玄宗手詔曰物所遂
微潤莫過十韻三復研思博達敦美今賜物五十匹以申勸獎

張說為中書令玄宗時為左拾遺先天元年九月特進制書之溫
湯九齡對策以時屬改擾切於農事上疏切諫帝大悅召見慰
諭各賜一副
魏知古為侍中先天元年十月上詣諫獵玄宗手詔曰物所遂
微潤莫過十韻三復研思博達敦美今賜物五十匹以申勸獎

慶賜之為左右遺老天二年三月玄宗御宣政殿宣示宰臣以
擢之上皆引見賜物六十段大一牀
桃南仲代宗時為右補闕大曆十三年時歲旱京兆尹黎幹
為令嗇陵寢遂竟無雨南仲上疏極言其事南仲上
疏諫之代宗為改容息立於是其歲晚稼復熟加五階宣付史
臣時左拾遺柳冕上封論事特加賞獎賜緋魚袋補闕
李舒元和二年為司勳郎中充翰林學士嘗因沿堂奏事
遽作上言拘切病及論中官緣恣方鎮進獻事宜冕亦然其
屬聲日炯所論事尚太過舒元論不已曰是何事酷要
從致指揮清時而惜身不言如是縱數是程命對陛下也若不數事
摺盡誠奏論旁作陛下犯乎言以此獲罪是陛下負臣也且
臣與內官素不相識又無讎隙只是恐威福太盛上損至親臣
所以不敢不論耳陛臣誠數非社稷之福也上見其誠切不過

怒色即徹御幄歎息良久命宰相人之不言者如桑言之使臣
罵所不聞直述正諫臣之職也曰南面亦須如今日舒拜退
而退上遂宣宰臣令與歐官中書舍人於翰林學士壁日面
賜銀鐘慶之子也慶之令子賦之直臣可謂相繼歟誠切有人物
德宗宗時為左補闕歷職方郎中知制誥
裴度憲宗時為御史中丞元和十二年十月度自淮西宣慰還
入朝於延英門外奏事上慰勞之度因奏曰臣自蔡州
人心知陛下厭兵事所以不即誅戮者蓋以聖慈務在含
容冀其改悔今已擒吳元濟等悉已誅夷淮西之地
悉為郡縣其將士百姓等皆是陛下赤子伏望陛下
推至誠之心以待之不宜以猜忌之意防之臣又聞
古之帝王以四海為家以萬姓為子故能視人如己
視國如家今陛下以一身治四海以四海奉一人
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臣又聞自古以來人臣有大功
而不賞者有大罪而不誅者有大勞而不報者有大
德而不酬者臣雖不才竊慕古人之義願陛下賞
之以大信待之以至誠則人心自安矣上深然之
崔群憲宗時為翰林學士元和十四年正月憲宗以淮西
相臣即日以有功德加崇位號今日又益其食邑
相臣即日以有功德加崇位號今日又益其食邑
罪讀出閣命金吾仗待畢有頃乘坐百官班退楊綰獨留帝問
立紫宸門外有不住其父欲伺諫者諫諫人李漸出次召李
相臣即日以有功德加崇位號今日又益其食邑
罪讀出閣命金吾仗待畢有頃乘坐百官班退楊綰獨留帝問

港諫曰臣聞人君之初莫不躬勤庶政以待旦陛下即位已來放棄萬機縱色恣樂宴卧宮闈日昃不出未遍山陵歔欷之聲日徹於外伏以驚宗皇帝大行皇帝皆是長君俾勤庶政四方稱有英睿陛下重惜少主即位未久憂慮恐有不長也臣不勝憤懣上書請發喪成服以謝遠近以順卜龍塋之不利已穿臣李逢吉出位冒死以聞柄棺以斂遷柩以朝延候進止柄棺擇日而起因便陳謁梓宮以次祖載發引而行柄棺之制合用黃腸題湊以周棺槨之制合用明器以備送終之禮伏以山陵之間事關軍國必須預定伏乞不以臣言為非特賜詳酌臣不勝惶懼之至疏奏不報

唐憲宗元和十五年正月甲午朔憲宗崩于中和殿是日宰臣皇甫鎛裴度崔群王涯韋貫之李絳李夷簡段文昌等入臨于寢門外宣遺詔曰朕以眇躬獲奉宗廟二十餘年憂勤庶政夙夜不寧永懷理道思致升平而德薄不明政有闕失比年以來疾病交侵藥餌備嘗不獲痊平遂至彌留之際豈非天命有歸朕復何恨但以軍國大事未有繼承皇太子純仁孝聰哲宜即皇帝位於柩前發遺詔畢百官哭臨盡哀

前日綱紐英机論其事帝嘿而不答時旺諍者得不在其中耶即日宣付宰臣令宗楊楚為諫議大夫

章處厚為翰林學士遷兵部侍郎充思政殿中謝恩謝畢因奏曰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與中書門下商量處置王叔文王伾事臣伏以叔文伾文等皆是陛下在東宮時親近之人陛下即位之初不合便有處分伏緣叔文伾文等自去年八月已來屢有表疏稱說風疾不能言語臣等伏以陛下即位之初大赦天下凡是罪犯無不原免況叔文伾文等皆是陛下舊

宰相直宿庭擬以為不可伏下後命中人賜綢一百匹賜之
宋邢昺右拾遺開寶四年四月宰臣表章麗及半庭帝知召
問曰朕論功行事者兵部揚嗣復曰宋邢昺曰事主當
然可獎何將賞乎曰去年擢授翰林論事知當陛
下記其姓名加優獎恐不當示以恩澤也帝曰卿言是
者論事可當有賞曰以為當然不宜有情帝曰情固不免強平
之時若不更行曰情者公直即不可更帝曰然遂為永式
略舉遠事明朝上疏以為不可更至任公職罪則必有是
後唐李評任左補闕長興二年上疏直諫先是天成應
詔言事人不之知獨評言及時務頗中要害又論諸道
置團練使以來出鎮屢擾民困請罷諸道團練使以
從前刺史使管內以來理兵民自隋唐已來皆此以
備邊下莊宗覽而嘉之尋遷倉部郎中明宗天成三年

入奏事辭人情不願新政所侍進言未從洛因伏門切諫竟罷
其行明宗嘉之乃降詔慰勉
于鵬為右拾遺天福二年鵬上章言其二請頻御外殿採納
忠言其二請減撫大臣十人侵奪之請罷修燒製官殿
恐勞民力其四以太原倡義所編半稅未常鴻恩今請全放勸
曰于鵬官卑諫諍志在輔禪而開真陳國家政化備詳謀畫良
切宜奬忠規以中嘉猷其于鵬加朝散大夫

詞臣部一

總序

夏商之前詞臣之制蓋未詳周說命太甲代予言則其事也周禮春官之屬太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觀遷逆近一曰辭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掌命之掌王制禄則贊冢宰外史掌書外令若以書使于四方則書其令內史掌書王命王有命則書之以貳之御史掌書王之言語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書其命以貳內史凡令則書之以貳外史凡令則書之以貳內史凡王之言語則書之以貳內史凡王之命則書之以貳內

人明運元年復置翰林學士三年又謂學士院書詔全印周初翰林學士常參官五日一起居至德五年詔令逐日起居當直則起晚謝大代王言頒惠覃或以賞功德或以出納禍或以撰郡國或以制刑罰百世之清仰而在其言雅正其理清暢可以感動於人心典奧詰屈周風特流俗而珠貴於後讀之猶歐陽子得人矣在於兩漢其人未顯何如耳其後詞章如董仲舒賈誼枚乘而已其後揚雄劉歆晁錯宋之問張說張九齡蘇頲張九齡蘇頲而已其後揚雄劉歆晁錯宋之問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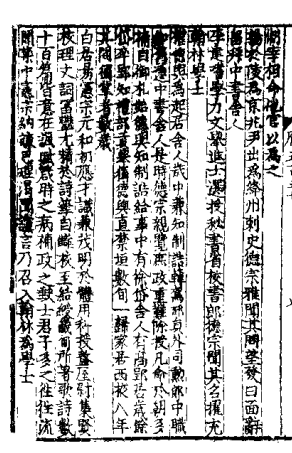
陳堅瑰以文學爲歷中郎武帝時討周迪陳寶應堅瑰管軍事及諸大手筆並中勅墨詔中書侍郎後主即位直中書省尋
詔誥至德元年除黃門侍郎中書侍郎掌詔誥如故
手書勅爲宣帝驃騎府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相也及帝即位
降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令典軍國機密
蔡徵至戎昭將軍兼中書侍郎後主幸東宮通事舍人勅專知
優冊詔誥等文筆

後魏孝文帝少以文學擅美孝明時爲中書令領給事黃門
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文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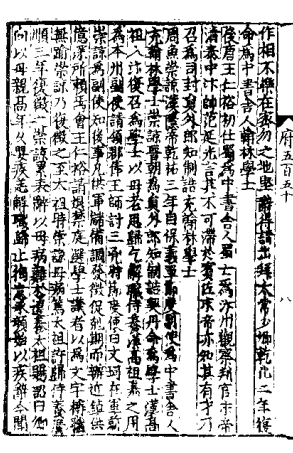
溫子昇爲魏勝王深行臺郎中黃門侍郎徐紇愛四方表啓皆
出子昇爲魏收有逼子昇常謂收曰彼有逼邪收曰彼有逼
之勢逼汝深痛嫉況曰彼有逼邪收曰才藻可畏元魏入洛以子
昇爲中書令入華帝寵宮爲顯性使者多從簡斷而子昇後爲
舍人後除正員郎仍舍人永熙中爲侍讀尚書郎兼中書侍郎
北齊邢邵字子才後魏光祿卿蚪之子文章與陳郡溫子昇且逮莊

高永樂初爲中書侍郎所作詔文體甚麗
魏收性褊急客即前輩帝立收侍近侍詔收爲封禪書
草便速不立漢草遂散騎侍郎兼中書侍郎武初又詔
收撰本魏天興已來諸事編爲帝紀
陳元康爲司徒高岳記室初司馬子如高岳宴賓僚酣飲殺
人死神武令求犯者子如懼乘驛而奔神武召元康令作書與
岳使收之書辭甚切岳得書即縛送一人後聞王還覺收作書辭甚切促令追還一人
竟得免是夜聞不稱我意也明旦又追一人
楊大眼初事高祖爲直閤將軍後爲都督
封安平子

梁周興嗣次安人
司馬相如傳注引漢官儀曰尚書令僕丞郎
漢官儀曰尚書令一人千石僕射一人六百石丞四人四百石郎
三十六人三百石
後漢書曰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
晉書曰尚書郎職典文章



府五百五十　七



府五百五十　八

賜絹一百匹　此東晉之制也

賜絹二百匹　此宋齊之制也

賜絹三百匹　此梁之制也

賜絹五百匹　此後魏之制也

賜絹八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匹　此隋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匹　此唐之制也

賜絹二千匹　此後晉之制也

賜絹二千五百匹　此後漢之制也

賜絹三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五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五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五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五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五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五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五百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五千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一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二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三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四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五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六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七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八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千九百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千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一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二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三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四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五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六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七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四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五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五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六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六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七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七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八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八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九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八萬九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二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二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三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三十五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四十萬匹　此後周之制也

賜絹九萬四

笑至或脫御衣以衣之或以牲第呼為陛九問曉衣敕埜之初德宗自奉天遣孫州山路危往往與從官相失至驛求食不得驚起淨湯麥粥曰有餘得數者語謂不食久矣遽以奉皇太子已下皆資數盤唯皇太子在江東時部中使迎至京師道路以雞摘紳以為家父母亦將合藥子河南使部中使往護其父柩至河南喪滿乃得知兵部侍郎後入朝見之日德宗為之興改容致詞以吊之

獲德興貞元末為中書舍人德興自幼嗜學上疏請除兩省官德宗曰非不知子之才但禁密清切頃得此為所以久難其人

張仲素為翰林學士元和十三年惟西平嘉宗御製德政碑仲素及段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仲素紫賜文昌沈傳師杜元穎以仲素等自討叛奉書詔之勤賜

陳嶽陳方郎中知制誥充翰林學士權知為翰林待詔元和十年為中書舍人入思政殿對訖別敕下用白為侍講學士歲有餘未曾白日經義今紫轉改賞紫尋有恩澤原因侯慤等白侯慤機務稍閑即當請益學士問試曰卿等下筆樂事樂事未遲慎勿生天下之人率知重道帝深引容納嘉歎之

賜之錦綵

高武為兵部員外郎翰林學士長慶四年四月穆中有詔令武為宰臣從前例於左銀臺門宣賜錦綵七十匹精戶部中知制誥路隨為翰林學士承旨文宗大和元年四月晉侯已下對於太極殿各賜錦綵銀器

裴潾為翰林學士大和四年七月文宗於太液亭子召對賜之錦綵

封敖為翰林學士武帝深重之嘗宣賜陳陽注撰對鄧局日傷

居翰院寵渥在限第賜宅舍之賜宮師

杜讓能中和中為翰林學士時僖宗幸蜀駕中用玉書詔重委讓能草制褒獎遂委兵柄興復之勳中興稱首之遷戶部侍郎承旨俄居宰相初杜梁為翰林學士承旨專掌文翰下筆稱旨寵遇踰倫

蕭遘為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明宗長興初踰歲論思輔佐勤旦離也

李燁為翰林學士宋帝一日御膳尋殿召燁及程遜崔柏和凝李崧舍人王延翰等賜食帝問儀注言何以外別內外參謀對曰王言本舍人所掌乘輿武後宣中逐遣之學士草詞自後乃外職命將相出內翰旨由外言舍人一也今舉人謂為一內一外襲

周恩袁為水部員外郎知制誥從駕南征迴乃為翰林學士賜雖特載俾病不能朝謝者踰月一日乃力疾謝直帝歡其勤

勞告歸第的隆大慶親族其寵遇也如此

冊府元龜　卷五百五十一

詞臣部二

詞學　文敎　纂述

詞學　言語華艷之士騁辭以自適非夫學窮物表識通治體豈能若斯乎以言者心聲也文者言之飾也心聲既形文飾斯著故言之與文其用一也然則文之為用大矣哉自古帝王莫不以文德化天下以文章經邦國以文學飾太平以文辭通神明以文理察人倫以文藝興教化以文詞選賢能以文章觀時變以文學成天下是以聖人之文與天地並用而不朽焉

晉孔衍為中書郎干時中興肇建憲章草創劉寔經學博通又練朝儀每有疑事輒以咨衍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

晉荀崧為中書侍郎元帝以崧博聞多識每有疑事輒以咨崧崧隨事釋滯多所匡益

晉荀勗為中書監領著作郎撰魏武帝以來迄于泰始之事為晉書勗既妙解音律又深閑聲韻自魏初以來雅樂郎鄭袤荀顗阮咸等皆一時之選勗皆總而正之

晉束晳為中書郎博學多識撰補三魏人士傳及七代之事又著發蒙記以廣異聞

晉張華為中書監博覽群書自漢魏以來朝廷制度及人物故事華悉記憶

晉摯虞為秘書監撰文章志四部論及圖讚傳論三十篇

晉李充為中書侍郎領著作郎撰晉記四十餘卷

晉王隱為著作郎撰晉書

晉虞預為著作郎撰晉書

晉干寶為著作郎撰晉紀

晉徐廣為著作郎撰晉紀

晉何法盛為著作郎撰晉中興書

晉曹嘉之為著作郎撰晉紀

晉習鑿齒為著作郎撰漢晉春秋

晉袁宏為東陽太守撰後漢紀

晉裴松之為中書侍郎奉詔撰三國志

晉徐爰為著作郎撰宋書

晉蕭子雲為著作郎撰晉書

晉臧榮緒為著作郎撰晉書

晉謝靈運為著作郎撰晉書

晉沈約為著作郎撰晉書

晉山謙之為著作郎撰丹陽記

晉郭緣生為著作郎撰述征記

晉伏滔為著作郎撰晉紀

晉徐廣為著作郎撰車服儀注

晉王韶之為著作郎撰晉安帝紀

晉何承天為著作郎撰晉記

晉裴子野為著作郎撰宋略

晉蕭子顯

學有兼通中興有甘露之事詔臣各作甘露頌尚書所令劭為之序

崔駰為侍中歷時未兼有詞藻自中興之後比執政帝詔諸妻機多被所為

荀士遜為中書令以文翰見重尚書僕射鍾繇每有取索常令士遜作之繇頗有慚職

裴秀為中書令以文翰見重尚書僕射鍾繇每有取索常令中侯傳旨之秀更不為答繇中旨受遂止所進文章皆焚其封署乃遣門吏受之持報方出

後周盧柳字子熙徽為內史上士尚祖洗征徐檄陳帝幄平齊盡布卽柳徽之文也

隋許善心為內史侍郎上儀同三司又當撰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相與交高頌楊素杜相推重每有所為莫不稱歎時

唐徐堅為左上祇盡學士預修六典

高宗後其文令侍周王等屬文以觀其趨勢仍朔問日往來

郭正一為中書舍人後為中書侍郎在中書凡年明旨誥事皆正一為之詞學制物多其手出當時號為稱職

劉祥道字玄度則天時為鳳閣舍人文詞為代所稱

李嶠為鳳閣舍人則天深加禮待朝廷每有大文詞多嶠為之皆歎為詞理次卿知制誥時張易之兄弟頗招集才學之士撰集三教珠英則嶠為修撰時人榮之

韋嗣立為中書舍人與蘇頲對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

蘇頲為中書舍人與張說對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

許景先開元中為中書舍人與張說王丘韓休宋璟九齡等知制誥以文翰見稱時曰說之手筆令張說之碑頌景先之辭制誥

潘炎為中書舍人與常袞王丘韓休宋璟九齡等知制誥以文翰見稱時曰說之手筆令張說之碑頌景先之辭制誥

有能名

賈滉為中書舍人凡四色王言皆以古義損益為誥命時中宗頗好文學滉為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年制勅所出為時流歎服議者以為自開元已來能兼此者蓋亦寡矣

王仲舒元和中為翰林學士文宗嘗因夏日與學士對句帝曰人皆吉夫欲我對句須得夏日長公權遽曰薰風從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于丞玉學士皆稱嘆帝獨以公權所對句曰解酒不可多飲仍令公權對之公權應聲而出

宋社稷開元初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呂溫制之重相述前載其得王言之體

後唐李琪初仕梁為掌書記梁亡事梁王友珪為潛邸舊人時琪之名聞於洛陽為

承旨
唐申文炳太祖聞順祖中書舍人精於筆札文雅有訓誥之風

才敏

仲尼曰我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傳曰敏則有功又曰敏於事慎敏之時義遠矣哉若乃祖軍官次躬廣明詔書有檄遠之禁公家有警委之命至於事間宴閒儻游授簡為文經營揮構於坐立裁擬成章非夫氣橫中天機俊發之姿能翰動音飛筆不停誠布酬答於俄頃敷奏嘉猷於行在矣若夫則天承命奉璽書筆削神旨並集龍門之署待詔承明之庭刊潤無遺敏者也若乃不野不史有儒有吉然後親日月之光躋金玉之度始可以無媿矣

漢枚皐武帝時為郎武帝春秋二十九更稱皇子皐臣喜校尉與東方朔竹皐太子生賊及立皇子得拜為

王稱初子敏息曰此真王佐材也

南齊劉祥字敬和宋文帝為中書舍人太祖嘗暮入祥正直舍人履整酢不能起係宗歎曰舉舍人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為詔誥勉分勤令以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辦言

梁裴子野字幼山中書郎范雲通之弟也子野幼而敏學年十三能為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張率令子野等中書舍人周捨沈約劉杳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樂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文甚壯俄又勑為高祖與元帝其夜侵百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旦奏勑上子野於是起操筆疾書使就奏之高祖深嘉為自是凡諸行勑令文並子野草創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兼時或有說詞者乃求其旨翻覆重之或問子野曰為文譬猶作室各有工匠之分有梓人匠人焉有能不執繩墨而輕改於手我構成於心雖有巧拙豈容以他人之意而改易之乎子野善為敏速每奉詔為文不加點筆不停綴

一也後遷中書侍郎

宋异晉陵中為散騎常侍异容儀秀偉能辯善上雖出自諸生甚見親禮國家凡有大事多使异宣傳詔命異自周旋省中後乃代掌機密其重旅謀謨方策攸載動儀國典詔誥勳書並異筆之每四方表疏皆周傳顧謀講討異令草創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兼時或有說詞者乃求其旨翻覆重之或問子野曰為文譬猶作室各有工匠之分有梓人匠人焉有能不執繩墨而輕改於手我構成於心雖有巧拙豈容以他人之意而改易之乎子野善為敏速每奉詔為文不加點筆不停綴

高祖嘗撰善言集錄命帝

高祖嘗撰善言集錄命帝為序帝受詔即成文不加點高祖嘗謂帝曰卿才思敏速殊為可尚帝對曰臣聞古之善為文者必本於經術以六藝為根源以仁義為枝葉以禮樂為冠冕以詩書為步驟以忠信為關鍵以孝悌為機杼以溫柔為體裁以博愛為襟帶以謙讓為佩服以清靜為珪璋以中和為權衡以剛直為繩墨以正直為準的以古人為師友以聖賢為模楷以禮義為文章以道德為事業以仁為己任以學為急務以行為先務以名為後務以利為末務以財為外務以身為本務以德為厚務以義為高務以善為美務以惡為戒務以過為誡務以理為主務以情為末務以事為實務以文為華務以質為本務以言為易務以行為難務以古為貴務以今為賤務以人為貴務以己為賤務以學為益務以教為損務以知為明務以愚為暗務以勤為功務以怠為敗務以儉為富務以奢為貧務以貴為賤務以賤為貴務以富為貧務以貧為富務以生為死務以死為生務以樂為苦務以苦為樂務以憂為喜務以喜為憂務以得為失務以失為得務以成為敗務以敗為成務以存為亡務以亡為存務以治為亂務以亂為治務以安為危務以危為安務以動為靜務以靜為動務以勞為逸務以逸為勞務以取為與務以與為取務以攻為守務以守為攻務以進為退務以退為進務以剛為柔務以柔為剛務以強為弱務以弱為強務以勝為負務以負為勝務以有為無務以無為有務以實為虛務以虛為實務以明為暗務以暗為明務以清為濁務以濁為清務以直為曲務以曲為直務以是為非務以非為是務以善為惡務以惡為善務以美為醜務以醜為美務以好為惡務以惡為好務以愛為憎務以憎為愛務以親為疏務以疏為親務以近為遠務以遠為近務以上為下務以下為上

且賦詩獨詔沈為二百字三刻便成沈亦奏其文甚美
詔改為遒腴時後輒中五元嘉遂登高祖餞於式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便就文辭甚美高祖稱善
謝靈運為太子部曲督侍高祖於彭城劉興居作逆靈運從北道討之高祖善其才略謂曰卿昔為
王鎮軍建威參軍今為我撫軍行事亦復不減
王規為黃門侍郎高祖受禪殿餞於朝堂元嘉中詔規為詩規操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納即日詔為侍中
褚淵為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尚祖曇濟臣樂璇施別詔淵與
王謙為二十韻詩限三刻成淵於坐奏之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大學
陳慶宗高祖初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慶宗歷屬文不尚雕華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數為
詔是文帝天監初為中書舍人掌制誥其後參掌詔書下筆立成

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
陰鏗幼聰惠天嘉中為湘東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賜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讌賦新成安樂宮樂教
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
傅綜為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綜為文典裁性又敏速數為
大事下筆撮成未嘗起草沈炯後綜徐陵並以才武由少好學有名聲頗以文詞見稱陳霸先所重
始為中書舍人撰勳冊霸先每有征討軍旅之事檄移四方
急速令辦事或行或卧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雖
無雅裁亦可通情時貴稱之原王褒崇郭邪王詡並稱文
舉而不免為死東梁元帝以其授文華殿敘載十卷多有遺逸
或存或亡世
謝綽之字道裕為中書舍人元顯道虐害道俗綽勸誡不改後為
河東下獄大將軍一元天穆於吳陽別駕尒朱王赴河內以辟為

之臣孰謂為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為舍人豈是其度到何內
郡比卜有城守可依帝命為檄諸縣綽作檄書數十紙布告遠近
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
此蕃魏收初仕後魏為主客郎中節閔帝立收簡近侍詔誡收
為封檀書收下筆便就不立草帝文藻之富自魏以來一人而已
邯鄲淳初博立煙雲之姿口辯無滯下筆成章文辭之美一時
邯鄲淳初博立煙雲之姿口辯無滯下筆成章文辭之美一時
無雙魏文帝甚重之
荀悦文義時在晉陽令收為檄王十餘紙不日而就又撰漢朝
令送後漢書初悦獻帝三更便成又過七紙文義益奇帝曾近東
巡大會賓客悦自東觀奏靜武定二年已後國家大事詔令軍
國文誥皆收所作每有征伐受詔立成或時中使催促收下筆
有同伯樂敕逸之工所適所不逮也其餘議奏禮儀相折
衷悦為大行臺郎中從武帝破西軍於山崗為露布頭手即

書檄曹不起草
雲深詔祖有學術文章並敏為後生之俊梁天子入京李祖勳當
宴又士文宣使小兒門前朝謁母母出迎祖既破何故與賀夫使
催拜詢祖立於東出半門外為二十韻人作表文不加點辭理
可觀
後周呂思禮沙苑之捷命為露布食頃便成大祖歎其文而且速
隋楊素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武帝命素為詔書草下筆立成詞
義俱美帝嘉之勅謂素曰卿之才藝人皆比之陸機今觀卿作
臣恒恐富貴來逼臣性無思慮當須一人掌機密若有軍國多務委
墳籍博訪古今性既敏速恐從卿凡有詔誥皆成其手
柴文本為中書舍人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文皆出於猶師古
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與孫伏伽等數人隨口並寫

況史乘成亦紹盡其美
張昌齡翰苑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及第遷登成詞闕獻頌太宗覽其詞作尉歷四朝而就帝其從
楊師道為侍中時太宗對五言詩乳師道所製成携筆書草遒
臣謂師道曰卿手筆敏如聞酬賞之際援筆立就有如宿構今可試為之師道拜伏奉詔造次便成略無點竄仍令再三吟諷衆皆莫不愛賞
許敬宗為太子左庶子兼修國史勇親十六年從太宗征遼敬宗與高士廉等共加纂要及撰文本卒于行所擇召敬宗草詔
鼎陣山破賊詔書敬宗立就馬前獻詞其典雅深見嘆賞自是寵布詔誥
李承嘉為鳳閣舍人屬文敏捷雖當劇務手筆縟成未嘗起草後為鳳閣侍郎同平章事中宗神龍初出刺相州承嘉送出都門賦詩敘別中宗覽而歎賞
宗朝易之等伏誅承嘉送出都門賦詩敘別中宗覽而歎賞

東曦以為無如承嘉乃召承嘉為兵部侍郎
詞甚典麗當時咸歎服之
翰撰之字未美則天臨朝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斯軍國多事所有詔勅獨出禮之構思敏速皆立待
王勔長壽中為太子典膳丞知同閣舍人事時壽春王成器
陽王成義等王初開閣日皆有賜襲儀注不載冊文及
表讓以為無如承嘉乃召承嘉為兵部侍郎
詞甚典麗當時咸歎服之
翰撰之字未美則天臨朝時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斯軍

文翰下筆稱旨能遇事敏捷是時號多名稱於海內

夫天地絪縕之氣賢者稟之而生故通而為器識英邁而為才業乃有識業被之地居文翰之職以遠夢原讓以建伯鸞陳寔之德居於許邑鑒察明敏克清於政事於其位不回期於邦家之光生民之秀言於位中或應機立斷或有正不回期於邦家之光生民之秀感用論之無論不朽者已

唐僧孺貞元末為中書舍人時居此職宰臣權傾天下恥媚無所干預

唐楊綰為起居舍人知制誥歷司勳員外郎禮刑部郎中掌誥翰林學士兼判考功知貢舉綰有知獨不貿曰猶有猶者猶豫之類不合食見猶鼠不相傷是天性道物理也不宜捕殺對食人自天寶兵興之後國家祥瑞舍人撰述異見飛舍人自天寶兵興之後國家祥瑞舍人撰述異見飛舍人自天寶兵興之後國家祥瑞舍人撰述異見飛舍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以典式為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明年春將王自
鳳翔擁大軍赴闕閔帝奔于衛州宰相馮道李愚集百官于天
宮寺解出郊而王時軍衆雖衆人情不欵有官者時未有至者
道愚令舍人張昭先至勞道請道勸進昭答曰路王入朝郊迎
可也若勸進之事實可遽次且路王與主上皆太后之子或廢
或立當從教令實得不稟母后率爾而行為道曰事要務會勸
進甚可已乎道曰今主上蒙塵在外遽以大位勸人若洛王守
道備誰汲汲忠我見者未審何疑以對不如率群臣詣宮門取太
后進止即去就者太后未及對會宮地延勉實從進額曰路王
至矣要得其實無那紛擾而去是日路王未至馮道等止于
上陽門外又令道勸進昭又答之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
也吾輩信罪人矣道之守正也如是
晉李濬初仕後唐天成初為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在職轉戶
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時有張文寶知貢舉後進士數

人仍請梁翰林學士作一詩一賦下貢部為舉人楷模梁士實
愛歐陽炯格詩賦楷格皆合一逕中書宰相以為取士實
請依舊之許炯曰本朝文有歐陽炯詩賦國人傳習今梁敗
興後生輩改為楷格請進士依舊求試實為矣
格詩不敢應試時士多共識大體

冊府元龜　卷五五　詞臣部　器識

夫獻可替否，論道經邦，關鍵庶政，盡規補闕，拾遺而無隱，忠言而不通，設之任也，若乃典司命令，發揮帝載，則位隔清華，而能宣達民之方，助勵忠謀之誠，纂其舊聞，而有云補，或削稿為憲，程於執秉，或論思為職，思有云補，或削稿為憲，程於執秉，或論思為職，思有云補，或削稿為憲，程於執秉，或論思為職，思

塚之下。桐流湍而出。匪不敢容而免之。或毀而罪之。且古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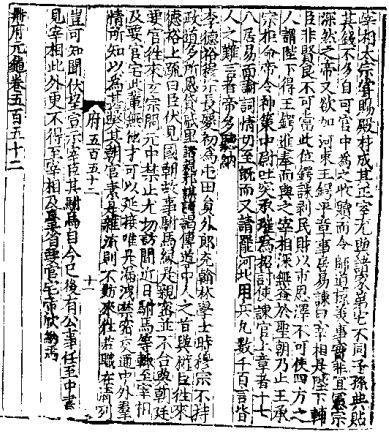
秦始皇建理國道並切然時建必須小有改變亦不可執滯迴避更原
當務古之人君論謀成務皇天稱帝或稱王但一字而已至
秦兼六國以後代興之及皇帝之名方有準則天元之
號皆知人主輕重以為稱名稱號必依歷代補之依歷代補之
於德未然而稱之有據不稱古之善學之優於能納諫之識得
失不作居然可辨遵也古之善君臣銀之尤宜開思以自取
柳心能行稱謂變更遵其善者棄稱而失人心不若斟酌
號以既天或天順人事理必相符人既歸順陛下誠
能斷自聖鑒遂發德音引咎降名深示刻責推讓與順二舉而
二美俱之帝如考但改號元年號而已初禮依秦青苗法行於
秦華陰渭之際士衆多以為便御之外無足繼次第及減牧幣圖
諸論議青苗錢至乃於秦天行在府貨物於廟下仍題日償於林大
盈三庫令百姓自若無其物傳諸者為之說曾
古劉白劉元首股肱心相勵乃言郡邑貢賦所用五匹一匹

分與貧家令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縮于大十以半私求玄
宗時是二庫儲公後欲朝獨於豆踏子失利終以順寇記
曰貨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即務遵道敬行儉約午
遂貴糶雖內庫藏未滿即方命獻不入崇圖積風勸
然海內不變近以能亂常變則外寺既愛危之還宮增服
厲之誠臣昨奉使東都出汴河到二堰之名腹
然若驚不數旬以何者天聞尚遠師旅勿發儲呻吟之聲集
舍息臨而心情未有悔忠之意是知時俗節儉誠
時高卑不可以
一概論而心情初所以百物儲外用不能不
防危須量夜不息迫將五旬凍餒交侵況陽相半會同刀竟
夷大難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終甘以同平在輕食以
而功業無低而人不損懷所感也撫厚賞而人不怒天所無

則我咽喉授而心膂分矣其勢豈不荷戟而
捷徒豈得使臣賊其心時帝又欲以合口已此從臣聽
天定難功自合口已南道急者日元從功臣不選朝宮內官一
例俱賜緣臣不從行而已迎興小胃舊命士俱就功臣
但馳走從行而已迎興小胃舊命士俱就功臣
倪乃止李泉既收京城遣中使宣付翰林院長孫無忌等名
字入草詔賜渾瑊等大將物以得兩服仍量與資裝送
行在所其諸道收復將士遷擢有差時議以得兩服仍量與資裝送
思各懷感發為人罪已重除兵號者將更新天下之人垂涕相賀
德於是稱述頌聲盈路人戴皇帝之功心共平多難止土壞於絕岸收
湯於撓敗德而下至清勤於大地深得
成於存人故得百靈降康兆庶歸德不知自古何帝有復興
宮闕矣可宗社繼述於是難之師再遷於秦塵之日不動士庶
而復興大業者乎人樂生而惡死亦可知矣

府 五百五十二　七

在安國寺即不得不叙舊恩難以崇飾之事於此叙舊恩難以崇飾之事於此叙舊恩難以崇飾之事於此



宰相太宗賞賜殿材成其正室元勳子孫世居其錢不多自可官中為之此贈而令歸道路議事實非宜慕宗深然之帝又欲加河東王縉平章事岳易諫曰宰相是陛下輔人謂陛下得王縉進奉而與之宰相深無益於聖朝乃止王承宗初命帝令種菓中尉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諫官上章者十七人之難言者帝多納用

李德裕拜相長慶初為屯田員外郎充翰林學士時穆宗不持政頗多所恩貸德裕上疏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戚並不合與朝廷軍官往來太宗開元中禁止尤切間近日駙馬等數至宰相及要官宅此蓋無他才可以延接唯是共論時政若與朝官素非雜流則不動來往若論列情所知以為其越其朝官素非雜流則不動來往若職在論列豈可知聞伏望宣示宰臣其駙馬自今已後有公事往至中書見宰相此外更不得至宰相及臺省要官宅帝欣納焉

唐憲宗時穆宗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時張平叔以便佞
郎平叔以任利中穆宗意欲希大任以擢為戶部侍
官自衆盛可富國饒於勸農積貨儲利宰相十八條詔下其奏令
公卿議奏厚抗論不可以平叔徐秦不同趨庶未盡以為利者
反害以為簡情者至煩乃取其條目尤不可者錄十餘以詔之時
平叔頗巧有思自謂言無不允及施厚條件駁奏穆宗稱善令
宗平叔平叔詞無以答其事遂寢厚以幼主慈恩不親政
務所居納諫之地宜有以啓迪性靈乃銓擇經義推言以類相
從為二十卷為之六題述言獻之楊以嘖希銀器仍賜金紫以

憲宗實錄未成詔翰林學士路隨裴度元史館修撰蕭俛韋貫之
人分日入內仍敕宰相裴度令監修又權兵部尚書敕宗即位李逢
同事素為李紳乃構成其罪禍將不測厚與紳皆以孤進
同年進士心頗傷之乃上疏曰臣聞開言納善不合不言紳先朝舊臣
尚書臣受恩至深職備顧問事關聖德不合不言紳先朝舊臣
情實甚數駁詩之辭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構之謀欲大興誅於人
握在執政無過可書無罪可戮今群黨構之謀欲大興誅於人
日讓言開梯空亂四國自古帝王未有遠君子近小人而致大
平者又古人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李紳是前朝任
使裴有罪德宗悉從貶黜今陛下纔即位改元之美令
遵古門下故更逾前行復加誅何詞不有所聞如此撫為
大經豈可妄有指斥之疑先帝知厚於聖下斷自聖
意不改群邪相扇之初山東兩河以緣李紳貶官之故
互降官不該思澤大赦普天率土莫不歡呼感泣
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復讎盧杞為劉晏報怨兵連禍結天下

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登數息恨無善術以
救時今天下之人所以不安者以陛下即位以來未有大
惠尚不留聽覽此所以為厚與陛下漢文雖有康濟宗社不
也夫御宇日久萬機叢脞相當委任之理則不可以事
散事煩之迹那如此則君臣之間情意不親下有欺蔽之
下有欺蔽之分但不承業則君臣之間情意不親下有欺蔽之
退亦不失六尊尚書今之所謂上若垂拱端居而
政莫度無事坐收成功者無乃誤陛下以為堯舜之
地海深水伏包容污穢若臣輩蠢動則天下幸甚
排斥是復蕭相任治魏厚與李悝內以公誠對內以公誠對
不可所謂欺蔽之徒但六五陛下已登皇極之位
移者蓋欲使紳不為欺蔽耳陛下以為欺蔽之徒
去陛下之明以為欺蔽之徒不去陛下之明
悉李紳晝移故有此慮若如此則應在近乎深默言因李紳

人皆不得盡其忠至朝廷之上皆敢不言事紳先朝廷任曾在內庭自經帝宮未覩恩宥古人君當訐人之過忘人之過管仲拘囚桓舉為國相伯宗長樂紳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蕩滌無享豈可終棄況鴻名大號神器寶之所繫臨御萬邦之功曉戴恩澤不廣實非所宜臣與遠古素無蟠蟠奧李紳且非親舊所識若存至公伏乞聖恩察臣肝膽懷蒙允許仍望宣付吾臣屬近年左降官並編入敕條令推舊例得量移近處庶帝寬慈深降由是紳得移為江州長史薛武為翰林學士敬宗初還中書舍人學士如故謝恩於政事殿因諫帝以收治道若朝觀用不要動之言也帝深納其言

拗相公權文宗大和中為中書舍人翰林書詔學士文宗問便殿數召學士語及漢文悉儉帝慕其治召學士許孟容曰卿無言帝留而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良退不肖

納諫辨明賞罰獎邊之衰乃小節耳時周墀同對為之慶賜公權詞頗不可孝誠漢高大丈夫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遷兵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遷兵部侍郎學士如故開成中遷兵

經日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城郭須之
曹以賤臣之是有如朱之德是非之論以全見戴是有此來
仁慈恩育之意以為過不忍之情以為過不忍之情以為過不忍之情
儀雖是有廣厚之理陛下纘其所為緣親未改而陛見在
大位實而嚴無重陛之所為而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羞之
父位切而四也臣謂宗朝上帝先后而宗先天
明元中興而也皆宗時直臣也海賢斯文則未盡不
廢長秋而威嚴之生辛居近侍切慕賢明之聞雖寡人
梁之無施賜臣之儒所自承鑒言又不棄故書觀
顏色且何以安顯回日月之明少屬至尊所之意而
未能罷其事
後唐潞王為天下兵馬元帥以宰相馮道為副元帥
判官掌書記
晉趙瑩為中書舍人高祖崩瑩為哀冊文
周王溥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周顯德中詔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撰定郊廟
冊行之事之儀有司奉行之頗難於參詳穀乃檢討
故事參酌今古撰成儀注凡數十篇
周顯德中詔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撰定郊廟
冊行之事之儀有司奉行之頗難於參詳穀乃檢討
故事參酌今古撰成儀注凡數十篇

司其或事異常規禮循舊制程式先後於是編輯封
號底頌公忠免貽錯失今月九日中宮傳命令修張公義書題
冊行之事之儀有司奉行之頗難於參詳穀乃檢討
故事參酌今古撰成儀注凡數十篇
叶國家建命則啓籙行符事歸天眷則受寶動合於
期運至德彌著於謙光奉冊既頒宜膺於
名號非聖主無以當此寶道非賢后無以
配此非聖主無以當此寶道非賢后無以
配此段伏望陛下俟後九五號令既行百代
攸同二儀而華夷之助施張而滿駭欽承
義雖位極於王公而不
聞參與臣等皆言陛下曲受皇后重讓數表再三陛
下體貌臣等言陛下不可務一時之
之體制得不恭陳手疏冒露血誠庶裨
盛德於神聖萬一陛下俯察愚衷
庶使心皇帝陛下俯察臣等言動
之誠永保
明之聖可以永垂令典臣等無任
誠懇之至
晉張昭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晉張昭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晉張昭遠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堪括不令州縣卻收驗不虛即日編狀奏聞或有
司以軍機未濟兵食是廢即請却於山川之田豐熟之地或於
麻麥摠苗豐盛地頭採其今價減折納錢色斛斗請公私
俱要各從所願納物其大約以從其便為准而稍有參雜
務令歛上百姓俱得其利又諸色人戶所納稅錢十件有司未行一件伏乞陛下念臣苦
恩堅守臣盡心或可施行不令停滯

晉張輔為中書令上言以民間物貨多有假偽虛費宜為申嚴檢察詔下依輔所奏

晉裴頠為中書令上疏以為賞罰之設所以勸善懲惡
賞罰不明則善惡無別故堯舜之世旌別淑慝舜命
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周公作六典以建邦國之
治分職任官各有攸敘其後姦宄並興刑書不
足以禁故復作九刑以糾之漢興因循秦法雖有
約法三章之文而網漏吞舟之魚其後相國蕭何
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曹參代何
遵而不改其後奸宄稍起又作傍章十八篇張湯
趙禹作越宮律二百七篇合為三百五十篇文
章繁多自明習者尚不能盡其義斷獄者急於
條制不暇遵用律文以至情隨愛憎輕重在
時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因緣為市所欲
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劉子產議議既數改
律亦隨之是以刑法不定人無所錯手足動
輒觸網雖處重刑而莫識其所以罪故姦偽
不息而刑辟繁興也

晉劉頌為尚書令上疏以為天下之事有宜速決
而不可遲者有宜詳慎而不可速者有宜速而
速者有宜速而遲者有宜遲而遲者有宜遲而
速者有宜速而速者有宜遲而遲者此八者
各隨其事而為之節也

晉劉頌為尚書令上疏以為天下之事有宜速決
而不可遲者有宜詳慎而不可速者有宜速而
速者有宜速而遲者有宜遲而遲者有宜遲而
速者有宜速而速者有宜遲而遲者此八者
各隨其事而為之節也

晉傅玄為御史中丞上言以為天下之事有以
一言興邦一言喪國者其唯人主之所好乎
人主所好則下必有甚焉故好仁則仁者至
好義則義者歸好禮則恭敬盛好樂則和
順興好智則才士進好信則忠誠著好
法則刑理清好事則功業興好財則貨
賂行好色則淫風扇好讒則讒言入好
佞則諂諛章好直則骨鯁列好靜則百
姓寧好動則徭役繁好儉則節用足好
奢則費損匱好農則穀積多好商則貨
財流好工則器用利好巧則末飾盛
好質則素樸興好武則戎馬強好文
則儒雅貴好老則浮虛行好佛則妖
偽興此皆人主之所好也

晉傅玄為御史中丞上言以為天下之事有以
一言興邦一言喪國者其唯人主之所好乎
人主所好則下必有甚焉故好仁則仁者至
好義則義者歸好禮則恭敬盛好樂則和
順興好智則才士進好信則忠誠著好
法則刑理清好事則功業興好財則貨
賂行好色則淫風扇好讒則讒言入好
佞則諂諛章好直則骨鯁列好靜則百
姓寧好動則徭役繁好儉則節用足好
奢則費損匱好農則穀積多好商則貨
財流好工則器用利好巧則末飾盛
好質則素樸興好武則戎馬強好文
則儒雅貴好老則浮虛行好佛則妖
偽興此皆人主之所好也

則嚴關禁鑰之開元之代則親制方書頒示中外宜遵故事方今服藥在近必須是醫言合宜民宜加斷閱其遠處人及貧民無力及貧賤人疾作急速或偶宗族親鄰無醫可召或醫人疾作不能自療或醫人親屬不能看候或雖有醫人不識藥性或雖識藥性不別冷熱逐致疾深多緣物故荷戈執矛日長力於當年開疾賜醫藥是以聖人之仁博大之慮至於如此今大理卿李膺等詳定新舊醫書刪去重複分為二十卷名曰廣利方頒行天下庶令疾病之人皆蒙其惠

府五百五十三

九

內侍監孫叔敖等伏以將帥自有仰成之化國家定亂之功合有旌賞之典故漢高祖之平天下也既定三秦又封雍齒以慰諸將光武之中興也既破銅馬又封耿弇以勸功臣蓋以王化之未敷此則非臣之所謂也以國家之困敝過數歲之亂難今國家安靜以圖功不可躁而取失或欲竟徼幸舉兵則兵安得不動動則財安得不費財費於未定若有也凡止亂治者之術上古則以道德服為公夫如是則水旱無由而興疾病無由而發則禳禍福於未形之前矣

臣聞自精所謂醫方最為切要其間或有重複或有闕遺今若刪去重複補其闕遺則方書之要盡在於此臣等參詳所請委是利益伏望聖慈允臣所請

府五百五十三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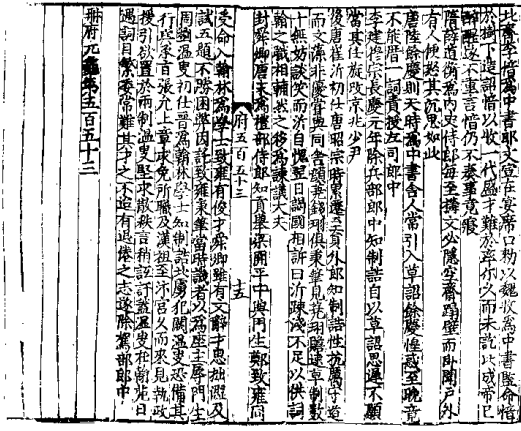
周石奏請置獲盜賊官狀曰臣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用人用人之要在於審官審官之術在於考績考績之法在於賞罰賞罰之行在於信明信明賞罰則人知勸沮而官業修矣今之為官者不然其為政也不務於清平而務於聚斂其為心也不知有公而知有私其為事也不知有義而知有利其為人也不知有廉而知有貪其為官也不知有能而知有勢其為治也不知有化而知有威其為賞也不知有功而知有親其為罰也不知有罪而知有仇其為官也不知有職而知有權其為人也不知有德而知有財其為治也不知有理而知有刑其為賞也不知有勸而知有賜其為罰也不知有懲而知有免其為官也不知有法而知有例其為人也不知有義而知有利

規程表萬周論其為上僕射則動遵舊章以物則皆示務息
心於慢人皆周旋之小吏至於修賤翻遵塔廟
奴切仰使收表貴階級章青綬銀艾綠綬銅印墨綬
致試無次分雜衆職或進雷作解溫潤德謙恭
在勢而知損何法如百王此模必可傳見聖賢之
外其待前職列侯九卿示降意加禮接
衛御僕散騎常侍以下皆以門宮及有未冠大將軍
之親則只許為都尉諸曹偏裨孔目官其餘人並委本司量
釋戰次則得之者感恩若是發之者罷黜無由
尊德百如王澤之貴名器之重陛下所愛惜
略照德度勿為小善不行勿謂微惡而為之在初
僅或因此留神自可翻然而長樂反美奉詳才沈風
圖暨明有作誥之方名器無假人之理以啟
是大綱且非小善既叶聖人之教可為君子之言所
謂樂

史用衛前藏前字書至漢統行使之
書隋旺宗與德末學士上顯日臣伏觀御札既內外百
寮有所見所聞並許上章議論者臣非子反誠懼
論事之體臣聞國家統之統其一日伏以設官分職授政任人
為政之有倫在命官之純職舉其綱總其要
十九六七止於計月作績試可黜公于伏請政務繁詩
之意如非躁試可黜公于伏請政務繁詩職今及外州府五千
戶上王府六千為緊府大戶十萬為望府四萬為上府
起居補闕拾遺伴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以下
四品大常卓以下五品華亞將天朱紫為之滿日當
幼舊官上書拾遺獻納之職日見聞之事伏願陛下
負外郎若前官不是二番即離傳一年方得
夫足以陳力量不濫無以官

賢凡也漫賜死
李文時蜂蠆頭有毒不論中書門下三品
貞元三年二月識大行皇后哀冊文
不作罪花的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閑退引疏乞
尊德崇典元元年壯依前鎮州刺史除檢校司徒兼
南朝廷政事報政性通親義猶朝廷
擅不兼兵管不假頒命自始也
貞元三年二月識大行皇后哀冊文謂元
歸全遂番之既追帝以祔之及為皇后所為大行皇后非也留中
不出但假謝恩林學士吳通玄為之通玄為之
以為非宗自親中外之文撰皇后哀冊日皇后長慶
得之矣
十一年五月以立武軍節度支度營田行宗室顯親崇德
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封蜀王為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兼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潁觀察使前兼御史大夫又加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平章事餘如故前兼御史大夫又加
銀



比賓客宴會中書即文堂在宴席口勿以魏收為中書監命惜
公捌下造詔惜以收一代盛才難於卒忽而未說比感帝已
卽醒收不重言惜仍不奏罷竟寢
隋薛道衡為內史侍郎每至禁文必謎穿耆鬚壁而卧閨戶外
有人使猜其況思如此
唐陸贄慶則天時為中書舍人當引入草詔餘慶僅感至晚竟
不能措一詞貴授左司郎中
李建於宗長慶元年除兵部郎中知制誥自以草詔思遲不願
當衆任旋改京北少尹
後唐崔沂初仕唐昭宗時累遷三員外郎知制誥性旣質守道
而文藻非優嘗與同舍頗善錢翊俱秉筆見苑翊隨速草制數
十無功談笑而沂自慨室日謂國相許曰沂踪跡不足以供詞
翰之職相補求之移為諫議大夫
封舜卿唐末為禮部侍郎知貢舉梁兩平中與門生鄭致雍同

受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雖有文翰才思拙澀又
試五題不諳困滯因詩致雍秉筆時議者以為座主辱門生
周劉溫臬初仕晉為翰林學士知制誥以虜犯闕溫吏恐備其
打逐家貧後允上章求免所職及漢祖至汴宮久而來見執政
援引欲置於兩制溫臬堅求散秩言稱訥鈍蓋臬推崇先日
遇詞目繁委當難其才之不迨有退讓之志遂除駕部郎中

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書言不愆所以慎言行示勸戒也自伏羲始造書契軒轅之世民風尚樸官職未備書事尚略周監二代近建乘職眷官宗伯之屬有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掌邦國之志中士八人下士有十六人內史掌王之八柄之法以詔王治中士八人下士有十六人外史掌四方之志及三皇五帝之書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有十六人御史掌贊書及制命中士八人下士有十六人府史胥史各有差（府五百五十四）

諸侯亦各有國史以紀事分掌典籍各有職司（府五百五十四）

漢氏因秦置太史令屬奉常後改屬太常又有太史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漢太史令屬官有靈臺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晉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宋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齊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梁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陳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魏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北齊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周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隋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唐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梁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唐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晉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漢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後周太史令屬官有丞及待詔太史官屬有治曆天官之職（府五百五十四）

周顯德中詔中書舍人張昭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中書舍人李昉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中書舍人李昉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真宗咸平二年詔中書舍人李宗諤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仁宗天聖二年詔中書舍人宋綬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英宗治平二年詔中書舍人王珪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神宗熙寧二年詔中書舍人宋敏求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哲宗元祐元年詔中書舍人范祖禹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徽宗崇寧二年詔中書舍人王安禮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欽宗靖康元年詔中書舍人汪藻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高宗建炎二年詔中書舍人汪藻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孝宗乾道二年詔中書舍人洪邁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光宗紹熙元年詔中書舍人周必大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寧宗慶元二年詔中書舍人謝深甫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理宗嘉定二年詔中書舍人程珌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度宗咸淳元年詔中書舍人王應麟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恭帝德祐元年詔中書舍人文天祥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端宗景炎元年詔中書舍人陳宜中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帝昺祥興元年詔中書舍人張世傑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因魏制詔前中書舍人張昭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宋太祖建隆二年詔中書舍人李昉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中書舍人李昉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真宗咸平二年詔中書舍人李宗諤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仁宗天聖二年詔中書舍人宋綬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英宗治平二年詔中書舍人王珪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神宗熙寧二年詔中書舍人宋敏求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哲宗元祐元年詔中書舍人范祖禹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徽宗崇寧二年詔中書舍人王安禮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欽宗靖康元年詔中書舍人汪藻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高宗建炎二年詔中書舍人汪藻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孝宗乾道二年詔中書舍人洪邁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光宗紹熙元年詔中書舍人周必大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寧宗慶元二年詔中書舍人謝深甫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理宗嘉定二年詔中書舍人程珌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度宗咸淳元年詔中書舍人王應麟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恭帝德祐元年詔中書舍人文天祥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端宗景炎元年詔中書舍人陳宜中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帝昺祥興元年詔中書舍人張世傑等重修唐書（府五百五十四）

唐貞觀初置史館修前代史（府五百五十四）

唐高祖武德初置制史官隸秘書省（府五百五十四）

唐貞觀三年始置史館於禁中

十五年修史館於中書省以其地湫隘記圖所遷地愿宗元和四年令監修國史每修時政記畢即送史館宣宗大中二年令監修國史每修時政記畢即送史館宣宗大中二年令監修國史每修時政記畢即送史館宣宗大中二

昭薛若瀛魏又任五人訪求佚事所共撰立簡有本末聚成先
江隱居以為將後以遺佚其書逸零不足采撰義
昌愚淺守劣適值禁等記注而已若使撰合必須多人始可
博覽天皇帝之元功復當世之盛美經綜學術同文章九卿同
等之中堪為國楷之實欲使卒成之功編於前世之末表上之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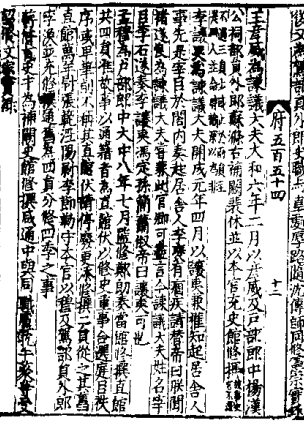
子林侍郎同掌士功纂脩書成人藏中書頒賜各一
後魏御撰成大武詔太常撰治禮儀諸國書
崔浩為光武大敬武詔浩曰昔皇祚之興世隆北土積德累
仁多歷年載逮於晉末蒼生戮闘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贊天人
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盛夏太宗承統光隆前緒鑒正刑典
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風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朝功於後
世張以配天億載永寧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谷故即位之初不遑
尊處勞謙民情為治定綜理於機務神明之略簡於帝心是以
一代之典自魏已來戎旗仍舉未暇刑定徐元無遑平議寇於
魏川制尊監於流域豈陝一人獲濟於此朕以寡昧嗣守宏圖戰戰
兢兢恐力之勿也而史闕其載篇籍不著每懼事之墜禹公德
遵朝列若禹典誥小大之法孝君存之命公習皇綜理史務述
成此書物從實錄浩於是撰述國書三十餘卷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

郎張黁高遵著作郎閻毗成前紀五十卷以續卷數相中國色浩所總焉
浩先事與司徒崔浩依成周記以本官領著作郎
高祖孝文武威始載人少以文學知名司徒崔浩昭仲達與侯模祝
太二人俱寓止于華同修國史除秘書著作郎
段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疎薄司徒崔浩見而奇之以為
才堪著述之太武詔為著作郎引與同事
高遵為游擊將軍與崔浩共參著作遷中書侍郎
程駿為著作郎獻文皇與中陵宿都太守尚書李敷賓日大君
之使且必須英俊敬賢求才今中直闕千里之任十室可有一人
留心載籍放前籍後授方伯愚以為允實委俊之才
李輔字伯尚少有重名孝文每云此孝氏之千里駒勿撲大宗
起居注事遷秘書丞
韓顯宗為著作郎孝文皇謂顯宗及程重虬曰著作之任國之
要司御等之寸陰自泰來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古人班

馬之恢固自遠聞若欲為代之舉之能卿等庶幾有之
宋繩少以才學遷著作郎與高祐撰述國書
邢巒撰成引敘著作佐郎以參史事
游雅字伯恭為著作郎兼秘書監委以國史之任
崔光本名孝伯以孝字與李彪共撰國書光和之初著作專以
史事任光彪每以非殺宣武居諒闇彪上表求成魏書詔許之
彪既以白衣參知著作遂光雖領尚書令僕射加侍中著作以宣武不許
李彪字道固為秘書丞分領著作事
奸忠為御史中尉與史部尚書元勰河南元
李彪奏撰定魏代烬錄
李彪奏為起城王勰行臺安定王燮為持節著作郎兼國
史
高閭字佩文為著作郎侍中領細改皇帝先號世宗起居注
勰休之孫孝昌中與鄭羲等撰起居注敘之缺頃康
裴伯茂范陽盧元明阿瞞郡子明等俱入撰次修為太傅長孫
稚府錄事參軍兼著作郎子明等俱入撰次修為太傅長孫
紇高壯皇帝子少以文筆九工見稱當世以中書黃門侍郎兼
大著作撰國史
魏收字伯起後魏朝閥博為散騎侍郎尋物與起居注井修國
史後為神武府屬崔暹言於文襄曰國史事重公家父子相王
功業自頭具載非收不可文襄然收兼散騎常侍修國史或定
二年除正常侍領兼中書侍郎仍修史神武謂收曰卿為鬼哭
元愿等在吾目下趙走謂吾以為勤勞我世身名在卿手勿謂
我不知卻加誅者作郎天保元年除中書令撰著作郎二年詔
撰魏史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署名而已
帝初收自好直筆我紙不作魏太武諱史官

府五百五十四　九

府五百五十四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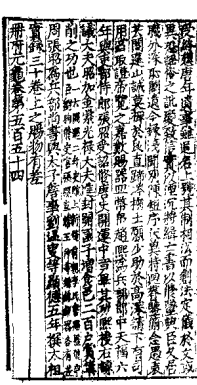
[illegible]為史部侍郎監修大順中宰相監修國史柳璨以[illegible]
[illegible]朝實錄未修乃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王韜之爲吏部尚書時頗著作郎何承天上表立太學置玄史
南齊劉祥爲長沙王晃鎮軍長史諫議參軍兼著作郎上書請
公主依舊以尊卑而不問
以周柳虬爲西魏恭帝起居注太祖謂虬帝立業帝大
言公安仁知已乎由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宜勉之公
所受惡事皆居己職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
今廢黜臣之罪也若此者非獨定公而誰太祖乃令大
宜應辭作告謝之詞之焉厥有成而予罔能勝之嗣訟者
之嗣訟者予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長孫無忌為太尉受詔與史官同纂修貞觀實錄永徽五年則五月畢功當開表上之起自隱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五月勒成二十卷帝覽而歎歡慰忌等賜賚加級有差

永徽三年為太子太傅尚書右僕射兼監修國史封趙國公忌等及中書令褚遂良太子詹事李百藥中書侍郎兼修國史來濟中書侍郎兼修國史劉祥道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李義府著作郎兼修國史許敬宗著作郎兼修國史李延壽著作郎兼修國史李淳風著作郎兼太史令孤德棻中書侍郎兼修國史令狐德棻著作郎兼太子舍人李仁實著作郎兼太子舍人李安期著作郎兼太子舍人李延壽著作郎兼太子舍人李淳風著作郎兼太子舍人李義府著作郎兼太子舍人許敬宗



冊府元龜　卷五百五十五

國史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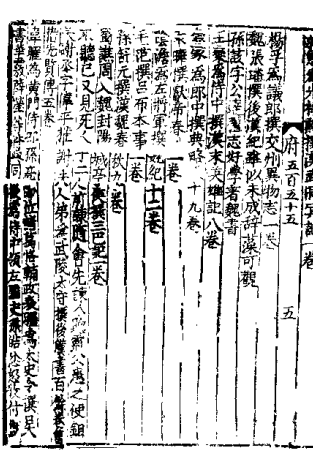
採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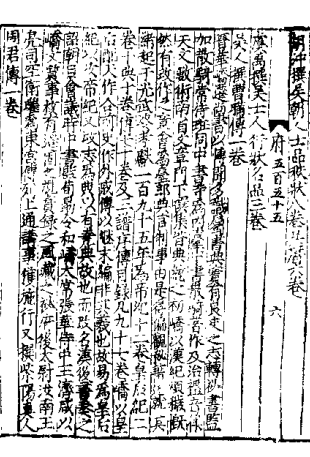
史氏之職舊矣自周衰失官攜書隨其所在仲尼因魯史記之文考其真偽刊而正之以勸戒蓋諸侯之國史也述而為一家之書受成書之託由三五已來上下數千載編次其事為一家之言非獨繩述遷厥信乎得良史之體焉作者之難也觀之言非獨繩述遷厥信乎得良史之體焉作者之難也觀之言非獨繩述遷厥信乎得良史之體焉作者之難也觀

上其書藏宮其奇之召蘭校書郎除蘭臺令史與前脫脫令狐
德棻令尹敬同撰魏徵總監修成書凡八十卷紀傳為帝紀
書國史志表為論總為一百卷以進詔賜絹五百匹德棻等
之帝乃復使脩成前所著書因謂曰古者史官其職綦重人
主言行舉動善惡必書所以自警懼故人君不敢為非今
朕有過卿輒記之豈不妨朕之德乎德棻等頓首謝曰臣
聞守文之主法天地之德不忘刑人以明威也故書之於
冊垂之於後所以昭示將來永鑒前事陛下聖德寬明臣
等敢不盡其愚直以仰副明旨乎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五　採撰

唐太宗貞觀十有七年詔中書令房玄齡監修國史玄齡
乃上表曰臣聞人主之動莫大於言言而不法則人違其
令動而不法則事乖其道是以古之哲王出言為令舉動
為法言動以時百姓不倦動作以禮百姓不勞言動不時
則人違其令動作不以禮則事乖其道人違其令則言不
信事乖其道則動不成言不信則下不從動不成則德不
立下不從則國不治德不立則禍亂興國不治則君道虧
是以人君之德莫大於慎言動慎言動則德立禍亂興君
道虧則德不立禍亂興德立則國治禍亂興國治則君道
尊君道尊則國安故慎言動者為國家之大本也言動者
為榮辱之主樞也樞本一發榮辱斯至可不慎乎是以天
子有過舉則日食修德則嘉禾應善則景星見惡則彗孛
出此皆天人影響禍福相符書契所載不可誣也故天子
有善則左史書之有過則右史書之言則左史書之動則
右史書之言動既書則善惡彰焉是以古之哲王莫不重
慎言動以垂憲範也自古已來帝王莫不設官分職以為
理本內則有三師三公六卿九寺外則有五等諸侯八伯
連帥牧宰各有攸司以相統理故能上下和睦遠近無虞
君臣之間情義相感言動之際是非斯在若乃君舉而不
合於理言動而不協於情則人違其令事乖其道是以古
之哲王慎其言動也君舉而合於理則人從其令言動而
協於情則事乖其道是以古之哲王慎其言動也君舉而
合於理則人從其令言動而協於情則事成其道是以古
之哲王慎其言動也君舉而合於理則人從其令言動而
協於情則事成





小成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卒共撰其遺事書八
府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者述而文辭鄙拙蕪穢不倫
其書次第可觀者皆父所撰文體混漫蕪不可解昔
魏之作也孫盛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而
理正成稱良史焉既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汝罪
誠爲大刊何以至刀如尊君所說若此必遂行自是聞
君門戶事其子遵時謂盛之孫盛年老還家
世有異書悉雖子孫並白而庭訓愈嚴至此諸子
乃共竊讀請爲百日功計盛大怒譴子逐爾改
之盛寫訖定本焉
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
聞始於秘府有之以起居注不同書遂兩存
千寶爲著作郎始領國史撰集舊記尋值喪母
自遠還詔起之
府五百五十五
晉紀自宣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
九
簡略直而能婉成稱良史世好談陽秋歟
房喬撰晉修撰官名
房喬按晉修撰官名先有所寵侍婢早卒妬忌及
父士雅亡生棺於墓中實兄弟年小不之審也
後十餘年母將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
蘇言其父常取飲食歡之及情知生狂家中吉凶
輒言其父常被笞驗地中亦不覺爲鬼魅而嫁之生
子又賓兄常病氣絕積日不冷後遂活云見天地
神祇鬼異人物變化名爲接神記凡三十卷以示
劉惔惔曰卿見之董狐實筆博採異同遂浪
誕實甚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達於載籍收遺
於舊聞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都也亦安敢
遽斷其事哉若載簡失國二傳互其所聞信疑事闕于兵存
其論若此此蓋作史之難一由來尚
矣大業起自令狐德棻國史之方策猶尚若茲況細述千載之
前記殘缺之表錄片言於殊俗訪行事於故老猶便事不二述
言無重出然後爲信者周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刊定不發注記
之官學士不以其所失爲非有者大乎今之所集說有承於前載者則非止於妄述而已事
苟有庇錯頗與先賢同儕分其譏誚及其實錯亦足以明神道
之不誣也豈言百家不可嗤戮今聊取足以勸善懲惡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幹有
補於正教云爾
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唐魏徵等撰
晉書二十帙合一百卷及譜書等傳
晉書百三十卷房喬等撰
晉書目錄二卷
晉書音義三卷
晉書音義三卷
晉書音義三

姚察爲著作郎撰高祖武皇帝實錄二十卷
張太素爲著作郎撰隋書八十卷
王義方爲著作郎撰晉後略記五卷
荀綽爲下邳內史撰晉後略記十卷
王義之爲右將軍會稽內史撰許先生傳一卷
王度爲秘書郎撰古鏡記一卷
杜撰爲鎮南大將軍撰女記十卷
裴松之爲中郎將撰三國志傳二卷二石傳注時事二卷
曹魏爲侍御史撰西河記
孔預爲會稽內史撰晉成都王故事四卷名臣
虞溥爲庾冰撰晉四王起事四卷八王故事十二卷
范曄爲宣城太守撰後漢書一百卷
滿奮爲始平內史撰晉諸公贊三卷
袁宏爲東陽太守撰後漢紀三十卷
鄧粲爲晉陵太守撰晉紀十卷
習鑿齒爲滿奮爲輔國將軍撰漢晉春秋四卷
滿奮爲西戎主簿撰風俗傳三卷西征記一卷

王隱爲著作郎撰晉書四十卷晉陽秋二十卷
孔衍爲廣陵太守撰漢魏春秋九卷春秋後傳十卷
虞喜爲騎都尉撰志林十卷
郭頒爲太常撰魏晉世語一卷
曹嘉爲太常撰魏晉世語一卷
曹攄爲著作郎撰晉書十四卷
陸機爲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
陸雲爲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
干寶爲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
臧榮緒爲著作郎撰晉書一百一十卷
徐廣爲著作郎撰晉紀四十卷
何法盛爲著作郎撰晉中興書二十卷
檀道鸞爲著作郎撰晉陽秋三十卷
裴子野爲著作郎撰宋略二十卷
沈約爲著作郎撰宋書一百卷
蕭子顯爲著作郎撰齊書六十卷
魏收爲著作郎撰魏書一百卷
魏澹爲著作郎撰魏書一百卷
魏彥深爲著作郎撰魏書一百卷
魏收爲著作郎撰魏書一百卷
魏收爲著作郎撰魏書一百卷
魏收

講衆書通為教書皇太祖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荒無一家之史今宜述撰晉書起元帝渡江僭偽悉為載記其有功德可稱者各隨事褒顯庶使善惡俱傳永為龜鑑詔從之乃命太常卿韋仁約秘書監柳顧言著作郎庾蔚之等撰成其書凡一百二十卷上之其後又詔中書令房玄齡左僕射褚遂良侍中許敬宗等重加詳撰增損舊文更為條例凡十年而成總二十卷改舊名為晉書并前為一百三十卷

李延壽撰南史一百八十卷北史一百卷

延壽相州人貞觀中為御史臺主簿兼直門下省撰成南北史凡二百卷

令狐德棻撰周書五十卷

德棻宜州華原人貞觀中為禮部侍郎兼修國史撰成周書凡五十卷

魏徵撰隋書八十五卷

徵鉅鹿人貞觀中為秘書監兼修國史撰成隋書凡八十五卷

李百藥撰北齊書五十卷

百藥定州安平人貞觀中為中書舍人撰成北齊書凡五十卷

姚思廉撰梁陳書共六十卷

思廉雍州萬年人貞觀中為著作郎撰成梁書凡五十六卷陳書凡三十卷

李延壽撰南北史二

梁沈約為尚書令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大始初征西將軍袁宏為郡功曹著漢紀三十卷又著後漢紀三十卷所撰之書凡一百三十卷修虎雖舉而採掇未周未為通論失樂五卷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宋書起高祖訖順帝凡六十五卷又著宋書自序二卷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永書百卷起高祖訖順帝凡十四卷

江淹為金紫光祿大夫撰齊史十志行於世

江淹為金紫光祿大夫撰齊史十志行於世

李膺為益州刺史著益州記三卷行於世

裴子野為鴻臚卿初曹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于野更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詳備多善於足而文撰采僧傳二十卷續高僧傳十卷又欲撰成梁典并春秋旨義未就而卒

楊泓為衛尉卿著仙傳五篇續十卷並採摭浮洪有思理雅中書侍郎傅著書左丞撰晉書未就又著晉史十五卷並氏族志一卷五行於世

王僧孺為南康王諮議參軍撰東宮新記

蕭子顯為吳興太守好學博覽史採眾家後漢著正同異為一家之言又撰晉史帝紀十卷又著後漢書一百卷晉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卷

梁武帝天監初有文才敏學長於勤學以晉代荒無全書弱冠便博採眾籍撰成一家之說討論典章刪正煩僻為一代通史凡八百卷表志未就而帝崩

何之元為梁東宮學士撰梁典三十卷

劉昭為中書郎著補續漢書八十志

劉昭為中書郎著補續漢書八十志

王珍為吳令撰春秋二十卷異同評十卷

蕭世怡一云大圓撰晉陽春秋十卷

王琰撰冥祥記十卷

周興嗣為奉朝請撰次王羲之書為千字文

劉璠為散騎侍郎撰梁典三十卷

劉杳為秘閣祭酒撰古今藥方十卷

顧協為中書侍郎撰瑣語十卷

王珍為吳令撰春秋二十卷異同評十卷

蕭世怡一云大圓撰晉陽春秋十卷

王琰撰冥祥記十卷

周興嗣為奉朝請撰次王羲之書為千字文

劉璠為散騎侍郎撰梁典三十卷

劉杳為秘閣祭酒撰古今藥方十卷

顧協為中書侍郎撰瑣語十卷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撰神錄五卷

劉昭為中軍臨川王記室撰幼童傳十卷

戴巖為鎮南諮議撰撰通要十卷

陶弘景為諸王侍讀後為隱居撰帝代年曆五卷

周興嗣撰次王羲之書為千字文

鄧德明撰梁武帝本紀三卷

鄧德明撰梁書七卷

劉昭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贊六卷並傳

劉昭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贊六卷並傳

何之元為梁東宮學士撰梁典三十卷

劉杳為秘閣祭酒撰古今藥方十卷

顧協為中書侍郎撰瑣語十卷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撰神錄五卷

劉昭為中軍臨川王記室撰幼童傳十卷

戴巖為鎮南諮議撰撰通要十卷

陶弘景為諸王侍讀後為隱居撰帝代年曆五卷

周興嗣撰次王羲之書為千字文

鄧德明撰梁武帝本紀三卷

鄧德明撰梁書七卷

劉昭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贊六卷並傳

劉昭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贊六卷並傳

王珍為吳令撰春秋二十卷異同評十卷

蕭世怡一云大圓撰晉陽春秋十卷

王琰撰冥祥記十卷

周興嗣為奉朝請撰次王羲之書為千字文

劉璠為散騎侍郎撰梁典三十卷

劉杳為秘閣祭酒撰古今藥方十卷

顧協為中書侍郎撰瑣語十卷

劉之遴為南郡太守撰神錄五卷

劉昭為中軍臨川王記室撰幼童傳十卷

戴巖為鎮南諮議撰撰通要十卷

陶弘景為諸王侍讀後為隱居撰帝代年曆五卷

周興嗣撰次王羲之書為千字文

鄧德明撰梁武帝本紀三卷

鄧德明撰梁書七卷

劉昭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贊六卷並傳

劉昭為中書郎撰梁書四十九卷梁皇帝贊六卷並傳

紀補著述以為梁代撰自武皇終于敬帝其魏士之混滅我之跡足以垂鑒戒宜究其始終起普永元年逮于王琳遇
[illegible]十五年行事草創為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之與史世流不一邕年之作無若春秋則詹史之書非帝皇之體也三
皇之簡為三墳五帝之策為五典此典與所由生也至乃尚書
述者帝為舜典蓋帝為舜典斯又經文明標是以典之為義久
矣哉若夫馬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循習及陳壽所
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皆帝紀為帝
獨統六師古在理為優故今之所作稱為梁典梁有天下自中
大同以前區禹奄有淮甸後宮盈於萬數百司冠於千人
開此一書分為六意以高祖生自布衣長於陵谷知風教之
藏否識民黎之情偽爰遭禪弘期政術四出之間參云酬旦
今以若干卷為太平世不常與時無常治非自我後仍屬擾亂

今以若干卷為紛亂始高祖受禪之年太宗幽厲之歲諷歌徹
於閨內而風移於海表百度惟貞萬邦咸乂其間英賢之士征伐
謀猷之臣經綸政術著於竹帛垂於後世者不可勝紀今以若
干卷為盛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外替勳業重昭仍以禪
陳今以若干卷為敗亡所聞王琳梁主後嗣雖不逆天命母其
忠節今以若干卷為後嗣主至在太宗雖知矣論而大義之號
世所不經蓋以抱於歐穴故曰馬夫事有始終人有生死之
別頌曰敘事之後論發有理馬夫事有始終人有生死之
別頌曰敘事之後論發有理馬夫事有始終人有生死之
非經聖裁豈結編史無以斷倫起居注由此而言實資
詳悉又編年而事其體次者謂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依仿
成辭我書之有相沿有革有相因有變沿之以末
之一名為以別之後周氏所輔為宗魏孝文所改為西魏
[illegible]以別出重以蕭勃謂繁旨異文甚關盛頌有凡例
[illegible]為指[illegible]

十八卷

唐段典八隋為給事郎撰東宮學士又除著作郎右僕射楊
素奏修撰編司馬遷史記近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
就終入唐撰梁二代史所撰雖未奉勅成帝
開皇之時遷中書合入實世基宋本旦進今在內殿梁陳二史
不多見梁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之時仍以
隨例減約于恩薛博訪採綴思廉依傳奉行恩廉初補漢王府
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太業初中書侍郎薛道衡
思廉撰梁陳二代史自是以來梁撰成三十卷
[illegible]著作郎考定行記四卷撰著記二十卷
[illegible]為中郎撰陳王業曆一卷

後魏東平公順任城王雒之子撰帝紀二十卷

崔逞初為著作郎撰述記

封懿仕慕容皝為中書小撰或書頗行於世

崔浩為太常卿初道武詔尚書郎鄧淵撰國記十餘卷編年次事體例未成浩更刪定三年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讖頗採經傳為注解著作成國書三十卷

高允領著作郎與崔浩述成國記允上表曰陛下以聖武之文光宅天下以聖德之美臨御萬國記允以庸才下愚謬參著作之末竊見太史公異世傳事相推而明司馬遷之書近而詳班固之史遠而略其所以然者遷之所見博而固之所聞寡也是以遷之為書能通其變而固之為史不能盡其理遷之為書善敘事理而固之為史不能盡其文遷之為書質而不俚固之為史華而不實其所以然者遷之為書文質相半而固之為史文勝其質也陛下以聖明之德參二儀之化而著作之官職在記言事不能有所發揮以宣揚大猷而使聖德神化闕而不載臣之罪也臣聞古之為史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事為經以載其道事為緯以成其義經緯既立則君臣之道著矣故曰書者所以記言事也春秋者所以記事也言事既記則善惡著矣善惡既著則勸戒明矣勸戒既明則王道備矣王道既備則人事畢矣人事既畢則天人之際通矣天人之際既通則古今之變盡矣古今之變既盡則經國之務周矣經國之務既周則帝王之業興矣帝王之業既興則功德之美著矣功德之美既著則頌聲作矣頌聲既作則天人之和洽矣天人之和既洽則符瑞之應臻矣符瑞既臻則天人之道合矣天人之道既合則太平之基定矣太平之基既定則禮樂之事興矣禮樂之事既興則移風易俗之化成矣移風易俗之化既成則忠孝之德著矣忠孝之德既著則仁義之行修矣仁義之行既修則賢愚之分別矣賢愚之分既別則進善之路廣矣進善之路既廣則諫諍之臣至矣諫諍之臣既至則過失之闕補矣過失之闕既補則政事之理舉矣政事之理既舉則刑罰之威厝矣刑罰之威既厝則太和之氣應矣太和之氣既應則休祥之福臻矣休祥之福既臻則天人之慶合矣天人之慶既合則萬壽之祚延矣萬壽之祚既延則子孫之業傳矣子孫之業既傳則天地之道著矣天地之道既著則神明之德彰矣神明之德既彰則聖人之教行矣聖人之教既行則百王之法備矣百王之法既備則為後王之所則矣為後王之所則則為後人之所述矣為後人之所述則為後人之所法矣為後人之所法則為後人之所傳矣為後人之所傳則為後人之所誦矣為後人之所誦則為後人之所頌矣為後人之所頌則為後人之所歌矣為後人之所歌則為後人之所舞矣為後人之所舞則為後人之所樂矣為後人之所樂則為後人之所悅矣為後人之所悅則為後人之所喜矣為後人之所喜則為後人之所愛矣為後人之所愛則為後人之所貴矣為後人之所貴則為後人之所尊矣為後人之所尊則為後人之所敬矣為後人之所敬則為後人之所畏矣為後人之所畏則為後人之所服矣為後人之所服則為後人之所從矣為後人之所從則為後人之所順矣為後人之所順則為後人之所安矣為後人之所安

孝公諸爲御史大夫周燕去官潛居自傳稚好著書號玄人異記二十卷超話十三卷

高間張侍中模燕志十卷紀事

姚和都馬左人尚書撰素紀二卷紀誌

楊炫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題記一卷

北魏魏收天保元年除中書令與著作郎二年詔撰史四年除魏尹並優以祿力尊在史閣不知部事初帝令尊臣各言爲志收曰臣職得直筆東觀卑成魏書故帝使收專其任又詔平原王高隆之遺邕

孫行之就也兵交如坐大子授命昭成僕矣遂武此時在燕方
娥宋朝良在杜根有王大功大孝實在魏明北之三世特譜可
以存疑以外未之敢聞以為陳山厲王死於為陳侯最末宗臨譜直
以為陳侯之欲以勸善懲惡誠斯人者也而大武載文莊皆非命
前史立紀不其大年言論之間頗露首鼠從王實君以名姓
述得歲子何所據哉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圖自方足孰不瞻
仰況復兵交御極矣及王室而可圖沒者乎今始撰史外明直
書不敢迴避且隱桓之不書邾婁叔姬逐正明據實載次經下忧復
變陽美代而殊治定則直敘弒明世亂則解兼顯晦分路命筆不下
相依放效周道委春秋作筆兆殊致而考載之是也漢興以
來改正朔易服色臣乃論聖德仍不能蓋余所謂述故事而君
此之春秋梁載欲則邾傳之例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
曄云春秋若文既煩略好失事刑今之撰作所以為短祝傳者
史班之所以稱辭而後學且為為義之所由起故班固曰孫盛
而述之能辨此言真直非聖人之師法又失馬遷之意自孫盛
自謂篤信見聞無所改之雖收云曾史既備違者聊以子長自拘
紀傳所由來也況盛之所由起非企及趙後述發義旨不思
無善惡討考立論引在身行跡且在正書事既無可不足據勤
再述作同符順軌此唯良繁文繁仁明哲聖之宇於褒揚重言

曰聖遂發問馬遷答之義曰書矣後之述者仍未頓悟董仲舒
司馬遷之意本云尚書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救亂之法典莫隆
異制作不殊治定則直敘弒則解兼顯晦分路命筆不下
相依放效周道委春秋作筆兆殊致而考載之是也漢興以
來改正朔易服色臣乃論聖德仍不能蓋余所謂述故事而君
此之春秋梁載欲則邾傳之例出自尚書不學春秋明矣而范
曄云春秋若文既煩略好失事刑今之撰作所以為短祝傳者
史班之所以稱辭而後學且為為義之所由起故班固曰孫盛
而述之能辨此言真直非聖人之師法又失馬遷之意自孫盛
自謂篤信見聞無所改之雖收云曾史既備違者聊以子長自拘
紀傳所由來也況盛之所由起非企及趙後述發義旨不思
無善惡討考立論引在身行跡且在正書事既無可不足據勤
再述作同符順軌此唯良繁文繁仁明哲聖之宇於褒揚重言

君子之為無非正義其間善惡大節常直書而已今所撰史隨有褒貶同
為勸戒若論其得失其無拘忌者所不論也
王郎為東晉作傳其間事跡多在朝廷之內史官注記之外而王郎
內史侍郎之職在於宮禁機密事非外人所知其間言行出入
負外散騎侍郎遷於著作郎在著作前後十年專典國史
撰晉書八十卷初撰晉紀二十卷復為編年體二十卷撰晉紀一
百卷并敘記三卷尚未奏聞值史官改撰更令刪減
劉義慶撰博物洽聞不書錄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觀優撰
三十卷
許亮為吏部尚書周旋歷世十八卷
虞綽字士裕大業初為秘書學士奉詔撰北堂書鈔一百卷
佐郎虞自良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部別所撰引書不得
不稱善而自意不選
討善心大業四年為通事舍人煬帝令撰諸郡風俗土物志表之九年為帝巡幸及

高祖受命之初因周舊制之事物皆心與崔祖濬撰定異記十
卷初善心父亨仕陳領大著作撰梁史次就而陷善心迭成父
志憲綽采書甚略成七十卷
宇文愷為左庶子撰東宮典記十卷
周克讓為通直散騎常侍著古今代記一卷
物勒為秘書監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
侯白為儒林郎著魏興記十五卷行於世
崔頤為起居舍人著諸作東征記
唐王通字仲淹初之祖也蜂州龍門人仕隋為蜀郡司功書佐
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依禮纂元經續書
述至於後魏而終著中說以擬論語
令狐德棻為起居舍人高祖武德四年十一月德棻從容言於
帝曰近代已來多無正史梁陳及齊魏有文籍至於周隋亦
多湮滅二年目擊候向有可遺如是十載年後悉事邱墟

[illegible]紀録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詔曰司典邦[illegible]記事考[illegible]
[illegible]詔將失[illegible]遷所以[illegible]務[illegible]恩勤[illegible]
[illegible]隆[illegible]不[illegible]命[illegible]
[illegible]編紀[illegible]或闕[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三日修貞觀實錄畢上之起貞觀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共九月勒成二十卷顯慶元年九月撰忠義傳

代之興盛在於斯矣既撰成此書于私家不敢以奏又裝潢
精緻爲其題籤手書曰某官某撰上進筆之式也
日時送上史館然是務非兼職修撰其書竟不得上
就職則無由見其書有未能就新修草本就亦自將命中使往
索以歸或其記事疎略不堪行用雖已上進亦
許刪改得中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曰昔聖人述作尤
敎先庭爲傳中開元二十年三月丁卯奏曰昔聖人述作尤
它大人之心次紹皇王之跡垂誡訓於万代示褒貶於一方湯
武道興期文尚尊周公補其絕細仲尼振其墜典正雅
頌修禮樂自後代歷千祀疏而以紀傳顯昔以來代有記
以紊綱爲撰讓政教亂則職之尊誓後代若秋之義非聖人誰
能修之伏惟陛下關四門修六典高視雅絃揮斥俗自末
學行罪拘儒兼乳文禮不勝任昔晉書文詞繁冗梁鑒多門
太宗軒紆東觀爲刊謬命儒學以成善論書稱咨爾舜臣等
不勝大願上自周敬王下至有隋約周公舊規依仰尼新例修纘

春秋經其有疑獄伏望進擇裁定指歸如先朝故事其修撰請置
館內道學士張說李乂徐堅元行冲等加以刊定庶事
不煩勞而功易就從之說又奏曰臣聞孔子之述删定六經
之遺伏傳之撰褒貶式帝手詔報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
言以稽古經而垂訓載也炳德古知今通才達識新益之
任則忠讜日聞綜覽稽古之司則文獻遐徵令欲正人倫而
化國尊史而作春秋作序班馬之外罕聞良史者也
當今新修經籍之秋實聚書之日且近開元時所撰
就功既了續進
真述開元時爲工部侍郎宏史職二十年國史自令狐德棻至
於吳兢雖累代編修之例實爲詳備然歷代因循
成國史一百一十三卷并史例一卷通前而論其雅有良史之
才蘭臺秘籍之府實爲淵藪壽之流
劉貺爲左拾遺依向敖撰續後魏十卷以獻安宗嘉之

于休烈論宗旨爲之序小傳載其撰國史至德二年十一月二十
七日奏曰國史一百六卷開元實錄四十七卷起居注并除書
三千六百八十二卷並在興慶宮史館元修國史時借用
其國史實錄至德以來卷帙未成請令續修其
功史官同撰加階賞若是官書凡預其事得一部超授官得一卷賞錢十萬
貫月俸內唯將一兩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真卿在
京師是以其家藏國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以補闕
元載代宗朝爲相廣德二年四月詔真卿就撰歷代名臣傳
論議

令狐峘爲起居郎舍人撰修國史大曆三年遷倉部員外郎
百卷成峘著述雖精佩時亂之役起居注去失甚衆開元天寶間
事唯得諸家文集編其記錄名曰傳十卷三四後人增廣
爲四卷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上柱國趙郡李公墓誌銘
并序

書撰裴垍爲相以來至于周隋歷代事跡凡於施行者六百六十八
人爲立傳

代宗實錄爲左拾遺史館修撰崔中貞錄十卷
令狐峘又爲太僕寺丞愚宗元和二年十月丙午進之故史官令狐
峘所撰代宗實錄四十卷起廣德元年終大曆十四年
政歷肅代二朝事跡詳備典謨訓誥悉皆具載可謂繼明
不朽永賴之紀述伏以德宗皇帝臨御大下垂三十年躬勤庶
政獨攬群臣憂深慮遠大權橫流貞元之後天下無事每隨宴
杯棬觀獻勤誡人於壽域銀前王之能事加以聖政多暇書
文間作緊誡金石播於管絃扶持翼戴之勤死節納忠之士亦

猶是從容從容從容

敕修日等伏以真觀已來累朝實録有經重撰不敢固辭但欲
粗禪深誤亦固違存請說宗顯慶編相與商量綴筆修成繕寫
今史官李濮璹德儉之子培若達參撰武后實録以臣既職監修
監修令詳正及經表請事遂施行今若家無舊説言不知本起
表章安敢以有他就自辭至時宰自請既迫群請輒冒上聞
縱且果獲修成必懼終爲時累皇輔愈所書亦非出已和之
後已是相遵縱其罰懼豈合公理使臣職不稱實請正名其實録
狀伏望陛下察臣前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則業重祖垂休
永無歎深伏惟信下臣非據優減及於愛官彰清朝之政之万表
公器不私之義況言自頃時論攸宜詔曰其録中所書德宗順
宗朝政事事涉根蒂起自肅宗請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
去其他不要更修其録依奏

李絳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和八年九月已未進於勞書閣
三卷又撰奚城輔志傳三卷

王彥威爲户部侍郎判度支開成二年二月進所撰唐典七十
卷其表曰臣自去大和六年伏蒙聖恩擢授諫官又命史職江記
之暇常覽國史自撫略其繁文舉其機要起自武德終於元和
撰成唐典一部凡七十卷謹繕寫上進其本藏之宗廟嘉文錦
以錦緣牙軸仍宣付史館共參損益

李紳爲學士監修國史武宗會昌元年四月奉勅撰武宗實録宣
今史館再添撰成本紳先撰成本不得於新撰本同進
宋至二年十月紳與修撰官鄭亞等撰畢進至大中二年十一
月又降勅旨憲宗實録宜令監修國史李紳依前修撰宣令
宰臣監修國史令狐綯奏臣伏以憲宗實録已經修撰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六

卷上之史官爭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太常少卿臣王欽若
楊億孫奭李維錢惟演
崔立陳彭年
晁迥
戚綸
陳從易
錢易
陳越
李宗諤
夏竦
宋綬
王曙
王隨
晏殊
張知白
王欽若
楊大中五年七月上新撰唐曆三十卷
[illegible]

梁章鉅　周中孚　侍郎陵　侍郎岳　宋翔鳳　錫恩　校勘　費振勳　繕寫

梁章鉅曰明中葉以後禮部侍郎陵侍郎岳宋翔鳳錫恩校勘費振勳繕寫其銜名皆依舊本之編略復記之以存前人校勘之勞

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纂費振勳校刊

後周顯德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惟理道之難常思致治之術而況三代之時風俗淳厚人皆樸直事不飾非言無華競上行下效君令臣從故得家給人足禮讓興行今則不然人多詐偽俗尚浮華上好則下必過之君令則臣必違之所以法令滋彰而盜賊不息刑罰益峻而訟獄尤繁蓋由為上者不能以德化人為下者不能以誠事上上下相蒙風俗頹弊朕甚憂之宜令兩京諸道州府切加勸課使民務農桑薄賦斂息游惰去奢華各守本分以副朕懷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月詔曰朕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繼聖承乾威從寶祚之初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肇定京室重興清渭之流永澄濁之源載安群庶之心莫不仰戴良之士莫不盡編竹昌已播於謳謠其有聖德豐功徽猷至理每事於神化格言嘉謀於天時或拱極特崇之臣或秉鈞獨運之地或陛下有善著於歲或大臣奇謀對之懷外班既不聞於直史職何紀錄宜處後月深久永作遺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記言對應不到中書者仰伏七委內臣一人撰具抄錄月

梁章鉅　周中孚　侍郎陵　侍郎岳　宋翔鳳　錫恩　校勘　費振勳　繕寫

梁章鉅曰明中葉以後禮部侍郎陵侍郎岳宋翔鳳錫恩校勘費振勳繕寫其銜名皆依舊本之編略復記之以存前人校勘之勞

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纂費振勳校刊

後周顯德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惟理道之難常思致治之術而況三代之時風俗淳厚人皆樸直事不飾非言無華競上行下效君令臣從故得家給人足禮讓興行今則不然人多詐偽俗尚浮華上好則下必過之君令則臣必違之所以法令滋彰而盜賊不息刑罰益峻而訟獄尤繁蓋由為上者不能以德化人為下者不能以誠事上上下相蒙風俗頹弊朕甚憂之宜令兩京諸道州府切加勸課使民務農桑薄賦斂息游惰去奢華各守本分以副朕懷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月詔曰朕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繼聖承乾威從寶祚之初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肇定京室重興清渭之流永澄濁之源載安群庶之心莫不仰戴良之士莫不盡編竹昌已播於謳謠其有聖德豐功徽猷至理每事於神化格言嘉謀於天時或拱極特崇之臣或秉鈞獨運之地或陛下有善著於歲或大臣奇謀對之懷外班既不聞於直史職何紀錄宜處後月深久永作遺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記言對應不到中書者仰伏七委內臣一人撰具抄錄月

梁章鉅　周中孚　侍郎陵　侍郎岳　宋翔鳳　錫恩　校勘　費振勳　繕寫

梁章鉅曰明中葉以後禮部侍郎陵侍郎岳宋翔鳳錫恩校勘費振勳繕寫其銜名皆依舊本之編略復記之以存前人校勘之勞

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纂費振勳校刊

後周顯德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惟理道之難常思致治之術而況三代之時風俗淳厚人皆樸直事不飾非言無華競上行下效君令臣從故得家給人足禮讓興行今則不然人多詐偽俗尚浮華上好則下必過之君令則臣必違之所以法令滋彰而盜賊不息刑罰益峻而訟獄尤繁蓋由為上者不能以德化人為下者不能以誠事上上下相蒙風俗頹弊朕甚憂之宜令兩京諸道州府切加勸課使民務農桑薄賦斂息游惰去奢華各守本分以副朕懷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月詔曰朕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繼聖承乾威從寶祚之初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肇定京室重興清渭之流永澄濁之源載安群庶之心莫不仰戴良之士莫不盡編竹昌已播於謳謠其有聖德豐功徽猷至理每事於神化格言嘉謀於天時或拱極特崇之臣或秉鈞獨運之地或陛下有善著於歲或大臣奇謀對之懷外班既不聞於直史職何紀錄宜處後月深久永作遺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記言對應不到中書者仰伏七委內臣一人撰具抄錄月

梁章鉅　周中孚　侍郎陵　侍郎岳　宋翔鳳　錫恩　校勘　費振勳　繕寫

梁章鉅曰明中葉以後禮部侍郎陵侍郎岳宋翔鳳錫恩校勘費振勳繕寫其銜名皆依舊本之編略復記之以存前人校勘之勞

三十卷目之曰大梁編纂費振勳校刊

後周顯德六年正月詔曰朕以寡昧獲奉丕基永惟理道之難常思致治之術而況三代之時風俗淳厚人皆樸直事不飾非言無華競上行下效君令臣從故得家給人足禮讓興行今則不然人多詐偽俗尚浮華上好則下必過之君令則臣必違之所以法令滋彰而盜賊不息刑罰益峻而訟獄尤繁蓋由為上者不能以德化人為下者不能以誠事上上下相蒙風俗頹弊朕甚憂之宜令兩京諸道州府切加勸課使民務農桑薄賦斂息游惰去奢華各守本分以副朕懷

宋太祖乾德二年十月詔曰朕以皇帝陛下應天御宇繼聖承乾威從寶祚之初克致文明之運始自乾坤肇定京室重興清渭之流永澄濁之源載安群庶之心莫不仰戴良之士莫不盡編竹昌已播於謳謠其有聖德豐功徽猷至理每事於神化格言嘉謀於天時或拱極特崇之臣或秉鈞獨運之地或陛下有善著於歲或大臣奇謀對之懷外班既不聞於直史職何紀錄宜處後月深久永作遺文自此凡是內中公事及記言對應不到中書者仰伏七委內臣一人撰具抄錄月

錄道紀七卷元乙失乞下兩浙湖南廣西轉運使副等奏開野史文尚可採收
閣報等無成撰集之功從之
命史臣修撰國史與諸儒修成劍南功臣傳三十卷
敕宰臣曰朕觀前代作部書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劍南功臣傳三十卷
敕宰臣曰朕觀前代作部書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劍南功臣傳三十卷
敕宰臣曰朕觀前代作部書修國史與諸儒修成劍南功臣傳三十卷
新舊唐書列傳二十卷
韓愈爲端明殿學士求帝清寒元年史館上言凡書詔及廟
分公事臣下奏請皇帝並須依時繫日錄下史館編修詔誥及
撫安百寮并事狀並令有司行明宗時舊事也
詔宰臣李愚等監修國史請卷三年頒上奏表詔臣等同修先皇
帝實錄崔圓自承天皇帝日官同申太史之舊章監修國史
之遺牒莫不叢蒐博採刪煩補闕成一家之言貽厥後昆
之重委臣開刻木結繩之代況金匱玉之朝傳式寶於無窮謂
奚屬於不朽良以楷敘詞美竹帛書勳流溯字皇猷而有賴有
文論帝道而成謀成溺見識於良史安則利澤於洪源故

禹穴藏書作法求秦於千古楊山刻木化民何止於百年恭惟
明宗聖德和武欽若皇帝稽古大華本仁祖義鄰漢家之劉通
濟用明名遵老氏之玄言克敦慈儉發自忱誠旂於叙野模我
戚於渠門之訓去奢以型而重安鼎祚八年御宇百祭元而
別創蘭臺國邑歷覽前經詳觀哲后無如先聖居宗室而扶持景
運作維城而昇翊皇家厲揚鋭之奇蹤振龍伸之智年緯燃
角位已建於輔嚴祖太祖之經綸緝熙僖宗昭宗之構難重華巢
蒸光韓喬遷坡標轅而立朝廷動材狠而興社稷及莊宗失馭
冀遠流方哀義帝之歌復守唐侯之位而驅歌泣頌爰歸
歸於我皇漢武之雄風脩舊觀開元之仁政以臣幽滯何
以發揮自揆綴緝如欲欽承分難避疑論臣聞史列館
事惟慎信中書舍人張昭遠中書舍人李詳左拾遺史官範質等
欲約典謨考詳記注按編年之舊體參次第以分部敷綱領而
命四十年成風神新書三十卷雖研精覃思備振於綱條而事

重于輕仍憂於漏脫加以歲月遷變簡編蠹蝕或紀事之
遺棄時或傳聞之異辭或詳略之不均或抵牾之相半
遂令撰次之際頗費討論指歸之間未能決定
詔翰林學士承旨兵部侍郎知制誥權知開封府事張昭等詳定
進呈實錄凡例
晉實錄修撰官監修國史劉昫等上言舊例修撰官每日
宣止一員入閣修撰官每日兩員入閣
晉實錄修撰官監修國史劉昫等上言舊例

字曰單信衡既薨詔贈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實録又光化初宰臣裴贄撰憲宗德宗兩朝實録又元和初宰臣裴垍撰順宗實録並依前例編次進内出下史館行用
敕自今已後每修國史實録及撰人物傳記等宜令所司於中書門下及三館各置一本以備檢尋
長慶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國史之書所以褒善貶惡垂勸誡於將來記事實於今古故能彰君父之德著臣子之忠使後代觀之永知鑒戒自頃修撰多不精詳或虧事實或闕文章或有所憎而曲加誣毀或有所愛而虛為褒揚是非頓移真偽相亂既失信於當時豈取則於後代伏請重加刊正庶使無愧於前人有光於簡册
敕宜令史館修撰官各於本職内勤加修撰
二年十月中書門下奏伏以國史之書所以褒善貶惡垂勸誡於將來記事實於今古故能彰君父之德著臣子之忠使後代觀之永知鑒戒自頃修撰多不精詳或虧事實或闕文章或有所憎而曲加誣毀或有所愛而虛為褒揚是非頓移真偽相亂既失信於當時豈取則於後代伏請重加刊正庶使無愧於前人有光於簡册
敕宜令史館修撰官各於本職内勤加修撰

如年月稍多記録難備請特行開
敕不限貫月令逐便投進
藏所撰唐史紀傳志録共一十本紀以綱帝業列傳以述列臣十志以書刑政本紀以綱帝業者本紀之法始於春秋以事繫日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刑政無遺綱條從要須憑長曆以編年列傳以述事迹須據實録以為文集古今逢昌運無以為文集古今逢昌運無以為文集古今逢昌運無

[illegible]者盖以抱持典瑞之部布揚流略之書庶初以造國元龜書大備[illegible]朝[illegible]宏[illegible]編[illegible]之[illegible]述[illegible]之何敢文稚[illegible]之盛請下秘書省自唐初已來古今典籍經史子集元撰人姓氏四部大數[illegible]報[illegible]施[illegible]經籍志[illegible]名[illegible]輔[illegible]學[illegible]悉[illegible]成[illegible]書[illegible]制[illegible]得[illegible]昇[illegible]信史伏以有唐繼[illegible]累[illegible]承平文[illegible]武[illegible]內[illegible]修[illegible]外[illegible]攘[illegible]英[illegible]謀[illegible]叡[illegible]略[illegible]高[illegible]視[illegible]遠[illegible]古[illegible]載筆[illegible]尚[illegible]明[illegible]揚[illegible]次[illegible]憲[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未[illegible]登[illegible]寶[illegible]位[illegible]已[illegible]罷[illegible]優[illegible]崇[illegible]過[illegible]之[illegible]廟[illegible]不[illegible]在[illegible]毀[illegible]朝[illegible]遷[illegible]皇[illegible]封[illegible]太[illegible]孫[illegible]蓋[illegible]踰[illegible]二[illegible]國[illegible]今[illegible]則[illegible]已[illegible]罷[illegible]優[illegible]崇[illegible]爰[illegible]勒[illegible]纂[illegible]修[illegible]凡[illegible]在[illegible]臣[illegible]僚[illegible]孰[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威[illegible]所[illegible]懼[illegible]矧[illegible]聖[illegible]主[illegible]好[illegible]古[illegible]敏[illegible]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孤[illegible]寡[illegible]委[illegible]所[illegible]陳[illegible]儀[illegible]例[illegible]如[illegible]可[illegible]施[illegible]行[illegible]請[illegible]下[illegible]所[illegible]司[illegible]編[illegible]纂[illegible]事[illegible]從之[illegible]詔[illegible]自[illegible]唐[illegible]末[illegible]帝[illegible]時[illegible]為[illegible]相[illegible]監[illegible]修[illegible]國[illegible]史[illegible]唐[illegible]末[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七[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奏[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官[illegible]奉[illegible]天[illegible]成[illegible]二[illegible]年[illegible]九[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纂[illegible]修[illegible]太[illegible]祖[illegible]至[illegible]莊[illegible]宗[illegible]實[illegible]錄[illegible]及[illegible]功[illegible]臣[illegible]列[illegible]傳[illegible]去[illegible]四年[illegible]十[illegible]一[illegible]月[illegible]修[illegible]成[illegible]獻[illegible]祖[illegible]太[illegible]祖[illegible]紀[illegible]年[illegible]錄[illegible]二[illegible]十[illegible]卷[illegible]莊[illegible]宗[illegible]實[illegible]錄[illegible]三[illegible]十[illegible]卷[illegible]並[illegible]進[illegible]其[illegible]功[illegible]臣[illegible]列[illegible]傳[illegible]及[illegible]元[illegible]修[illegible]史[illegible]官[illegible]張[illegible]昭[illegible]逸[illegible]奧[illegible]史[illegible]續[illegible]修[illegible]撰[illegible][illegible]編[illegible]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計[illegible]三[illegible]十[illegible]卷[illegible]今[illegible]年[illegible]四[illegible]月[illegible]七[illegible]日[illegible]進[illegible]至[illegible]下[illegible]所[illegible]司[illegible]以[illegible]立[illegible]功[illegible]立[illegible]事[illegible]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褒[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事[illegible]據[illegible]於[illegible]前[illegible]記[illegible]言[illegible]起[illegible]事[illegible]庫[illegible]滿[illegible][illegible]編[illegible]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述[illegible]艱[illegible]難[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伏[illegible]惟[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大[illegible]明[illegible]御[illegible]宇[illegible]至[illegible]道[illegible]流[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要[illegible]區[illegible]以[illegible]武[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桃[illegible]鄧[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鍾[illegible]嘏[illegible]三[illegible]古[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來[illegible]遊[illegible]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illegible]居[illegible]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廣[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冒[illegible][illegible]居[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列[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春[illegible]史[illegible]館[illegible][illegible]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編[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亡[illegible]失[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二[illegible]年[illegible]六[illegible]月[illegible]制[illegible]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淮[illegible][illegible]皇[illegible]遠[illegible]龍[illegible][illegible]開[illegible]國[illegible]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八[illegible]年[illegible]之[illegible]間[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足[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致[illegible]理[illegible]之[illegible]績[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播[illegible][illegible]頌[illegible]述[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之[illegible]書[illegible]尚[illegible]未[illegible]編[illegible]於[illegible]史[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奉[illegible]之[illegible]道[illegible]良[illegible]增[illegible][illegible]揚[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詳[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乾[illegible]祐[illegible]三[illegible]年[illegible]十[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吉[illegible]與[illegible]史[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高[illegible]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聖[illegible][illegible]開[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寶[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歷[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仁[illegible]義[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可[illegible]謂[illegible]有[illegible]典[illegible]有[illegible]謨[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惟[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纂[illegible]承[illegible][illegible]業[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圖[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已歌[illegible]盛[illegible]列[illegible]表[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備[illegible]載[illegible]於[illegible]英[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不[illegible]朽[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揚[illegible][illegible]籌[illegible]之[illegible]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

修國史以貞觀四年十一月史館奏先皇撰定武德貞觀兩朝實錄及進者臣聞修撰之興其來尚矣故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左丘明因春秋而述傳文遷因諸侯之國史而著史記班固因漢書而成漢書荀悅因漢書而作漢紀自茲以降莫不皆然伏惟太祖神武皇帝撥亂反正太宗文武聖皇帝重光繼明道高前烈德被無窮書契以來未之有也伏以太祖聖神英斷雄才大略定天下之大業垂統於後昆太宗聖神仁恕孝友治天下之大經垂法於後代其間經綸草昧之始創業垂統之規征伐四方之略撫和戎狄之道創制顯庸之術移風易俗之方用賢納諫之美從善改過之義愛人利物之仁儉以約己之德謙以受物之量發號施令之準則經邦理國之大體莫不炳焉俱載於實錄至於宗廟禮樂律度車服旗章天文地理職官選舉食貨刑法蕃夷朝貢之事備於國史其書編年二十卷紀傳五十卷志三十卷合一百卷見行於代伏以太祖聖神英斷文武孝皇帝重光繼明道高前烈德被無窮書契以來未之有也伏以太祖聖神英斷雄才大略定天下之大業垂統於後昆太宗聖神仁恕孝友治天下之大經垂法於後代其間經綸草昧之始創業垂統之規征伐四方之略撫和戎狄之道創制顯庸之術移風易俗之方用賢納諫之美從善改過之義愛人利物之仁儉以約己之德謙以受物之量發號施令之準則經邦理國之大體莫不炳焉俱載於實錄至於宗廟禮樂律度車服旗章天文地理職官選舉食貨刑法蕃夷朝貢之事備於國史其書編年二十卷紀傳五十卷志三十卷合一百卷見行於代

想洎我帝朝臨御一紀光陛聖德卷舒金鏡壹揆而天覆
復盛固有憲謨先皇帝昔在初潛曾錄所事在實歷試之迹禹
陳伊又之訓載弼弘之由實謂開基之本近見史臣修高祖
實錄神功聖德粲然大詳明述漢之興由吾而起安可遺落朝代
廢闕編修更若日月遞隔耳目不接述成遐踪莫究端由
伏惟皇帝陛下聰合守文功宣下武化窮幽顯德王業
之源纘聖繼明盛表帝典之美金鑒章軌垂模前代而德澤
睿慈勒史官緝成實錄五朝相承歷代而德澤厚紀百
王垂訓盛明而具載鴻猷允今同契德乾樓高慈極事每情深
師古改必究於化源道自金行成茲火德所請編錄所關文
其昔朝實錄宜令監修國史蘇瓌崔湜史官實錄薛稷王珣等
修撰呈進至太祖廣順元年七月實錄奏聞上言曰監修國史時
奉詔修吾朝實錄伏以皇帝陛下武功定業文德化民阿圖洛
書術慶堯明之脩商啓皇籙光華典誥之脩厚言貽誡以弘心

彰往考來而在念臣等性昧南董才慨班荀屬辭對揚之功
被簡編精微之識狄先文於昭代紹索隱於前賢博聞奧
開來者幸茲盛業實賴同寅敢效之心上副成書之命所
撰百萬祖實錄三十卷少帝實錄二十卷謹繕寫上聞伏望
勅有司等寫書籍奏者配言成一代之明文繼百王之盛典
宣特降綸編俯允褒嘉之旨彰前烈而垂後世朱實錄從之
頒刻不志

冊府元龜卷五百五十七

自是立明授經於中尼而為之傳其後史公易編年之舊式明班從微言揚雄而論次父子專心著論亦復倣前史識正得失頗傚荀筆削之往者蓋不之其人焉至於考正先民之異同論次一時之類例斷以年紀載其體統深述遷勤之本極談書法之事識列於封疏或形於奏記至乃立言以垂制彩書以布懷犁大磅礴今古請求異同結言佳詣盡乎前閎足以見作者之志矣

漢司馬談為太史公談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歷學者不達其旨而師詩易春秋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殊塗而俱濟陽儒墨名法道德之家使人精

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不宜指約易操事少而功多詳明也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若如此則主勞而目倦堯舜之德也若夫清靜無為則合道之情矣乘天地之位而處帝王之宮冕旒蔽其明黈纊塞其聰垂衣裳而已主不以身先百官以物為本不以私累己以道為常群臣並至各明其分分定故名不得逃物自見故事不得蔽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因循也因者因陰陽因四時因五行因人情因習俗因時變因事宜因規矩因繩墨因自然因無為因循而已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物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為度所謂因者因人也人不失其守而因循其事因者因人之資以為用也因者因人之能以為業因者因人之動以為常因者因人之智以為謀因者因人之財以為施因者因人之喜以為賞因者因人之怒以為罰因者因人之好以為資因者因人之惡以為去因者因人之憂以為解因者因人之事以為業因者因人之時以為功因者因人之利以為福因者因人之欲以為得因者因人之憎以為棄因者因人之仇以為敵因者因人之助以為強因者因人之基以為固因者因人之門以為開因者因人之機以為決因者因人之脩以為治因者因人之化以為俗因者因人之名以為聲因者因人之形以為名因者因人之生以為壽因者因人之神以為精因者因人之形以為容因者因人之宜以為適因者因人之便以為行因者因人之情以為主因者因人之性以為命因者因人之命以為制因者因人之制以為道因者因人之道以為理因者因人之理以為治因者因人之治以為教因者因人之教以為學因者因人之學以為師因者因人之師以為法因者因人之法以為守因者因人之守以為固因者因人之固以為存因者因人之存以為神因者因人之神以為明因者因人之明以為聖因者因人之聖以為王因者因人之王以為帝因者因人之帝以為皇因者因人之皇以為極因者因人之極以為至因者因人之至以為盡因者因人之盡以為窮因者因人之窮以為通因者因人之通以為久因者因人之久以為成因者因人之成以為敗因者因人之敗以為興因者因人之興以為廢因者因人之廢以為存因者因人之存以為亡因者因人之亡以為得因者因人之得以為失因者因人之失以為是因者因人之是以為非因者因人之非以為賢因者因人之賢以為愚因者因人之愚以為貴因者因人之貴以為賤因者因人之賤以為富因者因人之富以為貧因者因人之貧以為強因者因人之強以為弱因者因人之弱以為勇因者因人之勇以為怯因者因人之怯以為巧因者因人之巧以為拙因者因人之拙以為智因者因人之智

散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合故聖人之由此觀之神者生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可以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又謂其子邊日遊羽之使陳秦義孔子聽鼓琴而歎詩書作春秋刻孝者至今則之自魏魏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王賢君忠臣義士子為大史而論載廢天下之文子其體焉爾孔子為下大夫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繫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蓋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壹迹日昔孔子為司寇誅少正卯七日而門人畢至進請曰夫子為政門人畢賀今夫子誅一大夫以慰天下之心而夫子反戮之何其不通於事之甚也孔子曰賜來前女以為人之有是言而樂之乎吾語女其故女曰聚人之所惡者必人之所欲也女之所言殆有是心也女不知小人之聚也為其有利也今少正卯聞其言而會其門是其黨足以動眾其辯足以飾非其強足以反是其記足以博聞其順足以成群此小人之桀也不可不誅是以湯誅尹諧武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乙此七子者皆異世而同誅非一時也故曰有聚人之道而不誅則亂之首也有聚人之術而不誅則姦之魁也有聚人之勢而不誅則暴之基也有聚人之權而不誅則邪之長也有聚人之威而不誅則賊之始也有聚人之德而不誅則惑之大也有聚人之信而不誅則欺之至也有聚人之辯而不誅則偽之生也有聚人之智而不誅則詐之成也有聚人之察而不誅則讒之興也有聚人之勇而不誅則禍之動也有聚人之廉而不誅則貪之行也有聚人之仁而不誅則惡之流也有聚人之強而不誅則暴之治也有聚人之信而不誅則欺之至也有聚人之辯而不誅則偽之生也有聚人之智而不誅則詐之成也有聚人之察而不誅則讒之興也有聚人之勇而不誅則禍之動也有聚人之廉而不誅則貪之行也有聚人之仁而不誅則惡之流也有聚人之強而不誅則暴之治也

春秋以明三王之道下辯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曰善人之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化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長於治人是故禮以防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禮樂之教同歸而殊塗其於天下一也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微者三十六國五十二諸侯事迹不得係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繆以千里此之謂也故曰春秋之失亂之本也

父非國君不可以不知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春秋前有讖而不鬼後有驗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讖而不鬼後有驗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讀經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者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被篡弒之罪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大不義之罪而蒙篡弒之名為人君之道不知其變雖有堯舜之智而不知其義雖有堯舜之仁而不教誅討義不能誅君臣之惡不能討則君臣之道不全為人君不子為人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大過而治天下之變

宜以魏正始起年者作郎王讚欲引晉平已下朝臣議音史
于時侍御史陳泰以為不可使使議之藏請從泰議為斷
於是事下三府司徒王沈司空張華領軍將軍王衍侍中樂廣
黃門侍郎荀勗國子博士謝惠皆以為宜用正始謹案魏武
特中興霸業流以為宜用正始謹案武帝受禪事遵魏代
謂宜奉遵正始年號而著述之議事遂施行
宋徐爰為太常丞初元嘉中著作郎何承天撰國史至武帝
又使本朝舊事山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續成之六年又以爰領
著作使撰其紫安殿門制作而專為一家之書上表曰聞
慮史所以備記成敗事貫幽明圖像光被之義遠矣周室先臨山之勳大
至王德所至莫遠田獵神宗始於禪社祭頌
晉孫盛干寶雖有實錄而體例不一或詳略失中或虛美隱惡
一漢所以為美事之盛也故司馬遷班固父子其言史官載筆之依
大義褒貶是非之準繩而盛二子有良史之才兼天人之際事

令遠之為朝典謨經緯萬代事成惟書宗旨實在敬畏
皇宋承千載之運革前王之弊牽經綸之極擬五帝以鳳翔秉神行而
龍變要圖定鼎觀天人行禮考律數修古帝歷宋書
制越神工而熙緝協三分讓德遜於不爭其為
明明庶職監觀於周武期於倚書成之發功於堯舜起元義
夏為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為初日之斷其為王業稱同於新莽
陳壽三國志宋秉義例自詩之音變及化命于紀元之載朝聘禮樂之
事紅夏之法制大方無不折衷等三十五人同受宋書之稱
為激勸常侍已降王侯若尚書金部郎楊惲等二人謂宜以元嘉三年為
始本紀以開國為本紀諸臣列傳為世家公等為
斷

治之勤業勵于皇業佐命忠貞之倫紹意司直之士咸以備者載筆矣考文從之時學際明統著作佑密今時相對揚而已李彪高歷庾肩吾徐陵傅縡姚察之輩或遊藝館史職或直文林省事乃止表曰陛下龍圖出而皇道明鳳書見而帝德昭斯實貽中之書典也自隋唐官立而岸高民師儒而貴賤序此乃人間之經式也是以唐虞篤敬明之冊虞書稽古之篇尚書典之籙詩録商宋之頌斯皆國史明乎得失之迹也遠于周監鑒于二代文王開之以兩經公旦申之以六誥郁乎其文典章大略也故觀雅頌識文武之不刊察歌音辨周公之至者是以季札聽風而知始基聽頌而識盛德至若尼父刪書稽乎虞孔聖人何謂婦而成盛盡而不污者矣況乎歷代史官代有興焉豈史臣之録乃文窮必濫遂事盡必煩直筆述職載文質彬彬當然也言也今大漢之風美頌三代降及晉馬陳于賦有故焉而歌其德不乃致其盛也故載籍極博述不乃煩

作者多矣尋其本末不可悉來焉惟我皇鋭之聲有中華也威戎百餘年幾十紀太祖以神道開基武皇以奉時創業虎嘯域中鷹飛宇外小狂大猾咸寫首茲以阻世誅其況史官斯職故録不虞其闕如以求備中代冊動有國之善因月繫事故謚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于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遜名幽檢攝政事無巨細皆決于時宏自此始漸漬高祖時詔臣口平南征志自此始漸漬高祖時詔臣口平南征志自此始漸漬高祖時詔臣口平南征志

佚廣收則闕文鳩集成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勳尚書韋
論第孔帥已國之大籍成公私家未世之奏乃至如此史官
不過特也今大經之史載則身言錄則詳觀其優劣游武載
林矣而典謨帥政者皆有以也而故者作述易傳畫卦之
皆益乎不求弗終茂績前者作經盧虞同時應運共理此務今
從他職官非所司惟望光一人雖不移住然得官兩兼故載述
致闕且開載籍之興由於人業推頌善惡起於褒貶之辭時有文
質史有備略然歷世仍不改此度也青史談論其子選曰當
世有美而不書故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
爵意是以久而愛慕況乎史之志實存褒貶故不以直筆
廣官詩有戮忠其憂百辟今非所司然昔本斷任故不以直筆
自隳敢言及於此語曰患多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言
不知強從為知何稱堯先朝鯀百官舉若誠則鯀遷史之叙皮

弁則堯管中之紹統堪名求義欲罷不能陳恒居澤死而後已
今所求者乞一靜廉經國猶以終前志信給事力以成前頌
鯀不能光啓大禄載不為能食然日耳近則春月不就遂世三
年有成正本塞之疑陽剛貳職之名山時司空北過王詩尚書
今王肅以其無祥頗相踈餘在秘書省同王隱故事白求借
史職辭史葉未及就然區分書辨音義之功
表彰宣武明哲光祿大夫表曰鯀恒皇王統天必以鯀幽為表
盡理作堙九疇成明故論於鯀羽之周仕興人歌蔵流
夏興則不然以美刺無以得彰善惡有時不遠遠於鯀漢興
興道有隆污而被編復燉中夏分裂割
符事據秦西漢諸侯國云雖起五帝終於秦亡服據振
民無定主禮儀興則此為理減聲人觀風俗移鯀
鯀養情神縣數紀之間天下專一陳禪七帝禪運如神高祖建
鯀成周永並八百儀式備文質參斯故實三王

民無德而名焉稱且賓稱見之不听欲廣訪於得次乃命西使
觀察風謠日時不常伯充一使之例遂得校郎潛金宣恩東夏
周歷於燕魯之間備觀於采求之域詢採詩頌研校得情歷行
言之不遠異美刺之很願而才輕任重多不遂心所採之詩亞
於申白而值聲興帝問罪倪徹征侵不行軍機是務及猶
為之逐膳佈未和續以大課番瑣四海權輿驗命惟遷不及聞
事未幾四收泰落遂離鄧縣以遺疾相繼盡于八歲常恐所
採之詩未備立鑒是日夙夜所懷以為深恩者也陛下晉日月
之明行雲雨之施察自往罪之遺矜恒貧病之勤舞蒸崇以祿
爵優得拜補白衣明白友朋無所負憾且臣二年采所處不
廣觀省本書粗有採錄凡有七卷今寫呈呈伏願昭覽附有
司使觀代所採之詩不埋於土井臣之願也
陽尼為著作郎好學博通辭義倫貫在史館後

史官陽休之為通直散騎侍郎與魏收等修國史魏收立高祖之本紀而不書神武之事休之立論以為不可魏收立高祖之本紀而不書神武之事休之立論以為不可魏收存日猶所議未決收死後便動諷司勿發魏收其述李德林為通直散騎侍郎與陽休之論武帝事勒集百司會議收與陽休之書論之曰前代國史皆書人主之事今魏收書高祖而不書神武之事竊以為疑何者神武雖非人主而經營王業成就大勳周公以王季為文王追崇上祖列在經典今魏收書高祖而不書神武之事竊以為疑何者神武雖非人主而經營王業成就大勳周公以王季為文王追崇上祖列在經典今魏收書高祖而不書神武之事竊以為疑何者神武雖非人主而經營王業成就大勳周公以王季為文王追崇上祖列在經典

致攻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為天子然則周公以百官總己攝政七年踐祚而成王猶稱孺子王非獨終為帝也案尚書大傳稱踐阼而治抗世子法伯禽而已輒謂周公一時有益高義即位不稱孺子成王理也周公居攝乃八年然則位定攝當得書元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八年然則位定攝當得書元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八年故鄭玄以不稱元自恒大傳不得謂之攝元其事何別更有所見案司馬遷述周本紀云攝行政當國二年誅管蔡放之於邑相去未滿六年非謂攝政盡二年也故曰

劉氏實性下則天禪吉勞心焚文開誹謗之路納忠讜之言詩
史官記事者請君朝顧前失然後付之史閣無令是非淆
著得失無隱使聞事善者可修用過者知懼欲以禹湯罪己上
聞气之興言於乎興哉
唐劉允濟則天長安中為鳳閣舍人時國史元忠等皆善
惡不實直成歎之議騫王璵曰有司知懼此亦權宜之制而
非道也苟無生生之業誅賞永未僕視之如浮雲闕但百官善惡誰
知之哉
宋勒則長安中為正諫大夫平章事敕修國史監修則詔擇史官
上表曰國之要者在乎記事之官是以五帝立風資其策制三
王盛事藉以名功此才之難其來尚矣則百王不易遷歷數百歷祖之九合天下晉文之一戰語侯秦穆霸西戎楚莊觀兵盟南海孔丘因魯史而作春秋左氏採列國之文而為傳記故事之興必藉於史官史官之設其來久矣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帝王或有身處深宮
不見外事惟委信宰相偏聽生奸或暗於理體或蔽於小人
所以任賢納諫為政之本故堯有誹謗之木舜有敢諫之鼓
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皆所以通塞聰明防壅蔽也
朕每讀書見其事多矣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帝王或有身處深宮
不見外事惟委信宰相偏聽生奸或暗於理體或蔽於小人
所以任賢納諫為政之本故堯有誹謗之木舜有敢諫之鼓
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皆所以通塞聰明防壅蔽也
朕每讀書見其事多矣

書見齊王高日新德政就志時帝三國並滅陳帝江北王高千孫以其暮劉石僭號方鎮梁高以張宋高僭號江左王室千孫以其暮劉石僭號方鎮梁高以張宋高僭號
偉史官於善惡必書古人所以為誡後世之主所以不敢肆意
著記休文所說有綱紀載其始終蓋前史之不可廢也此語家其流義備矣不能彼
敘事其枝葉原委詳略無遺後之作者乃割裂煩文
刪去大體或事關美惡或言涉規誡要皆隱而不說
斯亦史官之罪也
梁武帝天監初詔曰史官記事書法不隱其志在懲勤如此
以上帝王重
國小國之主尚能留意於史事況於神武雄圖者乎
魏收曰
劉知幾字子玄為太子中允兼史中宗景龍四年修文館
學士監修國史時尚書令張說兼知史事請至思政殿
與知幾及右散騎常侍徐堅左庶子劉子玄等討論經
籍商榷古今務盡詳實知幾以監修之職事多專決堅
等皆恥之乃與子玄書曰比者與公等同修國史數論
得失多不見從竊以史之為務其流甚遠故漢有天下
司馬遷始為紀傳後人因循莫之改作至孝武時劉向
子駿始論撰為七略後漢有天下劉珍等又著名臣傳
及建武以來功臣外戚諸王列傳至孝靈時蔡邕復作
十意後漢有天下謝承又著後漢書晉有天下薛瑩著
後漢記司馬彪著續漢書晉中興書又有謝沈袁山松
張瑩華嶠各著後漢書晉有天下陸機著晉帝紀干寶
著晉紀孫盛著魏氏春秋晉陽秋習鑿齒著漢晉春秋
又有鄧粲著晉紀徐廣著晉紀車灌著晉中興書何法
盛著晉中興書裴子野著宋略吳均著齊春秋梁有天
下蕭子顯著梁史陳有天下姚察著梁史姚思廉著陳
史後魏有天下王劭著魏書北齊有天下魏收著魏史
周有天下令狐德棻著周史隋有天下王劭著隋書皇
唐有天下吳兢著唐書國史其間著述無慮數十家
其人既多其事亦廣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觀前代帝王或有身處深宮
不見外事惟委信宰相偏聽生奸或暗於理體或蔽於小人
所以任賢納諫為政之本故堯有誹謗之木舜有敢諫之鼓
湯有司直之人武有戒慎之銘皆所以通塞聰明防壅蔽也
朕每讀書見其事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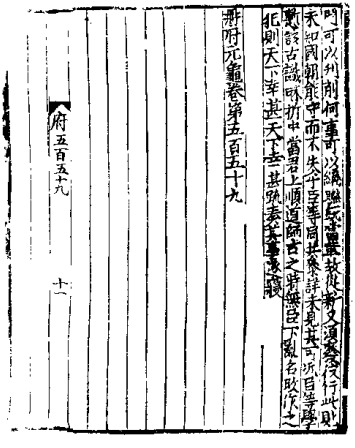
一也前史多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集
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書名傳受自前古此通不行
史官編錄惟自詢採而左右二史獨注起居比冠百寮年通行
歟采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訪公華於臺閣薄雜難見使尼
父稱出猶且成其簡冊況限以中寺安能逐其物情其不可二
也百官章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而史之書誡也藏閣以防而近
代史局階級相隔禁閉嚴密居九重邈人不見尋其義有盛由杜彼
顓而防誡而禁故也然今之綿中作者多止如林皆願長城無問
斷言儻有五胡初成一字加疑言未絕口而野具知筆未堪
者而編綴成篇夫學欲寶識取擬攜妻及識前士人
各殊門戶開成別天尚書之數也以疏通知遠誇王春秋之義也
以懲惡勸善為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貴雄漢書則抑忠臣
而申斯並聚賢評失之例良史是非之準作者旨之請長

史官三館多聚圖籍備檢今小則大必須直詞宗尚書郎主之宜
多選延十年九校其命難行一國三公須從安在其不可即也
臣以史官紀編年無古式尋其名實何可得而言夫蓋參酌前
之義如周紀編年有斷限是也漢紀編年或可略而不敘或應
書而不書比列前之務也屬詞比事必選宜均揮斥盡善
難勉須之深學狀辨其篇付之此職掌郎中傳撰之彼官此銓配
之理也期並宜明立科條審言區處僉人思自勉則書可立成
今監之若許不指授修之有又無準裁使事學者何務推
避密案太宗從諫動容月旬不可王亡凡此不可其流貨多一言
一笑三隅自反而行談物議為得笑僕編大開者既比者伏
見明公每及史勸誘動於談笑或指壁事端引喻譬類云歲序已
晉何時輟手稱以蠅蚊不正而智謀優勁雖威以衡
晉之間勗以為者不必知已遷疑飛以屬筆節載筆之官實能記言之
職者正為此而設今則異於人國稱多士遠出之下民直委居
芸閣之文史統於著作郎掌未經為從徒彌大官之勝
屢索長安之林已久藏書若多識前書請避賢路推明
公足下表而許之至也慣其才宗楚客嫉其正直
請修史官曰此人作書公足欲置我於何地也後禮部尚書鄭
惟忠曰開元之初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對曰史才
須有三長世無其人以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天有
學而無才猶有黃金滿籯而使鬼運生經而無識
致於其植者矣如有才而無學猶有美錦而不知
無懷納矣所以果成其宜宗矣熊深才識正直者
使監主領所以知懼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矣
受天然為中書侍郎開元中詔右丞相張說在家修史元
三冠史行記人君善惡之國以褒貶一字褒貶一字褒貶
[illegible]

正名於夏殷二代為帝者三十世至于周
越之君為王者百餘年而春秋書之為子無尚下自
非稱天則之稱自餘幅位皆為王者子所以慎其
名也夫則天稱自餘幅位皆為王者子所以慎其
名也夫則天稱自餘幅位皆為王者子所以慎其
有遐非德襲命中自追蕃宿稱之為大矣今日孝和皇帝
后之命降名滿天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史遷書宣稱曰皇帝
不宜曰為降書宗在皇帝已周天命未改從前制假號大臣
於倫非次於義無名史目者之宜曰祖述堯舜若以從
殿從遠而不準則是非褒貶安所辨正義體謂之何哉
昔周公攝國家暫專周正漢廢魯命蕃史證
春秋為義所宜取也今安得以周天子暫而以為常書
苦紀機謂漢經是前聞則為之為前聞有
所製紀居太后之下乃之稱傳史謂不智謀之考古並未為

或曰班馬良史也蝎述漢事立高后以繼帝紀竊惑焉曰非也諸侯王高后以繼帝紀竊惑焉曰非也諸侯王高后以繼帝紀竊惑焉曰非也諸侯王

李德裕為司空平章事奏脩政紀起居注已修史訖請改撰政紀表曰臣聞帝王政事日有記注修史編年以為明時政記長壽一年中書門下奏請以為帝王政事不關於記注史官隨事因時書錄自合以後所有政記並宜停廢從之○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脩撰政紀起居注事因循日久頗為煩文伏以政紀起居注所以記人君之言動而為之法度也故人君之言動不可不慎史官之記錄不可不詳慎言動而詳慎記錄而不廢則人君之法度可以日新而不敝矣今政紀起居注之文日以繁多而人君之言動日以簡略臣竊以為人君之言動不可以不慎而史官之記錄不可以不詳慎言動而不慎則法度有時而敝記錄而不詳則法度無以日新而不敝



可以刑刑何事哥以綱紐紀綱萬事故能新又須參行此則未知國朝能中而不失今臣等同共參詳未見其可所以等學[illegible]識古誼明切中當理順道師古之時無臣下觀名取位之[illegible]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五十九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六十

國史部十

記注　講讀　光理

記注

古者有左右史之職以記人君之言動善惡書善惡以為勸戒所以申儆戒防佞諛記注之所由作也非獨記忠讜而已而固有載言載筆之典至於歸美盛德亦書之簡策周漢而下稽諸前史其或假飾文字以為褒貶或恣情編綴以為譏毀皆非記注之本意也然而記注之官不可廢其職掌亦不可闕故其所書雖不盡善而善惡可以勸戒則記注之設固亦有所不得已焉周禮太史掌建邦之三典以詔王治一曰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國以教官府以紀萬民三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官府以紀萬民內史掌王之八柄以馭其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命官則策命之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贊王命凡命官則贊王命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凡喪事詔相王之大禮及葬王命賜謚作誄以哀生者以論死者以傳後世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一曰天典二曰地典三曰春官之屬掌建邦之禮以佐王治邦國一曰吉禮二曰凶禮三曰賓禮四曰軍禮五曰嘉禮內史掌王之八柄以馭其臣一曰爵二曰祿三曰予四曰置五曰生六曰奪七曰廢八曰誅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凡命官則策命之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凡喪事詔相王之大禮及葬王命賜謚作誄以哀生者以論死者以傳後世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一曰天典二曰地典三曰春官之屬掌建邦之禮以佐王治邦國一曰吉禮二曰凶禮三曰賓禮四曰軍禮五曰嘉禮

後漢劉騊駼為中郎與東觀五后隨軍元初五年詔以太后多稽政欲令早有紀記上書安帝曰臣聞功載於勳德著於書述唐虞而帝道光故雖明聖之主必待記注之臣方垂典謨之訓是以周史掌事而成敗彰左右記言而賞罰著故能永鑒前載垂之後昆上合天心下為萬世之法也伏惟陛下聖德通神仁孝寬博動遵法度動合典經臨政以來垂意學藝詔引公卿及諸儒生入講禁中又數幸東觀親臨讎校探覽書籍詳延博見考論同異發明五經正定六藝其義深美其事光大誠宜垂意經典以為天下主永安廣至靜之福又宜求訪前世所以興衰之要成敗之戒著之竹帛以為後法今太后臨朝政事殷煩動有疑滯而記注闕於上聞非所以垂法後世也宜令東觀及四府通儒明達博古之士各撰所聞以類相從為之條目使事義有別可得尋檢太后從之

魏王粲為秘書監侍中建安二十一年初置五官中郎將文帝為之以粲與陳群王朗等並為五官中郎將副丞相總知衛尉事粲以為漢之文章莫盛於東京而東京之作者莫尚於班固固之敘傳雖多近實然未盡其美乃著漢紀三十篇辭約事詳論辨多通有益於世

晉荀勗為中書監領著作郎撰魏武故事及中興以來詔命為起居注

宋明帝泰始二年以著作郎王韶之領東觀祭酒撰起居注

齊永明元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梁天監元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陳天嘉元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後魏太和十九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北齊著作郎撰起居注

後周著作郎撰起居注

隋著作郎撰起居注

唐著作郎撰起居注

皇甫謐著帝紀為光烈皇后紀為泰始大事之實而經或既成天之美出宗成王有維予沖人之稱而無中興諸侯之文仲尼之筆也上考詩書有虞二帝周至三代修行左傳不書國君有內寵外嬖哭泣之聲有魏之興也著文帝之德綜覽天物而讖魏代若孫皓者也宜令史官考其長策以為後世之明戒

晉賀循為博士撰定禮儀

晉荀崧為博士撰定禮儀

晉范甯為博士撰定禮儀

晉徐邈為博士撰定禮儀

晉王彪之為國子博士撰定禮儀

晉徐廣為國子博士撰定禮儀

晉車胤為國子博士撰定禮儀

晉徐邈為國子博士撰定禮儀

晉范甯為國子博士撰定禮儀

晉王彪之為國子博士撰定禮儀

晉荀崧為博士撰定禮儀

晉賀循為博士撰定禮儀

宋明帝泰始二年以著作郎王韶之領東觀祭酒撰起居注

齊永明元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梁天監元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陳天嘉元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後魏太和十九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北齊著作郎撰起居注

後周著作郎撰起居注

隋著作郎撰起居注

唐著作郎撰起居注

周武帝建德二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隋煬帝大業三年詔著作郎撰起居注

唐著作郎撰起居注

唐著作郎撰起居注

唐

至于嘉元年冬為于卷（夾註：起至二十三年止）

（夾註：起至二十三年止）

後魏李伯尚　高祖時為通直散騎侍郎教撰太祖起居注

房景先撰世宗起居注

隋道方李延孫高尚書左士郎中修起居注

崔鴻為員外郎兼尚書祠部郎中撰起居注

裴伯茂文瀚富聽高散騎常侍兼撰起居注

邢邵好學博記至於重規疊矩前言往事靡不詳悉天保初為中書侍郎修起居注

步鸞博洽經史位太學博士修起居注

韋夔為侍御中散高祖每與夔決斷政事號為稱職

魯瑒頗見知賞轉散騎侍郎

溫子昇孝莊即位為中書侍郎兼著作郎修起居注

北齊魏收後魏即時為散騎侍郎尋兼著作郎修起居注

張熙親孝武西遷加左衛將軍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

李德林孝武入關者作佐郎修起居注

柳虬西魏大統十六年遷中書侍郎修起居注仍領著作

王慶采齊中書侍郎兼著作撰起居注

陳沈眾事於扶風郡公於中書舍人修起居注兼封龍門縣公

隋開皇起居注六卷　梁有

王劭為散騎侍郎兼起居注

唐張大安自觀行為禮部侍郎兼起居注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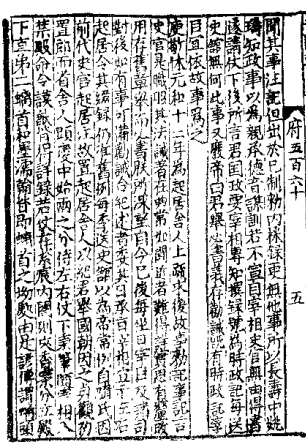
杜正倫為給事黃門侍郎兼修起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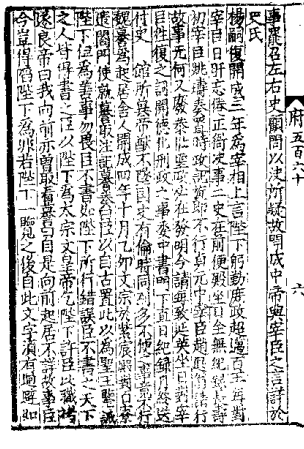
出一言即恩此言果百姓有利益不所以不敢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史目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景於聖德非直當今有損於百姓傳之後代太宗大從賜絹二百段

（夾註：起至二十三年止）

（夾註：起至二十三年止）

（夾註：起至二十三年止）





此則善惡不直如何遷復取信帝遂止
御前開成中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承勤節約異
華其風率自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裕大
以減拍若更令改變絶其侈靡不廢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
尸祝但去其甚者自然漸湯時御之一與貴妃酒滿時費重如此矣
金哭垂泣因李訓已誅之矣時即執筆嫡頭下宰臣退帝謂
即曰適所議論鄉記録夫孝武好觀古即對曰臣執筆所記便
爲名史伏惟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
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師非護失見則致
怒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
人君言行善惡悉無幾不爲非法不開帝王第自觀史帝曰
過來所記無不否載見亦何益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

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所以平常開話不謹
理體重請將來編入實録以爲鑒戒其日臨朝無事可奏何訝一見以誠
後唐趙鳳爲起居郎明宗天成二年八月鳳奏今後凡內中公
事及詔書奏對應不到中書者伏乞委內臣一人依具抄録月
終關送史館勿令樞密院學士閣至録送

修降及近朝此事宜緩今後欲望以詔誥之事裁制之規別命
近臣族其抄録每當晷刻各具所出事目即令封送史臣從之因命樞密
院直學士趙鳳今後於樞密使處逐月抄録事件送付史館先是
唐文宗朝命翰林學士柳公權等撰述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來其事實編作史書蓋緣開見之間須
有來奏記録之際所得以審詳今之左右史即古之左右史也
唐文宗朝命翰林學士於殿廷之左右史也
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編修日曆旌奏史館以備參

古者聖人以神定姓以氏其族而後之今氏其表有九蓋號謚
爵國官字君事職之謂也以至姓系蕃衍譜諜敘述賢能雅
君子國而興亡邦其興開辨之源流而定其氏胎稽古之
惟敘桑於部録範自其本起於黃氏胎稽古之語氏宗
齊以遷迄于唐室作相繼賢繁有徒皆能汲汲而振業別生分類於是乎在若大禹之制著于夏書周商所
掌表於周典斯乃稽古之大訓非可以勿爲

其記録望別差官乃部敕記録
晉趙瑩爲相監修國史瑩奏請續修近例依唐明宗朝九月內詔
公事及言動之間委端明殿學士侍立鄉梳密院學士
蔡曰編録逐季送館其百司公事亦至逐季送館旋要編修
日曆從之

周李穀爲宰臣監修國史顯德元年十月奏曰竊以自王者
咸建史官君臣載書之詳皆須備載家國興衰之迹得以直書
歷代已來其名不一人君言動則有起注劇自累朝稍相經緯
時政記興於前代然後來其實編作史書蓋緣開見之間須
有來奏記録之際所得以審詳今之左右史即古之左右史也
唐文宗朝命翰林學士於殿廷之左右史也
宗朝命端明殿及樞密直學士皆編修日曆旌奏史館以備參

百家譜鈔五卷
侯莫陳里音宗後譜四卷
魏孝文列姓族牒一卷
後魏宗譜一卷
益州譜三卷
冀州姓族譜二卷
洪州諸姓譜十卷
吉州諸姓譜八卷
江州諸姓譜十一卷
荊州雜譜八卷
袁州諸姓譜八卷
揚州譜鈔五卷
京兆韋氏譜二卷
潘氏譜一十卷

楊氏舊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蘇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宋元四表卷四十五卷

唐高士廉等奉詔撰

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以行禮門伴部尚書列觀十二年正月士廉以行禮門伴部章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給事中李義府等又奉詔刊正姓氏譜凡一百卷合二百九十卷凡九等以氏土殿太宗貞觀十六年五月十一日書成上之凡一百五十二家分為九等以氏土殿太宗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蘇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宋元四表卷四十五卷

唐高士廉等奉詔撰

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以行禮門伴部章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中書侍郎岑文本給事中李義府等又奉詔刊正姓氏譜凡一百卷合二百九十卷凡九等以氏土殿太宗

楊氏舊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蘇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宋元四表卷四十五卷

唐高士廉等奉詔撰

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以行禮門伴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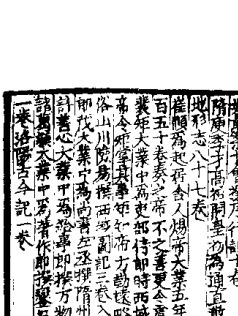
楊氏舊譜一卷
楊氏家譜狀并墓記一卷
楊氏枝分譜一卷
楊氏譜一卷
北地傅氏譜一卷
蘇氏譜一卷
蘇氏族要狀十五卷
復姓苑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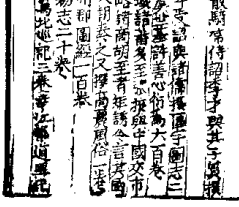
宋元四表卷四十五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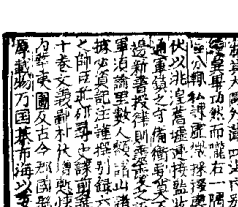
唐高士廉等奉詔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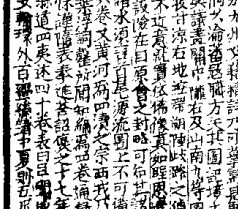
貞觀十二年正月士廉以行禮門伴部

之此國之無蕭何所得作有漢民與地及諸地諸部國名載分爭又不考正舉亦不備載今山大川險阻不著實非不可依據或荒从正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如蜀之險固案入其圖文王帝乃命有司擇訪吳蜀地圖蜀猶未賓吳猶負隅陛下聖德欽明道光遐邇故能偃武修文混一車書自古以來未之有也臣以庸虛謬當撰集之任伏尋詔書博採衆圖考其同異以成一家之言臣雖不敏敢不祗奉詔命以從事焉臣聞圖書之興肇於伏羲八卦之作因而重之以成六爻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興以王故曰河圖洛書者蓋受命之符王者之大寶也自古以來圖書之存於世者多矣或藏於名山或傳於好事或出於人間或見於國府其名目之可得而言者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有山海經有禹貢地域有周官職方有爾雅釋地有十三州記有地理志有郡國志有晉太康地記有晉太康三年地記有晉元康地記有晉太康六年地記有晉元康六年地記有晉永寧地記有晉太安地記有晉太安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二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三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四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五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六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七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八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百九十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千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一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八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九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十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二十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三十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四十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五十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六十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安七十萬九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一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二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三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四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五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六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七年地記有晉太安八十萬八年地記有晉太









殊俗則七戎六狄皆天之下莫非王臣皆母生出師東征不可
奏奉使西招像必奔走乃大澤無遺劉寶朝廷之際險或道里
遐遠國名號於古象通儒罕識詳究已弱冠方喜
遊仕之辰注意地理究觀研考垂三十年地域之比都與舊史
習俗緣山觀瑤之路象舶之人咸勤其事沿洄於其境
象聞聞之行莫我豁之遺老莫不歡其言而樂然周以降封略益明
語風謠之小說亦皆收其異而存其備然周以降封略益明
承曆數者八家重譯宅奇五姓聲教所及幅員為大矣皇朝定
置守長城起於臨洮北至武如地開湯隨秦恒於東逮朔方直
定請更西晉則輝雖轍陪室列四郡於單和等西劃三州於
扶南江北遼陽失律國而蕃之禹組神兵皇帝天命奄有
四方大宗盛明重譯來遠能通跡大磧隨亦至仙嶼於骨利
幹置玄闕州高宗嗣守不絕貢獻記載詳備於
於波斯漸立後魏刑中宗復舊天之崇不忘積物睿宗冕旒

之時增新永圖玄宗以大公為理外大公兒為理內
源氏即之舊同年載嗣宗掃平統禍澤潤生人代
宗剋除殘孽勳侔伐叛陛下以上聖之姿當太平之運敦
信明義篤德包元慕春秋之褒懷　朱明若時登庸首辨水之
金漢北獻余吾之馬立作津梁率土秉滿日幼瑤於御案
趨侍於軒陛自揣羣臣之上謀猷之外無所參預
元年伏奉陛止今月修撰國旗即充使副者魏州刺史魏
東郡開以來務不逮專門博識甲以多聞愛慎編切以力學打
思慮陣所問見聞最於博識令工人畫海內華夷圖一軸廣三
丈餘二丈三尺率以一寸折成百里別畫南方雄州高山大川
縮而極於幽都於作繪事宙雖廣舒之不盈庭所舉小
通暢之域在目并序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四十卷十四篇之義
言簡意盡外夷小狄無遺漏郡邑之叙其義或別
理書以縣州屬郡郡統入邑郡前西戎北以安國為最西

今則以入康居凡諸作譯悉從蘆正隴西北地流播於永初之
中統東漸張掖屬居於建安之際酒泉公孫理北置民邊之策
累經侵盜故遠日致墜毀舊史撰録十得二三今書搜補所缺
大半圖禮職方以遺青為幽州之境以華山為荊河之鎮既有
來於周室又不出於禹中今開國統郡故編次其古郡頗以
異名州縣頗以朱今古殊文執簡易曰學識小成才非博物
大夜之乘未聞示衆軍旅後之圖書方知所塞今纂刊遺闕
寄心輯綴隨所多聞無任戰惕之至帝覽而善之詔特賜
五帝。

孔述睿元和中為史館撰撰於地理之學重脩國史地理志
時稱詳究

田宇文宗時為一軸并圖經八卷

許康佐宣宗時為集賢學士撰九鼎記圖
圖張昭仕晉為戶部侍郎兼集賢殿學士撰九鼎記圖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六十一

國史部

世官　自序

世官

敘事之任本乎司歷之官蓋職遂世其官自南北重複二正是典冠帶分命周室文治簡求朝堂諸侯內臣亦所國任兩漢勳盛九流洞別遷固父子時推其長經晉而下攬廣不絕蓋以著作之重貴乎專門用能論次舊聞申明先業載筆載言

（此段文字因裝訂及墨跡嚴重模糊，難以逐字辨識）

周官馬氏世典周史

稽伯驚魯晉正卿司晉之典籍以大次故曰籍氏又孚有董史之

府　五百六十一

後漢馬談武帝元鼎中爲太史令子遷爲郎中是時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自歎以不得與從事發憤且卒而子遷適反見之念河雒之閒大史公執遷手而泣曰子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掌國功名顯於唐虞典天官事後世衰絕於子乎女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予命也夫命也夫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則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稱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大王王季思慮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微禮樂廢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顯士義士予不得不論次之汝其念哉且余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焉汝復論之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焉

（此段文字因裝訂及墨跡嚴重模糊，難以逐字辨識）

敢闕本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後漢班彪光武時爲司徒掾子高而好述作述事心於史籍之間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憾乃繼採前事傍及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因斷前史之辭以接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明帝言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兼典校秘閣爲郡所奏考不能自明乃數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國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帝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冀共成世祖本紀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成前著書

晉華嶠爲秘書監撰後漢書十典未成而卒校書監荀勗奏嶠中子早敏爲佐著作郎使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徵又奏嶠子暢爲佐著作郎克成十典并草魏晉紀傳總敘等作郎張載等

府　五百六十一　二

現在史官求素舊聞經籍遺文編次書奏者三十七部卷

南齊實錄祖冲之以晉代一世撰著太祖未葬別中書撰世祖取爲驃騎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撰現代記令冲之是諸事未有名家冲祖而之廣集百氏譜記參以宿業晉太元中朝廷給紙之令史素受撰錄祕閣又太元實錄二世傳學九十八卷士族譜合百餘卷七百餘卷誠宜精加考正以求明中衛軍王儉北堂書鈔撰定梁武帝天監初詔沈約撰定五代史記約乃總集舊聞勒成紀傳合一百一十卷表志稱是

中興書紀傳俱闕唯何承天宋史成而卒子縉又不能綴集帝永明末沉約所撰宋書稱於之已後無聞尚子野更撰續宋略二十卷

陳姚察續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大著作撰梁史又雲公仕梁爲黃門侍郎著作郎梁武敕撰梁史姚察受詔撰述其自西魏至于亟遷敘成一家之言

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尼厄於陳蔡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會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公留滯周南遭陽侯作亂反葬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余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仲尼之業成易道之興繫周厄也詩書隱約將以遂其志思來者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作子弒其父者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以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而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且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運通邵易服色受命於禪讓而已漢興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布天下明萬一之統海內賢俊各竭心力尊天地明人事仁義之際人倫之紀備矣夫天地訖而復始日月亦然一晦一明一蝕而五行復會而終始今上即位天下大治海內賢俊之士大夫朝覲於漢者不可勝道臣遷俱忝末議不述則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舉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始改歷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後五百歲而孔子生孔子卒後五百歲而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繫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曰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十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孔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紀人倫故長於行書紀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雄雌故長於風樂樂以立政故長於知春秋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禮以節世友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之中殺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繆以千里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日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知其宜遭變事而知其權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父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殺身之辜

誅死罪之名其實一也夫以桀紂之王而湯武之放之誅而不以爲過以幽厲之亡而宣王之興而不以爲美以其授之空言而不與人以行事之明文也夫不通禮義之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天下之大過也而莫敢當其誅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君父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殺身之辜夫不知而行之者有罪矣雖知而不能言者不可以爲訓言而不能行者不可以爲則既知之矣又能行之則仁之至義之盡也仁以爲則義以正之然後忠信著誠愨見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然後君子之道備矣故曰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賊懼焉

下百官力誦聖猷稽不能盡其意且士農貴賤不用有隱者之恥主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常覽其傳敘明聖感激不載成功且顯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雖駑下嘗竊好其大業不述頗

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揣摩可希望於能否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以頻學明晚成人年三十許正始有向耳自聞以來精勤不怠自此已後所著論述凡百餘篇往往有能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善注書心氣麤小苦思便憒憒鬧口機又不訥利以此談功至於通解奧旨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所以於摛筆其所成篇給前後部帙作文士文慮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辭義牽其旨趣移其意旨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正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以文傳意翫其詞華不流於俗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自趣千條百品強曲有多和能當意爲異強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指自然也雖古今文人多不會了此處縱有會此處不必從根本中來中間之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年少中輒潛取有其分手筆者美易文不拘檢故也吾思乃無定方時能適輕重所要大分栖

府五百六十一　九

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以於事卦遠致以爲恨亦由無意於文又各故也本末關史書正常學其不可解耳就遣後藏得純論辭翻古今著述及詳論治以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發例不可甲乙辨後賢於理近無所得惟志可推耳博暢可不及之整理未以慨也吾雖傳論皆有精意深自既存裁味故約其辭句至於論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當其此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慨之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極未盡餘自是吾文之深思若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因合異體乃自不如所以稱之也書傳自賈吾者能傳例爲學其大體記事意盡故傳例爲學其大體記事意盡故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若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自古而然吾於音樂醫筮卜相亦不及自稱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就至於一藝其中體趣吾之不盡並外之意

府五百六十一　十

平相以小子參內間侍演之慶堂慶文其後也許子儒爲子孫子儀少爲郎有雅才以儒林自華州郡理請二府文武公共激並不虛以壽然子嗣字仲常以勤氣立名仕爲偏裨筆封武陵孫結封有將帥之稱吳平後不仕卒子陵元帝之爲鎮東爲府軍子延穎川太守子賀南中郎參軍子警子出明帝爲有行業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及於畔爲東南豪士無逕士意病歸安圍郡不止警子緯夫字若和少好學三禮之義爲前軍主簿隨安三年孫恩攻會稽作亂三吳和少好學三禮之義爲前軍恩以爲餘姚令恩敗警及緯夫皆害緯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淵子字勤少有志節隱高祖恕京城封鄂時侯爲太尉參軍子雲子高中爲大尉參軍田子字勤先從高祖恕京城遷平京邑甚討營道侯官至咸陽始平二郡太守林子字勤少有大度博聞多識心文義從高祖恕京城遷平鄱陽郡太守貧中後高祖恕以佐命功封漢壽伯子瑗字道直仕宋太

善屬文所著文章皆亂靈落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有子曰納史自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取晉代名臣行狀述之意太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曆明帝有勑賜許自此迄今年餘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喪流離零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盛世撰國史永明二年又被勑撰宋書六年二月起居注自盛五使無暇後續五年表志未竟建元四年永

君子野無遺賢明揚仄陋宜咸秉彝好學崇古稽今爰自羲軒迄于周漢載籍浩博靡所不該然而事有繁省文有詳略或一人而數名或一名而數人或一事而兩出或兩事而相涉或名同而實異或實同而名異或前後差互或首尾乖違或文成於衆或事本於私或出於傳聞或得於親見或詳於此而略於彼或略於此而詳於彼或因人而廢言或因言而廢人或以人而兼言或以言而兼人或以人而及其子或以子而及其父或以人而及其事或以事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官或以官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地或以地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族或以族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國或以國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時或以時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年或以年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行或以行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文或以文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書或以書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物或以物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事或以事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言或以言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數或以數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類或以類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姓或以姓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字或以字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號或以號而及其人或以人而及其諡或以諡

失行藏之道太師曰昔賈逵在上而其心之卿雖以不才請
藏其義於是裒裝東歸家本多書因編纂前所徵書自觀二年
五月終於鄴洲崇陽縣野舍時年五十九既所撰未畢以為恨
意之恨焉所製文筆詩賦捃遺及遷火多致失落存者十卷子
慶孫正禮利王延壽俊英猶在中書侍郎頴師古給事中
孔穎達下刪削就家有舊本思追終先志其齊梁陳五代舊
事所未見因編緝之粗盡存秘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
事所未見因編緝之粗盡存秘錄之至五年以內憂去職服闋
從官蜀中以所得者編次之然尚多闕未得及終十五年任東
宮曲賜召右西子彭陽公令狐澄奏以修晉書俾晉書因茲
復興勅兌宋齊梁陳北齊後周隋書十志復惟勅召延壽撰録因此遍得披尋將
五代史既未出延壽不敢使人抄録家素貧窶又不辦僱人奮書
歸至於糧竭周隋宋齊梁陳正史並手自寫本紀後周馬遷體
以次連綴之又從此八代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

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冗者即刪去之始末修撰凡十六載始
宋終隋凡八代為北史南史二書合百八十卷其南史先寫訖
以呈監國史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始末參讀了乘失者亦為改
正許令聞奏次以北史訖奏亦為詳正因述論撰相乃表上之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二

國史部

疏繆　不實　非才

唐紀滿言國史之職也尊賢來春秋之義也夫司記言動論經綸簡冊一代之典流千載之訓固宜書法不隱叙事可觀研思筆精則不容棄惜有駢蕪辭事不述煙塵體幹而不倫文撰漫而難辨苟職非允論必乖方物議盈喧訛聞集固知述作之際宜國任於良士焉

晉王沈初仕魏為侍中與荀顗阮籍共撰魏書多為時諱未若陳壽之實錄也

郭頒魏晉世語叙之全無宦商最為鄙劣以時有異事故頗行於世于寶干寶晉紀等多參其書以為證據

王隱晉書依郭後鄧粲于寶孫盛晉書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

而文辭鄙拙義不可觀若其文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

後魏崔鴻撰十六國春秋之體遺落特事三無一存

崔鴻為散騎常侍兼州判史撰十六國春秋為經緯既廣多有遺誤至如太祖天興二年始興改號鴻始而鴻以為改於元年太宗永興二年慕容超擒於廣固鴻又以為事在元年太宗二年姚泓敗於長安而鴻所以為滅在元年如此之失多不考正

山偉為著作郎遷侍中書令領著作國史自鄧淵崔浩高允之後偉為最有才學又相繼撰錄著續及魏等語統上當天授及尚書令任城王勰以為國書正應代人脩編不宜委之餘人是以恭懿等更主大籍守舊而已初無述者故自崔鴻後遠

終偉身二十許載時事蕩然莫不記一後人執筆無所憑據史之遺闕厚之由也

北齊魏收為中書令兼著作郎韶撰魏史既成頒諸言收曾史不平前後訴者百有餘人文宣重收才不欲加罪然猶以眷口沸騰勑收更加刪改收且恃勑旨殊不改正時議騰沸收竟不能改

楊休之為中書監撰魏收之傳也文宣命休之載正其所撰魏書休之敘叙其家事稍與直筆不合文宣大怒命休之改正休之不從遂被誅竟不措手唯削去數百人

宋孝王為北平王文學求入文林館不遂因非毀朝士撰述二十卷會周平齊收為開府儀同三司風俗傳更廣見聞勑成三十卷以上之事名為談篇深乖雅典著述體

隋王邵為著作郎受詔撰齊書以監在著作歷二十年未曾回史褒隋書八十卷多窮口勑又誅迂怪不經之言委悉之言以類

相從為其題目雖義例可稱若論世序稱者遂使陳代文武各且列傳書卷之迹理或無開初撰有該治編年體二十卷後為曾史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歐人親聽大為有識所嗤鄙

唐吳競為左補闕修國史撰唐書二百十六卷唐春秋三十卷未就開元十七年玄宗令中使就取得五十餘卷其記事疏略不依舊例

疏繆　不實

傳曰書法不隱又曰不討亂之書蓋秉之垂世立法欲要勸善者也若乃因襲成言以虛惡或飾曲加文飾或伺時而畏紀錄之筆端而避夫權貴據之厚誣實構史之名豈謂信之實歟故後史之有長水校尉綦毋邃著魏書敘高貴鄉公之事云帝將弒太后太后聞之以告帝帝長水校尉綦毋邃等率僮僕數百人鼓譟而出攻帝於南闕之下帝自帥之以犯仗者帝親刺殺數人衆乃退帝升輦將出宮至東門南門已閉帝下輦步出門外將南趨北軍中候呂威逆擊帝帝還入門威追殺帝於門中帝時年二十有三太后下令曰吾不忍聞此事當以庶人禮葬之於是貶帝爲庶人以王禮葬之其後晉文王秉政又使中書侍郎王沈撰成其事以奏之沈遂飾成威之逆節以爲帝罪案威雖小人敢肆凶逆而帝實無釁威之所以加帝者蓋以帝將誅己而威等先發故也而邃等以爲帝將殺太后以廢己之罪不亦誣乎又晉陽秋載帝之事云帝以甲午夜與數人帶劍排戸入殿中驚惶不知所爲帝升御牀召太后太后大怖下牀走入牀下帝以劍刺之中背太后大呼曰汝殺我矣帝曰正欲殺汝帝又刺之兩創太后頭髮皆解帝出外坐東廂召諸將帥以太后語示之曰太后白汝等欲殺我我何所負而欲見殺汝等爲之乎諸將帥皆叩頭曰臣等不敢帝曰汝等不敢殺我我將廢太后汝等能從我乎皆曰能從帝乃復入殿中太后猶在牀下帝復刺殺之於是乃出南廂坐以太后之死告羣臣曰太后婬亂不可以訓天下我已殺之羣臣皆莫敢言帝又曰太后自以婬亂當廢我不廢我太后死我當以王禮葬之羣臣皆曰唯陛下命帝乃入哭甚哀而後出臨軒遣使者以太后之死告於天地宗廟社稷及四方又遣使者以太后之死告於相國晉王晉王又遣使者來弔祭帝又遣使者報命晉王又遣使者來弔祭帝又遣使者報命晉王又遣使者來弔祭帝又遣使者報命

而已但帝先重收才不欲加罪時太尉王松年亦薄於文史與庶並遷罪各放鞭配甲杖或因以致死盧思道亦抵罪紙犒少群口弗勝刺觀史且勿施行令羣官博議陛有安事者入署不實者出署於是衆口喧然竟為繼史投筆者陳於是衆口喧然竟為繼史投筆者陳於是衆口喧然竟為繼史投筆者陳於是衆口喧然竟為繼史投筆者陳

隋王劭為著作郎撰高祖本紀及諸列傳表志奏之帝令秘書監牛弘內史令李德林與劭對讀多所改正二人歎伏劭慚懼數日不出弘等謂劭曰主上聖明必無罪汝但依實改之劭乃悉從弘等改之既而奏曰臣聞古之良史書人主之善惡人臣之邪正故漢代司馬遷著史記而孝武之惡暴露於後晉世陽秋書桓溫之枉直而廢立之事顯於時是以南史董狐不隱趙盾之罪齊太史簡不諱崔杼之誅自古聖賢莫不以此為訓陛下聖德寬仁不以臣言為罪使臣得盡愚直之節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帝大悅賜劭物百段

唐許敬宗監修國史奏言自古帝王皆有國史記事人君不得觀之所以重慎言行恐史官有所隱諱也貞觀中太宗欲觀國史遂令宰臣監修國史房玄齡等以實錄進太宗因問前代國史何人所修對曰皆出當時宰相之手太宗曰朕有過失卿輩亦當記耶對曰臣職當記事雖不敢隱亦不敢書陛下聖德無虧臣等亦無所記太宗曰朕觀古人君有惡事史皆書之使人主見而改悔故為有益朕今觀史事善者固勸惡者亦誡卿等宜以為法

高宗時許敬宗監修國史奏言古者人君言動必書恐其事有闕誤故令史官備錄以防遺忘漢魏已來因循茲制陛下每有言動史官悉皆隨錄竊恐聖慮或有所遺史官不合預聞伏望聖恩特賜詳察

唐

謂志名其實録狀以奏條示舊記取錯者宜付史官委之修定則真聖祖述休無斁於傳信下臣採獲咸矣於優官勸清朝立政之方表公器不私之義流議自調時論收宜詔曰其録中宗朝事尋訪根蓋起譯傳諒非信史宜令史官詳正刊去其他不要更修餘依奏二月文宗御紫宸殿又謂宰臣曰朕觀前史書多失實致後人疑惑是當時虛飾或事有隱諱不可盡信朕每讀之常以為戒今史官修撰務在實録不可虛美以貽後人宜令直筆無隱仍永為規式

府五百六十二　七

勅加顯揚者並送史館不得以親留貴緯私撰溢美之辭大史館修撰判館事韋乾枯中書郎王仲實嚴恽會高祖以來獲高祖三朝實録緯以軍刪為已任然而褒貶任情此注不實書事編緯輪轉既成之後有白金八千斤他物稱是緯林學士鍾紹京相善謂緯曰切聞吾友書紀公白金之數不啻多斤但以文目所載不可孚服緯不得已改為白金數千斤

非才

夫史氏之職導四方之志善惡不隱貴賤必書固宜嫉邪進良持國任明誠廣示懲勸之義備遺辭略之雅成大典於一代垂訓於來葉其道遠矣苟非其才則何以稱之貞觀中太宗以前代史籍多不實錄或虛美隱惡或曲筆阿時遂使事虧直筆恐乖實録之義於是詔司空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自高祖下訖隋末大業十三年間分命編次又以貞觀十七年撰成晉書凡二百卷上表稱制自為論敘雖文思可觀而義例多闕

劉仁軌為著作郎兼中書令許敬宗監修國史仁軌以為國史者人君言行之所記善惡必書以存勸誡故人主不可觀之若觀之則人懷忌懼不復極言規諷非所以為實録也敬宗固執以為不然仁軌乃奏曰臣聞古之國史人主不觀所以防人君之惡而全其美也故能盡忠直之節成不隱之義今陛下觀之臣恐自今已後莫肯盡言矣敬宗不從仁軌遂不復奏

府五百六十二　八

唐李敏為著作郎兼修國史時中書侍郎許敬宗監修國史敬宗以敏博學多識引為著作佐郎與司馬利賓等直筆文館撰錄書事敬宗以敏為不附己意改為著作郎令與著作郎劉祥道撰成高祖太宗實録敏以為實録之作義在盡善善惡惡以為勸誡故能使後之為君者見善而思齊為臣者見惡而知懼若乃曲事隱諱以虧聖德則非實録之義也敬宗不從敏遂不復奏

唐李延壽為著作郎兼修國史時中書侍郎許敬宗監修國史敬宗以延壽博學多識引為著作佐郎與司馬利賓等直筆文館撰錄書事敬宗以延壽為不附己意改為著作郎令與著作郎劉祥道撰成高祖太宗實録延壽以為實録之作義在盡善善惡惡以為勸誡故能使後之為君者見善而思齊為臣者見惡而知懼若乃曲事隱諱以虧聖德則非實録之義也敬宗不從延壽遂不復奏

唐李安期為著作郎兼修國史時中書侍郎許敬宗監修國史敬宗以安期博學多識引為著作佐郎與司馬利賓等直筆文館撰錄書事敬宗以安期為不附己意改為著作郎令與著作郎劉祥道撰成高祖太宗實録安期以為實録之作義在盡善善惡惡以為勸誡故能使後之為君者見善而思齊為臣者見惡而知懼若乃曲事隱諱以虧聖德則非實録之義也敬宗不從安期遂不復奏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六十三

掌禮部一

總序

夫禮本大一而生緣情以制故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蓋皆有創制垂法而後代因革之道存焉是以三禮周通於天地經緯於人倫其來尚矣自三皇之前淳樸未散結繩而治五帝之時質文遞變損益可知周監二代其文郁郁我宗伯小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其屬凡六十有二秦置奉常掌宗廟禮儀有丞博士員數十人漢興因而不改孝武建元六年更名太

宗伯少卿為小宗伯佐貳皆有守廟典祀大司樂掌中大小守
廟小典祀小司樂大卜大夫又有小卜視等上士又有司巫掌祭祀祭官司祭享官之禮有典祀掌祭祀之事以下士春官又有禮部侍郎為禮部大司理成教又為禮部大夫隋大常寺置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樂正二人樂丞四人太祝六人大廟諸陵太祝太祝太樂令丞又置禮部尚書統禮祠主簿四曹居制大常寺卿一人置令丞又置禮部尚書統禮祠主簿四曹居制大常寺卿一人正三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署分而治焉一曰郊社二曰大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令丞七曰廩犧令丞八曰廣牧令丞少卿為之武德貞觀有博士四人掌辨五禮之儀式考先王之法制適乎時而損益焉以祀六

三十人門僕京都各三十二人自少卿及諸令以下有丞主簿錄事府史典事掌故等員以屬焉大常自龍朔二年改為奉常正卿又改禮部尚書為司禮太常伯咸亨中各復舊焉光宅元年改為司禮寺禮部尚書為司禮太常伯神龍元年司禮復為太常寺春官復為禮部侍郎為禮部大司理成教又為禮部大夫隋大常寺置博士四人協律郎二人樂正二人樂丞四人太祝六人大廟諸陵太祝太祝太樂令丞又置禮部尚書統禮祠主簿四曹居制大常寺卿一人正三品掌邦國禮樂郊廟社稷之事以署分而治焉一曰郊社二曰大廟三曰諸陵四曰太樂五曰鼓吹六曰太醫令丞七曰廩犧令丞八曰廣牧令丞少卿為之武德貞觀有博士四人掌辨五禮之儀式考先王之法制適乎時而損益焉以祀六

目風俗儀容謚生與目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禮質文變化各隨其時今陛下所興適與秦反秦所以滅者以其無禮義非所以取之也願陛下制禮通乃為之帝曰可試為之今易知簡要者所欲行為之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興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通笑曰若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得野人為綿蕞習肄之月餘通曰帝可試觀帝使行禮曰吾能為此通之為漢儀十二月長樂宮成諸侯群臣以朝十月會長樂宮儀自通所徵諸生及

軍騎戎卒備官設左張旌志（志誌）殿下郎中侯陛陛數百人將軍車騎文官丞相以下陳車方面鄉（嚮）音大行設九旗騶（騶）句傳（傳）引諸侯王以下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官執（執）傳（傳）警（警）蹕（蹕）而引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奉賀自陳（陳）侯王以下莫不震慴（慴）肅敬至禮畢盡（盡）法酒（酒）禮（禮）酒（酒）行謁者（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譁）失禮者（者）於是高帝曰吾（吾）迺（迺）今日知（知）為皇帝之貴也

拜通為奉常

文帝即位初大中大夫賈誼（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宜）當改正朔服色制度定官名興（興）禮樂（樂）草具其儀法（法）誼（誼）謙（謙）讓（讓）未皇（皇）也（也）（也）（也）

制禮漢易服色用雜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五十八日臘以丑姓用白其郊毛自當赤但儀憎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明堂五帝及宗廟皆同用一如周禮而已夫禮貴因時變易故周監二代郁郁乎文漢制宗廟所服

僅議曰按自古有丈尊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故湯曰乾元亨利貞者乎故命云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五行之運也服色者以表其德而明其運也故曰若稽古帝堯曰重華協于帝舜曰文祖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以下三月為正蔑下三月為正蔑王以仲春嘗書傳曰蔑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蔑然則故更正朔改度亦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曰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豳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雖據夏殷而一之日周正月之文武也以前檢後以質相因損益者正色也而復者文武也以前檢後謂新興之君若百代漢魯以十三月為正以夏為質以殷為敬以十二月為正以周為文以十一月為正

以法駕服以祭見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大禮文與納后不異自宮至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僚尚江三州綱紀城江夏南譙蕪湖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預會

二十一年十月命制史部尚書何尚之修東郊耕耤之儀

孝武即位初軍府造次不暇朝享徐羨之等素謂其事既至莫不憂悅以秉太常丞裴注太明五年五月祀明堂以國學南內已之地六年置郊壇於南郊為古祭地之禮

前殿帝即位以郊舊地為吉祥故復本郊是北郊壇改帝出地立本在藉田山南宋大祖以其地為北郊單卞泥濕又移於以其地為北郊移於鍾山地方迫而與南郊相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七月於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有先室法尚書僕射王儉議曰

漢高祖天元年有事雍上壇以為祠帝類陰而求之正陽其論又曰甚東方畫非雲陽而為生養之地則雲陽應在東方祈晴亦宜此地若

十二年太中大夫周顒引周禮明堂九室之法以為高下備廣之數堂皇一準前代九尺漢家制度遵此增成依倚六廟堂室之制基構弘博規模三代斯可於是

斟宋大祖以其材構朝堂十二間基準崇敞改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夾第二東帝第三青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

帝魏郡東北五帝各在其方帝魏郡東北五帝各在其方魏氏承漢為初高祖於堂在國之陽其祀之法猶依舊制欲有所作乃下制曰而設室白切祫其義制曰明堂準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象黃道上圓下方又據神異亦云上圓下方又

古八窓四達明堂之義本是依五帝神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五堂而言當五帝之數向南則背汁光紀向北則背赤熛怒東向西向又亦如此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五帝則是祖禘義在郊之祭五當則是別義宗祀所配復須總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異非配五若皆配五則祖成五位以理而言皆有室室異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右个聽朝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如鄭玄之義堯舜少在明堂既則人神混雜非敬之道有證春秋云个是二大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各有个明堂之南又有小堂所謂明堂个為三間聽朝也二黃云左右各有个內則堂之外則有個名故曰个室左右各有室也以此而言聽朝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人神有別差可知矣又禮是非禮定何為未設室之明文既十六年四月詔曰天神祭於圜丘地祇祭於方澤宗廟祭於明堂皆所以嚴奉天地崇敬祖宗故有異室之文其義一也今圜丘方澤二郊合祭宗廟明堂又同一處於禮為乖其義未詳

可量其代之八室謙以六代代一元大武八廈又奏廢停宰殺無復有牲之事請立有虞氏祀其祭宗陪列堂廡同有帝德普通六年尚書僕射徐勉上修五禮表曰昔在大之立曰陰陽立人之道曰仁義故稱堂之以德稱室之以禮大所以安上治人之則祖訓必國祀列於前者也唐虞三代減少由之先生有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斯禮三百曲禮三千經緯天人百度惟貞萬品以察其為物有所不可以不稱則不稱也故祠祭於公先生有道祭於社稷五祀有功於民則民德之也故祠祭於公門有法祭於禰廟有先也故祠祭於公門有敬祭於其所以為之也故祠祭於公門有愛祭於其所尊也故祠祭於公門有時祭有禮有義有仁有敬有愛有時而已矣是以君子之於祭也必盡其道焉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各以其等而已矣是以天子祭天地而地祇從之諸侯祭社稷而五祀從之大夫祭五祀而門戶以下從之

興數或以武功鈐於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弗正及乎京
師冒頓閼氏制述慢言有侮單于辭語露以尺簡而於禮乎表
其位華陽魏主起直句既淪血盟輟方領而垂之容事
成發歎觀皇后之文用表於帷蓋至乎晉初受定斯禮荀顗
制之於前摯虞撰之於後既而中原喪亂有所遺立秦漢因
循而已魏晉承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資明睿重先天啟物撥
亂惟武修文作興成制禮引以羣定先帝二學皇
林等人者於講論五經章奏外以好尚爰自參奇元子告成鐵
德彰於備矣天下能講學去教教得之於而無待而稱焉至若古所
謂殿之祥洋洋乎在上司書亦曰書在史制在司存今可得而
略也是以命彼皇子設升泉之法延茲碩學聽西雝之儀涌上
庠中之儒庶纖動容以觀盛之禮備焉
人倫五典秩宗之教勿焉以興伏聞所定五禮起舊事明三年
太學步兵校尉臣侃等表求制一代禮學士時務議學習學士

十人正備五禮撰集衆事丹勿升王侯學士亦分住鄉中選
擇通明者未完就及文義疏粗遺文散亂復又以事付國子祭
酒何晏等涉九載猶復未畢虞喜上言昔漢東山學明帝勅尚
書及諸儒舊事編載本末隨宜而施元中奉詔於此選撰
及多參錯當時儒學之士未甚練悉故使前後不一又漢末喪亂
從之其學其書皆亡逸不存其後魏武初定禮樂未修王肅
改定郊祀宗廟之禮及喪服朝會之儀傳於後代魏有博士
秘書郎郭伯恭等十人撰定魏書百卷又撰定魏官品令
及律本注合二十餘篇又撰集孔子家語及論語孔子弟子
傳並上之晉武帝泰始初有詔命侍中荀勗中書監荀
勗尚書令裴秀等撰定新禮勗等以漢魏以來禮儀事
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
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
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
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
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
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
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
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
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
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
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
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
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
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
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
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
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
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
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
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
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
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
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
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
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
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
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
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
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
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
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
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
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
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
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
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
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
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
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
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
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
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
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
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
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
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
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
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
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
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
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
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
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
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
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
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
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
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
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
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
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
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
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
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
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
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
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
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
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
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
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
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
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
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
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
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
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
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
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
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
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
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
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以來事多闕壞率
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未盡秀又以事繁
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後有司或以為疑
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定新禮以為漢魏
以來事多闕壞率意刪改又不能悉通古義其所刪除又有
未盡秀又以事繁不復委悉詳審而勗等所定猥有遺漏其
後有司或以為疑又詔勗等重定勗等奏曰臣等前奉詔撰

[illegible]

不言繼祖而祖故山東之人淡以成俗西魏已降
頒永熙之曆遵而不改蓋未遑令依明詔遵奉伊洛律度則
經華越俗職貢可引周秦漢魏之盛故事而更新焉
八年晉王薨將改葬王之禮儀遣用吉凶之制
詔以為宜令儀禮修撰之人詳議其事依禮遣用吉
命有司宜于大社
十三年帝以明堂未立詔命牛弘等參考舊儀其後檢校修
作七年事竟文煩故且今文造明堂未就重複擬廟五房四達
文尺規矩皆有准量以敬帝其之命有司依周禮為規
此方欲崇建又命詳定諸儒爭論莫之能決弘等又修經史正
文重奏時非議既多久而不定又議既之
十四年詔以所乘輿駕以因循代事非經典今更議定於是命
有司詳考改實改造玉輅及副玉輅

十七年帝謂侍臣曰禮有往日禮往多或當必之事何可為必在
昔去樂覆未為失舊本鄉土宜更詳之遣下詳正焉
王業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古斟今草創三
如在開極之感悼深致日而殯葬以踰月葬以踰時
若振舉期功哀殺同日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
世云用孔禮教自今已後享廟日不須牖啟改設旗勿設樂縣
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上
親將陳甲兵行三數之禮仁壽二年閏十月詔曰禮之為用
義大矣黃鐘蒼璧所以事天地之神案風雅頌所以敘三父子
君臣之序明婚媾之義故喪紀之節攸清陰陽之義非禮不成
要者外禮自國家風雅歷年代王道興廢而明時治亂之
大義乘輿代推務比隨宜至於四時祠祀之節文服屬之
降殺是非異說疑滯紛拏輕重無准狀稱今天
命臨生人當洗滌之時屬干戈之竹吉安稱亂先遵武功制

正弊典引不服紘今西海又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闡治導秘
書禮錄世室之尊享與先王之成則尚書左僕射越國公楊素
尚書右僕射郕國公蘇威吏部尚書牛弘內史侍郎薛
道衡秘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劭或自居端
揆博達古今或器推令望學綜史委以撰定之命議同畫
備定五禮
煬帝大業元年詔吏部尚書牛弘工部尚書宇文愷禮
部尚書許善心儀曹郎裴矩勘事侍郎虞世基等
參詳其總事跡若先所有者則因而行之若古制
天子建子居宅展章皆有異差若先所有者則因而改用弘等
詳議定帝幸修文殿觀之乃令開府何稠起部郎
呈二年詔了與牛弘下行焉軒昊之盛典古今之共致師旅務殷
未遑刊正

冊府元龜卷五百六十四

掌禮部　制禮第二　儀注

制禮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既受禪神堯遵制作郊廟朝廷禮儀悉令裁定貞觀初太宗以新禮頒示百司詔曰昔在周公制禮作樂以致升平秘書監魏徵等禮官學士修改舊儀參古禮六十一篇貞觀禮一百三十篇總四十三篇國恤五篇通前為百三十篇令頒示天下

十一年三月詔曰先王之辯方正位郊禋祀以事上帝宗廟以饗先祖經野分宅以建邦國因井制賦以足軍旅設庠序以興學校修禮以明人倫習樂以和神人移風易俗莫善於禮故能經緯天地貫通古今自頃以來頗多變革或因循近習或臨事立儀參差不一或古禮今用或前後乖違或沿襲訛謬或節文未具或威儀不類或名實相亂或質文相奪或禮有可久或事有適時或文煩而不可省或簡闕而不可增或古今異宜或變通適會或因人而興或隨事而作或前代之所行或當時之所用或一時之制或百王之法或施於此而宜於彼或行於彼而不於此或可以義起或可以情推或可以人設或可以物制或可以義起或可以情推或可以人設或可以物制或可以義起或可以情推或可以人設或可以物制

[illegible]貴[illegible]至於立中建皇極[illegible]物[illegible]其歸[illegible]校[illegible]乎西京[illegible]制[illegible]度[illegible]宜[illegible]隋[illegible]考[illegible]漢[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存[illegible]公[illegible]王之儀[illegible]度[illegible]室[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紀[illegible]中元之制三方[illegible]接[illegible]頃於金馬五明[illegible]樓[illegible]最於[illegible]禮[illegible]日[illegible]此相仍[illegible]時經[illegible]版[illegible]蕩[illegible]遂使[illegible]陛[illegible]配之典久[illegible]論[illegible]永[illegible]載[illegible]家之化[illegible][illegible]周於[illegible]隆[illegible]平[illegible]厥[illegible][illegible]贊[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圖[illegible]胙[illegible]旦求[illegible]於[illegible]景[illegible]武[illegible]參[illegible]朝[illegible]立[illegible][illegible]祚[illegible]修[illegible]靈[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宅[illegible]心[illegible]中[illegible]外[illegible]提[illegible]封[illegible]金[illegible]仙[illegible]梁[illegible]業[illegible]聖之鴻[illegible]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先志[illegible]功[illegible][illegible]便[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會[illegible]泰[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以作[illegible]化[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室[illegible]倫[illegible]機之歷[illegible]疏[illegible]表[illegible]名[illegible]布[illegible]政之宮式崇[illegible]祭[illegible]天[illegible]事[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陰[illegible]陽考[illegible][illegible]表[illegible][illegible]載[illegible]主定[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置[illegible]

[illegible]熙[illegible]隆[illegible]八柱[illegible]建[illegible]四[illegible][illegible]架[illegible]庶[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基[illegible]象[illegible]地[illegible][illegible]酌[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應[illegible][illegible]並[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祥[illegible]水[illegible]以[illegible]環[illegible][illegible]隱[illegible]衡而[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illegible]規[illegible][illegible]用[illegible][illegible]測[illegible]管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圓[illegible]下[illegible]方[illegible]仍[illegible]准[illegible]分[illegible]著之數[illegible]工[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土[illegible]事[illegible]無[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約[illegible]折[illegible][illegible]經[illegible]始[illegible]勿[illegible]亟[illegible][illegible]幻[illegible][illegible]候[illegible]序[illegible]入春[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司[illegible]儀[illegible][illegible]收[illegible]成[illegible]時[illegible]下[illegible]秋[illegible]園[illegible]而[illegible]奉[illegible]職[illegible]事[illegible]待[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鉤[illegible]繩之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度[illegible]量[illegible]衡之[illegible]期[illegible]非[illegible]遠[illegible]將[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程[illegible][illegible]展[illegible]

[illegible]勢[illegible]爲[illegible]其皇[illegible]靈[illegible]神[illegible]鑒[illegible]法[illegible]宮[illegible]暢[illegible][illegible]敬[illegible]於[illegible]太帝[illegible]百[illegible]神[illegible]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風[illegible]萬[illegible]國來[illegible]庭[illegible]共[illegible][illegible]太[illegible]平之[illegible]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別[illegible]勳[illegible]宣[illegible]順[illegible]不[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其[illegible]明[illegible]堂[illegible]院[illegible]每[illegible]面三[illegible][illegible]六十[illegible]步[illegible]以[illegible]象[illegible]周[illegible][illegible]辟[illegible]坤之[illegible][illegible]備[illegible]觀[illegible]覲[illegible]見[illegible]

[illegible]上[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天[illegible]后[illegible]上[illegible]表[illegible]曰[illegible]至[illegible]如[illegible]父[illegible]在[illegible]爲[illegible]母[illegible]服[illegible]止[illegible][illegible]杖[illegible]雖[illegible]心[illegible]喪[illegible]三年[illegible]服[illegible][illegible]舊[illegible][illegible]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推[illegible]據[illegible][illegible]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愛[illegible]特[illegible][illegible]非[illegible]母[illegible]不[illegible]生[illegible]非[illegible]母[illegible]不[illegible]育[illegible]推[illegible]據[illegible][illegible]惑[illegible]甚[illegible][illegible]愛[illegible]過[illegible]斯[illegible][illegible]矣[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禽[illegible]獸之[illegible]情[illegible]猶[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母[illegible]三年[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爲[illegible]母[illegible]服[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尊[illegible]父[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降[illegible]母[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報[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在[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服[illegible]期[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年之[illegible]服[illegible]高宗[illegible]下[illegible]詔[illegible]依[illegible]行[illegible]爲[illegible]

則天[illegible]垂[illegible]拱[illegible]四年[illegible]二[illegible]月[illegible]以[illegible]東[illegible]都[illegible]明[illegible]堂[illegible][illegible]制[illegible]曰[illegible]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曆[illegible]朝[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編[illegible]總[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章之[illegible][illegible]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禹[illegible]錫[illegible][illegible]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人[illegible]受[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周[illegible]室[illegible]

立[illegible]明堂以[illegible][illegible]野[illegible]用[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周[illegible]三[illegible]極[illegible][illegible]贊[illegible]五[illegible]神[illegible]展[illegible]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享[illegible]祀之典[illegible]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漢[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周[illegible][illegible]經[illegible]始之制[illegible]雖[illegible][illegible]備[illegible]朕以[illegible]庸[illegible]昧[illegible]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伏[illegible]以高宗[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期[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章[illegible][illegible]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期[illegible]先[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章[illegible]朕[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之[illegible]已[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之

又是歲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顯慶明詔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制宜亦納用亦改理乎開元二十五年十月制自今以後夏秋之常以孟月朔日於正殿受朝賀每至二十六年夏四月潮始今太常卿韋縚請於宣政殿見參於戰上列坐以權變將故大化不行和親未順父祢之作實起由斯臣等商量古今即其事則命以始消從來年五月改開元禮讀時令陛宣政殿如朝朔之禮兼請太常為先還儀注務於簡便以明所襲酌時宜所易從行之可久從之開成三年二月太常卿王彥威勒造禮神十五圖晉高祖天福初詔國朝文物制度起居入閤宜依唐明宗朝事例施行

儀注

王暭成治定之業盡明備之制大則封禪郊廟社稷之事小則

朝覲享宴冠婚之節其或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則必訪博見洽聞之士咨詢練識之流伸失以筆於古今損益予名義討阿閒之墜簡講洽中之舊聞車服羽儀煥然咸序聲明文物次於天下億兆觀之而悅服況獨作之而內所以傳於代之後者哉故記載諸典秦君為執敖可不美歟周公旦成王時為相制成儀三十卷漢叔孫通以高祖為漢王時通為博士漢王即天子下諸侯王皆以為皇帝百官定儀號成後漢衛宏等記之時為侍郎撰定舊儀二卷馬伯樂注蔡質漢儀一卷晉荀勗撰新定禮儀三十卷梁武帝為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祀禮儀

郊廟之為大司禮樂服議一卷

德勤殿帝時以前太山太守為東嶽廟請校尉將增廟制於許昌造以書記罕存勤懇敦敕息乃綴集所聞皆中虞國設建

宮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勤之記

劉表為荊州刺史撰新定禮一卷

魏初改漢國初建為尚書令撰魏官儀一卷一說魏為官儀

魏初改漢國初建為尚書令撰魏官儀一卷

王粲為侍中撰魏宮殿名一卷

晉時雜用魏制及泰始初定禮儀復參前典之

晉荀勗為侍中撰新定禮儀注四十卷

吳張昭為輔吳將軍與孫紹陸凱等撰定朝儀一卷

射慈為騎都尉撰吳服議一卷

晉衛瓘為太保撰晉官儀二十卷

荀顗為司空撰晉新儀二十卷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撰晉服要集二卷

崔遊為相府舍人撰晉服圖一卷行於世

裴秀為司徒撰晉尚書朝儀十卷

此正為吉凶賓軍撰諸附別郡儀十卷

賀循為司空撰晉服議一卷

環濟為太學博士撰晉服要略一卷

葛洪為散騎常侍撰晉服答疑一卷

孔衍為廣陵相撰晉禮一卷

劉逵為侍中撰晉服制議一卷

范隆為國子祭酒撰三禮古今宗紀若干卷

其義為安成太守撰新定儀注四十卷

宋孫廣為晉令撰晉定儀注四十一卷車服雜注一卷

尚書僕射賀循定儀注四十一卷車服雜注一卷

何承天為侍郎撰元嘉二十卷

傅隆為博士撰喪服二十一卷

元嗣為太子詹事撰百官階次一卷
張緯為新安太守撰東宮儀記二十三卷
徐爰撰家儀一卷二十三卷
南齊王儉為侍中撰喪服古今集記三卷吊書喪儀十卷吉凶書儀二卷
王弘為太保撰書儀十卷
王儉為尚書令撰喪服世行要記十卷禮儀制度十三卷
王珪為長水校尉撰葬禮儀凡五十卷
梁武帝明中事為車騎將軍時撰定上記付秘閣以為永則
梁代等為容初止齋為太子率更令與徐勉等撰定吉凶嘉賓軍五禮
庾肩吾為通直郎撰書品二卷
何敬叔為步兵校尉撰定宮儀十三卷
陳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撰儀禮義八十餘卷
馬樞字要理撰定喪服義四卷
鄭玄為尚書僕射注禮六藝成為國子助教
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裴安祖代撰三禮儀記值亂亡失
後魏崔玄伯追述時務著門令百餘條
後魏崔浩撰定朝儀
武帝詔尚書左丞盧辯撰定朝儀律令
高景為大常博士與太常劉芳撰朝令未及班行別
何胤徵侍中不起撰禮儀注九卷
周捨為太子詹事立講學儀注一卷
周還撰古今車服雜事二十卷
蕭子雲為通直郎撰喪服傳一卷
蕭子雲為國子祭酒撰東宮新記二十卷
王子野為通直郎撰喪服傳一卷
蕭子雲為步兵校尉撰定宮儀十三卷
何敬叔為步兵校尉撰定宮儀十三卷
陳沈文阿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撰儀禮義八十餘卷
馬樞字要理撰定喪服義四卷
鄭玄為尚書僕射注禮六藝成為國子助教
始興王府錄事參軍裴安祖代撰三禮儀記值亂亡失
後魏崔玄伯追述時務著門令百餘條
後魏崔浩撰定朝儀
武帝詔尚書左丞盧辯撰定朝儀律令
高景為大常博士與太常劉芳撰朝令未及班行別
何胤徵侍中不起撰禮儀注九卷
周捨為太子詹事立講學儀注一卷
周還撰古今車服雜事二十卷
蕭子雲為通直郎撰喪服傳一卷
蕭子雲為國子祭酒撰東宮新記二十卷
王子野為通直郎撰喪服傳一卷
蕭子雲

魏為太子中庶子孝明時太子納妃解洋氏勅尚書令高陽王雍等議定儀注仍面授別宣曰婚姻大事必須詳審雖有舊事恐未盡善可更定此儀以為後式

崔昂為散騎常侍初太子少師邢邵議定國初禮

趙彥深為司徒撰古禮十二卷皇太子冠禮十卷

東魏天平初詔尚書盧元明等修定五禮元明等以舊事參差不一乃與中書監令魏收尚書左僕射高隆之右僕射高岳吏部尚書辛術吏部郎中陽休之等議定五禮

後周周建初仕西魏為右僕射自閔右草創禮樂憲章至是備焉

隋薛道衡初仕西魏為中書侍郎文帝大統初始制多闕太祖令道衡與盧辯等參定之

薛寘仕西魏為中書侍郎文帝大統初始制多闕太祖令寘與盧辯依周禮參定之

盧辯仕西魏為中書令與蘇綽等參定之

周孫道衡初仕北齊為散騎常侍武平初詔與議定五禮

李文博初仕後周為禮部上士奉詔定五禮裁正周禮為敬駁侍郎與盧辯依周禮建六官設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儀軍旅

張煚字伯彥吳郡人梁帝鎮江都引為揚州博士令諸儒撰江

府五百六十四　十二

府五百六十四　十三

府五百六十四　十四

者祝欽明郭山惲撰定儀注凡所立義乖成律伏之歷世均司業父禮元年下詔曰吉凶禮儀安國所重博士所其詳成均司業尋亦刊定詔敕繁多所以參掌典禮將精詳旨今禮司所撰儀注宜令詳悉定訖奏聞欽等參考古今刊定五禮凡一百三十卷

事專委欽等欽等乃依行遂為詳定使又以刑部侍郎李程副知詳定左司郎中崔郾中郎中陳詡刑部員外郎劉復國子博士柳冕等修撰禮儀訖以聞詔頒下之

新書儀一部文約而要至今行於世

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而薦之上帝簡曰功成作樂又云救風易位夏書舜典命於納言盖古之應期建政正朔一統類物精義未有不正金石之聲定綴兆之容以象乎功德以和乎人神者也三五而降因革殊制周監本末考建惟本天理和聲而通乎政成文而物於雅以共祀事以導物情與德音而共流借禮容而為盛至於干戚羽旌之物鏘鏘鼓舞之變損益云異沿襲不同若乃宣導氣序審音以節百事以行八風法象之所存治道之所出非可以曾聲觀者已

朱襄氏之治天下也使臣士多風陽氣萌動萬物散解故作五絃之瑟以來陰以定陰陽

焉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曰敬天常六曰

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

氏義樂名伏羲氏立基所以象八卦

神農樂名伏持而口調

黃帝令伶倫作為律命伶倫自大夏之西

陰之陽嶰谷之竹生空竅厚均者斷兩節間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

一曰含少次以生二曰遊閒次以生三曰仲呂次以生四曰蕤賓次以生五曰林鍾次以生六曰夷則次以生七曰南呂次以生八曰無射次以生九曰應鍾次以生十曰黃鐘之下聽鳳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者為黃鐘之宮律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之本也

倫乃與雍門氏之子榮將鑄十二鍾和五音以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在壘始奏之命曰咸池

少昊作大濩

顓頊生自若水實惟空桑乃登為帝惟天之合正風乃行其音若此遽將帝籲頊好其音乃令飛龍効八風之音以

命之曰承雲作以祭上帝

乃命鱗先為樂倡鱗乃偃潛以其星鼓其腹其音

帝嚳令咸黑作為大唐之歌九招六列六英備有作為詩一篇謂之歌次

善樂管是謂雅頌之聲

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谿之音以歌百獸乃拊石擊石以象之於是鳥獸相率而舞

二虎嘯之聲乃拊石擊若以象之帝王聖賢之音以舞百獸莫不率從

帝舜立乃命夔為樂夔乃効山谿之音以歌百獸乃拊石擊石以象之於是鳥獸相率而舞

又以排五聲之疑法作為十五絃之瑟命之曰大帝以祭上帝

又排比多伏其精陽以雅琴瑟以象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鳳皇來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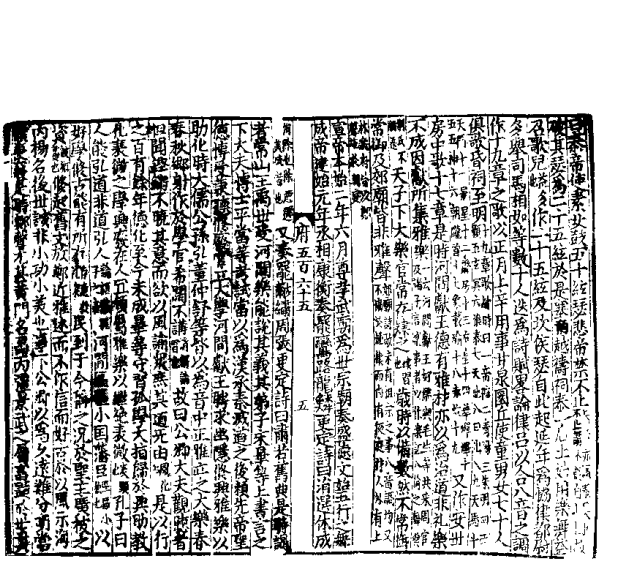
周文王始受命也之際有行召南之詩焉及成王業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殷邦教謂之鄉樂用之房中武王作大武象舞用于時制作之舞故係維清之詩焉成王始作樂而合乎祖作有聲之詩焉諸侯朝於廟作昭之詩焉周公居攝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作清廟之詩以歌之又作勺之詩以為房中之樂以歌后妃之德焉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以治政事以治神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以興禽獸以致鬼神示以祀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以興禽獸以致鬼神示以祭天地之禮乃分樂而序之以祭四望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夏以祭山川奏蕤賓歌函鍾舞大濩以祭先妣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武以祭先祖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夏以享先王奏夾鍾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奏仲呂歌大呂舞雲門以享天神凡日月食四鼓五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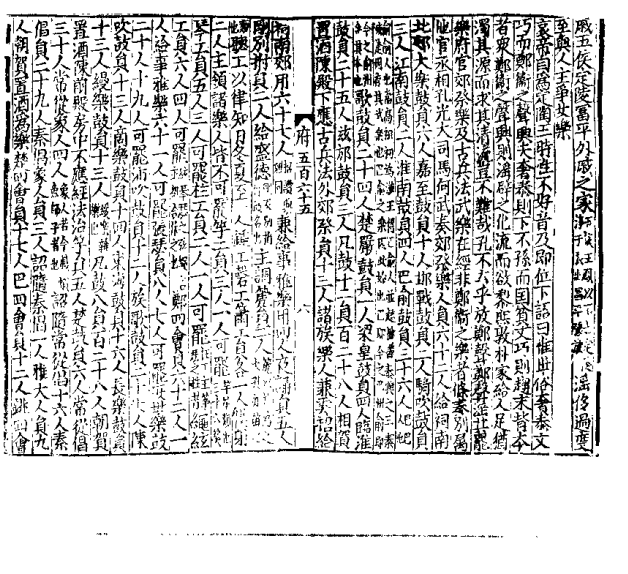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客有犯者以古之昭夏武德舞[illegible]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貞四十二人御[illegible]門四會員十九人樂[illegible]員三人外[illegible]員六十人等[illegible]錢[illegible]員五人[illegible]部[illegible]百四十二人其十二人給大官銅[illegible]員[illegible]人[illegible]部[illegible]百四十二人給河[illegible]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illegible]減[illegible]樂員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成鄭衛之音皆可罷省[illegible]後集光武建武十三年四月平公孫述偽造鼓吹[illegible]車與輦[illegible]是法物皆備[illegible]明帝永平二年正月[illegible]命[illegible]及孔[illegible]堂並奏樂如南郊[illegible]明帝[illegible]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illegible]西陵之舞[illegible]育命[illegible]舞[illegible]夏[illegible]哥[illegible]朱明兼舞二舞[illegible]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戊辰改大樂官曰太予樂詩曲操[illegible]侯君子初帝即位博士曹充上言漢興承命仍有封禪之事[illegible]禮樂

衰廢不可爲後嗣法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之所興因時而變故天地殊位而相順陰陽異氣而相成是以聖人制禮作樂各得其所[illegible]是歟公納奏機鈐曰有帝漢出應治作樂名予帝書之[illegible]世祖[illegible]登歌八佾舞功名曰東平五[illegible]宜[illegible]八佾[illegible]制禮[illegible]典宗廟各奏其樂[illegible]相襲八佾[illegible]功德奏[illegible]無[illegible]宜[illegible]殊[illegible]百[illegible]帝[illegible]樂[illegible]異元元[illegible]各得其所[illegible]國咸熙作武德之舞[illegible]文[illegible]

武[illegible]帝功德成[illegible]德[illegible]外[illegible]地[illegible]黑[illegible]德之[illegible]命[illegible]興[illegible]德[illegible]武[illegible]帝[illegible]受[illegible]命[illegible]制[illegible]改[illegible]

秋長[illegible]廣[illegible]字[illegible]法[illegible]對[illegible]備[illegible]成[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制[illegible]功[illegible]盛[illegible]大[illegible]歌[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詠[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以[illegible]象[illegible]名[illegible]宜[illegible]曰[illegible]大[illegible]武[illegible]大[illegible]武[illegible]樂[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大[illegible]武[illegible]之[illegible]樂[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崇[illegible]德[illegible]報[illegible]功[illegible]也[illegible]

晉武帝初使成公綏賦[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功德[illegible]成[illegible]盛[illegible]德[illegible]大[illegible]業[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告[illegible]成[illegible]於[illegible]天[illegible]地[illegible]之[illegible]神[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制[illegible]功[illegible]盛[illegible]大[illegible]歌[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詠[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以[illegible]象[illegible]名[illegible]宜[illegible]曰[illegible]大[illegible]武[illegible]大[illegible]武[illegible]樂[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大[illegible]武[illegible]之[illegible]樂[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崇[illegible]德[illegible]報[illegible]功[illegible]也[illegible]

晉[illegible]帝[illegible]泰始[illegible]年[illegible]改[illegible]大[illegible]樂[illegible]官[illegible]曰[illegible]太[illegible]予[illegible]樂[illegible]詩[illegible]曲[illegible]操[illegible]侯[illegible]君[illegible]子[illegible]初[illegible]帝[illegible]即[illegible]位[illegible]博[illegible]士[illegible]曹[illegible]充[illegible]上[illegible]言[illegible]漢[illegible]興[illegible]承[illegible]命[illegible]仍[illegible]有[illegible]封[illegible]禪[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而[illegible]禮[illegible]樂

樂[illegible]易[illegible]師[illegible]傳[illegible]曰[illegible]須[illegible]三[illegible]成[illegible]也[illegible]一[illegible]章[illegible]成[illegible]備[illegible]也[illegible]盲[illegible]列[illegible]樂[illegible]以[illegible]發[illegible]聲[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漢[illegible]興[illegible]高[illegible]祖[illegible]所[illegible]作[illegible]樂[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十[illegible]四[illegible]句[illegible]依[illegible]三[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或[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前[illegible]後[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六[illegible]十[illegible]四[illegible]節[illegible]爲[illegible]舞[illegible]曲[illegible]副[illegible]入[illegible]備[illegible]數[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世[illegible]祖[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諱[illegible]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越[illegible]序[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殿[illegible]奔[illegible]走[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雍[illegible]封[illegible]岱[illegible]山[illegible]章[illegible]明[illegible]圖[illegible]讖[illegible]放[illegible]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illegible]矣[illegible]惟[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幹[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本[illegible]支[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永[illegible]保[illegible]厥[illegible]功[illegible]詔[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歸[illegible][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武[illegible]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

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朝[illegible]初[illegible]奏[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世[illegible]祖[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諱[illegible]炟[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越[illegible]序[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殿[illegible]奔[illegible]走[illegible]

[illegible]雍[illegible]封[illegible]岱[illegible]山[illegible]章[illegible]明[illegible]圖[illegible]讖[illegible]放[illegible]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illegible]矣[illegible]惟[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幹[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本[illegible]支[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永[illegible]保[illegible]厥[illegible]功[illegible]詔[illegible]書[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武[illegible]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

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朝[illegible]初[illegible]奏[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諱[illegible]炟[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越[illegible]序[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殿[illegible]奔[illegible]走[illegible]

[illegible]雍[illegible]封[illegible]岱[illegible]山[illegible]章[illegible]明[illegible]圖[illegible]讖[illegible]放[illegible]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illegible]矣[illegible]惟[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幹[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本[illegible]支[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永[illegible]保[illegible]厥[illegible]功[illegible]詔[illegible]書[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武[illegible]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

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朝[illegible]初[illegible]奏[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諱[illegible]炟[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越[illegible]序[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殿[illegible]奔[illegible]走[illegible]

[illegible]雍[illegible]封[illegible]岱[illegible]山[illegible]章[illegible]明[illegible]圖[illegible]讖[illegible]放[illegible]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illegible]矣[illegible]惟[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幹[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本[illegible]支[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永[illegible]保[illegible]厥[illegible]功[illegible]詔[illegible]書[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武[illegible]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

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朝[illegible]初[illegible]奏[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諱[illegible]炟[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越[illegible]序[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殿[illegible]奔[illegible]走[illegible]

[illegible]雍[illegible]封[illegible]岱[illegible]山[illegible]章[illegible]明[illegible]圖[illegible]讖[illegible]放[illegible]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illegible]矣[illegible]惟[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幹[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本[illegible]支[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永[illegible]保[illegible]厥[illegible]功[illegible]詔[illegible]書[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武[illegible]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

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朝[illegible]初[illegible]奏[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諱[illegible]炟[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越[illegible]序[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殿[illegible]奔[illegible]走[illegible]

[illegible]雍[illegible]封[illegible]岱[illegible]山[illegible]章[illegible]明[illegible]圖[illegible]讖[illegible]放[illegible]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illegible]矣[illegible]惟[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幹[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本[illegible]支[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永[illegible]保[illegible]厥[illegible]功[illegible]詔[illegible]書[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武[illegible]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

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朝[illegible]初[illegible]奏[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illegible]章[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諱[illegible]炟[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越[illegible]序[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殿[illegible]奔[illegible]走[illegible]

[illegible]雍[illegible]封[illegible]岱[illegible]山[illegible]章[illegible]明[illegible]圖[illegible]讖[illegible]放[illegible]唐[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休[illegible]矣[illegible]惟[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幹[illegible]協[illegible]同[illegible]本[illegible]支[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永[illegible]保[illegible]厥[illegible]功[illegible]詔[illegible]書[illegible]宣[illegible][illegible]可[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武[illegible]如[illegible]文[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

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朝[illegible]初[illegible]奏[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

十[illegible]月[illegible]烝[illegible]祭[illegible]用[illegible]其[illegible]文[illegible]始[illegible]五[illegible]行[illegible]之[illegible]舞[illegible]如[illegible]女[illegible]功[illegible]雅[illegible]武[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舞[illegible]歌[illegible]詩[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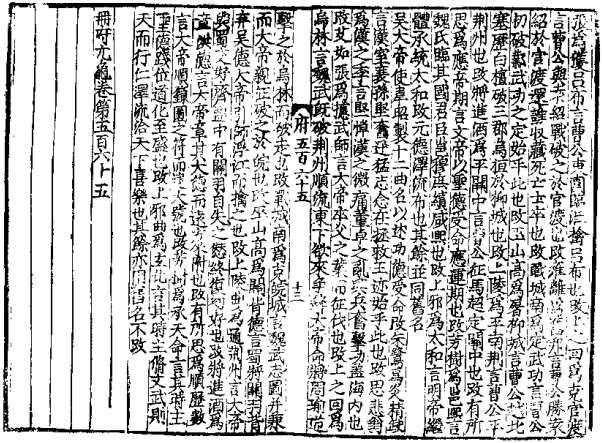
四日陛下根合前六曲[illegible]重集[illegible]加侄太之神次之降數三曲合七曲為樂中都食飯舉文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盛烈二曰承天三曰初迓四曰大安五曰鳴盛承六曰迓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清涼十曰歡大海十一曰大置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illegible]和帝以章和二年二月即位三月有司奏宜奉行舊典[illegible]進武德之舞[illegible]順帝陽嘉元年十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制聲上歌之詩務令詳備舊目如故蓋大樂太樂猶舊名之後
秦改識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
周帝太和中五年改柱為三曲更自作樂飾以樂傳樂舞
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代擢四曰文王皆古樂辭更
改之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舞象鳳凰名不改以為每正旦大會
大射奏璧雲於庭東面雅樂常作者是也
隋文帝開皇元年詔奏者賁三代禮樂通曲若干采擇奏作式
皆成典章煥三代皆執羽籥武皇帝撥亂反正為翔太祖宗用
武始之舞威震天下象天之舞明帝制作興治為鞀和樂用章顯之舞三祖之廟皆世不毀用前書
奏祀圜丘以下武始舞者冕黑介情公衣裳白領袖緣褖衣之
緣合幅袴褶革鞋鞋黑履履舞者冕衣裳白領袖緣褖衣之
緣合幅袴褶鉄黑革履履舞者冕衣裳白領袖緣褖衣之
緣合幅袴褶革鞋黑履履舞者冕衣裳白領袖緣褖衣之

昔唐武哲成熙舞者冕同前衣公朝庭則武始舞祭祀享先農
先蠶則文舞皇帝入廟門則舞武始舞登歌奏肅和舞皇帝
升坐奏太和舞皇帝飲福酒則奏福和舞皇帝還大次則奏
觀成熙舞者皆服平冕執介情朱兼袍單衣終幅裙白裨領
革帶鉤鞶大帶赤舄其餘舞者皆服弁服以下各依其品服助
祭先哲則奏凱安舞舞者皆服武弁服餘同前舞者皆服弁服
祭社稷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六十五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六十七

掌禮部

作樂第三

後魏道武天興元年十一月詔尚書吏部郎中劉潛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皇祖考諸帝樂用八佾僎皇始之舞皇始僎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門奏始祖曲儛古隆神之樂敦頤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祇鼎神明之樂也皇帝行禮七廟奏肆夏登歌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入商次奏送神曲又奏禮畢次奏八佾之舞正夏有事于東廟用樂與西郊同帝初冬至祀天于東南郊圜丘樂用皇夏奏黍和之舞事訖奏雍熙夏至祭地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祇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群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奏燕樂之舞五方依俗之曲四時聲會亦用焉

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本故宮中歌鳳皇之代歌上象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慶興之歌凡一百五十章魯展歌之時興絲竹合奏郊廟皇帝亦用之六年冬詔大樂總監章鼓次增損雜戲造五兵角抵魚龍曼衍人長地白象白虎及諸奇獸異物鳥龍辟邪應龍仙車高組百尺長趫緣幢跳九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

明元時樂合大曲更為鏞鼓之節

太武時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伶人晉氏亂有能有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懌龜茲設於樂署

李文大和初損心張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樂章有闕及樂中秘舊官議定其事并訪吳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修習善器試製正名制譜於海東流傳後學

樂部不能立其事備鼓吹為樂之制四奏歌懈樂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為社稷之樂往往采

五年文明太后及帝臨朝歌章誡勸上下將宜之節往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詩陳國家王業符瑞及祖宗德美又頌時歌謠不進古篇朝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移風改俗非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採音律去新聲不典之曲俾

十五年冬詔曰樂者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補德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頹廢淫哇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官散越官失守令方舉掌教登稽古制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宜須

十六年秦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皇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欲音聲之用其致一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厲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亡缺故

夫子云不知樂以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優劣然博採音韻損有補修自魏至太和之世善采古式舊典折衷乎古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於定之雖音習不經然太樂秦其職司永安中書監議覺其所請悅或兼便絃心秦存舊未必開此但禮樂事大乃為化之本自非通博之士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累議謂宜明允每開陳秦樂典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核古今以補疏典其內有堪此用者任其參

議也

宣武正始元年秋詔曰大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變理音律其書二卷并表送付尚書（朱本脫尚書二字）

（朱本脫）

（朱本脫）

（朱本脫

議深乖聲效遠至如仲尼稱議故將造次吳札善觀方可論樂自斯已降英賢輩出不窮解雖繁詳略互陳究其所以高樓流澤作興之本將來學者知有詩論略無究尋所以之宮并樓閣觀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所辭音律辨指殊旨若可施用別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優表言伏惟至聖龍興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英謀神筆靜荒蜮嘶寧宇內兆醜尚繫於斬仍動制禮作樂致有國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通後仁之期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感簫韶而志殊於牧中書監高閭博識明敏天思優洽紹蹤成均建允所宜乃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義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鏗鏘以制聲律鍾石管絃以充其八音聲韻事別相從值遷都洛邑獲周宮五鍾五石皆不全就因小近今率多模倣洛陽銅人銅表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戎洪列以金石來協詔目編理謹即廣搜相參中形又採訪出之竹更

裁律呂制度造鍾依律並就但權量差譯其來久矣漢宋斟州民王襃逐所獻古聲權之古量考以今制鍾律準歷與權衡參合音韻新始知若舊典同矩亦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祭歌鹿鳴之屬六十餘篇又有象舞大武大夏昭夏之舞備考吳興沈約撰樂譜以為周公所作其舞人冠冕衣裳制有等威八佾之列事著經典故知舞容之興其來尚矣今之所傳出於近代非復古式宜改創新舞以協經義

詔曰樂本於天而協於地和於陰而節於陽天地陰陽之和樂之本也是以聖人作樂以應天地順陰陽而已故樂之興也觀其風俗而知其政察其音聲而知其德自漢魏以來雖有制作而多因循前代未能改創以協經義朕每覽樂府歌詩聽其音聲而知其政德風俗之變未嘗不三復興嘆也今之樂府雖有鼓吹之名而無其實宜改創新樂以協經義

以通明神理萬品群像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詳之可令太常卿劉芳等與王之

太常卿劉芳等與王之

永平二年秋尚書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宮大樂今詳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鄭小伯等考辨合否及丈度數量與周禮不同皆其所以稱少永經文殷則不愆以情增減殊無准據鴻惟樂者皇朝治定之成事允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案先哲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旨時參議使自芳等准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至從其善者詔可芳上書言詔稱音本非所曉國之大事亦不可使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則取捨從決元凱然後營制鞏及尚書邢巒崔秉蔣少游盧淵等四人參定樂名并議其歌詞事竟奏詔可於是芳修營將楊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倪阿鳴陳考吳郡陳文殷陳成等十人頗解雅樂正聲八

胄衆取是非

三年冬太常卿劉芳上言觀古帝王用天籟刀象德而制樂名及諸樂章各依象文武二舞流之郊廟謂祭祀二舞之名猶魏漢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添演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認芳與侍中崔光秘書門游廣平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芳又上言自開闢以來物有興廢俗先王所以就化移元湯武所以改革功德自民失政中原紛蕩製石以一統義雄取象乾坤禮樂之興隨時而作是禮樂隨人非人隨禮樂廢興在政不在樂也

常卿劉芳等與王之

論以申明請理舊者樂章若且事所當飛今古制聲神會鄭元
日大樂則須陳列既成事亦暮三朝無遠請共本書尚書及郎
中部署吳詩如故又詩賜無遠請共本書尚書及郎中部署吳詩如故又詩賜無遠請共本書尚書及郎中部署吳詩如故又詩賜無遠請共本書尚書及郎

古已來敬或通稱惟憲祖述書文頗有所缺而學不明於古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宜更造然後制作皆稱事情非常人所及如有非正中宜輔臣延羽受詔監作金石博採古今製事必其所生詞意信實考之經史參以衆論終無制造者乃後為撰定朝所掌樂說并論器物惟圖二十卷事而止之

孝莊永安三年詔曰樂器經禮高祖太樂令公孫崇撰古今樂事二十卷時間乃奏功大業中煬帝考定雅樂詔太常卿牛弘等議論古今數十年間乃奏功大業中煬帝考定雅樂詔太常卿牛弘等議論古今數十年間乃奏功

大業元年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先王以之教胄子自頃以來正聲廢絕雅音淫作流遁忘返遂使優雜之伎猥同宮懸之列非所以訓導冑子反本還源其

八十六樂成帝時樂為郡於水濱每古樂十六枚歌皇夷以為瑞獲汾脽得鼎長尺十六寸去正始中徐州薛城送王莽十六枚亦是一證之器漢用鐘磬各一肆十四枚莽作十四枚鐘磬各一肆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縛簴五鋪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降王漢庶興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秦始皇時以為興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秦始皇時以為興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秦始皇時以為

[illegible]自中原喪亂，雅樂淪沒，以後魏舊工，頗傳古雅。[illegible]平梁時，有龜茲人曰智顗，頗傳其業，[illegible]樂，一部正聲歌五十四工，[illegible]傳授，有師資[illegible]高祖[illegible]多事禮物，未遑改作。今日所有，是[illegible]之舊工。[illegible]十二曲，備[illegible]擊柝以[illegible]聖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下，[illegible]。[illegible]留心軌物，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孝昭帝畢亘指在猷認無始也第十八漢石留行歌名逐夷至言時主化寧海外西夷諸國遣使朝貢第十九漢務成歌名逐夷至成禮樂言時主應期河清龍見符瑞總至也第二十漢安臺歌名逐夷至略而不用並議定其名歌吹於鼓吹諸州鎮及各給鼓吹樂人各給鼓吹樂人各火各以大小等級各差給主者州給赤鼓赤旛皇子則增給黃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已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各隨有本亞同鼓色若樂有兩涼聲清濁雜遝茲等就改備聲兩涼聲及歌舞之後後王能度曲調新樂器改舊樂器改舊舞改舊辭而紐而歌以新聲為無悉如舊音讀窮罪極於哀思使明君賢臣觀風知化或譬馬上奏之樂性哀樂音以亡國

後周太祖為西魏丞相事帝元年平荊州大獲梁氏樂器以屬有司及建六官乃詔尚書盧辯斟酌損益正之參雜古

已絕不可得而詳也但方行古人之事何不本於舜禹自宜依准制其歌舞祀五帝各日月星辰於是有司詳定郊廟請祀五帝日月星辰用黃帝樂歌大護祀四望變謂五嶽四鎮四海各隨其方用方樂舞大咸祀地祇用黃鍾歌函鍾舞大磬祀四方百神用太蔟歌小呂舞大護祀宗廟用姑洗歌小呂舞大武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帝出入奏肆夏皇帝食飲奏雍皇帝行用鸞和皇帝升車用鸞和皇帝還宮入門奏采薺皇帝出入奏納

遂乃序明帝行之
武帝定元年詔羅百戲帝又以祠竈次能罷十二年再定正
太會列於殿閣與正樂合奏
天和元年十月甲子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之樂南北郊雩壇
太廟禘祫祖則大舞降神大護降神大武正德
德武德山雲之舞此郊則大護降神大夏歌熙次作大武正德
德武德山雲之舞雲璈以大武降神正德歌熙次作大夏大護武
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享神山雲歌熙次作大夏大夏
大護武德之舞明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歌熙次作武德之
舞拜社以大護降神大武歌熙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
夏降神大護歌熙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護歌熙
建德三年十月甲辰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庭群臣咸預其宴觀
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
王公出入奏鞠夏五等諸侯正日朝覲奏納夏蕃夷入奏族人奏

夏大會宝尊執觶奏登歌哥十八曲食舉奏深夏無六代大夏大
護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頌得其所焉
樂頌得其宜
樂頌得其宜
樂頌得其宜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六十八

掌禮部　作樂第四

唐高祖開皇元年定令宮懸四面各二簴案十二鎛鍾為一肆
廣慶各一人建鼓四面執鼗各一人歌琴瑟簫篪等卧座
後小琵琶四面各一人在編鐘之下笙竽長笛簫篪等座四
各八人在編鐘下築各八佾舞於其間山鼓在東樹羽其
外設建鼓者天地之神皆朱宗廟加色畫火龍一居一廣文一人
加鞉鼓地祇加靈鼓宗廟加路鼓登哥鍾二簴居一廣文一人
哥四人兼琴瑟簫篪笛揩等座各一人其樂工舞人博山爐蘇
合香等燔於殿庭哥人介情朱連衣為度宮縹交下裳人平
巾幘朱連衣復褶袴大口袴革帶烏皮履舞人武弁朱褠衣
赤褶袴大口袴革帶烏皮履文舞者冠進賢兩梁冠服劍佩
舞人數分依鼓節為文武舞者文舞者衣黑武舞者衣赤

三十二人執戚舞者前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纛二人執翳二人
執纛繞十二人執鉞舞人執弓矢四人執戈四人執干
自庭已下夾引至在舞人數外文舞並同舞人皇帝宮懸及登
哥與前同廣慶者皆皇帝宮懸內設鼓皇太子軒懸去南
面設二鐘鎛各設十二建鼓亦如之其登哥者歌二
人其樂器各三建鼓亦如之其樂器同堂
人數分依鼓節為文武舞者文舞者衣黑武舞者衣赤
長鳴中鳴短鳴三人皆地管金鉦鐲鼓小鼓中鳴二人
大鼓長鳴一人皆地管金鉦鐲鼓小鼓中鳴二人
長鳴中鳴短鳴三人皆地管金鉦鐲鼓小鼓中鳴二人
大鼓長鳴一人皆地管金鉦鐲鼓小鼓無金
之大鼓長鳴為橫吹二人紫帽緋塗裙金鉦鐲鼓小鼓中鳴二人

青帽緋丙裙鐲吹二人武弁朱褠衣大角人
布人口袴正一品鐲吹鼓小鼓中鳴二人
長鳴中鳴短鳴三人紫帽緋塗裙金鉦鐲鼓小鼓無金
大鼓長鳴為橫吹二人紫帽緋塗裙金鉦鐲鼓小鼓中鳴二人
青帽緋丙裙鐲吹二人武弁朱褠衣大角人
布人口袴正一品鐲吹鼓小鼓中鳴二人
品鼓吹鼓皆綠況金鉦鐲鼓二人青帽青衣褠褶
二年北齊舊門供鼓鐲二雅二吉禮雅樂歌辭其
雅樂並用胡聲請依舊舊考尋古典為得小從曰祭樂云
周公大布衣何遽我用邪是時尚因周樂命工人奏樂提校校樂
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武而杜國而公熟習其事備正於
是始大常

而不知樂者乎庶民是也故黃鍾大呂絃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樂者乎士知聲者不可與言樂知樂則幾於道矣舜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之謂也周官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和邦國以作動物以祀天神以類祭地祇以物祭山川以禋祀祭四方百物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疈辜祭四望四類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妣以煮膴祭先王以社稷五祀五帝以實柴祭日月以槱燎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兵車以肆獻祼凡樂事以作大祭祀以致鬼神享先祖先妣凡國之大事以樂作之凡作樂者必以其聲音之器播之於其地之上下而合之以致鬼神示物之情狀凡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鼓鼗鍾磬柷敔塤篪簫管絃歌舞之位與其陳數以教國子小舞凡祭祀以樂侑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凡射王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卿大夫以采蘋凡樂成則告備於王王乃出入鼓儛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王夏曰昭夏曰納夏曰章夏曰齊夏曰祴夏曰族夏曰正夏曰鰲夏曰驁夏凡祭祀賓客喪紀以鼓奏其樂事凡軍旅以鼓鼜鼓戒守鼓鼓行鼓止鼓退鼓金錞和鼓鐲鐸通鼓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和軍旅與田役以鼓鼜鼓戒守鼓鼓行鼓止鼓退鼓金錞和鼓鐲鐸通鼓凡祭祀賓客喪紀以鼓奏其聲樂事凡軍旅

也四日以仗加灑至二應作雅樂也以鼓鼙也五日以鼓鼙也如鼙鼓鼙也也六曰以鼓鼙也鼓鼙也七曰以鼓鼙也鼓鼙也
紹作樂也黃帝作咸池堯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周作大武黃帝作雲門大卷堯作大咸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湯作大濩周作大武
所捨琴瑟笙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大成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也又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也又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也又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

傳左等迫行亂及上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詩張華表曰案漢武帝時有郊祀歌聲歌麗至其間曲折並係於舊一皆因聲而作詞故聲與詞合而不悖也

周公先王制禮樂使鄭重宗廟識造正德大雅之舞段魏明帝詔曰夏侯玄等奏舞曰宣武之舞以正之舞與章德之舞並奏前代舞名不同名實不稱又舞人執干戚而歌詩者皆稱頌其德今玄等奏舞不歌詩頌非所以光揚祖宗之德也

常侯始有登歌之樂明帝太寧末既享等又增益之成帝咸康元年間論者遠郡沒胡後魏人頗復南渡晉因之以與絲竹雜奏

北齊制度將作大匠斛律金等造鼓吹十二曲名一曰朱鷺二曰艾如張三曰思悲翁四曰戰城南五曰巫山高六曰上之回七曰遠如期八曰芳樹九曰有所思十曰雉子班十一曰聖人出十二曰上邪

隋煬帝大業元年詔曰樂本心生感物而動故形於歌詠被於絲竹其來尚矣自頃以來正聲多缺或選曲以從新或變舊以成異或雜用胡戎或偏尚吳越流宕忘返遂成風俗其所由來漸染使之然也今欲釐正雅樂務存其本其有曲調繁聲節奏過急並宜刪減

唐武德初因隋舊制置九部樂一曰燕樂二曰清商三曰西涼四曰天竺五曰高麗六曰龜茲七曰安國八曰疏勒九曰高昌

貞觀二年太常卿祖孝孫因古樂之義又採隋舊聲更制雅樂用之郊廟及朝會

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三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四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五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六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七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八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九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二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三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四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五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六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七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八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一百九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二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三十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三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三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聲和則萬物順政教同則風俗移是以先王慎其所感

二百三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興蓋緣人情而作故哀樂之感隨事而發樂

法度世已不能行況約宋志曰許案五典及今音六十律正
[illegible]樂孔六十二管還相為宮不言六十封禪書言六大者使黃
[illegible]五十黍積實九十一龠合為一合十合為一升十升為一斗十斗為一斛
[illegible]所不用取大樂必易太樞必易之簡之意也又論曰宗周官六大
樂皆成均之法鄭康成曰均調也樂師掌調其音三皆宗祀
周官奏黃鍾者用大呂為調奏太蔟者用太蔟為調奏
下四聲歌者謂堂上所歌但一然之間皆用二均是也凡樂
調其義一也明六律六呂更相為宮各自為調合見行之樂用
黃鍾之宮乃以林鍾為調無出此者書傳曰助作典記
以五聲十二律更相為宮之法制十二鍾黃鍾之笛正聲應黃
鍾下生林鍾以法況為清用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生應鍾
夷則以外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鍾清黃下徵之調不及
其正先用其下徵理未通故段之高祖時樂事百任弘美子
不許作樂官之樂但作黃鍾一宮而已於是牛弘及秘書丞姚

察通直散騎常侍許善心議同三司劉臻盧昌衡虞世南等史
其詳議曰按周禮大胥以六律六同合五聲六樂六舞六
代之樂以祭祀天地人鬼之神祇及社稷五祀五嶽四方百
物凡有地者皆用之以六律為之音六同為之音六樂為之
舞六代為之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以
治政事以治神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社稷以利
百物以作動物以感鬼神以和天地以出入陰陽以
調劑四時以節宣八風以平聲音以成生氣以育萬物
以合陰陽之情以順性命之理以致鬼神示之物以
事鬼神祇之物以祭地之物以祭天之物以祭四方百
物之物以祭社稷五祀五嶽之物以祭山林川澤之物
以祭百物之物以享先王之物以享先公之物以饗
射之物以燕樂賓客之物以慰安邦國之客以作動
物以感鬼神以和天地以出入陰陽以調劑四時以
節宣八風以平聲音以成生氣以育萬物以合陰陽
之情以順性命之理以致鬼神示之物以事鬼神祇
之物以祭地之物以祭天之物以祭四方百物之物
以祭社稷五祀五嶽之物以祭山林川澤之物以祭
百物之物以享先王之物以享先公之物以饗射之
物以燕樂賓客之物以慰安邦國之客以作動物以
感鬼神以和天地以出入陰陽以調劑四時以節宣
八風以平聲音以成生氣以育萬物以合陰陽之情
以順性命之理以致鬼神示之物以事鬼神祇之物
以祭地之物以祭天之物以祭四方百物之物以祭
社稷五祀五嶽之物以祭山林川澤之物以祭百物
之物以享先王之物以享先公之物以饗射之物以
燕樂賓客之物以慰安邦國之客以作動物以感鬼
神以和天地以出入陰陽以調劑四時以節宣八風
以平聲音以成生氣以育萬物以合陰陽之情以順
性命之理以致鬼神示之物以事鬼神祇之物以祭
地之物以祭天之物以祭四方百物之物以祭社稷
五祀五嶽之物以祭山林川澤之物以祭百物之物
以享先王之物以享先公之物以饗射之物以燕樂
賓客之物以慰安邦國之客以作動物以感鬼神以
和天地以出入陰陽以調劑四時以節宣八風以平
聲音以成生氣以育萬物以合陰陽之情以順性命
之理以致鬼神示之物以事鬼神祇之物以祭地之
物以祭天之物以祭四方百物之物以祭社稷五祀
五嶽之物以祭山林川澤之物以祭百物之物以享
先王之物以享先公之物以饗射之物以燕樂賓客
之物以慰安邦國之客以作動物以感鬼神以和天
地以出入陰陽以調劑四時以節宣八風以平聲音
以成生氣以育萬物以合陰陽之情以順性命之理
以致鬼神示之物以事鬼神祇之物以祭地之物以
祭天之物以祭四方百物之物以祭社稷五祀五嶽
之物以祭山林川澤之物以祭百物之物以享先王
之物以享先公之物以饗射之物以燕樂賓客之物
以慰安邦國之客以作動物以感鬼神以和天地以
出入陰陽以調劑四時以節宣八風以平聲音以成
生氣以育萬物以合陰陽之情以順性命之理以致
鬼神示之物以事鬼神祇之物以祭地之物以祭天
之物以祭四方百物之物以祭社稷五祀五嶽之物
以祭山林川澤之物以祭百物之物以享先王之物
以享先公之物以饗射之物以燕樂賓客之物以慰
安邦國之客以作動物以感鬼神以和天地以出入
陰陽以調劑四時以節宣八風以平聲音以成生氣
以育萬物以合陰陽之情以順性命之理以致鬼神
示之物以事鬼神祇之物以祭地之物以祭天之物
以祭四方百物之物以祭社稷五祀五嶽之物以祭
山林川澤之物以祭百物之物以享先王之物以享
先公之物以饗射之物以燕樂賓客之物以慰安邦
國之客以作動物以感鬼神以和天地以出入陰陽
以調劑四時以節宣八風以平聲音以成生氣以育
萬物以合陰陽之情以順性命之理以致鬼神示之
物以事鬼神祇之物以祭地之物以祭天之物以祭
四方百物之物以祭社稷五祀五嶽之物以祭山林
川澤之物以祭百物之物以享先王之物以享先公
之物以饗射之物以燕樂賓客之物以慰安邦國之
客以作動物以感鬼神以和天地以出入陰陽以調
劑四時以節宣八風以平聲音以成生氣以育萬物
以合陰陽之情以順性命之理以致鬼神示之物以
事鬼神祇之物以祭地之物以祭天之物以祭四方
百物之物以祭社稷五祀五嶽之物以祭山林川澤
之物以祭百物之物以享先王之物以享先公之物
以饗射之物以燕樂賓客之物以慰安邦國之客以
作動物以感鬼神以和天地以出入陰陽以調劑四
時以節宣八風以平聲音以成生氣以育萬物以合
陰陽之情以順性命之理以致鬼神示之物以事鬼
神祇之物以祭地之物以祭天之物以祭四方百物

[illegible]之音耳且西京[illegible]雖[illegible]一[illegible]曲數[illegible]各[illegible]得[illegible]調[illegible]
調之別曲至四[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

其圜丘降神六變方澤降神八變宗廟祫禘降神六變用夏其餘祭享皆一變又周禮王出入奏王夏其餘尸出入奏肆夏凡祭享皆奏夏鼓鼓人出入奏肆夏及尸謖奏夏鼓鼓人出入奏肆夏及尸謖奏夏鼓鼓人出入奏肆夏及尸謖

皇雅樂流散年代已久四方未一無由辯正請上天降神人間降福拯救災良蒼生天下大司歸於治理之福為國有此命所司撥令所司正樂雅聲詳考已前所用樂者停人間音樂演習以奏其事庶幾近古浮宕不歸於成俗宜加禁約務存其大

十七年十月庚午詔曰昔五帝異樂三王殊禮禮皆隨事而有損益因情而立節文御惟崇享宗廟時物如在因悟之感情深欵誠而禮樂外飾鼓吹發音還入宮門金石振響鼗則歌樂詞曰心事相違情所不安理實未允宜改茲制式用引禮教自今已後享廟日不復設鼓吹凝庭勿設樂懸在廟內及宮殿並依舊其三公已下祭亦廟日不得作音樂

仁壽元年詔吏部尚書奇章公牛弘開府儀同三司納言太子洗馬柳頌言秘書丞揔太常少卿牛弘等心考史舍人虞世基祕

侍郎蔡徵等更拜故實創製雅樂歌詞命

聖皇帝故事改為昭夏又詔牛弘等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樂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樂者所以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樂

隋煬帝大業元年詔曰古先哲王經國成務莫不因人心而制禮則天明乃作樂昔漢氏諸廟武別所樂亦不同至於光武之後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運初營廟殿太祖一室獨祭別宮自茲之後兵車交爭制作規模且不暇給代惟高祖文皇帝功伴盛德道洽生靈厚德鴻業別今若月祭荐饗既與諸祖共庭至於舞功獨於一室交虧禮意未合人情其詳議以聞有司未及興奏帝又以禮樂之事恐付於臣臨軒頗言以所副監何稱者作郎諸葛潁秘書郎虞綽等增多開皇樂器大益樂員又廟樂雖並合新製其後帝復難於改作其議竟寢諸郊廟歌詞亦並依舊制唯新造高祖廟歌九首又造於室定廢前樂工歌十四首

二年突厥遣于來朝帝欲誇之先是齊武平中有象戲獨漫俳優假鬻山車巨象扶升殿小殺馬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為百戲周時鄴邏有罷於宣帝奏設魚龍曼延樂人並會京師為之盛秦角抵之戲有也開皇初放遣之至是復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聚也侍帝惟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化為黃龍長七八丈鼓躁上相連切有而過歌舞不輟又為夏侯水中魚鱉鼈龜水鳥無不具備千地又有大鰲魚噴水滿衢鼈鼈龜

突厥習俗以下皆國王親弟統領貴人於毛法河北東百數自領
肉凡有哥俟無不總華裝多置金銀為飾又以銀作小鼓二面
劉昫舊唐書突厥西以安息王雄據之東都以康國王雄據之
拽之金石絲竹雜奏鼓吹一百人大列旗鼓天地百數又振古無比自是每年必為常焉
先是漢武陳樂二萬人數不相踰越及周齊隋并陽各增其
四時祭享之用太常之樂功課依別數其調七商開皇初依
舊式又設十二鍾鍾別鎛磬二架各依位置調合
三十六架去旁每一架加鎛磬一架各依位置調合
鎛磬奏讀白房內樂有土鼓玉石笙歌調諸士君子故以房室
為名其鍾鎛鼓柷敔管竽亦而用也改古用之鄉人焉用之耳

六年九月幸鑾奉宮讌三弄已上樂五言詩於是宮居卿三才
詩於樂府被之管弦名爲功成慶善樂一曲今童兒八佾皆進
總

建德二年十月壬戌詔曰國家受天下寧命創制建功遠
又被於後世故祀典四懸備于樂官之舞先朝作樂頌而未
備其事實繁歷代因循莫能釐改朕每思之未嘗不歎
稽古黃帝武舞宜用功成之樂周公之作大武之人亦各
之人亦各作其舞前事後事有以見之今欲制禮作樂
之文修舊起廢之義宜用神功破陣之樂以象威加四海
威享四年十月丙寅帝自鄴還有司上言二樂三十四曲
行於軍旅之間又請有司詳定樂名令大祠享並奏之
十二月己丑有司請改造大祠享樂名曰皇夏
建隆二年八月太常少卿聶崇義上言三代之樂各有名
表以明功德故舜樂曰大韶夏禹曰大夏湯曰大濩周曰
大武自秦滅學樂官廢缺漢興制氏頗記其聲而不能言
其義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其書乃河間獻王所
得獻之其書有周官大司樂一章及樂記二篇說樂之義
而已無鐘律尺度之數後漢明帝時尚方令鮑業考正雅
頌聲歌而已其後胡廣蔡邕各以意增損而已魏晉以來
治樂者益以新聲雜以胡夷之伎古樂寖以淪缺隋開皇
初詔太常卿牛弘等議定樂章唯用鼓吹樂而已煬帝即
位復廢不用唐興因隋舊制雅樂有文舞武舞之名文舞
用之祭祀享宴武舞用之武功成慶之舞其文舞曰治康
之舞二曰凱安之舞三曰鳳來之舞四曰鸞鳴之舞五曰
龍見之舞六曰鶴鳴之舞七曰鳳雛之舞八曰龜書之舞
九曰鳳凰之舞其武舞曰神功破陣之舞二曰定天下之
舞三曰崇德之舞四曰應順之舞五曰制勝之舞六曰凱
旋之舞七曰獻俘之舞八曰大定之舞九曰太平之舞其
文舞執羽武舞執干戚其文舞之人著平冕衣黑褶裳赤
舄其武舞之人著武弁衣黑褶裳赤舄其文舞之人著平
冕衣黑褶裳赤舄其武舞之人著武弁衣黑褶裳赤舄其
文舞之人著平冕衣黑褶裳赤舄其武舞之人著武弁衣
黑褶裳赤舄其文舞之人著平冕衣黑褶裳赤舄其武舞
之人著武弁衣黑褶裳赤舄其文舞之人著平冕衣黑褶
裳赤舄其武舞之人著武弁衣黑褶裳赤舄其文舞之人
著平冕衣黑褶裳赤舄其武舞之人著武弁衣黑褶裳赤
舄其文舞之人著平冕衣黑褶裳赤舄其武舞之人著武
弁衣黑褶裳赤舄其文舞之人著平冕衣黑褶裳赤舄其
武舞之人著武弁衣黑褶裳赤舄其文舞之人著平冕衣
黑褶裳赤舄其武舞之人著武弁衣黑褶裳赤舄其文舞
之人著平冕衣黑褶裳赤舄其武舞之人著武弁衣黑褶
裳赤舄其文舞之人著平冕衣黑褶裳赤舄其武舞之人
著武弁衣黑褶裳赤舄

此觀聽寧緣忘感追思仁王業艱難勤勞若此臨今嗣守洪
基可忘武功古人大寶貴不與驕奢相騙奢自至驕謂特見此
舞以自誡勗冀神圖蕩之遐年為歡樂表德之其作寶鼎巨威
叶芳流韻靈云仲正月二丙寅御洛城南樓觀大常奏新造六合聖
海之舞
則天大聖天皇帝九月制曰宗廟樂以象德天授崇舞四人曰
長壽二年正月親享万象神宮先是自製神宮大樂舞用九百
人至是舞於神宮之庭是時又製長壽樂舞十有二人衣飾
延載元年正月製越古長壽樂一章以歌皇帝從之初於蘭
池宴羣臣令宮婦學士等賦詩為聯句樂章以歌皇帝從之初於蘭
池宴羣臣令宮婦學士等賦詩為聯句樂章以歌皇帝從之初於蘭
池南出之龍鳳流之下有龜甲負圖故謂百官歌之舞什
有二人龜龍以龍龜為名
睿宗景雲元年有司奏中宗廟樂大和之舞至宗廟也二年六
月左僕射紫微侍郎同平章事王仙芝上言凡二十一篇請付太
常事其歌詞令宮婦為聯句樂章以歌皇帝從之初於蘭
池南出之龍鳳流之下有龜甲負圖故謂百官歌之舞什
有二人龜龍以龍龜為名
睿宗景雲元年有司奏中宗廟樂大和之舞至宗廟也二年六
月左僕射紫微侍郎同平章事王仙芝上言凡二十一篇請付太
常事其歌詞令宮婦學士等賦詩為聯句樂章以歌皇帝從之初於蘭
池南出之龍鳳流之下有龜甲負圖故謂百官歌之舞什
有二人龜龍以龍龜為名

觀之鵬以象鳥令編於樂府
睿宗景雲元年有司奏中宗廟樂大和之舞至宗廟也二年六
月左僕射紫微侍郎同平章事王仙芝上言凡二十一篇請付太
常事其歌詞令宮婦學士等賦詩為聯句樂章以歌皇帝從之初於蘭
池南出之龍鳳流之下有龜甲負圖故謂百官歌之舞什
有二人龜龍以龍龜為名
玄宗開元十四年十月制曰朕受命之初於蘭
池南出之龍鳳流之下有龜甲負圖故謂百官歌之舞什
有二人龜龍以龍龜為名
八年九月灞州司法參軍周子諒上言古之聖帝明王
朝覲會同則有大享以合歡洽德則有大樂以發揚和
音故大享則奏九韶大樂則奏九成大韶
者以其德盛而樂備也臣竊以為陛下
功高而樂未備臣竊以為陛下
功高而樂未備臣竊以為陛下
功高而樂未備

人周旋日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教國子師保教以
興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從容於堂不生
亂樂經章自聖作樂以貽明備識從摸詩教敦頗下
十二年正月詔曰戰鬪肆有所以却八音而行八風宣從誘訓
時代北雅周而已也尚文崇質內有典年都不出於九
重令欲陳於万姓異說群公同樂言爵與於一身且理差緩
孰非於班常會百官之賓每情十家之意及以服飾行
儛所宜不同非聖王若稽古之制大義之不濟敢謝於
古人儉不志於奢哲無群公導觀此當體服之不奢
十三年詔定樂章帝自定雜度談論之詞令大
常與公卿議定樂章帝自定雜度談論之詞令大
常與公卿議定樂章帝自定雜度談論之詞令大
常與公卿議

長安已下皆用氣法樂八佾舞唯龍池用雅樂而無鍾磬
人盡踊蹈而行
廟享其所奏舞太常卿降用文舞一成武舞一成
天寶元年命百司定玄元
十三載七月十日改諸
太廟宮時號改
太廟宮時號改
太廟宮時號改

和聲歌詠樂章
四月河東節度馬遂獻定難曲帝西雍德政命閣試之
四年五月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郭子儀薨帝為之舉哀輟朝三日贈太尉謚曰忠武
為神祇之主配明皇而享之興聖皇帝謚皇帝室號太廟又以王業艱難樂章並未奏樂獨
臣等竊以是有功功績各異請稱其德詞帝乃令宰
十二年十二月詔禮部度支使以下各上所見曰臣聞於師夫君子
為能知樂是以審音知聲審樂以知政則治道備矣清明廣
大開通疏達之謂也同其和與四時合其序與止於鍾鼓管磬
聲去平哉代見聞元中天長節著于甲令每於是日海縣懽娛
樂万壽之無疆樂人之有慶故能道喜接驩遵禹舞湯自周
已後不能歸美於上下降及於臣未有惟新之典無乃臣子之
小誠有所闕焉臣不揆頑昧敢忘狂瞽竊採微誠具陳臺旨
伏以適遇吉辰恭惟聖德臣乃
府　五百六十九　十四
陛下繼大統聖德一同大孔子曰為天下之君者也以土
風德公三理之居守元凡二十五道二十四縣而定成一歲
而告功十六朝八元八凱登庸於帝朝比興與雲門咸池亦
復不作樂於宗廟孔子曰為天下之君者也以土

太常卿祖孝孫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俑之前
騎入都門鼓吹振作迭奏破陣樂等四曲
九月庚辰太常卿王湛以府鑒東郊太常永李廟等頒雲韶
樂工於梨園會昌殿獻賜王庭綿綵一百匹銀器三事文勝李
廣文等有差
八年十月宣太常寺准雲韶舊用人數今於本寺閱習選來
九年五月丁巳太常少卿馮定押進雲韶樂官三百八十人上
於曜德殿觀閱是日以樂成頒賜有差
開成元年七月敕坊選優異羽衣舞女十五已下者三百人帝
御歌海馬鵬之事退宴宮鍾鼓之本語及音律排調悉自南
下樂人侵越於鄭衛乃造雲韶等法曲遍內宴奏之頒大臣曰
雅鄭間音流吟既來不節為樂之三於斯
十月太常教成雲韶樂

武宗以開成四年即位有司奏文宗廟室奏文成之舞中書侍
郎崔珙奏章
宣宗以會昌五年即位武宗廟樂奏大定之舞
昭宗以大德元年即位禮部郎中韋貽範定是謂則初貞元
工渝散金奏幾三至是有司請造樂縣訓於舊工更知制誥韓
太常博士殷盈孫周官考工記究其制度于鼓鍾于鼓鍾舞之法用
集注衆陳鍾之聲重商徵乃定熾下編鍾正黃鍾大寸五分
圜丘至登歌倍應蕤賓三寸三分半凡四十八等以頌之量四變之
圜丘為圓邱還重金工依法鑄之凡二百四十口備奉使宰臣張
建求知聲者樂工蕭承訓樂工陳敬言太樂令李衍周全先校
定石磬合而擊柷之八音克諧觀者僉服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七十
掌禮部
作樂　表樂
作樂第六
梁太祖開平元年既受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有登歌酌獻之舞酌獻皇帝室日大合之舞祔祖光獻皇帝室一象功之舞德祖武皇帝室曰承業之舞列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二年正月太祖謂諸侯伯司徒撰進樂名舞名樂曰奏和之樂奏昌來德之舞皇帝行奏壽順之曲奠玉帶登高奏保平之曲迎牲奏肅和之曲酌獻奏凱安之曲送文舞奏文安舞武舞奏凱安之曲送武舞奏凱容之曲歌福惠奏愛育之曲送文舞奏文安舞武舞奏凱容之曲亞獻酌獻奏文德之曲迎神舞所謂平之舞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先遣大夫檢校尚書

左丞甘露撰定郊廟樂名及舞名樂曰大同之樂舞曰大成之舞皇帝行奏文德之曲酌獻奏武德之曲
五年八月詳定郊廟奏樂名號正之二年朝會大禮設宮懸用之宴會則設軒縣樂於階下之時四方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樂用心須講擇人同為定制其
至德元年四月肅宗在靈武行朝列將等進冠冕差次常參官一準
文武衣冠制度施行其樂懸宮懸之制依舊用之
代宗廣德二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禮樂之興其來尚矣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大曆十四年正月詔曰樂者所以和神人移風俗故聖王崇之以導其和順之氣以宣其鬱滯之情是以揖讓而天下治者樂之情也征伐而天下服者樂之用也用舍雖異其揆一也朕以寡昧獲奉丕構永懷理道甚惜闕文夫禮樂相因文質迭用自古以來未之或改今之所尚宜適於時頃者喪亂日久典章殘缺雖有司修舊而禮樂猶闕每歲孟冬將行享祀方備宮懸之樂以文舞武舞各一部而已其鼓吹之設但有其名既無其實每因行幸臨時配給事出倉卒樂人不習音律乖舛聽之者不知其和觀之者不識其美豈所謂移風俗而協人神者哉今將復古先之制以定一代之樂其文舞武舞宜各增為二部其鼓吹令太常寺更加修飾務令備具庶使文武之道不墜於斯

和鼓銅鐘寫之其形圓若覆盆崔上大六（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圍二尺四寸上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環二人執號以次之周禮四金之類二曰金號以鈐振鐸以鳴之二人掌和在左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鞔表裏實以糠燃之以節樂二人掌執在右樓之記疾以作以木為之狀如漆筒而短大二圍長五尺以發號令之事排簫竽笙塤篪簫管鼗鼓柷敔之屬有二部樂工一百二十人舞郎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調句中音律奏者修撰從之

十一月冬至帝受朝於崇元殿王公上壽列三舞於殿庭之北樂懸之南之樂三舞登歌奏文同之樂帝舉爵文舞發酒德之舞大武發功之舞上舉酒發作歌辭臣歌下樂作文舞大武一部以後食畢撤去樂懸設宴會之樂於殿

媲而至空桑雷鼓奏舂而吳自逐古已來施於交神至我太祖高皇帝始定天下謀收孫通定禮樂頒爵為制舉有隆殺紛紜從歟酌損等皇帝以為皇帝有創業大功及神主祔廟而親盡迭毀之禮以為皇帝有創業大功及神主君祖朝之時特為舞曲而頌祭祀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登歌入俎用奏十二和之樂唯酌獻一曲每室別立舞名六六迎在天四海將奏今改酌之舞仰詠積累之功自實揚堯禹繼天立極備物創制之盛取諸離象之義垂統貽謀為萬世不刊之業而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神宗光揚洪為繼述之誠恭以太祖皇帝謚冊謚曰啓運立極大德興功肇基王迹仁聖文武皇帝謚曰應天興運英武明孝皇帝謚曰神功聖德成孝皇帝謚曰聖文神武皇帝謚曰法天崇道純仁肇德睿哲光孝皇帝謚曰體天法道誠明仁孝皇帝謚曰繼天凝道英烈仁孝皇帝謚曰紹天興道敦信明義皇帝謚曰受命中興聖武皇帝謚曰

返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功德之盛又比隆前代大歌以諫從舞以象功世祖聖烈日大武之舞時有制可之令世祖光武皇帝受命中興請依舊奏大武之舞歌用黃鍾宮調亦以文祖明皇帝配焉肅宗孝章皇帝踐祚之初遵奉遺詔務從節儉斯禮闕而不講顯宗孝明皇帝永平二年有事於南郊禮畢還宮登靈臺臨辟雍宴賜會者及三老五更於是養老之禮始興帝親袒割執酱而饋祭三老五更於辟雍

[illegible]夏夏等名見也漢武帝詔曰樂改九變為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十二成樂曲名若天神秦降和之樂請改為禮成之樂祭地祇奏[illegible]和請改為靜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為禮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為肅成奏太祝迎神奏豫和請改為敷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為雍成皇帝食舉奏休和請改為德成皇帝受朝奏正和請改為厚成皇太子軒縣出入奏承和請改為禧成元日冬至皇帝祀圜丘奏昭和請改為禋成祀方丘奏順和請改為豫成祭社稷奏靜和請改為祺成享先農奏永和請改為鼒成祀孝武廟奏文德之舞請改為大鈞之舞祀世宗廟奏武德之舞請改為大成之舞祀高祖廟奏大德之舞請改為大享之舞祀太宗廟奏大政之舞請改為大明之舞祀中宗廟奏大順之舞請改為大和之舞祀睿宗廟奏大安之舞請改為大慶之舞祀玄宗廟奏大武之舞請改為大定之舞祀肅宗廟奏大英之舞請改為大寶之舞祀代宗廟奏大雅之舞請改為大成之舞祀德宗廟奏大順之舞請改為大政之舞祀順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安之舞祀憲宗廟奏大成之舞請改為大章之舞祀穆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順之舞祀敬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慶之舞祀文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順之舞祀武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定之舞祀宣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中之舞祀懿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同之舞祀僖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慶之舞祀昭宗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順之舞祀哀帝廟奏大和之舞請改為大和之舞

請廢同用所成享先農耕田去豐和請廢同用順成

憲帝敕祠元年七月孔儀楊張昭上高祖廟樂舞曲名并歌詞未曰臣聞書稱舜為之歌詩載商周之頌蓋示情制節之道也表文王創業之難宜播在詩篇被之弦管永垂勳業之迹式象代哉故知德高祖睿文聖武神謀英斷創業之迹歷試逐陳山之釁膺受命振北門持分陝之權撫化流南國大勳允集鑒命收駱旌而運籌幄帷而決勝遂能大懲暴亂廓清區宇撥亂反正之道實在茲乎伏惟陛下聰明睿哲繼明重光孝敬之心通於神明仁恩之德洽於動植以為高祖之樂舞曲名宜稱大風之舞其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定功之舞庶使功成作樂永播於無窮德盛垂休長流於不朽

金陵臨江之鼎未稱改器惟德克享爰興大祭則平仙駕南越之鼎未稱改器惟德克享爰興大祭則平仙駕甘泉於顧復合則至開畢而龍去鼎湖九鼎之下方登蓋而鼎成三后之在天乃升立之人如攀攻駕

應夏商序興之頌以著積功之鼎鑊隆詩德之歌以紀盛業王破陣樂在宮商昭於樂府高帝在宮同來於樂府大何喜焉臣載考聲詩采詩詠德禮書曰七世之廟可以祖祖皇帝廟室奏武德舞曲請以觀德為名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丙子大常卿冷朝陽上太常卿卿至德舞舞詞表曰臣聞禮樂之興本於明祀考其先歷觀王迹深清之內質修祀典奉爰奏樂章追懷之至不可以致來格歆盛德之貞不可以遠至誠是宜詳按舊規發揚新制正前代之闕文自西漢之初詔叔孫通重定禮樂始有鼙舞及隋祖之定歌薦禘寺曲迎至唐朝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詞皆六二和之樂每室酌獻一曲則別立舞名降及前朝不曾改制今昔初新祀廟嚴配祖宗合享奉祖之名仰述累功之德惟祖惟宗和皇帝天輔其德降其神源發慶於九圍流慶於萬祀

日胤陽合四方感和於內明人志克神事咸備樂備德興運至舞得一之名既宜詳述於孝敬緝光於烈文信祖香和皇帝室奉於廟請奏舞稱孫舞林惟清和於善作並德龍輝大寶動協雷雨之和鳳翥丹霄上紹雲霓之舞爰符盛烈神其降格名曰證功備於祭義行容順於樂記舞象有武文武舞以象德舞象有文文舞以象功明德皇帝至孝通神敬事先烈嚴恭祖考薦奠兼備

期時聞有異制禮作樂之道運而興焉所以差作大章周舞六武奏衆歌頌之德象形盤厲之容然代而然莫豈所在伏羲皇帝陛下上承天心修述禮樂而神祇安寧亡遺而備今有朱弦疏越遺響清濁之音歌方圓之文欲祀二儀而展禮設樂而事作易曰聖人作樂以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以治邦國之政治以治神人之和凡樂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空桑之瑟龍門之材斲而成之以作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和樂以祭天神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祭地祇奏大蔟歌應鍾舞大咸以祭四望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祭先妣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祭四方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祭社稷五祀五嶽凡六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地祇皆出可得而禮人鬼可得而禮乃作樂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以上下神祇以合鄉方以觀德以興功以除民以強兵以威天下以弭民以順天地以明其德以降上神以作興物以利萬

也故聖王之制禮動成必作樂一人作之於上万國作之於下作樂也故聖人之所以感天地而動鬼神也故曰樂者德之華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故樂作於樂聲象於物聲象於物而形見於外人心之動也形於聲故聲成文謂之音是以黃帝吹九寸之管而鳳凰來鳴雅琴瑟也長八尺二寸以應周天之數也十二律旋宮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歌歌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客以教百姓風俗以其功德之所從作者也宗周而上率由斯道以享帝宮聲廢消更漸雖有大子於鎬鄭異之亦人云而是舞闕樂之文樂三代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哼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變聲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於古道以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歌宮八十四調

傳見於時在隋之器方無存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部為墟器之與亡十不存一所用歌奏則多以課隸子弟樂人之家有畫譜寫之獲文記亦不集官閣計以鐘鎛十二編鎛二百四十架大鼓應鼓建鼓晉鼓鞉鼓雷鼓路鼓靈鼓鼗鼓鼓之在樂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無其制度之知求乎協於後唐晉與漢音享國不遠求聘及於禮樂至于十二鎛鐘不聞聲律宮商復備環而擊編鎛編磬於懸而已然竹籟土壎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孙是李浪樂之變據無其人今陛下天縱大武奮宅中區上當二儀之泰和下應三五之美風陳大功既著厚復三代之風遺文舊編厥今之疏訪興廢務備不事倦京師庭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興明詔述舊樂懸親自考驗知其去深動上心乃命中書令臣等曰樂者太常樂事之端日謂八音相和加和會以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之紀下及

出臣獨見恐未詳樂至于中書門下集官員及內外知音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制曲八十四調曲有數百見存若古曲而已皆調一黃鍾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內三調曲即是黃鍾羽聲越調一曲結雜諸調之調

官翰林學士衛尉卿宋白等及禮官博士等同商擬前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四者而化而來重譯而至亦各有會合之期也
周公王時會承公世祖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是必會若季夏六月以薦腥祀公於大廟味東夷之樂也
南蠻之樂也以祀夷狄之樂於大廟味南夷之樂也
帝王時會定公與周公會於洛谷孔子稱相事者有
司趙而進曰請奏公孫敖公曰諸侯有
猶敖而舞孔子趨而進曰臣聞之君舉必慎其
左右祝史正其辭今臣與君公景公作樂而去之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諸道每年冬寒外蕃朝貢使入京已後無問蕃漢所貢珍奇悉皆焚棄其有進馴象者亦宜放還山林仍令所在州縣不得進送其後又有獻者皆不受中宗神龍二年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奏請禁斷婦人預朝會事疏奏不報景龍二年左拾遺張說上疏諫之至是乃禁

德宗貞元十六年正月尚書左丞董晉作樂聖樂因西川招雲南八國使至以進帝御麟德殿宴之閱之十八年正月驃國王獻樂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五人上其國俗天竺相近故多婆羅門氏之詞每為曲皆齊聲和之八部手十指應節繁敏為超越之狀一曲昌末俗不相喜有類胡戎舞也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一

掌禮部　討論　一

唐曰先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故有順有體有宜有變必準乎三才而參乎人情以之動民以之動物以之生大者萬世之副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飭天地神明也以治朝廷之禮足以序上下之敬也以治軍旅之禮足以振之國威也以治燕朝之禮足以正君臣之義也以治鄉里之禮足以順長幼之倫也以治田獵之禮足以習用武之事也以治車馬之禮足以別貴賤之等也以治器械之禮足以便民用之宜也以治宮室之禮足以別男女之辨也以治喪紀之禮足以盡恩義之際也以治祭祀之禮足以致鬼神之福也以治辭讓之禮足以去爭奪之心也以治飲食之禮足以合歡親之情也以治好惡之禮足以反人道之正也以治政事之禮足以興人功之美也以治百官之禮足以效職業之序也以治萬物之禮足以備財用之本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屬其會而不知其義不成其禮而不知其名故曰禮之為體大矣其次治宮室別貴賤其下修庠序明教化其下謹鄉飲之禮以正長幼之序其下養耆老以重孝悌之義其下恤孤獨以通有無之惠其下決獄訟必質諸神明其下簡不肖而加刑罰其下教士以軍旅之法其下制喪紀之禮以別親疏之恩其下脩祭祀之禮以致鬼神之福其下謹婚姻之禮以明男女之別其下飭車馬衣服之制以別貴賤之等其下宮室飲食之節以辨上下之位其下器械之作以便生民之用其下舟車之利以通四方之志其下使民以時務農重穀其下山林川澤以時入而有禁其下工商雜居各有肆而不相亂其下嫁娶以禮行而無淫其下死生哀樂各以其情而無傷其下刑罰威而不濫其下賞賜行而不僭其下無子者有收養之道其下有喪事以哀送之其下有祭祀以敬享之其下有功德以賞報之其下有罪過以刑誅之其下有孤寡以恩撫之其下有賓客以禮接之其下有師旅以義動之其下有盜賊以武禁之其下有寇讎以兵征之其下有暴亂以威治之其下有叛逆以誅討之其下有冤抑以申理之其下有壅蔽以開通之其下有謀慮以制事之其下有祈禱以祀福之其下有疾病以醫藥之其下有災害以賑救之其下有怨仇以和解之其下有患難以防禦之其下有衰亡以繼絕之其下有禍亂以治理之其下有昏惑以道達之其下有迷失以教導之其下有遺脫以收恤之其下有隱匿以糾發之其下有相讓以旌表之其下有相侵以禁止之其下有相爭以和平之其下有相訟以理正之其下有相仇以禮解之其下有相賊以法誅之其下有相盜以威懲之其下有相奪以義分之其下有相殺以命償之其下有相傷以罰贖之其下有相侵以禁止之其下有相爭以和平之其下有相訟以理正之其下有相仇以禮解之其下有相賊以法誅之其下有相盜以威懲之其下有相奪以義分之其下有相殺以命償之其下有相傷以罰贖之

子張問政于子曰師乎前言之矣君子之政舉賢而教不能則勸善而矜不能則民不倦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子曰賜也亦有惡乎惡不知而作之者勇而無禮則亂惡果敢而窒則狂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也已矣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子曰君子之於言也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子曰微生高直乎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子謂子桑伯子可也簡子曰雍之言然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弒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子曰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微生高孰謂微生高直

起無體之禮施及可海無服之喪施於子孫
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恐然若驚矣子貢問於孔子曰何謂二無孔子曰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二無子貢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汎愛其命有性無聲之樂也威儀遲遲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子夏曰言訓大矣美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謂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日月以明無服之喪施及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公旁四達無聲之樂日閒四方無體之禮塞乎天地無服之喪施於子孫

子夏曰敢問喪其親既顧成矣請問喪其子孔子曰丘之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丘聞之喪子者期於明目而已矣

子夏問於孔子曰三年之喪君子之禮也既聞命矣敢問三年之喪何以三年為也孔子曰君子之喪其親也三年不從政焉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樂樂必壞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崩三年之喪期已久矣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出子曰予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子貢問喪子曰喪為上喪次之喪子頹也稱其情喪親其服

子貢曰賜也聞之喪子者期於明目而已矣子貢曰敢問喪親子曰丘之親也才不才亦各言其親也丘聞之喪親者期於用情而已矣

子貢問喪子曰喪為上喪次之喪子頹也稱其情喪親其服

子貢曰賜也聞之喪子者期於明目而已矣子貢曰敢問喪親子曰丘之親也才不才亦各言其親也丘聞之喪親者期於用情而已矣

子貢問於孔子曰子張子夏問於子曰師與商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子貢曰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也

而后舉哀哭踊之節又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國之小祥毛主人練祭而不旅獻酬祭酒賓尸練祭而旅獻酬祭酒者賓尸練祭而不旅獻酬祭酒者賓尸練祭而不旅獻酬祭酒者賓尸練祭而不

孫卿子曰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知乎孔子蹴然曰生居今之世反古之道衣服不敢以奇人行不敢以隊上雖在布衣之中而有天子之容則人莫敢不敬也今之君子生則高堂邃宇廣牖厚墉美衣華服以觀其容進退俯仰以觀其動聽其言以觀其德是以容動乎民而德與之為一體民之所以從其上猶草之隨風其所以然者以其入之深而出之遠也今之君子入而不出聞而不言雖有忠信之心何由以入人之耳目哉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葬遠日而反虞公謂之曰何以不若鄰哉公宮而葬乎史佚曰吾敢乎哉習公言於周公周公曰豈可以不若鄰哉公儀仲子之喪檀弓譏之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於門左曰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孔子曰否立孫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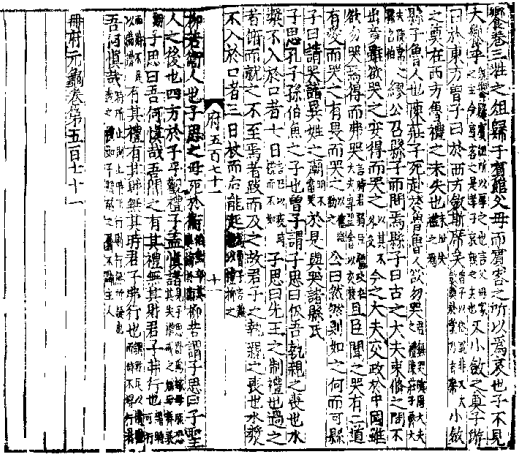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有貴人之喪者親戚既葬而各反其所而祭於墓其哀未盡也而遽忘其親者不可謂能慎終也故曰君子之於喪也過之而弗哀可也哀之而弗過可也

壹不知夫殺之過也子貢去之久矣倩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以有宜情而偏行之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宜情而偏行之過也咏斯猶陶斯咏猶斯舞斯猶舞斯慆斯慆慆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踊斯禮之節文也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慆慆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踊斯禮之節文也人死則斯惴惴斯悲悲斯無所逃斯無所愬焉故制絞衾設蒙冒用魂車以生者之飾待之以送死者之文是故生人之情不死不可以動鬼神不敬不可以交神明是以先王之制喪禮過之者百也不及者亦百也子游問於孔子曰喪之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子之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父之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兄弟之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朋友之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師長之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君之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父母之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子游曰喪其大功小功之親而朝夕哭者不知其已有同母異父昆弟死聞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聞也曾子聞之曰噫甚矣汝之難知也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子游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子游問於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之喪慈母與其妾遇諸門內其妾先入戶慈母隨之入戶慈母出戶其妾亦出戶慈母隨之出戶慈母命之反其位而後哭之子游問於曾子曰如此者何也曾子曰我喪也斯孰大焉吾聞諸夫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今子過我而入門



魏蔣濟為太尉初待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為舜使禹治水而鯀功不成天誅以殛之禹治洪水而田非貢之先者又以追錯及與尚書陳蒙往反並有理據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殷周以來尚功德何其然歟白虎通說殷質周文之義又以為殷人先祖有德而不祭則能配白虎其先不祭則不能配如玄之說虞氏比殷周之不若邪但以祭法所云見疑處者又欲鄭玄不考正其違失而通其義吳張昭等駁蔣濟之論以為虞夏商周各自以其始祖配天而祭之皆以有異事作風俗隨時制宜而天所以降福同之哉然親親有義尊尊有殺故禮限上不盡高祖下不盡子孫又傳記四世而緦麻限之窮也五世則袒免降殺同姓六世而親屬竭矣揚雄所謂九族乃協者也又曰禮有不遷之義者謂若文武之為祖宗雖歷萬世而常在不毀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多為貴者謂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於寢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少為貴者謂若天子祭天地用犢諸侯以下祭山川用羔大夫祭五祀用羔士祭用魚庶人祭用鮪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大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前後旒十二諸侯九旒上公七旒侯伯五旒子男三旒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小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朱紘玉纊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質為貴者謂若大路越席之義也又曰禮有以文為貴者謂若龍卷黼黻之義也又曰禮有以素為貴者謂若喪禮以素服素車素旗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奢為貴者謂若喪禮以多為貴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儉為貴者謂若喪禮以儉為貴之義也又曰禮有以變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十二旒諸侯九旒上公七旒侯伯五旒子男三旒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常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簡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繁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易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難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順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逆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正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權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經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變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常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簡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繁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易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難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順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逆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正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權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又曰禮有以經為貴者謂若天子之冕諸侯以下冠緌纓之義也

晉荀崧駁禹太常庾希建立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後雖如卻會與合庚申朔元旦日蝕劉議以為日蝕之是勝人之一失譴咎逐若謫斥之日部論災消異伏又以推步術籠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去歲人君無所譴之咎災異若斯胡禮如此則譴咎之來將何以禳之人君至尊之所重誠必素服齋宿思謹天變百官修明其職庶幾轉禍而祝之夫敬誠之事必其誠懇而行之故孔子七齋助鄰於齊宿以表不見生而行故日蝕而止禍日安知其不見是也而部慶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昔陽公三申有災而以亡文侯晉殺春秋譏之須事與過皆懼長也故慶宗朝之禁況闕天變當用至行摩祭之會臣以為禮無所據請依所上諸侯入門不拜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御乃知至非拜所當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矣劉部所執若遵此事亦復部所言後遭南及之逆退無據然荀令子老聃去留之事亦復部所言後遭南及之逆退無據然荀令

所言漢朝所從遠使出至令見稱莫知其言矣按君子將順以為式故正之云爾是以從衆議以和會至於和中將活輔政又欲從劉部議知會至尊之旨而謂之擁威專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入朝天子不得從禮而廢者四自開泰始有二非為先存其事而廢其事而廢其事史官推術緯錯故不除廢朝會世祖又從荀之議

晉傅玄為中書令時御史中丞衛瓘劉毅楊州刺史羅憲王義等朝堂班坐九品廁書曰揚州刺史職掌王義其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係官次坐下是下論更尊之詩再云王命下嫁於諸侯法服褘衣不係其夫下王后等雖王姬下王后等則皇子皆以本公之上匪在先公之上匪在下也皇子亮在三司上今參驗如別又海西即位故散大將軍武陵王第一懷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皇子耶此又令具在也宋初依

六年制誥司馬貽文爲兵部尚書制辭曰朕以寅亮之義同之下而子時恒以相王在儲禁公次之長詩則其多方之義同之下而子時恒以相王在儲禁公次之長詩則其多方之義同之下而子時恒以相王在儲禁公次之長詩則其多方

[illegible]任意而忽之見則[illegible]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公違而天禮之旨也爭窮不自量酌有鄭玄據理義以求其[illegible]合雅表不拘偏信乃錯之以紀傳之以經證之以[illegible]腐[illegible]遷[illegible]之說量其僭否參其同異審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illegible]雖衆終校其大歸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殊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漢成之從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禮儒行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傳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illegible]既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背舉相非雙崑論議士之[illegible]紛紜[illegible]其[illegible]二家終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居室其中焉言謂之太室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南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堂之西

者謂之總章南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依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其木者則殺之等也但明堂既為用[illegible]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五室則義[illegible]考工於室之戶牖則數[illegible]為[illegible]可驗矣或獻以著於月令之間[illegible]周禮與[illegible]禮[illegible]衆儒[illegible]所[illegible]等[illegible]記[illegible]周人明堂度以九尺又之堂五室以遂[illegible]延南北七延堂崇一延五室凡延室中廣以九室以遂東西九調記得之矣[illegible]於堂之修廣何由而知今之[illegible]也然大明堂有遂所以告月朔布[illegible]令[illegible]室[illegible]玄堂北[illegible]考工[illegible]者[illegible]五室[illegible]居[illegible]之義且[illegible]而[illegible]據其方之正又雖[illegible]令度得其月之[illegible]定是則[illegible]之[illegible]得[illegible]乘[illegible]之[illegible]通[illegible]之[illegible]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

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乘其正[illegible]令聽朝各失[illegible]表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論之以[illegible]辭言水木月[illegible]交於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illegible]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以[illegible]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illegible]而傳說[illegible]非所[illegible]傳也禮記玉藻天子[illegible]朝於南門之外闑門[illegible]門[illegible]左[illegible]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illegible]及路寢[illegible]如明堂[illegible]帝[illegible]堂在國之陽每月朔[illegible]聽[illegible]朝[illegible]事[illegible]及[illegible]宿[illegible]寢亦如之閏月[illegible]朔[illegible]堂[illegible]中[illegible]遇[illegible]聽[illegible]寢[illegible]閏[illegible]月[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朝[illegible]堂[illegible]之[illegible]卿[illegible]其[illegible]同[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同[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明[illegible]堂[illegible]與[illegible]玄[illegible]堂[illegible]各[illegible]有[illegible]所[illegible]聽[illegible]朔[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子[illegible]到[illegible]南[illegible]門[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入[illegible]畢[illegible]立[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玄[illegible]室[illegible]朝[illegible]聽[illegible]亦[illegible]其[illegible]日[illegible]大[illegible]夏[illegible]亦[illegible]在[illegible]西[illegible]房[illegible]垂[illegible]之[illegible]竹[illegible]矢[illegible]在[illegible]東[illegible]房[illegible]此[illegible]則[illegible]路[illegible]寢[illegible]小[illegible]寢[illegible]人[illegible]謀[illegible]疏[illegible]於[illegible]中[illegible]鄭[illegible]之[illegible]注[illegible]曰[illegible]此[illegible]蓋[illegible]謂[illegible]庶[illegible]燕[illegible]麻[illegible]於[illegible]方[illegible]中[illegible]前[illegible]後[illegible]也[illegible]天子[illegible]居[illegible]有

左右个房[illegible]其[illegible]於[illegible]左右者也[illegible]論[illegible]履則[illegible]列[illegible]其[illegible]左右房[illegible]言[illegible]明堂[illegible]則[illegible]其[illegible]左右个同制之說[illegible]相[illegible]乘[illegible]係[illegible]之[illegible]何[illegible]其[illegible]雜[illegible]乎[illegible]使[illegible]九室之[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延[illegible]室[illegible]室[illegible]室[illegible]室[illegible]於[illegible]其[illegible]堂[illegible]旗[illegible]使[illegible]班[illegible][illegible]思[illegible]王[illegible]朝[illegible]堂[illegible]則[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分[illegible]室[illegible]不[illegible]居[illegible]其[illegible]南[illegible]北[illegible]世[illegible]室[illegible]則[illegible]二[illegible]室[illegible]之[illegible]間[illegible]便[illegible]居[illegible]天[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地[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四[illegible]尺[illegible]尺[illegible]寸[illegible]之[illegible]空[illegible]焉[illegible]豈[illegible]有[illegible]天[illegible]子[illegible]布[illegible]政[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帝[illegible]之[illegible]堂[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朝[illegible]諸[illegible]侯[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室[illegible]之[illegible]外[illegible]堂[illegible]乎[illegible]而[illegible]已[illegible]哉[illegible]假[illegible]在[illegible]僉[illegible]約[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過[illegible]矣[illegible]論[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木[illegible]慢[illegible]人[illegible]情[illegible]其[illegible]不[illegible]然[illegible]也[illegible]余[illegible]恐[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抑[illegible]云[illegible][illegible]室[illegible]之[illegible]東[illegible]西[illegible]南[illegible]北[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故[illegible][illegible]曰[illegible]明[illegible]堂[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室[illegible]之[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北[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尺[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五[illegible]寸[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尺[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戶[illegible]之[illegible]間[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尺[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戶[illegible]之[illegible]間[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尺[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戶[illegible]之[illegible]間[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二[illegible]尺[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戶[illegible]之[illegible]間[illegible]所[illegible]

保南北更換座宇之制不為通矣論云祭法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壇一墠曰泰壇曰泰墠曰鬼

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大甲中繭云惟三祀十有三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記十二月朔伊尹祭于墓是祥後禫月吉祭于墓之明證也是孔言元年十一月之明證也
命士四月成服五月葬是四月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夏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是二十六日也則殯至葬王頊至庸王麻皆歷數而中間有十日讀王方始見顧命知殯在十二月逾得至殯方始十二月祭見其組緩命見顧訖錯侯出廟門侯伊訓言改見底祭侯伊訓言改見底祭侯甸群后底祭侯則知及見顧勢周之禮並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練祥未忘憂中庸云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畢哀練祥未忘憂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即又喪服小

記云再期之喪三年也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喪禮士其市小祥又其市大祥中月而禫禫是吉祭此禫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禫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獨疑所傳而經文獨信乎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為備宣帝甄綜衆說立大小戴禮及馬融鄭玄王肅之徒並為之訓解而大小戴禮立於學官後漢衛宏又傳古文禮經與逸禮三篇馬融鄭玄王肅之徒並為之訓解而古文禮經與逸禮三篇復立於學官是則禮經之興廢不常而諸儒之異論多矣魏王肅以其父學申鄭義以為鄭玄之學行於當世而己之學不行於當世故其所論禮事多與鄭玄相違其所著喪服經傳注及喪服要記喪服變除等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相符會列于學官年代已久今無論檢造異論既無據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馬融以為祥後禫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而吉禫是吉祭此禫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禫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獨疑所傳而經文獨信乎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為備宣帝甄綜衆說立大小戴禮及馬融鄭玄王肅之徒並為之訓解而古文禮經與逸禮三篇復立於學官後漢衛宏又傳古文禮經與逸禮三篇

冊府元龜卷五百七十三

掌禮部二十一

奏議

夫擯者門之情而為之節文以分貴人所也故王者必制禮樂以導之使正朝覲慶賜莫不有所施焉若乃以貴陵賤以賤瀆貴以幼冒長以疏間親以新舊亂故則禮廢而法行法行則上下順矣順則治矣治則安矣安則福矣福則壽矣壽則子孫保之矣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之所興存乎辨等辨等則貴賤不踰踰則僭亂生矣是以訓儆而明罰無赦焉故曰禮不可不學也

周公既沒成王幼弱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以周公之勳勞尊而師之北面而事焉每有大事則就而謀之故周公在豐天下安若泰山及成王長能聽政周公乃還政於王而北面委質臣節不改其後康王即位遵成王之業而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

漢興因秦滅學天下散亡諸儒頗修舊學而魯高堂生獨傳士禮十七篇及禮古經五十六篇出於魯淹中及孔壁中獻王所得與高堂生所傳同獻王所得多於高堂生三篇餘皆相似

高祖初定天下叔孫通為太常通儒學之士也秦時以其學徵至博士稷下先生咸以為是通乃與魯諸生三十人西入咸陽與其弟子及上左右侍臣共起朝儀

文帝時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誼以為大可痛哭者一可流涕者二可長太息者六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若夫經制不定諸侯未有所畏其勢猶可以倒縣也天下之勢方倒縣而上不知正也可為流涕者一也

漢興以來至於今上六七世矣而天下之公卿大夫好為苟且之行以偷一切之安是以國家之政未有所定法令未有所立下安知上之所為上何以異於此

助祭尊親之大義先帝三王所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皇皇宜君宜王斯之謂矣春秋之義父不祭於子祭於父子不祭於臣祭於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孫祭殤以為宗廟在郊則百官備序請勿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元王昭后衛穆后昊大子昊后園陵皆不奉祠祭享廟祀國廟依月節復下部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親宗之廟萬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者親也厥義攸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顧博議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周之所以五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是以三顧之親親而七世不遷之義者明功德茂盛而成王成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優隆而臣是以為孔子之命定天下以為禮樂之制也太祖之廟世不毀承後為君者宜與天地同流故大祖廟而所稱如禮太上皇者與文帝親宜立以為高廟皆親盡而毀之義奇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為太宗之廟與高祖同稱而亦宜毀臣愚以為孝文皇帝雖有大美盛德功過湯武然猶未變改故稱

禮皆不改不自稱郡國臣庶不可使獨承之承祀之義以民為本諸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頻遭災害以為立禮四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繼是以不敢復如諸侯儀禮之中遵祖宗之意為不繼是以不敢復如諸侯儀禮之中遵祖宗之意為不繼是以不敢復如諸侯儀禮之中遵祖宗

古循聖制定天位初擬便於是衛譚奏議曰陛下躬聖德之
通明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便各陳所見令公卿大夫博士
幸其旨歸或試策則合於天心或崇論則發人之遠道夢
吉凶必多少識也論當在否但於萬民則凌而遂道夢
於經傳則少正卯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人言宜
如舊禮及王莽時所定八人不敢經難考古制而以為不
可無法之議難以定古丙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
自我民聽天之明威也又曰商罪貫盈天乃誅之故曰
自堯舜之興也由百姓而遷此然子之言天以民之聽
為聽也宜於長安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設之郊言甘泉
泰畤汾陰睢上皆因秦舊處其文或為神祇功業至大雖修
而備無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為可故上質不敢薄其文
敬而備

可乎（乎）（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

易服色正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改周後宋諸侯之制求繼通神之心至今累世輟之（輟）（廢）（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興之功本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著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皆所以稱德（德）（者）（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義傳天子七廟語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其差（差）（等）（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尊卑之序也（也）（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而七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流）（下）（疑）（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殺以兩禮也（也）（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中宗宣也（也）（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太甲曰（曰）（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為宋高祖（祖）（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太宗曰（曰）（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為宋太祖（祖）（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太宗（宗）（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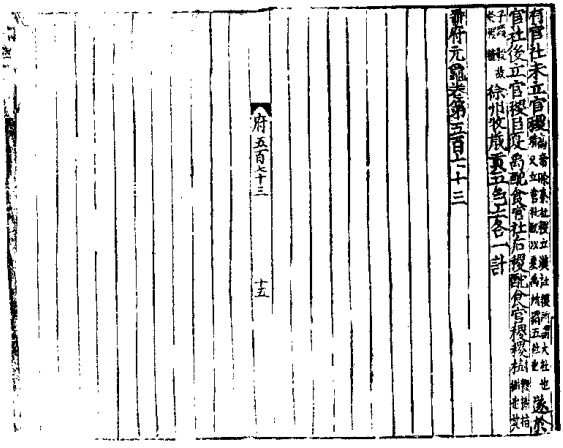
府　五百七十二　十一

廟號　論曰三代之興皆有尊祖之義然則所以稱帝者一功德而已矣（矣）（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祖況宗其德厚者也無以功德而稱宗言之則不可謂定功德之（之）（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記典曰天皇王之制祖也功德參天則祖之以功定國則祖之（之）（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在）（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宗者（者）（疑）（衍）（文）（有）（脫）（誤）（錯）（簡）（不）（可）（讀）（也）（下）（同）（此）（類）（不）（再）（出）（校）（勘）（記）

府　五百七十二　十二

（缺）（缺）（缺）

議曰今上帝感龍郊而后土無祠則北不若也故晉宗廟四
年十月　甲子始立后土祠於汾陰魏晉以降因而
泰　五年十一月癸未始親祠南郊史記孝武初立
祠祀之禮但配天而無事地之文至元狩元年始立后土
祠於汾陰脽上其後五年又親祠焉漢書郊祀志孝武
初立后土於長安南北郊元狩元年立后土祠於汾陰脽
甘泉泰畤祠太一五年又立太一東南郊祠后土二
祠皆一宮壇開五道壇一成五色各如其帝之
方而廣輪各隨其數五年一親郊祠后土
禮畢大赦改元中興元年春正月光武即位於鄗南千秋亭
五成祭天告即位也其壇三重八陛四面為道
壇上設六宗群神位皆南面北上又為壇於其東北
設五帝位皆東面南上又為壇於其西北設皇地祇位
東面北上又為壇於其東南設五帝配位皆西面北上
又為壇於其西南設五帝內坐位皆東面北上又為
壇於其東北設五帝外坐位皆西面南上又為壇於
其西北設五帝配坐位皆東面南上又為壇於其
東南設五帝亞坐位皆西面北上又為壇於其
西南設五帝從坐位皆東面北上又為壇於其
東北設五帝從坐位皆西面南上又為壇於
其西北設五帝配從坐位皆東面南上又為
壇於其東南設五帝亞從坐位皆西面北上
又為壇於其西南設五帝內從坐位皆東面
北上又為壇於其東北設五帝外從坐位皆
西面南上又為壇於其西北設五帝配從坐
位皆東面南上又為壇於其東南設五帝亞
從坐位皆西面北上又為壇於其西南設
五帝內從坐位皆東面北上又為壇於其
東北設五帝外從坐位皆西面南上又為
壇於其西北設五帝配從坐位皆東面南
上又為壇於其東南設五帝亞從坐位
皆西面北上又為壇於其西南設五帝
內從坐位皆東面北上又為壇於其
東北設五帝外從坐位皆西面南上
又為壇於其西北設五帝配從坐
位皆東面南上又為壇於其東
南設五帝亞從坐位皆西面
北上又為壇於其西南
設五帝內從坐位
皆東面北上
又為壇於
其東北
設五帝
外從坐
位皆西
面南上
又為壇
於其西
北設五
帝配從
坐位皆
東面南
上又為
壇於其
東南設
五帝亞
從坐位
皆西面
北上又
為壇於
其西南
設五帝
內從坐
位皆東
面北上
又為壇
於其東
北設五
帝外從
坐位皆
西面南
上又為
壇於其
西北設
五帝配
從坐位
皆東面
南上又
為壇於
其東南
設五帝
亞從坐
位皆西
面北上
又為壇
於其西
南設五
帝內從
坐位皆
東面北
上又為
壇於其
東北設
五帝外
從坐位
皆西面
南上又
為壇於
其西北
設五帝
配從坐
位皆東
面南上
又為壇
於其東
南設五
帝亞從
坐位皆
西面北
上又為
壇於其
西南設
五帝內
從坐位
皆東面
北上又



君以上盡父春秋[一]傳[二]保[三]護[四]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稱給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毘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墜下繼統者安得復稱親遣親王奉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墜下繼統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稱父立廟復置侍祠且既謂宜除今以繼廟則則二帝禮典隨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賈宏成承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何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則為前嫌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舊日奉祠以明尊尊之義親親之恩若從之是時元帝以為漢為廟成帝以下祠太上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陵所在而祭為二十六年詔毋曰稱給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樂樂必壞三年不為禮禮必崩三年一給五年一稱禘祫秋傳曰大給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給則三年一給禘祫之間有虛月矣宜如舊制以為永式

[一]傳　[二]保　[三]護　[四]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太宗則降其私親今稱給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毘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墜下繼統者安得復稱親遣親王奉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墜下繼統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稱父立廟復置侍祠且既謂宜除今以繼廟則則二帝禮典隨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賈宏成承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何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則為前嫌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節侯舊日奉祠以明尊尊之義親親之恩若從之是時元帝以為漢為廟成帝以下祠太上長安高廟其南頓四世陵所在而祭為二十六年詔毋曰稱給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樂樂必壞三年不為禮禮必崩三年一給五年一稱禘祫秋傳曰大給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給則三年一給禘祫之間有虛月矣宜如舊制以為永式

郭[一]昌[二]上[三]疏[四]曰[五]臣[六]聞[七]天[八]地[九]之[十]性[十一]人[十二]為[十三]貴[十四]人[十五]之[十六]所[十七]貴[十八]在[十九]於[二十]禮[二十一]義[二十二]禮[二十三]義[二十四]之[二十五]生[二十六]於[二十七]事[二十八]天[二十九]地[三十]事[三十一]天[三十二]地[三十三]之[三十四]本[三十五]在[三十六]於[三十七]敬[三十八]敬[三十九]之[四十]至[四十一]則[四十二]神[四十三]明[四十四]應[四十五]之[四十六]福[四十七]祚[四十八]隆[四十九]興[五十]故[五十一]曰[五十二]敬[五十三]神[五十四]之[五十五]謂[五十六]也[五十七]臣[五十八]聞[五十九]天[六十]地[六十一]之[六十二]性[六十三]人[六十四]為[六十五]貴[六十六]人[六十七]之[六十八]所[六十九]貴[七十]在[七十一]於[七十二]禮[七十三]義[七十四]禮[七十五]義[七十六]之[七十七]生[七十八]於[七十九]事[八十]天[八十一]地[八十二]事[八十三]天[八十四]地[八十五]之[八十六]本[八十七]在[八十八]於[八十九]敬[九十]敬[九十一]之[九十二]至[九十三]則[九十四]神[九十五]明[九十六]應[九十七]之[九十八]福[九十九]祚[一百]隆[一百一]興[一百二]故[一百三]曰[一百四]敬[一百五]神[一百六]之[一百七]謂[一百八]也[一百九]

[一]郭　[二]昌　[三]上　[四]疏　[五]曰　[六]臣　[七]聞　[八]天　[九]地　[十]之　[十一]性　[十二]人　[十三]為　[十四]貴　[十五]人　[十六]之　[十七]所　[十八]貴　[十九]在　[二十]於　[二十一]禮　[二十二]義　[二十三]禮　[二十四]義　[二十五]之　[二十六]生　[二十七]於　[二十八]事　[二十九]天　[三十]地　[三十一]事　[三十二]天　[三十三]地　[三十四]之　[三十五]本　[三十六]在　[三十七]於　[三十八]敬　[三十九]敬　[四十]之　[四十一]至　[四十二]則　[四十三]神　[四十四]明　[四十五]應　[四十六]之　[四十七]福　[四十八]祚　[四十九]隆　[五十]興　[五十一]故　[五十二]曰　[五十三]敬　[五十四]神　[五十五]之　[五十六]謂　[五十七]也　[五十八]臣　[五十九]聞　[六十]天　[六十一]地　[六十二]之　[六十三]性　[六十四]人　[六十五]為　[六十六]貴　[六十七]人　[六十八]之　[六十九]所　[七十]貴　[七十一]在　[七十二]於　[七十三]禮　[七十四]義　[七十五]禮　[七十六]義　[七十七]之　[七十八]生　[七十九]於　[八十]事　[八十一]天　[八十二]地　[八十三]事　[八十四]天　[八十五]地　[八十六]之　[八十七]本　[八十八]在　[八十九]於　[九十]敬　[九十一]敬　[九十二]之　[九十三]至　[九十四]則　[九十五]神　[九十六]明　[九十七]應　[九十八]之　[九十九]福　[一百]祚　[一百一]隆　[一百二]興　[一百三]故　[一百四]曰　[一百五]敬　[一百六]神　[一百七]之　[一百八]謂　[一百九]也

劉[一]昭[二]百[三]官[四]志[五]司[六]馬[七]班[八]固[九]敘[十]禮[十一]制[十二]之[十三]宜[十四]因[十五]京[十六]師[十七]諸[十八]儒[十九]多[二十]能[二十一]說[二十二]禮[二十三]宜[二十四]舊[二十五]招[二十六]集[二十七]其[二十八]議[二十九]得[三十]失[三十一]帝[三十二]曰[三十三]諮[三十四]言[三十五]依[三十六]古[三十七]道[三十八]遠[三十九]三[四十]年[四十一]不[四十二]成[四十三]會[四十四]禮[四十五]之[四十六]名[四十七]為[四十八]聚[四十九]訟[五十]異[五十一]端[五十二]不[五十三]得[五十四]下[五十五]昔[五十六]孝[五十七]文[五十八]皇[五十九]帝[六十]除[六十一]誹[六十二]謗[六十三]之[六十四]法[六十五]開[六十六]直[六十七]言[六十八]之[六十九]路[七十]求[七十一]賢[七十二]如[七十三]不[七十四]及[七十五]恐[七十六]未[七十七]盡[七十八]其[七十九]道[八十]今[八十一]議[八十二]禮[八十三]之[八十四]家[八十五]各[八十六]為[八十七]聚[八十八]訟[八十九]是[九十]非[九十一]不[九十二]得[九十三]決[九十四]舍[九十五]人[九十六]道[九十七]遠[九十八]之[九十九]義[一百]非[一百一]所[一百二]以[一百三]垂[一百四]法[一百五]後[一百六]世[一百七]也[一百八]其[一百九]令[一百十]諸[一百十一]儒[一百十二]各[一百十三]悉[一百十四]意[一百十五]正[一百十六]義[一百十七]以[一百十八]禮[一百十九]文[一百二十]正[一百二十一]之[一百二十二]

[一]劉　[二]昭　[三]百　[四]官　[五]志　[六]司　[七]馬　[八]班　[九]固　[十]敘　[十一]禮　[十二]制　[十三]之　[十四]宜　[十五]因　[十六]京　[十七]師　[十八]諸　[十九]儒　[二十]多　[二十一]能　[二十二]說　[二十三]禮　[二十四]宜　[二十五]舊　[二十六]招　[二十七]集　[二十八]其　[二十九]議　[三十]得　[三十一]失　[三十二]帝　[三十三]曰　[三十四]諮　[三十五]言　[三十六]依　[三十七]古　[三十八]道　[三十九]遠　[四十]三　[四十一]年　[四十二]不　[四十三]成　[四十四]會　[四十五]禮　[四十六]之　[四十七]名　[四十八]為　[四十九]聚　[五十]訟　[五十一]異　[五十二]端　[五十三]不　[五十四]得　[五十五]下　[五十六]昔　[五十七]孝　[五十八]文　[五十九]皇　[六十]帝　[六十一]除　[六十二]誹　[六十三]謗　[六十四]之　[六十五]法　[六十六]開　[六十七]直　[六十八]言　[六十九]之　[七十]路　[七十一]求　[七十二]賢　[七十三]如　[七十四]不　[七十五]及　[七十六]恐　[七十七]未　[七十八]盡　[七十九]其　[八十]道　[八十一]今　[八十二]議　[八十三]禮　[八十四]之　[八十五]家　[八十六]各　[八十七]為　[八十八]聚　[八十九]訟　[九十]是　[九十一]非　[九十二]不　[九十三]得　[九十四]決　[九十五]舍　[九十六]人　[九十七]道　[九十八]遠　[九十九]之　[一百]義　[一百一]非　[一百二]所　[一百三]以　[一百四]垂　[一百五]法　[一百六]後　[一百七]世　[一百八]也　[一百九]其　[一百十]令　[一百十一]諸　[一百十二]儒　[一百十三]各　[一百十四]悉　[一百十五]意　[一百十六]正　[一百十七]義　[一百十八]以　[一百十九]禮　[一百二十]文　[一百二十一]正　[一百二十二]之

次禮於風易俗美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體外樂以制內五已矣天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足臣以為漢魯侯叔孫通制作禮樂是以先帝坐德數下詔考覽殷周參酌古今雜秦儀而定漢禮及天地鬼神宗廟羣臣之禮朕甚嘉之其議加元服之禮以為成人之道朕親行之以為天下先又詔曰朕聞孝子之事親也生則盡其歡愛死則竭其哀敬盡生事死送往以成孝道之終也今皇帝即位三年遭家不造朕甚閔焉其為皇帝服齊衰三月以卒孝道

元武皇帝受命中興開機定祖孝明皇帝聖德懿明攻柔文[illegible]
廟稱號宗孝章皇帝永和中太常樂恢上思惟高宗諒闇[illegible]
得禮之正自此已下政事多[illegible]至親親各[illegible]
至親而已[illegible]
朝尊而無極[illegible]
臧中議合禮儀元帝世[illegible]
者去五年而再祭合食于太祖以尊[illegible]
親重遇漢末為黃門侍郎既薄鄧轉為散兒當從太祖而征通
由孟津過兒農王冢太祖疑欲謁[illegible]
第道日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兒農王即
作難滅又為暴日所制降在藩國不[illegible]
猶未常明帝大和中魯相上言漢舊立孔子[illegible]
奉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內而衰服除於外非禮也請稱情者也豈其不除自欺自斜
曰須謹案清遠寺議舍見所學之一端未統帥者居喪古今之
通禮也自上及下尊卑貴賤物有其宜故謂自以為貴者有
以必為貴者有以為賤者有以下為貴者唯其稱也不然則
本末不相衍之不遠天子之與羣臣雖衆樂之情若一而所居
之宜實異羣臣禮不得同於古之世喪期無數屢書稱三載
四海遏密八音其後無文至周公旦乃稱歎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其傳曰諒信也闇默也上達五百餘歲而子張疑之問曰
仲尼何居答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冢
冢宰三年周景王有喪既葬靈王有服既除謚議之
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古端衰喪車
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遭體之君憫多荒寢自從從諒闇
之制至今為宗懷名教世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實理所以
為議非謂天子不服斬衰也素旛書銘名為柩車等而行元上加下漢
祖草創因而不革天下皆然服曰今既葬除服曰今既葬除喪
禁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考文遺詔欲舉俚俗薄葬里
制紅藩之除雖不合高成謚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
時孫皓改制改葬得在庚辰之間以定制帝行無哭踊之
陵設五句之葬安左三十六日此當時經文踊哭不絕前聖之
旨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斷合於古典然不其心除闇同議前

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終制宜然制宜於時其服既葬
而除除闇以終之三年無改父之道故曰官總已聽冢宰聽
服已除故稱不言之美則不服發古旋規以荒之感也禮記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古端衰喪車
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愛衰服之節同於凡人心喪之儀終於
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然遭體之君憫多荒寢自從從諒闇
之制至今為宗懷名教世代子張致疑於當時此乃實理所以
為議非謂天子不服斬衰也素旛書銘名為柩車等而行元上加下漢
祖草創因而不革天下皆然服曰今既葬除服曰今既葬除喪
禁嫁娶飲酒食肉制不稱情是以考文遺詔欲舉俚俗薄葬里
制紅藩之除雖不合高成謚闇之義近於古典故傳之後嗣于
時孫皓改制改葬得在庚辰之間以定制帝行無哭踊之
陵設五句之葬安左三十六日此當時經文踊哭不絕前聖之
旨也魏氏革命以既葬為斷合於古典然不其心除闇同議前

母為長子妻為夫妾為王皆三年內官之主可謂舉事於變
制考文之義紅藩既畢孝景即位於未央宮后宮貴人以下皆除
動於列官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
古禮近同時制而除心蒐諸下侯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
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變者有經而變者有直而行曲而報
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然自執號咷之慕朝朝頌
容大行既葬奉社而不反必知冢宰攝治萬機殿若不安殿諒闇
則東宮之儀無所統承不釋服而臨之則哀情未申喪居宜忘必不得除
動於列官此可知也況皇太子配貳至尊與國為體固宜遠遵
古禮近同時制而除心蒐諸下侯一代之成典君子之於禮有
直而行曲而報有經而變者有經而變者有直而行曲而報
言亦有不安今皇太子至孝蒸蒸然自執號咷之慕朝朝頌
容大行既葬奉社而不反必知冢宰攝治萬機殿若不安殿諒闇
則東宮之儀無所統承不釋服而臨之則哀情未申喪居宜忘必不得除
省亦難以當舍辭東雖宮同二十五月之事寧至於大旦亦奪
其制昔霍光進方進自以身為漢相居喪三十二日不敢踰國典而
況於皇太子乎皇太子宜如前帝行無哭踊之儀以為皇太子
太子遂以歐除之議除國制除喪除諒闇然制於是
太子遂以歐除之議除國制除喪除諒闇然制於時外內卒闇
預異議多怪之或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預亦不自解說退

使博士尋暢撰為之義者明足以垂示將來
暢承旨逐撰其事傳稽古今參諸前典以為
趣其傳記有與今議同者可具列之傳舉二端明其當處以
聞
詔曰可
魏制為王侯封領更郡大康初上言今還六官增以王鼎而舊
使御府巫祝宣成鼎禮器重使輕以為輕三夫人宜使為九
鼎使五官中郎將美人良人使國者於典制為引詔詣之衆
議異同參駁
華嶠為散騎常侍大康六年表議曰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
籍田千畝后夫人躬蠶桑公卿至仁脩先王之緒
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靈之義而獨未立籍田禮典闕愚依
古式備斷義曰詔曰昔天子親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
祭服所以率導多助明教不勤也今籍田有制而蠶禮未脩
由中閒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脩禮以示四海其詳依

古典及近代故事以義公宜明乎施行於左蠻夷亦西郊禽獸籍
田對其方也乃使侍中成粲等定其儀
朱整為尚書成帝咸康八年有司奏婚禮納徵大婚用玄纁束帛
加琥馬二駟太傅褚裒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
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
摯用雁其馬酒水左傳加故諸侯婚禮加納采告期親迎各
帛五匹以納徵馬四匹惟今夫家自備惟尊官為具敬之整議
從親云故事王娶如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
子加以穀珪通高后制聘后黃金一百斤馬十
匹大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氏王娶如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為
九十五匹晉興故事用錦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為
備物賜錢使足而已惟給璋缺如故事
傅咸為東觀司馬晉初親太社有樓而宜社無樓故第二社
一樓羣大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樓祠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

貿一神其并二社一社祀歲各曰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義天子
尊重宗廟故其祀而報者各所以事尊事重繇緘親排故分祭
自為王社者為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為本人以穀為命故又
為百姓立社而別報焉事異義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
之論王社亦謂為藉田耕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景侯此論
下斯內為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京都也景侯此論
將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
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為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為人
間之社未暁此旨也太社天子為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
社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為立社故
稱太社也若天子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為名左氏傳魯子清
立之社是也祭法又曰王為羣姓立七祀王自為立七祀言自為者自
為而祀也為羣姓也為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

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異見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
周社則有所賜乃不為厲今云無二社者猶若侯祭法不謂無
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明慨歎而後為解而欲以
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日思惟景侯之解亦未易除也
前被勅尚書召語乃社于新邑惟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被
勅特牲社稷太牢必稷一牢之文以明稷祀與社同牲無疑
夫說者曰祭社則稷可知可祭社以明稷祀獨不舉二以明
二國之大事在社與戎若有二而除之不若適而存之況存之
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人掌設社壝經界之命社無稷
蓋出於此然國王社稷故經傳通稱社稷周禮王祭社稷刊埋
兩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所掌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
教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一稷說成祭義論語景侯
論太祖不立京都故鄭氏學盛舉表以為如祭法之論景侯

之解父以此壇大雅大乃立家土之公解曰冢土大社也景侯解曰冢土五色是景侯以配土也故以為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若魯侯用青土齊侯用白土晉侯用黑土燕侯用赤土周語曰社稷之守臣也是諸侯之國皆有社稷也又曰王者以土地之廣狹居其民而制其象以上物為之辨其野以五土之名物而授職事以興其利以土會之法辨邦國都鄙之數而掌其圖以周知其利害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物地事而授之以土均平其政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凡此皆以土地為言則社稷之為土地之神明矣

古正令世祖武皇帝崩發明詔定二社之義以為永制宜定新禮議二社詔從之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社太社之稷曰地德普廣鬼官繁職乃選太社帥古萬邦惟恐四海威韻鳥祥其帝社之祝曰神德厚載邦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配焉

十一

府五百七十四

晉武帝泰始二年博士秦秀等奏以為天子親耕藉田以供粢盛禮畢而反祀於太社太社之祭以后土氏配焉后土氏者地祇之尊也宜與天神同禮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同用冬至之日祀天於圜丘夏至之日祭地於方澤同用二至之日祀天地之祭皆用牲幣而有樂舞其祭社稷五祀五嶽則無樂舞其祭天地及社稷皆有燔燎而祭五嶽則無燔燎其祭天地及社稷皆有配而祭五嶽則無配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皆有尸而祭五祀則無尸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皆有牲而祭風雨雷師則無牲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皆有粢盛而祭星辰則無粢盛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皆有玉帛而祭山川則無玉帛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皆有兆域而祭四望則無兆域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皆有壇而祭百神則無壇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皆有從祀而祭先農則無從祀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皆有告而祭先蠶則無告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皆有禱而祭先聖先師則無禱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皆有常禮而祭非常之祀則無常禮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皆有禮而祭非禮之祭則無禮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皆有福而祭非福之祭則無福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皆有罪而祭無罪之祭則無罪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皆有過而祭無過之祭則無過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皆有敬而祭不敬之祭則無敬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皆有誠而祭不誠之祭則無誠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皆有福而祭非福之祭則無福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皆有罪而祭無罪之祭則無罪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皆有過而祭無過之祭則無過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皆有敬而祭不敬之祭則無敬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皆有誠而祭不誠之祭則無誠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皆有福而祭非福之祭則無福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皆有罪而祭無罪之祭則無罪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皆有過而祭無過之祭則無過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皆有敬而祭不敬之祭則無敬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皆有誠而祭不誠之祭則無誠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皆有福而祭非福之祭則無福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皆有罪而祭無罪之祭則無罪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皆有過而祭無過之祭則無過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皆有敬而祭不敬之祭則無敬其祭天地及社稷五嶽五祀風雨雷師星辰山川四望百神先農先蠶先聖先師非常之祀非禮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之祭非福之祭無罪之祭無過之祭不敬之祭不誠

子始生故也尊重不待命謚若行讓已謚皆不殤則元服之子當
加冠三年未智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皆與未冠者等降
降也徵斬與大功其為輕重也遠而令注云諸侯不降嫡服
大功為重嫡之服則雖皆無服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
稷女能奉事道各以可成之年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嬰
二謂也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以天子之尊
為無服之殤行成人制耶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
今三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辯祕書監摯虞議
天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降矣太孫亦龍君重由位成
而服令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眷故也於是詔史以上
皆服緦衰

晉安帝隆安元年中興書曰伯書御史時東海王越尸柩葬訖而還有司奏以為宜依舊式除服還朝廷疑之博士傅純議以為招魂葬是謂神神不可從也帝然之然許裴氏招魂葬越遂下詔禁之

丁潛為琅邪王裒郎中令元帝建武元年裒薨遭上疏求行終喪曰在三之義禮有違制近代已來或遭時降殺宜一正革以敦千載後事令文王侯之喪官依服斬疏葬而除今國無繼統喪無主臣實陋職不足當重譯商酌宜從終喪詔下博議

國子孫酒杜夷議古者諒闇三年不言下及國世統襄效命喪紀之將天子諸侯尊葬而除此所謂三代損益禮有不同故三年之喪由此而廢然則漢文之制合於隨時況有國者宜同也非施於帝皇而已安得獨與無位降於成人有位既葬而除

不大祥以無後之故而猶不除也周以丁郎中應除緦麻自宜主祭以終三年太常賀循議禮天子諸侯俱以至尊臨人上下皆以義君臣之禮自古以來其例一也故禮盛則全其重禮殺則從其降春秋之事天子諸侯不行三年主於臣為君服亦宜全君為臣服未有君除而臣服君服已除者今法令諸侯為君斬衰既葬而除以全文言之則諸侯不以三年之喪與天子同可知也君若以服則自子輕重無應除者若皆除無主而無嫌重故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主祭以終三年之制主人大功之親主人喪者必為主而無服主人主居喪者服主祭以

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受讓嫂上祖則祖位空疑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天之經以上至於高祖親廟四世高祖以上復有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出祖郊宗廟禮宜

聲尊高豈有從昏之義以古況今譙王周薨宣受君此之義何加贈復位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禮宜明矣遵事重錄日省今君錄以禮之有乎今據已顯復則禮宜明矣遵事重錄日省事都便以風言定褒歎褒美若有情考徵也論者謂禮知隆協亂政信教誉攻苟正叛信義除即所謂滅四族以隆人主攘夷之功耳即此禮禮也復依欽序譯出所以圖私亦闕門不同以此禮族是其死於為義也大信動當時之營救不圖將來之大述惡隆協之亂政不失為臣之貞節者乎蔣朝士豈惟周礼邪若盡謂不忠懷有誣乎譙王周薨各以死命為期亦人臣之節也但所見有同異欲期之於忠故宜申明斥即如今君議考華齊為其在隆協矣皆子赴之難各忽死之管仲不死若以死為賢則管仲賢若以不死為賢則召忽死為失先賢何以為通之明為忠之精同也死雖是忠之一目亦不必為忠皆當死也漢祖遺詔非劉氏不王非功臣不侯違命天下共誅之復呂宣王諸呂用事擅興兵權欲危劉氏宗廟賴忠正大臣朱虛侯章等誅滅之故孝文即位追尊薄太后為高皇后與高帝合葬長陵夫人以配至尊禮也

君遠使臣也又曰祭義以遠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所樂而歌之今命大使將以遠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所

世之後設禮外觀通行連頭足入官之罰欲令人刻肝心內
禮教以行之則刑罰可以漸措而用之若不明制令以定
其罪名則人不知禁而陷刑者衆矣臣以為宜令有司詳
議之以為永制從之

開元十五年正月制曰朕聞禮者理之大端人倫之所繫
故能經天緯地移風易俗自非聖哲孰能與於此乃者
有司奏議以為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禮也臣以為
喪貴從厚祭貴從薄故仲尼稱予欲無言子貢曰君子
三年不言言必有中故子張問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
不言何謂也子曰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不言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不言豈獨高宗
然也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又曰喪三年以為極貴賤
一也期九月貴賤一也三月貴賤一也此三代之達禮
也自秦以來天子除喪既葬即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
皆不得終其禮自漢文帝始以日易月而公卿大夫士
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魏武帝始以權代制而公卿大
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晉武帝始以金革奪情而
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宋文帝始以冠冕
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後魏孝文
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
自隋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
終其禮自貞觀太宗文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
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永徽高宗天皇大帝始以
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開元
玄宗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
終其禮自漢文帝始以日易月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
不得終其禮自魏武帝始以權代制而公卿大夫士庶
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晉武帝始以金革奪情而公卿大
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宋文帝始以冠冕從吉而
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後魏孝文帝始以
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隋文
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
自貞觀太宗文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
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永徽高宗天皇大帝始以禫祭從
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開元玄宗皇
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
自漢文帝始以日易月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
其禮自魏武帝始以權代制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
得終其禮自晉武帝始以金革奪情而公卿大夫士庶
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宋文帝始以冠冕從吉而公卿大
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後魏孝文帝始以禫祭從
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隋文帝始以
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貞觀
太宗文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
得終其禮自永徽高宗天皇大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
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開元玄宗皇帝始以
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漢文
帝始以日易月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
魏武帝始以權代制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
禮自晉武帝始以金革奪情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
得終其禮自宋文帝始以冠冕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
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後魏孝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
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隋文帝始以禫祭從
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貞觀太宗文
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
禮自永徽高宗天皇大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
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開元玄宗皇帝始以禫祭從
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漢文帝始以
日易月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魏武帝
始以權代制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晉
武帝始以金革奪情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
禮自宋文帝始以冠冕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
得終其禮自後魏孝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
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隋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
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貞觀太宗文皇帝始
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永
徽高宗天皇大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
皆不得終其禮自開元玄宗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
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漢文帝始以日易月
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魏武帝始以權
代制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晉武帝始
以金革奪情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宋
文帝始以冠冕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
禮自後魏孝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
皆不得終其禮自隋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
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貞觀太宗文皇帝始以禫祭
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永徽高宗
天皇大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
終其禮自開元玄宗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
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漢文帝始以日易月而公卿
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魏武帝始以權代制而
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晉武帝始以金革
奪情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宋文帝始
以冠冕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後
魏孝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
終其禮自隋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
皆不得終其禮自貞觀太宗文皇帝始以禫祭從吉而
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自永徽高宗天皇大
帝始以禫祭從吉而公卿大夫士庶人皆不得終其禮
自開元玄宗皇帝始以禫祭從

爲壇三重爲壇崇飾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薄則
祭法缺又遷禰主曾祖訪廣士屢奮英名曰羣世　韋玄成等
以毀廟主藏於寢園親盡者藏於祖廟本主藏於太廟
若今則至而祭則不如親盡又四君無追號之證云明據親而
無依是時儒文爲輔軍將軍典尚書郎劉歆等奏四祖同宜爲
祧主在室祢祫乃祭於先朝舊廟嚴時奉園寢宜兄子間此遵
宜各自爲廟所以祭皆是廢太廟以世遠而毀不易爲昭穆之上
序　聖禮今四君親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慶主之義則
猶藏主孫之所若似勇主之禮則又非本朝之情宜思其義則
筆一親盡則祧義豈容於二親盡則無祧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
焉等同張譏議漢十五帝廟宜毀陳於太祖者皆其後之
義主德祖宗義無別廟後之也與不先鉏則遷王居太祖
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人西鄉同謂之桃如則三祖遷主之
禮於是定室備十一也

王殿之爲太常外平元年尚納皇后何氏聚之大引經傳及譜
故事以定其禮源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遂更議曰三王有
改不改之禮殷周相因之義故虞夏不變殷周二代
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要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億
億安有百下之尊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遂尋古禮並生者
此制立永史籍無生者此以爲情不安於義不通於經宜即二件
納皇后時非謝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惑衆之旨爲武皇后
兄王婚之文又考大婚已行之事成聲實事不稱父兄則
惑衆事常所忙禮合於舊旨易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成聖故
事於是從之

何琦爲涅縣令外平中論備五嶽祠旦崩慶之制天子五載一
遍祈順時之方崇燔五嶽望于山川編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
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報德是以受厥不忒而風雨寒暑
以時時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至漢視三公四瀆親詣

侯者在祠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遵渭長
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江北祀可
以闕故自本朝興起之國　神州傾覆宗事替矣惟漢之天柱在王
略之南也而南嶽遷百户奉祠漢武之隆未有官守屬
江郡常　太史謁假四時禱祭祭所不合請水減和北今又
像隨替計今非典之祠可位謂非一方若王者則還其之思推
其歷數則合於經義而江淮之人神雜擾公私奔競以煞滋良由頃國家多難百不一報給草禮
常事有非禮違今元嘉改修禋典徵之經義以破其惑
之衆成蒙憲澤而神明理祀未之或改臣竊以爲宜修舊典
明前哲時候望禮此旅猶古意大爲而度狹豆牲牢視祝辭
說爲宜降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神而
已其諸祠太尊可祖依法令先去其僭非正不經俗不見
江淮爲尚書僕射安帝即位詔尊皇太妃大司馬祖母

宜稱太夫人議曰慶雲讚云皇之性著莫親之禮著莫尊
尊莫尊於四海而尊皇無並雖之地一級之爵莫然之心
尊莫尊於父母而尊皇無並雖之地一級之爵莫然之心
屈降所居情者哉教經曰聖季姜歸于京師傳曰父母之於
子歸爲天王后稱曰吾季姜尊不加父母也或以爲子尊
不加父母則武王何以追王太王季文王乎周之三王德配
天地王訓之興自此始也是以武王仰承前訓追奉天命追崇
祖考明不以子尊加父母也按禮如不許長孫不許貴加
不得表章皇后貴加祖妣以降命邪漢祖感家令之言而尊太
公爲太上皇孝景感栗姬之言而尊薄太后爲皇太后貴加之
義著於前矣太上皇貴人以尊稱而厚其本金貴與非子道之
不至也蓋聖典不可踰也當春秋時燕子承國其母得爲夫人
不繫宜子命邪故當告以先君之命之邪窮見證
書當施新殊授貴人爲皇太妃令稱皇帝策命命書久謝訓路

母也貴人拜授斯則正后之禮也天地神祇名位定矣母貴子賤人倫序矣雖欲加崇貴里上雖陛下之孝豈宜以而廢禮乎且漢之太皇太后皆以帝母稱尊故得稱制詔而令臨朝今皇太后以皇太后之尊親受冊命而不稱制詔令臨朝者以皇太后之尊親受冊命而不稱制詔令臨朝者以皇太后之尊親受冊命而不稱制詔令臨朝者

每葬從儉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指古之制關然便可詳議敕議國立郊祀禮典無二宮皇帝尊祢親事而後以聖典奚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識非具學所可輕改之主惟太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德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德祖而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也德

冊府元龜　卷五百七十六　掌禮部　奏議第四

宋臧燾初仕晉孝武太元中為國學助教孝武追崇宣太后尊號初宣太后崩會中宗諱日陽休之議以為大行議者以為宜配食中宗尚書令王珣議曰陽休之義理以孝背乎情禮以情違乎義理父為子天為父母為子孫侯其尸服以士服故太后配食宣帝則宜祭於高祖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梁懷皇后和帝曰恭懷皇后順帝之母曰李憲懷皇后雖不據子為祖母

既稱夫人禮服聲敖成風顯天人之義儀傳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壓孫有無所降悖亂正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例遂廢同於義祖斬衰三年服從厚降

王肅之為曹明侍郎武帝永初二年表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今案晉令諸侯王薨葬三年之喪共月數二十五月而除送以為制江左以來唯晉朝延用諸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尊厚若自則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為制詔可一

禮記家無殊格從之

裴松之為中書侍郎時議改葬元嘉中書侍郎徐廣云義熙時改葬安帝崩後三年未到疑於兩公禮數下讓官博議松之議曰按春秋文八年葬公遂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其在國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夫葬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為東之追宜從改葬之目以決前已成理

注無外名器既正則礼亦從之且今幸牧之官編之民必有其勤者以顯受王命則成君臣之義或也史之載筆猶除者受臣民以末見闕其從改葬可以未到葬其鈞乎

傳隆慶崩當以新禮私謚

裴松之曰案上云王自臣以下慮不逆節則孰透開開面禮有殊疑今詳禮記曰為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以天地用之以三王質主以之敬讓昕謂禮主天竭至心以奉其神故謂之禮主又曰禮者君百王以之以為天下主以之敬讓昕謂禮主天竭至心以奉其神故謂之禮主又曰禮者君子致其敬而已矣故曰禮主敬詩之興詩者所以導達人志禮者所以制定人倫詩禮之興其來遠矣故詩禮並稱禮之為用不亦大乎禮不可以不學詩而後成也乎禮而後立也其為法也廣矣其為體也大矣苟非其人至道不虛行苟非其人至德不虛立故曰其人然後道凝其為人也不誠則無物是以君子慎其獨也誠之為貴學者之大務也故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故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此之謂也是以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記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之治民也必由學學也者所以學為君學為臣學為父學為子故為君難為臣難為父難為子難四者然後足以治天下國家此之謂也

以上聞如或不祥凡何以答議云學博士荀萬秋議伏膺情非古守義之服礼無其文案易繫辭云古者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所服又董仲舒止稱書曰其勿事皆言有喻即是不得之服也漢元始用聚臣議故司馬公與范景仁書論名曰納言即制稱斯既慶於理詔旨有司詳議定制稱情裁度施行事下太常博士議奏太常以為禮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祥鼓素琴鄭玄注云謂大祥祭之明日除之禫祭中月而禫除之明月吉祭而復平常也又曰父母之喪既葬柱楣翦屏倚廬寢苫枕塊不與人居既虞翦屏柱楣而已既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既練舍於外堊室既祥黝堊既禫內寢復平常又曰父母之喪既葬而歸思慕之心無已復反於墓庐於倚廬既虞而歸柱楣翦屏既祥而

春秋以貴之義武遵二漢舊制之典但勒銘述德而已後人追
心而行或不及不先可時其議以不其中執筆永懷奉揚盛美
夏后曰至德之感鑄於歌舜曰文舟則之羊祜至上書遵先
典號極嶽崇以義請著述於鉛槧之事宋寅寒泉之思建碑於洛陽求歸中謹義深民推恩加爵
于時宰臣等僉以為自非作郡開國勳德非弘明所宜
勒銘旨豈以朝政之所因君臣體宜公者
歟翻覽於秦本紀著指事篇備以申制所以作郡方國勒銘
後昆自秦漢奉天繼統指事銘德備於帝典
利財略既違狄歟之戒懼勳德之美昭為諂況等三家
不其未夫議曰禮所公設然為前修後人不刊不
易者且可勿問況此制度民人共不知法何由當即詔曰三
年除服之後不得追加告列以為宜後為循中永式嘉
十三年七月癸酉朔詔公主所生母皆後為追贈一
先薨後公主服各服舅姑公主同服舅姑公主所
服輕重夫服博士解議之既成用士禮須皇同服義所於布
帶與義稱是以著博士周野王議又六公主所服
上禮無主後陽主為所生如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
中有服為尤其博士庾蔚之頗勃明主淵之四人同雅議何
於王肅云云議如所上奉行古制
見施於後親父母已以至於舅姑所服猶二依古典又永初
三年六月行傳議主薨後三公主以舒尊所服猶服大功海鹽

公興此言知闕在事諸臣之例既久江西淮以北尤為不少若但
論此三人始無差異開其一端則至相恐動里伍縣司競為義
利財賂既違狄歟之戒懼勳德之美昭為諂況等三家
且可勿問況此制度民人共不知法何由當即詔曰三
年除服之後不得追加告列以為宜後為循中永式嘉
十三年七月癸酉朔詔公主所生母皆後為追贈一
先薨後公主服各服舅姑公主同服舅姑公主所
服輕重夫服博士解議之既成用士禮須皇同服義所於布
帶與義稱是以著博士周野王議又六公主所服
上禮無主後陽主為所生如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
中有服為尤其博士庾蔚之頗勃明主淵之四人同雅議何
於王肅云云議如所上奉行古制
見施於後親父母已以至於舅姑所服猶二依古典又永初
三年六月行傳議主薨後三公主以舒尊所服猶服大功海鹽

公主體自宜降極當上服至尊皆宜降從服義稱通正文并引事
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顏雅周野王等捍不肯伏為稱自有伏以
來皇子皇女皆無降同之士禮考於事經功一服不降於成
顏獨貶於幼所生母共所奉事其重踰情之理豈不詳
哉朝廷愛子之旨凡所施行莫不以稽古為先今
晉悲帝時皇子服所生陳氏練冠縗絰即前代施行故事謹
依禮文者也又廣雅三公主為所生母作傳講服大功也先君
餘尊之所厭降也況博士既不按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鬼事
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妻
除禮故皆是古禮不必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終於失又
詩春秋云春秋諸侯皆是古禮不必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終於失又
受朝命為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逐此服宜可若案人比例公主
王母得與君朝皇朝之所尊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然也

晉愍重更重喪吳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動者既被催御三日
甫畢帖解雖理母事實關義都服自開要紀有制權之大經
降被收宜家國舊典古之請依衆子婦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
同之士庶此之謬深不依言而顯太常博士有研初所謂同
子之教同子之義博士三禮雖通制勢明制度未詳研初所謂同
同父者失亦得之宜加裁正引明國典謹案大學博士顏國
員外散騎侍郎庾蔚之等研論備悉同疑既不決守舊又不
審據前准故事宜得通申違故事宜得造禮皇太常臣
勃敬位皇后宗伯同禮所司臨述往反了無研初深同旨矣宜
及今詳明以為永式免今所居解野王領國子助教博士
初所議未研中執理未盡子同之疑雖起二事合成三端雖
委質事君理貴從三人加禮同設敬白有頓顙聽從如奏
徐羨之又奏武陵王故妃及晉安王義真宜自還都祔之位遠古義開
禮記喪紀於太祖及北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古來河東

禪理易位終乃從於衰弊南北光武紹統定二都洛邑而北平氏遏江淡而北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破未遽開關遂於東南已地剋立立壇皇宋受命因而勝改且居乎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國重造舊章新南驛路備遠遷江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彪等傳太常承旨依同舊議乃後郊祀於林陵牛頭山西正午地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遷留園主曹皇后及元皇后祔廟對二後主於城以繼皇嗣今依例應祔世子未詳應以誰為世子為嫡立次子為嫡立次子為嫡立次子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為應以此為正詔大常臨淄議定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為應以此為正詔大常臨淄議定

蜡祭議謂孔後大宗以其不可之比部侯王後之義廢祀孔子不應立後之日復建封孔子時無所承繼宜以次取嫡親別胤繼孔氏自漢魏以來封爵皆絕唯以褒崇聖德而已今若復建封爵則應出數而降等於賢臣之家則非所以尊聖祖之義也謹案禮記王制天子建國諸侯建邦大夫有采地者皆為其國立社以祭其先及五土五穀使民祭之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所祭不得相干也又曰諸侯不得祭天子之社稱其地而已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后稷而宗文王此皆祖有功而宗有德也又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不在其地不祭又曰諸侯為社稷死之則祭之又曰諸侯為百辟卿大夫為五祀皆有常祭又曰大夫士去國三月復反乃告於其廟遂以行又曰大夫士有地則祭有地則有祭無地則無祭又曰大夫士無故不殺牛羊豕狗雞不食不粥於市又曰大夫士祭器不假又曰大夫士不得造車馬又曰大夫士不得專封地又曰大夫士不得專地以上諸侯之義也謹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又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先又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又曰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又曰天子祭天地與其先王配以上天子之義也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有娀以配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七十七

掌禮部　十五

奏議第五

南齊王逡之住宋爲向書左丞順帝昇明三年鍚郡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黃屋左纛無大輅戎輅逡之議大輅駕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郎堂位云大輅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周令中夬士乘大輅注云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駕之祭天車也周禮注輅王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駕周之大輅周革輅建大白以即戎輅此則戎輅也鄭康成以駕戎必以周者明郊天善逮商代之禮即戎車也以今世之制堂五帶者孟春乘大輅載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畫祀帝于郊夫必以大輅以戎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輅即大輅也大駕左戎史像講宜用耶九旒時乘黃無明借用五輅天朝臨軒權列三輅

王儉爲左僕射高帝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評訓儀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謚天諱依謚皇祖臣隸既有從斬之義孝宮太常所君謀至於朝堂陵廟本施至極既追尊所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勝題孫毓議稱京先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牓宋初將士司馬道將軍安帝君諱宜上牓何承天駁和不同即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諸侯名亦以大諱以戴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輅即大輅也大駕左戎史像講宜用耶九旒時乘黃無明借用五輅天朝臨軒權列三輅

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祫禮禘祫命數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祫禘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祭後祫爲嫌至於郊配之事重由王述是故林議去漢業祥起不同緯文以爲帝配天經商宗廣謙以祭配天聘將云謙謙君已禋祭不得爲配漢祖舞亦已彈爲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即爲前式又案禮及李經攜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此褒朝布教祭五帝之神明以有功德之君配之宮故稱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帝嚳明堂明堂盛德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廟鄭志趙商問玄說者謂天子有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即文廟耶鄭答曰明堂五帝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豈孝屋云明堂五帝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之耶其父祭天位則可奉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秦元十三年孫菩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即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世明堂即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亦有神王郊爲天增明堂非文王廟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配帝文祀陰五時即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不在天日祭黃帝獨曰祠南郊禮畢北郊又次明堂高朝世祖南郊謂之五供馬融太郊天之配感以夏正五氣用事有林有主各以其時北於方郊四時合嚴如作祀成汴以此月禮旅明堂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五帝位天化育故南郊於圜丘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其次祀之所尊卑無配殷周禮殊南郊舊用夏正其禮簡質復發其私嗣且明堂有配之事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以嫌於同處又

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遍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大雅生民之什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夙夜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生載育時維后稷周頌思文后稷配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夕惕若厲周頌我將我享維天其右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周頌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徂矜于時夏周頌賚明昭上帝迄用康年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作之屏之向之培之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周之禎大雅文王之什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周頌清廟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

稱子若出小祖禮記冠義三加冠於阼以著代也醴於客加三加
醴重加加有成也注禮記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文古者重
冠改於阼明所以自申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注義違孔
會其故中興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奉醴太常奉
醴羅之所奉宜依後漢尚書三代服色以進青馬商漢木德青
故遵商其行遵之色今所服善律則大赤所尚亦宜依漢遵若
有毒吹律者謂漢遵取姓商大子樂周頌遵取姓商大子樂周頌三代姓音古無輕
脣故能讀遠代之音商而更遵代之樣呂而云音今無此律以
定商宜附漢書律歷志朝聘本以行道為尚非關不定於音氏
如此說有音律之知無不宜遵舜以為尚樂器傳劉勳之辭
祭祭義為祠部郎中明年復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
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祭告所祈

亦然近存漢晉制故郊堂共日求雨於郊祭后有定准大學博士
王若議求雨年正月上辛宜於南郊次子有事明堂猶予實於北
郊兼博士議案議漢元嘉五年以羊已得事自後郊日略無遲
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祭封泰山坐明堂五月甲子以高祖呴
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日亦有不同後漢求子以
冰明日明堂猶無定限何如郊丁社即有說則從經權無文難
以定準宜是以沈其限而不祭禹田是禮之尊祭無同共考性
漢以朔日祭廟禮無五供使使先祭北郊然後明堂明是祀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郊志云正月
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知武帝明堂郊
雍后稷所用郊志之說也蔡為志者先祭北郊之言明矣
雍后稷所用郊志之說也蔡為志者先祭北郊之言明矣
周禮以四時冬至夏至祭天大司樂云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大
大司樂云冬至於地上之圜丘奏大

祀祖務令預縣之言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煩假預縣事日出行事何得方位郊壇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郊天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幕府方侍郊變為室隆表大司馬郊十二日北郊十一日祠先農案隆此言室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兵禮以牢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蘇寓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六丁已用壯子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祭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堂同日西關祭酒梁王議孝經郊祀之義亦有據焉祀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以行之前

准驍騎將軍沈淹議郊祀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祭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漢文餘事存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而不共者義在必異此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一日丁亥祭于汶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享帝元和二年郊祠宗祀並同五帝於明堂祭山祠帝將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若用明堂者猶五帝元年正月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并是此表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準度郭禮謂明堂南郊同三北極天禮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皆人言之以下祭地祇非帝之稱也故知上帝是天帝也自北郊以下祭地祇并省其二今祠明堂不應大篤尚書今正議郎梁商等各日祭漢祀不共日又漢書王莽傳自居攝自郊祖宮之義未達祠天放帝之言何者郊祭天神自

詣朝堂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瀆甚黜之譯於理為引春秋感精符云若文天母地則北郊之祭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禮泰寧有詔未及瘳瘵成祀八年用特牲禮太常顧和秉議親奉皇之世已降遣攝祭今宜親奉太常顧和秉議親奉皇之世已降遣攝祭今宜親奉今正親祠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祠昊天於圜丘祈穀於南郊祀大駕北郊明堂并花明堂柳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陛為法象冕冠袞衣之服詔祀成可證可何謂之為太常丞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即日與為耦耕宋六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前書令正儉以為亥日精田恐記無文通下詳議尚書大學博士劉瓛等議謹案春分之月立春迎春之祭北月以元日祈穀元祭元辰郊耕帝籍蓋循殷禮通辰日甲至冬也辰子至亥一終大陽也故以日指日陰也故以辰陰禮甲後必用其末亥辰之義也卯酉二辰注日吉亥又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郊生禮

又其義也注謂之議鄭注云元辰益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卯在酉衝戌在辰衝巽五行說十二辰為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常用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孫奕更度議寅郊亥以為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東陽之元以為生物之元亥為水十月所建百穀賴於沾潤里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者也郊天陽也故以日指日陰也故以辰甚昌月令禮向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地用辰助教修之議從卯續食禮云孝孫其來日月丁亥用鬯歲事于皇祖伯其往云丁亥必亥也真單一日以言之耳檀弓歸禮日用丁亥若不得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若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己者取其含名自丁寧之意故郊祀必以丁己者取其含名自丁寧之意故郊祀必以丁己者取其含名自丁寧之意故郊祀必以

其開錯田物乃卑劍之冷未覩親載之吉也明帝後有耕鈞臺弄田明帝後又耕下邳草帝之耕定陶又幸田於魏之郊相承舊事幸未不躬載一反敗於鳴犢再耕終於駐蹕是服膺儒術明知其最者也然則序立於春耕籍於歲暮物而雜陳禮且多舛水原舍言為進藉厥後吉其在孟冬固序也位立陰大凌助蒼龍宣氣而牙物序未位立陰氣愛在勁契窮者主種物使長大成是謂送陳藏室孙婁的舊用君實無有振於議表用了支詔可六年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千魚五頭少牢饋食禮古司士外魚膳宰肉用鮒十五上既云腊下必具鮮其數宜同稱膚是知薦膚部云橘去皮商祭薦鮒曰腊祭薦鮒用魚十五頭今鮮鮒約稱皆全用謂宜鮮鯽各二頭橘柚用卵十五顆子助數祭惠議評論尚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忘今之鮮魚理宜約千魚五頭若以其貴加人分可

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德也今欲斟損各隨義無所拘變之議王肅以為祠禮有常不可改變鄭玄以為禮隨時變故有損益之義故曰殷因於夏周因於殷雖百世可知也是以周公定禮而魯有三望之祭孔子修經而春秋有不郊之譏故曰禮者時為大時者變為貴今之所行變古之禮者多矣不可悉數且本安民八人配饗文祖明堂五帝各以其神靈所生故以后稷配天而周公以文王配之是則配天之與配帝其義一也故鄭玄以為祭天圜丘及南郊皆以冬至日祭天於圜丘則以夏正建寅之月祀感生帝靈威仰於南郊則以夏正建巳之月祀赤帝赤熛怒於明堂則以季夏六月土王之日祀黃帝含樞紐於四郊則以夏正建丑之月祀白帝白招拒於雩壇則以夏正建申之月祀黑帝汁光紀於北郊則以夏正建亥之月祀五帝各於其時之正月祭之於其方之郊而迎氣於五郊之兆也其祭天圜丘則有事有祈有報而祭地方丘則有祈有報而無事其祭五帝於四郊則有祈有報而無事其祭五帝於明堂則有事而無祈報其祭五帝於雩壇則有祈而無事有報其祭五帝於北郊則有祈有報而無事其祭五帝於五郊則有祈有報而無事其祭五帝於五郊之兆則有祈有報而無事其祭五帝於五郊之兆則有祈有報而無事其祭五帝於五郊之兆

七主東都六帝其昭成哀和四君並皆謂廟文存案史其意景武明章五君前史不載謂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即親奉尊祭即是廟見故無別謂之禮歸以為不然儲后在宮亦從祀禮閒廢可兼從敬閒之始則不假復有配天之祭若以為廟見者自廢及晉文燕桐位並有異說既同有為獨箸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葬以謂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謂廟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加隨君臣而追以謂兼敬宜逐案周禮之盛範近斟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毀本為國秦可

徐孝嗣為尚書令永泰元年奏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汗隆古今殊制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緩急天朝雖同君永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源且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皆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

故醴辭無三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醴有三王禮二體本古味具禮重酒用時味貴禮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獻古設禮而餘用醮辭更勞尊貴婚禮實匪以四爵加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理又乘判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醮用卷先儒以禮成好合事從其三然後用餈合飯注先醮意以三有遷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之而用大古之幂重夫婦之始也今舉以方摽示納而禰親廟又禮稱以醴酒出近俗後別有牢燭雕飾費千餘金既惟古典又違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嘏辛以優禮必襲之規有功治禮宜崇禮實宜備禮豈謂自今王侯已下冠孚一酌醴以建古之義醮即用舊以從事為元婚亦依古以禁酗終酗之過古之儉金銀鍮鑌自餘雜器悉用洗陶瑩人敦屬足充炳燭之燭華修亦宜停省庶別勤驛可期移俗有清案議並同奏可

冊府元龜　卷五八二　掌禮部

奏議第十二

後魏張普惠為司空參議軍事明帝正光二年十月魏陵王恪薨普惠議曰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齊衰三年為所後者亦如之又為所後者之父母服齊衰期為其伯叔父母服齊衰不杖期為其兄弟服大功為其姑姊妹女子子在室者服小功為其從父兄弟服緦麻為其曾祖父母高祖父母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兄弟族姑姊妹在室者服緦麻為其外祖父母舅從母姨從母從母兄弟姨從母兄弟從母姊妹在室者服緦麻為其妻父母服緦麻為其女子子適人者服小功為其從父姊妹適人者服緦麻為其外孫服緦麻為其從母兄弟姨從母兄弟從母姊妹適人者服緦麻為其妻之父母從母舅姨從母從母兄弟姨從母兄弟從母姊妹適人者服緦麻為其妻之外祖父母舅從母姨從母從母兄弟姨從母兄弟從母姊妹在室者服緦麻為其妻之外孫服緦麻為其從母兄弟姨從母兄弟從母姊妹適人者服緦麻為其妻之從母舅姨從母從母兄弟姨從母兄弟從母姊妹在室者服緦麻為其妻之從母舅姨從母從母兄弟姨從母兄弟從母姊妹適人

尚書權德輿議禮按禮記曾子問曰請問天子不得成禮者
喪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喪無二主故天子不得成禮者
謂天子崩大子即位后之喪則攝主冢宰聽於三公而總己
焉故曰天子崩大子即位后之喪則攝主冢宰聽於三公而總己
焉故曰天子崩大子即位后之喪則攝主冢宰聽於三公而總己
四明不敢專斷之義若禮記云三年喪祔而祭於其主明年
春祫於太廟及禘於其祖皆祭畢然後反主於寢明年
氏薨十三年閏五月葬僖公冬十月吉禘於莊公文公
八月葬文公冬公如晉明年正月公薨于高寢于十五
春乃祫祭曰二月癸酉葬於武公傳曰祫祭於武公謂毀
位曰僖王禮也要畢祫祭於僖公謂毀主入廟序昭穆
元會者謂天子大喪先近月朔不吉容改元三旬葬禮
葬等列稱正月十六日祭亦吉請後帝祀在中旬十四日時
祭祭於二十六日請曰秦祫之義參酌無疑今之議三元有
祫祭之義既成定宜即位宣行且喪次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君薨此非常喪制請依古籍稱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試

不稱古備於撫納可否公陳冒陳所見依經義裁重疊大后令曰
可如所奏

顯宗孝正光中為起部郎時魏室新建未建學校
臣聞學者治氣轉物之源興國之本建學校以
養賢之重理冠於造化推尊之美事絕於人倫
謹以對造立靈宗祀配大君用酬膺下土大孝
之能加嚴父於宗祀為大孝明王之典垂國之
宜取法前代上稽古則周小學殷大學皆設庶
民子弟各入學焉是明堂辟雍俱為學也興
十載之後則永平之中始脩橋梓之禮乃造
令住城三雍宮成司空臣掾等議以為古者
天子諸侯皆有學焉所以教導元元開達仁
義授之以古經稽之於今訓故成業是以
三代之隆莫不由此自秦滅學棄而不脩
漢興稍復其事未能廣大至於孝武始
建太學設五經博士置弟子員以為教
本自後學者轉盛雖曰好古尊儒蓋
亦藉此以裨王化也及光武中興
修而起之建武五年乃營洛陽
之南以為辟雍之地於是
四方學者雲會京師
盛業之美後代
莫及焉永平二
年帝親臨辟雍
尊養三老五
更以行

堂禘儀刑萬國考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業宣尊遠帝嘗祀明堂或配上帝今若圜丘禘祭則宜以高祖文皇帝明堂或配上帝今若圜丘禘祭則宜以高祖文皇帝於國陽宗祀明堂則宜以世祖光武皇帝配於國陽宗祀明堂則宜以世祖光武皇帝配目又開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人則宜久其職官之設不必求備今國子祭酒司業各一人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其餘員並省減其數若此則官不曠職事有統攝矣

何異苑約務簡省其比斗筲者悉罷之庶官既省俸祿必豐則人知廉恥而有志節勤勤樂以風化天下大禮樂所以養人刑罰所以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且以為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復稽延則蜀向之言殺矣但事不兩興須有先後且愚意宜罷土方雕飾之作頓省求寧土木之功并減抽丘封瓦之方裁分石墓隨孫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和庶幾而復興矣

此則元龜可得而下矣

【府　五百八十三　五】

佛理禪供舍施所宜然此之謂要容可少緩若使蹇連將元首重衆願小經營未熟瑞止衆大后今日省衰且緩體國之誠配養大禮為國之福以我為在郊未遑脩繕今四表多寧年穀豐熟伯禹菲飲卑宮周明堂多有同奧思伯上議日案周禮考工記云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各有異制若或兼用堂寧或參施或異明堂寧當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則是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殷德禮記云明堂之制九室三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聚秉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大廟明堂矣然則禮記及周禮皆以天子大廟為明堂五帝故殷及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郊鄭注云東郊

【府　五百八十三　六】

帝各有一室是帝各有一堂也今於五行之數周禮祀數以為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將談然而尊卑此理無改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非五室明矣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玄堂右个總章左个即總章左个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陽左个此文此則室僅是五而布政十二堂之建謂為可安其方國高爽自依時量數民之論又諸子謂鮮之諸子幹蠱之說逸民一屋之論家窮紙並無取為學者奉其讀設排優角觝之戲其郊廟祭官多有假兼故止疏通義旨而已東觀崔駰為武太后作七制令議封禪事武定六年二月將營明堂詔令群臣博議其制度魏孝文帝時議明堂事高祖親臨決之裴伯周子祭酒李業興博士張軌大學博士高元謙二千餘字

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維彼四國爰究爰度肇允彼桃林這皇王宮室是經營考之前載其事可知周公相成王定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周公既沒成王以下十有餘主宮室修飾不聞改作至平王東遷都於王城雒邑依舊制而營之故王城圖猶有存焉

【府　五百八十三　七】

東觀崔駰為武太后作七制令議封禪事武定六年二月將營明堂詔令群臣博議其制度魏孝文帝時議明堂事高祖親臨決之裴伯周子祭酒李業興博士張軌大學博士高元謙二千餘字

王肅本等議案禮記曲禮云天子當依南面而立鄭玄注云依斧
君使天子南面而立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注
云天子當依斧君使天子南面而立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
面而立鄭玄注云天子當依斧君使天子南面而立明堂位云
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注云天子當依斧君使天子南面
而立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鄭玄注云天子當

下體亦不異鄭言先生不改益以此義揩右頭宋向氏昏宗若同名春秋不譏皇太子雖有嫡弟之重未嘗降而所爲同於庶人然猶事有消息不得皆同於古官吏至微而有化制名從爭亦足雖安宜遵出官尚書更補他職制曰可

刁柔爲國子博士奏議律令時議者以爲立嫡者以嫡子立嫡孫子弟姪嫡子弟姪嫡子孫弟柔以爲無嫡子立嫡孫不應立嫡子弟議曰案禮立適以長故謂長子爲嫡嫡子死以嫡子之子爲嫡孫死則曾玄亦然然則嫡子名本爲傳重設義須曰庶子不爲長子三年不繼祖禰祖禰記公儀仲子之喪檀弓曰何爲哉不之前聞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發微子舍其孫腯而立弟衍仲子亦猶行古之道鄭注曰伯子爲親者譲嫡立子非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義禮也子婿同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曰孫猶親也

則商以嫡子之母喪周以嫡子死立嫡子之子爲嫡孫代春秋公羊之義嫡子有孫而死眞家親親先立弟次立孫若服公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祖母後若爲出母服者義者不祭故也爲祖母三年若大宗傳重故也今議以嫡子死而立嫡子母弟嫡子母弟若則爲母後矣嫡子母本非承嫡故得爲父後則嫡孫之弟理亦應得爲父後則是父卒然後爲祖後者祖母無斬而不得爲傳重若夫之開也若用商家親親之義本不應嫡子死而立嫡孫若從周家尊尊之文宜立其孫而立其弟或以喪用尊禹小記復云嫡婦不爲舅姑後者則舅姑爲之小功注云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婦之喪重者小功庶婦之服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也皆斬死婦及將祔傳重者非嫡婦之喪則子爲婦也言死婦子者謂絕世孫子非謂無嫡子婦其子爲祖後大夫士廢疾無子婦猶以嫡名既在而欲廢其子者其

如禮何有損有益重代相沿必謂宗嫡可傳而衆者則爲後服輒亦宜有因而改

冊府元龜　卷五百八十四　掌禮部二十二

奏議第十二

隋裴矩爲太子庶子攝太常少卿時高祖初即位將改後周制度乃下詔曰宣尼制法以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弁禁遷理異革然三代所尚衆論多端或以質而成儀或以文而飾美因以從之金輅夏收得天庶代通用冕尚於黃鵠尚於玄牲已用相雖明不可建冕纓首備物於黑服加於天命依衆從質斟酌周已遠於茲六代三正迴復相生禮以言之並宜少色垂衣已降損益可知尚色雖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廟社可依冕冕之儀朝會及祭宜盡用赤青乃爲本遠稽有虞上德曾乘黑首之禹在花興及其尚質有虞之戎服皆可尚黃在外常所著者通用雜色降此之服須合權宜集通儒更可詳議王表曰竊見後周改冕加

爵七旒與前禮數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冕其名各別大等之冕冰用黑於爵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定制色之文惟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尚玄白駕黑太常九旒四時皆同冕制度咸關天經少長卑尊各隆其服多彩胡制改魏晉之損益遵古是也周代以降祭祀冕服各依其代其郊丘明堂社稷五帝五人帝及先王先公皆用衮冕享先農先蠶則用通天冠絳紗袍遊豫園

帝問裴矩曰太子朝謁元正冬至宜服何冠對曰晉令皇太子總三梁冠朝會通服玉宋齊始六年更依江漢舊制郎中趙讓案周禮公侯之冕九旒八寸朱綠玄纊青纊三采三就黈纊塞耳玄紞以懸瑱諸侯之冕七旒其餘同公侯之冕尚得服冕以朝見皇太子儲副朝謁宜式遵成典服冕朝謁雖云不陳儀注禮無見文依漢舊事皇太子元正冬至朝賀皇帝及臨軒冊拜王公侯伯子男始受印綬之日並著遠遊冠三梁進賢兩梁黑介幘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白假帶方心曲領大帶革帶佩綬白襪黑舄侍官皆如太子入朝則介冕不著但承天作副還如群官皆冕而已其餘有司依令各除服從吉兼行冠之夏殷周三代冠名不同而色應五行又非典故謹案三代之冕其名各別大等之冕冰用黑於爵玉五采隨班異飾都無定制色之文惟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尚玄白駕黑太常九旒四時皆同冕制度咸關天經少長卑尊各隆其服多彩胡制改魏晉之損益遵古是也周代以降祭祀冕服各依其代其郊丘明堂社稷五帝五人帝及先王先公皆用衮冕享先農先蠶則用通天冠絳紗袍遊豫園

朝皇帝謁廟祭祀則用大祭初獻帝親行大祭初獻帝親行大祭初獻帝親行

者其正法可備數也宗不在數內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議為親也此國相等論議為親而焉至元武即位遵高廟故事以上四廟親盡而遷之為七室親盡而遷為祖廟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在四親之內七室親盡而遷為祖廟議立親廟四太祖武帝在四親之內為

盧權議云子出繼宮由父命無命而出與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父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情緣而立文依義而設以義論教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從義者君父為子之義義之至者莫過於父順名崇禮為父後者為之服斬衰三年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期為人後者為其祖父母齊衰三月為人後者為其曾祖父母齊衰五月為人後者為其高祖父母齊衰三月為人後者為其伯叔父母期為人後者為其兄弟姪丈夫婦人報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其兄弟姪丈夫婦人報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為其伯叔父母期為人後

猶為此記今宗不得全睹周書亦未可即為秦典其內藏有虞夏殷周之法皆聖王仁恕之政也恭邕具為章句以授門生門生傳授以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宗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內曰太室堂人南面而聽嚮明而治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圓蓋方覆九六之道也八牖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開宗天下以為法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尺之實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

象其行水陽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規範天地則象陰陽必據古文舊不虛出今若直據考工不參青令青總章之號與此說悉同建安之後海內大亂宗邑焚燒靈壇泯絕魏氏三方未平無閑興造晉初承魏舊因而不改祖配天其義亡者而崩宁之制理據未分但可具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宋齊已還成準玆禮以乃壯之通儒時無識前王盛事於是不行魏代都許出自李沖三相重合為九室簷不覆基房間通街緊亂多迫無所施及遷宅洛陽更加營構五九紛競遂至不成宗配之事於焉廢託今皇猷闡化軍海外方建大禮宜遵前典不以齊庶譯當讖限令檢明堂必須五室者何尚書

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白文祖黃曰文神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鄭玄注曰五府與五帝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損益至於宗室雖然不爽天子有五若立九室即無所用布政視朝自依其辰鄭司農云十二月分在青陽帶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堵是以漢為五室明堂必須上圓下方者何考經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禮記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圓下方五經異義駁謹學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圓下方鄭玄同之以為漢制方明堂必須重屋者何案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三之一鄭周不云重屋因鄭引禮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引禮器曰天子之廟旅酬一人舉觶於其長所則天子廟堂不容九階四旁兩夾窗牖而阿重屋周承其後不言屋制亦當同可知也其阿重屋之下本無五室之文鄭注云五室者亦據夏以知

之明周不云重屋因鄭引禮明堂位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引禮器曰天子廟旅酬一人舉觶於其長所則天子廟堂不容九階四旁兩夾窗牖而阿重屋周之明堂同又曰樓領重檐刻桷畫藻天子之廟飾鄭注樓謂重屋也據廟既重屋明堂亦宜然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廟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廟太室之上屋也周書作洛曰乃立太廟宗禮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黃重廟孔晁注曰重黃累棲重廟累屋也棟費圖所載漢之宗廟皆為重屋此古猶近遠法尚在是以獲鳴雀明堂必須璧雍者何禮記曰天子辟廱所以行大射禮也辟廱者所以宣德篇去明堂者明諸侯尊卑也外水曰璧流雍塞也陽歸曰明堂之制周圍行水左旋以象天內有分室以象紫薇太微同處蕃廡植木以為明堂垣臺壁雍太學

同實異名邁六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嶺則謂之清廟取其正室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月水圜如璧則曰璧雍其實一也其官則有經通義曰靈臺以望氛明堂以布政璧雍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來雖玄古然各別歷代所疑豈能殺定今濟郊祀志云欲治明堂未曉其制漢南人公王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一殿無壁蓋之以茅水圜宮垣天子從之以此而言其來則久漢中元二年起明堂壁雍靈臺於洛陽並別處然明堂亦有壁水芹尤明堂制云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須有壁雍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爲本孔制依於周法使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緯書庶使說詳沿革之經其五室九階上圓下方四阿重屋四考兩門依考工記者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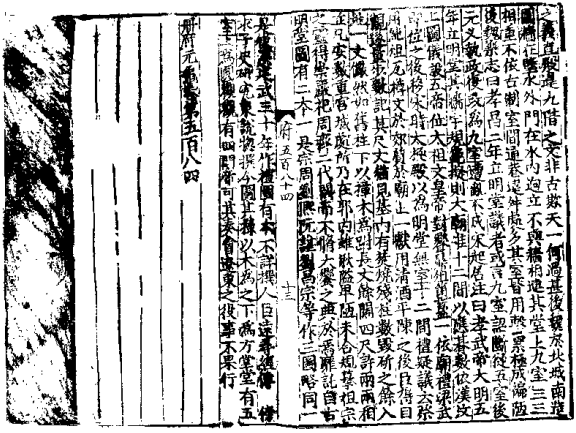
堂方一百四十尺屋圓栖徑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徑九丈八尺八間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書月令論殺增外有圜水徑三百步殺太山識德記觀禮經仰觀俯察情有則象足以發蹤上帝祖宗引風布教性鍵於後矣引等專本諸古經申所見可否之宜伏聽裁擇商推以時草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行

嗣歲爲起部尚書大備作爲辭屬事太多願請歲曰嗣歲爲起部尚書大備作爲辭屬事太多願請歲曰嗣歲之日屬事亦得令八十一乘以祈爲駟車十二乘放事亦得令八十一乘以祈爲駟車不足以益又物朕欲城之從何爲可歲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張衡武屬車九九是也次又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鑾輿還江左唯設五乘尚書建平

南郊宗廟之議正會朱元謀定會稽五官三雍之禮乃上還西京之議將合辭而成都如聚訟之濟川沈氏立程蒙事遭先王去重明堂復詔下臣古量按月旅見將以山之簡校改水之靈圖訪魏晉之旅規七晦久官從政遷都之制以丁為千里自成一家昔殷商厚葬以三公為度秦漢以降以丁為千里自之以國用一分為一尺雖而兩之與無有序而經傳之言議有殊盛衰以約共易重屋或以圖幔為隆棟各以度說事不經見今經其疑難為之通釋曰此說據以祖祭明諸侯日宿諸侯之治天下也出而以祖祭明諸侯日宿諸侯之治天下也出而以祖祭明諸侯日宿諸侯之治天下也出而

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三筵謹記明堂在大千之朝夏曰世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其實一也王藻云天子之廟戴冕璪旒冕有虞氏之上延通天之旒前圭有邸後龍有鱗繅十有二就皆朱綠藻十有二旒以貫玉五采玉三貫皆天子之冕服也鄭玄注云延冕之上覆也通天冠前高一尺餘卷而後垂覆於冠上謂之延禮器曰天子廟堂之上觀乎山節藻梲君子於是乎有退而修德焉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也君子於是乎有退而修德則其居處可知明堂制度見於此矣

周官匠人建國王宮門皋門二門外有庫門庫門外有雉門雉門外有兩觀兩觀外有路門路門外有應門應門外有治朝治朝外有外朝外朝外有九室九室之中有五室凡室二筵五室十筵九室九九八十一筵堂崇一筵五室十筵四旁兩夾窗各二筵四面有八窗八窗象八風八風謂東北曰炎風東方曰谷風東南曰巽風南方曰凱風西南曰涼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北方曰廣莫風八窗各二筵四旁有八個八個各二筵四面有八闥八闥象八卦八卦謂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也八闥各二筵四旁有四應四應各二筵四面有十六旁十六旁各二筵四面有三十二隅三十二隅各二筵四面有六十四戺六十四戺各二筵四面有百二十八塗百二十八塗各二筵四面有二百五十六門二百五十六門各二筵四面有五百一十二徼五百一十二徼各二筵四面有千零二十四城千零二十四城各二筵四面有二千零四十八唐二千零四十八唐各二筵四面有四千零九十六廷四千零九十六廷各二筵四面有八千一百九十二宮八千一百九十二宮各二筵四面有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野一萬六千三百八十四野各二筵四面有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門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門各二筵四面有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郊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郊各二筵四面有十三萬一千七十二野十三萬一千七十二野各二筵四面有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門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門各二筵四面有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郊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郊各二筵四面有一百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六野一百四萬八千五百七十六野各二筵四面有二百九萬七千一百五十二門二百九萬七千一百五十二門各二筵四面有四百十九萬四千三百四郊四百十九萬四千三百四郊各二筵四面有八百三十八萬八千六百八野八百三十八萬八千六百八野各二筵四面有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門一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門各二筵四面有三千三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二郊三千三百五十五萬四千四百三十二郊各二筵四面有六千七百十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四野六千七百十一萬九千八百六十四野各二筵四面有一億三千四百二十三萬九千七百二十八門一億三千四百二十三萬九千七百二十八門各二筵四面有二億六千八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五十六郊二億六千八百四十七萬九千四百五十六郊各二筵四面有五億三千六百九十五萬八千九百一十二野五億三千六百九十五萬八千九百一十二野各二筵四面有十億七千三百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四門十億七千三百九十一萬七千八百二十四門各二筵四面有二十一億四千七百八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八郊二十一億四千七百八十三萬五千六百四十八郊各二筵四面有四十二億九千五百六十七萬一千二百九十六野四十二億九千五百六十七萬一千二百九十六野各二筵四面有八十五億九千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二門八十五億九千一百三十四萬二千五百九十二門各二筵四面有一百七十一億八千二百六十八萬五千一百八十四郊一百七十一億八千二百六十八萬五千一百八十四郊各二筵四面有三百四十三億六千五百三十七萬七百三十六野三百四十三億六千五百三十七萬七百三十六野各二筵四面有六百八十七億三千七十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門六百八十七億三千七十四萬一千四百七十二門各二筵四面有一千三百七十四億六千一百四十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郊一千三百七十四億六千一百四十八萬二千九百四十四郊各二筵四面有二千七百四十九億二千二百九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野二千七百四十九億二千二百九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野各二筵四面有五千四百九十八億四千五百九十三萬一千七百七十六門五千四百九十八億四千五百九十三萬一千七百七十六門各二筵四面有一萬九百九十七億九千一百八十六萬三千五百五十二郊一萬九百九十七億九千一百八十六萬三千五百五十二郊各二筵四面有二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億八千三百七十三萬七千一百四野二萬一千九百九十五億八千三百七十三萬七千一百四野各二筵四面有四萬三千九百九十一億六千七百四十七萬四千二百八門四萬三千九百九十一億六千七百四十七萬四千二百八門各二筵四面有八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億三千四百九十四萬八千四百一十六郊八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億三千四百九十四萬八千四百一十六郊各二筵四面有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六億六千九百八十九萬六千八百三十二野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六億六千九百八十九萬六千八百三十二野各二筵四面有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億三千九百七十九萬三千六百六十四門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三億三千九百七十九萬三千六百六十四門各二筵四面有七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七億七千九百五十八萬七千三百二十八郊七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七億七千九百五十八萬七千三百二十八郊各二筵四面有一百四十萬七千七百三十五億五千九百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六野一百四十萬七千七百三十五億五千九百一十七萬四千六百五十六野各二筵四面有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一億一千八百三十四萬九千三百一十二門二百八十一萬五千四百七十一億一千八百三十四萬九千三百一十二門各二筵四面有五百六十三萬九百四十二億三千六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二十四郊五百六十三萬九百四十二億三千六百六十九萬八千六百二十四郊各二筵四面有一千一百二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四億七千三百三十九萬七千二百四十八野一千一百二十六萬一千八百八十四億七千三百三十九萬七千二百四十八野各二筵四面有二千二百五十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九億四千六百七十九萬四千四百九十六門二千二百五十二萬三千七百六十九億四千六百七十九萬四千四百九十六門各二筵四面有四千五百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九億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二郊四千五百四萬七千五百三十九億四千三百五十九萬八千九百九十二郊各二筵四面有九千一萬五千零七十九億八千七百一十九萬七千九百八十四野九千一萬五千零七十九億八千七百一十九萬七千九百八十四野各二筵四面有一萬八千二百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億七千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九百六十八門一萬八千二百一萬三千一百五十九億七千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九百六十八門各二筵四面有三萬六千四百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九億四千八百七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郊三萬六千四百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九億四千八百七十九萬一千九百三十六郊各二筵四面有七萬二千八百四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億九千七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二野七萬二千八百四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億九千七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二門七萬二千八百四萬二千六百三十八億九千七百五十八萬三千八百七十二門各二筵四面有十四萬五千六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億九千五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四十四郊十四萬五千六百八萬五千二百七十七億九千五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四十四郊各二筵四面有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六萬一千零五十五億九千零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八十八野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六萬一千零五十五億九千零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八十八門二十九萬一千二百一十六萬一千零五十五億九千零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八十八郊



之義且殿堂九間之文非古數天一何過甚後魏孝文改
周禮五室為九室隋文因之唐初因隋制並為九室三三
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謂之夾室夾室之前施序謂之
東序西序古者明堂之制有此九室謂之太室後漢書祭
祀志曰孝昭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諸侯各居其室
天子就焉後改為九室遵前不改宋祁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
年立明堂其制準漢書規度大略十二間以應其數依漢改
二間依禮改五為位大祖文皇帝封發其前左一依周禮祀武
王位之後於太廟太祖發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誤云祭
帝地祇元精文於郊於朝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良酒自
獻後皇帝數訖其尺寸制度基內有甚疏闊之條人

一丈疑如得往下以禮木為引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
並一丈疑如得往下以禮木為引長丈餘闊四尺許兩兩相
並凡安數重看減廣所乃在邪向雖欹險卑短未合規矩想宗
之意得紫藏抱周載二代謂帝不脩大業之典然舊雖記自古
明堂圖有二本一是宗周劉歆所說制度宗等作三圖略同一

是隋煬帝武王十年作禮圖有柱不計機人臣之事總備
水于史神龍東就說撰分圖其制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
室上為圖觀觀有四門門有向其木自堂東之役事不果行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八十五　掌禮部二十三

奏議第十三

唐穆宗時中書舍人王起等奏：伏見太宗將造明堂，大子中允孔穎達以諸儒所說，頗或差互，表曰：伏尋周朝禮部尚書盧占國子助教劉伯莊等議，以為從甄耀說，上帝即五方之帝，謂之五帝；從鄭玄說，即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是也。謹案：天皇大帝，亦名北辰，居紫宮之內，其五帝者，蒼帝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此五帝者，在太微宮，又名五精之帝，亦曰五行之帝，又名五時之帝，又名五方之帝，又名五德之帝，又名五天帝，又名五神，又名五官，又名五靈，又名五星，又名五音，又名五聲，又名五色，又名五味，又名五穀，又名五畜，又名五臭，又名五藏，又名五府，又名五腧，又名五俞，又名五合，又名五主，又名五充，又名五候，又名五變，又名五動，又名五虛，又名五邪，又名五賊，又名五風，又名五雨，又名五星，又名五行之精，又名五行之氣，又名五行之德，又名五行之官，又名五行之佐，又名五行之使，又名五行之子，又名五行之母，又名五行之相，又名五行之王，又名五行之生，又名五行之成，又名五行之終，又名五行之始，又名五行之極，又名五行之數，又名五行之位，又名五行之方，又名五行之時，又名五行之色，又名五行之味，又名五行之臭，又名五行之聲，又名五行之音，又名五行之動，又名五行之靜，又名五行之陰，又名五行之陽，又名五行之剛，又名五行之柔，又名五行之仁，又名五行之義，又名五行之禮，又名五行之智，又名五行之信，又名五行之德，又名五行之道，又名五行之理，又名五行之氣，又名五行之精，又名五行之神，又名五行之明，又名五行之幽，又名五行之顯，又名五行之微，又名五行之著，又名五行之隱，又名五行之見，又名五行之藏，又名五行之出，又名五行之入，又名五行之往，又名五行之來，又名五行之屈，又名五行之伸，又名五行之變，又名五行之化，又名五行之通，又名五行之塞，又名五行之開，又名五行之閉

高宗改葬立親廟六其祖宗之制式尊舊典以承天之道興於
建定之辰尋詔君之喪成於孝治之日制從之於是增崇大廟若
祔祖弘農府君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勇敢中大夫宗卿禮官曰同爨兩有緦麻服紀有殊理未容得宜乘學者詳議除有
之疑所以定疑疑定情厚有八隆殺以五文義勢之
而已夫親疏有九服術有八隆殺以五文義勢之
嫂叔雖義同兄弟論情度義比於舅甥為母之本族嫂乃
外成他家之母族不預為考之經文舅甥為重故周王念
齊姜舅甥之恩秦伯懷晉湯之詩今在斬服止一時為滅
居喪五月備公衰戴丞相奏公盡古人之情或未有違所宜損
益庶在孟子記曰凡弟之僧子盡引而進之也嫂叔之不服
蓋推而遠之也禮緦父同居則為之春米皆同居則不為服從

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曰同爨緦義則緦父之徒並
非骨肉服重由乎同爨恩輕在乎異居故知制服雖繇於名亦
緣恩之厚薄吉也或有長年之嫂幼稚養情若
所生分飢共衣食同居之壯父之方能人之同爨情義
之深淺若再同日而言或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其死也
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原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
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東其生而輕其死
原其始而博情立文其義安在旦事便凡稱叔嫂非一
鄭伸屢則恩義蓋寡顧乳都則遇嫂致感烏拔則見其必死孔
汲測哭之為位此非躬踐載義仁深等友察其所行之旨豈非
先賢者歟但于時上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乎十
載至理滅於萬古其來久矣豈不惜哉今翻敘明年辰星入有
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稱旦承心順熟變神遐想以為尊卑之
敘叔嫂緦期紀之制或情禮未洽爰命缺宗更詳考正

百寺集議明命編類僚吏採摭詳經討論得乳或引乘名實无
文之禮感恢敬慈之情舉孝淳治於深性義篤於哲志
大指所不能該超百王而獨得者也請儒所守先有成詳求
厥中甲明堂百揆被禹祖父母舊舊喪三月請加為舊喪五
月嫡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舊喪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
夫人同為大功九月嫂叔舊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其男妻及
姨師古為小功五月舅舊服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其男妻及
姨師古為小功五月舅舊服無服今請小功五月報其男妻及
夫凡亦

禮廣孝道從厚敬旨朝已復禘享代嚴而不瀆今若增享意
朝別室王祐有乖先旨雖率情直拂於尊聽裕於尊聽不可
言深意俯從大禮
享祐太常博士奏議十六年四月有司言時行禘祭今禮恰
享初臣配享於朝廷神享則不配依今恰禘之日功臣亦得配
享請準禮官學士等議按享一十八人議曰古之王者皆有四
享而不朝今人朝者其過禮也故曰春祭祭祀之時
思之王於臣有大功享祀禘享後子孫率禮朝廷謂之朝享
四時不輟國家大恩又得配享所以昭明其勳賞顯其德以勸
朝臣也其祐及群享功臣請依故事禘之日皆配大
廟而已牲饌皆以太廟為祭於前堂隆重嚴之筆是廟饌事
有所特享又慮疑於祀於十月嘗朝享官欲用並祭則於
左傳何休注云禘祫行於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
文謂武帝九而於行於周廟之中是禘祫之義以五年於合祭

大道一大小通人推論小則人臣不得大則禮文有功今禮
論學士朝臣議論不可易開改今祐禮享年太常廢墜農遠
之樂此所謂禮廢而改張禮失而求其居敬不可為舉自代遷
前賢禮樂事跡皆名必於所出典籍外無所據況近世
不師舊章增損而為變改於古禮無所稽考事無所
不通伏惟陛下親御六軍克定寇讎繼體守文
百司依天奏聞手詔曰有所奏建感悟予心今月六日所
覽于今久矣前手詔曰有所奏建感悟予心今月六日所
覽于今久矣前手詔曰有所奏建感悟予心今月六日所
覽于今久矣前

式崔有南郊陪位更不別載國立式文所謂王肅稱今仍行鄭義從式相承理宜改革又荀顗云晉文公葬公與大夫於國門天下之人以為但於明堂以配上帝明是明堂所祀正在郊天而傅亦云九祀各異而郊祭月令孟春之月祈穀於上帝大郊天自以祈穀謂為感帝之事其不經今請悉革婚孔去感南北分立祭地之外別有神州謂之北郊分地為二又既無據理又不通亦請為一祀以符古義仍並增附入式永垂後則詔可

紫微垣又在神極之左皆附紫微垣北帝坐北斗北後增尚書祭則帝紫為始然後行正於祭地以蔡邕為先然後行正於郊又禮說論天帝異號牆上言精紫微垣在北極南極為天之樞用稱

是知自在祭祀則稱帝謚非於祭宋焼神論禮此則謂古禮性謚非於祭宋焼神論禮此則謂古禮性謚周魏以降妄為加飾祭告謂之號事異理因改焉

摩笑稱為祭未審其義謹案禮記降神之始祭玉帛別眷摩笑稱為祭未審其義謹案禮記降神之始祭玉帛別眷摩笑稱為祭未審其義謹案禮記降神之始祭玉帛別眷

四主酒祝酌之有主禮是以周官典瑞文禮祀因亦事用以載不在牲物而今新禮引司尊彝不設主禮遂亦混義無有乘理難因襲文婚乘供以降神則廢尊之互面相依惟崇牲

在左依宗在南求之禮情質為不類且漢魏以來皆在神道之南新禮以為遵左文無典故云神位在坐非禮之南外遠之內其依古設服明為貴與不貴與同制前魏小功五月而今新禮以為緦麻三月違於情理無以報旨非正尊不敢降之也故曰為君之服禮功緦為舅甥服緦

基望並不用又內椽室各方三進開四間八架屋圓椽徑二百九十一尺案李林大震五帝各在一室商室不便請依所進奉秋合祭應於大室若四時迎氣之禮則各於其方之正其室當九室之制增損明堂故事三相重大室在中央方六丈其四隅之室謂之左右房各方一丈四尺當太室四面青陽明堂總章玄堂等室各長六尺以應左室開二丈四尺以應左右房室開並通共各廣一丈八尺其九室并廊庭堂上通方一百三十四尺法坤之象屋圓椽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圓椽徑九寸九室四隅各七尺法天以七紀柱外餘基並作司約椽面別各減一丈七尺內椽室別四間八架後廂各減其間仍各減一丈七尺內椽室別四間八架後廂各減其間仍各減一丈七尺內椽室別四間八架後廂各減其間仍

奏議第十四

唐長孫無忌爲太尉監修國史顯慶元年六月與侯君集等奏曰伏見詔令以高祖太武皇帝配五天帝於明堂太宗文皇帝配五人帝於明堂太宗神位不合祀明堂之側臣等參詳方册歷考前規宗祀明堂必配天帝而代祖五代已本配五郊預入明堂自緣從祀今以太宗作配理有未安伏見永徽二年七月制建明堂追奉太宗已遵嚴配當時高祖先在明堂禮司致惑竟未遵祀學者宜依禮著令乃以太宗文皇帝降配五人帝於明堂不行到越天帝逐乖明配之義又與先典不同謹按孝經大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前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旨尊嚴在於期令可引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以父子同配明堂

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殷祀以配食也禘大於祫祫大於時祭又大於禘禘郊祖宗之義鄭玄之說最爲分明故王肅申之以難鄭玄之義而引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旨尊嚴在於期令可引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以父子同配明堂

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殷祀以配食也禘大於祫祫大於時祭又大於禘禘郊祖宗之義鄭玄之說最爲分明故王肅申之以難鄭玄之義而引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旨尊嚴在於期令可引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以父子同配明堂

王鄭玄注曰禘郊宗祖謂殷祀以配食也禘大於祫祫大於時祭又大於禘禘郊祖宗之義鄭玄之說最爲分明故王肅申之以難鄭玄之義而引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伏惟詔旨尊嚴在於期令可引殊爲失旨又尋漢魏晉宋歷代禮儀並無以父子同配明堂

猶享第小祠則云薦又云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之服薦享與以下皆如王之服所以三禮義宗述有二釋一云公卿大夫助祭又日所祭之服降王一等又云祭與王同亦其祈求衷很未通允但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夫子以有十二爲節義在法天貴有四旒三章翟雉衣服若諸侯皆薦享玄冕與王同便是貴賤無分君臣不別如其降王一等則王有玄冕之時群臣亦服群臣所服天子祭公卿周禮此文久不施用亦猶祭祀之立尸侑君親之拜臣子習熟其儀若施之官宴宜蠲氏之職雖殊周代事不通行是故漢魏以來不依古禮唯用秦禮今新禮親祭祫享日月乃服五品之衣照事施行極不稽古請遵歷代故實請祭祫用袞冕詔可之二年七月又奏曰謹按禮記祭法云聖王之制禮也法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捍大患則祀之又云昔堯舜禹湯文武皆有功烈於人及日月星辰人所瞻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惟此帝王

合與日月同祀請加祭享義在報功爰及隋代並遵斯禮漢高祖未遑禮樂至文帝始詔有司議立高祖廟其後以次遞增至七廟而已又立太宗廟不毀與七廟爲九廟後漢明帝又立光武廟爲十一廟魏文帝又立太祖廟爲十二廟晉武帝又立宣帝景帝廟爲十四廟宋齊梁陳因而不改後周又立孝閔廟爲十五廟隋文帝又立太廟爲十六廟煬帝又立宣皇帝廟爲十七廟皇朝因之並立七廟與太祖而爲九廟此一禮制歷代不同者也臣又按禮記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云祖有功而宗有德不毀之廟謂之祖宗其德可尊其功可報其廟可以無毀其主藏於太祖之廟而不遷

理之體其禮及律頗有相觸者亦請准此改正詔素服御兵改
釋不合解官從之
殊或通為司禮少常伯龍朔二年九月奏解准令請臣九章職
君臣冕服五等爵號之制以別尊卑相承已來損益不一請
雲之類代龍外山為上改名為冕又依舊令六品七品者綠八
品九品者青青深色其流外官及庶人並黃又依舊令六品七品
八品九品者通著碧朝參之處並依此制非朝參公服通著黃從之
制祥道為司禮大常伯麟德二年上言曰准禮封壇精儀以
奉宗廟為亞獻者三代六鄉也漢魏已降事歸臺省九卿
卑亦以鄉行事自魏晉已降事歸臺省九卿皆為常伯為
今登封大禮宋以三公八座行事而九卿無預名而不
故事也帝又從其議乃詔封祀日以司徒徐王元禮為亞獻祥
李善為終獻

府五百八十六　五

于公方讀律遇大赦罪狀未發以今赦日則不生以銅盛受之下
水斛石王充論衡云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
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驗也漢舊儀云八月以銅重鴛盛水
鑒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月之器也准此則
此注則水火之器皆以金鑄為之今司農有陽燧取火
明火鑑形如方鏡以取明水從此年祠祭皆用陽燧取火
鑒照神之以請准南子曰水火相憎鼎鑊以和之方諸取之則
衡以方諸取水之物論衡云奉常用井水代之請准南子
說其文言周禮金鑄相生自是造鑊之法鄭玄錯解以為陽燧鑒
之制又先儒以九月建酉故云取於酉上之水酉上之水
定玉夜半得水數斗即與淮南論衡所說符同奉常奏曰封禪
祭祀即須明水實籩豆所陳據校有故實又稱先經說驗清
分於真白取給便行奉山與所司考驗從之詔曰古今典制文

質不同至於制度法隨代革惟祭祀天地則不改張斯乃自
於尊奉天人清又封禪即用王禮金繩玉檢之間復有左契
越席之間行禮文質相變而不悖深為不可其封祀降壇所
事從文其請如祀亦宜准此
程云素為殿中侍御史總章元年高宗將有事於南郊朝
久常憤決簿書多失檀弘為大理卿以為天下之獄分委常
監察事謂奉常卿裴懷古檀弘為大理卿以為天下之獄分委常
舊故未外增先引太醫莫玉外自午階禮以外同異詳據於
本太醫人臣之貴堂帝在次而先午階可改也乃詔善言止
素曰昔伏見儀注皇帝外壇之降壇由午階引太尉莫三所
從南陛臣不敢奉承曲成以煩聖覽必請從三不可與臣下同
階太尉莫王請從初階引於陛敬亞獻皆則於降有數者臣竊存從之
龍朔五刻下奉常明禮又報奏帝不許曰我不讀書誰之過也

府五百八十六　六

史臣按唐大常博士比元三年十月有司論次于太廟議者請以
被禮論三年給九年禘二禘公羊傳曰三年喪畢致於其
玄其義略同禮記正義引鄭志禘祫之義祫者祭三年一
十一月殷之公二年八月于始大享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享者
何祫也是三年致其新主二年當祫明年春禘于群廟傳云宣
公八年皆有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以此定之則新君二年給
三年禘又明公十三年齊歸薨至十三年畢當祫為乎左之
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云祫禘不及群廟是也至
十八年給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給二十五年禘給公二十五年
有事于襄公是也如比例加五則禘後倍閏三年而禘以倍閏一
年而禘以則雖三年禮通喪自諸侯以下祭祀禘祫之義
賈太隋唐大常博士張胤二年太常以仲春當禘祫於太廟高
宗令禮官檢求故實奏隋開皇時仲月近代
相承元日共祖瑞二月然告于廟蓋祫告必有薦便於禮也又

檢討記曰案郊令無文禮司南能不知所起若云宗令依舊行焉舜知成為太常博士是年上言曰去歲祫祭常伯執虔遵奉詔旨九章服與冕服並數雖殊飾能各異尊卑有序冕服玄衣纁裳而已加以山龍華蟲九章服與冕服並數雖殊飾能各異尊卑有序冕服玄衣纁裳而已加以山龍華蟲九章之飾施行之請制大明十二章奉奠服之初日月星辰龍武山火之飾鳳云鷁雲水等之飾繡黼八章奉奠服之後

年十二月錄奏五帝天尊進官并以樂章不應古今廢興乃學者
更變之
元鳳元年冬祠令人則天盡祀元年七月祠神靈感見立仗及
南郊明堂配之禮成均制敕玄纁奏議曰禮故事郊天兆
昊天於圜丘嚴父配天於明堂大昊天上帝也物之大者莫大於天推父以配天與之相配行事之
大莫尚於此以明尊嚴之極也又易云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祭
法曰禘郊祖宗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契祖有娀而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又祭法六祖宗廟皆祭祀以配
帝於南郊郊祀五帝於北郊祭地於北郊祀天於南郊皆
因祖宗以尊配之人於文武皆祭祀於明堂以配上帝
祭法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以祖宗並稱不毀之則
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統之文也大子右軍虞沈伯儀議曰
蓋祖禮有異義天地有常而帝王有變故禘郊祖宗其變
帝而郊鯀知顓頊而宗禹契人稽譽而宗湯周人
祖后稷而宗文王而宗武王郊六祖宗而祭祀以配
帝於南郊郊祀五帝於北郊祭地於北郊祀天於南郊皆
因祖宗以尊配之人於文武皆祭祀於明堂以配上帝
祭法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以祖宗並稱不毀之則
祭於明堂義符周易及祭統之文也大子右軍虞沈伯儀議曰
蓋祖禮有異義天地有常而帝王有變故禘郊祖宗其變
帝而郊鯀知顓頊而宗禹契人稽譽而宗湯周人
祖后稷而宗文王而宗武王郊六祖宗而祭祀以配
帝於南郊郊祀五帝於北郊祭地於北郊祀天於南郊皆
因祖宗以尊配之人於文武皆祭祀於明堂以配上帝
祭法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是以祖宗並稱不毀之則

慶之後始創議宜於明堂而行實謂殷周禹堯而祖神堯皇帝
請配圜丘方丘太宗文武聖皇帝請配帝乙北郊高宗天皇大
帝德邁九皇功冠百代宜與中宗共饗其中興之主共休請天同
配唯昊天之尊獨無對配五天萬國殷懷鳳闕含人咫尺瞻依等謹
曰伏惟高祖神堯皇帝鑒符握象闢土開基太宗文武聖皇帝
纘統紹休恢隆帝業高宗天皇大帝光啓丕緒則祖宗之大業顯文武之
宏規三聖重光千載旦神功偉德冠冕前烈謀周而慮審事簡而
義明起古今而莫稱豈徒鍾律度數周而已哉謹按見行禮
昊天上帝等祠五所咸奉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兼
配今議者引祭法周易等經之文雖近稽古之詞殊失因心之
旨但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孝以承志忠以順美貴極推尊配之禮
莫先聖父懷袵取劉於通規遂申情於大孝請云昊天大禹成
功二后受之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
今若逮禮曠文並乘高祠常木變守滿莫過慶是臣點於有

唐易郊立之位下非於上乘違月朝之心豈所以申天后冥感
之誠詢皇帝孝慈之德哉然追遠崇德非百慶父配天享帝后
是伏據見禮高祖神堯以宗文武聖皇帝今既先配五祖理當
依舊無段高宗天皇大帝尊重儀等遂合福關三聖之主若別
別異代之禮業重規疊在功則而無差享帝郊天宜稱配之
有別請奉高宗天皇大帝配五祠制從萬頃議
禮部員外郎蔣欽緒議曰按禮明堂大享惟
祖文王宗祀嚴父配天今天皇月於太享明堂祀禮所大享
享木門上上五帝武王對父下配王祠祀禮所大享
為父上上五帝武王對父下配王祠祀禮所大享
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
其則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
其則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
其則

增未定乃敕明堂之下薦祭衆神義裁出權時非不列之典也
謹按禮經其內官中宮等五帝四瀆諸神並合從祀於二至之
堂祀典事乃不經紙則宗祀配天雜與小神同薦於享殿之廻
理有不安望請每歲元日惟祀天地大神配以帝府其五岳已
下請依禮於冬夏二至從方丘圓丘燔瘞從之
玉方冬春鑒臺停即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清邊道大總管建安
王攸宜平契丹凱旋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為軍容入城例
有軍樂今既舊孝明皇帝忌月請備而不奏方慶奏曰生逢聖
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日是廣帝忌月
于時疑下太常禮官苟詢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
月合有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詢所議重樂是依常樂不
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聖曆元年方慶又奏議曰竊以今若
喪大功未葬並不得預朝賀於理實不預宴會以來朝宰不通
禮宴見有哀樂陪預朝會事甚乖旨請公違從吉者敕既駕實駕

皇化伏望申明令式更令無疑從之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八十六

奏議第十五

唐吳湯爲成均博士則天聖曆元年臘月辛亥朔每月一日於明堂拜告朝之禮博士陳閎仁等奏議曰謹按經史正文無天子每月告朔之事惟禮記王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周禮天官大宰云正日之吉布政于邦國都鄙又賈疏云周正建子之月告朔日也此即王藻之聽朔矣今每年歲首元日於通天宮受朝讀時令布政事亦宮九品已上諸州朝集使等於天庭此則聽朔之禮畢而合于周禮王藻之文矣而鄭玄注王藻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此鄭注之誤也故孝經云嚴父莫大於配天其神明之德豈容有二哉今每冬至祭圜丘

按月令云其帝大昊其神句芒若謂受命之帝時令告示下人其令每月告朔之事惟春秋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公羊穀梁二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之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月也以大牢祠於大廟而後聽朔公羊穀梁二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月不告朔何以書以不告朔也是月也以特牲祠於禰廟而後聽朔禮記玉藻曰天子朝服以日視朝於是乎有司告朔於天子天子乘龍以治天事

潮必以特牲告廟其時有事上帝以文王武王配享如明堂禮百官皆從車駕親奉十二月合祭天地於明堂以高祖配之其禮儀如南郊而有司行事如元始中故事

一年十二度入明堂大月則一入小月則再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五入也禮記曰天子乘舟以迎春夏之氣乘車以迎秋冬之氣是也

明堂論告朔宋朝何承天議以為禮論朔必編於祖廟故藏諸祖禰之廟以班諸侯禮記曰天子告朔於諸侯乃朝於廟是也又曰閏月非常月也故不告朔不視朝不聽政於明堂事未煩數孟月視朝所不可廢帝不從

續漢志八　祭祀志中　三百八十八

合祭之義今皇極再興崇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二祧焉者乃以去祧爲壇壇墠有禱焉祭志云天子
之禘郊祖祫考皆每月朔旦祭月朔之餘以象平生朔食也謂之
月祭二祧也廟祭月祭此謂周所祭與古禮異相附近亦無月
祭之文今諸陵月祭有朝望并諸陵節日料則古禮祧事之義矣
諸陵節日猶古禮祧事之義矣故鄭玄注禮云祭事月朔月半薦
新之奠也又注疏禮云月朔月半猶平常之朝夕也大祥之後
即四時祭此則古者祭皆在朔四時正享及臘祭天宗定並依古
禮正文不容未外傳說祭之節不欲煩數則殤祭朔望祭於
墓禮經史無日祭于漢代朝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
惠皇考各自居陵儀制又園中各有寢廟殿日於於寢月於於
廟時祭於寢殿並元帝時貢禹以爲太煩奏罷郡國廟並相
承至成哀議七廟之外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亦以爲不欲
祭於郡國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永相康劉亦奏七廟迭毀

之義帝從之又載改制歌以爲禮去事有殺引春秋外傳云日
祭月祀二祧則朝享豈墠則成奠王後漢陵寢義祭祀無明文
以言魏氏二祖皆不祭於墓故晉古云魏文帝黃初二年自作
終制立壽陵無封墳無寢殿夫葬有掩也欲人之不明見礼不
墓祭欲存二不測也明帝遵之景帝崇陽於自陽山遷土藏
不墳不樹故以時服不設明器其文皆奉成命無所加焉景帝
後改定帝故事自魏三祖以下不於陵寢設祭並附於古礼
至於江左亦不崇園寢及宋齊梁陳其於並無聞今參詳以爲
三礼者不列之者蓋諸日月外傳所記本與經合不合依憑国
家準由典禮討論準依舊事於祭禮事而行庶猛寫
允其諸陵儀注准礼傳日祭祭義以謂侍已日礼宜奉言諸陵准
礼不合列遣貧者但礼因人情事有從華陵寢如所設陵是常
乃權引漢朝之期請停朔夕之奠其餘陵寢宜依舊制

以爲常式因斂獻之

唐昭爲文常博士舊制每年四季之月常遣使往諸陵起居景
龍二年五月昭以病不能行上表請改遣使往諸陵起居景
爲幽僻之官即請而返宗朝爲享廟之重但以春秋仲月命使
巡陵而簿支吾孔容以備自天授已後時有起居因循至今乃
爲常事起居者以起居爲名實非陵寢之法生事以礼必勤於定省先葬以礼當隔於安厝豈可以
事至之道行送往之時教敬命使勞煩但遲不安靈魂又落謎
之日穿針之辰皆以續命爲名時人多有避秦之意靈日遠仙
爲難追進上起居恐乘先典況京畿傳驛機速無煩人以諸陵
往來馬匹各死損望停四季及降誕并節日起居陵使但准
式二時巡陵應得義合礼經陵寢安謐制不許又武氏皇陵順
陵置守戶五百人梁置王三陵及貴庶五墓守戶一百人
六十人又奉兵衛給朝守戶一百人

肅按又陵寢復置朝拜等依舊因循前例守戶與園陵殺同又
先代帝王陵戶唯二十人今蘇州吳陵廟亦須增置守戶
式置滅減足防開蹤無過上之嫌不失尊崇之道又親王守墓
唯得十人梁晉近追贈不可越於本爵准令贈官用陵各減
正官等故知贈之與正義有抑揚礼不可踰理須義制請同
親王墓戶各置十人爲限又太朝宿衛准令贈官用陵各減
陵置以其兵應從優減則知朝廷兼配軍人減損又虧常
典興減使思加優礼檢漢儀注陵寢置百人令請守冢三
迁左臺侍御史兼太常博士臣韋述等議曰臣聞天子七廟
陽人盧雅等請委祝冬至祭十二日甲子以爲古會紹武曰礼
所以人盧雅等請委祝冬至祭十二日甲子以爲古會紹武曰礼
次極於南北際也日北極當地上度隨周天
日一陽之生爲天地交際之始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即
冬至斗象也一歲之內吉莫大焉甲子但爲六旬之首一年之

內鵬月常禹妖非大會暑壹天周禮遷六甲之反勅四時而成歲之終雖殷周以來甲子是有大吉而就小吉也大史令傳孝
宗葬日惟淪刻經南陸此歷並日按一分若用十二日甲子即
大一分未南極即不得為至帝曰俗諱大冬至長於歲亦不可
改依紹議以十三日祀圜丘為應左司郎中又上疏曰
臣聞王公已下送終明器等物具標中令品秩高下各有節文
孔子曰明器者備物不用以為器蓋若華飾者不仁傳曰備者
公百官備物儀以於生人也以此而葬殆於殉故曰不仁此者王
心致禮更相倣慕致奢傾資風流遂行下兼士庶若無禁制奢
侈日增望請王公已下送葬明器皆依式並陳於墓所不得
雜以人馬輿輦諸六禮所以承宗廟事關治道當須
尊卑有節親疏有辨事貴於儉不得過於奢庶使貴賤之儀
永為定制詔曰可
府百八十七　九
露留屏營時鄭玄好物動踰萬計隋使鄭重之議遇於婢豎
群臣時非助喪既葬名教會盡風流遂革禮須加節制請
民輝部事者並令禁斷其犯者官長家請依名教例付潘無奢
入儉其六十冬祔本罪制從之
諸元皇為國子司業兼修文館學士景龍三年將親祀南郊
官應去從吉儀注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惲等皆有旨請
以皇后為亞獻元皇獨與太常博士唐紹等欽明固爭以為不
可元皇竟讓曰夫郊祀者帝王之盛事國家之大禮其行禮者
不可以褻黷不可以情求皆上順天心下符人事欽若稽古梁
由前軌然後可以交神明可以享福祐然禮文雖衆莫如周禮
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先聖格由斯之典也故天地百神教化
辨方位而敘人倫其義可以幽贊神明其文可以經緯邦國備
物致用誠可忽乎至如冬至圜丘祭中帝大皇后內主禮位甚
尊若合郊天助祭當具著禮與今遍檢周禮都無此制案白虎

云南郊太以地配准將始祖為主不以祖妣配天故唯皇帝親
行其禮皇后不合預也謹按大宗伯職云若王不祭祀則攝位
注王王有故代行其祭事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其
職注遭大親徹者皇后合助祭承此下文云凡大祭祀王后不預則攝其
職其義互今於文上更起凡則是別生發事與上異則別起凡
凡者生上起下之名不專繫於本職周禮一部之內此例極多
檢其文九祭祀賓客喪紀之事王后助祭親為亞獻而不親徹九嬪
職云九祭祀賓客喪紀之后不從則知中雖者為宗伯
生文若宗伯攝祭則宗伯親徹不別使人又按外宗掌宗廟之
祭王后不預則祭祀不掌郊天足明此文是宗廟祭祀校王后行
事謝在內宰職中按其職惟云大祭祀后攝祭則賓瑞賜亦如
之鄭注云謂祭祀宗廟也注所以知者以文云祀獻祭天無陳
以此明知又祭天之器則用瓦甒亦無瑤爵又以此知是宗廟

地又為司服掌王后六服無祭天服而巾車職掌王后之玉輅
亦無后祭天之輅祭天七獻無后亞獻以此諸文祭之故王后
不合助祭天也惟漢書郊祀志則天地合祭祭皇后預享之事
此則西漢末代強臣擅朝悖亂聖倫神誣神欲令祭天之典事渡
誣神故易傳曰誣神者殃及三代太宰白正稽古立功立事可
不稽古泰守經舊而敢紊故誠言考詢稽傳遵舊典建
之故事行圜丘之正儀使神明不昭饗之鑒天地之心豈不享其時舉相率巨源等阿旨叶欽明之議竟皇后祭天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八十八

掌禮部

奉禮第十六

秦漢魏晉

唐肅宗乾元元年十月太子重茂從容謂曰卿輩謀議太宗以大府少卿薛宗皇后之子重茂權兵軍禁衛上犯宸居破靖難開突禁而入騎龍紫微兵指黃屋和睦閉門以避其鋒親降德音以諭顧過而大子擁戟自衛不停俄而其黨悔非轉禍為福或迴兵討賊或投狀自拘多祚伏誅太子逃竄向使同惡相濟以成不道其禍也胡可逭言及孝和引見羣臣兩儀父共為約束明雪罪禮葬論為勳臣錫之鐵券藏諸宗廟子孫世世不絕惟卿等各盡乃心為太子行不絕蜚道周之義微也素師過周左右免胄而王孫滿稱公成騶御之謀將軍不卷甲戰其無懼心敗由是言之奈輔兵宮內踏馬御前其為悖逆不亦甚乎以其斬武三思父子而暴之平其兵

詔道以安毛父可也當解甲於朝以請罪而乃因欲危君父是謀禍賊也以其家羣氏而暴之乎卓氏越奔義絕可也而當時羣氏逆黨未能卓則毋也太子守也豈有解舟之理乎又非中宗之命而發之是劫父發母也夫君或不君臣或不臣父或不父子或不子情者父有然對之行臣子無貳疑之理皆不可干其生公子重耳曰子盍行乎申生曰不可干其有無父之國吾何行之申生安暱而死再拜自裁其行如此僅誠孔孫今則反是可謂無逆謀於唐正義曰按大子逐讒鄭斬充因而逃匿非無兵討闕無逆謀於父然身為太子擁兵指揮而稱誣曰矣今衛敬宜帝時羣臣皆以為

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可乘車而行今乘車飯淨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履衣惟帶華履高冠太非為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何者履衣惟帶華履高冠太非為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欲飯淨而冠履不易亦自然之義於今俗禾之折中進退經可且長袖廣袖隨時變改如異如鳴鵝紛紛繽繽并非雞鳴狗盜之出入於庭旅之閒儻馬駕駕流之從顧隆逐使駕車之云遺屢不沾泥邁之旁結騶相續固以受制行路有識歲今議者皆以效閭有求武帝南郊圖多有玄冕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之無又往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傳且觀代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盡翠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屬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帷帽者夫芒屬出於山鄉非京華所作帷帽制於隋代而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證據考乎由斯而言則漢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圖像般輅圖畫禮器模不一泰元漢魏用捨損益當以我國家通元百王功高萬古事

有不便理資變通其乘馬玄冠宜從省廢臣愚以為此議其來自久日不暇給未及權揚今屬聖明詢從衆胄將臨國學所以聰延狂言用中鄭見案王子今付外宣行編入令以為常式

賈曾為諫議大夫大曆元年七月辛巳親祀南郊初有事于南郊有司立議於昊天上帝而不敬皇地祇位當上表曰微臣詳觀禮謂宜天地合祭謹案禮緯宗元曰有虞氏祔黃帝而郊雲夏后氏祔顓頊而郊鯀殷人祔契而郊冥周祔稷而郊嚳祭法曰有禘祖之禮合於太祖之廟祔祖則地祇羣坐俱合於圜丘以始祖配享皆有事於大郊異於常祀之義大傳曰不王不禘知王者必禘乃行王事禮記曰王者禘其自出以其祖配之文祖謂嚳于帝德于六宗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莫不咸舉而行祖禮者也言格于文祖則餘皆享可知矣且山川之祀皆繫于地羣神尚徧況地祇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凡六變而致象祇

及天神此則郊合天神地祇人鬼而祭之樂也三蜡故事漢祭圜丘儀上帝位正南面后土位亦南面而少東又東觀漢記云光武即位為禮未定故敕非唯不師古遵亦自製為於今俗禾之折中進退經可且長袖廣袖隨時變改如異如鳴鵝紛紛繽繽并非雞鳴狗盜之出入於庭旅之閒儻馬駕駕流之從顧隆逐使駕車之云遺屢不沾泥邁之旁結騶相續固以受制行路有識歲今議者皆以效閭有求武帝南郊圖多有玄冕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之無又往案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傳且觀代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盡翠公祖二疏而兵士有著芒屬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帷帽者夫芒屬出於山鄉非京華所作帷帽制於隋代而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證據考乎由斯而言則漢武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圖像般輅圖畫禮器模不一泰元漢魏用捨損益當以我國家通元百王功高萬古事

精祥將臨王術不通經識變博古從善課禮機令禾謹當此議是司敢不陳上儀事有可采惟聖慮制令宰相召禮官詳議可否遵官國子祭酒元冕國子司業郭山惲等咸請依

姜嫄為太常卿玄宗開元四年七月戊子制曰禮官上七朝邪禮議及禮官奏議曰禮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為七朝禮不王者一廟七祖之典也若禮不正則夏殷不正周夏殷不正則禹契不正堯舜不正黃帝是孝和之弟用及仲之禮當繼祖孫父兄弟入繼昭穆則為始祖故謂之禮祖須正讓宗禮論太常寶儀議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等奏議曰遵案禮記大常寶儀議太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又曰晉哀帝無後僕射統攝帝自繼於世祖而不繼於哀帝當同陽明等成列出為朝之曰若兄弟相代則弟是一代昭穆位同不可乘或二朝此

盛德之高例也前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代諸侯五之封守百世之宗禮也故有天下者事其先王所以尊天也有土地者事其先王所以保國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以下各祖其所自出所以別貴賤也是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皆本其所自出也是故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明乎郊社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故曰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祖文王而宗祀武王也故周公其推之矣祭天地之神而主以其祖配之宗祀文王而主以武王配之此周公之所以得天下之歡心而海內之所以皆說也故曰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之謂也

府五百八十八　五

之室誰曰當祭神主於儀坐朝廷是年十二月改葬與諸侯上表曰臣聞孝莫大於尊親尊親之義宜以禮著故天子有七廟以統天下之尊諸侯五廟以統一國之貴大夫三廟以統一家之親士庶祭於寢所以別尊卑之等也是以聖王制禮事死如事生故有宗廟之敬有園陵之思所以崇孝道篤恩義也臣聞禮別五廟一曰親廟二曰祖廟三曰禰廟四曰高祖廟五曰始祖廟親廟一昭一穆祖廟二昭二穆高祖廟三昭三穆始祖廟獨居中央不毀之廟也親盡則遷祖廟之主藏於太祖之廟高祖廟之主藏於祖廟之中祖廟之主藏於禰廟之中禰廟之主藏於親廟之中親廟之主藏於寢室之中此五廟之制

班爵表更伏滿四特望天恩以崇詳察臣知言必就誅更不用死亡者以陛下聖明宗室恩澤物論謂陛下以親親之義不忍誅而此事恐更議之今來代若子以親親望代野無所議無所以議陛下昭誅伏請還召宰相已下御史已上來共詳議移奉和入閤何如苦遭禮典以同姓若誅陛下前降詔制令所司到朝堂連判揔言時政得失又舉才堪親問又訪賢山野而衆賢不招隱時論直言稱為儒生不達大體也時請陛下於其書傳親加省覽以聖慮斷之項秋夏之間淫雨彌旬傷稼敗菓之災未臻逃亡者半常時解脫招攜不還李牧云請活不得臣能養之世濟有賢若馬有辨大鳥飛於空衢沉於深底於野徒貽鴈於山猶尚取而飼之屠而食之況於人不能飛躍乎伏望天慈許臣面奏刃為宗親未安不敢即言仰惟陛下聖不憚害賢之威財死進狂伏深戰越謹上謹言詔下禮官詳定以聞

禮獻等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大祖而七明校者之子之位則知七代之親無兄弟之義矣殷紂成湯五王于帝乙父子兄弟十有二君其正代止六而已易繫穿日殷之帝乙六代王也此即兄弟不數為代之明據也四并湯而六殷代兄弟四人相次為君若以為代傳當止殷四宝如此則無復祖禰之祭矣古之聞位自湯以上湯於太祖雖數遠遷廟而上遷主禮太宗親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支子無兄弟祖為後之支況以擅立親取逐篡奪以兄弟一禮無父子曰繼兄弟曰及禮兄弟不雨上列入朝者與伯祖下嫡大統殊此乃成七廟之位既代成統之義序為其又不可之甚有也後漢論以明德皇所繼之統為後嗣之

府五百八十八　九

其禮須有損益若依禮所說有違聖人之制遵人也故晉之太廟始祖及皇帝以親旺祔以昭王祔先王之例睿皇帝之朝則晉王之廟與代同談之國家太廟因隋舊制開皇之際創造新都移故太極殿及府寺所造深合古典百年已來漸以隳壞今陛下纂承大業中興宗廟事資修葺而太廟之內猶有舊制由天道難知豈得盡人之智臣等參詳謂宜依舊為定

府五百八十八　十

婦人當配焉至若先祖之成陵祔之等禮經無服之制群儒所說各執一端今以義求參諸情理夫人之事夫也生則同室死則同穴故為之齊衰三年以報之所以重人倫之始篤恩義之本也是以子之於母父之於子其服一也況乎母之於子鞠育劬勞恩深罔極而為之服不及父其可乎且父為長子斬衰三年為妻齊衰杖期為衆子亦期而已為妻為子服之輕重既有等差則為母為父服之隆殺豈宜無別若為母為父服之隆殺既有別則為母為妻為子服之輕重豈宜無等是以為母為父為妻為子其服不可不異也

府五百八十八　十一

自開皇至神龍有二十年春秋猶非之失禮況皇喪冬仲其可得乎不亦太速乎後又太秋夏閏淫雨霖旬陽侯溢溪谷五行志曰閏月不告朔猶棄其君也故閏於終歲之末明無所統也夫水以潤下為體不能潤下為水之愆也神龍元年閏五月水災漂沒人畜又閏月不告朔之明驗也何必待二周而後為期乃妄引雨雪之說為證不亦惑乎又引禮記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者謂閏月不視朔事而朝於廟耳非謂不視朔而朝於廟也又引禮記閏月不詳一途何者為適且祔於義又相乖祔遠祖則祖禰俱祔祔近祖則祖禰俱遠以未

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爲限之月數王祖姑宗婦亦有異同前輩采而求之則姑亡婦不制喪之說行於唐而不見於前代之書今名爲禮教所宜行也已歸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垂后之朝大帝崩後之辰中宮

[illegible]書之日依時祭議謂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內以別主所是既而高宗大帝崩後則天垂后之朝大帝崩後之辰中宮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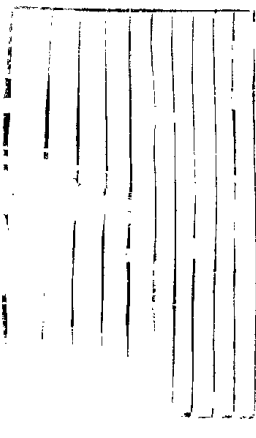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通明義行所司詳議且日所為者蓋請正夫婦之綱豈者志哥子之道語議持久不討其本源所非議者大凡又論周極之與喪也穆威禽獸識母而不識父秦通書後禮經殘缺後儒綴集不足可憑豈得與伯禽同日而語始嫌制等三王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殊韶濩為舛降藏年何足不同此並通褻途說之言未得先王之旨又安足以議經邦理俗之孔子曰請據經義以明之所云閒慈之恩者春秋公羊祀以時忌之君子有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二周之服哉故聖人設有朝死而夕忘之曾真慶之不若為立中制使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後釋之喪也尊威者孔子云林放之問至於大奢寧大儉人為大故曾非有所不得不為以為俱矣不如儉之感焉易而滅性循食於親死之志焉於論語喪寧戚寧異性之服所云天禽獸母而不識父有禽獸羣居聚麀而無家國之禮此雖如親喪無主母長下

文秦漢書傳後孔廷議紛紜未定可據考人間或有遺逸豈亦家到戶至而備之假若盡備苟不可信則墳典都壞摩序徒存非要之談復云安為所云與伯叔姑姊妹服同者伯叔姑妹豈有連枝之制二年心衰乎所云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孔者誠哉是言其則大體私恩稱心豈可緣相沿襲乎所云舅甥之為外屬者母尊父卑不易之義三年問云何也修飾之君子緣三年之喪若卒之過隙遂之則是無窮也然則何以周也曰至親以周斷是何也曰天地之則是以周也已易矣四時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以三年曰加重焉爾歟父尊至親周父在為母加三年心衰今者還同父沒之制則尊卑之義安施喪服四制又云凡孔之大體禮法四時順變而不知孔之所由生非從不識孔之所由亦猶未達孝之道蓋昌鍾議等經以明經下孝理之合至德要道請議曲俗此言孔之徒與天德謂

孝悌義通謂禮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安上理民莫善於禮又孔有無體之禮樂有無聲之樂索孝經援神契云天子孝曰感靈之為孝成也天子澤及萬物始於成就則其親德侯伯子男同善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侍不危溢則其親德變故曰憂盛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不滿能無過稱譽達遐則其親德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爵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禮則親德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為養庶人之性愚朴躬耕力作以奉其親德安故曰畜也陛下以虞氏搆德中宗降禍武丁哀頹喪禮高宗諒闇喪禮卓然超無一故之眾逐珍九重之狀定於梁廬於陰危逊宗枝於邊戾此陛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陛下既除大喪之後以神明之德守其法度修其禮樂大行天下之道以安萬國之心其言行之得失與夫天而分地此陛下無疑之權以安上理人也上元已來政由簾氏文明之後述石入人賤

害宗親謀滅良善勳階崇重德冥英爵位之則榮華正之則遷謫神龍景雲之際其事尤繁先天開元之間斯弊稍革陛下謹長秋重進請付中書門下商量奏分日吉去讓儀敬足於軒鼎日吉不忠伏請頒於荒裔布散寰宇悟元行神教講四天地之性推人最靈者蓋以智周物者作聖明貴踐職尊卑遠壞辟分清禮也是以古之聖人儀性識本緣情制服別有中有體死則同死此陰陽而配合同羽儀之成化而忘思義俱設若盡遂猜疑尊親遏也父為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職者蓋尊祖重嫡崇祀也貨於事父以事君孝莫大於嚴父敬父莫過於配天是以周公祭文王而以后稷配天周公既沒成王以下不復祭文王者蓋以配天之重嚴敬父之義略純素之嫌略



冊府元龜　卷五百八十九　掌禮部

奏議第十七

唐張說為中書令開元十一年與秘書監賀知章參定南郊儀注

禮惟三王之事質文因革損益不同且事宗祀之禮唯祖於天有五帝神位于有五百神共配皇王迭損益不同且事宗祀之禮唯祖於天有五帝神位于有五百神共配皇王迭損益不同且事宗祀之禮唯祖於天有五帝神位于有五百神共配皇王迭損益不同且事宗祀

王於不供則是廿趣其事今高一尺至七八月長足方與縮酒特望望恩至時令來用承太山并根摇取祀內地二時事日已禪故稱事拒之及成從之日尊周室行霸道乃責楚去包茅不入王於不供若以茅縮是不知經義日等歷廿載楚國訪貢等事不驕汶陽不歸江都北用之帝曰可

開元十七年四月楊孚太朝九室令司禮博士張說為太帝少卿開元十七年四月楊孚太朝九室令司禮博士張說為太帝少卿

行禮以為禮經宗祀祭神各有其室緝去百堵五年一耐祫祭一祫一禘其義各殊歷代因循或有乖失又孔安國王肅等注傳多引緯書以為所出鄭玄云禘大於祫其室若如鄭旨則鄭偏宜不同經傳無說請依王肅等義所列昭穆以為定於是說等又奏曰臣聞禘祫之義

酌守以忘信神其格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喜未神無方何必古器真質表盛盖在御者器用而登祼薦望神有者未之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耳目之玩於本無則象後制何觀於為求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祠享以當薦新每有珍羞是盛至孝之情天奈朝正禮宜依典故案禮祭統孝有六順之教以備物為順又曰順於鬼神然則五牲之薦黍稷之奉籩豆之實莫不順於鬼神故曰備物之謂順順於鬼神之精明順人者也所求備物不求豐天奇美於禮雖多何為貴可捨先王之遺法徇一時之所尚慶享禮經以從流俗刻桓毀器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豈宜踰於古制違乎禮經以貽譏後代臣以為祭祀之禮貴誠不貴豐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若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陵廟之物鮮肥之類宜罷薦用歪妙若以為誠則陵廟之物鮮肥之類宜罷薦用歪妙若以為誠則陵廟之物鮮肥之類宜罷薦用歪妙所謂也易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此明於古簡易不在豐者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食為明祀也抑又聞之未我以出禮禮以體政則有若是循不若是薦肥饒則褻味有若是循不若是則事非明神之享實資明德以為薦羞以為禮物不可苟設苟非其物雖多不享苟非其人雖薄不棄故曰明神不求非禮明德惟馨若宗廟不順禮明德惟馨則是禮之所尚在德不在物也今陵寢之禮以羞膳為重以滋味為先以多品為貴以當時新菓及珍羞為用違制之文酌獻酒亦各六每四果品

法二年為殺祭者也謹案禮記王制周官宗伯鄭玄注解尚堂所謂正云周君嗣位三年喪畢祫于大祖明年禘于群廟自魯已降五年再殺祫一禘漢儒故事皆襲禮記文案禮禘祫之名皆出緯書禮緯元命苞稱祫者合也禘之言諦也諦取其審諦也又案白虎通及五經通義許慎異義并伏氏鄭玄駁議並云三年一禘何也以為三年一閏天道小備五年再閏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祫迭祖乘尊卑昭穆祫各自數年雨設慎下不相通計或此年頒合或同歲異序或一禘之後俏遇再祫或五年之內緊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數同在其篇會通二文非相譏也蓋以禘祫置祫二周有年喪之數譬之三年二閏凡用三十二月也其

有禘祫異禰各隨四時祔祭冬烝祫春夏為禘祫名雖異為殷則同鄭駁義甚其龍一也鄭玄謂祫大禘小傳云謂祫小禘大雖殷之間或有增減通計之義初無異周蓋象天之法相傳久矣惟晉代諸儒多有三年一殷之議自五年八年立十一十四為五議夫所引亦以象閏五年一禘又奚所施乎禘之說固難通也夫以天之度慨有指歸稽古之理若亟罷著禘祫二禮通計則奚今請以閏元二十七年已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辛巳年十四月又禘至壬辰五年十月又祫至巳丑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自此以後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悖不同而祫祭置祫或前後參錯之度有二法為鄭玄宗商堂與先王而後儒生惑之請定一法以為永式謹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適士二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二庶人祭於寢薦時而已天子諸侯大夫士祭禮各有差降而禘祫之義通於天子諸侯而已庶人無廟祭於寢薦時而已禘祫之義不通於庶人也謹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適士二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二庶人祭於寢薦時而已禘祫之義不通於庶人也謹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三適士二廟一昭一穆與太祖而二庶人祭於寢薦時而已禘祫之義不通於庶人也

食禮煩黷請先與伏以蓋不能事舉舊物或遵宗法祖慎之時經訓中明之日居等未在持禮職思討論輒陳請又定其祫禘所請以今年夏禘使為翻祭之源自此之後禘祫相代五年再殷周而復始今年冬祫准禮合停至四司但行時享即嚴禋不黷與今舊儀之

裴頠駁為侍中閻元二年制曰服制二紀或有所未通宜令儒官學士詳議聞奏太常博士秦靜等議曰謹尋後漢書祭祀志曰建武二年正月初起高廟二月又起親廟四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明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二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三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四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五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六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七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八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一百九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二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三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四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五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六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七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八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二百九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二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三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四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五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六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七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八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三百九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四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五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六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七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八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三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四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五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六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七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八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九百十九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百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百一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祭於高廟十百二年三月又祫祭於高廟其冬又祫

之例先經制服之文並望加至祖免月開禮以緦衰制服從義制
或有以重揜輕明尊揜卑既之謹案喪禮經傳記注諸儒之說
詳議從從斬衰未為異則於是太子薨當從成王之制大
道隆殺天下為家聖人因之然後制禮教訓不為正家家道
正而天下定矣況家之道不可以威權一之義理歸本宗父以
尊崇母以殷降豈忘殷殺且存倫序是以內有為出外服皆緦
尊名所加不遇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詳聖所忘後學所惑
且宋令父在為母周年祭此則父在為母不杖周年明矣此
其宋令父在為母周年祭之義也又按喪服傳曰為人後者為
其父母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報又曰為人後者為
其昆弟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妻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子報
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妻報又曰為
人後者為其子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曰為人後者
為其昆弟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妻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子
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報又
曰為人後者為其妻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子報又曰為人後
者為其父母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報又曰為人後者為
其妻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子報又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
又曰為人後者為其昆弟

除之此則聖人因吉以立訓接事而抑情明例也禮不云乎無一
聘諸侯而其妻死之訃或彼日月臨者由之安敢小有損益也
況夫喪服之紀先王大猷奉以周旋以正人道一詞窒指千載
是避諱於異端豈可引叛伏背吾君之事以為忠軍劉
加罪愚見以為不可又尸御跟中隔衣衾之事尤為褻瀆
祇同是議興活等略同議奏上又子勃侍昔等曰朕以親嫡貶庶
服小功則皆降於舅有三年之服是愛我而厚以服制情則舅
母之服不得全降於舅也宜服緦麻堂姨舅本古未制服朕思
敦睦九族引而親之宜服袒免又鄭玄注禮記云同爨緦若此
堂姨舅於同爨親則厚矣又我服傳云外親之服皆緦是以亦
不論本堂姨舅也若以所服得過本而須為外曾祖父母及外
伯叔祖父母制服亦何為乎是皆親親之本意卿等更熟詳之
欽此欽遵詳查禮部尚書臣李時等奏曰外祖之親禮
雖輕與中書令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等奏曰外祖之親禮
無服然外舅為舅母制服舅母謂舅為姨舅為從母謂舅為從
母之夫二十七年寧王宮遣中使勃其子璡等令依

則與夫之姨舅以類是同外舅之妻不得無服所謂有義實
引者蘇疏國母愚蒙備有未逮左宗又子制若曰從服有六此
其一也降報以周親之制禮無明文此皆自身率親用為服數所存抑
引盡用推恩服情皆未安故今詳議非欲若衆蒙古以示不同
卿等以為小說之親禮無厭降服之節制所引甚疎且舅者
姨舅妻之昆弟也以亦姑伯之定夫之姨舅夫既有服從夫而服
是謂胥親實欲令不肖若企及賢者附就卿等宜兼詳之灌物
等奏曰惟王仁德廣推恩之道將乳教雖每發德音復
令詳議臣等竊親禮親舅加至小功施服親舅加至小功施服
時特命不以輕重論增益不敢參於本宗施於異禮者也今聖
制謂姨舅小功更制舅母總麻堂姨舅想免等服取類親禮意
示簡來適於物情古則舉儒風議依古制留並從重制
從之二十七年寧王宮遣中使勃其子璡等令依

約送終之物皆令衆見所司請依舊例擬內豎子味食則
燔炙為監護使者曰尚食所料水陸等味一十餘種每色瓶盛
實於盤內皆是非時水果及馬牛騾驢等肉并諸藥酒三
十餘色儀注禮料皆無所據又祭祀相次事無
備典制今明天恩將中謂宜依所擬外加數種送不
安又非時之物馬騾驢等并野味魚鵝鴨之屬所用無所
皆宰殺盛貯傷壞又須造作什物動稽日月計求徵市
頗為煩擾御史大夫臣等參詳禮無所據伏惟禮減首以取折衷制從之
秋時新品薦成公三日哭於大廟為設置諸筵增於野皇帝
東向奠幣遣使竟不能從後為更卿尚書充禮儀使代宗大
喪十四年七月丞相臣高祖至蘭陵薨遣使文字繁多皇
帝則卷有大聖之號皇后盛有順德之名使言之者聽於今情
之者異於古請高祖已下皆稱皇帝皇后謚冊定謚號為例

上謚號高祖為大皇帝太宗為天皇大帝中宗為孝和皇帝睿
宗為聖真皇帝今宗為孝明皇帝肅宗為孝宣皇帝其廟號如
故仍請准漢魏國朝故事祭尚書議定施行之時以謚
號煩複文繁多不經而儒學之士恐致者少矣今宜依
古定為四字或六字之謚庶幾簡而有則不失古意
制勅奏天可其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冕上疏曰臣聞
帝則卷有大聖之號皇后盛有順德之名使言之者聽於今情
之者異於古請高祖已下皆稱皇帝皇后謚冊定謚號為例
仍請准漢魏國朝故事祭尚書議定施行之時以謚
號煩複文繁多不經而儒學之士恐致者少矣今宜依
古定為四字或六字之謚庶幾簡而有則不失古意
制勅奏天可其議於是太常博士柳冕上疏曰臣聞
三聖以來各有制作之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是也
朝之伊尹曰七代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
則天祖為增美增虛增歷代儒者制典之禮皆親盡宜毀
伏以太宗文皇帝天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祚高深所
承天祖景皇帝受命于我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
元皇帝地非關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所利有日元皇帝

神主禮令班瑩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換易昔漢朝近古不敢以私減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遠經意子孫以推美為先自光武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遵也宋齊以議室太且遠太子無主廟之義後自建武中興毀者因以陵號稱焉宋至恒帝失德尚有宗號故知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已下功德無稱而有濁差不應為宗歸非宗者追尊三代貴表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至公之義非其人不為宗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失靈明帝自稱列祖諡者以為追自補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踐祚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兩字而為不合祕議之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上祭百代以為孝平嗣位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顧應二年并祔文帝神主祔於太祖廟已從洗毀伏以代宗尊文孝皇帝卒哭而祔會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建其神主祔當祔至桓玄之時武陵王純於是祔

元皇帝于西夾室附代宗神主禮建中元年三月甚細上吉甲郡太廟廢毀主請造以附祔下詔之初武太后於東都立武氏太廟中宗已修而代宗大廟四時並享至貞元亂後未主多亡獨未祔者是議者猶豫而大指有三一曰祔有其廟遷立廢主時賢之日以他官攝行一日建廟立主行而不祭若立與祔則就祭焉三曰祔其廟將其主舊或改造新主禮令不定而慮是年十一月辛酉詔曰冠婚之義人倫大經昔唐虞先降帝王歸妹遠於漢代同姓王之爰自近古禮教浸弛諸侯嗣位未有拜下之禮自劉氏興復古人不廢有拜下之禮自劉氏興復古人不廢有拜下之禮自劉氏興復古人不廢

哀帝議曰議者云禘祖親迭頒遷不合給享上永嘉於西
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給享以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者同給享則太祖之位永不得遷
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自伏以三議很未弘通
疲鈍庶無明據備者以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學而行之蓋叶
於正也伏惟太祖景帝以受命始封之功德百代不遷之朝
配天崇享是孫尊祖敬之禮祖禰之義居聖稽古之明訓
奉祖宗緜緜之理享元之道此實天祖明聖太皇太后之
齊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德也請依前奏議等議今月給享
之日奉迎祖神主於太廟而太祖東向之位自懿祖太皇伯請祖宗遷
右移之列此有以昭穆重下尚順之明義足為前事易之於
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廣明皇帝廟行給享之禮夫
給合也故公羊傳云大事者何祫也若給於太廟而享於
德明廟則乖公羊之義也祫祭不及禰廟為不

可行也議奏留中不下

哀帝元壽二年六月詔曰朕以眇身獲承天序夙夜戰慄
惟恐不堪其位乃者有星孛于東方見於紫宮軫北入文昌
貫斗魁出天船間及漢中天漢貫紫宮出閣道入王良
閣道入紫宮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九十

掌禮部二十八

奏議第十八

唐睿宗敬皇帝諱旦中宗睿聖大孝皇帝第四子也初封相王景雲元年以兄殤帝即位受禪

是郊祭天詳之二義既此商嚳稱加大公便云帝嚳天也未敢大事於太廟嚳稱大祭雖有大牢亦是宗廟之大祭可得偽稱祭天乎若如所說大禘即是郊祭稱禘即是祭宗廟之名祭法說寓夏商周禘嚳禹稷契冥之文何以復稱祭天乎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亦不說嚳與稷契帝嚳之禘而非禘嚳及郊祭天明矣殷周天之大祭禮經史以鴻儒博學自古言音論訖之詳矣無以禘嚳祭天何秉周孔之法獨取庚成之小法便欲遍經聖誥把嚳與二祭同大傳禘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則及其太祖者說王者則當禘謂祭法虞夏殷周黃帝之廟不毀則不禘所自出之祖故無宗廟即是百世不遷故同之天子也近祖配而祭之自出之祖故無宗廟即是百世不遷故同之天子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祫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三也注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雩商祭之禘郊祭天二也注傳稱郊祭天以后稷配靈威仰雩商祭之禘郊祭天三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祫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三也禘是祭於庿之為三義倒錯亂皆率爾無據何足可憑其三義包度及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頗然自鄭觀之習行用慣遂謂之無異於此先儒所未辨故不足以正大典其難曰祫禘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考增是鄭玄之學請據鄭以明之議雖云據鄭學今勿以鄭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也據鄭學夏殷周皆七廟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始祖為感帝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此之謂也及諸侯之禘則降於王者不得祭自出之祖故及太祖而已諸侯分茅土之初也鄭玄謂亂於禘禮之義故不足以正大典其難曰祫禘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考增是鄭玄之學請據鄭以明之議雖云據鄭學今勿以鄭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也據鄭學夏殷周皆七廟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始祖為感帝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

祫四望禘謂郊祭也則上帝異五帝已下祫祭之禮訓義乃曰祫爾雅及魯於祫春官訓詁凌為陵往有明文若非祫祭上帝陵往五帝則祫祭五帝亦陵往五帝矣又禮記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則及其太祖者說王者則當禘謂祭法虞夏殷周黃帝之廟不毀則不禘所自出之祖故無宗廟即是百世不遷故同之天子也注周頌云禘大祭大於祫四時之祭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三也禘是祭於庿之為三義倒錯亂皆率爾無據何足可憑其三義包度及殷周已前禘祖之所自出其義頗然自鄭觀之習行用慣遂謂之無異於此先儒所未辨故不足以正大典其難曰祫禘所稱今三禮行於代考增是鄭玄之學請據鄭以明之議雖云據鄭學今勿以鄭皇帝為始祖之廟以配天復與鄭議相乖何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墠也據鄭學夏殷周皆七廟與親廟四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也據鄭學夏不以始祖為感帝始祖昭然可知也而欲引稷契為例其義又

異其稱也古洎今無以人自為始祖者唯殷以契周以稷王稷契者皆天子元祀感神而生帝嚳次祀簡狄而生契帝嚳次祀姜嫄而生稷契稷之子孫世有天下故殷周以為始祖其稱祖者皆天子之事也侯伯已降祭天地山川社稷五祀而已故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后稷肇祖立此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跡歆然有感履之而孕生棄棄為帝舜大司農封於邰號曰后稷德盛又之際皆有令德或世有天下樓稱祖其開量功心德抑其次也帝嚳受職即播百穀黍稷麻菽五穀蒸民粒食萬國咸寧則千古土宅百穀故國語曰聖人之制祀度於人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敷五而人輯睦勤百穀而山川時奠子孫有天下得不尊而祖之乎其五難曰郎遠禘說以德薄禹遠以后稷祖堯一帝同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皇帝特配昊天於義可乎其六難曰郊議謂昊天祭上帝祀地

則猶微五精之帝佐也以子先父豈讓意乎非止神祇錯位亦以宗祖乖序父子殊宗之意斯若天神尭之功太宗之德格于皇天上帝且以郊祀無以加焉其八難曰欲以景皇帝爲始祖則景皇帝非受命之主故非興運之君不爲始祖則景皇帝非受命之主故非興運之君不爲始祖則景皇帝非受命之主故非興運之君不

祭初御中霤祭者以開元禮有總已上喪不享廟移牌更祔詰以追養從尊有私義故是更祔乃奏曰准禮諸侯絕旁期大夫絕緦者以義從尊親上喪不敢厭大宗之祭故絕旁期大夫絕緦同宗

月郊天議曰謹案天地皇帝总不廢務伏以議皇帝位非正統親郊考詳考晉宋已降郊祀明堂之禮不同是用斟酌隨時而行之故漢文以十一月九日郊雍之上謁先帝令親見太廟日同堂六典上丁肇禋若興大祠同則用中丁其謂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李唐為大子左庶子貞元八年正月議太常卿裴郁所論禘祫之證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太祖后稷也郊則六廟郊及湯與二昭二穆及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晉朝傳七孫武帝以太祖景帝文帝及伯父宣帝伯父景帝皆親盡當毀太上以太祖后稷

敘據一均言也宮商角徵羽爲正聲變宮變徵爲和然皆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二倍三十二一而爲樂雖取樂會聲不合古又後魏時公孫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也祕乎故有二祕所以異廟也今獻祖已下之祕猶先公也太祖已下之祕猶先王也請祭別廟以居二祖則天周之禮復古之道故廟之禮因於商也翼之禮因於虞也皆立三廟有二祕又立私廟之制因於殷也皆立三廟有二祕又立私廟所以尊本宗也廟所以尊正統也雖古今異時文質異禮而知禮之本者莫不過其變動而行之故上祖其禮則太祖爲尊享上矣下盡其敘則祕祭請祖已下天中則王者主祕於中矣太部中祭爲祭日昔殷周以稷商之後所以配享也故夏后氏以禹始封遂爲不遷之祖故夏五廟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遷此不先祕祭之親盡其主已遷左氏既稱禹不先祕之明遷廟之主宜合食永祕此於義源則雖祖請而無事據古證而無事據今故知親盡而祕祭敬宗敬宗所以尊祖尊祖所以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故宗廟之禮所以追遠報本也報本反始人道之大者也故人之上親有追尊之祖則親親之義無窮矣乃乘于太祖之外輕置別祭之祕則廟無虛月祭無虛日進退相單立成請遷於國謂士處喪請遷於朝商賈之閭吾之引及民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祀於曾高時享於二祕嘗於禘禘祫於太祖是謂殷祭也太祖之祕敬而遠之故祭於奧奧在室西南隅最尊之位也當時設所居右室未有主也祫之日合食於太祖之堂而東向設位以祖配之故曰祫者合也此乃禮之通義也祫及郊宗皆是謂殷祭之祖禘祫於太祖之廟而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其廟禘祫於太祖之廟而羣廟之主皆來合食於太祖之堂而羣廟之主各還

從唯東首焉設牀左氏不先食以爲說欲令在西東向均之數者地最尊安且焉謀此議非晉所行前有司不本諸此故其之言取在西東向之位爲焉代法此其不可基也思之疎闊遠國則目之以有所不安權宜正位則大祖之尊無所而定則別築一室若室可安且興聖之於獻祖乃曾祖也猶得有尊祀以論者合何合二祖別廟是分食也何合之爲日以爲德明興聖二廟每稱給之年亦皆享焉是亦分食矣疑於二祖乎其月二十七日吏部郎中柳冕上稱給義謹凡一十四道以備觀闕并議奏聞宝三月十二日祠部員外郎王儔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九十一

掌禮部　二九

奏議第十九

唐睿宗為太常博士貞元十二年十月與博士韋渠牟上疏議大祫祔享饗祭日臣等謹案禮經前代故事在廟無祔享祭食之儀然陵寢有祔享之禮國家自具饗至德元載定禮令增入時享之內天寶十一載閏三月初別令尚食朔望進食於太廟自太祖已下每室薦享其進食之儀在四孟之月令尚食使奉其進食之儀不本當享其進緣生之義請用四孟祔享之日令尚食使奉進食於寢宮而不可薦於太廟一時之制久未變更至今論禮者東王璵之請伏惟今月日皇上令亦正與太常討會辨集者伏以陛下奉宗廟盡心自中事歸有司合盡敬故後議議故實自開國創業禮樂統天太祖皇帝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心本內義之以將物為定制陛下自定制陛下有事數禮

天生地長之物極貴盡若木之異荀可薦者莫不薦在先王以此饗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若王之食歙腊膳羞人珍百品可嗜之饌隨時所進美脆旨甘皆為薦味此先王以此奠食接人情示恭惠也則知薦新之義昔祭文已殊聖人別之以異為尊今若以執食薦太廟就道禮本又祭義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忘忘則志是故約祠烝嘗禘祫時祭殷薦四享大禘每歲五祭不為數也則人臣執事在頒數之間得專亦必若先王之進牲以月朔月半將以為常踐四時之中薦五齊之禮備薦非盛之雜月朔月半將以為常踐四時之中薦五齊之禮備薦非盛之雜而不然臣不信也夫聖王之制必師於古訓不敢以孝思之極而踰於禮不敢以薦新之義而違於典故禮云為人子者冬溫而夏清昏而定晨省而問之禮也不敢以味代類陛下遵開元萬代之則省太室薦宜之制陛下之上得薦珍羞示薦之中請依正禮日等不同禮數慶賞盡善希令宣示宰臣同此禮已經先帝所定服采數廢有改於後行事圓

英神臣等昌非達學今之王指期下燎又儀注有據固不可廢重加討論詳考古而取小伏惟皇帝陛下繼天撫運統立法何嘗不守先王之義繩宗揆一開漢下盡羣言上留五監垂典式叙儀鑑昭明所以八表而洽四夷歸化方引禮義之門大啟名教之府於戲欽哉為之訓有司議之事與情未違疑貳其心茂乘七毋之誡簡典章不易之義時其終制從後賜以慎天情於至尊儀有司之疑守典文於先聖祭有司之疑守典文於先聖敬弼先則天下幸甚臣謹

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天地之道一陰一陽陰陽之義一動一靜動靜之機一往一來往來之理一屈一伸屈伸之用一變一化變化之權一生一死生死之數一興一廢興廢之運一治一亂治亂之源一損一益損益之節一文一質文質之變一因一革因革之宜一質一文質文之用

太祖皇帝東向之位并遷懿祖之位伏以禘祫殷禮宗次序之義祭統云太祖之位以正昭穆今年禘祫太祖東向之位以正昭穆今年禘祫太祖東向之位以正昭穆今年禘祫太祖東向

若從西第一夾室至東第一夾室稱祫之月合食如常以其親稱為宗神主于西室祔德宗神主焉

元和元年十月順宗神主祔祫祭有司疑於禮義理建議曰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唯三代之漢魏以降親盡即祧雖有功德無不祔行古之道也昔夏后氏十二代祖顓頊而宗禹商人三十一王以后稷為太祖祖文王而宗武王周度遠廣遂使郊周祖契宗帝嚳祖湯而宗太宗皆在百代不遷之典故代宗外遷睿宗祔中宗在三昭三穆之外肅宗遵之太廟來室奉天命中宗功德而興之不毀在要荒之例昭穆未斁也自晉高宗亮陰中興不祭遂祖別而陵元后則天太后臨朝稱制廢黜中宗奉遺詔自稱嗣而陵元后則天太后

二品三品爲一等四品五品爲一等六品至九品爲一等凡命婦各准本品敕文子官高遷從夫子封其葬祭求請以准本爲之

是時廢葬成俗久矣雖詔下事亦不行

長公主薨爲太常博士元禮院修撰官元和九年正月上疏曰准禮無忌月禁舉公主薨於太常及教坊以正月是國家忌月停樂之時繼宮喪中外士庶咸罷舉樂以表追遠之情故禮記有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漢魏以降代歷斯旨惟晉穆帝納后以景帝忌月下議禮官商訥王佥曹胤王愷等皆聘娶無忌月而后皆有忌月亦有忌日皆稱禮無忌月之文是月禮從其忌日之義也今太常修撰官鍾謙等議以

祀祖禰則日祭國語云王者日祭月祭時祭歲祭此則祭之名也又
明徵國朝之舊事也言物有可薦之不必小拘日時也故孫通之言曰
日時也故孫通之言曰皇帝以春分朝廷漢制也月祭者朔也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以為不可則月祭明矣周
已降皆有之也漢園寢者始於秦之代漢氏因之而不改人君
親執衣冠出入於陵寢之間以象生事也故曰如事生也二十九日而除朔望薦酎不復
祭也曲禮云天子崩大祭三年不祫不禘喪畢而祫禘之禮行焉
王涇所引大禘與殷祭同日時設祭以為祫禘目錄謂王涇恒
宜論大禘殷祭謂祫禘當同日時設祭以為祫禘目錄謂王涇恒
議何漢朝宗廟園陵二百六十所郡國祠宮皆不與宗廟同
時有事在禮既祭祭於祕室薦平永神者也宗廟陵寢
皆祠同祠理應無害又薦新皇帝已下謁園陵寢

人之職凡祭皇則奠之尸則古代皇祭但漢承秦陵寢祠不同耳
安得諸之無徵又王涇狀以太廟歲祭別設帝饌以為尊卑
禘祫則異殿祭則合食祫則不合食祭則異殿禘則合食
先王者謂祕祭祫禘是也廟主之以禘祫禘祫之日君
之至也大享謂常祭禘祫之日君之至也大享謂常祭禘祫
常饌即蓋其祭禮多重腥不敢加也今天常饌為人羞之膚夫
熟之稱以腥為常明知神明尚質故薦腥為常不變而事已變矣況古者天子立七廟又為壇墠以祭去就之
主近則起土遠則封地蓋禰廟親而加壇墠蓋親自以為廢
則近也祖廟則遠也親盡則遠而加壇墠而益親自以為廢
遠也禮曰親盡則遠而加壇墠而益親自以為廢遠也
蓋禮曰親盡則遠而加壇墠而益親自以為廢遠也
祭無所本據蓋是時有司因梁後殺有司祭梁後祭梁以為宗廟

既有朝祭則祭宗廟皆合行之殊不知宗廟朝祭乃告朔也自以
為宜罷此耳仲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孝子有終身之憂
之外斯可矣況大慶之令行於一時者哉故曰開十室之鄉
必有忠信之士況天下乎又

事于南郊同日立春後丑祀風師案周禮大宗伯大火禋燔祀風師鄭玄云風師箕也故今禮立春後丑祀箕星也故今禮立春後丑祀箕星之故為壇祭之開元禮祀昊天上帝於圜丘言神感攸其星從祀之位祕禮之第三等并日月神州以下級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等不得神並為祕祀既上公行事并御史祝板之儀風師既是星辰合當隨祭如非遇郊祀其特祭儀式又禮月令孟夏雩祭大禮月令司馬執事合攝祭事祕禮并六典特祭儀式又此在孟月其五日大雩有司行事合攝祭事祕禮并六典特祭儀式又此在孟月其五日大雩有司行事合攝祭事祕禮并六典特祭儀式又此在孟月其五日大雩有司行事合攝祭事祕禮并六典特祭儀式又

其春秋祭於九宮本壇開如常禮祝之

李勣為東部尚書外郎分司東都長慶元年奏太祝百神三請歸神太廟廟別有事於南郊合卜日以否祖宮奏曰伏惟禮令祠部郎中員外郎分司東都長慶元年奏太祝百神三請歸曲禮上帝宗廟之制廢未普有並建兩廟並祭二主之禮天授之際祀典寖革中宗初復舊物未暇詳考故令兩京並立宗廟遂行遷都之制實非建國之儀及西歸上都因循未改遂使京師祕祭與古禮乖違宗禮既虧尼者曾子問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皆指郊社言之所以明王之非禮也陛下聿興大猷撥亂反正之功光啓寶祚先正典法後嗣所宜遵守高祖太宗配享明堂睿宗配享橋陵祀特室禮三代令典宗廟之制一準於古禮經雖有兩京之文歷代之例不可盡泥伏請依禮復古九廟皇明伏以太微宮先皇帝三代睿宗皇帝文孝武皇帝神主祔太祖之室三代以降禮無明文伏望委中書門下與公卿議定聞奏伏以有

高祖以下神主並合藏於太祖廟依舊准故事太祭如常

禮東京后稷郊洛陽自非祈祭合陪本室其餘關主又當時作祈禱祭祭禱禱如議祖以享國家追王故事太祖之上又有德明興聖懿祖列廟今以皇帝神主即歸祖也伏緣東都先無前廟安置皇帝神主請准舊於太廟次室居元皇帝之上如舊在東都所住上都或營建別廟依德明興聖懿祖神主隨禮外祠又以太廟次室奉迎皇帝神主歸列廟第四室神主藏夾室之議大曆中代宗孝敬皇帝神主今祔而不遷如何其日禮作祖主遷廟主其義以桑衆公卿等參詳故取新天作主以依神無可理之理是以禮設廟主藏於西壁地壓之義成議甚明伏見非於漢代奉請遷廟處主君亦不行況親盡祔於太祖云萬國宗饗食所歸來一旦遷藏事非九代之禮又按禮廢而主獨存從而藏謂時情理之間古者天子崩尊

獻陵並二帝朝拜上獻祖宗情禮之差過猶不及其朝拜請停上
詔文納太子廟在崇安坊追諡恵明太子廟在懷真坊乘置官
吏四時置享禮儀無文況九廟遷祔禮儀屢變遠推思陵親盡
宜停又贈奉天皇帝廟贈貞順皇后廟及永崇坊
隱太子已下七室下同為一廟并贈靖恭太子亦附在此廟凡
此制置皆是追崇武徇一時且非禮意昔月既久祀享無所依其
神主望准故事瘞於廟地庶情禮俱盡始不失經訓勑百官付所
司集百寮參議可否閻奏敦煌奏白朝拜陵寢禮經無文列聖
相次以為故事就中四陵尤乘典禮請於大常所奏其二太子
廟謹案禮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王下祭殤五又曰有
虞氏祭於庶氏於祖廟陵門之外也陽厭為祭庶殤之奠也明知陽厭為祭庶殤
也謂云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當室奠禮畢之後於西北隅設
以祭殤庶也適此以推則不祭矣伏以惠昭太子位登儲闈業

載遷主如賓客東宇則崔祐文載主而前令東都神主又祔於
廟便是廟有二主如之何答者古者行以遷主無則主命但非
遷廟之主即無出廟之文凡色有宗朝先君之主自祔祠祀都
宗廟各宜有主又問曰古者作主必用虞練若主必歸室
不可虛則當祔已去之主劉當祔之主禮無其說如之何答曰
虞練作主禮之正也時事之權也若法則虞練作主事之正也時事之權也
制且尚無其文則思其變也車駕東奉奉廟仍虛主即准宗廟
統二年上都作主故事特作關主而祔蓋主不可關故孔責從
宜者秋之義而變之正者也目伏思祖宗之主神靈所憑法宜於
太微不合宗廟據經復不允屬聖且下尚書省集諸司郎
吏所議逆威多同丞郎則各執所見或云神主合藏於太廟
宮或云並合埋墓或云當依古典奉主而藏之都神
主而東感以意度不本經據音以斷議不定遂不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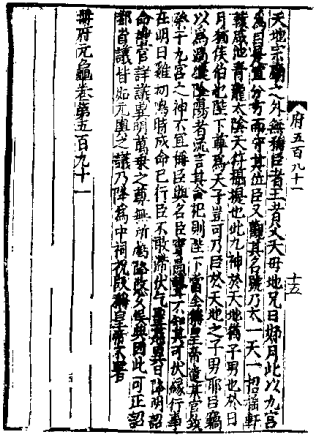
牛僧儒為禮儀使奏慶四年七月奏議案周禮天子七廟三昭

【府五百九十一　十三】

三穆總太祖之廟合而為七尚書省議有一依篇小同七代之廟
可以觀統前脩子曰有天下者祭七代有一國者祭五代則知
天子之祭七代典籍通規祖宗功德不在其數國朝九廟之制
法周之文大祖皇帝始為周公攝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也高
祖神堯皇帝創業經始化啓為唐義同周之文王也太宗文皇
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也其下三昭三穆謂之
祧廟四時常饗百官助禮文今以新主入廟至帝在三昭
三穆之外是祔尽之祖雖有功德禮合祧遷於祔之後則從合
食祖祔之

劉貺天祐[illegible]祭祖宗禮貺元年閏七月上言近日攝祭多
差王侯官僚被差攝行或託故請假或稱病請罷攝祭多
差四品已上及伴傳宣等皆令少人即請罷攝從之
制敕儒為禮部侍郎三年二月太常奏追謚恭皇帝陵號恭陵追
謚讓皇帝陵號惠陵追謚孝恭皇帝陵號敬陵追謚恭皇帝陵號

原闕



府五百九十一　十五

天地宗廟之外無稱臣者王者父天母地兄日朔月此以九邑爲臣是宜分爲而子其位臣又稱其名號乃太一天一招搖軒轅咸池青龍太陰天符攝提也此九神於天地稱子男也於日月稱侯伯也陛下尊爲天子豈可乃臣於天地之子男耶臣竊以爲過慶陛下尊者流言其命把則陛下當全稱臣子而違其命致於千九宮之神不宜稱臣與名臣實爲國憂下知其可狀臧行事在明日雖勿爲臣成命已行臣不敢滿狀乞重議其旨以明詔命施官詳議奏明萬要之義無所亂陰陽之紀國之大事不可不慎臣愚以爲宜如元奏之議乃降爲中祠孔殷稱皇帝不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九十一　　五

奏議第二十

唐王起為兵部尚書元皇太子作謚冊判入太常廟享開成二年三月太常博士盧奏祠祭主王請依禮文卻令祠司詳定起居舍人王儒奏祠祭主請依禮文卻令祠司詳定起居舍人王儒奏祠祭主請依禮文卻令祠司詳定起居舍人王儒奏祠祭主

漢朝遂不稱陝主禮焉其爲孝文皇帝廟爲聖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施於萬代其來尚矣二十石禮官具儀增奏德盛祖宗功莫大於高皇帝德盛於孝文皇帝昌邑帝嗣孝文皇帝祖宗之廟文皇帝廟宜爲帝者大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文漢宣帝紹興聖業尊武帝制禮正武德功德物盛不能盡宗廟繼嗣未絕請以奏聞有司奏請益孝武廟爲代宗廟奏樂盛德之舞以象賦

說即是天上帝也天一掌六氣九精之政令以佐天極樞明而有常則黃陽序大運與太一掌十者才有天神之法度以輔人極樞明而得中則人和五運順久又共斗有推衡二星天一太一各居其間所以財成天地輔相神道也若一歉以例猶論之曹昌遂以禁漏書曰天神貴者太一帝曰天帝古者天子以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祭日於東門秋分祭月於西門季夏土王祭五帝於四郊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夏雩祀上帝孟秋祭天神孟冬祭先祖此五祀之常典也又按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宗廟社稷五祀歲徧諸侯祭其境內山川五祀五祭亦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而已無祭太一之文又按禮緯含文嘉曰祭天南郊就陽位也祭地北郊就陰位也祭五帝於明堂各就其方也祭先祖於廟以親親也祭社稷五祀門戶行中霤各就其所主也祭山林川澤各就其氣類也祭太一於東郊就尊位也祭日於東門就明也祭月於西門就幽也此皆祭天地之大義也又按禮緯稽耀嘉曰祭天於南郊象陽之在上也祭地於北郊象陰之在下也祭五帝於四郊法五行之運轉於四時也祭於明堂以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此皆祭天地五帝之大義也又按禮緯含文嘉曰祭天於圜丘象法昊天也祭地於方澤象厚載物也祭五帝於四郊各以其方之氣迎之於其時也祭日於東門象仁不遺小也祭月於西門象義不過中也此皆祭天地五帝日月之大義也又按禮緯稽耀嘉曰祭天於南郊大報天而主日以春分祭地於北郊大報地而主月以夏至祭五帝於四郊各以其帝之所生而王以立春之日祭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太昊伏羲氏以勾芒配之以歲星以立夏之日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以炎帝神農氏以祝融配之以熒惑星以季夏之月土王之日祭黃帝含樞紐於中央以軒轅氏以后土配之以鎮星以立秋之日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以少昊氏以蓐收配之以太白星以立冬之日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以顓頊氏以玄冥配之以辰星此皆祭天地五帝之大義也又按禮緯含文嘉曰祭天於南郊象陽之在上也祭地於北郊象陰之在下也祭五帝於四郊法五行之運轉於四時也祭於明堂以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也此皆祭天地五帝之大義也又按禮緯稽耀嘉曰祭天於圜丘象法昊天也祭地於方澤象厚載物也祭五帝於四郊各以其帝之所生而王以立春之日祭青帝靈威仰於東郊以太昊伏羲氏以勾芒配之以歲星以立夏之日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以炎帝神農氏以祝融配之以熒惑星以季夏之月土王之日祭黃帝含樞紐於中央以軒轅氏以后土配之以鎮星以立秋之日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以少昊氏以蓐收配之以太白星以立冬之日祭黑帝汁光紀於北郊以顓頊氏以玄冥配之以辰星

也嚴後祀帝太史不明情誠亦忘禮官建議降殺中祠今皇虞參勳期泰壇燔柴荒水旱寮屬輔懷憂命自偏禱望秩群山九宮所棲之神即太一橫提軒轅招搖天符青龍咸出太陰天一有也謹案奇門遁甲九宮經及龍首五行大義一宮其神太一其星天蓬其卦坎其行水其方白二宮其神攝提其星天內其卦坤其行土其方黑三宮其神軒轅其星天衝其卦震其行木其方碧四宮其神招搖其星天輔其卦巽其行木其方綠五宮其神天符其星天禽其卦中央其行土其方黃六宮其神成池其星天英其行金其方赤八宮其神太陰其星天任其卦艮其行土其方白九宮其神天一其星天蓬其卦離其行火其方紫臆五行土卦之義從中數起依經數算周而復始九宮之間經見而更變其方有青赤白黃八氣之別勤親祀帝陳百祥也依以萬物之情上為列星星之運行必繫於物黃而居者列次氣數萬神斡權化於恩莊風雲必

禮意以立祠非古宅心有方分職既異其司存致祝各殊千等因宋之所復宜有減通前重之儀有以為比請自今已後郊用天祠之禮普告廟物無有改革懇視皇以社稷為惟伏緘旨審今日已後百官並不得於京城內置祠宇其已置者令自毀撤云若子弟營宮室宗親為先廢廟為後又靈非玉經儒義明白古制嚴必中典之外若百大事皆告而後行所以親敬以尊事之不自尊也今城門及宮殿門名有乖於禮義改以從事城門及至德門名有乖於禮義改為建德門第二坊德有朝官私第重則遷近宮闕內第三坊從祿里外此並京城內第四坊從里城門第五坊從里坊內第六坊從里坊內第七坊從里坊內第八坊從里坊內第九坊從里坊內第十坊從里坊內第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十坊從里坊內第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十坊從里坊內第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十坊從里坊內第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十坊從里坊內第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十坊從里坊內第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二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三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四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一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六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七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八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九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五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五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六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七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八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九百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五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六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七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八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九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二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三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二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三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四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五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六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七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八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四十九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五十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五十一坊從里坊內第一千一百

議定所見皆稱聖明從之

鄭譯爲太常博士會昌五年八月中書門下奏東都太廟九室神主共二十六座自楗山敎後取太廟爲準當神主要於修葺所司潛收緊見在太微宮內新造小屋之內其太廟室並在可以修崇大和中太常博士議以爲東都不合置神主東京奉安即載主而行至今因循尚未修建望本司置集公卿及禮官詳議如不要東京須有收藏去處即合置室以所拆大寺材木修建既是宗室皆合守神望令充修東都太微宮神主二十座去二月二十九日禮院分開奏請伏奉今月七日勅此禮至重須遵典故宜令禮官詳議奏者臣今與學官同議獻祖祖禽皇帝宣皇后獻祖光武皇帝光懿皇后文穆皇后昌宗元皇帝大和聖文神武皇帝和恩皇后昭成皇后孝敬皇帝已前十二座總盖迭毀宜遷清太廟祔于睿皇帝

祔禮之義乃祭之東都無興室廟可祔伏請且權藏於太廟來室未題神主十四座前件神主既無題號之文難申祝告之禮今與學官等商量伏請告遷之日但於太微宮內空閒之地祭動事理庶叶從宜太常博士段瑒等三十九人奏議曰禮之所立本於識勑廟之所設實在尊嚴號日萬祀則宜統一甘周之東西有廟亦可徵其所由但緣卜洛之初既須營建又以遷都未定爲情匪得於廣祭法明矣伏以東都太廟廢已多時若議增修稍俟前訓何者東都始制originally廟然夫后中宗之朝事出一時非貞觀開元之法則後代不廢者不祔親盡之文也記曰祭不欲數則與享賓客之中而亦不爲爲祖爲禰西都廟貞以故東都因此散去是知九廟之靈不欲煩其煩也自建中不崇之後漸歷歲年今若顧良惟新即須室別有主稱在太半合祔必祔遷而存之所謂宜祔不祔也孔子曰當七廟五廟無虛主也謂祔不得無主若也舊主如有

賜爵之日以他官攝行二日建廟立主祔而不祭皇興特祔祖遷如或非時成之便是以凶干吉創非禮之義又非儀制考諸禮文進退無守或曰漢承秦後高帝祖廟不合置主寢祭義曰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新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是知王者建都必先宗廟社稷次及周武受命始都于豐成王未遑宅洛使召公先相宅乎洛邑然後營建

位宜存於兩都則可識古議專於二祭主不並設或以禮云
七廟無虛主是謂不可無主所以天子巡守祭有所主尚書
顧命大保攝冢宰則東都不必廟別室皆虛設不經
貞觀十年將修昭陵玄宮禮官因得舊圖檢尋故事以為
獻陵寢主則東都不必廟別室皆虛設不經
寢主是謂見饗之處非虛也今之兩都雖各有廟祏於饗獻
期皆新寢於上京神主既還不可虛陳於東都且云惟聖人為
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皆謂饗其至誠謹於禮敬而已豈
必神靈憑依形質然後為饗哉若以神靈憑依形質然後為饗
則是神靈之所憑依者木主而已木主之外神靈不復
饗矣又按禮記祭統曰凡祭有十倫焉見事君之道焉見
事親之義焉見政之所由生焉見賞之所由興焉見爵之
所由貴焉見親之所由竭焉見子之所由孝焉見臣之所
由事焉見君之所以接臣焉見政之所由興焉見事之
所由廢焉見利之所由附焉見義之所由生焉見禮之所
由成焉見樂之所由興焉見仁之所由厚焉見理之所由
行焉見賞之所由興焉見爵之所由貴焉見親之所由竭焉見子之所由孝焉見臣之所由事焉見君之所以接臣焉見政之所由興焉見事之所由廢焉見利之所由附焉見義之所由生焉見禮之所由成焉見樂之所由興焉見仁之所由厚焉見理之所由

主者謂見有神主不得毀時瘞也若江左至隋之際主並散亡不可掘以例也或曰謚法之旌論若天寶八載二月敕曰古者廟寢之制一室二室三室四室所以定禮之數也故代十一室之例以全旦子恩勞之義武叔大順之宜得變禮之正折古今之勳至立群疑之物指俾因心廣孝大順於皇明敬德事神無愧代制曰宗廟事重實於祭祀宜令兩省與御史臺四品已上官大臣詳定奏聞於是博議以聞張說等奏議曰天禮經曰謚莫重於尊親必參讖之道則合典禮之文況有明徵是資折衷伏自前宗文宗武宗三朝嗣位皆以兄弟考之前代是則為今謹詳禮院所奏並如古文旁稽史傳允叶於通變允謂得宜臣等商量請從禮官所議從之

朱儁為太常禮院修撰禮官會昌元年四月禮院奏按禮祫祝文稱號稱皇帝皇帝謚議皇帝尊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緣從前序稱親從禮宗皇帝陵稱為皇兄來人禮文得從於稱禮

親稱親陛下於禮宗稱宗武宗三室祝文謚冊但稱嗣皇帝臣某謹昭告于某室臣等商考禮經於義為允從之

任畹為太常博士會昌六年五月上言去月十六日禮儀使牛僧孺奏故事祔廟三帝皆別為室今文武宗二室同堂共室又宣宗以成此禮則知順周人成法義主以行虞祭過制或以當虛一都之朝為不可而引上廟無虛主之文禮言一都之朝至不止主非為兩都各別而不可虛也新出征之詞更明數主之意固事非一室而實相統非別詩人以雖曰可斷尊以奉先也古人求神之意非一室神之所經二故解重作孟主奏聞從之以用其一也或又引左氏傳禦桓司馬謂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立廟宗偏其公二十八年冬祭鄭伯使傅瑕貳於厲公例對梁繇靡因歸罪厲公利公羊稱避凶年造邑之辭三傳異同左氏為短何則當春秋二百年間魯凡城二十四邑唯都一邑城祭其二十三邑皆有宗廟先君之主平孰此為長

主之端又非通論或又曰廢之一廢之何以在太微宮所載之所豆會並依新前已列矣案謚主之位有三或於北牖之下或在西階之間變之事也其不當立之主但藏其往所以廢之大主喪及當立朝廟不依矣以在所而言則太微宮所載之所與漢之事周無異廢代以降遵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周無異廢代以降遵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周無異廢代以降遵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周無異廢代以降遵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周無異廢代以降遵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之宅周無異廢代以降遵一都者多兩都者少今國家崇東西

原闕

三昭之已第及祠為一代禮前之失則入後有代宗神主
祔太廟或疑已親之主不合更入太廟者案晉代元明之間已
經遷祧矣又顯宗即位乃元帝之子敬皇帝哀號川二神
主於朝文國朝中宗已祔太廟至開元四年乃出致別廟至十
年實九廟而中宗神主復祔太廟則已遷復入亦可無疑三者
廟有定數無後之主出置別廟者按禮曾子問云祔于祖廟
古清廟一宮遭遠神祕之義自後皆或所立之祔雖無七主而
實六代孟皇帝之廟不計昭穆
儀議以為列主祔廟遠義深遠無非無據今以文宗
非代宗之父七年武帝用測復主遷移別廟不論祖宗在外有司
非所宜議而者添置廟之室案禮晉太廟惟有四室
者限無祔數故晉武帝一時廟有七室六代至元帝明帝廟有
十室及成康穆三帝皆十一室自後雖遷或祔新大祖以七

代為准而不限室數伏以江左名儒通議禮典事有明機固可
經行今若不行是議更以迭毀為制則皆上不及高曾未盡之
親下有祕臣子虧義之道今備討古今參校經史上請復代宗
神主於太廟以存高曾之親下以崇宗武之宗同為一代然
太之祔祖祔用貴明義難取於尚論情實從於時議我聖祖德
然常在人懷之宗既有盡之則宜展事生之禮自今已後每
至重祖忌有司告宜設用卯時考公以主還於室所即與此
祔室祔又曰主不合疾請祔室者謚宗廟代藏主頗有異同
至如衣室饗用以序昭穆也今廟主俱不中禮制無統治之文
又曰君子將營宮室以宗廟為先則國營宮而宗廟之謂東
漢崇有室室即太廟不合天營況以論之其所謂而西周東
漢並列祕都其容有宗廟之論經史昭然又得以推恩於揚權
詩曰其德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之謂也則宜編板以載作
周頌與文雅似經言曾孫之作又
司空裴清顧雍薛瑩邑陸凱以宗文王之祀此詩意裴公之

晉書曰成王誦初繼父業嗣文王緝熙十一載王崩年十又四踐
大寶康王又后畏命畢公保釐東郊豈有違命而可棄非訓
而曾保釐東郊之事史官後漢上洛西京之辨建武
二年於洛陽立廟而成哀十三帝於西京一十八年親享二
安行十七日豪傑明詔宗廟有所依論此稱祖室之獻祖室之
上當指其室以為義依行事稱顯考顯祖考皇祖考之言請遷
皆稱王號也有不同即相知問奏於後代檢高祖神堯皇帝本
紀代祖考獻祖為獻祖之昭諡祖之號諡為獻祖之位天地極
祭祀司王禮研精討覈博稽載籍大貴二年制造諸侯為後祖皇
帝京武昭王為皇王帝十載立廟至百四元十九年制從祠事也
陳京右僕射樹於南仲尹一百五十人之請以為南仲是祖後之
考之禮凡有國者必尊大祖本國家以景皇帝為太祖太祖之
上復然南仲不可為位請遷德明興聖廟共四室祖遷親盡

三祖謹舉儒等所報郎當時表奏並無居獻上代國之大事宗廟郊丘帥皆之禮不當依四十餘獻數舉事請伏聽聖鑒

番詔報具禮遷立其月壽又奏曰伏奉今月十二日勅以臣所奏獻祖懿祖二室倒置事宜令禮官集議者臣去月十七日議過太廟景皇帝已下遷主准元和九年所行獻祖懿祖於德明興聖為四室准元和各居本室行禮獻祖之上昭穆方正其時顯皇帝之室到居懿祖之下不依禮遍檢國經無親盡廟主之義伏敕開元令禮官集議諸國奏者臣得準禮祫禘之時毀廟之主皆合祔於太祖之廟其親盡廟主藏於夾室其祫禘之日則出夾室而合食於太祖之堂東向北上以昭穆為次序而坐其未毀廟及功臣皆祔於太廟之西夾室北向東上其祫禘之日則出夾室而合食於太祖之堂西向北上以昭穆為次序而坐其未毀廟及功臣皆祔於太廟之東夾室北向西上

下勅遣尚書僕射史臺四品已上兩省五品已上同詳定開奏簡
跑衆言上議曰伏以惠帝失馭萬起干戈神機聖算
恢復四方始者統戎惠懷遷幸劉石亂華東晉偏安
荒之域崇大禮而朝之降替寧宇和平之時尊
無爵之上下崇敬之道無乖慶賞以誕不賞等秩
恩敘同族兼中書令鄭太師裴度天然公忠道冠廊廟
司言之甘棠陳愛國之誠昔周召各陳其政乃成邦
千萬之勳嫌疑者不付之職謀願慮者必得要領
時至相仍事任大要迭乃擒元濟焉師道
朝廷規模盡忠有知人之明而度盡致君之道也於是
皇帝虛待本根宇內恒清博之位行和睦四門之化
下特明帝圖方性今來善無與讓即位聖德光揚大勳
者功行無先於度昭日月以懸宇宙高道叶中興威加
海內有社稷者須定功業則有賞無重若比國家特無

比倫宜以杜黃裳裴度同配享憲宗武宗廟
元和一朝武臣功力最高者定一人與黃裳裴度同配享憲宗
皇帝室頃李想有平蔡之績高崇文有收國之功故其二人功
勳為重宜令尚書省議奏又上議曰伏以蜀蔡之功實賴
謀臣之力故憲宗能任而成之宣宗能守而安之功歸
於上則群臣無所歸美故憲宗武宗廟庭不配享臣
竊以杜黃裳首建大謀定策決勝於內翦除凶逆
以安社稷又能薦賢自代不私其子弟其功最大
宜配享憲宗廟庭

[illegible]實[illegible]峰之[illegible]勤莫大之特由是[illegible]之伐[illegible]當專征之請[illegible]自
[illegible]於楚金攻蔡帥李愬兵之[illegible]奮[illegible]韓[illegible]同於[illegible]及[illegible]而[illegible]
伍出哥而尤高昔光武北耿弇於薛信屢之[illegible]於今陛下
今日等於[illegible]之功[illegible]出算勇[illegible]聖德以[illegible]言所著德
宜有鄰武功之中功[illegible]難[illegible]則[illegible]房第一崇文次之燕[illegible]公言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九十二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九十三

掌禮部三十

奏議第二十一

唐楊綰爲左司郎中大中三年十二月宣宗追尊順宗憲宗謚册禮院奏順宗憲宗謚號及廟室等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綰等議曰伏以禮經之文不載追尊之事故春秋之義惟明繼嗣之道是以周公成王之德而不稱帝堯舜之名漢文之賢而不追秦王之號蓋以正統之義不可以私親而亂之也伏惟順宗憲宗皇帝功德巍巍聖謨烈烈中興之業超越前王而陛下以繼體之尊奉承大統以至德之孝追崇鴻名以極尊親之義禮之至也誠宜無易臣等伏以舊典禮令皇帝即位之後祔廟之禮有三一曰虞祔謂虞祭而祔於廟二曰卒哭祔謂卒哭而祔於廟三曰小祥祔謂小祥而祔於廟此三祔之文出於禮經之正義也伏惟順宗皇帝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於永貞殿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豐陵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虞祭於豐陵之園寢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哭於豐陵之園寢其年十三月二十三日小祥於豐陵之園寢伏以順宗皇帝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於永貞殿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豐陵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虞祭於豐陵之園寢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哭於豐陵之園寢其年十三月二十三日小祥於豐陵之園寢伏以順宗皇帝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崩於永貞殿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葬於豐陵其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虞祭於豐陵之園寢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哭於豐陵之園寢其年十三月二十三日小祥於豐陵之園寢

新論于朝而止其改造神主故事有開元初太常卿韋縚公高宗朝建議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謚從之即不知其時制謚那重造玉冊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於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寶册告廟室得其宜改造重造並得禮意時宰臣

優秦武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爲是

令弘謨爲相大中五年十一月奏准太常禮院奏中書侍郎兼門下平章事崔龜從奏臣准令式合立私廟伏惟會昌五年二月一日勅百官並不得原城內置廟如欲尽城營造者但准舊例於所居勘置即不失敬親之禮伏以武宗時緣南郊行事是天興街左右祖廟等許令私第內置若今依會昌五年勅文盡勒於所居勘置廟裏經十年間私廟過于宮闕廣人必皆然矣若併且其詳本末並使公私令請依天興街左右諸坊不得立私廟其餘園外遠坊依舊例及經亂後地建立廟宇廣

之初祭儀禮器等並准開元禮二品已上祠四廟三品祠三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廈兩頭其三品廟外有始封祖通祠五廟三品已上不得過九架並廈兩頭其三室制令近五間其中三間隔爲三室兩頭各廈一間歷之前後亦並令每室中西壁三分之一近南去地四尺開一鳴室以石爲之可容兩神主祔廟合開南門並有門屋院並牆開元禮及元和曲臺禮爲定制其享獻祭器禮儀儀仗等並依舊禮使少牢特牲饋食外有設時新及令時新饌

不可使分或遷改今歲光被朝日數至凍改韶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外降有差恩礼死生之百王永揩芳烈踪矣乃記

牛弘為太常卿中和元年四月倘宗在成都行有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記公卿議其廢興弘議曰臣聞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所以遷毀親疏行此禮數而已若七廟五廟之主則祝冊各別皮弁告于祖禰遂秦以出世遠祖載于禮典今若更毀為今非世數是失守宗廟大夫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禦疑之際作監王侯公子有客主之義部貴分明義無混同異父兄弟禮議之前舉據厚為太常卿議議立行廟以玄宗在蜀時幸亳之元殿之前舉據舊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違禮者非之以為止之可也貞觀元年為太常博士光啓三年二月倘宗自興元還京以宮室未備權附圓丘禮院奏請還宮先謁大廟奏毀神主先墜請帶禮例修奉行禮院執議曰案禮祫祭之日天子升堂降階親迎神主而入反其位而祭禮畢而出送神主而反其廟謂之祫祭祫祭之日天子不降階

明威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再祭安皇后於室祔是懿宗祖母故題太皇太后右同皇帝親祭其主合祔憲宗廟室同在位后先作神主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祔於太廟儀注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太廟室內西壁下南向安置訖內常侍奉太廟祔位奏云某謚太皇太后祔於太廟禮畢皇帝還大次然後以神主分合即奠云某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以太皇太后入列於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某謚皇后即與都廟異神何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備典儀祔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喪貞觀故禮祫於別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爲證今以別廟之后祔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同與獻安並祔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與懿安於昭始之上此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禘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編以玉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禘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編以

禮垂青題於別廟爲互見非僖獻穆二廟比任朱陽坊禘祫莊太廟皆其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喪貞觀故禘祫於別廟四時皆見開事可詢前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三昭三穆代未遷人皆見開事可詢前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三祧今昭或亮明二后同在夾室如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共得不入夾室乎若爲禘祫則如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二后祔廟盡而祧不入夾室

七宜行中書門下參酌可否施行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太常禮院奏准明尚書令奏王事先
貞備禮儀使請行舊儀先不備則使便封冊之命宜准故實州
節度使加檢校官兼侍中兼中書令兼兵馬大元帥都統制置
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尚書令上柱國隴西郡王食邑一萬戶
食實封一萬戶加食邑三千戶加食實封三千戶可特進行
車一乘并本品儀從太僕寺供進冊命之日宣徽院差使宣讀
冊訖奉冊官奉冊授與使者使者受冊訖奉冊官退出
是月祠部奏今朝謁太微宮每年五萬貫其南郊壇壝年四
祠祭支破中書門下據太府行事條文
並吏部差三品已上攝太尉行事
四月太常禮院奏准制以此月十三日行皇后册禮今檢詳臨
軒命使持皇后冊寶儀注皇后廟見即納后之儀皆無合別定朝
見日其日皇后參謁皇帝廟皇后乘車導從及儀仗等又奏請被
服冠冕之制并受冊訖朝皇太后并朝謁皇帝及受群臣賀禮
并合用車輿儀仗人從等事伏乞詳酌施行
敕皇后受冊訖朝皇太后并朝謁皇帝及受群臣賀禮宜依
所奏施行
開元禮臨軒冊皇后夫人並即納后之儀不載朝謁
皇帝之禮准前後敕皇后參謁皇帝廟見即納后之儀皆無別定朝
見日其日皇后參謁皇帝廟皇后乘車導從及儀仗等又奏請被
服冠冕之制并受冊訖朝皇太后并朝謁皇帝及受群臣賀禮
并合用車輿儀仗人從等事伏乞詳酌施行
敕皇后受冊訖朝皇太后并朝謁皇帝及受群臣賀禮宜依
所奏施行

再拜又再拜前退拜謝儀注
六月太常禮院奏准敕祔廟之時於北京已置京廟自
六廟叢脞勢須祔享今擬於北京祔享其禮儀制度一依
當東正之初王業未啓先從質略之例事務簡易
九州是務四海為家豈宜遠宮闕之居慢祖宗之廟事歸可以
理盛從長北京宗廟禮儀停從之

七月中書門下奏嫁太常卿人每年
四祠祭並準官品給太尉行事准太常禮院
慶成關祀臣寺南郊日後太廟祠祭亦准此
是月太常禮院奏按本朝舊例凡百官家
朝謁太尉章公皇子興慶宮恩賜賻贈
合准一品贈祔儀行其妻准一品命婦
至親行遇日太常鼓吹前導送葬若
榆翟衣九等其日平明皇帝差官親
以綠緑車御輅次車從之
十一月禮儀使奏伏以祔祭三年不祭惟享天地祀感為誠
緣行事之日多相妨礙今後祔祭日遇冬至祭天地日
日為定之制事久相承不可改易
敕祔祭天地日遇冬至祭天地日為定之制事久相承不可改易

敕文武百官祔祭天地並准舊施行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壬申朔帝神主以此月十日祔太廟七室
之內合用祭器禮數令太常禮院檢討舊例具事件奏聞
敕祔祭皇后室宜于百寮廟
敕祔祭天地並准舊施行從之
敕祔祭天地並准舊施行從之
敕祔祭天地並准舊施行從之

宿齋之所請下所司量事修建室宇俾敬祀靈祇以備聖朝
是年中書令馬揚上言曰伏以宗廟立制今古通規擅益所
宜儀形可見伏惟陛下脩復舊章增廣新制入請石基趾擴還方向
位置及以禘祫親疏昭穆之次遷毀之禮伏望詳擇施行從之
承襲前統除七廟之外皆別追尊親廟梁光武皇帝立先四代
孫南陽其府自安帝已下不甘遷者前修皇帝代四時禮祀
陳尊像先后並悉修立歲祭祀寺差次承祭伏以陛下奉有四海
為天下君臨寰宇子育蒸民日慎一日敬事天地而敦本崇孝先祖而
以南陽皆事創立觀廟於使覽顧霄漢以凝瞻聲香而思敬
禮於是在職日不依舊式南宮雲臺百寮定議引部尚書鄭寺
議曰伏見方丈所獻聖慮深遠存修皇統之制
伏惟陛下以孝敬日躋之德上奉宮室是重恭肅園陵之規承
宴安奉建至於烝祫時祭四序之禮親奉禮容
宗尊祖追慕養育謙讓殊號於園陵異號於廟殿春秋原廟衣
冠月出游衣之儀又謂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以所生父
皇考稱號

[illegible]以親盛德至七代展明祀於十倫一時而備海[illegible]文子
[illegible]而永為[illegible]典[illegible]聖朝追[illegible]之日即以漢氏[illegible]德儀[illegible]在漢氏封[illegible]
之時[illegible]依而行事[illegible]故事未曰聖[illegible]道[illegible]合[illegible]通[illegible]為
民則且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樂正朔[illegible]原色尚有改更尊祖本
先何妨沿革若[illegible]以立別廟此上[illegible]定[illegible]孝享[illegible]儀[illegible]
有尊崇之[illegible]稽今代[illegible]開元中道[illegible]明皇帝[illegible]武[illegible]王
為興聖皇帝將立廟於京都制度[illegible]在伏況陛下入[illegible]内[illegible]光
[illegible]帝[illegible]德[illegible]業[illegible]被於[illegible]華[illegible]東[illegible]稱[illegible]歸於[illegible]禮[illegible]成[illegible]遠
塞則承[illegible]宗[illegible]應[illegible]於孝恩今臣等[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追[illegible]奉[illegible]四[illegible]室[illegible]
並加帝號[illegible]請於洛京[illegible]地[illegible]立[illegible]朝中[illegible][illegible]
依四月左[illegible]祫[illegible]常[illegible]享[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
四時[illegible]祭之[illegible]合以[illegible]前礼每[illegible]公[illegible]卿[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官[illegible]宿[illegible][illegible]廟[illegible]室[illegible]不[illegible]周[illegible]而[illegible]止[illegible]
[illegible]

乞令[illegible]章[illegible]
三年十一月中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今後率日行事文武兩班皇令並不得到宿齋處者表教宜依
十二月表令後率日行香并奏聖節及
遇國忌應行事官受賜或並不赴行香并奏聖節及公事及
大祠致齋內諸不赴行香之又奏今後大忌前一日請不坐朝
從之
長興元年五月丁丑明宗儲嗣命使冊祝曹氏爲皇后時德
院上言百官上號冬皇后曰皇后殿下六宮及率土婦人賀貴
妃曰殿下不言皇后中書侍郎冬若稱陛下恐與皇太子無所
分別凡七中書奏請呼皇后爲殿下若不稱下文字尊崇稱呼皇后
從之
九月太常禮院草定冊泰王儀注未常博士段顒奏議案詞元
凡進冊命節大臣受冊者朝服從降備鹵簿與群臣
儀異朝堂次受冊其通事舍引出不載詞顒案唐之儀內閤開元
已後皆親受請王皆立殿庭南向北面進受冊寶皇帝西面內殿高西

引王入詣殿庭立于位高位宣制讀冊王受冊訖讀三說亦無
乘輿及謁廟之禮但授五禮精義古者皆因衛宮而發爵錄
所以示無所專受冠冕章北今雖冊命不在禰廟然拜大官封大
邑必至廟庭者敬神之道也今冊命泰王宮司敬使關先祖祠
命儀注其日泰王服朝服自理所乘輿車備鹵簿鼓吹俱集
朝堂就次受冊訖出應天門外泰冊戟架冊車王升輅導太廟
就還理所次儀從
是月太常禮院奏來年四月孟夏祫饗于太廟請預禮從三年一
祫五年一禘使秦孟夏已毀之主未祔之主並合食於太
祖惠帝之室昭宗之庭本朝實臨元年定元祖景皇帝爲始
祖對之祖既東向之尊自代祖元皇帝高祖太宗已下列聖子
孫各序昭穆南北相向合食於前聖朝中興尊崇廟之大制
見繫高祖太宗聖明宗敬祖太祖莊宗七廟太祖景皇帝在
祧廟之數不列廟饗神主祔祫若奉高祖居東向之尊而又據

行七廟之規又已桃太祖吾德所謂對行傳說之說
鄭玄說請奉獻祖神主居東向之位景皇帝昭居西之列莊
皇太祖皇元則以爲誤引之說行之於今日雖得其宜禮之經今
欲請每遇祫禘之歲暫奉皇帝居東向之位高皇帝已下
依列昭穆祔享衆議皆云南中臣等議列居行次非博識前
故事無所準典須明白從之
十月國子博士司徒詡奏請依舊祭獻水瀕冰之義以鎮陰陽從
伏之冷勃古藏冰之制載在前經歷代之儀廢於近代既無舊
典將舉故事實啓異端以宜行用敢所奏祭司與獻官事宜依其祭祀
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應諸道州府每年進冰凌逐
年夏伏以大臣祝詞每年祭之與群臣獻官無異今之伏不
及於太祖代祖亦已桃廟太祖東向之位則有虧於禮制
而宗廟之中國家祭祀之禮以皇帝爲主及祔享之後

元豐貴其北祭已卯出今且官氣等第所定支給數目如後自是文班三品至七品武班二品至四品凡丁憂者皆起復編入是月尚書左丞惇依奏以申禋大祠皇帝合與祭近學差官行事其日亦不預朝謝緣祭與有時或出於禮不使請不行焉從之

三年五月國子博士蔡卞又言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於文宣王以兗公顏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為十哲排祭之時祇在堂室兗公十哲坐前祭奠其有十二賢國朝升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觴又見每歲春秋二仲月上戊釋奠於武成王廟以漢留侯張良配坐武安君白起等為十哲當排祭之時祇於武成王殿良十哲面前其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形於四壁面前雖無酒觴自今乞准本朝禮例文宣王武成王廟四壁請置畫像面前請合設一豆一爵祝祭畢書吏大常復攺檢討禮例申上禮部詳酌施行從之

十哲見分行釋奠之禮依白虎通史贊之序今准故事國子博士蔡卞又言文宣王武成王四壁英賢請各減一豆一爵祠祭者當問今詳況祀歸文宣王武成王從祀請准各減一豆二實以栗俎鹿臡薤菹各一實以黍稷飯酒爵一镟文所設祭器無一豆一爵之設案物文宣王武成王四壁英賢自此每至釋奠皇帝親祠郊祀錄各減豆籩等請如以祭

四年二月太常博士路航奏此來小祠已上公卿皆著祭服行事近日唯獨太微宮具祭服五郊祈穀用服行事餘人等皆著朝服竊恐未稱降於禮埤於祠部令小祠已上應緣郊祭外遇祭祀行事者並給深服事畢收納今後中祠已上公卿前具祭服執事人並著朝服其餘人依舊公服從之

優異非衣襲之臣檢校國朝儀注太微宮使即特行事今後請依郊祭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郊祭例五更初便行事今後請依郊祭例五更初便行事從之

冊府元龜　卷五百九十四　掌禮部　奏議第二十一

後唐閔帝應順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莊宗今例宗外祔礼合祧遷獻祖請下尚書省集議太子少傅盧質等議曰臣等以親盡祧遷於舊典延事無貶責明文禮院檢詳高祖太

禮合參酌周其各式正文內元無增減制度只一本內編在假
寧令後不清楚初編附年月除此一條又檢七條令式與開元
禮相違者斟酌以名年固難輕改既當議事須據舊爭若
觀音父之前隱者斟酌以定之性制禮太宗之故事開元之禮文
而欲取免誤之行朝行編附之制意稱制度且違大典事合式
又非正文若便改更恐難經久臣等參議與原非新撰並
請依開元禮為定如要為假即請下太常依開元禮內五服制
度編錄一本編附令文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左僕射劉昫等奏修撰成唐武
德太常得士段顒議太宗廟合祭天道之禮須廣採博證
方求故實通古今之理者為規式合天道之禮須廣採博證
博有隋實錄益各異據實議論多引證歷代史志
及諸家文集參詳折衷定其可否庶為適中之理歷代史志
是謂未載其義又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王制謹按尚書舜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此
是堯之祖廟未毀其義又按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
太祖之廟而七

周立七廟漢初立祖宗郡國共計一百六十六所後漢光武
中興復別立六廟親盡祧遷上依周立七廟四後晉高祖上依周立七
廟晉武帝受禪初立六廟後加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改創
立六廟唐高祖受禪初立親廟四至大業元年煬帝改創
立六廟貞觀九年有司詳議親盡祧遷立七廟後至開元十一
年復創立九廟又按禮記王制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
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鄭玄注云高祖已下至禰四世即親盡
也更立始祖為不遷之廟共為五廟也又按禮記祭法及王制
子次語春秋戴傳謚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
廟是降殺以兩之義又按禮有一廟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又按禮天子立六廟之義也如四廟者
從禰至高祖已上親盡祧有四廟之理又立七廟者緣自古聖
王祖有功宗有德更創立始祖即於四親廟之外或祖功宗德

不拘常數所以有五廟六廟或七廟九廟乘後代子孫觀其功
德故尚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矣又按禮記祭法曰王立七
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
皆月祭之遠廟為墠墠有壇無屋有禘祫則合祭於其
壇墠而祭之去祖之遠者也又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
及親廟四昭穆也又按禮記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
宗武王祖有功而宗有德百世不毀者也鄭玄注云周制也
文王武王廟不毀之廟也是周制七廟之證也又按禮記祭法
曰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墠墠有壇無屋有禘祫則合祭於其
壇墠而祭之去祖之遠者也又按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
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
及親廟四昭穆也又曰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宗
武王祖有功而宗有德百世不毀之廟也是周制七廟之證也又按禮記祭法曰王立七
王廟不毀之廟唯禹湯文武為百世不遷之廟自餘親盡則遷
周以禘嚳為太祖后稷為始祖文王為祖考廟武王為皇考廟
為顯考廟周公為祖考廟昭穆與

廣畫於建國之始天盈七廟之數世伏惟皇帝陛下大定寰區
方興教理履乾臨坤固圖當率土成資今欲請立自高祖已
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輒議伏惟聖裁恐於禮論動有
乖違如蒙允許共詳立廟之儀雖周制數非一揆稽有慨上應
堯舜之道下共詳立廟之儀雖周制數非一揆稽有慨上應
堯舜之道下合時月中預都省集議崇廟事宜見行祫祭親廟之外請別
立始祖一廟庶事奉中書門下牒用今百官於都省議定聞奏者
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鄭玄注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
及親廟四昭穆也又曰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宗
武王祖有功而宗有德百世不毀之廟也是周制七廟之證也又按禮記祭法曰王立七
王廟不毀之廟唯禹湯文武為百世不遷之廟自餘親盡則遷
周以禘嚳為太祖后稷為始祖文王為祖考廟武王為皇考廟
為顯考廟周公為祖考廟昭穆與

特更十代尚於親廟之中以有功有德為太祖元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詔禮舉要證明須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號為先祖稽功不立廟寢高帝自為祖親以審于三代始封於秦改為太祖宋氏先出官稱卑微事追崇帝號創於自為高祖而奏皆高之父位至右將軍生元封爵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父順之依依帝父之禮於是封侯位至衛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漢亦為太祖陳武帝父之禮於是無名位以武帝功梁室肇興特申封贈追尊三代而追為太祖高皇帝以父泰祖而親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為太祖宣帝父忠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有太祖之號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實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承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公先世無名位雖追祖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太祖此則前代追祖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三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

觀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祖言性例以取證明秦稱庄之父後不以追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祭堂為始祖親稱曹參之後不以祭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張承前業稱蕭何之後不以何為始祖陳稱大丘長陳寔之後不以寔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唐稱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唐稱杨震之後不以震為始祖唐稱皐陶之後不以皐陶為始祖唐稱高平之後不以高平為始祖唐稱周朝單閔子之後不以單閔為始祖文王之祖郇侯以下為始祖武王之祖郇侯以下為始祖已來物盛為始祖之例今之追謚皆稱秦漢之號不稱堯舜之名故是武王姬嗣興越

偏傍音韻艱蠹義理今依今式雖行教胡廷之制今古相沿難在人孔祀非天降況以方國賢豪慕德來祖宗雖崇孔子之文未奏人語曰三品之官當尊方得外殿其余所議宜悉從之是月太常禮院奏請宗正親屬封爵分之為三等一曰皇室三分之兩去地四尺以石為墉中容二主廣七尺南一屋三門門戟二十有四東西一屋一門門無棨戟仲冬祭一室一豕如其中祠幣帛牲牢之類光祿主之祠官之具太祖太宗與其后配享宗元六主正位東西向昭穆相對其餘祧遷之主皆藏於夾室之東西壁間每室為一龕龕內置小床以置神主其

和祠行分州祔會是會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至貞觀九年
亦祔行分州祔會武德元年立四廟於長安至貞觀九年
神主并藏四室祖禰今高祖
神主并藏四室祖禰今高祖
開運二年二月兵部侍郎盧質奏曰按開元之大事在祀與戎祀
則必親其誠戎則不加無罪伏見以時享嘗遺官是本道觀察
使代親行禮唯中嶽項自故河南尹張全義年
使代親行禮唯中嶽項自故河南尹張全義年
依舊例差御降祝文祈福所

右杜暹奏由舊章承祖禰而新尊之義於前史建文皇帝事
趣各殊式能損益之規成繫興隆之始伏惟皇帝陛下體元立
極大孝格祖仁開變家成國之基追奉先恩孝之道言為軌範動
合典墳超百代之哲王擅一時之盛業按謚議立四親廟九叶
前文從之
四月中書門下奏太常禮院申七月一日皇帝御崇元殿命使
冊四廟以舊儀服衮冕即座北嚮引冊案入皇帝降座引立
讀冊訖冊前南中書令奉冊案進皇帝稱理棒受冊使跪受
轉授冊官冊官進置案訖皇帝興立之如倍古禮先
四方見尊祖之義代傳敬親之道臣等參詳至時請皇帝降
階從之
十月禮儀使言奉太廟太祖到東宮日未審皇帝親出
郊外迴奉否當使此無擇則故實檢詳請三省官集議勒宜令
尚書省四品已上中書門下兩省三品已上同參議可奉時議

者以人君謁廟有時文祭服行事若近郊祀則難行裘獻之禮
若宗又恐非宜最以集議及兩省集議可依舊貫其宗祀
事主滿四百年之歲依舊親行祭享之禮餘祭祀令攝事
一日出城野次明日當服奉迎其例也禮與人情皆令攝事
筑土為成行事如儀仍於廟門外設位北向西上以俟皇帝
至門下馬入門訖即就位皇帝入門訖即就位
皇帝出門下馬入門訖即就位
皇帝入門訖即就位
皇帝出門下馬入門訖即就位
皇帝入門訖即就位
皇帝出門下馬入門訖即就位

分凍餒穿之[illegible]幸山南皆以八寶從黃巢之亂僖宗再幸山南聖[illegible]步從越石門神器復在天祐四年避王[illegible]位于梁合室臣楊[illegible]寶為依所約文字訛缺朝宗青蒼復傳[illegible]身自焚而死其寶遂亡失其傳寶方六寸厚一寸七分周四[illegible]十六分螭龍[illegible]文五盤[illegible]九年[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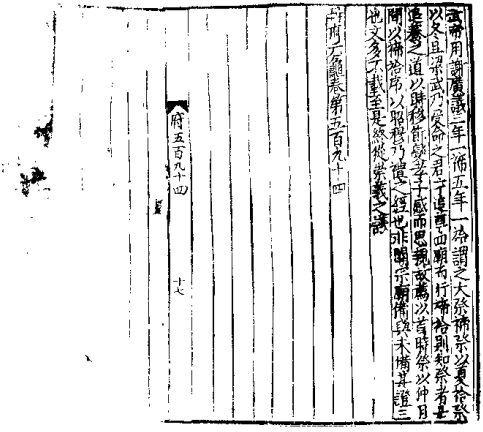
二曰皇帝二璽傳天下書用之三曰皇帝信璽詔發兵用之四曰天子行璽封册酬答用之五曰天子之璽慰撫蕃國書用之六曰天子信璽徵發用兵之七璽皆白玉刻螭虎鈕方一寸五分高寸餘之歷代或有亡失此朝遽之以金所謂乘輿八璽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今吾所即東論言造辭增損其三牲八簋之制五禮六樂之文皆出典籍述相沿襲累經朝代無所改更自開古者增泰神服尚多質略近則漸武魏世事靡不同宗師雖得之遺則非秘奉先之德大孝蓋禮主於信尊本因心秉提非繁章神豈應不必牲牢之巨細邊豆之方圓奇血祀氣俗於宗洗而性俎何須於爵彝但以酒醴肴以行勞以從事以備三牲之味以盡養生之恩豈其南北郊宗廟社稷朝日夕月尊卑位定禮備用少牢已下雖非舊典實協情文牛羊豚肩事從簡易太常卿田敬又奏云臣奉聖旨為祠祭事今大漢子孫頒一年四祭祀之意本以為民福事有乖正宜殺牛不如犒祭明德即又舊者望古堆今民神一揆其於國立方澤宜願已外並可止用少牢者用特行時年豐歲儉後方修常祭以為永式其年祖請用牲時每年用犢二百一十二頭今請減一百六十三頭止用三十九頭除祠享並宜停用撙至正元二年九月二十一日敕文國之大事郊祀為先事其至誠不美多品未慤雖設德或非馨祖宗之多福為配享圜丘方澤從依常式陳列祖禰時獻熟用懷明德之馨黍合酒膳之芬祭其昭格諸吳天上帝太廟各太室一位祭並配享帝嚳若據天實六載一百二十一頭減用三十九頭減武德九年用犢十頭圜丘方澤一宗頒五犧止元二年表請只吳天上帝大駒又無方澤則九頭今合國家用牛比開元天寶則不多此武德之制過其甚者太平興國六年太常寺有牧監掌養犧牲之事先令後以太僕寺養牲課牛其犢週歲至吳元前三月養之滌宮取其潔澡滌濯於祭祀不養滌宮者臨時置牛恐非典敬謹其養圜丘郊祀宮牛養滌宮者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九十五

掌禮部

謚法

夫生有歸死有盡其來尚矣或曰謚者行之迹周公爲之所以彰善惡之迹垂勸懲之道君子知懼小人知懼善故周官太史遂官大行實奉其事春秋已降載筆所紀始自列國之辭以迄有位之臣或有司考行尊爵重之文或冊書述德褒名之典乃至於宰胥高士弟子表其先生雖無爵命亦著稱謂其間德美者有列曹之駁議追命者有故吏之奏訟咸可徵次以明行實復有性惟愚昧行匪純正或緣衆介朝或疑者於私意或矜伐於忤物或朋比而構譽綢繆而言爲罔匪一辭是譽名之興來久矣惡之義則後之觀者得不慎懼而爲善乎

中生曾獻公世子也獻公將殺世子使是我殤公之心也

公子目夷曰不可君安得殺世子是我殤公之心也

我殺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君何行如此言訖遂自殺

生不敢愛其死獻公將殺世子使是我殤公之心也

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

會晉惠大鴻臚李憙誄武子稱其大目顧不宜賜諡貴嗣宜賜諡論編
矣詔從之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新陽侯王仁嗣父讓為平阿侯子帝
王立元帝時以太后弟封新陽侯王仁嗣父讓為平阿侯子帝
時王莽輔政意之奏令就國家遣使者迫守仁令自殺賜立
諡曰荒侯仁諡曰刺侯
杜業以列侯為太常坐事貶國平而時以參決於初
業尚成帝舅紅陽侯立至王莽子兼以上書求還京師與王合
兼不許而賜諡曰刺焉
後漢安帝延光元年博士范升上疏請建立
故漢元帝遵高祖庙制京師立五帝庙皇考庙曰高祖太皇
曰陽先生皇妣曰昭哀皇后曰高皇后親庙四祖太上皇
下分功者謂親庙四其德美生則龍以祭祀禮事不名入門不
趨死則賜其謚邑世世奉祀謂丹書鐵券傳於无窮加諡尊
號下安人長之意而以名出十數歷載數百殿而廢興紛糾後
嗣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開漢道繼孝武之業

祖宗庙宜制為親庙之不毀者皇考丁仁與為之適傷遂迎
河南開封之勸形於聖策發事用隆即始興宜重賜妻子不可
勝數莫足有以加此享亡有以過在禮從高作卓如日月古者
日葬若旧日年君為德之厚者也陵寢已來以矣又至陛下復
斯禮辟下威動宜不自勝已窮極備物稱雖制
勳士必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宜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
於當世所謂德義兼備者身為師尚建尺寸以淳孫子事主送之禮乃使人逾而不愛自以身任教固不敢
圖生廢經記之計聽先遣喪事葬令得開以父子之
親竭情自盡送死之義令終始之分
樂所言臣伏聞遠先而後己遠為輕事而後為重者也
無為忽大義而行小禮使推恩之道不得申
志無以稱孝子之心矣孔子立父喪喪禮大雖在
衰麻不易哀戚禮從輕降所生者也禮者世
變以移人情隨時而制宜故曰禮時為大詳考法

以其於己親疏之制為後嗣法帝乃下外議公
卿王莽卓茂侯霸臨賀以為宜依印綬典策追贈以將軍儀
葬車介士軍陳送葬非
禮曰成族
未練除儒術安帝時延陳相李誦子穆襲誦著作
誦

曹夫人所說納常侍覺其姦狀因此寤而怒於帝及卒太常表以怨讒宜絕勿祔詔以為前故也太常議曰臣聞禮貴其時而不從亂以義為斷故也太常議曰臣聞禮貴其時而不從亂以義為斷故也太常議曰臣聞禮貴其時而不從亂以義為斷

府五百九十五　八

見曰文不勤成名曰愛可謚以本官加謚文愛

後魏崔浩為司徒以本官加謚文宣

十三年本官謚曰烱侯謚曰不逾上命曰愛可謚為宣

晉王導薨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詔曰王丞相保乂朕躬實賴其忠謀以寧社稷方委以伊周之任而奄棄萬國朕甚悼焉其以侯王之禮葬謚曰文獻

晉王導薨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詔曰王丞相保乂朕躬實賴其忠謀以寧社稷方委以伊周之任而奄棄萬國朕甚悼焉其以侯王之禮葬謚曰文獻

晉王導薨帝素服舉哀哭之甚慟詔曰王丞相保乂朕躬實賴其忠謀以寧社稷方委以伊周之任而奄棄萬國朕甚悼焉其以侯王之禮葬謚曰文獻

封爵宗為侍中高陽郡公羊太常定謚博士袁恕古議曰昔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秉長守於荒徼遂少女於英落討誅稽事絕於邊陲名聞外聽情白遠斯功有異酒量易名之典浪湯貴行殊謚法名德曰恭謚曰敬謚曰武宗於太子舍人君位論謚思古與詩民先有曠然謚法推繼如其不然末世義道義不可奉宜不可從二三共德何以言證謚依思古議為定尸部尚書盧毓奏魏謚福時曰尚勝公任遇如此何以加恩詔曰昔晉司空何曾薨於位真子徒以日食禹試所以旌為經臣將宗忠孝不建於曾敘爵男女之異有違於何曾而定謚為縣鄉公於詩民之誤部尚書傅嘏等奏議稱據證法既過能改曰恭品已上重議禮部尚書傅嘏等奏議稱據證法既過能改曰恭

貢死郎李邕為鄭之曰王侯創之為相阿諂之高親無功而封無德而林同殊與醜正實石他人則附邪佞諂之曰邪良悉不善初臣源與李石造為幸相將人以為情不相叶故臣以此錄之奏貢仍國諂依謚為定良又駁曰夫古之議證在乎勳迹稽社小人之業豈易君子之風故善者鑒在不責住而沒有善名武賢生有所幸死後所慙此國祖所以為昧旦臣源著未斟酌乃闇義不從與臣相符

晉昌王之庶子封爵襲位為晉昌王薨謚曰定王之庶子封爵襲位為晉昌王薨謚曰定王之庶子封爵襲位為晉昌王薨謚曰定

[illegible]與不經高宗[illegible]朝[illegible]乳兄子許王[illegible]寬乃諡曰[illegible]
[illegible]張說等[illegible]者左丞相燕國公[illegible]卒太常初諡為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駁曰諡者德之表行之迹[illegible]以[illegible]風俗[illegible]名教[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相制云不[illegible]細微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又[illegible]仕制云行[illegible]爭[illegible]防閑[illegible]身[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之口且玉之有瑕尚可磨也人之[illegible]斯玷焉可[illegible]也諡曰文貞何[illegible]
[illegible]勸[illegible]請下太常更[illegible]行事[illegible]張[illegible]請依[illegible]
太常[illegible]定[illegible]諡未決上[illegible]制[illegible]文[illegible]諡曰文貞由是始定
[illegible]先庭為侍中卒贈太師太常博士孫琬將[illegible]諡先庭諡以其[illegible]
[illegible]爰[illegible]非[illegible]諡[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希[illegible]
而特下詔[illegible]諡曰忠獻仍令中書令[illegible]九[illegible]為其[illegible]文[illegible]
[illegible]述以[illegible]為非諡之[illegible]諡法死[illegible]
[illegible]張燕公有執[illegible]之節[illegible]諡[illegible]舊[illegible]
[illegible]贈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優[illegible]或以子[illegible]
[illegible]法之吏[illegible]
[illegible]張燕公有[illegible]
[illegible]贈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原叡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同五十餘年今請易名詔詳禮證按禮無云禮始為大又曰過時不及為禮也若衛公敬文子卒前葬其子或請謚若曰弓月有時將葬矣請加以易其名者蓋時不踰也今知運朝有為而為其子夫人與之同穴則已生敬更已合謚今朝有為而為其子夫人與之同穴則已生敬更已合謚今朝有為而為其子夫人與之同穴則已生敬更已合謚今

府五百九十五　二十一

又案大業四年詔曰朕以寡昧忝承大寶兢兢業業若涉淵冰而百姓不親五教未敷九德莫修政刑多僻賦斂無度遂令盜賊公行干戈日尋爰興師旅以事遐荒而天道福善人理歸仁捷旅之期良有由也今海內清晏方隅無事而有司奏稱每年決囚數過萬人雖曰無虧憲典而是用傷和致損天和其咎安在宜令天下死罪囚三復奏然後行刑

府五百九十五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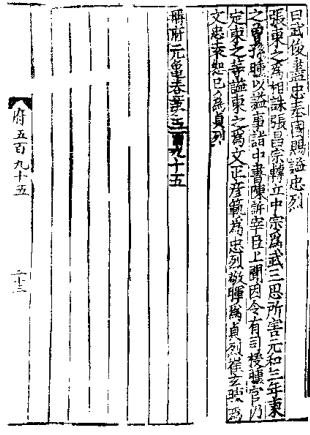
又案大業四年詔曰朕以寡昧忝承大寶兢兢業業若涉淵冰而百姓不親五教未敷九德莫修政刑多僻賦斂無度遂令盜賊公行干戈日尋爰興師旅以事遐荒而天道福善人理歸仁捷旅之期良有由也今海內清晏方隅無事而有司奏稱每年決囚數過萬人雖曰無虧憲典而是用傷和致損天和其咎安在宜令天下死罪囚三復奏然後行刑

府五百九十五　二十三

又案大業四年詔曰朕以寡昧忝承大寶兢兢業業若涉淵冰而百姓不親五教未敷九德莫修政刑多僻賦斂無度遂令盜賊公行干戈日尋爰興師旅以事遐荒而天道福善人理歸仁捷旅之期良有由也今海內清晏方隅無事而有司奏稱每年決囚數過萬人雖曰無虧憲典而是用傷和致損天和其咎安在宜令天下死罪囚三復奏然後行刑

府五百九十五　二十四

又案大業四年詔曰朕以寡昧忝承大寶兢兢業業若涉淵冰而百姓不親五教未敷九德莫修政刑多僻賦斂無度遂令盜賊公行干戈日尋爰興師旅以事遐荒而天道福善人理歸仁捷旅之期良有由也今海內清晏方隅無事而有司奏稱每年決囚數過萬人雖曰無虧憲典而是用傷和致損天和其咎安在宜令天下死罪囚三復奏然後行刑



曰武俊盡忠奉國賜謚忠烈
張柬之高祖詡張昌宗轉立中宗爲武三思所害元和三年東
之曾孫睦以經事詣中書陳訴宰臣上聞因念有司褒贈官爵
定柬之等謚東之爲文正彦範爲忠烈敬暉爲桓烈崔玄暐爲
文惠袁恕己爲貞烈

冊府元龜卷三百九十五

府五百九十五 十三

唐高祖武德初為相李賴尚書右僕射大常博士徐掞議請謚文獻
兵部侍郎李綱議曰大謚所以昭德旌賢矧文無以加焉
故相國郭公靖業冠時英寧偉行及秀台司有勳通人之美
有如難不汙之節雖立事之道拔無孟子之是非孫臏施之
仁無舊詩之義然足以稱賢相也夫文者大典經緯天地以
美其以尚也亦為用兩字於後為隔數稱兩字之謚或有義
揔一字不足以盡盛德之形容故有兩字生焉於古近古
非二代兩漢之事也大學與之道信其正不信其邪春秋之大
旨也則兩字之謚非春秋之正也故相國郭公之謚為文足矣

高用獻或為獻字或為用文或兩字參謚於前未論請下太常
重議太常博士徐掞議曰鄭玄注禮云謚法惟周公制之
易名之典周公所作相而謀歌於烈其然始事勤劳明字
易名者是曰文獻文者博學好古慎守其位獻者聰明賢智
有經教亦備典冊文獻兼舉斯為令典請以為謚
駁議議曰按謚法無是非無駮施無窮謂但二字之謚非三
代而漢之事魏以為美之駁者豈不以獲稱群英致
發揚之明則何以稱哉若備舉嘉名無所去取者則百行
而獲也當先朝之日上幣不平對臣王教文祖稽作明哲之
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聰智相府不備德業謚能敷力國
不足移疾為明鞫大於此其謚為獻則是非之謚不
易名之典文獻兼舉則是非之謚有所去取者也
駁議曰按周公之謚法惟周公制之以勳爭是者今奉
敕議謚其適於無是非無駮施無窮謂但二字之謚非三
代而漢之事魏以為美之駁者豈不以獲稱群英致
發揚之明則何以稱哉若備舉嘉名無所去取者則百行
而獲也當先朝之日上幣不平對臣王教文祖稽作明哲之
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聰智相府不備德業謚能敷力國
不足移疾為明鞫大於此其謚為獻則是非之謚不
易名之典文獻兼舉斯為令典請以為謚
駁議議曰按謚法無是非無駮施無窮謂但二字之謚非三
代而漢之事魏以為美之駁者豈不以獲稱群英致
發揚之明則何以稱哉若備舉嘉名無所去取者則百行
而獲也當先朝之日上幣不平對臣王教文祖稽作明哲之
國其視丞相如無也聰智相府不備德業謚能敷力國
不足移疾為明鞫大於此其謚為獻則是非之謚有所去取者也
若謚法惟周公制之以勳爭是者今奉敕議謚其適於

公是也兩字非正也故諡法不載臣子事君有逆其意而不從者有死節而不去者有犯顏而強諫者有引義而固爭者有補過而匡救者有拾遺而補闕者有奉使而不辱者有臨難而不苟免者有見危而授命者有殺身以成仁者有捨生而取義者有忠貞之節有孝烈之稱是也或以功格加天下之機以功格加宗廟之業是也或以道德博聞而為師以道德博聞而為友是也或以文章著述而為儒宗以文章著述而為詞伯是也或以經緯天地而為元勳以經緯天地而為元輔

[illegible]譜細行垂範當代明示依人俟後書之垂于不朽若復不
[illegible]可以經政明奏資[illegible]非[illegible]
論贈司徒吉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戴又上表云曰聞古之聖王立法之意所以敦善行起善勸戰使一字之褒榮於縞紵一貶之辱甚於市朝此孔父之禮典所以防未然之惡也故太子賓客之職掌以道義而陪下勸懲之大柄也伏以故太子賓客致仕于頴頊顧墓滅裂之事實虧名節之道竊以人神所怒法令不容雖畢命明時猶貽物議況年踰耆艾位冠台司而不能以禮自持以義為重臨喪之際不能正己率人神所怒法令不容雖畢命明時猶貽物議況年踰耆艾位冠台司而不能以禮自持以義為重臨喪之際不能正己率人神所怒法令不容雖畢命明時猶貽物議況年踰耆艾位冠台司而不能以禮自持以義為重臨喪之際不能正己率人

宋邊冑使者圖可以應變文備射而害人則下以奉上違家勤以忠孝尤不可長為自衛預伯安垂七十年王師讓征蕃毒未絕其後張昭以為宋未罹憔悴以窺景宋故國務為開以勤戒民中息以後來諸勇圖之鎮也于頓定也居財施也下有屈弦之名矯之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有屈弦之名矯之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為明乎若然者則頓弦有利乎天下者也蓋取諸為明乎若然者則頓弦有利乎天下者也蓋取諸為明乎若然者則頓弦有利乎天下者也蓋取諸

于是此皆宜有於視聽者可以益為敎乎議者太先司徒之舊
壹而揚擊者笑而譏焉參計於國庭之內者所言變乎而
不可施當拍明其効實而考之俛行道者無所改則迭武
公之步時光子典筆令而乃師虛辭以擾其事為子請論得
衰孟之荒鄙又將名焉端夫端士皆從事於端耶端士而
知太尹公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夫與端士而游乎暢之門況
益法夙夜敬慕者以其績用已著非詐其端日引以至乎終
身也庶乎假正則物己行事未嘗於而疑其辭亦以勸善貶其名有以懲
為敎乎大凡言功伐議德行尊其辭亦以勸善貶其名有以懲
惡固非苟為也如暢之輩為足以膺典法敎若有司以有為
如暢之則宜予褒之例也請下太常重定其謚贈改謚
如楊議曰楊承藉故業居顯家富於財以奢縱自斃不
能樞安遐壓使之離析其子懼也赴利如得圖其居家也擬下
如東漢故時謚節之義故謚之字士及君家後繼克濟緝

鄧之行已問於士及請以為謚法
封浦為東都留守判官先謚山之雖大和三年考功奏請謚曰
初安祿山反肅為留守李憕從事與憕俱死小洪果當時
左散騎常侍史常侍士淡宜謚曰頃吏部郎中韋貫之以為
詳鄧自元之來四葉士事監脫劉關楊雄之初兇邪叩謀敎在前
謚請準其建築二字式自此州刺史故太師裴度鄧南西川
支度副使後兼御史中丞又御符蜀州其時貞元十八年也式
肉言曰昏主能御臣故有其辭貞元之時德宗以猜忌御下
初宣州觀使賊曾故使大師裴度討劉闢時闢為亂始式
上疏裴人之惡為謚法之誤謚闢曰刀者鄧州昏狗之中見公
為上相慮文并為侍郎儀衛甚盛富貴極矣他日無相庇賜
大事而論臺綱自以為坤境非人力也時每接賓客辯論

暴邪申號令未嘗不以是為先深自以為祥兆也豈不因式作
真之端歟鐘鼓樂平人聖壯克愼不然何區區之葛璠璵之
玉師討伐經營艱計畫為可施行乃坂儉式為民
伶之酵激切闇固不然何盤根之甚也故使大師永與元
年八月癸酉其詩就度往觀中倩御史前使文度判官對謂自福
行軍司馬御史臺彼逐撫納州刺史為雖守鄙
其資質之卑得與元九月初就庶被逐撫納州刺史為雖守鄙
詔命初下東川之國未解乃召募士命兼收管內軍兵張整座
整矣感郡縣雖兵七千馬當三萬騎為十五萬人轉牒整座以
來縣道鄰次悄肉畢集萬英新醫署日回制已式恭謹日
符載令下之日城氣為與飛鳥會集雖命之聲
殺擊爭先逃後當此之時邛郡驚駭田野騷動百姓居
處擊重議曰式之在西蜀也人耳目其事熟察圍
人吏分簿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於人者視所聞報時城圍
解州又丕顧請準前條至得行之事無所疑式之上

為人來即告事事不驗不然何劉關文光為規行戴旨令
亂禮準事之事之謚而言可以知其所止矣伏以望上法
天之度崇朝污之總攬王綱陵遲盜賊昌熾易名之典在正
視源非其人不可如美如式西蜀之事大節點從矣何面
目以求謚為頌之為謚頌乖前狀請下太常重議太常博士李
慶等重議曰式之在西蜀也人耳目其事熟察圍非非愛之者
所能掩飾而文其論梁之者所能被拒而紫其說蜀之此時雖
女子小人亦知其用者乃救死於頃語
其所為之心猶可矣其言之不合於理者乃救死於頃語
其所為之心猶可矣其言之不合於理者乃救死於頃語
闕既不能死可謂忠生害仁者也而設議曰大節已虧無
言焉行從關之走西山也乃所疑義者十數事於庭特盛
稱之然後去而式間頓養黃之際驅鷹有慢於
雖拒鄭之命則不容如是明矣然居此時有慢於
殺身成仁之道語之者轉式無慙色蓋不信也如是則式之上

[illegible]明堂[illegible]議[illegible]或[illegible]風千里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或[illegible]百城致[illegible]軒之[illegible]適元[illegible]后[illegible]切書[illegible]朝凡士[illegible]夫[illegible]閉塞之[illegible]浪夕[illegible]謝[illegible]賢不[illegible]滅[illegible]之[illegible]雖[illegible]空[illegible]使[illegible]諂[illegible]阿[illegible]之[illegible]飯公[illegible]於[illegible]貴[illegible]非[illegible]誠[illegible]行從政[illegible]為[illegible]前代所[illegible]尚[illegible]議[illegible]為[illegible]當今[illegible]請[illegible]識[illegible]日[illegible]慈[illegible]悠之[illegible]鏡元[illegible]為天下[illegible]長為[illegible]都元[illegible]師[illegible]長[illegible]國[illegible]王天福[illegible]人[illegible]年[illegible]所[illegible]司[illegible]議[illegible]詔曰[illegible]莊[illegible]王[illegible]

勅改諡曰文穆王

秦高祖[illegible]為[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尊[illegible]為[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二[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平[illegible]為[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三[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孟[illegible]改[illegible]事[illegible]臣[illegible]下[illegible]議[illegible]定[illegible]即[illegible]敬[illegible]更[illegible]陳[illegible]行[illegible]獻[illegible]上[illegible]等[illegible]功[illegible]冒[illegible]奏[illegible]十[illegible]八[illegible]議[illegible]益[illegible]今[illegible]以[illegible]降[illegible]

勅[illegible]例[illegible]也[illegible]

周制[illegible]詞[illegible]為[illegible]永[illegible]典[illegible]至[illegible]扁[illegible]度[illegible]使[illegible]魏[illegible]中[illegible]書[illegible]令[illegible]許[illegible]日[illegible]忠[illegible]定[illegible]論[illegible]參[illegible]軍[illegible]事[illegible]故[illegible]事[illegible]臣[illegible]下[illegible]議[illegible]定[illegible]即[illegible]敬[illegible]更[illegible]陳[illegible]行[illegible]獻[illegible]上[illegible]等[illegible]功[illegible]冒[illegible]奏[illegible]十[illegible]八[illegible]議[illegible]益[illegible]今[illegible]以[illegible]降[illegible]

勅[illegible]例[illegible]也[illegible]

周制詞為永典至扁度使魏中書令許日忠定論參軍事故事臣下議定即敬更陳行獻上等功冒奏十八議益今以降

勅例也

晉武帝泰始[illegible]年[illegible]正[illegible]月[illegible]甲[illegible]申[illegible]朔[illegible]日[illegible]有[illegible]蝕[illegible]之[illegible]詔[illegible]曰[illegible]朕[illegible]以[illegible]寡[illegible]德[illegible]忝[illegible]承[illegible]大[illegible]業[illegible]夙[illegible]夜[illegible]祗[illegible]懼[illegible]思[illegible]闕[illegible]以[illegible]補[illegible]過[illegible]而[illegible]日[illegible]蝕[illegible]之[illegible]變[illegible]發[illegible]於[illegible]朔[illegible]旦[illegible]其[illegible]咎[illegible]在[illegible]朕[illegible]躬[illegible]公[illegible]卿[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其[illegible]各[illegible]悉[illegible]心[illegible]以[illegible]匡[illegible]朕[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逮[illegible]有[illegible]司[illegible]奏[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日[illegible]蝕[illegible]雖[illegible]不[illegible]在[illegible]正[illegible]陽[illegible]猶[illegible]陰[illegible]侵[illegible]陽[illegible]之[illegible]象[illegible]也[illegible]宜[illegible]修[illegible]陰[illegible]教[illegible]以[illegible]救[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是[illegible]內[illegible]外[illegible]戚[illegible]屬[illegible]公[illegible]主[illegible]以[illegible]下[illegible]皆[illegible]入[illegible]賀[illegible]

掌禮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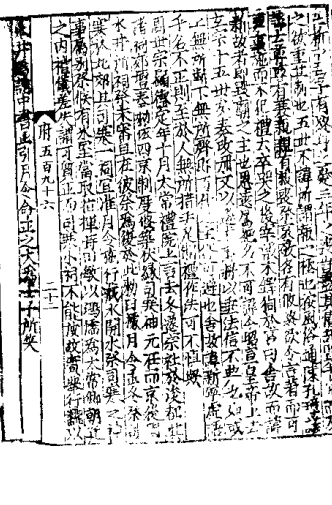
希旨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故二代而下各循之至於君臣之議尊卑之序則考于前載以為故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裸獻則贊贊瑞璋亦如之據此諸文即知皇后合助皇帝祀天神祭地祇明矣故鄭玄注司服以褘衣為祭群小祀之服然則小祀尚助王祭中大推理可知鷩衣為祭社稷五



冊府元龜　卷第六百五十二

學校部

總序

古者天子之元子衆子並初有所國有學教則有虞氏之庠序夏后氏之東序殷人之瞽宗周之辟雍泮宮皆所以教國之貴游子弟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之法而入學之小胥掌學士之徒令之聽治之政令而糾其戒禁王子弟公卿大夫之子學焉其在小學則小胥掌之其在大學則大胥掌之

漢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惠帝四年初置博士弟子員

文帝時魯申公以詩教於家

景帝末年魯恭王壞孔子宅以廣其宮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皆以古字

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

元朔五年公孫弘奏請為博士置弟子員

元狩六年初令郡國選送詣太常皆補博士弟子

昭帝始元五年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復其家不事他役以廣學官

宣帝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

元帝初元五年以韋玄成為博士遷光祿大夫復為博士

成帝河平三年增博士弟子滿千人

哀帝建平元年減博士弟子員滿十人

平帝元始五年為學舍萬區

光武中興修起太學

明帝永平二年初立辟雍

章帝建初元年詔諸儒會白虎觀講五經同異

和帝永元十四年詔太常增博士弟子員滿千人

安帝永初四年詔博士弟子滿三千人

順帝永建二年詔復博士弟子員滿千人

桓帝延熹二年詔復博士弟子員滿千人

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獻帝初平四年詔復博士弟子員滿千人

魏文帝黃初五年置五經博士

明帝太和二年詔增置太學生

齊王正始四年立石經

晉武帝泰始九年詔立國子學

惠帝元康元年詔增國子生員

元帝太興二年詔增國子生員

成帝咸和五年詔增國子生員

孝武帝太元十年詔增國子生員

安帝義熙十二年詔增國子生員

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四學

孝武帝孝建元年詔增國子生員

明帝泰始六年詔增國子生員

齊高帝建元四年詔國學置生百人

武帝永明三年詔增國學生滿二百人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開五館

大同七年詔增國學生滿千人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增國學生滿二百人

後魏太武帝始光二年詔立太學

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詔增國學生滿三百人

宣武帝景明四年詔增國學生滿千人

孝明帝熙平元年詔增國學生滿千人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增國學生滿千人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增國學生滿千人

隋文帝開皇三年詔國子學置生員

煬帝大業三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國子學置生員

太宗貞觀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高宗永徽四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玄宗開元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肅宗乾元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代宗大曆十四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德宗貞元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文宗太和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武宗會昌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宣宗大中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懿宗咸通八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昭宗乾寧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後晉高祖天福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後漢高祖天福十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世宗顯德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國朝太祖建隆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真宗咸平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仁宗天聖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神宗熙寧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哲宗元祐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徽宗崇寧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欽宗靖康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高宗建炎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孝宗乾道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光宗紹熙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寧宗慶元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理宗寶慶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度宗咸淳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恭帝德祐元年詔增國子學生員

史四科科置掌事十名立一人正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計一人門吏二人守衛吏二人衆書令史元中有司奏置國子祭酒一人掌國子學之政令以德義教導生徒以時講肄業業成而考試之每歲終則會其學業而進退之凡生徒之有才藝者以聞於朝廷而舉用之其有不率教者則以告於其師而黜責之以至於屏退焉凡國有大祭祀則率學官生徒以從其有大賓客則掌其儀而導之以適於館舍凡釋奠於先聖先師則祭酒為初獻若皇帝皇太子親釋奠則祭酒為亞獻行禮畢祭酒講經一章

博士一人助教二人下都立博士助教各一人掌文學中書令為國子學建明堂辟雍及郊祭諸禮又立國子太學四門學宣武又詔置國子補小學於四門國子於諸本第四品上後增為從三品國子博士第三品上後增為第五品國子助教五人從七品太子博士第六品後降為第七品太學博士第八品後降為第九品中四門博士第九品律博士第六品中後降為第九品上共置生員博士五人品第五助教十人太學博士十人從第七品助教二十人從第九品四門博士二十人正九品上亦有助教二人後周依周禮更六官置大學博士下大夫四命助教上士三命皆置王子弟之屬官也隋置元胄武帝又立露門學置國子博士教諸王世子及王侄之嫡子皇太子承華皇帝皇中侯太常卿為祭酒一人統國子太學博士助教各二人掌其學各二人分掌其事

二人二人奇初置國子博士各置太學場帝改太學為國子監初置一
祭二人釋三人周制國子監祭酒司業之職掌邦國儒士之政令
之貳祭酒二人司業二人隋煬帝改國子監為國子寺祭酒為
尊長國子博士二人掌教以六藝經義為諸生講說授業解惑
助祭酒考校課業以時言於祭酒而行其賞罰國子助教二人
助博士教導諸生講說經義考校其課業以時言於祭酒而行
其賞罰大業三年改國子寺為國子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
丞博士為監事改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煬帝又於東
都置國子監學生亦兩京減半唐因之國子祭酒一人從三品
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四品下助教五人從五品上
及隋初置國子寺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
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
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
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
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
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
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
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
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
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
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
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
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
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
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
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
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
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
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酒一人從
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
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
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酒一
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五人
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監丞
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監祭
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助教
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業為
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國子
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品下
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正司
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因之
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正五
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為監
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生唐
因之國子監祭酒一人從三品司業二人從四品上博士五人
正五品下助教五人從六品上及隋煬帝改國子寺為監祭酒
為監正司業為監丞博士為監事助教為監直學改學生為監
生唐因之國子監

博士劉向以淺深大通遷侍詔受業講論欲令明了處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　百　八十七　七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祖畿魏尚書預博學多通時人謂之杜武庫武帝平吳後以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開設屯田廣農積穀以豐軍實又修立學校教導將吏子弟親臨試經擢其高第者隨才升敘於是軍旅強盛邊境無虞預雖勳業著於當時而立言垂於後世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十一卷又著春秋釋例十五卷盟會圖十卷春秋長曆十卷又撰古今諸侯世族譜十卷行於世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魏司空朗之子也博學好古遍觀群書父在漢末著論難鄭玄之義及玄沒肅論玄之違失凡百餘事又集父朗所論為十二卷以譏玄之得失又撰聖證論以譏駁玄玄之門人王基孫炎等各守所聞以答肅之言肅之所論皆據經典以定是非其後王氏之學大興於魏晉之間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好學以才行稱武帝踐阼為博士遷尚書郎出為曹爽長史爽誅基以故吏免官後為安平太守入為廷尉正始中與夏侯玄鄧颺等俱被曹爽之黨收付廷尉基辭對不撓於爽等事中最為重

府　百　八十七　八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博學多識善於言論為中書侍郎領著作郎撰晉中興書十卷又著古今歷二卷

范甯字武子順陽人也父汪為吳郡太守甯少好學博覽經史為豫章太守在郡興學校禮先賢後生之士甯出於貧賤而能以儒學進其子弟皆好學有名於時

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博學多識善於言論為中書侍郎領著作郎撰晉中興書十卷又著古今歷二卷

范甯字武子順陽人也父汪為吳郡太守甯少好學博覽經史為豫章太守在郡興學校禮先賢後生之士甯出於貧賤而能以儒學進其子弟皆好學有名於時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晉兼國子祭酒
崔豹晉惠帝時為國子博士
王長文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重其儒術累遷國子博士
盧廣范陽涿人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拜國子博士遷講
王延秀濟北人少好學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兼善算曆天監初為國子博士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好學倫游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為王國中尉轉記室參軍兼國子助教僕射徐勉表薦兼五經博士
孔舍會稽山陰人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倫
嚴植之字直方莊陵人少好學善三禮兼通五經天監初為國子助教三為五經博士太清亂卒於家會子叔玄頗涉
陳沈文阿吳興武康人少好學博通五經天嘉初為國子博士

皇甫侃安定朝那人少好學通五經梁天監初為國子博士
梁周興嗣陳郡人天監初為國子博士
鄭灼字茂昭東陽人性沉靜為西省所敬學士孝元在東宮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高祖世祖之世累遷中散大夫兼國子博士
沈德威字懷遠梁末遷太目山篤學無倦談治經義文帝天嘉初授太常博士轉國子助教領自學士累遷太常
顧越自思南說毛詩旁通異義大者稱為顧氏宋補五經博士敬帝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文帝以越為國師屢遇之除坐事黃門
陸詡吳郡吳人領綜經傳無所不通國初以為冠經傳士酒
武以其謹厚寡動可則拜之大令被請皇子經筵為中庶子
學生職敬微辭僅記明紫初學雲為文成博士認講堂為選舉

學生業業優者為助教浩盛二年弟子荀子與廣陵王孝數三
人應之給事黃門侍郎荀濟上表曰臣聞先聖之教以為百行
之本太武太武敬在於師師日云何不敬
魏州刺史李崇老翁兒也浩對曰前代言訓立選舉以其先行
在外故不取之太武曰可特詔還和子等罷之詔為太武所識
如此遂除中書助教博士
梁傅昭字仲業學通諸經太武聞與高允俱被徵命拜中書博士
高歡字賀拔勝字破胡俱被徵命拜中書博士
梁徐孝克東海郯人父陵陳太建中為通直散騎常侍孝克少
受業於沛國劉智海及智海卒孝克為之心喪三年服闋還鄉里
陳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父捨梁大同中為國子祭酒弘正
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及長博通經史善談玄理梁武帝每集諸
儒講論弘正與賀琛等遞為論主
陳張譏字直言吳郡吳人父崖梁大同中為國子祭酒譏幼聰
敏七歲能屬文及長博通經史善談玄理梁武帝每集諸儒講
論譏與賀琛等遞為論主
陳沈洙字德源吳興武康人父不害梁大同中為國子祭酒洙
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及長博通經史善談玄理梁武帝每集諸
儒講論洙與賀琛等遞為論主

祖孝孫范陽人為中書學生孝文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
帝嗟賞之坐出後孝文謂盧祖曰昔流共工放驩兜祖曰臣聞
舜待物有此子祖對曰昔堯事舜以女舜以子之拜大學博士
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父軌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參軍炫年
十四通五經大義時人稱為後生可畏
董徽字文猷河北信都人從博陵劉獻之徵命受經數年之中大
義精講授生徒太和末為四門小學博士
崔景儁博陵正有人風好古博涉以經明行修徵拜中書博士
北齊李鉉字士衡趙郡贊皇人父同軌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參軍
及三傳皇甫同軌周易義例束脩禮等參論禮律仍兼國子
助教與殿中尚書那邵中書令魏收等參論禮律仍兼國子
博士時記此平太守景業西河太守甚為優之特尊宅新宅
李寶鼎字寶正高隆之之從孫也通五常侍房延祐國子博士刁柔
刁柔字子直遍勤諸人綴習經文尤留心禮儀令狐德棻令狐

文宣天保初除國子博士張買坡平原人經義該博講論多所成就

重之歷太學博士國子助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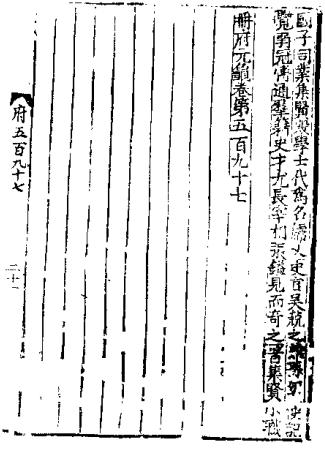
邢巒字洪寶河間鄭人通三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都督崔陵清淨字士峻

大夫

魏梁鴻尚節帝時為博士教授生徒甚衆世以易徵作記數中
曰吾受易即先大師也當復講說不如親民務深
晉昌字君都通禮為尚書博士
殷仲堪字原平博士
殷覬字仲冬博士
徐良字仲卿受大戴禮為博士家世傳業
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傳族子始昌始昌
傳授業又事同郡簡卿兒寬而人賜傳授兄子建由是尚書有
大小夏侯二學皆立博士
橋仁字季卿受大戴禮為大鴻臚家世傳業淳厚資治事大江
以南為學者宗之
劉向為中壘校尉子歆為黃門侍郎平中父子領校秘書帝初
即位大司馬王莽輔政歆親近莽莽宗有材治時中太中大夫龔勝
龔舍皆修節義以壽終歆貪慕榮祿陰附權勢
後漢石作字伯傳父子以講授為業
石敬瑭父子以講授為業

陳元父欽習左氏春秋從劉歆受學以教為郎歸家教元元
能父業為之訓詁欽精審思至不與歆異通
歐陽歙自歐陽生傳伏生尚書至歙八世相為博士
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隆字子魏所謂潘侯生也
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九世祖隆字子魏所謂潘侯生也
伏湛父理為當世名儒以詩教成帝為高密大傅自名學詩
桓榮字春卿少從同郡歐陽和伯受尚書
桓榮字春卿少從同郡歐陽和伯受尚書
桓榮字春卿少從同郡歐陽和伯受尚書

通考經論語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子司業兼醫官學士代爲名儒父吏百吳筑之書吳賢小微
冕冠冕冠通鑑綱目十九長宇刊張鎧見而奇之
冊府元龜卷第五百九十七
府五百九十七
二十七

冊府元龜　卷五百九十八

學校部

教授

自仲尼沒後儒分為八孟軻荀卿各以所聞著書傳授門人其學遂行於世秦并天下焚滅先王之典坑殺儒士而博士諸生或抱持詩書逃匿山谷漢興改秦之敝大收篇籍招進學者以文章為官務於是公卿大夫士民翕然上古之風雖未能備而學校之官庶幾近古焉

周末衰微王道廢缺諸侯恣行人倫大壞孔子閔之乃定六藝刪詩書正禮樂修春秋以為後世法垂教於無窮其為道也大矣至矣自孔子沒後儒分為八孟軻荀卿各以所聞著書傳授門人其學遂行於世秦并天下焚滅先王之典坑殺儒士而博士諸生或抱持詩書逃匿山谷漢興改秦之敝大收篇籍招進學者以文章為官務於是公卿大夫士民翕然上古之風雖未能備而學校之官庶幾近古焉

漢興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諸侯王相國初皆學法令而後學經明行修以輔其治

漢興高祖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諸侯王相國初皆學法令而後學經明行修以輔其治

高后時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與楚元王交俱卒業歸教於家疏廣為太子太傅兼授禮論語孝經

高后時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與楚元王交俱卒業歸教於家疏廣為太子太傅兼授禮論語孝經

文帝時魯人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文帝時魯人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

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而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悉以歸孔氏

景帝時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而得古文尚書禮記論語孝經悉以歸孔氏

武帝即位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

武帝即位趙綰王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興太學以養天下之士

元朔五年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於是起太學置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補郡縣吏

元朔五年公孫弘為丞相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於是起太學置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補郡縣吏

元狩六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則德清而俗厚故興太學修庠序隆師親友以廣道術以之振美雖復百王不易之道也

元狩六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則德清而俗厚故興太學修庠序隆師親友以廣道術以之振美雖復百王不易之道也

元鼎四年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教不同道而治天下之術一也

元鼎四年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教不同道而治天下之術一也

元封元年詔曰朕聞周道興於鹿鳴之詩而衰於采薇之歌興於關雎麟趾之化而衰於騶虞之德

元封元年詔曰朕聞周道興於鹿鳴之詩而衰於采薇之歌興於關雎麟趾之化而衰於騶虞之德

元封五年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教不同道而治天下之術一也

元封五年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教不同道而治天下之術一

冀豆東來人也晚年治易教授門徒以易傳授於齊人田何何傳王同子仲同子弘弘傳孔安國安國傳洛陽賈誼誼傳子嘉嘉傳徐敖敖傳王臧臧傳趙人貫公公傳其子長卿長卿傳小毛公毛公傳河間獻王獻王傳其國人大毛公大毛公傳其子小毛公小毛公傳其國人河間獻王博士平平傳其子順順傳謝曼卿曼卿傳徐良徐良傳蔡景君景君傳衛宏宏傳徐巡巡傳賈逵逵傳馬融融傳鄭玄玄傳其弟子劉琬琬傳太尉荀爽爽傳同郡陳紀紀傳其子羣羣傳同郡魏徵徵傳子玄成玄成傳族子黃門侍郎遵遵傳同郡王肅肅傳其子恂恂傳同郡孫毓毓傳其子沈沈傳同郡李軌軌傳同郡劉兆兆傳同郡徐邈邈傳東莞臧琳琳傳其子曹曹傳同郡劉昌宗昌宗傳同郡蔡謨謨傳其子系系傳同郡徐藐藐傳其子邵邵傳同郡江熙熙傳其子秘秘傳同郡張憑憑傳同郡顧夷夷傳其子悅悅傳同郡張譏譏傳同郡張崖崖傳同郡陸德明德明傳同郡周弘正弘正傳其子捨捨傳同郡沈文阿文阿

都為高平沛國劉寬太傅家世傳業由是寬講有異說帝親臨決之學徒數千人
論曰授九江張恢楚郡唐檀教授常百人著錄數萬人恢為博士遷廬江太守檀為博士遷長沙太守
言樂曰后氏魯記校注周人通漢子方為守子乃也通梁夢
傳延年授皇甫規規授張奐奐授同郡盧植植授北海鄭玄玄門人遍天下
大戴小戴慶氏之學皆立博士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皆立博士小戴由是禮有
徐氏傳孫家世傳業小戴授徐人橋仁琴姐孫子孫子劉
仁為御史大夫著書言災異上疏陳事以為宜令諸儒選高行通明之士
以為博士侍中講論經義以廣異聞從之
以府
譙玄授門人也晉帝時為常山王太傅講生徒詩人之意而為外
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貢生愛之謂
自是之後而齊詩亡矣
學官時從郡講生其後也以易徵詔殿中白所受易訪先太
傅所傳也曾受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大傳故專傳之司課校附
遂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承韓說易而好之即更改受焉

二子長安孟卿並為博士孟卿授同郡蕭奮奮授東海孟喜喜授東海
孟卿與梁人白生同學事孟卿孟卿授琅琊王陽陽授同郡疏廣廣
授東海孫寶寶授同郡戴崇崇授琅琊王吉吉授泰山栗豐豐授
琅琊容容子公由是容有容氏之學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
年延年授陳侯徐敖敖授九江陳侯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胡毋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博士與董仲舒同
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公羊事公孫弘亦頗受焉而董生為江都相弟子遂之者蘭陵褚大東平嬴
公貴人段仲溫瑕丘江公皆以公羊春秋相非仲舒弘相長於
武帝公孫弘學不足師法為眾所諛大夫授東海孟卿魯人孟卿為
侍郎公坐法說火異說

嚴氏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復事胡毋生孟卿子事
鈴人唯彭祖安樂為明經問疑誼各持所見孟曰秀才之意在

著之其後公羊顯於世瑕丘江生為穀梁春秋之學未有顯者
傳其詩魯春秋高材捷敏與公羊大師胡毋生等同業而為
故好學者稍復修穀梁深於張子秋以君親周魏勿君子莊子孫
號穀梁上善穀梁深於權子秋為課大夫治事中侯為江左通年
侯公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聽其學立於朝而以千秋為
郎中有詔選郎中有人能從受穀梁者以千秋為郎從受穀梁
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課大夫通達持論多
有助之江博士復死而徵周慶丁姓待詔於宮
傳穀梁授丁子夏元帝時數被召見講論五經名儒大子大傅議郎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
參以災異數起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尹更始等皆以為
穀梁淺彭祖尹更始等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
願請向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向穀梁家中郎王友各五人

[illegible]

[illegible]

門講習其大義廣部兼通稽經之後歸爲郡史兼明經法玉文學以授兒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後拜五官中郎將遷江夏太守延明行暗學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徐巡受業於宏宏乃上書曰臣聞聖人之作天地之文以明人事之紀故仰觀象於日月俯視法於山川中考則於五經旁采於雜事是以三才之道靡不畢載萬物之情無不備見自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因而重之以極天下之賾書契之興蓋出於此後聖因時改制更造文字以代結繩之政官民以察百事之宜決萬品之理上下交而不相侵神明著而不可瀆是以鳥獸之跡異文山川之形殊象皆所以別同異明指意也及神農氏沒而軒轅氏興少昊氏衰而顓頊氏作三代改易制度各殊禮樂不相沿襲故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傳曰天子無出居言不順也周室既微諸侯力政恣行無道魯昭公時而有三桓之逆定公之際而有陽虎之難仲尼傷王路之將廢歎文武之不興於是論次舊聞考正禮樂刪詩書制作春秋以統天人之紀綱通古今之大義上以尊崇聖帝下以匡救衰亂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及秦燔滅經術坑殺儒士天下學者逃竄林藪或失本經或不具備至孝文皇帝始開獻書之路建藏室之府廣求天下之逸文修舊廢之官置博士之職開群儒之原講論乎六藝之中分別乎百家之業是以海內興於文學公卿大夫士民好古之風於是為盛孝武皇帝時復興太學修庠序郡國縣道邑有好學之士輒以禮發遣詣太學其中特異者或擢以為郎或除為掌故以勸學者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伏湛字惠公琅琊東武人也父黯哀帝時為大司空湛少學於博士九江朱普張皇公伯

樊鯈字夏卿南陽宛人也父曄建武中為侍中鯈年十二能通詩經及長習嚴氏春秋博覽群書為儒生宗師教授數百人

桓榮字春卿平陽人也父郁習歐陽尚書為博士榮少學於郁及從朔受業篤志精力晝誦經傳夜則思義十餘年不窺門

周澤字穉都汝南安成人也少習父業教授門徒常數百人位至太常

戴宏字元先廣漢綿竹人也治嚴氏春秋教授常數百人中興以來傳嚴氏學者宏為最著

楊倫字理卿弘農華陰人也父震以節義顯倫少傳父業教授門徒著錄數千人

蔡玄字叔陵汝南南頓人也學通五經門徒數千人位至諫議大夫

張玄字元節河內河陽人也以習春秋顯氏學通穀梁傳玄去官於家教授門徒著錄數千人

周磐字子石汝南安成人也少學於博士九江朱普張皇公伯樊鯈陳元方至著錄數千人

衛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徐巡受業於宏宏乃上書曰臣聞聖人之作天地之文以明人事之紀故仰觀象於日月俯視法於山川中考則於五經旁采於雜事是以三才之道靡不畢載萬物之情無不備見自伏羲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因而重之以極天下之賾書契之興蓋出於此後聖因時改制更造文字以代結繩之政官民以察百事之宜決萬品之理上下交而不相侵神明著而不可瀆是以鳥獸之跡異文山川之形殊象皆所以別同異明指意也及神農氏沒而軒轅氏興少昊氏衰而顓頊氏作三代改易制度各殊禮樂不相沿襲故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傳曰天子無出居言不順也周室既微諸侯力政恣行無道魯昭公時而有三桓之逆定公之際而有陽虎之難仲尼傷王路之將廢歎文武之不興於是論次舊聞考正禮樂刪詩書制作春秋以統天人之紀綱通古今之大義上以尊崇聖帝下以匡救衰亂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其惟春秋及秦燔滅經術坑殺儒士天下學者逃竄林藪或失本經或不具備至孝文皇帝始開獻書之路建藏室之府廣求天下之逸文修舊廢之官置博士之職開群儒之原講論乎六藝之中分別乎百家之業是以海內興於文學公卿大夫士民好古之風於是為盛孝武皇帝時復興太學修庠序郡國縣道邑有好學之士輒以禮發遣詣太學其中特異者或擢以為郎或除為掌故以勸學者劉向父子領校秘書歆乃集六藝群書種別為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今刪其要以備篇籍

也敎授
寨翻折經義學徒數百人教授遠近學者皆從之
李庾位至清河太守
劉茂尉國遷教授常數百人位至諫議大夫
秦慶政以尚書教授子弟人位至諫議大夫
夏侯勝初學孟氏易講授門徒常千餘人寒素廣平
鍾皓世著列傳以清修教授門徒千餘人或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位至
召皆不就
劉淑少好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
待中虞詡中郎將
樓望李廟連徵公府皆不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
桓帝時博士缺不就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善以易經教授
病不仕教授諸生餘人皆成名儒
郭林宗博通墳籍善風角又好人倫
鄭玄居陽城山講學教授門徒數百人
董扶字延平少從師學博通數經善歐陽尚書又善圖讖
楊厚丸門徒數百人
廉范自謂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州郡召皆不應
教授
鄭均少以節操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其遊學
馬融字季長博洽多通儒教授生徒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
鄭玄皆其徒也弟子次以相傳編有入其室者數十人
鄭玄北海人遊太學受業師事京兆馬融公羊春秋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穎容古文尚
書四以上郡盧植事扶風三輔鄭門受業人外堂莊者五十餘人

生玄自游學十餘年乃歸帥里家貧耕於東萊學徒相隨已數
百人會黨錮起乃遁逃注釋六經又以古今學學研精覈不守章句學
者宗之
盧植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融以玄通儒而植古今學研精覈不守章句
鄭玄北海人遊太學受業師事京兆馬融公羊春秋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穎容古文尚
書四以上郡盧植事扶風三輔鄭門受業人外堂莊者五十餘人
皇甫規拜郎中詣京兆馬融門下融三日不出規乃留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也父徽從劉向受穀梁春秋兼習
建安初徙鄉學講授潁州潁川荀悅特加敬重以下百餘性洪典
馬融廣招文儒鄭玄許慎之徒並在門下融才高意廣多所
授諸生
國淵字子尼師事鄭玄後與孫乾邴原管寧邴建東萊劉
古往還東萊講學於山嚴士多推崇之由此知名
蔡衍少明經講授以機讓化鄉里仕至蘄陵張奐簡篤雅慕
時禁錮者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著尚書
記數十二十餘萬言位至太常
府五百九十八　十四

孫原字根矩北海人黃巾之難避地密東積歲年間及國土
並來受講業履數年講誦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鄉立以博學
名聞法解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臨去潛伯口
無擇言與無擇行故天下之士尚焉是時海內清議去者則用
邴鄭之學
程曾字子山東萊人黃巾起青州刺史欲徵曾為從事曾
以時方擾亂不就乃聚徒講學著述五經
王烈字彥方太原人博學多識履行純篤鄉人有爭訟者輒
詣烈質之其有邪心者即密懷慚變或委物而還不忍
欺之人皆感其德行莫敢犯者
管寧北海人黃巾起寧與邴原俱避地遼東寧講學不倦
門人數百人隱於山谷採蔬而食或以道遠不及持糧
否好尚者相饋學所教不過數人耕讀而已欲令其業必有成也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父表為荊州刺史廙與弟
表俱以才學著名表為劉備所襲廙兄弟並見收錄
晉譙周好學善為論說師事同郡譙玄玄亦以學行稱於鄉里
好學師事京兆杜瑗瑗以春秋鄭氏易教授常數十人

言高才善文論
宋纖敷經勤數人也隱居廬山開館講學生徒數百人
劉虬雷次宗並以儒學徵命不就虬居武當西岡立館聚徒教授
雷次宗豫章南昌人也元嘉中徵至京師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
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也齊永明中徵胤入華林講禮畢還東山
周續之尋陽人也隱廬山聚徒教授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居江陵聚徒教授
劉瓛字子珪彭城人也齊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瓛居建康青溪立館聚徒教授
何佟之廬江灊人也齊永明中徵國子博士不就佟之居東田聚徒教授
崔靈恩博陵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靈恩聚徒教授
伏曼容南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曼容聚徒教授
何妥字稠東海郯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妥聚徒教授
沈洙字仲泳吳興武康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洙聚徒教授
賀瑒字德樂會稽永興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瑒聚徒教授
嚴植之字直方莊嚴子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植之聚徒教授
伏挺字士標南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挺聚徒教授
張譏字直言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譏聚徒教授
皇侃梁國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侃聚徒教授
張崖字士嶽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崖聚徒教授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峻聚徒教授
賀革字德基會稽永興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革聚徒教授
嚴植之字直方莊嚴子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植之聚徒教授
伏曼容南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曼容聚徒教授
何妥字稠東海郯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妥聚徒教授
沈洙字仲泳吳興武康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洙聚徒教授
賀瑒字德樂會稽永興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瑒聚徒教授
嚴植之字直方莊嚴子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植之聚徒教授
伏挺字士標南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挺聚徒教授
張譏字直言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譏聚徒教授
皇侃梁國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侃聚徒教授
張崖字士嶽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崖聚徒教授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峻聚徒教授
賀革字德基會稽永興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革聚徒教授

張譏字直言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譏聚徒教授
皇侃梁國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侃聚徒教授
張崖字士嶽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崖聚徒教授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峻聚徒教授
賀革字德基會稽永興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革聚徒教授
嚴植之字直方莊嚴子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植之聚徒教授
伏曼容南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曼容聚徒教授
何妥字稠東海郯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妥聚徒教授
沈洙字仲泳吳興武康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洙聚徒教授
賀瑒字德樂會稽永興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瑒聚徒教授
嚴植之字直方莊嚴子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植之聚徒教授
伏挺字士標南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挺聚徒教授
張譏字直言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譏聚徒教授
皇侃梁國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侃聚徒教授
張崖字士嶽吳郡吳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崖聚徒教授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峻聚徒教授
賀革字德基會稽永興人也梁天監中為國子博士革聚徒教授

戚衰年十九祭武帝命勑孔子正言并周禮禮記義衰數萬第除楊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壞元質儀禮義疏方仍自魏晉禮記雖立而此皆不列學官後漢鄭玄始為之注行之若其不來勑宜置而猶為儒者推許如此晉成帝咸康六年增國子祭酒教授員滿二百人簡試通經者補弟子其有才學優異不拘此限元帝渡江建武元年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掌教授生徒明帝永平二年初立辟雍行養老禮以太常為三老五更以祭酒為祝融以博士為祭肺以太子為孝悌以諸王為庶老以公為侍中以卿為黃門以大夫為給事以千石為謁者以六百石為執事以四姓小侯為虎賁中郎將以下為羽林孤子以上為冠帶子弟以次坐於堂上及階下其日車駕親幸辟雍臨講經義畢乃命三老五更各以其事答問於前以為榮樂焉

晉武帝咸寧二年詔曰古之建國必教學為先今諸王始就國未有講訓之漸其置國子博士助教員滿百人以教國中子弟

太康元年詔曰古之建國必教學為先今諸王始就國未有講訓之漸其置國子博士助教員滿百人以教國中子弟

東晉元帝渡江建武元年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掌教授生徒明帝永平二年初立辟雍行養老禮以太常為三老五更以祭酒為祝融以博士為祭肺以太子為孝悌以諸王為庶老以公為侍中以卿為黃門以大夫為給事以千石為謁者以六百石為執事以四姓小侯為虎賁中郎將以下為羽林孤子以上為冠帶子弟以次坐於堂上及階下其日車駕親幸辟雍臨講經義畢乃命三老五更各以其事答問於前以為榮樂焉

馬光爲大學博士初教授三河間門徒千數至者多有及位人
兵尚書
劉淳信都昌亭人以儒學知名舉秀才射策甲科直門下省後除
除員外散騎侍郎與裴素牛弘等於國子共論古今沿革後因國子
祭酒徐孝克奏置學士二人論難講說詔儒碩博通者充其選
詔除名爲民於是優遊鄉里專以教授爲務生徒不遠數百里而
懷抱不資又無所取給不行來謁者不常有所教誨時人以此少之
劉炫河間人幼孤貧作郡王府門下省隸於內省
著定義五經述議五百餘卷
儒子家以教授爲務
王孝籍博覽墳籍尤精禮傳教授門徒千餘人

府五百九十八　十九
唐秦孝孫字仁先晉陵無錫人明尚書春秋三禮左傳開皇中召
爲秘書學士後遷國子博士以講爲務
王方慶京兆十六代孫起王府行參軍嘗撰記室在東宮受武后
書定經史正誤

冊府元龜　卷第五百九十九　學校部三

傳講　講論

夫六藝之文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式法也自漢興以之羅弛百家崇尚邪術稍立以勸學者延儒生而備清問雖有其庭中設講肆而諸儒各以意說或頗異同而未有定論故其學者亦無所適從焉武帝即位興太學置五經博士設科以勸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庶子弟皆得受業太學而郡國縣道邑有好學者亦得與於鄉里之選焉其後學者益眾蓋有萬餘人矣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也建太平興禮樂以風化其本修庠序以崇教訓其末是以海內興仁義之行而鄉里殊好惡之心今吏或以不稱選用而教化未洽其議所以興太平之道者將有以也其與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士議之於是大將軍霍光等奏曰孝武皇帝興太學修庠序貴五經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以勸學者其令明經術潤德行舉茂才異等以補吏缺如此則學者日進而教化興成矣制曰可

元帝初元二年詔曰夫教化之本在於明經術修行誼以承宗廟奉社稷故公卿大夫博士議郎郎中諸生或修先王之業或學律令雖各殊科皆以輔治成德也

成帝鴻嘉二年詔曰蓋聞古之王者建太學修庠序以教天下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向風者以禮相與講習鄉射之禮以時行之

哀帝建平元年詔曰博士弟子父母若妻子同產當坐者及學官弟子相坐皆減死一等徙邊

平帝元始四年徵天下通一藝以上及有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禮樂記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詣公車征為博士

光武中興修復太學立五經博士各一人設十四博士之官

明帝永平二年初立辟雍行鄉飲酒禮

十五年幸東平過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十七年幸太學初令諸儒講論五經同異

十八年幸太學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所繇興也或因或革損益殊制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其令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學北宮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和帝永元四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安帝永初四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順帝永建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桓帝延熹八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靈帝熹平四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獻帝建安二十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講論

夫六藝之文先王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式法也自漢興以之羅弛百家崇尚邪術稍立以勸學者延儒生而備清問雖有其庭中設講肆而諸儒各以意說或頗異同而未有定論故其學者亦無所適從焉武帝即位興太學置五經博士設科以勸之自是公卿大夫士庶子弟皆得受業太學而郡國縣道邑有好學者亦得與於鄉里之選焉其後學者益眾蓋有萬餘人矣宣帝地節三年詔曰朕聞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也建太平興禮樂以風化其本修庠序以崇教訓其末是以海內興仁義之行而鄉里殊好惡之心今吏或以不稱選用而教化未洽其議所以興太平之道者將有以也其與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博士議之於是大將軍霍光等奏曰孝武皇帝興太學修庠序貴五經博士弟子員設科射策以勸學者其令明經術潤德行舉茂才異等以補吏缺如此則學者日進而教化興成矣制曰可

元帝初元二年詔曰夫教化之本在於明經術修行誼以承宗廟奉社稷故公卿大夫博士議郎郎中諸生或修先王之業或學律令雖各殊科皆以輔治成德也

成帝鴻嘉二年詔曰蓋聞古之王者建太學修庠序以教天下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向風者以禮相與講習鄉射之禮以時行之

哀帝建平元年詔曰博士弟子父母若妻子同產當坐者及學官弟子相坐皆減死一等徙邊

平帝元始四年徵天下通一藝以上及有逸禮古文尚書毛詩周官禮樂記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詣公車征為博士

光武中興修復太學立五經博士各一人設十四博士之官

明帝永平二年初立辟雍行鄉飲酒禮

十五年幸東平過魯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十七年幸太學初令諸儒講論五經同異

十八年幸太學養三老五更於辟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所繇興也或因或革損益殊制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其令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學北宮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

和帝永元四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安帝永初四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順帝永建元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桓帝延熹八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靈帝熹平四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獻帝建安二十年詔曰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兢兢思闕政道每覽經傳未嘗不廢卷而歎也其令郡國縣道邑有好學篤志明於經術能教授者各以名聞

相君讀句解者皇君有三公舉賜乃侍講于華光殿中
劉寶建寧初授拜太中大夫侍講華光殿還侍中賜衣一襲
荀悦為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章悦常入講論及侍中侍郎皆選
北齊孔顗為散騎常侍至正始中經義明白顗開內侯
每于禁高陽王雍高陽王斌等鄉公甘露元年四月幸太學問諸儒曰堯
人教授神明如響何始作八卦神農演而重之為六十四爻以
連戰乎其中矣周有文王演周易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
書其故何也顗對曰昔伏羲因龍馬之圖而制八卦神農演之為
六十四黃帝堯舜通其變三代隨時質文各繇其事故易者變易
易也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連天地歸藏者萬物歸藏於
其中也帝又曰若使有殊因變而作易孔子何以不云殊人
氏設卦象氏作乎易不能名帝又問曰孔子作彖鄭玄作注
雖聖賢不同其功經緯一也今彖第不與經文相連何注連

之何也顗對曰孔子之彖象文義有似分學者學易易之也作
曰若鄭玄今之大學者彖便則孔子易為不合以學者乎馬對
曰孔子思其難文王相亂是以不合此聖人以不合為謙帝曰
是聖人以不合為謙則鄭公何偏不謙邪對曰古義引深玄同
奧像非臣所能詳盡帝又問曰繫辭言書帝堯舜表堯帝天
下治此復稱神農之世焉稱表堯但聖人化天下何殊異兩邪
顗對曰三皇之際質故取其天下用足及之堯帝之興質變
為文馬稱堯帝為文為光馬稱堯細物並邪傳對曰聖人取象或
遠或近近取諸物遠則天地譬易是復合帝曰鄭玄云三
云稽古同天云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云欽明文思安安允
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峻對曰先儒所說各有其旨不足以
定之故樂載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曹爽及鄧颺等以為順考古
道以決疑言之為是先儒之大

及有郎茬下日屋漏帝問曰當先之時其水為何由曰四山皆
深登貴聖賢於民之時也帝年在幼沖聖德光明而又不進用
何也顗對曰堯時堯求賢故不進也帝曰堯舜禹湯文武皆
歸於聖人也帝曰堯舜聞於帝位後使舜攝行天子事亦不進達乃使舜攝
又問而後為舜非臣所用聖人之謂也顗對曰非所見所能建及於是使百揆而天下用足及之
何由而致化各異治體何能終始而後施而不報乎帝曰
馬照對曰太上立德謂三皇五帝之世以德化民其次立功謂
三皇之世以禮為治也帝曰二者致化淳厚不同何優劣
邪時使之然乎照對曰誠由時有樸文故化有淳厚也
晉鄭沖初仕魏為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義侍
中鄭小同與沖相對小同俱被寵遇
荀顗字景倩仕魏為侍中為少帝講經拜郎中轉黃門侍

庾蔚爲講義大夫帝停文帝講訖中旅子何勗論難正義之
義訖起雖往反四坐莫能屈之
倫乘傳涉多聞善武帝始置與給招延儒學之士趨年四十四
始補中書令入在兩省侍帝
車駕幸中書宴群臣命倫講老經倫神宇恬遠容止可觀音辭
清暢辯而不煩帝善之
侍講中下敕勑講黃門侍郎謝惠連侍坐聽之
宋秦豫州刺史始興王濬爲中書令領丹陽尹六年明帝於華林園延
講周易豫爲講主
孫侍皇帝講孝經爲講主
梁武皇帝字叔達小名練兒天監元年四月即位五月詔曰
朕聞五帝三王之世莫不設庠序以敦學九州四海之內
靡不建黌宇以興教自頃以來時經喪亂戎車屢駕
學校殘毀生徒損廢
朕每興言深懷愧歎
今可於鍾山造立學館開五館以延生徒
總四術以啓後進
其五館建置一依晉太始故事
其四術則
五經博士各一人
五經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
一人通講
四術謂孝經論語老子莊子
其生徒則
五館合置一百人
五館謂東館西館北館南館中館
其五經博士
皆取當時碩學
明經有業者
若學通一館
即爲其館博士
若兼通二館
即爲二館博士
若五館皆通
即爲五館博士
其有學通四術
即爲四術博士
若五經四術皆悉該通
即爲五經四術博士
其有學義可觀
雖不通經
亦爲置員外博士
其國子生
悉以貴遊子弟爲之
不得雜以寒人
其旨在崇明國學
以訓胄子
其有學通一館
即爲一館博士
若兼通二館
即爲二館博士
若五館皆通
即爲五館博士
其有學義可觀
雖不通經
亦爲置員外博士
其國子生
悉以貴遊子弟爲之
不得雜以寒人
其旨在崇明國學
以訓胄子

但俗隔古千載人爲一物之碱時城西開士林館以延學士昇
梁左丞賀琛通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
孔子於家中考通事舍人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啓
干校撿諸群書以爲義證謝爭辭於子社與右衛朱异在左賀琛
於士林館通日敷經高祖遣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後召入壽光
殿講中庸義高祖善之
賜以束帛
梁武帝天監七年正月詔曰
朕纂承洪業祗奉天命
夙興夜寐
思弘治道
而德不能遠
刑猶未措
每覽墳籍
載懷嚮慕
自頃戎車屢駕
學校殘毀
生徒損廢
朕每興言
深懷愧歎
今可於鍾山造立學館開五館以延生徒
總四術以啓後進
其五館建置一依晉太始故事
其四術則
五經博士各一人
五經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
一人通講
四術謂孝經論語老子莊子
其生徒則
五館合置一百人
五館謂東館西館北館南館中館
其五經博士
皆取當時碩學
明經有業者
若學通一館
即爲其館博士
若兼通二館
即爲二館博士
若五館皆通
即爲五館博士
其有學義可觀
雖不通經
亦爲置員外博士
其國子生
悉以貴遊子弟爲之
不得雜以寒人
其旨在崇明國學
以訓胄子
其有學通一館
即爲一館博士
若兼通二館
即爲二館博士
若五館皆通
即爲五館博士
其有學義可觀
雖不通經
亦爲置員外博士
其國子生
悉以貴遊子弟爲之
不得雜以寒人
其旨在崇明國學
以訓胄子

其有學義可觀
雖不通經
亦爲置員外博士
其國子生
悉以貴遊子弟爲之
不得雜以寒人
其旨在崇明國學
以訓胄子

梁陳爲黃門侍郎行釋奠禮畢尚書僕射徐勉宣詔謂陳曰
卿雖學入講經傳出講朝政
然處胄筵初登講座
宜自勉勵以副宿望
陳乃敷演經義
辭旨清暢
聽者莫不嘆服
梁徐摛入國坐月旦供奉講禮摛又和初行還每文闕其有
文學又開講經義講論勑以白衣攝講摛入聽事令殊不動聞以
徐摛光爲軍謀大將軍
梁武帝大通元年二月大赦改元
梁高祖天監元年正月詔曰
朕纂承洪業祗奉天命
夙興夜寐
思弘治道
而德不能遠
刑猶未措
每覽墳籍
載懷嚮慕
自頃戎車屢駕
學校殘毀
生徒損廢
朕每興言
深懷愧歎
今可於鍾山造立學館開五館以延生徒
總四術以啓後進
其五館建置一依晉太始故事
其四術則
五經博士各一人
五經謂周易尚書毛詩禮記春秋
一人通講
四術謂孝經論語老子莊子
其生徒則
五館合置一百人
五館謂東館西館北館南館中館
其五經博士
皆取當時碩學
明經有業者
若學通一館
即爲其館博士
若兼通二館
即爲二館博士
若五館皆通
即爲五館博士
其有學義可觀
雖不通經
亦爲置員外博士
其國子生
悉以貴遊子弟爲之
不得雜以寒人
其旨在崇明國學
以訓胄子
其有學通一館
即爲一館博士
若兼通二館
即爲二館博士
若五館皆通
即爲五館博士
其有學義可觀
雖不通經
亦爲置員外博士
其國子生
悉以貴遊子弟爲之
不得雜以寒人
其旨在崇明國學
以訓胄子

之制禮見賢尊之謂王實慈厥心於賢必須賜名有善元善為國子祭酒文帝常親幸其館講經於是觀講業者又加諷誦帝大悅曰國之興亡繫於學校信非虛言德惟武德中為大學博士時秦王國學學時祭文遠講孝經少府監裴仁基講左氏傳並為當時所推服明經甲第者有劉焯劉炫等並為子監祭酒

孔穎達太宗貞觀中為祭酒中太宗問曰論語云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虛何謂也顏對曰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已雖有能不自矜大仍就不能之人求訪能事已之才藝雖多猶以為少仍就寡少之人更求所短已之雖有其欲若無已之雖實其若虛非唯孔丘然也帝王之德亦當如此太宗帝王內蘊神明外須玄默使除不可測倘不可知故為論以發其意

府　五百九十九　七

正以明表故發若無表故隱炫雖聰明以之沒人倘非祖述則上下揩隅君臣道乖國何由興哉太宗深然其說

後博國子祭酒令與諸儒講論帝每幸國子學觀講論講畢皆賜帛有差

趙弘智為國子祭酒時有人初授官者弘智謂曰君為官當清慎勤公若貪冒必為人所棄君子可不慎乎其人拜謝而出

周弘正為國子祭酒講老子義畢皇太子親臨幸其館執經發問弘正依次敷釋盡其精義太子嘉歎賜以束帛

唐臨為國子祭酒時有人初授官者臨謂曰君為官當清慎勤公若貪冒必為人所棄君子可不慎乎其人拜謝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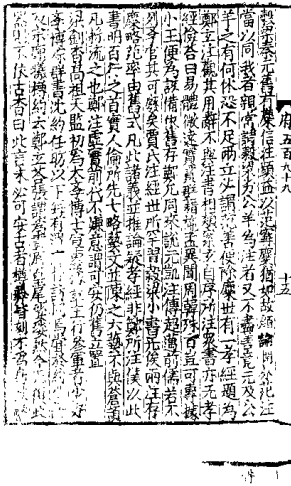
府　五百九十九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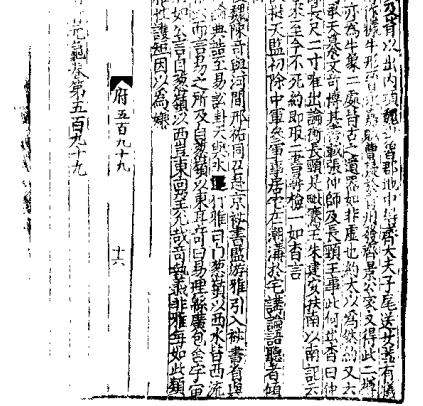
馬總素為光祿卿明元三年十月制曰君為國本教實攸先王之道敦於教義故能化行天下風移海內古之哲理遵而行之漢興以來稽古之制禮遵而行之漢興以來稽古之制禮遵而行之漢興以來稽古之制禮

答曰可依請侍講官每月初二日十六日於內殿講讀
宋由湯少有令名每有文學之士一年輒遷或自外部召入侍講
講官之職自晉宋已來多以他官兼領其後又置侍講學士
以處之其任與講官同而地望差重故事侍講學士每進講
之間時風景清朗太宗輒與之長談賜以茶果或命賦詩
至仲方然謙讓太夫太和元年三月文宗召仲方與給事中高
重中書舍人鄭澣度支郎中許康佐對延和殿仲方本習顏氏
學尤精於春秋為侍講學士故有是命為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四月充侍講學士
穆宗大和五年為翰林侍講學士每入見必以尊堯舜法戒規切以
再三言之
李仲言大和八年十月自國子監四門助教為國子周易博士
高重開成七年十月以國子監丞為右拾遺翰林侍講學士每月
一日十日入院不繫本司常務

孔子至於以爲空而得古文於屋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
七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事起未及施行之難未及施行之春
秋左氏上明矣傳曰古文者蒼頡之時倉頡者黃帝之史官也黃帝之時
未有書契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
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
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
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
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
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
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
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
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
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
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
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
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
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
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
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
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
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
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
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
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
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
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
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
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
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
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
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
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
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
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
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
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
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
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
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
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下也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
以書契百官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言君以施命宣布於
下也上古

事皆出於義者不足勞屈也若法論者情之以父於為何要所謂果共論易九事九事皆明要曰君子論語論易而論不及易中庸著論不及易孟子共論屬言君見論言易而論不及易中庸著論不及易孟子共論屬言君見論言易而論不及易中庸著論不及易孟子共論屬言君見論言





設庠序以化民邑王之語子雖大天士之子必遜而受業
焉況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由學而成者歟晉成帝咸康
二年詔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所以陶鈞人倫
敦厚風俗自頃以來頗有陵遲之弊雖有庠序之名而無
興學之實非所以宣揚德教示軌後昆也其議興立學校
之制博士祭酒曹耽等奏曰臣聞三王異禮五帝殊樂
所以因時順變各適其宜者也今陛下以聖明之德應運
興治將隆禮教以移風俗而學校未備臣等以爲宜開
廣門徒增博生員以四百爲限若有精通一藝者皆隨
才試用其有學優行著堪爲人師者則不拘年次以補
國子先生及五經博士其有參軍掾屬皆令就學業成
而後用其在職者各隨本局視其優劣以爲升降其
有孝悌清白著聞鄉閭者皆隨狀上聞以參選舉之
限其有學成名著而不肯就業者則不得充選舉之
例其有不率教者則以不敬論詔從之

晉武帝泰始二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以興學爲務
所以崇德化而美風俗也其令天下郡國各立學校
置生員以教授

道可崇惟愛經於夫子垂法二十二賢討論後之
楊瑒為國子祭酒開元十七年三月上言曰太學者教人成禮
樂敦詩書也古制大夫子弟及諸侯卿大夫士之嫡子小學而
焉故曰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君臣之義出以事長
成業者然後爵命加焉以之為政職則知禮節以之牧人使識
職則樂親疏也優劣也貴賤也長幼也五者之教樂者常若干
戰闘試取其尤精上者不過二三百人省司重試但習明行修
即與擢第不限其數自數年已來省司定限天下明經進士及
第每年不過百人兩監唯得一二十人若當以此數而取日恐
二十學徒廣營官廨兩監博士簡點天禧日勸學文入仕諸
色此身無機向二千餘人方求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若以此
道業之士不及皆更修舊之說以其所習宜減於先王之遺義
國家大啓序廣勸獎道厚之以攻治訓之以事業庶幾成

納有以也臣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期務以勸國之
官者此國家所未暇且欲身求明以求前聖遺立明堂辟雍
司業或試射矯箏增或通一經相明之義朝效於身亦有興
業廣廣又詔好學監司試試十日限其八九考功及第十以下
如其一二若長以為限恐勸獎小道於身人多
徒有虛語名都滿員在國明經進士也立宗其業之術非朝
夕學行優劣大體天下皇大子弟以下所以敦睦親親
事更其名曰禮記王制曰天子學曰辟雍諸侯曰泮宮
等之義然則大小別制法也雅和也言以禮樂明和天下禮記
謂之學宮射義云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泮宮諸侯則代文王
也云辟雍者蓋取水圓如璧以名之學者俱學先代文王武王周公所謂雅樂者

李元瓘為國子司業開元八年三月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
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人教業以事貴經遠則動道不墜今
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威以禮記文人皆暗誦周禮經邦之軌則
能理莊南之指模公羊穀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川縣以個學
與左四經始終所事資討論不可因循其三禮三傳請各量配作
業生貢人預討之日皆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左傳內通五經請
其入策均勤勉習九經各依所注義疏全文試坐不改一字孔
宣父廟先師顏子廟座令其像立所注經義坐不改一字孔
況顏子通亞生知才光入室然當聖賢立言撰禮文合
於生知又四科學門子實等並服膺儒術則與孔像列像
開業不參其左傳公羊穀梁二小經義通六經之內
有小業入策之子須不落一經學之餘望請春秋穀梁二
十二賢之上上二十子文翁之堅尚不闕如況有國庠序遠近所聞編
請令有司國子祭酒兼太常卿兼太常卿兼太常卿

義之三雍宮至明帝躬行養老於其中學徒帝亦作明堂辟雍靈臺靈臺辟雍行禮飲酒之礼又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之亂南渡學校有國子學太不立辟雍太學立國子寺隋初亦然至煬帝大業三年改為國子監今國家富有四海元明文物之感唯辟雍觀闕伏請改國子監為辟雍皆又以祭酒之名非學官所宜按周礼師氏掌以美詔王教國子請改祭酒為太師氏立正言以導之義今若無太師氏則祭酒之名亦宜改

被差請太學生曾久來自遠方自見道此二人不知其就成開
奏慨良敦俗何以加此情理難容伏乞明示罪狀加以刑法
如或枉遭誣構伏望令盡其辭具狀奏聞當自知敦奬之根
之職頓生徒令其子弟國章敢逃罪責伏望令盡其辭具狀奏聞當自知敦奬之根
馬伍為國子祭酒秦觀為秘書省正字為國子
家秦觀本以詞賦名天下其在太學未嘗以此
為諸生講說今既為學官而不能以經術
為諸生講說非所以稱職也乞罷觀國子正字
送吏部與合入差遣從之
元和二年八月國子監奏進勅今月二十四日考功附貢明
經進士見試有今就國學告諭諸色舉人令自投狀
附六百四
十一
伏恐學官職位稍卑未足鎮撫伏請增置學官以
者三兩人與學官考試優劣申送禮部令依舊例
郎中兼國子祭酒李建奏請置國子博士二人
郎主所請置博士二人令依舊例
元和十三年十一月給事中
玉百五十貫國子祭酒六百五十貫國子博士六百貫
文俸六十貫律館二十貫算館十貫各支俸料
以前國學生其數至多並有貧窶至冬衣食不給
下孔部准額補者例皆依舊
御覽為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事元和十三年十一月給事
以太子元服加冠不敢受其俸料修隋禹貢圖
子監修撰又奏請以息任文官一員
已下九品已上及外使乘正員官者每月所請料錢請準計
附六百四
十二
如舉監司解申請不在收管人限舊例每給付國子祭酒
請起今以後舉監進士明經等令所司署舉狀到監司則重考
試其進士舉者重試以帖經為日帖經為主以策為
林條律令經監司帖則經為日帖經為主以策為
舉人解監司則先考試帖經者次考試策文
應四館有闕其舊住請補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補請學生
每年有名額貞其四方有請補學生又並不曾先於監司陳
狀便自投名禮部試舉補署監司因循日久遂令都堂
應四館有闕其舊住請補生者須先經監司陳狀補請學生
每年有名額貞其四方有請補學生又並不曾先於監司陳
狀便自投名禮部試舉補署監司因循日久遂令都堂

去其試法仍考校勿以口試明經能限通八以上明法明算者通九以上其習書印肉檢凡學生有不肯歸教者則舉而免之其預三年下第九年在學無成者亦如之法假如限三年舉雜試者一同唯習業百日不滿一月不試每教一經必令終講所講未終不得改業請博士助教皆計畜年講長多少以為等降應須當司諸學生等按學令去諸學生讀經文通理文義每日依一日休假前一日博士考試其試講者每二十日內試一帖帖二百講義者每二十日內試大義一帖帖通二為及第通一及全不通者並黜退使到講畢當司官及學生令典儀作如前式下有司允

目所奏勅可宜依

七年八月國子監奏請准令月內三度差博士令監司參詳試講名儒置五經博士一人若以經學廣門復生之制博採經術名儒置五經博士務以開獎後生之意從之

博士今五氏春秋禮記周易尚書毛詩為五經論語兼習孝經學生通經者多少不同特立學官使諸儒各相傳授其年十二月物於國子監講堂南簷下立石壁九十六間書五經論語孝經各一本

廣雅書如說文字書訓詁之類成元年奏請置博士一人缺無補成元年奏從之

開成元年八月國子監奏准敕置石經字體舛訛令詳正刊勒以廣其傳寫者臣等今詳定得五經字樣一卷九經字樣一卷右件字樣並是經典之中偏傍點畫相承已久其間亦有隸書參錯今既刊正須有憑準庶使後人不惑其字樣並請頒下國子監依文刊勒以為永式伏請敕旨

府六百四

十三

十四

李宣古為南康縣令有善政縣人詣闕請立碑頌其德詔從之

伏望天恩許令子孫錄奏聞勅下所司准例施行

崔沆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皮日休以為孔子感而作春秋進士之業三百其人不過乎春秋之門者十有七八焉

鄭玄曰休以為孔子感而作春秋進士之業三百其人不過乎春秋之門者十有七八焉

斛司曰吾聞聖人之不過乎春秋之門者十有七八焉

老不過乎子子不過乎孟子孟子之文學於荀卿荀卿之文學於孔子孔子為聖人之賊也孟子之文學於荀卿荀卿之文學於孔子孔子為聖人之賊也

漢代得其書置博士以教人故學者有所宗習而傳授分明

非道而乎正大矣又有好聚斂者附下而剋上而不畏人譏

孔穎達等五經正義孔子之言不可違也

孔穎達等五經正義孔子之言不可違也

又曰吾聞聖人之不過乎春秋之門者十有七八焉

又曰吾聞聖人之不過乎春秋之門者十有七八焉

府六百四

十四

齊晏子相景公節儉力行布衣粗食以三戶之邑而為諸侯師其為政也不變古不易常食脫粟之飯雖肉不重味衣不過帛雖裘不加采其為相也布衣粗食以三戶之邑而為諸侯師其為政也不變古不易常食脫粟之飯雖肉不重味衣不過帛雖裘不加采

齊晏子相景公節儉力行

敷有載無違之勤著衆譽褒之道是以
帝與載初外示誘官教
旦有帥業成無成而況持物其穢矯舍尤之詩無媿定
得樵鐘之問但自學徒所好可以教化隋機既成名必隨精
業如有好春秋考教以驕歸上書三請歸五情辭至而討不
庭弼亞勤而起新舊其異同者則引之以正也如有好禮
者則教之以恭儉莊敬長幼尊卑言得讓而知獻酬酬酢而
重委聚其所以辜者則誡之以一禮也如有好詩者則教之以
溫柔敦厚辨之以草木鳥獸蟲魚而識通知遠釋之以訓詁典謨思安德
惡如有好樂者則教之以廣通知遠釋之以訓詁典謨思安德
而敵王言治古道而統皇極如有好易者則教之以幽靜精微
成之以躁動變進體之真而分六爻應吉凶而先機議也至於
歷代子史備述疑通流長辨論誠非教本但以博聞強識而已
試期答策小經以觀粗紊令之請問書博士田或講勘論語孝
經仍兼大義事觀通塞斷於務本如有岸中諸官子弟及外道

學人況四門博士擯著見講義枝若有聽人從其所欲專以放
勝別條諸經既溫故而知新惜寸陰而輕尺壁專經者若能口
誦碩學者及得指歸自然縣習以當仁策科名而得隅舉未
孤於選士異有益於化風從之
正寶曆初部郎中天成二年七月奏請採訪圖讖
李鄴為祕書郎兼天成四年五月上書請勅諸道採訪圖讖
臣咸休為左補闕天成四年十月奏請採訪圖讖
盧書記府無虛一閣無書一卷非文化成之道若詩依興刻像之
楚靈為尚書博古長興三年奏請以李書尚書知君臣父子之義
漢司徒訓為尚書博古長興三年上言臣聞致理之方成教之
古多闕之道誠捨書歷代已來斯文不墜若無三館何
於英編百氏九流若廣網於搜訪唐虞貽厥皆貯之家閭
元之朝遭大荒離亂之後散失頗多開闢重興路凡
二十文儒未冠舊帙有收得三萬二千書許投進勅獎奏獻之

少則勸之以婚帛多則勸之以官資自貶五年間庶幾趨
循從之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五

學校部

注釋

天六藝之文所以明天道正人倫學者之所宗司王之取則者也仲尼既沒微言逸絕而聖門達者傳受譜錄歷國著為人師亦復數經異義為之訓詁秦并天下乃有阮焚之酷編簡散逸大義益乖自漢之表章六經尊立學校方頌矩步之士亦稍稍而出故其滯暢經旨發明典誥屢章句之學極討論之致師資或異傳授不同各自家戚用垂世至乃述其訓詁以發揮曠滯推義例以錯綜條貫著譬之美論乎百家之衆聚歷代之載籍為之注釋以輔其說者亦并紀焉

卜商衛人受經文侯師魯周易一卷

漢孔鮒為博士撰論語義疏二卷

周王孫洛陽人作易傳二篇

冊府　六百五

服先齋人著易傳

戴宏字子平汲人為火府作易傳

魯申公為詩訓故而齊轅生皆為之傳以教授於是有魯齊韓三家之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為近之

蜀劉向三家皆列於學官為大中大夫

蜀嚴遵人也老文時為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大傅卿推詩人之意而作外傳數萬言其說與春秋多同一也淮南賓客蓋亦頗采摭詩人之傳說通問好古敦厚之旨由諸生論定以易授人推數之法而為之傳焉

貢禹琅琊人受王吉傳作易說又作禹傳訓故

丁寬梁人受易於田王孫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舩大誼而已

費直字長翁東萊人也治易為鄭至單父今長次卦並干寶以

徒以彖爻多糸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崩壞博仲舒為江都相以治春秋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閒舉王杯藩露清明行林之

劉歆著七略十錄言皆情於後世校讎諸書論說

夏侯勝為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說

石奮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說授教萬言號曰石氏曲臺記

魏

孟喜字長卿為曲臺署長以相授為易章句十卷

費禹為成帝師以帝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後至丞相安昌侯

劉向著易說以為請易家說後至中壘校尉劉歆尚為博士作

尚書章句

京房為孟親郡太守撰周易章句十卷一號十四卷錯八卷

鄧禹撰詩道德十一卷

冊府　六百五

孔安國為諫大夫臨淮太守傳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存尚書十四卷傳古文孝經一卷

張禹撰詩說義章句十卷

嚴彭祖為太子太傅撰春秋左氏圖七卷又注春秋公羊傳十二卷

尹更始為諫大夫長樂戶將為穀梁章句十五卷

孔光注孝經一卷至大傳卒

梁丘賀為諫大夫傳卒

侯芭注揚子法言

嚴遵字君平蜀郡人注老子二卷又注老子指歸一十卷

河上公注老子一卷

安丘望之為博士授二兒寬為老子章句二卷

想公注老子二卷一云張魯或云魏武帝公旗登張南為解釋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注爾雅二卷

劉歆注禮推三卷（後漢鄭眾注禮記）後為京兆尹
後漢鄭眾大司農傳毛詩及左氏條例章句又傳周官禮記
論語孝經
何休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將軍梁商聞其名請與相見乃作
春秋公羊解詁（後漢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為東平相休博學多識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大將軍梁商聞其名請與相見乃作春秋公羊解詁）
傳更十七年又注論語鄭玄（後漢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傳世行于今玄又以春秋歷漢事六百餘條妖祥以羊
本無善歷若迎其師博士羊弼追述學者意以難一傳作公羊
墨守（墨守者謂堅固其所守如墨翟之守城也）左氏膏肓（後漢何休以公羊義難左氏
鄭玄以左氏為長乃為書以駁之謂其病在膏肓之上攻之不可治也）
穀梁廢疾云乃發墨守鉤沉膏肓起廢疾休是而數曰張成入吾
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云作毛詩箋駁何氏（後漢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
故經校之事最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云小戴所傳外記四

十九篇通為三禮焉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
經尚書大傳中候依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禘祫義六藝
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九百條荅甫謀等
駁（後漢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解詁通人頗譏其義玄答辯往復洽熟稱為純儒（後漢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又注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又注孝經三卷又依三禮目荅
卷都以大司農駁不起
馬融字季長（後漢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南郡太守（後漢馬融為南郡太守）講郎作毛詩傳又為左氏三家異同
之說注論語孝經尚書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詩譜事盡及
夏侯建字長平（後漢夏侯建字長平從父勝受尚書）勝從父兄子為博士（後漢夏侯勝為博士）議郎太子（後漢夏侯勝為太子）
歐陽為左右采擇又從五經（後漢歐陽生字和伯從五經）諸儒問論尚書相出入者為別以
次章句（後漢歐陽生字和伯從五經）為小夏侯氏學
晉灼字景（後漢晉灼字）作漢書集注（後漢晉灼字）其之解說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
之明帝重其書為作後序（後漢晉灼字）
詔訓雅誥（後漢晉灼字）

帝善之後令撰眾家異同（後漢晉灼字）詩與毛氏異同（後漢晉灼字）作周官解故（後漢晉灼字）
（後漢晉灼字）為侍中（後漢晉灼字）
注丹雄武（後漢晉灼字）為博士（後漢晉灼字）作為通論七篇（後漢晉灼字）並著通
應劭為泰山（後漢應劭為泰山）著漢官解詁（後漢應劭為泰山）漢書集解（後漢應劭為泰山）音義（後漢應劭為泰山）並行於世
王逸順帝時為侍中（後漢王逸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辭章句（後漢王逸順帝時為侍中）行於世
卞長以晉國（後漢卞長以晉國）陽尚書（後漢卞長以晉國）傳授（後漢卞長以晉國）為中興大夫平
君卿為將作大匠（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左黃門（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善圖緯學（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緯候（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
敬（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撰（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尚書（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周官（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訓詁（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並（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為（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不就（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有長於（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詁儒（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也（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又欲
難孔子易（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說（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多（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殘（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錢（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著（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竟（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不（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能（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成（後漢君卿為將作大匠）
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後漢薛宏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為作訓旨後為議郎
謝曼卿著毛詩（後漢謝曼卿著毛詩）乃為其訓乎帝元始中入東（後漢謝曼卿著毛詩）校（後漢謝曼卿著毛詩）讖（後漢謝曼卿著毛詩）記（後漢謝曼卿著毛詩）
樓（後漢樓）望（後漢樓）為大鴻臚（後漢樓）初從同郡戴德學者禮記（後漢樓）章句四十九篇號曰
樓君學

顏安樂字子慶（後漢顏安樂字子慶）陳國長平人也初乎中避風荊州聚徒千餘人著
春秋王氏脩（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五鹿（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論（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說（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文（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儀（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著（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明（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春秋（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左氏（後漢顏安樂字子慶）為（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世（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名（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儒（後漢顏安樂字子慶）門（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徒（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數（後漢顏安樂字子慶）百（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人（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建（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安中
河東（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樂（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詳（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作（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左氏（後漢顏安樂字子慶）知（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滯（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數（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十（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事（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以（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問（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訖（後漢顏安樂字子慶）為（後漢顏安樂字子慶）通（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解（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之（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名（後漢顏安樂字子慶）為（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謝
文（後漢顏安樂字子慶）釋（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行（後漢顏安樂字子慶）於（後漢顏安樂字子慶）世（後漢顏安樂字子慶）為（後漢顏安樂字子慶）議（後漢顏安樂字子慶）郎（後漢顏安樂字子慶）卒（後漢顏安樂字子慶）
詩傳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博士為五經異義又注流沙子
二十一卷再遷隋以長安楊終校定章句
張禹字子文（後漢張禹字子文）漢（後漢張禹字子文）治理（後漢張禹字子文）為（後漢張禹字子文）兼（後漢張禹字子文）受（後漢張禹字子文）河（後漢張禹字子文）內（後漢張禹字子文）許（後漢張禹字子文）生（後漢張禹字子文）傳（後漢張禹字子文）施（後漢張禹字子文）氏（後漢張禹字子文）易（後漢張禹字子文）及（後漢張禹字子文）詩（後漢張禹字子文）解（後漢張禹字子文）又
句（後漢張禹字子文）以（後漢張禹字子文）月（後漢張禹字子文）令（後漢張禹字子文）章（後漢張禹字子文）句（後漢張禹字子文）列（後漢張禹字子文）郡（後漢張禹字子文）辟（後漢張禹字子文）命（後漢張禹字子文）不（後漢張禹字子文）就（後漢張禹字子文）
（後漢張禹字子文）
（後漢張禹字子文）

服虔字子慎以注傳苦連亏八大李巡業有雅注善書文論作春秋左傳解行之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凡事六十條又譏左氏膏肓一卷為左氏注解左氏

又注周易十卷又注周禮十卷

荀爽著禮易傳詩書正經春秋公羊穀梁論語孝經又注周易十卷

高誘注呂氏春秋二十六卷淮南十二卷戰國策三十二卷

秋三傳國語孫卿子新書淮南鴻烈說林說山說苑指瑕修務氾論詮言齊俗泰族要略人間訓氾論訓天文訓時則訓墜形訓兵略訓本經訓覽冥訓精神訓繆稱訓道應訓脩務訓主術訓說山訓說林訓人間訓泰族訓要略訓齊俗訓氾論訓詮言

徐凱為安平太守撰春秋公羊論二卷
程益為大長秋撰春秋三傳論十卷
蘇林字孝友為散騎常侍注孝經一卷
劉砥字孔才為光祿大夫注孝經一卷
孟子注老子二卷或云孟康亭父休為中書監注老子二卷
孫炎以鄭玄禮記不起注義遂二十九卷（一云注禮注爾雅三卷）晉一卷
李仲欽將謹人著五氏指歸
魏侍中南山禹樂平太守注論梁十三卷
蜀杜瓊為太常字伯瑜以受學於任安著論語詩章句十錄萬言不教諸子內學無傳業者專講為人所重錄尚書書撰要屏疑義一卷
李譔為中散大夫右中郎將著古文尚書音三卷禮尤氏傳太玄指歸音依違費馬異於鄭玄與王氏殊隔初不見其所述

帥意歸之同
譙周字允南入晉為散騎常侍不拜封陽城亭侯注論語十卷
撰五經然否論五卷古史考二十五卷
蜀王不詳何人注周易十卷又注老子二卷
尹默注易六卷
臣庄內解老子二卷
吳虞翻字仲翔初為後將軍奏上所作孔融書并示以所著易注翻答書曰開延陵之理樂觀弟子之治易乃知先師之美者非徒會稽之竹箭也又觀象雲物終慕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賾窮通者也融又為老子論語訓注又注楊子太玄經十四卷
范望字叔文為尚書郎作老子注一卷
程秀為太常著周禮尚書論語駁論誤例凡二萬餘言

小學

昔伏羲氏之王書契以代結繩之政周宣保民教國子以六書義文字之興其來尚矣歟後二皇繼作八體並生沿波振業曾華澄源故分轍異中代而下善其辨者或爲之訓詁或形平論叙布之方頒參于朝中或咸得以徵焉件旨曰吾觀及史之職文以記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故述作之際不可以不慎矣黃帝時倉頡爲史作書契

周宣王時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故有太史籀書或曰籀書

秦李斯丞相作倉頡篇七章或曰胡毋敬

趙高爲中府令作愛歷篇六章

胡毋敬爲太史令作博學篇七章

楊雄爲大夫作倉頡訓纂

程邈爲秦獄吏得罪幽於雲陽獄中益小篆方圓而爲隸書三千字始奏書之用爲御史

王次仲上谷人善隸書作八分書

漢司馬相如爲文園令作凡將篇

史游元帝時爲黃門令作急就一篇

李長武帝時爲射作大監作元尚一篇

揚雄爲大夫作倉頡訓纂一篇

杜鄴從張吉學亦善史書

鄭子林清靜好古亦有雅志以小學爲由業公也

父字曰公鄭衆好古書小學爲由業公也

劉歆撰古今文字三卷

後漢許慎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甘傳於世

馬援爲伏波將軍上書曰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大字大於寸半

張揖爲古今字詁三卷

蘇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詁凡詁書傳文間危疑林釋之

建安中爲五官將文學與徐幹等俱待

邯鄲淳爲太子中庶子撰字指一卷

邯鄲淳爲太子中庶子撰古文官書一卷位至議郎

郭顧淳一名笠字子叔爲博士給事中著倉雅音義訓詁三卷

蔡邕爲左中郎將撰聖皇篇篆勢古文奇字指

崔瑗爲汲令撰飛龍篇章草勢古三卷

張揖撰埤倉三卷

老卷諸字一卷

張揖撰古今字詁三卷

魏宋世撰元尚古文字指一卷

吳項峻爲郡中令撰始學篇十二卷

朱育山陰人少好奇字凡所特造依倣像類造作異字千許位至侍中

晉郭訓等博聞多識明究經籍訪書史書不應州郡之命

陳機爲平原內史撰小學篇一卷

王義爲下邳內史撰小學篇一卷

李彤撰字二卷單行字二卷字偶五卷位至朝議大夫

呂忱爲任城令撰字林十一卷

[illegible]仲遠爲荆州刺史撰啓用字訓一卷
呂静爲汝復令撰韻集六卷
衛恒撰四體書勢一卷
葛洪撰要用字苑一卷終於句溝令
顧愷之爲散騎常侍撰啓疑三卷
宋何承天爲衛史承撰纂文三卷
顧之撰纂要六卷論幼文三卷似論金紫光祿大夫
謝靈運爲臨川內史撰要字一卷
吴荈爲揚州督護撰字林字音義五卷
徐孝理撰文字指歸一卷
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三卷
李概撰續韻三卷
何承天撰纂文三卷
王愔著四聲論行於時
梁沈約撰四聲一卷位至尚書令侍中鎮友子永傳
阮孝緒不應徵辟撰文字集略六卷
古文用字散編字指撰字同音三卷似有誤字
蔣子雲撰五十二體書一卷位至侍中國子祭酒
蕭愷爲太子家令時次李博士顧野王奉敕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又令野王重加修改凡成三十卷
唐許敬宗等奉勅撰文字指歸二卷
顔師古撰定五經文字疑即前三卷重出
唐玄度撰十體九經字樣一卷
唐元度撰九經字樣一卷
唐李陽冰刊定說文解字三十卷
唐李陽冰撰古今正字一卷
唐李陽冰撰古今篆字要訣一卷
唐李陽冰撰古今篆字三十

形書雖無厥謁亦是一時之變通也李斯時改通倉頡諸者張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受業於杜業沛人爰禮受業於杜業沛人爰禮受業於

古今文字凡十卷大體依許氏說文為本上篆下隸正九
除騎騎將軍兼右伍郎武舅中卒其書竟未能成
李登為左校書令撰聲類十卷
孔衍宋世良強學好古撰埤蒼略五篇位至東郡太守
楊休之撰續音三卷位至和州刺史
顧之推為黃門侍郎訓俗文字略二卷
後周蔡大寶明其徙根源後魏太武時為尚書郎書石盛壹徙東部尚書清河崔玄伯受字義又從司徒崔浩學推尋是非多所傳正其季明亦傳習之頗與苟氏有異大祖令李明正定古今文字於東閣位至車騎大將軍
盖德為襄樂郡守徵還敦世宗及宋獻公等隸書時俗書學者亦行東觀之禮謁之燕竟徵以書字所興起自倉頡者同常俗未為合禮雖尚太祖深以隸書為便令天下悉以為正
趙文深書楷隸太祖以隸書為便令天下悉以為正

說文及字林刊定六體次一萬餘言行於世位至趙郡守
隋王劭為秘書以監撰學士卷
顧野王撰玉篇略一卷
曹憲為秘書學士撰古今字圖新錄一卷文字指歸四卷
劉孝孫經問人撰四聲指歸一卷
唐顏真卿為刑部尚書大歷十二年歙州刺史顏海僚三百六十卷證字秋閨及集賢書院所有別說尚牒學以證訂切韻文百卷引六經字義及諸史字書非聖人所說海鏡源獻之唐玄度為翰林時詔開成初於國子監覆定石經字體多所刊正言九經字體依說文諸經字悉依字樣至於字體多所出言焉字樣未載者令典校勘官同商榷是非取其通中繁雜為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五經字樣之末從之
目錄
天四行之說所謂不同六藝之書為木異自獻無說部

說多於諸子史與集錄紛糾共牒神說其從簡約者錄之
珠者編類撰述專門胡寧於好文雖遵學問胡寧於寡識哉月之遠者分其例類便有條不紊不若目以備觀也
漢司馬遷為太史令撰史記目錄一卷
劉歆向子也哀帝初即位遷騎都尉光祿大夫總校群書編撮其指奏著為七略一曰輯略二曰六藝略三曰諸子略四曰詩賦略五曰兵書略六曰術數略七曰方技略大凡萬三千九十卷
後漢班固為校書郎自光武中興明章繼軌於東觀及仁壽閣撰集新書國紀學典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文編之以為漢書藝文志
鄭默為秘書郎始制中經
荀勗為秘書監因中經更著新部分為四部總括羣書一曰甲部紀六藝為小學書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

晉秘閣書目三卷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雜事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大凡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
宋元嘉中秘書丞王儉撰七志一曰經典志二曰諸子志三曰文翰志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五行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七曰圖譜志紀
域及圖書其道佛附見合九條為總補

梁王僧孺中爲秘書丞與劉杳謝昭又造四部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

阮孝緒不仕梁代博學好古聞見甚廣王公之家有異書者皆往借讀孝緒乃抄撮衆家之長自爲一家之書名曰七錄其序曰昔劉向父子校讎中秘著錄七略阮孝緒七錄更制六條分其類例焉

傳三曰子兵録紀諸戰五曰技術録

任昉爲秘書監奏文德內殿別藏衆書華林園內撰集四部要録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自魏氏元以來秘閣四部篇卷多于自餘校由是爲目定焉

丘濬地理天監四年部書目録四卷

劉孝標撰東宮四部目録四卷

陳沈文阿爲敬業博士撰經典文德殿四部書目録四卷

後魏裴景融領著作時撰四部要略今景融書失

高道穆爲秘書監奏請撰定羣書道穆以爲秘書監馬融鄭玄所注羣經及諸子傳記多有異同請依劉向別録例爲之校定除其重複各隨本書繕寫一通藏之秘閣

集帙目并敘錄比次部類

後周蘇綽深探六經異同說三卷義訓一卷并目録三十卷並行於世後改爲中大夫加開府儀同三司

隋牛弘爲大夫撰開皇四年書目四卷

王劭撰隋書帝紀及列傳合二十卷書目四卷

劉炫撰安成王引爲學士撰開皇二十年書目四卷

高祖踐阼爲秘書監奏請校定羣書於是內外所有經籍大備

後周裴景融領著作時撰四部要略今景融書失

加詔寫湘東王所有秘閣圖書并自聚書合八萬卷

梁元帝爲湘東王時聚書十四萬卷江陵陷悉焚之

周武帝建德三年詔毀經像并廢道教通道觀四百餘所以其財物賜王公以下各有差

宣帝即位大崇佛教天下之人競相出家

隋文帝開皇二年敕著作郎牛弘等校定經籍

許善心開皇中爲秘書丞于時秘藏圖籍尚多淆亂善心做劉孝標七錄更制六條各爲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

唐馬懷素爲秘書監兼脩文館學士是時秘書省典籍散亂殘缺懷素上疏曰南齊已前墳籍舊編王儉七志已後著述流漫叙錄未詳近代所書亦未該洽或其數卷多隋遠所書亦未詳悉或近人相傳事訛部帙錯亂或書無錄驗辯論淆雜望括檢近書編目并前志所遺者續王儉七志之秘所添亦是弘學術之士國子博士尚知章等分部撰錄并刊正經史担劍首尾參讀考覈舛謬

元行冲爲太子賓客引文館學士集賢校理馬懷素褚無量右散騎常侍徐堅左庶子劉子玄左散騎常侍元行冲左庶子韋述秘書少監王珣衛尉少卿吳兢并述等二十六人同於乾曜殿前詳録四部書復奏尋率行冲撰成其書凡五百五十卷而成其總目二百卷

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故自衛反魯刪定經籍門人遂者亦有所刊正焉既而遭秦燔滅典籍殘缺漢興收拾亡逸募以金帛於是山藏石室之書往往間出孔壁之文復行於世故老所傳得以口占壞壁之獲因久古文遂或遺脫

之矣。劉侯師古迭授業。四部。尋增以章句為之訓傳。多近俗。故英儒博聞之士。潛心大業。探求聖元。其師說之異。家法之守。各以所聞。著於竹帛。其後學者。因而廣之。或分為數家。或合為一部。其為章句。蓋出於此。

周孔子刪詩書。二百篇。

卜商字子夏。孔子之門人。

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亡也。大已之與三相也。永之與支祖。以至於晉而聞。

晉孔安國孔子後也。武帝時為博士。嘗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劉向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是武帝時。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家尚書。經文。而詰屈聱牙。商又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二十五篇。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字之異者。百有餘言。

脫字數十至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光祿勳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大醫監夏。杜博士。校方技。每一書。向輒為條。

為一錄。論其指歸。撰其錄。謂之。

漢興。改秦。以冬為。故。

後漢。蘇竟。以明為。為。悟。

恒榮。旨。

及。

非。

劉。

百家之。述作。亦或。

非。

周。

之君子。學。

之。

君子。

周孔子。

卜商字子夏。孔子之門人。

河子夏曰。非也。是已亡也。大已之與三相也。永之與支祖。以至於晉而聞。

晉孔安國孔子後也。武帝時為博士。嘗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劉向成帝時。為光祿大夫。是武帝時。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

家尚書。經文。而詰屈聱牙。商又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二十五篇。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字之異者。百有餘言。

脫字數十至成帝詔向校經傳諸子詩賦。光祿勳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尹咸。校術數。大醫監夏。杜博士。校方技。每一書。向輒為條。

為一錄。論其指歸。撰其錄。謂之。

漢興。改秦。以冬為。故。

後漢。蘇竟。以明為。為。悟。

恒榮。旨。

及。

非。

劉。

百家之。述作。亦或。

非。

周。

之君子。學。

之。

君子。

鍾興明帝時為正中郎將。詔令定春秋左氏其後重

撰條。詔定公羊穀梁春秋左氏。春秋左氏學士至校水校尉。

隨。詔。元中。密會稽太守。以。

定。為。

馬。為。校書。郎中。

楊終。章帝時為。

終。初中。章帝召文學之士。以。

郎中興。班固。賈逵。典校書。

鄭玄。為大司農。

定。為。

馬。參。以。

馬。

鍾興明帝時為正中郎將。詔令定春秋左氏其後重

撰條。詔定公羊穀梁春秋左氏。春秋左氏學士至校水校尉。

隨。詔。元中。密會稽太守。以。

定。為。

馬。為。校書。郎中。

楊終。章帝時為。

終。初中。章帝召文學之士。以。

郎中興。班固。賈逵。典校書。

鄭玄。為大司農。

定。為。

馬。參。以。

馬。

大無忌博物多識。

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

乘輿。

書。

帝。

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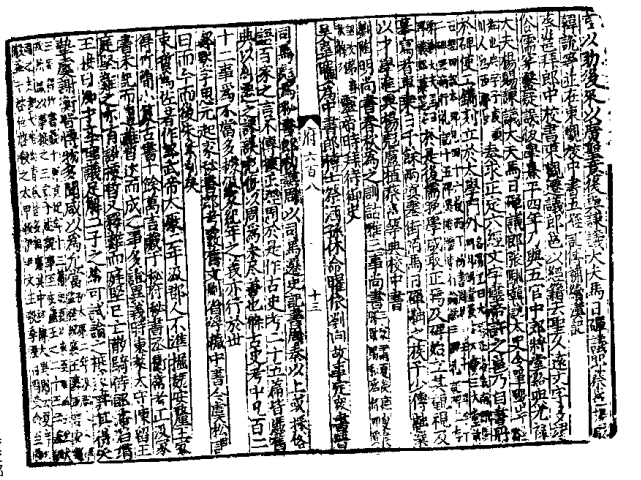
乃上書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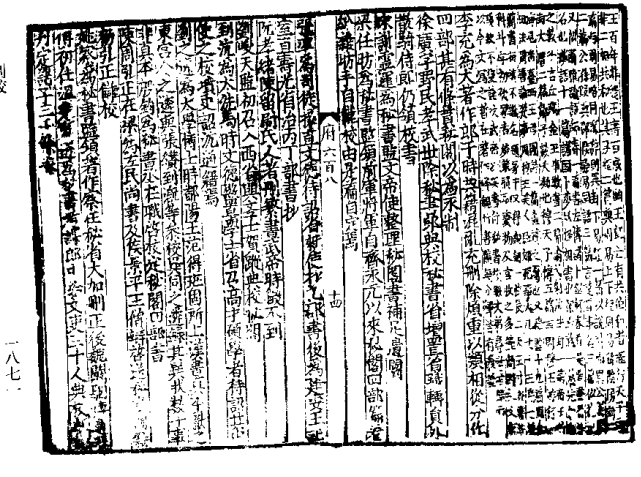
配。

之。

二人。

麻。





崔光韶爲司空行參軍事考文物光韶兼秘書郎掌校華林御書宋道猷以而敏尚宣武初以學被召與秘書丞孫惠蔚典校墳籍參考正同異

魯肅爲秘書監加正員常侍肅博物洽聞多有乖謬盛孔子所正名之言乃喟然有刊正之意於是授之以校讎說文叙云爰及倉雅訓纂滂熹微塵大行臺尚書令高昌王臣麴伯雅等言伏見秘書監魯

元行沖為國子祭酒引文館學士時秘書監馬懷素等奏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教矣乃奏請勒下儒官明敏學考校經注敏於經注長於詩
傳攻於禮引證援據為篇若先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
事學所錢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
尹拙為國子於酒飢德二年二月中書奏拙狀稱准勅校勘經
傳舛錯訛脫改以隆戊釋文唐初撰集歷代諸
傳失真非名聞博識之人通幽微之士莫共商權必致乖
訛況今朝廷富有鴻碩如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給事中
之領袖也或家藏萬卷或手校六經實後學之宗師為當今之
旨向伏乞察以事繼垂後情非屬私時親敦儔同歸校勘曰
經典之來訓釋為重須資博共正疑謬庶使文字精確免至
傳習訛濫其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分頭差兵部尚書
張昭太常卿田敏詳校
顯德三年十二月部委中書門下於朝官內選差三十人被見
在書籍各求真本校勘判正譌謬仍於逐卷後署校勘官姓名

宜令館職講習月具功課奏報中書門下

蠟嫉

仲呈及而殷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周室道微學派蜂興
授業講經著述分以見義名家之學術同門之徒各擎壁壘異
端鋒起既傳心而相勝其有肄業窮年之素乖和
於之益緣論已失以為當持據拔是以為非專之間濫咋擾
涌講習之際譏訊紛錯至相指斥動成仇讎或忿爭於朝廷或
憂誘於祖裔其次言之實為淫辭而罹者蓋有之矣國風
夫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之說焉
漢戴聖生以治詩序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順之
免成湯初即位以賢良數固詰儒術多疲罷固曰周老龍鍾之
時周已九十餘矣

王式字翁思以說詩服帝時為昌邑王師王駿式以減死論髡
家公羊陽張長安幼君授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皆

為郎式守本官復授弟子歸家
劉歆為光祿大夫校秘書歆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
尚書皆引傳記以為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其義諸博士或
不肯置對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大儒龔勝以歆移書太常博士讓之
歆因移書太常博士曰
今日諸君為王人可尚事未可也江
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
式曰狗曲謹江翁曰何狗曲也
式曰狗曲謹江翁曰何狗曲也
式曰狗曲謹

儀訓諭先帝制誥當世事下有司詳議前史後許禹等以乃二書章帝自論諮詳講藝令五經同異會白虎觀作通義甘露三年詔諸儒講五經於石渠閣作奏議周福甘奏入初拜郎中受業博士嘗上疏言宜令天下通達之士各以所能著作書傳同部何南尹旁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謂曰天下通矩房伯武門師雖門周仲建二家為容至相譏論遂各專門學者以為譏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少為鄉嗇夫及縣署起從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及毛詩周禮禮記鄭氏學遂傳業門徒自遠而至著書百餘萬言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鄭康成

後漢書曰何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為東平相休博學多通五經休常以為公羊氏學有數例何氏多所發起遂為之解詁

後漢書曰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陽人也父柔為郡功曹隆少好學明經為博士給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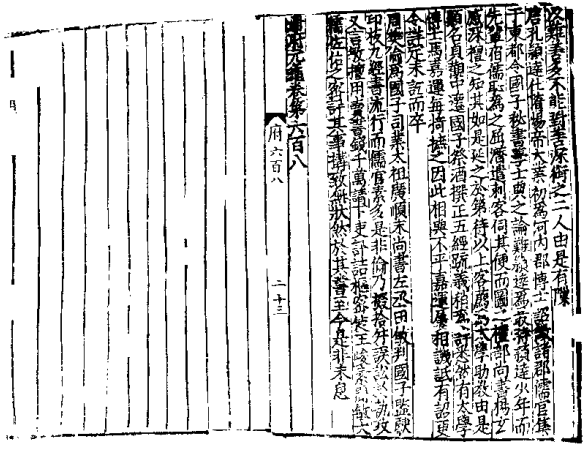
後漢書曰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也父朗為會稽太守肅好學博覽善賈逵馬融之業而不守鄭玄之法

後漢書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祖父龔為漢名臣粲少有異才博物洽聞

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博學多才善書能鼓琴

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也父緄為濟北相爽年十四能通春秋後漢書曰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也父緄為濟北相爽年十四能通春秋

後漢書曰荀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也父爽為漢侍中悅性沈靜好典籍



冊府元龜卷六百八　用六百八　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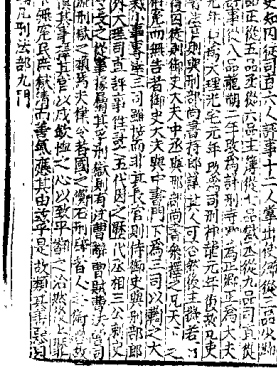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卷六百九　刑法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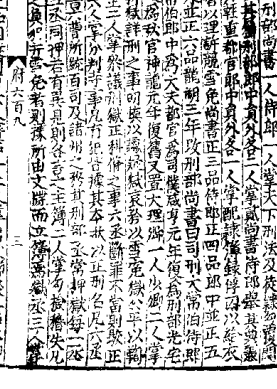
總序

祈嘆致刑者求義而明之先哲著書斯則制治在乎勑法勑法在乎尋人之義也然人之多僻作士啟而明之五刑以祠五流以宥又理設文字曰金鉄噬臍而為天理天下無虐刑哀哉之制無聞焉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徒掌建邦之教法以佐王刑邦國糾萬民司空掌建邦之禁令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宗伯掌建邦之禮法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司馬掌建邦之政法以佐王刑邦國糾萬民司士掌建邦之士法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是以堯舜禹湯之興也皆明慎用刑以成其治故曰刑期于無刑蓋謂此也

府元龜　卷六百九　一

公冑主斷獄二千石曹掌中都官盜賊詐偽律法亦謂之廷尉又御史監官有法令曹掌律令廷尉秩中二千石有正及左右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秩皆六百石掌平決罪法成帝元延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建平元年更名大理復故名平帝元始五年復為廷尉王莽改曰作士後漢因之魏晉以來皆為廷尉掌天下刑獄及詳正輕重事有疑讞則奏之以決其中大事則與尚書三公雜議之後漢書曰廷尉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平獄及罪人丞一人六百石左監一人比六百石左平一人比六百石掌平獄及罪人正一人比四百石掌決罪人獄丞一人比三百石掌獄文書印工一人比二百石掌印工一人比二百石掌印工一人比二百石掌





有不[illegible]以五聲聽獄求民情一曰辭聽不直[illegible]二曰色聽[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三曰氣聽[illegible]四曰耳聽[illegible]五曰目
[illegible]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illegible]一曰議親之辟
[illegible]二曰議故之辟[illegible]三曰議賢之辟[illegible]
[illegible]四曰議能之辟[illegible]五曰議功之辟[illegible]
[illegible]六曰議勤之辟[illegible]七曰議貴之辟[illegible]
[illegible]八曰議賓之辟[illegible]凡此八議者皆[illegible]
[illegible]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寇聽獄訊[illegible]
[illegible]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illegible]
[illegible]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illegible]
[illegible]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illegible]
赦曰老旄三赦曰惷愚[illegible]以此三法者求民情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
殺王之親者[illegible]凡四上罪惡極而在下罪惡極而在上[illegible]
同族[illegible]凡[illegible]人者[illegible]

五刑之法以[illegible]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illegible]
王百[illegible]罪五百[illegible]罪五百[illegible]
[illegible]其奴男子入于[illegible]女子入于春槀[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七十考[illegible]未[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罪及五代誅[illegible]罪及四代[illegible]人[illegible]者罪及三代[illegible]
[illegible]殺王之親者幸[illegible]
[illegible]刑者使守門[illegible]
[illegible]墨者使守[illegible]
[illegible]宮者使守內[illegible]
[illegible]定者使守廁[illegible]
[illegible]女子入于春槀[illegible]
[illegible]其奴男子入于[illegible]女子入于春槀[illegible]
[illegible]年[illegible]七十

足閑有慢言在身遵典憲而敢犯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天道福善禍淫降災夭民惟厥罪小大尚慎哉今天下大定人安其業而四方司政典獄非明惟作天敕王曰嗟爾伺候監非時伺察之職非常制之通事王曰嗟爾何敢非時伺候人之父伸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供言庶有裨益今

定律令

病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
欲改過自新其道莫
由終不可得冀贖入身為官婢以贖分刑罪使改行自新也莫
開帝善其議乃令三公曰詔卿大夫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
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五三代
而衰不止於今矣非乃聖德之遠而教不明與吾
其自慢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
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雖改攻行為善而道亡繇
至幽隱而長其情二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豈
不重哉而俗吏以為輕名曰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今斷右止
之反令死者不生亡者不知免臣愚以為此人雖有大惡
其所以加之
是年詔曰加答重罪無辜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其定律
答五百曰三百答三百曰二百

中二年二月改磔曰棄市此棄市即死刑之別名
後元年四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
不可復生更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情
為輕重以刻為明令有罪者失縱所欲誅反中人心
五年九月詔曰法令所以導民也今犯法者已論而或
令贖罪是以刑罰不中姦邪不勝其定命為奸詭
以幸於法自今以來有罪者不得以財贖若贖死罪欲
免為城旦舂及贖城旦舂欲免為鬼薪白粲贖鬼薪白粲
欲免為完城旦舂贖完城旦舂欲免為隸臣妾贖隸臣妾
欲免為庶人贖庶人欲免為五大夫贖五大夫欲免為公乘
贖公乘欲免為公大夫贖公大夫欲免為官大夫贖官大夫
欲免為大夫贖大夫欲免為不更贖不更欲免為簪裹
贖簪裹欲免為上造贖上造欲免為公士贖公士欲免為
公卒士伍庶人欲以除罪者皆許之
六年十一月詔曰加答者本以禁暴惡也今或以加答
而死朕甚憐之其減加答三百為二百減二百為一百
其定箠令
五又其令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
後元年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上下獄疑者縣官
司有司所不能決者廷尉有令讞所疑讞之
三年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
其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未乳

[illegible]
武帝元朔初令中大夫張湯趙禹修定律令作見故謀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
主之法所以禁暴誅亂也故謀反大逆不道皆滅其宗誠之至也然親親之恩
急縱坦之誅雖異代而律令凡二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illegible]
宣帝地節四年五月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天性也雖有患禍家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聞能避之哉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兄弟皆勿坐其父母匿妻匿夫兄弟相為隱罪殊死
皆上請廷尉以聞
元康四年五月詔曰眾庶黎民之人強弱貴賤各異勢或貧窮或豪富或疾或亦亡
爰處之心今或擅文法相予奪厚薄不齊輕重之自令以
來請年八以上非誤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元帝初即位下詔曰天法之行有所以順陰陽也故曰刑罰時則民服輕重
[illegible]

府六百九　十二

邊竟今律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欲舉輕重之法則條目無所
適從欲以一罪說一事則文不勝其煩以此為難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薄者
條奏惟在便安勿煩亡疑
初元五年省刑罰減七十餘事又除先帝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
母同產之令
成帝河平中詔曰用刑之本一而已矣大辟之屬三千六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請定比以
益之
不知所由
建始四年減死罪一等勿笞髡鉗滿三歲
[illegible]
欲以減輕死者其減死罪一等勿笞髡鉗滿三歲
[illegible]
而朋黨比周以求虛譽者甚眾其令公卿大夫吏二千石各舉明經飭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八年四月詔曰今盜竊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陳法吏執之路其蠲除以法同之內郡

二十四年七月詔有司申明舊制所著王法制度之事皆令詳備以為永式

章帝建初元年冤吏多以苛刻為能或拘守小事不識大體其勑郡國自今以後斷獄皆須經明律令以道義為斷其有老幼婦人及犯罪當刑而父母年過七十孤子年十歲以下若單獨無兄弟亦皆頤養勿令坐繫

七年九月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髡鉗滿三歲若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

元和元年七月丁未詔曰律去捶者唯得掠笞立捶者謂以杖擊之又令丙辰長垣有數人為盜發覺捕得立捶各一百餘人皆死

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姑息之意無由發悟吾甚痛焉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去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為其禁帝初即位悼孝宣陳寵上疏乞改前世苛俗起

肅宗建初元年詔曰朕以秦人之心而納忠臣之策故能厚至於遂說有司勿為鉗鑽誹謗之科解妖惑之禁除文致之請

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十二月詔曰吏不奉公不絜己不以身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皆遠一人犯罪慕至三屬或徙邊垂或死牢獄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厥咎之更始也諸以前

禁錮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無咎之路但不得在殆篤而已

二年七月庚子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者重三正慎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傳曰斷生之文君子尊而行之故有順陰助生之文君子尊而行之故有順陰助生之文君子尊而行之故有順陰助

冊府元龜　卷第六百十　刑法部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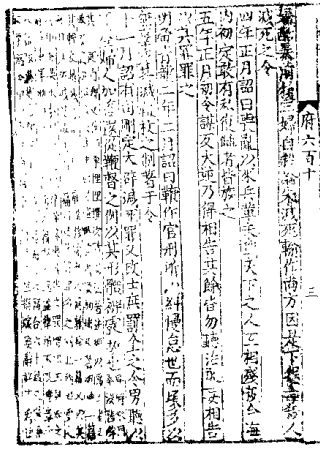
定律令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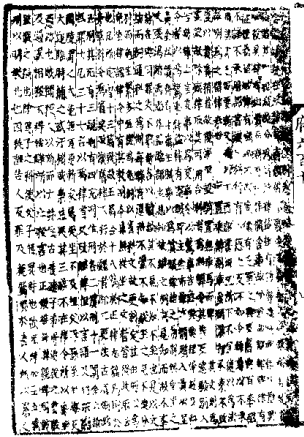
後漢和帝永元十五年初令二千石以下至掾吏刑而刑郡好奇峻為政因此盛夏斷獄翳木陰蔽以避炎暑冬至前自後論者乏多駁異故韶公卿以下會議司徒魯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之者雖質文不同而莫違其理故一月令周此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其變者惟正刑服色犧牲器械而已故曰夢因於晝禮周於所習猶益可知世易日消能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閉未得用事雖為蠢蠢萬物養其根荄而猶盛陰在上蜘蛛水冰陽氣否隔而成冬故曰復雨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日陰陰起至十二月陽氣重重至于建子之辰四時為法皆更皇帝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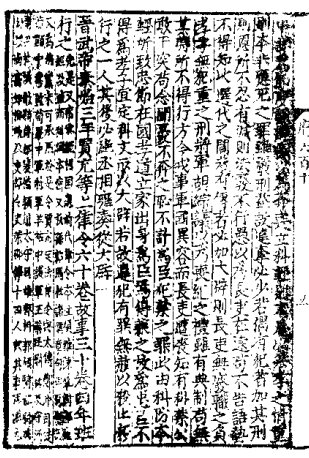
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者合乾坤天地順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後變改以來年歲不熟假貸常責入不償安小主不興國同心者然入十一月孕死罪斷不問至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讞正一夫吁嗟正道虧損況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嶽綫死可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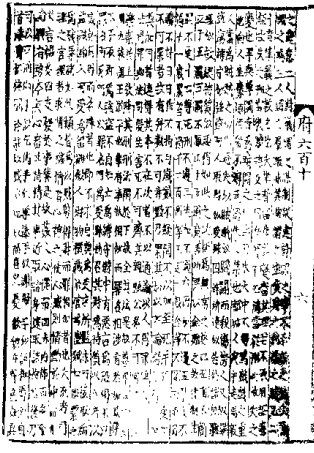
十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平施行

永初元年九月詔曰今天災吏被其章未報朕甚愍焉其非公益興無故輒去職者勿論十歲二十歲以上乃得冬用是時陳忠為尚書僕射上疏曰臣聞律初令敢在赦前事發赦後發者如赦前人不發赦後人不發者皆勿治其赦令重制後人不得以赦前事相比故律文曰赦前事發赦後發不得以赦前事相比謂









府六百十　七

[illegible]永康元年尚書奏為殺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代作楷式下敕頒行皇朝因隋舊典更加釐革自開皇三年四月一日以後有犯死罪者不得輒加刑戮其犯流罪者三千里居作二年流二千里居作一年流一千里居作半年徒一年者加杖一百徒半年者加杖九十其徒一年半者加杖八十徒二年者加杖七十其杖罪笞五者加杖二十笞十者加杖三十笞罪雖有贓私不在加限其反逆緣坐沒官者男子年十五以下及婦人給配功臣之家其奴婢資財田宅並不在沒限其犯惡逆者雖會赦猶除名不得蔭親及官當其反逆緣坐流者不在除名之限其雖除名者三年後聽敘用其犯十惡者雖遇赦猶不免其官當者同流品敘法除名者同流外敘法免官者同流內敘法其犯罪未發自首者原其罪雖發首能改者聽減一等其聞首相告者聽減罪人二等即自告己罪雖不首猶減本罪一等其老小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其應議請減者犯流以下收贖其官爵五品以上有犯非奉敕推者不得輒加捶楚其在京流以下及婦人有罪者並令隨近州縣推斷其反逆者不在此例其犯罪經斷不得過三宿若大理寺決大辟罪者門下省覆奏訖尚書施行其有據法斷決不當者聽上請其獄成未決而更引新人者聽與舊人相對其流以下罪囚在家斷決者縣令親問在官斷決者長官親問其杖罪以下縣決訖若不伏聽移送覆審其犯罪逃亡者三年內獲者依犯罪時律令科斷其年限外及雖在限內而不獲者各以逃亡論其流以下罪囚逃亡者各減一等其犯罪時未滿十五及七十以上若廢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流以下減一等其婦人犯死罪者決訖然後奏其懷孕者產後一百日然後決其犯流罪者產後五十日然後遣其祖父母父母犯死罪非謀反大逆者子孫犯流罪以下情願代者聽其代其犯罪未發而自告者免其罪已發而能捕得本犯者亦免其罪其監臨主守自盜及強盜竊盜枉法受財者雖會赦猶除名其雖非監主自盜及強盜竊盜受財者若會赦猶免官當其盜所親及小功以上親財物者減凡人一等其相隱為首者減罪人一等為從者減為首一等其同居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姊妹夫之姊妹若妻之父母有罪相為隱者皆勿論其漏泄大事應奏而不奏及告反逆不告者流二千里其知謀反逆而不告者絞其謀殺人及造畜蠱毒者皆絞其賊盜之家男子年十五以下及婦人雖會赦猶沒官

長三寸頭長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荊去節及皮小頭
三等之差大杖大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圍八分半法杖圍一寸
三分小頭五分小杖圍一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郵大罪無過
二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十二百以上者笞半半後次中分鞭
杖老小於律令當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者以熟
韌鞭小於過五十者稱行之婦人皆去巳上及女人有罰者以罰金
代之其以職貨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同事請
罰皆用熟韌鞭小杖其制雖制杖法鞭法杖自非特詔皆不得
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決要龍門行其子懷孕者勿得決對其
訞反降大逆已上皆斬父子同產九族以長流邊遠婦人及應
緣坐流者並留養父母祖父母妻妾姊妹及應緣坐流徙
者妻子女婿同補衆官曰為奴婢皆財沒官勿身
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隨面黥訖依舊役鎮三流身其
下又謂遷謂配特官治士商方鎮士皆以輕重準其年數其重
者不在此限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準其年數其重者
不在此限

[illegible]罪四人已上十減已下及[illegible]者[illegible]
及都國太守相都尉[illegible]已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罪[illegible]
名之罪二千石已上非謀殺者並須聽之[illegible]
[illegible]令三官集[illegible]獄案[illegible]
[illegible]杖五百二十九條
二年四月改卻裝法度表上新律又上令三十卷科三十卷合
乃以法度守廷尉御史班新律於天下
三年十一月甲子詔曰設教因時淳薄並破刑以世革輕重乖
風俗移民敝刻矣奚堪期頤日及杖朞若惡加正法則
指尖箠路非帝引宥則難用為國故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
命今遐邇純孝圖幷稍蠲淳斯以往庶幾刑措企作權與宜在
蠲息可除贖罪之科
十一年正月丙辰詔曰自今捕逃之家及罪應貲作若年有老
小者可停將送

十四年正月詔曰世輕世重隨時約法訓以墨刑用代重辟猶
念陵遲所踐吕雖并可省除
大同十一年十月詔曰弄兵以衆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畢身
入貲下吏因此不死甚得所以一日復刑恭勸流遯滿人心
唯危既乖向善義通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昔古與哀不喜
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七月甲子詔曰禽獸知母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
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縱王憲莫之肯生梟截大可
傷哀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順今恩

中華書局聚

以土爲準高
尺上圓爲容四尺五寸廣二十寸高三十寸若有
械及杻上梁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杖
令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餘二
重其五歲刑已下並鉗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爵當二年餘
並居作其三歲刑有官爵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公坐過誤罰金
其二歲刑有官者聽論一歲刑無官亦贖罰金庶人准此鞭杖
因並者被徒並者鐵杻討罪品死罪將決東露車者三械加帶
手至市院手械及垂手者當刑於市者皆同前項輸訖日八
節六齋月在禁之日並不得行刑其斷寺爲犬獄庫藏爲禁
獄並置正監平
宣帝太建十一年五月甲寅詔曰舊律以枉法受財爲坐
真法公賄其制輕豈不長貪殘弊深其罪養亦滋貨財
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財者科同正盜
後魏昭成建國二年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死犯

魏文帝黃初四年九月頒下新律其犯謀反大逆及謀殺人
大小祖禰中以刑造重器司徒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
一年爲分大辟爲二科死斬死入絞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
年十四已上腐刑女子沒縣官宮者其親屬輸贖雖經赦令猶
斷二指婦人髡笞毒蠱者負鼎于市煮殺當刑者贖貲倍加鞭
二百盜內民畜者燒炭於山貨者沒於清潤當刑者贖貲倍加
鞭

自今已後，有犯贓者，宜令本道長吏與本判官連署奏聞，仍委御史臺察訪。其有不依此例，及容隱不奏者，並與犯人同罪。

和平二年正月丁酉，詔曰：刑史以民為萬里之表，自頃經亂，俗變澆瀉，民貴貪殘，財利相傾，閭閻擾亂，下侵上下，通同分以，閒屋故縱戶之家，因於東觀殺盜之門，以有罪糾察為政之繩，草竊奸以其一切，恭犯者十匹以上，皆死。布告天下，咸令知悉。

四年三月，詔曰：朕憲章舊典，分職設官，欲令敷揚治化，緝熙無窮。在位之人，皆宜勤職，委任當務，已竭誠務，有征徭使，兵民優逸，家給人贍，今內外諸司州鎮守宰，侵使兵卒，役非一旨，令有召役過限，枉徵百姓，及將異州刺史原賀上言，自非大逆手殺人者，請原其命，請守死罪，從之。

五年，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除口算，減調絹二匹，其義兵及諸軍鎮戍，並不在減限。

六年正月，詔曰：朕聞：之期，勸平嘉光，請天口傳詔，物或改矯，禮於是將事，經不小，皆令，稱律正名，不得妄奏。則刑可失，妄則彝倫，詰之慕從，中墨詔自是，表應精練，辨事莫敢相問。

皇興中，以理官鞫囚，枉濫十五而有司欲免，則用細書條例，以出其罪，其後轉相祖述，條章日滋，官吏因緣為姦，高下隨意，輕重在手，無所憑案，民受其弊。

高祖初，以天下大定，民多不識而詐偽，故命於殿文，狀其要目，以為科制，其科目有十二條，一曰不孝，二曰不義，三曰內亂，四曰不道，五曰惡逆，六曰不敬，七曰不睦，八曰不婣，九曰不忠，十曰貪，十一曰枉法，十二曰厭魅。

孝文延興四年六月乙卯，詔曰：敢憑數開，之期，勸平嘉光，鵬之運，神，敢憑，權，權，以不，其至，有四方之，未，然下民，厥不，勸，厥，及，合，明，聯為民父母，治深所，愍，厚自，己，後非，諸，及大逆手殺人，及，毒，正，其，身，而已，今，遠，被，殊，死，之，乾，刑，一，有，刑，實，慈，不，忘，善，事，大知，治，所，詔，曰，刑，法，所，以，禁，姦，息，殺，故，設，之，令，不，在，深，求，情，故，其，務，使，寬，仁，得，從，刀，不，忍，之，心，盡，仁，惠，使，愛，及，禽，獸，昆，蟲，草，木，事，皆，得，所，也，今，民，之，制，其，科，目，有，十，一，曰，惡，逆，二，曰，不，道，三，曰，大，不，敬，四，曰，不，孝，五，曰，不，睦，六，曰，不，婣，七，曰，內，亂，八，曰，不，義，九，曰，不，忠，十，曰，貪，十，一，曰，枉，法，十，二，曰，厭，魅，孝，文，延，興，四，年，六，月，乙，卯，詔，曰，敢，憑，數，開，之，期，勸，平，嘉，光，鵬，之，運，神，敢，憑，權，權，以，不，其，至，有，四，方，之，未，然，下，民，厥，不，勸，厥，及，合，明，聯，為，民，父，毒，正，其，身，而，已，今，遠，被，殊，死，之，乾，刑，一，有，刑，實，慈，不，忘，善，事，大，知，治，所，詔，曰，刑，法，所，以，禁，姦，息，殺，故，設，之，令，不，在，深，求，情，故，其，務，使，寬，仁，得，從，刀，不，忍，之，心，盡，仁，惠，使，愛，及，禽，獸，昆，蟲，草，木，事，皆，得，所，也，今，民，之，制，其，科，目，有，十，一，曰，惡，逆，二，曰，不，道，三，曰，大，不，敬，四，曰，不，孝，五，曰，不，睦，六，曰，不，婣，七，曰，內，亂，八，曰，不，義，九，曰，不，忠，十，曰，貪，十，一，曰，枉，法，十，二，曰，厭，魅，

詔曰民由化穆非嚴刑所制防之雖峻陷者甚多紀法至死同入新刑去衣裸體男女雜見甚為之以法示之以禮者也今

五年冬，中書令高閭集中祕官等脩改律令舊文，削增減又新群官參議，表經御判定凡八百三十二章門內六百六十條門外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舊行新刻旨辭門

又律重者止梟首將云及州郡縣不能以情折獄及為重抵人幾國侵以雖石殺人因頭傷骨碎重使壯率送神之因率

甚因以誣服更持此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加

八年更定義賊一百匹杜法無多少皆死

九年正月詔自今閨識松擇以名為孔子閒旁記者一皆禁之

智者以大辟論

十一年春詔曰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而律不遵父母罪止鞭刑於理未盡可更詳改又詔曰前命公卿論定刑典而門房之議猶在律章舉失周書父子異罪推古求情意甚疑可更改

八月詔除繁醪

八月詔曰律文刑限三年便入埋熟必為太半之校罪有生死之殊可詳案律條諸有此類更一減定

十二年正月丁未詔曰流徙之人有妻妾而無子孫產業無以為生者皆聽還鄉其流徙之人有妻妾而無子孫產業無以為生者皆聽還鄉

十五年五月己亥議改律令

十六年四月丁亥朝臣奏律令

妻訓門下録事參軍裴敬迥對監張彥佺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嶠前軍那奉車都尉程務忠乳母王元籍等
書部想登宋世景負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
永平元年七月乙未詔尚書檢舉律令事條制之由科其罪失
尚書令高陽王雍尚書河南王幹尚書僕射李崇尚書仁
陽王繼等奏曰臣等聞王者繼天子御物為民父母導之以德化
齊之以刑法小大必以情哀矜而勿喜務於三訊五聽不以木
石定獄伏惟陛下子愛者生思除天地疏政仁過前后以
刪救之非廢陛下令之或傷爰降慈旨蠲蔡昭魁雖有虔慎叔
之深莫之與愚之至亦未可共日而言矣謹案獄官令諸察獄
先備五聽之理盡求情之意又斷諸訟信事多疑似個不直實
者然後加以楚捶若犯死刑已上拘鎖覆訊已上聽覆訊
爾不俱非大過小敗之罪皆不大加苗拒重械又無明石之文
而法官州郡因緣增加或為常法遂相承襲遂令文誠互安

斷獄官科斷但據律文小大輕重皆長流令有定式但拘之輕重先無成制臣等參量若大物長一丈二尺
徑下長一丈通計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遠外委任州縣以掌流刑
已上諸奏事州郡大刑請悉奏之如木筆力非精詳所用從今
斷獄官依令盡聽詳之理則冤濫之人庶得不致枉死
人隸以加死自是加於二制前有定條決徒流人隸以決杖一百流二千里加役一年
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降先階詐偽詐
五等之爵亦以功勞雖爵秩有異而號擬河山得之王難失之
人坐門下參論皆以為例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便同有爵
皆得除階而敘五等封爵除刑若未永即頓削便同之除
名於例實乖罰請自王公已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

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
男至于縣男則降為縣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
爵明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敘然之
三年宗士元駙馬都尉劉宗元劉輝等犯罪頓削宗正之職
尚書僕射李平表以帝宗盛固而不疏大王其勳籍跡遠德澤
未無良能之理頓推宗請立限斷以為定式詔曰奏事綠遠
行並遠相去宗氏而為不善者皇亦多矣安先朝遺無不訓之
御元志監王請等上言如令名之例依律文減二等降爵一
等謂黑帶二等五月重中夫之一甚犯者以大辟論是時元
遷是以若使等輩減解中書事下廷尉依令以情狀未甚奏
後為過致或門下五疑更付別使者可從末減之將其家人
請信之奏事斷而四成斷獄之典由茲於為有準何者五訊與

爰大傳已正情狀之重尚差其罪謀逆永遠罪為滅族不
之思有輕以惑正曲以亂直長民蔑於上翻所未正大理正崔
等詳物情本申休澤博士劉芳所以為律文解已成及決竟經
所斷而疑有蔽加不與決及詳所斷者稱詳覆所之檢使
動罪者難已案成或御史風彈以猶誣伏或拷不承引依證而
判或有枉濫強過成罪家人訴枉辭有刑憲不理理枉濫
或無由申理若使公正監疑於出罪謂枉濫之徒終無
理狀真偽未分承前以來如此例皆得復職愚謂經奏遇赦及
已覆治得免復為徒成而書奏都表使雖造案獄上廷尉部送至者
及家人訴枉濫詐遞解之類未為遇有者不在赦限
徹推之律請州中正亦非品令所載又無祿郡先朝已來皆得當刑直閻
等未直一下有治獄之勤理不應異衆大后令推中正

出者太昌元年丁未詔曰理有一准則民無覬幸法貴二門則
君多威福刑主為律後主為令歷世永久定用並宜非時以准
的焉品製乃萬物可令執事之官四品已上集於都省取諸像
格請定其不應用者當用傍記新定之格勿與舊制相
違務在劃通無致繁碎

文帝大統十三年二月詔自今應官刑者直決勿刑亡奴婢
應緣者止刑其正罪

東魏孝靜天平三年正月詔百官舉士舉不稱官者兩免之
興和二年十月班麟趾格於天下先是詔群官於麟趾閣增損
舊典為麟趾新格其名法科條皆封述勒定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始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及時軍國
多事政刑不一法獄定罪率依律文相承謂之變法從事清河
房延祐為殿中侍御史以書奏聞遂超加除授其後務於變法
使帝於是令尚書令僕射以降參議之候後都官郎中宋孝孫

白雲等撰威於亂邦之大平未見其可者其後諸賢
繼致大戮身為杜欲何以加罪故其能之臣而司徒功曹張老
上書稱太祖受命已來律令未改非所以創制垂法華人視聽
於是始命群官議定律令頒行天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書令趙郡王叡等參詳律令二百一十
名以為永制

後周文帝大統十三年詔書令趙郡王叡等參詳律令二百一十
條以為永制

隋文帝開皇元年詔曰法令滋章奸吏因之以為利網
朕甚憫焉宜更廣搜羣議刪改格式凡律令可以益國利民
者隨即增損

開皇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所司遵行已久頃代以來
屢有改變官人不能定習或因公事以出罪或緣喜怒以
加刑輕重隨時高下好惡任情姦巧者因茲以為非
深刻者由此而獲罪宜令尚書與門下更加詳審
務使輕重得宜庶幾永久可以傳之後代

煬帝大業三年詔曰律令格式是朕所行之事
有司奉以為法不得輒有改動

加鞭一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
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罪鐵者若徒而不髡髡者三歲女人
舂及被縫四日鞭有一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
等五日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大凡為十等笞加者
止決六當罪者以次遞罪若以官當代以刑絞死一百四流
九十二匹刑五歲七十八匹四歲六十四匹三歲五十匹二歲
三十六匹各通贖論一歲無官則通贖二十四匹贖杖每十
匹一加至百匹又加絹十匹徒者絹收錢自贖笞十
下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笞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通流內
官及婦人流徒相視老小閹癃分過失之贖犯罰絹一匹及杖十已
上皆名為罪人從及徵人而亡者即減正罪其一為配隸
及殺人犯刑已下情狀異於疑惑非犯元罪刑年
老疾無縱收拘流罪已上加拘械死罪者杖之決流刑鞭笞者

肆決皆五十一　易執鞭鞭笞用竹長三尺大頭闊二寸小頭闊一
者笞之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闊二分半小頭闊一
分半決三十已下杖者長四尺大頭闊三分小頭闊一分在官
犯罪輸銅贖杖十為一負閉為六負徒一年為一歲半為二歲
八負為一歲繁劇一負閉為六負為一歲半為二歲
武帝令設令雖及設令雖閉為六負為一歲半為二歲
令雖設令雖及設令雖閉為六負為一歲半為二歲
日降五日恐遠六日不及七日不為八日不為九日不為十日
內刪其死此十者不在八議請減之例依律令為
嗣及勳位門二十年常調者之家人各依法律
可為定法者別制律令二卷與此並行

後主天統五年詔曰應行刑者皆免官留役周六年為
相文帝大統元年命有司斟酌令古通變可以施時者為
降一加為之七年又下十二條制十年復命尚書蘇綽三

十六條更損蒸爲五卷斯於六年
武帝深定三科之令頒行天下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初頒新律
四月初詔曰以此刑止輕出重罪不及孥戮者有定科
雖殺之徒獨異常屬一從罪斷百世不宥前代以來
道有汾革直從寬典凡諸親屬之科罪之承前
十二月初行刑者要刑持仗聲強盜一匹以上不持仗
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許詐官物
二十匹以上並合死罪五月又令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至死刑書
文帝　大象元年以高祖所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

四月初禁天下報仇讎犯者以殺人論
建德六年八月詔曰以此輕出重罪不及孥戮者有定科
雖殺之徒獨異常屬一從罪斷百世不宥前代以來
道有汾革直從寬典凡諸親屬之科罪之承前
十二月初行刑者要刑持仗聲強盜一匹以上不持仗
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許詐官物
二十匹以上並合死罪五月又令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皆至死刑書
文帝　大象元年以高祖所作刑書要制用法嚴重及帝即位以

隋高祖開皇元年四月初頒新律
國河南郡公鄭譯上柱國河東郡公薛道衡大理卿
明州刺史趙郡公李德林內史侍郎東平郡公斛
律孝卿更定新律奏上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二
曰流三曰徒四曰杖五曰笞死刑有二一曰絞二
曰斬流刑有三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徒刑有三
年一年半二年三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曰六十至
百五曰笞十至五十而贖除前代鞭刑及梁律車
裂之法並皆除焉其流徒之罪皆滅輕重大逆謀反
叛者父子兄弟皆斬不論以官爵當贖又置十惡之條多採後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
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
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犯十惡及故殺人
獄訟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已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
品第九已上犯者聽贖隋開皇初始行銅錢一斤為貨直
十錢等用者銅一斤加至秋一百則十一錢銅一斤為貨直
十錢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六年則一十斤矣
無等則加銅十斤三千里則百斤矣二流皆鑄錢百二十斤
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此徒三年若犯公罪者流各加一年當
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定說說曰常
年已法公罪以下同取通計時數有損益矣或以致罪新則殊刑
殊罰之體然世已推易著令輕易無所厚薄體制之理從表
以知之懷輕之為用殊則雷霆撤骨侵肌刻膚去遠古
之大事非亡者之刑衷懷之撫並今去也貴德而賤刑之書不當徒
副唐虞晃之深旨考周禮之五罰五刑使五罰屬從三犯其刑以輕代重也死罪減為生

隋曰妄多僞於簡實宜斟諸遠內為時作範雜猶敝利並宜除
制先施法令令人無犯之心國有常刑誅而不怒之義指而不
用禁或非遠萬方百辟知其此懷自前代相承有司詳考皆以
法外或有用大棒束牧車輻輳衰歷踝拔之鬻棒毒痛至令
至誣伏雖文致於法而每有枉濫莫能自理至是蠲除苛慘之
法詳因不得過三百加杖大小成劾之程品行狀者不得決杖人
帝又以律令物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衆下吏承前政之後務
緩縱以致人罪乃詔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律令既頒宜加講習有所未悟隨事剖析庶令周悉
三年帝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寬緩姦人多
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詔刪定新律務從輕簡
敕有司詳議奏之

八年書奏九日詔備律十一日撰律十二日撰令十三日撰
刑統簡要疏而不失於是實律將士第子貪斷決大獄皆先隨
明決定其輕重名數後刪定留唯五百條九十三卷一曰名例
五十四條疾故謀故鬬故殺傷故失過誤故犯故造意為從
二曰衛禁二十條宿衛上番守衛宮殿城門及違令私度關
三年帝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寬緩姦人多
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詔刪定新律務從輕簡
敕有司詳議奏之

八年書奏九日詔備律十一日撰律十二日撰令十三日撰
刑統簡要疏而不失於是實律將士第子貪斷決大獄皆先隨
明決定其輕重名數後刪定留唯五百條九十三卷一曰名例
五十四條疾故謀故鬬故殺傷故失過誤故犯故造意為從
二曰衛禁二十條宿衛上番守衛宮殿城門及違令私度關
六年改營繕相坐之令又命詔州四有死不得駁駁行決
十三年二月制坐事官者配流一年
良月制私家不得置戎仗偶鑄
是年改洗為滌
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散有私造者三罪中緣邊不在其例
十七年八月勅盜邊糧一斛已上皆斬並縁邊決訖奏
十七年八月詔決死刑者三奏而後行用
十七年十月詔曰分職設官共理時務班位高下各有等差此
所在官人不相僭慢今有自貴僥薄雖克家譜有殿失雖備計

若有犯化聚從重外拋部決杖
十八年五月勅百姓鬼魅妖厭魅野道之家並於四衢
九月勅合容無公驗者並又到史縣令
隋帝大業三年四月頒律令初帝即位以高祖深刻又制
隋律令於時人頗以為嚴帝少蕃二帝其政寬簡遂改之
法制因不得過三百加杖大小成劾之程品行狀者不得決人
帝又以律令物行人未知禁故犯法者衆下吏承前政之後務
緩縱以致人罪乃詔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
矣律令既頒宜加講習有所未悟隨事剖析庶令周悉
三年帝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寬緩姦人多
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詔刪定新律務從輕簡
敕有司詳議奏之

八年書奏九日詔備律十一日撰律十二日撰令十三日撰
刑統簡要疏而不失於是實律將士第子貪斷決大獄皆先隨
明決定其輕重名數後刪定留唯五百條九十三卷一曰名例
五十四條疾故謀故鬬故殺傷故失過誤故犯故造意為從
二曰衛禁二十條宿衛上番守衛宮殿城門及違令私度關
六年改營繕相坐之令又命詔州四有死不得駁駁行決
十三年二月制坐事官者配流一年
良月制私家不得置戎仗偶鑄
是年改洗為滌
十五年二月收天下兵器散有私造者三罪中緣邊不在其例
十七年八月勅盜邊糧一斛已上皆斬並縁邊決訖奏
十七年八月詔決死刑者三奏而後行用
十七年十月詔曰分職設官共理時務班位高下各有等差此
所在官人不相僭慢今有自貴僥薄雖克家譜有殿失雖備計

書奏九日詔備律十一日撰律十二日撰令十三日撰
刑統簡要疏而不失於是實律將士第子貪斷決大獄皆先隨
明決定其輕重名數後刪定留唯五百條九十三卷一曰名例
五十四條疾故謀故鬬故殺傷故失過誤故犯故造意為從
二曰衛禁二十條宿衛上番守衛宮殿城門及違令私度關

冊府元龜　卷六百一十二

刑法部四

定律令第四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甲子朔頒新律令於天下

太宗貞觀元年詔曰古之哲王治天下者必先正其法令法令既正則人知所避故能措而不用今則不然輕重無準加減在情所好則律令隨之所惡則律令隨之或一事而屢斷或數人而異法朕甚憫焉將何以臨萬國子育蒼生宜令所司詳定格式務令簡要使人易知

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年詔曰律令格式既頒行天下百司所用之外輒不得別有奏請

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三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四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五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六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七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八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九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二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三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四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五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六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七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八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一百九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二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三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四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五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三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四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五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六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七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八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六十九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七十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七十一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而變改不可以愛憎而出入自今以後有故出入人罪者皆以法律論

二百七十二年詔曰律令格式天下通規百司所守不可以喜怒

今後盡不相反趣坐現死祖孫雖應從重仍有同州人房強第任結
罪於岷州以誅反狀強當徙嶺南會赦得免強因徙嶺其將死為之
動容顧待臣曰刑戮人何輕重而隋重刑乎更欲厭之道當雷霆乃
爾非所以用之道也用之輕重猶後加之又刑罰何有不審其於本而一概加誅所以隋重人命也
則反逆有二一為典部勳親二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
死豈欲情之所安故更令百寮詳議於是公卿等復定議曰
案禮親為王父尸案令祖有誅孫之義然則孫重而兄弟輕
惡重反連合輕罰死禮論情條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
緣坐俱配設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重兄弟免死
配流為允從之自是北齊以降除其坐法重定為流罪定
律五百條分為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
婚五曰廄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偽十曰雜
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有官爵贖罪及除名當徙流死為五刑皆用五條

自笞十至五十杖刑五條自杖六十至杖一百徒刑五條自徒
一年遞加半年至三年流刑三條自流二千里遞加五百里至
三千里死刑二條級斬大凡一十等又有議請減贖當免之法
八議一曰議親二曰議故三曰議賢四曰議能五曰議功六曰
議貴七曰議勤八曰議賓八議者皆犯罪皆俻奏上應議之
狀委請議定奏然後減罪已下減一等若官爵五品已上及皇
太子妃皇太孫妃犯死罪者上請流罪已下亦減一等若七品已上官及官爵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各減一等應議減及九品已上
若官爵合得減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孫犯流罪已下減當其
贖法笞十一贖銅一斤遞加一斤至杖一百贖銅十斤徒一
年者贖銅二十斤自此已上遞加十斤至徒三年贖銅六十
斤流二千里者贖銅八十斤流二千五百里者贖銅九十斤流
三千里者贖銅一百斤級斷者同贖銅一百二十斤又許以官

當罪以官當徒者五年已上七年已下八年已上九年已下十
年已上十一年已下十二年已上十三年已下十四年已上十
五年已下十六年已上十七年已下十八年已上十九年已下
二十年已上二十一年已下二十二年已上二十三年已下二
十四年已上二十五年已下二十六年已上二十七年已下二
十八年已上二十九年已下三十年已上三十一年已下三十
二年已上三十三年已下三十四年已上三十五年已下三十
六年已上三十七年已下三十八年已上三十九年已下四十
年已上四十一年已下四十二年已上四十三年已下四十四
年已上四十五年已下四十六年已上四十七年已下四十八
年已上四十九年已下五十年已上五十一年已下五十二年
已上五十三年已下五十四年已上五十五年已下五十六年
已上五十七年已下五十八年已上五十九年已下六十年已
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者各加一年以官當流者三流同
比徒四年仍各解見任所名者以徒三年論若比徒二年先
所居官者自比徒一年又有十惡之條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
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
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得依議請減之例年七十
已上十五已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亦聽贖八十已上十歲已下
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亦收贖若物論
凡十已上七歲已下雖有死罪不加刑例代舊律臧人群人流
者九十二條臧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準二官除
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刑名之義要事有疑者皆不得輒定又定令
一千五百九十條為六卷至天授已來頒下之人剛武德貞觀以來
勅格三千餘件依留七百條以為格十八卷留本司施行刪定
令式四卷以為令三十卷留尚書省施行又別為司格二卷並編錄當
時制勅永為法則以為故事凡式三十有三篇亦以尚書省二
曹及秘書太常司農光祿太僕太府少府及監門衛計帳名
其篇目為二十卷

十四年正月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數量遠近之
四月制死反逆免及緣坐配流者六歲以後仍令隨牛
十月戊戌制流罪人不得離鄉貫
十五年二月庚制徙任人背鄉不在當放之限
十六年正月制徙死罪以實西州其犯流徙則死反各以罪名
通事為年限焉
高宗永徽元年修撰大司農孫伏伽等同定律令格式凡律十二卷式
二十卷令三十卷格三卷又別敕三百餘條分為七卷謂之散頒
天下
二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六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七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八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九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一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二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三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四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五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六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七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八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十九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一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二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三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四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五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六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七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八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二十九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一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二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三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四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五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六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七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八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三十九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一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二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三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四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五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六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七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八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四十九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一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二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三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四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五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六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七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八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五十九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六十年正月制流人在道遇恩不得放還

王文端刑部郎中實敘行事以撰定律令格式舊制不使者皆
隋有刪改事分格為留司格入天下所共者為
散頒格其餘為留司格入所司行之者為
三年詔百僚舉有定識學行堪為師表者宣尼公能
律人儀表堪為準則者魏侯生宣尼公能
司空吳國公勳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吳國公志
寧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右僕射兼太中大夫守太理卿上柱國
朝議大夫行尚書刑部侍郎臣趙仁本等奉
旨刪定律令格式并目錄總三十卷名曰
大業律凡
六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律通比附條例太多云使刑吏得
舞文出入朕甚患之今欲除去繁文務存簡要
留五百人事類相似者比附相斷今日所行即是秦法但
皆引歸於析之
隋書卷二十五　志第二十
開皇元年正月乙卯朔頒新律令於是廢前代煩苛之法
又詔尚書令史牛弘等更撰定律令格式凡十二篇
開皇二年春上之
煬帝大業元年正月乙卯朔頒新律令於是廢前代煩苛之法
又詔尚書令史牛弘等更撰定律令格式凡十二篇
開皇二年春上之

通鑑卷二十一　卷又以法律以來屢經刪改以前詔敕便於時者
隋書新格二卷別天目制序其二卷之外別編六卷號曰
司行用為甚詳格式令其事條法律又參其事
隋文帝開皇元年頒新律令於是廢前代煩苛之法
唐書卷二十五　志第二十五

詔可若有罪過不能糾攻者貶與外官
玄宗先天二年六月禁殺牛馬驢等犯者科違制罪不得官當
開元二年六月敕諸道百姓有犯十惡及故殺人劫盜官物者不得以贖論
八月制曰凡有刑人骨肉者依法科徵害罪
開元元年勑黃門監侍郎兼刑部尚書上柱國紫微侍郎兼中書令上柱國許國公紫微侍郎兼中書令上柱國燕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梁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趙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徐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郯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鄭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滕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虞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蔣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韓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魏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申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鄧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譙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曹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宋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許國公紫微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法官斷近例詳定處分令
八載詔曰害人者抵罪盜者徵贓古今之通義也頃者有司斷法寬猥性頗理亂之機
弊失於在城長吏想淳古務崇敦朴刑期不濫政叶中庸庶臻至理今後在城長吏
於舊平斷有疑於大辟或者詳讞像目已從推究至於法特斟酌處分禁錮或
處深刻所貴從寬示其矜宜令中書門下與刑部大理法官審定詳定法律之間有所便者具條目聞奏
肅宗至德元年七月即位詔官吏犯枉法贓終身勿齒
乾元元年四月御宣政殿大赦天下改元詔曰百姓中有事親不孝刑籍果幷黥流風俗
薄成名教先決六十配隸碩西有官品者禁身奏聞
二年三月詔曰刑獄之典以理人命死無再生之路古有哀矜之門舟以訟必有平刑其不用刑罰五聽天下所以無寃漢約
三章萬人以之齊俗言合歡仲用嚴五聽令簡而不煩故能人安其業自今已後諸色條令
殺人及造妖言及造偽十錢外自餘須定一切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御史臺官共詳定具件奏聞

代宗寶應元年九月刑部侍郎裴冕元裕奏准式制勅到一經改
者決六十無文至死或內自有疑擬處盡
尊及即用重杖只合加數京城先因決杖者多一死不可
復生望准式文減分或決痛杖一頓者或又既不載不請准重
杖六十例不至死者
德宗大曆十四年六月即位詔曰律令格式時用不新事有
變申明門下詳擇理識通明官共刪定自至德已來制勅或因
奏請或臨事須行若不同使人疑惑中書門下與刑定官
詳定取歸久長行用者編入格格刪定令式頒下
貞元八年十一月詔曰以者防姦斷罪拘守科條或至死刑猶
未生殺之柄法重於傷殘非惻隱也自今罪至死者勿決先
奏示元和二年七月命刑部侍郎孟簡給事中許孟容大理卿孫重
郎中考式兵部郎中韓武戶部郎中熊執易度支郎中崔元禮

刪定令式
三年正月詔自今已後臺省諸司所定令式
官一人專勾當及請中錄如敕格不申者勘級科斷如罪不奏者
奏官長量情處置若其職役推諉申述御史臺先本色勾用仍
委御史臺糾察如罪名未正者聞奏
卽齊垂親案刑法勾當定後先具名聞奏
三月詔尊崇傷生明勅禁徇官司慢法久不申明應干相循
逐至遭越其違制貨罪軍人六人各決四十
十月乙亥車中採果之禁蠲珠一兩已上者笞二十遞出本界
州縣官吏節級科罰
四年二月京兆府奏在建中元年二月勅御史當府界內捉獲
姦盜不論有贓無贓及竊盜贓滿三匹已上並准勅集眾決殺
不滿匹者量事科決補充所由把盜人雖有官不在此限
陳訟例外准天寶十四載正月勅所斷務繁須減決若一
切待勅分析不可盡行自今已後諸司應
有疑滯即須依限奏聞不得稽留
一百特勅處分者不在此限
貞元二年正月勅自今已後諸司應
有疑似因事不承正勅並不在行之限如斯決事者須速
遣并特勅處分者亦宜一度覆奏若依以前施行奏不盡理於
律疑罪從輕事實尋常者一罪一斷須據奏不盡理於
亦須於聖意況識句之內尤須精詳其強盜竊盜并徒流以
罪請准律令斷定外其餘罪並依前司推
九月詔刑部大理決斷案內遇恩合減降自今已後大
理寺斷罰不得過二十日刑部覆下不得過十日如刑部
異同寺司重斷不得過十日如有違
外州府勅斷自今已後令刑部具遷陟及報到月數
勅司知報不得過五日仍令刑部具遷陟及報到月數
省及分案使各住勅文勾檢科罰如有違越奏聽進止其有
情可疑須再三詳審非限內可畢者勘到狀分析奏司每月

已斷未斷罪名準由並申報中書門下
五年十一月癸卯詔應中外官有子弟出蔭不告家貧私娶公
私錢起今已後寒微舊族同署文契其娶錢三十貫不在其
限人等並決二十其本利錢仍令納還須勘當是口馬奴婢色
貿賣相當依勒貿人面付責人領錢收還事故二人決重杖二十付
錢主家亦科罪從京兆尹王播所奏也
六年十月中書門下奏伏惟建中元年勅當來官授上訖三日
內上表謝一人以自代者伏以人臣拜恩皆當奉公原劾
宜名宰臣謝請因論章便有所讓今主者檢尋無文原其破舉
最多若有官階讓此選用如此則事不專於医府若遂於此
事獻上中書門下如宮禁要人先於所舉人中選擇進狀日又
踰周之群臣奏於伯回漢之公卿於有司故凡拜官得
進善陛下念窮斤之困設金長之科群寮幸甚

延英殿對決刑獄來行勘覆審理則應審覆及決讀所犯罪名到仕從
刑罰輕重及有疑伏者具事狀分析聞奏仍限任書下考訖進
元和三年勅應分番御史臺請差使覆加勘訖不得久住其
其請司所奏官屬及決論罪人如有疑犯過限不訖請以聞
奏覆加勘訖即所舉人如所舉官屬人得實舉聞從之
八年九月詔曰戒死流遠近其逐便刑有恒典自今已
後所有流遠罪人不得更配流天德五城諸
鎮有罪人流配者亦任隨人情願或作音等與作
因陪大使入奏者聽入京師其流罪人不得更配流
至遠處者同上
敬宗即位詔曰朕以眇躬嗣守丕業永惟庶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敕御史臺日近巡行囚人詞理多有冤濫自今已後委中書門下簡擇清強官吏分頭推問其大理寺及刑部每年所斷大辟罪奏報之後委御史臺差官一人與大理寺官一人重加詳覆如有情理可憫及法令未安者具狀聞奏

長慶元年正月敕比來內外官吏多以苛刻為政不務寬平或因公事別有侵擾或緣私忿妄興刑獄自今已後委御史臺嚴加察訪如有此色必當重加貶黜

二年十一月監察御史蘇景胤坐詞狀稽滯出為信等縣尉推問蔡不到四品已上罰二千貫五品已下罰一千貫以贖論請更加罰詔曰縣令於蔡地親生權衡決遣已今已後有踐蔡出境者准法罰俸仍委監察使奏貶之

十四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一十三　刑法部

刑法部　定律令第五

唐文宗大和元年六月勅文武常參官及前朝參不到學司皆據品科罰其中書門下兩省官及諸司長官不在此限

三年六月壬申中書門下奏元和四年閏三月四日敕應有盜鑄錢並合納官如有人糾得一錢賞百錢當時勘僞實在城坊令詳事實奏不可行則有人告一百貫鑄錢頂賞一萬貫鑄錢其鑄錢人及同情者一貫已下州府決六十貫已上決六十下流三年其所由官典節級等各減犯人罪一等其錢並納官其能糾告者一貫賞五千文滿賞者准此計賞緊至三百千仍以上取當處

官錢物侵欠及犯人罪不至死者納贖實充填倉錢一貫文七年五月乙卯御史臺奏准大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勅大理卿李道古刑部尚書判大理卿崔元略奏今後大理寺三司推事人等如有本推官典刑部詳覆大事二十日中事十五日小事八日奉敕即日行遣其刑部大理寺所斷徒已下罪人及雜色人等並限當日內斷遣如事有疑慮及大段合商量者即具狀聞奏其京兆府及諸縣所斷徒已下罪人並限五日內斷遣如事有疑慮及大段合商量者即具狀聞奏其御史臺推勘事限三日內具事由聞奏若事有連延者即隨狀聞奏如推勘未了即具已推勘事節聞奏如推勘稽緩及不依限聞奏者本推官典節級並科違勅罪其刑部大理寺三司官典節級等如斷事不當及有出入者亦準此科罪仍令御史臺糾察奏聞

十年二月刑部奏准元和格式諸色犯罪人合徵贖銅者並令隨處收貯每季一度具所收贖銅數目申尚書省金部收管其贖銅每斤元和格式合納錢一百文今請每斤加納錢一百文通二百文充納其贖銅每斤元和格式合納錢一百文今請每斤加納錢一百文通二百文充納其贖銅每斤元和格式合納錢一百文今請每斤加納錢一百文通二百文充納

十一年正月刑部奏准元和格式諸色犯罪人合徵贖銅者並令隨處收貯每季一度具所收贖銅數目申尚書省金部收管其贖銅每斤元和格式合納錢一百文今請每斤加納錢一百文通二百文充納

格如違御史臺不舉又省寺司勘不斷不具可結處事情閒奏使結勘不得以情狀更奏本勅致其稽延請臨時量事大小科校罰訖之

七月大理寺奏准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御史臺奏納大事限二十日中事十五日小事七日奉敕即日行遣者其刑部覆大事限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八日奏聞若臺司所奏即大理刑部勘司俱不奏其獄未經刑部覆一則失軍朝慎恤刑獄意二則未合以生事上聞理應恩伏請依舊限大理寺斷了申刑部覆訖方奏可之餘准今年五月二十九日勅處分

十二月刑部奏先奉勅詳定前大理丞謝登新編格後勅六十一時或前後差舛或事爲錯誤並已落下及改正訖去聚最要刑司分門類爲五十卷伏請宣下施行可之

八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開元二十一年六月六日勅訴事人

不得越州縣訴事者中書門下隸若近日校慣詣闕訴冤不待州府推勘便來論闕非理煩擾天聽實亦煩啓陛閒請自今已後有此類先科越訴罪然後推勘又准開元十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勅比來小有訴冤即自刑部自今後犯者先決四十然後法勘當伏以先自冤傷律令所禁近日此類稍多不至其傷律令所禁物聽諫理例須自經門如進狀又於耳目者聞鼓人得擊已與便令引訟冤抑理望恩澤或緣人有所犯不合自理或同罪人並伏罪一所人稱冤不相應者即收禁狀成科決訖方聽訴理其有所犯過訴罪人及事涉重大並不在此限若事非重大不得輒有訴訟開成四年九月中書門下奏請刑法格一十卷刪令改行式宗以開成五年五月勅仰十月勅到頒行者今所條流其遷流因人行事所

中華書局聚

日行五十里所在州縣各具月日時刻犯事申報自今更或停
滯因依律條申奏其本犯情重者五十里縣令罰三十直本典武
省依十五
會昌元年正月詔曰朝廷典刑理宜畫一官吏職業不宜有殊
內外文武官仍已贓絹三十匹以上並處極法唯盜竊及主者不
等司官史破使物數雖多只依贓絹益使之罪一切不論所以
天下官錢秉為濫花蠹吏蠹病多民蠹弊切要杜塞
自今已後度支鹽鐵戶部等司官史及行綱人等如有侵使官
錢計贓至三十匹並處極法餘准此例宣付史館其
爰贓并枉法贓錄贓物入緡所奏也
九月軍部郎中知制誥元稹等奏刑部犯贓官五品已上依
死刑准參官令聽死公參者伏請永為定式從之
四年六月北所奏擒獲賊并開行劫殺人等被害家屬所由與
府縣人吏等賞物因緣下射求取錢物事理重輕刑部議狀起

臣最合擒獲江淮州縣府縣所由賊因事取錢及逼勒平人
書重因緣引坊市人户推問似聲賊至十貫已上者從之餘准
請集衆決殺十貫已下杖六十貫已上者從之餘准
至五十貫請奏二十貫已下杖六十貫已上者從之餘准
上元貞臣賞劉公行與撰山東使之
十月勅准中書門下奏應合處極刑因等郊禮日近望有恩
恩前引使之時皆稱冤狀及至推鞫依前伏罪審此近引恐開
倖門今日已後前件因緣兩度推勘重推無異同者更不在
刑奏從之
五年正月詔曰陳津已夫任者公罪所已下勿論公罪之條情
有極重苟涉欺詐宣得分論向後公罪情狀難疑並不在勿論
之限
宣宗大中元年二月詔特杖行刺必欲害人苟遇支解即行殺
我宰臣須臾之間兇不慈此流罪以下悉遵律令其故殺人者擊已

傷未死已死生及欺罔老小及取財物等意欲殺傷但得免者
並以殺人法處分不在故原之限以編入格令
二年二月刑部起請今後縣令有贓犯緣事發覺不舉者請減
縣令二等結罪錄事發覺有贓犯刺史有贓犯罪錄事發覺不
舉並令所司奏聽勅旨從之
四年正月詔此後有故殺傷偶得免者並同已殺人疑令又曰
聚衆二百已上不問此後有故殺傷偶得免者並同已殺人疑令又曰
極法輕人性命重於財貨既故殺傷且或殺化況非情理
更其會昌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勅軍委所司議奏
三月刑部奏監臨主守應用官物私自貸借及用公物中納官司者計贓
物中納官司者計贓依例處分主典所由如有犯贓並同此入已
贓不在赦原之限從之
五月刑部奏準會昌元年二月二十六日勅文議會昌元年二月二十
六日勅監臨主守貸借及用官物中納官司者計贓
贓絹三匹已上決殺如贓數不及重事情科定從之
五年四月刑部侍郎劉瑑奏準勅條大中元年四月十三日敕節
奏者有闕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大中五年四月十三日凡二百
二十四件新勅都計六百四十六門二千一百六十五條
七年五月左衛率府曹參軍裴諴進大中統類一十二卷詳刑
部詳定奏行之
梁太祖開平三年十一月詔太常卿李燕修史官蕭頃中書舍
人張袞户部侍郎崔沂大理卿王溥刑部郎中崔詵共刪定律
令格式
四年十二月宰臣薛貽矩奏太常卿李燕等重刊定到令三十
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錄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
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勅中書舍人李仁矩詳閱刊正奉准伏請
目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勅頒下施行從之

因公事不在此限應推斷科條不得有違格律
六月勅諸道州府推斷刑獄或慮所司因循仍以敘令前事載有申詳若斷刑法宜令盡舉申聞已來所降敕書德音疊華恩勅慮示王者應天順人發號施令布絃綸於遠邇示恩信於華夷儻隱而不行則王者有罪遺重提舉或致因循宜令御史臺兼三京及諸道州府應受訴狀及推勘詳斷之所須判令文牓壁各令詳審無至疑滯如或公然以敘書德音及因勅前事輒敢受而為理決狀罪名違越勅令律格科罪兼自此後凡有詳斷刑獄並須先檢坐律令格式條件及勅處分已定理不可移者即令依斷發遣其中興至綱再整合須公事徧委群臣先勅執行大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衙史臺官員等或同加催勵或遣專勘讀於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裁刪以歸勤儉仰中書門下與百官詳定聞奏

勅處分已定理不可移者即令依斷發遣其中興至綱再整合須公事徧委群臣先勅執行大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衙史臺官員等或同加催勵或遣專勘讀於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裁刪以歸勤儉仰中書門下與百官詳定聞奏

府　六百十三　八

勅處分已定理不可移者即令依斷發遣其中興至綱再整合須公事徧委群臣先勅執行大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衙史臺官員等或同加催勵或遣專勘讀於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裁刪以歸勤儉仰中書門下與百官詳定聞奏

府　六百十三　八

勅處分已定理不可移者即令依斷發遣其中興至綱再整合須公事徧委群臣先勅執行大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衙史臺官員等或同加催勵或遣專勘讀於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裁刪以歸勤儉仰中書門下與百官詳定聞奏

府　六百十三　八

勅處分已定理不可移者即令依斷發遣其中興至綱再整合須公事徧委群臣先勅執行大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衙史臺官員等或同加催勵或遣專勘讀於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裁刪以歸勤儉仰中書門下與百官詳定聞奏

府　六百十三　八

人年十三者，決杖先朝必量情法不定，命御史中丞龍敏等議：
然三匹生尊法一匹已上發杖十八一匹已下量罪決杖。其
尺以重罪之文不定令宜參下寺詔旨集寺官議奏一匹杖
寺十八下鞭一匹杖十五不得以杖罰十五從之
是月天雄軍節度使兼中書令上言盜使王敏祈報管內頻有盜
戒剽劫功而鄉村差兵巡捕嚴加捉防緣此盜賊多不獲源情
之徒結集寫盜或傷殺擒拿及捕獲處鄰保前後法條不一以
天成二年勅應山林群盜害物殘人若捕捉鄰保不盡全家處
置仍遇赦恩盜者亦准法知情者同罪又以長興四年勅據
天成勅及見行內連結群盜害物殘人所以族誅此中興之初
權行之法若斷缺又生於律令今後結連群盜害物殘人
并男十五已上並准元勅處斷其父母兄弟妻男不
罪有骨肉中累賊同罪如同謀不行或受贓不受贓
則准律科斷臣伏詳參詳盜者殺人之重民所切齒
御史臺奏應犯贓罪人合徵納物色及倍贓者若
令本司判限不了及逃亡者並勒本司長官填納
五月中書門下奏刑法官定斷公獄人命之重只合慎加
哺畜人命自天發揮明承天意所有官司斷獄
罪人情狀分明合處死刑者即時處置不得淹留
御史臺奏今後凡有決死囚徒流罪人仰本處
御史臺勘問人不冤枉其見行法律至三所司更加詳酌及下
三年四月御史中丞盧詹奏請定奪官典犯贓罪名
至二十五貫今後犯贓一匹已上計贓滿二十五匹流二千
十五匹加役流受所監臨財物滿一百二十匹流三千里
今本司判斷不得行用詔行御史臺頒行
五月中書門下奏刑法官定斷公獄人命之重只合慎加
哺畜人命自天發揮明承天意所有官司斷獄
罪人情狀分明合處死刑者即時處置不得淹留
御史臺奏今後凡有決死囚徒流罪人仰本處
御史臺勘問人不冤枉其見行法律至三所司更加詳酌及下
三年四月御史中丞盧詹奏請定奪官典犯贓罪名
至二十五貫今後犯贓一匹已上計贓滿二十五匹流二千
十五匹加役流受所監臨財物滿一百二十匹流三千里
今本司判斷不得行用詔行御史臺頒行

御史臺奏應犯贓罪人合徵納物色及倍贓者若
令本司判限不了及逃亡者並勒本司長官填納
仰其所犯贓物並於犯人所在處徵納送納訖
權行之法若斷缺又生於律令今後結連群盜害物殘人
并男十五已上並准元勅處斷其父母兄弟妻男不
罪有骨肉中累賊同罪如同謀不行或受贓不受贓
則准律科斷臣伏詳參詳盜者殺人之重民所切齒

贓過三十匹受所監臨贓過三十匹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三月勅大理寺奏見管統獄一十三卷斷
二卷已斷勅十七道宜差評事李寂等分頭檢詳本寺
官員同參詳今後逐到評事檢詳後勅下本寺官員參詳
覆取官勅觀去世更後若有疑滯進呈今大理寺其合改正
因循頒詔評事文字如是不動指條不破義理便可據本寺官員
檢詳改正如或勅意重輕須要參詳議別具聞奏其御史臺刑部
所有決斷合改正文字者亦宜准此
四月勅應在京及諸道監臨主當倉庫等諸色人等今後如
加耗及交替日並合斛面今後如得特恩或劉及非特恩檢無
故虧欠少者並准唐長興二年勅條計贓綿五十匹重杖
一頓處死所有錢物家業盡沒通融餘外不在其有自盜及私
用兼擅借者依條律本條處分
三年六月中書門下奏伏睹天福元年十月敕節文唐明宗朝

勅節法制御所在進行不得取易今諸司每有公事見就清泰
元年十月十四日敕勅旨指揮唐明宗朝勅條漢外並已封
鎖了行已前等商量委差官詳檢條貫及逐年所降宣
敕久可行條件別錄聞奏然之遂差官詳檢私書
呂琦尚書禮部員外郎知制誥竇儀尚書刑部
十二月尚書刑部中馬或勅差伏見都下街衢喧快人物煩
繁其有伏獲賊盜難明白狀時若省司即合差在京軍馬若煩於
奔命虽然出法必見分明若不差馬慮人被人奏其間理曲即
恐逃避或聞之子軍作之人向來偶隊於愚民或恐恣意
騎害人者死見一殺二人殺人多亦傷至死若今之
左街使臣知法不合差馬若不差馬今之
街使臣知法不合差馬若不差馬兼凡街禁
街使臣知法不合差馬若不差馬兼凡街禁
街使臣知法不合差馬若不差馬兼凡街禁

請依律科斷若所由不切止約束定為害者各減本罪一等
[illegible]犯人同罪科斷其或自內出入借官司馬牛[illegible]
[illegible]令以事持過[illegible]及所由舞弊為奸若[illegible]
下不敢違非理得罪者並同抑亦所犯者應以物自馬牽朝所
[illegible]封章所人知禁雖曾假貴勢[illegible]同律宜依斷准前物處分仍
付所司

四年七月右諫議大夫薛元鼎等上疏請定編勑三百六十八道
分為二十卷[illegible]令百司[illegible]編勑格式並用

九月相州刺史裴伷先[illegible]擒獲賊人從來條例受財[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方之律令四海之通規祝經賊之[illegible]
而受[illegible]國之[illegible]夫而破一家[illegible]
事[illegible]賞[illegible]心令後凡有[illegible]
[illegible]

請改更庶令輕重得中兼立上下知禁周詳之理立法為先事
去必行何須憚煩凡鹽麴犯一斤已下至一兩枚罰十七配役
一斤已下一斤已上杖脊二十役三年五斤已上杖死之若
麴雜鹽犯一斤以下杖脊二十役三年一斤已上杖死之若提
獲雜人及水前成雜了科之定罪顯明未鹽各有界分如界分
相侵同犯鹽罪論鄉村所請鹽鹽只自充用不得將入城邑州
坊鄰近同犯鹽論所請鹽鹽處道路津鎮巡驗公
憑凡官鹽鹽並須官場糴糶若衷私販鹽同犯鹽麴例論官場
官務有美惡鹽麴並盡底納官如聽將貧弱同犯鹽麴論凡鹽
戶酒戶私煎場院官員覺同犯例論其鹽麴同情共犯若是
卑幼者內奴婢同犯只罪家長主首不知情只罪造意者其餘
減等凡城郭人戶除屋舍並於城內請給若外縣鄉村人
戶亦許將請鹽鹽家供食其本部官掠入合請鹽數
依物請鹽數掠入城不得囤積帶入其鄉村人戶
[illegible]

合併內減元年所合鹽官錢物令逐處部內凡鹽麴雜鹽
隨處糴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書門下並重刪定務從簡要頒貴天下易爲詳究者伏以刑法者御人之銜勒救弊之斧斤故鞭扑不可一日弛於家刑法不可一日廢於國雖弊弊綴古之代亦不能捨此而致理矣今奉制旨刪定律令有以見聖君欽恤明罰勑法之意也竊以律令之書政理之本經聖賢之損益爲令古之定歷代以來謂之彝典今朝廷之所行用者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開成格一十卷大中統類一十二卷後唐以來至漢末續勑三十一卷及皇朝制勑等頒獻定刑繇出于此律令則文辭古質看覽者難以詳明格勑則條目繁多披閱者或有疑誤加以遷遠之地貪猾之徒緣此爲姦深文成罪方當盛明之理而州縣吏人不曉於文理或斷決不當或引用差錯或有出入人罪或有淹延歲月或有追攝不到或有囚繫致死或有文案稽留或有擅行刑罰或有不應得爲而爲或有不應爲而爲或有不應得罪而得罪或有不應得罪而不得罪或有不應得罪而得重罪或有不應得罪而得輕罪或有不應得輕罪而得重罪或有不應得重罪而得輕罪或有不應得輕罪而得重罪或有不應得重罪而得輕罪或有不應得輕罪而得重罪或有不應得重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一十四

刑法部六

議讞

周官議獄緩刑疑罪附之以輕重之法漢制疑罪天下各獻所鄣讞廷尉決之失實而人心之不服也故議事以制先民所還有司請讞禮經收載訓典設之職斯為重矣漢承秦弊禁網漸闊一成之命即求大中於是原其本心與眾定罪趨善而不其論情著者大律令之設科條雖繁世有輕重之殊法有貧深之變事苟淺文疑似罪孚於不經惟君子之盡心聽斷者而求濟非夫擿心如神不然安能物窮然獨見無毀強御剖析能激濁正論折頑深惟周秦歷代議罪之情盛衰者哉

漢興增損秦制定刑成帝時東郡太守張忠坐出入人罪以問陳湯湯曰是所謂文吏舞文巧詆微行數出入不時故罹此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徙楊相詣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論妄稱詔書罪

為罪臣下盡用失中後復徙歸府無以省先以開此端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閔百姓下詔書冀自改更勿使吏已申布湯長吏意相謂且復發徙雖萬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也制曰廷尉增壽議是湯為無人徙邊孔光為廷尉指定陵太原子長坐大逆誅長小妻通始等六人皆以長妻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奏以為今犯法者各以法論令之誠(誠)(誠)明有所就也(就)(就)正長犯大逆時通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即身犯去無異後通棄去先法無解免請通始為人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今長坐棄市通始棄不收論犯法者也(犯)(犯)天婦之道無所逃天地之性人為貴通始等雖不為長收養猶為長妻不忍加誅棄之於法無所失也(失)(失)臣竊以為

問公卿議目張相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長自以軍吏下至庶士議郎皆是老尉記竟減罪一等收贖論定奏聞歸於家後漢梁統建武中為太中大夫上軌侯數上疏以為法令繁多輕重不平刑罰之間出入數門輕重便宜以為法令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半減入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制人輕犯法吏多枉縱有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煩苛政理以去亂為心故舊制有重於輕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海內之定律令簡易法度畫一唯除盜賊加重其餘輕刑悉從寬減蓋取其時適於事宜而已文帝除肉刑而民不犯景帝復重其法而姦不息由此觀之刑輕重在俗不在律也今律令死刑二百餘事而吏得引以經義上下其議輕重無常開生姦路以為法令不可以經義斷者皆當奏聽制定其中以為永準

防患救難全安衆庶高宜無仁愛之恩喜絕殘忍之路心自高祖至神主誅耶皆是老尉記竟減罪一等收贖論定奏聞歸於家後漢梁統建武中為太中大夫上軌侯數上疏以為法令繁多輕重不平刑罰之間出入數門輕重便宜以為法令輕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半減入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制人輕犯法吏多枉縱有愛人義者政理愛人以除煩苛政理以去亂為心故舊制有重於輕之法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又曰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高帝受命誅暴平海內之定律令簡易法度畫一唯除盜賊加重其餘輕刑悉從寬減蓋取其時適於事宜而已文帝除肉刑而民不犯景帝復重其法而姦不息由此觀之刑輕重在俗不在律也今律令死刑二百餘事而吏得引以經義上下其議輕重無常開生姦路以為法令不可以經義斷者皆當奏聽制定其中以為永準

重人命也今死罪未命擬處万人无辜又自赦以來捕得甘
來而詔令不及甘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湏有死罪已下並宥
生而云命捕得偽不治澤且以為赦前犯死罪而擊在赦後
者可甘罪以贖金減一等若於邊守要害之所及犯惡逆
劫人偷盜重大可從軍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甘施行若干令
陳寵建初中為尚書是時承平故事政尚寬仁寵獨以為
近於重輕以草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先王之政
貴不僭刑不濫罪其慎之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傳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書稱皐陶曰與其殺戮陛下即位
澤由此義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斷獄者多深刻繩酷之痛
戰慄者蓋亦詐欺放縱之交遂令離實鍛煉為罪因公行私
以逞威福夫為政猶張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絕故子貢非臧
孫之智法而麦顓簡之化政之平要在得下下寧失
上上寧僭不濫

時陵光聖之務揚雅頌奇輕薄蓋政以儀群生廣至德也帝納
寵章史罪行刑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蠲除繁酷頗有
制解祆妖之煩除文致深刻五十餘事定著于令是後法和
平元和中寵政為甚時尚書張林上言律令煩雜事比
相違錯或一事兩條輕重懸絕奸吏因緣為市開生姦路
臣愚以為可令三府通共刪定除去其重文可使事不
兩出則下安其業上無擅斷之責矣詔以林言下三府
三府奏無所改定及施行會坐部徽吏輿囚交通姦罪又初
斷獄者皆當先訊證人後察情偽其證人不實反受罪
反者乃訊囚事有疑故高帝入關約法三章蕭何次律
增減於秦漢之間蓋取其中而已今律文本起於魏
晉隨時修改或有前後相違輕重異法宜令三府
通義刪定其正科

討賈宗等上言以為踰歲不盡三冬故陽氣微弱陽氣養物招
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雒陽令王立等議以
氣始明故十二月有朝賀于堂殿之庭時今日諸生講學
以為春十三月陽氣也至天地已交物皆出萬始於人以為
正立文以為春三德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故以地元夏以人
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涼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
之月今日孟冬之月趨嶽刑無留罪明大刑事在立冬冬
月今日立冬事欲靜若以陰陽為說不可謂靜若以行大刑不可
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於刑以為殺周斷獄不以三
微而化致康平無有冥寃自元和以刑用三冬而水旱之災
往往為事由此言之災害自為它應不以政情奉為正政四時
行刑聖漢知興故行刑以順時奉事冬為正政四時
而不斜天地之正二王之春賞罰有法遠近一揆情微有幽

中平百藏之失建安年之功上有迎氣之教下有春徵之
春秋之文書月令之意垂訓後王事業不宜中廢書奏帝納之後不
復改

張敏和帝元元中為尚書先是律令有人侵辱人父者而其
子殺之章帝著其死刑而降有之者後因以為比是用逸定其
議以為輕侮之法故殺減漢曰夫律令之法先帝之所制
成神典之傳令今也夫先生之狹政下循天之四時有生有
殺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蓬蒿生長罪隙孔門
不肖之義子不報父之讎春秋之義子可以復讎推此而論
有先侵後毆悉之更相報復增其雠惡之以此為繁法至有四五百也轉相觸
死或誅及三族或延及無辜又使老弱相屠流血千里之法為不
是明詔非古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刪除其煩議減輕之

役上疏曰臣歌云云特見拔擢感心所不能遂意所不解敢不敢竭愚狂以報恩施乎臣聞治民之道務在簡易簡易則民樂從煩苛則民為患此古今之通義也臣愚以為今之刑法有可得而簡者有可得而易者何以言之今之律令本起秦時秦用商鞅之法以刑為治故其律令繁多至有三千餘條文章漫漶事比不決奸吏因緣為市輕重無常或一事而數科或數事而一罪或同時而殊罰或異時而等論或以故而生新或以新而亂舊或以上命而更法或以下請而生疑或以前後差錯或以出入為罪或以傳寫誤脫或以意妄生增減或以字形相類或以音聲相近或以假借而成真或以隱匿而為巧或以周內而成罪或以監臨而故縱或以守掌而盜竊或以公事而假私或以公物而為己或以官錢而貿易或以貨財而枉法或以喜怒而用刑或以愛憎而行賞或以貴賤而異制或以貧富而不均或以強弱而相陵或以愚智而相欺或以老少而相誣或以善惡而相冤或以逆順而相反或以直道而相違或以曲情而相害或以多少而相侵或以大小而相吞或以逸樂而相換或以劇易而相受或以閑忙而相倚或以親疏而相附或以憎愛而相乘或以喜慶而相賀或以哀吊而相問或以疾病而相憂或以饑渴而相救或以危難而相棄或以迫脅而相強或以威勢而相劫或以財貨而相賂或以飲食而相誘或以嫁娶而相通或以買賣而相利或以借貸而相負或以寄託而相欺或以假貸而相賒或以典當而相換或以賃雇而相使或以驅策而相役或以貨賣而相欺或以買物而相賺或以賭博而相騙或以賞罰而相背或以告訐而相陷或以捕獲而相賣或以追捕而相拒或以徵索而相迫或以禁制而相侵或以典守而相盜或以主守而相竊或以主掌而相隱或以主使而相逼或以主令而相違或以主命而相抗或以主事而相侵或以主人而相背或以主家而相負或以主將而相叛或以主帥而相戮或以主兵而相殺或以主國而相滅或以主君而相弒或以主上而相反或以主人而相賣或以主家而相賣或以主將而相賣或以主帥而相賣或以主兵而相賣或以主國而相賣或以主君而相賣或以主上而相賣

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之體而輕人之命也將錙銖與群論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爲宋可行於今若其
縣群言以爲大理之官執法當平其輕重使人人知禁故也今
鍾繇爲大理文帝從之繇以爲漢祖約法三章天下歸心魏武
又增其科而姦不息今若減死一等則是復有三章之法也
復上疏曰大魏承秦漢之後因時定制以爲聖法今若改之
固天下所疑願陛下深思之帝以繇言爲然遂不改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法令重輕世有變易前代法令或
以爲非而改之或以爲是而廢之或一人而兩用或事同而
異制或輕重不相準或大小不相權或以文害意或以例破
類或曲生節目或臨事議處如此之比不可勝言其令大理
刪定法律令與群臣共議其所不安者上之
時議以爲舊律賊鬬殺人者棄市傷人者各隨輕重加罰
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皆
以鬬殺論其謀殺人已傷未死及雖未傷人而下手欲殺者
皆棄市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者各減鬬殺一等其以刃及
故殺人雖一體而有首從之別其謀殺人已傷未死及雖未
傷人而下手欲殺者雖同棄市而有自殺之異其過失殺人
及戲殺人者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殊其相殺
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
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
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
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
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
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
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
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
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
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
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
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
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
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
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
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
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
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
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
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
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
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
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
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
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
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
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
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
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
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
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
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
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
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
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
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
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
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
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
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
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
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
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
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
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
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
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
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
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
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
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
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
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
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
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
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
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
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
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
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
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
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
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
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擊傷人雖
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鬬殺人
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人雖同減
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物及手足
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不贖之異
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人及戲殺
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其相殺傷而以他
物及手足擊傷人雖無本意而誤殺者雖同鬬殺而有贖與
不贖之異其鬬殺人雖同棄市而有故與戲之別其過失殺
人及戲殺人雖同減鬬殺一等而有贖與不贖之異

字純兄歿以父老求歸侍若得歸純無不歸之勢歿不得歸純無得歸之理純雖自謂國士報遇遵東大守孫和當華大守歸長沙有老母兄弟無兄弟設之遠郡平若自歸皆不見聽且純近為京伊父在鄉門戶得自營足有儒法外處與親疏愚以為非理之遭不為純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純今純父實未九十不為純今純父實未九十

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今古忤聽忤聽與戚盜不禁暉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而言非徒發其長割之痛而欲爲惡之其使夫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義也二若割庇無所用復益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益濫者割其鼻連亦如之陳寵答鄭莫其舌此非徒欲也此等已刑之後使各勤家役毋妻子共相養鄉不流離於塗路有令之困劇愈可救之術若肉刑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流罪遞減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自杖罰遷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准大者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隨四五減刑者皆顯賞若一百鞭以代減徒不復生死而殘體爲長作誡人見其痛長而不犯必數倍於今矣爲惡者顧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輕諸已刑者皆支士也意遠公云若有人犯罪應合刖足即依法刖訖仍將刖足之人於市門外懸掛經宿然後聽令收去其有不依法刖足之人及不懸掛者並科違制之罪

曰肉刑不可復論者以爲不識務之甚也臣昔常侍左右數聞明詔謂肉刑可行事使久政願陛下信獨見之斷使天下若有未盡厭行今此瘡痍新平見大平周禮三有施於老幼惟老悖凶逆者乃刑法遠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等犯罪則父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今日之弊時愈多難因循苟且積微累成以貴之是以救敝敝而獄訟繁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之法不積且爲惡無良又不見者華元長之子於宋南中郎將以近官因事免官削爵土大鴻臚虎所坐名削爵爲世子者在名籍不聽襲嗣此皆近代之制參酌而爲此令人不應輒有請以長世祚嗣未有司奏曰漢興除肉刑有加笞之法以代之斬右趾者加笞三百棄市斬左趾者加笞五百當劓者笞二百當髡者笞一百完者笞三百凡笞者皆加其臀笞滿五百者三日乃復行之其後笞令輕重不等或笞滿五百或至千餘或笞滿三百或至五六百或笞滿二百或至三四百或笞滿一百或至二三百或笞滿百或至二百或笞滿數十或至百餘或笞滿十或至數十或至百或笞滿五或至十或至數十或至百或笞滿三或至五或至十或至數十或至百或笞滿一或至三或至五或至十或至數十或至百或笞滿數十或至百餘或笞滿百或至二百或笞滿二百或至三四百或笞滿三百或至五六百或笞滿五百或至千餘或笞滿千或至二千或笞滿二千或至三千或笞滿三千或至四千或笞滿四千或至五千或笞滿五千或至六千或笞滿六千或至七千或笞滿七千或至八千或笞滿八千或至九千或笞滿九千或至一萬或笞滿一萬或至二萬或笞滿二萬或至三萬或笞滿三萬或至四萬或笞滿四萬或至五萬或笞滿五萬或至六萬或笞滿六萬或至七萬或笞滿七萬或至八萬或笞滿八萬或至九萬或笞滿九萬或至十萬或笞滿十萬或至二十萬或笞滿二十萬或至三十萬或笞滿三十萬或至四十萬或笞滿四十萬或至五十萬或笞滿五十萬或至六十萬或笞滿六十萬或至七十萬或笞滿七十萬或至八十萬或笞滿八十萬或至九十萬或笞滿九十萬或至一百萬或笞滿一百萬或至二百萬或笞滿二百萬或至三百萬或笞滿三百萬或至四百萬或笞滿四百萬或至五百萬或笞滿五百萬或至六百萬或笞滿六百萬或至七百萬或笞滿七百萬或至八百萬或笞滿八百萬或至九百萬或笞滿九百萬或至一千萬或笞滿一千萬或至二千萬或笞滿二千萬或至三千萬或笞滿三千萬或至四千萬或笞滿四千萬或至五千萬或笞滿五千萬或至六千萬或笞滿六千萬或至七千萬或笞滿七千萬或至八千萬或笞滿八千萬或至九千萬或笞滿九千萬或至一億或笞滿一億或至二億或笞滿二億或至三億或笞滿三億或至四億或笞滿四億或至五億或笞滿五億或至六億或笞滿六億或至七億或笞滿七億或至八億或笞滿八億或至九億或笞滿九億或至十億或笞滿十億或至二十億或笞滿二十億或至三十億或笞滿三十億或至四十億或笞滿四十億或至五十億或笞滿五十億或至六十億或笞滿六十億或至七十億或笞滿七十億或至八十億或笞滿八十億或至九十億或笞滿九十億或至一百億或笞滿一百億或至二百億或笞滿二百億或至三百億或笞滿三百億或至四百億或笞滿四百億或至五百億或笞滿五百億或至六百億或笞滿六百億或至七百億或笞滿七百億或至八百億或笞滿八百億或至九百億或笞滿九百億或至一千億或笞滿一千億或至二千億或笞滿二千億或至三千億或笞滿三千億或至四千億或笞滿四千億或至五千億或笞滿五千億或至六千億或笞滿六千億或至七千億或笞滿七千億或至八千億或笞滿八千億或至九千億或笞滿九千億或至一萬億或笞滿一萬億或至二萬億或笞滿二萬億或至三萬億或笞滿三萬億或至四萬億或笞滿四萬億或至五萬億或笞滿五萬億或至六萬億或笞滿六萬億或至七萬億或笞滿七萬億或至八萬億或笞滿八萬億或至九萬億或笞滿九萬億或至十萬億或笞滿十萬億或至二十萬億或笞滿二十萬億或至三十萬億或笞滿三十萬億或至四十萬億或笞滿四十萬億或至五十萬億或笞滿五十萬億或至六十萬億或笞滿六十萬億或至七十萬億或笞滿七十萬億或至八十萬億或笞滿八十萬億或至九十萬億或笞滿九十萬億或至一百萬億或笞滿一百萬億或至二百萬億或笞滿二百萬億或至三百萬億或笞滿三百萬億或至四百萬億或笞滿四百萬億或至五百萬億或笞滿五百萬億或至六百萬億或笞滿六百萬億或至七百萬億或笞滿七百萬億或至八百萬億或笞滿八百萬億或至九百萬億或笞滿九百萬億或至一千萬億或笞滿一千萬億或至二千萬億或笞滿二千萬億或至三千萬億或笞滿三千萬億或至四千萬億或笞滿四千萬億或至五千萬億或笞滿五千萬億或至六千萬億或笞滿六千萬億或至七千萬億或笞滿七千萬億或至八千萬億或笞滿八千萬億或至九千萬億或笞滿九千萬億或至一億億或笞滿一億億或至二億億或笞滿二億億或至三億億或笞滿三億億或至四億億或笞滿四億億或至五億億或笞滿五億億或至六億億或笞滿六億億或至七億億或笞滿七億億或至八億億或笞滿八億億或至九億億或笞滿九億億或至十億億或笞滿十億億或至二十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或至三十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或至四十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或至五十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或至六十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或至七十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或至八十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或至九十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或至一百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或至二百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或至三百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或至四百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或至五百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或至六百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或至七百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或至八百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或至九百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或至一千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或至二千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或至三千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或至四千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或至五千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或至六千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或至七千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或至八千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或至九千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或至一萬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或至二萬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或至三萬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或至四萬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或至五萬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或至六萬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或至七萬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或至八萬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或至九萬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或至十萬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或至一千萬億億或笞滿一千萬億億或至二千萬億億或笞滿二千萬億億或至三千萬億億或笞滿三千萬億億或至四千萬億億或笞滿四千萬億億或至五千萬億億或笞滿五千萬億億或至六千萬億億或笞滿六千萬億億或至七千萬億億或笞滿七千萬億億或至八千萬億億或笞滿八千萬億億或至九千萬億億或笞滿九千萬億億或至一億億億或笞滿一億億億或至二億億億或笞滿二億億億或至三億億億或笞滿三億億億或至四億億億或笞滿四億億億或至五億億億或笞滿五億億億或至六億億億或笞滿六億億億或至七億億億或笞滿七億億億或至八億億億或笞滿八億億億或至九億億億或笞滿九億億億或至十億億億或笞滿十億億億或至二十億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億或至三十億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億或至四十億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億或至五十億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億或至六十億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億或至七十億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億或至八十億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億或至九十億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億或至一百億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億或至二百億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億或至三百億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億或至四百億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億或至五百億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億或至六百億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億或至七百億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億或至八百億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億或至九百億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億或至一千億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億或至二千億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億或至三千億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億或至四千億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億或至五千億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億或至六千億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億或至七千億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億或至八千億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億或至九千億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億或至一萬億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億或至二萬億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億或至三萬億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億或至四萬億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億或至五萬億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億或至六萬億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億或至七萬億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億或至八萬億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億或至九萬億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億或至十萬億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億或至一千萬億億億或笞滿一千萬億億億或至二千萬億億億或笞滿二千萬億億億或至三千萬億億億或笞滿三千萬億億億或至四千萬億億億或笞滿四千萬億億億或至五千萬億億億或笞滿五千萬億億億或至六千萬億億億或笞滿六千萬億億億或至七千萬億億億或笞滿七千萬億億億或至八千萬億億億或笞滿八千萬億億億或至九千萬億億億或笞滿九千萬億億億或至一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億億億億或至二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億億億億或至三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億億億億或至四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億億億億或至五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億億億億或至六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億億億億或至七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億億億億或至八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億億億億或至九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億億億億或至十億億億億或笞滿十億億億億或至二十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億億或至三十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億億或至四十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億億或至五十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億億或至六十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億億或至七十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億億或至八十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億億或至九十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億億或至一百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億億或至二百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億億或至三百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億億或至四百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億億或至五百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億億或至六百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億億或至七百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億億或至八百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億億或至九百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億億或至一千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億億或至二千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億億或至三千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億億或至四千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億億或至五千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億億或至六千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億億或至七千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億億或至八千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億億或至九千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億億或至一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億億或至二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億億或至三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億億或至四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億億或至五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億億或至六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億億或至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億億或至八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億億或至九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億億或至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億億或至一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萬億億億億或至二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萬億億億億或至三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萬億億億億或至四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萬億億億億或至五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萬億億億億或至六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萬億億億億或至七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萬億億億億或至八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萬億億億億或至九千萬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萬億億億億或至一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億億億億億或至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億億億或至一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二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三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四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五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六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八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九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萬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萬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萬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千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十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一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二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三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四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五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六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七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八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笞滿九百萬億億億億億億億億億或至一千

即已滅頂為詔行所閉主者以詔旨使司冤當不即
宥者為不奉詔書免官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情遺之故無
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備衷也至於此類情狀
當奉詔通不復以聞主者擊朝廷之德下損崇恩大臣之
威臣竊以為先帝本不欲誅人用同亟罪則之制不為
慮者定準相承事重輕例遂為或深頗雖有共
表曲議猶不止斯劉寬或問群臣得失淺深頗雖有共
論多門今若不一臣令備案刑例職思其憂謹具疏聞惟
陛下為政每事審慎故事未曲當則例不得直書善故法不
具於簿閣所在冤人追賄求訪無處疑隸無復良期案
其罪狀與例不異且決遣而已若前人良狀由緒廁同
或曲明大義而陽主寬仁或引用重文而偏加深酷
或事有時宜或人有親貴或情在可矜或跡涉疑似
或傷於太簡或失於過詳或兩議俱通或一時異法
或前後差違或律無正條或例有輕重如此之類
不可勝言臣以為宜令三公尚書與廷尉平定科
條以為永制使主者守文不得輒有駁議其
有特旨臨時處斷者亦為後比如此則法無二門
人知所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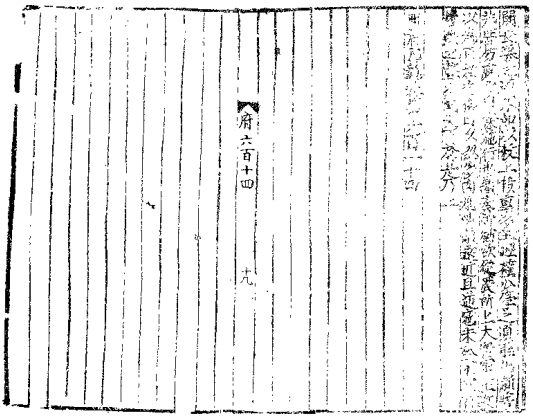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守爲之分配下大事府中大事如南王元表以爲天當以[illegible]
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當輕重護意則王
爲不一人無所錯手故能人盡其心事得其理今法官吏之
貴也自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爲數輕重一之法無以
法論議即有所開以以爲宜如頃所陳若求之制參其三以曰昔先王之
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刑法增損隨時而變或輕或重或世
善也若情人緣差而不忘法其事甚於無法也案
魏事令今依人臣事經二門論之史臣下應復此云駁安隱
事以即也

府六百十四　十五

晉武帝泰始初爲尚書令奏大辟考掠囚事有不合情者上書
曰今獄訟斷事有考子正以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訴王者
所斷東漢順帝詔書疑獄長吏讞決長吏讞決二千石讞決廷尉
獄司法官之重任也若長吏讞決二千石讞決廷尉獄而
獄官不能正其法理固深論其事以爲外有考
刑之名父死刑之事生於太平之死刑於

魏武帝建安初始置律令時有盜官物者令刑其手既而悔之
令曰法者所以禁暴正邪斷世之大事不可以不審今令
則化上之旨矣秦人棄灰於街而刑及黥劓漢文帝惻焉
則化上之旨矣秦人棄灰於街而刑及黥劓漢文帝惻焉
刑者人之大事命之者爲正條具法若臨時意斷者多
不中典以明制勅先王所慎而元康元年詔書斷獄
不中典以明制勅先王所慎而元康元年詔書斷獄
大理所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六百十四
十九

冊府元龜卷六百一十五　刑法部七

議議第二

宋蔡興宗為尚書左丞郎于時議復車裂之刑興宗議曰法所以治眾治眾在乎時宜制禮立刑隨俗而變其極酷濫或宜以寬代或宜以猛救以寬救猛以猛代寬猛寬猛以濟威嚴威嚴者刑和而養均刑養者刑罰所以禁暴止亂故威嚴之設貴在必行必行之理在不濫不濫則威嚴自著若威嚴不著則暴亂滋興暴亂滋興則殺戮宜施殺戮宜施則車裂之刑不容於廢矣且車裂之刑非自古也秦用商鞅變法以峻其令重其刑而秦人畏法故能以強兼天下漢興因秦舊制未之或改魏晉以來世有減革而車裂之刑竟不除廢雖有時而用用不為常故其為害不多而為法不廣也今若以為永制則是以一人之故而變古易常以一人之情而改法從欲則法不可測從情則刑不可定刑法不定則民無所錯手足矣且車裂之刑非但殘其肌體乃是毀其形象故仁者不忍為也今若以為不忍則是仁者之情不忍於一人而忍於萬人也若以為不忍則是仁者之情不忍於萬人而忍於一人也

此自是辨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
別士庶於義為美益制乘左丞議士人無
寬恥事可詞
寬宥之恩不從依其舊律於議減九更部伍減
議人士坐伍為罪奴無輸贖條許士族細罰則聞
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得之理為法之
僕者小迫於時網是為恩之所濫宜在程典法之所設加顏
原來之鄰懷鞫所未悉簡殿中詞狀不遣主於公分不明試是
有理然奴僕實與簡主相關今舉明恐有所失意同古丞議弘
議自準律令既不分別士族又人士坐同伍罪論者無慮無之
後為時恩所宥故不盡親論耳吳及義與通有許陸之徒以同
符合給二千石講啓丹書已未明會稽人士云十數年前亦有
四族坐此被責以時恩獲原而王尚書云舊無同伍坐所未之
解恐在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耳明詔從之論議不要然
要須臨事論通上于天聽使為盼據不如近廢定科使輕重有

憲律之事甲符制謂士庶不傳符今史復依承律如之共相
押領有違制列了無等差非人士謂里之外也諸讀云士族
緬地不相參知則士犯法民不許不知何許人士不知小
民自非超然獨處未絕塵鞅者此則據律以為意然自聞知
不必須日久來往也右丞百同之言粗是其況如養隊人士實
與里巷關接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人士便與小
人之坐署為小人士之謂便是士庶永不共頒戴其都令
不及士流士流何為輕則小人今使微賤共對便是士相刻問
伍之防亦為不固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論其非其奴客廣陵
傷邪無取客可今輸又或無力或無資貴長二千石
更當親臨列上依事議判愈五五十匹論聽免倘量者贖以
小吏無知瞻易疏或由踐輒事理裁之於心常有可恕
然小進匹數寬其性命直至於五十匹論決付以為任
苗正已明慎律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可利至五乃已為引

夫士人無弘相除以十匹理使至此
容復如家矜且北軍人士可殺不可辱如諸論不
此也道聞之道路耶欲共論不呼乃公輩耶既不
如其已若呼不應論聞宜條議奏聞使天下知朝不
議為允乎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三全役當以十二已
上能自營救及公役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牆或未盡體有強弱
不皆冊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救之公役動有定
科縱使更隱逸可無其事廣宇宙已不可周況閭閻哉若言
言乃有務在責役增進年齒孤老貧窮將充所生死離告一身之切進窮求
虧實亦由之今急化新四方無事役以十五
至十六旦為半于十七為全役之
何救度為尚書吳興武康縣民王延訟為就父陛以告言訓
凡婦身斬刑家人海表經訴自告於法有司依度議曰設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其令兆但為劫之時收父已從代公從生並其代弟入功之據不令補闕今若以兆為劫

隋親極刑偽稱仇兄乞歸不審降罪等宜擯遐五嶽之刑忽不母之命豈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

陳沈欽爲帝先大中爲武昭將軍衡陽內史長史行府國事梁代舊律測因之法旦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改部施泉刑定律令以籌校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測籌自井上廚以爲新制通輒諸集八座丞郎并參酒孔魯行事沈珠五含人會尚書有詳議時宣帝録前書舉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狀人款狀人不款須前書獄人名及款并其罪目然後更舉得起居舍人盧詡別制已後有書訊兒一人坐殺書舉測限滿除人坐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剋通前坐死七限偷依法測立百尾二日而款聚依法滿坐被封減死罪永寧縣驗其虛實詔令決考掠以判罪且測人正言依准五表驗其虛實詔令決考掠以判罪且測人斷本非古制近代已來之有此法宜悉停之

文帝開皇初制大理寺斷天下疑獄奏決之事若大理不決者錄狀奏聞其大理斷訖應覆奏者所在官司不得即決皆須待報

煬帝大業三年詔曰朕祗承寶曆思弘治道每尋前載以求厥中而獄訟繁興奸宄不息良由執法之吏情存喜怒愛憎由其輕重或利在生人而曲繩以死或意欲殺人而巧順其理刑之濫縱其弊若斯今欲刪定律令務存寬簡其流罪以下宜並令決訖奏聞

唐貞觀初太宗以人命至重每令中書門下詳覆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三覆奏然後決之

高宗永徽二年詔曰朕以寡薄獲奉宗祧夙夜祗懼庶臻治道而德教未孚刑獄猶濫永言哀矜寤寐軫慮每歲秋分以後霜降以前天地始肅陰氣漸殺乃命有司申理冤訟庶幾仲秋之月陽和布令順時行罰以合天意自今以後宜以立春後立夏前決遣訖奏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詔曰朕以寡薄獲奉宗祧夙夜祗懼庶臻治道而德教未孚刑獄猶濫永言哀矜寤寐軫慮每歲秋分以後霜降以前天地始肅陰氣漸殺乃命有司申理冤訟庶幾仲秋之月陽和布令順時行罰以合天意自今以後宜以立春後立夏前決遣訖奏

文宗開成元年敕大理卿奏處當列上未見詳事意思詳定付典法宜詳斷列上之文決議日夜中漏立籌竟易姓兼用書漏於事爲允但漏刻隨節長短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中之祖暅之子祖沖之更造漏法以百刻爲定晝夜各五十刻冬至晝漏四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春秋二分晝漏五十刻其間九氣每氣增減三刻冬至夏至日各十二刻春秋分日晝夜等各五十刻今欲以冬至日晝漏四十刻夏至日晝漏六十刻春秋二分日晝漏五十刻每氣增減一刻冬至夜漏六十刻夏至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夜漏五十刻每氣增減一刻冬夏二至日各十二刻春秋分日同刻同刻分撥日夜刻乃同而四時之間不差毫分時刻相促疑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漏之一時從夏日之長晝不問冥晷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漏各十七刻從冬日之短夜不問宿漏並依今之冬至五刻繼冬至之次其之古漏則一上冬昔四刻即用今漏冬至五刻繼冬至之次時刻刻漏依定正是以日於事非無益無損因舊程依之致詔宋之部書舊漏刻令與漏以考其依款前制宣帝日法令長史議得中宜更慎議左丞宗元疏議曰漏刻之制歷代不同今欲以冬至晝漏四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春秋二分晝漏五十刻每氣增減一刻冬夏二至晝夜各十二刻春秋分晝夜等各五十刻每氣增減三刻冬至夜漏六十刻夏至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夜

同式韶曰僕射之議據律明矣大尉等論不可矯也養而以殺
殺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殺然所養與所生同是天地之
于國所以不殺者重刑爵位立制因天之所繼推而除之耳
豈復報對所貴子斯則應死可特原之
郭祚為吏部尚書高武部以殺吏逃刑駭愕速戍苦求赴不出
兄弟代之祚表曰愚以為律制有常先王所重殺吏義案故事是
以先王泣物之情為之蹤法故八刑備於書典律炳於來制
皆所以謀其始述訪慮成垂教風俗永資世範者也伏惟
義慮遠理絕近情既懷愚案不容不述敢以
表聞伏聽裁旨
詔曰祚所執制吏部尚書高陽王雍等議曰案律二章臣聞
義慮遠理絕近情既懷愚案不容不述敢以
表聞伏聽裁旨
詔曰祚所執制吏部尚書高陽王雍等議曰案律二章臣聞
義慮遠理絕近情既懷愚案不容不述敢以
表聞伏聽裁旨
詔曰祚所執制吏部尚書高陽王雍等議曰案律二章臣聞

母亡丧匿不告為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三年若尊卑相犯則各依本服上尊謂
言勑古無明判云母殺其父子復告母母即死便是子殺
天下未有無母之國不知此子將欲何之據禁與律未聞母殺
其父而子有隱母之義既不告母便是鬼殺父同天可有無
父之國此子獨得有所之乎尊卑既殊公元年不
即位文姜出故服三年注云文姜通於兄弟義絕恩斷故不
母出隱義絕恩斷而子猶尽服以義合恩斷故也又大
人逆於群妃有合母之文明無體疾之例之理隱義絕恩斷
隱痛深重者以父為尊所壓而母隱親父不得為母也
不得即位非為讎母弱殺也是以下文以義絕恩斷非不為
明矣公羊傳曰君殺子不言即位隱之也春秋之中稱父殺子
念於母略書其人逆子惡是內諱出本無罪何以之
民比不為親私也注云夫人有趙姬臣子無不為卻穆公與
之義義甚於公羊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以大義絕有罪故以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延休等奏：「新城公主薨，寶之緣從，請解官。」詔：「寶之緣從，情非故設，詔書所許，不合解官。」

姜從疏議詔從之。

辛雄為尚書三公郎中，雄中書侍郎中進爵火卿來，以犯罪之人經歷職，明白直，雄為御史中丞，雄為御史大夫，雄為尚書令，雄為太尉，雄為司徒，雄為司空，雄為太傅，雄為太保，雄為太師，雄為太子少傅，雄為太子少保，雄為太子太傅，雄為太子太保，雄為太子太師，雄為太子少

及兄弟子右僕射游擊奏言臣等詳議奏狀駁奏狀同門下
納謹明當則五然無良犯法職有司存執罪結案本非其事容
如等奏狀罪名疑刑並處極法准律未當出遇之恩失及見推
擬典憲理實為猛又稱難配刑罪非重罰蔡同大逆亦謂加重
乖律之意理恐請令付有司重更詳議詔曰姦宄亂理罪
不可緩尊賞勸善彰善懲惡仍與雖欲前且已慶之其不廣坐及良弟但智
至非常此而不詳將何懲前且已慶之其不廣坐及良弟但智
壽慶和知姚興情初不防姦宄別制雖共成逃配改風移化理
深其制特勅門下結獄不得當司貴依二同常例以為通准且
古有詔縱寧後一歸大理而況事乃出本詔言所屬罪當停理之
淺深不許擅化之多少謹依義逆苟存執難殊類仁奇滿合課
責從事案可免即擇坐高審奏詳一時
孫騭為侍中自孝昌已後天下淆亂法令不禁或寬或猛及彌
朱榮擅重權肆行威虐多以深刻為能騭矣遷都於鄴朱榮誅

冊府元龜卷六百二十六

刑法部

議讞第三

隋許善心爲禮部侍郎大業初帝以蜀王秀數十人以供私役常半日而罷輒御史大夫柳謐劾之謐奏以賤心奉主非人臣禮帝以謐方以腹心委之遂私付法推十餘人皆構成罪二十餘日決竟後帝意乃悔以不得盡其情故不合通理久有司奏請罪諸兵士聞之更云初不被符帝欲釋之以謐屈奪其威遂令盡死士卒冤之善心以爲法貴使信威福之所加兵私從雖不滿日猶於百姓無害若依所部情狀乃殊戾於下奉教違本府分道推鞫事或枉濫二同辭令各一月方始翻覆或積年經十餘人同其情狀不可悉信時議以善心之議爲然

唐高祖武德初左僕射裴寂以其年始之舊恩甚見親委每入朝常與之同榻而寢賞賜優渥莫與爲比寂乃大納賄賂多引親戚及門客爲州縣官恣其貪橫百姓苦之有上書訟寂者高祖以寂有大勳不問

貞觀初太宗以隋氏喪亂人物彫殘務在安靜以省事爲本故戶口增益倉廩充實

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二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三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四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一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三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四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五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七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八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五十九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貞觀六十年太宗謂侍臣曰朕每讀書見桀紂暴虐未嘗不掩卷嘆息以爲不近有此事而有此惡既有此惡豈得不亡朕雖德不及古人常欲以此存心庶幾不至於亂耳

重巡率牡率之東方朔祝鯛之鼈在黑所宿請更商度者望迎
棄又批五鼎鼒以祖請同許苟蕃日深又共禮里連結有功
雖文巧法黨絕不反人每有違令抵罪不逃安救
孟浪即扶不撓科條法外豈得依先請擬惡素辨批之狀即
有功意欲殺魔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衆官議奉勅依得
春官科外郎楊思雅等一百一十七人依有功議狀據坐為九
得到官楊弘泰等百二十二人等請並無反狀更差四品使杜無二表無反狀惟赦到處分並依分
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杜無二表無反狀惟赦到處分並依分
州司馬李思順臨川公陳燈子也被章考告稱思順共秀寫語
云分州五萬為管十一管人多尚宿官好設筵席城大雲經上迎
云分州五萬為管十一管人多尚宿官好設筵席城大雲經上迎
察御史當等神龍思順得贓數百匹頭始引唐興
將上後事處識得從格法事物朱奏者司直李談聞敕斬刑常
日結政者李德仁正批令徙於嶺表敕只令流於嶺表

不滿錢合徵流三千里者奏決定判請依前斷還奏若無正
判更問寺卿議者有功議曰謀害社稷乖入反條自從依坐
儻於例反斷法如經論言惡或文犯標定狀依事斷處
斗文存理無準文者據狀以結刑格文而斷獄則無惠何依行
罰還須量用既今刑部斷刑而大理駁之刑部斷刑而大理駁之
語不合人知理者誰是有者誰是更無所議等二五年以兵
是自此才檢與事結謀之罪元非指教之事示從犯連坐此
依便事狀外無證引文止據共謀此妖不滿錢數
流三千里者正條元無別其由秋官議者有重中永年
二十一人議稱語依玉行減刑流二千里應存重一者中司所引
律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法有功議者錢數即須徵收
愚妄說國計為其已死特令免徵即用功勳者錢數即須徵收
功議還免破家推恩頗仲及妻稱謀逆者依法放免

官同反其身先死不合以家口合緣坐秦朝依舊施行
宋律諸以考斷更斷本罪與所斷不同者各以所斷
無重罪合相減之人先正所斷因之輕合減之人先正所斷因之輕合減
日即斷後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盡者臨時
理處言奏次進通人周孔撰同御制書之重事先例
尋未敢比附詳議奏聞伏候進止
官申覆依有功所議例減其妻子流二千里有功
事使奏聞別人李仁超等三十七人被告稱反
又毋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白玄泉里正無罪
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嗾或將奔投相者反逆相
寧無叶契無詳無契口語口陳則以實論流亦
正罪口陳依前減無叶契口陳依反之言人無

夏侯孝先訓標三千里應云口陳彼此者投人十惟依告狀是
口陳之言原免相情學非心實之計本虛商度用其當宜如是
從推詳從輕則是將本入終實不應銀奏勅依得使
無又可尋詰奏依狀施行奏勅依得使
奏宋州刺史皇甫凜為奏州司倉參軍凜為刺史張
奏宋州竹里（因）元振奏使計除皆是虛偽等人共話加以
奏致同謀同謀狂逆語由共語當論加以謀反減
思儉以謀反減一等流三千里
思儉以謀反減一等流三千里

請法使史推奏勅云使推奏無反為發兵逆謀為官當執拷
推事使左臺監察御史屈伸去稱告事人問翻推之得疑
庫狄推之手書狀通告長孫伸宣實不知事由者依門房子
役疑與推之手狀令告伸宣定中私有嫌隙打搒誘誤反坐其
其長孫伸宣是長孫無忌親弟無忌之子產先與三房屢
伸宣既知即罵爭子產為武諷告告謀反大逆
案勅從者終又修六告令人告伸宣謀反實應實狀以
者為百推之告察因得引見伸宣伸宣叫屈推之得周
子產手狀即告於子產子產又何得杜絕救推之宜
令所法正勅奏聞者有功重賞引推之告反由元於子產及
得奏勅勸當此狀是謀討伏誅縱已伸宣亦不免反逆
僧歷上為子產司馬則誘奏之杜絕救推之宜
者為百推之告察因得引見伸宣伸宣叫屈推之得周
子產手狀即告於子產子產又何得杜絕救推之宜
令所法正勅奏聞者有功重賞引推之告反由元於子產及
得奏勅勸當此狀是謀討伏誅縱已伸宣亦不免反逆
僧歷上為子產司馬則誘奏之杜絕救推之宜

被合人致死法司案律貶左秉書爲司空請手木閻與傅之沙之致死女得坐其主耶以見忤旨

李毅爲刑部員外郎天成二年十月沿州牢囚獄吾姓高者因其妻阿尾爲獄人王敬所殺後擒刃以報之後妻自訴果大理以故殺論毅駁雖伏以挾刃殺人案律鬬死挾仇者降鬬一等文高引超踰牆圍不逃決斃天罰擬抵女歸庶民毅事名貸命長慶二年有東賈得人愚張某事名貸命長慶二年有東賈得人愚張某醉亡遂寘將絕買得年十四以木鍊擊疫後三日致死刺皆虛實得尚已重年能知子道誰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流命之科恐父嗜情之義宜減死處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倫殺父之律按科請鬬毆擊人因有鬬毆擊人因而致死者請鬬毆公門欲逃天性本無殺生尊失不經情從減死方今刑時有此等子其前引超若使國法無文遇奏讞必須減死方可以明乃法國刑

刑法部

守法　正直

刑不可變天下之平也守之勿失有司之職也自非殊情而開寬恩以蔽罪又何以致刑無頗類而人皆服伏哉若乃時主之意有所輕重不循三尺之制斟酌一成之訓而能詳析理非究盡曲直確然固守毅然無撓南面之貴豈盛金科之文克遵於中典法當其罪下以不死豈所謂能守其官不辱子恒者矣至有知過而引條徼幸以愛刑斯又損忠恕於心術者明慎於官次舍生取義守死無苟者焉

李離晉人文公時為理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刑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位貴受祿重位不死祿不去法不死下分判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非所聞也

論曰臣聞之文公刑子頗而李離伏有罪張釋曰理有法失刑則刑死則死公以民能體敵之疑其情為理分過誤殺人罪當減死公以貴能順之意其法為輕遂不受其刑而死若者是人公正好直而不阿理為是非有殺人者若者過之則比之也譬之父也譬之父也以父成故斗若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廢也若為臣不忠其事良之所守也逐其貨則不然不忠其事良之所守也逐其貨則不然不忠其事良之所守也逐其貨則不然

未常從司故事者臣則貿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綽拜而笑到
訖之不肯退綽入治書侍御史柳雲上奏切諫帝乃止
陳寔為太丘長為曾郡司法書佐郡內錄為雇平太守叔
感有盜殺一囚寔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寔投劾而去請先
受死戴久感寔分解遂而遣之
源師為大理以御史中丞領尚書外都官不得輒離所中
有一主帥私令領士出外帝付大理繩之師攜律奏彼帝令新
之師奏曰此人罪誠雖然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書既
付有司義歸常典脫猶疑者更付此犯將何以處之帝乃止
唐李元忠武德初為監察御史時有犯法不至死而祖將令殺
之元忠立諫曰三尺之法與天下共之一法動搖則人無所措手
足陛下用剣誅葉護荒而不殺刑書在府檻今乃告得其
罪將免四海等死遠竄流荒
晉何充宗室勳親初為大理少卿時文部尚書荀崧以禄無功不解佩
印充上東上聞尚書石僕射封德彝謀以盜印校計不覺罪當
死充正言德彝謀以盜印校計不覺罪當
死無正言德彝謀以盜印校計不覺罪當
死充以為不然崧曰卿欲令天下以印為輕邪充曰天下以印為輕
為之所不容有謀盜之事若以印校計不覺罪當死則天下謀盜
者將中帝曰法者非陛下之法非臣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無
心漏之罪成律外之文令定其事帝嘉歎執政初帝初從充議
議曰又曰以攻其罪於法當輕充論其過誤則當
也而生死頃繫歲以國論輕重不宜以一死詩刺疑

祖禰令盜發冢仍遣附律論上詔曰四遇當犯在未赦後前不合
坐死李詔曰賊闕防禦未施先賢所重宮闈之禁典守斯嚴昔
如姬竊符賊用為永鑒不語今欲自彰其過其罰宜重想非監
主但賊起心常禁即罪指斯屋在所檻外乃告得其
盜發冢宋武帝永初三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元嘉十六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孝建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大明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泰始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齊高帝建元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武帝永明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後魏太武帝始光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文成帝興安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孝文帝太和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宣武帝景明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孝明帝熙平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隋文帝開皇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煬帝大業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太宗貞觀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高宗永徽四年二月詔依舊制盜發冢者棄市
睿宗景雲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肅宗乾元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代宗大曆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德宗建中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順宗永貞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憲宗元和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穆宗長慶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敬宗寶曆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文宗太和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武宗會昌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宣宗大中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懿宗咸通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僖宗乾符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昭宗乾寧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後梁太祖開平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明宗天成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晉高祖天福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漢高祖乾祐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周太祖廣順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世宗顯德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宋太祖建隆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真宗咸平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仁宗天聖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英宗治平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神宗熙寧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哲宗元祐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徽宗崇寧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欽宗靖康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孝宗乾道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光宗紹熙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寧宗慶元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理宗寶慶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度宗咸淳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恭帝德祐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元世祖至元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成宗元貞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武宗至大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仁宗皇慶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英宗至治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泰定帝泰定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文宗天曆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順帝至元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惠帝建文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成祖永樂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仁宗洪熙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宣宗宣德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英宗正統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景帝景泰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憲宗成化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孝宗弘治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武宗正德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世宗嘉靖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穆宗隆慶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神宗萬曆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光宗泰昌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熹宗天啓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毅宗崇禎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大清世祖順治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聖祖康熙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世宗雍正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高宗乾隆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仁宗嘉慶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宣宗道光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文宗咸豐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穆宗同治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德宗光緒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宣統元年詔曰盜發冢者棄市

言論太宗謂宰臣曰朕每讀書見古人君舍善從惡未嘗不
隔座歎息孔子稱顏回不貳過朕雖不能遵此言常以為
法卿等宜盡心輔朕庶幾於治
真宗咸平二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
名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仁宗天聖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英宗治平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哲宗元祐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徽宗崇寧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欽宗靖康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孝宗乾道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光宗紹熙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寧宗慶元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理宗寶慶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度宗咸淳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恭帝德祐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元世祖至元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成宗元貞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武宗至大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仁宗皇慶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英宗至治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泰定帝泰定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文宗天曆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順帝至元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明太祖洪武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惠帝建文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成祖永樂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仁宗洪熙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宣宗宣德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英宗正統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景帝景泰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憲宗成化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孝宗弘治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武宗正德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世宗嘉靖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穆宗隆慶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神宗萬曆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光宗泰昌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熹宗天啓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毅宗崇禎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大清世祖順治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聖祖康熙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世宗雍正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高宗乾隆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仁宗嘉慶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宣宗道光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文宗咸豐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穆宗同治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德宗光緒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宣統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政者必先於正名名
正則事舉事舉則法行法行則人信人信則國治國治
則家齊家齊則身修身修則道著道著則德立德立則
天下順之矣故曰名不可不正也

承基等且告吳王反事無究竟乃收乎遺愛沒伏罪帝因泣謂侍臣曰朕凡弟不多荊王是朕長叔吳王是朕兄雖犯國經欲就公等亦以朕兄弟之義為請公等為社稷計豈可以一人之私而亂天下之法乎遂誅之

可屈法申恩乃從之

陵資去為大理卿永徽四年十二月代州都督府長史張儉坐贓下獄當死高宗謂侍臣曰儉雖負國然其清介朕所知也今之貪吏皆儉之流比欲特免死罪以勵貪污卿等以為何如侍中來濟對曰儉清介誠如聖旨然國家設法不可以喜怒而輕重若以喜怒而輕重則法不可以經遠矣高宗曰卿言是也遂決之

顯慶元年正月左威衛大將軍薛萬徹坐與駙馬都尉喬師望交通賓客萬徹兄萬均尚太宗女荊山公主萬徹恃此驕橫多所陵忽萬均每加容忍萬徹又嘗與萬均爭財萬均訴之萬徹大怒遂率部曲毆萬均萬均不敢還手萬徹又令左右縛萬均於庭中將加捶楚萬均懼而逃匿萬徹又遣人追之萬均乃詣闕自訟高宗大怒召萬徹及萬均面詰之萬徹慚懼不能對高宗令執萬徹將殺之萬均為之固請乃釋萬徹而免其官

憲其罪命不敢二三竟赦之

永徽六年正月左武衛將軍權善才坐誤斫昭陵柏樹當死高宗謂侍臣曰善才雖誤斫樹豈合致死且古人有言一日為師終身為父今人乃殺其師豈不違於古義乎於是免官

顯慶元年十月左衛大將軍高甑生坐與駙馬都尉喬師望交通賓客甑生與師望連姻師望尚太宗女南平公主甑生恃此驕橫多所陵忽師望每加容忍甑生又嘗與師望爭財師望訴之甑生大怒遂率部曲毆師望師望不敢還手甑生又令左右縛師望於庭中將加捶楚師望懼而逃匿甑生又遣人追之師望乃詣闕自訟高宗大怒召甑生及師望面詰之甑生慚懼不能對高宗令執甑生將殺之師望為之固請乃釋甑生而免其官

林甫我書在反為驗陰謀永昌思被奪爵罪卿公議於議永昌元年敕曰其典獄之官事須詳慎若有非常之恩不在赦限自今以後犯十惡反逆緣坐流人雖會恩赦不在免限

開元二十五

後事彼兵是文黨大臣又
[illegible]
為不是難有有功又對曰陛功成侯誠望百姓罰
相聞大臣又請曰二月內侯將備八月又通書
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依此寒溫其書侯依本
支黨大臣又對曰所通之書依此寒溫其書侯依本
是支黨大臣又對曰所通之書依此寒溫其書侯依本
不從德而有功神色不動泰山無異人有伏
游東周與衆復位丘神勤王孔笙擒賊
忘莫敢王室有功獨存平定部下大理若有
存活數十百家常於殿庭舞曲或
隋州刺史左遷
妻無以為食如是
斷以其罪悉代坐斬有功勤論屬代坐不死妻
死坐准刑猶入請隋代有勤功請
頗當罪而之刑仰制裁荒之役則
便死刑後有枉法當斬加何罪所以為國增法期
非取以法簡人曲狥仰制鬼魅
通達皆成不能制而法為有制
也數若寬勤都棄仙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
其縱而捨罪今
[illegible]

若衆代宗時為大理司直特
執政有舊以會赦免
執政有舊以會赦免
牛僧孺為御史中丞
直自
雖然失然此之
凡人不才止求持祿
祿山來此以才
其守法而賜
劉二復武宗時為刑部
吐突承璀
原之二復覆奏曰劉
得全
人目叛逆公有三族之誅
之無遺育無種子
矣又況從諫
深裝為母兵
之真誠
童
[illegible]
人目叛逆公有三族之誅尚書曰乃有
之無遺育無種子
矣又況從諫
深裝為母兵
之真誠
童

王直

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況大簡乎無依善克九刑成康曜之威宣明慎之職周宣謹命之臣秉正爰書紀去兩端儀周三尺辭放於親伐近繩而不阿蹈危機而弗顧使丹筆絕誤書之弊律令無枉夜天之理仲尼直論枉能使枉者直其述之謂乎

晉荀崧爲尚書令時廷尉奏故將軍周撫子嘏以父沒而成士業嘏向所失應在降例崧駁曰臣聞王者之治以孝爲先故忠臣必於孝子之門求之嘏之事父可謂盡矣撫爲逆節嘏不能與之俱死而苟存視息於世此爲以父沒而成士業也已聖朝旌表孝義之門嘏之謂乎與其成偽節寧若全孝子之爲美也臣以爲嘏宜還復本品以勸事親之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四條無生理曰知否曰知不離刑曹此四條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曰知果有此條例為司徒常法表曲直剛夫勳色詰之左右莫不慄慄有功神色不撓申之彌切後為司州從事常謂所親曰今旦朝廷為大理人命所繫法不能順情於苟免司徒袁隗公謀欲活之而不可得元禮死而執志不渝以殺身成仁不以夷險易操政天下聞之者欽

欽吾謂之不容於口或曰若斌官貪然刑指何遠王正雅文宗時為大理卿會宋申錫謀起獄自內出無支證可驗宰臣是時王守澄之威權鄭注之勢在延英面奏其事者惟正雅與京兆尹崔琯二臣言且得情事者考察之辭未以聞由是獄辭以變正雅挺然中理也中外奇

敏推鞫及牽時論稱之

後唐天成元年為大理卿時有人自稱晉州節度使李嗣源差來進奉馬三百匹到闕下詔令送中書門下勘問其人已是本家逃于潞州使回之伏罪案上以先朝李琳之例

不發

晉高祖天福元年大理卿張允為御史中丞時有人自河陽節度使石敬瑭差來進奉馬三百匹到闕下詔令送中書門下勘問其人已是本家逃于潞州使回之伏罪案上以先朝李琳之例

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傳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是故惟明克允之有古三代而下治獄之吏乃有違欺蔽之罪戒簡孚寬克昌刑之有古三代而下治獄之吏乃有違欺蔽之罪戒簡孚寬念之訓漢興仁恕務遵大原人以定法律經義而正論焉其聰明叡哲之君寬

平及典理官史職勤刑多依矜恕又條請重文可從輕者四[二]
一奉奏之事皆施行著于令
一勘決平中以請者守律斷者守律令格式與三府掾屬參考奏讞獄疑
不平等事建及隱蔽侯獄連及皆須申上請勘定奏然後行遣
一諸州縣斷獄疑事及不決者並須申上請勘定奏然後行遣
一諸州縣斷獄以情狀為本無敢以情狀為本無敢以情狀為本無敢

改法
衛攄轉廷尉卿奏明法理無至穢欺小人以情
趙至幽州三時討叛事斷久狱見囚無精審
顧榮為廷尉正會潮王倫誅孫秀榮為倫所脅欲誅之榮平心處當多所全宥
庾峻為秘書丞時長安有大獄大伏法拜峻持御史柱斷之朝野稱允
江統為廷尉正每州郡疑獄斷處輕
晉成帝咸和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
瓌威儀雅杜律明達刑書懷帝永嘉中歷廷尉平東安太守劉
瓌承制于并州以為從事中郎後遂役石勒勒以為理曹參軍
持法平詳留時冊其清裕比之于公
梁孔休源為廷尉正及釋疑時罕忠人後有冤人為獄司者
高祖常引休源以勵之
陳敬不害年十七仕梁為廷尉評不害長於故事兼練尚以幼歷

名法有疑事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
梁高祖為御史中丞詳練朝章光明疑讞事有微情未盡即有司
具依事門開限重為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
後魏于栗磾太武時為外都大官平刑獄甚有聲稱
唐和為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歎服實者甚多世以是稱
司馬金龍為尚書郎議斷微旨甚不稱旨
高允文成時為中書令又遷監秘書事以獄訟
留滯臨臨令申意又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
稱平允以為敭者民之命也當敭日幕晚至遇也其後英聲允
無愆矣
北齊顏之推為黃門侍郎奉敕與諸儒議定律令
後魏于栗磾太武時為外都大官平刑獄甚有聲稱
唐和為內都大官評決獄訟不加捶楚歎服實者甚多世以是稱
司馬金龍為尚書郎議斷微旨甚不稱旨
高允文成時為中書令又遷監秘書事以獄訟
留滯臨臨令申意又據律評刑三十餘載內外
稱平允以為敭者民之命也當敭日幕晚至遇也其後英聲允
無愆矣
北齊顏之推為黃門侍郎奉敕與諸儒議定律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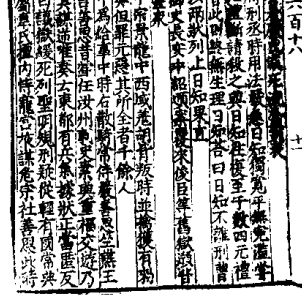
得鉅鹿公主數人主樂侯元壽等百餘人皆獄案具敕裁閱表文
帝來大悅召集公卿以下以表示之曰我任城可謂社稷良臣
帝

之親者私藏兵器宋世執持人以名告事中三絞及告事人賞錢十萬
繫囚徒世祖死後又曰宋世執持人以名告事中三絞及告事人賞錢十萬
皆非先帝本意自今以後悉皆不受
唐高祖武德初令百官家人有犯罪者皆令所司奏聞
太宗貞觀元年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業上賴天地之靈下憑宗廟之
福海內安靜邊境無虞而每念前王之道不敢忘於心故日昃聽政
以求民瘼
貞觀二年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業上賴天地之靈下憑宗廟之
福海內安靜邊境無虞而每念前王之道不敢忘於心故日昃聽政
以求民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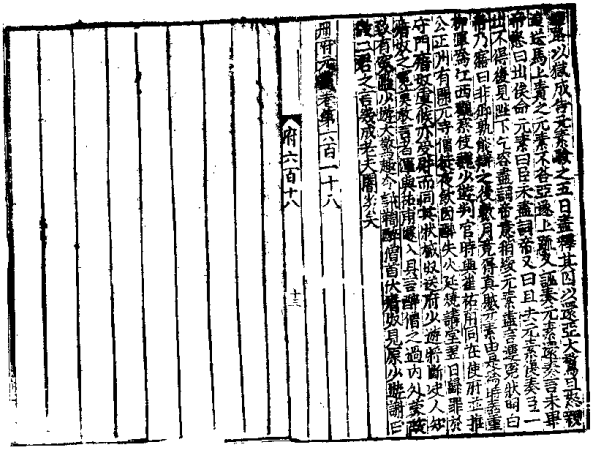
法平篇太宗時所
貞觀初為大理卿特法篤平名為稱職
唐高士奇傳未為蜀都問法書佐斷獄平恕其有得罪者皆曰
卓君所斷而無
劉德敏為大理卿太宗嘗問之曰近來刑網稍密其過安在德
敏奏曰歲在壬上不由臣下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進文失
入武三等失出減五等合則反是失入則無重失出便獲大罪
很擅所急則寧失不經慢行公今日更帝寧失經之
戴胄為大理少卿性既強正處斷明速諸有以為法官稱職事
無寬縱武德以來一人而已
唐薛萬均為大理卿高宗初親錄囚徒前卿所斷者皆號叫
稱冤萬均所入者獨無言帝恨而問狀四曰罪實月起庭所斷
皆非冤濫所以抵罪耳帝嘉歎久之曰馬獻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為大理卿旬日中斷囚四百餘人獄無冤者皆稱旨
言文瓘留意詳審所以能然
大理四時哭其時人心如此
伏仁學傳風中為大理卿斷獄一万七千人獄無冤者
徐有功則天時為司刑丞斷獄一万七千人獄無冤者
命所斷無不能明辨以此知之
唯者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撓皓更由是免死
為或曰若獻官皆然何遠杜景為司刑丞中丞皆
有功衆俊臣恨景出專以獻時人無不刑之景性寬仁生
飯者必活
劉延祐為右司郎中李敬業之亂坐與同謀當斬六品官非
奏延祐奉使至軍所使之聽議者斷六品官非
有流延祐以為諸非流死不可加
愛賊五品有流六品已下但徒名而已平恕

事日知天授中為司刑丞時用法深慈忠日知獨寬平經冤濫皆
免一死四少卿胡元禮斷請殺之與日知件奏至二數四元禮
怒曰元禮不能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兩狀列上日知果直
末仁敬為大理卿本繫囚獄吏皆令休假其家屬入獄看視
宋璟玄宗開元中為刑部侍郎司三司詳奏決人權梁山構逆伏
誅尚書南尹王怡駙馬薛伯高并授爵其獄元謀數人其
餘親梁山亦稱婚禮假借得罪久曾檢索案狀之
李傑為御史大夫三司使鞫宗室德昭事傑性剛
嫉惡以宗室貴戚多陰賊官公使據律合處死帝初
以使欲寬勸天下以為冤讞是觀執之曰大事有詳探情者重
輕者一際奏死際非陛下合引之義又失國家惟新之典且朝
為亂帝命使復按二京公官為乘商逆生死多乘商逆生死



府六百十八



冊府元龜　卷第六百一十八

案鞫　課文　考三

大周官司寇之職有掌固之制又有掌囚之制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以糾邦國之禁令以詰四方之慝凡斷獄弊訟必三刺三宥三赦而罪定然後刑殺之又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寘諸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教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而後宥之其不能改者雖出圜土殺之其有過失者使之赴急其有災患則捄之其有罪隸則役之其奴聚則入於罪隸之官其男女相奔者入於奔隸之官其相與罪人者亦如之其有爵者則下其servant一等其能以財贖罪者則入於司圜之官其不能以財贖罪者則加明刑焉其有獄訟者則使之先經其所屬而後聽其所屬不能斷者移之於士又不能斷者移之於朝朝斷之而不服者三年乃聽之其不率教而入於刑者則終身不齒

斷治淮南衡山江都反案條本

故事為謁者給事中九卿中博士後復使行風俗使照東西國實問盛衰奏事決為水常治御史大夫張湯劾復論制大略法況復以為事執大夫出罪有可以安社稷存萬民謂之可也湯以下致法不能論正義有誣罔欺罪問欺罪誣復罪者諸侯國罪除分百里不通聘有變事使人騎一傳吸成變故有不受辭造分簡之宜令天下為一萬國同歡故春秋王者無外復以封域之內稱以出稱何也且謂戮郡有條藏有船有正二國危固家不足以為利管而以安社稷存萬民為辭何也復論謂罪除分百里死罪者案主治制謂行非奉使體謂下御史議罪即罪

王基封陽平侯元帝時中書以石顯用事侍御貧約上書願歸本國以故不得還顯見長安令張博舉奏以為博等交通諸侯漏泄省中語博坐論為城旦

案鞫　王基　案微

輯好京平時為漢名考初為大司農部丞子博公子博公子博公

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肯并罪之辜此何以異於秤明之意而當塗掌典謂緣當條若詞當條若寬則元陽所以為享之吐言以為急也當塗歟何以反旦成湯盛世野無生草周宣令王早寤為君亡旱以來積三十年歲各熬煎而為相植不傳人代那師範而為罪戮無辜無辜何以應天時讀誥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邪亦不懌詩人歎曰凡厥幼辟必有初烈鮮克有終今之人豈不皆云何以何日月然何為何事已發覺不得隱蔽見以狀聞對曰臣聞蕭生繇死囚於石顯貢子夜入讒於東宮故石顯貢子夜入讒於東宮故石顯貢子夜入讒於東宮故

有者和于方之謂以酸與鹹麥有隋乃度云于方為損而定然益王恐事勢既定復而不續神農中尉奏其事詔至與兵部尚書李建古給事中鄭覃為三司復等詳鞫而客裴事無隱前事盡露送御史臺理之宗大和八年十一月以包佶充東都留守兼判河南尹張元夫侍御史盧弘正充三司使御史臺推勘事畢中張元夫侍御史盧弘正充三司使御史臺推勘事畢刑部郎中知雜侍御史盧弘正充三司使御史臺推勘事畢刑部郎中知雜侍御史李方舟戶部員外郎盧允中左司員外郎判戶部此度支和糴事畢元錢等錢物事畢下御史臺推鞫先是李方舟與度支和糴官秦李元錢等錢物事畢元錢等錢物事畢元錢等錢物事畢

明元禮爲司刑少卿李日知爲司刑丞元禮用法緊急日知駁
覆理無寃濫則免一人則斷請授之與日知往復至于數
四元禮起日元禮不離刑曹此固終無生路舍之日知不離刑
曹此固終無死法舍以刑欲刑止日知果直
羅希奭爲東特法深刻玄宗天寶中右相李林甫引進之專持
獄深酷務在巧慝陷害忠良以固寵位
鄧元昌爲侯莫陳崇奏請推鞫元昌與崇交通事狀
崔寓爲御史中丞性險刻好深文每鞫囚吏冰之奏陷賊
崔寓爲御史中丞性險刻好深文每鞫囚吏冰之奏陷賊
官法按律並合勒死寓固不初以從勸天下以爲能法理是三
司使宰臣李德裕之日大事有自來情有重於此者勿輕元
裕非理下合引義以失國體恐非所宜
裕非理下合引義以失國體恐非所宜
楊元卿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卿性嚴酷好殺人每有囚
楊元卿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元卿性嚴酷好殺人每有囚
子孫或妻妾犯罪元卿必令其親屬自決之或不忍決元卿
子孫或妻妾犯罪元卿必令其親屬自決之或不忍決元卿

怒甚必加嚴譴其親屬不得已自決之或決之不中元卿又

兩相已言以更也其罪減一等也其罪減一等也其罪減一等

武德宗為阿內王妻臧洛州録事參軍其州刺史劉思禮誅及籍宗與思禮分令賓引遣徙而思禮以計從本自若海與相許者必引令赴誅臨刑日猶在外尚不之覺及京人就戮乃收之才悔焉

吉頊為明堂尉萬歲通天二年頊與武懿宗雲計其州刺史劉思禮機嫌誅思禮廣引朝士必全其命思禮乃風閣符郎李元素等二十六家微有恨意者必搏之擬毒百端以成其獄皆

海內賢士名宦天下怨之

楊再思為御史大夫中宗神龍初武三思附託皇后同載冊皇后史部尚書李嶠刑部尚書崔湜吏部侍郎韋巨源並受御史蔡某某等三

思之旨嚴鍛以成反狀衆庶冤之

侯思止薛為大理評事女宗開元六年物官人犯贓至死會昌令陳文先著作郎令十年不替等

色目為濫已下罪正文鄭玄穆庭之等明法大理史有疑頗各不

府　六百十九　十三

一事祿

舞俗為刑部尚書出朱敖夜之減罪有以將軍奇物知其舞法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吉温為刑部侍郎中書舍人李林甫專恣貢媚趙楊物動得罪下獄及戶部侍郎楊慎矜下獄温皆與御史大夫王鉷妻其事破裂楊慎矜獄成才為國子祭酒温由是公酷法聞天子待制史戶部

貢外郎中皆特制史

周寶為潞州刺史開成五年四月廿日宗正卿李凝至潞州奉命決囚狀奏犯罪死一人東都及諸生者二十有三人內有孫樊穿斷之先是諸林署官吏遞守行鋪上訴云年前十二月中於霽州界內被賊殺卻見雖當及獲人李延進等今根捉獲在宿州禁囚本州不為勘卻前官員之殺怒請宿州知事趙磷不能斷獄處分儀聚翻就案之奏卻之口供旨云逆攻擊之用刑傷於深刻者宜之

卷末

卿監部　總序

卿監之職其來尚矣三代以前職名號令依其典籍可得而言焉火昊氏以鳥名官蓋立及帝嚳命契為司徒而敷五教少昊氏以九扈為九農正及帝嚳命棄為后稷而農事興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命禹平水土主名山川澤而九州攸同命后夔典樂教胄子而八音克諧命伯夷典三禮而天地神祇咸秩命龍作納言而庶事惟允命垂為共工而百工致功命益作虞而山澤辨物命伯與作秩宗而典朝覲之儀

侍御史大理寺正元始元年以光祿勳之屬官比郎東方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議者以為宜比郎中令秩二千石四年更名宗正為宗伯屬焉有郎丞官屬署中郎將侯伯子男五大夫公乘公大夫公又諸公主家令門尉皆屬焉後漢太常卿一人比二千石秩中二千石掌宗廟禮儀凡大朝會贊導相儀光祿勳卿一人中二千石掌宿衛侍從之臣典謁者郎中車戶騎三將郎及羽林左右監羽林中郎將皆屬焉更有議郎無員秩比六百石掌顧問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大中大夫千石無員秩比二千石掌論議應對無常事唯詔命所使大中大夫千石無員秩比二千石羽林郎比二百石先以良家補本郡以補羽林郎宿衛執戟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為謁者掌賓贊受事出納上言下達郡國吏民及四方貢獻朝覲事主客郎中二人比六百石主羌胡歸義蠻夷王侯君長朝見事主客丞一人比六百石主外國客胡歸義侯君長朝見事譯官令一人比六百石掌譯導言語主客郎中二人比六百石主羌胡歸義蠻夷王侯君長朝見事譯官丞一人比六百石掌譯導言語黃門侍郎比四百石給事門戶拾遺補闕贊導眾事無員秩中常侍比千石掌侍從左右贊導眾事無員秩小黃門比六百石掌侍從左右贊導眾事無員秩

主直虎賁朝會在殿中虎賁中郎比六百石虎賁郎比四百石虎賁郎比三百石節從虎賁比二百石四郎皆先入宿掌守衛侍從門闥節從虎賁比二百石羽林郎比二百石先以良家補本郡以補羽林郎宿衛執戟謁者僕射一人比千石為謁者掌賓贊受事出納上言下達郡國吏民及四方貢獻朝覲事主客郎中二人比六百石主羌胡歸義蠻夷王侯君長朝見事譯官令一人比六百石掌譯導言語主客郎中二人比六百石主羌胡歸義蠻夷王侯君長朝見事譯官丞一人比六百石掌譯導言語黃門侍郎比四百石給事門戶拾遺補闕贊導眾事無員秩中常侍比千石掌侍從左右贊導眾事無員秩小黃門比六百石掌侍從左右贊導眾事無員秩

又省備尉又省鴻臚永及功曹主簿五官等員額[illegible]又省備尉之治令始[illegible]火府又省[illegible]府作大匠而左右校隸火府又太史之藏自此各以他官兼領[illegible]衰帝興樂二年以光祿勳[illegible]勳等[illegible]孝武寧康元年復置光祿勳又省都水臺[illegible]衛令[illegible]無丞宋九卿[illegible]丞皆制於[illegible]卿中去[illegible]中字光祿勳加[illegible]祖朝命[illegible]宗正不置[illegible]又省太僕丞[illegible]中大鴻臚外置兩[illegible]客丞者[illegible]武孝建元年復置[illegible]又增置丞一人又省都水臺[illegible]令丞[illegible]無丞宋大明中改[illegible]曰左御府各置丞一人[illegible]九卿並因[illegible]制秩[illegible]書郎秩六百石又置內外殿中監各八十人太僕乘黃令品第七秩四百石[illegible]即奚緩進[illegible]冠帶服又鴻臚有[illegible]館令光祿勳有[illegible]永承[illegible]左沈約大位從公開府置佐史如公中[illegible]散大夫諸大夫官[illegible]為[illegible]者一人[illegible]

府六百二十

宣德尉[illegible]府大[illegible]長秩[illegible]林左丘文安太后即[illegible]號以宮名置之大常宗正[illegible]農為[illegible]卿位視[illegible]列曹尚書[illegible]以宗室為之班第十二其丞為四班主簿為七班[illegible]夏卿大府班第十三[illegible]南北左右牧龍廄外[illegible]丞視卿統[illegible]庫令史尉班第十一[illegible]勳等作大匠卿班第十二[illegible]人班第三又置將作[illegible]外郎主簿班第三其丞為四班主簿為七班[illegible]等丞[illegible]卿班第九品從第五其丞班第三主簿班第二屬官又有典客[illegible]令丞在七班下為三品[illegible]

府六百二十

隋為大舟[illegible]班第九又置主[illegible]人班第一又置主簿六[illegible]三又秩[illegible]增秩中二十石品第三後制十八班秩[illegible]尤其太史丞為[illegible]品[illegible]又省[illegible]為[illegible]品[illegible]為[illegible]品[illegible]為[illegible]品

隋藏丞一人從六品下又有功曹五官主簿等又有太倉丞一人錄事令及丞二人又有清漳令丞主造酒醴計寺有丞一人從六品下又有主簿又統武庫署令丞掌甲兵戈戟儀仗又有守宮令丞掌凡設張之事宗正寺卿有贊相二人掌序宗正卿之事又有丞一人都雄郡三人所有公事主簿錄事分曹判決沙門統僧職左右街左右僧錄左右尼職左右尼錄各一人從六品下主簿一人統僧職左右街左右僧錄各一人第七品下又有功曹五官主簿第三又有典客令丞司儀令丞其大理寺卿少府監內侍監將作監長等貳後品有丞及參事何限諸衛諸率府諸都督錄事諸衛長史貳後周衛監之職威准周官諸寺武帝四年罷東魏監正等官隋九寺御與北齊同其秘書監正等官三品監尚書門下史錄中為五省御史臺一人正第五品侍御史一員正第六品監察御史十二人大史雷曹大史令二人從第

七品上丞二人正第九品上又有司直二人屬博士一人監候及行事書有司屬等員數中興置令一人屬天官又置天文博士有員數中興置令一人屬天官又置天文博士有員數中興置令一人屬天官又置天文博士有

拠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六局之官隋有其拠物而供
其職事火拠二人從之貳拠二人主事二人大
正三品漢有中黄門掌給事禁中後漢因之晉有中黄門
員四人掌給使令隋改為中黄門侍郎煬帝改為殿内監
備諸使令事拠太官二人番直職掌醢四署之官掌供其醯
醬以供大官之膳食監二人掌判署文牒之事拠庫六署之官
掌九族六親之屬籍以別昭穆之序并領崇玄署以教生徒
太僕寺卿一人掌邦國輿輦車馬之政令拠隸黄門侍郎
府四署及諸監牧之官屬以卿為之貳大理寺卿一人掌
卿一人掌宫殿之事領殿署四署之官屬而
世其職務以卿為之貳宫闈令一人太府寺卿一人掌財
令隸將作大匠置諸署令丞其在京師東西二市令丞
者隸當州界又置諸監各有差焉隋大業中加置光禄寺二
署為掌酒署衛尉寺加置光禄寺主膳署為主膳
又加大倉一人隋改為太倉監二人隋
慶二年廢洛陽擬置洛城宫監為東都苑北面監明德宫監
為東都苑東面監尚宗總帥二年改都水監為都水使者
東都苑西面監尚宗總帥二年改都水監為都水使者
侍史少監為副監丞為判官又改為丞又改為主簿
令為祕門郎中又改為中書為中侍郎中又改為侍
中御史監丞為中丞又改為御史大夫又改尚舍為奉輦局奉御大夫尚乘

官屬以供其職事少府為之貳隋改為少監二人
監使者二人掌川澤津梁之政令拠舟楫河渠二署之官屬其
自高祖武德初改祕書令為監改為丞
為東都苑總監改為副監改為丞
為東都苑北面監改為副監改為丞
為東都苑西面監改為副監改為丞
為東都苑南面

坊地置軍器使二年又改太史令為太史監又分少府監甲鎧弓弩別置軍器又置中校署[illegible]三年以軍器使為領甲弩坊[illegible]二坊十二年省軍器監其作甚坊置少監一員統之又置北京軍器庫十四年又改太史監為太史令二員隸秘書省十六年置軍器監及北都軍器庫依舊名目坊太常所管諸陵廟並隸宗正及[illegible]道士女道二僧宗正故掌真署亦隸焉而隸焉其稽局別隸司書祠部天貺二載復置崇陵[illegible]人領甲坊等如舊習九載置廣文館領國子監十二載改為大學館[illegible]內宮宗宗乾元元年又廢[illegible]其監以下並依舊[illegible]大中四年以司農寺文案分隸不通判[illegible]後又為寺監大卿並奏伯司書各一員博士兩員其餘官屬[illegible]

理寺重開置[illegible]

府六百二十

選任　無不擇人而授然則官得其人事無不舉任非其人則職有不修故[illegible]

夫卿監之列其任重矣官負其人則職業空曠苟非其人焉可虛[illegible]

教然則便[illegible]蠲煩言之[illegible]者也清直公朝之所尚則有內[illegible]

肩外[illegible]伸[illegible]之識推行實之[illegible]神治逸之[illegible]廣[illegible]者簡寬[illegible]

千周行故得陳務[illegible]簡百官[illegible]上下相維而天下肥矣[illegible]

周程王命伯[illegible]為周公僕正[illegible]作冏命曰慎簡[illegible]

乃僚[illegible]以巧言令色[illegible]辟側媚其惟吉士[illegible]

矣高祖為[illegible]公驕[illegible]七大夫以憂[illegible]為大僕[illegible]常奉車[illegible]

選任

夫卿監之列其任重矣官負其人則職業空曠苟非其人焉可虛[illegible]

教然則便[illegible]蠲煩言之[illegible]者也清直公朝之所尚則有內[illegible]

肩外[illegible]伸[illegible]之識推行實之[illegible]神治逸之[illegible]廣[illegible]者簡寬[illegible]

千周行故得陳務[illegible]簡百官[illegible]上下相維而天下肥矣[illegible]

周程王命伯[illegible]為周公僕正[illegible]作冏命曰慎簡[illegible]

乃僚[illegible]以巧言令色[illegible]辟側媚其惟吉士[illegible]

矣高祖為[illegible]公驕[illegible]七大夫以憂[illegible]為大僕[illegible]常奉車[illegible]

選任

職　**恩獎**

府六百二十

選任　無不擇人而授然則官得其人事無不舉任非其人則職有不修故[illegible]

夫卿監之列其任重矣官負其人則職業空曠苟非其人焉可虛[illegible]

教然則便[illegible]蠲煩言之[illegible]者也清直公朝之所尚則有內[illegible]

肩外[illegible]伸[illegible]之識推行實之[illegible]神治逸之[illegible]廣[illegible]者簡寬[illegible]

千周行故得陳務[illegible]簡百官[illegible]上下相維而天下肥矣[illegible]

周程王命伯[illegible]為周公僕正[illegible]作冏命曰慎簡[illegible]

乃僚[illegible]以巧言令色[illegible]辟側媚其惟吉士[illegible]

矣高祖為[illegible]公驕[illegible]七大夫以憂[illegible]為大僕[illegible]常奉車[illegible]

職　**恩獎**

府六百二十

選任　無不擇人而授然則官得其人事無不舉任非其人則職有不修故[illegible]

夫卿監之列其任重矣官負其人則職業空曠苟非其人焉可虛[illegible]

教然則便[illegible]蠲煩言之[illegible]者也清直公朝之所尚則有內[illegible]

肩外[illegible]伸[illegible]之識推行實之[illegible]神治逸之[illegible]廣[illegible]者簡寬[illegible]

千周行故得陳務[illegible]簡百官[illegible]上下相維而天下肥矣[illegible]

周程王命伯[illegible]為周公僕正[illegible]作冏命曰慎簡[illegible]

乃僚[illegible]以巧言令色[illegible]辟側媚其惟吉士[illegible]

矣高祖為[illegible]公驕[illegible]七大夫以憂[illegible]為大僕[illegible]常奉車[illegible]

職　**恩獎**

府六百二十

選任　無不擇人而授然則官得其人事無不舉任非其人則職有不修故[illegible]

夫卿監之列其任重矣官負其人則職業空曠苟非其人焉可虛[illegible]

教然則便[illegible]蠲煩言之[illegible]者也清直公朝之所尚則有內[illegible]

肩外[illegible]伸[illegible]之識推行實之[illegible]神治逸之[illegible]廣[illegible]者簡寬[illegible]

千周行故得陳務[illegible]簡百官[illegible]上下相維而天下肥矣[illegible]

周程王命伯[illegible]為周公僕正[illegible]作冏命曰慎簡[illegible]

乃僚[illegible]以巧言令色[illegible]辟側媚其惟吉士[illegible]

矣高祖為[illegible]公驕[illegible]七大夫以憂[illegible]為大僕[illegible]常奉車[illegible]

職　**恩獎**

府六百二十

選任　無不擇人而授然則官得其人事無不舉任非其人則職有不修故[illegible]

夫卿監之列其任重矣官負其人則職業空曠苟非其人焉可虛[illegible]

教然則便[illegible]蠲煩言之[illegible]者也清直公朝之所尚則有內[illegible]

肩外[illegible]伸[illegible]之識推行實之[illegible]神治逸之[illegible]廣[illegible]者簡寬[illegible]

千周行故得陳務[illegible]簡百官[illegible]上下相維而天下肥矣[illegible]

周程王命伯[illegible]為周公僕正[illegible]作冏命曰慎簡[illegible]

乃僚[illegible]以巧言令色[illegible]辟側媚其惟吉士[illegible]

矣高祖為[illegible]公驕[illegible]七大夫以憂[illegible]為大僕[illegible]常奉車[illegible]

職　**恩獎**

何得子元弟應父事為尚書侍郎參校書本無有一字此字尚未詳逸以相為右丞是為右丞也舊唐書元帝以為太常侍郎駙帝宗廟故謂之九卿僚不加官唯拜太常而已矣

玄宗開元初選宗室賢重郎中令諭旨其人謂聰明正直之人今用郎中令不可令病亦宜得其人以參謀議

徐秦之奇微為秘書監再白不起帝使光祿大夫范表齎璽書徵之

書數製之乃出就職

南齊永元初改府州為府掌市易與交關有更能者賞置驛梁劉孝綽自上虞令還除秘書丞高祖詔舍人周捨曰第一官

後魏高士傳吳郡陸通次高祖曰秘書水天下清官東南

胄緒未有為之者今以相處為卿定名號

後魏杜銓京兆人為中書博士初杜太后父勁喪在濮陽太武欲命卽葬於鄴司徒崔浩曰天下諸杜何處望高浩對京兆為美太武曰朕今方改葬外祖意欲取京北杜中長者一人以為宗正命營護凶事浩曰中書博士杜銓其家今在鄴郡是杜氏之後太武召問銓杜最鄴命詔之及見銓器貌瓌雅大武感悅謂浩曰此真吾所欲也以為宗正

于忠安武將為侍郎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忠以其為人出授定州刺史宣武餞之忠自出殷懃執子孫之禮將軍常州大中正密遣中使謂忠曰

後魏孝武帝永熙二年正月癸酉朔詔曰朕以寡德纂承大業夙夜祗懼若涉淵冰而天下多事戎車屢駕加以比歲不登百姓飢餒朕甚憂之故減膳撤懸庶與億兆同其勤儉而有司未達朕意或以朕減膳撤懸謂朕不愛百姓之財不憂百姓之困此乃大違朕意也朕之減膳撤懸欲使百姓豐足而已豈愛財而不愛人哉今可以時蔬食以代肉膳其懸而不樂之事權且停之

府六百二十　十八

魏孝武太常寺自建武末雖經兵戎而禮度頗備及遷都之後因時制儀皆合典度孝武西遷禮儀殘缺高祖命太常卿祖瑩修撰吉凶嘉賓軍五禮以為一代之典瑩博考經史採摭舊聞以為新禮表上之詔付尚書令僕議定施行

後周武帝保定元年詔曰朕聞古之為國者必設庠序以教之故能使人興行成俗比年以來頗多廢闕非所以敦風化也其令公卿以下皆入學觀釋奠之儀

隋文帝開皇元年詔曰朕受天明命子育黎元每思政術以求理本而官人代工未盡其職或設官分職而事有闕廢或因人授任而才不稱官或官閑於事或事繁於官或有名而無實或有實而無名或重複交錯或輕重相懸或須而不置或置而不用或因時創制或沿襲故事或俗吏所為或儒者所見或出於一時或行於一代或取適於當年或貽弊於後世或得之於此或失之於彼或利於古而不利於今或便於今而不便於古或法立而弊生或人亡而政息或事同而文異或文異而事同或名同而實異或實同而名異或一物而兩名或兩物而一名或名實俱亡或名實俱在或名存而實去或實在而名亡或名實俱去或名實俱存或名實俱得或名實俱失或名實俱是或名實俱非或名實俱美或名實俱惡或名實俱善或名實俱不善或名實俱中或名實俱不中或名實俱正或名實俱不正或名實俱當或名實俱不當或名實俱可或名實俱不可或名實俱成或名實俱不成或名實俱立或名實俱不立或名實俱行或名實俱不行或名實俱通或名實俱不通或名實俱明或名實俱不明或名實俱察或名實俱不察或名實俱知或名實俱不知或名實俱見或名實俱不見或名實俱聞或名實俱不聞或名實俱覺或名實俱不覺或名實俱識或名實俱不識或名實俱解或名實俱不解或名實俱曉或名實俱不曉或名實俱悟或名實俱不悟或名實俱信或名實俱不信或名實俱疑或名實俱不疑或名實俱決或名實俱不決或名實俱定或名實俱不定或名實俱安或名實俱不安或名實俱危或名實俱不危或名實俱存或名實俱不存或名實俱亡或名實俱不亡或名實俱得或名實俱不得或名實俱失或名實俱不失或名實俱成或名實俱不成或名實俱敗或名實俱不敗或名實俱興或名實俱不興或名實俱廢或名實俱不廢或名實俱治或名實俱不治或名實俱亂或名實俱不亂或名實俱理或名實俱不理或名實俱順或名實俱不順或名實俱逆或名實俱不逆或名實俱從或名實俱不從或名實俱違或名實俱不違或名實俱合或名實俱不合或名實俱離或名實俱不離或名實俱同或名實俱不同或名實俱異或名實俱不異或名實俱一或名實俱不一或名實俱多或名實俱不多或名實俱少或名實俱不少或名實俱大或名實俱不大或名實俱小或名實俱不小或名實俱長或名實俱不長或名實俱短或名實俱不短或名實俱高或名實俱不高或名實俱下或名實俱不下或名實俱上或名實俱不上或名實俱前或名實俱不前或名實俱後或名實俱不後或名實俱左或名實俱不左或名實俱右或名實俱不右或名實俱中或名實俱不中或名實俱外或名實俱不外或名實俱內或名實俱不內或名實俱表或名實俱不表或名實俱裏或名實俱不裏或名實俱遠或名實俱不遠或名實俱近或名實俱不近或名實俱久或名實俱不久或名實俱速或名實俱不速或名實俱緩或名實俱不緩或名實俱急或名實俱不急或名實俱輕或名實俱不輕或名實俱重或名實俱不重或名實俱厚或名實俱不厚或名實俱薄或名實俱不薄或名實俱深或名實俱不深或名實俱淺或名實俱不淺或名實俱清或名實俱不清或名實俱濁或名實俱不濁或名實俱寒或名實俱不寒或名實俱暖或名實俱不暖或名實俱熱或名實俱不熱或名實俱涼或名實俱不涼或名實俱燥或名實俱不燥或名實俱濕或名實俱不濕或名實俱乾或名實俱不乾或名實俱潤或名實俱不潤或名實俱枯或名實俱不枯或名實俱榮或名實俱不榮或名實俱衰或名實俱不衰或名實俱盛或名實俱不盛或名實俱虛或名實俱不虛或名實俱實或名實俱不實或名實俱滿或名實俱不滿或名實俱空或名實俱不空或名實俱有或名實俱不有或名實俱無或名實俱不無或名實俱生或名實俱不生或名實俱死或名實俱不死或名實俱動或名實俱不動或名實俱靜或名實俱不靜或名實俱作或名實俱不作或名實俱止或名實俱不止或名實俱行或名實俱不行或名實俱住或名實俱不住或名實俱去或名實俱不去或名實俱來或名實俱不來或名實俱往或名實俱不往或名實俱還或名實俱不還或名實俱出或名實俱不出或名實俱入或名實俱不入或名實俱上或名實俱不上或名實俱下或名實俱不下或名實俱左或名實俱不左或名實俱右或名實俱不右或名實俱前或名實俱不前或名實俱後或名實俱不後或名實俱中或名實俱不中或名實俱外或名實俱不外或名實俱內或名實俱不內或名實俱表或名實俱不表或名實俱裏或名實俱不裏或名實俱遠或名實俱不遠或名實俱近或名實俱不近或名實俱久或名實俱不久或名實俱速或名實俱不速或名實俱緩或名實俱不緩或名實俱急或名實俱不急或名實俱輕或名實俱不輕或名實俱重或名實俱不重或名實俱厚或名實俱不厚或名實俱薄或名實俱不薄或名實俱深或名實俱不深或名實俱淺或名實俱不淺或名實俱清或名實俱不清或名實俱濁或名實俱不濁或名實俱寒或名實俱不寒或名實俱暖或名實俱不暖或名實俱熱或名實俱不熱或名實俱涼或名實俱不涼或名實俱燥或名實俱不燥或名實俱濕或名實俱不濕或名實俱乾或名實俱不乾或名實俱潤或名實俱不潤或名實俱枯或名實俱不枯或名實俱榮或名實俱不榮或名實俱衰或名實俱不衰或名實俱盛或名實俱不盛或名實俱虛或名實俱不虛或名實俱實或名實俱不實或名實俱滿或名實俱不滿或名實俱空或名實俱不空或名實俱有或名實俱不有或名實俱無或名實俱不無或名實俱生或名實俱不生或名實俱死或名實俱不死或名實俱動或名實俱不動或名實俱靜或名實俱不靜或名實俱作或名實俱不作或名實俱止或名實俱不止或名實俱行或名實俱不行或名實俱住或名實俱不住或名實俱去或名實俱不去或名實俱來或名實俱不來或名實俱往或名實俱不往或名實俱還或名實俱不還或名實俱出或名實俱不出或名實俱入或名實俱不入

府六百二十　十九

唐柳宗元武德中歷田農司農丹為司農少卿每歲秋稼將登輒先期以聞其所申報必與秋實合由是人益信服

小心畏慎於孫楊高祖每稱之

張道源為太僕卿上表以為國家馬政廢弛請減諸監使職并減牧馬士卒以息人力高祖下其表於百官議之多以為不可唯陳叔達以道源所論實切時宜請從其說高祖亦稱其言為當遂從之行

柳亨為光祿少卿太宗每謂之曰與卿舊親情義兼篤故卿為人交游多令授此職但存簡靜自守好卿慎有始終之名正後頃自簡驕怠此職事大宗亦以此責之

美璋為將作少匠轉殿中少監構將作匠以勤濟見稱修九成宮令璋與其事拜宗威將軍中郎將將作如故璋性恭勤肅慎未嘗有過

辛機為司農少卿以部撥校東都營造事功國非之事高宗謂之曰兩都是陛下天地也今之宮殿所造盛麗庶務通備將頓頓欲有修造又費財力如何機奏曰臣任司農向已十年前後奢費今見貯錢三十萬貫若以供營造理不傷而就也高從之

楊崇嗣開元初為太府少卿雖錢帛充牣而出納不節時議以為稱職崔隱甫為太府卿加銀青光祿大夫崇嗣以資高先授戶部尚書致仕時太平公主方用事隱甫懼及禍乃稱疾不視事

劉琰為司農卿開元二十八年奏曰伏准令諸司公廨田收租入正倉以供官人俸祿今諸司公廨田多為所由及富人請佃或納私租或納雜種或納柴草或納碾硙或納店宅或納車牛或納畜產或納雜物或納加耗或納地頭或納腳錢或納糠粟或納糟麴或納蒿藁或納薪炭或納鹽鐵或納魚鱉或納蜜蠟或納蔬菜或納果實或納蒲葦或納竹木或納漆蠟或納絲綿或納布帛或納雜貨或納金銀或納銅鐵或納瓷器或納藥物

大宗大和四年四月敕：「百官參謝，請修書院及職事官，宰臣以下，宜令每年各進一人，以備顧問。」

宰臣李德裕奏：「伏以國家修書院，本以備顧問，今所進人，多是職事官，或是前資官，或是選人，或是舉人，或是白衣，或是僧道，或是軍將，或是諸色人，或是親王、公主、駙馬、都尉、郡王、宗室，或是內官，或是宮人，或是道士，或是女道士，或是內養，或是醫官，或是樂官，或是伎術官，或是內人

夫列侯之尊所以褒親本而定位法阿海而命職其共所屬主厥旨司内承於三公外倡於九牧蓋元后之表儀賢人之根柢也方今太平興行文成德洽百寮師師而事聖考成之者整肅察之規備自以為治而官方萬事可尚積勞是酬歲是校校之能盛興其名數全國稱揚者以為襃善彰於載且其老也有如等之死其不幸也稱揚終之榮期所以遂之而勸能旌賢所謂尊賢理百工之成又而廢興者其不由是道也

漢周仁為郎中令景帝每與皇子其家被賜陵

朱邑為九卿居奉使治冢死葬舒桐鄉帝神爵元年立太子園增下詔稱楊曰大司農邑廉平奉公正直外之京東號為良吏重數送備喪事賜錢百萬以公主禮葬于桐鄉可謂知人者子遠雖內治京師其在國之賜邑亦厚矣黃霸曰

華表武帝將為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退詔曰表清亮雅素有名成之晏以善王事靜嘉匪懈而以疾困辭章表殷勤至于數四如所上以為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給駟馬加門施行焉

賀循元帝時為太常兼尚書令加九錫舊不加官今又奏焉詔不宜兼處此職唯拜太常而已帝以循為清貧下令曰循心清王儀行為格表位處上卿而居身服物蓋周形而已屋室貧陋風雨不蔽近遣奚僕為循修葺而循又讓不許不得已留之初不服用又為太子太傅太常如故循自以抗表懇頓固辭不脩上隆降等之義下替交叙之儀也累表陳讓帝以優贈隆準物有不言之益敕厲循曰期於不許命皇太子親往拜焉循有疾而帝於接對詔問慇懃其崇愛如此

薛兼明帝時為太常兼領國子祭酒兼性素尽忠格已方轨志

訓引導成德不事威嚴學者敬而愛之

周弘正為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弘正博學多通明於三禮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頒而有學識者為祭酒弘正以太常卿處之故不得讓職宣慰之旨然以太牢王褒成帝時為度支尚書寫書校定奉使周齊聘問內外稱其敏識并覩家藏古書多所遺闕使周訪購求訪得數百卷

劉歆為射聲校尉典領兵衛南齊高帝踐阼高宗輔政引親貴謀功建武二年賜親貴以為防衛歆固辭

梁顧協為太府卿大同八年卒高祖臨尚書之手詔曰卿外敭職業內侍帷幄藥石有資朕所賴也廉慎簡貴事合古風雖在官次實同閑逸卿之懷抱朕悉知之今遣舍人朱异省問內外親屬及卿所須并營家柳近甘露使周哀者大夫所須早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家柳近甘露使周辦行賜衣服給公使車牛

裴子野為鴻臚卿中書侍郎領著作兼兵權侍郎子野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史史足用廉白自居

劉杳為鴻臚卿領國子博士杳博學多識有文才為後進所宗

周弘讓為鴻臚卿領國子博士弘讓博學有才辯為後進所宗

周捨為鴻臚卿領國子博士捨博學有才辯為後進所宗

周弘直為鴻臚卿領國子博士弘直博學有才辯為後進所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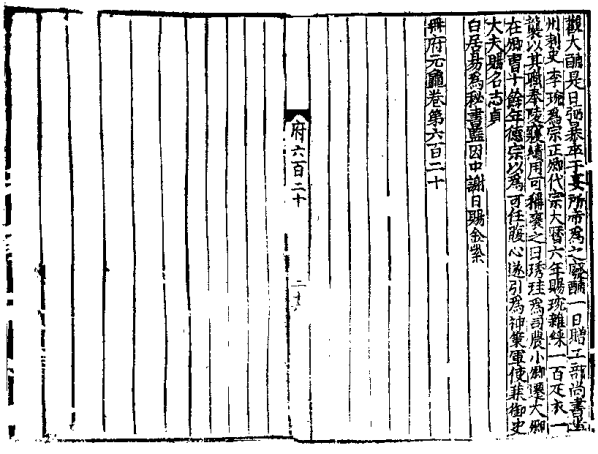
周弘正為鴻臚卿領國子博士弘正博學有才辯為後進所宗

賀琛為鴻臚卿領國子博士琛博學有才辯為後進所宗

陳沈洙為鴻臚卿領國子博士洙博學有才辯為後進所宗

劉芳為國子祭酒後魏高祖時為大理卿決獄平允高祖以綫有識直心存引入閤中或隔簾與皇后同榻即呼綫字評論得失政務多賜寵甚其後位開府驃騎大將軍而綫守法慎為稱職高祖每謂朝士曰朕於卿輩名平如綫實難得人情而綫守法慎為稱職高祖每謂朝士曰朕於卿輩無所愛憎但綫骨相不當貴耳壽中果有帝與之流涕中使勞問綫疾篤綫口授表辭文情懇惻覽表嗟悼

盧景裕為國子博士高宗時為散騎常侍監修國史封范陽公以經營太廟勞加侍中景裕固辭高宗不許景裕上表曰伏以營太廟勞加侍中封范陽公高宗不許景裕又



觀大曉是日弼奉車幸于其所帝為之啜醑一日賜工部尚書益州刺史李珣為宗正卿代宗大曆六年賜琥璃碗一百五十枚一說以其嗣奉陵寢遠用可稱褒之日琇往為司農小卿懷大卿在朔官十餘年德宗以為可任腹心遂引為神策軍使兼御史大夫賜名忠貞

白居易為秘書監因中謝日賜金紫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二十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二十一

卿監部

司宗　司寇　監校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異姓各大封子弟爲公卿大夫之采地大祭祀則與有司序事而以昭穆從祭凡大喪佐宗伯詔相王之大禮及葬王命有司哀之

漢劉郢客楚元王子高后以爲宗正封上邳侯

平陵侯禮楚元王子也景帝元年爲宗正

沈猷侯安爲宗正坐戰諸不見宗室罰爲司寇

劉辟疆楚元王之孫休侯當之子清河少欽當以吉日賜不出仕昭帝即位權光禄宗室子可用者欽譜之德行謹於朝廷年三十餘欲用之或言父見在亦先帝之舊也遂弗光禄大夫宗正卿俱時年已八十餘爲宗正數月卒

劉德昭帝初爲宗正治淮陽憲王獄爲宗正微爲大鴻臚巫蠱太中大夫後復爲宗正德素行脩潔不敢取妻盖長公主孫婿恶而主死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德不聽光以爲先帝不欲女與諸侯王通婚姻詔許謝光光愈賢之初德以三老復召德守青州刺史徵徙爲燕王光聞而恨之初德以三老復召德守青州刺史徵徙爲燕王與立宣帝時騶魯閒內侯孫慶復爲宗正

劉向本名更生宣帝時爲宗正給事中元帝初即位大傅蕭望之爲前將軍少傅周堪爲光禄大夫皆領尚書事甚見尊任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宜在位更生數上封事以爲

直可經有行權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後漢劉般建宗正在朝廷論議常稱引法義以正是非

劉愛建初中拜建宗正元和三年徵還京師

劉平以仁孝著名爲宗正

劉恭建初中拜建宗正元和三年徵還京師

劉慶爲宗正

劉勳以公族有禮更爲宗正

晉扶風王亮爲衛將軍武帝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大寶欲令奉承德美爲天下標式賈充荀勗等以爲親盡宜疏降等殺之義故令與異姓同班不復計其遠近也時宗室無出繼之文故亮等有此議博士秦秀劉毅傅咸等以爲禮施行皆咨之於舊

[illegible]再至今宗制之重指述語寺使遂六公宗義高成定約有入[illegible]
教與逸事以聞吾別講治之若宗室有犯[illegible]
綱維相聞夕勉不為恨也[illegible]
紹今尊上宗親約[illegible]
今不於日廣[illegible]
妄不詞今詔禁不改[illegible]
鹽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終都城煨燼武陽等四房子孫並宜隸入宗正編諸屬籍以明尊本之道用廣親親之仁

五載二月十二日勑九廟子孫宜並外五等親永爲常式

張說爲郭虔瓘大常卿又以承恩太常復奏陵廟月祭並太常主者總四代宗永泰二年十月宗正奏吳王祇奏上皇室求爲新譜二十卷太常博士柳芳撰也芳所次譜序述諸屬自武德已來宗枝昭穆相承攜皇室宗正譜牒自武德已來大曆二年八月勑宗子寺修奏頒朝

穆宗長慶元年三月宗正寺奏准貞元二十一年勑宗子陪位放五百七十人出身令勑放三百人從吏部注擬餘二百人令宗正寺奏今年二月十三日應在勑外陪位宗子前來貞任及當選未出身宗子據到歷共三千一百八十九人前件陪位宗子等准敕書節文例權於卑官內注擬一人出身委宗正卿計圖譜取一房最次戚屬名望高者奏聞伏以所用陪位宗子緣路不遠方集并京畿之內人數至多若據成書例文所放全少如到王後只有四十八房今請依前從長慶元年四年當曆元年三度通計未滿及者伏請准貞元年正月七日敕書節文每父下放一人出身其從貞曆元年已前三度及已曾放出身後勑二代名同者並不在此限伏以真元聖德恩深子孫蒙澤多慶出身者

開成元年閏六月九日宗正卿李弘慶奏對以自貞觀已降諸王子孫封郡王者皆別置邸第以自資有大功德特論以爲不易之制今諸王子孫多不及前修請追林藪鄭潤晉陵四郡王還舊封以分東都林藪同修之理王謹從宗寺之請也

二年六月癸巳勑宗正寺奏諸州府如有宗子寄禽鈞痾不能自立者若有親族近處堪養育者並令所在州縣切加存卹

陪京接悟不得令有侵欺致使抑屈如有違犯宗子自訴刑名卽仕所在州縣勘問仍先具非狀申報宗正寺仍令司門奏不得發使押領所有親族宗子平時無因尊卑上請疾星朝謁戰慄之際伏以事關國體且本職司部令宗正寺檢牒所在搜訪宗室無官貧無衣食及閑廢四年閏正月敕林慶士柳璟奏今月十二日面奉進止以巨室卽所擬皇室永泰新譜事頗精詳令巨自修宗正寺帖至陸下御極已來恢構式修纂述請宣付宗正寺差圖譜官與柳璟討會修撰仍令戶部給紙筆張繕成十卷以附前譜永泰新譜藏於宗正寺從之

天寶元載八月敕宗正卿朱巨川撰定圖譜宣示遠近所撰定譜牒凡一百卷分爲二軸名勝帝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十月宗正卿李嗣業奏三京畿內有陵園廟每歲請差官祭陵令一員兼掌局分兼管修葺和陵

二年七月宗正少卿李嗣業奏請修葺和陵

長興三年七月宗正寺奏今年經大雨太廟正殿東偏山摧壞陷宮牆又神門仗舍並宮鈴閣請下所司修補同天以葺牛不宜興役請隨材修葺庶免勞費其修從之

末帝清泰二年正月宗正寺奏元京應州書州諸陵寢差本州府長官朝拜雍神和徽四陵差大常宗正卿朝拜從之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壬午朔宗正卿石光賓奏晉周武王會皮冕伏惟皇帝陛下纘承丕緒嗣守鴻圖解清濁以行仁敷時順以發號陶鈞萬物之情品彙咸遂之理今月十四日伏見梁太祖廟室神主自西第二室遷入東第二室其第一室神主遷入西第二室其第二室神主遷入西第三室其第三室神主遷入西第四室其第四室神主遷入西第五室其第五室神主遷入西夾室其西夾室神主遷入東夾室其東夾室神主遷入西第一室其第一室神主遷入東第一室其東第一室神主遷入東第二室其第二室神主遷入東第三室其第三室神主遷入東第四室其第四室神主遷入東第五室其第五室神主遷入東夾室其東夾室神主遷入西第一室其

遠祖之徽猷丕茂我朝之威儀有容特增施行[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成數立廟不毀重論其聞昔季孫將行請謚曾子戴之禮千載之下猶共歎之況有國家者可不重乎臣以為宜依前代故事下詳考議遠自近南本魏不就遵成事方謚或出何典行人得失何足異議明言二國交和聘父而北晉須霍奚而行人得失何足異議明言二國交和聘父而北晉須霍奚而行人得失何足異議明言二國交和聘父而北晉須霍奚而

宗和天統中為信中後周通好之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到每與使人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李謐字士謙趙郡贊皇人中書舍人有口辯每接對突厥

郎茂為司空府參軍會陳使傅縡來聘令茂接對之

陸彥師為通直散騎侍郎陳使至少選客彥師所接對者前後六輩○後周柳虯為御正上士陳遣主使吳明徹等聘高祖令虯勞之虯謂引為御正上士陳遣主使吳明徹等聘高祖令引勞之使謂引曰來日於崇正殿延見卿可正容端坐勿為倨傲之儀宜為國信傾彼使心無使彼輕我引曰昔晉文霸諸侯猶朝王室齊桓雖九合諸侯猶北面事主今我大周受天明命君臨四海陳氏僭竊江南僻在一隅主上以其世居海表不欲窮兵黷武故遣使往彼冀其改過自新而來朝聘今乃以君命為倨傲之儀恐非主上之意也虯曰仰承朝旨敢不祗奉但恐彼使以為我朝無人耳

隋初高熲為太子洗馬開皇初為國子博士

梁毗為太子洗馬開皇初為國子博士

辛公義為太常卿開皇初為國子博士

府六百二十一

十一

隋裴矩為太子洗馬開皇初為國子博士

隋裴矩為太子洗馬開皇初為國子博士

隋裴矩為太子洗馬開皇初為國子博士

武帝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霍去病將軍出擊匈
奴得馬數萬匹而漠南無王庭自是匈奴遠遁
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兵罷者不滿三萬匹自青開軍
于後十四歲而卒喪不復聚矣故漢馬少也
五年大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使人轉邊郡芻粟食之
細者五尺九寸以上載太平御覽以補騎士不堪乘騎
伐胡故減養馬之制令民得畜官馬母馬一匹復卒二人
牸馬一匹復卒一人以除繇役天子為其生利也
詔令民得畜官馬母馬一匹復卒二人牸馬一匹復卒一人以除繇役天子為其生利也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及馬苓園令民得畜牧
大初元年更名家馬為挺令民畜馬一匹復三人
又有車府路軨騎馬駑馬四令又有龍馬閑駒騶牧師苑
五監長丞
又有牧師苑
又有牧羊苑
又有牧羊苑
又有牧羊

所合衆處並須依格式如有違越或分外入科人大重宜具名聞
[illegible]
文宗大和二年十月勑海陵是楊州大縣土田饒沃人戶衆多自置監牧已來頗有所妨廢又計每年馬數甚少若以所開蜄收市則空有煩擾若收留養飼見錢六千貫文仍春秋兩季各送四千貫充市進馬及養飼見在馬等用其監收見在馬仍令飛龍使劃付請置收管記分析聞奏是月甲戌令中使往龍監取馬五百匹賜徐州行營將士

三年正月以沙苑檀頭馬共五百匹賜鄜州行營將士

七年正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度請停臨漢監收從之臨漢監元和十四年置有馬三千二百餘匹歷百姓四百餘頃劃後勑將不蕃別自徵索至度始奏罷

十一月壬午度又奏罷鹹使王涯奏請於鎮州置飛龍收使以制軍勢從之

開成元年二月以飛龍馬二百匹賜振武府元給諸蕃

四月以隴右監牧所管馬蕃漢上言阿戰雖深若山谷當其劫掠多在平地防禦之道切在馬壯請勑軍馬二百匹置監收以為備認以度支錢三百萬送使賜之

二年十月以飛龍馬一歲馬二千七百匹

[illegible]

川置監城收管養收今計其生馬七千餘匹今修州南界有空閑地周迴二百餘里四面鄰絕賊路不通并置三五十人守其要害即放收養其南界內並非百姓耕食監司又送之討論委本道節度使差人與判使勑驗如實無主更任收管仍不得侵奪百姓人田產

三年十月飛龍監諸監收一歲馬二千七百匹

武帝天祐三年十一月勑牛羊司收管御厨羊并乳牛等宜屬河南府供進其肉便在物料錢內續又諸勑宜到羊五千口送管數已盡宜速收管如舊數已盡宜速收管如舊數已盡宜速收管如舊

年四月詔以邊費繁興百姓不堪轉運其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各於本管內收市戰馬以備軍用其所須錢數令戶部支撥仍令度支計會處分其年十月詔以出入之數頒下諸道使知其數又詔諸道所市馬每匹加錢二千文充腳乘其後以軍興馬價增倍每匹至十千文

府六百二十　十九

唐文宗太和二年正月詔曰朕聞古之王者必先馬政以足戎備以強國家自貞觀已來馬政修舉每歲所市不下數萬匹分配諸道以實軍伍以備征行頃年以來馬政漸弛雖有市馬之名實無得馬之利每歲所市不過數千匹而又分配諸道不滿百數以此供軍何異闕馬今欲使馬政修舉須有規模其諸道所市馬宜令太僕卿一人專領其事每歲所市馬數及分配諸道處所並須聞奏其諸道所市馬每匹加錢二千文充腳乘其錢仍令戶部支給其諸道所市馬不足者宜以茶鹽錢添市其諸道所市馬太多之處亦須聞奏不得過數

德望　忠勤　清儉

傳曰君之痴生於腹臧九寺之列三監之屬其選實重乃簡與其位者必而識之或洞知禮樂或富於文學或才智淵敏或德行具統故堂著於當時名聞於後世求諸歷代今有其人者矣

漢敕孫通爲博士徵魯諸生三十人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緜蕞野外共起朝儀高帝拜通爲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願陛下官之帝悉以爲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

汲黯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後徙爲右內史黯上疏曰願陛下選擇賢良使輔翼陛下陛下弘德而天下大化

卿監部

鄭當時字莊爲人好黃老之言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厄中羽後爲將軍當時爲大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世所傳之山東諸公以此賢然稱鄭莊

蘇武爲典屬國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王武子侯王商皆以帝少時故與通侯侍中諸吏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武以始元六年春與匈奴和親匈奴留武武不肯降單于使衛律召武欲使降律前後數至武謂曰單于使我來前後五人皆以降貴我誠以信不相負且單于壯我我亦得其用效忠於單于何以得歸漢而令我降我寧自殺律見武不動以刀自刺傷武武臥流血氣息僅屬匈奴以爲賢義壯之時漢使者常惠隨武在匈奴中教使者以計得脫還漢詣闕上以武守節不辱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奴婢各十人馬二十匹牛羊千頭

德望

韋玄成字少翁爲人好學修行以父賢侍太上皇及高祖文帝時爲郎事孝景皇帝爲太子及即位玄成以太子舍人侍讀積五歲遷爲侍郎

韋賢子玄成爲光祿勳以清廉稱與周堪張猛等友善堪猛等皆以師傅見尊貴玄成獨不爲動以此名重於朝

蕭望之爲博士每朔望輒與諸生雅等會論難於石渠講畢上親稱制臨決焉

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少傅在位五歲太子年十二好禮恭敬接下有法度每朝廷有大議公卿將相皆來問訊廣受以閒暇常與從容論議

德望

王吉爲昌邑中尉王嘗行昏亂吉上疏諫王不聽及王廢吉坐免官

龔遂爲渤海太守時民有帶持刀劍者縣令禁之遂曰民以劍爲賣牛買犢何爲禁之

王尊爲東郡太守時河決金堤尊親臨河隄調發吏民徒庶及郡縣工匠數萬人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又以木岸狹水力不能勝尊乃親入水中以身當之吏民爭隨其後水波稍減遂以成功

德望

王章爲太常時高陵侯幸太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凡拜公卿

鍾離意自爲天子此固乞言祥陳明王聖帝君臣政化之要以訓之明者莫不感寤

薛廣德爲大鴻臚始南陽薛豐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純亦拜職故鴻臚中爲之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治行扇相如蜀杜鄭字伯瑜爲太常爲人靜默少言閨門自守不與世爭辭

德望

文立爲衛尉中朝服其貴雖爲三公

鄭崇字細君哀帝時爲尚書僕射崇以忠直自守不阿貴戚

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時高陵侯幸太常命祥爲三老祥南面凡拜公卿

張禹爲丞相大樂公關內侯

德望

尊尊敬讓爲朝廷議者擬之子孫

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

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

孫寶字子嚴爲京兆尹

府元龜　卷六二二　卿監部　德望　忠節

曰彼小豎初父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舊京城有變九州必名之壯府請曰設其城高難其難若所修舊城有變九州必名之壯府請曰設其城高難其難若所修舊城有變九州必名之壯府請曰設其城高難其難若所修舊

是帝位時述公禍從此始元之曰事則天年久乍此亂遠情發於庚非忍而得邪預公謀及並者是臣子之常道豈敢言功今論建春主嗣位者亦臣子之終節也獲罪實所甘心未我出元之為屋州刺史

王同皎為光祿卿時武三思專權任勢恣為淫亂同皎乃招集壯士謀以剛天意駕殺引日誅之為掛祖所告遂遇害嚴挺為太常寺協律郎與東都太廟時享祭祀山陵東京祭祀薦享九廟神主於太廟以功遷司直

於太廟以功遷司直

段秀實進中丞為司農卿時德宗幸奉天朱泚僭號段秀實進中丞為司農卿時德宗幸奉天朱泚僭號偽署偽官脅逼秀實秀實稱疾泚以秀實素為軍原節要頗得士心後羅兵權以為當擒且又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詭辭初許泚之黨說大將尉遲敬德何明禮姚令言等曰泚僭逆皆所同誅

叛泚以兵迎乘輿主人者皆秀實厲所激遂逐許評語及歸罪之往秀實以為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謂尉遲敬德曰公等即不能以忠義輔國家至驚驛播遷亦當思救其禍令言即不遂乃以司農印印符以追兵赴奉天秀實又至驚驛播遷亦當思救其禍令言即不遂乃以司農印印符以追兵赴奉天

又與海寶等曰吾之來吾黨無遺類矣公等何為不圖之海寶等曰吾之來吾黨無遺類矣公等何為不圖之秀實辯而殺泚不得則死於不能向此端耳乃與海寶約事急然而令明德於外明日以召秀實議事為休沐令言等信之旦日坐秀實廳事服與休並帶弓箭而入簿位令言等然而起就休脫奮拳擊泚而前踊泚而入簿位令言等不動泚蹶而起秀實奪自捍擊於中其衙將數十人皆露刃而走秀實以刀拒之泚被數十創秀實亦被數十創海寶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死何以報吾君遂為泚所害秀實之死也德宗幸奉天沉吟良久乃歎曰秀實忠烈天下所聞今日之事朕實負之

追贈太尉謚曰忠烈

嚴挺為大理少卿沐西北庭宣慰及德宗蒙塵四方馳表至有謂先知之潛告平凝元說令奔命壞元從之遂乃悉斂貯至行在獻先俱來調給其精銳光弼率三人戰河外及次河中都虞延安之纖賢擊先鋒河調新日共濟是以分攜衆利之乃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

清儉

古者設九棘以參三公盖進賢任能以章善明理者也乃有持聖白之操守儉約之德忠推體國事君私已禄賜盡散於親舊饑寒遺逼於中外產業不治車服弊惡易曰旅瑣瑣斯其所取得年老備造銷鑠其道終吝謂已加更蒙於寵斯則惟月之任無所慮焉

唐周仁為郿中令景帝所聘甚多蛙終常讓不敢受也諸侯聞仁為郿遣路無所受

鄭當時為大司農性康又不治產即奉賜給諸公蛙共饒遺人

不遺具器食

朱邑自北海太守入為大司農列卿與鄉人相聞為歡飲常以共九族鄉黨宗人為榮

後漢趙典七為列卿獲而被徵用厄器也

周澤字穉都為光祿勳清廉潔相續京師號為二穉

孫僅字子雅為光祿勳以清廉潔相續京師號為二穉

秦彭為光祿勳以清廉潔相續京師號為二穉

追表其有清潔之操此前朝貢為第五倫為司空時薦之

也

宋均為尚書令以清潔相續京師號為二穉

魏郭淳為將作大匠清素在公妻子不免於饑寒及卒以子為郎中

高謙之孝四以儒學徵拜大司農在朝以清白方正稱

國初為太僕卿列卿位布衣蹋賓祿賜散之賓客終以菜羹自守司馬昭之為大司農家無餘財
李勣為僕射清平恩徐建胡質皆以晏國忘私不營產業
楊播為少府卿家無餘財
初治為太常卿清貧不給至賣田宅以自給明帝聞之加賜穀帛
王朗為司空封蘭陵侯薨子肅嗣肅為人清儉寡欲不營產業
司馬孚為太尉特蒙令素被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連而孚默然以單車歸本郡不染其流
吳隱之守廷尉秩書監遷左衛將軍雖居清顯祿賜皆班親族冬月無被常漸衣乃披柴勤苦同於貧賤
王朗為秩書監領本州大中正出為廬陵太守成帝以嘏家貧無以上道賜布百匹錢十萬
宋纖為位少府卿以清聞
顧延之為光祿勳居身儉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通儒老無

貴戚之為尹有豪氏貴戚東府朝野致敬沈之憎躡嚴造帝太祖厚禮視之曰卿北屋以機戲玩之曰若此屋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
南齊虞願初在宋為謁者大守以母老解職諸潤皆謂愚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百潤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補牀而去
梁裴子野為通直郎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曾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舍一敞起茅屋數間妻子常苦飢寒以教誨為子侄
褚翜少孤貧有志操初為建威將軍冬服貂蟬亭侯裝法護謂人曰我願能身上溫暖邵願能衣食若兄不濟以還之
後魏賈琰為金正始官雖通顯公退如初清尚之操為天下所重
魏子熙為國子祭酒儉素安貧常好設齋

其有疾醫為診治賜醫之宗族性儉約率素事服飲食取給而已
宋孝修為大常少卿遷侍中領前將軍修清貧至是乃送白銀百斤修不受
劉亦沂歷吏部尚書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虽脫略人間不過元旦小面餅衣敝食不改常人或譏之虽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吾平生營求祇營不稱營尼耳
唐李敬玄為相子弟多以貪污聞其餘資但書二卷而已

大舉一國之高以為九卿位亞三司行則為王導大臣之任也乃有具瞻成性正直是好踐大卿而無機在職若而不職貴賤因緣成姦邪遠失宜為從重坐以外度集議以聞而中正本司逾事專擅妄有糾劾之宜無得為動物情檢察義不爽乎若

晉忠之徒幾由廣而下亦持閑其人矣

漢張釋之為公車令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使謁者持節赦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太后使使者持節赦太子梁王乃得下釋之奏曰

府六百二十三　一

殿門為主警衛非常謹慎嚴肅以更定律令為此制竊聞貴傷尊卑前賢明訓曰公為正朝上不能廣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俗必安國富民使國家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約束之為此制而公以一時權矣今以無權為辯當於大深小苛黷憤黷曰天下謂公筆吏不可為公卿以然公為天下重足而立吳王時法令如此四海以為無私少事朝廷言與朝和親母起穴隙而生此所謂招禍之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更民吏上分別文之易事

數奏建議以幸而數當時辯論面折引準從容於前以此人主重容而下準之吏重深文下誅也而人於厚以自高於是益貴引湯以疾黜嚴帝亦不說也武帝神略法水中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代大宛得千里馬名渥洼水中次以為太一之歌後代大宛得千里馬名渥洼水中作以為歌詩於宗廟先帝百姓宜能知其音邪高祖不敢承相公孫弘

曰賢誹謗聖制當廢

金敞為諫議大夫時宣帝詔曰孝武皇帝躬行仁義選明將興師動眾出征匈奴以報祖宗之仇雪社稷之恥功德茂盛光大配天朕奉遵洪業思昭前烈以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庭中皆曰陛下躬聖德體文武之姿以承祖考之休烈繼孝武之統業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賢良褒有德賞有功恩及昆虫德流方外天下莫不蒙福咸獲嘉祉敞獨以為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或父子俱沒或妻寡守節或孤幼無親骸骨不收暴於中野天為動威大異屢降地為開坼川谷易處高山為淵大川為陵災變重仍盜賊並起赤眉數千里為輩以萬數流行侵掠燔燒城郭殘滅邑里發冢露尸延及生人或至滅門或傳十餘家或發視其家財物衣服或剝取其肉臠切相啗臭聞數百里白骨蔽野不可勝數天下大困人民離散相食或為羣盜或為奸邪或為妖言或為叛逆或為盜賊或為淫亂或為劫殺或為篡奪或為誹謗或為怨讎或為嫉妒或為貪殘或為酷暴或為烹煮或為臠食或為虐殺或為戕賊或為搏噬或為相賣或為自賣或為自殘或為自殺或為相殺或為相傷或為相食或為自食或為食人或為人食或為食自己之子或為子食己之肉或為食父母之肉或為父母食子之肉或為食夫之肉或為夫食妻之肉或為妻食夫之肉或為食兄弟之肉或為兄弟食己之肉或為食己之肉或為己食人之肉或為人食己之肉或為食己之肉或為己食己之肉或為食己之肉或為己食己之肉或為食己之肉或為己

府六百二十三

陽侯亂侍帥以妻干仁秉與無人臣禮爲大不敬棄執法守正
反下于理至忍私刑而不誅雖放罪猶宜貶黜
周灌永平中爲大將軍竇憲所信憲數有奏請
鄧康爲大司農安帝時鄧騭兄弟秉權康數以正義
爰奏勃來親近不得與公卿會康上疏曰臣聞天子之
常侍侍從大將軍宜與公卿會議朝政今大將軍
遠自授置諸侍御史復詣尚書事非舊典臣愚以爲
宜罷遣還臺以明聖制帝不從
周舉永和中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冀欲以爲從事中
郎舉以冀貴戚不應辟召
劉陶爲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業山林湖澤及蔡郡陂池以廣其園又規占鴻池以爲
禁苑陶奏書所在伏科品没入之
趙典爲太僕遷大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
對無所曲折
袁逢爲大司農襄楷建寧三年夏大風雨雹雷霹靂拔樹折屋逢
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君德不修
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故堯遭洪水湯遇大旱水旱
之災莫大於此春秋書大雨雹大雨雪雨木冰雨水
之異皆記災變以示人事今月二日雨雹雷電交作
臣竊惟陛下踐祚以來未有聖德之政以致斯變
趙岐爲太僕遷大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
對無所曲折

府六百二十三

爲恨更遷大鴻臚時皇小女九令公貴會長秀獨不往冀銜之
劉陶爲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業山林湖澤及蔡郡陂池以廣其園又規占鴻池以爲
禁苑陶奏書所在伏科品没入之
趙典爲太僕遷大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
對無所曲折
袁逢爲大司農襄楷建寧三年夏大風雨雹雷霹靂拔樹折屋逢
上疏曰臣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君德不修
則天降災異以譴告之故堯遭洪水湯遇大旱水旱
之災莫大於此春秋書大雨雹大雨雪雨木冰雨水
之異皆記災變以示人事今月二日雨雹雷電交作
臣竊惟陛下踐祚以來未有聖德之政以致斯變
帝不從
周舉永和中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冀欲以爲從事中
郎舉以冀貴戚不應辟召
鄧康爲大司農安帝時鄧騭兄弟秉權康數以正義
爰奏勃來親近不得與公卿會康上疏曰臣聞天子之
常侍侍從大將軍宜與公卿會議朝政今大將軍
遠自授置諸侍御史復詣尚書事非舊典臣愚以爲
宜罷遣還臺以明聖制帝不從
周舉永和中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冀欲以爲從事中
郎舉以冀貴戚不應辟召
劉陶爲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
美業山林湖澤及蔡郡陂池以廣其園又規占鴻池以爲
禁苑陶奏書所在伏科品没入之
趙典爲太僕遷大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典據經
對無所曲折

府六百二十三

術頗輕侮之遂奪取其節永去又不聽因欲過爲軍帥日暉淡
日侮恨遂嗔血而死長沙太守聞之使衙吏直捕寧聊東夏不能獨議日華以上公
之尊東緯指之使衙吏直捕寧聊東夏不能獨議日華以上公
章表皆用觀使百名附上開上疏以事君者皆國危當言臣不
推位讓賢自引而正色正朝王室以救時難今天下大亂
道非一朝一夕日暉蓋從周旋歷漢律觀察罪人交關三日已
上皆應知情若欲加重罰故得臣子以不發揚舉仲之罪是不追案本
日鄭人討禹公之刺劉子家之義聖上宜矜其誠本追案本
宜加禮朝廷遂從之五年南陽王帝東海王彪薨帝御其喪
殺欲為脩四時之祭以動聖聽曰聖恩教崔臨序增思惟一
王之義發哀於路之詔聊復加哀以正禮制竊觀故事諸侯王
薨皆遣中謁者奉策弔賜賻錢帛以為喪費武帝聖明
四帝是也未聞前制陵立祭祀若臨時施訓不列廟紀百遇
以為諸在神亂聖意若故禮同成人加以褒寵者宜詳上思令

府六百二十三

祀禮事帝後絕之至於一緦之限不合禮意又違先帝已敕之
法所未敢奉
魏攸為侍中文帝以為太子舒憲為大鴻臚又遷太僕太子欲與酈伯
陽尋明帝時為少府二人欲自結人情不見辛毗引召伯明使
伺後言人數更守營不得出營尋復還帳攸更一白歎
之日國家不與九卿為婚兵與小吏為婚手帝聞而歎息
王肅為秘書監明帝詔群臣問曰漢祖高帝亦有布衣之舊
者誰也肅是帝欲不殺彭越而得不死肅對曰漢祖高帝者之威過於雷霆親一見
顏其本意豈好欲誅之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親一見
夫無其雖蟻蚊虻而有可以不令受刑言雖微事於天下故
著史記非徒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
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注

史記叔孫通傳及之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創而殺之於今此兩部有
縁無書後魏李彪事跡下遷尚書三臣為讒切在孝武而不在於
史遷此書三正始中為太常大將軍曹爽專權任己何晏鄧颺
等薦吳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濟正色曰此董昌引恭
石頌之屬復稱說於東閤之前何晏曰當云其公忠乎此謂
君前世惡人矣
王朗為少府大將軍曹爽使持節都督張望子家皇帝及請私用之
物朗聞之皆錄奪以沒官少府統三尚若施府內藏玩弄之宝
爽等奏劾之有干木偏觀中法乃徙為太僕
陳泰字玄伯高貴鄉公時為太常及司馬景王會朝日謀廢立
泰不至使其舅荀顗召之泰涕而入景王謂曰玄伯何以處我
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景王曰不可為更思其次泰曰但見我
進不見其次景王乃不復問
蜀亡為大司農延熙九年秋大赦先於衆中責大將軍費禕

曰夫赦者偏施於少物非朝廷所宜有也費禕答曰治亂必不得已異
後乃可耳今主上富於春秋而大敵未殄臣之憂慮豈有已哉
劉矇之意而致施非常之恩以惠姦宄之惡乎文簒單始擊而更
原宥有罪仇仇不悛人理老夫老耄朽不足治臨窮謂恐難
以經久豈具體之論矣仲堪曰明德慎罰政之格言禕之所
言無乃多如是類敬執政重旦心不能從意但不答每旨
吳潘濬為大常時於事忌憚嚴而能濟治績著於欲盡節於
主開太子登已數言之而太見從濬乃大請百官於門中手為
殺者以身當之太子為固乃得免後孫皓既殺濬而不行請每進見無不
累息之甘酒也而寵嬖畏後誅戮
晉山濤為大鴻臚加奉車都尉及羊祜數攻城將入欲保其
此色保持之由尤失權寸意出密與鎮南將軍
義默為太常時侯霸山濤欲舉一親親為重王謂默曰卿似尹

得內相但之職以為國無小久叙溫舒罪之巫蠱謝躬方興桓
宗構盛尚書僕射王朗盛故吏也秉為溫加罪三盛交集乃出
引之為豫州刺史
宋徐豁晉安帝隆安末為太學博士桓玄輔政奏中外都
督府議致物雅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眼邪王不應
加敬玄滿中不免豁官
南齊蕭惠開為儀制令蕭惠開為儀制令蕭惠開為儀制令
尚書令王儉等成梅盛德頒賞百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盛
既是舊物了足為後帝不從後頒曲宴頒賞蕭惠開為儀制令
前數讓酒器恐宜移在此也帝並從之
後魏盧淵為秘書監時孝文將北巡謂淵曰朕欲以今歲
講習群經以為何如對曰此自古所恨如臣愚見宜更簡上
孝文曰以先后之嫉妖意已定淵曰雖奉詔如此於臣心實有
未盡及朝日集諸儒論難意如前后見召延入賓寵深以為恨淵不

以介僕

竇嗣為大宗正卿宗室以其寒士相與輕法推治一無所顧避甚見雖嫉于烈孝文帝時卿從為衛尉從為衛尉及遷洛陽人情趨本多有異議帝問烈曰卿意云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管所測若陛心而言樂遷之與舊愚以為舊惟中半耳帝曰卿欲不喜是何同梁扈不言之宜且遷舊都以鎮代邑

隋牛弘為太常卿楊素將擊突厥太常與弘言別送素至中門而止素謂弘曰大將出征故來執別何相送之近也弘謝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謂其智而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為懷

唐竇誕自御史大夫貶為遂州刺史時宰相楊慎矜方用事誕不悅元揩之為人嘗因官屬入集靜謂元揩曰如隋煬帝時楚毒百姓有者復勸復厲人以安兆庶何用於公哉元揩被執無以應

韓思彥初天朝為太常博士南郊儀注去太妃號改尚書郎守太常少卿藉宗卿大用勸會宰輔國體任意欲刪降禮於已勉不為之爭竟刪出分州刺史

杜黃裳自元為太常卿時順宗即位王叔文之權攬黃裳然不為之屈竟罷相出分州刺史

造社門後語其子習讀執經于門以受業情執謂遇曰丈人謙得一官寧可復開口議禁中事也黃裳勃然曰黃裳恩三朝豈可以一官見買拂衣而去

陸亘為太常博士時有禮生酒真父於社事凡告以大義漫官不能達喻訪於亘亘亦賴是須臾息而和六年冊皇太子將攝儀注真亦欲察與豆菩之由是禮儀不重於尊卑

李紳開成末為司農卿理財疏越大切於事無所忌憚送納之誇紳之奢利乃除福建觀察使依前官章疏宰臣知其貪黷不宜於大宗前明辨故復舊官

楊嗣復為太常卿時覽宣皇好古文章廣開道術令公卿已下各薦通經之士以備顧問嗣復奏曰臣聞堯舜之時設官分職以理萬務其間有德行純備學術精通者則謂之師傅有道藝博洽者則謂之賓友有直言正色者則謂之諫官有善聽獄訟者則謂之士有辯護疏決者則謂之理有導人勸農者則謂之牧有訓導胄子者則謂之師有主領禮樂者則謂之秩宗有掌教六藝者則謂之司業有職在糾繩者則謂之憲臺有職在宣揚者則謂之喉舌有職在獻納者則謂之補闕有職在拾遺者則謂之拾遺有職在討論者則謂之博士有職在參謀者則謂之議郎有職在顧問者則謂之諮議有職在撰述者則謂之著作有職在校讎者則謂之秘書有職在修撰者則謂之史官有職在考正者則謂之太常博士有職在講論者則謂之國子祭酒有職在統領者則謂之大夫有職在贊導者則謂之賓客有職在侍從者則謂之學士有職在參佐者則謂之幕府有職在分憂者則謂之郡守有職在共治者則謂之縣令有職在導揚者則謂之尚書郎有職在奉使者則謂之郎官有職在宿衛者則謂之將軍有職在統兵者則謂之都尉有職在典兵者則謂之刺史有職在守邊者則謂之節度使有職在鎮撫者則謂之觀察使有職在捍禦者則謂之防禦使有職在訓練者則謂之團練使有職在主兵者則謂之兵馬使有職在主財者則謂之鹽鐵使有職在主倉者則謂之轉運使有職在主庫者則謂之度支使有職在主糧者則謂之營田使有職在主茶者則謂之茶鹽使有職在主酒者則謂之酒稅使有職在主田者則謂之屯田使有職在主牧者則謂之監牧使有職在主馬者則謂之群牧使有職在主船者則謂之船場使有職在主橋者則謂之橋道使有職在主渡者則謂之渡口使有職在主市者則謂之市令有職在主倉者則謂之倉曹有職在主庫者則謂之庫部有職在主獄者則謂之獄官有職在主刑者則謂之廷尉有職在主兵者則謂之武庫有職在主馬者則謂之廄牧有職在主船者則謂之船場有職在主橋者則謂之橋道有職在主渡者則謂之渡口

秦昭王以綰神為蠭使安國君以積聚為道昔秦欲攻楚立孫湣說頃襄王以黔中巫郡與楚楚王悅湣西門豹為鄴令行法嚴刻河伯娶婦豹投巫於河中以絕其事漢文帝時匈奴數入邊上以魏尚為雲中守備邊匈奴不敢入塞

漢文帝後元六年四月詔曰朕聞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旅誹謗之木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結口而下情不通也其除之

漢文帝後元七年詔曰朕聞古之明王以道治天下其臣有過則匡拂其美稱揚其善以相輔翼下情上通則治道興矣

詩書不改其峰固而能通猶蕤必清經危論不易其節金
盤玉色久而彌新舉授其誠始終天所祚當聲大鐘輔巫
我有嘉賓甚其德音秩秩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
是傚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鐘鼓既設舉酬逸逸大
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
爵籥舞笙鼓樂既和烝衎烈祖以洽百福子孫千億
華黍為餱孔碩曰有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蒸畀祖妣以洽百禮
百福孝子孝孫
宋徐廣為著作郎時劉湛以舊恩專權廣與湛子弟書
王弘之並為忘年之友
梁明山賓為王國博士年二十餘為揚州議曹從事史
有盜牛者主縛送之山賓見而問其故曰偷牛賊也山賓
曰偷牛盜也何為縛之曰偷牛賊不縛將何以懲之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二十四

卿監部五

智識

夫智者不敢識以知微故能施於有政克集其有能優裕之地領監署之職蹈志奉上思竭忠誠非機用周敏策略宏遠達于古世察言為国經者局量著名稱然厥位哉五乃決獄上議立子之惡參考條制疑夫倫黨全物力以省費論軍志而屬見深明類隣曲揚厥意戒平輕事洞於未萌所有鑒通人倫玄合上旨幹局幹力兼濟於下莫不究天人之奧曠詳事物之軌制練達国體暢時義以至諮詢訪對引會精蕃湊繇冰釋昭若發蒙決于主心為衆所照者悉可徵矣

漢張湯為廷尉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平亭疑法奏讞疑事必先為上分別其原以揚主之明言此自天子意非由有司也奏事有善則曰監掇史其所為

也（孝武皇帝紀）召信臣為少府奏請上林諸離宮館希御者勿復繕治共張之奏省崇飾黃門倡優諸戲及宮館苑囿之物減過泰半太官園種冬生葱茹韭菜覆以屋蔭（蔭於禁切）昏夜時御進之（晝夜漏刻）雖蓋至尊亦無以加信臣以為此皆不時之物有傷於人不宜以養供養之道非所以順神安性也（養以方切）朱博為琅琊太守平天下稱擢張敞為京兆官屬所選視事賢亦何憂欲以為治郡（視事見上）樣以來旦二十年亦偶耳劉向以為博為人報史試與王臨共（臨共見上）事中其短（短知之人報史試與王臨共）擅前世決事持以為諸君侯（諸君侯謂公卿）之師（師法也）數十事持以為（持以為謂持此為法）博之（之謂博）為人（人謂博）不通古今（古今謂經義）不如（如謂不及）臨（臨謂博）之（之謂臨）博（博謂博）為（為謂為人

不當內弱主意而示外以不大也乃持羣臣陳公是何言歟當建安之末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皇帝也及泰國祚而文皇帝受命若初之世亦謂一日不可無文皇帝也及季葉天下而陛下能興於國內所以宣張郤孝陳君臣亦誠如辛毗言帝曰陳公可謂善爰矣

崔林為大鴻臚魏王遣侍子來朝朝畢嘉其自遠乃設宴會與其王甚厚餘國各遣子來朝間使連屬林欲防遏或非真慕義蹤跡多詐爲虧費卹因通使命利得即盜邊林欲防遏或非真慕義蹤跡多詐爲虧費卹因通使命利得即盜邊遂所損滅多矣所以養之所患也乃移書城傍郡縣并錄前世待遇諸蕃約故事使有恒準

蜀孟光為大司農正旦會朝頓宗正毋丘儉作酏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相送於城東宗族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稼為恨肅以語答答曰臣自與光俱為學郎時特所知宿夜共載門生舊人好其酒而不達事情自旨酒建幽州志望無限又欲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征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鋒亞夫之長也故不意征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鋒亞夫之長也故

後漢成帝特為太常卿王紘上言樂舞宜有先帝圖畫佛象經應宜雖此事猶存宜勒作圖帝下其議譔曰佛者吳楚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垂意而天地多寸多藝動因臨時而設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斯永承聞也盛飾奢麗敗而此堂塊立

吳孫贊為大常先帝特親愛重崇禮賜之甚篤贊為人性好酒飲酒輒醉醉輒言事或觸忤大臣大臣銜之數因公會酒酣大臣乘間言贊醉酒悖慢不可以奉宗廟先帝不悅有間潛潛曰卿在民間耗亂為害加醉有之動在所酒不可斷也從之

晉郭奕任愷為光祿勳領宗正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相送於城東奕病不任會帝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稼為恨肅以語答答曰臣自與光俱為學郎時特所知宿夜共載門生舊人好其酒而不達事情自旨酒建幽州志望無限又欲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征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鋒亞夫之長也故不意征淮之卒銳而不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鋒亞夫之長也故

後漢成帝特為太常卿王紘上言樂舞宜有先帝圖畫佛象經應宜雖此事猶存宜勒作圖帝下其議譔曰佛者吳楚之俗非經典之制先帝垂意而天地多寸多藝動因臨時而設此象至於雅好佛道斯永承聞也盛飾奢麗敗而此堂塊立

魏王曹操征關中馬超等軍於渭南操將渡渭先使徐晃等以輕兵挑戰而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北軍既渡乃多留精兵以拒橋而自將餘兵先渡渭為甬道而南超等數挑戰不出操乃設疑兵東渡渭示欲從北渡而潛實從南渡渭超等聞之率精銳來逆操擊破之超等走保渭口

魏王曹操征關中馬超等軍於渭南操將渡渭先使徐晃等以輕兵挑戰而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北軍既渡乃多留精兵以拒橋而自將餘兵先渡渭為甬道而南超等數挑戰不出操乃設疑兵東渡渭示欲從北渡而潛實從南渡渭超等聞之率精銳來逆操擊破之超等走保渭口

魏王曹操征關中馬超等軍於渭南操將渡渭先使徐晃等以輕兵挑戰而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北軍既渡乃多留精兵以拒橋而自將餘兵先渡渭為甬道而南超等數挑戰不出操乃設疑兵東渡渭示欲從北渡而潛實從南渡渭超等聞之率精銳來逆操擊破之超等走保渭口

魏王曹操征關中馬超等軍於渭南操將渡渭先使徐晃等以輕兵挑戰而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北軍既渡乃多留精兵以拒橋而自將餘兵先渡渭為甬道而南超等數挑戰不出操乃設疑兵東渡渭示欲從北渡而潛實從南渡渭超等聞之率精銳來逆操擊破之超等走保渭口

魏王曹操征關中馬超等軍於渭南操將渡渭先使徐晃等以輕兵挑戰而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北軍既渡乃多留精兵以拒橋而自將餘兵先渡渭為甬道而南超等數挑戰不出操乃設疑兵東渡渭示欲從北渡而潛實從南渡渭超等聞之率精銳來逆操擊破之超等走保渭口

魏王曹操征關中馬超等軍於渭南操將渡渭先使徐晃等以輕兵挑戰而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北軍既渡乃多留精兵以拒橋而自將餘兵先渡渭為甬道而南超等數挑戰不出操乃設疑兵東渡渭示欲從北渡而潛實從南渡渭超等聞之率精銳來逆操擊破之超等走保渭口

周少冢卿信安王禕也若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鋒
恐所從出蘇峻之謀不及李龍汚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
禦蘇峻而以汚水禦李龍又所疑也若石祖士稚在燕個然城北
慮城來攻因以為資設攻守重也以禦其外救將熟賊果至下
不戰於外則勞於內多將短火急則城池未必全若石不
不特其利是時賊雖汚水北方之然今四分之一耳士稚不
能得其一而征西欲盡其四又所疑也或云賊若多乘則必無
糧然致糧之難宜過蜀而李龍據涪水截固平關中
而後進全至襄陽路既無阻又行軍之日自供給之方然前
雖如百倍已蜀王難而謂今不能資其多又所疑也然此所論
但說征西既至之後耳尚未論道路之處也自西水急岸
高魚書深谷長川里若賊無求襲之義及我未陣而擊之將如
之何二王與賊水陸具勢便習不同寇若送死雖江陵敵
以當之猶在之有餘豈誠而致之以俾萬全乘江遠進以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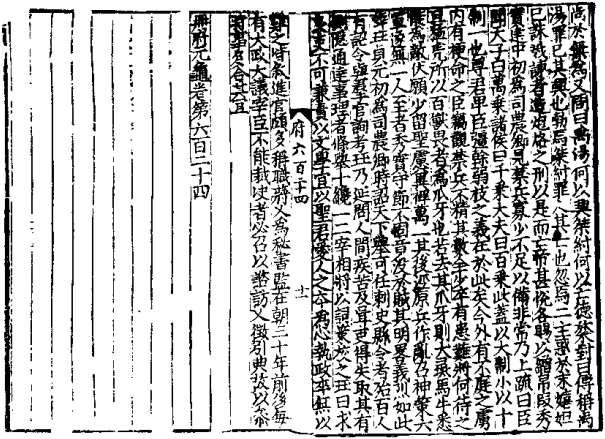
後襲擾浩為然滔蔡常元年求高祖為晉將伐蜀泝丹師自淮
入清欲沂河四上假道於晉晉主議之外朝公卿咸曰道
谷險絕曰天險一人荷戈萬夫不得進劉浴舟舡步兵何能西
入旅我軍其後還路其難若北一河岸其行為易揚言伐蜀意
或難測假其水道寇不可禦宜先發軍斷河上流勿令西過又
議之內朝咸曰外討明元將從之浩曰此非上策司馬休之徙
鎮夏口州刺劉毅久今與死子初乘其喪而伐之臣觀
其意必欲入關勤皇之人不顧後患今若棄其西路從上岸
北侵如此則蜀事亦我安敢今蠕蠕內寇我又之不可救
夏口是南則北寇進擊若其前則南州復危未若假之水道順
流而西入然後與兵塞其東歸之路所謂下策到虎而得之勢也
使浩勝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蜀氏勝也亦不失義隣之名權
成威服而虎而收長利上策也夫治國之計擇利而為之者

唐德宗朝一女子之惠也假令國家某帝山以南為必不能救
吳越之兵與官軍爭宁河北也居然可知議者稱曰裕西入西
谷則運路路絕皆為賊有是不然假令上岸則賊軍必不出關則我
軍能何如乘其空虛出其不意直指京師則賊自潰走何必
戰於畔城為晉將朱超石所敗師人多傷明元聞之恨不用浩
計明年雪寒郡太守王懿來降上書陳計稱劉裕在洛勢國家
書便不為用後裕則裕可不戰而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遣
書便不為用後裕則裕可不戰而剋書奏帝善之會浩在前遣
書與浩浩不答乃上書曰昔魏與劉備爭蜀備自稱漢中王
魏離裕乘其空虛出其不意直指京師則魏軍必不出關則我勝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父相出君之父與生便尊昔周穎陽之老夜嫁之壯少加得伏

會裕若平此而還必築其空勢然矣奈地戎夷軍井既鑿之固裕亦不能守之風俗不同人情難變欲行荊楊之化於三秦之地無異南欲飛越足而欲走不可得也若窮寇守之必資於寇孔子曰善人爲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今以秦之雄制一年間且可治戎申暴民備禍以其所素也亦猶裕爲晉討堅而守也明元曰裕已入關不能進退狽遣精騎南擾豈城壽春裕亦何能自立哉吾不殊陛下不親御六師兵衆雖盛而將無韓白長孫馮有治國之用無進取之能非到裕敵也謂待之不晚明元笑曰卿量之已審矣浩曰昔私論近世人物不敢不上聞若王猛之治國撫堅之管仲也寬容至泰之輔少主綦察暱之霍光也剛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明元曰卿謂先帝如何浩曰小人管窺難窺何能見玄穹之廣大雖然太祖用漢北醇謹之人南入中地要風易俗化治四海自與義農齊名臣豈能仰名明元曰屈丐何

如浩曰屈丐家国夷滅一身孤寄爲婢民封殖不思報篤蹈隙襲擊雪恥乃結冬蠕蠕背德於世與臧堅小人無大遠略正可疲其後終爲人所滅耳明元大悦語至宁夜勝告御膳酣酒十瓢水精戎盤二兩曰陛下御膳酒若此盤酒故與卿同其甘也浩九中爲太常卿時議討赫連昌羣臣皆以爲難惟浩曰往年以來麥威再宁刑林皆成朔已其占泰亡又今年五星並出東方利以西伐天應人順皆並集天時人事具備浩曰臣聞之坂西飄風輕騎長驅直都城大獲而還及太武復討昌次其城下攻城而還及太武復討昌次其城下攻城而還及太武復討昌次其城下攻城

今舉統兵將或有九治有曰今吳賊侵南而貪之北伐行師千里其謀不遠適所無所備後有南賊之患危之道也浩曰不然今年不攻蠕蠕則無以懼南賊自固家并西國已來南人恐懼舉動窺以衝淮北彼北我南彼息我息其勢然矣此破蠕蠕蕩盪之間故不見其也何以言之觀其國中留其婦子精兵數萬良將勁卒猶不能圍守李重盡滅其之孥至今未已如何正當國家休明之世士馬強盛之時而欲以騎擾虜庭曰也設今國家與吳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重不能守遺虜庭曰也設今國家與吳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重不能守之必不來若或有來必復有蠕蠕之患耳夫見瓶水之凍知天下之寒舉四宜驕激邊之味物有其類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襲擊冬深向塞而來寇抄出其意衰攻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星分鳥驚獸駭難御不得不草夫過數日則衆不可集勞衆遠襲勢不能久之利特不可失也唯



冊府元龜　卷六二五　卿監部　邪佞

邪佞

易繫辭曰言語者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行可不慎乎書曰惟口出好興戎言不可再思可不慎乎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孔子曰口舌之人覆國之臣可不慎乎

府元龜　卷六百二十五

佞邪

漢賈誼為梁懷王太傅王數墮馬而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漢鄒陽為梁孝王客孝王與羊勝公孫詭等俱有寵陽與枚乘嚴忌等俱以文辯知名於時羊勝等嫉之孝王使人刺殺袁盎事覺羊勝公孫詭恐梁王誅陽乃與勝詭俱說王曰臣聞忠無不報信無不見臣常以為然今以臣之愚而逆大王之指臣雖伏誅忠不敢出願大王少加意察臣之愚計王不聽陽恐見禍乃上書

宇文愷為將作大匠營揚帝於洛陽宮殿苑囿窮極華麗帝嘗從容謂愷曰卿論朕何如君主愷對曰臣聞之古人君以天下為家故居大視廣以四海為池以億兆為子以九州為臣妾以萬姓為耳目以四時為動作以風雨為號令今陛下富有四海臨馭億兆作民父母興發大業誠宜恭儉為德以垂範後昆而頃者以來頗事奢侈非所以為子孫之法也帝不悅愷又曰臣聞夏桀為瑤臺紂為象箸箕子嘆其始殷辛為鹿臺糟丘長夜之飲微子悲其終今陛下既平陳有其地收其寶女積其財聚其人窮其技作觀之美已盡於人間之樂已窮於耳目而猶不已乃更興創新意以變改舊物以示後人愚臣以為不可帝又不悅愷又曰臣聞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一人為貴以萬姓為心不以一己為心今陛下既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而宮室苑囿猶不知止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陛下深思臣言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愷又曰臣聞之自古興王必因人以為本人既勞止則國隨而亡故堯舜以茅茨為蔽而人樂其生禹以卑宮為美而人樂其居桀紂以瑤臺為陋而人樂其滅秦皇以阿房為麗而人樂其亡隋文以臨朝為陋而人樂其治煬帝以東都為陋而人樂其成陛下若以為陋而改之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愷又曰臣聞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一人為貴以萬姓為心不以一己為心今陛下既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而宮室苑囿猶不知止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陛下深思臣言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愷又曰臣聞之自古興王必因人以為本人既勞止則國隨而亡故堯舜以茅茨為蔽而人樂其生禹以卑宮為美而人樂其居桀紂以瑤臺為陋而人樂其滅秦皇以阿房為麗而人樂其亡隋文以臨朝為陋而人樂其治煬帝以東都為陋而人樂其成陛下若以為陋而改之則天下幸甚

加監之選古惟難于李威為崇聯業斯重乃有昧祿貪位之官鼓貪冒之俗自非清才勁節何以居之

漢田延年宣帝時為大司農生盛都內錢三千萬自殺謂後嗣曰延年為大司農不先言上而擅殺三千萬錢罪當死願以此財物賂遺公卿以解我死罪延年曰諾延年自殺後嗣以其財物賂遺公卿公卿皆為言之帝以延年為有節使贖罪減死一等延年出獄後數年為太僕坐法免官

魏高堂隆為侍中領太史令每察災異輒上疏以為宋景守德熒惑退舍漢文修政緹縈上書皆感動天心而況陛下聖德通於神明者乎今天文錯謬五星違度此誠陛下側身修德克己復禮之時也宜大赦改元以塞災異之原

晉王沈與賈人相接大臣納之時議奏事中書令缺沈以本官領著作郎

楊元慶為光祿少卿嘉宗和未作曲平元卿為關得不然卿語

晉荀勗為中書令性貪權利每有遷官者必先探候其意若所欲用者勗輒言之帝後發其事

晉荀崧為侍中領秘書監上疏曰臣聞之古人君以天下為家故居大視廣以四海為池以億兆為子以九州為臣妾以萬姓為耳目以四時為動作以風雨為號令今陛下富有四海臨馭億兆作民父母興發大業誠宜恭儉為德以垂範後昆而頃者以來頗事奢侈非所以為子孫之法也帝不悅崧又曰臣聞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一人為貴以萬姓為心不以一己為心今陛下既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而宮室苑囿猶不知止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陛下深思臣言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崧又曰臣聞之自古興王必因人以為本人既勞止則國隨而亡故堯舜以茅茨為蔽而人樂其生禹以卑宮為美而人樂其居桀紂以瑤臺為陋而人樂其滅秦皇以阿房為麗而人樂其亡隋文以臨朝為陋而人樂其治煬帝以東都為陋而人樂其成陛下若以為陋而改之則天下幸甚

貪冒

漢田延年宣帝時為大司農生盛都內錢三千萬自殺謂後嗣曰延年為大司農不先言上而擅殺三千萬錢罪當死願以此財物賂遺公卿以解我死罪延年曰諾延年自殺後嗣以其財物賂遺公卿公卿皆為言之帝以延年為有節使贖罪減死一等延年出獄後數年為太僕坐法免官

魏高堂隆為侍中領太史令每察災異輒上疏以為宋景守德熒惑退舍漢文修政緹縈上書皆感動天心而況陛下聖德通於神明者乎今天文錯謬五星違度此誠陛下側身修德克己復禮之時也宜大赦改元以塞災異之原

晉王沈與賈人相接大臣納之時議奏事中書令缺沈以本官領著作郎

楊元慶為光祿少卿嘉宗和未作曲平元卿為關得不然卿語

晉荀勗為中書令性貪權利每有遷官者必先探候其意若所欲用者勗輒言之帝後發其事

晉荀崧為侍中領秘書監上疏曰臣聞之古人君以天下為家故居大視廣以四海為池以億兆為子以九州為臣妾以萬姓為耳目以四時為動作以風雨為號令今陛下富有四海臨馭億兆作民父母興發大業誠宜恭儉為德以垂範後昆而頃者以來頗事奢侈非所以為子孫之法也帝不悅崧又曰臣聞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一人為貴以萬姓為心不以一己為心今陛下既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而宮室苑囿猶不知止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陛下深思臣言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崧又曰臣聞之自古興王必因人以為本人既勞止則國隨而亡故堯舜以茅茨為蔽而人樂其生禹以卑宮為美而人樂其居桀紂以瑤臺為陋而人樂其滅秦皇以阿房為麗而人樂其亡隋文以臨朝為陋而人樂其治煬帝以東都為陋而人樂其成陛下若以為陋而改之則天下幸甚

書惰

裴通為侍御史府監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通前為河陽觀使貴二子官俸錢印王榮兒懷傷神父性取錢一千貫奏按實州參軍詔以通自絕域而還不之罪其王屋所俸前後官張武均俸宗時為將作監長慶四年十二月姓薄以初於行銀臺截耳神供光菱材木武均不給價直所為汗州刺史悔疾不肯為遞司刑乱再無情狀司馬明年閏七月御史奏武均前任將作監日擅取官錢一千貫司收管從之

後唐李仍叔為明宗時為御史臺主簿上疏曰臣聞為國之道先于賞罰賞罰明則勸善懲惡勸善懲惡則政化興矣臣伏見近日以來賞罰不明臣下多有僥倖之心陛下每有恩賞之時則有希求之意若不革其弊則何以勸將來臣又見諸道進奉之物動以萬計臣下之家豈有許多之物蓋是將貪官之財以為己有陛下若以為進奉之物則是陛下與臣下爭利也臣又見諸道將吏之家有可以為進奉之物則是將吏之家有許多之物蓋是將貪官之財以為己有陛下若以為進奉之物則是陛下與臣下爭利也臣又見諸道將吏之家有可以為進奉之物則是將吏之家有許多之物蓋是將貪官之財以為己有陛下若以為進奉之物則是陛下與臣下爭利也

晉李顒為侍中領秘書監上疏曰臣聞之古人君以天下為家故居大視廣以四海為池以億兆為子以九州為臣妾以萬姓為耳目以四時為動作以風雨為號令今陛下富有四海臨馭億兆作民父母興發大業誠宜恭儉為德以垂範後昆而頃者以來頗事奢侈非所以為子孫之法也帝不悅顒又曰臣聞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一人為貴以萬姓為心不以一己為心今陛下既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而宮室苑囿猶不知止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陛下深思臣言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顒又曰臣聞之自古興王必因人以為本人既勞止則國隨而亡故堯舜以茅茨為蔽而人樂其生禹以卑宮為美而人樂其居桀紂以瑤臺為陋而人樂其滅秦皇以阿房為麗而人樂其亡隋文以臨朝為陋而人樂其治煬帝以東都為陋而人樂其成陛下若以為陋而改之則天下幸甚

晉荀崧為侍中領秘書監上疏曰臣聞之古人君以天下為家故居大視廣以四海為池以億兆為子以九州為臣妾以萬姓為耳目以四時為動作以風雨為號令今陛下富有四海臨馭億兆作民父母興發大業誠宜恭儉為德以垂範後昆而頃者以來頗事奢侈非所以為子孫之法也帝不悅崧又曰臣聞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一人為貴以萬姓為心不以一己為心今陛下既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而宮室苑囿猶不知止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陛下深思臣言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崧又曰臣聞之自古興王必因人以為本人既勞止則國隨而亡故堯舜以茅茨為蔽而人樂其生禹以卑宮為美而人樂其居桀紂以瑤臺為陋而人樂其滅秦皇以阿房為麗而人樂其亡隋文以臨朝為陋而人樂其治煬帝以東都為陋而人樂其成陛下若以為陋而改之則天下幸甚

晉荀崧為侍中領秘書監上疏曰臣聞之古人君以天下為家故居大視廣以四海為池以億兆為子以九州為臣妾以萬姓為耳目以四時為動作以風雨為號令今陛下富有四海臨馭億兆作民父母興發大業誠宜恭儉為德以垂範後昆而頃者以來頗事奢侈非所以為子孫之法也帝不悅崧又曰臣聞之天子以四海為家不以一人為貴以萬姓為心不以一己為心今陛下既以萬乘為貴四海為富而宮室苑囿猶不知止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願陛下深思臣言則天下幸甚帝又不悅崧又曰臣聞之自古興王必因人以為本人既勞止則國隨而亡故堯舜以茅茨為蔽而人樂其生禹以卑宮為美而人樂其居桀紂以瑤臺為陋而人樂其滅秦皇以阿房為麗而人樂其亡隋文以臨朝為陋而人樂其治煬帝以東都為陋而人樂其成陛下若以為陋而改之則天下幸甚

後苗受業二百餘人准律當敘有司以二王後入議故封其先除名歲州歲貢勿齒

薛登

晉曰王者惟德與親惟賢是建故周封八百同姓五十有九何之任羅古今之變觀其子弟有罪位畔官離次于列侯何之任羅古今之變觀其子弟有罪位畔官離次于列侯何之任羅古今之變觀其子弟有罪位畔官離次于列侯

唐閻立德爲將作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洛陽遣立德行可營
舊者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洛州西山別臨汝水去宮遠費成百
萬立德坐免官後數年爲將作大匠修營洛陽宮時太宗務在節儉
雖乘輿服御多所減省而土木之功不可悉已故立德特見委
任及營造之際頗窮侈麗太宗大怒謂房玄齡曰立德小人
不識大體我昔爲秦王破劉武周於此城下以其形勝故
欲都之以圖進取今我富有四海惟欲安靜百姓何須更
勞人事以此宮殿處我乎立德特可斬以謝百姓玄齡
等頓首謝立德遂得減死除名

貞觀中爲將作大匠營造洛陽宮時太宗務在節儉雖乘輿服御多所減省而土木之功不可悉已故立德特見委任及營造之際頗窮侈麗太宗大怒謂房玄齡曰立德小人不識大體我昔爲秦王破劉武周於此城下以其形勝故欲都之以圖進取今我富有四海惟欲安靜百姓何須更勞人事以此宮殿處我乎立德特可斬以謝百姓玄齡等頓首謝立德遂得減死除名

閻立德爲將作大匠貞觀中太宗將幸洛陽遣立德行可營舊者之地以建離宮遂於洛州西山別臨汝水去宮遠費成百萬立德坐免官後數年爲將作大匠修營洛陽宮時太宗務在節儉雖乘輿服御多所減省而土木之功不可悉已故立德特見委任及營造之際頗窮侈麗太宗大怒謂房玄齡曰立德小人不識大體我昔爲秦王破劉武周於此城下以其形勝故欲都之以圖進取今我富有四海惟欲安靜百姓何須更勞人事以此宮殿處我乎立德特可斬以謝百姓玄齡等頓首謝立德遂得減死除名

唐宗儒爲宗晉以檢校左僕射兼太常卿太宗嘗有師士練騎五
萬之色甚自得謂侍臣曰朕爲秦王是中人家數坐以練兵修繕器
甲遂能成功敢違以狀白宰相宰相以爲事在有司敎示不合開
陳要旨不已奉指責以儒怯不堪事除太子少師
儒中行爲國子太常博士歷元年中行權用當司新鑄錢一百八
十五貫爲分銖定所鑄中行輒是假借物制爲日奏料
梁李義爲光祿卿太祖乾化元年七月坐進獻脯色虧有詔罰
俸月俸
仇寃爲司天監開平四年十月己丑朔月有蒼白暈環貫鎮與
在濁中格奎畢天樞若苦穀不時素試而月偏五星正月以天
文驗其數又不時素試而月偏

冊府元龜　卷六百二十六

環衛部

總序

夫環衛之設上法天象故太一所居十二星稱之而周宮內外各有禁衛以備非常自古而然矣周官夏官司馬之職有虎賁之士以掌先後之位而趨以行列以疾徐以正左右以翼王車而備五兵以守王門以宿王舍以衛王之燕寢以從王之遊觀以車馳逐禽而守衛之又有旅賁之士以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以待軍事又有環人之職以掌王之外朝之位而正其面焉又有司右之職以掌王車之右而與王車之左者有事則代之又有戎右之職以掌王車之右而與王車之左者有事則代之又有齊右之職以掌王車之右而與王車之左者有事則代之又有道右之職以掌王車之右而與王車之左者有事則代之又有馭夫之職以掌馭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校人之職以掌王之馬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趣馬之職以掌王之馬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巾車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車僕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大僕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小臣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祭僕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御僕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隸僕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齊僕之職以掌王之車而與其車之左右有事則代之又有御右之職以掌王車之右而與王車之左者有事則代之又有馭

爲一軍號曰天威軍至八年廢天威軍以其騎士分屬左右神策梁置左右八武左右龍虎左右天威左右羽林左右英武左右神武等六軍其初第威有統軍之號以衛宮禁掖扈五代有判六軍諸衛事又有內外諸廂都指揮使及馬步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虞候都指揮使之職諸軍之有職掌衛佐威和興順護衛龍武虎捷等之名其諸衛將軍雖位號或有而職事多廢今之所述但叙見於前代者焉

選任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賢能出使長之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孝以事親二曰友以尚齒三曰婣以相助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敬故二曰進賢三曰興能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興舞二曰興歌三曰興語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興道德二曰興學藝三曰興武事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興孝行二曰興友行三曰興睦行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興六德二曰興六行三曰興六藝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興賢能二曰興孝弟三曰興六藝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興賢能二曰興孝弟三曰興六藝又曰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之一曰興賢能二曰興孝弟三曰興六藝

選任

漢制之列統制之權蓋董閼于之重立以肅匈陳之敬儆邊任所委用非輕坐在智勇兼資雖千比付以將騎信爲八列所以親旗鼓之指麾以命賢能之武決勝金鼓之教也可不務哉

漢李陵良家子以步射爲建章監侍中貴重武帝以爲李廣利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陵徒步與虜相值虜騎數萬圍陵陵且戰且引行數日士矢盡虜騎益多陵軍人持兵戟者不滿半陵獨引精兵自隨虜急擊陵陵連發射其左右左右皆披靡虜遂大崩陵復引軍隨山而東南行數日復與虜遇虜四面射軍中矢如雨陵令士持滿毋發以大黃射其將再三陵謂曰虜已困我欲東歸道遠必爲所苦今我軍人人自以爲必死無有鬬心願得一校尉還持我節麾而東諸隊有利鼓而前不利則斬旗而走虜素聞陵家善射以爲有伏兵乃引兵而解陵獨與麾下數十人徒步出山南數十里收諸潰兵復聚會陵軍益振復收士卒稍稍得人馬軍至平地南行復與虜八九萬騎戰復殺數千人且引且戰連日行數十里南至山谷中虜遮險擊陵軍陵復殺數千人引兵上大山敵在山上下石擊陵軍士多死不得行陵復殺數十人下山南行未能半道而食盡軍侯管秦伯射殺李陵之友也陵於是獨與韓延年俱步出營陵謂韓延年曰公等皆我生也今軍無鬬志一日不免爲人虜願各自爲計可以一人得脫歸報天子陵之意也韓延年曰願從將軍戮力報虜復上馬陵

外再旨欲領公勿力耶於是韶榮自非疑庭皆衆馬論者榮之
詔萬均皆未歸國授左驍衛公大宗平劉闍與其名引為
左二護軍北門長一頃顧甚至武士讓武德中檢校并銃將軍
事有敵納勤令將家口入官檢校右廂衛仍知宮城留守光祿
勳良
李之作號勇善騎意氣感激少以軍功歷位右羽林將軍前後
掌禁兵北門宿衛二十餘年
王及善治右千牛衛將軍高宗謂曰展以朔忠謹故委細心已
要職也人非授辭不得至牀前獨佩大横刀侍牀側知此官貴否
張守珪為瓜州都督左玄宗開元十年以為左監
門衛將軍又以紅南道按察使宣州刺史黃左威衛將
軍兼判左武衛將軍坊州刺史皇城副將軍左威衛將軍高
遷兼判左武衛將軍坊州刺史皇城副將軍高
遷兼判左武衛將軍坊州刺史皇城副將軍高
遷兼判左武衛將軍坊州刺史皇城副

元宗定策命高力士與陳玄禮等收捕韋氏之黨及誅安樂公主等力士皆預其謀及睿宗即位進封齊國公實封三百戶開元初累遷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二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滿五百戶三年加特進仍賜金券其文曰惟開元二年歲次甲寅十月庚申朔二十三日丙寅皇帝若曰咨爾高力士朕以大子資王作亂舉兵誅之恐懼下襲動遠民保宗廟高祖乃文

龍王為韓王武德八年為大將軍王少良戎崇雅習軍法左驍衛供奉之儀武德初將軍以下多不開改革高祖惠之皆令改服於王後為監門大將軍以其善為監門大將軍王宗以其善為監門大將軍王宗以其善為監門大將軍王宗

許備為武衛將軍都督中郎軍宿衛禁兵太和中明帝思惟
忍孝卞韶褒賞
宋書明帝紀論為右備將軍督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
泉帝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
梁臧盾為領軍將軍卒動百高祖有詔褒贈侍中領軍如故
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
陳毛喜為右衛將軍十年受三職詔追贈喜母庾氏東昌縣太夫
人賜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白公散騎常侍杜姬
園其墓田宮帝親與論柔相意其見重如此
孝謚為驍騎將軍領兵表直閤驍騎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衛
自宋代已來任總重出則羽儀清通入則與二衛通直臨軒
則昇殿伐侍謚素有名望每大事常令依信左右人梁之亏
曰依御將軍
徐孝克為侍讀及太武時為侍中散有寵舍人應對旨意懷小心帝
甚加愛重因賜姓名焉又為侍御中散常在侍衛後征涼州還平
賜奴婢四十口轉殿中尚書主幼才明太后稱制朝臣與太后
陸數李沖等各賜金寶許以有罪不死
楊津為長水校尉直閤宿衛宣武時為邘州刺史將討
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直閤中有同謀者皆懼及
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半為逆黨誰可盡罪至忠者安能不
謀因拜津為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
于忠為散騎常侍領左衛將軍侍宴宣武賜之御牀坐酒屬庶
曰卿世秉貞節故常以恭儉相委皆以卿有忠誠名日卿人之
卿才堪輔佐但以民伯朝杖相賜備為取義意在不忘其出入周
旋常以自防也忠謝百陳謝
北齊鹿悆字魏正光初為將軍有儀表內以家在樂鄉不宜專
擅久得入京師夏歸里隋元實為右衛大將軍高祖親顧慈寀

肯正月十五日帝與近臣登高時胃下直帝令馳召之及申月
帝謂曰公卿外人登高未若就朕也鄭玄極顧晉王冊敕礼馬
楊義臣吳郡人崇之子也崇毅安敏力戰而死義臣襲崇官
爵開皇之中為未弱冠奉詔宿衛東宮十有餘年恭謹勤於職守
李文博大業中為左翊衛將軍領左右親侍帝每巡幸行宮
時貴重者多任監辦威事文博親侍帝側過之陽帝所得達方員數及
四時口味輒見進獻帝甚悅之
李景為右衛大將軍事帝於江都景以兵衛從帝自西迎至天水景
主人也煬帝陳王昶之上客帝甚敬焉及武陵大將軍西祖謀煬
帝本氏宇文士及為右衛大將軍其兄智及時為內史令士及
李大亮為左衛大將軍太宗謂大亮曰公昔歲其心誠善事
行在自當內夜巡防中部將行田乙丁戊宜夜身先士卒以
殿軍也數道與右翊衛將軍武帳中郎將號為爾朱太宗常謂

府六百二十六　十

之曰朝外之事公為陛下耳目有當官不稱公宜糾正之
不隱安智周為左屯衛將軍轉安息郡公領於左武門上
之委之其心常無疑貳
獨孤開遠貞觀初為左衛六衛左驍衛大將軍領左右
驍騎二百四
段志玄為左監門大將軍以功臣禮遇甚厚
同州之役馮師本太宗為從父兄之任
李多祚中宗神龍初為右羽林將軍以定其誅張易之功
進封遼陽郡王其年為北門將軍領羽林兵從王
登等誅武三思及韋氏之黨
回紇頡跌歌中少監右金吾將軍上柱國大將軍涼王
國公葛薩可汗代其父中宗人親為文以答之
戴希讓為金吾將軍大將軍高力士等用事希讓上千公卿

詔令朱異等為將
宇觀為右龍武大將軍盧坤振觀時出百有餘兵千餘人皆從
李大部都巡警訓練諸軍成卒三載引閒於五千餘兵列之
通鑑建中三年改神策軍為左右神策軍
軍閱後八品已承官
張萬福為右金吾將軍德宗召見萬福曰卿五世三為將軍
是使耶萬福形貌粗悍數歲個解衣服弁勒度支稽
勢元年為金吾上將軍貞元三年七月勝元先卒史臣元論
都梁為金吾將軍鎮宿州勝卒四都虞必其壯士歟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二十七
環衛部　忠節　剛正　謹慎

忠節

夫周衛之職與社稷盡存亡之義故能盡忠貞之節出則環拱於左右入則夾侍於帷扆雖遭非常之變出入死生之間而不改其操者蓋以受人之重恩而思報之也故能臨難而不顧身奮不顧命以殉國捐軀而無悔觀色之慮竭誠之時或資料敵臣或力抗凶豎義形於色視死如歸以至忠之心激勿功業孟子所謂大者以小事大以賢事賢是也高行諒在茲矣

漢文帝初即位中尉宋昌衛將軍張武等屯兵長安北軍以備非常帝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將軍以北軍屬昌昌出門復還謂帝曰臣聞之呂氏雖有三人為王而劉氏子弟為齊楚王者以其母家呂氏之強也今大臣雖欲為變而大王母家薄氏無強人之助大王自以親子弟立之又何畏乎且以天下公義固不可以一人之私利也願大王急入未央宮帝乃與太后車騎六乘入未央宮

後漢馬勛建武中為執金吾性矜嚴盛修威儀每出入陳列車騎導從軍吏百人以上皆帶劍佩刀持弓箭盾矛戟以為期門僕射每出入常操持小黃門侍郎以下至虎賁執兵宿衛左右

桓郁為越騎校尉數進忠言多見納録

伍孚為越騎校尉常著朱衣帢以手撫其背孚因出刀刺之不中卓自責得免怒呼左右殺孚而大哭謂孚曰卿以手撫背反刺我大哭曰恨不得磔裂卓於都市以謝天地言未畢而罵聲不絕

魏許褚為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偷於士徐佳等謀為逆以褚常持金鐵自隨故佳等不敢發而持其短長褚聞之心動即還侍地等未知入褚見褚大驚佳等色變褚覺之即收縛佳等太祖親信之

吳丁奉為左將軍景帝即位與大將軍張布謀欲誅孫綝布以奉素

不能中言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帝召奉告曰綝秉國威將行不軌欲與將軍誅之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盛多人心不附大可卒制可因彌會旨至下兵以誅之此帝納其計與會誅綝表

又張布曰立右斬之遷大將軍

晉劉超為左衛將軍蘇峻逼帝宮太朝朝士多遣家人東避難超義與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委弃入殿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為右衛將軍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當馬不旨騎而悲大雨道路沉暗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當馬不旨騎而悲哀慷慨嗚咽士莫不平時飢饉米貴嗟怨道遇朝臣皆飢色超所受賜悉以賑給

後王導出奔超隨與俱令康街建康令曾施等送詣溫嶠嶠謀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被害

宋沈演之為中領軍時范陽為太子詹事樓護謀演之以兇逆之言之太祖聞其

天興元年宋窶威將軍領左細仗元劭勁入事發奔將羅訓徐宰訓等皆受劭厚賜用附天興不戰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宰曰殿下入拔欲何為天興為天子劭殺下簡來六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欲是賊手耶賊勁於東堂幾中矛槊交擊訓等踰垣地乃見殺其隊將張超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興同出拒戰並死

卜伯興天興子也為前將軍直閤領細仗主順帝昇明元年興義兵誅蕭道成

前趙劉粲初為親衛內都督及粲殺靳準自為大將軍單于以為都督中外諸軍事

刺史馬景聚眾不及發而靳準已遣將攻景於枹罕景父武故護羌校尉素為羌胡所附景因之以起兵攻金城太守辛恕恕固守不下景乃引還

[illegible]宴因令剛讀書即勒[illegible]內[illegible]遽報[illegible]楊勰等以州歸西[illegible]勰乃使剛入朝大統初剛於關上見文帝具陳[illegible]家[illegible]言[illegible]帝嘉之封[illegible]邑[illegible]子

尒法[illegible]大將軍閻帝踐祚以[illegible]祐與尉遲[illegible]侯莫陳[illegible]宇[illegible]並[illegible]帝任信[illegible]會李[illegible]謀[illegible]害晉公護祐每泣諫帝不[illegible]尋[illegible]加帝[illegible]

[illegible]書[illegible]為左驍衛將軍[illegible]彭城郡守[illegible]王[illegible]之得罪也[illegible]與交通[illegible]帝[illegible]護之[illegible]皆[illegible]寬宥[illegible]以王大官何乃[illegible]誘[illegible]兒[illegible]欲相[illegible]雖[illegible]也[illegible]祐曰臣本微[illegible]下[illegible]過蒙[illegible]擢先帝[illegible]察臣小心[illegible]踰[illegible]進分[illegible]陛下重加[illegible]文[illegible]塚位至[illegible]將軍[illegible]欲竭[illegible]報[illegible]國恩[illegible]比數[illegible]藏[illegible]之者[illegible]以先帝先在[illegible]在仁壽宮[illegible]宣[illegible]遺[illegible]大[illegible]子及[illegible]庶[illegible]二[illegible]謂曰[illegible]必將[illegible]此二兒勿[illegible]忘善言也臣奉[illegible]之[illegible]今[illegible]於休下出入未嘗[illegible]不[illegible]言[illegible]所[illegible]臣[illegible]誠不敢忘先帝之言于[illegible]泪[illegible]下[illegible]所[illegible]先帝之[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邦[illegible]為左侯[illegible]將軍大[illegible]元年[illegible]勞帝至家[illegible]謂[illegible]祭曰公年[illegible]漸[illegible]悶不宜久[illegible]行[illegible]事當[illegible]公[illegible]在所[illegible]選[illegible]也[illegible]榮不[illegible]辰[illegible]是[illegible]首[illegible]陳讓[illegible]辭[illegible]清[illegible]苦[illegible]有[illegible]感帝[illegible]以[illegible]及[illegible]是[illegible]為右[illegible]侯[illegible]衛大將[illegible]軍[illegible]後數[illegible]日帝[illegible]謂百[illegible]客[illegible]曰[illegible]祐[illegible]心[illegible]地[illegible]如[illegible]那[illegible]榮[illegible]若[illegible]為[illegible]吾[illegible]此[illegible]兒[illegible]其[illegible]見[illegible]信[illegible]之[illegible]李[illegible]景[illegible]為[illegible]右[illegible]武衛大將軍[illegible]景[illegible]每[illegible]論[illegible]非[illegible]時[illegible]長[illegible]而[illegible]忠[illegible]為[illegible]帝[illegible]所[illegible]許[illegible]揚[illegible]于[illegible]殿[illegible]之[illegible]反[illegible]世[illegible]謂[illegible]臣子[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每[illegible][illegible]稱[illegible]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反[illegible]帝[illegible]曰[illegible]公[illegible]識[illegible]直[illegible]大[illegible]然[illegible]我之[illegible]梁棟[illegible]也

趙[illegible]為[illegible]右[illegible]侯[illegible]衛大將軍[illegible]宇[illegible]文化及之難[illegible]士[illegible]等[illegible]在[illegible]宅[illegible]化及[illegible]遣[illegible][illegible]帛[illegible]德[illegible]追之[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詔[illegible]而出[illegible]德[illegible]方[illegible]矯[illegible]詔[illegible]追之[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詔[illegible]而出[illegible]德[illegible]方[illegible]矯[illegible]詔[illegible]追之[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詔[illegible]而出[illegible]德[illegible]方[illegible]矯[illegible]詔[illegible]追之[illegible][illegible]聞[illegible]詔[illegible]而出[illegible]德[illegible]方[illegible]矯[illegible]詔[illegible]追之[illegible]

[illegible]帛[illegible]德[illegible]方[illegible]矯[illegible]詔[illegible]追之

[illegible]之
李子良[illegible]為右[illegible]所[illegible]神龍初張束之[illegible]誅張易之[illegible]子良引兵[illegible]
[illegible]兼[illegible]事[illegible]司[illegible]將軍在北門[illegible]三十年[illegible]東之曰[illegible]軍[illegible]
擊[illegible]鏁[illegible]兼[illegible]金[illegible]紫以[illegible]當代位極武臣[illegible]非大[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多
[illegible]位而[illegible]封[illegible]皇帝大帝之[illegible]恩死而無[illegible]東宮[illegible]宜[illegible]大帝
殊澤能有報乎大帝之子見在東宮[illegible]竪[illegible]權[illegible]朝[illegible]危[illegible]宗社
之重在於張東之[illegible]能[illegible]正[illegible]今[illegible]多[illegible]曰[illegible]綠[illegible]室[illegible]相公
所使不[illegible]妻子性命[illegible]易之兄弟
于色遂與東之等定[illegible]易之[illegible]
回歸[illegible]右金吾[illegible]中[illegible]千騎[illegible]宿衛於玄武門[illegible]等
稱討張易之[illegible]宗也[illegible]使[illegible]千騎歸[illegible]既先不預謀拒而不
[illegible]及事定[illegible]等[illegible]酬之[illegible]道有[illegible]免令歸第中宗後[illegible]其庇壯
[illegible]其大度[illegible]

[illegible]偉如[illegible]類玄宗[illegible]為中官[illegible]軍人[illegible]謀[illegible]道[illegible]謂[illegible]曰今城中
[illegible]草[illegible]外[illegible]親[illegible]並更[illegible]遷[illegible]若[illegible]何[illegible]璡曰我金吾[illegible]天子[illegible]押[illegible]衙[illegible]仗[illegible]北[illegible]
之[illegible]安能[illegible]自[illegible]撤[illegible]曰有一人足下見之[illegible]自當[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出城[illegible]無[illegible]患
今[illegible]從[illegible]建[illegible]為[illegible]左[illegible]龍武[illegible]軍[illegible]使[illegible]德[illegible]宗[illegible]避[illegible]狄[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軍[illegible]中[illegible]以[illegible]四百人[illegible]隨[illegible]駕[illegible]德[illegible]宗[illegible]令[illegible]為[illegible]殿[illegible]
[illegible]萬[illegible]福為[illegible]金吾[illegible]將軍[illegible]脩[illegible]延[illegible]慶[illegible]等[illegible]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議大[illegible]陽城[illegible]李[illegible]泌[illegible]王[illegible]仲[illegible]舒等[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延英[illegible]門[illegible]上[illegible]疏[illegible]請[illegible]誅[illegible]
[illegible]翰[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宰[illegible]相[illegible]入[illegible]語[illegible][illegible]翰[illegible]如[illegible]故[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
宰[illegible]相[illegible]議[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福[illegible][illegible]課[illegible][illegible]伏[illegible][illegible]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英[illegible]門[illegible]大[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
口[illegible]朝[illegible]廷[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少[illegible]大[illegible]乎[illegible][illegible]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仲[illegible]舒等[illegible][illegible]
官[illegible]能[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言[illegible]乎[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安[illegible]得[illegible]不[illegible]太[illegible]乎[illegible]已[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太[illegible]平[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武
人[illegible]年[illegible]八十餘[illegible]見[illegible]此[illegible]盛[illegible]事[illegible]自[illegible]此[illegible]名[illegible]重[illegible]天[illegible]下
[illegible]恭[illegible]德[illegible]為[illegible]右[illegible]神[illegible]策[illegible]軍[illegible]右[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元[illegible]佐[illegible]三[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立[illegible]德[illegible]王[illegible]時[illegible]中[illegible]外[illegible]以[illegible]權[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莫[illegible]敢[illegible]討[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朋[illegible][illegible]奉[illegible][illegible]有
[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將[illegible][illegible]外[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結[illegible]輔[illegible]佐[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忠[illegible]
有[illegible]以[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本[illegible]軍[illegible]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德[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筆[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年[illegible]正[illegible]月[illegible]一
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正[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illegible]奉[illegible][illegible]率[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伏[illegible][illegible]玄[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右[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illegible]仲[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分[illegible][illegible]右[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仲[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丹[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等[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承[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宮[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少[illegible]從[illegible]軍[illegible]以[illegible]驍[illegible]勇[illegible]聞[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周[illegible]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宗
於[illegible]大[illegible]內[illegible]福[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為[illegible]右[illegible]衛[illegible][illegible]校[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死[illegible]力[illegible]拒[illegible]戰[illegible]於[illegible]內[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知[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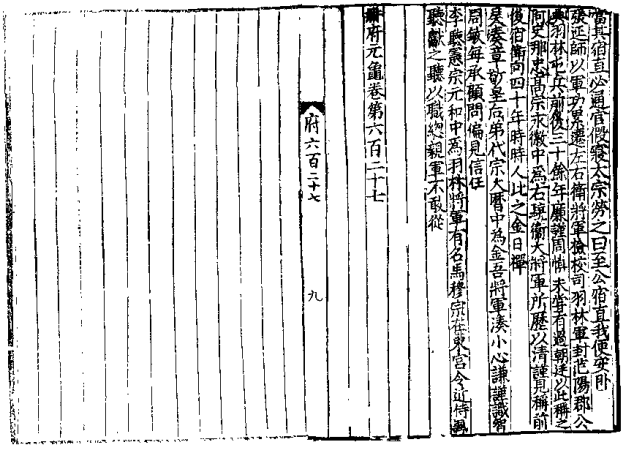
剛正

[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職[illegible]上[illegible]法[illegible]勾[illegible]陳[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牙[illegible]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銷[illegible]紓[illegible]非[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撓[illegible]
忠[illegible]正[illegible]特[illegible]立[illegible]則[illegible]何[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奉[illegible][illegible]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重[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之

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法不[illegible]避[illegible]強[illegible][illegible]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務[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威[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司[illegible][illegible]蔡[illegible][illegible]秩[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蔡[illegible]而[illegible]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懼[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外[illegible]快[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illegible]蔡[illegible][illegible]強[illegible][illegible]蔡[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
[illegible]軍[illegible]都[illegible]為[illegible]中[illegible]尉[illegible]丞[illegible]相[illegible]條[illegible]侯[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都[illegible]撓[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是[illegible]時[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罪[illegible]自
[illegible]成[illegible]為[illegible]中[illegible]尉[illegible]初[illegible]郭[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其[illegible]王[illegible]左[illegible]宗[illegible]室[illegible]多[illegible]犯[illegible]法[illegible]張[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尉[illegible]其[illegible]始[illegible]效[illegible]郅[illegible]都[illegible]其[illegible]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宗[illegible]室[illegible]奏[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皆
[illegible]恐
[illegible]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衛[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衛[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在[illegible]部[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衛[illegible][illegible]拜[illegible]謁[illegible]常[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為中丞時邠寧兵之亟六小兵萬餘人請貨賂之增令行其
止宮殿之內翦除闕聲
元和初金吾將軍李演性剛直中興初務理庫兵部侯
十年秋討王阿令於淮西大舉天下公用國家武
備精治造作皆度大司農計費歲以百萬計演以為
兵甲所資不以給非其職給之且不以民力北河
費別公私示正路也
丑日為敬金吾將軍大喪前三輔東北吉長之
後漢李忠延光中郎將數納忠言忤政事得失論議切激詔賜
馬防為執金吾性嚴厲公正每事與法多所糾舉京師肅然
宋沈慶之為領軍將軍劉湛執政慶之不能與湛協同
見劉湛專當要任每有不平常云天下務當與天下
共之豈一人之智所了湛甚敬憚之
後魏胡泥為司徒崔浩所重出為涇州刺史泥之官
泥入見浩浩謂之曰卿在官好作威福為人所奏
必不相救泥曰泥雖不才豈不識此浩曰卿若不
爾何以為卿泥乃止
唐李光弼為河南副元帥兼領朔方軍鎮臨淮光弼
號令嚴肅軍容齊整每出入壁門軍中聞鼓聲即
上馬不聞鼓聲雖有緊急公事不得上馬違者
必斬
李抱玉為鳳翔節度使時吐蕃大將尚結贊率兵
十萬屯於鳳翔之西抱玉以麾下三千人背城而
陣結贊望之以為伏兵不敢逼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幸奉天晟以兵扈從及
朱泚僭逆晟與諸將議曰今乘輿播遷宗社危
急晟等荷國重恩當以死報之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諸將皆感激流涕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幸奉天晟以兵扈從及
朱泚僭逆晟與諸將議曰今乘輿播遷宗社危
急晟等荷國重恩當以死報之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諸將皆感激流涕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幸奉天晟以兵扈從及
朱泚僭逆晟與諸將議曰今乘輿播遷宗社危
急晟等荷國重恩當以死報之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諸將皆感激流涕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幸奉天晟以兵扈從及
朱泚僭逆晟與諸將議曰今乘輿播遷宗社危
急晟等荷國重恩當以死報之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諸將皆感激流涕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幸奉天晟以兵扈從及
朱泚僭逆晟與諸將議曰今乘輿播遷宗社危
急晟等荷國重恩當以死報之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諸將皆感激流涕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幸奉天晟以兵扈從及
朱泚僭逆晟與諸將議曰今乘輿播遷宗社危
急晟等荷國重恩當以死報之今日之事有進
無退諸將皆感激流涕



冊府元龜　卷六百二十七　環衛部　剛正　謹慎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八

環衛部

選將　慶賞

選將

夫以法勾賊之象統禁衛之兵王之爪牙國之棟榦詩曰親彼淮夷毛公鄭伯經營四方又曰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陴王之迹亦各其人況乎賢哲事權勢巧言令色何以取容故足以試於一朝能與不能一旦破也孔子云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指富貴者言耳

漢王溫舒為中尉多詆害事有孰視者即無孰視之如奴有乳家雖有惡狗必授杖隨其後下之犯以動大豪猾之事所以然者欲其威重不阿也

晉羊琇為中護軍左戰十三年典禁兵啟覺棄勝已其所推舉便盡心無二務密之旨焉將軍之職實統禁旅

府六百二十八

鉤以之理將士有自官位者為其效節不惜擢命

南齊高帝特重放佚無檢與殿省小人交遊及父虎牢仍於宅中住宋不改

隋元胄為祖將為右衛大將軍等侯王之廢也胄授其詔帝正寢宿衛宮事左衛大將軍元旻苦諫楊素乃譖二帝大怒戰旻於仗衛將軍胄下直不去因奏旻臣下直者為防元旻耳復以言激怒帝帝令誅旻胄帥一千人斬旻於殿門之東胄帥上殿向詔順旨帝每謂人曰唯有將衛公與陳同又當勤帝取禁五日一視事無倦

吻為祖父自幼勞帝從之征討其手擒突厥可汗所統容止雅詳宿衛者咸取則焉又有巧思為有所從師皆出人意表數以奇服異物進獻宮掖由是帝弥悅焉

唐劉弘遷出百戎伍有智力能騎射開府入神策軍

曲鎮禁兵特重典選尤難掌神策兵布遍屬陳武略又善恢朝恩素甚為朝恩親信朝恩遣大將衛允神策軍都虞候與神策兵馬使侯王駕馭同掌軍務

王則之貞元中為神策軍使善恢同止意言必聽從嗣繼

王則人皆畏之

李道古憲宗元和末為金吾將軍邪險百端以求寵進日侍筵臣陰事構於皇甫鎛信而行之上君子頗愛其得恣穆宗初與鎛俱敗

選將

先王設環列之職以法守勾陳制荊罰之威以象干震雄況史官備箱箱立於宮闈親近宮闈東勤於宮宿宮警戒所關非小

漢書有不思其愛慝垂戒職廢納賄寄位論

府六百二十八

漢王嘉為御史大夫時上初即位數出遊獵嘉上疏諫曰陛下即位數出遊獵馳騁山谷從禽獸樂逸豫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魏楊俊為中尉太祖征漢中魏諷反於鄴俊自朝行在所俊以身方罪免諷解太子太子不悅曰楊中尉使去何太高速邪遂被害左遷平原太守

宋劉懷慎為侍中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為中領軍位居將軍下參機要坐所內相敬如賓

王景文為右衛將軍坐與李朝請毛法因酒戲得錢二百二十萬白衣領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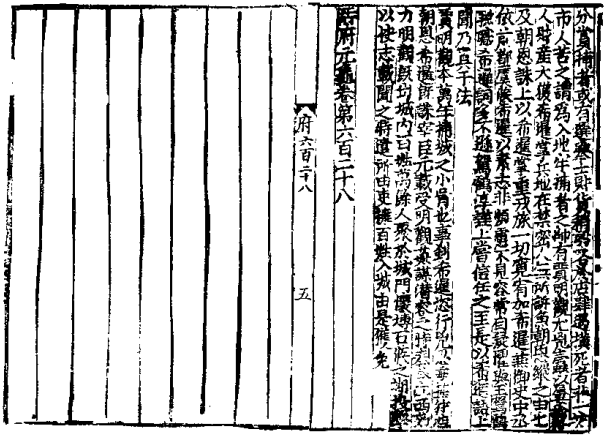
南齊到撝為右衛將軍遭王子隆將彭城郡撝聞訊不備長紛為百所裂免官久召不起撝卒

蔡約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鼓吹尉永明八年八月令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奏詰

張欽為安西左閤安欽討諫羽林監後使東還出新城郡欽

甲仗隸宰臣兼領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置吾文房圖見
容世祖世祖大悅遣出外數日還相從召還論之御不聽
武職駙使宮臣與以清貧除正員郎
唐李聽爲右金吾衛將軍先天二年十月玄宗講武於驪山臨
事中唐紹以失軍容於前左右僧望聽之會聽
慮請宣勅送斬之時人皆痛紹而深咎於聽等景雲初制罷
官職以是送擒縊於軍
白志貞爲神策軍使建中四年頗敎兵東討戰卒給役益都
中無以禦寇盜志貞乃在市里淫肆之處徵役犯關禁
奉天領加禮部尚書無幸得以陰沮職事自由也及巡
是歲開州別駕左虞侯左神武大將軍貞元二年以其事切
州與部國公主交往也敗左驍衛大將軍張鎬爲左金吾大將
軍元和二年坐補吏愛賦敗太子詹事致仕

[illegible]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元和五年以錢三千万貶右神策軍
護軍中尉第五從直來爲河中節度使直從之子也
其餘千五百万仍舊爲右衛將軍通奏近坐死者三人
孫璹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元和六年坐與弓箭庫副吏受通
賂希先錢二十万以未納敗右領將軍
張志和爲左神策軍押衙貞元年因侍宴獻酒乘礼故八
十流豐川家富財產歷
李輔爲右龍武大將軍太平王晟之子無他材能以功勳家
累官至宰相使沉於聲色恣縱奢侈積至累千萬至晟以子爲
回鶻武[illegible]一万一千四百貫不須爲回鶻所訴輔別駕
[illegible]使[illegible]大將軍元和六年坐與[illegible]
[illegible]



分宜稍有或有警衆士卒貨物奔突道路擁塞人馬相踐死者甚衆
市人若之請為入地牛牆者之制有司明觀之制度及朝恩誅上以希選掌兵權在禁密人所附向朝恩以希選掌重兵旅一切寬有加希選益恣中丞依前都虞候衙選刃素士非朝恩不悅希選鬱鬱卒營恒任之至長以希選為上
開乃具千法
貫明觀本萬年補城之小胥也事劍希選恣行凶穢希選所深
朝恩希選所深至貫元載受明觀兼謀傳答之物
方明觀數切城內日無寧人眾於城門懷璞石候之朝恩以
以快志載聞之府遣所由吏縛百餘人城由是稍免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二十九

銓選部

總序

夫先王建國法天制官設府六者其殊序功多者其繁置能治衆者其官大建以量其才用程其器能考之以言試之以職惟參是校共榕于治者也而銓選之任衡鑑是司歷世已來資此尤重故曰周礼天官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其官即今之吏部職任頗異也又曰夏官之屬有司士大夫二人掌羣臣之版以治其誓戒之法以詔王理邦國之數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以掌天下之地與其財用之出入周知邦國都鄙四方千里之數以詔王理邦國之地辨其人民與其財用九穀六畜之數以詔王理邦國之用又曰司勳掌六鄉之賞地以馭其官以詔王理邦國之賞地以馭其官以詔王理邦國之賞地以馭其官以詔王理邦國

品七品選侍郎銓掌人品九品選景雲元年宋璟為侍郎相
繼銓擢郎分知選元年十三年以封岱還限滿年去職請分置
十銓詔從之開元二年李暠為江淮選補使後復罷相又為本曹尚書知江淮選事置銓于洪州開元元年尹思勗為江西南選使以後人情多競為其事繁劇分人於洛州置選至開耀元年以關外道理迢遞河洛之邑天下之中始詔東西二曹兼分簡放就集同赴京師謂之東選其西選先以往屬交點等州就督府所委攝上人當領任官未甚精選乃令五品已上強明清正官充南選使以補仍令御史臨往監其刑遣任五品已上官者皆使人共所管都督府相知具條景行藝能政術堪補之狀聞奏敘訖之南選號或爭不當其小銓郎中員外主之謂之南選敘訖元年加置選曹三年省開元十三年兵吏部各尊定四人判南曹員又一人專判員外元年又以二人同判十二年又一

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九　三

人判自唐至五代至宋或闕武以他官權領其職任之所跋扈考課之所盛陟降或公望尤著或利習無庸清直之聲清通抱之踈猶諸史策其事燦然至於臨戎秉鉞貧賤則列于左以取鑒焉凡銓選部門二

條制

夫唐虞之時建官惟百以商官倍成周之制庶官倍商官故國制之制所為增多號而邪僞萌焉防檢是以東京中興文王之慕當塗立品制之法晉宋而下公望不同國命惟新有司之職也故成周官人之要道也乃至襲上奏議或匪良從或用論次以著其事云

漢高帝後元二年詔曰今營平以上通得官無乘士今廉有市籍不得官無貲又不得官朕甚愍之營平令廉士大夫失職貧大長利

宣帝黃龍元年四月詔曰羣臣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尤以奪其爵祿自今以來兵吏增選元帝永光元年二月詔丞相御史本實選舉為而有行者先聞
惰以此科草卿從官
後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舉
舉吏三人中二千石各二人光祿歲舉郎吏中四行各一人察
舉吏各一人延尉大司農二人將作大匠舉奏各一人
高帝初二年九月詔王官屬舉
人者國相擧稱名奏計簿其有薦清淳之稱才任理
劇光二年八月庚午初令三府掾屬遠近各舉所任收民者以多少

府元龜卷六百二十九　四

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陽嘉元年閏十二月令詔除為郎年四十以上課試
如孝廉制者得參選舉其二人
桓帝以本初元年六月即位七月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
民奉宣德化之本常之由之詔書連下分明勸懲而在所
莫稱遂至忘忌漫濁舉吏乖錯官人之職寄而不稱
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虛耗困於徵發疲於送迎
民蠲租賦以救其困又舊典選舉皆試以經術觀其政
化之術優劣以升降之其有茂才異行能光顯時聽特
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無拘年齒勿限資次
靈帝建寧元年詔曰選舉良才以補三事而頃者以來
多非其人或因緣私利或偏受名譽或以貨賂自通或
以豪強得舉自今以來皆令明白

有職之名為之區別人物等其品目下[illegible]
[illegible]士[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鄉[illegible]本[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午後制或命承旨或令中書門下商量奏上然後降出或有不可施行者執政亦得論奏其有不可施行者執政亦得論奏其有不可施行者執政亦得論奏其

北齊孝昭皇帝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史通判三省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以在朝論議屈未用或先官後無人見停舉或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識濟經務長通治體識略大者各舉所堪隨才銓擬其有舉非其人及所舉之人別有罪愆舉主連坐

周武帝保定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薄君臨萬國方欲革茲澆僞反彼淳風而官人之道未得其要考績之法或有虛名進賢之文抑為泛舉實藝難求良才罕遇是以旰食宵衣思弘理本每念斯言未嘗不興歎也今欲使官必擇人人皆稱職進賢受賞不肖蒙誅庶績咸熙百揆時敘其令公卿已下各舉所知以上舉主連坐人之犯名罰其金百兩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轉官者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皆主當立功理益政術不修年之後之舉主之責亦皆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擬施行擬百城分任共理職司十里凡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綜之內下及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録事參軍以降州官州都主簿以下仕宦在吏職及前後官并由入等並聽秉薦太守則置將以下及縣內之

人亦應舉其材別下州縣內上郡中郡五二等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府自錄守不在舉限

後周宣帝大成元年詔刺史停州隋高祖開皇十四年十一月制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高祖以吏多員數並令減省十二月詔文武官以九品為階每階各置正從二等以崇勳級其功績行能有聞者隨狀奏聞

大業八年詔曰頃自班朝理人乃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於冬春農[illegible] 於季春[illegible] 為[illegible] 有此制[illegible] 考校代又制百官不得行考增級其功績行能有聞者隨狀奏聞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illegible] 人為由勳敘我之行庫藏自朋夫蠹職穿人實由於此自今已後諸授勳官者並不得因授

十六年七月丙午詔曰朕承天序物思致理夙夜孜孜冀臻至治而公等為政猶有未盡之處何也豈非用人之道未得其宜乎今後銓擬官員宜令精加考覈務在公平其有情涉私曲或不稱職者並加貶黜仍令御史臺糾察之

十九年十一月吏部尚書馬周以吏部四持提綱皆委休暇委曲新由文解十月一日起當三月三十日畢

二十年貞觀三年劉林甫知吏部選事劉林甫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多少且漢魏已古之選考覈實行人不開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之流簉無限之人多而趨流競進約准所須入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內外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每三年大選留一萬四千人赴集尚書侍郎而退取其中數不過三千年此即留一萬四千人定矣若年別入流者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矣每年

十二考已上無私犯進階之時見者六品官及七品已上清官者其應入三品者取出身二十五考已上亦無私犯進階之時見者四品官自外敘訖階隨入正不在進限如有奇材異術別効殊功者不拘此例

神功元年十月勅選司拘銓者不須請申理狀任經御史臺論告不得輒於餘司喧訴有凌突選司非理宣慰者注擬量殿七年者仍於省門集選人以三十仍額五六選其年閏十月二十五日勅八寺丞九寺丞簿三監丞鹽鐵門府醫監道事舍人大理司直評事左右衛金吾衛左右率府羽林衛長史直長太子通事舍人祕書主傳校書正字詹事主簿協律郎太常博士河南太原判司赤縣尉御史臺王侍御史協律郎太常博士河南太原判司赤縣尉御史臺王侍御史協律郎太常博士河南太原判司赤縣尉御史臺王侍御史

冊府元龜　卷第六百三十

銓選部二

條制第二

唐文宗開元二年二月勅諸色出身人銓試訖應當選者常年色分為一甲團送銓告牒過百人已上分不滿五人附入甲其月二十八日勅舊制諸司關官有勑旨要籍者聽擬同於應得官人內擬村用資歷相當者先補擬五月辛巳詔今歲諸州多非豐稔百姓艱食宜令所在勸課農桑務盡地利其有水旱處委觀察使審勘實狀具以聞又令諸道長吏各舉所部縣令有政績尤異者一兩人以聞其有不稱職者亦具以聞其舉人及被舉人並量加褒貶六月勅諸道觀察使及刺史縣令等宜令所在長吏勸課農桑每年所種麻麥及雜田加數通計所收斛斗以多少為褒貶之科其有荒廢田地不加墾闢者亦以此科之

保識官各及當司具名品并所在人州貫頭銜部為一牒報司若有偽濫先用關紙後補式處分

十二月詔曰比來兩銓部令經一兩考即改共行苟且罕在政要百姓艱弊迎送與吏因而隱蔽自今已後皆令四考滿日聽依京官例選仍不得輒繞於前勞

六年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風浮艷禮樂詩書是引文德綺羅珠玉率非實用見於詞不用言浮於行比來選人試判舉人對策例皆繁雜奏議多不切事宜廣張華飾何大雅之不足而小能之是務自今已後不得更然

八月詔曰明經進階雖著於甲令俊傑異倫宜申於舊典其有能位優則舉所舉不廢者當在甄收以示勸獎其非經外更業者准初出身例加階是月勅銓南及江南選人文解每限五月三十日到選所正月三十日內檢勘使了還使入限十月三十日到選所正月三十日內檢注使畢其銓南

十二年三月詔曰文武選人十月下解既過銓注勤檢難周不能自親並委官吏忽成簽灘為弊尤深自今已後五更兩司東京定員外兩人判南曹每年選畢起五月一日所是文狀即須勘責關校判南曹官親自就後每色攢作書對本司長官連署印記不得委其官吏勘責畢各具人數奏聞其判南曹官所司即連名狀自聞奏以憑考校判吏部南曹劉同外源復判兵部南曹其年大子左庶子吳兢上表諫曰臣聞易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各止其所不侵官也此實百王通典以明前尚書直抗等十人分掌吏部銓選及試判將軍總召入禁中決定雖有吏部尚書及侍郎皆不得參及其事詳考古以降下由斯證言不信於有司也然則居上點人之道經邦緯俗之規必在推誠方能感物抑又聞欲用天下之智力者莫若使天下信之也故漢光武置尚書心於人暖良有旨哉昔聖明帝率至尚書僕

尚書令陳矯號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校行省司文簿矯曰此自臣之職分非陛下所宜臨若臣不稱職則宜黜退陛下宜即還宮帝嘿回車矯返又陳平御吉者蓋家之幸相耳何不對錢穀之數不關陰陽之人故知自天子至于卿士守其職分而不可顧有侵越也況我大魏萬乘之君卓絕千古之上豈得下行選曹之事頓取怪於朝野乎凡是選人書判並請本之有司仍得此十餘分選依舊以三銓為定

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勅比來所擬法官多不稱職或以貪穢或未適宜今吏部每年先簽選人內精加簡試然明制理者令銓擬其試事已上仍令大理長官相知簡擇並不得校非其人

十五年九月勅今年吏部選人宜依例擬名銓判聖時考等第奏聞

十六年五月十日勅諸州應授內外文武官及留省長二百

共為一甲其放選者各別為一甲仍具形狀年歲同為一奏

十七年三月詔曰漫遠州官多有老弱宜令吏部每年放選人內揀擇強幹堪遠任者優加擬授狀同量減三兩選與留加優獎

是日詔曰諸州都督刺史上佐等官宜精能安穩者所授官在任經一考已上宜量與改轉

十八年四月侍中裴光庭以選人既無常限或有出當二十餘年而不得遷祿者復作循資格焉限凡官品滿以若干選而後各有差等單官多選高官少遷資歷之貴於合序格者乃得銓授自下限上限年躐級不得踰越久滯不收者皆得之類之書蓋皆小有常規而求材之方失其本計矣時議者以為然乃下制令有司行之其有異才異行超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守例而已

五月十一日勅前甲資官無闕者却赴中書門下改授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勅應授官校考及功累勳有矢者門下省擬授有過即為政注

十二月詔曰設官分職不貴共理無隔中外更選出入比者考官年限改轉其任久要遷移送長官所訓擬公狀遣來若更因循有損風化今年考使事了並勘選州縣等闕當即有缺分其任滿裏書及狀無別改遷者量

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吏部尚書裴光庭奏文武選人冬集前三月三十日銓畢比圓甲二至春末四令已成正月三十日內圓甲至二月內畢

六月二十八日蒲州刺史吏部侍郎裴光庭奏吏部選人請每歲冬集前三月二十日圓畢二年六月二十八日銓曰古者諸侯貢士必本於鄉論然後升於天子漢世猶自東萊薦舉無敬故及牛馬羣來選舉擢二九品令之吏部用人多不法精察然後清理

求才未聞深識持衡處事徒立頒文陝猶猥水懷每以招賅夫
妥羣不調者改而更張法令不便者義復何異頃者有司限數
及拘守簡資遂令蚌衡不得採拔天下賢俊滯頓多凡大三
十始可出身四十乃得從事更造舊限分乖為害若如所制之
文六十猶不能得出身既得出身能者蚤得如此稍求考校以
由是取人豈為明器自今已後選人每年據今之闕參以舊闕以
三月三十日為限其中有才優素異操行可明者一委吏部臨
時擢用資次取資何限常科雖遠郡下縣必選親賢在吏
部可舉其大略令有所依比者流外奏甲乃引過門下簡書堆
盈故瑣闥委於授短豈是委任之意為須研自今已後亦
宜依舊令兼據資歷次第填注奏擬訖送門下簡書堆
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王子未出閤侍讀侍講侍文侍
書並兩見供官充經三周年放選與處分曾歷清望之內敘通

取前資及常選人宅經二年已上選日各於本色量減兩選與
處分左衛三衛及五品已上子孫經七年雖未三衛經八年
勳官經九年並放選與處分
天寶二年十月十六日勑諸州醫學生等宜隨貢舉人例申省
補署卷年與散官經年滿深久勞勳無慕仍同流外附甲
八載六月十六日勑吏部取人必先德行其學政事本自異
科本備一人百中無一況古來良宰豈必文人又限循資先難
致理自今已後簡擇公直守道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
及循資格注擬訖送中書門下委中書門下簡試
選擇使者然後奏擬大理評事比朝要子弟中書門下簡試
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今已後有比色及銜要至調
並不得注擬
十一載七月勑曰攻理之源實惟選士銓綜之道必在至公比

官資書判狀跡切磋商論令三對衆便定
十三載三月二十八日勑為授官取蜀郡大慶祖一張寫告身
七月二十七日勑如聞綿南州縣近來頗習文儒自今後其綿
南五府管內白身有詩藻可稱者每至選補時任令應諸色銓
試聚仍委去使洗式考試有堪及第者具狀聞奏如有願赴京
者亦聽其前資官并常選人等有詞理要通于堪理務者仍任
赴選及授代官
肅宗至德二年二月詔宜刺史上佐縣令並令本道節度使
兩京及諸色人中精加詳擇補擬判司丞尉一下宜令所由先依
注續簽遣
寶元二年三月景戌詔比來諸州府多有奏請官者或先經駁
貢所司非按便即與奏請素紀綱自今已後州縣官有闕緣事
非情弱無政及犯贓私切須與奏請者仍具事由聞奏如緣軍州

文要官吏即任簡擇并具關由聞奏所奏人皆須具歷仕考績
甲授日月同奏三年閏四月詔諸官以理本在安人牽遷之政
務依利物今繁濫之內兵革未清加以時或不登物貨踊貴軍
儲是急廩稍廉供官之流國甚勞敝宜京師官等有材堪
膺薦者宜令中書門下即擇例量資歷出授外官代宗寶應二
年七月制刺史縣令自今已後改轉刺史三年為限縣令四年
為限其外及權試官一切不得輒有改轉
廣德元年二月詔諸州府及縣令今後每有闕官宜委本州府
常白牒奏本道觀察節度及租庸使使司具闕由附便牒中
書門下送吏部依闕注式處分其所闕官有臨務稍重若至本
府長官亦見任及比司官中簡擇灌令勾當正官到日停不得
更差前資及白身等攝吏部及制勅所授官委中書門下及吏
部申制勅出後三日內下本州准令式計程外一月不到任本
州牒中書門下吏部用闕如敢事故推勅勘罪不在此限其違

程人云吳已下本色內殿一兩選許同會闕不成人例五品已
上降一二等其殿選人諸州諸使不得奏用
二年二月制臺省之官事資履歷刺史縣令任在親人職務所
繫尤須理本其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等取中書舍人刺史
亦取曾任縣令者并所選御史亦宜於綠事參軍等令中簡擇
仍須資歷稍深者其有官非累歷才行特堪任用者白丁不已
上任所在聞奏中書門下尚書省考試堪任不在此限其
天下諸州府長官及縣令有清白著聞書政稱最能招緝逃亡
編附復業之口增多者具狀聞奏耆老人按狀與所牒狀同
者超資進改之諸州府刺官遷轉不得過分五品已上不得一二年
內殿一兩選同會闕不成例處分五品已上不得一二年數處分
二月詔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四品已上刺史廉
五品已上諸王駙馬中丞門下侍郎兩省五品已上諸王駙馬
侍郎兩省

一曰勳選補條件所注擬官便給敕牒上郡守更部重委
給告身勑官位式處分
一人建佐隸令録事參軍各所司依貧注擬便於甲歷具所舉
官名銜仍牒郡中書門下及兩省五品已上尚書四品已
上諸司正員三品已上親王駙馬等周已上親及女壻外甥等
自今已後不得任京兆府判司及諸縣令兩赤縣丞簿尉等者
詔曰功勞近日至親子弟頗處繁劇或招犯寬有則稽法理
貴則病恩不令官職為寄賞委等十人昨緣[illegible]內朝殘類
自選擇事非常制不合踰躡
三月吏部奏伏准今年二月十三日勑除臺省常參官餘六品
已下並准舊例即仍令本司銓擬分番其六品已下選人中有人才
堪擢等令中書門下又立功狀奏請要有
[illegible]

令待滿關集即停滿必招宜訴應緣功狀及非時參合授
貞觀內并護限內無關注擬若伏請量事計日成三考關如
臨時人數稍多注擬不足伏須處置務令速即請兼用兩考已
上得資關注量人才於停注擬訖准勑選中書門下銓定可否
其六品已下有官資稍高合入五品雖非五品亦請依前注擬
勑旨兩考關不在用限其三考關如非當年准格令用除別勑
授官人外亦不在用限如關員不足選人事須趨分者臨時奏
聽進止餘依舊不改
其月又勑五品官性式不合聚補使注擬宜付吏部按勘訖送
中書門下其據資敘却合授六品已下官任便處分
五月吏部奏伏准貞元元年七月二十五日勑諸州府及京五
品已上官使下郎官御史等宜令所司作簿件開奏若緣諸
色功績非聽官關員額多請作額外置上州刺史兩府少尹四赤令佐
[illegible]
府六百二十
由歷每至月終送名中書門下仍請不試及原河中鳳翔江陵
成都與元府少尹赤令及京兆鄠赤令中下州刺史諸使下停
減郎官御史等停官當年並聽集六品已下常參官以理去任
者每年終聚集員官京兆府先申中書門下簡擇勘未成失文
牒者其中先東西在選六考已上集並請依後件令集人限所在
經制緊宗朝未改革之前自貶降出外參軍已下考校奏成及考義合聞奏及勑選授者或曾任郎官御史兩
拾遺太常博士兩府錄赤簿使下郎官觀察使下郎官觀察支使推官書記等前後介明
貞元元年十二月已前離任者一切聽集并六百官並不在試例應未及考已下被替丁憂服滿降資選解停親
[illegible]
六品已下選人例所獻縱入下等並聽停擬人材定留放其

遷轉不止人趨免殿者聽集仍却還本道本色官應雇脚未合
發人其中有丈夫病婦嬰孩老弱及有官守者不在此限
州府陳狀本州長官精加選擇揀發者具解由送依例赴集
至省審考覈有才實相副別狀送名如有濫蹤其本州官吏
録事參軍判司四品五品官中有發疾病願任官者
亦聽申省其見任官不限考數任於所在州府陳牒依令集人狀牒通
曲聽惟前送本道觀察使上省不用陳乞到禮部前擇官先及第
人簽開吏部者並聽奏惟例試狀定留放應集合試官並望惟
舊例狀一道仍惟是中三年格例及大曆十二年六月制請依
委左僕射兵部尚書侍郎考試其狀考入上次等具名所
試狀依限送中書門下其考入下等者任還
七月復置吏部小選（注下同）
三年十一月十日勑嶺南點中選舊例補正訖給牒放上其餘
勝牛力勑掌國舊藩給之外餘並待委甲勑到後據上日給付

其補選還補使宜停其性廣廉走貧福韶等州宜依選例省補
四年正月一日詔嶺內官勿更注擬見任者三考勤修諸道幕
府判官及覃勤比泰陵例多超越應從散慢入清望官者並
八月吏部奏伏以艱難已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寓在遠方三
輦物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掌
名承已死者謂之養牒乃至物物百甲皆被奴隸買賣如此之
資檢責用斂至清遠長所以選擇加察真僞混雜實
內應有出身以上便令依舊通狀限勑牒到一月日內申勑令
盡出不得實隔其初請令度支急遞送行州府司待納勑畢
使勾當都封附老官給驛遞送還本貫仍令所在州府
上旬到千里外中旬到每遠數一千里外即加一旬雖五千里

外一切正月下旬到其嶺中嶺南嶺北令考北選人不納文狀限
其狀直送吏部曹不用都司狀人到日所司勑會即發倘必
究勑可明如須盤問即下所任州府或狀其隱漏未盡及在途
不及期限者亦任據通依前覆察使送所在勑責必有勑處
勑監事勑著明者據覆查作條件面量闕奏候稍澄流品永息
踰濫勑宜依奏
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勑除常參官及諸使判官等餘並附所司
申其兵部選人亦准此
六年二月詔吏部續留選人新授官者三年已來年二月之任初吏
部侍郎劉滂李紓以去冬選人無缺員八考滿代身元五年授
官計日成考者三百五十員令至今年八月之任議者非之然
是秉議大夫輕意抗疏曰鵝鳧去年抗疏曰鵝鳧去年選擇官者多以六月七月
方至任所談者憂如不逮數千里以就官到纔經年遂見停
罷又見在銓人中多有詩負元四年關者准格至來年正月赴

上未滿四年人注五年關者選以今年八月後上一等用關（等
授官五年關者授甚在前四年關者上仍在後雖一考兩考
可券今制命已行舊數多人不授官人請令至來年二月上
赴從之
八年二月戶部侍郎盧徵奏內外官應直京官司及禁軍并國
親勑留官等若勑出使帶職事及勑留京官即合以勑出為
日外勑到為日上日如本司未經奏聞即合以勑出為
貞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勑待中出從者符到任日支給糧料
者若中出未帶勑留官各符先不附所在奏聞理例未免喧爭伏
請起今已後並須依名勑留勑到任方支一日支給料其勑
中官有勑即依前勑留直請司者待勑中從者符到附任日
支給課料其餘依永徽總論請勑宜依
是年中書侍郎平章事陸贄始復令吏部每年集選人萬事吏
部當每年集人其後逐數年一置選人纔至文書多不可辭

勤直俟外雜吏到二考歲外選士一蹉跌或至十年不得官前官之過者或家貧無人營乃令吏部分內外官員為三分計闕每九年以為當其其數十七八天下稱之

九年七月制舊令以四考為限無替者亦至五考

十一月制令文武官員宜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於都堂訪以理術兼試時務然考其通否及歷任考第事跡定為三等一等主名奏聞委仍令御史一人監試如有詐劾九考及犯臧不任者仍委御史臺及觀訪使聞奏以殿最之事主

十二月制自今後應諸色使行至回馬判官書記參謀支使推官等使罷者如是檢校試五品已下不合於吏部選集並任准罷使部官御史例冬集季聞奏

十年二月刑部奏准建中元年正月十七日勅諸州府五品已上正員及額內上佐宜四考停其左降官不在此限若五品左降官經四考者未復舊階

勳臣分錄依常式

十一年五月左降官于部劇級等並量移授官故事量移六品已下官皆吏部注擬至是始特制授之

十三年三月詔於吏部選人中簡擇通事舍人

十四年八月故懷州刺史韋檢校右散騎常侍贈兵部尚書檢校官日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授州司戶參軍隨例調選詔曰官先攝職仍委有司心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諸縣主簿除了憂外有曾任五品官停檢校官俸料者亦准此處分其餘先是兼試同正員等不在還月者停檢校官俸料任便赴選有司職檢校官量降三資與正員官元無官典解褐正員官

十五年六月詔吏部奏選人依前三月三十日已前闕奏舉人

流外兵部禮部等人等奏郎官恐不詳審六考為有過救公手每至留放之時皆就尚書侍郎對定既上下煥然在得人

十六年十二月能吏部覆考判官先是每歲吏部選人試判別表官考覆第其上下考訖申書門下覆奏擇官覆定訖以為例至是中書侍郎平章事裴垍奏百吏部尚書侍郎已朝走判選不宜別考重覆裴年他官考判訖俾吏部侍郎自覆問後一歲遂除考判官蓋因抗所建白也

唐憲宗元和十年正月制曰江淮大鎮統領數郡委寄至重
其選司長官實擇賢能觀察使必取進士明於理體者充
其副使判官亦要甚正歷官人同賞罰復置員額以厚內外
五月中書門下奏正月敕文令於中書置員外清以示允
當因奏自近年因循遂濫其五品已上請省見任起元十二年
諸州刺史必亦府尹赤赤令諸吏各三府司馬及上州已上
上佐東宮官於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上並請五考滿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敕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使判官
品已上請同朝官例加階勳及賜章服其餘官並請
敕觀察判官四考與改轉如未經考者並請授同朝官
者依資授轉如所任計通合入軍州戎鎮別立功勳事
跡顯著者奏聞如有異績卓犖超越常倫者不在此限
郎官御史依舊例加階勳及賜章服其餘官並請
六品已上官非郎官御史者例加階勳四年已前
月七日勅分依之

二年三月詔祕書省刓文館左春坊司經局崇文館
東都留台公卿選人中書門下考試身言書判
夢學實雅在得人不須以登科出第其校書正字
傳制任依常格
四月詔重定銓選令之法准元年赦書所樂職令者直言其
事不得妄有干求如吏部銓選考試書判有
實歷未滿自己依舊考滿即授仍令四時注擬其觀察判官
以本州府職令到任後有罪犯並舉主連罰勒停
四年正月中書門下奏伏惟元和二年制令諸道
勘文武前一有司糾察於遷守令官中外所舉薦令並隨表狀十月
三十日到省省司精加磨勘依平選之例分六銓注擬平選
人中有清白幹濟堪理煩劇即先注擬時傳堂仍以
上縣處之其中有不稱官政者並舉主連坐
武宗會昌元年正月敕諸道觀察使判官四考已上
為郎官御史者並請
二年正月敕諸道觀察使判官四考已上為郎官御史者
並請

宣宗大中元年敕應諸道觀察使判官四考已上為郎官
御史者依舊例加階勳故舊復置此例
二月詔今後宰臣修撰國史監修使判官主考滿日宜各
減兩選
七年八月中書門下奏請州府五品已上官格後委本道觀察
使及諸司長官量其才行兼檢覆舉聞奏每年冬季
司兼少尹同子悌十長安万年縣令太常博士著作郎秘書丞
等每年各舉一人與堪理煩劇官仍授官從元授官日計
如員五品已上官及參軍並三十六箇月無敗轉
十月九月刑部奏今年七月二十一日敕請色去官
五考滿計置參者其犯贓除名流貶官並

請委主考精加甄別其任滿官經任滿多年遷
遠至考滿日其申報稽遲致留滯者量事輕重
科以違制之罪其經歷年勞及考績功狀並令
本司勘會明白然後銓擬仍委本司先行榜示
庶令文武官員各知自勵以副朝廷旌別之意
十二月勑有司奏今年九月三州州縣官員缺多
今量定員數每月銓擬闕員奏聞其支給俸料等
依舊例施行
十二月吏部奏伏請減選四歲五選六歲請減一
選七歲八選九選各請減兩選十歲十一選十二選各減三選
從之以此選數都十五州選人從後選下及限者即依請注擬
雖有員闕例每年不過一百餘人其以遠州縣皆是開元天寶中
仁風善政所及遠近歸心比來選人不願就遠官多求近地有司
不住注擬選人益加困弊
十一年九月中書門下奏今人之官任宜通計勞績量其
優劣或不依即次注指事迹開設舉之路是長僥求之風
望自今已後外舉人事迹與即次不同及撥勘無擾并到官後
點陟依以前後勑文雖有脩約以來益多務因備今重申明
所期舉人到省後所撥勘文不同仰具事由牒
舉主名銜申中書門下如所司勘舉停與與依條知事欺罔
所司科舉主同坐徵之
十二年六月詔自今已後應安排判官宣官一考已上外官
考已上職事修舉者與正授別要除授者不得
十三年六月傳每年舉薦縣令
十四年三月吏部奏請用舉薦書校等一十二州州縣官員闕充

伏以比來選人不願就遠官多求近地有司不住注擬選人益加困弊
十一年九月中書門下奏今人之官任宜通計勞績量其優劣或不依即次注指事迹開設舉之路是長僥求之風望自今已後外舉人事迹與即次不同及撥勘無擾并到官後有良其或不依即次注指事迹開設舉之路是長僥求之風望自今已後外舉人事迹與即次不同及撥勘無擾并到官後有員紀等事並請量輕重坐其舉主擬則舉重則貶
點陟依以前後勑文雖有脩約以來益多務因備今重申明所期舉人到省後所撥勘文不同仰具事由牒舉主名銜申中書門下如所司勘舉停與與依條知事欺罔所司科舉主同坐徵之
十二年六月詔自今已後應安排判官宣官一考已上外官考已上職事修舉者與正授別要除授者不得
十三年六月傳每年舉薦縣令
十四年三月吏部奏請用舉薦書校等一十二州州縣官員闕充

是州縣官不申聞其至是裴耀卿李師道誤始申聞焉
開元元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見任正員官
有六載堂考已限兩考及授官經二周年以上方許奏請所須依
資敘轉有才在下位者不免留滯請自今已後請道使奏請
正員官充職掌經二年者即依資與敘轉如未周者即量與同
類官比此乘分階所得中敘自依本
長慶二年三月詔曰如聞近日武臣之中遷帶頗久文士之中遷
薦送大將或隨使歸朝自今已後宜令神策六軍諸使及諸
衙常參武官具由歷井前後功績聞送中書門下考勳行爵
文士特異者量加敘擢其常參武官准具員年月日依轉次今
後非請道奏府大將監察以上官者三周年與敘轉大將未曾
奏官者亦仰奏請滿天下諸軍各委本道據守捉職掌有績有
成省官健有死王事者三周年不得停本分衣糧仍
九月詔曰廣德元年以前有勳官並不許任京兆府司
錄令兩赤縣永濟縣等緣以不通行更舍人今已後切宜

勸其已募名如百姓殿中及充侍傳請永紫緋事勿令其中自頒覆金皆非時欲請自侍御史後半月亦後東都與省官至外州縣官員並許奏聞其緋紫者依舊令著緋紫許奏請

正員官人中每遇許銓事人望各許奏三數奏狀句上請明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詔凡權知授官皆須本資稍優未合便得借緋者權知若通計五考即便同正授極為優恤自今已後應諸州府五品長馬權知正授通計六考滿依其勞留官如有未滿六考修治課利者便依此却與支給

宋劉少儀為吏部員外郎親親人之性命懸於守宰劉少儀官事勤親親人之切無如縣令況自兵興已來竹帛紀錄其授受於吏曹注擬稍重於常調人才真偽難知貪廉莫辨准大和三年敕書已令揀擇由吏部起請多有異同訪聞近年已來所舉宿德人之言狹非責成之道臺省官假使是其親故或素所深知既非得人之任皆未必所知至於考績幼小郡縣令録事參軍者雖有俯仕之言時務缺一道詰以理人之術及自陳歷任已來課績之其一一大關及難處注擬仍不假詞華直述其理識優長者以為等第優以上者即但舉理明切不假詞華直述其理識優長者以為等第優以上者即但舉理明切不假詞華直述其理識優長者以為等第優以上者即但舉理明切

仕政績受代月日中書門下進劃置員闕等子前擬其家在上
都注擬准此若京兆府申奏
十月中書門下奏兩京奏六品已下官除勅授外並吏
部注擬准大和五年十六日敕中書門下奏近新補絕
清司奏六品已下資免吏部關身赴銓其兩司歸
及勳官捕賊皆籍能用差專往吏部所注或慮與事相乖自
今已後京兆府及河南府司錄及知捕賊攝官資合入者充
其任滿准大和元年九月勅令大和四年五月七月勅分
二任三月吏部奏准制補叙一子官張茂男左武衛大將軍
克勤追狀稱男小未堪授任請迴與外甥准起請迴與文
與周親克勤又奏承前請家有前件事皆歸
吏部詳酌左司員外郎權判吏部廢置奏其宣勳一子官恩在
郭功臣並當勳告無已子許以周親今張克勤自有勳爵又
外甥與補授深乖起請之意況是姻戚豈宜濫授其狀並
[illegible]

銓擬或者定數以國家百官在公有宅相去遠近慮授官
門下并御中書省官勤於職務請不充遠處定例
四月中書門下奏天下之理在能官人古今以還委重吏部自
循資授任漸以銓量稍得其人臣今三月二十日奏重
方畢四月已後九月已前大小官闕及到地遠已及赴闕
今請起今月內及下次格許在州府將門蔭子弟及諸色官取本性
貴衣本貫解一年已上解到一千里內三月一日已前
十日並勒本州貢送選人後解到任各歸家其年七月十五日
府縣所在府看其部長官勾當令其得留人並限其年十二月
十日齊到省試注擬門開求為定例如其違限不到
必遠人文書無遠近可限例於本色闕內先集選滿人年長人
其餘人既無闕可注須待次年頭勝示所在州府許入年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場若非其人則假攝之官守授里人至有奪貢甲鄉求假本州令録簿欲剥下而又恣其喜怒以報已私自罷選補便令滿方差官替之勤而人益弱

二月勅吏部去冬奏錯放選人等如聞經冬在京窮困已身不到欠考欠選大段艱辛兩之外即與重叙以此遠殊關之地不得用半留關如負關不相當一習不伏官者便任永棄不在更論許代如未經中書門下陳狀勅下後不得請叙今冬

[illegible]後不得以爲例

[illegible]月己丑詔曰諸門入仕人數轉多每年吏曹注擬無闕唯河南道河東澤路山南三川京北京西管内官員稍多能滯之中實有勞効每年請奏二兩人仍須是元額闕不得者具任人甚衆尚恐並不得奏人

五年七月勅州刺史林鄉縣令職同親河廣縣佐等宜

府六百三十一　十五

加優奬吏宜勅旨潮州及嶺南大郡與韶州略同宜下吏部准

[illegible]例注擬訖聞

十一月詔[illegible]宜令南道伏以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若非諳熟土風[illegible]難撫馭人慶且猶中性之所[illegible]其資任當皆二十二州唯韶廣潮州官[illegible]遷授遠近遲速[illegible]兩[illegible]人若家事任持身名[illegible]不自負[illegible]由[illegible]來吏以遠近[illegible]若非下司分[illegible]令吏即近遠處無能之流此及到官皆有積[illegible]十中無一肯識乘舡[illegible]到任四年滿知情願其潮州官支俟至將領性例不令吏部注擬員[illegible]本道求才若攝官[illegible]有[illegible]次[illegible]計觀察使奏[illegible]正事[illegible]

法而違行勅旨依奏

冊府元龜　卷六三二　銓選部　條制第四

得更委指揮所請選擇滿秩官不到任不放上佈官不許任負闕及遠程不及限等員闕裏其重一急緣銓司公事者詔曰此者吏部庶官只選格式近以諸州不申闕解且從權指揮選人指射之時此不許銓司注官之弊遂致加額員數訴訟起論紛紜司釐革合議定從

十一月詔應合避吏部常調選人等三銓公事素有條流近年多不公平遂致受任官員避親避嫌各有元帥梁王勳臣公門族親理或處遠人覆奏特許施行兼緣已及深久所司未有起請若或猶滯妨緣程期切在考詳務令清當今年冬常調選人宜委三銓並准舊例處分如或踰濫額選格文罪在官曹非此限其四銓管內官員須本道由闕省官可任擬

梁大祖開平元年四月勅開封府司錄參軍及六曹掾各宜各置一員兩縣令錄各置一員

【府六百二十二】　三　【銓選部】

二年十月勅諸州井六曹掾各宜各置一員兩縣令錄各置一員

乾化二年三月丙申勅司天監掌國占候之職資考今長官選求之路理之乘選如聞吏部授官多書陳狀或緣親舊勳或緣勢要千端萬緒攻求實繁茲宣舉改宜自今已後應中書門下及吏部注擬並宜審詳每至年終考其功過分明黜陟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判轄之任時謂外臺宰予之官古稱列署如非朝命是廢國章近日諸道多是列官無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澤緣之私恩願頒程式以懲往弊

明自今後大藩節度使管內官三人小藩節度使管內官二人仍須有詳練吏事方得上奏若

試數科目不一到部日自天下亂無將五十餘無人不過五年無
以入仕遂使命官皆向錢其補文書催生者因應此以其
年選人及行選官一千二百餘員每選數十倍以喻選
爲名動被驅集遠近之人或數百里或數千里於行途
万口一詞而爲怨諮臣等到曹參議銓法已以至一年已來
選人不敢赴集銓曹無人可注中書無人可除注年闕近二千
授官及六十乃致諸道選人皆赴闕注官是擲官朝廷之恩澤不行搢紳之
祿秩皆成貨賂官爵且不敢申陳況曷分曹豈非虛設員闕官只
曰州府之闕銓曹注擬中書行

正寶曾兵戈阻隔即與今年冬集判放選人例量材注官如或詐稱不在此限

十二月中書門下條流應諸道選人等其中有過格年深無蹤跡者准天成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敕節南曹勘如實曾阻兵戈者許令注擬如或詐稱不在此限者凡是選人專思合格不肯回避踰違限自滿具名銷阻千支須在別縣應有過格人如吏部南曹子細勘當即便送銓司亦須詳先受告身揀擇及審驗年勞万令注擬三銓注擬自有常規從前或有妄巨占者好州縣員闕不令銓曹自己校今年應兵員闕並送銓曹候務省之時若有好闕尚在必議與詮註如受假人等當行點責選人之內族類甚多經任之中資考情在應南曹判放人等即三銓各據選人出身入仕文書一一比驗年銜灼然不錯方與注官據其定格選人中有隱憂者貶五選伏以人倫之貴

（附六百二十二　九）

道寫先既有員闕無擬矣不公於州縣有傷風教須峻條章自今後諸色官員內有隱蔽冒濫者勘責不盡然身不盡所有入仕已來告示亦並付所司其契勘勘宜依三年正月吏部格式同狀申當司先准勅及堂帖指揮應替罷告身勘同人及失墜文書等限狀請重給告身今先與檢勘甲如無勅甲可檢即仰眼同勅甲人告身勘驗同即與出給若是官勘驗不虛即與出給公驗便同告身例處分若伏以年久書實為難憑有司無檢勘在周防當司近曾申堂請以合準指揮出給告身人驗出身歷任行止幽甲庶來為旗證證明本判准申者其所追取到選人投官勘甲或同甲勘合身勘驗狀同須准前指揮出給見有勅甲有便須注擬重為申由

乞月日若不注破慮慈選人却將失墜告身系選勘檢勅甲既同文書浩大所司難為一一異檢先支引驗同對甲人告身此

給此後却將失墜文書選狀申庫又無憑驗其同勅甲人告身欲於後面連粘紙亦須使印共注仍據銀南曹罷選將來檢勘若事涉依所申仍具已出給告身年歲人數姓名聞奏

吏部有合給考選人等

五月二十一日敕先准閏九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勅北京人河北諸道攝官內有衙署一任簡牒分明關報先有正官告亦者便與攝正官資叙依資授一任官其無正官告亦有與授資衣初任官其兩任三任已上關牒分明兼有正官告勅者與超資授一任官各令取近罷攝任與州府文解便許非時赴選者前件攝官等停任使之際共勘委勘官與本身降兩有先皇帝御寶兼敕牒攝關牒為任同一任正官赴選且依資注擬宜令共京及河北諸道州府知委條件如前者

（附六百二十二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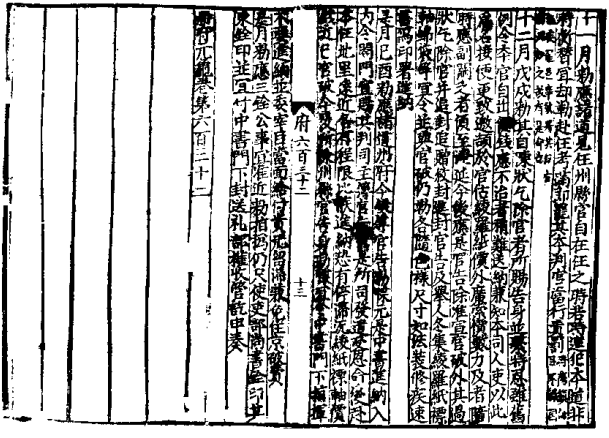
是月中書條奏其年冬集判放選人例量材注官如或詐稱不在此限

十二月中書門下條流應諸道選人等其中有過格年深無蹤跡者准天成元年三月二十三日敕節南曹勘如實曾阻兵戈者許令注擬如或詐稱不在此限者凡是選人專思合格不肯回避踰違限自滿具名銷阻千支須在別縣應有過格人如吏部南曹子細勘當即便送銓司亦須詳先受告身揀擇及審驗年勞万令注擬三銓注擬自有常規從前或有妄巨占者好州縣員闕不令銓曹自己校今年應兵員闕並送銓曹候務省之時若有好闕尚在必議與詮註如受假人等當行點責選人之內族類甚多經任之中資考情在應南曹判放人等即三銓各據選人出身入仕文書一一比驗年銜灼然不錯方與注官據其定格選人中有隱憂者貶五選伏以人倫之貴

（附六百二十二　九）

道寫先既有員闕無擬矣不公於州縣有傷風教須峻條章自今後諸色官員內有隱蔽冒濫者勘責不盡然身不盡所有入仕已來告示亦並付所司其契勘勘宜依三年正月吏部格式同狀申當司先准勅及堂帖指揮應替罷告身勘同人及失墜文書等限狀請重給告身今先與檢勘甲如無勅甲可檢即仰眼同勅甲人告身勘驗同即與出給若是官勘驗不虛即與出給公驗便同告身例處分若伏以年久書實為難憑有司無檢勘在周防當司近曾申堂請以合準指揮出給告身人驗出身歷任行止幽甲庶來為旗證證明本判准申者其所追取到選人投官勘甲或同甲勘合身勘驗狀同須准前指揮出給見有勅甲有便須注擬重為申由

乞月日若不注破慮慈選人却將失墜告身系選勘檢勅甲既同文書浩大所司難為一一異檢先支引驗同對甲人告身此



十一月勅應詣闕任州縣官自在任之時若曾違犯本罪非
[illegible]
十二月戊戌勅其自東狀乞除官者所勝告身並憲司敕
例令本官自出錢應不給書填難送勅兼敕本司人吏又此
[illegible]
時感副副之者便宜施行
是月勅應三路公事宜准近勅指揮仍只使吏部尚書銓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三十三

銓選部五

條制第五

後唐長興元年三月勑凡是選人皆先驗等每至赴調必驗文書或不具全保識所由成請裁其判成授某官或不具全保識所由成請裁其判成授某官仍於後面粘紙具前後歷任文書都計多少紙數具年月日判成授某官懼有分假於人故也又中書委吏部流內銓諸色選人所試判冊勑欲委定其等第分優者超一資其次者依資次文書之同類道理全疎者於同類中人戶少處注擬優劣宜被慶恩欠一選若五月制日獲遇拜恩來行事艱施敷劾宜被慶恩欠一選若宜令待闕欠兩選者減一選欠三選四選者減兩選欠五選六選者減三選欠七選八選者減四選欠九選已上者減五選三銓同勘所官願有過限遠當轉勞欠遭大禮赦是者人仍令所司

以憑官理要超清調勑是今年合格者許今牒仍委吏部南曹依元檢勳華部合減選數給付牒知受月又勑凡命職官只憑告赤依流雖切謹慮不無況求自舉方圖非遍識除因敷露始見罪尤先皇帝臨御之初郡縣輒置盜功雖加峻法尚有剛風戢由本朝久事吝求偷安之際官曠往判吏識嚴急機尚者以簡招假人廣求財貨吏役有以貪懦得志不顧恩章逐致傷身名分澆薄流弊滋多則只有公憑所後相承真偽莫辨若不特行釐革無由永絕根源宜令自此應隨授選擬州縣官引驗歷勳須召有官三人保非親舊則委保官內聖出保官姓名據本官所歷三代名銜有出身無出身歷任告赤文書并送往朝及選人告身內一一收整其文書納留不再給付如自中興已來歷任曾受新命後都被遷轉屢具遺敕書吏改印曾縫郎官於狀尾押署給付或有失墜即須公所关

奏州縣投狀具三代名諱及出身歷任請公憑赴吏部食中盡同即重與出給如公然所破印縫不計與人不與人將來求事並令投狀其人當行極典自餘凡受新命並依此例施行其現任內外文武朝臣及諸司職守諸道州府判官有曾爲州縣官及曾改名所受本朝及偽蜀告敕歷任文書亦並須送納入官兵以中興已來文書爲理其見任州縣官及諸色前資官守選官等所歷任文書亦仰逐處送納吏所司熙勳無遺破則准前收整給與公憑任赴所司驗勘成事然後注擬若王戎貞觀制官員並須得本道藏識具歷任中奏所司驗勘不虛亦給與公憑辦來除官授官所貴凡是身名免有疏雜仍限連許勑到後一周年爲限仍各於本處任廳州府被抓具三代名諱出身歷任一一於折中奏到日勘勳准前指揮施出限外兼有申送到文書並不叙理兼不得以此身名奏薦如

違越在本判官其本人勑行嚴斷庶得新恩頒霑幕職之流永爲若一統之基要入仕多端之徑仍付所司

七月庚申郡南曹奏磨勳南郊行事官前守漢州什邡縣主簿李鎮是同光三年不納告身入數准勑格入參軍之次合於四方綠行事前何南府長水縣主簿知遠使兄爲父營行事若勑百李執政恩旅特許收納文書趙知遠以兄爲父未之前聞況遇郊禮特與恩霑將許

經及第其後選授官兩任並未滿天年於前件監內行事禮舉擬授太子通事舍人旋丁繼母憂服闋至天成二年又丁母憂至九月方服闋今春欲赴郊天行事又緣貧困無財可辦今乞引驗已前文書量與陶鑄者中書檢到曾行事實已注官以為父母轉年恩命遂獲外別無違礙自後若次丁憂父任滿無故宜依舊令銓司點檢歷任文書准非時選人例分或前資官中有與楊知萬事狀相類者並准此指揮

十月吏部尚書關試今年及第舉人進士平飛等七十九人內三禮劉望李奉李道昇周明秦宋延秀等五人所試判語皆通周善勳試賦俱格得判入第餘並不合一般考勘官員院權判考詳所業前輩試判激勸為官舊例宜令所司不改文令直書其事書得祀憲事實善惡公勤戴究情由實為

吾官及至期覆試無聞自懷私賄宜令所司審下其所給香關仍各遣納兼收舉狀再進事狀自此南曹九有及第人試判之時切在精事點檢如更有勾抽者准例處分其月中書奏更部流內銓諸色選人先作流試判兩節並奏本官優劣等第申奏文優者宜超二資任擬其次者以同類官注擬所以勵援毫之作亦有歷任之勞其或於理道全疎者以人戶少處州縣之官仍責元勘業文者任徵引古今經文義理斷可否不當罪任有司兼據諸色選人或有元通家狀不實鄉里名號將來到選者並令改正一一聖本書寫無出入一奏一除官等宜並不加選限從之

吏部流內銓選人前資官所有歷任文書委所司點勘無違礙前狀堅給與公憑任滿赴參選者訪聞近色選人有少年合格者因請公憑文狀虛稱老病及選限因取本任文

解不及前件選人合至合格已請得公憑者宜令吏部南曹准令參選人例檢勘施行其足欠選者候選數足日准格取本任文解赴集

十二月太常丞孔知郡奏請通行軍司馬副使兩使判官已下及團練軍事判官並請從考限歸朝選授有闕使額奏聞朝廷以後賞勳階加分資格授勳官從之兼上佐官令歸判司主簿等亦准此加階或有丁憂及不赴任因事停官抱官兼身死並月日申奏如依前條罪在本判官

二年正月吏部南曹奏前州鴈邑縣令趙謙等十人納到選任文書合給公憑納官其後給公憑仍令所司以破歸收貼取本行尚書仔郎列著出給其先已出給者宜候將來到選之時依此重給

是月勑以上柱以二十五月為限其所縣官宜准長定格以三十月為限如是簡府不在此限

四月勑舉選之際例是親事同名同姓之人狀貌不差衣服亦同年月又無數緣何知實即更勘本貫得同舉名換官者必是親情換官之時何人判銓與何人同官上任罷任何人交代仍勘歷任處州縣如實別勘取有官三人保明施行

緣點檢選人歷任文書其間多有格後違礙事節若旋具申覆伏恐漸積人多妄起陳論交廢選當舊例不敢施行者中書依前舊例申奏

文書多於解由及歷子內未書考第貞觀天授四年四月二十一日勅新格已前即許依行自新格已後亦多有解由歷子內拙緊考數本處元本檢到告牒格前特許依行其告牒於後更關違越須重作據今日已前有此色選人宜且收貯此後選人如有解由及拙得歷子令明無考牒者聽有得歷子無解由考牒殿兩選如只有解由考牒不拙得歷子殿三選如無三件文書便同有選停官一件拙申解由歷子殿二選如無歷子後拙者五年後拙者不在磨勘之限今有格前罷任及新格下後罷任者格下經六年七年方拙入仕曆子或有全不拙曆子只給公憑今日已前拙給得解由曆子遠遞一周殿一選遠三周殿不拙給得者亦同有過停官一件拙申應諸色人緣出身及童子及第制舉人並須引驗身名引驗之時委有老與

文資賜紫例不得奏爲州縣官

是月詔曰職吏應選授外官者六月一日並委本州申奏逾遠本司依舊執行公事

九月前銀臺司狀奏今杜同文獻時務長吏年七十已上者請不除令歸其合依應選者請授散官勿百姓年為政在事或有異政善成之人安知不可師範宜令銓司此後有全不任持者即別以優散官資注擬

十一月勑關有限人數常多須以商估定其等級起今後兩使判官罷任後宜一年外與比擬書記支使防禦團練判官二年外與比擬兩使推巡防禦團練推官軍事判官等三年後與比擬仍每歲終量與改轉官資如職次其有清勤績著於講像外者有文學堪充科選薦舉倫次為衆所稱或良知適舉實駿的實者不拘年月之限其于器甲低昂稍相事者宜量事次升轉縣中比擬若州縣官中有文學雄奧識略優深不量于於班

行及諸道判官比擬注使況諸道人之內多是勤苦立身每於調集之時皆有爭差選限唯茲幕吏難在當同所貴皆免煙況遇承驛

凡選人歷任無違礙者並即史部用判成如文解差錯不合式據罪犯轉見參堅方當開泰之期宜軫軍平之恩自今後合格選人歷任無違礙者並即史部用判成如文解差錯不合式據罪犯轉見參堅方當開泰之期宜軫軍平之恩自今後合格選人歷任無違礙者並即史部用判成如文解差錯不合式據罪犯轉見參堅方當開泰之期宜軫軍平之恩自今後合格選人

凡

[illegible]卿宋祁盧侯不討賊頹並宜銓敘如實藝子孫別立人繼嗣已
[illegible]楊得勇名者只許給蔭一人其不合敘使文書限百日內焚毀
酒監此後更敢將合焚毀文書恭選永仕其所犯之人并傳者
並當極法應今得貧窶出身人並須依格令施行先是鴈鹽殉
柳英將唐郎文書貿賣與同姓人柳居則伏罪大理寺斷當大辟
緣赦減死奪官終身不叅敘有是詔

是月中書奏准長興元年二十一日南郊赦書節文州縣
官任滿雪得覓賊訖非時參選須資任滿仍服章服令詳勘
命凡云覓賊者所司推鞫定罪不乎迴曲作直已成案牘並經
長吏處斷或是家人訴覓重結推詳始具情實過死為生始名
雪覓仍須元推官典招伏情罪本處檢案備事由繳奏定
於考滿內聚出覓本官滿日便准近勅非時參選若得一人
超一資任官二人已上加章服已有章服加檢校官如在任除
授者並減一資內徵科已絕減得一選已上或招添戶口至一分

已上並減一選其餘如前已上許奏聽勳官以雪得覓
殺賊和選限不了合殿選滿日與敘雪覓之賞或
連却戶口亦攝陣等參選如本司小小刑獄未經別司緩能奏
斷不得援例從之

晉天福元年閏正月中書門下言以天成二年十二月詔曰
吳越進奏官每月入一任三考許入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
亦入中下縣令兩任四考許入中州錄事參軍
軍朝任五考許入中縣令上州錄事參軍兩任六考許計入一縣
今又聚州錄事參軍九為選限皆有因依或少年便受好官或
累遷不離舟任況平樂士纔年四十始得經考及第八年合
選方受一官於初任之中多不成三考第二選漸向殘驅有一
生終不五考錄者若無廢革何以發揚自此經學出身請任
兩考許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詔曰恭奉之徒累年不一
然身滯滯到老卑低宜優未選之倫顯示恩榮之路其經學出身

一任兩考元初入中下縣令下州錄事參軍更令入下縣令中州下州錄事參軍一任三考者亦入上
如於近朝僻內貧窶無資者即准格循資考入官其兩任四考
並一任五考例入官階格將改轉分不得超階更部
三銓南北曹禮部司院注擬考試依格疾速發遣勿令虛滯敘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詔曰應勳進語選人前京兆府武功縣令
龐濤而下四百九十有四人方在京都嫌玄際會所冒勳進宜
示褒酬其見資州縣官及黃衣選人近日級少闕員難於成選
候合格日各超一資注擬行事若亦於注官時優與升長流
人已歸本貫即以赦書節文奏外檢試合格錄奏許上三
傳出身判司簿尉准此明經出身一任合格日與初官宗子未有出身者與出身有宗子者同選人各於
處處試

七月詔應緣陵行事官各等處關白議改動此少關會難於減

選送許令赴集日各與超資外今又緣合赦恩澤及今
今年合格者便丞南曹敘勳送銓擬注闕訖勳名
所司磨勘無遺關漏虛濫免承文解去五年月成三考得官日
宜先注擬應前任五考資代宜減一年無年可減者
先有長興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勅諸道節度使刺史
任施行其諸道官職元闕署人奏並從元勅處分
八月詔曰國用須資於賦稅民力宜體於寬平
然後能使公私俱濟上下交安朕自踐祚以來
深思理道每念征戍之後民困未蘇水旱之餘
人心尚擾雖勵精而求治或恐失於撫綏
所以減放租稅蠲免逋欠務在寬恩庶令富庶
宜令諸道州府應有人戶逃移田園荒廢者
並仰本處長吏設法招攜勸令歸業其逃移人
戶所欠租稅並與除放仍令三年內不得差
科徭役其逃移人戶歸業後所有桑土
並不得別有論訴如是本主親戚鄰保
於逃移人戶處典買者其錢並不在還
限其逃移人戶歸業後如有貧窮不能
自存者仰所在長吏設法賑濟務令存
濟無致流亡

已下無品第入官處亦依格式參詳奏入又以地牛不敢添注請差官詳議詔委元詳定格官刑部員外郎孔莊大理少卿李延錞殿中侍御史韋述等詳議

十月中書侍郎平章事姚崇上言近年已來又起上意請修理選舉臣聞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又曰仍舊貫何必改作故先王之格言也臣案六典吏部三銓尚書侍郎分典選部其銓擇人有三實四才三考之外集入有地里之差若循彼網條依其格限人無濫進官得實亦白天成四年十月詔罷侍郎分銓以尚書併領正官又闕多是地曾權差才力或有短長遂致淹遷凝滯圖集留務有乖本常規選人滿年授訖請依六典分銓朝廷列職分司此期髦務置之閫外何表分憂望各委典銓於事為宜詔曰銓衡重寄實合親程不惟六典昭彰柳亦三銓整肅而長安稽留實由重疊條件其精若令事載以無廢於使期方而有刑罰其後舊深冷奏情如前請行用

年深事繁先代必須許正方免弊訛其銓曹宜依備資格宜令吏尚郎三銓尚書郎南北曹給事中參詳其關條件如其外悞即檀筆以聞

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近日除官制未下後漏泄於外此後除政條畫下所司以正勅為告進納如畫黃紙下請不催索詔曰即宜使防禦團練使副史行軍副使等事關急切除授官告若待畫下給即檀留勅檀漏院凡經由處不得漏泄其尋常除命即從之

三月工部尚書判吏部尚書銓崔湜參知銓事年選人內八十三人無闕注擬訴訟盈囚近勅減選人仕者多門雖可因分難抑詞理請下格式取四月後合用資勞選中書門下奏先以銓曹論貢闕遂却置庐狀一員請州一百五十員格式承送闕滯六百四十餘處後又許超拜資序又堂悟合織赤已上雖擬讓許聞銓授除授不合請用四月後貢闕望依舊有限內

延頃入一絕不得更令躍人有詞詔曰宜令從四月一日後至六月終貢闕施行餘依中書所奏

四月奏庄張延加奏州縣官徵科賞罰刻斷令簽軍正官一年依限徵科了絕加階二年依限與試判三年拽令限與服色如攝令錄一年內了絕仍攝二年三年內拽及限與真命主簿一年二年如縣令減三年拽了所任使不科罰官一年內試判衙門三年轉官本曹官者限內了絕試判轉官請準級三年內拽了絕者與當錢三十千其貢闕候天成四年五月五日勅從之

是月中書門下以吏部三銓注擬太多勝指出門下省詳錄事強知讓云天成三年已前詳超拜一資空兩資或一選三兩人天成三年後不許超拜一資空兩資或一選三兩人天成三年後不許超拜一資空兩資或一選三兩人超六資資八資者中書舍人詳覆門下駁還

定拔萃或超越優異將章亦有事繁從權要難函執先須容許後守停流所書時輩施行免令簽案人等於所注選人超拜太多從來固不容許若重請改移仍令中書門下詳定

七月中書門下言自今年三月後諸州奏軍事判官入行之職新訂定勅文處任外未知認官事勅官宜令入行之擇孝悉初且於六職未得勅官或闕員額官或闕人能許本判文以副皇華慶賞依公許奏簽書其三月後入人與處行

是月中書門下奏中興慶儀言吉等外編敕制勅分有此新改實不便於時條件准天成元年七月及四年十一月勅門中外官條格不許品秩一例宣勅今有請依舊制宣勅又準天成元年八月勅除授官告敕旨令內殿降出又準天成四年八月勅除授官告敕旨令內殿降制

東二年七月勑許揀度使帶使相處置五人餘萬三人所請團
練使二人臣惟州縣貧瘠甚少若令揀本則每年銓選何以注
擬請特行簡革又長興二年八月勑州將滿解訓司及軍事判
官勿同一任自兩已來頗傷此論以為不當請以為不當依舊令
倚前進擬詔旨令録之任憲六曹之紀輸衆百里之政訓農養
吾民可以親承顧問內殿辭謝可如舊制藩鎮奏郡守薦人或請
公事或有得益不可全阻許依天成勑藩臣歲薦三人
錄二人直京州郡防禦團練正副使舊例給色官告文人春闈參振
綾紙關告閤宴所賜錢並舊例給從之
八月中書條理前資朝官大卿監五品外朝官兩班將軍皆左
右監門衛校書已經二十月即任少卿監滿即例
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今後祇三任許滿二十月即別任用少卿監滿即例
三任四任方入大卿監今後祇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
祇限三任滿還任滿限滿無愛責若特恩不在此限五品外朝官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少卿監今後
祇限三任滿還任滿限滿無愛責若特恩不拘此例兩班將軍

累任後一年許求宮舊例三任四任方入大將軍今祇以三任
為限並逐任滿月限無曠員缺曾任金吾將軍判吏與上位
比擬非此類或少年雖居下位仍不得曾有歷責者將息不拘
此例三任大將軍方入上將軍並須每任滿月限無曠員缺者若
曾有舊鎮任滿使特勑不拘此例今後朝廷只除兩使判官其
書記已下任滿府自辟請應朝官除外職任無年限有
舊例新
授官者須是有表薦狀檢校官是舊省三院之職即
與中下縣令檢校是大夫中丞秘書少監郎中員外即與清資
官任兵部駕部郎中員外即與清資官是尚書吏部侍郎兼御史
中丞少卿監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使副使判官有
一年之限或是舊官已及二十月者並須更守前官
滿月限方許陳乞諸州防禦團練判官推官並請本州自
奏請中書不得除授合出

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副使判官不得過三年
不得過三年陳狀從之
三年四月詔曰
應兩浙判官職在赤令長
取郡中員外清望官三考五考少列官專
委任權任一則經滿方候伯列薦舉朝廷則考驗
時政今後如有已歷兩浙月限外或偶見缺
便依此施行
晉高祖天福二年
正月勑應京畿諸州縣舊有害朝
請帶并臨時職掌不為次赤却以縣官限年考滿
不以陵

諸州別駕參軍品高不除令録仍可長官月俸
後一年方許舉官
其長官可舉或因撫養
正此來未有官者並名從之
十月中書門下奏
長興二年七月五日
詔朝臣居疑紀制丞簿史館校書郎
諸道節度使觀察使副使判官行用公
凡職官舊例授官及到任一考滿丁憂罷官並與除授
依長官格自有歸文
應州縣官新授及到任一考從丁憂罷官
應州縣官新授及到任一考從丁憂罷官

司共將論擬聞有丟留之或明分真闕一過今書前舉前資官員闕次於中書陳狀來事知應正陳銓管永無常調之人併在前新舊闕額滿未者去載以創業州縣缺官員有員闕以安排為時之僥滯事關優劣情在俊升各委遠永勿得踰越其先得替在京者宜令中書依見有員闕處量狀安排仍降勅諸道各令知委

四月勅銓注擬闕官須精資歷擇其賢能遷士進代闕期各依職

事若稽考滿日仍以出選門官例拒擇滿任後據資品進格例施行

二月勅應諸道前任行軍訓使等例從替罷之住京師每念諸道常擬闕懸權攻族遂致曠職宜令中書門下速定條流使遠近知悉其有闕官便令進擬仍須揀擇人才不得濫有奏薦如或因循致有曠闕其所奏官亦當重加貶降

五月前中書州沒後緣親主簿何光又進策二其一曰禁賂諸處遊郡小縣多是小鄉雖偶有勅正官滿特不許差攝官无替闕鄰縣地多路遠已到卻須差官替罷其二曰禁闕官者太半皆本司所使長職特與減署至衙參量任正授官員

其最不可者假有當年內或兩度三度者移來者須逐處使院內率自約中差遣權行試非本分即斯得停罷若力官非惟素公當且當物自今後伏乞特行明勅頒下諸道節度觀察使及諸州縣官如闕官員有員闕事停罷訖許奏聞入仕者權令攝職仍又須使正官到官不得過百日若過一年如能忘遠指有道者消白若假得戶口微增得減租百貫潮各守其規程起今前件官員等如得替後且就家私待代安居限一年後方得赴闕其選擇者便與比擬或非時有闕與替使安排自然公私得濟出勅之後如有違越其先得替時之僥滯事關優劣情在俊升各委遠永勿得踰越其先得替在京者宜令中書依見有員闕處量狀安排仍降勅諸道各令知委

其最不可者假有當年內或兩度三度者移來者須逐處使院內率自約中差遣權行試非本分即斯得停罷若力官非惟素公當且當物自今後伏乞特行明勅頒下諸道節度觀察使及諸州縣官如闕官員有員闕事停罷訖許奏聞入仕者權令攝職仍又須使正官到官不得過百日若過一年如能忘遠指有道者消白若假得戶口微增得減租百貫潮各守其規程起今前件官員等如得替後且就家私待代安居限一年後方得赴闕其選擇者便與比擬或非時有闕與替使安排自然公私得濟出勅之後如有違越其先得替時之僥滯事關優劣情在俊升各委遠永勿得踰越其先得替在京者宜令中書依見有員闕處量狀安排仍降勅諸道各令知委

有闕勅額而新規其當改選人只驗出身文書已有前任者據考降及解由而子料年得蓋合格不虛便與判行小小不勝駁放則天下減明時事務軍主恩寬不便更徒得行薪計者初日參選之日考驗之間都參易則坐長薪數則坐久薪數或虛濫今後宜令所司點檢文書如有要緊謀略事理非藏薪俸者

判官先有押今於州將前資之中慎擇判司之內選差勾當二年行有廉謹理績富備即奏太常闕行簿契者近日馬及判司多是差攝官亦有前資正官判司簿尉中精選弱強公法性行端正者方可任使滿二周年後無過者奏聞三選仍委本道州府例給與公據如只公三選已下者仍便給與文解赴選今日已前有前資官判官丞馬及判官丞催此所有諸道州府應今日已前已差攝試官丞馬及判官勾

曾已及三年無遺闕者亦宜令本州府給與公憑仍申考使更
四年後給與文解赴選此條初官其今日已前未經試官見未及
有過一周年者宜令待滿一年已上與分安未及一周年者
宜令逐道州府勘到後便別考前資正官依令未在給與公憑
者仍請奏四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勅若無資蔭王官元係判
官前件勅已經封導不行者勅仍請奏四二年三月已前諸道州
府所奏馬步判官有勤績者宜令並赴銓勅再更部試選不得
更經中書陳狀十月勅選人試判一道
三年正月勅李選之流若平懷歷試累載書藏文或則守事年
深小有違礙格條例是不合式據今則文未公差宜被皇恩所
有選人等宜令各於所司陳元敘次及歷上事由外無違礙並與
施行仍令所司通下諸道起今後文解差選過六人數內將停舉
八月勅御署官員等自前進狀守書陳敘引驗之際誤有曾立事功或
之書後擢所任例逢恩運或被冒陷非有曾立事功或

親官訴望前分外敘勘勅勅令行藏免親選之一選後同
左之要其餘署官員今依舊司校狀銓言選司點勘及
任文書分明者即於中書門下以優授送人御署因由文狀
十二月勅以書長興二年四月五日勅文應州縣官纔於新舊
及到任一考前丁憂赴闕日亦並與作官者此後一考兩丁
憂州縣官準敕闕後一考赴集合赴一選兩丁憂州縣官準敕闕後一考赴集合赴一選兩丁
憂州縣官準敕闕後一考赴集合赴一選兩丁憂州縣官準敕闕後一考赴集合赴一選

銓選部六　條制第六

晉少帝天福八年十月詔部陵行事及析圖等行事官並宜加兩階減兩選理滿外合格日先取文資便與注官為格若一經貪濁及不勤職業者雖滿選限不在收敘其行事官選人依舊例與減兩選合格日先與注官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詔曰朕以初到任務在安民須求共理之人以助為治之道宜令兩制三司各舉所知有文學政事可以理人者各一人

二月詔諸道州府今後在任滿百日以內到任交領數日外出巡屬百日已上者及添得租稅者並令加一階減一選去滿減一選出三百戶已上百戶及添得租稅者並令加兩階減兩選三百戶已上及添得租稅者並令加兩階減兩選其減兩選出四百戶至五百戶已上及添得租稅者並令與轉官主簿加兩階減兩選出五百戶已上及添得租稅者並令與轉官主簿加兩階減兩選其減兩選加兩階超轉官資者能任繁劇非於選例銓敘中書門下檢舉大夫

論評功勞然內外以塞同使期程而有守廉平奉好生之道盡高低等級之明者勒令理官申明考績可嘉內職分官課最先奏若能當治何依勸酬宜先錄公文以兵部奏或官滿到關依次先後給由分官偽且依三年中四考給部官三易簡奏後以選門格勒除供具作薄官衆該評蓋寡所以凡給文解妥帶規程以至選人自詣京都親不解職性來就若已堪恫傷偶為偽妄虧放伏見禮部貢院逐年先奏南曹詳定解據舉南選人定格取解條例各下諸州如禮部貢院校舉書吏立在州院門每遇選人取解之時各推舉件委行州縣官吏審察保明訖解送之

十月初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敕舉選解貢州縣官一考前丁憂一生除官雪活免徵及在任日招流得戶口稅錢增羨之狀或舉行政績可紀先明示依指揮選格者色選人宣屬尊親合得封贈者稱五代能立可選取當時得封贈者制唯舊儀令式無此條流今後有此色人宜令所在州縣勘會申本部取旨施行

府元龜　卷六三四　三

傳直經中書陳狀近日有請色人依前例赴銓擬注東京求仕緣行政績試先明示依指揮選格者色選人宣屬尊親合得封贈者稱五代能立可選取當時得封贈者制唯舊儀令式無此條流今後有此色人宜令所在州縣勘會申本部取旨施行

舊制諸色選人等合後並須准格參選不得輒有違越如有違越者本人及主司並科違制之罪

長興三年正月中書門下奏諸道州府奏薦官吏內有守廉平奉好生之道盡高低等級之明者勒令理官申明考績可嘉內職分官課最先奏若能當治何依勸酬宜先錄公文以兵部奏或官滿到關依次先後給由分官偽且依三年中四考給部官三易簡奏後以選門格勒除供具作薄官衆該評蓋寡所以凡給文解妥帶規程以至選人自詣京都親不解職性來就若已堪恫傷偶為偽妄虧放伏見禮部貢院逐年先奏南曹詳定解據舉南選人定格取解條例各下諸州如禮部貢院校舉書吏立在州院門每遇選人取解之時各推舉件委行州縣官吏審察保明訖解送之

十月初今年四月二十五日敕舉選解貢州縣官一考前丁憂一生除官雪活免徵及在任日招流得戶口稅錢增羨之狀或舉行政績可紀先明示依指揮選格者色選人宣屬尊親合得封贈者稱五代能立可選取當時得封贈者制唯舊儀令式無此條流今後有此色人宜令所在州縣勘會申本部取旨施行

府元龜　卷六三四　三

七月十二日敕文諸道奏薦州縣官吏每年許薦三人今詳舊文人不帶使相兼侍每年舊許薦二人今許薦三人防禦團練使每年舊許薦一人今許薦二人即不得奏人請試只得奏過關兩員外得薦於別處州府仍不得薦新格人其所薦人歷任文書仍隨奏送中書門下未曾有官者當別比較應諸道見任州縣官由奏者須候本道或諸其幹能且令勾當一年長興三年五月十一日敕文諸道應奏薦州縣官員如未有正官者只許奏薦令錄一年長興四年八月敕文應諸道節鎮防禦團練使舊奏薦并前資州縣官等準勅前奏薦內在幕中攝職及見任州縣官內有勞績人數許一兩員外不許奏薦其州縣官一年天福四年十一月日敕文應諸州防禦團練刺史奏薦攝試官元判官及推官等自今後諸道節鎮

參人不帶使相二人防禦團練刺史一人為定員外官司
隱者祈拓元年七月吏部奏自今應在上三品以國家恩澤及
在宰相親戚及從藩鎮入朝者非有大段勞績不在此限其
餘常參官有闕遺近者請以州府參軍及縣令遠者請以諸
州府參軍尚有闕遺近者請以諸州府參軍及縣令遠者請
於考滿者推薦然後聞奏敕旨依奏
長慶初公卿上言伏以國家設官分職各有攸司伏見近日
除官多不由吏部或中書門下或諸司奏薦或自陳請或因
恩澤或出使還奏或隨軍立功或因進獻或因降誕或因改
元或因赦宥或因加尊號或因大禮或因慶賀或因進奉或
因進納或因進書或因進藥或因進食或因進馬或因進物
或因進狀或因進表或因進策或因進書或因進文章或因
進詩賦或因進歌頌或因進樂章或因進樂曲或因進樂工
或因進樂器或因進樂譜或因進樂圖或因進樂書或因進
樂人或因進樂舞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
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譜圖或因
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
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
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
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
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
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
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
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
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
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
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
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
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
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
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
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
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
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
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
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
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
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
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
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
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
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
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
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樂書圖或因進樂
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圖或因進樂譜圖或因進
樂書圖或因進樂人圖或因進樂舞圖或因進樂器

[illegible]競凡關注取知聯應舊[illegible]
[illegible]凡關注取知聯應舊[illegible]
是月朔自前朝廷除官銓司[illegible]
得官人或假事阻留或深處遠[illegible]
者逐次期程以至赴公滿成非次[illegible]
秩未滿清有移動[illegible]
分公祐之失繕令後應諸道州府[illegible]
等[illegible]令本州府以到任月日破具申奏及報吏部此後中書及
銓司以到任月日用關[illegible]
具先到任月日一齊分析申奏及報吏部其有諸色事故及丁
憂并請假十司滿關[illegible]
試檢程例申奏兼吏部其新授官堪令
試檢程例申奏上到本處[illegible]
卽[illegible]
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八月吏部南曹奏勳選官無檢勘有室長相次呈訖到出身已來補牒優劣及補不依年限當曹先爲申奏集選人滿室長李清振宗人爲表補不依年限敕後便值兵火失墜補牒優劣無由可取裁敕依判放牒人失墜不書勳拘給公憑室勳官今所司出給失墜之書公憑依表狀上本官選限外仍合殿兩選筮拈三年求及百分依如有當部表補後年限滿今定冬集六次補室長賜有選拘勳不依年限者選一年殿兩選二年殿三選選一年已上者不在施行之限仍勒下後敕選舉並准敕後格勅行

九月勅朝廷命官分治州縣至於枉安戶口增益稅租明立賞典以勸勤吏近朝廣若增添百戶已下縣每三百戶減一選五千戶已下縣每四百戶減一選萬戶已下縣每五百戶減一選并所有增添戶及租稅並須分明於簿子解由內錄都數若是減及三選已上更有增添者其本官與改階色已勒朝廷部內事此實有長關選之分在三選外至注擬之際貪叙難得相當況又今年選人不多宜令三銓公事併歸有序其吏部尚書主爵都尉宜加階爵中銓二年三月勅應京諸司職掌起西京册府行事八十有六人宜減一選如有今冬初合格又已過選者銓司注告日與加一階其不該選若已經參者減一年勞

十一月詔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疆若干期者在典經是爲名教閭里批伐裂其連阡度隰侵而多占關送於官爲主或隱東於在官或貸忌於強族規而不問遺訴何以決王冊訓羊子因心非以厚薄若爲賢人以稱家爲情理而秩尚可以告庶幾百士成頑所貴乎墓力宜令所司申明條例務使九原幽魂永絕後之覬干古無不歸之義應內外職官及選人等令檢有父母祖父母士族未經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如由司不申得申舉解罪如是卑幼在下者不在此限其各赴鄉選若已或是葬事禮畢或是卑幼在官所由司勘驗申舉得因冒宜令御史臺及隨處長吏糾察其中有共相隱庇或是朝廷特恩勝葬或是戡及內外官等三年五月勅近日多有諸色出選所州縣官吏經中書陳狀引敕前勅文先除官勢中書見以亮若干年二月十日勅六品

十

此雖講施行前後出入詳酌可否持與條貫無相違應前後出選所州縣官內有十二考以頌最大天聞次之升降任中書昇朝及兩使判官所以罷任後各周年除官曾任兩銜者皆由書記支使幕府判官職事官除官並許經中書陳狀驗於本任所在官司勘責分明依常選人例更理減選仍須分明申書勿令虛妄若是逃避已上及未成資考一任滿解由若是逃避已上及未成資考一任滿解由若是逃避已上及未成資考一任滿解由

不拘此例

十一月勑郊礼行事官並差在京求出官充各據出身歷任子細磨勘委無違礙方得差補如曾有毀犯除名免官勘當等人未經恩赦雪者不在收補之限若已改解及曳赦獲在外未改者不得差人承替如收補行事後將來赴選亦曾磨勘別有違礙所補官司與本人並當勘斷其月勑天下縣邑素有等差歷年月以民戶多少爲定戶等逐年據戶口增減一年中有戶口雖衆地望雖高而戶口至少每至調集不便銓擬凡有久歷官途却授猛峽之縣淺官仕進便隨繁簡次第銓擬無令偏重其天下縣除赤縣畿縣次赤次畿外其餘三千戶已上爲望縣二千戶已上爲緊縣五百戶已上爲中縣五百戶已下爲中縣宜令所司據今年天下縣戶數定望緊上中下次第聞奏其部落戶數目宜令所司別作一件開坐送中書門下

若六十四縣縣七十七縣一百二十四中縣六十五中下縣九十七緣此所定後銓書從之

顯德元年正月敕文應諸奉郊朝職掌人等並與量移其行李官已勑無違礙銓司檢看後各與除官令來集者候將來授任仍並加一階外三選至五選者減二選次六選已上減兩選其職並與減一年如次月限不及一年者便與除官仍令銓司官員具諸色選人姓名申奏

並依奏以聞

世宗顯德二年正月詔在朝文武官曾歷藩部鎮州縣官者宜令各本狀爲今録者一人除官之日仍署本主姓名若先官曾犯贓私不理或被駁斷或勘斷未違並量減選數赴連坐事主

三年十月詔曰諸司職員皆係奏補當執役之勞於勤公勤及任事之時尤資敏荷非慎擇漸致因循應諸司等職人後收補事件並須精加揀選如是本司人吏不得將親隨人等影占名額及將諸色人等收補入職其諸司職員闕多人少者即於諸色人內揀選補填如是諸色人內別無堪補者即於諸司人吏內揀選補填其諸司職員闕少人多者即於諸司人吏內揀選減下人數其諸司職員闕多人少及

之限據納到文狀至十月二十二日已前試銓先催逐州縣銓
後限滿引驗正身告示文書三引都九日共二度引不到者
更催下銓司自今後雖銓選人至次日引驗正身又
告示文書限三日內三引畢如不到者勘落下每年兩度別放
選人中多有託故不赴銓司催格例祠祭過及三引已九日不
到者方始落下銓司今後有此色人逐司不到便携姓名落下
先催格諸色選人三引畢後續續陸續卯集赴銓并合集後驗令
錄事參軍重引驗倉曹主事術銓司依三引後次日內重引
驗令錄事參軍及倉曹主事術銓司依三引後次日內重引
驗後於行狀格勅及將銓狀歷任告勅文書限三日內點檢逾
無違礙日給名衙關報試判注擬所有選人歷任告勅文書
已前知於修寫貼送過院選人所合注使有關繞銓後便具狀
申中書門下乞降指揮應選人試判令於銓內預准勅於中
書省請印到逐人試題紙帳點檢畢關送考衙前定次日便定日

試判三道送考次日申送後次日內共約宣黃後次日已降
可否勅命銓司自前注擬諸色選人准格三任每一任內有不
伏官者限叁日內具狀通理三任都九日考銓司自今後第
第一任滿出後各限次日具狀通理官吏狀狀具姓名落下
第二任畢日開銓不在通理之限三任都五日准格銓司據實
逐年二月二十五日送門下省畢三月十五日過宇畢三月三
十日進訖綾省畢後定勘三銓畢後定勘每銓於格式司送注擬
旋覆關令官過狀條官畢銓至十一月十四日已前檢送門下
考畢銓司門下省押定勘到報兩日抵帳報過堂次日乞降
可否宣帳甘限四日內修寫勾勘印署至十二月六日繳
送門下省三十二月九日進奏畢所有考讓勘教元在外及
應行內諸司公事成有妨礙事銓取裁銓司便在勅格內一一如
銓司難裁報門下由堂設裁
舟行元進奏狀六百三十四

冊府元龜　卷六百三十五　銓選部

考課

設官分職以序上下經能賦土以正營制天有之大柄也故周穆王穆之際大計群吏以考其功過而行賞罰焉漢興三歲一計吏課殿最以取士吏治皆考課之謂也是知明試以績其功績名以實其德行校而治三代所以道隆而勵漢之所以蹈軌也自魏晉已降此道寖微或以門資而進或以人情而遷或以勞舊而超或以虛譽而授或以貴勢而居或以親故而處或以新進而躐或以久次而遷或以文吏而理或以武人而治或以閑曹而處或以劇職而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信所廉有非貪濁已下慢所病者皆當黜名而已乎請求能稱尽重任者不拘資格即注以官庶幾授受之列足以古人不患於不治之心不盡遇於自任之意不足此識人主使之然也唐虞之君委任責成而考績之法簡而不煩周官之制詔王廢置而官府之職各舉其事故四海之大百官之衆莫不明試以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遵守不易所以為政之本也後世不然設官分職以為名器名器既重則人之進者難退者易故人主之於官也不輕授人之於官也不輕與其有功而不賞也不輕奪其有罪而不罰也不輕去其有能而不用也不輕用其無能而不去也不輕去其有罪而不誅也不輕誅其有功而不賞也不輕賞其無功而不罰也不輕罰其無罪而不誅也不輕誅

本初十五年十一月考課令
十八年春六月太保兼尚書僕射河南尹王羣奏外考之文無成績
刑獄所治不理及至吏品第以簿書煩碎為上中下
在京百官盡已親考為三等以上便是三載通考外有成今而內
今未班內外考官皆以定京官治行為上
司隸內考未宣經宿已久考官故事皆以大夫論考屬官
之狀今考課皆三公自書三載勳績優劣褒此之考內已自屈
矣此為考之義施在不輕閒遺之方應開展德顯事優劣
將考課之義施在於此況云何得者初也今始雖見且
品所以勸善進賢之科故漢興之世守宰不專
一人自期滿當入計簿三周天子親臨策問而考課之
大者謂則日黜陟居權衡之任在職以來功
勤之績不開於朝廷何以勸之晉魏已降今無此制書下尚書

居特進大保自魏書令僕以下九卿校尉三十餘人各舉
所知以聞初九卿校尉官考令一年之後任官始初
隨日古通歷三考黜陟以勸善否若行三考然後黜陟可
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又成績優是以民今三載一考
欲令過降無幼於數者子能不雍於下位令考當哲考其優劣
為三等六品已下簡省事間五品已上陳時機以公論評正善
惡五品已下百官者是已下百官者黜之中者守其本
職七年考績黜陟幽明
十九年十月詔若州牧將帥皆勤恪有其稱矣為三等之科以明
賞罰焉而尚書令王朗表言
宜式初尚書令王朗表考課以顯能敘而將帥退闕為兵不
在自日常職榮祿不及下或論議者為此發之

景明二年六月考課州史加以幽陟
永平四年十二月詔曰進善退惡治道之通規三載考績政之明

典正始二年以來十二年未考功過黜陟幽明
至永平四年通考以聞
頃太守時中高陽李雍以帝姻考校法上
一級閻元之官本非置戍以警能而進或因累勤而敘
無能不應本考而遷或征官外戍遂經數載當還
是官多稱事之實未必考課之人非
天澤之殊下生不等之若又尋事明之恐無所
意又尋考級之法委在事之手或議科勁能於散官之
庶在事者得展自勉之能散官者得絕披然之
閻於格之外使近侍恭勤抱案伏之羣衙或失懷不
申之恨欲對乎何
海何以慰諸又散官在直一年成九衙

矣考竟即坐職員所課未以事之閒暴節慶之賞不以程微加
賞罪歷之犯未滿任事考使之機推年考臣聞君臣
而不任終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啓處又曰豈不懷歸
此前書依依楊柳之敘治兵之世靡罪朝雪又申採薇之勤若
前限定省掃拜勤屋十旬或因遇事請假勤過假程皆在逃
罰開先立功之賞以勸後事之倦在家社稷非理務之日詩優
者為宜然或累年積月未沐休澣者為其實責十格
敘或踰或年考累滿今試以本階初有榮於先退厚於
此使官人無倦怠之心衆庶有慕進之路矣
詔可
永平四年十二月詔曰王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故內置百揆
外建方伯選賢與能以隆政道自頃以來貪殘不改之愆
使近朝賞罰以明品令朝政上及百寮所以代考有乖
使近非所以勸善懲惡而改往修來也治道之格既在任

事上中者三年昇一階次前狀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
考自古通經今以次前六年昇一階次前狀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
推二明以次前六年昇一階次前狀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
第二由次前退至臣又見部尉貧品本流外判語明令折
之已久徵拘為里老多益以其職輕不肅以進品清次壓新
官或踰數考而次不至或未滿考而次已至新官之壓舊
官甄琛啓大為沃者施而擢之不便則改為簡明斷言有可採用
聖恩深賜重高舉剔之狀今考格繁宜悉刊定務令簡要
不可有所闕政何難之有乃別奏共論時務參加刪史蕭嶷亦請
寅又啓曰方今守令廉仕非都及考課褒貶六載為程既而限
殖八歲復劉六年而取是則藏周十二始得一階守令一直或弦韋之
文武周興公百僚位無官或數句方應
魏南及其考日便得四年為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
貨賄為劇任而遷官路至難此以徵位雁名而屈限之方甚易
何內外之相懸參差之如是又依周石碏劉犖祁之表曰

建校前後考格繁簡天下如臣愚狂僧有未悟今若定職人量
轉而復超越階者即須量折景明初考格五年者得一階守
正始中改為三年山王秦考格彼皆但可止階三周為限不
得計歲年之數又其中又制不周奏請減考旨云聰改
之體自依舊不宜新今未審景明之前為限景明之後為三年
前尚書盧觀奏上第之人三年轉中庶今之考格復分為九等
前後不同參差無在詔曰考在上中者得叙以前有六年已上
遷一階三年已上遷半階以後為在上下者三年遷
階職位從雖所去資考亦又參合今清獨超倫越次
九考為限考為上中二殿為上下然計八殿品滿至
九未審今清者叵考定者不清考績升降為
後非超倫越次可而守在坐位或人用小劣處官曹亦全

無貶殿一使為依何資考滿三公求至今十有一載格限而
判三應昇及今既滿考未當為十年之中曲從限
隨事改易年數各自降其資敘而為階降且負注之官數成殿
差其降以考績為階降最多公為殿不當取何行坐為多
庶績異品次復有殿舉詔文褒貶考第為一負非依律
降過階資敘已十年之中三負不降一負不得解亦有
免或為御史所糾罷官未當得除以不
習曰獨者超倫及于階資并甘謂文武清上之職言且自此
已降銓衡有八等階守為次今文已具其損益考敘及守平得降
考合在其中何容別設地所以考績者褒貶多年之言至於熟
然後降黜自依舊來年斷何足復言請自今已後三殿
遇赦免罪論其殿者除之
延昌二年詔大考百官黜陟幽明考績之義實為
何不通乃重請曰案古者為官擇人以官惟德授
官必量才而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實行為上又論者以為長談
七尚中奉大夫觀察使上柱國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渤撰
宋考課之法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然而陟合理實未無偏其進退之際公然差不過乎九等而已能或比周情或附會則考績之法不行矣臣伏見國朝內外官吏考滿進階或以資或以勞或以才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能或以政或以課或以文或以武或以清或以平或以勤或以慎或以公或以廉或以幹或以理或以守或以通或以明或以恪或以敏或以直或以介或以孝或以悌或以忠或以信或以義或以和或以寬或以仁或以惠或以恭或以儉或以謹或以敬或以勇或以強或以毅或以果或以決或以斷或以識或以度或以量

仁親以新任不練人理卿知理司之要仁紳久歷
問公卿幾何歲文雅曰歲覽凡斷一萬七千八百人仁軌乃掩
爲上下考
三年金州刺史蔣王元慶頻縱驕逸動作無度高宗與書戒之
復爲至切又勑之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欲理令書王
十二年改瓜王心
開元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詔縣令有聲績可稱先宜進考負
外即待御史京兆河南判司及自餘清望官先於縣令內簡擇
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魏傳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爲邦百年
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周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
三載考績積其功也庶官者也其爲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其
當刑子籍見此來州縣官佐下更布政在任多者二年以者
三五月遷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頒官甲遷轉
親宰來官滿不遷除不與改任何服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戶口流

散百姓凋瘵縣令之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
遷之不遍又不盡其能愉安苟且期羣而已又古之爲吏者長
子孫舍氏焉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畿縣令等在
任未經四考不得遷除若其課効尤異或歸以東裘或加銀
秩或除使臨問并圖畫形狀若公勤有聞則褒揚以勸能政績無
聞或把貪殘考放歸田里以明賞罰發理敷擇良遇於此觀之
則官人之術盡在於斯矣
開元二年正月五日勑內外官考升減所司須精考人名
爲守選將雪禁斷縱後有關所由不得令上
六月敕每年十月委當道採訪使量理行獄善惡奏

等至五年奏聞上考爲最下爲殿中間三等以次降優劣政績日
委當界採訪使量理行獄善惡

年以來頗多踰色先授者未能頓釐已後自前崔嗣去冬旨曰計入朝不可更令却往過考事下並量事叙甲

十一年二月郭朱崇當品皆據考勞人臣事君忠無二節至如

長慶元年敕取半以上曾經加階職人五品以下十考為定其有明賢陷歿及異迹殊狀非在考限之例

二年四月御史大夫崔縯用元校以官考事實例皆安分周密者

十四年御史大夫崔縯用元校以官考事實例皆安分周密者

宋定限用四百天下朝集使皆集京中一日校考便畢時人快其敏斷十七年三月左丞相張延賞奏請約京官考將注其子中書舍人咸同敘教子忠告之善訓約娶摩年義不務於色妬酒於王言庶施帝頗載其典例遂寢功恭閣前烈先難以任豈以嫌疑廢舊制紀考以下

十八年翰京官考請辨祿選有本司取籍奏留請不用關者選

二十二年八月詔曰朕憂於理人委在牧宰雖已分命於末盡誠恐闕制史部所注不過數月知當入計無以在州政教關如聞寄理之官已後到史到任皆不得當年入考聲譽相蒙虛設於朱庭何廣不安自深改其弊今差使先亦禁前共謂在職稍自適宜要諸道節訪使申明處分勿使如此

二十五年十二月令諸道節訪使考課官人善績三年一奏永為常式其所任證實相副者為最進名聞

二十七年二月制曰古者三載考績點陟幽明六計以弊萬邦天下以來諸道所聞善狀但慶推之一章虛為譽詞之言實資貪墨之名或非古義自今已後諸道節度觀察使刺史縣令等任滿到闕委中書門下與考功員外郎吏部郎中同加考覆其有政績尤異者具以名聞仍令御史臺察訪其有不稱職者隨事貶黜

二十八年三月一日詔先是內外六品已下應緣授官及前資待選者令所在長官考試其書判並令中書門下與考功員外郎吏部郎中同加考覆其有政績尤異者具以名聞仍令御史臺察訪其有不稱職者隨事貶黜

又元和六年考不在此限至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詔內外六品已下官次年待考其舊考已考備後停

天寶二載八月五日考功奏准考課令諸官人前年事狀不滿二百日及雖滿二百日而事狀不分明者並不得申考今成考者據事謂郡論定性自至考將有二百日即成考請解停官並不得申考其有二百日已至考將有二百日即成考請解停官並不得申考其有二百日已至考將有二百日即成考請解停官並不得申考

乾元元年四月敕考官考事多不實自今已後委中書門下簡擇堪為考官者以充其職

貞元四年正月敕考官考事多不實自今已後委中書門下簡擇堪為考官者以充其職

十年正月敕考官考事多不實自今已後委中書門下簡擇堪為考官者以充其職

更請祿料選與成考勞旨從之

三年正月制曰凡諸郡縣仍令大守縣令勸課農桑先庶外大守縣令在任有增減戶口成分者所由司量為褒貶自今已後大守縣令兼課勾當租庸每年計帳成分者特賜一中上考減二等之內若有成分所司奏超資與敘

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勳部校內外官考准令京官正月三十日遠處諸州三月三十日進單數二月三十日遠處諸州四月三十日進單數三月三

十日進考若各自合已後並了日一時校名奏不須更進單數

六月七日吏部侍郎李敬玄奏准例出身已來注合校覆中間已敘五品勳者皆有所遷今重檢尋其勳有所成者謂從五品已後勳級其五品已前但勳考數足即為進敘勳可依

十二年十一月詔曰循名責實所以敦務考課之法微有參差武官員外同考實升黜試不虛濫若有罪狀明彰考績之中須有褒貶其有犯贓私及公事不了者雖有善狀不在進限

長慶二年二月敕諸道節度觀察使及諸軍諸使諸州刺史縣令等每年終考校部內官吏善惡以聞其有政績尤異者具狀奏聞當加獎用其有不稱職者隨事貶黜

聞以申勸沮
請宗景元二年二月詔吏部奏考課之法有三等以
考新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吏部奏準令五月詔州縣官自今以後
每三考一替若今數州中解替三考後為州行替到為限更
勒停請處外者今至今已校三考官行替到次替人不到請依
四考後者
二年正月考功奏請立京外諸司官考課之法從之
建中元年正月詔曰朕聞大事當奏開者便
司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狀考列其功過雖小
理堪勸者亦成即錄考功至校考日於職事之以為賞最
開月考功奏內外官等除會赦免數外准勅並任其所通
既不入曹無憑考校或有考滿或開在同奏撥勘之時
成破不一文案卻雖遷來再自尋覓請白牛以依向外

文武官外國正及武官除會赦生外一切不在申奏之限並準
從校日計考准中書侍郎用從之
永泰元年正月制曰朕忝今裏治外庶用勞之人勿須擇于
一夫不獲情其勤能明著自委所在長吏聚狀奏聞
清勤有聞課功尤著自委所在長吏聚狀奏聞
今校覆超資擢授之外准循例次第加恩其永
為規制其中外官考滿及授無或曠官宜定科條
大曆元年十一月制曰國以人為本人以官為理
流聖慎擇長吏綏靜百姓宰相調燮人其慎之哉今
宜以招募戶口墾田多少用為殿最若本道觀察節度
等使能獲闕美如課績尤異當加超擢或政理無聞
八年十月勅中書令人常袞試職大夫杜亞起居郎劉滂左補
闕李翰考吏部選人事
十三年正月詔據從前及元和已後事迹可式者上考者本　州產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三十六

銓選部八

考課第一

唐德宗建中二年六月四日侍郎平章事盧杞奏准六典中書舍人給事中充監考使重其事也今者有知考使無監考使伏望依前置監中外官考使依奏

自元年九月以刑部尚書閻伯璵為校內外官考使元年九月詔六品以下本判中上者者勳賜一千文中書舍人給事中元賀太子賓客用有勞向今以後其外官考績勳階依奉

二年九月考功奏校京官外官考使准舊例差定聞奏勅其校考使宜停其考課付所司准式校定

三年五月詔以停職天下官員其停官日成勞考績准舊例

貢舉條式　勳考以下至來年五月三十日奏外

唐令五月一日諸州刺史縣令已下及流外官並集本司長官以六事考校其事狀一曰德義有三從二曰清慎奉公三曰恪勤匪懈四曰公平可法五曰仁惠及人六曰學業優通可為師訓七曰斷決明敏八曰書計清深九曰部內豐饒十曰賦役均平十一曰倉庫盈實十二曰戶口增益十三曰田疇墾闢十四曰水旱隄防得所十五曰禮義興行風俗純一十六曰獄訟簡息冤滯不申十七曰姦猾消散鄉閭安靜十八曰工商皆得其所十九曰無隱巧偽避課逃丁二十曰賓旅來者安撫悅附二十一曰鄰境和穆二十二曰差科簡要二十三曰軍事威嚴二十四曰兵士調習二十五曰弓矢矛盾戎具精利二十六曰城隍修理二十七曰津梁道路二十八曰鄉校生徒講習二十九曰親老侍養三十曰喪不廢禮三十一曰庶事無違其有異狀者別為一條以成其事凡此三十一條皆以善惡為褒貶

凡考皆據其年內事跡功過為定其有出使及因公事他適者即於所在本司長官處考之

凡考內有一事以上為人所訴者雖事非虛實皆須對問明白然後為定

爲度州刺史劉統請置屯官等不考時人以望輒減官不上疏陳列而越職劾奇非盡事君之道至是杜元穎等奏勳賈直古名勳少任淮陰忠之子元和正月勅請道歸度觀察使去任日宜及交割狀仍限新人到任一月日分抄錄奏并報中書門下據新舊狀磨勘聞奏以憑敘考二年十月吏部侍郎楊嗣復李宗閔奏貢舉人楊虞卿考上上至是左僕射平章事王播判云據楊貢舉有司推勘今推勘官未申奏其間將欲須候覆試此直書自爲至勘所書考待進止

六百三十六　五

文宗開成四年六月河陽節度使李絳奏方鎮官力將今有考滿一考已替者依考續點陟之議請無犯者滿三考從之

宣宗大中六年正月兵部侍郎判度支竹立之奏百户已上小郡走失百户已上者三年不得錄使兼不得更與理人官增加一户已上者與超資遷改仍令觀察使檢勘請實開奏如被虛妄本判官重加貶責六年元年正月制曰守牢親人職當無字上載考續者在格言易況六中頻有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郡不遵守諸州或得三考歲府罕及二年以此序人若爲成政道塗那更有迴遑之勞歟里庶民無繇息之望自今已降滿三十六箇月來爲常式

六年七月考功奏近年諸州府及百司官長所書考第宗綱並不得如具點之間莫辭衆否自今以後書考後但請勒各縣於

內官考使以兵部尚書王起爲校外官考使以給事中高鍇爲校外官考使行舊典也

開成四年六月河陽節度使李絳奏方鎮官力將今有考滿一考已替者依考續點陟之議請無犯者滿三考從之

宣宗大中六年正月兵部侍郎判度支竹立之奏百户已上小郡走失百户已上者三年不得錄使兼不得更與理人官增加一户已上者與超資遷改仍令觀察使檢勘請實開奏如被虛妄本判官重加貶責六年元年正月制曰守牢親人職當無字上載考續者在格言易況六中頻有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移近者因循郡不遵守諸州或得三考歲府罕及二年以此序人若爲成政道塗那更有迴遑之勞歟里庶民無繇息之望自今已降滿三十六箇月來爲常式

六年七月考功奏近年諸州府及百司官長所書考第宗綱並不得如具點之間莫辭衆否自今以後書考後但請勒各縣於

日與下考者如至時不舉其本判官當書考其所申到下考者同於其所犯如與今式相符便校定申送考滿之日若有不應校定而校定者亦同本判官之例降一等敘用其校定申送考滿之日若有不應校定而校定者亦同本判官之例降一等敘用其校定申送考滿之日若有不應校定而校定者亦同本判官之例降一等敘用

府元龜　卷六三六

勤四最并獄訟繁簡賦役輕重為三等以為考課之式其有政術尤異為衆所稱者不在此限

考課令官人內加戶口及墾田增減為功最減者為負

考課令官人內加戶口及墾田增減為功最減者為負

考課令官人內加戶口及墾田增減為功最減者為負

易訟簡獄不一或一人訴牒數通或數年之後方訟請求雪者不在此限

修撰國史者隨其所成部帙多少時情輕重為三等以為褒貶

修撰國史者隨其所成部帙多少時情輕重為三等以為褒貶

修撰國史者隨其所成部帙多少時情輕重為三等以為褒貶

每歲終各以其事上於考官

每歲終各以其事上於考官

每歲終各以其事上於考官

考官以其事上於考功

考官以其事上於考功

考官以其事上於考功

凡考課之法以四善為上一善為中一善為下

凡考課之法以四善為上一善為中一善為下

凡考課之法以四善為上一善為中一善為下

行及祥瑞災異戶口賦役增減皆衆書最為殿多少並録送考
司一准考課令諸官人景迹功過雖卅考皆須實録其前任
有犯私罪斷在今任者同見任法知故任應計前任日為考者
功過並附其狀不得過兩狀兩狀之内有一狀不合得上中
過三狀任考以最一最已上有四善為上上一最已上有三
善或無故而有四善為上中一最已上有二善為中上一最已
上或無故而有三善為中中職事無理考為下下考增
上或無理而為下上有公向或職務嚴謹為下中若官品卑
及公廨有狀之類為下下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嘉及罪雖成
而情狀可矜或雖不成殿而情狀可責者皆校以一考
臨時量定一准考課令諸官人因加戶口勸課田農升降
降日准此考者依後敘用若有清白異於衆人者雖
考限未年正月内外官考限二月内者所司至三月内申考

宰輔欲停生員則無以待如請委本判官并錄事參軍專主勾
當其事由申省則無擾錄矣外官員闕校之時諸道差勘停使應考人內有曾合給事中監考
及自校踏不依例全廢自今後官校之時伏請中書門下選
差清望官兩員監校內外官員考課便同監試申奏其合經過
中書門下兩省祖例各供狀具黃請守格規以為永制一應由政
外別有異端司牧如有過犯便降書下考如在任之日於常課之
格則不具錄在事績功選依限比校申聞到省其本判官并
錄事參軍及在京諸司本行並請准前將劉一應諸色須
勘會人等准令本司量其行能功過四等考第前來選之
令以同年新定將內縣佐依限投狀各具在職功過書狀
考第投狀之後應諸司令史及勘留官丁等不得有官無官並
一百日後發遣如領受後不在追限除丁憂年一考不得奏次

宰臣所行醫激善惠其丁憂人仍準考功及酌曾經兵
任及諸色職人使江淮減選其下考並合緊要并注令歸監曹
勘驗尺寸考功報勘後有告訐令請并考功申校上考及下
考勘下後請具簿名解門下省及中書關吏部南曹以憑勘會
注擬九月內報畢勘訖送
三年四月刑部侍中王承弁請明考兩班考課顯示激勸時兩
班考課之內其比部所申考課顯示激勸時兩
弁並委駁正其比部以格勸酌量損明考為詞以無其實不
長興四年五月中書奏舊制天成元年五月一十七日勅諸使府
兩鎮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及諸州刺史縣令等內有政績顯著
者每三年一度奏聞其中書門下即別加考校如考績不
虛其本判官及錄事參軍亦與加階勳其本判官
轉官請減三年內選滿三年已上者令年五月中翰林學士程逈所上封事內
請自宰相百執事外至監察使其考績事狀
其優劣以前件考課宜令中書門下宰臣判設官分為各司所司
每月合聚論量其中書門下宰臣判設官分為各司所司每月合聚論量
校量其事狀更加詳審奏聞

三年五月右街使兼判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王言奏年五月詔中外
官自宰臣百僚度支鹽鐵戶部三司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
使刺史縣令等考課計官員十餘當司人
支賜紫緋筆銀錢認考功人吏兩人依三銓例給及春冬衣兩分
晉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外官內官廉力貧閑於共理或出或
處藉材兼熟於常規但親朝廷而近觀朝廷而除外任三年有能之後特奏
聞或宣召入朝或別加任使如考課不虛其本判官并錄事參軍亦與加階勳
轉官請減三年內選滿三年已上者令年五月中翰林學士程逈所上封事內
請自宰相百執事外至監察使其考績事狀其優劣以前件考課宜令中書門下宰臣判設官分為各司所司每月合聚論量
校量其事狀更加詳審奏聞
晉天福二年正月勅外官內官廉力貧閑於共理或出或
處藉材兼熟於常規但親朝廷而近觀朝廷而除外任三年有能之後特奏
聞或宣召入朝或別加任使如考課不虛其本判官并錄事參軍亦與加階勳
轉官請減三年內選滿三年已上者令年五月中翰林學士程逈所上封事內
請自宰相百執事外至監察使其考績事狀其優劣以前件考課宜令中書門下宰臣判設官分為各司所司每月合聚論量
校量其事狀更加詳審奏聞
三年五月右街使兼判尚書考功郎中知制誥王言奏年五月詔中外
官自宰臣百僚度支鹽鐵戶部三司諸道節度觀察防禦團練
使刺史縣令等考課計官員十餘當司人
支賜紫緋筆銀錢認考功人吏兩人依三銓例給及春冬衣兩分
六年五月詔曰王者行考績之事本為政之本者所以明賞罰
庶官之職業文王為政之本者所以明賞罰
庶官之職業文王為政之本者所以明賞罰
庶官之職業文王

以答其[illegible]朝[illegible]選[illegible]百[illegible]部[illegible]國[illegible]部[illegible]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考績姓名如或有犯罪本道書考官吏
顯慶五年閏七月敕書考之法參新勅起今年正月一日已後
官並以三周年滿月即開用人在其內者當司勘責校內外六
品　下赴選官員考第今後以一周年校成一考如欠一日不在
計限滿三周年校成三考欲考滿後未有替人者任更一周年
聽成第四考如欠日不在計限滿後年滿後未有替人者任更
足次考續功過第二考須具經考後歷任不得重論計功其未
考須具得替年月日比類量降自今年正月一日已前授官到
任者依准格例三十箇月書校三考今年正月一日後來校官
到任者唯新勅三周年為月限每至周年書校一考閏月不在
其內所有諸道州府較考申送考牒及留司較卷各依前後格
勅施行應諸司諸色流內出身人等准格並須附甲近年
不經考便至參選顯有隱匿在司見役人等自今後逐年
起六月一日後正月於所司投狀請申校附考官司據狀却牒

本司勘會補署年月日勅甲頭姓名見主掌除公事關報省司
將元狀檢勘同即與准例申校仍自此後須逐年九月已前校
奏了畢不在更與兩年併書之限其考牒本無綾紙書寫勅例
今後每年奏下送人益省墜延使大張紙書不在使綾紙及
併年都給限據省校勅之日有公事在外差出不應即本司難
事須具在藏功過及出外事由牒報考功不得有誤逐年九月校
如不與申牒其雖事合史違期科從勅限重延
者投狀請奏校不在例許之限若逾司緣新勅從勅限重延
考遂違今後據合校考人請進自五月一日正身投狀十月
畢至七月三十日已前校奏了畢餘依元格施行從之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三十七

銓選部　九

公望　平直　振舉

銓衡之地緫覈人流所以辨進官材明賢邦治降自陳魏爰及
隋唐莫不慎擇其人務求公望故有負海之客授清正之官
鄉閭選其德行朝廷明試其功能臣故有負荷之姿

案循名責實新舊參與首尾相應門戶不雜人無異心庶幾可以
銜命敷奏以言稱職大矣
後周部孝移魏大統中為散騎侍郎時文帝東巡留孝移與尚書
右丞史寧金部郎中令狐整等分掌留務孝移性明敏善於
處置尚書敕遣到者即為施行無所稽滯文帝還京師聞而
稱之
隋高熲為吏部尚書時有選人上書訟其不平者熲謂曰卿
為人士并己陳說才行而任用之無納銓敘或得其宜
薛端為吏部尚書論曰人倫之際所擬日成得
其才
脩高熲仁壽初為吏部侍郎初隋代吏選者以十一月為始至
吏部皆後以次不得天歲唯情敬而能名前後無二百日出武
下又云年引至吏部尚書高熲奏請四時
去職授官至是停者甚衆乃令吏部侍郎一人與尚書
陸彥師開皇初為吏部侍郎時銓擬獨任彥師在職月餘
任人頗稱初吏部尚書牛弘以士族論者失
隋柳述初為吏部侍郎時銓擬獨任述在職月餘

劉林甫為兵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李適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李安期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楊綰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祐甫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李吉甫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李絳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李宗閔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李德裕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鄭覃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鉉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慎由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龜從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瑨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沆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慎由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龜從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瑨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崔沆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初為吏部侍郎

劉滋為吏部侍郎有曠職之譏論薦裴均所
所銓擢更代詳僞者九員之
韋弘景為吏部侍郎銓綜平允權部潭其敏勤不敢以非
崔郾為吏部員外郎銓叙之美為時所稱
後唐李愚為水部員外郎判南曹後改儀令累遷吏部郎中復
判南曹事畏其明
平直
夫政之敗由官之邪前世之深戒也若大式叙流品銓量人才
澄濁以選實重其任乃有善其職不稱其位為官擇人如其左本
清濁有別名實以覆案無下品之數浮滯杜私謁之逆以
親疎而易德不易勞力之所奪介然不撓勢事惟允考言既審
抱公滅私才能適用怨亦不作讒是當時論者十七下年而
滯才並所謂部之司直德服衆望百公率職之事自畢
後漢魯恭為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更能狂共正

陳書為史部侍郎王元規等共定選事不偏權貴時論
勢家郎請謁善生免歸
梁武帝為尚書令以天監元年詔曰夫設官分職
蓋欲人才稱位故能庶績咸熙是以唐虞之朝克明俊乂
周漢之代必簡賢良然後百揆時敘四門穆穆自頃以來
選舉乖實或門資居其半或以貨賄得官或以情親蒙授
或以勢利見升或以計會獲進或以附託而官或以才
堪而屈或以德薄而遷或以官不擇人或以人不稱職
或以官不擇人或以人不稱職
梁武帝為尚書令以天監元年詔曰夫設官分職
蓋欲人才稱位故能庶績咸熙是以唐虞之朝克明俊乂
周漢之代必簡賢良然後百揆時敘四門穆穆自頃以來
選舉乖實或門資居其半或以貨賄得官或以情親蒙授
或以勢利見升或以計會獲進或以附託而官或以才
堪而屈或以德薄而遷或以官不擇人或以人不稱職
或以官不擇人或以人不稱職

劉秉為青州大守正旦率官人及諸蠻夷各奉其所獻來自遠者以
張輔為御史中丞梁州中正刺史檄州中正刺史檄州中正刺史檄州中正
史檄到強賊其女為妻輔父頗以清風論者稱之
江遵為吏部郎時尚書僕射徐勉欲以子縉為康平
安遠補句容令縉中侍御史奏劾補相東鄉侯之孰不被曰株
連之法縣耳縉下有司案遵遵有命用株連之法縣耳縉下有司案遵遵有命用

前代以錢穀義存撫擾無計多少我今為貨幣特設上供官物
謀臣李申申請鑄當五錢其如此今大錢流行已數年垂
何可禁作僞易非所堪也所見諸君多論不分明言之臣未論
為便若開泉鑄錢軍兵亦為好事但不論其本分耶此九天
子所以非關泉貨所急也今世間人言有自古我皆不曰能鑄
用錢意自是從服吾好論此之毛耶
按魏任城王為吏部尚書及秉政出為冀州刺史上疏以選官
以為任賢事通則敘順順不為用雜非不命用之術
王肅欲以為任賢事通則敘順順不為用雜非不命用之術

至於兼掌之順日賞若漢建武撫凡而言日身天下之士天
子之弟天子之求天子之報四海之內舉莫二元凱何以
身成命授舜地順以據位舜以舉十六相而不
言義之極法順之元叙不獲皆此類也
方漢高帝既喜而不
下郡先皇同心協德豈不美哉
錄尚書如何不用
但而已之末聞有司奏令殿下不宜親事
但而已之末聞有司奏令殿下不宜親事
是順當依事以聞陛下笑而言曰吾可以朱雲小人使邪
逆起小順之筆興之極法順之元叙不獲皆此類也
使人室武帝時為郎中本部中正湖海之行雖小人無害
郎以凡考事十執執日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貴賤異政
時代以錢穀義存撫擾無計多少我今為貨幣特設上供官物
謀臣李申申請鑄當五錢其如此今大錢流行已數年垂
何可禁作僞易非所堪也所見諸君多論不分明言之臣未論
為便若開泉鑄錢軍兵亦為好事但不論其本分耶此九天
子所以非關泉貨所急也今世間人言有自古我皆不曰能鑄
用錢意自是從服吾好論此之毛耶
按魏任城王為吏部尚書及秉政出為冀州刺史上疏以選官
以為任賢事通則敘順順不為用雜非不命用之術
王肅欲以為任賢事通則敘順順不為用雜非不命用之術

至於兼掌之順日賞若漢建武撫凡而言日身天下之士天
子之弟天子之求天子之報四海之內舉莫二元凱何以
身成命授舜地順以據位舜以舉十六相而不
言義之極法順之元叙不獲皆此類也
方漢高帝既喜而不
下郡先皇同心協德豈不美哉
錄尚書如何不用
但而已之末聞有司奏令殿下不宜親事
但而已之末聞有司奏令殿下不宜親事
是順當依事以聞陛下笑而言曰吾可以朱雲小人使邪
逆起小順之筆興之極法順之元叙不獲皆此類也
使人室武帝時為郎中本部中正湖海之行雖小人無害
郎以凡考事十執執日法者天下之平不可以貴賤異政

超目士子人無論貴賤皆須先守致通順
陽休之為吏部尚書多讓故事請悉以放凡所選用與不干
但凡
後周陸騭為吏部郎中自若選舉先案舊例能貴遊子弟守
清者未嘗外任之每啓文帝云銓衡之官分職不
不如廣職帝深然之
隋盧愷為兵部侍郎時吏部侍郎缺愷攝其事
牛弘為吏部尚書時有薦人者弘輒問其才用若
曰某人堪為某官某人堪為某官
隋柳述為吏部侍郎時有薦人者弘輒問其才用若
曰某人堪為某官某人堪為某官
隋牛弘為吏部尚書多讓故事請悉以放凡所選用與不干
但凡
後周陸騭為吏部郎中自若選舉先案舊例能貴遊子弟守
清者未嘗外任之每啓文帝云銓衡之官分職不
不如廣職帝深然之
隋盧愷為兵部侍郎時吏部侍郎缺愷攝其事
牛弘為吏部尚書時有薦人者弘輒問其才用若
曰某人堪為某官某人堪為某官
隋柳述為吏部侍郎時有薦人者弘輒問其才用若

休敦其守正
尊崇為司州刺史河南郡丞中正崇貶手德以平直見稱
楊愔為選部給事中庶公平之譽
宇并序義和唐年人為吏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為本州大中
正并序義和唐年人為吏門侍郎兼司徒左長史為本州大中
地處之不以微沮而變節不以貴賤而改心
透木官於以舊人之流以此為貴
李恕虎賁雖為人為國子博士本國中正擢為中正恕平直
有公平之稱
北齊趙彥深為尚書令凡有選舉先令經定從文物皆以行
業為先藝為次從此之途也
李恕為吏部尚書多所選舉者三千人銓

特為吏部尚書平乳所重後以老病解職引特典選凡前有所
擢用謂遺人歟筆問其可否
牛弘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才藝在官振舉多稱職
唐高士廉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務盡人倫雅論甚武凡所署用
莫不人地俱分
宣政時天官選事總歸吏部
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
崔安潛為天官侍郎介僻自守絕於請謁為政清肅文
昌左丞奏選司令史乃設奏自歷試太府主簿之後拜為天官侍郎
銓部為吏部侍郎王振文成司馬鍠為銓案御史二人因申奏
勑以銓注之事正自吏部故謂之銓部為吏部侍郎
唐李敬玄為吏部侍郎時後魏選舉多以門資為重敬玄始改
革先名行後門資由是人物稱平
崔湜為吏部侍郎時選人多以賄賂得官湜受納尤甚
李嶠為吏部侍郎性恬靜識理體善銓衡吏部之職
令史張元一為吏部侍郎時銓選多濫元一建議以為
銓人之官必考其德行而後才藝才藝可見德行難知
故先才而後行利祿在前人皆企及則德行可厚矣
為不可之事無得而入矣
唐駱賓王為侍御史時選舉不平賓王數上疏論之
時權貴用事賓王竟以貶官
盧藏用為吏部侍郎時選人冒名趙頤貞藏用不之覺
子奏張為吏部侍郎性恬靜識理體善銓衡吏部之職
李嶠為吏部侍郎時選舉不平嶠數上疏論之
崔湜為吏部侍郎時選人多以賄賂得官湜受納尤甚
文昌左丞奏選司令史乃設奏自歷試太府主簿之後拜為天官侍郎
銓部為吏部侍郎王振文成司馬鍠為銓案御史二人因申奏
勑以銓注之事正自吏部故謂之銓部為吏部侍郎
唐李敬玄為吏部侍郎時後魏選舉多以門資為重敬玄始改
革先名行後門資由是人物稱平
唐駱賓王為侍御史時選舉不平賓王數上疏論之
時權貴用事賓王竟以貶官
盧藏用為吏部侍郎時選人冒名趙頤貞藏用不之覺
牛弘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才藝在官振舉多稱職
唐高士廉貞觀中為吏部尚書務盡人倫雅論甚武凡所署用
莫不人地俱分
宣政時天官選事總歸吏部
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凡所銓敘時稱允當
崔安潛為天官侍郎介僻自守絕於請謁為政清肅文
昌左丞奏選司令史乃設奏自歷試太府主簿之後拜為天官侍郎
銓部為吏部侍郎王振文成司馬鍠為銓案御史二人因申奏
勑以銓注之事正自吏部故謂之銓部為吏部侍郎

良至肅宗傳基為皇太子詹事兼晉山濤武帝時為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備內外而並得其才濤弁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存擬數人詔旨有所向欲後顯表覈帝意所欲為先故帝之所用人惟才不盡疎遠單賤天下更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寢濤所奏甄敘人物各為題目時稱品藻焉紹以父得罪不相及猶紹賢俾郤缺宜加擢命請為從容謂帝曰陛下父子

[illegible]次伯韓碩選舉都經監讀其文獻白令之示伯若也至都掌
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僕射郎又王[illegible]加可東三方書史三
出鎮宮口勳將隨之藩鎮辟命[illegible]纘言勞[illegible]共風水
乃曰王生于地豈可遊於府子[illegible]然憑之[illegible]
[illegible]極[illegible]其後門寒素有一介守見引為不[illegible]
然辨之

後魏孝明帝為吏部尚書元暉奏曰伯以[illegible]父以孝[illegible]家貧備書
自給養母甚謹尚書令嗣爵之次中丞為[illegible]請司空[illegible]
拙休為吏部郎中遷散騎常侍權乘[illegible]任休愛才好士多所援進
李韶為吏部尚書時張普惠為其兵校對免官故事免官者三
載之後降一階而敘若于優之例宜特頒敘勅除官遠近者
皆須有大有學行才優之例宜特頒敘勅除官遠近者
曹參重朝議以不降階為榮

北齊楊遵彥為吏部尚書奏定選舉考上擢第者有甲科

仕魏王暹為定州刺史兼李徹為府有才幹[illegible]集五縣考皆為
上授戎中將軍[illegible]暹景[illegible]非所好[illegible]遷[illegible]
[illegible]

隋吏部侍郎高熲奏曰[illegible]十[illegible]至[illegible]間多所進拔[illegible]延[illegible]為
曹世康為吏部尚書[illegible]十[illegible]至[illegible]間多所進拔[illegible]延[illegible]為
曹[illegible]欲[illegible]以[illegible]張[illegible]知[illegible]
如可[illegible]武將來[illegible]欲[illegible]以[illegible]
裴[illegible]將人以為知人

杜如晦為右僕射兼吏部尚書[illegible]引用賈良[illegible]
杜如晦為右僕射兼吏部尚書[illegible]引用賈良[illegible]
高季輔為吏部尚書[illegible]選[illegible]
[illegible]遷出[illegible]

[illegible]名

李敬玄為司列少常伯選人有[illegible]
司僕[illegible]

戰迄數歲以來得減死太宗亦坐[illegible]丁酉[illegible]
賞之擢授郎中司勳[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召而問之曰子之祖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引例以為據遷入臺之前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三十八

貢舉部一

總序

三代貢舉之制始于鄉大夫其外于司徒曰秀士升于太學曰俊士升于司馬曰進士然則鄉大夫暨于司馬皆貢舉之官也秦之制無聞焉漢高祖令舉賢良文學之士文帝令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元帝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又詔列侯舉茂才文學高第各一人武帝令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者董仲舒對策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又詔公卿舉賢良文學之士各二人公孫弘對策以為請置博士弟子員以廣賢路又詔郡國舉孝廉各一人昭帝詔舉賢良各一人宣帝詔舉賢良文學高第各一人元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成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哀帝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平帝詔舉明經飭行能以厚俗化民者各一人光武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明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章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和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安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順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桓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靈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獻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魏文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明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齊王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高貴鄉公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晉武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惠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懷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愍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元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明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成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康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穆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哀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廢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簡文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孝武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安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恭帝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詔州郡歲舉人數各依戶口多少為差戶口不滿二萬者歲舉一人二萬以上四萬以下二歲舉一人四萬以上六萬以下三歲舉一人六萬以上八萬以下四歲舉一人八萬以上十萬以下五歲舉一人十萬以上十二萬以下六歲舉一人十二萬以上十四萬以下七歲舉一人十四萬以上十六萬以下八歲舉一人十六萬以上十八萬以下九歲舉一人十八萬以上二十萬以下十歲舉一人二十萬以上二十二萬以下十一歲舉一人二十二萬以上二十四萬以下十二歲舉一人二十四萬以上二十六萬以下十三歲舉一人二十六萬以上二十八萬以下十四歲舉一人二十八萬以上三十萬以下十五歲舉一人三十萬以上三十二萬以下十六歲舉一人三十二萬以上三十四萬以下十七歲舉一人三十四萬以上三十六萬以下十八歲舉一人三十六萬以上三十八萬以下十九歲舉一人三十八萬以上四十萬以下二十歲舉一人四十萬以上四十二萬以下二十一歲舉一人四十二萬以上四十四萬以下二十二歲舉一人四十四萬以上四十六萬以下二十三歲舉一人四十六萬以上四十八萬以下二十四歲舉一人四十八萬以上五十萬以下二十五歲舉一人五十萬以上五十二萬以下二十六歲舉一人五十二萬以上五十四萬以下二十七歲舉一人五十四萬以上五十六萬以下二十八歲舉一人五十六萬以上五十八萬以下二十九歲舉一人五十八萬以上六十萬以下三十歲舉一人六十萬以上六十二萬以下三十一歲舉一人六十二萬以上六十四萬以下三十二歲舉一人六十四萬以上六十六萬以下三十三歲舉一人六十六萬以上六十八萬以下三十四歲舉一人六十八萬以上七十萬以下三十五歲舉一人七十萬以上七十二萬以下三十六歲舉一人七十二萬以上七十四萬以下三十七歲舉一人七十四萬以上七十六萬以下三十八歲舉一人七十六萬以上七十八萬以下三十九歲舉一人七十八萬以上八十萬以下四十歲舉一人八十萬以上八十二萬以下四十一歲舉一人八十二萬以上八十四萬以下四十二歲舉一人八十四萬以上八十六萬以下四十三歲舉一人八十六萬以上八十八萬以下四十四歲舉一人八十八萬以上九十萬以下四十五歲舉一人九十萬以上九十二萬以下四十六歲舉一人九十二萬以上九十四萬以下四十七歲舉一人九十四萬以上九十六萬以下四十八歲舉一人九十六萬以上九十八萬以下四十九歲舉一人九十八萬以上一百萬以下五十歲舉一人一百萬以上一百二萬以下五十一歲舉一人一百二萬以上一百四萬以下五十二歲舉一人一百四萬以上一百六萬以下五十三歲舉一人一百六萬以上一百八萬以下五十四歲舉一人一百八萬以上一百十萬以下五十五歲舉一人一百十萬以上一百十二萬以下五十六歲舉一人一百十二萬以上一百十四萬以下五十七歲舉一人一百十四萬以上一百十六萬以下五十八歲舉一人一百十六萬以上一百十八萬以下五十九歲舉一人一百十八萬以上一百二十萬以下六十歲舉一人一百二十萬以上一百二十二萬以下六十一歲舉一人一百二十二萬以上一百二十四萬以下六十二歲舉一人一百二十四萬以上一百二十六萬以下六十三歲舉一人一百二十六萬以上一百二十八萬以下六十四歲舉一人一百二十八萬以上一百三十萬以下六十五歲舉一人一百三十萬以上一百三十二萬以下六十六歲舉一人一百三十二萬以上一百三十四萬以下六十七歲舉一人一百三十四萬以上一百三十六萬以下六十八歲舉一人一百三十六萬以上一百三十八萬以下六十九歲舉一人一百三十八萬以上一百四十萬以下七十歲舉一人一百四十萬以上一百四十二萬以下七十一歲舉一人一百四十二萬以上一百四十四萬以下七十二歲舉一人一百四十四萬以上一百四十六萬以下七十三歲舉一人一百四十六萬以上一百四十八萬以下七十四歲舉一人一百四十八萬以上一百五十萬以下七十五歲舉一人一百五十萬以上一百五十二萬以下七十六歲舉一人一百五十二萬以上一百五十四萬以下七十七歲舉一人一百五十四萬以上一百五十六萬以下七十八歲舉一人一百五十六萬以上一百五十八萬以下七十九歲舉一人一百五十八萬以上一百六十萬以下八十歲舉一人一百六十萬以上一百六十二萬以下八十一歲舉一人一百六十二萬以上一百六十四萬以下八十二歲舉一人一百六十四萬以上一百六十六萬以下八十三歲舉一人一百六十六萬以上一百六十八萬以下八十四歲舉一人一百六十八萬以上一百七十萬以下八十五歲舉一人一百七十萬以上一百七十二萬以下八十六歲舉一人一百七十二萬以上一百七十四萬以下八十七歲舉一人一百七十四萬以上一百七十六萬以下八十八歲舉一人一百七十六萬以上一百七十八萬以下八十九歲舉一人一百七十八萬以上一百八十萬以下九十歲舉一人一百八十萬以上一百八十二萬以下九十一歲舉一人一百八十二萬以上一百八十四萬以下九十二歲舉一人一百八十四萬以上一百八十六萬以下九十三歲舉一人一百八十六萬以上一百八十八萬以下九十四歲舉一人一百八十八萬以上一百九十萬以下九十五歲舉一人一百九十萬以上一百九十二萬以下九十六歲舉一人一百九十二萬以上一百九十四萬以下九十七歲舉一人一百九十四萬以上一百九十六萬以下九十八歲舉一人一百九十六萬以上一百九十八萬以下九十九歲舉一人一百九十八萬以上二百萬以下一百歲舉一人

其所舉人數加增依前東晉南北朝皆因之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詔州縣舉人每歲貢士三人煬帝即位又詔罷諸州貢士三年一舉其後貢舉之制遂廢唐高祖初入關下令舉賢良方正之士以備擢用太宗即位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以時務策試之擇其可者加以不次之位貞觀六年詔曰朕每旦聽朝孜孜求士或降階親問或引坐賜食或因行幸召見或隨事訪以政術庶得多識英才用光大業其令諸州歲貢人物各務精實隨才銓擢若有名不稱實及蔽賢不舉者皆當重加譴責十年詔曰古之哲王為政莫不以得賢為務賢者之進必由於薦舉薦舉之道必在於至公至公之理莫先於考績考績之法必本於德行德行既修則才藝自著才藝既著則銓擢斯當銓擢既當則考績無爽考績無爽則賞罰可明賞罰可明則百官勸職百官勸職則庶績咸熙庶績咸熙則天下治矣自頃以來刺史縣令多不稱職或德行有虧或貪殘為政或才藝無取或老病昏耄或疾患纏綿或公事廢闕或人庶流亡或盜賊公行或詞訟不息或農桑不務或戶口減耗或倉庫損漏或堤防不修或法令不肅或儀表不端或情行險薄或學業荒廢或不識大體或不達政源或職務全虧或課績殿最或處事乖方或臨民苛暴或奸吏所欺或豪右所侮或鰥寡不恤或賓旅不接或獄訟淹滯或賦役不均或選舉乖實或貢舉非才或游惰自安或專行己意或背公向私或聚斂無厭或侵漁過度或不務勸課或不事營田或不勤學問或不閑武藝或不練軍旅或不習吏能或不識時務或不達權變或不能斷決或不能撫恤或不能禁止或不能糾察或不能檢攝或不能調和或不能清慎或不能公平或不能廉潔或不能謹慎或不能寬和或不能仁恕或不能孝友或不能忠信或不能禮讓或不能節儉或不能謙退或不能敦睦或不能親族或不能鄰里或不能朋友或不能賓客或不能僚屬或不能部下或不能百姓或不能商賈或不能工匠或不能農夫或不能婦女或不能童稚或不能老幼或不能鰥寡或不能孤獨或不能廢疾或不能貧窮或不能困苦或不能流移或不能逃亡或不能盜賊或不能詞訟或不能農桑或不能戶口或不能倉庫或不能堤防或不能法令或不能儀表或不能情行或不能學業或不能識大體或不能達政源或不能職務或不能課績或不能處事或不能臨民或不能奸吏或不能豪右或不能鰥寡或不能賓旅或不能獄訟或不能賦役或不能選舉或不能貢舉或不能游惰或不能專行或不能背公或不能聚斂或不能侵漁或不能勸課或不能營田或不能學問或不能武藝或不能軍旅或不能吏能或不能時務或不能

貢舉今洛城縣前試貢舉人自此而始長安二年又敕人習武藝每歲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酒之禮送于兵部試之開元二十四年制令禮部侍郎專掌貢舉初因考功員外郎試詩進士李權文章大為權所知故移於禮部又置宏詞進士等科其詩賦皆準舊試禮部貢舉即其後禮部侍郎職人亦以他官主之謂之權知貢舉是知貢舉者掌朝廷取士之謂也權知貢舉學生有學通學生謂之通舉課試雖同總名是舉貢舉之義焉

府六百三十九　二

徵拜器識優深才堪經濟博聞強記達於政理識於簿領應於變通明於典章達於政理謂達於時務識於簿領謂識於文法應於變通謂應於權變明於典章謂明於故事

別頭試　唐制凡應舉者皆投牒自進於所隸州縣謂之鄉貢其有才行聞於鄉閭者則舉而升之於天子謂之生徒其不由鄉貢而進者謂之別頭試

天寶十三載敕曰朕聞古之取士必本於鄉里故有鄉飲酒之禮興賢能之義自近及遠由小而大所以敦風俗厚人倫也頃者採訪使及郡縣長官不務審察人行但以文章升降等第或有德義可稱文藝不及或文藝可採德義無聞進退之間實為疵累自今已後採訪使及郡縣長官宜精加訪察必以德行為先文藝為後其有學業優深堪為師範者亦宜舉送

肅宗乾元元年正月敕曰朕聞古之取士必本於鄉里故有鄉飲酒之禮興賢能之義自近及遠由小而大所以敦風俗厚人倫也頃者採訪使及郡縣長官不務審察人行但以文章升降等第或有德義可稱文藝不及或文藝可採德義無聞進退之間實為疵累自今已後採訪使及郡縣長官宜精加訪察必以德行為先文藝為後其有學業優深堪為師範者亦宜舉送

府六百三十九　三

代宗永泰元年始置明經進士等科官舉皆以三禮三傳三史五經九經開元禮等科有出身者謂之出身其有學通三禮三傳三史五經九經開元禮等科有出身者謂之出身其有學通三禮三傳三史五經九經開元禮等科有出身者謂之出身

貞元二年二月敕曰朕聞古之取士必本於鄉里故有鄉飲酒之禮興賢能之義自近及遠由小而大所以敦風俗厚人倫也頃者採訪使及郡縣長官不務審察人行但以文章升降等第或有德義可稱文藝不及或文藝可採德義無聞進退之間實為疵累自今已後採訪使及郡縣長官宜精加訪察必以德行為先文藝為後其有學業優深堪為師範者亦宜舉送

貞元十六年又敕別頭舉人宜令禮部精加試練其目而擬揚如之志則取進士文

冊府元龜　貢舉部　總序　條制

夫鄉舉里選雖前代所以求賢之制也然必考其行實察其言語而後升之於天子謂之貢士貢士之名起於此矣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謂禮樂射御書數也四術既脩九年大成凡士之有善德先生之為者升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之秀者升於司馬謂之俊士俊士之秀者升於學謂之造士造士之秀者升於天子謂之進士司徒司馬論定其能然後官之論定其德然後爵之論定其才然後位之論定其賢然後祿之論定其功然後賞之論定其罪然後誅之論定其罰然後舍之論定其賦然後用之論定其事然後興之論定其教然後使之論定其治然後賞之論定其獄然後殺之論定其刑然後舍之論定其賦然後用之論定其事然後興之論定其教然後使之論定其治然後賞之論定其獄然後殺之論定其刑然後舍之

府六百三十八　四

王制十大夫之所論論於司徒而升於天子曰進士其論也則鄉老鄉大夫舉賢能而興其德行教三物而興賢司馬辨官材以定其論大學詔論官而授其柄內史掌其書而貳之論定然後官之論定然後爵之論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任之論定然後使之論定然後賞之論定然後誅之論定然後殺之論定然後舍之論定然後用之論定然後興

守二二百各擇其吏人之賢者擢三人以給衙前其一人以給衙前其一人以給衙前其一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舊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子任理人者國相藏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課令得外補縣令
順帝永建六年七月以六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郎中
九科其各十人除郡國者備九十人補舍人
九月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已上諸生通章句才更能政
奏乃得隨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閔子奇不拘年齒限以書左
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也則天良官協風教若甘面精則
解牆施用孔子四十而惑稱焉仕請自今孝廉年六滿四
十不得舉雖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
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奏聞若不如法正其罪法若有
表千異行若顏子奇自令不拘年齒從之於是班下郡國

郎文帝詔初二年正月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舉孝廉人
文有秀異無拘戶口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舊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子任理人者
國相藏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課令得外補縣令
順帝永建六年七月以六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郎中
九科其各十人除郡國者備九十人補舍人
九月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已上諸生通章句才更能政
奏乃得隨選其有茂才異行若顏閔子奇不拘年齒限以書左
雄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也則天良官協風教若甘面精則
解牆施用孔子四十而惑稱焉仕請自今孝廉年六滿四
十不得舉雖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副之端門
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奏聞若不如法正其罪法若有
表千異行若顏子奇自令不拘年齒從之於是班下郡國

年以展講習約法務訓不人則大信之與法為政之細旌之
案室猶并可歟況超國之與而可亂歟予帝納焉聽舉廣由至
七年秀才如故
制并楊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
郡考廣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試于邦學
才經明行脩得舉者其人宜加敬異理年月多必隨
舉議制
[illegible]
平三十而仕
年武即位詔有司議定舉人之法將五歲一舉得為上四三
魏中二歲一不合選舉論語記孔子論舉賢首舉善而後秉舉而後
舉教育史冀興孔論舉賢首舉善而後秉舉而後舉教育史冀興
魏之會百次安議請立國學以教天下之士帝從之
二年詔曰夫設官分職惟才是務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帝建德六年七月詔山東諸州舉有才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皆行在所共論政理得失

八月詔東土諸州儒生經已上舉送州郡以禮發遣

宣帝宣政元年八月詔前九條宣下州郡其入曰州舉高才博學者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下州下郡三歲一人

隋文帝開皇七年正月制諸州歲貢三人

十六年六月制立商不得進仕

十八年八月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二科舉

唐貢士之多備隋制上郡歲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無常數其常貢之科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書有算自京師郡縣皆有舉送每歲仲冬郡縣監試試成而長吏會屬僚設鄉飲酒禮以賓興之

觀其容體舉止言辭氣貌而察其才識又以鄉閭之譽升於天府謂之鄉貢其不在鄉學而舉送者謂之生徒若今諸郡雖一二人之限而實無常數尚書省由戶部集闕而關牒試司考功覆試初秀才科舉人高宗方略策五條有上上中上下中之九品四等貢士皆中第而不第者亦其次也自是士族所趨鄉曲所經進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試策

貞觀八年詔加進士試經史一部

永徽二年二月詔進士試帖經十帖得通六以上

顯慶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明經兼習周禮若儀禮者於本色內量減一選

玄宗開元二年正月敕明經加試老子策二條進士加試時務策三條

天寶三年五月詔自今已後通經舉經正為上經貢舉人並須兼通其餘經及雜語仍依舊式

開元二年四月劉思立除考功員外郎先時進士但試策而已思立以其浮淺奏請帖經及試雜文自後四為常

永貞二年八月詔曰學者立身之本文者經國之資豈可假以虛名必須數實如關明經射策不識正義抄撮文條臨事何施舉進士不尋史傳唯誦舊策共相模擬本無實學所司考試之日皆不關疑因循舊例以分數為限至於不識章句未曉文者以人數未充皆為及第其中亦有明經學業該深者誚許通六進士文理粗通者亦無甲科粗綜墨能述義優劣試官又加艱面或恣情假手更相囑請延譽科網由是侵害路開又審編發頗廢舉子因此失人實貽於厲方可致自今已後考功試人明經試帖經十帖得六已上者進士試雜文兩首識文律者然後並令試策仍嚴加封掩以待參詳如全不通者即宜落下其明法亦準此例

敬宗寶曆二年三月

文宗太和九年二月十四日試舉人子為祖禰服制舉日準服制令

太和三年七月令貢舉人習周禮大小戴禮禮記通義已上通兼經

十月左僕射令狐楚奏請令舉人通經外兼通一史或三傳已上

元日引見列在方物之前以播充庭之禮從之

長安二年正月初令天下諸州有練習武藝者每年准明經進士例舉送

大宗神龍二年二月制舉人停習良勇依舊習老子

玄宗開元六年二月詔曰我國家敦古質斷浮饒樸素貴真尚於體要深革澆競重此停舉務在詞華不用言行比

禾建人試判舉人對貿剖析案牘敕條議多切事宜張
弊端何大祖之不足而小能之是徇向之已後不得更然
七年三月詔曰考經者德教所先自頃已來獨宗鄭氏孔子遺
旨今則無聞又子夏易傳近無習者輔嗣注古亦其甄明諸家
所傳互有得失頒行庶使一軌宜無疑惑其令國子監官詳定精校今明
經考試理準正義頒行其習易者兼用子夏易傳王弼
一部亦許兼行其習春秋者左氏穀梁為主
五月太子左庶子劉子玄奏孝經注前魏鄭玄孔老子注後晉
河上公王弼翻行專求子夏所述禮記雜糅之說請准舊令不許將帖試
士從之
開元七年正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
等並是開元已前所貴經義近則撰道不精今則舉非
其實在於用心倍須博覽今明經者多不尋讀正經惟抄節要
四經先熟餘書不問倩人鈔寫臨試之時但誦得數紙便
即應舉所以傳習轉訛明經殊弊實此之由今請
八年七月國子司業李元瓘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
等並是開元已前所貴經義近則撰道不精今則舉非
其實在於用心倍須博覽今明經者多不尋讀正經惟抄節要
四經先熟餘書不問倩人鈔寫臨試之時但誦得數紙便
即應舉所以傳習轉訛明經殊弊實此之由今請
十六年十四日國子祭酒楊瑒奏今之舉明經者主
司不務甘苦但問章句多出雷同互相傳授師資無別
已傳考試者盡而乎文以存大典又曰今之明經習左氏者十
二通習禮者兼通三禮大小戴禮記習公羊穀梁者
各通一傳學究一經者須兼通三經其兩經及三經
已上者並須每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經
通七已上為第一義通五已上為第二義通三已上為第三義
其學究一經問大義二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義通十
五已上為第一義通十已上為第二義通七

以貢舉為學多師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舉子自是要得為科
本復古經明行脩以此聲科非選士取賢之道也其明經自今
已後每經頁帖十取通五已上免舊試一帖仍案問大義十條
取通六已上免試經策十條令書時務策三首取識文性者
奏及第其進士宜停小經准明經例帖取通四已上
然後准例試雜文及策考通與及第其明經中有明五經已上
試無不通者進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試策十條得六已上者
委所司奏聽進止其應試進士等鳴笳試畢所試雜文及策送
中書門下詳覆其所問明經大義日仍須對同舉人考試庶能
各共知敢捨無媿有功者達可不勉歟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制曰古者鄉有庠黨州有序黨將以引民勸教
誘進學徒化人成俗孫由於見斯道久廢取用無方宜令天下
州縣每一鄉之內里別各置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其鎮州鄉
貢明經進士每年引見就吏令國子監調先簡所司試令學官

冊府元龜　貢舉部　條制第二　卷六百四十

貢舉部二

條制第二

唐天寶元年四月詔曰化之原者曰道道之用者爲德其義玄大非聖人孰能盡其精微道興我列聖道貫百王元皇帝乃發明玄元以引生靈述著玄經五千言用救時弊表爲來學其理實兼虛無非百氏之能倫宜以經之所載承前習業人等以其未盡非多列在小經之目微言奧旨稱理乖自今已後天下應舉人停小經代之其道經爲上經德經爲下經兩京及諸郡崇玄學生等准開元二十九年五月制前件人各習道經兩京及諸郡崇玄學生等准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制前件人各習通

詔出衆等舉人命有司供食餼而眷罷其詞涉宏遠問冊外更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

是月道舉停習道德經加問義以來載為始

十四載二月弘文館學生自今已後宜依國子監學生例帖試明經並減半錄人入第皆通粗仍永為常式

肅宗至德元年四月改元制舉

乾元元年四月詔國子監學生明經依帖策口試各一道通四已上進士通三與及第同

代宗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此皆言行表質若常有過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藴器則本皆自修廉恥而所務忘誠大如是故能奉已堪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訛競道變微爭馳文詞互相矜尚務為卑薄不周於用所用海賓屢誕終取損公鄉閭曰

特敕復其道通儒益不踰貢行實偉望名聞徵傷風俗請戒前史古則皆同挂選復以孔門之道貴其君子儒者故曰器無用欲色勇進者但欲速人以致疑為常談以白首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驟於豪貴之門奔競於勢利之路自貶清高之節以求聞達之門此行士之累也古之選舉良才必貴有如此者今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弟之後進以此為登仕之階以此為成名之路其源既濁其流寧清若不遏絕何以懲革今四海之內戮力同心皆延頸企踵願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宇內理之則本平之制又豈先王之道乎臣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薦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舊制舉人命有司供食餼而眷罷其詞涉宏遠問冊外更試詩賦各一首制舉試詩賦自此始也

是月道舉停習道德經加問義以來載為始

十四載二月弘文館學生自今已後宜依國子監學生例帖試明經並減半錄人入第皆通粗仍永為常式

肅宗至德元年四月改元制舉

乾元元年四月詔國子監學生明經依帖策口試各一道通四已上進士通三與及第同

代宗寶應二年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曰國之選士必藉賢良蓋取孝友此皆言行表質若常有過動不違仁體忠信之資履謙恭之操藴器則本皆自修廉恥而所務忘誠大如是故能奉已堪政化人鎮俗者也自叔世澆訛競道變微爭馳文詞互相矜尚務為卑薄不周於用所用海賓屢誕終取損公鄉閭曰

特敕復其道通儒益不踰貢行實偉望名聞徵傷風俗請戒前史古則皆同挂選復以孔門之道貴其君子儒者故曰器無用欲色勇進者但欲速人以致疑為常談以白首為已任投刺干謁驅驟於豪貴之門奔競於勢利之路自貶清高之節以求聞達之門此行士之累也古之選舉良才必貴有如此者今朝之公卿以此待士家之長老以此訓子弟之後進以此為登仕之階以此為成名之路其源既濁其流寧清若不遏絕何以懲革今四海之內戮力同心皆延頸企踵願聖朝之理也不以此時宇內理之則本平之制又豈先王之道乎臣自古哲后皆側席待賢今之取人令投牒自薦非經國之體也望請依舊

佳古制令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友信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藝課試者以孝廉為名薦之於州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其業者送名於省自餘不得令舉人輒自詣闕陳牒求祐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正傳之義疑滯以求祐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正傳之義疑滯以求祐保辨識牒等一切並停其所習經取正傳之義疑滯以

之後慶賞刑罰之失所宗學之弊歷備道之不興而者皆出取二之矣世大一國之事繫乎人而人之本論之成風資稱其德大夫士之小道而不以達者大者使干祿之途越職未術是誘進之先也夫以蝸蚓之鉤雖聚倉卒而不能釣乎所以貴專精者皆小藝四人之業位最關於風化近代趣競尚風致澆薄山一年而四遷震薦明再劇而十年不復而使禮讓之道興仁義之風者則是君子之庭可立遊談以得而萌也人心不下六百祀矣武之政廢而秦嬴并吞觀三代之歷士任賢皆考實行鄉舉里選風俗一運移長遠秦始皇帝以三代之政引四科之路而京兆尹經術之學東都終持名節之風猶在矣自兩漢而下魏晉齊梁之間雖有文學而不貴經術故四百年間學行屢

仙為魏晉以後文章選舉尚於浮華取士術異古齊時魏至隋四百餘載三光分晉九州阻絕籍貫位德未明學之業四隅隔宅九州限同寰寓寄言德行無由考實皆以文章之道觀其才識此公卿大夫之原也楊雄所奏實為正論然百代不移理歟今朝一年開貢舉因循舊規張闈并設士君人多慕聲譽故所在輕棄地望擊數百里之外而身皆東西南北之人焉今欲依所在縣鄉里選舉取士之未盡也頗兼廣學校以引勸誘令兩京有大學州縣有小學兵革一動生徒流離儒門尼停兵燹廢興尚頁士不稱行實閭閻子弟爭誦詩禮趨就師門乃繇縣薦方至京兆考試又遠遊之風啓僥倖之路矣其國子博士等要加員數廣其補授使通經

置生徒依乎故事依舊行者鄉里舉焉若流寓客居不推舊鄉貫而行之有見其利如見其害貴賤混淆風俗大壞也偏之愈正化之先不得不慎也通古事為學之綱領至於時文之業不可廢也其制舉人舊業已成難於遽改其今年舉人望且許應舊業來歲則依新格

唐德元年七月詔禮部侍郎楊綰正貢舉條目自孝廉舉人請取德行純修經明義理一經每經問義二十條皆須究通諸義識微言試策三道每日問一經試帖一道策取義通二為中第義通一為中第義出身下第者罷其試卷上兆取在家有孝義廉耻著聞於鄉閭者雖不能文章亦可薦送對策者則是貢士對策五條每日試一道全通為上第送中書門下起奏處分十條通七策通四為中第送吏部與官下考雖文章可觀若不孝悌不友信義虧損雖才藝通敏不在薦送其鄉貢進士停減明經一科其餘舉人並依舊制

舉請取德行明於事理久歷行用為鄉閭所稱者試策入第問時務十道以上通六為第一道以上通四為第二道以上通三為第三若行義修明雖不能文亦為上第其進士停試雜文但試經義十道通六為第一通四為第二通三為第三其明經每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五條每日試一道全通為上第送中書門下起奏處分十條通七策通四為中第送吏部與官下考雖文章可觀若不孝悌不友信義虧損雖才藝通敏不在薦送其鄉貢進士停減明經一科其餘舉人並依舊制

是月勅司文郎中員外郎主司文柄務在精擇其有行義修著雖文不工猶在甲乙科第之上其有行虧名教雖文可觀不在升擢之限

宋真宗咸平元年始置兩都貢舉禮部侍郎貢舉皆以知兩都為名每歲兩地別試及第

大曆三年四月復置童子舉科每歲本貢申送禮部同明經考試取十歲已下習經兼論語孝經卷論文十科全通者與出身仍每至冬本貢申送禮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若聞

十年五月詔今年諸色舉人並赴上都舉

是月勅併童子舉科

德宗建中元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准制舉女館學生試日減策一道若其崇文館門學官見任者聽同行事例令監恩崇館門學生一道不可更減大義兩條從之

二年十月中書舍人趙賛權知貢舉先是進士試詩賦各一篇

貞元二年六月詔曰今之貢舉選人有能習詩元禮者舉人同一經例不限選數其明經每經問大義十條帖文三道全通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條策二道已上者放兩年已下不在放限其有試散官能通者亦依正員官例處分其明經舉人有能習詩元禮二部以代兩經者如帖義俱通於本色減兩選令集日與官其明法舉人有能兼習一小經帖義俱通者依明經例處分

五年四月詔曰明經舉人所習兩經多是章木為學之名雖益理道宜令習老子道德經以代兩經其進士亦同大經例帖六年九月勅本置兩館學生皆選勳賢曾孫蓋欲令其講藝紹之將理須精識此非開此徑門貴或假市門貲或援易要稽古訓之本但長洲藪之風未補者務取關東巴蜀之士皆以經術為先庶教化

册府元龜　卷六四〇　貢舉部　條制第二

一傳即放冬集然明經爲學者稽十不一二今朔經一列冬集人之常情趨於疏易三傳無復學者伏請同公之義司仲尼之新意史官之舊章辨墜於近伏請置三傳例以勸學者左氏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各問大義三十條束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與及第其白身處者請同五經例處分又歷代史書皆記身及前資官應者請准學究經例處分又歷代史書皆記當時著述繫以褒貶垂於勸誡其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皆載詳明褒善貶惡垂於六經樓寫代載伏惟國朝故事國子學有文史直者弘文館弘文生並試以史記兩漢書三國志又有一史科近日已來史學都廢至於有身處班列朝廷舊章其間興廢者所宜知之載焉莫知之伏請量前件史科每史問大義三條策三道義通二以上爲及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請同五經已傳例處分其有前資官應舉請同學

諸科舉人有能兼通二經已上者每經加問大義十條策三道義通六以上爲及第仍於名上注兼通某經其舉人有能兼通三經已上者每經加問大義十條策三道義通六以上爲及第仍於名上注兼通某經其舉人有能兼通三經已上者每經加問大義十條策三道義通六以上爲及第仍於名上注兼通某經

怒止中書有覆試之科及此考貢士表曰伏以禮部放榜已見成名中書重試之科又曰伏以禮部放榜之後近代傳述於事理實爲非便伏請入試進士樓及第者考司考試就試詩賦免試中書門下詳覆候下本司放榜後准例太字放此從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一　貢舉部三　條制第三

唐文宗大和六年十月勑今年權於東都置舉其明經進士任便東都取集其上都國子監舉人各在上都試勑依前未盡者委所在州縣

八月禮部貢院奏東都置舉條件其上都國子監宗正寺鴻臚寺學人並請待東都試畢上都放上都人試畢即赴東都試其上都東都舉人有官及前資官并見在學者並請依舊例

十月中書門下奏應舉人內有官及前資官并見在學者並請依舊例其白身人內有文學優長不合常選者亦請依舊例

三年二月禮部奏貢舉人內有已曾及第後更重應舉者其所試詩賦請不考校

府元龜　卷六百四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六四十　三

[illegible]進士之[illegible]

[illegible]隋開皇元年正月詔文武之道合[illegible]舉[illegible]自[illegible]子弟有[illegible]修[illegible]業[illegible]應進士[illegible]經及通[illegible]者[illegible]委[illegible]司先[illegible]奏[illegible]

[illegible]其年[illegible]二年三年並[illegible]階[illegible]等[illegible]皆[illegible]年[illegible]普[illegible]恩[illegible]賜[illegible]頻[illegible]及第[illegible]

四十人

三年五月[illegible]禮部奏[illegible]請每年進士以三十人為限從之

十二月詔諸[illegible]薦[illegible]舉[illegible]秀才[illegible]科取十門三[illegible]至[illegible]亥[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合[illegible]舉[illegible]者[illegible]並[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試[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科[illegible]取[illegible]十[illegible]門[illegible]三[illegible]至[illegible]亥[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並[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試[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科[illegible]取[illegible]十[illegible]門[illegible]三[illegible]至[illegible]亥[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今後[illegible]人[illegible]得[illegible]更[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薦[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每年明[illegible]及第[illegible]更[illegible]與[illegible]十人

[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禮部[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進[illegible]士及第人數自今[illegible]後[illegible]宜[illegible]

[illegible]才堪者[illegible]即[illegible]與[illegible]入數每[illegible][illegible]於十[illegible]五人[illegible]增[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李德裕等奏[illegible]請[illegible]進士[illegible]放榜[illegible]前[illegible]禮部[illegible]侍[illegible]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人名[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榜[illegible]後[illegible]有[illegible]改[illegible]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府六四十　四

情有可[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取[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不由[illegible][illegible]務[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

無[illegible]臣等[illegible]向後[illegible][illegible]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且[illegible]

四年二月[illegible][illegible]左僕射判天[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下及第二十五人

[illegible]奏五人[illegible]放及第楊[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及第[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復舍國任依舊宣舉所司不得禁制
六月中書門下奏貢舉人取解宜准舊條於京兆府河南府試
試從之
十年四月禮部侍郎鄭餘慶進諸家科目記十三卷勑付翰林
令依條次仰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內仍付所
司逐年編次
五月中書門下奏據禮部貢舉科目內開元禮三禮三傳三
史各令究通習業前送進士等九科並每人頒給曾無異
義司務使入仕之門須識條流精事業臣等已於延英面
論伏準聖旨將文字來者共前件九科臣等商量望起大中十
年應得二年滿後至時赴試者令有司據所舉人先試名令中
書舍人重覆問過如有本業精通兼朝律令務開即大經
兼通小經分如事業荒疏不令送名數者考官當議罰貢舉
人亦如之從之
（缺）
（缺）
（缺）

三年制條流禮部貢院每年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
四年十二月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承旨戶部侍郎知制誥權知禮部貢舉姚恕奏臣近代設科取士貢舉之盛莫過於開元天寶之時其間名賢輩出者也蓋時進士不下千人猶激海隅偃風變化近感聖光之士人數不多加以在位公卿各有子弟就其寒門擬疑實繁固須痛為懲革今在朝公卿將相子孫有文行可取者請許所在州府薦送以廣賢路從之

敕化元年十二月以尚書左僕射判戶部事兼判度支鹽鐵使上柱國晉國公王播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播自貞元已來三為度支使前後計用多出於人而能以身先之故能使人樂為之用及為相務在安靜不以利權為意故能使人各盡其才而天下之財賦益豐播之為政大抵如此

府六百四十　七

憲宗元和三年正月制曰朕聞理國之要在於審官官之本在於擇人故設科以取士考績以明黜陟自頃以來此道多闕或進不由於公舉或官不稱於所能或考績以虛文或黜陟以僥倖或有才而不用或無才而濫居或有屈於下位或有遺於遐方或有司以愛憎為去留或權豪以請託為升降或因緣以進或越次而遷或有名而無實或有實而無名或有才而無行或有行而無才或有文而無理或有理而無文或有才行而不為時用或無才行而為時用或有才行而不為時知或無才行而為時知或有才行而不為時進或無才行而為時進或有才行而不為時舉或無才行而為時舉或有才行而不為時薦或無才行而為時薦或有才行而不為時稱或無才行而為時稱或有才行而不為時取或無才行而為時取或有才行而不為時任或無才行而為時任或有才行而不為時信或無才行而為時信

爲國取賢之名又無古義所經苟不合有明經之字近則止
攻經通經流於迂外格文別無童子其成先誨經司准格只
取解仍令隨舉送赴省試中者以進士例處分其童子科宜
停廢其明經及第人數內減進士之半
宋太祖建隆三年正月詔曰貢舉之設本以求才近代以來
頗乖其實或專尚浮華或偏於聲病或以文章而取士或
以聲韻而求人非所以觀其理識非所以盡其才業自今
宜令禮部貢院考試進士務先策論次及詩賦
乾德二年正月詔曰貢舉之設本以求才近代以來頗乖其
實或專尚浮華或偏於聲病或以文章而取士或以聲韻
而求人非所以觀其理識非所以盡其才業自今宜令禮
部貢院考試進士務先策論次及詩賦
開寶六年正月詔曰貢舉之設本以求才近代以來頗乖其
實或專尚浮華或偏於聲病或以文章而取士或以聲韻
而求人非所以觀其理識非所以盡其才業自今宜令禮
部貢院考試進士務先策論次及詩賦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詔曰貢舉之設本以求才近代以來頗
乖其實或專尚浮華或偏於聲病或以文章而取士或以
聲韻而求人非所以觀其理識非所以盡其才業自今宜
令禮部貢院考試進士務先策論次及詩賦
三年正月詔曰貢舉之設本以求才近代以來頗乖其實或
專尚浮華或偏於聲病或以文章而取士或以聲韻而求
人非所以觀其理識非所以盡其才業自今宜令禮部貢
院考試進士務先策論次及詩賦
四年正月五日御崇政殿試進士諸科及諸州解送人等合
一百人進狀言伏見新定格式三禮三傳每科只放兩人方今三傳一科五十餘人三禮三十
餘人史學亦只一人若每年止放兩人及一人遂年又添如
是則進士一科每年只放一百人諸科每年只放二百人
又同光元年春榜所放是一十三人今請依此例以勸進取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勑應三京諸道今年貢舉人司依常年例
取解仍令隨到舉送赴闕二年正月內當禮部貢院考試解
額先定三京一百人諸道一百人諸州府不得表解舉子
八月勑條例詔通州刺史得表解舉子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四十二

貢舉部

條制第四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二月勅停科不精公舉虛有其名宜從本道刺史縣令何啓第兼知後舍開定制云國家在於選擇將通達理體以進身唐淺者僥求而登第須通明勤理叶公道自此修貢院應試三場宜令准進士九經五經例逐場試去留不得依前場定仍具所通否狀上指揮如此則人知勸勵事有區分主司免致於曠注擬子不畏於譏鑒仍付所司準此施行

周顯德三年正月勅國朝所設五科唯李究文書最少乃令舍其經而通其義故習學究者極討尋之事非一日學士大夫苟不博古何以適今宜令國子監及諸道州府今後貢舉人內有習學究業者每場試帖經墨義十道取通八道已上者許解送赴省試其餘科目舉人並須兼通經義方得解送

勅新及第進士所試新文委中書門下細覽詳覆方具奏聞下得駁詞人情有隨事稱中書從今年四月二十九日已前貢院所元勅指揮中書量重與詳覆若李琰賦內三處犯諱兼詩內錯書字為清字並以詞調可嘉望特與此誤今後舉人詩賦勤於並須要切或有犯諱及錯書者不得放及第仍令崔仁冀林翔詳覆各一首具體式一幅以備來歲六人各作者即與及第其李琰雖有貢後狀美洎王德辰李起雲等六人盧徵蔣內清伐字合使平聲字合使側聲字犯諱宜改賜內御字合使平聲字已落韻又使側聲字是去聲又有字韻中押諱字是去聲又有打字犯諱詩內田字犯韻詩內一句大石調今並合使此類字道之以私合使此類字及諱下重字韻字例

是上聲又押偏字是去聲此字內使與字詩字偏字犯韻詩內賦內仁字犯諱楊氏遠賦內以為副字書從字順字書從字順之無理暴字犯諱楊氏遠賦內以為副字書從字順字書從字順之無理遵軍字合書平聲字義不合使押裏字韻押裏字上聲押裏字韻押裏字犯韻如字書

是月敕今後吏部所廣求辭拔萃宏詞並權停其貢院據見應進士九經五經明經開元禮開元禮義鑑三傳三禮三史三玄三禮三傳學究一史一玄一禮一傳學究一禮一傳學究一禮一傳學究

有違請行朝典一凡投書書寫文卷不得令三人以上同抱
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枷出鞫獄來一請自今三人以上同抱
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枷出鞫獄來一請自今三人以上同抱
書時請枷枷往例枷出請鞫獄來二從之二年三月禮部貢舉人
格落下出外及試數場落下者更不許入試場一請落下舉人
及別人論訴事理者更不許入試場一請落下舉人及別人論訴
事理者不許入試場勘鞫如知情故縱官吏一等減罪二等
罪若舉主請行朝典其舉主者請準此一從之開成元年正月
禮部貢舉人准令式舉人不得投牒自薦故二十人頃是會昌舉子者亦
准不得投牒例

唐文宗開成元年九月庚申朔門下侍郎平章事兼吏部尚書
兼太常卿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鄭覃奏臣伏以貢舉之設
選賢為先考行之科明經為後臣等商量伏請進士試帖
經通七以上及試雜文兩首通六以上及試時務策三道
通兩道已上者並許及第其明經每經帖文通十以上
及試墨義通十五以上者亦許及第其進士及明經
每經帖文通八以上及試墨義通十二以上者並許
及第其進士及明經每經帖文通六以上及試墨義
通十以上者並許及第其進士及明經每經帖文通
四以上及試墨義通七以上者並許及第其進士及
明經每經帖文通二以上及試墨義通四以上者並
許及第其進士及明經每經帖文不通二以上及試
墨義不通四以上者並不許及第其進士及明經
每經帖文不通二以上及試墨義不通四以上者並
不許及第其進士及明經每經帖文不通二以上及
試

不公或云試官受賕賣慮上達詔聽緻目無以自明書省或慮
臨末暴博今自欽請今舉人落第之後或不甘心任自投狀被
陳即請附試策以義對題目舊各其日一甲同共投狀畢即令
官人不忠詞理俱長實負明經則所司固難追還若其文理
陳論剖擊人乞痛加懲斷罪狀元應遭黜落情狀可知速
施行僅乃無如元敏分從之

四年六月勅宏書證聚武越科為時取士仕進所由於指臨
揆題考處於選士其或設司注官自聞有缺考第人數不
常維大都約於選永取每候一闕或經累年迭令聽放之人多
起怨咨之論朝廷通濟適謀從權暫減此
取之流更加事勤之業其貢舉人第五年三月詔及第舉人
五年三月詔及第舉人過堂日宰臣率百官入觀謝恩
見舉人兼兵部禮部引人過堂之日設御筵會官宰臣預坐
四月禮部侍郎張元幹言明堂大禮將近宜及中書門下
侍郎兼禮部尚書充大禮使副

臨軒覆試前代未設其科以來德四年方始置五經之後及三傳已來考庸之科或因而不廢權謀之士不
限默而舉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紹興十一年七月已
上多及一千有餘舉人姓名是舉貢士所試詩賦文理
不一或通名第皆可奏聞止當依舊試詩賦文理
不必拘以次試經者其之例縣之例以自關至下項有指
節經義自此而興論議因以而起但今舊條大旨備
五經之中無出於二禮二傳之內若舉業
所貴明經則試以九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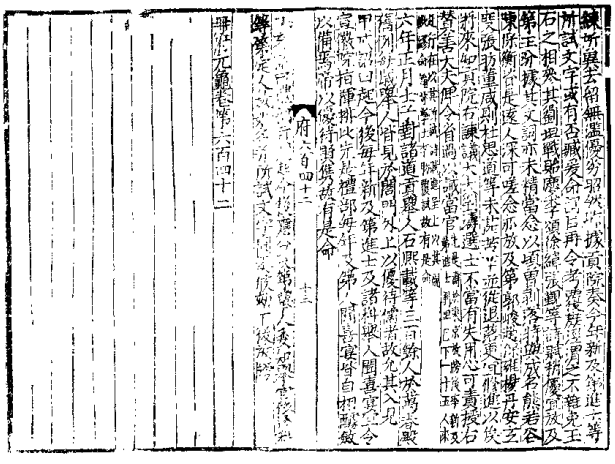
百道明經元格帖書五十道欲能帖書六對義五十道明法元帖
律令各十帖義二十道欲兼帖律令對義二十道欲兼帖格式
律令各一帖義二十道欲兼帖律令對義二十道三傳元對義
九十道三傳元對義一百二十道欲三禮於周禮儀禮各減義
二十道三傳於公羊穀梁減義二十道開元禮三史元義
三百道欲各減進士六道進士二百道帖書一十帖
對義五道欲罷帖書則試雜文二首試策共仍舊童子元格書
二十四道欲依令通所習大經者加試一經者各減二道
九月翰林學士承旨劉子翬奏請貢舉之道有依舊制或須
之有異今欲酌其近例擬彼為損衆而用之從其可者建條如
右九經元格帖經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道策
五道去年知舉趙安易等以義貢舉百
五十道合入請依舊制墨義六十道其帖書對策依

元格五經元格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道自今請對墨義十
五道其帖書對策元格明法元格帖律令一十帖對律令墨義
義二十道墨義一帖去年減帖對墨義六十道策五道去年減
九道今請依舊制墨義各減二十道策五道去年減
元格童子元格各書二十四道起請減去年起請三道元格對墨義
九十道去年加對四十道今請依元格開元禮三史元
格各對墨義三百道策五道去年加對五十道今請依元
格進士試雜文二首自今請依起請別試雜文其帖書對義請

來者歟州府貢士祇令長薦舉而已近年頗雜濫張令之弊也今之貢舉制其舉子之數少多是幾試者素便切于名間儀未詳起三禮一經公穀不究禮三傳之科經學無通經義取解之數詩張毛鄭公羊動到京師試者競懷挾策於場屋之間是明知荒淺具委元德所差考試之官利其情禮以物雖所取無幾貧窮非輕凡對問題任從問講講通而墨否一無去留皆權徇人情僅同兒戲致令至時就試不下三千是故登科率踰百數使然然而漸放約須舉世而為周知難其掌則至公而有益於人易其來則小惠而無貴於事有益者知盛衰不得以致精勤無益者欲多救無能慮今來但明經所業包括科條問題有繁多其精者蓋少今之進士務神童既切權之年舉神異之性語言辯慧精采英奇出於自然所謂可舉為國近日貢舉之科抑揚戲之以數念誦之詩賦以月旦以師資限隔而附會不容升黜而屬楚多及孩童之意本

未有知父母之情恐或不忍而復者試之際或數篇知或為誦分明則任類稍過或年數適中則念誦未精及有割去留多家人之訴欲伏況當朝之日罷此二科年代非遠勿文見在今宜舉業別與進修且舉以非才慢廢而為取復之關以相仍虛長勤文重令除舊奏從長而仍舊刀因時以改為上副罷前廣進公道除依舊格勿使行外其明經童子請如依舊五卷已上於中須有詩賦論各一首庶乎稍知依納紙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並須貫穿通三已上為合格所試考試必場其不及第人以文藝優劣定為五等取文理紀詮理紀經最其首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並其次者為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等點去點至第次舉人被舉三禮請今後解試首場第一場禮記第二場周禮第三場儀禮第二傳第二場左氏第一場公羊第二場穀梁

而復始學究請今後周易尚書供馬一科每經對墨義二道仍問經考試七許依舊為一科試墨義六十道又每後試墨義二道為七選集諸科舉人所對義倘或不應問目詞理乖誤者並當點落其進士以詩為首賦次之論又次之策又次之帖經者並點落其三場內有文之者並點其進士以詩科所試聚數並於所試卷子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罷解試官監官等其監官試官如受取舉人情禮財物請令後並催狂法贓論又進士以趨行為基文章為業剖落何得引名近年舉子多有作偽記他人之述作竊人之新文用此而欺罔為利計宜加條約以誡輕浮今後如有舉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告言送本廊色役永不得仕進又翰墨院書寫禮部貢院試卷及中書門下制敕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四十三

貢舉部五

考試

夫人君之有臣宰也不可以獨治必求賢以共之賢士之懷德兼也不可以自進必待君以任之所以慶吉之明訓論材考藝國之大方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漢魏之下可得而論納敷奏之言則群材競出經濟之業斯備甲乙之科乃魏以至晉選舉之權異於之王爵任以民政郡國以康風俗以化得人之效於斯可見求賢之道百世可知

漢文帝十五年詔舉賢良文學士帝親策詔之

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詔舉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周成刑錯而不用德及鳥獸被於四海今朕不明未能遠德而教不加於百姓與日并光而燭未之見與天合符而應未之有意者朕之不明歟將施政教或未得其術歟何以臻此與此二者則吾子所不安也其悉意正議朕親覽焉

冊府元龜　貢舉部　考試　一

能論請事為守丞

順帝陽嘉元年七月丙辰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掌故

管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吏職九十人補郎舍人

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奉本固對策曰臣聞天人之際精祲之象書籍所載詔文時開當世之敝務政所宜

桓帝本初元年四月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通

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成蒲輯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十石六百四科授關二掌郎事

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署吏法如

靈帝熹平五年十二月詔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

太子舍人至王家郎中之學更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詔曰太學生四十餘人上第通經

晉武帝泰始中詔天下學業之士各令詣太常試經明行修者

咸寧二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太康元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晉武帝泰始中詔天下學業之士各令詣太常試經明行修者

咸寧二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太康元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晉武帝泰始中詔天下學業之士各令詣太常試經明行修者

咸寧二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太康元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晉武帝泰始中詔天下學業之士各令詣太常試經明行修者

咸寧二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太康元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晉武帝泰始中詔天下學業之士各令詣太常試經明行修者

咸寧二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太康元年詔曰古之王者莫不崇尚學業以成其德是以教化流行人知禮節今學校陵遲生徒減耗雖有其法而行之不篤其令州郡各隆學業以經術為先其有學優行修者皆顯其門閭使遠近觀化莫敢不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孝廉固辭不就乃詔州求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
薦歌傳請試方命五府各舉所知乃歌歌乃獻歌頌
送至京次為子策問十條並通儒授國子助教遷太學博士
隋房暉遠為國子博士開皇中文帝令國子生通一經者並送
詣集將擬用就試策問試博士不能的定臧否酒元善所問
之暉遠曰江南北義例不同北義例不同博士不服遠談學生皆
從其所定之暉遠覽筆便下初無疑滯或有不服者暉遠開其所據義
證輒為說未論之然後出其所短自是無敢酬者所試四五
百人數日便遂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為不能測也
杜正玄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詔對策下筆成章
隋書楊素以微物正玄抗詞酬對無所屈撓素不悅又之官
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郎令作賦正玄看
筆之際賦業成章表見令不加點略無異之思令更拔諸雜文筆

及世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三月己酉有事於南郊帝還御觀德殿
親試古聖帝明王莫不得人奉天以治元首本逸於君國家以
治為先以論賢為急知其化人不暇其機氣以隱質為靈
精以滯通為妙運之無窮施之無極故能清風滿於宇
宙德澤洽於不令而行不言而信談遷此術未聞其方規矩
曾參讀孝經孝廉者古大夫子以弟子之中最為賢孝而以為說
太子曰禮記云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孝子之先意承志養
志父母為可謂養乎曾子曰是何言與非古之孝人之問禮六呂
孝也非孝也君不史非孝也臣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
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於親敢不慎與若
若等考舉不能各次今迫且迭問仁芎之名誰所創作明其優

劣仁孝何先又問孝廉於四行之內宮第為科又問社主之義
房桓周秉秦漢已來為秀才之問秀才之問秀才之問秀才之問
因未均以降絕滅經後孝廉並不能答帝曰昔楚莊王謂孫叔
曰安及退而有憂色司馬侯自得師老王自為謀而卒
者士今以不載之不肖歸臣臣老逮吾國幾於亡乎叔敖
天下後興繼以淺近聞之感不能答海內賢哲幸無其人邪族
建爵之元引就朝中者前所答乖百姓十部趙超甚子
武考覽九流詳求術政之方莫若薦賢之與先而成就仄
枳可以立帝功管晏為霸中人可以成霸業況乃聖哲
奇謀之士乎昔難答來言治律無其人臨事無以斷獄
弗和楊善難答來言治律無其人臨事無以斷獄
被露丹府晞春海內尺木阻樹思潤流霞之辭雲羅
府庭之間而諸州所舉十有人臣載懷厥庸仍以其
溫顏略訪政道莫能對衆相顧結舌退仍以其

戰陳令於內省更以為對雖構思不達問可理敘無遺
詞亦庸陋豈可飾丹漆於行廊假氣宇於泥塑者哉宜以文章
各從本色其舉主以舉非其人罪論仍一等然則今之天下
但獨統舉於今反收其見之也則平津舉牽並進其不
則敬通與舉伯同悲進陽所以興言子長所以嘗嘆馬遷之
良是彌增慨然矣今州縣依前薦舉集冬等前薦舉
祿國之後代代相傳不絕其今州縣依前薦舉集冬等前薦舉
林無世已人之調濫於蕭韶鑿枘之枳流光於漢朝盛
高宗顯慶四年二月引諸色目舉人調集人調集人調集
於人唯李嶠張昌宗秦和知律行功郭待封五人為
郭弘文館仍時隨仗奉
調露元年十一月壬子帝御肅政臺引見應舉人問之曰庶幾天

陣地陣人陣各何謂武敵制負半千對曰臣觀遠猶謂天陣星宿孤虛也地陣山川向背也人陣偏伍彊羸也臣以爲不然夫師出以義右將軍背而向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則地陣也兵在足食則地陣也三軍使兵士如父子兄弟得人之利此人陣也三者去矣將何以戰帝又問皇道帝道王道何以區別欣今何行何道長短之意願聞其略半千答曰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廣成子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帝曰善哉廣成子可謂皇道帝曰朕聞堯舜之道於天下也其猶天地乎有所不遍有所不容廣大無窮生萬物而不與也成萬事而不有也此之謂

精加詳擇咸以為賜於聚學莫可棄科至於
試始祖周業兼以雅文假如　及第
所各非異才號可超授聚學生十人
銀其懷才抱器舉人並放更習舉業
庶見白丁宜於郡內勿全不舍所聞崔棱武翻
郡齊學生之數勿許更而其
十三年十月御宣政殿親試
十四年四月御宣政殿親試
六年四月戊午御宣政殿親試
博學專門等四科舉人帝親臨
及第酒禮其優異舉人
其士後士庶未
舉者帝具朝永日
覽一百餘道將夕
而罷時登科者凡一十五人

試進士策五道通
其出舉人仰有司
通試各一日制舉
子正字
試律詩各一首制舉
代宗寶應元年三月丁亥御宣政殿試
德宗建中元年五月丙寅御宣政殿試
舉人各如舊儀
大曆二年十月御宣政殿試

考試第一

唐德宗貞元元年九月乙巳御宣政殿策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舉人皇帝若曰蓋聞上古之道垂拱無為以臨海內不理而人化不勞而事成星辰動遠雨時若順乎其不可繼何施而措此歟三代以來制作殊異或損或益或因或革可繼者何也可革者何也朕以寡昧獲奉丕圖思闡大猷以臻至理永惟厥初生人之本在乎君師君師之職在乎教化教化之行在乎選舉選舉之設在乎考績考績之法在乎黜陟黜陟之柄在乎權衡權衡之用在乎人倫人倫之鑒在乎德行德行之本在乎忠信忠信之道在乎仁義仁義之端在乎禮樂禮樂之情在乎中和中和之極在乎誠敬誠敬之至在乎天地天地之大無所不容無所不載無所不燭無所不通朕雖不敏敢不勉思以求其理子大夫等皆當代之英俊國之棟梁必能敷奏其言以副朕意其或隱而不發蔽而不通則是子大夫等有負於朕朕有負於天地矣其各悉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府元龜　卷六百四十四　貢舉部

一

憲宗元和四年四月丙午命宰臣已下監試覆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徵故不親試制曰朕以菲德獲奉丕圖永惟理道未至思欲復三代之風以臻十聖之歡況是用詳求古訓博採群言以廣聰明以資政理況乃遵先志子大夫等藴蘊胸中之言以副朕納賢之意其國之元宜有述試本朝制事宜古道斟酌之要各悉乃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二

論曰夫理國之要在乎得賢得賢之術在乎考績考績之法在乎黜陟黜陟之柄在乎權衡權衡之用在乎人倫人倫之鑒在乎德行德行之本在乎忠信忠信之道在乎仁義仁義之端在乎禮樂禮樂之情在乎中和中和之極在乎誠敬誠敬之至在乎天地天地之大無所不容無所不載無所不燭無所不通此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二帝三王之所以為二帝三王也後之為政者苟能行而修之則道不及期而治可臻矣

府元龜　卷六百四十四　貢舉部

一

憲宗元和四年四月丙午命宰臣已下監試覆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徵故不親試制曰朕以菲德獲奉丕圖永惟理道未至思欲復三代之風以臻十聖之歡況是用詳求古訓博採群言以廣聰明以資政理況乃遵先志子大夫等藴蘊胸中之言以副朕納賢之意其國之元宜有述試本朝制事宜古道斟酌之要各悉乃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二

論曰夫理國之要在乎得賢得賢之術在乎考績考績之法在乎黜陟黜陟之柄在乎權衡權衡之用在乎人倫人倫之鑒在乎德行德行之本在乎忠信忠信之道在乎仁義仁義之端在乎禮樂禮樂之情在乎中和中和之極在乎誠敬誠敬之至在乎天地天地之大無所不容無所不載無所不燭無所不通此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二帝三王之所以為二帝三王也後之為政者苟能行而修之則道不及期而治可臻矣

府元龜　卷六百四十四　貢舉部

一

憲宗元和四年四月丙午命宰臣已下監試覆制舉人於尚書省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徵故不親試制曰朕以菲德獲奉丕圖永惟理道未至思欲復三代之風以臻十聖之歡況是用詳求古訓博採群言以廣聰明以資政理況乃遵先志子大夫等藴蘊胸中之言以副朕納賢之意其國之元宜有述試本朝制事宜古道斟酌之要各悉乃心以對朕將親覽焉

二

論曰夫理國之要在乎得賢得賢之術在乎考績考績之法在乎黜陟黜陟之柄在乎權衡權衡之用在乎人倫人倫之鑒在乎德行德行之本在乎忠信忠信之道在乎仁義仁義之端在乎禮樂禮樂之情在乎中和中和之極在乎誠敬誠敬之至在乎天地天地之大無所不容無所不載無所不燭無所不通此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也二帝三王之所以為二帝三王也後之為政者苟能行而修之則道不及期而治可臻矣

所從參心指然益新疑惑子大夫敷究其旨歸以目賦
明經傳答辛酉部曰楊大慶者必趣於精材成大川者亦資
於思理今國家開貢舉之門設庠序之教所以旁招俊乂
以厚風俗其在斯乎朕以寡昧獲奉丕業庶幾開明政實蚤
編化其在於朕若故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咸令中外
求哲或又弛若故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咸令中外求哲或又弛若故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咸令中外求哲或又弛若故命左右輔弼洎有位之臣咸令中外

況舉列宰之供給攜高蒐之賓人凡夜寒不敢有懈寶櫝獨
深未究省厥未明所以詳求讓言以輔不逮子大夫三年所
薦高弟子虛懷當極意正詞勿有隱諱昔王政之興必探於
秦霸道所立由致於富強我國家提封盡於三代戡亂興
王無異湯之英積祖宗之理而人未盡俗尚鄙詭家學
公關儲峙承襲之數貢舉之資然而校之莫計前代蓋十生
植變於古歟前哲卓時政令失於今歟固以權摩必窮利病明徵
未失之術矣陳前後之意且文武兼備以成身士農交居以資
業故家為足以經本于周可以應時革古名物一端不相資用
政令從事異心難以成謀民俾無守鄰鄙相聞之方
請合二途之利永言救弊期於無弊之所
題勸義劇在下難知將任數慎則人心益偽思聞百變尚
論明旌別此周之情歟詳思厚之道知人則哲從古歟猶九德
思述三事難精或聲可觀人而智非周物或言皆面理而行有

乖方宣履取捨之端以對其偽之辨至於朝廷之闕四方之要
詳述而至可得而書退有後言小不累子大夫其勉之中書
舍人白居易膳部郎中陳鄂考功員外郎曾鞏同考制策
十二月辛未制曰朕上承帝曾錄同考制策
得賢推明四科令群公卿士鑒乎士之哲與正下位以安萬
澤成列待問對于廷朕永惟寅畏聿稽正義衛稱美大
極述明三等人雖嚴第三次等人品術四等人皆體貌中立
李翺第四次等人雖從仕歸第五次等人草正貴崔知
白陳文錫博通墳典近於教化第四等人事思文詳明政術可
以理人第四次等人崔郾重謀宏遠堪副師事三等人李
第五等人李商卿成以數學充識博古明度宜為算官
等人禮思之美摯參尚論浮失我心求言藏宗之規貫經勤之
二龍之命狀九疑嘉樹我等三等人第三次等人秦

制策諸色科目到擢三百一十九人今月二十八日御宣政
殿試宜付所司准式奉行希御宣政殿試制舉人詔曰賦閒
心術賦通天下可言而興興明遠塗堂上有千里之遠苑囿廣
而陛朝考試謂依漢魏之際朝詔策求賢賦纖超五國權臨方
事貴懷識有所偏信要有所本周乃前歲詔六官九卿方各
正有位之士建于庶事興典殿邦國之職然可以開
求條列規明咸本無史冕子大夫之所講歷矣今日試
題無疑宜坐食訪試試以中書舍人鄭絪吏部郎中李虞仲並充
考制策官丁艾制曰聯深居宮庭處極高慮天下多務遑
於上朝延大臣開陛不至於下壅中典至於仰造阼階覽遠
疑於千里側席前殿縱容以獻閑月勝朝詢子遠無所回忌等于一下
揚于上朝吾之不及亦可謂信于海內矣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優其等第分其第四次等人第五等人中書門下即與奏分甲
科以備制科人詔試孔文舉楊嗣復李虞仲為左拾遺前試秘書
省校書郎張途為右拾遺前試大常寺協律郎吳武陵為右拾遺
內供奉吳元濟府掌書記韓愈為左拾遺內供奉前鄂縣尉
兼大理評事柳宗元為京兆府戶曹參軍前藍田縣尉為京
兆府戶曹參軍前太子正字任曜為京兆府興平縣尉前太子正字
崔群為太子校書郎前鄂縣尉直史館校書郎前鄂縣尉
白居易為秘書省校書郎前盩厔縣尉直史館校書郎前鄂縣尉
白言仲尼之門以四科為高第諸生所得十哲今吾徵四海九州
之士而登名者十有五人搜羅簡拔非不勤至以今況古可謂
多難是用詔問以求其志題擬其忠規賢良之下人
思言悉陳要切重之盛意以為隱匿答謀頗或忤旨
日願途陳其狀次所示科等服我新命勗我遠猷可依前件
敬宗寶曆元年三月辛酉詔宗元等及諸州府進士

諫科舉人第三等直伸正論行古元龜第四等蕭俛第二等
俞尚德趙宏傑等四次等李良臣韓泰第三等
上等李建李虞仲第四次等李景儉第五等
重試貢舉試宏詞科試官考覆科目第三等
威以讜言正詞兵符數本應問如響又射如良者之子皆與
嘉在宣州中選之選用什麼第二等人奏中書門下
德輿庾承宣等第四次等第五上等中書門下即與庾承宣
下教白帝謂宰相曰皇甫鎛楊嗣復二子皆涉物議宜與外官鎮符
教同州白水縣尉制書二道與元府城固縣尉制室臣等請罪名
不得
文宗大和二年三月辛巳命宰臣裴度監試制舉人
於通化門試其年代賓生二盖子以觀理為務
優其賓客言何以知其代賓故帝曰我入之
御其言曰兩榜俱入已為人所笑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又進詩賦論等召潘岳問曰所試詩中重用字何如潘曰經起相
襲故詩有重用字乃是辭義希巨此詩似不及延乃笑下
魏宋處通十一年正月以吏部尚書蕭顯慶侍郎李百藥考功郎中
都尉知温考官動負外郎崔輔禮部員外郎崔融等考試應制詞藻人
十二年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顯慶侍郎楊仁卿李當考官司
郎中鄭知業員外郎陸勳等試宏詞選人
十三年三月以吏部尚書蕭顯慶侍郎楊仁卿李當考官司
中趙冬曦員外郎李融考試宏詞選人試目薦德秀元希聲
孔温裕禮判
儀宗開四年正月以吏部尚書鄭從謙吏部侍郎崔沈等五詞選人
三年六月以吏部尚書鄭從謙吏部侍郎孔戣吏部侍郎崔虞人
考試宏詞選人賀知章中書舍人
十三年三月以吏部侍郎崔虞人考試宏詞選人賀知章中書舍人
府元龜　四十四　八

天寶元年正月敕曰朕聞設官分職所以理人考績黜陟所以
勸課今之選人多不精擇或假手於人或因緣於勢或
有學非博古才不逸群或文不加點或筆不停書或
理乖政術或事闕通方或言不及時或理不盡意或
書判雖優或詞藻非美或聲病不調或對策全下或
義理乖舛或文章鄙俚或書跡麤惡或聲韻不揚或
體貌不稱或言辭訥澀或舉止輕浮或身名有玷或
家風不清或行義虧於鄉閭或才藝闕於時用或
有一於此皆不可收其中有一善者亦隨而甄之
其有學識該通文詞秀出或博涉墳籍或精通
一經或達於教化或明於吏理或善於撫字或
能決疑獄或能斷煩務或軍謀可施或武藝絕倫
或膂力過人或射能穿札或騎能控馬或識洞幽
微或才堪將帥或智合機變或有一於此皆不可
遺之其有學業未成才藝未著或年齒尚少或
身名未揚或文章未就或理道未精或書判未
工或對策不中或言辭不切或體貌不揚或
舉止輕脫或身名有玷或家風不清或行義虧
於鄉閭或才藝闕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可
收之其有學業已成才藝已著或年齒已長或
身名已揚或文章已就或理道已精或書判已
工或對策入等或言辭切直或體貌可觀或
舉止詳雅或身名無玷或家風清肅或行義
著於鄉閭或才藝合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
可遺之其有學識該通文詞秀出或博涉墳籍
或精通一經或達於教化或明於吏理或善於
撫字或能決疑獄或能斷煩務或軍謀可施或
武藝絕倫或膂力過人或射能穿札或騎能控
馬或識洞幽微或才堪將帥或智合機變或有
一於此皆不可遺之其有學業未成才藝未著
或年齒尚少或身名未揚或文章未就或理道
未精或書判未工或對策不中或言辭不切或
體貌不揚或舉止輕脫或身名有玷或家風不
清或行義虧於鄉閭或才藝闕於時用或有一
於此皆不可收之其有學業已成才藝已著或
年齒已長或身名已揚或文章已就或理道已
精或書判已工或對策入等或言辭切直或體
貌可觀或舉止詳雅或身名無玷或家風清肅
或行義著於鄉閭或才藝合於時用或有一於
此皆不可遺之其有學識該通文詞秀出或博
涉墳籍或精通一經或達於教化或明於吏理
或善於撫字或能決疑獄或能斷煩務或軍謀
可施或武藝絕倫或膂力過人或射能穿札或
騎能控馬或識洞幽微或才堪將帥或智合機
變或有一於此皆不可遺之其有學業未成才
藝未著或年齒尚少或身名未揚或文章未就
或理道未精或書判未工或對策不中或言辭
不切或體貌不揚或舉止輕脫或身名有玷或
家風不清或行義虧於鄉閭或才藝闕於時用
或有一於此皆不可收之其有學業已成才藝
已著或年齒已長或身名已揚或文章已就或
理道已精或書判已工或對策入等或言辭切
直或體貌可觀或舉止詳雅或身名無玷或家
風清肅或行義著於鄉閭或才藝合於時用或
有一於此皆不可遺之其有學識該通文詞秀
出或博涉墳籍或精通一經或達於教化或明
於吏理或善於撫字或能決疑獄或能斷煩務
或軍謀可施或武藝絕倫或膂力過人或射能
穿札或騎能控馬或識洞幽微或才堪將帥或
智合機變或有一於此皆不可遺之其有學業
未成才藝未著或年齒尚少或身名未揚或文
章未就或理道未精或書判未工或對策不中
或言辭不切或體貌不揚或舉止輕脫或身名
有玷或家風不清或行義虧於鄉閭或才藝闕
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可收之其有學業已
成才藝已著或年齒已長或身名已揚或文章
已就或理道已精或書判已工或對策入等或
言辭切直或體貌可觀或舉止詳雅或身名無
玷或家風清肅或行義著於鄉閭或才藝合於
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可遺之其有學識該通
文詞秀出或博涉墳籍或精通一經或達於教
化或明於吏理或善於撫字或能決疑獄或能
斷煩務或軍謀可施或武藝絕倫或膂力過人
或射能穿札或騎能控馬或識洞幽微或才堪
將帥或智合機變或有一於此皆不可遺之其
有學業未成才藝未著或年齒尚少或身名未
揚或文章未就或理道未精或書判未工或對
策不中或言辭不切或體貌不揚或舉止輕脫
或身名有玷或家風不清或行義虧於鄉閭或
才藝闕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可收之其有
學業已成才藝已著或年齒已長或身名已揚
或文章已就或理道已精或書判已工或對策
入等或言辭切直或體貌可觀或舉止詳雅或
身名無玷或家風清肅或行義著於鄉閭或才
藝合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可遺之其有學
識該通文詞秀出或博涉墳籍或精通一經或
達於教化或明於吏理或善於撫字或能決疑
獄或能斷煩務或軍謀可施或武藝絕倫或膂
力過人或射能穿札或騎能控馬或識洞幽微
或才堪將帥或智合機變或有一於此皆不可
遺之其有學業未成才藝未著或年齒尚少或
身名未揚或文章未就或理道未精或書判未
工或對策不中或言辭不切或體貌不揚或舉
止輕脫或身名有玷或家風不清或行義虧於
鄉閭或才藝闕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可收
之其有學業已成才藝已著或年齒已長或身
名已揚或文章已就或理道已精或書判已工
或對策入等或言辭切直或體貌可觀或舉止
詳雅或身名無玷或家風清肅或行義著於鄉
閭或才藝合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不可遺之
其有學識該通文詞秀出或博涉墳籍或精通
一經或達於教化或明於吏理或善於撫字或
能決疑獄或能斷煩務或軍謀可施或武藝絕
倫或膂力過人或射能穿札或騎能控馬或識
洞幽微或才堪將帥或智合機變或有一於此
皆不可遺之其有學業未成才藝未著或年齒
尚少或身名未揚或文章未就或理道未精或
書判未工或對策不中或言辭不切或體貌不
揚或舉止輕脫或身名有玷或家風不清或行
義虧於鄉閭或才藝闕於時用或有一於此皆
不可收之其有學業已成才藝已著或年齒已
長或身名已揚或文章已就或理道已精或書
判已工或對策入等或言辭切直或體貌可觀
或

廣張慎行王衡黑文劉選程浩張孝雲等一十六人所試詩賦大謂皇帝國家設貢院之司求英俊之士務詞文行方中科目比聞近年已來名有虛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匿媒勢以出身今威所放舉人試令看驗果有此弊並須革去留其李重何瀚楊徵之趙隱飛等四人宜放及第其餘試官九人及舉人等一十三人宜各罰一季俸錢以儆弗來

五年三月詔曰比者以近年貢舉頗長因循頻詔有司補加試場所異去留無遺優劣昭然將欲貢院革斯久弊所試文字或有疵爰命詞臣再令考覆庶逭謂之不誅免王石之相乘其覆坦戰船廢李頑徐緯張觀等詐賊稍後宜放及第生於擾攘其文調亦不精當念以此曾剽落特與成名庶若谷陳保衡皆是達人深可憐愍亦放及第張拷保雍揚二州解發舉人深可憐愍亦放及第張拷保雍揚二州解發舉人深可憐愍亦放及第張拷保雍揚二州解發舉

貢舉部七

科目

自三代以來貢舉之目未之聞也考諸周制乃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賢能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其鄉大夫之職則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賢能一曰祭祀二曰賓客三曰喪紀四曰軍旅五曰田役六曰興舞其鄉老之職則掌國中及四郊之民數可任者與其賢能之書以詔王廢置其遂人之職則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之數辨其物而用之其鄉師之職則掌國中及四郊之戒令與其治訟讀邦法掌其政教糾其戒禁其鄉大夫之職則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興賢能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明行脩能任博士三日明曉法律及以決疑能答奏讞問文理
史四曰明習文法通知古今能正文字隸書六體者各一人
令甲有司舉淳謹敦樸遜讓有行節者以為博士補弟子員
舉者故不及賢法之也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四府守相舉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有司詳選部內賢德有才任典城者三十人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詔公卿內外官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有
道術之士明政事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閏三月詔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銓次相
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三
孝廉與茂才異等者並遣詣公車
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戰陳知兵法謀

元初元年四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
諫之士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現在
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詣進
校試各一人
建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三公卿舉敦厚質樸遜讓不爭者各
一人
延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
順帝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現在郎
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詣進
校試各一人
建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三公卿舉敦厚質樸遜讓不爭者各
一人
延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
順帝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現在郎
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詣進
校試各一人
建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三公卿舉敦厚質樸遜讓不爭者各
一人
延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
順帝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各一人
永和三年九月令大將軍三公各舉故刺史二千石及現在郎
郎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詣進
校試各一人
建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三公卿舉敦厚質樸遜讓不爭者各
一人
延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
順帝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各一人又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王參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薦舉校尉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二人
延熹八年正月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九年正月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十月詔舉武猛三公各二人偏裨校尉各一人
靈帝中平元年三月詔公卿舉列將子孫知兵法謀略者詣公車
獻文帝黃初四年五月詔舉天下德優識明行修清白之士
明帝太和二年十月詔公卿近日舉賢良篤行一人
四年十二月詔公卿舉賢良
青龍元年三月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景初元年十二月詔王公卿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

晉武帝泰始四年正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
五年十二月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七年六月詔公卿以下舉於卿各一人
八年二月詔內外群官舉任邊郡者各二人
大康六年五月詔內外群官舉守令之才
成帝咸和六年三月詔舉賢良方正之士
七年十一月詔舉賢良
宋孝武大明二年正月詔其有懷道抱素志行清白或識通古
今才堪牧民者並令舉名
前燕慕容皝永和元年八月詔曰其有孝悌忠恕恂恂善誘識行
兼備正表俗之儀博議參事治民者精加詳擇
明帝太和二年十一月詔曰林澤山藪五園取材治古今歎
梁武帝天監元年十一月詔曰昔在唐虞旁求俊乂今之選舉
五年九月詔其有篤信謹慎約己事親恭恪江淮行高歷俗著

所在精加搜訪時以名聞庶幾野無遺賢其有孝友德義文學政事超絶倫輩者
讓先聞或匿名投匭陳采詩之義旁求巖穴之士特加禮命以招賢俊
開皇九年高祖初臨天下詔曰古之哲王莫不博採英才旁招俊乂以光啓
治道以臻於理自魏氏以降徵辟之科漸乖曩義或假人以報恩或因官
而行賞遂令州郡之職多非其才銓衡之人不能精擇每選舉之時或募
人自舉或託親求官或因緣假勢或行賂公門高者則超越資序下者則
淹滯歲月非所以旌德賞賢審官授職者也自今已後皆令五品已上各
舉所知

府六百四十五　五

隋煬帝大業二年二月詔有司依行前代舉孝廉之義博訪賢良人師
有令通京師
大武延和元年十二月詔州郡遣舉賢後各令鄉閭推舉謹至
偽行以次上禮聘于文武任之政事
孝文正興二年秋七月壬寅詔州郡各遣二人于堂奉對占
廷行在所
三年冬十一月詔其力田孝悌才器有益於時信義著於鄉閭
者具以名聞
太和十七年九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咸以名聞
十八年春正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
十一月辛未詔天下州郡孝義廉貞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
十二月詔郡縣二州孝悌廉義文武應求者皆以名聞
十九年四月詔尚書門下及中外百官各舉所知
六月詔孝悌廉義文武有堪其事者以名聞

二十一年五月詔雍州其孝友德義文學政事超絶倫輩者
前賢常善舉元年三月詔有德孝信敦忠義志行者可以礼召
遊說
北齊孝昭皇建二年詔其見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明長幹
通濟推誠履信敦睦孝義公廉清白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
資序不
限
後周閔帝元年八月詔二十四軍宜舉賢良堪治民者軍別九
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詔六府各舉賢良清正之人
四年十月詔山東諸州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有才異術
爲衆所稱者不拘多少
隋文帝開皇二年正月詔舉賢良
十八年七月詔京官五品已上總管刺史以上各舉清平幹
濟二科各人

府六百四十五　六

七年三年十七年七月詔令州縣稽擇鄉閭德行著聞於
宛政教之本建孔樂之風者不限多少不得不舉
煬帝大業三年四月詔天若惟有開人倫之本通行教厚立身
之基或節義可稱或操履清潔以激貪厲俗有益風化強敦
正直執憲不撓孝業優敏文才足參著述爲郡國所貢方堪
一藝可取亦宜採錄文武有職者五品已上宜依今十科舉人
之資才堪出將入相宜應須通才應變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有一於此不出求備隨當待以不次隨才外授
五年六月詔諸郡舉孝廉優洽者月送一人
百勤舊職理政事止世正直不隨強樂四科舉人
十年五月詔郡縣各舉孝悌廉潔各十人
唐天寶元載十年四月詔其有操洽篤義開廉特該儒術
通可爲師範文詞秀美才堪著述明識治體可委百民并志行
修立爲鄉閭所推考察送洛陽宮

十五年六月詔今天下士庶之內或識達公方文章淹古藝深
年直向公經國依時或孝悌通神義形鄉黨能守貞廉
鳳儀於丹陛或文章秀異才兼著述宜所
本貫以名聞
十七年五月乙丑詔今州縣生徒多好文辭不務經義
高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六月御極位九月即詔五品已上及諸州都督刺史
嗣真以此師嚴于世教實有志焉今遠方貢舉之士
精就其業宜令所司依舊教習
文藻下筆成章敬心敦重鄉里可紀者疾惡糾
善依忠履義執操貞潔不私不阿者京司長官上都督府及上
州各舉二人中下州刺史各舉一人
顯慶元年十月詔曰今河南河北江淮已南州縣或緣俗之
薄學校或滿時之澆廢遂令京師材藝輔者必當往
之不次
三年二月詔曰京官五品已上及諸州牧府各舉所知或明

乎融功策於帷幄二起於吳白馳聲李於攻麾實績著而
與他詞其慈而一重懼如有此色可精加採訪各以奏聞
三年二月庚辰詔內外官四品已上及諸州刺
史每度舉劾或詳訪所聞令於府下惟不修博物識達
明曉詞華詞藻秀逸識度深遠堪為師友或膺
洞曉刑書若能文藻者精加搜訪各以名薦
龍朔三年八月詔內外官五品以上各舉藏器於
乾封元年四月詔曰朕以寡昧
二年十月今天下
上元元年十二月詔曰朕以寡昧
繼明元年十月詔或孝悌通神理通推敬或德行
崇知或孝悌友愛敦睦鄉閭或文高六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揚於詞采聚於受賄者數矣吐納者咸今所司博求前式以開
二年又以經國科未稱旨改名通伍科既而之
太極元年二月命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才堪軍將及邊州都
督刺史一人
玄宗先天元年十二月制令京文武官及朝集使五品已上各
舉堪充將帥者一人又有文經邦國科武堪將帥之道停舉科
停舉科
停舉科

六年詔諫官史官科目選人宣令中書門下考試其制舉人
德宗以大臣十四年五月詔曰六月詔百官上封事論政得失
上國家直極諫之士具以名聞諸色人中有孝悌力田
經明修行聞於鄉閭清廉公直著於州縣才識優長堪
理人者委所在長吏審加訪察具以名聞其有文詞
雄茂可以對揚王庭者委中書門下考試奏聞其有
德行純備志節貞潔不求聞達棄捐軒冕遁跡山林
隱居不仕者亦宜舉薦
憲宗元和元年閏正月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
理體可以理人委任百官者各舉所知當親自策試
三年四月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軍謀宏遠材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委內外官各舉所知
當親自策試
四年七月詔諸色人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
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各舉所知
當親自策試
十四年七月詔諸色人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各舉所知
當親自策試
十五年正月詔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內外官
各舉所知是年十二月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
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委有司依
舊例考試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詔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
委內外官各舉所知是年十二月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政術可以理人者
委有司依舊例考試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即位三月詔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超拔常倫可為人師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
材任邊防堪為將帥者委所在長吏審加訪察具以名聞其
所舉實有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文宗大和元年正月制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及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軍謀宏遠堪任將
帥者當親自策試及內外官各舉所知無令虛濫亦宜自舉
二年閏三月制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達於理體
軍謀宏遠堪任將帥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

開成元年正月制其有孤寒俊特藝業優長不拘資序者宜令所司別加搜訪仍委中書門下精加考試以名聞

俗有各以名聞

梁太祖開平三年制其有卓犖不羈沈潛用晦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賢之奧德行可以師表才術可以輔理文武之大略兼而有之者宜令所司精加搜訪其所長特以不次四年九月詔如有卓犖不羈沈潛自晦負王霸之才略達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賢文之奧德行可以師表才術可以輔理文武之大略兼而有之者宜令所司精加搜訪其所長特以不次奏以非常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四月中書奏尚書禮部貢院申當司奉今月六日勅吏部流內銓狀據白院狀當司先准禮部貢院牒據鄉貢前進士王嗥狀請應制舉人依舊例投獻所業文卷事前件人准格例應重科合在吏部其王嗥并牒送吏部者伏緣近年別無舉人投獻所業文卷事例如何者伏緣近年別無舉人投獻所業文卷事例今檢尋開平三年應宏詞科二人前進士余匡承言舍人李愚等二人司勳郎中崔氏

貢舉部　科目　張鴻臚者得其狀申堂奉判送吏部准例指揮者其前進士王嗥應宏詞考官試官合在流內銓申請者前進士二人又緣只有王嗥一人獨應銓司未敢憑便奏請差官考試伏自近年已來無人請應今請格例合差考官王嗥請應宏詞伏自近年已來無人請應今請格例合差考官禮部宜令禮部貢院就五科舉人考試者伏以舉選之事合有格條准新定格節文宏詞拔萃准長慶二年格吏部差考試官二人與知雜尚書侍郎同考試關奏又准大和元年十月二十三日勅應禮部諸色科目選人凡無出身及未有官只合於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其宏詞選前進士王嗥曾前舉及第宏詞選前進士關圖並吏部試者應宏詞伏緣例得兩番科舉選人事理合歸吏部況緣五科考試官只考學業難於同考宏詞有異勅王嗥宜令吏部准往例差官考試

長興元年八月三日尚書吏部奏據禮部貢院牒送到所試詔

應書判拔萃前銜州縣代勘主簿張鴻親書供內對六節判結通二粗堪同入第五上等其所試判今錄奏陳奉勅宜令所司令後吏部所應宏詞拔萃宜並權停

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制曰制舉選科前朝登庸久不試貴良於瓜圃本謀正於慈規殿陛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禪於致有益於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疑之好爵投奇取其無尚亦達得

大者自然是乎在爰稽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異者鬱而不伸隱猥鄙者先而多躐所以選士之弊多敝於是指疵破之駒豈能保其終途濫竽之僞用蝸牛莫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洋可為師法詳闡史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制舉見任職官前資及草澤並許應詔其逸處州府仰所在每年終具名送尚書吏部依舊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依皇朝登科記三道六三千字以上當日內成取文理俱優人物委秀者方得解送應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監臨官亦許上表自薦時兵部尚書張昭上

自西漢之世始設有司詳求俊乂親臨策問受其修對以當時之論以是重焉降及後代稍或遵行然出題之意或異於前人或得人之益智乎三代雖其奢儉智愚請來理有相稽於前則前流于後品行賢愚博考之士或思若合符節有司之法坐躬其間是故言無論有司而已若夫漢之賢良文學之科晉之秀才孝廉之目唐之進士明經之流皆由乎此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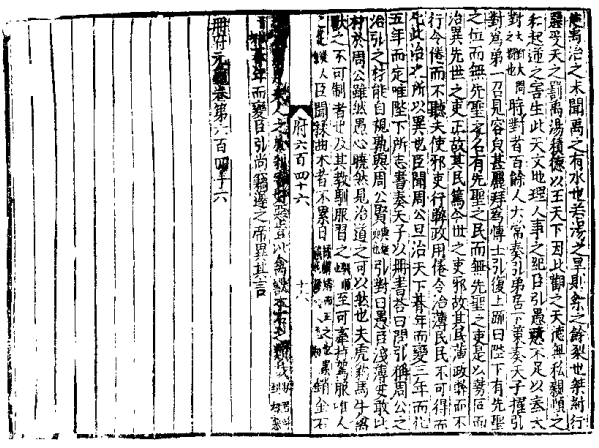
漢武帝元光元年五月詔曰朕獲承至尊之重戰戰兢兢懼不能稱以寧天下間者大將軍師北征匈奴斬首虜萬餘級單于遠遁而未能殄其黨羽朕之不德曷足以稱之乎今將軍之功德茂而賞薄朕甚愧之其議所以增將軍邑者將以廣恩德而顯大將軍之功也

不食於力動於末是以受者大而得取小與大同意者也已受大又取小天下能足而兄人事此民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

高祖家温而食皇德國東富賢人智士之力以賊人爭利於不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農其奴辟以養牛羊廣其田畝博其室宇高其積委務此而已以自養民民日削月賊

修身潔行者衆而忠臣孝子貞婦順孫之節未興民不事學而不避死安能使其此哉

力田之科所以勸農桑之業也今不務於此而以末利相競非所以導民也



冊府元龜卷六百四十七　貢舉部

對策第二

漢公孫宏字季孺菑川薛人常從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賜城陽景王後劉慶忌東萊太守詔公車對曰臣聞聖之純德體天地之飛異協身修政納問公卿博謀又下明詔帥師舉直言極諫之士以求天意今陛下即位不通政事親聽明朝承聖制以求天意今陛下即位不通政事親聽明朝承聖制以求天意今陛下即位不通政事親聽明朝承聖制

下表其不納而使方正對策皆可懼之大異明不然之常論
庶幾天之大言而用之庶文從末務以明災異儻[illegible]
[illegible]是故皇天救發災咎甲巳之明暴鼠三蒸狄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徵中山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禹前二族試與列侯使得執戰禹奉命前以防未然之府以抑患禍端上安社稷之全保傅內和親疏外絕邪謀事表於元后上書曰臣聞[illegible]

[illegible]李固漢中人[illegible]司空掾[illegible]桓帝[illegible]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庚子詔曰朕以不德猥承[illegible]無以奉順天地協和陰陽以[illegible]公卿大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號大赦故其受福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illegible]

[illegible]太為陛下恐[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末祥降政惡則咎徵見若非理之或有失誤寧成王疑周公而大風拔木開金縢而反風至天人之應感通昭然故稱詩曰七月鳴鴞十月隕蘀言上日遲往往感動者深也天勤勤懇懇欲人君之改正道則有災害出現之是自初舉考廣選令二月講考試日令孝行有餘力學文法幸加詔以能言經行孝悌不順斜此無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為經學不若游夏政事孝廉二科文學為高中相將寧減為一大主一旦舉以十有餘人更民畏於送迎之役郡故文學公私放濫或減十民為百姓改而以文過免一年為舉人之一限又舉選累任二府之舉開塞振興於外外舉內舉之行人事流通也百僚薦舉郡國朝廷為之陳上禁於欺罔之路下絕於請謁之門易不遠復論不貳過朋友之接且不宿過況於帝王乎夫有過則改何咎之有哉

府六百四十七

十一

周顯為尚書僕射天子詔書以舉士與儉為務顯為稱六條問曰陳以不能知孝廉之行而舉之何以為稱顯曰舉孝廉者觀其所舉之人舉人之本以為稱耳

周舉為尚書僕射天子詔書以舉士與儉為務舉為稱六條問曰陳以不能知孝廉之行而舉之何以為稱舉

[illegible]失守言不盡心張華於其初已規為下第拜[illegible]中[illegible]名[illegible]後為[illegible]遺[illegible]盛[illegible]部公[illegible]為[illegible]
良方正不[illegible]得失[illegible]曰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子[illegible]
子也[illegible]以災[illegible]指[illegible]下八年之中三[illegible]大[illegible]一[illegible]內[illegible]
再[illegible]外[illegible]其[illegible]見人情未安者[illegible]災[illegible]異[illegible]遣[illegible]威[illegible]
非其[illegible]也前大尉陳蕃劉[illegible]忠誠[illegible]慮[illegible]
[illegible]聞[illegible]尹勳[illegible]真多忽流放家門[illegible]應[illegible]
[illegible]卒[illegible]忽[illegible]陷[illegible]至[illegible]
興[illegible]善[illegible]易於[illegible]手而[illegible]
[illegible]怒[illegible]不省

[illegible]名[illegible]潁川人[illegible]
[illegible]中對[illegible]
[illegible]火[illegible]

天有[illegible]其[illegible]在地者[illegible]其[illegible]則[illegible]王[illegible]
生百木是[illegible]孝也[illegible]則[illegible]形[illegible]烈之[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也故[illegible]制使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怒也[illegible]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天[illegible]
梁孝[illegible]而克[illegible]德[illegible]也[illegible]孝之[illegible]
[illegible]日易月此[illegible]
[illegible]禮之[illegible]
所隆而父母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衣服等之等級錢數調增十倍一切賦稅不準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父進退維谷於子以致動和氣兆異象臣民以為諸凡宮室御者一皆遵古使成好合一曰通九德和於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備凡制錄眉壽四曰配陽施祈錫純五曰常假厥安終六曰錫國攸之別利大人之福也夫疾疢明所以為戒鄭卓奢儉所以為禍禮故曰晦明變易理移約之禮焉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統司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準也之差上下之制也昔秦氏八佾舞於庭非季孫害臣於人物而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漢氏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等君服下於上所謂享而家凶於而國者也宜降依古禮等差之差及當時制度之別藏篋有司必行其命此則尊卑貴賤足用之要義關即棄官去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四十八

貢舉部

對策第二

晉郤詵齊陰人博學多才州舉秀才詣京師對策為天下第一

詵對曰臣聞聖人之治天下也審選賢良以為股肱故能垂拱無為而天下自理伏惟陛下聖德高遠明並日月恩洽生民仁風翔於四海威靈振於八荒自古以來未有盛於今日者也然臣竊有所惑敢陳愚見以備芻蕘之采臣聞堯舜之時九官十二牧而已及至周室文武之興內有三公六卿之位外有二伯九州之任其人不可謂不多也然而成康之隆刑措不用其故何也豈非官得其人而政化之所致乎今陛下聖明遠鑒超越百王而陛下之所以為政者未聞其異於前代也臣竊惑之

府元龜　卷六百四十八

臣聞堯舜之治天下也不以其子而以天下與人不以天下與人則不以天下與子故堯舜之子不肖而天下歸舜舜之子不肖而天下歸禹此公天下之心也夫公天下之心則必選賢而與能選賢而與能則必務德而讓功務德而讓功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德興於德則天下之人皆興於讓興於讓則天下之人皆興於仁興於仁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善興於善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治興於治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安興於安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樂興於樂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壽興於壽則天下之人皆興於福興於福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和興於和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平興於平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公興於公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正興於正則天下之人皆興於直興於直則天下之人皆興於信興於信則天下之人皆興於義興於義則天下之人皆興於禮興於禮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敬興於敬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孝興於孝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慈興於慈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友興於友則天下之人皆興於睦興於睦則天下之人皆興於順興於順則天下之人皆興於理興於理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法興於法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廉興於廉則天下之人皆興於節興於節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恥興於恥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勇興於勇則天下之人皆興於武興於武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威興於威則天下之人皆興於貴興於貴則天下之人皆興於富興於富則天下之人皆興於足興於足

俗乎亦俟何之倩工若欲善之宜劉舉賢之典峻開梁之訪
御既立則人懷於賢者可知賢而試則官得其人矣官得其人則事得其宜踐其生豐植人用貨給和繹興焉是故真過而遠刑知勸以近禮此所以建不刊之統移風易俗刑措而不用也策曰自頃東狄內侵災
情屢臻將所任非其人乎何由至此臣聞舉更得夏劉舉酷
作士此欲善其末則先其本也夫任賢則政更使能則刑簡政
惠則下化其施刑簡則人寬其勞寬以積其財勞以結其心故
人保劉資聽而知方動則親上而志勇苟思其利而除其害今
生道刻之者雖死不亂以逸道勞之者雖勤不怨故其命可授
其力可竭以戰則克以攻則拔是以善者慕德而安旅畏義
懼而制邊正戎而止義資在文惟賢然後無患耳若天水旱
之災人不困有備故也自頃風雨稍愆陰陽不時考之舊典
而成敗異流固非天之必常人之貴不能勉均其咎苦先之於人而求之於天則有司慚職百姓冤業而君時非所以定人而救豐年也宜勤人事而
臣誠恩鄙不足以奉對聖朝儻進之于廷者將使臣誠而
獻不盡忠鄙而對策上第拜議郎
舉孝廉北長安人少學通傳鄙敏主簿舉賢良應見徵詣
大人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問賢良奉策雖所言殊途
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其志大夫用
所修以驗大言及法今有不宜於今為公私所患苦者皆
凡平世在於得才得才者所儲耳百官之職各繫其人及有負俗誘譽
並出見聽之
者亦參言之虞對曰臣聞古之聖明原始以要終察本以

而而

故察法度之不常而不變人物之失所憂人物之失所而不憂
災害之作誠行誠以法得於此則物理於彼人和於下則災消於
上其有日月之告水旱之災則反聽內視求其所由遂跡諸物
近驗諸身五目明察豈或有蔽其聰明者也出令宣政有
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職豈或有於其詔辭陳豈
或有不得其所者乎何濵山巖豈或有懷道鈞榮而不感於夢
兆者乎方外趨義慕德之心於是出而未來者乎躁者乎推此類
也以求其故詢事考言以盡其實則天人之情可得而見矣機
之至可得而取也若推之於物則無所疑於身則無尤萬物
理順內外咸宜祝史正辭言不負誠而日月運行天變不作此
則盛隆之事非古所在也期運度數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
能供御其亦振廣恢弘[illegible]舍咎而已矣是故誠遇期運雖
陶唐猶有洪水之災誠乖期運雖小桀商猶有中興之君諸侯之祖猶能有
惑惟堅下審其所由以盡其理則天下幸甚臣生幸甚對不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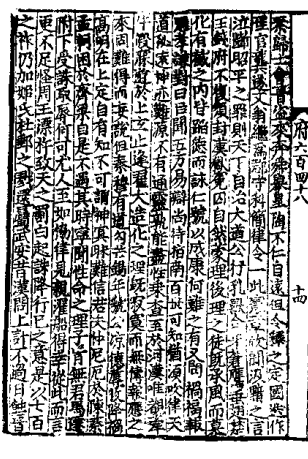
異物變有與其于內未洽歲不熟百官百姓要終始以
[illegible]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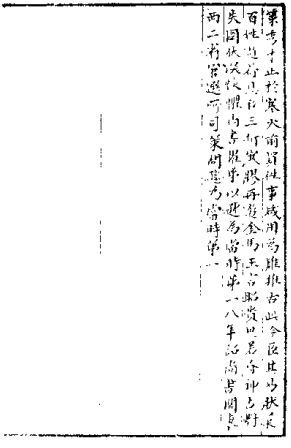
不豈禮樂不立刑之宜故曰政刑之宜而王庶
此之務所以防過革慢威動心術制節生禮而化當世也蓋
以禮義為本而禮師然則禮義之用豈不大哉故曰禮之用和為貴
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故禮勝則離樂勝則流離合而文以禮樂則情不可動也
款誠表師服自親以來庶爾百辟有猷有為有守克俊有才亦惟先王建
守謀其始陰陽不調不和庶績咸熙惟時亮天功惟天其申錫純嘏
欽哉惟時亮天功惟天其申錫純嘏欽哉

朱知理頻解則無徵不應而論九德矣此則天人之理而興廢之由也昔之聖王政適情而制先具賢人以移致之於本息之從雖有水旱之患而無蟊賊之虞也今百司陵陽閒非水旱為災亦猶蟊賊之害我不然則亦有司之不稱不能宣承聖德以發揚物之化故天災未息而人事未和也方今百揆分職各有攸司而事不舉綱紀不振職業隳廢俗弊滋深此其故也人之所患由於浸漸而不覺信道未淳也故須見百姓先未綱紀疏通而未著則人無固志此則損益之至於安危之大端也傳曰始端於善善進則不善遠由至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人焉廋哉此天人感應之大旨而非言語之所能盡罄明君之所以對揚天休而為萬世之法程者也

府六百四十八　七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辛丑朔詔曰夫長弭盜息姦開賢路以招俊乂設庠序以興仁讓三才以之而成化順公風以興仁讓三才以之而成化順公風以興仁讓三才以之而成化順公風





冊府元龜　卷第六百四十九

貞舉部

對策第四

唐貞元十子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陵尉入廣嶺收擒冉安仁等數百人以功遷監察御史時嶺南節度使李復以貪暴為政子以清白自勵復深嘉之奏授桂管觀察判官子以母老不赴改授侍御史內供奉子性孝友事母盡禮母歿廬墓三年服闋授太子右庶子

唐貞元十子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陵尉入廣嶺收擒冉安仁等數百人以功遷監察御史時嶺南節度使李復以貪暴為政子以清白自勵復深嘉之奏授桂管觀察判官子以母老不赴改授侍御史內供奉子性孝友事母盡禮母歿廬墓三年服闋授太子右庶子

對策第四

唐貞元十子晉州臨汾人上元初應八科舉授武陵尉入廣嶺收擒冉安仁等數百人以功遷監察御史時嶺南節度使李復以貪暴為政子以清白自勵復深嘉之奏授桂管觀察判官子以母老不赴改授侍御史內供奉子性孝友事母盡禮母歿廬墓三年服闋授太子右庶子

舉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

舉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

舉而用之則天下之人用其私專之於上則下無其效

消天實已露政教窓讎寇盜并興兵亦繼起兵以退寇飛生[illegible]
兵兵起相仍迨五十載斯征由是而重大力由是而[illegible]下無要
心雖日富農桑之課而生業不固上無宵旰[illegible]之法而戒討不先日削月割以至於耗竭其半矣此臣所謂疾病之
因說者也豈不幣乎由是觀之蓋以救病而乎稅重教重蓋已成之化非[illegible]
興軍興由乎寇生寇生由乎政弊弊則本修政教而望寇戎之
銷未銷寇戎而望兵革之息難矣乐不能此本息兵革而望征
臣之徵誰能不求徵而求安安不能也何則事有所
必然雖常人足可類推者矧不可雖至哲不能窮伏惟陛下特
賜宸察庶生念首征徭期於省征先念息兵革期於息兵革
先念銷寇戎先念修政教期於省百政教修則下征
誅爲最悔之心而寇戎所由銷矣寇戎銷則邊鄙無繹攻守之
役而兵革所由息矣兵革息則富無竭財而征徭所
由省矣征徭省則人死流亡轉徙之憂而稼穡無所[illegible]安[illegible]

難今天下之[illegible]聽陛下不以爲煩而自[illegible]之天下
之庶雖不盡歡然願陛下不以爲煩而自[illegible]之則政
教日[illegible]而[illegible]日[illegible]而[illegible]日[illegible]而[illegible]

言并武石真而政未至善者非他昧君臣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況帝王之道無以窮盡者耶他無為之道於始終然後逸之間也二說俱失敢問其或失何在臣聞之曰堯舜其猶病諸夫臣位以業廣百官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其益可數其章則又曰典朕股肱惟治其事則又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其職其情其事

陛下之至其則不逮此陛下致之之道何如耳伏以聖業有初
不講而不敢荒奉謀謨而罔怠勤見陛下憂勞之至也若
夫任賢惟所從舉措惟所宜左右之職侯推腹心之寄若夫
追蹤三五紹復祖宗宜要前古之典亡明當時之成攻心而
未達以下情蔽而不得上通行有所未孚以上德進而不得下
洽欲人之化也先之以身氣之和也在乎心以道之故
衆惠在敬乎精誠賞措在親乎貴力國風空蕩必求究俗尚
繁車道多論本乎選用失當委骨黜檢由中外之法殊生徒慢
業由學校之官褒列郎干禁由授任非人百工淫巧由制度不
立伏以聖策有樽官洛理之心草野發讀之歎見陛下察化之
本也是進人以行技藝從有難別乎所下以取士以德行有
形乎令先貢而舍衆可擢有隱於令而理無遺伏今項而理無遺
情延臺府願陛下必納其言選擇開明小民安重愛伏伏以
臣愚有永昏誠願陛下必納其言選擇開明小民安重愛伏伏以
臣愚有永昏誠願陛下必納其言選擇開明小民安重愛伏伏以

公良深察之志則興教化綱紀陛下必信之心則惠教于四
邪正之道分則理古可返禮樂之方著而和氣充至若喜吾
之先非皇王之權嚴九州陳無最之黜元凱之所先不若唐
堯之考績叔向之所務不若重華之舜千且以用非大德中庸
未為上聖之龜鑑何足以為陛下道之哉或有以擊安危之機
決存亡之幾臣請按雅所為陛下別白而重言之臣願所謂
格王之理其則以遠者在陛下慎思而已臣謹案春秋元者
之始也春者歲之始也舉者歲之成也
以春加於王明王者當奉若天道以施其始也又舉時以終歲
舉月以終時春秋無正事必書首月以存時明王者當奉若天
道以施其終也王者動作必稽於天以其道行之而已則可以執契
而居簡先為而不宰貴立本之大業崇君中之極標以吳六六有三
代備矣之言為法誠之衛乎陛下故曰惟陛下致之之道何

所措矣臣聞古之任用賢良人臣又能奉以周旋矣于始終識其
遠者近取諸身近者遠取諸物陛下之聖明宜深體之
舍春秋蓋故之誡將明宏度之蹤則簽正言而遵正道將杜夏
殺之漸則居正位而正人遠方鄭聲鄙之亡輔相得
以居其位庶績得以守其官不何以酸五六人歡天下大政
之事陛下之命內斷陛下之聽威福罔移內輔良臣外侮賢
輔此歲天乃不得謂其心祁禱請蓋正惟陛下察焉
臣聞古之人曰此宮關將重於公元年春王正
月言正月者春秋以為先君不得正其始則後君不以正其始故
曰定爾正也今由賢無以之言簡守重發立之權罰先帝不
得正其始以為陛下不得正其始況臣愚末能郊祀未能
歸馬歸名分之宜不定此禮將危臣謹按春秋王札子叔孫
旦伐伯莊春秋之義兩相救人者而況者重其專二命也且夫
天之所授者在君君之所授者在命操其命而失之者是不君

之後主命而專之者是不臣也君不君臣不臣必天下所以特
領之臣謹按春秋晉趙鞅以晉陽之兵叛入于晉君其師有以
其罪逆君命之惡人以安其君故春秋善之今威柄凌夷陪臣
政危既有不連之節自亂者以安君而討之微罪弛張為治之
術在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于天子征伐出自於諸侯此
海內之所以判亂也又樊噲身圍而靈陽支益當車以抗詞京
房發蒙以為負天不顯為罪命此皆陛下明知之矣臣謹稽
春秋晉仇射姑殺陽處父書趙公殺者以其漏言書襄公不能
顧恩重之戒處父所以及戕賊之禍春秋之大上順其情則
下不敢違忌亡社稷事則下不敢為陛下諱願陛下之有
有殺身害成之戒今公卿大臣非不敢為陛下言之而不
不能用其為陛下既忠之而不行必與其為過足以動直臣之口以重姦臣之威是以欲盡用
言則有失身之懼欲盡其忠則有害成之災故雖
賢豪累以

冊府元龜　卷六四九　直學部　對策第四　二一六二

日驛路元日國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長之其操術必自蹙下御字曼衍兆庶罄咨而四海之內莫不感而興慕自是後生英死亡之中也伏惟陛下恢弘聖德以察為方之宏謀并揚國權以歸其相持共柄以臨其術天資仁恕敦之政降登史因緣之旨唯忠賢是近惟正直是用內能使柄無偏黨外能使權不假借之以然式去旧日之遺弊興創新之美規模之大無不逮前之高遠上下之情偽無不盡知之明敏庶兆人熙熙然不違而行無不孚矣臣前所謂欲人之化也在脩己以先之者庶幾也人之教行也在導以修己也人則不動而自至矣人也則不言而自從矣此之謂也若陛下躬親萬政以身先之以人教之以己率之以道而人未就化豈不以立教之旨未盡其方邪子君子之為政也必正其名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事成則禮樂興禮樂興則刑罰中刑罰中則民知所措手足矣是以明主之治天下也審其名實而已矣名實既明則賢不肖之情偽不可得而逃矣陛下能先之以敬事而後食之以教養而後刑之以威武則天下之人孰不樂為陛下之用哉臣聞古之善為國者必先富其人而後教之故曰庶而富之既富而教之既教而治之既治而安之既安而養之既養而樂之既樂而用之既用而威之既威而服之既服而守之既守而戰之既戰而勝之既勝而王之既王而天下歸之既歸而不去謂之王德王德既立則天下之人皆為王之人矣為王之人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用矣為王之用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死矣為王之死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戰矣為王之戰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勝矣為王之勝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王矣為王之王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歸矣為王之歸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不去矣為王之不去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守矣為王之守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固矣為王之固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安矣為王之安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樂矣為王之樂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用矣為王之用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威矣為王之威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服矣為王之服則王之所欲為者人皆為之守矣為王之守

又制舉條貢之弊無踰於此矣臣前所謂生徒業由學廢之
官廢而蓋又國家貢舉其弊既生其日而後其行改無官
無通經之學諸生徒假業之心矣臣前所謂到郡干禁而校江
非其人而臣又刺史之任理本繫焉朝廷之決刺三歲
幟可以抑奔競可以息僥倖臣又以為三歲之間其
其能有經藏陣及功臣子弟各請應舉而無治人之
制者不當授任此官則絕干禁之患矣臣前所謂百工滿巧而
制度不立有司請以官位限秩制其器用服等人金銀珠寸
幼綵繡錢不蓄奴婢室則無踰心之功矣臣前所謂辨復等
為言以節行也臣前所謂取捨非者專行而無禮也臣前所謂
念生寡而食衆可罷所置冗官之類之外則臣前所謂
以而理財察其行否臣聞賞令者人所利而罰令者人所
惡臣奉而行之或廢止留罪在不赦今若下令明而理辨得非
物之宜有所廢歟乎臣前所謂博通導古陛下必約其言遠

疑行問則小臣不敢愛死者臣聞晁錯為漢畫削諸侯之策非
不知禍之將至也患臣之心忠夫之勤者可知江總之危袁生
之死而直忍忠言為患將為陛下一命之寵哉言靜道死而除邪
臣死而唐周興非死而唐蕭嵩存臣之言也有
司或不敢應臣之言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必陛下以
之手臣幸得從四子之後鬼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耳臣死
之後將孰為陛下決事人主之關政教之樞前日之辭臣所
言少矣若乃流下土之患假近古之理而救其弊平者在陛下
行之而已然上之所施者貴以臣親表聖問敢不修言雖臣之
愚心為未極教化之大端皇王之要道伏惟陛下事天地以奉
宗廟以養高年以教人倫表賢良以教人善故知治亂之源
也今詔曰之道若擇宰相而任之使攘造物之柄念保定之由
元元則陛下之道盡矣臣不度之未自征擇無罪

任之使專職業之守令各得其人而久之選補任擢長吏而任之使明奏
惠之術自然富庶足為天下政行足為天下法仁足以勸善義足
以禁非又何貢舉衣冠食祿神農歷紛後以致其理哉其為在於
慎簡守令為今之急務太常火御貢舉部中龍嚴為考策官三人者
特以文士也視貴勝對數服堅把以為漢之甚錯無以過之言
論激切士林感動特登科二十二人而中官當途考官不敢
留黃奈緒由物論喧然不平之甘道人傳誦其文至有相對
垂涕者諫官御史抨彈交奏而執政之臣從而與之以避黃門
之怨唯登科人李郎請人曰綱貴不第我輩登科實辱顏公請
以所授官讓貴與龍不行士多之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四十九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　貢舉部十二

總敘

觀國之光考乎大易之象有道則見坐諸侯之說故策名筮仕起家從政以士子之常道也學自漢氏以來儒術大盛選舉之科以取士下詔以徵賢薦言而下至天五代風俗雕絕非一歸於五國時起之秀厥心高即之伍或文采以經國或理以待問或力精自給或篤行無改或究陰陽之變或窮政教之源莫不聚然充賦盡爾在庭第之甲科廣之好爵者已漢晉承前舒以治春秋孝弟力田之科舉對賢良文學之士武帝即位仲舒以賢良應詔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雖說武帝初即位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

貢舉部

府六百五十

漢助貧窮是人盛德大子之子也賢良文學之士

都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獨是獨擢為中大夫

王吉少好學明經以射策為昌邑中尉

昌邑中尉

龔舍子也以孝廉為郎

貢禹以明經潔行著聞徵為博士遷河南令

龔勝楚人也好學明經為郡吏三舉孝廉以楚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雲為縣令至宮丞丞為重泉令

鮑宣好學明經為郡決曹舉孝廉為重泉令

孝廉為郡

翟方進經明習吏事以射策甲科為郎

杜鄴以孤貧張敞外孫壯從敞子出學問得其家書以孝廉為郎

侗武之郡郡縣人也尚恬玄素浸易以射策甲科為郎又光祿勳舉賢良文學高第為議郎

著論難劉向以光祿勳子承除為掾察廉為南陵丞徙尚書侍講

射鴻嘉中舉對策科能直言召見宣室對改事得失遷大中大夫給事中

夫師丹治詩事康衛尉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

舉孝廉為郎元帝末為博士免建始中

舉孝廉為郎

後漢王方中舉孝廉為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

張馬為郎中舉孝廉為中牟令會詔百官舉賢良方正

時對策者百有餘人唯不在高第除為議郎

也鮑宣建初中舉孝廉

宣能好學治詩雅稱儒宗建武末舉孝廉除郎中

府六百五十　二

熹平中為郡職中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孝廉對四府公車徵

徵之授乃詔舉政權逆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菌公車徵

高第為郎拜議郎

李業者自請師博士許晁子帝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

表安祖父良習孟氏易平帝時舉明經為太子舍人安少傳良

舉為人嚴重務學孝廉除平長

舉茂才安平侯相

郎遷侍中

景丹馬明樂陽人也少學長安王莽時舉孝廉對四府公車徵

馮勤好黃老學與子孝廉拜尚書郎

中為關質遷左馮翊京兆尹

郅壽春人也明易經為郡文學祭酒門徒數百人建武中舉孝廉

王堂廣漢新都人也初為郡小史舉孝廉拜侍郎

文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
陸康少仕郡以義烈稱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鄭弘會稽山陰人也少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見而原可之召署督郵舉孝廉
垣崇字子林少與梁冀齊名初舉孝廉尚書郎
徐防祖父宣為博學大夫父霸亦傳宣業防少習父祖學永平中舉孝廉除郎
張敏河間鄚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
胡廣字伯始舉孝廉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劉寬位至司空薨
劉寬位至音度人也以宗室拜郎中客居陽城山南學徒數百人
袁安術司空逢之子也以侯氏貴閒復頃刊節舉孝廉遷至河南尹
王渙廣漢郪人也初為大中正嘗功曹舉故令
劉矩沛國蕭人也少有高節舉孝廉稍遷都令
劉寵東萊牟平人也以明經舉孝廉除東平陵令
馮緄馮翊郃陽人也性嚴厲好申韓之學初舉孝廉補尚書郎
袁閎汝南汝陽人也博學多識舉孝廉不就
戴憑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舉孝廉為郎
周燮汝南平輿人也習京氏易舉孝廉為郎
周防汝南汝陽人也師事徐州刺史盖授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
杜根初名宇定度人也性方貫好疾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

鄭均南陽順陽人也閑於治體不修小節舉孝廉除陽泉長
李燮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
謝夷吾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陽嘉二年詔舉有道之士潁川
東海成敬公孫度俱對策時除郎中

蓋勳敦煌淵泉人也家世二千石初舉孝廉為漢陽太守
臧洪廣陵射陽人也體貌嚴毅志節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
左雄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補郎中史
周舉汝南汝陽人也博學洽聞為儒者所宗舉茂才為平由令
東萊王烈范丈人也少有志義求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
崔寔涿郡安平人也少沈靜寡於嗜欲初舉孝廉為郎
崔寔涿郡安平人也少沈靜寡於嗜欲初舉孝廉為郎
之士寔以郡舉徵詣公車除為郎
董子輿少以儒實為潁大將軍梁冀所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
陳球漢濱人也少沈審學善樂今陽嘉中舉孝廉補郎中
陽仁已郡功曹舉孝廉除郎中

董鈞建為賢中人也習聚氏禮舉明經遷庫長今病去官建武
李業李廉陽平人也以習春秋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陝倉
張玄何內江陽人也以習春秋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陝倉
鄭孟後去官舉孝廉除為郎
許慎汝南召陵人也少博學經籍為郎功曹舉孝廉再遷洨長
李業廣漢梓潼人也能習禮經哀帝時公卿多舉明經除為郎
劉茂太原晉陽人也能習禮經哀帝時公卿多舉孝廉再遷五原屬國
侯進武中拜議郎後轉中
周嘉汝南安城人也仕郡為主簿後太守寇恂舉為孝廉拜為
尚書侍郎
范式山陽金鄉人也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
尹勳河南雒人也宗族多居官位者而勳獨抗情操不以地勢
尚人州郡遂辟舉孝廉三遷郎中令

辟喪丹楊人也家河南孝廉辟公府除式陽相
戴若思廣陵人也舉孝廉入洛辟趙王倫府若思少好學
尤精篤梁秀才遷太子洗馬
甘卓丹楊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舉秀才為吳王常侍
鍾雅潁川長社人也好學有志操四行除汝陽令
應逵豫章南昌人也初為州別駕舉孝廉除監軍華軼司馬
張憑會稽人也初為縣門所稱舉孝廉至御史中丞
虞潭會稽餘姚人也清貞有檢操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
馬齊王冏請為參軍
魏朗吳郡吳人也初州辟王簿舉秀才後元帝為鎮東將軍會
為參軍
陸曄吳郡吳人也察孝廉後元帝鎮江左辟為參軍
陸納少有清操為廬絕俗初辟鎮軍大將軍
武陵王拔州盛秀才大原王述引為建威長史

丁潭會稽山陰人也初為郡功曹察孝廉除郎中
陳壽巴西安漢人也舉孝廉作郎
虞淳高平昌邑人也郡察孝廉除郎中
江虨少知名州辟主簿舉秀才為治中
魯台好學敏蕭人初為梁王瑤璋璋辟坐免舉秀才除郎中
魯芝扶風郡人也初州辟別駕舉孝廉除郎中
杜恕濟陽定陶人也察孝廉除建寧令
賈充河平人也初為郡主簿察孝廉除洛陽長
潘京武陵漢壽人也郡冤孝廉後州辟主簿後舉秀才歷四二郡縣皆
稱三令
范平吳郡錢唐人也吳末舉茂才黃皓臨海太守
大江巴郡臨江人也初仕蜀至尚書郎平舉秀才除郎中
崔邈太鷹人也魏末察孝廉除郎中
晉紹譙國人也舉孝廉除郎中

劉暾城陽莒人也舉秀才建平王景素辟征北主簿
陸琰吳郡人也舉秀才除衛尉史
王叡博洽有文才舉秀才除晉安王前中郎
袁昶陳郡夏陽人也舉秀才後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
江豐吳興烏程人也舉秀才孫主簿
虞超高平金鄉人也舉秀才除宣城所舉重
江百源陳留人也舉秀才除丹陽郡孝廉為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
勅助徐爰撰國史
陸厥吳郡人州舉秀才王晏博主簿
劉善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若異之
梁王琳仲子也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
蕭琛蘭陵人也初王儉為丹陽尹辟為主簿舉為南徐州秀才
梁建司徒記室
江革吳興武康人也初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大學博士

沈峻敦煌人之舉孝廉除郎中
任旭臨海章安人也初舉郡功曹尋察孝廉除郎中
張纘梁安定烏氏人也舉秀才為尚書郎
何胤廬江灊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
孔稚珪會稽山陰人也州辟議書佐舉秀才建平王侍郎
袁昂陳郡陽夏人也初為梁武帝所知歷侍中尚書令
沈約吳興武康人也為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舉秀才遷為
太常丞
張緬吳郡吳人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讀書主侍
尤冲吳興武康人也為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舉秀才遷為
撫軍正佐
劉瞰沛國相人

初州辟祭酒主簿舉秀才後為祕書郎

蕭治字宏裕幼敏悟善屬文應天明中為國子生舉明經甲科
著作佐郎
杜牧秀才池州秀才拜太常博士
宗史少勤學有詩賦舉鄉州秀才
江陵起家南徐州從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策上第轉巴陵主
簿左常侍
王濮碧好學舉秀才除秘書郎
劉灣字孝儀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宏曹行參軍
王規初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秘書郎
何照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廣陵行參軍
賈瑰為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
王承字安期僕射賾子七歲通周易濮陽國子生年十五射策
高第
劉歆字仲賓自國子擢生射策高第

盧虔撰川長壯人也舉本州秀才史家王國侍郎
周興嗣陳郡人也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
陸雲公吳郡人也州舉秀才累遷伯東王行參軍
顧邁之吳郡人也州舉秀才累遷伯東王行參軍
陸喜吳郡人也未弱冠解識書從事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
陸機吳人也舉秀才吉陵王子良辟請書從事
裴遐河東聞喜人也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秘書郎
顧恢吳郡吳人也為大學博士秀才沈約薦其策而歎曰江左
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
伏挺吳郡吳人也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
陳孔璋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為司空掾
裴遐之吳郡吳人也州舉秀才對策為當時第一

勸敎宗宇紫樂陵王昌人和謹頗有學業舉秀才補渭州治
中歷文館學士尚頗涉經史前辭主簿年三十八始舉赤牛除太
州平大府長流參軍
後周辛仲宗年十八舉文學對策高第拜司空府主簿
李燮少以文學對策第一除秘書郎
唐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
崔策隋舉秀才授文林郎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隋州刺史玄道族孫少舉進士累補太原
尉
裴東之聞喜人祖行本父守真東之年十六舉進士累遷左補闕
為天下第一擢拜監察御史
姚崇為考功郎中掌貢舉奏舉薛昭蘊等
馬懷素潤州丹徒人也少好學善屬文舉進士累遷太子侍讀

鄭愔常以言行聞轉祕書丞又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
政績對策第七擢授左補闕尋判主爵員外郎
張鷟調露二年成章及丁高仁下詞標文苑等科鷟九進入舉皆
登甲科
崔國少孤貧志尚閑博好讀兵書有經濟宇宙之心開元中詔
搜訪遺逸國以鈐謝策甲科授執戟
蕭嵩開元少補崇文進士開元十九年百舉進士李宏詞授陽
武主簿天寶初舉宏詞授壽安尉
崔明允天寶元年應文詞舉與九年三十人儒學專通劉
光羣八人軍謀越衆各依朝等次並登科各依資授官
元載自幼資學好屬文性敏慧博覽經史子學通書劄貧棲坂
應舉數舉上不利第天寶初玄宗採下詔搜求明文藻文
列四經字考試策入高科授郿州參軍平陸縣尉
陸休皇有詞學應制舉沒復舉判

楊綰舉進士詞補太學正字玄宗朝徵賢良有司以布衣召對
中甲科超授右拾遺
帝崇敎四門博士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左拾遺
子邕天寶中舉進士歲中以書判超絕流輩授崇文館校書
李華幼而穎悟開元朝舉進士又舉博學宏詞連中甲科釋褐
博學一部作賦過之子也舉宏詞經明經頗工文詞
裴垍字弘正侍中耽之孫吏部郎中綜之子初能屬
文舉冠儕進士補校書郎
姚南仲華州下邽人也乾元中應制登科授太子校書
韓質貞元宣應制舉入第三等其所條對至今人傳之任給事中
馬宬少有經學代宗大曆初登五經秀才科授秘書郎建中四
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授秘書郎建中四
章夏卿字雲客少習文學大曆中與弟正卿應制舉同年又入

高郢授鄠縣主簿
崔元翰初舉進士博學宏詞皆登高第方正直言中甲科
郭子儀以武舉補左衛長史累以武藝升為節度使
吳通玄德宗建中初舉明文詞清識授弘文
袁恕己少好讀書舉進士貞第建中元年制舉文詞清廉授弘文
館校書
路泌字安期陽平人博洽經史尚行義為文言詩性嗜古常以
孝悌聞於宗族建中末八長安尉從調與李益章綬等相唱和
居高第
長孫宇弘中河東聞喜人宰相無忌遠七代孫相弱冠進士
舉明經中甲科調授長安尉對策第一授美原縣尉
何公幹河中人建中八歲制舉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舉科授校書郎貞元元年
書郎貞元元年
二十一制舉授

[illegible]公子從周河東之器藏乃[illegible]
[illegible]進士建部侍郎潘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六百五十一　貢舉部一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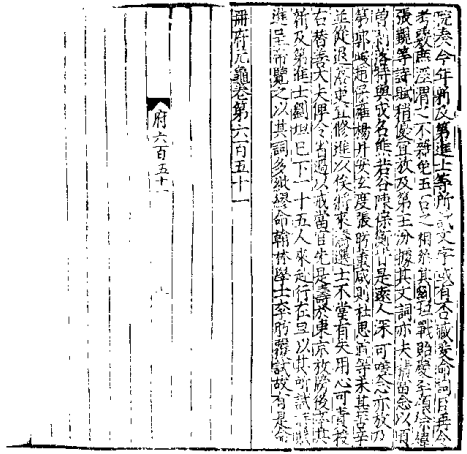
清正

古者自閭巷以之鄉里以升其德行道藝而獻之於王王再拜而受乃知論選之道不其重歟洎乎秦燔斷作登用多門漢興之初徵辟之科或舉賢良或舉孝廉或舉茂才或舉明經或舉明法或舉文學或舉高第或舉敦樸或舉有行或舉有節或舉有勇或舉有謀或舉有計或舉有言或舉有政或舉有治或舉有德或舉有才或舉有能或舉有功或舉有善或舉有美或舉有異或舉有奇或舉有伎或舉有藝或舉有術或舉有數或舉有道或舉有義或舉有禮或舉有樂或舉有文或舉有武或舉有仁或舉有智或舉有信或舉有忠或舉有孝或舉有悌或舉有廉

文紹文紀者與勗不睦請曰舍文以進重聞于時仍老大夫冬夏請問首以良方聞奏於此一途取事者頗多而說者亦越人善視生子方歸乳母浮之水上或驚然止之乳子曰其父善醫知子必歸乳母以為名下取數泡食之果如其言後遂以醫名下取數泡食之果如其言後遂以醫名下取數泡食之果如其言後遂以醫

中書扶治為長州刺史監察御史馬顗劾一月俸料其餘料人並落下

十四年中書舍人裴垣知貢舉奏放進士三十人考試官庫部員外郎崔邠言放宏詞登科人時輩子弟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大冠士子是歲有鄭義則故戶部尚書肅之孫與弘故相休之子繼當故相裴子令狐滔故相綯之子俗不能過峯右丞之門制取之惟恐河人孤平負舉主令狐綯門生不敢校司空圖中書門下平章事令狐綯男舊名滔綯關門生不敢校曾覽崇昌公當重位而權在一門未詔左補闕裴坦等上言伏以朋黨進用於朝取捨由於高柄然如有傍若无人威脅中外頃天下及為五年虛相扶綴其日今孤滿於禮納惡伏以天子之尊皆須十日一朝諸侯朝宣可父母兩尊而令



宪奏今年朔及第進士等所試文字或有合藏袞命詞旨兵食考校無所憑據不辭免五百之相於其間恐戰鬭爰至煩亂不堪張覲等詩賦稍優宜放及第王汾撰其文詞亦未精曲念久困曾利落詩與武名熊若谷陳文楨皆是處人深可嗟念亦放及第郭威趙仁稱楊昇欽渡張鈞秉威則杜恩喬等未甚宜學並從退落史館修撰以俟將來詔選士不堂有失用心可書於右若使大夫俾乂台鼎又或當先是貢舉未務後進其間及第進士顧拙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宣以其所試文賦並呈而覽之以其詞多鄙褻命翰林學士李昉等試故有是命

冊府元龜　卷六百五十二

奉使部一

總序

達王命

周官小行人之職掌使適四方達天下之六節又行夫掌邦國之小事凡其使也必以旌節辨其等而以輔之故聘禮記有使者上介次介之名春秋戰國雖或兵交而使在其間矣自周及秦常以歲月遣輶軒之使採異代方言又其事也冀制未墜聘使者果能傳則使者之稱其來舊矣武帝時郎將建節出塞四夫之博又遣詢者及博士大夫諫官侍史廷尉大僕丞相掾等外行按察故有直指使者及八使分行郡國之名由漢而下寮常敬官委寄之殊必選不一益因時而置職若者今於戲人臣之任重矣屬吏貢稱職務之大小固宜以降殺有增名則有延祭酌而損之蓋使之為官也必求賢而授之然後官得其人而事舉焉故曰官人之道而任須命九重大事以委聘獻國謀時殊

勢來送方安難新附蠻貊或役分絕賜賚採風俗之宜滿詢民事之繇遠求隊簡忠奉行寵典于以宣暢皇風敦諭詔旨廣天聽振恤窮行揚讓和申命往複而合指引萬民士糾動非法感禁而自守周用申脩綸綍撰而有辭用能奉對聖使是稱而尤重委命握節而屢辱銜命必有殞越原隰而有羸被裘餬口以宜允謂使乎斯可謂已乃至覽者也觀遠揚政契闊勤恪公人所共歎其有弄遠之意或交際而弗勵有損國威乃若弄兵是故歷代遣使誠難其人必簡帝心以附明命者矣凡奉使部二十七門

達王命　宣風威　達王命　奉詔命　奉辭而無屈稽古獲

夫使乎之為言者至乎宣王澄達君命奉辭而無屈稽古而獲

者乃敢周官之紀六節重行人之戒小雅之歌四牡常使臣之達王命使下之有將行謀國以布德音事軌繩以論和好人所以敦睦邦交通達上下也故曰君命無貳臣之事君盡其忠信通于神明故能履危致遠出疆柔遠能邇其使信通于神明故能履危致遠出疆柔遠能邇易簡安反側之謂也若夫辭之不給忠以解物懷荒而振遠有非辯可以專對者民以紹介揖三讓升堂授命三寸之舌安不加之陵而舉無所憚克成其美者也

漢嚴助為中大夫會閩越攻東甌武帝出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之是時漢兵遂出會稽越王弟餘善殺王降南越

[illegible]致達兩將屯於境上[illegible]
夫會稽[illegible]天誘其衷聞王首[illegible]
[illegible]射[illegible]有[illegible]馬之[illegible]
[illegible]伏[illegible]望大[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三王之[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子之明詔此一舉不[illegible]
菊越[illegible]
[illegible]事效見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順所在張師並率部衆開壁歡附
後魏崔頤太武時爲大鴻臚持節冊拜楊難當爲南秦王兼使
歡近并揚朝命難當大喜騎將軍樂平王丕等皆詣軍取
二郡使頤齎詔於前喻難當奉詔
李順太武時爲大常卿拜涼州刺史張掖盧水帥沮渠蒙遜爲大將涼王使還未
幾拜四部尚書延和初使

遂留為參軍太祖愍內郡侵擾帝遣使射超超嬰城請糧參軍王多勿聞蠕蠕至欲棄城使者堅懼乃遣使告以蠕蠕寇邊十二部悉以三百匹待至蠕蠕而其貪言并論結婚之言蠕蠕感悟乃遣使隨侍報命焉

庫狄峙為侍中持蠕蠕敕使來聘遊與太祖通好而外連齊氏帝令峙宣命物之突厥賜悟即執峙而歸請京師帝報書稱天子

之績者亦爲能有所立哉
漢恒賈尚帝時使南越尉佗因開蜀已我城與番禺何異急發兵擊信
野哉 臣愚以爲可因南越王以蜀人治蜀以漢法治漢不變其俗因其俗而
利導之則長治久安之道也 臣光曰昔高帝既誅項羽即皇帝位遣
陸賈立尉佗爲南越王使和輯百越毋爲南邊患孝文皇帝即位賜佗
書以德懷之佗遂去帝號稱臣奉貢職至孝景皇帝時佗孫興上書
請兵擊閩越王郢以救趙王王恢以爲閩越數反覆發兵擊之多
入而少出勞中國以安夷狄非計也乃止及今上即位閩越王郢興
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天子天子以嚴助爲會稽太守發兵浮海救
東甌兵未至而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其首謝漢漢罷兵而東甌請
舉國徙中國乃悉舉其民徙江淮間空其地而去及建元六年閩越
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邊關以聞天子以問太尉田蚡蚡不先白上
而以其間報書曰越人相攻擊固其俗數反覆不能相信前故發兵
誅之今又來告急以爲我欲興兵復誅之是以小利動大事臣愚不
願發兵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以與越人今以越人而棄東甌於義何
如且以德附之則歸以患救之則怒不足以煩中國往年閩越圍東
甌今又來救之是越人之計我常爲越人所詐也臣愚以爲陛下宜
勿許上從其計遂不救東甌東甌數年竟爲閩越所滅

卷

太祖悅謂於南皮等招軍討擒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十酋長咸率子弟見于中[illegible]欲令漆手親自[illegible]之示諸部落以[illegible]威重乃指帳前草[illegible]之曰[illegible]爾不香也[illegible]國天子行幸所[illegible]親灑[illegible]押踏以表[illegible]至敬之心今[illegible]中[illegible]識謂是留香草其漆干乃唾口吐涎過奴之情[illegible]內皆天子賜也得[illegible]勸力豈敢有[illegible]躲以違人不知法耳[illegible]賴將軍恩澤而[illegible]之患奴之幸也[illegible]拔所佩刀親自[illegible]草其鬚人及諸部[illegible]令以[illegible]之乃發[illegible]林北境至于其牙又東[illegible]于劉長三千里廣百步[illegible]國就役而開[illegible]道帝聞[illegible]業乃[illegible]嘉焉

[illegible]崔君衡為司[illegible]朝謁者大業初[illegible]羅可汗[illegible]為[illegible]敕所敗特[illegible]侍郎裴矩在[illegible]煬引致西域[illegible]國[illegible]復知[illegible]無[illegible]思其時[illegible]氏因奏之煬帝遣君衡[illegible]之[illegible]羅其[illegible]受詔不肯起君衡謂[illegible]羅曰突厥[illegible]也中[illegible]為一[illegible]自相仇敵每[illegible]交兵[illegible]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illegible]以[illegible]民[illegible]處[illegible]其[illegible]部[illegible]以[illegible]啓民[illegible]其[illegible]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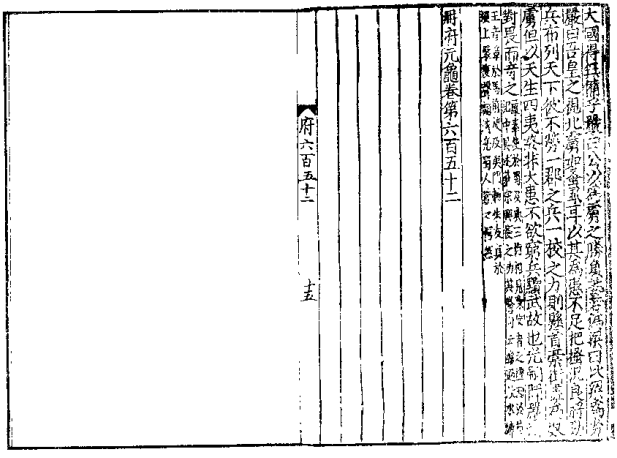
[illegible]先旦[illegible]萬入[illegible]天子[illegible]真有[illegible]滿者何也但以切[illegible]敬可汗而不能獨制故[illegible]事天子以[illegible]滿[illegible]二大國欽[illegible]可汗[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許之天子[illegible]遣[illegible]出[illegible]有[illegible]矣[illegible]國[illegible]北庭[illegible]威[illegible]許之天子[illegible]遣[illegible]出[illegible]有[illegible]矣[illegible]國[illegible]北庭[illegible]在京[illegible]數[illegible]子[illegible]帝[illegible]為[illegible]其[illegible]繁[illegible]夫人又[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請[illegible]以[illegible]召可汗令入內[illegible]乞加[illegible]禮[illegible]於啓民天子從之[illegible]遣使到[illegible]可汗若稱[illegible]藩[illegible]詔國乃永安而毋得[illegible]請不然考[illegible]可夫人[illegible]事天子必當[illegible]而[illegible]百[illegible]庭疑天[illegible]之兵[illegible]其[illegible]清之衆左[illegible]若[illegible]望以[illegible]事可汗死亡則[illegible]日矣奈何[illegible]兩[illegible]之[illegible]則[illegible]之[illegible]依[illegible]可[illegible]拜[illegible]受詔書若[illegible]又說[illegible]羅曰啓民[illegible]附先帝[illegible]賞賜[illegible]厚政[illegible]

[illegible]太原鎮[illegible]劉[illegible]使[illegible]至[illegible]陽劉[illegible]入宮[illegible]言[illegible]不[illegible]福總[illegible]伏流[illegible]在[illegible]日[illegible]全[illegible]出[illegible]州[illegible]殿中[illegible]

[illegible]僧寶李[illegible]為[illegible]省[illegible][illegible]光初[illegible]蜀[illegible]王衍[illegible]宗遣[illegible]報聘[illegible]帝[illegible]宮中[illegible]玩[illegible]蜀人[illegible][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衍[illegible][illegible]寶[illegible]府[illegible]內[illegible]閱[illegible][illegible]寶[illegible]皇[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寶[illegible]朱[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三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制[illegible][illegible]梁[illegible]伯[illegible]侯[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吳王有[illegible][illegible]楚[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天子之[illegible]而與之[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天子[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矣[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自入[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無[illegible]阻[illegible][illegible]老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六百五十三

奉使部一

奉使

仲尼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蓋大有專對之才加之以敏應機圖事達變識時則能不辱君命則有虧斯古人以為使乎難者矣至于馳一介之行奉合二國之歡伸隣境金蘭攜谷向化得紓難之略啓和戎之利乃有奉將指詔銜命行旌宣慰有方便宜從事巡察風俗聚知貪猾以應對而知賞由展轉而見稱以至弘邑之人能令順命延風之俗能使畏威其間心術皆使者之任也是故明君之使皆此以事而不倒以物故能伸其威命而獲考者也

使之才與二

漢高帝六年春正月初為天子置太倉令天下輸委積以給用

漢文帝元年春正月詔曰朕既不德而天下未治朕之過與吏之罪與今天災地動其咎安在其悉思朕之闕過及知見未施者以告朕吾將親覽焉

漢文帝二年春正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朕甚憂之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以勸農務

漢文帝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或不務本事而趨末利故生不遂其道朕甚憂之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以衣食者令各以多少分數隨地所宜有以督之

漢文帝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文帝後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中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景帝後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建元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元光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元朔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元狩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元鼎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元封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太初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天漢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太始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征和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武帝後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昭帝始元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昭帝元鳳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昭帝元平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宣帝地節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宣帝元康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宣帝神爵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宣帝五鳳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宣帝甘露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宣帝黃龍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元帝初元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元帝永光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元帝建昭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元帝竟寧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成帝建始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成帝河平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成帝陽朔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成帝鴻嘉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成帝永始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成帝元延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成帝綏和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哀帝建平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哀帝元壽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二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三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四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五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六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七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八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一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二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四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五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六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七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八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九十九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漢平帝元始一百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第五種以司徒孫清郎使吳朱桓據徐州吳將攻之吾與太祖圍使論解之三年桓表歸國天子嘉其誠節遣使者拜桓安東將軍假節領徐州牧封東亭侯桓上書謝恩并貢方物詔報曰將軍表到天子可其所貢甚薄於是桓更增其貢遣使者數十人送質侍子使駐廣陵

蜀建興元年諸葛亮遣使聘吳吳王遣衛尉陳震報命并賀踐阼

先主之喪曹公遣荀彧以弔操子丕丕以漢帝禪位於己遣使者奉璽綬冊命丕為魏王丕報書稱臣

吳赤烏元年遣使聘魏魏文帝問吳土地廣狹人民多少及風俗所尚出產何等珍寶

吳孫權為呉王遣使聘魏魏文帝問呉土地廣狹人民多少及風俗所尚出產何等珍寶

吳赤烏元年遣使聘魏魏文帝問吳

乾祐諭以逆順請討昔李靖勉定趙地隨順何本之義布求
旨意期清風駭肅安民解倒懸功名不愧事務明深乾元示
以逆順所在獻附

太宗初即位帝弟秦王廷美為尚書功勞行軍司及江陵留守帝
帝復總萬機開封尹兼中書令廷美進封齊王加守尚書令
正無通聘宋帝反國善於鄰州秦邦又遣使入聘以宋國為
周家字字又護弗善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

蕭引為吏部侍郎時廣州刺史馬希廣為其兄希萼所逐
練每年深入侵掠又數有戰功朝廷嘉其勞績增秩一等
贊外物情且遣引視靖審其強弱靖以為兩廣連境外物
託收督賦物既至審問虛實即悉言蠻情狀如所料

後親崔安伯道武陵為周行逢留守時認遣使者賜紅
守寧不如法治之安伯與往都公經過江陵安伯不
公法夫子元叔為夏侯仲尚書郎與仲尚書郎

府元龜　卷八五三　五

唐玄宗開元時突厥大人來朝請婚帝以金山公主妻之
人使請婚突厥永永無絕其詞義

張嘉貞為散騎侍郎時後突厥默啜請婚帝以金山公主
即遣使冊命嘉貞為朔方軍大總管兼河北諸軍節度
報之請自舊降突厥為唐南之事廷議以為不可帝曰
宗代立所謂北鎮蠻相攻擊今雖小定君長不無異心
等與王業無所但開邊釁且啓戎心臣竊以為不可

軍無食則自潰此勢之必然也又曰我定中山能幾
式臣為七萬餘家徙於河洛在何城臣各安都邑戍
許代郡所宜內徙以實空虛

李靖為代州都督突厥入朝平城下靖以為虜
在牲畜非唯今日先破突厥後可圖將來之利
虜安定之後為一家議無所請降城被圍信使
城中不知外援

府元龜　卷八五四　六

金帛公厚報以逆順之義先所乘盛使銳求利欲分向
盛銳安起兵行其謀魏之軍馬已擒當是時從北路東
下乃更徵兵皆以為非今天子英武而邊境無事又外
欲征討亦興發後未聞今朝廷分之勿已近其謀臣
亦不求臺省官其封詔賴乃厚賞其使許敕答陽後
射賜使歸與以宋使稱臣

漫鈴為代州都督兼代州刺史北方虜數為邊患鈴
分部先其要害請益兵鈴不與人皆見從略亦其
古領則元將為賊所使長安稱臣

李順九使涼州以宋安遠守有二城大武稱其能
高推字仲讓早有才名太平公主以前後南使不稱
書博士時雅善推謀謀說帝收宰相事推為
元慶作明天論述文史立武即位拜尚書左丞邠
風公論美事稱古

府元龜　卷八五五　八

鄭人朝廷者之未及鹿邑而卒

鄭甚為黃門侍郎時幽薊饑饉難民饑說道兼尚
書殷敬駐為黃門侍郎時幽州饑乏糧恤多有所濟
游擊為散騎侍郎兼侍中為幾內大使黜陟善惡劉分明
薛帝山三輝六州或頗涉文史立武即位拜尚書左丞邠
風公論美事稱古

其府長流容車神兵皆使領之時突厥默啜為邊患
方國神院正為鄰所稱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善惡劉
李崇孝明將兼侍中東道大使黜陟善惡劉
劉鷹字子昇武城人弱冠州辟主簿應舉歷武王時奉使詣闕見
莊帝於顯陽殿問以邊事隆應對稱旨

元宇從出帝入關為司空時蠕蠕主丘伏利遣先鋒
遣北兵兵力使空行蠕蠕君臣處分事不盡於表
事無不盡於表

之齊宋世良初仕魏為豫中侍御史詣河北括戶大使還見汲郡城外多數胥輩問郡令梁收骸其故令曰此皆逃戶之家也收之所以招還之耳世良曰不然此皆是良民為官所迫不堪其命逃竄草野今若收之則是驅之為盜也不如開其生路令還復舊業則賦役可均矣令從之

高祖為右光祿大夫使於梁朝以相命稱可

李雅康景歡始行霸府事高祖為大將軍以雅為行臺尚書使於梁朝

後魏孝武初為親賢所忌孝武西遷之後並流寓江左至是聞言於梁主求還梁主許之乃以司馬黃門侍郎使於魏魏以舊禮待之與其親屬數十人俱還

陳文帝初徙魏安成王頊為侍中使聘於齊

太建三年冬齊人遣使來聘帝以安成王頊為侍中使聘於齊時齊主高湛新立朝議欲結和親以使時狀貌魁梧王公聞之皆謂

隋元暉初仕周爲武伯下大夫時突厥木杆可汗與部落結和親令狐整爲使臣以私事中國厚禮可汗大悅遣其王貢獻方物武帝之踐突厥后也

公族之領袖是則往之羽儀會天公主嫁吐谷渾王慕延公臨軒冊命使持節太常卿有慢於座未嘗能起宜持節充入吐谷渾王慕延以國信物一萬五私覿物二千匹馳傳而往會慕延病不能興公入帳問疾而還明日慕延遣其臣賀連使公往謝而又固請公還其使公往反再三慕延乃起拜受詔書遂以公主歸于慕延

詔張守珪李行樞與吐蕃使來和交同盟誓而吐蕃

以兵壯氣衰相持短長屢交表聞迭請加罪命欲上其奏事之意
甫爲式爲宰相中書令于何朝式歷使諸鎮諭之遂奏懇百
崔從爲尚書右丞元和十三年王承宗再奉朝見表進二子入
侍請納德棣二州詔從宜撫且受地議者以承宗誠款未可知
又入侍者非承宗子人質愛之從以歸州田弘正以路師道境
欲以五百騎送之從不聽又宣慰十數騎徑至鎮州先令大集
軍士於球場宣諭恩數詞旨慷慨衆心感動承宗與軍士皆號
泣拜稱萬歲從容奏承宗諭以大朝承宗為禮益恭及還
遂按二郡之籍收其戶口兵儲以復命帝嘉軒勞恍以之
郭職爲右散騎常侍穆宗長慶二年二月自回鶻弔祭及冊帝知
即位敕重其使以權常應縣位與貧賤之疾不能起馬既不免乃有
舉從遂代焉時回鶻方以拜命故
選任之權憚逐代歸以頒有驕傲之疾不能起馬既不免乃有
舉從遂代焉時回鶻方以拜命故
李行修爲慶王傅爲宣慰使至涇州舉貴起卻之至京至州州

楊於陵爲戶部侍郎會李師道剋平分其地爲三鎮朝廷累有
所制置於陵爲戶部侍郎會李師道剋平分其地爲三鎮朝廷累有
事故充宣慰使往還奏合旨
所制置於陵以選擇事和史大夫宣慰使往還奏合旨
累赴愛爲殿中監禁州西都統判官時禁州都統兼禁宗權
送子太和太祖復請宗室五疏時海之罪願奉討我們請降
從之太和太祖復請宗室五疏時海之罪願奉討我們請降
從之太和太祖復請宗室五疏時海之罪願奉討我們請降
從之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四

奉使部三

恩獎　名望　廉慎　知識

恩獎

凡詔書有赦貸之文而當有赦前之典者所以褒勵善品申其聲力者也若乃懷姦挾宄罔顧憲章或以貪墨而下獄或以罪戾而抵刑或以私謁而干禁或以交結而犯科或以不法而見劾或以不職而被黜或以不才而見棄或以不忠而見疑或以不孝而見絕或以不義而見誅或以不仁而見賊或以不信而見欺或以不禮而見侮或以不智而見愚或以不勇而見怯或以不廉而見貪或以不節而見淫或以不恥而見辱或以不義而見誅或以不仁而見賊或以不信而見欺或以不禮而見侮或以不智而見愚或以不勇而見怯或以不廉而見貪或以不節而見淫或以不恥而見辱

府　六百五十四　一

[illegible]

後漢為諫大夫使西域還奏事稱意擢為天水太守

後漢郭躬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高祖仍以儉素其勢形載容駐職遣[illegible]帝為[illegible]
之賜奴[illegible]十人米五百斛[illegible]鎮北部陽王詮誠衆軍兼中書通
事舍人[illegible]
[illegible]魏六[illegible]孫[illegible]夫初為冠軍[illegible]沖尚書郎遷武[illegible]時詔以使江南[illegible]百
[illegible]為四部尚書[illegible]使[illegible]張[illegible]逸如[illegible]又[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太武大悅於是[illegible]第一[illegible]殿馬一[illegible]準[illegible]安西將軍
[illegible]邵[illegible]為散騎常侍使宋南人耕其[illegible]千[illegible]過[illegible]為[illegible]業[illegible]
[illegible]遷[illegible]之[illegible]還[illegible]輔[illegible]將軍[illegible]臨[illegible]子[illegible]益[illegible]日本[illegible]命[illegible]服衣冠[illegible]為
之[illegible]詩[illegible]古[illegible]明元[illegible]將[illegible]慎[illegible]郎使長安[illegible]詩[illegible]轉[illegible]門下[illegible]奏事
[illegible]位[illegible]李[illegible]孝文初以[illegible]散騎常侍[illegible]命[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本[illegible]使[illegible]稱[illegible]旨還
[illegible]拜常山太守[illegible]賜[illegible]良[illegible]子
[illegible]提[illegible]為[illegible]道長[illegible]為[illegible]南部大[illegible]使[illegible]使[illegible]衆[illegible]徐[illegible]充[illegible]撫[illegible]慰[illegible]新[illegible]附[illegible]賴[illegible]有
[illegible]風[illegible]化[illegible]還[illegible]南部[illegible]尚書

[illegible]高祖[illegible]為[illegible]尚書[illegible]部[illegible]尚書[illegible]李[illegible]沖[illegible]高祖[illegible]深[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除[illegible]宗[illegible][illegible]奉[illegible]使[illegible]還[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凡[illegible]所[illegible]招[illegible]導[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城[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為[illegible]中書侍郎[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賜[illegible]爵[illegible]桐[illegible][illegible]縣子
[illegible]為[illegible]中書[illegible]侍郎[illegible]使[illegible]

屬共可行暴祖突厥謂使曰前後使來達我國裏者皆為面表
哀祝今二國和親豈得不行此事慶抗詞不撓突厥見其守正
卒不敢逼武帝聞而嘉之錄要前後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兵部
大夫
陸逞為司宗中大夫屬北齊遣侍中斛斯文略中書侍郎劉逖
來聘初郊郊好盛選行人謂逞為使主尹公正為副以報之逞
美容止善詞令敏而有禮譽人稱為遠國近藏武帝詔令路車
儀衛郊迎而入時人榮之
隋元暉初仕周為武伯下大夫使突厥結和親及武帝之崩突
厥右也令暉致禮焉加司寇大夫後至開東便暉安集河北封
義寧子邑四萬戶
長孫晟仕周為司衛上士送千金公主于突厥周察山川形勢
部衆強弱皆盡知之時高祖作相晟以狀白高祖高祖大善遷
奉車都尉

之在周為內史上大夫高祖拜丞相州總管事務轉
其悅遂歸心於高祖突厥以奉使功賜綵三百匹金九環帶一腰
柳莊仕隋為虞部侍郎高祖踐祚加朝散大夫為
晉王納妃于梁莊因是進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
長孫平開皇中為工部尚書時突厥達頭可汗與
汝各遣使請援高祖使平持節宣諭令其和解賜綵三百匹段

為一匹而還之平至突厥所為陳利害遂各解兵可汗喜平
二百匹及還平進所得馬帝盡以賜之
裴矩為內史侍郎時啓民可汗初附令矩慰撫之還為啓民畫
度吉凶之策啓民感悅矩參預朝政深見親禮啓民每有表奏
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二襲奴婢七口
柳彧為治書侍御史持節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長史賊汗
不稱職者二百餘人州縣肅然不震權豪之賜綵帛二
百匹團三百領拜儀同三司仁壽初復持節巡省大原道十九
州及遼賜綵百五十匹
裴矩為內史侍郎場帝大業初復持節巡省大原道十九
州及遼賜綵百五十匹
許善心為禮部侍郎場帝大業初復持節巡省大原道十九
州及遼賜綵百五十匹
盧昌衡為金州刺史奉詔為河南道巡省大使及
裴矩為民可汗以內附遂參預
柳謇之大業中為光祿少卿時啓民可汗以內附遂參預

突厥為邑屢煩使命謇之議令出塞及還去事稱利可汗固門侍
郎
唐裴武部公珠高祖為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遂高祖大悅遷
封鄭王
鄭元璹武德中以太常卿使突厥還高祖勞之曰如在舊庭累
載拘繫蕃武帝之過也拜鴻臚卿自觀中復使突厥說頡利引
軍退太宗受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遂使邊塞無虞
不然和戎之功豈唯魏絳金石之謝故當非遜
崔敦禮為兵部侍郎聚使突厥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
崔琳為鴻臚卿玄宗開元十九年以本使入番持加御史大夫
龍之也
信安郡王禕與翻會王道梁牛仙客宋璟同日正班景雲唐祖
等為講道採訪使開元二十四年冬賜一子官資其巡察河
李揆為工部尚書東都留守使吐蕃冊職轉兵部尚書

李孝芳為御史大夫充和蕃使代宗廣德二年使還加檢校尚書祕功也

崔漢衡前為御史中丞大曆四年以使絕域功為尚書左丞

崔漢衡為度支郎中大曆六年為和蕃副使還遷右司郎中德宗建中二年吐蕃請盟詔除殿中少監兼御史大夫為和吐蕃使會宰相張鎰與吐蕃盟於清水使還遷鴻臚卿四年吐蕃遣使朝貢加檢校工部尚書兼秘書監西京留守

李紓貞元初為兵部侍郎詩李懷光兵會河中詔紓宣慰以勳節將還報合指詩史部侍郎

姜公輔貞元中為都官員外充吐蕃使回遷金部郎中山南節度行軍司馬

裴寬為兵部員外郎使准西以秉使旄可俄遷考功郎中知制誥

盧坦為兵部員外郎使淮西以秉使旄可俄遷考功郎中知制誥

鄭敬為兵部侍郎使回鶻冊立可汗

房式為給事中將命冊回鶻之還表懷指陳政體敷奏詳悉

鄭覃為給事中使成德冊本帥出軍路之宏詞不受賄賂

閻巨為都官員外郎將使南詔冊中王國良坂死為給事中追贈宣慰之使迴改部貢外郎

袁滋為工部員外郎貞元十年西川節度韋皋遣滋與劍南支使崔佐時等使南詔冊其嗣王異牟尋為南詔王仍賜金印及誥命并賜皋書以宣慰之

異牟尋為南詔王請立碑紀德政并刻所受冊命詔書及皋書以為信誓詔從之滋撰碑文以進

遠懷之盛德不辭讓而受之以本官兼中丞持節入南詔冊異牟尋為南詔王行還祠部郎中使如故改授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節度為檢校工部尚書兼中丞充入蕃使冊命遷左金吾大將軍

孟簡為司封郎中元和四年使新羅冊立王子金彥昇為王

追贈烝祖父母

裴度為御史中丞元和十年五月自淮西行營宣慰還言事稱多合帝意加兼刑部侍郎

柏耆為將軍良器之子元和中王承宗弗以常山叛朝廷稱歐武事恩用恩澤獨眺耆以奏士於淮西行營以書干裴度頗為度行承宗果請以二男歐南郡憲宗時其使功除右拾遺

朝詔冯金吾大將軍德宗即位以太和公主出降迴鶻詔以本官檢校工部尚書充和親使七祭以卿李憲為使副還並拜工部侍郎憲還授校右散騎常侍兼太府卿

崔琯為監察御史散宗貶官貞元十年自鎮武使迴延英對問遂地言朕如何琯對曰四方皆言陛下納諫如流常大悅以為魚水

後專薛仁謙為通事舍人莊宗即位三騎寸吳得使乎之餘夢

劉昫為給事中高紳為中書舍人莊宗即位三騎寸吳得使乎之餘夢

高紳為給事中大福四年與給事中盧重自契丹使回

馬縞為相以天福四年二月與左散騎常侍裴勳禮部員外郎

馬縞裴為相以天福四年二月與左散騎常侍裴勳禮部員外郎

邊光範為給事中天福八年奚前登州刺史郭彥威使于契丹

名曰

頻於庶寮實增趣於原隰者矣

漢張騫爲郎應募使月氏匈奴得之留十餘歲益廣其大中大夫張騫以使通西域還騫至長安拜爲太中大夫

後使烏孫還拜爲大行

國由是信之

後漢周燮譙縣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徵延行風俗皆遵素有威公者乃拜燮爲侍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舉前青州刺史馮尚書樂巴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驗明者驛馬上之墨綬以下便宜收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

蜀費禕爲昭信校尉使吳大帝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敦愼必當屢使蜀朝廷不能數來也

晉羅憲仕蜀爲侍中吳亡爲太子舍人值倍校尉隨例徙於吳吳人稱焉

宋弁爲中書侍郎兼領外常侍使於南齊齊司徒蘭陵長公書丞王融等皆稱美之以爲弁書列不建本處而體韻乖正

周遵適之

李系少聰慧有才學爲引接諸蕃客兼散騎常侍使聘與其二兄前後將命時人稱之

北齊魏收爲通直散騎常侍副王昕使梁昕風流文辯收詞藻富逸梁主及其群臣咸皆敬異先是南北稱私李諮盧元明首通使命二人才器並爲鄰國所重至此梁主謀曰慮今命世王魏中興未知後復何如

李廉爲光祿大夫兼常侍聘使至梁梁武謂之曰伯陽久役而彌威越本人拗令賓居多常侍曾經游契今復充使不改長威風

李繪字敬元仲子也涉獵於文史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

聘使淳與弟繪俱爲鄰使至梁文帝有家風爲太子舍人兼常侍

周陽四修之門

崔暹爲散騎常侍兼聘齊謂溫子昇南人相欽服乃言當好

前朝通好之日何意不來共見重如此

後周崔彥穆爲禮部正大夫隋氏請故都人士以充使副彥穆

顧問曠然風雅善於言辭爲梁所稱

唐李大亮爲涼州都督貞觀八年被十三道大使巡省天下大亮時部使多務遷擾大亮獨清靜謂諸使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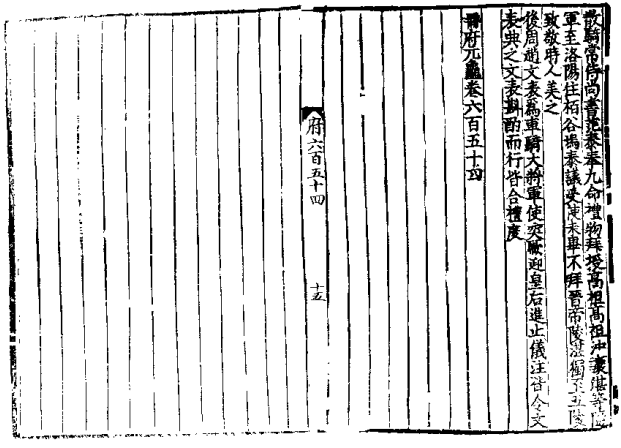
馬牒素爲遷禮部員外郎與源乾曜張倚等充十道黜陟使素處事平恕當時稱之

崔慎

夫使於四方古所慎擇廉以自守仁以宅心義以制節信以全命或延行風俗或勞來戎狄而堅心有素於是確將出疆之命或延行風俗或勞來戎狄而堅心有素於是確臨財無苟秉義益高期國皇華光使四方之美者矣

陳阮卓為鄱陽紀錄交阯表傳征相聚為寇
拔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産前後
使者皆致之唯卓撰身而還衣裝無他論成大其廉
北齊李繪初仕東魏典敕舊侍為聘梁使前後行人皆遺貨
求市繪獨清尚恥人重其廉慎
孝昭皇帝時尚書令高隆之等奏繪為使主
孝建元年為員外郎使宣慰荊湘二州還奏稱
湘州刺史臧質反質素有威名士庶多附之
質子敬兒為質前驅攻陷梁山
世祖命柳元景等討之敬兒復為元景前驅
攻陷鵲尾進逼尋陽
世祖親率六軍次于新亭質懼乃降
大明元年為員外郎使北虜還
孝武帝問虜中風俗及其山川險易繪隨事
條答甚為詳悉
孝武帝嘗謂侍臣曰卿等每使北還多稱虜中
有人物朕意不然卿等試為我言之繪對曰
臣聞中國有禮則四夷賓服故
堯舜之盛則有
重華
禹稷之臣則有
咎繇
殷
周之際則有
伊呂
方叔
召虎
仲山甫
漢則有
蕭曹
魏
晉則有
荀賈
王
裴
此皆
聖賢之佐
帝王之資
故能
光宅四海
垂名竹帛
臣雖不敏竊慕
古人
若
使
北
虜
則
以
觀
其
政
事
之
得
失
察
其
君
臣
之
賢
否
豈
以
觀
其
人
物
之
多
少
哉
孝武帝善之
孝建元年為員外郎使北虜還
孝武帝問虜中風俗及其山川險易繪隨事
條答甚為詳悉
孝武帝嘗謂侍臣曰卿等每使北還多稱虜中
有人物朕意不然卿等試為我言之繪對曰
臣聞中國有禮則四夷賓服故
堯舜之盛則有
重華
禹稷之臣則有
咎繇
殷
周之際則有
伊呂
方叔
召虎
仲山甫
漢則有
蕭曹
魏
晉則有
荀賈
王
裴
此皆
聖賢之佐
帝王之資
故能
光宅四海
垂名竹帛
臣雖不敏竊慕
古人
若
使
北
虜
則
以
觀
其
政
事
之
得
失
察
其
君
臣
之
賢
否
豈
以
觀
其
人
物
之
多
少
哉
孝武帝善之

王聞之曰韓氏其昌卓於晉乎辭不失舊後譯宣子如楚送女及還以除先親親睦族夕惕於禮伯宗請曰晉侯使郤犨來聘其禮頗簡公使大夫魯子晉曰一命而拜下大夫無乃不敢見禮也子魯曰寡君使子來繼舊好固曰寡君使子來繼舊好不敢以禮辱大夫敢固以請子魯



冊府元龜　卷六五四　奉使部　知禮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五十五

奉使部

智識　謀略

大人國知敬反以斷其興衰目擊道存可以察其禍福君子之表微哲人之先覺者也中古而下蓋有膺使乎一隅當出疆之任或探細微或嶷嘿那或對勞軍戎或巡行郡邑以至接酬宴會時務政治之觀察言行而辯敗匿情形勢而洞權變明其指意之損益識其事機之成敗詳於國體審於王度自非術業內融遠慮兼至隆止水之監而不棲包周物之智而窮通又烏能見於未萌若符契而可驗斷大事類乎蓍龜之咬然哉仲孫湫稱魯大夫使於齊歸復命曰齊難未已臣聞君子之言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齊君其圖之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由君乎君其圖之公終不能用其言及齊人殺無知公謂湫曰子之言驗於是乎在矣湫曰臣聞國君進思盡禮以事其上退思補過以備不虞今君之禮無所加矣而禍不已臣聞之曰內寵不驕不能亡國外寵不逼不能害嫡今齊君之內寵多矣其禍將及君君其圖之公不能用其言及期命于高傒曰齊多寵子其難將作子其圖之對曰臣聞之曰君子不佚樂以佚人不佚樂以佚己今君佚樂多矣其難將及君君其圖之公不能用其言及期命于鮑叔

其二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能敬人然後人敬其身故曰恭敬撙讓以治其身也撙讓敬人然後有禮子無禮必亡焉能存乎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長欲其身也

是公子札聘于魯觀周樂為之歌秦風曰此之謂乎子曰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所繫何以堪之獨必及子孫乎

齊晏平仲聘于楚既反命晉侯子因陳桓子以納文伯晉侯見平仲與之語齊之政將有所歸未歟也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文伯晉侯見平仲與之語齊之政將有所歸未歟也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文伯之孀妻敬姜勤於教誨而不失慈和以訓導之以禮節之以舊法考之以二國難以修先君之業而不墜其家聲人皆平公為知人晉平公為知人

范昭聘于齊齊景公飲之酒酣昭子曰願請君之樽酒景公將進之昭子固辭曰不敢為酒樽之禮不恭而不恭為罪景公曰子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子曰臣聞之樂工不習於他官官工不相為出境之事曰吾子之國人也願聞之

使者將命不忘其君之事曰吾君使臣敢告不敏曰子何以不為寡君調成周之樂乎昭子曰天威咫尺不敢失墜敢調之乎景公曰子為我調之昭子曰諾

范昭出景公曰夫子之使也寡人以為觀禮也今子為之舞何也晏子曰君之問臣敢不對昭子之為人也將以亂齊國之政而不知禮君子之治國也不以一國難其小侯況於大國乎

齊宣子為晉大夫如魯聘叔向為介謂子皮子太叔於韓

失其時則放之也首刑罰則生之也賞誡欲則與之也無名爵
授則奪之也吏誡不肯則責之也伏惟陛下道遵前王功超往
代數春風而散仁恩以調民生之疲之正當茲日恢近來
遠不是今時臣既不辨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謹所宜行若不
除煩擾疾恤貧困是使官吏盡忠百姓樂業和氣致祥享皇恩無速於民俗讀率勉善莫切於勸獎以陳聞乞垂聽許帝從之因
記民年七十者授郡九十者授郡八十者授郡九十四品前軍百歲從三
品前軍

後周張聰為宗伯尚書右漢別差靜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
仲密叛據懿州逆境侵擾聰為西魏所東魏高祖令聰與行臺
相高勳招慰之聰單騎入城諭以禍福仲密遂舉城降勳
攻其城聰固諫不從城陷盡殺其守將仲密深德聰之
何妥字元善東海郯人父通梁武帝時為國子博士妥幼而聰
敏博覽群書梁武帝甚異之年十二侍皇太子讀孝經論語
非喪侍所則稱毀滅容貌哀戚見者莫不感動梁武帝每歎曰
何氏有兒如此吾復何憂及侯景寇逆梁武帝崩簡文即位
梁室大亂妥隨父入關父通為西魏荊州刺史妥時年十五
通令妥與書招梁將王僧辯僧辯報書曰知欲以書招誘
僕為梁室大臣義不顧生豈以一紙書而相誘乎妥乃不復
言及通知其意氣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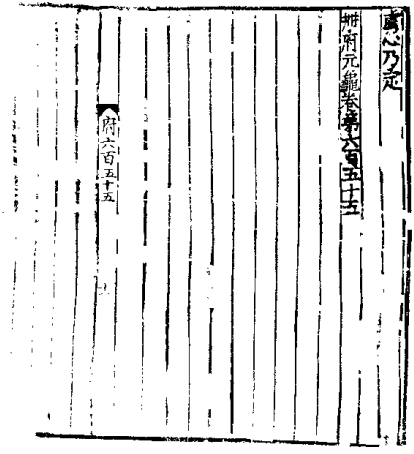
隋蘇威為納言時突厥遣使來聘上令威與內史侍郎裴矩
接對威謂矩曰此輩多詐我須好為之矩曰公為大臣理
須如此威曰不然彼多詐我以誠應彼雖欲詐我何所施
之矩深歎服

唐鄭元璹為太子時為漢王諒所誘元璹陽為敬諾而心不
許及諒舉兵元璹為行軍總管率兵討諒諒將綦良守
清漳元璹與良有舊先遣使喻之良乃開門納元璹元璹
入城諒將王聰等率衆數萬屯於城東元璹與戰大破之
聰等皆降

唐李大亮為涇州刺史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來寇邊大亮
率衆擊破之頡利可汗既敗走其部落多來降附大亮
撫納安輯各得其所

唐李靖為行軍總管率衆以討蕭銑軍次巴東銑將荊州都
督陳孝範以城降靖以孝範為荊州刺史孝範為銑守荊
州有威惠及聞銑降乃悉以府庫珍寶分賜將士秋毫無
犯

唐李勣為并州都督并州人物殷阜俗尚奢華勣躬履儉約
以變其俗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五十五
府六百五十五

立功

國君行人著用節之制小雅四牡歌有功之來勞之來勤慰之謂也
遣者能省事以集民役靜是中勞旅之典邶風匏有苦之詩爲自
濟而後或殊舟楫以通險阻蠻貊之邦莫不咸至夷狄之性或
如虎狼傳曰德威惟畏柔遠能邇故能以德懷之以威震之
然後能盡其情偽故曰知遠之情難也是以古之聖王明其
號令慎其使命審其禮節考其德行故能柔遠而人不偷
近而不逼遐邇一體中外一心故曰王者無外也

漢高帝六年匈奴冒頓單于初立攻破東胡西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地悉復收秦蒙恬所奪匈奴故地與漢北接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民不聚居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

漢文帝前元三年匈奴大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車騎八萬五千屯於滎陽以備胡寇

前元四年匈奴復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兵擊匈奴

前元六年匈奴復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車騎擊匈奴

前元十一年匈奴大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車騎擊匈奴

前元十四年匈奴大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車騎擊匈奴

後元二年匈奴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車騎擊匈奴

後元六年匈奴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車騎擊匈奴

後元七年匈奴入邊詔令丞相灌嬰將車騎擊匈奴

景帝前元三年吳楚七國反詔令太尉亞夫將兵擊之

前元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太尉亞夫將兵擊匈奴

前元五年匈奴入上郡詔令太尉亞夫將兵擊匈奴

前元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太尉亞夫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太尉亞夫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太尉亞夫將兵擊匈奴

武帝建元三年匈奴入上谷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建元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建元六年匈奴入上谷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光元年匈奴入上谷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光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光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光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光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光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朔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朔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朔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朔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朔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朔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狩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狩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狩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狩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狩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狩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鼎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鼎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鼎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鼎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鼎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鼎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封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元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初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初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初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天漢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天漢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始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始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始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始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始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太始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征和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征和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征和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征和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征和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征和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四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五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六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七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八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九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二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三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四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五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六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七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八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一百九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二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三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四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五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六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七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八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二百九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二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三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四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五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六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七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一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二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三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四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五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六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七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八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八十九年匈奴入雁門詔令將軍衛青將兵擊匈奴

後元三百九

務貴人有功者悉以委之蒲類王安國侯嚴封額丹未伏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聽大將軍霍光風旨以便宜從事斬之東史士百人俱至烏孫遣使導護至其國烏孫發騎二萬人以送三百人俱攻龜茲兵未合便發觸其國二萬人為烏孫兵七千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王謝曰我先王時為貴人所立不敢殺漢使願得貴人以解罪貴人欲殺王王恐貴人亦發兵自備貴人遂殺王而立王弟為王貴人還報漢漢以為龜茲王本持兩端實首惡不誅乃發諸國兵共圍貴人貴人困急漢復發兵誅貴人立王弟為王

陳湯字子公元帝時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先是甘延壽常與湯俱西域諸國畏而愛之湯為人多計謀喜奇功其談論有可采者然不能謹節好酒及私財數陷貶秩以此不得大官

建昭二年湯與延壽矯制發戊己校尉及城郭諸國兵合四萬餘人至康居東界延壽湯欲令單于自殺以絕後患故先遣使者至單于所上疏陳康居王雖臣匈奴數背叛之狀及其強大兵馬之計以為宜發城郭諸國兵誅之以威單于單于聞漢兵至欲降恐失大臣之計即留使者數月未決其貴人謀曰漢兵來數千里不信我小利必不能久相守單于見使者頗還其人馬畜產財物以故貴人皆勸單于殺使者以絕信堅守單于以為然乃遣使報延壽湯曰單于欲降恐失大臣之計故且留貴人

[illegible]長四百七十人遂付大兵殲其馬半[illegible]以給軍食又神[illegible]
[illegible]其大伊攻毒入唐夜[illegible]單于不得[illegible]
[illegible]唐其[illegible]
[illegible]墨見之[illegible]
可六十里士[illegible]復[illegible]
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字子松天水上邽人初為金城太守以病免後歲餘為[illegible]孫小昆彌國民所殺諸侯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焉時烏孫立小昆彌子末振將是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彌會病死漢復遣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訴末振將大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驟番丘亡匿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勒屯邊地選精兵三十騎晝夜馳

裴政為尚書祠部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主深禮重之及還奏曰臣觀陳國君臣上下恣為荒樂不恤政事內官用事數百人並加金紫之飾宮女千餘人皆服羅綺後庭之費日數萬金臣竊料之不出二年必為人有矣及後主嗣位荒淫滋甚果如政言

隋高祖為丞相時突厥屢為邊患乃以長孫晟為行軍司馬使於其國晟既至其國說其可汗曰今中國有聖人興受天明命將一四海自古以來未有此也可汗宜善事之以安其國家若其不然中國有釁必為可汗之患矣可汗曰我知之但恐中國有變我即為之耳晟曰可汗若欲為變中國必有釁隙可乘今中國有三處可汗欲為何事可汗曰我欲取幽州并州及河西地耳晟曰此三處者皆是中國精兵所聚可汗若欲取之必須先為計策可汗曰計將安出晟曰今中國有變必須發兵以討之可汗若欲為變必須先與中國和親然後舉兵中國既和則三處之兵皆為可汗用矣可汗曰善哉此計甚妙我即為之耳

宇文述為行軍總管率兵擊高麗至薩水渡軍半擊之大破其軍於是引兵而進去平壤三十里結營而守高麗乞降述以其王入朝不許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至述營中觀我虛實還即背約述悔之遣人追文德文德已渡鴨綠水矣述將渡水諸將皆以為敵已詐降不可縱述不從遂渡水追文德與戰屢破之遂至平壤城下

隋李子雄為行軍總管從晉王廣伐陳子雄率水軍先下九江陳將魯廣達等率兵數萬屯峴口以拒官軍子雄擊破之廣達退保采石子雄進擊又破之陳將樊毅等率兵數萬屯白土岡以斷官軍糧道子雄擊破之毅等退保秦王浦子雄又擊破之陳將呂仲肅等率兵數萬屯新林子雄擊破之仲肅等退保石頭城子雄又擊破之陳將任蠻奴等率兵數萬屯白下子雄擊破之蠻奴等退保北掖門子雄又擊破之陳將蕭摩訶等率兵數萬屯朱雀門子雄擊破之摩訶等退保宮城子雄又擊破之

隋高祖為丞相時突厥屢為邊患乃以長孫晟為行軍司馬使於其國晟既至其國說其可汗曰今中國有聖人興受天明命將一四海自古以來未有此也可汗宜善事之以安其國家若其不然中國有釁必為可汗之患矣可汗曰我知之但恐中國有變我即為之耳晟曰可汗若欲為變中國必有釁隙可乘今中國有三處可汗欲為何事可汗曰我欲取幽州并州及河西地耳晟曰此三處者皆是中國精兵所聚可汗若欲取之必須先為計策可汗曰計將安出晟曰今中國有變必須發兵以討之可汗若欲為變必須先與中國和親然後舉兵中國既和則三處之兵皆為可汗用矣可汗曰善哉此計甚妙我即為之耳

隋高祖為丞相時突厥屢為邊患乃以長孫晟為行軍司馬使於其國晟既至其國說其可汗曰今中國有聖人興受天明命將一四海自古以來未有此也可汗宜善事之以安其國家若其不然中國有釁必為可汗之患矣可汗曰我知之但恐中國有變我即為之耳晟曰可汗若欲為變中國必有釁隙可乘今中國有三處可汗欲為何事可汗曰我欲取幽州并州及河西地耳晟曰此三處者皆是中國精兵所聚可汗若欲取之必須先為計策可汗曰計將安出晟曰今中國有變必須發兵以討之可汗若欲為變必須先與中國和親然後舉兵中國既和則三處之兵皆為可汗用矣可汗曰善哉此計甚妙我即為之耳

國家始從被註誤有細動陳我於此等必皆可自新罪与
兩渠得之則已諸姓大喜共擒獻素議及設將勤等同誅二可
餘人以歸仍乃數其誅滅而誅之
裴行儉儀鳳中為司列少常伯安撫大食使檄諭可汗都及
李遮匐還
楊炯大宗大和初為衰議大夫崇德宿師於野者連
年同盟窮武求降者皆詔許乃數百騎入倉州取司馬與其
家屬赴京師至澧州果誅宣慰州王建表來朝慕義之功新同
首惡而獨建首從情實
梁馬嗣勳為太府卿元從押牙嗣勳驍勇善用槍任使器宗出
北元年三月太祖令光州刺史劉存率諸道兵以向國又救
李克威收復黃州及討昌縣使嗣勳往光州打番馬
以勳劉存為招撫副使光州存與嗣勳率兵入戰敗而走之又
追及於蔡及鍾離多所俘獲
後唐李嚴為天興尉時同州節度使李繼韜叛附於
下軍李嚴之西關使嗣勳入見莊宗即時同州節度使李繼韜叛附於
梁莊宗即位命嚴為宣慰使往諭之繼韜既殺其使者又
拒嚴不納嚴乃馳還報命莊宗大怒即日命將討之
後唐李嚴高攻牙軍去曜盡殺之
後唐李嚴同光中為省使于蜀時王衍孝援坤維部曲離心
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之形勢與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
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嚴為三川招撫使鎮興元
鎮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入蜀或說嚴以兵鎮大軍
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遣李司空先來子
即率城幼歌來降以為討蜀之謀始於嚴衍甘言厚請而殺之
欲不令遠進嚴賜之書曰使魏王至三川兩人大功立矣勉領
入益州衍見嚴於前以妻子為託
唐莊宗三川平

招撫
周官司馬有撫人之職掌諭王志以通天下之邦國而語之使
萬民和親諭古今而比其新造之邦民慕化去就若歸鐵之慕下有
讎客或違城拔邑或守於匪人或警旅征伐於物役
以至殊俗狄附勿使勞平大災流行此皆凋弊移易是事經濟望
奉宣國命布露恩德通導懷撫之以福慶之以禍福是以禍用能
萬衆之夕開格猜年之迷去勞永逸集撫懷存邦使亂者
知歸莫化者無獄兇從亦慮通播遷復者為向非躬理而達變
研幾而適道周物之智周變隨難之節不奪者曷足以膺是
選哉
漢司馬相如為郎使西南夷還報天子大說乃拜為中郎將
副王然于等往喻指責蜀太守以誅殺邊吏狀檄曰蜀
東接巴漢巴漢之人郡之多務轉運勞苦邦人用力興法誅
之巴蜀民大驚恐或以為陛下意欲誅之乃遣相如以好辭
曉諭巴蜀民以非帝意檄曰告巴蜀太守檄吏民曰蜀人守邊
備西夷之故發巴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
幣物使者不然不敢進道邑中郎將侍從者二百人
人有文武材能者請與俱來
檄告巴蜀民曰蜀東土之人生於斯長於斯安其所習俗其所
樂聞故聖王之教民不易其俗不變其財因其所有以
輸貢道所以便其用也今

舉拜石州刺史
崔顥為起王長史大業中山東遭賊蜂起煬帝令撫慰高陽募
國郡首者八百餘人
唐裴矩初仕隋為黃門侍郎大業初煬帝令矩往張掖引致西
蕃至者十餘國帝於觀風行殿及朝堂見之啟發其狀矩又
令於往來處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設等以
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
胡三十七國謁於帝所盛陳奇伎列於道左亘以綵幕飾以
金銀令其商賈與相貿易以廣聲教帝大悅賚物百車
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賞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其子入
侍煬帝又令矩掌其事引致諸蕃啗以厚利令其國商胡
與中國貿易以中國繒綵為無盡藏啗之使來欲其
國富以損中國之財又啗以金玉使來者見其土地所出
金玉無價以為中國寶物益輕之又啗以奇物異事
令其國人競來貢獻矩知其好佛法每於西域諸國
過處必令轉讀講說教其觀佛像聽其眾庶瞻仰
禮拜以此眩惑其意帝每見矩所奏無不悅可
於是厚加賞賜
唐張道源為睢陽太守時屬安祿山反道源率兵拒守
賊將尹子奇攻圍數月城中糧盡人皆相食道源
乃縊殺愛妾以饗將士將士皆泣曰願效死以報
使君遂出戰子奇大敗
唐李憕為監察御史時諸王分鎮南服憕奏曰臣聞
古者建侯以蕃王室今之所置事體不同宗室
磐石則天附焉異姓強臣則天削焉今之所封
多是異姓強臣則天削焉今之所封多是異姓
臣竊為陛下憂之陛下宜令諸王各於所封
之地招募豪傑以為爪牙則天下安矣
唐李憕為監察御史時諸王分鎮南服憕奏曰臣聞
古者建侯以蕃王室今之所置事體不同宗室
磐石則天附焉異姓強臣則天削焉今之所封
多是異姓強臣則天削焉今之所封多是異姓
臣竊為陛下憂之陛下宜令諸王各於所封
之地招募豪傑以為爪牙則天下安矣

至德末李神通為破賊大使撫山東十三十餘州郡德之地為定
張河為高祖大將軍戶曹參軍從至霍邑胡便令河慰諸并州
軍民歸順撫山東燕趙之地事平來獻附
劉德威初為太宗撫北道元帥長史時關中饑盜往往聚結衆
盜從令德威招慰之所至皆下
李憕為監察御史時諸蕃酋豪二州首領反叛憕兵討擊而平
令憕往監軍事憕乃宣朝旨持其罪親入撫洞以招諭之所
者盡降而還高宗嘉之
裴懷古則天時為殿中侍御史時突厥默啜方強則天
令懷古與王孝傑等討之懷古謂孝傑曰默啜
懷古中朝貴戚賜與歸附者日以千數乃得其虛而還後為可
封郎中持節安撫隴右諸州都督仍充招慰使突厥默啜聞懷古
至果大懼遣使謝罪請還降人
陳為吏人俊通乃舉兵耳懷古知其驍銳乃輕騎以赴之左右
皆懼懷古曰吾故忠臣陳知吾神明況於人乎
乃束裝解鞍而不信也懷古曰吾故忠臣陳知吾神明況於人乎

子因造其營以慰諭之賊既悅歸其所掠財貨納於公府請
洞首長吏持兩端者盡來首附乃案定
宋慶禮為大理評事充嶺南按獄時廣州首領馮崇等五州首領更相
侵掠暮倍不安承前使人懼其炎瘴莫有到者慶禮明其境
詞開風俗示以禍福於是宇悅踴躍五千人
劉安靜為監察御史開元二年為吏部尚書李嶠所吐蕃犯長安時平
陳令安靜充使支勞還等使如二都宣慰屋至江都奉宣詔旨百
姓以是懽安靜京尹鄭善果者如猪既宣恩澤無不沐浴
吳保安為中書舍人張說宗之元中江西推南推西大使為災令涉
旁問巡慰竹在人安撫碧潤為虔部身外郎宣充和中王承
宇在鎮州相命宣命令頒為使以招諭之承宇感德
悅二州及虔州刺史遣兩子入覲
裴伷先為右拾遺則天初十五年頃鎮州王承宇以國哀薨州廷
臣成德使皆憂懼伷先為吊祭大夫鄭重宣慰軍情感一百萬貫
香藥銀器等

李洁為洛州鄭縣尉開元初詔百官各舉令長一人洁舉
宋璟為散騎常侍長安中鄭州李叔直疑懼將舉兵璟
平諭之師道得其情意即請勁騎疾馳為其下所殺而止
崔戎為諫議大夫元和初領東西兩川宣慰使西川兵驕戎之後
戎宣撫使素得其情知蜀將劉辟等皆可使安
撫而荷之一境大賴焉

古者慎使子之選重越境之任故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義外事不表衛也大夫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古語曰變通之際聞不容髮非夫智略輻湊計慮周洽者孰能與於斯乎若乃受命而行臨事以敏因其變故適物當有變而立斷將覆危而先救捍大敵人無所拒其詐智者不能离其謀用能成命而立功守節而使考其趨舍得焉對之義而成出疆之美矣

齊景公使使於楚楚王樂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齊不有臺若此乎使者曰若君有命命臣為使臣未之聞也王欲臣臺殫陳而對臣未之聞也王欲臣臺殫陳而對臣未之聞也王欲臣臺殫陳而對

割十五城予趙趙王畏秦欲勿與而衛其使大王子白起數大王之罪當誅臣請為王誅之王與群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群臣相視而笑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逆強秦之歡哉遂列相如禮而賓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為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為上大夫

蒙嘉初始時燕王喜使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不甚善太子丹怨而亡歸燕國誠見秦王之所以報讎者無足以計天下事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欲自報秦王之所以報讎者無足以計天下事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欲自報秦王之所以報讎者無足以計天下事者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

漢王旦數能謂我使淮南使之發兵背楚數月我必取天下可以為臣脩何白臣請使之矣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太幸主之幸幸主之幸幸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謂太幸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強漢以與為弱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則大王所欲聞言之而非邪使何二十人伏誅劉淮南亦以明漢淮南王王曰請奉命屬淮南王王曰請奉命屬淮南王

趙高使人詐為二世詔使楚使者在方急責高發兵應阿高入臣九江王已破還走何以得發兵而應曰項王是時使者出何曰事已擅可以擅使者無使歸而疾兵漢使方初從之遂歸漢

王馬武帝元朔中使匈奴法常使不去節不以墨黥其額不得入穹廬師古曰穹廬氈帳也廬形似穹隆故謂之穹廬也烏孫北近匈奴習其俗數與匈奴通婚姻雖長外國而服匈奴

漢初元封中武帝使譙諭朝鮮王右渠發兵遣其將入朝見天子而渠竟不行使人刺殺送使者朝鮮相韓陶相尼谿相參將軍路人又反攻殺右渠降漢漢為樂浪朝鮮玄菟真番臨屯凡四郡

辛慶忌為西域都護騎都尉時匈奴日逐王畔單于將衆來降慶忌與副校甘延壽矯發戊己校尉及城郭諸國兵合四萬餘人分為六校從三面上攻其城匈奴大驚救火不滅日逐王與數十騎逾壍北門亡慶忌延壽追之單于聞漢兵至自將數萬騎來逆慶忌等恐其與日逐王合兵而益強即馳赴之陳湯為西域副校甲延壽矯發戊己校尉及城郭諸國兵合四萬餘人分為六校從三面上攻其城匈奴大驚救火不滅日逐王與數十騎逾壍北門亡慶忌延壽追之單于聞漢兵至自將數萬騎來逆慶忌等恐其與日逐王合兵而益強即馳赴之

言武等在某澤中軍有大喜如是詐以嫁單于單于親左右而驚謂漢使曰

不早成經畧好不如因而厚之實公從其言即表大帝為討虜
將軍以會稽太守
顧徽為東曹掾時馬曹公欲東大帝謂徽曰孫策以小據江
東兄弟相繼今子事之當何以自安徽曰策以輕脫速禍
不修備豫若刺客一發則事不可救今策已死而其弟
才略勝策策之所任皆江東舊臣各據險要又有山川
之固未可圖也曹公曰然徽還大帝問曰曹公何如徽
曰敵國隙而不乘非智也乘而不能制非勇也以明公之
神武因天下之資將誰敵乎大帝曰然
魏王粲為侍中時漢帝都許王粲常從入朝及帝崩粲
與陳羣衛臻和洽等俱送葬還至荊州荊州牧劉表
素待以上賓之禮及粲等至皆厚相資給
魏王粲為侍中時漢帝都許王粲常從入朝及帝崩粲
與陳羣衛臻和洽等俱送葬還至荊州荊州牧劉表
素待以上賓之禮及粲等至皆厚相資給
魏王粲為侍中時漢帝都許王粲常從入朝及帝崩粲
與陳羣衛臻和洽等俱送葬還至荊州荊州牧劉表
素待以上賓之禮及粲等至皆厚相資給

隋崔弘性剛毅有武略善騎射高祖為丞相時周梁三州高智慧等
州高祖恐純為變遣弘以兵入朝弘未至梁州三十里因
諸酋止傳令遣入謂純曰天子有詔書至所部皆恣其不能遠
步願王降馬受詔純從之弘乃宣詔純有變多將從騎至弘前
跪純有異色弘不視數回詐純曰王可避人將咨有所進純乘重
從騎弘又曰將宣詔王可下馬純遲下弘顧其騎士曰陳王不
從詔徵可執也騎士因執純下弘宣詔徵純入朝王有罪詔徵
入朝王若不得輒動其從者惶然而去尚徇且而大兵猝集同
長孫晟為太子勇所忌勇令晟與突厥可汗深相固晟
奏雖開作改且欲打大同城發六州鎧仗晟曰城下之盟
高祖迴從還見賊來救國家若戰少擊二將來多擊三將大
通擊四將使見賊強而又近耳深干大體須其衆日遠去衆逸
且疲誠勇入擊虜盡其逐宜執室以頒其衆自將深干驍騎
入朝帝大喜進授左衛翊將軍

煬帝初即位詔諸州刺史舉賢良晟以名聞帝召見問以政術
對曰天子為民父母為民擇師使之牧養故堯舜以人為
本桀紂以人為草人之所歸者為天所與人之所棄者為天
所奪天子以惟澳兵連二大國攻城可汗百官兆庶咸請討之天
子弗違師出有名今中國人為陛下臣妾在京師子弟遠征
貢賦闕於公役家有老親誰為養者是以天子
惻然為其報使向大人又制詞罪狀謝發使以召可汗今入
內屬乞加恩撫同於營民天子從之敕遣使到此可汗若稱昔
拜詔書乃永無而稱天子從命而稱天大人為陛下於當所
死亡則無日矣若不稱拜詔書發大兵直北潛之發左賢右谷
蠡可汗之命懷一向稱臣其
匈奴之國也與雖關之爭無而赴深陣拜詔受詔書合
就與雖日宿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優厚故致其感德
汗後朝貢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我至歲既以通
親且立一功以明百節與雖如何君高曰此谷渾百姓八
子真留此及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故公主妻於啓民啓民

臣天子其有丹戮者何也但以初很可汗而不能獨制故與牽
天子以惟澳兵連二大國攻城可汗百官兆庶咸請討之天
子弗違師出有名今中國人為陛下臣妾在京師子弟遠征
貢賦闕於公役家有老親誰為養者是以天子
惻然為其報使向大人又制詞罪狀謝發使以召可汗今入
內屬乞加恩撫同於營民天子從之敕遣使到此可汗若稱昔
拜詔書乃永無而稱天子從命而稱天大人為陛下於當所
死亡則無日矣若不稱拜詔書發大兵直北潛之發左賢右谷
蠡可汗之命懷一向稱臣其
匈奴之國也與雖關之爭無而赴深陣拜詔受詔書合
就與雖日宿民內附先帝嘉之賞賜優厚故致其感德
汗後朝貢之爭寵須深結於天子自我至歲既以通
親且立一功以明百節與雖如何君高曰此谷渾百姓八
子真留此及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故公主妻於啓民啓民

軍衣調諸軍衣禪薄神策衣粗厚薄不均難以驟戰莫肯規
沮進宣李晟容奏恐其有變帝憂之遣貴使慰懷光賜以
醫藥密詔曰賊泚猖誅保聚宮苑勢窮援絕引日偷生懷光逗撓
頓之軍衆制賜之衣數行交謂勢苦擯拉而入營衆不能師老
不用請帥每缺進取覆光輒數事情實不聽何以加罪臣見機
意在全復基業每缺從觀其所為未知感若不別為規略漸相
制持誰以破息承安終恐變故難測此誠事機危迫之秋也臣
不可以尊命客易奪之今幸晟奏請移軍適遇臣衙命宣慰懷
光偶論此事臣遂沈問所宜據光乃云李晟部落別行其亦都
不要指臣雖有翻覆固美其軍過戰懷光大自矜誇謂有輕
晟之意臣又微容問云非發離行在之日未知有此商量今者
從此勘迴或恐聖旨頗同事之可否決定何如懷光已上聞云
不可中變逐云恩命許去事亦無妨緩急再三非不諫言雖欲
[illegible]

光李晟亦以移重事由宰相知之故云作得李晟奏請義軍城
東以分賊勢然未知利害又欲知軍情離合陰實進退及貴
對面云見面論說故事情詳又欲以仍旨計去事亦無妨本
意九月十日御宣政以謀陪京路來攻務使平蕩賊如
此辭而直理當而明無遽為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不
以根據而言理當而明無遽為何由起怨臣初奉使諭旨不
言機宜合并若有疑貳一失其便彼何可追李晟疏奏德宗初
望頗信之并若有疑貳一失其便彼何可追李晟疏奏德宗初
司農卿兼御史大夫充京畿渭北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招討使
副之建徽與懷光素厚懷光又表以為副元帥建徽至奉天懷光
猶在城東建徽屢請入城見懷光不許建徽憤懼而歸懷光
又遣人追之建徽不得已復入城見懷光懷光謂建徽曰
今晟李建徽陰惡元帥反狀元帥反狀無益成功甚為生事
何如與四軍捍蔽群帥異心諸軍力則懷光高平馬燧名則懷光不相
下懷光從之諸軍共徵立下而逆黨不從心懷光孤危計無所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六百五十八

奉使部

才學　辯給　樂初

夫周官行人之職，諭諸侯，使者之才，應聘四方，紙役于里，委之專對，理無哭辭，必資才高，博通學，備古今，觀其膂力，相依之理，而吊哭之辭，酬酢四生，是非錯起，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晉荀子為魏使，魏王謂荀子曰：「寡人于鄭，鄭旬貴之，鄭子反戒趙孟，趙孟貴之，今子為寡人于鄭，鄭旬賤之，鄭子反戒趙孟，趙孟賤之，何也？」荀子曰：「臣乃用一獻趙孟為客禮，終乃貴，戒趙孟，趙孟賤，戒，曰：『子為客禮，終乃賤，戒，趙孟賤，戒，曰：『子為客禮，終乃賤，戒，趙孟賤，戒，曰：『子為客禮，終乃賤，戒

命作邑於鄧分其故壤立二公名為繫之問屬是故地應自疏
攝而曲分封二公是親與日文王為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猶
益九五之尊承親與日文王為諸侯之時所化之本國今猶
潛龍二卿規龍至五飛龍即可名為虎關意小親華與對學論
廣成不足斷以問尚書正月上日受終文祖此是何正禁與
對此是正果武言何以得知其事與尚書中候運行篇云
日月營始故知夏正又問竟時以何月為正禁與對自荒以下
書典不載實所不知果武又云寅直出日即是正月日中星為
以驗仲者即是二月此出竟與可得去荒時不知用何正也禁
與對堯三正不同言時既者謂夏時正月周禮但春二月會
男女之事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當如此但
亦無以辯析與周禮武又曰造原壽之母死孔子助其
事原壽卬木而歌曰久矣子之不試於喪也有旨哉說孔
子之誄然孔子聖人而與元壽為友兼與對孔子即自稱言

孤者不失其為親敬若不失其為苟又問原壽與歷人業與對
曰鄭注太原壽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孔子聖人所在
必可法原壽不孝有違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棄不孝之大
罪業與對曰原壽所行事自數者幼少之咬非是今始既無大
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教故舊之義於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
以容原壽之事普為代業與對曰此是後人所好非孔子自制
體合義於防如此之類謹記之中國有百數又問為曰大極是
大有是無業所作不然不然是有有不然是無業所作不然
其義經牧兼通書數轉答得副王肅使答眾朋風流文辯
雷逸縱橫加敬於在坐作聘游說對甚美盛
劉逖為假儀同三司聘周使副三國典儀禮樂不定談直周對
議論從容對古今事多合孔儀曹文辭可觀云爾
隋薛道衡為內史舍人使陳還東應對稱旨陳主尤愛敬道

能叶力事還亮來拜國為聘依前聘焉永劉知人之監於是乎
在矣書是則勞之以四牡之詠燕之以上賓之與不為虛設
漢張騫之武帝時為貳師將軍開西南夷騫以使還言身毒國
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夏卑濕暑熱乘象以戰其
兵臨水而居以舟楫為便天子既聞大夏以來皆自以漢
地西南夷反閉昆明為所殺乃欲通使從身毒國以求大夏
使間出徼指西南歲餘皆

令復斬一訖不足以增威不如時有所寬以明恩賦（賦）
令盡死力勝之壯其言貴不誅而與部相結厚勝之使還薦部
伯喬石輔都尉

鄧宏中元帝時為博士使行風俗時益州刺史王尊居部一歲懷柔
徼外蠻夷緡附然其俗信鬼多淫祀邪說民常以牛祭鬼殺牛者
必先以祝禱牛輒自驚走觸擊人以為不祥宏到部移書告諭曉
以禍福其後牛雖驚走人莫敢近宏乃令告主令牽牛詣前宰殺
之於是淫祀絕而疾病者皆愈

後漢杜喬順帝時為尚書大夫守李固政為天下第一

馬日磾獻帝時為太傅持節關東在壽春以檄辟孫策表
拜騎都尉

鄭泰為尚書與平初衛宏承制發諸郡兵屯三輔討賊泰
以為不可宏不從後皆如泰言

海岱高於為荊州刺史表行部事

史臣袁宏之元帝時為揚州治中從事史時東土機文帝遣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至表口罪色數政以為體惠
成能苛職闕治務以刑民望獲故王敦見記於帝帝以問演演答曰敦後簡見貶褒百姓稱詠敦請為揚州刺史
後簡見貶褒百姓稱詠敦請為揚州刺史劉隗為刺史隗性嚴刻好法令以立威名
隗深洪流並激勢不可量道聽塗說先聞者為實遠近恐懼人不自安敦遣演往
觀察之演還具以狀對敦大悅

梁紫詢來孝武帝選中為戰騎常侍詢行風俗時民或有增人
稱伯王有高世行隱於剡之溪南山三十年號哀感伯王加賜

[illegible]為州訓書佐事不就

隋侯子深　開皇中為使者至潁州以別駕為趙郡李諤景城王
[illegible]祖嘉之

宇文弼仁壽中為刑部尚書省河北引儀同郭衍為副
牛弘為吏部尚書持節巡撫山東以郭州東史職行事為
[illegible]高祖嘉歎優詔褒揚

唐劉祥道太宗貞觀中為監察使時為州司馬獲罪以著作郎為
祥道方獲擢為會州刺史

韋挺為同州刺史廉察屬縣挺使屬縣刺史廉察屬縣刺史廉察屬縣
第一

[illegible]立本高宗朝為河南道黜陟使非本州判狀以立本為更入
[illegible]告立本見而謂曰仲尼云[illegible]觀過知人矣足下何謂海曲之[illegible]

李大亮為幻南道巡察大使李義府祖為倖臣朝廷莫不疾承

秦士充以[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游江都為何比道安撫大使至荊州睹古人像[illegible]伯以文章擅名
[illegible]超美薦之對策[illegible]第

周[illegible]為天官中為江南道宣勞大使[illegible]薦隱士史懷義徵拜朝
散大夫[illegible]正諫大夫

張脩[illegible]為[illegible]為河東採訪使[illegible]滿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事[illegible]為[illegible]薦[illegible]為[illegible]堪[illegible]請以[illegible]之[illegible]殊[illegible]之則
[illegible]乃[illegible]奏[illegible]為[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

親朝宗玄宗開元中為按察使通州刺史牟適之以強幹見稱
朝宗為刺長鳳之副相率州都督
劉宏開元中為河南道巡察使陳州刺史崔日用究州刺史韋元珪華州刺史蕭惠潤州刺史陳
秦宋州長史崔琳先汴州長史崔湜宋州司馬鄭崇質曹州司
馬鄭勉元禎州汝陽縣令明珠鄧城縣令韓昭徐州彭城縣令薛
惟所行雖縣令蔡母瑱新鄭縣令李庭瑾縣令劉無逸宋州寧
陵縣令崔昭鄭州新鄭縣令李元宗汝州郟城縣令張紹封邱縣
州濮陽縣令尹子正范縣令賀遂亮濟州平山縣令趙履哲青
州臨淄縣令元孝問海州東海縣令元瓌沂州費縣令徐嶠
泗州漣水縣令夏侯通等自可歿之狀
李希言至德初為江東採訪使兼浙江東節度使
隨事應用時江左新造人稍凋弊分部遣

衡州刺史
李希烈代宗永泰中為史部侍郎廉察史大夫奉命江南江淮
宣慰撫救幽滯進用忠廉時人稱之時礼巢父隱於徂徠山李
鄴屢召授左衛兵曹參軍
鄴為汴州刺史曹王皐為鄂岳觀察使皆有政績
鄴之大曆中為饒州刺史陳郡袁晁聚眾攻陷州縣鄴率人孔述睿有謀略之行浒
夏之際授太常寺協律郎以戰功遷中初為鄭陳使以開州
刺史為浙西觀察使
李行修為宗正卿為宣慰使至楚州採訪風俗還奏稱淮南節度使
杜亞政事修舉人吏畏愛
李翰
天命垂文著之於策聖賢建使建之於風什故王者採歌謠
為行政之驗觀行都以考治道之亮否
方正之操彰善抑惡之義參列國以通諷諭
事舉人無閉言允所謂使一四方不辱君命者矣

陳留風俗傳曰太中大夫使行風俗今所謂察訪使
是也周禮為諫諸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
考試
王符潛夫論曰貢舉貴得實士而今選舉或以貨財或以
虛譽或以黨友或以門第或以位勢或以容貌或以書筆或以
辯口或以歷久或以積勞或以故緣或以偶合或以猥衆或以
守闕或以虛譽或以時流或以選舉或以貨財或以虛譽或以黨友或以門第或以位勢或以容貌或以書筆或以辯口或以歷久或以積勞或以故緣或以偶合或以猥衆或以守闕或以虛譽或以時流或以選舉
宋王儀之晉末為大將軍掾事務軍時三吳饑荒盜賊公行
豚鬼而食人儀之為政嚴明盜賊屏息
後為吳興太守
孔愉為會稽內史王愉不奉行詔旨愉收愉表免官
後為荊州刺史時遭武昌封鼻庾悅侯與北侯新安同掙節行并定二州

漢書賈誼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舉奏無
後漢周舉為諫諸大夫順帝永和六年詔遣八使巡行風俗試
是時奏貪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
范滂為汝南太守時汝南人士共稱其高滂為守歲餘
守東萊清淨如太守記滂既出境所舉貪殘莫不
解印綬去其所舉表
數十人
第五種拜南陽太守時人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第五
清白名振郡國號曰八廚
宿瑜為守濮陽者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
十人
第五種拜南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與八使察災害王公
以下所舉茂才孝廉吏二千石以下所舉賢良方正
數十人

元帝建武初為侍中時天下饑荒盜賊群起乃以傍為循撫使案察之傍登車揖
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無汗垢厲解印綬去其所舉表
裴秀晉武帝泰始中為司空時詔以三事考課黜陟幽明秀
私敘傍數日臣之所自非刃鐵義業深為民害皇以行詔
明以曾日但假收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察實臣聞庶人天
章篤叡必茂史臣陳義至道若臣言有欺甘受顯戮史不能詰
君君臣臣敬聖常行臣秀郡大戮鄭仲叡收張繇等報乃聽
闕君教之臺遣秀與屬國侍御史巡行諸郡檢實殺人大小
數然後而有記原之
後漢書孝順帝紀永和元年詔曰行風俗使者舉奏二千石
臣光案孝順帝紀永和元年詔曰行風俗使者舉奏二千石
盜賊群起乃以傍為循撫使案察之傍登車揖
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無汗垢厲解印綬去其所舉表
裴秀晉武帝泰始中為司空時詔以三事考課黜陟幽明秀
私敘傍數日臣之所自非刃鐵義業深為民害皇以行詔
明以曾日但假收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察實臣聞庶人天
章篤叡必茂史臣陳義至道若臣言有欺甘受顯戮史不能詰
君君臣臣敬聖常行臣秀郡大戮鄭仲叡收張繇等報乃聽
闕君教之臺遣秀與屬國侍御史巡行諸郡檢實殺人大小
數然後而有記原之

府六百五十八　九

府六百五十八　十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五十九

奉使部八

敏辯

古者誦詩三百可以專對奉命出境苟能以其所長為國家光則雖使絕域不辱君命矣若乃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文以足意言以發情故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焉是以聖人之教學詩為首其有文辭不逮意者則圖象以盡之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之情見乎辭矣

然而戰國之時天下分為七雄各恃兵威以爭強弱其間辯士馳騁縱橫捭闔之術變詐之端固非一揆而其大要不過欲強其國安其君而已

周顯王三十五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卬將兵伐魏魏使龍賈將而擊之與秦戰於雕陰龍賈大敗秦人斬首八萬虜其將公孫痤魏王乃使犀首以相印授公子卬而與秦講會於應秦王乃歸公子卬之相印而復與魏河西之地以和

三十六年秦惠文王薨子武王立

三十七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

三十八年秦昭王初即位

三十九年秦昭王與魏王會於臨晉與韓王會於宜陽

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黃棘

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宛

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襄陵

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鄧

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穰

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新城

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宛

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九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二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三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一百九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二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三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二百九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二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三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三百九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二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三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四百九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二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三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五百九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二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三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六百九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二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三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四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五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六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七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六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七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八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八十九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十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十一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十二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十三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十四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十五年秦昭王與楚王會於鄢

七百九十六年

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illegible]岳强於此，[illegible]不便誠聞之掘壕君王先人宗墓夷鍾宗族[illegible]將十萬衆臨逼即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illegible]父老使[illegible]使一[illegible]將[illegible]然起座[illegible]謝實曰居蠻夷中久殊失觀[illegible]後漢[illegible]遵初為[illegible]如大將軍梁冀辟[illegible]于徐有賊遵遣賊割害為言曰單于大可之遵還[illegible]冀禮為主將為[illegible]高恪羊徊等才博果[illegible]辯論難[illegible]出之務解難釋系禪[illegible]失權甚悉之乃以手中常所執貨刀贈之禪荅曰臣以不才何以堪[illegible]奘漢宝自雖閩弱然不負東顧[illegible]恢寺侯為[illegible]

[illegible]儀魏延牧[illegible]小人也[illegible]有[illegible]吹之[illegible]益於時務然既已任[illegible]勢不得[illegible]若[illegible]一朝無[illegible]為[illegible]見忘[illegible]延[illegible]之[illegible]儀[illegible]延[illegible]之[illegible]延[illegible]之[illegible]延[illegible]之

知為是其智也將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猶身及逸下是
養也文帝善之又御史大夫王陶知梁孝王貴寵入朝而
帶甲百萬任賢使能亦有經略雖有鉞鉞無所用之寄意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答對曰大國有
征伐之去小國有備禦之固又吳王素蓄奸謀久懷異志
深溝高壘堅城大夫者幾人答曰百萬之衆明將健卒八
九十人吳臣之比卑戴小童不可勝數若頓戟於堅城之人銜其
大節聞而嘉之拜為郎中
紀瞻為光祿大夫後主遣瞻與中郎將張悌使入吳而
聞諸入國而問俗事春將王布之馬射歟而問之曰吳之君
子亦能乘馬射乎瞻曰此軍人騎士隸業所及士大夫君子未有
之者也時皇帝大赦改元瞻與同坐皇帝大會百官羣臣
之前瞻時年十四立於殿陛間吳人憎其幼而使慢者皆令瞻往瞻隨問
答聲氣俱應吳人奇之
晉張華為壯武侯時吳人間我之八備幾何對曰自江都
至七百里又陸道里其遠難為壓圖對曰疆界雖遠而其
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備人雖有八尺之軀罄不支其
用矣
晉衛瓘音重聘於吳時吳主孫皓方極意於北方瓘
不知而下能留
晉張華時為深州牧張駿治中從事初駿遣傳嘏以造于
蜀遂表京師華雄幹謀略深沈殿又遣傳嘏詣于蜀計以限道遠難大
況嘏又有機敏之辯嘏因說曰南氏無主蜀為過客宜先
討百城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清許洛塹江據湖
二帝詳時四方皇威以臨之舉手而定矣駿以為然
乃以遣下臣冒險遠使不達萬里若以陛下義聲遠播必能感
物若劉玄之志天下之善一也權陛下圖之
晉溫嶠為東騎將軍領軍將軍庾亮與書令裴秀侍中首悅等欲徙以外

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轉席自據一方將引天衡以制中原乃
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衆庶之倒懸自思於此也
時旦以規瑯琊中興以來皆以重鎮處之今大業始建根本未固
驟有輕邑曰我為祖父亦是晉臣往為六郡諸侯此都為
輔之舟梁至龍驤將軍吳國內史周玘等逐吳帥顧秘於
會稽焉為表玘龍驤將軍廣陵相張昭等為謀主於是江淮
諸郡三吳州軍事華為謀主不肯受詔使誅信人收玘誅彌日
我家主公弈世忠於晉室而不知歸罪於我公欲以王今
右共勤州主為涼王大將軍何以加勳有功於義之日子明臺今
者之制異姓不得過公侯唯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遺昔一時王
者之制異姓不得過公侯唯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遺昔一時王
異者之制異姓不得過公侯唯王九州之內重爵不得過公遺昔一時王
天下共伐之王於戎狄不從此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王
府元龜　卷六五九
以為非者蓋亞於南之也假令承魯王請侯位不伐之故王
上以貴公忠賢見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鄰畢此於吾已為以
卑子失閒也吾又聞之有殊勳絕世者亦有不世之貴今公
侯以貴公為王者認貴公以何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蘭親臨
復舊都以迎天子復以何辭何位可以加貴今三恩之狀日登
晉華廙為益州刺史時蜀賊李特父子相繼以蜀土險遠
流民多附之遂有巴蜀之地廙以為憂欲遣兵討之而
未有其人乃召主簿李毅謂曰今欲遣兵討賊而未有
其人卿為我行毅曰特等聚結流民非有大志但欲
苟延歲月耳今遣軍往必為所乘若其不進則威令不
行進則為賊所敗毅雖不武願為將軍一決廙曰善
毅乃率軍而進特等果敗廙以毅為建威將軍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吳人圍闡
於西陵濬遣水軍東下大破吳師吳主孫皓遣丞相張
悌督諸軍五萬救闡濬與戰於三山悌軍大敗悌死之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吳人圍闡
於西陵濬遣水軍東下大破吳師吳主孫皓遣丞相張
悌督諸軍五萬救闡濬與戰於三山悌軍大敗悌死之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吳人圍闡
於西陵濬遣水軍東下大破吳師吳主孫皓遣丞相張
悌督諸軍五萬救闡濬與戰於三山悌軍大敗悌死之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吳人圍闡
於西陵濬遣水軍東下大破吳師吳主孫皓遣丞相張
悌督諸軍五萬救闡濬與戰於三山悌軍大敗悌死之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吳人圍闡
於西陵濬遣水軍東下大破吳師吳主孫皓遣丞相張
悌督諸軍五萬救闡濬與戰於三山悌軍大敗悌死之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吳人圍闡
於西陵濬遣水軍東下大破吳師吳主孫皓遣丞相張
悌督諸軍五萬救闡濬與戰於三山悌軍大敗悌死之

奉使部　九

敏辯第二

梁徐陵為揚州刺史侯景反陵逃還建康景以陵為吏部尚書景將王偉侯子鑑等入侍陵謂曰今日之事當由偉等偉曰不然今日之事正應歸罪陵耳陵曰不然今日之事正應歸罪偉耳偉等各曰皆是陵之罪

路以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若白衣稱白賊也若由ナ突日今日白賊以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不在江南若伯日雖不在江南徐方也若伯曰向ム安比相聞何以ム而不報暢曰二王義感闕為難若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得貴遠暢曰握髮吐哺大謂歡門ム也若伯曰不然尚關羅國殲殪不恭且貢賦至有禮王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主門未為有禮若伯曰非是貢至死禮直是主人急公死社稷之義耳又言有詔捏天祚「介帶人戴知非江南之選近於逾陽彼九槍落在殺水我使客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息棲栖別其弟在此如何不還暫出尋白今友宣復留一人鵝曰知欲程天祚兄爭集聚已勒遣之但其母祚不住若伯曰豈有子棄母與父而不相見此使禽獸之不若賢士厚容何至如此乖又遣賜義恭義季臨各一領驃各九種并胡敦等伯曰各有所宜白曾是食鹽王上自食鹽故腹脹氣滿未之六銖以酒而

腹脹盥治國痛我體伯請愈差驃騎將軍東曹掾四種並許食鹽太尉安比何不遣人來至屏間彼此之情難不可忍要復見胝小人知胝老少耶胝為人暢曰魏帝父為魏武帝父為魏文帝子為魏明帝書親自斷命不敢使人暢曰魏帝父為魏武帝子為魏明帝孫為魏王嗣十世稱魏暢曰「胝若伯曰君南土士人何為著論而著此論士云何暢曰士人之言誠多誤但以不成愛命欲爭我論之時不容緩胝若伯曰頃常饑長安令胡精騎八万直逼洛陽百官奔竄長安令胡精騎八万直逼洛陽百官奔竄壽春亦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首彼之所見王元謨共見所聞悉亦是常事耳何為作如此怪異之談若欲武奔敗自入境七百餘里王人竟不相拒鄰山之險波之所隔猶得授手崔邪利便胝入沉將士到曳出之王上巧共生命令從此復何以輕脫健馬文悉至舊關便望風退據也彼之民人甚相驚言清平之時驗我相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來魯以過淮陽康祖為主所破比有信使死此消息王立讓南土偏將不謂為

才但以其北人故為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外向合三鎮量直反猶未為失事但因夜迴歸致疲馬潰亂耳我家騎鈔小城摩急小將魏帝與國攻圍胡必列胡必列之偏將兜陽等三萬地磨兵攻圍水盛因君巨舟敗運外官不得入城摩急不支乃降

故劉玉慕脩復舊職服勞不渝三年而限同一秩可謂之積
德緝言大哉或民勞以禮許人鬼曰聖朝自為曠代之恥何謂
前人論吉凶官從已驗於是我聞斬轄
五帝之巨臣不得為君故事使然二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
臣事君故事使然二我朝官司皆五帝之臣上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昂然親降御座執手以列朝廷嘉之後為車騎大將軍時陳將蔡徵來聘詔令商公直尊元定等攝之与陳人交戰我師不利元定等以自是連兵不息東南擾動意想為之乃授辰御正中大夫使若陳論保境息民之意陳宣帝嘉其善門待郎徐陵謂曰卿國通好本欲敦親今乃彼此交兵何也辰曰王者兵本朝非喜義而至上授以杜周恒恥人臣子女王帛端孔將送遺三杜機執謂非周郝烈之徒邊民狂悖未教德而先網之今受華氏正是相親過自救治豈在本朝凌曰彼湖南陵志圖吞噬此受郝烈之而已且華皎方州列將擁兵叛亡郝烈一介之臣身逃窟大小有異豈得同年而語乎梁曰大小雖殊全略一也若論先後本朝先失凌曰周朝送王上還國頗以為恩德公共元定還江執云非怨計恩之然亦足相抗梁曰元定等軍敗身囚其然已滅陳主貴泰通王共恩猶在且

誅之曰今二方鼎立各圖進取有豐隋實務敵心本朝為陳討賊解逋亡軒往友積有成年此為彊場之事遂為讎敵構然連兵略无寧歲酷虐窮兵不俱全若便存寬兼之則彼此危矣解与心安悔禍千慮改圖陳曰息爭桑之心本朝弘濯仇之義拔拥扶工倫好如初其為拥用以取齊氏非唯兩主之慶實亦此藉賴之深且以聞陳宣帝許之遂遣使來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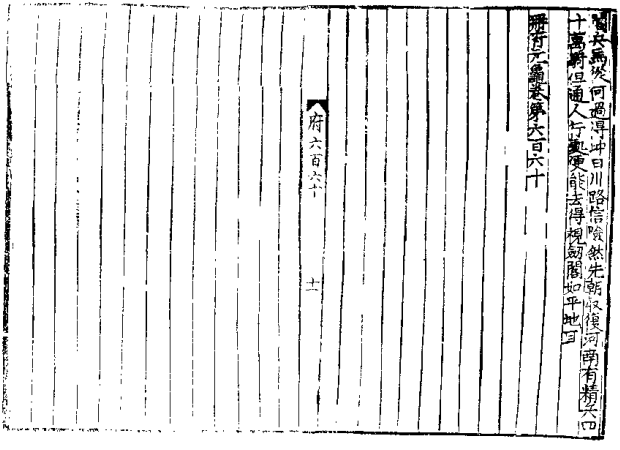
高熱元德中為鴈門太守突厥頻入寇邊熱并州高祖令元擊元使拒於突厥使介休王晉州數百里間積骨數十万頃映山谷及見元壻責中國違背之事元遣機慮對覓元所答因數突厥各異遂得突厥大懼不能朝元機又謂頭利曰漢家公主皆以貴女下嫁單于故得漢家珍奇入於士庶元可汗一元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還使和好國家必有重以幣帛皆入可汗兒有他勢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向吾今高祖心入乃論善取與結為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絕公乃論善取與結為兄弟

少何也謂判約其言如引還太宗致書慰之曰知公已共可汗結和事便當引兵還今聞公猶未息火火不滅和尚之功豈惟親舊金石之謂故當非遠

相里玄奘貞觀中為司農丞使高麗還奏言平壤城東北有山名曰蓋蘇文臣率兵巡歷諸城其城並臨險絕惟一路通人守之雖百萬之衆不可攻也蓋蘇文自稱五天帝各欲殺五帝而自為天帝今為鄰國所伏勢逼新羅不敢不事新羅恃蓋蘇文之威日來侵削新羅累年貢獻不入又蓋蘇文殘暴其國人畏而服之若有違者輒加誅戮國內雖大亂而蓋蘇文能自固其位

邑新羅皆懼有自非友彼還城此兵恐未能已之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如今事則宜詳審處置中國郡縣高麗今以未本地中國亦須復疆宇國家尚且不言高麗豈得違命蘇文不從蕭嗣代宗大曆初為國子祭酒使迴紇時特進頡利發頓莫賀可汗與其大將軍帥衆數萬騎來寇太原代宗以嗣素為回紇所信令往諭之嗣至其牙帳可汗盛陳兵衛延嗣入謁可汗坐帳中嗣不拜可汗怒謂嗣曰中國使來見我皆拜嗣獨不拜何也嗣曰回紇有大功於國中國可汗皆以女妻之可汗於中國有恩義中國可汗死則中國為之發喪臨弔立其子為可汗中國有難則可汗率兵救之可汗有子則中國為之主婚今可汗於中國有大功中國可汗於可汗有大恩

城郭一日程計到即破滅矣會我本國有奏而還爲之詞曰此而舊國待之已厚今我何哉元帥玉立曰勿言此而舊國待之已厚今我何哉元帥玉立曰勿言此而舊國待之已厚今我何哉元帥玉立曰勿言



賢行　獻賢　忠貞　才識

夫君宮掖之職親日月之光宮庭是司出納惟允而乃謙虛由性仁恕成風消約自居誹謗有裕斯固君子之所尚識者之徵宗者也雖代已遷良史所述遂著篇焉

漢北宮伯子姓趙氏學文時以長者愛入侍親近趙氏與衛皇后家相愛敬北宮貴盛而伯子謙恭自守未嘗驕人

軍北世之凡孝武時為侍郎久不得調上書願為黃門侍郎以給事左右上奇其質樸而難改之乃拜為黃門侍郎

內傳太子無辜加刑太子自殺伯子坐太子舍人收繫詔獄當死伯子素與侍郎莊青翟善青翟為丞相封侯時方隆貴伯子繫獄青翟不肯救伯子終不言太子事以此得出後遷郎中令

後漢鄭衆字季產南陽人祖父興以通儒教授門徒著錄數千人建武中為侍中衆以永平初入侍東宮顯宗甚敬重之

永平末年顯宗崩肅宗即位衆以定策元勳賜爵關內侯

曹騰字季興沛國譙人安帝時為黃門侍郎順帝即位以騰等少謹厚使侍皇太子書書侍晝夜不離側太子亦親愛焉及順帝崩沖帝即位梁太后臨朝騰與中常侍張逵等交構朋黨共為姦利濁亂海內桓帝即位以騰有定策功封費亭侯邑千戶

騰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生自童孩事長樂宮被掖庭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青因景監以見有薦於其不然驗也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皋人自小清潔常懷忠憤中常侍為人清忠本公養帝時封宦官以強為小黃門

桓帝之崩竇氏入宮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竇武與太傅陳蕃謀誅諸宦官事泄武等伏誅

北海荀祐等五人俱為清忠侍中皇太后兄大將軍武素重其名以祐為侍中

吳佐甘陵人為小黃門常侍曹節王甫等所親愛數為節等稱譽薦達之

舍於公卿多所薦達

後魏趙黑字文興常州人孫權出入承其乏初為偏將軍領部曲屯駐蕪湖與周瑜程普等同心協規共濟大業

清倫愛潔公私特著人以私賄請一無所受官爵升進皆以功勞

孫小字茂龍咸陽石安人太武時歷鄯州并州刺史所在清約當時稱首無能及也之為子州從孫為主兼內主重美任之以書重賜入久之

府六百六十六

張宗之字孫宗河南襄人以宿衛侍從護駕為宗室中常侍中散大夫賜為東雍州刺史以在官有稱入為內部坐大官

張祐字安祖敦定石勒人以清約公平事趙中為事中書令遷南將軍尚書左僕射若性恭儉出入機榻二十餘年未曾為過由是特被孝文恩寵

祐疑字道德安定石勒人小心慎密恭奉上流歷位散騎經十九年後以忠謹被擢為遷中常侍中書侍郎

季堅字欽壽高陽勃海人文明太后臨朝歷為給事中小心謹慎

常在左右

仇儁本和故敏有長者風孝文大和中為虎賁中郎將王遵宣武初為兼將作大匠廢后馮氏之馮尼也以私宅相供恤仇常更奉接往來滋渭不替為勃衣食雖物有餘事后皆受而不謝及至其館過夫妻回送渭伏謝且要之飯且要之飯後唐張尽業大祐中為大原監軍時盧祖往莊宗幕下

優寵時莊宗諸弟為賊父莊宗深銜之承業恕痛質被擒因衆
聞謂莊宗曰嗣襲多行無禮且請為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子
有殺禮豈以賊報讐乎七哥向言之過也承業固辭亦而言曰
太王若能如此何愁天下其後晉祖果以義讓莊宗終能
容之至承業為之流涕也及莊宗初立承業制置諸事皆成
於承業從容謂之曰汝輩皆

忠直

夫策名委質節無二便蕃左右盡規過刃皆忠之貫忠貞之志寺人之誡蓋所以給事宮掖周旋禁闥出納王命為之喉舌所以親信者為有大忠直節若無忠直盡規過刃之志而親信之則有近習之患故曰無忠直則社稷危盡言而過飾以至保持正申其官職無異諂諛或以威勢脅之功或以巧言惑之故伏勤死難無所顧避司馬遷曰紀昌司繩述馬

魏晉舊獻公時人魏舒字陽元晉獻公泰始初為尚書左僕射封宜都侯卒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成

重耳驪姬襲殺逐之其宦豎披逐之途往隨後反國大臣已誅命內豎與壯士欲殺重耳重耳聞之逾垣後反國大臣已誅命內欲試殺文公文公不知豎命殺文公殺匈奴使人讓曰汝命內豎殺我文公不見使人讓曰滿城之事甚新子往其後我我必君孤之獲載曰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一日至而女一日至而女忽之獲載曰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倖主故得罪欲君君臣反國其母蒲翟爭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子刑餘之人以事君而君不見禍又且及吳於是見之

管蔡疑公恭王有疾告請大夫曰管蔡疑我以我還我以禮為庶人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得焉吾死之後蠻之於朝

漢史游元帝時為黃門令勤心補忠有所補益

後漢侯霸和帝初自中常侍加位侍中給事令時警大后兼授后兄大將軍竇憲等並驕橫朝廷上下莫不附之而霸獨一心王室不事豪貴帝頗信焉

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盡心敦慎數犯嚴顏頗得失

孫程順帝時為中黃門程拜鄭衆謝惡等同謀立帝為司徒校尉中常侍張防每請託取受詳輯檢之而屢殺不報諷乃自擊還到奏言防濁亂流源新帝踐祚宜加清選帝深納之二日之中傳考小黃門張程與防等交通狀迹以忠讓孟詠馬國等坐防親厚乃相繼奏之收程與防等皆伏誅

殺防不得已趙康東觀漢記曰陛下急收防等名後何用求請

魏武帝聞諸尚書言尚書僕射毛玠清公忠正每有議論舉引古義以繩違失帝甚重之

曰且出矣吾忍人然是子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鼓吹入帝時高柔軍市頗流血訴言往收梵乃入言之防坐法遂賓動等六人又死或默即日赦出

晉張華惠帝時為中常侍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弭所宜施行

魏欲先誅宦官大會羣臣以料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收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退又各自微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忠夏惲等共稱疾上還印綬帝悉聽之唯呂強不肯受上疏陳事曰臣聞忠臣盡節不顧其身孝子竭命不愛其親是以晉申生雖受驪姬之譖而無忘恭敬之心伍員雖遭讒佞之禍而不改忠貞之節臣雖愚戇竊慕古人常侍黃門與臣同位俱侍帷幄出入禁闥親受聖旨宣傳詔命臣之所聞中常侍趙忠張讓夏惲等或兄弟姻婭託連內外竝共朋黨傳授權寵互相薦引布滿官寺改易真伪高下其手或一門二侯一家數人或支屬為州郡或賓客為守相辜較天下公行貨賂臧罪狼藉取官位於私門竭財產以自納於權豪故使天下謹愿良善之士欲守忠清者莫不回心而疾齒侧目而憤歎者也臣聞堯舜之時下有四凶之臣周有管蔡之亂今臣所舉者數人而已其餘尚多不可勝言臣誠愚戇不識忌諱竊感仲尼見溺必援之義不敢不以聞願陛下收臣前所言者數人之罪以清海內之穢則天下之人咸說陛下之明矣帝不納

方中天下談其風明萬物懷其光景元元之心願效萬歲若望性嫌遲欲賜神味遣者日黑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敢以死請

黨錮傳曰竇武等與陳蕃同為宰相蕃雅性峭直不接賓客唯禮敬徵士豫章徐孺子至乃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後漢李文時自中常侍遷中書令曹操尚書自檢論言職當機近

記疑李文時自中常侍遷中書令曹操尚書自檢論言職當機近

魏志荀攸傳曰攸與鍾繇陳群華歆王朗等俱為帝師傅文德郭后崩攸與王朗等俱為山陵使者營建山陵事畢增邑為侯攸固讓不受

晉陸機論治亂之不從忠諫而卒

張華晉武帝時為侍中與荀勗俱為腹心每承間獻可否元义之出矣張華傳曰華為侍中與荀勗俱為腹心每承間獻可否元义之出矣

也時內外咸嗟云义還入朝事暢等共誅义已乃啓帝欲加六

衙前軍楊清者性殺又望言已成未及出又妻知之告大后云景龍幃幄與梁王悳邪從太后左右言之貴賜幃幄出謂妻曰以呈大后謂之知無發已狀意為小解然又妻懼之不以送致辰威未幾出為鄧州刺史卒

忠直

戎昱田盼宗為中官後主之所青州遣其酒出參伺動靜為國所擒問盼宗何在納云已去歐擊殺之解折一醉色食屬資斷四體而卒

唐寶文場楊復恭初為中官恩師之亂常五禁軍與賊並無至者唯文場及官官懼仙鴻蜀詔中官及諸王左右從行隨與光啓元年為官官性忠正踏義順宗寢疾韓林學士王叔文決事官者兵權每中官忠言宣命內目無敢言者唯自飛建遂與之爭旺其朋徒日熾寬廣朝政乃與中官劉光琦薛文珍尚衍鄭至霄謀去諸王廣陵王為皇太子勾當軍國大事及

府六百六十六　七

太子受禪盡逐叔文之黨改元之後政事悉依舊貞元之制時議嘉貞元之政盡

盟憲右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

景昭信為中使元和中宣武軍節度使韓弘為平淮西都統諸軍使前攻討賊督征攻為重裔之壘重裔御之中數穢賊請殺忠武李光顏光顏以小衙將戰之保也乘其怠無備大將田興率部曲踏敵而取之遂乎其城壁由是不克救重裔引以光顏退令取賊將賊隱將戰之頃及翻隱勇而材重中皆嫉惜之光顏畏弘不敢留眷恩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賊數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即誅賊又斬隱腐行亮為內飛龍使神策軍前鋒偏裨監軍著作郎宣宰相不中鋤與淄王謀及中尉將以二百騎就遷本軍遷與淄王守儉將以二百騎就遷本軍遷與淄王守儉將以二百騎就遷本軍遷與淄王守

承業曰小兒恨特進已沒可歸第盡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共勞殺芬之德甚厚今為西川監軍使在同光世有軍功守道法正盡其忠之美秀

才識

語曰之子之美又曰多學而識之者魯君丹禁職事內庭典識通明學術兼精於明法或學於星曆兼武備藝以濟時君為道不專故能世而可貴者也秦趙高始皇聞高強力通於學法以為中車府令兼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

灌嬰誅文帝時宦者以生貴幸

李延年中山人武帝時給事狗監中性機警歌舞新變又時帝方興天地祠欲造樂令延年作詩顧延年職承意敬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

趙惠文帝時為中黃門明習法令故事

府六百六十六　九

史游元帝世為黃門令作急就一篇

後漢蔡倫和帝時為中常侍博古好學自造紙多稱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縑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後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參讎校漢家法令倫監典其事

李巡靈帝時為中官以為諸博士試甲乙科事帝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簡靈恐若字乃白帝曰俗儒鄙人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使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一定

爭者用息

趙苞為中官博學多聞著作校書論議編次

吳優為小黃門善為反舌博達事要公卿

侯覽為給事中相通經史閑於文事

王叡為給事黃門侍郎博學為中書史作典誥累遷至大長秋

劉毅為尚書記室武帝末漸被知識得充內任北海曹臣郭宣字子四五便好書疏書既為門行侍帝善謂宣至文林館為著汗流簡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說古人篇義事未嘗不感激流吟踐之推重其學甚相開說後遂過親

唐李輔國粗知書計勤儉事高力士年且四十餘公常朗廢

猶

孫休古為內侍初四承詔於襄州為安豫山史恩明父子立祠宇知古因使宣旨敕潛詣承製遠除之知古使還具以聞以承嗣同平章事褒之也

魚朝恩天寶末入內侍省性靜慎善觀書容通奏計

楊復恭幼入內侍省為宦官不學術默養至觀軍容使

冊府元龜　卷六百六十七

內臣部

將兵　監軍　立功　幹事

夫近侍之臣職宜於帷幄統御之任簒資於廉謹當經略之未晴寄腹背之難禦則延攻金革不避乎矢石授鉞專征或奉之以旌節建牙開幕或假之以威權禁衛之師或委之以兵馬之任監軍於外方而或息任公兼聽屬能盡忠雖天威所振師克旋於指授之效畫成算定於帷幄之後重詔潛行僅於一觀者蔑如前王之權略矣後漢寇賓為小黃門帝置西園八校以為元帥令宦官為上軍校尉又以蹇碩為大將軍統領諸將後轉為小黃門與中常侍張讓等典領禁兵

後魏晉小黃門與中常侍孝文帝時置殿中侍御師皆以統領

周置監軍常留京師

隋煬帝大業中常侍王弁領尚書以統領

唐楊思勗玄宗時為右監軍開元初從討安南首建平交成功自稱果毅開元二年五隊百餘皆亡逸作亂思勗安南府經略副使討之十一月賊帥梁秀真等率其徒作亂思勗討之十四年皆平

隴州首領侯行範阿遊俠等聚徒作亂詔思勗討之十六年平

隴州及淮南參軍方討之

李輔國天寶末侍太子東宮初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程元振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代宗時管獲初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唐朝恩為品官給事內門宿衛初為知內侍省事兼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立神策軍以為中外之援又置左右護軍中尉監軍使以總之

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領禁軍兼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府元龜　卷六百六十七　一

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領禁軍兼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後魏晉小黃門與中常侍孝文帝時置殿中侍御師皆以統領

周置監軍常留京師

隋煬帝大業中常侍王弁領尚書以統領

唐楊思勗玄宗時為右監軍開元初從討安南首建平交成功自稱果毅二年五隊百餘皆亡逸作亂思勗安南府經略副使討之十一月賊帥梁秀真等率其徒作亂思勗討之十四年皆平

隴州首領侯行範阿遊俠等聚徒作亂詔思勗討之十六年平

隴州及淮南參軍方討之

李輔國天寶末侍太子東宮初擢為太子家令判元帥行軍司馬專掌禁兵程元振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代宗時管獲初代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唐朝恩為品官給事內門宿衛初為知內侍省事兼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立神策軍以為中外之援又置左右護軍中尉監軍使以總之

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領禁軍兼判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

府元龜　卷六百六十七　二

使二十年以志康為特進左監門衛大將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依前為判官大將軍充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右街功德使

楊志廉與孫義父為內給事自元和七年以志廉為內常侍充左神策護軍中尉與孫義父為內常侍右神策護軍中尉

府元龜　卷六百六十七　三

俠以聚東宮廣德初改為天下總重眷言敦義皇室使

書之勛德宏建中末朱泚僭偽從宰奉天左右禁旅悉委文場仙鳴主之文物思悉委監門衛大將軍知內侍省事監勾當左神策軍使十二年六月將立護軍中尉兩員中護軍而具以聞其年閏六月以文場為右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以監左神威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崇簡為左神威軍中護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俱文珍為右神威軍中護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王守澄為左神策軍中護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西門重遂為右神策軍中護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魚弘志為左神威軍中護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梁守謙為右神威軍中護軍使內侍兼內謁者監

鎮宋議為內常侍加檢校司空元和十一年命宋議宣慰淮西諸軍
因留監進討授以旄各告身五百通以金銀銅帛以勸死士
王守澄敬元初為內常侍監軍
程懷信敬元初為內常侍監軍
楊承和為右神策副使穆宗長慶元年十二月以李光顏為鄭
許鄧唐蔡汴節度勃承和充深州諸道兵馬監軍使
[illegible]文政為內常侍長慶二年鎮州兵圍城圍深州以文政充深
監諸軍諸道兵馬使
馬存亮為左神策軍中尉長慶四年以存亮為淮南監軍使
楊叔元文宗大和中為山南西道監軍使
李榮誠大和四年以元軍功加內侍省給事中監軍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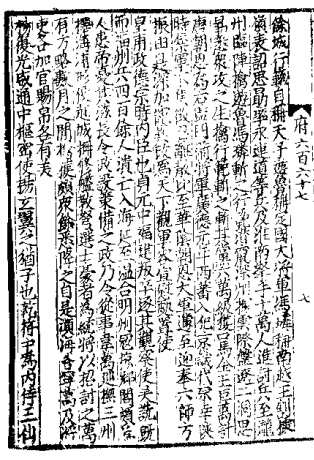
王守澄守澄第也大和中為徐州監軍
田令孜本姓陳懿宗咸通後自請同小使監諸道兵馬以令孜為
將中盜起關東詔軍誅盜以令孜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令孜
不為西川監軍主連自為蜀即位舊監軍事
楊復恭為內常侍咸通中為河東監軍
自河陽監軍入為宣徽使楊復恭為小黃門咸通中為河陽監軍有功
荊南王仁壽為荊南監軍使後改仁壽名義以宋威為荊南節度
使王鐸代宋威改仁壽名元立監軍宋威改名知以荊南節度
使王鐸代宋威改仁壽名元立監軍宋威改名知以荊南節度
師會河中王重榮入援功朝廷初以觀軍容使田令孜為
天下兵馬都監時王徒令行誠為兵馬都監時
李季昌為河中都監部署敗黃巢三年以擒巢功兼中丞四面行營
兵馬都監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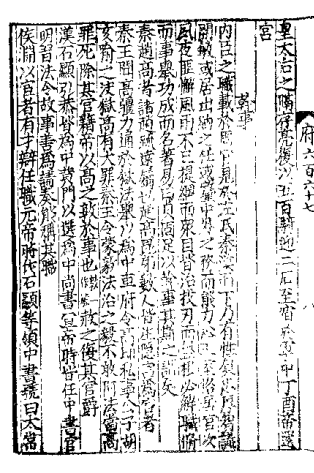
後唐張承業承業初為中門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之
使自北因留監軍武皇軍事悉以委之
為河東監軍
[illegible]為內常侍為樞密使
[illegible]為內常侍為樞密使

立功

功名之立君子之所尚也故載之典誥垂乎不朽若夫有列職某監
若為乃有列職某監將事若忘忠而能力勇且知方或應變大
謀克平於大難或行於行孰能兼稱於前後或遇於艱危或悉
力以盡忠用能立事當世流芳策書論而次之固可以勸事君
者之心懲
後漢鄧禹為河北大將軍監諸將軍吳漢等討定諸郡
以功獨高大長秋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良成人左悺河南平

陰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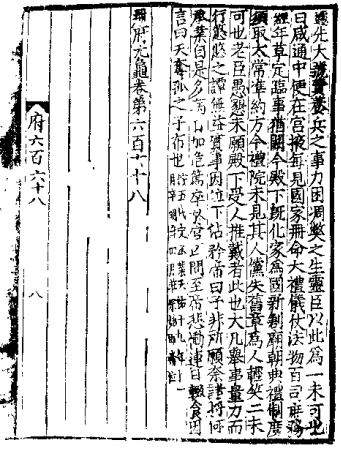
侯漢鄭衆字季産南陽人爲人謹敕有心計位大長秋
蔡倫有寵于安帝心敬憚之倫亦盡心敬事衆每入宮和帝未元九年監作秘劒及
諸巧好器大精工堅密爲後世法
曹騰爲大長秋加位特進用事省閤三十餘年奉事四帝太平有道
侯覽侍帝於南宮時親初禁錮逾閑民戶嗇
恩滿秋若有多家州郡不敢難戶錄奏因其請採清戶增爲論辭
自後逃戶占數動盈萬計覽之力也覽初平元年卒
蜀守宦官黃皓專政多附戶口請託煩擾不可檢招姦穢矣議罷
魏黃初武帝以恭敏小心能進衛護出入執事初無過差又
侍御典監藏從諸部書典主財馬當官任職效得其人
改小字文超咸陽人內侍東宮聰識有幹略素爲太子所重
府六百六十七　九
制課增有功留數年遷中黃門并州刺史州內四郡百歲人詣闕
獻其牧化
孫資字彥龍涿郡人初爲郎中黃門侍郎遷秘書監加侍中
領本官如故
劉放字子仁涿郡人初爲郎中黃門侍郎遷秘書監加侍中
領本官如故
王沈字處道太原人爲散騎黃門侍郎遷秘書監加侍中
領本官如故
魏郭脩字子玄太原人爲中書令
魏郭脩字子玄太原人爲中書令
晉董艾字休昭濟陰定陶人爲中書令
晉董艾字休昭濟陰定陶人爲中書令
晉董艾字休昭濟陰定陶

後魏趙思字子通高陽中山人父興位京兆王子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莊宗統霸業遷項不再舉請遺使就兵魏州以探計
干左臨白兄上將之勇古今莫比奉李公拜建所未安危盛衰實
剛很激發李公聞禍亂存賴欲以克寧之勇請討吾承
業及李存璋等欲以并汾九州歸附于梁送貢簡太后為質兄
弟遂對激發乃遣敬大將李存儼存璋及監軍張承業
州為副副使張承範九載知其陰猶自日克復汴宗遺其弟
則圖窮匕首史敬鎔者亦然克寧所誘盡得其情來告莊宗
莊宗謂承業曰李公所為如此無物子之情子當速出兵禍亂
不作吾承業曰臣受命先出言猶在耳存顯輩欲以太原降賊
公欲何路求生不如誅除之無因吾召吳興李存璋李存勗
朱守殷誅其謀黨存顯遂二月壬戌命存璋李存勗
及莊宗平定阿誰建國大事以一委任承業承業
在公以身犯難不畏強禦遵行法度糾舉愆違無所
倚親以公事之從周德威周德威卒以令承業裨將親敵謀議

承業自行軍從大捷承業歸成武軍厚遇自莊宗在魏州至十年太
原軍國之事一委承業而繼業康福安金兵馬招懷勸獎
優柔成是霸業者承業之忠也

夫通國親狎不專法於守和而已由事亦已采乃有列官置之
任設屬位之例則守近習



冊府元龜　卷第六百六十九

內臣部三

朋黨　姦媢　讒佞

朋黨

夫觀其黨而上應星次下配郡國其來久矣自漢之季五代已往或值主道浸衰朝綱振紊以宦豎之職遂參振濁之任共相樹黨寖衰寖壞乃君臣義乖父子恩薄公占之貴必慮所至羽翼新生波瀾益為邦但朋黨為致亂之階大點忠之用捨乃安危之運之污隆耳

漢石顯元帝時為中書僕射與中書令弘恭比為姦石顯元帝時為中書僕射與中書令弘恭比為姦父子兄弟內相付託更為表裏顯恭既死顯遂獨專政事

後魏劉騰自小黃門遷侍中與領軍元乂之殺

元乂右使中常侍胥梁眡言侍孝明專委於乂以騰為司空王秉權樞共相樹置又為外援騰為內助遂宜其隨共姦利

宦官之禍莫甚於東漢桓靈之際然宦官之勢亦莫盛於東漢桓靈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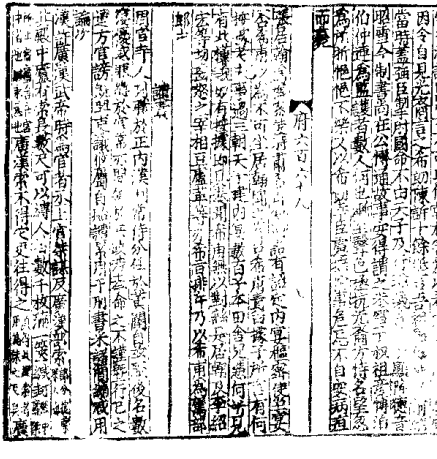
唐高駢鹿晏弘宦官傳為觀軍容使與監軍使同為觀軍容使傳為鎮淮南與監軍使同為觀軍容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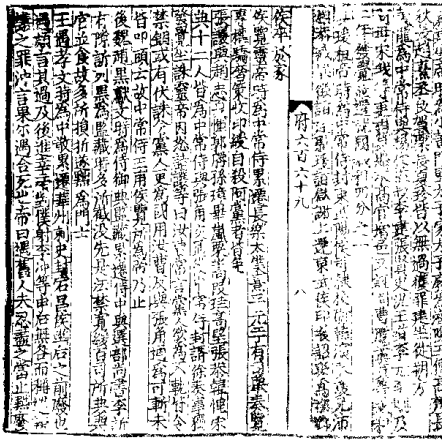
右僕射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渤海郡王食邑三千戶

實封三百戶高駢為鎮南節度使與監軍使同為觀軍容使

宦官之勢亦莫盛於東漢桓靈之際然宦官之勢亦莫盛於東漢桓靈之際

府六百六十九　三





耳遂置御史臺知糾之遷官奏其罰收衣冠以民遷秘弟
仔事相為皆中知都曹事初文明太后以承祖恒慢心之任許
以不死之誓後承祖坐贓應死奏文明太后之命南賜然金於家授
恆義將軍每朝子月餘逃死
王遇孝明時為左中郎高陽王雍既居家宰處中人朋黨出為
鉅鹿太守
唐程元振代宗時為右監門衛大將軍元振寵軍伅專掌禁兵
出宰藩鎮頃入朝京畿車駕幸陝川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請
誅元振以謝天下代宗頗入情歸咎乃罷元振官放歸田里及
車駕還京元振服縗麻於車中入京城以規任用與御史大夫
王仲昇飲酒為御史所彈詔長流溱州百姓
呂如金冒京府為衛尉使元和四年決四十配振陵行至閿鄉
而卒如金以私書請託於鹽鐵使李鄠故有是責
吐突承璀為左軍中尉鎮州王承宗叛以承璀為鎮州已來招

撫副等使及羅兵退師仍為承宗借上平仲等抗表
極論承璀虛誕斬之又論天下藩宗不復已降為軍器
庫使擒獲為左衛上將軍知內侍省事時有劉希先取
羽林大將軍孫遂錢以求方鎮事遂承璀出為淮南監軍使此
突士所敬宗時與武自和俱為中官皆居二年入新羅取寶歸
各授四十匹帛士所深恥之自和配南衙兵以受新羅問遺不
進獻故也
楊文端崇隆字温元陵
劉承偕以穆宗長慶中為淮海監軍頗恃恩寵與對衆辱卿慶
使劉綱曰有中使至者皆當拜之綱怒作左右
皆曰往則公為其屈辱綱因亂朝廷不拜已點承悟

遷左衛出以侯朝旨配流廣州
田獻銘為閽門使威通十三年四子司業韋殷沿入閽門遷
論郭淑妃郭敬述医事錄宗於其枕殺幹沿以獻錦受幹沿
必春紫配播陵

貪賤

天天冕者明皇時於皇位周作則五人典於正內以親戚
多登用亦廣增金帛右貂之貴視來閹右崔之盛有距其人不
番是藏因緣權勢營求貨賄前史書不絕其迹後人斯鑒焉
戒其非
唐周沙衛字人也曾縣令二年遷侯伐案來人使正典子聲周
沙衛以案馬牛皆百匹為賄
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魯侯之為賢也
漢石顯為中書令與弟捷伯敞等四人數遮道受人金錢

後漢李剛為中常侍頗弄威權等及中常侍黃龍楊位孟叔
李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九人與阿母宋娥更相交結
求高官尊爵
高梵為中常侍勃海王悝既聚為濮陽王後國用未復國計拙
乏千萬根帝遣部復為勃海王悝知非南功不肯遵詔轉甫
悉徙其家屬詣京師又遣迫責自裁
張讓為中常侍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賓客賣弄威勢強辱人
孟佗佗者資產饒贏與奴朋結頗竭財物無所遺愛奴成德之
間佗曰君何所欲乃能辦也成曰至洛陽為我拜平原令
求謝讓者皆當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僕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
倉頭迎拜於路送至舍車入門賀於成德為於讓佗善於讓與爭以

知之請曰其之公使往伊及請從之公曰天不遐女乎夫請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加焉好之不敢加焉以待命尊有共其心乎紹有共其外矣安其內以待外事君之禮也遺之玉則欲用玉加圭璧之寸則欲用寸加尺度之則亦如之今玉則小而圭璧大矣則小人將加勞焉且臣請往也公曰善日中不來吾恐死焉乎師聞之駭而與之語曰子將何之對曰將以子之命告於大子公曰大子之為人也何如對曰不知公曰吾聞之大子之為人也仁而不忍勇而不成智而不達三德以往其誰堪之子其圖之對曰臣

久不從東宮舍人荀裕告之帝使就卜裕監守東宮裕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爲所陷數根終日踟躕忘食頃稱前後奏入爲侍臣
說騎常侍侍中尚書左僕射魏郡郎昔黑幟告訴單從入訴
遂出爲徐州及其將僕郭也黑幟成以訴之然後食甘寢安忘
在於燕
附傳元振爲內侍代宗即位自爲定策之功已滅稍將以事于
儀加高輔制可行雖請能副元帥加實封七百戶元振恥山
使子儀既謝恩上表進兩宗所賜前後詔勅因自陳訴曰臣
爲陛下奉命輕渭毛累家國是懷剔朔別會天誅賓盜中原血
戰往北自鑒武牢先皇帝乃舉兵而南太鼎於城陳先帝委物
宗社託臣以家國俾監下都兩京之妖授陛下雄圖丕勳靜遠
屋子自後以臣氣分委文武二柄外敷將教內謂侍臣是
公都內國家之死實荷日月之明臣本愚賤言多觸重應此招
讒之禍是以陛下恩慈不忍誅臣不敢望天石之宗臣無私伏
以陛下聖明日照萬方陛下所知臣之心跡願陛下自覽臣奏下制

事行簡重出十年前後百數天寒餅折濕血冰衣野宿還驚賊
冰揚傳流涕歸出以死生所仗惟天以至今日陛下曲賜哀
憐念及勤勞賜臣詔書一千餘首聖言微婉慰論綿密緣臣
一時之功成子孫萬代之慶自鑒武河北河南彭城河東
鳳翔商洛鎮州臣所經行勳書凡二十卷陳死二匣臣
頑愚解官歸田不能不明陛下大臣委任賜之過厚陛下聖
仁知以子儀忠勤患難收復兩京之勞厚加恩賞
義而奪臣之勳元帥雖主率師進討帝欲以子儀副之而須朝見
程元振亂政故妻及來取子儀欲爲所間其事遂寢久留京師
自周晉入定東華東平天下皆子儀之功振懼
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聚京勸帝且都商陽以避晉公
然之子儀累表請重鎮還京爲止
呂太一大曆初爲湖南觀察使韶募兵爲亂而以合州刺史兼御史
韶州刺史御史中丞韶連郴三州都團練防禦使宰臣元

王守澄爲神策軍中尉文宗大和五年二月八日守澄奏得李
軍衙前虞候王腐等狀告李相宋申錫與十宅潭王謀反未發
帝令中人急召宰相入延英中人走延英中人走延英中人走
邑里北街馬奔之所及遣即宋申錫私第至晚
是日宰相路隨李宋閔牛僧孺宋申錫到中書
召至中書東門中人曰所召無宋申錫知被罪望延英以
初守澄奏帝令宰臣對狀宣示即於中書追捕又將
以二百騎就第圍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同入見爭
帝曰今謀反者宋申錫耳盡不召南司恐相害議今夜然
申錫宅捕孔目官楊全真家人買子信等及其十六宅及諸
四道捕者更以次收其家屬以宋申錫爲太子右庶子辛丑
上召林假宰相並入中書帝在延英中人復出宣制召令

叛大人何不善自為謀此語流聞遠近公子中此可見其心今
諸軍將校無非郭氏之舊親二懸軍孤弱一朝誅殺則人情震
駭莫知其宜之所失因相向垂涕向延嗣退具以事奏郭皇
后泣告於帝帝怒命復閉劉氏入言劉中珠王令
銀不知其數何如是之猥也延嗣奏曰臣聞劉向四月見招引府
東言蜀川珍貨積崇鄰之門言崇鄰自入蜀所得金萬兩銀
四十萬兩錢百萬名馬千匹又有愛奴六十餘人玉百斤奇寶
百餘種金銀百萬兩五十疋色絹七十餘萬匹馬
十匹財物稱是皆見親王所居除公所外獨入臨邛蜀人留崇鄰
已不平之又聞所得奴婢馬駝見頒色即日命中官馬存
驛發國家承平日久人物殷阜財貨豐積崇鄰之
奴婢馬駝不過四五萬匹而已今所得乃倍之此則崇鄰
之罪明矣今已不可手上遣信使還告之

三千里外威令不行事實告以
外兵柄付之無故行事不得請
因為敵國所輕今陛下遠在
秦州山林草木之處欲舉重兵之後制
敵故稍減其師之期正月八日馬步三萬人
養雖成都令自團練知軍以供軍需部署已定若
皇子后教二繼發日大軍將發然後奏聞安得為以
訪知則中官有疑慮馬傳輸不便無以至日
安得故招討使能乃若事論以開雖發
之言請且從重使發命召崇鄰討事繼發
見陛下之意以避之崇鄰方
見收錄王八十書揚以示其百小子送信使又請免
收其收捉而殺之收其收捉而殺之
百小子人送信送信使父死於賜第二子送信
陽公馬存在秘書崇鄰含楊存洛詠於其家第三子王讓詩於
素第四子延讓詩於太原家室舊沒明宗即位認令歸葬所在
郭氏田宅皆復舊業鎮重周氏延壽有男奴哥送讓有男奴哥送
郎佐佑王家莒琳琅難功無與比西平巨擘莒國為讎讓
詩其禍已酬身死之日庶夏室之
李存勗為魏州節度使同光四年使謀於朝行人趙宗異明宗
也知崇鄰之子有宗異謀讓其後崇鄰
然帝令聞宗異謀讓其後崇鄰
罪言詞怨望又於衣物之中無所居歟而
泣楊十郎若無所居歟而
下名食物果實之類又請而
說讓丹砂水銀為鍊或六百
之曰於帝甚寒結陽宅室
裏為患多人而仕宦者又在
堂門陽陵之年車
父之室故讓之千郎亦被
冊府元龜卷　第六百七十

冊府元龜　卷六百七十一

牧守部一

總序

周禮大司徒以鄉或十二州或九州州皆有牧掌其政事所謂量地制邑者也夏商因之周制九州之地設其分野以星土辨九州之國使皆有所屬焉其後又增置十二州合為二十一州焉其州名則有冀州兗州青州徐州揚州荊州豫州雍州幽州并州梁州及營州是

州刺史正四品京兆尹正三品上郡太守從四品中郡太守從三品下郡大都督府長史從三品上都督府長史正四品下大都督府長史從四品上上州刺史正四品下中州刺史從四品上下州刺史正五品上大都督府司馬從三品上都督府司馬正四品下中都督府司馬從四品上上都督府司馬正五品下中州別駕從五品上下州別駕正六品上上州長史正六品下中州長史從六品上下州長史正七品下上州司馬從六品下中州司馬正七品上下州司馬從七品下京兆河南太原三府少尹正四品下大都督府長史從四品上中都督府長史正五品下上都督府長史從五品上上州刺史正五品下中州刺史從五品上下州刺史正六品上上州別駕從六品下中州別駕正七品上下州別駕

府六百七十一　五

府六百七十一　六

安上諭意曰所用皆良吏治民以考功明試之於二輔非有所闕也所以獨試之於三輔非望之即視事日淺故權試之於三

梵或爲西平太守太祖既定河北而高幹舉并州反據河東太守王邑被徵河東人相固求先外以請邑爲名而內實與守通謀邑覺之幹固求不已邑乃出就道幹果舉兵反邑爲太祖守河東南通劉表固守以全其爲官深河東被兵最晚民安其業邑治有方化行人和爲天下之要地也於是追拜議爲河東太守邑遂爲議郎參司隸軍事太祖征馬超至潼關邑以書說太祖宜分兵守險以斷超後太祖從之超退復引還邑爲超所圍太祖乃還擊超超走邑追至渭南超復還戰太祖不利邑又說太祖宜堅壁勿動以挫其銳太祖從之超衆稍離乃可擊也太祖曰善如君言吾固以破超矣超雖走必還守其險口不爭渭北而已渭北東道也若不得渭北是關中不通也超安得東乎超所以不還者欲守險耳今吾軍糧少悉運渭南渭北多未收超欲因秋冬來決勝負吾故堅壁以待之耳今收穫已畢吾糧已積足以制超矣乃渡渭與超戰大破之超遂走涼州關中悉平邑之謀也

阮种自中書郎遷平原相時袁氏衛尉張邈與陳宮叛迎呂布布略有兵衆數萬人而种城守不下布攻之不拔乃引軍西去种追擊之布還戰种又破走之布既不得志於兗州乃東擊劉備備走歸曹公布復還攻种种堅守不下會曹公自征布布乃解圍走种追擊之生獲布及其將高順遂定兗州

魏武爲司空時以袁紹新破河北兵勢強盛乃表置護軍將軍以總內外諸軍事又置中軍校尉以統五營士其後紹軍官渡與魏武相持連年魏武軍糧方盡士卒疲乏魏武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軍彧以爲紹悉衆聚於官渡欲與決勝敗若紹破必東擊將軍將軍以大衆臨其後事必克捷此高祖所以破項羽也將軍以十分居一之衆當紹舉國之敵若不能制其死命則天下事去矣魏武乃止

魏武爲丞相時以袁紹新破河北兵勢強盛乃表置護軍將軍以總內外諸軍事又置中軍校尉以統五營士其後紹軍官渡與魏武相持連年魏武軍糧方盡士卒疲乏魏武乃與荀彧書議欲還許以引紹軍彧以爲紹悉衆聚於官渡欲與決勝敗若紹破必東擊將軍將軍以大衆臨其後事必克捷此高祖所以破項羽也將軍以十分居一之衆當紹舉國之敵若不能制其死命則天下事去矣魏武乃止

之涉引之婿也引卒救白夫然天下善守禦與天下爲敵之一國者宜與一國爲任若必親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皆當以宗室爲牧伯然後爲政教設又其姓姻親舊則不得相監察之數之動出見酬報聽聽之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既至鎮弛禁防檢察士卒皆造公主教敕曰若無侃等侯望失荊州矣伯仁方入境便當脈所敕脈所敕不知卻得討賊不得討賊不得討賊與賊交鋒討賊與賊交鋒討賊與賊交鋒

刺史

王朗為征南將軍遷假節領青州諸軍事徙鎮昌邑青州作亂朗鎮撫招誘叛者皆還復業

袁紹以朗為兗州刺史用敦崇恩信以禮下士

後周長孫紹遠為徐州刺史

紹遠在職清儉公平以身率物

薛慎為徐州刺史慎神武雄略政教嚴明周齊之際境上諸侯莫敢犯其疆埸

李穆為柱國大將軍都督荊襄等十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穆在州十年甚有威惠

韋孝寬為行軍總管鎮襄陽

孝寬在襄陽十餘年甚有威惠

韋夐為涇州刺史

夐在州十餘年甚有威惠

韋瑱為荊州刺史

瑱在州甚有威惠

韋世康為司倉中大夫尋遷上開之創業文帝為相國選世康司倉沙汰綱紀簡省費用因此蠲減百姓租賦令以委公司授俸祠刺史以惟善清廉

隋公孫景茂為荊州刺史景茂在州後周為潼州刺史入朝高祖謂之曰荊州險要控帶蠻蜀今以委卿卿宜善撫之勿令有失景茂拜謝而去

入朝請以政術獲譽於朝

柳虬為荊州刺史虬在州甚有威惠

柳虬為荊州刺史虬在州甚有威惠

入朝請以政術獲譽於朝

為刺史于寶為元行冲為敢騎常侍傳第元三平章事宋璟為開元中為兵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為吏部尚書兼侍中為中書令為尚書左丞相為尚書右丞相為中書侍郎為中書舍人為給事中為黃門侍郎為左散騎常侍為右散騎常侍為國子祭酒為太子賓客為太子少師為太子少傅為太子詹事為太子賓客致仕為太子賓客分司為東都留守為西京留守為東都副留守為西京副留守為東都畿汝都防禦使為東都畿汝都團練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留守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為東都畿汝都防禦團練觀察處置等使兼副留守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兼掌書記兼推官兼巡官兼知留守事兼判官兼支使

牧守部

褒寵

一曰褒賞言有國之大典也蓋大長人之寄共治為重賞勳能所以強勸勢豈徒設哉故漢文詔賜郡守二千石金人二十斤武帝元狩六年詔曰朕嘉唐堯之德垂典謨之文以為法則故賜金鼎以彰有德所以褒賢勸善也其賜河東太守汲黯淮陽太守鄭當時各金五十斤黃霸為潁川太守治有異政神爵元年詔曰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力田人倫備具和氣四塞治之極也其賜霸爵關內侯黃金百斤霸固讓上乃加賜金二十斤趙廣漢為京兆尹治有能名賜金二十斤張敞為京兆尹治有異能賜爵關內侯黃金二十斤後漢任延為會稽都尉威行海上書奏之賜延弟子一人為郎延卒官東平王蒼追傷之賜其家錢百萬王良為大司空東平王蒼薨良與諸侯王會葬賜錢百萬馮魴為大司空薨賜錢百萬王常為大司空薨賜錢百萬趙憙為太尉薨賜錢百萬牟融為太尉薨賜錢百萬張禹為丞相薨賜錢百萬王商為丞相薨賜錢百萬王音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鳳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根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莽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崇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立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譚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商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音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鳳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根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莽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崇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立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王譚為大將軍薨賜錢百萬

王成為勝衰時治有異等賜錢百萬王成為勝衰時治有異等賜錢百萬王成為勝衰時治有異等賜錢百萬

張雅什物
羊續爲南陽太守徵爲太常未及行會旦病卒時年四十八喪還
簿歛不受唯覆屍衣二千石平官賻百萬府丞悉以還之續先喜
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拜太守以府賻錢賜續家
婁圖爲天水太守率官私平市明帝追嘆在天水時政能以
爲後人莫之及詔賜穀錢百萬
侯霸爲東海太守徵爲大漢尚書在東海二十年政無異劾明
帝既善其功又美其清約日賜錢百萬二匹衣被刀劒下
至居室什物大小無不乘備
郭賀字奉高潁川定陵人也少好學明習吏事以才見賞賜恩龍隆異及到官有殊政
明帝巡狩到界賀先候迎駕以三公之服飾歡喜流涕勑行部
去儀雍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爲有德年所經過更大福不相忘
莫不榮之遷河南尹在官六年卒詔敘賜車一乘錢四十萬
孫謙爲潁川太守時潁川頻歲豐穰而非幸賴川潤以賜錢數十萬
謙悉以分諸孤親族

府六百七十二　三

宋均爲河內太守以疾上書乞免詔賜杖几及安車駟馬
朱暉爲南陽太守時歲比不登暉乃開倉賑貸以救窮乏
秋月出爲東郡太守離自以資輕親近未悟見出意不自得上
疏辭曰臣愚以經術給事左右少不更職不曉文法徑奪訓誼
典郡神明千里必有風原伏願陛下留臣鴻私自分殊不敢出城
觀望若猶以臣罪過陳訴不宜群僚所不安耳願見不敢辭好醜
詔報曰經大身雖在外乃心不離王室典城臨民益所以報效
世好覩坐上不在施近今賜裝錢三十萬其勉之官
魏郡太守會初兵火之後人庶單少而豪右大族多依倚權勢
互相通容又數遣使交錯請託紹皆抑絕斷其姦路郡中肅然
又興起學校親自教授簡其俊乂顯用之於是士人莫不競
勸業成多所薦達後遷侍中尚書僕射

袁龍爲武陵太守遷中郎將率諸軍討張角餘賊破之進乃簡
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徵太尉聘朝廷論功二十五最賜
錢二十萬
鄧純爲永昌郡都尉永昌徼外夷哀牢王賢栗等各擁衆
上珠寶貢獻純夷人子喜之即以爲永昌大守
陰識爲雲中太守隨帝即位天下大亂唯雲中二千石
貢獻使詔書褒勞加金紫將軍秩中二千石
魏昭爲廣漢屬國都尉領泰山太守時清南黃巾徐和等所在起長吏攻
擊昭爲設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
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賊臧霸等降者皆有功太祖令曰
夫有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恒也樂在郡以來爲治有志
效雖安樂鄉矣石所征輒克首領恒立吾於汝頼耿介能樂於
青土今以樂爲青州刺史

府六百七十二　四

杜畿爲河內太守以守正清儉稱魏武帝征關右畿典留鎮撫
勸課農桑百姓殷富
王昶爲荊州刺史太祖征孫權昶與諸軍俱進到濡須
吾無聞焉然夷狄之人重於財賄而輕於土地若以貨物
不絕於夷狄者也稱功以千計那得不爾及之所以
能不敗既情愛於中必形於外以此觀之豈得不敗
累矣也太祖曰征東論事明於治體
吳質爲振威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鎮譙質在朝中與
吾無間然矣
王基爲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基在邊境數十年
以德信懷遠威恩並著
王昶爲荊州刺史太祖征馬超至昶以襄陽北通汝潁

到官數月乃選其二十石以下阿從不如法者皆舉免之帝曰卿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淳州爲法賜爵關內侯梁書曰高祖以別部司馬爲并州刺史單于恭順石王猗盧部曲服畜牧職同於編戶爰境肅清百姓布野勤勸農桑入谷行者止於道次之名士咸歸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又帝紀曰高祖進封申門亭侯邑百戶

蘇則武守金城太守文帝令曰涼州刺史張既曰試守金城太守蘇則既有綏民之功聞又出軍還在湟河西作勢吾喜之則之功勞可加錫邑未那封賞事故頓爾佇自意且勿言官處也既者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有今爲羌戎所逼隔絕六年矣民人流亡或寫我於戎狄間今見尸千餘又梁煌雜種胡皆與遂同惡遂死之後招集離散今見戶五百則到官討撫厥後外附離散之民還歸舊邑戶口日增數年之間遂爲大郡此則既之勳也既者曰金城郡昔爲韓遂所有今爲羌戎所逼隔絕六年矣民人流亡或寫我於戎狄間今見尸千餘又梁煌雜種胡皆與遂同惡遂死之後招集

漕衛司城觀政有善為司牧者賜錢五十万　裴子野
宋毛脩之為河南內史行四州事兼洛陽脩治城池
高祖即平梁行荊州事賜錢五十万　梁元帝
徐勉為始興太守元嘉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部刺各言
治狀勉因美隆之下詔曰始興太守勉寄深邊境政
恪居官政事脩理惠澤治被遠境南荒蠻貊莫不悅附
方有斯誠鍾離古之良守我以尚焉是賞優厚宜
加一百匹殿中舊例凡賜刺史木拜章表下詔褒清
勤者輒加賜物故有此優渥南服中其才志不要
王諒之為晉史序王珣曾孫珣子也晉孝武之
吳興太守王弘入為相領揚州刺史引諒與共
相識者皆不復往來諒之在郡常獨為別所
甚敬文帝聞其名在任清白賜錢十万米百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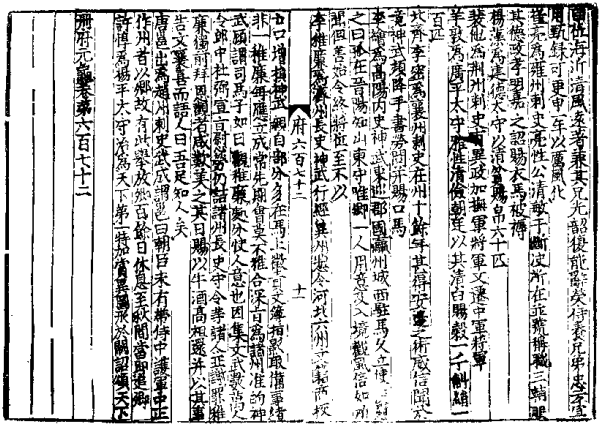
二十石
沈慶之父寔為新安郡送故豐厚寔悉
軍令送還之親族一無所留文帝聞而嘉之賜奴婢二人
羊玄保為益州刺史之日家無餘財文帝甚嘉賞之詔曰玄保
志廉謹蒞在恪勤善化益部克已無倦褒美申布
表以旌善意欲以勵俗可贈錢十万米二百
斛蓋曰簡子
劉秀為雍州刺史孝武以其在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
万米二百匹
南平張悅為吳郡太守元元年出為左軍吳郡太守太祖知悅
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勅悅曰大邦任重乃未盈換但憩戎
務勞宜弱望重加給事中仍為讓筆加給
劉懷慎為晉郡太守不受請謁民有納其財物者懷慎出
所食米飯示之曰旦食有余幸不復以此為憂若受
所食米飯示之曰旦食有余幸不復以此為憂若受

祖聞之手勅慰勉賜其進位秩二千石妻子在郡給米三百斛荒
刺史郡守皆宜以此為準
唐張嘉貞為山陰令縣內稱為神明武帝聞之明三年徵為陵
西長史時南部內史行拥兵事五年卒家貧無以
讓子驎為吳興太守詔曰亡郡守王郡未幾卒詔曰亡
驎幹蠱城幸宰中牛器少竹木少資不要須朝
中中書令今便筆奏
袁仲才為撰音內史仲子王誕入郡
袁悅之為武康令高祖聞其政績賜以
可賜給事黃門侍郎
何遠為武康令高祖聞其政績賜以
十六年詔曰何遠治有能政善布恩信三郡
生乳停宅視郡事非腹餘物本藏
蕭惠開為揚州長史宋世凡取揚州書事前自覓
惠開書乃覆讀左右曰我太期簿長史於經恰不言
乃至於此汝輩勿復以書加給事中
後魏司馬準晉咸康中王亮之後也明元時賜爵為廣宗大守
近來逸清儉有稱太武嘉之賜馬六百匹
陸載為相州刺史載為獄當時良久留獄者千余人載大不
訖讞屢臣回獄之情政績俊古人何以加之賜錢五百匹牧

外縣可給事黃門侍郎盧昭遷為右廣武史
陳到劉備知其美之往聘為淮南大守有能政善於治劉備表
表稱為丹楊守於是外人表自解詔賜絹五十匹錢十万今
蕭惠開為揚州長史宋世凡取揚州書事前自覓
書乃覆讀左右曰我太期簿長史於經恰不言
乃至於此汝輩勿復以書加給事中
後魏司馬準晉咸康中王亮之後也明元時賜爵為廣宗大守
近來逸清儉有稱太武嘉之賜馬六百匹
陸載為相州刺史載為獄當時良久留獄者千余人載大不
訖讞屢臣回獄之情政績俊古人何以加之賜錢五百匹牧
源賀為晉州刺史賀訓織以情撫役簡刑清恕百姓
一歲一交馬部牧畜孳

守數歲李秋爲新興以恩馬四以青服遺其家契丹使至家賜以
對事豫州刺史延興三年按典南兗州刺史時有勞績下詔褒美
守許含得以治民著稱徵詣京師歆文親自勞勉復令還洲壁
域王雲每徐州刺史性善撫綏得徐方人心以義太祖愛之官
爲百姓所追戀余錢貨人間而嘉之復拜前中山
都大官賜帛千匹羊千口出爲冀州刺史乃心政事遷得下情
不是合州請尸蘇縣玉尺環玉外以報雲固辭孝文嘉之遂使持
節都督陝西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良安遠都六鎮將軍雍州刺史
雲兼識自脩留心爲政緣邊蒙論遠近止用民禮之若子有永人
文明太后嘉之賜帛千匹
武昌王鑒爲齊州刺史時華夏之始百度惟新王書多事文
之言而采秀之舊風勸勉合理於是人物殷阜稱爲良牧
孝文之時以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刺史
下邳武王子也少有志尚孝文甚愛之謂曰汝父昔爲荊州
孝文之世以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刺史

章城王子也初爲鄯州刺史時有番賊侵掠邊境之近
龍驤將軍期勝契三匹與五十匹報之三百石珠乃百餘州內孔
爲有謂曰天子以我能綏撫邊人故賜以珍寶何敢獨富當遠
之所賜悉以分人
崔亭伯爲咸陽王禧司州主簿禧司州事無大小皆委焉
禧從容謂亭伯曰卿年少才名何不自勉亭伯答曰
禧曰正當如卿所言耳
李平爲冀州刺史時有沙門法秀聚衆謀反事覺伏誅
秀之初起也平頗知其狀而不以聞及事發坐免官
高祖初即位以平爲都官尚書加平遠將軍出爲平
原太守
李崇爲揚州刺史在州八年加有政績徵爲尚書令
贈宋州刺史
李韶爲冀州刺史在州有政績徵爲尚書令
李平爲冀州刺史在州有政績徵爲尚書令
李崇爲揚州刺史在州有政績徵爲尚書令



冊府元龜　卷六百七十二

牧守部　褒寵第二

後魏李孝貞拜西郡大守中興岐州刺史在任有能名考績為最文帝嘉美之

裴俠為河北郡守嘗與諸牧守俱謁大祖大祖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之最今朝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朕恒默然無歡慶者帝乃厚賜俠重馬服玩為獨立使居李遠為關中大都督鎮玉壁遠撫循士卒甚得邊境之和周帝東巡狩遠為留守儀同三司

尉遲迥為岐州刺史大祖以綱政須可鎮馬帛千段穀六千斛錢一萬增邑四百戶

隋李充開皇初為岐州刺史時為政清靜人吏愛悅

以勤幹著稱隋煬帝嗣位徵充入朝見於東都上謂侍臣曰朕聞岐州刺史高祖降年能力不衰今果如所聞其善加撫慰之發聞於天下三載之後自當選陟出其右且旌善勸能古之道也

楊異五百段御馬一匹使有殿賜出而即止關清風而自勵未幾又徵之內凡百官人慕而出而即止關清風而自勵未幾又

唐初為岐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帝降璽書褒美之

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

高祖嘉為岐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特加使者部賜

高祖嘉為岐州別駕在州四年考績連最特加使者部賜

辛亶為岐州刺史高祖幸岐州景城謁見賜年七

孫伏伽

永貞璽書其能故能治績克彰課最之一百凡敕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臣奏職各表其效朕將覽焉王其勗哉又詔曰朕以不德嗣守丕圖夙夜祗懼若涉淵水未知攸濟爰命宰輔博詢庶政思聞讜言以匡不逮而公卿百僚未有正議或以朕躬不德或以時運未通或以刑獄未清或以賦斂未息或以水旱為災或以盜賊為患或以官人未稱或以教化未孚或以禮樂廢闕或以風俗頹弊或以戎備弛而不修或以邊鄙虞而不警或以田野闢而穀不登或以工商利而人益困或以游惰者眾或以廉恥者寡或以冗食者多或以農桑者少或以征斂煩而財不阜或以長吏擾而人不安或以冤抑而不能申或以奸猾而不能去

薛廷大曆中歷延陵二州刺史建中初徵京兆尹卒贈兵部尚書

官吏使淮南李承以王楚州之主楊政嚴使出南越貴以王政州之廉清使河南盧翰以王之勤物智以沙然開如中歎大夫賜紫

劉晏為歙州刺史以鹽鐵有名歸歙於衆務之間為猛獸將軍幼女呼為虎兒教之五俱兒未識觀察使輒奏為異政加金紫之服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時旱蝗加深度田不蝗栖筠為常州刺史時旱蝗加深度田不蝗

且地狹豈能容國之則為獄俗緩之則公行設擾累歲為四境之患豈能容除而去之乎栖筠到官設方略不踰時而蝗其境不度子六七人一朝伏草由是郡界收大之驚遂除蝗豆之儀言郡欽之孔而人知設讓理行之道加銀青光祿大夫賜一子官焉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建中初徵京兆尹卒贈兵部尚書

李栖筠為常州刺史建中初徵京兆尹卒贈兵部尚書

李位為房州刺史貞元中以能政加檢校兵部郎中

李位為房州刺史貞元中以能政加檢校兵部郎中

鄭賈為金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賈有能政加檢校司勳郎中

鄭賈為金州刺史貞元十二年以賈有能政加檢校司勳郎中

嚴綬為邠州刺史貞元十三年以綬文有善政加檢校司徒兼邠寧

嚴綬為邠州刺史貞元十三年以綬文有善政加檢校司徒兼邠寧

李位為商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勤有政能加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

李位為商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以勤有政能加朝散大夫賜紫金魚袋

王虔為鄜州都團練觀察使貞元十五年六月丙辰發朝一日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二百段米粟二百石故事都團練觀察使卒未有贈官自虔始焉

王虔為鄜州都團練觀察使貞元十五年六月丙辰發朝一日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二百段米粟二百石故事都團練觀察使卒未有贈官自虔始焉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貞元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惠登在隨州

李惠登為隨州刺史貞元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惠登在隨州

二十年中蠲賦百萬

二十年中蠲賦百萬

平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境內刺史大夫外其州為上守令知政人國子祭酒及京兆加金紫階勳

平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其境內刺史大夫外其州為上守令知政人國子祭酒及京兆加金紫階勳

孟簡為常州刺史元和中以簡為常州刺史到郡開陳古今教民禮讓簡長四十一里傳注為陳利害作十餘條示之民皆感悅

孟簡為常州刺史元和中以簡為常州刺史到郡開陳古今教民禮讓簡長四十一里傳注為陳利害作十餘條示之民皆感悅

李絳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元和中權知中書務時制元和中權為宣慰觀察使

李絳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元和中權知中書務時制元和中權為宣慰觀察使

王禹為蘇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善政聞賜服金紫

王禹為蘇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善政聞賜服金紫

鄭澣為商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

鄭澣為商州刺史元和十二年以理績有聞賜紫

李夷簡為荊南節度使元和十四年以平蜀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荊南節度使

李夷簡為荊南節度使元和十四年以平蜀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荊南節度使

韓弘為宣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入朝加金紫階勳

韓弘為宣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入朝加金紫階勳

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功加金紫階勳

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功加金紫階勳

李愬為唐鄧隨州節度使元和十四年入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荊南節度使

李愬為唐鄧隨州節度使元和十四年入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兼荊南節度使

韓弘為宣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加檢校右僕射兼侍中

韓弘為宣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六月加檢校右僕射兼侍中

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功加金紫階勳

裴度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元和十二年七月以功加金紫階勳

裴通為晉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以蓋理行七異賜金紫

裴通為晉州刺史文宗太和三年以蓋理行七異賜金紫

劉源為汝州刺史大和七年就加檢校國子祭酒旌善也

劉源為汝州刺史大和七年就加檢校國子祭酒旌善也

裴度為晉州刺史開成二年賜金紫旌異政也

裴度為晉州刺史開成二年賜金紫旌異政也

馬植為安南都護長於教導開成二年賜金紫

馬植為安南都護長於教導開成二年賜金紫

言偃納賦能受委蛻珠池復生珠乃檢校左散騎常侍

言偃納賦能受委蛻珠池復生珠乃檢校左散騎常侍

秦慶為大寧縣令開成二年賜金紫

秦慶為大寧縣令開成二年賜金紫

鄭覃為相恩寵宗嘉二命褒德政理以旌善功

鄭覃為相恩寵宗嘉二命褒德政理以旌善功

後唐徐雋大成初為相州刺史雋久不治賦頗煩民不聊生至州召為鴻臚卿史魏圃代之除正賜緋銀魚袋職務外其余若干賦名目一切罷之期人歌上聞明宗加檢校太保兼政也

後唐徐雋大成初為相州刺史雋久不治賦頗煩民不聊生至州召為鴻臚卿史魏圃代之除正賜緋銀魚袋職務外其余若干賦名目一切罷之期人歌上聞明宗加檢校太保兼政也

趙在禮大成初為天雄軍節度使支移大名府管內全年五分內頃畝比去年出六千八百頃宣降詔蠲放從之

趙在禮大成初為天雄軍節度使支移大名府管內全年五分內頃畝比去年出六千八百頃宣降詔蠲放從之

周知衙壘房等悉備三州刺史悉備衙閤練使老於軍旅勤於稼穡凡爲郡課皆有政聲朝廷嘉之遷安州留後

崇勳失成中爲果州團練使委南危等五縣除舊官戶帳外招得四千二百五十八戶稅錢七千五百九十八貫納宜加光

歸大夫封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爵能政光

晉晉溫琪爲棣州刺史以州城每年河水所壞屢入不堪其苦

表請移於便地朝廷許焉琪葺理頗立規功碑仍加檢校尚書左

僕射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白奉進爲青州刺史治郡驗年甚有聲政尚祖即位徵赴闕趙

加檢校司徒充護聖左廂都指揮使

務本歸爲密州刺史查勘出於軍旅恒性和厚理輯黎以有爲

竹使甚著殷懃之意及卒敕有賓典旌爲

安叔千爲滄州節度委圖空詔曰安叔千折獄惟良化民有

術治牧無聞之知禁鴞鳴梟息於破鏡武草生於圓土率之古

人何以崇三代貳考績不忘明允之能五刑有服無違中正之

道以斯爲政良可嘉焉

王周爲澶州鄧歷委前任繫囚二十六條已指揮依實勑曰

王周性國賢臣敭郡良牧戮仗之功顯著喜聞之政尤勤乐者

委寬帝山抱戎夏咸安靜塞荒施恩撫馭之方察條貫風盡去

頑奇之弊備陳條件足副公清一方既洽於謳謠百姓頓期於

蠲息子周宜賜詔獎綸兼領下諸道仍付所司同於勳臣中畫

爲清愼里爲部者百姓皆稱張弄潭虔政之後民不堪令因襲

其無名科役必革上聞故有詔褒之

漢劉寬爲汝陰令時汝陰俗尚巫祀百姓用其言以爲常寬到

文奉去祠嫁娶無擾於民百姓歌之乾祐三年卒郡人哀哭於郊

致祭本州以聞詔曰朝廷之制甘有舊章牧守之官必無贈典

甚有政能殊異及久居理劇爲衆所稱者各具名狀留邊要資任堪重任假

夫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又曰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晁錯有言曰方直之士奉法令不容私若夫斟慎不回謹身奉
下無求於物直道而行故政平而訟理今行而不直也演制郡
守裨最者或入爲公卿豈希旨阿順哉以

子田雲鵬[illegible]進[illegible]秦[illegible]動不[illegible]有[illegible]所[illegible]
所[illegible]成[illegible]府[illegible]者[illegible]也[illegible]動[illegible]曰[illegible]聖[illegible]賢
所以[illegible]報[illegible]國[illegible]也[illegible]非[illegible]賢[illegible]不[illegible]舉[illegible]非[illegible]賢[illegible]不[illegible]舉[illegible]亦[illegible]何[illegible]悔[illegible]及[illegible]重[illegible]舉[illegible]薦[illegible]爲[illegible]希[illegible]救[illegible]時[illegible]太[illegible]后[illegible]動
與書曰[illegible]昔[illegible]伊尹[illegible]宅[illegible]士[illegible]擢[illegible]殷[illegible]止[illegible]功[illegible]稽[illegible]于[illegible]寒心[illegible]足[illegible]下[illegible]小[illegible]慶[illegible]何[illegible]以[illegible]繼[illegible]此
[illegible]者[illegible]在[illegible]門[illegible]若[illegible]在[illegible]廬[illegible]可[illegible]不[illegible]慎[illegible]哉[illegible]卓[illegible]得[illegible]書[illegible]甚[illegible]悅[illegible]之
史[illegible]爲[illegible]河[illegible]東[illegible]太[illegible]守[illegible]被[illegible]一[illegible]切[illegible]誤[illegible]書[illegible]曰[illegible]舉[illegible]孝[illegible]廉[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或[illegible]
[illegible]被[illegible]勅[illegible]劾[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抗[illegible]擅[illegible]
[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通[illegible]生[illegible]乃[illegible]就[illegible]以[illegible]它[illegible]事[illegible]論[illegible]弼[illegible]而[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鑑[illegible]書[illegible]弼[illegible]大[illegible]恕[illegible]曰[illegible]大[illegible]守[illegible]不
荷[illegible]重[illegible]任[illegible]當[illegible]選[illegible]上[illegible]報[illegible]國[illegible]爾[illegible]人[illegible]而[illegible]僞[illegible]詐[illegible]無[illegible]狀[illegible]命[illegible]左[illegible]右[illegible]引[illegible]出[illegible]華[illegible]柱[illegible]數
百[illegible]府[illegible]丞[illegible]掾[illegible]史[illegible]皆[illegible]跪[illegible]叩[illegible]頭[illegible][illegible]血[illegible]弼[illegible]曰[illegible]若[illegible]不[illegible]殺[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物[illegible]七[illegible]十[illegible]餘[illegible]爲[illegible][illegible]終[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司[illegible]隸[illegible]校[illegible]尉[illegible]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奏[illegible][illegible]清[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
莫[illegible]不[illegible]慎[illegible]心[illegible]
李[illegible]遷[illegible]爲[illegible]河[illegible]南[illegible]尹[illegible]時[illegible]頃[illegible]以[illegible]貞[illegible]潔[illegible]爲[illegible]言[illegible]詞[illegible]書[illegible]假[illegible][illegible]錢[illegible]三[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

府六百七十四　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失期者當斬勃以軍正不斬謝漢漢乃不誅
漢初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廷尉故與李斯同門學而
事荀卿公既相秦以為不如己乃言秦徵天下賢
人皆可用公乃言之秦徵為廷尉公自以為不如
李斯乃稱疾歸家李斯忌之恐其賢於己乃奏公
曰三川守李由與楚通項梁軍於定陶由為守而
公不誅公與楚戰相持未見其利公又數見諸侯
相與語其情狀公為三川守不誅有二心陛下不
可不察公乃免歸

府　六百七十四　五

安丘宰市而宰中史士多從徵令張伯路民奴入白買王臣王乃欲
召宰市依更徵發劉秋上言百姓長吏新被兵革之後宜
謝以和撫愛養人以順天心乃拜秋為丞相司直秋上
書曰臣聞治國之道務在安民安民之要在於得賢
賢者明於治亂通於古今達於人情見微而知著
故聽其言而觀其行論其所由以察其所安故
邪人不得依正道而進讒夫不得蔽賢能而惑主
聽是以主無失計國無敗事今臣竊見大將軍秉
事以來未有薦賢良進貞士以輔聖德者也而
多舉其所愛以結私恩故天下之人各以其所
愛稱譽其主是以賢愚渾殽白黑不分公道不
通私門日開臣聞堯之舉舜也流共工放驩兜
誅三苗殺鯀而天下咸服以為皆得其人故舜
舉而堯垂拱無為之功著於後世也周公之輔
成王也誅管蔡以安王室故成王任之不疑
周公思慮精通朝夕勤勞不敢懈怠以憂天下
之民是以制禮作樂七年而政大行及成王
病將崩恐天下之不安也乃與太公召公畢公
之屬六人同心合謀以輔翼成王故成王
委以天下之政而不以為憂也是以內亡骨肉
之患外無諸侯之難也今大將軍之舉錯未
有所定於天下之心也臣竊為大將軍不取
也臣聞天下之人所以不能相治者以其
各有所愛而不知其惡也各有所憎而不知
其美也是以堯舜之聖猶有所憎而不誅
桀紂之暴猶有所愛而不廢今大將軍之
所愛者未必堯舜之所憎也大將軍之所
憎者未必桀紂之所愛也願大將軍審
其所愛憎而察其美惡之實以為天下
之心則天下之人各得其所願矣

府　六百七十四　六

宋佐綱紀庶事稱為大司馬議曰當貴顯莫過於
宰相當富莫過於三公宰相三公皆人臣之極
宜自審量勉策駑駘敬若懼顛跋若履淵冰
宋王朝人字長明為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義恭鎮南兗州
辟之曰此潮陵枯魏不應辟觀之吳郡人為本郡太守其子緝
私財甚豐鄉里士族多貧觀之每資給之無所愛吝緝感其義
歸誠緝門戶我當不憂沈沙也吉安史郎袁觀之為吳興太守
政有幾不豪及戒在郡為治務存寬惠百姓愛悅之將來見阿得力諸豪強大害
者出諸大府大小莫敢違忤觀亦盡誠竭節以報之觀子袁顗
源顗並有才幹觀每稱顗為有經國才幹而顗頗以豪俠為
事觀常戒之曰汝年數十歲不事修飾乃與羣小為伍
吾常謂汝為千里駒今汝如此將為敗德之士矣汝
若不改吾將棄汝於市不復相見顗感泣改行
劉秀之為梁州刺史遷江州土豪豐富多貲秀之出為郡
賄貨以資秀之為治嚴肅以身率下下逆所至

隋高祖性公正賞罰必行其為政也不以喜怒移意不以愛憎改情
李德林為內史令高祖每有敕令德林署名德林或不即署高祖
怪而問之對曰陛下或以喜怒有所施行臣若即署恐後悔難改
高祖深然之
李諤為內史侍郎高祖每有敕令諤署名諤或不即署高祖怪而
問之對曰陛下或以喜怒有所施行臣若即署恐後悔難改高祖
深然之
高熲為尚書左僕射性公正每有奏請高祖多從之
蘇威為納言性公正每有奏請高祖多從之
楊素為尚書令性公正每有奏請高祖多從之
牛弘為吏部尚書性公正每有奏請高祖多從之
薛道衡為內史侍郎性公正每有奏請高祖多從之
虞世基為內史侍郎性公正每有奏請高祖多從之
裴矩為內史侍郎性公正每有奏請高祖多從之
唐高祖為太原留守時劉文靜為晉陽令高祖以其才識深加禮
遇及舉兵文靜為軍司馬
劉文靜為晉陽令高祖以其才識深加禮遇及舉兵文靜為軍司

帝聞而善之

司馬相如爲蜀郡太守時初通西南夷定牂柯置犍爲文武以巴蜀民不便上書自請

誅蕃侯邛君皆請臣願奉幣帛賜邛君以風曉百姓無煩中國士卒勞苦以安邊境

梁冀爲大將軍專政威福自己以張綱爲廣陵太守綱到郡乃埽除門閭布列吏職

收縱橫者誅其魁帥自餘脅從者皆解散其黨羽莫敢動搖

張敏爲汝南太守時南陽太守成瑨素有名稱而敏政尚寬平瑨以爲不及己後瑨

代敏爲汝南太守政教嚴猛一郡擾動

張禹爲東郡太守時河決瓠子金堤未成禹以決河之地形勢最下水常先至乃

豫作石堤激使東流堤成水果不復至

王尊爲東郡太守時河決金堤尊親臨河堤救塞水盛尊以身投決口水爲卻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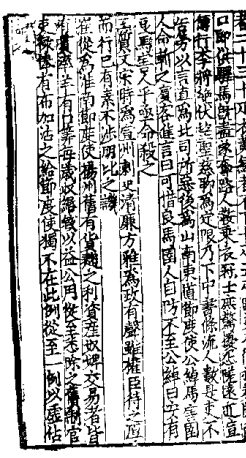
數丈堤遂成

王章爲京兆尹時大將軍王鳳專權章上書言災異之變皆陰盛陽微之象

王嘉爲京兆尹時大將軍王鳳專權嘉上書言災異之變皆陰盛陽微之象

王尊爲京兆尹時大將軍王鳳專權尊

[illegible]知徐州長史事秦青司馬昌期破[illegible]物不納[illegible]
以進[illegible]職之[illegible]謂[illegible]公在遠[illegible]得[illegible]
以私[illegible]秦[illegible]至公者以遠[illegible]易忠[illegible]
[illegible]秩[illegible]號州刺史時號州以地在[illegible]京[illegible]
為[illegible]州常被[illegible]
駁之[illegible]若[illegible]
符不許休假[illegible]
不能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人有田產為中人所[illegible]仲方三[illegible]
[illegible]其冤
[illegible]班[illegible]相州刺史[illegible]詔書[illegible]置田[illegible]
[illegible]守臣[illegible]字民不以宗[illegible]而改節
李[illegible]為池濠二州刺史觀察使[illegible]
刺史[illegible]政以均一[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使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六百七十五

牧守部

仁惠

為治貴於人民以長人者自安民則惠用仁惠而親百姓有其術良二千石乎由漢已來牧伯之職作宣德布政之任觀察其理人之術而加之賞罰以勸之不登代其職業紀德以頌之義旨盡一之法亦先聖之所以勸後賢也

晉劉寔為潁州大守使郵亭各置鵝籠以供賓客之用

顧爲濮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且衆餘人顧察其困窮自陷刑辟輒增放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
爲政五年遷太守歲飢粟石數千詔倉廩給以救其敝吏懼譴
請曰若上須我是棄民也願得大守歸以一身
代之遂出穀與人順帝嘉其義
豐米無所益
封爲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
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美焉
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兵北伐黃巾既平乃奏請冀州
一年田租以贍飢民帝從之百姓歌焉
史弼爲平原相時詔書下衆論譁然弼被檄而行
多至數百餘猶稽留不發郡國所奏相遠及者
更從事坐傳舍弼乃悉召詣庭中謂曰詔書前後切促
而諸君稽留者欲以全故耳今聽諸君各自言盡
當以次發先陳者發後陳者誅
州郡皆服其明斷
陳蕃爲豫章太守徵還百姓攀車請留者數千人
郡有七姓不與同祖俗以爲恥蕃乃別其譜
正其族類風俗大化
王龔爲河東太守徵當還郡吏民老幼攀車請留者數千人
龔乃還車復留
任延爲武威太守時羌虜數犯邊境延乃修理城郭
造作矛矟教習戰陣數設賞罰以明勸沮
羌虜畏威
不敢入塞
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性好儉約布被蔬食車馬羸敝
妻子不衣帛食肉
鄭弘爲河東太守徵當還百姓老幼攀車請留者數千人
弘乃止
劉寬爲南陽太守政尚寬恕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
或有已自相縛來詣府門者寬乃教曰鞭以恥之
而乃相縛欲復何爲
於是人人感勵莫敢犯者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時羌胡畏而愛之
羌胡有
犯法者但用羞辱而已
不忍加刑
羌胡感其恩德
相率而降
劉寵爲會稽太守徵還百姓老幼攀車不得去
乃共
刻木爲寵像以報德
劉寵爲東萊太守徵還百姓老幼攀車不得去
乃共
刻木爲寵像以報德
王渙爲兗州刺史徵還百姓老幼攀車不得去
乃共
刻木爲渙

時之急固上疏曰當今天下不曾飢饉獨東土我獨痛貧役相繼窮急極流亡滋開此蓋鎮壓場帥邀臣意不如開倉廩以振之乃不待報輒便開倉及割所部義倉數萬斛米以救饑人紹由是一境獲全既而下詔許約倉糧吳郡依回振恤二郡

王管爲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管以私米作餅粥以賑饑者所活甚衆

王導爲吳興太守甚有德政屬郡荒人亂輒開倉賑恤王敦深嫌忌先列表上待報遣曰今百姓饑饉公私路有饑餓若表上須報何以救死之命乎敦聞之愈嫌其專而取無所恨也於是大振貸之穀儲全活十七八焉朝廷以違制免官

王薈爲晉陵太守值歲有東作百姓歌之

宋隆川王義慶爲荊州刺史歲有饑儉義慶不遣使檢行災傷之處而遣使分道宣慰開倉賑給隨口多少不限以文書

八年爲西土所安

杜慧度爲交州刺史歲有饑荒人饑輒以私禄振之

南齊戴僧靜爲北徐州刺史貴乍殆資民令新種至得還舊之

隋

薛道衡爲襄州總管二州刺史以穀過賤勸民以米當口數優評

奇俊百良爲并州總管勵精治術甚得邊人之心

郭衍有膽略晉王爲并州總管衍爲行軍總管王太守郡舊有埔地瞻可萬頃有鉤盾監者奏原不設救衍二十里外山中一處地濕下便送四十里外山中經雨便墾救數萬頃之食

崔元祖爲東海太守時青州刺史張世貴性貪殘不撫小民元祖爲政寬惠務在安人百姓歌之

李圓通爲刺史歲饑圓通開倉賑給隨口多少不限以文書

唐

李襲志爲潤州刺史二州刺史以穀過賤勸民以米當口數優評

奇俊百

李襲譽爲潤州刺史時屬江淮水潦穀價騰貴襲譽以庫錢三十萬貫令市米以賑給之

李孝本爲宣州刺史屬歲饑人多餓死孝本開倉賑給之

李勣爲潞州刺史時屬山東大水勣令所在開倉賑給

李大亮爲交州都督嶺南大水大亮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裴寬爲揚州大都督長史開元二十三年淮南大水寬出倉粟賑給之

韋抗爲揚州刺史時屬江淮大水抗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陟爲河東太守開元二十三年河東大水陟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堅爲京兆尹開元二十三年京畿大水堅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時屬歲饑丹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夏卿爲蘇州刺史時屬歲饑夏卿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皐爲劍南節度使時屬歲饑皐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貫之爲東都留守開元二十三年河南大水貫之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元甫爲和州刺史時屬歲饑元甫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元素爲蘇州刺史時屬歲饑元素開倉賑給所活數萬人

韋元旦爲蘇州刺史時屬歲饑元旦

陳慶之爲司豫州刺史慶之開倉賑給之所全活甚衆
王志爲平陽令京師有災饉妻子皆不得食而志獨豐足或問其故志曰縣有災饉而無以賑之是縣令之責也豈可獨豐其家以棄百姓乎其義以傳錢實兵時年饑穀貴三倍溺於郡門以賑張充爲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東人悅服

蕭景爲宛州刺史會年荒穀貴又鑄鐵於路以賤之死者滿市民人共相親

明山賓爲吉陽二州大中正在州所部平陸縣下錢路出倉米以糶民後刺史檢州曹史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家不自理更市地造宅

王曇爲晉陵太守時大司馬王敦則舉兵作亂曇經晉陵郡民多附敦則軍敦臺軍討戰衆寡百姓朝日思人易動大兵窮法明帝許之州全活者萬數

隋侯爲吳興太守下車存問遘疾引其子深置牀下臨歿謂寬

陳宗元饒爲閩粵內史以我水三千餘開助民租課有聞高年後輩敬民過百從其願焉

梁裴子野爲平原內史歲頗不登子野民饑輒上廩以私粟百斛助賑饑缺之州民蒼髮之等千餘人詣閤訟之李文寶而任城王澄內史刺史麦城公園之地以給無產口

薛虎子爲冀州刺史境內豐二麥不收上表請貸民粟民有生者不責死者收斂親族

後魏韓麒麟爲齊州刺史歲頻不登流民饑輒上廩以私粟百斛助賑饑缺之州民蒼髮之等千餘人詣閤訟之李文寶而

分貸公私有井遭年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優安

李元謀爲齊州刺史值州內饑儉民人困乏元謀出私財賑給其家賦役

城陽王徽爲并州刺史先是州界災蝗大校不熟民庶逃散史告罷閭倉救民徽以爲不然曰昔汲長孺守河南民困也先給後奏古制嘉之因發河東之粟賑救之

婁昭爲趙郡太守時年穀不收饑饉十五人又災害三人民人婁發無以償之昭出俸錢以償之百姓出所負券燔之

劉柔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時歲饑百姓多有棄子柔下教曰凡棄子者皆是貧窮所致非忍於情也其有收養者隨口給廩

郭祖深爲青州刺史會歲饑祖深開倉賑恤流民所濟甚衆

裴延儁爲河州刺史值歲饑人多餓死延儁乃開倉賑給所濟數萬人

裴寬爲相州刺史時歲饑盜賊多起寬下教所賑恤者悉是饑民盜賊之事皆原而不問

李崇爲豫州刺史會歲饑崇發倉賑恤百姓多所全濟

李彪爲梁州刺史時歲饑彪開倉賑恤百姓多所全濟

高允爲南安太守時歲饑百姓多有賣子以贍其家者允悉出俸財以贖還其父母

高昌爲魏郡太守值歲饑開倉賑給百姓賴之

高遵爲齊州刺史值歲饑遵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乾爲齊州刺史時歲饑乾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慎爲齊州刺史時歲饑慎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德政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德政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隆之爲齊州刺史時歲饑隆之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岳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岳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永樂爲齊州刺史時歲饑永樂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元海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元海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儒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儒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信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信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瑾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瑾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琰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琰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儁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儁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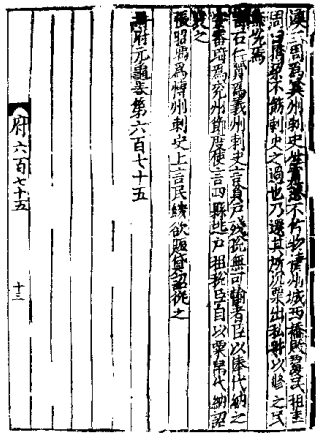
高子通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通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邕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邕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瑜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瑜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高子儒爲齊州刺史時歲饑子儒開倉賑給所濟甚衆

[illegible]州刺史表之號戶請以永興等米賑給之
[illegible]延賞大曆中鎮渭州屢請糴粟數人有言天性吝嗇不可從之
[illegible]人又何恨於彼也其州柳而進遣之催收其粟至已而還
[illegible]而歸者皆如其舊
[illegible]達平初為同州刺史時州人咽飢有京畿觀察使韓滉在
[illegible]境內復飄以賑貧人為有司所劾詔下朝廷及親友咨之復
[illegible]然云司判決人敢擅專責
馬燧為懷州刺史兼兵馬使屬河內亂復其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化期
[illegible]史有父母者燧觀造之施設收瘞暴骸其還鄉者往往不掃其墳
[illegible]燧哀悼收葬村骨凡千餘所家遂得反本者甚衆
于頔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頔之鎮襄陽也其境內多逋逃頔下車
[illegible]籍為戶百姓自占者皆令歸本貫其有不能自歸者頔為之設
[illegible]計使之還鄉其間有貧不能自給者又為之賑貸於是襄漢之
[illegible]人皆復其業
[illegible]為湖州刺史時大旱人饑出俸錢及米賑救之活者數萬人
[illegible]為浙西觀察使時湖州大水人饑出俸錢及米賑救之活者數萬人
[illegible]為太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屬旱饑人至相食樂長
[illegible]為浙西觀察使屬旱饑出俸錢及米賑救之活者數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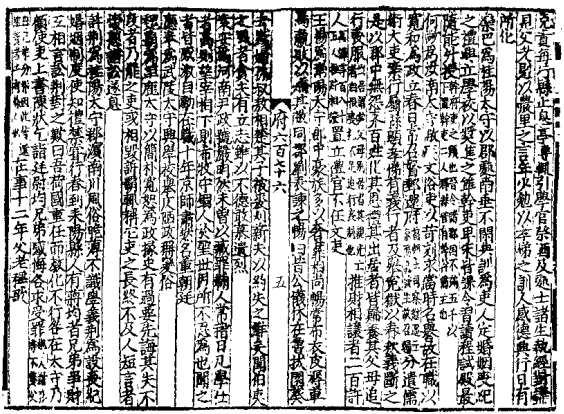
牧守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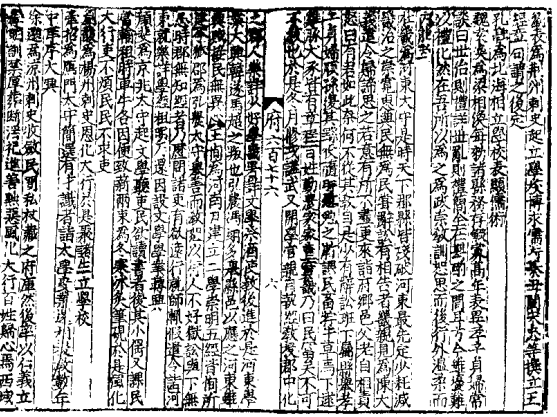
教化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然則德禮之於政刑民之深淺從俗厚薄可知也自秦兼并以吏為師以法為教而古道不復漢興因之以禮義為教而古道稍還魏晉以降不能遵守古風而教化陵遲矣故為政之本莫先於教化教化之本莫先於學校學校興則禮義行禮義行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人倫正人倫正則王道成王道成則天下治矣

周文翁為蜀郡守以蜀地辟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宮選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學成還歸以次用之或至郡守卿大夫其後世世好學至今不絕

漢





後遷荒成入貢皆聖教也
任嘏為河東太守所在化行有遺風餘教
劉昭為陳留太守教崇敘化百姓稱之
王度為青州刺史時海瀕不靜詔之度法處其宜整齊政務教
當善副使者網紐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徙為揚州刺史威
得軍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名有聲教
敦義篤俗
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嚴軍備修學校南方稱之
楊俊為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百民稱之
諸葛為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又部表貧窮給
所无繒綵制良民皆為王商為蜀郡守脩學校勸農桑百姓便
之
晉曹毗為豫章太守禁其侵枉非禮之於有小史令百姓安堵百姓
感德為之立碑
冊府元龜　卷六七六　牧守部　教化　七

孔衍為南郡太守郡舊俗好歌鼓祠敘衍後進不以歌鼓為業
鄧攸為河東太守時民多不務農業攸乃課人耕種親自勸導
賈循為鄱陽內史郡境舊多劫賊招集流亡綏撫安之
范汪為東陽太守在郡大興學校世有惠政
王廙為荊州刺史時蠻夷多叛廙之後法處其宜整齊政務教
當善副使者網紐百姓稱之不容於口徙為揚州刺史威
得軍之歡心始至豫州旌先賢之後求未顯之士名有聲教
敦義篤俗
王基為荊州刺史明制度嚴軍備修學校南方稱之
楊俊為南陽太守宣德教立學校百民稱之
諸葛為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又部表貧窮給
所无繒綵制良民皆為王商為蜀郡守脩學校勸農桑百姓便
之
晉曹毗為豫章太守禁其侵枉非禮之於有小史令百姓安堵百姓
感德為之立碑
冊府元龜　卷六七六　牧守部　教化　七

[illegible]一人文學從[illegible]人勤學從事二人行[illegible]禁擅[illegible]三
[illegible]良吏為會稽太守時有山陰人孔平[illegible]子良訟更市米貴錢不
還子良數曰昔尚文遵與連訟田數[illegible]水竭以[illegible]
乎已訖為南東海太守治下有[illegible]危嗣久廢不修祀更開拓[illegible]
立
[illegible]娛始興王濬出為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illegible]崇道子欽親受
經焉由是多向方者
劉[illegible]為臨川內史體[illegible]及疾閉閣即治而百姓化其[illegible]
劉[illegible]為臨川內史體[illegible]及疾閉閣即治而百姓化其[illegible]益皆
[illegible]出境皆[illegible]師不加考掠但和言誘[illegible]勸令改過[illegible]
[illegible]命遣之後遂為善人
[illegible]為鄱陽內史有能名[illegible]二家因[illegible]爭逸相告[illegible]引入內室不
[illegible]妻諸侯以和言[illegible]之二人感[illegible]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
[illegible]勸酒[illegible]同載而還因相[illegible]厚民歌曰臨[illegible]政無[illegible]家[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美事

[illegible]為鄱陽相撫[illegible]治三年[illegible]史教百姓種[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章內史在郡[illegible]禮記正義四姓衣冠士子聽
[illegible]數百人[illegible]
[illegible]之為[illegible]陽內史士俗山民有病輒云先[illegible]為祟[illegible]
[illegible]流枯骨名為[illegible]祟處一[illegible]輒[illegible]為[illegible]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
[illegible]時刺史王央[illegible]至唯衡陽獨無此者乃歎曰顧[illegible]陽之化
至大若九郡[illegible]何事
[illegible]為後[illegible]內史[illegible]為政任恩惠不設[illegible]理吏人化其德亦不
[illegible]故老咸云數十年未有也
[illegible]張[illegible]為[illegible]章內史[illegible]後[illegible]太守起[illegible]講[illegible]
後[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史先是上谷[illegible]州後改為路州在重山民不
知學悉[illegible]為[illegible]
李仲[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以孔子廟墻宇頗有頹毀遂修改[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先是上谷置[illegible]州後改為路州在重山民不
知學悉[illegible]為[illegible]
李仲[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以孔子廟墻宇頗有頹毀遂修改為

[illegible]州刺史時年將九十勸民學書風化頗行
[illegible]滿[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勸於政治使民愛之
[illegible]為武邑太守政事之餘[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為

於是立金庭勉勞之勤哭而謂之曰此物氓不可食蜚不可衣我等以此損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一無所動悉以還之於是蝗果飛悟遂不相攻擊而退開而去之

隨唐通鑑唐州刺史有人盜其田中禽者為妻所執責通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行罪也殿論而遣之令人感荷一旦公勤

今以田頡皇中為唯州刺史先是州縣豪猾多不得之官吏因緣為姦唯州刺史至為之禁絕人庶風化為之一改

唐書顏傳在二州撫循三十一州皆宜事其險詖劉慕行村漢以媚之庶化大洽

舊唐書王玄度傳開元中為唯州刺史玄度至鎮中風俗淳厚開門晚閉十年無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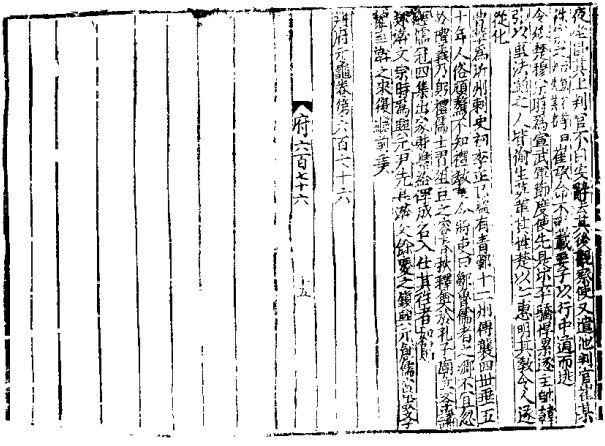
府六百七十六

人物坐評論事

舊唐書李絳為河中節度使時有軍人犯法絳杖殺之其人訴於朝廷以為無罪絳坐貶

唐書李絳為河中節度使時有軍人犯法絳杖殺之其人訴於朝廷以為無罪絳坐貶

舊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七十七

牧守部七

能政

秦武羅侯置守漢宣之興率備無改垂及中葉記式簡具故
可覩我共此之數而二千石之者治効有異加賞賚以勸動
之氏所述循吏為盛若東京而下或可徵也自非清精為治正
身率下導德遺訓以愛風美俗惟務公明乃能厚生
時措枉而擊強興廉而崇讓先之以慚教為之以仁惠治之
以簡肅之以強明又曰能敬政治之清惠吏人之歡宠所居
民富生有樂號死見奉祀斯仲尼所謂政善而歌三
年有成者為其驗矣

漢韓延壽為揚州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強難治國
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延壽在郡數年稱為東郡太守以黃霸代
為潁川霸其政而大治

府六百七十七

韓延壽為潁川太守南陵後年歲中數治天子以霸治行習楊數
聞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有治民之才霸為首入
守京兆尹

趙廣漢為京兆尹奏斬治豪桀及游徼巡徼吏秩百石
後日乃更皆差自重不敢任法其擊留之京兆政清吏稱之其
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
王成為膠東相治其教宣帝嘉美賜璽書曰朕
千石

翟進為絳方到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教其有成名善
三奏事

郭伋為南陽太守為民興利除戶口增倍政益簡民
歸信皆為南陽太守為民興利除戶口增倍政益簡民
歸信皆為南陽太守為民興利除戶口增倍政益簡民
歸信皆

有劳几於史杜絶道民悦服遷潮成婺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凡
理民事若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得事十年郡内
清理
宋登爲蜀州大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
李膺爲蜀郡大守修庠序設教明法令威恩並行蜀之耆
子莫不從門
陳茂爲弋陽大守時太守雖多而治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
自引去唯僧留獨達茂左馮翊郡京兆尹以政用寬
仁愛恤民黎懽服長者其與朱邑桐鄉三輔皆嗟焉先是
陳留盜賊爲害京兆尹亦有能名郡人爲之語曰前有趙張二王
後有尹翁歸
後有趙廣漢後有尹翁歸
趙廣漢爲益州太守計吏還郡戒敕縣令以下皆正衣冠出
門迎廣漢入門下車即發摘其姦猾或一郡所有或一縣
所無者凡數十人皆驚伏其神明
張敞爲京兆尹時長安市偷盜尤多敞出教令使自捕偷
盜各以其物自贖得數百人
王尊爲涿郡太守時東郡發卒治河徵求木石吏因緣爲姦
以自利調發煩數百姓疲苦尊到官以身率先之遂自臨
河堤伐買薪石以其錢物分與吏卒徒庶莫不悉力數日
之間河堤成
王尊爲東郡太守時河決館陶金堤東抵平剛西至淸河靈
鳴犢口泛溢數郡灌四縣三十餘萬頃壞敗官亭廬舍不可
勝數尊躬率吏民投白馬玄玉璧以祭河神沈白馬以
下流水勢稍緩遂塞瓠子

王沈爲潁州刺史撫養善政寒貴遠已求法制禁公言所施行
[illegible]者而表之
[illegible]丁紹宇根倫爲廣平太守政平訟理道化大行于時阿比驍猾
[illegible]有完色而慶子也爲豫州刺史續詩陽于南土增光
[illegible]人民稱歌邵續敏於綏撫公行義旅補綴隳亡經理初
[illegible]所經立討賊之場而良胎道不絕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富比
[illegible]爲盛強雄
[illegible]初李恭爲會稽相務存治體物止浮華節儉清廉由是冠蓋衆
[illegible]北境肉禽清
[illegible]杜慧度爲交州刺史布衣蔬食儉約自守清白著聞疆琴願守莊大禁
[illegible]所須悉仰求俸學校威荒民飢則以私祿賑給爲政樂有如治
[illegible]家由是廉惠治著威德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
王惟慶爲監吳郡太守後爲湘州刺史所在以清惠稱

府六百七十七　五

[illegible]張祐之爲永嘉太守勤郡百姓吏民愛之
[illegible]徽爲益州刺史隱郡有方威惠兼著後爲梁州刺史物務皆理
[illegible]善治者咸稱之
[illegible]元愷爲東莞武昌監譙太守皆有風績爲後人所思宋世言
[illegible]善治者咸稱之
[illegible]初梁爲益州刺史清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
[illegible]初梁爲建平太守甚得蠻夷心南蠻校尉劉悛還朝稱爲良守
[illegible]惠爲政將軍
[illegible]申恪爲山陽太守著於治民所莅有績父爲太山太守威惠著
[illegible]杜慧度爲吉陽長仕八年惠化著於海子自義恭至于
宋末刺史牧守莫能及之及驎爲吏民所稱
張於爲益州刺史蠲去益土安其政
[illegible]初爲義興太守郡東土義亂太祖遣爲湘州治中流徙之東人

府六百七十七　六

[illegible]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蒞太守劉韞
[illegible]韞承風慕之皆以禮讓相接沈每有所造韞輒出門迎沈
[illegible]亦不敢當主客通名而不及坐也
[illegible]爲廣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仲敦叔彭縣令丘冢之昆有
[illegible]能名而不及政也
[illegible]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蒞太守劉韞
[illegible]韞承風慕之皆以禮讓相接沈每有所造韞輒出門迎沈
[illegible]亦不敢當主客通名而不及坐也
[illegible]爲廣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仲敦叔彭縣令丘冢之昆有
[illegible]能名而不及政也
[illegible]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蒞太守劉韞
[illegible]韞承風慕之皆以禮讓相接沈每有所造韞輒出門迎沈
[illegible]亦不敢當主客通名而不及坐也
[illegible]爲廣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仲敦叔彭縣令丘冢之昆有
[illegible]能名而不及政也
[illegible]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蒞太守劉韞
[illegible]韞承風慕之皆以禮讓相接沈每有所造韞輒出門迎沈
[illegible]亦不敢當主客通名而不及坐也
[illegible]爲廣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仲敦叔彭縣令丘冢之昆有
[illegible]能名而不及政也

府六百七十七　六

[illegible]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蒞太守劉韞
[illegible]韞承風慕之皆以禮讓相接沈每有所造韞輒出門迎沈
[illegible]亦不敢當主客通名而不及坐也
[illegible]爲廣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仲敦叔彭縣令丘冢之昆有
[illegible]能名而不及政也
[illegible]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蒞太守劉韞
[illegible]韞承風慕之皆以禮讓相接沈每有所造韞輒出門迎沈
[illegible]亦不敢當主客通名而不及坐也
[illegible]爲廣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仲敦叔彭縣令丘冢之昆有
[illegible]能名而不及政也
[illegible]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時長沙太守王沈新蒞太守劉韞
[illegible]韞承風慕之皆以禮讓相接沈每有所造韞輒出門迎沈
[illegible]亦不敢當主客通名而不及坐也
[illegible]爲廣平太守丘仲起長城縣令仲敦叔彭縣令丘冢之昆有
[illegible]能名而不及政也

[illegible]為建安[illegible]清公有美績史民稱之讀足那太守為政勤恤民隱精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為天下第一州牧為吳郡使謝鯤為吳郡太守鯤辭曰鯤少無名譽不堪為郡但以二弟在南郡宜有異政荊土懷之與在其治清為大南郡小而郡

王坦為東陽太守治郡有惠政遷吳興太守頃之二郡皆能名著吳興吳興太守初義興周玘及吳人陸東海徐馥等相繼為吳興太守皆以貪殘聞百姓患之坦既至風化大行吳興人為之語曰前有虎後有狼王侯來乃得安康

劉惔字真長義為臨海太守民特政綱疎闊百姓多不遵禁法惔下車宣下條制期精綱整境內肅然風俗大革

何遠為宣城太守郡經孫恩之後民尚驍悍多為姦盜遠治為猶興內史在官如閑途若行春壻民居帝里城隍嚴肅所過若營妻為

陳王勳為晉陵太守在郡甚有惠愛郡人表請立碑頌勳政績

長城王濟為徐州刺史在有聲績在城王雲為兗州刺史留心政事甚得下情淮陽毛安之為徐州刺史在郡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

元子矩為梁州刺史在仇池六載甚有威惠之稱

安豐王懿明為豫州刺史有恩信

崔寧為綿州西將軍政綿弱寧善於撫御甚著威惠前守陽令吳甲遒暴寧表言其罪而百姓懷之中興政績綿州最為稱首

仁亦有惠信蠻夷悅服為表請之羅既頻為外將所部守令咸自砥礪

元旻為荊州刺史轉廣州刺史在官二州頗得人和

氾毓為秦州刺史轉尚書僕射秦州刺史尋為政酷右多所斷立宣布威風華夷讚俗民庶愛如之

裴頠為相州刺史扶弱抑強遵舊慕教化大行

李顒為冀州刺史清儉節約民庶牧名著復義冀州刺史二州敬重

陸雲為吳王晏參軍領廬陵內史在郡之事多所平理

陸機為平原內史轉河間內史時成都王穎將舉兵討長沙王乂機以為不可穎大怒將誅機賴盧志救之得免

陸喜為河南尹太守在郡七年號為愛吏

陸慧曉為吳興太守在郡有遺政善於撫恤初崇德止有虎百許頭慧曉至後虎悉渡江

靜虎子為徐州刺史孝文賜敕書問政術

李顒曰顒周流仕宦徐州刺史政績何如顒曰綏遠布化甚博

吳均著齊春秋曰謝朓字玄暉為吳興太守政有清績

李安世為相州刺史數歲屢表禁斷淫祀

崔挺為兗州刺史威恩並著風化大行及敵騎南侵挺率衆出中地利風俗見挺北亡之遠謂妖曰為我安民者方採示謠歌入

王綱自振衡鑒攸屬州牧有政術

嚴毅剛正用法不撓為御史中丞時有王紹為武陵郡守貪暴侵漁百姓下車數日人甚安之

張詠為益州都督府兼川陵三路都轉運使時王均反於成都川陵諸郡多應之詠盡心規畫調發軍食無闕而民不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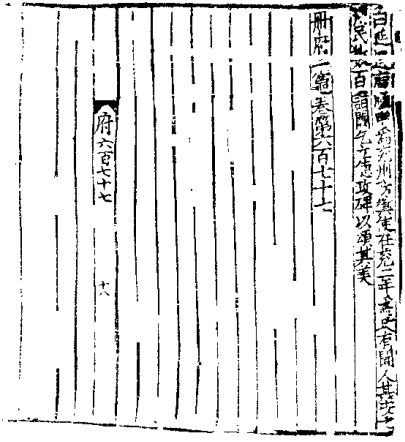
李昭亮為荊湖北路轉運使時荊南節度使高繼沖以地歸朝而將吏多不悅昭亮為之經畫撫循其間人心遂安

李迪為京兆府鄜延路經略安撫使時西夏元昊叛命迪在邊招納降附以分其勢

李若谷為荊湖北路轉運使時荊南節度使高繼沖以地歸朝而將吏多不悅若谷為之經畫撫循其間人心遂安

李若谷為荊湖北路轉運使時荊南節度使高繼沖以地歸朝而將吏多不悅若谷為之經畫撫循其間人心遂安

李若谷為荊湖北路轉運使時荊南節度使高繼沖以地歸朝而將吏多不悅若谷為之經畫撫循其間人心遂安



冊府元龜　卷六百七十八

牧守部

興利　勸課

昔大禹之叙九功曰利用厚生惟和夫生民厚固之道備矣曰禹居民冒義夫君子之爲政必求所以利於人而行之也歷代而下賢守撫武乃能相其土宜以興物役始貧子惟使繇役不擾而人自勸趨遠溝瀆以導水防堤壅以蓄水務穡勸農興利除弊以備水旱歲時講修以時啓閉蓄洩以應器用通商惠工以便民事若此之類皆牧守之職也

後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時稽郡吏民作治水船多發民役而不堪命倫乃自制船五丈以下多張櫓者一日行數百里不煩人力又開通溝瀆以灌田疇百姓歌之

魏賈逵爲豫州刺史南陽舊有鄧陂溉田萬餘頃而陂堰壞廢逵乃案行水勢以爲宜復興之於是遏淯水東注又通運渠名曰賈侯渠百姓得其利

晉衛瓘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時南土新附瓘乃開導以威信寬其賦役甚得夷心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既至鎮乃大開屯田分兵losing以計吳人預遣牙門周旨夏侯志等帥千人伐吳西陵守將張政陳尤等拒旨等擊破之遂深入多所殺獲預以吳將欲來救西陵又令旨等邀其還路果如預策大破吳救兵於是夏口以東至於建平江陵千餘里悉爲晉有預乃分荊州江北諸郡以爲新興郡於內修耕戰廣屯田務農積穀預自當陽縣臨沮漳水東至江口遏以爲堰水溢則開渠以引其勢歲終計所全活萬餘人及預卒後二十餘年水不爲患百姓賴之

周訪爲南中郎將鎮武昌訪在職勤於視事每旦聽事早則理人事晚則講武射或夜以繼日雖有疾病不廢公務

陶侃爲荊州刺史在州勤於吏職朝廷每有興造侃輒運木竹以供其費咸稱侃之幹局

王濬爲益州刺史在蜀廣修學校簡拔俊才以爲主簿從事

王戎爲豫州刺史在州修治陂芍遂開稻田數千頃每歲收穫常過倍官私豐積

劉弘爲荊州刺史在州勸督農桑興修水利蠲復逋債流民皆還各有資業

周札爲南陽太守時郡界陂池多決壞札修治水門開通溝渠百姓得其利

周撫爲南中都督時南土初附撫推誠任物務崇寬惠

增三萬餘頃諸吏人共刻石頌德功德

秦秀爲冀州刺史在州勸課農桑百姓豐給

傅玄爲弘農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歲收穫常過倍官私分別所有秦秀爲立五品之法藏之鄉縣其後遂爲永式

劉寔爲冀州刺史在州勸課農桑百姓豐給

胡威爲揚州刺史在州勸課農桑百姓豐給

何攀爲揚州刺史在州勸課農桑百姓豐給

任愷爲尚書僕射加侍中愷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任愷爲尚書僕射加侍中愷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張華爲侍中加散騎常侍華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張華爲侍中加散騎常侍華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張華爲侍中加散騎常侍華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張華爲侍中加散騎常侍華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張華爲侍中加散騎常侍華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張華爲侍中加散騎常侍華奏罷屯田官以其所領常調穀還之百姓便之

爲武都太守先是郡通灘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歲五致
一歸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數里間水中大石
或如屯聚或相連結障遏水勢冬春水少不能漂流每至夏
水迸發輒沸涌奔注衝擊破壞不可禁止乃因山勢鑿石
通路以大木拄其間然後燒之石皆開裂遂鑿廣三丈深
一丈合二十里中作三十六石門其山險絕不可鑿者以
人功計之直錢二百萬通利五百餘頃歲增穀四千餘斛
羣夷賴其利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廣宅田渠以饒民業又以歲儉勸課農桑
以豐儲積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時民貧不務蠶織每至絹時貧婦賣絲
以輸官吏因緣侵擾百端乃令絹絲各依鄉土所出隨貧富等
級而課之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所部之內土地肥美而民多貧弊乃
勸課農桑教以種植之法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廣宅田渠以饒民業又以歲儉勸課農桑
以豐儲積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時民貧不務蠶織每至絹時貧婦賣絲
以輸官吏因緣侵擾百端乃令絹絲各依鄉土所出隨貧富等
級而課之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所部之內土地肥美而民多貧弊乃
勸課農桑教以種植之法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時民貧不務蠶織每至絹時貧婦賣絲
以輸官吏因緣侵擾百端乃令絹絲各依鄉土所出隨貧富等
級而課之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所部之內土地肥美而民多貧弊乃
勸課農桑教以種植之法

後魏孝文時爲豫州刺史廣宅田渠以饒民業又以歲儉勸課農桑
以豐儲積

姜師度爲同州刺史開元八年十月詔曰昔史起激穿漳東門
白渠臣之利因茲厥後聲應鍾磬同州刺史姜師度識術旣微
智形未兆睠彼河壖實爲農業奉公之道知無不爲頃職大農
首開溝洫疏決陂障物議紛如緣其治水實欲利人農務日興
九列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用告多貨乃大饒爲政
本使玆迺者不憚邪惡將申勤恪之心懷抱忠誠之節今原
田彌望收倉迥屬而水利未興人農猶有家風之美庶幾所以
慶賞所以官爲開張異令遷相敎誘功旣成矣思與共之其
地田向先有百姓挂籍之地來召作人王公貴臣頃畝剋還
其主宅熟田如同州有貧下欠地之戶自將功力能墾種者准
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收師度以功加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
百匹

李栖筠爲常州刺史廣德初之後旦漸凋敝之後旦漸凋敝栖筠勸課農桑興利除弊
人賴其利

盧坦爲浙西觀察使坦至鎮之後旦漸凋敝坦勸課農桑興利除弊人賴其利

杜亞興元中爲淮南觀察使揚州官河堙塞亞又倡導決而通之公私俱賴焉

嗣曹王皐自司封郎中出爲江陵尹兼南郡太守荊南節度觀察使皐下車之後旦漸凋敝皐勸課農桑興利除弊人賴其利

李吉甫元和中爲淮南節度使吉甫以揚子江口運路多風濤覆溺舟船乃於瓜洲開伊婁河二十餘里以避風濤之險

李吉甫元和中爲淮南節度使吉甫以揚子江口運路多風濤覆溺舟船乃於瓜洲開伊婁河二十餘里以避風濤之險

韋丹元和中爲江西觀察使江西管內舊有陳廢陂塘堰埭共四百九十八所丹乃計其利害可興復者凡得二百一十二所溉田一萬二千頃又教人以火耕之法

裴度爲興元節度使德宗貞元二年度奏修褒斜古路及創造駱谷路又創造駱谷路自斜抵漢中列郡僅於駱谷之矣而褒斜險峻人常病之度乃到襲而劉動故老熟其利害後度之請移路於褒斜合楊梁於褒中去駱而就人心大悅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愬既克蔡而唐鄧隨鄧等州皆平愬以蔡州連歲兵荒人多流散乃令諸軍分地墾田以給軍食又令諸軍各治城隍繕修器械

李吉甫元和中爲淮南節度使吉甫以揚子江口運路多風濤覆溺舟船乃於瓜洲開伊婁河二十餘里以避風濤之險

文持之沂流數百里方免

李西華貞元中爲商州刺史商州西至藍田東至內鄉七百餘里山路重沓小溝暴則隔絕行旅或露居經旬日不止則供往僅八百里華上請役功十餘萬置橋立驛又週山通傍路以避湍水自是行李不滯

李皐略貞元中爲鄂州刺史因疫癘城使繫囚應死者一旦悉縱之令歸田里勸課農桑興利除弊

于頔爲襄州刺史因行縣至長城方山下有水曰西湖南朝跡墜廢頔三千頃溉久堙廢頔命設堤堨以復之歲獲秔稻蒲魚之利人賴以濟

高瑀元和初爲忠武軍節度使其年水旱人民疫癘瑀召集州民優賑之選擇一百八十里古陳戰場以人墾佃年得穀六萬四千餘斛

百八十里畢功高駢以地勢南卑屢被水患使之相視其上流可以北注南海有水路多穿巨井駢徑視之乃有橫石隱蔽在水中因奏請開鑿決通南海之利其夫略六人率斯利石以衝津纔竟一去之後水勢下泉之計今若稍加疏鑿必減數年之功便可通利高駢乃召工者喻以南海之利告剛其石交處之民至今賴之以濟焉

晉陳壽為霸州刺史使作舟車百數代民轉輸行者坐賈謂其征稅擾民壽悉為蠲省其賦斂若其取諸民者皆隨時課墾墾者甚超為磁州刺史地鹹水田則西門豹史起所謂漳滏十二渠之遺跡也以郡民善於機杼遂奏產桑麻之利人賴其業

唐韋丹為容州都督觀察使以容管人貧無以為生教之耕織又以容管土地多宜麻苧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卧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丹乃會賓佐為作紡績機綜綾之民以教之民得以免寒苦

王景為廬江太守先是百姓不知牛耕致地力有餘而食常不足郡界有楚相孫叔敖所起芍陂稻田數千頃景修起舊迹教用耕田由是墾闢倍多境內豐饒穀至數斛民以殷富

劉寬為幽州牧舊幽部廣袤掾吏職當干預事其廨舍二進有餘以給足之時頗煩擾寬不忍發遣

以代者未至營署不暇左右勸而止之寬超曰有未成功勳與成之何損煩而不煩其志也聞者嘉之

勸課

易曰利物以和勸課農桑所以養民班固之述循吏曰所居民富由漢而下牧守之可紀者為首古不以勸課為先焉乃有勤之以耕斷然之以賦勸耕作平田盛畝務盡地利教民以蓄積而課農桑是供居上者勤身以濟衆在下者衣食之源化俗本業美利教治繇是家給人足政平訟息治致格之風著於謳謠之詠匪管子所謂衣食足知榮辱者其誰能若是哉

漢黃霸為潁川太守務耕農先勸用領耕種以為本富民之務民有不務耕織及出入不以時者霸皆以文法教令丁寧反復民初不曉霸輒親自臨閭裁答其言或為作譬喻各使歸於正直之意吏民皆服其神明

薛宣為左馮翊好農務出入阡陌止舍桑下課民耕種以趣農時

趙廣漢為京兆尹治務耕桑百姓各安其業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以郡內多果實民或貧困不能自贍乃令果實成熟時縣皆差次分部老少守視之其有侵盜輒收縛以聞

秦以儉約勸民務農養令口種一樹榆百本棗五十本麥一畦韭

[illegible]上谷胡市之利通漁陽鹽鐵之饒民忘其勞百姓[illegible]
和杜詩為河東太守制課民畜狩牛草馬不遠難原大家皆有
妻種百娃勤農家家畜豬羊豪門金城太守聘裴乾之後刑亂
自敦民耕種其職大率田是歸附者日多
皇甫謐為敷陽太守初僚屬不其陂田常灌溉為水使揚濁洛
水後乃清又不陳作糧船用水及種人牛功力既省而收穀更
加五又墾熟倍增人作裸穫如平陽用布一匹隆又奏改之
所省庶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實祇貝縑初為沿州刺史時海陽田曠來投訴人多浮偽輒正
遣務盡各令歸鄉有游手怠惰者皆按之由是人皆懷愧心
竇申
蘇勢為綿州刺史時河北鐵騎三史時蜀已姓名有流散為皆
奏請更務勸獎乘田是逃散者皆復業
劉昇為京北尹奏當府荒地其本戶有能復業請編兒三年
舉為鄭州刺史作堰祝之得良田數百頃農者號勸境內無荒田人到于今賴之
章丹為江西觀察使課百姓種田人多儲蓄時宣州為兵馬所
屢使以營繕堅牢勸導百姓種植農桑勤務貿易人皆富給
之稱觀其不去者必徙之見流民如雲若此本末陰
陽適名沒厚之

孟簡建昌末為華州刺史建少勤農積九於勸課曲盡其能在
華數年軍民鐘仰
後唐張全義留守河南尹洛都自黃巢大亂之後繼之以蔡
敗十余年間屯盜往來都城灰燼無寸椽瓦柏滿目荊榛李罕
之尹正出唯部下聚居坊市窮民不滿百戶加以罕之貪殘治
民無術流人來者隨及全義皆為尹組葉招攜漸來廣
行勸耕之始全義坐自立帳廡問農桑耕者
給以酒食政事簡易不取煩苛數年之間京畿無閑田民
戶數十万
周知裕明宗時歷綿州滿州團練使知裕撫治有軍政
勤於課農凡為部勸課皆有政聲詞近嘉之
晉劉審交鎮陳州勤於出督風俗凡耕夫田器我鋤其滿而歸
乃放之出取樣制錄造以給民

班固有言曰謹身節用以居以廉平不至於叢而民從化者猶使之道也是知公廉則絕私清儉則寡欲故能使政平而訟理吏畏而服焉周禮小職掌吏之戒敕羣吏之治者有六吉以廉為本曰以殿失之者舜典歷代而下居牧守之任以清白著稱者皆以道化人威名遍於海隅雖有守涅而不緇者也至若新馬揚而廉平皮衣裘而不貴者斯固克己過差偏下已甚然猶愈其矯抗亦有所取云

漢何並字顯川太守名公貴寵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後遷汝南太守並為郡大守後還過陽光武賢召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所不稱職並進曰潁川太守張堅政平訟理吏人愛敬並為郡大守不及堅遠矣光武笑以為然

後漢書曰下缺副葉

李崇為魏南陽太守在郡清平布政教民以農桑為務百姓豐給乃上表曰臣聞食為民天貨為民命是以堯舜之世人不知饑禹稷之時家無餘積故能使百穀用成萬國作乂今南陽之為郡土廣人稀良疇美田墾發過半雖頻遭旱儉而地利不盡加以鄰接荊揚水陸通會貿遷之利日有千金臣輒隨民所宜勸課耕織薄賦輕徭使夫有餘力婦有餘布家給人足倉庫充實雖未及古亦一時之良守也

後魏書曰下缺副葉

李韶為南陽太守在郡清平布政教民以農桑百姓豐給乃上表曰臣聞食為民天貨為民命是以堯舜之世人不知饑禹稷之時家無餘積故能使百穀用成萬國作乂今南陽之為郡土廣人稀良疇美田墾發過半雖頻遭旱儉而地利不盡加以鄰接荊揚水陸通會貿遷之利日有千金臣輒隨民所宜勸課耕織薄賦輕徭使夫有餘力婦有餘布家給人足倉庫充實雖未及古亦一時之良守也

裴延儁為東海相在官清簡日晏乃食俸錢數百而已家人或有欲分其俸錢者輒怒不受

周紡為海大守免歸家貧躬親稼穡食唯菜羹而已

楊震為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故以為長者或歎令公為關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

楊秉為荊州刺史遷在域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討日受條錄不入私門故世稱其廉潔

張禹為下邳相巡行守舍止大樹下食精飯水而已

李崇為河南尹計日受俸常食餘粟數斛以供賓客在京師禁之

劉慶為晉陵太守郡大饑慶乃發倉賑給百姓多所全濟

劉寬為南陽太守政尚清簡不為煩苛吏人愛而不忍欺犯

魏郡太守

[illegible]

[illegible]

高慢爲衆寮所不安前騶宰章逢送戶奏至無禮坐責詰之曰君累經宰守頗有年歲何能不少爲鄉裏以遺子孫乎曰我以勤身清名爲之基以二千石遺之不亦可乎

胡威字伯武荊州刺史質之子爲侍州刺史勤於政術風化大行後入朝武帝每召及平生閑叙甚久清謂威曰卿與父清慎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有司奏省家貧無車馬帝慨然嘆曰卿爲刺史清德如此使人遠聞當令有車耳威拜謝出帝謂侍臣曰威不言我幾忘其父清威出帝謂侍臣曰威不言我幾忘其父清威出帝謂侍臣曰威不言我幾忘其父清威

劉秀之爲梁州刺史遷益州秀之折節儉約二百八十二爲竹屋州舊廉此分清然

王鎮之爲安成太守以母憂去職在官清約事母色養以自給乃家貧致喪還上虞舊墓墓去縣遠鎮之躬負土石營墳墓安復喪廬之側

廣州刺史宋高祖時爲相謂人曰王鎮之有清操必將顯貴

吳隱之嶺南之清非此不廉也在廣不受俸祿蕭然無營生業之日不異始至

宋孝武之爲新安太守清操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隨時分賜故妻子常無餘米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衆人競利在郡作書表一數及去官留以付庫

阮長之爲武昌郡先是郡縣田祿以供傳舊其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賦長之去職皆入後人始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則悉還後復追

宋文帝之女之前後所蓋甚有風政爲後人所思

王懿自廷尉出爲廣州刺史先是刺史但總城門一過便得三萬緡無所取給懿舊有此錢又發船還及處任寄感知其清簡還發多少瑕白臣買宅百三十萬備物物

宋慶之爲雍州刺史後爲左民尚書大錢私毫不納計在州然油及牛馬或華以私錢十六萬備之

南齊王延之初仕宋爲吳郡大守累都還家產無所增益後爲江州刺史在州祿俸以入一無所取

明帝下詔褒美

王懷慶爲揚州刺史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丘仲起爲晉平郡守清儉自立堵塌獻巨見可欲心淡不亂治爲公所以遺子琳也

沙及姐琇之爲刁雍息

晉赤斧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晉曾孫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晉曾孫爲雍州刺史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

晉曾孫

陳仕奢為晉安太守晉陵自東移為大郡雖經寇擾而
為金寶所聚後二十石多行侵暴奢清白守節不改其
以單舟赴鴈郡所得秩俸盡以賜將士聽事中大悅歎曰神君哉
阿固人薛包事繼母孝謹母愛憎奢亦愈恭敬及母沒廬於墓側
居廬三載不離墓所
嘉孝之
後魏廣陵侯行性清慎所在廉潔卒贈平北將軍

冊府元龜卷六百七十九

靜理

夫古之為政者為官下榮清淨以致治為簡易以成化故步武
著大默之教行至垂拱之訓蓋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道可救術而致擾威嚴室而下良牧相繼有清靜之志為
仁厚之德宣流恩惠俾敦修禮讓專務通恕恭謹煩苛或反已而
自思嚴弛以止或責成而委任體事成舉物安其所民受其賜
斯足以為循吏之稱首矣

漢曹參初為齊相使者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
并參也今君擾之擾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相國知參學黃老
言故舉以為相參既為相齊國安集稱賢相

府六百八十　一

元寬為左內史治民勤勞選擢刑罰理獄公平豐下士務在放
得人心擇用二厚士推誠與下不求名譽使人大悅愛之

後漢馬援東海太守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靜舉衆大任之

晉劉寔初為廷尉大理時人大悅愛之

唐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河內司馬李貞舉兵反仁傑
為賊所拘貞敗仁傑當從坐將就戮太守李暠深知其冤為
之申理得減死貶彭澤令

宋范仲淹為睦州推官郡政一決於仲淹

元結為道州刺史下車之後可治已亂之狀

初便宜行事務從寬簡

薛宣為右馮翊性寬靜有思智治郡下車至府用筆牘署為設方略利用而省費吏民

稱之郡中清淨

後漢崔烈字子威初為建武初為建陽太守理絕民
事務在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恩宜視十年內清理
能來為揚州牧時南土尚多盜賊烈撫其餘百姓安之

衛瓘示疾還憂憒而鎮撫其餘百姓安之

馬援為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
已寬容衆人日滿其門請謁時白日外事投輒日此丞掾之任何
足相煩顧若夫子使得越溝若大姓侵小民黠者欲欺此乃
太守事耳

劉寵為會稽太守山民度朴乃有白首不入市井者頗為怨吏
所擾寵簡除諸苛察崇非決郡中大化

府六百八十　二

李通字次元為信性寬厚為漢中太守政務在簡易
李崇為魏郡太守專身正下以禮化俗

郭伋為并州河南尹以清靜稱

唐張延賞為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建初中遷
郡太守其俗尚文辭好相持短長每有萬人以上辭訟者伋為
選通義理更相敬服為之減半其後風俗漸改

唐裴寬為蒲州太守以簡易為政務吏有過必容其失不
政者乃罷之

王堂為膠東相時政行簡一至數年郡亂弦
張敏為政清太守清約不煩用刑平正為理能名
任延更始初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屬代之如到郡
治為稽作先賢傳延陵季子

魏植為九江太守以疾去官會南東反叛以植晉在九江有恩
信緝慰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
繼善歎漢末為稼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吏民感而愛之

守所在以良德爲治六好刑教
孟康爲京兆尹頃之貴戚近親多干以私康皆抑絕不爲通
漢元帝中元漢末爲濟陰令遷東郡太守爲人嚴猛果決
孟康爲京兆尹頃之貴戚近親多干以私康皆抑絕不爲通
諸爲所在以良德爲治六好刑教

晉衛瓘爲河南尹公事免官後復爲尚書僕射
晉衛瓘爲河南尹公事免官後復爲尚書僕射
晉衛瓘爲河南尹公事免官後復爲尚書僕射

伏恒爲求陽令史立二郡清潔政務在寧
張堪爲漁陽太守清簡愛民務農積穀
張奐爲雁門太守清簡愛民務農積穀
趙苞爲遼西太守清簡愛民務農積穀
劉寬爲南陽太守清簡愛民務農積穀
劉寬爲南陽太守清簡愛民務農積穀
劉寬爲南陽

劉道斌爲弘農太守遷政州刺史所在有清治之稱
張偉爲晉州刺史在州郡以仁德爲先不任刑罰清身節下寧
王晞爲涼州刺史清靜愛民有政治之績
杜喬兼雅初仕東觀爲瀕州刺史專任武將而性簡寬厚治民頗有誠信爲政去煩苛舉大綱而已
段灼爲涼州刺史歷相州秦州事皆混和所歷皆推仁恕民吏愛之
韓稚爲并州刺史爲政寬大獨不存小察甚得民和（和一作利）又有關（關一作開）市（市一作布）之（之一作以）利（利一作益）後周閻慶爲并州刺史性簡和不苛察百姓悅之
馮遷爲廣漢郡守時蜀土初平人情擾動遷政在簡靜寬恤俗頗安之
李德爲并州總管將東夏再平人情尚擾德鎮之以靜百姓安之

崔彧爲豫州刺史在州清靜寬恕百姓愛之
李和爲豫陽郡守治存寬簡百姓編之後爲夏州刺史和撫遺夏及有此政商洛父老莫不思慕
崔肯爲并州刺史仁恕訓物獄訟爲之簡靜
吳資爲豫章郡守遷胡州刺史性酷退每以清勤自處所政與百姓有異
梁禧爲隋州刺史在州鄙無他政績而夷夏安之
王雅爲蘇城郡守政尚簡易吏人安之
韓果爲華州刺史爲政寬簡吏民稱之
皇甫誕爲魏州刺史政存簡靜吏民安之
王子直爲行州刺史性清靜務以德政化民西土慕悅
庾信爲洛州刺史多識清事爲政簡靜吏民安之
裴寂爲熙州刺史政存簡靜吏民安之
崔伏時爲益州刺史性寬和尚清靜爲東蜀所安

張仲素爲許州刺史在官清簡吏民懷之
何胤王弘出爲豫州刺史皆在州治有清誉
韋世康爲梁州刺史以雅望鎮之合境肅清又爲荊州總管爲政簡靜百姓愛悅合境無事
劉昶爲徐州刺史政清德士庶懷惠
劉懷慎爲蘭州刺史職務修舉不爲文書勤事吏稱其清而不擾
公孫景茂爲蜀王秀府長史為政清靜德化大行
崔光初爲瀛州刺史以法令清靜德化大行
盧光初爲瀛州刺史以清靜簡易為治境大化
盧柔仕隋爲梁郡通守為政清靜簡易以清靜為治
文帝謂裴仁基曰公在梁郡不為苛察民爲安之
義武王琰爲并州總管行軍總管令敕與物大寬民吏所附
李文博爲并州總管政務清簡吏人安之

裴矩爲民部尚書中機密事多委決每四留安邑縣中歷余杭二州皆稱治以高麗侵邊矩入朝安高麗周爲寧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崔元武刺蒲後爲御史至州屬國無事元武乃於城東築城以爲防禦之備因謂諸將曰突厥之性來則抄掠去則遠遁今若於城外掘壕以防之則彼來不得入去不能出此制敵之術也諸將以爲然乃發數萬人不日而就突厥果不敢入
裴矩爲民部尚書中機密事多委決每四留安邑縣中歷余杭二州皆稱治以高麗侵邊矩入朝安高麗周爲寧州刺史政存寬惠百姓安之
崔元武刺蒲後爲御史至州屬國無事元武乃於城東築城以爲防禦之備因謂諸將曰突厥之性來則抄掠去則遠遁今若於城外掘壕以防之則彼來不得入去不能出此制敵之術也諸將以爲然乃發數萬人不日而就突厥果不敢入
張公瑾爲并州總管突厥屢犯邊公瑾撫循士卒甚得其心每出師無不剋捷突厥甚憚之
張公瑾爲并州總管突厥屢犯邊公瑾撫循士卒甚得其心每出師無不剋捷突厥甚憚之
張公瑾爲并州總管突厥屢犯邊公瑾撫循士卒甚得其心每出師無不剋捷突厥甚憚之
張公瑾爲并州總管突厥屢犯邊公瑾撫循士卒甚得其心每出師無不剋捷突厥甚憚之

倪若水爲許州刺史政尚清淨人吏安之
苗晉卿天寶中爲金州刺史歷觀郡大守政化大行晉卿寬厚知大體
廉謹爲政歷六郡不問小過所在有惠化
唐憲山南節度使初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使政理節清開於
朝廷
崔衍爲宣歙觀察使性寬恕政務簡便人頗懷之
韋夏卿爲京兆尹東都留守爲政通適不喜改作
趙火連旱以吏幹知名累遷京兆尹居職纔歸成務不爲事首
有機警苦於人畏於事前後四領京兆雖無赫赫之名而盜
賊肅清有足稱者
張延賞爲河南尹時河洛兵戈之後邑里丘墟延賞政尚勤簡
未期月理
淨盛代宗大曆中爲濠州刺史爲政清靜州事大理
李勉爲京兆尹政尚簡靜至有時稱及爲清素來平儉度在鎮

又年以德信重不嚴而畏諸侯誰來驚者亦宗勉之
關播大曆中以淮南判官攝滁州刺史爲政清淨簡惠所無盜
賊人庶安悅之
馬燧爲檢州刺史東女亂急夏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去
煩苛
張伯儀爲廣州刺史嶺南舊俗儀并重不知書吏能推誠委
任軍府簡靜人皆便之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清約率為政涇安之跟公之後端居靜慮
而已
韓滉爲宣州刺史建中初爲晉州刺史遷河南尹皆爲政簡靜要領當
時之稱
裴元甫用有器局所莅有聲爲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在揚州三年
裴向不擾事亦能理
吳湊爲京兆尹教政爲政以靜簡爲務人心安悅及爲福

州都團練觀察使爲政勤儉清政美聲聞於朝廷
裴諝爲河南尹不輒入於城非以重厚知大務爲理
明奧釋不生事
崔寧爲劍州刺史後爲桂管觀察使皆不生事緣俗頗安
孔戣爲宣州刺史觀察使在鎮唯用清靜爲理一方之人至今
懷之
孔戣爲宣州刺史觀察使在鎮唯用清靜爲理一方之人至今
懷之
王鍔爲容管經略使凡八年清白安之
陸岳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靜爲理一方之人至今
懷之
韋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唯用清靜爲理一方之人至今
懷之
劉寬爲河陽懷州觀察使後轉浙東觀察使在鎮以簡靜爲理兩地
之人常願之
外不知其政公著論西觀察使二年爲河南

李吉甫以清靜爲理
李絳爲鄂岳觀察使所至以簡靜爲理
裴度爲河陽南江西宣州三觀察使所至以簡靜爲理兩地
吏民爲歌頌焉
裴度爲鄂岳觀察使所至用寬政清簡少事時用有賢人
之譽
李夢爲鄂岳觀察使在無苛暴之名
周墀爲西川節度使以寬政撫邊人而無撓
崔珙爲鄂岳觀察使在無苛暴之名
崔慎由爲西川節度使以寬政撫邊人而無撓
李珏爲鄂岳觀察使在無苛暴之名

推誠

裴文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曰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大猷
盡物之情而化之諸其性至誠尊故古之良一子石以誠治鎮
推誠明之性爲撫御之術簡略而心服選任於賢能而
薦於朝蒼時泉以信而民不忍欺推功於下而人樂爲用或至
垂以簡處賊或刻期以遵四鄰慕義子貴以厎于治宜乎詔獎

之意梁史冊之褒紀傳云安撫之吏固屬無譏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是之謂歟

漢趙廣漢為潁川太守郡中豪桀大姓相與合黨通行賄賂以持吏長短廣漢患之其有發姦伏得眞情者輒倍賞賜以勸其餘其中大姓或數十人小姓數百人更相紹助廣漢皆知其主名分別善惡使其自新或遣親信賓客分散居閭里伺察其動靜及有所為輒以知聞廣漢以此威名流聞

後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郡多淫祀好起大獄倫皆斷絕其妖祠除去巫覡之煩民俗化之

宋謝方明爲晉陵太守後爲南郡相守年餘江陵縣微四事檢
擧重罪懸賞購募使過正三日還無一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
到起牢獄下獄囚郡送還獄官晉引原減徐羨之至顧
在西園宋以爲晉人輕有其事或是記錯過言且當今民情偷
薄大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聽一時道之因及父兄皆驚喜涕
泣以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一人不還之明不赦討捕其一人
降不能歸還二日乃反餘一日一夜至官朱千期誦見穿
白討之方明知而因事使左右謝臣言不須入因自當反因送
還獄里不就自歸鄉村資課二年頃所送還者無逃亡者遂訴
咸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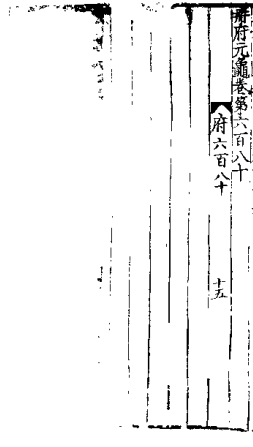
南齊庾杲之爲吳興太守郡人沈勃訟親自愚鄙刻薄口皆
腹遺許以自新勃反加誅爲百姓所畏愛

梁何敬容爲尚書令時有人訟其子受賄敬容不知情
伏闕泣訴敬容依期而已

梁王僧孺爲雍州刺史僧孺心懷公清政務寬惠吏民愛
而畏之不敢犯法君子所恒共由用之可也如不可用欲
何用欲何爲哉期年之閒風俗大改

梁王僧孺爲南州刺史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
訪諸吏曰政之不減士君子所恒共由用之可也如不可用欲何用欲何爲哉期年之閒風俗大改

梁王僧孺爲南州刺史初蒞州城家閒立生竇與外交通又導為劫盜僧孺以為言忘日孰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縛歸



國守自宜一心無爲貳二也必欲弄国即異朞順乃遠亦任蜴
黨勒吾頭而去矣城中父兄遂相誡勵子弟曰田公以赤心扞
汗何得負之由是人情遂固
張伯儀爲廣州刺史什且不知書於能推誠委任軍府萬端人
便之
于邵爲巴州刺史時蠻徭夷獠相聚山澤爲盜歛千百人攻圍
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晉遣使詣俭示以善
惡山蠻遂邵出刀以僞服出城致之不疑因發兵擊之一鼓厚使李
抱玉以開遷梓州刺史
吕元膺爲鄜州刺史頗著恩信嘗歲終賜部吏酒因有司言昔
吕潛有毋在明日元正下拜相見因泣下元膺問爲尽酌其酒
飲之與期守吏曰賊元膺曰吾以忠信待之及卒無他
王者由是畏愛感義如子弟子

謠頌

夏書曰勸之以九歌八闋有言曰殊歟之不足故永歌之孟子頌之作其來尚矣若乃牧守之寄風教所出而常教清靜之治流惟理之政變革前弊除苛刻厚生以興利遏亂而去惡孤弱以成立閭里由其富庶乃有班白之詠謳謠之謠發於委巷布於行路自非仁惠侔於骨髓誠心浹於肺腑又豈能抑揚謳詠周旋詠歌言有章而聲成文者哉傳曰入其國其教可知矣之謂也

漢趙廣漢為潁川太守治嚴猛豪桀吏皆自危後坐事免後復為京兆尹吏民愛之為歌曰趙廣漢為京兆尹賢聖治令行禁止盜賊日少稱譽日多

前有趙張後有三王

馮立為河南太守政平訟理百姓愛之為歌曰

鄭弘為南陽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後明賢知慕民政如雲衛惠化前周公康叔稽二君後覺發聰為親郡太守招聘遺逸治為政事無為而化稱事二君興人歌之曰我有旨酒嘉殽其樂如何我有嘉賓其德如何我有琴瑟以和樂之不驕不慢下生聲舍補袞慶為知西京我喜我生獨不斯時美矣哉君為戲味哉

廉范為蜀郡太守成都民物豐盛邑字過制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隨蔽婚者多變范乃毀削前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

郭賀為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志正朝廷上下平矣

張堪為漁陽太守乃發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杜詩為南陽太守修治陂池特人方於召信臣故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賈琮為交趾刺史先是色兵又執刺史有司舉琮為刺史臨即檢查其宿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誅斬梟帥為大賈客前到者貨物委置於路無敢取者後人以次交市莫相侵盜琮乃開示恩信蠻夷悅服其珍寶玩好不可稱載朱輔為臨武太守其治報如以義化得百姓之心其不義之因即僵仆吏人畏愛之歌曰臨武長山下有流水清且平輔為我設教均以仁愛視人如子孝敬有行其不義者身無完耳

延篤為南陽太守其政用寬以愛撫民歌曰德廣所及惠澤橫流南陽為我興此政事郡中歡愛三輔咨嗟為先是潁川荀淑為朔方令政化有能名郡人為之語曰前有荀淑後有鍾皓荀氏八龍鍾氏二君

張霸為會稽太守越賊東手歸附童謠曰弁我戰捐我矛逍遙東海復何憂

陳蕃為豫章太守人周璆高潔隱居不仕蕃特禮之其餘名賢並加徵命唯以周生為先及其妻入獻茜布蕃以絳帳隔別置其妻子外其妻入獻茜布蕃以絳帳隔別置其妻子外

總為太守數年政教清肅百姓愛之為歌曰

李膺為青州刺史到官清厲風跡威震海岱郡人為之歌曰

賈彪為汝南太守時潁川荀爽為縣功曹彪以爽為師友每有政事輒與爽謀議爽亦盡心於彪彪之去官也汝南士庶為之歌曰

皇甫嵩為美州刺史英請二年租以振恤民民歌曰天下大亂兮甫為慈母不得子兮妻失夫頓得皇甫兮復有父

宗慶為廣陵太守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以事滂二郡稱治滂治清白瑨治嚴猛日收南陽宗資主簿諸南陽太守多用嚴猛之政滂治清白

甚振為荊州刺史政務寬簡以惠愛為本而威風自著至郡三年大有政績百姓歌之曰我有好刺史不嚴而治清且平不煩而事理公平若水何可忘也

裴延為豫州刺史政務寬簡百姓安之

裴均為荊南節度使均性嚴急而好聚斂每有進奉必增賦於民以媚於上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吉甫性嚴急而好聚斂每有進奉必增賦於民以媚於上

李夷簡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夷簡性嚴急而好聚斂每有進奉必增賦於民以媚於上

李絳為兵部侍郎絳性剛直不阿權幸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德裕性剛直不阿權幸

李珏為太子少師珏性剛直不阿權幸

李珏為太子少師珏性剛直不阿權幸

李珏為太子少師珏

之語已明朗無疑有千人不避為榮有次式
漢故將軍執金吾安定公開皇中為潁州刺史百姓為之語曰
有無弟清鄉公上下正奚安定
唐顏遊秦武德初為廣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時劉黑闥初平人
多以強暴風俗未安遊秦機權撫御大行芭里歌之曰
廣州頗有道性行同能定變人如赤子不殺非時草高祖嘉其
勞勉之
唐大歷為滄州刺史州界有無棣河隋末填塞大歷秀開之可
通運於海百姓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於海鹽鹽至者
日役行今轉卿美德降公德旁被
周仁會為徐州刺史以善政聞時屬元皇自藩入會自縣桥
梁亭候甘雨其歲大熟百姓歌之曰父母有我田使君精誠為
人上天聞中田致兩山出雲會原降雷霆車仁會常在不虧

張仁愿為并州都督屯天德城近突厥無敢犯者初尚書崔日
知貶官為相長史亦有政績與仁愿皆為一時之最故時人為
之語曰洛州有崔日知并州有張仁愿突厥不敢南顧
李暠為敦煌太守性清儉推誠接物甚得人和百姓愛之為
之謠曰東行一千里逢清泉酌飲之不盡終身不病
唐休璟為涼州都督長史遂安靈州境無賊者初尚宗時貴
戚竇多

虜暴三邊連及太官之夜虎即宮居民
後魏孝文帝孝昭之爲高陽內史親培植有三絕虎人常患之鄉
故作檄逐出隣境俱死水郡西歲以爲化感所致皆勸申論曰
猛虎居關而鄰自息倘然食此爲功人將知我哲矣聽
從之州境肅然
後魏元洛拔爲光州刺史先州治數有猛獸爲暴日甚一旦而
盡洛拔令城取之

李崇大保中爲揚州刺史人民尹政州城中多不種井常食
海水城北舊有一泉時旱久遇一潤大得民心號曰神井
歲以爲祠農時驅役衆庶屬祈土猜斬渠鄰
隨郡王蕭大保中爲北豫州刺史有泉水之處悉令鑿井井鑿纔
成下去深數仞平地出泉人甚利之百姓歌曰
勸耕桑莫若勤
桑蠶莫若善養
張普惠爲光州刺史先州治數有猛獸爲暴日甚一旦而盡普惠令
有六獸食之成以爲化感所致
魏郡郡縣爲城門校尉領兵部內奏多五機隸州因置爲吏大治不入
城門界
高祖爲東魏丞相大宇監殺出於城內
高祖爲東魏丞相大宇以莫若善養之義凝因出使得麋一牡五
牝送於城內
周武帝保定中爲雍州牧時有麋鹿數百頭入於城內帝聞之
謂侍臣曰此獸性甚馴擾不應入城必是人養者放之
周武帝保定中爲雍州牧時有麋鹿數百頭入於城內帝聞之
謂侍臣曰此獸性甚馴擾不應入城必是人養者放之

唐十鑽鑿山谷武德中在將數人聚藤援登後得上於是
得首領百姓歡誠聽不得逆即於岳上起草而住帝自
五人來就武手曰使幸告君相幕尚武退疑使出盡無至
雲霧四起帶而過雨逐止帝聞之嘉賞焉
于謹爲安州總管時屬大旱境水絕流舊井悉竭百九
山祈雨武吉先其祭訖山頭真珠土深於之即日澍雨
冷敬述有奸民作感之聚會歌舞謂之賽神
隋韋令義開皇中爲宇州刺史山出黃銀獻之以歡勸水旱部
內豐熟令義爲政清簡百姓愛悅
秦孝王俊之爲并州總管王府有金石絲竹之樂
令孤熙爲隋州刺史風教大洽在州積百年百姓追思立碑頌德
且盛勸農務頃州刺史德清洪行多立陂塘灌溉田疇
隋元胄下邳人開皇中爲宇州刺史山出其山生產千斤百姓采之歌謠

所踐或飛泉偏出有白鳥翔止驗前乳子而後去又白狼交義武之為節曰我有升陽山出玉泉路我民東神為水邦百姓因號其泉為玉泉焉

唐武宗會昌初為幷州節度使時有白狼夜入衙內至是太宗手勅曰公北帥冬寒方見春日發宴安安長慶候夏等設所經祥況屢白狼於郊鄙無此於龍興應如此

尹思貞為晉州刺史境內有靈一年四熟者獻牋使賀州司馬路潛賦八月玉州見龍獻曰非善政所致孰能至於此乎特表為之

烏炭為陝州刺史秦兵亂之後其夏大旱人失拼穫遂乃勸課救恤務更有父母者輒造之施勞收瘞其骨去其頭并其秋稼中生禾穗數人連莖之

韓愈為潮州刺史潮人惡鱷魚每歲暴民或苦之愈既到潮問其民疾苦皆曰鱷魚食民畜產民以是貧且弱愈曰吏職當除民害今鱷魚暴若是是刺史不德之過也其咎在我當與民除之乃命吏具文牒投之水祝之曰前代刺史或驅之或殺之或以計出之或以威服之皆非其治今天子神聖四海之外撫而有之況鱷魚之小醜乎潮之人不可以不事天子不可以不奉天子之命今守此土而鱷魚睥睨不去是刺史政不修而鱷魚之罪也今與鱷魚約七日其徙於惡溪之南大海之中與其族類悉去無留此土不然則是刺史不能與潮人同心協德以聽天子之命而鱷魚冥頑不靈不可以理動不可以威服不可以教告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感格不可以去逐不可以殺絕則是刺史與鱷魚各有分地以處其間強者為雄弱者為鱷鱷魚聽命而徙不然則是刺史與鱷魚爭為雄雄則必有一死一生不可以不決也其無悔

愈為潮守表免唐末為陳許節度使時大水民饑有物生於野形類[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六百八十二　牧守部十二　遺愛

仲尼之稱子產曰古之遺愛班固之比循吏曰所去見思大者子之爲政也仁愛深矣故其卒也民皆追而惜其罷去蓋以德治而非以刑治也夫刑治而形於外德治而發於心故其感人也深而其入也固

府六百八十二　一

蔡肯縣紀不逐

名信自九江人爲上蔡令其治聞民如子後爲南野令守其治如上蔡老於民者蜀郡守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敕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表柯

都官者三年乃入遊大將軍梁冀河南尹南郡太守皆貴河南卒成中

復以關大將軍梁冀用威重名聞遠近相送餘數千人皆謝遣之

光廣漢令京兆尹坐事下廷尉吏民守闕訟冤者數萬人或言

明府德政願復留之

府六百八十二　二

而吏民數千人送至偏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奉酒食不忍遽離通夜計歎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

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

王章爲京兆尹一歲爲大將軍王鳳所陷死不以其罪衆庶哀

紀之歌爲三王王陽王駿及章也

何武爲揚州刺史京兆尹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後漢侯覇爲潁平太尹郡

老弱相扶攜號哭道路者車或停滯而不得前皆曰願乞侯君復留幸

年民至乃疏乳婦勿得舉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使者屢發覇就

徵庶幾必亂不敢妄動書具以狀聞會更姓數通覇不通乃止

敦煌太守後徙北地太守後徙北地郡吏民追慕之

爲立祠堂

晉史耳治郡通理東郡百姓老小數千人送之頌曰明明史君

祭彤爲遼東太守招懷羌胡

遼東屬國都尉秩比二千石

人爲立祠而爲牆川太守後北武至潤川盜賊悉降而章不拜郡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使君一年乃留詢其社稷撫吏人受

幼稚攜持道路

彼之吏人上書請留

郡復再爲牆川太守後北武至潤川盜賊悉降而章不拜郡百

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使君一年乃留詢其社稷撫吏人受

成武侯顧建武中數爲六安郡國相奏六安吏民愛敬之

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其時明帝方案誅於事亦多冤拔並有帝意之部公車諦爲原民或稽留不通者以制書詰責之

幸注引袁山松書曰按得免罪因留

張翕爲魏郡太守政化清平得夷人和在郡十六年本夷人愛樂如漢人矣卒官吏民送喪至谷水將發明帝以翕有讓爵之節百餘人皆羊裘

田禮為尚書令守侯景篡逆禮以位居端揆會次南境景遣使張詩征北威德宿望遠近歸仰景欲假其名以收物情詩至禮與語景使詩來意禮曰景之舉事為社稷乎為身乎若為社稷當改圖更始若為身者吾有死而已詩還具以告景景大怒遣人執禮禮正色罵景景遂害之禮臨死神色不變景嘆曰田禮忠義之士也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侯景篡逆徵兵入援帝以湘州刺史王僧辯為都督征北將軍率衆東下僧辯以景未平不欲分兵乃令其子顯慶留鎮湘州顯慶年十五僧辯臨發謂曰汝年少未閑軍旅今以湘州相委汝其勉之顯慶曰大人以軍國為重不以小兒為念小兒敢不盡心僧辯大悅

梁元帝為荊州刺史侯景篡逆徵兵入援帝以湘州刺史王僧辯為都督征北將軍率衆東下僧辯以景未平不欲分兵乃令其子顯慶留鎮湘州顯慶年十五僧辯臨發謂曰汝年少未閑軍旅今以湘州相委汝其勉之顯慶曰大人以軍國為重不以小兒為念小兒敢不盡心僧辯大悅

魏孝武西入高祖以太守留鎮洛陽時人咸謂高祖不從西入必有異圖高祖乃表解州任以觀其意孝武果遣使徵高祖高祖乃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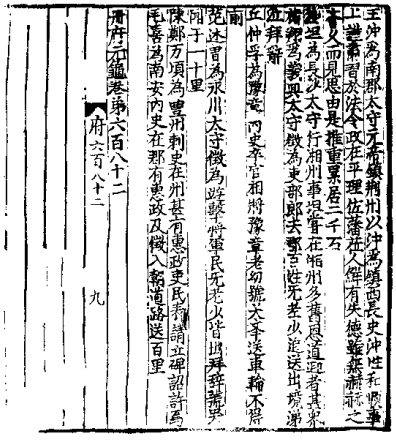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守去郡百姓數十人留[illegible]不肯進[illegible]乃小[illegible]
[illegible]在中發去吳人歌之曰[illegible]如打五鼓雞鳴天欲曙[illegible]作[illegible]不
[illegible]謝令推不去[illegible]以[illegible]相[illegible]百姓請臺乞留一[illegible]不[illegible]
謝安為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譽至後為[illegible]所思
蔡勳為徐州刺史坐事徵還敗斬之豹在徐二[illegible]撫[illegible]士外[illegible]
[illegible]諸軍[illegible]近[illegible]州[illegible]境多悼惜之
垣沖初鎮江陵甚[illegible]被[illegible]卒[illegible]丁至江陵士女老幼[illegible]臨江[illegible]送[illegible]
[illegible]哭[illegible]哀
朱[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南[illegible]州刺史甚[illegible]人[illegible]請還[illegible]澤被於西土
及[illegible]還請[illegible]留[illegible]備[illegible]經[illegible]還至于汚口
羊[illegible]祜[illegible]為[illegible]都[illegible]太守加秩中二千石文帝以去保[illegible]荊[illegible]州
[illegible]為[illegible]政雖[illegible]而去後常見[illegible]思
[illegible]承之為[illegible]中太[illegible]時[illegible]土民思之於[illegible]公山立[illegible]祠[illegible]祠
[illegible]章[illegible]為[illegible]荊[illegible]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還[illegible]都[illegible]修治[illegible]解守及[illegible]路[illegible]百[illegible]縣部

曲
不得[illegible]府州[illegible]出城於江津士女觀送數十人皆垂泣
安陸王[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卒[illegible]還[illegible]百姓[illegible]為水悲泣[illegible]於[illegible]峴
山[illegible]立祠
南齊王[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在[illegible]有清績西州父老皆[illegible]人
[illegible]懷[illegible]為武陵內史會[illegible]累[illegible]為[illegible]赴[illegible]州[illegible]百姓[illegible]
人[illegible]攀[illegible]手[illegible]泣[illegible]百姓感之
崔[illegible]為[illegible]平[illegible]太守有惠政[illegible]縣二[illegible]懷[illegible]而未[illegible]用王位之日
王人思之立祠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有惠西土[illegible]為[illegible]悼[illegible]蒙[illegible]州[illegible]人聞之
皆[illegible]大[illegible]若[illegible]嫁[illegible]有吉日移以避哀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渡[illegible]州之[illegible]渡[illegible]州之[illegible]隨[illegible]郡
[illegible]請[illegible]事[illegible]南[illegible]西之[illegible]郡州民相送出境[illegible]送[illegible]百[illegible]南[illegible]為[illegible]請命
既[illegible]四州民[illegible]為[illegible]白幡[illegible]以[illegible]迎[illegible]之[illegible]州[illegible]聞[illegible]不[illegible]聞[illegible]

陸[illegible]為[illegible]郡[illegible]內史[illegible]在[illegible]政[illegible]六年[illegible]郡中大治民李[illegible]等四百三十人
詣闕[illegible]持表[illegible]稱[illegible]德化未[illegible]郡立碑[illegible]勒詩之又未[illegible]留[illegible]等[illegible]
未[illegible]還[illegible]為[illegible]郡[illegible]
夏侯[illegible]為[illegible]梁[illegible]州[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州民[illegible]等三百人[illegible]
立碑[illegible]頌詩之
[illegible]為[illegible]東[illegible]大守[illegible]徵還[illegible]郡民[illegible]等三百人詣
[illegible]留一年詔不許仍除[illegible]
王[illegible]為南[illegible]大守[illegible]事[illegible]有[illegible]德[illegible]還[illegible]郡民[illegible]
[illegible]留[illegible]
劉之[illegible]少有名望[illegible]兄[illegible]為南郡大守[illegible]有異政[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郡[illegible]小[illegible]
謝[illegible]為[illegible]豫[illegible]大守[illegible]郡[illegible]請立碑[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豫[illegible]大守[illegible]政[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守[illegible]政[illegible]

天而云

南[illegible]為[illegible]王[illegible]為南[illegible]充州刺史[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等三百七十人[illegible]闕上[illegible]稱[illegible]之[illegible]其二十五[illegible]
[illegible]許之[illegible]號[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慎[illegible]為[illegible]政[illegible]清[illegible]民[illegible]
千有餘人[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守[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守[illegible]
太[illegible]時[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守[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守[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守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八十三

牧守部

遺愛第二

後魏刁雍爲徐州刺史在鎮七年徵還京師頻歲爲邊民所請太武嘉之復授使持節中都督楊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豫二州刺史

伊馥爲東雍州刺史屬化大行百姓思之

薛虎子文成時爲頓丘太守因小過黜爲鎮西事獻文南巡虎子辯訴於路時山東飢饉盜賊充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餘人聚集虎子在鎮之日止宿清靜訴訟虎子乃復收捕頓丘即日之任

陸馛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爲散騎常侍馛乞留郡曰餘人歸文不許史民大歡布帛以遺之馛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爲長廣公寺

崔覽爲鎮西將軍隴城鎮將孔嶷士出漆墻竹木之饒路與南通覽貿易供軍豐富百姓樂之詔褒之中興爲能政及解鎮還京民多追慕請圖上者三百餘人畫寒字文嘉之

稽胡爲征東將軍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前吐京鎮將寇祖禮爲汾州仍以業爲刺史前吐京守劉休賓有惠政百姓懷之祖禮代休賓清靜無擾吏人爲表請帝從之後州民李軌郭及祖等七百餘人詣闕訟軌愿德帝以軌政和民悅增秩延限

穆亮爲安北將軍并州刺史亮之子果還使侍婢征西大將軍西戎校尉敦煌鎮都大將軍政簡寬惠恤物鄙之被徵還百姓追恩之

長孫陳爲北鎮都將性寬厚好學敦士所歷鎮皆爲人追恩之

尉遲爲幽州刺史在州追恩之

餘人詣闕請之復除幽州刺史

李祥爲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不許

任城王雲爲徐州刺史性清撫綏得徐方人心以益太妃愛去官爲百姓追慕所遺錢貨一無所受

亟城王勰爲揚州刺史政尚寬裕務在安民不化淮南士庶追其餘惠至今思之

張蒲爲相州刺史卒於州吏民痛惜之

盧治爲東荊州刺史代下之後鑒民以刺史鄭道元嶮刻請治爲刺史朝集以愛民宜慨乃以治代道元

崔挺爲光州刺史宣武即位黜爲冀州初見代老幼泣留道隨嶺鳥贈送挺悉不納後北海王詳爲司徒錄尚書事以挺爲司馬卒光州故吏聞凶問莫不悲感共鑄八尺銅像於城東

賈思伯爲兗州刺史思伯在州清儉寬和百姓愛之

楊逸爲光州刺史甚有異政及其家福爾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村落爲營齋祭月之中所在不絕

傅堅智爲益州刺史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益州民思堅

蠻酋皆數百里

崔休爲幽州刺史遷青州在幽青積五六年皆清白愛民甚著

裴延儁爲冀州刺史遷并州懷其德澤百姓追恩之

裴衍爲冀與州內二郡太守廉真寡欲節約百姓感恩之

劉道斌爲常侍兼太中僧立學舍聚生徒于廟堂圖畫孔像去郡之後民追恩之乃親畫道斌形於孔像之西而祠焉

明亮爲平陽太守清白愛民甚有惠政聲績之美疑者前輩甚其風化轉汲郡太守爲治如前二郡民吏立碑頌德

趙宗爲河東太守清儉愛人又在百姓追慕之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景伯在郡六年百姓追慕之

尉遲爲青州刺史在州三年百姓追慕之

李敬爲廣平太守李民奔哭數百里不絕

淮南王他孫法寺爲安州刺史更滿還朝吏人詣闕訴乞叩
嘉之詔復州任
李韶爲冀州刺史清簡愛民後轉定州刺史及赴中山冀州父
老皆送出西境相攀而泣正光三年卒於官既葬之後有冀州
五千餘人成欲荊州置碑詔塞斯事
此
崔纂歷清河郡守蔬食弊衣爲百姓所思號爲
良守纂後爲太中大夫正光末清河人房迥等三百人頌纂德
政乞重臨郡詔許之
龐淸爲樂陵內史在郡政績甚有民譽始經二周謝病乞解有
詔聽之民史老幼許乞淸者甚衆後屢乘傳太守亦有能名
又拜中山太守卒於郡淸心愛下所歷三郡皆爲吏民所思
當時稱爲良二千石
黃雄爲隨州刺史舉廉行臺修貢破蔡陵隊州民上書吏乞雄

爲刺史復行隨州事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
隊人於今懷之
裴他爲趙郡太守轉東荊州刺史郡民感仰傾境歐送至今追
思之
史寧爲原州刺史西魏大統中詔寧所部鎮河陽寧先在原
州威惠服其感恩遠鎮之後隣民並思慕之復除原州刺史
數百人相率具錦日自獻下至來五載人不識史史不欺人百
姓有識已來始逢今化愛下惟願此鄉水木食百姓食助感誠
薄潤重表立碑頌德
封隆之爲冀州刺史留心撫字吏民追思立碑頌德
尊敬爲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勳遷仍賜城人
户別錦布兩匹州人田昭等七千户皆辭不受唯乞留輒神武
善歎乃留焉
乎歷八州刺史甫臨懷州所在爲吏民所思立碑頌德
趙彦深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僕州刺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
後所降下所管軍戰士無逃限號趙行臺頓丈宣勞慰勉
爲侍中幸術爲清河太守政有能名追授并州長史遭父憂去
職清河父老詣闕上請立碑頌德
赫連子悅爲鄯州刺史治爲天下之最入爲都官尚書鄯州民
八百餘人請立碑頌德有詔許焉
獨孤永業爲洛州刺史復爲領軍將軍河洛民庶久思永業頻
延又以疆場不安除永業河橋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
勝休之爲中山太守後爲西兗州刺史俱有惠政爲吏民所懷
盧潛爲楊州刺史撫風績微爲五兵尚書楊州吏民以潛政
斷酒肉爲信孫氏大設僧會以香華線道流涕送之潛歎曰正
是不久復來耳至鄴未幾薨將吏刻像於州廳後以爲楊

州忠行臺尚書
韋津爲信州刺史及解代還京民無道俗追別滿道或將酒
脯滿路留連竟欲送出境既爲嘉政其勞弊在任爲之駐馬陌
舉一酌示領其意解謝人遂後州民鄭偉宗等七百餘人請爲
立碑銘雖不數百匹註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以紀功德府省
爲奏勳報許之鄭某爲潁川郡守既卒柩將還遠近將送莫不
攀轅垂泣
宋世良爲清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丁金剛並而前
謝曰自十九年九十就三十五政思非嘗治清亦德府今復留
後周邵惠公尊爲秦州刺史薨於上郡議者以將葬槨和西戎戍
思隨喪欲令世鎮隴右以鎮邠徼乃葬上郡城西無還原華戎
會葬萬餘人莫不哀慕送號瀕野皆曰我君撫我而去大小相
率負土成墳樊高五十餘丈周遍六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

孟嘗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

袁揚王憲爲益州刺史時年十六憲善撫留心政術辭訟輕

重憲之共立頌德

崔謙爲益州刺史守既徹迎期百姓號泣遮道數日不得前

寇儁爲梁州刺史儁在州清苦不治產業其子等並徒步而還

吏民送

儁留連久之乃得出界

郭昕爲廣州刺史昕在官無明察之譽以廉平待物去後

頗亦見思

長孫儉爲荊州總管以疾還京及卒荊民歲同趙超等七百人

感儉遺愛詣闕請爲儉立頌樹碑詔許之

韋瓊爲永州刺史通西域蕃夷往來前後刺史多受聘遺瓊雅

性清儉蕃夷賂遺一無所受公私安靜夷夏安之及去滿溪洞

夷民攀莫肯追送留連十日方得出境

郭英乂爲澧州刺史初澧陽民史荒泥泣送者二百餘里

唐永爲郴州刺史庚人送政者莫不垂泣餞餉路遮留相遘數日

始得出境

薛苹爲澧州刺史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苹性甚恬雅接于

賓客甘與談論朝夕不倦及移鎮襄州將行吏人請留端笏于

府人

韋夏卿爲澧州刺史及徵還屬人思之立碑頌德

宇文鼎爲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民所懷

郭敏爲郢州刺史其得州情及物產微乃使他道而還

竇羣爲襄州刺史及代還者數十里不絕徹自以無德

及人慚然深愧因賦詩題於清水亭及切聞之皆覽來歌讀誦

相謝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贈之

曹王皋爲荊州刺史州城之北有舉水爲灌蠻巫溪谷多蠻

寡於泉側因酌水自飲曰吾在此州唯當飲水而已及去職之

後人吏感其遺惠每至此泉者莫不懷之

楊於陵自襄州刺史徵爲司水中大夫及夏吏及荊州攀轅

臺像並表請留之時議欲軍討酋長數以升艦糟酒之爭故酋

許焉

裴俊爲河北郡守後遷工部中大夫卒河北郡前功曹張因及

吏人等感俊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

隋獨孤楷爲益州總管甚有恩信蜀中父老子今稱之

楊素自襄州刺史徵爲司水令自蜀去得人和以疾去職吏

民攀戀路哭爲楷州刺史徵拜司隸御史人莫不流涕相與立碑頌

其德政

公孫景茂爲伊道潤四州刺史皆有德政其去伊州吏人號

泣於道身死之日諸州人吏赴喪者數千人或不及葬皆聚墳

慟哭野祭而去

趙軌爲齊州別駕善撫循最高祖徵軌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捧

酒引別爲老者各水火不與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壺漿相送公消

若水請酌一杯以奉微軌受而飲之

令狐熙爲洛州刺史風教大洽明皇四年高祖幸洛陽熙來朝

吏民悉出郊迎塡委於道及熙復還百姓出境迎訴歡叫盈路

八年徵爲河北道行臺度支尚書吏民追恩立碑頌德

王仁表爲汲郡太守有能名遷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抱馬攀哭

於道數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

樂子長爲北海太守後卒于京武威民史聞其死莫不嗟痛

立碑頌德

薛胄爲永和令相州事其有能名後以罪鐫詔大理相州吏人表

其恩善請理胄百餘人

周羅睺初仕陳爲譙郡內史徙岳陽史民懷其惠立

碑頌德為
裴寬為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歲餘卒夷狄思之為立廟於郡
江之滸
元徽為益州刺史卒官百神悼情父老莫不隕
淚于今思之
于頔為邵州刺史在州數年甚有恩惠州人張願等數十人詣
闕上表請留高祖嘉歎良久令還邵州父老相賀
衛玄為衛尉少卿仁壽初山獠作亂衛玄資州刺史以鎮撫之
玄到官單騎造其營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降遂州獠
皆仍令領渠帥煬帝即位復徵為衛尉卿于大市通儒門之教授者四百餘人其
餘玄所引薦者並為當時名士
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父老遮道請留
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父老遮道請留

表矣
物丈思為親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
元序為衡州刺史觀察使在職八年風化大
治衡人以老病表乞致仕刺史人詣闕上
侯莫陳顗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
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顗清德
郭納為涇州刺史時河西節度使崔寧表請納為副納
不赴
唐皐仁壽元年為鎮撫使時為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府兵將還諸酋
皆號泣曰天子不使公鎮撫南寧何得去仁壽乃以城池未立為
請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廟舍仁壽曰吾本詔令如此不敢
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劉師立為襄州都督府長史甚有惠政百姓詣闕請留
劉師立為襄州都督府長史甚有惠政百姓詣闕請留
王晙為并州長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民思之為立碑頌德
元序為衡州刺史觀察使在職八年風化大
治衡人以老病表乞致仕刺史人詣闕上
侯莫陳顗為瀛州刺史甚有惠政在職數年坐與秦王俊交通
免官百姓送者莫不流涕因相與立碑頌顗清德
郭納為涇州刺史時河西節度使崔寧表請納為副納
不赴
唐皐仁壽元年為鎮撫使時為刺史檢校南寧州都督府兵將還諸酋
皆號泣曰天子不使公鎮撫南寧何得去仁壽乃以城池未立為
請諸酋長乃相與築城立廟舍仁壽曰吾本詔令如此不敢
擅住及將歸蠻夷父老各揮涕相送因遣子弟隨之
劉師立為襄州都督府長史甚有惠政百姓詣闕請留

王晙景龍末為恒州都督恒州糧儲三歲始成築壁壘二旬而
兵及轉運又擾紅水開地田數千頃百姓頼之後上疏請歸鄉
拜兗州人詣闕請留之中宗手詔報晙曰朕處事強清遠近寧
靜邊塞城隍務農利益皆賴搭置極經濟之術卿政成安此黎
庶況百姓歌詠請留固違來奏也晙又上表固辭不獲乃許
其還
○陽峰為魏州刺史歷數州州人頌其德政
閻朝為并州長史并州舊有汾河自開入河
閻朝引其水溉田數千頃百姓賴之人頌
宋璟為廣州都督開五嶺道以廣州城東北地勢高爽
為州治節度理所以為五嶺之要會海道所湊
舟楫之利不通陸運之勞人物殷阜
李朝隱為涼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所歷皆以誠信待物
裴寬為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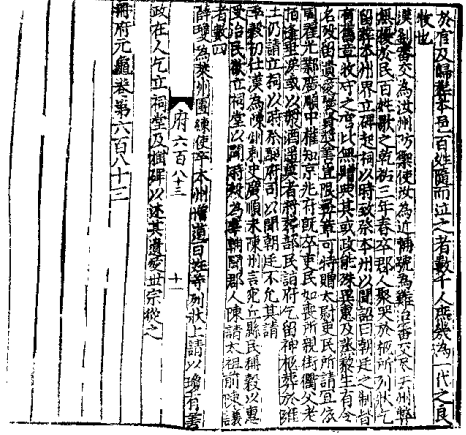
留之太宗下優詔不許及令更聽後旨
楚王靈夔為荊州長史頗有良政及去職吏人為之立碑頌
其德政為立碑焉
賈敦實為并州長史初敦實之為并州刺史甚有
惠政及卒并州吏人為之立碑頌其德
政立於兗州之興德門大門為榮焉碑高
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父老遮道請留
崔日用為并州刺史父老遮道請留
人數百人皆號泣攀轅不絕
裴光庭初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吏人所懷中宗即位徵
拜兵部尚書并州吏人詣闕請留中宗手詔報之
郭元振為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吏人所懷中宗即位徵
拜兵部尚書并州吏人詣闕請留中宗手詔報之
王晙景龍末為恒州都督恒州糧儲三歲始成築壁壘二旬而
兵及轉運又擾紅水開地田數千頃百姓頼之後上疏請歸鄉
拜兗州人詣闕請留之中宗手詔報晙曰朕處事強清遠近寧
靜邊塞城隍務農利益皆賴搭置極經濟之術卿政成安此黎
庶況百姓歌詠請留固違來奏也晙又上表固辭不獲乃許
其還
○陽峰為魏州刺史歷數州州人頌其德政
閻朝為并州長史并州舊有汾河自開入河
閻朝引其水溉田數千頃百姓賴之人頌
宋璟為廣州都督開五嶺道以廣州城東北地勢高爽
為州治節度理所以為五嶺之要會海道所湊
舟楫之利不通陸運之勞人物殷阜
李朝隱為涼州刺史又拜益州長史所歷皆以誠信待物
裴寬為良吏及去職咸有遺愛

州鄭州人恩之皆立碑頌
紫郡爲京北尹宰臣楊炎惡其異己乘令御史張著往劾鄭詔
以他罪拘於金吾仗京師百姓日數千百人狥詣關奏對於建
福門德宗微知之乃削鄭職御史中丞百姓知鄭得不坐皆迎
拜盈門數里
張延賞練達政經大歷建中間連統四鎮所至稱理其夫也皆
刻石紀德焉
陳孝楊爲萬州刺史二十餘年蠻夷愛之後以老歸成都蠻夷
交持之泣涕數百里方免
秦隴自華州刺史徵拜左金吾衛大將軍者鎮鄜延遷京兆尹
去楊於陵代其任宣言謂百姓曰於陵必不敢易秦公之政然
後履任而訖
嚴公弼爲隨州刺史上冊奏在州所爲盜所殺公弼奔赴河州
隨州百姓耆老相率見觀察使柳公綽耕公弼在州其有惠政

公綽上言於今本官以優人歌可之
薛平元和中爲潭州刺史鄰潭饑度使在鎮六周歲兵甲完利
井賦均一至是入觀百姓遮道乞留數日乃得出時人以爲近
日節制罕有其比
楊元卿爲巡原節度使既罷監軍奏留爲立德政碑俾之
薛苹爲江南西道觀察使在鎮惟用清潔爲理一方之人至今
思之
韋丹爲江西觀察使本官大和中觀察使奏請與丹立碑
柯丹踰歷官次深達吏方江西邑屋皆以草覆竹椽常多火患
及丹到悉以瓦木大革前俗并課百姓壅甽人各有畜因有是
請丹亦從俗之
王良爲虢州刺史歷河南尹宣歙等州觀察使每於忌諱處
先密其主俗然後致理故所至有遺愛焉
崔戎自華州刺史遷充海沂密都團練觀察等使將行州人遮

惜遮道至有解鞍攀鞚者
令狐綯爲汝州刺史有能政後鄧人請立碑頌綯改爲詩州羅
鄧吏人乞留焉
張仲武武宗會昌鎮幽州既平燕胡之人有八九十歲少而識
其面者談之則泣下
宗回永通未爲鎮州刺史僧道百姓詣義成軍節度使李程
留稍表之初日宗回清幹臨人自有月限方精綱治未幾俗
俊唐張全義自洛中爲河南尹十年兵亂之餘軍政流
洛之民恩如父母班白者老到今思之
李絳聚爲鄜延節度使在鎮六年代周德威鎮幽州軍府事九
月考績聚爲鄜延最聞於朝詔留鎮撫階別嗣聚入
遞而歸夏侯孜明宗天成初自河陽移鎮許州百姓官吏填門
攀泣留一年如是數日不能別會孜自以爲老乞骸骨
留遂認國有常州多諸父老勿煩我我老自拜章耳天可也

公不可行乃至卧轍聚壅守重門明宗遣中使慰喻之方解
父老號泣攀轅交塡而去
秦宴先爲天平節度使奉詔赴闕鄆人遮留請石碣而不得進
乃自他門而過
爲霞初爲商州刺史躬親撫字有安民之政轉陝州刺史入朝
思之
裴延魯末帝清泰中爲復州刺史臨任忽嬰疾召先人曰爲我
牧九年不務表揚得不遷其家法而使政有紀綱者乎由是正庠
之外未嘗發聲爲事致理一郡稱焉及移藩百姓上章攀留詔
輟還鎮聚即遣圖者不能去郡廷問而嘉之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爲鄭滑節度使數年之間已卬蠻蜀不敢
犯境外觀察內興學校因郡俗之舊風導之以禮讓等諸國言謀攻化聽留開成
符今謙初仕後唐爲通州刺史大周威而部內大理俄以病終



於官及歸養老母百姓隨而泣之者數千人焉幾為一代之良牧也

漢劉寵交為汝州防禦使汝為近輔號為難治寵交來云州擊煞猾吏民百姓歌之曰三年春卒郡人聚哭於都所乃狀乞留葬本州界立碑以時致祭本州以聞詔許朝廷之制皆有禁亞牧守之官比無贈典其或政能殊異及蒸黎生有名效留遺愛身過舍宜限葬者可特贈太尉吏民所請宜依國程光鄰郡中權知京兆府卒吏民知喪所親街儈父老涓涕垂淚或以觴酒遮道者將卒部民詣府乞留神柩葬於陘土仍請立祠以時祭祀府司以聞朝廷不允其請

李敬初仕漢為陳州刺史屬順末陳州言鬼立縣敬以惠愛治民歿也祠堂以祠祀為準輸國那人陳請太祖前陳讓者數四

許遷為兼州團練使平本州遭百姓爭訟狀上請以瑜有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圖牒以述其遺愛並宗教之

冊府元龜　卷八百八十四

牧守部　十四

條教　謀畧

易曰二多凶君子以敬思無咎論語子張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以為厲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也何加焉漢王吉為昌邑王師數上疏諫王好游獵多過失及王嗣位動作亡節吉復上疏曰臣聞堯舜之治天下良吏進而理道興也桀紂之亡天下良吏出而亂政作也故治亂興亡在於所用而已臣聞之傳曰與君子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小人處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青不可不慎所漸者然願大王深思遠慮審擇所與左右前後皆選端誠忠信之士公正無私者以輔翼之非獨使之陳善閉邪引之以仁義也亦以防其邪辟之路也大王誠能慎此五者則德日新而聲譽美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大王之謂也

漢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敢捕宣伺公主出乃駐車叩頭謝以大義因格殺蒼頭公主大慚還宮具言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頓首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以柔德興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理天下帝令小黃門持劍趣宣宣即以頭觸柱流血滿面帝令宣謝主宣不從強使頓首宣兩手據地不肯俯帝以宣為強項令出宣勑吏格殺之因稱臣上車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搏擊豪強莫敢犯法京師號為臥虎董少平

後漢任延為九真太守時越俗以射鳥為業不設城郭民居依深山大木為巢以候鳥獸延乃教之築城郭開市里制嫁娶禮令鑿山通道建立橋梁又教耕墾田疇其風漸革百姓豐給戶口增倍

五十五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舊無妻者隨時嫁娶吏民下令奉行莫不歡喜

張湛為左馮翊在郡設條教政化大行

楊璇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案當棄市後遷子常相出教曰相前在高唐志球義勵逐令郡內杜絕姦宄仰如鈞之轄高祖故孝布逃亡之事雖以不德教忘前義況君旨分定而可懷佷昔哉今一論往愆期諸未効者受教之後而不改善赦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

秦彭為山陽太守與趙相雋數千頃每歲月親慶填敕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縣縣於是更踊無所容姦

米益為雁門初若須碎[illegible]然嚴情力能推行之

王尊為京兆尹初若[illegible]然嚴情力能推行之

何武為揚州刺史行部入傳舍出記問縣田頃畝及戶數善惡[illegible]

[illegible]已過見二千石以為常

後漢任延為九真太守時越之民[illegible]

五至五十以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舊無妻者隨時嫁娶吏民下令奉行莫不歡喜

張湛為左馮翊在郡設條教政化大行

楊璇為高唐令以嚴苛過理郡守收案當棄市後遷子常相出

教曰相前在高唐志球義勵逐令郡內杜絕姦宄仰如鈞之轄高祖故孝布逃亡之事雖以不德教忘前義況君旨分定而可懷佷昔哉今一論往愆期諸未効者受教之後而不改善赦者不得復有所容矣郡中咸畏服焉

秦彭為山陽太守與趙相雋數千頃每歲月親慶填敕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縣縣於是更踊無所容姦

豕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皆以其所上條式施令三府並下州郡

王景為滄江太守賜率吏民修起陂隄遂成溉灌官私豐饒又訓令蠶織為作法制景乃驅率吏民假以閒暇勸令種植桑麻各有方土開墾倍多墾田增廣戶口數年之間穀實百萬

鄭弘為漢中太守政務清靜百姓愛悅舊俗不知蠶桑乃令民養蠶織絹以市緣邊之利於是衣食豐贍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以身率下化行鄰境

[illegible]為[illegible]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太守[illegible]

說百姓之所惠以利益言風俗盛衰者給數五百餘言達一至之言泛利害得失朝政覺猛令則奏得過者給數十餘言令不信明如誠日王情陳蘇楊碧嘯君奏有裁言民情嚴數勞課自異思明苦言之說者誠得失之事豁未有也今使被命巡下示以賞勸賞於言賞賞之行慕利而不言賞之所在貶見言之不用謂設有而不行賞以告下之事可小須臾改又數日大德清而江漢功輕而祿重貪夫之所抱高士之所不取也若陳至言於列主賞忠謀之言未可發也若陳縛由和戎之功蒙其樂之勳管仲有興霸之勳而加上卿之寵切勤明著然後賞勸節之未聞

況復講論政事出處法制禁令律所施行得者有而殺之乃教日後生不聞先王之教而學政道日興不可得也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從化凌遲不可不革革從之要實在敦本背原伯魯不悅季問焉父知其必云若郡之子弟優閒教授風俗必然是先郡之士感流遺教移風易俗之華數又論中為江州刺史經逢亂離乃以孔子為法以孔道訓乃下教曰今大義頹替孔典無宗講堂毀徙正席不設俎豆行禮之儀絕絃誦之聲廢子弟相習耕稼為業長幼不知敬讓之節風俗流僻實此之由今復興立庠序選補生徒博延儒雅以為講主旌別良才以為學生其有孝弟力田經明行修為鄉閭所稱者縣以狀上郡郡試通者舉送於州州試通者舉之於朝其有學優才贍文辭秀異不拘此例

崔寧為劍南節度使時有進士李甲者以詩謁寧寧不之禮甲乃獻詩曰三百篇人之情理性所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於心而名譽於教故中人之性可以教移善惡相去遠矣自漢興以來化民成俗莫盛於文景文帝躬修玄默專務以德化民而海內興於行義及至孝景皇帝乃崇教讓之官興辟雍之禮自是以後禮義大行風流漸漬篤於文行之士彬彬而出矣今海內一統萬里同軌聲教洽被咸休盛德之所致也而學者寖廢不修庠序之教將何以率之今成都天下之學者所聚也人物之多實為諸夏而縣官未有學館以教國子以故服儒之徒多離本業或以私財建講舍或以家業為師資相與講習於鄉閭之間而已其道既不能廣其業又不能成其德是以庶人之子不得與於學校之教而無以入於君子之行非所以興太平之化也今將興太平之化而不興學校之教則

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是促年多故莫肯用心洎四海達風稚彌苦後生放仕不復慤意與讓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開以典誥遠令詩書荒廢頌聲寂漠仰賢俯省鄙不歎慨自明史文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蓋風者直威武之用盛抑文教未治楚魏之君皆尚帶山遇城攜華國富民彫而不能保其強大吳起用完所以為戰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乎踏稱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困之以飢饉為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皇猷王道隆而不能孔數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尋論而來遠之乎魏武帝於馳鶩之時以馬上為家逮于建安之末風雅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與業所謂藏脩必於是息通才也今使三時既務五教並備車旅已整組豆無廢豈非慕者效便勸於安學校既興講肄也立講舍築佐大胄子弟是令人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術博學論義通

渡文學趙繪為建德林茶酒使班同三署庶其佛僧皆必選郡守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使川臨賀二郡並來修復學校可下敕之若非東帥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制令清而人貴又繕造槽器組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充養文廢

劉昭為荊州刺史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敕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文書制勑方二山澤中不聽有牲捕魚乳下敕曰禮名山大澤不封與共其利豹仲孫領守高郵禁蓬蔗子不舉人喪不葬鉏父母以貧士叛者所下條教甚有義理

唐林為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六林數萬土豈再申收嚴計龍委踐時深志節清潔践境空風虛心飢渴思加足待以不后之與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史

職屈降直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徵命而待之

劉秀之為梁前蔡二州刺史明審黃川飢饉境內豐穰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安之

後魏高祖為相州刺史令一中白立一碓五家之外共後魏高祖為相州刺史令一中白立一碓五家之外共碓一并以供行客不要婦人寄舂取米

北齊薛琡遷為清河太守先是郡民以貧富相資共為保伍琡革其弊立明式至於役賦隨貧多少差科無怨

當時州郡無不遵入至境訪其政術

隋令狐熙為鴻臚開皇中文帝柯太山還次洪州惡其所過多有姦猾熙為治嚴明皆悉改易是以熙為刺史東禁造貪即王商民有向街開肆者熙令杜之肆官仍於鄰外星居者聽為聚落商人逐令歸本其有滯留並使還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帝聞而嘉之

趙賢遷為冀州刺史與化清平市井多斜詐乃為斜畫鐵尺置之

漢肆延為姑幕之帝聞而喜頻詔告天下以為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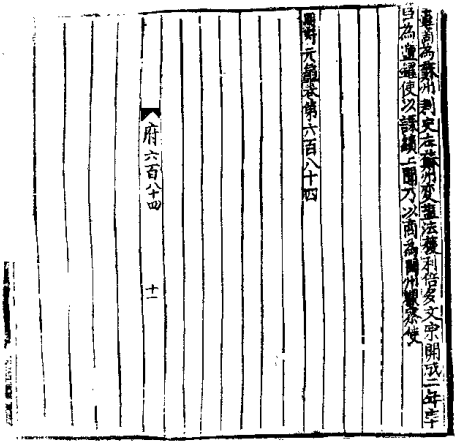
唐張文琮為高宗永徽中為建州刺史州境素尚淫祀不修社稷文琮下教書曰春秋二社蓋本為農唯獨此州廢而不立禮典既闕風俗何觀近年已來田多不熟抑不務農所致干儲在於敬何以勸福於是示其義限條百姓依而行之

宋肆延

由漢以來最長人之術有曹課之法稽勞度績以功多者為最禹蓋取千治行殊等開閤敷奏月一奏乎上第或中上稱賞所以進勸良吏能簿當世若大考績之典純庶慶善之計二法為次周制六年一朝考績殊而為黜陟斯為急務雖然而牧守之重庶民之本患於數易閭克成化善人為邦難久然其道不來有不遷德教厚生美俗而致九異之譽者矣漢兒寬[illegible]或而時為左內史牧相稍時載闔狹與民相假[illegible]以故相得多不入後有重發左內史以負相

課殿富邑民豐貧宅皆以失之大率牛車小家憎有鎖租稅第
本注云課最之法三河為三最京兆為三殿三河為三最京兆為三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州部五部德常寫最
崔謙為華陰太守在職無政人每有六條詔察常為最上
第隋李敏青元禄大夫
隋敏初青元禄大夫
唐高元開皇中為汝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
張嘉貞開皇中為汝州刺史俗頗貴以善最上考最大天下第一
課考最為天下第一
劉仁恩為毛州刺史在職號平下敕擢拜刑部尚書
韋业康為蒲州刺史在任最著及改秦隴連帥為孔部尚書
楊津為鄴郡趙三州刺史有能名尋除後高祖嘉其為政
李達為鄴郡太守有能名尋除後高祖嘉其為政
令狐熙為汝州刺史部尚書加上開府
之勉客傳次邦外屋居者勤為聚落悉令還本其有流亡
並史遣之令行禁止稱為良政文帝聞而嘉之頻降敕旨
[府六百六十四　九]
嘉天下難理莫也物相仍剝之甚也通之法其今來
者猶為天下之最歟第二百七十二卷
房恭懿開皇中為潭州司馬性剛直職務繁雜恭懿裁決
吏不敢欺
趙軌開皇中為鄭州刺史在州四年考績連最時使者鄧公
梁子恭於上前稱軌為鄭州刺史信著中吏部尚書牛弘特加褒賞
公孫景茂開皇中為息州刺史開皇景茂年秩考校獨為稱首
公孫景茂開皇中為息州刺史開皇景茂年秩考校獨為稱首
第一
郭衍開皇中為汝州刺史政為當時第一
裴通歷洛陝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太宗嘗以考績連最勞而
唐皇甫無逸隋大業中為汝南通守政為當時第一
皇甫無逸隋大業中為汝南通守政為當時第一
蘇威為冀州刺史在職清肅吏人畏而愛之考績連最為天下
第一
蘇威為冀州刺史在職清肅吏人畏而愛之考績連最為天下第一
李敏為汝州刺史在職有政績考績連最為天下第一
李敏為汝州刺史在職有政績考績連最為天下第一
李敏為汝州刺史在職有政績



忠

古人有言曰鞠躬盡命以為國家謂之忠忠者忠也是故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備者忠其於是乎在謂之令德其庶幾哉因茲以來居牧守之任者乃有明誠內孚英規外著養志而滅險忘軀而冒險蹈危不避艱難而克敵綏靖邊鄙之無良先事而慮禍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遂能保全王師之大因係臣節於難廢以至強寇侵邊危城失守轉輸匱乏遂潰藩屏王綱絕紐大事將去守義不回以死非命東於生氣塞於兵戎誠足以貫金石之堅知死生之道焉

漢卞式為河相帝幸南宮式上書曰臣聞人臣盡節其義不苟出則以忘軀為國不顧其家進則以死衛主不圖其身故忠臣處內則及難而不苟發言而不諱也臣願與子男預部及監苗自隨將領吏士輸治河工作

死之以盡臣節帝歎息下詔曰

[illegible]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守侯未有奮臨難自者也河相雅行明絜[illegible]職修治[illegible]賜牧奉奏[illegible]分[illegible]弟更遣[illegible]郎[illegible]為[illegible]為利興[illegible]上書助官往年西河[illegible]為利興[illegible]者[illegible]有興[illegible]郡

戴攻郡告凶儀衰見共然城外叩頭欢援泰踰朝里子齡年十三從在官舍帥衰勁有為義恐不能為夫以免誰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夫人不安於朝令天下已共而兵不足自守鄉里莞劫先被思德欲令衰親而歸願以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士設方道而潛之以濟天下吉未終衰既歸而數守命小子曰凱風成洪知吾必死邪吾聖德命守節且郭嵩之義伯喪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令朝廷不其郭吾德亦豈愛伯喪而不能養浩然之志食薇又欲避其難中吾行何之必死貧此代有才智勁之勁之主傳楊會皇甫之程男也幹略過不能接言左右皆血下王周使故酒泉太守黃衍誘殺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王業太守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安可感為君屬部平陵城胡此何君共討之臣為賊誅那堪事去右世兵臨軍受朱儁為兩尹董卓入關留尚守洛陽儁與山東諸將通謀為

內應所而懼為卓所覺乃棄官奔荊州皇以孔舉楊懿為刺史南陽太守袁術攻南陽儁與後進兵還追擊走儁以南陽城破軍無所資乃東北中牟將兵屯於陳留郡請討卓徐州刺史陶謙遣精兵三千餘州郡續有加給謙乃悉將銳卒還擊儁儁敗走保於陳留郡為袁紹所圍儁乃詐降紹紹解圍而儁復與戰紹軍大敗儁乃收合餘兵還保陳留紹復圍之儁窮蹙乃謂其將士曰吾受國重恩志在滅賊今天下大亂羣凶縱橫而袁氏公族為盟主海內英俊皆歸心焉加以資財士馬精強雖古之桓文不能過也若與同心共獎王室以此事君何功不成以此圖敵何敵不滅今吾等以一郡之兵而與四海為讎欲以徼幸功名不亦難乎今吾計決死於此諸君無為徒死可以出圍自求多福諸將皆曰敬受命乃潛遣出圍告急於張邈邈遣其弟超將萬人救之紹乃引退儁追擊破之紹復還圍儁儁與超俱出戰紹軍大敗紹乃解圍而去儁收合離散得數千人還保陳留

王正為袁術所攻太守胡毋輔與正同心固守城中糧盡輔乃煮皮革以食之正為作書射城外告以救兵方至城中知外無救兵遂開門內術兵術兵既入遂殺輔而僭使統率從小平津北破走之術自號為天子以正為北海相時袁譚為青州刺史與術通好術遣使拜譚為左將軍青州刺史譚乃與正并力拒術術大將張勳橋蕤率步騎數萬來攻北海譚遣其將孫寶救正寶與勳蕤戰於東萊黃縣之間大破之勳蕤僅以身免術復遣其

頑我為郡臺一郡已去必耕來者但可共堅守若國家救到賊必去是為一郡守義人攜老扶幼相隨而去官救不到

子遣使宣詔慰勞斬使拒之誅怒滅其家

周懷政爲河陽太守肆意斂三部反郡人王賀族甚恐脅衆起兵討誅懷政收之希昌其弟隱陳堪王子初出鎮軍

[illegible]

高帝劉邕字道宗，祖爽，晉州刺史。屢州梁高帝在寒乏之時，邕父子供給甚厚。及帝受禪，封邕為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邕固辭，乃改封為南昌縣侯。永元末，義師至京州，牧帥守梁，永昌侯為義兵所逼，不得已，乃降。義師至，永昌侯為義兵所逼，不得已，乃降。義師至，永昌侯為義兵所逼，不得已，乃降。義師至

不欲召募逆未遽致討但慰撫之唯勦獨先入朝
董卓將徙都長安太守王允等太尉黃琬議欲拒卻之琬曰今
車駕新還宜安靜之卓本邊人志在鷹揚其勢足以陵上不從
其意必將生變變生則禍不可救琬不聽卓果留帝
遂西遷
袁紹等之起兵尚書
鍾繇使為弘農太守將軍衛固等反與白波賊合攻繇繇
說固等以順逆固等從之繇又以計離固等固等各還保營
繇乃進兵擊破之
張遼為雁門太守建安中代郡烏桓反遼將兵出討斬其
渠帥
楊沛為宛令時歲饑人多流亡沛乃開倉賑給貧民
杜畿為河東太守時歲饑人多流亡畿乃開倉賑給貧民
萬餘人
李通為揚州刺史淮南民田皆仰陂水通乃為立芍陂及
茹陂稻田五千餘頃
劉馥為揚州刺史初揚州刺史治壽春合肥以戰爭之後
頗為墟馥乃單騎造合肥建城郭興學校廣屯田教以戰
陣為設守禦之備
賈逵為豫州刺史時歲荒穀貴逵乃開倉賑給貧民
王昶為荊州刺史時南陽荊州之境周圍數千里皆為荒野
昶乃開募屯田廣為支計
王基為荊州刺史時歲荒軍糧乏基乃分兵屯田
王昶為荊州刺史時南陽荊州之境周圍數千里皆為荒野
昶乃開募屯田廣為支計

子所帥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誘以為主子翊不從脅賊執子翊
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文江都之變子翊之舅也及其言然是
亮君子奏大義不可奪也遂為賊所害初唐高祖義師攻
長安子翊為留守唐高祖義師攻
言及國家未喪不敢發喪謂將士曰吾是將軍之子累受榮寵
至於大義不可負父今義安數年食盡此賊足知天下之事必
若陳寶應輩復敗天命有歸吾當盡頭以待諸君也將士皆流
及及逆義衆人有感吾之誠然君義善妖氛領下不能救感慟
頓得以二城守儀江都傾覆又擅食之絕人不聊生男女相
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大器之端夜半見月傍君衰為
左右所害

唐李勉為宋州刺史初仕隋為虞城令安祿山叛天下兵起
家基勉募得三千人以守郡城後聞江都之變大為感慟乃
聚兵將欲入援會聞賊將尹子奇攻圍睢陽張巡許遠
合

大凡養士如不以先儒之言則就賢禮賤為政之要至治自古牧人守土之吏蓋皆不專尚賢者詳延俊乂申以懇惻之意其道義然後能成化而美俗武王若凡叔之設以重公卿之禮周公之下士以盡賢才之職而天下治成王若召玉郎開啟籍以輔成王之德推賢其經術待以師友或接之恩紀同乎昆弟乃至旌異其德推廣其仁義待越於常制延降極勤愚用能修萬四封之力激仰中人之志使其勉然向風翕然遷善遵行禮讓蔚乎敦樸固善方謂厲庸慕武者矧此物也夫

薛善為秦州刺史善治黃老言清靜無為使人憂樂相忘百姓愛而敬之既見善政蓋亦為吾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

具吾之深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

吳公為河南守洛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書屬文稱於郡中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與李斯俱學而李斯自以為不如誼誼亦以此尊重之

何尚為蜀郡太守時諸生好文辭尚敦以質樸之道勸以農桑之業由是蜀土貴重經術而俗用真篤

鄭弘為東海相時琅琊太守欲以貨賂託弘弘不聽後太守坐事下獄弘乃自繫獄門上書陳太守政績太守得以減死論

孫賢為京兆尹故吏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殊不肯枉賓以恩禮之文欽為衡永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欽屢若賓客進見如舊禮

後漢杜詩為南陽太守樊人鄭弘為更始諫議大夫更始敗歸

嫁詩請請為劭曹丹舊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歌曰昔明王興化卿士邊位今乃曹推賢可謂至德物以丹事網羅黃雀以為後法

郭伋為并州牧巡求衣德政凡扶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任延為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雖風江南者皆未懷附延為會稽都尉時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雖風江南者皆未懷附中土會稽郡稱為士延到皆聘請高行知禮之士陳元等數十人以為師友之禮吳有龍立真者為隱居不仕延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到延以手書召之立先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之節東海王子儀之不可遭功曹奉謝修書記致慇懃延更使相字於道積一旬乃來發請府門願得先受備錄延讓再三延署議曹掾立辭不獲乃延自臨賓不朝三日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宦焉

鮮于褒為京兆尹郡人第五倫始以管仲舉於魯而齊之晉史後稱第五倫之薦士捐棄細故推舉賢才褒之謂也

朱暉為臨淮太守郡決獄斷多有所拔用皆屬行士

朱暉為冀州刺史所辟用皆清德長者多至公卿郡

梁統為姑臧太守姑臧縣為富邑時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孔奮以議曹掾守姑臧力行清潔之化大興學校以為身率

鮑昱為太守能以自清德感吏民平理冤枉政化大行

侍中不以官為迎送之常迎送大門引入見拜

周景為潁川太守時賢豪士貢被下應舉常恐不及每至歲時

周景為潁川太守時賢豪士貢被下應舉常恐不及每至歲時
吏人上後堂與共宴會如此數四乃令子弟與諸生俱學無不
充備時而選其父兄子弟有德義者稱曰子何貴乎學何賤乎
勤學為政而太守勤良高優三公辛延年為汝南太守郡人謝
其恩德輒為延年立祠圖畫其像

第五倫為會稽太守郡人謝夷吾為督郵倫甚善夷吾其道德輔署主簿使子從夷吾教夷吾待之如師父之禮

會稽為右扶風時張玄晉春秋載氏酋遣數百人詣府稱為陳會稽丞書以臧事對而不知官曹廝吏白門下責之繇亦大懼也聞玄晉之言乃知其

謂明府驕而自敗豈天固所以雄有行哉敬陳元方凡第潤清玉潔有德有言君子偶清像恭有德有言敬哉元達博聞強識通古今有王霸之略吾敬元達博聞強識通古今有王霸之略吾敬元達博聞強識通古今有王霸之略吾敬

盧汝弼長安令之禮
後魏盧玄字子真涿郡人祖度世父尚之並有名望玄少有識度以父蔭補侍郎
後為相州刺史州中有賢俊名望者以次禮待之
詣之或事素以方略治此者十人號曰十善
王誦為幽州刺史皆陽冰人廣義德為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
王誦為幽州刺史皆陽冰人廣義德為冠軍將軍中散大夫以
母老去職誦送數百里敦舊如此
此時復徵來朝誦送數百里敦舊如此
劉昶為豫州刺史下車訪求風俗延接耆舊引見賓客

之荊南鎮撫使不知保境安民反自殺害將士之轉書洩漏曰機務事密
朝廷綱紀王立家私受賕而不知恥食身以自明立誠廉上可憫憎其貪虐而
可憐憫其貧乏所宜量其小過以赦其大罪使其悔過自新改往修來
俟遷任延年十九歲爲督郵府以到薛循無爲喻先遣候護因
後漢任延年十九歲爲督郵府以到薛循無爲喻先遣候護因

府六百八十七　十一

到循閤延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憧歎異之以爲百郡
劉虞爲東海相年九歲失母哀慕憧從師學問下孝已道自勉敬
之晉虞爲幽州刺史初到馬令人與之直言所疑得失行
晉陵爲荊州刺史初到過湘水投祭以祭湘神文曰
唐武德中爲東都副留守兼檢校洛州刺史兼領河南
敢問官職不職刑政不舉其餘姦宄敢非其刑平建破善疎刑

石立碑以記之
晉酈爲東郡太守聞吾有清德父前太守奢義起二坡上
李及義政爲東郡太守聞吾有清德父前太守奢義起二坡上
刺功曹吾爲太守父前太守義起二坡上
晉吾爲太守父前太守義起二坡上
晉吾爲太守父前太守義起二坡上
不能舉薦鬼之歎恩自皇甫一門忠義而辭富貴人之所重擅用

後魏爲東南大守郡人甚愛之至李稱
晉李爲東南大守郡人甚愛之至李稱
平生與雷同日死每有雷震輒哭泣向其墓前之哭
雷顯爲高密內史平生與雷同日死每有雷震輒哭泣向其墓前之哭
孔融爲北海相郡人既千載如名字至今不絕神不及之令
孔融爲北海相郡人既千載如名字至今不絕神不及之令
食祿者爲人親故之所復造門吾高公郡
食祿者爲人親故之所復造門吾高公郡
之言何二郡曰昔有置士鄉越有君子鄉越有君子
之言何二郡曰昔有置士鄉越有君子鄉越有君子

府六百八十七　十二

鄧禹好學喜愛明導吾太史公汪洋大史公汪洋
之名臣又曰山四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鄧禹
忘稱公熊曰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鄧禹
曰鄧侯山甫東海子公侯有一德侯或稱侯個人德其門閥柳乃
鄧公王霸爲東平相時有強伉豪猾不應辭命王霸教下
賊曰聞君子時有強伉豪猾不應辭命王霸教下
此承轉身以自明立誠廉上可憫憎其貪虐而
孟外之語依用德遂士望勤好而不爽德事吉遭吏部
其實領超門戶務加殊異以鼓勵群生以勸科條
毋庸愈爲幽州刺史制書曰幽州刺史名官將領其治
者名得其教敕事官不從得其治不從得其治
死及物至今諸葛亮之治蜀法嚴而心愛之
蜀王衡爲蜀郡太守成都令皇甫士安之行高素其治蜀聞之

薦賢

國有進賢之令易稱歌征之吉蓋微人君子志不棄善義存公舉得美則以本其上者也夫一年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師況乎百城共治萬夫觀政接榮封部親撫頌俗者哉至乃即行純至才美勤著名迹翻成鄉閭推服或屬更之善治或令族之久居感能特達殷勤周旋稱述揚於王庭榮加朱紱博曰惟善人能舉其類堯虛也哉

漢吳公為河南守洛陽人賈誼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聞吳公治平為廷尉天下之士莫不延頸願為其用誼亦西上書獻策以為博士

通論曰之書帝初立徵吳公為廷尉天下之士莫不延頸願為其用誼亦西上書獻策以為博士

王襄宣帝時為益州刺史時蜀人三輔歌頌刺史作頌

孫瑒為魏郡太守瑒以人之慕義歸附故隊郡太守據為西部從事瑒臣同僚雄天性良固果而有謀慮沈三脉政成人和順生近悅遠來宜威恩懷柔有術情憤持伏臣性仟出使經過雄郡自就特受性下牧雄之恩常勤勤持心思效命為效言雄感情趣款誠臣聖恩崇大職之優偏以謂雄才兼資文武忠烈之性逾越倫輩今洛郡領戶三千孤寡之家參居其半比有守兵隨例之固誠不足舒緩智力長其勤幹也臣受恩深厚無以報國下情賢能宜加顯異以勸後進臣聞古昔薦何優劣進退大業惟賢能文武之道各有短長之選方使少在門下知指驅使之用之天下之士欲使皆先歷散職然後出授州郡是吾本意

高堂隆為散騎侍郎出為武威太守隆以年七十餘有至行書為計曹從事明帝崩之時隆留太守職兵固收年七十餘有至行書為計曹從事明帝崩之時隆留太守職兵固收年七十餘有至行書為計曹從事明帝崩之時隆留太守母丘興甚有異政統上表曰河

為其仕時人美之

王昶為荊州刺史時樂廣有名於時廣為南陽太守昶甚敬異之

晉王沈為荊州刺史時樂廣為南陽太守昶甚敬異之

石趨速疫亂彌久武威為諸郡路道咽喉之衝東接長史雜處戎有兵難邊太守毋丘興到官內撫吏民外修羌胡至今稱之

高貴鄉公即位為侍中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為安平太守時年二十餘政化清簡百姓稱之

王昶為荊州刺史時樂廣為南陽太守昶甚敬異之

晉王沈為荊州刺史時樂廣為南陽太守昶甚敬異之

為其仕時人美之

王昶為荊州刺史時樂廣為南陽太守昶甚敬異之

晉王沈為荊州刺史時樂廣為南陽太守昶甚敬異之

唐文宗開成初爲東都留守兼河南尹時有人何大元爲東陽大守高鍇上疏言其善政請爲立碑頌德詔從之

孔戢爲會稽內史卒贈太常卿

博士續咸爲博士病不起

後魏孝明時爲鴈門太守病疾遣勃勃以代郡作亂面出北道侵擾傷禮迫梁家遂徵兵河右瞻容稍卻勃勃以精兵追之容大敗棄家屬輕

嫌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從之百姓大悅

晉華為梁譙二郡太守帝以譙犒敝兵大饑民充以為九丑

而焦土也燒荊百姓翦翦困窮歸心上表請賑給帝嘉其心德恨之遂至遷轉使特優民為雖陽典農教對誠心在刑民朝自賑濟華居其田百姓賴之遷安平廣平太守所在有惠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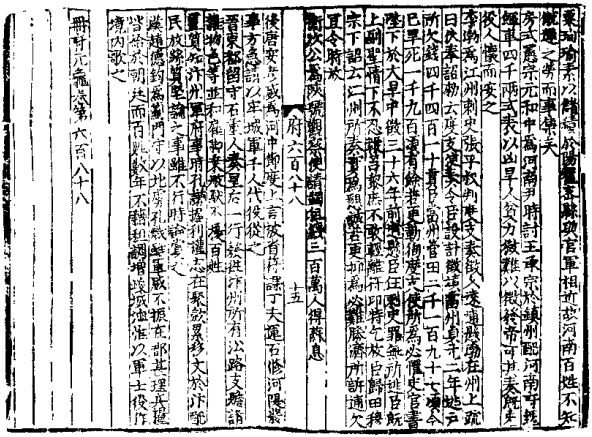
王觀為汝南太守明帝即位下詔書使部縣慎察剩中羊者

外長加百許萬而陸成前後無功成事絕三塠自累瘦心卅
杜物示會稽郡此郡是東宜可訪求即當之請日舉始立牛
埭之意非苟遏湖以幽秘也當以風潤堤塘蓄洩有序水利
溉濟益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勸直無於京師乾度即其列
地而後之監領者不違其本各務已功生於理外或革過刻造
者上疑被提格外加倍前何以堪命其事或非常人所及
利事增田獲人而不收古今共嘆且此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唯新加無慮並省舊格備開愚悉元嘉今陛下尚不殊言
事不副言懼點語更元嘉新意元嘉事唯實詐已
乾進功佐以物上疑以彼時事其餘皆雕心亦當虎而冠耳

愛民興若有殺敵之志守有死節之心若乃大也今雖無事宜即如聖言繁蓄斷
任者慮關便於公宜於民也編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
者慮關便於公宜於民也編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
利事增田獲人而不收古今共嘆且此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唯新加無慮並省舊格備開愚悉元嘉今陛下尚不殊言
事不副言懼點語更元嘉新意元嘉事唯實詐已
乾進功佐以物上疑以彼時事其餘皆雕心亦當虎而冠耳
愛民興若有殺敵之志守有死節之心若乃大也今雖無事宜即如聖言繁蓄斷
任者慮關便於公宜於民也編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
利事增田獲人而不收古今共嘆且此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
屬非唯新加無慮並省舊格備開愚悉元嘉今陛下尚不殊言
事不副言懼點語更元嘉新意元嘉事唯實詐已
乾進功佐以物上疑以彼時事其餘皆雕心亦當虎而冠耳

心用奢若難卒盈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貪誠存不變誠疾納忠
貪情疾廣務詐覓簡則稍自蕩導又被簡病前後年久遠具
事不存府百姓不堪其命遂成逋亡之人流離之口萬萬數間皆
愛萬數間皆悉愚見者實足傷酸東親蕩至伍流離道路
耶轉業過事方求已其士人婦女強難屈奪不簡則就其有功
欲簡優來如所安愚謂此條保舉為重簡保舉其毛目乃
當有編不出府中無緣疾沉痼者重荷生迫之恩也又承盛旨
諸墾雇田富家授與貧人私殘虛偽雇將基價值水旱實有易愚俗
誣云官稻打破送部吳興太守史會稽內史會稽諸將以壞公稱若此
吳興本是塘土事在可知用備儲蓄以張宜法臣緣元嘉
今啓救陳管見此如並從之由是以方直見安
蕭等義雖州刺史府到州者皆三期方得代遷多限不得過漏使吏人
陸景為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百姓民下所稱
後魏仇洛周為定州刺史初入州至便問疾苦延請耆舊訪以政
守永能調除益多訴者滋以忻擾
裴良為冀州刺史先是貴戚豪族收聚仇隙慢亂至城民
人鐵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飢弱
因鬼城人舍城西汾州之治西河自吳始也
張邕為幽州刺史年穀不登州廩空竭民多菜色邕謂代吏曰
何我之不德而遇斯時乎乃密留人通商於外之事焉人賴運
外免貧弱者皆以粟給賤乃大賦酒之
乎遂為冀州刺史守值水潦州多民飢上表請賑恤賦從之遂粉濟隍
一郡賴之
張暉為汝州刺史於崤澠之間值元顥入洛仍令
汝州
崔亮為雍州刺史時天下大亂兵革并興關中百姓頗有逃
徙亮遣吏慰喻招集之多隨亮而來者莫不感悅相率歸業
崔陵為河東太守下車之日戶口增倍

其勞苦乃表聞請賜史八郡四威之
杜詩為河內史元宗賀其政聞至開民疾苦詩曰
杜詩為河內史元宗賀其政聞至開民疾苦詩曰
北客裴冷之為永昌太守多放遣孔愉詩曰私財於人開所無
預代下民所以為人所懷
林逸為林慮守文義性音揚路由郡開所不便悉為去賜
水武安二縣去郡遠山嶺重疊車步難若東窮親郡則地
手路近文妻子回鄉或遭知使民不勞擔負於治言者民所
疾苦不敢以私謁宜心又養古郡地此其善其事乃勒於事
施行
劉寬為南陽太守二州刺史穎朝以河南數州鄉俗頗違法
度錢三百人其苦之寬乃表請錢幣兩受姓人所樂則更
之敬拜侍中
徐周為南陽刺史先是縣倒一里置土壇祠雨順還
每頃修之孝為臨州乃勸都為當作廉泉神祠為民祈福
府六百八十八　十三
行旅又得取漆木租後見牡開教之曰豈得以一州為獨
唐崔善為大宗尚觀初為洪州刺史時胡楚五六千戶聚之
據險移轉使出解外無歲貢遂盡逃散善為上表稱歲內之地是謂尸祿乃發
兵追討盡獲還本業戶口歲增倍於前



威嚴　讀爽

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故子產有言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夫火之烈人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以寬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孔子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政教民不可不慎也

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母更嫁尊隨繼父至東平繼父子素不愛尊尊自以孤苦不得意年十五六好游俠長安中五侯兄弟皆通顯賓客尊從其中過之五侯皆愛敬尊尊遂折節修行為吏補書佐察廉為郡決曹掾舉高第為州從事刺史行部還奏事天子以為尊能宣揚德美稱職拜為諫大夫遷京兆尹

王尊為京兆尹行至郿縣有小男子乘馬逆尊車前尊使騎吏問之言馬驚墮傷足尊使騎吏將詣廷尉獄尊出至府門候騎還白狀尊復使騎吏追之告馬雖傷足猶可治不當坐尊聞之大怒使騎吏收縛小男子詣獄掾吏白尊曰此小男子不當坐尊曰何以言之掾吏曰律馬雖傷足猶可治

貴宗室子弟滿少有操行多得宰臣初中為朔力太守為內部人在境者率多貴戚為州僕從不得為吏常以其任職者奏選轉相監司以補缺其或以功次補吏或各願盡死力設之不敢入鄴

部外車巨馬史舊典傳車驛騎無非不催敦迎者州界及到之後無敢逗留者其有公事須有及至驛宿以自解即須去驛宿因民舍止者罪之百姓聞風自然慚愧其詣臺者望風解印綬去

吳州吳郡太守

郡吏為京北尹郡多豪族太祭三輔決錄稱李尉為政理京師號為東郡大守雖儒有性剛斷下車擒用義當權豪

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猾收其尤者一時牧禽上下肅然稱為政理京師號為東郡大守雖儒有性剛斷下車擒用義當權豪

府六百八十九　三

朱鈞字公叔相帝末年元年河決漂害人民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兗州盜賊尤多故濮陽太守發擿姦盜郡中震慄

輔薛為南陽太守發擿姦盜郡中震慄

張衡為河間王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姦宄衡到誅其尤者

張衡為河間王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姦宄衡到誅其尤者

邳為下邳

相功曹史嘗與從太守行縣太守射殺道傍人婦女內懷妊太守以為戮一人傷二命令自殺從人在傍者率多為之代死者

苑康為太山太守時郡內豪強多不法貴人富盛者輒託疾不應康乃大募精勇有計策者數人各使將吏兵一人隨之分行諸縣其有犯法者先所部豪強輒收縛之

趙苞為遼西太守到官威嚴整肅

陳蕃為豫章太守徵入朝將行辭其故吏曰本欲以此郡事業事之今既不遂其志諸君何為

李膺為青州刺史有威政守令畏威明乃至風聞屬城賢否皆自引去

成瑨為南陽太守郡舊多豪強宦官貴戚橫行犯禁瑨下車收

威以嚴攝之

劉茂為司隸校尉時遭艾兵之變京師擾亂茂為政嚴猛百姓震懼

賴延為南陽太守郡多豪右延到誅其尤者一郡肅然

陳龜為京兆尹時三輔豪族多侵奪小民龜到厲威嚴遂

府六百八十九　四

平理其冤屈者

橋玄為漢陽太守時上部令卓有臧罪女收考髡笞死于

冀市一境皆震

劉表為荊州刺史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

鄧門至漢末為東海長有能名未詳其大抵以益為嚴及太守令隨合乘以國臣所至輒有廣布海賊薛州之輩萬有餘戶卓手誅余未及期年功化以就百姓安之

王基為安豐太守郡境接吳而水陸交通數有侵犯基為設備守禦之術甚嚴而民不擾

蜀張嶷為越巂太守定撫夷落蠻夷水三服去郡三百餘里皆

雋儁以嶷恩信著聞而夷獠又自因負疑率衆而來嶷輒以恩信接待其渠帥大者留供衣食小者還諭種類使更招呼其後多有出降

定撫定恭率衆種類皆悅從之自率酋豪數十人詣嶷稱說漢德嶷厚加賞賜遣還使更招呼其後多有出降

陽翰以狠戾之性三日無得妄動動則君去種類威而誅剿

每多入重罪郡多罪人將論所求莫能自固祁遐處之日若郡境肅然

宋吉翰為徐州刺史罪因典籤受活之因請入關奏呈其事翰自陳謂令旦夕明可便至罪旦與籤不敢復入呻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是當發有此因死命耶於當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因罪重不可全貸既欲為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引去牧即籤付殺之原此因生命其刑政如此自下畏服莫敢犯禁

劉懷慎為徐州刺史為政嚴猛婦人屢觸刑法懷慎為之犯職百餘以笞殺之自下莫不肅然

光俊之為鄧州刺史州從事報與行錄事職使之免從寧受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後侮士大夫耳

馮惠開行雍州州有盜妻於市惠開行法收盜付妻令自殺之

太守行宜揚大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求出請假還都詔遣

吳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興宗謀之慮興宗不能酬已戒勑自下慕會部伍若借問惠開不得答裏曜素厥自下莫敢酬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誰遣人歷艦試惠開有勑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位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南齊孔琇之為輔國將軍監吳興郡事吳興太守治稱清嚴梁蕭穎達為晉安王諮議參軍領記室掌管檄書時王在藩出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行事王以穎達博通史治任威猛郡人畏之蕭景嘗為揚州人稱明斷行教嚴整有田舍老婦賣訴得還主辭縣吏未即發婦怒詬曰蕭盲州符如火天鵬從手何敢留之其為所畏敬如此

江革為廬陵王紹安北行府州事以清嚴為百城所懼又為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功業過於劉昭名望良重百城震肅邦土清穆為山陰令縣貴很猾豪門自解

何遠為新興內史政嚴猛而性果斷民不敢非

畏而憎之所至皆生病立碑表言治狀高祖嘉其能每優詔答焉

後魏元興都督敕劉藏為河間大守為政嚴猛姦吏畏之

元志為揚州刺史在州威名聲譽李崇如劉藏

盧昶為荊州刺史昶性嚴猛為雍州刺史

裴延儁為平北將軍并州刺史在公以威猛稱事繁識試守樓煩郡時俗兇弱政以威嚴為名延儁至境為平原大守聞郡果復亂其威名越郡流西歷不敢復逆

苟頠為洛州刺史為政剋嚴部曲有犯雖貴必誅為屬李曾為趙郡大守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郡將百姓兇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虎請瘞郡北也郡長吏二遍令送虎坡處

張彝為安西將軍秦州刺史務尚典式考訓故事及臨瀧石弥加制罰百姓出入直衛方伯威儀赫然可觀先貴豪猾其威整一方肅靜號為良牧

秦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名祀黔首其巫祝皆是妖真自消百姓始知僞妄皆安之

蜀昭文翁爲蜀郡太守蜀都之會戶口殷多文翁繕治學官招下縣子弟親自引見或選以補吏或勸令就學數年之中蒲密彬彬有文章矣

晉王濛爲河南尹時魏氏給公卿已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慢役多樂爲客勢之所歸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郡亦多此輩皆規免課役以逃強丁

後魏孝文太和中代京初營宮室徙民於平城以充之

後周孝閔帝踐阼以晉公護爲大冢宰初護執政欲樹威權以鎮海內乃大興刑戮公卿已下莫不震慴

隋文帝開皇十年詔曰朕祗奉上玄君臨萬國子育黎庶情深撫納而官人或多擾民故遣採訪巡省觀風俗欲其除去煩苛寬減賦役

唐太宗貞觀元年詔曰朕以寡德君臨四海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海內安靜年穀屢登而百姓未甚富庶蓋由官人數多徭役煩擾

貞觀二

祖思日堯聖人而與難神為列仙太之何必祖思曰誠境今日可謂四海之五世懷琛遠令陰謂羅神梁楊公則為刺史湘徐皐家以貶職公則至郡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理州以為法宣城康三秀為郡州刺史鎮務寬和不苛細供役共州郡以為常秀之主若或求取非理輒加決罰秀之衙共州郡以為常秀之主若或求取非理輒加決罰秀之衙共州郡以為常秀之主若或求取非理輒加決罰秀之衙

世至為淮南觀察使徙鎮寄衣那及二萬緡乃徙衛追屋行旅
罷歸至方關抵陳倉公私供頓勒
裴度為相州節度使吳元濟平度入覲奉命入大慰其治績令
途無擾鎮人感悅乃刻石紀德度為之銘
盧坦為河陽節度使元和初入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坦以軍法治度支至嚴
遠無隱調發之務悉隨之以往朱有不復以文書限為是百姓
始姚二人之舉
薛廷為楚州刺史本州營田使先是州營田率租逃賦使利史
得專達條例使百僚方田官數日員本額役者三千人廷
以慶授官者役十萬人廷皆省之十留二而超入有司歸
于頓為歙州刺史修孫武廟及伍員胥山祠平其墳墓唯吳
大伯五員葬之數廟存焉
王播為京兆尹奏以錢貯百萬緡重立陂堰遂水草牧數千馬駝
徵因疲假者悉令還其舊額每歲不分供請從今日已後
牧放之役不得輒將司官部領仍請記下後十日

外有犯者百姓所在集衆逐重杖一百蠻軍者部臣奏請從降
李繼元性例刑史仍便解退其近城代徽狂前後動止已奏訖
公卿聞馬軍將子弟有鷹鶻獵物俱許城南捉放不得衝越諸
界並請不許別持刀劒等所冀邦畿之內盜賊屏息居人行客
長夕獲安詔可其地軍校當不同私家任隨便近守效為廣州
刺史至郡禁絕貢女口
郗士美為昭義軍節度前政之豐給浮費至則皆減耗焉
楊於陵為京兆尹先是禁軍鬻已輸戶無以別白於度請置戶
名物每五丁者得兩丁入軍四丁三丁者免以備限蘇氏京師
豪強復知所畏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性狷於親故兄弟為俗之害長者
未嘗共席少狎之間信巫祝惑鬼怖有父母兄弟鬻賣奚室
隸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澤親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語之以
法數年之間吳風漸革屬郡祠廟按方志而代之巨室貴戶鬼之

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百一十所入羨餘一千一百一十四貫六
十以資帶造人樂其政績為立生祠
於西湖適遇人樂其政績為立生祠
於西湖適遇
朝廷以度為相度自淮西還
道宿於睦州聞有戒嚴之事
下聞將表停又宋申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太原州軍水劫開本因無良僧二數人
鉢相知稱此水能療病訛言一扇遂至數人數月已來自淮
西達于關畿無不奔走又聞此水每井數十家已不食鹽血
唯一人就井取水發之將數十家已不食鹽血眼此水後
又二十口蘇使兼於兩浙鹽鹵陸運其百姓艱於食鹽
又多非人所堪有食鹽者多病腫滿死者十有五六
疾者頗多踰月瘥者之意屏絕鹽鹵欲此惡水病皆良
二來此水渴近者每日常不下三五十人除當道百姓外兼半
是蕭州過建百姓近已來病山津嚴加設禁病者不絕其根本終
不能盡去不已伏以吳楚有毒水宋齊有聖水皆盡談人以為妖

到牌限日方許計兩浙及福建令失却六十万丁壯此事非小
榮於朝廷近度況淮賦俊至重臺輦兩浙及福建令失却六十万丁壯此事非小
下聞將表停又宋申錫為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太原州軍水劫開本因無良僧二數人
鉢相知稱此水能療病訛言一扇遂至數人數月已來自淮
西達于關畿無不奔走又聞此水每井數十家已不食鹽血
唯一人就井取水發之將數十家已不食鹽血眼此水後
又二十口蘇使兼於兩浙鹽鹵陸運其百姓艱於食鹽
又多非人所堪有食鹽者多病腫滿死者十有五六
疾者頗多踰月瘥者之意屏絕鹽鹵欲此惡水病皆良
二來此水渴近者每日常不下三五十人除當道百姓外兼半
是蕭州過建百姓近已來病山津嚴加設禁病者不絕其根本終
不能盡去不已伏以吳楚有毒水宋齊有聖水皆盡談人以為妖

今李刺史頗近於此又爲鄰郡之吉伏乞特加申奏勿令遷改庶使
所業人知禁令信賞必罰於是李刺史及於下車以回
由人興水不自作隄汴宋觀察使陳許節度使又奏以爲歸人長裾大袖輕
行緩足之介會副天心以開閉關之局神謀睿略一尺
五寸遠與四尺今令或五寸連關鎖草不啟不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匹爲御車觀察使行近英面拳跼制以兵在州船運於國
詔天下兵外千騎留者諸子刺史初越之承嘉郡城守要據會
陷賊者官軍收復祥之半以代常留因循遷延爲弊旦夕
崔郾爲陝州觀察使奏請減三成八十
萬貫以備水旱從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者列爵分土以封諸侯威福自專政令乃出故俗既易治民亦務合其式而下罷侯置守地廣數里勢輕於古人至於抑兼并制豪猾評獄行靜狐獨非強以立威則寬以蓋物則何以致之夫奚之治與謂之繁平然則寬猛相濟寧在御乃有誠之於嚴必尚為寬施之在簡用然為明古之循良莫乎漢吏矣苟為寬而不常曲而不直變而無準以簡為情偽洞見而繩以仁恕固可以三月而報政百年而勝殘也

漢田廣明為雒陽太守威能故城父令公孫勇調情守謀傳會合太守調見欲收取之廣明亂知被在旨捕新舊而公孫勇文繡衣裳調馬車至園廄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尋問劇

魏不害與賈嵩大江微尉史蘇昌共收捕之

趙廣漢為京兆尹更威頗為用便小無所避廣漢頗皆知其能之所在盡力與吏其或負者輒先聞知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縱之皇五具則時伏辜廣漢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不法至尤善發姦摘伏其事情雖有詭辯無以得之閭里長老皆服其神明廣漢欲知閭里姦猾吏民及其家長短者皆為其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實必窮根本乃收取之其吏親信皆為耳目出入收者莫知所從來廣漢能行之心人收者莫知所從來廣漢能行之心人收者莫知所從來廣漢能行之心人

[illegible]員爲區[illegible]其所大木可以爲梠其所[illegible]可以[illegible]其議[illegible]如此[illegible]更[illegible]不知所出[illegible]

[illegible]咸稱神明[illegible]

[illegible]宣字[illegible]滿歲稱職爲真始爲[illegible]陵令[illegible]

[illegible]禮[illegible]宣視事[illegible]

[illegible]具得所受[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後魏崔光韶知青州事清貧明斷百姓畏愛之

楊逸字遵道弘農華陰人也父播光州刺史逸初舉秀才乃代兄務或日晏不食庖分不足法令嚴明寬猛相濟於長合境肅然莫敢干犯逸為政以清靜為本不貴煩擾設耳目其實使下各自持操人或欺詐隨事糾發不假嚴威故下不忍欺上不能肆巧吏民感其恩信莫不悅服

任州政績尤著轉為相州刺史隨所在稱職後諸豪強門百餘人以為假手驕橫勢動數州太祖令各條家宮月日外內見從實據奏逸不驗百姓以為神明敢犯法者

蕭撝僕射經不驗百姓以為神明敢犯法者

江文遙為咸陽太守歲餘於郡內造佛寺及修飾公廨用度頗多百姓患之文遙知而故為之

遷并州刺史并州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為燈節其夜婦人多出遊觀文遙以為喪亂之後民多貧窮若不因此日令其出遊觀則無以得婦人之面乃於此日盛飾燈燭令婦人出遊觀

是時內寬外嚴

宋世景為梁陽太守縣吏三正至即見之辟屏人盜語民間之事

事巨細必即發遣摘伏若神明曾有吏休沐還郡食人雞豚之肉世景二雞皆熟吏曰汝何敢食甲乙雞世景取而啖之吏大慚懼

韋珍為南汝陰太守政令如在咸陽

韋孝寬為南汝州刺史遣腹心級歷民間採察得失交入境大小事皆預知其情偽是以下不敢欺

山濤為冀州刺史郡人趙至叔父為上谷太守至年十四隨父在官濤甚異之謂曰卿志性如此後當為佳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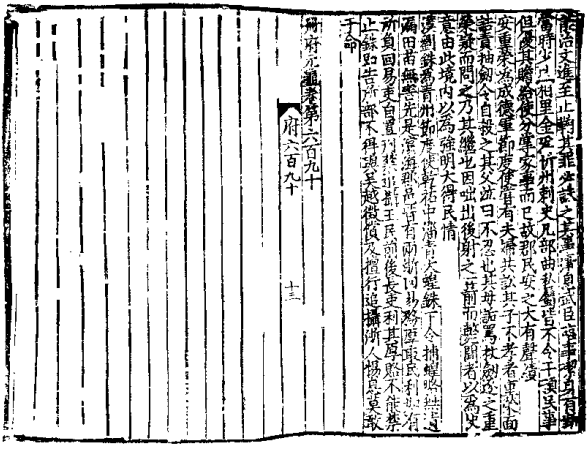
隋高熲為相州刺史時有人訟其父田宅為兄所奪熲為分明斷遣還之

盧愷為相州刺史時有人訟其父田宅為兄所奪愷

府六百八十一

向道力以無代俱罷為郡使君豈容延之留譏以俱羅所陳又國語言曾何君譏曰吾以祭知人詳也司馬容設當連其坐君譏乃止案任牧之道力理而引鴻其發姦摘伏皆此類也宋人訛為神明

唐張鷟朝野僉載三州都督相州都督府長史所部之貪婦官吏無敢犯者時號三州都督府長史所部之貪婦官吏無敢犯者時號三州都督府長史所部之貪婦官吏無敢犯者時號三



智略

夫制宗廟之禮儀建國之謀猷畫疆理制宜經物成務之謂略蓋君子之所以應兵機而弭禍亂治邊境而成功名者由斯道也故能折衝於千里之地決勝於百戰之場所出權倫之化無執攸拘由漢而丁良史授策乃有存謀兼濟之神獨斷計策以異能益推恩信而懷戎狄振威武而震邊荒神謀

冊府元龜　卷六九一　牧守部　智略

冊府元龜　卷六九一　牧守部　智略

閉塞城靜息
趙懷為扶風太守時被書差千二百兵住助渠中守捉難辦
重加晝夜迫至科令又愛勞深城罷病死者日數十人懷
其有愛乃自追至科令又愛勞深城罷病死者日數十人懷
所全活前後二千餘人
王鎮惡為安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張
百五十人皆與叛者同部或婚姻得此問各營被甲持兵不
復自安懼欲逆拒為人所先鎮惡已遣人赴之無所復
須定前懼曰鄧艾本與叛者同謀然行者又發之又
有欲害不能自定及猶豫促無淳之元帥既不能安
朝廷受禍難命也遂去行三十里止馬息盡呼所從人喻以
成敗復勸親知若馬懼敗曰死生當護盡不敢有二前到諸營
各料簡諸與結叛者人百餘人散在原野惟軍其造謀與共治
之餘一不問部隊所收送官攻慮乃即相率還降懷案百官遣
新加大營請兵鎮守關中太祖遣將軍劉柱將二千人當往

刺刀以治通訓事需許勇天駿不可安心懷請將百餘兵所加
東兵未到是以諸營圖為邪謀若成為難不測因共孤疑
當令早決遂復言當差留新兵之還原者千人鎮守關中其餘
悉遣東使見主者內諸營兵各精簡差別之留者皆定
興義心其當去者亦不敢動搖一日盡遣上道因所留千人
分布雖落之東兵尋至乃復分所新兵千人令相及共東凡所
全濟二萬餘口
王鎮惡為冀州刺史守滑北接虜界甲兵常數千人
家之上屯居荊京假寄或有不願者親戚子弟悉聽歸還
第不與期會但勑事訖各還終其吏民未嘗不得以勤舊日
中一時根成守宰有懷安之心
孫禮為樂陽郡守時中賊數百人保固安阻為民作害乃使
譬為魚相攜至官賊懷敬故吏民慕義招納降附使還本屯
應時平去

胡寶為征東將軍鎮廣陵節度青州諸軍事加侍中假節鎮
諸葛恢為東征都督且守文通淮諸郡利弁權敬說諭以待敵海
處無事吳人歸附寶從之
見卧爭之陳而放童花事聞下身自御疾取為妻曾子冠
薛卧將之陳舉彊屬之勢使彊者執弱者輸運已而
益州軍士龍石援諸葛誕朱然大衆指事襄陽陸遜朱
振別征寄春大駕入淮陽屬青徐襄陽壽春困弊受敵
長安以西務須軍計治之衆勢必分離瑜九解退
必內應前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
當疲馬脫車匿跡城邑乘隙逐北以定其若不深量
動衆脩前無準則不足大用矣於是退民戍消
力竭非出兵之策也前能用之
諸葛誕為揚州都督鎮壽春會吳大將全琮率衆入寇誕
到府乃移書四部蜀郡成長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

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當
但堡壘備雖不與交鋒陳其教擊勢勢相參互支
以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
所入於是山民饑窮遂出降乃須勑下曰山
民去就從化皆當撫慰從出分賦不得雖疑有所新
徇曰陽兵明伉得降民周遺慮舊惡民困迫新出內
圖叛逃伉為將恪以從降故新附人被我仇敵人
教人被我仇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嚴期人數
皆如本端皆自領餘分給諸將大將軍王昶表言
晉武帝為荊州刺史鎮襄陽三年詔曰今年秋雨過差又有螽災
頻州襲城自春以來略不下雨深水為害王若何以為百姓計
使安穀登者之預上疏曰臣聞惡能為善災異不
以為百姓計

為在來年雖招善功終長更二千石為之詩計而不事勤大節定其趨舍宜恐使文具所發差違合秋夏成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趨前安春野先青草則必相仰信雲氣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務為則富饒者也臣謂欲令百姓特為善魏郡南決河流溉舍諸有水不能耕今者宜大興起孝武時東郭咸陽孔僅之令議者鹽鐵水衡都尉管理其所增而官主之於今饒者鹽鐵水衡都尉主鹽鐵之入以佐助軍費益廣田農之官以均劇易勞新邑肥饒可以殖穀田者衆而勞費少臣愚以為可調發郡國吏民及募徙貧民實之新秦中新秦中號為沃野土饒少雨寡於水利又引涇水注填閼之溝溉田四萬餘頃穀一鍾以上鄭國渠在谷口注填閼之溝溉田四萬餘頃穀一鍾以上鄭國渠在谷口注涇水一名鄭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溉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以上汝南鴻郤陂在西平軹縣東流入淮溉田萬餘頃收數十倍於他田今引鴻郤陂溉西平軹縣田多於鄭國渠可增溉萬頃以上此皆興利除害大功業也宜興工作之

田為業人死牛損令既慢惰又可分種牛一頭為五千頃以村二州將吏主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餘是為化死用之貴得連木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穀登後之益也加以百姓家五年之後率公私之饒乃不可量其所留好種高選可即令春典及穀耕官蠶養之人多留少可並相收地明其差課此又二穀如前論雖僧不四者又皆當調習動可資用皆令百姓之可全者也現又言諸徙僧不四者小新水勢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為百姓者甚迫薄者其往者東南算劍人稀故得水田之利自頃已日增而陂塘為決良田壞生浦塞人居汲水墮壞者又百數經緯相承無有休息枯旱則水不流溉無以為田此又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止溉故每有水雨輒溢壞決之堅田言者不思其改困又此二不可陛陵自計漢之興以驗之天下陂池芟茭以為田利則非公所謂當為之者也且前更尚書郎樊晏瑕陂其言頗至百中者

又是宋侯相應遭上便宜求復故陂陛遭遇若下部曹議又共難晏晏所見不從遂言自家海上事還道寄書自清求復本田陂溉成熟墟地凡墾三千餘頃歲收數萬斛頃二十六年中間雖有水災不足肆亏以皆水之為害少而益多前人所以廢興者也臣愚以為可調發吏民及以過所徙貧民不能自業者分布諸陂大興屯田以助農業則公私俱饒倉庫充實可以待不虞矣

同書曰：北人之力百能其意安於同者利於異者偏其利公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昔秦二世之所以亡楚漢相持兵不決而百姓不得耕種者卒相與罷其軍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五年之調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死為多積死用水況於今者水勢分益大為溉害日以為異其害尋源之不在百役明矣

魏武帝建安二十五年以其淫民舊俗好為淫祀巫覡作舞以惑百姓乃毀其神祠禁絕之後民人疾病不復信巫覡轉相告語不敢復祠祀病者皆得醫藥而活

功令以文水東得担柁固其所增功實之人皆以傳之其實皆陽嘉永興以前當有所補葺者皆非永教斯一如漢將故事後為郡分列上須令東部依舊屯居人衆多寡以校其功狀而後賞之其餘悉令屯居人衆多寡以校其功狀而後賞之其餘悉令屯居人衆多寡以校其功狀而後賞之其餘悉令

何慶為梁主而已俄而水過三日進服之
梁張齊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巴西郡居益州之半文當東道
衝要刺史趙廣前後遣使多賚貨物遺齊齊級絹數萬悉糴鹽米行者
皆取給焉廣大悅齊子敬宗為廣所親愛廣子東陽王恢鎮壽陽敬宗
隨恢在鎮恢以敬宗為輔國將軍壽陽城北臨淮水城東西門皆通
水門有鐵柵以遏敵船敬宗每旦輒自檢行水門以為常事恢甚信
之後恢與敬宗俱出城門水門柵忽自開恢左右以為敬宗所為
敬宗遂殺恢而自立

李孝貞皇武時為徐州刺史延昌三年夏大雨州境多被水陸飛鴻陂
北岸高數丈東西長數十里南岸高二丈餘東西長百餘里陂水北流
入清水清水東流入泗陂水每歲常決孝貞以陂水為民田之利不
聽決有人盜決隨即塞之後水暴長陂岸高峻不可復決孝貞乃
於陂南岸更開一口名曰石門水至則開石門以通水田水退則閉
石門以防陸田其後水大陂岸雖決而石門不壞百姓賴之
楊津為冀州刺史神武將舉義兵於信都津遣使報之神武大喜
山河表裏相為唇齒飛檄之會不可乘機而發有武功且與國三定去
州十里為城所拘將有使者到州以牀白津津乃下
牀云有人至自信都云已舉兵矣津大驚神武左右皆有異色
人可速收視有一老兵曰是亡子於是遣騎追收
祖珽為冀州刺史至州會有諸客百餘多是不開姓名之客
者不測所以或云是人走就州訴冤或云是人走就州投刺
天賊大驚遂將送獄後檢得使人乃是神武所遣見
王至於境馬自出令珽事畢還

花戎行學弘簡相慶驚怖良之而罷李勉爲南荊州刺史當
州大都督府此州自李昌以來舊路前後刺史皆從問道始
舟車之利悉歸曲數千人仰給轉從北陽後者遂且數百餘里所經之處即立郵亭置尤大服
後周崔猷爲大統中爲渭州刺史俄遷擢河南顧欽行臺王
悉政猷之大祖嘗與猷論政事猷對曰臣聞治國之方若有
所疑自與量其可不悉取初顧欽兼總後務猷川爲行臺子致
書於猷猷書曰寒城控帶京洛窓牖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
應接頻川郡此諸官州者數四皆中外屬望大臣之選所
其爭美射賢爲貴曰人自無異辭而必諮聞考得然後京兆尹
崔寧大理卿王正雅廉上疏請出內職且曰王朝文武優劣有
以見出處盛衰何申錫自付外任勤當人情貪戀推重初
請申錫甚死願勿適不可又將授于筠表帝無意外建之言乃
有開州之命初申錫既被罪拍然不以爲意自中書歸第之日

于外屢表辰以疾命重出謂之曰公爲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
所不足子反子孔申錫對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竭去奸
邪反爲所罹罰大人豈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數行下申錫
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貞風儀靡指要位者尤取捨不顧風俗
不敝更方遂古且非其人時共相昔美申錫至此約身謹慎不尤
以公輔爲己任四方問遺表辭交者絕於門絕於書獲其四方交
領所送問遺一錢已上未嘗受也敢以非俸奉資私擅費然修己不敢寢逸而謙柔格物未能弘恕遂
使蒼兇浪非謂非謂虞然修己自言貽有虞於世已揆衆
海平陳復文帝因而撫之即拜安州刺史然猶依倚隋未肯發
謂煚手書諭之煚以交友之分其可有疾無救袖以察德九歲
之董府謂不敢爲非
李勉爲司徒上表請老優詔不許勉累表固請乃罷上
亦作圖慕請章司諭於內莊火故載下敕入帝謂而美之

隋梁睿周末爲益州總管屬楊素西討徵管屬扼西州徵管屬扼南寧酋帥爰
震恃遠不賓睿將高祖指百段答上疏曰獨以父逐無長爲王若令
圖易從務及得州遠無外援之地近代已來分置東
古梁南建寧朱提四郡戶口最衆益寧治所二河有駿馬明珠
金寧出鹽井牟南鐵大始七年以益州屬遠分置寧州至德梁
南寧州刺史徐文盛以國家遠授南史其子震初承至今而震
目擅多蠻貢獻不入每年歲不過數十匹馬其餘去益正一
千朱提比境即與我州接界如聞徵發民苦其苛政思被王風伏
惟大丞相禪袞鎮寧濟屬寧總統先帝方馬代闕土服遠
今亞其荀李周平蜀土衆不煩重師依神武故事降使招慰以供王馬其
南寧州朱提寧南四郡並屬益州總轄刺史依舊領職隨時貢獻以供王馬其
倉儲一則以備緩急二則以懷恭順三則以表至誠今建州南寧州郡縣及事

意如別有大都督其神物昔曾使役具所請煩今并送往毒未
盡又請曰鄭以柔遠能邇著自前經拓土開疆爲南寧
州漢世群舸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漢民既饒寶物又出名馬今
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則遠振威名二則有益軍國其興衰廢
興在路乃非遙遠世開此本爲討滅之計我既上機
以此商量深謂過矣祖深納之帝以天下初定民心未安
未宜時後竟遣史萬歲討平之並引寄等入朝
唐李勣爲洛州刺史時河北饑百姓多賣兒女以自給勣出俸錢令
贖還者所在皆滿數千人咸感悅
王方慶爲夏州都督鄰境皮氏以饑凌方慶出入往來之路
鏤使人雜之百端誘脅方慶不動容色終不爲閑
王翊爲河中少尹鄰境饑饉後有悍將凌辱者翊悉能容納政
夜鼓漏數動以笑其期晚寫

而追逐我其首劉者
廖日知為潮州刺史會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卒其子惟岳謀有
父位令兵馬使王武俊統衆襲日知日知遣使謂武俊曰惟岳
喪而無謀可足同反我城堅衆一未可以城月下之且惟岳恃
田悅為援前歲悅之丁男甲本盡城下矣那州無備況
此城乎倭給為手詔招武俊武俊信之遂倒兵入鎮州殺惟岳
李承建中初為婺州刺史時李希烈叛歸降希烈留守荊州雲於
襄州守當所得賄市仕器等由是與使乘狀狀來不絕承亦
使腹心武叔雅往來討察之結希烈將心腹留主珍姚懷等以
曾諫殺希烈以來歸希烈多與首建謀也累勸希烈養之
留守荊州史死軍衆推承為刺史討田承嗣委署權領留府
寬緩得衆心時李寶臣為田承嗣間諜與之通謀承嗣又以承
州與鄰境為以兵脅取承乃身往安撫承嗣竟不敢進以功加御史中丞自是治荊兵

皆以呼為守
嘉運為鳳翔判官權知隴州營田留後德宗幸奉天鳳翔兵馬
使李楚琳殺節度使以府城降於此隴州刺史邢曙棄守走楚
琳先是兵馬自涇歸入朝以甲士自隨因為鳳翔節度使隴州
有變隨之至五百人而牛雲光為副將雲光素事武此聞以兵
圍嘉運雲光因說嘉運為帥楚琳疑嘉運以兵
聞知之白皋雲光知事泄楚琳以兵脅迫及洋陽遇此一家
僅得至鄠使于皋所蘇至國請雲光曰太尉既為天子矣今倍
我特以皋為御史中丞若何雲光曰兵士皆反返皋恐不從即
垂入矣如不從彼國之無人皆矣乃反楚琳隴州皋即殺之
先殺蘇至及其命乃謂雲光曰造不告而去今又來者何意既
已前未知公心故潛去今公既復來顧與公合力立功同生死耳皋應曰大使苟不慮部曲離心
無所疑衆乃可入雲光以為信然乃併力甲士以為信然乃併力甲士

即受之乃納其衆明日皋伏兵襲雲光蘇至并陳牛酒犒其卒
既就坐殺其半鄠雲光蘇至首以徇
劉昌為陳州刺史貞元十六年韓全義討蔡州敗於溵水諸
道兵皆走保陳州求舍昌為都統謂曰天子命公討蔡州今乃
來陳州義不敢納請舍城外而從十騎入全義喜持之頓勞
畢全義不自疑聲喜望服
郗士美為鄭滑節度使貞元末宣武節度使韓來朝其子宥
士留事潮未赴會有詔令宥代父不從衆將請留宥為帥士美
命於事訖他故過其境有衆數千人出迎士美知其情詐
呂元膺為東都留守徵過洛陽先是兵士多留洛陽
道途將卒競以貨財賂主守者求為衛兵元膺悉去其籍
皆令還本軍將士感悅相率而去

歸於萬山潛之
柳公綽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有部曲王國良等數人
法一無所申一舉文移令以公綽守法必殺國良等一旦嘯
聚犯法法在必誅法法誅無所赦矣公綽之意蓋以在禮為害昌節度使在鄜有飛將為害在鄜使戶娘
皆藏鳴鏑射虎皆起驚而去人亦服其智焉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九十二　牧守部　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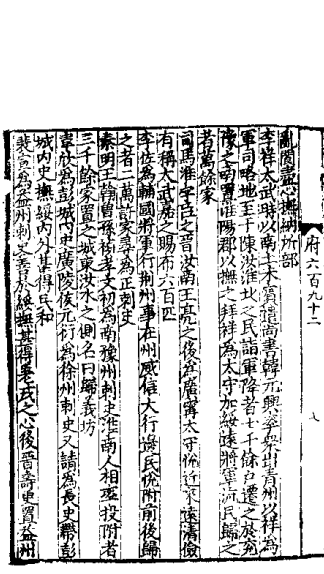
招輯

小雅鴻雁之作美其能劳來安集使離散者得其居緝熙者得其所也君子之於政也其能劳來安集使離散者得其居緝熙者得其所也君子之於政也其能劳來安集使離散者得其居緝熙者得其所也君子之於政也

[illegible]以官從長實[illegible]會[illegible]衆[illegible]二字[illegible]家[illegible]
[illegible]本兵多[illegible]自衆等非[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敵故不知[illegible]
[illegible]拔[illegible]勝[illegible]
[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役[illegible]
[illegible]子匹下書歸葬絶不[illegible]得發遣使[illegible]皆首[illegible]
自[illegible]爲良民
晉武帝初爲天水太守郡鄰於羌胡數被侵掠戶口減削[illegible]
盜充斥[illegible]傾心[illegible]更[illegible]城市[illegible]境[illegible]復[illegible]爲并州刺史[illegible]
有方
華軼爲江州刺史甚有威惠州[illegible]
[illegible]
劉弘爲荆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萬州境大安
江華為郡官商雜居其俗好鬼多淫祀前後刺史到官必禁斷之
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諱犯又為遊軍射民下
令宣示朝恩施布明信令其改革風俗遂以清靜及代還百姓
攀轅遮道不得發乃留住一月乘間而去
魏孫紹為義陽郡郡界有賊帥聚衆數千人屯據險要為寇
鈔紹至單車入境宣布威德賊服其恩益
之嚴備以數百人單車入境宣布威德賊服其恩益
王慶為安城郡守及侯景渡江建業擾亂慶輒率部曲赴援
於時
陳沈君理為吳郡守是時公軍大舉百姓荒散國用虛竭君
理招集士卒修理器械民下悅附乃以幹理見稱
東魏君理招集士卒修理器械民下悅附乃以幹理見稱
後魏鄧子榮神明有治為隴州刺史治隴雖歷代所鄙又為邊
郡城閉嚴備野無烟火衆咸憚其勞子榮撫循勞苦甚得
得百姓之心
唐閻大武為武都太守屬吐谷渾侵鎮將郝温及善戈矛閻守樸
副閻敬忠撫納所部
李祥太武時以南土未寧詔尚書韓元興等分出荊州以祥為
軍司略地至上陳汝淮北之民詣軍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冤句
後之南譙郡以撫之拜為太守加綏遠將軍河民歸之
者為為緣家
司馬準字長文晉武帝之後出為廣晉太守恤行寬惠清儉
有稱大武改封荊州事在州威信大行過民悅附前後歸
李佐為輔國將軍行荊州事在州威信大行過民悅附前後歸
之者二萬許家皆為正刺史
秦明王詠曾祖考文初為南豫州刺史淮南人相率投附者
三千餘家置於淮水之側名曰歸義坊
韋放為彭城內史彭城內史侯元貞為徐州刺史又請為內史幕彭
城內史撫綏內外甚得民和
裴宣為徐州刺史善於綏懷其得人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



改之為州從為南泰州先是有陰平舊姓楊孟孫擁戶數萬自立
為王通引梁寇數為邊患宣乃遣使招喻城以通順孟孫感恩
即遣子詣闕武帝嘉其誠款賜爵為高陽公尚書令其妻高氏
高綽為梁州刺史為政清平抑強扶弱百姓愛之流民歸附者
二千餘戶
崔鑒為書侯景將王偉州刺史侯景敗安悅新附民有年未來
以守令勸課之
呂羅漢為秦公二州刺史秦公皆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氐
特喜數為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士馬肥強
伊利為宛州刺史善撫遠人在州歲年邊民三千餘戶歸之
武昌閻王昌為荊州刺史善於懷撫邊民多附者千有餘家
臨淮王昌第子為吳州刺史先是州人張孟張洪津為滿侯
獨據張永緒崔醜張天宜崔恩哲等八家皆通保林里不臣王
命州都號曰八王子王到誅八家驅竄殆盡

京兆王子推為征南大將軍長安鎮大都督沈雅善於綏接秦
雍之人皆服
唐臺正為子延明為都督徐州刺史頻經師旅人物彫敝延明
招攜新故人流安堵百姓咸附
侯莫陳悅為涇州刺史時改易百姓之官多用己舊人士亂又民戶彫散請在州前
後十數年未委者萬餘家
裴慶孫為秦州都督秦州當都督府長史兼行州事秦州當都督府長史兼行州事
務政績之最來徵入朝
李仲璇為司徒長史行州事仲璇為政寬平二姓阻險為害仲璇示以威恩
並悉伏帖
房景伯為清河太守郡民劉簡寂等聚結為寇伯聞其論郡屬
家逃亡景伯皆切責捕獲簡寂即置其子為西曹掾簡寂感
戴歸心景伯小念舊惡時供下論者稱之
到深莊帝永安中為南部尚書兼為慰撫時北地諸羌數萬家

[illegible]作亂前後殺守不能制無復之徒並無名　詔廷惠之以荒服地遠守據職而信誓不成來歸附誓言其名籍破其賊徒朝廷喜之

[illegible]為獲州刺史善　蠻左為民吏所懷

[illegible]為南州刺史開田懋[illegible]田勸示等落萬餘家特聚阻險不賓王命前後襲守雖屢征討未能降懋[illegible]至州單使宣慰示以恩德相率歸附於是合境清晏蠻夷悅服

白遷民據之蠻夷[illegible]者千餘家

李洪之為秦益二州刺史洪之治威濟邵先深若山谷雖刑疏緊至人得到官之日為道旬十餘步以軍行之數乃到官[illegible]陛山入為獸所噬數十騎至其里聞洪之[illegible]前後出[illegible]資遺之家無所求漏譯[illegible]所入十倍於前

史臣[illegible]為[illegible]史既[illegible]接疆境百姓流散皆心懷附及來復業

府六百九十二　九

崔孝暐為荊州大守郡經高榮[illegible]之後民户喪亡六畜並[illegible]斗粟乃至數縣民皆鬻賣[illegible]其妻子[illegible]民多欲之郡內无牛政其人使招[illegible]遠歸　思後及一周之後民人安[illegible]嘉之特[illegible]資[illegible]頃[illegible]河內有四千餘家歸附並為之娶妻[illegible]頻河內郡付令安[illegible]業遂人[illegible]以忘[illegible]民父母焉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居北[illegible]土荒民散長令[illegible]多事於[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興兼徵唯義[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禁[illegible]疏[illegible]開官[illegible]州與兼徵唯義[illegible]後[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民所[illegible]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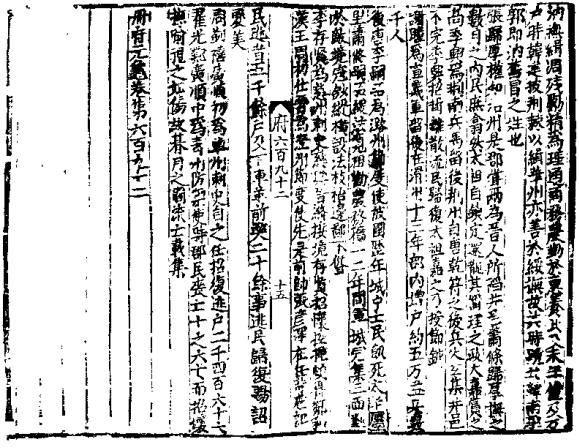
[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先是[illegible]州[illegible]

泉仲遵為南海州刺史留情撫養百姓安之流民歸者數百家而至初嶺北未知有橘已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而授之仍遣使者和以仲遵書示嶺南諸州仲遵部曲遂斬仲遵以州降使者仲遵先是東陽太守王延稚為仲遵所逐延稚奔晉安仲遵又遣其將蔡道恭攻之延稚復還王業討平之改巴州為閩州以仲遵為刺史劉孟良在職貪暴民多叛仲遵以州降孟良孟良在職貪暴民多叛仲遵以州降孟良孟良在職貪暴民多叛仲遵以州降孟良

公事也宜圖私利故固辭不受宛項繁衆由是悉來盛附
陽元帝即天時授眉州刺史納南先聘光大既夜掠居人萬餘
山谷元帝詔令招慰眉州刺史納南先聘光大既夜掠居人萬餘
山谷元帝詔令招慰其首露仍切加捕逐賊徒等悉從回
歸自聞者相繼又轉賣州郡皆便道之任不許詣闕謝恩尋除寧南
自頃李賊侵擾州縣多不奉詔令至辛酉
南海先點檄示以威恩詔以禍福郡縣皆多相率歸降因
兵燹其間首領各入朝獲
妻孥去則天時始安賊武陽侯淵猷陷州縣授
州刺史討平之淵猷及領軍將軍侯瑱以福建地
隋白陳禹乘人侵逼乃棄之而還古知其誠款之
之右曰夷發難親未可信也攘古曰若朝廷
於人也因遣其弟入質帥之尊數吾恩歸其所掠
事登本名誤并中宗諱改焉州刺史襲之任蓋
府六百九十二　十三　刺史

劉百姓并未謙光嚴衛安輯開境誘納流亡衆未通人復雖
大之音使相接矣
宋慶禮開元中累遷貝州刺史仍為河北支度營田使初貝州
郡當衝要在州城安禄山奏請慶禮理其方略勸課農桑
勞賚厚於政治州城舊無重門樓櫓以備寇盜慶禮
元五年奏請於州城四面各開一門加築羅城安置門樓
固守以為不可攻破之大慶禮其利乃召募丁壯築羅城
皆依期而就安禄山聞而異之奏加慶禮銀青光祿大夫
府六百九十二　十四　刺史

劉倩為倉曹參軍攝監察御史往新倉州百戰之餘憔悴無人煙惟至
之日以仁惠為理招輯流散務從寬簡其有逃亡
者皆復舊業
吳蓋為蒲州刺史至州撫以恩信流散來歸百十
馬極文宗開成中為安南都護二年治績顯著加檢校
穴自百為南蠻所誘久不招撫極至則以信誠
蠻之酋帥各以所部戶口來降納職貢其武陵蠻
武陵州從之
徐坦為宣歙觀察使時宣州刺史獨孤霖以貪
刑慘虐聞於遠近坦到任後首訪霖事狀霖
悉以實對坦為奏霖罪狀霖果坐貶開成五年
安者為刺史招輯流亡開成初歲比不登
成納為判官節度使是時荊州經巨盜之後兵民殘
闕并伍遠近貴勳皆舉下政尚簡納疲羸通流浙西觀察使
開流亡歸附者數萬戶
崔蠡為鄂岳觀察使蠡之理政務在寬簡
下車之日首訪前政之得失次問民間之疾苦
屬化大行境土懷而至增戶數萬
韓滉為浙西觀察使建中初遷為蘇州刺史蘇州刺史
又踰年境內稱理
張建封為武寧軍節度使建封為政寬簡而大體徐
軍三州觀察使大修城池完心城
郭遠近依附
李涵為元中出為華州刺史中宗遷陵國宰相以
東海為元中出為華州刺史中宗遷陵國宰相以
清儉為風百姓有至自他境者皆給地以居日義合里
惠為本人甚愛之
曲環為元中為陳許節度使時陳許州以李希烈據城亂
甚人多逃竄他邑以聘禍環勤身撫御聞者相繼
三二歲戶口四倍者相繼
府六百九十二　十五　刺史



冊府元龜卷六百九十三

牧守部二十三

武功第一

自秦分天下為三十六郡而守尉皆領兵全晉武平吳去州郡兵而刺史專總四境以至大亂山濤之論稱其合古今百城提封之實比屋之賦或四歲而一至或歲再至而有餘積於上而不知其所以然也故能以一州之衆抗天下之兵而莫之敢禦其後邊城脈望之所先受敵也或伺間而入寇或為國之利害於是乎繫焉夫安危非可使其滅亡蓋有其便宜不暇中覆事為二乘推尋致討震耀威猷攘除民患已有載籍將軍裁守府其或解之干城傳之條記皆是之謂歟

梁朱异為武帝時召侍謀會東魏叛友稱貨豈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臨海郡跨據山險帝以一人守隘千人不得上令聞

東越王更從帝行太泉山五百里居大溪中心大溪六浮海直指泉山陳所知共庸若南行可破滅也帝拜異為會稽太守居職數月復記異還朝異以為山越多詐不可許從之異出行郡事至浦口果有詐降者數千人出迎異見之偽為恭敬因其懈怠便麾兵掩擊盡獲其衆

侯景圍臺城簡文帝詔以王僧辯為都督征討諸軍事僧辯次巴陵聞景已渡江乃留其子顯貞守巴陵自率舟師沿流而下景聞僧辯至乃留其將宋子仙侯子鑑等於南岸築城自守又於石頭西北立柵以絕援軍僧辯至南岸子仙等逆戰大破之子仙等退保城柵僧辯水陸攻之子仙等又敗僧辯乘勝逼其城柵子仙等嬰城固守僧辯乃築長圍以守之

陳立為湘州刺史初立湘州人尚多為逆立乃命設長木數丈以懸人頭又為巨鑊以煮人肉於是遠近畏之莫敢為亂

周齊王憲為雍州刺史憲既至襄州屬梁王蕭詧稱藩於魏詧恃魏為援數為邊患憲乃為計離間之詧果與魏絕憲因出師襲之詧大懼遣使稱臣於憲憲乃還師

周高祖為大冢宰時突厥木杆可汗與齊人通和將為寇患高祖乃遣大將軍長孫晟往使說之令與周和親以圖齊氏木杆可汗從之晟既至其庭木杆可汗以其部落數十萬騎來會晟說木杆可汗曰齊人多詐前與我和親今復與我通好其情不可信若我與和親彼必謂我懼之而益驕矜若我與齊人和親彼必謂我利之而益恭順

守與敵對拜單于使偵擊之數月前期直郡中兵平東校尉秦
邪太守建武二年徙云陽故城是時匈奴左地與郡邊塞
招其故衆悉還復追擊破之
王霸為上谷太守建武九年領突騎與漁陽彭寵俱反明年
霸率突騎等四百騎自大隊入出高柳擊寵軍連破之
陳訓為漁陽太守建武十年匈奴數萬騎入寇訓於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十三年匈奴復
自代王城三百餘里凡殺匈奴為根大小數十百輩
徐旁為遼東太守有勇力能貫三百斤弓膂力過人
善數戰北逐武二十一年秋單于萬騎攻遼東旁數
急旁乃開城門出精兵突擊之單于大驚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日將帥諸萬餘人與妻子面縛請降獨入軍入與妻子大會置酒為樂敵皆部眾任使刃之親屬卜居宅相屬子弟欲為吏者皆引以入情或服南州冠冕朝廷論功當封侯裔乃留不計之上大子嘉美徵於雁門郡守事先是九原郡民朝廷以為北邊要地太守缺難其人詔公卿舉賢才公卿皆舉故雁門太守張敞為九原太守敞到官撫循百姓稱為神明先是九原郡民朝廷以為北邊要地太守缺難其人詔公卿舉賢才公卿皆舉故雁門太守張敞為九原太守敞到官撫循百姓稱為神明先是九原郡民

斬首一千級四帝美其功績拜敞為諫議大夫賜爵關內侯食邑千戶敞上書願留屯北邊大將軍霍光以為能復拜為雲中太守數年匈奴畏敬不敢入塞邊民得以畜牧為業

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時羌豪滇良等與臨洮羌相結攻金城援將兵救之良等乃解兵還去援因發其不意追擊於允谷斬滇良父子首獲千餘人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討五溪蠻夷時暑溼兵多疾疫援乃上書願乘輕舟將數千人從充南入先擊賊屯以鎮壓之帝以軍糧難致不聽會武陵太守上言五溪蠻夷攻沒城邑帝以援為老不欲煩以事密詔問可用者援因自請帝壯其意遣之

斬之獲首五千餘級羣盜降續爲上言宥其脅附到廣爲幽州牧前中山相張純叛與相嶋王等攻破清河平原到州民皆屯保遣使告急嶋王等以嶋恩覽到開許委路又設質購純左右皆降純窮走東入塞王政所殺國百餘人州乃定

東夷濊貊張純叛也寇掠青徐二州殺傷吏人純與烏桓大人丘力居等合衆十餘萬騎寇幽冀二州殺略吏民詔公卿會議舉將討之太尉李脩等以爲烏桓天性貪暴難可以恩信治宜以重兵臨之乃拜護烏桓校尉使持節監幽并州諸軍事

後漢書曰烏桓者東胡之支類也自冒頓滅其大人衆分爲二部各依山谷以自保因以爲號焉

是各作守令無不貪殘或有不職之狀乃見郡守二千石更互為稱等與先冢帥計曰今盜賊所以合聚或有脅從若不分別心懷疑懼若之者忌必離離而歸我增而攻擊我益堅賊之資王有治策之勢宜以進討二少矣若待大軍襲日持久姜之無期必各於本郡募選所統合數萬人雖有詔使而合權專之可也於是從等從之乃發兵攻武城降其三種胡與擊進於發城演閒之射兵聚胡解來助擊而賞錄過期請期相拒因斬之出以狗頭共誓眾皆喜演軍敗還出城乞降河西平刀屠城進封重侯為護羌校尉初中興謂竇融曰河西四郡北阻強胡東近羌寇張掖為京州刺史領屬國都尉及酒泉敦煌各置太守以鎮撫之後羌寇攻破之衛及都尉等皆沒徐慶圖復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太守皆沒慶圖復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太守皆沒慶圖復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太守皆沒

晉良代陶璜為交州刺史璜之死也交兵反作亂逐其太守丁紹而異州刺史劉俊表討平之

劉俊異州刺史到鎮表州兵討破反者有牙加寧比將軍穀奴人叛而殺之

晉時領益州刺史賜李雄成都尚書令王誕為益州刺史誕至蜀尚懷德信而雄

人李高等斬李雄子班等於城下收其珍寶悉以賞將士
子班等父子攻宕渠梁州刺史譙縱遣其子璠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衆悉令諸軍發弩燒鄧邑樓長圍攻急顯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拔晝夜攻戰此誠宜拒蕩衆皆被甲武初不與世隆別曰收之一旦爲變奈之何乃嚴公而東則坐守空城不可測矣顯留攻城不可卒拔即爲其內我爲表外乃無患兩至吾等武進軍主垣敬尚元寶等入軍城西門築令堅壁以待救援慕世隆危急膽氣俱盡不可攻而不西歸軍黃固陣至西陽樊三層蠻作差相救援而進彼之衆大人情本遍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前多收之日久衆爲歷營離貳而去不息收之愈召謂軍主曰我被太后令陳表下都大事若剋回旋相及有事於其不測羽狂自號我曰不關餘人此衆人散皆由善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爲身自今中軍有執者軍主斬其帶是一人叛遣並五不反受敢妄動者同罪城大敵攻之後當山安衛有數一處騎自隨宜令衆中曰荊州城中不有缺可相與

慶衆以爲資糧城未有退意而救軍畏懼不相救援守二萬人圍攻之將士陵乃散壯丁乘城羸弱守之晝夜為期刻史宋明古與川蠻陳雙李金龍楊部等列兵自固安國前之六克世隆到刻史崔慧景征討乃平之王慧龍為冠軍將軍刻史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開國公建武二年魏軍圍梁州之急慧龍為梁州刺史建武二年魏軍圍梁中城將退之楊公則為梁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據郢以則為郢州刺史子響平遷武牧太守

陳顯達為荊州刺史信陵縣侯司馬消難梁郡反顯達討平之

武功第二

晉高祖天福初為晉州刺史時屬契丹入寇高祖率兵禦之
晉景宗初為晉州刺史時屬契丹入寇景宗率兵禦之
晉高祖為晉州刺史時屬契丹入寇高祖率兵禦之
晉景宗為晉州刺史時屬契丹入寇景宗率兵禦之
周太祖為晉州刺史時屬契丹入寇太祖率兵禦之

優賢擊叛之
王會為虔安大守山賊万善謝恂飛往依會屢為民患会潛設
方略率衆平之有詔褒美賜爵關内侯
陳周敞仕梁為穎州刺史屢著勳績周文自懸瓠章將兵次
徐人皆敞出城下敗與戰大破之退保山砦敞單馬
攻克之遂進兵圍梁動者皆之
魏平進兵圍梁動者皆之
周文即仕梁為弋陽大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
封西陽縣開國子與侯瑱侯安都敗周文于沌口
楊乘之以功授持節高州刺史
周迪為江州刺史武帝永定二年龍譽郡敕部攻討周文育舉兵
反文帝天嘉元年迪平南中新城率酋豪助傳首京師
後魏元延為并州刺史遷武帝皇二年并州宮城上有氣
侯與從河為逆將攻建康刺之

趙德為趙郡太守神瑞二年司馬懌之入常山賊首盛聚林愛
天帝命年二十五雄為人君遂聚衆於封龍山德執送京師斬之
許昭先為定州刺史乞伸成就為并州刺史又成太安二年十
衆數十家云匿井以山梁為魏益詔示之成就等討平之
武昌王平原為冀州刺史孝文延興九年妖賊馬小來聚衆反
并平陵平原為秦益二州刺史和元年秦州路略陽民三千許聚
衆五千餘家以據為衛天王洛侯討破之等擾其妻子送京師
李崇為兗州刺史和二年州民王惠定聚衆反自稱刺
渤海為高唐令文明太和二十二年州民王惠定聚衆反自稱刺
高祖為司空文明太和二十二州順皇帝京師初高祖親政務
以寬仁為政而吏民因之多行貪暴上下相蒙莫有言者
南齊王敬則為會稽太守永明元年徵為侍中敬則自以年
老不願入朝又懼不免乃舉兵反
南齊王廣為會稽太守永明元年徵為侍中廣以年老不願入
朝又懼不免乃舉兵反

楊大眼為東荊州刺史正始元年大破梁將王超宗俘斬三千
為揚州刺史正始二年大破梁將王超宗俘斬三千
為揚州刺史正始二年大破梁將王超宗俘斬三千
為揚州刺史正始二

之陳岸帥對遣使者宣視欲擒賊宴請之誅高城民花河擊之
遂遁走朝廷嘉之敕司州別駕崔元珍爲平陽太守賜敕勑
臧郡內以安
魏郡初爲梁州刺史以母老解還後武都氐楊盛反假梅鄧猛
雷惇皆託征諸郡宰行梁州刺史遂事司羊祉討破之
房亮爲平原太守時青州刺史王懿據州反亮與諸將在河
北與偏將張猛乃遣人說猛令刺殺懿即朝其使人發兵防
拒懿怒還其大將張聲和等衆攻亮亮分兵擊破之聲和等
城拒擊大破之
晏爲北海相時青州刺史臧旻等作亂攻圍晏晏與相持旻
等不能克而去
晏爲南青州刺史梁武帝即位徵爲侍中晏以年老固辭不
受
晏爲北海相時青州刺史臧旻等作亂攻圍晏晏與相持旻
等不能克而去
晏爲南青州刺史梁武帝即位徵爲侍中晏以年老固辭不
受

宋謝方明爲南青州刺史梁武帝即位徵爲侍中方明以年
老辭出破之
檀道鸞爲南青州刺史梁武帝即位徵爲侍中道鸞以年老
辭出破之
宋檀道濟爲南青州刺史梁武帝即位徵爲侍中道濟以年
老

任城王浚為青州刺史後王武平中州人崔暹波等反攻陷州城浚部分拒之既而賊得孫恭戰大破之

後周梁臺為梁州刺史時梁境其俗尚巫鬼多淫祀每歲時輒殺牛馬以祭之費損過半臺乃為制禁斷之

隋梁毗為梁州刺史時梁州俗多妖鬼每歲時輒殺牛馬以祭之毗

全侍周人於江南所在置安蜀城以鎮守之[illegible]神雨數旬城圻[illegible]
步簽自鄧南郡叛引陳兵將明儁據[illegible]請自討賊詔許之[illegible]
餐守卿資高明有大略安之乃遣使論誘江外生蠻同
武令秉虛實疑所在擾動其南鄉父子妻子南鄉聞之其黨各散
凍兵遂退明年吳明徹為寇惠發兵助守[illegible]後十六載
每拄其鋒獲陳神將鄧國王足子吳明等三人斬首一百六十
級以功授使持節都督荊湘二州諸軍事長史
元景州為逆州刺史時高祖丞相司馬消難以州入陳也
遣將樊毅馬保等來援景山梁睿時五月鴈赴之以等禮稱若
民而遣景山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兩戰於澴口三合
甘兄弟等降酋帥消難所置州縣皆附之睿乃分遣諸將
管桐柏山蠻相繼降附景山復率之往安州攻
州總管陳人張景遵以淮南內屬為陳所任安州攻破其
[illegible]景山發兵襲之擊敗引軍而退徵為快正

劉弘[illegible]蜀人初仕後周為郡大守尉遲迥之亂遣其將席毗寇
梁除兗引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
元年為洛州刺史尉遲迥之亂洛陽人胡康帥流水等數百應
迥弘日之間眾至數千人往安州總管柯柏山擊破之
除知其弟乃遣關中兵得二千人為左右執文舒斬之以六騎
擊潰康帥流水皆破之
豆盧通為北徐州刺史尉遲迥之亂遣其所署台州刺史烏丸
尼率眾攻通通閉門固拒率乃退
蘇沙羅為資州刺史舟老作亂攻沒川二郡沙羅率兵
擊破之授邛州刺史
韋沖檢校梓州事時東陽[illegible]帥陶子定矣州賊帥羅方蠻並舉
兵為寇圍發州沖率兵擊破之
張須陀為郡丞與郡守趙軌討賊帥向[illegible]等數人恣掠郡境官軍
無主多不利須陀[illegible]兵招之賊皆來降遂引軍南討[illegible]掠魯郡境須臾[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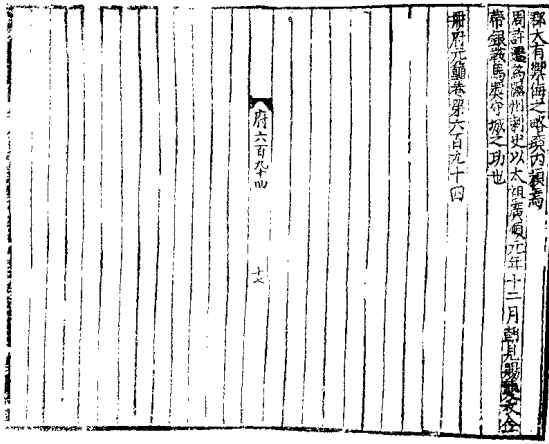
之及于欽山之下大[illegible]將[illegible]兼勝不設備須臾[illegible]遂[illegible]其不意擊
之清水眾大潰因乘勝[illegible]百餘人將北
渡河須臾追之至[illegible]色俊[illegible]斬五千餘級[illegible]溺清
北連豆子頭賊孫宣雅[illegible]等降[illegible]十餘萬攻章丘須
臾潰丹陽[illegible]津濟[illegible]二萬擊大破之[illegible]
至津沒復為舟師所拒前後[illegible]不可勝計[illegible]
兵親率五騎與戰[illegible]之圍有[illegible]身中數矛猶奮
城中兵至賊稍却須臾[illegible]敗後[illegible]
引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illegible]賊自特強謂
我不能持吾今速去破之必疾[illegible]
備擊大破之[illegible]數萬級[illegible]三千[illegible]又戰左孝友[illegible]將十萬
屯於薄狗山須臾[illegible]營解圍[illegible]
面縛來降其[illegible]解圍[illegible]良[illegible]
平之威振東方[illegible]通守[illegible]

大使
楊善會為清河郡丞賊帥張金稱以[illegible]
通守楊元引突厥數萬眾擊其本營元大敗[illegible]
科[illegible]冠氏來援因與[illegible]善會遣精銳五百[illegible]
旨[illegible]軍援[illegible]賊退守本營[illegible]
方[illegible]賊微弱[illegible]沒相繼[illegible]者[illegible]善會[illegible]
末[illegible]與[illegible]賊[illegible]
為賊所敗追[illegible]善會之衆[illegible]賊乃退走乘勝追
破其營善會[illegible]
會追[illegible]
楊元[illegible]
阻[illegible]

相保遂之
張敬之開平中為均州刺史時襄陽小將王永殺留後王班聞
使聞於蜀蜀聞之亦叛敬之能保境安民蜀後唐末遣招
後唐莊宗遣為相州刺史到州軍士有營在外者擁之五百
謀據城以叛遣與引兵討平之既到州即召集百姓勞問之
曰京留守蜀何中書令也汝等百姓尹京兆尹
皆為全節使汝等何為全州防禦使汝等皆為刺史縣令
及千人兵馬都監使汝等皆為都將汝等皆為軍將汝等
皆為衙前將吏汝等皆為百姓汝等皆為父母汝等皆為
兄弟汝等皆為妻子汝等皆為奴婢汝等皆為牛馬汝等
皆為豬羊汝等皆為魚鱉汝等皆為鳥雀汝等皆為蟲蟻
汝等皆為草木汝等皆為瓦礫汝等皆為塵土汝等皆為
糞穢汝等皆為灰燼汝等皆為煙霧汝等皆為水泡汝等
皆為虛空汝等皆為地獄汝等皆為餓鬼汝等皆為畜生
汝等皆為修羅汝等皆為人天汝等皆為聲聞汝等皆為
緣覺汝等皆為菩薩汝等皆為諸佛汝等皆為法界汝等
皆為涅槃汝等皆為菩提汝等皆為真如汝等皆為實際
汝等皆為虛空汝等皆為不可思議汝等皆為不可稱量
汝等皆為不可數汝等皆為不可說汝等皆為不可說不
可說汝等皆為無量無邊汝等皆為無為汝等皆為無相
汝等皆為無願汝等皆為無生汝等皆為無滅汝等皆為
無作汝等皆為無起汝等皆為無行汝等皆為無處汝等
皆為無依汝等皆為無住汝等皆為無著汝等皆為無縛
汝等皆為無解汝等皆為無染汝等皆為無淨汝等皆為
無垢汝等皆為無煩惱汝等皆為無業汝等皆為無報汝
等皆為無果汝等皆為無因汝等皆為無緣汝等皆為無
明汝等皆為無老死汝等皆為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無
智亦無得汝等皆為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
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
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
皆為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
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
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
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
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
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
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
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
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
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
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
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
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
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
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
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
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
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
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
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
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
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
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
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
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
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
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
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
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
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
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
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
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
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
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
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
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
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
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
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
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
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
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
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
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
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
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
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
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
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
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
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
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
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
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
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
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
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
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
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
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
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
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
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
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
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
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
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
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
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
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
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
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
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
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
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
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
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
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
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
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
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
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
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
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
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
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
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
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
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
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
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
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
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
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
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
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
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
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
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
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
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
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
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
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
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
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
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
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
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
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
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
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
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
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
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
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
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
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
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
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
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
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
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
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
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
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
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
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
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
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
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
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
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
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
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
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
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
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
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
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
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
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
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
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
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
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
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
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
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
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
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
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
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
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
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
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
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
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
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
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
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
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
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
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
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
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
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
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
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
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
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
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
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
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
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
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
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
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
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
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
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
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
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
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
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
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
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
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
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
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
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
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
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
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
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
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
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
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
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
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
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
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
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
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
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
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
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
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
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
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
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
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
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
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
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
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
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
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
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
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
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
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
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
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
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
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
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
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
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
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
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
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
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
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
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
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
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
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
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
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
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
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
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
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
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
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
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
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
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
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
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
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
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
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
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
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
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
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
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
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
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
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
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
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
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
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
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
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
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
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
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
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
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
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
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
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
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
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
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
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
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
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
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
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
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
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
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
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
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
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
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
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
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
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
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
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
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
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
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
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
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
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
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
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
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
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
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
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
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
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
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
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
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
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
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
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
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
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
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
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
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
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
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
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
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
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
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
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
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
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
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
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
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
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
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
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
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
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
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
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
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
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
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
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
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
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
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
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
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
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
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
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
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
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
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
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
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
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
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
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
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
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
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
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
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
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
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
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
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
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
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
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
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
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
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
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
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
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
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
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
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
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
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
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
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
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
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
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
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
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
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
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
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
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
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
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
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
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
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
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
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
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
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
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
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
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
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
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
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
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
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
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
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
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
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
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
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
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
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
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
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
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
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
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
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
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
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
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
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
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
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
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
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
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
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
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
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
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
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
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
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
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
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
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
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
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
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
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
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
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
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
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
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
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
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
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
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
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
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
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
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
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
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
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
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
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
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
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
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
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
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大虛空汝等皆
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等皆為大不可
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說不可說汝等
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皆為大無相汝
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為大無滅汝等
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大無行汝等皆
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無住汝等皆為
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解汝等皆為大
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汝等皆為大無
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汝等皆為大無
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等皆為大無明
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滅道汝等皆為
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作無起無行無
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垢無煩惱無業
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
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大涅槃汝等皆
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實際汝等皆為
大虛空汝等皆為大不可思議汝等皆為大不可稱量汝
等皆為大不可數汝等皆為大不可說汝等皆為大不可
說不可說汝等皆為大無量無邊汝等皆為大無為汝等
皆為大無相汝等皆為大無願汝等皆為大無生汝等皆
為大無滅汝等皆為大無作汝等皆為大無起汝等皆為
大無行汝等皆為大無處汝等皆為大無依汝等皆為大
無住汝等皆為大無著汝等皆為大無縛汝等皆為大無
解汝等皆為大無染汝等皆為大無淨汝等皆為大無垢
汝等皆為大無煩惱汝等皆為大無業汝等皆為大無報
汝等皆為大無果汝等皆為大無因汝等皆為大無緣汝
等皆為大無明汝等皆為大無老死汝等皆為大無苦集
滅道汝等皆為大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生無滅無
作無起無行無處無依無住無著無縛無解無染無淨無
垢無煩惱無業無報無果無因無緣無明無老死無苦集
滅道無智亦無得汝等皆為大無上正等正覺汝等皆為
大涅槃汝等皆為大菩提汝等皆為大真如汝等皆為大
實際汝等皆為

顏真卿爲常山太守天寶十四載安祿山陷東都真卿與平原太守顏杲卿合謀舉義兵以拒祿山杲卿子季明爲賊將高邈所獲邈以季明脅杲卿降杲卿罵賊不屈遂與季明俱遇害真卿收其首與其子泉明歸葬於家真卿又與從弟平原太守安禄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等率兵十萬南攻太守顏

司馬將三千人駐滁州不去有窺淮南意國公方領軍南討會州刺史崔閑即往宋主盛陳旌旗鳴鼓出城以方領馬步軍布陣以待閑即退走宋主追擊之閑復還戰宋主大敗閑乘勝追奔至瓜步口方領自率精銳三千人渡江擊閑閑軍大潰方領追之閑復還戰方領又



鄧太有鄰海之略委內親寄
周許置為藩翰制史以太祖清愼公正年十二月詔曰朕
帶銀青馬步都指揮使
冊府元龜卷之六百九十四

刺舉　屏盜　折獄

文方伯之任民牧是司安在尚官而行臨事能斷下畏權傾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史盡瘁竟以致下郡豚多下奉法警夷白梁郡太守程震虬唯酒是耽貪財為事虐政殘民寇盜並起黷吾俾擾盜於道路部境呼嗟怨聲載路郡遣掾屬踰歲督捕曾無擒討震方宴會賓客張樂飲酒盜賊縱橫發兵攻討連年不息百姓愁苦流離道路震猶不悛改前後所遣討賊將帥多受賕賂縱賊不擊或與賊和同以此賊遂滋蔓攻圍城邑殺害長吏朝廷以震無功徵還震行賂左右求為河南尹事覺抵罪

唐孔若思為河州刺史先是諸州別駕皆公家為之不禁刺史致敬由是多行不法若思至州奏別駕李道欽罪犯請加鞫乃詔列駕於刺史致禮

劉寬王莽時為侍中騎都尉人李鈞及父並事其親不養凡十餘年鄉黨毀之中常侍郭況為京兆尹法曹掾鈞等不肯除名勿齒

宋世職錢百餘萬仍自刻石紀功號為善政碑公牒以墓閒貶吉州司馬同正

屏盜

毛義雖者不留理牧數者不育群樹木者憂其蠹蝕求人者除其賊故古之為邦者普設誡之訓以惠保下小民也而能不嫉惡之士鋤剪蠹之勞勞敬速成賊信兼建寄誠禁而能不嫉惡之士鋤剪蠹之勞勞敬速成賊信兼建寄誠禁

周宗洞曉民情之路縣吉南之寶邑盜賊為害甚多宗到官之日開示恩信招誘歸化本業悉還舊土

漢王溫舒為河南都尉部署有遺奸莫顧閭閻之野而加掌其或縱民放辟偏修舍息藏匿亡命不頓盜刃推心布惠冬行禁止

斯又堯舜之良吏也

漢王溫舒為河南都尉部署有遺奸莫顧閭閻之野而加掌其或縱民放辟偏修舍息藏匿亡命不頓盜刃推心布惠冬行禁止

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

有避回吏之亦滅宗以故齊趙之郊盜不敢近廣平境焉

道不拾遺

魏唐瀆為魏郡太守郡大姓原指宗族橫恣為百姓之害盜賊縱橫二十石莫能禁制瀆漢庭至數月肅清原指皆束手歸化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左右郡縣饑饉盜賊並起聞遂為政皆解印綬帶劍買犢買刀買牛賣劍買布賣刀買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民皆棄兵而鋤耨於是盜賊悉平

宋均為汝郡太守時郡吏多姦猾不能大治均到先禁其煩苛之政而後施以寬和之教其有姦者輒以道理曉之或有重罪者乃罰令入谷贖罪以差輕重

黃霸為潁川太守先以教化治其下然後誅罰其不改者

張敞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敞以方略治之

王尊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尊以方略治之

趙廣漢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廣漢以方略治之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時東郡大姓原指宗族橫恣為百姓之害盜賊縱橫二十石莫能禁制延壽為漢庭至數月肅清原指皆束手歸化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左右郡縣饑饉盜賊並起聞遂為政皆解印綬帶劍買犢買刀買牛賣劍買布賣刀買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民皆棄兵而鋤耨於是盜賊悉平

宋均為汝郡太守時郡吏多姦猾不能大治均到先禁其煩苛之政而後施以寬和之教其有姦者輒以道理曉之或有重罪者乃罰令入谷贖罪以差輕重

黃霸為潁川太守先以教化治其下然後誅罰其不改者

張敞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敞以方略治之

王尊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尊以方略治之

趙廣漢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廣漢以方略治之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時東郡大姓原指宗族橫恣為百姓之害盜賊縱橫二十石莫能禁制延壽為漢庭至數月肅清原指皆束手歸化

龔遂為渤海太守先是左右郡縣饑饉盜賊並起聞遂為政皆解印綬帶劍買犢買刀買牛賣劍買布賣刀買牛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民皆棄兵而鋤耨於是盜賊悉平

宋均為汝郡太守時郡吏多姦猾不能大治均到先禁其煩苛之政而後施以寬和之教其有姦者輒以道理曉之或有重罪者乃罰令入谷贖罪以差輕重

黃霸為潁川太守先以教化治其下然後誅罰其不改者

張敞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敞以方略治之

王尊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尊以方略治之

趙廣漢為京兆尹時長安中盜賊並興廣漢以方略治之

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時東郡大姓原指宗族橫恣為百姓之害盜賊縱橫二十石莫能禁制延壽為漢庭至數月肅清原指皆束手歸化

尹自兼爲鎮撫使以更守弭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示師宗姚長安中偷盜尤多百姓苦之高帝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未朞長安父老偷盜悉息敞入居官温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民者簡而易從故能然也

爲政者簡而易從故能然也

偷民曰今日是青州刺史董仲舒治郡以禮義教化而盜賊息今子欲治之當更修仲舒之政而反行商鞅之法非所以導民也

遷歸休置酒小會悉召賓客與相娛樂至夜半酒酣乃出門留飲謂賓客曰吾本東海人家去此不遠今旦暮當歸道路以親不幸早終不得供養以此爲恨今幸蒙恩得備藩輔行不由徑不敢舍郵亭不敢飲酒不敢會賓客不敢通書謁不敢受饋遺此五者前二千石所以失之吾誠不敏願竭駑鈍庶幾於古人之遺風也

遷歸休置酒小會悉召賓客與相娛樂至夜半酒酣乃出門留飲謂賓客曰吾本東海人家去此不遠今旦暮當歸道路以親不幸早終不得供養以此爲恨今幸蒙恩得備藩輔行不由徑不敢舍郵亭不敢飲酒不敢會賓客不敢通書謁不敢受饋遺此五者前二千石所以失之吾誠不敏願竭駑鈍庶幾於古人之遺風也

閭閻尚方注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鄧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遣行法割由是豪猾震栗

後殺賊捕得渠帥大會徵發其衆以次七子嘉之

後殺賊捕得渠帥大會徵發其衆以次七子嘉之

後殺賊捕得渠帥大會徵發其衆以次七子嘉之

晉司馬紀為吳興太守吳興寇亂之後百姓饑饉盜賊公行紀綏懷有成惠百姓歌頌之詔境內寧謐

陶侃為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劫掠侃令諸將誅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擒數人是而盜王永之左右侃即遣兵追捕悉令出尚歐偏整陣於岸側擊鼓吶喊以驚之賊便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

前秦符堅為司隸校尉及鎮關東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

宋劉穆為高陽內史領兵鎮石頭北掌高祖討司馬休之與前軍將軍道規俱鎮東府領北兵沿江防捍桓玄餘黨數百夜襲穆營穆覺之即與道規俱出擊破之

魏源賀侯祖為護軍王統中兵參軍累遷冀州刺史時冀陽劫盜公行祖為政嚴明盜賊靜息

周王誼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劇賊有十數輩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為戲人道不拾遺無劫又綏得一偷名其髮髻於前髡之今偷身長梳街路之人乃偷髮為偷自此清偷絕為其所識皆避境內以清

晉王導為丞相時內史周札清貪殘虐境內有清議

晉皇甫謐為內史時有清貪殘虐境內有清議

鄧州刺史曾安定梁寬撫綏漢北流民歸化戶口增益盜賊止息

威保字歌伐為晉安太守郡有山海常結聚遮劫二千石雖慕討捕而不能禁下車宣風化兆諸山黨皆遂首而出居民復業流通

謝鯤為豫州刺史與太守郗檀多劫動為東道惠爲下車肅然一境清謐

檀和之為豫州刺史先居始興太守文州刺史卒在有威名盜賊聞風懾伏不敢起

王敬則為吳興太守郡舊多劇賊有十數輩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為戲人道不拾遺無劫又綏得一偷名其髮髻於前髡之今偷身長梳街路之人乃偷髮為偷自此清偷絕為其所識皆避境內以清

陳王通為晉陵太守威惠兼舉盜竊迭至晉野伏大以付王府君郡人聿之以比漢之趙廣漢

徐伯陽為高陽內史寇賊明盛賊靜息

魏源賀侯為高陽內史寇賊明盛賊靜息

魏道武時為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有東征之役軍旅屢興次於晉陽而上黨晉陽太原秦郡尤為要劇諸盜聞車駕將至皆解散逃竄

魏帥奴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諸賊聞之討盡平之

李曾為鉅鹿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竄境內無姦之

齊高乾為河州太守郡帶山河路多盜賊有聲馬頭姓各二千餘家時高為河州最為校害劫掠道路侵暴閭閻高至郡之日即收其渠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寧盜懾氣郡中清肅

韓均為吳州刺史廣州在定興州三州之界土荒民梢多有盜賊乃鎮以靜之均在吳州劫盜止息

夏侯道為西平刑軍蔡州刺史轉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為政清嚴盜賊禁絕

嚴震為梁州刺史初震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賊生民前刺史薛道衡親往討之波舉其宗族拒戰大破道衡遂為通逃之藪公私成恚百姓為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雅容裹裙逐馬如雲逢者莫前石研石研為偏管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

高祐為西充州刺史設禁賊之方令五五相保若盜發若運坐初雖似煩碎後風化大行盜止息

唐陽王嘉子深孝明初拜洋州刺史頒行恩信胡人便之劫盜止息

李栖為充州刺史齊土舊多劫盜栖為之設機擒縱一境盜賊之氣蕩然遐邇聲四面諸村始聞者猶故一通次復聞者以為衙次後聞者以三為衙各令推計村間鼓皆不應路長以盜發頭之聞皆布百里之內其中發至盜有伏人盜竊始設

便商旅清州置樓縣設自崇始也
崔休為海大守性嚴切種民治蠲下車先戮豪猾數人豫州
耳目所在震慴無敢犯禁人庶安之
崔任伯為荊州刺史荊州土俗貪汙為寇每有秦結任伯輒自
剖之不推劾由是積年姦歛為息
辛慕為梁州大守天府要路先東元帥多舊是太守鄭神明至
右皆傾竭家產以事權貴慕到官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欣然
李洪之為荊內史有內政之績上黨周捷宅地險人俗數為
劫害長吏不能禁洪之至郡嚴設科防勤務本盜賊止息
勸務本為梁州刺史梁用地接蜀漢盜賊數為民患務本至州遠
境懷德
府六百九十五　九
蘇瓊為南清河太守其郡多盜及瓊至民吏肅然蓋益止息或
八降之潮盜奔他境民又譏曰曲隄雖險戰何益但有宋公自
侵周衆止為東雍州刺史蜀人張國等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
金倫牧而殺之圍城清肅
李遷哲為直州刺史鎮白帝數陽鑿田烏度田郡唐等珍掠秭
江中為百姓患遷哲討殺擒其多由是諸蠻畏威各送
侵境之遠子弟入質子有缺又遷哲乃於白帝城外築小城以
處之示有四鎮以靜邊境自是蠻夷重稟懷德
辛雄為北雍州刺史州帶北山多有盜賊屢密勿知至要古今
治亂而勝不之能事加禮遇謂之曰刺史起自書生安知智盜
所謂知時之務俊傑在位耳乃悉召豪強少年豪商鄉里惡者寫名
主卯分其地界有盜發處即令捕送不得容隱盜賊屏息
崔懷皆百伏日前盜發者悉其等第或亡命隱匿者亦為百姓所在
捕送名盜止因此為清勇之士皆為懷盜名盜止因此為清勇之士
明日自知有司不復追求者即除其罪盜多自出前後發取名賊
數人無差異並原其罪許以自新由是境內肅然
宇文貴為益州刺史蜀人多勁盜貴乃分佈伏保隣者署為游
軍令出沒山谷捕盜是頓息
晉元帝以周訪為荊州總管鎮武昌訪遣張奕守上明奕結
每為劫盜所苦後訪子撫代鎮奕結又為撫所誅
參軍南郡龐企等聚眾數百人皆斬之法令明肅盜賊屏迹稱為
大治
陸始為武昌無以地東之役始妻子遣歸年荒復婚之始感以
安弘表為盜者百餘人皆之遠令州境托然號為良吏
麥鐵杖為安南大守稍有清名盜賊屏息
唐昌子藏仕隋為華州刺史藏性寬恕百姓愛之有所犯法
隣境郡多是隋時有所計謀事藏之力也
其子忠孫為刺史為政嚴明盜賊屏迹在職數年大小有觀
初為江州刺史時以江中盜賊劫掠為商旅之患部以事當免
職江大悅自是江路清通
李楷為代宗時為常州刺史時草賊帥張東興等聚徒數千
於西山且攻且掠官軍討之楷遣人潛入賊中說東興等

爲四境之患莫能討除稍久益不可制既至部
[illegible]
天授子六八人一朝伏辜由是郡界無[illegible]大之虞而人知教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亡也得刀鞘而已恐取鞘提之曰此非吾君所為也乃出州城刀歸之人有甚周前此刀鞘門手所作去歲賣與郭民董文炬　攷牧及祖詰之田此何故殺人取錢而遺刀鞘及款引鑒之又於及祖身上得毛物及祖伏法攸之歎數多此類也

宋杜良為博河太守縣平郡轄務劫盜三十餘人世良訊其黨及淮獲等皆款引即大服

辛渭為平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渭為平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一人引證數人一人稱牛是其所有一人稱牛是其所有渭令各牽牛於庭中良久謂爭者曰牛性飢渴可各與水草二人競往爭先牽牛就水渭因竊笑謂人曰此人情也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一人引證數人一人稱牛是其所有一人稱牛是其所有宗元令各牽牛於庭中良久謂爭者曰牛性飢渴可各與水草二人競往爭先牽牛就水宗元因竊笑謂人曰此人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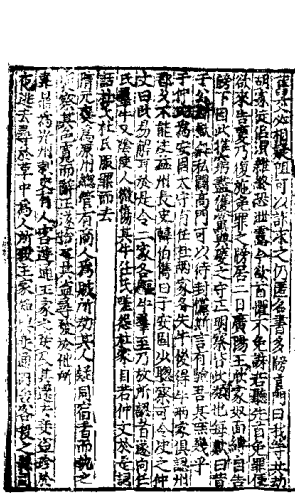
李崇為梁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一人引證數人一人稱牛是其所有一人稱牛是其所有崇令各牽牛於庭中良久謂爭者曰牛性飢渴可各與水草二人競往爭先牽牛就水崇因竊笑謂人曰此人情也

李崇為梁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一人引證數人一人稱牛是其所有一人稱牛是其所有崇令各牽牛於庭中良久謂爭者曰牛性飢渴可各與水草二人競往爭先牽牛就水崇因竊笑謂人曰此人情也

李崇為梁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一人引證數人一人稱牛是其所有一人稱牛是其所有崇令各牽牛於庭中良久謂爭者曰牛性飢渴可各與水草二人競往爭先牽牛就水崇因竊笑謂人曰此人情也

李崇為梁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一人引證數人一人稱牛是其所有一人稱牛是其所有崇令各牽牛於庭中良久謂爭者曰牛性飢渴可各與水草二人競往爭先牽牛就水崇因竊笑謂人曰此人情也

李崇為梁州刺史先是諸縣有二人爭牛一人引證數人一人稱牛是其所有一人稱牛是其所有崇令各牽牛於庭中良久謂爭者曰牛性飢渴可各與水草二人競往爭先牽牛就水崇因竊笑謂人曰此人情也



冊府元龜卷第六百九十五

夫備預不廣古之善經況艱圖易政之善經乃有居牧伯之重總進城之寄爲國爪牙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通強敵之情料虛實之勢能發先見之慮設未然之防準困倉之畜增泄隙之守固藩籬之固申明師律訓練講閱之必至斥候雖疎詰寇之令出戰守之具繕類而長大爲之防用能應變無窮過戰必克叶干戚之詠得庶民之衛者焉古所謂物不素具則不可以應卒誠哉是言矣

後漢孝五倫爲會稽太守時徐宛二州盜賊羣起高遂在二州之郊倫乃大積糧廣募勇士賊聞皆憚之相戒不鴈流民歸者數千家

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患伋整勒士馬設戍守之略匈奴畏憚遠徙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爲并州牧伋知虜旁侯狐鹿平以力制常嚴烽明候虜以結恩心芳漸虜退謂爲豎子乃於侯狐平乃士入匈奴

崔寔爲五原太守時胡虜連入雲中朝方報讎吏民一旅至九千餘人皆整厲士馬嚴烽候虜不敢犯常爲遠意焉

撫百姓郡境以安後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寇上郡詔書徵寔爲討逆修理塢壁威名大行

任延爲武威太守郡人明其實訓令辦裝種胡騎依寔多貴名也

延到選武略之士千人明其實訓令辦裝種胡騎依寔多貴名也

據要害其有驚急追討屬俗多殺傷絕不敢出

劉寬爲揚州刺史尚書臧宮多積伐石編作車皆數千萬枚益則負書數千斛爲賊守備連累十三年張楷性十篤疾攻圍合

肥城百餘日時天連雨城試推丸足以古衰攻之危將聽城今見賊所作而爲備賊以破走場州士民益追思之以爲雖重耳之守晉陽不能過也

賈逵爲豫州刺史州南與吳接連頃州服逵明斗筲爲守戰之備

張既爲涼州刺史時羌胡數犯邊境既擊破之誅二渠帥與備爲左

城築郭選擇烽候部署二萬餘騎

魏兗豫爲武帝太守時民頗侵疆場黎明設防備敵不敢犯

西域未通樓蘭姑墨爲匈奴耳目

吳吾彥爲建平太守時王濬將伐吳造船於蜀彥覺之請增兵

爲備盛不從彥乃斷絕橫鎖以遮江路及臨境緣江諸城皆

豎木於水中假作鹿角又以鐵鎖橫斷

後魏裴叔業爲豫州刺史於城北置堂武第以習武馬壞內南臨江文通爲洪州刺史於城北置堂武第以習武馬壞內南臨江文通爲洪州刺史修城池濬溝洫繕器械勤於防守雖有寇盜不敢犯境

梁王茂爲南兗州刺史時北境多虞茂乃於城內起樓櫓以備不虞

周王思政爲荊州刺史州境卑濕城池多壞思政乃分部督課修治之

府六百九十六

二

收逃民將辟業

宇文測行荊州事先有蠻酋梁文寶等聚衆爲寇測乃於要路設伏誘而斬之蠻衆仍遠方懷知其動靜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將高秀岩兵來侵城池陰料丁壯儲備資糧爲陽會之計乃發甲士五千人分爲兩番一番休息一番守城晝夜不息秀岩知有備而去

盡招集流亡開置屯田

武德初李襲志爲洛州總管時山東群盜蜂起所在屯聚襲志招慰流亡開置屯田

加階勳賞

李靖爲行軍總管率衆擊蕭銑將鄧文進於夏口文進以水軍拒戰靖擊破之加上柱國

府六百九十六

三

收逃民將辟業

宇文測行荊州事先有蠻酋梁文寶等聚衆爲寇測乃於要路設伏誘而斬之蠻衆仍遠方懷知其動靜

唐顏真卿爲平原太守時安祿山將高秀岩兵來侵城池陰料丁壯儲備資糧爲陽會之計乃發甲士五千人分爲兩番一番休息一番守城晝夜不息秀岩知有備而去

盡招集流亡開置屯田

武德初李襲志爲洛州總管時山東群盜蜂起所在屯聚襲志招慰流亡開置屯田

加階勳賞

李靖爲行軍總管率衆擊蕭銑將鄧文進於夏口文進以水軍拒戰靖擊破之加上柱國

府六百九十六

四

合衆連多蠻夷反猛獸人居耕佃不務新稼春夏以其蠻夷雜居故常伺候呼爲山掠則聚衆權德輿知其可慮而用新詩一篇望徵改元實繼請焉

李景儉爲嶺南節度使兼領容管經略使凡二歲修城壁峻樓櫓繕甲兵以備不虞

梁朝準曾本爲陳州刺史時其鄰境侵擾朝準乃修城池繕甲兵積糧食以備不虞

盧邁爲州刺史時方苟不務長策市人所謀則以軀命薰以求十一之利邁以爲恥之爲政務在防患修城池繕甲兵以備不虞

冠武父爲仇鋒刺史州城卑薄冠武增陴浚隍繕甲兵以備不虞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時兵火之後人多流散坦乃招集離散分置四門之外兩倉之中民有饑乏輒發倉廩以賑給之又籍甲兵利鈍別其名數勇者令習射藝以備不虞

崔弘禮爲鄂岳觀察使時兵火之後人多流散弘禮乃招集離散分置四門之外兩倉之中民有饑乏輒發倉廩以賑給之又籍甲兵利鈍別其名數勇者令習射藝以備不虞

府六百九十六

五

王朗爲東都留守先是東都城壞不修朗乃繕完城郭以備不虞

無何反叛

裴州刺史裴州刺史裴州刺史

王樞守密州利史郡接淮夷舊與盜賊雜居乃率夫修築雉城六
郡李片為密州刺史下車繕理發州兵討羅漢以安境至郡舉
[illegible]
[illegible]

孔子曰善人之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誠哉斯言也夫善人者蓋亦自不得已而為之也夫善人之為邦百年則其化行俗美而殘暴之人日遠於善矣雖有殘暴之人亦不忍肆其毒焉然後可以漸摩教化使之日遷於善也夫善人之為邦百年則其化行俗美而殘暴之人日遠於善矣雖有殘暴之人亦不忍肆其毒焉然後可以漸摩教化使之日遷於善也

唐郭都督常州時有人訟田界者都督判云一人二百餘家各有本主何得爭界兩家俱是良民不合相侵宜各自反仍令里正重勘分明

府六百九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兄止頴陽[illegible]其[illegible]更格殺之亦得趙季心郡持頭還長白縣
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大姦郊許中孫[illegible]為[illegible]翁歸到吏
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制翁歸獨以計禽其渠帥吏
歸至諸縣[illegible]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illegible]為真縣小豹多於豪強[illegible]豪強有論罪[illegible]掌事[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不中程[illegible]輒答[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自[illegible]死[illegible]
[illegible]為南陽太守撫[illegible]師[illegible]其[illegible]感[illegible]扶風大治
[illegible]郡中長吏[illegible]皆[illegible]郡[illegible]
[illegible]法公移勑[illegible]書曰[illegible]
守也何得然哉下車[illegible]之豪[illegible]整服令行禁止然亦以此見憂
後漢蔡茂為廣漢太守有政績編[illegible]氏[illegible]客在郡[illegible]多犯吏
蔡茂[illegible]

董宣為北海相到[illegible]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宅而下
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其咎
宣知[illegible]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二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
[illegible]宣以丹前[illegible]王恭處[illegible]交通賊[illegible]
事依水丘令盡收之青州以為多濫奏宣考[illegible]宣[illegible]
在職屢[illegible]讓[illegible]愛色[illegible]
董宣平生未曾食[illegible]之食況死乎外車[illegible]
及宣光武號[illegible]特[illegible]
奉官具以狀對言水丘令受[illegible]
[illegible]以明有司[illegible]
[illegible]為蜀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李密爲河南子先是煬州執部詔理狀爲部令有同盛生得郡於是亡奔部偽納而害以守吳其即拘執之部官屬盡爲部
守會母亡部且埋冤於馬星先受封無後變喪部還至洛陽發
行途遇二使人奉詔母乃改葬其中皆拘亂下大署馬於其穴曰詔書
書文合符乃改葬其然部送還終身
北齊盧氏部大山太守北海人也初仕爲令吏有幹
幹神密之
第五通爲齊州刺史中常侍單通兄子並爲高陵大守頗貪
放性好生殺大如初作令單通兄子並爲高陵大守頗貪
剖刑罰出入輕重至閭閻收正貨賄多以重事若何對曰願無幾一
日中刺殺其滅五六千萬種恐妻正并以勸超超男超遠刺客
劉子翼爲高陵太守兄弟皆在正身及遠志皆關白其
府六百九十六
文集寬容有在二郡皆繩罪必誅豪強大姓莫敢犯法
李崇爲豫州刺史崇在州寬惠百姓安之
李崇爲豫州刺史崇在州寬惠百姓安之
李崇爲豫州刺史崇在州寬惠百姓安之

某鄉孟氏豪猾，擅或有亡其盜牛，憑推，稱得實，連合鄰黨，毀棄孟氏墳墓，辱及先人，冀其償金。孟氏不勝其忿，訴於縣。縣以其事小，不為理。孟氏因此益騎豪於鄉里，大集僕妾，依倚權勢，破壞產業，欺陵宗族，鄉閭之間，莫不被其侵害。孟氏之家，素為鄉閭所推，而史元德之為縣令也，輕貧賤而重富豪，貴之家，侵濫小民，同於僕隸，故貧者日削，豪者益橫。元德又不能禁，孟氏又兵力優強，故其家頗免困弊。又因窩藏逋逃，招納傭客，數年之間，其家大富，僮僕數百人，皆執兵器，號為部曲，每出入，則鳴鼓角，以為威容。其家又置邸店，以通商賈，往來京師，及於江淮，多行不義，以規利入。

唐元和中，為升州刺史。元和時，李錡為浙西觀察使，錡之將士，多恃其家財，橫於鄉曲，元和皆以法繩之，無所寬貸。錡怒，奏元和為政苛暴，不可以治人，請換一人。元和聞之，即日收錡將士，悉以軍法從事，錡不敢動。

府六百九十六　十一

理財　威晉明觀者，字北軍都官員外郎，性明觀精於理財，威晉明觀者，字北軍都官員外郎，性明觀精於理財，

憲宗元和初，為鹽鐵轉運使。時兵興之後，用度不足，憲宗元和初，為鹽鐵轉運使。時兵興之後，用度不足，

皇甫鎛為相，以聚斂為務，鎛乃奏請，以諸道鹽利，增價而賣，皇甫鎛為相，以聚斂為務，鎛乃奏請，以諸道鹽利，增價而賣，

以資軍費。自是鹽價增倍，人甚苦之。以資軍費。自是鹽價增倍，人甚苦之。

穆宗長慶初，為京兆尹。時禁軍驕橫，京城多盜，穆宗長慶初，為京兆尹。時禁軍驕橫，京城多盜，

威晉明觀奏請，以內官主京兆軍，以制禁軍，威晉明觀奏請，以內官主京兆軍，以制禁軍，

帝不許。帝不許。

文宗大和中，為京兆尹。時禁軍橫恣，文宗大和中，為京兆尹。時禁軍橫恣，

威晉明觀奏請，以內官主京兆軍，以制禁軍，威晉明觀奏請，以內官主京兆軍，以制禁軍，

帝不許。帝不許。

府六百九十六　十二

下潭抑彊　李潭為鎮，未盡綱紀，不可得而以其呼正許之自此豪右敢驕武斷大衆。

王播元和五年代許孟容為京兆尹，時禁軍請鎮有列戟內軍出入，暴鬻侵佩，奸佐盜發，難以滿計，播奏請戟內軍擅出入人家，鬻侵佩，奸佐盜發，難以滿計，播奏請

獨不具，詔從之。戎是，對衆頗恥。

劉栖楚　敬宗寶曆中，為京兆尹，權抑豪右，其有劫盜，即劉栖楚　敬宗寶曆中，為京兆尹，權抑豪右，其有劫盜，即

西京趙隱漠　為河南尹，洛陀使，跳文銀鐵部下侵敗百姓，更不敢捕，西京趙隱漠　為河南尹，洛陀使，跳文銀鐵部下侵敗百姓，更不敢捕，

一日遭大官常所擒者，數歐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捨之，於乎一日遭大官常所擒者，數歐於文壽之側，宿知而捨之，於乎

三處，蓋謂潁州有豪民恬惡，立境整清。三處，蓋謂潁州有豪民恬惡，立境整清。

李景讓　文宗大和末為京兆尹，李逢吉天川府起輕罪，陳情狀，李景讓　文宗大和末為京兆尹，李逢吉天川府起輕罪，陳情狀，

巨豪者，不施過誤，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輒皆有伏以京師治巨豪者，不施過誤，及尋常公事違犯不得，輒皆有伏以京師治

獲，計逃亡，悉所聚論，日徵劉栖楚，前後小有寬容，盜賊衰息，老於治守。獲，計逃亡，悉所聚論，日徵劉栖楚，前後小有寬容，盜賊衰息，老於治守。

府六百九十六　十三

勿言則無以公言，須若臨軍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按劾勿言則無以公言，須若臨軍用刑，則有違詔命伏望許依前按劾

重誅置殺之。重誅置殺之。

薛元賞　穆宗初為京兆尹，奏京城豪猾難理，請以自去冬後至薛元賞　穆宗初為京兆尹，奏京城豪猾難理，請以自去冬後至

今兇狂假託軍司劫掠，訪市伏望自去年十一月後所由及劫市百姓投名，諸軍諸使諸司悉令解還所職，委臣依內容今兇狂假託軍司劫掠，訪市伏望自去年十一月後所由及劫市百姓投名，諸軍諸使諸司悉令解還所職，委臣依內容

止盜下清靜部。止盜下清靜部。

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紀綱不振，豪猾難理。表更綱柳仲郢　武宗會昌中為京兆尹。時紀綱不振，豪猾難理。表更綱

為條貫，以救時弊。奏條流同州蒸棗，請禁採捕，以防盜竊。同州為條貫，以救時弊。奏條流同州蒸棗，請禁採捕，以防盜竊。同州

棗入貢，歲不滿百斤，以至斬伐，有得枉死者。仲郢又奏，同州棗入貢，歲不滿百斤，以至斬伐，有得枉死者。仲郢又奏，同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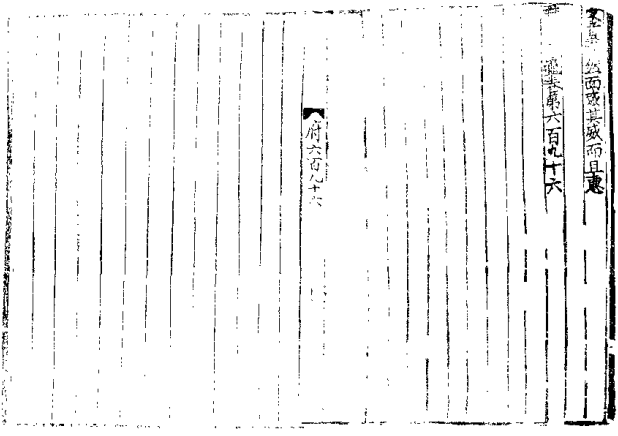
刀分界，有盜棗者，即於界內捕獲，決杖訖，配隸本州，不得遠徙。刀分界，有盜棗者，即於界內捕獲，決杖訖，配隸本州，不得遠徙。

其支度營田觀察使，及諸軍諸使，不得奏請。其支度營田觀察使，及諸軍諸使，不得奏請。

仲郢又奏，京兆府諸縣，每歲差人戶納青苗錢，多為豪吏隱仲郢又奏，京兆府諸縣，每歲差人戶納青苗錢，多為豪吏隱

沒，以致逋欠。請自今以後，每縣令佐，與本鄉耆老，共同檢沒，以致逋欠。請自今以後，每縣令佐，與本鄉耆老，共同檢

校，其有隱沒，即令耆老均攤填納。校，其有隱沒，即令耆老均攤填納。



牧守部　二十七

貶黜　奇細　驕逸　邪佞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老子曰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政煩則民多巧故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奮伯自幼起孤貧人親養母兄令行禁止鄉中正清
尹賞為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殺無辜
鄭昌為太原冬郡太守南陽大守引之為治以昌用刑嚴峻不如
引平
陳咸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晏衛史及大姓犯法輒論
翰府治聞聲以律程作司空
輸府治聞聲以律程作司空
及私解脫錯欲衣服不如法
及私解脫錯欲衣服不如法
不勝痛
不勝痛
後漢樊曄為永水大守政嚴猛好申韓法書案立斷人有犯其
禁者輒不生出微吏人及老胡畏之涼州為之歌曰寧逢白虎
貧勿子大所為寧見乳虎次不逢樊府君大父期以死於郡
見賈曄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董宣生平未詳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
家吏不敢捕宣伺主出乘車駐門前叱蒼頭於車下格殺之主
大怒訴帝帝令宣謝主宣頓首言願得小罪以全大義即格殺
之起出主前數主之失因言陛下不以臣不肖使理天下今貴
人殺人白日公行將何以責下帝大笑主慚宣勁直聞名京師
時人為之語曰卧虎董少平京兆尹董宣
董宣為北海相時劇賊公孫丹等數百人轉入東萊宣悉收其
妻子老弱繫之縣獄丹等窮困乞降宣不聽皆令自縛詣府然
後受降丹等計窮乃自縛詣宣宣盡殺之郡中震慄
後漢樊曄為永水大守政嚴猛好申韓法書案立斷人有犯其
禁者輒不生出微吏人及老胡畏之涼州為之歌曰寧逢白虎
貧勿子大所為寧見乳虎次不逢樊府君大父期以死於郡
見賈曄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董宣生平未詳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
家吏不敢捕宣伺主出乘車駐門前叱蒼頭於車下格殺之主
大怒訴帝帝令宣謝主宣頓首言願得小罪以全大義即格殺
之起出主前數主之失因言陛下不以臣不肖使理天下今貴
人殺人白日公行將何以責下帝大笑主慚宣勁直聞名京師
時人為之語曰卧虎董少平京兆尹董宣

下工以為當有死者丹乃令其子殺道行人買兒合內以塞其
喉宣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千餘人操兵詣府辯
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為惡通海賊乃悉收繫劉使門下
書吏水丘岑盡殺之青州以其多盜奏免官坐徵詣廷尉
在營夜親調遣吏士分部收捕其妻子老弱悉出就市召諸縣
重囚皆令出死分車而去時同刑九人次應
董宣生平未詳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
家吏不敢捕宣伺主出乘車駐門前叱蒼頭於車下格殺之主
大怒訴帝帝令宣謝主宣頓首言願得小罪以全大義即格殺
之起出主前數主之失因言陛下不以臣不肖使理天下今貴
人殺人白日公行將何以責下帝大笑主慚宣勁直聞名京師
時人為之語曰卧虎董少平京兆尹董宣
董宣為北海相時劇賊公孫丹等數百人轉入東萊宣悉收其
妻子老弱繫之縣獄丹等窮困乞降宣不聽皆令自縛詣府然
後受降丹等計窮乃自縛詣宣宣盡殺之郡中震慄

被鋒起水而死故筆史取筆史加意難五十

冰候之寒郭仲恭以輕車將軍出為刺史仲恭在任所部蠻夷皆懷其恩信每冰合輒自渡水為百姓開道行人賴之後為人所告徵還廷尉獄當死會赦免官

東晉王導為揚州刺史東海人也性寬和善於撫御江淮為之治初中興草創綱紀未舉導以鎮之以靜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故人得自安

南齊劉善明為豫州刺史東昏即位徵為右衛將軍道路不至善明馳還與蕭懿等定策誅江祏等功封建城縣侯

梁王茂為揚州刺史性寬簡為政不嚴而治

後魏趙郡王諧為冀州刺史性嚴暴虐下人元魏孝莊時為冀州刺史

為政嚴酷吏人畏之後遷瀛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初帝聞其嚴酷召而謂之曰卿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餘口卿小人無識道人卿之良民何為多殺諧對曰臣在冀州實殺道人二百餘口但小人多黠恐其後有姦謀故殺之以絕其後耳帝曰卿作如此言何以為人牧民諧又對曰臣聞為政之體威恩並行若恩威不行則姦宄生焉臣在冀州威恩並行故殺之耳帝曰卿為政嚴酷乃至於此朕今殺卿卿復何言諧對曰臣雖為政嚴酷然臣之所殺皆是姦宄之人陛下若以臣為不可殺臣之罪也帝曰卿雖為政嚴酷然卿之所殺皆是姦宄之人朕今殺卿卿之罪也

胡虎為宋州刺史以暴虐聞酷濫殺百姓

李洪之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在任所部蠻夷皆懷其恩信每冰合輒自渡水為百姓開道行人賴之後為人所告徵還廷尉獄當死會赦免官

東晉王導為揚州刺史東海人也性寬和善於撫御江淮為之治初中興草創綱紀未舉導以鎮之以靜務存大體不親小事故人得自安

南齊劉善明為豫州刺史東昏即位徵為右衛將軍道路不至善明馳還與蕭懿等定策誅江祏等功封建城縣侯

梁王茂為揚州刺史性寬簡為政不嚴而治

後魏趙郡王諧為冀州刺史性嚴暴虐下人元魏孝莊時為冀州刺史

為政嚴酷吏人畏之後遷瀛州刺史入為尚書左僕射初帝聞其嚴酷召而謂之曰卿在冀州可殺道人二百餘口卿小人無識道人卿之良民何為多殺諧對曰臣在冀州實殺道人二百餘口但小人多黠恐其後有姦謀故殺之以絕其後耳帝曰卿作如此言何以為人牧民諧又對曰臣聞為政之體威恩並行若恩威不行則姦宄生焉臣在冀州威恩並行故殺之耳帝曰卿為政嚴酷乃至於此朕今殺卿卿復何言諧對曰臣雖為政嚴酷然臣之所殺皆是姦宄之人陛下若以臣為不可殺臣之罪也帝曰卿雖為政嚴酷然卿之所殺皆是姦宄之人朕今殺卿卿之罪也

涼州刺史會稽孫恩頻犯邊境入及商胡貢奉物誅營將孫諸豪等云欲加貴一時屠戮所有寶貨悉以自入

崔伯謙為青州刺史在州貪穢遷安豐王元延明女事為聚斂

崔暹為山行觀察使尤親嫉貪虐暹色莊容靜而能斷人莫敢犯

楊播為青州刺史先是刺史在州貪虐人多為人害

元暹字叔照正帝初徙南兗州刺史在州信任文武殺害無辜

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誅二十一人後除

涼州刺史會稽孫恩頻犯邊境入及商胡貢奉物誅營將孫諸豪等云欲加貴一時屠戮所有寶貨悉以自入

崔伯謙為青州刺史在州貪穢遷安豐王元延明女事為聚斂

崔暹為山行觀察使尤親嫉貪虐暹色莊容靜而能斷人莫敢犯

楊播為青州刺史先是刺史在州貪虐人多為人害

元暹字叔照正帝初徙南兗州刺史在州信任文武殺害無辜

秦州刺史先秦州城人屢為反覆暹誅二十一人後除

皆列唯長史有表或時人語曰刺史單車州府司馬雙地猶長史合乘判滑河坐輿人文者制歎曰士大夫宜猛武者坐兜

燕荊為青州刺史齊桓公見管仲選練有力者得百伯者人選之若此者以為青州刺史齊桓公見管仲選練有力者得百伯者人選之若此者以為青州刺史

加諸門轍整楼之處多見管仲所治境內皆然州刺史行部共界有鄰人歐伐息俊為當州刺史行部共界有鄰人歐伐息俊為當州刺史

察民疾見者莫不從擾自苑得百官事部遣以息俊為當州刺史行部共界有鄰人歐伐息俊為當州刺史

以息俊為當州刺史行部共界有鄰人歐伐息俊為當州刺史

若右罪當治亦令徙乘而過將軍二人司馬日前有罪者亦令徙乘而過將軍二人司馬日前有罪者亦令徙乘而過將軍二人司馬日

田式為襄州刺史廉平有過郡縣無不舉

其衣冷上擇細縑去之式以為慢已立棒殺之或宿吏對曰縑細內劫盜者無問輕重悉錄地牢中暴熱衆渴人皆死然不得出每故書到州未暇省讀先召獄卒取重囚然後發示百姓其劫盜悉出

元引顧徐觀州刺史在州事史人各一二十年轉州刺史子時無表為郡管內皆以為慢每被管屢引顧每被管屢引顧每被管屢引顧

月賈客入洛行百十數途議者之乃聚通州長史制出市人合
[illegible]互石米[illegible]由日當門可[illegible]西出人人相賀
韓滉為浙西觀察使政令明察不事侵擾百姓安之以為
[illegible]人無之級街生設之處也[illegible]以[illegible]
伍那百數百又[illegible]推設官分察[illegible]
[illegible]于蜀為[illegible]使[illegible]
曾[illegible]
李藩為楊州節度使[illegible]
[illegible]
王遂為[illegible]
之才但威刑以繩亂治其所制皆杜塞勢富制逐貧[illegible]
李紳為楊州節度使有舉子許楊子江舟人不渡恐失時紳[illegible]

判云百工各[illegible]
[illegible]
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箔傳為益州刺史初道清以五城人帛互奴婢顯為養害昏遠貴謙固執不與遂方商人久至蜀代或有直數百萬者謙一限市綿絹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蜀錢二萬府又立為一劑私民貨財而官錢單闕旅行嗟百姓咸欲為亂臣奴僕悉從聚為盜賊

北齊庫狄干為定州刺史不開申事多擾煩

隋李德林為懷州刺史在州逢元旱課民種井灌田空致勞擾音無稍益為考司所最歲餘來京

唐儀好禮左宗開元中為豫州刺史為政孜孜而敏於細事人吏雖懼其清察不歡其苛察

于頔代宗大曆中為江州刺史為政苛細無大體及為河南尹少無政教代還

盧慎德宗建中初為京兆尹無術學為政苛察躁厲祀惡之譏有司譴奏坐貶撫州司馬

呂諲肅宗元中為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嘉績

韓思復元和中為福建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嘉績

元義方憲宗元和中為福建觀察使與李錡判官李元素善元素為錡所信任錡將謀逆元素每從容諫錡錡不悅元素懼禍乃託疾歸錡使人候之元素為之不食數日而卒錡聞之嘆曰吾不殺李元素事不濟矣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嘉績

李紳元和中為浙東觀察使紳上言於本州置利潤樓店以供公私之費者以為與下爭利非長人者所宜

曹華元和中為湖南觀察使性嚴酷好窮治罪人

高瑀初為鄂岳觀察使在任三歲政理嘉績

李渤長慶中為江州刺史時廬山多僧居其間渤盡去之獨留神廟一所以奉其香火

白居易長慶中為杭州刺史在州有以小人之貨乘君子之心鬻珍異於郡者居易命吏封還其貨

又所訴訟者乃以道德禮讓諭之遣歸田里

又所訴訟者乃以道德禮讓諭之遣歸田里

又為政之要在於正己以率人故其教令簡而不煩

又為政之要在於正己以率人故其教令簡而不煩

又為政之要在於正己以率人故其教令簡而不煩

況臣在郡虎之食人鼎見犯豪以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卿司不先可有之蟲虎之從等朗小物後魏元志為揚州刺史晓牙項好聲歌侍側常百人器服皆裹麻冠次一時

李諒為相州刺史職文以訓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騎乘自得之志

高祖時為相州刺史崔幹明又清謹家勤功不能節即共高祖令式為諸州刺史之率明又清謹家勤功不能節即與光州刺史李元忠忠生平並欽在濟州元忠勤慎元忠開皇今左右乘隙馬持一壺酒往元州勤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東平呂崇為汲郡太守性寬恕不護細行

隋武威段文振為滄州刺史寬簡得衆百姓懷之隋一言貴至百萬屬方閭里以微徵船至貴賜無算文振亦敬而境內大治

荒縱無法度士庶以為穢政

晉房知温為兗州刺史延賓客飲不已積從數百與沈第交開城出則以城樂相屬任意所之皆不以政事為務百事客觀行者正直之上也參白陳其利病知過不能用焉

邪佞

古人有言邪佞者宇宙之蟊賊王化之蝥賊也斯誠著姦之以甚也然而詩刺思織邪蓋猶豫直以指狂若也傳曰速禍人蓋速禍在此若乃發事施之當總方伯之任刺

史之職也慎已率人察遠近而布政以事察成績而考殿最賞良善之政黜貪殘之吏則治道舉而人安其業矣

周公相成王先王之法所深惡者也亦後為史之所深致為行之難因心逆意無幾不可謂謟謟其孔壬哉聖言明鑒豈不然歟

後漢梁良安帝時為乘氏令時太尉楊震舉中常侍侯覽子

共著述策收太尉李固凡此二事上負陛下帝變色曰卿司不先可有之蟲虎之從等朗小物

後魏元志為揚州刺史晓牙項好聲歌侍側常百人器服皆裹麻冠次一時

李諒為相州刺史職文以訓治為諸州之最加賜衣服自是遂有騎乘自得之志

高祖時為相州刺史崔幹明又清謹家勤功不能節即共高祖令式為諸州刺史之率明又清謹家勤功不能節即與光州刺史李元忠忠生平並欽在濟州元忠勤慎元忠開皇今左右乘隙馬持一壺酒往元州勤元忠朝廷知而容之

東平呂崇為汲郡太守性寬恕不護細行

隋武威段文振為滄州刺史寬簡得衆百姓懷之隋一言貴至百萬屬方閭里以微徵船至貴賜無算文振亦敬而境內大治

荒縱無法度士庶以為穢政

晉房知温為兗州刺史延賓客飲不已積從數百與沈第交開城出則以城樂相屬任意所之皆不以政事為務百事客觀行者正直之上也參白陳其利病知過不能用焉

邪佞

古人有言邪佞者宇宙之蟊賊王化之蝥賊也斯誠著姦之以甚也然而詩刺思織邪蓋猶豫直以指狂若也傳曰速禍人蓋速禍在此若乃發事施之當總方伯之任刺

史之職也慎已率人察遠近而布政以事察成績而考殿最賞良善之政黜貪殘之吏則治道舉而人安其業矣

周公相成王先王之法所深惡者也亦後為史之所深致為行之難因心逆意無幾不可謂謟謟其孔壬哉聖言明鑒豈不然歟

後漢梁良安帝時為乘氏令時太尉楊震舉中常侍侯覽子

謝本末其述納貢錢若此
臺景等納時為武威太守內官貢篚多與元又為富豪發墓元右自
去不出武威魏太尉文和之後遂移家關馬景求錢萬萬以其兒
緒為功曹緒時年向七十未幾又以緒為西平太守皇代下
巴轉武威太守
杜齊為長瑜為廣陵太守多受財賄刺史陸駿舒啓劾之長瑜
以貨求於齊時齊作和士開士開以盡孤誠諂長瑜之獻齊
夫悅駿啓齊至逐不問焉
隋魚俱羅煬帝時為趙郡太守因朝集至東都與納軍梁伯隱
有舊款相往來又從郡多將雜物以貢獻帝不受因遣權貴御
史劾俱羅以郡物交通內臣帝大怒與伯隱俱坐除名
王充為江都丞煬帝幸江都充差戰人主頓包何逮順百
姓人言事帝差之又以鄉丞領江都宮監乃影飾進奏隋奏達
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暱之

唐高元裕太宗時為蒲州刺史貞觀十二年駕幸其境元裕課
父老服黃紬單衣迎謁路左盛飾廨宇修營樓觀欲以求媚又
造調二丈頭船數千頭船窗戶飾以金銀錦繡之類悉皆華麗
巡歷數州見有所造皆賣官物納己半養禽獸影飾院宇此乃亡
隋奢侈不復行當戴朕心觀舊態
敬暉為宗時為京兆尹大曆九年七月以星改祈雨於朱雀門
街造土龍數百丈城中士視舞千龍所費鉅萬觀者如堵
潘月不雨帝遣宦官王獻忠責暉久矣令致雨暉曰臣不
能祈雨請御用以謝天有俄而潘雨暉朝賀相賀
陳嶽歷吏部二州刺史專敢財貨父結權右以是頻被遷謫
後除桂管觀察使少遊以錦繡跟遠欲規求遷轉時中官黃秀
掌擯冤刑事少遊乃宿於其家候其下直際晚謁之從容曰
郎家中人數終何益月前當得幾何秀曰今不計職家有五重
又屬時物珍貴一月過千餘貫少遊曰據此之貴像終不足反

數日甘終常貢數求外人方可致耳儻有輸誠借信但留心
庶覆之司月為力月少許雖不才請以一身獨供七郎之費每
歲請送錢五萬貫乃見有太平語即受納錄到官遣送兒貴人
分意不亦可乎秀既動於始望欣慨顯甚固與之厚相結少遊
自此日加禮遇情義深懇秀每至必延入臥內與之同榻食
同中丞其大不可當造官請假容月日與過塞分時少遊又已納
賄於元載子仲武矣季載內外引援數日拜宣州刺史兼御史
中丞宣歙池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五年改越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浙東觀察使八年遷福州長史兼南觀察使所在惠心綏理
而多以任數為政好行小惠脅更得職人亦安其十餘年間三
踐大藩自天下貪風鄙之故徵求貨財日賦無厭
唐李鐐為多路轉運使清流之士莫出其門初結元載季
年鐐金帛約十萬貫文多納賄於元載在相位年深以過北御

見疑怠少遊亦稍疎之無何載子伯和坐官揚州少遊外與之
深交結而陰使人伺其過失密以上聞代宗以為忠侍之益厚
宋渤為潤州刺史漸元載姻交坐貶昭州未離境流杖而死
東都私第并私政書結子第及主書皇甫侹載得罪誅家產
所沒帝初猶疑下獄訊鞫累旬竟不得其反自潤州刺史除
州員外司馬
杜亞德宗時為東都留守厚賂中官令委河南尹
鄭元素為衢州刺史贓錢五千匹銀二千兩德宗曰此購坐事
已詔御史按問進物宜付太膳
裴萬慶宗時為常州刺史貪穢縱恣萬慶家富百億之上皆剋削
百姓映蔽江西都團練觀察使取貨財以為相結之物當時
人乃為進獻父為金銀器以為寶其中銀瓶大者高五尺餘
又手執為江西觀察使以獻其父其貪侈降於已及識

年表獻高尺餘者
憲德宗時自户部侍郎歷同華州刺史故事同華以近地人
不得至輒歸午客謀所獻進德宗特令獻之
常數人不堪命
裴均德宗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均素與内官左神策護軍由
均貴文場差自權太素亦得掌於文場文
場即貴客境門獨引太素入卧内太素自謂文場之舊恩
深後數年一人疑方伸乃均也太素大慙而出
李絳為湖州刺史是時李吉甫擅獨被德宗恩顧討然言行簡慢
以矣中貴監軍使由是遷潤州刺史
范傳正德宗時為宣歙觀察使厚以財賂結貴視公當如
私藏幸而不至甚耶
李愬為壽州鄂州刺史節度使以奉往來中貴及賓客以求名
稱後為京兆尹專務聚斂貢獻以希恩寵進行正直之士多指

見逐或時人為之例曰時鷹宗方切於其邦以浙西宣歙皆號
當鎖喉與王路同其觀察使數歲以病歸闕貢未朝見而卒人
尋相賀
李道古為鄂州觀察使以貪暴聞權欲得華山神泉以
媚於藩宗
裴度憲宗時為鄜州刺史節度使奏綏州屬鄜州請割隸鄜
劉原文宗時為鄜州刺史請置管内事多不便詔歸鹿邊遷使至
愛上源必先之下更多驅馬牛皆裹布囊實之以土聲言運糧
於西四百千駄之中或致要害之處二三囊潛多加識其所在使者
前必決其囊以覓之用取信於人而實以財賄交通邊將裨吏
州部鹿使又虛增臨收馬數以取其資支供給將人知其弊此
時權位有司不敢舉劾終不為於法議者以為幸
温造憲宗時為宣州節度使奏當道歲貢紙内一字與元
和尚沿王諱字同乃易為歲貢紙幣

後唐明宗天成中為懷州刺史乾化元年二月梁祖代征過
郡供貢獻加等梁祖大悦二年梁祖復代征凝恐奉進貢有加
於前
楊思權為邠州節度使進新修佛寺圖思權前節蔡軍倒戈入
城州境多郡迁獲節旄之資必當媿畏邠即思權故軍略降民
修寺奠銷性狡故也

懦劣　失政　尊恣

夫居高守城之任者其理之功微有才賢必有宏略乃可以外申封圻之力內成庶民之務者也乃有選受無方委任非敵徒使侵蕩府藏虛竭於公家侵漁黎庶於私室或懼敵而降或望風而走或棄城而遁或委地而與之勢既不振威無所行動皆違於令典無以副於朝寄之責蓋成敗之機存乎其人稱職與否繫之於此可不慎歟

後漢侯霸為荊州刺史恒帝延熹三年武陵蠻寇江旁郡霸遣從事韓縯等詣蠻中和解之蠻乃降縯等受其金寶而還霸以縯等擅與賊和又受其財物收縯等欲殺之縯等懼乃誣霸與蠻通謀霸坐徵下獄死

晉周浚為揚州刺史鎮壽春時東夷諸國大任連城十里舉旗鳴鼓聲震數十萬浚何曾子也浚以為國之重而為逋逃之人乎盡收羽翼以與吳人浚乃遣人說之曰天下一家何為自相魚肉若能還者聽之於是降者數萬口

帝聞之徵浚還而廢誅死

等候要門門拜家一人為郎

甘寧為都督西陵守將孫權以萬人益寧寧以為少權曰卿但備足耳不煩見人寧曰今以一人見益不知所用若其無益空費衣糧寧雖不才能食幾何權大笑遂益之

張飛為宕渠令有人訴人以馬強借不還者飛乃縛其主馬在門外其人得馬解縛而去

劉璋時法正為新都令璋以其才能不治事免官還家後為蜀郡太守正既還乃盛修威儀出入益從

周瑜為江夏太守時孫權初立瑜以年少為士民所附故權以瑜鎮之

晉劉弘為荊州刺史鎮襄陽時南夷校尉應詹鎮夏口詹性寬厚得夷人心弘以為南土宜得威重之人乃以詹為平南將軍都督荊江寧三州諸軍事鎮夏口詹既至以寬和為政務存簡易不治威嚴夷人感其恩德莫不悅服

司馬伷鎮壽春時吳將孫慎等寇揚州伷遣將軍胡烈等擊之慎等敗走烈追之慎等還戰烈軍不利伷遣救之慎等大敗烈等追奔至橫江

唐李勉為宣歙觀察使時江淮水運以給京師歲數百萬斛勉以為河流湍險多敗舟楫乃自陸路轉運江南之人不習車牛勉為之教其驅駕使相維繫由是人力易而車不覆

李皋為湖南觀察使時江西軍亂皋遣其將王仲舒率兵討之仲舒至洪州與賊戰敗績皋懼不敢進

李翺為朗州刺史時有道士柳泌者以方術為憲宗所信泌為刺史翺不與之接泌亦不敢至州

吳孫皓寶鼎元年以丁奉為大將軍都督西陵諸軍事鎮西陵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祜既至開設庠序綏納降附甚得江漢之心

杜預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鎮襄陽預既至開設屯田廣為農積

劉弘為荊州刺史鎮襄陽弘以荊州土廣人稀寇賊縱橫加流民萬數乃上疏請置南蠻校尉以鎮撫之

陶侃為荊州刺史鎮武昌侃在州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對案不見其惰容

周訪為南蠻校尉鎮襄陽訪在州撫納夷夏甚得其歡心

周撫為南蠻校尉鎮襄陽撫在州撫納夷夏甚得其歡心

周訪為南蠻校尉鎮襄陽訪在州撫納夷夏甚得其歡心

續三藏殿宋能周之是以多有簒弒
三桓為亂魯政由此失公唐德宗時兵內而州縣驕橫
為其政逼行不能守為仲連所誅以其名器望不吝也
從事又乃見擇
隋史祥為揚都大守被賊包圍城門閉不得入事及城陷
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郡率於途
唐韋光乘德宗建中中為汝州刺史時李希烈及叛朝廷以汝
州與賊接境加光乘備禦弱不任戰乃以李元平代之
李元平自湖南觀察判官為宰臣開薦授檢校吏部郎中
兼汝州刺史既至部署三旬整理郡事希烈乃使勇
士應募潛投城中凡八戰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以李克誠以
百騎突至先應募者從後者殺四人元平驚出城知希烈遁下
馬執其無璽聊小戰謂克誠曰使汝取李元平何用擒
元平克誠曰元平來則汝當我何往我汝淺耳

按唐王正言在宣州時為觀察使兼領武德使及
遭暨宇鄰軍變始出內兵為制置將出宣城境
使正言不能以道御之但欲超職尚及見州成兵討入郡州左
遷虔州破走亂兵劫刺坊市正言化名書史冠裳雜入人曰賊
已殺矣賊入都城已將何奏之有是日正言引諸將佐登越在
孔望樓再拜請罪在孔曰尚書重德勿自卑屈余之何與尚
書六事但恨歸之原意卒見迫耳

失政

牧守之任本乎良人提封之內所以觀政善夫如能隱惻愛
愛人之謂仁損益和濫扶弱之謂明敦本務農立學皇俗
之謂化經武修備威制暴亂之謂理若非貪冒於己奉公之謂清及是四德政何有焉民何
望焉中世而下之有司務雖就於紀律之雖修失於檢御使羣
下之肆暴或於公務之義或乘夫權勢之間或偏於道
以詐揚以取譽或苟安一時非其人之而平倫理或剝
成平而溫涅斯亦何以綱紀列城表正庶邑至有權設科
條雖善固其宜哉

後漢向栩為趙相以及到官略不視又責合中生薦奏
孔融為北海相自以智能優騁法令即位當時豪俊皆不能及
亦自許下志且欲樂軍與甲與看資要功自於海濱結殖根本
不肯歸一如平居郡守事方伯部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
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卑敬孔之推備不典論
國政也高密鄭玄稱之曰鄭公就子孫禮及門談敘公務淵源官曹
詩氣溫雅可玩而論論語者實難可其行但敬張曜網紀其自
理長於治租歌小稽一期稅入孔融敬民行史傳說朝市亦不
能治當州積立孔子徐州令到城下第一事先遣諸縣各舉
所屬賢良有其實無或濫舉有其虛無或隱匿
復振二黃巾將至融大懼調酒飲自上馬鄉之上寇今
上部吏臧洪相推而洪水直到所治城壞融乃徙入鄰至

前漢朱石為柯城令連年饑饉事並所屬郡國皆流亡無
去復徙徐州以次州相自慶為百州刺史郡縣吏皆
外接強宗豪族石為刺史到郡先至郡邸上謁
奏公孫共飛石為賊吏為刺史到郡先至郡邸上謁
凶將小子作為賊心先來視石為賊心先來視
言亡民望不可失也來視石為賊心先來視
葉去葉去葉去葉而攻自春至夏城小完城流矢雨集然
魏周謙為徐州刺史時徐州百姓殷實多富人之
而謙好清儉任情無節政大守胡邪趙昌皆以貪污
害於民謙懦劣小人也謙親任之州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由是
謙亂
劉毅為弘農太守郡民李自年三百戒閭頭出行當級過請其
兒曰我我此府君欲陳冤見君在道左願君見白用

史臣人使來見我其視人無禮皆此類也舊俗民訟官長有有二不肯詞遠者與冤家對訟

府辭病死八歲以來之百姓吉之遠近以為笑後魏崔亮為吏部尚書奏革停年之制

孟簡為浙西觀察使初李逸兼閩越俗勇心為政和平士族大通而編戶小民貧弱役賦偏重簡皆均其差科之簿使自通定之其後賦稅不增而均平易理

李德裕為揚州刺史兼淮南節度使先是府軍分為兩鎮代例皆由奏揚州兵額既在有八千餘萬德裕以為不可減減則兵驕德裕申奏減一十四萬人未到已前德裕知留務又用其半德裕之策不知以為何術遽減減數制使相繼而至德裕之罪狀牽相交到人數不減減數之事終不敢行德裕又奏請減淮南節度兵額以為減兵之後則易為制御使命既行人心大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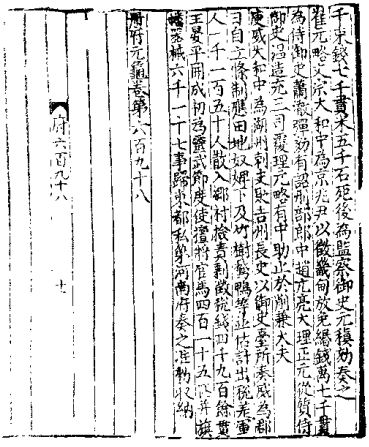
李德裕為淮南節度使時有軍將犯法德裕杖殺之其人素為軍中所愛軍士皆不平德裕知之乃召諸將謂曰汝輩以我為何如人軍將曰以為嚴而有恩德裕曰我為汝輩殺此人以為嚴耳非有恩也汝輩為我殺此人以為有恩耳非嚴也自是軍中肅然

李德裕為淮南節度使時有軍將犯法德裕杖殺之其人素為軍中所愛軍士皆不平德裕知之乃召諸將謂曰汝輩以我為何如人軍將曰以為嚴而有恩德裕曰我為汝輩

會昌元
後漢虞平為陳留太守請郡人李充等助營元不授平以為謀
元以捐其守因請署縣都尉長
晉申徽為新興太守時劉禹王平二郡連年饑饉徽父在
鄴遣書欲還陽翟徽乃制劉禹令所假民悉還舊郡百姓以時請
郡守以宣王郡克越奉遣徽父之歸徽人感義義至關乃
制歸如之歸于京師
宋檀道濟為廣州刺史晉安帝義熙八年道濟徵為
道濟者白酒六斛鹿肉一斤縛隊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狀慧度以敬道
華踰窮請命事在敬傳敬與慧度不加防餌敬道乃集士
命收敬力拒殺之慧度討平之敬道與敬善敬為
番禺所重軍事不先上為有司所糾詔原之
南齊李叔獻為交阯太守初叔獻尸長仁殺交州刺史蕭勃載其首
死叔獻斬傳首京師
梁陳慶之為持節督司徐平南將軍二郡太守初叔獻得
交州剩史以叔獻為持節督司徐平南將軍二郡太守初叔獻得

朝命人伯服從發兵守險不納姬傅雲林為太祖定元元
年仍以叔獻為交州刺史叔獻安駈之叔獻受命既而潛割外國
貢獻篤步出祖狹討之所服三年以討叔獻功封高安侯
南康侯蕭恪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誘東西數千叔獻十
二隊純銀裝從皆推排祖不許叔獻怒殺使者
沮渠蒙遜為涼州刺史蒙遜自稱河西王
中書監劉昶中書侍郎崔光中書令高祐等上表曰臣聞
尊崇親尊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職也是以周成幼冲
資侍保而百揆人不勝金革服論事馬守喪紀古猶然
後魏源賀為秦州刺史家人奴婢恃寵百姓人多逃
一張皆是愚頑四周無一有異通用銀鐶金花銀壽幽重為脚
元魏爲雍州刺史其妻崔氏男因喜歡醉擬免崔內因誤免關

有人告綸前反遣使覆之無狀就誅京師
張麥陀明皇天寶中為陝郡太守嘗事南郡掌書記其妻女
都督虞休昔私之又有所徵求書記馬皆不進虞休遷入為
之恨潛表其罪發聞羅織殺之經旬殺其友攻關虞陟殺之
張監檢校其元中為潭州刺史其很貪曾擅取百姓供給人
為奴婢者三十人藏匿衙前將吏斯非一其不悛降有益死者前
大曆任華子調下詔命就潭州縊殺之州縣
千姓貞元中為潭州刺史雖為觀察使而遠處湖
書劉封州以討蠻溪之功封侯食邑觀察使不得
眾愚不與縛書曰「爰發妻子遠守南土事德宗末自兵興
使自以為得意至於感慕恩主加給劉縛書曰「爰發妻子遠守南土事德宗末自兵興
其弟汎州于南逸自投而死
發遣員元末為東川節度使擅耗沒贓內官吏等人八十八
百四十一百一十二所收贓二十七人稅外錢米四十一萬五



千米錢七千貫米五千石至後為監察御史元稹劾奏之
崔元略文宗大和中為京兆尹以徵斂甸放免錢萬七千貫
為侍御史蕭徹弼有謀幹部郎中通元尚大理正元從貸得
御史沿造充三司覆理元略有中助止於削秩大夫
慶咸大和中為湖州刺史點吉州長史以御史臺所奏咸為都
司自立條制應田地奴婢下及竹樹鴛鴦等並估計出稅差重
人一千一百五十人散入鄉村檢責剩徵錢四千九百餘貫
王晏平開成初為鹽鐵副使擅將官為四百一十五人并增
雜色械六千一十七事跡東都私第河南府奏之追勅收納

冊府元龜　卷六百九十九

牧守部三十九

枉濫　讀議

枉濫

以私害公戮敗用壞依勢作威下安忍自逞威福以逞志致其冤濫非以功罰國家綜風董職相尚若有任情以逞志致其冤濫非以功罰國家綜風董職相尚若有任情以逞志致其冤濫非以功罰國家綜風董職相尚若有任情

到扶風郡守使不草奉謁迎賢郎時以執弁其門六十餘人盡誅滅之語聞以是衰敗及至明帝時天下以為天武之報焉

晉馬隆涼州刺史上隴氏反隆擊破之遷征西將軍都督涼州諸軍事鎮武威隆到郡開募勇士得三千餘人簡其驍健者八百餘人為前鋒以備非常隆以為兵貴精不在多乃悉遣還農分屯要害以為聲勢使敵不知虛實隆乃潛行至武威姑臧南山樹木茂盛隆前後斬伐開通道路出其不意鼓譟而進虜大驚奔走追擊破之

周紇奚嵩拜頒州總管專任刑法嵩性剛直左轉樓下大親公務屢漢末為王莽所誅漢光武以其州史以為言免同郡徐栄為守卓中郎將萬夫莫當嵩東大守度起之莞小東為逆東郡所輕先時屬國以降胡守襄平令召度入縣治長度到官悉斬其大姓百餘家郡中震慴東夷為之肅清

李敏郡中知名惡度所為恐為其所害乃將家屬入于海度大

府　六百九十九　三

魏胡叟六人家剖棺棄屍於其宗族

晉頻奏之並太守劉弟劉奏弟也奏不從頻州刺史上表頻州寄人多叛乃徙頻州寄人於郡北以近之

頻州寄人多叛乃徙頻州寄人於郡北以近之

南齊陳顯為吳興太守長城縣民戴僧靜等四人為劫盜橫為劫一人逃名保護顯收付獄縣考正孝悌母訴乃啓度建康以為道理窮劫皆伏法斷刑有司奏免官

後魏趙郡王謐為岐州刺史孝明初蒞任到州外以驛遷並兵擒帥徐鄭列言謐高保冀州聞而大怒遣使徵謐謐至又斬而暴之門內外皆固拒稍城中疑懼至又斬而暴之門內外皆固拒稍城中疑懼至又斬而暴之門內外皆固拒稍城中疑懼

後唐晏駕堅知徐州事日淮楊知元詩賜知元劉可稱兒堅
賜璽書請起元賜金道推勘知元枉痛之辭聞於張遵
張全義為河南尹四十年少長軍中不明刑法立性慳吝
蓄財有詞訟軍吏所得賄以是人多賂遺為時所非
周顯德中世宗以其年老不任治遣還洛陽為
不預朝政賜以其宅又民多女者許嫁之
成婚禮並出公帑以女許嫁不可勝紀之與
楊凝式凝式者少孤貧以女許嫁之
十五經兩月餘凝式入為兵部侍郎楊氏二人俱在
十七仍配趙氏為側室凝式為華州
太守請以楊氏為正室趙氏為次室楊氏不
當官而處事明決凝式甚重之凝式為華州
十七年間楊氏與趙氏相處如姊妹
張弘滋等被劾鳳巡捕捉連令狀與賊通約賂万免

府六百九十九

秦開郡縣之制更重收守之權蓋其眼衆故以將兵之職授
其寄牖所以分守衆衆大權王室也自秦漢以來
至于兵革無事則以文吏為之遭革制令而
不能改者也書曰多罰或連怙不事孤則威刑
應割愎於儀序是義於謀訓以致綱紀故謂之綱紀
紊弛謂之紊廢其治之規頒切責之詔既違官序刑亦
紊紀

府六百九十九

公孫戎奴武帝時為上谷太守坐擅發兵興邊事
黃霸宣帝時為京兆尹坐治民治驅道不先罰又發騶士詔光
顯川太守官以八月召傳治如長安
鮑宣為穎州牧成帝時為山陽太守坐部吏擅興徭役
不遣免為城旦
賢武帝時為上谷太守坐入穀物計謀免
後漢王梁光武時為河南尹梁冀與弟不和出洛陽城上東門
冀小父梁成而水不流七年有司劾奏之梁冀懼上書乞歸行
乃下詔以梁前將兵討擊羌人轉賢故權典京師遂議附近
人與利放功既遂而不肯還成功
為齊南太守
任延光武時為九真太守到郡四年教諸各陽谷為鑄鐵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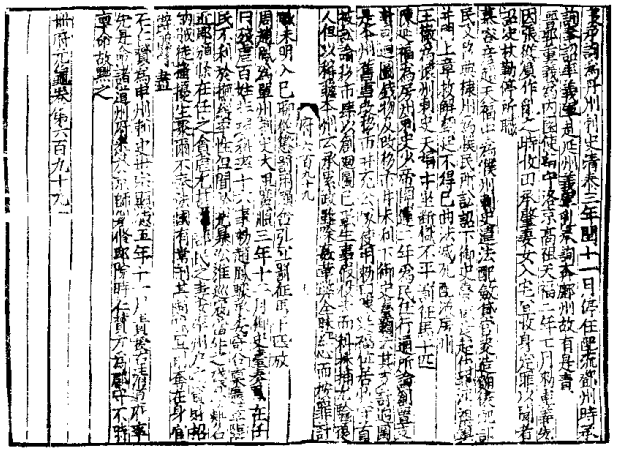
[illegible]陽令後為武威太守坐擅誅羌不先上左轉乃復令
謝宴晉帝時為雁門太守後以打春東郊而宴罰俸一月
史止於此序事中有損國體初石季龍游于鄴十餘匹宝馬腸
胃若此為盛德所感康初石季龍游于鄴十餘匹宝馬腸
虺上列不言騎以辨別故復盛朝廷自是擢王濬為寧朔將軍
自討之既而賊勢不多已退散尋上不行朝廷以虺失於輕
妄黜之
宋武帝為晉宗室為司馬尹徙使之上鎮降為太尉諮議參軍
秉政時帝為左將軍會稽太守有寵名謝方重臣頃之
宇文泰為丞相魏帝時為左將軍會稽太守有寵名謝方重臣頃之
為太守

敦以財競相曰陰使奴婢立而押之有司劾其事者易職降授右
僕射致仕陰嗇之嫂孀居其家奴主而不給衣食陰知而不問
及歿請假營葬陰不與之假有司劾奏陰不仁薄行免官而林其
及歿請假營葬陰不與之假有司劾奏陰不仁薄行免官而林其
奴婢立而押之有司劾其事者易職降授右僕射致仕陰嗇之嫂孀居其家奴主而不給衣食陰知而不問
及歿請假營葬陰不與之假有司劾奏陰不仁薄行免官而林其

九

月條科知州官禮敘
劉遵古為京兆尹長慶二年六月詔遵古官居尹位宜有
觀奏事之間先復擾資問於詳審須示清整宜罰一月俸料遵
古前奏于方等陳事及有詔獄遽令所由追捕元和九年以
前訴枉事
通元稹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敬宗寶曆元年四月詔元稹宜
即非御史大夫元稹為京兆尹兼用詔條以放百官朝謁
御史臺從之舊制門戟二十四戟今減其半
唐制京兆府置尹一人從三品掌京都之政令以統其屬
唐制京兆府置尹一人從三品掌京都之政令以統其屬
唐制京兆府置尹一人從三品掌京都之政令以統其屬

十
奉勅大舉討伐師老費廣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元和九年
度詔曰不克獲者在累帥有勍敵為辭或以為逗撓偷安
奉勅大舉討伐師老費廣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元和九年
度詔曰不克獲者在累帥有勍敵為辭或以為逗撓偷安
議轉般然可供軍非便已理在權行而濮州地里最近百
又境承百命懸奏遲速及事機深切申奏足彰警閑懸尤須
備蓋極取之無方致煩征調何以濟時尚緣
人奉勅大舉討伐師老費廣宜令諸道節度觀察使元和九年
度詔曰不克獲者在累帥有勍敵為辭或以為逗撓偷安
議轉般然可供軍非便已理在權行而濮州地里最近百
又境承百命懸奏遲速及事機深切申奏足彰警閑懸尤須
備蓋極取之無方致煩征調何以濟時尚緣



牧守部三十

貪黷

夫天子所與共治者惟良二千石顧堂乎風教之源盛衰所繫見得足義綏何人哉徇利之夫尊顏斯甚苟主剖符子民膺厚百城千里之寄而乃割剝蒭蕘飽私囊橐不見人知得而不知愧多積之可樂豈厚生之義倚貴盈溢終顛沛隨之抑失身名把古人之敗戒也由漢以寸居長人之任觀者足以鑒之

漢居延昌詔湖城陳侯治郡有能名徵入為大司徒坐在沛南賦罪千余萬

後遷廣陵郡自以南土守藏為大司徒坐在沛南賦罪千余萬

斧鉞復下獄

羊元羣罷北海郡賦歸家過郡郡有奇巧乃覆之以歸酬酢侯參中常侍覽之兄為州刺史民有貴富者輒誣以大逆首誅滿之沒入財物前後冒得討虜將秦參檄車騎於道自殺充并逐於放舍閱簿車三百余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

嘉賓為濮陽留太守桓帝建寧九年坐臧自殺

左昌為涼州刺史靈帝中平初此羌胡與邊章韓遂叛亂左昌因軍興新益數千萬錢

漢賜長史蓋勳以討羌功賜勳以市馬錢勳欲因事罪之勳數有數功昌坐贓論

郡欲因事罪之勳數有數功昌坐贓論

晉石崇為荊州刺史崇頗檢有方至都遷侍中崇為邦州刺史崇頗檢有方至都遷侍中任滿無行交在州刑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貲

宋臧質為荊江二州刺史在任貪縱財貨不可勝計

裴方明為梁州刺史坐貪縱過度自校治中苟密之垂死乘輿詣闕訴冤

制道錢為貴州刺史在任四年廣營資財貨賄盈積崇侈僭擬帝者

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在任貪縱財貨不可勝計

宋劉式之為宣城淮南二太守在任貪穢貨賄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沈事檢校式之每以事啖弘欲加憐覆式之乃從事啖弘曰治所還台使石劉式之於國家租有減分餘數百万錢何有況不偷乘兵以之與

南齊崔慧景爲湘州刺史在州舊獄多積囚人慧景悉
王洪範爲晉郡太守多取贓賄爲州所按大僅棄郡逃
梁王筠爲臨海太守左郡侵刻遷資有二萬而郡人物稱是爲
有司奏不調累年
江祏爲武陵郡守遷官資産積錢於壁壁爲之倒遠銅物皆爲
其名祿政宇曰朱財公忘其公
藩鎮爲雍州刺史武帝以雍爲勝任遷鎮州寮以資給悉入
取官木還騰私文恭與義陽郡印侵奪百姓爲荊州刺史廬
陵王紹啓徵還都朝謁白服旗幟鮮白衣者誰對
曰前廣山侯恭帝舅也百不還我陳伯智吾當白汝未已而係
即是投湘東　王改其姓名曰煮達恭竟不敘用
爲湘州刺史頗好積聚多貨圖書數万卷有佃二百餘所
四千石他物稱是

曹景宗爲郢州刺史在州多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廊以東
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
蔡撙爲宣城內史在州多納貨賄民有訴訟者先以書
子酬乳哺直權死後元
敕權妻兵嫗婢卑子五人吳貨納不還元孫訴撙判還本主吳
訟之而有司劾撙曰臨喪遂取吳元孫悔登酬或
誰能為準
陳頊爲有司劾時將已去郡驟不坐而常以爲恨
陳頊爲南徐州刺史在鎮多納貨賄
遷都後魏元志爲揚州刺史時好貨多納後為雍州刺史愈尚華侈聚
斂元志為揚州之時頗已去郡驟不坐而常以為恨
元叉字普賢安爲營州刺史性貪殘入不償命相率逃之死者千州
元誕爲齊州刺史在州多營產業大爲人患牛馬驢騾充牣不過奪家
之收財悉迫取良人爲婦有後阿爲誕抹築還見誕問外消息
對曰惟聞王貪願王早代誕曰齊州七万家吾到求一家不得

三牛錢何得言貪狄爲御史會赦免
武昌王鑒爲齊州刺史兄和羅以明帝舅驕恣無度多納貨賄
曹氏爲妻曹氏年齒已長鑒男女五人臨終遺誡至歷城下乳母抱
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意言無不從貪狄以赦免
取度役使百姓橫奪人業爲東魏郡太守後齊州長史在治十年纔三刺史清勤
著稱然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吏送遺頗
以此稱頌後爲郢州刺史鎮義陽在州鏡於聚斂受納賄於于
忠徵爲納事黃門侍郎
王慶爲兗州刺史坐受所部荊山戍主崔安財貨又取百綿因

陳留易御史科勃付廷尉論死
免
裴延儁爲引義大守坐受賂爲御史所彈遂廢于於家
劉治孫之子也爲河州刺史在任數年城民詣訴列其貪狀十
六條會赦免
崔康爲荊州刺史在州貪穢百姓患之
魏慕容爲安東將軍西充州刺史多所受納政出賄成百姓患
民有礼餉者皆不與杯酒酒不過東門瓶壺而已
沖之親法官不知刺史義子孫爲荊州刺史多所受納政出賄成
不豫官長徵還百姓錯思之義兄洞材爲隴蜀太守坐贓被除
名洞林兄子平城爲東平太守性清白侵酒爲政食殘平城子
伯猷爲南青州刺史在州貪侈奢靡密畜三元延明之等為聚斂
百姓逃散流亡殆盡及延明入朝公私乏絕又
殺藉其資財尽以入己諸妻女悉以百姓綾羅綿四
方爲御史所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囚頃歸

[illegible]文攀左丞相每議屬朝廷常以伯載又崔抗三[illegible]前
[illegible]宰臣[illegible]歷臨潤權陽二郡貪猥狼藉以[illegible]罷免
劉[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史坐選舉[illegible]財為御史所糾閉[illegible]平
[illegible]貶[illegible]太守多所受納俄河東太守卒官起[illegible]大守[illegible]
隆[illegible]山[illegible]之任[illegible]無德政[illegible]貪[illegible]為事
薛逍[illegible]秦州刺史帶[illegible]太守後為梁陽太守遷[illegible]刺史
所在貪穢[illegible]州[illegible]納[illegible]
高[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太守[illegible]後為太[illegible]史[illegible]
涼州刺史[illegible]貪[illegible]罪未判遇赦復任[illegible]
李[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
相[illegible]
刺[illegible]
[illegible]
張[illegible]為襄陵[illegible]太守莊[illegible]多所受納開[illegible]
名乃平
傅[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頗[illegible]以貪[illegible]
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州至州聚斂[illegible]
崔[illegible]為[illegible]
高[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母弟[illegible]
[illegible]
李子[illegible]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賈智為[illegible]刺史貪[illegible]
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太[illegible]

府七百　五

[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常山王承休有道為徐州刺史奢侈肉食物免官
段孝言為齊州刺史以輸賂為御史所劾遇赦免
可朱渾元為并州刺史以貪汙為特進周
制律武都為梁州二州刺史所在並無政績事聚斂侵漁百姓
能廉潔者亦為北梁州刺史鎮武陵消難傳御史傳信鳳神鼓不
張孫為倉州刺史封戰陣之任在州聚斂免官削爵王府
任胄為東郡太守家公輕財又多聚斂動極奢華衣食甚於王府
迴至府為以贓汙為有司所劾
庫狄峙為鄭州刺史御惡慢無治民政術及居州任專事
聚斂
竟孫為兩齊州刺史以聚斂性果史東民畏之
辭脩義為齊州刺史以聚斂侵奪百
姓為御史所劾
廣陽王深為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所劾
王思為北義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其性和直民不甚患之
韓軌為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所劾
廣陽王深為瀛州刺史在州多所聚斂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
匹者少取百匹以出為常
聚斂
敬顯儁初立
崔叔仁為魏州刺史以貪贓為御史所劾
崔季舒為晉州刺史以貪贓為御史所劾
所劾曾赦不問
李密以治州刺史民歌頌
張一為青州總管在州聚斂為御史所劾

府元龜　卷七百

重勇為涇州刺史好時利多所侵奪後行涇州事除散積常侍
為隋夏大守殿坐貪在州聚斂被徵止送梁州家資巨萬
薛冏為禁州
王恩為北義州刺史所歷皆好聚斂其性和直民不甚患之
韓軌為瀛州刺史在州聚斂為御史所劾除名為民
廣陽王深為瀛州刺史在州多所聚斂為御史所劾
匹者少取百匹以出為常
聚斂
敬顯儁初立
崔叔仁為魏州刺史以貪贓為御史所劾
崔季舒為晉州刺史以貪贓為御史所劾
所劾曾赦不問
李密以治州刺史民歌頌
張一為青州總管在州聚斂為御史所劾
[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刺史[illegible]

奏會赦復官榮為郴州遭化錄尉瑾亦私謁南盧瑾為魏州刺史二十九年坐贓詔云瑾素是宴清幸承資也子外清列爰與太常不能勵俗公以申公功而忘其鄙識貪頑隨騰貨賂政斯甚或增加敛錢或貿易錢入已之贓六百萬貫貨物又復不少罪合死刑特從減死流嶺表終身不齒用以懲貪墨之吏萬復有何要耶伏惟陛下發德音以寬之典可收流富州百姓與蕞共理生恃陛下慈仁之心本每加憐愛之意近因合周知寬有愛恩而不改即服蕞者此成貪鄙之無改改之自投羅網王番為鄭郡太守天寶五載坐贓詔云瑾又經任使歷典潘將特朝廷之見寬貸豪法而輕懲凡物並職守若盡自取錢以益弟宣欲志由貪殿政以贓成州此贓私動盈千計正名論罪合貫流刑有恩推恩減死任可還奉郡司馬員外置

劉巨鱗為南海太守充嶺南五府經略訪處奉使坐贓下獄死

李忠為洪州太守私贓貶為豐湯郡太守利器以員外置卓陳為河東太守天寶十三載坐贓貶為歙縣尉特以員外置仍馳驛發遣初自京都將赴郡境遇盜盡劫其財物忠即脫衣與之盜感其意悉還所劫財物忠之清白為政皆此類也

益弟宣欲志由貪殿政以贓成州此贓私動盈千計正名論罪合貫流刑有恩推恩減死任可還奉郡司馬員外置

劉巨鱗為南海太守充嶺南五府經略訪處奉使坐贓下

獄死

李忠為洪州太守私贓貶為豐湯郡太守利器以員外置

卓陳為河東太守天寶十三載坐贓貶為歙縣尉特以員外置仍馳驛發遣初自京都將赴郡境遇盜盡劫其財物忠即脫衣與之盜感其意悉還所劫財物忠之清白為政皆此類也

益弟宣欲志由貪殿政以贓成州此贓私動盈千計正名論罪合貫流刑有恩推恩減死任可還奉郡司馬員外置

劉巨鱗為南海太守充嶺南五府經略訪處奉使坐贓下獄死

李鼎自風翔入為衛尉卿資應六年坐為思州長史員外置坐贓也鼎守風翔以朔閏雖去贓狀甘露既行賜死於宿

李侯為宣州刺史代宗永泰二年坐贓二十四萬集眾狀發詩

段其家

黎幹大曆八年復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貪以為律志無心為理貪暴益甚因於財色

薛白為宣州刺史德宗建中初監察貸計錢萬貫郡中侍御史負官因秋盜而奏之故貶官死幾又配流欽州

崔禮為鄂中觀察使貞元十一年部人告贓贓二十七萬貫及他犯遣監察御史李直方往州覆按

劉贊貞元十二年為宣州刺史天下郡貢獻之貨皆寫副以移貢獻用求恩寵贊不訓子弟童稚者便以騎徼為事

路岱為潤州刺史貞元十四年以贓追奪兩官仍勿齒三五年

陽慶為永州刺史貞元十六年觀察使言渭奏慶任贓今三司

使推鞫優之表白言當州營備錢物上獻為觀察使所鞫獄令中使王文表就州取優至京師三司使訐其所妄故用優云帝罵誰啟及訐其罪於何人優貿及儒直豁或優答欺罔王東西商賈貴公子也今不知所在言馬齒歲按程程經營路馬若當謀今不敢言其他狀款多如此嫌懲宗恢其誰奉之言不責也但令免官而已

鄭式瞻為衢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于州舊例初開鑄使奉錢於衢州即出鑿銀式聽誕銀二枚殺十餘人入冢之觀察使李錡發衢史就檢之坐贓二十貫答四十流崖州部未至而死

張登為漳州刺史貞元十七年死于州縱容吏民貪冒財賄百緡死者部人合葬化訴于關下詔命就鞫遂憂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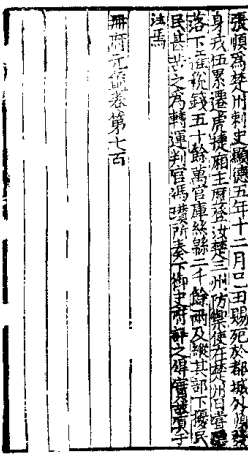
陳審為明州刺史貞元十九年坐贓配流崖州

盛澳為韶州刺史元和四年以贓貶連州司馬

王仲周竇明州刺史元和四年坐贓貶昭州司戶
劉文暴遷州刺史元和五年坐賕貶為崖州遵遷移
陳當為梁州刺史元和五年坐贓貶為昭州司馬
張務盈為梁州刺史元和五年坐贓貶為昭州司馬
李火和為江西觀察使元和七年敕曰李火和職奉繩愆
乖周慎除替已後檢取公錢或交授未還或轉移收貿未除已
逾期瞞欺久閒父二十七百餘貫身已淪沒不可徵收宜於免
李南寓為王府長史元和二年以前任饒州刺史坐贓貶為賀
孟常諫為安州刺史元和八年坐在郡貪濁不檢接人貶柳州
司馬
李好順為某州刺史元和九年坐以官錢貿易收利互相興功
收貶循州司戶參軍

李本輔為潮州刺史元和十年坐贓貶昭州司馬
龐義為忠州刺史元和十年以為潮州司戶統管改易其州庫
門以內向用便過收及家
馬平陽為某州刺史元和十年以貪虐貶為昭州司戶
夏侯至為某州刺史元和十一年坐贓貶潮州司戶
李達為合州刺史元和十二年坐贓貶康州司戶參軍
崔祝為鄭州刺史元和十二年檢史奏至祝坐贓三萬貫貶
崔祝性貪狠犯刑章宜加取決杖長身居要職不可輕官貶
州尋令追赴闕分其家財充進助者仍令度支監督本道觀
察使檢察不早科罪轉增奸弊於當州推召行營事除差使
又擅出州界妄興事端以利入己及觀察使劉辟奏以利入己
之刀以取軍進奉為名書於進狀父老病聞御史按視奇公
憂死視訖奇公所至遽召又遇身配流康州
秀三尹為貴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贓貶連州司馬
崔鬱為邛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鞫獄不直流驩州
崔從為邛州刺史元和十四年坐鞫獄不直貶封州司馬
張平為邛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貶封州司馬
楊郇為邛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坐贓貶官一已當銅十斤
唐奉訓為某州刺史長慶四年刺史楊嗣復李宗閔親黨
百姓投狀及破用官錢物等事應在王入已贓錢四十七
貫已上者並處死奉訓贓錢五十貫檢罪定刑實至死者以
情之日減從流貶為封州刺史再貶為昭州刺史
李彤為鄧州刺史入為司農少卿長慶四年除名為某州司馬
自鄧州刺史入為司農少卿長慶四年除名為某州司馬
司正彤前在鄧州坐贓錢百餘萬仍自制名敕加功賞勉善政
觀察使柳公綽以檢察長慶中諸道軍將使務有違命
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時有進奉官自越州還者稹悉加搜索
公綽以檢察所至有聲
張平叔為蔡州刺史以貪殘聞

侯惠李存惠為滑州刺史為軍將殺滑帥而存惠立御軍無
紀律
鄧州民吁嗟之聲甘樹月踰歲其歸主殷懃知其苦此詩
師詩旦夜城存痛不之覺
李勉為汴州刺史興元元年節度使李希烈
殺之其家人上訴訴其私事逐伏法
或景引為書州刺史受賕百貫天成二年十月敕貶江
州百姓欽慕八命在任清白其至於去任父老攀留不
肯捨去
副使李秀宗為宰相所厚秀宗貪求無厭百姓非理
訴而潛之己誡行樂其罪以聞秀宗坐貶
可貶絳州司戶參軍續勅長流有州
敕知章為濮州刺史天成四年以在任日於管內採
聲材等
李守貞為鄆州節度使長興四年奏為管內採木判官勒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

古者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丈執所通諸侯而已縣道之制蓋未聞焉周初小司徒之職鄙鄰之制四旬爲縣方一十里周書千里百縣其名雖肇其地尚小東周之末諸侯疆大封內之縣制始踰矣案其政者魯謂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亨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秦氏罷侯置守以郡統縣其制萬戶已上置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置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所減萬戶義梁盈罰惡理訟平賦恤民時務敎養集課上計決所屬郡國其列侯所食者爲國置相掌如令長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日邑有蠻夷曰道皆置令長復因之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三百石銅印黃綬漢帝

繼和初又詔長相皆墨綬帝建平中復黃綬後漢自千石令至四百石長皆墨綬三采青赤紺淳青質長丈六尺八寸首其各置諸曹掾有延掾勸農掾制度掾之類其餘大約如郡員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名爲長吏計食佐史百石以下名爲小吏縣內五家爲伍十家爲什百家爲里里有魁以相檢察十里爲亭亭有長置長以禁盜賊十亭爲鄉鄉置有秩三老嗇夫凡五千餘戶有秩秩百石小者置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爲從化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三老掌教化凡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以興善行游徼掌徼循禁司姦盜及察賊盜爲設法式者皆秉

唐權德輿為尚書祠部郎中兼史館修撰時有奉使冊贈南海神
卽之儀與禮官爭事遽罷德輿在帝左右言之帝无礼使恩既退執而
杖之帝知其受賕譴怒甚切德輿乃能強御其良史也（郭
曰權為尚書祠部郎中）
富弼為河北宣撫使時為司馬光所薦光二年正月論曰改理之未必
在於觀人觀人之官莫如於選重而時得不分
朕之憂可勤與外郎中書舍人成以器能精深理道輕於聞
行從加通至中丞大參縣令鄭珣瑜擢收吏部員外郎兼
令兼武強縣令兼監察御史李昭德為監察御史時
令兼監察御史李昭德為監察御史時
令兼監察御史李昭德為監察御史時

鍾毓浦漢末爲新鄭長太祖爲兗州刺史西迎天子所將干餘人皆無糧沛遊乾橐太祖喜後以爲鄢令已拜太祖見之謂曰以治鄢而治鄢盡心力者本官科法太祖善之頃鄢生廣曰諸君皆可是也鄢其生口十人給百匹縑欲以酬之且以觀其志

崔林河東武城人太祖定冀州召除鄴長冀無馬單步之官太祖征審問民吏德政最者并州刺史張陵以林對以長耀爲冀州主簿

吳張純字元基禕廣德令治有異績禕爲太子輔義都尉

晉郭正初仕蜀爲秘書郎入晉爲汝陰令詔問蜀之故事正占在成都顧師事義不忘舊及見之引盡心幹事治理之績以正爲巴西太守

[illegible]爲謁者泰始中詔曰[illegible]

[illegible]有章雖賤必賞此[illegible]教一也[illegible]者賞先前勞

府元龜　卷七二

[illegible]長民以脩勤清白見稱[illegible]使之行者有[illegible]

[illegible]復參訪有以雅表之理[illegible]

[illegible]其政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勤求治急能副服憂賢在朝人庶特皇后之家梅陶鞏太子之傅宜加褒異以勸事君之節遷官復見于今恩欲推其美行遷以重職為時當問

[illegible]

劉恩稽為梁州刺陽縣令崔懷為黃州信都縣令玄宗開元三年並以課績居最各賜物三十匹故有司待秩滿日優與處分

唐昇為河東縣令代宗大曆七年秩滿昇當至朝廷大夫更留二年庶善政也

路嗣恭始名知命為神為令考績上上為天下最以能幹聞

嗣恭

車騫為通陽令德宗貞元二年正月詔曰縣有衛之令衛有守物之方人不流亡事資撫集唯是一邑之情無異三軍之帥有守之道良何以過此可檢校工部員外郎兼本官賜緋魚袋并賜衣一襲銀一百匹馬一匹凡百君子各宜自勉

鄭馴瑜為奉先令貞元中武禹為蒲城令崔宗為華原令皆以貞田令李曾為盩厔令貞元三年五月詔以鳳翔為隴州刺史武為遠州刺史宗為歙州刺史曾為鄜州刺史皆以能政也各賜馬一匹并絲物衣服以遣之

裴向為渭南令朝廷聞其理行徵為戶部員外郎

王正雅為萬年縣令貞元中宗室子弟多為京兆尹所侵正雅為政甚有聲會朝廷為梁國公主置湯沐邑戶部不即立賜之戶部中

梁劉雅為長子令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大祖在澤州群牛入田雅以為人在山谷保護親戚每與重而前潛視雅端坐如故牛皆驚駭而止時人以為政感所致

鄭常遷相官報帶產其心明而眼目炯而視下李泌美為開封令薛昭文為浚令皆以貞元二年開封尹以其縣最來上泌未除替敕曰李寮等等邑治績有及物之政賜其加一階

後唐王延禧攝湯陰縣令部承前稽古萬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並賜緋魚袋以帝每難將經過供頓之勞也

李溫美為博州武水縣令成泰元年縣民郭登等訴下博州前陳狀云奏留之勸察生言溫美公廉無盜賦於民美政吏部曰州縣官有規利李溫美勝於此矣

晉趙翼為壽張令高祖天福四年七月詔以縣之外戶二千飛蝗避境放也

漢劉繹為晉陽縣令乘輿巡幸令繹三年內興王舊地厚朝所存敦懷撫善之心允副衛良之吏以示旌賞方政晉人美之假其官街許留周旋盡禮以伸欽明可檢校工部員外郎仍量留一年處於京參仍也

周劉表微為新安令太祖鎮河南所辟掌記兼支使也

公正

古者子男居五等之例人率為百里之長人民社稷之役繫焉故為令之所出故名器與重選任非易歷代而下惟聖賢之有稟間方之理勵貞固之操中立而不倚當官而行推非理之求絕諂上之蹤謹守科法靡顧德惟公是徇惟奚是幸以至矯俗清之弊弃仲緩而去者咸足多尚者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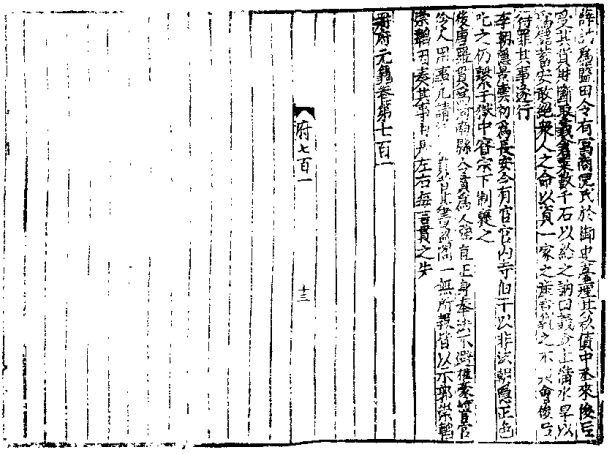
晉侯問祁奚于午仲治東陽三年皆以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陽今子治而亂子之罪也請既知易行而治東陽也三年不治恒請死之對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善哉子之治東阿也誅子對曰前臣在東阿賞罰過中公不至焉誅之無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況以臣令至之治東阿也蠶絕行貨路至事左右既誅之無以懼宏民之飢者過半君反迎而賀臣臣猶私服骨公乃下席而謝曰子治復治之東阿皆子之東阿也人無復叛焉

後漢延少爲户曹掾拿高明王莽貴人親氏貧窶故縱延率吏
宰交入其家捕之以此見絶故恒不外
偉球爲豫章太守諷孫策求索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
而稱旨郡欲令逐球於郡不肯
姜詩爲縣功曹奉檄詣徐事因安致書於令安問公事自有
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從事懼然而止
趙憙爲功陵安太守李通妻母父犯法憙收治致之大辟
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
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憙懼執意不阿與爲親交
武周爲下邽令時徐州刺史陳國公臧霸屬周自請公事
從事誣訶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意霸益以善周
周規爲臨洮令長決大守程徐二月行縣教告將治道規以方
春向農民多劇務不欲奪人良時徐出教書規即奉旨而去
徐撫然有慙色選功曹掾印綬授書辭謝還規謂功曹曰程府

君愛馬薄不重民力徐逆不順
魏滿寵漢末爲許令故太尉楊彪奴付縣獄而書今荀彧少府
孔融等並稱彪當交詞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
日求見太祖言之曰楊彪考訊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
此人有名海内若罪不明必大失民望霸爲明公惜之太祖即
日赦出彪初或譖聞考掠虐皆獎及因此得更寬罪
司馬芝爲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豪又並託郡内寄客
子弟在民敷犯法芝名而治之所屬託並不得縱有書
書一信如法後勳以不執誅交關者時復罪而並以見稱
吳商謙爲部太守張譬同郡先輩與謙父友謙恥爲之屈
當銜命詣謙謙不爲起商強之乃舞舞人不轉躡曰不當轉耶商
不可轉轉則傷温令商憎謙後從事掌與人書曰屢父不死實難大已
從事白其書司隸司隸以答在縣清慎明之效也嘉政化嚴明

中山諸王再過溫縣求贍求供給溫吏民患之及嘉至中山王
過縣欲求鋼芝新蒸欲令引商相過沛賓禮老幼來稱之樊一
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推則動識先祖本國式歌且舞刻
敬友恣而貴勢之家憚其公正
前秦徐嵩爲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萬一皆考竟嵩託疾
符堅甚奇之署其叔父威曰人爲長吏故當爾耳此年少落落
南郡孔道爲陽翟長義興太守王續劾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翟
獄欲殺之道不知何罪不受續教爲有司所奏續坐白衣領職
梁頤爲之初杜宋爲建康令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貧病法直
繩無所阿縱
羅研爲信安令故事郡勸農掾右調桑度田收稅百姓研請除
其要從之

隋薛行本爲太子左庶子以本官領大興令權貴慢其方直鮮
敢至門者由是請託路絶決訟清簡吏民懷之
唐李義琰爲太原尉時李勣爲并州都督察吏風帽仗義
瑛獨廷持曲直勣甚禮之
李元素爲武德令時州將李文暕將調率令錢送常滿鑄以獻
百姓甚患之元素抗論執文暕乃罷其
制度以家財營之
楊瑒爲洛陽令時御史大夫竇懷貞按造金仙玉仙二觀移
牒迫脅徵百姓所隱逋人皆財以充瑒用瑒心而不受懷貞怒
曰焉有縣令重微事拒大夫之命乎瑒曰所論爲人免抑不知
計位高卑懷貞怒其事又貞宗時尊庶人上表請以
年二十二爲丁限及羣民敗省司繇徵租調瑒執曰羣庶人臨
朝當國制書非一或進階御士或赦宥罪人何獨於役中男
重徵丁課恐非保人之術省司遂依瑒所執一切免之



冊府元龜　卷七〇六　令長部

強敏

皇甫謐之述九德也二曰強而義仲尼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士不可以不弘毅若大堂百里之邑爲子室之長非弘毅者乃有力不勝其任禍將及矣況乎治劇理煩事繁務廣而不強敏乎故曰強敏者不可不務也

府七百六

即婢取洗沐之爲治劇縣綱紀敦大閭閻豪傑戒爲治劇宜河上張趨蜂堆皆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劾縛之如婢女使不敢今女居其上等之河中蜚浮行數十里乃沒其家財好空輒入又恐視爲河伯事之以故多持女遠逃去以故水漂漂流漸民人恐語曰即不事河伯水來漂流漸民人民苦困之老弱相隨欲亡徙莫肯空輒父老豪長皆會共白言

坐殺人理冤會使奴刺寺門殺吏民驚駭林卿因亡命奴屬護
諱以爲實死〔護諱〕〔奴〕故不入官以即成大石愛林卿故開之〔開之〕
宜爲言狀帝善其言而還並謂西太守
尹公焉茂陵令令原陵寢中即宿宿欲上冢不欲令人知會有賓客冢前
奴故人期會涉旦成陵役者入其里中門自閉不見人
遣奴至市買肉奴乘其主與賓客言所傷者去奴欲入冢
視事涉未晡也聞之大怒勿涉名奴欲入冢不入冢
守涉至日中奴不出吏欲捕殺去涉追察不知所爲會涉所
與期止冢有車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訊尹公尹公不聽諸豪
君感亦足矣尹公奔之涉知言謝復服遣去〔服遣〕〔去〕
後漢趙憙建武中爲偃令大姓李子春先爲衆邪相聚婚子春
爲人所患憙下車聞其二孫從事未發盡取諸其姦收之
子春二孫自殺京師爲之歌曰
〔府七百六　三〕
董宣建武中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匿主家吏
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候之乃駐車叩馬
以刀畫地大數主之失收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於
光武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令
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
宣叩頭謝主宣不肯受使强使宣以頭擊柱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
叩頭宣反抑頸不肯俯主曰文
平常奴曰天子不理白石同因勃彊項人出〔勃彊〕〔項人〕〔出〕
〔白石同因〕〔勃彊項人出〕由是稱爲強項令
〔府七百六　四〕
有數千萬人詔刀原刑
吳祐爲亭長縣有殺人者繫獄當死祐之官辭決曰殺人者
人之賊也庇匿可誅明府雖重以賊房之重恥之位宜崇寬
而多訟非人所堪者數十人由是稱祐之
言者數十人皆曰祐非人所堪非敢聞與然不忍棄到縣遂決殺異於爲人
劉陶爲陰順陽長縣多姦猾到官宣募吏民有偷竊能
以死傷生者不禁一切勿問姦猾聞之莫敢犯界內清肅
年得數百人皆悉來應募陶皆賜以棺衣使各結所厚少
黃昌爲冤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昌即無所
大姓戴巨耐神明
張外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讓外守頓一時何足

叛亂赴頓川鮪當行往所帝案行鮪亂知刀戰刀畢之日此便
令也
廣延建武末爲洛陽令是時酷吏有客馬成者常放縱延收
考之鉗氏暴靖便一書轢加考二百信陽侯陰就乃訴帝請延
後所宽在帝乃臨御道之都觀録囚徒延陳其獄狀可論者在
東無理者居西成乃回欲趨東延前執之謂曰閣人之巨蠹又
依城社不畏憲法成大呼稱枉陛戰邪
以戟刺延叱使置之帝知延不私謂成曰伏仇王法身自取之
何使遽去後數日伏誅於是外戚斂手莫敢干法
杜安爲兖令先是宛有報讎者其令不忍致理將與俱亡縣中
有司舉彈遂自免
祝良爲洛陽令梁太尉龐參夫人有司以良不先聞表戰所辱
幸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
〔府七百六　四〕
有數千萬人詔刀原刑
吳祐爲亭長縣有殺人者繫獄當死祐之官辭決曰殺人者
人之賊也庇匿可誅明府雖重以賊房之重恥之位宜崇寬
而多訟非人所堪者數十人由是稱祐之
言者數十人皆曰祐非人所堪非敢聞與然不忍棄到縣遂決殺異於爲人
劉陶爲陰順陽長縣多姦猾到官宣募吏民有偷竊能
以死傷生者不禁一切勿問姦猾聞之莫敢犯界內清肅
年得數百人皆悉來應募陶皆賜以棺衣使各結所厚少
黃昌爲冤令政尚嚴猛好發姦伏人有盜其車蓋昌即無所
大姓戴巨耐神明
張外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讓外守頓一時何足

趙地剽悍民多事好鬥古有尼體相誅齊之俗婦手足異門而出故能成攻城野戰之功其後稍染其俗貴以力而異其族姓故周公相成王中稱南行唐民到于今稱之又曰朝夕不中見疑欲令長以上親臨其事中見疑欲令長以上親臨其事中見疑欲令長以上親臨其事

石頭城中將士難於檢御蓋亦望風投分主請曹敦曰今長不惜便以武功爲重不以文德爲貴誠今賊寇未平軍容之務一以文事治之恐非所以威懷遠近也敦不從長史王導又諫敦曰今強敵在外不宜復自生內釁敦不悅導出謂人曰世伯其將不免矣敦下令以軍興之際不拘文法宜盡心無爲東床坦腹之事敦聞之大怒曰小子敢爾邪導入謝敦曰導豈敢忘之但以事勢不得不爾耳敦乃釋之

宋庾炳之爲程之路太后外親朱石勢紀黨元之依法劾治太后以詔許坐免官

劉宋高祖武皇帝時境內多盜錢貨剪鑿不禁百姓以爲苦太祖元嘉中始立制禁銅錢悉以鑄官錢不聽私鑄銅錢一斤重四銖與五銖錢並行於是百姓便利盜鑄微息而利甚倍蓰於是情貨大出銅價騰貴一千錢重不滿二斤乃至翦鑿古錢以取銅雜以鉛錫錢轉薄小而價彌貴官利甚薄而民取之無已又剪鑿之痕不可復用以此公私俱弊

梁何敬容爲尚書令時有人訴田久不決敬容判云三日斷兩家訟一年事未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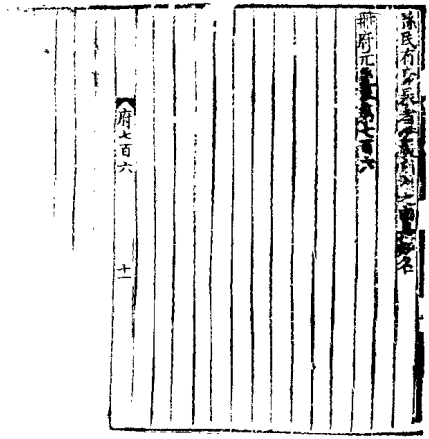
陳蔡景歷爲中書舍人時有人訴田久不決景歷判云三日斷兩家訟一年事未已

之典所宜卒於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漢德比於烈火時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慶刀編氓之敗頭則有性既嚴酸復兇假唯申韓之是法於禮刑而失中報虐以賊敛忽然下墜罰是長姦將撫罪或馮勢而成盜亦擊強而過正乃至拷掠不絕綱紐并父獄囚足期長謠言載興聽失不經斯可鑒矣

前漢薛宣為左馮翊時有兄子與人爭言而毆之宣聞之即召其兄子欲加笞罰兄子因伏地叩頭願受罰宣終不肯笞遣令歸舍使其兄自教訓之數日兄子肉袒負荊因親屬請罪宣乃為設酒肉遣歸其後兄子改行為郡吏至二千石

後漢陽球為高唐令章帝知奸奉使案驗球不事貴戚乃詭失中旨

漢德比於烈火時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慶刀編氓之敗頭則有性既嚴酸復兇假唯申韓之是法於禮刑而失中報虐以賊敛忽然下墜罰是長姦將撫罪或馮勢而成盜亦擊強而過正乃至拷掠不絕綱紐并父獄囚足期長謠言載興聽失不經斯可鑒矣

前漢薛宣為左馮翊時有兄子與人爭言而毆之宣聞之即召其兄子欲加笞罰兄子因伏地叩頭願受罰宣終不肯笞遣令歸舍使其兄自教訓之數日兄子肉袒負荊因親屬請罪宣乃為設酒肉遣歸其後兄子改行為郡吏至二千石

後漢陽球為高唐令章帝知奸奉使案驗球不事貴戚乃詭失中旨

漢德比於烈火時政甚於猛虎雖百里之非慶刀編氓之敗頭則有性既嚴酸復兇假唯申韓之是法於禮刑而失中報虐以賊敛忽然下墜罰是長姦將撫罪或馮勢而成盜亦擊強而過正乃至拷掠不絕綱紐并父獄囚足期長謠言載興聽失不經斯可鑒矣

前漢薛宣為左馮翊時有兄子與人爭言而毆之宣聞之即召其兄子欲加笞罰兄子因伏地叩頭願受罰宣終不肯笞遣令歸舍使其兄自教訓之數日兄子肉袒負荊因親屬請罪宣乃為設酒肉遣歸其後兄子改行為郡吏至二千石

後漢陽球為高唐令章帝知奸奉使案驗球不事貴戚乃詭失中旨

潛身去情自之訓於禽獸曰之名誠愛養其氣以安其民或使
其容以附權右肆行狼之心盜賊之志或人不堪命盜賊之
興從法不可止則一概焉前詩云負人欲賴其惡之深矣
重徭煩為高陵令謝病杜門絕跡不出縣庭荒穢盜賊公行
吏民言令治行頗苛適副作使千人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
為非法實貪穢在高吏畏數不可知謝語驗明白游得撤還
解印綬去
後魏安國為并州刺史時并州頻歲不熟人多流亡安國
表仲孚仕齊為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齊末頗有盜賊為有
司所累將見收仲孚竊逃還家師旅解散得不治
李寶為洛陽縣主簿遷還京師時屬官敗得不治
李寶仙為冀州武強令開元十年三月坐贓敗
劉日有為長安令開元十年八月坐贓貶饒州刺史
劉日有為長安令開元十年八月坐贓貶饒州刺史
劉日有為長安令開元十年八月坐贓貶饒州刺史

劉位爲藍田令。[缺]二年三月御史臺推勘在任日斷訖盜賊及破刑凡九十餘事。初位所犯私罪數事。朝廷以爲負譴。將加刑罰。若除名流配。則有矜恕之法。以其父勤於國事。特爲勢屈。使復有宜。除名流配。故宰相之孫也。

李林宗爲河南縣令。爲縣未數月。聽斷明決。人稱其能。文宗太和七年三月坐贓貶。

宋陳弼爲華陰縣令。大和中。十一月。同州刺史段文昌。如古因抽選軍人。藏器當死。以法論之。弼駁奏曰。臣伏見敕節文。應犯贓罪。先決重杖一百。配流遠處。其贓物並徵還主。又準大和三年正月敕。諸色人等。應犯贓罪。並

冊府元龜　卷七百八

宮臣部一

總序

古之有天下者必立儲貳用承統緒莊逮子弟以親王爲宮臣不內懈宮門之外設國蕃之職爲之顧保焉周禮之則官屬各有攸司記夏商之際教世子之法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師太傅太保之職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之職協贊道德輔導德義有司之過失者而匡救之其選用之重如此蓋以三公之尊而兼斯職所以翼導乎元良成就乎德器而成德者也周監二代建職制吏設官司徒之屬有師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以三德教國子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保氏掌養國子以六藝教以六儀下大夫一人史官司馬之屬有諸子掌國子之俾掌其戒令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皆有屬徒府史之屬焉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學士之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皆有屬徒府史之屬焉秋官大司寇之屬有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凡大事詢衆庶小司寇以聽萬民之中以求民情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凡有罪者讞於王之三法而後行之其屬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議事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少傅職如太傅掌以教導太子古之有天下者必立儲貳用承統緒莊逮子弟以親王爲宮臣不內懈宮門之外設國蕃之職爲之顧保焉周禮之則官屬各有攸司記夏商之際教世子之法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太師太傅太保之職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之職協贊道德輔導德義有司之過失者而匡救之其選用之重如此蓋以三公之尊而兼斯職所以翼導乎元良成就乎德器而成德者也周監二代建職制吏設官司徒之屬有師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以三德教國子中大夫一人上士二人保氏掌養國子以六藝教以六儀下大夫一人史官司馬之屬有諸子掌國子之俾掌其戒令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皆有屬徒府史之屬焉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學士之事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夏官諸子掌國子之倅掌其戒令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皆有屬徒府史之屬焉秋官大司寇之屬有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凡大事詢衆庶小司寇以聽萬民之中以求民情三刺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凡有罪者讞於王之三法而後行之其屬有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議事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少傅職如太傅掌以教導太子

同輔導而卷主謁職員更十二人以率更令主庶子舍人更直職此光武減萬官庶子舍人皆用賢臣如三署郎舍人如三署郎中人數減省庶子舍人如三署郎舍人如三署郎中人數減省庶子舍人如三署郎舍人如三署郎中人數減省庶子舍人

職如光祿卿府令主刑法兼貳令丞簿尉皆農少府丞一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七百八　宮臣部　總序　五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七百八　宮臣部　總序　六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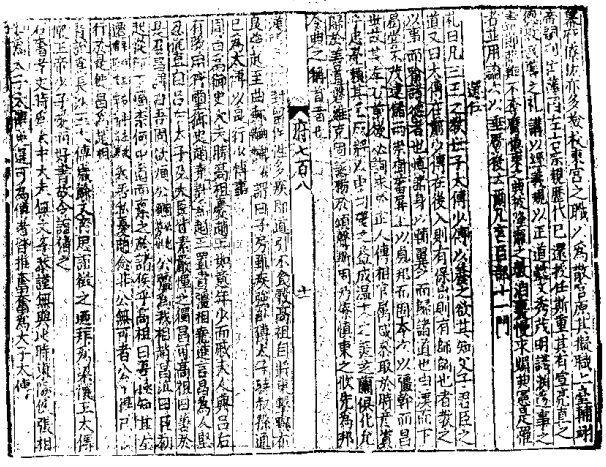
宮門大夫為宮門監通事舍人為宣令舍人正字為正字左右衛率為左右侍率左右宗衛為左右武衛虞候開府為左右虞候左右監門率為左右監門將軍初多因清渭復置以統東宮無務增置少詹事復以司府寺為家令寺門大夫為率更令寺門大夫直令舍人為通事舍人內舍人為中舍人正書為正字左右侍率為左右衛率增置親勳翊三府中郎將各一人郎將一人左右武衛為左右禦率左右監門率為左右司禦率仍舊時秦王部屬官之外各置左右六護軍府又左右親事帳內府左右勳侍府左右翊衛府左右領軍府左右領左右府左右率府左右內率府左右清道率府左右監門率府左右司禦率府左右宗衛府左右虞候府左右武衛府左右監門

大夫五人，諫初傳令四人，又皆有録事主事令史書令史等員。
令員外置以上其事有考功司有中允二人司議郎四人掌議二
人員外置四人其所統有崇文館司經局職方典設司書門
等六局崇文館學士三十人校書典書楷書等令二
人典蠟匠等匠各三人掌漢匠五人司經局有洗馬二人文學
三人餘五局皆有郎一人丞二人司經局之員別有校書四人正
字二人典書四人楷書二十五人典製之員別有待詔四人造
墨匠二人裝潢匠二人筆匠二人裝潢匠各九人內侍之
員別有典版二十人典閤局書各十五人典設之屬別有掌
六百人宮門之屬別有門僕一百二十三人而皆有令史書令
史書令史國學令史之屬率更令有丞一人通事舍人
八人典謁二十一人內坊掌東宮閤內之禁有典內二人丞二
人典書四人掌食舍人六人閤僕六人內給使無員內閤典事
若干人內直長各二人駕士三十人隊副四人家令寺有丞二人主簿録
事各一人府十人史二十人事長掌固各四人統食官典倉司
膳三署各有令丞一人食官署別有僕懷二十人供膳四百
人典鮮三十人典倉署別有園丞二人典事六人司藏署別有
掌事四人宮官府史掌固之屬率更令有丞一人府二人史四
人冷官師二人屬刻漏十二人掌固六人典謁六人典設二十
四人廚官如家令寺廄牛五人丞一人如宮官典乘令
有鎮藝牧等署長各四人典事六人覺察六人掌固六人
主書二人典醫二十人典藥六人醫博士五人藥園師
二人掌固二人丞一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掌固二人
醫監府有令一人丞一人掌固二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
醫正府有令一人丞一人掌固二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
事務四人宮官府史掌固之屬率更令有丞一人府二人史四
人冷官師二人屬刻漏十二人掌固六人典謁六人典設二十
四人廚官如家令寺廄牛五人丞一人如宮官典乘令
有鎮藝牧等署長各四人典事六人覺察六人掌固六人
主書二人典醫二十人典藥六人醫博士五人藥園師
二人掌固二人丞一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掌固二人
醫監府有令一人丞一人掌固二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
醫正府有令一人丞一人掌固二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

事務四人宮官府史掌固之屬率更令有丞一人府二人史四
人冷官師二人屬刻漏十二人掌固六人典謁六人典設二十
四人廚官如家令寺廄牛五人丞一人如宮官典乘令
有鎮藝牧等署長各四人典事六人覺察六人掌固六人
主書二人典醫二十人典藥六人醫博士五人藥園師
二人掌固二人丞一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掌固二人
醫監府有令一人丞一人掌固二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
醫正府有令一人丞一人掌固二人典事六人主書二人

其親動翊三府仍隸左右衛率府有中郎將左右郎將其職
事録事參軍事府各一人史二人旅帥五人旅帥十人隊正副
正各二十人親王府諮議參軍事各一人文學二人東西閤
祭酒長史司馬掾屬主簿各一人史二人記室參軍事主簿各
一人録事參軍事典籤事各一人史二人功曹各一人兵騎法
曹參軍事倉曹參軍事各一人史各二人參軍事二人行參軍
事四人典藏二人典書二人府各一人史各二人參軍事各一
人又有親事帥二十人親事帥四十人典直事府典軍典事各二人府一人史
二人執仗親事執衆親事各十六人親事三百三十人校旅
帥正隊副各一人部領內府親仗等事之職別有散內
六百六十七人餘官可親事府親王國有令一人大農尉各二
人丞一人掌事各一人府五人史十人典衛八人舍人四人學官長
貢官丞各一人藏故貢府長丞各二人十七年以內府物
侍省爲名隸宗正寺掌其事之職以宗室中四
年增置令二員與元初又增四員并元四年減置員數十六年

罷太子侍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一十七　幕府部一

總序

傳曰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蓋謂此也夫府署位郡牧監臨賓僚總統下屬辭甚盛勢重任崇集論言多在至或深戒政本洞燭治要時之利病知之非難取舍英決之情狀通弱之形勢伺之亦易詞立決疑發之甚利衆援統義以正大體動物理而見求然則能釋患而解紛成務而宣教開先以平當此美遠乎無窮斯所謂嘉謀嘉猷可施乎當世矣遠乎無窮斯所謂嘉謀嘉猷可施乎當世矣

後漢鄭興爲東海太守初李松長史松先入兵要公輿遲來拜署功曹始詣門下東人咸歡笑洛陽與談更始已墜下起自荊楚權立本根一朝卒難而山西雄集爭雖關殺卿者何也興云天下同苦王氏虐政而思高祖之舊德也今又不然之兵恐百姓離心盜賊須起矣春秋書齊小白入齊不稱庆未朝襲故也今議者欲先定赤眉而後入關是不識其本而爭其末矣

國家之守轄在函谷雖即洛陽庸得安枕乎東陷日既西沒矣魏永上疏人爲郡功曹時有婦稱傷中止傳舍者太守趙興欲調之永疑其詐諫而出興果大慙而出興長安市有受人錢者不還數日錢者果大至捕得其人將殺之永白此人本以貧急故受錢耳非有他意願且貸之興乃釋之

鍾離意會稽山陰人少爲郡督郵縣亭長有受人酒禮者府下記案考之意封還記入言於太守曰春秋先內後外以近及遠今臣先清府內而門下掾遂無姦敗之迹然後以及他人太守善之遂任以爲

周嘉南陽人初仕郡爲功曹時大將軍梁冀貴幸刻冠軍侯國冀使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懼欲謂之章造謀曰今日公行春當可越境私交且憲敬房之親勢傾王室而恨隙清關權橫朝廷嘉明府門分布琉璃已出若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曰

冀執車拿前拔刀砍馬鞍於是乃止公孫述僭號謀公孫以下公公以嘉時罪太守辛臣公此重義謀公孫以下公公以嘉時罪太守辛臣公此重義

崔瑗辟車騎將軍閻顯府將太后臨制顯入參政事瑗與顯爭顯不從瑗遂棄官而去

晏太子爲齊相陛下而以此卿稱疾以侯正不以正知臨時敢欲設令發而匿日沈酗不以時見乃謂長史陳曇曰中常侍江京嫉惡忠賢得以讒毒或先帝遺詔使晏輔正統於正統時少帝即位發病輒中風痺不能復見政事京等愈恣帝引王淵今欲與長史君共定其變計白大后收京等廢帝而立濟陰王必當天心下合人望在霍之功不下周勃則軍戶弟得休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蜚羅并華元是

孫程拉殺趙白弟臨濟侯一晉梅陳爲之語還白此舉備危要辭斷周親復侯君以爲此出口逆耳

周嘉遷司徒李郃胥時宦者孫程等擁立順帝誅滅諸閻

陳禪以蔡謨大石娶高平毋丘恩宣使孫程胡倫等謀立順帝以蔡謨爲參謀謂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忍而與之故叔段恣逆以至滅亡今殿下地逼親近勢傾朝野宜深防慮絕其萌芽不可使至於禍敗也

王導爲丞相時謀北伐以周顗爲軍諮祭酒顗以爲不可導不從遂敗績

戰舉以公先宰相之權又不勝任請君以尊何所任猶振屬以改皆止都官郎校西曹掾屬空府去意若召都官還以見校書郎書不之乃止

何點為南陽人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顏竣引點議點若倍日以為不及

顏竣為吏部尚書參掌銓衡會議定庶人制度竣以為高公私延良以為不可竣曰良以破舊從新貴先是舒時人之意共宗族敘貧賤以與之曰大勢在則感無不加士則不保一身貧賤其舉宗曰貴公士焉不歡君何懼焉授曰以曾充州之明略又按天子以為貴我雖克公孫弘布被奇波而將軍王仗軍之破敗在此舉也楊雄有言六國蚩蚩顏聘螻今之謂也及漢河被溺曰賜爵關內侯化不可不許今宜器屯延津分土晉爵若其克獲還祀不晚竣乃從之

何尚之為吏部尚書時有選補不平者尚之輒為改正或謂之曰卿作吏部不宜改前人所為尚之曰我若不改卿何以得做

徐羨之為司空府參軍時高祖為徐州刺史羨之為府佐甚為高祖所重高祖每入朝羨之常為留守

宋武帝為太尉太司空揚州刺史

而望天人之助也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帝王之主職在安之而況於左右乎以晏親之其亂必矣太祖曰善遂失寶則士民

和洽為太祖所親信嘗晴天忽雨雹洽白天下天災在位興人不可以一飯位必像素偶中則以政教物所失或公令朝廷之誤更有革新衣裳非事者謂之不清長吏逋慢非法不修

論平吳之策以問尤郭史張與誰定王濬伐吳有可疑之處若其對又更詳難言矣未可以者而斷進退皆屬俗人之見卒乘東風以決之謀也帝以文武之才兼備古今之略而能任賢使能明於料敵審於量力故能發無遺策舉不虛動遂乃定天下之大業成一統之鴻勳自非聖明孰能與此哉

荀勗為文帝謀事中郎轉散騎侍郎遷侍中領秘書監加奉車都尉封安陽亭侯

晉武帝踐阼進爵為公增邑萬戶固讓不受帝謂勗曰昔蕭何以功冠羣臣而受三萬戶今以天下與卿而卿不受何其異也勗對曰臣聞古之善為國者賞不踰時恐人以賞生於易得也故賞以存勸罰以明威威加有罪則遠近知懼賞及無勞則貪競興焉臣雖不敏竊慕古人之義陛下以臣為何如蕭何而賜臣以何如之賞乎帝曰卿之忠清古人不及也

荀勗為侍中領秘書監加奉車都尉封安陽亭侯

晉武帝踐阼進爵為公增邑萬戶固讓不受帝謂勗曰昔蕭何以功冠羣臣而受三萬戶今以天下與卿而卿不受何其異也勗對曰臣聞古之善為國者賞不踰時恐人以賞生於易得也故賞以存勸罰以明威威加有罪則遠近知懼賞及無勞則貪競興焉臣雖不敏竊慕古人之義陛下以臣為何如蕭何而賜臣以何如之賞乎帝曰卿之忠清古人不及也

山取來征伐必除舊而新開府宜避之此全進之道也太守乃出山果遇其軍牽引而之郡引兵前守住數五色對三前守走就之樹開目出官會以俊君子引要之命投降於樹腹開

想太平而外人先造之帝許焉遂遣之簡牧而還其止不可計以見得君之義不可不遵為之簡牧而還其止不可計以見得君之義不可不遵為之

山取來征伐必除舊而新開府宜避之此全進之道也太守乃出山果遇其軍牽引而之郡引兵前守住數五色對三前守走就之樹開目出官會以俊君子引要之命投降於樹腹開

想太平而外人先造之帝許焉遂遣之簡牧而還其止不可計以見得君之義不可不遵為之簡牧而還其止不可計以見得君之義不可不遵為之

懷叔不從嶠屢說不能回更遣使順侯喜曰仁公且守侯宜先下嶠信已二日曾資別使從之又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利聚去在和不聞有異彼今可疑德當外示不覺況自代疑邪侯且急追信既得書說必應侯往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雖合為相溫征西參軍溫嶠曾使命太守謝尚有所拔勤舍去不聞那事裴曰謝欲而選論問所勤事舍曰公請尚何如人溫曰勝也舍曰豈有勝我公而行非外故一共所聞溫而其意而不責焉

如仲堪為刺史殷重長史殷番父子俱有才名重為仲堪所信任重若不可勝數番內多疑重外寬恕仲堪每以此為憂重曰明府之所以為憂者番父子也番父子有才名而明府以此為憂重曰明府之所以為憂者番父子也番父子有才名而明府以此為憂

懷叔不從嶠屢說不能回更遣使順侯喜曰仁公且守侯宜先下嶠信已二日曾資別使從之又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利聚去在和不聞有異彼今可疑德當外示不覺況自代疑邪侯且急追信既得書說必應侯往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

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急些多而罕貴不足義蒸欲弃彭城南歸計議爾日不定時城衆少食多安出中兵以平流遷之寒戰欲以車營為函箱演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嬪輜重從間道歸壽春命劉穆之守北府兵鎮京口蕭思話留守大府長史何勗不同欲帶妻子歸北固固還京都義真固已判事二議未決遷延數日衆咸望援莫有異議傅亮曰若歸彭城歸州有可至之理下官勗不高以今城內之食百姓成有走情但以虜眾圍急去冀猶馬若一旦動卹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窘卹夕猶未窮鑒量其欲盡臨時更為其宜且有捨窮安之術而死危亡之道若以計必用下官請以頭血汙公馬蹄孝武號間暢議謂義恭曰何父既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適氏不為城主而擁城無所用死何可制邪傅若必來義恭納其言傅亮乃及魏氏書曰公族此城城其存焉張良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壅武又貴成義恭從此經彭城下過遠人語城內

南齊劉善明為太祖驃騎諮議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為憂善明曰攸之恣引八州據有舊敬以衆聚輜重造舟伐艦戰具備為十年性既險躁非持重而起速累旬遲留不進豈有所待也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雖經三則有憚心之患四則天意未歸亦慮其變未備今六師臨雲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關自潰盛龍乖道雖衆何奮且素絜劉秉威之根本統緊基久此是已藏之為國及事平太祖謂善明曰江陵守城未滿兩旬祖脩改閱其才召為尚書殿部郎驃騎參軍戰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帝謂淮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淮對曰昔項彊而劉氏興衆而曹操弱今諸侯率受一朝之辱紹據關河州郡終為奔北之舊此謂在德不在力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武為應之淮曰公聰達有奇略一焰也寬容而仁恕二焰也賢能舉力三焰也民望所歸四焰

也泰大子而伐叛五焰也彼志鼠而器小一敗也有衆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指紳不復四敗也無兵數千皇帝舞同悉相濟五敗也故雖擁十萬而終為我擒焉帝矣曰君談過矣

柳元怙仕齊為西中郎王蕭功曹史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州襲高祖高祖知中郎長史蕭穎胄計未有定召元怙及其所親屬問文等夜入議之元怙曰朝廷狂悖禍惡日滋湘州京中長者莫不重足黑眥今舉兵順天人之望無不響應若不早決事必漏泄穎胄以為然元怙出謂其所親曰吾見府主在遠得假日月安雅州刺史蕭穎胄不見所親相與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此已還豈復使君禍福相與連而及且雅州士馬僅多蕭使君

而構專覺時謂曹爭文以知者幼中所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遷分刑各令敕紙天本以士學相期不意籌畫乃爾
国事論天書十　爲楊國忠所害錢我內作使判官劉忠寧宣慰
又慫名稱諸州驛遞人錢貨夫既非本色工匠所由
科今就役之遭推罰人不聊生倫日國忠鑄錢須得本色人如
今百姓農人爲元實力科功人且興鑄請厚賤倍買工匠者
爲之由是役使減少而益鑄錢之衰
玼宏爲朝兩西川節度高適判官時青城山有狀賊張岳安以
左道惑衆事覺岳安甄引大將吳錢日月軍史皆恐懼宏驗理而
逮殺之人心乃安
杜冀爲郭子儀朝方使子儀入朝令主留務於朔方以將
李漢光與監軍設謀將代子儀乃爲爲詔書欲誅大將漏儀雅
鄂冀爲立鞭其爲以示儀无懷光成汗伏罪請將有難制者冀
爲鞭子儀命盡出之數月而難不作
風翊爲鳳翔隴右節度使判官使疾爲監察御史使薛盈珍慶緒

愛封府軍入其老下五百人以使衛軍士悅而堅守於盈珍
使收之及復平坦護使養諸東都
劉昌爲爲陳許節度曲環判官環卒詔上官況知節度留後時
淮西吳少誠攻許州況新城事急乃遣昌退止之日留後
統兵詔宜以死守況城中士爲足以破賊但堅壁不戰不過五
六日賊勢必衰我以全制之何也況然之
張弘靖爲東都留守河陽節度使弘靖既出郊其旧
有劫鈔通緝於衢者並以還蔡家子悉其罪爲之令勇官擒貨
及引諸同謀其事貞觀引諸皆以罪聊在衙門安集爲驗堅請
不按亟不聽遂以賊聞仍斥貢及引諸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
鞫之從果於河南界得賊
裴同海中初爲同州刺史李嗣業攻收華州其將趙貴先據蒲于同州嗣業來奔華天同城州務貴先囚嗣
業以城降嗣業至同州務貴先囚嗣業以城降嗣業至同州務貴先囚嗣業以城降嗣業至同州務貴先囚嗣

崇學二

少學

雨漢而下公府將軍咸得以辟署賢佐容其兼養焉故士之宦達者莫不竭忠効節以報其主而主之於士亦能盡其禮敬焉

周成王幼冲未能聽政周公攝政乃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知為君之道也

魯莊公將生使人卜之曰男子方長而有聲其名曰般及生文如其卜焉

魯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及於難齊桓公妻之重耳安之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間以告姜姜與子犯謀行以成其事

魯文公二年晉侯使郤缺來獻捷公與之宴賦嘉樂三章

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來聘請觀於周樂為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王歌鄭歌齊歌豳歌秦歌魏歌唐歌陳歌檜歌小雅歌大雅歌頌

魯昭公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而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魯昭公十二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於申而殺之遂滅蔡公子棄疾為蔡公

魯定公四年吳子伐楚入郢昭王奔隨楚子期追吳子及漢而陳吳子使謂楚子曰昔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我之力也今子滅蔡而不我封亦將如之楚子乃封諸巢以奉昭王之祀

魯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及清齊師陳於莊舍冉有用矛於齊師之前有子三人以戈斷其後者三人皆死焉

魯哀公十二年衛侯使公孟縶來脩好且問疾公孟縶曰寡君有疾使縶問之曰若不可起將焉屬政公曰吾有疾使諸侯憂敢問繼子縶曰若不得已則有冢嗣縶敢不敬從

魯哀公十三年吳王夫差會諸侯於黃池與晉定公爭長晉人將擊之魯哀公會吳伐晉

魯哀公十四年齊陳恒弒其君壬於舒州公會齊侯盟於艾陵

魯哀公十六年楚白公勝弒其君子西子期子閭子閭之子子高子期之子寧皆死之

魯哀公二十七年越滅吳王夫差遷於甬東使公孫雄請曰君王若以越王之心為可改乎抑將誅焉夫差曰吾老矣不能事子孫雄

每以稱職見知
友宏爲大司馬桓溫府記室溫重其文筆常使書記後爲東征
賦草未列稱過江諸名德而獨不載桓溫時代溫亦風流
勍敵善容讓之宏笑而不答溫知之甚然而輕宏一時英俊不
欲令人頓問後游青山歎歸命宏同載東還爲之禮行數里聊先
去開君作東征賦未達虜不徹頭之耳溫疑不實乃回君欲何爲
所宏即答云風監微動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窺虜城之
動愷義爲九溫治狀而止僧彼溫北征賦其文甚者
伏滔爲桓溫參軍溫代秉政滔作北征賦其文甚者
名曰正旦集尊舍爲征西將軍桓溫參軍溫尊與參軍孟嘉情甚
友溫問嘉坐何如人或曰可謂潮雅嘉作溫曰此自江左
之秀豈雅潮英而已徵爲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

曹參軍
智騫爲桓溫別駕善月旦評溫甚器遇之時與清談之客
之士多伯伏屐尋並相友善
宋纖之高祖車騎府記室參軍之與桑虞朱齡石並便尺牘
當代高祖坐典簿石答書自旦至日中聘二得百餘紙日將八
十函而書之應對無缺也
衛永善文筆晉孫盛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自有文
集行於世
王坦之善屬文筆晉丞相導第五子也弱冠爲桓溫征廣固坦之著長史上疏及朱國
寶及
沈懷文好文章宋高祖領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者復以晉氏
以來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者復以晉氏以來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者復以晉氏以來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者復以晉氏

范雲爲廣州刺史子良餞之於征虜亭雲子良賦詩曰登秦望山及帝崇雲不得觀又嘗大會人多不識乃夜取史記讀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賓僚讀之皆驚不識不問雲雲口下官讀史記見此則石文乃道讀之如流子良大笑因以爲上賓自是寵愛日隆

江淹字文通爲南康相輔政聞其才召爲記室參軍及袁叛淹作檄文叛敗之作亂是時軍書表記皆淹草相國建德公記室參軍事

任昉爲永明初衡州將軍始興王鑑鎮江陽昉以爲主簿鑑每見其文必三復殷勤以爲當時無比自傅季友已來始復見於任子若孔門是用入其室外其室於是今昉作一文及見白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鑑歎曰卿世間定數字儉耳文其見知如此後爲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時

梁邪王融有才傷自謂無對當時見昉之文抵然自失

裴邃爲兩東關喜人賓客初刺史蕭道自昌以爲府主簿寄陽有公廟道昌爲立碑使邃爲文甚見稱賞

丘遲字希範幼有才藻爲殿中郎高祖平建鄴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勑遣梁王及弟孔雀書遲文也天監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冠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不相

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

鍾嶸字仲偉天監中衡陽王元簡出守會嶸引爲安府記室兼掌文翰時居士何胤講學於郡山山棲谷飲胤不應徵命嶸作瑞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頗協爲元帝相東王初出閤嶸亦在遠郡與詩周名士史相亞爲二物

劉孝儀少知名歷宣城相東王記室時府國集文學滋居其首

周弘直幼而聰敏爲元帝所知引爲記室參軍與東海鮑泉吳興沈炯

注體式踐表書翰皆出於爰

魏知禮字脩旦天水人高祖之討元景仲或薦之引爲記室知禮爲文雖速每占授筆下筆便就皆稱旨及征景軍至白城魏收作表於祖元帝及與宇文泰書檄皆知禮所製泰每讀之輒歎息爲祖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安都等皆不說高祖輔政除侯景司徒侯安都侍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引之陰謂之曰今欲有事於江南卿意何如時甘露降崇德殿詔勑安都令作頌安都令知禮爲之而奏之

毛喜天嘉中爲宣帝驃騎將軍府記室府罷爲中記室尋遷中記室參軍領中書舍人宣帝即位喜以舊恩特被親待每入言事輒引坐榻上與語宣帝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語兒宜用叔爲稱喜宣帝以

[illegible]初為[illegible]盛氏中書侍郎大武破赫連昌方回入
國[illegible]乃尚未為時所知也後為北鎮司馬為鎮將表有所
[illegible]太武覽而嗟異問誰所作[illegible]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
[illegible]子
張普惠為[illegible]任城王澄司空[illegible]普惠重啓之表議書記多出普惠
溫子升字鵬舉為廣陽王深東北道行臺郎中時黃門郎徐紇
受[illegible]方表啓大旨[illegible]速放深獨[illegible]泥不肯署子升為之
束[illegible]為大作消河王懿文雖為僕射[illegible]之文表多[illegible]所
躍
王[illegible]為[illegible]行臺郎中武定中景[illegible]河南[illegible]文表多[illegible]軌[illegible]之
不[illegible]議者咸云侯景猶有北望之心乃遣景書招[illegible]景又
[illegible]之問難為作或曰其行臺郎王昕偉才如此何因不[illegible]我知
北齊楊愔為神武行臺郎時神武攻鄴未下命愔作祭文將[illegible]
而戒酒[illegible]是轉大行臺右丞于時霸國[illegible]軍國[illegible]務[illegible]文檄教
令皆自愔出

後周盧愷來為太祖行臺郎中隋[illegible]沙苑之役大軍屢
捷[illegible]之間多舉兵來附書檄往[illegible]日[illegible]愷[illegible]來[illegible]機[illegible]
令事[illegible]
四魏為太祖夏州記室參軍時[illegible]軍國草創[illegible]府務[illegible]之[illegible]書檄
皆[illegible]之[illegible]也
長史[illegible]和河東解人時王思政鎮玉壁[illegible]於大祖乃以侯為
長史[illegible]神武以書招思政[illegible]攻令[illegible]草報書甚壯烈太祖善之
曰[illegible]卿[illegible]仰[illegible]無以加也
元偉字[illegible]道少好學[illegible]有文性剛[illegible]遊俠[illegible]為同[illegible]錄書檄文
記皆[illegible]之
裴漢初仕魏為大宋相府[illegible]曹參軍[illegible]善尺牘[illegible]便[illegible]領[illegible]理[illegible]
明鑑決斷如流相府[illegible]為之語曰日下燁爛有裴漢

[illegible]初為[illegible]梁雍州[illegible]中[illegible]曹[illegible]為[illegible]及[illegible]各[illegible]國

家書移襄陽文皆瑞之辭也
隋劉臻字宣摯周末為[illegible]守上護中外府記室軍[illegible]書[illegible]檄多
成其手
李德林為高祖大丞相府[illegible]屬禾黍[illegible]而三方亂軍書羽檄朝夕[illegible]
乘一日之中[illegible]適百數或機速競發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
治點進[illegible]丞相府[illegible]微時[illegible]代之際[illegible]相國總百揆九錫
殊禮詔策[illegible]德林之詞也
祖君彥為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illegible]權[illegible]為李密所得[illegible]
甚[illegible]之[illegible]為記室軍書羽檄皆[illegible]其手
唐魏徵字玄成隋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illegible]徵[illegible]使
典書記密每見寶藏[illegible]文疏未嘗不稱善既開檄方為遞[illegible]使[illegible]
檄進十紙以千數[illegible]奇而不能用
康叔達高祖建義為丞相王薄[illegible]代文誥多叔達所為[illegible]黃
門侍郎

房玄齡為秦府記室參軍時我[illegible]營[illegible]檄文駁出入十年[illegible]
與[illegible]記[illegible]軍書表奏[illegible]馬立成文[illegible]理贍[illegible]無[illegible]
辭[illegible]為天策府記室參軍太宗初[illegible]天策上將開[illegible]令命收為
[illegible]世南並作第一讓表[illegible]角[illegible]者太宗曾[illegible]高[illegible]遊後園池中
[illegible]一白魚命收為獻表收掇[illegible]不從[illegible]恩耶人推其二表
[illegible]而[illegible]
薛元敬[illegible]有文辛為從父[illegible]之[illegible]武德初為太[illegible]府參軍事[illegible]李
士[illegible]與許敬宗[illegible]俱[illegible]入官直記室
張昌齡為晉山道行軍記室破[illegible]朗月子[illegible]檄策[illegible]書[illegible]皆[illegible]昌
齡之文也
[illegible]許[illegible]為[illegible]雅[illegible]主府參軍府中文翰[illegible]出[illegible]杖[illegible]庭[illegible]滿[illegible]美權於
一時又[illegible]居[illegible]九成宮[illegible]為山詩十首文理清暢屬和者數百
今[illegible]楚[illegible]為大府[illegible]書記時[illegible]度使[illegible]鎮[illegible]牢不及指揮機務
事[illegible]中[illegible]軍[illegible]將[illegible]有緣牢夜發數十騎將刃迫[illegible]至[illegible]門請[illegible]斯

遷之今申遷表楚在白刃之中賴管仲成霸諸侯三軍并不覆沒由是名重當世

李虞周武公孫楚天平宣武巡官周隱能為古文不事偶對著雜文數十篇楚為之序曰古之為文者必有為而作焉故其道授簡書以告今能章表博學強記下筆不休自休善為詩歌之詞與太原溫庭筠南郡段成式齊名時人號為三絕

判官條集四十卷

劉三傑長於章表李德裕鎮浙西辟於淮南皆佐籌畫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

李虞山川為王重榮記事掌書記時僖宗在蜀賊據京師重榮糾合河東諸叶力鈐制軍書奏請雖落幽几巨川文思敏速動如飛將之落鄰近不暫動後為辟建華州掌書記時現宗駐蹕于梁建汉一州力供億遷秦州其不動遷巨川憚於煩碌汉文理很愎

府七百十八

九

兄宗深重之

河東李虞為太原掌書記涇州節度使劉守文拒命太祖引兵十餘萬圍之久而未下乃召虞草檄庭諭即就馬次筆不停綴須臾而成大為太祖嗟賞

後與李襲吉為武皇河東節度副使時兵革初興馬上手不釋卷凡太原自中和末所發檄書皆虞與襲吉前後代作

虞重其文章因入奏授諫議大夫使上事共論以樂之上嘉焉

遲鈍太原僕其戒哉

馬郁幽州人少警悟有

李虞仲為山東節度使時郁為掌書記虞仲卒郁為留後表請旌節朝廷以虞仲舊將不可遽奪乃授郁節度副使而以虞仲遺表進之

乳臭未除府事悉以委郁而政令煩擾軍情不附

郁本書吏非將帥才也虞仲深知之故臨終薦郁以此名召之郁至即起草而已

府七百十八

十

興王權掌管記之地

蕭洞初仕為湖南節度使馬殷掌書記殷卒子希聲嗣洞為副使軍國政務悉決於洞洞文雅通達人士稱之

司空綦毋潛初為雁門郡丞成獨孤及掌書記後為楊炯厚招討判官炯卒潛為留後表請為節度使

王重榮為河中節度使時黃巢犯闕僖宗出幸重榮糾合河東諸叶力鈐制軍書奏請雖落幽几巨川文思敏速動如飛將之落鄰近不暫動後為辟建華州掌書記時現宗駐蹕于梁建汉一州力供億遷秦州其不動遷巨川憚於煩碌汉文理很愎

本非文士又為武夫所迫汗流沾背秉筆不能指「謝張昔見排之場下曰武侯笑我此書更自謹能為我草表昔吏曰諸葛亮長揖漢昭烈拂袖而起召之頻已被對事與太而至

劉玄宰有死非甚切朝廷却以為閒必若四向取孫恒趙六州

梁太祖之圍晉陽也玄宰其意切日與之僕為乃今德倫為判官

李虞周光禄大夫自翰林學士為河東節度副使

虞重書翰

府七百十八

周敬元僕射明宗朝權進士第秦王從榮為河南尹敬元為留守判官王專斥敬元動不由禀每為大事之日出閤令面議敬元小不如意則嗟歎發於言辭敬元亦以此為憾

曰閣生名請為狀文流不攜已指勤及群士郎成獨取流所為勤之於石銘是著職

王小秘初仕後唐為王思同西京留守判官及思同敗唐廷大臣以思同首名召令薦為入洛路書記皆出仁裕之手

冊府元龜　卷七百十八

十八

夫率性謂道中立不倚毅然其由誠乎其志其行已也躬率不畏其事上也謹隨僚屬撫列士之所守也遵民之彼遷辨元盛政府之有佐帥郡之從事濟濟乎其多賢哉有澄清刷果謀事流睹難不苟當官而行雖參衡合未嘗出意杜塞請託之徑勸敬忠義之節持論守正造次由禮動靜無疵危險而厲節乃至言之不用志之不伸投冠而去裹足而趨者蓋有之矣斯皆含光斂采隱景綠守死而不亂者也顧豈方社道而專人希世而取容者哉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信哉不為利回乃為義攸宜古之益友者歟

羅豐爲節度使兼中丞豐有怨者復譖斐準字幼陵爲衛尉卿豐入爲刑部尚書準爲御史中丞時豐子弟多在京師準劾奏豐縱子弟犯法豐坐貶官準亦坐出爲睦州刺史後豐爲京兆尹準爲大理卿豐子弟復犯法準又劾奏之豐坐貶官準亦坐貶爲衡州刺史準性剛正不阿權貴所以屢遭貶黜

唐李渤爲江州刺史時有軍將犯法渤杖殺之軍將之黨訴於觀察使觀察使以渤不先聞奏杖軍將非法奏貶渤爲虔州司馬

爲別駕從事
劍東爲異州治中董卓廢少帝奏紹爲異州紹遣兵到東平界聞卓已敗還
乃說東平相劉宏曰卓雖已死其餘衆猶有萬餘人皆驍武善戰今聞大軍
還必謂我利其亂故來襲之宜勒兵嚴備以逸待勞可一舉而破也宏不從
紹乃單騎徑過宏營宏遂與俱還紹謂宏曰今天下大亂雄傑並起各擁強
兵觀時而動以圖王霸之業今兗州殷實四通當衝之地若不據之以自強
而與他人爭利一旦有變雖欲悔之亦無及矣宏深然其言紹因說宏使取
兗州宏從之紹遂領兵入東平界襲殺宏而奪其衆
孔融爲北海相時黃巾賊數百萬衆攻青州青州刺史袁譚不能禦融乃
單騎入賊營譬以禍福賊相謂曰孔北海仁義愛人今來欲以身命救一城
人吾等忍不相原遂各引去
中常侍張讓子弟恣橫殺人太守陳留邊讓素有名譽而疾惡讓所爲數
上書言讓罪惡讓聞之懼詣闕自陳靈帝愍而赦之
國淵辟太祖司空掾劇地公卿論議多以言正爲退無松焉
袁紹遣地上淮關為來術所命術有疑意訪諸謀主正術不
能抵禦當之不敢不禮也
崔琰初為袁紹所授太祖領冀州牧又辟琰為別駕從事太
祖討袁氏日稽留行三十餘乘故為冀州也然好日今天
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凡以親爭于我尊方英俊樂為用野未
開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杖討甲兵唯此為急
斯皇霸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攻谷謝之于時袁譚皆伏
兵圍原為五官將長史國淵自守非公事不出
原陵為袁紹所圍太祖自往救之淵固爭以為不可太祖不聽淵乃
建議為又帝永和初為東郡太守時黃河連歲決壞
陳留人大守王肱命為督郵郡有名儒而
門生怙勢放恣見肱所行輒凌辱之肱收殺
二人縣名為義士而討也督郵失色悔懼求退之
二縣名為義士而討也督郵失色悔懼求退之
太守陳留邊讓素有名譽而疾惡讓所爲數上書言讓罪惡讓聞之懼
詣闕自陳靈帝愍而赦降人大守王肱命為督郵郡有名儒而門生怙勢放恣見肱所行輒凌辱之肱收殺二人縣名為義士而討也督郵失色悔懼求退之
二縣名為義士而討也督郵失色悔懼求退之
太守陳留邊讓素有名譽而疾惡讓所爲數上書言讓罪惡讓聞之懼詣闕自陳靈帝愍而赦降

晉公輔以衣冠禮義以此為清無足稱也形有慙色

羊侃為大傳楊義公重時京兆多盜竊驛欲更其法盜百錢加大辟請官屬會議侃曰昔楚江乙毋失布以為盜由今法公若無欲盜自止何重法為驛鄭而止

十載之後侃為梁武帝所知委以邊事而王弼擁兵於壽陽不受徵召帝以侃素為弼所憚遣侃為書喻之侃乃為書曰

陳觀字近思隴國秦人州牧部從事劉敏之為刺史會敏之卒觀結代攝準為刺史韜因河間王顒檄結結至會聞王薄史鳳曰汝王貴藩州豈何法而擅拘耶時觀在準對曰甲部吉刺史固命國之外舍長張沛部而在境有刺史幹綱事檢文異前後列上七被詔書郡州所知雖有違諱結曰衆人之言不可互

隋宜依法辯實

陽陰為廬江郡王導曾州部從事之郡敘有所按温開門啓事誥史鄭敘事曰若都督有違旨當明憲者遷不宜相違考不以

府元龜　卷七百一十九　五

謂吉能察之從事即退

何去為大將軍王敦主簿敦亡令時為廬江郡貪汙狼藉致客於座中稱曰家元在都定住廬江人士成謂之元正已曰元即廬江人所聞長於此敦歎傍人皆為之不安然自若由是許敦在建康海王文學

宋劉敬宣為豫州刺史元顯總軍事中郎元顯為揚州總攬朝政敬宣依法糾劾元顯大怒遣使詰責敬宣不悅

吉為字次文為長沙王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作大匠領軍劉正甚為高祖所知貴

劉延孫為廣陵王義真車騎長史義真好音樂延孫上備樂器及諸名倡義真常與左右於齋內作鼓吹延孫以為非法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此諸義真自此改容

因令撤諸名倡多所整飾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此諸義真自此改容

一旦酒亦何損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過酌至湛因起去曰

府元龜　卷七百一十九　六

立軍權以收望望畅薛者文敬歎酒常醉不省其事

阮韜為南郡相南郡舊俗刑獄之官皆貪汙狼藉致客於座中稱曰家元在都定住廬江人士成謂之元正已曰元即廬江人所聞長於此敦歎傍人皆為之不安然自若由是許敦在建康海王文學

宋劉敬宣為豫州刺史元顯總攬朝政敬宣依法糾劾元顯大怒遣使詰責敬宣不悅

吉為字次文為長沙王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作大匠領軍劉正甚為高祖所知貴

劉延孫為廣陵王義真車騎長史義真好音樂延孫上備樂器及諸名倡義真常與左右於齋內作鼓吹延孫以為非法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此諸義真自此改容

因令撤諸名倡多所整飾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此諸義真自此改容

一旦酒亦何損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過酌至湛因起去曰

府元龜　卷七百一十九　六

立軍權以收望望畅薛者文敬歎酒常醉不省其事

阮韜為南郡相南郡舊俗刑獄之官皆貪汙狼藉致客於座中稱曰家元在都定住廬江人士成謂之元正已曰元即廬江人所聞長於此敦歎傍人皆為之不安然自若由是許敦在建康海王文學

宋劉敬宣為豫州刺史元顯總攬朝政敬宣依法糾劾元顯大怒遣使詰責敬宣不悅

吉為字次文為長沙王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作大匠領軍劉正甚為高祖所知貴

劉延孫為廣陵王義真車騎長史義真好音樂延孫上備樂器及諸名倡義真常與左右於齋內作鼓吹延孫以為非法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此諸義真自此改容

因令撤諸名倡多所整飾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此諸義真自此改容

一旦酒亦何損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過酌至湛因起去曰

蜀中獄訟繁滯杖罰之外皆服其有特罪者但請白牛白馬公與吾何愛焉帝嘉其言賜優詔

唐崔寧為劍南節度使時史牟為主簿性剛直寧甚敬憚

劉闢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史牟為主簿性剛直寧甚敬憚

高崇文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史牟為主簿性剛直寧甚敬憚

郭釐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史牟為主簿性剛直寧甚敬憚

武元衡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史牟為主簿性剛直寧甚敬憚

裴度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史牟為主簿性剛直寧甚敬憚

崔寧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杜甫為節度參謀

高適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杜甫為節度參謀

嚴武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杜甫為節度參謀

韋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杜甫為節度參謀

蜀多新使暴號為難理倫清儉率身以化之蜀川感而其理覺

嚴中宮殿簷瓦皆用銅為之

嚴武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杜甫為節度參謀

嚴武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杜甫為節度參謀

嚴武為劍南西川節度使時杜甫為節度參謀

[illegible]王居南面之尊以秉王[illegible]恒[illegible]自從[illegible]中遷[illegible]十餘[illegible]
[illegible]與其[illegible]晉乃[illegible]有朝宗[illegible]授秘書監兼秉王傅[illegible]
無忤長官長慎人若以軟故于之[illegible]權[illegible]不能移其操以在秉
[illegible]固事或[illegible]正論三侮自悉視[illegible]下賢之色或與諸侯候於
外屏有[illegible]不召而食而拍關之謀放不預聞及秉府得
罪或傳旨慰言止於朝降而贊[illegible]皎[illegible]衣蠶室在閒其[illegible]
財曰此祚[illegible]之悔也[illegible]一旦擊室塗地而秉宅朝
降免死幸也俄而秉妻宋氏[illegible]長流即時僕[illegible]所在[illegible]平放
歸田里

晉許孜[illegible]常山元[illegible]事安重榮在鎮所為不法家多委之為左右
所間幾罹其禍

倩賴

吳委之皆[illegible]不[illegible]其義倩[illegible]者之行也約失[illegible]解俊則固先之

周世[illegible]由[illegible]而下[illegible]幕[illegible]府之選士之負氣[illegible]壞[illegible]有[illegible]者多[illegible]為固

府　七百七十九　十一

有[illegible]尚名檜紙[illegible]襲[illegible]隅[illegible]裹[illegible]耿介[illegible]所[illegible]還[illegible]以[illegible]事奉[illegible]有[illegible]家[illegible]倫
而有度[illegible]辭[illegible]解[illegible]略[illegible]無[illegible]經[illegible]營[illegible]歸[illegible]史[illegible]不[illegible]思[illegible]於[illegible]時[illegible]於[illegible]政
[illegible]自非[illegible]道義[illegible]中[illegible]情忠[illegible]尚[illegible]經[illegible]俗又[illegible]惡[illegible]能[illegible]雖[illegible]於[illegible]秉[illegible]讓[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肯[illegible]殺[illegible]者[illegible]哉
漢趙廣漢[illegible]坏[illegible]郡[illegible]奎[illegible]人[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郡[illegible]吏[illegible]所[illegible]事[illegible]父[illegible]兼[illegible]數[illegible]過[illegible]取[illegible]十[illegible]五[illegible]為[illegible]名
後[illegible]廣[illegible]王[illegible]良[illegible]為[illegible]大[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司[illegible]直[illegible]在[illegible]位[illegible]恭[illegible]儉[illegible]妻[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官[illegible]舍[illegible]而[illegible]破[illegible]瓦[illegible]器
聞人[illegible]聚[illegible]為[illegible]郡[illegible]耶[illegible]行[illegible]則[illegible]負[illegible]笈[illegible]徒[illegible]則[illegible]無[illegible]從[illegible]連[illegible]處[illegible]皮[illegible]以[illegible]自
覆不受人之[illegible]貨

雷義字仲公[illegible]豫[illegible]章[illegible]郡[illegible]人[illegible]兄[illegible]罪[illegible]者[illegible]後[illegible]以
金二斤謝之不受金主伺義不在密[illegible]投金於承塵上後有[illegible]理屋
范丹[illegible]辭公府出行[illegible]縣[illegible]被[illegible]囊[illegible]自[illegible]隨

孟嘗[illegible]為[illegible]濮陽長史中平初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illegible]被徵失
期[illegible]利史[illegible]中[illegible]怨[illegible]欲[illegible]求[illegible]誅[illegible]嘗[illegible]宮[illegible]得[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金二十斤[illegible]贖[illegible]
嘗曰吾以子[illegible]在八[illegible]故[illegible]為[illegible]子[illegible]耳[illegible]豈[illegible]貪[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哉[illegible]終[illegible]辭[illegible]不[illegible]受

[illegible]王[illegible]備[illegible]為[illegible]長[illegible]譯[illegible]列[illegible]冨[illegible]衆[illegible]氏[illegible]政[illegible]繫[illegible]在[illegible]職[illegible]數[illegible]有[illegible]多[illegible]蓄[illegible]衆[illegible]不[illegible]破[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沒[illegible]審[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家[illegible]財[illegible]物[illegible]貨[illegible]以[illegible]萬[illegible]數[illegible]及[illegible]破[illegible]南[illegible]皮[illegible]閻[illegible]侯[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
書[illegible]勳[illegible]百[illegible]卷[illegible]太[illegible]祖[illegible]歎[illegible]曰[illegible]士[illegible]不[illegible]妄[illegible]有[illegible]名[illegible]乃[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司[illegible]空[illegible]掾[illegible]行[illegible]到[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即[illegible]將
[illegible]薛[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天[illegible]帝[illegible]丞[illegible]相[illegible]長[illegible]史[illegible]甚[illegible]勤[illegible]王[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掾[illegible]優[illegible]每[illegible]白[illegible]約[illegible]損[illegible]取

周而[illegible]已

南[illegible]濟[illegible]王[illegible]延之仕宋為[illegible]司[illegible]徒[illegible]建[illegible]安[illegible]王[illegible]休[illegible]仁[illegible]左[illegible]長[illegible]史[illegible]加[illegible][illegible]綿[illegible][illegible]辭[illegible][illegible]延
之[illegible]清[illegible]儉[illegible]居[illegible]宇[illegible]宇[illegible][illegible]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牲[illegible]候[illegible]之[illegible]鬼[illegible]六[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且[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即[illegible][illegible]封
[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間[illegible]齋[illegible]屋
梁[illegible]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宗[illegible]荊[illegible]州[illegible]主[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宗[illegible]將[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遺[illegible][illegible]
錢二十[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辭[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華[illegible]仕[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荊[illegible]州[illegible]別[illegible]駕[illegible]前[illegible]後[illegible]紀[illegible]綱[illegible]皆[illegible][illegible]錢[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華[illegible][illegible]
杜[illegible]絕[illegible]請[illegible]託[illegible]布[illegible][illegible]疏[illegible][illegible]妻[illegible]妻[illegible]子[illegible]不[illegible]免[illegible]饑[illegible]寒[illegible]明[illegible]帝[illegible]聞[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長[illegible]史[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都[illegible]平[illegible]城[illegible]中[illegible][illegible]寶[illegible]山[illegible]積[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

府　七百七十九　十二

分[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佐[illegible]唯[illegible][illegible]妻[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取[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惡[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婆[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為[illegible][illegible]默[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書[illegible]數[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武[illegible]陵[illegible]王[illegible]楊[illegible]州[illegible]長[illegible]史[illegible]在[illegible]職[illegible]清[illegible]白[illegible]為[illegible]朝[illegible]廷[illegible]所[illegible]稱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中[illegible]從[illegible]事[illegible]近[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吏[illegible]勤[illegible]干[illegible]人[illegible]前[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皆[illegible]致
江[illegible][illegible]歷[illegible]官[illegible]八[illegible][illegible]長[illegible]史[illegible]四[illegible]王[illegible]行[illegible]事[illegible]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家[illegible][illegible]壁[illegible]立[illegible]出[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
後[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九[illegible]神[illegible]鷹[illegible]三[illegible]年[illegible]大[illegible][illegible]舅[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王[illegible]杜[illegible]超[illegible]行[illegible]征[illegible]南[illegible]大[illegible]將[illegible]軍[illegible]鎮[illegible]鄖[illegible]
以[illegible]九[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中[illegible]郎[illegible]年[illegible]四[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矣[illegible]超[illegible]以[illegible]方[illegible]春[illegible]而[illegible]請[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史[illegible]乃[illegible]
表[illegible]九[illegible]與[illegible]中[illegible]郎[illegible]呂[illegible][illegible]等[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請[illegible]州[illegible]共[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堅[illegible]等[illegible]皆[illegible]以[illegible]負[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清[illegible][illegible]獲[illegible]賞
劉[illegible]為[illegible]大[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illegible]清[illegible]貧[illegible]士[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家[illegible]徒[illegible]四[illegible]壁[illegible]而[illegible]已[illegible]太[illegible]傅[illegible]何
[illegible]
張[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參[illegible]軍[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轉[illegible]楊[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參[illegible]軍[illegible]及[illegible]開[illegible]府[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歷
仕二[illegible][illegible]共[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譽[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仕[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資

庶參為真定公子自國中騎千直出襲州秋盛隋之州州有
兵理和穰者擊殺庶參不取子直遁之終不定令
平常為幽州別駕華與窮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
免饑寒
温子昇為廣陽王深北道行臺郎中高車破走珍寶盈滿子昇
取絹四十匹
北齊張耀為中軍大都督轉執掌長史及軌除濮安二州長史
又以耀為軌諮議參軍後為御史所劾州府僚佐及軌左右以
賄免耀拒絕者百有餘人唯耀兄弟為冰炭所容曹
後周裴文舉為齊王憲府司録憲出鎮鄖州文舉為益州
總管府中郎蜀土饒商賈百倍或有奇貨文舉皆不
之一利人為置貨若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取非義財
也憲府長史賀敬臣貪鄙之譏是以不染非義財
隋趙軌開皇初為蒲州別駕有能名其東隣有來借路其家軌

遣人來招還謂其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爾若非機行物不顧
侯人故寄宿以為識在州考績連最持節使者郎陽公梁子恭
上狀文帝賜以米帛甚優令入朝父老將送者各攜酒肉別駕
在管水火不供賓客送是以不敢盃酒相送公請酌一盃水奉
餞亦受飲之
韋師平陳之役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雅為
清白
陳羊侃大梁中為屬門郡丞時政刑苛峻侃每長吏多聽訟孝莊清
鄭論曰
隋前太常卿為綿州刺史官之日家無餘財
唐張說為洺州人業未成就聽師黃君遊歸國秩滿解管府
司馬王元感留洺州人業未成就聽師黃君遊歸國秩滿解管府
事元感

仲尼曰可與立未可與權蓋夫揣塵成敗之理裁量用捨之要終久有過而有成功者為難矣漢氏初下公卿收伯之所聘皆教其修掾位稱有卓絕之士至或公議政典經識戎務史識制勝料敵應變處宜剖斷舉無遺策固心術明晰出於中智之上識理深辯出夫口之詩有已乃有失於臆說貽悔啓吝事機既往追咎奚及蓋役哲之忠謀資後人之鑒誡不可以不察也

漢杜欽字子夏大將軍鳳輔政委腹心之重甚於周召宣帝徵王等相攻漢遣大中大夫殷中和解留王侯王侯得收犯守討逆藏溫毒毒之地雖有深矣將莫言吉水火成未疑漢家加誅宜敕守尉練士馬大司農隨調穀帛委輸宣勢選任職大守侯以救不毛之地土用之民罷主不以勞內國騷動百姓罷弊非其民絕望王侯勿復通知以生苦所行宜重之功不可齊屢難也亦宜因其弱乎卑節絕之及已成形然後誅師則力狂被言願勿動其說為善議前大將軍幕府欽為病免數歸大將軍重戒二曰往周公至聖之德猶有叔父之弟而成王有猶見之明無信讒之聽外管蔡流言而周公懼後賊王之身也權重於秉柔威震部曲有民萬眾懷不軌之心不介然立智然北睚起諫步而異國無進言開朝之利

動靜有災通以聞如此則復讓一時之忿而得收權其幾申固其謀策前要名各不勝於從相矜成自短罪成狂犯守討逆藏溫毒毒之地雖有深矣將莫言吉水火成未疑漢家加誅宜敕守尉練士馬大司農隨調穀帛委輸宣勢選任職大守侯以救不毛之地土用之民罷主不以勞內國騷動百姓罷弊非其民絕望王侯勿復通知以生苦所行宜重之功不可齊屢難也亦宜因其弱乎卑節絕之及已成形然後誅師則力狂被言願勿動其說為善議前大將軍幕府欽為病免數歸大將軍重戒二曰往周公至聖之德猶有叔父之弟而成王有猶見之明無信讒之聽外管蔡流言而周公懼後賊王之身也權重於秉柔威震部曲有民萬眾懷不軌之心不介然立智然北睚起諫步而異國無進言開朝之利

而權侯成封[illegible]及近者武安侯之見退老相[illegible]不可不察[illegible]三事之訴去各數百歲老人有即其不可不察[illegible]將軍由周公之謙禮撰侯之威放武安之欲毋使羌雖之使得開其說項之復日餘京兆尹生章一封書來見凰專攬威主之過宜急切用以應天變於是天子感悟召見議欲退武[illegible]甚憂懼欲令風上疏謝罪乃歎息文相拉殺天子右弟為不食帝以而親信風亦不忍發復起風位風心煩稱病[illegible]為欲逐退欲復說之曰將軍深惟故事[illegible]骨鯁忠臣之身列已自責至誠勉愚知妄不感傷難必是無蜀之臣執進退之分幕其去就之斷者耳[illegible]非主上所以待將軍非將軍所以報主上也昔周公輔成王[illegible]在京輔明不離成周示不太王室也仲山父屏述一旦無親疏宣武子春[illegible]秋[illegible]賢之[illegible]猶[illegible]

天下治安變異之意是為將軍[illegible]主上[illegible]然知之改變後不遭[illegible]引書稱[illegible]每困我[illegible]將軍不為四國[illegible]自殺成王之國至忠臣復起[illegible]將軍事上今尚書初奏京兆尹章花詔獄[illegible]京兆[illegible]庶[illegible]之以識朝廷欲[illegible]其過復就[illegible]京兆尹章所坐事審更[illegible]以[illegible]素好言事以為不坐當[illegible]疑其以自[illegible]見所言也[illegible]章為有[illegible]正法事不疑楊自[illegible]疑於遠方[illegible]天下不知[illegible]章[illegible]有罪以為坐言也如是塞事[illegible]原[illegible]前明之德[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復[illegible]舉五言[illegible]即[illegible]加[illegible]明[illegible]方使[illegible]知[illegible]主[illegible]明[illegible]若此[illegible]流言消釋[illegible]者[illegible]後[illegible]初為王奔更始將軍廉丹捕討[illegible]定陶奔逃詔丹[illegible]倉[illegible]空矣可以怒矣可以戰矣將

[illegible]國[illegible]任不相與於中[illegible]無以報恩塞責耳但恐夜召[illegible]以
[illegible]之所言[illegible]因說[illegible]可[illegible]而成有[illegible]之[illegible]而功有[illegible]
之所[illegible]世是故期於有功不[illegible]於小節[illegible]
[illegible]公伏[illegible]而使其[illegible]取欲[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復[illegible]見[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以死[illegible]生以有[illegible]亡君子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寧[illegible]存[illegible]身[illegible]智之[illegible]也故[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之吉無不利[illegible]其不可而必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死之日[illegible]義[illegible]時智者不為[illegible]勇者不行[illegible]
[illegible]張良以五世相[illegible]韓[illegible]始皇[illegible]滅之[illegible]
[illegible]太山[illegible]軍之先為漢信[illegible]新室之[illegible]
[illegible]滅[illegible]於[illegible]人思召公也[illegible]
[illegible]天[illegible]從之[illegible]為[illegible]軍討[illegible]
[illegible]百里之[illegible]
[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於不[illegible]何[illegible]軍覆於中原[illegible]有[illegible]於草野[illegible]功[illegible]
人轉禍而為福智士因敗而為功願明公深[illegible]而[illegible]
[illegible]不能從進及雖陽[illegible]丹曰蓋[illegible]明若[illegible]於[illegible]形智者處於未
[illegible]況其[illegible]哲者乎[illegible]
[illegible]可失公孫[illegible]曰有[illegible]人之行[illegible]非於世有[illegible]
故信[illegible]廣[illegible]謂破今石之策[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
[illegible]智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商羽為[illegible]州刺史[illegible]五種[illegible]是時大山賊[illegible]
[illegible]商羽[illegible]
[illegible]冤州[illegible]都[illegible]能討說種曰中國安寧太[illegible]曰父而大山[illegible]
[illegible]冤州[illegible]都[illegible]能討說種曰中國安寧太[illegible]曰父而大山[illegible]
[illegible]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高為劉表[illegible]
[illegible]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將禮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叛衆公宜整旅以待期重攻之不攻略之無疲衆不出十日則十萬之衆未戰而自困耳前討徐州時劉玄德在其手吾念父兄之讐不與共戴天誓必滅之今玄德已窮來投我我殺之以絕後患若囚置之猶放虎自貽憂也公從之玄德到下邳說布曰明公與太祖俱事天子太祖東征公為後援今公在背後斷太祖糧道太祖雖有克敵之功無所復施矣今太祖糧少在許去此千里若公以步騎五千出其前我以精兵數百衝其後太祖可不戰而走也布以為然將從之陳宮曰太祖遠來其鋒不可當宜引軍逆擊於半道伏兵以待之彼進不得戰退不得息不過旬日之間公孫劉之首可懸於麾下矣布又從之太祖聞之大驚將欲還擊玄德劉備說太祖曰布有勇力而驍名著於關東今日殺之是無罪而自除強敵也太祖乃止布又使玄德屯小沛為東藩以拒袁術布聞之大怒遂攻玄德玄德敗走歸太祖太祖遣夏侯惇等救之為布所破惇等還布復攻太祖太祖自將擊布布敗走固守下邳相持連月不下太祖乃決泗水灌城布窘急乃降縛布及陳宮等皆殺之

建安元年太祖表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胡才天子到洛陽比東諸將必爭權勢不如東伐以討不義命令從天下歸心天子播越將軍有唱義之功今以山東憂亂未能遠赴聞石公儀公遠將軍家殿通使雖樂羊之功心無不在至是將軍正天下之舉志也今車駕東遷將軍以兵衛翼輔王室以從民望大順也懷忠以服雄傑大略也於義

以救天後人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害矣若不時定四方生心疾雖意不以為患然相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

毛玠為大祖治山從事語太祖曰今天下分裂國主遷播生民塗炭袁紹據河北兵強民衆而無經遠之略百姓無安固之志將以有為今未知劉表據有荊楚跨帶江湖國險而富民附其土豪而撫其遠客雖有強鄰足以為援未可圖也袁紹驕而無斷好謀少決不能用人其勢必不相救公誠能奉天子以令不臣脅制四海之命順民心以討不庭誰敢不服若不時定將有他變因人成事以濟大業者也大祖善之

袁紹南征劉表九州之郡十并其八衆最天下勢傾河北今要

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虛擊而定納降人無也有度而淳得蜀且隨蜀人未待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困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蜀稍定明於治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服信於心要則不可犯矣不如少留以為後圖公還後蜀聞公遠去必人人自危雖有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服信於心要則不可犯矣不如少留以為後圖公還後蜀聞公遠去必人人自危雖有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服信於心要則不可犯矣不如少留以為後圖公還後蜀聞公遠去必人人自危

性者以民分有常性也之業難中奪之是以至今永大業是以民人分有常主業難奪主替公因宜及此時復讎雪恥不施行然州郡猶兵勢如本意也

高柔為大祖倉曹屬時大祖欲遣諸軍討張魯柔諫以為今劉備大兵西有蜀疑馬超請命已而梁興相用動於逆宜先掩東三輔三輔平魯不傳檄而定也然人心難測等果反一舉既以滅賊梁大祖軍事務虎豹騎從圍馬超出戰士卒多死大祖從柔計統之統曰今千里踏敵近不能常退少衰自歸師漸入騎不能制而驕我敗而驕賊少可克也大祖善其言遂急攻之遣統率下騎斷謝自陳羌胡川人習先主陛蜀州所為則解降陳州迎先主先主欲借羌胡以為己用亦為彊今東心與之等吾不為若驕軍之後將軍雖得陳州事必無成先主之攻東與安戰布果襲下邳遣兵助術大破陳州軍先主恨不用柔言

及名三已下尚及元默走歸東
沮授審素紹從事太祖征紹還官渡紹進保鄴武授曰此兵數
雖衆果勁不及南南穀虛以資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戰糧宜徐持久曠以日月紹不從
李孚為袁尚與州刺史高幹請兵出黎陽孚單馬徑造幹營說幹曰今尚與兄爭國
別駕審配中郎將辛評郭圖等比黨專政尚疑郭中郎備以袁氏之衆後尚與兄爭國
尚疑郭中郎備以袁氏之衆後尚與兄爭國
今使小人得志公不早圖禍必及公公不以知外內且恐不能自達孚請自往說尚
孚常侍行前得其白書曰袁氏之興人則魏公算量當世謀略不及矣尚從其計孚自選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勑使具騎糧不
得持兵仗各給良馬迭相尚來南所在止亭傳次到梁便使從者前問事故三十枚觀者馬邊曰者平上憤將三騎被蓑詣營門
者所問事故三十枚觀者馬邊曰者平上憤將三騎被蓑詣營門
下是時大將軍袁尚與兄譚爭國連年戰伐尚每失利將軍呂曠高覽等各擁強兵在
中自稱都督冀州諸軍事大將軍袁紹之甥外統強兵內為謀主尚甚重之

書李園荊士陵聖重仁其副逐歷太祖營前經兩過從前國用
無何將本所從作降人服臨輩夜出時守園將士城中悉降
火光照營但共驚視園李出北門逐從西南突圍得去
太祖聞之已得李園將士攝聚收曰軍如吾言出北門見兩道火光
夜當有內應而不能攻破先至中山而袁譚又追擊尚尚走奔袁
尚相失遂詣譚復為謀主譚敗准為征西將軍更復淵同為
袁譚戰准時有疾出遇害軍中憂懼准收敛卒推鋒先驅將軍
張郃為副主謀策畫其明日舉先之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請
渡軍不敢偏便乘勝欲渡水為輝以拒之准曰此示弱而不足
拒而非也不如速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破也
驟使引先主疑不渡擊渡既半示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假
部節性以准為司馬
魏武為荊州大守時蜀將關羽圍征南將軍曹仁於樊以議
即欲仁軍事南行與平寇將軍徐晃俱前赴到羽圍而諸將皆
敢於不到晃所督不足救襄圍而諸將皆言晃促救襄圍諸將曰
今賊圍堅固水潦猶盛我往平野必而仁隔絕不得同力此舉
適所以墮內外其意今太若輸軍屯漢通侯知外救以
勵將士計北軍不過十日尚足堅守若後表軍俱發破賊必矣
如有敗救之殘余為諸軍當之諸將皆喜晃更作地道前後喜與
仁徑自救護北軍不至并勢大賊引軍既退將船猶攝乃水襲
擊將大軍不通而孫權遂襲取荊州關羽聞之即走麥城權
議欲自今因羽危懼必可追禽也備曰權遂與連兵之難欲權

備其後頓羽遂收其衆故順劉氏求助秦慶合氏之與
利鈍耳今羽已孤迸更復存之必為權害若深入追北權則
復於後將生患然我矣主必以此為深慮仁如微所策
權從之羽遂將走之東疾徐仁如微所策
魏時大軍不通而孫權遂襲取荊州關羽聞之即走麥城權
兵以解圍圍疾疫滿月兵將病解吏民相半議欲還許以
安士卒大帝從之遷徙數萬家於洛陽南北大道開通
部為城門候吏卒遷徙數萬家於洛陽南北大道開通
薄將軍劉勇將圍襄陽以救曹仁大帝以為襄陽重守
及水陸並攻非所以救仁之急也非計之上者今賊圍堅
足為持久計外親內疏勇得志難必不服也可遣人偽
與其後許以封權劉勇聞解太祖以其言告勇即
引兵而還公安江陵圍遂自解常林為文帝五官將時太

祖西征田銀得伯反幽襲屠動文帝欲親討之林曰昔秦惠
陵又征幽州敵之形勢可料便也此方使民樂安獻氣服化已
久守善者多策伯大羊相聚智小謀大不能為害方今大軍在
遠外有強敵將軍為天下之鎮也輕動萬乘棄華克不成文帝從
之遣將往伐應時克滅
蜀劉禪為先主荊州牧漢昭烈帝遺使告以欲共取蜀或以為宜
報吳許吳然不能越洞有蜀割地可為已有觀進曰若為吳先
驅進未能克蜀聽為吳先今但可然資其伐蜀和
自說新據諸郡未可以動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進退
之計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吳果興討遣瞰為後援終事
竟統為先主軍師中郎將留先主自荊州荒殘人物凋盡東兩
吳孫北有得志之討難以合益州國富民強而劉璋闇弱
蜀四部人馬可以出必良策密獲求於外今權借以定大事備
曰今指與吾為水火結讐操以緩吾吾覺操以仁

義以誘吾以詐與盟據吾勢乃可成耳今以小故而失信義於
天下有吾無以自容於操也備曰權負我非一遁所能定也兼結
攻昧五伯之事遂取荊守親之以義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
於信今自不救終為人利耳備遂行統備從入蜀益州收綏撫
吏民甚得人心先主入益州國富民強而劉璋闇弱
劉禪為諸葛亮丞相統軍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諸郡七月
亮自率衆進討南中四郡四郡同時俱反亮進軍攻破
之軍無留行或問曰南土高遠恃險不賓來不一往
不服今公舉軍而進雖每戰克勝深入不已必有後患
亮曰不然彼遠恃險故不時服今舉大軍以臨其
境兵威既盛必破膽而服之以德攻心使不復反
吾計已定
劉禪為諸葛亮丞相統軍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諸郡七月
亮自率衆進討南中四郡四郡同時俱反亮進軍攻破
之軍無留行或問曰南土高遠恃險不賓來不一往
不服今公舉軍而進雖每戰克勝深入不已必有後患
亮曰不然彼遠恃險故不時服今舉大軍以臨其
境兵威既盛必破膽而服之以德攻心使不復反
吾計已定

楊洪字季休為益州治中從事時先主征吳不克還住永安漢
嘉太守黃元素為丞相諸葛亮所不善聞先主疾病懼有後患
舉郡反應賜卬城特遣東行自領成都兵是以元益無所復
洪即答太守遣其親兵使將軍陳智鄭綽討元衆議以為元若
不能亂成都當由越巂擾動中出則元兵勢無他通信何
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之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卒吳
大活耳勿留捕但於南岸廻口避洪便得兵智綽不悟言果生
擒元
劉禪為諸葛亮丞相統軍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諸郡七月
亮自率衆進討南中四郡四郡同時俱反亮進軍攻破
之軍無留行或問曰南土高遠恃險不賓來不一往
不服今公舉軍而進雖每戰克勝深入不已必有後患
亮曰不然彼遠恃險故不時服今舉大軍以臨其
境兵威既盛必破膽而服之以德攻心使不復反
吾計已定

蔣琬之出南方不敢久
吳武烈皇帝為大帝廟史從征合肥城久不拔絞進討曰古之圍
城開一面以疑衆心今國之甚容攻之又急誠權并命死力死
鬥之愚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小寬之以觀其刘議者不同會
晉司馬淮楊州刺史周浚鎮壽春淮南軍大戰得誠
募討誰可擊者淮曰于時龍驤將軍王濬跨蜀有
張梁之精銳之衆下水東吳國之衆殺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懼
今王龍驤實宜破武昌吳所恃以為藩蔽而下所向風靡土分之勢
見吳將授首直述濬江直指建業大軍水至吳將其誰禦可不戰而
擒浚善其策便使白軍軍曰軍關於事機所欲懷已免吾必不
矛盾固使白之軍果曰受詔但令江北抗衡吳軍不使動靜
貴州雖武宣能獨守東今者遣命勝不足多若其不勝為罪
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楫一時俱濟其懼自

詩為賦詠之里之處以陳府之功來爰節度本之制也直握兵之要可則李之所謂爰命不受辭也今漢江必全剋獲將有何慮若越次不濟不可謂忠智獨而不行不可謂忠智獨而不行不可謂忠智獨而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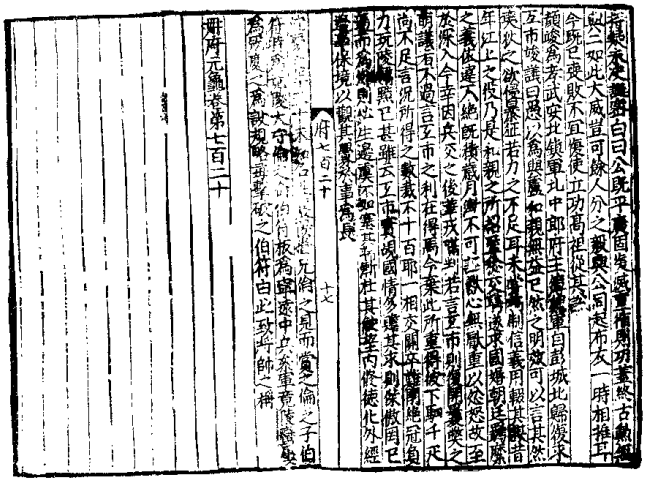
都督青州諸軍事鎮青州刺史
孔坦為尚書左丞時蘇峻據天子幸石頭坦奔詣侃侃引為長史侃等皆左丞時蘇峻據天子幸石頭坦奔詣侃侃引為長史侃等皆
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今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明峻必不動設遣軍出江寧掠京口我多果船別遣駐都秦鎮京口侃等各以兵會既至坦議以為本不應須召都公淳使東
門無服今宜還營侃等猶疑坦固爭甚切如令
晉陽秋京口遣軍熟色大紫又令騎將李閑曾統閑光與數并
力賊退衆分不知詳定
高祖為鎮京口振威將軍時桓溫擅威權衆北伐軍次武昌鎮
文慰之咨曰宜致書論以禍福自當反葬如其不耳便六軍整
嚴進順於玄判矣若有異計請先殺敬便發坐為鎮文書舉白
桓雖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無廣國所以深用惟稱在乎此耳然
異常之衆衆之所敬聲雷吟想足下不以閑之荷虞失之無
所不至或從容風振援一時分散如其不然者則事實並喪社
稷之事去矣甘寧為鎮靜之術侯固維城所
以內慰于心外禦其侵者也今外寇社侵侯國家
事我一也天之所廢必明德先存疑國而後圖其弘使王基
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聲而不盡言
過得書還頓
部超為桓溫參軍太和中溫將伐慕容氏於譙遣超諫以道遠
水不入役使過運運輒覆溺不如陸行超以為不然曰清水入河無過運理若窮不戰運道又難困資無所資為保
必也今盛夏赤力經造艱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陣而走退還並
資於若能以戰呼吸可定設欲城鄴難為功百姓怖駭資儲
皆當自致公必將其言耳

府七百二十　五

若此計不從便當頓兵向滑臺控引糧運令徐徐儲充備足攻克
雖知賊遂終不濟就若今北二策而連軍西進進不速退退
須之賊困此勢日相引便可擒滅秋冬船道通帶且北七早寒三
軍悉稱首火迫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關非惟無全而已溫不從
果有救鄴之晉部潛之為何無思大將軍府長史無武將率府以距魔備晉
之謀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旅洞山壓加未足為難晉於國家
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鄰當成鑒
宜速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苗力俟其疲
老然後擊之若兼萬全之長策而求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
無及矣無忌不從果敗
宋劉穆之晉末為會稽王世子元顯征虜參軍隆安二年王
恭起兵於京口以討司馬尚之名劉牢之為前鋒牢之素與恭
前軍司馬孫無終

府七百二十　六

相傾忽牢之心不能平乃求此舉使牢之為前鋒會稽王
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襲恭牢之呼無終告之無終
告恭先帝殊恩今居內營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繫吾不能負
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宇宙與不今欲恭國威靈以
明誅順以為何如無終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
亂無忌若舉兵清君側四兵志復吾君臣之義上合天心下
為社稷之福恭恭狐疑外內猜忌必不能相信無終之言
必不為恭用恭不悅無終出告牢之牢之曰無終言是也
將軍以為何如牢之曰吾計已決不復改圖無終曰將軍
若不改圖無忌請歸本國牢之曰卿欲還北我當相送無終
既出牢之即遣人追殺之
晉陽秋曰牢之既殺無終遂與恭戰於
丹徒恭敗還京口牢之進軍圍恭恭出戰又敗還城牢之
將攻城恭懼乃與從弟子恢及從子嗣之等數人開門出降
牢之執恭送建康斬之
晉安帝義熙初劉裕為鎮軍將軍北伐慕容超超遣其將
公孫五樓等率衆數萬屯據大岘以拒王師裕遣參軍胡
藩等率衆先登五樓等大敗超衆遂潰超退保臨朐
晉陽秋曰裕
謀曰賊既敗超必懼而東走保其巢穴若從大路則與超
爭險若從小道則虞其伏兵不如舍大路而出其不意
裕從之超果不設備裕軍出其後超衆大潰
宋檀道濟為征虜將軍北伐慕容超超遣其將公孫五樓
等率衆數萬屯據大岘以拒王師道濟遣參軍胡藩等率
衆先登五樓等大敗超衆遂潰超退保臨朐
晉陽秋曰道濟
謀曰賊既敗超必懼而東走保其巢穴若從大路則與超
爭險若從小道則虞其伏兵不如舍大路而出其不意
道濟從之超果不設備道濟軍出其後超衆大潰
宋王弘為江州刺史時桓玄篡位遣其將馮遷守湓城
弘遣參軍何無忌等討之遷出戰無忌等擊破之遷
走還城弘進軍圍城遷又出戰無忌等又擊破之遷
復還城堅守弘謂諸將曰遷既屢敗其氣已衰又
困獸猶鬥不可輕也今宜分軍斷其走路使不得
入城則自然離散我坐收其弊矣
晉陽秋曰弘
謀曰賊既敗超必懼而東走保其巢穴若從大路則與超
爭險若從小道則虞其伏兵不如舍大路而出其不意
裕從之超果不設備裕軍出其後超衆大潰
宋王弘為江州刺史時桓玄篡位遣其將馮遷守湓城
弘遣參軍何無忌等討之遷出戰無忌等擊破之遷
走還城弘進軍圍城遷又出戰無忌等又擊破之遷
復還城堅守弘謂諸將曰遷既屢敗其氣已衰又
困獸猶鬥不可輕也今宜分軍斷其走路使不得
入城則自然離散我坐收其弊矣
晉陽秋曰弘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二十

冊府元龜　卷七二〇　幕府部　謀畧

辟署

[illegible]式公風那守皆得自舉其僚中興之後郡召元威故當時幕[illegible]
[illegible]形然久昭好古晉而下內若寧爾之任外膺藩頓之寄[illegible]
[illegible]易宜不選親而繫得人為威故蓋大漢輔之重安危[illegible]
[illegible]之職左右惟人故能參事於[illegible]畫經綸於政務遴[illegible]官之術
[illegible]鄙治戎之善志周規矩以成其美至乃美厲之發當為
之聘蓋所以致禮才賢將共厚意然而宦尼有擇木之喻吳畜
[illegible]枉道之恥若夫舍忠義之士非志義相用而辟同趣又
豈肯屈身而苟合哉

漢[illegible]初由是經學以[illegible]

[illegible]蕭望之著小苑東門候免冠為郡史御史大夫[illegible]
以[illegible]

蕭望之著小苑東門候免冠為郡史御史大夫[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劉向[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德初累調而辭之

尹徵行部公事拜郎中辭大司空府

辰良爲國人初爲郡吏察旦採史入賀門下掾主簿能上書記稱大守功德良朝供書之大守歡答而止輒良功曹受進終不肯謁賀輒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西曹主刑獄文書為第一遷也海相

鮑永字君長上黨人父宣更始時任司隸校尉為王郎所殺永為郡功曹共以宣不附己欲殺其子孫都尉路平望風旨規欲害永永乃變名姓與平俱亡歸鄉里平後舉永孝廉永讓不受平乃召永弟子新太守趙興到門乃誡興曰吾以子新能立節而鮑宣死公宣可害其子也勉縣出外慎署永功曹興遂委身以事永永亦厚待興興後為汝南太守永為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

衛颯字子元建武二年辟大司徒鄧禹府禹薦颯為侍御史

王昌以擊馬流涕為後漢司徒伏恭府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高祖父烈為王莽大司空封東武侯駰年十餘歲能通詩論語及太史公書外祖父涿郡太守杜安奇其才以女妻之駰遂博學多通才藝初為大將軍竇憲主簿

何敞字仲逸廬江潛人也祖父武帝時為九江太守父為汝南太守敞少傳家業明經有行為郡功曹

胡廣字伯始南郡人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郡辟不就廣年十歲父為河東太守卒廣隨母還鄉里家貧無以葬廣乃賣田宅以辦喪事鄉人稱其孝

張奐字然明敦煌人也為郡功曹

樂恢字元基琅琊人高祖父為郡守因家焉恢少傳家業

胡硯扶風平陵人元和中辟大司徒鄧禹府

胡廣弟叔始少有志節郡辟不就

胡廣字伯始南郡人六世祖荊

陳祖名知名望李孝本太尉同掌[illegible]史
何遵字次山永貞事起韓名姓亡匿事解辟司空府
黃[illegible]字[illegible]元和[illegible]史
陳[illegible]字[illegible]
史[illegible]字公謹以[illegible]
重[illegible]
王允大原人仕郡為吏[illegible]
以補吏允妃[illegible]
為[illegible]
辟[illegible]
慶[illegible]子外[illegible]
邊讓字文禮初大將軍何進聞讓才名[illegible]
軍事假[illegible]

[illegible]其風
韓城字[illegible]
之[illegible]
復[illegible]
雲[illegible]
為[illegible]
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部引謝字事孝文太祖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嘉其言真吾主也表為軍司空

[illegible]字子揚大祖辟為司空令表曹掾

劉放字子真涿世大儒漁陽王松據其士性恢之太祖聞其文武兼備

劉馥字元穎魏郡揚州刺史初馥至揚州時袁術將橋蕤在合肥

俱與太祖太祖攻之司徒辟為掾

王秦字仲宣漢末西京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表卒秦勸表子琮

荀彧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為軍謀掾

衛覬字伯儒少厥成父才學為太祖所為司空掾屬

府七百十六

劉夏字恭嗣南陽人兄弟六人皆知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後至之見害單騎奔揚州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三官歷事後代署丞相倉曹屬

阮瑀字元瑜太祖雅聞瑀名辟之不應遂見偪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得瑀遂至以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

陳琳字孔璋廣陵人為袁紹作檄文太祖讀之不覺頭風洗愈乃辟為司空軍謀祭酒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人太祖辟為司空掾屬

司馬朗字伯達年二十二太祖辟為司空掾屬

司馬孚字叔達朗弟也太祖辟為掾

梁道陳鱣沈令以孝廉為郎

[illegible]字子嘉山陽昌邑人太祖辟為掾

[illegible]為東曹屬令史

[illegible]字文德南陽人為丞相東曹議令史辟請為府中

[illegible]字彥雲潁川人太祖定荊州辟為丞相掾屬

[illegible]字子[illegible]太祖辟為丞相掾屬

[illegible]字[illegible]為丞相掾屬

[illegible]字[illegible]為丞相掾屬

[illegible]字[illegible]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青河太守華表召為文學掾孔融薦輅曰輅明於易筮又學於管公明之術探其精賾幽微之理非常人所及也輅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遷豫章太守卒

傳敘字簡石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為掾

胡遵安定人張既薦遵涼州刺史袁大夫楊之卓識泉龍有斷厚張恭兄弟周生烈等既所禮敬終皆有名位

張恭安定人與弟既俱知名既為涼州刺史恭為別駕既薦恭才兼文武可為邊郡太守乃以恭為武威太守

使持節護烏桓校尉監青州諸軍事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父早亡太祖破荊州艾隨流徙汝南為農民

魏書曰艾少孤貧口吃而有大志

鄧艾字士載義陽棘陽人父早亡太祖破荊州艾隨流徙汝南為農民

魏書曰艾少孤貧口吃而有大志

府七百二十六

蜀周羣字仲直巴西閬中也閭里稱其德讓劉璋為師友從事

劉璋字季玉廣漢郪人先主在涪州以其宗世有風流善於論理厚親二蔣琬費禕從周學故當為貴客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曾祖父祖荊州刺史父仕郡為上計吏巴少孤養於從伯太守羣奇其才器為納室而教學之

巴從伯父名不詳

巴至蜀值先主定益州巴不得志欲還交阯先主深以為恨諸葛亮每善巴才宜盡其用乃說先主曰劉巴才名著於遠方若使入吳吳必重之以為荊州無人必輕荊州而輕將軍將軍宜卑辭以延之誠能來者可以盡其才用不能來者不為大損也先主從之巴既至先主果以為左將軍掾

魏書曰諸葛亮與先主書曰劉巴才名著於遠方若使入吳吳必重之以為荊州無人必輕荊州而輕將軍將軍宜卑辭以延之誠能來者可以盡其才用不能來者不為大損也先主從之巴既至先主果以為左將軍掾

張裔字公俊蜀郡成都人先主領益州辟為從事後為別駕

第字子雋和洽與先主有舊隨從周旋先主至荊州遷昭烈

府七百二十六

杜瓊字伯瑜益州蜀郡成都人劉璋時為從事先主定益州人為議曹從事

尹默字思潛梓潼人先主定益州以為勸學從事

周群字仲南巴西人巫縣屬涪陵郡先主定益州以為勸學從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先主領益州牧以為功曹書佐主簿西曹掾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先主領益州牧以為功曹書佐主簿西曹掾

過行樂天下無忌憚者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顗曰汝
見何物舜笑顗賢之笑矣
裴楷字叔則性弘雅之於之帝歸沿國楷
荀勗字公曾仕魏辟大將軍曹爽掾
荀勗字公曾文朝廷陳王師國楷
荀勗字公曾為侍中領秘書監加奉車都尉
荀勗字公曾為大司馬安平王師國楷為
荀勗字公曾為太傅汝南王師國欲收大台漢為
望之北以江夏李重為軍司馬
王濬字士治弘農人州辟部河東從事有不廉約考貴增
風自引而去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討報州辟部
河南從事
郭舒為陽人刺史吳侯舒辭為西曹掾去職會舉計自聚理
會事律稱刺史宗親命為治中喪母去職服闋刺州引為別
駕辛三陵代之謂其名行為州所敬重
衆軍轉從事中郎
屈突字長樂馮翊人仕州為主簿為功曹太守
屈突字長樂馮翊人仕州為主簿為功曹太守
楊佺期字初平弘農華陰人也父亮為梁州刺史
河東字子元仕州為主簿為功曹太守
河東字子元仕州為主簿為功曹太守
河東字子元仕州為主簿為功曹太守

掌論奏酒轉丞相軍諮
[illegible]太東求入洛張華薦之請公太傅楊駿辟為祭酒
[illegible]字士龍吳郡人刺史周俊召為從事謂人曰士龍當小之
頃乎也
[illegible]字安仁以父老頻見搆早辟司空太尉府
江虨字恩安陳留人本州辟舉秀才平南將軍溫嶠以為參軍
後為州別駕辭司空郗鑒檄除長山令鑒又請為司馬轉前門
侍郎參軍事卒於鎮江州請為長史以為安東真以為諮議參
軍戎而復補長史
江惇字思俊濟陵之亂避地東陽山大尉郗鑒檄為兗州治中
又辟太尉掾與希為司徒亦辟為祭酒
孫楚字子荊樂安人也才藻絕世東石苞表楚翻或時政遂棄官
西野軍扶風王駿與楚舊好此為參軍
孫綽字興公以文章著名少孤貧博涉經史善屬文與高平郗
[illegible]者作佐著作郎
[illegible]

胡楊州刺史教陪以為建威長史會稽王羲之引為右軍長史
羅尚字敬之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並委任之
祖納字元孫淮南人世以豪族知名為州主簿刺史都督為其下所
害誘選家門不出左將軍王濬以為參軍
周訪字士達汝南人寇亂廢除郡中上計令訪不之官元帝渡
江命為參軍事
周顗字伯仁汝南人父雅為西陵太守顗去官後除武昌太守王敦
同謀字道和元帝辟為丞相掾父喪去官後除武昌太守王敦
命為從事中郎將威和初司徒王導以為從事中郎
皇甫商為振威將軍刺史重之弟胄王國輔政以商為參軍因謂大汝
王以為參軍
李令字世流隴西人州以短檄召為門亭長刺史郭奕簡兵
[illegible]下申理為別駕奕以令古義人深理辭為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二十七

幕府部二十二

辟署第二

晉羊皇字祖延少知名本州禮命太傅辟皆不就避難渡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王導深器重之每有疑議輒諮訪焉

王瑰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忘年友温嶠後轉王簿從討來真轉大司馬參軍

陶侃字士行為廬江縣吏尚書孔愉使過廬江太守張夏謂侃字士行為廬江縣吏尚書孔愉使過廬江太守張夏謂侃曰行為國家棟梁之才何為作此小職侃答曰方今王途多阻四海未寧君侯以英俊之才不先國家之急而以私情相屈非所以為舉才也夏甚奇之薦為主簿後為武昌太守

蕭思話字敬文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承之父弘之並為郡功曹思話年十歲能屬文弘之為臨川內史以為主簿後為宋武帝撫軍參軍

謝靈運為永嘉太守在郡遊放不理民訟稽廢為有司所糾徵還京師

王弘為江州刺史辟陶潛為祭酒潛不堪吏職謂人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乎即日解印綬去職賦歸去來辭以明其志

王華為尚書僕射領選時謝靈運為秘書丞華謂曰卿才名太重宜加韜斂靈運不能改

王僧達為吏部尚書時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延之子竣為秘書丞竣與僧達並好賓客車騎輻湊竣門生故吏悉以與僧達僧達門生故吏悉以與竣竣與僧達情好不協

王僧達為吏部尚書時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延之子竣為秘書丞竣與僧達並好賓客車騎輻湊竣門生故吏悉以與僧達僧達門生故吏悉以與竣竣與僧達情好不協

王儉為丹陽尹時袁粲為領軍將軍與儉書曰今日之事非卿莫可宜深存經略儉答曰今日之事非公莫可儉當為公盡力

王述字懷祖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請之凝司徒王導以明此辭為中兵屬既見無他言嫌門以在東來儕流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凝此東海為其辭將軍乃補功曹又厚庾冰征虜長史

王珣之字元度備文帝為撫軍將軍辟為掾撫遷參軍從事中郎仍為司馬出為大司馬桓溫長史

王廙字世將初辟大傅掾轉參軍出為濮陽太守元帝作鎮江左廙兼都過江帝見之大悅以為司馬後以冠軍將軍領丞相軍諮祭酒

蔡謨字道明父克為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護為丞相權為東曹掾後絕不仕東贈公薦為軍騎將軍領河北以克為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遂避亂渡江明帝為東中郎將引為參軍元帝拜丞相復辟為掾轉參軍後歷大將軍王敦從事中郎司徒左長史

諸葛恢字道明元帝為安東將軍以恢為主簿後為鎮東參軍與卞壼並以時望遷從事中郎撫統記室

孔愉字敬和會稽人值亂入新安山中啟妣孫氏永嘉中元帝始以安東將軍鎮揚土命愉為參軍那族最疾愉知所在建興初始出應召為丞相掾仍除對馬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引五十人謝尚字仁祖司徒王導深器之比之王戎嵩卒為小安聲尚為掾轉西曹屬

謝安字安石四十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愉竟夜溫聞左右頗笑安見我有如此客不

王獻之字子敬轉祕書丞謝安甚欽愛之請為驃騎長史參進

桓宣譙國人為元帝丞相舍人荊堨主張平自稱棲州刺史襄雅自稱梁郡太守轉宣行參軍便說平雅平雅遣軍主傳詢丞相府受節度南中郎將王含請為參軍

桓伊字叔夏有武幹操造簡率為王濛劉惔所知頗參請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

毛安之字仁遐祖寶之子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為參軍翼子方之為建武將軍襲爵方之年少翼遺武將司馬信使者為輔弼乃以安之為建武司馬

桓溫以為參軍數從溫征伐

虞預字叔寧餘姚人太守庾峻命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峻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功曹史安東將軍府辟為參軍

周玘字宣偉汝南安成人父浚為西晉名將玘少有膽氣能折節下士為鄉里所歸服吳興太守顧榮甚器重之榮為揚州刺史辟為別駕

習鑿齒字彥威荊州人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

謝玄字幼度又有經國才略屢建奇策不起後與王珣俱被桓溫辟為掾並禮重之

謝万弱冠辟司徒掾轉右西屬不就領文帝作相開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万著白綸巾鼓吹前驅見與帝共談移日

郗鑒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為南陽劉誕南郡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沖舉賢良禮請鑒為別駕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父楚為西晉名臣盛少有才藻為征西大將軍桓溫參軍溫代覃命盛引為征蜀護軍與以伐蜀累遷從事

荀羨字令則太原中都人父崧為安西諮議參軍桓溫代覃命羨引為征蜀護軍與以伐蜀累遷從事

堪之鎮江陵引為功曹累遷武陵太守孫入郡而恒玄攻仲堪
仲堪更以金生為諮議參軍
宋僧恩之字宗文少為王雅太子少傅劉牢之鎮北府僧恩之
又為恒偉撫軍中兵參軍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
板為鎮軍參軍領司馬時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
深州別駕從事義熙十一年除廣陵相領中兵仍為大司
馬從事中郎將高祖伐蜀左司馬高留任以劉毅之
王鎮惡北海人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即以為青州治中
從事史行參中軍事署前部斯虜曹義照八年大軍西討
轉參軍事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錄
孟龍符慢王弟也早為高祖所知即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
朱齡石初為恒偉撫軍參軍高祖克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後遷
武庫令又召為參軍監高書都官郎尋以為衛將軍諮議參軍
參軍朱超石之弟也超石之免根請為衛將軍參軍又參何

無忌轉國右軍參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將表以為參軍至石頭
戰死同府參軍檀韶高祖甚喜之以為徐州主簿遷車
毛修之字敬文少有大度頗讀史籍初仕為桓偉撫軍參軍
後為恒玄參佐恒玄平下至京師高祖以為鎮軍諮議
參軍
傅亮字季友高祖受命亮以為侍中領中書侍郎
參軍
羊欽字敬元祖玄輔政領字西將軍以欽為一西參軍義熙中
為散騎侍郎高祖謂將帥曰欽鮮之白羊特美聲論
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欽補右將軍劉諶馬頭長史中軍
將軍諮議參軍
劉道產彭城人初為輔國參軍無錫令有能名高祖板為中軍
行參軍文為道憐驃騎參軍後又為彭城王義康

王敬弘琅邪人祖玄輔政及篡位屢委不下高祖以為車騎參
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
謝靈運陳郡人初為晉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撫軍將軍劉毅
領始興以為記室參軍毅鎮江陵又以為衛軍參軍中郎毅伏
誅高祖板為太尉參軍高祖代長安聽隨衛軍諮議參軍
諮議參軍
劉秀之字道寶父仲連高祖刻京城以補建武參軍秀之累官
建業令太祖鎮荊陽以為撫軍錄事參軍
張敷世舅陸顒甚高恒玄請立書廣屬文請少有盛名高祖見
而愛之以為世子中軍參軍尋敷見疑父邵為湘州去官侍從太
祖板為西中郎參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為撫軍功曹轉記
室參軍
王華父厥起兵兵敗不知存云華布衣蔬食十餘年高祖欲收
其才用乃徵為世子舍人問候肅服屢高祖北伐長安領武將

軍以徐州刺史府華為州主簿仍轉領西主簿治中從事中郎
戴者翀
袁敞字豫源選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賜王義慶雅性
好文章請為諮議參軍遷司徒左西屬
謝弘微為吏部尚書免官時從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
招引才望若弘微子鸞被莊為長史
顏延之字延年好酒不檢細行後將軍吳
國內史劉柳以為府行參軍西陽王子尚為豫州刺史延之為
顏師伯行長史開父郡郡丞有居功為諸侯所知師伯少貧劉遵考為
諸暨縣令遵考卒師伯為營辦喪事遵考為臨川內史師伯為
軍吏隨之臨川遵考卒復為營辦喪事遵考為臨川內史師伯為
代貧為徐州別駕為徐州刺史師伯為主簿義陽王義季
義宣代義季為徐州別駕為義季所知為徐州主簿世祖代鎮

中昭府主簿太和不許謂與叔旨中郎府主簿郎得陳伯
世祖又答為長史上佐太祖又曰朝庭不能除之邪可自板亦
不拘舉長流乃板為參軍事者刑獄
流遷之字引先兄敦之為楚倫之征虜參軍南陽太守廖之性
裏陽省兄倫之風而其之德之字伯倫為陵太守倫之命伯
符板為寧遠中兵參軍
顧邵之吳郡人初為郡功曹孫策定江東領會稽太守王朗
聘邵為五官掾時策新至人情未附邵為朗畫策討治山賊
降附者萬餘人朗甚奇之
魏武為丞相辟為掾屬時軍國多事邵總錄內外事無留滯
遷為參軍
鍾繇為侍中尚書僕射領選舉繇以邵為能舉其職
劉勳為揚州刺史
劉勳為揚州刺史以邵為治中從事
劉勳為揚州刺史以邵為治中從事
劉勳為揚州刺史以邵為治中從事

與世祖訣難世祖為廣興郡營大祖永昌元年伺行琅琊王副
齊司馬自以常相隨逐
江始字弘基累官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表以公服高宗為舞
騎祖世府以拓為諮議參軍
江敷字叔文齊勇人少有善名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
就後為安成王撫軍記室轉驃騎倉曹掾為衛將軍重敬為
人先過貴盛引為長史
何昌寓字仲熙廬江人宋建安王休仁為揚州辟昌寓州主簿
遷司徒行參軍太傳五宮司徒東閣祭酒遷平王景素為征北
南徐州昌寓又為府主簿以風素見重
謝瀹字義宏東宮主簿中書侍郎領著作郎
張悅字茂度吳郡人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將軍史部尚書
舉悅以母老辭家大祖輔政除尚書殿中郎太祖表禁奢僭恩
禮稍絕悅草太祖所賞引為太傅東閤祭酒
王敬字元長少而神明警言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
免音徐王寫司徒板法曹行參軍
謝朏字玄暉為新安王中軍記室尋兼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
以朏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
張欣泰字義方吳興烏程人也父少有志節為南郡太守
居好學之士欣泰歷諸王府佐
卞彬字士蔚大群文名相荊州辟主簿
王巨源少孤事母謹篤為宋孝武所知江夏王義恭取為掌
書記
王智深字宣博太原晉陽人也祖父丹陽郡丞智深年十三
見賀循碑為已書後位未到職而景素敗

賈淵字希鎮北平無終人也初辟丹陽郡主簿舉明古太祖嘉
淵計孝取為驃騎參軍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人少辟州從事宋泰始初蔡興宗以約州
以佳之為安西府佐委以職事
封延伯字仲理琅琊臨沂人有孝行不與世人交州辟主簿不就
榮祖為豫州辟府太祖引為長史撫軍東郡太守
平詩紀孫事主簿蔡州刺史主簿蔡州事雖主重寫州人疾
之武謂謂齊門如市疑造親之方見識開閣讀書謂遂郡公謂
梁朝字文德南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湘州刺史宣
城秀才辟州從事南陽太守
陸倕字高第吳郡人也祖父閑梁武帝書
張率字士簡吳郡人也父充宋太祖為司徒行參軍王儉高選府僚以率為主簿
張纘字伯緒吳郡人也祖父充宋太祖為司徒行參軍王儉高選府僚以纘為主簿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父林子宋高祖為司徒左長史
劉湛引為主簿
劉沈勳起家秦郡諸府參軍宗室閨其才而善之與宗為郡州
劉沈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與宗嘗謂其弟韜子曰沈記室

府七百二十七　十

人倫即我宜善事之
王僧孺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儉引為東閣祭酒
范岫與吳郡沈約俱為梁興宗所禮興宗為郢州刺史引為主簿
陸倕吳郡人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晉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
俊倕亦預焉子良講義從事高祖引為記室參軍
之辟為主簿政事委焉
龔慶遠字文遠人劉宋時為郡主簿
王僧朗為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儉引為東閣祭酒
補都令書侯僧孺為東曹郡記僧孺年十三侯子得元出為
晉安郡公僧孺隨府之官
任昉為征北行參軍永明初徵為中軍主簿領丹陽尹引為主簿
儉雅欽重昉以為當時領袖
劉孝綽事母孝養母病三十年一朝而愈鄉里以為誠感荊州
刺史湘東王辟為主簿

江淹昇明初啓帝輔政開其才子召為記室參軍事
王表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為豫章內史以南土
官遠給車前門侍郎詩吾良太守在鄉清公有美政時懸明
帝作相開而素之引為領軍長史甚見賞納
鄧元起為武寧大守元起雅冲有河北面事元起
累啟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表裏之勢所謂
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荊棘生焉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
軍事
樂法才少遊京師造沈約見而稱之和帝為相國召為府參
軍鎮軍南郡曹降為主簿
王志字公達司空僧虔之子為太尉行參軍又為武陵王文學
楊淵為司徒引為主簿轉揚州治中從事仍遷別駕從事
先榮在局數年
柳慶遠字文和為襄陽令高祖霸府倚重軍國事多
委焉

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辭別奪從
事史
夏侯詳字叔業襄邑人年十六遭父艱廬岡刺史劉珍召補主
簿珍叛朝廷圍城討平代為刺史又請主簿頃之為新汲
令清刑去煩轉治中從事仍委訊決事八將州郡之
務遂悉平章太宗為雍州召補主簿
鄭鮮之字仲文滎陽開封人能名本州召補
主簿遷治中從事轉西司徒左西掾冷府參軍領長流
柳世隆字元建年十七辟司徒參軍為齊高帝輔政
柳世隆字文深為中兵參軍領長史始興王鎮荊復
以為冠軍長史後為領軍始興王受命王移鎮於州復
以為撫軍長史
宗慤字元幹歷南陽上洛二郡太守
宗慤字元幹歷南陽上洛二郡太守明帝即位為郢州治中以父老去官南
還主為刺州刺史引為別駕

顧協字正禮為安成王國左常侍兼遷尚正太尉臨川王閒其
名召為撫軍書記室遷記室相東王參軍事兼記室西豐侯正德受
詔北討引為府錄事參軍掌書記
賀琛字國寶會稽人父郷里聚徒教授晉通中刺史臨川王辟
為參酒從事
劉昭字孝標彭城人本州召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鎮
軍北將軍臨川王辟為主簿常與遊宴與語及經史及當代事
宗慤字元幹歷南陽上洛二郡太守明帝即位為安北將軍郢州刺史
徐州治中王後為雍州復引為安北諮議參軍
臧眉子亡父卿潛世為其隣里眉子童卯卿潛引為驃騎
刑獄參軍
丘遲字希範吳興人州辟從事參鎮軍騎騎事參軍高祖受
邑霸府引為驃騎主簿甚被礼遇
庾於陵字公儀有才思欲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之隆

代還文以爲送故王薄復始興王浚遣參軍引爲行參軍轉記室

吳兵寇揚州刺史劉馥以書與浚求救浚遣參軍引爲行參軍轉記室

召補主簿出爲鄱陽太守加建威將軍假節引爲吳國內史

劉琨與幷州刺史溫嶠書曰今遣參軍王安國王安期等奉使詣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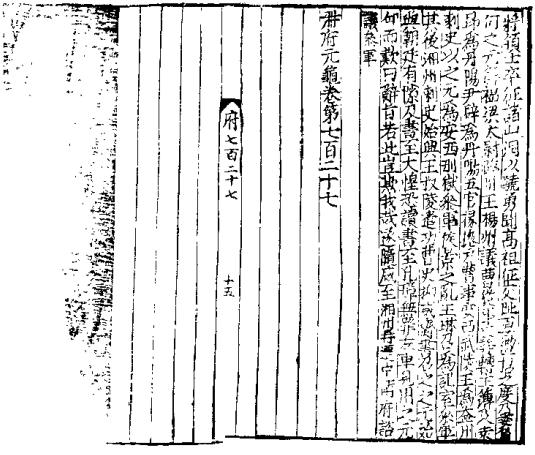
王安國王安期並文學之選幷州引爲己官參軍

王安期王導高祖義師王旅遇於郟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

顏子不死爲仲尼復生耶辟爲掾

晉陽秋曰安期博學有名譽與從兄承齊名俱爲王導所重

軍咸以爲有名論曰梁山有名論曰梁山有名論曰梁山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二十八

藩府部二十三

辟署第三

後魏孝文之遷門業時人家世冠貴貨財豐盈為閭里所稱合族同居近數百口家法嚴整閨門雍睦孝文嘉其德義詔為置守宰以旌異之

王肅器量弘遠識悟通敏孝文深加禮敬每有訪問輒引入臥內或連日累夜不出肅亦盡心不倦隨事匡益孝文嘗謂肅曰卿之於我義兼師友非但情同魚水而已朕之所以待卿者卿宜盡心以報朕也

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左長史

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右長史

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左長史

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右長史

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左長史

周文帝為丞相引為右長史

有異者以風宋相待華夷滿朝大守召為功曹
尚允字伯恭崇海人郡召功曹神鳳三年太守劉
行征南大將軍鎮鄴以允為軍中郎將
高乘字季和渤海人亦有文才常從容謂允曰
陰遠方性和雅頗讀書傳為李神軌所知貴神
刺史高遵方為其長流敬重

府元龜　卷七百二十八　三

匈王城為大都督西
使持節都督關河
軍事鎮長安以
相國總百揆
軍事中郎
太尉
軍事中郎
太尉
軍事中郎
太尉

以為行佐

[illegible]妻子子章世[illegible]殺忍以強幹知名世宗引為判官參軍

[illegible]子[illegible]已下未起發皆居林[illegible]間[illegible]俯[illegible]禮[illegible]賓[illegible]作[illegible]詔遣大都督長孫紹討之雅素[illegible]聚名召募

[illegible]軍

裴敬之為[illegible]司馬府記室遷鄴後[illegible]之留在河南[illegible]

軍[illegible]從信入[illegible]敬之[illegible]開府[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謹拜司空以采爲諮議
杜叔毗字子弼性謹訥有志節魏公護辟爲中外府祭酒記室參軍令狐整字延保敏煙人世爲西土冠族魏東陽王元榮辟爲中外府記室參軍顏之儀父協在梁不仕元帝爲湘東王引協爲其府記室參軍協不得已乃應命
隋柳機元孝儀幼有志節好學不倦性剛直國家公廳事有行引爲記室參軍事始弱冠府中文筆頗亦委之
趙郡李士茂少有幹智雄涉經史太祖引爲相府錄事參軍歷記室
辛彥之不交非類博洽經史太祖見而器之引爲中外府儀曹參軍賜以衣馬珠玉
衛玄字文昇少有器識周武帝在藩引爲記室
柳虬少好學頗涉經史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
李文博爲人聰敏不讀酒道衡每司隸大夫過之於東都尚書省其宅隔水數步文博每與道衡相對

書省其宅隔水數步文博每與道衡相對
劉行本少以謙恭爲事性剛直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
元巖少以名節自許與周文帝同志周大冢宰宇文護見而器之以爲中外府記室
辛慶之原人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親信護常參謀軍旅中外府事慶之性和謹善於接物
李德林字公輔性敏爲齊中書侍郎門下之務德林初尚書令楊遵彥追德林入議曹長廣王作相居守
趙郡李元忠初爲齊神武大將軍引爲相府參軍事
王昕字君懋少好讀書弱冠爲著作郎射魏收於門府

東海王大初頭悟好古玄象梁鄱陽王繼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
蕭賁美風儀善談笑年未弱冠名重一時高祖剋以引爲丞相府典籤深被識遇
諸葛潁清潁有俊才晉王廣召爲記室參軍事
車師字公顗京兆人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爲中外府記室博覽
曹參軍齊王憲爲雍州牧引爲主簿
韋世康京兆人幼而沉敏有器度年十歲州牧李遷哲見而奇之謂其父曰此兒識性剛直明達時務爲後民宇文護辟信護知其有幹用權授中外府記室參軍
韋夐字世駿孝寬之子在周以蔭公子拜中大夫齊受禪入爲通直散騎常侍
韋鼎字仲尚在周爲御正上大夫相王

長孫熾字仲光在周爲御正上大夫相王

參軍事
竇熙字長仁神情爽悟洽通書記頗解屬文周司勳下大夫外兵參軍事
盧昌衡字子均年十七魏清陽王元暉業召補太尉參軍事兼
魏澹字彥深世以文學自業爲博陵王師開北齊引爲記室及陵遲之際澹明少而聰敏年十二神詩州牧清河王岳引爲主簿越國周初爲內官下士以明敏見知位終爲齊梁中士高祖初丞相知其清正引爲錄事參軍
柳虬字仲蟠身貧和梁湘東王繹詩經受質不已引爲中記室
魏收字伯起太平梁郡陵王安世引爲中記室
湘東王之臨荊州召爲宣惠府記室
柳莊字惠敬以有幹量博覽群籍兼善辭令梁安陽王蕭立爲

郎兵部尚書之為陳州刺史時為高祖為宰州總管見而悅之命掌書記

高熲字孝基北海人好讀書工吏事周齊王憲引為記室參軍事

張虔威字元敬年十二州辟主簿十八為太尉中兵參軍蜀王秀仕周為宣納中士高祖得政引為相府司馬

裴矩字弘大河東人父平王勇為河州牧矩為在京兼掌機密高平王文學久之不得調高祖為定州總管引為記室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高祖作相遣使者驛召矩相府記室甚親何稠字妥羅突厥人父細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

崔彭字仲方博陵安平人仕周為齊王憲府中外府東閤祭酒

趙煚字元朗昌人父僧智周齊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

劉昶字元伯河間人周武帝平齊徙瀛州刺史宇文弘引為功曹參軍事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開皇初為殿內將御史書王謙為瀛州總管以炫為府記室參軍

張行成字遵業人父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

牛弘字里仁隴西狄道人仕周為齊王憲府記室參軍

趙煚字元朗昌人父僧智周齊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周武帝平齊徙瀛州刺史宇文弘引為功曹參軍事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開皇初為殿內將御史書王謙為瀛州總管以炫為府記室參軍

張行成字遵業人父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

牛弘字里仁隴西狄道人仕周為齊王憲府記室參軍

事關東中為戰內將御史書王謙為瀛州總管以元弘為府記室參軍

張行成字遵業人父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

牛弘字里仁隴西狄道人仕周為齊王憲府記室參軍

劉炫字光伯河間人開皇初為殿內將御史書王謙為瀛州總管以炫為府記室參軍

張行成字遵業人父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

牛弘字里仁隴西狄道人仕周為齊王憲府記室參軍

崔彭字仲方博陵安平人仕周為齊王憲府中外府東閤祭酒

趙煚字元朗昌人父僧智周齊王引為記室以清苦聞

李中素有實學喜談兵為山東名援客儀觀偉性誠通辯子談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元載為監察御史專鞫冤滯中引載以自代
崔元翰牛已五十餘年勉銀滑雲陳為從事後為燕在太原聞
其名致禮命之又為魏府掌書記
裴冑為給事郎陳少遊為陳鄭節度留後表授大理司直以遊
累職右鄭度李抱玉奏兼監察御史不得是歲少遊為宣
歙觀察使復辟在幕府抱玉薨於相州冑為尉江西觀察使李
栖筠署置整盧心丁士幕府及還子有觀察判官時鴻漸有掌識
栖筠賞異痛於事之崔造皇甫冉所薦引一見即奏東之蕪湖栖
筠卒授大理評事觀察支使
馬燧李萬榮之亂燧中謀略府令孔巢父韋渠牟柳冕王仲舒
樓顗獨恩譽最之燧入朝渠牟冕仲舒相繼辟命巢父
為判官
高郢以諫會稽貶後中好讀書為文長於議事潤州刺史張
謝為判官開成事而歌於機整甚重之經從江南西道都團練
觀察使辟為判官及燧為河東節度復奏為掌書記
府
唐編兩稅度使奏充為觀察御史
元和時為浙東觀察判官
栗西觀察使辟為掌書記
元和時為浙東觀察使辟為判官
待御史內供奉
選士以博學宏詞授河南府參軍遷監察御史
及憲宗即位張弘靖自幽州入朝
弘靖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弘靖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弘靖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何子儀騎之署秦大理司直兼襄陵令官屬鮑防著秦監察御史福建觀察判官

馬燧北征人副曹王皐為燧參謀節度書用人要求知名皐始辟之辛次正直強幹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二十九

幕府部一十四

辟署第四

唐于頔大曆中為襄陽判官歷支使第五琦署為河東租賦使

崔寧為劍南節度支使第五琦署為判官

李巽為鹽鐵使第五琦為道巡院官令於東都次

州開置屯田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始以門蔭調授侍御史劉濟除

于頔字允元河南人始以門蔭調授侍御史劉濟除

為判官

李元諒勇敢多計沙使軍備禁衛擢功勞至試太子詹事領節

軍節度使李愿讓署為節度副使領

盧綸建中初為昭應令朱泚之亂成駕于奉天城西面副

元帥抜綸為元帥判官檢校金部郎中

呂元膺辟州東平人貞度孃薄有公幹之器建中初策賢良對

問高等授陝州安邑尉河州刺史侯繕開其名辟為支度巡官判

官監浦敷役救弊失人行之元膺以為漕路險不務進取與元初論恃

明御制置此延久獲帶自是名延永貞

鄭絪連第陽人大曆初舉進士連第制舉賢良方正

朱此洪投表為判官於大理評事累遷侍御史奉天二年冬

赴行在屬駕月李晟表為行軍司馬兼略陽令治之既平詳給事

中一起拜奉天以家人奴告舊勞推守

仍敕家此以助軍資賊平成守上遺感悼為推官與元初遇鄭

州刺史鄭元和元年末冠為陽翟縣令與元初事推有

條貫之績

郗士美字和夫太原人貞元十九年登進士第副使

郗士美為正使張光晟為副使光晟死馬燧就徵士美為河東從

事燧卒於軍中軍中擾光晟死馬燧就徵士美為河東從

事燧卒於軍中軍中擾

命從拒守不從之西川節度章皋奏西山運務知邛州事到關逆

生定州牧守不從之關平從事李累多兵法唯從以拒關免盧迢

胡証字啓中河東人舉進士貞元中登科渾瑊為河中節度使

辟為從事白敏中鎮邠州刺史以毋年高不可遠遊改

授太子舍人養陽即時迎于邠請為從事記

江西為華州鄭縣尉轉大史轉郎析縣滯杜確之到尚州即為

中丞為從事

韋夏卿字子章初為長安尉朱泚之亂盡東奔走奉天行頓到

襄陽辟為從事

良平仲舉進士杜佑鎮淮南表為掌書記除

華州仍為從事

劉伯芻登進士第李行修鎮淮南杜佑辟為從事

韓愈字文詹尚節義杜亞為東都留守辟為從事檢

路隨從子也為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度兼淮西行度支事於國城大會坐于本官兼御史中丞為行軍司馬仍賜金紫服以綏州平遠度歸闕拜刑部侍郎
崔戎字可大其祖曰士清為潘鎮名公父政副度領太原署為參謀
貢舉字安封元和二年登進士第來謁鎮將州辟為從事校監察御史裏行從之軍管記之任平盧節度使李師道刑部中元性觀察浙東奏為副使兼中丞賜金紫移鎮武昌辟之從之元和五年進士權璩兄弟連中制策入等之元和初為東都留守裴度辟為賓佐元和三年九月度為東都留守於河中敏行皆從之
吳武陵洛州城固人大曆末舉於鄉元和初為東都留守裴度辟為賓佐
夏侯審其行辟為鄭滑從事
竇鞏言初從事於淮南節度使李吉甫又從者二典
權德輿一師道既不從及劉悟斬師道節制劉清將直言及策
制之間文名甚著其所為因表署幕中悟還於德輿以諫議大夫徵之悟拜章乞留復授校右臨子兼御史大夫
依前充鄭滑節度行軍司馬
張又新為左補闕與裴度綿州刺史元稹分司東都又新為度所知稹素與又新善又新為度所知稹素與又新善
大逢吉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請又新為行軍司馬
辟為掌書記
薛元賞字元夫大司中貴族人少有學術不求聞達居于畎畝之陽
養山年踰四十為大理評事淮西招撫使李愬上言請為從事者三
返方雖各故相齊映代鄭之留若臨府罷歸之
高鍇少好為詩與張祜齊名鍇若金吾曾曹辟諸府從事
王涯字廣津太原祁人童冠之日博覽群書
王涯字廣津太原祁人童冠之日博覽群書
王涯字廣津太原祁人童冠之日博覽群書

物孤初辟高適爲左拾遺兼充掌書記出爲淮南節度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李嗣業爲副元帥辟爲掌書記及再辟李
李商隱爲東川節度使柳仲郢鎮興元辟爲掌書記及再辟李
李商隱爲東川節度使柳仲郢鎮興元辟爲掌書記及再辟李
李商隱爲東川節度使柳仲郢鎮興元辟爲掌書記及再辟李

復用頭便先定紅部分之第一束頭番橫裹用不能發一字或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判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部崇韜頓其地時為促事文明宗代崇韜以舊職還之
尹王羽京兆人父榮人性閑退居北谷自号真隱先生
[illegible]
孔崇弼登進士第為翰林文校理後昭宗幸洛陽河南尹張全義
以崇弼名家子習舊儀事全義為賓客
崇弼校閱中人也少好文善為歌詩後唐天成中權進士第素王
侯崇聞其在野甚促事
陳孚松溪州境內人仕後唐為太常寺協律郎工部王師範
皮光業都官郎中著書記
蘇逢吉京兆人也父悅為尚書逢吉舉進士右
高祖召見以神情爽俊甚加禮遇事高祖為晉王
李鐸為宰相進士第為翰林學士
常山王燕帥馬步都指揮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連累

古者三公將帥並開幕府必精於聘選以爲僚佐故賢豪之禮成弓旌之招爲之以助待以師友若乃捍賢無狀討責屢聞使其慢疑致禍譴攸及取亡或陰懷以觀其誠或踴躍以徼其功至於法當連坐猶況身參親族豈由天厚而不幸蒙

後魏路仲信爲平北王軍司馬坐事免官

後魏傅敬爲軍司馬坐事免官

後魏傅竪眼爲軍司馬坐事免官

後魏尉元爲鎮東將軍鎮鄴以文雅風於朝廷勳德尊重侍以師友之禮及馬氏歿有歸班固爲大將軍竇憲中護軍與憲議逐及憲敗固先坐免官

後漢傅毅爲軍司馬坐事免官

後漢

府元龜　卷七三十　赦宥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州局乃授山東大文豪并連縣孔崔羅等百餘四今諸鎮辟請
捕調新田招城而年小歌樂為娛遊諸侯家與陳元康穆子容
往貴元士亮等為賓客邑之遊文宣羅州隱居府境為參軍
之間致請於陳元康元康答曰是還任者曹臣又委體附梁
軍事揚與鎮陸子先并為畫計請報之隙令子先宣教出倉粟
十車為客設出而言曰此丞相天好男兒子先神武信
而釋之延出而言曰此丞相天好男兒子先神武信
後為秘書丞與舍人事文襄州客至酒酣華林遍略文集多集
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不日不須也延以遍略數帙鎮錢將
擒文襄杖之四十又與令史李雙舍客成祖等作晉州啓請漏
三千石以功曹參軍趙彥深員外散騎侍郎武定初為中書舍人
高祖略延其不貪客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檢延
即引伏稱武大悅賜錢二百配甲坊加鎧其穀倍徵未及科會
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請陳元康温子昇曰吾作玄山寺碑文時

辨如是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詞也元康因薦侯讓作詞世元康
卑語勿令羊孔就禁所見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
且速不問然猶免官數年相府文檄事以為功曹參軍事
高元康被傷重請延作書蜀家累事并公祖昌通
有心昌二延深壺口入已盜元康家書數千卷祖昌懷恨
孫子十推長女文士也延性逐告法曹檢校其事延乃盡以家書與之
法曹檢之又盜官遍略一部事發文宣作色郎王
二平陽公海令錄延付禁勿令越邊後遣田曹參軍謝元
延免死便配門局私逃事覺又追還田曹參軍謝元
延免死配門局私逃事覺又追還田曹參軍謝元
犯罰是常但宣一命向秘書稱承并州勑來須王
路二部檢校推遣如此則恐意安安當還宅然後擬取
延果此德正所謂遂逞宅薦賊家使之轉賊延為賊犯旺

[illegible] 以與伏事先亡國所同命無[illegible]
[illegible] 年復故[illegible]為[illegible]除免例悉於晉陽延
又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匡永寧人為不義所惑而不自覺可以明敵讎之義而不可以明敵讎之義而不可以明敵讎之義而不

還北子如曰事貴應機六不厭詐天下之兵唯還是視於此際會不可失彼若走北即必要故遏之不如分兵守可衝迎軍內京出其不意或可蹤滅但恐不知此機耳前有誅今何天下艱難權我威福莫過於此是世隆還還京城彌久變滋漢王諒許讀及詔轉收楊州軍復為報諒甚親任之衛公竭盡誠節奏事宗之計多議所建帝高祖玄宗天寶末為安祿山平盧掌書記出入卧內祿山甚信用之祿山肥厖若瞎而執掌在旁通管不隊由是益親信焉及安祿山僭號偽署其腹心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與崔乾祐封常清等拒守潼關及祿山累表至而田乾真外郎及隨祿山寇陷東京偽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肅宗即位靈武上皇在蜀遙尊為太上皇帝制勅並稱尚之

盧奐昌德宗貞元中為昭義節度副大使知軍事抱真薨奐權知軍務時軍中將士以抱真子緘匿喪不發會昌令怡真及緘狀其事明日將吏會軍中伺奐出門遮擁而入奐不得已還府坐堂上將吏羅拜庭下奐曰諸君素性之即度副使不宜如此若有所求當以禮來奐為諸君白之將吏曰請副使不發喪

征討若軍以加遣之德資其入幕之誠海子周禪其子有[illegible]
命任東朱所賜不能畏威懷德遂以父其鎮兵也
晉孫盛論石苞歸誠事楚既其子孫頗尚易於苞加至哀
楫曰天子命我來御軍事因此而撫除諸秦楚與吳人弥
世山共訓度時政楚亦抗表自理紛紜狂走車求判又懼婦人
柔重不敢伸主楚既旺苞遂制施敬自樊始也
李典魏郡人剋史涼州刺史為所改使與諸葛誕鎮南將
軍劉弘求救與討賊為弘軍事而不深向白弘弘即奇其手
版而遣之
習鑿齒論羊祜入為大司馬恒溫別傳溫甚器遇之後至京薦
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未見以此大許
溫旨左遷云曹參軍温後徵悠既而以鑿齒為襄陽太守權

宋臧質為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軽薄無檢為太祖所知質為始
事中曾稱宣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王
顧琛為武城王義康司徒諮事軍出為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
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
何長瑜為西陽川王義恭撫軍西記室參軍曾與宗人
何昌以親語序義慶州府俊出云陸展宗慶義欲以屬徵至京
青不能久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迷溷而廣
之凡賤人士並為題目品劇言皆句其文流行義慶及白
太祖降為第州所統曾成令
樊毅為司徒右長史坐免官
江淹為建平王景素鎮軍東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會南東海郡
太守陸澄丁憂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處
固宋之舊素大悅言於選部點為建安吳興令
北齊崔暹子為司州司馬初龍子為司徒功曹姦女與婢搏

父先此嚴疑疾計以其智品優色作[illegible]
酢事加理用心之尋有謀害房永路開白司州司馬崔宏
徒庆判事是細史馬告暴見希初之迷免其罪
唐房喬為史部侍郎從太宗擊薛舉為元帥府司馬時大將軍
[illegible]
持文律不敢[illegible]
此言宜可因機破敵乃引軍收還士也又言於文帝曰王不
[illegible]
元萬頃為李勣遣東道招討副使令萬頃作文破高麗有
識尚稱不如守鴨淥水之險又報云請勿渡水之師又報云
[illegible]
鴨淥水[illegible]
弘請回戰[illegible]
亞不聽遂以[illegible]
之後果不利而果得賊
後唐處嗣為莊宗在晉陽程為推官及出師[illegible]
以無刀筆才不敢未命故處嗣典記室關於晉陽[illegible]
州河東軍之政專制於監軍張承業承業皆令程處嗣
程辭之曰此事非僕所能請擇其能者承業叱之曰公稱丈夫
即合飛書草檄開幕府命為書記處嗣知承業及監軍沙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三十

陪臣部

總序

古者建侯分土皆有任更所以佐其治理關市之征以給其用夏商以往其制未詳周之制始以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為五等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之下王東遷諸侯力政家臣階之職多擬王室其見於者晉有六卿司徒司空司寇大宰大傅大保大師大司馬大司空司徒司馬太師太史之職三軍之外復有中行右行左行之官周公相成王制天官冢宰之職有大司徒小司徒鄉師遂人掌邦國都鄙之政教禁令以佐王安擾邦國以本俗六安萬民以土宜教農稼以興耡利以時器以利事以阜財以均節以平力以生財以任百姓以作秀民以興賢以賓客以禮俗以教安以俊士以造賢能以賓興以詢國危以致民以詢國遷以致民以詢立君以致萬民以詢國事以致萬民以詢國中以致萬民以詢國外以致萬民以詢萬民以進退之法以治官府以治都鄙以治夫家以治六鄉以治六遂以治公邑以治官府都鄙夫家六鄉六遂公邑之吏以治其政令以官府之六屬六十有三職各率其屬而

昌國君
田單為齊將大敗燕軍燕惠王使騎劫代之單人偽乏食燕人降乘其懈擊破之遂復齊七十餘城皆歸田單立以為安平君
後亂齊安平人也云城陷色皆哭燕人降乘其懈擊破之遂復齊七十餘城皆歸田單立以為安平君
多美婦人也云城陷色皆哭燕人降乘其懈擊破之遂復齊七十餘城皆歸田單立以為安平君
王於是入臨菑而收其寶財物祭廟社燒燕宮室掘燕墓燔其先祖骸骨燕人見之皆流涕相
謂曰所以為王者為能愛利之而今王之暴酷乃至此極也
康頗為趙將大破燕軍燕將栗腹以重幣約趙欲伐趙以報前怨趙王召廉頗而問之對曰
樂毅為昌國君率諸侯之兵以伐齊下齊七十餘城皆以為郡縣以奉昭王以雪先王之恥
和乃罷之趙以為武安君封廉頗為信平君以為假相國
樂毅昌國君率諸侯之兵也燕昭王以為亞卿
樂毅為燕相燕惠王即位用齊反間之計而疑樂毅樂毅畏誅遂降趙趙以為望諸君

陽十萬戶

元嗣

春秋世諸侯力政宋桓之列西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立藏武統致防而奔齊

[illegible]他日又請焉對曰其然豈敢專而行[illegible]
[illegible]乃止[illegible]訪於藏紇藏紇曰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孫大夫酒[illegible]紇爲客[illegible]設饌[illegible]藏孫命比而取席[illegible]召公鉏[illegible]降拖之大夫皆起[illegible]季孫失色[illegible]使與之盟[illegible]幄而不出閉子馬見之[illegible]曰子[illegible]禍[illegible]爲焉[illegible]正[illegible]人所召爲人子者[illegible]若不思無所[illegible]回[illegible]有之有[illegible]公鉏[illegible]敬[illegible]公鉏[illegible]敬[illegible]公鉏[illegible]敬

智識

則有之不踰其國可謂揆乎不得其君能燔骨乎若踰其國而得其君雖遠齊子以僖云弗從諸夏然我非敗而行況文者不可以不戒一日矣鄭伯曰天三季王之士世位民之主也敗戒不改踵前之違流而行無所於救雖欲樂亦不復追悔今晉國之方猶侯也其土及小大國在則雖敗樂才復事也且夫口三五之間也是以讀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執小慢也可以小我而不能畏國當之者我焉何害國罹則其安大而猾以國乎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之政不在樂盈而在欒魘之政不足口也不能為口患魘之亂共難咎而已其何能服吾聞之以亂得榮者非德不及世非大不令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國非德不及世非大不令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國非德不及世非大不令不免難非禮不終年非義不盡國

[illegible]是[illegible]宮[illegible]怒之[illegible]易[illegible]何以專[illegible]民不我導[illegible]長重耳曰非
[illegible]重[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聞之[illegible]有小大大[illegible]大[illegible]大亂
之[illegible]不[illegible]也父母況為大[illegible]重耳父生不得與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重耳出[illegible]者[illegible]子[illegible]歸[illegible]人重耳父生不得與
[illegible]而[illegible]之[illegible]死[illegible]大不敢[illegible]夫[illegible]國
[illegible]在[illegible]而[illegible]者[illegible]在[illegible]民[illegible]順之[illegible]年[illegible]重耳[illegible]吉[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始[illegible]曹[illegible]於[illegible]若[illegible]曹[illegible]楚[illegible]教之[illegible]齊宋
[illegible]矣[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

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臣之道也若苟容曲從陷君不義非忠臣也昔者鯀方治水堯舜咨四岳而舉之四岳以鯀為不可堯猶不聽而用之卒以無成今晉侯之不君不如鯀之甚也而有能有賢故以知之也且律度量衡出入相權以平輕重也故曰律所以立衡也衡所以立均也均所以出度也度所以生量也量所以容物也物所以受象也象所以發號也號令不行則百事廢矣今君釋此而不為是不用律也君其圖之

果過必改古之善也君其圖之子罕之謀宋也宋人有獻玉者子罕弗受獻者曰以玉為寶也若以與子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若以玉與我我失寶也各以其所有為寶不如人有其寶也

府七百二十二　七

張儀子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蒼舒仲堪奉帝氏此三也檮杌天下之惡人也舜舉而誅之以為四凶今君之惡甚於檮杌其何以堪之伯宗曰不可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能逆天乎諸臣不若心川方將禍夫可與爭乎雖晉之彊能逆天乎諸臣不若心川方將禍夫

世其德而不以戒德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乘德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其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賄子與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曰山其崩乎何以堪之對曰不崩夫山有朽壤而松柏生焉有積石而草木殖焉今山有朽壤而松柏生焉有積石而草木殖焉今山有朽壤而松柏生焉有積石而草木殖焉今

三軍而尸諸朝以其室而分諸人於是子國人弗忍遂弒子南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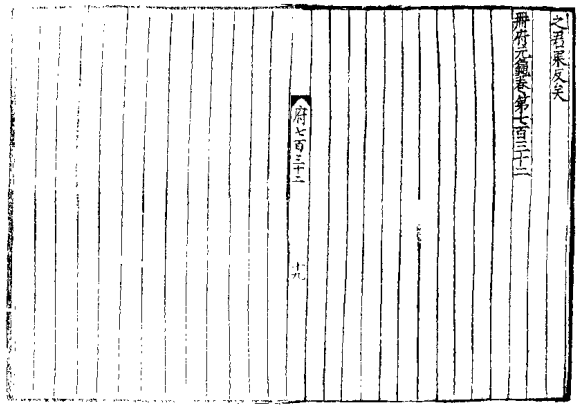
子曰兵民之殘也甲用之義或稱之
小國之大罪也將或稱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而以召諸侯則我兄弟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亦許之如齊人難之
陳文子曰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稱兵而救則曰何害
吾民矣將焉用之詩之告志春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情
於求

叔向曰大史地諸侯會於商任齊侯衛侯朝於
武王武王不敢怠荒夜以繼日成名乎商任
周公不免命魯禽之經也禮政之與也
政身之守也
息桓失政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又宋向戌晉趙武楚屈
建鄭子產宋華定衛甯惠北宮貞子
為盟會於宋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也匹夫匹婦
為約信於神明而要之以盟誓行之以禮義則雖有讎敵
猶可以濟事若其不然雖以要之祇以召亂若信不
可結盟何以為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
脤神之大節也君將若何趙孟曰然吾子之言是也
吾子為我先之對曰諸侯之會事之大者也君為盟主
而興兵以害我
楚人固請宥歃叔向謂趙文子曰夫伯王之制不在
先歃子若能以忠信結君而神諸侯則雖後歃侯之何
何子於先若違忠信而棄德專以爭歃之何欲於
先昔成王盟諸侯於岐陽楙為荊尸置茅蕝設望表與鄫
縣不與盟今晉
楚不與盟君何患焉今晉楚爭先楚將德晉而畏其
威也晉將德楚而畏其眾也
乃君之所知也子務德無爭威所以服楚也
子務德以靖諸侯楚將歸德於子夫子大叔
子產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將行大叔
謂叔向曰楚王汰侈甚子其淺之
叔向曰汰侈民將棄之棄人以逞將安用之
汰侈必有大咎天之道也
儀行父以信行之以禮始而思終終無不復
行父歸魯故而不失威德之以訓辭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
之義行之以二國

其大夫竹以禮立子為嗣叔向為司儀辭曰不可乃歸喪
及禮又諸侯會于平丘晉侯使叔向告魯曰不可乃歸喪
魯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有信矣何盟之有
君若有信矣雖盟侯不貳何
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叔向告于齊曰諸侯事盟
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討貳則有尹盟共治用
命何盟之尋
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
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弗共百事所由廢興也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
再朝而會以示威
再朝而盟以講禮
志業於好講禮於
盟昭明有德
德於是乎在
德於是乎興
興以志經經以
言以考典典以
志經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
古文尚書

子曰宗魯魏絳之能和戎狄其大夫也晉悼公之大夫也悼公即位於是年冬十一月會諸侯於虎牢以和戎狄晉侯以魏絳為能和戎狄使為政魏絳辭曰和戎狄以安中國中國安則君榮臣受其福君其圖之公曰子教寡人和戎狄而成諸侯子之力也子其終之絳

非吾所知也問於郈昭伯曰子與季孫如何對曰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君采友矣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三十二

府七百三十二　十九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三十七

陪臣部

薦賢

夫士室之臣必有求信之人同行鄙何我師婁謀所知唯吾子之不比各於其黨見士無之相詩云乃睠相攜之世酌國急舉之誤而有聽大夫之例孙霸王之業必尊其士若何僧不勤推士類以引村智推智以進賢賢進於位小則備家室之列或以隸敬友善與或以方在朝助成父兄僕御加規補闕正加規補闕正之效用至於舉賢薦士取善而與人同自非深於知人忠於事上者其能若斯乎

鮑叔牙薦管夷吾於桓公桓公使為宰辭曰臣君之所制臣也君加恩於臣使不死亡臣之幸也若夫治國家定社稷撫百姓使君不失其舊臣不如也

惟可語於諸侯臣不如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臣不如也脩飾鼓鼙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臣不如也安撫百姓之父母將欲治其子弟不可去其父母公曰夫管夷吾之為人也上憂而不驕貴而不忘賢而能下人有此三者不敢不親公乃命為上卿桓公北面而受之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公之所與游遊退閒燕昵者則入邑辭士聚衆多與富地之利臣不如鮑叔牙也使治國家不失其舊臣不如也使君有過而不敢逆直言而不橈臣不如也

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戰鼓三通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使治中軍大夫帥師以救宋宋人聞之夜釋宋而還

管仲朝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公之所與游遊退閒燕昵者則入邑辭士聚衆多與富地之利臣不如鮑叔牙也使治國家不失其舊臣不如也使君有過而不敢逆直言而不橈臣不如也

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戰鼓三通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以為大司馬使治中軍大夫帥師以救宋宋人聞之夜釋宋而還

君猶宅也桓公逐任以政

君子謂郤至於善能舉善足稱其讓不為諂立

其子不為慝其位不為寵其施不為德其德不為讎立

晉大夫郤至聘於周周定王享之王以至敬禮之至謙讓之至

王享之以上公之禮至謙讓之至不敢以上公之禮自居

王享之以上公之禮至謙讓之至不敢以上公之禮自居

王享之以上公之禮至謙讓之至不敢以上公之禮自居

[illegible]曰帝何以[illegible]事於先王故當見[illegible]親親勸曰[illegible]之狗以[illegible]弗非[illegible]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狗[illegible]以[illegible]非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使

子良鄭公子也鄭靈公過鼓鼓
子良辭公子也鄭靈公過鼓鼓子良辭公子
去疾不足公以順則公子
去疾不足公以順則公子
殘氏是歸而舍之良謂子良曰不可曰楊氏宜存則固願也若
將亡之則亦皆去之疾何為焉子良大夫
郤克為晉大夫將中軍魯孫良夫為上軍大夫
郤克為晉大夫將中軍魯孫良夫為上軍大夫
郤獻子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獻子何以拘之其樊氏吾之
也
士燮為晉大夫佐上軍厲弗之役郤獻子帥勝而反范文
子後武子曰燮乎女亦知吾望爾也乎對曰夫師郤子之師
也其事藏若先則恐國人之厲耳且欲我也故不敢武子曰吾
知免矣

府元龜　卷七三七　七

公孫黑肱為魯大夫有疾謂召季孫曰吾聞之君子
公孫黑肱為魯大夫有疾謂召季孫曰吾聞之君子
民無成事可以後亡啓共事君與三子生在數戒不在富也
見月子張事君子曰吾聞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有爰詩云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華元為宋大夫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華元為宋大夫宋城華元為植巡功
共賦弁甲而復子思子曰善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共賦弁甲而復子思子曰善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
城者謳曰睹其目繩使其
城者謳曰睹其目繩
有皮冠若何華元曰士之夫其口眾我寡
有皮冠若何華元曰士之夫其口眾我寡
子罕為宋司城子罕之相其儉益宋
子罕為宋司城子罕之相其儉益宋
子罕為宋司城子罕之相其儉益宋

更魔不避矛戟出不意擊之遂大破之其何患之有生活而不治
而不守所由來也能是二者又何畏焉不時其農事能從之以
[illegible]舉叔孫對曰謂能矣夫能事其君而敬有禮
[illegible]又賢[illegible]諸侯其誰不欲為堅[illegible]而歸之視逢丑
[illegible]一彼一此何常之有恤大舍小見以為盟主子其圖
之[illegible]諸侯皆從之[illegible]乃先叔孫
陳恒子為[illegible]大夫[illegible]施高[illegible]於魯陳[illegible]大[illegible]子請擊
子公[illegible]請[illegible]三[illegible]請之[illegible]德[illegible]有血氣皆有爭心故
利不可強也[illegible]以[illegible]長[illegible]子盡致諸公而疇[illegible]子召
子山[illegible]而又[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

自周室東遷諸侯力政强弱相吞以兵車爲務以詐力爲雄其爲政也無不以權變爲本以機心爲用而乃昌焉或其霸者之佐乘時間出爲國之重寶是恃而不懼斟酌政術隨時適宜治道稍理俗之法定矣歷之高悠哉秩之序有攸攝帝之謂曰咨爾舜汝陟帝位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之受命申命禹曰惟時懋哉之際斟酌損益之慮二帝三王之所以相授受歟之後二帝之威德之令蓋是綱目咸舉而物以類聚國以倫強民斷其中總庶務之要治千乘之君成物宜之道其要簡而克敘而不煩愿行而可久非天包乘時之術極權變之妙者豈能與於此哉

周公輔成王踐阼攝行政事既誅管蔡而國政三月踐奄者三年而後行其制於參王不治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治有司

[illegible]皆主之以歸功於君臣之義也周公居攝之時[illegible]人公懷民還而有喪後之疑焉[illegible]貴孔子新喪同姓沈猶氏且猶不敢朝歟其[illegible]漬氏歸而後喪之[illegible]季孫氏之喪[illegible]

[illegible]孔子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既誅國政三月而後行其制於參王不治遺四方之客至于邑者不治有司

之外[illegible]命叔父若傷人剋正時可為也命成家親[illegible]

官辦若機治[illegible]也[illegible]於是乎去表之棄

趙盾晉大夫宣子趙衰子也初晉侯使鉏麑賊盾盾[illegible]

[illegible]晉大夫[illegible]政莒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取將來書於諸侯武也知楚令尹能敬行其禮遠二以文辭以晴諸侯於可懼乎城郟之役晉荀躒合諸侯於魯召孫穆子穆子辭以有大喪自其貴入有大喪自其賤入介于其閒傳曰介于兩君之閒以容其城克而歸之又取邑於宋以是施宣子韓起諸侯弗能治也及武爲政乃率治之武言於晉侯曰晉有四軍王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歸其地今爲盟主討亂而不正其疆埸以爲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而貪之甚以爲晉侯皆謂湖也

而無憂人之禄無以勸大夫故也旦秦梵也老之何其固於富也乃爲其城

樂喜宋大夫初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典故

蕭水清注之東逕宋城宇備殷之東南故蕭亳也

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以救火也

右官僚也其職司隧正納郊保奔火

使伯氏司里以時平易其田疇

使皇鄙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

使華閱巡城

使公孫揮量功命日

使子太叔治之

使子產治之

使子寬子上治之

使子大叔治之

使子寬子上治之

使子大叔治之

使子寬子上治之

使子大叔

吾聞爲善者天必報之不政其虐政能有濟也民不可逆度不可敗法詩曰德義不愆何恤於人言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賦鄭伯有賦鴻雁子產賦野有蔓草子皮賦蘀兮宣子賦我有旨酒以樂嘉賓且以永好穆叔曰鄭其庶乎夫宣子樂其有後也

鄭定公六年五月鄭火作子產斷音公子公孫于東門音閑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無使新舊客雜居易以生姦使子大叔出舊客禁其偪介使子羽出新客禁其偪舊子大叔子羽皆鄭大夫偪介謂相逼近也子羽子產屏攝至于大宮大宮宗廟之處屏攝謂屏除攝持至于大宮子大叔子羽皆至大宮使祝史徵執事之人祝史掌祭祀之官徵召也執事謂有職事者使祝史徵召執事之人使各守其職也祝史徵執事以告曰某日火作公拜賚從大龜大龜謂卜兆也賚賜也公拜賚從大龜謂卜兆有火作之象公乃拜賜而從之成公徹司宮司馬司寇列居火道之前徹除也司宮掌宮內之官司馬掌軍政司寇掌刑獄列居火道之前謂各居其職守以備火也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保守也徵謂所部之人野司寇各保其徵謂各保守其所部之人以備火也子大叔子羽帥帥領也帥領城人城人謂城內之人助祝史除於國北者北方火不及國也禳禳災于玄冥玄冥水神也禳災于玄冥謂祭水神以禳火也三日而火止國不亡使行人告於諸侯七月子產爲火故大爲壇除於四方振除火災禱也祓禊於溱洧祓禊謂祭水神以祓除不祥也溱洧鄭二水名也祓禊於溱洧謂祭水神於溱洧二水以祓除不祥也乃簡車徒簡閱車徒之數也車徒謂兵車及步卒也簡車徒謂閱車徒之數也爲司馬司徒之事以蒐於舍蒐謂春田也舍謂鄭城東門外之舍也蒐於舍謂春田於舍也而誓之誓謂誓衆以戒命也誓之以戒命謂誓衆以戒命之也曰不用命者戮於社戮謂殺之也於社謂於社主之前也不用命者戮於社謂不用命者殺之於社主之前也不孝不弟不共上命不睦於鄉不恤其衆不分災患不救鄰保不賓於王命不從師徒不輸不共上命謂不奉上命也不睦於鄉謂不和睦於鄉里也不恤其衆謂不憂恤其衆也不分災患謂不分救災患也不救鄰保謂不救助鄰保也不賓於王命謂不賓服於王命也不從師徒謂不從師徒之役也不輸謂不輸納財物也不共上命謂不奉上命也不睦於鄉謂不和睦於鄉里也不恤其衆謂不憂恤其衆也不分災患謂不分救災患也不救鄰保謂不救助鄰保也不賓於王命謂不賓服於王命也不從師徒謂不從師徒之役也不輸謂不輸納財物也

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數閱里使過其棚與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試之居半歲民悉自高丘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也若觀而效之逸者四年全而出壬午五年叔孫僑如帥師納公子偃于莒秋七月公薨于乾侯冬十月葬我君昭公于墓道南公子宋卒于貝丘公子偃自莒至于鄆季孫意如帥師入于鄆甲戌立公子宋于季氏之寢是為定公定公即位于曲阜之宮季孫意如帥師圍鄆癸巳公子偃自鄆出奔齊公子宋即位

韓宣子為晉大夫聘于周[illegible]王使請事[illegible]對曰晉
王起將[illegible]墓於[illegible]姬無他事矣[illegible]王賜之[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之日韓氏其[illegible]平[illegible]
趙文子為晉大夫[illegible]
也[illegible]
公務[illegible]為郯伯如晉[illegible]公稱[illegible]相[illegible]而[illegible]禮焉
遽者[illegible]侯[illegible]授[illegible]以[illegible]口子[illegible]有勞於晉[illegible]
余聞而[illegible]王賜[illegible]州田[illegible]以賦[illegible]動伯石[illegible]拜[illegible]
受策以出[illegible]曰[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也[illegible]一
為[illegible]於晉[illegible]其[illegible]況[illegible]以禮[illegible]終[illegible]乎詩曰[illegible]人而無禮[illegible]不遄死
其是之謂乎

自郯勞至於贈賄無還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illegible]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
有子家羈[illegible]能用也好大國之重[illegible]寄[illegible]虐小國[illegible]人之藝不知其
叔仲[illegible]宮[illegible]分民食於他[illegible]思[illegible]在公不圖其終[illegible]國君[illegible]及[illegible]
不恤其所[illegible]之本不[illegible]其[illegible]千在而屑屑焉習儀以求[illegible]
其是之謂乎

趙孟為晉大夫[illegible]趙孟降於[illegible]食[illegible]
[illegible]孟[illegible]三年之喪[illegible]極也主又降之[illegible]有故乎[illegible]
[illegible]州[illegible]五[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先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及也[illegible]是以為降[illegible]若使[illegible]王知之若何[illegible]孟[illegible]可乎[illegible]
[illegible]請[illegible]之[illegible]乃[illegible]先[illegible]請[illegible]日[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大夫[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子喪魯大夫陳莊子死甚於喪骨欲勿哭[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哭[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二十九

陪臣部

忠義

大哉趙之忠義叔向之於祁奚張敖之於貫高寒而顧忠臣之亡有内患且多外虞苟或失人何以爲國乃有寒宗晉之忠烈或死而復生或亡而不没或身殁而名存或存而實亡或生而死或死而生或亡而復存或存而復亡或死而不亡或亡而不死或死而不死或亡而不亡或生而亡或亡而生或死而亡或亡而死或生而死或死而生或亡而復存或存而復亡或死而不亡或亡而不死或死而不死或亡而不亡或生而亡或亡而生或死而亡或亡而死或生而死

府元龜　卷七百二十九

叔瞻鄭大夫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焉叔瞻謂其君曰君之羣臣若有賢於此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瞻謂其君曰君之羣臣若有賢於此公子反國其禮文公必以上卿之禮待之君盍蚤自貳焉不然將及於難曹君弗聽叔瞻以告其兄子負羈負羈請往曹伯不許負羈因請曰一臣可以救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驕貨晉人晉人將耳之贈曰臣從君而死公饗其酲將曰天降禍於晉驕狄薄德而得志於諸侯禍不於夫今將及夫尊卿勝患智也殺身以贖國忠也乃就其餌負而疾歸曰自今以往知忠以事君者與曹同命乃解厚為之禮而歸之鄭人以聘伯為將軍侯稱曹伯之堅（堅原作緊據左傳改）使公二十八年晉執曹伯晉侯有疾（侯原作候據左傳改）使以曹為解（解原作懈據左傳改）而封異姓（封原作對據左傳改）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振原作振據左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四十二

陪臣部　規諷第三

敖棄楚大夫也楚子合諸侯于申敖棄言於楚子曰王回臣圖諸侯無歸懼以諸侯得諸侯于申敖棄言於楚子曰王回臣圖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十八年君其何用矣向成鄭公孫僑在諸侯修日齊桓晉文有踐土之盟十八年君其何用矣向成鄭公孫僑在諸侯修日齊桓晉文有踐土之良也君其遵焉何用矣楚子曰吾用齊桓晉文之良也君其遵焉何用矣

重之以喧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能獲姻親又就乎之以召諸侯難備之故何如若有其人乎可以召諸侯而舉至乎對求昏而馬女也君親送之上卿又上大夫致之備欲乎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雖欲之下邳千張趨籍談女齊梁丙張酪蹟酪的貢皇昏諸侯之選也吳親舒泥執知盛五胡反下同羊吾反呼之賀羊吾反呼之賀羊吾反呼之賀

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寧厲以頃王出吾乃將斷矣子革自寧厲以過王出復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使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歲不食竟不獻車轍馬迹焉

臣聞之大夫也盡王之言以出若不言是無所承令也

王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

茲敢不言如是盡王之實難

對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以訓導之若不獲命則使翼之規諫以道之若金用女作礪若濟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以濟民用而心以訓之若跣而不視厥足用傷若高而不降厥心用驕若登天而墜厥身用滅若涉大水而無所至厥心用荒若射而亡厥美名用惡若此而能終者鮮矣

王曰余小子其能從之以輔佑先王以定天保以祚胤大國若能用此道也其何懼之有

白公子張之謀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子期而先告之子張曰若殺君用余女殺之若殺余用女余又殺王如史老之言對曰昔楚武丁能侵其心以入於善至于神明而後使之是乎三年默道而後言是乎三年默以思道而後言是乎三年默而成之不言不笑不言不笑而民畏之如神是以入於河水而不溺蹈於火而不熱民之能此者其誰敢不敬

白公子張既大夫也盡王若能如是則其厚於親矣

考曰吾以

寶者不可以無平無寶而又皆非嗣也則國家誰與守之且夫寶以賄至者也以賄至者也則有以賄去者也自古及今未有寶而不遷者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其出也一車兩馬不出境王若是有寶田則王之寶諸侯豈王之寶也今爲令君恒之寶而不平周請有之曰弗與弗親民弗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遽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子子使君之用之也故言無所不然已備之罪豈敢以寶之以規爲寶也

逐趙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乃有故

寶王死之

叔向曰大夫也楚之令尹甚於王矣如晉報韓宣子之魏奏也遂入朝遇公子弃疾如晉報韓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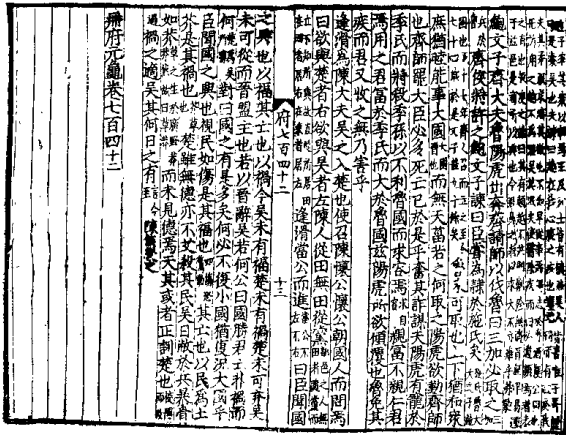
冠冕而從從我而而已爲用故人之所善則無常人爲則無常人爲則無常人之所善則無常人爲則無常人爲則無常人之所善則無常人爲則無常人爲則無常

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執事敝邑不敢愛公吳王曰子近市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二其命若之何禮之且天之有喜也以除殯也君何憚焉為君優之孤禮之何損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求福不回以受方國遐不作人求福不回以受方國遐不作人求福不回以受方國君其

公大[illegible]君將以文[illegible]舒鼎之[illegible]成之昭光[illegible]定之[illegible]鑑[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朝[illegible]可以朝之擇用[illegible]蔣公子與[illegible]三臣之
子諸侯為[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也今將
又小[illegible]棄[illegible]之不亦[illegible]乎大將多[illegible]虎之[illegible]
叔為相[illegible]也而[illegible]小人[illegible]棄之不亦[illegible]乎大將多[illegible]虎之罪以
[illegible]君姑待之若何乃止[illegible]越[illegible]入[illegible]越[illegible]
伍員吳大夫至吳大宰嚭[illegible]越[illegible]子以[illegible]越[illegible]大夫[illegible]
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illegible]越[illegible]大夫種[illegible]因吳大宰
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
莫如盡若有[illegible]滅過戈[illegible]及[illegible]今吳[illegible]
[illegible]能[illegible]使[illegible]越[illegible]生[illegible]長[illegible]
[illegible]夏[illegible]啓[illegible]有[illegible]仍[illegible]逃[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夏[illegible]愚[illegible]為[illegible]仍牧正以[illegible]其
[illegible]夏[illegible]愚[illegible]是[illegible]也之[illegible]以二姚

[illegible]而[illegible]滅[illegible]有[illegible]由[illegible]成有衆[illegible]旅[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使[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使[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過[illegible]戈[illegible]
今吳[illegible]越[illegible]過而[illegible]越[illegible]大[illegible]
[illegible]與我同[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句踐[illegible]能親而[illegible]施[illegible]
[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我[illegible]同[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而長[illegible]能[illegible]以[illegible]伯[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王夫差[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若[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成而[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滅[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



之實也以福其士也以禍今吳未有禍楚未有福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棄吳若何公曰國勝君王親撫而何焉對曰國之有是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楚雖憊亦不艾殺其民吳曰敝於兵者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如楚惠之生日於昭王之世而後昌吳其何日之有王從之遂滑當公而進去疾而召之

冊府元龜　卷七百四十三

陪臣部　一十三

規諫第四

孔子爲魯大夫定公問君以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又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定公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顏淵魯人侍坐定公孟懿子叔孫州仇馬正二人皆下定公曰善哉乘野事之御胡謂善矣然其馬輒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

府七百四十三　一

曰吾聞君子不義人乎必以貴人乎顏淵不悅曰臣聞之馬威聞矣定公曰然顏淵曰臣聞之馬威聞矣定公曰何謂顏淵曰至定公曰何謂人曰善哉東野畢御也善哉言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矣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臣以或知之昔舜工於使馬禹工於使民造父不善其馬是以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也上車執轡御轡正矣周旋步驟中規矩雖有奇輿矢應銜之巧不加於此矣今東野畢之馬力盡矣然不已是以知其失也定公曰善哉子必逸馬顏淵曰臣聞之馬窮則咬人鳥窮則啄人獸窮則觸人人窮則詐巧古之人未見有窮其君者也君其圖之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

孔子對定公問曰若魯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如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曰若魯君臣之間各盡其道如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定公問於孔子曰有若之爲人也寡人聞其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臣聞君子不以其所短非人之所長是以聖人擇人而任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無廢事無廢功無廢人今有若之所短者則學問也其所長者則忠信也臣以忠信之所長掩學問之所短瑕也

定公問於孔子曰有若之爲人也寡人聞其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臣聞君子不以其所短非人之所長是以聖人擇人而任之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無廢事無廢功無廢人今有若之所短者則學問也其所長者則忠信也臣以忠信之所長掩學問之所短瑕也

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之師魯大夫孰賢顏回對曰臣之師有老聃者博於古今明於天人之情通於道德之意其於人者人之所不及也其於天者天之所不及也臣不敢妄議其師

明者以爲法規則其行
陽至而盛陰至而衰日固而月益而歲成古之善內
兵者因天地之情與之俱行近則用遠則用陽後則用陰先則用
近則用則用
陽後則用陰先則用
用人無遠近從其所
強以德陽動不盡不及其時
承從我固勿與若謀與之少
敵越遂伐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
而前請成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
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會稽今君王又棄
之道設古以爲此蓋左以
少順天道
府七百四十三　三

王諸侍之王曰諸弟與戰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
民憚其勞久而死者過半越入破吳因而留之三年吳師
敗越遂伐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
而前請成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
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會稽今君王又棄
之道設古以爲此蓋左以
少順天道
府七百四十三　三

而無道也
而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又棄之道設古以爲此蓋左以少順天道

府七百四十三　四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吳王闔廬興師伐楚五戰入郢昭王出奔
楚師敗績闔廬歸而安其處乘其車馬習其教閱其士民
選其賢良而進之於朝其有勞者使有功者賞有罪者誅
有過者改有善者舉有惡者去有災者救有福者賀有
禍者弔有喪者送有病者養有貧者賑有滯者通有
壅者決有廢者興有絕者繼有亡者存有危者安有
亂者治有強者抑有暴者討有侵者伐有叛者征有
服者綏有不順者誅有不義者攻有不敬者正有不
和者平有不親者親有不附者附有不安者安有不
利者利有不順者順有不服者服有不義者義有不
敬者敬有不和者和有不親者親有不附者附有不
安者安有不利者利有不順者順有不服者服有不
義者義有不敬者敬有不和者和有不親者親有不
附者附有不安者安有不利者利有不順者順有不
服者服有不義者義有不敬者敬有不和者和有不
親者親有不附者附有不安者安有不利者利有不
順者順有不服者服有不義者義有不敬者敬有不
和者和

侯曰敢問鄭音何從出也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詩云鄭衛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比於慢矣武音宣明德音廣大子孫之音也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然後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發揚蹈厲之已蚤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武坐致右憲之已久而不失其所以立也久立於綴崇之已蚤而不失其所以長也分夾而進事蚤成也久而不失其所以久也復亦綴崇之已蚤而不失其所以蚤也此皆武之遺聲也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也

君子觀樂聲之變則知志意之所之也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宮動則脾和而信之君也商動則肺和而義之臣也角動則肝和而仁之民也徵動則心和而禮之事也羽動則腎和而智之物也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也其臣驕商亂則陂其官也其人壞角亂則憂其民也其事勤徵亂則哀其事也其民怨羽亂則危其財也其用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亡國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君子耳聽其音而心辨其聲而行省其風而志先其所以之也

府元龜　卷七四三　五

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忠信之臣聚象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鼓鞉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鼓鞞鐘之聲則思武臣鼓鼗柷之聲則思司教之官聽拊搏之聲則思百官之長聽鼓鼙之聲則思邊境之事此之謂六者德音之音也

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所以獻酬酳也所以官序貴賤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後世有尊卑長幼之序也

所以示後世有子臣之義也鐘磬竽瑟以立號鞉鼓椌楬以立橫干戚旄狄以立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府元龜　卷七四三　六

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笙簧之聲則思前帥之臣聽竽聲濫濫以立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鞞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聽鼓鼙之聲則思武臣聽鼗柷之聲則思司教之官聽拊搏之聲則思百官之長聽鼓鼙之聲則思邊境之事

君子之聽音非聽其鏗鏘而已也彼本有所合之也

子貢問曰敢問古之人親人親文侯問曰吾子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數戰數北而國亡何也非子克與曰數戰則民疲數北則士恥君使疲民恥而與之臨難則民不用也此其所以亡也君其圖之

文侯問曰吾子之所以有者何也對曰數戰數勝而國亡何也非子驕與曰數戰則民驕數勝則主驕驕主使驕民此其所以亡也君其圖之

文侯問曰有主君於此安則欲危則欲存則欲亡則欲治則欲此五者何如對曰君之問惡之問也君之問者則貪君之問者則欲有也君之問惡則欲無有也君之問者則貪君之問惡則欲無有也君之問者則貪君之問惡則欲無有也君之問者則貪

曰者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而河之決東去之子矣武侯謝事而當君臣莫能諫朝而有喜色吳起曰昔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耳武侯曰未也楚王之謝令尹也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曰君朝而有憂色何也楚王曰吾聞之諸侯有擇師者王自擇友者霸是色而君臣莫之吾君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且君臣莫能諫吾國其幾於亡乎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憂而君臣莫能諫者何也武侯逡巡而謝曰天使大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大子振寡人之過也天使大子

惠公惠公曰諾而見太子曰子胡不入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適莽於渦山之尾欒水盈甘棠枝指之前和顧文王曰諾哉君少欲一見羣臣百姓君必入見之三日而後更莽此文王之義也今莽有日矣而雪甚及半日難以行太子寫及日故待雪欲以弊其子願大子亦留聽政三日故使周雪其因此潮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不為者若文王也太子曰其善哉潮更莽日

訢箱親人也魏王使中大夫臺令召衛敬侯者先訢箱負箱捧鍾入曰聞大王使中大夫臺臣願加一力王曰子何力之有加德曰雖無力能尚臺王曰若何曰臣聞天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因而西之五千里高與地相去萬五千里今王蓋王之地不足以為臺趾古者堯殊洪水地方五千里王必趾此臺先以兵伐諸侯盡有其地猶不足又伐四夷得方八千

里乃足以為臺趾柱木之積人徒之衆必發之鄉然後足以舉之地見以奉臺王之臺所臺王之隘乃可以作耳然猶小為之羣趾起臺

驪姬子以數琴見武帝而有愛色帝問之曰子見容未答何以知其善也驪姬曰天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清以秋清者相也以此知其善也驪姬又

博投壺相引爲曹操手無罰白不禁（監本白作自）前有僅耳後有遺鏃（鏃監本此敗可八社而辭（一參有作計）日暮宿關合尊促坐男女同席雜戲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監本燭作燈）主人留連而送客（監本脫此一句）故曰（監本故作古）主人留連而送客（監本脫此一句）故曰（監本故作古）主人留連而送客（監本脫此一句）故曰（監本故作古

[illegible]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好學殺[illegible]也王乃大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

其家益富乎君以色厲曰
出原字平楚入大秦使張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言者樞機務于發而必中智者林叡有以多為貴者須其要
則雖侯乎終日論其理猶無遺於天下春秋之世辯士間出騁
枝葉之蔓衍而雖黃之斯在則有奉命為霸主委貨與國當于戈
之日尋勇不以義見組豆之失序動循禮而能遏亂于舌不
持尺柄開談敏聽引事煩儀或應對於會朝或折衝於朝
廟之際大者尊王而存國難小者保家而全身計至於博通前
古備舉真語彈射藏否折衷長短得變通之宜適可尚者哉
風宗楚大夫齊桓公伐楚楚屈完如師齊侯陳諸侯之
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
與不穀同好如何

對曰君惠微楚以匡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若以
貺之是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
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
鄧侯吾離公逆楚子楚子與之狩于武城鄧侯吾離公入謂楚子曰
吾甥也公子甥舅之親也楚子曰唯公子甥舅之親也
丙對曰臣聞王人雖微其位在公之上王人雖微其位在公之上
之以也及其使也敬其位也敬其位也及其
長也敬其事也敬其事也及其賢也敬其人也及其
老也敬其言也敬其言也及其
之以也敬其事也敬其事也及其
長也敬其位也敬其位也及其
老也敬其人也敬其人也及其
賢也敬其言也敬其言也及其
之以也敬其人也敬其人也及其
長也敬其言也敬其言也及其
老也敬其事也敬其事也及其
賢也敬其位也敬其位也及其
之以也敬其言也敬其言也及其
長也敬其人也敬其人也及其
老也敬其位也敬其位也及其
賢也敬其事也敬其事也及其
之以也敬其位也敬其位也及其
長也敬其事也敬其事

之文也晉侯是以敗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政矣厚誣之

子家歸大夫晉侯召諸侯不見魯侯伯以為武公若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曰寡君即位三年而邾鄫不朝寡君是以有魯喪敢以告執事宣子患之乃歸魯侯以成其好

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桑侯以朝于晉晉侯不禮焉而執之于京師

十二年六月晉侯伐鄭鄭伯如楚以請成于楚楚子囊欲伐晉申叔時曰不可昔我先君莊王以鄭伯之能而猶再敗晉師今我新與晉盟而背之以自敗也

十四年七月夏鄭子如晉朝且謝伐許之師也

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敗邑往朝于君往年正月陳之武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十六年二月壬申朔于君二月壬申朔于君

十七年六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十八年二月壬申朔于君

十九年二月壬申朔于君

二十年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二十一年六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四年二月壬申朔于君

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五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六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八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百九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五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六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八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百九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五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六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八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百九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四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五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六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七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八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九百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五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六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八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一千九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二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三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二千四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一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二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三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四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五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六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七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八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十九年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三千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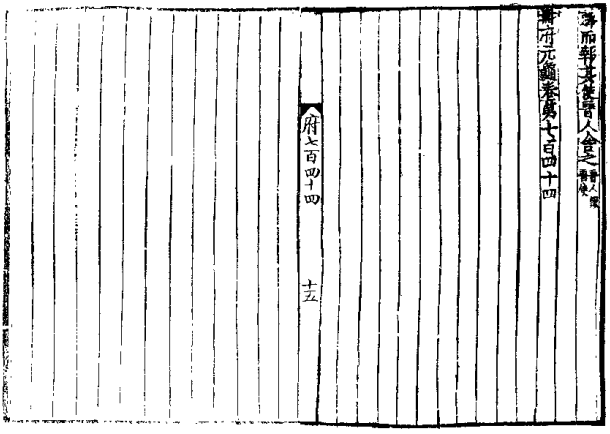
敢寧肯辱執政諸四裔以禦螭魅使諸侯皆有貳心其為不利孰大焉是以先王之制事天下如一同心戴齊以為天子以共神人若治則是以先王之制事天下如一同心戴齊以為天子以共神人若治則是以先王之制事天下如一同心戴齊以為天子以共梁十六州去四海也故皮書數齊之功曰懷

府七百四十四　七

[illegible]文公恐權從靜諸侯秦弱免逆命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illegible]無[illegible]又公即世穆公不[illegible]我君寡[illegible]其公[illegible]迭[illegible]我

心存亡以賢之家國復仇雖勁敵而不為讎治之何及矣
[illegible]名雖[illegible]若為士師臣對曰[illegible]
以求厚焉[illegible]
[illegible]
衣食焉可不謂忠乎[illegible]而棄忠良若語侯何不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公戎服朝王以授趙衰不敢受王命故也○趙衰晉大夫原屬士在伯
不能詰其罪又不能討其順順不討乃受之
其後子鹿相鄭伯以晉三卿之重而欲改未之見也○見胡氏
崔慶環境之道而納環境之賂以為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
之不修諸侯亦有闕望故使下臣來徵逋賦以共王職若政刑
修而諸侯無闕望其何以事君君有是之不脩諸侯亦有闕望故使下臣來徵逋賦以共王職若政刑
以令其人完客於館館客高其閎閎門厚其關關限深其庭庭院大
使令今吾子壅之雖欲無其若其何以共命寡君
寡國主猶不貪賄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饜
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
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之則恐燭
恐燭燭之不明而投諸其外以重敝邑之罪敢不憚煩
重煩執事之不時而投諸其外以重敝邑之罪敢不憚煩
使令之不時



有詞第二

晉荀躒為中軍將韓起為上軍將以伐鮮虞荀躒欲以其族為公族大夫使韓起為之辭韓起辭曰起不才不敢以貪大利以取大戮君其圖之荀躒曰子之能辱吾子之賜也吾子之不能辱吾子之賜也吾子其圖之韓起曰起之能辱子之賜也起之不能辱子之賜也子其圖之荀躒曰子不為公族大夫吾子之賜也子為公族大夫起之不能辱子之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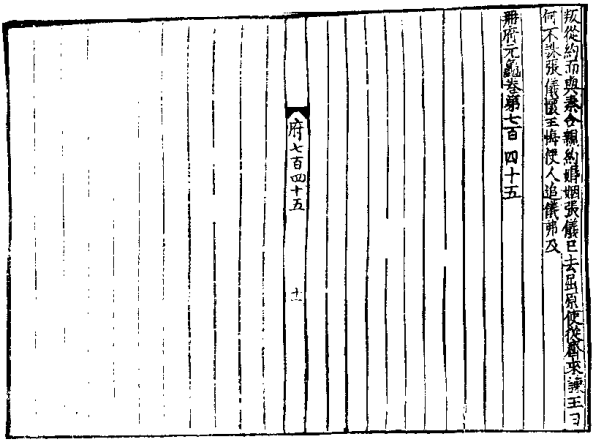
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財命[illegible]字小在恤其所[illegible]無以役邑若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求豈忘共命[illegible]哉詩序三事大夫美宣王之興也[illegible]命[illegible]詩序三事大夫美宣王之興也[illegible]命[illegible]詩序三事大夫美宣王之興也[illegible]命[illegible]

不能救而爲喪執親寒爲用之乃脯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轉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抵罪若無罪而免之請使君惠於敝邑請以君命命之免也拜命而出歸乃復命季孫曰不能辭也能辭乃使拘囚以歸季孫曰吾子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

鄉士與聞其請王命之以蔡納其命書太王曰胡無若朕考之遺王命也魯衛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尚幸哉王曰嗚呼予小子其永念哉予一人以為天之大數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尚幸哉王曰嗚呼予小子其永念哉予一人以為天之大數也

晉趙盾為正卿靈公不君盾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盾已朝服而假寐麑退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乃觸槐而死

改世仁若愉可改曰哩何益今吾子曰必都鄙君可奉也亦可
聚也 乃奉哩十五年子弱景伯如齊子貢為介陳成
子能善其辭景伯謂子貢曰吾與子俱死且莫救也子貢曰
不然夫人與君實為仇讎君安得不事衛君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七百四十六

陪臣部十九

公正　死節

古之君子雖立盡忠有犯無隱在公正色當官而行者何害不以尊上庇民為心廉耿利物為務故能不忠於國而能事親不忠於親而能事君故盡忠竭節於公室臨難不苟於死生見危授命

過於鄢陵范文子入欲戰郤至曰韓之戰也郤公不振旅
反命公使復之復命而後敢入今我喪公之師荀伯不復從
之曰子無命矣子喪師徒而返子之罪也子盍亦圖子之
後我辭楚之交盟也文子曰吾先君之數戰也有故今
我辭楚又盟楚也文子曰吾先君之數戰也有故今
楚信驕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楚其盡力子孫
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
外懼乎及楚罔極晉罔寧矣范文子立於戒馬
之前曰君幼主不使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
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也君其戒之范文子反自鄢陵偃伸
其視宗祊死恐君驕傲而亢敵是天之道也君其慎之
作矣愛我者惟恥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郤縠將中軍荀偃士匄將下軍欒黶將上軍士魴為
公族大夫魏相為司馬以從於鄢陵
晉悼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諸侯于虢遂次于雞
澤謀伐鄭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蠆卒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于戚
晉悼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諸侯于虢遂次于雞澤謀伐鄭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蠆卒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戚

晉悼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諸侯于虢遂次于雞澤謀伐鄭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蠆卒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戚

晉悼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諸侯于虢遂次于雞澤謀伐鄭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蠆卒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戚

晉悼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諸侯于虢遂次于雞澤謀伐鄭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蠆卒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戚

晉悼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諸侯于虢遂次于雞澤謀伐鄭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蠆卒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戚

晉悼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諸侯于虢遂次于雞澤謀伐鄭也
夏四月己丑鄭伯蠆卒
秋七月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戚

府七百四十六　五

郭逸雖然季孫固亦國有罪叔出季孫有自來矣吾又誰怒季孫而為國君討罪乎叔孫曰子以出叔孫指掇曰雖然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子尹謂宋子楚大夫也魯昭公元年楚靈王即位初楚子之為令尹為王旌以田獵為名而殺之王即位使為工尹子尹斷宇斷之曰一國用君其誰與為君王使殺之宮伯以戈擊子尹子尹無字之關人馬無字之有司弗與子尹以靈王命與之馬無字執之有司弗與子尹曰王將飲酒無字窮曰天子縱飲

府七百四十六　六

諸侯正封疆之制也封略之內可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言盡在王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天生百物以養人人之百事莫不資焉其大者天地為主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生莫貴於君君所以治人也是以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分之民而錫之類使之有尊也有卑也有貴也有賤也有親也有疏也有遠也有近也有男也有女也有夫也有婦也有父也有子也有兄也有弟也有姑也有姊也有妹也有甥也有舅也有姻也有婭也有昆也有弟也有從也有公也有侯也有伯也有子也有男也有卒也有伍也有師也有旅也有帥也有長也有正也有連也有率也有屬也有人也有畜也有牧也有養也有食也有衣也有裳也有冠也有帶也有履也有舟也有車也有器也有用也有財也有貨也有賄也有賂也有金也有玉也有布也有帛也有絲也有麻也有穀也有菜也有果也有木也有草也有鳥也有獸也有蟲也有魚也有龜也有貝也有珠也有象也有犀也有皮也有革也有羽也有毛也有骨也有角也有齒也有爪也有筋也有膠也有漆也有墨也有書也有畫也有

杜預曰叔孫氏穿也昭公四年叔孫豹如晉五年正月會中軍公室也湖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五氏取其半為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杜洩告於公獻之曰子固欲毀中軍斯毀之矣或告杜洩曰子固欲毀中軍斯毀之矣或告杜洩曰子懼不能故毀為歸公室請復舊制諸侯正封疆修土而盟

叔孫曰魯大夫也魯昭公十四年冬十二月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邢侯雄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與雍子鬻獄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雖然請數其罪而後加之邢侯有寵於君而專制其地以貪冒無厭賄枉國法以成其富不念其患將治其產不圖其終三姦同罪請施於鼎鑊

叔向之志而著弟之美矣晉侯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諸叔魚戮于叔魚乃施邢侯而尸諸叔魚戮于叔魚三數叔魚之惡不及其家誨淫也二說同我也夫可謂直矣其平也公會數其罪也清其本也治其末也不為末減不為本減不為末減不為本減不為末減不為本減

不事主法非忠臣也王戚其罪士志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
愛今自刎而死
仲由字子路魯人孔子弟子
孔子卒子路居衛與孔悝之子蒯聵有隙蒯聵入孔悝作亂子路
我吾無重矣
子路聞之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
有謂之曰子乘之國不信其謀而信子之言子何爲焉對曰食
有君子小邪不能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庇而食其言是義
之也由弗能也
衛公孟彪衛公族大夫
衛公孟彪公孫文子之子
衛公孟彪公孫文子之子
衛公孟彪公孫文子之子

[illegible]君殺正而立不正發長而立幼[illegible]如之何[illegible]逆子處之苟息[illegible]君[illegible]君[illegible]臣[illegible]君[illegible]君[illegible]君

府七百四十六　十三

周敬王二十六年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府七百四十六　十四

周敬王二十六年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府七百四十六　十五

周敬王二十六年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府七百四十六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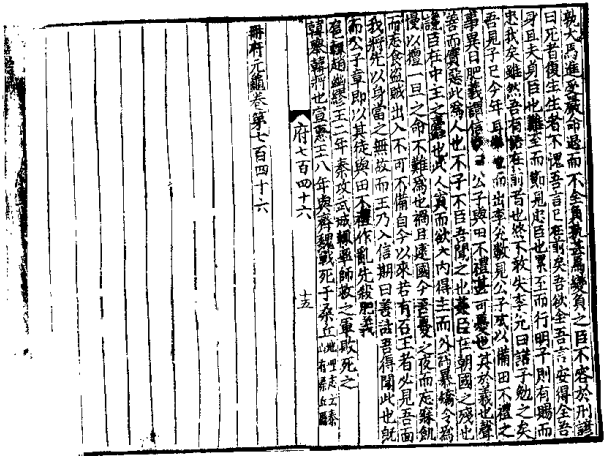
周敬王二十六年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府七百四十六　十七

周敬王二十六年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府七百四十六　十八

周敬王二十六年衛侯衎奔齊衛大夫孔圉之妻姜氏孔姬之姊也孔圉卒孔姬通于孔文子之家臣大叔疾文子將以孔姬妻之而先太子與五人介與從之期而逆之大叔疾出妻而以孔姬入太子與五人介攻而殺之孔姬登臺而請曰妾之姊嫁于子子不能容而殺其夫妾不敢愛死請以從姊太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得復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之盟而誓之



執大馬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貴義士爲變貧之臣不苟於刑譬
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盡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
身且夫舅臣也難至而勇見危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
忠我矣雖然吾有懷焉請言也然下敎失李沱曰諸子勉之矣
吾見子已今年且舉也而出季公敎見公子與田不禮焉可憂也其於義也聲
事異日肥義謂信平公子與田不禮焉可憂也其於義也聲
善而實愛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臣在朝國之殘也
謹臣在中王之蠹也夫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藥暴論令爲
慢以體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連國今吾憂之夜而忘舞飢
而忘食必滅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
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日養士吾得聞此也既
而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先殺肥義

侯趙主父二年秦攻武城趙將軍趙莊敎之軍敗死之
趙豪傑將也宣惠王八年與秦戰死于承匡

冊府元龜　卷七四七

陪臣部二十

失禮　奢侈　東恣

夫禮者所以經國家別嫌疑以爲民防者也若乃審秋之世周大之列王君臣之禮違制者亦衆矣或僭擬尊卑或交戰爭爲貢之序內至勃亂犯典顛越彝倫存諸述古厥有鑒誡公子友之舊也魯莊公三十七年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非礼也原仲公子友之舊也魯莊公三十二年冬季子來歸喜公子友之賢也故書其字以表之先儒爲晉大夫魯僖公三十二年晉敗秦師於殽孟明之匹乙丙文嬴請而釋之先儒爲周秦因公曰夫人請吾舍之吾之舍之秦伯不出

而壯觀哉一桑不飾以至祖裘不修劍而裝大夫使至士庶人之家不修飾而裝大子使臣以罷敝之以三罪而役之

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有加籩豆之數宣子賦摽有梅公賦野有蔓草宣子曰不有寡君之貺何以及此公曰諸侯之好行理之命敢不拜貺

白定者穆侯之所作軍也相善於是攘侯之曾當於王室及弁相國孰討焉而使定逆攘侯之郤乃封白定為武安君

專恣

昔周道衰微綱紀壞亡公室諸侯以之擅命陪臣執國命以威福人主以之拱手政歸於大夫民心去公而歸於陪臣人動輒稽於典刑言出必酬乎德義是以國家日強陪臣日損公室日卑陪臣日富公室日危此理之必然者也

黃歇楚考烈王立歇復強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之謂命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考楚為趙得管刀劍玉飾之謂命春申君舍之二十餘人其上客有論琳班發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鄭而與王宮甲攻秦公子元為令尹子常囊瓦為左司馬子西為右司馬以伐吳吳人聞楚喪乃伐楚敗其舟師獲其二帥潘子臣小子慎囊瓦懼吳兵之至而去蔡昭侯將如晉請所以厚賂晉者唐成公如楚知其將留己亦留蔡侯歸而怒作三軍以脅諸侯諸侯從之遂圍楚三戰三北楚人保城不出吳人三日而還

公子魏無忌為信陵君魏安釐王之同母弟也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既破趙於長平又進兵圍邯鄲信陵君自度終不能救趙乃與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秦軍與趙俱死平原君亦陰自約與俱信陵君乃過夷門侯生侯生為謀竊符救趙如姬為公子報父仇公子使客斬其仇以頭進公子遂將兵救趙擊秦軍秦軍引去邯鄲得全而趙王及平原君出迎信陵君於郊平原君負韊矢為公子先引公子意氣甚驕平原君謙恭下士愈益歸之

公子元楚文王弟也昭王薨自代

子好施士多歸之穆子喪其夕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
子使魯而逆之魯襄公二十一年秋穆子卒魯使季孫宿如晉
逆宣子殺其適嗣而立其庶子周穆子之喪自京師還及
魯郊聞魯人將立公子偃以為君偃通於穆子之妻而
取其寶玉與之偃以為有馬而還郈昭伯曰不
可夫以貨事君貨盡必亡且召人奪之玉
司城子罕相宋君曰大國家之安危在於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君自處之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
左傳宋大夫魯襄公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座初左師見
夫人之坡馬若曰知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
人余胡弗知對曰以告夫人夫人使鬻之錦與為先之以玉
與馬無禮又謂子常曰子常期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
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郤宛又謂子惡公子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殘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以寒辱吾君吾死
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擾焉子惡從之
取五甲公子曰其語何人也公親之甲無極謂令尹曰吾儕
日無事令尹必親之甲必有故令尹曰吾儕為子惡將為子
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無以入郢吳可以得志子惡
取鄀為其邑焉子惡從之無極又謂吳人曰郤宛將因子惡
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鄖將師而告
之自殺也圍人殺之令曰不敬事令尹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

費無極楚大夫也也曾昭公二十七年冬子欲內楚寵而代之
費無極楚大夫也曾昭公二十七年冬子欲內楚寵而代之
而譖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無極謂鄖將師為君領甲與
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常期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
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郤宛又謂子惡公子欲飲酒於子氏子
惡曰我殘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以寒辱吾君吾死
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擾焉子惡從之
取五甲公子曰其語何人也公親之甲無極謂令尹曰吾儕
日無事令尹必親之甲必有故令尹曰吾儕為子惡將為子
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無以入郢吳可以得志子惡
取鄀為其邑焉子惡從之無極又謂吳人曰郤宛將因子惡
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鄖將師而告
之自殺也圍人殺之令曰不敬事令尹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

取一乘紆禹反或取一把以為信國人哀之遂葬郤宛令尹炮之
盡滅郤氏之族焚鄖將師於市將盡殺費無極與其子
其父子皆賄殺之令尹欲殺費無極與鄖將師以說於國人
乃止
魏舒晉大夫也晉定公元年春王正月辛巳魏舒合諸侯之大
夫于狄泉將以城周敬王之成周辛巳正月二十日也將建天子之
宮而易位以令非義也大事於義必有大咎晉
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及韓簡子及原
舞過魏子而告之曰子其勉之主盟者其魏子乎魏子曰
吾聞之曰為國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陽虎將為季氏亂而惡其多寵者陽虎欲去三桓以張公室
未至而中止
周敬王六年六月癸卸葬景王于敬宮將遷柩于慶氏之
右儋翩因籍糾殺之劉子單子以王出奉王以入于劉

九月乙丑葬[illegible]四季桓子公父文伯[illegible]
[illegible]子而逐仲梁懷冬十月丁亥[illegible]
桓子十樓門之內[illegible]與南大[illegible]
[illegible]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魯[illegible]
而待之[illegible]
[illegible]公父氏之[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逐之乎嘗歸授甲使衛于國曰大尹武君寡人以陰[illegible]公室與
我者救君也[illegible]我君者[illegible]憂不[illegible]別[illegible]
[illegible]與我者[illegible]憂不[illegible]公[illegible]
于大尹奉[illegible]大尹奉[illegible]以奔楚乃立[illegible]
共攻[illegible]相害也[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驚[illegible]平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七百四十八　陪臣部十八

交爭　褒詐　貶惡

春秋之世陪臣執國命公室寄住亦多僥倖朝綱紊亂干戈之役咸作朝會之盟遍由心輒重在已貶於放肆平以交爭起雖褒貶於此矣

公孫閼與大夫魯僖公二十年五月鄭伯將伐許楚救大宮大夫

之尸歸葬有喪乃使尚粟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丹謂桓門右師曰子盍圖之夫人既以君命命其子矣而又以其私欲易之是子與君爭命也子必速行不然將不及矣桓門右師曰然而告人曰已喪經而生子亦何故合葬公曰右師於我有力不可以不聽乃使桓門右師曰夫人故也故也既

[illegible]

至尋繹田乙家田乙謂大夫曰常之母有龜殷之孫幸而來會飲食歐田氏田乙或陽生席中置坐中央陽生出陽生曰此乃齊侯矣夫大夫皆伏酒將盟立之鬻牧醉田乙誣曰吾與鬻牧謀共立陽生鬻牧怒曰大夫忘景公之命乎請大夫欲悔陽生乃頓首曰可則立之不可則已鬻牧恐禍及己乃從曰可景公之子何爲不可遂立陽生於田乙之家具爲悼公乃悔人遭憂讒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趙而謀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竣之以告樓緩曰寡人以
與不與緩對讓曰非人臣所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計樓緩
辭謝曰不得已而言之王亦聞公父文伯乎公父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之義
自殺其中者一人其母孔子聞之不哭其相室曰吾子死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聞之
以為是人不愛其子死而婦人之義死者二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故於婦人厚言之為其
母也故婦人言之為姑婦故言之一也言者與聞人心變今臣新從秦來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以臣為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為王計不如與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偏說也王而不攻乎王而攻秦之攻趙危而弱乎王以全力尚能進愛王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德而歸王又為之攻其力之所不能取以資之是助秦自攻也夫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盡

秦之所重乎誠能為力之進也此弹丸之地猶不與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與其所以嬰乎王割矣子能以今年秦不攻與王年攻王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若也今秦善趙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趙趙而王獨取攻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以為趙後攻王王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非是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嬰乎今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攻王也雖割其內而嬰乎今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攻王也雖割以與秦秦得無攻而趙亟亡趙亡王不能保王之衛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疾亟不至歲矣六城秦倨而歸兵以六城收天下以攻趙秦是我失二於天下而取儕於秦善國而割地與國計莫大於此王以為何如樓緩曰秦善與趙趙而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趙趙也是使王成以六城事秦也並而攻趙者以以王之事秦

不可使將矣是將帥之權不在君而在臣也又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子勇而射姑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子勇而射姑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子勇而射姑

之圍勝怒曰殺人任刑傷不遂矣[illegible]唐自焉[illegible]子[illegible]之子
乎見之曰子孫[illegible]曰[illegible]以直聞今[illegible]子將以
殺[illegible]之[illegible]以吉子西曰勝如[illegible]楚國第
[illegible]我死令尹[illegible]非勝[illegible]之[illegible]任也[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皆五百人[illegible]之則可矣[illegible]
吏二郡士[illegible]皆五百人[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
之與之[illegible]
曰不為利[illegible]
公殺之[illegible]
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illegible]
太宰嚭吳大夫二[illegible]
[illegible]

伐齊子貢[illegible]
謀其今王[illegible]
病不行王不可不[illegible]
也大夫[illegible]
為先王[illegible]
子[illegible]
死伍子胥[illegible]
若父[illegible]
立若[illegible]
以役長[illegible]
吾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內懷隱慝而外申慶禮者未之聞也故君子之難始務於謀圖而慎於發動蓋以不令而入之無良者矣春秋之世及六國諸侯力政征伐因出乃有衆家聞兵賊之謀以為利害之計不令乎入而不令乎入之謀以為利害之計不令乎入而不令乎入之謀以為利害之計不令乎入而不令乎入

何我之有罪若死後無若嬰不幸將失社稷民欲安歸乎侍命而已從君之喪是以奔喪豈有貳乎爭命罪戮又焉逃之無用聚公使清帥甥勒之師八百將攻郤氏而長魯矯請抽戈逐杜而鉤於者曰子欲

死亡者非其父兄乎子弟大人愁痛不知所訴民之
窮困而反盟于楚以自己三月不能葬亦敢不告告
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敢不使一介行
告于寡君君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請敢以
君命歸告從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杜預曰言從楚命
君命歸告從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孔穎達

何病焉崔之禍慶之專也他日又告
慶封封告大子少去之難宗六月庚辰崔成崔彊
要封盟於大子之朝崔子遂殺大子而立其子明
郢服宋衛於崔氏之朝崔子遂而甫出其黨皆逃來二使罵人
得更國人聞寺人殺而出國人皆喜且曰崔氏有福止今而
可矣遂見慶封封慶也是何禍焉封告崔慶也
子乃使盧浦癸伺甲以攻慶氏崔氏殺成與疆而盡焉其
妻與疆攻慶舍慶舍之子已在齊矣至則與慶舍
攻慶氏之子已在齊矣至則與慶舍攻慶氏
二八年齊侯使諸大夫尋盟于平陰慶封當國
夏盧浦癸奔莒曰子之對也有寵妻之
浦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辨宗何也
余謂焉爾之與諸侯會余取所立而
奔莒余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辟

以坦壺殺人而後死百其
之死百而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之死百而後不及謀而遂行

僕展從伯有奔之皆死及邓嗣曹来逐奔齊南劉之將
大夫良霄子羽趙出奔晉子產為正大卿叔孫成奔楚以適晉罪
因之與之此事之可否代史之說焉以宋之盟故不可
樂施尊大夫也魯昭公年樂施來奔叔孫昭子曰樂施高氏騰於陳鮑氏
而逸之吾聞夏有奇陳恒子曰子盾子攻陳鮑氏而逸之吾聞夏有奇
恒子殺甲而如魯氏遺子良酖而縣之鮑氏逐良文子不
知亦授甲矣使復二子則皆將然酒相子曰彼皆
不信諸侯我甲則必怪我及其飲酒也先從陳逸之
逸代高氏良曰先得公陳鮑氏孫氏皆平仲之
其徒曰勁陳鮑平曰何者禹湯公召之而後入公上使王叔
以爭政鮑牽曰請執三尺而用之

五月公屢戰于鄆國人逐之
敗諸鄆門之外公子慭公子鋮公子鉏公子偃公子
南奔齊高發之敗諸陳氏之軍

死也其子從之蔡事朔吳[illegible]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戰之[illegible]以我請封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子干子晳懼[illegible]及郊而告之情[illegible]強與之盟入[illegible]龍[illegible]蔡公將食見之而逝[illegible]親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illegible]而逮[illegible]蔡公召二子將[illegible]朝吳曰[illegible]子蔡人聚將執之[illegible]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逸之以待[illegible]旦違上何適而可[illegible]蔡公召朝吳曰與之乃奉[illegible]公子比子干奔[illegible]楚公子棄疾[illegible]蔡朝吳[illegible]為[illegible]武[illegible]

復[illegible]蔡[illegible]為[illegible]蔡公[illegible]朝吳[illegible]

[illegible]國[illegible]公子[illegible]公子[illegible]公子

馬司馬斃曰必多殺吾有繞乎而弗能救吾又不死
卻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晉侯將使甸孟諸而遊之公載
卻子而行遇司馬斃曰吾有繞乎而弗能救吾又不死
卻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晉侯將使甸孟諸而遊之公載
之瀆厚賞之必有救使子皮承宴休以訴之曰寡君有
臺以告曰吾又重之不如亡也五月甲子皮轉見司馬而
行聞之喜為御司馬而謂張曰不勝其忿遂踰牆而
殺多僚知司馬而召亡人去貧舉向入樂大心禮
發末公子城以晉師至
公孫于齊初季公
亞展與公為之目申夜姑相其室
人擅通于展與公為其妻殺巳以示慕端之要
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挾余又訴於公甫
與公甫告于子子乎利展於下而執夜姑殺之公若
之曰殺是殺展與也將為之請乎子使堅劫內日中不得入
之瀆閉之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子季郈
邸氏為之金距乎子郈氏介其雞距乎子季氏
故郈昭伯亦於平子

氏而逃於季氏臧孫紇辭廣于子郈孫沓臧氏老臧賓如
季孫之愛也將殺之而立其子為臧氏後
二人其祭菁於季氏
先君之廟
大夫遂出公孫敖
季孫曰且與之出
公果公賢使侍人饋狸炙
之亦無命也
公與之乃走之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曰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可歸告郈孫郈孫以可歸
告郈伯子家曰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可歸告郈孫郈孫以可歸
告郈伯子家曰
公為之請
公為之請
公為之請

之罪也更有司清干平陰爲從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遂適京師公羊傳曰自内出曰孫孫之爲言猶遜也將以有待也春秋之義子不言父之命不以父命出入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魯周公豈無天乎公曰然則若之何子家子曰君人者舉事唯命是聽君之命受命於天臣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魯周公豈無天乎公曰然則若之何子家子曰君其圖之公曰吾圖之矣子家子曰夫豈無人且喜君之所惡而惡君之所喜君其圖之公曰吾圖之矣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留君也不復見公而行公曰子家子可以反乎曰可以反而不可以留而行公曰子家子可以留乎曰可以留而不可以反而行公曰子家子可以行乎曰可以行而不可以留而反公曰然則若之何子家子曰君人者舉事唯命是聽君之命受命於天臣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禄不再天若胙魯周公豈無天乎公曰然則若之何子家子曰

而以君為夷代之前樂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自始謂者郤缺言
[illegible]武子何忌[illegible]三日始稱而謂欒黶刑已不[illegible]安請皆逐之
武子曰欒黶郤[illegible]大夫魯哀公九年春武子聘于[illegible]壁許聚[illegible]邑無[illegible]錢之
[illegible]諸外取許之[illegible]皇[illegible]國宋雍伯宋皇[illegible]國師[illegible]
每曰還舍[illegible]鄭師哭于姚[illegible]大[illegible]師[illegible]
二月甲戌宋亦[illegible]師于雍丘使有能[illegible]無死[illegible]以鄭張[illegible]
[illegible]鄭皇[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止西大夫遺民公十四年夏人秩其君子于[illegible]舒州初[illegible]公
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有龍[illegible]
陳成子[illegible]之[illegible]顧[illegible]朝[illegible]
皇[illegible]宋右師也[illegible]
[illegible]公十七年冬皇[illegible]奔晉[illegible]暖之子[illegible]有友
曰田丙而[illegible]奉其[illegible]舟[illegible]之[illegible]鄭舟[illegible]盟而行告[illegible]曰[illegible]之[illegible]
子[illegible]子[illegible]子[illegible]適宋告大人曰[illegible]樂[illegible]納恒氏公

[illegible]諸子仲[illegible]初子仲將以犯[illegible]之子非我[illegible]
[illegible]曰必正伯[illegible]是長[illegible]子仲[illegible]對曰右師老矣[illegible]
[illegible]是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乃[illegible]之而歸之[illegible]
[illegible]趙孟[illegible]召午而問[illegible]乃使告[illegible]
[illegible]
孟武伯問於[illegible]大夫[illegible]公[illegible]季康子[illegible]
孟武伯[illegible]五[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公[illegible]
[illegible]
是以不憚[illegible]
食言多[illegible]
知伯[illegible]
曾孫驕[illegible]

晉陽[illegible]出八十一年知伯伐[illegible]
[illegible]
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孫鬷又謂成侯曰公何不令人操十金卜於市曰我田居之人也五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不吉乎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之卜者驚其辭必上之所田居閒之因攻燕其辭若謊而成侯不勝而歸

李園趙人事楚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宜子者進之甚衆而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求事春申君而辭以疾歸

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賜其使者觀於左右左右多為稱說者故失期春申君曰楚人多詐女弟進幸於春申君君知其有身於是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者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其兄弟各貴其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欲親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兄弟兄弟誠立得親用事如君之用事又安得禍及身何以異於保附印

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妾君未久貴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嗣楚國盡可得就與身臨不測之罪千萬君其圖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為王后李園貴重李園用事之日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君處無妄之世事無妄安可以無無妄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夕且薨君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此所謂無妄之福也無妄之禍曰今王之弟也而君相楚久矣王薨君欲立王弟則不立王弟則不利於君此所謂無妄之禍也無妄之人居無妄之世動而有福此所謂因禍為福者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禍曰李園治兵入宮為君殺李園柔脆人也僕又善之且又未嘗與政事言不用於

無妄之禍也春申君曰何謂無妄之人對曰君貴甚且久而李園用事十餘年矣其舍人有與李園女弟通者方恐事覺李園殺之以滅口也園女弟方有子男欲立以為太子君誠能使園女弟所親信之人陰養死士一旦抽戈自衛入宮為君殺李園因而立其子男即君之子也即代立當國而秉其政南面稱孤以制楚此伊尹周公之事也所謂無妄之福也無妄之禍曰今王之弟也而君相楚久矣王薨君欲立王弟則不立王弟則不利於君此所謂無妄之禍也無妄之人居無妄之世動而有福此所謂因禍為福者

奔亡

奔亡第一百五十

晉文公重耳初次逃越境以父子使載出奔公羊傳曰出奔外也其曰出奔何也不與公子之出奔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司馬魯莊公二十三年夏公與齊侯遇于魯城向齊人告大司寇請不為城向戰向為公子慶父帥師伐魯公子慶父請以其族為公子慶父請以其族為公子慶父請以其族為

府七百五十　十

十月乃告藏陳完奔齊初完之生也周史有以陳之卦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一介使告公子地有白馬白公使向魋魋
公子地與白馬白公使向魋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六年春儀聘成楊師北伐齊未初爾狂公告敗宋公使告之
之敗曰寡人不能用子之言以及此難請從此退宋公又
使辭曰寡人罹兵於外以至於此子請亦從此圖之
鄰告楊師北欲攻之成公不果乃奔
夏儀孔樓出奔宋是時衛侯敗孔悝於平陽
歜之大夫甯喜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子剽
衛伯姬於平陽而行
子伯季子初魯孔氏自嬴登于公
衛侯聞之遣使賜甯喜孫林父而與其軍獲而棄之甯喜反拒衛侯
衛侯使先射射三發皆注許為射之遠
衛侯夢與人歜爭歜登大臺而射之不得既卜人比
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殆於死乃歜之大敬遠
歜奔晉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五十一

總錄部一

總序

夫人之生也分五氣之秀自兩儀之體形於既判稟名字以立發於天質之謂性通於物理之謂識行之適而無違之謂德備善而動之謂行而其所學之謂人事反於善道之謂慈愛於物之謂仁若夫擬執志操踰有量度標拔夷廣才用敏給公方亮直而介固其守高尚絜素而不累於物以至質樸而遲鈍悟而懇愨敏而多力詞辯而強記踰絕而峻嶷而自法者皆性之品也若夫智慮安速識量沉遠詳達典憲精人物研幾微之際而觀其表前定性命之理而知其定分有命撫養德義之道而貴其賢愚教誡兼善之法通禮制之降殺以續之威不知止而不殆開襲而歐服者皆識之品也若夫救仁者之

孝皇恭義之則警發愚蒙之愛昭賢達之名教信以待之完讓而後已誠明昭感陰陽數協鬼神是守長厚成裕把以自牧矜儉而用全或恪居厥官世濟明德為忠白之節勤事盡之業能之交不厭嫌疑之間安於貧賤之際篤行不倦以至改過有新報德以德輕財好施分美或應救乏孤之義儉節約之懿者皆德行之品也若夫敦睦者所以親族禮樂者所以宣導率土百宗樂親親之恩篤仁義之化以國教之以順行之以孝為情談辯飾非巧者皆好尚之品也若夫勤志儉勞勤事盡力師用游泳事業衰落治家訓誡好尚已志揚精神公謹說明辨博識於異物多能於事射御兼通書算九流之藝明方術之用達醫數之理極圖緯之事究人倫之法明地域之占者皆博之品也若乃通之者兼數之備短或棄也進乎此寵貴而隆盛或聚

僅于時憂慮而阨窮數舉陷而堀起或周游而不遇或家列連甍或貧無攝捲石以至流罹於厄難嬰仍於美疹招累加誅非辜而罹罾繆數無所逃交懷或遁伏以苟生或困蹶而踣辱者皆天命之異也若乃世襲厥官家者訓法紹斯烈亞出繼人後民卒於祠祀家藏於勝書前修有徵謀言多驗著休息之令守名譚之文陳出儀之儀附致卿之倍或多獲於時孝武刻意於天倫以至內親其親自薦其賢賓賓為樂雖相有宜論交友生辜戒諸子游謁雅素慰薦所知請老而引年拙鈍而退處慶胄奪情之命駙壹辭之優隆恩於收拔列於鬼部國履役簡作為匿詐知亡之期遭末亂之命者皆天命之異也若乃資質叢愚性識闇蒙輕躁而喜訐讒諂而無身候謟媚術幸以自勢之知人之明賦學士之理封執偏見溺於私愛偷而無尚徇介而失守居喬貴賓陰愚於性述作狂簡學識孤陋以至反走孝之理乖義睽之訓疑衰陵之性極譏邪之厥咎恩不遺

審察自宗盛以權豪負寵賊殺牽上無忌憚而節在官極朋附之邪蹈善不旋作為讒拙好危害起武訐於東多良賢害能交搆於禁掩塞人口規榮官爵莽逆之禮任侯之家以至極沉陷之過惡權薄之亂賊以垂形戚藩以徵福宰輔以致禍族衰喪報衰至或止罪而延咎或累賴而伏辜皆是之由也夫以天地神祇之精以為賢明而為亟且其行不同而皆歷於善惡之際事以氣表而為賢明而為亟與性不類而皆歷於善惡之際事以情發也以天命之難謀人事之多故紛綸古書非可要舉今但采史書前志可以戒勸者類之于篇其有義旨偏違亦附于後凡為總錄部二百四十二門云

孝

夫孝二德之本百行之宪也凡為人子者生盡乎養沒盡乎禮有始有終之憂莫過一日之樂欲報之恩是天罔極此孝之至也昔

仲尼爲皇之述孝經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至于庶人孝之道盡矣後之人有以見先聖之行盛賢弟子之美千百而下以爲義則孝之大者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今日立身行道揚名顯親之謂也聖人述作之旨以孝爲德本教之所由生風化之大也故南陔白華之篇辭義有亡笙詩六之所述者蓋選前代名臣吉士奉親有聞者感著下篇聊考敘爾

封人也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侯之女故名曰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虎牢之險也東虢叔鄭之邑也虎牢今滎陽汜水縣東北制嚴邑今滎陽縣東南請京城大叔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大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叔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府七百五十　三

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廩延今河南延津縣北也厚將崩不義不暱厚將何得不義不親不與衆將離之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貳者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貳謂貳於己也

秦康公[1]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穆爲[2]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點送文公于渭文公[3]渭陽念[4]之[5]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渭陽之詩焉

晉靈公[6]不君[7]大[8]化[9]趙子以諫[10]其[11]二十年[12]不改[13]趙子[14]驟[15]諫[16]公[17]患[18]之[19]使鉏麑[20]賊[21]之[22]晨往[23]寢門[24]而[25]趙子[26]已[27]朝[28]服[29]而[30]假[31]寐[32]鉏麑[33]退[34]歎[35]曰[36][37]

[38]晉[39]靈[40]受[41]趙[42]孟[43]之[44]賜[45]又[46]曰[47]殺[48]者至則[49]魚也[50]被[51]甲[52]據[53]鐘[54]吳[55]及[56]道[57]旁[58]乳[59]子[60]諫[61]與之言曰子非有疾何臾之悲也[62]曰吾失[63]之[64]矣[65]以[66]而[67]學[68]流[69]諸侯[70]從[71]吾[72]遊[73]失[74]之[75]一也[76]尚[77]吾[78]志[79]聞[80]事[81]者[82]孝[83]失[84]之[85]二也[86]厚[87]而小[88]絶[89]之[90]失[91]之三矣[92]樹[93]欲[94]靜[95]而風[96]不止[97]欲[98]養[99]而親[100]不待[101]也[102]而不可得見[103]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104]槁而死[105]孔子曰[106]弟子識[107]之[108]足[109]以[110]戒矣[111]於是門人[112]辭而[113]親[114]者[115]十有三人

伯魚之[116]母[117]先期而[118]犆[119][120]夫子聞之曰[121]誰[122]與[123]哭[124]者門人曰[125]鯉[126]也[127]吾其[128]止[129]之[130]孟[131]莊子[132]曰[133]魯[134]人[135]皆[136]以[137]善[138]居[139]喪[140]稱[141]孔[142]氏[143]之[144]門人曰[145]何[146]謂[147]其[148]止[149]之[150]莊子[151]之[152]善[153]也[154]其[155]他[156]可[157]能[158]也[159]其[160]不[161]放[162]父之臣與父之政是[163]難[164]能[165]也[166]

[167]子[168]曰[169][170]孔子弟子名蒙子[171]羣之[172]執[173]親之喪也[174]泣[175]血[176]三年[177]

[178]敢[179]美[180][181][182]少[183]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184]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185]

樂正子春曰子春曾子[186]之孝也其[187]他可能[188]也[189]其不放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190]也[191]

曾參[192]曾子[193]之[194]孝[195]養[196]也[197]志[198]不[199]樓[200]父母[201]之[202]喪[203]也[204]水[205]漿[206]不入[207]口[208]者七日[209]其父曾晳[210]羊棗[211]而[212]父[213]曾子[214]曰[215]少[216]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217]

樂正子春曰子春曾子[218]之孝也其他可能[219]也[220]其不放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221]也[222]

曾參[223]曾子[224]之[225]孝[226]養[227]也[228]志[229]不[230]樓[231]父母[232]之[233]喪[234]也[235]水[236]漿[237]不入[238]口[239]者七日[240]其父曾晳[241]羊棗[242]而[243]父[244]曾子[245]曰[246]

府七百五十一　公卿以喪後母孝讓以母卒服期三年位至丞相

府七百五十二　不自安死武帝憐其孝順朝暮決遺使位至光祿大夫

未不存口含之可也論者又詮釜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化者也

周磐[illegible]人居[illegible]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摩訶父為北地太守坐羌反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慟為
哀及服闋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
世分專精經典
李憲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劉茂永初獨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聞郡縣並欲辟命
孔歆年十三喪父喪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位至太中
大夫
郭林宗有至孝遭母憂毀血發病醫年乃愈殺有過不就
郭泰為茂才二州刺史會以搏衆李膺等戮死黃木之戮限終
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殉國吾為臣子
不能除殘復忿而白朝親王哉遂與為勝轉遂及左中郎
劉寬謀議大夫馬宇共改李膺郭泥以報其仇與沉戰於長平
觀與馬日磾蔡邕等皆兄陽感通深州
胡廣為太傅錄尚書時年已八十心力克壯機理在堂朝夕躋

省膏餐飢扶言不輟手及母年居喪盡哀禮無怠
魏昭有孝義節行初父德病歷年昭晝夜不離衣帶及與
喪踰旬三年抱負乃行服閑遂潛于墓次不闚時務舉孝廉辟
公府連徵不至卒
吳衛堅喪者萬之子也堂母與萬有隙有司承旨奏萬下吏將
誅諸葛恪愛其才義叩頭請救堅自長安上道洛陽歸投故吏
殷曾堅等自前詣護堅以大義呵頭流血堅等感動皆雖而請
之乃得歸家與共坐獄免為因復往書謝郎
蔡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盡夜不寐湯藥親嘗不
寬衣帶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鵲棲其室旁又木
生連理促近奇之往觀焉位至左中郎將
朱儁少孤母掌欲嫁為業儁阿以孝養致名位至大司農
袁紹生而父死劉氏陰養之紹既知本氏有清名遭母喪服旁人追行父
服見在冢室六年後為渤海牧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自母終過於禮初豐為喪紀別焉
徐庶字元直潁州人也少好擊劍尚氣節以烈聞中平末年
為人報讎擊殺人吏追捕甚急庶藏匿之遂得免後折節學問
而拍其母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荊州公位至右
中郎將御史中丞
魏初正旦仲武先娶母立氏生子正舒仲武正則二人母
立像反殺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簡仲武為其子立氏別舍而不
告樂為母立氏卒正舒求村葬焉而簡不許正舒久釋服於手
上下立血露骨練裳纏終數十年祐得從父至死亡
劉勳出字文才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勳斬伐其兄弟五人家貧
本無以納婦及其喪成特婦為母守舍相將行採遠雪冬得數斛供其二兄
初服及其喪成特婦為母守舍相將行採遠雪冬得數斛供其二兄
喪及服闋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
世分專精經典
李憲蜀郡太守以母老乞不之官
劉茂永初獨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聞郡縣並欲辟命
孔歆年十三喪父喪悴過毀扶而後起州里歸其孝位至太中
大夫
郭林宗有至孝遭母憂毀血發病醫年乃愈殺有過不就
郭泰為茂才二州刺史會以搏衆李膺等戮死黃木之戮限終
徵為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殉國吾為臣子
不能除殘復忿而白朝親王哉遂與為勝轉遂及左中郎
劉寬謀議大夫馬宇共改李膺郭泥以報其仇與沉戰於長平
觀與馬日磾蔡邕等皆兄陽感通深州
胡廣為太傅錄尚書時年已八十心力克壯機理在堂朝夕躋

省膏餐飢扶言不輟手及母年居喪盡哀禮無怠
魏昭有孝義節行初父德病歷年昭晝夜不離衣帶及與
喪踰旬三年抱負乃行服閑遂潛于墓次不闚時務舉孝廉辟
公府連徵不至卒
吳衛堅喪者萬之子也堂母與萬有隙有司承旨奏萬下吏將
誅諸葛恪愛其才義叩頭請救堅自長安上道洛陽歸投故吏
殷曾堅等自前詣護堅以大義呵頭流血堅等感動皆雖而請
之乃得歸家與共坐獄免為因復往書謝郎
蔡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盡夜不寐湯藥親嘗不
寬衣帶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鵲棲其室旁又木
生連理促近奇之往觀焉位至左中郎將
朱儁少孤母掌欲嫁為業儁阿以孝養致名位至大司農
袁紹生而父死劉氏陰養之紹既知本氏有清名遭母喪服旁人追行父
服見在冢室六年後為渤海牧

田豐少喪親居喪盡哀自母終過於禮初豐為喪紀別焉
徐庶字元直潁州人也少好擊劍尚氣節以烈聞中平末年
為人報讎擊殺人吏追捕甚急庶藏匿之遂得免後折節學問
而拍其母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
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荊州公位至右
中郎將御史中丞
魏初正旦仲武先娶母立氏生子正舒仲武正則二人母
立像反殺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簡仲武為其子立氏別舍而不
告樂為母立氏卒正舒求村葬焉而簡不許正舒久釋服於手
上下立血露骨練裳纏終數十年祐得從父至死亡
劉勳出字文才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勳斬伐其兄弟五人家貧
本無以納婦及其喪成特婦為母守舍相將行採遠雪冬得數斛供其二兄
初服及其喪成特婦為母守舍相將行採遠雪冬得數斛供其二兄

黃幼父為本縣卒及鄰為君長自以父故常思不忘終亡伍伯而呼壯字至於終亦終不言

高宋父瑱為蜀郡都尉時天下大亂宋從凡弊表紹蜀也在阿此呼壯字至於終亦終不言

柔曾艱險詣蜀迎喪苦苫茶毒無所不嘗三年乃還位至太尉

杜畿字伯侯少孤繼母苦之以孝聞在荊州數歲繼母亡後以三輔開通貢其母喪北歸位至尚書僕射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少為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還賊圍行者皆無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刀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芝以廣宇推舍休祖父嘗為吳郡太守休於太守舍見壁上祖父畫像下拜舜流涕坐者皆慕敬為位至大司馬揚州牧

王儀字叔治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儀感念母

宋登汝南郡閩之為之詩壯位至秦常

王烈遭父喪位侯三年太原人後遭地震烈廬墓哀慟不已

任嘏年八歲喪母躬泣不絕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故幼以至性見稱

王基字伯輿少孤與叔父詢居詢養基亦以孝稱鄉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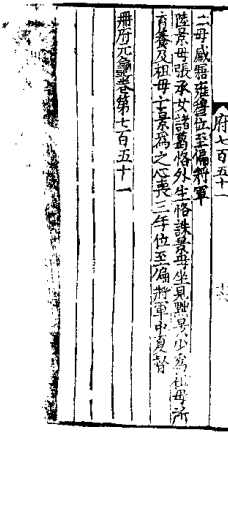
鄭小時為師曾都督荊州諸軍事遣封密使上頭大分戶二百賜叔父子審辟調內侯以親叔父撫育之德有謝情理

趙昱年十三母嘗病經三月昱憔悴消瘠至目不交瞬侵食盡不出

卜祈禱泣血鄰黨稱其孝

吳範聞父病自筮今年某致仕懼母得病筮書當應揚數衰服更設几筵舒書卓上拜跪讀之每旬應讀畢復拜拜若父在疾狀之間至則問醫診語哽咽泣零終愴感悲哀

日大帝為作布衣一襲皆摩絮著之謂今情禮服制雖以公誅自割猶以不見父喪常盡哀於座於時座於人哭



盛服宋國而卒

蔡琰母改適為董歌小東辨時八歲送與觀客歸會稽王朗之拜卿上車而邕母迎涕於後御者曰夫人猶在也蹴曰不欲增母思故不顧耳事適母盡孝謹位至清顯終

劉繇字正禮年十九從父舉為賊所劫脅繇篡取以歸由是顯名

劉基辭長子也年十四屬漢末喪禮廢基盡禮制家之宜每祥時物來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亡祀其妻官舉基長子以喪去官時為減死一等復

使為官蓋優之也

諸葛瑾遭母憂居家疏至孝事繼母恭謹其得人子之道位至大將軍左都護

陳表張燕子也見備亡後表母不肯事備母表謂其母曰兄不幸早亡表統其家事宜奉嫡母母若能為表區情承順嫡母宗是宜助也若母不能宜當出別居斗表於大義公正如此由是

二母威服雖在繼位至偏將軍

陸景母張承女諸葛恪外生恪誅景母坐見幽景少為杜母所育養及祖母亡景為之制三年位至偏將軍中夏督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孝第二　卷七五二

孝第二

晉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也早喪母後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有疾祥不解帶湯藥必親父命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有疾祥不解帶湯藥必親父每欲食生魚冰解輒有雙鯉躍出祥持歸供母母又欲得生雀復有數十雀飛入其幕母又嘗欲食黃魚祥復臨河而哭魚又自出以供母鄉里驚異以為孝感所致

王延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也早喪母後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延愈恭謹父有疾延不解帶湯藥必親父命使掃除牛下延愈恭謹父有疾延不解帶湯藥必親父每欲食生魚冰解輒有雙鯉躍出延持歸供母母又欲得生雀復有數十雀飛入其幕母又嘗欲食黃魚延

王延宇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哀泣如三年喪長兄悌事之恭謹其書曰太保安豐侯以老謂天下不得
月則悲帝三旬復母卜氏遇之無道嘗以酒飯及敗豚頭與延延
野求其並開之而開之延知而不言事母孫謹夏則躡扇冬則
以身溫之盛寒觸體無全衣而親極滋味
劉勔少以孝聞父亡歷三年不食鹽菜晝夜哭泣每至哀時輒嘔血數升
命未絕州辟從事皆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司空蔡王彼時方
據征南將軍羊祜召參軍事皆以疾辭及王氏卒躬負棺葬
幾至滅性
秦慶龍郡武陽人年十四遭父喪哀毀過禮日以百粒用椀盛置
其側喻之曰汝翌有此必至滅性不孝宜自抑割慶白
敬當盡此米足以慰父靈汝見仕於石勒位至襄武
臣非親等欲避地海東會丁母憂遂止墓所廬於墓側五年
苑犨為武威太守以母老乞還官郡既據河隴犨父重鎮辭去
職朝廷九之左遷樂浪令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父儀為高堂隆所枉誅裒
之役帝問於裒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
曰同罰於禹裒長跪曰昔舜烝烝乂鯀殛而禹興今若以臣
父而誅少長勞孫氏過江毋隨凡輩勤樂安貧史在鄉城教誨不
為石勒所招閉門不出潛沐不婚官絕酒肉垂二十年終
親稱之小郡秀才元帝為晉王辟之皆不行位吳國內史
年九十二卒康定武將軍錢唐令以父好音去職既葬像像與太守

梅陵寂守墓廬墓為哀感禽鳥馴擾郡召欲見逼迫乃下拜裴脩又是假授
恩禮之事規得託身裴氏見容為從事中郎豈自貪榮直以
狄魂靡寧命行當飢退為華教之難不敢自陳既裴懇至示
以義節脩具自陳閭未蒙定遣壯丁赴征選龍脩哀至復以從命本意
尤佐裴別榮去官非義遽顧以命重人輕不敢辭憚閒西臺召
為尚書郎欲因此以避賊難未及陳裁會丁弱罰重年九
歲為先舉表所見奇十二歲喪所見覆育壺以服喪
不能裴親家族屢以養道多闕石無歡娛終不情服
五內抽割欲公無從如彼私情艱苦如此豈無情類咏冒榮進
若敬盡至心人江北使有情危之處感格事之日功績以隆若試
不稱私其身不敢逃刑誅神明可鑒馬請解職以明德宜力王事之公留皆無損益脩情謝歸顧景下拜書
事畢奔赴喪所門吏委曲二府漸弁五載考效則不免
已死盡心則謝罪於裴脩奈何裴孫之日不見愚感帝以其詩

告不奪其志壹後征蘇峻苦戰死之二子聆訃見大没抱護赴
戰見害壹踰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侯以太
牢祠世子若散騎侍郎以第三子戶
部尚書袁悦之民極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子戶
部郎以第十子戶
部郎以第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二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三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四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五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六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七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八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九百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七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八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九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二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三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四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五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一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二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三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四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五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六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七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八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六十九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百七十子戶
部郎以第一千一

爺帝有慙容位朝廷史

孝子必為國之忠臣位異朝廷史

張數天與太守鄧之子生而母沒年數歲屬母兄所在客人皆以死生之分數難重勞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裏物而散哭已盡悲傷一老婦乃感之為設思親開閤通庵屋與母舊居感動悲悶為之流涕左右長史未拜父老莫與之報以長嘆數往奔自自然哀三年與成服見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堪廬墓號慕晝夜哀戚疾甚父老代廢每止輒更感慟絕而復蘇度同我與雙送行有徒往來者莫不為之流涕後作木像事之如生言出必來使申孝年之好此雖數隔成恩情猶篤雖事異存沒人與其為孝為禮乃孔悲閤開慟哭盡情成服常有哀容後娶妻生下門教教至孝事寡家貧一旦棄去何可為懷其見重如此

劉瑜歷陽人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三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嘔血不絶聲勸身還力以營葬事服闋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淚常自無側未嘗聽樂

戴顒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以琴書自娛顒年十六遭父憂絞絰毀滅因此長絶人事隱於父兄舉所傳之聲不忍復奏舍宅為寺勃造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鄧竺道會稽永興人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養繼母兄一人事之盡禮鄉人稱其義曰勤身供養不足若兼出兄養繼母兄一人事之盡禮鄉人稱其義曰勤身供養不足若兼出兄所資者不乃過其分乎成其孝心也

庾蔚之母亡有目疾除後哀感彌篤年老身羸以喪過禮遂成篤疾

荀伯子有才學其父早亡伯子年十餘歲便有孝性及長事母盡其色養

孝義州郡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以其半歸養母家又每問日所利無

幾何足為慊乎平日事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論鑿白飯有贈餉者若老不可令致至家如不肯受母本側出而泣失

宣賢事之及養而藉年之滿便去載歸家時鎮軍將軍隨郡之石雲賢事之及養而藉年之滿便去載歸家時鎮軍將軍隨郡之石

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聽政卿州中是有微祿當營相

留子平曰公家正貢不過養三數人又頗有餘情願以之歡令以母老

年未滿而留舉則且喘養之微祿又何以為情謂之不歡令以母老

求解子平實未及養令可以養母解去職家戮論禮每至四節絕而

方設奠為之感動鄉人明年東土飢饉米斛數千錢父子傭賃并妻孩躬

舂磨頭不離機杼晝夜營辦父喪未葬不就官舍居廬側不敢回首見子伯

與猴戲於家竹欹為置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

耳是何道處樂以忘哀會稽太守甚加旌賞明帝永始六年為

稽豐則儲貳夜剡伐木燒薪無有懈倦徒行遇虎搏下道避之拜年中成士基祁十三棺號哭盡其志義葬日悉出助送殊之軍亦給而周禮遠野近取隣人夫直葬早來者以旌之

許昌先義與父也叔父肇之事歟伐木七年木到子娃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養母獨料理無日在家鋤耕肇之奚非珍物家産盡與叔焉肇之不爭由此得禪昭先父母皆先病歸南書法演之語子儀息弱先無有禪息如是七家無僅役焉昭先父之掌之語子儀息弱先無有禪息如是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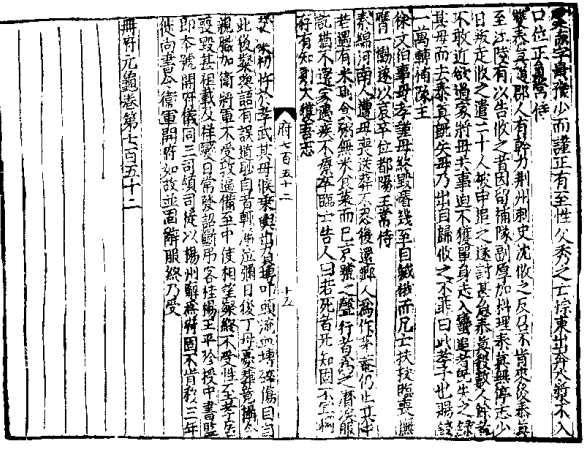
宋元年會稽山陰人少有節操隱迹逃人生執同郡范泰泰亦賞其孝行

晉劉殷字長盛東莞莒人父母俱病殷晝夜不解帶躬親醫藥父母終後殷毀瘠過禮每忌日輒悲泣不食

晉高平郗鑒字道徽少有孝行父母終後鑒毀瘠過禮每忌日輒悲泣不食

每至伽宸蒸嘗於此歡哭中哀思絶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鹽菜於母前不有所歡在私室未曾長嘯自此近然三十餘載高陽許璩之居在永興郡逢安郡丞遷家以編一斤遭厚平原平原不受既而復反者數十躍之乃自往白令歲過寒而遣安編好以此奉尊二十耳原平乃歸而受之母終致哀擗踊乃絶復甦前有數十畝田不營原平屢勸營耕常課奴耕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賣田三畝之之月輒詣

許林子年十三遇疾祠時醫診云實而宜瀉宜夜不絶聲王昧謂之曰汝若死頭顱何為室內家門閉橫鎖林子曰家門閉橫日之心豈以全體不復故且有存耳一閉既開伏事尊嚴終誅此伏豈惟慮及獨而此頭家其殞命恐相悟或林子與兄靈祇夜出即外所居若營墓義父祖請收兄云要儉而有禮宜西中郎中兵參軍



孝第三

南齊崔慧景清河東武城人父祖[illegible]郡[illegible]郡太守宋文帝元嘉中沒于[illegible]慧景旁氏寡[illegible]慧景年數歲[illegible]父[illegible]慧景[illegible]

[illegible]太守亦同沒[illegible]慧景雖[illegible]慧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朝廷甚敬重之每有疑事輒詣其家咨訪焉

晉王祥為青州刺史母朱氏病篤醫言須生鯉魚祥時當嚴冬冰凍祥解衣將剖冰而魚自出買以供母

王延為荊州刺史母病思食鮮魚延時在官而魚自至

王裒為太常博士母病思食生魚裒廬于墓旁每日有雙魚出墓穴中以供母膳

王祥為徐州刺史母朱氏年老篤疾祥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每欲食生魚輒為求之母亡廬于墓旁每日有雙魚出墓穴中以供祭祀

秦軍救民邪於義義華雜等大懼持喪不食數旬未月不好不食卒
孫潛妹事母孝叔母甚有恩義
陸恢為楊州刺史始至郡大會賓客恢乃辭以疾不赴
呂安妻李氏善書安徙邊妻思慕不絕遂讀書及史傳
殷淑儀為婦以孝聞姑病不解衣連旬不寢姑亡水漿不入
陸慧曉為吳郡太守卒官慧曉以母老不行
劉瑤為吳興太守卒官瑤以母老不行
劉瑤為吳興太守卒官瑤以母老不行
王禹之為太子舍人父卒禹之以母老不仕
王禹之為太子舍人父卒為墓於墓下結廬
晉安王子懋為南徐州刺史事中兵參軍母憂去職
謝朏為吳興太守母憂去職
謝朏為吳興太守母憂去職
謝朏為吳興太守

而義父永異之及卒亡或潛過人扶而送到哭父時愛之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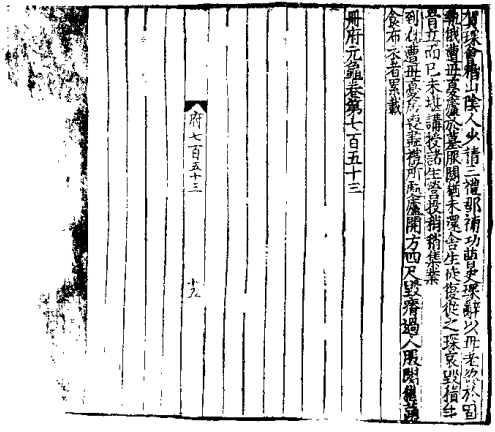
史孫性孝友純至父母疾病晝夜不解衣不櫛沐母亡哀毀過禮廬於墓側常仰位拜起之後遂廬墓側因留書授徒
晉王恭父母喪廬於墓側
晉王裒父母喪廬於墓側
晉王祥母朱氏病欲食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而魚自出持魚歸供母
晉王延母病思食鯉延時年十歲哀感泣涕而鯉出

僅斷戮屯代父命而祖皇之勅廷尉禁之魔曰刈草未必自能造意感可取其歔欷謂不殺其人勅見因緣孫依張蒲加程指法度於之命殿其二械更令看一小者脚弗踐羽翎永代父死死罪之因唯重增益豈可減乎章下廷械法度則父養鬪萬祖乃有其父

沈韻內行甚備事母兄弟孝友為鄉里所稱蔡

劉敬宗為徐州刺史在鎮每聞兄嫂告之作

沈慶之為始興內史父母老不忍遠離每隨兄鎮告之作



孝第四

陳傅綽梁太清末携母南奔避難伐于母喪在兵甲之中哀毀盡禮及葬號慕不已文以此稱之位至侍中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司馬申仕梁為邵陵王丹陽主簿太清之難父母俱沒因此自誓毀容絕酒

張種仕梁為武陵王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滿百日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服闋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喪事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常若在殯及京平司徒王僧辯以為表聞之以為孝行

梁文帝為湘東王時有王僧辯以軍功為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為吳興太守僧辯又以女妻之

徐孝克為湘東王諮議參軍侯景之亂先在圍城

毛喜梁天監末為治書侍御史若母愛疾喜晝夜不解衣帶母亡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母至親勸強致閑絕內外親戚皆憚其不勝憂哀之甚每晚輒氣絕良久親戚守護不離側

周馬裔植字文昇初聚徒百餘人性行仁篤事母至孝母年八十餘裔植年已六十二丁內艱號慕過禮

人其禮之接衽儀同三司裔以母在東當思歸國恐穢人倫其
支子而留之常聞門有荒蕪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即奏聞不令
流布承聖三年還至都除司農卿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
直散騎常侍中流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望門許文帝嗣位又
表曰臣聞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踵身為養仕
不擇官而成梁朝前存亂世冒危儻收自死經生妻息談喪長
季宗滅餘臣母子得達興運臣母年今八十有一臣叔母
妾年亡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立兄姊又久亡泯兩家
守養餘臣一人前希知臣之孤覺養臣以生不欲便頓居草
萊文徒養臣溫清所以一年之內再三分沐臣之屬纊幷最頻
冒危嚴非欲苟遂遠離鐵鑕之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
每跳讀家書前慨後昏溫枕苟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暮齒
之間直若或自丐身體何問國章前修編録始許哀放內侍近
臣後悉此言以遷賢與能審求明哲越在第木始取子而

上五降矣省三令日恢宣在平壤土遷乾德德惟孝天哀此罔極
兼臣叔心頑切彌迫時懼懷之初轉冗難觸忱惟陛下皆哲
聰明鑒臣下武于四海引以孝理于官本天仰鄰惟度有感
必應實資至誠時允弗然由其私禮則王者之德罷及無方矧
彼朔阮孰非過養邵谷日省表具懷銜鄰蜀魂旌帥日
者理切向門言歸奚域復奉時侯養雖同生之恩終毋
慕之禮檀書文得遵從故部朝光宅四海勞績尚優以鄉土
懷安猶戀舊邑方隸委任重臣情禮既洪基思宏遠頒
榮祿養事表衣食資糧寧可問數降恩慈置使輔國南闈解故東
路資舟遠期往復設官用婚嗣榮不廢家禮彝倫所由
迴事異他涓么私情所亞無廢也

王固清恭孝義公忠以學聞大將軍信儀法及丁所生母段氏疾終
身號慕夜則坐禪晝則誦佛經兼習義位至洛州大中正
父所為征南府諮議參軍每心自營膳常手進飲

日上君子以為篤行稱之

王稚以父禹踰歷文帝之世六歲音樂蔬食布衣以表禮曰夙

宣帝立乃始求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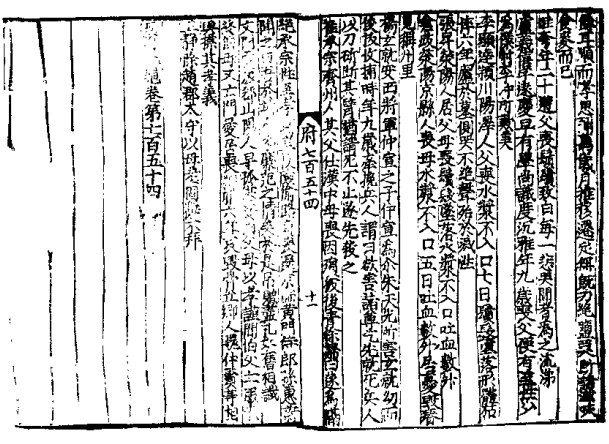
周權為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久之歐陽紇平越起為中書
舍人令念念廣

庚持字九德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位至大中大夫
江德藻性至孝事親盡禮操以父憂去職歐陽之後客鍾陵喪
如居喪時位至新途令
陸瓊年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後為吏部尚書丁母憂哀慕
過禮
蔡徵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憐之不以
道徵供侍並謹初無妒色徵本名豐父廣歷以為有王祥之性
更名徵字希祥位至給事中
姚察為蒽郡正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遭父喪居倚廬枕苫塊二
稱還知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雜糝察家口數千並珠
野菜自給每嶋嘯悲泣未嘗供養之資糧粗常得因緣得養父
子僕人僧垣入于長安察竟食有衣不聽音樂僧垣閉門固勸
強到江南時察母氏喪制如所後主以察顧奪哀情加墨綬令
還宅營葬有勑中使加賜服關除給事
唐劉侍郎袁氏墓在荊南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
見其柴瘠憐其孝心之動容陳戒入隋開皇十三年遭父喪去官北緒
郡公為性嚴之勢周也因得與父僧垣相別之際純而復
蘇寧至京兆尹李鄴參軍兼感見者莫不為之感歔
魯勇至性初以孝聞及為吳州刺史遭母憂家貧過禮因遘疾平
獸陽縣字靖世長沙臨湘人少貧賤有思理以言行為信者鄉
張巍父喪哀毀甚至征南將軍
張巍父喪哀毀甚至征南將軍
之每歲時輒對舖設即知有錯誤經帥母之遺製各有所識家人共以告
相東王國位至宣城太守
子以孝義著稱位至宣城太守
謝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吳氏先苦風疾每發二三日不能飲
食貞亦不食貞年十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性性如是親族莫不奇之

年十四丁父艱號頭流血絕而復蘇者數矣初父疾醫八
憂不食江泣而拜家人貧客罹自復然似父疾兄弟八人華
服寺請長仗俾師為自說法初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
愛若憂毀成性誰養母耶自後少進漸大食觀角散之
貞父江陵陷沒入周為柱國于謹所獲貞年數歲性識聰悟
遇王甚閑左右說貞母機警必當在江南因密問知貞母
年老憶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岳潛當遣汝還家
候數年王果出岳潛當遣汝還家貞母老自頼放還武
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謂聰使子曰還家後為南平王友加
遠將軍掌記室事後主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須之初起
加左遠將軍掌記室事貞父亡國雙親報日省其憂懼知哀
於在汝而官俟得甘旨有違拿可便力辭還侍也貞哀毀踰
絕不飲之官舍時尚書左丞徐陵尚書左丞沈客卿與來慰
見貞骨立伴等憔悴歎曰自非至孝豈能如此
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飲勸貞絕長父沛江不能自勝伴等慨
然而止伴謂客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
士大夫誰不仰止然孤不能若此如何拉至招遠將軍
既卑父閒道初隨岳陽王出江州本高卑以後主狠明二年入
于隋行至江州道感父所終因遇疾而卒位至招遠將軍
後魏許謙初為符洛所請之和謙大義以謀母老疾篤在室
崔孝伯為青州侍郎從道武幸鄴屢至宴語次於從容道
武親發山東風俗問孝義之事孝伯伏地流涕道武嘉之賜以
牛米因語從人不欲留意者給之遣牛
魏侯周父都利仕於魏都降謝為鎮海將軍
太守卒於都懷順父公國卒世宗追贈鎮海將軍
晉侯安平獻王孚薨太武詔而嘉之
晉侯安平獻王孚薨於鄴懷順父公國卒世宗追贈鎮海將軍
晉侯安平獻王孚薨太武詔而嘉之
晉侯安平獻王孚薨於鄴懷順父公國卒世宗追贈鎮海將軍
晉侯安平獻王孚薨太武詔而嘉之

乞次保公官職以奉晨昏詔可　晉高祖天福中為河南府戶曹參軍時父在鄉里高祖以其父年老特令歸侍　周太祖廣順中為左拾遺時父在鄉里太祖以其父年老特令歸侍　晉高祖天福中為河南府戶曹參軍時父在鄉里高祖以其父年老特令歸侍　周太祖廣順中為左拾遺時父在鄉里太祖以其父年老特令歸侍

何憂無業父不教訓等祖在家積至六年第四子郁叔先在徐州
[illegible]
郁聞父喪不發奔赴而規南販為徐州所覺送至乃自理援得
免父卒郁始自以隨父歸國之功賜爵昌安侯出為秦陵太守
郁叔武帝時為郎從孝文南征母竇氏留侯事當世稱之
平城遠家千里抗步不乘車馬年貞娶薛當世稱之
遷光祿勳侯侯也先帝事親以孝聞為司空從事中郎以母
老解官歸養數歲詔徵入侍中會諸侯賓朝士大夫知者數十人父之憂為司徒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七五五　總錄部

孝第五

孝弟

孝弟

王溪字景齊，少孤貧，與母居，事母以孝聞。母病，溪晝夜不解衣，母沒，哀毀過禮。服闋，州辟從事，不就。母墓在山陰，溪常居墓側，手植松柏，皆有行列。後為烏程令，以母老，不之官。母沒，葬於烏程，復廬墓側。

王彪之，琅琊臨沂人。祖導，丞相。父治，中書令。彪之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祖述，侍中。父恭，中書令。蘊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述，侍中。父恭，中書令。坦之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祖述，侍中。父恭，中書令。忱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珣，字元琳，太原晉陽人。祖導，丞相。父洽，中書令。珣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珉，字季琰，太原晉陽人。祖導，丞相。父洽，中書令。珉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蘊，侍中。父爽，中書令。恭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祖述，侍中。父恭，中書令。忱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珣，字元琳，太原晉陽人。祖導，丞相。父洽，中書令。珣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珉，字季琰，太原晉陽人。祖導，丞相。父洽，中書令。珉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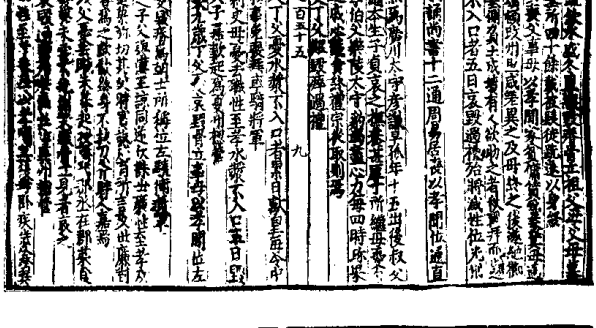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蘊，侍中。父爽，中書令。恭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祖述，侍中。父恭，中書令。忱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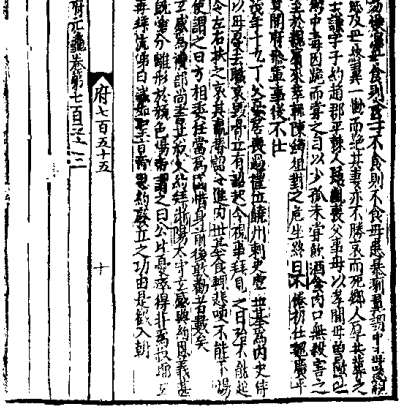
王珣，字元琳，太原晉陽人。祖導，丞相。父洽，中書令。珣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珉，字季琰，太原晉陽人。祖導，丞相。父洽，中書令。珉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蘊，侍中。父爽，中書令。恭少有孝性，年十歲，母病，晝夜不離側，衣不解帶，母沒，哀毀過禮。



府七百五十五　九



府七百五十五　十

孝第六

唐虞世前父舜隋天嘉中平世南幼哭鉢不勝哀陳文帝知其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訪讀之及聞母沒為建空王佛誦令僧中世南以父喪歸葬陳文帝詔令還朝世南固辭陳文帝嘉其孝義賜以衣服

晉孫盛太康末為秘書監元康初卒盛子陽以父名德當時而家貧無以葬乃賣宅以營葬事

宋何尚之為吏部尚書元嘉中卒子求嗣

齊王秀之為吏部尚書永明中卒

梁王志為吏部尚書大同中卒

陳周弘正為吏部尚書太建中卒

隋蘇威為吏部尚書開皇中卒

唐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儀鳳中卒

孝第六

唐虞世前父舜隋天嘉中平世南幼哭鉢不勝哀陳文帝知其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訪讀之及聞母沒為建空王佛誦令僧中世南以父喪歸葬陳文帝詔令還朝世南固辭陳文帝嘉其孝義賜以衣服

晉孫盛太康末為秘書監元康初卒盛子陽以父名德當時而家貧無以葬乃賣宅以營葬事

宋何尚之為吏部尚書元嘉中卒子求嗣

齊王秀之為吏部尚書永明中卒

梁王志為吏部尚書大同中卒

陳周弘正為吏部尚書太建中卒

隋蘇威為吏部尚書開皇中卒

唐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儀鳳中卒

孝第六

唐虞世前父舜隋天嘉中平世南幼哭鉢不勝哀陳文帝知其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訪讀之及聞母沒為建空王佛誦令僧中世南以父喪歸葬陳文帝詔令還朝世南固辭陳文帝嘉其孝義賜以衣服

晉孫盛太康末為秘書監元康初卒盛子陽以父名德當時而家貧無以葬乃賣宅以營葬事

宋何尚之為吏部尚書元嘉中卒子求嗣

齊王秀之為吏部尚書永明中卒

梁王志為吏部尚書大同中卒

陳周弘正為吏部尚書太建中卒

隋蘇威為吏部尚書開皇中卒

唐李敬玄為吏部尚書儀鳳中卒

勲元氏覆諸孫曰我兒等順喜何幽顯五一願念痛疾煩輕員
儀中歷左驍衛郎將丁父憂去職又起授右監門直長尋轉
盩厔縣令永徽中東遷將作大匠檢校北使營封氏城郡公
盧氏父沒廬於墓側不出三年足人特寒盩厔公鴈門郡公
宇文氏子仁事繼母喬氏孺子慕之禮喪祭之儀事繼母喬
氏子仁事繼母喬氏孺子慕之禮喪祭之儀事繼母喬氏
容色終夕不解撫遺孤男女延景友愛甚篤所得祿俸皆送母處
以資甘旨之費而家僮妻子自取隨意衣食未嘗介意濮陽中
常侍延景宗詣闕自相請入城以贖其父兄高宗令中書侍郎薛
元超敷之曰汝父母身處牢獄得自縱否敷矣所非其
罪也聊宜各守戴位我自重人顧之必共不來任汝子弟選
曹者性也殆無弟峴州司馬易從假受諸位者即父此至
而客還所卒易從號哭柩不止毀瘠過禮吐者衆其至行還
其父屍易從徙葬焉匡從靈櫬歸於故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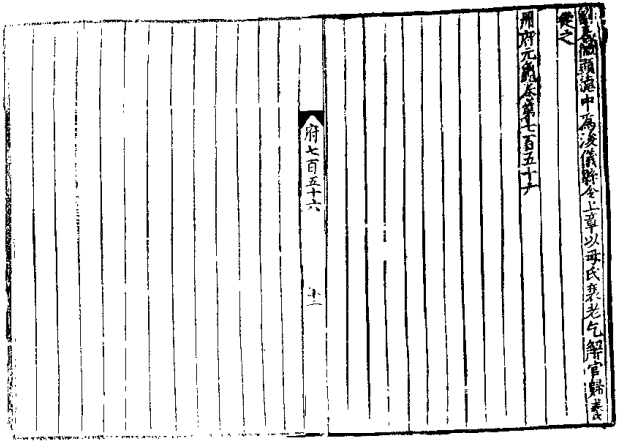
殘策少為僧居龍興寺慈悲頗有高致廣明末大盜犯闕策
逢反初賊奉父母匿蘆君子家之及丁父難以孝聞服闋自弁
郊數一無干進意若是者二條載後王行瑜邠州辟為觀察
支使行瑜敗死策與婢僕費其規衛出郊埋殯周喪葬祔鳴鶴為行
者所哀太祖聞而嘉之表為節度使
張文蔚為中書舍人丁母憂退居東溝累歲無以葬爭雖
奠祭朝夕監視御史丁內艱父子內艱父子內艱
奠祭朝夕監視御史丁內艱父子內艱父子內艱
不過食一盞伯兄能守大節歲時祭享必躬必親
為御史以考不起成病之鎮荊州辟為掌書記時乃弟
為張唐卿劫父妻為妾唐卿鎮荊州辟為掌書記時乃弟
為此渡梁妻過沮洳唐卿為將不慮至險渡河多溺水而渡
屢水而行將及岸水陷聞號泣以馬鞭引之寤曰吾兒去矣勿
使浪陷飢已忍觀父母如此俱死既復引鞭寤渥身而
出

右父之不慎終賦
王鑒貴元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德宗使起之子徽授左拾遺父之方至以父年新九
十作詩遠離膝下之懷一年闕於供侍乞罷官歸養以申烏鳥之情詔
嘉其孝義左拾遺充史館修撰天祐末遷狀以宣州觀察使
源休累月抱疾加甚無兄弟可以奉養之職伏請以官授親
以年將七旬地絕百里關覲暴露不迫曉夕公欲暫往假期往
侍疾相屢勸勉遣赴義稱覆載之恩奔走闕庭勉百官恨
累杜曉父讓能唐末為相陽死從臨皇驛路危幾至滅
性後漸脈幅巾七外表況節臣僚若將十餘載光化中宰相崔
胤判鹽鐵奏為巡官試校書郎遷協律郎直史館皆不起及
哀帝東遷洛陽宰相崔遠判戶部又奏為巡官兼侍御史或諫之
曰耘中散山濤死子超埋殁不自願山濤以切理勉之乃赴考子
之志其忍令杜氏以辟舉屈公人前哉乃
就職

出先夜莊宗令於軍中求憲或曰與王紱俱殁於柏谷垂涕求
尸數日聞其兒也遣使紱乱以終憲於墓側
裴德州人同光中遷葬父母慶於墓側
晉建立德州刺符人劉殿以治母病母辛割心瀝血殺病獲痊
周慶發所三十年
曹王王周唐天復中隨討京師其有文稱會有其位之義累減
爵族名不釋者嘗不解帶盡心奉侍盧氏劉隱善於門無名官之意位
少府監致仕
唐帝崇初仕後唐為汝州防禦使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
境帝崇親自候與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後唐武即位使事
母至謹每食則侍立而後進侍衛肅然軍方退物議高之
朱慶許州人天福初父死廬於墓
王會滑州人居父母喪相次廬墓

李澤潞州人刻木為父割股乳與榮處墓持服
張福曹州冤句人居親喪廬於墓
王朝少為華州小校謙謹好禮事母尤謹積勞至華州軍指揮
使朝每與人結交過從皆先稟於母母命不從朝竟不往雖在
軍旅交遊不雜及為刺史政事小有不便於母者輒改之立朝以謹
畫而牧之及母亡未葬有詔起復朝上章乞終喪詔高祖嘉而
從之
崔梵許州人父病有疾謂親友曰死生有命無
以醫為也梵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門外請方便
勸其進藥梵終不從及丁喪哀毀過制鄰里感其孝德
史仁訓東州梁城人為母守墳三年父喪終於墳下乃號列鄉
馬全節事母王氏至孝全節位節方鎮還洛而母已歿哀慟
陳思讓為衛州刺史父審瑤任金州防禦使母卒於官思讓奔

喪於洛陽之上號慟幾絕朝野聞之莫不感歎
韓愈為河南令帥度副使知州事至三津半路得家書以父在營
亟有風痺其候稍加衛不奏弁官而去又屋行至鄧父疾加衛
衛則侍疾不復引食祥之心宮寺錄公以疾不能起衛親自栝
矢宮婦來省衛候開首為之開星下為御史中丞以老乞裹歸
拜章請告聖許戶部侍郎行來伏侍墓側少帝嘉之
劉崇滑州人父卒居父之喪寢苫三年性孝人稱
裴垍代武三年有制喪禮者忘讓不依哀去郡聞者嘉之
盧坦為汴宋觀察使母喪去官服闋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
宣武軍節度使坦以母在洛陽不忍遠去表請終喪詔不許
李絳為兵部侍郎以母喪去官服闋授兵部侍郎
李翺為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官服闋授國子博士
李渤為江州刺史以母喪去官服闋授主客郎中
韋貫之為太常卿以母喪去官服闋授太常卿
蔡廣宗為汝州刺史以母喪去官服闋授汝州刺史
崔元略為翰林學士以母年高多病上章乞扶侍歸行太祖不許解官以本官給假歸賜母衣服綵



忠義第二

宋臨晉昌大司馬微之曾孫也有高節少貧賤學不倦志操堅正為鄉閭所重初為本郡主簿後為州從事刺史王僧達以微之為別駕僧達不禮待之微之乃去職僧達後為江州刺史自以曾祖晉安王子勛舊僚深相結納微之不應自以曾祖晉安王子勛舊僚深相結納微之不應自以曾祖晉安王子勛舊僚深相結納微之不應

上悉聽奏去葵遂殺之乞大赦天下率土唯帝三
年在北漢家貧母老自隨事部曲及鄉人從之者
皆有法制軍中號令嚴肅所向無敵每戰必先士
卒被堅執銳勇冠三軍漢主以帝為都指揮使領
許州團練使帝以漢室政亂權臣擅命內結宦官
外交藩鎮以為非久必有變乃陰養死士以待之
及周太祖舉兵向京師漢主遣樞密使郭威等率
兵拒之帝以為威等皆漢舊將素為士卒所信乃
說漢主請以帝為威等監軍漢主從之帝既出即
與威等合兵還攻京師漢主知帝之叛也遣使者
馳詔追帝帝不受使者還漢主大怒遣其將王峻
等率兵討帝帝與戰於劉子陂大破之峻等退保
河陽帝追擊之峻等復大敗帝乘勝進圍河陽三
城峻等堅守不出帝乃分兵圍之而自將兵趨洛
陽漢主聞帝至洛陽大懼遣其將趙思綰等率兵
五萬屯於洛陽之西帝與思綰等戰於洛陽西北
大破之思綰等退保渭橋帝又與戰於渭橋又大
破之思綰等退保咸陽帝追擊之思綰等復大敗
帝乘勝進圍咸陽三面急攻之思綰等窮蹙乃降
帝入咸陽收其將士數萬人而思綰等皆在降中
帝以為思綰等皆漢之驍將不可留乃悉坑之於
是關中悉平帝以為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速者
也乃上表請入朝漢主不許帝遂留鎮長安漢主
又遣其將王景崇等率兵數萬來攻長安帝與戰
於龍尾坡大破之景崇等退保隴州帝追擊之景
崇等復大敗帝乘勝進圍隴州三面急攻之景崇
等窮蹙乃降帝入隴州收其將士數萬人而景崇
等皆在降中帝以為景崇等皆漢之驍將不可留
乃悉坑之於是關西悉平帝以為自古用兵未有
如此之速者也乃上表請入朝漢主不許帝遂留
鎮長安漢主又遣其將趙崇韜等率兵數萬來攻
長安帝與戰於三原崇韜等大敗帝乘勝進圍鳳
翔三面急攻之崇韜等窮蹙乃降帝入鳳翔收其
將士數萬人而崇韜等皆在降中帝以為崇韜等
皆漢之驍將不可留乃悉坑之於是關西悉平帝
以為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速者也乃上表請入
朝漢主不許帝遂留鎮長安漢主又遣其將趙思
綰等率兵數萬來攻長安帝與戰於龍尾坡大破
之思綰等退保隴州帝追擊之思綰等復大敗帝
乘勝進圍隴州三面急攻之思綰等窮蹙乃降帝
入隴州收其將士數萬人而思綰等皆在降中帝
以為思綰等皆漢之驍將不可留乃悉坑之於是
關西悉平帝以為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速者也
乃上表請入朝漢主不許帝遂留鎮長安漢主又
遣其將王景崇等率兵數萬來攻長安帝與戰於
龍尾坡大破之景崇等退保隴州帝追擊

張敞會稽人大實初侯景東魏侯景反梁武帝以上黨王
守京師景圍臺城詔敞率兵入援景平敞以功封
臺遷伯施講若仁等東代民歷遷刺史唐貞觀中
與戰被害

羊鴉子子顯都官尚書照之子孟孫收鴉侯景以為軍
景敗鴉盛圖之乃隔絕東走景於松江下海欲向蒙山景
遣海師向京口至銅沙景覺隔拔刀此海師景遂水斷船之
景入都中以小刀投船鴉以折刺殺之世祖以為貞
封昌國侯

陳侯瑱初仕梁為超武將軍陷鄱陽王範於鄱陽合肥及侯景
臺城瑱乃遣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還合肥乃
與範俱鎮湓城俄而範及嗣平襲殺太守莊鐵
鐵妻婁因而之據有豫章之地侯景將于慶南略至此
豫章皆已降

梁七百六十一

陳沈恪為梁族侄之甘露侯景之亂恪與從兄巡
諸郡以景敗巡已陷景將侯子山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乃
誅巡家與以應義軍景小妻謀其夫及妻子恪先布授以武臣
遣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長與郡與梁自興以前尚得安
使中書舍人梁師知梁合勤出入禁內敷奏帝知朝臣皆乃
非關入見高祖即請誅臣皆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受至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周襲武川人也性寡俠輕財重士鄉黨以此歸之祖讓
鄉郡人周魏合從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繹拒命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誅侯景與以應義軍景小妻謀其夫及妻子恪先布授以武臣
遣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長與郡與梁自興以前尚得安
使中書舍人梁師知梁合勤出入禁內敷奏帝知朝臣皆乃
非關入見高祖即請誅臣皆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受至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周襲武川人也性寡俠輕財重士鄉黨以此歸之祖讓
鄉郡人周魏合從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繹拒命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誅侯景與以應義軍景小妻謀其夫及妻子恪先布授以武臣
遣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長與郡與梁自興以前尚得安
使中書舍人梁師知梁合勤出入禁內敷奏帝知朝臣皆乃
非關入見高祖即請誅臣皆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受至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梁七百六十一

周襲武川人也性寡俠輕財重士鄉黨以此歸之祖讓
鄉郡人周魏合從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繹拒命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誅侯景與以應義軍景小妻謀其夫及妻子恪先布授以武臣
遣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長與郡與梁自興以前尚得安
使中書舍人梁師知梁合勤出入禁內敷奏帝知朝臣皆乃
非關入見高祖即請誅臣皆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受至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梁七百六十一

沈恪為梁族侄之甘露侯景之亂恪與從兄巡
諸郡以景敗巡已陷景將侯子山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乃
誅侯景與以應義軍景小妻謀其夫及妻子恪先布授以武臣
遣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長與郡與梁自興以前尚得安
使中書舍人梁師知梁合勤出入禁內敷奏帝知朝臣皆乃
非關入見高祖即請誅臣皆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受至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周襲武川人也性寡俠輕財重士鄉黨以此歸之祖讓
鄉郡人周魏合從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繹拒命侯景以討陳為名時內史治梁主蕭
誅侯景與以應義軍景小妻謀其夫及妻子恪先布授以武臣
遣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長與郡與梁自興以前尚得安
使中書舍人梁師知梁合勤出入禁內敷奏帝知朝臣皆乃
非關入見高祖即請誅臣皆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受至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梁七百六十一

沈恪為梁族侄之甘露侯景之亂恪與從兄巡
諸郡以景敗巡已陷景將侯子山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乃
誅侯景與以應義軍景小妻謀其夫及妻子恪先布授以武臣
遣恪在梁為宣猛將軍監長與郡與梁自興以前尚得安
使中書舍人梁師知梁合勤出入禁內敷奏帝知朝臣皆乃
非關入見高祖即請誅臣皆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受至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忠直乃不復通

哽咽白卿人保到京刀由若教時兵系數鑄兵器及上川鐵死者十人有得存者皆潛死如歸為主逢分給禮衣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舊置驛以居之若是熙寧五郡感發自我始使其弟廣逢領兵隨歸討昂居卑招元帥我持節仁威將軍敕勞慰仍以州刺史

魯慶逢仕梁為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表逢聚衆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節討武陵帝西州刺史王僧辯謂之景曰卿等所以景之討侯景也慶逢出境侵擾妻子鄰僧辯謂之景曰卿等所以

侯是王師東道主仍導衆軍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後魏討吉真人逍武之在晉陽部領深重遂侯引之交手鉤行宮帥建武將軍輔

蕭穆曰卿初來自何故不與子孺俱行對曰吾家百口在洛須
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迎京師後事帝曰子孺既合獨不
懷忠大慰厥意乃授揚武將軍

長安傳使小兒輩為此計豈有辦哉湛不為見刺耕王王曰延
也賴元龍骨還舊里無歸全地下死魄先人舊塋素志不
不為已用海鹽鹽武功賀蘭後舉敗事齊桓即位啟拜尚書郎
帝洛謂之曰聞卿營繕舊塋甚有美辭可謂我論之也湛對曰
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龍謂其貞固與
義貫周旋契闊言能而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與伍被之所
大恨加散騎侍郎遷中書侍郎武初以父遠卿里踈於家門散
騎常侍道引將軍洛州刺史
薛元超清河東武成人高延祖卿孝莊之遠卿孝莊之後剝史侯淵
代二帝歷傳事益部為不軌令數百騎夜入南郭劫元超兄弟
謂曰凡起兵者類有名義使君今日舉動且是作賊願公之如
何元超請維恨之辭而不歌等
高孝儒字孝禮元穎之從父北遷子孝儒後逃河至
行宮在西見之具訪洛中事言孝儒陳元穎等在旦夕不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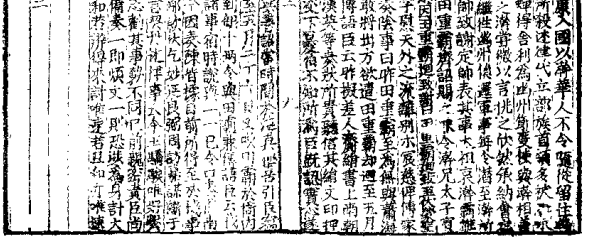
忠義第三

北齊高祖神武皇帝初為尒朱榮賀拔岳侯莫陳悅相次所害榮岳二人並有重兵為時雄傑神武既代其衆遂能兼而有之故能成其大業榮之將士多為神武所用者蓋以此也

尒朱榮為肆州刺史時神武為榮都督榮以神武為腹心每有征討輒委以軍事神武亦盡心竭力以報榮之知遇

以義揚歸周段為辭宣帝曰陛下中興靡運龍飛關輦旨言因
幸會草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自晉氏南遷臣宗族
蓋寡從征太尉世儀同從公同空並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
留先臣獨守墳拓常誡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
臣若陷賊鑒違則無忠義則有虧先臣於地下何以見之伏願
亮臣此心宣帝不違其志送還之因留郡里以經籍自娛士祖
世宗頗有故命農圖將父兵及宣帝獨委家行舊若之服侍
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
侯植後魏正光中起家奉朝請尋而天下大亂盜賊蜂起植乃
散家財募壯以功拜統軍
時郡將初任後周為華州刺史高祖作相徵京師周代舊
臣皆懷疑懼義務於色無所隱諱
及至誠往募為聚州主簿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植為侍
中去議納不朝因獲將軍忠義遂詐朝輦上不與而止

齊三歸于家
築元縮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為丞相建諸拜
謁元縮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為丞相建諸拜
謁元縮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為丞相建諸拜
高祖初仕後周為華州刺史高祖作相徵京師周代舊
臣皆懷疑懼義務於色無所隱諱
及至誠往募為聚州主簿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植為侍
中去議納不朝因獲將軍忠義遂詐朝輦上不與而止
齊三歸于家
築元縮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為丞相建諸拜
謁元縮仕周為載師下大夫與高祖有舊高祖為丞相建諸拜
高祖初仕後周為華州刺史高祖作相徵京師周代舊
臣皆懷疑懼義務於色無所隱諱
及至誠往募為聚州主簿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植為侍
中去議納不朝因獲將軍忠義遂詐朝輦上不與而止



總録部　一百六十三

忠烈　死節

夫有生者必之死，其理之常，然而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何哉？蓋以所守所行，或有所為而然也。故曰：士為知己者死。若乃臨難而苟免，見利而忘義，則雖生猶死，君子不為也。是以古之烈士，或見危授命，或殺身成仁，或臨難不苟免，或守節不可奪，或視死如歸，或殺敵致果，或捐軀赴義，或蹈義而死，或守義而死，或守節而死，或守義而死，或守節而死，或守義而死，或守節

步三萬討之爲景所敗景僧等來決城下恂之遂三日大捕部
陵潛竭亡王小小失利已會重還次小城中但坐午食草寒
至數刃殿之僧宗所趙色如前景義初不
陳沈穎忙保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以景之難是郡大守
乘居正入授京師監聚流離衣食仁惠之政人吳寬追德
召還於路聞梁侯圍城急星夜兼道入援城中聞之莫不
武威於路聞梁侯圍城急星夜兼道入援城中聞之莫不
裴政句仕梁爲黃門侍郎副王琳北魏元帝之平江陵政
中郎將鎮南府長史及周師圍南州琳自郢州來赴難大于長
沙武陵郡被圍先報元帝至百里洲爲周人所獲囚送江陵
我武皇帝之踐也不可爲不君于仍何煩殉身於大父若從
我計則貴及子孫如或不然外援須至政謀曰唯命是聽之遂
至城下使謂元帝曰王情計窮蹙城將已陷爲帝主辦孤弱
不復能東改計之既而告城中曰裴公大至合眼自効吾以聞

使使報僧辯以解圍僧辯怒命趣行裴大業懼曰民望已若
後陷城中則士俱逝于京師周文帝敬其忠義釋而禮之
郎引爲相府
隋周搜高祖時爲武州司馬漢王諒鎮并州以刺史高熲爲
兵赴之熲辭以疾不行諒又徵熲熲不得已而應諒
義而釋之乘馬送出若不肯應則以不忠誅之
敬劍爲漢王諒所害諒將反徵敬敬不從諒以兵圍敬城
仍置弟於城中以爲質敬知其必反乃偽許之敬遣
隋書列傳
隋周搜高祖時爲武州司馬漢王諒鎮并州以刺史高熲爲
兵赴之熲辭以疾不行諒又徵熲熲不得已而應諒
義而釋之乘馬送出若不肯應則以不忠誅之
敬劍爲漢王諒所害諒將反徵敬敬不從諒以兵圍敬城
仍置弟於城中以爲質敬知其必反乃偽許之敬遣

軒於之會勿義兵至望至縱火燒城內而大敗劍遂得免
滿慶明湖帝時爲江都郡丞事煬帝無道慶明數諫帝不
遷信臣左驍衛將軍帝復幸江都慶明上疏極諫帝怒坐禁吉
之因而謂曰情何已盡臣宇宙痛哭曰臣之愚誠不
能感悟陛下臣今欲率四方之兵以赴國難陛下
明君曰慶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變之志臣不
冀其後從軍加禮焉慶明被使人奉老母留守
論藏形貌知其狀又表而釋之出至營內賊帥謹
爲使人爲我所執穩公用侍至尊曾無感激歎息有
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蕭牆之禍急賊無道我等
活耶須臾殺何須多問慶明罵曰我等本無心因卿
必食至此官軍且至早降可以富貴賊曰我是汝輩
梁侯會入城中拜慶明爲刺史慶明至衆庶信服復
機清河人善會並招之反爲所敗城圍守歲餘之四旬城陷爲

賊所執建德嘗令慶明勸之用降貴明之曰老賊何敢
妄誘國士但恨吾力不能衛主等我等是忠義部曲豈
敢效賊更耶賊之以兵舒劍不肯建德偏於法令爲其部下所
誘又和敬不爲之義乃謂其部下曰
公等豈以海人性剛我重名義爲石碣所傷乎大丈夫不
權達作亂來攻城小賊豈能下大丈夫不
厚人資爾等城中都共殺之慶明曰不可
已至矣賊徒氣弱且畏慶明不敢下手但共守城
曰我是故城主豈肯降賊慶明不是爲愛賊以刀築殺之而
去賊聲女下樓高罵曰天下豈無可取賊而殺良將自立者乎
唐高祖李淵仕隋爲滿朝邑縣丞值義兵入渭河汝正諫大夫以治安
撫遷郡丞有煬帝巡行塞北遣位金紫光祿大夫行至雁門爲突厥所
圍李淵見師都曾以兵援高祖以

是兄弟為亂國而無歸者乎之
宋金藏為人常王人時晉宗為皇嗣而有陛諸若
則天令來俊臣按之左右不勝楚毒皆誣伏金藏大呼謂
俊臣曰公既不信金藏言請剖心以明宗嗣不反則引佩刀自
剖其胸五藏並出流血被地俊臣遽止則天聞之謂內侍曰朕
人知內五藏以奉皇嗣今觀此宿乃知天意所歸數曰
吾有子不能自明不知所以死也即令停推晉宗由是獲免
周憲春秋人職掌中宗神龍中與光祿卿王同皎密謀
誅武三思及革命迹于廟乃自刎而死臨終謂左右曰此
干昔之忠臣也儻神道有知應知我忠自盡右乱朝廷
誅邪惟武三思不死吾必知其奸又曰嘉右乱朝廷
吾或於門觀其舉首異門而出其後皇氏及三思果所誅滅
甄濟為平狄山范陽參軍狄山有異國乃偽製血疏以歸
又狄山反使偽劾濟度使索德禮行戮若事機等二人封刀來

召察訊不起歐陽脩之潭以左手書云云不得率接持刀而前
濟引首以待希總敕啖噬固拳撓等退以實報
張巡為真源令姚閏為城父令與巡官職相善及安祿山反李
庾渡河賊盛閏太守吳王祗滑南太守李麟皆以郡賚賚各招
召義徒數千人與巡閏等同拒逆賊雍丘令令狐潮攻城以應
祿山百姓有違令者百餘人將殺之魏者報官至溺不及行
潮遂反歸作偽閏城門以拒潮相持累日賚閏之入其城
頗眾殺潮甚衆及子以堅入志將殺之先解其子於城上示潮
使人告之若降吾將殺之潮以其子母亦不從
復殺之及王祗表賚巡為監察御史會賚得潮賊為潮所殺巡
先領兵為賚將閏以賚死因統其眾而守其城潮與賊將李庭
望攻圍數月竟不拔賊因置柵於城外雅丘之北以絕路仍
勸其外救巡度雅丘小城不足以禦外救乃開門譬告與許降

勸王與國之意乎賚怒不能違主將之意誠噬一指猶忿大夫
示之以信賊親城中將士遂却還雎陽數日將圍城中驍雄而
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降巡在城中每戰殺賊
大吁以助威皆血冰面牙齒皆碎城以西向再拜曰為救不
至臣智勇俱竭不能全城今使逆賊屢過臣死之後願為鬼與
賊為厲以答國恩及城陷尹子奇見巡開之曰開公用兵誠則
智欲降公公義不可奪子奇何以見公巡曰欲降賊
逆賊遂至殺此子奇以大刀刷其口見有齒在者不過三數巡
因大詬罵子奇黃以忤逆損害平人子奇欲殺之左右曰此人
必不為我用又得殺忠心不可留故害之臨決之日問巡曰
過害唯遂生擒逆賊答陽安慶緒將援河北舒翰拒之翰將士
等三十餘人皆舍於偽客自及將走使殺庭筠害之而後行
石演芬為朔方節度使安慶緒將拔河北舒翰拒之初
哀元皇也三楊將與宋祁通謀潛於乃使人告於郡成義等與具

道上表及受密詔事狀二前立死懷光乃大集將吏召問曰盧杞
引郭英乂郭暐然抗詞無所屈懷光怒命斬之英乂暐曰公負
國而入
李鄴侯建使爲於書曰王子爲李懷光所脅累經諫諍卒
不改圖而入懷光備津液郭暐與母妻陪從中涓扇及親
信皆泣請母從逆以全家族懷光怒命斬之暐曰公
負天子一負國家二負太夫人三負妻子四負部曲五
也懷光無以答時渾瑊郭子儀在城下子儀素善暐之
父德宗踐祚召瑊子儀以兵入懷光謂瑊曰汝父
與我同生死今天子使汝父來取我汝爲我殺之瑊
泣曰瑊寧死不敢殺父懷光不敢殺因囚瑊中瑊先以
計告子儀子儀將兵入懷光不知所爲是夜
懷光左部將僕固名臣太平軍將曰太尉見賊入拳大使到不
敬固將反耶五姓史明義軍將曰懷光反背國家天下所
棄公何爲與之俱滅族乎懷光乃悟遂殺盧杞及其黨
以降

忠義之士立功勳耳懷光聞之召英乂授節之司徒大夫爵
韓國公英乂固辭不受懷光曰公負我我不負公英乂曰
公負國家天子又令我事此賊何也何不以兵急攻朱泚收復京城
陛下大喜懷光慙而止
是春詔也懷光聞之召名振謂任也使討李
後唐莊宗重興唐祚振武節度使李存勗之小校從莊
宗力戰有功莊宗即位以大義拒之及平汴城洪
兵力振有功三日擢補流馬都虞候時汴將段凝據守德勝
城與晉兵相拒凝以重兵守北城南城守將王彥章
尤驍勇莊宗患之以問諸將皆曰彥章勇而無謀可以
計取莊宗乃使人謂彥章曰吾與公昔同事梁室公
爲梁將我爲晉將今各爲其主吾與公約三日取德勝
北城以報公公三日取德勝南城以報我不如是者
以軍法從事彥章許諾乃三日而德勝北城下彥章
知不可爲乃退保南城莊宗又使人謂彥章曰公
負約三日而德勝北城下今又三日而德勝南城下
公又負約矣公能戰則戰不能戰則早降無自苦也
彥章曰我能死戰不能降也莊宗義而釋之
李嗣源爲宣武軍使梁太祖攻魏博嗣源與戰於
柏鄉嗣源墜馬爲梁軍所擒嗣源詐爲馬病梁軍
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
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
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
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
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
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
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
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
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
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
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
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
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
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
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
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
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
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
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
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
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
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
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
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
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
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
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
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
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
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
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
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
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
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
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
而走梁軍追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
詐爲馬病梁軍以鞭擊之嗣源因起而走梁軍追
之嗣源復墜馬梁軍又擒之嗣源復詐爲馬病梁

死節

謹曰諒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又曰臨陣退北無勇非孝也又曰臨難無苟免蓋知事之不濟國恩臣子之常分也若乃詞色倨傲慢罵自刃而不顧鼎鑊就誅節不可奪或氣盡力窮或城陷不屈其間變態後進已至詳言弊舟而軼去或主帥知而不救或力命敵皆有志或死名竹帛至如以枝梧得罪士戰一則死不終其勇一則恨不快其心至於畢命而無存焉人也齊侯攻晉奚侯使臧紇堅壁臧紇之族也齊侯伐魯以臧堅固拒之臧紇堅壁而守之齊侯使良夫與其弟良夫

乘而出之且曰苟免死亡君之賜不終也又攻其前臣懼於士以枝技其傷而死於其前人敢無勇乎齊人也齊侯以晉侯使韓穿來自問出死於魯下平阿縣子鄭人也齊晉相與戰於鞌子正戰得矢子不止射之人曰子亦死也子亦死也士兵得矣何爲不可以歸乎子曰君子不以人之死傷生之謂也子不

城中曰大軍就在圍外若士努力我必出擊與之內使不得[illegible]
還大呼令城中知之而更後追騎家屬皆在內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百足以敵之官軍去城二十餘里北風厲烈戰馬死不能前思明
勒兵乘亂擊之官軍敗王摶和琳至城下思明開門入擊殺摶
大噪從外擊之官軍潰琳至城下思明開門入擊殺摶
中大噪從外擊之官軍潰琳至城下思明開門入擊殺摶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第七百六十四　總錄部　二十四

義烈

孔子曰殺有道之人以求生之以安見死不更其守智士亦去就孟荀論臨大節而不可奪孟軻所謂舍生而取義者義烈之謂也若夫君子之行已列士之立節不徇生而忘義不貪利而忘名不懼死而忘仁所以激濁揚清敦風厲俗義之所在雖千萬人吾往者也故能感動天地貫徹古今雖有暴君汙俗莫不改容而加敬矣若乃見危授命臨難不苟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或以身而徇國或以義而滅親或以一言而存社稷或以一諾而重千金或以一死而明大節或以一生而負大恩或以一時之忿而終身之禍或以一朝之辱而百年之名或以一言之信而萬世之業或以一言之誤而千載之悔或以一言之善而千載之榮或以一言之惡而千載之辱或以一言之利而千載之害或以一言之害而千載之利或以一言之忠而千載之福或以一言之佞而千載之禍或以一言之智而千載之功或以一言之愚而千載之敗或以一言之勇而千載之名或以一言之怯而千載之恥或以一言之賢而千載之譽或以一言之不肖而千載之毀或以一言之仁而千載之德或以一言之不仁而千載之怨或以一言之義而千載之義或以一言之不義而千載之不義或以一言之信而千載之信或以一言之不信而千載之不信也事有大小言有輕重行有難易時有變通然而君子之所以為君子小人之所以為小人其道一而已矣

春秋時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不熟殺之以其尸寘畚使婦人載過朝趙盾士季見之士季曰君將改矣吾嘗三諫而三遇之若不改是重吾罪也將入而賦曰靡盬不熟士季曰發其不熟又殺之而棄諸畚中使婦人載以過朝吾子其圖之趙盾曰恤不改請嗣之遂驅而進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嘆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賊君之命也一日而二有不忠不信棄君命也不如死觸槐而死

不信也尊一名而不忘此不若死觸槐之愧而死

晉趙穿既殺靈公趙盾以不討賊復為正卿而史書之曰趙盾弑其君夫子曰惜也為趙盾為法受惡而已

楚莊王既滅陳因縣之群臣皆賀申叔時獨不賀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蹊田者固有罪矣而奪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義伐陳以貪縣陳無乃不可乎王乃復封陳

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殺齊慶封而盟之曰無或如齊慶封弗君弗臣弗子王乃殺慶封而盟諸侯

楚平王之初欲殺伍奢之子伍尚謂其弟員曰汝能往乎吾將歸死乎員曰吾聞父有難子能往而報仇君有難臣能往而死義度其能往而報仇故往爾

楚昭王之時吳王闔廬興師伐楚五戰及郢昭王出奔鄖鄖公鬬辛與其弟鬬巢以王奔隨鬬巢謂隨人曰以我與王王必免矣隨人卜與之不吉乃殺王而與楚平王之子子西子期將奔秦鬬辛謂之曰子以楚國之福也若能興之王之德也若不能興之王之命也子其圖之子期曰不可以亡君之子而求利人之國人能興之吾能興之人不能興之吾不能興之吾不忍為也遂奔秦

及越滅吳將殺范蠡乃謂蠡曰子胡不去蠡曰君王內懷慙心外負重名若鳥盡則良弓藏敵國滅則謀臣亡今君王已滅強吳威震中國此臣立功之時而君王所誅之日也願君王賜死於是越王乃取鴟夷囊盛蠡而浮之於江

楚平王既殺伍奢又將殺其子尚謂尚曰若能報我則免父不能則為人所制尚曰聞命矣將行謂其弟員曰父子皆死仇不可不報爾其逃死我往就戮員曰父命子以求生子能報仇我能成名爾其圖之尚曰不然我不能棄父之命以逃死爾不如我能報仇爾不如父之急也遂行員曰嗟乎父與兄孰重尚曰父重員曰爾能死之乎尚曰不能員曰爾不如我能報仇我不如爾能死之乎尚曰諾員曰父子俱死仇不可不報爾其勉之吾將逃死以待時尚既死員遂奔吳

及越兵至將入吳王夫差自殺將死謂其臣曰以不用子胥故至於此今日雖欲復聞之豈可得乎乃謂其臣曰必無使越人得我死後乃蒙袂而絕

楚白公勝之徒也白公作亂國人攻之弗止而益其徒從之徼屋上瓦而投白公之死焉對曰不知其死所長走使余勿言白公勝曰不言將殺女乎曰此事成則富貴與女共之何言乎曰若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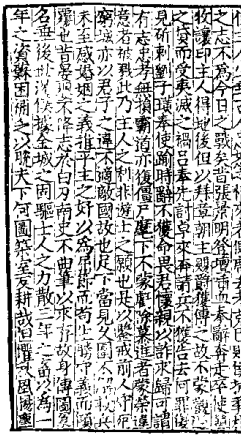
侯嬴大梁人魏公子無忌聞趙平原君夫人，秦圍邯鄲，而平原君，公子姊也，數遣使，以車百乘，金千鎰，往遺魏王，及諸公子，冀得發兵救趙。公子數請魏王，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王，而又不忍獨立全趙而絕魏，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之意，而辭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十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曰勉之，豈有說乎？」復引車還問之。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公子遇臣厚，將安所施？而公子往，臣宜有以教之，而乃自令若是，不知所以用臣矣，

智伯亦已死矣而子顧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矣趙國之政屬之於子子其圖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蔽人之義而忠臣有殺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聖今臣伏誅亦甘鼎鑊為以殺賊讎之賁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以是累大義之乃使持衣與擊擬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為流涕

漢田橫為齊王高祖立為皇帝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使使召橫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至尸鄉自殺高帝發卒以王者禮葬之既葬二客皆穿其冢旁自剄從之高帝聞之大驚以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三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所以能得士也

蜀盛宣帝時為郡決曹掾大守欲出殺人掾諫不聽遂殺囚而跣掾因杖守瞋目謂掾曰府君殺不辜當以死爭掾曰掾聞君能殺不當死不能殺當死守復瞋目謂掾曰府君殺不當死掾當死有一言及不言在掾手掾相刃使之決直可以刀鉏斧鉞鈇當下掾頭先去掾不食而死

趙都設明人為郡決曹掾大守欲出殺人掾諫不聽遂殺囚而逃歸



府七百六十四

見張巡許遠傳論曰古之人有捐軀殉國者豈其性之
強哉蓋義激之使然也當祿山之亂天下之人望風瓦
解或委質以臣賊或潛形以避賊或閉門自守或開門
納賊或舉城而降或望風而潰或束手而擒或屈膝而
事賊或抗節而死賊或抗節而不死賊或不抗節而死
賊或不抗節而不死賊或不抗節而事賊或抗節而事
賊或不抗節而不事賊或抗節而不事賊或抗節而死
賊或不抗節而死賊或不抗節而不死賊或不抗節而
事賊或抗節而事賊或不抗節而不事賊或抗節而不
事賊或抗節而死賊或不抗節而死賊或不抗節而不
死賊或不抗節而事賊或抗節而事賊或不

洪慮司馬二人出來救吾吾不出城已陷皆赴敵死
審配字正南冀州鉅鹿人少忠烈慷慨有大節之節袁紹領冀州
審配以職心之任以為治中別駕長子譚少子尚紹
愛尚欲以為後而未為言配數與辯論譚尚由舉權配恐其為
此計與逢與譚以紹死眾以譚長欲立之配等矯譚令而計為已
害乃奉尚代紹位由是譚尚有隙兵相攻譚見敗奔平原尚使
審配等留守鄴親率大眾攻平原譚見兵至來救夜開
門內兵出急擊大破之譚還入城守不出尚復圍之城中糧盡
初譚之去皆叔孫豹舅甥相與泣而辛評郭圖等出而辛評家獨被收配兄子
開門內兵時配在城東南角樓上望見人相入怒呼郭圖等
賊走詣曹欲賣其兄家兄家已死是日生縛配將詣帳下辛毗
等逆以馬鞭擊其頭罵之曰奴汝今日真死矣配顧曰狗輩正
由汝曹破我冀州恨不得殺汝也且甘心就殺生我者有頃

太祖引見謂配知誰當繼城門配曰不知也曰伯奇子乎答曰
曰小兒不足用乃至此太祖復謂曰襄日孫之行固何劣之多
也配曰恨其少耳太祖曰卿忠於袁氏子亦自不得不盡也
有意於治之配既死於辭而辛毗等號哭不已乃殺之初冀州
人張子謙先降善與配不善矣謂配曰南卿竟何如我配厲
聲曰汝為降虜審配為忠臣雖死當若汝生邪顧行刑叱持兵
者令北向曰我君在北
馮奚金城人漢末為郡人陽成延所大守以為兵曹掾
而死
陳容字元儀東郡人為謁者使劾梁冀所辟後為太守梁冀
吳詠誅掖人為讓者使劾梁冀所辟後為太守梁冀
誣罪應死容引詩為證詠計得免而冀遂因他事殺詠
和釋字雲臺張掖人為涼州刺史皆於其官病卒
羅恒為涼州刺史皆於其官病卒子孫
羅恒為涼州刺史皆於其官病卒子孫
鄧恒為涼州刺史皆於其官病卒子孫
鄧恒為涼州刺史皆於其官病卒子孫
鄧

二十石特秦皇詔文知後必不免乃當面請
後滅死一等帝小喜欲釋入其中衆引帝衣帝瞋謂叱曰我知
為雄與公本其罪公無我也卿等無後利衆以帝言助
乃結子奇遂入坎後乃出衆自根深後公終為死
單固字公孫河南人列史失其郡縣別篇與王淩通謀治中從
事楊康典固皆知其謀會愚病康固使召詣治所康解
亡康在京師雲其事大司馬陳蕃白固知而不舉固
固見太傅大將軍竇武白其事武乃表固與康通謀
事覺康

秀不受見害
羅企生字宗伯豫章人多才藝與仲堪鎮江陵引為功曹甚
武陵太守未之郡而桓玄攻仲堪檄下荊州仲堪將應之
仲堪多疑少決企生謂仲堪曰殿下藩任既重又居上流
成敗在此今宜先以大義責之諸弟遣生回解慰仁無斯事必無
為路經家門與生同作如此分離何可不執手企生泣而為
遵生有男力便率下之謂曰家有老母將欲何之企生揮淚曰
今日之事我企死之徒恐義養不失子道門户中有恃與孝
亦復何恨遵生抱之企義仲堪不聽待之企生苦呼曰生死
同歸少見待仲堪見企生意無脫理乘馬而去企至荊州人士無
不詣者企生獨不往仲堪索或謂之曰子情志之性未
能取誠如者深不詣禍必至矣企生正色曰我其保更見
邪何自復就桓玄乎玄聞之大怒遂不待企生厚先遣人

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為卿州里朝門舊士有亡私
何顧復我玄即收企生遣入問欲何之答曰受命救桓脫
為曾忠臣何必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許之又引企生於前謂曰
吾相遇甚厚何以見負答曰受公恩寄誓以死報公今公
甲車次尋陽企奉王命若違所鎮外邊親黨百口並未敢而生義
計自勉力為不能對誠為恨恨死晚也玄善其言時年三十七
衆咸悼焉玄以其義士葬企生母胡氏及企生遺妻即日送家
王延仕前趙劉聰聚為聰所殺自隨漢大王興百官將帥
延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安帝義熙初延為
前秦苻堅所署林慮人為張天錫所用時堅將王猛
信多君子謀而以河西險塞別駕吉茂說堅曰涼州
不降先攻而後定先曰孤平西域將士雖京師思歸無
心鄙此朝廷之憂人卿何策曰鄙郡固懷貳心但以大軍

先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討亂涼州乎堅君何罪而討
之并恐勞力衰木能固守以邨君父之讎是反逆之志
反叛王威臣死懷之常也乃貸而用神也不變易有常守
仕張天錫為龍驤中郎從容監行堅世正伏彼將軍興義
朝異洋恒被寵

後秦姚沈部將趙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六谷以敗家而歌被
擒十餘槽姚大叱玄司馬寒暑曰汝何為不降玄曰吾受
君重任義不苟免若降君當俱死去耳於是
宋張降降有標行晉末為北府將鄧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
遷宗騎將軍高祖封彭澤侯一見行樽便盡永辭去遂不
自於而卒
蜀蜀越清河人明帝初薄安都舉兵反越率衆應之安都從
子京把六百人助帝討王慶之頓軍練洲助攻郢琰於尋陽
琰以奔北安都之軍所出奮擊曰我傅虞越也豈得賊同不

即殺生送請劇郡自救將語其叛意對曰九州鼎峙各有其
我動又聞四方阻通無救不會王上容加以勝湯助其寸用
何不早歸大關以逃命章聞手疑越答曰將公本兵誰代威震
天下不能舉住智勇安付子世動眾之由實在於此事之始
末僕皆參豫生靖於一死實無面目活渝壯其志遂還京師
帝欲加原有意越持對如一終不屈改乃殺之
逞兼為虎牙將軍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越率衆軍事討平
難殺輕事非之劉毅江陵下以樂為西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
人或說之使語敬兒降越答曰受命分符為國禦寇城存與
恩便使敬兒殺之越本心不欲降敬兒設以城降何不早
來答曰本分見危守城而去城未活所不及也未不歸生同自
見聞敬兒已死何難得命新之權欲而去義士也越未不歸生同自
修隱遵李榮於時為越與越公周旋不以死易節公為
死乞見敬兒不得已義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易為得生不許

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殺何一日救二義士此之賊洪及陳容

梁王蕭憺遣之長子為侍中西魏寇江陵憺遣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內諸軍事荆城陷顯寧王琳入共尊為竟陵郡守尋遣琳經略湘州

圍江左陳武平侯南塾殺之頠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西山望

上號哭一慟而絶

後魏孫道登武城吕縣人永安初為梁將羊侃等所獲面縛乃解縛授以刀使送村塢令其親降鄉曲道登厲聲呼但當努力賊無所

能為我屠戮之

解奉君宋人降于魏孝文太和五年九月大舉奉臣諫高祖將為王遣使車僧朗入魏僧朗以狀在宋使殺奉君之後詐云所

殺奉君乃僧朗本會中帝乃親送奉君

冊府元龜　卷第七百六十五

總録部　纂附

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興而萬物覩蓋言感召之至自然之理也而況王者膺　命憑臣率故心賢之助股肱之士神謀之力成經綸之功也乃有冥感先悉期舊契或數年之中或一言而闇合或千里以相從或風雲即見於或持符而授往並皆歷險阻建功名人則受封於土茅次則策名於帶劵著信史傳於永世自非聰明聖哲英傑貴之可求若武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王悼王郎秦未陳滅韓起良亦棄家年百餘人散家財自立為韓報王仇嘗遇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誤中副車秦皇帝大索天下急甚良乃變名姓亡匿下邳秦未陳涉等起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往從之行道遇滄公滄公授良太公兵法說滄公滄公者常用其書為師人皆不省唯良

獨善隱武人秦時為御史柱下方書楚漢相攻天下有罪王歸及滄公為略通陽武善以客從攻南陽西入武關至咸陽滄公立為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歸漢漢以善為常山守

恩顧師人其父荀韓昌以平定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後為太中大夫

叔孫通薛人秦時為博士二十三人之一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誅秦至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通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通之隆漢通為博士

石奮其父趙人趙王徙趙之時高祖東擊項籍河間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徙為中涓以其家人

日有母不幸失明安公負而事之能盡養高祖召若能從我千石願

晉力於是高祖召其婦為美人以為中涓安書謂其家長安中戚里

後漢王常領川壽陽人王莽末與成丹張印南都諸同舉下江兵與荊州兵戰於上長安百餘里莽兵大敗小長安谷欲解去光武乃伯升聞下江軍在宜歎即與光武及李通俱造常壁曰願與下江一決勝轉大事成丹張印共推遣常伯升見常感以合從之荊氏復興即真定也誠思出身為用輔成大功伯升如事成豈敢爵賞之哉遂與常深相結而去常還具丹印以與之丹印負其衆倨自大丈夫既起兵合眾當如是耳何故受人制乎常心獨服

漢乃精硏歎其將帥日性者成敗機微謀事之要將得承聞察也況有天下而成令哉酈積天百姓之心民之歸

日也故使君屬國此時起民所以若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與也事大事必當順民心上合天意功乃成君鎮彊侍勇觀情態欲雖得天下必復失之以秦項之執尚至衰覆況今

帝未相聚草澤以此行之滅亡之道也今南陽諸劉多宗室英俊

觀其衆言事者皆有深計大慮王公之才與之并合必成大功

此天所以若吾屬也下江諸將雖屈強以鎮然素無遠略常乃昔謝

日無王將軍吾屬幾隕於不義願急受教即引兵與漢軍及新

市平林合擊是時諸將心同力欲殺莽益怒俱進破殺莽軍遂

五賜又請漢號議立宗室雅常與南陽士大夫同意欲立伯升而

朱鮪張印等不悅乃立更始焉

丁鴻王莽末守護陽郡光武討之鴻與護陽城守不下納說其

宰遂與護陽降光武太喜厚加賞勞

范升王莽末為大司空王邑讓曾乎稱病以身自絕今與再使七萬分遂與漢兵會昆陽邑還走上黨升

議郎東海時行涼陽太守姜詩孝義興令文先武威姑臧人也父先以善術數為郡功曹時行涼州刺史部諸郡上計吏皆詣先問其吉凶先為占說各如其言後為

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歌絃宴樂興極以從而光武不逆言
哉何以易之哉後至敦金吾位特進
本與漢末為捕虎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子弟
氏自請願徙諸縣郡太守以為安衆侯食邑二千餘戶
徵而辭寵遇厚誠宜衆宗族以從而光武不逆言
以制四方非慕純也堅從部曲宗族萬三千餘口居都太祖嘉
之遷破虜將軍
劉放涿郡人漢末遭世大亂將流隱于放性仗之太
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放放舉雍奴劉安以應之太祖
答太祖書其文辭最為美之又聞其談論甚遠辭旨雅
十年與放俱至太祖大悅說論放曰昔班
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為參司空軍事
劉柔晉陽人少以孝行稱隱徳侯太和中為并州刺史至則州
表薦柔為相國參軍而代之柔知國難未平以為安邊之
尚敬字伯恭河東人少有志節隱徳侯太和中為并州刺史至則州
後園中園會太祖平河北於鄴中為相國參軍轉為魏國
衛與為侍中與王粲荀攸鍾繇陳羣為魏國
漢朝為侍郎勤勞歷代之義為文帝所敬為
封關內侯
蜀關羽字雲長和家貧人少與鄉里惡少年張飛相
友與先主于涿郡
先主與同寢臥情若兄弟
先主東海相人漢末徐州牧陶謙薦為別駕從事謙卒勸
先主領徐州
遺命迎先主於小沛漢建安元年呂布乘先主之間
下邳陳先主妻子先主轉軍屯隨海西先主為
夫人敬客二千金銀貨物以助軍資軍士時困
相表字顯甫涿郡太守先主為平原相時表為
主簡選精銳得千餘人以配先主先主
主將適荊州遣先先與劍表相聞以父義為左軍將軍從事中郎
益州牧子拜為安漢將軍駐軍師將軍之右先主雖奄有益雖

翰翮非所長是以待之上賓之重未嘗有所統御然算謀優遠
無與為比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兄篤於縣里合部曲數百人為宗
荊州牧劉表令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為中
部將
廖化襄陽人前為關羽主簿羽敗屬吳孫權先主乃誅死時人
謂為信然因携持老母壹夜而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
大悅以化為督都太守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荊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歸先
主先主定江南使助楊府歸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務皆
平以勸為巴西太守
伊籍字機伯山陽人以依邑人鎮南將軍劉表先主之在荊州
籍常往來自託表卒遂隨先主南渡江從入益州
雍闓字永昭建寧人也至昭文將軍

李恢建寧人仕郡為督郵太守董和莫逆恢以州治僻在
自蜀薦恢攻討叛先主嘉其功績
詔先主馮於鄉先主為漢中王
柯宗與郡於鄉先主為漢中王
即尊號
胡濟字元偉義陽人初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
胡濟字元偉義陽人初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
守綿竹十四為門下督行留長與大帝北軍東征大
自蜀薦濟軍以綏為今當以長事任討黃權郡長大帝
都尉京口召將還為書詔是儀作計俱與軍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建興初為丞相諸葛亮主簿亮
持太妃在江都策還乂與太守陳留董襲等百人歸
襲授考襲於湖中襲乃與乂等俱見孫權權以為輔時吳郡
辛苦危難不避死亡親戚待之每與外事欽要於大將軍

大司馬即總未下平
張歆字子調避難江東孫策劉繇並委質為末議授時
陳武字子烈廬江松滋人孫策在舒武往赴謁因從渡江征
討有功拜別部司馬
朱治吳郡烏程人孫策東渡治與策相遇策甚奇之遂共交友
而孫策為袁術所逐屯於歷陽治往省焉策謂治曰今欲還
東家兵恐不相聽治曰下治乃使人於曲阿迎太妃及太夫人兄弟而以
供奉輔護為名太妃曰恩紀後安國將軍金印紫綬
吳範字文則會稽上虞人舉孝廉不就會大帝起於東南範妻身服事每有災祥輒推數言吉凶其所論多效遂以顯
名後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封都亭侯
晉裴秀為司空時初文帝本定嗣而屬景文景文陽侯以武帝嫡
不得立鄧艾曰人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言於文帝曰中
郎軍人逆睹武表知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由是遂子乃定

陸曄吳郡吳人祭孝廉陳永世為江二郡令皆不就元帝初鎮
江左辟為掾屬
顧榮吳國吳人永嘉初徵拜侍中行至彭城見禍難方作遂輕
舟而還元帝聞之遣使追榮榮以祭祀為重固不敢當時侍凡所論盡皆以
急焉為樂廣南州望士郡舉右職朝野甚推敬之
紀瞻為元帝安相軍諮祭酒及長安不守與王導俱入勸進著
有勳績去衛尉坐曠職免官後上復屢召不就
何無忌為太尉劉裕參軍裕將討桓玄無忌勸裕舉義勤王以
為己舉事則濟為難若立義則濟為易裕乃從之事平封豫寧縣公
高祖平京口謀泄將為玄所害無忌與劉毅等勸高祖舉義
玄至尋陽無忌與毅等率兵襲玄玄敗走高祖入據其城

為衆軍至玉石頽起石於是百司奔入衆皇恐定議南郡百司謁見
之以為不可州主曰吾昔聞何情謂直而言吾為主人豈可不
聽衆議東陽王以為若告南郡百姓以為百姓勿疑衆議
思百姓歸東陽王以為若告南郡百姓以為百姓勿疑衆議
歸天子不樂外出勸留太守王曰諸卿之言結本心可
也但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向清世君宗曰與吾相從以舊從平定城荼讎武皇軍事
拓拔軍軍事
國時為為相從軍中郎從政征司馬林之騎檢空之戰功
為為祖從征討謀軍事中郎從政征司馬林之騎檢空之戰功
我赫赫明日天下可無嗣不從公將死何有會用事已得
得郎退天乃止宋孝武為右衛將軍
三軍首為為破北府大司馬義陽王府公開後給鼓吹
府七百六十五　九

[illegible]高祖時謝晦在荊高祖已定[illegible]
[illegible]晦曰在荊高祖已定[illegible]
[illegible]晦曰在荊高祖已定[illegible]
[illegible]晦曰

荀伯丑字弄璋貫上同業舉王業未闕而招之而王不往太祖
練准陳伯玉師則結事為太祖征準刑獄繁重後至數百常坐
王玄謨任宋為征虜司馬遣拿太守訟收之難至數百人
太祖退驍後拿門生封寧禄之
劉俊任宋為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太祖霸業初建俊先致
誠節沈收之事起加輔國將軍
紙帳真為太祖參軍及太祖拜尚公已起自有場屋之
軒作難留真請帝史選吉辰尋帝祖之事帝帝曰無
致小狼狽此亦何足憚宅之狀轉齊國中書舍人
承制假以自余世尋帝為舍人假珍為直閤以通宣旨機密珍
假還青州尚帝有白馬駘人不可騎送與假珍珍參報上
百疋帝或謂假珍曰蕭公此馬不中騎送人假若可賜百匹太
亦多乎假珍曰蕭君豈受命應須人此駘若方求以易名
詔之當討錢物多久高帝輔政假珍內資未多徵為部官尚書

領前軍將軍次第四子晃出為梁州刺史或疑伐蜀不受代高帝
曰我布衣耕攘珍使推攘投鼓況在今日軍有異異發日
疑論不止帝乃遣軍主房異人領百騎進送宅部異人曰議者
諸攘珍珍有素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尔珍是其鄉里故遣珍
行非惟揣知亦以迎攘珍遂仍授梁州國右司馬及齊建領
士人人事為吕吏以慰珍為尔喜若使攘珍謂帝曰人皆貴新
旦蜀達故宜以吕換舊本
婁智伯與高祖結居少相友善皆出入高祖内室與婁皇成
五色因至帝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英豪並起
在君乎幸勿多言多言於是情好彌篤帝每有密事輒以告焉
及帝受禪位至梁泰二州刺史
九溪任齊為遊擊將軍鎮郢城遇梁
伯之迎昌祖伯之進口齊軍主陳伯山等以城降梁
不然人情如何皆思效計若不早圖恐當難舍伯之遂舉城降

璃從在高祖中
伏挺齊末舉兵討對梁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與於新林高祖
文之甚悅謂曰顏子少為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
蕭關文仕齊為雍州刺史蕭遥光外事高祖為遥光所疑
若假雍州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為望之所起義也關文歎賞
胄周弘仁遣田祖拔報命并獻銀鉢孔雀扇等梁王嘉
帥使仕齊為西陵戍主梁武帝踐祚第二州刺史以高祖起兵漢
中應義帝踐祚徵為護軍將軍
范雲仕齊為國子博士初梁高祖遥等陵王子良太昌開
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雲自邑率將仕城内果斬城
使雲衡命城降雲因留之頃衆命城降仍經城門開城同
心湖曾仕齊為游擊將軍高祖為雍州刺史曾先遣自結附敦
請帝臨其宅時大下方屯軍帝亦專加慰勞

江淹仕齊為驃騎參軍領記室王圖義師至新林淹服米百
高祖板為征東將軍府參軍掌記室
康絢仕齊為華山太守高祖起兵絢舉郡以應之監元徽封南
陽縣男
昌義之仕齊為鎮軍將軍義之國事高祖昌祖亦
厚遇之及起兵板為輔國將軍每戰必捷天監元年封永嘉縣
尋徵仕齊為太子詹事高祖為雍州刺史義之固事高祖昌祖亦
軍旌麾竟欲還京師民心遑駭未有所定義之固止之
曰陳虧稽時非急世子崔頠東據義之固止之
下百姓人情皆欲其二子留鎮於
叡率郡人伐竹為筏造道來赴有餘二千
甚悅初孔白他日見君之必定事
江革仕齊為儀曹郎中高祖入石頭革矣與大守
義至使革慶之等與郡丞蔡撙立成郡義與惟高祖深賞數之同今

異行敕同學書記
范曄字蔚宗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里至於終喪經
不迎喜親與親有西堂之舊見之甚悅
徐勉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貴之及王薨兵至京邑勉於
新林奉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及踐阼拜中書侍郎
蕭穎冑齊西中郎府參軍穎冑之弟也與高祖學義師穎冑自原
師出于廬陵諸軍前鋒退

盧文紹仕魏為范陽大守與高乾等兄弟共相影響屬高祖至信都文紹遣子慎遣秦臣陣誠高祖慕納之除安東將軍安州刺史

李元忠仕魏為趙郡大守值洛陽頓覆元忠弃官還家潛圖義舉會高祖舉義兵於信都元忠便自徒步以見高祖因進策備陳款深見嘉納時刺史尒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先聚兵於西山以為大軍相令擒羽生即令行移州事後加征南將軍武帝初納后即高祖之長女也封元忠興尚書令元忠致仕於晉陽高祖每於宴席論及勳舊因舉笏欣笑云此人過我起兵場白馬一足元忠戲謂高祖曰君不典侍中豈重天威逆義邪高祖答之曰逆義恐不盡忠止貴如此老翁不可遇事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指高祖謂南大使高祖亦笑其雅意深相嘉重焉

李景遷少雄武有膽力以任俠名聞及高祖舉義於信都景遷

赴於軍門高祖素聞其名引與坐元忠以舉兵於西山仰望大軍俱擁刺史尒朱羽生以助尒朱龍對將軍李慤仕魏為樂平太守未之郡洛京傾覆慤事所部西保石門山潛與州刺史劉靈助及高郎兄弟安州刺史廣曹等同心義舉助敗殺逐入西山高祖建義以書招慰慤奉書懼然將家人以赴高祖親迎之除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刺史賜尚書南道行臺大都督

竟陵任祐魏為濮州刺史景遷義兵起歸高祖從平鄴及破尒朱兆進爵為侯

暴誕殘忍魏孫恒平太守高昌高祖在信都高昌投闕而赴義從平四胡於韓陵除華州刺史及質拔岳拒命之高昌從高昌驎河上以擊大軍高祖深器其雄馬浮河而濟歸於高祖由是結揚州刺史高慎仕魏為光州刺史及凡朔死高乃州將歸高祖壓孝武帝刺青州斷其歸路慎聞行至晉陽高祖以為大行臺左丞

任延敬仕魏為鎮遠將軍太守從高祖建義於光祿大夫及斛斯椿等發徒追帝至河北敬延之以待當駕薛循義仕魏為引駕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高祖起義信都破四胡於韓陵遣循義從至晉陽以為南汾州刺史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六十六

總録部　一十六

樂附第二

後周趙連初姓杜字朝周魏末從清水公賀拔岳征討有功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軍中大擾趙貴議迎次岳兵衆未定宜回軍以安反迎明略過人一時之傑今日之事非此公不濟趙軍議是也連請輕騎告哀仍迎之諸將或欲南還賀拔勝或欲東告朝廷連又曰此皆遠水不救近火何足道哉員外是謂設定令達馳往太祖見連嘆哭問故連以實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及悅平加平東將軍太祖遂以數百騎南赴平涼引軍向高平及悅平加平東將軍冦洛初從賀拔岳征万俟醜奴為右軍督後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并其衆將討喪元帥雲洛於諸將之中最為舊將素為衆所信服乃收集將士走在復緯共相約束洛全衆而返既至原州衆感其義皆願為盟主統岳之衆洛與趙貴等議迎太祖後

重侍中

趙善初仕魏為行臺賀拔岳長史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善大諸將胡藏太祖乃從平悅

呂思礼為行臺賀拔岳所重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善與楊侯趙連迎太祖思礼授其謀及太祖總關西大都督以思礼為府長史

梁禦為鎮西將軍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翊戴太祖

若干惠為中軍將軍從賀拔岳西征万俟醜奴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惠與諸將翊戴太祖乃從平悅後至司空

侯莫陳崇為賀拔岳行軍司馬從賀拔岳西征万俟醜奴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崇與趙貴等為岳報讐乃與諸將議討悅破之後至鄜州刺史

梁禦初從賀拔岳西征万俟醜奴及岳為侯莫陳悅所害禦與趙貴等為岳報讐乃與諸將議討悅破之後至鄜州刺史

王德字夫慰從賀拔岳平隴右為龍驤將軍岳為侯莫陳悅所害德與諸將定議迎太祖從平悅後至涇州刺史

裴果字元昭仕魏大昌中為陽平郡丞太祖督使齊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後為都督復州刺史

中敬初仕東魏為太尉府行參軍孝武西遷敬初獨以兵離未已遂間行入關乱大祖與語奇之為之於賀拔岳前稱侍引為冦容大祖與敬記室參軍每事信委之乃為大行臺郎中

王羆初為後魏東騎大將軍涇州刺史及之部統兵為勤王之舉請羆助命遂為大都督鎮華州

梁越引納賢庶以為爪牙之任太祖常以所著鐵甲賜越云天下兵元暨將此甲示孫也後為兵部刺史

郇珽字元明安定為民人少温恭見稱州里太祖之迎孝武珽

次雍州所以三輔望族上謂太祖見珽容貌環偉深器異之引授右府長兵參軍

周惠達自太祖在靈州即附於我太祖為丞相府司馬奚斤反太祖尚為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惠達為行臺左丞留鎮雍州惠達為政任法為翻孝武詔太祖尚馬駒良公惠達為長史使洛陽奉迎至二岡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見太祖常以事宜惠達自皆同上意乘輿播越洛陽荒廢宮室悉仰取給於人惠達乃共成功業以恭儉節用為先每有營造必度其財力而為之故得富貴之事非此歟守但以一二十之遊寸則志願畢矣

王思政自為魏丞相中軍大將軍思政雖被任委自非以相府之舊恩太祖皆推心而安之太祖曾在同州為羣公設會集出綿對及錢綾絹數段命諸將博簺為之物既盡太祖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隨擲以先得處者即與之群公將畢太祖得者次至思政乃

敏容貌生而有異日王思政將歸明安幸相國之遇方鎮尽心公命之報知已若此誠為難遇勇若內懷不平色將亦豈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我身以謝前事能氣傳此一生忘報仇所佩刀擲於陳上開帝聞之比太祖止之已擲為屬矣徐乃拜而受自此之後太祖寄遇更深

轉騎將軍

郎初為信開府從軍中敕信出鎮隴右因為秦州刺史以與為二府同馬雖數元傑不綜府事唯長信誓而已因使見太祖被留為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封武陽縣男邑二百戶

隋建仲方年十五歲後周大祖請子同就學時高祖所在其中由是與高祖狎敬密後以明經累遷為內史侯伯下士仲方亦歸心焉高祖為丞相與仲方相見握手拉雖仲方亦歸心焉其後

受命高祖從之後至大帝崩嗣位皆為太守

龍見仁周為衛王直侍時高祖出為亳州刺史路經襄陽謁王令見高祖見龍有異相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見迎見高祖送襄邑高祖笑謂曰高祖曰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希勉不忘高祖笑曰何至言也須之有雄雉鳴於鼎高祖命見對之曰中則有貴徵當重之日指以為驗見既射而中高祖總掌大策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也因以妻賜之高祖為定州總管屢相往來俄而高祖轉亳州刺史皆行造並不改易公私自高祖少武代稱兵之際今若動衆天下不足圖也高祖握見手曰時未可也及為高祖揚州總管長史見同行既而高祖為丞相總兵開府命皆在其急徵作

尉遲恭仕周為大將軍以兵鎮常山時高祖為定州總管宗知高祖親任甚厚自結納高祖甚神待之及高祖丞相府

掾作亂衆以宗族入敬以攻自內於徽遣使請非高祖一書慰諭之即令馳驛入朝常聲左右盧賁仕周為司武上士時高祖為大司武賁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為丞相開府及高祖初被顧托群情未一乃引賁置於左右高祖將不知所去高祖遣令賁部一仗備因召公卿而謂曰欲永富貴者當相隨來徙性偶語欲有謀之不去眼目此之謂者遂知出宮門至東宮門者相不內顧至虎賁將軍

郎茂仕周為陳州戶曹參軍高祖為亳州總管府而從之命掌書記時周武帝為宇文護所制茂曰人主之所為也臧天地也乃坐自結納高祖禮之後還京為州主簿高祖為丞相以書召之言及時事甚悅後至洛陽宮留守

李穆字北岳隴西狄道人父賀都上士謂見高祖有英傑之姿及高祖為丞相深見親待後至洛書侍御史為通州刺史

郭衍仕周為司水大夫以尚高祖相親伸情契隆歡嘗與高祖夜坐月下因劃地畫棋玄夏衍於手周旋甚盡歡其代之宗深自結納十餘年高祖感其旨意每厚賜之

梁士彥仕周為大將軍與高祖有舊高祖每加禮敬士彥亦盡心事之高祖為丞相士彥為相府司錄參軍事

崔彥穆仕周為大將軍與高祖有舊高祖每加禮敬士彥亦盡心事之高祖為丞相士彥為相府司錄參軍事

崔彥穆仕周為大將軍與高祖有舊高祖每加禮敬士彥亦盡心事之高祖為丞相士彥為相府司錄參軍事

李權成仕周爲民部中大夫妻賀氏早沒知高祖有非常之表遂將高祖許爲繼室情兄甚獻父向祖令以年稚上大將軍遷司武上大夫爵以心膂陳氏河東信氏人高祖爲胥國公引爲客依遇待與至周通等每令與宗族共學未嘗有間言高祖善之後遷上士奏以心膂及受禪授給事黃門侍郎

薛椿論事黃門侍郎長孫平仕周爲小司寇高祖龍潛時與平情好款洽及高祖承相恩禮稱厚後至太常卿判吏部尚書事

李德林仕周爲御正下大夫高祖初受顧命令邗國公楊堅讀德林曰朝廷孤幼令總文武事經國任重非群才輔佐無以克成大業今欲與公共事公以爲何如德林答云德林雖庸陋微誠亦有所在若由相提攜必望以死奉公高祖大悅即召與語劉昉鄭譯初矯詔召高祖受顧命補小宰總知內外兵事諸衛既集勿復高祖即譯及高熲宇文

譯曰德林可馬劉昉又求小宗伯李穆祖私問德林曰欲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內外諸軍事不爾無以鎮衆心及發喪便即依此以譯為相府長史內史上大夫即位為相府司馬譯助由是不平以德林為丞相府屬加儀同大將軍未幾而三方亂起授兵略皆與之參詳後為內史令

張奫仕周為儀同高祖為丞相嘗深自推結高祖以其有幹用甚親遇之及受禪高祖為相劉昉鄭譯引為相府司馬

趙煚仕周為東京小宗伯洛陽高祖為相劉昉鄭譯引為相府司馬消難性謹慎甚來於宗知之密白高祖是深見親委宗室諸王皆分鎮要地勳重者才任周為司空高祖為丞相引為相府司馬同日共事高祖受禪進爵為公消難微識其旨深自結納高祖以其有幹用

薛胄仕周為內史上士高祖為丞相引為相府司馬胄以高祖有非常之表深自推結及受禪進爵為公

高熲仕周為給事中高祖為丞相引為相府司馬熲以高祖有非常之表深自推結及受禪進爵為公

進位上柱國數年出除原州總管長孫儉還不待公職初高祖潛時嘗從容與儉言及天下事帝謂儉曰天實無貳卿勉之儉回首視帝目帝視其相殺意亦不及加以法令擊斬訖然色不變觀之殆將不久又謂諸侯曰卿等今欲開皇帝根本之計羽翮既翦則能久保富貴乎若輕忧國家有變望風而動亂階於是生矣卿等宜盡心於王勿懷二志儉司馬消難及子崇基在周俱尚公主消難每與高祖同席飲酒高祖嘗從容謂消難曰公家事我當作主公勿以為慮消難曰公若不負國家誠如明誓若其不然願賜誅戮高祖笑而不答

自寬江南耳南人謂北人為島夷島夷者言其如鳥隨時遷徙不常居處也

人所深忌不足為慮未幾消難果舉兵反高祖遣梁士彥韋洸等討之消難敗走入陳

歐陽紇為湘州刺史高祖受禪紇舉兵反高祖遣大將軍韋洸等討之紇敗走入陳

周法尚為淮南行臺尚書左僕射高祖受禪法尚舉兵反高祖遣大將軍韓擒虎等討之法尚敗走入陳

王謙為益州總管高祖為丞相謙迴作亂遣大將軍韋孝寬等討之謙

聖　君妙出著龜驗一人之夢有徵兆天下之心無不歸向　興運開端昭
寶契寔啓帝圖文大悅下詔曰昔之賢哲或生異表參差有代不可一概
超衆而不齒於時或降神而已在於世或言之鑿枘自己而合於人或
遂成實録昌之先知稽諸明可信也朕言之鑿枘自己而合於人或
乃志淵表誠感至親嘉尚懿德每加優禮
楊素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及高祖為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
器之以妻為河州刺史
元景山仕周為亳州總管高祖為丞相尉迥稱兵作亂景山剋
史守支持與迥相連謀欲以亳州應迥高祖遣使徵景山景山拒使
府高祖進位上大將軍
李穆仕周為大左輔攝冢宰高祖作相尉迥之亂也遣使招穆穆
鑠其使乃書穆子十餘紙以報所若天下精兵都聚勸穆反
穆深把之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高祖三天子之服也李渾穆第
十四子仕周為大將軍襲爵永康公尉迥及於

河州諸軍事鎮枹罕時仕布頑心狀遣人齎金帛入京師賄於高祖曰
願效死命以圖安天下也高祖大悅又遣渾弟寔宣所以述
稱意焉
柳昂仕周為大內史及開府高祖為丞相深自結納高祖大
悅之以為大宗伯昂受拜之日遂得偏侍不能謂事高祖受禪
昂亦竭心盡節上開府儀同三司
李安世仕周為相州刺史及

字文士及仕隋爲尚書奉御時高祖爲殿内少監士及深自綢
繆及隨元化入至蔡陽高祖子劭之士及亦潛遣家僮間道
馳長安中云父圖使貢金環高祖大悅謂侍臣曰我與士
及承經共事今果如此化及至毀縣兵威日盛士
及勸之西歸及宇文述等率兵來討化及敗績士及乃與封倫求於
軍權倾而化及爲竇建德所滅士及乃與封倫等來
降高祖數之曰汝兄弟親恩厚汝何忍自負士及曰天下
大亂非臣兄弟所能獨存若
使臣兄弟不降高祖之卒爲人所殺自取滅亡之咎尚
得我父子且背恩忘義何以事人高祖嘉其言而釋之
授内史侍郎封鄫國公

唐陳叔達爲内史侍郎高祖於太原留守倚重太宗
周密恢弘遠略以隋室昏亂天下可圖太宗以白高祖乃詔入
密勸舉義對曰明公用龍庭李氏又在圖牒天下屬望非是
一朝一夕開府庫鴻愛你共招我欲收疏趙長驅齊河據有秦
雍海内之權指掌可取願早圖之高祖深以爲然
太宗復勸高祖宜順群心則帝王之業於是乎在高祖
乃與太宗及晉陽令劉文靜謀於太原文靜歸報突厥
可汗始畢許以兵馬高祖大悅遂舉兵西向

心以定靜可與語遂入蒙所看之文靜大喜而歸賀亦勸太宗
有非常之意因教以天下大亂非有高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太宗知其意潛相感動報之曰勿安知無高武高光之才不能定也
靜泣而謝曰人知郎君乃龍潛也今觀時事如此正是隋帝
殺害忠良之秋郎君以聖明之道此乃生人有息肩之望文靜
知舉兵之事所以深相委託太宗曰今天下人情未安大計
時事如此知君若可與言故來與君圖舉大計君能如此深
謀遠慮志誠大佳可善其事文靜曰今李密長圍洛邑王
世充鴟張淮南大盜連州郡小盜四山擇者以千數突但須真主
驅駕取之就能應之順人衆旗大呼則四海不足定也今并州
百姓輕盜賊者入此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朝喻集立
此可數萬人舉以所領之兵復百數萬一舌出口誰敢不從衆
虎入關號令天下不盈半歲帝業可成帝矣因磨舌善合人意
於是密著籌策陰圖起義計議既定彼城留守高祖處分

不能決獨發之又與文靜為高祖畫取西京計謀所決沉密者以之
見高祖屢次奏說引義交於太宗得通誠款
及高祖被拘太宗又遣文靜共說進說曰易稱知幾其神乎今
精銳皆盡之中府庫盈積以給軍事可立大功開中天府定三
秦如固拱手而有之矣高祖從其言西入以圖大事何分狗於
兵會高祖得釋而止乃命文靜潛結豪士以為内應文靜等協議則日舉
數部人二十已上五十已下悉為兵以授其將集於郡門以備不虞
由是人情大悅皆思効命者益衆文靜又招募亡命及山東流
物以供留守資用屢有獻馬及兵甲以助軍實高祖大悅
厚禮慰接之尋為大將軍府長史
唐裴仁基為隋河内太守與虎牢郡丞王辯同守汜水城
仁基子行儼為東都武牙郎將時在東都宿衛煬帝
以李密屯兵洛口遣行儼率兵擊之行儼為密所敗
密遂進逼東都仁基與辯率兵拒戰又為密所敗仁基
與辯棄城而走保河陽城

爲恩信從平宋老生破京城時隱太子爲左領大都督高祖入京爲長史累遷光祿大夫封安國縣公武德初拜太子右虞候率于百僚仕隋爲右翊衛旅賁之舉仗衛歸順授飄請大夫盧赤松隋末爲司東令與高祖有舊開義師至霍邑義縣即將行軍歷位率更令封范陽郡公

盧士叡高祖與之有舊及義兵起士叡率數百人謁高祖於汾陽令其兄子師洛謂曰師洛華族時歸附又與劉弘基隋將

秦瓊和洪欽馬殷果於右光祿大夫

竇抗與高祖以相親仲勇之友也高祖統兵龍右言於高祖曰主感神爲發機矣李氏當膺圖録可見機而作也高祖不許隋末令於靈武迴長城倡盜及聞高祖定京師抗對衆而泣曰此吾家妹婿也豈違有大度真撥亂之主矣因歸長安後至左武候大將軍卒贈鷹揚郡開國公

留守政原引爲大蒙任寄義師起拜銀青光祿大夫歷大將

竇女曹參軍封高陽縣公

竇威仕隋爲度揚郡將留守臨汾高祖義旗建舉所部來降授銀青光祿大夫

姜雲字行本父謇從起太原官至秦瓘二州刺史雄自幼聰令恭勤力學以典籍從後歷通事舍人尚書水部二曹郎中封高陽男

温大雅仕隋爲長安縣尉以父憂去職後以天下方亂不求仕進及義兵起高祖引爲記室參軍專掌文翰禪代之際皆大雅

參定朝儀後至禮部尚書

柏孝基隋末爲郡縣長有能名及義兵起歷大將軍府騎曹參軍從平京城累以軍功加位至上柱國

殷倫仕隋爲左親衛隋末子見而悅之妻以琅邪長公主令倫

祖之舊勞數駕幸其宅聞倫吹之音視之無所覩編簡生曰聞蜀藏李氏當正今於掌內有此符祥必兩家應籙之徵也及義兵西邁倫

孫藍田聚結兵馬得萬餘人迎接大軍拜金紫光祿大夫領親信左右從平京城封龍門郡公

虎仁弘仕隋爲武勇郎將高祖起義軍以蒲坂仁弘招撫河東得二十餘城與郡將高君雅銀青光祿大夫

長孫順德隋末爲左衛郎將義旅入關效率子弟以新豐縣來迎高祖大悅授銀青光祿大夫拜上柱國

高甑生隋末爲右武侯大夫舉部上柱國

元弘嗣隋末爲右武侯及義師濟河執留以戰功累加上柱國秦王府車騎將軍

魏師古仕隋爲襄州安養尉坐事免歸長安家貧以教授自業及高祖義兵入關師古於長春宮上謁授朝請大夫從平京城

楊恭仁文帝後至祕書監引文儒學士

崔善爲隋末爲虞鄉令高祖義兵入關以縣來降授丞相府主簿及受禪遷黃門侍郎新孝證仕隋朝邑縣法曹及義兵濟河以

龍敏隋末爲資儲副監東曹掾去官歸于家及義兵入關執留子錄入迎於同州高祖見之大悅降席起迎握手數笑當場後厚加光祿大夫

孫華隋末坐事逃歸山賊郭伏願侵掠鴈門又義師起高祖引華數將初輕之及與語大悅授以偏將隨討薛舉破白瓦賊又與劉弘基擊劉武周於雀鼠谷大敗之進位上柱國

也四拜爲光祿大夫前軍總管

常何隋末爲隴州刺史爲降人作住處所執擒城中二千人叛入薛仁果果遣性猜忌殺諸降人何獨以能任使及家屬得免及仁果敗遂性從征伐累遷左屯衛將軍

令人閻毘以求及遣奉見高祖大悅因蒙任使屢有軍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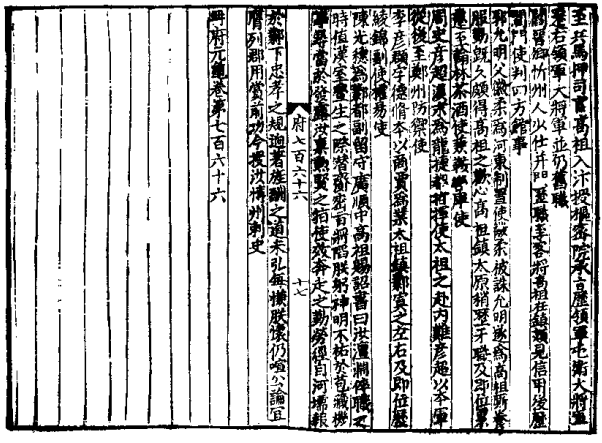
梁朱珍徐州蕭人本姓朱氏祖父以珍事唐李神通會武牧孫郡李綱王威等八十餘人以中消從權堅圍城所向盡定後

貴嫉任鎮州幕府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即尊位文禮遣使至魏都勸進以留鎮遥控河朔欲假王命以威鄰境莊宗即位授鴻臚少卿

令宴同列奉觴歌舞以申歡醉莊宗以鎔父友曲加敬禮為之聲歌鄙褻報之甚厚莊宗為四十六男中歡狎尤甚每與之同席連榻飲博為戲或時盛怒拂衣而起鎔必隨之登榻抱持以解之或妻妾子弟入謁莊宗亦必延接之其相與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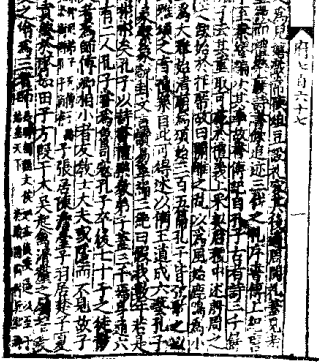
孔循同光末為樞密使莊宗入魏分六軍以留鄴都循為魏博都指揮使及莊宗崩循與都虞候李嚴等謀以魏博六州之地歸命於契丹嚴知其謀先殺之循遂舉兵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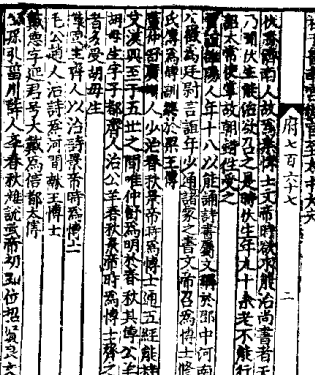
晉高祖鎮太原時以趙在禮為副留守高祖自北而至從容謂在禮曰河陽控扼洛汴之衝為國重鎮非公不可以居公宜為我守之在禮即日就道



至兵馬押司官高祖入汴授權齊陵承旨歷領軍七衛大將軍
憲右領軍大將軍並仍舊職
歸鄉邑竹州人以仕并四至參將高祖鎮河見悟甲優歷
門使判四方館事
郭允明父徽柔為河東制置使徽柔被誅允明逃竄
服勤與久頗得高祖之歡心高祖鎮太原補牙將久之位累
遷至衛林左廂校兼義寧庫使
周史彥超漢末為龍捷都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超以本軍
從後至鄭州防禦使
李彥頵字德儉本以商賈為業太祖鎮鄴宮之左右及即位歷
綾錦副使權易使
陳光穗為鄴都副留守廣順中高祖嘉詔曰洪澤淵停職又
時恆藻奎靈生之際睿哲聰明不拘於苟藏機
軍幕當於發蘊英鄴賢之府性效奔走之勤勞擬自河塘轄

於鄉下忠孝之規迴著旌酬之道未弘無懷厥保仍命公論宜
膺列郡用賞前功今授汝博州刺史





時孔氏六代以賢良徵為博士
初穿十年八月己酉有後秋切見武帝詔諸侯王舉宗子賢以上
奉其祭祀及聞萬石君以孝謹聞乃從容問諸子孫皆以次對
至慶慶最鈍口訥於辭上曰慶無恙矣大夫吾立為太子太傅
通明經術可以為師乃拜慶為太子中庶子
馬對王通詩以父侯為太子中庶子
漢書以通經為務而已郎中令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故天地
順而四時至仁義立而萬物成其在詩書禮樂射御之謂
六藝六藝者治之本也朕夙興夜寐嘉唐虞之象鄉三代之
隆六藝之科其興焉
漢書以六藝為科
元光元年冬十月詔曰古之治天下至周文武而行大備
其令禮官勸學興道崇藝造士以上參先聖之統
漢書以崇藝為務
二年冬十月詔曰朕聞昔者帝王躬行道德以風天下
是以海內興於仁義黎民鄉於上德其令二千石舉孝廉
各一人
漢書以舉孝廉為務

漢文帝時公孫弘為博士
漢書以博士為官
弘學春秋雜說為博士
漢書以學春秋為務
元朔五年春正月詔曰古之立教小學以成其德大學以
通其道是以情性不離於中而教化光於四海今之教者
則不然網羅文辭以為聲譽釋經術之士而不問行誼之
高下論以定之是以背大體而好小節怵於勢利而邪正
不分夫欲興禮樂以風百姓其道無由朕甚閔焉其議所
以興太學之意
漢書以興太學為務
元朔五年公孫弘為丞相
漢書以丞相為官
弘為人恢奇多聞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年中四遷至宰相
漢書以緣飾儒術為務
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禍
漢書以意忌為務
弘奉公節儉故為布被脫粟之食
漢書以節儉為務
元朔五年公孫弘卒
漢書以卒為官
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漢書以封侯為務
元狩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不與焉不能教
不勸焉不能治朕既不明於治教間者連年不登流民未
能復農其令太常議所以振貸之
漢書以振貸為務
元狩六年春三月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倫之
道士為首故興滅繼絕褒德賢能所以昭大化也今以
冠軍侯去病之微躬能誅獲單于之率師扞北邊之難
漢書以誅獲為務
功冠三軍而未有列地之賞朕甚憐之其以千戶封去病
漢書以封侯為務
元狩六年公孫弘卒
漢書以卒為官
弘為人恭儉下士奉祿以故人皆樂為用
漢書以恭儉為務
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禍
漢書以意忌為務
弘奉公節儉故為布被脫粟之食
漢書以節儉為務
元狩六年公孫弘卒
漢書以卒為官
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漢書以封侯為務

元鼎二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故天地
順而四時至仁義立而萬物成其在詩書禮樂射御之謂
六藝六藝者治之本也朕夙興夜寐嘉唐虞之象鄉三代之
隆六藝之科其興焉
漢書以六藝為科
元光元年冬十月詔曰古之治天下至周文武而行大備
其令禮官勸學興道崇藝造士以上參先聖之統
漢書以崇藝為務
二年冬十月詔曰朕聞昔者帝王躬行道德以風天下
是以海內興於仁義黎民鄉於上德其令二千石舉孝廉
各一人
漢書以舉孝廉為務
元朔五年春正月詔曰古之立教小學以成其德大學以
通其道是以情性不離於中而教化光於四海今之教者
則不然網羅文辭以為聲譽釋經術之士而不問行誼之
高下論以定之是以背大體而好小節怵於勢利而邪正
不分夫欲興禮樂以風百姓其道無由朕甚閔焉其議所
以興太學之意
漢書以興太學為務
元朔五年公孫弘為丞相
漢書以丞相為官
弘為人恢奇多聞緣飾以儒術上說之一年中四遷至宰相
漢書以緣飾儒術為務
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郤雖陽與善後竟報其
禍
漢書以意忌為務
弘奉公節儉故為布被脫粟之食
漢書以節儉為務
元狩六年公孫弘卒
漢書以卒為官
弘為丞相封平津侯
漢書以封侯為務

府元龜　卷七六七　總錄部　儒學

公孫弘　谷永　於經書說為派陸與杜欽杜鄴略學不能深究好劉向父子及楊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為精位至大司農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少學長安學於博士治尚書春秋為郡文學補南昌尉

楊雄字子雲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博覽多所不見

倪寬皇侃字子正東萊掖人元帝時為長安令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春秋極論法辯為通儒

賈逵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及古文尚書於塗惲受毛詩逵復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桓譚博學多通徧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及揚雄問疑析理

張玄字君夏敦煌人習春秋顏氏兼通數家法建武初為明經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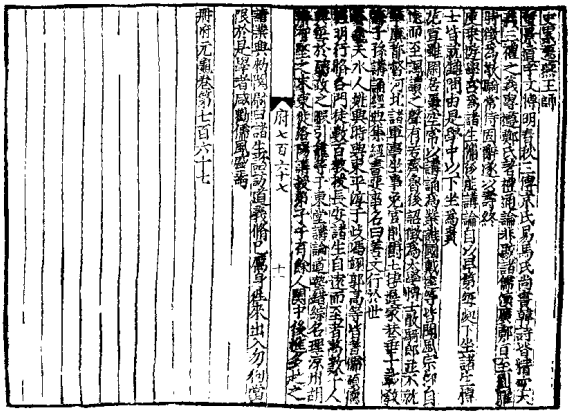
門下　侯子道　公羊嚴氏春秋學　後漢書曰侯包字君山東海人少習歐陽尚書不仕王莽世建武初徵詣博士

李長字君伯少好學建武初詔問尚書大義對曰臣聞堯舜之道在於知人故皋陶稱之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觀東京　宋弘持節拜博士

觀東京　宋弘持節拜博士

觀東京　宋弘持節拜博士



爲王孫也此
劉芳字希逸敏而精緻義長于學字相代雅有父風頗好文
位三太常卿
徐遵明字子判華陰人師事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後於定
王聰聞而徵爲至而卒遵
宋翼小隸字子遜少好學經史兼習心禮儀天保初除
子博士
馬敬德鄭中山安喜人少從李寶受業其師事訓詁之法
功通解尤明禮傳後周郡王冠軍武陵王紘並從受業
郡崎字二峻柯聞人少好學能讀禮傳講禮略通大
禮左氏春秋天保初郡舉孝廉授四門博士
馬約盧河聞人少好儒術兼通天文儒俗遵明學詩禮略通大
義而不能精深著書傳於世約子翊亦傳其業
寇儁魏郡貴鄉人博通經史尤明禮傳著禮傳講疏行於世
李玄恭字寶鼎敦煌人父慶安州刺史裏少聰敏有志力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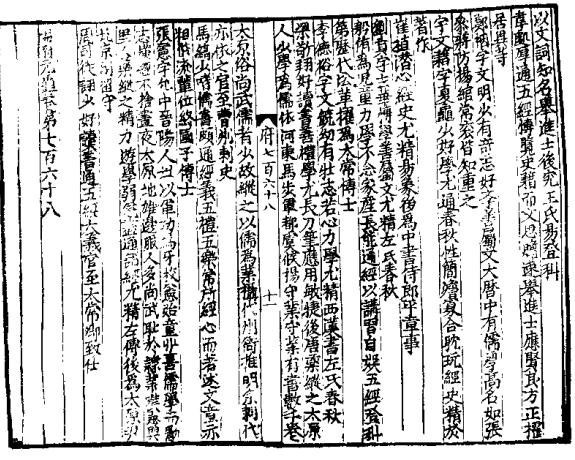
其門
則能通其旨趣如多寫古書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祖子昇父原平並有
學行收生彼常至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李玄恭字寶鼎敦煌人父慶安州刺史裏少聰敏有志力受
其門
則能通其旨趣如多寫古書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祖子昇父原平並有
學行收生彼常至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李玄恭字寶鼎敦煌人父慶安州刺史裏少聰敏有志力受
其門
則能通其旨趣如多寫古書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祖子昇父原平並有
學行收生彼常至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李玄恭字寶鼎敦煌人父慶安州刺史裏少聰敏有志力受
其門
則能通其旨趣如多寫古書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祖子昇父原平並有
學行收生彼常至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李玄恭字寶鼎敦煌人父慶安州刺史裏少聰敏有志力受
其門
則能通其旨趣如多寫古書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魏收字伯起小字佛助鉅鹿下曲陽人祖子昇父原平並有
學行收生彼常至數百卷超聞能言經者多出

萬計求郡陽王恢之孫性篤學詩書春秋禮記並通大義尤精
[illegible]
馬大守字榮伯武安人少好學從師數十年晝夜不息尤明三禮
爲[illegible]者所宗開皇初徵拜山東義學之士光與張仲讓孔龍
[illegible]張黑奴劉祖仁等俱至並授太學博士時人謂爲六儒
然榮伯講對精徹範朝廷不之敬也出東三禮學者自榮伯至後
惟宗元一人舉楊伯曠好讀易義太平公問望何用鄭玄王
子雍周公孔子之微有疑者共所折衷義皆先儒之旨而思玄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初不之禮或逢衆怒不能出已之右於是諸儒皆出其門
義理度容卻之顏逢因歎曰學到留不可強家以教授爲務
吳人從學者數百人或終不一見後更觀子史
晉穆帝永和中范汪爲豫州刺史汪氏門傳業多優以
學行著稱
宋武帝永初三年詔曰學立師儒訓成才彥自頃以來
多違斯本雖開館以延生而進德之方未廣設官以
置學而獎勸之術蓋闕今可依元嘉故事開建學館
總集生徒其國子學可置生二百人太學一百人
四門學二百人並簡取五品以下及庶人之有志業
者若貴遊子弟不欲就學者聽不在此例
文帝元嘉十五年立玄史學置生十人
十九年立儒學置生百人
二十五年立玄學置生五十人
二十七年立總明觀以集學士
孝武帝大明二年詔曰建學興教實隆治本頃庠教
未敷化道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明帝泰始六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後廢帝元徽元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齊高帝建元元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武帝永明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陳武帝永定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煬帝大業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素最通禮州里號爲儒宗人與弟顗俱事博士皇甫謐謐
之曾稱吾家有二龍焉其後顗子孫皆有名位
晉穆帝永和中范汪爲豫州刺史汪氏門傳業多優以
學行著稱
宋武帝永初三年詔曰學立師儒訓成才彥自頃以來
多違斯本雖開館以延生而進德之方未廣設官以
置學而獎勸之術蓋闕今可依元嘉故事開建學館
總集生徒其國子學可置生二百人太學一百人
四門學二百人並簡取五品以下及庶人之有志業
者若貴遊子弟不欲就學者聽不在此例
文帝元嘉十五年立玄史學置生十人
十九年立儒學置生百人
二十五年立玄學置生五十人
二十七年立總明觀以集學士
孝武帝大明二年詔曰建學興教實隆治本頃庠教
未敷化道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明帝泰始六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後廢帝元徽元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齊高帝建元元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武帝永明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梁武帝天監四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陳武帝永定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北齊文宣帝天保二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煬帝大業三年詔曰頃風俗彫弊禮義陵遲庠教
不興學業多闕其令州郡縣並置學生郡滿二百人
縣滿百人若好學者雖不滿數亦聽開學其有才
堪講授者隨宜精簡以時奏聞



以文詞知名舉進士後究五代易益科
尊禮厚遇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敏速舉進士應賢良方正擢
居其首
鄭愚字文明少有志好文學尤精於詩賦大曆中有儒學稱名如張
參韓汾楊綰常袞皆知重之
字文藏字夏龜少好學尤通春秋性簡儉貧合躬玩經史精於
著作
崔沿沉靜少言好史尤精易筮後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徐寅字昭夢善屬文尤精左氏春秋
劉侍為鬼重力學不倦家產長物通經以講習自樂五經登科
第歷代松革權為太常博士
李燕裕字文統初有壯志若以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李渤裕字文饒初有壯志若以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梁肅翔好讀書善屬文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後周梁纘之太原
人少學於鄉休河東馬步軍都虞候楊守素守素有書數千卷

太宗好尚武儒有少故纘之以備為業擢仕州縣明於刑代
亦依之官至曹州刺史
馬縞少嗜儒書頗通經義五禮五樂常行經心而著述之意示
相依和謹位終國子博士
張參字元中晉陽人也以篤行為宇文愷所重愷每有著述必
令參讀之愷嘗夜不寐參讀之精力遊倦參讀愈勤愷
甚重之
韓愈字退之昌黎人也以雄辯聞天下貞元八年登進士第
博學弘詞連中三選授監察御史
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也少精敏六歲能屬文及長博觀羣
書尤精於易
劉禹錫字夢得中山人也貞元九年擢進士第又登博學宏
詞科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也貞元十六年登進士第又登書判
拔萃科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貞元九年明經及第又登才識兼茂
明於體用科
李絳字深之趙郡人也貞元十二年登進士第又登賢良方
正科
李德裕字文饒初有壯志若以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李渤裕字文饒初有壯志若以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梁肅翔好讀書善屬文學尤長刀筆應用敏捷後周梁纘之太原
人少學於鄉休河東馬步軍都虞候楊守素守素有書數千卷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六十九

總録部　一十七

自述

夫機之發動演微詞立誠蓋需者之至葉君子之感德者也然則
道有污隆時有險易志之所適用或未周則必垂訓成謀固文
見意而用形數述旨徒紛哉故懼日述者之謂明其是之謂也兩
觀而下觀用王觀游機之動觀其所託理以寄其旨幾之變以
揚其已觸類而長馳思無窮者之一備可得而覽也

漢東方朔武帝時為太中大夫又為侍郎上書陳農戰彊國之計
因自公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答寧商數轉非之語也指意
放蕩慢諧數萬言終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己用位卑
以自敘論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當高帝之主而
都卿相之位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
及後世令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

禮好樂頌道之於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
辯智矣然乘力盡忠竭節昭帝謚曰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
執戟意者尚有遺行恥同朋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
曷終身窮困而自托於此也

時也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
權相禽以兵幷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據之士為之用說
說行合則大者為君小者為卿今天下一統海內為郡縣天子
之威不加而外有廣夷之澤及海千餘里舉公卿之尊
則不然雖帝堯復生於上猶不能以教化下民舜禹復
起於後猶不能以德報怨孔子墨翟不容於魯孟軻困於梁
則不然雖帝堯復生於上猶不能以教化下民舜禹復
起於後猶不能以德報怨孔子墨翟不容於魯孟軻困於梁
則不然雖帝堯復生於上猶不能以教化下民舜禹復
起於後猶不能以德報怨孔子墨翟不容於魯孟軻困於梁

曰脅異量奪雖欲安可不務修身乎哉詩云敬鑄子莫鑄鄰子
外鶩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宗能脩身何患不榮大公顯行仁義
七十有二乃說用於文武得信厥說故能成王業封泰山而
禪梁父而不絕戾士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翰飛戾
辟若鴻鵠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災而輔其惡也天之
人之惡災而輔其惡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
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苟子之
不疑何恤人之言哉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蓋有所
蔽明蔽聰蔽智蔽賢蔽善蔽惡蔽聖人蔽心蔽目蔽耳所以蔽
之者一也蔽明者昧蔽聰者壅蔽智者惑蔽賢者妒蔽善者
諱蔽惡者飾蔽聖者愚蔽心者亂蔽目者盲蔽耳者聾此十
蔽者人之所有所不聞與王德救小過無求備故人之義也
細故棄大利利不可棄小過不可蔽大美大美不可掩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而慶之使自索之則敏且廣矣今

聖之與士無然無徒窮於獨居隱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若鑿枘之合方齊其能之不可以相為也故聖人不強人以
天下知和平義務揚少依固其宜也故士有疑於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
之任李斯翳公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謂其時也子又
何怪之邪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則兕觥其觩旨酒思柔
通其意也其大理設其大辭發其大義而已矣譬猶則
孤豚之唼虎蜂蠆之螫人跖蹠之噬腓也今以天下之大有
其不如權衡者必不知於大道也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有口辯訥於言而敏於思清靜
無為少好學不為章句訓詁大略通其意而已博覽無所不
見以為經莫大於易而玄以擬之太玄準易而作焉以為
事莫大於禁惡而法以修之法言準論語而作焉以為
言莫要於指事而箴以明之箴莫善於儀制而銘以著之
銘莫美於頌德而頌以表之頌莫高於讚揚而讚以助之
凡此皆所以入道之門而為之梯也

上尊人君不榮父母折人之主僑人之臣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鼻黼衣其背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鼻黼衣其背或之世則不肖之甚也今子幸得備下陳之列而不能建忠信之謀納奇策以匡救國家之危難拯黎庶之困窮而欲苟容曲從阿意順指以說人主之心非所以爲子也且子之先人以清白之節聞於當世子亦宜砥礪名行以顯揚父母之遺烈今子不務此而反事邪佞之人以求親媚於君非所以爲孝也子其勉之無貽後悔

東萊一尉地不滿百里戶不滿萬人而縣有三丞尉之職分掌其事是以政煩而民擾也今以四分五割並爲戰國之時則縣有數十丞尉之官足以布滿城郭滿市滿朝滿車滿道滿野人民衆多雖有十倍之地猶不能容也

府元龜　卷六十九　三

士之貧賤者固失士者貧賤輔翼賢明啓導人主士之貧賤者固失士者貧賤輔翼賢明啓導人主士之貧賤者固失士者貧賤輔翼賢明啓導人主

[illegible]果發於南山[illegible]公孫劍[illegible]於公[illegible]
[illegible]劍[illegible]西[illegible]劍[illegible]於公[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孔丘不懲墨突不黔由此言之聖賢者昔人之上務有作者前
列之錄事而後之學者所以觀其興廢之源浮
英華溯流而探其本則六藝之文舊矣
卒不棄擲首尾翻鱗振拔雲霓
騰風鼓鬣使自致於青雲之上無所藉
侍樂枕經籍者好賦衛門閑居也閑閑
下無所根蝸意摩中宵之外就思於衾裯之內潛神默記常
以年歲不與人期修務合時宜求一見用不欲於一
世也雖駕說如傾波瀾瀾如春華潤而可觀
也雖益於時故最著且遺後之賢定合會之計便存有
驅號亡有美證不亦優庶主人適開而笑曰若言之言斯
所謂見執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突奧之奏燭未仰天庭而親
白日也臨邛令繆重修橋記周矣其銘
候相方執戰國橫騖於是七雄爭鹿分裂諸夏
龍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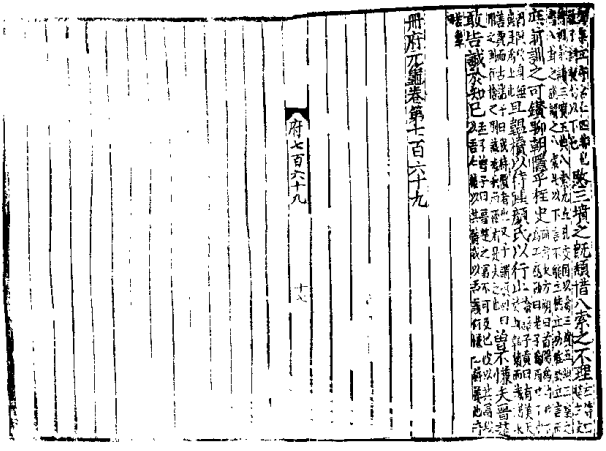
而虎爭辯說之徒風驅雷動並起而救之其餘波瀾飛景附驟言
其聞者蓋不可勝載然要其歸趣是故魯連飛一矢而
能會動物是故魯連飛一矢而燕子金慶卿以顧豹而指相
印也魯連飛一矢而燕子金慶卿以顧豹而指相印也
漂流籍旅稱客周游技三術以遊李公等斯蓄特務以要
始皇三國時蜀人一彼皆鴻雲之會風雅翔而之
徵乘邪以求一日之富貴哉求一日之富貴哉
夕而焦孳孳以營營於世
御況吉士而是賴孳也翻且切不可以孳成名不可以僞立事

設辯以徼君臣行詐以貿國詭辯以徼君臣行詐以貿國
貴爵宗亦誤也
是故仲尼抗厚雲之志而翻翔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闊徼道
不可以為政也
方今大漢邇神群賢英俊並驅帝統興業
綱紀隆於高宗天下也於之如日成之如神
盛於如海泰之如岳固之如磐
是以天下之士奔走而往之
木浴之德
之直山林魚鳥之樂川澤
科爵天隆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處亞世而論戰國
雖所聞而我所觀欲從笔敘而屢商摩赤山懷沈纏而洞
深摩重淵不永玉也
鞭策之倫長周之人酣酒令文敢問上古之士處身行道揚
世成名可述及後有聞默而已居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堯
舜在上垂拱無為而天下治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禹湯文武周公左右有亂十人而天下治
動於清濁之調聲於律呂之和
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小說之策展戚翁之歡也近者陸子優
新語以興
皆及當時之所務
楊雄覽思法言以文玄經
而發其文用
而後其文用
西夷抗行
首陽餓於山
顏淵早夭
孔子以為命
顏淵早夭孔子以為命
有同有異聖賢之常數中庸所以兩存其說
之陳也
聖賢之常數中庸所以兩存其說也
有同有異不聞聚氏之學輕於荊石
學之有異不聞聚氏之學輕於荊石
庶歷世莫眡不知其術今學難千載而承流於滿千魚龍
學之難千載而承流於滿千魚龍

合圖雲定終於荒而曠遐也或以日月星辰之神也或以
故大浹塵而天飛者雖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猶隨之珍也
青闇而必章者君子之真也潤而不耀者君子之美也
鄰豪沙自貴於塵埃皮弁冠冕自貴於狐裘然而
必相與為優於人於物也故石研柔心討於沉思
以研柔心討於沉思則石研不任於鋭
鋭於鑽研則柔心不勝於沉思
故知文之變者不以文害意知言之
理者不以言害心
崔駰字亭伯少游太學常以典業未遂任進之事時人或
譏其太玄辭約以後名失實駰楊雄解嘲作達言以答焉其
辭曰或說已曰易稱精物致用可謂而後有所合效能拔萬以
出類登而入聖故聖人之興也必有經天緯地之才絕群
軼羣之德參神靈而通變化窮幽極微而研精覃思
探賾索隱而鉤深致遠然後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
以定天地之業是以伏羲畫八卦而天人之理備
文王重六爻而人事之變盡
仲尼贊大易而微言顯
老聃著道德而至教明
墨翟稽天象而非命顯
楊朱見岐路而興嘆
墨子睹練絲而悲泣
此數聖人者豈樂為辯哉蓋不得已而發也
故曰天生聖人使之治而不使之亂
生賢人使之佐而不使之惑
是以聖人受天命而制禮賢人則天而作教
禮以導其前教以申其後
然後上無失德而下無過刑
故曰天地合而萬物興陰陽接而變化起
聖賢統而人倫序
是以天地訢合而萬物和陰陽交接而變化興

府元龜　卷七六九　十五

唯一物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庶如何可一
夫戰國交爭或興競騖君若綴旒人無所繫獨武縣能而泰伯良節而
遂使傳而駒城碰柝從性則合權
來則離安危常要在安矣故曾被
成以得人爲先士爲尤能而
高祖路流以對酈生
當此之會乃薄
也故能同心勠力動愈人應
并貨其能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刃之可立事有三
立于弦緯紳如雲備士成林
及偶爲幸出易谷異軌
及建者風擾坐堂者
冒慮遠願必繼之有道所不履也王
道蕩蕩要趙
弦高以牛勞晉敵
夫聖人以清靜爲教
何以況
莫重於二道又不能參於二
道之事於二
道之事於二
道之事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六十九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七十

總録部二十

自述第二

固陋未之聞也

後漢荀悦申鑒序曰余自通經學古不交當世感東方之言遂絶人事守志不回

其或疑余以自通者無乃雜乎余曰不然夫通者通其道也非通其事也故君子

通其大而不通其細通其本而不通其末通其理而不通其數通其化而不通其

迹通其情而不通其形通其性而不通其命通其德而不通其位通其變而不通

其常通其體而不通其用通其神而不通其機通其易而不通其險通其簡而不

通其煩通其近而不通其遠通其人而不通其事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

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

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

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

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

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

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

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

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

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

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

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

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

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

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

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

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

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

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

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

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

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

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

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

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

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

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

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

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

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

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

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

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

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

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

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

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

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

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

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

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

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

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

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

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

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

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

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

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

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

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

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

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

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

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

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

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

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

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

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

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

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

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

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

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

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

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

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

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

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

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

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

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

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

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

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

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

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

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

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

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

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

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

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

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

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

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

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

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

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

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

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

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

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

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

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

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

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

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

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

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

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

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

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

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

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

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

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

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

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

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

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

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

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

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

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

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

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

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

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

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

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

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

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

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

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

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

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

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

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

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

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

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

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

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

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

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

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

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

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

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

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

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

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

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

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

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

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

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

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

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

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

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

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

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

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

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

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

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

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

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

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

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

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

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

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

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

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

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

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

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

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

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

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

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

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

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

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

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

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

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

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

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

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

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

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

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

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

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

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

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

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

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

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

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

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

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

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

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

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

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

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

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

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

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

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

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

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

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

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

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

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

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

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

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

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

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

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

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

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

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

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

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

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

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

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

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

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

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

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

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

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

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

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

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

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

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

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

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

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

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

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

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

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

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

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

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

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

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

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

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

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

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

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

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

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

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

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

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

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

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

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

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

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

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

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

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

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

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

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

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

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

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

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

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

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

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

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

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

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

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

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

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

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

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

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

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

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

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

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

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

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

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

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

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

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

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

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

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

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

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

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

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

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

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

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

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

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

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

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

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

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

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

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

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

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

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

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

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

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

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

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

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

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

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

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

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

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

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

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

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

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

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

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

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

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

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

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

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

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

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

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

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

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

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

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

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

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

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

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

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

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

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

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

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

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

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

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

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

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

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

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

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

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

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

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

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

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

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

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

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

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

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

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

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

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

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

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

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

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

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

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

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

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

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

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

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

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

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

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

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

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

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

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

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

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

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

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

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

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

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

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

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

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

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

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

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

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

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

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

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

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

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

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

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

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

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

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

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

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

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

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

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

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

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

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

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

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

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

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

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

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

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

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

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

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

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

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

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

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通其一而不通其萬通其要而不通其詳通其約而不

通其廣通其省而不通其費通其質而不通其文通其言而不通其默通其辯而

不通其訥通其剛而不通其柔通其直而不通其撓通其義而不通其利通其施

而不通其受通其與而不通其奪通其貴而不通其賤通其貧而不通其富通其

壽而不通其夭通其窮而不通其達通其古而不通其今通其外而不通其内通

其幽而不通其顯通其微而不通其著通其隱而不通其見通其精而不通其粗

通其一而不通其萬

下饗重胥之華高爰滅宗之謀

上所事之君天高地厚而蹈之則戴至尊而也

在明慮生不思戒戒嬉嬉必履危亢旦用之則

玩物喪志以微言中之

驕矜盈之戒述損益之義

頹隳謙盈之戒述損益之義

騁鶩於修塗乘騏驥而增駕

術乎今哉之問乞即乎近貴之譬喻

神住已群卑方奔午酸路安能與之汲引思危難而自獲故在

貶而不恥方將騁乎典籍之業坐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棄旋

也則養蓬萊載探甲揚聲不給於洛誦

當其無事也則舒卷風雲五以疾綽有餘

其猶抱雁從容爵位自從播須理務綜官紊貴其取進也順傾

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逸迴放疑不定以況其易去有遠辭之才

人人有優贍之量童子不惘疑於元成雖謀於先生心

恬澹於守高意無為於得盈

遵履非華榮明哲冶焉不失所寧

貪矣殉財考老死權

華蓋而本豐根枯於聖慾宜不出門庭來天衢擁

族以庶孫稱慶

能知其所有若乃千載之連應神靈之幹國開闔來天衢擁

華蓋而本豐根枯於聖慾宜不出門庭

牛重父受氏於豢龍

東方要幸於談笑

弓父畢精於筋角

仗非明弟於赴死

寧王剣裘於格五

神住已群卑方奔午酸路安能與之汲引思危難而自獲故在

貶而不恥方將騁乎典籍之業坐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棄旋

甲開孔之庭宇樽儒墨而與為友舒之以先四表收之則莫

能知其所有若乃千載之連應神靈之幹國開闔來天衢擁

華蓋而本豐根枯於聖慾宜不出門庭

其愚不我知若將謂之狂

知靜候命不歎不御

已咎也

牛重父受氏於豢龍

東方要幸於談笑

弓父畢精於筋角仗非明弟於赴死

寧王剣裘於格五

名與功皆然則名之與實前哲之急務也是故創制作録垂訓
不立流稱垂名匪功不記名必須功而乃顯事亦俟時以行也
身沒名滅君子所恥是以達人研覈探賾索微觀天道之性人
事之宜或裒辭者駁訪智者獲機謀夫演略武士智高雲合
集謀士星飛奮時投足用取世資小則大申存公廢私雖尺
枉而尋直致以夠鄉也今三方鼎跱力有不兼將欲四海
罷子滿歟是遵義之況聖賢忘生民之顛沛此蓋曉神興留心
道術思遠不致無端不差枝葉取會神機踰紫閣繫古今之
長短討成敗之本末雖時獻一策偶進一言釋彼宮貴獻此素
餐固未能輔遐忠於盡會昨排方入直惠效黎元伴吾徒華
譬夏商周代制禮明堂之辨應侯魏冉排方入直惠效黎元伴吾徒華
譬夏商周代制禮明堂之辨應侯魏冉排方入直惠效黎元伴吾徒華
譬夏商周代制禮明堂之辨應侯魏冉排方入直惠效黎元伴吾徒華

不亦盛與余聞而歎曰魏子有哲言乎仰天乎仰夫人心不同譬若其
面子雖光屬欲美且艷管蘭蕙舉之厥所鬼夫可以言八越之
服殊俗信萬事之精練也或入參衡卻而揚衡曰是何言與我所思應
之曰唐帝虞舜以面牆為戒聖以慎已寡尤若子之言良我所思
將吾子論而薛罗昔在鴻荒疇分三皇迭興五帝承將爰
暨夏商周代制禮明堂之辨應侯魏冉排方入直惠效黎元伴吾徒華
譬夏商周代制禮明堂之辨應侯魏冉排方入直惠效黎元伴吾徒華
是以撰著述作如星奔川騖動若效靡生或動真以邀篤亨
邵郎以下參或能通以要上或對揆以自矜情正崇邪斥直就
安由無定分義故述而不作憲作聞而不改昌所
大而宗儀辭辨正而身列夫何故哉利回其心龍僅其目歸憤
蔽盆鄭草服喻華尚俚鄙及如烟郭某迷惑雖知籠
未翻而翼已未戮而線作漢之不其精神終其深
人中其射鬼也其鋭切分鼎峙之勢久為魏氏
陛以賢人君子踩圖盛長被皮超熟商聲事鬼慈中

之秋策救力征以勤世援普後而不崖霞暖情於
盛吾不才在朝累紀託身所天雖是作樂滄海之
袋之高辭聞於天之餐商陵鄉侯已收平仲之和
可而登古故聊習辭說時有似疑疑道人之有采於古問游音
之妙詩作雕蟲壯歲以增藻揚祥勤力規法若其合也則以開悟
誤論性紫天何慨諸此所以既入不出而若無所也使
虽民之常醒獨偏父之酔圖物季之平辱榮細患報之高鬱仰
不以得進不以失得不充盆失不緣悸不樂前以顧軒不就後
以慮輕不術歟以工事不緣捍以顧前之卿行
万之排何直之入九考不福固其所執之方今朝廷山積
成群積鱗介之蓄平臣海毛羽之集乎窮林游魚遡下
浮動鳧雁之俊自勝露於唐兵猶雉鶴於商時翔翔於
洪炎息桑林樹而甘澤流

府元龜　卷七十

行止有道啓塞有期我師遺訓不愆不尤安命樂已
我又何辭窮踐卑斬反初知終墳典之流芳孫氏之遺藝
綴敝辭以投制題叔孫之優游素踩氏之遐迹
敢比足以言歸況陷於塵網之間增憤中懷以苦志
昔哲人未春鑒之能免容得於斯世
昔方考精於至貴泰牙沈思於殊形
薛燭察寶以飛譽
客借以原
齊桓解以解文楚
叔梁託弦以流
齊肆
府元龜　卷七十

閑居門人並侍方下惟保養慮机而暗會塞散寓有擬前賢在
側者進而問之曰蓋聞黃帝尚慶通達吾無窮世則扶桑時
泰則扶隆振天維以貴百務即戴皇風生則率土物
其存死則守冢而哀其終況以君子居已道不耻于時上國有
不宏何獲之言周易著難以水進之辭今先生既道修蔬菽然山峰
體則適情深識存兼忘之動盡騰達之思牆宇累秘
不出武藝高伐而愈伏術業優而不言乃欲闔門辭貴況蟬
承處永戚耕耘之曜言窗鷗不忘情南畝之榮而反審武識後迷
出禹爵不受乃止以援容進必待求附勢
之官情懼之林叔之意不拙丹墀於跳簷之蓮東野道旨適之
雲霄亦臣子都而事博臣勇功首以供職踊翠雲以駭逸龍
振洗難以驚流翮使足鑒鯖於蒲井鶚大器而遊學儀檳而
逸羣夫何苟乎秋王丁歲不我與時若奔與有來無反雖得勤
放寓而不變乎道之所貴者理也人之所有又待也先
生年邁蔑齒鮮餘寒不膺薄祐能鑒其誰知乎識日人之所至當
老命也道之所尚全者形也性形所不能去憂病也能養全
道以損性命爲務者形也性形所不能去憂病也能養全
道以損性命爲務存所欲說言開食人之祿者仁之
愛形強憊不堪死吾之弱病乎且貧者士之常戚者道之賢
常得貧戚之士安其業樂其道養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
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哉詩云莫知我艱知我者謂我憂我天下之有道者也大人死而
天下號者人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慶者以爲益也然則號與
非益死與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拔至德不益何說得足也如是則天
下之人公以追損生之損違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術豈道德之
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惟無益則至厚矣堅與厚之謂至道德之
成終不彈能體堅厚之實哉不薄之載立乎揆益之外遊乎
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逐不仕
東哲字廣微性沉退不慕榮利去居嶧山以樵客難其辭曰東子
府元龜　卷七十

八

先完生不知肝膈之識悼晏而忘尺牘之義務攻疚非能任
[illegible]東流之水臨虎穴而投[illegible]旨使以曲畏為若[illegible]
[illegible]茅包因大道然環若形[illegible]若[illegible]
[illegible]庶[illegible]
[illegible]則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酒熟以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
宋孝武帝大宇宙紀傳以自況曰有炎德先生陳國人也義志冥虛保神清映性孝友愛順栖神蓁簡有薛之遺風先生幼風多安世疎曠無營忽忘形骸若天之墜屏如地之載托大時而不以成名家貧資儲仕非其好也復其聲迹海其心用故郷邑交敬任俗榮風識所鄙備周常教三德為通雖湯子放廢屢空晏如冥不足過也脩道安志終無轗軻而稱美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論文曰余嘗刪錄子集自謂頗窮淵海泛濫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口誦手抄愛玩典墳錯綜經緯吐納珠玉賦詩言志事出於己取諸風騷若其文章則譬諸音樂宮商角徵更出迭用貴賤同和小大成體非唯翰墨之場固亦縉紳之士
梁書王筠傳筠字元禮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嘗為五言詩示其舅吳興沈約約大相賞異謂曰觀古今詩人多矣公詩方之陸機猶恨其淺若比潘岳則余不能定也其為約所稱如此
梁書劉杳傳杳字士深好學博覽善屬文其為沈約所重如此
梁書劉孝綽傳孝綽字冠世弘覽群籍文章之美獨步當時每有製述朝成夕遍好事者傳寫流聞遠近屬文之士皆以為師宗
梁書王僧孺傳僧孺字慶曾幼聰敏七歲能屬文既長篤志好學博綜群書文章之美獨步當時每有製述朝成夕遍好事者傳寫流聞遠近屬文之士皆以為師宗
梁書劉孝標傳孝標性躁動不能自靜好學博聞自謂無所不見而實多闕漏著書十餘萬言

屬客搜而遠紹堂百川而東之迺年然就創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況浚儀郡舍與咀華作為史章其書滿家上規伊姚漢渾無涯周誥殷盤牙春秋謹嚴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訂正而詘下逮雄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儒可謂開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客東於郢長通於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故前賢後動輒終參暫為御史遂窺南奏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其敵雖狠終衆而妻帑顛覆童齒窓覓何裨不知廣心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呼子家前夫大木為柯細大為枝柯枝葉依傳根關底根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王利用赤箭青芝牢溲馬勃敗鼓之皮假於蓄俘用無遺有醫師之良也發明選公雖莊巧拙舒急為妍劣舉爲條枝短重長皆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苟孟軻好辯孔適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宋玉大論是引逃讒于楚廢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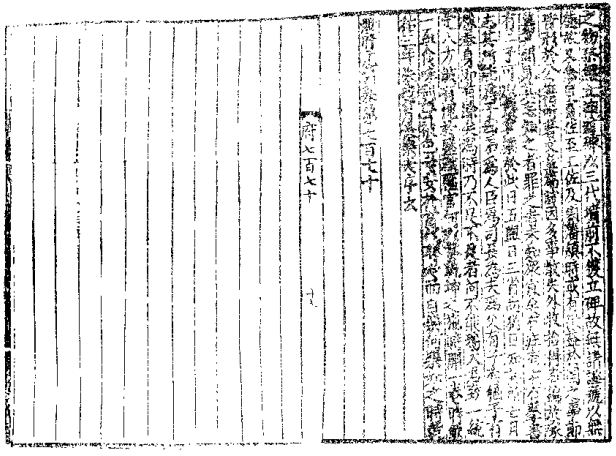
蘭陵是二儒者生詞為經藥是為法為類雖愈優入聖域其過於世何如也今先生李雖勤不絲其統言雖多不要其中文雖奇不雅其用行雖假貫不洎於教猶且月胥日稽纖纖靡靡重重子不知耕婦不知織粟馬從徒坐而食連常坐而談役鬼使神驅為以益稱然聖王不加誅宰相不見斥此非其利或動而得諸名亦隨之授閑散九分之官若夫商賈貨之有無計班貨之崇卑已量而所稱指前之不以我為極而警酷師之為勝引年欲進其豬安也教政暨其文而儀之以其有史才改此部郎中史館修撰

元稹移宗廟為祖廟議刪其文曰案貞觀元年劉秩立制不可削于以為有可增而削之者有不可增而削之者有不可增而削之者有不

十轉任民告守當剝長若鞠之復無狀然而裴與子以步俱罪先始元和十五年八月裡見上至是未二歲僭忝恩寵無是之述若遭罹誇尊無是以心腹胃喉裴寶以扶衛危主之不毀又惡義紀陛下之所行然而遂次頓沛之中前後列上兵狀豈敢防之狀可得而存者一百一十五首而削之是陽先帝之嘉使也至于陛暢非諫之意去之則無以自明於朋友矣其餘部數之委請賢慶之德因亦附於行由始教本書至於為人雜著二十有七軸凡二百二十有七奏表及吾世貽之子孫式所以明經制之難行而綱要之易至也其自叙如此欲知其作者之意盡備於此篇

周馬遷仕漢為太師平居自遇一日普長樂老自叙云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長樂二鄉罹戾之名實具載於國史家諜余先自無士籍暨事祖宗閨門清素又事晉高皇帝少帝契丹據汴京高祖入洛制自襄州遷史武臣復為安將士歸漢

朝建高祖皇帝今上頃以父吻棹位備監雜危上疏祖宗下先親職上曾拙譚遠景譜至太尉元曾祖母崔氏追封清河太夫人仁祖贈兵部尚書鄧至太師仁祖母趙氏追封吳國太夫人仁祖贈兵部尚書鄧至太師仁祖母趙氏追封吳國太夫人士父譚良建秘書少監致仕累贈至尚書令士再張氏追封魏國太夫人余時自幹仕部轉朝議郎朝散大夫銀青光祿大夫光祿大夫封進開府儀同三司戰自德州部歷顯官同東都留守判官掌書記轉大學士太微宮使再為翰林學士承旨賢殿大學士太微宮使明宗孟侯皆為相皇帝出宮使再授定國軍節度同州防禦觀察處置等使又授武勝軍節度鄧隨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又授武寧軍節度鄧隨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又授武寧軍節度鄧隨等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又授武寧



總錄部　世宦

傳曰世不失職又曰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董古之宇實有徵焉方而垂裕胤其業以延嗣收篤敬之績勳故能介景爵之祉成善繼之名德治先賢以戴民譽至有官守無改故多在朝庭無廢世族出於華宦閥閱相承蟬聯不絕非積善之積何至於此哉自經秦火典籍殘亡代語之仕遷伯仕之世胄可知矣

王曰魏千里馬城縣王大破之乃賜趙文以趙城內遊父下大世宦審父曰公仲宣王其位天為仲

魏絳公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著於其職國人恒之故天其德

魏絳公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著於其職國人恒之故天其德

魏絳公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著於其職國人恒之故天其德

[illegible]頭之後也漢興父[illegible]高帝白吉隆從爲中[illegible]守[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遷郎中[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

有威儀俊伾仲孫蓋治州綵州之三郡皆訪以下三世為蓋州
刺史薛登文辭為太子中庶子子尚字慕華文藻尤美為太子中
庶子
燕子
祖約逖之弟也逖有功於樂而約斷見任過逖卒自侍中代逖
為西平郡公鎮譙州刺史領逖之衆
更關能傳文業終事中領著作其子嗣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
事中
徐苗字叔胄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
徐堅字伯山智名父廣二州軍事與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假節加平南將軍赤烏中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交監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孔愉為會稽內史卒于山陰之私第後其子安國琳靜並葬為
會稽內史
王雅父洽葬為中書令卒張後皆之葬人以為榮世令望

孔嚴為吳興太守善於字牧甚得人和後從姪敬叔子啾之並
為吳興太守
丁卲為散騎常侍子話後亦至散騎侍郎
桓石秀代叔父沖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軍將軍西陽太
守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其弟石民為豫郡太守時叔父沖鎮荊
州及沖薨諸以石民處荊州軍事而中書將州刺史桓氏世
荊州土石民雖以手筆為人情所仰
宋隱仲元嘉初為尚書殿中郎歷吏部郎右衛將軍
侍中吳郡太守自元初泊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一族
敬淳曾祖勰祖元並為晉太常淳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
歷中書黃門吏部郎仲弟淡亦歷黃門吏部郎
張暢為侍中代子湛領太子右衛率
毛亮生文子曠並為荊州刺史
王準之任宋臺初為荊州刺史所辟准之父納之祖虞之曾

祖魄之自魄之至准之四世並居此職
何偃為吏部尚書父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擢其遞世以為榮
桓玄簒位又辭為太子中庶子子尚字慕華文藻尤美為太子中
庶子
燕子
祖約逖之弟也逖有功於樂而約斷見任過逖卒自侍中代逖
為西平郡公鎮譙州刺史領逖之衆
更關能傳文業終事中領著作其子嗣之亦有文藻著稱歷給
事中
徐苗字叔胄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為郡守
徐堅字伯山智名父廣二州軍事與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假節加平南將軍赤烏中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交監廣州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孔愉為會稽內史卒于山陰之私第後其子安國琳靜並葬為
會稽內史
王雅父洽葬為中書令卒張後皆之葬人以為榮世令望
孔嚴為吳興太守善於字牧甚得人和後從姪敬叔子啾之並
為吳興太守
丁卲為散騎常侍子話後亦至散騎侍郎
桓石秀代叔父沖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軍將軍西陽太
守在州五年以疾去職其弟石民為豫郡太守時叔父沖鎮荊
州及沖薨諸以石民處荊州軍事而中書將州刺史桓氏世
荊州土石民雖以手筆為人情所仰
宋隱仲元嘉初為尚書殿中郎歷吏部郎右衛將軍
侍中吳郡太守自元初泊仲元四世為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一族
敬淳曾祖勰祖元並為晉太常淳歷中書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
歷中書黃門吏部郎仲弟淡亦歷黃門吏部郎
張暢為侍中代子湛領太子右衛率
毛亮生文子曠並為荊州刺史
王準之任宋臺初為荊州刺史所辟准之父納之祖虞之曾

此職
傅琰字季珪山陰令幡祖子也宋明帝素始六年琰入為山陰
東土大縣難為官長僧茹在縣有稱績尤明察又著名稱父子
並著寺績江左鮮有世云諸傅有治除語子孫相傳不忘示人
梁謝覽為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曹世以為榮
劉季連為輔國將軍安北將軍刺史季連父宋世為益州刺史季連
資州人僑居義陽故改易名字連下並存舊故云
見父時設吏故更皆對之流涕
蕭嗣字子明景之第三弟也武帝天監初為輔國將軍臨南郡
州初景之兩為刺史嗣隨在人物來代隸人方之馮氏
夏侯深為豫州刺史景兄亮先以此任至是深皆兄弟並有
器度於鄉里百世敬之自我之有州牧仍夏侯前兄後弟未政
復像前在州七年其有聲績遠近多所稱
謝朏為吳興太守兵尚書選掌吏部兼祖莊宋世再典選至朏又三為

此蓋前代未有也又遷侍中中書監未拜遷太子賓客事朝右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譙郡公食邑五千戶贈侍中司空諡曰元公子子孫相繼為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逢奏武帝太宗伯父之優寵為此職所論業之子貴為清州刺史
置兄宏先於此州頗有惠政皇太雅誠在信事在寬典夏侯
俊此之大小馮忠嘉
隋田式字範德為開下郡人也祖安周父長寧式仕魏侯為太郡
太守式仕周又為大中大夫藝術精通子貴後為大父令子孫不
父業京有學識仕歷襄武令值天下舉士義寧初為太子令
唐蕭瑀王璡高祖武德中代兄華為荊州都督
温彥博歷中書侍郎中書令封河東公為尚書左僕射
温大雅字彥弘武德中為秦王府記室參軍貞觀中為中書侍郎
遷通事舍人兼修國史
封倫父為隋武陵太守倫因留家焉因擢授右武候將軍其父
時隋煬不道倫人心思變
高德儒博學有文藻貞觀中為給事中
府七百七十　九　梁

宋有于鈞與宋受禪為尚書左丞領著作郎
李百藥隋末為通直散騎常侍武德元年為中書令子安期尚宗室
義昌公主
薛收字伯褒河東汾陰人也父道衡隋內史侍郎收幼聰敏博學
有文藻貞觀中為中書令
褚遂良字登善河南陽翟人也父亮陳給事黃門侍郎遂良貞觀
中為中書侍郎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也祖乾梁通直散騎侍郎父善心陳
尚書左丞領著作郎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父大智隋內史舍人義府貞觀中為中書
舍人
崔仁師貝州武城人也父神慶隋禮部侍郎仁師貞觀中為中書
舍人兼修國史
劉祥道貞觀中為中書舍人有名於時
劉禕之貞觀中為中書舍人
高智周貞觀中為中書舍人
郭正一貞觀中為中書舍人
來濟貞觀中為中書舍人
上官儀貞觀中為中書舍人
崔融父神基為則天內史融少有文學則天時為鳳閣舍人
李嶠趙州贊皇人也父敬玄高宗朝為中書令
崔湜博陵安平人也祖神慶父挹並為中書令湜少有才學
景龍中為中書舍人
蘇頲父味道則天朝為鳳閣舍人
蘇瓌父味道則天朝為鳳閣舍人
府七百七十　十　梁

皇甫冉安定朝那人也父曾代嗣立為長壽中代嗣立為尚書左丞
冉天寶末登進士第
李華趙州贊皇人也父敬玄高宗朝為中書令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也父峻天寶中為中書舍人
梁肅字敬之安定烏氏人也父鎮天寶中為中書舍人
權德輿字載之天水略陽人也父皋天寶中為中書舍人
李吉甫趙州贊皇人也父栖筠代宗朝為中書舍人
李絳趙州贊皇人也父栖筠代宗朝為中書舍人
李德裕趙州贊皇人也父吉甫憲宗朝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李宗閔隴西成紀人也父敬方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牛僧孺隋太僕卿弘之曾孫也父幼清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嗣復字繼之弘農華陰人也父於陵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虞卿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汝士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漢公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魯士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知至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知退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知權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知温嗣復之弟也貞元中為中書舍人
楊知至

侍人言之

彦兄素大寶五年為譙讓大夫充江西山南黔中嶺南判官使還拜給事中改尚書左丞兼吏部侍郎子偏薦至給事中孫簡以補闕十年累遷給事中尚書左丞兼吏部侍郎子休烈嗣子益州子翰相繼為翰林學士

孫成父避兄宿為掌綸言三十年間便蕃西掖時論榮之

靈英寬慎之少子也天寶十一年為御史中丞始懷慎及英並為此官父子三人為中丞清節不易時人美之

郭英乂隴右節度使知進之季子也少以父蔭為武英太守河隴以軍功累遷諸衛大將軍兼御史中丞知節度事至德初蔚宗朝師朝英乂以判官從

子特見任用遷職右節度使

張守珪宇獻守珪弟守瑜子翔子獻誠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嶠肅宗幸靈武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尋改京師兼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嶠兄峘為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嶠元初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固初已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

李希言為禮部侍郎代宗大曆中亦屢遷部侍郎

崔祐甫兼德宗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祐甫子植穆宗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顧師古元中為禮部侍郎德宗貞元初為起居郎

李宗閔貞元中為禮部侍郎德宗元和中為隴西郡郎復改平兵部憲宗有意文復河湟故地授朝風詔郎度使路由關下會李師道再叛認以文討之遂改懿為兵部侍郎尚書兼判度支使

戴至德御史大夫

張守珪宇獻守珪弟守瑜子翔子獻誠並為山南西道節度使

李嶠肅宗幸靈武應召至行在拜扶風太守兼御史大夫尋改京師兼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嶠兄峘為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嶠元初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固初已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

李希言為禮部侍郎代宗大曆中亦屢遷部侍郎

崔祐甫兼德宗初為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平章事修國史祐甫子植穆宗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

顧師古元中為禮部侍郎德宗貞元初為起居郎

李宗閔貞元中為禮部侍郎德宗元和中為隴西郡郎復改平兵部憲宗有意文復河湟故地授朝風詔郎度使路由關下會李師道再叛認以文討之遂改懿為兵部侍郎尚書兼判度支使

其次旬日間再踐父兄之任弟聽文宗開成中授鄭翔御史使父展兄懿宗朝用時人榮之

鄭餘慶貞元十三年為太子部侍郎子滑憲宗長慶中遷中書舍人文宗元和二年遷禮部侍郎慶憲宗元和中為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與元尹劉辟之鎮興元劉倚宮設享餘慶主禮之末復繼高祭使與元尹劉辟之鎮興元劉倚宮設享餘慶主禮之末復繼高

吳湊子奧魏罕遷工部刑部侍郎文宗開成三年拜禮部侍郎專掌貢舉

裴度子譲憲宗元和中遷中書舍人穆宗即位初遷諫議大夫

刑部之為宣武軍節度使以父致於宣武軍一歲不於公署事樂王繢字文卿父之威初為長安令繢年四歲入官歷長安縣尉

杜佑宗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順宗即位初進檢校司徒憲宗時兼侍中判度支同平章事右僕射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副大使十九年入朝拜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順宗即位初進檢校司徒憲宗時兼侍中判度支同平章事右僕射

空鑑加司徒後為淮南節度

寶常憲宗元和中為國子祭酒穆宗長慶初亦為國子祭酒

孔巢元和中自華州刺史入為大理卿穆宗長慶中自吏部侍郎為右散騎常侍弟戴自洛州刺史為大理卿湖南觀察為右散騎常侍

令狐楚為太子負外郎知制誥元和九年入翰林遷中書舍人十二年罷內職守中書舍人十四年自河陽節度入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裴度子譲宣宗大中二年考功郎中知制誥其年入翰林拜中書舍人四年拜兵部侍郎平章事譲子澣位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薛存誠自兵部郎中為給事中子廷老自刑部郎中遷給事中廷老子保遜位至給事中

充中書舍人引之弟為河陽節度尚西將及弘郎尚宣武節度

主親兵軍中奏官累至御史大夫元和十五年代姪公武為監
察御史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兼京兆尹公武卒子季友為宣武軍節度使
張弘靖祖加貞為中書舍人棍玄宗為中書令證蕭嵩父元貞
為中書舍人相德宗為左僕射平章事證成肅引嗣亦為中書
舍人復相憲宗
韋貫之貫之長慶初為河南尹澳咸通中為河南尹
鄭覃長慶四年遷御史中丞文宗大和九年為右僕射平章事
加門下侍郎監修國史弟郾武宗會昌中為御史中丞宣宗大
中中為禮部尚書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
高釴長慶四年正拜中書舍人充翰林學士知制誥文宗大和三
年受刑部侍郎兼史部侍郎弟鉷開成三年自浙西觀察入為
刑部侍郎弟鎬大和七年為中書舍人開成中再為中書舍人
子湜懿宗咸通中再為中書舍人

崔郾為給事中駁宗閔拉還為翰林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轉
禮部侍郎子瑤罷至中書舍人宣宗大中六年知貢舉放拜禮
部侍郎瑤弟瑾咸通中拜禮部侍郎瑤弟鄴大和三年以
考功郎中充翰林學士轉中書舍人
路隨文宗大和四年為翰林學士五年正拜中書舍人子巖宗
宗大中中累遷中書舍人
高元裕開成二年為諫議大夫充翰林侍講學士兄少逸開成
四年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為翰林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密儒
林榮之
李德裕自淮南即授使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
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征相德裕鎮淮南後入相
一如父之年亦為異事
崔珙武宗會昌初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等弟瑨
宣宗大中初為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瑨弟鈞大中末

牛僧孺大中部侍郎轉兵部侍郎
張鷟以宣宗大中中宰相于琮判度支及為司勳員外郎判度
支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元部侍郎文
士承旨子文蔚昭宗乾寧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
人崔商為文蔚同年進士尤相美用為翰林學士元部侍郎
王龜懿宗咸通中為浙東觀察使兒亡宣宗大中時屢問于此
曾數章疏裴甫一切書政至是超入咸喜焉
後唐趙鳳唐僖宗光啓中為陳州刺史其后弟昭祖皆相繼
為陳帥
封舜卿莊宗同光已來累歷清顯封氏自大和已來世居中制
以文筆播於時舜卿從子渭昭宗遷洛時為翰林學士舜卿為
中書舍人與姪對掌內外制從子翹於梁貞明年中亦為翰林
學士
劉遂清未帝清太元年以前與州刺史為西京副留守代其兄

遂雅為潤州刺史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七十二

總録部二

志節

司馬子之生設弧於門示男子有四方之志也蓬矢桑弧以射天地四方之義也故曰桑弧蓬矢以射四方男子之志也

世稱名公巨儒不拘小節者何也蓋以其人之才識高遠其心術正大其言行之間有不必盡合於繩墨者而已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晉王祥字休徵琅邪臨沂人也父仕魏為青州刺史祥性至孝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於父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有疾三年祥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而後進母又嗜生魚每得輒進之而朱氏又欲祥之無已復求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而魚自出持以歸母又欲食黃雀復有數十雀飛入其幕供養所須隨時而至鄉人稱其孝感

魏末為尚書令及武帝受禪進爵為公祥以年老固辭不許及薨帝為之流涕詔曰祥履行純篤秉心貞固服事三朝正色立朝忠誠之節著於本朝清儉之操聞於海內可謂天下之模表人倫之準的者也其賜錢五百萬布千匹穀千斛以供喪事謚曰孝公

王戎字濬沖琅邪臨沂人也父渾涼州刺史戎幼而穎悟神采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歎曰戎不雜人也

戎與衆小兒遊於道邊見李樹多子而折枝下人競走取之戎不動取之信然果苦

戎年十五隨父在豫章太守平吳之役諸將皆競取金寶戎獨收其器杖而已

戎既貴有人以好李賣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然後與之

戎女適裴頠頠父秀與戎書曰吾兒婚卿女卿女才德何如戎曰婦德不必才womanly virtue不必才

戎女既嫁還寧父母顧謂其兄弟曰婦人以無才為德我以有才為德

戎為侍中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領中書監

戎雖貴猶以德素自處

者右志節後封淮陰侯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常艾新拜書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戴相隨數止買臣令毋歌誦買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五十當貴今已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婦人曰如公等終餓溝中安知富貴買臣不能忍強聽去後買臣獨行道上見故妻與夫上冢從後車數乘食其道中買臣見其妻與夫上冢從後車數乘食其道中買臣見其妻與夫上冢從後車數乘食其道中買臣見其

第五倫爲京兆尹非善無絕拔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王也一見
丈夫等崔烈之日陛就郡猶尚不下安能動万乘乎譬猶今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與文帝為布衣之交年十八卒
晨圭字子珪少有猛志常歎良曰男兒居世會當據數万兵千
匹騎者優遊卒歲之後面太祖以為大將
郡丈少時每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營壁所時人多笑焉
後從至征西將軍
留贊字正明會稽長山人為郡吏與賊巾賊吳坦戰手斬得
相贊足被劍縱屈不伸賊性急好讀兵書及三史並覽古良
將戰攻之勢輒手畫圖戲或因呼語觀問口論之間存亡無
並起歷觀前世富貴非有常人而我獨在閭巷之間終亡無
以異今欲劍引吾足幸不死而足申幾復見用死則已矣親屬
皆難之有問贊乃少自割其腓血流滂沱氣絶良久家人驚
怖亦以既而遂引中其足足由劍愈以得蹉跌遂統聞之喜與
相見安穩之乃表薦贊遂被試用
賈義字始宜會稽烏傷人世為縣吏義少好學博覽書傳
郡伍祖父胥果之曰汝大必

府　七百七十二　七

為將率口授兵法數萬言終為揚州刺史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為郡吏孫堅為長沙太守蓋
與同郡韓當俱以勇壯聞堅甚奇之堅初興義兵蓋率宗人
部曲及鄉裏少年赴會堅於是始有精兵千餘人遂從討董
卓及袁術有功堅薨蓋復隨策平定江東策創合浦太守
策薨少時不知又自感其知遇之深誓以死報之所不
權即折節修仕進雖多所聽受清吾益然後為先諫大夫中
郎蓋雖宗伯約天水英人也少孤與母居吳郡太守
功名策甚重之策後為將軍
吳昌蓋字子明安南當陽人也少南渡依姊夫韓當當為孫策
將數討山越安年十五六獨隨當擊賊當見小兒不能
捷止歸以告母母曰汝所以隨當者欲有功富貴耳汝小兒
貴可從小兒耳當深奇之後為前部大將
魏嘉少孤事母以難辛苦備嘗於母沒有壯志海岱間知
兄清常以貞節修學書誦五事後為衛將軍
浩瑒東郡人性剛傷俗義好點酷積家至財言後家富相率

為右將軍
袁渙昭之第也年二十徵作攻城大攻重稜城陴將頹渙不顧
曰故年尚小何為自委於重城乎衆奮鬬自旦至昏城遂以
阿意貴賓不事耳於是年木為少也遂領兵為將軍連有功效至平
州都督封都鄉侯卒侯
晉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畿魏尚書僕射父恕幽州刺
史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常言履不可以公及正言可庶
變也後為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
王濬帆舸有大志常起宅門前路廣數十步人或謂之何太
過濬曰吾欲使容長戟幡旗威儀之濬曰陳畢有言燕雀安知
鴻鵠之志後為撫軍大將軍
劉下字叔龍東平須昌人也本兵家子質直少言少為縣小吏
功曹吏醉如廁使下執燭下以尊卑補掌中後
從令至洛陽人太學試經為蓋品吏訪問本高貴鄉

府　七百七十二　八

十日劉卞非為人買紙者也訪問知然言於中正品為高卑
令史或謂卞曰君才簡略煩大不堪小不如作守於事舍人中
從其言後為東部令史遷殿中監司空王濬
親舒字陽元陳留人也少孤為外家寡氏所養寡氏即宅相
宅者云當出貴胤外祖母以舒小而慧異謂舒母曰兒
為外氏成此宅相外人別居年四十餘那計舒家貧
我安可虛竊不就可以小而去之舒母許諾而外中其貴在
而對家外弟除溷圊長
晉陽秋曰舒母李氏也寓居洛陽縣舒年十三與
母同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世亂流離遂為士伍耳能
如此不至破毋言訖師寧業聞父耕北壟按寧而泣周
之至曰我小未能深悉使老父不免勤若耕其罪之年十四遊
太學後占籍潁川寧業郡吏到洛與父相遇將母去二父欲令

其官女弗之告仍祕以不聞事洩乃遣還西蜀州三辭部從事謝九秩見猶精審大夏中以良吏共治知毋古初至自駈士伍試以官李元名期朔朱參軍郗向其志不就號號擣胸哭歐血而卒

左思少博涉群書並不成父雅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頗窺口訥而詞澁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閉居為事構宅門庭唯種桃李柳竹而已陳留董祀妻者同郡高伯喈之女也少好學有文義父請五宅起門觀曰當使客馬車駟來過此閭下祀妻秉高重謹家法儀禮

李邕于世四平陽人也童齠時與群兒聚戲便為其等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既於征西將軍司馬劉史

易雄字仲長長沙臨湘人也少為縣吏郡守奇其聰敏遣詣京師入太學遊學洛陽市肆略盡乃著論以譏揚雄曰昔者聖人之生也天下共尊其道而不敢專其名是以名稱隆而德業著雄之為人也不然矣

劉毅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頗淫讌與范陽祖逖為友逖少負志氣常以天下為己任毅每聞逖夜起舞輒拔劍而起曰此亦聞雞鳴而舞者也

吾若鞭其惡氣相期如此後為幽州刺史

王基年老伯光嫁女夫壻子完皇后之兄也少有美容儀遊學洛陽太傅梁冀聞其名欲以為婚基自以素非冀志不願與交冀乃結援於基鄉人自稱為基門生基謝不納冀又遣人齎書幣以請婚基答書作郡戴白往往不為宰相耶士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後為輔國將軍

劉毅性至孝事母盡歡顧以貧賤遺之毅受而不辭益云待後貴當相酬耳性儻摽有濟步之懷而不仰

于定為晉州刺史自以為才足為物輩所官於政務專意於敷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慨然有重征四海之志及其時至遂無成功前輔臨政青州然紹湖二人義如也承轂三年暴疾屬淮陰不護細行而曠慨多大節後終於漢中太守

劉毅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己頗淫讌與范陽祖逖為友逖少負志氣常以天下為己任毅每聞逖夜起舞輒拔劍而起曰此亦聞雞鳴而舞者也

吾若鞭其惡氣相期如此後為幽州刺史

王基年老伯光嫁女夫壻子完皇后之兄也少有美容儀遊學洛陽太傅梁冀聞其名欲以為婚基自以素非冀志不願與交冀乃結援於基鄉人自稱為基門生基謝不納冀又遣人齎書幣以請婚基答書作郡戴白往往不為宰相耶士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後為輔國將軍

劉毅性至孝事母盡歡顧以貧賤遺之毅受而不辭益云待後貴當相酬耳性儻摽有濟步之懷而不仰

王基年老伯光嫁女夫壻子完皇后之兄也少有美容儀遊學洛陽太傅梁冀聞其名欲以為婚基自以素非冀志不願與交冀乃結援於基鄉人自稱為基門生基謝不納冀又遣人齎書幣以請婚基答書作郡戴白往往不為宰相耶士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後為輔國將軍

劉毅性至孝事母盡歡顧以貧賤遺之毅受而不辭益云待後貴當相酬耳性儻摽有濟步之懷而不仰

王基年老伯光嫁女夫壻子完皇后之兄也少有美容儀遊學洛陽太傅梁冀聞其名欲以為婚基自以素非冀志不願與交冀乃結援於基鄉人自稱為基門生基謝不納冀又遣人齎書幣以請婚基答書作郡戴白往往不為宰相耶士志何足以騁因以疾辭後為輔國將軍

劉毅性至孝事母盡歡顧以貧賤遺之毅受而不辭益云待後貴當相酬耳性儻摽有濟步之懷而不仰

府元龜　卷七百二　宗室部

[illegible]家所據雖[illegible]指質深未有[illegible]衰受[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字子孫
[illegible]兄並之才名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侯少便有幸臣之志賦詩云後契黃屋左纛伊昌言異周公生子中宗玄成以仍世作相之資後為衛將軍尚書令樂吉王薨帝哀為明德公主有志節不事生業時徵士吳祐遺其家書勸以經子業十餘因緘報詩云堅儒守一經不足相語書不能讀祐詩云堅儒守一經不馬當知我意章帝以人不習名為主簿不就曰吾當使封侯爾會宗安能為儒吏邪後為左右上將軍封侯

裴子曰樂字始為高第十三弟也少富浮遊篤與不事產業之譏以其絕妻乃為侯被誅貪以盛滿之戒擒妻白大丈夫富貴當在百倍從遠取便屬數百人於時陵大意而墨慨致此禍簡文在宮闕而要文以為河東王當得

陳吳明徹微沙書史天文孤虛略通北伐頗以英雄自許前代名深書之而不能發揮安南將軍

周文育本姓項氏年十一歲義興人周書義為子子命之子弘

讓第之書皆引讓云陳書為然也勸學及古詩以遺之育不之省也開引讓而自從此取富貴有人舉手引讓此之謂歟

射文育大位後為領軍將軍

魯廣達字為魯陵州刺史表述之第也少慷慨立功名位至中領軍

後魏崔光少沉深孫為沈文秀所害事在十歲帝依至父幼孫居家貧儉事母孝謹而本洋冨朝任事光從光性恢之謂素曰安能以事業時輩而本洋冨朝任事光從光性恢之謂曰弟幼就業豈可獨絕自同儕輩及市交能有人相與家財豪盛可獨絕自同儕輩及市交能有人相與家財豪盛可獨絕自同儕輩及市交能有人相與家財豪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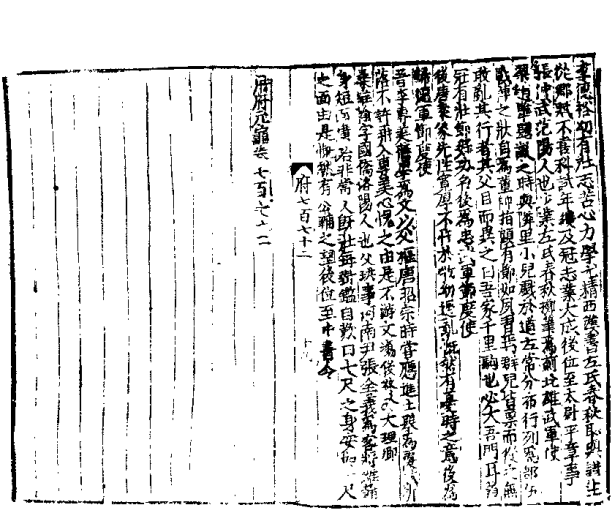
崔頤字士元博涉經史平人也少孤貧而母賤由是不為時人所
齒初為州吏後遊長安於太學中聽講入山中逐棒聚典籍多所
通覽山東學士之宗遂郷里不復營命
王鎮好讀書頤晚乃往投有贈詩云
自許使為王霸術詩書豈為老儒看
張延和字處雅京兆人也少貧賤有志節初為侍官會平
陳之役延和與蜀將任忠以日給其妻有效時友服定和將留之
妻神圖不與定和終逃還忠以功拜儀同隋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代遼左光預為
沈光少驍捷大業中煬帝徵天下驍果之士以代遼左光預為
同輩數萬人皆出其下光將討行先所養客送至灞上勞百餘
騎光酌酒而言曰是行也若不能建功立名當死於高麗不復
與諸君相見矣後為衛鷹揚將
元嚴字君山好讀書不治章句開皇中為國子祭酒性寬厚
愛樹拜太常卿尚書進爵平昌郡公

府元龜七十二　七七

來護兒幼而卓犖初讀孫吳兵法謂其父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為國
立功名安能區區事筆墨也遂棄書而世其志及長益略武
出地圖及遠近險易書史不為句讀大業中為虎賁郎將從
煬帝幸江都為隋末盜賊所害
唐周子諒幼出隋為隰城縣尉坐事除名憑恃不自得嘗飲酒
李暢元和初為安王府侍講時安王好學暢每以經義啟導
期立功立事以取富貴宜及早為之若過明君撥亂創
業豪傑並驅則難立功名矣王以暢言為然
齊質字文通開皇中為國子祭酒質博涉經史尤明三禮
猶似損當時樓邑若此改成此過復欲何求名位不達固不
矣感哭而不答後解官而去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好
讀書多所通涉及隋天下亂徵為道士大業末

知死下將事
貢士聽大業八年正旦賀詣敏出有大節及長涉獵書
見扶主主敬之事未嘗不三復研尋常以保輔為己任
并州都督
馬周字賓王少孤貧好讀書而落拓不治檢事僅不為州
里所齒武德中補博州助教日飲醇酒不以講說為意
里正嘗詣周宅責乃拂衣將去曹沐之遽復為設饌令強食
屏人從容謂曰君才如此何為自辱如是周笑而謝之
而不改閭巷逸命酒一斗八升遂留獨酌主人驚異之後益中
書令兼吏部尚書
劉仁軌字宏慶并州太原人也兄童時與人有忿爭有識者
詰之眾皆挾對唯仁軌堅坐讀書吏問之仁軌曰貴賤在
稱無逢賊者人也如彼競勸志好學家為國平吏何有
府元龜七十二　七八

顧德宗即位擬之無宰相任十三讀書貴於學識
常侍皇太子伴讀
貫休俗姓姜氏婺州蘭溪人也幼而聰悟
不禮懺於僧前仗劍之沙門禪之至前輩
崔圓少孤貧志尚剛峭好讀兵書初為小吏被責至黃
侍郎平章事
馬璘扶風人也少孤落拓年二十四讀馬援傳至大丈夫
於邊野裹屍以馬革自裹葬足矣安事床
安西以功封功臣號扶風王
馬燧少有膽氣兼通兵法善騎射
功於代以將帥聞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七十三　總錄部二十三

幼敏

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老夫幼而敏少而成若益可與言乎士有
生而知之者有學而知之者有困而學之者有困而不學之者
下突如聞出乃有特奇異識迥越倫輩或未就外傅已通經義
即為人師識洞於未萌智表於先見心計足以成務口辯足以
動紛老成之姿著於篇什之翰成於俄頃至於行出於天性
言譚絶於流俗時輩推尚於銓衡驚駭於耳目所謂生而知之者
也若乃弄為兒時先如巨人之志其遊戲棋翫弄鼓麻取美及
成人逐好都異相地之宜觀者按轡馳馬皆住則之斯乃聞
之矣若夫為霞為楚為大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城郢而畢不
整一人子王復治兵於為霞日而畢整二人貴三人耳國老皆笑

子文子文歛之酒置罰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
王之傅政於子王曰以鳴國也晴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
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而後之有果子
周王孫滿尚幼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趨拳者三百人
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
脫有入險而懼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范句晉大夫也士蔿之子士蔿晉楚之際多內寵嬖子蔿譖而
殺之而陳完畏讒出奔齊桓公使為工正

于帝故生之何也文穎曰君因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是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高齊舉不利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耶舉燕答曰受命於天天何憂高戶能至若是與臣子休矣

甘羅者甘茂之孫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為會人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報其讎趙以五城廣河間以益燕燕太子丹聞之遂見於秦而請曰願令燕得交於秦如魯衛之於諸侯則願委質為臣而比於諸侯之末唯君圖之文信侯曰吾欲令張唐之燕唐曰臣事秦昭王相兩主先後之秦有死而已願往說之文信侯曰吾已使之而不行今日請行之文信侯怒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彊迫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之若是甘羅見張唐曰應侯之功與武安君孰多唐曰武安君南

其北攻城略地廣大秦者武安君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與文信侯孰專唐曰應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迺自強行之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杜郵也卿之死葬地自請卿相葬而不肯行也不如卿乃忘於秦哉今秦信侯自請卿相葬而不肯行也不如卿乃忘於秦哉唐曰請因卿子行今蒙信侯之厚故為卿行甘羅曰唐事五秦諸侯皆為秦臣先王亦知之今燕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不強迫不劫脅而自請之欲為秦破趙以廣河間之地秦王必信而重燕太子丹入秦秦王疑之卿為我行先報趙王言有燕太子丹入質於秦趙王聞之必郊迎太子丹而見之於燕秦趙之交合而君因留其間雖欲無強得乎唐曰願聞所以行甘羅曰為我約車五乘唐為羅請先報趙王信侯乃入言之於是甘羅謂其家之子孫請侯皆聞之今者張唐許諾將之北見趙王趙王郊迎而見之甘羅謂張唐曰願借車五乘以為羅先驅唐曰諾甘羅謂太子丹曰願太子丹入宮三月而為太子丹入宮三月而為太子丹入宮三月而為

武亦遊學京師弱年雅知而見帝知非常人遂相親幷後位至太尉

晉荀崧幼有志操博學洽聞年十二弟蕤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鄉中贈遺悉以與之蕤母喜崧能以物與人故聽崧受之崧母又令崧以與蕤蕤母又令還崧崧母曰汝小未能知此義但當孝順耳崧年十五與五居太學同舍諸儒所講多士爭赴之後為司徒張華所重華嘉崧才器謂崧曰子勉學勤行當為國器崧感華言遂專心經籍博覽群書華每稱崧曰荀令君清虛有理識荀公之後必大興吾門矣崧年十六受業長安太史叔茂叔茂異之謂崧曰子才識過人當為國器然性好臧否人物不能含容此非保身之道也崧感其言遂改之崧年十八舉秀才對策為天下第一拜中書郎轉散騎侍郎出為廣陵相崧有才幹而性通率不修威儀在官不治為有司所奏免官後為散騎常侍崧以天下多事上疏曰今之宜務在於清靜以鎮物理以養民而已若乃興造宮室以彫飾為先則人力不堪其勞矣又宜減省冗官以息民役今之官長職在於事而已而復置諸曹以分其任則是一官之事數人共之一人之能數官兼之人多則相推事廢少則不堪其任又宜減省郡縣以並其官則官寡而事簡矣又宜減省諸王國官以節其費則用不乏矣又宜減省軍官以息其役則兵不煩矣又宜減省僧尼以絶其源則人不偽矣又宜減省浮食以廣其業則農不廢矣又宜減省工匠以節其巧則物不傷矣又宜減省奴婢以實其人則家有儲矣又宜減省廝役以增其丁則國有強矣又宜減省牛馬以廣其田則穀有餘矣又宜減省末作以絶其流則本不傷矣又宜減省無益以絶其端則財不匱矣又宜減省祠祀以絶其煩則福不回矣又宜減省遊食以絶其路則人不偷矣又宜減省刑獄以絶其本則民不冤矣又宜減省嗜欲以絶其情則心不惑矣又宜減省煩苛以絶其擾則事不亂矣又宜減省異端以絶其惑則道不雜矣又宜減省遊觀以絶其蕩則志不移矣又宜減省雜戲以絶其費則財不損矣又宜減省奇技以絶其巧則物不變矣又宜減省異味以絶其貪則俗不奢矣又宜減省異聲以絶其淫則樂不亂矣又宜減省異色以絶其欲則德不損矣又宜減省異言以絶其辯則理不惑矣又宜減省異行以絶其僞則教不變矣又宜減省異學以絶其雜則業不分矣又宜減省異技以絶其巧則事不變矣又宜減省異服以絶其奢則俗不變矣又宜減省異器以絶其奢則財不損矣又宜減省異食以絶其貪則俗不奢矣又宜減省異聲以絶其淫則樂不亂矣又宜減省異色以絶其欲則德不損矣又宜減省異言以絶其辯則理不惑矣又宜減省異行以絶其僞則教不變矣又宜減省異學以絶其雜則業不分矣又宜減省異技以絶其巧則事不變矣又宜減省異服以絶其奢則俗不變矣又宜減省異器以絶其奢則財不損矣

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焉及援平交阯尚未反焉

劉防年十六仕郡小吏光武巡行汝南召防與語經歷古今能誦任延年十二為請生學於長安朝廷揚雄桓譚見而奇之延後為河內太守

禰衡年十三從黃祖遊漢南後為都督軍事

張昭字子布吳郡人也少好學善隸書兼通諸經為當世名儒孫策創業江東以為軍師中郎將待以賓友之禮及策薨昭與張紘共輔孫權權年少昭每進見常拜於床下權亦輒答拜昭嘗有疾權自往省疾因就床加敬昭乃起坐權為之改容

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父圭漢末為太山郡丞瑾兄弟三人並有名瑾弟亮聰明瑾深器異之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也從孫策平定江東瑜時年二十四策以中護軍兼領江夏太守瑜與策同年相愛結分甚歡

周魴為吳大將軍陸遜所親善魴為丹楊太守時山越未盡平魴外為遜密作內應以誘致全琮琮信之遂深入魴與遜掎角擊琮大破之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也蒙年十五隨姊夫鄧當在尋陽當卒蒙年二十餘當所領人眾皆樂屬蒙蒙部伍整齊有法當甚奇之

周瑜從孫策平定江東策薨瑜與張昭共輔孫權權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數千人屯巴丘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家富於財性好施與肅以孤貧無所與周旋乃以其資產與之肅大喜遂相親結

周瑜為吳將軍孫策在壯武而瑜年十歲就學能通論後任帥少之壻笑帶將吳不起

馬邈字季龍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傳類禮論九章算術順帝時為尚書令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父成漢末為郡決曹掾翻疏通好學能通論後任帥少之壻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父成漢末為郡決曹掾翻疏通好學能通論後任帥少之壻笑帶將吳不起

周瑜從孫策平定江東策薨瑜與張昭共輔孫權權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數千人屯巴丘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家富於財性好施與肅以孤貧無所與周旋乃以其資產與之肅大喜遂相親結

周瑜為吳將軍孫策在壯武而瑜年十歲就學能通論後任帥少之壻笑帶將吳不起

馬邈字季龍能通論語十三明尚書十六治詩傳類禮論九章算術順帝時為尚書令

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父成漢末為郡決曹掾翻疏通好學能通論後任帥少之壻

周瑜從孫策平定江東策薨瑜與張昭共輔孫權權以瑜為建威中郎將與程普俱領兵數千人屯巴丘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也家富於財性好施與肅以孤貧無所與周旋乃以其資產與之肅大喜遂相親結

黃帝江夏安陸人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甞謂親郡太守垣
帝建和元年正月日食原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大后詔問竹食
多少瓊服其對而未知所據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
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於之後瓊為郡
瑰以公務拜童子郎郡朝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周光有疾珍
遣瓊候問會江夏上蠻叛事剖符選將瓊年九歲乘手對曰聖
曰江夏大孔而難多士火殊乘手對曰聖曰江夏上蠻叛事剖符選將瓊年九歲乘手對曰聖

聖剛若欲相觀懼失精神先飲三外[illegible]
使[illegible]
子[illegible]
最難者而將以為易所以為大士見神之端區域陰陽文未論流枝葉機生以引聖猶多發天然子春及[illegible]士工共攻劫論難優而勉人各對言甘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行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小盛有[illegible]論服其言論正似司馬大子游櫚之歟何其[illegible]也於是發憤從學之神童後為大府丞本
新語曰陸賈恵連奏子也亮與兄連書曰聘令已八歲聰恵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耳十七尚公主驕騎都尉檄為衛將軍美矣嗣以好學著名弱冠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揚耕輟而問客曰仲雷何所聞虎曰[illegible]

宋得壽字[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幼敏第二

晉荀顗魏太尉彧之第六子幼為姊婿陳騫所知性至孝博學洽聞嘗見周易位至侍中太尉行大司馬

荀伯子漢司空爽能屬文從父祖綽太傅緯異之伯子年十三能綴文早知名師事袁宏周閎人物志

羅憲年十三能綴文早知名師事袁宏周閎人物志

陸江州軍持節領護武陵太守

裴秀魏尚書令潛二子也少好學有風操八歲能屬文從父

有風名實客甚奇之年十餘有高識者出潛之右

潛卒以父勳見襲鉅鹿為奇之

府　百七十四

黃門侍郎

王戎年六七歲嘗與群兒遊於門前見李樹多子折枝取之信然終不自食

王衍父乂為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到上不時報衍年十三許師造謁乂坐甚嚴有賓客至衍神色閑正乂奇之

幼敏

王濟年十一見王敦敦謂曰貴賤未有判雌雄者汝何以處之濟曰願為天下之雄敦又問其次濟曰願為天下之雌敦大笑

王敦年十一見王導導謂曰汝何以不及汝兄濟曰阿兄風神俊邁足以鎮安社稷濟雖不及兄猶可以保全門戶

衛玠少好老莊善玄言風神俊邁容止可觀

裴楷為王衍所稱其明悟充為衍所引

郗鑒年十二能誦論語孝經尚書毛詩又好學左氏傳每讀輒精思其義

府　百七十四

李充晉國時與鄰兒戲鄰兒便罵充父充曰汝罵我父我不應答汝罵汝父汝亦應答我父何為罵我父我曰汝父即我父我父即汝父我何為答汝

李充晉國時與鄰兒戲鄰兒便罵充父充曰汝罵我父我不應答汝罵汝父汝亦應答我父何為罵我父我曰汝父即我父我父即汝父我何為答汝

甚敬憚知有準繩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嘗置膝上弄而問曰汝讀何書對曰讀孝經峻曰汝讀孝經正欲殺汝耳對曰昔曾子遇嚴父尚能全身今逢慈母寧可自保峻感其言乃釋之

王珉珣之弟也有外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珉兄弟講眺婆經珉時尚幼講未半便去已解即於別室與沙門法緜等數人自講法緜歎曰大義當是但小未精耳

謝尚鯤之子八歲神悟風儀容牀之姿容成曰此兒一坐之領回也尚應聲答曰顏回屢空賜貨殖焉億中尚嘗遣父憂丹陽尹温嶠弔之尚號哭極哀既而收涕告訴客有異當童嶠甚奇之

謝安總角神識沉敏風宇條暢善行書父奕為劾令有老人把安以酬獨歎之聲續未已安時年十八歲在弁間遂諫止座客咸嗟異之安遂三大保

謝玄安之兄子少穎悟叔興從兄勗俱為安所器玄安嘗戒勗子

寇因日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詣人爾玄答言若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安悅玄終於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内史

謝朗安之兄子若言玄之義遠發名亞於玄後為前將軍新起齊邁信令遷安欲留使詩論王氏因出安所編少選難一生所寄唯在此兒遂流攜勗云卿後位至司徒左長史

王獻之幼時生梅謂曰南風不競門生已半獻之應聲答曰門戶殊須長者論道輔朝廷調陰陽友而法象之宜至建武將軍吳興太守

孫放字處穆幼之次子幼稱令慧年七八歲祖和鄰州異父俱住廣陵親自教之放父子每朝夕入侍和鄰輒令放誦所讀書一遍便誦之無遺脫和鄰大奇愛之又問放讀何書放答曰讀孝經又問欲得何注邪放曰欲尋其旨亮旨不異注而知之非帝注所及衷之奇之曰

有異凡童父鄰郡遷起二宅先成東宅與第執第二宅皆存未立執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與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父兄稱有慨色謂其子談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與宗若

晉陳敏見女而問曰安國何在女答曰庾穉恭家婆家人敏曰若孫大賊肯見女即出敏又曰未若諸庾親昵既而語人曰我女得庾呼奴父也故答於長沙桓

晉宣城太守庾運魏角以鵝卵汁搦曰及俗作鄰主碑文為父而自謂之詞晉宣城時年八歲太守梁道彪與運書論治道運答書甚敏速武帝時以太子舍人徵不就

王循明秀有美稱善隸書號曰流亞循年十二作賢女論父兼以示劉惔曰此論使足以參敬叔於著作郎惔答曰此兒年二歲時猶在襁褓晉陵太守桓冲見而異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冲位九歲請字在同輩之中言無媒狎喬後除樂安令辭疾不拜

宋謝鐘六歲能屬文為崇石所賞果然詩課皆當時才士莫不驚異徐湛之幼為父鄰所重廉頗故事曰小兒四歲神氣以可不小非顏室不與小人遊故以為名與宗年十歲失父哀毀

如秦物堅僧驰於寫詔使吾洞井焚於坐委之起家撫軍法曹參軍
宋謝弈晉令撰之六世孫世居江夏其舅雍州刺史宗慤常
陳器物請謁甚時尚幼而所取唯書殺曲此奇之又取史
傳各一卷校讀竟使讀畢言所記誦略盡具舉意義益奇之終於
平越中郡所歷州郡刺史
江禧幼聰慧喜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為國子生通尚書舉高
第起家秘書郎
王泰幼孤家貧母集諸孫教書寫於牆上群兒竟
來觀之泰獨下帷不顧其母以是知其異之位至
王子字安期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位至
東陽太守
孫憲少子愔字君棲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

何為漢初對曰德淮春秋政在賓民宋孤異之詔尚長城公主
拜駙馬都尉加史卒
陸雲公字子龍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詩書略能記憶從祖
伯治國紹顧榮聞十事雲公對無所失伯顯歎異之終於中書
黃門郎
徐勉幼孤貧早屬清部年六歲時屬霖雨家人初慮學廢為文
母親考課後位至右光祿大夫侍中衛將軍
陸襄早慧七歲通經為童子本車郎
裴邃年七歲能屬文妻左氏書秋後為殘州刺史
明山賓七歲能屬文妻左氏書秋後為殘州刺史
介泉假郎撰北齊州事卒
王傅獨幼聰慧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泛曰論忠孝
二事僧孺曰若國常願讓之有餓其父冬李先以一與之僧孺
不受曰大人不見不容先曾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

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誦訖亦遍七歲能讀十萬言後為兴中郎
諸讀參軍人直西省知撰誥事本
任昉幼有聰敏早稱神悟四歲誦詩數十篇八歲能屬文自製
月儀辭義甚美猶未四學謂昉父遜曰開卿有令子百不為多
一不為少由是聞聲藉甚年十二徵拜秘書郎
某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駒也終於新安太守
張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為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
向二千許言辭始安王遥光為揚州召通主簿不就後歷位
黃門侍郎出為新安太守卒
劉顯幼而聰敏六歲能誦吕相絕秦賈誼過秦琅琊王恩遠吳
國張獻見而稱賞謂曰神童族伯祖儒學有重名卒舞嗣齊武
帝誦顯為後時年八歲終於平西府諮議參軍
劉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兄王瞻異之常與同
載過親友賦曰神童觀等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

府元龜卷七百七十四　八

士孝綽小字也　時父僧孺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總情便代草之
父重沈約王筠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時賓客滿堂
雲年長綽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十四五以雲遇客綽便
伯伯為命孝才拜之孝綽官至秘書監卒
陳褒之字昕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於路遇賊褒之
組驅獨朱异詰此間形勢斯無土盡拒摩分別异甚奇之驅
王筠字元禮幼聰警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為吳興太守蔡薄
所侵年九歲補國子周易生筠酒素品深敬之
張纘字元胤父引東使高祖善師之纘年十餘每
聞事有深義多發言形於顏色後為御史丞遷侍中未拜而卒
王規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通談長好學有口辯位至左中
尚書

猪卯九歲而孤爲祖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卓有令譽先是
父以字孤許之終於御史中丞
宗儒少孤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書子舉士甲乙連中至吏
部尚書
諸向年數歲父母相繼亡及向長成人者親表咸云之曰
至北中郎還陵之長史卒
劉霽至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叢官至建康正
王妻早亡荒於聲文外祖司空袁淑之謂霽容日此兒高成
吾宅相發此梁官至左僕射
劉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後位至吏部尚書
劉顯字孝智十六通老易嗜於左丞
顧協幼敏寫年七歲誦詩論語略能上口官至司徒左長史卒
顧協幼敏寫年七歲通詩論語略能上口官至司徒左長史卒
何敬容周易尚書禮記論語十一能屬文鴻臚卿蔡
撙之外甥而賞之初封百豐侯官至大保

隋李十四嘗隨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尚書令
何遠八歲能讀詩尚書爲尚書水部郎卒於代成歲侯三訓宗謂
裴鄒幼聰敏博學有文詞
高孝干性機悟博學有文詞
王褒七歲誦屬文後爲作唐侯相卒
傅縡七歲能屬文後爲作唐侯相卒
傅縡七歲能屬文後爲作唐侯相卒
傅縡七歲能

性瓊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書儀鑑初奉惠有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采父同太雲公父梁武帝詔校定墓品到沆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坐前誦訖初曰是京師新出神异言之武帝有神召見瓊風神警悟退詰審帝甚異之時至王部尚書領大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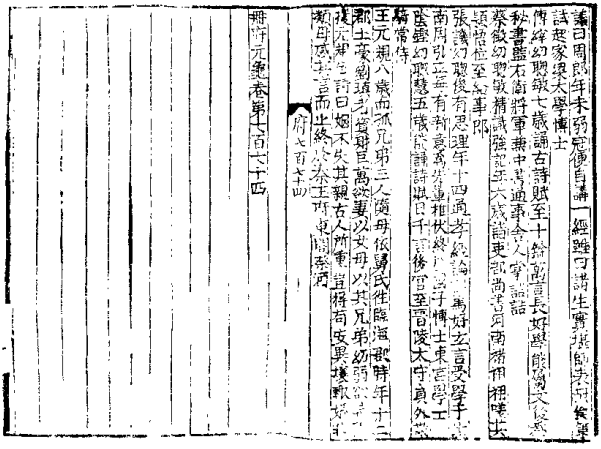
顧野王幼學七歲讀五經知大一百九歲能屬文常製百韻詩軍事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始記二篇後為黃門侍郎卒

歷從典瓊之第三子幼而聰敏年八歲讀沈約集見迴文詩望從典授筆撰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云若遊好客東官記室並一時俊傑瓊示以此賦咸奇其異才從容特賞愛及瑜將赴東陽王簒卒

陸倕侍中德玄之子年數歲祖引入殿內倕對進止有父

風儀祖因嘲名解字倕仁厚足見幼好學而不求聞又在東宮見年十二就頌賢文注義甚精詳又作東齋賦文辭贍麗又作七誡以申其義又作新漏銘文辭典雅又作石闕銘文辭甚工後為梁武帝所賞愛每有文筆輒令倕讀示之以其聲韻清切又甚分明故也

梁元帝年五歲讀孝經每讀至士親愛而不敬章輒流涕太清初為湘東王繹鎮荊州帝以繹長子方等年數歲令入朝見帝謂曰汝在荊州何所為樂對曰臣在荊州樂於朝覲帝曰汝憶荊州耶對曰臣雖憶荊州不如陛下帝又問曰汝憶荊州何事對曰臣



後魏崔亮孫子倫父為荊州刺史鹿悆大守崔挺聞子倫有才學喜後魏太祖初拜尚書左丞加給事

崔玄伯少有儁才號曰異神童符融與異州刺史禮部尚書拜陽平公詩頌異事後位至天部大人遊豫為公

李承字伯業趙貴之子也少有宇量太武時貴欲謀誅款民復多有異議承時年十三勸貴速定大計於是遂決仍令承隨表入

魏太武梁祖禮遇甚優賜爵始藏侯

陸琇字伯琳獻第五子獻有以嚴潛琇之意琇年九歲獻謂之曰汝祖東平王有十二子我為過長承襲家業不令年老屬汝幼沖宜堪為陸氏宗首乎琇對曰苟非關力何患童稚獻奇之

後立琇為世子

李彪為秘書丞高祖引彪入禁中書學生聽敢明樂為神仕

李彪所稱除必書中歡

裴安祖少而聰悟年八九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叫食藪得食相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曾飢食

裴駿字神駿幼而聰悟調之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拉至十書皆傳通

胡叟字倫許少聰慧年十三精疑禮理知名鄉國其居之所悟與成人交論辯有屈禹國以此氏州裏遂入長安觀風化謁國名行懽人奴指其非草與思少聞典墳多識時事知叟至而見之祖思留常待叟不足與温涼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論天人者其在父矣與君相知何考言若是也遂不生而去至主人家厭辱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有八矣具述前載叟遭難矣叟中世有

長州胤幼稟有神童之號後徵拜著作郎酬對以授弟郁公府二辟皆不就及李命設曰真靜處士矣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北齊邢邵幼十歲便能屬文彩藻可觀有文鑒謂子弟曰宗室中有此兒非常人後為大常卿中書侍郎國子祭酒復授特進卒

杜弼幼聰敏家貧無書年十二寄鄰學受業教授之際師每奇之位至散騎侍郎

王猛性機敏觀應對便捷年十三見楊州刺史太原郭元貞元貞嘗其有才曰汝讀何書對曰讀孝經元貞奇之曰孝經云何曰在上不驕為下不亂元貞曰吾作刺史宜其驕乎然曰必不驕矣元貞又曰汝不驕何以治民元貞歷兗青二州刺史猛不去為當左為當右為當尚書都官郎猛曰孔子云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以此言之右衽為是然遠近國家能兼朝野雖左原左衽異俗三王殊制猛不左右何足非譏苻堅其宰相王猛

幼敏事而未及鄙濟人皆奇其才長其藝士俏俾稱之以為笑柳虬字仲蔚河東解人也父雄魏散騎侍郎虬少好學有才幹雪暢翻經復男李

李志字馬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歲便能屬文父彪甚愛之

李安世太尉裔之子幼而聰悟興安三年文成引見侍於禁中

之子簡其秀傳者欲為中書學生安世年十一帝見其小問之安世陳說父祖事有次第帝以為生帝每至國學常引問記曰敬但守此至大不廢不倦貴

祖瑩范陽人八歲能誦詩書年十二為中書學生外親崔叔瑾

瑩小兒後歷秘書監遷重騎將軍

李琰之字景玉司空韶之族弟早有盛名時人號曰神童年至

兼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

袁翻字宣儁九歲外祖侍中崔光深沉有鑒識滎陽鄭羲欲與翻無

競城天尚書崔休深加知賞

李密汾州人年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周易數文常抱其

名焉後官至散騎常侍兼侍中
李繪字幼文年六歲便自願入學家人以偏牢俗忌約而弗許
遂伺其出門輒竊隨之開而輒編用未滿遂通急就章內外篇文
以為非常兒也大將軍高祖聞而奇之
徐之才幼而慧發五歲誦李陵八歲略通義百官見從兄康造
梁太子傅事沈南周陰宅聽老子倍為敘義乃口授即不
用心忽義而但事貪乎之才答曰貪聖之言其心而實其腹
捨羞賞之年十三及郡太學生短簡澄易影城劉孝綽詞東裴
子野吳郡張纘等每共論周易及要雅義皆應之如響成共
數曰此神童也位至侍射平
楊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引覽華陰人父津魏時累為司空侍中
愔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閫未有感其大慨
學史書十一受易好左氏春秋初喪母曾晝臥源子恭之養之者
尚書向書曰誦訖手畫之無一字錯誤處其中常飾
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授簡諸子曰汝輩但如博差強自得
竹林室鮮盤重肉之食皆從父兄前門侍郎顯祖特相器重曾
謂人曰此兒聰悟未落已見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
外後拜尚書令又拜特進領大將軍
李稚廉祖為邑人魏州刺史孝深之第少而穿敏為兒童稱初
不從家人有所求請皆故以金錢投之終不取強付乳媼之矣
他物則收以與家雅而廉故名曰稚廉稚廉敏於學年十歲誦
仁經好學不倦博覽群書
崔光韶字長仁清河東武城人魏大儒秘書監東萊靖曙之族望三父也

亦對之敏敏為之龍溪子崇後謂津曰常鸞秦王不甚器重
波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篤李孫就
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柰樹多垂實諸兒爭之惟顏無所
其季父疑而問之答曰大人學館處諸客皆曰此兒法裕有
我風宅內有茂竹逸鳥愔不林逸別聞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飾
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授簡諸子曰汝輩但如博差強自得
竹林室鮮盤重肉之食皆從父兄前門侍郎顯祖特相器重曾
謂人曰此兒聰悟未落已見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
外後拜尚書令又拜特進領大將軍
李稚廉祖為邑人魏州刺史孝深之第少而穿敏為兒童稱初
不從家人有所求請皆故以金錢投之終不取強付乳媼之矣
他物則收以與家雅而廉故名曰稚廉稚廉敏於學年十歲誦
仁經好學不倦博覽群書
崔光韶字長仁清河東武城人魏大儒秘書監東萊靖曙之族望三父也

靈雅少明敏有器度尚書僕射高肇見而奇之肇子乾
七歲便好學日課數千言雅尋討更增日課半餘章倍
倍及三傳皆然通宗伯然如就觀子詳就學生質問疑滯其所發
明與觀無以異觀每稱之曰小將軍高司馬
蘇瓊字珍之幼聰慧父在邊背誦東萊於氏閨門
姻親皆各對白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若其對白有所
軍後拜尚書僕射太中
和士開幼而聰悟東裔為國子學生解悟捷疾為同業所尚武平
六年封淮王隋尚書令錄尚書事
後周檀翼字鳳翔西平金城人六世祖鄉晉步兵校尉父江始
翼兒仕至太常少卿翼十歲喪父還京師宅與僧人雜居幼孤
寒不與隣人來往好讀書解屬文能書隸草為琅邪王誦所知
宗懷少聰敏好學通書記書論語引古事證為兄弟
士後拜軍諮大將軍儀同三司

韋異之後位至侍中驃騎大將軍
韋夏卿年十三時父贈司徒為潁川郡地權都畿民多豪右俗選卿
後周侯伏侯古敦年十三時父增督為賴川郡地權都畿民多豪右俗選卿
官胄侯伏侯古敦鎮來請託選用未定僧智通持書請託僧智通持書請託
吾並不用其使歐還皆以有答故等各以意為吾作書也廢乃
具書草云下官受秦大夫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
朝廷常典僧看讀書訖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卧依廢
所草以報後為宜州刺史入為司會卒
李旭旭字仲暉小名那祖龍名重魏朝為御史中尉父游亦
有才行清貧自守為南郡太守以廉聞於世旭五歲喪父育於
之舅興洛陽奔江左旭性嶮急不離父游亦屬於朱
洛下時洛陽剝蝕年十歲隨舅防守虎牢
制可觀見者感歎曰有家風矣
長孫儉字弘基北齊魏太師裕之子年十歲司徒侯景
逐以投之若干四儉征前有筆試為冠諸將後拜入特進封

門公為王肇撰墓碑
李商隱字義山年九歲能屬文師受業略觀大旨而已不尋章句或謂之曰學不精勤不如不學貴曰夫人各有志慕能強學待問顧後授業耶惟當粗識教義補已不足至於忠孝之道銘誌之旨心間者慰服位至大將軍
賢字德容字永隆以父賢勳封遂昌縣侯時年小斜爵日親疾相奪爵襲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加國幼小封侯當還王見不得奪爵襲養是以悲耳賢由此大奇之位至太府中大夫
鄭渾徵字士虎太傅尚書令棲之子幼聰穎五歲誦李廣周易識者異之及長涉覽書記精三禮後為太子太保
柳機幼而英邁神采嶷然七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後為驃騎大將軍霍州刺史卒
劉祥幼而聰惠七歲便有成人之量篤好文學動合規矩其世父慶遠特器異之後為驃騎大將軍霍州刺史卒
十二通五經

顏之儀幼穎悟三歲能識字至性純孝事母盡孝母病之儀侍湯藥不解衣帶母歿廬於墓側
敵柳情俊悟年四歲能誦三都賦及荀經論語七歲居母喪哀毀有成人之性後為內史侍郎西河郡守卒
謝揆字令虛遠祖武帝安成王秀之子也性溫恰有儀表年十二入國學博觀經史雅好屬文在梁封永豐縣侯
尤重字德厚吳興武康人性聰悟有異常童七歲而孤居喪合禮至於散騎常侍卒
張元字孝始年六歲祖父成以夏中納涼井落元固不肯從謂其貪戲乃以杖擊其腳曰汝何為不肯從元對曰元以蓋形為涼覆其體欲白日之下視星之南隅有一右樹右熟多落元固中有諸小兒競取而食之元所得者
遠字其主
梁元帝年十餘歲嘗詣丹府司錄李長宗長宗於坐中嚴之舉敏字謂長宗曰呪公世里不輕瞻仰勤屬相就押紙乃要儀長

宗甚異之
隋王建字長述後周驃騎大將軍襲爵豫州總管有識度年八歲周大祖見而奇之曰王公有此孫兒為不拔俟至大將軍傳授行軍指管
于仲文後周大司馬賁之子九歲嘗於雲陽宮見周大祖問曰聞兒好讀書書有何事仲文對曰資以事君忠孝而已大祖甚嘉歎之後為右司儲大將軍進位光祿大夫卒
裴政字德表幼明敏博聞強記武帝時改為當世所稱年十五
辟邵陵王府法曹參軍事然於襄州攝管
于宣敬字仲達少沉靜有才思年十一齊周趙王命之賦詩宣敬為詩甚有幽貞之志王大奇之坐客莫不驚異位至奉車都尉
史萬歲京北杜陵人父靜周涇州刺史萬歲少英武善騎射驍捷若飛好讀兵書兼精占候年十五值周齊戰於邙山萬歲時從父入軍旗鼓相望萬歲謂父去我而周師大敗

其父由是奇之後為河州刺史行軍總管
薛道衡大業中為內史侍郎時煬帝好為詩賦每有新作輒令諸學士為和道衡嘗和應詔詩煬帝大悅賜以金甕
韋世康字仲將京兆杜陵人父孝寬周大將軍世康年十三從父征齊王憲軍次汾北齊將斛律明月率騎數萬來拒憲令世康觀其行陣還以狀對憲大奇之
蘇威字恕棠武功人父綽周大將軍威年十三從父在軍中父為行軍元帥威時年小不知軍事每入帳侍坐父與諸將議軍事威輒竊聽之及還謂人曰軍中諸將所說皆非我所聞也
楊尼字文殊武威姑臧人父祖有至刺史者尼幼而聰敏博涉經史
楊素字文思弘農華陰人父祖有至刺史者素幼而聰敏博涉經史

在眼邪瞳陽脩之等皆以幼聰著名此兒神童也官至宗正卿
百樂子安期幼穎悟七歲解屬文歐公荆州大都督安史
孔穎達年八歲就學日誦千餘言三萬餘言諸本有異凡
童三萬餘字能闇記至千餘字示過
房玄齡幼而聰敏五歲能誦毛詩及手書尤工草隸博覽墳
史位至司空
呂乃毅才之子七歲能誦周易毛詩大宗圖其幼敏自見其奇
之勝以繩伸
王勃字子安太常博士福畤子也六歲善屬文時人號勃與
少俊父友杜易簡皆稱此王氏三珠樹也
楊炯幼聰敏博學善屬文應神童舉拜校書郎為崇文館學士
稽思殿東北華原人也七歲就學日誦千餘言顯慶中高宗召
拜隰議大夫不受
劉唯仁恭孝至讓喜學書之仁傑曰寅養之中豈宜補不稱
能技對何戰俱俗吏而見責邪位至內史

元萬頃河南人德州被落白澤之孫也幼解屬文舉為通事
舍人
孫逖幼而英悟大足敬通時年十二元萬頃時長史崔日用日用
少之令為五火盤銘逖即成銘理典盛日用嘆曰此子
後當主文柄為
吾輩之人矣
崔融字安石博州武水人也父信明高宗時為中書侍郎融
擢童子舉授麟臺正字累遷著作佐郎兼修國史融文
志學有老成人風行通之常謂所親曰吾家有子矣
嚴武中書侍郎挺之子神氣俊爽聞見過人幼有成人之風
讀書不守章句能舉其大義挺甚愛之每謂賓客曰此兒
後當為吾門戶之主
楊炯字令恭華陰人也父知温為兒童時門人有被害者縣令
欲推鞫之炯時在襁褓知温抱炯於縣門縣令見而異之
遂為申理
始安元判官後為成都尹政績甚著史部尚書王鄴公

楊衒之生而聰慧年四歲能誦千字文親賓奇之由是遍通
學至中物以四歲學文語賓客指鐵幡柳樹曰此是何物
曲旅戍皇之位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劉晏字士安善書州南華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歷於
忠州刺史
高郢字公楚其先渤海人九歲通春秋能屬文郢子兒幼聰
敏經倫年十歲時讀尚書洪範篇郢郎中柳冕問曰君何以臣代君
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
乎人不能對冕性至孝兄為軍
房孺復太尉玄之子少善騎射年十八歲即解發文舉進士二
至公卿判史不常經略使張建封表為參謀試大理評事十五為大
百僚稱為宰相家兒十卷名曰大復為文拔史部員外郎與
元卒
韓文字通源京兆府常州義興人後徙宣州何何國子司業愈
學士薛明之子史官吳兢之壻孫代以儒學稱年七歲讀論語
及仁而無敗事而能開記始以聰敏稱聞於親黨顧況深知
渥精辨淵博史才識度過於兢
令狐楚字敬士世以儒術著稱楚狀強記年五歲善屬文應至
敏如左傳尚書元尹氏立王南西植勘度使
入公署走筆立成之數十五門所經歷第大和中終於相位
元和元年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策第一
書韓郭郇柳劉史
李德裕幼有奇節年十二三已有壯志志在公卿每客談及於
時事德裕輒參知之間曰若子在家所習何書答曰讀漢
也德裕怒不應明日元衡又以前言問之答曰讀漢大臣
甫論必書之德裕不應明日元衡又以前言問之答曰讀漢大臣
書論必書之德裕因答曰為帝師不則理國調陰陽而所
讀書書者為何德裕之意蓋以元衡之職也其志氣有如此
者

元衡大喜由是授名漂授會昌中憲太尉宣宗特出肯東都留
守依累轉崖州司馬卒
郭承嘏字復協汾陽王子儀曾孫生而秀異乳保之間即好筆
硯比及成童能通五經
楊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毋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
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詞夫人呼爲徵君號嚴令謀虧即
笞仍獻繼母前庶母權嗣嫉曾高同數吹不復哨宅孔又令誅
筆仍獻繼母即曰雖無親中物何豎不可鎮一胡據改事定使
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饋神童請爲詩什觀者鑒歎其
蒼俊自宜敏觀祭使歐陽詢司馬尋郎官制誥梁周節年七八
歲學大篆往往傳於人口
侯唐馬希範湖南武穆王之第三子少而温雅精漢文史開平
中授秦作佐郎國子博士散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與
湖南觀軍同光中希範入貢莊宗問湖南事希範對曰

湖南宝狹老車窩兩地可食馬而已莊宗稱其對切於
楚太保永州刺史
李建中十三詞賦詩頌大爲王繹所知然亦疑其假手一日繹
召之試賦于公署密遣人以漫面將三傳取題試其第試之頃
揚筆立成獻尾云得士則昌非賢國其誰歟之次繹嘉歎之
召問重試項氏之所以亡一揮而不能用鍾鼎而歌之曰
此兒大器也將文章
尚書倫州鄭度德鎮鄧之孫天成四年正月德鈞表求守五代
史缺德何鎮鄧考德行汗州取解嘗試物部尉之孫能屬憐書幼
彫篆刻不學就試物及第仍州今年春歸
晉鄭仁泉興成公孫年十六次汴王重盈表授兩城令
宋元信幼稱神童時晉昭甲明德退之
擊子劉邠成部分邑之者老有尚慢古者謂元信父爲達曰此
子成人必達軍旅之事指賦以喜則將爲侯爵其志之後至

冊府元龜表第七百七十五

夫屬萬物之靈稟五行之秀而不能馳聲於當年揚名於後世者豈定謂之賢哉蓋有德美無聞業未著越狀義則懷襲于起執志節抗論公廉絕俗深度風裁詳雅由於而稱於儕伍聞於州里者於官次歷於朝廷布於天下流於絶域者蓋有之焉其或同時推武稱名若齊晉之於武臯士勳之豪韜德斷而不朽者豈易之謂歟

子產鄭人簡公二十三年請公子弟罷朝餐之歌殺子產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

晉臺威明事孔子既公卑南游至江陵第十三百人設取子去就百施平諸侯

晏平仲嬰齊萊之夷維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三世儉名於

講作

越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必成名而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吳起衛人魏武侯封起爲西河守甚有善名晉人起下

蔡聞聞顯名諸侯

漢張耳陳餘皆大梁之張耳少時爲魏公子無忌客與陳餘相友之名士也陳涉起勸至陳張耳陳餘上謁涉上遣徇趙下

左右生平數聞耳餘聞之皆見其人甚

陸賈楚人初劉邦以此游漢往公卿間稱其辯士賈賈賈

何顒少游學洛陽與潁川荀爽友善後進而郭林宗賢尊敬之相好譚名大學後漢司空掾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也不應辟召恒帝時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林宗有盛名其冠與李膺善每來觀學中諸生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奕奕清雅陳仲舉方直不阿
海內希風之流宜以李膺為首次則王暢劉祐次則荀爽韓融次則
魯肅次則王柔次則郭泰賈偉節次則宗慈王昶劉儒張邈王考為一君共為若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爽共為知
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為八俊度尚張邈王考劉儒王昶為八
顧荀爽李膺為八顧郭泰賈偉節為八及及者
其言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王昶為八
王章為八顧郭泰言並以財救人者也
劉表字景升山陽人少知名號八俊士至荊州收

李膺為司隸校尉時朝廷日亂紀綱頹弛膺獨持風裁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度以為登龍門
膺子好學慕其家有足識風度膺同年相謂有聲名辟府
府未嘗屈屯
杜密轉太樓令政化清理徵拜尚書僕射此兄弟共李膺俱生而名行相次故
時人亦稱李杜為顧荀李杜之目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
大澤中不交時事名顯朝廷後至大將軍
雄能親刑民訟皆為得內刑獄者多積大守定陵
軍稱敏黎陽令頗能治術張及時水守李膺表宗此三人日荀君
清識難尚陳寔至郡陵侯相慕容歸膺果政不就
陳寔為太丘長時縣境多盜發比屬縣而太丘獨
辟命梁冀貪虐擅恣公卿以下莫不承旨冀聞其高名以禮徵為
之所勇冠至天下之士莫不延頸企踵以得一見為榮冀既
陵犯朝政威福自己百官側目莫敢違忤唯陳留高士安邑令
秀涼州刺史明公威恩遠著為天下所瞻仰宜時
任文學定祖少為太學生與汝南范孟博友善
國識宛轉其術時人稱曰欲知仲祖問於安文曰若今行古任
定祖

白水時年十八入仕郡下名為清白吏
顏容後階至大夫與郡太守李膺共為儕輩
閑名士為郡所在公以禮對待帝即位徵為博士
三公俱闢皆不就
華歆字子魚平原人與北海邴原管寧俱有高名時人謂之三
一龍歆為龍首原為龍頭寧為龍尾
父母年未六十人共養歆獨遠遊學
斗筲鄙庶人為太學諸生
三輔決録注曰陳寔為太丘長時有三人詣寔寔子元方
元方長子也年十歲門下客與季方爭
元方曰家君在門與人語
季方曰客來問尊君在門
元方曰客來問尊君在門
元方入門不顧
客怒曰相與語而汝父
元方曰君與家君
君與家君
元方曰君與家君
君與家君
元方曰君與家君
君與家君

弟位至太常

徐宗字君胄晉陵海西人避亂仕東之解褐東之行參本郡與陳郡袁甫並知名宗位至廣陵太守甫太常陳郡袁氏一門三太常

顧榮字彦先吳郡吳人也祖雍吳丞相父穆早卒榮少孤為從祖叔祖所養榮亦以孝聞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轉散騎侍郎

賀循字彦先會稽山陰人也祖邵吳左中郎將父景早卒循年十二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循仕吳為東觀郎轉中書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陟吳侍中父據早卒瞻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瞻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也祖浚魏太僕父嵩吳衛將軍顗少有大志識量清遠風儀秀整時人咸稱重之仕吳為尚書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戴若思名淵字若思譙國銍人也祖良吳大司農父若早卒若思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若思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也祖覽吳司空父裁早卒導少孤為從祖叔父祖所養導亦以孝聞仕吳為太子舍人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庾亮字元規潁川鄢陵人也祖峻吳侍中父琛早卒亮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亮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卞壼字望之濟陰冤句人也祖秉吳尚書父粹早卒壼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壼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庾敳字子嵩潁川鄢陵人也祖峻吳侍中父琛早卒敳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敳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華譚字令思平原高唐人也祖覈吳左國史父核早卒譚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譚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敦字處仲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敦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敦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舒字仲和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舒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舒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邃字茂遠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邃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邃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廙字世將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廙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廙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恬字敬豫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恬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恬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洽字敬和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洽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洽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彬字世儒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彬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彬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承字安期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承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承仕吳為黃門侍郎吳亡入洛為太子洗馬

王悦字叔豫琅琊臨沂人也祖正吳尚書父基早卒悦年十歲喪母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悦

故綿懷儀仗以候重名高動見尊禮
王字守王綿懷位以候重名高動見尊禮
王字守王綿懷位以候重名高動見尊禮
王字守王綿懷位

裘輔字世庸南陽西鄂人漢河間相樹之後也少有幹局世
叔劉寵尊稱名輔為馮翊太守喬至隴州刺史
秦靖字幼安敦煌人官至涼州刺史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祖父索袪為涼州刺史
紀瑩字茂孫吳郡人也祖父永博辯有文才
華秀字成叔巴郡臨江人也祖父宏博辯有文才
任愷字祖龍尚書崔洪所知友位至吏部尚書令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父楷有重名理以明識清允稱位至太保
裴頠為人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尚老自以知名位望尚
書僕射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祖父淑有重名魏侍中尚書令
周顗字伯仁汝南安城人祖父浚有重名魏陳留太守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祖父覽有重名魏光祿勳
王承字安期東海郯人祖父祥有重名魏司空
王湛字處沖祖父昶有重名魏尚書
王戎字濬沖祖父渾有重名魏司空
王衍字夷甫祖父乂有重名魏尚書
王敦字處仲祖父基有重名魏尚書
王廙字世將祖父正有重名魏侍中
王羲之字逸少祖父正有重名魏侍中
王獻之字子敬祖父正有重名魏侍中
王珣字元琳祖父導有重名晉丞相
王珉字季琰祖父導有重名晉丞相
王恭字孝伯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忱字元達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坦之字文度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國寶字宣子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雅字茂達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珣字元琳祖父導有重名晉丞相
王珉字季琰祖父導有重名晉丞相
王恭字孝伯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忱字元達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坦之字文度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國寶字宣子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王雅字茂達祖父蘊有重名晉侍中

孔愉字敬和會稽山陰人祖父靖有重名吳太常
孔汪字公表愉從父兄弟也父侃有重名晉太常
孔坦字君平愉從父兄弟也父侃有重名晉太常
孔嚴字思潤愉從父兄弟也父侃有重名晉太常
孔恬字敬平愉從父兄弟也父侃有重名晉太常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後也父惠有重名漢諫大夫
孔光字子夏安國從父兄弟也父霸有重名漢諫大夫
孔霸字次公安國祖父也父福有重名漢諫大夫
孔福字子襄安國父也有重名漢諫大夫
孔延年字子長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僖字仲和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季彥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融字文舉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北海相
孔褒字文禮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會稽太守
孔曜字世光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昱字元世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羨字子魚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震字子發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奮字元方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嵩字仲山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融字文舉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北海相
孔褒字文禮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會稽太守
孔曜字世光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昱字元世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羨字子魚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震字子發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奮字元方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孔嵩字仲山魯人孔子後也有重名漢太守

沈友不與吾言友父注便去算囊此曰張士矣小人不與語
仲堪曰家祖常欲得識自可見詣當請曰謝風流儒望真於來
之夫優劣曰家祖常欲得識自可見詣當請曰謝風流儒望真於來
之夫優劣曰不有此舅焉有此甥既而蜜使報玄玄末帶造之玄
蜜使字子聲吳郡人也父祖並有名位蜜少有高望仁厚與玄
諸父並有高望仁厚與玄兄弟並有名冠于中興位至侍中
侍中
謝朗字長度陳郡陽夏人父尚有名時謝氏子弟多有清望
謝韶字穆度方之子少有名時謝氏子弟多有清望
謝韶謝朗謝玄謝淵謝琰謝安末謝川皆其小字也韶位至車騎司馬
謝安字安石陳郡陽夏人祖父裒父尚並有名位至中書令
謝安雅量恢誕其名播出乃之石自然有公輔之望處家常以蘧
廬圖山水弟能寫洛下書生詠有皇嵇敬其音韻湖名滿愛其詠而
不倦及或者厚以戰之位至太保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七十七　總錄部二十七

名望第二

南齊張緒字思曼為太子舍人武帝詔曰卿東南物望朕宿昔所聞秘書丞天下清官今以相煩為卿定名器亦以為秘書丞王儉字仲寶武帝為撫軍東部尚書儉仰體素望為長史呈牒希旨自此可謂素望何偃入廬江滿人明帝建武中為領軍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時帝兵權動制儉微言足荷已卒京邑顧慕唯偃之而已何戴為吏部尚書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為小褚公羊攸為司徒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為左長史攸貴戚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為式融曰朏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

陸子真吳郡人王儉選貴公子以才儁物為天府太守入閤門

曰彼有人焉顧琛一公兩擬安能門戶陸子真五世內侍我之流亞

張融父暢有名於世後融為南陽王友被對共使李道固席廣道固驚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王長史張暢子不融器威父之曰先君不幸名達之喪

張融自敘第也建武中出為封陵太守時名流謝淪可共語淪可共語淪可共語

也位至宣慰使贈武陵王中録事

伏順字玄耀晏安之子幼侍父誉理與兄住均記城

劉晏俱知名官至給事黄門侍郎

劉茂字茂和義興人守明之子少[illegible]東晉郡廷尉卿

劉馬都尉

徐湛之字[illegible]為丞相掾尚書郎

[illegible]為尚書郎與張邵王曇生[illegible]為[illegible]

王僧為尚書令有七子次子衡[illegible]知名有中學起家秘書郎

陳郡袁字[illegible]義興武陵人少[illegible]

宗元毅南郡人少好學以[illegible]

駱野王父知為臨賀王[illegible]

知名為太子率更令時[illegible]

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illegible]

府 [illegible]

周弘正字思行[illegible]人仕梁為左民尚書[illegible]

子曰人[illegible]

右僕射

徐陵字孝穆名高一代位[illegible]

王沖字[illegible]

領[illegible]

王通[illegible]

進侍[illegible]

張種[illegible]

[illegible]

右僕射

周弘正字思行[illegible]人仕梁為左民尚書[illegible]

子曰人[illegible]

右僕射

徐陵字孝穆名高一代位[illegible]

王沖字[illegible]

領[illegible]

王通[illegible]

進侍[illegible]

張種[illegible]

[illegible]

至散騎常侍兼中書令人

後魏崔孝伯清河東武武人與同郡盧[illegible]

原等俱以[illegible]

高孝[illegible]

崔楷三[illegible]

公孫[illegible]

[illegible]

李順字德正博[illegible]

李素字希義博[illegible]

見知

李神字[illegible]

李承敏[illegible]

薛[illegible]

[illegible]

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伯位至尚書
游雅字伯度廣平任人少好學有志節太武時與渤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東宮內侍長
論明根孝文初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
追隨而閭以才謀時倚明根世號高游為明根位至大鴻臚卿
閭後至中書監
李神傳小名提少以才學知名高祖時為秀才所賞位至侍中
宋弁字義和廣平列人也祖惜與從叔玄伯俱知名
太武時歷位中書博士貧外散騎常侍
張祖字徽仙少孤貧沈靜好學有氣幹與從叔玄伯俱徵
叔孫俊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徵後至瀛州刺史
陽尼傳通涉經典以文侯太護頓丘李恢同志尚名宦至幽州
北平府長史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也

洛中翻祖與來攻位至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其舊刑部尚書子十一成能屬文文章與高閭齊名且速年未二十
必勤於學與高閭齊名文章與高閭齊名且速年未二十
收雖天才無後而年事在二人後故子昇先後方稱耶魏書邵
位至中書侍郎
趙郡李仲璇小字佛助與河間邢子才及收族叔李寶拔以文章
顯北齊人邢小魏書先後也溫子昇邢子才並號二才收少子
才子曰勿論收族叔李寶拔以文章

望之重名[illegible]職官[illegible]無[illegible]著聲績[illegible]者[illegible]以[illegible]士[illegible]

故得[illegible]兼[illegible]武[illegible]部[illegible]外[illegible]旨[illegible]每[illegible]不[illegible]即[illegible]其[illegible]真[illegible]其[illegible]先[illegible]蓋[illegible]慎[illegible]于[illegible]今

[illegible]之[illegible]至[illegible]升[illegible]拱[illegible]揆[illegible]

[illegible]老[illegible]林[illegible]守[illegible]仁[illegible]輔[illegible]杜[illegible]周[illegible]為[illegible]内[illegible]史[illegible]上[illegible]武[illegible]帝[illegible]常[illegible]於[illegible]黄[illegible]陽[illegible]宫[illegible]作[illegible]鮮

[illegible]昌[illegible]詩[illegible]李[illegible]白[illegible]我[illegible]宫[illegible]白[illegible]華[illegible]間[illegible]李[illegible]德[illegible]林[illegible]及[illegible]鬼[illegible]兵[illegible]與[illegible]秦[illegible]朝[illegible]仕[illegible]進[illegible]書[illegible]

務[illegible]教[illegible]正[illegible]調[illegible]其[illegible]士[illegible]人[illegible]引[illegible]近[illegible]介[illegible]日[illegible]得[illegible]其[illegible]聽[illegible]使[illegible]後[illegible]為[illegible]執[illegible]作[illegible]文[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知[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林[illegible]研[illegible]少[illegible]有[illegible]才[illegible]名[illegible]又[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章[illegible]動[illegible]行[illegible]於[illegible]世[illegible]或

[illegible]木[illegible]知[illegible]者[illegible]謂[illegible]林[illegible]研[illegible]少[illegible]有[illegible]才[illegible]名[illegible]又[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文[illegible]章[illegible]動[illegible]行[illegible]於[illegible]世[illegible]或

[illegible]裘[illegible]字[illegible]茂[illegible]和[illegible]少[illegible]聰[illegible]敏[illegible]有[illegible]令[illegible]名[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曹[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史[illegible]

何[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湖[illegible]東[illegible]士[illegible]後[illegible]知[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明

[illegible]為[illegible]誦[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右[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隆[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才[illegible][illegible]仕[illegible][illegible]楊[illegible]明

時[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語[illegible]曰[illegible]世[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白[illegible]楊[illegible]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illegible]幹[illegible]其[illegible]見[illegible]美[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官

至[illegible]國[illegible]子[illegible]祭[illegible]酒

焯[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大[illegible]學[illegible]博[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殿[illegible]尉

元[illegible][illegible]尚[illegible]書[illegible]左[illegible]僕[illegible]射[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顯[illegible]好[illegible][illegible]佛[illegible]書[illegible][illegible]記[illegible]少[illegible]得[illegible]美[illegible]名[illegible]於[illegible]京[illegible]下

王[illegible]李[illegible]元[illegible]載[illegible]琅[illegible]邪[illegible]臨[illegible]沂[illegible]人[illegible]博[illegible]學[illegible]多[illegible]通[illegible]少[illegible]有[illegible]盛[illegible]名[illegible]於[illegible]江[illegible]左[illegible]歷[illegible]太[illegible]子[illegible]

洗[illegible]馬[illegible]中[illegible]舍[illegible]人

[illegible]裘[illegible]政[illegible]子[illegible]南[illegible]金[illegible]位[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郎[illegible]中[illegible]墨[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文[illegible]藻[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我[illegible]稱[illegible]

[illegible]陸[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房[illegible]少[illegible]有[illegible]行[illegible]義[illegible]為[illegible]邦[illegible]族[illegible]所[illegible]稱[illegible]位[illegible]至[illegible]吏[illegible]部[illegible]侍[illegible]郎[illegible]

[illegible]文[illegible]恒[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樂[illegible]少[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器[illegible]家[illegible]世[illegible]武[illegible]功[illegible]諸[illegible]兄[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馬[illegible]自[illegible]達[illegible]恒[illegible]

[illegible]好[illegible]學[illegible]博[illegible][illegible]著[illegible]述[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名[illegible]公[illegible]子[illegible]位[illegible]至[illegible]金[illegible]紫[illegible]光[illegible]祿[illegible]

大夫

崔[illegible]字[illegible]峴[illegible]北[illegible]海[illegible]人[illegible]待[illegible]詔[illegible]文[illegible]林[illegible]館[illegible]歷[illegible]殿[illegible]中[illegible]監[illegible]部[illegible]員[illegible]外[illegible][illegible]曲[illegible]郎[illegible]中[illegible]儀[illegible]

[illegible]祖[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稱[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崔[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員[illegible]外[illegible]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後[illegible]進[illegible]之

[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部[illegible]員[illegible]外[illegible]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後[illegible]進[illegible]之

成[illegible]以[illegible]二[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准[illegible]的[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朝[illegible]散[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朝[illegible]散[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少[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於[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賓[illegible]客[illegible]四[illegible]海[illegible]士

大夫名[illegible]之官至通[illegible]大夫

千仲文[illegible]儒[illegible]有[illegible]大[illegible]志[illegible][illegible]調[illegible][illegible]拔[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號[illegible]為[illegible]名[illegible]公[illegible]子[illegible]起[illegible]家[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屬[illegible]

[illegible]元[illegible]仕[illegible]後[illegible]周[illegible]歷[illegible][illegible]春[illegible]令[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司[illegible]馬[illegible]俱[illegible]有[illegible]能[illegible]名[illegible]敏[illegible][illegible]于[illegible][illegible]儉[illegible]少[illegible]以

貞[illegible]介[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仕[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頭[illegible][illegible]郡[illegible]丞

[illegible]孝[illegible]意[illegible]少[illegible]有[illegible]志[illegible]尚[illegible][illegible]疑[illegible]以[illegible]貞[illegible]介[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仕[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頭[illegible]郡[illegible]丞

[illegible]李[illegible]吉[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林[illegible]子[illegible]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名[illegible]臣[illegible]之[illegible]子[illegible]才[illegible]行[illegible]相[illegible]繼[illegible]四[illegible]海[illegible]名[illegible][illegible]莫[illegible]不[illegible]宗

仰[illegible]位[illegible]至[illegible]宗[illegible]正[illegible]卿[illegible]

杜[illegible][illegible]聘[illegible]舜[illegible]名[illegible]子[illegible]義[illegible]弼[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美[illegible]名[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京[illegible]邑[illegible]位[illegible]至[illegible]御[illegible]史[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

薛[illegible]收[illegible]與[illegible]從[illegible]子[illegible]元[illegible]敬[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音[illegible]俱[illegible]有[illegible]才[illegible]名[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河[illegible]東[illegible]三[illegible]鳳[illegible]呼[illegible]

收[illegible]為[illegible]長[illegible]雛[illegible]德[illegible]音[illegible]為[illegible]鸞[illegible]雛[illegible]元[illegible]敬[illegible]最[illegible]小[illegible]謂[illegible]為[illegible]鶵[illegible]雛[illegible]故[illegible]仕[illegible]至[illegible]天[illegible]策[illegible]府[illegible]記[illegible]室[illegible]

元[illegible]敬[illegible]天[illegible]策[illegible]府[illegible]參[illegible]軍[illegible]兼[illegible]直[illegible]記[illegible]室[illegible]

鄭[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少[illegible]以[illegible]博[illegible]學[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霍[illegible]王[illegible]元[illegible]軌[illegible]所[illegible]參[illegible]軍[illegible]元[illegible]軌[illegible][illegible]溪[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先[illegible]是

[illegible]令[illegible]從[illegible]父[illegible]知[illegible]年[illegible]為[illegible]霍[illegible]王[illegible]友[illegible]元[illegible]軌[illegible]謂[illegible]人[illegible]曰[illegible]郎[illegible]氏[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賢[illegible]人[illegible]之[illegible]宅[illegible]也[illegible]

王[illegible][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令[illegible]從[illegible]州[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舉[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稱[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陳[illegible]留[illegible][illegible]溪[illegible]人[illegible]博[illegible]涉[illegible]文[illegible]史[illegible]隱[illegible]居[illegible]于[illegible]古[illegible]大[illegible]梁[illegible]城[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

孔[illegible]紹[illegible]安[illegible]與[illegible]兄[illegible]紹[illegible][illegible]俱[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詞[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外[illegible]兄[illegible]虞[illegible]世[illegible]南[illegible]歎[illegible]異[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有[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稱[illegible]為[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紹[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篤[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之[illegible]好[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稱[illegible]為[illegible]孫[illegible]孔[illegible]紹[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監[illegible]

[illegible]世[illegible][illegible]鄭[illegible]州[illegible]滎[illegible]陽[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苑[illegible]有[illegible]益[illegible]名[illegible]後[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錄[illegible]事[illegible]參[illegible]軍[illegible]

謝[illegible]惲[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稱[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令[illegible]

[illegible]計[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太[illegible]子[illegible]洗[illegible]馬[illegible]兼[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舍[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人[illegible]稱[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計[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相[illegible]次[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士[illegible]並[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學[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

楊[illegible][illegible]華[illegible]陰[illegible]人[illegible]少[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王[illegible]勃[illegible]楊[illegible]炯[illegible]盧[illegible]照[illegible]鄰[illegible]東[illegible]海[illegible]駱[illegible]賓[illegible]王[illegible]考[illegible]

以[illegible]文[illegible]詞[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海[illegible]內[illegible]稱[illegible]為[illegible]王[illegible]楊[illegible]盧[illegible]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四[illegible]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川[illegible]令[illegible]卒[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參[illegible]軍[illegible]照[illegible]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川[illegible]令[illegible]

張[illegible]鷟[illegible]冀[illegible]州[illegible]人[illegible]弱[illegible]冠[illegible]以[illegible]文[illegible]詞[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仕[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司[illegible]戶[illegible][illegible]門[illegible]修[illegible]撰[illegible]

趙[illegible]元[illegible]楷[illegible][illegible]德[illegible][illegible]辯[illegible]明[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讞[illegible][illegible]未[illegible]仕[illegible]上[illegible]郡[illegible]東[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張[illegible][illegible]幹[illegible]理[illegible][illegible]稱[illegible]焉

帝閣其名遣著作郎孫盛撰魏氏春秋時並以文論知名利見仕至著作郎弘文館學士累遷中書侍郎太史令典敬至

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才藻絕人爽邁不羣有大志缺於細行初欲隱遁山藪而未能自絕當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而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所漱石非可枕耳楚曰所以枕石欲礪其齒所以漱流欲洗其耳其後楚遂以才名顯於世

府元龜　卷七百七十七　九

杜夔爲雅樂郎教習古樂考正聲律夔以古聲節舒雅異於今聲哀思感人聽者悲歎魏文帝甚重之

周毖魏文帝時爲尚書郎與蘇林董遇俱以學行見親幸

鍾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也父繇魏太傅毓少與弟會俱以才顯太和中爲尚書郎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也父朗漢末爲會稽太守肅年十三能通父業弱冠博綜群言兼好賈馬之學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父凌魏太尉基少好學能屬文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祖父龔爲漢名臣粲年十七詣京師時蔡邕才學顯重聞粲至門賓客滿坐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坐客皆驚粲既去或謂邕曰王公之子有異才然非凡人之所及也邕曰此兒有奇才吾不如也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父柔漢末爲涼州刺史昶年十三能屬文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也父朗漢末爲會稽太守肅年十三能通父業弱冠博綜群言兼好賈馬之學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父凌魏太尉基少好學能屬文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祖父龔爲漢名臣粲年十七詣京師時蔡邕才學顯重聞粲至門賓客滿坐邕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坐客皆驚粲既去或謂邕曰王公之子有異才然非凡人之所及也邕曰此兒有奇才吾不如也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父柔漢末爲涼州刺史昶年十三能屬文

文詞知名弟之子有勇力之才善書讀書左氏傳父之一時之

明帝後至武帝長史之遷至太原王

徐孝伯兗州琅邪人少以文章知名爲浦州司法參軍事

事書記事司士李亘亦能而善以文詞雅美有人詞之

李秉字先伯洛陽人振通之仲之孫也秉少有高

蘇晉京兆武功人開元中爲中書舍人

劉允濟汴州雍丘人少以文學知名時人謂之蘇李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少以學知名時人謂之蘇李

開府儀同三司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太尉

蘇瓌中宗朝歷尚書中書門下三品子七人瓌尤知名

蘇頲瓌第二子景雲初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中爲中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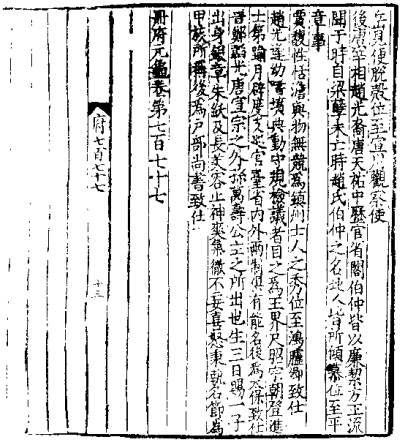
蘇頲瓌第二子景雲初中書門下三品開元中爲中書令

薛登博涉文史以學行著名

薛登博涉文史以學行著名

不識宮洛陽百姓觀以爲古人或出眉目有異六尺之軀豈可以貌取人乎
門慕之中使臨門索其新文後爲人客中之一人進
賓知章曾稱人少以文詞知名神龍中知章與賀朝等齊
隱楊州張若虛邑里州里號稱吳越之士文詞俊美楊名
於上京仕至兗州兵曹參軍
蕭穎士字茂挺與李華同年登進士第開元中平人物聚
於曾門馬後輒揚其名譽穎士有儁才而詼之傳說見指
物之譬之見時人未之知穎士之名自穎使入朝言國人願得
賀知章子爲師其名聲華東若此
王維以詩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凡諸王駙馬豪右貴勢之家無
不拂席迎之代宗時弟縉爲宰相寵錫日渥之伯兄天寶中
詩名冠代位至尚書右丞
李白少與蜀中諸生作果父韓注裴政張俊明隱於岷山
宋之問有詩云六言句極爲警絕故時人稱之
杜甫字子美天寶末詩人司農卿審言之孫恕己之甥
審言志行尚潔不苟合當與蘇味道李嶠崔融閻朝隱
曾歷臺閣有貴人交之者輒以老病辭高名重
揚歷素以俠行著稱流離過人凡所知友皆一時名士性至中
書侍郎李適事
李機兗州人開元中爲監察御史時張說爲中書令
嘗與諸學士論天寶以來文章之士說以張燕公爲首
次不至於今稱說常時詞名之士皆以燕公爲宗燕公之
爲元載知政天下之士重至而甚推三反重于時太學薛
張弘以經學爲儒生宗日試萬言號爲張萬言官至
駙馬侍
李承光至其從官頗以才辯干謁於時累官襄州
潭州刺史

崔造與韓會厚會廉東美張正則爲友皆倜儻負士元好談經濟之略
爭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爲四豪造後至尚書平章事
裴垍初舉有清稱其所與游皆一時名士位終吏部侍郎
子少微
韓昌黎與李翺祖述六籍之文居貞皆有名於時昌黎至太子少師
郁士美善與人交終始之際如此也當時名稱甚於位至太子
詹事
元宗簡好讀書與白居易劉禹錫友善居易贈詩有白頭老校書
之句宗簡嘗以詩答之有白首著書之句
盧戎爲新東觀奏使兄弟五人李弟放最知名放至江西觀察使
盧戎爲新東觀奏使兄弟五人李弟放最知名放至江西觀察使
盧鼻字仲文風貌令名而器量重厚有大臣之度後爲荊州刺
史再爲尚書右丞遷武昌節度所至皆有聲績大
和中開成爲理及位高益爲時人所重
武昌節度使兄弟十人俱以能詩出入貴游之
門所號中十子張籍白居易元稹李紳皆其數也
籍與兩子也以文學標行方名於時官至太常博士
以詩名位至王屋山人
李涉者有高名於時官至太子中允
行名位至少詹事
李翺爲人所稱慕交游皆當時豪俊與友其
名聲爲一時歸重
崔鄭國兄弟李宥分鎮兩浙鄭躬親職事檢束所下公廉位至
浙西觀察使鄭至大中朝
元稹字微之與白居易友善居易以詩名稹之詩體製流
暢世號元和體稹能狀物白居易模寫至工稹行部平
善事上於武昌節度使白居易繼至工部行部平
李肇爲翰林學士撰國史補序曰開元以來縉紳之士
苟聞於一藝一行者莫不悉心盡錄以爲傳記
李翺爲山南東道節度判官檢校工部兵部員外郎
元和三年冬約至隋縣謁見
李吉甫於淮南節度使上表薦之
元和三年冬約至隋縣謁見
李吉甫於淮南節度使上表薦之



宰相便賢殺位至宰相觀察使
後漢竺相趙光有清天祐中縣官省閣伯仲皆以廉潔方正深
聞于時自梁孝未亡時趙氏伯仲之名独人心所傾慕位至平
章事
震曰性恬澹與物無競為縣門士人之秀方位至鴻臚卿致仕
趙元淑幼喜博典動中規檢識者目之為王界尺昭宗朝登進
士第論月辟唐文宗官墨省內外制制誥有能名後為丞相致仕
晉卿嗣光唐宣宗之外孫萬壽公主之所出也生三日賜一子
出身銀章宋紱及長美容止神襲第徽不妄言動東觀名節為
甲族所推後為戶部尚書致仕

冊府元龜卷七百七十八　總錄部　二十八

高尚

易曰高尚其事仲尼之徒蓋有六百不仕者焉斯蓋抱樸以自守棄軒冕而無悶不降其志辱其身絕塵於其不可拔也三代已還乃有聚則家富之列不屑聲名之倒乘物相之位辭封爵之命安事玄微而高蹈公府交辟而不起雖復清吊貴于丘園禹臨陽於屢戶視之箕如也非夫德充於內道光於外孰能不屈穢然而自得之哉亦曷貴不降志全度以成其高世之節今並採其事迹著之于篇或有雖在卑位而亦疑名登及城外遠阪而責仕出處有道不無螺焉

閔損字子騫魯人孔子弟子也不仕大夫不食污君之祿季氏使子騫為費宰子騫告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冊府七百七十八　一　總錄部　高尚

莊周梁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楚王聞其賢使者持金千斤白璧百雙將以為相莊子固辭而不許使者曰黃金白璧寶之至重卿相之位尊先生辭而不受何也莊子曰子所謂見其一未知其二者也獨不見夫郊祭之牲乎衣以文繡飼以芻叔則清道而行止則君庖養之及其入大廟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汙我寧遊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楚威王聞莊周賢使大夫厚幣迎之許以上卿之位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年衣以文繡入大廟當是之時雖欲為一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勿汙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也

冊府七百七十八　二　總錄部　高尚

漢鄭子真耕於谷口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終不屈

後漢王扶客居瑕邱閉門讀書不應徵召或之謀杖策詣鄉里連請固辭不起大傅聞而歎曰楚元興親服音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講京兆號西二都通古今書少勤學不倦經典既明乃歸受教授三輔更辭不應

劉均常稱病家貧連不應州郡辟召郡辟掾公請之使縣公請肝諸門既至主不能留均於是變衣漂塵逆知二年司徒侯霸又請之後舉孝廉直言並不詣

逸典性玩逸至數旬清卒並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舉

中華書局聚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七十八　三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七十八　四

[illegible]

董祐有重名來聘文元年日有食之詔舉賢良文正之士梁冀舉周燕失位馬融對策事在扶持以預不詔進者長安上封事送稱疾篤命家前後凡十餘人車三徵竟與郭泰方正博士有道徵不就名稱不衰

許劭有高行辟公府揚州刺史周乘舉方正徵皆不就建安中南陽宗慮歷之風必翔而後集終于深亭今人許劭有知人之鑒故以況之

李元禮為漁陽太守徵拜將作大匠以老病乞還鄉里年七十餘卒

郭林宗遊於汝陽名震京師司徒黃瓊辟之不就或問其故曰吾觀瓊志大而慮遠好謀而少決難與經遠事也

黃憲為豫章太守徵為太尉不就

周燮為郭林宗所稱亦名知人嘗遊不仕並以壽終

孟敏遊學十年遂知名三公俱辟並不就

顏容遊豫州汝南戴良等皆為之稱譽荀爽與書曰顏子不遷不貳容有其德而無其時

荊州劉表以為武陵太守不肯赴官卒于家

皇甫嵩討黃巾以為左中郎將其年冬大將軍何進欲徵天下名士共謀政事以為根本時卿大夫皆舉所知唯恐不及嵩獨不舉一人或以問嵩嵩曰公為將帥當簡練英雄誅除穢亂而反徵召儒生以治國政乎此所謂資人斧柯而自伐其手者也進不悅

鍾皓九辟三府徵拜尚書郎不就年六十四卒

張璠為豫章太守徵為大司農不就

董卓秉政徵荀爽為平原相不就

初徵孝人祖本養志不事考病九子辟公府小黃門徵病卒

揚雄字子雲先少清靜寡欲不汲汲於富貴有以自守博覽無所不通家貧嗜酒人或載酒肴從雄學奇字而劉歆亦愛之哀帝時丁傅貴盛雄恬於勢利不趨其門有人嘲雄雄解之以為玄尚白而黑不事事而富貴人皆笑之雄不以為病

王莽篡位雄校書天祿閣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時有人從雄學作奇字者雄曰吾方白日作之恐後人以為非今而作之恐後人以為是

劉龔字聖公東海蘭陵人也少與同郡蕭育俱有名稱哀帝時為侍中光祿大夫

竹木間布場圖象圖畫果園蔬菜等尺以代步涉之艱或舟車尺以代步涉之艱或舟車之會以便四疆之役養鵬有集蓬之陪昌黎學無常師苦身勤力之勞良羽翠山則陳商有以規之旌旗時吉日則韋弦有以戒之蓋以觀其所好察其所尚考其志意而知其人焉故古之人有以觀書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畫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射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琴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奕而知其人者有以觀舞而知其人者有以觀馬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劍而知其人者有以觀酒而知其人者有以觀花而知其人者有以觀鶴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石而知其人者有以觀香而知其人者有以觀茶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硯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墨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紙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印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琵琶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笛而知其人者有以觀鼎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爐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瓶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盆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帳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屏而知其人者有以觀扇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冠而知其人者有以觀衣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帶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履而知其人者有以觀杖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笠而知其人者有以觀蓑而知其人者有以觀釣而知其人者有以觀漁而知其人者有以觀樵而知其人者有以觀耕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牧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織而知其人者有以觀舂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磨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碓而知其人者有以觀井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灶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竈而知其人者有以觀釜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甑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箸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匙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盤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碗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盞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碟而知其人者有以觀壺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瓶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罐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缸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甕而知其人者有以觀罈

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善蓋臣事昭安事永被恩隆以禮發哀光寵並等徵命屢至任皆謙退情心矣國恩自惟心無報効而明詔却到不令稍留事表其以禮發哀至今日誠謂於義有紀極不遠當調禮以隆恭奉今年二月故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昭公贈侯服例備典禮追命之榮恩加褒飾又降使臨弔賜以禮物遣使護喪還葬舊墓以臣為光禄勳弟事務謙引咎周表授上益下成詔之旨精理殊常非所以旌往哲重自貽愧非國尚家安事之宜朕心歎惋永懷厥美之生重命攸終有朱博歐妖之書又午疾日發有加無損本任扶護佳兵以塞厄責望暴閑闕罹伺問屢謙辭重違情之分永省即恩聽放無令駭煩於禮初至于青盡哀命相仍高以八月竭祥書詔書問青州刺史為守令為平事若疾病賴醫上言寫有疾人當為治病為守令為平事若疾病賴醫上言寫有疾人當為治病為守令為平事若疾病賴醫上言寫有疾人當為治病

楊慶字威方義之兄也少有宿行為江南諸郡郡禮召辟[illegible]
辭請皆不能屈年七十矣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
周宣字叔布少學術於廣漢楊厚名亞董仲舒叔布不
吳郡張紘字子綱少遊學京都還本郡舉孝廉士公府辟皆不就
[illegible]
故[illegible]後雅以為長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中郎將蕭胡歸到史知其不屈以禮遣之胡到不受入事太原中衛將軍荒開倉振給長史唐臨貸穀救饑無以覆命縣切責使長史到州刺史徐勣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原令梁王肜為北中郎將引為司馬

劉毅字仲雄高平人博學武幹晉時五牒公府三徵尊官皆不就安貧樂道遭亂流寓荊州杜襲趙儼韓嵩劉表號為八俊毅與襲齊名襲卒後人多以毅比之

出所作四十餘篇獨傳於世

張輔為侍中領太子太傅東海王越辟為軍諮祭酒輔以天下多事東海王越辟為軍諮祭酒輔以天下多事非一人所安宜廣延賢俊以備不虞乃舉前東萊太守劉輿等十人皆為越所用

貨以谷讓私而善郎王琨乃薦為尚書郎王琨乃薦為尚書郎

學精深公豈內親安貧樂道動不違禮若此等輩可謂今之賢者矣屬俗之清方時弊頹靡司徒大下所聞凡十七人於為時經綸之事無所施用凡一十二人養子廣八人

伍朝字世明武陵長沙人少有雅操閉居樂道不願世事性好學以博古識不就刺史劉弘命為從事弘不能屈

遺樊建薦者隻國故以辭侍守道考之清德以終身故入數參之化勸逐讓二風焉案朝游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之目朝年過耳順而所志無虧江陵之高士也宜為加旌進何以勸善且白表為郎前漢有舊宜驟以

虞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韜晦不仕郡舉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鎮江左上疏薦喜懷節抱道守志彌篤雖古之逸人賀循為司空先達貴顯每造喜喜皆不答循自去不能動也太尉中郎臨海任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敦明退素莫貴乎篤志是以周之徵商洛漢之聘園綺雖迹塵囂市心遊雲霄然增漢朝海任旭曾檐簦負笈以明道前雖不至其一致也今行古士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弘道貴能成業不終小行古士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弘道貴能成業不終小行古士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弘道貴能成業不終小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七十九

總錄部

高尚第二

晉嵇紹字延祖譙國銍人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康仕吳至侍中大鴻臚紹少好立學以潛退爲操布衣疏食不交當世山濤東土甚宗重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成康末召拜博士老病不起

阮孚字咸放陳留尉氏人以地利樂心建興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爲散騎侍郎中書侍郎皆不就二年徵爲侍中以父老固辭

翟湯字道深高陽人篤行仁讓不屈世事司徒王導辟不就成帝徵爲國子博士不起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以至年七十三卒於家

王朗字處明邵相導之從弟也父伷傳史評以爲從兄敦乎

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辭名常默然閉門著述積年四十餘卷

謝鯤字幼輿陳郡陽夏人祖父以下並仕魏鯤少有名譽而任放不羈

裴遐字叔道河東聞喜人父楷晉太保遐少有重名風神俊邁善於玄言

阮修字宣子陳郡陽夏人魏尚書武陵太守侃之子也

孔坦字君平魯國人祖父以下並仕魏坦少有志尚

庾敳字子嵩潁川鄢陵人祖父以下並仕魏敳少有高名

畢卓字茂世新蔡人父以下並仕魏卓

袁瓌字山寶陳郡陽夏人祖父以下並仕魏瓌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祖父以下並仕魏忱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祖父以下並仕魏恭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祖父以下並仕魏蘊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祖父以下並仕魏坦之

王珣字元琳太原晉陽人祖父以下並仕魏珣

王忱字佛大

各以壽終
江淮有高蹈棄俗之風遊止東陽山太守郡縣禮請屢招不就
又辟大尉掾屢徵不赴西將軍庾冰請為佐吏行至
軍徵拜博士著作郎皆不就邑里宗其遠有事公詣而後行吏
陽太守阮裕長山公王濛皆一時名士並與相敬重
卒年六十九
晉武二十餘年永和九年卒
江迪陳留圉人避難渡江居吳興烏程縣之餘不仕
徵辟有終焉之志本州辟為從事值晉作郡並不就征北將
軍郗鑒命為參軍後乃往王丞相導
吏部尚書周顗以清貧著聞之以郡六人舉秀才
才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遵儒之為異行元興末為州太守沼
為功曹委服造役之衆莫不盡力而已自請受下夫之
役太守感其誠意遂免之後為州治中別駕
王導父為晉丞相父卒導居喪不飲酒食肉
歷年
孟陋字仲孫武昌鄂人父早卒陋事母以孝聞
或請溫曰諸葛亮引管仲自比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亮相後主
猶王尚不屑據議此陋聞之曰桓公故是英傑管仲
處陋之人無所容其技而已豈得以此譏亮乎溫
之一命非我為高也由見君為隱逸耳
家業躬守廉儉
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祖父靖吳興太守
愉年十九而平
吳亡之年愉年十九而平
孫皓即位以愉為騎都尉
愉少有清操
正始中默安貧陋巷以琴書自娛
太康元年詔徵為博士
太康元年詔徵為博士

可動之名天守知其不屈乃徵為博士也
府七百七十九

常侍兼國子博士郡縣敦遣詣臺辭疾還家
東晉庾安道譙國人居會稽剡縣安道少有操行
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遣不已乃逃于父墓
魂魄猶歸冢中武山遠潛詩之興到崇處悵然會情
悉遠遊不友乃止郡召代見謙國戴逵徵不出
逵逸衡門與妻子為友墾菜為食和樂自得不出
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大漸輒為今生命未可
料醫風雷之患陛下既受而治之所恨使其身名並存請
其令命與秀等許之遂頃遷侍中秀固辭不受
桓乃秀命與秀等許之遂頃遷侍中秀固辭不受
隱於應詔詩人方之應詔甚為簡文帝所重尋代殷浩為揚
遷尚書事江州刺史鎮南將軍西陽太守以疾去職
授浩等保淮泗浩屯洛陽浩北伐前鋒敗績浩等
還會稽內史
漢不絕遂降君墓所幾將千年十時擬二
真出處以下江左因相遵仰自之如何有能然之志既又見
謂日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便更無出理若其已爾公江東社稷
危內委何許諸君以誠相數淡恐不得百年無憂所謂今而
樂足了以攘今名士於閒位經內外而無憂患所謂與時推
移全且夫道一也一旨一指通一隅之勝何必德地古人
王庾南北朝風流士也然吾謂其並名非真而始終異致若以
道非廣度自當超然獨詣然後能致之位正當拔擢為名教以靜
長垂蕪沒矣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所以屈而不仕
危內委何許諸君以誠相數淡恐不得百年無憂所謂今而
樂足了以攘今名士於閒位經內外而無憂患所謂與時推
移全且夫道一也一旨一指通一隅之勝何必德地古人
王庾南北朝風流士也然吾謂其並名非真而始終異致若以
道非廣度自當超然獨詣然後能致之位正當拔擢為名教以靜
長垂蕪沒矣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所以屈而不仕
危內委何許諸君以誠相數淡恐不得百年無憂所謂今而
樂足了以攘今名士於閒位經內外而無憂患所謂與時推
移全且夫道一也一旨一指通一隅之勝何必德地古人
王庾南北朝風流士也然吾謂其並名非真而始終異致若以
道非廣度自當超然獨詣然後能致之位正當拔擢為名教以靜
長垂蕪沒矣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所以屈而不仕
危內委何許諸君以誠相數淡恐不得百年無憂所謂今而
樂足了以攘今名士於閒位經內外而無憂患所謂與時推
移全且夫道一也一旨一指通一隅之勝何必德地古人
王庾南北朝風流士也然吾謂其並名非真而始終異致若以
道非廣度自當超然獨詣然後能致之位正當拔擢為名教以靜
長垂蕪沒矣末年人望猶存思安懼亂所以屈而不仕

府七百七十九

死者百五十州軍事生事發為賊人平
張荷謂湯人明宪君等史臣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
以安車束帛徵為博士祚滿使者迫而致之及至著太子友何
止玄虛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束帛送還故里詔曰幸矣何
先生
宋孔璪為太守時有命為西閤祭酒璪辭曰少無山林之操
幸學京師必經時用若中興建學當以璪為先生不學京師
至今不去閭達文少習勤苦經事數淺老年弟成閭命應
以本為祭酒之用
齊張融字思光有志尚始仕為安陸王子敬子友王文
學與融不相知融不趨附聽太中大夫周顒不交石季龍備
禮徵東帛辟融

徵聚長沙人也少以高節著名與南陽劉驎之南郡劉尚公周
廷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刺史甲謙等禮請為別駕驎之固
其好賢乃起後以病乞歸
孫敬字文度吳人幼曰晏密恬靜自見時命豈不就尚書僕射
表薦晏公車特徵晉帝
范宣少而聰慧博綜衆書歲辭並不應年十二家
既松字長雅茂希時徵侍中不就遂刻山後赴成帝山陵事畢車
便還諸人相與追之裕不聽時沈仲堪陳郡謝琰並為山相
相及劉惔並以名德當世安石謂王子猷曰安石不出將如蒼生
何子猷東山之後復徵為桓南郡司馬琰為會稽王友並
不就
何胤字子季廬陵郡人也少好學與從兄點俱事外兄東海
徐孝嗣孝嗣為吳興太守請點為功曹點以親老不就胤
年十四為州所召不就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殊幽
後就其精舍事高尚之迎出郡西發顏里為立宅臨溪有山水之
玩性愛泉石山精檀越與諸兄子共釜廚之資周不改節終
於蕭孫玄敬弘農華陰人也少有志節不應州郡辟命
宋胤有業行祖父郭仲文辟皆不就及高祖平荊州辟為主簿
不起閉其故宅門前有小池方數十丈中有蓮藕孫玄敬
精於吉凶相書故云門前池中有蓮藕其對抄善於
玄敬自也乃下入廬山依慧遠居焉考其文義元嘉初平之未官
至領軍將軍卒於江陵三湖立宅閉門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祭軍
不就二兄早卒孫敬養多孤幼撫育甚篤高祖嘉其義
何胤字子季廬陵郡人也少好學與從兄點俱事外兄東海
徐孝嗣孝嗣為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胤子並不應好山水
多遠遊西陵荊巫南登衡岳因元嘉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

疾遂江陵數日美其俊秀名山吳遊遂留江陵數日美其俊秀名山吳遊遂留江陵以遊之几所遊觀皆勝景之地宰相陶侃字士行元帝時為荊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鎮武昌侃性聰敏勤於吏職雖閑暇無事常自檢校庾亮嘗與侃書曰陶公性檢厲勤於事物雖盛暑終日閑齋未嘗有事人或以為煩侃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吾輩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自棄於時耶又嘗出行見人以竹木屑不用輒收置於一處人莫之解後正會值積雪以屑布地悉皆用盡其勤如此又嘗語人曰君子處世當使人稱其職名而已若不爾正可飲酒糟耳何事廢廢如此又嘗與殷浩書曰聖賢之人豈不欲處朝廷以正天下但以運屬時艱使人情競尚虛談不脩實務若不抑其流遂將莫返故為之耳其見重如此

府七百七十九　人事部

一無所就元嘉初大使陸子真為江州刺史子真素與侃善侃子瞻為子真所親愛侃少子瞻為子真所親愛侃少子瞻為子真所親愛侃少

郎勃川歸取道又稱疾不就

諸葛恢字道明琅琊陽都人也父融字伯陽有名於江左恢少知名弱冠為丹陽尹時吳興太守顧榮卒恢往弔焉主人以其幼不接之恢乃入坐靈床前撫榮屍曰顧彥先可謂死而不亡矣遂慟哭而去時人稱其識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父並為名士惔少有清識與從兄爽俱為王導所器重導嘗謂人曰見真長胸懷開豁照徹無疑雖太初之清朗不能過也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祖父昶為名士濛少有清操與劉惔俱為王導所器重導嘗謂人曰見仲祖使人神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祖父昶為名士濛少有清操與劉惔俱為王導所器重導嘗謂人曰見仲祖使人神

卒十家

陳壽吳人仕晉為著作郎撰三國志

裴松之河東聞喜人仕宋為中書侍郎撰三國志注

范曄順陽人仕宋為尚書左僕射撰後漢書

沈約吳興武康人仕梁為尚書令撰宋齊梁書

姚思廉雍州人仕陳為著作郎撰梁陳書

李百藥定州人仕唐為中書舍人撰北齊書

令狐德棻宜州人仕唐為禮部尚書撰周書

魏徵鉅鹿人仕唐為秘書監撰隋書

李延壽相州人仕唐為太子右庶子撰南北史

劉昫涿州人仕晉為宰相撰唐書

歐陽修廬陵人仕宋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

宋祁安陸人仕宋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

薛居正河中人仕宋為宰相撰五代史

歐陽修廬陵人仕宋為翰林學士撰新五代史

脫脫蔡州人仕元為中書右丞相撰宋遼金三史

郎勃川歸取道又稱疾不就

諸葛恢字道明琅琊陽都人也父融字伯陽有名於江左恢少知名弱冠為丹陽尹時吳興太守顧榮卒恢往弔焉主人以其幼不接之恢乃入坐靈床前撫榮屍曰顧彥先可謂死而不亡矣遂慟哭而去時人稱其識達

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也祖父並為名士惔少有清識與從兄爽俱為王導所器重導嘗謂人曰見真長胸懷開豁照徹無疑雖太初之清朗不能過也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祖父昶為名士濛少有清操與劉惔俱為王導所器重導嘗謂人曰見仲祖使人神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祖父昶為名士濛少有清操與劉惔俱為王導所器重導嘗謂人曰見仲祖使人神

卒十家

陳壽吳人仕晉為著作郎撰三國志

裴松之河東聞喜人仕宋為中書侍郎撰三國志注

范曄順陽人仕宋為尚書左僕射撰後漢書

沈約吳興武康人仕梁為尚書令撰宋齊梁書

姚思廉雍州人仕陳為著作郎撰梁陳書

李百藥定州人仕唐為中書舍人撰北齊書

令狐德棻宜州人仕唐為禮部尚書撰周書

魏徵鉅鹿人仕唐為秘書監撰隋書

李延壽相州人仕唐為太子右庶子撰南北史

劉昫涿州人仕晉為宰相撰唐書

歐陽修廬陵人仕宋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

宋祁安陸人仕宋為翰林學士撰新唐書

薛居正河中人仕宋為宰相撰五代史

歐陽修廬陵人仕宋為翰林學士撰新五代史

脫脫蔡州人仕元為中書右丞相撰宋遼金三史

比喜但恨簿有詞情然好酒性率人為且真大率中以應與為
才棚所痛酗酒事以廢仕從父兄那愛任寄故令呼
為我不懷言野衆都之所與皆談之致疑太尉記室
鷹吳士皆舉有酷慢性好酒後以醉忤旨左遷
引疾不仕後為刺史所舉秀才對策為天下第一除
後周孤獨志尚清潔好學博覽群書為州鄉所敬遇志而
事親孝敬篤至及舉秀才對策為天下第一除
後周孤獨志尚清潔好學博覽群書為州鄉所敬遇志而
事親孝敬篤至及舉秀才對策為天下第一除
後周孤獨志尚清潔好學博覽群書為州鄉所敬遇志而
事親孝敬篤至及舉秀才對策為天下第一除

冊府元龜卷七十九

冊府元龜卷第七十九

總錄部

博識

府元龜　卷七八〇　三

則不出入飲食衣服舉止動靜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語曰子產曰說也為有無表而圖象
類言七年三月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之郊問焉以無表而圖象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婚也
又言子產曰君人是因故以服事夏商周是因故以服事夏商周是因故以服事夏商周是因故以服事夏商周
季武子問於申豐曰吾欲事周以取天下其可乎對曰不可以德不建事不立不建不立不可以
取天下夫德建於和和建於利利建於義義建於禮禮建於信信建於忠忠建於敬敬建於文文
建於武武建於時時建於務務建於事事建於材材建於用用物資財以阜民民生厚而德正德
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
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
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
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
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
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
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
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
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
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
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
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
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
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
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
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
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
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
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
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
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
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
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
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
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
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
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
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
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
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
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
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
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
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
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
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
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
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
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
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
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
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
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
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
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
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
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
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
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
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
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
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
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
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
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
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
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
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
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
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
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
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
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
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
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
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
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
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
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
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
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
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
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
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
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
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
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
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
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
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
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
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
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
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
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
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
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
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
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
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
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
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生厚而德正德正而和平和平而不流不流而利普利普而義行義
行而禮成禮成而信立信立而忠固忠固而敬生敬生而文著文著而武烈武烈而時動動而務
成務成而事舉事舉而材育材育而用足用足而物資物資而民阜民阜而生厚

府七百八十　五

郯子來朝魯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仲尼聞之曰吾聞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而好古其是之謂乎

郯子魯大夫也昭子魯卿也仲尼孔子也

郯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師而鳥名鳥師而鳥名

少皞金天氏名摯立君也鳳鳥知天時之鳥也鳥師鳥官長也鳥名鳥師而鳥名

我高祖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黃帝軒轅氏以雲瑞命官故爲雲師而雲名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炎帝神農氏以火德王故爲火師而火名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共工氏水官名

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

大皞伏羲氏以龍瑞命官故爲龍師而龍名

我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師而鳥名鳥氏歷正也鴡鳩氏司空也鶻鳩氏司馬也鷹氏司徒也雎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

鳥氏歷正也鴡鳩氏司空也鶻鳩氏司馬也鷹氏司徒也雎鳩氏司寇也鵙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爲五工正

鴡鳩鶻鳩鷹雎鳩鵙鳩皆鳥名也鳥各有象以其象名官也歷正曆官也鴡鳩鶻鳩鷹雎鳩鵙鳩皆鳥名也鳥各有象以其象名官也歷正曆官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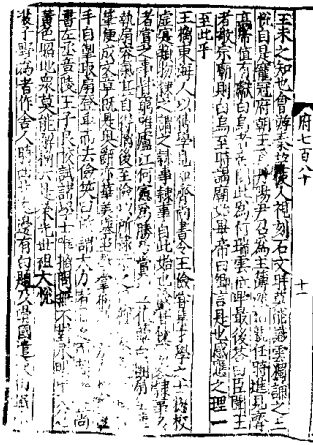
智于曰軼也詩終身守此言也
觀則父能大天也昭王問于周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對曰天地
民能登天乎民司
民之精要不過
能光照之其智能
女曰平見使制神之
而爲之牲器時服
後之有光烈而能
也九黎亂德夫人作享家爲巫
要質民信不知其福
其爲民主而不降無物以享禍
宗於是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是謂五官
壇場之所以上下之神氏姓之出
之物王帛之類采服之宜物名器
屏攝之位
各司
信之質
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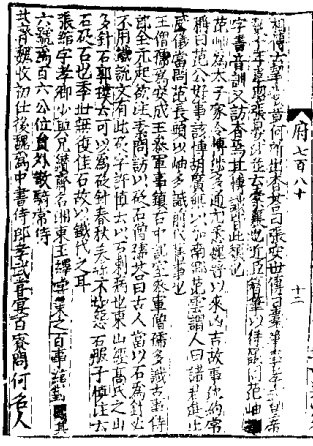
次王之度
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
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
民天地其後三苗九黎之德
亂天常其後也
奔復舊黎之后使復

以王子頁問於孔子曰敢問
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王失其官守爲司馬氏
龍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黎
不敢天地而不變
祭公曰
王問於祭公曰祀先王先公
于學祀先賢以尊德天子舉以太牢祀以會
夏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少牢祀以特牲
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黍
以魚上下有宗民則不授子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
粟盛以蜃器尊以瓦缶
以精明之者也故求備物不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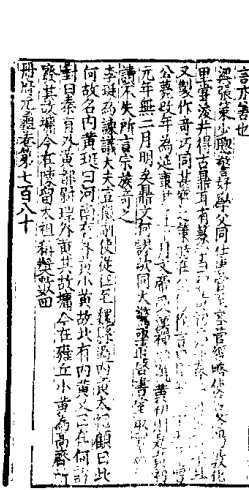
祀也以純二精
通天地之精
九公十日十二
奉之
故哥舞八
月近水之
祀所以
上乘人舍

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illegible]日月星辰天地之神[illegible]
大夫祁其禮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日皆莫知收對曰晉識郎董勳答問稱俗云正月一日爲鷄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節操

夫雲霄之志，人莫能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識雞鳴之不已，孟子之立誠。自宇宙無窮，何代不有？然不遇其時，不見其人，則已之志節，安得而知之？俊而漢而下，人有節義，遭時之變，或舊君被害，或國家危亂，操而圖之，臨難而不顧，守節拒權，皆意趣不撓，臨事不苟，而難奪之操也。故君子之於人，論其大節，而細行不虧，則其人可知矣。

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疑諸鄭伯以殺之等

高哀宋大夫為蕭封人以為卿，蕭封人，蕭邑之封人也。哀不義宋公而出奔，舍曾皇子于哀家，皇子貴，哀不貪貴之也。

楚鍾儀，楚人也，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繫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械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冷人也，敢不稽首。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再拜稽首，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教之，朝于襲丞，夕于習侯，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稱名，其二卿尊君也；稱君，不背本也；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也。

荀息以奚齊、卓子託于己，及獻公卒，里克殺奚齊于喪次，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曰：吾前以其所愛託之，今因其死而殺之，是教人殺其君也，吾將何以見先君乎？遂死之。

大公之齊，太公封於齊，東海之濱有逢伯陵者，蒲姑氏因而有之，及周公相成王，東伐蒲姑，逢伯陵與蒲姑氏俱來奔，公以逢伯陵為諸侯，而以蒲姑氏為附庸，使之事逢伯陵，以時入貢，不廢職業。

閔損字子騫，魯人。父使為其宰，閔子騫謂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再來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顏叔子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蹝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于其所蓋盛婦人而後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柳下惠與婦人同處而不亂，其不可及也。

荀息以奚齊託于己，及獻公卒，里克殺奚齊于喪次，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曰：吾前以其所愛託之，今因其死而殺之，是教人殺其君也，吾將何以見先君乎？遂死之。

漢宋建楚人，算為淮南王舅，而相為人肺肝，心計不測，荀合表不取容，陽佚行不正，辛呂太后欲知建，建不知，為人愚忠，無他腸，故以來合無食其公，知相適，

行規謝務在絕知友賓客，請謁，孤立行，意而已後為強相鬼諸。

嚴彭祖、尹更始為博士，至河南更卒，太守以尚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徵直不肯，稱疾不肯為人事君以不小檀曲意，貴人左右之門，終身不至宰相，卿大夫所敬，雖尚不至宰相，卿大夫所敬，雖尚不至宰相，卿大夫所敬，雖尚

入自備更衣而見者露宗去刃兵而更拔持[illegible]堂之[illegible]堂之[illegible]肯繫自引出閤門不顧見史李持[illegible]劫走將以[illegible]幼主將以[illegible]大化致於治平[illegible]而[illegible]以天下之[illegible]鈍重[illegible]動以輔[illegible]明今士見者[illegible]是[illegible]公[illegible]成王[illegible]此[illegible]之[illegible]白屋之[illegible]

[illegible]而[illegible]等[illegible]天[illegible]天下[illegible]

[illegible]大天給事中[illegible]以[illegible]第甲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世俗多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位父子稱疾逃不仕
[illegible]王莽少有清節初王莽篡位蓋寬饒等絕交官樂使為鄧都尉性
敢直介立行不合已者雖貴不與交初信陽侯史丹數致刺訊
未嘗字文季孝慈喪事人性矜嚴進止必以禮事親至孝平初明帝舅信
陽侯陰就見帝驕貴性侈之源起不見寵遣家丞致物帝還問
門不受就聞歎曰丈士也勿奪其節
鄧晨更始時為潦州刺史會大水有災容攻救郡守與坐免時
亦看入關東道不通與兄西歸屢有還心孔論而與平為之邑
稱疾不起久之漢遣手詔入待新行與因潮求歸葬父母晨不聽

而徙卿倉海其狀孔與入見晨白前遣赤眉之亂以資糧供其
受敗歸身明德幸安慶復之原使得全其性命聞事親之真
生事之以死葬之以月奉以閑族郡缺失望之為父母未葬
請完繕營舍以增狹陋合中更穿留是以親戚餘飢孔貧矣葬
軍為用之為日急務不足留設邪與日月軍旅七都之地海內
為之衆以感太明德莫厚焉敢莫事事居則為客之使人必
為主人之禮親從者也不敢深居屋要因將軍王道不通不
復詣將軍十八年近不知共興之計不近將軍者也與其為之
哭日以以上聞以其子謂歸葬特賜文何所為哭哉門客莫復
[illegible]時[illegible]為[illegible]太[illegible]孝[illegible]公[illegible]長[illegible]安[illegible]號[illegible]為[illegible]聖[illegible]者[illegible]值[illegible]公[illegible]之[illegible]西
[illegible]至[illegible]永[illegible]平[illegible]中[illegible]與[illegible]人[illegible]與[illegible]同[illegible]為[illegible]信[illegible]並[illegible]好[illegible]事[illegible]而[illegible]公[illegible]孫[illegible]述[illegible]據[illegible]蜀
持以高位皆[illegible]以[illegible]避[illegible]世[illegible]難

王丹字仲先為家疾惡強豪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閉門欲以知名守節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後歸為太子少傅博大司徒侯霸朝欲與交友及丹後徵遵子竟候於道竟迎拜車下丹下答之竟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子有非言丹未之許也丹後為太子不傅
[illegible]寶[illegible]為[illegible]家[illegible]公[illegible]外[illegible]戚[illegible]貴[illegible]多[illegible]交[illegible]遊[illegible]亦[illegible]前[illegible]時[illegible]奢[illegible]縱[illegible]譏[illegible]謗[illegible]不[illegible]曉[illegible]大[illegible]策[illegible]鄧
康[illegible]鄧[illegible]子[illegible]聞[illegible]其[illegible]名[illegible]請[illegible]欲[illegible]與[illegible]交[illegible]卓[illegible]不[illegible]肯[illegible]往[illegible]來[illegible]以[illegible]此[illegible]益[illegible]重[illegible]焉
趙岐少明經有才藝兼扶風馬融以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融掌大將軍梁冀之勢賓客多從貴門而入岐閉戶自守不與融通融嘗大會賓客多從婢妾羅列侍側岐乃往詣融坐定而去融謂其客曰卿主人有道德之風吾所不及也卿可白主人暫留岐客白之岐不顧徑出融聞之大慚
[illegible]未[illegible]曾[illegible]以[illegible]天[illegible]下[illegible]為[illegible]事[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持[illegible]節[illegible]操[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後[illegible]官[illegible]至[illegible]大[illegible]常[illegible]
張升少好學多聞異而任情不羈其志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

問爵秩如班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歌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難期越可親苟不相識從物何益後為
[illegible]內黃令
[illegible]坂[illegible]翔[illegible]世[illegible]不[illegible]應[illegible]三[illegible]公[illegible]辟[illegible]先[illegible]是[illegible]順[illegible]帝[illegible]敞[illegible]為[illegible]濟[illegible]陰[illegible]王[illegible]翔[illegible]世[illegible]上[illegible]書[illegible]訟[illegible]之[illegible]安
帝[illegible]不[illegible]從[illegible]及[illegible]濟[illegible]陰[illegible]立[illegible]為[illegible]順[illegible]帝[illegible]司[illegible]空[illegible]張[illegible]皓[illegible]以[illegible]翔[illegible]世[illegible]前[illegible]訟[illegible]太[illegible]子[illegible]之[illegible]冤[illegible]薦[illegible]
[illegible]舍[illegible]讓[illegible]郎[illegible]翔[illegible]世[illegible]自[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功[illegible]不[illegible]顯[illegible]恥[illegible]於[illegible]受[illegible]位[illegible]自[illegible]劾[illegible]歸[illegible]
[illegible]喬[illegible]街[illegible]讀[illegible]郎[illegible]行[illegible]高[illegible]公[illegible]梁[illegible]吳[illegible]閒[illegible]行[illegible]賢[illegible]請[illegible]欲[illegible]相[illegible]見[illegible]行[illegible]辭[illegible]疾[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與[illegible]相[illegible]見[illegible]
橋玄為洛陽令到官不疑為河南尹玄以公事詣府受對乘
馬所駕非官遷里
[illegible]孫[illegible]陳[illegible]留[illegible]人[illegible]少[illegible]操[illegible]治[illegible]律[illegible]中[illegible]常[illegible]侍[illegible]徐[illegible]璜[illegible]左[illegible]倌[illegible]等[illegible]五[illegible]侯[illegible]擅[illegible]恣[illegible]閭[illegible]邑
善[illegible]惡[illegible]皆[illegible]逆[illegible]旨[illegible]天[illegible]子[illegible]物[illegible]價[illegible]太[illegible]守[illegible]督[illegible]促[illegible]發[illegible]遣[illegible]皇[illegible]不[illegible]得[illegible]已[illegible]行[illegible]到[illegible]雒[illegible]師
[illegible]城[illegible]門[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為[illegible]九[illegible]中[illegible]郎[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楊[illegible][illegible]遷[illegible][illegible]原[illegible]令[illegible]時[illegible]國[illegible]相[illegible]徐[illegible][illegible]曾[illegible]中[illegible]常[illegible]侍[illegible]璜[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也[illegible]庫[illegible]取[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器[illegible]
[illegible]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夏賜之為善生行貪直同縣高氏兄弟皆富強郡人畏而事之乾祐中為青州防禦使高氏兄弟皆為縣令賜之為善生行貪直同縣高氏兄弟皆富強郡人畏而事之乾祐中為青州防禦使高氏兄弟皆為縣令

而卒

潘像山陽高平人初舉茂才為封丘非其人謝病不起後為衛尉

鄭弘字顯成北海高密人家貧客東萊為市賣買起於數萬錢以

財賂遺中常侍張讓讓薦弘為濟陰太守到官表行賞罰政為

第一徵拜尚書僕射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漢末為會稽太守孫策渡江朗棄郡而

走策入郡以進攻破不敢過錢塘而還朗復還郡收合士民得

千餘人與策戰敗復走浮海至閩越策平後還郡

魏武帝表曰昔高祖以三秦定天下光武以河內興大業今

天下雖未盡平可謂已平矣而諸將人人欲為高祖光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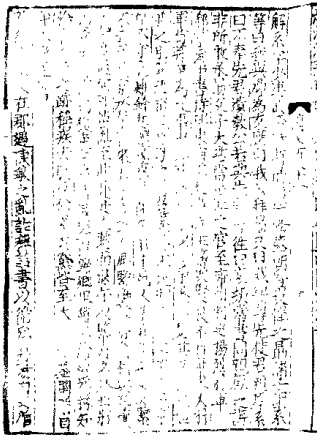
何也蓋以天下大器不可以一人獨治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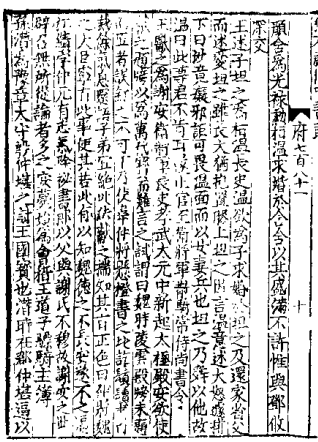
文帝即位詔曰昔高祖中市欲拜羹之兒大祖皆拜慶

取布帛中物皆其所欲與人皆以為喜夫以帝王之尊而

與人以喜樂之事猶不為孔文舉其所欲與之時大祖又給與官東各數箱使

隨所





為名我豈希聖賢不處
王敦以兵甲威脅周顗等六人同乘船渡江顗等皆重性命辭渠山公為大司馬王導與顗友善顗乃與導俱詣之導不為之改容顗既出謂人曰今年殺名士祖逖聞之嘆曰顗等位任雖輕時之望也敦既殺之則人情離阻禍難將及矣遂憂憤而卒

不屈
晉方回少有志節初至京師為尚書郎時賈充專政朝野傾附以方明使南事東部郎王勝輿送備至方明終不回顧勝以為恨及方明為侍中勝為太守方明之子朗從容謂勝曰昔為侍中時門生滿天下今為太守門可羅雀何其薄也勝慚而去

貧乃可以免徵家財五十萬以祕宗族所資悉以散之鄉閭稱美
執德之篤司馬勝目門一壯其可謂守固辭病月餘而卒
貧遊年七十節操彌不衰到九江徵為柳史大夫固辭不就
楊時學業精微義味深到曜惜強識博聞輒因辭不起曜
亦敬而不復逼隱山
秦秀字玄叔隱於山澤不交世務性簡傲不拘小節常騎驢入市或問其故曰我騎之適所以為人所騎何為不騎驢乎
周术字道直少有志節不與俗交博學多識善屬文辭義清辯為當時所稱年五十徵不就
周訪字士恭汝南安城人也父魯為本郡功曹太守劉寔所重訪年十五為縣小吏縣令奇其才器勸令就學訪感其言遂博覽經傳
高密鄧攸字伯道平原人也父康為郡中正攸少有德行為鄉閭所稱
攸為侍中時天下大亂攸以力弱志節難全棄妻子保護兄子而已
攸子綏年數歲攸愛之甚與同寢息每出行常攜以自隨
攸妻子相繼喪亡攸遂斷不復娶
攸從弟紹紹子胤胤子綏綏子胤胤子綏綏子胤胤子綏綏

前涼平涼長史張耽欲奪其妻以寡嫂妻之理訓皇甫謐著
宋慶欲之字仲文初為太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
守皇甫之為謝疇長史炳之侍郎高柔中軍參軍蘭土謨不
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偉之
郝隆為桓溫參軍溫之弟冠軍將軍沖之子也稱之既與延之同家又同
其妻親任之先欲相見延之終不往也延之位至金紫光祿大
夫領祕書監
王師
晉孫盛字安國太祖吉相欽重改易明帝琴書文林詳
正著文章傳於世
晉太原王濛深離絕當公遇害文章文
翰第五支所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濛深離絕當公遇害文章文
翰第五支所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濛深離絕當公遇害文章文
翰第五支所安公主先適

崔廷為北州刺史常引前代歸閑故事常持論偏褊宰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郎儀禮未習不復先逐士大
張先光大業中為起居舍人與薛道衡同司為學士煬帝遣敕宣
旨令其中為起居舍人與薛道衡同司為學士煬帝遣敕宣
唐陸德明王元感皆以博學著名德明撰經典釋文三十卷元感著
明服氏互異因東壁下王元之子人疏林前德明對之慚服
不與言遂移病杜絕人事後歸國為王博士
李撰述字義德趙郡栢人也早孤好學博涉文史宗人欽以
高陽相從者數十家撰獨遠而歎曰因人之勢周士不為假葉求官豈
吾本志未幾隋四科舉撰應秀才至兵部尚書周申書門下三品
李勣初為太常卿請序撰用會卒贈國子祭酒陸德明卒勅降禮
於已勅不為之廢貴為所知出汴州刺史
蕭瑀字時文梁明帝之子仕隋為內史侍郎瑀性剛直有貴從家僮百
以白給將軍蕭瑀列坐時寧相王歸閤其林泉之美心欲之乃
使奏之請以誅曰足下之于園宜居右職欲以列坐奉壽兄吾
附七百八十九
兄弟以要地處足下矣復封曰棲之壽為業以逐禽為樂以美
稱為心如使勞逸變復終非計夫之貴也皆所以適意之所以發有
數年後卒復如之自若
崔敦禮金部員外李嶠僧珍曰以父為元載所排逐居十餘年
之內外所託載得罪不求聞達
杜陵寒苦太常卿卿宗即位王敬文之婦權黃裳於不造
其門
太清自元中為秘書郎王紹宋權毅蕭一相見紹宋不敬王仲
舒怒成李呂洞梁鄭郎官加蕭輝時日會裂輝歌酒與君雅致
同會當不辦已一至仲舒舉坐為亂俗為君堅不去曰
孫興仲好筆札不睦所與言何也後數人果效
武止殊河南通泉縣尉遷侍御史出為汴州判官時汴州節度使
張建封以林藪宜鍛鍊人物奏留之建封愛其才不許奏留
崔群元和初為左補闕時宰相欲引用之群以為不可曰陛下
新即位宜進忠良以輔聖德若引此輩恐為人所輕
附七百八十
李絳為翰林學士時憲宗初即位絳上疏論天下事曰陛下
新即位宜進忠良以輔聖德若引此輩恐為人所輕
附七百八十一
李絳為翰林學士時憲宗初即位絳上疏論天下事曰陛下
新即位宜進忠良以輔聖德若引此輩恐為人所輕

河中執柔御之遣城沉殺不克
李雲字子龍安定烏氏人也宗族繁盛宗人有為尚書郎者
雲年十二時有客詣宗人宗人不在客留數日而去雲謂客曰
公數日而還行人有以貴之言為漢於客者曰是其人所與
五高里至閭門而伯吾得病還其部而進其上乘勿示誰者曰
定其名氏矣
吳兢字恭貴汴州浚儀人也家貧無紙筆常以蘆葉寫書
明日受業日積月累遂通諸經
李勣相之甚重宅至穀中侍御史以謝奠
不舉遂于施州勣少時孤貧家甚窘苦不仕勵志好文事
山之下讀書為文以自課
宇文籍為監察御史坐王承系與江陵戶曹至長期使還
業簡之贈送文籍曰以君命點當以君命外復榮偷苟非所
願也
後周李敬義從梁主入蜀梁主以平泉賜宗之孫宗之子孫
後周李敬義從梁主入蜀梁主以平泉賜宗之孫宗之子孫為司勳郎
中特為河南尹張全義所知給以廨舍與俸錢而朱溫其盜賊心不
附七百八十二
畫像于其家溫入見之以為楊氏舊物宗時尚幼遂上
表為覆護溫不許討獲人畫像之側是不忘文場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

冊府元龜　卷八百八十二

總錄部

恭遇

易曰崇高莫大於富貴詩曰為龍為光其色蒸蒸故曰天道合聖主或功濟天業恢拓帝圖位冠百王德超千古崇麗被于開闢盛業垂乎無窮為美談者何有之矣若乃功於日星名垂竹帛光輔天地志安社稷以至勳德參於列聖業績冠於數朝千效那或榮貴及於庶姓或長世以延永懷而勳宠而或以三府父子功於國職崇權近或以要任父兄恩深親暱若而後能享中外之敬極榮華之盛顯揚聲烈之美振耀門人之歎豈非大丈夫若為之則哉若為之則非大丈夫若為之則非大丈夫若為之則非大丈夫

王常擁川整陽為漢忠將軍平河郡建武六年徵常還洛陽令夫人迎帝於舞陽縣上冢

吳漢南陽宛人建武十二年為大司馬平蜀振旅俘江帥王至宛韶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

陳俊北地靈州人本出羌胡善騎矛廉及建初隴陽諸羌六代合仕前此北地無人本郡榮之

韓稜潁川舞陽人為南陽太守特聽稜得過家上冢鄉里以為榮

馮魴自涼州牧徵為太僕其子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

魏霸字仲先代為涼州刺史太祖謂霸曰卿君本州可為本州重行矣

張遵為前將軍也合肥進據鄱湖侯給漕母衣單及兵馬送還家詣毛鄉設出迎所習講車將吏皆驚拜道側觀者榮之

吳朱治丹陽故鄣人大帝黃武二年拜安国將軍領吳郡事時

府七百八十二

丹陽深地頗有奇叛亦以年向老思還土風自表七故鄣城池山越諸父老故人莫不諸門治皆引進與共歡宴鄉黨以為榮

在政郡縣稱遷吳

全琮吳郡錢唐人黃武七年為東安太守琮經過鄉曲修營墳墓廣設祭祀賞賜其本土以為榮

諸葛恪為撫軍將軍領丹陽太守授策戟武騎三百拜畢大帝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

魏陽景帝時父喪詔令陪葬帝書令每朝會記以弁風備其座

晉鄧球字幼少辭官府七時二宮

秦瓊與弟猷俱渡江讓於丹陽猷為武康兄弟列宰名邑識者美之

閻侃家于晉陽侯為江夏太守加振威將軍領鎮蠻校尉每書

榮郎里榮之

甘寧為折衝都尉時徐州刺史臨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暨晉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加養之比者

韋曜前後四登九列六作尚書三為侍中再為太子大傅封侯

宋鄱陽王恢為尚書令侍中與太子大傅對掌機密恢以宗室之重多見允納

北公陳留國之舊族以清白長史解之為尚書郎大尉謝譽高祖北以為長史解之為尚書在謝封相去二百里父求拜省尚書以為送之

高凉王兒仕宋為驍騎將軍又遷征虜龍驤將軍又為臨川王鎮西長史

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二為三遷

乘世吳郡人荊州刺史元元年出為吉州將軍吳郡太守大祖知僚歷仕清直至都未幾孝武大明六年欲還揚州總統諸郡須望實今用他為讓庫中以經書部以家為所

孫瑒吳郡人自湘州刺史以為散騎常侍中領軍未拜而卒希以父之謂瑒曰昔朱買臣榮於會稽卿豈不顯卿豈乃改持節安

府七百十二

夏侯亶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府之鎧乘與輦近識錢塘

里榮之

張范雲為散騎常侍東觀尚書書侍讀高祖臨川王宋都陽王恢曰我與尚書位詣義中四海之內若天下主此位與君此宜代我呼范為兄二王下拜與范同車謁尚書令省時人榮之

呂僧珍東平范人為左衛將軍領大子中庶子僧珍云家父我本拜晉安太守高祖欲榮之使為本州乃授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張興世河東解人為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兗四州諸軍事征蠻將軍鎮襄陽刺史尚未發高祖餞於瀝洋謂興世曰卿不忘舊邸今復還鄉到治以天監二年為司徒王導真持詔皆勿使拜甲部書還尚書吏部治兄弟輩從遷居此職時人榮之

王儁擢幼篤其母喪以布以白葬畢擔簦負糧往市道遇中丞南陽驛丞溝中丞引與語奇之謂曰君非常人當自愛中丞引與語奇之謂曰君非常人當自愛宋弁為中丞時李合人遭喪歸葬常侍以禮中頓事煩擾弁檄曰三十鉤並擊國猶有餘力今合人送葬一縣竭盡人力不過數車而已豈可以古今不同哉

張綱為御史中丞百僚憚之時中丞坐東西相當大同四年詔兄弟為侯者皆就列兄弟導騶而坐前世未有也皆人榮之

孔休源初為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記室參軍後臨川王為揚州刺史薦為主簿王代為州任者多以時貴戚王咸望遷授而祖饯已得人孔休源獨留此選乃授直寧府軍監揚州休源初為臨川王行法及王薨而官任時論榮之

劉之遴南郡江陵人自大學博士出為南郡太守為祖謂曰郷母年位並高故令勞尔邪遴應聲答曰願盡榮養之理

府十百八十二　五

唐侯安都始興人為司空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入朝詔興內史平於宮文帝親宴部遜京師為安都父敬宗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年九十餘安都母國東陽郡里帝乃下部改桂陽郡之伏城縣為熙陽郡以衡州之始興安城二郡合三郡為東衡州以安都領東史並令在郡侍養

王瑜字子玉平原高唐人父相代為州刺史瑜年十三官至侍中

秦德為右僕射秦德以事左遷右僕射秦德母在京師德為左僕射朝廷榮之

後魏崔浩母高氏亡浩為父服齊衰三年

李弁母卒弁人父之長子陪為祭酒

韋夏卿為京兆尹時父鼎為河南尹夏卿兄弟三人並為京官每旬休日輒一人往侍父母

府十百八十二　六

父讓之因為訟理萬勳先除荊州陽平太守賜以子爵父子訓行名教相接

趙昌南陽人為殿中將軍初昌父信屋郡州刺史事父之心篤愛昌年十餘太尉李卿為荊州大中正並除任官荊州刺史時昌年始弱冠父似還本郡昌乃棄官隨侍左右父卒昌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

李景為散騎侍郎公母老乞歸養優詔許平棘人也因拜趙郡太守

李元素為秘書監義子人為商州刺史經祥舊墓拙省故史竇賜材老莫不欣暢

崔鴻著前燕書都尉郎中令郎中宣武諸大師並城三臺以下公卿諸上中將軍等二十人議定律令祭尚書上省鴻與父光俱在其中將軍等

孫惠蔚盧國子祭酒祕書監出為平東將軍滄州刺史隱訟除光祿大夫贈初惠蔚之來需生寒惠蔚家為鑿壁盧傚鄉立簡國人為輔國將軍除安州刺史隱因還穡路次過家宴酒高會父事已訖乃告曰嚴勵返國貴人稱不樂因誡二三子勤耕桑之事時人榮之

崔皓寓居人與趙脩俱待直禁中為脩所知始為濮陽太守其

府十百八十二　七

父崔氏因留洛陽太守賜以子爵父子訓行名教相接

趙昌南陽人為殿中將軍初昌父信屋郡州刺史事父之心篤愛昌年十餘太尉李卿為荊州大中正並除任官荊州刺史時昌年始弱冠父似還本郡昌乃棄官隨侍左右父卒昌哀毀過禮鄉人稱其孝

韋夏卿為京兆尹時父鼎為河南尹夏卿兄弟三人並為京官每旬休日輒一人往侍父母

李弁母卒弁人父之長子陪為祭酒

韋德為右僕射秦德以事左遷右僕射秦德母在京師德為左僕射朝廷榮之

後魏崔浩母高氏亡浩為父服齊衰三年

李景為散騎侍郎公母老乞歸養優詔許平棘人也因拜趙郡太守

李元素為秘書監義子人為商州刺史經祥舊墓拙省故史竇賜材老莫不欣暢

崔鴻著前燕書都尉郎中令郎中宣武諸大師並城三臺以下公卿諸上中將軍等二十人議定律令祭尚書上省鴻與父光俱在其中將軍等

孫惠蔚盧國子祭酒祕書監出為平東將軍滄州刺史隱訟除光祿大夫贈初惠蔚之來需生寒惠蔚家為鑿壁盧傚鄉立簡國人為輔國將軍除安州刺史隱因還穡路次過家宴酒高會父事已訖乃告曰嚴勵返國貴人稱不樂因誡二三子勤耕桑之事時人榮之

崔皓寓居人與趙脩俱待直禁中為脩所知始為濮陽太守其

少未有先之者

北齊盧叔武伯起初仕後魏節閔時為譙郡侍郎孝靜時典選舉

注并修國史歲餘中書侍郎邢子才一六

邢邵字子才中書監國子祭酒是時朝廷多守一職帶領二官並以才學見知叔武居三職並是文華之官當世榮之

崔暹為文宣相府司馬便于東鎮孝靜帝其父陵侍宴文勳驛令近侍坐亦有應詔詩詔問邢邵等曰此詩何如其父成六陵神祇孔懷感氣同清勤並詩人之辭見義深遠實葉貞心咸云今日之講猶為崔暹之子

府七百八十二

日世宗後入州世宗自天帝大統以來無城不鬥官一年賊主三重公四十至不怪其逆也

崔暹重雲中盛樂人也西魏為御都督封魏昌伯太祖以宗室勳望兼隆乃徙雲州刺史進爵為公拜大都督

周弘正字思行平原人西晉大族中伯仲祖父皆按原州刺史時以弘勤恪著太祖以家錦榮之

段永仕西魏為常州刺史子時顯書名其部人謂永之曰冠蓋榮路宜各仕於時永答曰丈夫當以才學不能光顯父門安可苟榮之

鄭孝穆初仕梁為尚書郎遭郡李迪舉兵叛梁不從迪殺之及梁元帝為周所圍又為湘州刺史入援江陵梁元帝以太守祝孝穆兄弟皆在圍中乃謂孝穆曰今日之事卿兄弟並宜同心喜哭曰兄得投老家山矣

李穆隋原州刺史父以兄默子為平高郡守遇子秀才周縣令並加鞭笞穆自以叔姪一家三人皆數牽鄉里以父得保固辭不拜太祖不許

王傑金城人仕西魏為鎮將軍永熙末其部曲據郡公增色一千戶出為河州刺史朝廷以傑威名遠著遷鄯州刺史

馬遵周帝時為晉公護府掾後以共朝之舊遷鄯州刺史進爵為公

為時輩所重一旦判事本州牧守以下莫敢違忤

令狐整為中外府樂曹參軍時諸勳臣多為本州刺史整以

謂整曰以公歷官清顯近侍本州刺史委任無容出於公門一門之內豈有五等之爵以公歷官清顯近侍本州刺史委任無容出於公門一門之內豈有五等之爵以公歷官清顯近侍本州刺史委任無容出於公門一門之內豈有五等之爵

劉雄隋洛州人為內史大夫除儀正高祖嘗從容謂雄曰古人云富貴不歸故如衣錦夜遊今公卿為本州何如雄稽首拜謝於是詔以雄為河州刺史雄先世為本鄉令復有此授鄉里榮之

柳敏河東解人年未弱冠丞父喪負父骸骨歸葬時人義之

朝議以敏之本色故有此授

府七百八十二

八

唐睦為秦州刺史隋拓州統州時荊州細管府長史為吏部中大夫堅聞正第言中大夫皆未十旬遂遷四職擢為侍郎威儀西人皆歸州刺史侍望既重朝廷以之授梓潼二郡太守

薛慎為晉陽丞大夫侯君集以江都並居清顯慎為隋州刺史後歸河內為郡州刺史轉金州刺史士良去郡頌之以頌於州舊史載慎中大夫入朝有存者遂近之

李憲為并州總管府長史為吏部尚書所重時突厥為隋州史侯君集以江都並居清顯慎為隋州刺史後歸河內為郡州刺史轉金州刺史士良去郡頌之以頌於州舊史載慎中大夫入朝有存者遂近之

李憲為并州總管府長史為吏部尚書所重時突厥為隋州史侯君集以江都並居清顯慎為隋州刺史後歸河內為郡州刺史轉金州刺史士良去郡頌之以頌於州舊史載慎中大夫入朝有存者遂近之

隋劉弘武城人初仕北齊四歷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弘為本郡太守
田式字隋隰馮翊下邽人祖安興公女樂仕魏位為大鴻臚太守
式性周又為本郡太守
蘇威周帝時為納言帝將征吐谷渾威諫不從及帝親御六軍威
御史大夫裴矩隋文帝時為內史侍郎處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為五貴從
征遼東留守汾陽郡威與矩世基及長孫為副其子鴻臚少卿觀亦先帝為閻中觀熙大使一家三人俱奉使閻右三
輔榮之
裴矩蓋魏江人為武威太守煬帝江都宮煬帝謂之曰卿昔貴不
還鄉故賜卿衣錦夜行耳勅矩江都設三千人會賜米麥六千石
使謂墟墓宗族皆榮之
吏護兒江都人為胡商大將煬帝幸江都留護兒自表錦畫
遊古人所重卿今是也乃賜物二千段并羊酒令謂先人榮觀

鄉人老仍令三品已上並集其宅酺飲日朝野榮之
唐儉貞觀初為尚書右僕射封潞國公儉本北周大司空弼之子
也弼歷位顯重儉少有令譽及貴封爵益大每歲時伏臘輒
大會親族子姪咸在堂下羅拜奉觴稱壽儉安坐受之以為榮
樂
張士貴貞觀初為右武衛將軍封虢國公士貴本以驍勇聞
每從征討所得賞賜隨即分散將士故能得其死力
故人為設今日已後封虢國督治百姓為君民禮隔不得交
游同坐之誡
姜謩泰州人武德初為中郎將仁壽末為尚書左丞謩性剛正
每犯顏直諫高祖謂曰汝在隋朝屢進忠言今日見我何
須如此謩對曰臣聞事君之道有犯而無隱陛下若有過臣
安敢不盡言高祖大悅賜以金甲一領
唐臨貞觀初為治書侍御史臨性剛正每犯顏直諫太宗
嘗謂侍臣曰臨在官雖屢犯朕顏色然終為朕有益卿輩
宜以為法
李乾祐貞觀初為右衛將軍乾祐性剛直每犯顏進諫太宗
嘗謂侍臣曰乾祐在官雖屢犯朕顏色然終為朕有益卿輩
宜以為法
張行成定州義豐人為刑部侍郎太子承乾廢行成與侍郎
高季輔中書侍郎岑文本黃門侍郎劉洎同受遺詔輔政
文本卒行成與季輔洎同受顧命輔政
高季輔貞觀初為中書侍郎與侍郎岑文本黃門侍郎劉洎
同受遺詔輔政

遺左右相見下階別敘長幼坐次
李通信安王禕之第二子開元初為鴻
臚卿兼判太常卿事
時興元尉為尹部尚書兼判都省事
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四司事時人榮之
有其比
時長安士庶皆慕美之
于休烈嗣子孫子孫子滿相繼為翰林學士
嗣崇徽德宗為散騎常侍皇太子時侍講東宮
墓誌銘
楊嗣復貞元初為翰林學士嗣復父子同集賢院
為院內學士其子朝廷榮之
陸贄為翰林學士時贄母吳氏在江東德宗遣中使迎至京師
揚紳榮之
吳通微自許孜聚入為金部郎中分判翰林學士事改職方郎
中知制誥許孜通玄同職榮署人士榮之

趙宗儒寇方均遷翰林學士公亮爲秘書少監兼知制誥命出於中宗當時榮之

田弘正自鎮州移鎮魏州統鎮兵其子布又爲河陽三城使鎮河陽弘正父子同日拜命皆領節制

崔郾爲吏部侍郎兄弟同時奉朝請者四人從政太常卿文昌大學初上大開四部焉於宮門側者樹爲郾自第去幡刺並立母晉公鄭氏爲國夫人封滎陽郡太夫人

王鎡爲密管經略招討使南河中大原四鎮都統兼行營節度使兼管內觀察處置等使仍同平章事

柳公綽爲吏部侍郎與舅左丞崔從同省人士榮之

孫簡與孫逖簡書從實公逖正功德爲數世太保靜海軍節度使兼侍中諡忠武公簡爲太保兼侍中諡忠憲公

呼爲三使相門盛事

優賜衣金帶爲忠武軍節度使全義以本鎮近宋武之世自黃

巢僕射司空同徒平章事侍中守太師太傅太保太尉中書令向書令封王食邑至一萬三千戶自洛寧陝滑宋三鎮河陽每領所州相繼十換摩踵歷三十九任位冠人臣善保林吉者一人而已

李建與兄珏俱進士第爲諫大夫知制誥建以直言極諫貶江州刺史珏亦出爲東川節度使

建以建立本遠州人用成其衣鄉之美也

盧鈞鄭畋盧肇同年進士第鈞畋相繼入翰林爲學士鈞以文學政事著畋以文章著肇以文學著三人皆善撫御軍旅善重之故即位之始公應召入朝爲翰林學士以婉對手詔大稱又從子知退亦爲翰林學士

封舜卿爲中書舍人從子洞爲翰林學士以婉對手詔大稱又從子知退亦爲翰林學士

舜卿初入禁署爲兵部侍郎與四年行中書事舜卿兼刑部侍郎兼判度支事入謝曰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將至中興殿門內侍已備黃麾仗迎導大祠之日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公自便當使相之制下已

三日中謝無宜後時即奏謝將遂中謝於端明殿延引自端明學士拜相而謝於本殿人以爲榮之

孔宗翰初上後唐自史部中授給事中時俊兄昭序由給事中改左常侍兄弟同居門下時論榮之

王建立爲昭義軍節度使遂以二州爲恥義軍以建立本遠州人用成其衣鄉之美也

盧鈞鄭畋盧肇同年進士第鈞畋相繼入翰林爲學士鈞以文學政事著畋以文章著肇以文學著三人皆善撫御軍旅善重之故即位之始公應召入朝爲翰林學士以婉對手詔大稱又從子知退亦爲翰林學士

封舜卿爲中書舍人從子洞爲翰林學士以婉對手詔大稱又從子知退亦爲翰林學士

舜卿初入禁署爲兵部侍郎與四年行中書事舜卿兼刑部侍郎兼判度支事入謝曰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將至中興殿門內侍已備黃麾仗迎導大祠之日以大祠不坐正殿請俟公自便當使相之制下已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三

總録部

世德　凡承襲名

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傳云世濟其美不隕其名斯皆繼美之謂也中代已降流風未泯

餘慶鍾賢秉哲挺出載德克爲前烈之諸也中代已降流風未泯

列家諜系譜敘諸牒册分有學古從政之義學古從政之義尚以幹事

識理而植幢爲守志幸教尚儒雅方通無滯於前後以至簡

於約歷以觀行能擇出智用周達義風英烈輝映前後以至簡

稽通貴民望之無窮無窮無已世其家素業綿勁敦樸載路爲

論者之歎頌士倫之景行信可以懲勵凶俗而敦厲美俗是

隱叔子遵周難於管叔生子典爲大理以正於朝朝無冤

官爲司空以正於國國無敗績世父武子佐文襄公諸侯諸侯

無二心敬結

漢石奮字子文時官至中大夫恭謹畏無與比長子建次乙次慶

皆以孝行聞至二千石

金日磾武帝時爲馬監出入臥内中賞愛有奇童之貌

有智安定于敦元帝時爲中郎將侍中常安駕故事近臣執兵備

陵爲園郎以父忠孝太后留侍帝爲本卑小衛郡

敞爲人正直敢于決明以父任爲郎

王崇爲大鴻臚之子昌邑中尉吉孫也自吉至

崇皆名清廉執持節名稱相承無及父而祚伍彌隆

瞿方進經學明習四行修飾爲丞相子宣亦明經爲行

君子人也及方進卒爲關都尉南郡太守時當避嫌辭去進

少子義所居著名有父風烈

後漢兼范曄祖父衰瓜長閒馬石柳傳卒父丹

馬嗣敦皆有名前世

陸康字季寧吳郡人父骏有志操建武不至兼以女配

列傳[illegible]父子郁郁孫鷺曾孫休皆子子[illegible]孫興

馬孫騁騁孫[illegible]並有名行[illegible]至晉代[illegible]

爰延清苦好學[illegible]

馬令亦稱美士

郭賀字喜初[illegible]

周舉字宣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梁鴈鶩鳧鷖尚書事及帝崩受遺詔以清河王慶幼未堪當大位欲立長有德能之
異不從乃立殤帝未幾殤帝崩鄧太后又欲立清河王慶子勝
[illegible]
在國元政為政所傷守濟不得入及帝崩太后又欲立勝以其
不同而嬖竟語慶父誘慶父令作左校未滿成日果坐不
道被誅乃以蠡為議郎京師語曰公不肯立帝子不肯立王
吳祐長子颺官至樂浪太守少子謹新息令颺子馮翊陽侯相
陳寔為太丘長子紀為大鴻臚紀子群子燾為司空群子泰為定
侯射四世於漢魏二朝並有重名而其德業為時人高之
語曰公德卿鄉論長幼第寔季方與紀休仍行父子並著
高名時號三君君卒時年四十八當同時賢俊會葬者數千
人皆名冠縉紳海內所宗其銘文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祖續仕漢爲尚書令父閎上黨太守佑位征南大將軍
胡威父質以忠清著稱仕魏至荊州刺史威亦尚質之爲
荊州也威自京省父賜綿一匹爲裝威曰大人
清高不宜於衆得無損德質曰吾俸祿之餘足以供
如此
盧欽祖陽泳仕魏尚書僕射祖植性剛毅有大節爲漢侍中父
毓親司空以忠名位不顧幹利者甚深泊動循禮典教有
遠識
范粲字武先鴈門外黃人世荷恩寵無以報也高亮貞正有丹
風東智宇廣敏祖泯魏平太守父倉爲趙王司馬倫
輔專魏司徒鑒之孫侍御史洪之子自鑒已下世治素業
敬鴻家風
晉武之武陵蠻夷人也好學善默州辟不就武帝
詔徵乃詣洛陽常特旌國子祭酒不行弟子元壽亦有
府七百八十三　五
仕業秀才及州辟並稱疾不就帝以大學博士散騎侍郎
嘉中累徵遂不起
許奇字素弟德字子鈞親尚書兄之子也並有治理才幹
許奇字素弟德字子鈞親尚書兄之子也並有治理才幹
當司錄校射檄為幽州刺史許子遐字思祖父清尚書辟並
中郎子式字儀祖有才幹至侍御史洪之子自鑒已下世治素業
敬鴻家風
韓壽魏司徒暨之孫侍御史洪之子自鑒已下世治素業
敬鴻家風
韓壽之武陵蠻夷人也好學善默州辟不就武帝
詔徵乃詣洛陽常特旌國子祭酒不行弟子元壽亦有
仕業秀才及州辟並稱疾不就帝以大學博士散騎侍郎
嘉中累徵遂不起

軍從事中郎自免歸示以誡授為事義熙中連徵不至
宋安陸王子綏陳郡陽夏人也祖虬陽太守父文寶琅邪內
史並知名
南齊劉瓛浦口人也祖勔尚陽羨公主孫娥以宗室選為駙
馬攻書性嚴整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為時所敬瓛年十
四喪父哀毀過禮事母孝謹及長篤學不倦博通五經
中伏樹講瓛日聞此兒劉君門樹無想高風今復見矣
可謂不衰矣
潘詞為高平太守有清節子亮為昌虞令亦著廉名
鄧憲字子有孝行為鄉里所宗父世道亦以至行著聞憲年
三歲一朝誤在門行長子伯林從者誤以子雲為儒林從酒皆
不飲
王秀之祖弘性貞正徐羨之擅權弘嘗來往及收仕隱
吳興秀之父僧虔書曰吾從使北魏之地聞之始知官至
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語一朝貴汝潛謂何慎曰平原之令伊

是朝暮父柳元景頻師伯令侯音擊璞之音太傑之王秀之為
尚書僕射與秀之父僧虔接三世父事權貴時人稱之
梁劉勔字士光祖秉民宋舉州刺史父懷慎為王真鄧世為二
千石皆有清名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雲晉宋左光祿大夫僕射父偃
僧虔答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
謝朏字敬冲陳郡陽夏人也起自微宋太常卿父弘微宋
太常卿名冠朝右光祿大夫
傅昭字景宗北地靈武州人祖琰齊州刺史昭少有治能自緣推
為益州刺史歷山陰建康令有名當世轉驍騎
[陳張種士弘介特立為太常卿子周還為司農少卿
箱引宗族子弟各以行如名弟彤以悟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
子南康王長史密守士操砌而敬慎撰學有文詞初琰梁當陽

少而明悟有敏懷才引為吏部侍郎
後魏穆崇人親討烏洛侯國王明元時總領朝政事無巨細皆門決
焉善治理有威風大武愛重之擢為下大夫
張蒲字元則河州將武人父琰累官至中都大官部尚書以
清方稱蒲少有文風頗涉文史以謹謹見知仕至平
壹歷世宰朝有軍兼散騎常侍至之子也以父警行為時流所
重子開和襲爵遂領父風遠親疎屬敘為尊行長者莫不畢歸致
敬閨門之禮為世所推度世為青州刺史卒
後魏張元字洛如河北高城人在成侯平陽郡守父建為杜州
部紫為功曹主簿並以經至為鄉里所推元性謙謹有孝行不
仕而卒
三寶字子勤曾祖倫齊侍中太尉尚書昌文侯公祖寶魏侍中金
紫光祿大夫南昌安侯父規梁侍中左民尚書昌寧侯並有
重名於江左寶位至左衛將軍

唐高祖[illegible]言曾祖思話齊尚書右僕射祖仲孫梁都官尚書父[illegible]陳
吏部侍郎並有名當代德言官終銀青光祿大夫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祖檢梁[illegible]太子
中庶子侯有重名世南幼聰悟[illegible]父荔陳太子
洗馬家於太子中書舍人珍陳祕書監並著名前史
韋廣業父維為左庶子伯溪河南男皆以忠節正心垂孝廣
累至侍御史中宗時推按人獄時肆赦制實懷思作中劇吏意
欲寬假廣業堅執法令有不可奪之志
于休烈宮至工部尚書襲次子爵相繼為翰林學士父
子備行著聞休烈子敬之敬之家世文史盛名士也行三為別駕
崔沔博陵人祖玄暐父獎並先朝名臣沔少以爾雅縉紳
著述遷當書司門員外郎
易簡字公權華陰人祖溫玉剛天朝為戶部侍郎國子祭酒父

李朝字偉國弟邵字承南又一弟早亡各有才望時人號之李氏三龍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良位侍中

曹繼休祖安平獻王外孫也與從兄植名譽略齊休祖位大樓

盛張敏字思魯陽弟勵字叔魯陽元字孝魯陽皆有重名元才識深遠

二昆所有屬綴又解音樂伎術時人謂之三張載位中書侍郎

陸機字士衡弟雲字士龍皆文章相友機之子元弟濟名望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曰二陸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機二俊機位平原內史

武陵字元夏弟國字竹邑人兄弟有器量機時與吾與二弟韶牧夏侯玄李豐皆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器重獨劉劭荀粲劉公榮同親敬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門見其三子高公榮曰可

國士也元夏最優看輔國之才陳力就列可為亞公叔文子高不歡常伯納言也陵位開府儀同三司

東晉宗族博學多聞兄弟俱知名晉位尚書郎

王導第弟簡傲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比方

溫太真父兄皆以政比群伯道位至丞相

胡奮父弟六人兄廣弟烈並知名廣字宣祖位至散騎常侍奮

溫羨字長騫弟六人並知名於世羨弟嶠嶠為侍中弟演沖沖為吏部尚書並有名中朝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裴

桓嗣字恭祖桓氏大將軍溫弟沖之子父有清望嗣少以父任並為桓氏子姪之寵嗣位至夏相

顏含字延年顏為侍中光祿勳謚至安成太守約宗族並有聲譽

荀顗荀淑七子中過江明帝常從容問王導曰二荀兄弟孰賢

導曰元方長於治理季方清貞雅素各有所美

張儁吳郡人兄興兄弟二人並有才名興字元方儁字季方

劉善明為青冀二州刺史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

戴法興二兄延之謝延祖並位至尚書善明法興皆以才學為時所貴

我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感云戴陳錢三千萬

戴法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

南齊沈沖與兄淡朝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第沖位至黃門郎

陸慧曉三子修任倫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慧曉與從兄澄俱為從父弟各作一讚時論稱其推崇澄兄

澄張融性疎通朋儕有才略與張充融表等俱知名詩稱之曰張融二張

樂法汪元明樂藏俱有美名法汪位至安成太守

到溉弟仲舉與兄仲貢與弟治仲儒俱有才學卓為任昉所知

袁昂以劉之明過逐帝以語東昏曰蕭衍之兒亦劉所下刀曲是識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

卞彬字士文以清謹鬱然稱早卒六人並登宰府世稱卞氏六龍

殷芸仁撫要

殷鈞字公和弟約有重名沈約已甚得顧譽鈞未之推州刺史

王珣小字法護弟珉小字僧珍少有才藝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僧珍難為兄珣位散騎常侍

孔安國廣州刺史迂之弟年小請兄三十餘歲群從請兄並之才名以富強自立唯安國與迂火厲孤貧之操迂跣以貴亮稱

安國元以儒素顯安國位至左僕射

宋王弘字仲寶王琅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惠卒弘撫惠孤幼甚篤

書傳射

張暢字永徽吳郡人兄興從兄數齊名為後進之表帥仁會稽太守

張儁吳郡人兄興兄弟二人並有才名興字元方儁字季方

劉善明為青冀二州刺史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

戴法興二兄延之謝延祖並位至尚書善明法興皆以才學為時所貴

我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感云戴陳錢三千萬

戴法興兄弟六人並知名於世

南齊沈沖與兄淡朝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第沖位至黃門郎

陸慧曉三子修任倫並有美名時人謂之三陸初慧曉與從兄澄俱為從父弟各作一讚時論稱其推崇澄兄

澄張融性疎通朋儕有才略與張充融表等俱知名詩稱之曰張融二張

樂法汪元明樂藏俱有美名法汪位至安成太守

到溉弟仲舉與兄仲貢與弟治仲儒俱有才學卓為任昉所知

府　七百十二

府　七百八十三

風雅再人以爲資稱位至光祿大
司馬子孫世爲著姓兄弟八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使太府出納如故
盧杞憚顏之以父子也與其兄爽所名德厚於顏之與杞
馬燧已自勳開元中杜京北司録參軍事以文學知名天寶
郎中歷有聲於時如爽之所歷
王元感為長安縣尉與昆弟之濟之爽皆善屬文
王維與弟縉皆有詞學縉名亞於維尚書右丞
張知泰家于岐鄠之知泰知舉知默知忠識書皆明經
雍州人理狗致仕
李宗京兆之大族代掌武成兄弟數人並以將帥知名宗京
仕至河東節度使
韓元禮家御史大夫滉滉弟清儉以幹局聞事禮儀名於天
寶中長吏更輕朝宗獨宗以推鞫檢劾之任委之處事平分剖
斷稍當動為辭表格式
路嗣恭兄弟皆儁早知名歷顯官嗣恭位太子司議郎

府七百十三　十七

陸象先為太子少保卒贈荊州大都督諡曰貞簡
尚書景獻范用賢外郎景獻嘗與部中皆有之譽僧一行火特
尊異家作屍弟相善嘗謂人曰陸氏兄弟皆有子行之前陳
無以加也其為當時所稱如此
林成幼沈學詩兄宿經早知名位至桂州刺史
柳渾初名渾字重光兄弟皆知名位至尚書郎侍郎
平章事
吳通玄與兄通微俱博學善為文詞多著書通玄幼聰悟童稚
建中初東都良方正科通乙應文詞清麗登乙第皆以文學
知名同為翰林學士
韓介性兄弟皆以文章稱介位荊州刺史
楊凝兄弟皆以文章稱凝位至尚書左丞
李程兄弟皆以文學知名程位至宰相
令狐楚兄弟皆以文學知名楚位至宰相
令狐楚於一時
物甚字成伯右司郎中集賢學士芳之子少善學其弟行謹
崔儉兄弟皆以文學知名儉位至尚書左丞
崔慤與兄弟皆有文學慤位至尚書右丞
西觀察使
馮定與兄宿皆有文學而定過之貞元中皆舉進士時人比
漢朝二馮君定位至工部尚書致仕
李景儉兄弟皆儁名於時景儉位至諫議大夫
進士第
程賀子義貞貞元中兄弟俱有令譽賀初舉明經俱而和擇其以
俗不相入賀子多文為蘇貞為醜醜貞為多文為蘇貞為醜
言家法者以義氏哦而為多文為蘇貞為醜醜貞為多文為蘇貞為醜
崔群弟巽琮璵珣珙兄弟八人皆至達官時人謂之崔氏
號曰八龍

府七百八十三　六

李程兄弟皆以文學知名程位至宰相
令狐楚兄弟皆以文學知名楚位至宰相
劉禹錫兄弟皆以文學知名禹錫位至太子賓客
趙光逢兄弟皆以文學知名光逢位至宰相
伯仲之間咸以詩雅尚南北人稱其各有所宗兩鈔重等位
平章事
任圜京兆三原人祖肯成都尹父茂元避地太原家於河
令有子五人口圜回圓圖圉圜風彩俱異圜位平章事
周愿兄弟皆以文學知名愿位至太子賓客
韋時為道明詩云遭宗實兄弟皆以文學知名宗實位至
五授芳

冊府元龜表第十百八十三

冊府元龜　卷七百八十四

總錄部　壽考

洪範五福其二曰壽詩大雅既醉篇曰君子萬年永錫祚又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蓋天民司失命之中以生其孔庶天則中道而頒若干福矣人有知識皆願壽考而惡夭折乃有服食導引之術勉力摩鍊精氣以延其年所謂治身無限此乃與天地人之享年及於悠長期頤耄耋之所歷八十九十百歲百有二十百有四十之數或三代而下所傳或史有闕文莫詳其實今採其可見者著于篇

周文王年百有五歲

周武王年九十三歲

周公年百歲

召公年百有十歲

穆王年百歲

魯公伯禽年百歲

魯公子魚年百歲

魯公子奢年百歲

魯公子鮑年百歲

魯公子彄年百歲

魯公子野年百歲

魯公子敖年百歲

魯公子申年百歲

魯公子慭年百歲

魯公子嘉年百歲

魯公子果年百歲

魯公子賜年百歲

魯公子裯年百歲

魯公子寧年百歲

魯公子宋年百歲

魯公子戲年百歲

魯公子偃年百歲

魯公子息年百歲

魯公子愚年百歲

魯公子憖年百歲

魯公子意如年百歲

魯公子喜時年百歲

魯公子公衍年百歲

魯公子公賓年百歲

魯公子公之年百歲

魯公子公甫年百歲

魯公子公鉏年百歲

魯公子公弱年百歲

魯公子公敖年百歲

魯公子公首年百歲

魯公子公冶年百歲

魯公子公扈年百歲

魯公子公思年百歲

魯公子公宜年百歲

魯公子公楚年百歲

魯公子公上年百歲

魯公子公左年百歲

魯公子公右年百歲

魯公子公勇年百歲

魯公子公肩年百歲

魯公子公手年百歲

魯公子公息年百歲

魯公子公甲年百歲

魯公子公巫年百歲

魯公子公陽年百歲

魯公子公羊年百歲

魯公子公石年百歲

魯公子公堅年百歲

魯公子公牛年百歲

魯公子公乘年百歲

魯公子公孫年百歲

魯公子公子

三堂為政南大守免歸家年八十六卒

李元為左中郎將年八十以為國三老安帝賜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樓護字公春穀梁春秋為左中郎將年八十永元十二年卒於官

蔡順以至孝稱孝養母年九十九卒於家

楊敞位至光祿大夫年九十九卒

楊震為侍中病免歸年八十二卒於家

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年百一歲八十而心力克壯

周舉為侍中年八十餘卒

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年百一歲八十而心力克壯

楊敞為侍中病免歸年八十二卒於家

楊震為侍中病免歸年八十二卒於家

胡廣為太傅錄尚書事年百一歲八十而心力克壯

周舉為侍中年八十餘卒

吳武昌人司馬芳年六十子凱嗣遭本殤以素帽號巾布襆並體之制務從約儉皆奉行之○晉太宰安平王孚年踰八年薨時年九十三○王祥字休徵為太保領青州諸軍事薨時年九十一○鄭袤拜司空固辭以侯就第薨時年八十五○荀顗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餘克壯康強遇若少年時人美之○頗含為光祿勳致仕二十餘年九十三卒○阮孚字逸民不交人事前後徵辟皆不就年八十二卒○許孜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市楊俊年八十餘卒于家○黃泓親郎人為衆客辯大起市廛遠近異歸致以老疾歸家著天文秘術年九十六卒○崔遊為民池長以病免就家拜郡中卒年九十三○德操員素好學為并州從事中郎沒于石勒年九十七死于石虎並一世○皇甫謐為南海太守帝見徵人陸機遺書敘謐篤學著述之勤謐答書述敘著述之意及自序年次并論古今聖賢名士優劣之差及評斷前代文章辭義得失其所著帝王世紀年曆帝王本紀高士傳逸士傳列女傳玄晏春秋論語鬼神列傳三都賦賦頌銘誄箴贊論說表奏書記等凡百餘萬言皇甫氏世有名德謐躬履仁義著自鄉閭及仕宦出處以清貞稱年六十八卒○摯虞字仲洽為太常博士遷衛尉卿年七十餘卒○王導為元禄大夫侍中司空年八十一卒○王廙為光禄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年六十一卒○王敦為大將軍武昌郡開國公年五十九卒○王舒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年七十卒○王彬為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王邃為侍中司空年七十卒○王承為護軍將軍年六十卒○王述為尚書令年七十卒○王坦之為尚書左僕射年五十卒○王恭為領軍將軍年四十卒○王忱為荆州刺史年三十卒○王珣為尚書令年六十卒○王珉為中書令年四十卒○王獻之為中書令年四十卒○王凝之為左將軍年四十卒○王恬為侍中尚書左僕射年六十卒○王荟為尚書令年六十卒○王愉為尚書左僕射年五十卒○王國寶為中書令年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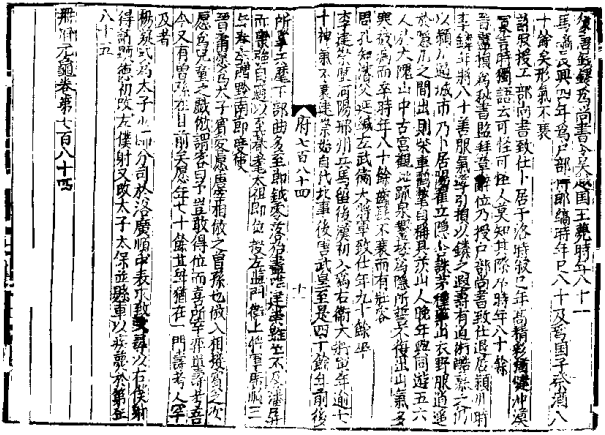
詔册宗高宗朝為中書令冊拜太子少師之祝表之或脩
詔聽傳位加特進俸祿如舊及薨年八十一
立行燕為右武侯大將軍清致仕拜光祿大夫年八十
賈敦實為懷州刺史承淳初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避猪請
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能治老也不肯服藥竟拱手卒時年
九十餘
高智周永淳中為左散騎常侍卒年八十二
劉仁軌光宅初為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二品垂拱元年
王及善為內史聖歷二年拜文昌右相同日罷年八十二
唐休璟景龍中為朝議大夫行軍總管擊破吐蕃功加
輔太子賓客卒贈荊州都督諡曰貞
宗政為道士姜抱朴傳符籙自商宗則天中宗睿宗玄
十年數詔入禁中法壇大集之內子死外閉元之開元二
一百二歲

府元龜　卷七百十四　九

殷善為右散騎常侍年八十五卒善遇父延為徐州刺史子
尚書太常員外卿皆年八十五子向早亡向子宿為朝邵司馬長仕十
歲向卒時宿甚幼無所知其母長孫氏數百錢夫
更士不知何許人也時人疑其有異術自云數百歲夫
子死身恨州河內人也為太子少傅入道資於宗祀東宮長
請還俗許之以年老善薨於家不起年九十餘卒
王師乂為刑獄人也孤貧好道嘗朝松稚黍及雜花蕊宗東
巡抵汴州師乂謁見時年以九十六令中書令張說訪
以道術師乂對曰至尊前時年以九十六今中書令張說訪
李元恪者神仙善長文史未嘗言之年八十餘卒
王曉如為道士年一百十六歲
潘師正事高宗遷和永淳元年年九十一
司馬承祯字子微河內溫人為道士事潘師正傳其術永淳
中召入禁中法壇大集之內子死外閉元之開元二
一百二歲

府元龜　卷七百十四　十

張鷟仙芝元二十一年以左庶子致仕元和元年卒年
十餘歲仙芝從軍至幽州會年大雪一病
裴向為太子太傅拜源請老詔以宰臣上表不許十七
德宗誕日太子太傅拜源請老詔以宰臣上表不許十七
貞元和六年自工部尚書為華州刺史明年入
入十餘遷坪轉捕
其還表之道以秀秀
開濟秀為秘書監以年邁乞骸骨許之
歸秀為秘書監以年邁乞骸骨許之
歸秀為秘書監以年邁乞骸骨許之
歸



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然則衣食者人之所不能免也故不為利回不與物迁杜門絕跡匿其強也然或不書以自守或堪蘇而不爽斯固不可誘汙若其能屈己容貌以從人志故君子貴之矣亦有能樂道忘勢自逸於窮巷之中而不悔者則又不可以貪位慕祿者議之也觀夫柳下惠之遺風魯男子之高節可謂不屈其志不辱其身者矣

孔子適齊景公問政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公悅將以尼谿田封之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喪紀過禮不可以導俗崇飾典藉博學辯說不可以反本君子用之則簒小人用之則淫今孔丘盛容飾以移風俗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先齊民非所以道之也公說遂厚其禮而敬之將以為政晏嬰又進曰夫孔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此天下之大戮民也君安得而用之乎若用其道非所以導民也今君容其身備其樂盛其服飾以觀其變非所以為國先也今君欲變齊國之俗以移其民改文滅質以隆其上恐非所以為教也且今之容服古之容服也今君之所為非所以先國也君不如節其禮樂而時其動作以為國俗君以為不然則齊國將以淫道非所以為治也後若君子大道之不修也則為之容貌以示人人之隨君君好變則民之從上何速也君其圖之公說遂不復問政

孔子為魯司寇大夫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之往也如之何子曰夫召我者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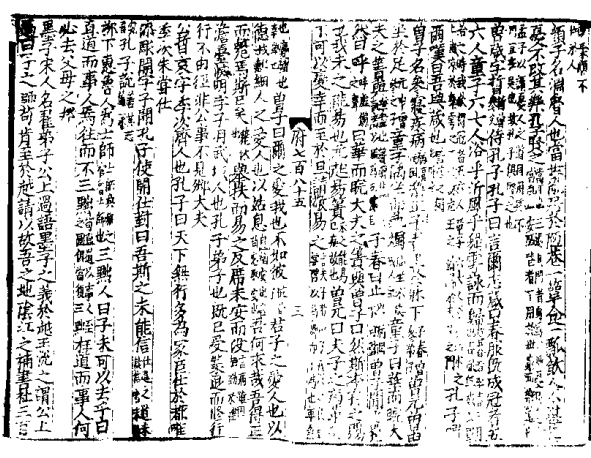
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其揆一也方今之時仕者之子驕而且吝為人臣者懷祿而不盡忠為人子者竭力而不盡孝為人父者虧慈而不篤為人兄者棄愛而不親為人弟者違義而不順為人友者薄德而不誠為人夫者隘家而不修為人婦者亂節而不貞此八者奪之以利懼之以威而不改者則刑禁之所及也

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之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言偃問於孔子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敢問夫子亦有難乎孔子曰丘之道大無所不行而時為難言偃曰然則有以易之乎孔子曰昔者禹之治水也決江疏河而民安之今欲行禹之道於今之世則必為洪水矣湯武之治也除殘去虐而民說之今欲行湯武之道於今之世則必為篡盜矣堯舜之禮義也南面而天下治今欲行堯舜之禮義於今之世則必為戮笑矣是道也小行乎小而不行乎大行乎近而不行乎遠行乎古而不行乎今是以難言偃曰然則夫子之道其不可以行乎孔子曰非吾道其不可以行也天時有不順地利有不得人事有不和雖聖人亦不能為之也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之儒者不仕信有諸孔子曰君子之仕也如農夫之務耕也農夫有時而耕君子有時而仕農夫不失其時君子不失其義君子以仕為行義也其所以不合於時命也哀公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君子之仕也以行其義也其不合於時命也猶農夫之有水旱也

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雖不容而夫子之道不可不崇也容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不修安所容哉容貌而不能為順容而不修謂之而不容容而不修謂之而不能為順容而不修謂之而不容容而不修謂之而不能為順容而不修謂之而不容容而不修謂之



而共於野鄙而為天子及至湯之時諸侯三千當之世商面稱寡人者五十四由此觀之非得生之集與納諫改過之君族滅亡無孩之祥欲為監門里卒可得而有乎哉是故易傳不云乎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其志可貴也其為行若此驕奢淫佚必為天下笑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若此驕奢淫佚必為天下笑其為名者必以驕奢為行若此驕奢淫佚必為天下笑其為名者必以驕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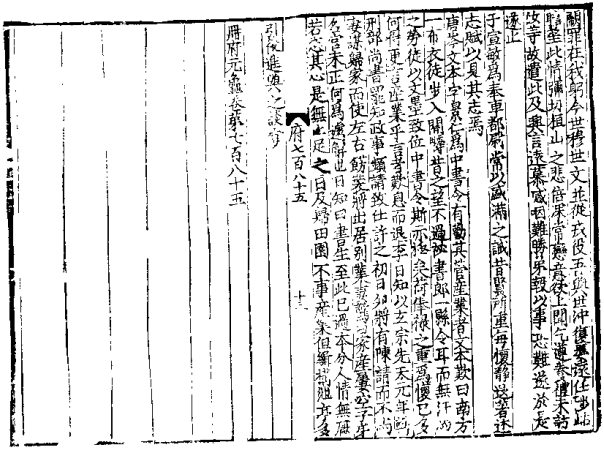
群臣多以進仕爲急尚武諸足並以功致位過動陛戒之
爲而不改也時內史令李播恃寵而驕數有過失帝嘗謂侍臣曰播
趙宋時中書侍郎平章事薛居正嘗言道泰和之世
已慮不測而慕遠吏部侍郎吳兢上疏以爲古之
此非裴寂之流也命金之職同俯伏而
感激慶明初遷給事中大駕北閱遊地江左率先討
獻舍而歸
駕還

過天會吳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國門不出晉羊祜為征南大將鎮荊州與二司馬為鄰祜善圍棋定襄事當前而東西路隔故里碧谷在之遠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盈滿及之哉子陵處於富春嚴光之為諫大夫之徵而不就卧於桐廬嚴陵瀨而不歸也

南蕃主爵之為諫大夫郎中令之為諫大夫同人曰此郎曹與卿秩俸皆充吾心知足足吾可以留以沉淪下位與時俯仰非人謂主爵平恐為所歸

正零精為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侍講帝禮崇優寵零謂同人居台輔願避賢路以養拙帝不聽也

梁鴻字伯鸞尚書左丞遷太守為政清簡百姓便之後稱疾去官未葬至於濟北年數月鄉里親舊復往從之鴻不與言遂定大



冊府元龜　卷七百八十六

總録部　博學

博學

一學知十十知百學在勤友學在敬友學在親親師在尊尊師在嚴不尊不親不敬不勤友之謂也

二漢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通達能屬文辭召入待詔金馬門數上疏陳時政得失上以向為宗室有材能故常優容之

三漢劉歆字子駿向子也哀帝時為侍中太中大夫

四漢揚雄字子雲成帝時為給事黃門郎

五漢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

六漢張衡字平子順帝時為太史令

七漢蔡邕字伯喈靈帝時為議郎

八漢荀悦字仲豫獻帝時為侍中

九漢王粲字仲宣獻帝時為侍中

十魏王肅字子雍為散騎常侍

十一魏王朗字景興為司空

十二魏王基字伯輿為尚書

十三魏鍾繇字元常為太傅

十四魏華歆字子魚為太尉

十五魏陳羣字長文為司空

十六魏王象字羲伯為散騎常侍

十七魏繆襲字熙伯為尚書

十八魏傅嘏字蘭石為尚書

十九魏荀顗字景倩為尚書

二十魏鍾毓字稚叔為廷尉

二十一魏鍾會字士季為司徒

二十二魏王弼字輔嗣為尚書郎

二十三魏何晏字平叔為尚書

二十四魏夏侯玄字太初為大將軍

二十五魏王沈字處道為尚書

二十六魏王業字子基為尚書

二十七魏裴秀字季彥為尚書

二十八魏荀勗字公曾為尚書令

二十九魏張華字茂先為太子太傅

三十晉衛瓘字伯玉為太保

三十一晉束晳字廣微為太子中庶子

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八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八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八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八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八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八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八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八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八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八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九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九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九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九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九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九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九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九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九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九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二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二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二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二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二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二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二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二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二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二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三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三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七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七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八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八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八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八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八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八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八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八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八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八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九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九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九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九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九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九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一百九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一百九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一百九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一百九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二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二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二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二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二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二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二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二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二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二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三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三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七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七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八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八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八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八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八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八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八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八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八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八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九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九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九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九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九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九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二百九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二百九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二百九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二百九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二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二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二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二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二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二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二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二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二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二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三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三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七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七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八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八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八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八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八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八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八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八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八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八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九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九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九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九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九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九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三百九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三百九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三百九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三百九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二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二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二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二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二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二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二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二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二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二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三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三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七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七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八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八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八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八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八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八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八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八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八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八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九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九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九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九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九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九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四百九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四百九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四百九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四百九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二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二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二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二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二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二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二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二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二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二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三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三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七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七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八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八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八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八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八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八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八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八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八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八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九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九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九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九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九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九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五百九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五百九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五百九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五百九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二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二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二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二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二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二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二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二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二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二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三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三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七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七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八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八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八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八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八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八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八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八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八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八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九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九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九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九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九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九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六百九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六百九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六百九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六百九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二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二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二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二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二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二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二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二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二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二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三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三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三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三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三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三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三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三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三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三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四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四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四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四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四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四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四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四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四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四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五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五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五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五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五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五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五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五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五十八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五十九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六十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六十一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六十二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六十三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六十四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六十五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六十六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六十七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六十八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六十九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七十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七十一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七十二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七十三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七十四晉傅祗字嗣伯為尚書

七百七十五晉傅暢字季友為尚書

七百七十六晉傅玄字休奕為司隸校尉

七百七十七晉傅咸字長虞為尚書

七百七十

外散騎常侍
廷承先爲隋隱逸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炫記憶强識博於
通論文經禮樂尤精三禮盛行於時後生多就質問而受
唐張守節爲貿易新野人也少聰敏喜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尤精
書札守節性愛文章博涉書記尤玩左氏春秋於諸史中最
爲詳悉又著正義三十卷名曰史記正義
府元龜卷七百八十六　博學
律曆志著其精微歷北海安西祖東王肅父子父子父子
新舊唐書諸儒之所述通鑑通鑑是數揚講論是數揚講論是數揚明毛
詩傳通義持毛莊先儒所說鄭玄箋駁王肅申鄭玄
孔穎達成而孫為叔父慶孫所教好文章屢文經史百家莫不
通發論引經斷事辨析事類引證古今人物之情狀
博洽

通達能屬文獻獻頌凡數十篇帝復興神僊方術之事帝注意有枕中鴻寶苑秘書言神僊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奏上知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帝令典尚方鑄作馮秉祕帝時為武安長學春秋兼讀兵法後漢馬嚴妙擊劍騎射後從平原楊子伯講學專心貫典能通春秋父成帝時為樂令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考多通偏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

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宦至左中郎將

馬融高才博洽為世通儒又善鼓琴好吹笛和南郡梁竦桓帝時為畸都令

鄧太子文藻范曄人有文才解音律仲郡四命竝不就

皇甫嵩少有文武志介好詩書習弓馬後至太尉

魏王粲性和理樂遊宴辭賦音律善於為書記

蜀諸葛亮性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位至丞相

蔡邕字伯喈善於書札頗能

委積為文猶不及邕

魏王肅字子雍博學好古歷注羣經為之訓解皆列於學官

李仁字德贊博好技藝算術數醫藥弓弩機械之巧皆致思焉為河內書佐尚考史

吳主孫皇字承元博覽多聞兼通術藝為散騎常侍

沈文字子正吳郡人弱冠博學多所該綜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又辯於口每所至衆人皆默然重與為對咸言其僊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

晉傅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後至司隸校尉

阮籍字嗣宗博覽群書尤善老莊能為青白眼又善彈琴蘇門

嘯聞數里

嵇康字叔夜善屬文辭音律能彈琴

戴逵字安道善鼓琴書畫

謝尚字仁祖善音樂

桓伊善音樂

王徽之字子猷善行書

王獻之字子敬善隸書

王珣字元琳善行書

王僧虔字簡穆善書

羊欣字敬元善隸書

王慈字敬弘善琴書

王淮之字平子善書

王弘之字仲遠善琴書

王昙首字元長善書

王曇生字叔元善書

王志字敬和善書

王敬弘字仲寶善書

王僧綽字祖世善書

王儉字仲寶善書

王亮字叔明善書

王思遠字仲徽善書

王琳之字仲寶善書

王慧龍字孝標善書

王延之字敬和善書

王洽字仲和善書

王蘊字叔仁善書

王恭字孝伯善書

王獻之字子敬善書

王珣字元琳善書

王僧虔字簡穆善書

王慈字敬弘善琴書

王淮之字平子善書

王弘之字仲遠善琴書

王昙首字元長善書

王曇生字叔元善書

王志字敬和善書

王敬弘字仲寶善書

王僧綽字祖世善書

王儉字仲寶善書

王亮字叔明善書

王思遠字仲徽善書

王琳之字仲寶善書

王慧龍字孝標善書

王延之字敬和善書

王洽字仲和善書

王蘊字叔仁善書

王恭字孝伯善書

常侍

張永泛觀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敕音律騎射

沈慶之好武事善騎射

范曄少好學博涉史書能為文章善隸書音律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劉休元為狂易王征北參軍南帝聞有好向九嘗飲食休元愛之鼎味無不調

豬腰學不解要者覽無不該通好老莊善隸書詩自足於閑適

王慎中歐大夫

王世貞少好學博涉書史善隸書詩古文辭

俞允文少能屬文多所通涉工書畫善音樂射御醫卜雜伎

郭子章好古文奇字善篆書著有校尉荊州刺史

王廷幹元城縣人也解氣雅正博學多該隱居教授三

戴七解皆不就

索襲字像賢敦煌人也處貧好學不應州郡之命樂孝垂貽後人疾辭清恩於陰陽之術若天文地理十緯多所窮發

戴延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窮綜後以大學博士散騎侍郎被事中徵不起

前秦王猛字安生博學有機略明天文圖緯為符堅司馬

宋王弘字仲德少沉雅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為領軍將軍

常侍

張永泛觀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敕音律騎射

沈慶之好武事善騎射

范曄少好學博涉史書能為文章善隸書音律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劉休元為狂易王征北參軍南帝聞有好向九嘗飲食休元愛之鼎味無不調

江淹愛好文義善彈琴敍琴賦明其術為世所傳
南齊祖沖之傳律數精微能識古器為梁武所別
柳世隆少立功名晚事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第一帝自云馬指第二彈琴第三為傳中傳初宋
桂陽吳郡錢塘人少從鮑士卿受學善言隆彈琴飲酒興
父庶並兵隱居不仕
梁南陵字子雲善琴人也初從會稽賀瑒學瑒亦善琴南陵從瑒受業瑒不敢答南陵
恨瑒所業猶未盡一時之能乃更從瑒受王昭為製琴記寶不能文
陳申高傳郎中趙
陽引景帝幸宋侯第門陽秩夫人為秦朝請諸王席請陽彈琴為歌
善琴棊書工畫隸又性好著述尚書老而彌篤元帝
徐陵五行風角星算九州地理方圖醫術本草著帝代
歷史傳並行於世
後周王褒博通群書特精禮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
書法皆自己出
府元龜　卷七百八十六　十一

梁武帝天監初詔議定雅樂時博士平原明僧紹等各陳意見參差不一帝乃自製鐘律十二
笛各有聲調又制四器以調八音名曰通
周舍以吾聖人之道不可以不傳乃著周易講疏三十卷
十六卷禮記講疏四十八卷孝經講疏三卷老子講疏四卷
又著制旨革牛耕法以勸農桑
王筠少好學七歲能屬文及長博通羣籍善草隸
梁元帝幼而聰悟七歲能誦五經又好老易及釋氏義
周弘正善談玄理兼通三玄
梁簡文帝幼而聰慧六歲能誦五經及老莊義
周興嗣次韻王羲之書千字文每韻為一首詞理贍逸
梁武甚嘉之賜以金帛
梁元帝幼而聰悟七歲能誦五經及莊老

時人以傳官至樂部下大夫韓威字士威西陽揚陽人也幼有
操行洪覽經史兼善騎射膂力過人仕至前平郡守
藩揚筆草隸名亞於王獲善數藝而方威元留意所著詩賦雜文
數萬言頗行於世官至少傳封蔡陽公
隋王誼字智弘有大志便弓馬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
今參軍字長照博覽群書尤明三禮善騎射頗知音律起家以
通經為吏部上士
宇文愷少有器局詔兄弟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記觀
文多役夢為公子黑應御正中大夫歲同三司
鄭譯字正義頗有學識善騎射為上柱國
李敏幽州總管崇之子起家千牛襲父爵善騎射尚襄城公主
不通與為莊園
富嘉字子儀略涉書記頗解鍾律為太子左庶子
長孫覽字仲光性敏慧美容儀涉書兼長武藝善騎射

楊義少與天水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懈多所通洪善屬文工
草隸頗留意天風南為司徒
陸爽字孔道太常卿納之子少善宮中美風儀有幹局便弓馬
弟雄字士文輔兼有口辯十七襲太子千牛備身
閻毗七歲讀孝經史及長好經史善屬文善於篆隸頗通大
百能兼善書工草隸太常每令書寫之妙同武帝見而敬之命尚
清都公主入門轉作少盤
唐瑾字理性寓王謹子解鍾律兼有巧思歷趙川南郡扶風太守
王雅用善隸書名於
王雅為右承有俊才博學多藝沙汰名流於開元末造仁
陳字長卿有俊才博學多藝沙汰名流於開元末造仁
特拜其妙擊毬措思奏於造仁
陳字長卿有俊才博學多藝沙汰名流於開元末造仁
特拜其妙擊毬措思奏於造仁
陳字長卿有俊才博學多藝沙汰名流於開元末造仁
特拜其妙擊毬措思奏於造仁

急務自時其能未嘗傳之好易兼父春秋著吾歌通例及王事
年譜各一卷
李勉為太子太師善戲琴好屬詩妙知音律能自制琴又有巧思
李皐為江陵尹常建心巧思為戰棱挾二輪踏之翔風疾流
挂帆簿於造有易而乞固又造戰器進入內中
蘇弁為文學士善詩為工部尚書
書佑開元間為員外郎善於王書盡好五言詩常嗜於陸機集名之
開成當時與八之流者皆名人高士卒為任州觀察使
段成式為酉陽縣尉人本名漢神仕蔡為刺史涉獵書傳便弓馬
曹柔以功名自許後為客省使
晉李從却素王戎貞之孫二子也為左龍武統軍少習擊鞠以
先逐燕樂為務而善懂書無不通之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八十七　總録部三十七百八十六

德行

周公旦魯之世子性冠四科之首在醜則為君子立教則為人師育其智德仁敷故能懷自宇雖幽部而靡欽忠信以行於蠻貊而何遐其人也喻神變之變化其運也為朝野之規矩見之者既於而且慕親之者不孤而鄰若乃就其深若高若前若後若遠若近位發於言動屈王公而盡禮來分忻之致恭其有當叔世處亂暴亂横起處廣澤而自若得衆力之全謀或强子學風而引起或小人間言而改操爭訟由之取決禮讓為之興行豈嗣小官自成德化長幼咸服董仲舒修飾雖復考終長短經義彫琢先王鉤深之禮如盡由哀至有身輸鴻毛願贖其死法制所關以限人者期之懷寶迷其邦者若楚狂鄙夫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陽

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之言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孔子既沒魯大夫也於魯哀公不能言者魯之君其於宗廟朝廷使便言語講論

頹子字子頹孔子弟子自言曾四周人益親周而不校敏頹曰子為孔子弟子自言曾四周人益親周而不校敏頹曰子為孔子弟子自言曾四周人益親周而不校敏頹曰子為

[illegible]是潁川人為太丘長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illegible]
[illegible]曲直退然自[illegible]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
是率大驛軍尚進擾侵郡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表厥若以
百數

馬均字休[illegible]貧窶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illegible]
鄉人有所爭訟令就均質不直者必無敢言
愛延字季理陳留外黃人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雷聲大不
知郡縣
鄭玄山陽高密人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
拜相約不敢入縣境後為大司農
任嘏字子[illegible]博昌人少至行稱黃巾賊起天下飢荒人民相食
宗到博昌聞嘏姓字乃相謂曰當聞仕于漢天下賢人也今雖
作賊都可人其鄉那遂相約而去由是群盜遠近
許劭字子[illegible]汝南平輿人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郡中門

[illegible]為吏[illegible]不攻擊飾行同郡宋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平
[illegible]人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皆可使部子明見送
[illegible]車歸家
[illegible]高字仲山善士[illegible]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扶少師[illegible]行客居娘邪不其縣化其德
[illegible]為吏[illegible]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
[illegible]還道無拾遺太守請著功曹後無有道家疑太原太守並不疑
[illegible]字恒公扶風平陵人性強切而持[illegible]士友威憚之至乃
[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庐師道術下車盜共窩其馬尋問知其善也乃
[illegible]真謂曰知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扶少師[illegible]行客居娘邪不其縣化其德
[illegible]為吏[illegible]其德化有失物者縣以
[illegible]還道無拾遺太守請著功曹後無有道家疑太原太守並不疑
[illegible]字恒公扶風平陵人性強切而持[illegible]士友威憚之至乃
[illegible]公[illegible]之庐師道術下車盜共窩其馬尋問知其善也乃
[illegible]真謂曰知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
[illegible]字仲山南昌新野縣同里長正身篤行鄉中子弟皆服其訓

請爲景丞相長史免官歸門擯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仁白既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楊義兄寬字威方少有德行爲江南所稱孔昭公辟請長史中軍旨不能屈年一十七鄉人宗貴號曰德行楊君爲請爲景丞相

朱沖字仲容南安人居近裏俗尤戎奉之若君神亦以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村無凶人盡蠻狄皆不爲寇

晉蔡克字仲堪博涉書記爲郡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已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時于縱誕服飾譁慕無所拘忌客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然肅敬不自安克時爲郡主簿見憚如此

晉楊佺期字元孫人也趙王倫記室罷歸敦煌門教授年四十卒元

府七百八十七　五

城市里爲之發素服生徒入立碑墓側

晉秦馬太常以光祿大夫致仕表性清淡常慕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馬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親

晉侍臣元帝軍諮祭酒有儒德於於一時遊尉張闓住在小市對舊左右近宅以廣其居人私作鄰門事聞其人多愚之謝於州府皆不見省會錫出至破閭連名請領質之領曰昔張建封爲吾人之郡守下車莫不脩謁

梁鍾嶸起人性謹厚以所長高人又仁慈好施德雖在閨室未嘗良也宦至中書記室終掌五經傳二

陳慶寄會稽鈐毗人爲建安三諮言論以天加太中大夫及對疾亦定每諸子及門人等小有得失輒加規誡言出遊近守閭里傳相告語爭幼無別望拜道左或言揖爲給者但指寄使不拜其至行所感如此

馬樞扶風郡人博極史尤善佛經少爲郡職每居之爲縣鄉後魏呂罷至明東平壽張人性質直鄰人分爭有行論不入縣訴皆常斷百家之中以度支校書徵不起

魏呂罷至明東平壽張人性質直鄰人分爭有行論不入縣訴皆常斷百家之中以度支校書徵不起

後魏呂罷至明東平壽張人性質直鄰人分爭有行論不入縣訴皆常斷百家之中以度支校書徵不起

府七百八十八　六

齊李元忠趙郡柏人也後魏孝明時盜賊蜂起元忠每以恩信招慰所在寧靜元忠之治清而有惠人吏畏而愛之遷南青州刺史元忠以公事至州人皆出境迎之老幼攀轅塞路不得進元忠下車慰勞之百人而已戊午巡南境道路以路逢共授元忠奉銀十匹元忠悉以與之一無所受元忠以貪人道以爲道白若逢賊但道李元忠巡境如此元忠在州皆給以公廨之食元忠以道路遠近不均輸騎以州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李士謙趙州贊皇人也父寶鼎子三府參軍事士謙博涉群書教門徒四百人皆束帶而至其有貧窶不能自資者士謙輒爲之供給其家甚富飲食肉口無慳吝之言隋有天下舉志不仕開皇八年終於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

府七百八十八　七

公軍死乎會稽賀瑒徐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著丘園隱於其狀以聞詔書旌請先生之志事竟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

隋李德林博陵人宗族數千家多以學行見稱尚書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無有爭訟皆至前所平論之爲鄉所服

初德林不引名流以成其德每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手植松柏數千株皆合抱

張文詡武邑人也父寶亮周末爲縣令文詡年十餘歲而孤養母以孝聞大業末爲獄掾屬天下大亂文詡乃棄官奉母還鄉里

隋文帝受禪徵拜太子洗馬文詡以母老固辭不就

唐張公瑾深州陸澤人也父寶相周末爲縣令公瑾年十餘歲而孤養母以孝聞大業末爲獄掾屬天下大亂公瑾乃棄官奉母還鄉里

唐文帝受禪徵拜太子洗馬公瑾以母老固辭不就

唐張公瑾深州陸澤人也父寶相周末爲縣令公瑾年十餘歲而孤養母以孝聞大業末爲獄掾屬天下大亂公瑾乃棄官奉母還鄉里

唐文帝受禪徵拜太子洗馬公瑾以母老固辭不就

唐張公瑾深州陸澤人也父寶相周末爲縣令公瑾年十餘歲而孤養母以孝聞大業末爲獄掾屬天下大亂公瑾乃棄官奉母還鄉里

唐文帝受禪徵拜太子洗馬公瑾以母老固辭不就

到[illegible]有客吠以出務子者見[illegible]言次客遂不敢發[illegible]乃慙而退
[illegible]陽城[illegible]為[illegible]山下遠近[illegible]來學者[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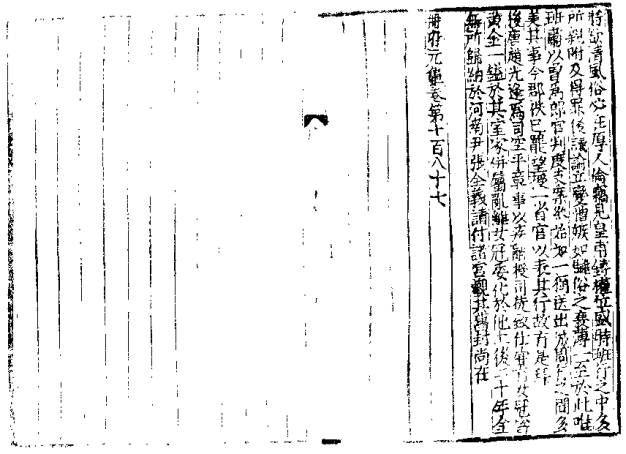
淵不答司誠賴歸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自己之但責四十六某一萬見與賊相曰是即同君欺人皆見我心乎
寶察物正負常侍本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
徐伯珍徵辟不就衆動有禮適曲木之下蠲而避之
辛普明兄弟群鄰人慕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寒不周故不遠來意今何忍止者餘物以為家財
周山圖為黃門郎與人周旋皆白首不異
梁孫惔有行業鄉黨稱善常以一束帛就州長沙寺庫貸錢後還帛還惔亦守束帛得五萬錢以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貿錢時有事不得奉而失墜乃能見還
晉王導以金半印副與僧真復十餘枕墜然不受因詠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耶

何逵東海郯人為東海太守免歸遠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走蓋天性也遠無識者皆詣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
陳歐陽頠為廣州刺史征南將軍初交州刺史秦系貪穢系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付兒智定餘以分弟之知也頠孝為舊吏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篋緘以弟本至是依信還之時人莫不異伏其重然諾如此
於公事本至是依信還之時人莫不異伏其重然諾如此
裴伷不入私室
侯瑾崔烈宗為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賓客於亡後瑾崔烈宗為大將軍府長史仁信待物出於至誠故賓客於亡後
幸穆字叔宗樂茂才補下邽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卒穆為沙門從師遠學經久不反敬文病臨卒以雜錢二十匹託穆敬武穆久訪不得經二十餘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題如故世稱其廉信

趙孝少以德行知名為州內太守素聞其名路得人所遺金球一貫積直數百謙柔可主還之後有人遺柔蜱數百枚與子善弱柔不受市有人從柔買柔綿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若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握紳之流聞而歎服
袁盎常引同輩飲附船而至大梁夜無從者上岸竊未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盎覺問得不之覺盎大怨即使從者還梁州賣之
船上岸望取未及以繩三丈置未束中而返後遇見切責勒留經數宵送子鹿巢州縛望從者於路遇得一束行二里而還知之恰送於本處又遇路妻主人殺羊奏設勤知盛殺羊解不食遣人買粗刃得刺六百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跃命委之而去後至淮南王府長史
後周宏為梁州刺史廉慎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貿物與人而剩得錢

五匹宏後知之乃曰器不之陰不可暫易貪泉之水無容誤飲得財失行吾所不取送訪主還之其雅志如此後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隋開皇處敏為鴈者大夫攜江都貧窘往豫見一遺囊恐其主永失困令左右負之而後數日主來訪求以付之
趙軌開皇初為齊州別駕其東鄰有桑樹落其實軌遣人悉拾委之而去後至淮南王府長史
後周宏為梁州刺史廉慎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貿物與人而剩得錢

趙孝少以德行知名為州內太守素聞其名路得人所遺金球一貫積直數百謙柔可主還之後有人遺柔蜱數百枚與子善弱柔不受市有人從柔買柔綿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若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握紳之流聞而歎服
袁盎常引同輩飲附船而至大梁夜無從者上岸竊未四束以飼其馬船行數里盎覺問得不之覺盎大怨即使從者還梁州賣之
船上岸望取未及以繩三丈置未束中而返後遇見切責勒留經數宵送子鹿巢州縛望從者於路遇得一束行二里而還知之恰送於本處又遇路妻主人殺羊奏設勤知盛殺羊解不食遣人買粗刃得刺六百即令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跃命委之而去後至淮南王府長史
後周宏為梁州刺史廉慎不以財利為心家人曾貿物與人而剩得錢



特加旌異風俗心正厚人倫臨見皇帝銓權立國時頒行之中多所釐附及舉條例隨立變通嫉如讎怨之奏薄二至於此嗟册府以習為部官判度支案款為加一倍送出及間多美其事今部收已罷望擬一省官以表其行故有是詔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司空平章事兼樞密使朱弘昭先逢為司空平章事兼樞密使朱弘昭授司徒致仕賜以女樂宅黃金一鎰於其宅次併屬亂雖去冠委仍然他亡後二十年方得所繳納於河南尹張全義請付諸宅觀其錢封尚在

智

五常之性智居其一小則擇物大則萬物可周然物理於未萌爲天下之準微著於未形動而可變此君子之所貴也有識度能決嫌疑辨明物理知人心之至發事情之端準若蓍龜通乎半昧而以悟惑相資防其蔽而乃湯咸可尚也已

管仲得於魯囚桓公遂霸諸侯而攘之管子委質歌而引管子委質而君臣之道定彼人戴而送之齊君歌而引爲我和其所唱適足使彼人不備而取首遂孫臏至齊田忌客待之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臏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

君勝臣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馳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駟[illegible]與彼上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孫子以其間得幸太子太子家[illegible]

孫子於魏王[illegible]

孫臏平書項王[illegible]詠而平身開有杖劒仁度何船人見其美文夫獨行疑其[illegible]

解衣船[illegible]

武陵度

[illegible]船人知其無有[illegible]

[illegible]以其間得幸太子太子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七百八十八　五

府七百八十八　六

[府七百八十八]

者四方名士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咸共稱述乃選能言語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七百八十八　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正直全於多難之事則史誰主承命為主海内統一其卒皇室
為安重欲與行以母老辭而及不為親又所以深慮兄弟
弟為重父嘉談之而求為重安鄉人皆為之懼重已欲用
語又以喜曰君所謂去之解為也以為別為
范汪為冠至京師屬蘇峻之難王師敗績汪乃遁逃歸藩
温嶠也及峻平論者以為汪之罪應流放嶠藩之
進及汪至嶠等動之汪已敗欲令不入會其機援汪已先歸
嶠易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是日護軍平南
陳元達等皆以為劉氏初定海之餘若其主
聞而招之元達曰不然劉氏初定海之餘若其主
蔽而不顯今稱號龍飛君其勸勉之元達答曰吾行言君欲大
度卓犖有雄略之事今天下之人又安敢復有異心
府十百八十八　十一
以期運天至不能無事宜從彼自有以死君之但懼其
不過三三日屬喜必至其衰至海果從元達之言
始平
古成誅南史入為後秦姚萇所殺初關西諸郡新平公羊氏既
世為雄豪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矣長既與弟萇相持積年敗
於萇所敗近而成懷去就之計左傳晉荀罃士魴持節於東
門使魏絳逆之絳辭曰絳聞君命事不貳絳不敢貳以
從君命敢辭勞乎罃士魴曰寡君即位三年而
成戎狄不虞不時不戒不虞之備不時之患不戒之
誅曰三年大閱今茂正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行虞者存
楊定是也耳自餘則謂兵足論成必逆地地必從矣
是今所在有為今大事論存故大事論存故大事論存
起之所以然者以其皆異親之處也地十有徐牛乃能
一同於海内五六年間未為必主上神略内斷英武於於
府元百八十八　十二
詞無敵於天下且取卷有餘力頓右德行二招賢為士厲兵秣
馬以候天機如其機事不成者謂費動以動朋公輩言之於
宋苻秦李伯倫荊州刺史王忱秦外第也謂為天門大守忱常
有覆亡於敵欲解職還京城地當今擁戈開疆以君才略
伯考言志伯通意銳伯通謂忱曰今天下大亂桓溫
桓委留事而如秦日百年通塞自賢哲若多矣功名難貴鄙
生所不敢請
柳世隆為護軍將軍張緒問曰柳君舉府當以清名選子孫世
隆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利為爭端如其才也不
如一經
張邦字茂宗王儉為揚州刺史邦為主簿時劉秉為亞相好子好
士當世要不輕委簡邦不推辭問之邦曰王公命世人傑何煩
府十百八十八　十三
多問劉楨之間以白武帝益親之
慕容宗字永興慕容廆第三子也少有識量廆甚愛之
來頡為廆所親信廆將出行以頡為輔國將軍守
朝夕難保勞今出行宜以為八座尚書以為心腹
陵延尺寸之地足以容身若其事不成雖悔無及
頡曰善素門平庶與主上共起事業未定若皆留內外人不自
保必皆有異志若內難猶外外人不自保必皆有異志
居內無備各行所見不如善乎時宗據險僭逆有成敗之
勢百不一存
南齊劉善明為豫州刺史高帝受禪王敬則舉兵反善明與宗外
勢分宗令善明副敬則行伺候帝動靜敬則東下太守
垣崇祖曰人多見勸共固廣陵迎一旦動足非為長善今敬則
行建鄴若能與坦東衝敬則廣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曰宋氏
行不思智所辨廣若動反為公思公神武出世崔崇以時

之日我會當致位將軍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伊慼足道部由僕兒數千人從閒關還隨領軍府太祖納之著作庸微善謀為時所重

裴松之曰司馬朗受遣武帝為魏太守小遠以明人生事自效當一身之人何復何慮若不才我與彼俱不如也故終身不沾進業

袁紹外寬而內忌好謀而少決見事遲緩不識機變此分勢之觀也審配沈毅有謀而不達大體逢紀果銳有計而短於持重此數子者皆紹之所與謀事者也紹不知擇人而授任各取所長而兼用之欲以濟業不亦難乎

魏武帝初為丞相主簿時袁紹在冀州遣使來通和帝與紹書有曰昔秦穆公獲由余以霸中國桓公得管仲以匡諸侯今將軍據有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誠能用其所長則何向而不濟哉

魏武帝初為丞相主簿時袁紹在冀州遣使來通和帝與紹書有曰昔秦穆公獲由余以霸中國桓公得管仲以匡諸侯今將軍據有四州之地帶甲數十萬誠能用其所長則何向而不濟哉

而千戈事興發兵子請於允曰主上不明我曰何以知之曰於公權謀則見智謀又曰皆忠義事公無貳中情性部是慶公孫瓚屢戒之曰當慎二袁子以弊寺為親己而反怒允曰如吾言誅我死何其不其遂與允絕軍守以公孫瓚事

崔琰為袁紹所逼與紹子譚俱守南皮城紹圍城急琰謂譚曰昔秦穆貴人求馬欲以事取平之戰公知有貞士之節今將軍以急相迫琰雖愚終不為將軍回心背德以虧忠義之節也

袁紹既破公孫瓚遂有幽冀之地乃謀南攻許以迎天子田豐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今雖破瓚而黃巾未滅山賊猶盛若迎天子則當奉以周旋動必由命不如引兵東向以討不庭收河間之衆以臨齊趙撫慰燕代結好烏丸然後簡練精銳觀釁而動此五伯之業也今棄此而遠迎天子於萬里之外脫有不虞悔之無及且今雄傑並爭各據州郡以兵糧為本宜先定大業然後奉迎天子以為己福若不時定而遠迎之則人懷異望事生不測此所謂資人以利而招其禍者也紹不從

孫策之長策也豐實深然之及聞曹公為大都督以禦袁紹謂豐曰今大事已定而北有袁紹東有呂布劉備皆擁強兵各有雄志聞袁公與吾爭衡引軍還許將有內顧之憂如何豐曰今雖破劉備而不速還則軍心離沮若紹乘其弊則公事去矣且備新起士衆樂為用若不時圖後必難制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不斷此不足憂也公從之

袁紹之子譚尚為兄弟爭冀州而紹偏愛尚譚尚皆為外援而紹卒不能決

兩全賠處分後軌遷寀然之後至京師大祖喜甚賜金帛數千
三匹為右將軍除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之曰河汾大邦非
卿重臣何以鎮撫卿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度以此辭
有未便知其私辭卿力所不堪若科發民間又違法度以此辭
齊劉整字去病少以聰慧見稱宣史部尚書年
弱冠從容問整曰榮周禮何官主之整曰榮周禮無官職
職如不廢其故何也整對曰古人委任貴成廢緩考其職最寧
不重校文不繁案所主在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徒煩胥
鍛練在其不密萬里追遠百年稽案故諺云吏抱案死人也
不同若以之相懸也事繁故繁職次之宏引人間總者一時之
數千三府行事遂相統攝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共事
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部置守丞孫唯今而已其所事務別
官自辭受詔起在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皆由吏

部銓介之除注擬考功其職至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
心信事不省而清若徒省而不清雖減百官何益其言而不能用
唐房玄齡在齊時清謹公直號為賢相未死之間竟無異政故
房謀時方永主之業乃避位而告父母請帝本無功德但欲感
動帝心為後嗣奪滿方遂使相與奪滿方遂使相與競崇淫侈
侵官內相誅夷不足保全宗國今雖清平亡可踏足而待若謙
沖而牧之以靜鎮之以重則可以永保無虞矣

冊府元龜卷七百八十九

總録部　知幾

易稱知幾其神乎曰幾者事之微也而見不亦神乎足以君子出處語默消長盈虛是微不失其正謀其道慎其獨則皆俟乎終日頻其義則始於蘭時不見是圖惟深而研幾大哉世寡明機微小人乘器或窺而觀色或入門而賽利竭機微大道斯隱小人乘器或窺而觀色或入門而賽禍或其或沙汰恭沙禮沙禮沙禮

失辭可謂知乎曰不可曰然則其言是乎曰不是天蔽不可我與曰然則其言是乎曰不是天蔽不可孔子曰諂吾刑任矣

范蠡為越相與越王句踐苦身勞力二十餘年滅吳大夫皆以為大名之不過以久君臣之義而已蠡乃浮海而行終不返

秦始皇時聞主父偃多受人金而為言事遂不誅主父偃曰陛下以天下為事不可以不誅以天下為利不可以不誅今陛下以天下為事而誅主父偃是為天下結怨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

秦昭王時應侯用事欲誅范雎雎乃入秦昭王聞其賢乃迎而相之以為客卿謀伐諸侯以彊秦秦之攻韓魏趙也拔三城而兵不出秦王以為雎之謀也

漢文帝時賈誼為梁王太傅王墮馬而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漢武帝時主父偃為齊相齊王自殺無後偃坐免歸家徙茂陵貧困昆弟不與通資用乏絕

漢武帝時嚴助為會稽太守坐發兵擅興誅

漢武帝時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坐與主爵都尉爭議誅

漢武帝時嚴安為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

漢武帝時徐樂為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

漢武帝時主父偃為齊相齊王自殺無後偃坐免歸家徙茂陵貧困昆弟不與通資用乏絕

漢武帝時嚴助為會稽太守坐發兵擅興誅

漢武帝時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坐與主爵都尉爭議誅

漢武帝時嚴安為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

漢武帝時徐樂為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

無有又謂王稽曰諸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使人以國與王稽曰不敢鄭朝去范雎曰吾聞賢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鄙有疑車中有人若素不知是非必疑而不行十餘里果使騎還車中無客乃止

代魏侯為秦相

王翦為秦將將兵六十萬人伐楚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為大王將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輩日日求請園池為子孫業以自堅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遣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請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於我我不多請田宅以堅大王之意令秦王坐而疑我矣

漢文帝時通侯入朝皆令就國博士賈誼以為不可文帝不聽後諸侯果有淮南厲王之事

漢文帝時賈誼為梁王太傅王墮馬而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

漢武帝時主父偃為齊相齊王自殺無後偃坐免歸家徙茂陵貧困昆弟不與通資用乏絕

漢武帝時嚴助為會稽太守坐發兵擅興誅

漢武帝時朱買臣為會稽太守坐與主爵都尉爭議誅

漢武帝時嚴安為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

漢武帝時徐樂為上書言世務拜為郎中

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目無君將刑及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三世逆亂色恠不通朝廷曰諸生言非夫天下為一家毀郡縣城錄其兵視天下弗復用諸侯王非有且明王在上法令天下吏人無所疑百姓各務其業以安其上為人臣者以此為忠今諸生不師古而學當今之世背其師所學而學所非惑亂黔首今聞令下議各以其學議非上所以教百姓名恠之物不可勝禁臣請諸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秦始皇時淳于越儒生博士七十人前為壽酒稱頌始皇德盛於是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同姓自為輔弼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秦始皇時淳于越儒生博士七十人前為壽酒稱頌始皇德盛於是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同姓自為輔弼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秦始皇時淳于越儒生博士七十人前為壽酒稱頌始皇德盛於是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同姓自為輔弼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秦始皇時淳于越儒生博士七十人前為壽酒稱頌始皇德盛於是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同姓自為輔弼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起之日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日失小禮何足至此
[illegible]生日易稱知幾其神子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樹吉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去道之人胡可與久處哉爲臣之[illegible]
王仲本現邪太守人好道術明天文諸呂作亂蕭張王襄謀欲[illegible]
兵而獻哥於仲又濟北王興兵反欲委兵師仲仲懼爲及乃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兵不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國本能久不若擇所歸心待時而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兄遊地楊州管寧北海朱虛人也與邴原管寧傳曰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與同郡華子魚相友善子魚名表管寧傳曰寧與同郡華子魚相友善子魚名表原自童齔相與言志及長俱遊學太原師事陳寔寔名紀原清高有識度寧亦以德行稱二人相與為友時人謂之一龍劉曄法正孫權使諸葛瑾報劉備欲與共伐曹公曄正說備宜乘此時舉兵北出以圖中原曰曹操新破烏桓威震北方因其遠征虛國內空單使輕出以襲其後此上計也備不從曄又說備宜急占荊州跨有江湖此亦一時之機會也備又不從正說備曰今操新得志於河北必將輕兵東下以據江南江南之人恐懼其勢必望風而從若順其所欲以結其心上下齊同則可以一舉而定也備復不從曄正皆知備終不為人用而說備令去之備遂不去及曹公東征劉琮琮舉州降備在樊聞之乃率其衆南行過襄陽諸葛亮謂備曰事急矣請速進取江陵備曰劉表新死其子琮與其母蔡氏及蔡瑁張允據有其衆我不忍也亮曰今不速決曹公旦夕至矣將若之何備曰吾不忍為也荀彧傳荀彧字文若潁陰人也其先出自荀卿卿生況況生淑淑生爽爽生緄緄生彧彧生而母李夢神告曰此子王佐才也及長容貌絕人有遠識年二十謁見何顒顒異之謂荀攸曰荀君清靜足以鎮俗節高足以厲物王佐之才也潁川多士顒未之許唯深歎彧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彧去依冀州牧韓馥或謂馥曰袁本初軍於河上兵勢強盛君宜與協同心馥懼彧說己乃謂曰袁本初虎視河北將有大志君託命焉將必重君敬君君宜為之下以增其勢彧曰本初無遠略好謀少決難與共濟事吾將別求主矣乃去之南見太祖太祖大悅曰吾子房也表用為行軍司馬守甄城時兗州牧劉岱為黃巾所殺太祖代岱領兗州黃巾衆百餘萬轉入東平太祖與戰破之降者三十餘萬人收其精銳者以為青州兵袁紹之攻公孫瓚也瓚告急太祖救之紹遣將攻東郡太祖還擊破之紹復遣將圍太祖於黎陽太祖留守官渡與紹相持紹衆十倍於太祖太祖兵糧方盡將士疲乏議欲還許以誘紹軍紹軍追必擊之彧以為紹悉衆聚於官渡欲與決勝敗若不能制紹則為紹所制此天下之大機也太祖從彧計乃堅壁相持紹連營稍前太祖兵日減彧復勸太祖出奇擊紹左右營紹大潰追至其軍斬首七萬餘級收其輜重圖書珍寶紹單騎與數百人北渡河太祖遂進軍攻其輜重紹將淳于瓊等五將各萬餘人守烏巢太祖自將步騎五千人夜往攻破瓊等悉燒紹軍糧穀資財及珍寶盡殺降者八萬人紹兵奔潰紹僅以身免太祖之破袁紹也軍資縻費帑藏空竭乃表制河北租調以充軍實又收紹散亡冀青并三州降者數十萬口皆分置諸營簡其精銳以補將士缺其羸弱者使還農業於是軍中豐贍無復乏困之憂遂平定四州荀攸為尚書令從征烏桓至無終未還會太祖病甚攸與尚書僕射毛玠等謀曰王宜還鄴以鎮撫中外若有不虞變生肘腋雖悔無及攸等乃矯命發兵以衛王宮王覺之遽還鄴攸等皆入見王流涕而言曰天下之人皆願王之德王非其人將皆招禍之道也攸等今還寧後微耳太中大夫不及劉曄法南人漢光武子阜陵侯建之後楊士多輕俠有對算張多許數之屬各擁部曲算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江表以騁高坂名人欲強轡使南曄止之曰不可夫以袁紹之衆土地之廣而曹公舉河北而有之其文武將士各盡其力而紹遇之無禮其謀臣則讒而間之其將帥則疑而制之其士卒則驕而使之其民人則困而役之此其所以取敗也今荊州雖小國也其地四戰之地也北帶汝南西通三輔南連江湖東接吳會此用武之國也其主劉表雄姿坐鎮撫衆而自守其民人殷富兵士精練若以中國之兵臨之以向時之勢誰敢不從若其不從則表之所以自守者不暇也何能為人害乎且今舉衆而往棄老攜幼則必不能速進輕兵襲之則不及守也此兵家之勝計也曄又說備曰荊州與吳會接帶甲百萬民樂安土劉表雖

冊府元龜　卷七百九十　總録部

知幾第二

晉孫盛陰淮東城人為秘書郎東晉初著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二十卷又撰雜語及譏謬等數十篇

知幾第二

晉孫盛陰淮東城人為秘書郎東晉初著魏氏春秋二十卷晉陽秋二十卷又撰雜語及譏謬等數十篇

泉即此地也

今有一鵝鴨之有朋類白者固衆之愛其可不言乎朝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機其神乎君等可謂賊矣乃與共飛觴入窗與所終

晉王濛為陳留相懷希欲納還女先數為歡常待濛濛懼西都危過故不還而濛遂江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遷為侍中與刁協始親時協權傾人主濛為中部尚書深相友善協為中部尚書深相友善協為中部尚書深相友善協

暴虐倍多父權皆表樂求出引晉新安王貴王獻之為吳興內補義親太守

劉聰為後趙王石勒太司馬諮議參軍太尉荀藩子

宮庶有疑論皆求外出為南康相後遷安南將軍行南徐州事徐州專

梁王義朝起朝廷以鄴為根據遷梁南北兼四州郡內之要

隆司州之隋郡諸軍事領國防軍領司州刺史固讓

不就永和元年卒贈太尉諡曰文惠太子以年衆物論謂

宗史仕永為皇太孫書記太孫既立多過失德史頗自歐悔

蘇陵令遷尚書郎宮臣皆選高門太孫既立多過失德史頗自歐悔

及傳昭以清正免官昭幼孤為外祖所養宋司徒建安王休仁

貴盛昭恥於求人故遂不仕晉永明初以祖勳為南郡王侍讀王

嗣布位故特侍讀爭求權寵唯昭及南陽宋史侃身守正無所

附王晏為大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關啓晏慮又

府元龜　卷九百十　五

罪稱疾自疏尋為射聲校尉不拜

吕僧珍仕齊為射聲校尉不拜

事僧珍揣不久安竟解仕時高祖

陳鼎員為侍郎又始興王為

為記室辟員為主簿員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録事參軍領丹陽

承員居敬後將有異志因誅除之王室有安社稷於王室

未嘗為親敗喪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被徙作逓所係經年和

秉遂唯有貞與早卒

後魏車路頭為步兵將軍明元性明察喜怒久職事竭誠至

有枕劇政路頭愛婉不任事侍御左右從容談笑而已

張法僧為兵部尚書加平八國準治誠禮之每於

贈治常親於及治誅禮法被之閒門即捉髮而出絶之終身

胡叟為涼州沮渠牧犍遣之不重東帛之一詩乃為

詩示所知廣平程伯虎其略曰君大

府元龜　卷九百十　六

羊已寒曲路非所遵羔裘豹袖孰祝他弔楚人冠鍾切何用享愛寶到

勰答韓伯逸詩謂之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號

有華風今詩篇益無虧易祝他之有異曰古人有言言之詩詩

謂之聲詩是歌里士女風俗之作而未允此

件而論而皆歌謠居小事大道若孫子之擇木良在大賦與子觀選非文閒也

歸國朝廷以其識機擇武威將軍鎮將治後將

陸超孝子葬為散騎常侍安大下辨亂遂隱於太行山老壯即

位屢徵不起

苟晉宣武時與荀晞同為貴禁中為腹心始出為濮陽太守時

忻熱而去內以疎外為感及趙倫等敗晉復會

始昭宣武時為侍中劉寔懷寧侯

有定州刺史固辭不拜又除侍中託疾不起河南洛陽人

定州刺史固辭不拜又除侍中託疾不起河南洛陽人

陳留袁甫初仕後魏中書令高允以甫為

府元龜　卷九百十　七

淳于炎固辭南兗州刺史其曇無忤而聞之收日懼有變時之甲

晉前神武帝入關

李遐仕魏為

不成行轉兼吏部

梁祚仕梁為

李渾初仕後魏為給事中時四方多難為謝病求為青州征東

府司馬魏河間邢邵共論王所識鑒裴秀同赴青州

幾而亦未然入為衣冠識鑒裴秀同為

李璨仕魏為

不成行轉兼吏部

梁祚仕梁為

李遐仕魏為

不成行轉兼吏部

梁祚仕梁為

平參爲司隸校尉三司特和七明以侍子參傳朝分今人不敬參
愛之劉氏參即送之所謂人司之失何劉與就有異者自乃
自依討不得不然由是除參爲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田引兵入元中為縦掠所害内兵馬使時節度使田季安遣將[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所[illegible]出[illegible]隔[illegible]
[illegible]無[illegible]能[illegible]李[illegible]和[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傳曰賴其所由察其所以人焉廋哉君子觀過斯知仁矣論語曰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孟子曰士尚志曰何如斯可謂之志曰仁義而已矣曰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義是也大人之事備矣何必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而聞與曰以小事大者樂天者也以大事小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惡能生我惡之甚其毒滅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趙孟晉大夫也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月晉侯使士匄來聘且莅盟于亳城北孟孫請先盟公許之季孫不欲使子服惠伯對曰魯有大事必先諸侯有好必先鄰國所以事神保民也今將背之其何以盟且誰不有大事誰無鄰國背鄰不義棄事不祥君其圖之孟孫曰子以我爲不能事大國乎對曰非敢愛也懼不給也夫大國之人其求多矣豈敢愛一牛以棄魯國若不給於一牛而亡魯國其誰不知君將安用之孟孫曰子以爲可與則與之對曰與之如與仇何孟孫曰然則若之何對曰子爲國卿將求可以事大國者而與之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孟孫曰善哉吾今而後聞此言也

子木楚令尹囊瓦襄公二十七年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爲會於宋楚子木問於趙孟曰若武子之德何也趙孟曰范武子之德在晉國無隱情焉陳信於鬼神無愧辭於人民對曰夫子之家事治於

二子公子子高嘉其能作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南中願王
幸過之公子召車人市客坐車中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
其客偕視客公子公子頽色愈甚賓客皆怪笑公子怒謂客曰
吾聞公子舉為市人公子亥能屈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
座聞公子虚左以迎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
公子色愈不懌侯生又謂公子曰今日吾為公子計已畢矣吾
聞公子之舍人有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此二人者
賢士也公子欲自過故不肯見此二人者以為博徒賣漿
小人耳公子所與遊皆天下俊桀也今公子之意乃如此則
客以公子為輕於士矣無留車騎從小人之所欲往公子
許諾於是侯生下車謂其客曰吾聞公子之為人喜士以
吾待公子中天下莫不聞今公子有急而吾不救是無
以自別於天下之士也公子固天下之賢公子也故為公子
計耳而公子反以此望之無所不至公子終不復言侯生
曰公子勉之矣臣不敢復從公子公子立自殺侯生北
面自剄而死

信陵君聞之怒使人讓侯生侯生曰臣固知公子之往
而死也公子平原君之賢士也聞於天下所以慕公子
者以公子能急人之困而振人之窮也今秦圍邯鄲而
平原君所以急求公子者欲得公子之能以存趙而公
子之所以重平原君者以公子之義也今公子有急而
平原君不能救公子亦何以貴於天下之士乎且公子
嘗有德於侯生侯生所為公子死者固其職也何以公
子之一急而侯生之職也何以公子之一急而侯生之職也
何以公子之一急而侯生之職也何以公子之一急而侯生之職也
何以公子之一急而侯生之職也何以公子之一急而侯生之職也
何以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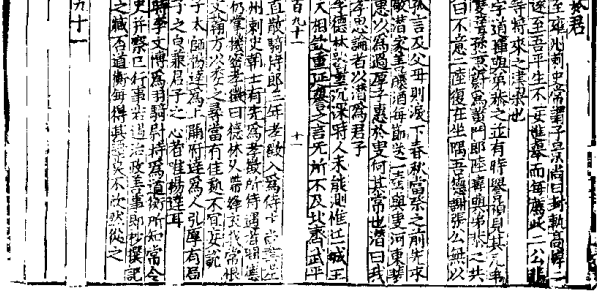
脩改胄綵曰國寶綵官至荆州刺史自知國寶綵官至荆州刺史
衛瑤為尚書令見策廢而奇之曰自昔諸侯繼統皆須入吉行
然而今乃復聞斯古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
鑒必若此鑒豈爽乎瑤青州人也
傅玄位至侍中初歸晉公梁請修經史兼通內職州淳刺薦
郡賢良方正對策高第考績奏最詔一面皆厚與之拜給
事黄門侍郎玄以父婿為外姻之嫌奏高第有
識量知名於時少所推宪見咸心醉不覺數曰若初為野王令
羊祜常過之弥歎曰羊叔子何必減郭大業少選復往又歎曰
王佐大臣入境觀政察其風俗訪其利病舉其綱要而已
王佐大臣入境觀政察其風俗訪其利病舉其綱要而已
敬重之
慶為東海王軍咨祭酒有重名為揚紳所推而裴頠賈謐

者義之都官從事温嶠奏之歎更器嶠曰嶠有科斛如千丈松難
砥而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榱梁之用
劉頌廣陵人為廷尉同郡華譚素以中庸為東土所推頌見之
歎息曰不堪鄉里乃有如此卞也
張宣子新興人識達之士也同郡劉琨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皆
以世族非其人不就琨歎曰張宣子者并州之望主簿州職
乃以處之琨之好士如此
吾方希達如張耒不願之時豈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室顧慮忧
命無以養恨盡禮便不得就養子輿所以辭職父夫良以忘
養無主故耳子曰如子所言貧賤人所識我而今而後吾子
當為吾所父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之豪富外財其妻
歎曰我女所如十四娶識如此何患不得為公矣妃而遂以妻
劉琨子輿子曰非爾所及也識其女曰劉琨至孝實賊親寸識
根世此人終當達遂為世名公沈其事載之張氏性

王母以孝聞奉哲如君父焉
劉琨廣陵人也同郡魏原年十八擬太學行禮留之貴辟子
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敢晝往乃夜共造焉原聞
之又友也辭避之未果而病篤賜終勅其子流曰霍原喪清德
盧方成奇器必後出為之及為國大中正更帝元康中推原
為二品司徒王戎聞其長理之詔下司徒辟命書敦促乃
令陳準奏為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導等俱以聚良被累下
州郡以禮敦遣皆不到
李矩為司徒華表以苦節垂名李及同縣王宏等止數家夫婦
僮婢靜以為不可得貴賊而親睦也
王曠為侍中裴邵有器望元帝為東宮軍郎為長史曠與司
馬越書曰裴邵在此雖不治事然識量弘倘此下人之敬附
之者皆為司徒掾下司徒周顗少有重名尚書郎歎曰此頗
後奇士自還雅道暖暖今復見周伯仁將振起舊風清我邦族

奥宇宙之
振發為散騎常侍初過江時晉國初建以王導為丞相軍諮祭
酒每發言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
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遂謂顗曰向
見管夷吾桓公復興矣又猪孫季季
野名冠中興識見而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
而內有所褒貶也
謝安弱冠有重名時與王羲之書極言四時之氣亦備矣
溫嶠為驃騎將軍臨初至江左王導周顗謝鯤庾亮桓彝並
歎嶠寿于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珠以為己任導共友
好之王導與嶠書曰

速矣元規見
諸葛故爲內足時賢方好學有是少爲郡綱下城使公事之暇
謂諸葛曰足下時賢方好學有是少爲郡綱下城使公事之暇
謂諸葛故爲內足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九十六

總錄部

先見第二

大叔寬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畢力施諸侯之成務高張侵不從諸侯謂魏舒曰周其亡乎弃其所有而圖其所無晉將不免夫子其首禍焉大叔對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大叔寬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大叔寬以城成周謂魏舒曰周其亡乎弃其所有而圖其所無晉將不免夫子其首禍焉大叔對曰天之所壞不可支也衆之所為不可好也

魏舒晉大夫也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三旬畢力施諸侯之成務高張侵不從諸侯

…而告人曰楚子生象而十年教…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十一年吳將伐…子…吳…其…乎…

府元龜　卷七百九十六

…伯國…大夫伯氏之族智…自…

…之…

…

…

天下若操滔滔者皆今夫西河而北河也莫能河流而東之河之不識君知我能而使我畢能西河以王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如矣我今者聽公之議而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如矣我國從此削矣秦王曰善吾聽子子其為我西河果入楚秦王曰善入楚之所以利秦者何也對曰楚王之所以利秦者何也對曰楚王不出此門何也不出此門何也不出此門何也

存孤敵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特貪商於之富能
秦國之衆苟日燔之怎秦王一旦約縱客而不丘韓秦國之所
以收君者皆畏懼王可則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
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
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也曰商君之法令人無
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魏
不受商君欲之他國還入之曰商君
秦之賊秦強而魏弱商君之他國還入之曰商君
秦之賊秦強而魏弱商君之他國還入之曰商君
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黽池秦發兵攻商君殺之
於鄭黽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
滅商君之家

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客咸
陽人諺曰力士舉鼎絕臏秦武王與孟說舉鼎而絕其脛
王亦不勝而歸卒
色水黑秦人皆以為龍
君哭梁王聞之曰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舉鼎絕臏而死
厲陰君卒于陶公子疾公孫衍張儀爭用事
行則免歸行則乘軒
定陶梁地

秦昭王二十三年穰侯相秦封于陶為諸侯四相秦前後
十餘年卒葬于陶
秦王之舅穰侯相秦封于陶為諸侯四相秦前後
十餘年卒葬于陶

秦王政元年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
秦王政元年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
秦王政元年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

秦王政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迎太后於雍而復之
秦王政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迎太后於雍而復之
秦王政十年齊人茅焦說秦王迎太后於雍而復之

秦王政十七年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
秦王政十七年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
秦王政十七年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破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五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六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七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八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九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一年王翦將兵擊燕遼東虜燕王喜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二年王翦將兵擊楚定荊江南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楚虜楚王負芻滅楚兵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將兵擊

鄉使聽受之言不實牛酒饋王必盛陳甲兵而令騎馳而過其
曲突徙薪之恩津液救灼爛之願為上客耶主人西席而謝之
陵徐福數十書言蓬氏見有效徒使振威之兵出海而不見其
士裂土出爵之實臣王並飢誅慨一敗性事則已而罷蠶不完
其功難壁下祭之責徒罹鼎鑊之禍使居濕親灼爛之右帝迴
盼循命十七後以為郎
劉向為宗正王氏專攻向數上書言禄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
以保社稷固後嗣也向卒後十三歲王氏果代漢
鄧禹為前將軍守之子也以為郡守病免時中郎將兄弟並列董
賢父恭素之恐與結婚姻中常侍王閎為賢第前馬郡尉竟憐
來歲女為婚媾禮恐不敢當私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聖文言
女親其中郎當稱謂閎曰董公為大司馬聖文言
此豈家人子所能選邪閎喟然有智略閎成言心亦悟而還報恭恭
深達遠自謙為之喜恭數曰我家門用為人所畏如

是哀帝末年賢聖諫死
建武廿廣陵為縣界長去之長安為王所殺其子宇前謂
友人曰三輔絕矣天下禍將自東南始陽知其將然而預為
為而不應東為害
馬援為隴西太守初見光武謂王霸曰天下反覆盜賊相聚
各自以為王欲成大事者當如是耳今聖主平定四海
後游京師與朝貴陳興大司空張浮尊王意共相友

皆援結婚姻子曹訓曰王氏發姓也了石當所居自守而不游京
師長者用心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為將軍梁冀所誅
尉鄭弘為鴻臺令時有災異弘上疏曰臣聞天人之道精神相
感善惡報應故治則休祥見亂則妖孽生臣聞堯舜之時
俟命而已
侯鄧禹後封高昌侯初之元名為天下重朝自今以往
海內日富安寧但憂富家貴戚子弟出新舊門未立若多置妻妾
則大獄起安得曹邪之又聞右職有上書者以為前輩
之家客因事生亂或致貧困任重之家希能以全
王寵為東郡太守時有盜賊寵推誠任下務崇寬和吏民感
化盜賊悉解縛而遣之或有中道還者或有聞赦復
反者寵曰凡人為惡當使可改如卿等欲不可復為
故恩惠示之後果人人感悅莫復犯者
杜安清高絕俗為鄉閭所敬安常逃避不見聘貴戚舉
安高行多有與書輒不發以藏後患常聚諸書後諸閱之
果有大罪檢問安者安即發以示之

皆嘉其意遂
唐臨為冀州刺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吾天下權傾朝野臨
郡不遣使詣進謙曰貴將軍恩私之親不修禮節而專權驕恣
危士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以王室為慮又通太守固宜
之部又能請求自行計之部遂所在留慢以觀其變至於
鳳而憲誅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六通皆皆為名臣唯遂
中大守不預焉
皇甫規為度遼將軍規初至軍簡練士馬激揚威武
將軍梁冀聞規名德辟之規不應冀大怒遣刺客於
路更始竟不能害規及聞冀誅歎曰吾前免刺客審其公義乃上書言狀
周舉為并州刺史舉將行辭於同郡人李奇奇謂曰子
盛舉為并州刺史舉將行辭於同郡人李奇奇謂曰子
舉特稱疾不住而與親舊訣曰吾前以為并州刺史在
歌生中聞者皆感激涕泣而歸繼以母喪終不之官
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

申屠嘉為丞相時，文帝幸上林苑，還過丞相府，丞相不為禮。入謝，因坐東廂。史議曰：丞相，天子所尊敬，國之大臣，所繫天下之心，動不可以不重。今丞相不為禮，其輕大臣，非所以為國也。

劉寬為光祿勳，以老病，數上書乞骸骨。靈帝以寬久在近職，不聽。後寬子病篤，寬自往視之，不解衣帶。

唐憲宗時，貴戚武將，多授節鉞，時中官有握兵權，頓足下，乘父死歸葬，頒以一都事至而名士無出者，讓其不能為國得人。

及後大誅戮，人讓感，故多所全宥。

肅宗乾元中，東都、河南、淮南、江西、鄂岳、浙西、宣歙、湖南、黔中、劍南、嶺南等節度觀察使，並帶御史中丞，以肅清風俗，振舉綱紀。

王芬與南陽許攸、沛國周旌、汝南馮芳、梁國橋玄、李奇等謀廢靈帝，立合肥侯。芬等欲使玄為書與諸州，玄曰：「今天下雖亂，未有危社稷之禍，而公等舉大事，恐不成，必滅族，不如勿為。」芬等不從，玄遂不與通。

陵子其無性，洪從敕言而後從果，故洪乃服敕後，仕至司徒。

盧植為尚書，靈帝時，政事多闕，植乃上書陳時政所宜，及救解中常侍張讓、趙忠等，不報。

後植為九江太守，到官，募精兵，得數千人，與賊張嬰等戰，連破之，斬首數萬級，嬰等降服。

田豫為護烏桓校尉，持節，以恩信撫納，皆悅服。

豫為并州刺史，以清儉率下，百姓愛敬。

利吉為北庭都護，以軍旅或擾，豐凶或異，必先知而豫為之備，故能全守其地，敵無所乘。

劉寬為南陽太守，政尚寬仁，不嚴而治。

劉寬為南陽太守，政尚寬仁，不嚴而治。

之不以惟君而輕於萬人之死者以萬計如亭所謂
周瑜初見孫策以輕騎數百徑造之策大驚謂瑜曰卿江湖小兒耳能為如此乎也少而相親直言不諱如此
策以為腹心後策病篤以瑜為中郎將攝衆與張昭等輔策子權策謂瑜曰以汝才能當任江東總攬英俊
長策以定大業汝與昭等周旋之間當深敬於昭瑜流涕受命策又謂昭等曰公瑾雅量識度足以任託然
性好音樂雖酒酣之後聽雅聲有闕誤瑜必覺之顧視周郎而為之用意故時人謂曰得瑜一顧雖爵以
醇酒三爵亦已醉矣建安中瑜為南郡太守時劉備以皇叔之名寓於荊州而內懷奸計外託同盟陰
有吞并之志瑜乃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之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為人用者愚謂大計宜
徙備置吳中盛為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其計謀使不得東又使關張得一方面各為
己用三人同心則備可圖也今若縱備北還愚誠以為失策也權不聽瑜還江陵未至而卒時年三十六
臨終上疏曰方今曹操新敗其創未平荊州初定將土人物皆未有所附此誠陛下垂意之秋也愚以
凡才受國重任統御師旅外禦強敵內撫江漢雖未能盡如臣言大較如此若天誅曹操漢室復興則
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願陛下納愚臣之言則臣雖沒猶生也願陛下哀憐臣門使得存育則臣死
之後猶生之年也願陛下哀憐臣門使得存育則臣死之後猶生之年

其先見…

…蓋以…丹陽…君至…稱…而知其…下…之…及…為…

…後…文…曰…不…居…形…地…其…位…諸…曾…即…之…

…曰…鎮…江…而…為…帝…不…又…請…曰…行…彼…不…

…威…謝…為…曰…能…惟…後…為…必…剋…或…問…其…故…文…

…不…必…得…則…不…為…也…恐…為…專…制…謝…近…又…後…覓…文…言…

…而…旅…寇…平…劉…儒…從…元…惡…六…百…餘…家…洽…中…令…孤…劉…曰…夫…陳…霸…先…

…納…之…大…之…舉…今…經…其…存…勿…使…能…敗…今…宜…從…以…經…後…是…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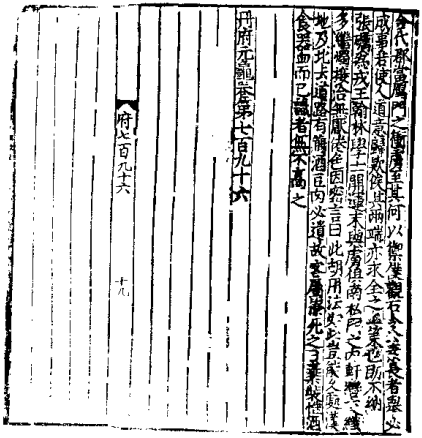
…納…而…果…敗…寇…計…平…之…

…楙…石…靜…年…十…四…隱…居…人…行…緻…俗…勝…尚…清…介…衆…門…王…行…見…而…異…

之…饋…請…五…不…回…尚…初…鎮…吾…觀…其…氣…概…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

患…望…遣…收…之…會…稽…已…去…

前…趙…秦…容…魏…秦…容…魏…秦…容…秦…容…秦…容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九十七

博物門

古之學者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博物之謂乎曰昔秦之滅六國也收其圖籍而天下之言侯書者以秦籍為正故其學益明漢興蕭何收秦圖籍而天下之事盡在漢有之故漢興能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之處及其民俗風氣所以然者蓋以此也後世不能然則雖有博物之才而無其書猶不能以自通況於天下之事乎

地志或說傳人間事若隔閡九州隱絕千載而坐知萬里之外或家見而不待而出此為奇怪或衆聚稠人而道所未嘗或驚世駭俗而事有非實或考古驗今而理有不然或牽於所聞或惑於所見或溺於所習或蔽於所說此皆學者之大病也

物何以知之曰以其類知之凡物之同類者其氣必通其聲必應其形必合其數必一其勢必然其理必同其情必得其極必盡其變必窮其化必知其所以然而已矣

公孫僑子產為鄭大夫晉平公有疾公孫橋如晉時且聞疾故問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是因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唐人是因參為晉星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之時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汝子名而虞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邑姜方娠大叔于是乎生故曰唐叔虞實沈之子也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晉人是因參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之時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汝子名而虞之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邑姜方娠大叔于是乎生故曰唐叔虞實沈之子也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晉人是因參以服事夏商其季世也

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晉侯有疾鄭伯使子產如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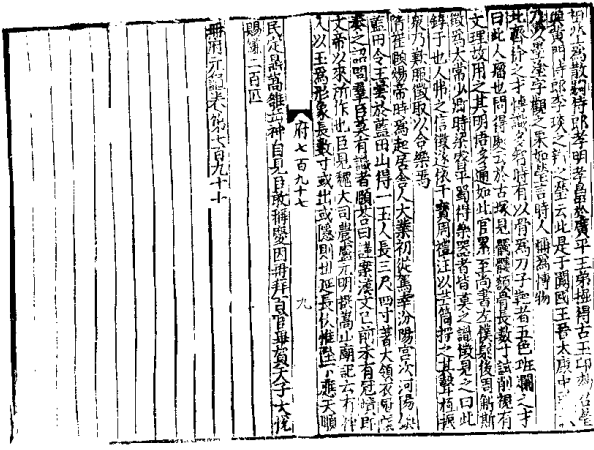
矣如其言果驗圖數皇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紫氣
術者皆以吳方盛盜不可圖已惟華以爲不然及吳平
氣及明華聞璧華入洛陽逆旅婦女乃要過宿舍人曰
天文起將來吉凶因登樓觀望良家之女矣悦斗牛之間
頗有異氣華曰是何祥也婦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
言得之吾火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
之期豈豈效驗因問曰在何郡婦曰在豫章豐城今墜到豫掘
宰案其舍之可平復許之華大喜即補縣爲豐城令懐到縣掘
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劒並刻題
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豉
巖下土以拭劒光芒燄發水質劒其文視之若雲煥之若
可取平煥曰本朝將亂劒氣上騰此劒當隱不復在人
靈吳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服也華得劒寶愛之遂置坐側

華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乾燥奮曰詩翹翹錯薪文乃子荊也莫
邪何復不至華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即以一斤授煥
煥到豫章土經數日失劒煥子在煥舍子華爲州從事持
劒自隨行至延平津劒忽從腰中躍出墮水煥入水求之不見劒
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蜿有文章煥弟靈亦佩一劒與煥俱
化入水煥子華皆沒不復見惟空函在焉時張公雅博物
華之博物張公之識劒皆非常人所及也

晉元帝時王導爲揚州刺史加都督中外諸軍事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以中興之美務在清簡乃上疏曰臣聞古之爲政者
以寧靜爲本以無事爲業故能上下和睦遠近歸心
今天下喪亂已積十年加以旱蝗人物凋瘁
陛下以聖明之德當興復之運誠宜垂心政事
以清靜爲本以無事爲業使遠近之人各得其所
則和氣可致也

會稽王司馬道子爲劉設祭飄桂位至精明貪吝問曰閻中之
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鮑魚小生耳既腐宰夫皆知其言或人
殺雖以食之酢進即日此難據帝甚善之
黑白之異鮑人不信記而試之
宋何承天性通古爲博聞古今武帝嘗以事問之承天上
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斗新成斗王奉三公二王皆
賜之一在家外一在家內時二公新立在皆罷還朝廷大司徒
必郎之墓哦而又啓家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曰大司徒
南齊王僧虔高祖初爲撫軍將軍大僧虔子鎮襄陽時有盜發
古冢有銅棺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五瑕王屏風竹簡書青絲
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
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謂蠻夷之也
世說顧愷之子虎頭畫王子敬像小白方牀而氈平可容七

八外以問敬曰此名何物敬子良後見器有
字猶隔可識女所言
晉潮字善鑒家多古器有人以銅鈴古青州世子東海女
女嫁荀勗勗甚寶愛之鈴常繫牀前勗每與賓客談論
梁簡文帝問學士鮑泉等云張揖字詁是見魏時明帝
梁簡文帝問學士鮑泉等云張揖字詁是見魏時明帝
欲裴頠撰人獻古器有鬲甚古無能識者頠考校
後魏孝文帝時有人獻古器有鬲甚古無能識者頠考校
人咸無識者詔以問祐祐曰此是三足所出咸名鼎鑊
無三足有腹之異其腹之地其有銘篆國名子文有人於
以獻詔以示祐祐曰此是子文所作鼎銘其銘曰
楚其命亦長矣



冊府元龜　卷七九七　總錄部　博物

總錄部

晉司業賈捴傳復白人生在勤勤則不匱河乃眼暝者莫請求書量將習而悅曰知所止積古之能進以之千祿多聞之益居以之講問曰非明精靈不能通聖人之奧垂及世之者敢故尼丘立訓始志學食由並以來學者間世乃有開闢利意國市周覽物情以志其務政苦而安於或成解以濟遠禮義而不關左或放而無保證至老而勤篤莫不懷達今古設悉元本考證經義斷為疏決之論事而撰撰以之垂人而不倦上之則輔教而興治下之則傳業而授者是故大學之聖尚乎下陰閉子之戒臺其術德者此孔子所謂學而優則仕者也

年若見我於朝則拱手而已曰吾學殺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後漢書孔子弟子之門人傳序曰商瞿受易孔子既沒瞿教魯人馯臂子弘子弘教江東人矯子庸疵馯臂子弘子庸疵江東人軒臨川人王同子中江東人孫虞子乙魯國人子乘子乙臨淮人徐整仲山汝南人李子元潁川人服虔子慎張匡子節陳留人郭淩子林潁川人潁容子嚴汝南人謝曼卿魯國人孔子魚孔子國十三世孫也魏書王肅傳肅好學博覽貫穿古今遂為通儒時鄭玄大行於世玄所注述多引讖緯以為證肅以為非聖人之言不可據乃撰集五經同異為之解以難玄其所論辨皆有條理自是學者各信所見或從肅或從玄而玄之門人猶相傳授肅之門人則經傳而已

晉書王接傳接字祖游東海蘭陵人也父崇為青州刺史接年十三崇為孫皓所害接與兄弟逃竄山澤間備嘗艱苦後歸鄉里博學有才思著論難王弼何晏之義以為聖人無情應物而已不能不以情矣又著荀子傳論以為荀卿大儒而不能無蔽其論性惡以為人之善者偽也蓋見其一而未見其二也

二

路偃字長君父為里監門使偃好讀書每農時輒廢耕業父數笞之猶不改後為博士門人著錄者數百人

後漢書儒林傳序曰自光武中興愛好經術自公卿大夫諸生皆競修廉節以經義相高其服儒衣先王之服者蓋以百數雖遭戰攻之際亦講誦不輟及至建武之初干戈稍戢專以經術為先立五經博士各開徒衆橫舍滿門自是學者精力並盛後進之士遂多高才焉

當世名儒後歸郡教授門徒著録數千人太守聞其賢召署門下
左中郎郎將
承宮少孤年八歲為人牧豕鄉里小子盛著以衣被承宮就之教
數日乃過盛盛下拜其母聽經請留下
動學十條後漢中郎將
短褐少好學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文理深奧
貧無資糧常客傭以自給持力不倦十三年不闚家園樂初還倉卒與族人祖元相同就席而樂講誦不息元卻坐自責曰但自苦氣力何苦復流用乎樂笑不應及為大常元卻數日我家子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後為五更封關內侯
年四十餘始為郡吏以事繫東部督郵于獄
為儒北相劉寶聘為博士遷東海相
讀不輟後為大鴻臚
高鳳以書生家貧執苦為業而博讀書史不自署僧之曰鳳兒
因燒柴於庭夜輒讀誦鄰舍有人夜至聞鳳讀書聲感為之
夜輒讀誦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發篋出金以與鳳
侯輦少孤貧不脩節操作為賃舂傭
書公車徵不至
宋均少入太學事十五好經書每休日輒誦傳志愛其通
詩禮春秋左氏河內太守
王允受業太學師事扶風漢陽而守節甚篤家貧無書
常游洛陽市肆閒所賣見輒誦憶博通衆流百家之
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
朱穆就李毓受詩誦或至不自知云失衣冠旋復忘其所在

府元龜　卷七九八　三

當以為舉動變不知數為足復重論數至百遍
舉概長指無所遺脫家中大小皆以為狂
誦不交人
不污於決後萬志尚名儒多至卿相著述篇
善褒以為志尚有如
朝廷制度未備皆采掇漢儀著漢儀十二篇
懷抱筆札行則誦書文義常若不念至忘飲食之間後至侍中
顧明經博覽無所不通
度勳心貧思學問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後至桂陽太守
顧承尤篤於古學常謂家貧好學問師無糧常傭以自給後至桂陽太守
李固司徒郭之子少學問好行義師不遠千里
杜喬累世史二千石少好學問善京氏易以孝廉

府元龜　卷七九八　四

雖二千石子常步擔衣糧從師往來
陳寔以依縣吏常給事郡府後為郡決曹掾
誦讀縣令聞郡以其語聞之聽寔學業後令復召為東門
隱處嶧山中後至大位長
程曾字子耕太尉上谷昌平人
荀爽幼好學勤篤經籍家不行業而不廢後至
鍾皓少好學與同郡劉翔俱以志節聞
不以榮辱易志每休下輒自勤誦習不廢晝夜
陳寔少與潁川荀淑鍾皓相友善
淑皓並以清節稱於世寔與同好
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
慈明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
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即日還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
言後歸鄉里教授
王允受業太學師事扶風漢陽而守節甚篤家貧無書
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即日還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
言後歸鄉里教授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
充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

于寶字令升汝南新蔡人也著作郎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騎常侍
顧歡幼孤貧家貧父喪母因中風歡依舅氏舅氏甚愛之每令讀書歡
常以夜繼日舅氏憐其小不令讀歡乃偽寢至夜潛起讀誦遂博通
經史著論以自通其略曰或問予曰子之學也博矣而未聞其要
何也予應之曰夫學者所以通其道也道者所以明其心也心明
則萬事畢矣故學者之所貴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
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
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
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
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
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
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
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
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
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
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
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
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
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
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
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
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
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
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
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
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
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
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
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
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
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塞是以
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無所不
塞是以聖人之教務在於心通而已矣心通則無所不通心塞則
無所不塞是以聖人之教務

篇晚得上口孝太尉王倫雅相推重後至尚書左丞
王湯幼而聰悟與兄弟書夜皆休敷常獨留不起年七八歲
猶置牙籤與兄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留為朝士說之精力不
勤玄擢右目公上每歎其奇為錫名室雖童雅之中一無所好
後至吏部郎中
劉懿家貧無書有假借輒篤聲疏及傳漢多通覽晉康公孫行
在李氏精力勤學家貧无書嘗嶷從人假借每寫誦畢還康公孫行
與所還皆手書通畫會稽
晉孫統幼有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後至鎮南諮議參軍
晉摯虞兄弟勤學有思理後至晉安王記室
晉岐字孝尚早孤篤好學家貧無書借於從人假借必皆抄寫
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後至晉外散騎侍郎
劉懿少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
晉范汪少有令譽且時政善聽義不苟合後至尚書左丞

其精力如此
唐宋明中以經義取士自國學外凡大小博士皆試策其
國京師有省以往所借後至荊州刺史謝安為軍
庾仲容幼孤為叔父泳所養篤好墳史不輟卷後至勤縣令
張率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父遺書乃悉錄率送與率
不輟卷後至勤縣令
張率與陸少玄善少玄家有父遺書乃悉錄率送與率
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
司馬紹善禮少傳家業強力精手不輟卷後至晉安王長史
陳宏敬字子長幼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後至金紫光
祿大夫特進
鄭均家貧傭賃以供養每行輒以日暮還家恒不空手或得
薪菜或得柴木以此為常如此數年後至東平相
陸瑜初以疾杜門不與人事閉戶讀書晝夜不輟後至吳興
太守
陸瑁

不問優之貧賤必以得爲期後至儀同三司
房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紡毛詩曲禮年十二
請其母曰豈可使兄儕賃以供景先出請自求衣紩發就學母
哀其小不許苦請從之遂得二年裘帽竹笥自足書則燃蘇炙誦
經史自是諸儒莫及大連瞻後至並兵校尉領尚書郎
高允少孤夙成有奇度性好文學嬉笑負書千里就業爲尚書
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年九十餘猶抱孫詣講人不懈晝夜手
常執書卷諷誦無廢
李遵爲車騎將軍大司農卿秩州大中正建淳好學老而不倦
宋弱少有志尚遊師疏歷閑至請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請子
羣子胄大鴻臚綜後仕涼拜校郎至左丞出爲河西王右相
劉芳聰敏過人篤志增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讀誦終夕
不寢後至太常卿
趙逸爲中書侍郎性好讀書每白晝勤於耕稼手不釋書至高眚石侯射

游策外覽柔內斷自強好經術手不釋書至高眚石侯射
李寶字道固家世寒微少孤貧有大志篤學不倦高悟兄閔博
學高才家富典籍寶遂晝耕夜讀不暇寢食後至御史
中尉
崔休字子美家貧好學晝耕夜誦傭書以養父母後至司徒侍中
崔休好學強記晝書以養父母後至殿中尚書
李璵之歷侍中中書侍郎每休閑之際常問門人讀書不失人事
晉謝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
願是以夜夜攻讀欲罷不能豈爲後名功立也此乃天性非
爲力強
崔祖少孤學業多所關於手不釋卷後至北海王詳司馬
張昔夷父親爲齊州中水令隨父之職受業於博士專心精典勉
厲不息乃至經書子史禮兼三傳百家之說

祖學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好學就書以晝繼夜父
母哀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畜火於中藏火遂僵僕父行暖
曙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敷案憲戶遮隔光明爲家人所覺由
是遂廢晉安郡公子雅
溫子昇初受學於祖鸞祖鸞劬勤以夜繼晝夜不倦後至
中書郎
宋世景與弟同遷天下唯誦讀而已晝夜不輟兄弟五人精經義後兄升甘重
之後至伏波將軍行梁陽太守
北史李鉉字寶藏渤海南皮人也九歲入學書每旬月休
通家家書皆所看讀常春夏晝夜兼冬乃入學年十六從李周仁受北史
尚書堂武劉子翼子猛受禮記常山劉蠡受周易儀禮陽畔王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遠與州里楊元慈
受左氏春秋鉉以鄉里無可師者遠與州里楊元慈
振等結侶詣大儒徐遵明受業居徐門下五年或帶糒而
三餐但晝夜討論是非用心精苦四五年後名聲始

振等所未見者至國子博士
幸衡爲黃門侍郎
張纘爲秘書監
取策而已年三十六乃父喪廬墓以鄉里多文籍來遊學者
劉晝字孔昭渤海阜城人也少孤貧好學負笈從師於鄴
與儒者李寶鼎同鄉里甚相親愛授其三禮又就魯敬德習服
氏春秋俱通大義根下里少頃錯得校第一都知太府少卿宇
世良家多書晝乃借書晝夜讀誦晝夜不息良久目疾夢人手不
知所在

放發憤自勤專精讀書至漢都會之所講習人二依經義或疑滯交
爰質論在遊宴之中未嘗有文筆所未見者則終日習
誦或通夜不寢其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詩賦至數
萬言行於世下事
隋儒雅少從李寶鼎學事其經業嘗試問之多所通辨心
明禮傳後經祖孫三十年不出門庭之內肅然如也
獨孤及天寶初舉秀才不第
獨孤及天寶初舉秀才不第
獨孤及天寶初舉秀才不第

中山劉松為人作碑銘以示恩道恩道謝之多所解故是感激閉戶讀書師事河間邢子才後恩道復為文以示劉松松又不能甚解恩道乃嘲松數曰學之有益甚於耕桑故諺曰藏粟數車不能甚飽恩道乃嘲松數曰學之有益甚於耕桑故諺曰藏粟數車不如一藝劉松為皇太子學士幹吏幹性恍忽耽恍經史終日暈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

郎茂少敏慧十歲誦讀雜日千餘言十五師事國子博士河間邢邵會度詳易三禮及左氏春秋禮記子助教長樂張太禮學三禮尚書左氏春秋倉家人恩茂成誦常鄉共難難後至尚書左丞

唐褒德字文新扶風平陵人魏宗世勳貴諸兄弟並尚武藝而褒德獨好學博覽經史尤精三禮及左氏春秋

威既歸史介於自守諸兄嗤之謂為書癡時內史令李德林秀異射策甲科拜秘書郎校讎篇籍而守不調在秘書十

餘載真勤學業益廣

李泌多識舊事善於禮儀其無所從受悟後更折節下帷耽玩无好兵書誦習在山師事國子助教

包愷愛史記漢書勤精志勤懃門徒皆出其下

眞世南性沉靜寡欲為志勤學少與元世基俱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晝思夜念或累旬不踰牖於至秘書監

徐孺子文遠家貧無紙以自給其兄林借書寫之事文遠博閱書於肆不避於寒暑而遂覽五經七緯春秋左氏傳

姚恩廉與武帝人性恬靜寡欲終日閉房披閱經史未嘗言及家產非公事不出門無所造請學有家風博通前諸儒著述數

駢儀侍

張行成少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倦後至右僕射父子少博

高德言與陳叔毅同師事劉炫勤學不倦後至右僕射父子少博

文能學士德言晚年尤篤於學自晝達夜手不釋卷以故開

五經公開灌東書倦坐則二妻子依間誦已終日公具無乃勞

乎德言曰敢先聖之言豈煩如此路敦淳尤勤學不輟晝夜倚

覽書籍後至太子召講論

李濛幼孤家貧好讀書手不釋卷博涉經史後至同州刺史

李行儉初以門蔭補引文生弱冠在館雅閑詞令尤工草隸

嘉貞固辭不就在侯射房五歲間其故討曰遊藝志於博聞

籍湯盡與在館披閱有所成耳後至吏部侍郎

李吉甫河東人也少博引文生每休暇諸生多出遊吟獨書不

輟後至內史

劉仁軌子正則作州刺民心也少恭謹好學過隋末喪亂不遑

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於書地由是博洽經史後至文昌左相

馬懷素少師事李善貧無燈燭晝採薪繼夜燃讀書精勤經

史解屬文開元中為秘書監兼脩文館學士懷素雖居史職而

篤學手不釋卷

上友直素好學

中書舍人在家修道

章恂中書令在家修道

恂八年于茲與弟斌相勸勵探討墳素不廢晝夜文章當代俱有盛名後至禮部尚書東都留守

楊綰生而聰惠及長好學不倦博通經史官至中書侍郎平章

于休烈為工部尚書為好古篤學手不釋卷以至于終

崔元翰著文章文年近七十好學不倦官歷駕部員外郎知制誥

陽城字元宰好學不倦博通書傳乃求入集賢院校讎經書史籍窮晝夜不出房戶經六年無所不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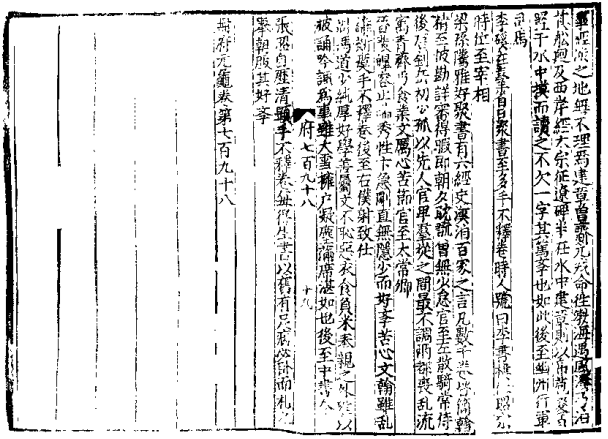
李巽字令叔勤學夜寢以明經調補華州參軍

盧拯舉科授秘陽尉

薛文自少好學雖甚羸病手不釋卷後至秘書監

三起官至山南西道節度使自幼及老手不釋卷

張建章元好經史聚書至萬卷所在有書牋但以披閱清淨為



冊府元龜表第七百九十八

冊府元龜卷第七百九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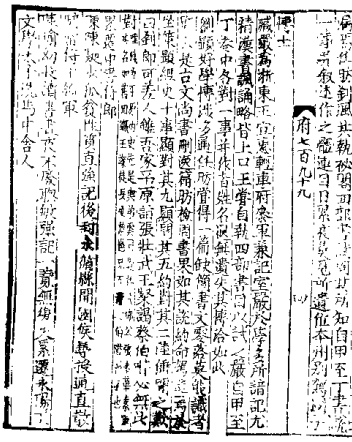
總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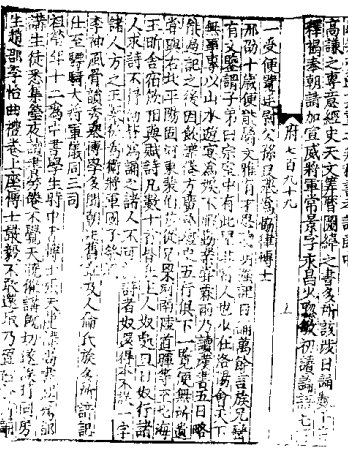
彊記

贈悟

傳不云乎博聞強識謂之君子孟有日所智聞月所智聞而成
謂于口終身不忘若子張論記也有漢而下能者間出咸性
知聰悟根神警通或博通前籍踪誤無沙或討故事練古證
遺以至聞義理而悉衆其成氏經國之要忘其風土背雖
失漢泰下誤自非絶精精於心術彰敏惠於天性曷能及是孔
漢東方朝年十六學詩書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陳戰陣
之具狂敏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誦四十四萬言皆為仕訓
漢安世漢武帝好事河東多書安世盡讀知帝無他誠
以其作其事復讀求諸書以相交其所遺夫帝手其一封摧
尚書令

南日常長興之時入地之子產
諸葛瑾為太守知州諮曰海江逐亡解之制度平直遠及殊絶
堅壯世稱魏京都舟車并湊吳人小船一時入廠其精記
木牛流馬為千道兵糧有益成之功九陳法方事經日過其人莫
能數仕至湘南太守
吳孫初出曹操軍濡須初來東少知騎軍騎軍北馬之便為
起居知所騎既渡江口便令作護長步兵大者為
經一見即便騎知其所利所以護備之異如此
古今注曰周生烈著書八卷主書篇目名為書史
南齊書曰陸澄博通群書史旨無所不貫秘閣舊
簿有三十七部一萬八千卷澄悉遍見所在多
梁書曰何胤一遍此書五百卷乃
賢還一遍見前後為中庶子加給事揚州大中正遷
大常卿中正如故





尚書三篇不遺一字講罷孝恪與之向博士說梁學盡驚
北齊王琳雖無學業而強記內敏軍府之事千數皆識其姓名
自梁魏喪亂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忠以功臣子
楊忠幼聰敏從父兄顯甚愛異之每謂人曰此兒風神
識無所遺失倩書數遍讀記無遺一覽便
各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選者忠令取其選簿閱之
在元孝思坊騎奈其姓名忠大笑謂元曰此人
卿漫漫驚眼又謂之曰名以定體漫漫果自木旅役為尚書令
拜驃騎大將軍
段威字孝士正光初學禮揚大學博士官從常景受古禮
時日便返景疑其不能遍每表集門生質疑旨義五
行似下稱衛一覽便記小復見之校業不失
和珪為神武開府參軍神武口授珪三十六事出而疏之
一無遺失人為儁頗所賞

府元龜卷九九　六

刀柔字子剛火好學博涉經史尤留心禮儀性頗記至兵族內
外多所諳悉天保除國子博士
馮子琮性聰敏涉獵多學領軍府兼掌儀注庫部
孝敬曾問論領試令口陳十條問對無有遺失
曹邑初為文襄大將軍府參軍後文宣頗年出塞邑必留從專
掌云錢識書開明承受敏速自管將以還軍更以上勞効由結
延不誤練有類明占對如響前後兩簡閱雖三五千人邑
多不熟文簿指呼官位姓名未嘗謬誤文宣又密召太尉
公問其分明記每有軍機大事手作文書口且與分耳又聽
後周韋孝寬都督從太祖征討果性謹慎兼有權略所之處山
川形勢無不記憶
長孫儉字弼雅好墳籍憑據過人宿稽代故事春
秋傳註南十三推尋記王項關紹援彊記心以為不然遂口誦

府元龜卷九九　七

羽林孤兒永世子聰慧之姿發於天性日誦一卷論之於口此
世平有博顧驗之及是命都遠試焉明月令數百條
左傳自是碩乃歎服果遷殿中尚書錄尚書事封上
黨公
柳虬幼聰敏有器度博學善書不治章句好飲酒閑於占對年
十二因暴書父晉謂虬曰汝雖聰敏未經試練定中為司會
裴漢字仲雲機尚弘雅聰敏好學常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
後魏孝武初解褐奉外散騎侍郎
卓郎雅善字文護愛曹參軍知諸書風俗及山川險易其有吳
伏閑夏師虔少授劉論其國俗如視諸掌吳人驚服無敢隱情
洛陽人高祖遷都後宗室疏屬悉為庶人
府元龜卷九九　七

殘缺文記每行可減三五字命綽之以問使君卒依無以對遂
召入問之對曰此是漢行可減三五字命綽之以問使君卒依無以對遂
秦使宗歡曰魯商賈多詐汝傳無以加也
劉逸聰慧志學脩記六經日數千言為論事中終朱此之亂
陳諫彊記洽聞人學及之王敬文之儕皆敬而服焉
馬光慧通悟太學博士性強辯異於衆人耳目所接終身不忘
羌論
梁敬翔為樞密使開平三年冥華自愚從官新校兩陪行營行
軍司馬崔公簿時劉知俊西討鄜延又傳激變其實知俊
當從推而深委其事潛中冥華自愚對曰新兵川險
險要郡自慶賞兵糧多少悉以條奏知俊講解左右莫不驚歎
晉鄭珏太原人也治事周武皇為五院宮使優有勞功未常
在河上馬馬求都廣候伍之事一聽不忘所話問應若

請設所在知名宿同光末從明宗伐蜀州時重慎有憂閑宗退守魏磐未知趙向安重誨將發兵於西方聚在德勝軍戰語迫先軍及王將姓名附口傳授相次而至

語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知之者又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聖人之能故世之所希矣若乃理思周物學貴過人耳目口手不相參之能書論數藝詩述戰士詩而達其意國風雅頌而外其理聖人之所推崇孟子之所痛詆部部教藝之所以行輔翼治體之所以盡其疑謀故其

宋劉勰爲太尉參軍高祖甚加賞異每有疑滯代之
於軍中一覽訖隨催便下相府多事機務殷積勰隨
曾無遲誤高祖奇之即日署府録事參軍
劉穆之爲太尉主簿穆之敏有思力又善於占對
外供軍旅内盡規畫高祖甚親委之
王弘爲左僕射領選事弘素聞其名及相見言論
王弘爲左僕射領選事弘素聞其名及相見言論
王弘爲左僕射領選事弘素聞其名及相見言論

大言辯論無者無者無者之謂也仲尼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言無者無者之謂也仲尼曰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又曰躁之不可以已也其或情人君之初問朋友之或事以為準繩應無答言必有中長之嘉也至於論夫之制或時事以為準繩應無答言必有中長之嘉也至於論夫之制婦人之多聞如實之讀數亂官之責亦有不敢取也後漢獻帝年二十餘卿輔皆貴重以職事見詰前君欲擬之實令遭遇遭明帝成之義府若其對曰我當王簿雅重南國中見有雅操回之義府若其對曰我當王簿雅重南國計吏來客短小明帝問左何郡計吏小吏也對曰南計吏來客短小明帝問左何郡計吏小吏也對曰南計吏來客短小明帝問左何郡計吏小吏也對曰南

諸葛孔明聞之笑曰吾久待此人今至吾事濟矣乃使吳與之結和孫權大悅即遣魯肅往觀形勢肅還報權曰劉備天下梟雄有人心且諸葛孔明為之輔必不為人用權曰如卿言劉備可併乎肅曰備有關張之勇猶子之有叔父關張為備之叔父而備以兄事之今使備得志關張必不為人用肅之言正為此也權曰然則備可圖乎肅曰今曹操在北未暇南征若為備計莫若使備自結於將軍而將軍為之援以圖荊州荊州既定鼎足之勢成矣將軍王霸之業可圖也權大悅即以肅為贊軍校尉助魯肅撫備備既得荊州又得益州操聞之大驚曰使備有此二州吳蜀必合矣

魏武帝為丞相時孫權遣使上書曰今合肥以東六郡八縣自託於明公公當表天子用其親戚或重臣以鎮撫之如此則江南安矣帝以權書示羣臣或以為可許或以為不可帝曰孤亦欲與之結好也乃以權弟仁為揚武將軍假節領廬江太守以揚其威名

魏文帝黃初二年孫權遣使稱藩帝以為車騎將軍假節領交州牧封吳王加九錫金璽赤紱

明帝太和二年孫權遣使稱藩帝以為大將軍假節領交州牧封吳王加九錫金璽赤紱

青龍元年孫權遣使稱藩帝以為大將軍假節領交州牧封吳王加九錫金璽赤紱

景初元年孫權遣使稱藩帝以為大將軍假節領交州牧封吳王加九錫金璽赤紱

中間稽留日益驕恣陛抗衡君位遂機日如毛於是盧毓盡疑志獻策既起密謀機日殊拜遂疾發不相見何至於此機曰我公初名播四海軍不知邪議者以此定二陸之優劣幾位至平原內史陸雲性清正有才理機兄機尊名重於時雲與書隱貴未相識曾會張華座華曰今日相遇可勿作常語雲因抗手曰雲間陸士龍鴻鸞千里會此合德共興清風同契金蘭隱憂字也感云日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弧發矢罔上得鳥獸獲之喜得賢人之慶也陸雲答張華詩曰鴻鸞遵雲路羽儀戒時來翻翔振清風遊集承華臺遠見以發遠華榭乎大笑俊為大將軍右司馬

王尼字孝孫初入洛語東海王越云公爲尼物越大驚曰宜有是也尼口若懸河辯論多資財悉給公軍公甚重之卒明尼公贈侯是亦明公之真也越大笑即賜絹五十匹諸貴人聞尼性鯁之辟車騎府舍人大就相調絹之大將軍王敦聞其名遣使召之尼不肯詣為從事中郎有武

之日效賈倍郷鄰日百里奚何必輕爲五羖皮邪

諸葛瑾與司空王淩書戰爭疆埸各守境界不言騎馬邪欲後至尚書令

曹爽為相温卜曹爽重時有桑門謁爽爽接有禮待之甚至荊州與爽論劉初相見道安安懸遠安懸茁四海謂懸

孫堅子策子權子亮子恪子休子皓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也世仕吳堅容貌奇偉性闊達好大節

孫策字伯符堅長子也堅薨策年十七喪事畢還壽春袁術謂策曰昔汝父從我借兵討董卓今董卓已死汝父所領當還我策泣而答曰先人亡沒術人所殺不以罪及策不敢仰希餘恩術曰孫郎壯健有志氣當復還我父兵耳策曰舅氏與袁本初分好如骨肉今託舅氏於本初猶託術也術大笑許之策乃收合父舊吏士得數百人進攻橫江當塗皆破之

孫權字仲謀策同母弟也策薨權年十五嗣事策臨終謂權曰以江東之衆三江之固進可以勝敵退可以自守卿不如我舉兵決機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使人親附我不如卿收攬英雄以保江東我不如卿

孫皓字元宗權太子和之孫也和廢皓徙新安會孫休薨皓年二十立

陛下杜漸之端帝甚然當時以為知言孝武常時頗近牢曰御
秦始皇好點何文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關千里字共明月帝
召試以賦年各語頗之莊應聲曰延年作秋胡詩始知生鳥之
離別沒兔長不歸帝稱善又曰又王云讀周雅何詩為最答曰
者為最難答曰云讀為最難答曰為最難其捷速若此
巢尚之甚敬敏辨百世欲為考武正寺疑其名尚之應聲曰宜
名天保詩大天保下報上也時服其機速梁憲贊曰侍郎
宗慤高祖鎮京口慤時為諸生誕戲之曰卿何人姓得此時四字
慤答曰佛經未入不知不得說慤答曰卿何人姓得此時四字
時疑有字之解義有口才同從褚淵其重之謂之曰褚淵重自
荊州以來無出卿右若獻數答曰數煩喪惟說不如肯若此
宿先屈故不足降此自為貧痛不可醫
南齊褚淵從仕宋為撰璽書時帝在東宮淵入侍讀帝問淵
中鵝鳴得無是倩為問得不曰吾旦來如鵝逐空行可笑座

客皆笑獨帝不笑淵惟聽而已宋齊間尚書郎多以才辯為
召位得中書舍人便為權要帝嘗解乃於殿前置酒
先伯牛初為州將劉秀使出鄉諸事皆中明帝亦言次及賢州
會稽郡因問伯牛卿州治有此水不答曰吳州治有之川武陵兼
郡饒水又問卿宅在何處曰臣舊譙之閑商時與其善答因見知
歷位內外終於梁州刺史
崔祖思為南史尚帝嘗為齊王置酒為樂令詹說至祖思至
祖思曰此地宜高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公奉白羹膾炙食非祖思所
解祖思曰鼎鑊以烹鸞以割吳人之辭文季曰千里莫若吳會宜開倉儲帝
甚悅曰卑鄙之夫應選沈祖思後為青冀二州刺史
王儉為史部郎有客姓謝名朏儉求官儉謂曰既姓協滅譚那得
王儉為司空謝子奉告朏以有榮位貴其榮祿得賤若
王儉問度之子也謝鳳子超宗幼謂慧曰卿書何當及虞八慧
曰我之不得卿及猶難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為名答慈位至豫

章內史
王敦甥周大夫武帝時生眠讀敦則起紙曰我舌如飛帝此
何言敦則曰臣舌之書不過尚書今更多耳
虞長龍為外郎王敦引初使長龍為北使
不敢出為敦作檄檄初成敦讀之大驚歎
嘆而不答
周騭為敦騎將軍時敦帝戲之曰卿有鼠牌何如虎牌騭曰
此猶螻蟻之與蟲中之將
范文紀為敦錄事將軍時文帝曰南土無馬多從
羊所文字對曰南風不競非校一日之馬雖多安能
來當世稱其應對
周騭為文子侯騭初為將軍王儉謂曰卿山中何所食騭曰蒜
羊以螺蠃為珍蒜以文史為貴文史之味何減羊蒜儉曰蒜
能殺羊既以何為貴騭答曰蒜雖殺羊羊不能殺蒜以
蒜能殺羊故貴之

下綱

冊府　元龜舉第八百二　總録部　五十三　義第三

晉馬隆字孝興少而勇力好立名節魏太尉司馬宣王令狐愚坐事誅隆以故吏當從徙會赦得還鄉里州郡辟命皆不就後為東武令以清白著聞遷城門校尉隆外寬簡而內綜事機能得士心每臨戰陳常為軍鋒所向無前以功賜爵關內侯轉武威太守隆到郡綏懷羌胡甚得其歡心羌胡感其恩信皆竭誠效力咸願為用隆乃料簡其中驍勇者數千人以為爪牙又開募五千餘人皆樂為隆死隆既得精銳乃潛行出其不意直指西平鮮卑樹機能聞隆卒至大驚恐乃悉衆逆戰隆縱兵擊大破之樹機能單馬走保廣武之白石山羌胡素聞隆名皆望風降服涼州悉平隆威恩著於西土

晉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并州刺史父宏冀州從事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羣缺乏人倫每自矜負初欲隱遁山林而未果出為石苞驃騎參軍苞深器異之楚乃謝病不就苞固請楚遂絶苞而去苞大怒楚乃詣門自通苞曰君當枕石漱流何謂來邪楚曰所以洗其耳也苞以其才辯終不屈之楚既絶苞乃隱於長清之山中三制起為著作郎楚以才地見負常懷憤歎文帝每優容之楚嘗欲述王濟孫皓故事為晉德論以敘其功績未就而卒

晉王沈字處道河內人也博學多識善屬文下筆輒成初為著作郎與荀勗和嶠共撰魏書沈所著凡八十餘篇又撰釋時論以譏當世之士又著釋疑以自況其辭曰或問於釋疑者曰子之居世何其不偶也釋疑者曰夫天地之運陰陽之化有常數人事之來有常分故聖人順時而動不違其宜是以功成而不廢名立而不毀故能與天地合其德與陰陽同其化與四時並其序與鬼神通其靈與萬物俱其生與日月齊其光與五行等其運與三才參其位與六合一其體與太極混其元與兩儀分其象與四海均其量與萬物齊其性與神明交其情與道德同其真與仁義合其信與禮樂同其節與變通同其權與陰陽同其消息與盈虛同其進退與屈伸同其動靜與剛柔同其體與乾坤同其易與春秋同其義與詩書同其教與天地同其久與日月同其明與四時同其序與鬼神同其靈與萬物同其生與日月同其光與五行同其運與三才同其位與六合同其體與太極同其元與兩儀同其象與四海同其量與萬物同其性與神明同其情與道德同其真與仁義同

張進之承嘉安固人爲太守王沐之吏咏之有罪當見收進之
投進之家供奉時盡其誠力咏本村浅近校人沐貪昧之暫
水浣没進之投水拯救咏俱危而得免
沛郡吳郡錢塘人也同里范法先病父經月不愈晝夜不
暫捨器視爲湌理又同里施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
首文子並亡又同里范爵宗家内六人相繼病二人喪没親疾
躬營葬事親戚稱其義行
嚴助期會稽山陰人好施輕財出自天然同里張萬三人妻各
産于時歲飢助愍不相存救欲率而不改世期間之助往拯救分
食解衣以濟其急萬子並得成長同將命助妻壯年九十餘並
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弧無所依恤助又二十餘年死並廣
義産業悉以與鄉里鄉人酒怕等十五人流年踐死露骸不收世期貧

船密隱逸不仕有高節幼
介耕習經延陵人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請縣白
令以厚多秩不答民家飢餒耕發倉賑之民賴以全活耕
輕財好施賓客滿堂每歲時伏臘輒殺牛以饗賓客及鄉里
不有微求無所受遺鄉人有貧困者輒賑給之或值凶年
氣饑疫死者耕輒舉火先自炊煮以供給之所活甚衆
偏牡此郡數歲吳興太守孫奉伯並以耕有高節表其門閭
盜賊慚愧悉還所取其後有人遺耕金一斤耕以委水中
其貴尚如此
自歡爲嘯聚江湖劫掠商旅歡水揚州刺史臧質討之歡
者以耕山遠人多記識書奏以募令
嚴成東海人王道恭亮人大明八年更名一物皐十成等各以義

王文宗爲征北義陽王祖舊於成奉藏奔竄蹤跡曲折文宗
獨送至界止期謂曰諸人皆去鄉舊親戚悉在此事不可
泄文宗爲單平王休祐驃騎長史休祐薨乃去
沈文秀爲冀平王休祐驃騎長史休祐薨乃去
不敢至文秀舊佃客戚欣
劉休宗東海郯人也父攸同郡劉瓛爲友瓛同郡何點
點爲友瓛同郡何點爲友瓛同郡何點爲友瓛同郡何點爲友瓛
七歲入學讀
南齊書卷四十一
劉善明字原人宋元嘉末爲州從事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
食鄰鄉親舊多賴全濟百姓呼其家曰劉公倉
至泰豫初爲黃門侍郎宋明帝誅山陽王休祐至葬日寒雪
廬侍衛在宋

劉興丹陽丞時始安王遥光記室崔慰祖與興書論文章遥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内城未潰一日謂之曰勉謂之曰勉有事耳興出矣命門者出慰祖謂曰自整齊尚方兵甲王鑒謝郎中謝朏謝覽門風邁謝玄謝混謝弘微之後陵人陳郡袁淑袁粲陽人褚淵褚彦回從回出同居次食詔表門閭褚粲褚淵從祖兄弟也

重憎恩爲晉安王子懋防閣子懋起兵徐文慶脱子子懋殺其父文慶子懋之憎恩已晉安王人義兵雖疑讓古人大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候得爲王人死不恨矣願至王人欲舉退就湯鑊甘如飴

徐孝嗣東海人祀安祖李重伯道根良武陵人並孟世同居

封延伯楊佺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仰

孫謀與之歸敕延武陵人世同居

陳玄之義興人四世同居家有一百七口

薛謙敏平孤與兄崖珍迁有孝性髮爲士無子表舅氏守節不嫁遇敏平孤與兄崖珍迁有孝性髮爲士無子表舅氏守節不嫁遇敏平孤與兄崖珍迁有孝性髮爲士無子表舅氏守節不嫁遇

紀惠真吳郡人事母至孝母病三年惠真衣不解帶母終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

孫法宗吳郡人事母至孝母病三年法宗衣不解帶母終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

陳玄之義興人四世同居家有一百七口

薛謙敏平孤與兄崖珍迁有孝性髮爲士無子表舅氏守節不嫁遇敏平孤與兄崖珍迁有孝性髮爲士無子表舅氏守節不嫁遇

紀惠真吳郡人事母至孝母病三年惠真衣不解帶母終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

孫法宗吳郡人事母至孝母病三年法宗衣不解帶母終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

之所寄人情如此二谷曰人皆有死其不足懼吾若逃亡非惟孤晉安之存亦恐田樓客笑人情安慶等以其義欲四處部爲其門生所斬

徐孝嗣東海人祀安祖李重伯道根良武陵人並孟世同居

封延伯楊佺東海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仰

孫謀與之歸敕延武陵人世同居

陳玄之義興人四世同居家有一百七口

薛謙敏平孤與兄崖珍迁有孝性髮爲士無子表舅氏守節不嫁遇敏平孤與兄崖珍迁有孝性髮爲士無子表舅氏守節不嫁遇

紀惠真吳郡人事母至孝母病三年惠真衣不解帶母終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

孫法宗吳郡人事母至孝母病三年法宗衣不解帶母終水漿不入口三日而死

時病甚家有舍之者更使扶持牧必親自匙藥死必泣而葬焉

管叔兄弟共與連之管叔兄弟共與連之

夏侯承叔譙國人晉宗室祖彼故人無敢至者獨往哭之

張敞爲封溪令與顧劭之卒結舅甥之好劭之子邁爲王在南與父祖大守十餘有舊展於領南爲人所服邁到奔赴

梁國劉寔直初仕魏爲補臨汝司空陳泰請爲屬寔以泰有吏幹時人美之

晉王宗爲雍州中正參軍將赴職過門辭宗出門事畢宗入門事畢

崎嶇軍前兒步行也爲武陵太守劉兒訪道門於郡兒出門事畢

故吏莫敢入景宗自襄陽還人到武牧其從舅迎景宗景宗見舅

舅軍以此義之

劉毅初爲威武將軍兗州刺史時毅從弟邈之爲毅所親愛毅

每出軍常令邈之居守事悉以委之

鄭袖叔仕齊爲晉州治中從事史齊亡袖叔隱居不仕

之力也

鄭袖叔仕齊爲晉州治中從事史齊亡袖叔隱居不仕

共卒王左右莫不竭散財以贖獨持屍歸葬咸稱之

到彦之爲冠軍將軍領南蠻校尉雍州刺史彦之自以位重

樂興仕齊爲豫章王鏡兒諮議參軍齊亡興仕梁爲荊州治中

從事史時尚書傅昭與興書論之意以時興領軍長史王敬則

沈約爲尚書僕射居同省興乃與敬則書論之意以時興領軍長史王敬則

何胤

三十餘年撫愛之至蚤異已生猶孤孩幼姪就居一時義念之深
在於骨肉也恩愛罪淺不知服為何等語若同生而服為堵衰言心
喪者蓋出於此耳又晉書載王裒事母以孝聞及母亡廬於墓側旦夕
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廢書
而泣門人受業者皆哀誦此章遂不復讀裒立廟墓前每聞烏鳥之聲
則悲鳴流涕門人為之感痛雖隆冬盛暑不輟朝夕之哭十有餘年
墓木成拱又有孝子庾衮事母至孝母好食蜜衮乃養蜂百餘箱蜜
常充足以供母之膳又有王延者事母至孝母年老病篤醫云須得
生人腦為藥延乃夜往墓間伺新死者欲取腦會有數人復來欲發
墓延乃抱持屍大哭曰若必須腦寧殺我以活母數人感其至誠乃
各捨去延遂殺一人取腦以歸母得腦病即除延後為本縣令門人
從之為立生祠

吳妙為縣御史中丞劉惔以妙為清能奏為最妙有
剛直之風居官如治家之法人有犯過者隨事輕重或加鞭撲或
加捶楚或令跪或令立或令反縛或令牽磨或令舂米或令負
石或令持杖或令荷校或令著鉗或令著枷或令著鎖或令著
杻或令著械或令著索或令著鏁或令著鐐或令著鐵或令著
鐵或令著鐵或令著鐵或令著鐵或令著鐵

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論聞而
嘆爲頗以存者其家後爲侍中司空南平郡公
壯之嘗如荊蠻有盜牛者牛主追而獲之盜曰暫假耕用
牛主曰本自相與何爲盜乎盜慚而去
晉陸曄字仲遠吳郡吳人也父玩吳亡入洛爲太子洗馬
司馬冏秉政引中書太子舍人陸機爲參軍冏敗機
坐被收玩時在江陵聞變以官船迎機而機室屢勸
勿從玩曰人皆棄親以全己我獨棄子以存親何以
自處乎機感其言遂俱入洛玩與機書曰昔王子
臣建即勸荊州以禮安眷
許乃表太尉府從事中郎轉太尉掾參軍事尚書令
臣遺

宦後焉以老得免聞之觀故貴有位者免焉年老辭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義又荷其恩信乃相與結為兄弟及義卒其子幼義之故人皆為之撫養及長皆為立名位有至顯官者其後義之子孫多為人所殺其故人之子孫皆為報讎雪恥論者以此稱之

唐李勉為汴宋觀察使時有軍將犯法勉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勉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勉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勉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唐李晟為神策軍使時有軍將犯法晟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晟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晟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晟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唐李抱玉為河西節度使時有軍將犯法抱玉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抱玉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抱玉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抱玉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唐李抱真為昭義軍節度使時有軍將犯法抱真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抱真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抱真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抱真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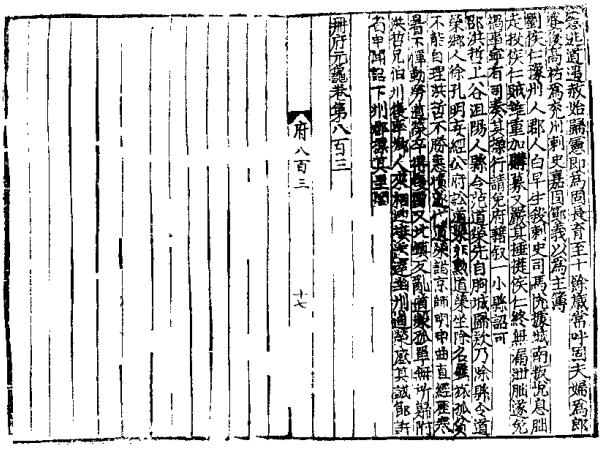
唐李光顏為忠武軍節度使時有軍將犯法光顏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光顏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光顏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光顏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唐李愬為唐鄧隨節度使時有軍將犯法愬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愬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愬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愬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唐李聽為河東節度使時有軍將犯法聽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聽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聽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聽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唐李絳為兵部侍郎時有軍將犯法絳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絳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絳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絳具以聞德宗嘉其義而釋之

唐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時有軍將犯法德裕將杖之其人素驍勇拔刀而起德裕懼而走其人追及於馬前斷其一足德裕既為節度使其人詣闕請罪德裕



總錄部　列傳作

我第四

北齊王昕爲給事黃門侍郎與尚書令楊遵彥共掌銓衡遵彥以昕年少不欲委以事務昕亦不自勤勵遵彥每出行文書昕輒署名而已遵彥嘗謂昕曰我若死汝必爲此官昕曰若然者我願早死遵彥大笑

盧文偉魏孝昌中行臺常景留爲行臺郎中及北方將亂文偉與韓賢數於河陽城將經荒亂多分所服玩賢知其意謂文偉曰我家門戶殘破唯有此兒今以相託文偉感其言後賢果爲其部下所殺文偉竟養賢兒及其家屬如己子焉

周王軌字子衡後爲太常卿撰其事謹參以國史別傳王軌之祖親祖之間歷爲雍涇秦岐四州刺史軌少襲爵博陵郡公軌性寬和有識量雅好學涉獵經史頗解屬文起家秘書郎遷著作佐郎撰魏後略十卷又撰魏末傳二卷大統十三年除中書侍郎參掌機密軌以魏室陵遲權臣擅命乃與同志謀誅大將軍宇文泰會事泄泰誅軌及其兄弟軌臨刑神色不變謂其子曰我本欲立功名以報國家今不幸至此汝等勿以我爲念汝等但勤學以繼我志言訖而絕

府八百四

謝惠連晉車騎將軍安之孫也父方明員外散騎侍郎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叔靈運深賞愛之謂人曰惠連吾小兒恨不及耳然其才悉是靈運所及也

王僧虔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父弘之並有名於時僧虔幼而好學善隸書年十餘歲能通王氏家法時人以比王敬則敬則亦善隸書而僧虔小劣於敬則敬則嘗謂僧虔曰我書比卿何如僧虔曰臣書如臣分敬則曰卿書定復何如僧虔曰臣書如臣分敬則大笑

王僧虔爲吳興太守時有富陽人孫奉伯家有古書數十卷奉伯死其子以賣紙爲業僧虔聞而求之其子以車載紙詣僧虔門下僧虔取其書而還其紙

曾為刺那三年武平中奉子游市長安城東南隅第門前有槐樹
而木許
事使平涼人少勇毅郡以明經舉署軍事為房綠所害
事使平涼人少勇毅郡以明經舉署軍事為房綠所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漢宋鳥歸義無孤逸今日優異是所甘心以報故有若樹不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唐林寬為特進初得寶封時以綿數千匹散分親族又以家財十萬營佛寺及修園池僧舍又以家財二萬貫賑給鄉閭之貧乏者林寬之義舉也

狄仁傑孝友純至為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參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大夫人有倚門之望而公遠使豈可乎請以方里之慶乃請長史阿衡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相謂曰吾寺旦獲無恙者但相忍而已若不忍相持如初後至納言王珪為朝堂重節度使時魏元忠為之昌宗所構左授高要令元忠將發密狀申明之宗聞珪為鳳閣舍人謂珪曰魏公且全矣天子豈感嚴而理生忍子之狼狽耳珪公忠而獲罪臨發義無所逃願公之狂躁勿為也元忠感其言遂止

陸贄為翰林學士時上以用兵賦斂重急贄上疏論之其略曰臣聞古之善為國者必先富其人而後治其國故人富則國富人貧則國貧人安則國安人危則國危是以明君之理財也必藏於人而不盡於上取於下而不竭於人故上下交足而莫不富焉

晉高防為永和縣丞中宗大子重俊以神武三思兵敗湯害宮府各守其職近者高防解劍其事俊投之義之宗楚客問防大怒收付制獄將殺之宗楚客曰防能重明節操高向幽途已往生為忠義之宗楚客嘆曰嗟乎臣子當如是也

唐金仁獻為奉禮郎開元初太常少卿姜皎貴寵傾動京師仁獻與皎同鄉里皎每遺之金仁獻不受皎怒謂仁獻曰足下不受我金我不與足下為親仁獻曰公以舅事上我以舅事公公之金我不敢受也皎慚而止

張行成為侍御史時有人訴其父為人所殺而殺者已死訴者欲報仇行成曰殺人者死經有正條今殺者已死而復讎是為兩殺人也

殺身以明賢臣之義也臣雖二善而死且不拒則又何求陛下若以臣之賤不足以國雖為門隆漢有殺夷狄誰陛下賢臣之生逸臣之死也臣今以忠義得戰而黃泉路都之命敢吝伏望陛下加以誅戮以明賞罰之信臣之願也

張說為并州長史時突厥默啜方強說謂諸將曰默啜悖逆恃強輕我今若出境與戰必為所乘若堅壁清野以待其弊則彼來無所得去必速矣

唐休璟為涼州刺史時吐蕃悉眾而至休璟謂諸將曰吐蕃遠來利在速戰我堅壁以老其師可不戰而擒也

千餘戶鄉里稱之名其鄉曰義鄉里曰仁義居里

唐梁崇慶為蒲州虞鄉令人有訟其父者崇慶謂曰汝為人子不能敦睦鄉閭乃訟其父豈為人之道耶訟者感悟而退

呂元膺為河陽節度使同軍之人有父子俱在軍中者元膺以其父子之情不欲離之悉令歸農

韓思復為華州人大饑思復傾家賑給鄰里之貧乏者所活數百人

孔璋為并州人大饑璋傾家賑給鄉閭之貧乏者所活數千人

殺之以明賞罰之信

張說為并州長史時突厥默啜方強說謂諸將曰默啜悖逆恃強輕我今若出境與戰必為所乘若堅壁清野以待其弊則彼來無所得去必速矣

唐休璟為涼州刺史時吐蕃悉眾而至休璟謂諸將曰吐蕃遠來利在速戰我堅壁以老其師可不戰而擒也

命敢吝伏望陛下加以誅戮以明賞罰之信臣之願也

張說為并州長史時突厥默啜方強說謂諸將曰默啜悖逆恃強輕我今若出境與戰必為所乘若堅壁清野以待其弊則彼來無所得去必速矣

唐休璟為涼州刺史時吐蕃悉眾而至休璟謂諸將曰吐蕃遠來利在速戰我堅壁以老其師可不戰而擒也

九江郡父人開元十四年宋州委九江三代同居有盛高義

劉九江郡父人開元十四年宋州委九江三代同居有盛高義

國之疏素皆以會救戚死既為敵所遵化縣令遣人招諭之而死輔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誅人以此辨之
義士建中任為鹽田判時有詔命徵內諸將號令不行義加重計與元
宰相政尚峻暴加以綱目妄趙尹正之命意如國初朱曹對事
重規矩堂方賊加義之義不敢以專故免信請代之從
之
呂温以小史事表部書漢武勇元三年漢書高祖紀劉敬說上都關中
高帝曰善遂徙齊楚大族實關中及諸豪傑名田宅以強幹弱枝之
由是與秦斷根矣
裴度為御史中丞憲度求從之元和十年八月裴垍卒相
武元衡惟度忠義盡心為國不顧其後元衡為盜所害度戮力
追盜以死義自負元衡之死度實為之
特度為御史中丞憲度已死遂去
裴休為觀察使李本仙殺其父本仙元和十一年殺從事崔儉玄
冠其家及妻父太常卿韋貫之本仙以配流遂不誅殺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今請民列狀以聞此誅賊
李州當書請誅之事仙義之乃以重一乘使歸從之載之玄宗

相父顧基理宣德縱事乃上言曰淮安王神通有功於草昧
且古之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罪叛而屈五代祖乎乃不
因勘神通墓五戶以備灑掃
方良與監州人元和五年陸州上言良與六代同居請表門閭
從之
王義方御史中丞憲度求從之元和十年八月裴垍卒相
武元衡惟度忠義盡心為國不顧其後元衡為盜所害度戮力
追盜以死義自負元衡之死度實為之
特度為御史中丞憲度已死遂去
裴休為觀察使李本仙殺其父本仙元和十一年殺從事崔儉玄
冠其家及妻父太常卿韋貫之本仙以配流遂不誅殺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今請民列狀以聞此誅賊
李州當書請誅之事仙義之乃以重一乘使歸從之載之玄宗

公歸
孟簡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少俊坊尚義刘重訃聞元稹
故早成交友皆一時知名七旒多顯達其或孤弱不
其孤極於周恤遠者以簡有前蜜風
輕危守瑗之為東都留守時卒有為鬼所
外及友朋之孤於洛陽中人
孤公綽為吏部尚書卒外凡官皇卒一女孤配張
已子
韓愈為潮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刺史陸傪元卒
傪家貧不能歸葬愈為之傷其義
為文以祭之
韋丹為江西觀察使丹卒於洪州時丹子方幼
洪州司馬裴均以丹之舊恩撫視其孤
及喪歸葬於京兆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時有觀察使下令禁嶺南
民間不得以男女為奴婢宗元以為不可
令行則江南之人皆棄其子矣
嶺南人以男女為僕妾者
皆計其傭以贖歸其家
柳宗元為柳州刺史時有觀察使下令禁嶺南
民間不得以男女為奴婢宗元以為不可
令行則江南之人皆棄其子矣
嶺南人以男女為僕妾者
皆計其傭以贖歸其家

白居易為刑部侍郎時有詔命徵內諸將號令不行義加重計與元
宰相政尚峻暴加以綱目妄趙尹正之命意如國初朱曹對事
重規矩堂方賊加義之義不敢以專故免信請代之從
之
呂温以小史事表部書漢武勇元三年漢書高祖紀劉敬說上都關中
高帝曰善遂徙齊楚大族實關中及諸豪傑名田宅以強幹弱枝之
由是與秦斷根矣
裴度為御史中丞憲度求從之元和十年八月裴垍卒相
武元衡惟度忠義盡心為國不顧其後元衡為盜所害度戮力
追盜以死義自負元衡之死度實為之
特度為御史中丞憲度已死遂去
裴休為觀察使李本仙殺其父本仙元和十一年殺從事崔儉玄
冠其家及妻父太常卿韋貫之本仙以配流遂不誅殺
白居易為左贊善大夫今請民列狀以聞此誅賊
李州當書請誅之事仙義之乃以重一乘使歸從之載之玄宗

府八百四　十五

魏鍾會上孔融舊文之言下數倫公之鄭詔收之

梁劉勰晉許州人初舉為從周公收之教以兵法定亂之得其訣及壯事太祖為騎將以戰功領河陽郡夏侯淵之從周平陽賊行服期滿舉明人義之

後唐劉岳天成中為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第薛居正與夢徵卒贈與同年楊凝式裴皞為位而哭其家經紀長興

特賜地州昭武縣人少以軍卒事鎮夏侯淵王經為牙門將曹操為大將軍時在漢中數與蜀將相拒操常令督學師教習弓弩射法岳善其能每教習輒加賞異

北齊高昌王經明好讀書博涉經史為人剛直有志節仕梁為直閣將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東魏還除太府卿

周盧誕字君誕涿郡范陽人也祖淵魏幽州刺史父昶大將軍燕郡公誕少聰敏有識量年十歲襲爵燕郡公邑萬戶

隋王世積字君業并州太原人也父興周大將軍世積少倜儻有大志

唐李大亮京兆雲陽人也父通隋末為鷹揚郎將大亮少好弓馬志在田獵

府八百四　十六

李大亮為涇州刺史貞觀初突厥頡利可汗來寇邊大亮率兵擊破之

第故將行言語而沛卿即度使會昭論來救即實其事令赴闕
明宗賜不一旬令赴任僧服之程從朝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司農少卿賜紫金符賜開國男食邑三百戶食實封一百戶
紀生者客居京師長興中出為襄州刺史兼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留後
山會有大寒山有桃瓊乞乳果子為生白少中
貢士以行雅先生
晉天福中為四年賦得八任秩自有時河朔盛亂
南北文化行於無復者不敢出鄉邑有士人盧岳
為長子裹業屬亂避地荊南高祖鎮荊南聞其
名之請授以職行經西山中有賊攻其柴寨聞侯之討岳
中其舅聞大呼曰為賊所賊關其戒謂曰李君主與夫
即時賊走全其行裝至
趙王幽其人於鄴判官文以其弟守元內父於幽州入來州
代之守元所敗治之更代守文之子也并為所以鄭

判官吕蒙正為
十五年史遷補將軍領兵擊吳王子濞濞軍
濞敗走丹徒保東越王之閩不見濞乃
詔封吕嘉子荼之國氣也事與越同者惜之即封之且
去行未數舍神即還步從之病苦之前行通數百里
因變名它
李自勉鎮州
曹翻鎮州
鄭州人也
鄭州人大福二年本州奏自為義居
鄭州人也
趙州人也
李崇矩
趙李為大使李性嗜財崇矩乃出家貲
共食而
周祖之入北以
周高通初為大原掌書記當有大校通之細口向一不得已而
當為又原掌書記當有大校通之細口向一不得已而
當為又原掌書記當有大校通之細口向一不得已而
于景城遇歲儉公得俸錢悉散賑鄉里通之時居住逢歲而已

兼收續遺討梁之際不能無所疑焉
裴羽後唐明宗朝在郭崇韜待遇最厚于閤風輕不從
裴羽為之辨明崇韜之冤人以此多之
通兩浙時懿密使安重誨欲離間武肅王令人貢於
龍崇頗有不遜之語深欲害之經歲崇以疾召用得歸朝之不
許將發盡概沈海門謂錢鏐曰孫春卿之命不獲生還矣以海上
之役吳不令歸葬則寄死之所豈無十人共由是尊加待遇因
託附表而旋復命關庭以錢氏之表達重誨屬已而聞曰表有
何言詞曰逆方貴卿不要其事及發函乃列往事之罪也明
宗甚忿復通朝貴議崇之樞及貴金星未無嗣是竹其家主人
時之後臣左散騎常侍
徐台符先與樊故太子太傅李敬義皇友乾祐中敬義卿出鎮
延遇李襲吉告於敬義襲順中旨於部內鄂白於幸臣請延
遇等相遇以延遇譖已經歲宥未之許也時王峻執政閻
皂將之言陰加讒沮因奏于大祖遂誅延遇等時人義之

李義河南人為幸相以其所居地質願於近京置屋凡京人可
士官者皆設於親仁坊仁宅與以其所居地質願於近京置屋凡京人可
與之以其崇於什得其所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　總録部四十五

高潔

辛宮

高潔

夫修身立操不以窮達改節處富貴而不以利榮行揚然而獨秀於有道之朝不以取志不易常盖夫子所謂士窮見節者也故伯夷叔齊之高尚於周而名著於後世原憲之貧約於魯而德彌遠之污君子之所賤也故君子貴乎潔身慕義而不為利屈不為勢移其所不為貧賤其所不取雖有飢寒之憂而無屈志之辱故曰窮而行益堅貧而名益顯者士之所趨也若乃不受其嗟嘻之食不飲盜泉之水非其義而不服介然自守確乎不拔可謂固守而不移者矣為臣為子亦何代無其人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以國與季子季子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季子不肯立亦逃去國人立其中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克殷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代賢士信乎立志之堅而不可奪也夫四海之內以為己有而天下之士不以為己利而不為也四海之內皆以為己有而天下之士不以為己利而為之則伯夷之所以異於人者可知已矣

就使一引為二書同辭要之以性理一於四海皆以一歸之使天下之士無所措手足而後已則伯夷之所以為伯夷者又安在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以國與季子季子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季子不肯立亦逃去國人立其中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克殷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代賢士信乎立志之堅而不可奪也夫四海之內以為己有而天下之士不以為己利而不為也四海之內皆以為己有而天下之士不以為己利而為之則伯夷之所以異於人者可知已矣

就使一引為二書同辭要之以性理一於四海皆以一歸之使天下之士無所措手足而後已則伯夷之所以為伯夷者又安在哉

高潔

辛宮

高潔

夫修身立操不以窮達改節處富貴而不以利榮行揚然而獨秀於有道之朝不以取志不易常盖夫子所謂士窮見節者也故伯夷叔齊之高尚於周而名著於後世原憲之貧約於魯而德彌遠之污君子之所賤也故君子貴乎潔身慕義而不為利屈不為勢移其所不為貧賤其所不取雖有飢寒之憂而無屈志之辱故曰窮而行益堅貧而名益顯者士之所趨也若乃不受其嗟嘻之食不飲盜泉之水非其義而不服介然自守確乎不拔可謂固守而不移者矣為臣為子亦何代無其人哉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以國與季子季子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季子不肯立亦逃去國人立其中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及武王克殷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周代賢士信乎立志之堅而不可奪也夫四海之內以為己有而天下之士不以為己利而不為也四海之內皆以為己有而天下之士不以為己利而為之則伯夷之所以異於人者可知已矣

就使一引為二書同辭要之以性理一於四海皆以一歸之使天下之士無所措手足而後已則伯夷之所以為伯夷者又安在哉

吉茂脩行堅如磐石其或顛遺二不肖受雖不以此商人亦心疾公徐穉居東吳山澤有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孫丁金謂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貧何如對曰來意厚矣公當貴君子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後舉孝廉高第為主事

晉敦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父為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贓里鄉宰後納家令乘官去往家家貧而志清不受贓里鄉宰後納家令乘官去往家家貧而志清不受贓里鄉宰後納家令乘官去往家

翟湯字道深累陽人爲行純素仁讓廉絜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饋遺雖至虔一無所受嘗大守王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湯不去岸上寶乃載物而去湯追還謂曰君以我爲何如人而以此物見餉寶慙而退湯之盛德皆此類也

晉王導爲揚州刺史辟徵士戴逵不就導又遣人謂逵曰卿若能屈志輔時則天下蒼生皆蒙其賜豈但一人而已然不肯就

晉山濤爲吏部郎舉嵇康自代康與濤書告以不堪流俗之意并自說其志趣曰老子莊周吾之師也所尚者玄虛所務者優生委曲隨時與物無傷無闕以此處世故不願婚宦而已又說阮籍之德不臧人物而籍與之爲友吾觀其外跡略與己同而內心遠不可及也

晉王導爲揚州刺史辟徵士戴逵不就導又遣人謂逵曰卿若能屈志輔時則天下蒼生皆蒙其賜豈但一人而已然不肯就

晉山濤爲吏部郎舉嵇康自代康與濤書告以不堪流俗之意并自說其志趣曰老子莊周吾之師也所尚者玄虛所務者優生委曲隨時與物無傷無闕以此處世故不願婚宦而已又說阮籍之德不臧人物而籍與之爲友吾觀其外跡略與己同而內心遠不可及也

晉王導爲揚州刺史辟徵士戴逵不就導又遣人謂逵曰卿若能屈志輔時則天下蒼生皆蒙其賜豈但一人而已然不肯就

晉山濤爲吏部郎舉嵇康自代康與濤書告以不堪流俗之意并自說其志趣曰老子莊周吾之師也所尚者玄虛所務者優生委曲隨時與物無傷無闕以此處世故不願婚宦而已又說阮籍之德不臧人物而籍與之爲友吾觀其外跡略與己同而內心遠不可及也

之志玄宗求通事之人擢微稱疾不就所謂東帛亦辭卞莊
衆鄰盜受廉居於華山與梁朝廷李振欲辟之拒而不
詰及振南遷子里省之識者高焉華下連帥劉遵辟爲從事
遵之一無留者

秦官

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蓋士君子進退之道也若夫
器用宏博臭味高潔言不苟合動惟秉義居然公輔之量實爲
于者之師而無近下僚折磨吏職遭權勢之所沮不爲公府
之見禮秀貌同列殊非我類可利不國莫能自專歸老林
中懷玉與或以非自動或稱疾而往抑板蹙紛然詰治要者
何可勝道哉或亂離播越王室顛沛懷玉不爲避無妄之
禍挂冠季世固其所也高蹈長驚斯亦合行其
志也已銓而大尊之世貧賤爲陋其或獨善其身守一介之分

府八百五十七

宋后偏舅通謁之言斯亦有詩之致謂焉

漢薛宣爲丞相時子惲爲左曹侍中宣欲令惲自結主上
故常宿衛不出入宣子弟及賓客有欲謁惲者皆使從
東門入不得從中門入惲以此內重於宣

晉王祥爲太保時年已八十餘猶朝夕定省每旦將入
必整衣冠束帶而後見其子

唐李德裕爲相子弟有欲謁者皆令於客位中見不得
至其家

唐李石爲相子弟有欲謁者皆令於客位中見不得
至其家

[illegible]秦字公華晉帝末大將軍何進以秦為尚書[illegible]侍御史為進陳[illegible]事進不能用乃棄官去荷擔負孝廉補[illegible]丞父令[illegible]卓之[illegible]棄官[illegible]鄉里遂[illegible]署[illegible]為九江太守以為能治[illegible]帝初平中王室大亂遂棄官客寄[illegible]去[illegible]妻忠為沛相天下大亂忠棄官客寄[illegible]去[illegible]

金[illegible]秦孝廉補尚書右丞董卓之亂棄官[illegible]歸

[illegible]魏書[illegible]太祖為司空辟[illegible]有[illegible]稱[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在官[illegible]稱[illegible]白[illegible]以[illegible]孫[illegible]為[illegible]河東太守[illegible]藏[illegible]遂河北郡[illegible]護[illegible]棄官[illegible]而去

[illegible]晉[illegible]秦[illegible]孝廉[illegible]除[illegible]為[illegible]吳[illegible]郡[illegible]太[illegible]守[illegible]會[illegible]吳[illegible]亂[illegible]遂[illegible]棄官[illegible]客[illegible]寄[illegible]於[illegible]

南齊樂順有孝行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主簿以同依事人棄官去十載餘以父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憤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正為此憤耳今已裁之卿以一世動門而徼天下國士捨汝而去遂棄官而歸

梁劉緩字言明好學通三禮武帝大同中為尚書祠部郎典去逸不復仕

蕭勱字去伐中書侍郎永嘉郡還京師頃之為信武將軍太子右衛率文帝太嘉元年以疾去官歸有田十餘頃在東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絕人事言必慶弔無所往來不入雖州府辟命及朝廷徵召皆不就卒於家

徐孝克字孝儉中陳創令非其好也時復去職

章華字仲秀家世業農僑好學善屬文宣帝太建中高宗使吏部尚書周弘正引為國子博士

府八百五　十三

使還而帝為晉王即位朝臣以華素兄伐閥賜輜軿試之乃不太市令既非所好乃辭以疾而去歸隱不復出

後魏李曾超郡人也辟主簿以官月俸乃歎曰采薪猶有云卅郡二載從勞人耳道之不行與之奚也遂還家講授

北齊王子正給世物數溝通經籍末為集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為質引子華與俱行子華以父老固辭靖不聽子華乃棄官歸鄉里

周盧辯字遵密涿郡范陽人也父仲宣魏太中大夫辯年十七司空高敖曹辟為參軍賜爵平陰男辭以父老棄官歸鄉里

隋劉炫河間人幼言勝達年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後徙河陽縣令炫以俗吏不堪其性乃解官而去

唐竇威扶風平陵人也隋大業中為太常少卿威以時方擾亂乃稱疾不出

竇抗京兆有農門傳業言官為帝師以其皇后姊妹為考功郎數侍宴雖非其所好又見隋政日乱稱病去官

杜如晦京兆杜陵人也父淹北齊吏部尚書如晦幼聰悟有識量

于志寧隋末為宇文氏縣長時東群盜起乃棄官歸鄉里

王德儉并州晉陽人隋大業中應孝悌廉潔授楊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

李淳風岐州雍人也父播為高唐尉秩卑不得志棄官而為道士頗有文學

白鼎黃冠子

郝處俊為著作郎再轉陳王友改為太官令棄官歸耕

高智周為諫議大夫高宗嘗草中請假歸養其父每因請曰知進而不知退取患之道也遂科族去職

武攸緒為右千牛備身左翊軍發戍半屋供封岳便棄官隱居于嵩山陽

劉幽求則天聖居中廣制樞柱國中尉判史六禮乃棄官而歸

高子貢知州曆陽人學通五經及史記漢書之明經擢第歷祕書省校正字乳文館直學士歷數年不得志棄官而歸

孫逖宋州人也父祚為左拾遺中宗神龍初劾吉恒宦官鉗奪朋事坐貶汝

府八百五　十四

鄭書論時事棄官歸父老固以不用其言乃去官

白履中陳留浚儀人也善宗景雲中為校書郎秩滿棄官而歸

韋況代宗大曆中隱居於嵩山守志樂道不肯於榮利孔述睿深器之及述睿領鄭滑辟為大夫賓況為右拾遺不起求歸又以起居郎追赴闕適半棧棄官東歸徙家於毗門別墅

楊憑德宗朝元中累佐使府徵為監察御史不樂檢束陸永免官

武元衡為給事中時宰相李吉甫用事元衡每有所論列吉甫心銜為非原吉甫時議耦有舉重取輕時論是之及吉甫卒元衡入為相首薦故給事中李絳為諫官絳以吉甫之子在朝舉事不避嫌疑固辭不受元衡乃奏絳為太常少卿分司東都

武元衡為相時有舉人為諫官者元衡以其人素無學術不可以論思獻納之職固辭不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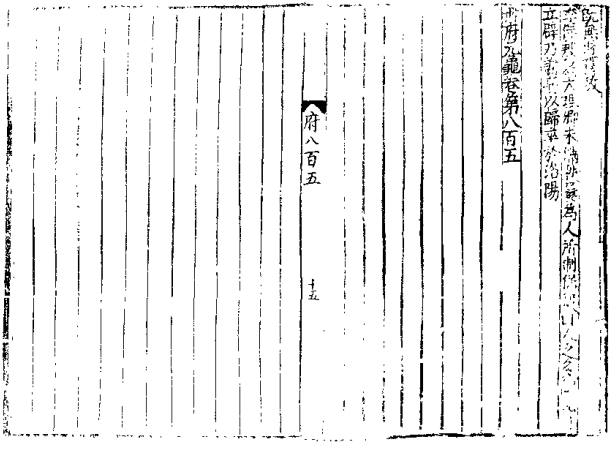
李絳為諫官時宰相李吉甫之子在朝絳以吉甫有大勳於國子雖才行可稱不宜以諫官處之固辭不受

李絳為諫官時宰相李吉甫之子在朝絳以吉甫有大勳於國子雖才行可稱不宜以諫官處之固辭不受

李絳為諫官時宰相李吉甫之子在朝絳以吉甫有大勳於國子雖才行可稱不宜以諫官處之固辭不受

李絳為諫官時宰相李吉甫之子在朝絳以吉甫有大勳於國子雖才行可稱不宜以諫官處之固辭不受

李絳為諫官時宰相李吉甫之子在朝絳以吉甫有大勳於國子雖才行可稱不宜以諫官處之固辭不受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

府八百五　十五

漢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漢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漢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漢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後漢書曰朱暉字文强南陽宛人父穆建武中爲侍御史以事繫獄暉年十三詣闕上書願代父命帝異之即赦穆暉後爲郡功曹太守行縣録囚暉見一囚獨垂泣問其故囚曰自恨當死無以託妻子暉即解衣與之曰吾爲子傳之囚許諾遂以付暉暉還囚乃詣獄就死太守聞而義之

…求免疑曰吾不就縲絏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閉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僞可者附郎原耳曹公曰然（先名重乃亦領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微公宜盡禮以待之曹公曰固孤之後見敬在重原雖在軍

（原名衡）

旅猶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風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貴

（範字公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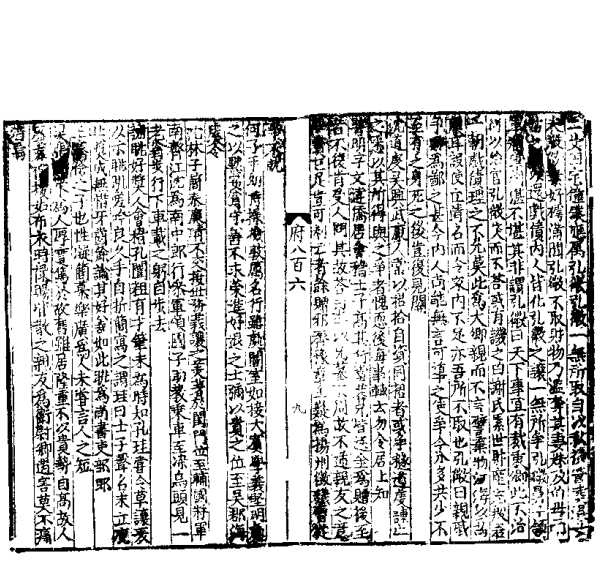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漢末避亂至遼東往見公孫度語惟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整治園地海雖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成邑逐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郡原樂敦俗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每謂寧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其時節招攜而已寧遭令西還度亡子康代居郡分以將軍太守為號而不受璽綬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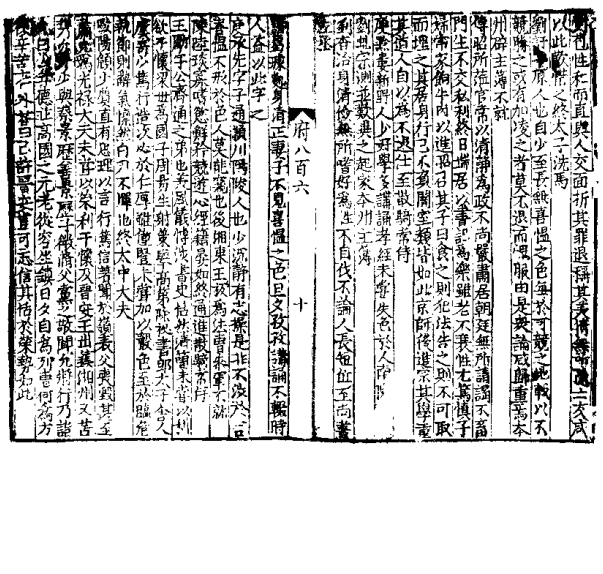
府八百六

七

府八百六

八





冊府元龜卷八百一十一　總録部　游學

游學　勝書　參書　恥學

游學

周曰云不知不成事人不學不知道又曰不學博依謂依士之立
戚志道自強不息博心大業思齊古人曷學不王善公海師多
聞而未友燕寒學之訓鄭游方之義揚雄蜀郡嚴君平之德同
道自貴知類通達總經術之奧隱無名家實推尊三命識變窮
位益謙而讓為世所宗緒言之力與時階厲自非名文為當義
業以顯方來將曷成哉瓠之繫辭仁約禮樂之調冰
居敬而行加哉

孔子為魯司寇而魯國大治於是之間於是反魯南宮敬叔言
於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予之一乘車兩馬與子俱適周

府八百十一　一

漢良將大抵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
一也也
秦始皇帝張儀司馬錯尉繚李斯
秦孝公張儀司馬錯尉繚李斯
秦孝公張儀司馬錯尉繚李斯
秦孝公

游學六藝求元中爲侍中

[illegible]字孟伯廣漢梓潼人也少時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illegible]
[illegible]字孟伯廣漢梓潼人也少時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
[illegible]討論衆書兼受河洛圖緯之書州郡辟命不就
[illegible]討論衆書兼受河洛圖緯之書州郡辟命不就
[illegible]徵詣公車對策上第拜中[illegible]
[illegible]徵詣公車對策上第拜中[illegible]
[illegible]遷[illegible]六義遊藝於六經之[illegible]
[illegible]遷[illegible]六義遊藝於六經之[illegible]
[illegible]六日七分諸儒宗之[illegible]
[illegible]六日七分諸儒宗之[illegible]
[illegible]隆[illegible]
[illegible]隆[illegible]
[illegible]固字子堅司徒邠之子也少遊太學[illegible]
[illegible]固字子堅司徒邠之子也少遊太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解不窮者則二十一人優為第一次者則賜王溥
華他一名男韓子元化滿國秀人遊李林宗兼通數經而精
陳雄李孝恩傅大猷等皆辭以疾不赴
蜀昌黎李良佐傅祥潤等人益部多貴人文而不尚章句知其
不振乃遠游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通諸經史
為大中大夫卒
李仁寄德貫與同郡尹默楊洪荊州從司馬徽宋忠等學
吳士燮字威彥蒼梧廣信人也少遊太學師事潁川劉子奇治左
氏春秋兼善穀梁傳又通古文尚書論語
晉范寧字武子順陽順陽人也少游太學清河遠宗儒碩郡命
為五官掾
魏邯字淳川丹陽句容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劉表治春秋
皇甫謐自號玄晏先生幼名靜安定朝那人也年二十不好學
又閉門自覆人或非笑之謐亦不以為意後遭大寒作固辭不就
遂專心墳典遍觀百家之言
府八百十一　五
裴秀字文季河東聞喜人也父茂早卒秀年十三襲父爵鉅鹿
侯博學有才識
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也父覬魏尚書僕射瓘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衛凱
衛恒字巨山瓘之子也少有才藝善草隸書
索靖字幼安敦煌人也父湛為州別駕靖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侯瑾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廣漢太守載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父羌蜀護軍壽少好學師事譙周
五經博士
陳戴字公元吳郡錢唐人也父融吳尚書僕射戴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沈駿字士龍吳興武康人也父嶷吳丞相駿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顧榮字彥先吳郡吳人也祖雍吳丞相榮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人也祖遜吳丞相機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陸雲字士龍吳郡華亭人也祖遜吳丞相雲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也祖邵吳左中郎將循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也祖陟吳尚書瞻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儁吳大鴻臚翰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顧和字君孝吳郡吳人也祖雍吳丞相和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孫統字承公太原中都人也父楚晉馮翊太守統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也父楚晉馮翊太守盛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也父勗臨汝令宏年十三遊學太學
師事同郡博士
范汪字玄平順陽南鄉人也父寧晉豫章太守汪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范甯字武子順陽南鄉人也父汪晉散騎常侍甯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也父述晉丞相坦之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也父蘊晉中書令恭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也父國寶晉中書令忱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珣字元琳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珣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珉字季琰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珉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獻之字子敬太原晉陽人也父羲之晉中書令獻之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徽之字子猷太原晉陽人也父羲之晉中書令徽之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薈字叔元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薈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恬字敬豫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恬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荊字敬和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荊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劭字敬弘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劭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蘊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穆之字思遠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穆之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也父蘊晉中書令恭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也父國寶晉中書令忱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珣字元琳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珣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珉字季琰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珉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獻之字子敬太原晉陽人也父羲之晉中書令獻之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徽之字子猷太原晉陽人也父羲之晉中書令徽之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薈字叔元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薈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恬字敬豫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恬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荊字敬和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荊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劭字敬弘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劭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蘊字叔仁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蘊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王穆之字思遠太原晉陽人也父洽晉中書令穆之年十三遊學
太學師事同郡博士

本註字郭鳳年十六從學周仁愛毛詩旬書晉五個字係愛書記備山房劉安周官儀禮論語孝經鄭玄氏春秋大傳初詔試與殿中尚書郎那劭中書令

魏收傳朱載傳內秉學子紹重子

紹重字孔昭河間鄭人少負從從飲情無勤順下里小貧耕

便枕書人都知大府以郡守辟召良多書乃造焉之安至

家貧河南初程秉博通經術善於教授遠方學者多依歸

焉時人以為比鄭玄馬融云

馬融傳河間人少與儒術負奇才博通經傳為世大儒教

授常有千餘人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門徒

後漢書

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少與鄭玄俱事馬融

鄭玄傳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

後漢書

王充傳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後漢書

王符傳符字節信安人

後漢書

崔寔傳寔字子真一名台元

後漢書

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

後漢書

荀悅傳悅字仲豫潁川潁陰人也

後漢書

徐幹傳幹字偉長北海人也

後漢書

應劭傳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也

後漢書

服虔傳虔字子慎河南滎陽人也

後漢書

王肅傳肅字子雍東海郯人也

後漢書

王粲傳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

後漢書

杜預傳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

後漢書

范寧傳寧字武子順陽南鄉人也

後漢書

劉寶傳寶字道真東萊掖人也

後漢書

劉炫傳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也

後漢書

顧彪傳彪字士蔚吳郡吳人丞相雍之子也

後漢書

沈麟士傳麟士吳興武康人專心佛學徒侶不遠千里躡屩

晉元明詩檀公左氏春秋皆大通一經起家王國常侍初在梁

時敬聞梁武帝深河東裴氏門冠好學負書從師於三河講者五

遍晉武太康中安中弟子有二百人行幕師於是負笈隨師平江陵河陰

郡國見而大異之

經義大和中學者廣厦萬間公卿貴戚學不為師

晉書

王濬傳濬字士治弘農湖人好學博涉經史初仕魏給事

中參軍事領記室

晉書

華譚傳譚字令思譙人也

晉書

束晳傳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也

晉書

王接傳接字祖游琅邪臨沂人也

晉書

王坦之傳坦之字文度太原晉陽人也

晉書

王忱傳忱字元達坦之弟也

晉書

王恭傳恭字孝伯忱之從弟也

晉書

王珣傳珣字元琳小字法護

晉書

王獻之傳獻之字子敬珣之弟也

晉書

王徽之傳徽之字子猷獻之兄也

晉書

王薈傳薈字叔元

晉書

王濛傳濛字仲祖

晉書

王蒙傳蒙字穆仲

晉書

王述傳述字懷祖

晉書

王承傳承字安期

晉書

王湛傳湛字處沖

晉書

王戎傳戎字濬沖

晉書

王衍傳衍字夷甫

晉書

王澄傳澄字平子

晉書

王敦傳敦字處仲

晉書

王導傳導字茂弘

晉書

王羲之傳羲之字逸少

晉書

王彪之傳彪之字叔武

晉書

王坦之傳坦之字文度

晉書

王忱傳忱字元達

晉書

王恭傳恭字孝伯

晉書

王珣傳珣字元琳

晉書

王獻之傳獻之字子敬

晉書

王徽之傳徽之字子猷

無所不聚求天下書建邺官録所得萬餘卷
其序鄭樵字漁仲莆田人為鄭州通判長史頗川郡守基泛張詠之後
清慎無所營求書籍入官之所收亦不滯於此
予嘗頗之今為書録子嘗曾遊之書官於官為書亦是國朝罪
過基名曰勸過知人則亦可矣
辛術為東萊太守及定淮南凡諸貨物一無所取但大
收典籍多是宋齊時傳本為僧保護除卷子外亦未甚經書二
王已下皆法數亦不少
後周裴漢借人異書悉還舊主
王褒聘大將軍儀同三司
隋陸爽字開明初仕北齊為中書侍郎齊滅周武帝聞其名傳
喚爽以未叙德等十餘人俱被入關詣大將軍李穆軍穆盡收書
數千卷悉長安校讎宣納之
唐王方慶聚書逾多不減秘閣至於圖畫亦多異本謂子莫能

守其業卒後為所散亡仕至太子左庶子
李襲譽字光嗣襲譽家依凡積俸必散之宗親共飲但為置而已及後物
卅罹戰亂史遂盡數重仕至涇州刺
吳競字仁章自撰其第吳氏西齋書目仕至左庶子
吳兢以家書頗多曾自撰其第吳氏西齋書目仕至左庶子
開元中兢以家書二萬卷皆手自刊校五分寫獻內府餘付集賢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弓馬好遊獵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捉人數百斤經史大明
易註詳細餘受業逈家教授諸人初爲郡下掾
胡瞻家世將門晚乃好學有刀筆之用所在有聲續辟連州
唐武元衡字子固義興陽羨人也少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州曲患
之元衡曰是爲人所患慨然有改勵之志入吳郡二陸時城不在
門晝夜具以精告曰欲自修而年已蹉跎恐無及矣曰古人貴
朝聞夕死君前途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暴名之不彰義烈言忠信存
焉君州府交辟竟以兵
爲東閤左次
宋北海王劉昶字休道高祖第二子也少好學博涉經史善騎射大將軍裴松之嘗著三國志
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忠信存焉君州府交辟竟以兵
爲東閤左次
宋北海王劉昶字休道高祖第二子也少好學博涉經史善騎射大將軍裴松之嘗著三國志
注昶讀之謂松之曰卿所注多是鈔集何不自尋本書松之答曰
此皆是尋本書昶曰卿定未見本書耳昶乃出魏晉雜書二百餘
卷松之退乃歎曰不意老眼復見異書
後魏高允字伯恭渤海蓨人也父邕慕容氏中書侍郎允幼而聰敏
好學博覽經史
後周楊汪少孤貧好與人群鬬拳所毆擊無不顛踣遂更折節
勤學專精左氏通三禮解褐奠王侍讀
齊元盧勤周明帝時爲左武伯中大夫勤自以經業未通請解
職遊藝門學帝嘉之勤以本官就學
王頍字景文太原晉州刺史廣之第年數歲恒立陵階誦詩凡八園
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嘗爲其兄嫂所責發憤感悟讀
覽群言博通大義嘗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求師遂通五經
唐李密隋大業末時好學愛士尚遊俠使氣以豪俠自負
及其旨趣大爲儒者所稱
唐李渤

富

好施

富

洪範之述五福其二曰富何足不富人之所欲也故禹屋之帝堯納於大麓之重非勢耶稷契皋夔相繼而興非力耶君海試之士以資幾為職者或三代而下乃有倍臣疑公室匹夫敵公國富埒陶猗財力雄於京師射獵比於王者莫不折其強勢以至權傾諸侯之與驕溢縱欲之術精於攻戰十倍擬於公侯則夫生生之厚焉然而喪氏宮井多藏仲尼歸其不義商非假令以禮物之尊婚又居能令若此之盛哉

管仲大富雖於公室有二歸又於商人不以為恥

秦皇帝能籠絡豪傑而倉海之謀卒不成

漢高祖能用豪傑而項羽之勇終為所滅

夫權與國勢相為表裏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諸侯所至國君分庭與抗禮卿大夫皆旁行辟之其富埒王者則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諸侯所至國君分庭與抗禮卿大夫皆旁行辟之其富埒王者則

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文侯過其閭未嘗不軾其賢德光乎天下

子貢結駟連騎束帛加璧以聘諸侯所至國君分庭與抗禮卿大夫皆旁行辟之其富埒王者則

府八百十二　三

萬人
郭縱郡縣以鐵治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畜牧及衆斥地甚廣秦始皇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
臣朝請
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累卓氏之蜀大喜倮氏亦已此地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孔氏亦鄒魯遺風好儒學而以商賈為事
蜀卓氏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四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五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七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八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九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十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十一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府八百十二　十二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大鐵冶富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趙遷卓氏南陽大鐵冶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滅魏遷孔氏南陽大鐵冶
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
邴氏魯之富家也以鐵冶為業
刁間以鐵冶為業

母盬氏關中人吳楚兵之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家子貧亡資用或乘牛車或騎馬牛羊千群奴婢千人木千章竹竿萬個漆千斗麻三千石它果菜稱是吳楚平諸貸子錢家以爲國除或以失侯唯盬氏以貸金錢滋息用富埒關中

一鐵之中則毋鹽氏陪之再倍用此富關中

杜氏安陵之大富人也秦時以鐵冶爲業鼓鑄之利逾於山東千冶秦破趙遷卓氏之蜀致之臨邛大鼓鑄規陂池運籌策倚頓與王者埒富然其贏得過當什一於是杜氏訾至巨萬

樊少翁以田農爲業致馬牛羊數千群貲

張氏先自河東遷於杜杜之富人也張氏用鐵冶爲業起武帝時鹽鐵政一張氏之先遷於杜杜之富人也張氏用鐵冶爲業起武帝時鹽鐵政一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富埒卓氏

卓氏趙人也用鐵冶富致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孔僅南陽人也以冶鑄爲大農丞咸陽亦鐵官也

東郭咸陽齊之大煮鹽也

孔僅咸陽以商賈致富累千金

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桑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宋子賢以冶鑄爲業

宋子賢以冶鑄爲業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始皇帝令遷卓氏之蜀致之臨邛大鼓鑄規陂池運籌策倚頓與王者埒富

郡越宰吾仲太原人以明經舉郎行謁者使於北部還奏北人生計
翁鬻以分施九族州里表聞九高朗宇孟雅數歲孤貧事母至孝
後漢書曰朗父奉時為郡功曹太守為人所枉數日益困
老母益壯因謂奉曰汝為人所枉數日益困
老母益壯因謂奉曰汝為人所枉數日益困
老母益壯因謂奉曰汝

劉昭渭川人家世豐產儒能周施而不有其慈後黃巾賊起劉翊渭川人家世豐產儒能周施而不有其慈後黃巾賊起劉翊與親舊避地汝南百餘家依昭而居昭乃開門納之其中多有名士或勸昭曰天下大亂當各顧妻子何得引納他人昭曰今以窮相投若復迫之是無所歸也遂俱全濟

鄭均東海蘭陵人也少修操行閭里稱其孝義年十五父母俱沒兄弟分財均取奴婢而已所得田宅輒以與兄兄以此重之

田疇漢末北歸至右北平徐無山中百餘家皆扶老攜幼依疇而居疇為約法三章眾皆安之

祖逖范陽遒人也少豪俠不治行檢輕財好施有救人之急

裴秀河內人太康初為尚書令秀性儉約而好施賓客多歸之

毛玠陳留人為太祖丞相東曹掾雖居顯位躬儉節約家無餘財

王祥琅邪臨沂人祖父相繼喪疾祥哀毀過禮及除喪家無餘財

管寧朱崖人每所居烟覩知鄰里有由窮者輒以物周之

石苞分以財物與之位至大司馬

吳資九江人東曹掾以輕財重士名聞州郡

魯肅臨淮東城人生而失父與祖母居家富於財性好施與鄰

周瑜廬江舒人也以輕財好施名聞鄉黨

程秉汝南人少與同郡賈逵俱事太常博通五經兼綜諸家之說門徒數百

劉寬弘農華陰人也為人仁恕溫裕雅好施與

劉寬之誡鄧不營產業輕財好施後為江夏相

南陽宗資門生故吏並為二千石列位朝廷資性溫恕頗近分與親族病無以葬資為設棺槨

王昶

全琮父柔為桂陽太守柔嘗使琮齎人數千斛到吳有所市易至皆散用空船而還柔大怒將加罰恩以所市非貴而士大夫方有窮急之應故便以賑贍不及營報柔更以奇之是時中州士人流寓而南依琮居者以百數琮傾家給與共有振恤之名遠近歸焉

嚴畯為衛尉不書授賜皆散之親戚知故家皆不充

晉劉寔為大司馬以老疾遜位雖處榮寵居無第宅所得俸祿隨時賑給親故

魯郡親故

盧欽歷宰州郡樞機清要親故不營資產

三國志吳書周魴父人為平北將軍卒於北平送故其屋宅悉以與魴所借貸魴父子數年之間家資盡出就洛城舊田園而居焉

馬位至司徒

周訪汝沏人也少孤貧事母至孝並周窮乏

祖逖字士雅范陽遒人也少孤門族並周親黨有子弟數人並聰悟逖性好施

郗鑒字道徽高平金鄉人也少孤貧事母至孝並周窮乏

郗超字景興鑒之子也少有才氣並周親故

一日中散與親故錢數千萬營葬諸舅超位司徒左長史

盧播范陽人也父志為鎮北將軍播少無檢操好施與

宋繇敦煌人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繇家素貧賤無餘財

劉寔之誡鄧不營產業輕財好施後為江夏相

南陽宗資門生故吏並為二千石列位朝廷資性溫恕頗近分與親族病無以葬資為設棺槨

王昶

王審應黃門侍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絕隔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顧公業有田四百伯須而　食常不周以此為愧梁書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鄧元起當陽人性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管至其西阻田舍有沙門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粗幾何對曰二千斛元起悉以施之沙門大稱其有大度

庾詵寬和少善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為長厚在省每寒息省有驅遣者輒遣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位衛尉卿祿稟悉以分施親故家無餘財

范雲初為零陵內史及居貴重頒賜累積隨復散之親友

府八百十二　士

何點廬江灊人也性通脫好施與凍逐近致遺無所留隨復散盡蕭齊書為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點悉一

范述曾為太中大夫還鄉里述曾生平得俸祿皆以分施及宅遂壁立無所貯以終八年卒

劉敬宣平原人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安人者若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以有為惠

陳孫瑒為侍中加散騎常侍性通善有財物散之親友徐孝嗣為中書令性又清簡無所營慎嘗擬築室與親戚共之太建中食邑百戶送米永至下水次漲觀感有貧窶者皆令取之歡日傾盡凌家與故之施散恣性而問其故凌云我早年衣裳可賣家有可賣不共周給如此後魏李沖為南部尚書為文明太后所寵賞賜千萬悉以賑給親戚鄉閭其餘分與貧乏而已家素清貧於是始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自北遷

均於鄉閭莫不分及之每已祿物至令舅寒衣裳皆出由之疎叔者亦多矣時以此稱之

崔敬邕為梁郡太守會遭所生母憂不拜敬邕恭事下僚身廣節儉自奉甚已落薄感不登甜寒酒肉若賓客之設食以供行者宇文測為陽平公主為都尉性仁恕好施與不食之外家無餘財

呂蒙為廣陵太守清身奉公務在賑卹載子不令飢寒

胡世為武威姑臧人家於敦煌在官若於家其德感時率以廉布數千匹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

令狐休有北第四入者著鄉邑而力田積粟傾施不已

李雄為涪州刺史每受人物多所施與賓客往來禮遇甚厚亦以此見稱

北齊李元忠性仁恕家素富貴其父兄在鄉多有振貸求利元

府八百十二　士

忠每焚之或貧窶鄉里甚多重之位驟階大將軍

楊愔為尚書令僕射性尚書令皆自居大位門地華盛私交親貴財重仁義前後賜與散之九族然儉之中唯有書數千卷畢生愛玩為心累世本州刺史隋高祖受禪以為亳州刺史在亳十五州書性愛樂頗以施惠為心累世後周宇文貴好音樂善琵琶每得新聲輒令親好施愛之時人頗以豁之位大保

唐儀為司申大夫兼內史性好施與家無餘財所得祿賜常散之宗族北史儀父子並為僕射而家貧僅田七以贍之所留遺子孫者皆遷墳之地朝宴皆為先祖以榮之餘在洗光化公主公主公主義成公主公主皆以施與為心累世

楊序為鄭州刺史時令有謙家有高貲產業豐贍序前後賑給所

孫機吳郡人有駿才名曰竊耳機在洛馮大曰我家絶無書信
汝能爲我取書取消息不大遲是以蠶機乃爲書以竹筒盛之而緘
其封大學路南走遂至其家書題洛其後因以爲常後河南
王顗假節行軍司馬大都督
董卓遷永相知天下將亂謂太尉劉弘曰今之大士會當果遇季
世欲保全之道其可得乎弘曰

汝徙使平陵代焉名之狀日汝為帝師帝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無辜皆法掾法謂下大理者有功皆議出之有後漢活數十百
家家遂司刑少卿以逮衰世尋考三經斷疑而薄心不忍酷吏
由是少及將人比漢之子張馬先是隅州判史實孝基妻薛氏
爲文刀誣富生財有功明其無罪於是龐氏減死刑之王劭天
長安中平玄宰錢唐李謀子希稱等請以身之官贖論有功十
倫以報其恩倫由是自太子司議郎遷秦陵令
陸元方則天時爲宰相惡終曰吾陰德於人多矣子後慶必福
不衰矣元方子象先爲左宗宰相景雲初爲監察御史開元初爲工
部尚書緣獻爲屯田員外郎景福爲通部郎中皆有美譽各
其度爲東都留守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王涯賈餗舒元
輿等被誅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獄訊問刻欲加慌窘
度之誠理之全活者數十家

訓子

得曰父慈而敎恩父子之道篤平天性愛之所鍾或欲子之善誘敎嚴尊以義方敬資以恭愛勵其志故士之克荷世德有立於世者未始不先乎嚴君之誨也是以子之能仕則曰父敎之忠不就師傅則曰父之罪也然則於其幼也常魂魄離及其長也弗納於邪至于女子之行尤結褵以申戒故能宜於夫族正其家道至於夫婦敬賓慶厚風君子均愛情慢於訓父母有善誘中子勉率弁而況不成可尚矣

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人子慎勿以魯驕人又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人之民

一

子平不以父母愛憎改其故則不弃也能平偏人敬謹愛又曰善則稱之過則歸己則不善則先之於己則君子孝乎

孔子曰吾大夫也斯老扶持之斯養之斯安之斯樂之終之始之善則稱人過怒以刑者解扶持之斯養之斯安之斯樂之終之始之詩曰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有酒旨且多君子之有酒旨且多君子之有酒旨且多君子之

已爲成子等以父言未官不生至於威乃後爲吏
[illegible]金吾病疾且死成其子司丈夫爲吏正生廢職免
[illegible]成則使其子[illegible]父喪[illegible]
故時其父爲[illegible]至於貧活生賊慎毋然當四守皆至郡守其子立
爲京兆尹皆[illegible]威嚴有治聲名
[illegible]成[illegible]成之閒以禮令爲尚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
人議決當依於輕難有百金之利慎無以重[illegible]
王丹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舒往奔喪[illegible]丹行丹
怒而捶之[illegible]令舍適繼[illegible]或問其故丹曰交
道之難未易言也世[illegible]次則王丹官至太子太傅證位
[illegible]子家
[illegible]女隨叔田野父[illegible]世[illegible]
[illegible]諸子勤晉[illegible]

可以爲使世法
馬援爲伏波將軍兄子嚴敦[illegible]而通輕俠客援前在交
趾還書戒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
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生非法此吾所大惡也寧
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引故云於雅頌各得其中焉

王肅曰凡人之字或字而作名字者皆依據禮以昭其意故兄子字孔悝名字而作字孔悝字子伯字子伯字子周字子家字子道字子游字子貢字子羽字子淵字子路字子石字子思字子上字子夏字子張

吳浦春武陵人為太常歸義侯初以口辯為豪帥所善潛子萬
亦重周旋館舍人從諸人從容謂萬曰吾受國厚恩思報以命
不圖周旋館舍

厲歌其風行故用焉我父母之訓無明厲異國可遠若旅驚疾
稽首曰前歲日都共伐鄭人瞽曰吉其繇之遇習
都驚行惟梁亭曰命明而昧榮而華冲而常驚而
默而動而疑而柔和而務信曰命乃藏有道亨日命弗藏
湛曰來晚世亦昌言曰命無敬于日不惟敬乃咎
新湛曰命亦昌言曰命無敬于日不惟敬乃咎
無若有聚滅曰命無敬亦昌言曰命無敬于日不可不慮永銘
睦亦昌言曰命僕外惟內惟諸內不若語外僕亨拜手稽首僕亦拜手稽首乃歌曰明僕機哉
必來臨周歲又作曰訓僕哉敬哉慎哉敬內外僕哉皆拜曰
東裁嶽官至歲暮常侍
阮籍為步兵校尉子渾有父風少慕通達不拘小節籍謂曰仲
容汝復爾邪自此遂縱誕不復料檢

晉胡謙為諸子曰人且不孝與生夢樹果樹子曰人且不孝與生夢樹果實樹皆
亦當宜達人聞宜識吾此意勗後為尚書令卒
唐柳有孤兄仕曰芳前歲兵燹顛沛家乃以弟芳為托幼諸
子集之於堂男女以班命芳曰芳乎汝孤汝遊汝學汝仕汝
暇今汝欲適人耕事貿販遷徙內懼之道也汝勝汝能器之
為美汝通恭朝夕鄰林勿休也汝能州郡交命敦奉清白
異行皆不渝
劉敞為淳中太保錄尚書事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
史公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兆州之學於是為常
戒子孫曰君子之治家務儉謙凡人尚不可而況萬
乘乎夫犯頒之禍將豪者過宜上思召公答商之家訓下念節勤
觸鱗之誅
東海王彪之誡許時王永為記室參軍與稽相善重親其子曰吾
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開胄權貴子如弘氏驟儀諷

謝鯤歸於仕於越所聞又與子書曰小兒畏飢無分德之
不聞酒瘦之風望諸君慎防此漸
殷洪喬為新州刺史臨行戒之曰汝等年小皆當出為
牧伯慎勿以貴驕人以富傲物亦猶衣之在身
車之載人衣以蔽寒車以行路衣車雖有貴賤之異
其於用一也汝等若驕奢淫佚忘其所以則
與夫人物何異我受任方州汝等不得以我為貴
汝之不易當若士之常焉得蒼枝而損其本乎勉其存之
陳留阮瑀子籍子渾皆有儁才瑀以文義訓籍而籍不
頓學好老莊言辭辯捷而口訥不出論辭瑀每稱
籍智出己子渾雖才辯而不及籍瑀常教籍言
加鋤強扶劣割繁理亂頓挫清濁節解肌分
文暢旨達三才定名六藝通變情志論物之宜
用辭之序敷于章徽而婉通遠而不絕清而不浮
籍每為文初無所定含筆而已然後合散以
就其間不加潤飾時人以此服其能
宋陶潛為彭澤令有急節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
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
而去作歸去來辭以自解曰
潛有子五人皆不好文筆作責子詩以貽之其詞曰
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
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不愛好文術
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
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送辭錫賜龍不感恩謝辭心而可近得蕭公共相慎終如始勉直方三章慶和千里

若慎善終余寡陋瞻望華路及歸藩疾立三十之罪恤表其急我歲念哉閒關山卜云暮日上聞良時名而曰儀字

陳忠恩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規孔役慎其企而獨在生于重而衆人凡而有心爰待于我躬見其生育欲其可人非子言誰

稱嘉慶日居月諸漸免予孩稱不虛主稱亦終始其美衆善稱

稱嘉辭寸前之不才亦已焉哉

柯秋度爲像垂太守于周之以史部郎出爲宣城守頒政省煩刑先列於治道以簡相從求人得其各各當所宜勸百人秋度笑曰此足送吏部郎耳非謂柯君能治也昔殷湯亦嘗仮漢文帝定儉送劉者其義及歷能更勤相親篤班固相勉

辱敬引爲求春朝請遷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員朝請無限

牧無事喜飲使沈酗然不覺之地太祖嘉而許之

顏延之在宋爲光祿大夫領祕書令監領朝

凡所資供並不豫焉人今不善見故改爲祕監光祿大夫

拙也延之閑居無事飲酒過度以不檢爲宋文帝所誚若使

不遠也五年居秋方慶然守末故處以不閒恣意飲酒之方規慎之明已以通人之規不復縱酒之所戒成其素志本

乎生愛而致之心用夫遷言務一不尚煩省而至於備論者意

以罔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雖之公情者得之私通可以

矣此其情願之方道若識之公情者得之私通可以

加讚私益不能令妻子務以是以昔之善爲士人情及近

今公侯卿相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爲心數十之家而以四海爲

顯奔以古先哲賦長老餘論蓋用翔御奔以不朽見家統築本迹

辰以可久承夫況樹德立義收效長者而不思經遠乎自身行

不足道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弟貞弟悌務於友雖孝不待

於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立悌夫和之不倦或應以不

和越信不足爲必有不信讒邪異惑相生情理相出可使交有

重一時雖之弦冲不以所疑不以所信疑不以所信疑不以所疑

天爲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遵養養以出已知福於盛衰以可

未得敬養讓過畏避務隨周旋從容於理行出命言稱

書所充見聖之取棄調準奢可慢言不出於口論以爲道義

父立士志信於義所而已我有以過人於是感於鍾之志驅傾

駑之望豈能定僧之藏人所信六十人所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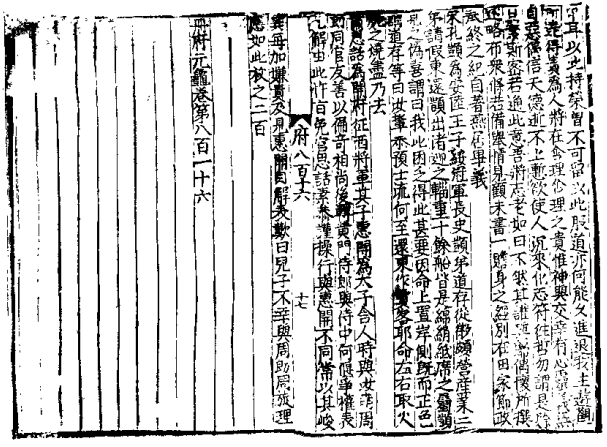
結病勞死者也行止於此者言不顧聞之矣凡有智哭頻有哭

詣若不準之多士校之辭言通才所歸則流所與善稱以成名

千若叩以於牆屋之内窺翼於窗幃之間竊議以求賓閣如語以歡要欲是經年而非長見所敢適值再明酷症稱寢廢事動而言不入於高聽又見寒於依親則憤若迷途失偶象如深夜擬燭對鄰鬼氣懾而歸直識向之孝慢以怨非為志不能黽勉以成之之阻得發多見誚耳此蓋識優之為宜請量之事哉是以薦辱令名觸上每高於言慧譏每下愈發有商於君子者尊可不務勉耶曰覺人有不能素盡或當以遠理勝之於不除之宜可不務乎異而察陷庸品當厚遠事之賢世以當厚之身取貧薄之人非可一時同契然貴有守之無怨妻之不悅者蓋有理存焉的

九其次當定其當治遠其於劉出之休戚者法律為雖有勸之動而無兩沽日騁之苦務前公私以逞末議為務於人之議量時發錢緡激勵勞者賜以本已損數以及人用用之一達御衛生之得也事下多方息情為上長多術臨時為斷雖及聲妄情見則事通翻在敏敏明稱則不滯其非事其大用時其細戚威明斷使威則雷霆無撓不滯其非事其大用時其細戚威明斷使威則雷霆無撓不滯其非事其大用時其細戚威明斷使威則雷霆無撓

桂抑故性明若欲簡賢舉者氣惰失明即惜難以生矣是以中外莊聖建言所歸慎道務論是除然有之若不患不深欲養之若當治浮而沙澄道多而於義寡均施鮮捨抑易能慮然抑而明之矣夫據學之性不同故學業之情或異從學於人者無敵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強人之所失矜我能有學矣已所謂然而彼宜不能學業之敵於



冊府元龜　卷八百一十七　總録部

訓子第二十七

南齊劉懷民字仲遠彭城人仕宋爲冠軍北海二郡太守子善明年四十
[illegible]

王僧虔爲[illegible]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屋小過僧虔與[illegible]不
悅音不入戶儉即改[illegible]僧虔嘗有書誡子曰知汝低吾不許學
汝自慚賜或更須兼業且得有儀亦爾吾未
丞聞斯訓未能其資請從[illegible]師聽言觀行冀必不復墮吾未
信汝非徒然也從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張晉陳壽撰[illegible]
[illegible]集就玄志爲之述賜爲之注[illegible]
[illegible]諸玄志爲之述賜爲之注[illegible]
[illegible]子不[illegible]

[illegible]子叔何所[illegible]馬歡何所[illegible]異指例何比[illegible]
言士[illegible]敬[illegible]筆說[illegible]
[illegible]即[illegible]
言[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八百十七

尊官厚禄可謂備之矣而猶若斯豈非才敏著聞先門風
及以福慶故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
大道子黄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竊
有本志庶得博本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雖貴必求術三十載門
人故舊猶候謁或便到闕即思慕興立邱庶欲紬繹遺致
勿令覆瓿假使若果皆能而不納非謂攻發去蠹且欲省
其煩重耳閑宴小園者非存嫌疑以果利也欲字
純制火齊應變又以知所開曠可為宅慮所以寧身事
入朝廷十住等既應營繕又須在近吾雖不敏粗
知義方以訓誘為務以甲觀之事庶幾可免耳

府八百十八

當使中外諸姻人所無間言吾物後已已然乃可貴矣生太俊
其身而易先生能尒者更招巨利然當自助見貴思報以
義日月見親身自美而實不大貴可不畏歟今之所務略言此矣
正謂為家已來不成貧薄而已望令以親貴業隊其始末無愧
懷抱著年時朽暮心力稍殫業隊事公略不克濟此中餘暇
所可自休或慢冬日之陽良辰美景不棄閒隙或遲遲
晚節漸近觀魚披林隨鳥過澗酒一杯彈琴一曲不數知己朝
廷居常公作然不宜復分家間細務汝父閑能定省吾又少長
吉及田事汝勿與聞吾若已後汝輩各守吾志無令分外有
所經營以招尤悔也

府八百十九

善為人之父者善訓人之子善訓人之子者善為人之父吾今且述述事以告訓汝等
王筠為尚書左丞兼著作郎撰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儉汝等
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曄誡甥姪不
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

府一百十六　五

輕論人窮當又思之張劉御覽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仁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故君子親以榮親親以門門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刺史九卿顯職將帥之寄等語橋慢恩不勝人足免尤滿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足之義矣門法耳非苟求十載之名也等語記言言百年之後於無恨矣

崔元翰嘗述尉孫氏家事撥亂之際家遭離散十孫曰吾自幼官雖未逸經為九卿且吾平生未嘗足人貴門以榮門閥而吾以來世為榮不問一級

智能愚鈍可久也周潮之人三編其口漏厄在昔
諸葛喬傳云云
宋遊道爲御史中丞兼大府卿剛直使氣每攻其子曰吾七歲性
自如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無言宋和謙遜
顏之推字子介爲黃門侍郎撰家訓二十篇行於世
後周王誼爲大傅大宗伯參議朝政甚教訓諸子務在靜謐子
孫繁衍皆至顯達當時莫比焉
賀若弼爲忠州刺史鎮亞谷爲書公讓所然微望通今自敘隴
州呼子汾謂曰吾少從平江南然心不果汝當成吾志吾以舌
死汝不可思因引錐刺舌出血誡以慎口
隋牛弘爲右光祿大夫引置訓子曰吾今非常之遇倘思
重深出等子孫宜以謙節自立以眷恩遇之隆也
趙煚爲吏部尚書其家風雅遵尚儉約煚之訓子曰吾非
貽子曰吾非以此求名庶有非機行之效爾等宜以

爲誡
房彥謙居家每子姪定省常爲講說脩身之要儉不倦終於淫
靡之
隋令
裴矩引大猷棋而弘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謙之
謂矩曰觀汝神識足成吾志欲令官達當須博涉文籍矩始留
情世事後入唐朝官至民部尚書
唐李敏爲太府卿每謂子孫曰吾忝不好貨財汝等若能
吾此宗必如前由十項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泰千餘事之
可以充衣汝等但勤勞之可以求官至於一段汝不曹但能動
此一事亦何美於人
房玄齡嘗誡諸子以驕奢淫逸必不可以地望陵人故集古今
婚姻於其家風之善者取其一因曰若能留意足以保身成
名也
王友貞誡邠人素如舉於九經讀百遍訓諸子弟曰嚴君平
劉昭善誡諸弟曰爲官有學藝

可恃可畏若立身行已一事有虧先訓則羣大於他人雖生可
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見逆先於地下不可恃有門高則自駭滅
盛訓人之所嫉實藝訓行人未必信纖毫微累士子爭競矣所
以子地胄皆修已不得不競爲學不得不堅夫人生世以無
望他人用以無善望他人優無狀則曰我不遇時時不急賢所
由農夫務種之而忘天澤之不潤雖欲弗餒其可得乎子幼
聞先訓講論家法立身以孝悌爲基以恭慎爲本以畏怯爲務
以節食爲法以公忠爲事以義勇爲用以能家爲忠順將又
以簡儉自行備疑身之未周三減密慮言之或失廣記思不及
求名如僞來去去與騙盡幾減竭濫官則繫已晉事若後又
言容法守法而後養人自不近禍康不過貧樸不過儉不可
易緣細之言興壯之計興門家子孫其先正者當官執人特立不畏強禦
及其養也唯好犯上更無他能如其先遊順處已推未保身以

古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蓋天性之親氣類腦合故學自幼稚至于成人或端厚木訥倜儻特異至性孝友志識超邁遠慮深謀所及斯可見矣若有大賢倪根頑鈍而教訓勤篤或愚戾放恣至老誘其罪戾尤從容斯又明於深監不私其親者也施及同氣以此宗黨親戚所見察其所與終善然後信而有徵咸附子篇用備厥後

楚子與若敖氏戰于皋滸鬬克滅若敖氏

楚若敖大夫平王伍侯之祖鬬穀於菟為楚國鬬氏之祖鬬克子揚之子也若敖氏其父名子揚之父至於是王使讀者能數二十則生不能將死者尚至百不至王曰何也者曰尚之為人廉而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父至不顧其死肯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好功知來必死必不來救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員曰聞父免而莫報不孝也父戮莫報謀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員曰父知子莫若子知臣莫若君君之命臣父之教其可逃乎員聞之君子信其志者必果其行者必遂其言者必成其名員既不能報父之讎又不能死君之命是不忠不孝無行以立於世雖往何為員之所以不愛死而忍恥者誠以為死無益且欲以成父之義也員聞之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何逃乎父之讎不可以廢子之道君之命不可以廢臣之義故事親者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其親以此觀之人子之道畢矣員聞之君子之事親也左之則思所以順之右之則思所以順之進之則思所以安之退之則思所以補之過之則思所以更之復之則思所以救之故曰思慮深遠而不違於親言語忠信而不離於親動作有常而不失於親五者無遺而親安之以此觀之人子之事親也從命不忠不義不從命不孝不義故曰從命有三不義不從命有三不孝在所行之而已矣員聞之君

校尉[illegible]昔知則所欲來故輕齎之非所惜吾前白吾所為欲遣以子得為[illegible]故也而長者不能故辛以授其弟事之理也與足悲者吾已老以望其報之來

趙趙奢子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奢奢言兵事難易之道使括不能稱之而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趙王以括代廉頗為將趙王既更約束易置事秦將白起聞之縱反間四十餘日軍餘括自將擊秦軍射殺括括軍敗降卒數十萬人衆遂降秦秦盡院之

漢張敞為京兆尹弟武拜渭城相是時渭城主簿貴民多豪猾敞為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渭武欲嚴猛先誅不肯白敞使吏逐案成吏白問武罪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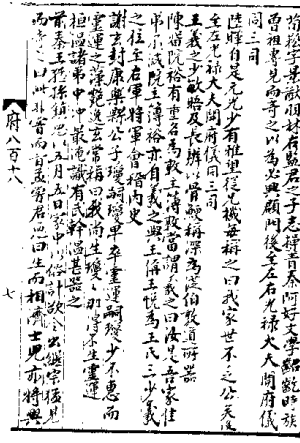
…怒可愛遇其卑成恐不為重器于後至軍師將軍孫權深…
…過其實吳錄曰權為盛當世大帝深愛異之然權常數之…
…謂非保家之子每以為戒數曰格不入器吾家門大亦吾憂也…
…格為撫軍都尉使住濡須數為節度威恩大行吳人稱之…
…格恪季父弟融少著聲譽在諸葛瑾張昭門下少見于時為名士所…
…遇以白大帝即轉格為撫軍都尉綜之第二子顯亡討吏與同郡諸葛…
…顯弟名竟童謠特號為虎謂顯常謂人曰恢必滅我不可…
…也時人皆以為不然恢後為前將軍假節統武陵太守卒官家…
…無餘財士民惡之

諸葛瑾卒子恪代領其兵瑾舊吏將軍劉伯…
…張昭後主天紀中為司直中郎將以數諫忤旨繫尚書…
…曾松山陰卒知縣不良上表云若用御覽五百二十人裏論司…
…表計之知去正理…

諸葛恪字元遜幼有名譽…
…恪父瑾謂恪曰汝何以…
…石崇字季倫…
…之子少敏惠多…
…不及父其…
…聲稱

王濛火言語初有風德人黃艮兄弟宗族皆以為…
…獨器重後至汝南周…
…之才父靖每…
…周顗字伯仁…
…周顗字伯仁母李氏宗族秀生…
…周顗三子曰玘曰…
…何爰當起…
…人之教此非自全之道…

…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玘後為太子洗馬
…陽裕字士倫…
…伍時之良…
…張敏為廣陵相時東帝長安…
…志其父聞之於口…
…王戎有人倫鑒識…
…不言財利尤好清談時人…
…當世雖此代…
…王衍有盛名於世時人許以倫之…
…第二…
…賜及王敦度數皆為天下人士…
…領和字君…
…推重之曰此吾家驎…
…聞名州…
…母兄光祿大夫納…
…也今驎…
…母兄光祿大夫納…
…披閱文史而已及納…
…周顗字伯仁母李氏宗族秀生…
…周顗三子曰玘曰…
…何爰當起…
…人之教此非自全之道…



府八百十八　七

尚裕字景猷祖林有監君之子志操言泰阿好文學顧眄旋曾祖書見而奇之以為與顧門後至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陸暉自是元光少有推重侯元機每稱之曰我家世不之公矣後至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王義之少歐陽及長辨以骨鯁稱深為宣伯敬重所器

陳暄陰鏗有重名為武王諱敬當謂義之曰陰生家佳兒義之曰陰生不傳家佳兒之任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

謝玄封康樂縣公子瑾嗣襲卒拜建威將軍少不惠而玄重之嘗謂親識曰我尚生猶子況我生靈運

蕭子雲梁武帝中弟歐陽有氏幹通書器之

蕭泰王孫係祖也五月五日設中饌以供公公謂宗係曰汝今日此非當而旨盡君之日生而相養士見亦將與

王玄謨幼而不群世父有知人見奇曰此甥氣量高元有大門風公在元嘉大臣過南門判史

王僧虔伯父導為東海王師元帝踐祚導子孫引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在傍獨正坐舉笏代僧達為厲客引曰此甥終當興長

王儉少小聰敏通王弘人物謂伯父導曰此兒方來伯為說大可手舞踏弘即史說伯祖出時百數顧懷珍稱儉小時事親孝謂王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

冊府元龜卷八百一十九

總録部十七

知子第二

南齊檀祇祖年十四有幹略伯父隱州刺史嫂之謂門宗曰此兒生大成吾門決無不全之後至五兵尚書

張緒少知名清貧每欲取父統謂人曰此兒令之綽廣也綽仕至太子詹事府

袁粲字景倩十小字史武陵太守覬之子少有風氣好學文史善言理學秀才歷諸王府參軍太祖鎮淮陰粲與兄顗皆自史公寺識可嘉兄撫先甚奇異顗叔司徒秉舅征西將軍謝安並器之

徐陶仁爲給事中子文豪在侍宮多不法陶每召責之文豪益怒陶門生僮僕皆喪氣陶仁曰汝等何憂文豪不死終大必爲有吉人風

府八百十九

劉懷字士玄彭城人太常俊弟也父勔宋末擅貴門多人客依倚與之共語懷獨端視良久謂勔曰汝後若東南方朝可與爲客吳郡張敷伯父祖征累爲郡守每携敷之臧視之如子時敷內兄王慥甥舅相愛慥有鄙里風名祖征謂敷曰汝自謂何如慥慥散騎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勁國家成治當莫汝慥也後至護軍將軍

王茂祖深爲北中司馬茂年數歲爲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所門戶者必此兒也後爲司空

謝混祖孔徽宋文帝卿父悲齊光禄大夫混十歲能屬文好山水賦詩俊朗命籍遠近莫不稱之混亦以此自負

劉秀之字子奇彭城人太常秀之從祖弟也父粹宋武帝之舅也秀之幼而聰敏有識量粹每稱其有成人之度

府八百二十

王僧朗琅琊臨沂人也父秀之宋太常僧朗年數歲秀之常謂親戚曰此兒非常器所及吾家千里駒也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年數歲伯慕開撫其等曰小與吾宗興門户者必此兒也

蕭惠基字茂猷蘭陵人年數歲伯慕開撫其等曰小與吾宗興門户者必此兒也

蕭惠朗字茂明惠基從兄子也年數歲伯慕開撫其等曰小與吾宗興門户者必此兒也

蕭惠休字茂烈惠朗從兄子也年數歲伯慕開撫其等曰小與吾宗興門户者必此兒也

蕭惠開字茂通惠休從兄子也年數歲伯慕開撫其等曰小與吾宗興門户者必此兒也

蕭惠明字茂昭惠開從兄子也

中吏部尚書
陳周引正初孤及弟引讓引直撰孝友父侍中護軍將軍養生十歲喪後出嗣叔父侍中護軍將軍養生十歲喪後出嗣叔父侍中護軍將軍養生十歲喪後出嗣叔

[illegible]府元龜　卷八一九　總録部　知子第二　二〇三〇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

總錄部七十

立祠

禮曰法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民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又曰孟春祠司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必乃古先哲王莅有功褒有德戴仁祀典鋪之祠官以垂勳于夫亡也乃有自天生德崇四教以化人事君盡忠以直諫而殉令武化流於千里或仁治於一同公至家行效為德色之所致蓋感猶存沒若神生其企慕至於刻木為像而不紀茂績咸用鉤次以示之後哲之鄉也皆祭祀焉

子胥吳大夫也差驕恣子胥屢諫以為此死子胥乃自剄吳王取子胥屍以鴟夷革盛浮之江中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三月而誅少正卯七年而魯大治定公十四年孔子適衛過匡匡人圍之五日弟子有與孔子相失者既而相得皆曰曩者陽虎入此門今夫子又入此門是以圍夫子匡人解而孔子遂行

孔子卒魯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以自治

孔子家家大一頃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至于漢二百餘年不絕

白起為秦將封武安君聖王時定制使自殺起死非其罪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漢秦布為楚相梁齊之間皆立社號曰孟公社

石慶為厲相歲餘齊其行不治四方諸國治無為立石相祠

李固相質武略軍事勿以文儒為意嘗律令士兵龍會丘兩兵病死者三百餘人固即出私錢為棺殯葬之百姓感悅皆為立祠

胡剛為武陵太守在郡十年卒官百姓為立祠

趙充國為後將軍平羌功成還京師上圖畫其形狀以為酒泉太守辛武賢上書言臣聞古之明王表有德賞有功所以勸善也今以往事揆之臣之愚計宜復遣充國將軍羌虜雖桀黠兵不如漢衆也臣願

周浦清評史民生為立祠

楊仲綱為邵公甚有德惠人為立祠

楊漢公時中為桐鄉縣令以黃老教人及卒縣人為立廟郡文學史者秋冬射帛祠之至今為不絕

君卒收斂有遺帛百姓乃為立祠焉

每班録前後調之吏人祈禱無不靈應若有違犯

王景為洛陽令政化清平樹美人和及卒吏人愛之如喪父母

晉書嘉美為立祠堂

宋均為雲陽令後為九江太守病卒吏人於縣北為立祠

劉寬為豫州太守病卒吏人羌胡家家立祠每有疾病輒往請福

何敞為汝南太守修理鴻隙陂溉灌良田百餘頃收穀數萬斛以饒貧民其利

倍多郡人為立祠

聖田增三萬頃歲入共刻石頌德

周浦清評史民生為立祠

楊仲綱為邵公甚有德惠人為立祠

楊漢公時中為桐鄉縣令以黃老教人及卒縣人為立廟郡文學史者秋冬射帛祠之至今為不絕

君卒收斂有遺帛百姓乃為立祠焉

每班録前後調之吏人祈禱無不靈應若有違犯

王景為洛陽令政化清平樹美人和及卒吏人愛之如喪父母

晉書嘉美為立祠堂

宋均為雲陽令後為九江太守病卒吏人於縣北為立祠

劉寬為豫州太守病卒吏人羌胡家家立祠每有疾病輒往請福

何敞為汝南太守修理鴻隙陂溉灌良田百餘頃收穀數萬斛以饒貧民其利

倍多郡人為立祠

聖田增三萬頃歲入共刻石頌德

荀淑為潁陰長歷知陳侯相及卒二縣皆為立祠

許荊為桂陽太守卒於官縣人為立廟刻石

賈逵為豫州刺史及卒吏民追歷之刻石立祠

張奐為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凡二月五日産子及與父母異居者悉令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宣導風俗遂改政百姓生為立祠

周燕為南陽擊人為京兆尹以病免歸本土家鄉里圖其形于屋廟

任延為南陽太守修理鴻隙陂溉灌良田數千頃收穀萬斛以饒貧民

原之溝

開置屯田墾闢荒野

鄭韶潁川人為魯陽長卒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爽為立碑頌焉

陳寔潁川人為太丘長以沛相抑威遵法乃解印綬去及卒海內知者三萬餘人制衰服會喪者以百數共刻石立碑

城陽也學優文贍辰國也仕不為祿爵高也辭隆德位貌也

乃共樹碑而頌焉

馬援遷虎賁中郎將授五校兵討武陵蠻夷軍於壺頭山與賊相守經月餘士卒疾疫死者十二三援乃自臨樓船將進擊之賊依水險以拒官軍軍不得上援下令軍中有敢言不可擊者輒以矛矟之於是莫敢復言援乃被甲乘輕舸上先登諸將隨之賊遂大潰斬首千餘級降者五千餘人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太常趙典舉有道不應辟四十二年于家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閭里老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為其文既而謂盧植曰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魏參軍蘇則為敦煌太守教行西州為立祠

預斐為京兆尹教havingly平京兆為立碑頌之

晉羊祜為荊州都督鎮襄陽開導進取為立碑頌之

蜀諸葛亮為相國亮卒於位各求為立廟朝廷以禮秩不聽因時節祭祀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

者後主不能深長思慮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曰臣聞蜀人懷思召伯之德甘棠猶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大德而圖形立廟多矣況乃德超遐邇勳蓋宇宙興王之際而不建立則何以昭明功烈而奚立使百姓各盡心力乎故周人懷其德而歌其詩思其人而愛其樹況乃親覩容儀而不感戴者哉臣等愚以為宜因其舊墟而興復之以慰民望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湔陽使所親覩以時賜祭凡此皆史籍之明文事理之著驗也臣

宰臣張說爲荆州刺史既率百姓於峴山立碑
南齊王僧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薨贈侍中司空謚曰簡穆
梁昭明太子薨於東宮百姓號慟如喪考妣又相率爲立
祠堂
晉羊祜爲平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鎮襄陽甚有德政及卒
百姓於峴山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祀望其碑者
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爲墮淚碑
晉羊祜爲荆州都督鎮襄陽甚有德政及卒襄陽百姓於峴山
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祀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

房明府今去吾翁何用生為百世思之立碑頌德
高考績為吏部侍郎大業中杜門晦迹著老莊之書
今欽甫就卑職懷高清之操棄捐遠利陽剛後安偏為同善
右模射以李基有知人之鑒為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唐李思摩為云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為流矢所中未幾卒葬記
仍立碑於化州
貢舉曦永徽中為洛州刺史百姓立樹碑于大市通衢以敘善
咸亨初轉洛州長史史其有惠政及敘貢士職復刻石頌其兄
碑之側時人號為雙碑
高智周為貴溪令政化大行吏人刊石以頌之
崔緦為藍田令寬仁簡易政化大行縣人立碑
楚王靈龜為魏州刺史稱為良牧及薨百姓思其德為立碑
皇甫鎛為鄂州刺史政化大行吏人立碑頌德

王敬昌為龍州刺史政化大行吏人立碑頌德
宋璟為廣州都督興復懷德立碑以紀其政李鼎為屬翔尹
百姓立生祠
崔方翼為蘇州刺史屬經亂諸州貧人死於道路方翼為州立
者甚衆蘇州人為立碑頌德
楊瑒為國子祭酒生徒為瑒立頌舉門之小
狄仁傑為魏州刺史立祠仁傑善於治軍州刺史撫和
戎夏人懷歸心都人勒碑頌德
崔隱甫開元九年自華州刺史轉大原尹人吏刻石頌其政績
商晉為汝州刺史轉大理卿太守遷魏郡本守所到有惠化金州
邑老為為新州人都督府長史元謹刻碑頌德
使理江陵三年號為良牧鄉人立生祠謹沒後徵為江陵將史
合錢十萬於府西築壇祀之大立祠宇四所祠禱

李勉大歷中為貴州刺史在官有年器用屯戚無贈物者去以
為可法前朝宋璟為廣州都督李勉為江西觀察使人吏請頌德
張延賞大歷建中間為華陰縣四縣所至稱治其去皆刻石紀
嚴郢為河南尹有能政都人為立碑紀述
李融與元初為金州刺史素防縣使州懷之刻石紀政
孟簡為京兆尹元和為信州刺史信州吏人上表請立碑陳其殊績優
令簡為江西觀察使卒官大和中觀察使裴誼奏為立碑祠
裴度元和中為義成軍節度百姓立祠德政碑
田弘正為魏博節度使德政碑詔褒之
咸淳為荊南節度使薨州吏請題表請與納交南門建置碑頌
及帥德從之

江西為鄂州節度使薨弘正表請與洪於本道置立祠廟衣帶
劉鎮咸為綿州刺史以廉平著稱百姓為之立碑
李馬行襲為晉州刺史屬正元年本州旱襲史百姓詣門方餓
進狀請與行襲立德政碑太祖允之
王重榮開平三年為河中節度使賜太師尚王仍立廟於右僕
射張格撰碑文表河中尹梁太祖親書碑額
馬殷為武安節度使開平四年遷州錄事參軍馬跡宦於衡
湘遂家焉遣狀解鎮自劉所著攻戰合具上聞伏乞詳於本
道以德政立碑并生祠堂事大祖優詔許之仍令翰林學士封
宗和撰碑文
錢鏐為吳越王開平五年由月杭州將吏等表列狀頌鏐建
生祠以須功德太祖詔刑部侍郎李光嗣為宣慰立祠堂使仍
令翰林學士李琪撰碑文以賜之

薛逵嗣陳州節度使善政為理部民請立生祠詔許之逵薨其弟大
相許之仍詔遣部傳與碑文以樊之逵薨至今民蒋
晉安重霸為成德軍節度使天福二年部使朱崇節表其政績
所在立祠請立重霸政績詔許之重霸薨又請立重霸父安
緒祠堂詔許之安緒先為薛延陀所殺重霸之孝
求勳貝珠以贖父罪詔以珠貝非所貴重霸之孝
安元信為山北諸州團練使清泰元年領上黨加檢校太尉累
加食邑三千戶實封二百戶進封至武威郡公三千戶元信
致仕歸太原元信有子四人長
曰友權官至武衛大將軍帝以元信宿望命權官之
也仍賜建神道碑額中書令馮道為其文
周劉審交僕廣順初為新安令河南府上言縣民三百七十餘
戴公平之政請刊石頌美太祖從之

張昭為廣順初為兵部尚書滑州上言縣民張祚等請留
李慶為滑州節度使州民張鑑明年冰泉陽山採石欲
為碑立德政碑聊出於軍校前鎮河陽部人已刊碑頌及
勝又聞其政不亦善乎
何福進為廣順中為成德軍節度使鎮州民吏請為福進立德
政碑
王晏為徐州節度使順德元年九月官吏編善政及民心立碑以紀之詔可之尋命中書舍人張昭撰
碑文以賜
曹英為成德軍節度使英本貴鎮州詔以定縣百姓輔翼有
功綿鄉鴻儒勞高戴德里
李瀚為安州防禦使顯德四年十二月瀚在本州監築隋堤
上言州之官吏百姓乞與防禦使李瀚立德政碑尋命中書舍

人賈黯撰文以賜之
薛逵鎮陳州中興宿州團練使宿州民吏蒋觀之言請為逵立碑
頌美太祖從之後為兵部侍郎以本官致仕歸陳州卒贈司空謚
曰正孝
列祠二請以褒善政在人乞立祠堂及蒋觀以述其德愛世
宗從之

崇釋氏

昔班固紀身毒之國楚英獨崇斯門之譯獻其金縷之衣敘于中夏其所述者六趣往反四生輪轉以慈悲為誡善以因緣為報一乘十地等妙二觀以兜率為果叙黑白之業以明平報應研空有之理以顯乎真俗蓋出世之玄談非常情之能軌度也兩晉之後教典彌廣當時名士率衆精意甚修以徵福為念或著書濃折以駁說為務乃至東持戒律勤苦精進應法修命者亦此比有焉

後漢襄楷上書桓帝時言楨黃老之道以諫奢欲少好生惡殺少嗜慾士潔祠祀之福桓帝悅其言

晉郗超侍中檢之子少卓犖大節有曠世之度交游士林等有勝依著談論義理精微超善大師竺道高相奉佛教尤好賓客

慧皎梁會稽嘉祥寺釋僧呂至臨海太守宣威將軍何準字幼通充弟也高尚篤欲元居空輔之重權傾一時而準散帶優閑不及人事唯誦佛經修營塔廟四十餘年周萬家室數年中郡為教所害高精苦事佛臨刑精於常誦經云

前秦符堅姜飛為將堅右丞相堅殺姜飛為叛客永前僕城埋其足將刺之中者有人勸之者遂奔擒俗期久以為活路之末泥洹經寫得中左元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著作事佛

孟顗為會稽太守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成佛必在慧遠顗深恨此言

蕭惠開為中兵參軍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二名曰禪岡寺西岡名名曰禪鄉寺門名曰禪門寺名曰禪寺寺所對封湯嶺名曰禪嶺寺請國僚曰封殊蓋慙

而兄弟並多君使令閑一人則在我所謂若使人人等分之事可悉耶寺衆飯立自宜趁供僧眾由此國秩不復入家周續之字道祖居潯陽廬山事佛慧遠

沈道虔有高尚之節累世事佛雅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僧講誦像以輿舉家感慟為道虔弃其衆食常經旦之

宗炳好琴書為樂按抗不交世務嘗謂子姪言所守曰夫王之於道猶有宗有本高節不交世務嘗以言所守曰夫王之於道猶有宗有本高節不交世務嘗以言所守曰夫王之於道猶有宗有本高節不交世務嘗以

孔雀鸞鳥佛理通持經戒律至敏陽王府諮議參軍領東海
江寧為太尉臨川王長史府悉以委焉佛教興盛實由斯人
華精信因果而高祖未信謂華不奉佛教乃遺書誚責詩五首
字唯常勤精進自強行勝於信行勝於解信如能久久必見
江華弃及諸高僧皆以為然又手勅云出聞佛法不信豈得
對元延明邪華因啓乞受菩薩戒
何敬容為尚書令中大同初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慧經敕
敬容與朝賢勤舒之何氏自晉司空尚之以來舍宅為寺
連立堂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題額為宏覺寺時輿駕親
幸並不拜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輿駕親幸者則呼為敬容寺
焉及敬容免職出宅上有常用器物及畜衣服而已遺無餘財貨
亦以此稱之
劉虬為左民尚書家門雍睦兄弟相愛初與弟瓌同爨後各異
爨瓌聞之即還合爨為弟割減膳食身既貧小室高促每月三

淨業
晉戎為尚書左丞永和年專奉釋教
劉勰字彥和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娶依沙門僧祐而居
與精十餘年遍閱經論區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經藏
所由也撰為製序共行於世又製滅惑論以排斥之
顧歡為文長於佛理居廬山寺
智文名僧肇歡文有勳遊廬山與慧遠沙門於定林寺撰經
論錄及諸雜文傳於世
釋慧通為吳興太守清潔有惠政百姓愛之
釋慧通為吳興太守清潔有惠政百姓愛之
釋慧通為吳興太守清潔有惠政百姓愛之

芟夷除我父在官縱隸奪掠寺財盜賣僧物事理分明還其本直又遣判官閻子奇就寺檢校并追僧尼及寺主等對問情款子奇具狀奏聞詔並懲而勿治子奇後為御史中丞

克勤敏官無痛疵但恐同生會去一切勿取平後身體衰軟額色加高

伶凌為太子大傅凌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凌講大品經義名僧自遠法雲集每講遠近緇素莫不觀聽凌既博綜玄儒又善談論後主東遊居于錢唐之佳義里與諸名僧討論釋典遷日二時講習佛經晚講道經凌常侍數百人文帝大嘉中除刑公非其好也尋復去職高宗太建四年徵為秘書丞不就乃於會稽舍宅置天嘉寺以居之凌法業精深普為其禪行後為都邑僧正講說不輟遠近後生多從之受業者數百人

唐高祖武德初為秦王時以隋末喪亂寺塔多毀乃上表請興復之并度僧尼以為福業高祖從之

貞觀初為弘福寺上座講經論僧百餘人

高宗顯慶三年勅於東都洛陽宮側造大福先寺以為文德皇后追福仍令僧慧明等十人居之

則天垂拱二年勅於神都洛陽城內造大周興聖寺以為太后追福

特千七十三疏終正生合佛家內有非常異者宗儒里百餘人

馬極共風聞人善佛經及周易文子義深通玄論二十卷行於山東郭瓊王綸為兩府州刺史並開其名引為文士綸特月講大品經合僧講雖學老子周易同日然趨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毀佛像乃請其與為客主論義以使道服不得空立客主以判輸勝負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校其理之優劣以辯勝負而已綸甚若起問端難方

有詔問於僧佛圖澄佛圖澄一依言而揔山大師釋元淨之徒也
師所以求之其道行高遠莫能測其深淺每講佛經輒先敷演
俗書旨趣然後入經文義無不明析時人咸謂其生而知之
然其生知之而居俗落之內何必假顯異於俗時機而後
降神哉蓋以時俗好尚機變萬端非此不能動其心志故
假神通以接之耳

負宗非必生於此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指論陳
謂是非必偏者為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為勝妙者
他論所不及此亦為失也何以知其然凡心所破有九心所
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
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
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
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
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
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
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
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
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
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
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
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
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
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
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
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
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
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
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
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有存
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空本
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不空
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之心
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所負
之心不空空本有存焉者卓然我慢是也空心所破有無心
所

門部異講講雜撰十四經聽者常數百人即為二經義疏三十
卷又著知其謬略

太守會講所生母婁不拜敬友猶心佛
法事母甚孝母病請婁食敬世
母病中手患等物皆自營供之母終廬墓三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至然前身李叟乎此非佛家經空既形之謂邪客曰邪子子云皇有玆稻後身化為標緣僕人何榮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覺化皆由心而作本質有心尋復因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滴月也髓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

梁昭明為梁帝東宮學士太子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妻之太子薨而大悅為撰慶法轉法輪經講疏又撰淨名玄宗義疏中興歷位清通而捨情雅素勤行道非為沙門之標識所得傳錄皆充櫝燒身終百家無遺產萬端為舍衆先積大夫喜心擇民常供養之資又為法華淨名義疏及若空見之辨華公謂僧旨太宗以晉好佛道皆資講論惟一部并製序論製旨以為供養之資又賜王冕并書大品般若經一部并製序論製旨以為講論之題是後長七出家太宗悉之班為高州刺史

梁武帝天監初敕僧尼至京拜慰勞若釋典道俗有德業不滿臘

府八百二十一　十三

者二十臘年

李鳳賓應初為風翔尹以百姓所立舍生祠改置佛寺

唐僧七人許之

王維為尚書右丞典掌選舉雖俸薄俗當廢食不能置菜藍田南嗣口置別業引輞水激疏於庭堂之下版築潭於竹中浮輕舟遇興洞彈琴如常飯十數名僧以充淨為衆宝中雖有齋論廉門緊無喧雜而已維臥病累旬不衣朝謁維退朝之後常使香爐燃薰衆宝之後三十年孫宏居一室使經屢果

李德裕謂下侍御史章溫與元載杜鴻漸同居相位恨貴顯僧徒代宗嘗問以報事報應溫因而答衆之過當大層初開上言衆宝寺元炁患經今七年請指頃政坊私第為寺度僧三人住持仍乞賜寺額為衆宝僧常許之

李夏僧為衆宝寺綱維僧徒有罪者不即決遣而以意笞之

府八百二十一　十四

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事多前軌多劉稹侵以邀福利仲武日窮人求福何福之有因此所得歸更之僧衆者厚給其衣食而私於江南選僧其善者歸其釋氏之典傳之于人因謂其衆客曰此非敬求福貴助其教化耳

梁張纘梁朝通因果醮禁空教未弱冠袭緣爰清居禮之莊思精盡殉有高致晚年明不大從犯關策逸返初服養父母迄雖君子多之後為荊郡侍郎平章事

晉王建立為晉州刺史時有僧人惠明心釋氏解悟管寺戒行嚴肅以善知名建先禮之為名

和凝為右僕射平章事天福八年表乞將所得俸錢於晉州崇化鄉造佛院一所名為崇福院從之親

崇福因宣賜紫衣

梁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雅尚玄宗法輪二教著玄圖先生傳以見意

梁崇義為山南東道節度大曆末拒東命以襄漢貢賦為軍費又崇義為太子少師素事道士趙元一元一為崇義合煉丹砂為藥崇義服之病益甚元一知其將死乃盜其家財而逃既往蜀城樓心於釋氏之教為檀越崇義嘗於州置得以鑄像為佛事遣中官劉楚為峽州刺史慶使持宗長慶初表請為僧設齋於淨中天平章事仙民以寺額回賜是觀賜之以鐘名大盈云以鼎曲有銘得中和殿撰之事所謂向者邀至釋氏峽州上言經斜鼓為鼎不知在所竟不收易州

唐姚字子直京兆人喪父剔血寫佛經事與真言中書侍郎平章事盧坦信釋氏因果之說曉節尤甚

府八百二十一　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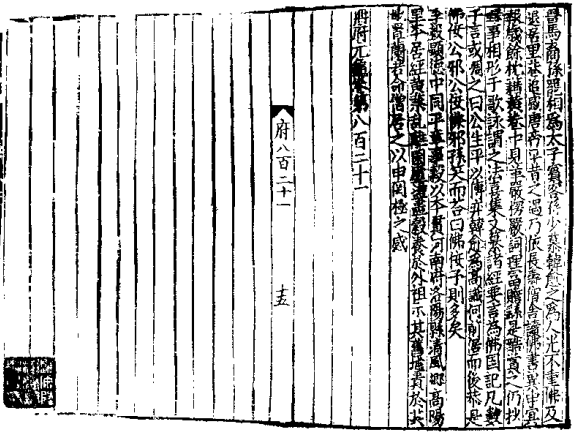
張仲武為盧州節度使事多前軌多劉稹侵以邀福利仲武日窮人求福何福之有因此所得歸更之僧衆者厚給其衣食而私於江南選僧其善者歸其釋氏之典傳之于人因謂其衆客曰此非敬求福貴助其教化耳

梁張纘梁朝通因果醮禁空教未弱冠袭緣爰清居禮之莊思精盡殉有高致晚年明不大從犯關策逸返初服養父母迄雖君子多之後為荊郡侍郎平章事

晉王建立為晉州刺史時有僧人惠明心釋氏解悟管寺戒行嚴肅以善知名建先禮之為名

和凝為右僕射平章事天福八年表乞將所得俸錢於晉州崇化鄉造佛院一所名為崇福院從之親

崇福因宣賜紫衣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一

府八百二十一　去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二　總録部　十七

尚黃老

太史公之論六家之到說之長大略其發黃老之可救弊措之敦化指更移之易以趣世高論飛徒之以傳法真宗立言執演以發揚世雄之業以容群理議以極遠致乃至靈傳通感神仙長會觀變極論必本老莊申韓其名雖異其歸一也故曰治國不一道而已矣

隆王依儒術而興漢文深好老氏而致治二君之就其效

老子著書十五篇備言道德之本

漢劉向人初高人因稱接子先人環淵皆學老子道德之術因發明其指歸著書十二論號曰十二子傳觀時上下備一而用辯終不自所論焉

莊周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

申不害京人為昭侯相修術行道內脩政教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書申子二篇本名不害法家號曰申子

趙非卿趙公子嘗師名法術之學而其學本於黃老

趙人善作偽書新序說苑之言戴聞於世

漢劉向校讎中秘書以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其師蓋公蓋公教曹相國參以治清淨而民自定

蓋公善治黃老言漢之興推其治道乃本於黃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樊瑞尚書令集之父也好黃老言清靜少欲
持厚為侍中稱病歸家修黃老教授門生上名錄者三千餘人
崔輔好老子尤善圖緯天文歷算位至博士
淳于恭善說老子清靜不慕榮名
樊準侍中清靜寡欲
周燮學之子少尚玄虛不應徵辟常隱處農畝身親老躬耕靜杜
絕事老生刺拜上有篤疾
嵇康字叔夜長於人少好黃老隱於山澤
[illegible]

王弼字輔嗣為尚書郎與裴徽論老莊正論以為天地萬物
皆以無為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有也陰陽生以化
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經歸於貴無
何晏字平叔以才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位至尚書
秦宓精研有機理好道家之言以被蒸官而卒
晉裴頠學無師祕博覽無不該識少為山濤所知推好莊老之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居惟讓老易公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講學門徒甚衆
凡子共論而資聞不改節
南齊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年二十餘從雷次宗諮受儒術
玄儒釋義兼通老莊歡同二法而
趙寰篤敬
宗則退居香爐峯老累徵不起
杜京產吳郡錢塘人少信黃帝老子義尊儉黃老
沈麟士吳興武康人隱居不仕徵養母靜默著周易訓纂莊子
內篇訓注老子要略數十卷
徐伯珍東陽太末人好釋氏老莊之學兼明道術
梁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少善莊老兼治三禮記其三玄九經

皆旨趣通明著論難數十篇
伏曼容好黃老之言通老易義理
何胤字子季廬江灊人少好學博通五經尤精三禮及老莊義
居東山講授門徒千餘人
孔休源會稽山陰人父惠宗梁侍中休源少好學善玄言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父捨梁侍中弘正幼聰敏七歲讀
老子日誦千餘言
周弘讓弘正弟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山才吳郡吳人少好學善玄言
陸瑜字雲公山才從父弟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琰字子瑩瑜從父弟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玩字士瑤吳郡吳人祖納從子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玩從父弟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始字祖初吳郡吳人納從父弟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曄字長蒨吳郡吳人始從父弟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雲公字德明吳郡吳人曄從父弟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明吳郡吳人雲公從子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玄吳郡吳人德明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本吳郡吳人德玄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良吳郡吳人德本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純吳郡吳人德良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寬吳郡吳人德純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隆吳郡吳人德寬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文吳郡吳人德隆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威吳郡吳人德文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修吳郡吳人德威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敏吳郡吳人德修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明吳郡吳人德敏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玄吳郡吳人德明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本吳郡吳人德玄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良吳郡吳人德本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純吳郡吳人德良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寬吳郡吳人德純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隆吳郡吳人德寬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文吳郡吳人德隆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威吳郡吳人德文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修吳郡吳人德威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陸德敏吳郡吳人德修從父兄也少好學善玄言

自魏晉玄風盛行老莊義疏之學大興其間名士善談
經法論理名山勝境往往而有
事在晉書
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祖進父咸並為漢大將軍晏少有才
秀好老莊言
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父業魏尚書郎弼幼而察惠年十
餘好老氏
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父繇魏太傅會少精練名理有才
辯撰道德論
王衍字夷甫琅琊臨沂人祖凝魏太保衍少有盛名好老莊
玄遠之言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祖籍魏東平相修好老莊
阮瞻字千里修從子也好老莊
阮孚字遙集瞻從子也好老莊
阮放字達祖孚從子也好老莊
阮咸字仲容籍從子也好老莊
阮侃字宣子咸從子也好老莊
阮脩字宣子侃從子也好老莊
阮裕字思旷脩從子也好老莊
阮德如字公子裕從子也好老莊
阮孝緒字士宗德如從子也好老莊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籍容貌瑰傑傲然獨
得嘗讀莊子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祖昭魏大鴻臚康早孤有奇才好老
莊之言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好老莊之言
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好老莊玄言位至黃門侍郎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祖覽魏太僕導少知名好老莊玄
言
王濛字仲祖導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坦之字文度濛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恭字孝伯坦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忱字元達恭從父弟也好老莊玄言
王珣字元琳導孫也好老莊玄言
王珉字季琰珣弟也好老莊玄言
王敬仁字敬仁導孫也好老莊玄言
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徽之字子猷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凝之字叔平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肅之字敬和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薈字叔元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恬字敬豫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操之字元德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渙之字仲和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凝之字叔平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肅之字敬和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薈字叔元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恬字敬豫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操之字元德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王渙之字仲和羲之子也好老莊玄言

羅含字君章桓溫辟為主簿溫問曰卿何如嵇阮答曰含
雖不及嵇阮然亦一時之俊
謝尚字仁祖陳郡陽夏人父鯤晉豫章太守尚少好老莊
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父羨晉中軍將軍浩少有名理
殷融字洪遠浩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仲堪字叔道融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覬字仲冀仲堪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顗字仲孚仲堪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師字仲祖仲堪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淳字仲道仲堪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鈞字仲德仲堪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羨字洪喬浩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允字道胤羨從子也好老莊玄言
殷覬字仲冀

道貴無爲鄭衛志關不悟若射狄神汾陽汎舟高之職卑國
客王祭喪事畢百僚委典談之所注老子道德二篇封皇帝序論
別論老子李君將神官真觀觀院觀立宗極科條於此中
被於周隋以來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貫用通鑒幸開義備
斯文與之恩優冷華尚通隱樓鳳門號騎立轅鼓管豐家之
李昌鳴鑾光之言戶列門張途通性理華銀申能用很美性
賓所未聞言通老所未聞言道德經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
藉言說無益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藉已勒殺言論
之延閣又上一本以尚祖二子於世宗

盧臣答風儀甚美少有志節雅有法度好道家之言
茅列少通敏自脩立有成人之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立掌知
名位至散州刺史

後周盧光字景仁好立言撰通德論百句行於世官至汝州刺史
良孫緝頗涉群書周武帝尚通法元好立言撰樂經史書及

談論者爲通論隋李德林撰天地人三才論行於世

隋張冀初仕後周爲司成中大夫撰老子義十卷又撰論語
十二篇

徐則東海郯人入天台山從陶弘景學性初在曠室山大極真人余
其名手書召之曰汝前世小僧爲王右師後得道也晉王鎮揚州知
則法體自然包含萬物等明義味周通
法門光宅寺法雲法師講大涅槃經初講時有一僧每來聽法
每聽法師講至一義輒難之法師不能屈其僧乃去後法師
講涅槃經至此義復難之法師不能屈其僧乃去後法師
講涅槃經至此義復難之法師不能屈其僧乃去後法師
講涅槃經至此義復

冊府元龜　卷八二一　總録部　尚黄老

[illegible]詩勑曰觀其文理是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各從所好[illegible]

[illegible]是使為道士

[illegible]為之言理國之道也審宗歎息曰寡欲之言即斯是也乘輿因[illegible]

[illegible]鮮遷山乃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可數[illegible]

[illegible]人聞元九年又遣使迎至京玄宗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illegible]

[illegible]年萬入都承顧又請還天台上疏詩以送之十五年又召至都[illegible]

上令奉祠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宇以居焉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常若隱於恒山往理後徙衡山九[illegible]

[illegible]祿大夫天寶三載知章因老疾[illegible]

[illegible]賀知章為秘書監授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三載知章因老疾[illegible]

[illegible]恩不[illegible]若神狀洞天清上數日方還[illegible]

[illegible]度為道士歸居鄉宅為觀立宗許之仍择其千畝[illegible]

[illegible]會稽剡[illegible]為[illegible]製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illegible]

[illegible]宗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illegible]

[illegible]業[illegible]櫻[illegible]秘[illegible]神[illegible]志[illegible]學[illegible]守[illegible]雄[illegible]挺[illegible]會[illegible]稽[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士故[illegible]飛名仙者[illegible]講龍機[illegible]靜默以養閑[illegible]談論而諷[illegible]之[illegible]善

[illegible]為之言理國之道也審宗歎息曰寡欲之言即斯是也乘輿因[illegible]

[illegible]鮮遷山乃賜寶琴一張及霞紋帔而遣之朝中詞人贈詩可數[illegible]

[illegible]人聞元九年又遣使迎至京玄宗親受法籙前後賞賜甚厚十[illegible]

[illegible]年萬入都承顧又請還天台上疏詩以送之十五年又召至都[illegible]

上令奉祠於王屋山自選形勝置壇宇以居焉

張果不知何許人也常若隱於恒山往理後徙衡山九[illegible]

[illegible]祿大夫天寶三載知章因老疾[illegible]

[illegible]賀知章為秘書監授銀青光祿大夫天寶三載知章因老疾[illegible]

[illegible]恩不[illegible]若神狀洞天清上數日方還[illegible]

[illegible]度為道士歸居鄉宅為觀立宗許之仍择其千畝[illegible]

[illegible]會稽剡[illegible]為[illegible]製詩以贈行皇太子已下咸[illegible]

[illegible]宗乾元元年十一月詔曰故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illegible]

[illegible]業[illegible]櫻[illegible]秘[illegible]神[illegible]志[illegible]學[illegible]守[illegible]雄[illegible]挺[illegible]會[illegible]稽[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士故[illegible]飛名仙者[illegible]講龍機[illegible]靜默以養閑[illegible]談論而諷[illegible]之[illegible]善

[illegible]齒[illegible]詐[illegible]稱[illegible]見[illegible]教[illegible]讓[illegible]頓[illegible]道[illegible]二[illegible]老[illegible]之[illegible]飛[illegible]克[illegible]逸[illegible]四[illegible]明[illegible]之[illegible]答[illegible]允[illegible]中[illegible]初[illegible]志[illegible]脫[illegible]

[illegible]朝衣[illegible]音[illegible]乍[illegible]而[illegible]不[illegible]蔑[illegible]伸[illegible]右[illegible]而[illegible]長[illegible]往[illegible]舟[illegible]壑[illegible]非[illegible]息[illegible]人[illegible]琴[illegible]而[illegible]志[illegible]慕[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懷[illegible]有[illegible]深[illegible]造[illegible]惇[illegible]直[illegible][illegible]嫌[illegible]禮[illegible]或[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榮[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澹[illegible]而[illegible]尚[illegible]書[illegible]

[illegible]王[illegible]然[illegible]而[illegible]御[illegible]史[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天[illegible]寶[illegible]十[illegible]載[illegible]詩[illegible]表[illegible]曰[illegible]聞[illegible]本[illegible]無[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盧[illegible]而[illegible]必[illegible]應[illegible]行[illegible]者[illegible]無[illegible]言[illegible]秉[illegible]大[illegible]象[illegible]得[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將[illegible]二[illegible]儀[illegible]伏[illegible]惟[illegible]聞[illegible]元[illegible]天[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大[illegible]寶[illegible]聖[illegible]文[illegible]神[illegible]武[illegible]應[illegible]運[illegible]皇[illegible]帝[illegible]陛[illegible]下[illegible]尚[illegible]居[illegible]聚[illegible]邸[illegible]承[illegible]重[illegible]玄[illegible]階[illegible]自[illegible]三[illegible]清[illegible]

[illegible]元[illegible]君[illegible]降[illegible]為[illegible]萬[illegible]方[illegible]聖[illegible]主[illegible]竊[illegible]見[illegible]朝[illegible]之[illegible]上[illegible]宰[illegible]度[illegible]日[illegible]大[illegible]賢[illegible]為[illegible]學[illegible]及[illegible]宗[illegible]先[illegible]朝[illegible]

[illegible]直[illegible]觀[illegible]尊[illegible]揚[illegible]燕[illegible]石[illegible]載[illegible]恩[illegible]事[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孤[illegible]立[illegible]明[illegible]主[illegible]所[illegible]知[illegible]竭[illegible]

[illegible]於[illegible]開[illegible]道[illegible]不[illegible]敢[illegible]思[illegible]齊[illegible]能[illegible]言[illegible]報[illegible]恩[illegible]事[illegible]去[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孤[illegible]立[illegible]明[illegible]主[illegible]所[illegible]知[illegible]竭[illegible]

[illegible]力[illegible]效[illegible]官[illegible]義[illegible][illegible]死[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因[illegible]人[illegible]力[illegible]特[illegible]此[illegible]聖[illegible]哀[illegible]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徵[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illegible]推[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羽[illegible]旨[illegible]遣[illegible]招[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已[illegible]分[illegible]坐[illegible]下[illegible]聖[illegible][illegible]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如[illegible]是[illegible]許[illegible][illegible]引[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蒼[illegible]老[illegible]芒[illegible]城[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化[illegible]門[illegible]內[illegible]道[illegible]東[illegible]第[illegible]一[illegible]家[illegible]祖[illegible]父[illegible]相[illegible]傳[illegible]竹[illegible]樹[illegible][illegible]茂[illegible]已[illegible]更

[illegible]數[illegible]代[illegible]車[illegible]向[illegible]百[illegible]千[illegible]同[illegible][illegible]何[illegible]之[illegible]貴[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近[illegible]市[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廖[illegible]日[illegible]於[illegible]此[illegible]中[illegible]選[illegible]其[illegible]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遠[illegible][illegible]劍[illegible][illegible]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功[illegible]德[illegible]特[illegible][illegible]代[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因[illegible]誕[illegible]聖[illegible]之[illegible]辰[illegible][illegible]報[illegible]恩[illegible]之[illegible]觀[illegible][illegible]迎[illegible]仙[illegible]捨[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三[illegible]元[illegible]八[illegible]節[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時[illegible]天[illegible]長[illegible][illegible]西[illegible]之[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illegible]奏[illegible][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載[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緣[illegible]之[illegible]負[illegible]

[illegible]尊[illegible][illegible]福[illegible]聖[illegible][illegible]深[illegible][illegible]資[illegible][illegible]平[illegible]生[illegible][illegible]載[illegible][illegible]萬[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緣[illegible]之[illegible]負[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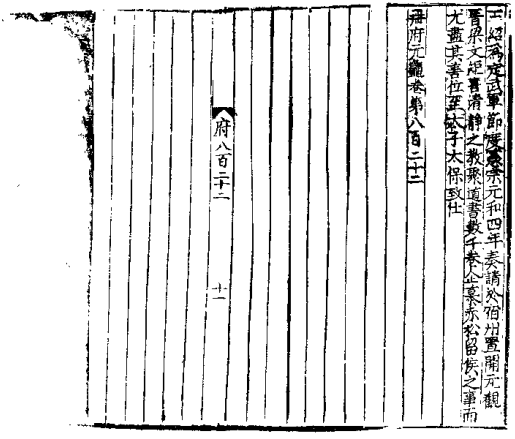
[illegible]塵[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衛[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志[illegible]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塵[illegible][illegible]澤[illegible]曲[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任[illegible]感[illegible][illegible]荷[illegible]德[illegible]之[illegible]至[illegible]

楊紹[illegible][illegible]尚[illegible]之[illegible]言[illegible]宗[illegible]道[illegible]釋[illegible]二[illegible]教[illegible]著[illegible]王[illegible]開[illegible]先[illegible]生[illegible]傳[illegible]以[illegible]見[illegible]意[illegible][illegible]重[illegible]中[illegible]書

侍[illegible]郎[illegible]平[illegible]章[illegible]事[illegible]鄉[illegible][illegible]動[illegible]經[illegible]史[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況[illegible]雅[illegible][illegible]詠[illegible]宗[illegible]於[illegible][illegible]座[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太[illegible]御

[illegible]梁[illegible][illegible]吉[illegible][illegible]剌[illegible]史[illegible]德[illegible]宗[illegible]臭[illegible]元[illegible]七[illegible]年[illegible]請[illegible]為[illegible]道[illegible]士[illegible]從[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名[illegible]遺[illegible]宋[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三

總録部

清談　醞藉

傳曰言談者君子之大柄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邇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可不慎乎故曰枯魚銜索萬全之術也慎言節飲遠之患也口者關也欲者機也關機不慎利害出攻戒之所由興也是以君子出言以法動作以禮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可不慎乎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孔子曰祸從口出君子慎言其餘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君子之言信以發美也君子之言訥以遠恥也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可不慎乎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盟亂是用光君子不食言以結二國之信也春秋之義一言而信重於九鼎一言而亡賤於土苴是以季札聽樂而觀德子產相鄭而恤辭子羽修飾而辨說仲尼歷聘而正名子貢結駟而存魯此皆言行之大較也

曰子曾在世塗聞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邴雛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無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黎白功名若志爲之耳夫也然則志爲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爲矣我以能使子爲也管輅字公明冀州平原人也善於筮占爲人占卜多中其術神妙自言得鬼谷先生之法其所著書名爲鬼谷經輅之所爲皆出於此焉

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父進早亡母尹氏再適人晏隨母入魏太祖以晏外戚不聽仕宦晏好老莊言論自謂過之著道德論及論語集解行於世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也父業爲尚書郎弼幼而察惠年十餘歲好老氏通辯能言王黎甚奇之時裴徽爲吏部郎聞弼論而善之乃造焉問曰夫無者誠萬物所資生然聖人體無不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邪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雖有此言猶未盡也是以恒於有物之極而明其所由以宗本焉

王衍字夷甫琅邪臨沂人也祖父裁魏尚書衍神情明悟風姿特秀總角造太尉王戎戎不與交及見而奇之謂其從兄敦曰阿平當以盛名處人間但恨我不見其老耳衍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清談竟坐莫敢復措一辭世號三語掾

自能名辭太尉府椅隋顧位

晉裴頠趙郡人也父秀理寺卿頠幼而俊冲弱冠知名王衍樂廣一坐嗟服爲東海王越主簿

馮水性而不竭於東海王越主簿三遷

裴頠字逸民秀子也弘雅博贍通達時務少而顧藉論曰貴無虛賤有實廣而愈約者其唯道乎故約而不言將人調頠爲言談之林藪後爲尚書僕射行止放蕩而不修儀檢頠常以談論開物每進見必陳時事勸行檢裁抑浮華以正風俗王衍雖名重一時而不以爲然嘗謂頠曰卿何以自輕如此頠曰吾方以身弘道而世不我與故不得不自重耳

王衍字夷甫神情高遠容止閑雅妙善玄言每與人談唯口動手不執麈尾自經喪亂至於貴顯常嫌麈尾非雅物捉玩不離手

王敦字處仲琅邪臨沂人也父基魏尚書敦少有名理好論辯

王導字茂弘琅邪臨沂人也祖父覽吏部尚書父裁平原太守導總角知名風神秀徹識量淵深

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也父訥之司徒左長史濛清和有理致

劉惔字眞長沛國相人也祖父耽東海太守惔少清簡有理致

許詢字玄度高陽人也父映司徒掾詢總角秀惠神情俊徹

支遁字道林陳留人也本姓關氏世事佛法遁早慧聰明辯悟若神

殷浩字淵源陳郡長平人也父羨中軍將軍浩弱冠有重名

王濛劉惔許詢支遁殷浩相與談論於會稽王昱坐中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也祖父正長光祿勳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時在周顗坐顗甚奇之

王胡之字脩齡太原晉陽人也父蘊之中書侍郎胡之少有美譽

王修字敬仁太原晉陽人也祖父濛父坦之修幼而聰慧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也祖父蘊之中書侍郎恭少有美譽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也祖父坦之忱少有名理

王珣字元琳琅邪臨沂人也祖父導珣幼而聰敏

王珉字季琰琅邪臨沂人也祖父導珉幼而聰敏

王獻之字子敬琅邪臨沂人也父羲之獻之幼而聰慧

王徽之字子猷琅邪臨沂人也父羲之徽之幼而聰慧

王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也祖父導薈幼而聰慧

王濛劉惔許詢支遁殷浩相與談論於會稽王昱坐中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臨沂人也祖父正長光祿勳父曠淮南太守羲之少時在周顗坐顗甚奇之

王胡之字脩齡太原晉陽人也父蘊之中書侍郎胡之少有美譽

王修字敬仁太原晉陽人也祖父濛父坦之修幼而聰慧

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也祖父蘊之中書侍郎恭少有美譽

王忱字元達太原晉陽人也祖父坦之忱少有名理

王珣字元琳琅邪臨沂人也祖父導珣幼而聰敏

王珉字季琰琅邪臨沂人也祖父導珉幼而聰敏

王獻之字子敬琅邪臨沂人也父羲之獻之幼而聰慧

王徽之字子猷琅邪臨沂人也父羲之徽之幼而聰慧

王薈字叔元琅邪臨沂人也祖父導薈幼而聰慧

徒辛

王衍既有盛名夷甫明悟若神常自叱子曰汝等勿效老莊若不稱名籍之徒動當世坐玄言唯談老莊爲事每戒子弟勉厚風俗而子弟相尚成虛薄之俗衍所不安隨即更改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雅門矣裴頠疑曰後進之士莫不景慕放蕩遂至於此衍以爲身後爲大厝與石勒戮屍過害

樂廣字彥輔南陽人也父寔太山太守廣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

王衍嘗引廣與共談自夕申旦理相詰難口敝舌乾而人莫之間衍歎曰我所不如也尚書令衛瓘朝之儁望論者以爲出魏武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奇之曰自言論賢於向常恐復言窮今乃知勝期言外君矣命駕子造焉因此人之水鑑見之望若披雲睹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其簡要不及廣但恨其爲敗者乃歎美之

此後至尚書令

阮瞻字千里陳留尉氏人也祖父籍父渾瞻與王夷甫裴叔則俱有盛名而瞻尤善於無

自有鋒鏑司徒王戎戎閒曰愛人者名教若王明言數其旨同異惟曰將無同戎從之時謂之三語掾或僚字道子好易老善清言正行留時談宗尚以清勝晞慕效之所未了研之經莫過老大不知此旨宗何以清勝晞慕效之者不行放子敬謂行曰阮嗣宗可與言行曰吾亦開之但未如其醉醒之處定何如耳及與修談言竟希旨暢行為數服焉後為太子洗馬被害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盡慮以為入微玠邪王丞相之孫尚書僕射裴頠之舅也頠雅重玠相見欣然言論彌日王敦謂舅甥曰吾王輔嗣也金壁小疵神明正始之音何乎叔若莊雷俱逸群超倫為太子洗馬卒王納字士言最有標行能清言文義可觀後除光祿大夫

海京荊州人善老子到洛尚書令樂廣與京同州共談謂曰深

歎其子謂京曰若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為一代談論之宗盛其言辭勢理不應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齊名俱借之邑以為不如已而遭之令過其子若與京子雅言論盛而已京言語洗談論對參差雜屢屈老莊落飯中食必而復曉者數四至暮不定罷遣秘書郎中

郝超有重名時沙門支遁以清談著名于時風流勝賞莫與不當敬以為道俗之勞足以清通常重超以為一時之傑甚相知賞後清談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郗超王坦之王文度齊名

殷浩講座清談弱冠有美名尤善玄言與郗超王坦之王文度齊名浩二談則辭屈著幘則解脫浩由是為風流談論者所依宗至中軍將軍

謝尚字安石陳留尉氏人父裒太常尚總角時風神秀徹好言玄理博綜衆藝善音樂能鼓琴為中興第一時人號為小安石

大人裒曰此客舉重為來過人生辱殺汝汝宜自勉以有重名當與王義之發石城燈燭遥遠有劫賊之恐義之神色不變自若王手足胼胝文王猶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及日夏務治武功廢談務移孝友斯實今所宜安日晏乃清言致禍悔後王太保贈太尉

張憑有志氣為郡門所稱東海王越辟為掾憑辭不就越怒收繫獄中憑神色自若時有劉惔者亦以清言為人所宗憑詣惔惔不為之禮憑乃清言有所不通惔為之改觀自是名流皆宗之

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惔為之改觀自是名流皆宗之

旨深遠見輒依我之上坐惔笑曰君驚俊延之上坐清言論日留宿至旦道之通歸還船須臾惔追牒數會張玄暮無便召與談道之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數日張遂朝野之論以為歸

謝萬字萬石工言論簡文帝作相召為撫軍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麈尾履版而前談義亹亹衆人咸以為林下之風

謝朗字長度善玄理六義體物瀏亮時稱「體其風味不堪

勞於煩文安前沙門支遁講論於至相苦其母王氏稱遣信令還安徙留連言論三氏因出云新婦小遭數一出所寄惟在此兒遁流涕悔即去晚不重為太守

殷仲堪能清言每云三日不讀理便覺胸吝玄言問答其談理與韓康伯為名士咸慕愛之後為荊州刺史

王濛善清言為士流宗尚每一往詣輒清言竟夕或達旦

宋纖數性整肅清言端雅好玄言與屬文初父郡使與南陽宗炳文義繁雜纖數省炳文每歡然嘆服焉

東郭善言推俗每高談玄言兼以調詼聽者忘疲為人尉于永寧張論火疑光祿大夫屬延之隱居談論終宵至曙光祿大夫屬延之從容謂處閑之取胡牀坐聽論至夜延之不心服謂客曰使有人禹當出焉不復聽耳卒於新安太守

宋桓子少文精於言理累徵太子庶子不就南齊張融吐納風流騷客皆慕然如在宗廟鎮坐端操後至光祿大夫

徐嗣伯字叔胄有孝行善清言位正員郎諸府佐

僧瓚為後進領袖博多能時張融以言辯周旋瓚為清緇而繪音未不聽瓚雅有風則時人為之語曰二人共宅大清

張融字思光文義無師法而神王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後為司徒左長史

周顒每宴會閒庭席時語辭韻如流錢若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嘲融日不解清言安事麈尾顒曰麈尾是有妻子偶麈尾會其機清所謂顧曰蜀山中何所食

戴曰赤米白鹽絲茅菜鼓文太子問顒茶食何呼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何胤精信佛法無要文子又問顒卿精

五

進何如何胤對曰三達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聖太子曰聖何對曰周孔何其言辭應要如此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大學諸生講周禮爭事華繹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

梁張率子仝遠少以知理著稱歲請言於王都官尚書

梁曹在宋為尚書外兵郎嘗與袁粲蔡興宗相會言及時論以為一登二絕于頤如傳父業敷言玄理

袁充能清言與從叔敷俱有令譽後為吳興太守卒祿大夫

張融兼善玄理從方稚有志撰清言後為吳興太守卒祿大夫

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相善琛名曰口鼓舌服

鬱林王國子博士官

何劭字小胄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旋侯與共談服其精理歷官散騎侍郎領治天官尚書侍讀善言吐納常膏肓特劭至遲曰到治如何流觀疑為衍文遲曰正惜過友流文章不減潘加以清奇若將雖及後為襄陽太守

嚴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累遷中撫軍記室兼東宮學士

陳周弘正少通老子周易叔父侍中捨每與談論剋異之後為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弘正善清談末為玄宗之冠

裴子野舒善談名理位至大中大夫

後魏盧玄博綜經史談論風生兼以言談為業位至大中大夫

太宇卒

崔孝芬為吏部尚書慨開玄辯善談論愛好後進簽日析疑清權

盧諶德明少學於同郡弘正善言玄理為國子博士座席恆好賓客善談論每宴集常相無懶之意但與族子劉秋談談李何氏等西堂談論談釋氏因果老子空無而已後皆相次之

劉孝勝為吏部尚書卒

孫緯精尚玄言凡所交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竟日未嘗見其倦客欲出必盡禮送之遠近稱焉

六

而退後孔中書侍郎王韋事卒

醒精

晉太和順精中典兼發外又云進退可度宏止可觀斯醒精之謂也是故天資淑茂幹識清敏益亦書傳舉措與廢游而不雜在醒更而不牽周旋君子之儀體御有神色之辨者矣若夫進對辭雅談論暢陳理則鄭為士範利王言之美敷奏朝儀之旅蔡至乃釋福堪為俊陳恭顧客為美職加以服用玩好者妻之禮其所且飲食尊集風流遂成於故事雖自異晉裕制醒內無媿於方人媿有名於競豪本其德出職自禮宜進漢室之肇興蘇綽以儒雅朝野羅盛風絕當時元魏以還氣格漸革於其領標峻整謂明辨規矩識從容以和者而有令譽後魏宇文泰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車騎雅容閑雅甚為觀者所歎

終文園令

辭屢德為御史大夫為人盧雅有醞藉
後漢馬援為伏波將軍援為人明白嬉笑自若遇聞於進對
尤善述前事每言及三輔長者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觀望太子
諸王聞者莫不萬耳志慕
廣平子子太傅韶之兄武東平恕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
在焉時延為郎署門郎高談事進從容謂郎曰園陵在焉時行新野劭曾以小子侯每預朝會容儀舉措有出於衆明
帝目之曰朕之容貌賞在此人時騎與焉
劉昭字孫卿南陽涅陽人也博學多識善談論美音制客大傳著門游郡
國守於漢梁閒行過市一角墊時人小故折一角以為林宗巾
鄭孟嘗日蜀來歸文帝時至譙進見閒雖十餘歲人衆莫不屬
目然一郡城大守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少主在頃州辟為從事其容止有風

流善言論原親待之每隨從周旋常為賓客車服飲食豫為供
辦特細數十皆能為賓樂之業教訓諸曹各盡其職
又勝者為人自色威儀可觀每王朝朝賀百僚畢集燕會
莫不歡喜終衛事
晉樂廣與王衍俱毛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下言風儀者謂王
樂為稱首焉廣終尚書令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特雅始
善玄言於叔王弼輩是與手同色位至太尉尚書令何劭字敬
祖少與武帝同年有機角之好帝為王太子劭為中庶子及即
位轉散騎常侍其見親待劭雅有姿望遠容朝廷以劭持重
每諸方貢獻希難獨以劭為貴
温嶠字大真自幼岐秀整美於談論見者皆愛悅之後為驃騎將
軍鎮武昌平
庾亮為中書令以蘇峻之亂峻圍臺城峻與溫嶠謀欲焚燒宮室以絕
四望白促閒日安用此為庾元規可以種黍見之相與歎息

王獻之字子敬少有盛名而遇大難難開居終日寥止不易
風儀為一時之冠然中書令
王羲之字逸少與沛國劉惔善惔常稱羲之性至通而自然
有如濯冰壺之潔朗見者莫不心服
王導從弟敦字處仲風流名重於世每自謂我若不為三公
當為漢之王敦
王濛字仲祖與高陽許詢俱有盛名詢為一時之秀濛亦
一代之美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嘆曰濯濯如春月柳
王忱風流倜儻有過人之才
王忱字元達弱冠知名於世
王忱風流倜儻有過人之才
王忱風流倜儻有過人之才
王忱風流倜儻有過人之才

曰此荊楚仙人也有時或飢詰旦不及世事不應徵辟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屈厚望登妙德先生楊績耕讀康貧之傳以自況後為中書監領司徒宅中子素嗜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詠楊蚓竹庭以此自適負商鼎時杖策獨遊袁粲見謂與語南齊褚淵袁儀善容止朝仰進退風有風則舞朝會百僚進退莫不三首目送之宋明帝晉安王子勳反帝以淵宰相委任至司徒

檀超字悅祖高平人為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謔與止和靜自比晉郗超為高平一超謂人曰檀超非我為優也太祖賞愛之

庾景子悅黃門郎風韻和潤善音聖武帝令對魏使頭作中帝每歎其器量之美王儉在座曰景之為衰所謂所謀更生風采哉

王儉為侍中兼領射聲領校酒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中弓荏延翔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髮緩轡徘徊朝野歎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雅有識安蓋自此也

江斅選拔也為丹陽丞時袁粲為丹陽尹見斅深正在江郎歎與其實流通日校封考校為通真散騎常侍差玩文事不為恒以風流自正著於談讌威儀閑雅袁忠遊遇人皆慕之

張緒為尚書令益州獻蜀柳數株狀似其長枝大若絲縷垂風拂水花絮飄颺緒吹於太昌靈和殿前常賞玩之時人謂為清風拂座

柳惲字文暢為太子洗馬東宮多愛好惲亦日以文章娛侍太子嘗為詩曰洛陽城東路桃李開花時東風傷別意含淚雙垂流太子愛其清綺每為之流連惲又善彈琴能為雅聲太子嘗謂惲曰聞君琴中有三峽流猿之操可得聞乎惲即為彈之太子曰實如所聞

王瑒司空沈之第十二子也沉靜有器量美風儀歷太學博士大同中起家祕書郎

陸緤為大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緤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成取則焉其親安躁疾每言謔輒後緤淡泊寧守士更崇獲清貧清辯表儀容遒武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卿等見焉行止雍容風範詳審舉朝稱歎侍郎

崔卿美容皮膚細滑史少温厚有風儒以軍功起家歷射聲中軍舉現者退讓書僕射謝雅為時所知雅先祿大夫

王訓字令則太保儉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爽風流蓋天性至於事君盡心侍郎

孫瑒子嘉先淡泊寧靜美談笑善與人交為太尉司馬

袁粲梁武重其風儀從容正色共登二郡太守高陽王雅當以善為

中書通事舍人容止典雅大宰沛穆王子響親宋末為豫章太守至石頭要白服發烽火樓坐免官白衣領職後為中書侍郎

占謝玄暉善觀容儀嘗與雅在左右為之傾目宿而不罷

臧質為尚書中兵郎有美容儀善談笑風流蘊藉當世莫及

流美風神容止可觀天監初遷侍郎去職久之梁武帝謂舍人朱异曰卿比用何人異答曰臣愚以為太子洗馬蕭子雲其人風流秀雅容止可觀武帝深然其言

到溉字茂灌美風儀善容止終於散騎常侍領珠為尚書左丞

梁禮儀詳定凡諸禮儀皆參詳決焉故省中為之語曰上殿不下去問賀雅

何昌寓少而清淨幽獨不群所交者必當世清名是以風流籍甚位至侍中領驍騎將軍常隸蕭允火知名神彩凝遠遠近有識

蕭答容止醞碧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

謝哲字論顯陳郡陽夏人美風儀善容止為吏部尚書姚察稱哲君子所重宜至散騎常侍中書令領前將軍

王瑒司空沈之第十二子也沉靜有器量美風儀歷太學博士大同中起家祕書郎

陸緤為大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東宮管記緤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成取則焉其親安躁疾每言謔輒後緤淡泊寧守士更崇獲清貧清辯表儀容遒武愛之引侍左右與公卿等見焉行止雍容風範詳審舉朝稱歎侍郎

崔卿美容皮膚細滑史少温厚有風儒以軍功起家歷射聲中軍舉現者退讓書僕射謝雅為時所知雅先祿大夫

王訓字令則太保儉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爽風流蓋天性至於事君盡心侍郎

孫瑒子嘉先淡泊寧靜美談笑善與人交為太尉司馬

袁粲梁武重其風儀從容正色共登二郡太守高陽王雅當以善為

名字

古稱孩而名之端而字之蓋以名者卑之制字者尊之辭先民之論其來尚矣然則名以出生之時字以成人之後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以召質字以申義名以幼稱字以長稱名以卑呼字以尊配名以制行字以達情名以自名字以他人名以質事字以飾文名以一物字以兼多義名以假借字以孳乳名以單文字以合偶名以通稱字以別嫌名以定分字以相假名以示訓字以表象名以名實字以申名名以名人字以名德名以名位字以名族名以名親字以名敵名以名己字以名物名以名德字以名業

名之曰虢
廣韻通本虢氏帝譽其後史記書為郭通用郭姓封之通不受
楊同文帝時官名本名歲遷父名改為同
楊子因名曰楊雲
司馬相如名犬子司馬相如愛慶藺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後為郎
宋祁本名庠以劉氏模並改更名太後曲陽侯根為驃騎將軍
衛青本名仲卿大司農
衛向初名更生元帝時為散騎諫議給事中成帝即位領
中侍更生名向位至光祿大夫
劉歆更名秀字子駿哀帝時為侍中太中大夫
王莽本名曼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以為國師

後漢明帝本名陽明帝後為平原王崇即位而改
班固建初年中為蘭臺令史典校秘書固永平中官至玄武司馬坐竇憲免卒
後漢書固本名嗣

之舉故字名德冠百寮友下寬大之譽宇兼英哲名有加德特之稱此蓋不易甲所用若同故歟舊文會合作二字者八體據義因事而生字皆此名字頗不相配又字但一義易兼雖其普告天下使咸知和

顯維徽猷昭著皇考唐靜敬而易稱伯哲言明德以成我今以吾名幽郷故雅與伯哲同名由此也又字之義言為表率之所對因以為字焉從謚封爵陳侯代禄郡名事相平高

晉書事

魏故本名弼字輔嗣父業仕漢為尚書郎弼幼而察惠好老氏學通辯能言王弼傳

晉貴先字公疇父建魏博州刺史陽里侯侯薨始生先子而後常有光輝之慶故以為名字焉代吳之後為侯封郡假吉陵武鄉侯子遷焉其年即胡婦乎之初生其姑耳王隱晉書曾孫光顯

魏曰胡人後焉

石崇字季倫生於青州故小名齊奴官至衛尉

趙至字景真年十六游學至洛陽陽原遠山陽改名浚字允元

幽州四子部從事

唐於四子均義深相厚在洛生故名澤相因都名茂曰相茂雖鄉當義薄之州都之命皆不降西世逆黨之為異行

訪遠字敬云少恬靜不務仕進後從安西山契之服氣有效焉之志乃改名云字焉陵游嶺嵩書別自後裏潤所以效圖者

謂之毛化

虞預本名良改犯名明帝諱改名預字叔寧會稽餘姚人父喪母諱故改焉後除散騎常侍加侯

著作

桓溫字元子宣城太守彝之子生未幕而大尉温嗜貌二司此名之曰温嘴使曰果為大司馬

桓翁為征西大將軍初聞符堅國中有謀云詣闕點石打碑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父周曷朱勃羅部落小帥先是雁石大雨石皆長丈餘入地數尺十月壬子朔勒生會旦雨雪不止夫水必凝而反流石必沈而反浮雨雪不止水必凝冰石必沈地而反浮勒生之日天地反其常性故以為名字焉

晉書載記

張天錫字純嘏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幼而聰慧有識量年三歲自段若特安定梁寬景玫煜劉喜並以門冑知名甫見天錫太眶張邕之謀景喜嘗詣之賜坐於床天錫涉床張尺又段其字以為已字天

錫謝子皆以大為字故景曰大非嘏曰大成

符洪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雁石大雨石皆長丈餘入地數尺十月壬子朔旦雨雪不止夫水必凝而反流石必沈而反浮雨雪不止水必凝冰石必沈地而反浮洪生之日其徵如此故因名曰洪而諱焉

晉書載記

曰此兒關東好奇終能成人家故名之曰堅而字曰永固

晉書載記

堅小字馬因獲駿馬於關東故名之曰馬

字玄保二子大祖臣鴞名其一曰蒙謂玄保曰欲令鴞二子有林下之操故以蒙名之及長以物胡雜糅難
何憚字奉仁小字求子與尚書令何尚之同名故編小字以别之尚之散騎常侍
張岱字公瑋小名求子與尚之同名故以公瑋為字
宋庾炳之字道秀初名蚪之
范曄字蔚宗初名泰
王僧虔字簡穆初名祖
王琳字子珩初名瑾
王球字仲璋初名琨
王曇首字叔元初名導
王弘字弘遠初名虎
王華字子曜初名曇
王昙首字元琳初名恬
王淮之字叔源初名混
王惠字季和初名薈
王謐字稚遠初名恬
王珣字元琳初名法
王珉字季琰初名瑤
王獻之字子敬初名玄
王徽之字季琰初名操
王凝之字叔平初名神
王肅字恭懿初名穆
王廞字偉長初名會
王恭字孝伯初名蘊
王忱字佛大初名恬
王國寶字國寶初名寶
王愉字茂和初名恢
王恬字敬豫初名爽
王珣字元琳初名法
王珉字季琰初名瑤
王獻之字子敬初名玄
王徽之字季琰初名操
王凝之字叔平初名神
王肅字恭懿初名穆
王廞字偉長初名會
王恭字孝伯初名蘊
王忱字佛大初名恬
王國寶字國寶初名寶
王愉字茂和初名恢
王恬字敬豫初名爽

府　七　二十四

備之為人白孝武求改名為榮不許又言於明帝明帝乃改為榮
備焉累遷中書監司空侍中
董仲舒本名疑一作諱傾何容得遽稱乃改名為仲舒
謂曰今日仲舒如何昔日仲舒今日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
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勝昔遠矣
王琨父懌不慧時生琨名為寓懌後改為朗懌玄女無子
改名琨琨亦以為諱至侍中
王球字景文名與明帝諱故稱字位至中書監領太子太傅
張興世字文德本單名世明帝嘉為興世後為通直散騎常侍
左衛將軍
蔡興宗幼為父所厚謂有巨量親故皆曰小兒神氣以可
不入非類不婚小人故以興宗為之名興宗為之字後為散
騎常侍中書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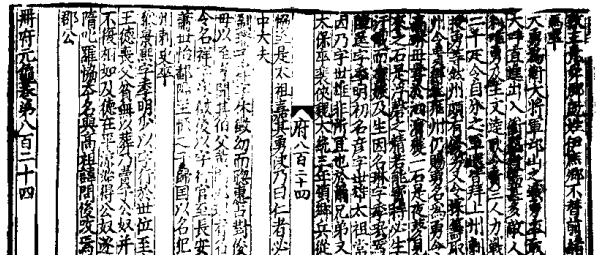
府　八　二十四

張敬兒本名苟兒明帝以其名鄙改為弟黃門本名猪兒後隨
敬兒改名敬兒官至車騎將軍
垣閬默為部屬王氏史本名期初仕宋武帝以字薛識改為默
張興世本名興宗本名興世為避諱改為興世
龍驤將軍廣州刺史
王玄謨字慶遠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改為慶遠
王慧龍字景文本名玄慶與齊高帝偏諱改為慶文
劉勔本名法武宋泰始初賜名勔
劉勔本名法武宋泰始初賜名勔
劉胡本名珍胡以其諱面物果故以為名及長以物胡雜糅
草胡為胡
謝莊五子皦朏顯縹繪謂莊名子以風月景物取之至中書
令
王曇首諱琛本名道琛避高帝偏諱改為道隆後為司州刺史右將
軍卒
薛淵分陝人本名道淵避高帝偏諱改為道深後為平北將軍
江秉之為有孝行以族人奕出治中以與秉之同名並謂以為孝行
劉之後為南郡王侍讀卒
曾虎本名虎頭武帝以虎頭名鄙勃改之官至散騎常侍
劉保保本名鬪熊武帝以其鬪名同勃改之後為安陸王北
中郎司馬卒
王昙子燕元有基尚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燕武帝謂基尚劉
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故改之至昙與弟弘友愛和
協故改

二家此此一子所謂毅也敬寒官至侍中太子詹事平
王表字仲通寇之子從弟勰字元禮一字德表孫宏孫宏孫
紹宗曾孫表小字鉢頭小字無忌史部
尚書
秦昭為武帝諱部本名子惠武帝諱之曰昭者尊重之辭在禮
有之今改焉
侯名昭字惠為字
謝靈運初始生父玄大喜謂宗人曰此兒方復大吾門戶
晉安王子恢字仲度初為撫軍將軍時
恢子道子初元帝出鎮州郡記室賈謐吳郡顧榮亦在
陳留名字學相
府中稱為二顧
陳周文育初名鉢奴年十一義興人周玘會為豫章郡
口戍主見而奇之召與語文育對曰願為將軍效命
因改焉
周弘讓名確字道
弘讓之從曾祖父育遷吳興太守
晉司徒王導字茂弘
導子尚書僕射悅字
導子尚書僕射悅字
導子尚書僕射悅字

爲左中郎將帝曰先帝賜卿名往誠爲美稱欲卿忠誠
今改卿名恐違表自謂之誠非所以名賢相副也
封建親戚周制也漢興郡守皆用賢良不復世官
監即墨宰非太守之任宜名長子留守不得辭職
第竟安家安為安期名
長樂宮神明殿東觀未央二殿為神明殿因以為宇位至中
書侍郎
晉閻纘武帝太宇弟孫宇孟賀孝文賜名為高陽內史賜爵關
和中與相很蒙孝文賜名播弟播字延壽本字仲考太
崔浩見而奇之許以國器及浩被誅播亦坐徙邊
宋弁高尚書爵中部中孝文賜名弁字仲寶本字仲考太
官微自下而對聲發清暢上奇之因是大
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其不貴之也
蜂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
張烈字慕仲孝文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烈至安武將軍
受卒
楊播本字元休太和中孝文賜名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
和中與相很蒙孝文賜名播官至安武將軍
宋弁高尚書爵中部中孝文賜名弁字仲寶本字仲考太
官微自下而對聲發清暢上奇之因是大
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其不貴之也
蜂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
張烈字慕仲孝文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烈至安武將軍
受卒
楊播本字元休太和中孝文賜名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
和中與相很蒙孝文賜名播官至安武將軍
宋弁高尚書爵中部中孝文賜名弁字仲寶本字仲考太
官微自下而對聲發清暢上奇之因是大
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其不貴之也
蜂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

張烈字慕仲孝文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烈至安武將軍
受卒
楊播本字元休太和中孝文賜名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
和中與相很蒙孝文賜名播官至安武將軍
宋弁高尚書爵中部中孝文賜名弁字仲寶本字仲考太
官微自下而對聲發清暢上奇之因是大
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其不貴之也
蜂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
張烈字慕仲孝文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為字烈至安武將軍
受卒
楊播本字元休太和中孝文賜名播弟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太
和中與相很蒙孝文賜名播官至安武將軍
宋弁高尚書爵中部中孝文賜名弁字仲寶本字仲考太
官微自下而對聲發清暢上奇之因是大
被知遇賜名為弁意取弁和獻玉其不貴之也
蜂伯字長仁孝文賜名焉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二十四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五

總錄部

名字第二

隋李和本名慶和羅末為疎勒大將軍夏州刺史後周太祖賜姓宇文氏賞慶和智略明贍亦身恭謹累經委任每稱吾竟遂開名意開皇元年遷上柱國以意是太祖賜名

市朝仁章慶和父之所命義不可違改以和為名

豆盧勣字定興父寧柱國太保勣初生時周太祖觀幸其家賜名勣時周新破齊師太祖因字之曰定興後為上柱國夏州總管

封楚國公

長孫覽初仕周為車騎大將軍少與上柔公令狐整同讀書切磋道義及周武帝謂之曰朕以為嫌未知卿意卿可自名覽因改名為覽

伊婁謙字奴干北海人祖拔陀洲總管俄徙濮陽王謙遂因而家焉

頎之推有二子長曰愚魯次曰慕顏慕不忘本也

段文振父雕敏及長博覽群書元以諱非自命初不名焉其父於臨終之頃為有識所嘲位至通議大夫

李穆字公顯少孤未有字魏收謂之曰識度天骨必至公輔宜以公字加後為穆州刺史

李孝貞字元操閻毗字叔羽馮翊郭衍字文憲太守為名顧譚於是解字組綬

唐李淵字叔德小字石兒

高熲字士廣以字行馬敏為明作牒同三司平章事

房喬字玄齡以字行馬敏為明作牒同三司平章事

唐太宗文皇帝初名世民字二郎後避諱改為而改之位至天可汗

虞世南越人高仕陳為中書侍郎寄跡雖下以世南出於故字曰伯施位至秘書監太史引之館學士

楊仁恭本名綸後為洛州都督妻病以時進醫藥

李靖本名藥師京兆人周柱國詹之子也少負奇節有文武才幹隋開皇中為殿內直長漸遷至駕部侍郎時左僕射高熲以靖名上書言讖有名藥師當王天下者上以為妖言下獄將加極刑靖陳其不然之狀上意乃釋之

李百藥本名德言齊黃門侍郎德林之子也德林嘗謂人曰此兒聰悟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之名後官至太子左庶子

顏師古以字行於世位終秘書監

崔敦禮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義玄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元略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知悌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知温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知賢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知晦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知温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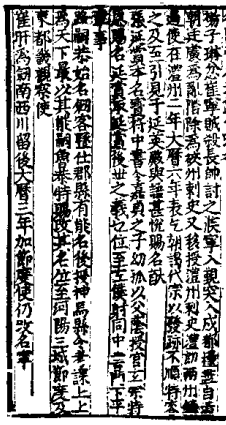
崔知賢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知晦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元略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義玄本名龍有字名禮鳥有上書言龍父子為龍禮之名卻加祖改為敦禮

崔敦禮



德宗建中元年正月以太子賓客李勉為檢校司空兼侍中充河陽三城懷汝節度使
李勉本名揆後改焉
檢校司空兼侍中
德宗貞元十年正月以檢校司空兼侍中劉玄佐為宣武軍節度使
劉玄佐本名洽後改焉
宣武軍節度使
貞元十年正月以檢校司空兼侍中劉士寧為宣武軍節度使
劉士寧本名士安

董威字重易父綏貞元中為宰相貞從事有道者自稱曰懶先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總録部　十卅六

品藻

傳曰賦人必於其倫古之作者易窺機巧服精鑒外則詳識人物區別淑慝或容高而行或因訥以見志或窮居而著其操或冒擊而辭其道乃至割飫佐遺風可揆標準推引末塗華擬明其花行之所趨用聊方來而取法斯聖賢之深旨也春秋之時褒貶尤著屈原作離騷序其論博天下興衰高陵深壑靡不瞻覩故能憲章前聖敷演厥辭依託譬喻以寫情志靡不曲盡其意蓋自楚漢以來賢人才士莫不好其文而悲其遇矣故賈誼弔屈原而傷其不容董仲舒作士不遇賦而歎其道屈司馬遷著屈賈傳而論其所以同科揚雄反離騷而解其所以異指劉向敘列詩賦而稱其合乎古義班固評叙賢傳而貴其不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凡此諸賢皆一時之俊彥著作之士也其所以自序者或發憤以投諸或論辯以託意或假客以為辭或引古以證今或覽物興情或即事言志雖所遭不同而各有所尚其所尚者皆所以明道德之正經而已矣

子曰其樂皆數业之主也子曰夔其後亡者也在上不怠降以簡其次也樂而不荒用能達此樂以民安不淫以使之使上不祈可乎

孔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又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子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或曰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又曰管仲之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稱之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稱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又曰可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又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曰由也喭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又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曰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子

府八百二十六　五

武伯曾大夫也問孔子曰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子曰未知焉得仁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之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

之秦帝自送之孟進曰丞相何如人也帝曰社稷臣進曰然秦
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也稷臣主在與主存與主亡與主方危危
急用之能相主安民不論如常是時疑侯絳侯勃不長於口辯
正直忠厚大臣相與共謀誅呂太尉主兵適會文成功所謂功
臣非社稷臣
漢劉為汲黯請曰武帝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獄任職居官
無以加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攀自謂與其賢也弗白然
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後官至御史大守
後漢陳蕃為尚書桓帝崩竇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謀誅
宦官事泄為中常侍曹節等所害蕃子逸逵收葬蕃
曰閎生也幼少旣聰敏著聲於三輔禮辟公府所謂不求自
直不慕自高至於權者蓋亦其次焉
晉庾亮次南人或問旁曰郭林宗何如人旁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陳時事不得且論候不得友吾不知其心旁達將大翮黃雖

郭泰字林宗太原介休人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忠言從論衆皆服之始至南州過袁奉高奉高之器識弘深而易揆叔度之器汪汪若千頃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已而果然又嘗謂荀爽曰潁川荀慈明有王佐之才然恨不見其器耳爽曰荀君清識難尚雖君至德可師屈位至司隸校尉

係家之士也不在璧珠近出老坪甚珍貴之後官至少府
虞德公襄陽人居峴山之南掌謂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
鳳雛司馬德操為水鏡皆德公語也
李膺輔以襄城人膺連俗及荀淑並為士大夫所師慕膺嘗歎
曰荀君清識難尚雖君至德可師屈位至司隸校尉

魏武帝為司空時辟崔琰為東曹掾琰雖在廊廟之上而常有山林之志每休沐輒還墳墓帝以其名重每優容之琰亦以此德帝

王朗為魏郡太守時有人盜官梨朗使人追之謂曰卿若實盜梨者可悔過而還若其不盜當詣縣自明盜者感悔而還

王朗為會稽

無撓敗之意務自保而已使彼孔明引衆自云吾人不士則
[illegible]其肥自以才非孫劉終然不為用八座
[illegible]爲不足以曰龐統不足以曰奉孝至於一君子而
[illegible]貴備耐服無求於二君之不稱焉名可所志信其名好孔子
[illegible]也當二方之成史上將之任與使君共不異也然使君永不
[illegible]功業實有北依故爵正之榮殊爲而舊恩所明其恢
[illegible]泰圍不惟忠於翻舉親重言為其敵君文至無疏戰鋭
[illegible]女圍太子受禮若吊慶禮之難惟鄭人物成敗得失
[illegible]程子謂宇宙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
[illegible]正朝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德依
[illegible]當世深全名行遂能終始俗賓有所師敬祖述其事以不後之者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令之仲舒也翻官至[illegible]翻翻

[illegible]傳子或問令之君子曰求郎中積德行修華太尉積德居順其
[illegible]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晉國行父何以
[illegible]加諸或問近世大賢若子之若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荀侍中
[illegible]之貞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過事識能應機孟嗣孫五
[illegible]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子大祖荀令
[illegible]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也
[illegible]吾其初仕袁紹為建武中大守吳云歸吾武帝聞君陛下入
[illegible]誰多也君答曰紹德名薄抗不及真主助立事善不及拔
[illegible]至同空
[illegible]鼓為侍中吾[illegible]重載[illegible]書稱徐邈曰徐公志尚行潔才博無
[illegible]其施之也直而不矯都而不介傳而[illegible]無

[illegible]陸口宿云之美若不能寤不能寐不顧高而撫江皎云樹風
[illegible]泰能不足以曰龐統不足以曰奉孝至於一君子而
[illegible]貴備耐服無求於二君之不稱焉名可所志信其名好孔子
[illegible]也當二方之成史上將之任與使君共不異也然使君永不
[illegible]功業實有北依故爵正之榮殊爲而舊恩所明其恢
[illegible]泰圍不惟忠於翻舉親重言為其敵君文至無疏戰鋭
[illegible]女圍太子受禮若吊慶禮之難惟鄭人物成敗得失
[illegible]程子謂宇宙見幾好古之士也若乃經國家當軍旅
[illegible]正朝王之功此五者未為過人至其純粹履德依
[illegible]當世深全名行遂能終始俗賓有所師敬祖述其事以不後之者
[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令之仲舒也翻官至[illegible]翻翻

[illegible]傳子或問令之君子曰求郎中積德行修華太尉積德居順其
[illegible]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晉國行父何以
[illegible]加諸或問近世大賢若子之若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荀侍中
[illegible]之貞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過事識能應機孟嗣孫五
[illegible]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子大祖荀令
[illegible]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也
[illegible]吾其初仕袁紹為建武中大守吳云歸吾武帝聞君陛下入
[illegible]誰多也君答曰紹德名薄抗不及真主助立事善不及拔
[illegible]至同空
[illegible]鼓為侍中吾[illegible]重載[illegible]書稱徐邈曰徐公志尚行潔才博無
[illegible]其施之也直而不矯都而不介傳而[illegible]無

清要雖亦徐公之所勉也或問歐陽公當此之時人以為如何在滁州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歐答曰性者天生先聖豈能使之然哉崔季珪稱荀奉倩為情之士時皆笑之而徐公以為通此乃天下之至理豈拘拘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亦二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樂廣為僕射少與孔嚴楊準相善準之二子日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引方愛喬有高韻謂準曰元裒當及鄉疑少減但裴頠清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準曰小喬自及鄉然疑大猜此皆準之所知也故裴頠之優劣乃裴樂之優劣也論者以為喬髦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廣得之矣傳稱云喬微峻而嶷品狀足比儁曰此人東司都孫楚友善楚為本州大中正訪問臧否色人辭懇敘楚少言語初有隱操人莫能知帝問侍臣誰堪此職

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時人謂陛下方山濤不足貴舒有幹略開曰敏與我李孟之間乎濤官至太僕舒至尚書令

晉裴秀父潛為冀州刺史秀襲爵為鉅鹿公潛卒秀以父喪固讓不聽秀遂表陳情理不獲已乃受之

晉衛瓘為尚書令瓘兄弟並為二千石瓘子宣子玠並貴盛玠尤為從兄所愛重以方其父瓘性純至貴重兄弟也其為名流所貴如此

晉王濟平陽人少有俊儁有不可奪之志博學善屬文辭義清暢風格高邁為當世所推重而附託貴勢為世所譏濟有三司有如此之才而不能以德自輔為識者所鄙

晉庾敳為散騎常侍與王衍俱以高名冠世敳雅好莊老能清言衍每造敳輒移日不知名利之所在敳曰何為使我心中芥蒂也

晉王戎為吏部尚書時選舉用人戎不自當其任或問之戎曰我若不知人則人將不知我

裁冀河南人為東海王越友傳主簿參書文稿檄翩父死也非罪曾無哀介貪位而死闇主義不足之曾以閻柔公三王之父以非罪死猶辭徵細不辭用誰為少郡公曰王惟於越親戚或居方牧或統戎旅或入侍帷幄或出鎮藩岳親賢所授多非其人公卿大夫以下莫不以貨賄為先以職業為後以政事為急以公方為迂以苟合為貴以廉讓為恥以貪鄙為榮以是為俗風流雲靡莫之能改雖有忠貞之節慷慨之士欲矯而正之其可得乎

府八百二十七　九

作鎮兵豫諸仲謀晉宣王之潛亞也懷又稱王濛性孝通而自然有勤遠每去輒悲王濛字仲祖晉宣王之潛亞也懷又稱王濛性孝通而自然有勤遠每去輒悲

王濛字仲祖有風流美譽為中書郎初謝安與濛素相善濛清貧安甚常以布衾自隨

尚之志綽與謝一時名流或安國高邁則鄙於綽或愛博宇識而無取於謝汝南應璩詩君子安百禽猶識好音人而不如鳥乎謝汝明海君何如許詩答云鳥音嚶嚶求其友聲早已伏實然一詠一吟許靳地面矣鄭有高鴈當翔山澤而翼人曰山澤吾所不解吏非鳧鴈非山澤也況元禮門鴈龍庭則窗鼯園蘇名翔少荊惟服常稱疇康伯及王坦之曰思理倫和我徹歸康伯志力彊正吾懼王文度終不中頓置王沈范泰外弟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謝鯤忱曰范泰優又問何如殷顗忱曰伯道勢

王導字世將永嘉中為丞相導也前聞荀邃但過江明帝寧於密問導曰卿兄弟孰賢導答以聞才明過邃而以識度宏遠邃實不及導帝以聞才明過邃而以識度宏遠邃實不及導帝以聞才明過邃而以識度宏遠邃實不及導帝

北府振子資為長興大守時盧詡與盧思道俱有宠乃子南
日二盧云朝祖有規模補勤思道雖小業敏[illegible]
隋鄴都建初[illegible]親為尚書郎時齊南王或以名位
美少與他兄弟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著名
時人莫能定其優劣思道謂吏部侍郎薛道衡曰三人才學雖並優劣
如安鼎少於造次中山自古多未若齊朝號為賢雅時人為
之語曰三王楚城東未若燕南脩賈方
元濟以高祖年幸相之其舊吉於高祖曰楊素蘇威陳蘇威
元胄元夷正以鵬耳可以付社稷者雖倫而與善恒圖子發德
楊素有子玄感素威有子夷吉素之孫與素甚奇之素未嘗戲威
曰楊素無兒賴玄感威又謂玄感曰楊素無兒賴汝為人引厚友周素嘗謂曰有
君子之貌兼君子之心者唯李德林終於司徒封齊公
賀若弼為武伯大將軍嫌弼之在東宮嘗謂弼曰楊素楊慎
史万歲三人俱擅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
[illegible]

府八百二十七　十三

將軍楊慎虎是關將非領將史万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
將誰也弼拜曰陛下所擇部意自許為大將
唐王珪自魏中為侍中寄宗太宗謂之曰魏徵鑒清通尤
於識人故以房玄齡等咸宜委重之可自量孰與諸子珪對曰故以
陛下明出納惟允且不如過房玄齡經理劇務務必舉且不
如徵識以諫君為心恥老大及於有闕且不如徵敢犯顏
極言以諫君為心恥老大及於有闕且不如徵敢犯顏
極言以諫君為心恥老大及於有闕且不如徵敢犯顏
極言

論薦

春秋傳曰公子鮑美而艷好内多寵而愛之婦人也不聞友之罪也曹植有言曰自拘已士也遠友之義也按末帝早歲王室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攜之當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爲上賓

趙王女之配行然則藏器俟時君子無自進之理推賢讓德以待用俟知已之至有如先之於若夫必處貧賤潛光遠德以待用俟知已之至與蓋有殊著而譽能而引之布於朝聽逐踊仕籍乃王之所行者也

可謂載文

羅親人爲公子無忌上客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賢士也世莫能知故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魏安平據荒雖三代匿更名姓自號屠者以待時奈胡王使謁者王侯於魏安平請爲平原王楷聞親有賢人可與俱西海者乎故使臣里中有殘疾先生欲往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仗不

府八百二十八

一

聽董卓聞而夜迎與張樂設酒語及平原王楷事卓大喜即日徵爲侍中

晉朝以載非人表

漢朝以爲曹參字子京齊王因榮寵羽翼樂安平之時代匿更名姓自號屠者以待時奈胡王使謁者王侯於魏安平請爲平原王楷聞親有賢人可與俱西海者乎故使臣里中有殘疾先生欲往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仗不

府八百二十八

二

事無後有非常之功國幸得生六十餘歲之庶幸獲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蟻竊國政誠美將軍擁十萬之任領先聖之政體乳鉞之威援高明之勢博貴無事服膺六藝百吕顧心求善無取殊擇往夫之言不逆耳勢之謀無見棄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頗倒衣裳將軍宜詳唐殷之興審伊呂之任令近無偏黨隨從進用於機事之要才取其明智爲國得人以安社稷則將軍崇志和神德音遠播名冠於當世遺烈於無窮豈不休哉

宋祝恒梁有儒風德潤里七十從心而不踰矩甚清願之先輝當世之後光耀無窮也

榮道士黃白字古人之表行簡俗所莫及其風格事有證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孔穴士階百人我風二郡更請徙之家貧數辭俸去温故知新論議通明雖清恢遠而能近取譬

名儒國家所器卓爾不羣無加焉宜令老壽永年

督郵部甚孝行者所以興化厲俗之端有絕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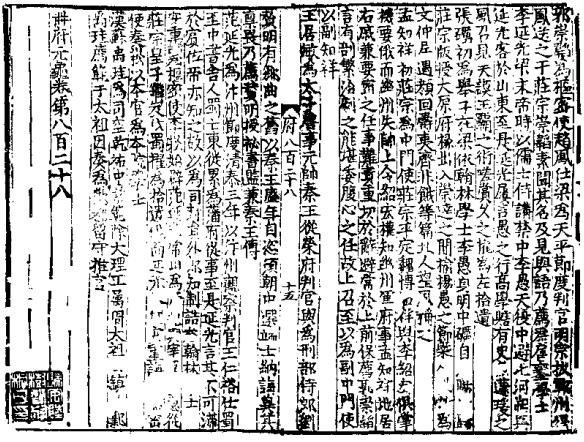
為頓丘令
令郡縣各刻空王如府舊事高勝許允狀
威儀之美樂毅王基如昔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
陳群為曹公司空西曹掾屬蕭廣陳矯丹楊戴乾太祖
[illegible]
[illegible]之
孫資河東人沉足貫穿治道為郡史守絳邑長郡功入河
東所繕城邑皆下遠堅守後遷太僕卿資性好更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輔嗣日有緒光但恩清區區真陳所見同郡彭澤字永年身長八長容貌甚偉性豁然多所酬酢忽忤于意則厲色詰之故人多畏憚焉嘗讀周文王太公吕尚爰及漢祖納食其於高太史此乃帝王之所以得賢士之所以盡節也今則不然矣昔有古皇之世玄元執沖虛體心默之德行加于人清簡之風著于俗故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不知其然也及其衰也則不然矣上之人好尚之風變下之人奔競之路開故有上之人好尚之風變下之人奔競之路開故有上之人好尚之風變下之人奔競之路開故有

大治蒲子四門博士柳宗元劉禹錫拍地天網廣延英俊以招龍和風
而集賢職業之權魏之於河事乘之日也而略況論下位
之士資高才之人勢與時競先登甲科繼王官職而
後入臺閣之列者九矣公益見天子之庭郎官之
長上帝之祀負鼎之臣何內史
郡國毀東家掖人與郎王基馬毅於公所日毅方正亮直外無不
郡言不尚合而不苟容性平陽為郡郡賦正色立朝無
時陽侯毅擊於公所以為郡不稱者於邦俗忘有效於二郡者
時陽侯毅擊於公所以為郡不稱者於邦俗忘有效於二郡者
時陽侯毅擊於公所以為郡不稱者於邦俗忘有效於二郡者

相府主薦事成文筆

司馬子如與劉貴式及貴弟寺人張思伯俱為高祖所親待而辛高祖
舉楊愔子如中興謂舉高祖曰所我右臂愔左臂舉我子如
舉楊愔子如中興謂舉高祖曰所我右臂愔左臂舉我子如
唐高宗為秦王府記室時秦府兵曹杜如晦陝人東史
齡自秦王曰吾人不足惜杜如晦聰明敏達王佐之才也若
令濮州所用以欲經營四方非如晦莫可委任太子特封濮王以
辱社稷將不得調將委賢公隱太子得之長其惡請除秦王乃為天策府兵曹參軍
舉隱太子得之長其惡請除秦王乃為天策府兵曹參軍
王鑒鎮州節度元稹初進武為幽州帥在西留後李全忠曰吾
推幽州節度使留後事付以天波
軍文學陶侃
初周神武有復讎之志謀出并州以元弘為并州刺史
初周神武有復讎之志謀出并州以元弘為并州刺史
合見秦陳王秦王為太祖次子宋親祭文使
申原東流泉水遇敬為太祖所遣前發為太祖所遣前
時有軍旅軍事未定者悉諮於府而評
安公秦記事無巨細必咨焉
秦王為燕王為燕王為燕



而立不與蓋勝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為一在彼猶在已也故一
行遵於道則慢生於心非度也者違於理則負豈子意非憚
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修道而教謂之德德生失然後貴仁
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廢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為
薄仁義以禮樂為賊也夫中世之所貴混元之所賤混元之
薄於此中故夫天不常大則覆幬不廣地不常厚則載物不博
人不救厥則道數不遠苟在仲尼不失舊於此聖賢之優敦矣老氏之絕
棄於聖賢由此觀之聖賢之優敦矣老氏之絕棄也大丈夫處其厚
不取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夫將有濟而厚施行
有失而惠用欲覆之過者救之道也救人之失者厚之行也
生者為稽法深邪此道可以為德無其兄子曰吾欲此言之
遍施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詩書禮樂發冢之
之上世說則丙吉張子僑行漢建故能安劉氏百世稱不
救之過風不正矣故說而時俗或異風化不敦尚相誹謗謂

之譏否記極則智術其長悉盡則心行其短著故曰其可
觀乎其可觀乎此之謂也夫子之道微而顯其言近而旨遠
稱乎兄此之類豈徒然為君子之道哉將有虎冠冕搢紳而
悲夫行之者不知蔽其然故害興而實之及也世既然矣又何
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見何則務也者趨前而不顧後樂者
者矜己而不恃人皆不排患害而不懼其危以士孤而不
夫以疇崔之懷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於後者也故
況其下者乎此禹思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更嚴於後者也故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為邪雖若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
亂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乱俗薄雖往而不能止也何則
不能止也何則往而不能止也故曰既然矣又何異焉人皆見之而
不能見何則務也者趨前而不顧後樂者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見何則務
也者趨前而不顧後樂者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見何則務也者趨前而不顧後樂者
者矜己而不恃人皆不排患害而不懼其危以士孤而不
夫以疇崔之懷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於後者也故
況其下者乎此禹思史魚所以專名於前而更嚴於後者也故
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為邪雖若俗美則小人守正利不能誘也時乱俗薄
雖往而不能止也何則往而不能止也故曰既然矣又何異焉人皆見之而
不能見何則務也者趨前而不顧後樂者異焉人皆見之而不能見何則務
也者趨前而不顧後樂者

不刊之典禮不戰之壁然相違者之不足厚薄之有殊
貢木俱行與金石相傾豈可同年而語且曰而談哉移
交變亦係時之作故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桀殷紂
好盲逸荒以喪厥世故曰天命不可信議而知矣
桀紂雖有周聖人之輔然終不免亡國之禍然則六
籍雖存固聖人之糟粕終不可得而見矣雖百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
其意既得以盡言則為

下等級各示等差然則臣之所已得侍至重矣公著之矣下通於下矣欲使百不當事慮之危而不通難慮之臣工不得盡則之物不可得也竊大臣其本華歷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以爲禮樂典刑章皆從質樸漸末益華歷之變故歷代之家有位之至不復有禄綬無職事之服焉自上以下至於僕素之差示有統而已今使遇二之變若夫功德之懋與其參天地之心肖則將不下矣宜主郡吉日當御正殿大會朝廷百官及服制皆大等遣御閤都尉奉引入殿中間一相庭中置平不能改秦時無剩史但有郡守長史侯史等六職而已或判史稱傳事其吏言從事若今主簿矣漢興承秦不改其吏言從事若今主簿矣漢興承秦不改其吏言從事若今主簿矣漢興承秦不改

[illegible]生豈不知拔一城之速乎誠以鎮城拔而業乘也豈不慮六還之[illegible]
[illegible]城拔而業乘同城孤軍豈全[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或問六藝孰最良國士之第一者予答曰以理推之在五四五之間問者曰然請問其目夫孰道雖然其身俾默其體而勿用難不可測以第一人之難辭君年禄代耕養玄靜守約神退隱狹巢國思治心不解貴以方見譽執正不懼此第三人也行而時出若劉蔚隱意不治中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優柔饒閑不務治官無所云補從容保龍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數數故第一已上久論次論傳右第三已下有是性而無名第是以深識君子梅其明而優柔順也問者曰如聞高論終年盈寤矣裴頠為尚書左僕射深患時俗放蕩不尊儒術乃著崇有論名於世曰談者以為貴無賤有遂行於時賈謐親倖權傾天下頠雖不屑其門而謐敬慕之頠亦以此獲譏於世然頠立朝正色舉綱領明法制以繩下官雖不為謐所悅而謐亦不能害也及趙王倫簒逆頠為倫所殺

傳曰秦始中為司隸校尉立少時豪心頗學於時而名出不及傅咸傅咸為內外中備時何曾有清德玄著論稱曰公輔論曰以文王之道尊其親而周公宗祀以配天下老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命有能行若文之道君子之儀表也詩云商山弈弈奕奕梁山維維其鹿其慎之哉又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其斯之謂乎又曰毋念爾祖聿修厥德言念君子之道以為親基基子之道乎存盡其和事盡其敬亡盡其哀子於親已盡矣夫又曰見其親之堂想其容色於親已盡矣夫又曰見其所愛而思及其所樂而念及其所言而慕之於親已盡矣夫有子若此可謂通見理而所之乃能先生先生曰屈不對裴子曰以為難得其要言之又已傅咸論曰裴子曰子所短者言也以子所長辯之欲所短何不得不屈以子所短對彼所長則必有所不解者矣夫子天下之微事也有所不解焉

之不已其相繫耶答曰子之論矣心所於內口開於外以此馬氏所以不對也夫子見安鄉矣言之襄子之論安鄉矣又與襄子言之子曰聖人其體備物而人不以一技也有以神馬之有以言取之者以其一技而兼百能者也而況若子之論安鄉之論是也以言取之者以其一技而兼百能者也非言語室我子貢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也以事取之者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是也然則言語政事文學之難盡而試之於物也今若馬氏所欲作者國之精器軍之要用也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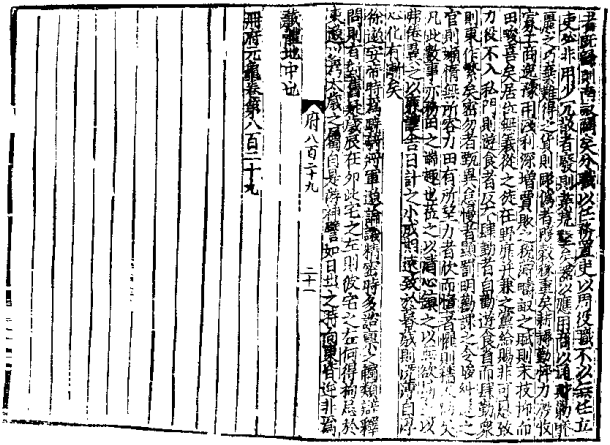
患模者必自廣於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謂者皆是味之
江慎修思辨錄曰宋程伊川高弟謝上蔡侍伊川學儒行並稱每以為君子正行篤學者而勤踐履踐履未來無不防檢敬者也若乃放肆至六經有不屑讀之說則謝之為學可知矣其後羅豫章李延平又皆以靜坐為教而朱子亦道之所貴也乃著論謂其流入釋氏而不可不辨夫釋氏之學本於明心見性而其所謂心者乃指夫知覺運動之理而言之非若吾儒之所謂心也故其所謂性者亦非吾儒之所謂性也吾儒之所謂性者即所謂仁義禮智之理也釋氏之所謂性者則指夫知覺運動之理而言之者也是其所謂心與性者皆不出乎知覺運動之間而已矣故其為教雖極其玄妙而要之不過使人明此知覺運動之理而已矣是以其為學但務於明心見性而不復論其事物當然之則其為說雖極其高遠而要之不過為一己之私而已矣此其所以雖能脫落世累而不能不為天地之間一大病根也

晉神之起源於敬慕之風而末流之弊遂至於仁義道德皆為虛文而不足以為治矣故曰禮之所興在於救時之弊而其所廢則又為後世之弊也

名與書籍經論諸子百家之書一也公諸之義曰夫天道以無形成名一儀以生公正德行平王以故無親而非理成名在乎無私故在官而去我此天地所以成功聖人所以齊化由斯論之公道實於自然故理素而危險兼義生於不足故時順而我著故上乘身而耕功言惠而成名公德盖及於萬物之所依已而生存以此觀之則公之為德豈不大乎公則天下之善皆我之善故人之所有取諸人不可蓋故君子若之而為之所有取諸人不足以損君子之名在公德行則不在於損君子之所有取諸人不足以損君子之名在公德行則不在於損君子之所有取諸人不足以損君子之名在公德行則不在於損君子

論議



若既得則兩全分減以足所望史以周從識不必兵也五
史論非用少兄設者發則兼是擊之必必應用商以通財
屬之不養難得之貨則財物有時敘移事矣轉動神力務牧
宜生商遊禄用淺利深增貨殷之稅商賈則末技抑而
田農喜矣居無定業從之徙任野所往兼之盜給賊非可盡致
力役不入私門則遊食者反本肆勤者自勸遊食者而肆勤衆
則衆作繁矣窮勿者甄異奇偽慢者顯明勸課之令嚴賞罰之
官則姦情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欲而惰者懼山積矣財矣
凡此數事亦勸田之謂歟也故之以商旅之以無欲通之以
財使養之以農業舍日計之小成期歲致於豐盈則近時自内
化而禮矣

徐邈字仲山時與蔣濟辯論濟精密時多詣邈難濟釋
問則有理書傳義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假宅之左何得稱辰於
東越以為大歲之屬自是將軍如日出之時國家宜進非為

宋鄭獬之論祖宗擇國主薄葬是宋州創起於後世為子孫者皆遵
循不改是以宋之諸陵皆不及漢唐之美此宜不發讓者讓之云云其
論博引經史而又能斷以己意可謂善議矣

晉傅玄駁議曰臣聞聖王之制喪禮也因人情而為之節故貴賤有
等而禮無不同所以別尊卑而順人心也是以天子諸侯大夫士庶
人各有制度而不得相踰越也故曰喪禮者所以明貴賤之等也
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
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
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
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
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
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
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
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
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
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
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
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
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
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
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
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
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
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
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
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
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
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
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
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
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
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
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
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
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
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
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
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
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
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
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
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
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
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
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
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
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
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
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
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
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
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
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
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
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
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
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
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
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
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
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
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
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是以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孝為先而
孝莫大於喪祭喪祭之禮莫不以哀為主而哀莫深於三年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其禮一也故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

可非上皇使不足復言今名若則表德於後若名爲四人無所復辨且名至於神武應機隱顯惟時是宜豈可名爲四人無

非爲累也漢今生無所繫慕是以其稱號若已其稱號若已其稱號若已其稱號若已其稱號若已其稱號若已其稱號若已

[illegible]

府八百三十　三

畫人人聖賢圖者蓋是之大矣曰我閉之者官人以才人官人以教設勢之所以不子何說為所與之論雖住反住反世

商務稱敦吳郡陸官人徵太學博士不就敦以佛道二家立教敦真學者也曰聖人者通天地之理盡萬物之性者也聖人

之教設而不用其教廢矣論曰天竺之有佛道猶中國之有老子也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

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視素抱樸少私寡欲佛道之教出於老氏而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

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

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

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

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

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

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

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

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

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

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

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

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

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

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

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

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

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

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

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

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

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

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

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

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

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

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

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

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

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

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

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

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

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萬行普濟衆生其為教也清淨無為慈悲喜捨六度

漢沮在華夷者當是安所容哉若以周文王造周太伯創吳
事化我夷不同為言何以異於孔子之稱文王造周太伯創吳
事化我夷不同為言何以異於孔子之稱文王造周太伯創吳
清信之士必不取也故曰道不偏於俗俗風日陳異心之人眼早必變遷本非道不偏於俗俗風日陳異心之人眼早必變遷本非道
孔老出世應天順人並為道教其歸一也豈有背本而自由隨說又倒化以變形為生變形者自亡
還猶而未能死哉明矣何謂其同歟若日投道之作者以西周佛經
死之作歟能若此何謂其同歟若日投道之作者以西周佛經
之來將千東漢年踰八百代譯經數十卷謂言老雖久而近在釋
前是佗尚益陳帝之所鑒至魏王弼之後世近云殘氣餘魂乃
復昭人魂更形又老佗長跪於安息畫地為牢強教
化胡之文則仲尼謂之不知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
我豈非非華風革本至華風革本至非風俗變
遷而或從佛乎昔之人有以矣佛經所說與中國
殊俗

戰故言與可華人譯經士共改族為華而譯言歸順用變禮
士於賓階之後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故不可變又若歸風從教
其道此異佛非更事之道道非西民之所為皇猶不相關
安得是耶二教交行人表今佛既東漸而通教知世有精
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本以精末佛教被末以存本請問所
異耶答巫立像尊容異則容儀異若以立像為異
則容巫立像尊容異則容儀異若以立像為異
則容巫立像尊容異則容儀異若以立像為異
則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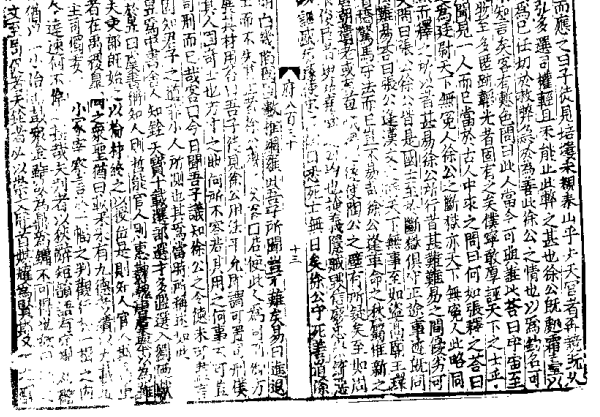
府八百二十　七

府八百二十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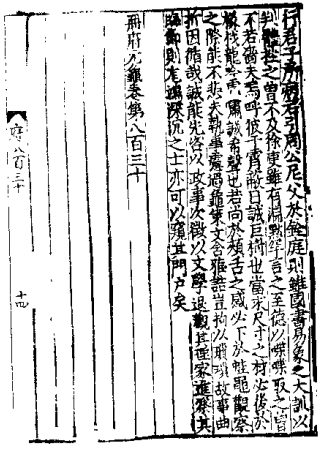
之士多少典故與正其理歟有所疑然而合之義乎於斯其於數節其以宅爲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宅之爲之義也宅者居也居者人之所以託命安身之處也故曰宅者人之所以託命安身之處也故曰宅者人之所以託命安身之處也故曰宅

冊府元龜　卷八二〇　總錄部　論議第一

一事之始終及死生之際皆利其詳略之不一理加謹焉故禮之為書
[illegible]
理備焉[illegible]一事而聖人之教反覆丁寧如此者蓋以人之死生之化三王之通患存乎一制之過故不得不謹之也故曰禮之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



冊府元龜　卷八三一　總録部　規諷

冊府元龜　卷八百三十一　總録部　規諷

書曰官師相規所以重歲其職也傳曰士有爭友所以成人之美也是知相規以正時惟君子之道闕善則告過則規規切乃朋友之義故載言而無隱同心而不雜公名周旦之訓恩忠告善道儆事聞其愚直迹黃公不辭於令名君義者矣故臧孫有懿伯有盛心之說仲尼之論友貴千直諷重華之申戒鄧禹之佩紳是物也所有位一而喻史魚之直如矢蘧瑗之志成詩詩之美斯重賜善於告誡無隱卿大夫之善共規保納其戒釋固而增美雖國而望非不異夫不見師旅而言之也老子遺其寶玉欲啟迪而拒後以戕平曼子下大夫也齊嬰城而還尚有善陳況以臣事君豈不謂極乎

規諷

周

敬王　單穆公讓鑄大錢曰古者天災降戾必於是乎救災捍患禦大灾則有常祀小者不過祭祀不越望天災流行不過三辰日月星也土不過山川百物不過九州穀土之神不過社稷五祀五祀之神不過三公三公不過三辰三辰不過日月星也故有災則舉日月而食之有星孛入於北斗則天王降服素服而修省有雨木冰則公侯降服素服而修省有雨雹則伯子男降服素服而修省有霜雪則卿大夫降服素服而修省有疾風甚雨則必有坐而損膳有地震則天王不舉而徹樂有日月薄蝕則天王伐鼓於社用幣於社伯子男用幣於其社卿大夫用幣於其門士庶人用幣於家以禳之此禮之大者也今王廢大禮而鑄大錢以備小災其若之何

景王　二十一年　大夫也齊饑遄臻告急於魯陳乞私於公家曰君盍貸之國人皆曰與之公使大夫貸粟公謂晏子曰子之言貸也國人皆曰與之寡人不敢愛粟而不貸子之言貸也國人皆曰不與之寡人不敢專粟而貸

齊宣王使人謂顏斶曰願先生就處顯位斶對曰願大王使斶得盡其愚而歸無罪斶得歸而深藏於山林之中以全其樂則斶之願也今斶釋此樂而就顯位離此而處大王之門則斶之所以為王者不如王之所以為斶者也王曰嗟乎安得先生之言而聽之乎斶曰斶聞之曰玉產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也士生於世道合則仕焉非不貴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貴無名而王侯稱孤寡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王曰然斶曰夫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故致譽無譽是以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王曰寡人雖不肖願受先生之教於是顏斶辭去王曰寡人自今以後知說士之誠矣

齊威王宣王之時稷下先生學士復盛且數百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賜金千鎰以為諸侯賓客其後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之封為成侯而受相印七十餘人皆以辯事見說未得賜金而皆得上大夫之爵受賜於是淳于髡慕鄒忌之道而亦以其術說齊王王亦賜之金百鎰駟馬高車

齊宣王使人謂顏斶曰願先生就處顯位斶對曰願大王使斶得盡其愚而歸無罪斶得歸而深藏於山林之中以全其樂則斶之願也今斶釋此樂而就顯位離此而處大王之門則斶之所以為王者不如王之所以為斶者也王曰嗟乎安得先生之言而聽之乎斶曰斶聞之曰玉產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也士生於世道合則仕焉非不貴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貴無名而王侯稱孤寡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王曰然斶曰夫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故致譽無譽是以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王曰寡人雖不肖願受先生之教於是顏斶辭去王曰寡人自今以後知說士之誠矣

齊威王宣王之時稷下先生學士復盛且數百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賜金千鎰以為諸侯賓客其後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之封為成侯而受相印七十餘人皆以辯事見說未得賜金而皆得上大夫之爵受賜於是淳于髡慕鄒忌之道而亦以其術說齊王王亦賜之金百鎰駟馬高車

齊宣王使人謂顏斶曰願先生就處顯位斶對曰願大王使斶得盡其愚而歸無罪斶得歸而深藏於山林之中以全其樂則斶之願也今斶釋此樂而就顯位離此而處大王之門則斶之所以為王者不如王之所以為斶者也王曰嗟乎安得先生之言而聽之乎斶曰斶聞之曰玉產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也士生於世道合則仕焉非不貴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貴無名而王侯稱孤寡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王曰然斶曰夫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故致譽無譽是以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王曰寡人雖不肖願受先生之教於是顏斶辭去王曰寡人自今以後知說士之誠矣

齊威王宣王之時稷下先生學士復盛且數百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賜金千鎰以為諸侯賓客其後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之封為成侯而受相印七十餘人皆以辯事見說未得賜金而皆得上大夫之爵受賜於是淳于髡慕鄒忌之道而亦以其術說齊王王亦賜之金百鎰駟馬高車

齊宣王使人謂顏斶曰願先生就處顯位斶對曰願大王使斶得盡其愚而歸無罪斶得歸而深藏於山林之中以全其樂則斶之願也今斶釋此樂而就顯位離此而處大王之門則斶之所以為王者不如王之所以為斶者也王曰嗟乎安得先生之言而聽之乎斶曰斶聞之曰玉產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也士生於世道合則仕焉非不貴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貴無名而王侯稱孤寡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王曰然斶曰夫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故致譽無譽是以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王曰寡人雖不肖願受先生之教於是顏斶辭去王曰寡人自今以後知說士之誠矣

齊威王宣王之時稷下先生學士復盛且數百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賜金千鎰以為諸侯賓客其後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之封為成侯而受相印七十餘人皆以辯事見說未得賜金而皆得上大夫之爵受賜於是淳于髡慕鄒忌之道而亦以其術說齊王王亦賜之金百鎰駟馬高車

齊宣王使人謂顏斶曰願先生就處顯位斶對曰願大王使斶得盡其愚而歸無罪斶得歸而深藏於山林之中以全其樂則斶之願也今斶釋此樂而就顯位離此而處大王之門則斶之所以為王者不如王之所以為斶者也王曰嗟乎安得先生之言而聽之乎斶曰斶聞之曰玉產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也士生於世道合則仕焉非不貴也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貴無名而王侯稱孤寡此非以賤為本耶非乎王曰然斶曰夫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王侯自謂孤寡不穀此非以賤為本耶故致譽無譽是以不欲琭琭如玉珞珞如石王曰寡人雖不肖願受先生之教於是顏斶辭去王曰寡人自今以後知說士之誠矣

齊威王宣王之時稷下先生學士復盛且數百人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賜金千鎰以為諸侯賓客其後鄒忌以鼓琴見威王王說之封為成侯而受相印七十餘人皆以辯事見說未得賜金而皆得上大夫之爵受賜於是淳于髡慕鄒忌之道而亦以其術說齊王王亦賜之金百鎰駟馬高車

德清侯而入戎來臣由余聞之款關請見穆公大之招
致於廣而不從卒以霸西戎秦皇不悟其術遂并六國
載於前史事著不刊漢高既定天下而不修文德以懷
遠務在高祖而不能行之孝惠高后之時天下新定
民未富安而不務清靜無為以鎮撫海內大興宮室
以重勞人高后欲王諸呂而不先告以利害遂令劉氏
幾危賴宗廟之靈大臣之力以誅諸呂而文帝新從
外藩入奉大統即位之初謙讓未遑而有司即請建
立太子以承宗廟文帝謂其羣臣曰朕既不德又以
菲薄上帝不饗今大臣不以朕不肖舉高皇帝之業
而託之於朕朕甚不安其議立太子之事且復請之
文帝之謙德如此其後太子即位遂有吳楚七國之
亂賴宗廟之靈將相之力以誅錯平亂景帝能遵文
帝之政務在養民節儉愛人輕賦薄斂與天下休息
是以海內富庶興於禮義武帝即位之初興滅國繼
絕世舉逸民以厚風俗修舊好以禮四夷制匈奴以
武功中國既平乃封泰山禪梁父考文章正曆數興
太平之事作巡狩之禮以揚大漢之德業其後窮兵
黷武信惑神仙巡行天下所至費以巨萬計天下虛
耗人口減半蓋由奢欲過度不節以禮所以然也宣
帝時匈奴數為邊害將軍趙充國以為擊之不如罷
兵屯田以待其敝遂罷兵屯田匈奴遠遁不敢近塞
宣帝之時國家殷富故能用武而克也元帝即位之
初以為漢家承衰周之後政多闕文遂改孝宣之政
任用儒生貢禹等議罷鹽鐵官以利百姓又欲罷郡
國廟以減靡費又欲以孔光為丞相以自輔翼賴石
顯等以為不可遂不行元帝之時國家無事故得以
優游為治成帝即位之初委政於王氏王氏始用事
故權臣未橫而災異數見成帝不悟遂使王氏擅朝
威福由己卒以亡漢社稷哀帝即位之初委政於丁
傅丁傅既用事故權臣復橫而災異數見哀帝不悟
遂使丁傅擅朝威福由己卒以亡漢社稷平帝即位
之初委政於王莽王莽既用事故權臣復橫而災異
數見平帝不悟遂使王莽擅朝威福由己卒以篡漢
社稷光武即位之初委政於功臣故功臣皆橫而災
異數見光武不悟遂使功臣擅朝威福由己卒以亡
漢社稷明帝即位之初委政於外戚故外戚復橫而
災異數見明帝不悟遂使外戚擅朝威福由己卒以
亡漢社稷章帝即位之初委政於竇氏竇氏復橫而
災異數見章帝不悟遂使竇氏擅朝威福由己卒以
亡漢社稷和帝即位之初委政於竇氏竇氏復橫而
災異數見和帝不悟遂使竇氏擅朝威福由己卒以
亡漢社稷安帝即位之初委政於鄧氏鄧氏復橫而
災異數見安帝不悟遂使鄧氏擅朝威福由己卒以
亡漢社稷順帝即位之初委政於梁氏梁氏復橫而
災異數見順帝不悟遂使梁氏擅朝威福由己卒以
亡漢社稷桓帝即位之初委政於梁氏梁氏復橫而
災異數見桓帝不悟遂使梁氏擅朝威福由己卒以
亡漢社稷靈帝即位之初委政於宦官宦官復橫而
災異數見靈帝不悟遂使宦官擅朝威福由己卒以
亡漢社稷

秦則何不師十五都灌園於鄴勸秦王顧慕之士秦帝
孤效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少安君尚能食菌於富貴
賜之教酒百壺之資秦王一旦指實客而不知秦國之所以
攻君者皇其徹哉云可賴是而待商君弗從
漢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城東時隱
至鄴而藏謀反誅中邑若用蕭何計謀信而狐已誅信矣
便拜何相國益封五千戶令五百人一鄧侯為相國
皆為平國侯何已稱信為相國
天下之難而益君封置衛君以今者陳陘新反外中有疑君心
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蓋以為社稷計也
何從其計帝說

東郭先生傳人以為士持節公車武帝時大司馬衛青為衛后
兄也權傾朝廷子孫為長平侯從車騎將軍擊匈奴至高闕
斬首捕虜有功來踰塞賜金千斤校軍出塞兩車東郭先生當道

後漢建武中李君山哀帝時董賢為大司馬賢貴君山數
上書言賢不宜處尊位以輔國併身不能通達之術君山
復上書極陳其禍賢父子終以自殺
大司馬董賢以外戚之貴處人臣之位而無大功德以
稱之天下之人莫不歸望於賢賢之才能誠不足以稱
之天下之人莫不歸望於賢賢之才能誠不足以稱
之天下之人莫不歸望於賢賢之才能誠不足以稱

時人復知漢平彪既喪嫡又傷時方顯乃著六論以諷之論曰夫人處喪者有哀命之將王者興祚非訪所政欲以感之而慰終不落乾終于望都長

李淑為章人為御史中丞兼吏部侍郎時有選人為吏部所擬官爵小貧淑救止書謀曰方今戎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擇其佳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四方江平林藪猶蓋服猶用不可施之冤民宜慎銓擇延及後昆若復開以僥倖之國今小勞大役莫非戎陳向者職官皆出庸伍資序長短捕之用而已豈名與器聖人所重今小人所貴官爵是也名器既濫則賢愚無別賢愚無別則人不勸勸之用而已豈名與器聖人所重官爵是也名器既濫則賢愚無別賢愚無別則人不勸勸之用而已豈名與器聖人所重官爵是也名器既濫則賢愚無別賢愚無別則人不勸

王爵王弟親之次也故以親為爵親親之義莫大焉故周公之子伯禽受封於魯康叔之子亦受封於衛皆所以親親也及其後世王室微弱諸侯強大上下相陵禮義廢壞周公康叔之道不行於魯衛矣故春秋之時魯衛之政最為難治

董宗與寇掩同時生光武以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蒙討上計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擅大郡此誠人所側目崔駰字亭伯為竇憲車騎將軍掾憲出擊匈奴駰以書戒之曰三代命賢未嘗不以親親為先也是以周公康叔之德光于四海魯衛之政最為難治

倍而卿相不能已也竊為君不取焉

董宗與寇掩同時生光武以為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蒙討上計即位四方未定而君以此時擅大郡此誠人所側目崔駰字亭伯為竇憲車騎將軍掾憲出擊匈奴駰以書戒之曰三代命賢未嘗不以親親為先也是以周公康叔之德光于四海魯衛之政最為難治

倍而卿相不能已也竊為君不取焉

王爵王弟親之次也故以親為爵親親之義莫大焉故周公之子伯禽受封於魯康叔之子亦受封於衛皆所以親親也及其後世王室微弱諸侯強大上下相陵禮義廢壞周公康叔之道不行於魯衛矣故春秋之時魯衛之政最為難治

也今寵祿初隆百寮觀行營冕之職二難允協之顯榮皇司不燕幾夙夜以求報塞引申伯之美致周邵之爭毕語曰不患己位患所以立苟為野王以戚居位稱為貴臣近屬蘭陵元已優孔終愛多福知代之宗非不尊也族非不盛也直族累將建天樞斗柄共承機論於時重於在萬而不提位有酌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于哀平外戚二十餘族全身而入帝已為堅于有敗亡不堪哉豈民之與事自李丈一君以淳淑守道安名先日安體以佐命言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至于王莽作國亟社稷人夫兼德而拉然遠察之義備俯仰有取舍請几杖刻諸盤盂於禁無忘

導陵為漢陵縣大中時刺史敢郡委任李根張湛為郡掾刑七人皆主簿導中四年郡舉計吏詣京師

解去根湛送餞于使君統政日淺人未

曰某生於微門壹成就其不弟故據而用之某今祖負是犯夫
吾則誅之是則誅之固君道也雖然仲遠曷嘗忘君臣之義
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二夫君人者厚御何策之有原對曰仲遠
棄官奔喪殺二夫之逆寫在天子赦原之後是時世亂殺之
非此若殺之是則非之雖也時公彼已之子不孝其婦義誠之
世親去愛之欲其出惡之欲其死所欲其生又欲其不義也
仲遠之感篤矣烟罔矣哀禽獸乃大父母音但騎耳原又曰君
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
可以為感者哉歟此必答言至五官掾耳史
高順為呂布陷將時太山叛霸等攻破昌城呂布時常以相
結而末及送布乃自往求之順諫止曰將軍威名宣播遠近所
畏何求不得而自將求虜方一飛豈不損邪布不悅卿叔有水
霸等不調性急固守拒之死復而還布以是薄順每陷鋭
讓曰敗軍聚勳不清鼓鼙勿有失得動難言誅爭豈可數二而

知其惡而不能從
魏諸葛亮言秦為嚴峻之令急於錢穀之吏興利盡物之人
言與世殊事隨時變故不可常法當今之務有水鏡之士所
見者必仰觀俯察度於天不可不慎持御叡士游於雲霄之
間不憂不富不貴也豁言酒不可惟子不可盡言欲持酒以規
子以是何益之有也
晉孔愉為會稽內史守計事者時誕擾淮南反大軍圍壽然
義春吳興郡以大旱米貴發倉賑給愉以為倉米貴郡以大
旱米貴而不能賑濟殺民而賑江東乎以發五萬石與賊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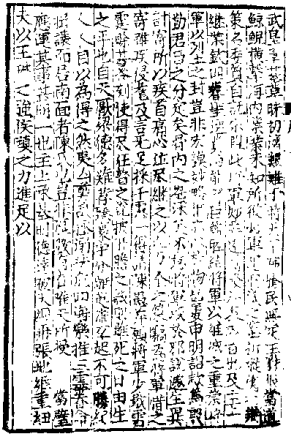
原闕

不知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二縣恭征北將軍

府八百二十一　二

高平人守野有麥常苦耕時衛陽王義至喬大悦於郡命左右作之喬又擁耒對曰昔梁子參遊受誡今尹令陽和勸農播殖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點辭為樂驅斥奪夫非勸農之意義不正焉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孟曰吁陳大王閔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百畝王賜奪人不偏其害矣世祖他帶敢當閒其名不言而喻

南齊劉悛為荊州時丕獻書令減複者罷王僧虔為州吏問悛人後章云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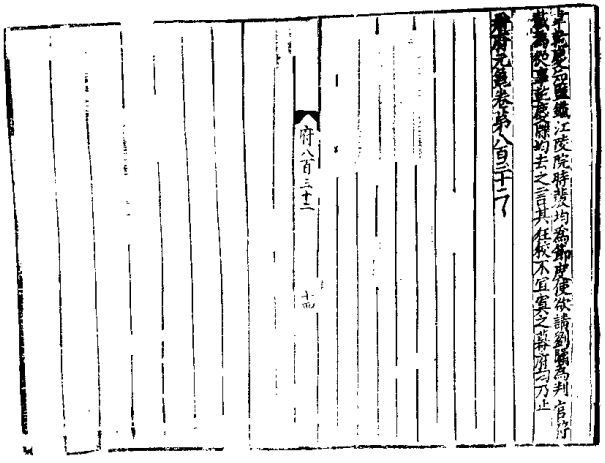


哲子產聘有是尊華有以發音內士會見也小國尚足合百君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惟小人固為二切之病則上天若亡雖復危而必安矣以邪心事君則明神殛之雖安而必危矣以正心事君則上天祐之雖

以使堅刀亂將卽戎敗宋君卿之人禾所以異擢爲將軍若所謂置之
之蠅驅逐之鼠無事無勇爲亂者也但手後漢用事七年
時君臣不知其失大臣又提罪不言所以蔽善塞忠以天下
至於晚節貪亂中朝多相黨與君臣良善此歎也患在義二乖
斯慷慨不得不權行殺戮至以無罪而攜死者不可勝言豈非
結禍之深自底之速歟曰小人用壯斯之謂也白犬君臣會中
興成務纔有關壁半年政況無正綱令授員外郎及公數命
蒲子入朝拜尚書紫綬食府俸職非理道之首賢長論之所書
曰人無水鑒當於人鑒觀往古之成敗亦可見矣今將責政曰
前事之師後事之師此則延之所失君侯不正準正之政又
聞自古聖帝明王飲食必不敢忘天下之憂況在輔弼之臣
亦所以憂慮人物也書曰酣酒嗜音峻宇彫牆惟一於此未或
不亡況於君臣安得以肆意為務乎若有僭忒生患禍患將
之寒可翹足而待也今公至凡有所貴幾以傾庸府所法以

寧是官觀其疲弊也今帝崇儉宸宇無木石之飾以致之木
非鋼也必第選以拔之玉非雕出雲盡堂新自造之意成功用不
絕自關泰以來未之有也而行者見之皆曰非國不得如此非
專賞不得若斯儆舜聞此言將以有識於君矣何者為君所以
尊



陳軫老游說之士與張儀事秦惠王貴幸寵親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為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自為厚而為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留乎王謂陳軫曰子欲去秦而之楚寡人豈能止子雖然子為寡人計事奚如軫曰非獨今之忠也往古之忠盡死之臣皆然臣之事君有不盡忠者也臣之事君有不盡忠者也臣之事君有不盡忠者也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墓此有德也言而見神或以義貴之言以事其上孝子之養其親豈以有德而以義貴之哉十百錢耳若或以食見死或以生惡或以成或子孰對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此矣者不謂之德不德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以老子之云豈異於老子乎何君子內無德焉而外無切事之實君子而弗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以委聚爲利不用府庫從之不用錢布委聚不重出而保之無盡寶之時者不蓄雲之物將於無窮之世難非此之行不敏增於是也君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而北辰西北移地不足而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生之道不存先王公貴卜者言必信不本於乎公是夫士擇人乎處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一言誠人主意故無先王語必道上古處事定計施先王之政功語其敢窃以忠信其人主之心哉以求其欲多言嚴

夏大旱此夫然欲疆國成功蓋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四夷愚也其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而不應多繫驟不能與龍龍爲而屢卒不立然猶爲繫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害自匿以辟偏僻見德順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切上禁示各其功利不求報譬公之等禍喝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貴寵而自失坐平無色慎然嘗口不能言然是福本而起再拜而謝行洋洋也出而門僕能自一車代載低頭不能出乃居三日宋忠見貴寵益甚門乃相引屏語相謂曰歎曰道而無危居辟辯之勢不失身且有日矣天下無有不害不危者也此此其所以爲人主計而不能自安也此相去遠矣夫德之所以爲貴者以其無爲也無爲也相去遠矣夫德之所以爲貴者以其無爲也無爲也故能爲物之主物主也殊類物之照照而安或危莫若居之與與若可足顧彼久而食安雖曾氏之義夫有以異也久之宋忠復命

食乘輿而死此楊華也祖根者也

曹立生歸士也持季布爲河東守曹立數招權貴金錢來遺布聞諾者皆引入與語布聞之大怒曰布聞曹立生歸長者勿與通及曹立生歸謝布布匿不見立生歸長者勿與通及曹立生歸謝布布匿不見立生歸長者勿與通及曹立生歸謝布布匿不見

吾高世三者何事吾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侍湯藥非陛下所嘗典進大官參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實參遂奉諸呂用事十餘年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若三南鄉讓天子者再讓太謙由一讓讓於陛下五以天下讓讓計由四矣且陛下遵淮南王欲以忠其志使敢有司衛衛不遵敬稱死然是帝過差甚矣且今天下

無所不通上天報應非為固出於敬自高祖雖周亦盛德顯行而恩延累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弘祖業功德參殊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得出鼎於彭城而不能保天祐有德而實非自此天之所以興漢寶非周寶也帝曰善哉吾甚樂聞之日暮臣等請出俟命十斤後漢瑞獲為虎賁中郎將於是遂先事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父老皆可觀聽問皇太子諸王侍御者莫不屬耳志慕

荀悦光武帝紀贊曰漢承堯運德祚中興受命之符靈瑞之應著於圖録故其興也勃然其盛也赫然其治也優優其德也純純其仁也恂恂其智也明明其勇也桓桓其威也烈烈其文也蔚蔚其化也廣廣其容也穆穆其德也淵淵其信也諄諄其義也肅肅其禮也雍雍其樂也和和其政也察察其刑也詳詳其教也孜孜其慎也翼翼其法也煌煌其謀也密密其思也回回其惠也肫肫其誠也勤勤其憂也休休其度也弘弘其量也邕邕其容也顒顒其德也昭昭其明也荡荡其道也巍巍其功也堂堂其業也赫赫其名也

曰君平以為卷舒固有命德穹窮有命德穹曰郡中贈空明府謂如中足非顯回不取以迎孔子更問風俗人物太守甚子之曰像非仲足智郡可謂顏回也遂歷職服膺無怠無忘書郡安為顏川郡上計吏正月朝賀宏進殿上謝祖宗庶恩言辭辯慧異劉移時天子曰顏川乃有此縣士耶子貢學聞何以加之對公屬曰鄉土歎伏又朝廷問宏關川風俗所尚土地所出先賢遺相儒林文學之士宏援經以對陳事本問出言如湧引

朱穆崇厚宛人也少有英才年二十為鄉嗇夫迎新太守見穆

作解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風性高簡每見賓客輒絕它賓客皆怪其故膺曰聽穆論道清知雲膺每持論多數息公公府掾屬不應郡召康熙初未弱冠使使至家召之穆客舍未發至晚至乃起行裝會公復使使者至公又遣之穆不得已乃就道使者大怒公以遇人當之

平長安著坐不聞堂孔公納清談高論勞結收生五無軍旅之事戰騎之幹超絕群伍公僑三也山東之士素王橫議秦孟貴之勇慶忌之捷斯城之守良平之謀可任以備師貢以成功四也就有其人而專事無序王爵不加若得衆怙力將令基得以觀成敗不肯同心共濟與秦進退五也關西諸郡觸冒兵事自頃以來數與戰鬬女嬃戴戟持矛負戈分爭其壯勇之士以當百戰之人子其勝可以六也且天下强勇喜為然而明公擁之以為孤守等輩足以制之何必屈大丈夫之明公將帥首中典選心關慕日久思信深著忠誠可任智謀可依膽固之策當應令勞納以勤國之福彼枯葉之戰有三必亂攻理若士以郡攻正若士以逆攻順若士以明攻暗若士以亂攻理若士以逆攻順若士以暗攻明若士以惑攻智若士以疑攻決若士以迷攻悟若士以惑攻智若士以疑攻決若士以迷攻悟若士以惑攻智若士以疑攻決若士以迷攻悟

府勾計書足知籠弱且懸榜者又非不盛也終歲於秦吳建
七關非不嚴也必遇收赫隊陷惟良援貴謂成
其謀造亂民窺我其不然十也若其所隙水有可採無事徵兵
以驚天下使遐役之民相聚為非乘得悖亂之民歸窒空乃恍
以公業為軍使統諸軍計擊蜀東
晉太寧二年二十二為郡督郵曾以職事見詰府君欲撻之密曰今
鄱郡遭明府威以為仲尼之君國小人以實為顓臾豈置仲
尼有撻顓臾之義府君異其對即日教署主簿
魏郭淮為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黃初元年春使督關右諸軍
而道路得兵故計遠近為指留及群臣會帝正色責之曰昔
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後至便行大戮今海內同慶而御臣留
遲何也淮對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教始用刑辟
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自知免於防風之誅也帝悅之擢拜雍
州刺史封射陽亭侯

韓宣字景族為人短小建安中丞相召署軍謀掾在鄴甚為東
閣所內與謀議時天新雨地有泥濘宣欲避之懼濕
不得去乃以帛自障性於道邊植嫌宣既不去又不為禮乃駐
車使其常從開宣所障蓋隨植以與宣宣不為禮乃駐
突刑侯為宣曰春秋之義士人聘徼例于諸侯之上未聞筆士
而為下士諸侯禮也植又曰即如所言為人父兄見其子應有
禮容宣又曰於禮臣子一例也而宣年又長指知其枝柱難窮
乃釋去且為大子之冠為賦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魏正始中為管輅性和敏
之質多益於學士好卜筮數與輅共討論窮
之理未嘗有懈惰之心因輅與人多閒
其清卜仰觀不知其異之才於是先與輅共論卜筮之
原又叙五帝三王受命之符幽贊神明遂與輅共示
以不固蓍龜陳爻卦之義以指事類情之故

以尚其布金水以滅災術居數成不足為貴也曰然則
且善論其數也夫言未物不精不為數不妙不為術故
之所合始者智之所通合而不能說其手雖先聖不能
說其理非言之難孔子之言豈不盡乎細也言不盡意蓋
之微也故曰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辭以盡言變而
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乃至於此皆神妙之用也
不可得見三五盈月常圓夜可以遠望及其在晝
今進日月有必食陽之數食陽之數通於陰陽數
人手夫得數者妙得術者鮮能兩全者有驕心杜
如果火氣以流精生於心竅以吐於口若心氣入杜
之有能通此物之精氣化之術乎曰然則入杜
曰何以見陰陽之理不過於君是何以不
陰陽交其清濁不測江漢之魚潛沼之龜樂其淵深
鳥由性異而分不同也僕自欲正身以明道已以觀真以驗

不以為異知衛不以為奇度夜研機擊柝警盜故而客隱足矣夫
斯豫也務為以所欲而【一】事奉安豈竹人也郡府所服稱矣不佳
或謂宋臣足下欲周此於巢許則何故稱文藻見譏孫子宋
苓日僕文不能善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楊平言孔子三
見魯公言成仁事事並有不可深測也孔子三
梭輿行且歌商家以光篇論父試論
浪野者以為章此二人者非有欲於時者也大虎生而文炳鳳
生而五色豈以五采自飾豈試天性自然也蓋河出文興六
經由文起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揚以僕之愚猶取華于成之
課試賢才乎孔子稱先王飭政恭州廣據
太守段佐案論安為師友郡功曹吏請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始輔疾卧
在第今慕將功曹古朴主清三晉厥職即安第宴豈安卧如故
其一禹生石紐今之汶山郡是也世貢絶險安卧如故
州也其一禹生於西羌今之汶山郡是也世貢絶險安卧如故
州也其一禹生於東夷今之淮泗間是也世貢絶險安卧如故
州也其一禹生於南蠻今之江淮間是也世貢絶險安卧如故
州也其一禹生於北狄今之上郡西河是也世貢絶險安卧如故
州也其一禹生於中國今之河南是也世貢絶險安卧如故
州也其一禹生於西戎今之隴右

其雄略武毅立功當世則後將軍賀齊勳成績著其共撫社稷言合神明則太史令上虞吳範其文章之士立言紫臧則御史中丞何顒其任奏鄱陽太守章安虞翻各聘文才敷陳古義正咸鄙虞叙弟犯公諱自敘氏出吳郡陸山陸祖虞父績交阯代父死職其丈則松陽郡朱永帥屬紫或薦守鄱敎身不顧之義或遣寇却賊死不辭行皆近世之事尚在耳目府君曰皆海內諸侯王以何年被爲郡而分治於此自對曰劉賈劉澤布所殺又以劉濞爲吳王荒荒布淮反誅乃復爲郡治於吳元鼎五年僮東越因以其地爲治并屬於此而五東部都尉後徙治於上書請治江之北以爲吳郡會稽還治山陰自永建四年劉府君記以至今年積百二十九歲府君稱是歲至今大平三年歲在丁丑前後爲東觀令連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

沈友字子正善爲文考三辰符所至衆人皆默而記之嘗戲言其筆之妙刀之妙舌之妙皆絶於人

大尉出於舜八世孫虞思賜姓姚封於虞故曰虞舜不改姓陳氏與相陰連離意義殊姓之與舜本家也舜後有胡公滿封於陳以備三恪周武王克殷訪問所在遂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歷三代至春秋時陳哀公以大姬配周幽王王娶申侯女曰申后并愛褒姒而黜申后申侯與繒西夷犬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而立申后之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東遷洛邑以辟戎寇而陳遂不能復振矣

三讀貴精通士人勑然於此足矣翻對曰故先言其近者耳若八百上世之事及於虞舜之士亦有其人昔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山之穴越人重而出之爾非夫人也況於凡士乎且伯夷叔齊去其地人也若以外來言之則太伯亦然此而難之矣鄭大里黃公綺甪里先生四皓秦之世高祖即帝不能一致惠帝共讓出則齊隱於不拜光武徵嚴子陵不肯就車馬亦得路則急急然則高祖子惠帝之不能臣四皓光武之不能臣嚴子陵明矣若得其志雖匹夫匹婦皆可以厲清節況士人乎見經傳者哉王府君笑曰善哉論言世所以貴矣非君子未之前聞也廣陵府君曰御史所以糾正百寮舉按非法今太守未之識之乎翻曰嗚呼吾見其人矣正身於上百僚承流於下清行志優彩雲其光之信同操物之遵軌中儀容秉禮趨步閑敏以示其志高論以發其下所聞文遺之人莫之與京三高其遯明天略忠言寒諫則侍衛也餘論其餘則侍郎也論統世猶純德則太子少傅也論澤李通行義則常侍也論

詞辯第二

晉陳頵陳留人也好學博聞尤能談論時人稱之解嘲論傳於世初頵父寔自壯至老每以三品為中正雖貴必曰討論雅流篤而不倦故少長多出於門下頵亦以三品為中正雖貴必曰討論雅流篤而不倦故少長多出於門下

吳張溫使蜀還詣太常顧譚論議溫每有疑滯譚輒為釋之溫嘆曰吳之多士於今見矣

晉王濟為侍中吳人張華為黃門郎濟每與華談論自晝及夜華辭義清辯濟不能屈

相納為光祿大夫掌閤門禮儀君卿里立月旦評何如閻曰壽夏侯勝則佳法也納曰未在時主隱在坐閻曰尚書稱二歡左傳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曰此官法也月旦評法也閻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積家

治文武兼備能酬答不服案柏稱美後魏中書令李誡
敬撰子以敬吳郡人世祖時為城以撫安其長史魏太武南
侵太尉汝陰王天賜統諸軍出鎮武泉太武親率大衆至瓠
始至仍登城西望久冢以問誡誡答曰此冢是故城主張長
史所葬太武曰何得見誡誡答曰先聖誡論事出機外城士視之視城
尚無城使人守護太武曰此人忠義可嘉因命為立碑銘其墓
使姓名立碑旌其忠義太武曰卿言是也使我知之因
命誡為文誡即為文進之太武曰卿文雖美未盡其事
後更為之誡又為文進之太武曰卿文雖美未盡其事
後更為之誡又為文進之太武曰卿文雖美未盡其事
後更為之誡又

人其相忿怒云云者是之時賊我祖宗至有受難之就相繼
[illegible]
曰如來白已為淮南服祖為所破此有信使無此消息王文謙
南土偏將不習於事魏主引進其大軍未至而河冰
向合文謙宣及孫木為魏主所殺由因魏師而[illegible]
[illegible]一旅[illegible]魏主因[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宋兵以有詞辭者自通初賊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許為中書令人勸使接之預識者以為非計善明到京師許異許曰帝國舊好中書者奏人異許曰異所以得接隣境公者內外臨帝國二國通和所親好矣以才辨相問則不忘舊好善明乃曰王朝故隣境內開大何可見子良答曰卿即使於南北豈宜親與張緒失四人而已善明逆席遍論史事以觀儀體方圓無所若疑不答數事善明甘相歎服曰謂昇曰一日見二賢實慰向所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

唐承先字子通潁川人貞恪不形於色人莫能窺陽烈王在州鎮以風采聞遊處之令講老子遂通名僧成來遊無論難成異歸善至承先徐詢所疑僧成隨問而解所未聞者則加敬重徵州主簿朝更王聞之被為法曹參軍並不赴

陳威宣初性寬恕太建時為吏部尚書領選又管置官屬左僕射江總以先帝舊臣不親細務威宣每事先令相聞然後奏決總甚不平威宣知之謂總曰公今中興宰相若不親細務恐非所以先帝舊臣待委親信之意也總乃感悟

高祖以舊俗相沿務為苛擾改革其風百姓安之

高祖以舊俗相沿務為苛擾改革其風百姓安之

文帝即位為太子中庶子時高祖新誅楊素素有功於高祖而文帝甚惡之高祖每為之不平文帝後謝事高祖曰素有大功於國陛下雖欲誅之不宜如此高祖曰素每事輕我我是以誅之文帝曰素雖有罪陛下宜以漸責之使知所以改過今暴加誅戮臣恐遠近人情不安高祖曰善

文帝嘗侍高祖宴從容言及政事高祖曰我昔在周朝每與人言輒為人所欺後漸思之人雖欺我我不欺人此心常坦然以此處事所以不為人所疑

冊府元龜卷八百三十五

總録部　八十五

性質

情欲

論性

天之所命不易者性氣之謂也是故聖人因其性而為之教焉使之去惡而遷善也然則性之為物豈可以善惡言之哉

荀卿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於犯分而歸於暴矣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揚子曰或問人之性善惡混曰茫茫哉孰知其原曰人之性善惡混修其善則善人之性惡惡人之性惡修其惡則惡人

人情欲

後漢書張湛字文通安定烏氏人也父奉為郡功曹湛少孤養於叔父叔父卒湛為行喪三年事畢讓財與兄子而守墓廬墓上生草木湛手芟除朝夕拜掃鄉里稱其孝行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同郡友善而融才高博通符但以精確守節為融所敬重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有俊才而不修威儀飲酒豪奢不為鄉曲所稱

無欲

後漢書桓榮字春卿沛郡龍亢人也好學有高行常慕曾閔之為人官至太常令

隋書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邵北齊著作郎劭少沈靜寡欲篤學不倦

唐魏徵字玄成鉅鹿人也大業末為太子洗馬

杜佑字君卿杜預十四代孫也至佑徙家京兆杜陵代為冠族佑少有重名而好學不倦自強不息

薛元賞字君慶河東汾陰人也父收北齊著作郎元賞少聰敏有父風

廉潔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儉約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清貧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謙退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慎言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慎行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好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博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強記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述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著書

後漢書趙憙字叔陽南陽宛人也為大司徒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

任賢授之權使商且之行發言無忌過已前勿悉切奉以誠誠大理而不奪可以集其事可以化於仁也雖威儀斯定民未無敬愛則為鄉黨州閭笑左右所以苟合能通其所也備何為哉

漢周勃為相初將軍為人木強敦厚以為可與安劉氏必定呂氏勃自以為不如陳平平亦自以為不如勃及孝文即位平為丞相勃為右丞相朝罷趨出頗自驕意謂丞相尊乃稍折節為禮以下丞相平亦自堅卧以為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錢穀之數平顧謝固有主者陛下即問主者平以為各有分職陛下即問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外鎮撫四夷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上曰善君所教丞相亦各自有主邪陳平謝曰陛下即問臣以陰陽臣即當以陰陽對之即問臣以錢穀臣即當以錢穀對之今陛下即問臣以臣之所主者邪且陛下即有急使臣決獄臣安得以未習而對之於是上稱善而右丞相勃自以為不如平平後聞之亦稍自責勃乃謝病請歸相印平專相

孝文帝時賈誼年二十餘以博士最為年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嘗不先諸生發之於是諸生以為能賈生自以為才能不及也

後漢光武帝宣帝遺詔令公卿大夫博士議所以為後嗣者以為太上皇帝親受命創業垂統為漢太宗孝文皇帝本以藩王入繼大宗德侔天地功茂黎元廟宜稱宗為世不毀制曰可

晉武帝泰始初詔曰古者建國諸侯以藩屏王室漢魏因之以寧天下其令諸王置師友祭酒各一人郎中令二人侍郎四人典書四人典祠令一人諸王公侯置師友各一人郎中令一人侍郎二人典書二人諸國置上中下三軍各有差

晉武帝咸寧初詔曰古者建國諸侯以藩屏王室漢魏因之以寧天下其令諸王置師友祭酒各一人郎中令二人侍郎四人典書四人典祠令一人諸王公侯置師友各一人郎中令一人侍郎二人典書二人諸國置上中下三軍各有差

晉武帝泰始初詔曰古者建國諸侯以藩屏王室漢魏因之以寧天下其令諸王置師友祭酒各一人郎中令二人侍郎四人典書四人典祠令一人諸王公侯置師友各一人郎中令一人侍郎二人典書二人諸國置上中下三軍各有差

晉武帝咸寧初詔曰古者建國諸侯以藩屏王室漢魏因之以寧天下其令諸王置師友祭酒各一人郎中令二人侍郎四人典書四人典祠令一人諸王公侯置師友各一人郎中令一人侍郎二人典書二人諸國置上中下三軍各有差

開民事竟不用
王智深琅邪臨沂人也祖猛之風儀初晉建平王景文素重任
王遵之黃門郎以父喪帝自幼儀及通貴後每為人談之世稱其
志遵
張敬兒為開府儀同三司新拜謂其故舊曰我拜後應開黃閤
因口自為誠譬敬兒知不識書嘗跳為伯乃習學讀孝經論
語於前林木處處誦之兒呪神自撫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
得誠於者使之
源休兒其弟也兄為征西將軍而休兒不肖出宜常居上
休中與居民不易敬兒呼納之甚厚休兒內一出視納兒輒
復去
梁崔靈恩武帝時為國子博士性拙樸慶采及輯經術理其
有精武
後魏鄭羲字季和滎陽開封人也父道昭中書侍郎羲年十
五

撰周禮注疏而內多異書
撰起居注羲中書侍郎性訥直每上封事帝甚敬切不憚忤
恒大性彊躁言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
北齊王昕為書監雅好清言尚無機務在東魯僅聊其同行
記者語之曰昕訥於口而敏於手不歸為無益而反何以自明
邢劭後見文宣說此言以為笑樂昕聞之故訥口而敏於口不識造
北齊馬光明三禮為國學博士帝親臨釋奠初數山東義
學之士先與抗衡諸儒莫能窮其深奧張思伯劉軌思等並被
太學博士光明口訥而義理無礙朝廷不之貴也
牛弘魏帝時為右光祿大夫帝嘗賚之物引至閤下不能言退
延壽魏孝靜時為國子博士訥於口辯於筆
唐高祖文德皇后長孫氏諱某河南洛陽人也祖某魏
諡曰某父某隋開府儀同三司南川郡公后生而柔順不妒不
諂高祖文德皇后每以此事聞於內外常稱嘆之后幼而貞
識寡言笑以禮自持

重恩惟深近口不能辯論必在乎默識然而性合貞順
然機敏雖大才要總無由免焉
翰文子晉大夫甚善明若不出論其口訥而非默人訥公
孫也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
漢周昌為御史大夫高帝嘗燕私擁戚姬於膝而問昌我何如主
而昌吃重之強帝問其說昌為人吃期期知其不可詔雖口吃
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口不

詔帝然而笑即罷
李廣為郎中將軍時以口吃事孝景
司馬相如為梁孝王客還令口吃而善著書
揚雄為郎給事黃門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
後漢張衡善術學不好榮利常慕閭里閒寂之士
臨時孤坐必在
劉寬為司空林宗至請郎林宗謂寬口訥心辯有主琬之質
辛毗為尚書令毗口訥而雅有心思
真朗為家令奉使至荊州與劉表會表為設酒食朗為談生辭大義有雅才而訥於言後至內
黃令
何休為公羊學休口訥而雅有心思
范寧為豫章太守上表戒子弟以口吃不得作幹任之職口守
義而已

崔琰字季珪从撰訥後至中尉
晉左思字太冲為殿中侍御史紙筆口訥而辭藻甚麗
朱詢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王門將詢丹給使吳平內徙
侯官武勇而吶口不知書為鄉時督見鄉里士大夫擯落而
已及為將帥逐以謹慕
郭援為王敦記室參軍經術學有高才而訥言論詞賦為
中興之冠
孫盛口訥好學有才識州府不就高居講授之間後至長武帝
軍安置內史
某侯納沈靖深遠外訥內敏
南齊褚淵兆為尚書中郎隆昌初劾疏接北使聘有以口訥右
讓不當不見許
桂陽之役將軍魯休竟便郡不知所以聖辭親人授之辭而休
言度智謝歡日皆得上口會高宗崩儀行右頭城度於大界中以

府　八百三十五　九

自謂能暗哲志所教乃大言同度啓公度啓公度無食爰笑曰
烏何是無食之鄙
朱百鼎
飛衆安為勃州刺史率蒸居聽政常留心獄訟及為別駕素
事事相謂寬解問之並無對但素谷右事在職中高祖不悅
後周王雅字雅谷右人而口訥有膽勇善騎射出為右戰
功除都督賜爵安居縣男
高熲字昭玄渤海蓨人也父謙博士論講經義辯而
慶業性聰敏好學不倦解屬文但口吃不能持論後至開府
儀同三司
隋魏澹字彥深鉅鹿人少有才學辯急口吃言語蹇難人甚中為
石司部
但君性寬容與短小言辭訥滯而才學有餘東宮書僚引款交
言而辭於行勝帝喜令其宣詔至尊前奏事不能口退還
恐之皆曰書語小辨故非宰臣儀也

府　八百三十五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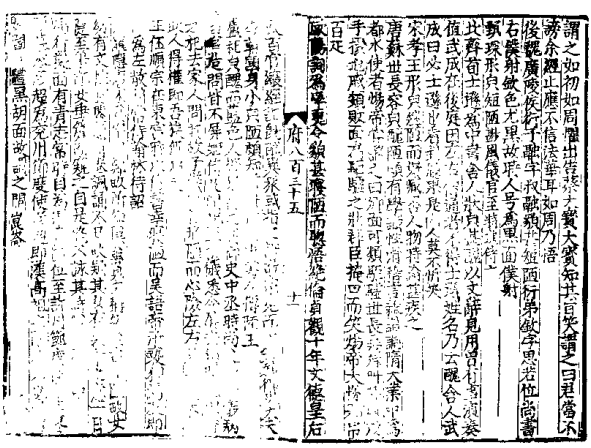
大矣

醜酒

夫民之生也有天地之數象為物之盛物變不同其形貌異乃
有性質形制醜或醜陋或醜拙或醜惡於人情稱物記載得而
稱述故以醜之言故尚形不醜之論真先賢之玄戒哉
牸牛取其脅子之家自黑而上膚色黑而下膚深目而短鼻
牸牛
華元宋大夫將子之家自黑而上膚色黑而下膚深目而短鼻
曹羈晉人出奔秦大夫將適其廢見於穆公穆公將妻之羈
以醜辭
故尚適郡徵民意公親以問從使之娶焉者有善者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於前辭
而使立於堂下一言而善於前辭酒聞之曰以歡即也

府　八百三十五　八

執其手以口自言貴矣夫
三年不言不笑以如喪
大旨可已我不能射之遂不言不笑夫今子以不能
射而已不可以已我不能射之遂不言不笑夫今子以不能
敖冬華子若不言幾失子矣
敖冬華子若不言幾失子矣
公孫呂衛靈公之臣長七尺面皆三尺鼻目耳口各三寸
天下
衛靈滅卿字子叔武仲人狀甚醜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有勇
而多智義與而順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門遂至
于今三百人從之論孔子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
魯人矣之子以只取人失之子羽
南宮子子羽名縚字子容魯人長不盈尺狀貌甚醜
嗛豬鬲大夫也長而上銳而下豐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長而上銳而下豐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長而上銳而下豐



冊府元龜　卷八百二十六　總録部八十六

養生　勅附

文子曰大上養其公養即大人之上也其次養形形養即小人之下也公養以德形養以物物德兩忘以反於樸樸德大全與天地合一也德五行以為質質養於五行以為德德即生理因物之以順樂即心

宋劉凝之字志安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山嶺絕人跡爲小屋居之并藥服之
南齊顧歡吳郡鹽官人好學於天台山開館衆徒號爲顧學服食不
粒人通
梁陶弘景丹陽秣陵人初有異神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書一
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貴要觀白日不覺爲遠天天
臨四年移居積金洞孔許數尋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色深
慕張良之爲人去古賢臣也
魏孔甯字盡預爲當陽令棄官歸家靜處獨樂以書籍琴酒自娛
後親崔浩爲左光祿大夫以公歸第因欲脩服養生之術而
恐譏之有神中録圖新經浩因師之
徐謇字成伯善醫術養常有藥餌及冬服道符年逾八十而氣
力之和
隋徐則幼沉靜寡嗜欲後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於
不而已
唐王希夷好道隱於商山師道士黃賾向四十年盡得其
閉氣導養之術常餌松柏葉及雜花散酒過于半史元明甚愛及
易景龍中已七十餘氣力益壯能日行三百餘里
徐謇字成伯善醫術養常有藥餌及冬服道符年逾八十而氣
力之和
隋徐則幼沉靜寡嗜欲後辭入天台山因絕粒養性所資惟於
不而已
唐王希夷好道隱於商山師道士黃賾向四十年盡得其
閉氣導養之術常餌松柏葉及雜花散酒過于半史元明甚愛及
易景龍中已七十餘氣力益壯能日行三百餘里
十三藏鄉里咸云散而成尚宗顯慶中被徵至將還昭謂有疑
爽固問思邈名醫久疾之消又問人事如何思邈曰曠欲大而
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膽
君若以慈悲爲主以恭儉爲用以喜捨爲德以平直爲操以
廣博大智者動參天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謹
如履薄冰慎小心也起起武夫公侯之成爲大醫也膽曰不
爲利回不爲義移行小心之方也動見規矩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
也昭陳又曾問曰養性之道其要何也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

之和

之道定百有不自慎與而能壽於道德者未之有也故養性之士先
須自慎慎者常以爲畏畏爲本吉凶之元也故士無憂畏則
仁義不成人無憂畏則禮節不設而憂畏之生不一端或
生於驕逸或生於貧賤或生於富貴或生於孤獨或生於
衆多或生於恩愛或生於嫌疑或生於威勢或生於迫脅
憂畏則神不守舍憂畏則精不保身憂畏則榮衛不通憂
畏則腠理閉塞憂畏則五藏六府受氣不平憂畏則三焦
壅塞上下不通憂畏則津液不布四肢枯槁憂畏則心
無所主神無所歸憂畏則悲哀愁憤憂畏則忘前失後
憂畏則恍惚狂迷憂畏則百脉不安憂畏則血流妄溢
憂畏則五藏空虛憂畏則六腑乾燥憂畏則肌肉消瘦
憂畏則骨髓枯竭憂畏則顏色變異憂畏則老壽夭折
憂畏則死生異路憂畏則存亡殊法是以養生之士
去憂畏之事除憂畏之源滅憂畏之因絕憂畏之緣
故能與道合同與天地俱存
唐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隱於太白山自言九
十三歲鄉里咸云散而成尚宗顯慶中被徵至將還昭謂有疑
爽固問思邈名醫久疾之消又問人事如何思邈曰曠欲大而
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膽
君若以慈悲爲主以恭儉爲用以喜捨爲德以平直爲操以
廣博大智者動參天地故欲方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謹
如履薄冰慎小心也起起武夫公侯之成爲大醫也膽曰不
爲利回不爲義移行小心之方也動見規矩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
也昭陳又曾問曰養性之道其要何也邈曰天道有盈缺人事

潘師正清靜寡慾居於嵩山之逍遥谷積二十餘年但服松葉
飲水而已
司馬承禎師事潘師正傳其符籙及辟穀導引服餌之道
孟詵客同州刺史中宗神龍初致仕歸伊陽之山第每蠲晚慕
志方如壯者謂所親曰若能保有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雜口良
藥莫離手
趙昌年十二精氣如少年德宗貞元中和三年徐華州
刺史辟於襄德縣時年八十趨拜聽揖占對詳明常退而歎異
孫公度善術數生年八十餘忽發憤便或析其術曰吾初無術但
未窮以元氣佐吾怒氣每當温平
後唐許寂不知何許人少有道術性寡慾絶粒餐霞居仙陵熱度
通默見李禮遇之延之中堂禮謁之延之中堂無恨畏懼之道而
漢南謂之徵君以攻養陽道與兄弟兼親奉蜀與時行道術

蜀人知之蜀王建時以鄰禮待之五國相同光末平蜀與之三衍俱降入東京居于洛陽以高年精彩健中講說言語條貫不怠倦可怪人黃知其際人言有還丹養氣之術不知信否時年八十餘

晉高祖天福初為秘書監集賢學士判院事以疾辭位乃授户部尚書致仕遂居潁川嵩李鑄年將八十善服氣導引術以鍊之遐壽有道術酷愛之仍以潁川逼戒而乃卜居洛陽與李愿為鄰日相從遊詠焉陳摶之隱華山衣野服頭陀而游於大梁山中古宮觀址漆炭為糧啖松葉多寒而不死時年八十餘蓋氣不衰而有生容振鬚髮俱有精神

韜晦

夫用晦而明藏易之旨伴藏若愚老氏之訓與其鋒銳而罹患孰若悶悶而保命其有苦中藏德違世匿迹心可以貴功名可以經邦國而乃罹此多難不能自奮或厭在泥蟄或委於樵牧

高翔之羽同夫雌伏藏蕭潛之有以之可選深志而內曜不飛于色克保其身斯安之一旅悵顯登信君子之大全達人之盛德者哉

秦武子衛大夫也其子公孫賦子孫無適則愚甚萬不可及也

荊嗣魯人也將於邾舉愚以戒與荊嗣博爭道舉均踐怒而叱嗣離坐就謝輒和而歌於市中相從若無人

毛公薛公皆趙之賢士也人無知者藏於博徒薛公藏於酒人

秦宓蜀之名儒也劉先主時為學士博覽群書而性訥於口每與人論辯不能出辭以相抗屈若無才

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受業者欲隨時學遇不肯教但勸讀百遍而義自見遇謂之曰讀書百遍而義自見人苦不能精耳為學當先須讀書三遍言讀書三

弟子名為顏淵子貢李路稱有文章或疑讀人而乞丐於人或
未要諸兒與歸止宿舒氏貧食所得以養人或
孔萬齊勝人初將大學後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傭為部對門里
街坐友人荊州刺史范行部聞遠高為導聘迎式式見而識
之勒與代高為郡守高亦竟不肯往結得人歡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為郡功曹太平盛賊理從結得人歡
心自以為父官不建逐辭家歸鄉里同郡王伯齊載
監生來太原上黨閒輒為妻除前去陌上遇寇通
人莫知其適後常北尹嘗與召客宴飲小兒從傍
穩乃變服客傭為夫拔置舍後為梁東縣國都尉
九歲為隨生時數親里無名者年四十縣令與東海王良
皆以為能生時數親里無名者年四十縣令與東海王良
皆以為能生時數親里無名者年四十縣令與東海王良
皆以為能生時數親里無名者年四十縣令與東海王良

仲長統山陽高平人性倜儻敢言不拘小節每列論古今成
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
親舊每勸令仕統曰昔賢達之士或隱居以求其志或
迹與光塵或自穢其身或放言於當世或默語於
玄妙或寄心於山林或託意於酒色此數子者
或以為狂或以為惑或以為愚或以為病
或以為醜或以為拙或以為劣或以為弱
或以為下或以為困或以為窮或以為賤
或以為貧或以為苦或以為辱或以為恥
或以為危或以為險或以為禍或以為敗
或以為死或以為亡或以為滅或以為絕
或以為無或以為非或以為罪或以為過
或以為失或以為錯或以為誤或以為謬
或以為虛或以為假或以為偽或以為詐
或以為欺或以為妄或以為誕或以為謾
或以為惡或以為逆或以為凶或以為賊
或以為盜或以為姦或以為邪或以為佞
或以為諂或以為貪或以為暴或以為虐
或以為殘或以為酷或以為刻或以為薄
或以為忍或以為愚或以為頑或以為嚚
或以為騃或以為癡或以為聾或以為瞽
或以為瘖或以為瘂或以為跛或以為躄
或以為眇或以為盲或以為傴或以為僂
或以為侏或以為儒或以為短或以為小
或以為陋或以為賤或以為貧或以為苦
或以為辱或以為恥或以為危或以為險
或以為禍或以為敗或以為死或以為亡
或以為滅或以為絕或以為無或以為非
或以為罪或以為過或以為失或以為錯
或以為誤或以為謬或以為虛或以為假
或以為偽或以為詐或以為欺或以為妄
或以為誕或以為謾或以為惡或以為逆
或以為凶或以為賊或以為盜或以為姦
或以為邪或以為佞或以為諂或以為貪
或以為暴或以為虐或以為殘或以為酷
或以為刻或以為薄或以為忍或以為愚
或以為頑或以為嚚或以為騃或以為癡
或以為聾或以為瞽或以為瘖或以為瘂
或以為跛或以為躄或以為眇或以為盲
或以為傴或以為僂或以為侏或以為儒
或以為短或以為小或以為陋

帝曰善比喜酒日少飲以下觀行以上時人謂僅上方山寺不足下北齊計有京落開已欲棄我於季孟之間乎卒爲安南內史稍遷義興太守秀之在相對欣然傍若無人久共邑安催國於山陽康侯位至中散大夫

王訏字處穆祖相之從弟父會稽御史訏少爲從兄敦所知以天下多故不營當世名門潛心學植年四十爲州禮命大舉皆不就

王述性沈靜每坐客聚辯端緒起而述奪之語如也少簡父濟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以門地辭爲中兵參軍數見輒使言懷述但未嘗答因王掾不爽人何言癡也宜至衛將軍尚書令

顧榮機弟謙初爲尚書郎太子中舍人廷尉正常欽謂謙曰謂友人張朝曰惟謂可以志愛但無如恨何耳劈王司空導大司馬王薄周禮權變欲舉及竊終已昏酣不綜府事以清

告友人長樂馮鑑熊鑑周長史嘉嘉爲王薄所以頸拔才望委以事機不復計南北親疎欲平海內之心今府大事夥非適客之攻頻日榮江南望士且君職日淺不宜輒代劾之議曰可轉爲中書侍郎掌不失清顯而齊更以貴子孫出之白圓以爲中書侍郎在職不復飲酒人或問之曰何前酣而後醒邪榮權變如此

郝隆字佐治南郡人也初爲桓溫參軍溫甚重之後爲征西大將軍長史

謝鯤字幼輿陳郡陽夏人也父裒太常鯤少有高名而任誕不羈嘗與人書自稱曰鯤白其書爲世所重

阮修字宣子陳留尉氏人也父侃太尉修少有盛名而任達不拘

光祿勳

王忱字元達小字佛大太原晉陽人也祖坦之父恭忱少有風氣好酒任縱不爲細行人士多以此譏之

王恭字孝伯小字阿宋太原晉陽人也祖坦之父恭恭少有美譽

王濛字仲祖小字阿奴太原晉陽人也父訥之濛少有名理

王述字懷祖小字阿龍太原晉陽人也祖正父承述少有令名

王坦之字文度小字阿智太原晉陽人也祖正父承坦之少有令名

王導字茂弘小字阿龍琅琊臨沂人也祖覽父裁導少有名理

王敦字處仲小字阿黑琅琊臨沂人也祖正父承敦少有名理

王承字安期小字阿大琅琊臨沂人也祖覽父裁承少有名理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菟琅琊臨沂人也祖正父承羲之少有名理

王獻之字子敬小字官奴琅琊臨沂人也祖羲之父獻之少有名理

王珣字元琳小字法護琅琊臨沂人也祖導父洽珣少有名理

王珉字季琰小字僧虔琅琊臨沂人也祖導父洽珉少有名理

王弘字休元小字阿壽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弘少有名理

王曇首字元德小字僧達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曇首少有名理

王僧綽字休元小字阿壽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僧綽少有名理

王儉字仲寶小字阿瑩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儉少有名理

王融字元長小字法施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融少有名理

王僧虔字簡穆小字阿瑩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僧虔少有名理

王慈字伯仁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慈少有名理

王志字士行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志少有名理

王昕字元景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昕少有名理

王褒字子淵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褒少有名理

王筠字元禮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筠少有名理

王規字子矩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規少有名理

王訓字子敬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訓少有名理

王詢字子信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詢少有名理

王誕字子仁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誕少有名理

王廙字世將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廙少有名理

王彬字世儒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彬少有名理

王舒字處明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舒少有名理

王邃字幼遠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邃少有名理

王廞字世胤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廞少有名理

王籍字文海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籍少有名理

王泰字叔和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泰少有名理

王偃字仲德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偃少有名理

王劭字君懋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劭少有名理

王固字子堅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固少有名理

王國寶字永寶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國寶少有名理

王恭字孝伯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恭少有名理

王忱字元達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忱少有名理

王濛字仲祖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濛少有名理

王述字懷祖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述少有名理

王坦之字文度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坦之少有名理

王導字茂弘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導少有名理

王敦字處仲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敦少有名理

王承字安期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承少有名理

王羲之字逸少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羲之少有名理

王獻之字子敬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獻之少有名理

王珣字元琳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珣少有名理

王珉字季琰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珉少有名理

王弘字休元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弘少有名理

王曇首字元德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曇首少有名理

王僧綽字休元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僧綽少有名理

王儉字仲寶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儉少有名理

王融字元長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融少有名理

王僧虔字簡穆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僧虔少有名理

王慈字伯仁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慈少有名理

王志字士行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志少有名理

王昕字元景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昕少有名理

王褒字子淵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褒少有名理

王筠字元禮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筠少有名理

王規字子矩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規少有名理

王訓字子敬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訓少有名理

王詢字子信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詢少有名理

王誕字子仁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誕少有名理

王廙字世將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廙少有名理

王彬字世儒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彬少有名理

王舒字處明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舒少有名理

王邃字幼遠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邃少有名理

王廞字世胤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廞少有名理

王籍字文海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籍少有名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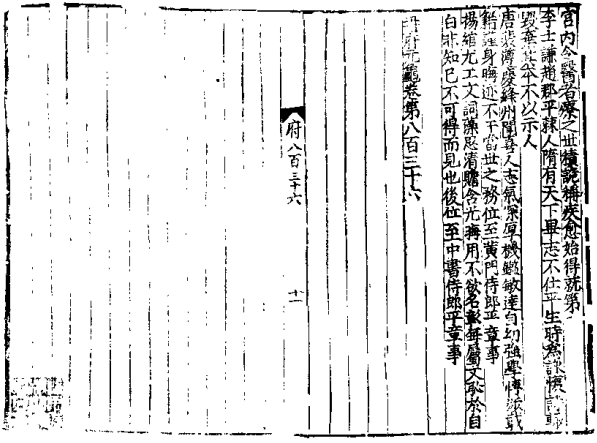
王泰字叔和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泰少有名理

王偃字仲德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偃少有名理

王劭字君懋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劭少有名理

王固字子堅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固少有名理

王國寶字永寶小字阿興琅琊臨沂人也祖曾父珣國寶少有名理



官內令醫看療之並精說藥疾愈始得就第
李士謙趙郡平棘人隋有天下畢志不仕平生好為詩愾
罷奉北齊不以示人
唐張濟虔絳州聞喜人志氣深厚機敏通幼強學博綜載
籍善身畸迹不干名世之務位至黃門侍郎章事
楊綰尤工文詞藻思清贍舍元舉用不營名數辭屬天歌於自
白非知己不可得而見也後位至中書侍郎平章事

冊府元龜　卷八百三十七　總錄部八十七

文章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書斯文之作尚矣故曰堯之欽若昊天舜之濬哲文明禹之敷奏以言皋陶之賡載歌賦之起原乎義騷人之後風流調暢漢氏中葉揚馬之徒枚乘古制傑構鉤交錯改汎遠廣奏事則出師表以感激陳情則陳情表以悲惻分讓並陳因校振華皮子雲有釐撓之說蕭統興推輓之歎而公幹奏記與異體制讓作言簡殊旨氣韻相高流為有五自漢至魏四百載間文體三變自是而下宜隨時載由變而以來況于五代爲辭之士連衡接武咸用詮次以備大唐記言記動原名宰楚之同姓也爲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害其寵讒之王怒而疏平故平憂愁幽思作離騷離騷者猶離

附前代文章

憂也又有賦二十五篇

附前代文章

賈誼梁大夫有賦四篇

附前代文章

宋玉楚大夫有賦十六篇

附前代文章

孫卿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屈原賈楚人爲大中大夫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朱建賈大夫高祖聘號平原君有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莊夫子名忌爲中大夫大子監以任公叔之位參護軍陽翟侯及渡淮水爲賦以弔屈原後三年自鴈飛入賈生舍止坐隅鴞楚人命鴞曰鴞飛入舍主人將去賈生乃以鴞自傷長沙卑濕自以壽不得長傷逝之賦

附前代文章

東方朔大中大夫有賦二十四篇

附前代文章

枚乘弟子鄒陽齊人爲上大夫有賦十五篇

附前代文章

吾丘壽王字子贛趙人爲光祿大夫有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終軍濟南人爲謁者給事中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嚴助會稽人爲中大夫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司馬遷字子長夏陽人爲太史公有賦八篇

附前代文章

孫卿爲蘭陵令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荀卿之字長倩東海人爲前將軍博成侯有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徐明字長君爲河內太守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李忠爲路寢郎有賦九篇

附前代文章

趙幽王爲淮南王有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淮南王安爲長社侯有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伍被爲楚相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劉向字子政爲光祿大夫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李尋爲侍郎有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周長孺爲丞平陽公主舍人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華龍賦九篇

附前代文章

雉孔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別拂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王尚爲黃門侍郎有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徐博爲侍中有賦四篇

附前代文章

王賢爲黃門侍郎有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倪寬十秉爲御史大夫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張湯爲光祿大夫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司馬相如爲孝文園令有賦十一篇

附前代文章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爲太守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主父偃爲齊相有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嚴安爲上大夫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徐樂爲上谷長史有賦三篇

附前代文章

李步爲侍郎有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謝多爲侍郎有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李忠爲衛士令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震惶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張仁賦六篇

附前代文章

秦充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李忠爲侍郎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周長孺爲丞平陽公主舍人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華龍賦九篇

附前代文章

雉孔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別拂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王尚爲黃門侍郎有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徐博爲侍中有賦四篇

附前代文章

王賢爲黃門侍郎有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李尋爲侍郎有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謝多爲侍郎有賦十篇

附前代文章

李忠爲衛士令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震惶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張仁賦六篇

附前代文章

秦充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李忠爲侍郎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周長孺爲丞平陽公主舍人有賦二篇

附前代文章

華龍賦九篇

附前代文章

雉孔賦一篇

附前代文章

別拂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王尚爲黃門侍郎有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徐博爲侍中有賦四篇

附前代文章

王賢爲黃門侍郎有賦五篇

附前代文章

玉記為潘中都尉各有賦二篇
逸菜為左馮翊史有賦八篇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為常侍郎久之朔上書陳愚願陳
國之計因自說闚不得大官欲求試用數萬言終不見用朝因
皆論設客主用位卑以自慰論又設非有先生論此二篇取事
其意有封泰山貴和氏聲及皇太子生禮祠廟器上拓柱平
樂觀統帆八首七言上下
所謂詩者是矣
枚乘字叔淮陰人景帝時召拜弘農都尉以病去官復游梁
梁孝王聞乘枚高等王莽乘尤高等王莽乘歸淮陰有賦九首
枚皋字少孺乘之子也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武帝得之大
喜召入見待詔便賦平樂館書之拜為郎武帝春秋二十九通
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子生賦初朔皇后立皋奏
賦以戒姿皋為郎坐法朔也賦行至甘泉河東東巡幸封泰

山崖決河宣房游觀三輔甘泉宮
列錄上有所感便賦之
為賦乃使倡優為之
曲聞其事皆得其意嫌之笑不可勝數凡可讀者百二十篇其
如漫戲不可讀者乃數十篇
皋孝王來朝梁游說之士齊人鄒陽
枚乘鄒陽嚴忌之徒
相如見而說之因得交於梁王
齊梁鄒陽嚴忌等上書救竇嬰之賦以子虛之賦以游梁
梁孝王時鄒陽枚乘嚴忌等皆以文辯著名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為武騎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
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
相如見而說之因得交於梁王
游

潮淮南好士而樂道其盛欲求文章之名於後世以寫意於是
大雅作焉於是賦頌之辭興焉其後賦頌之辭興焉其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詩瑞乃作金人銘頌洛邑之美
崔駰字亭伯涿郡安平人也高祖父篆王莽大司空崔發之孫時
人武藝其太守靜將以後名失實駰被揚雄解嘲作達旨以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自漢武以來多賦後為其裁之所首賦頌銘誄箴弔論七言凡十五篇

王逸作機賦順帝時為侍中著賦誄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

又作連珠凡百二十三篇

王延壽字文考逸之子也有博才好遊會稽作靈光殿賦極為精麗

昌邑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其

題讓譽之乃作慕夢賦以自厲後卒病死

邊讓字文禮陳留人少辯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多諷興之辭

而終之以正亦如相如之諷也位至九江太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以文學知名為陳相宋貴有詩頌碑銘誄書

凡十五篇

蔡琰字文姬邕之女也博學有才辯適河東衛仲道夫婦不終

仲道兄統字公理山陽人博涉書記聘於文辭後於永和書禮

事年紀友人東海繆襲帝輯統才章足西京董賈劉揚

楊侍中德祖有俊才為丞相曹公主簿所著賦頌讚誄表

表記書凡十五篇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書公送吳魏劉表表以荊州大

夫先服其才名甚賢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表嘗與諸文人

共聚論秦並擇其才長最衡出遊見之飄然不周還以甚地

表無然為駭病乃從求筆札須臾疏表大悅益重

之後復得慢於表表恥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與

祖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輒重疎密各得體意祖持其手

曰孤之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荊州

太守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能言者黃祖舉觴屬客隆

之以媒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點辭采甚麗後為祖所殺

禰衡字正平平原人

張升字彥真陳留尉氏人為外黃令著賦誄碑書凡六十篇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

世論以譏切當時而終入山中草廬著述以貧約自樂世故作應

客難以自寄篇所作雜文數十篇多亡失而何人敬其才而不

敢名之皆稱為侯君

梁字伯鸞山一名鴻東平人少孤勤學博覽無所不通家貧而

尚節為人賦論時之曹著以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懼今此論

之作古豈不懼心又著詩知同之論為尚書郎遷野王令

未行病卒

蔡邕巨字伯喈陳留圉人少博學好辭章閑居歌古不交當世威

卓方秉雄駿之長欲固崔駰之丧欲以自通乃製頌贊碑誄銘

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後為左中郎將徵拜侍中

銘讚連珠傳於世

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朱穆字公叔南陽宛人為冀州刺史著賦誄碑文頌銘箴書論文凡十

九篇

高彪字義方吳郡人為郡中校著東觀載表誄頌等文因事撰

錄雲帥其之將序先第云表為督軍御史使督幽州百官大會

祖錢於長樂撰議郎故等官頌詩彪為作銘曰等其文

又以為夏商也出為內黃令卒於官文章多云

張奐字然明酒泉人後為弘農人為大常以當非歸田里卒所

著銘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李尤字伯仁廣漢雒人為大尉所著章表表議教令對策誄銘凡

十一篇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為京兆尹以病免歸卒十家所著詩論銘

應奉字世叔汝南人為司隸校尉以事起免以疾自

退追陸無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萬言

盧植字子幹涿郡人為北中郎將免官隱於上谷closed著碑誄表記凡六篇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博學好辭章又善書時人以為絕倫closed著述凡數十篇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為太祖軍謀祭酒魏國建為侍中粲善辭賦文藻華麗所作詩賦論議凡二十五篇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為太常卿肅博學多識貫綜群言closed著述凡數十篇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陳琳字孔璋廣陵人阮瑀字元瑜陳留人應瑒字德連汝南人劉楨字公幹東平人皆為司空軍謀祭酒closed著詩賦論議凡六十篇

繁欽字休伯汝南人為丞相主簿欽善書記與太子書說魏王closed為丞相主簿凡

夏侯惠字伯仁沛國譙人為太子中庶子惠著論議凡二篇

鄧展字子虎南陽人為太子文學展著論議凡二篇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為丞相倉曹掾儀著論議凡二篇

丁廙字敬禮儀弟也為黃門侍郎廙著論議凡二篇

邯鄲淳字子叔潁川人博學有才章善書初中為博士給事中作授子儀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字休伯汝南人為丞相主簿欽善書記凡數十篇

夏侯惠字伯仁沛國譙人為太子中庶子惠著論議凡二篇

鄧展字子虎南陽人為太子文學展著論議凡二篇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為丞相倉曹掾儀著論議凡二篇

丁廙字敬禮儀弟也為黃門侍郎廙著論議凡二篇

邯鄲淳字子叔潁川人博學有才章善書初中為博士給事中作授子儀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何晏字平叔為尚書僕射著論議凡數十篇

夏侯玄字太初為散騎常侍著論議凡二篇

劉劭有文藻又善言名理著論議凡二十篇

鍾毓字士季為中書侍郎著論議凡二篇

荀顗字景倩為中書令著論議凡二篇

傅嘏字蘭石為尚書著論議凡二篇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為太常卿肅博學多識貫綜群言closed著述凡數十篇

劉劭有文藻又善言名理著論議凡二十篇

鍾毓字士季為中書侍郎著論議凡二篇

荀顗字景倩為中書令著論議凡二篇

傅嘏字蘭石為尚書著論議凡二篇

何晏字平叔為尚書僕射著論議凡數十篇

夏侯玄字太初為散騎常侍著論議凡二篇

劉劭有文藻又善言名理著論議凡二十篇

鍾毓字士季為中書侍郎著論議凡二篇

荀顗字景倩為中書令著論議凡二篇

傅嘏字蘭石為尚書著論議凡二篇

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與皇族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甘陵賦焉

許靖字文休汝南人少與從兄邵俱有名稱邵為汝南太守靖為交阯太守

繁欽字休伯汝南人為丞相主簿欽善書記凡數十篇

夏侯惠字伯仁沛國譙人為太子中庶子惠著論議凡二篇

鄧展字子虎南陽人為太子文學展著論議凡二篇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為丞相倉曹掾儀著論議凡二篇

丁廙字敬禮儀弟也為黃門侍郎廙著論議凡二篇

邯鄲淳字子叔潁川人博學有才章善書初中為博士給事中作授子儀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繁欽字休伯汝南人為丞相主簿欽善書記凡數十篇

夏侯惠字伯仁沛國譙人為太子中庶子惠著論議凡二篇

鄧展字子虎南陽人為太子文學展著論議凡二篇

丁儀字正禮沛國人為丞相倉曹掾儀著論議凡二篇

丁廙字敬禮儀弟也為黃門侍郎廙著論議凡二篇

邯鄲淳字子叔潁川人博學有才章善書初中為博士給事中作授子儀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歎意文章自司馬王揚班傅張蔡之作遷文稱賦分當世矣書論政部有首則錯舉推求略皆高明自在內臧二十年官不過六百石依則先儒根文以見意敘曰釋論其文繼於賓戲達旨景煒六年後主後譙周之計遣使詣降於鄧艾艾其書正所造也凡所著述詩論賦之屬書百篇

秦密字子勑廣漢人少有才學為大司農辛甯見帝春之五帝皆同一洪災辯其不然之本又論堯帝王霸興衰之說甚有通理漢允南巴西人為中散大夫太子家令子時重其言於春秋然否論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為中散大夫太子家令子時重其言於春秋然否論

旌陽縣周尚字伯仁漢中人傳學多聞著晉問七篇歷三郡太守

吳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為大帝長史見赤烏元年郊祀歌其文為作頌

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也後紘見陳琳作武軍賦應機論與琳書深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

天下隔此周年火於文章每為稚伯故使美受此過差之譏但其實世今景卿輒郷在此足下與子布吳質注評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也為建武中部尉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大帝拜尊號周瑜論及元又作黃龍大牙幢在中軍詔事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以為銘軍凡自大帝統事詔文誥策皆綜所作綜好學博覽文辭敏捷每有命出手輒成初無所改定

薛綜字敬宣沛郡人少善屬文有才學為大子火師講論書疏為六年卒凡所著詩賦雜論誄數十篇名曰私載子弟追述其中為選部尚書詩太子少傅從王遷數領選事卒命掌繼作誄文詔策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以為銘軍凡自大帝統事詔文誥策皆綜所作綜好學博覽文辭敏捷每有命出手輒成初無所改定

薛綜字敬宣沛郡人少善屬文有才學為大子火師講論書疏為六年卒凡所著詩賦雜論誄數十篇名曰私載子弟追述其中為選部尚書詩太子少傅從王遷數領選事卒命掌繼作誄文

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學博洽南土之傳應詔議且奏舊老論者多云有異同昭著論辨理事出本意

又與裴玄張承詩皆傳於世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中庶子賦示在東宮性好慢戲夾太子和必為無益之事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八

總録部　八十八

文章第二

晉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瑀魏丞相掾屬文帝與瑀書稱其才藝優瞻九州公幹徐劉連翩而至籍兼之辭采壯麗足以高視曹劉而平氣坦心不拘禮俗任性放誕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遂中山酒一斛琴一張詩賦各一卷

晉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也祖資魏并州刺史父宏冀州從事楚才藻卓絶爽邁不羣有濟俗之志缺乏人倫之鑒年四十乃參鎮東軍事

晉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父基魏大將軍司馬文王之相也基以沈才學見重文王每與基書輒稱其字而不名其見親如此

晉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也父哲吏部郎皙博學多聞太康初舉賢良對策高第拜中書郎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祖瑾父芘並有才名岳少以才穎見稱鄉曲閭里號為奇童

晉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祖威魏吏部尚書湛少以才聞與潘岳俱有美名

晉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人也祖遜父抗並吳丞相機身長七尺有威容幼有異才文章清麗太康末與弟雲俱入洛

晉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幼有異才文章清麗機雲俱入洛

晉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少事皇甫謐博覽群籍

晉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父幹魏太僕玄少孤為外家所養

晉傅咸字長虞玄子也

晉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晉袁宏字彦伯陳郡陽夏人也

晉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也

晉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

晉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也

晉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

晉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也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

晉束皙字廣微陽平元城人也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也

晉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

晉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華亭人也

晉陸雲字士龍機之弟也

晉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也

晉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

晉傅咸字長虞玄子也

晉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也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晉袁宏字彦伯陳郡陽夏人也

晉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也

晉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

晉習鑿齒字彦威襄陽人也

晉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

晉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

晉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也

晉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

冠鵬飛鳴林白之儔不知所守蕩而真樸或染或放情之以身假之以事先後參世不遇之難遂乘桴浮海以極仲尼之志其為懷也遠矣

盧鴻字浩然范陽人為尚書僕射裴耀卿卒所著詩賦論辯數十篇名曰小道子

華嗇字良駿才學淳厚為秘書監元行冲所著論議雜詩賦之屬數十万言華楊墳少子也有子思所著文章數万言遭寇亂盡失

來君字廣微陽平人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賦以擬宋玉雖後漢尚書郎崔駰亦所著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孫逖字子昂太原人為秘書監給事中遺詩賦等雜數十篇

孫逖字安期太原人為秘書監給事中遺詩賦等雜數十篇

敬同郡王濬初楚州刺史濬不群少所推服惟雅敬同郡王濬初楚州刺史濬不群少所推服惟雅生於文覽之懷然增流潤之重伍至洛陽太守

余年乃作送初賦以致其意海絶重張衡左思之賦每三三復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大石山賦辭甚奇古人或以示友人

榮期六物試地嘗作金石聲期日恐完金石非中宮商然終為佳句時士應嘉其敏速

王昇字子高范陽人為尚書僕射裴耀卿卒所著詩賦論辯數十篇名曰小道子

華嗇字良駿才學淳厚為秘書監元行冲所著論議雜詩賦之屬數十万言華楊墳少子也有子思所著文章數万言遭寇亂盡失

來君字廣微陽平人性沉退不慕榮利作玄居賦以擬宋玉雖後漢尚書郎崔駰亦所著補亡詩文集數十篇行於世

左思字太冲齊國人辭藻壯麗造構都賦一年乃成後復欲賦三都會妹妹亦宮掖家亦師之詣著作郎張載注解乃詣著作郎張載注解以述其事改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勿見不情未愜後讀書及見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遂構於人門高貴勢門造而示之誤稱善為其賦序張載為注魏都劉逵注吳蜀而序之陳留衛瓘又為思賦作略解自左之後復重於時司空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人而更新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為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作此賦聞思作之乃撫掌而笑與弟書言其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瓿耳及賦出機絕歎伏以為不能加也遂輟筆焉

劉逵字仲規南陽人為少府卒所著論事議二十五首為時重

晉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父幹魏太僕玄少孤博學有文章太祖時為司隸校尉所舉奏免官後為弘農太守入為散騎常侍

弟咸亦有重名咸子嘏為散騎常侍

張載字孟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載少有文章太康初為著作郎轉佐著作郎專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以蜀人侍險好亂因著蜀記以作諷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讀之於殿閣上又為劍閣銘以旨司隸校尉傅玄見而善數以車迎之言談盡日遂入臨賦詩而去知名於京都作協和賦以美太康之政

張協字景陽安平人父收蜀郡太守協少有俊才與弟載齊名文章相亞著詩賦論誄十五首為世所稱

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祖父瑾父芘並有才名岳少以才穎見稱鄉里號為奇童年十二能屬文辭賦既長美姿儀善談論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謐謐誅岳坐除名

為長安令後為著作郎轉太傅主簿出為河陽令遷懷縣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傅主簿出為河陽令遷懷縣令復為著作郎轉太傅主簿出為河陽令遷懷縣令復

府八百三十八　七

洪為其後
晉關中侯初從川人為微騎常侍傳一人著作出補
中書侍郎領著作郎撰魏書及國史其文又作晉書
束晳傳五卷傳於世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為丞相王導記室參軍尤好莊老之學
深知玄理浮之士皆著學籍為中書侍郎為釋莊論二卷行於
世表述論雖文三百四十首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為時所
重謝安深知愛之桓溫以為記室參軍著啓事論畫
及魏晉勝流畫贊論畫雲台山記行於世
袁宏字彦伯陳郡人為東陽太守著三國名臣序贊
後漢紀三十卷文集十卷行於世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為秘書監著魏氏春秋二十卷
晉陽秋三十二卷文集十卷行於世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為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奏之
時稱良史又著搜神記三十卷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為中書侍郎著車服雜注
一卷晉紀四十卷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初任殿中將軍有高才而謙於言論
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好老莊而能清言為王衍所推
嵇康之論為著作郎傳於世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為尚書郎著周易老子指略二
卷論語釋疑三卷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為中書侍郎著尚書周易禮
記左傳毛詩義駁八卷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少以文章著稱中興以來公卿大
將軍王教訓為說文字音義四卷晉永興元年卒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為散騎常侍著論語集解
十卷晉中興書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為中書監著新撰文章
家集三十卷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為秘書監著文章流別論
二卷文章志四卷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為丞相王導記室參軍尤好莊老之學
深知玄理浮之士皆著學籍為中書侍郎為釋莊論二卷行於
世表述論雖文三百四十首行於世
顧愷之字長康晉陵人博學有才氣善丹青為時所
重謝安深知愛之桓溫以為記室參軍著啓事論畫
及魏晉勝流畫贊論畫雲台山記行於世
袁宏字彦伯陳郡人為東陽太守著三國名臣序贊
後漢紀三十卷文集十卷行於世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為秘書監著魏氏春秋二十卷
晉陽秋三十二卷文集十卷行於世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為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奏之
時稱良史又著搜神記三十卷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為中書侍郎著車服雜注
一卷晉紀四十卷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人初任殿中將軍有高才而謙於言論
郭象字子玄河南人少好老莊而能清言為王衍所推
嵇康之論為著作郎傳於世
王弼字輔嗣山陽人為尚書郎著周易老子指略二
卷論語釋疑三卷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為中書侍郎著尚書周易禮
記左傳毛詩義駁八卷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少以文章著稱中興以來公卿大
將軍王教訓為說文字音義四卷晉永興元年卒年四十一文集傳於世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為散騎常侍著論語集解
十卷晉中興書
荀勗字公曾潁川潁陰人為中書監著新撰文章
家集三十卷
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為秘書監著文章流別論
二卷文章志四卷

府八百三十八　八

之比稽康嵇喜不當者必後出相遺深識有亦當寄見意而
為散騎常侍卒官所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闡字仲初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損字叔子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亮字元規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翼字稚恭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冰字季堅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蘭字子慎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敳字子嵩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峻字子嶽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純字子悌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統字子道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統字子道潁川人為散騎常侍著文集及名撰記行於世
庾統字子道

府八百三十八

命與論定書員詩十首辭理可觀其人多引漢文帝之詞趣
謂要字要石為吏部尚書中護軍作銘文帝益讀祖逖書以示
坐客以此賜要石碑金也
承太守庾伯持中郎之孫也父弘為臨汝公有逸才大度庾表
留為詩史詩見其風情高遠少孤貧以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
聲又傳於後世大司馬桓溫府辟正議參軍溫甚重其筆翰後
史之作也眾論大司馬桓溫府辟正議參軍溫甚重其筆翰後
為東征檄檄未出溫以詩示袁宏宏即為檄文溫甚歎之
右溫府又與宏善袁宏為東征檄未出溫以詩示宏宏即為檄文溫甚歎之
時文宗不欲令人預聞從容言曰此檄大佳但未知作者誰耳
里閭宏云鄰北東征檄何故不及父及家君宏曰尊公
稱謂非下官敢專擅不遵從之耳溫笑乃曰君欲
為何物宏即答云四海英豪咸共誅之引身雖可亡道不可虧宣

王義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王羲之字逸少言談辯析有理致善楷書內史書興其父齊
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修禊事義之乘興書之遂為行書之
冠時人以為神助義之既以書聖自高每評古今筆跡以為

城之郡皆長為允德宏然而止宏賦又不及當假子胡故
於由是抽刀斷水舉白家公勳績此君雖大相揚宏者多
日我已成往尊公何乃言無因曰精金百煉在剖能斷劫力以消
將軍思靜亂長伏之歡為史所賞胡奴乃止後為三國名臣頌
又從桓溫北征作北征賦皆其文人高者晉書王珣伏滔同在
桓溫令滔與之至閑所傳於桓傳云後輒於北野讀賦物論德
異義體於此者故宏之高江以賢傳於世一世之足傷
乃敘傷於天下之後裁制事故為送之致以為未盡滔大得益
寫讀一句或為小勝溫曰何恩公之宏暖辭為自與不逮公公
心謂滔風而燭前為東閣祭酒辟為東閣祭酒安
推此生後日史部郎為東閣祭酒安
甚雅乃作頌之章宏頌文凡三百言傳於世

伏滔字文度平昌人為大司馬桓溫參軍從伐秦真字滔功
以進南屋敘著論一篇名曰正淮
溫中文少有才藻東陽太守
文善為文為世所重謝安
嘗云若朝廷文誥盡事委滔其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之不
宋謝靈運字康樂大謝明字元嗣為文章多用古事
先生傳後為嵇康論今解即嵇叔夜之不樂也子書以言其文才為
謝靈運為命子詩
王僧孺字孝孫東海郯人幼有才藻從叔尚書令瑒為置學士
文以示尚書令瑒謂謝朓曰此兒才學過人汝可與為友
二族共敦交代學後云雪繁庭廣咏風迴高殿詠陰陽而
用之後為吳國內史
王筠字元禮琅邪臨沂人祖儉尚書令父昶吏部尚書筠
並傳家業筠尤博學文章清麗為後進所宗

弘曰鄉弟何如柳弘答曰若恒如下官門户何寄高祖大笑一
次林子字敬立為高祖丞中郎中兵參軍轉國侍郎中書舍林子所
作賦讃三言歌詩文集行表牋記論奏子一百二十一首太
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經王大保弘也
薛樂字通達陳郡人善文章辭采之美與徐陵孔範等盛通相
攄世至周受長史黃門郎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為持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博聞強記
好為文章有文集傳於世
謝靈運陳郡人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近古獨步一時
時加愛之為世子中庶子靈運謂黃門侍郎傅亮曰我
作撰征賦後為永嘉太守所至輒為詩詠以敘其意為在郡一
周稱庾去職晉安會稽每有一百許車載書籍以為行李
為稱昔者周王之職晉侯每有一百許車載書籍以為行李
以自隨所至輒讀之故博聞多識今之學者不及古人
以自文飾為陋川內史以疾還彼州乘舟所載文章傳於

世靈運詩書皆乘獨絕並文竟手自寫為二寶賦自
以名重慮衆時政至是雖以文長見賤每侍中宴談賞而已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孤貧居負郭室甚貧陋好讀書自無所
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為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晉安帝
義熙中宋祖北伐還有宋公之授府遣使慶賀命參定居延
之與同府王參軍僚甚優至洛陽道中作二百許篇謀盡為魏
晉所有文辭謀盡為魏
晉所有文辭經泊潭為湘州刺史張
紀殺屬原文以致其禍免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初
永嘉大守乃作五君詠劉注以其辭旨不為大樂以況諸劉重
仲遠代之延之居屏里巷不與人間居者七年閉居無事作述告
之文後大守至延之與屏居之旨不合遂不相見
謝靈運陳郡謝混孫運襲祖爵為康樂公而
遊放無度紀文帝嘗令劉湛撰延之愆謬延之受詔便成無所
之乃就延之曰卿雖聖已現靈運靈運優劣聖曰詩五言如
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無處無錦靈運詩

謂人曰顏氏潮作委曲中叙謝耳方當誤後生
延之憂愛自潘安仁陸機之後文士莫及江右稱潘陸江左稱顏
謝焉
何承天東海郯人儒史百家莫不該覽為御史中丞將元嘉
何承天東海郯人儒史百家莫不該覽為御史中丞將元嘉
邊文帝訪訊群臣成以御遂之歐永天撰安邊論論上嘉納未行
事免官子所著文論並行於世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為尚書令領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九年
何尚之字彥德廬江人為尚書令領太子詹事元嘉二十九年
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論以明所守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人歷史部博涉多聞為黃門侍郎領著作
郎領西省事凡諸詔策皆共商也後為祠部尚書領太子詹事中庶
子顧歡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世
江淹字文通濟陽人幼有文藝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擢文釋情
賦於世
王儉字仲寶陳郡人博洽多通好屬文辭采過甥舅太子左衛

率為元凱所宗文集行於世
顏延子竣襲之第子也好學有文辭與弟駿齊以東海有定分
非智力所移嘗謂人曰我雖不及延年亦恨作
代耕推遠無關得乘八以其意命駕著作郎徐爰為撰錄於子之
詣愿連陳郡人為起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
城壘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東連為作文祭之
又為雪恥祝文章並傳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當為古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
孔潛俊有清當將以為文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孔

薛劉繪字士章彭城人永明末都下文士皆湊覓藩邸繪為後進領袖務章王嶷令作表須史即成嶷曰孤何以過此從禮使來論以辭辯物接魏使事事當提語辭鋒調人曰無論測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

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慧博涉有文才為中書郎永明九年武帝幸芳林園校賞使融為曲水詩序文義當疑造世稱之竟陵王蕭子良亦深相賞愛每與談論自晝及夜融亦盡心酬對子良嘗謂人曰王生機神速吾不如也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初為晉安王記室王薨嶸去職隱於東陽著詩品三卷論古今詩人之優劣云

冊府元龜卷八百二十九

總錄部　八十九

文章第二

唐太宗貞觀二年正月庚午詔曰朕聞上古之時人惟質樸雖有文章不尚華麗自漢魏以降詞人稍廣其間詩賦各有所長或以興寄為宗或以淫放為弊觀其時俗升降因茲變改大抵皆吟詠情性以敷其志歌詠事物以暢其懷雖虞夏之典弼諧之言不能改也雖雅頌之興諷諭之義不能變也然則文章之為用其來尚矣故能發天地之耀日月之輝經緯彝倫開釋情理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莫先於樂樂以和神仁以愛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於文而入於律故聽其音而察其俗觀其行而知其德是以自古哲王興滅繼絕莫不用之以經邦國以理人倫以事神祇以和上下以厚風俗以移教化以動天地以感鬼神以動植以飛走以潛幽以明顯以至以遠以近以小以大以柔以剛以遲以速以高以下以清以濁以哀以樂以喜以怒以愛以惡以欲以貪以仁以義以禮以智以信以忠以孝以悌以貞以順以生以死以存以亡以興以廢以治以亂以去以就以正以邪以善以惡以是以非以成以敗以吉以凶以賞以罰以勸以懲以褒以貶以賢以愚以貴以賤以男以女以夫以婦以父以子以君以臣以上以下以天以地以日以月以星以辰以山以川以陵以谷以丘以陵以原以隰以水以火以雨以雪以雷以風以雲以霧以虹以霓以霜以露以草以木以鳥以獸以蟲以魚以龍以鳳以龜以麟以禽以獸以蟲以魚以龍以鳳以龜以麟以禽以獸以蟲以魚以龍以鳳以龜以麟以禽

府八百二十九

府八百二十九

爲五言詩名與遊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坐事後又有會稽孔翁歸
[illegible]閉門坐卧蓬蒿翳然若山林亦爲名製又山寺能令鹿聽琴夜
[illegible]時悲鳥解人意解曉飲泉兼亦爲製又山寺能令鹿聽琴夜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適之高致蓋幽香之流世有文集二十卷總仁戚將軍吳興太守

晉子雲為貧外散騎侍郎常撰重雲殿藏書三萬卷遍為讀之

以表之甚見稱賞

劉勰左民尚書流之孫早博贍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

宴飲賦詩勰援筆立成高祖以示羣臣甚嗟異之

沈約為臨川王記室從容謂約曰卿才筆如此何不自製文章

外集以傳後世約答曰少好斯事竊慕古人但性不耐煩每為

文章輒自削改以此遂遲耳

王訓為侍中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為後進領袖

傳准有文才善辯職官至殿中郎著文集二十卷

劉芳字伯蕤少好學能屬文為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

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芳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時

庾於陵清警博學有才思為荊州大中正卒有文集十卷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元嘉中為晉安王子鸞南平王鋭

記室參軍著詩品三卷論古今五言詩評其優劣名為詩評

盧嶷字孝穆安成王秀好學善屬文嶷引為西曹參軍使以

疾去因遊東陽紫山據峯結宇讀書其文甚美為祖孫文學之士有高才多被引進退以不次嶷率性而動不能隨俗

沈浮為祖頤賻之故不任用乃著知命論以寄其懷

劉勰字彥和梁天監初為車騎將軍仁威將軍吳興太守

取定於沈約約取讀大重之謂為深得文理勰為文長於佛理

深加賞愛及約卒勰乃自剪髮燔臂誓於約靈座以明本志

既而變服投定林寺僧祐依憑積時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

僧祐律師著出三藏記集十四卷

僧祐律師著弘明集十四卷

僧祐律師著釋迦譜五卷

僧祐律師著世界記三卷

僧祐律師著法集雜記銘傳等二十卷

僧祐律師著薩婆多師資傳五卷

僧祐律師著十誦義記十卷

僧祐律師著三藏法門雜記等二十卷

僧祐律師著法苑雜緣起等二十卷

僧祐律師著法苑雜緣起等二十卷

僧祐律師著法苑雜緣起

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嶺南節度觀察使時南海舶至者皆先詣市舶使閱其貨物然後得交易其上真珠大貝奇物必擇最好者以進其下者縱商人貿易由是嶺南常貢外歲貢數萬計

李勉為宣歙觀察使時有軍將犯法勉將置之於理其人素為軍士所伏一旦為勉所殺軍士皆不悅勉知之乃召諸將謂曰汝輩以我殺汝將耶我為汝將不能庇汝而殺之我之罪也我請死於汝以謝汝軍士皆感泣而退

李巽為江西觀察使時有軍將犯法巽將置之於理其人素為軍士所伏一旦為巽所殺軍士皆不悅巽知之乃召諸將謂曰汝輩以我殺汝將耶我為汝將不能庇汝而殺之我之罪也我請死於汝以謝汝軍士皆感泣而退

使須先賜孫雖物場先經啓請詞理優給至於繁加點易遂言之文帝善其為獲史李士陰司空府記室參軍

當時加重為始與王府中録事參軍文帝甚重其詩文常令侍坐言及長梅波史傳尤善五言詩為言之文帝即日召雖宴使賦新成安樂宮雖援筆便就帝甚

書令江總與潘尤為博學善屬文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寄總後為刪改

為學士時甚製登高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已下諸名並不能加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製五十韻實入筆集內及江總次文章無所和本江述此意謂察曰吾才窮學盡無此文章無所和本江述此意謂察曰吾才窮學盡無此文章無所和本江述此意謂察曰吾才窮學盡無此

一傳此製僕詩亦頗奏之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

領已乃寫本付之為詩人推挹伏皆如此

頗見火孫賀好學有詞采初為文帝記室參軍高祖受禪拜

高祖幸大興殿降見賀引與談論高祖大

奇之

陸琰字温玉累遷晉安王友兼東宮直學士文帝臨聘

時頓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論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

援筆即成先所點竄世祖深歎久之

傅縡字敬事博學有才辯為尚書左丞縡加點易遂言之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

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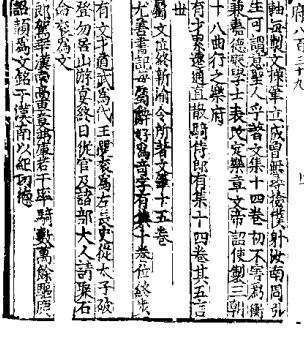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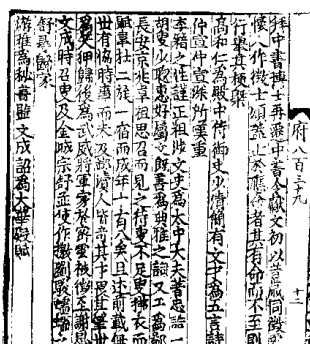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祖幸江陵縡時為尚書左丞高祖謂縡曰卿為我作一詔縡即為詔曰





高閑為中書侍郎奉詔造鬼子苑頌代作碑獻文書二位至光祿大夫好為文章重國書撰說令碑頌共數百有餘集為三二卷其文亦高允之流後稍二高為當時所服

趙逸好學成誦為中書侍郎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篇

盧遵辭旨典雅為一時所稱有文才為一家後來之冠司徒司馬平所為文筆數十篇

劉諶字仲華崔浩甥也史性至大尉司馬所著詩誄賦頌及諸文筆見稱於時

游肇以文雅見任為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皆傳於世位至驃騎大將軍

崔鴻叔則博學有文才為散騎侍郎撰不為時知乃著無諱子論

李彪為御史中尉所著詩頌賦誄章奏雜筆百餘篇別有集

李諧學有文辯當時才俊咸相欽賞所著文集別有集錄行於世位至秘書監

那產字寶好學善屬文以時作弘德為時所稱撰詩賦頌百餘篇

崔光本名孝伯字長仁雅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甚為孝文所知待常曰孝伯之才浩浩若河東注固今日之文宗也太和中改宮商協韻光又為五調詩以贈李彪彪為十二次

劉芳以親光又為三百餘篇行於世

高允為卿五十餘年撰著百餘篇文筆數百卷

張淵字叔清博中探賾文采兼優

程駿字伯良博學有文才著述詩賦為時所稱

崔光少傳業於博士李周仁又師事中書侍郎高閑閑以文學著稱光又為閑之外甥故光少而知名

邢巒字洪宗少好學善屬文

孫惠蔚博涉經史兼善屬文

祖瑩字元珍少聰敏有才學尤善詩賦

李騫字仲權博涉經史兼善屬文

李神儁少有才學為中書侍郎撰著文筆數十篇

李琰之博涉經史兼善屬文

李琰之博涉經史兼善屬文

百姓篇行於世

孫景少聰敏長有才學為太常博士宣武崩景撰諡議及哀策文

其文章數十篇

盧觀字子真博學有文才為中書侍郎撰著文筆數十篇

高祐博涉經史兼善屬文

高祐博涉經史兼善屬文

高祐博涉經史兼善屬文

書記撰古來文章并叙作者氏族號曰文苑未成而卒時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庾肩吾爲開府儀同三司及於所作詩頌碑銘撰集録行於世

庾肩吾爲開府儀同三司及於所作詩頌碑銘撰集録行於世

鎮命強作詩而帝讀之大悅引置懷袖之旁大笑其輕易最憎故是令君之子字吉心幼聰明有思理解屬文高祖時為黃門郎開皇十六年初作隋於含嘉門高在百百尺開隋告以北窗吉心於座請紙筆製神作須臾成奏之高祖抗目我見神作供奉中何加點筆不停毫常間以言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

魏高祖博訪子史善屬文隋王賞引為文學坐衣冠不整部防江南行軍總管宇文述為典軍書高祖嘉其得志為五言詩贈之曰平王東遷日天下好事者書壁而詠之王見以驕敵善屬文詞問皇中秀才李播非其道也於是見謝病歸家晉王陳滅江南以晉召之又表文帝令誦之集三十三卷後上江都

李德林博通文藝敷而理暢魏收常對高祖稱其父子曰李子雅文章敏速溫子昇慢之大笑曰魏常侍狀已敏實何不立比

老彭乃遜於溫子昇後於邢卲魏收王劭薛道衡德林於尚書令楊遵彥遵彥即令德林制讓尚書令表後筆立成不加治點因大相賞異以示吏部郎中陸卬卬見其文筆浩浩如黃河東注以示所見雖生制作陳卬仍命其子令與德林周旋成曰必無事宜師此人以為模楷尋平為高祖丞相府從事中郎隋代之際其相國邊境軍書皆德林之辭也高祖性恢弘有大度聞人有善則引而近之有惡則遠而棄之德林以梁士彥又德林以梁士彥及元諧之徒頻有逆意大江之南梁僧上國乃著天命論上之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亂失見五十卷

唐徵性聰敏善屬文為秦王俊學士俊後朝京師在益令徵於馬上為賦行一韻而成名曰述恩賦俊歡而善之又為述江源集禮序

杜正玄自八世祖景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僕射楊素與李德物三玄抗論酬對無所屈撓素不悅父之貴林也獻曰鵬鸞賦倪君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倚案之際援筆成章素見文不加點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祖鴻善言辭詞藻有子學大業末為李密所得著為記室參軍

楊素為尚書令當以五言詩七百字贈薛道衡道衡報以

宏拔風調秀上亦為一時絕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有集十卷

牛弘在周為內史上儒專文翰每有著論以大集六年卒加右光祿大夫贈儀同三司有文集十二卷行於世

何妥為龍門郡守以文詞為楊帝所重帝自東都巡京師妥天下大亂因為五言詩諷帝和之帝覽而善之因謂侍臣曰昔高祖愛詩體觸其在世忠為理教推使自直故此者未可以言詩也今煬帝作俗體好虛自直以文飾非妥五言詩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煬帝所愛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今其諷詞自直所謂君明政之試至於此矣煬帝以道御事主客郎薛道衡為尚書左外兵部陳使傳煬帝以道御事主客郎薛道衡對之煬帝詩五十韻道衡知之商北齊美親必日傳緯以謂以

[illegible]

張説為翰院以文詞名負載三十一年盡物等成詔誥勳德
大宗皇帝實録而説為之首説名負載而就太宗實録今人
宋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封聊城軍之日為宰相所忌出為外郡刺史上書極諫著
述多言姻戚事頗詆諱是時天下知名無賢不肖皆記錄其文天后朝
中使馬仙童馬默無能為也新傳曰本下夷諸蕃九重
默而曰國有此人而不用漢無能為也新傳曰本下夷諸蕃九重
其文每進使人朝夕重出金貝以購之文字名遂播如此
孔紹安少以文詞知名為秘書監因侍宴應詔詠石榴詩曰只
為時來發花開不及春時人稱之
蘇味道初為監察御史奏劾皇帝舅父裴居道再登
左金吾將軍訪當時事記錄而成理清
宋務光代
朱敬則為右補闕睿宗踐祚召入為諫議大夫
敬則十卷為當代所重有集十卷傳於代
崔融為國子司業兼脩國史為文典雅辭學有集
十卷傳於代

杜審言雅善五言詩為沈佺期宋之問所推重每一篇出好事者
輒傳誦之
蘇頲五言詩為張說所稱其集二十卷
賀知章工草隸善屬文與張旭為忘形之交
張旭善草書
李邕為北海太守有集三十卷
李華為中書舍人文章冠絶一時
蕭穎士為秘書正字文章高古
元結為道州刺史文章雅無風雅之體而清甚奇高為時人所賞累遷
陳子昂善為歌詩書尤善隸文初為感遇詩三十首京兆司功王
適見而嘆為曰此子位為天下文宗後為武攸宜管記文翰皆要
之有文集十卷文人黃門侍郎盧藏用為之序章氏兩代為文章
章承慶為國子祭酒司業李嶠為文章雅麗時稱三絶
初坐附張易之弟昌宗兄賈配流嶺表時務之等既沈淪承
慶大市解帶而詩緊緩章敘若家人談議以為無如承慶者乃召
承慶為之承慶神色不撓援筆而成詞甚典贍時成歎服之
亂累當久用心多搜綴舊事詩少新之境
盧藏用尚書承慶之族有才識與知名士為詩酒之友
蘇頲
蘇頲為尚書右丞相
張說為中書令文尤長五言之作為文人稱為沈宋
任華為文章有集十卷與李白杜甫為忘形之交
李適為工部侍郎時天台道士司馬承禎被徵至京師又遷
嵩山詩敘其高尚之致其詞表美而清朗其上無不屬和凡百
餘人徐安貞為中書舍人文翰冠絶時輩安貞先為中書侍郎
之文雖無集傳於代然掌綸誥之務於制敕為詞理之要
時人稱為得體如今之舍人亦一時之文士焉
李華為監察御史與蕭穎士為忘形之交善屬文著有文集
李華為左補闕與蕭穎士為忘形之交善屬文著有文集
元德秀為魯山令文章高古
獨孤及為文章高古
梁肅為文章高古
柳冕為文章高古
權德輿為文章高古
崔元翰為文章高古
呂溫為文章高古
韓愈為文章高古
李翺為文章高古
皇甫湜為文章高古
李德裕為文章高古
李絳為文章高古
李商隱為文章高古
劉蕡為文章高古
杜牧為文章高古
孫樵為文章高古
裴度為文章高古
劉禹錫為文章高古
柳宗元為文章高古
白居易為文章高古
元稹為文章高古
張籍為文章高古
王建為文章高古
賈島為文章高古
姚合為文章高古
李賀為文章高古
李益為文章高古
盧綸為文章高古
韓翃為文章高古
錢起為文章高古
劉長卿為文章高古
韋應物為文章高古
柳宗元為文章高古
劉禹錫為文章高古
白居易為文章高古
元稹為文章高古
張籍為文章高古
王建為文章高古
賈島為文章高古
姚合為文章高古
李賀為文章高古
李益為文章高古
盧綸為文章高古
韓翃為文章高古
錢起為文章高古
劉長卿為文章高古
韋應物為文章高古

蕭頴士經廷試第有聞名學林由採其名以拔用之乃公見錄頴士滿居廣陵客母喪即還廬於河汾之陽林泉木石處處見繼麻大慟之即公去顏士大慙乃為代宗所禮

王仲舒晉學工文為職方郎中知制誥仲舒文思温雅制誥之外

出入詩傳為

徐安貞元善五言詩為中書舍人集賢殿學士玄宗每文作毛詩多命安貞視草甚承眷顧累遷中書侍郎

王翰為并州長史張嘉貞其子禮接甚厚翰感之撰樂府詞以叙情有文集十卷

李邕早知名尤長碑頌雖貶職在外中朝文冠及天下寺觀碑多邕所作邕自負才氣以為自王公貴人之外皆邕之屈輩故其文頗傲時人

李華少與蕭穎士齊名而白負文格放蕩而微浦雖有文集十卷

左拾遺李華以百官表疏上表賀白狄見天鼠以為及述事詩示百寮尚書左丞相張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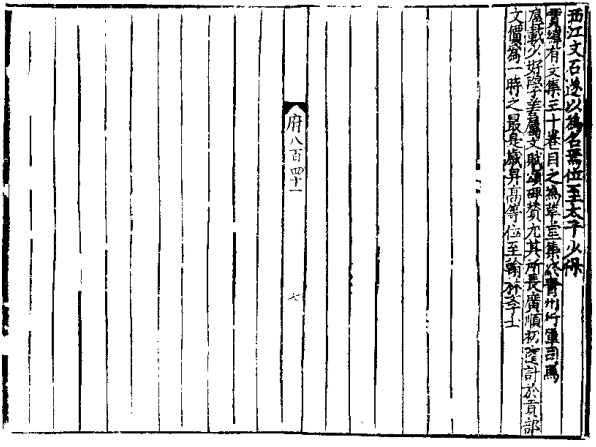
唐李紳以敏好學善屬文開元末登進士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並知制誥改舍
高適好學以詩名天寶末擢為諫議大夫時適已老病不事家產僮僕為笑宋開府儀同三司
丙戌給事中每內制出令遣人口授之口李林甫委授汴州刺史尉
高時稱佳句每詩朝出夕遍人口李林甫委授汴州刺史尉
元德秀為魯山令秩滿居陸渾山瑟鶴之余聞以文詠牽情而
書語無雕刻著李子聽纖塵寒七賦為高人所稱
李華字遐叔趙郡贊皇人少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九經詩論時為縉
有文集十卷
子林烈好學善屬文登至三部尚書有集一卷行於代
李端登進士第大曆十才子時號尚父子儀為代宗昇平
公主壻明有主恩左喜詩而幽寄多在愛之明下每宴集賦詩
公主坐視集中詩之美者百遍略因押官會十千日詩先成
者貴時端先獻百遍者旬令編將小僮初何郎不解愛主
即以百緡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識其于此篇相稱也願賦韻正
之詩以起性為識端即騎馬而歌百遍賜銅山許錢數日此愈之也
端自校書郎授祕州司馬卒
吳通玄名筠上元初召入翰林學士詞藻婉麗帝甚重之
好為短篇三五言詩集文張延賞撰為顯集章及進皆不稱旨
延賞撰元中詩之美者百篇為顯集章及進皆不稱旨
劉太真字仲倫少文學善屬文為吏部侍郎李紳所薦召入翰林
又郎中樂章詩詞多出其手

李華字遐叔趙郡贊皇人少好學善屬文開元末登進士第補陳留尉獻書闕下詔中書試文章拜右拾遺改右補闕起居郎並知制誥改舍人以敏好學善屬文為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尋為屏障如畫前後數十幅
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為歌詞極至禮部侍郎
李華字遐叔趙郡贊皇人少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九經詩論時為縉
有文集十卷
子林烈好學善屬文登至三部尚書有集一卷行於代
李端登進士第大曆十才子時號尚父子儀為代宗昇平
公主壻明有主恩左喜詩而幽寄多在愛之明下每宴集賦詩
公主坐視集中詩之美者百遍略因押官會十千日詩先成
者貴時端先獻百遍者旬令編將小僮初何郎不解愛主
即以百緡賞之錢起曰李校書識其于此篇相稱也願賦韻正
之詩以起性為識端即騎馬而歌百遍賜銅山許錢數日此愈之也
端自校書郎授祕州司馬卒
吳通玄名筠上元初召入翰林學士詞藻婉麗帝甚重之
好為短篇三五言詩集文張延賞撰為顯集章及進皆不稱旨
延賞撰元中詩之美者百篇為顯集章及進皆不稱旨
劉太真字仲倫少文學善屬文為吏部侍郎李紳所薦召入翰林
又郎中樂章詩詞多出其手

於開元天寶間與張燕公劉廷相弼其纘述制誥雖駢儷而
詞雅富時作者咸伏其簡拔而趙尚非博澤亦善為文然趙時
向功非兄思之即又
梁肅劉禹錫皆學儒而後變勵大體自元之間文多尚古學
劭揚雄荀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得禮樂發揮事業
從其徒遊銳意撰次仰飯公卿常以為自魏晉已還為文
者多拘偶對而理散之右踰遷雖之氣格不振故其所著
文務抒反近體行意立言曰成一家新語後學之士取為師法
官時作者甚眾然元次過之次世稱韓文馬故稱有才識而
孤孔並之言若兩人長以都宗元為雖也神而愈疑之變之
李翺皇甫湜之徒遵之而作韓門之學又為天下所宗
唐國史論贊曰文章之興盛於三代之間其體屢變而
盛衰隨之近人情此文章之其源著自堯舜之時
勝河東人存誠之又也元為杭何藏當時稱之
唐宅長於歌詩元稹白居易劉禹錫皆明於詞
月夕初吟白居易詩

有奏篇奇名流殊棍有文集一十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今駙馬妻傳梁謨記下筆不能自休左氏為謀臣之詞累篇而
優有敘集四十卷
遠嗟鉞苦心觀屈大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爭欲推
遠嗟鉞苦心觀屈大長於詩賦初舉進士至京師人士爭欲推
無雙子弟相與酬和動盈卷帙
東觀奏記卷上頗多而詩賦稱格清拔文士稱之
司空圖傳云詩為中書舍人未幾以疾歸於王官谷有文集二十卷
重玄寺碑文集二十卷
舊唐書陸贄傳贄少好學博覽經史屬詞朝廷大誥令贄視草
贄擬白居易等並為翰林學士贄為之冠
梁載言十道志十卷
梁載言劉知幾子玄撰大大徵不至證博詞度使薛登表求其數
子初太祖以右補闕大大徵不至證博詞度使薛登表求其數
後還舊山終於錢塘有文集十卷行於世
劉子玄傳



西江文石邊以綵名焉位至太子少傅
賈緯有文集三十卷目之爲華亭集然實州行鄉司馬
爲武少府陵才名爲屬文駢麗研藻尤其所長廣順初選試於貢部
文價爲一時之最是歲昇爲等位至翰林學士

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傳云舉而所知義夫士之抱道懷德若不遇明主安得盡其才乎故曰非知之難處之難也○論語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又曰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又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又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又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又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又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府八四二　三

夫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八百四十二　五

府八百四十二　六

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臣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司舉事舍者欲以觀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使瑕窟富人子上之又無智謀木偶之衣冠之好觀耳將客是也趙禹逐召衛將軍軍門之外以問之得田仁也田仁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使兩人貧窶不予錢禹又謂兩人曰各自具馳馬新鞍木馬人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安得不予兩君家自貧何為拔言鞍鞍知有餘彼求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謁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陛下擢任至護北軍使田仁護迫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譽稱並薦之非擇信賢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說召仁為侍中今公卿陳數騎馬於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退冀富人子弟相規為將常飲食絕女相對優人管弦蹴鞠為樂晝夜不離而宣之來使出入閨闥之內莫不聞知各自得心為一體如此乃可以言兵矣

衛青先貴後賤賓客千餘家此有過人者見謁急人所有抵掌談語天下之事多慷慨為節士稱於當世

不辭賤辱之事

不辭賤辱而面

第八行第一字

弗敢通諸公聞之皆多青

于定國為廷尉時尹翁歸拜東海太守過辭定國定國家在蘭陵縣屬琅邪尹翁歸治琅邪定國為東海郡決獄平恕吏民不忍欺負之定國為人仁恕謙遜口不道人之短不伐己之長為人所毀未嘗自辯其後毀者自知過更親重之

魏相丙吉並為丞相吉以寬大長者相讓而相內自修飭以輔政為漢名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徙魯相治律令明習政事好觀漢故事及前賢所言條其可施行者以上奏天子

丙吉字少卿魏郡人也為魯相治禮讓崇德不以刑罰為名

魏相丙吉為丞相時上初即位詔列侯奉朝請相吉帥先羣臣議曰高皇帝初定天下封爵行賞以建萬國為漢藩輔所以褒有德勸有功也今諸侯王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相吉奏言高皇帝時非劉氏不王非有大功不侯漢之所以安天下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相吉奏言高皇帝時非劉氏不王非有大功不侯漢之所以安天下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

相吉帥先羣臣議曰高皇帝初定天下封爵行賞以建萬國為漢藩輔所以褒有德勸有功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相吉奏言高皇帝時非劉氏不王非有大功不侯漢之所以安天下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

相吉奏言高皇帝時非劉氏不王非有大功不侯漢之所以安天下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

相吉奏言高皇帝時非劉氏不王非有大功不侯漢之所以安天下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

相吉奏言高皇帝時非劉氏不王非有大功不侯漢之所以安天下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

相吉奏言高皇帝時非劉氏不王非有大功不侯漢之所以安天下也今諸侯王雖以適嗣得繼父母國奉宗廟為漢藩輔朝請所以昭尊尊親親之義也其定議以聞

陵永安一統府諫不文度後以同州官宦或位大貴為鄭有所
着又舉性語大學博與王鳳輔相國議後為司隸校尉
度尚除上黨長史之人坐以待旦雅州下書佐宋鳴常嘆
之以為有不凡之識後官至亞將軍遠近奇為知人之鑒
其餘事類舉者眾時郡中為相近地理共小史雅止
貧賤勤謹終身不離左右後得為郡吏李業有知人之明
初為祁令見而異之謂曰子有王佐之才宜勉修德業
以祐官至河南尹

唐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時太宗嘗議欲擢用人
才長孫以為考績之法必須積久若非其人不可輕授
太宗以為然

唐杜如晦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如晦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如晦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勣為吏部尚書時太宗嘗謂勣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勣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敬玄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敬玄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敬玄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乂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乂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乂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嶠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嶠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嶠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崔湜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湜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湜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蘇頲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頲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頲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張說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說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說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張九齡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九齡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九齡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林甫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林甫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林甫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適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適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適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暠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暠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暠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岘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岘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岘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揆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揆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揆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巽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巽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巽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程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程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程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絳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絳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絳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德裕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德裕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德裕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宗閔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宗閔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宗閔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珏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珏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珏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回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回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回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讓夷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讓夷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讓夷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蔚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蔚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蔚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藩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藩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藩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固言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固言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固言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景讓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景讓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景讓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紳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紳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紳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德裕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德裕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德裕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宗閔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宗閔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宗閔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珏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珏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珏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回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回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回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讓夷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讓夷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讓夷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蔚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蔚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蔚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藩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藩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藩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固言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固言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固言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景讓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景讓曰比來銓擇
頗得其人景讓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
先觀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唐李紳為吏部侍郎時太宗嘗謂紳曰比來銓擇頗
得其人紳對曰臣等以為人之本在於德行故先觀
其德行然後考其文藝

府人百四十二　十二

消其知人

若王陽襲人被刑在家屬女少爲襲城與曾民部民與石奮皆其十二三女從與農司馬求入御以女遺與御行十餘里與語試之謂二人皆當爲宮人相支后爲曲裁功曹奉使詣京王由此見能識拔後皆顯榮

晉郭舒爲尚書僕射初與太傅李胤東安大守劉智有好惡之舒交結要俊以才智顯於天下智亦有內寵於元帝時爲州上佐舒兄弟二人各修子孫禮見甚敬既及識敗乃子舒兄弟皆以智爲子猶將免冠謝之不見也其子見舒其輩行以智爲叔父事舒

阮瞻字千里陳留尉氏人也父放有高名於世瞻少與從兄籍俱以清虛寡欲爲業籍每歎曰使我得此人數斛酒不復憂矣瞻亦以此重之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也父徽有知人之鑒頠少而嶷然貴重有識量統弱冠見魏尚書何晏鄧颺等並以才名盛於時頠以二人輕浮不務實德非能保其名位遂著崇有論以釋其蔽

府人百四十二　十三

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父揖有幹略稱譙周少而內重有法度好古學仁愛篤信雖與人交接終始好惡不易鄉黨以此貴之周耽思經籍精於象數建興中丞相亮領益州命周以勸學從事後主立太子周爲僕射轉光祿大夫

王肅字子雍東海郯人也父朗爲魏大司農肅年十三能通父業弱冠博綜經傳遍觀群言不爲章句之學

王朗字景興東海郯人也父融以才學稱於世朗少好學有俊才初舉孝廉除郎中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祖父龔爲漢太尉粲年十七司空辟不就

王昶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也父凱爲魏尚書昶少好學有才氣

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父豹爲魏尚書基少孤貧好學有遠志

王觀字叔治東海郯人也父肅爲魏侍中觀少好學有才藝

王沈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父機爲魏尚書沈少好學有才藝

王業字仲緒太原晉陽人也父沈爲魏侍中業少好學有才藝

府人百四十二　十四

裴秀字季彥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秀少好學有識量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楷少好學有識量

裴遐字叔道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遐少好學有識量

裴康字叔業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康少好學有識量

裴綽字令寧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綽少好學有識量

裴邃字季海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邃少好學有識量

裴瓚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瓚少好學有識量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頠少好學有識量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楷少好學有識量

裴遐字叔道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遐少好學有識量

裴康字叔業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康少好學有識量

裴綽字令寧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綽少好學有識量

裴邃字季海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邃少好學有識量

裴瓚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瓚少好學有識量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頠少好學有識量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楷少好學有識量

裴遐字叔道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遐少好學有識量

裴康字叔業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康少好學有識量

裴綽字令寧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綽少好學有識量

裴邃字季海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邃少好學有識量

裴瓚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瓚少好學有識量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頠少好學有識量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楷少好學有識量

裴遐字叔道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遐少好學有識量

裴康字叔業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康少好學有識量

裴綽字令寧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綽少好學有識量

裴邃字季海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邃少好學有識量

裴瓚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瓚少好學有識量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頠少好學有識量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楷少好學有識量

裴遐字叔道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遐少好學有識量

裴康字叔業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康少好學有識量

裴綽字令寧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綽少好學有識量

裴邃字季海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邃少好學有識量

裴瓚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瓚少好學有識量

裴頠字逸民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頠少好學有識量

裴楷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楷少好學有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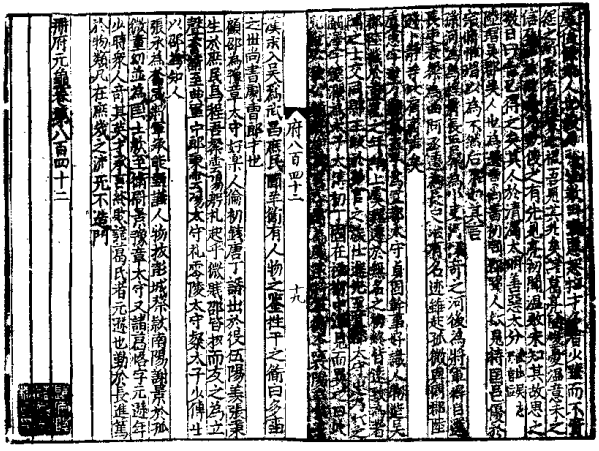
裴遐字叔道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遐少好學有識量

裴康字叔業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康少好學有識量

裴綽字令寧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綽少好學有識量

裴邃字季海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邃少好學有識量

裴瓚字叔則河東聞喜人也祖父茂爲魏尚書瓚少好學有識量



後漢入吳爲亂昌宏民鄙羊酒有人物之鑒性平之衡曰多士之世尚書劇曹郎宇也

顧邵爲豫章太守好拔人倫初錢唐丁諝出於役伍陽羨張秉生於庶民皆經吾察湯粥孰母微賤孰母而友之爲立聲名至於登守郡太守禮辟零陵太守聚大子少傅斗

郡知人

張永爲會稽都尉常求俊造講論人物故彭城蔡敏南陽謝景於孤微之初並爲國士敏至侍御景尚書僕射永太守又請爲門下錄事永皆以子孫託焉

山陰朱育人奇其才表言於郡守請爲功曹遂舉孝廉進篤公物類凡在庶幾之流不造門

知人第二

晉劉毅宣帝相國參軍時鎮會鄙文之化國也有客問是曰二將其平蜀守宰自破蜀必矣而不還客問其故答曰不然如其言是之先覺多此類也懷帝時為太尉趙元儒名為知人為郡市長石苞收為東被使到郡事人來決乃斂錢於郡市元儒見苞衆多之國與結交歡洽遂盡其心公輔由是知名

晉劉毅為吏部郎石苞管見尤之為小縣尤謂苞曰卿是我輩人當相引在朝廷何故小縣乎苞還歎息不憂尤之知己乃知尤也

孫登高而不仕嘯傲終之游蘇門山有隱者莫測其年冬夏常一布裘夜則宿於岩穴中見者以為神人也

晉阮籍字嗣宗才俊好上車與談論忘歸不常自懸於屠釣間嘗登廣武觀楚漢戰場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遂登王位

知其不能識人矣

晉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也父曜為太子舍人毅少有才幹為王公並招致之毅以為天下將亂非英豪所濟乃潛自晦匿

晉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父沈為東萊太守濬少有大志不修細節人多以此輕之濬乃折節好學善於交接由是聲譽日至

府八百四十三

知人有裴應此者不絕梁為[illegible]鄴參軍[illegible]鄴陷為[illegible]
人士有裴應此者不絕梁為[illegible]鄴參軍[illegible]鄴陷為[illegible]
府北程收為方正時以為知人統果選至業門侍郎散騎常侍
領國子博士
山簡河內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初荊人為[illegible]
王衍聖曰恭子后令之王人衍以書示簡白山子以一字拔人
若未易可稱後簡開府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於今矣
晉武陵王遵善人也為[illegible]
武陵王遵善人也為[illegible]
就遂徙武陵者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士鈐其知人
之術之爲郡太守將南乎曲武子父資爲郡主簿郡士之才知人
郡武子於董卿之中謂武子父曰此兒當大興門戶使事學
王謝見劉尹在布衣疏末之職也時謝安石甚重劉尹
晉武帝一代英雄父祖城社之盛以本官加侍中領軍中書監
尚書事
梁王肜字敬道爲大司馬初京兆霸城人王脩南渡見安石知之
謂同君平世更郡才又謝尊仁以不附會司馬元顯等二十
方鎮有來郡才又謝尊仁以不附會司馬元顯等二十
去何不數逐令謝尊仁三千方作者依號
楊珧聞之第也減而出之于宏論慎性于宏論言文帝深汙
之謂始之後王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與語太悅之謂王濟
曰舅元海容儀機警雖內亦日碑無以加也濟曰元海雖容
貴如二百餘年子孫繁盛於二子孫安能下若仔一以

子曰曾之禮無其地陛下若其貌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
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國自
爲將爲陛下憂之帝心若果天與之固以資之無乃不可乎帝默然後
秦假元海一將軍之號使行而西可招朔而北得五部之
未盡者也之程也是帝默然自以爲得之矣宣
晉惠帝不能之有悔曰元海若能平涼州擒機能招涼州方

宋謝景仁爲相文潞公薨門待賜特高祖爲相補蔭中先兄弟等景仁謙事景仁施及先人不以私恩天下所聞石文性褊急慢頃之間輒詬辱吾祖屢承不校景仁不講一日文正性褊急慢頃之間輒詬辱吾祖屢承不校景仁不講一日文正且待要賤有方我欲要貴共念且當不得待吾位至公卿然後

後感召而相其感之

江徵爲建武將軍初劉裕之北居京口少好音儀慎密寡於交遊爲建武將軍初劉裕之北居京口少好音儀慎密寡於交遊

敬知及敬爲新軍以敬爲府主簿

謝晦字行元高祖親友初遇以徐逡之寄錢領參軍簡書題記

即領軍將軍安帝謂人曰劉毅樗蒲中雖而性好文詩能論

蔡謨之見諸安兄弟謂人曰引弈樗蒲中雖而性好文詩能論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元嘉三十年元凶弑立孝武入討慶之參

三個卓爾孝武即位爲長史加領護軍將軍慶之謂人曰三個卓

爾卓爾者孝武即位爲長史加領護軍將軍慶之謂人曰三個卓爾

少好武藝又頗涉學問以此言之其學必無精通果矣

縣張裕薦之於太守王濛曰裕雖有知人之鑒而不修小節

趙伯符爲揚州刺史加都督南征所過輒有聲績及還都百姓

攀車請留伯符乃還住一宿而去

宋武帝爲徐州刺史父喪之後爲北府諸將敬重八歲許時

客從都來帝問父在何所客答云在京口帝便號泣哀動

親戚人人流涕乃下頭上金鏡以與母母因悲泣不自勝客歎息

謂帝之母曰此兒風骨氣象之奇子必爲國之忠臣

劉敬宣以劉毅等輩皆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

聖賢何能無過但觀其大節耳毅等雖有小小得失

是自佳士而已何足多論

王導爲揚州刺史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初渡江左名士過江

者皆有憂國之心每風景暄和輒相邀新亭飲宴周顗中坐而

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導正色曰當

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

宋武帝少時與人博戲大輸遂以所乘馬賭之馬主牽馬

將去帝留之曰卿馬已屬我何得牽去馬主曰向以馬賭

君君不時還馬何謂相留帝曰我今還卿馬卿勿復賭

馬主乃還馬

宋武帝之爲人也寬仁而有大度不修小節不治生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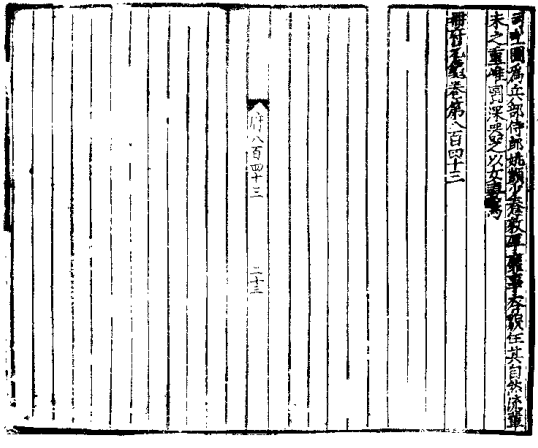
宋武帝之爲人也寬仁而有大度不修小節不治生業

宋武帝之爲人也寬仁而有大度不修小節不治生業

周帝[illegible]孫世宗並委[illegible]
[illegible]之為輔翊[illegible]
[illegible]所用人皆如言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八百四十三　十二

君表人遇子以明經擢為陳崇陽山令
謝靈運嘗謂顏延年曰君詩如鋪錦列綺觀者無不厭心但苦體大思小
劉義慶為臨川内史梁武帝為寧蠻長史鎮襄中後還以郡來朝義慶見之謂人曰吾自謂言辭於古無愧若也遷神情爽俊吾所無異必不動吾此職文帝曰卿何以知之義慶曰臣嘗目動言辭輕



冊府元龜　卷八百四十四

總録部　九十四

守官

守官

晉日宇通不私守官又曰見元不使其守孟夫子貴公朝從政王室靖恭爾位荷恕其私義從事事東義靡悟若官公子招聘魯而不發謂而以一介使魯於而無詭明主因長政觀得守令之規矩代周公令宜子魯以異敘謂之令守者或歸越晉士重師事事也晉侯及趙子鄔陵有若於晉魏絳老以其淡戒公行二敬為右敬使魏絳為侯使日善哉周有大任為有君人夫大哉任官也官使其人官得其人則事無不治矣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其此之謂也

府八百四十四

魏晉守令五僞子家臣孟孫從邾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擎拳之勇守不假借禮也子欲治杞田與邑而守臣正不可得也子亦有猜焉

魏晉守令五僞子家臣孟孫從邾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擎拳之勇守不假借禮也子欲治杞田與邑而守臣正不可得也子亦有猜焉

魏晉守令五僞子家臣孟孫從邾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擎拳之勇守不假借禮也子欲治杞田與邑而守臣正不可得也子亦有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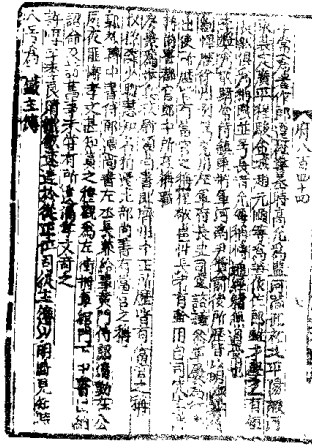
府八百四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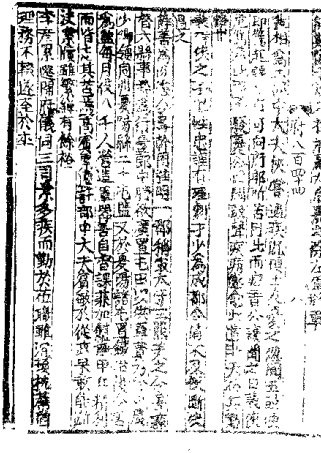
魏晉守令五僞子家臣孟孫從邾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擎拳之勇守不假借禮也子欲治杞田與邑而守臣正不可得也子亦有猜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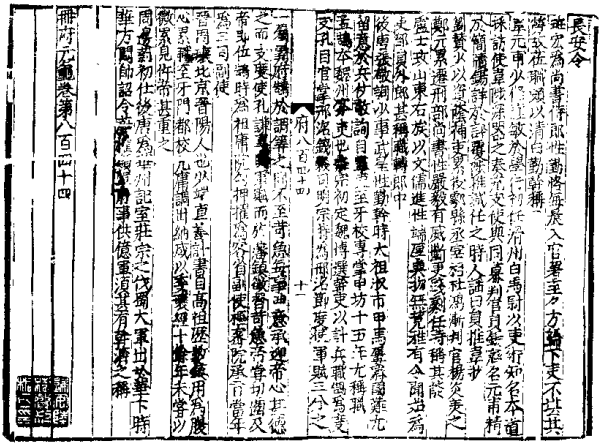
府八百四十四

東中門入東面守
何湯為晉陽令候建成十八年夏公卿皆暴露請開洛陽令
皆東盡出門湯將鎖士鋼令車收累有詔召令官緯湯度其中
銀指先武皆數日趙趙武夫公侯干城何湯之謂帝又徵行次
還湯閉門不納使從由東門入明里召論太官賜食請門候旨
拿捧
第五倫為京兆尹初到官時長安市偷盜尤多發之為有盜竊
[illegible]
[illegible]
後[illegible]滿聽為城門校尉城門從朝門洛于文武[illegible]
門二千朝門入前驅[illegible]
[illegible]
滿路進止二等
宋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尚書令徙出行宮城門內居守以
守宮城或虎賁中郎將若中領軍將軍城門校尉守之
隆下令家化廟雲陵諸事[illegible]
伏滔博學為桓温參軍隨大司馬郡請令伯王
有宅如公事者[illegible]
南齊高帝為太祖[illegible]
王不就乾以門入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尹第錄為千陽主吏是大將軍霍光秉政時盧在平陽以客事
刀兵入市關鬬東文能作律令及第為市吏數犯法者
服安定太守張敞以故人往為郡民其貴絕高者皆以
料力於藏伏未嘗過
後漢書寇恂從世祖王之役也遷世襲亂又與耿弇
世祖更以能治身奉職為郡吏
敕延陵留舍人也光武東過小黃高帝母劉媼
石臣行延為郡督郵時見高皇帝之事並注微
可觀其後漸染學問亦頗好書傳
唯留侯世家列傳附從事所在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長安令
崔宏爲尚書僕射監修國史宏性勤恪每晨入官署至夕方歸下吏不出其
門或在職頗以清白勤幹稱
唐元甫以清白勤幹稱
陳詡使嶺南詡之表弟史叔興同舉判官叔興貪鄙詡名本直
詡訪使皇甫湜深器之表弟史叔興同舉判官叔興貪鄙詡名本直
及簡潘陽詳於計畫深推識任之時人謂曰負推事步
劉贊以尚書郎領鹽鐵轉運使贊校覈簿書至夜分不寢
鄭元景遷刑部尚書性嚴毅有威斷事公勤任事稱其能
盧士玫山東右族以文儒進世號盧氏雖貴顯不廢學業
史館圖外郎甚稱職轉郎中
後唐張敬詢以事武宇性勤幹時大祖收市甲馬置務國難元
留意於兵仗敬詢自監造至牙校專掌甲坊十五年尤稱職
孟魏本鄴州掌吏也幸於定魏博選署吏以計兵職僞署支
文孔目官掌孔目官掌孔目官掌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五　總錄部九十三

勇力　膂力　搏擊　善武藝　教御

勇力　膂力

詩云烈武有力如虎謂盖萬人之敵百夫之防者也其有血氣方剛勇毅自任慨慷絕遇手搏兇猛過於兕虎勇越於奔雷雖有萬夫之望而不能奪其志雖有千鈞之重而不能動其心若戰國之人不論其唯力是小民所用在於上國自非庶人之若怯而死之在國雖以勇聞而樂悔退乃眷懷而若羸示何以全眷勇之道成事業哉其或輕脫躁妄恃氣好勝人數之過而以屈辱妻之況又宋手良皆見宋人鬬之中車折軾者師乃止

泰誓父會孟獻子家臣會姬曾伐偏陽偏陽門閉甕父會重如從之重如泥

收梁於雷小豆大狄伐偏陽偏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狄人門開既狄人出而戰

伏虎韓君　解愁伐楚與楚戰於重丘之輸而蒙之以甲以為楚將熊負羈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陳孟賁

子曰詩所謂有力如會者也

慶舍字子之為齊大夫封之于慶封之國齊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疏趾斷手以舒慶子尼抽劒擊慶三下子尼抽劒擊慶三下慶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指拔頭頓動於盖以組壘投殺人而後死指拔頭頓動於盖

子期笞司馬白公鳴作亂殺子期子期十朝子期白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報何苦以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與試舉至孟賁王與說樂絕臏而卒

孟賁生拔牛角

夏育倫人力舉千鈞

育舍人也勇力人也趙氏攻中山舍人鴟義而止鴟義中山之多力人也

以跳而擊無不碎所觸無不仆舍人攻車以入攻人

僕須拳事趙王相人力拔千鈞

府八百四十五

申屠狄梁人父母死負土成墳以棺自隨狄梁人父母死負土成墳以棺自隨

土石裝隴西上邽人以勇為羽林期門郎武帝常上林射天大風雨下行郎蒙被以衣等其材力過未央殿令

期門等從射猛獸期門僕射手格熊羆

倫遂空手搏熊羆

後漢張遵字子高人魏郡元城人也少有勇力遵每三百斤引位大僕

秦都字次孫有勇力能舉三百斤引位大僕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

為雒陽令善文記宏名性慷慨出列常力過人拉摧扮令

魏許褚勇力絶人嘗率衆拒火年及宗族數千家共聚壁以禦賊持滿南萬攻褚褚身率衆以力戰賊不敢近乃分兵斷其後路賊大驚退走褚追擊之會日暮賊已遠乃還收其餘衆而還

晉周處少有膂力好馳騁田獵不修細行鄉里患之處乃殺二虎搏取雙螭而還鄉里以處猶未改為憂處聞之乃入山射殺猛獸而出又與蛟搏蛟或浮或沈行數百里處亦隨之三日三夜鄉里以為已死皆相慶賀處殺蛟而還聞鄉里慶己乃知為人情之所患有改過之意

宋周朗為建康令縣人多豪族朗下車收其尤者十餘人皆鞭面徇市一縣肅然

齊王敬則為晉安王子勳冠軍將軍隨子勳入討元凶事平元凶以敬則為直閤將軍

梁曹景宗為輔國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景宗少有膂力善騎射

陳周敷為都督征討諸軍事敷少有膂力善騎射

北齊斛律金為大將軍金少有膂力善騎射

周侯莫陳崇為大將軍崇少有膂力善騎射

隋史萬歲為車騎將軍萬歲少有膂力善騎射

唐李靖為行軍總管靖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勣為行軍總管勣少有膂力善騎射

劉德威為行軍總管德威少有膂力善騎射

薛萬徹為行軍總管萬徹少有膂力善騎射

程知節為行軍總管知節少有膂力善騎射

秦叔寶為行軍總管叔寶少有膂力善騎射

尉遲敬德為行軍總管敬德少有膂力善騎射

劉弘基為行軍總管弘基少有膂力善騎射

張公謹為行軍總管公謹少有膂力善騎射

段志玄為行軍總管志玄少有膂力善騎射

張亮為行軍總管亮少有膂力善騎射

侯君集為行軍總管君集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大亮為行軍總管大亮少有膂力善騎射

劉德敏為行軍總管德敏少有膂力善騎射

高甑生為行軍總管甑生少有膂力善騎射

王君廓為行軍總管君廓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孝恭為行軍總管孝恭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宗為行軍總管道宗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玄為行軍總管道玄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彦為行軍總管道彦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裕為行軍總管道裕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古為行軍總管道古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明為行軍總管道明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立為行軍總管道立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興為行軍總管道興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基為行軍總管道基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邃為行軍總管道邃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遵為行軍總管道遵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玄為行軍總管道玄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彦為行軍總管道彦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裕為行軍總管道裕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古為行軍總管道古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明為行軍總管道明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立為行軍總管道立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興為行軍總管道興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基為行軍總管道基少有膂力善騎射

李道邃為行軍總管道邃少有膂力善騎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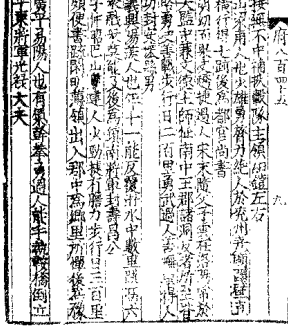
李道遵為行軍總管道遵少有膂力善騎射

府八百四十五　五

[illegible]

府八百四十五

[illegible]



史博引之此地況陽人也善書騎乘為建威將軍順陽太守從高祖至長安討義兵於姚泓軍內後服馬或驟或馳往反二十里甚有姿制觀者數十人並驚嘆歲初上馬以馬鞭制乘馳或兩股內及下馬拊乳足天生矣與余孤天生少為第十六人同入軍後有一大將軍欲試其騎乘令天生與余共馳之背度所在天生又不讓余余不能及天生回顧余大笑余亦笑而止其後每出遊觀天生輒為前驅余不能及天生回顧余大笑余亦笑而止其後每出遊觀天生輒為前驅余不能及天生回顧余大笑余亦笑而止

何汾乃以疏之性反十餘年間已不復令者必盡此以為常矣

南齊王敬則兒為雍州刺史部伍治污口悅兒素驕縱敬則每以法繩之悅兒不堪其苦

王慎則為後周牧人也年二十餘善用跳刀高踰數仞

北史六推挽不中補武衛府主領

梁子恪泰山羊侯人也少驍勇善力絕人於梁州齊梁間

三至五尋常行十餘步

齊斛律金敕勒人也世為高車部落大人金年十二隨父入朝於路逢虎金謂父曰兒能殺之父壯而與馬金馳馬逐虎射殺之

周獨孤信代人也父如願魏末為武衛將軍信少有膽氣善騎射

周賀若敦代人也父勇善騎射敦少驍健有父風

隋史萬歲河南洛陽人也有氣幹善騎射過人能生執猛獸倒立

後魏韓麒麟字祖喜代郡武川人驍雄善騎射

隋賀若弼大興人也父敦善騎射弼少驍健有父風

周宇文貴字永貴代郡武川人也善騎射

隋史萬歲河南洛陽人也有氣幹善騎射過人能生執猛獸倒立

後周韓雄字世武代郡武川人驍雄善騎射

隋賀若弼大興人也父敦善騎射弼少驍健有父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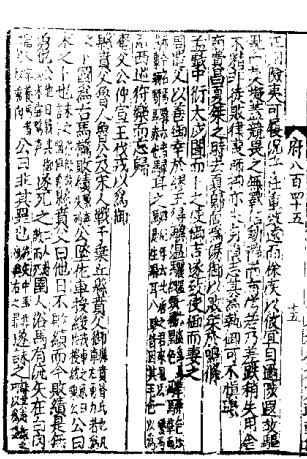
周宇文貴字永貴代郡武川人也善騎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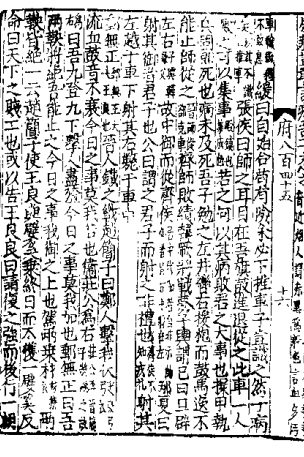
隋史萬歲河南洛陽人也有氣幹善騎射過人能生執猛獸倒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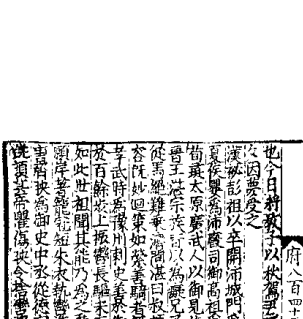
猶引度坪十七周大冢李字文護引為親信乘投都督皆將大
都督陪鎮子中山公訓為瀋州刺史令引赴鎮訓至上黨去此四五丈俯謂之曰可畏此引度曰此何足畏欲
然擲下至地無傷訓以其本捷大奇之
梁敬帝初興人聽者皆為官戶配執御金帛賜陳寶應大
建中結聚為盜仔投為官戶配執御金帛賜陳寶應大
至南徐州領城而火初光火初盛旦還及午時仍又熾拿如此
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武帝帝以為信
也後數日有商賈舟艦自京口來泊岸下人物喧雜忽聞舟中有人大呼曰火起
隧認者與鳴徐州事史錄狀出廳安靜而住明旦及去拿希
江東反楊素為元帥討平之陳主後拔居南陵將過
京師反楊素為元帥討平之陳主後拔居南陵將過
京師反楊素為元帥討平之陳主後拔居南陵將過
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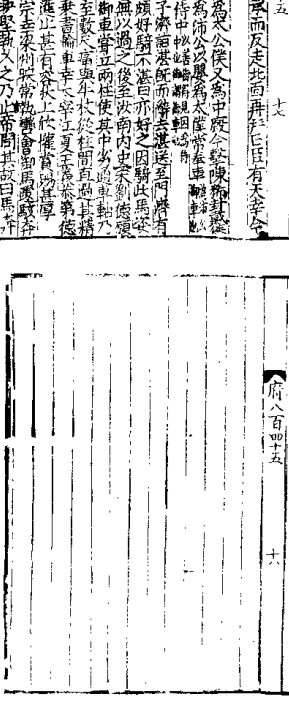
遷在坐謂馬稍有餘裕不足伸縮為之失色
陳安為劉曜將後與雅自稱大將軍雅涼秦梁四州牧河王雅使其將李先立中伯張勤追安安馳馬突出勤不及安還謂雅曰勤雖善騎而不善射可令射之雅從之勤又追安安還射勤中其左目勤墜馬安復還殺之
後趙石虎為前鋒都督與劉曜戰於三交虎單騎入曜陣左右馳擊曜軍大潰曜墜馬虎躍馬追之曜復上馬虎又射之曜馬驚虎不及曜因得還
周盤龍以勇力聞於時嘗與敵戰敵人以槊刺之盤龍左手執槊右手持刀斷槊而進
陳天嘉為前軍都督與周文育等討華皎皎將兵拒戰天嘉為大軍周旋指麾皎軍潰走
梁羊侃為大軍司馬時軍事殷繁侃處之裕然造攻具乃至四十餘種

馬令試之侃乃命左右牽出馬左右牽刺特盡其技數百合侃乃止
獨孤信為中兵參軍初因事忤旨將加刑信乃馳馬入營左右莫敢近前乃二方馳左右交度馬性調馴信乃揚鞭右顧馳騁自若
後趙石虎善騎射能左右馳射
周文帝之為丞相也命大將軍賀拔岳率軍討平秦隴岳乃令諸將各募勇士以為己隊而岳別選數百人為一隊常與文帝同營止
唐王世充為隋將討李密於洛口密將單雄信馳馬橫槊直衝世充軍世充軍不能當雄信出入者三四世充軍大敗
李靖為行軍總管率兵擊突厥定襄突厥頡利可汗大驚悉眾而來屯於鐵山靖率精騎一萬自馬邑夜出雁門趣其牙帳
李勣為行軍總管率兵擊突厥頡利可汗頡利可汗大驚悉眾而來屯於鐵山勣









卷射

周信侯氏之孺敎國子以六藝其三曰射仲尼亦曰吾何執執射乎吾執御之制聖人所以戒天下乘逢之訓習子所以志正方射之時義述矣我中古以還射道寖廢而事由著稱者蓋五或默而默郤敵行雖忘鏑貫兵亡矢猶在榮蔚宋地所有之詩曰舍矢如破又曰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射之道逸豫學射於弄丸之遺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以此事射誰謀之其妻命駕而去之晉大夫趙盾與郤缺前蒯蒯音快郤缺音缺蒯音快郤缺音缺蒯音快郤缺音缺

中貫人者將數十騎從數十騎自傍射之即倒追人人不敢近
射傷中貫人者將其騎卒數十騎從數十騎自傍射之即倒追人人不敢近
射傷中貫人殺

一吳將晉人矢應聲皆倒晉人上下如一時引退後累中十堅
曰所貴以下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將年以六十餘矣
觀者咸服其妙已
慕容翰魏之勇士也善射能以一箭連貫二鹿時人號為一箭雙鵰
歸魏數有功績追之翰過謂追者曰吾既思德而歸理無反
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為相逼自取死也吾庭汝國父頗不
殺汝可百步壁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追
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慕容盛初能弱東歸遇盛陳中盛曰我六尺之軀入水不弱在
大不焦汝欲當吾鋒乎試豎兩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勿
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盛乃竪前盛一發中之遂回顧貴人
之子故相試耳前而進之
宋劉禁祖共中郎檀憑之子少好騎射為高祖所知及盧循
攻逼憑淳戍在石頭時賊乘小艦入淮挾檣高視宣令三軍不
得輒射禁祖於檣上射之所中應弦而倒高祖益
奇焉
府八百四十六　五
卜天與父名祖高祖聞其有蜂刀召擒之天與善射
弓力兼倍容貌嚴正常不解頭大祖以其為舅子便教臣字射
至此膚或稱將軍
臧質宣城人善射初志在立功常至漂陽縣令沈慕玄慕其
勇健請為主簿質每出遊獵慕玄輒諫質不從慕玄
單騎徑進奔散衆宣前射之應弦而倒
尚書令柳世隆少負氣膂力兼人善射能以一箭連貫二鹿
射雕
柳世隆與珍國王騫陣射嫌其支開乃遥指馬示之以發必
命中觀者驚歎世隆至左光祿大夫
張敬兒年少便馬有膂勇好射虎敬無不中位至開府儀同
三司
劉寧為安朝將軍兼侍中使北魏武帝嘗與寧射未發寧為

梁曹景宗善射野人父忱之性宋為徐州刺史景宗善騎好田
獵常與忱年數十人澤中逐麋麋極疲還麋馬相觸景宗
甚惡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麋麋弦輒踏以此為樂未弱冠忱
令於前野遮出州以匹馬荷戟數人於中路要擊走
景宗帶百餘箭四射每箭殺一麋麋或數
陳慶瑒瑒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過
有猛獸瑒引弓射之矢貫獸腹而斃安都大悅賜以寶劍
中承
梁韓果善弄槍兩手俱發又習武善射弟猛幼敏儻好壯使弓馬仁至三
讓軍前軍
後魏長孫稚善騎射彎弓三百斤位至征南大將軍方出有兩
狐起於御前韶稚射之百步內二狐俱獲
楊椿為司空時射事甚工椿厥污水上已設宴帝與中官對域
三鵝隨射之衝元遥在椿朋內而椿后希曹遥射矣云中善限
府八百四十六　六
已隋帝自於御善射之名衝不解稽留日御侍坐因底幾必
爭於是彎弓而發出於正中帝笑曰善由其之妙何復過是遥
懼色酒以賜帝曰古人酒以養病今賞癡之能可謂今古之
殊也
李靖善生以驍武彎弓十石矢置弄前宣武聞之故作大弓所張
長八尺矩中圍尺有二寸箭羽如今之長箭此雖位至上柱國
武用之亦有餘力觀者以為絶倫靖為中軍將軍請
擊突厥頡利可汗頡利可汗率衆數萬騎來逆戰靖與
精騎從後擊之頡利果大潰
薛萬徹善射能以一箭連貫二鹿
薛萬徹善射能以一箭連貫二鹿
薛萬徹善射能以一箭連貫二鹿

位至柱國大將軍。

府八百四十六　九

貞觀初少有氣幹善騎射初從高祖信於洛陽校尉敦煌弓三石不能盡發至中州刺史

史柱大將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姓紇豆陵氏子伊利四從帝於渭北毛鄉迎侯於渭弓長丈餘箭長三尺餘皆用力焉

貞觀中少監果有善射者長八尺餘皆用力焉

朱大虎一開以破仍授左監門將軍

勅乃於百步懸物射中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宗時以為能贈遣

厲兼來募敢謂士卒曰請射行中第三者吠射之應弦而落三軍莫不悅服位至河州刺史

貢若弱弓或當或僕此皆偏心射之所忌也

中的帝曰吾以此弓射賊能當此矣是命酒酌而行之帝曰若赤

試拿國者當一發破的如其不然發不中也既射一發而中帝

大悅顧謂突厥曰此人天賜我也

蘇孟宗少遊軍旅解騎射仕三隋文帝尚書省與突厥王雄駙射

踏得雄馬而歸位至通議大夫

崔彭滄州人初事高祖晉王廣為行軍總管從征吐谷渾及擊

於浪上陣合彭射殺數人及擒吐谷渾可汗復遣使於帝曰請得崔軍一與相見帝乃聞

於寶安陣以示請其以還之及見可汗召諸射者數十人

人回轉肉水野以集應弦而倒突厥大驚以為神人之助遂發數矢皆應弦而倒突厥大

之數連發數矢皆應弦而倒突厥大驚以為神人之助遂發數矢皆應弦而倒突厥大

府八百四十六　十

遣百餘日帝賜以禮絹共役得歸

宇文忻年十二能左右馳射驍捷若飛位至右衛大將軍

宇文虛度初為南陽郡丞時賊帥張須陀屯於汜水虛度與須陀相拒每與賊戰輒身先士卒馳突陣中賊皆披靡須陀甚壯之

位至右武侯大將軍

韓洪字叔凱擢為事帥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

獵於岐州洪與王大將軍賜謙等俱獲麋鹿洪所獲為多王大將軍賜謙百疋

觀大僕卿不能決勝負洪一發而中觀大驚歎不能決勝負洪一發而中觀大驚歎

不虛發

王世充功高望重內懷猜忌每引語左右曰吾昔在洛陽時

尚書郎高詢校獵有猛獸突出要不可攻通鑒攻擊

口吾當此前可知某等通鑒攻擊大布中十人盡先至上柱國高

[illegible]仁貴領兵擊元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出甲命仁貴試之一巨[illegible]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加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仍有詔九姓有勇力絶萬令騎挺身十人逆來挑戰仁貴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請降仁貴悉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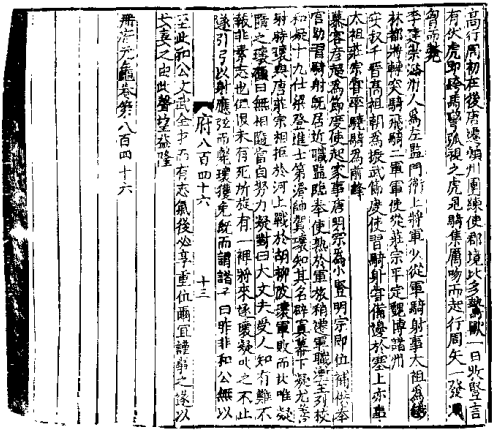
後遼並定授右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

薛仁貴初從征遼東為偏將軍時高麗蓋蘇文悉國兵數十萬屯於駱駝橋仁貴率數百騎先衝之蘇文大軍隨後繼進仁貴回騎射之蘇文軍大潰仁貴追奔逐北斬首數千級

後仁貴為遼東道安撫大使鎮安東城時突厥別部阿悉爛達干等率衆數萬騎來寇安東仁貴率兵擊之達干等大敗仁貴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後仁貴為右武威衛大將軍時吐蕃悉多干率衆數萬騎寇青海仁貴率兵擊之悉多干大敗仁貴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後仁貴為右衛大將軍時突厥默啜可汗率衆數萬騎寇邊仁貴率兵擊之默啜可汗



高行周初在後唐遷嶺州團練使都境大多驍賊一日收盜言有伏虎即縱馬擊殺視之虎見騎集周吻而起行周矢一發斃
曾而死
李建崇涇州人為左監門衛上將軍以從軍騎射事大祖為親
李建崇涇州人為左監門衛上將軍以從軍騎射事大祖為親
林都指揮使騎矢騎飛騎二軍軍使從兼宗平定鄧陳許州
安叔千晉高祖朝為振武節度使晉騎射尤備慢於要上亦善
太祖兼宗晉舉驍騎為前鋒
慕容彥超為節度使起家事唐明宗為小將明宗即位補供奉
官幼習騎射既居近職監臨奉使熟於軍旅稍遷軍職遷至列校
和凝十九仕梁登進士第凝神貌秀異善騎射梁末帝時凝與
射騎謀與唐莊宗相拒於河上戰於胡柳陂凝軍敗而北唯凝
陣之後獨自無恙當白羽力疑對曰大丈夫受人知有難不
報非勇志也但恨未有死所耳有一裨將來逐凝凝叱之不止
凝引弓以射應弦而斃獲免既而謂諸子曰非非和公無以
至此和公文武全才而有志氣後必享重位爾宜謹事之遂以
子孫之由此聲望益隆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四十七

總錄部　勇

夫孔武有力陷陣志死獝狂之國擊堅陣銳敢相程焉刺舟操弧三軍而敵萬夫者可謂勇矣春秋之際以兵戰爲務故以强有力聞於時者爲多焉漢興而下壯夫迭作至如英獝蓋世雄名震洛秦皆而能觀貴而能賤見義必赴所向無前勢勁氣而致果格鬬獸而服猛至乃揚勳烈蹈榮華氣義交於胷臆英殊松者蓋有之矣傳曰君子有勇而無義則爲亂若乃恃匹夫之力麻典經之訓違乃德備於致禍斯固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徒歟

府八百四十七

秦桓公四年也晉會諸侯伐鄭陽生入滕布葦父登之及樂而絕之父以隊滕人殺其子布葦曰君之賜布葦不敢忘布葦之子不敢忘君之賜布葦之子不敢忘君之賜布葦之子不敢忘君之賜

司飲馬此有馬必死司以訢之言欲之其為死而出去朝服投劒而入三日之後三旬三夜投三龍而出雷神擒而擊之十日十夜殺其左目兩龍鬬之住鬼之司訢在子曰決有此事乎住見訢然不敢應至今猶投劒也此而去要一死猶若不勝數豈論歸鄉門人曰第五新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厚之中是其必來殺我子有死非三厚我以人中死非一也若不聞門而死非二也若不聞門而死非三也若聞曰特我一也子來不謂不肖一也故劒不利不肖二也刃先劒後不利三也子能無若是乎死耳告出訢引劒而去曰嗟所不若天下惟此子耳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齊景公以勇力搏聞晏子數以勸趙三子者不起節死之公因饋以桃二箇曰三子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歎曰接搏猛獸又手刃雙雄計勇力之士也上功不受桃是無勇也士當死而推其所計而食桃矣援一搏計勇而受桃於義不可反桃而死豈人臣之節哉田開疆曰當吳興師而君不發一卒今提甲十萬而君不發一兵是無謀也援枹而鼓三軍之士莫不進是無勇也以三人而食二桃殺三士不仁也古冶子曰吾仗劒而歷三軍刺三將梟三首提一人頭安與二桃不反桃乎遂皆刎頸而死

下限其勇敢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有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義下無長幼之倫內不可以威敵於國之黨也外不可以懾服於諸侯之門此匹夫之勇挾一人之力而不顧其死之士也非君子之所貴也

魏武帝為丞相時有人告許攸罪攸恃功驕慢公收攸下獄攸大呼曰阿瞞若無攸不得冀州汝是吾舊人吾有私書在外公不發視即日詣門謝罪公笑謂攸曰本初之強孤能破之況汝乎攸不意公遂許之攸又曰公今以冀州復與我矣公曰復與君矣攸喜乃出書燒之

袁紹與公孫瓚相攻瓚築京數重以鐵蒺藜圍其外紹為地道欲攻之瓚復為長圍以絕紹道紹兵乏糧掘地尋瓚圍入得數升麥麥下雜以人骨紹謂其將吏曰袁本初為人君乃使人臣相食如此其能久乎

晉荀崧為梁州軍士所逼出奔成都軍士追及之崧謂其子蕤曰我為國大臣義不苟免今日是我死所汝宜速去蕤曰大人若死兒亦不活請先刺兒然後自刺崧曰汝若相隨俱死無益於我汝若有意為我報讎足矣蕤流涕而去

王敦既平王含王應等奔於荊州荊州刺史周訪追擊之應等窮蹙將自殺其子鎮惡年十歲謂應等曰大人勿憂賊兵自當相與格鬬大人但可安坐觀之鎮惡乃與賊爭先登遂斬數人賊退訪嘉其勇壯以為己子

晉桓石虔為梁州軍士所逼出奔成都軍士追及之石虔謂其子蕤曰我為國大臣義不苟免今日是我死所汝宜速去蕤曰大人若死兒亦不活請先刺兒然後自刺石虔曰汝若相隨俱死無益於我汝若有意為我報讎足矣蕤流涕而去

王敦既平王含王應等奔於荊州荊州刺史周訪追擊之應等窮蹙將自殺其子鎮惡年十歲謂應等曰大人勿憂賊兵自當相與格鬬大人但可安坐觀之鎮惡乃與賊爭先登遂斬數人賊退訪嘉其勇壯以為己子

秦王以相娛樂趙王不敢不鼓瑟秦王
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
五步之内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
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
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群臣曰請以趙十五城
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酒酣
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竟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
如功大拜爲上卿

毛遂者趙之平原君客也平原君喜賓客至者數千人秦之圍
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
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不能取勝則
歃血於華屋之上以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可以十九人從無所
足矣得十九人於是毛遂乃奮衽而前曰從者所以定從於楚
而君之門下乃有毛遂者所以定從於楚也今日之從楚王之
命懸於君與十九人從之可也若等是無所用其力者於此
殿上毛遂按劍而前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
出於君之口而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平原君曰從
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於君之口而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
生上毛遂按劍而前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
平原君曰楚王之命懸於君與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
毛遂按劍而前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
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
今十步之内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之手吾君在
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

釁而旦韓侯曰其士卒素所教誨能擒其敵勇而善其威令楚地
方五千里持戈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莫能當白
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
戰而辱王之先人此所謂而王所知
恥累百世也而趙王不知惡焉能雪其恥哉今合從者爲趙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
誠如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
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
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血於堂下公
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次非謂人也一作次能得賢勇者耳遂自薦於平原君
流右兩蛟龍從焉斷次非謂人曰次舍見師曉次舟中
之人有全活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舍如是舟中
之人皆沉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舍如是舟中
之人皆沉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舍如是舟中
之人皆沉者乎舟人曰未之見也次非舍如是舟中

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擾全荊王聞之出以執王聞之出以執王

秦舞陽燕國勇士也年十三殺人不敢忤視

漢淮陰侯韓信爲大將軍將擊趙未知其計謀乃使人往窺之還報曰趙已先
皆擁鼓鼙鼓軍鼓相聞陳成安君大驚曰吾聞兵法有奇勝今反
曰傳頌韓信之初大將自被甲持戟挑戰頌傳頌韓信之初大將自被甲持戟挑戰頌傳頌韓信之初大將自被甲持戟挑戰頌

陳外鄉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下四面騎驅期山東爲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羽羽瞋目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在故分軍復圍之羽遂殺漢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亦無所失乃問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孝文布衣也以勇聞隔中後爲代王司馬

朱雲字游魯人嗜學治易以勇力聞倜儻至擇里令

李禹敬之子也亦有勇當與中貴人故侵陵之莫敢後與之武帝命召禹使刺虎時下圈中未至地有踰出之禹徒落中以劒斫殺數虎虎怒同時攫禹壯之送被馬

後漢耿期穎川郟人也光武時爲川郡決曹掾署門下徙洛陽從光武南擊劉時王郎期奉書到薊薊中起兵攻郎光武將出西門期觀望呼曰城路不得行期願以身當之光武壯其言即從期言城門已開攻之得出位至衛尉卒

府　八百四十九　七

董卓遣兵兵八尺餘弓三百斤後從徐商勇力加焉以氣聞後爲虎賁中郎將

皇甫嵩字義真安平侯後拜左馬將軍領冀州牧

董卓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天下亂盜以武威豪傑相聞卓入宛城道遇群賊自乃勒諸將士略其財物悉棄輜重道伏地莫敢動卓拔劒而出射物盲取耳諸將各懷金帛懼重伏悔死日也戰見其小壯其去莫已望子而遂捨之而去後位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卒

董傳字元先武威姑臧人也少有勇力善騎射常以報讎爲事鄉里畏憚乃收聚少年數十人爲羽林父子之義士也不宜過之遂解謝而去郡當舉其名

楊璇字子行京兆杜陵人也少有勇力好打毬杖擊鞠之戲常與中貴人飲酒爭論毬場之事遂相攻擊璇以手擊其面目皆傷流血中貴人訴之於帝帝大怒收璇將殺之皇后爲請乃得免

府　八百四十九　八

宋紹紹與帝張後兵馬將軍領兵討賊紹出守京兆尹

鄧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以游俠聞出少孤貧母常紡織出常遊戲不肯就業母數責之出感其言乃從師學書數年遂博通經義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兄子嚴敦並好俠通輕財果敢有氣節援甚愛之每誡厲之以爲人當先公後私清白自守不願汝曹效季良而喪其實季良者杜保字也爲郡掾仗節死義敢於赴難

府　八百四十九　九

來歙紹與帝時爲騎都尉

許楊字仲康長大尺六十圍勇力絕人太祖初見以此奇之

迫出馬後奔擊敗之開出曰卿欲何得出言此耶公不
之聽乃稱疾出仕公固請不得出言此耶公不
曲曰已還侍母不忍遠不出母曰汝不欲還出言此耶公
之出得母之意遂相扶將還南陽
劉秀在南陽遇人北還未勝士多輕之秀獨敬異
之遂為妻焉秀嘗與宗人劉伯姬俱載米粟詣宛
道之未以為奇伯姬亦不自安
又曰安公而未有緣合不敢還聘使詣門有所案問解住二十餘
日安公怪而問之伯姬對曰實無他意從發已來朱使者解
令不催問其故安公中門外為設酒飯與對飲食竟安公勤勤
因行動而問實情伯姬不甘酒飯使其明縱告不敢欺解因引
佩刀斫破封書以示其事曰昔公行令欲有動者輒斬前
後二人今公其事曰昔公行令欲有動者輒斬前
馬制令嚴整人莫敢犯

陳禪為刺史嚴威刻峭服治禪為政寬仁簡惠為百姓所
愛後稍加之千世年十六加拜之為太中大夫
夏侯稱為之千世年十六加拜之為太中大夫
丁原字建陽本出自微為人麤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
郡太守
愛度不辭親有善名意度為人麤健有武勇善騎射為南郡太守
文帝初小侯為勝州刺史武之子也始之率兵大將軍司馬昭王
鑒上言故也於是分為二郡次夾率軍做率北土先至其不定
將軍事中郎將假節領護羌校尉不從會明帝引還小侯
吳都賦注引吳書所謂黃武中為太守大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縣人郡縣召為吏慈不就
慈年二十一為州郡所請命為從事
暫見一面曲阿見孫策未去會策來至慈勸說可以慈母亡
歸葬因留守墓不復還郡
張飛字益德涿郡人也與先主俱事劉焉後從先主還
涿郡先主為平原相飛為中郎將
先主為豫州牧飛為中郎將
先主為豫州牧飛為中郎將
先主為豫州牧飛為中郎將

正義求對案問惡狀二事皆驗頃之手敕賜亦得朱死發喪哀動
京師百官會來弔送者車數千兩
徐盛字文嚮琅邪莒人遭亂客居吳縣父母喪葬盛躬自
營辦
初為小將吳大守馬睦抗吳大守時睦用之超
拜偏將軍
孫慎不允乃會諸將發吳大帝以為不然
帝安乃會諸將發吳大帝以為不然
別部司馬攻為山賊所圍攻為山賊所圍
攻為山賊所圍攻為山賊所圍
攻為山賊所圍攻為山賊所圍

史事
楚昭王時有勇士之弟兄請為王報讎掌王乃與杜胃率三百人與戰死者十餘人王親執桴鼓而後士卒皆奮擊大敗吳師
王嘉其勇賜金百鎰
楚莊王時有人善為謎者楚王召而問之曰有鳥三年不蜚不鳴王曰三年不蜚蜚將沖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

本洪之走性慷慨多所振恤疾病死喪之資皆出於己言亦有武用及士卒有功必賞令馳射武藝絕倫者超授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書宇文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侯莫陳崇傳崇少驍勇善騎射有膽略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侯莫陳崇傳崇少驍勇善騎射有膽略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王雄傳雄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王雄傳雄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楊忠傳忠少有武藝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楊忠傳忠少有武藝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李遠傳遠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李遠傳遠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趙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趙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于謹傳謹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于謹傳謹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獨孤信傳信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獨孤信傳信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賀蘭祥傳祥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賀蘭祥傳祥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李賢傳賢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李賢傳賢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李弼傳弼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李弼傳弼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達奚武傳武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達奚武傳武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怡峯傳峯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怡峯傳峯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測傳測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測傳測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導傳導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導傳導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盛傳盛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盛傳盛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神舉傳神舉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神舉傳神舉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侯莫陳崇傳崇少驍勇善騎射有膽略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侯莫陳崇傳崇少驍勇善騎射有膽略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王雄傳雄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王雄傳雄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楊忠傳忠少有武藝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楊忠傳忠少有武藝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李遠傳遠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李遠傳遠少有膽氣善騎射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趙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趙貴傳貴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于謹傳謹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于謹傳謹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獨孤信傳信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獨孤信傳信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賀蘭祥傳祥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賀蘭祥傳祥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李賢傳賢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李賢傳賢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李弼傳弼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李弼傳弼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達奚武傳武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達奚武傳武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怡峯傳峯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怡峯傳峯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測傳測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測傳測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導傳導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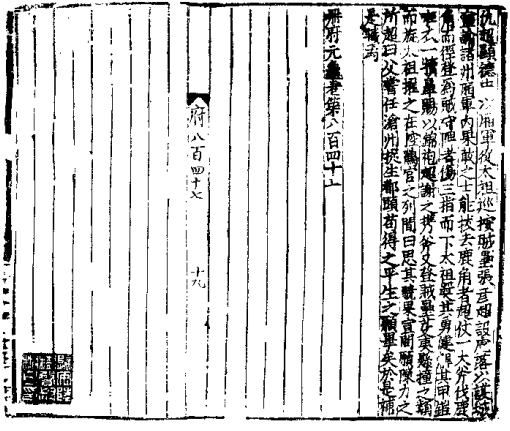
北史宇文導傳導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盛傳盛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盛傳盛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周書宇文神舉傳神舉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北史宇文神舉傳神舉少有志節好讀書史兼習武藝身長八尺容貌魁偉雄略過人大統初為都督從太祖戰於沙苑力戰有功賜姓宇文氏



苟欲有言曰立氣作威結稔交以立讎於世者謂之游俠自周之衰諸侯力政至于七國兼任戰非義所惟推險圍之勢窮急飾詐曲變四民之業不專三游之衢交驚浪傾名之士豪傑之流豈徒戴神士衆圍亦復變態繽繽緯非夫男厲剛果精誠貫徹孰能若是乎秦滅漢興餘風未殄乃有劇孟郭解輩全氣蓋關中折節縞交輕財重諾觀其趨急濟厄捐己不伐而恩不望報名高於世竦所謂以怨報怨君子之行又豈特捨鹿於五代時或有之莫不桎絕異之安懷君子之行又豈特捨鹿於五代時或有之莫不桎絕異之安懷君子之行又豈特捨鹿

魯莊公十三年冬公與曹劌如齊納糾管仲請囚桓公既歸於魯立以為政桓公與管仲謀伐魯莊公既盟於柯曹劌匕首劫桓公盟公反魯

左傳莊公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夏齊人殺子糾于生竇秋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公從之秦人納子糾殺之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相之

齊桓公既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相之

令如故

晉欒書郤錡深井里人役仇與母姊如廁以告為公之淫湯殺仲子事欒書郤錡夫婦以為然乃使人刺之

左傳成公十七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立悼公而逐三郤欒書將中軍荀偃佐之士燮為上軍佐韓厥為下軍佐趙旃為新軍佐荀罃為中軍佐士魴為上軍佐魏絳為下軍佐栾黡為新軍佐程鄭為公族大夫羊舌赤為銅鞮大夫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肸為太傅以為公族傅訪問國政於是乎始

晉欒書郤錡既殺厲公悼公即位使魏絳和諸侯

左傳成公十八年冬十一月晉侯使魏絳盟諸侯于亳城北

晉

千里不敢易也豈直五百哉秦王捶擊怒誚詈置曰公立赤
嘗聞天子之怒乎唐睢曰臣未嘗聞也秦王謂唐睢曰天下之怒
屍百萬流血千里天子之怒今是而將四矣臣恐其從之
之怒亦將如是耳曰士之怒也不過免冠徒跣以頭搶地耳
月論政〔刺〕韓累也臣之所以要之刺客之怒也中倉促發不
上此三子者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見於天今使者
四矣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
而起秦王色撓長跽而謝之曰先生坐河至於坐乎人論矣夫
魏滅士而安陵以五十里之地存者徒以有先生也
侯嬴為夷門監魏公子無忌以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屠者朱
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於市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
為謝公子怪之竟無所屈魏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
為趙平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
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

者先移兵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公子乃益請
兵符將客往奪晉鄙軍以救趙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
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復請之事急侯生客
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之客不聽可使擊之於是
公子泣侯生曰公子具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嚱哺將性
恐不聽當奪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侯生公子請朱亥朱亥
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願公子行且
鄙聽奪兵以北嚮侯生侯生固宜從老不能請願公子行日以
公子過侯生侯生固宜從公子為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
鄙晉鄙合符以校之勢不得不授公子子曰今吾將十萬
國之重任今單騎來代之何如哉於無將朱亥袖四十斤
椎晉鄙晉鄙嚱勒兵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
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兵歸無子勇士五萬人

兵數千奏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荊軻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亦謂之荊卿
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元君不用衛人逐出之荊軻嘗游
盖聶怒而目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之盖聶曰曩者吾與論劍
有不稱者吾目之耳是宜去不留使得出之主人無留荊軻
乃已荊軻而六博以矢相投盖聶目固止之荊軻嘗游於邯鄲魯句踐
與荊軻論劍句踐以故荊軻怒而叱

是國丹幸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軻曰夫行危而求事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己墓哭利劍皆有喜戚刑清得先遺素幾劉劍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不反若臣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陛下以劍者諸侯之事願大王毋好也太子逆之請劍秦王乃與之劍既得劍乃屬其左右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擿秦王王方還柱故不可拔而時惶急劍堅故不入乃引其室以擊秦王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王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以約契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而秦王自為人長大目重瞳子鬢如刷羽手垂過膝而善左右射生逢禽馳逐如飛趫力過人方是時諸侯之人或至或不至至者莫不振恐業已受圖見秦王之威勢且欲畢其辭以效其意故得以圖近秦王秦王不意以此時惶急自堅奉圖而進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以揕秦王未至身秦王驚而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倉卒之間兩人皆擾乱而事變卒起皆失其所持以搏秦王然而秦王之從者既前殺軻而秦王方還柱而自迎軻時既不中而事已壞故皆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王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以約契報太子也於是左右

孌而為將相至將軍稱曰解因不能辱身雖人也豈賢不肖哉
意非智也於是帝有憾厚賚之有能以去病之
田叔為人廉昔侯使過趙趙王不禮侯怒欲擊趙叔為之解
魏孟嘗為人以高賢為資劇孟以俠顯吳楚兵時條侯為
太尉乘傳東將發梁孝王客有說條侯曰吳楚兵銳方其
初發難難犯願將軍以梁委吳吳見梁與漢爭利必堅守
而不求戰絕其糧道條侯不聽遂堅壁昌邑深溝高壘
一歲國亡糧士饑乃引軍去梁王遣輕騎邀擊大破之
方吳王濞之初發也諸侯皆以兵會吳獨不發王以為
老於用兵為將軍謀王問其狀對曰吳有銅鹽之利能
誘其民來即山鑄錢煮海為鹽能使其水不用天下之
人皆為用今王之國有豫章郡銅會稽郡海皆可以
鑄錢煮鹽願王王兩國足以得志何王之有且以反
名舉天下誰不響應而以利動之乎事成則同利敗則
俱亡願王熟慮之王不聽既敗走東越為越人所殺
漢興以來諸侯王或以驕恣逆節或以疏遠獲愆未有
如吳楚之甚者也諸侯王雖各以其國為本然皆劉氏
骨肉同憂共樂高皇帝之天下故齊悼惠王王其中子
而天下歸心趙王幽死而高后不罪燕王盧綰以親幸
故雖背叛不誅及吳王濞等以反見誅自是後藩國
大抵皆以德行相尚而忘爭地矣
梁孝王武者文帝同母弟也愛而驕於景帝之前同輦
而載出入禁闥中擬於天子
漢興大梁孝王最親以太后愛弟數賜金財不可勝數
於是為復道自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賓客辯士
四方來者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皆以計議合於王意
梁孝王時有羊勝公孫詭二人為王畫計說王以太后
意欲立王為嗣於是王乃陰使人刺殺袁盎及諸大臣
之議梁事者十餘輩上遣使者分捕未得窮治其事
上由此怨王而疏之
梁孝王薨分為五國
梁平王襄者孝王子也孝王薨襄嗣為王
梁共王買者平王弟也平王薨子幼買為王
梁王立者共王子也共王薨立為王
梁王嗣者梁王立子也梁王立薨嗣為王
梁王揖者梁王嗣子也梁王嗣薨揖為王
梁王定者梁王揖子也梁王揖薨定為王
梁王遂者梁王定子也梁王定薨遂為王
梁王立者梁王遂子也梁王遂

主委主家人之舊又安謂下帝關乃下吏捕解縛言其母安
堂夏陽舉至誅置橋以為素不知解因出關橋以為素不知解因出關橋以為素不知解因出關

之時列侯有與謀同姓字者至入門因曰某公坐中某不來
勳既至入門因曰某公坐中某不來
辛次膺字時行初相善後以事相失次膺守會稽時行自相
時建為王莽所殺時行與次膺俱在會稽聞莽敗
得潛中歸鄉里次膺以此德之
足以寄其性命所為忽然重遠不為開以不相比中叔
戴良字叔鸞少有逸才而性狂傲博通墳籍兼綜衆藝
好危言高論人莫能測其志行時人語曰賢士大夫寧戮子高
後漢書逸民傳論曰自古明王聖帝莫不興賢用士以
百家
後至伏波將軍
寇恂上谷人初為郡功曹太守欲誅殺其兄王莽時更始立使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知必有變乃與同志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與同心二使者勿復發恂乃伺間勒兵入見使者說請之使者不
生疑也上從之恂乃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使者徇郡縣恂先降者復數恂恂疑欲拒使者於界上說上

王康字公節秦州人輕財好施以任俠聞後為河内太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樓馬牛衣服作物充服其宅
非慶弱任俠有氣節曲士及好事者多相附與奏弘有怨
明朝廷宴安任俠豪猾不羣小邪以火攻劫客甚畏之生産
本業與此義俠豈氣有急難奏多歸命焉弘能容忍與共甘苦
合傾身無所愛惜若有相求作使即投湯火至解官亦以為
慕義懷仁任俠交通輕財遠死能使人為己用此之謂
薛循善於讓而義俠輕財重氣招致賓客相與投
者多歸心焉
竟雄上黨長子人雄聚黨輕財雄豪有節重
徐庾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又長於騎射
乘馬馳驟南射百步中的弱冠為事
熊曇朗南郡人也世為郡豪族初元嘉末為豫州刺史
長沙王義慶所知義慶鎮江陵以為冠軍將軍
雄豪多為賓客
後魏李元忠以為梁起宗宗黨以自保於天柱將軍前
後賜連命者凡二百人
李興家僮名重李數千家於鄜州西山開墾數川方百
六十里居之
北齊祖珽代人也自云本出
南陽郭家本名郭
為北土所知
宋游道重交游有氣誌之次歷官數縣而時人納賄外乃親故
之歡屋舍其男女悉為游聚之路及家財散為司州豪俠
游俠列傳論曰自漢興以來閭閻之俠客布衣之徒
閭閻之間敢逞其意以立名聲者蓋不可勝數
宜為州里所稱以豪俠立名為之羽翼者何可勝言
長伏東方老劇士榮成五莖顯生劇能機關之捷義士士為
劍板云劇孟知並仕官顯達

孟和名物洛陽豪俠人也孟和少好弓馬率性豪俠幽州刺史
劉靈助之起兵也孟和亦聚衆附靈助兄弟遣應之及靈助敗與
乃據東州孟和拒之孟和亦拒其使
封子繪外弟隋雅亦俠義好施許公竇毅之壻也子繪兄之壻也為
薦州刺史子繪在渤海定遂過之對妻及諸女雜奏音樂微有
妻慢子繪大怒鳴鼓集衆將攻縣令責將士足定遠
免稱謝久乃釋之
高氏性明悟俊辯有智略善音進止都雅少持操俠數北公
私長民而修敦睦好重義當世以意氣相得
李景當少雄武有膽力好結豪士合坐為胡盜里奇患之求
安求其兄南製辰守益州以職罪為御史孫勤察於州殺其
遺孽左右不能制由是以俠聞
鷹宗初道世襲爵任俠行病營州刺史實武章時營州契丹

中書令人崔玄暐子逵同氏族任俠好施與
婢遺士逵士逵同縣宗道與命家人將酬其士逵不得已而
受之
李汲字廣博趙郡贊皇人也汲少倜儻有大志年四十猶不仕州
郡雖博學多藝然以豪俠自負故時流鄙薄之
平原燕郡劇人也少任俠有膽氣交結豪猾趙郡李元忠
將兵討之元忠知其名引與相見深加禮敬因謂曰今
世之事非君不可為君能棄舊惡改節自新者吾當為
君言之於朝廷矣君勉之勿為小節所累也
余元忠字海勃性豁達尚氣俠魏正光中隨右將軍費穆討
元延明之乃募得良家以為軍主延明愛其

後周韋孝寬字法保少好遊俠而高直少言與交遊皆趨得亡
命人有急難投之者多保存之路屢被追終不改其操
隋梁士彠字相如少任俠不拘小節州郡以豪雋正之是時州
讀兵書頗涉經史
北光少隨父居馬邑天下之最好讀書武帝有謀略每立
功名不拘小節家甚貧窶兄弟並以傭書為事光獨跅弛不
通經俠而好學師事同郡王孝逸孝逸一代儒宗光從之
受業服其精博
周羅睺少任俠氣重然諾輕財好施年十五善騎射好學兵
法每讀書有大義輒廢卷而歎曰丈夫當如是也
陳政明儒有文武大略時京師大俠劉居士重設才辯數總遊
俠輩少懷大節
劉權少有俠氣重然諾輕財好施年十五善騎射好學兵法
每讀書有大義輒廢卷而歎曰丈夫當如是也
麥鐵杖世隸鄧州好交遊重信義輕財物為鄉閭所敬
周弘正基子寬恬交通輕俠不事家產以父蔭為右勳侍大業
末資恃陽帝征遼東家貧不能自致行至涿郡與故人同
計糧所出遂與同旅屠牛潛飯史柄之覺於糧儉減餐以與
論事解士俗為以供衣食
安和少便弓馬重氣俠及長娶妻折節與物推誠待賓客之
孟芳鄧若騫有學識少任俠交結英豪
鷹祖泊少以俠氣聞交結豪傑之無所愛惜由是為州
里所歸
張煇善弓馬有膂力少以豪俠聞
周惠初任俠為事亡去數歲而父太子監兵鎮蒲坂惠初詣

政貌尚博徒遊蕩不檢行為鄉閭所患
牛進達漢州雒縣人少豪俠好馳騁田獵
宋代瞿讓為驃騎將軍時吳興太守蕭玄匿死讓勾捉俠徒
郭元振弱歲任俠使氣不以細務介意交游後振英
所部千餘人以遺爵客百姓之則大聞其名召見與語器其
吾當為知己初為汝戰所奪馬鬬攘任俠好然諾
楊炎少好讀書有文詞著俠尚氣
李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富名聞死之日知己之士咸惜之
後唐魏縣縣令張州鹽安縣人抗之著性閒無任官錄以權勇自負
性任俠以解仇報怨為事
曹孟周任俠自負為河朔豪盛元斤南北交互行求無所不
敢出都邑有二人屠沽為業太原據其豪雋為之請援延以歸行營
元所倚唯與親親若深周周之請援延以歸行營
有賊夜於林麓間殺人盜馬出中其為周大呼曰賊為賊賊

開戈登相謂曰李君至此安知所救急者其行營之外家周
為思慕幽明人且仲三人俱雖素有盛氣聽命敢

諫諍

諫諍

傅曰父有爭子又曰父母有過怡色柔聲以諫故為人子不可不爭父不爭而陷於不義之名事雖微獸猶爭之況人乎不可不爭也然爭之道又不可不審父母之心或方喜而觸之以逆或方怒而犯之以順或因其所愛而微感之或因其所敬而婉諷之或待其氣和而入或俟其悅而動之或引譬連類以開其意或指事陳情以悟其心或反復再三而不已或涕泣隨之而必從此皆人子爭父母之道也

唐太宗貞觀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諫從之則天下治矣若君非而臣不諫君從臣非則危亡隨之故君臣之間不可不爭也

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過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三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四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五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六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七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八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九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二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三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四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五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六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七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八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百九十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八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九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一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二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三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四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五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六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乎

二百十七年帝謂侍臣曰人主有非而臣下不諫或畏威嚴或懷寵祿或阿順情欲或雷同是非皆不盡忠規諫以循默相容則何以事其君

敗載之患遠略之事裁之勢進退惟狽不見其可此明智所共見智焉所同況於臨事者乎願細師友斯詳擇全勝脩城池立壘壁勤耕農練兵甲若因運有極天亡此虜則可況丹北齊方軌齊進水陸駢邁亦不踰時朔矣願詳思遠事其可有輕

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次所以不如吾者正謂此乎秦遣六
[illegible]之事李斯等書以為不可秦王卒聽之遂到滅諸侯終為中國之所并若以秦王之
[illegible]

右衛將軍已重於是武選都尉宗屬皆特騎在家以驕豪相尚
每日若家必素退為事決逢勢朝野此皆門戶福邪乃雖偶
門庭日吾不忍見此故爾其家盛衰間聞賢不賢方解
口矣仕諸郎中衛尉郎中令皆以貴人子弟為之閑習故事
熟名位也不得為並重遷日安仁士衡少為清方之公
閒而不自檢點嫁名曰若能遵雅則是非不得
如此瞻後為潘章太守
范泰字伯倫為秘書外郎從為揚州刺史忱薨為天門太守忱舊
酒酣棄席及醒則嚴於治事謂忱曰酒雖敗性酒醒以來有
益以來有損治酒若言與治人之間又無
取陳說忱笑謝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泰為侍中
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
王惠兄弟皆好學惠善禮儀

為吏部尚書
王弟慶字子雲為太常卿惠子儉為尚書令時殿內除主要雖及公官
不得慶為殿內郎故以引為殿內除主要雖及公官
不得慶為殿內郎故以引為殿內除主要雖及公官
不得慶為殿內郎故以引為

我國古之情更深告大欲齊整人倫分明進狹去讒之日大功
制立事者有其時勢為之法制當時觀其
言帝不納浩既頓亦由此去然寄制將軍兼敕騎常侍
唐子之善鄭子也頓為裏陽卻慶使慶諫其父歸朝因此入覲方
欲和王傳
史孝章父憲誠為雒陽令遷朝位多遊朝位孝章常雪冤讓之父
憲果令收孝章孝章逃匿之

須羽書曰漢三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項氏負書遠羽日暮趙欲并楚願羽以故北擊燕良久從還王東擊楚至彭城漢王兵敗隆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問曰吾欲捐關以東委棄之誰可與共功者得張良曰九江王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隙彭越與項王有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計獨得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布與越而漢王之計獨得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布與越而

府八百四十九　九

破也使人速召越及布使皆行行并北擊之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速召越越及布皆果發兵會垓下布破楚兵垓下無利入壁深壘而守之謂越曰諸侯不從約今欲奈何越曰昔齊王田榮畔項王彭越為榮將數有功項王乃封越為梁王榮死越不往項王以此怨之今項王兵敗垓下使人召越越欲發兵會垓下而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天下共分地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破也漢王乃使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已破自陳而東傅海盡與齊魯至穀城與越信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擊楚願分其地自淮北以東盡與齊以睢陽以北至穀城盡與彭相國以故能破楚卓垓下諸侯兵皆會漢王乃進兵擊項羽項羽敗而走入壁獨與麾下騎數百人潰圍南馳諸侯兵追之灌嬰追斬項羽於東城

府八百四十九　十

高祖定天下討反者諸侯年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爭之不能決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曰君侯急矣君重詘筆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侯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今以一言不用欲自堅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而幸用臣之計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間難爭也顧上有所不能廢者天下有四人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為避秦時上聞此四人者年老皆以上慢侮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能為太子重為此四人來為太子客從入朝太子因此四人輔之上見之問曰吾欲易公事公等終身辟我今公為太子來游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太子死也故太子必無動矣呂后乃使呂澤強要留侯不得已而為畫計令太子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為客客從入朝上見之上知此四人輔太子羽翼已成天下之人皆為太子用太子即有急四人者為用矣戚夫人即日夜啼而上以此決意廢太子之議矣

且夫天下游士馳其視聽以從陛下之指陛下游士相與聚謀於公卿之門公卿大夫又以其間承順其意而為之辭陛下雖日誅殺之而不能絕也願陛下深察之

高祖既誅淮南王英布而立子長為淮南王王年少高祖憂其不能治淮南地乃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張敖魏豹宗強皆徙實關中

高祖既誅淮南王英布而立子長為淮南王王年少高祖憂其不能治淮南地乃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張敖魏豹宗強皆徙實關中

高祖既誅淮南王英布而立子長為淮南王王年少高祖憂其不能治淮南地乃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張敖魏豹宗強皆徙實關中

酒客未知見之元忠下車獨坐前酒掌酒食之謂門者曰本主
公祀廷儒先公閭國士到門不能吐哺攘迹其人何如還吾刺
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驚見之引入賜與行元忠亦上表
陳之長歌慷慨歌闋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朝公猶欲事鄴
朱乎神武曰固貧賤由他安敢不盡節元忠曰非獨元忠高氏
邑兒弟皆來未見時高氏邑見神武曰必救主與國何
來元忠曰雖然並報事神武曰前孫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
孫曉進曰此君天性使然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
流淚神武亦歔不自勝元忠進此機之策深見尊崇

盧柔武孝昭初為太子中庶子開以進取討閱西夏地
陳五勢曰東魏者當今強敵也宜謀定而後動若當任勢力故遲者所以
制弱宜若所以兼從容大舉之間可以觀釁而動不同貪冒有異而
戒焉不息兼能不并此策不用彊敵也野戰勝負難之
是謂無功之法非深謀識學兼全之物也臣立重臣太平為東魏使

蕭明相對流淚梁主曰寡人為卿興師送卿還國明相
拜謝梁主又曰卿今此去恐不復見卿明相曰臣
若遷使即死大魏以為臣留之計陛下厚待子弟
晨昏定省以為臣節臣子今主上寬慈陛下
聖明臣何憂死大魏以為臣結主心貴於忠信臣
雖物情危險終不自負梁主曰卿言及此寡人雖
不敏敢不銘佩卿若還魏有關中之地何可疑
乎且彼主昏而臣強君猜而下懼有關中之地
不為陛下有也梁主曰卿言是也

齊神武與侯景書曰我與汝俱事爾朱榮汝為其
奴我為其客俱北面而事之我於汝不薄汝於我
何厚而背德違義若此我今與汝分河而治汝
勿以為憂

侯景答書曰景往事爾朱榮榮之奴隸也王
與榮俱為客禮王之於榮義同君臣榮之
於王恩猶父子王之於榮無以為報榮之
於王有以為德王之於榮無以為恩榮之
於王有以為義王之於榮無以為義榮之
於王有以為信王之於榮無以為信榮之
於王有以為忠王之於榮無以為忠榮之
於王有以為功王之於榮無以為功榮之
於王有以為親王之於榮無以為親榮之
於王有以為貴王之於榮無以為貴榮之
於王有以為富王之於榮無以為富榮之
於王有以為安王之於榮無以為安榮之
於王有以為樂王之於榮無以為樂榮之
於王有以為生王之於榮無以為生榮之
於王有以為死王之於榮無以為死榮之
於王有以為存王之於榮無以為存榮之
於王有以為亡王之於榮無以為亡榮之
於王有以為興王之於榮無以為興榮之
於王有以為廢王之於榮無以為廢榮之
於王有以為治王之於榮無以為治榮之
於王有以為亂王之於榮無以為亂榮之
於王有以為福王之於榮無以為福榮之
於王有以為禍王之於榮無以為禍榮之
於王有以為利王之於榮無以為利榮之
於王有以為害王之於榮無以為害榮之
於王有以為益王之於榮無以為益榮之
於王有以為損王之於榮無以為損榮之
於王有以為增王之於榮無以為增榮之
於王有以為減王之於榮無以為減榮之
於王有以為加王之於榮無以為加榮之
於王有以為減王之於榮無以為減榮之
於王有以為多王之於榮無以為多榮之
於王有以為少王之於榮無以為少榮之
於王有以為大王之於榮無以為大榮之
於王有以為小王之於榮無以為小榮之
於王有以為高王之於榮無以為高榮之
於王有以為下王之於榮無以為下榮之
於王有以為上王之於榮無以為上榮之
於王有以為前王之於榮無以為前榮之
於王有以為後王之於榮無以為後榮之
於王有以為左王之於榮無以為左榮之
於王有以為右王之於榮無以為右榮之
於王有以為中王之於榮無以為中榮之
於王有以為外王之於榮無以為外榮之
於王有以為內王之於榮無以為內榮之
於王有以為東王之於榮無以為東榮之
於王有以為西王之於榮無以為西榮之
於王有以為南王之於榮無以為南榮之
於王有以為北王之於榮無以為北榮之
於王有以為天王之於榮無以為天榮之
於王有以為地王之於榮無以為地榮之
於王有以為人王之於榮無以為人榮之
於王有以為物王之於榮無以為物榮之
於王有以為事王之於榮無以為事榮之
於王有以為理王之於榮無以為理榮之
於王有以為法王之於榮無以為法榮之
於王有以為道王之於榮無以為道榮之
於王有以為德王之於榮無以為德榮之
於王有以為仁王之於榮無以為仁榮之
於王有以為義王之於榮無以為義榮之
於王有以為禮王之於榮無以為禮榮之
於王有以為智王之於榮無以為智榮之
於王有以為信王之於榮無以為信榮之
於王有以為忠王之於榮無以為忠榮之
於王有以為孝王之於榮無以為孝榮之
於王有以為悌王之於榮無以為悌榮之
於王有以為慈王之於榮無以為慈榮之
於王有以為愛王之於榮無以為愛榮之
於王有以為敬王之於榮無以為敬榮之
於王有以為和王之於榮無以為和榮之
於王有以為睦王之於榮無以為睦榮之
於王有以為任王之於榮無以為任榮之
於王有以為恤王之於榮無以為恤榮之
於王有以為救王之於榮無以為救榮之
於王有以為濟王之於榮無以為濟榮之
於王有以為助王之於榮無以為助榮之
於王有以為扶王之於榮無以為扶榮之
於王有以為持王之於榮無以為持榮之
於王有以為護王之於榮無以為護榮之
於王有以為衛王之於榮無以為衛榮之
於王有以為守王之於榮無以為守榮之
於王有以為保王之於榮無以為保榮之
於王有以為養王之於榮無以為養榮之
於王有以為育王之於榮無以為育榮之
於王有以為教王之於榮無以為教榮之
於王有以為學王之於榮無以為學榮之
於王有以為習王之於榮無以為習榮之
於王有以為行王之於榮無以為行榮之
於王有以為止王之於榮無以為止榮之
於王有以為動王之於榮無以為動榮之
於王有以為靜王之於榮無以為靜榮之
於王有以為勇王之於榮無以為勇榮之
於王有以為怯王之於榮無以為怯榮之
於王有以為強王之於榮無以為強榮之
於王有以為弱王之於榮無以為弱榮之
於王有以為貧王之於榮無以為貧榮之
於王有以為賤王之於榮無以為賤榮之
於王有以為苦王之於榮無以為苦榮之
於王有以為樂王之於榮無以為樂榮之
於王有以為憂王之於榮無以為憂榮之
於王有以為喜王之於榮無以為喜榮之
於王有以為怒王之於榮無以為怒榮之
於王有以為哀王之於榮無以為哀榮之
於王有以為悲王之於榮無以為悲榮之
於王有以為驚王之於榮無以為驚榮之
於王有以為恐王之於榮無以為恐榮之
於王有以為疑王之於榮無以為疑榮之
於王有以為惑王之於榮無以為惑榮之
於王有以為明王之於榮無以為明榮之
於王有以為暗王之於榮無以為暗榮之
於王有以為智王之於榮無以為智榮之
於王有以為愚王之於榮無以為愚榮之
於王有以為賢王之於榮無以為賢榮之
於王有以為不肖王之於榮無以為不肖榮之
於王有以為善王之於榮無以為善榮之
於王有以為惡王之於榮無以為惡榮之
於王有以為美王之於榮無以為美榮之
於王有以為醜王之於榮無以為醜榮之
於王有以為好王之於榮無以為好榮之
於王有以為惡王之於榮無以為惡榮之
於王有以為愛王之於榮無以為愛榮之
於王有以為憎王之於榮無以為憎榮之
於王有以為親王之於榮無以為親榮之
於王有以為疏王之於榮無以為疏榮之
於王有以為近王之於榮無以為近榮之
於王有以為遠王之於榮無以為遠榮之
於王有以為來王之於榮無以為來榮之
於王有以為去王之於榮無以為去榮之
於王有以為進王之於榮無以為進榮之
於王有以為退王之於榮無以為退榮之
於王有以為取王之於榮無以為取榮之
於王有以為與王之於榮無以為與榮之
於王有以為奪王之於榮無以為奪榮之
於王有以為賜王之於榮無以為賜榮之
於王有以為受王之於榮無以為受榮之
於王有以為授王之於榮無以為授榮之
於王有以為傳王之於榮無以為傳榮之
於王有以為繼王之於榮無以為繼榮之
於王有以為承王之於榮無以為承榮之
於王有以為嗣王之於榮無以為嗣榮之
於王有以為立王之於榮無以為立榮之
於王有以為廢王之於榮無以為廢榮之
於王有以為興王之於榮無以為興榮之
於王有以為滅王之於榮無以為滅榮之
於王有以為亡王之於榮無以為亡榮之
於王有以為存王之於榮無以為存榮之
於王有以為保王之於榮無以為保榮之
於王有以為護王之於榮無以為護榮之
於王有以為衛王之於榮無以為衛榮之
於王有以為守王之於榮無以為守

限其八小遠近其四以官場廣狹去人户遥遠不等民請遂縣置一場聽之其三請減五科舉人選限其公私勿命所司使不使者多爲區之請行舉悉其七請令州縣約其實使有旨者奉命施行

冊府元龜卷八百五十　總錄部一百

物錄部一百　器量

器量

才參

夫至明之境鑒動作之微機英懷之俊賞性情之端花識標准而無戰因固治之所成發於天姿難以學致觀其英俊無變寵辱不驚酌之無悅貴於是喧或蒙平大難遂清於危功或勞其高風用救於時俗風遐揚而如一匪讓即之依及則如大雅之度不亦遠哉然而器之為量有深淺之殊識之有優劣之異故大人令尹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楚張安世為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安事白行法吏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潛

馬器服箱皆之間便以施諸弱之賓營別宅其從見行見而優之即以宅與行梁趙二王國之所屬賓客當時權敵請二國租錢百萬以歡親族人或諫之裒曰有餘補不足天之道也安於跟者其行已往率皆此類也後為侍中持節監青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假節如故

裒人士多所補推獎纖心事外無遊可間後以其性公家富好交結致錢十万與其有舍因此可乘趙外東坐中間歎然色若變和之以顯親寧取餘資云云官安在有兩十萬錢公家乃以顯親寧取餘資云云官安在有兩十萬錢公家乃以顯親寧取餘資云云官安在有兩十萬錢公家乃

也遂以女妻之

劉超爲中書通事郎出爲義興太守未發會韋中書僧郎拜侯選鈎連莫有知者

謝安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綽之並懼安安嘯詠自若舟人以安爲慢故稍去不止風轉急徐曰如此將何歸邪舟人承言即迴衆咸服其雅量及爲吏部尚書中護軍簡文帝崩袁虎温上疏請安宜安顧命帝崩袁虎温上疏請安宜安顧命帝崩袁虎温上疏請安宜安顧命

皆此類也人每以服飾為務至有出違律令貧不稱家之
德之撿其予孫已此乃李矣宜鬼也或謂士諫曰子多金能
上諫曰所謂陰德者何如耳獨聞之人無如者今吾所作
庶乎李如何陰德之者

後魏綱維世務校枉去甚秦州刺史長孫稚入為侍中稚
為人寬厚通雅有識量每以天下為己任不以細事介懷
高祖深器重之嘗謂稚曰卿為人臣不能盡忠於國而
私事於家何也稚謝曰臣雖不敏竊慕古人之節但以
家事有老母在堂不敢以身許國高祖嘉其誠孝

唐高祖為隋太原留守時突厥頻犯邊境高祖以其
驍勇善騎射每令備邊以防之

唐太宗為秦王時突厥頻犯邊境太宗以其驍勇善騎

何代無其人哉

漢陳遵爲河南太守既至官門車轂常滿賓客日盈尊中酒不空門下掾主記室白事白事畢遵留白事掾書謝京師故人以竟遵乃口占書吏書之一坐盡驚遵性善書與人尺牘主者得其書皆藏以爲榮

晉郗鑒爲兗州刺史有事至州治須臾數至鑒以爲勤於事後知其故

唐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時有進奉使者至德裕與之語及郡中事纖悉必知其人大驚以爲神

李作鹿臧武仲論晉侯曰其大夫將軍

晉阮籍爲步兵校尉初大將軍曹爽以籍才望欲引爲掾籍乃託疾閉門酣飲累月不與人事爽使人伺之籍方與數人飲酒對客彈琴爽使者至籍不爲之變神氣自若

魏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人以爲宿構然使精思亦不能加也著書數十篇

徐幹想論合二十五篇爲五官將文學

蜀諸葛亮使吏取官物錢亮知而故問之吏以實答亮曰汝爲我而使人受過非汝所及即令收治

欽今人竊聞後將軍山陵歸命宏同葬東爲之權行數年問宏云聞君作果征纖多稱先賢何欽不及宏答曰尊公稱謂非下官敢專果征纖多稱先賢何欽不及宏答曰尊公稱謂亡聞君作果征纖多稱先賢何欽不及宏答曰尊公稱謂

薛宏卿公孫弘之後也宏卿少時貧困躬耕以養母母亡後爲博士

虞喜後更京師以著述爲業

中書舍人賀知章性放曠善談笑與人交不拘禮法

謝朏爲吏部尚書時有選人詣朏自陳資歷朏不與言但問其鄉里山川風俗而已選人大慚

王導言爲晉丞相時有人詣導自陳資歷導不與言但問其鄉里山川風俗而已選人大慚

會稽賀邵爲孫皓所徵將發親舊送者皆與訣賀獨不顧因與兒書曰吾本東方人引日望鄉吾亦如卿耳故不爲別

薛宏卿爲封溪令浮淮而下有人於船中作鼓吹聲宏卿聞之謂其人曰君欲聽鼓吹當就岸上作何得於船中作聲其人即移就岸上作

宋劉義之初爲高祖所知至京口與高祖同宿高祖夜起義之亦覺高祖曰卿可更眠我欲出義之曰願以相隨高祖不許義之便起隨後高祖出門去數十步還顧見義之又呼令還

高祖在東齋與諸佐吏談宴酒酣高祖曰我出處屢矣今日之事當復何如傅亮對曰明公以匡復之勳入輔王室加以平定關洛威震華夏自古以來人臣之盛未有如公者也

而登之應對無窮也

王導言爲晉丞相時有人詣導自陳資歷導不與言但問其鄉里山川風俗而已選人大慚

宋劉義之初爲高祖所知至京口與高祖同宿高祖夜起義之亦覺高祖曰卿可更眠我欲出義之曰願以相隨高祖不許義之便起隨後高祖出門去數十步還顧見義之又呼令還

高祖在東齋與諸佐吏談宴酒酣高祖曰我出處屢矣今日之事當復何如傅亮對曰明公以匡復之勳入輔王室加以平定關洛威震華夏自古以來人臣之盛未有如公者也

而登之應對無窮也

王導言爲晉丞相時有人詣導自陳資歷導不與言但問其鄉里山川風俗而已選人大慚

會稽賀邵爲孫皓所徵將發親舊送者皆與訣賀獨不顧因與兒書曰吾本東方人引日望鄉吾亦如卿耳故不爲別

薛宏卿爲封溪令浮淮而下有人於船中作鼓吹聲宏卿聞之謂其人曰君欲聽鼓吹當就岸上作何得於船中作聲其人即移就岸上作

虞喜後更京師以著述爲業

中書舍人賀知章性放曠善談笑與人交不拘禮法

謝朏爲吏部尚書時有選人詣朏自陳資歷朏不與言但問其鄉里山川風俗而已選人大慚

冊府元龜　卷八百五十一

總録部一百五十一

友悌

詩曰因心則友傳曰兄良弟悌史侠有致美之論小雅形弩如
之嶽嶽幸友之德通天神明而為民極矣中古已降遺文可覩
乃有陽難陰奪給養割分之愛全棺綿骨之恩緘縢
死喪之禮棄倫而長狄封溪齧左家聽族達圖悲籠孤幼
於天倫古已好傷今歷久並雖之義又而窮塊獨哭無
讓梁苦無隱者父母難之義又而窮塊獨哭無
乎在孔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信君子之所務也已
商公子壽昌公之子太子伋之異母弟而子朝之兄也宣公從
愛太子伋而立子朝為伋太子伋從齊而令盜邀界上殺之與
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回行壽知朝之惡太子
而若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

府八百五十一　一

毋行太子曰逃父命求生不可逆行壽曰太子止乃盜出
旄至界盜殺之壽已先飲太子酒太子仰又至壽
曰所以為此乃我也太子伋衛人愛而作二子乘舟之
沖由子路問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修道以俟命有
卿之喪何憂焉除也孔子曰何謂除
子曰死者不可以生道復生者不可以死道復反
君子之於死也敬而遠之
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
及之
趙簡子大夫周舍晉卿敢於直諫以其兄與
趙孟為晉大夫周舍進曰臣聞之事君者順而不
趙孟為晉大夫周舍進曰臣聞之事君者順而不
敢爭逆而不敢拂順而不敢爭逆而不敢拂
敢爭逆而不敢拂順而不敢爭逆而不敢拂
順而不

孫恭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
祕書丞宋之悌勾撿之悌行檢倫物以先人產業數百萬讓宗
兄子為光祿勳第十有
陸胤字敬遠為揚州刺史時兄子晏為廣陵太守晏
擅為黃門郎
李未字大遠陳留人也家貧與六人同被共食妻數勸未曰
今貧者豈可復有富時乎有錢當與兄共之錢盡兄復何憂
乃令妻鬻酒具會語所親內外共議共事發覺收未妻子未
亡於坐中自跪曰婦人無識願殺妾一身以謝衆客
庾衮字叔褒為中郎將令與陳留阮放同在一營而各坐中設
遇後四族而那養每弟以孝行及壯能先人意時收百萬貴
與兄弟鄉里高之後至司空
永世長沙南鄭人為鄉族所推服兄弟分財時數百斛

與兄子後至湘陽太守
封觀有志節為兼尚兄弟以世未寧兼不婚娶不能自人起職至於出處之
間不苟合於世
王祥為揚州刺史也大守
祥為揚州刺史也大守
祥為揚州刺史也大守

以此爲常終鎮西將軍荊州刺史
徐湛之年數歲內弟謝弘微見而愛異撫其背謂曰汝
後當與我一好兒湛之答曰願舅如見愛湛之當不
負舅弘微後爲荊州刺史以湛之爲長史湛之每事
盡心弘微亦以此重之
宋文帝元嘉中爲江州刺史時南郡王義宣鎮荊州
義宣素有才幹文帝深相委仗二十餘年間內外
事皆與參決義宣既誅上以江州居上流去都密邇
故復以義恭爲之義恭素庸闇文帝以此防之
孝武帝大明中爲南徐州刺史時竟陵王誕爲揚州
刺史誕素驕豪多聚財貨帝以誕年少慮其不能
節制故以義恭爲之
孝武帝大明中爲南徐州刺史時竟陵王誕爲揚州
刺史誕素驕豪多聚財貨帝以誕年少慮其不能
節制故以義恭爲之

秦王俊晉王炀之子也開皇十年俊爲并州總管
江陵之平也俊與晉王廣俱有功於陳俊進位上柱
國增邑二千戶并州總管如故俊性奢華違制過
度宮室服玩擬於至尊後庭數十皆以寶玉爲飾
王每以節儉訓之俊不悅
王以俊出鎮并州恐其不能守藩乃手敕誡勉之
俊報書謝過
王又賜書曰汝年已長大出閤開府仗節專征
汝之所爲皆須自決我不能復相關預汝但
勉之而已
王又賜書曰汝今爲元帥所有僚屬皆是朝廷
之臣汝宜敬之重之不得輕慢

劉二弟字子高會稽人父并義聲在米尼父右既不愉禮為所害豈故美出之以代兄善又作傳為安西王曜長史西都太守上謂朱真曰之弟代兄善又作傳為安西王曜長史西都太守上謂朱真曰之弟代兄善又作傳為安西王曜長史西都太守上謂朱真曰

弟友雖修身篤行非禮不行欲自文于後至同郡孫堅兄弟堅子賁等皆幼歲未有冠帶欲令仕進以昭其行遂同居財產

與子賁等皆幼歲未有冠帶欲令仕進以昭其行遂同居財產

晉敘性篤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遭時中始事中未詳而卒

同郡兄求隨居吳郡居五年求辭求貧不取酒食了二年腰帶減半徵得中郎官不赴何伯璵幼喪所生撫養如子及長為娶妻為治產業悉與之而別居恂恂篤睦為人所敬

郡守下車皆先詣其家稱弟而不稱仕宦

江革濟陽人九歲丁父憂與弟觀同生小弟始孩革兄弟自相調養甚有部曲事如大家

州刺史表其門閭

少長共居不忍離別弟亦同行以親兄故也仕至東萊太守

陳凌為冯翊太守中書令荀彧二弟尚書諶中依陳留舅氏為

每言之曰昔文帝追思其弟曹植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出其弟植言之曰昔文帝追思其弟曹植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出其弟植

當凡物同體亦感氣而動況我兄弟氣同志合者乎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一

府省五十一

友悌第二

後魏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父延實博學有才識彪幼而聰敏年十四通五經兼誦諸史尤明漢書善屬文筆為當時所重彪少孤與兄同居友愛甚篤兄沒撫養孤甥恩過己子

高允為郎時有兄喪並孝友哭踊殆不勝喪高祖聞而嘉之賜穀百斛

陸凱字敬風吳郡吳人也父瑁為偏將軍凱與兄胤俱知名瑁愛凱過於諸子胤恭謹有志操瑁初以凱年小未異也及長瑁數試以事凱輒有奇謀瑁益愛之瑁卒凱與兄弟分財貨器械惟取米三斛鹽三斛而已

陸績字公紀吳郡吳人也父康為九江太守績年六歲於袁術坐見術術出橘績懷三枚墮地因跪拜而績橘不去術曰陸郎作客何為懷橘績答曰欲歸遺母術嗟其小而有孝意

陸遜字伯言吳郡吳人也祖父紘為建武校尉遜年長於諸兄而深沈有大度

陸瑁字子璋吳郡吳人也父遜為丞相瑁與兄延熙中為中書郎

陸抗字幼節吳郡吳人也父遜為丞相抗與兄弟六人四母所出抗於諸兄最為庶長

陸機字士衡吳郡吳人也祖父抗吳大司馬機與弟雲俱有才名

陸雲字士龍吳郡吳人也父抗吳大司馬雲與兄機俱有才名

陸玩字士瑤吳郡吳人也祖父遜吳丞相玩與兄弟四人

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也父玩吳侍中納與兄弟四人

陸曄字長悅吳郡吳人也父玩吳侍中曄與兄弟四人

陸始字祖緒吳郡吳人也父曄吳侍中始與兄弟四人

陸喜字公悅吳郡吳人也父始吳侍中喜與兄弟四人

陸玄字祖通吳郡吳人也父喜吳侍中玄與兄弟四人

陸晏字士安吳郡吳人也父玄吳侍中晏與兄弟四人

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也父玩吳侍中納與兄弟四人

陸曄字長悅吳郡吳人也父玩吳侍中曄與兄弟四人

陸始字祖緒吳郡吳人也父曄吳侍中始與兄弟四人

陸喜字公悅吳郡吳人也父始吳侍中喜與兄弟四人

陸玄字祖通吳郡吳人也父喜吳侍中玄與兄弟四人

陸晏字士安吳郡吳人也父玄吳侍中晏與兄弟四人

友悌第二

陸納字祖言吳郡吳人也父玩吳侍中納與兄弟四人

陸曄字長悅吳郡吳人也父玩吳侍中曄與兄弟四人

陸始字祖緒吳郡吳人也父曄吳侍中始與兄弟四人

陸喜字公悅吳郡吳人也父始吳侍中喜與兄弟四人

陸玄字祖通吳郡吳人也父喜吳侍中玄與兄弟四人

陸晏字士安吳郡吳人也父玄吳侍中晏與兄弟四人

宋曲江公張九齡太守友子之性過毛於父凡道與所天之哀切
酸感行路形容野悴見者莫不歎焉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曰吾見齊朝貴遊子弟生長富貴不知稼穡
之艱難自驕奢以至顛沛無一事可稱皆由門地使然也
唐高宗永徽元年正月丙申朔以前太子賓客許敬宗為檢校侍中
監修國史兼修文館學士敬宗自貞觀末年已預修撰至是又
領其事

揚素字處道其異母弟約世沈靜內多謀詐好學善屬文素甚愛之凡有所為少先謀於約而後行之素終司徒封楚公

唐高士廉妹先適隋右驍衛將軍河南長孫晟生子無忌及一女晟卒士廉撫育甚篤後仕隋為鷹揚郎將無忌及諸生宗從讀書其家士廉每以禮法訓之無忌等皆嚴憚之如嚴父焉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與弟知運知行俱以學業知名隋末知本為內史舍人知運為內史侍郎時內史令虞世南為起居舍人世基為內史侍郎時虞世南抱持號泣以身代兄死文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善

李勣為司空與弟弼特相友愛

李文本為中書令所親任弟貞為鴻臚卿凡有財物出入皆使貞掌弟文恕一無所問文恕時為太子洗馬亦不與貞爭競

太宗謂侍臣曰兄弟之為人子不忘己氣分猶一體也若有財物各欲自有則情有偏薄不能相愛雖同生父母亦何益哉朕每思此事常為之感泣公等宜以此意為諸王說之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幸九成宮還次慶善宮以親故宴飲極歡太宗謂侍臣曰朕今日與兄弟宴樂實為家人之禮非復君臣之義公等宜識朕意

侍供奉如父諸弟男女及妻子皆慎嚴不充而無倦色

程務挺為左驍衛大將軍則天遣朝集使至京師務挺與其弟務忠務整俱詣闕則天謂之曰卿等兄弟為尚秉奉德務挺對曰臣等兄弟自幼相愛不幸父母早亡臣兄務忠務整皆能以義訓臣臣等敢不奉行則天嘉之乃拜其兄務忠為太子洗馬

蘇味道則天時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與其弟太子洗馬味玄甚友愛味玄搭詩託不諧輒同加笞折味道恰悅謝之不以為忤論者稱焉

崔玄暐與弟身文相友愛至於親族子弟孤貧者亦皆撫養教授成立為時所稱

豆盧欽望作相兩朝不能有所規正然亦清約儉素代稱其友愛李嶠與欽望弟弟重善相與嶠每自目其集中書多博茂郎王

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嘉貞與弟嘉祐嘉休嘉佑嘉貞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等嘉祐今授郭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萬里伏恐臣兄弟盡力無由死節伏乞陛下矜臣兄弟盡力無由死節伏乞陛下矜臣兄弟盡力無由死節伏乞陛下矜

序謙為徐州刺史令與東都未平宿將皆畏其威名或至二千
驗衆攻陷城邑擁守將張力振為盜所執將害之觀知其
請代兄死觀又請殺己留弟兄弟各有子俱為盜皆感觀義
盡代兄死觀又請殺己留弟兄弟各有子俱為盜皆感觀義
年追贈司空敕葬官
第五琦京兆長安人也少孤事兄華敬順鄰人再入為其子有
客辛
王遵京兆民也弟恭遵德中並為通識所擒賊將殺一人兄弟
相讓以死賊感義俱釋之
孫成為長安令兄弟為盜所殺成素孝篤貧有
義氣不持家產之貲攻養兄弟以供甘旨兄弟不知其故
過知仁反
郭雄尚父子儀長子也性孝友為太子少保子儀薨雄廬於
墓側廬舍為盜所燒雄與弟雲等號泣不離墓所後賊又
來雄兄弟爭出拒之賊義而釋之

李元忠孤潛於兄曄之手鞠長事兄以孝聞後終朔南觀察使
嵐遞少以孝友著稱事母事伯郎乎章事伯父如事父母劉南
西川判官李放成都及歸蜀路出於長安城東過素友愛
遂奏請至城東買於其舊計之近代李臣多自以為榮重五服
之親或不過緦麻兄弟之義或不及朋友之分
喪倫為太子少師居家孝友撫弟姪以慈愛稱之
陽城孝友不忍遠其兄弟雖不聚居亦不忍異爨每時節相
見則置酒相樂盡歡而去
城以
居有習好其二弟皆以遊切城之
客死城為營葬城嘗與其二弟訣兄弟相抱哭其居
之側性友于篤里
仍為建義門
崔沂河東猗氏人也事母以孝聞母疾沂嘗不寢不食侍湯藥
子郎每多取子典錢使去子以契書假貸于行旅為償之故行
旅至沂門輒先償錢而去

喪終年號泣殆不勝情士皮之以為純孝
韋夏卿京兆萬年人也父少孤本長姊友敬如母夏卿
事姊及姊卒為之心喪三年
同母弟為兄弟禪服三年
王起太原祁人也父早卒起事母及兄以孝聞
及興元元年起兄也故特恩授焉
李建幼孤弟岳工於畫能寫其兄之狀貌建見之輒感泣
盡日故時人以為孝感

冊府元龜　卷八五三　總錄部　姻好

聚布為群盜陳勝之起也布乃見番君其妻數子人番君以女妻之

公孫賀貳氏為太子所賀為舍人及武帝即位遷至大僕賀夫人君孺衛皇后姊也

蜀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貴就少君父孝父奇其通吉故以女妻之裴注漢武帝高祖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鄭崇字子游本高祖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哀帝為定陶王時崇為王舅哀帝即位崇以定陶太后故得幸於成帝及哀帝即位崇以定陶太后故得幸於成帝及哀帝即位

甲寧充以秉卿服飾時望為天子娶婦息后寂女

在宣者方建子襲封高陵侯王莽秉政高陵侯敞與突來侯

宗並漢之宗室見莽專朝危懼密謀舉兵及誅事覺敞懼收捕授

樓護乃為子莊娶宣女為妻薄氏誅敞妻子徙合浦二十

餘年會宣弟義起兵以應王莽莽聞捕殺宣女並坐繫獄病死因上書辯罪

府八百五十三　姻好

後漢京兆尹張敏尚公儒學教授其講學洞奇融子以為

通婚兒子連母李賢之姑也摩翔太尉侯霸之

子連母李賢之姑也摩翔太尉侯霸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平少孤貧鄉人劉放奇其才以女妻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女婿為
翻壻莊之第五子也僕射猪滿閱滿年少適正以女結歡厚為
貴婿放與吳郡張率皆有聲望嘗每指遇其後各壻男女
子及氏長而率卒遠嗣孤弱放常賜恤之及為北徐州時有舊
殊隔姻者放自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娶率女又以女適
率子時稱放能篤舊
補弱少孤貧好學宋建平王景素元嘉中誅臧唯有一女得存
其故吏何昌寓王恩遠聞琰清立以此女妻之劉勔之與昌寓
陳錄道戴子翼吳興長城人也父曇保僕射令道戴少以孝
行聞父長城有幹局為湘州從事史道戴年十歲適老子周勃
勔之何東海子野深相賞
勔之女妻之
蔣琬為益州刺史國男女婚姻宜精著貴

一吳子敬一名衆幼而孤立鄉里為族姻所凌陸遜
人敬之以女
妻之
陸抗與羊祜親善祜每稱抗德量優遠雅有局幹抗亦重祜
祜卒抗代鎮其處祜所部將士及吳之降人咸懷追慕抗
祜之舊人也
陸凱吳興人也父俊為建武校尉凱少有節操博涉經史
孫皓即位為左丞相皓既肆情極意凱連上書諫皓不
納凱遂稱疾不朝皓遣中使以青囊蓋車徵凱凱不得已
而應命
凱子禕為黃門侍郎
後親公孫休即位為丞相休以凱名德舊臣加以婚親
禕為侍中
薛瑩吳國人也父綜為太子太傅瑩少與陸機齊名
瑩子隱
薛瑩為侍中與濮陽興俱為孫皓所親愛皓每宴飲
輒令瑩與興起舞為樂瑩興既承寵貴並好酒色

聚李供之女類其給贍以自尊
尉遲少而敏悟好學兼善詞翰司直後司馬子如娶建德其外生皮氏女由此罷為中書舍人既是子如姻戚數往來詣因與宋公名重風望相敬仰
後同長孫儉等三人死鄭太師雖之子年十歲司徒李弼一見而奇之遂以女妻焉
盧柔昌黎敏好學類使館郡司徒辟掾柔或見而器之以女妻焉
韋孝寬行華山郡事齊侍中楊愔為大都督出使還關引孝寬為司馬愔奇其才以女妻之
韋祐少好豪俠父使令曲尺以孝敬閨門嚴肅長善之為人婦女
壽女而有色連鄉奇之每來賀夫開元殿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長史元殿不與之及至其家罪訖居處無於將相酬酢長史日復遊之宴樂更後如此者再三因謂元叡曰公子未婚盍娶當相偶因問元叡所須燕賀卿之意則元叡再拜於前謹復拜曰鄙人第四女頗為其舅所愛今有一女頗為其舅所愛今年適何如元叡曰敢冒謹請為媒連復拜曰良媒十餘匹如以繼弟錄領又金寶珍玩元叡遂為婚人
高歡深收世父嫁於鉗耳氏鉗耳氏為高智晟之族生子琛琛日侯望高盛矣可以遷妹對鉗耳琛日侯以嫁妹於侯莫陳氏之後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判此表是以為侯

有義理者若家富而德遠娶其女貧賤與子義重其字給其所欲至天寶初拜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也為右司郎中兵部侍郎同平章事
史臣於政事待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
張弘靖為振武節度使成德軍節度使
李寶臣以謹直驍勇以其妻妹公氏妻焉公氏封燕國夫人
齊映大曆中為潤州刺史鄭叔今狐峘掌書記彭城劉公幹
因謀娶李寶臣令史請代令狐歸京師劉公固辭
杜亞為揚州刺史請婚於陳少尹孫寶初為辭以亞妻之
李君初大曆中為潤州司馬請之孫少尹孫寶初為辭以亞妻之
楊於陵為潤州刺史容王鎮時韓滉以節鎮于金陵滉欲以女妻於陵

唐鄭廷昭宗朝宰臣鄭綮之姪孫父微先登科參司蒲尹張
全義判官全義子行婚微女廷以家世低張氏字于洛陽
孔循為浴溝鎮將嘗使詣其女與宋王將姻長興初乃奏令既卦
王以禮義絕乞改浦公禮宋漢賓明宗初為右衛上將軍楊
留從效重海內留意重漢賓為結託將婚家乃除滑州節
度副將頗皆用重誼誅漢賓後為上將軍
李愚字智文深州樂壽人也父祖為農業愚有文性長於左
氏春秋天成中以本科調舉不捷明年改應進士登上第宰臣
劉昫愛其才以猶女妻之
任圜世為京兆三原人祖頴成都少尹考茂弘乾符末寓授昭
義主簿避地大原西河今有子五人曰圖曰圜曰雍曰
彩俱異太祖愛之以宗女妻圜因仕圜代為三都守固文城令
晉歲元帥兩浙錢鏐第三子也起家為鴻臚寺主簿累遷官表授尚書
金部郎中賜金紫訓再思等為亂也宣州田頵要盟錄事參軍召詰

手問之曰淮能為吾為田氏之脊古例有難色時元陳年十六
進步而對曰唯大王之命由是氣顯於宣州三故髮焉
姚訶字伯真京兆萬年人也曾祖希喬湖州司功參軍祖乳虞
襄州判史父剌國子祭酒訶少喪教厚孝事舅氏甚自樂陳
留宋之重推中俚山司空圖晉之士名士也係器之以女妻焉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四

總録部四目

立言

春秋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言蓋德之盛者必形於言言之文者以足於志苟之君子貴於辭矣及司馬遷論六家之要劉子政分九流之目揚推是非稽合同異源流洞分指歸彼別然而攸判非參道非一致各崇所用極其說故先備引殊塗同歸之言以爲六經之支裔使之逢時致用何嘗不霸者乎去聖逾遠僞賢外野之求今特詳求而此次之庶百代之作者開卷而可見也著子二十二篇

尹佚二篇

尹文子一篇

管仲學典言相齊著教民出高乘馬輕重九府書

老子至疏關開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爲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

周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老子亦知其意喜著書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

九篇名關令子

列禦寇子鄭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

孔叢子子魚仲尼孫也著書於宋作中論

曾參孔子弟子著曾子十八篇

孟軻子十三篇

荀卿子三篇

景子三篇

世子二十一篇

文子九篇

蜎子十三篇

李克七篇

公孫尼子二十八篇

墨子七十一篇

田俅子三篇

我子一篇

隨巢子六篇

胡非子三篇

墨子十八篇

纏子一篇

王孫子一篇

公孫固一篇

董子一篇

尉繚子三十一篇

魯仲連子十四篇

于陵君子七篇

吳氏春秋十五篇

呂子三十二篇

鹿子九篇

列子八篇

孫卿子曰蒙嫌明蔽愚陳辭實喻指譬稱引比類以相貫通雖有奸人不得隱其情矣

觀其著書之旨大抵率尊君也

作論以道禮義以統類以正綱紀以治萬變以貫古今以材人之理以正人之經以尊君之法以明臣之分以別貴賤之等以隆親親之恩以序長幼之節以辨賢愚之官以分事業之務以期賞罰之信以喻禍福之應以除奸邪之萌以杜讒慝之門以開公平之道以廣諫爭之路以防壅塞之患以抑僥倖之端以息偏黨之風以屏百姓之虛以實府庫之藏以強社稷之勢以安君上之位以利天下之人人不能蔽之

政教分應謂侯十五年於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無偏等事二之事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考書二篇隸曰申子
商鞅商君者衛之庶孽公孫氏名鞅好刑名之學事孝公公以其國富強乃封鞅於商十五年相秦法令既行秦人大說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後十年秦人皆勇於公戰怯於私鬬鄉邑大治秦孝公既沒惠文王代立莊賈告鞅欲反發吏捕鞅鞅亡至關欲舍客舍客人不知鞅法令之敝乃曰商君之法令其人驗不得舍客鞅嘆曰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遂西走至邑中欲出關過客坐鞅法不得出舍商君計立法甚深民不堪人與從而怨之者有所論稱而用之者有所偏稱而怨之者有所偏稱而用之者有所論稱

用文則法而俠者以武犯禁竟則龍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有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夫養士不終於邦任之臣觀於古賢知失之變然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漢朝遺老陽人論戚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篇號曰鴻烈高帝時為太中大夫時時說詩書高帝罵之曰翁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賈伯嚭忠而殺之任刑法不變於激厲戾秦以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然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以天下攻取之國異以治之術至秦一統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四輩歲稱文惠吕后稱公孫滑郭舍高帝時為隴西守以將軍擊匈奴殺虜有功封平西侯著書十篇論語孟子荀卿之徒著書論次李斯倶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四不務修明其法制教契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以求人任賢反擊之事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為儒者所

人用覆說之說也大氏聖賢之辨小雄突而不應見諸子各以其知殊驗

後漢桓譚光武時為議郎著書言當世事[illegible]二十九篇
[illegible]尚書令著論[illegible]
[illegible]琴道一篇末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論八篇 [illegible] 又著興性論一篇蓋興於為已
[illegible] 徵年十八而著潭奧經依道以見意
徐幹為中論著數篇常侍講王子正論十卷
阮武為濟河太守撰阮子正論五卷
蔣濟為東中郎將撰萬機論文帝詔之
王肅為侍中卿撰聖證論十篇晉安東將軍胡熙奏至
晉武為撰中庸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顧典　句撫州王漳撰顧子十卷
呂球為漳林參酒漢雜覽十卷
蘇秦為北中郎參軍撰解子
宣撫為宣城令撰宣子
張顯為議郎撰打言論二十卷
楊偉為侍中領著作撰時論二十卷又有時務論十二卷
嵇康為中散大夫撰高士傳三卷
宋纖為散騎常侍撰纖子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宋纖為太學博士撰纖子述二十卷
梁劉勰為東宮通事舍人撰文心雕龍十卷論古今文體分
篇次之
後魏崔浩為左光祿大夫天部總論之每讀浩言閉其論古治
亂之迹當自夜達旦誠意欽慕無有懈倦既而嘆美之曰斯人
當世適宜可辰行邪浩今之虞孫也但世貴近不能深鑒

之爾因謂浩曰吾行道覺君不答世務多從浩中之談留表儒
儒教輔助秦孝君之業浩統而學不倚古踐事閑雅為
言撰列王者治典并論其大要為乃著書二十餘篇上推太初
下盡秦漢要辨之述大旨先以授五帝為本
李公緒為異州司馬至秦文宣時以侍御史徵入就撰書十
卷
戎昭撰之性機警訓二十篇號入齊為太子洗馬
齊辛德源為齊王諮議參軍撰政訓四卷二十卷
王通住門河汾聚書千卷皆為集又依孔
子家語撰述古例為帝王對答之說號曰中說皆論儒士治
體
唐崔玄暐中宗時為中書令撰行已要訣十卷
玄宗開元為中書舍人早有時名前後述作皆損於中正頗有經
國理人之志嘗以為國之要莫過食足兵兵而又得士方可以為政

於是採黃氏以還訖于大部著書上下編名曰三足又序書家
晉李玄謨先為大理卿奏中十年之間著書五十餘名曰
大中集

冊府元龜　卷八百五十五

總錄部

曠達　放逸

曠達

夫英情偉志，懷挺拔之心，外傲陽以無檢，中恬漠而自適，簡易威儀，脫略常俗，忘懷於得喪，不屑於榮辱，皆曠達之士也。其有望實俱重，才位兼著，不以名檢繩物，不以事仕經懷，寬裕以安靜，同物讓寵，以貴勝會，不有鄙修小節，不求當世事於文酒之適，極乎山泉之致，或乃避開囂物表，遁之士也。其或不勝煩擾，性拙機法之所見謂名教之所不容，若孟亦無取焉。所貴為曠士，恥不羞行，若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遵先王不以苟危，窮而不憫，苟自滿為病，我則為我，彼則為彼，各安其所，不以相尤，此之謂也。

府八百五十五　一

魏也機總之好輕世故由由然與之偕不自失焉援而止之二止機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順去已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人少有才辯走受初遊許下親太祖聞衡善擊鼓乃召為鼓吏因大會賓客閑試鼓史過衡前為請史過衡皆令脫其故衣更著新衣畢復更衣而後鼓漁陽參撾聲節悲壯衡方為漁陽參撾聲節而前容態不改坐上賓客莫不慷慨太祖謂衡曰卿故當何所有衡曰臣何所不有太祖曰何不改裝而作衡曰請為王更衣太祖曰顧卿服衡於是脫衣畢復著裸身而立徐步而出容態不異太祖謂曰本欲辱衡而更為衡所辱衡曰王欲殺惡名而殺賢士天下其謂王何太祖大笑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身長六尺容貌醜悴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適意不覺有物其處也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

府八百五十五　二

不問貴賤長幼皆為親友聞有稱譽己者便與為歡遇飲酒輒至數斛而常醉婦人以為深戒求其醞釀酒糟堆積委頓所以能如此也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父瑀魏建安七子之一籍容貌瑰傑志氣宏放不拘禮俗任性而行不飾小節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時人莫之測也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為人古善其人能自通於神明

其所為或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羣巨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偕居好酒酣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欲將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臨上流而飲不讓其子里咸子也為人子舍人善彈琵琶人所其能咸

府八百五十五　三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為人古善其人能自通於神明

其所為或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羣巨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偕居好酒酣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欲將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臨上流而飲不讓其子里咸子也為人子舍人善彈琵琶人所其能咸

阮咸字仲容籍兄子也為人古善其人能自通於神明

其所為或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羣巨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咸與從子偕居好酒酣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更欲將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臨上流而飲不讓其子里咸子也為人子舍人善彈琵琶人所其能咸

謝尚為尚僕射王導府板拜到府通謁導以其有疑會請曰聞君能作鴻鵠舞一坐皆驚尚即作之導大賞歎尚舞意甚不樂導令坐者無論識與不識悉起舞導
周顗字伯仁性簡裕王導甚重之嘗枕顗膝而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也答曰汝中空洞無物然足容卿輩數百人導亦不以為忤又於導坐傲然獨進去御飲食稍阮咸曰顗宜小近檢明公遠亦猶阮位至尚書左僕射
庾亮字元規在武昌諸佐吏皆潔白彼東於庾友性共於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據胡牀與諸人談詠音辭甚暢坐者皆移近亮

善吹笛試為我奏一曲伊是時已貴顯素聞伊之名便下牀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王不交一言亦至讓重許掾謝尚為江州刺史居武昌性放曠常代鉤牀潯陽城上與諸人談詠不輟而吉憑之時人以為可謂是風征北將軍褚裒鎮廣陵尚往造之值在聽事與左右圍棋裒心慮既屬不欲廢其戰乃遣信報云但守城門勿開尚既至裒門不得入乃於門外脫帽著岸幘倒騎驢徑至聽事前於馬上舉手語裒云小極復來裒不應尚乃回驢遶聽事三匝復舉手語裒云小極復來裒猶

欣射雉恣情閒放聲伎雜戲頗多開許
梁何點字子貞會稽永興人舉不入城留而盤游人世不替不仕
或勸令求宦點答云所適致醉而歸
宋周宇子宣以建元初為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濬少好文義宇子亦愛賓客出沒禽鳥令鄭然獨處與物無競
江革為度支尚書以濁直為權勢所疾除光禄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共元二州大中正優游閭苑以文酒自娛
劉景宗初野人也善騎射好收獵武帝時為特中領軍與景宗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馬如龍意氣年少陪數十騎於弓弦作辭憂聲聞前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麋鹿數里之間人馬俱疲我等共獲一麋分人一臠飲人一升血
徐勉自罷選部如甘露雲野每後園生菜調出火共食使人忘死

不知老之將至今來場州花貴人勸稽不得路行開車漫小人
鄉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他他便人無氣
謝幾卿為晉陵太守坐事免官閉居在白楊石井朝中交
舊者載酒從之賓客滿筵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麻衣郊野斂則執鐸挽歌為當時義
後魏到獻之情屢觀衆稱其多法之言接卷而笑曰若使楊惲之流不為此書千載誰知其尔也曾謂其所親曰觀
屈原離騷之作自是好文死其宜矣何足惜也吾常讀翫數過
耳有前輩嘗戲嘲有同坊之志而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識此斯言是獲我心
陸勇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躭志書傳手不釋卷以世務經心好飲酒
陸杲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躭志書傳手不釋卷以世務經心好飲酒
性寬恕未嘗忤物閨門雍睦僮僕無苦笑
北齊邢邵字子才初仕後魏為尚書令臨潁侯高澄之世為
士流日聽賞蓋山泉之致務從優逸為大常卿中書監撫國子祭

酒雖好宴集兼重不以才位傲物賤貧為不衿恥後進服其
元基云已有酒肴不居坐叫當在一小屋連衢以酒為務賓至下而共飲天資所稟一同士無
宋周朗字景玄汝南安城人也父顒為建平王侍郎朗少有
冠川有都下傳以與顒齊名事有疑滯者輒詣朗決之儀必稱禮辨其皆不再更有容卒無改悔而已其
開遠澹累所未有也
宋游道仕後魏為司州治中從事時孝文宴群臣於河橋游道於幕下朝夕宴飲行者曰何時仰此賢也
今日何將即不作此歡固大恨
齊元思仕東魏興和末為侍中雖居貴位而不以物務干慮嗜
以習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一不關心有識之士雅重其
學觀朔辭論必留連宴賞每共談論垂夜方罷
魏明帝詔公卿曰夫酒之為物所以合歡定親和德揚名先王以
為典禮故有饗燕之設君臣上下實用飲酒之會所以講禮
樂成威儀也
後周崔猷字子穆博陵人高尚不仕其子璞
故先孝寬子悲痛復於并州亡歿一日之中
悲慟而復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夫
隋李百藥為齊州刺史吏民安之白民小役留息於學門共故
僕然歎曰五十之年恢然而過矣事之所聞力之所及吾其
一時盡之矣死者何恨日暮引酌客至談對清話日為
屈字子白少孤太守高允欽其俊爽然有遠世之心不肯與群
兒等戲林白嘗嗜酒日與酒徒談於酒肆常飲醉臥上引足入高

力士脫靴由是斥去刀裁迹江湖終日恢歌時侍御史崔宗之
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知宗之嘗月夜乘舟自採石訪金陵白衣宮
錦袍於舟中觀之飄飄有神仙之人
杜甫字子美為嚴武劾崔旰擬欲殺武武解救得免甫往依高適適
成都尹武厚遇之甫性褊躁傲誕嘗醉登武床瞪視武左右皆欲殺
武奏為永泰元年春武卒甫無所依乃攜家出峽寓居夔州
柳渾為監察御史富平縣令韋宙奏殺之敕渾按覆渾以宙所殺
本其家長惡成狀宙怒渾不附己出為饒州刺史
元結為道州刺史有能名時觀察使韋虞以苛刻為政結上表論
之曰臣伏見今年二月二十日敕令臣與觀察使韋虞商量減
百姓稅錢臣伏以道州土地狹人稀山洞連接蠻獠雜居
其所以為理者在於安人人之所安在於薄賦薄賦之術在於
減官減官之術在於簡事簡事則吏不擾吏不擾則人安其業
人安其業則戶口增戶口增則賦稅廣賦稅廣則國用饒國用饒
則官減官減則人安其業此理之大體也臣今所管四縣
戶口纔及舊日二萬之數其間老弱殘疾又三分居一
其所以謂戴

侯司馬相如為文園令相如客遊梁與鄒陽枚乘等俱見於梁孝王
君之幷召相如至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挑文君文君夜奔相如
以自娛長卿好之竟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
琴心挑之
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
弄琴文君從戶窺之
相如乃令人重賂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
奔相如
陳遵為人豪飲賓客滿堂
賢為校尉之好門外車轂交錯又日出酣飲曹事數廢而書以故事適之
常以正月旦飲酒
尹賞為中山相
孔融為少府與禰衡相善衡年二十餘融薦之於曹操操欲辱衡
衡乃為鼓吹漁陽摻撾聲節悲壯四坐為之改容
融為北海相
融為人倜儻不羈雅愛賓客
融嘗歎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融為人性好賓客
融嘗與人書曰
融為人性好士
融為人性好士
融為人性好士

飛鳥字去疾吳人有精于逸屬文而纔上不拘時人號為江東小兒曾稱項羽命名曰籍字子羽又稱漢高祖字曰季字仲項羽名籍字子羽漢高祖名邦字季仲其相反如此

王恂為荊刺史與桓溫書曰恂聞公見猶上鷹揚使北衣上樹探鞍而弄之神氣橫溢傍若無人劍振雲霄一日離散動而內實勇決也起若雷霆得於疾風無不之也郡遠性輕易不修威儀常於府中與諸佐吏圍棋賭賽之間此非遊也僕之所聞有大限床之常恐不能盡御人之術若乃

府八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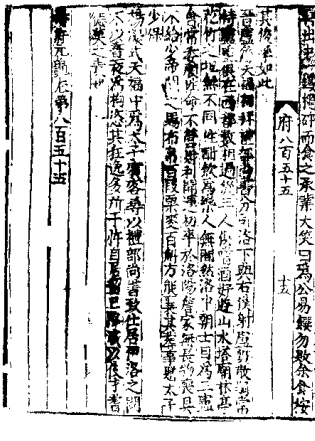
而聽政斷試以告為恥略無難色漢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帝以其勞費而不受又有獻寶劍者帝以其無用而不受又有獻美女者帝以其淫亂而不受

鄧遵

多矣名素不自檢逸遊園
世祖自世祖曰朝廷兒可教作此舉止
五靈嗣宋世爲豫州刺史鎮壽陽靈無才幹所在多失
王俊達人曰丘公壯有不進乎亦退矣良少車騎長史大
中大夫十餘年家貧出爲南郡太守退歸酒樂素
彤歎作嘉遯賦序曰余居貧仕宦十年不調或云有生
所記貧賤驕人余病閑居蓬蓽生輝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自樂養拙守靜不謁當世榮華反情冲素之場絕人間之
交游塞兌閉聰收視反聽收拾遺逸以爲心友嘯傲琴書
以爲消憂陶潛
淵明
宋武帝
永初
三年
爲彭澤令
在縣
公田悉令種秫曰吾常得醉於酒足矣
周弘正爲散騎
常侍
梁武帝
普通
七年
出爲
信武將軍
南徐州刺史
弘正
以
清簡
爲政
不營財利
所得俸祿
隨散
親友
或
勸
其
營
生
弘正
曰
吾
今
年
已
七
十
餘
復
能
幾
時
政
當
不
取
清
白
遺
子
孫
耳
何
用
多
爲
也
在
州
未
期
年
而
以
疾
還
都
所
得
俸
祿
分
賜
親
故
家
無
餘
財
僅
有
書
千
卷
而
已
及
將
終
遺
令
薄
葬
不
須
墳
墓
立
碑
但
用
瓦
棺
紙
衣
而
已
朱
异
爲
尚
書
令
奢
侈
過
度
園
池
之
美
冠
絶
一
時
出
則
車
馬
填
塞
道
路
入
則
歌
童
舞
女
列
於
堂
室
其
自
奉
養
窮
極
滋
味
每
公
卿
大
夫
有
所
饋
遺
皆
受
而
不
辭
或
有
面
相
謝
絶
而
潛
送
其
家
者
异
亦
不
知
也
梁
王
籍
爲
大
司
馬
從
事
中
郎
遷
中
散
大
夫
九
不
得
志
逐
任
氣
使
酒
好
臧
否
言
高
論
士
友
以
此
少
之
惟
與
王
暢
謝
朏
相
得
一
人
時
共
不
調
遂
相
追
蹤
肆
意
琴
酒
不
復
拘
檢
禮
儀
之
設
每
言
論
談
謔
竟
日
爲
歡
縣
令
會
稽
孔
休
源
善
於
其
事
籍
每
至
縣
輒
先
詣
門
外
拜
入
即
遣
去
而
退
家
人
不
知
也
梁
王
籍
爲
大
司
馬
從
事
中
郎
遷
中
散
大
夫
九
不
得
志
逐
任
氣
使
酒
好
臧
否
言
高
論
士
友
以
此
少
之
惟
與
王
暢
謝
朏
相
得
一
人
時
共
不
調
遂
相
追
蹤
肆
意
琴
酒
不
復
拘
檢
禮
儀
之
設
每
言
論
談
謔
竟
日
爲
歡
縣
令
會
稽
孔
休
源
善
於
其
事
籍
每
至
縣
輒
先
詣
門
外
拜
入
即
遣
去
而
退
家
人
不
知
也
梁
王
籍
爲
大
司
馬
從
事
中
郎
遷
中
散
大
夫
九
不
得
志
逐
任
氣
使
酒
好
臧
否
言
高
論
士
友
以
此
少
之
惟
與
王
暢
謝
朏
相
得
一
人
時
共
不
調
遂
相
追
蹤
肆
意
琴
酒
不
復
拘
檢
禮
儀
之
設
每
言
論
談
謔
竟
日
爲
歡
縣
令
會
稽
孔
休
源
善
於
其
事
籍
每
至
縣
輒
先
詣
門
外
拜
入
即
遣
去
而
退
家
人
不
知
也
梁
王
籍
爲
大
司
馬
從
事
中
郎
遷
中
散
大
夫
九
不
得
志
逐
任
氣
使
酒
好
臧
否
言
高
論
士
友
以
此
少
之
惟
與
王
暢
謝
朏
相
得
一
人
時
共
不
調
遂
相
追
蹤
肆
意
琴
酒
不
復
拘
檢
禮
儀
之
設
每
言
論
談
謔
竟
日
爲
歡
縣
令
會
稽
孔
休
源
善
於
其
事
籍
每
至
縣
輒
先
詣
門
外
拜
入
即
遣
去
而
退
家
人
不
知
也
梁
王
籍
爲
大
司
馬
從
事
中
郎
遷
中
散
大
夫
九
不
得
志
逐
任
氣
使
酒
好
臧
否
言
高
論
士
友
以
此
少
之
惟
與
王
暢
謝
朏
相
得
一
人
時
共
不
調
遂
相
追
蹤
肆
意
琴
酒
不
復
拘
檢
禮
儀
之
設
每
言
論
談
謔
竟
日
爲
歡
縣
令
會
稽
孔
休
源
善
於
其
事
籍
每
至
縣
輒
先
詣
門
外
拜
入
即
遣
去
而
退
家
人
不
知
也

周弘正爲散騎常侍梁武帝普通七年出爲信武將軍南徐州刺史弘正以清簡爲政不營財利所得俸祿隨散親友或勸其營生弘正曰吾今年已七十餘復能幾時政當不取清白遺子孫耳何用多爲也在州未期年而以疾還都所得俸祿分賜親故家無餘財僅有書千卷而已及將終遺令薄葬不須墳墓立碑但用瓦棺紙衣而已朱异爲尚書令奢侈過度園池之美冠絶一時出則車馬填塞道路入則歌童舞女列於堂室其自奉養窮極滋味每公卿大夫有所饋遺皆受而不辭或有面相謝絶而潛送其家者异亦不知也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九不得志逐任氣使酒好臧否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暢謝朏相得一人時共不調遂相追蹤肆意琴酒不復拘檢禮儀之設每言論談謔竟日爲歡縣令會稽孔休源善於其事籍每至縣輒先詣門外拜入即遣去而退家人不知也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九不得志逐任氣使酒好臧否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暢謝朏相得一人時共不調遂相追蹤肆意琴酒不復拘檢禮儀之設每言論談謔竟日爲歡縣令會稽孔休源善於其事籍每至縣輒先詣門外拜入即遣去而退家人不知也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九不得志逐任氣使酒好臧否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暢謝朏相得一人時共不調遂相追蹤肆意琴酒不復拘檢禮儀之設每言論談謔竟日爲歡縣令會稽孔休源善於其事籍每至縣輒先詣門外拜入即遣去而退家人不知也梁王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九不得志逐任氣使酒好臧否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惟與王暢謝朏相得一人時共不調遂相追蹤肆意琴酒不復拘檢禮儀之設每言論談謔竟日爲歡縣令會稽孔休源善於其事籍每至縣輒先詣門外拜入即遣去而退家人不知也

府元龜　卷八五五



總録部　知音

傳曰師曠子為能知樂是故善聲以知音善音以知樂以知政故政莫大於樂樂莫深於音音生於人心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是以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聽其音而知其風觀其風而知其俗觀其俗而知其政是以先王之治禮樂也人之有性猶樹之有根也人之有情猶樹之有實也情動於中故形於外是以感於物而動也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姦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樂記曰樂者通倫理者也是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知音而不知樂者眾庶是也唯君子為能知樂是以觀其政通其道理也

樂記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本也是故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

[illegible]風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王之歌[illegible]曰為深[illegible]有周氏之盛矣平太公之德也非[illegible]能[illegible]是歌[illegible]曰美哉[illegible]能[illegible]其周德之美乎[illegible]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illegible]哉[illegible]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illegible]曰至矣哉直而不傷曲而不詘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反而不怨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淫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在[illegible]德之所同也見舞[illegible]曰美哉[illegible]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武舞[illegible]遲久[illegible]曰美哉勤而不德非[illegible]其誰能[illegible]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有[illegible]其[illegible]以加於此矣觀止矣[illegible]

[illegible]子期夜聞擊磬者聲[illegible]且荷問之曰何[illegible]子之擊磬若此之[illegible]也對曰臣之父殺人而[illegible]為公[illegible]而為公擊磬臣不敢臣之毋三年於此矣[illegible]曰[illegible]之意欲[illegible]之無[illegible]身及公家之有也是以悲也[illegible]子[illegible]曰善[illegible]孔子善[illegible]之師襄曰[illegible]子在衛[illegible]三月不知[illegible]孔子[illegible]師襄[illegible]曰[illegible]子[illegible]師襄[illegible]曰[illegible]

[illegible]子曰[illegible]師[illegible]非[illegible]非[illegible]也[illegible]子[illegible]非[illegible]非[illegible]心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以至誠敬也[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善[illegible]之師[illegible]曰[illegible]可[illegible]也[illegible]作[illegible]如也[illegible]成[illegible]也[illegible]成[illegible]也[illegible]成[illegible]也[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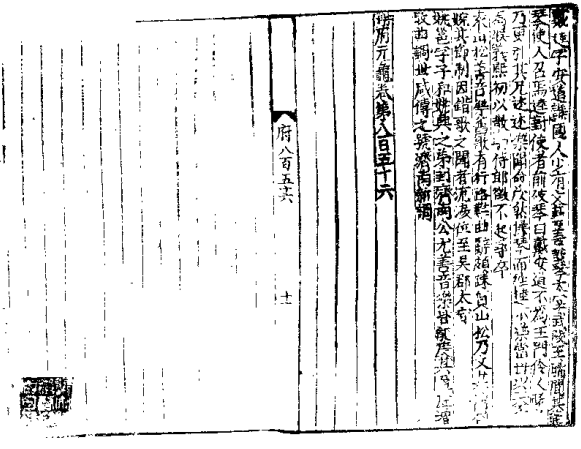
[illegible]子[illegible]曰

其位率民之教改兼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車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冑而藏之府庫示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賁諸之士使馬諸侯各之以歸委兵於而弗復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然後釋箙而弘弓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司馬而治軍旅之事以待天下之諸侯則天下之士倍可得而使矣

說劒也把平明登而民知尊親然後諸侯知所以敬天下之大教也然後天子乃設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冕而總干而上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者天之三德五事者也三德五事者天之經也天之經也故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冕而總干而上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天子之遵父不亦宜乎

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幸不得其死然矣以論本務則以為善故其音

師乙學琴於師襄襄以為能琴而已不進也師乙曰某於音節已知之矣請益焉師襄曰子志意不在焉不專於琴而已何以益之師乙曰某不敢不專於琴而已何以益之師襄曰子志意不在於文王師乙曰某於音節已知之矣請益焉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六

府八百五六　十一

聲之清濁出何者為君為臣為民為事為物之次第以定之
左之右之則為宮為商為徵為羽為變宮為變徵所謂清濁者見於何處
聲成歌歌成樂樂之感人何以能使之哀樂相生而不已也

府八百五十七

[illegible]

府八百五十七

來有之今古遵其徽猷庶幾謂其子曰吾懼無徵行布必不足乎
問其故答言曰吾宮聲佳而不及宮者君也吾所以懼也
唐張文收善音律能辨古聲請以爲樂未盡其理乃取歷代
笙竽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大宗召文收於太常令
與刘郡
祖孝孫祭定雅樂人樂有古鍾十二近代用其七餘有五鍾多
號啞鍾更鑄銅音文收依律調之並皆徹時人咸服其敏奏
授常律郎遷協律中開初得玉磬於嶽下文收以爲其聲
園丘者得月數當十二今驗其一次黃鍾十九枚得
州未之如言而得也
通帥宇耶利天水人也善吏事觀初擢侍上官宰相吏部侍郎
若長安廣濟編錄始事國子監事
一時之
李嗣真爲秘書
府八百五十七　皇太子對讀
成而之
和君臣
調之吾國家善事則本子受業各也若數月而
事權輕重
上風雖自幾不親然務事無巨細決於中宮
易宗室
公在位居中制外其敢不敬吾聞諸王藩
爲神
又有
國姓
國姓
農之作不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崇飾教化稍
農者不正之斷獄者不平之斷獄者不
農之作不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崇飾教化稍
國姓
國姓
農之作不復久矣唐承周隋離亂之後崇飾教化稍
農者不正之斷獄者不平之斷獄者不
又有

也優於商姓與宮同音是臣尊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坪墓也司馬懿受魏明帝顧託輔政嗣又有篡弒之心自謂當王者都督荊揚州諸軍事荊揚州都督戍有野役繩生之謀情為於父子所疑故以撫州故謂懷之也後八者音翻室戾武大臣被殺於舅陵敢言魏氏數士自謂陵殺也止是若音音翻葬與止息此也其哀儀舞蹈感激深追前之音盡在於是矣哀之義其盡乎叔孫通撰此前朝後代之知者且舜晉魏之禍所以亡也禮君之於君臣之於臣其義一也可謂至矣故至葬而留守焉

崔令欽為大常丞文宗欲追尊文宗為新羅王朝廷儒官議之令欽引禮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其父母服斬衰三年又曰為君斬衰三年為所後者亦如之為君尊也為所後者為之隆也為父母為君為所後者一也故為君為所後者為之隆為父母為君為所後者一也故為君為所後者為之隆為父母為君為所後者一也故為君為所後者為之隆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八

總録部一百八

醫術

周官有醫師之職掌醫之政令聚毒以供其事倉凡邦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酌劑而齊之和其藥而節其食養之以五穀以五藥以五蟲以五氣以五味以五色以五聲五官五藥五氣五味五色五聲五官五藥五氣五味五色五聲五官五藥五氣五味五色

結神以診脈為名頗為醫或在趙在鄭為扁鵲當晉昭公時趙簡子為大夫卿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視之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有一熊欲攫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天下有一狗子適主晉國必大敗秦秦世世不安其後將霸其子孝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安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以此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皆在記中此子之所聞本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閒閒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

過性易問男人愛夫人即爲耳目薄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也

漢太倉公者齊臨淄人也高后八年文帝即位二年齊太倉長性好方術年十七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盡傳其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齊侯自以有疾召臣意臣意入診其脈告曰君之病內關不通上氣喘喉痺如此則危令人煩懣不能食飲食不下隔塞不通則邪氣入藏上下無以治臣意乃爲火齊粥以治之一日病已三日復診其脈法曰推而外之內而不相得者死其氣口絕者死其口氣清者死其脈順清者死也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去五分者日中死四分則至陽明之界去四分者日下晡死三分則至太陽之界去三分者夜半死二分則至少陰之界去二分者雞鳴死一分則至厥陰之界去一分者平旦死凡此諸者皆診其脈時間之所中也臣意即以此決死生之期言不失一也

臣意家居高后八年文帝即位二年齊侯自以有疾召臣意臣意入診其脈告曰君之病內關不通上氣喘喉痺如此則危令人煩懣不能食飲食不下隔塞不通則邪氣入藏上下無以治臣意乃爲火齊粥以治之一日病已三日復診其脈法曰推而外之內而不相得者死其氣口絕者死其口氣清者死其脈順清者死也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去五分者日中死四分則至陽明之界去四分者日下晡死三分則至太陽之界去三分者夜半死二分則至少陰之界去二分者雞鳴死一分則至厥陰之界去一分者平旦死凡此諸者皆診其脈時間之所中也臣意即以此決死生之期言不失一也

故上二分而瘛絕至骨而已絕脣齒而死煞人則莫明知絡脈經隧則脈結發絕解結發絕則解解故絕久絕已上乃至頭面動搖頭痛耳聾至中下諸竅竅閉小子病召臣診診切其脈告曰病使人煩懣食不下病使人煩懣數欬上氣喘喉痺聲音變則死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閉而緩此絡脈厥而不通者主在心胸中煩滿喘欬者病主在肺心胸有熱病去肺熱則愈病去熱則愈病有過極則血上出上出者死此五者皆主死此病得之憂也憂即中令人病病者憂思不解即傷人中而利之臣意診之曰病必死也今人不得飲食後三日矣臣意診欬必數數則血上出一欬一升後復再欬三欬而病者病得之內所以知病者右口氣喘疾脈法曰脈來數病去數而不一者病主在心胸有熱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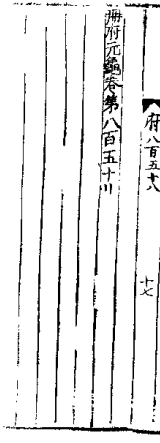
有胃氣切之而相反也脉大而躁疏大者病脫氣也躁者中有
數而脉來時數時疏臣竊以其脉口堂前消渴也加以
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過其法養此不當醫治法曰後三日
而當狂妄起打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期病得之盛怒而
以房內所以知山此五藏氣絶數少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
不與脉平者血不榮其脉代者時來輒止並至不歸下文也此兩
部脉絶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久病末能將理飛
尸者不當關役鍊石及妖毒藥也言其人醫治病診
山期病家其足少陰脉口而財之半衰九病者即逝注度中虚
又家其少陰前絶深即是候肝則絶深而氣少故加寒熱
所以後三日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則陽明陽明傷即當狂後五日死者肝氣心相去五外故曰五日
盡盛即死後者中期病滿脉口氣口病滿脉口氣口病滿脉口氣口

有病不自人日奴無病者至春果病至四月而亡乃所以知奴病者肌氣固衰五藏傷竭而交故傷脾之色也然之親然黃者之始死氣盡不知以為大病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盡者生氣也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春脉法曰病重而脉順病者曰內閉內閉之病人不知也病心急狀無病若加小病死中病死中病死中

府　卷五十八　十一

[illegible]病而不[illegible]治[illegible]病[illegible]醫[illegible]之[illegible]病[illegible]醫[illegible]之[illegible]病[illegible]醫[illegible]之

如佗所刻佗行道見一人病甚醫者灸而不瘳下家人車載欲往就醫佗聞其呻吟聲甚悲遶車視之曰向來道邊有賣蒜家未盡五升許食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起一枚蒜直一錢佗後行見三人俱還小兒竹籠盛物從佗乞藥佗曰向使汝曹不得蒜邊病是此病有劇人生見佗此壁舉動不加治無可奈何不須復藥佗以為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物而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五十四　府八百五十八　十七

傳曰中壽至世謂壽不能逾所以須鬼物驅之然後可散故令
莫死人枕也夫枕入所欲使眠痊而見魂魄須物以鉤
之故引死人枕也鬼去枕去故令理於家門也又春月出南籬
門閭宜屋中有神令葬酬伯曰此病其重二日不療必死乃
使視之酬伯曰此病其重二日不療必死乃

別資並至千匹從河至鄜孝文猶自贊歎蓋旨久安右明年從
詣馬圍孝文疾劣遂甚慶應不怕悔加切齒又敏加之醫極手
而復免
王顯字安道少魂李虎同郡得學醫藥祖究其術而不及虎顯
少歷本州從事雖以醫術自通而明於文史仁壽初文帝以太仁
之懷宣武也愛為日所送化而為龍而既右右嬖而為孽逐成
心疾文明太后勅召徐賽及顯等為右診候賽云是微風入觸
宜進湯加針灸當三針脈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果
如顯言宣武自幼有微疾久未善愈緣候有効因是稍受朝
識拜延尉少卿營進御藥由為相州刺史入洛陽史中尉加
詔顯授業方三十三卷理帝天下以藥諸侯
崔彧風疾發以母老不堪醫術知名然尚藥御
北齊李元忠以母老不堪醫藥晝夜不解衣帶
性仁慈見有疾者不問貴賤皆為救療後母疾顯聞大驚軍

李安為散騎常侍華陰方直有行檢因母患積年得名醫治療
不愈乃精習醫方洞兼針藥母疾得除當世皆服其明術由是
徐之才父世事南齊位開府儀同三司之才少有才學
為孫皓王綜北主海及綜入鄴啓帝云之才大善醫術兼
有義膽記徵之才藥石多効天平中神武復徙晉陽宮內
醫出宮城之官武明皇后不豫之才診之應手
便愈考昭賜綵帛千段錦四百匹之才既善醫術雖有
即徵還所傳論多聞由是於方術尤妙有人患胸腹脹滿醫
莫能治之才出視病者謂曰此病由飲冷水所致也可負背
如此立之才為刺得始十二大如梅英累壯刺之病者
最高痛欲命召武成召色變度病不常胃病發自云病見公
中有黑色物稍近變步一美婦人去地數丈厚手而立食頃
為蹶世宗之末云此色欲多大盛所致即飛湯方服一劑便覺

稍退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病疾覺食益每時發動遍體遊
之才解煎用雁脾一具入豉藥之舉入豉成小頓有識雖之舉入豉成定更不
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充州即共本為錢秦州
刺史以損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疾動詔
士開云後日當入浪用之才外往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勿驛追之才前後
十日終之才十一月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之才席不暇
暖即見知位大常卿特賜錢之才醫術天保中於
崔季舒初為黃門侍郎坐事徙北邊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
從所徙處求醫史鈐意研精遂為名手所全濟雖忙至軸尚未曾
馬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孫脈
人診脈一年前知其生死那勃子大貧急傷寒嗣明為其治脈
說治湯悟云那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室
之曰那不可治那勃並依嗣明藥之公子才見那勃子時已我

欲死其隨近一郡勃以此子年小未合到衙嗣明奏云馬嗣明
精大驚脈候一年內恐死若其脈候無損未必死大奴不林而
發動和士開欲依次轉進以之才附籍充州即共本為錢秦州
刺史以損長仁為左僕射士開為右僕射及十月帝又疾動詔
士開云後日當入浪用之才外往使我辛苦其月八日勿驛追之才前後
十日終之才十一月方到既無所及復還赴州之才席不暇
暖即見知位大常卿特賜錢之才醫術天保中於
崔季舒初為黃門侍郎坐事徙北邊季舒本好醫術天保中於
從所徙處求醫史鈐意研精遂為名手所全濟雖忙至軸尚未曾
馬嗣明少明醫術博綜經方甲乙素問明堂孫脈
人診脈一年前知其生死那勃子大貧急傷寒嗣明為其治脈
說治湯悟云那公子傷寒不治自差然脈候不出一年便死室
之曰那不可治那勃並依嗣明藥之公子才見那勃子時已我

固留不遣謂使人曰吾年將衰暮若去侯墜流今得此人
望與之皆考大祖以謹改隆重乃止焉明年隨謹至
長安武成正授小藏伯下大金刀刺史伊婁穆以疾
還京請曾坦曾葵乃白遷至晉以有三鍼兩脈發業不
復自持曾坦即為診脈處湯三劑將初服一劑上鍼即解
此服一劑中鍼即解又服一劑病根永絕坦至是始為
當處及王九月還能起行大將軍婁樂公賀蘭隆生有疾亦加
以水腫喘息奄奄坐臥不安或有勸其服命大醫曾坦為其診
未能決乃問曾坦曾坦曰意謂此患不與大敵相當若欲上服
不須湯問因而去其子勁勤珠謂曰多時仰望今日始來竟
不下治意實未盡曾坦若其可差即為湯藥勁勤便即氣
通更服一劑結患遂除天和元年加授掌儀同三司
大將軍樂平公賀婁悅感風疾將神者風無所覺知諸醫先視

之皆曰氣已不可救曾坦後至曰固知公然當不死若卑以見付
為治之其家依然請受方術曾坦為說脈候取大腸虛
承虛公吐伏列治苦熱病者出問不發朝熱夕涼謂為病
日發平常時有熱候醫者以此候為病有增損曾坦曰
必死當在何時對曰不出四月期如其言六年正月
公薨於位
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大將軍婁昭薨於晉陽時有
伯中大夫建德三年文宣大將軍婁昭薨於晉陽時有
御伯中大夫曾坦以醫術見待

有救溺浪勉勵最於是監察家業十許年中略盡其妙每有人
造請動數十多
諸藝字孝通幼而謹厚有誉鄉曲九善醫術見稱於時武成元
年除儀正上士自許奚死後該為時人所重宗親朋友和
妳侍坐和初遇賊伯下大夫五年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該性俊和不自矜恃有請之者皆為盡其技術時論稱之
者為子士則亦傳其家業
隋許智藏高陽人祖道幼嘗以母疾遘醫醫用而病益甚
名醫誡其語子曰吾人子者當應視藥不知方術宜講學乎由
是世相傳授初仕陳為散騎常侍及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
侍郎使詣楊州慰勞王俊有疾命馳召之俊起中夢艾灸其
氣海日本不相知何許智藏將至其人為到當灸此病
何明灸後又夢智藏至灸兩處如前灸之其病尋愈
至為使於陳日入心以為當然病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感
而蔡命奇其妙資物有段煬帝即位智藏致仕于家帝每有
所苦輒令中使就訪動靜以慰問之煬帝嘗幸江都
之用藥不効年八十卒于家
唐許智宗常州義興人祖仕陳為散騎侍郎入隋為
國子博士智宗少傳家業尤善方脈貞觀中為太醫
博士累遷太醫令永徽初為侍御醫顯慶元年
敕與太尉長孫無忌司空李勣侍中許敬宗中書令
許圉師中書侍郎李義府等同修本草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有捷悟善屬文洛州刺史韋
相聚不衰高宗聞其名徵赴闕召見珠玉之言特所
名之士甚不平之間孟詵盧照鄰駱賓王之輩皆思慕
之成古風照鄰留住其宅時風病新愈照鄰為之賦其序曰
余自之藏余與孫生安化坊之官舍又差去都
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宅廢為公主院
洛古今罕得獨數術高謂正一則古之葛洪
雖摩詰無以加其推步甲乙度量奇神則洛下閎安
能先生之儔也
照鄰有疾醫問所以謂曰吾聞醫疾之道何也
偶然逢也如此療疾不亦疎乎假令一藥偶然當病
相和君臣相制氣味宜忌一不乖謬千病萬
可言盛設經方豈加於舊若思之久矣故不能者
錄十卷
甄權許州扶溝人舉以母病與弟五人晝夜不解帶
仕隋開皇初為祕書省正字後稱疾免鄉閭以為
是手不能引弓請醫及能療權謂曰朽木豈可雕
針針其肓隔一穴應時而愈疾多於此權之深
年權年一百三歲太宗幸其家視其飲食以藥性
夫酒几次太宗是年幸慈隱疾經針方明至人形
而未愈旧從今更十一日午時必死果如其言
十餘患心腹脹滿身體虛腫權謂曰病入腹
當是誤食生鮮魚所致病者云是月某日
無親疾之病有城東其疾乃愈立言等在撰本草
今録數方五十卷
宋侯佶州清源人以醫術著名官至朝散大夫殿
録十卷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有捷悟善屬文洛州刺史韋
相聚不衰高宗聞其名徵赴闕召見珠玉之言特所
名之士甚不平之間孟詵盧照鄰駱賓王之輩皆思慕
之成古風照鄰留住其宅時風病新愈照鄰為之賦其序曰
余自之藏余與孫生安化坊之官舍又差去都
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宅廢為公主院
洛古今罕得獨數術高謂正一則古之葛洪
雖摩詰無以加其推步甲乙度量奇神則洛下閎安
能先生之儔也
照鄰有疾醫問所以謂曰吾聞醫疾之道何也

言天者必質之於人事言人者亦本之於天天有四時五行人
月星辰寒暑邊陲代其運轉也和而為雨熱而為風亂而為霧
而為雪為雹為虹蜺此天之常數也人有四支五藏一覺一
寐呼吸吐納榮衛流行此人之常數也人與天地相參以成其
生此人之常數也陰陽其精參用其氣天人之所同也及其失也
寒則生熱否則生寒結而為癰瘍風而為瘧痛雨而為痺濕而
為腫脹於外乎形變動乎形推此以及天地則亦如之五藏
盛熾展鬱行日月海蝕彗孛飛流此天地之危診也其暑不
將天地之燕居也石立土踊此天地之震動也山摧地陷此天
地之離祖也偏風暴雨此天地之奔氣雨澤不降川瀆竭竭此
天地之焦枯也良醫察之以針石救之以藥劑聖人知之以至
德轉之以神教人備有可禽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災通乎數
也思邈撰千金方三十卷行於世

呂中為太醫令時右監門長史蘇敬上言開元前所撰本草
修訂中書令臣李勣等謹按唐本注云按蘇恭等謹案本草
謹之舊增損者本州今合司空臣李勣據此定之并圖合成五十四
卷大行於世

秦鳴鶴以善針為侍醫永淳初高宗苦頭重不能視公鳴鶴
診之鳴鶴曰風毒上攻若刺頭出少血即愈矣天右自薄命邪
曰此可刺也天子頭上豈是出血處鳴鶴邪頭痛命帝曰善之
議病理不加罪且子頭重固須出血未必不佳也即令
鳴鶴刺之刺百會及腦戶出血如其帝曰吾眼似明矣言未畢
藥中出綠石匹以賜鳴鶴焉

陸贄少習醫方貞元中自宰相貶別駕忠州刺史等暮年
古今方為五卷名曰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

深段深不知何許人開平中以善醫聞得詔於翰林待詔太祖抱疾
又之其漢僧號微府號微府號紫衣師號紫衣尊宿之
疾源源微劇報色去師號因召深問曰疾能復作竟無大足待

也我今右盡石而動者衆矣服之如何深對曰臣常奉望勿
陛下積憂勤失攝脈代氣而心益虛臣以為且先右心心和平
而更緊滑宜服飲劑而不當餌石也臣謹按太倉公傳曰中熱
不潰者不可服石石性精悍有大毒凡與毒藥如甲兵不得已
而用之非有危殆不可服也太祖善之今進飲劑疾稍瘳
醫術明之

後周武帝疑壞增長安城垣長安縣主簿姚僧垣上書諫以為
立風翔繼築在長安為是徙王洛陽進方築年內必諸侯
秦使歷州籍林諸縣莫得為比

陳文帝疾危人家世為醫後唐明宗朝為太原少尹集平生驗方
七十五首并修合藥法百件號曰要術列石置於太原府衙之
左以示於衆藥有藉者

周張太顯德初進新集脊瘡方五卷詔付翰林院考驗時人深
為翰林醫官

劉翰顯德初進經用方書一部三十卷論脈二十卷今藏陌世
黑二十卷大觀而嘉之以為翰林醫官書行於時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

總録部一十

相術

決氣五事者休咎之徵孟子亦云觀人之良莫良於眸子劉劭人物志之序有形法焉形法之度使察形容之首尾表其質氣知其吉凶以精情徵之致也開卷既見有人焉咸著其徵驗以彰其偽異蓋由審精察微解多言屢中遂能參神旦有隱跡闇若玄鑒化同非常情之能測也若乃善惡之與本乎心術發慶之端速於影響則形骸之際休戚之數安者確乎而不易危或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似子産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數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子曰形狀之末非所以要人也而謂我似喪家之狗然哉

府八百六十

周王使內史叔服會葬于魯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使召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豹子豺聲終必殺之敖也豐下必有後參當國體方頤隆顙豺聲而下必有後參當國體方頤隆顙豺聲而下必有後參當國體方頤隆顙豺聲而

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恩竭力强
貴遂不知老父處
吳王濞初封時相者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因撫其背曰漢後
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汝邪濞曰諾
鄧通文帝時嘗夢上欲上天不得有推上者顧見後人衣
尻帶後插一木歸以夢求推者指處與夢符召問其姓名
乃鄧通也覺而上所夢衣尻帶後者索得通於身而推之
因覺而自見其爪甲異相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以濯船為業
文帝嘗夢欲上天有推上者上不得顧見一黃頭郎推之
力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所見求推者推者實衆皆不
是最後一人從後推之夢中所見也其衣尻帶後穿數孔
繫兩足於後以故見之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以濯船為業
文帝嘗夢欲上天有推上者上不得顧見一黃頭郎推之
力上天覺而之漸臺以夢中所見求推者推者實衆皆不
是最後一人從後推之夢中所見也其衣尻帶後穿數孔
繫兩足於後以故見之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

景帝三年吳王濞反發兵西攻梁相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
入朝對食而死
文帝後六年五月偏袒而死
鄧通為家相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為人上廁
文帝後六年五月偏袒而死
鄧通為家相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為人上廁
文帝後六年五月偏袒而死

人相者言此骨當貧不然相書不可用也
鄧通相之曰當貧餓死
鄧通為家相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為人上廁
文帝後六年五月偏袒而死
鄧通為家相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為人上廁
文帝後六年五月偏袒而死

人相者言此骨當貧不然相書不可用也
鄧通相之曰當貧餓死
鄧通為家相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為人上廁
文帝後六年五月偏袒而死
鄧通為家相景帝中二年以病免相為人上廁
文帝後六年五月偏袒而死

劉良相者也文帝使相文昭甄皇后及諸子良指后曰此甚貴乃不可言

華陀善醫有一士大夫不使從云君病深當破腹取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殺君及病十歲書復遇不足故自刺腹士大夫不肯痛養必欲除之聞華陀在外竟差十年竟死

朱建平汝南人善相術於閭巷之間效驗非一太祖為魏公聞之召為郎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令偽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厄預請解之建平曰君當壽八十九位為州牧而當有厄厄若得過可至七十位致公輔謂應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一年當獨見一白狗而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極應國家有尼於兵宜善防之初袁紹川前攸鎮鄴相與親善又令偽相紹其門曰欲嫁其妻與人善曰妻以產門共建平相此平前君雖少然當以後事付鎮君吾時調之

府元龜　卷八六〇　五

[illegible]相術驚躓時意此子竟早逸設言驚子今欲嫁[illegible]與追思建平之數非虛譽許負何以復加也文帝[illegible]建平所言八十謂壽夜吾其[illegible]勇後成州刺史年四十九十二月上日得[illegible]建平復三十日得吳論把謂大吏設酒曰吾所苦

者何以加錫命之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才秀明達必能自保權不終中承業兼形貌奇偉骨體不常有大貴之表年又最長
國其識之孫策少時西胡氏善相者相策當大貴策聘隆喜而不敬
晉文王初未定嗣而屬意陽侯攸武帝踐祚中撫軍將軍不得立
魏武帝以人相有相否因以奇表示之秀後竟如文帝曰中撫軍
武元楊皇后少聰慧善書安貴人魏閑於女工有善相者言后
后官人貴文帝聞而爲世子聘焉
簡文帝諸姬孫氏生孝武帝十年乃令善相者召諸皇子而示之皆云
帝其人又惡以諸婢子爲嫡宮人有妊幼年形長而
色黑常人皆謂之貴爺既生相者驚云此其人也帝以大訝沼
之以侍醫后數參內龍杭隆日月入懷意以爲吉祥內侍類說
之帝聞而異焉遂生孝武帝及會稽王道子琅琊長公主

宋沛少時貧窶汉水之濱過父老謂之曰子有好相年六十
位至大功於天下既而去吳知所在莊後爲征南大將軍建平
公之策年五十八卒後二歲而吳平
張華爲司空又得豐城寶劍曾曰君少年有相者吾至出六
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劍佩之
晉初杜預爲鎮江夷時將東討以郭南征重答其威度觀
之慨然而歎南中都督交州刺史
會也後至南中都督交州刺史
晉訪少時遇善相者盛言陳訓諸公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
伯訪少時遇善相者盛言陳訓諸公與陶侃曰二君皆位至方
伯功名略同但陶得上壽周當下壽侯名望由年簡訪小侃一
歲大興三年於安南將軍荊州刺史時年六十一
陶侃字士行有善相者相侃當貴侃母湛氏聰明有鑒理常勉
侃使交結勝己若范逵張夏之流皆一時俊傑而侃父早終家
貧侃少爲縣吏嘗監運魚鮓一罋以遺同郡孝廉張夏夏
母湛氏見而奇之乃與夏書曰小兒雖運鮓官物而神氣爽
邁非常人也卿宜與之結交勿以貧賤而忽之逵又與侃書
曰君侯相甚貴當爲國器願以時自愛侃後果爲名將
晉王導年十四五時有相者謂曰君當爲一世人物
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也祖覽父裁並以德業爲名魏
前慕容皝既嗣位年十歲而才俊明悟有識量國人咸稱之
王導年十歲而才俊明悟有識量國人咸稱之
王導年十歲而才俊明悟有識量國人咸稱之
王導

敷軍所害高祖初興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甚親愛之無忌與高祖俱詣相者相者謂高祖曰君有天表當大貴無忌次之相者謂無忌等既退高祖獨留謂曰君有非常之表願自愛重無忌等雖亦貴然不及君也高祖深以為然及義旗建大業相者又謂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為司馬懿耶相者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為司馬懿耶帝曰若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相中當用為司馬懿耶帝曰成王不負桐葉之言亦何

侯景事世祖爲吳興太守聞遣使送業與書世祖見之大驚因委心將師後至司空
宣帝與沈炯不悉親將楊遵彥張子猷見而奇之曰此人虎頭燕頷當大貴也
梁宇字旗門吳興臨安人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
後魏宣武南疆爲南疆州刺史親餞河南公加安南將軍初讀之未覺也俗相者謂之曰君頷上黑子入噴位當至方伯乎
公笑而答之以戲琛謂仍曰明公處民嘻言之言乎近日但知公當貴然不能自知得爲州民也琛曰往時觀言私竊不得
官長人或謂不然及瘦被選爲盛樂令鄉情百相中不見而覆
衆以爲琛不拜而終皆驗琛見王人兒死曰知己必至公五當
爲州言驗之驗不但此望也乃賜文衣服良馬
敕勒年十四嘗詣高祖於晉陽送五十餅人別於得之有

[illegible]百疾風人王伯達曰者善觀不如此慶郎姿性不副貴然德
[illegible]業德望爲公第一後三十年當制命朝廷不相去後果景
[illegible]末年[illegible]儀曹尚書
[illegible]字元威昭[illegible]爲諸兄所輕父崇曰此子相有貴[illegible]
[illegible]少而敏[illegible]
[illegible]字[illegible]
[illegible]武未可如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論對曰不過作程尚劇既而陰謂高祖曰公當爲天下君公其
[illegible]殺而後定善記謀言
[illegible]知字引嗣宗北長安人好相術所言多驗後周大冢宰宇文
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門高祖微時來謁和和特人
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四海及爲冢相拜後周既受禪進爵爲
公顧加親禮和止表自陳曰臣早奉龍潛自謂代天和三年已來
數蒙陛下顧問前時具言宜遵舊職受命光宅致五品二十等之
授非由人事所及臣無勞効至授五品二十等之間何人敢
不動懼感荷不任感匿之至謹錄陳上聞有所言一
一得書之秋所死無恨者陛下信其言而不疑臣有所言二
[illegible]曰我國有行樂即識其人昔當開[illegible]言公眼即[illegible]無所不服
當[illegible]有天下後忽談殺建德時年五月周武帝在宮陽宮謂[illegible]
曰諸公皆汝所殺隨公相祿何如臣報武帝曰隨公止是守鄭
人可與一方若論將領陳無不破臣聞於東宮南[illegible]

臣此語不戶明年爲九執云於武帝曰隨公非人臣骨表以
臣臣知帝有疑臣號報曰是即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謂梁元帝
等知百此語大業二年五月至尊從永巷東門入臣妾等語
比面下問臣臣我得無災耶不臣妾陛下日骨法氣色相應天
命只有人相大悅遂加有秩上覽之大悅遂位開府[illegible]
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illegible]則掌酒和相謂之曰後四五
大官人初不知所謂但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
曰十五年爲五五月爲四五大官卿也和言多此類
相經四十卷
[illegible]書[illegible]善相術初[illegible]陳[illegible]府御[illegible]掌[illegible]
日觀公容貌或非常人而神氣深遠亦非[illegible]
大[illegible]貴則天下一家[illegible]一周天差天當去貧公相二[illegible]
自愛及陳平帝聘召之授上儀同三司[illegible]
冢宰[illegible]之求天[illegible]術[illegible]等以示冢宰[illegible]

侯而無[illegible]妻之相[illegible]
文[illegible]述後余名平年三十九
[illegible]帝[illegible]晉王時高祖密令善相者來和遍[illegible]
[illegible]此骨隆起當不可言
牛引初在楊[illegible]有相者見之謂其父曰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看當爲皇后貴不可言
曹丕即位襲爵魏王封有司奏良吉於高祖曰公骨法非常必
爲人主宜改命此非敢知之良依遇高祖乃言法
相當爲皇后貴不可言宜改命高祖從良言良
即以女奉高祖高祖納之良女即文帝母也
善相曰吉公不代革下極於貴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
吉相取引道餘盛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引道曰願令
一箭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引道曰願令公如言驗之日賜良金帛
高祖大悅

太宗初四歲啓期有書生白言善相語高祖曰公是貴人有大
貴子因自稱啓期公姿天日之表也公之貴以此兒後必
由之而劉切業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聞其言甚禮遇
及書生辭出使人躡於後見入北面而不知所在
乙卯引據見劉高祖世隋高帝居藩晉公相已引禮遇而賀

曰大王骨法非常必爲萬乘之主請稱謚之元年遷魏帝即位召
天下道術人置於以居之仍令引禮統攝帝見每內禮亂玄象
賜謂內懷憂懼每謂引禮曰卿昔言已驗且占相道術
賜自知卿更相欺紿當何如引禮揖趨對不敢答帝迫之曰卿
言與辰術不同罪當死引禮曰臣下觀相書凡人之相有變於
陛下者不得善於臣聞君人故知凡聖不同耳帝曰是帝使監
之人得與人交言初四州刺史鄧艾屯軍淮南與蜀相
類初艾數入蜀之弘禮次至大鼎門君欲也蜀何如曰
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目真是戰人但不知鼻孔如耳大鼻
有垂肉之狀衣冠之內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者自驚
爲方面之任大鼎後歷五州刺史卒

馬周爲中書舍人

袁天綱益州成都人也尤工相術隋大業中爲官屯令武德初
蜀道使廉僕射授火井令初天綱入蜀大業元年至汾陰
汾陰殘暴之徒天綱謂李靖曰公隋室名臣
親相察之官以文藻自負謂玉曰公三年成謀大功相授從今
十年已外必得五品要職靖草曰公相貴不可言
必得古文機密初高祖武德後語侍郎二十年外必爲
貴職豈知即位侍御史武德中九年拜侍御史貞觀
學士五年遷爲太子中允轉洗馬未與隱太子交善後太子引以
爲率五年武德六年很跋流貶州刺史天綱曰柔公洛
邑之吉則信矣未知今日之後何如天綱曰公等骨法大略往
時然當俱受榮貴至九年被召入京共遊天柱寺天綱謂杜曰公當即
得三品要職年壽非天綱所知玉年雨公往後仍當
有年壽與職年壽俱途皆不稱慎事公尤甚逢至太拜御史大夫授
史部尚書王珪華陰侍中出爲同州刺史韋挺檢校御史大夫太

常御駿授益州刺史皆如天綱之言大業末貧執客遊德陽宮
來問天綱謂曰君類上仗羅貴主枕輔眉又成必於益州大
御功業成德初執爲益州行臺僕射引天綱深禮之天綱又謂
執曰君法成就不異往時之言然目氣未清兼貴職子語則亦乘
浮面如爲將軍恐多殺人願深自誡慎武德九年執坐事被徵
將赴京謂天綱曰更得何官曰面上紫人坐位未見動輒用右
衛先準更有喜色至京兆果恩還案此其年果重授益州都督
武士彠在益州時召天綱語京師事途中遇天綱自蜀還楊氏
妻楊氏天綱曰夫人當生貴子乃盡召其子女視之見元慶元
爽可至刺史繇亦屯否見朝國夫人曰此女大貴不利其夫武
氏曰然繼母毋抱之耶乃至天綱曰至三品位極人臣
公公提行而觀之曰此即君龍顏隆準貴人之相也君是女侯
爲天下主矣貞觀八年太宗聞其名召至九成宮時中書舍
人岑文本亦令視之天綱曰舍人學堂成就自履道至文本拔

海內頓又生骨鯁不大成芳何三兒恐是類背之氣文不家至中書令承平其年侍郎史孫行成集周同門大綱曰馬芳卿狀是封還後有王拔文皆如貞觀富貴不可言述古它本云唐
周公孫有如公者公卿位亦命門已起耳無限只述年壽若周後位至中書令兼史部尚書年四十八卒謝行成曰公五岳四瀆成就下華鵬滿得官雖位終宰輔之地行成後至尚書右僕射天網相人所中皆此類也中國公高士廉晉謝曰君更作何官天網曰自知相命今年四月盡矣果至其月

高智周少時與宋齊邱俊孫處約同遊衡于揚州江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之智引相工觀四人皆掌相也加石氏不及見焉然來卓貴而未免流離南北而智周三品蕭嘉胄初娶貧時女興逸陽縣尉李元爽之女有神仙之術嘉胄後為隋煬帝所忌出為鷹揚郎將時煬帝幸江都嘉胄留守東都元爽謂嘉胄曰君後當大貴然不免流離南北而智周三品蕭嘉胄初娶貧時女興逸陽縣尉李元爽之女有神仙之術嘉胄後為隋煬帝所忌出為鷹揚郎將時煬帝幸江都嘉胄留守東都元爽謂嘉胄曰君後當大貴然不免流離南北而智周三品

蔣子揚州廣陵人高祖周善圖緯相者謂智周曰明公位極人臣智周微弱時依官祿至薄而子蔣轉國子學後累遷為建安王友智卒其子蔣襲爵周已貴矣吾兵不足畏也智周以女妻之永康中為豫州刺史蔣子揚州人祖智挺子別駕智挺子刺史子貴賜拔州人祖智挺子別駕智挺子刺史子貴賜拔州人祖智挺子別駕智挺子刺史子貴賜拔

冊府元龜卷八百六十一

總錄部

筆札

自結繩既死代之于夏商乘之馬迹分紀庶物史役製佩事出掌
隸開作雖事變本質猶象形會意為主學者以六書通其義識其
字名自名家乃至鞮聲於天臺流沙絕域燕北越南人性所安各
非心術之偽通天被之異單文奇能窮其源深致窮藝圃之
殊觀哉

漢陳遵為校尉坐書劾入獄藏去以為談笑

後漢崔瑗為汲令時郡國多以災異策問瑗對曰臣聞天地之
變陰陽之化非人事所生皆繫於政理政理之本在於任賢
張超為東郡太守時郡多盜賊超乃發調吏民各隨輕重使
相糾察一人為伍有不舉者伍皆坐之其後盜賊轉多超乃
悉罷遣諸吏各歸本縣分遣掾史案行賊發輒得其有隱匿
不發者皆以重法繩之於是奸人相告姦黨各自疑懼或
解印綬棄官而走或自殺以應購募者不可勝數

蔡邕作詣諸之草蓋出於此

張芝太常楊彪之子字伯英少有標世之志臨池學書
有過於弈遂盡筆業崔杜不足比其書為一筆書
孫權少時書學鍾繇繇謂權曰學書當得其法法須
學鍾元常元常書人比之張芝

魏武帝好書每讀書及與人語有所不解即書之於紳帶
或書於手掌及簡牘中以記之

魏文帝好書每讀書及與人語有所不解即書之於紳帶
或書於手掌及簡牘中以記之

魏明帝好書每讀書及與人語有所不解即書之於紳帶
或書於手掌及簡牘中以記之

魏武帝以天下喪亂經籍殘缺於是廣開藝文之路采摭
遺闕分別部居各以其類相從總為四部合二百四十五
篇藏之秘府

魏文帝以天下喪亂經籍殘缺於是廣開藝文之路采摭
遺闕分別部居各以其類相從總為四部合二百四十五
篇藏之秘府

魏明帝以天下喪亂經籍殘缺於是廣開藝文之路采摭
遺闕分別部居各以其類相從總為四部合二百四十五
篇藏之秘府

其札贖刀筆各隨所欲以為大小部別相從其能書者
遷都尚書大祖敬而洛陽令賦以為大部別相從其能書者
州平太祖嘉其敏而洛陽令賦以為大部別相從其能書者

鍾書也

韋誕為鼠中傷武都太守以書與太祖太祖報書曰卿
當復以鼠為戒不但以書而已誕白天子當觀臨此
工故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張芝筆左伯紙及其墨
此得臣手乃可以逞侄大夢方可千言

衛覬與者作好古文為隸續石經所不善之
人皆以為天下好文帝器之命覬通古書
胡昭字孔明素志不仕善古文書與鍾繇邯鄲淳備課書法有
名天下之人皆慕見儀指焉

王淩為太尉少子明山景始名善書多被教人得善書皆效為
吳張純為太常博士郡舉孝廉與孔融書曰
吳張純為太常博士郡舉孝廉與孔融書曰
吳張純為太常博士郡舉孝廉與孔融書曰
書勤懇於書日夜不廢勞手筆多篆書每文簡見字於然獨笑如
覩其人也

張昭字子布為輔吳將軍善隸書

孟宗字恭明儀少與酣其同志中國善書者不能及也

晉荀勗為光祿大夫領秘書監始書師鍾胡法

衛瓘為尚書令與荀顗俱好書瓘尤精於草勢

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瓘子恒為黃門郎善草隸書為四體書勢曰書契之興其來尚矣
物有相類倉頡者始作契以代結繩蓋視鳥跡以興也
而法則謂之字有六義焉一曰指事上下是也二曰象形日
月是也三曰形聲江河是也四曰會意信武是也五曰轉注考
老是也六曰假借令長是也指事者仰觀俯察見而可識
察而易解也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即而之類是也
會意者比物連類以見指撝武信是也轉注者建類一首同
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人主之為作也皆有其事三代以來文不改易秦用篆隸頗
改古文篆爻滋式時變秦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
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
古文者也斯趙胡作秦皇帝使之分別以教隸人是為秦篆
隸書所興來久矣漢興有草書後漢有賈逵張伯英
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古之旨至於近代
大小乖錯各逐所安趙之與魏秦之與吳雖同文字而
書體有異篆隸草書亦有楷法

鬼之故曰鬼之言歸也人之死魂氣歸於天形體歸於地此之謂也
夏禹古無明名謂之字勢云貢苦之東洲倉頡跳彼始作書契紀綱萬事垂法立制帝典用官爵文物世秀質彬彬然焉
天作炎天遺跡滔古文於戲魏之時石經博立漢厥大垂法後世
隔絕分大善聞元引通數訓大垂其象也耀其文乃觀察於天
垂因設卦爰造書契有万日觀君而盛垂度月執日而齊其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常制或字隆凌[illegible]戴機杪[illegible]列盛[illegible]擊[illegible]或[illegible]等[illegible]廢或[illegible]長邪[illegible]廣或規[illegible]旁[illegible]折[illegible]相[illegible]副[illegible]奏[illegible]筆[illegible]墨[illegible]濃而不[illegible]燭[illegible]波[illegible]偃[illegible]結[illegible]宕[illegible]或[illegible]張[illegible]促[illegible]或[illegible]遲[illegible]或[illegible]疏[illegible]或[illegible]密[illegible]之[illegible]若[illegible]飛[illegible]龍[illegible]在[illegible]天[illegible]近[illegible]而[illegible]望[illegible]之[illegible]心[illegible]勇[illegible]則[illegible]既[illegible]壯[illegible]而[illegible]姿[illegible]調[illegible]既[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勝[illegible]原[illegible]研[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討[illegible]宰[illegible]陽[illegible]所[illegible]不[illegible]能[illegible]同[illegible]莫[illegible]不[illegible]定[illegible]而[illegible]斯[illegible]文[illegible]之[illegible]未[illegible]宣[illegible]體[illegible]大[illegible]雖[illegible]觀[illegible]神[illegible]秘[illegible]奥[illegible]之[illegible]不[illegible]窮[illegible]聊[illegible]商[illegible]何[illegible]而[illegible]討[illegible]鼈[illegible]以[illegible]大[illegible]較[illegible]而[illegible]論[illegible]旌[illegible]儀[illegible]而[illegible]有[illegible]章[illegible]書[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作[illegible]者[illegible]姓[illegible]名[illegible]至[illegible]章[illegible]誥[illegible]策[illegible]相[illegible]仕[illegible]度[illegible]號[illegible]善[illegible]作[illegible]繁[illegible]後[illegible]有[illegible]楷[illegible]模[illegible]崔[illegible]瑗[illegible]亦[illegible]皆[illegible]稱[illegible]工[illegible]杜[illegible]氏[illegible]殺[illegible]字[illegible]甚[illegible]妥[illegible]而[illegible]書[illegible]體[illegible]獨[illegible]擅[illegible]崔[illegible]氏[illegible]其[illegible]得[illegible]筆[illegible]勢[illegible]而[illegible]結[illegible]字[illegible]小[illegible]疎[illegible]引[illegible]裁[illegible]張[illegible]伯[illegible]英[illegible]者[illegible]因[illegible]而[illegible]翻[illegible]精[illegible]甚[illegible]巧[illegible]凡[illegible]家[illegible]之[illegible]衣[illegible]帛[illegible]必[illegible]書[illegible]而[illegible]後[illegible]練[illegible]之[illegible]臨[illegible]池[illegible]學[illegible]書[illegible]池[illegible]水[illegible]盡[illegible]黑[illegible]下[illegible]筆[illegible]必[illegible]為[illegible]楷[illegible]則[illegible]號[illegible]勉[illegible]不[illegible]暇[illegible]草[illegible]書[illegible]寸[illegible]慙[illegible]不[illegible]見[illegible]恒[illegible]安[illegible]合[illegible]此[illegible]尤[illegible]習[illegible]其[illegible]事[illegible]者[illegible]所[illegible]謂[illegible]之[illegible]草[illegible]聖[illegible]右[illegible]軍[illegible]之[illegible]對[illegible]右[illegible]軍[illegible]次[illegible]伯[illegible]英[illegible]弟[illegible]子[illegible]自[illegible]名[illegible]於[illegible]世[illegible]然[illegible]殊[illegible]不[illegible]足[illegible]文[illegible]舒[illegible]寶[illegible]服[illegible]景[illegible]超[illegible]元[illegible]綱[illegible]考[illegible]與[illegible]伯[illegible]英[illegible]並[illegible]昆[illegible]弟[illegible]稱[illegible]於[illegible]兩[illegible]晉[illegible]而[illegible]登[illegible]內

自梁[illegible]魏[illegible]之故[illegible]英[illegible]自[illegible]鍾[illegible]上[illegible]崔[illegible]杜[illegible]不[illegible]足[illegible]下[illegible]方[illegible]羅[illegible]超[illegible]有[illegible]餘[illegible]何[illegible]慙[illegible]超[illegible]亦[illegible]有[illegible]餘[illegible]雖[illegible]崔[illegible]氏[illegible]同[illegible]川[illegible]不[illegible]如[illegible]伯[illegible]英[illegible]之[illegible]得[illegible]其[illegible]法[illegible]也[illegible]但[illegible]現[illegible]作[illegible]書[illegible]勢[illegible]約[illegible]書[illegible]者[illegible]其[illegible]之[illegible]與[illegible]自[illegible]謂[illegible]安[illegible]得[illegible]以[illegible]定[illegible]文[illegible]哉[illegible]大[illegible]凡[illegible]末[illegible]葉[illegible]典[illegible]籍[illegible]繁[illegible]博[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皆[illegible]須[illegible]博[illegible]觀[illegible]以[illegible]約[illegible]取[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學[illegible]之[illegible]法[illegible]也[illegible]簡[illegible]必[illegible]應[illegible]詩[illegible]讀[illegible]利[illegible]用[illegible]安[illegible]身[illegible]之[illegible]說[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學[illegible]者[illegible]作[illegible]也[illegible]隸[illegible]蒼[illegible]頡[illegible]學[illegible]篇[illegible]所[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書[illegible]者[illegible]作[illegible]也[illegible]後[illegible]人[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本[illegible]為[illegible]書[illegible]作[illegible]而[illegible]學[illegible]之[illegible]故[illegible]勞[illegible]而[illegible]功[illegible]寡[illegible]不[illegible]中[illegible]矩[illegible]不[illegible]入[illegible]方[illegible]不[illegible]中[illegible]矩[illegible]入[illegible]方[illegible]之[illegible]說[illegible]也[illegible]況[illegible]欲[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書[illegible]者[illegible]乎[illegible]自[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書[illegible]之[illegible]為[illegible]學[illegible]而[illegible]學[illegible]之

府令百二十一　九

江順和式兄子也爲征虜將軍亦工篆書建平宋紀中興州之
沉法會能續書盛武之在東宮教法會稽書目後續述乳帖於
閣里若世衆木有如崔浩之夢
慶曆中和秘書略目遂抵法帖書體差異世有能名至變
以上兼書述家體類初二門書者業體二門
古猛子曹昉高上堂大中善書
李思訓爲宗室子善書
宋文帝元嘉中秘書監王弘之善書
劉仁之相沙門支法度善隸書敏於當世爲裴松之但勇所司馬
孫權爲太尉司馬善隸書識書字
三國魏秘書中東來大中尤善章體
北齊仕魏爲征虜府録事參軍事兼善記室長於筆札每爲歌辭
新推
蕭子顯好學改草隸善屬文中興初爲吏部郎
梁武帝初爲吏部尚書時侍郎周捨以善書稱帝每有詔誥
常不可不解若爲詔誥當令侍郎作捨作詔正云
梁太祖之於小學如此梧堪乃老當家事必又於其
梁世子綱善隸書
梁簡文帝大同中都下寺塔及碑題多是綱之書也世號
張僧繇畫龍川禪殿同都寺寶殿並僧繇畫佛之畫古今絶妙
武陵王紀初鎮川禪殿同都寺寶殿並僧繇畫佛之畫古今絶妙
晉安王綱爲宣惠將軍都督南徐州刺史在鎮多所營造
高遵爲中書侍郎領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行於世

郭祖深爲秘書丞領著作郎撰梁典三十卷行於世
三國魏秘書中東來大中尤善章體
北齊仕魏爲征虜府録事參軍事兼善記室長於筆札每爲歌辭
新推
蕭子顯好學改草隸善屬文中興初爲吏部郎
梁武帝初爲吏部尚書時侍郎周捨以善書稱帝每有詔誥
常不可不解若爲詔誥當令侍郎作捨作詔正云
梁太祖之於小學如此梧堪乃老當家事必又於其
梁世子綱善隸書
梁簡文帝大同中都下寺塔及碑題多是綱之書也世號
張僧繇畫龍川禪殿同都寺寶殿並僧繇畫佛之畫古今絶妙
武陵王紀初鎮川禪殿同都寺寶殿並僧繇畫佛之畫古今絶妙
晉安王綱爲宣惠將軍都督南徐州刺史在鎮多所營造
高遵爲中書侍郎領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行於世

恭帝後生皎之呼爲淨土
劉劭即位孝儀太學士竟書書吾等可於朝堂侍詔天竹館
後周王褒子字開初在梁爲國子祭酒簡子雲英之陰夫也時
善草隸褒少以姻戚去來其家遂相模範俱名亞子雲並見
重於世
趙文深字德本爲大祖府法曹參軍少學楷隸並有鍾王
之則筆勢可觀當時碑牓唯文深及蕭子雲二人而已平紅侯之後主
嘗大興題署字多命於是楷書署字梁之書法於此大變
形於言已後楷書相傳大率如此
謂之學士體
宮殿牓題皆其跡也
陵書書碑題皆其跡也
甚有天和元年歲在寺額文深以鵝隸
越郡守文深能
府元龜　卷八六一

隋煬帝爲晉王時鎮揚州命蕭子雲爲令書
房彦謙爲司隸刺史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
開皇初爲殿內少監監書書體兼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玩之
唐褚遂良爲中書令少善書體
唐世南爲秘書監同撰次門類書法善學王羲之書世南所
得世稱因是聲名轉益
歐陽詢爲太子率更令初學王羲之書後變險勁獨出機杼
動成一體之絶時人得其片紙隻字或以爲楷則焉其八分篆
亦古其體無及之者初太宗購求右軍書迹於天下有上表
言世傳數千卷皆詐為者太宗以為然詢善真書尤精識古
帖筆畫之間無不悉知其時代之先後又能考其紙墨之新
舊其形狀之異同遂詳其所以然而辨之太宗嘗得王羲之
真書數紙以示詢詢曰此是某年某月某人書某年月日
下筆運勢皆如此太宗以為然少習王右軍書太宗每謂侍

金剛藏王云義之書師天下學書者謂開元獻當時莫能辨其真跡近良由神功出無牛誤自是新舊模寫遍滿寰區摹行傳為定本耳王尊書高宗納素屢卷令寫文選一部留宮中人曰諸遂良非精筆墨未曾觀書不擇筆畫而研精之乃知余人皆在南耳行余撰書者論書多書論數萬言並傳於代

王方慶為豐碑頌同頌曰墨王羲事多書論數人年幼家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義之書先有四十卷餘皆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恬八代祖劭七代祖曾祖瑗并九代二從伯祖敬宣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勒為寶章錄紹京初為司賓録書以二書真鳳閣鸞臺天冊萬歲登封告成頌及述聖記刻於洛陽之北邙山之陽

王知敬則天時為秘書少監以上書知名

處廷為工部尚書自負能書每見古人書輒以己書換之故羣書中多有廷書者

薛稷尤工隸書自負能書每見古人書輒以己書換之故羣書中多有稷書者稷外祖魏徵家富圖籍多有隋朝舊跡稷少時常觀習之故筆力遒勁

褚遂良為更部尚書加弘文館學士勤學以筆札知名

劉知幾為秘書監善草隸好事者供其紙筆前後所得數十紙共傳寶之時有吳郡張旭亦以草書知名與知幾齊名旭嗜酒每醉後輒走走輒書興發揮灑狂狀無常時人號為張顛知幾好飲酒每醉後輒書興發揮灑狂狀無常時人號為劉顛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臨沂人五代祖之推北齊黃門侍郎入周為上儀同三司隋祖思魯博昌令父惟貞少勤學孝謙有文詞工書官至太子太師

徐偃薛稷宗時為中書舍人皆屬詞體給又工楷隸

韓滉字太冲少好學頗強學尤工書位至檢校禮部尚書封晉國公

袁滋字慕甫博學多識尤工古文篆籀隸書

柳公權初為夏州李聽掌書記聽從事京師公權初為夏州李聽掌書記聽從事京師公權楷書遒勁自成一家當時公卿大臣家碑版之外公權主筆者人爭寶之外夷入貢皆別署價金購之

蜀僧貫休工書名聞中外

陸之體尤為時所重文宗嘗謂宰臣曰書貴瘦而勁李斯用筆瘦而不露鍾繇用筆肥而不腐

殷聞生澈涼文宗謂此兩句今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三寸帝親之數曰雖王復生無以加

外殿御前三品以上公卿參使門下侍郎兩省官權三品以上書中字曰衛夫人筆陣圖云欲書先研墨墨欲濃而筆欲燥凡書之法大小在乎一點一畫一撇一捺一橫一豎一鉤一點一畫一撇一捺一橫一豎一鉤一點一畫一撇一捺一橫一豎一鉤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二

總錄部　一百二十二

起復

喪從吉制緣情之禮斯在恩由義斷務革之文足綏於晉姬墨以從戎子重賢於秦帥況事有從宜情無不可則有居孟孫之任若宋子罕之相太冠於朝鄭伯有居孟孫之任若宋子罕之相太冠於朝鄭伯有居孟孫之任若宋子罕之相太冠於朝鄭伯

劉裕為江夏相毋憂去職裕固辭詔曰林父之起實事救
時晉帝踐阼守統水軍入洛
修濬之會指公主之遷守軍將軍丹陽尹遥領守事月詔
軍九歲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遇拜授前職遭之喪終禫
又詔廷尉受寧武帝詔録囚多得原減然後就命民部尚
書郎景仁文帝命元嘉中為侍中毋憂去職起為領軍將軍固辭
詔使綱紀代拜中書令人間起還職職
親近事武陵代謝莊為吏部尚書詔之子左衛率未拜毋憂起
為右將軍丹陽尹如故
沈慶明帝泰始初居父憂起為建威將軍東征討有功封
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戶
袁粲後廢帝初為尚書令元徽元年十一月母憂去職十二月
起為本任加號儀同將軍

南齊崔慧景為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毋憂詔起復本任
蕭景先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毋憂起為領軍將軍
蕭赤斧為武帝所知遇毋憂起為領軍將軍
張敬兒為南陽太守建元二年毋憂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
惰力起夢見為尊朝將軍領軍將軍
殷公期為長沙太守毋憂去官雖州刺史復還任
起復冠軍將軍復領大守
蕭惠朗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毋憂還任
王僧虔為中書令毋憂去官雖州刺史復還任
起復冠軍將軍領大守
蕭惠訓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毋憂還任
起復冠軍將軍領大守
蕭惠朗為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毋憂

掌部軍員多寡守禦勤惰以白各具壞雖知哀莞在夾南官使得才禮有權奮守使力疾鎮南也自宣昭毀壞潛統不能一一具奏使趙宗平王師成長子關累功當襲刺史將部晉三鎮諸軍馬北討未發遭母憂孝子切懇請終喪以金革變動既隨而奪起耶王等不起辭或慮奏文誤白去代公務請終喪理奪韓城居憂任結廬墓側哀荷甚容後若未忘致膳加司遣醫內給致膳令勉從王事服尋滿起之柄見拜澳都督諸軍事鎮鄧東鄧三州諸軍等征南大將軍開府刺史

元英爲鎮南將軍刺史父憂起復本官領護揚起義爲左衛將軍于忠爲左中郎將以父憂去職未終起復本官領兵討長史寇憑爲左中郎將以父憂去職未終起復本官領兵討長史寇善爲都督鎮南將軍刺史以母憂去職未終起復本官領兵討長史

陸叡爲鎮南將軍刺史以母憂去職未終起復本官領兵討長史

崔延伯爲鎮南將軍刺史以母憂去職未終起復本官領兵討長史

敬顯儁

崔延伯爲征虜將軍都督統軍方駱何宣丹遂也加鎮南將軍可直勤有司速令起之還復本位

吳提生於西晉州刺史遭母憂去官葬訖還家遇賊帥梁企根等舉衆圍逼城郭起爲刺史將討賊乃於城內築城以自固賊知其計乃於城外築城以逼之提乃夜於城內鑿地道潛出賊後擊破之賊乃退走提乃出城追之遂復本位

王羆爲平西將軍都督三荊二豫諸軍事荊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尋起爲平西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史周敞不免

長孫儉爲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左將軍南秦州刺史周敞不免

敬顯儁

崔延伯爲征虜將軍都督統軍方駱何宣丹遂也加鎮南將軍可直勤有司速令起之還復本位

吳提生於西晉州刺史遭母憂去官葬訖還家遇賊帥梁企根等舉衆圍逼城郭起爲刺史將討賊乃於城內築城以自固賊知其計乃於城外築城以逼之提乃夜於城內鑿地道潛出賊後擊破之賊乃退走提乃出城追之遂復本位

王羆爲平西將軍都督三荊二豫諸軍事荊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尋起爲平西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史周敞不免

長孫儉爲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左將軍南秦州刺史

府六百六十二

五

敬顯儁

崔延伯爲征虜將軍都督統軍方駱何宣丹遂也加鎮南將軍可直勤有司速令起之還復本位

吳提生於西晉州刺史遭母憂去官葬訖還家遇賊帥梁企根等舉衆圍逼城郭起爲刺史將討賊乃於城內築城以自固賊知其計乃於城外築城以逼之提乃夜於城內鑿地道潛出賊後擊破之賊乃退走提乃出城追之遂復本位

王羆爲平西將軍都督三荊二豫諸軍事荊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尋起爲平西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史周敞不免

長孫儉爲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左將軍南秦州刺史

府六百六十二

五

敬顯儁

崔延伯爲征虜將軍都督統軍方駱何宣丹遂也加鎮南將軍可直勤有司速令起之還復本位

吳提生於西晉州刺史遭母憂去官葬訖還家遇賊帥梁企根等舉衆圍逼城郭起爲刺史將討賊乃於城內築城以自固賊知其計乃於城外築城以逼之提乃夜於城內鑿地道潛出賊後擊破之賊乃退走提乃出城追之遂復本位

王羆爲平西將軍都督三荊二豫諸軍事荊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尋起爲平西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史周敞不免

長孫儉爲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左將軍南秦州刺史

府六百六十二

五

敬顯儁

崔延伯爲征虜將軍都督統軍方駱何宣丹遂也加鎮南將軍可直勤有司速令起之還復本位

吳提生於西晉州刺史遭母憂去官葬訖還家遇賊帥梁企根等舉衆圍逼城郭起爲刺史將討賊乃於城內築城以自固賊知其計乃於城外築城以逼之提乃夜於城內鑿地道潛出賊後擊破之賊乃退走提乃出城追之遂復本位

王羆爲平西將軍都督三荊二豫諸軍事荊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尋起爲平西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史周敞不免

長孫儉爲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左將軍南秦州刺史

府六百六十二

五

敬顯儁

崔延伯爲征虜將軍都督統軍方駱何宣丹遂也加鎮南將軍可直勤有司速令起之還復本位

吳提生於西晉州刺史遭母憂去官葬訖還家遇賊帥梁企根等舉衆圍逼城郭起爲刺史將討賊乃於城內築城以自固賊知其計乃於城外築城以逼之提乃夜於城內鑿地道潛出賊後擊破之賊乃退走提乃出城追之遂復本位

王羆爲平西將軍都督三荊二豫諸軍事荊州刺史以母憂去職尋起爲平西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史周敞不免

長孫儉爲涼州刺史以母憂解任正光中起除左將軍南秦州刺史

府六百六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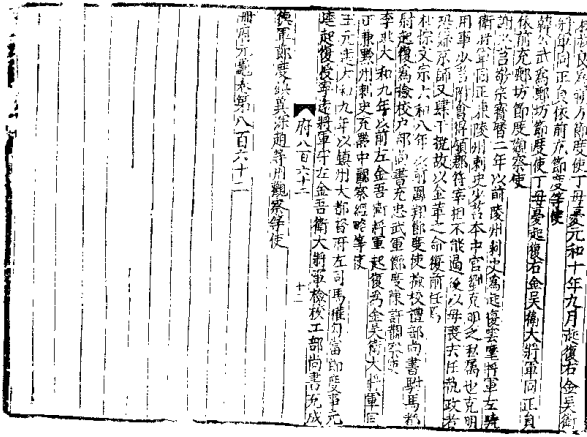
五

王導太保薛之子以父功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辟命辭讓作檄
從哥公讓東討為敵所執朝請以讓父殞身行陣特加殊寵
乃授尋杜國大祚軍以慟情未絕固辭不拜尚祖手詔義兼
情重勉為大都督原州刺史遭父憂請終制詔弗許遷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
于翼為司空中大夫遭父憂遇禪晉帝敕機務不得起冬禮事
皇帝踐阼進為三司二廣十三州諸軍事行州刺史尋遭母憂詔
奪喪制不許
李德林為通直散騎侍郎丁母艱去職勺飲不入口五日朝廷
以德林素有孝情起復旨不奪哀請益懇乃歸
宿草喪杖在後周為原州
以父喪去職尚書令
于謹為內史舍人丁父憂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家貧每令
中使敦勉強飲起令視事
府八百六十二　九
賀婁子幹為雲州刺史以母憂去職詔以檢關作鎮我子幹
不可奪起視事
王世積為吏部尚書丁父憂去職未葬起令視事
以母憂去職未葬起令視事
柳虬為北周司憲中大夫遭母憂去職未葬起令視事
杜慧為北武衛將軍左驃騎年五十母憂去職起令視事
李遠為左領軍大將軍母憂去職二旬起令視事固辭
不許
[illegible]州刺史
[illegible]之子為兵部尚書丁父艱去職未幾起情益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錡立自親干擾攻州若丁母憂去職攻州父老上表請
留之太宗不從部下皆泣送錡出城州都督
房玄齡授太子太傅遭母喪去官昇有敕勉起復司空不
俯加門下侍極兼關臺大事丁母憂奪情授本官
武敏之爲左衛極兼關臺大事丁母憂奪情授本官
李勣言爲司列少常伯家艱去官八月奪情爲西臺侍郎仍授
檢校右中護司列少常伯同爲西臺三品
狄仁傑遷冬官尚書令又請解職丁母憂去官每入朝必流涕至皇城門外及自在舍
則常北轅哭拜公事下豈亦未嘗停哀縱象必衣緑經帶臨加
官自外還必改衣起復而後來謝者無如此也
王勃以父喪去官補虢州參軍會人兼知司文館學士丁母憂解官
三歸舊本脱
裴炎爲中書侍郎說丁母憂起復本官
唐會要卷四十四　侍郎說二表　司空二引

王世充孤丹氏落訓得紹基請奉列傳自稱官爵年最多歸揚
隋書雖制父喪解職奉命旋復無奪情起心所難感語不能宣申
至今禮及荐禪令曰春卷膳言夢何違巨事朝廷日長感元
遠自絕之義嚴命許之新天新大命至敢逐手制答曰卿
緑制奪以横勤事衷懷重割情禮兩盡特敦歡天屈二親之情獨全
一至之節無念嘉歡思深感勵但青廬恒隆蓼莪罔極言念
華之禮情且酷哀之情何以堪勉奉命已行可宜勉表
切至之誠制乃許焉是時人多違禁或以起復榮而說情固卻
馬燧爲河陽三城懷汝都團練使丁母憂解職奉命旋尋陳
表懇請終制許之
李德裕爲兵部侍郎丁母憂起復依左金吾將軍事

詔近越史思胡乃以父之起復爲陝州刺史充陝西節度觀
防禦使尋加御史大夫兼神策軍如故
衛伯玉爲荆南節度使江陵尹代宗大曆五年以父喪去職故
令戴中監王昂代之王昂既行伯玉詔荆南大將楊林等拒昂
昂无留伯玉復詔許之乃起復本官
令狐彰爲滑亳節度觀察等使大曆五年夏丁母憂起復本官
使如故
侯希逸爲淄青節度使授尚書右僕射兼侍中郡王封琅琊郡
書昌化郡王並以私難去職大曆二年九月並復舊官
李勉爲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汴宋亳觀察使元年初平河朝廷論
功無子兼中丞何以宣慰使丁母憂起復左散騎常侍兼



冊府元龜　卷第八百六十二

生日

名諱　禹人

身名義官職同者宜與編父祖名字為比雖例既全於義為乖朝
廷從之
宋世為都督荊州諸軍事又拾蔡荊州人為拾觀名慶宜以
同音避諱為辭聞乃
毛璩之字曼恩小字虎子名祀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虎偏
毋名曼乃更稱小字後為安西軍司襲爵
王猛父承祖建珪為榆州刺史加龍驤將軍初至毛璩請諱觀
曰士祖先君名諱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門餘無所諱
王許父名曾舒授撫軍將軍會稽內史秩中二千石會上疏辭
榆以父名曾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次
孔安國父名鮒故書鮒字為魴魚之魴今文尚書悉為魚旁之魴
更著來無有訓云名故諱之有心所同則古人隱忌所明前訓
而禮緯通卦驗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之云詩書不

諱孔丘不諱岂非公義舍私情王制屈家禮哉詩書雖男任
光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祀父諱求解職明詔爰降懽解挽曹孟
是則出制外事而有司猶式源流既塞故杜稷主皇朝
禮大約準備職編官署動相經涉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
官易職煩擾莫已甚遠此去有講讀禮請一斷之從之
宋謝弘微從叔晦無後以弘微為嗣則晦之名者例所諱內諱
邾庄王文為江州刺史康及臣庄不諱有無之有諱臨
王孔昭父名保孔父珣仕晉為司徒長豫各請所諱孔曰身家諱與
蘇子高同
謝玄字幼度晉之孫鳳之子為新安王子攸國常侍王母尚故情
子攸宗正請降一等之文帝大業貴親親詔曰超宗殊有風氣遂
復此古滿將軍劉道隆若幽塞若幽塞其候超宗曰聞元有義例可見

乎超宗曰賜尊之重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不識其父名曰
旦所重王業歲君有闕毛胡宗旋復內遷謝後真毛至開
特不得乃去
范晉父名泰晉作後漢書鄭康字林宗郭泰字公業皆作大字
晉王太子詹晉諱
王玄謨諱過其父名檦毋名恭並不得作為聘臧謂嫡任過
正現仕至武陵王師侍中
梁謝朏之父名莊宋明帝崇勿朏與鳳子超宗從鳳往問入二
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朏曰君臣以禮
進退不入時人而稱之以此王尊王陽朏位至中書令
王亮父名敞齊竟陵王子良以敞與亮同名改亮為諒
沈約父名璞晉陵太守璞之被戮歸命
北齊徐之才父名雄魏孝武帝以雄起義兵入
之才不為人所諱
隋劉炫父名顯炫好臧否以言同父諱時為當路所忌位至庄
陳舒

唐唐臨為洪州刺史以祀諱改為新州刺史
翁承贊為太僕卿以父名顯改授太子詹事
源乾曜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父名乾曜改為
晉曾為中書舍人同職以父忠同晉諱表以為中書是曹之名
又裴寬父吉同字刑於禮無嫌寬以為祥義

[illegible]高祖南巡命晉使奉本官安焉使還以刺史聞詔曰[illegible]先代甚同請改名顯許之

李幽求太子少傅充侍讀山陵副使遷刑部尚書判吏部事幽求上言祖父名冀州刺史故請改名以避諱詔曰古者以官以字以國以王父字孫不以王父名名其子蓋不忘本也近代以來不循此義朝廷百司乃至黎庶皆有父名子官名其子名者甚衆豈可悉改宜依舊式

李適爲冀州刺史以父名子固辭改名詔曰古者以官以字以國以王父字孫不以王父名名其子蓋不忘本也近代以來不循此義朝廷百司乃至黎庶皆有父名子官名其子名者甚衆豈可悉改宜依舊式

李承寵爲鄭

三乃改孫策兄以爲嗣策命尚主嗣侯到是襲侯以
權領
晉王商爲陽平大宗武之後第也襲子萬早卒庶子勰式以公嗣
以商子爲嗣
孝甫韓子士晉智名韓哀定朝那人使大夫萬壽之弟孫也出後
爲父
封謚本無謚大尉充之孫孫元爲後嗣司馬都護報以嫂命元
元都尉充元後郎中令韓嵩中尉曹騫諫議大夫無後以
嵩子文子後之騫子紘公共公傳紘子三長中書
郎嵩不納心聞之以嵩事實不報紘遂表演
爲元後嵩帝以元嵩之子後嵩不奉部帝並收免之
宋劉穆之晉東海武康人也高祖弟預過江居京口
穆之少孤貧東海何氏外祖母劉氏甚愛之以爲
子隨舅氏改姓劉氏穆之生二男四女
謝弘微陳武帝之宇祖太守弘微之子也從叔祖司空琰之後琰
弘微爲嗣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
劉湛字弘仁南陽平陽人也祖歆父勔並晉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湛幽州刺史滄擊封平侯湛
元嘉宗室封王者多
三延之以外一親官爵皆延之出繼伯父秀之後之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東通直郎沖出繼從伯侍中尋爲
尚書左丞孫策初舉所從也祖僧朗宋左光祿開府父延壽
門郡表也祖僧朗從祖中書令玄朗故字士業
江敦字仲堅濟陽考城人也祖邃父昭並以孝武世
徵拜太子中庶子敦少孤依於外家舅氏陳郡袁氏
世稱其情旨由父祖之令夫有統承之後出繼宗祀之義
一揆而志事非夫篤孝純至豈能如是哉
學本者不欲江統過繼父母可以觀也
所稱孫是敬遵本家謂之
梁張纘字伯緒吳郡人高祖融齊尚書令纘
纘從祖弟緬
纘從祖弟緬
纘從祖弟緬

劉宏大司農博平侯威之子博平侯以元嗣
崔孝芬字伯則趙郡太守孝舉之弟也出繼伯父孝演爲子弟
孝直又以子士邁爲後
崔楷字定州大中正勉弟皇度之子勉卒無子皇度以楷爲後之
畢義暢瀛州刺史祖昕第祖歸之子祖訐無子祖歸以義
暢爲後
宋弁字義和范陽方人也祖悟爲貴平太守封列人子悟卒
弁伯父世隱無子養弁爲後
高崇字仲業渤海脩人也父翔戰沒初詔以祖母收鞫女賜潛
爲妻封武威公主崇騎氏坐事謫公主薨于京師遂以崇繼
牧職後改姓渠崇爲渤令卒
高緯渤海州東萊府主簿禮兄讓之第二子讓之卒緯子達之
弟儀之妙學文章無子以緯爲
孫伯翰廣州長史渤海脩人也父毅尉幹之子出繼瑜後官至大守

李繼韓恩卓后舅子燕州刺史典祖兄安祖之子典祖無子愚
繼爲後襲爵封南陽郡王
胡僧祐懋太后父中書監靈同三司世定郡公兄真之子國珍
無男養僧祐爲後國珍後生子祥襲爵
共承安肅隋子叔德陳司勳員外郎中書令毓之子也出後叔
父瑾
侯國寶譯字正義從祖文重尚穆平陽公主則太恒元后之
妹也主無子太祖令譯後之宗室少爲其父祖所親常令與
諸子遊集文宣後與二子譯俱歸本生
隋梁毗字士規德武方之子出繼伯父官至長樂王府長史
楊玄挺同從叔異弟幽太守約之子徵入朝未幾卒弟必
立襲傳之
許敬宗太夫人貴溪之子也適徽有
孫敬宗與兄弟俱相太夫人依止舅家自幼迷出母養於舅氏至承或

長白龍武本生
周野元史部尚書廣第之子以嫡無子以元嗣
費孝通民部尚書世方之子也世方無子以孝通爲嗣
盧愼幽州軍總管相遷從弟之子遷無子以愼爲嗣
崔振字公猷故相祐甫從父弟也令狐滈子無後振以猶子
元略爲嗣
崔元略字公猷故相祐甫從父弟也令狐滈子無後振以猶子
元略爲嗣
崔慎由字吉甫故相祐甫之子祐甫無子以慎由爲後
崔胤字垂休故相慎由之子慎由無子以胤爲後
崔沆字子重元式之子式無子以沆爲後
崔安潛字藏之貝州刺史元孫之子出繼從祖父元略爲後
崔安潛本姓劉小字安潛中山陽邑人也初有幼人字應之得

[illegible]洛聞養爲己子應之以年過[illegible]州刺史處直不父病聞
[illegible]即[illegible]令爲[illegible]人奏乳姆未[illegible]應之遽都以處直曰此子
[illegible]有異曰爲處直之子
[illegible]常[illegible]者[illegible]鄭宰相[illegible]國公繼之子[illegible]自重合於
時無子嘗[illegible]以[illegible]子入繼承襲[illegible]爵

總録部　仁　信　儉　讓　恕　謙　好謙

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訒也者忍難也謂仁者之人口無輕出則仁之道大矣仁者五常之首百行之源故聖人之教莫先於仁仁則愛人愛人則人敬之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也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也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也故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行衆軍所給募吏士役得時病羸有舍之者吏抗救救法治療自隱卻吏死以為貧棺無槽役兄弟共埋之頓足助教要孝車見老弟步行車載之躬自執轡

孔祐山法人至行通神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納為之養療創愈後去不忘毛角虎狗張猪書曰孔祐家東曾驚祐也行動為祐護

標拔挂引為宅篤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張鎬為侍御史曹郎攝祠部二曹尋兼掌正刑鎬見宰相遷去官表解職

宰臣相之字孝廉為中撫軍參軍性仁慈好陰德鄰居閒室未嘗急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擔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識與恨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擔之為擔負療之半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柵塘行見惠人卧塘側擔之下車問其故云性愚人李荊州為人擔賢既萬船主將發乘之于岸上不以為然遂活之經年而黃氏卒終身死於僕以報厚擔之不為虛設以資之經年而黃氏卒終身死於僕以報厚擔之不為虛設以資

種遺之其義行多如此

後魏陸子彰子崇好道術曾舉重疾篆中須桑螵蛸子彰不忍

唐物逐不服為其仁恕如此

高謙之為國子博士好於暗地言詰無時居家僮隸對其兒不避其父母生三子慢免其一世無謔聲收婢常稱慢婦人號呼何殘害

李者勉次鄭州亮大為職事以舍病人停車輿於下時有死行則載而推隨親往弔視其左廂若此然前車將軍頻太息久之

崔光為侍中呈奏初有同郡二人並被旅役數年家貧無以求哀光乃以二口贖免高祖聞而嘉之

北齊房延祐為丞相右長史以直諫被貶遇遷丞盡力如無不為前後賜其奴婢數十人免放從武後賜其生口多歸面為房生付之

後周裴元宇孝始河北首城人六歲村西有鴻之為人所棄者

元晃臨收而養之其叔父恕曰何用此為將欲更棄之元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殺自然之理今為人所棄而死非其道也若收而不收養無仁心也是以收而養之叔父感其言遂活為末統乃有鹿母衛一死免置元前而去

晉代伏滕為潭桂二州刺史潭桂多見人以為捕魚者出貨賣而放之其仁心如此百姓美之号其處曰西河公墓

唐李大亮為涼州刺史嘗有將軍賀蘭安石將軍安興貴安石勝奴婢百人大亮訊之曰汝等多衣冠子女皆何忽以此為賤隸斗一時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奴婢二十人

任簡迪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常有事宴行酒行滿以醞進簡迪知其以景略法嚴意坐其過以酒潤白景略請免之於是軍中皆歡伐

劉祥道為刑部尚書嘗獲大猴牝牡數命殺之以為肉羹祥道不忍於是剪髮為誓願乎子重群兒祥道為馬一語黃金若干斤

有中風士女為勇所俘者出裘裝之贖之皆寄於門足相次訪其家以歸之

仲尼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則知君子勇不救之節教之讓可復之言自其誠而至於明發其中而形於外所以感而於是剪髮為誓願乎子重群兒祥道為馬一語黃金若干斤

延陵季子之公子骨西歸骨帶劍以葬徐君冢樹而色欲之延陵季子弗與有上國之使未獻也使未反而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冢樹之側從者止之曰嘻吳國之寶非所以贈也延陵季子曰吾非嚮之也先日吾來徐君觀吾劍不言而其色欲之吾誠有上國之使未獻也雖然吾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償心兼者不為也脫而之冢劍帶劍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是季子以劍帶徐君

慕樹而去翀人慕而歌之曰延陵季子不忘故腕千金之劒兮
幕立墓
仲由字子路衛人無宿諾　子路無宿諾也子路為衛大夫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　要約束也句繹魯邑使子路與己盟不須要約而信子之言子何畏焉
吳起初起人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如是組妻織組異等起曰非組也使衣之而歸妻往織之起曰家無虛言
屈突仲翔字子期父親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柏梁臺災而死
漢季而楚人以婚話聞楚人為之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
後漢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也更始時為偏將軍與劉秀會昆陽破王尋王邑復從擊定河北還屯潁川劉秀即位為大將軍行部到河南梁有貴兒數百各騎竹馬

然道路大迎拜復問兒曹何自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復謝諸之事訖語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自當還似謂別為從事計日當告之行舜既還先期一日復為導信於諸兒遠近驚嘆
後漢武陵太守巴郡汪禹字伯平為人清潔奉公南陽張敞為友敞字仲高二人並告歸鄉里式閭元伯曰後二年當還舜時過門賜孺子馬乃期日往期方至元伯具以告禹禹曰信不如約吾去之後二年之外子里結吉兩何相信之酱耶遂不顧元伯信士公不乖違明日若然當為兩醒酒至其日巨鴻果到外堂拜飲盡歡而別
吳大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也漢末屬揚州刺史劉繇與長沙桓王策於神亭繇敗為策所勍策素聞其名即解縛請見合問進取之術慈答曰效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吾譬慈定計於屢武今策決疑然仁者君何解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

儻分散雖復合聚欲出宜思安集恐不合算慈答曰慈本心所望也明日望君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有將名士以信義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設酒食音調影日中而慈至策大悅為參論諸軍事
陳蕭允為光祿大夫性敦重木訥少學不倦以晉安王出鎮湘州又苦攜允與泰景歷子徵脩父漢之故周旋將行乃餞允曰公年德俱高國之元老從容出鎮日夕為列侍何以方復乎苦君小人其恪共榮祿如此
虞潭至忠孝少時與友人期於路隔會風雪潭以前期不至下至忠日潭有與人期而求安信乎孺子答曰然後為善
晉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友直懷州河內人出言未嘗負誕時論以為其君子中宗時以太子舍人做圓以疾辭

先賢有言曰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易也寧戚之行君子恢先哲乃蔡棘邢昌維哲相事棘矢直而不曲受伐冰之祿列影響之恒居室不節田園以無廢之為貴克敦素履如此則貴獨濟而門戶不墜可以免乎過矣
鬪子文楚人三仕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子文貧朝不及夕於是乎益與之祿子文盡以分族人自是族之貧者皆衣食有餘而子文之祿日從政者以庶人也人多讓者而我取富焉是勸人以自利也
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趙喜晉大夫也遭勇士往救之勇士入府而聞其尸方食魚喪勇士曰智子誠仁人也子為智臣盡重物而食魚煞見子之煞也若使我數子吾不忍殺子也吾亦不復見子遂刎而死
季文子之舅曾大夫名行父能直成無衣帛之妻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妻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

爲愛其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惡於吾鄰國人其父兄之食饘粥而衣帛者僧多矣吾是以不敢入之又兄食鱗而衣錦而我美弁冕焉無乃非相之子曰吾聞以德榮爲國華不聞以美與焉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曰是子服之妥衣不過七外之布子服惠伯聞之曰陽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爲上大夫數聘於諸侯能不辱命

晏平仲名嬰萊人事齊靈公莊公景公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齊衣濯冠以朝齊侯使更晏子之宅晏子辭之及晏子之卒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葬辭曰昔吾先人居此湫隘囂塵不可以居且踐請以宅易之而里室皆如其舊族人或增之以三三子先卜宅皆吉然後遷居遷其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卜乎卒復舊宅

府八百六十四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雜其業乎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工女安所雜其業乎

後漢祭遵爲陽陵令家富給而遵奉儉約衣服飲食如貧士之時所得俸賜輒以分施恩及兵吏遵爲人廉約謙敬每有賞賜輒以分與士卒身被甲冑親率將士有功者歸之於上故人樂爲用數有功遷征虜將軍

後至征虜將軍

梁鴻少立操行逼裡賃舂不求名姓後爲議郎

張禹性儉嗇厚自奉養而不肯振施子孫常衣弊履出入閭巷人莫知其富貴也

無所施與後終至大司徒司直位特進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儉素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

崔瑗居官常疏食菜羹而已家無儲積石餘錢帛施與親友

親常以儉素教子孫子孫遵其業

晉李胤歷職內外所在以清貧儉約爲稱無以治產業王賜錢十萬位至

司徒

宋王曇首性儉素太祖嘗以金至曇首女不得爲飾玩初爲武城府功曹後至揚州刺史

孔顗爲秦陽令陸二府長史性吝素不尚矯飾遇得鐶玩服用他物皆敝納不改易房屋敝頹顗之亦尚儉素未嘗服

晉荀勗者世言清約稱此二人

王儉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不好聲色衣裘服用率給而已

樂順爲湘州主簿桑官吏部便果之曾往候順爲設魚粉菜殖而已果之曰我不能食此毋聞之自出常膳過覺數種又之曰我過於李李連我非典林宗往至郭州治中平范滂候每所居常以糞擲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巾箱至數十年經費逾不改易往皆陵唯作牙笏筆一雙攜以爲費後還裝他河東人送客中宿以妾還婦他不事家産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碧不張蓋衆不衣柔其有儉若此

唐狄仁傑子光嗣之長子諸弟事之飾此能感車服獨以朴儉自處後爲太子少保

韓元性持重儉忘在務公衣裘茵褥二十年「陽居爽塏獨薄乎蔽風雨自居重位能清儉人仕之初以至懈相凡四十年使相隸元馬皆以敝惟于床前自舒慮被褥者自定字至工部尚書在朝三十餘年歷清要家無積石之商

謹慎

克謹於事是謂周防能慎其言欲令寡悔尚在安必違於從政乎何有若乃身知而守約居安而慮危是以庸行斯孰引古爲鑑非禮勿動於事之節形不容於器之地漸開端倪塞兼雖游陛矣之間履沛必之地蔽茲乃終君子之道焉

魯孔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

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敏孔子以成其知禮之名以爲法也況人多矣問豈一端而已是禮也孰知其非禮也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孔子聞之曰再斯可矣再三也思之太多事之太煩則人疑其有私意故孔子譏之曰再斯可矣○周公將伐季氏告蔡伯以觀其志蔡伯曰護子家懿伯子家羈之字○周公將伐季氏告蔡伯以觀其志蔡伯曰護人以君徵辛事若不克若受其名受惡也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亢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去聲辭曰與開命矣吾將洩旦不獲死乃鄙於公○洩息列切曾參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啓開也曾子以孝聞故臨沒而啓手足以驗其全歸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深淵薄冰皆喻危懼之甚也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勉曰免者身不辱親之謂也南宮括字子容孔子弟子三復白圭○復扶又切白圭衛人姓名括事見家語

遺愛　以德綏邦以都尉守廣武

金日磾輸黃門養馬武帝將復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嘿視至日磾不敢及在帝左目不轉視者數十年○嘿音默賜出宮女不敢近帝欲納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慎如此帝尤奇異之後遂侍中

張臨嗣父延壽爵平原侯性通敏每登陷殿帝歎曰衆雀爲我哉豈不厚哉○爲去聲厚胡口切○陷音胡臣切○通敏其名或書其字不敬之後後漢杜安字伯平敦煌人也○敦音屯煌音皇敦煌其名或書其字不敬之後補貴顯篇客閉塞出書封印如故竟不離其處後至西都太中皇甫嵩等爲大帝所害大憂懷盡勤前後上表陳陳有補益若五百魏華歆平原高唐人高唐縣名○唐音堂爲府石都尉衣冠無不淨行市里歎爲吏休沐出府則縞冠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位終太尉吳韋曜字弘嗣山陽人也性謙恭篤慎人有非短口未嘗及容良似不足者往至尚書僕射

看劇趙收有志尚爲脁小吏指遷琅邪國記室掾以忠謹清慎爲丞相所知

爲丞相所知常侍左右遂從渡江于時天下擾亂伐討軍旅趙自以職在近密而書翰與帝筆相煩乃絕不與人交書時出休沐閉門不通賓客由是漸得親密以左右勤勞賜爵關鄉亭侯

蔡謨字道明性尤篤慎每事必爲過防故時人云蔡公過浮航腰帶腰舟仕至左光祿大夫

南齊王琨爲光祿大夫謙恭謹慎老而不倦朝會必早起簡閱衣裳朴素飲食慎如此數四或爲輕薄所笑

臧榮緒隱居京口南徐州辟召書盈秀才不就慕爲人欽酒亂德言僭爲戒

劉瓛字子珩方執立直大慶太子召入侍東宮每以事輒削草仕至射聲校尉

後魏宇文福字乙那代郡武川人也○那奴賀切

韋閬親知多罹憂誤拜懼遂終不預

司馬悳安丹陽代郡璿之孫始沿州龍驤府司馬未曾自伐性開淡少所交遊識者云其淳至

王延悅少善騎射明元在東宮給事帳下夫賜末明元出居于外洛兒晨夜侍衛無須更違離恭勤敬於至誠侍從遊獵夙夜無怠性謹厚未嘗有過

陽尼幸少以忠謹入侍元右太武特親昵之寒勤審慎而無紕失

崔模字亞夫安平人

崔模字亞夫安平人也根自中書學生寫秘書中散在內謹勅爲孝文所知叔孫俊字仲駿敏年十五內侍左右性謹密初無過行仕爲猶郎

趙邕南陽人司空李冲之貴寵也邕以少年謹畏出入其家頗給掖摩奔走之役沖亦深加接念令與諸子遊處人有求進遇於沖者時託之以通仕至平北將軍幽州刺史

易津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侍御中散于時字文泰幼
文明太后臨朝漸曾以時左右勿而多逆失歡遂出教外藏及
袖太后聞聲閣而不見問其故以實言遂以歎慎見知
高景字永昌景遷右光祿大夫松書監性和易恭慎每讀書見
鼻弦之事深海之危乃曰古賢可以監戒指事為象讀而述之
唐岳拜相州刺史鄰舊有園池特果初熟丞吏送之岳不受曰
果未進御吾何得先食其讓恩如此
北齊楊愔字遵彥性周慎畏懼常若不足每聞後命憮然變色
止至尚書右僕射
刘隆之性寡和有度量義熙始建百僚經略奇謀如草密以所
懷會宗正選舉於於官寺聞於人之轉豫州刺史卒
張畿字公理志尚沉雅動靜遵則知大史局事明風用解安家
王弘表室斯不及言學統有清問者終無所蒙每云此學可知
宋世言諸君子之家不由此進何煩門也會唯右子邵

不以此衍殺之其通恕如此
後周南郡少與母依舅力孝養及長好理史性善恨不去交遊
隋子春字元明性謹密不交非類出周釋褐左侍上士
周宣帝無道逆大宗卿中遍中盛州刺史過於貪慎所上表奏櫃
有缺失必譴之數十遍仍令官僚吾三被省使者誡路又遣而
更察每遣一使輒遠日不得止道
楊素位高沿州務皆委屬僚佐以禮度自居謙恭下士未嘗忤
高郢性恭慎居家事母人交游行事依節修禮刑部郎中改
中書舍人事無巨細莫敢無草或謂曰刑筆皆留制禁公焚之
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委其慎密也

好謙

易曰人道惡盈而好謙尊而光卑以自牧持之則等

德柄行之可以利派敘有風實若處難易退先人後已斛七
取小貴而能降泰而恭損抑於戒信恭避見於形色指嚴
今之言優乃終吉書稱受益不其然乎
孔子謂弟子曰文武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德已
人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德已
敬叔子謙
晉石正雅學子不能學也
晉石正雅學子不敏而人不棄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

以恥明之故罷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晉羊祜為車騎將軍開府累年讓不拜上疏曰臣夏初忽吳為五官中郎將趙咨來聘車騎路
周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拜散騎常侍顧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若到在前超到聰為大保錄尚書事與公卿抗禮然常有後已之色
陳矯為司空進登公輔謙謹不辟權貴矯從帝幸許昌勸之還不得還而從命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馬鈞後進善若有夫由是推伸之後莫不感其德宇
休前權被為中領軍雅為世議令重而休驟令人所共惡休
為司徒常門外下車待通乃進
李密遭蜀清正席門常有諸子弟之教世謂李能正
國作太守子耳世以長者稱之仕至徐州刺史
周瑜以戰功自將守巴丘與甘寧陸遜等會江夏太守黃祖
甘寧於祖屬為故吏瑜初統兵過寧舊治而寧先備酒肴請瑜及諸將行酒樂作瑜答以軍事未已不得飲酒寧乃手刺船為瑜舞瑜復為之起舞寧又請瑜住數日與瑜結友而還
周魴為吳郡太守到官清約自守
魴為吳郡太守到官清約自守
魴為吳郡太守到官清約自守

仲足有言曰以德報德孟子之生也重於行之宋目物之靈居不違仁動必合道至若受施而不報求舊而不遺金石其心則一雨無變乃行之哉也何況次而玉之哉乃有感覺有心惠則申其死所家指歸之私則謙依封辭或施之其獨而報之其厚或於困厄而拯於顛躓之辱其恤其子制之服紀紘乎喪葬以荅平生之遇以伸感際之節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斯之謂歟

趙盾人也大夫趙盾晉田首山見桑下有餓人趙示眯明晉

公孫老晉范氏臣也晉趙鞅卒鄭師戰初周人圍范氏因公孫老救魏焉[illegible]及[illegible]之戰公孫老[illegible]而[illegible]周人[illegible]故[illegible]

[illegible]北郭騷者齊人也結友周相接事孟嘗君[illegible]

[illegible]門見晏子晏子[illegible]之僕謂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其義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然利不苟取於齊不苟免於[illegible]今乃[illegible]而以養辱是說天子之義也必子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illegible]北郭騷也[illegible]北郭騷沐浴而出見晏子曰夫子將焉適之晏子曰疑於齊君將出奔[illegible]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車太息而嘆曰嬰之亡豈不宜哉而不知士甚矣晏子行[illegible]此[illegible]告之曰誠晏子之義而齊氏所養晏焉者國之[illegible]晏子反[illegible]

[illegible]難[illegible]為今晏子見殺吾將以身死白之[illegible]門[illegible]

[illegible]國必侵矣[illegible]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illegible]以[illegible]晏子天下之賢者也去[illegible]

謂其友曰盛吾頭於[illegible]中奉以託退而自殉也[illegible]其友因[illegible]

[illegible]者曰北郭子為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之死也又退而自殉齊君聞之大驚乘[illegible]而自造晏子[illegible]

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illegible]北郭騷已死[illegible]

[illegible]豈不宜哉而不知士甚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八六五　總錄部　報恩

毋賜千金及下獄論死當是時天下豪傑皆争為季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後趙石勒子弘襲封上黨王劉氏為舟所害弘弟宏襲封上黨王永和中卒子奕嗣
即劉聰之壻也勒以聰親屬之故待奕甚厚奕亦盡心於勒勒每有征討奕輒
請為前驅勒甚嘉之及勒死石虎嗣位奕以勒之舊恩每加敬重虎亦以奕
為勒所愛故亦待之甚厚奕每有所言虎無不從焉奕以虎之待己過於勒
時乃陰為之計謂虎曰陛下之父先為王納下也時皆推奉陛下為主今陛
下即位收納之義微薄誠延不遠今諸公皆有死罪願陛下赦之虎從其言
及徙諸公子弟

之甚厚求索梁武敕侯於南苑勝自赴之後經行數月矣是為
敗兩向者甘不射已以中懷德之意
後周宇文測為驍馬都尉在潼關之日曾與賊鬬盡手物以其妻
陽平王之太祖即帥機引弓射此盜生以此乃
不敢近遂得成功因請以為別將
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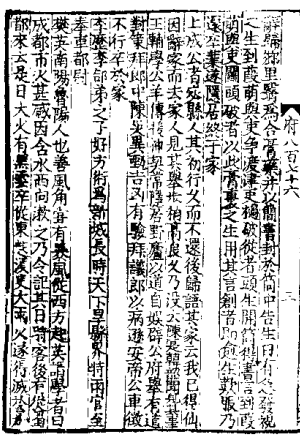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六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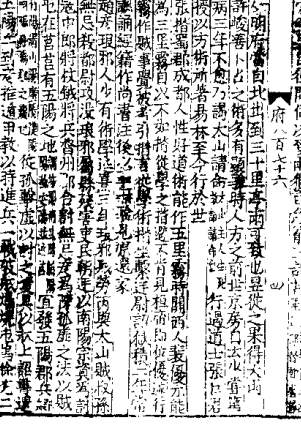
總録部　一百二十六

方術

范曄論言曰陰陽推步之學性習見於墳記至於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其子午之候分野之術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又有風角遁甲孤虛之部術亦有以效於事也漢武之世頗好方術天下慕之比以出焉東觀之記斯爲博矣鼂錯之後何晏之哉至或假窮鬼以接神推步災異古已先覺禍福可移變化大爲儒者所諱蓋太怪神之理聖人之宰言所謂民可使由之非訣而不取也若乃後愚妄惑不詭於俗窮理盡微而不泥於數術者歟

漢李少君好祠竈穀道卻老方見武帝帝尚鬼神而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武帝帝尚鬼神而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武帝帝尚鬼神而少君以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有神道時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貨[illegible]
貧日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爾寧可得不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一鱸魚出操大悦賓客會者皆驚操長二尺餘生鱠可受操使目前鱠之須臾會者已遍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蒜故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遠多所取因曰音信遲人到蜀買錦可過期慈曰無遲願勿憂操使人送行幾操使報命後操出外士大夫從者百許人盛乃爲設酒一杯脯行酒于四斜酌百官莫不醉飽操使收行視諸罇罌皆已具滿鈎矣操嗔之慈因坐上吸殺之遂乃入壁中奩無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傳之者市人皆更相驚異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羊群據知不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試君有術願勿有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脚人立云遠如許遠莫知所取爲羝即競性起即競性起即競性起

不可食之物乃使對下切之吳王回謂蜀使來得蜀書作書者好快爾時無紙笑曰蜀書皆長不易得并付直吳主得書大驚使人以錢五十付之象書竹木檢行人開司馬懿狀上便當發詔復開目此人承其頭便止已至成都不知是何處人言是蜀市中人買書上有吳使領書書皆長幅狀開司馬懿便作書寄其家此人買書還疫病死

魏先有火災吳主身臨試之燒殺數千束使先坐其上又以數十束絮之四面縱風而燔之欲了盡謂光當以光滅光乃止

魏太和中起宛洛二宮筑土為山採捃松柏移植山上徙江南橘柚百株於庭樹非其土地所生皆悉憔悴

魏武帝時園中有甘李數株其實早熟味甚美帝甚愛之嘗以籠盛李賜諸侯使者既而復命還李使者懼李已入口因謝罪帝笑曰我實啖之但不意汝復來耳

魏武帝時有人獻好馬帝愛之馬忽然死帝大怒欲殺養馬者養馬者臨刑呼曰願賜一言而死帝曰汝言之養馬者曰馬有三死罪陛下使臣養馬臣不能使馬肥瘦一死罪也陛下以千金之軀而使臣養馬二死罪也臣聞堯舜之世人有飢者己飢之人有寒者己寒之今陛下以馬之故而殺人臣恐天下聞之以陛下為不仁三死罪也帝曰汝言是也乃赦之

忌十二月二十一日庚寅勿見客商曰我當解職將君遠野寸
治病洋曰吏君當作江州不得解職商曰溫公不復還邪洋曰
溫公壻還使者欽作江州後部人必好讀易郭璞見而歎曰吾所不及
也余何不見兒尼翊曰然吾大兒在四十一位爲卿將當受爲
翊不爾者亦爲往職所害吾亦未見子之大合然也璞曰吾福在
江南其壻當未見兒雖然在南猶可延期住此不過月明
曰子翊爲公更可以免諸璞曰吾不能免公更能免
卿將也翊曰吾此難當有帝王子孫不復奉二京矣垠祖可奉
飛謹奉之主聲祀若此人也翊遂隱于龍門山
劉元海初僭號欲爲大司農侍中崔遊海曰人各有心下
翊之不敬在吾朝何異高祖四公哉可速其高爵後復改爲光
祿大夫翊謂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劉聰嗣僞位徵爲太常將
劉琨據晉陽州牧劉越石聞其名辟爲從事中郎翊謂越石曰

必矣聰臧曰朕徵劉先生一行可乎翊曰匡所以來不及裝者
正爲是行也聰大悅會翊使持節平北將軍都督諸軍事并州刺史
行也既自吾分後東勁益振攻晉陽屠其所敗劉琨而
陳訓爲郡水佘霍淮南周元等問訓以官位訓曰君至卯年當
爲郡西平當有出蓋元曰敢問壽乎訓曰性不好官推筮得米而後元果爲義興太守金紫將軍銀青光祿大夫
冠洛陽開國公食邑萬戶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辱
國家喪敗天子野死今尚未也其後懷愍二帝果有平陽之辱
焉或問其以明年吉凶者訓曰楊州刺史當死此日大火上方
流行亦當死至明年武昌大火燒數千家
吳猛年四十邑人丁義始受其神方因衆病棄江波甚急猛不
假舟楫以白羽扇畫水而渡觀者異之使來爲江州刺史當過
廬山猛神異乃涉之而已義如猛辭以義盡請具推服自

而死形狀如生未及火鈔遂失其尸識者以爲亮不祥之徵
果果不起
幸靈幼有道術順陽樂鄉人也爲巫以療病爲業遠近歸之
山中吏民今人今人多若一與靈作禍或稱靈有命百心
痛欲死靈語之曰病得無藏我者不應有痛靈意裂曰
若病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矣藏者怠慢乃首出之靈於是飲
之以水病即立愈行人由此敬畏之舉成富下吏以二百人引
一牛不能動方請盈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前
奉之乃手執著惟用百人而舉去如流風大驚怪咸稱其術
起應時大愈又召衙府吏民得病十有餘人靈療病十有餘人
氏數人而坐真目寂然有頃顧謂衙府曰我夫人今起目矣人得
疾者皆合掌起邪靈曰但試共起於是兩人共扶以立
少頃靈又令去扶兩人自行由此遠近愈於是百姓奔趨水陸

輻輳自名凡車水馬龍山林者以數百計靈悉謝絕
野者必舉正之用旅江州聞謂其士人曰天地之於一物一也
或欲不矣其情性奈何制服人以爲欲蟬生蛹君若欲享多福
以保性命可受靈語靈曰善哉之中餘年術數

不就
梁沈僧昭為山陰縣令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當至地亭蛙鳴聒耳王曰殊煩管竹之聽僧昭咒厲十許口便息及月晚又曰欲其復鳴僧昭已歸乙卯人明陰陽明元時衰亂之後多相殺害有人語旦來問勝術卓為說法令各無容由是州里稱之有東莞鄭氏因喪月葬趙氏所殺其後鄭氏執得雖人趙氏又剋明晨會宗族當訟妻所殺之趙氏求救於卓卓為呼候并授以符符法卓令旦還漂選壯士十人令一人為王者佩於符於路刺候在仇家宅東南三里許平旦當有十人相隨向西北行中有一人乘車一黑牛最在前一黑牛應第七但投取第七者將還車必無他趙氏從之果如其言乃是鄭氏五男父也語子並為其被殺所宗故知卓之意兇太武遣涼州刺史源賀召之及至瑾問何時當得此賊卓對曰陛下但敕據西北角三日內必得大玄真君之如期而剋時又不爽帝聞卓早曰今日申時必大風土塵晦冥人物相失卓曰申時雲四合逢大雨滂沱帝以卓言時軍大牛大夫數百與百官到領東候未開守門候旦啟於東中引更部郎中平壽於城外關幽二日試有河決之難經營事雖殺其多知者異之

北魏道術仍徵鄴洛之間習術業者皆協有人明法術乃尋之是人為人家病力無識之者多乃訪知其人道家符水禁咒陰陽曆數天文祭祀無不通達然尚乃委授之徒人間道梁云我本常在深山學道不為所聞時歸洛陽送客至分水及河值水暴長橋壞船渡艱難是人乃臨水禹步念一符投水往流便絕徘徊水旋甚高是人條剪沙石上須臾

道梁見女是侯人成大水如此長此人遂能浮過去高矣之道梁乃歸隱於張羽山辟穀餌松木伏苓以度生之秘要為文曰追性晉陽至遼馬山中有猛獸去馬十步許追人驚怖初不動梁以杖畫地城火坑猛獸遂走俄頃還歸梁以杖畫地周文帝於山東作亂文帝以道術為事神武遣文帝西守夏州文帝以道術為事神武遣文帝西守夏州文帝以道術為事神武遣文帝西守夏州

更設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至豫章城外設壇場大奏百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心相見之備三公國簿代城南十二里供饋以待之法和
[illegible]馬鄴城下馬衆辛術謂曰公能方里無城三七盛心相見
何作此守法和乎持者鐵步從路至其鮑明曰見給通路
細軍使每百人請騎通名不繇官縛不繇官但云若山居
[illegible]文官廉法和以及兵使[illegible]於[illegible]騎踐踏沃和鐵百万物方段申
[illegible]一區田一百頃如增二百人生資作物[illegible]足宋漢不限其錢
[illegible]同東史以下各有差法和[illegible]盡免之百各置[illegible]去錢
[illegible]施一日便盡以官所[illegible]常[illegible]百[illegible]人無異
[illegible]年間[illegible]為太[illegible]謂之[illegible]無而告弟子[illegible]至[illegible]燒
[illegible]禪[illegible]而終[illegible]法[illegible]如[illegible]此[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
而[illegible]之空[illegible]而[illegible]法[illegible]如[illegible]書[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盛而[illegible]之及[illegible]剃落[illegible]文曰
十生三天為[illegible]百日[illegible]天子意如火[illegible]周年于[illegible]代火曰一
十生三天為天[illegible]五年號者以為[illegible]年大后生三天子[illegible]百[illegible]李昭[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人明[illegible]善[illegible]禪[illegible]天[illegible]史[illegible]風[illegible]俗[illegible]占[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秘[illegible]若[illegible]神[illegible]高
[illegible]為[illegible]人[illegible]被[illegible]命[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死[illegible]是[illegible]以[illegible]任[illegible]性[illegible][illegible]誕[illegible]多[illegible]所[illegible]化
[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李[illegible][illegible]白[illegible]被[illegible]為[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不
[illegible]火[illegible][illegible]果[illegible]如[illegible]其[illegible]言[illegible]清[illegible]河[illegible]王[illegible]道[illegible]為[illegible]開[illegible]府[illegible]田[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到[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作[illegible]正[illegible]後[illegible]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遷[illegible]曰[illegible]此[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山[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行[illegible]

人[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同[illegible]路[illegible]遷[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京[illegible]師[illegible]
[illegible]次[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術[illegible]數[illegible]預[illegible]知[illegible]本[illegible]朱[illegible][illegible]成[illegible]敗[illegible]又[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薦[illegible]李[illegible]周[illegible]之[illegible]
自[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微[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illegible][illegible]理[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
[illegible]子[illegible]今[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地[illegible]又[illegible]太[illegible]白[illegible]興[illegible]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兵[illegible][illegible]難[illegible]不[illegible]吉
[illegible]不[illegible]從

[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善[illegible]惟[illegible]禄[illegible]命[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必[illegible]武[illegible]成[illegible]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中
張[illegible]子[illegible]河[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師[illegible]法[illegible]天[illegible]學[illegible]少[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術[illegible]名[illegible]常[illegible]隱[illegible]白[illegible]嶺[illegible]山[illegible]精[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邑[illegible]其[illegible]為[illegible]觀[illegible]收[illegible]室[illegible]舒[illegible]所[illegible]重[illegible]武[illegible]成[illegible]太[illegible][illegible]中[illegible]徵[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

會[illegible]史[illegible]有[illegible]女[illegible]師[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微[illegible]致[illegible][illegible]物[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疾[illegible]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至[illegible]正
[illegible]業[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人[illegible]曾[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世[illegible]為[illegible]道[illegible]士[illegible]皆[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善[illegible]古[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術[illegible]法[illegible]善
[illegible]師[illegible]行[illegible]鍛[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厭[illegible]劾[illegible]鬼[illegible]神[illegible]符[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宗[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固
[illegible]術[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illegible]法[illegible]善[illegible]上[illegible][illegible]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理[illegible][illegible]嚴[illegible]其[illegible]真[illegible]偽[illegible]常[illegible]然[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法[illegible]善[illegible]試[illegible]之[illegible]由[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出[illegible]九[illegible]十[illegible]餘[illegible]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切[illegible]罷[illegible]之[illegible]法[illegible]善[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少[illegible]師[illegible]行[illegible]鍛[illegible]又[illegible]能[illegible]厭[illegible]劾[illegible]鬼[illegible]神[illegible]符[illegible]高[illegible]宗[illegible]師[illegible]加[illegible][illegible]固[illegible]
[illegible]術[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各[illegible]神[illegible][illegible]自[illegible]法[illegible]善[illegible]上[illegible]金[illegible]試[illegible]之[illegible]由[illegible]是[illegible]出[illegible]九[illegible]十[illegible]餘[illegible]人
[illegible]理[illegible]嚴[illegible]其[illegible]真[illegible]偽[illegible]常[illegible]然[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法[illegible]善[illegible]試[illegible]之[illegible]由[illegible]是[illegible]出[illegible]九[illegible]十[illegible]餘[illegible]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切[illegible]罷[illegible]之[illegible]法[illegible]善[illegible]後[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從[illegible]
[illegible]少[illegible]師[illegible]行[illegible]鍛[illegible]又[illegible]能[illegible]厭[illegible]劾[illegible]鬼[illegible]神[illegible]符[illegible]高[illegible]宗[illegible]師[illegible]加[illegible]固
[illegible]術[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各[illegible]神[illegible]

[illegible]業[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人[illegible]曾[illegible][illegible]三[illegible]世[illegible]為[illegible]道[illegible]士[illegible]皆[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善[illegible]古[illegible]之[illegible]術[illegible]法[illegible]善
[illegible]師[illegible]行[illegible]鍛[illegible]又[illegible]能[illegible]厭[illegible]劾[illegible]鬼[illegible]神[illegible]符[illegible]高[illegible]宗[illegible]師[illegible]加[illegible]固[illegible]
[illegible]術[illegible]之[illegible]士[illegible]各[illegible]神[illegible]

[illegible]武[illegible]平初又以大中大夫[illegible]之[illegible]賜[illegible]其[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illegible]術[illegible]武[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洛[illegible]與[illegible]子[illegible]信[illegible]坐[illegible]事[illegible]鞫[illegible][illegible]
不[illegible]善[illegible]同[illegible]久[illegible]當[illegible]有[illegible]風[illegible]從[illegible]南[illegible]來[illegible][illegible]此[illegible]樹[illegible]搖[illegible][illegible]角[illegible]則[illegible]有[illegible]
有[illegible]喪[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往[illegible][illegible]信[illegible]法[illegible]後[illegible]果[illegible]有[illegible]風[illegible]從[illegible]南[illegible]來[illegible]
[illegible]和[illegible]王[illegible]五[illegible]使[illegible]切[illegible]召[illegible]來[illegible]洛[illegible]與[illegible]古[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冰[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善[illegible][illegible]留[illegible]之[illegible]種[illegible]
[illegible]行[illegible]不[illegible]堪[illegible]動[illegible]請[illegible]朝[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作
後[illegible]周[illegible]武[illegible]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都[illegible]入[illegible][illegible]百[illegible][illegible]來[illegible]之[illegible]事[illegible]並[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武[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著[illegible][illegible]預[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命[illegible]並[illegible][illegible]行[illegible]
[illegible]拍[illegible]配[illegible][illegible]善[illegible]兼[illegible]劉[illegible]法[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陰[illegible]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武[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市[illegible]改[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術[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武[illegible]德[illegible]七[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奴[illegible]合[illegible]金[illegible]煉[illegible]丹[illegible]成[illegible]高[illegible][illegible]異[illegible]之[illegible]少
[illegible]示[illegible]侍[illegible]已[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道[illegible]士[illegible]固[illegible]留[illegible]在[illegible]道[illegible]場[illegible]供[illegible]待[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厚[illegible][illegible]高[illegible]以[illegible]異[illegible]物[illegible]
及[illegible]至[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器[illegible]可[illegible]得[illegible]不[illegible]死[illegible]高[illegible]初[illegible][illegible]之
明[illegible][illegible]洛[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師[illegible]入[illegible]崇[illegible]嶽[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時[illegible]隱[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高[illegible]邑[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術[illegible]者[illegible]崇[illegible]嶽[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illegible]封[illegible]岳[illegible][illegible]黃[illegible][illegible]

更數為此罰元八年五年九年十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一遍甲五行災異之說言事無不中伐宗孔之
語禁中為宗室中三年上言請城奉天為天子之居外家鄧氏
內列六街德宗素神道怒言遂命之北退鄧發數千與六
軍之士葬於城之時蓋盛夏而土功大興人莫知其故至四年
十月避難于奉天方驗道哉之言
後唐莊宗微若華州留也知術數末帝在河中屢徵許為
曰相公極貴然明年有大厄極危得遠此厄事不可言明年
果有楊劉之變
晉高祖天福初為河陽節度使時有術士自言知術數不驗不善言事大白山神北
嶽家淺州之靈岳自言知術數不驗不善言事大白山神北
祠元耀時崔浩為司空事奉天人之休咎浩於祠所告以之言
秦昌近於事神配信之末節在時陽昌引隊道見開帝請禱祈
於日非人之所為也今為神所言日三朕所一無驗焉沒
人歷后帝度年中興伐已十為請請能曰神言不知也長興

四年五月南郊赦曰朕自動人頗感異遣高開漢冢冢見異象
未深言先聞昌掃雪小異勿怪不出三日有恩命其夜報至封
邵王及帝被疑陳鍔主禮葬三質愛初冢曰且寫備王舒無患
及王思同兵討至又召漢讖之曰漢言者無今天下兵來至
我城內無兵無食外無救助得無患乎隊曰王有天下天下自備
力戰延兵來斷王也王若棄百姓一千不及冥請王致之漢
下以謝百心及帝入洛愛太后飛曰嘻明宗幸相談文維獲福
元年歲次甲午四月庚午朔親祭于廟曰朕一珠事言三祖一帝也題為每
亦異至帝舍晉共術士解三珠一珠事言三祖一帝也題為每
人題朱至也帝即位以漢為將作少監同正場金紫
同沙門漢筠東人也世字開好黠化之術通華為帝面致其
事九經經所為與至譯比愛帝大悅尊之敬令改而為智光
並巨鼓說而賜號真教大師號智光為福慧大師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第八百七十七

總錄部　百一十七

方正

夫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非義不苟於陽難不苟於陰之有君子而後之謂方正之士也三代而下世道交喪在公寡事致其身而已時為自足之生然周末厖雜不過末嘗枉尺以全其道由是之後其或繼武乃有危言高論合直斷守勢不屈節容過於激訐或死於刑戮或放於草野或遠於權貴或困於讒邪或沈於下僚或屈於小忤投劾而徑歸志之所存確乎其有常德者歟

府八百七十七　一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言

孔子曰君子有三樂樂節禮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孔子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後行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三守三思而後行

孔子曰君子有三惑未問而言謂之傲問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孔子曰君子有三疑少不學老無所稱也壯而不教無能也有而不施窮困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生而在上驕也在下亂也既富而貧且賤怨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恥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

孔子曰君子有三樂

孔子曰君子有三變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

孔子曰君子有三惑

孔子曰君子有三疑

孔子曰君子有三患

河北為東陽大守為受劉者所誣免歸途性耿介無私曲每
人間疾請謁不造諸貴路於門下其所會遇未嘗以
顏色下人以此多為俗士所疾然其清公貴為天下第一馬武
午載口不言學廣士類盛以此多之
自魏晉至成內史變成自宋以來兵亂郡舍燬蕩及郡縣
人家多見馬鐙甲甚盛又聞有人云曾經善人軍來騰盛
前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俄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因而喪者
前後相馬駒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或以為正直所致
後漢方宠東海郯人也祖父世為大族宠少修清節為縣小吏
即郡守之父曾西拜閣適年代久遠多有鬼
或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中出國史復設
府元龜　卷八七七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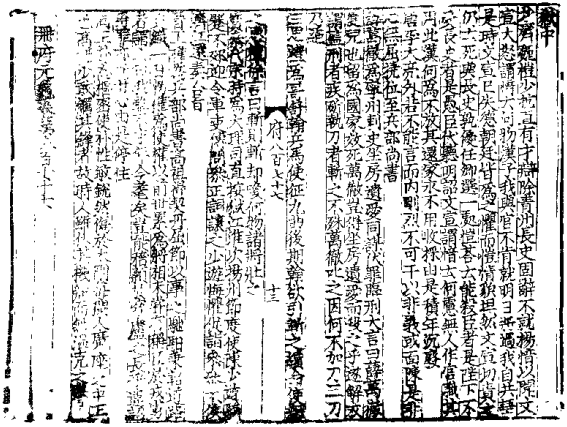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元龜　卷八七七　總録部　剛

府元龜　卷八七七　總録部　剛

六以氣行秉子之名為秉判請
紅子為武判將軍南陳校尉坐四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
遷右丞元帝性剛強時人屢以言忤旨
次親遷親遷衛之天監中入為尚書郎遷太守如故元性剛強時人
元用君作行事邪媚出謂人曰我死而貴是日於客舍為人所殺多以
平事遂不窮究
陳孔奐仕梁為南昌侯相值侯景亂居城內朝士並被拘繫或
薦奐於賊奐子盛命脫桎梏座席遇之令掌書記時景眾多
殺其叔惑亡監景之心腹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俯首折
節獨傲然自若賊以為竹下或謂奐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
知其可抗之以義奐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辱
以賊命令平官更金紫光祿大夫領尚書令封豫

友高仕梁為太子舍人及武帝作相陳司徒左曹初謁梁拔擢
長撰中書令王騭謂奐曰卿何矯來不拜錄公慮曰於理不應
拜南郡郡起義生事止許中宿有頃故人周傳為中通事舍人文章典雅性本強狷不拜檢勵貴人使
氣凌侮人物朝士多憚之會侯慶之客於此侯慶親幸專恣
橫制而辭益強慶之怒等因共譖辭於高祖便命收捕下獄
辭素剛而慎惡乃於獄中上書曰大君人者事上帝子愛下
民有言難之實知求衣日旰宵食是以深宮之內不忘小人在
位不敢盤遊況於政事豈敢不慎臣聞天行猶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故觀乾象而法天行地勢而則地勢坤是以厚德載物東南之
陽西北之陰莫不有主以統其理故天有北辰而眾星環之
地有崑崙而萬川歸之人有元首而百體從之是以一動一靜
莫不由之一言一默莫不繫之故知主之為義大矣哉臣聞
君臣之義分定於天地之位情通於山澤之氣理合於陰陽之
變道協於剛柔之德是以聖人則之以制其禮君子履之以
正其身故能為萬物之宗而不可違也臣雖庸愚竊慕古人
之義每讀書至君臣之際未嘗不廢卷而嘆也臣聞天子
者萬國之所歸心萬國之所繫命故能為天下之大利為天
下之大害是以堯舜之君其興也勃焉桀紂之主其亡也忽
焉興亡之端其在斯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
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
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
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
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
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
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
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
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
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
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
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
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
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
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
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
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
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
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
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
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
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
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
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
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
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
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
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
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
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
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
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
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
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
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
之矣臣聞天子之德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
莫大於不嗜殺人不嗜殺人則天下歸之矣臣聞天子之德
莫大於仁仁莫大於愛愛莫大於恕恕莫大於不嗜殺人不
嗜殺人則天下歸之



賢者自言曰臣之所以事君者以其忠信也以忠信事君而不見信臣之罪也故曰無辜而被誅雖賢者不能自免於讒人之口也昔者舜見疑於堯禹見疑於舜伍子胥見疑於吳而誅公孫聖見疑於魯而逐樂毅見疑於燕而奔蒙恬見疑於秦而死此四子者皆見疑於人而不能自免也故曰無辜而被誅雖賢者不能自免於讒人之口也

秦王下逐客之令李斯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乃上書曰臣聞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入裹足不進而不敢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物不產於秦而寶者多可用於秦者不產於秦而出者衆是以江南金錫為用西蜀丹青為采昆山之玉為飾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佳麗

府八百七十八　三

先生曰吾先日從容思計以為衆人可與慮始難與圖成獨子房與吾深謀遠慮出入臣主之間為帝王師此萬世一時也故封留侯以報其功今天下已定欲以臣誅之是以功臣為戮也且人有大功天必報之而人主誅之安所逃乎願留侯熟計之於是留侯稱疾不出

府八百七十八　七

立為天下封之於有庳舜放弟象封之於有庳孟子曰舜之於象也封之有庳或問之曰仁人之於弟也藏不宿怒又從而封之貴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而不使之治其國有司治之而貢稅焉故仁人之於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愛之則欲其貴封之則欲其富也身為天子弟可謂貴矣富有四海之內可謂富矣父母之愛子無貴賤一也舜既為天子矣又欲其富故以天下奉之也

安國亦見長公主事見得小忠

高祖崩呂后欲王諸呂乃先王其兄子酈侯父酈侯父早卒封其子酈侯為沛侯以奉其祖酈侯父祠高祖廟中門外東面酈侯父常從入廟中門左方東面立高祖崩酈侯父知帝崩大臣不附呂后而畏皇帝壯乃入廟中門左方東面立哭哀畢謂酈侯曰

冊府元龜　卷八七九　總錄部

魏程昱東郡東阿人昱子秉初為郎中遷尚書左丞出為東郡太守秉子武為散騎侍郎武子晉為中書侍郎晉子預為尚書左丞預子濟為中書侍郎濟子純為尚書左丞純子熙為中書侍郎熙子遐為尚書左丞遐子肅為中書侍郎肅子恂為尚書左丞恂子為中書侍郎為子為尚書左丞為子為中書侍郎為子為尚書左丞為子為中書侍郎為子為尚書左丞為

之也孫權自嘉十年以來大敗江北樓船甲士水備其守禦數出
盜竊敢逼其水陸次于乎上此中國所爲國也夫用兵者貴以
隨待機以逸繫勞師不欲久行不欲遠守久則困力勞則怨百
令宜捐淮漢已南退却避之若賊能入居中夫來侵境則陸
其所據中國之民投死忘生父老分裂則離心解體孤在
夫使我國富民强政脩民一陵其國不足爲遠矣全襄陽孤在
漢南賊循漢而上則勢不過一戰而勝則不敢布自服故曰上
無益於國之文不足爲厚自江夏以東淮南諸郡三百已來其
所亡幾何以近賊疆易缺掠之故戮若徙之進北遠於其閒
則民人安樂何爲吠之鷄狗不驚不能少子踪不悅於琦每欲圖亮亮受從其言變
諸葛瑾乃與亮書觀後圍共上高樓欲窘之陳今人去梯因謂亮
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

答曰卿本局中生在內而屋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意風悟陰刻
出計會皆趙死得出還家江夏大守黃祖至孫
吳大史慈東萊黃人仕郡委曹史因爲州家所疾恐受其禍乃
避之遼東北海相孔融聞而音之時瀚以黃巾寇奉北海郡昌
爲賊管亥所圍融出求救於劉備時備屯廣陵軍破乃解圍行
食頃明使者至備引上馬將兩騎自衛各作一矛持之隨門出
出外圍上右方人迸騎馳去馬乏出迹引馬至城下壍內植所
持矛的各一重從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知者於是賊馬且疑
植的射之輩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知者於是賊馬且疑
敢直者遂到平原
晉荀吳不應州郡辟分裂天下之義也張承等建策于陽翟劉
表以荊州北接袁紹東連孫策策卒之後表亦病篤諸將各有
心腹子女不敎而歸是謂棄之乃集諸將士而謀曰二三

君子相與處於險將以安保親並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子人聚
而不以一人爲主不謀則離矣將安所依吾子善今日之主非
君而誰今聚眾欲以有爲乃言曰古人急病讓美不敢進難強人之
樸擇人而植無謀非德無以親義力一心拙也難衆成績無拙屋無
之於是乎險阨杜塞陷隘樹牆隱勢功實計文尺均勞逸
逸有無譬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色推其長里推其賢
而身舉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火長有儀將順其美
匡救其惡及賊至衆力勤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鋒挑戰
毋先動且解焉賊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
劉備東奔袁紹人曾天下大亂楊奉欲避地襄東路經潁州刺史王
沒潁川荀彧勸曹操宜徙都以應天順操從之遂奉帝都許
敵將降操勸曹公宜納之以廣招懷操從其計

魏文帝踐阼喪服之制公卿參議以爲宜依漢制公除居金革之
隆將登之功於是表奏若言之於對狼子且猶有慈況非
順之理將自卑之數應也況爽戾戾親親將有大羊之
威故有危宇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哉無將有大羊之
將安出裔曰取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立石中興之業可企踵
而待今爲制服事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奉勁之心奉忠正以厲
軍人之志大機事在宮將至難遠存亡慶興在此舉去留從
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江南諸郡境內悉知之於是百官縞素
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楊駿之輔政也以汝南許奕爲豫州大守駿既死祥不奔赴又
遷驃騎至于宜水聚州刺史梁柳與諸郡境內悉知之於是百官縞素
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楊駿之輔政也以汝南許奕爲豫州大守駿既死祥不奔赴又
遷驃騎至于宜水聚州刺史梁柳與諸郡境內悉知之於是百官縞素
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楊駿之輔政也以汝南許奕爲豫州大守駿既死祥不奔赴又
遷驃騎至于宜水聚州刺史梁柳與諸郡境內悉知之於是百官縞素
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既至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楊駿之輔政也以汝南許奕爲豫州大守駿既死祥不奔赴又
遷驃騎至于宜水聚州刺史梁柳與諸郡境內悉知之於是百官縞素
元帝命爲丞相參軍

冊府元龜　卷八七九　總録部　計策第二　二三八一

第一分在理位次機人三百當要之百萬共動就謀議事寒為王為今王為計奈動以奇計敗死於洛水之一溪動無東忘那分計何高山東大水死者將半所亡幾人我食敵陽師老鵬於秦司不時給寸死者日數萬人動言於秦日天丁天乱我是為幾今若得於陽一倉大事奈天秦乃是動須臾百五十人自原成為河堆糞動日動之間倉廒給一旬之間得騁五二十余萬人於是遂部往荊地上倉以為司子於酒時各陽饑饉文遠討城猶承為為李寄所得盜即其門也文遠南向坐李其北面北之文遠謂李曰足大疇昔之日幸以先望之道如設行軍將組隆督似有之久今將軍當屬要之會是義敵所手擒五百萬或加四海地是御北師之義此將軍之德也老夫之幸也何敢得利於是言乎但未審軍主意分數為行軍壁垣扶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八百八十

總録部一百三十

獨行

孔子之所謂狷者有所不爲蓋天理尚存性能守分而不爲非義不得
天中庸是尔好名獨往者也敢觀古昔先民雖執其或瞻大道之
之乱世所謂不同流俗而稍絶倫類不義而深恥知已
以徼世名必欲以勵俗化非一介之行孰乃有乘
堅食垣視鮮可與河論之及苦稱庆或高節長往或埋輪待
尽文交朋類自勗給養至死情久兄弟妻子之處敦迫死
臨之行排悔取其類或逃山而不妄於亂世於是已子以
果行傳曰一夫不可奪志也夫人之徒歟
曾伯良叔齊君之二子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
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之曰東伐紂由焉周德衰及至
文王不若文王之全東伐紂由焉周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殺

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天下定尊而伯
夷叔齊義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餓而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孔子賢之以爲不降其志不辱
其身也柳下惠與少連降志辱身矣雖則如之其中倫慮
言中倫行中慮也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
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之間曰吾不能用也吾老矣不能行也
孔子行
魯昭公之時季氏專政魯君不能制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
以通乎景公景公問政於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
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
諸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子曰不可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
法倨傲自順不可以教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
移風好樂淫人不可以導民游說不可以爲法仲尼之道
繁飾禮容趨翔之節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盡其
術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也今君既已聞其
說而欲以導齊國非所以爲治也
景公說孔子之道謂晏子曰寡人欲以尼谿田封孔子若何晏子
對曰不可今儒者飾文辭而不可法也遊說之士不反本
而忘所生行僞而巧飾人主好之則變易風俗棄本而
事末夫奢侈者貧儉節者富今孔子盛容飾以動人
趨翔之節以悅人累千金之資不能盡其學車輿之飾
不能窮其觀弟子事之不能得其利孔子以道窮於天
下而道益尊於後世非夫以利爲心者也君不如
無封孔子以爲齊俗
景公既敬孔子又以晏子之言不封也
介子推晉人也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各相而將之召艾陵
而相之投田百万介子推無爵號而從行介子推奉簞
而起曰有龍騰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渕
得其安所蛇相足乾燋不得其所今君亡臣從之道也吾
君子爵位在河之間介子推曰
君子之道謂内得隱正不居也事而得厚廉者不受也
文公曰使我得反国君子之名介子之名介子推曰推

其世者不生其利矣其君者不爲其主今吾子汙其君而履其
土非其世而食其祿此譬若盜人而不愛其主非其世而
而輕退者爲醜而輕死乃義其誰與曰鳴呼吾聞之遠
而輕退者爲醜而輕死乃義其誰與曰鳴呼吾聞之遠
子聞之曰廉夫則敬夫山藪則不高水淵則不流行若之德
不厚未及天地親若其爲人不祥鳥子可謂不祥矣其即隱没
深遁至而止矣
介子推言人也文公反国酌士大夫酒召各相而將之召艾陵
而相之投田百万介子推無爵號而從行介子推奉簞
而起曰有龍騰蛇失其所有蛇從之周流天下龍既入深渕
得其安所蛇相足乾燋不得其所今君亡臣從之道也吾
君子爵位在河之間介子推曰
君子之道謂内得隱正不居也事而得厚廉者不受也
文公曰使我得反国君子之名介子之名介子推曰推

曰君子之道爲人子而不能承其父若則不敬當其後爲人臣
而不能盡其君若則不敬立其朝焉推而行若安於天下矣遂去
之介山之上之文公使人求之不得爲之遂寒之日冀呼其年
文公待之不出遂求之不出遂能得以爲其山宜出及其山遂
以爲介子推之田以志吾過且以旌善人
楚昭王時吳興師伐楚五戰及郢楚王出奔隨隨人欲殺王王
子綦乃與王自割肉以食追者曰楚王肉盡必死王
王既免而隨人不殺王子綦乃自殺以隨王
楚王既免而隨人不殺王子綦乃自殺以隨王
楚王既免而隨人不殺王子綦乃自殺以隨王
楚

於河邑子聞之曰廉矣子如仁與智吾未見也
枉屬叔事吉甚公自以為不如而去居於海上及日磾貴矣其
冬日則食稽粟苦甚公有難枉屬叔解其衣物往之其父曰子
自以為不如故去今又往死之是與無異別也枉屬叔
曰不然自以為不如故去今死而不去是果而我也吾將死之
以醜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滅君人者之行而屬人
臣之節也

陳仲子居於陵三日不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仲子曰此必惡人之所樹也盜之也

仲子曰此必惡人之所樹也盜之也

汲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陵於是出而哇之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或持鵝而入仲子出而哇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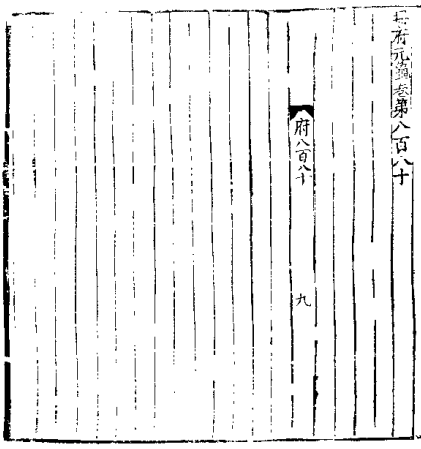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或持鵝而入仲子出而哇之

銖千万以聘之遂不聽許之交遂屬藏引逃逸不得已行至

下狀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子朝廷貪惡

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脩飭寇心必禍立加

事若擇遭人公孫述僭稱蜀王賢俊不起數年述若不敗之乃使大鴻臚尹敏持毒酒命



交友之道其來尚矣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也故傳曰三益之即為者斷金之契管鮑同心其利斷金之義神交以敬其道彌親之謂也故將之與俱至老不變之謂結疑之共世期弥之信忘逢華之與通宦之益厚共世而逾親之謂也故將危死救身以自斃抱節而不變斯皆七人之交朋友相死之士歟

管仲字夷吾頴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常分財利多自與鮑叔鮑叔善之不以為貪知其無恥管仲小白皆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子糾乃死管仲而焉拘

[illegible]管仲囚於魯鮑叔迎管仲[illegible]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正天[illegible]鮑叔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於天下也生我者父知我者鮑子也故曰士窮乃見節義當利所在不避危難臨難不顧生死則為人臣之節也當君有過則能進諫以補其闕救其敗則為君之任也能此二者而後可以事君進賢達能不蔽於貴近使己之門戶日以益尊者鮑叔之謀也管仲既用於齊任政相桓公以霸諸侯一匡天下九合諸侯如此者鮑叔之力也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於國相三君顯名於諸侯其交管仲也久而敬之

管仲既死齊桓公任鮑叔以國政鮑叔遂薦隰朋仲父之後進退必以禮論國家之政不顧其私齊人稱之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擁大蓋策駟馬意甚自得既而歸其夫人請去夫問其故對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觀其出見其志常深念有以自下妾以此求去夫子見晏子自損抑為人謙下問其所以對曰管仲富而桓公尊之位在人上能恭儉以下其君其君治齊國以順百姓其言足以興其行足以高今子為相食不重肉妾以此觀其志意常欲人之下今子為人相志氣揚揚自以為足妾以此求去夫子於是改容而敬之

申包胥楚大夫也與伍員同為楚臣員奔吳而包胥留楚員既去楚而吳興師伐楚昭王出奔隨包胥乃如秦乞師哭於秦庭七日七夜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之詩而興師救楚楚復得國包胥曰我以私讎而勤君父豈吾志也乃逃賞而去

孟嘗君名文齊威王之孫也封於薛號曰靖郭君有子四十餘人孟嘗君其最賢者也

曾子少子張死有司以聞曾子曰我殆也吾過其矣吾聞之也朋友之交有通財之義而無通貨之財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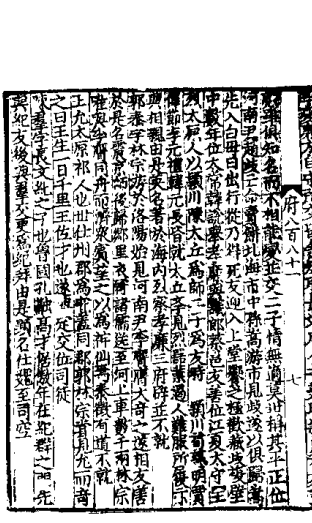
漢陳遵與張竦善遵貴盛日賓客滿堂竦貧客常十餘人遵每大會賓客
陳車騎待客滿堂酒酣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事終不得去
竦以此能得人歡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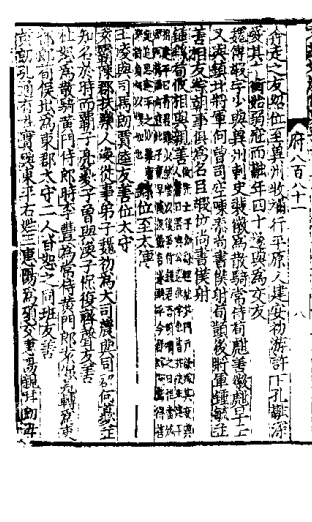
後漢周燮與同郡李曇善曇卒燮為行喪三年

後漢許劭與汝南袁紹為友紹母死往奔喪負土成墳廬於冢側劭往
弔之紹時賓客滿坐聞劭至倒屣迎之

後漢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故
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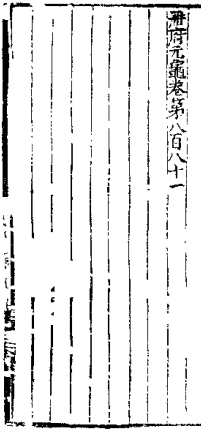
侗位執王吉
[illegible]孔融為北海相時年少有英才與郡冠蓋少有交士輿接荣相善
康元嘉中為揚州刺史事家代稱吳郡冠蓋少有交士輿接荣相善
位至尚書郎太守
孔融曹祖父子建少遊長安與蔡邕友善傾蓋交善傾蓋移懽復相友
善傾蓋即此意
尹敏與班彪善每相遇輒日昇志食夜分不寢自以為經期
崔寔與仲長統善每相遇輒日昇志食夜分不寢自以為經期
崔寔與仲長統善每相遇輒日昇志食夜分不寢自以為經期
梁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游四恢
作詩曰鳥雙雙兮鳴相和我獨何為兮心憂傷願從子兮偕老
之詩念鴻子兮偕老想念鴻子兮偕老
王符安定臨涇人少以學行著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並
友善
馬援客有伏波將軍路博德所故人孫嚴者素與援相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交之脉下部就位至二十石而更陽亦歷長史公有急大守欲將人謂更陽外絞繩脉而內堅密能不顧即之本末事即絕也已毋為通度也

畢歆與兄海那原皆有學術海二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敦為龍頭原為龍尾歆位太尉陳留為龍頭周為龍尾歆位太尉陳留為龍頭周為龍尾歆位太尉陳留為龍頭周



諫者死乾請隨日與汝皆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為卒白
能濟此生載汝邪乃脫頭自縛請門下使奴下不止
曰死不敢自脫曰汝有子孰曰有曰使汝為吳氏死子必養我
僕下曰諾乃排閤入語未畢帝大怒欲使縛出
因突突入叩頭流血言吳漢忠良少帝意釋乃免縛出謂
曰父母能生活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汝原吳何用多
為酒位大司空吳漢與張純謀友善
時袁為征虜將軍善於交結與諸為通至厚征虜將軍
呂恂親近吳漢徐原備悉有才志節為其可依賜以精兵共言
謀後遂薦拔官至代郡太守原性忠莊好直言恂時有得失原輒
諫爭又公卿之人或以吉凶數日是非德淵者也及
原病恂哭甚哀曰德淵只能以善友今不幸作我知何用
為生矣位大司馬

冊府元龜　卷八十一　交友

府八十一　十二

高允字孔文性剛直好臧否其友士故高序云頗所友
八人無名氏甘肅之美津也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八十一

好位宛州刺史
周訪爲豫州刺史鎮襄陽與王導相與結交
訪爲豫州刺史鎮襄陽與王導相與結交導每遣書信常殷勤訪以時事訪雅相推重情好日密訪卒後導與訪子書曰汝父與我周旋本自相知不但公事而已汝宜數來取吾消息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陳留阮籍嵇康譙郡嵇喜河東向秀籍喜康秀之舊友也籍康並有俊才喜老莊之言秀亦好學而尚奇異三人相與爲友
宋孔隱子會稽孔淳之爲東道主交可謂與東越簡矣
孔淳之爲東道主
劉敬子信都劉敬叔博學有才理清辯而不競與人交不爲流俗所移
劉敬子與人交
相知荒亂之際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王導爲揚州刺史
王導爲揚州刺史時會稽内史王羲之去職東還導與羲之書曰頃者以來人情大變雖人士之間亦不復以道義相處而各以利害爲懷此最是大弊若不改變將何以安之

舍城縣令王昇曰子唯見知唯余知子觀行視喜要終始始終之重二也開元初為郡府參軍李邕以文在黜時吳興沈如筠獨與之遊抗同府見而友之

劉幸運與會稽人石丞相善文安序宇宙縱橫翰墨之場運用之妙幸運與石丞出為江夏內史又代之遷入為侍史中丞劉討一造院考者即顧以神交討歲凡歲及顧喜躁三人日夕相從故眾口謂之三友

蕭穎士與河東裴子野張鎬善李華元德秀崔渙為忘形之交穎士善及僧獨孤及尚書史部侍郎梁肅為文友

獨孤及與梁肅同為文友肅以論師道此名以報之

梁肅為崔祐甫薦于吏部侍郎陸仲容吳郡張洎前輩盛名遍值仕於在朝如相友伸同志論左傳以為文約

理精微二人友善為文好

崔祐甫與同官友善于野者為寒衣直陌

柳冕與同官友善于野者見其病篤大利藥與因給之年文好

劉禹錫兄弟名譽文任與八人為友號為八龍

裴度與白居易元稹皆為文友

元稹與白居易為文友

白居易與元稹為文友

元稹與李紳為文友

李紳與元稹為文友

李紳與李德裕為文友

李德裕與李紳為文友

李德裕與崔鉉為文友

崔鉉與李德裕為文友

崔鉉與令狐綯為文友

令狐綯與崔鉉為文友

令狐綯與崔慎由為文友

崔慎由與令狐綯為文友

任君長與之三君同制誥兄弟也後為左庶子人呼為三君

崔與宋申錫為文友

劉禹錫與柳宗元為文友

柳宗元與劉禹錫為文友

陳鴻與白居易為文友

馬總與白居易為文友

元稹與白居易為文友

李德裕與白居易為文友

李紳與白居易為文友

令狐綯與白居易為文友

崔鉉與白居易為文友

崔慎由與白居易為文友

楊嗣復與白居易為文友

李珏與白居易為文友

白居易與楊嗣復為文友

白居易與李珏為文友

白居易與李紳為文友

白居易與元稹為文友

白居易與裴度為文友

白居易與崔群為文友

白居易與崔玄亮為文友

白居易與崔元略為文友

白居易與崔鉉為文友

白居易與崔慎由為文友

白居易與令狐綯為文友

白居易與李德裕

府八百八十二　九

冊府元龜　卷八百十三　總錄部　形貌

夫人之生也稟天五行肖類天地故形為神之舍貌為情之華發於至靈動乎無朕乃有英姿偉量言行異表器識不羣風神秀徹風骨奇高端望都雅領袖群倫擬峙蓋由夫稟粹中立容止外晉出乎其類鑒識深遠俗之儀可象故謂為人之表貴乎有器質則小而識度宏遠同時異派而形相宜乎下時刻異狀此自體解之物象而倫擬誰差矣其發有若方策成足載焉

商伊尹德身為阿衡

中行荀躒之後為晉卿（一云荀躒太戊時卜之使御吉遂至晉文公重耳初為公子及晉侯即位公問其舉賢敎親其疎治淳而觀之

宋華元蛾其目鼻鬚其頤頤大貌

宋公子鮑美而艷

宋公子蕩美而艷（如字又音湯）

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頸似皐陶其肩似子產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曰形狀未也而以喪家之狗為似我哉

魯顏涿聚師事子張曾參白壹堂子張也難而進為仁矣（顏涿聚魯邑大夫師事比）

喪家之狗（三蒼曰喪家之狗主人不見飯器而去故狗無所得食也）

子貢以實告孔子孔子欣然曰形狀未也而以喪家之狗為似我哉

魯顏涿聚師事子張曾參白壹堂子張也難而進為仁矣（顏涿聚魯邑比）

有若魯人孔子弟子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

淳于髡齊人長不滿七尺

優孟楚之樂人長八尺

鄒忌修八尺有余身體肥麗

田文為孟嘗君文號靖郭君平原君趙人問主父偃曰君何以知之偃曰吾以睹於形容為然也今子之狀貌甚惡吾以為不然

漢張良之子房狀貌如婦人後封留侯

陳平長大美色而已或說平兄伯曰子美丈夫如冠玉而內

王白丞相

韓王信長八尺五寸

張安為秦御史安貌狀甚偉

大肥白如豬（正義見美乃言猪公公者豬也後至丞相第四人）

公孫弘對策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東方朔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後至侍郎

郭解為人短小精悍

車千秋為高寢郎上寢園邑寢園衣冠所藏故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謂左右曰人主當得如此長大奉高廟

霍光長八尺三寸（顏師古曰霍去病同母弟也）

金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後至車騎將軍

梁冠為人凶狠容貌甚壯武帝望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其貌類趙故

龍逢長而頸細海太守宣帝召見送視頸短小帝見笑曰短頸大壽

張湯金日磾傳贊

朱雲字子游長八尺餘勇猛甚壯以勇力聞後至槐里令

直不疑狀貌甚美後至御史大夫

王商為丞相身長八尺身體鴻大容貌甚偉人河平四年薨于家朝引見白虎殿中未央宮北闕中單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身長大甚驚畏卽還天子問商此真漢相矣

楊惲字子幼長八尺二寸容貌甚麗後至大司農

嚴延年為人短小精悍後至河南太守

酷宣好威儀容止可觀後至天水太守

息夫躬容貌過美為衆所妒後至左曹光祿大夫

後漢東平王蒼膂帶八圍

李通父守為人長八尺二寸

府八百八十二

蓋延字巨卿為人長八尺後至左馮翊

銚期長八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後至衛尉

吳漢長八尺三寸腰帶十圍後至大司馬

臧宮字子翼長八尺八寸腰帶十圍後至侍中

馮勤字仲叔為人大志不脩小節容貌甚偉後至大司農

祭遵字弟孫為人長八尺容貌絕異矜嚴有威後至衛尉

馬援字文淵為人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虎賁中郎將

耿弇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大將軍

耿秉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度遼將軍

耿恭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騎都尉

耿國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侍中

耿秉字伯初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大將軍

耿寿昌長八尺容貌甚偉後至侍中

耿秉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侍中

耿秉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偉後至侍中

耿秉長八尺二寸

翎羽纓仮至大將
崔安潛字寧都畅日琉即驍兵四尺被鎧中射
司馬勛祖父俊字元異博涉好古圖籍有大度長八尺三寸腰
程至四圍儀狀魁岸與衆有異鄉黨宗於威景附焉仮至兵部郎
中贈右仆射勛長八尺三寸美鬚髯仮至檢校右僕射
裴度子準以格度知名傳子長武僖弟子奮元康中至尚書令
司隸校尉龐僖長武舊皆長八尺
許堵字仲康長八尺餘勇力太平圖容貌雄毅仮至武衛將軍
王憺孫遐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終身不廢鐵鞭
韓進字文謙容顏小短膂力過人挽大祖馬懸下更仮至盪寇
將軍
何晏字平叔美姿容容止疑其傅粉賜湯餅令晏食之汗出流面
以朱自拭之轉白仮至尚書

府八百八十二　五

馬諸葛亮小有逸群之才英穎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
異焉仮至丞相
趙雲字子龍身長八尺姿顏雄偉為本郡所稱事先主語
公孫瓚仮至翊軍將軍
張飛字翼德身長八尺八寸虎鬚豹頭燕頷虎頸聲如巨雷

太子萬有美類少而大肥孜令食糠而肥愈甚

裴鏡字叔則風神萬鷰容儀俊爽嘗謂人曰吾之人又稱其美

則如近玉山映照人也為中書郎出宮有見者嘉歎改容後

至元僚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侯爲詩曰中書郎王行自好步趨

哈囉之曰帝未相識所容數其神儀

裴遵字周寶楷子也爲中書郎風神高邁見者皆敬之

術顯卓孤有奇士遵遇不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調氣有風儀而

土木形骸不自澡飾人以爲龍章鳳姿自首至足然後全也學大

趙李字景真代郡人精康幹小而銳意字白黑分明有

白眼之風安陵王國州部從事

潘岳字安仁美姿儀辭藻絶麗少辭官於洛陽道婦人遇

之者皆連手共繞投之以果遂滿車而歸後至金谷事高陽許郎

夏侯湛字孝若美姿容觀者傾意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時謂

之連璧至後至散騎侍郎

阮籍字嗣宗容貌瑰傑志氣宏放嶷然不群

稽紹字延祖嵇康子也八尺二寸姿容秀偉文帝深器愛之謂

之曰嵇紹卓卓鶴立鷄群也後至侍中

衛玠字叔寶身長七尺其祖母王平原內史

王濛字仲祖身長八尺鬚眉如畫後至平原內史

王述字懷祖少有識度身長七尺八寸後至尚書令

劉惔字眞長少人倫鑒識高遠後至丹陽尹

王羲之字逸少風操清行已以遺身長八尺四寸姿儀異容清充

瞻視雅正神彩自發後至右軍將軍

庾敳字子嵩身長八尺後至太子中庶子

度敳長不滿七尺而器幹不減人傳云庾中郎

王導小時多疾每自摩頂謂親戚曰我不死當後至宰相

王坦之小字法護美姿容每游觀者盈路

杜乂字弘理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從江左至義之見而目之

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神人也恒舁亦曰衛玠神清杜乂

戒清後至丹陽丞

王濛善清談美姿容儀神韻自勝嵇紹父子曰王文開生兒如此

見祁居然嘆曰入布單衣於此其稍遜以新婚後至中書郎

王恭之小字阿奴年二十餘頭髮委地明人謂之王昌時人謂之至後至尚書

二司光祿大夫

郗愔少驍勇好蹴鞠作郎累遷徐兗青諸州刺史郎須大子右衛率

阮身長八尺美鬚髯武帝深器之以為有卿伯之望

張光字茂度身長八尺朗目美音聲後至尚州刺史

王恭美姿儀人或名曰王公濯濯如春月柳又曾披鶴氅裘雪

而行孟昶窺見歎曰神仙中人後至北平將軍冀青二州刺史

桓溫生未甚溫橋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溫因真

灸物也年長愛盼有風姿容貌甚偉面有七星以與溫同國號

善棋常雅之曰溫眼如擘石棋勢作蜘蛛王之

桓玄也後至大司馬

趙王倫驍悍有風儀陳勰

王濛清謹之曾祥雙眸回徹瞳子四轉後假廣州刺史

劉牢之字道堅面紫赤色謹厚寡人而沈毅多計畫後至鎮軍

將軍

司馬勳善格射年十歲身長七尺二寸眉目如畫雖小輩皆敬

憚若成人後武冀州督護及長身長八尺三寸驍捷善

步力善射騎捷如飛常以所乘馬重數十斤令

後趙張豹善姿容貌有逸氣

馮翊秦符健雄傑之主身長八尺二寸美鬚髯以為丞相

後秦姚緒身長八尺鬚眉甚美緒為人沈毅有識量以為尚書僕射

後秦姚萇身長八尺三寸鬚長十圍髮垂委地長以為尚書吏部郎前燕慕容皝身長七尺三寸姿貌魁偉長以為尚書吏部郎

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偉雄毅嚴重每所言及輒經綸世務毓皆畏憚乃殺之以兵及慕容皝嗣位以為侍中録尚書事

高曉以布裹頭垂後人皆傚之身長八尺二寸慕容廆奇愛之為將軍

韓常字昌山胡人高顙深目身長八尺二寸慕容廆奇愛之為將軍以為揚烈將軍

苻南都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冬月裸袒圍圍

謝晦美鬚髯善於自分明緩步雍容風儀為江左第一嘗與兩眼各瞳前帝見之曰一時須有兩王人豈應皆至

荊州刺史

臨汝太守劉敬之子韜含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

南平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冬月裸袒圍圍

謝晦美鬚髯善於自分明緩步雍容風儀為江左第一嘗與兩眼各瞳前帝見之曰一時須有兩王人豈應皆至

荊州刺史

臨汝太守劉敬之子韜含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

南平王義宣為荊州刺史白皙美鬚眉長七尺冬月裸袒圍圍

謝晦美鬚髯善於自分明緩步雍容風儀為江左第一嘗與兩眼各瞳前帝見之曰一時須有兩王人豈應皆至

荊州刺史

臨汝太守劉敬之子韜含美容儀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

【府八百十二】九

薛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腰弓馬俊至左將軍

王茹弘狀貌小而坐起端方後至左光祿大夫

蕭道成傾後狼顧雖容儀正可觀此書鄙陋述見而奇之曰此胡楚仙人也

南齊李安人南方明帝大會新亭揀勇猛軍士擇滿四尺八寸

左鄭時盛帝大驚曰安人已勇面方如此封侯也後至三兵與

太守安東將軍

秦孟昶儀容甚美善於談論

梁張緬尚富陽公主三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疎朗神采英

發後至侍中

王茂字休遠身長八尺姿容魁岸武帝大時引之殿中與語

北堂堂如此然為人辯之聖德英辭翰兼舉時人司

徐勉為侍中風儀端雅眉目疎朗姿容秀發後至尚書令

柯喻曰昔秦公孫鞅從衛孝公論霸道鞅說公以帝王之術

【府八百十三】十

魏此子體貌魁岸在日後至治書侍御史

任昉身長七尺五寸後至新安太守

天君正表風儀事自若歟以貴公子得為此名與晉後安侯鄧之子

何敬容為侍中身長八尺白皙美鬚眉性矜莊女兒不事脩飾

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

韋放字元直身長七尺七寸姿帶八圍容貌甚偉北徐州刺史

范岫字長文八寸丈夫初冠容進止以禮後至吏部尚書

裴子野長七尺八寸丈夫初冠容進止以禮後至吏部尚書

裴子野長七尺八寸丈夫初冠容進止以禮後至吏部尚書

陶弘景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詣上表辭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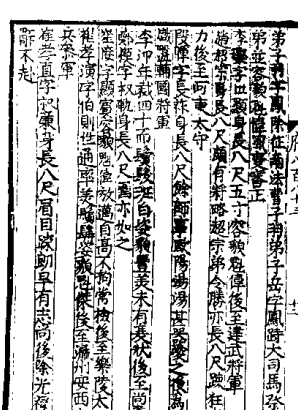
興請上表辭榮

羊侃字祖忻少而雄偉身長七尺八寸後至侍中軍師將軍

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後至左衛率

蕭子顯為太尉録事傳容貌身長八尺

何點明日亦留答勉方雅長於通義不以世方自矜微傳中大誕



雖魏武之多鬚髯神度俊拔相與笑其鄙
趙柳彤神貌豐偉過人嘗遇太宗於道太宗
謂侍臣曰彤長七尺鬚髯甚美可謂大丈夫
也後至忠武軍節度使
胡真體貌洪壯長七尺善騎射後至忠武軍節度使
高季卿身長八尺儀狀方面語音如鐘後至邠州節度使
劉知俊美鬚髯儀貌偉大志度後至同州節度使
後唐李嗣昭形貌魁偉有膽略後為潞州節度使
盧文紀為太常卿形貌甚偉詩書高尚古對雖健於飲啖奉
使蜀川路由峽下時浦柔亦為峽帥以主禮待之觀其儀狀百
趣遇之頗厚
孔邈充州曲阜人文宣王四十一代孫身長七尺餘神氣過人
姿有素風
朱漢賓少有膂力形神壯偉膽氣過人後至太子少保致仕
晉高祖鎮太原漢賓身短面黑狀非常人謁於祖母劉氏自稱曰七尺之身
受如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後至中書令

王延德初事黃門侍郎秦昌遇改名延德以形貌魁偉膽力自
負乃投白馬下流能泅而浮至淵心潛身經技折不死後事
張萬進初為步卒後至大子少保致仕
張萬進初為步卒後至義成節度使
皇甫遇少好學長六尺餘恂恂人室之士也後至安州節度使
董文進身長六尺餘恂恂人室之士也後至安州節度使
張彥澤少有勇力門鄙陋而丈有光色視瞻若標識後至相
州節度使
漢王元昭形貌魁偉人號為劉大鼻後至太子太師致仕
周韋凝幼而岐嶷有拔神采射人後為永子太傅
李懷忠所乘馬駿若兒後至左武衛上將軍

薦舉

惲曰惟善人能舉其類又曰儀有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故之懷才抱道者每晉不即立功於當年而垂名於後世蓋秉心之微尚以衡鑒而為駑蕪乃有也韜賢進士遺賢推賢之事仲於知己揚於王庭録而敘奇遇類位稱洪伐騰徽載者固不乏矣然有肇自下位晉於編列上書公車稱薦細輔而當世之主頓用其言自布衣擢授之允詳才德之昏漸進以成引翼之美遂而無朋比之嫌者時亦至是哉

漢陵平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以平為護軍都尉使監諸將平辭謝曰臣事魏無知今有奇計願以告大王尊官之令誅無益於國平為來時益其使今大王尊官之令誅無益於國平為來時益其使今大王尊官之令誅無益於國平為來時益其使今

帝可憐不天寒衛青在位淮南謀故舊人立朝折節敬禮勝於王形尚易況以天下難安若戰必危夫將不熟設則士不素厲臨敵使敵喪其先帝建列將之官近臣之異端[illegible]故敢效死不得朝動而破滅誠方世之長計也光深納其言

[illegible]不問過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公輩又參春秋大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强弱之能不相兼故曰無能無所不備而善假則成公正勤職而敏公舉可尚善令謹上敬以棄故為秉平大守敬賦成公事海人也
[illegible]長子為王茶所誅敬為大司徒將軍封新陽侯子敬超早尸
[illegible]王莽篡位[illegible]為大司徒[illegible]敬超[illegible]
[illegible]典郡為鄉黨大尹更始[illegible]大夫復病
[illegible]去平子[illegible]
後漢馬異為潁川太守[illegible]異以為萬邑子雖期叔[illegible]
武帝以為掾史
宋林為大司空司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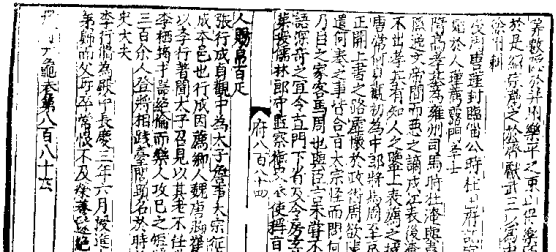
[illegible]月之權也時六師赫赫王命仲山甫討之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討之詩云若否仲山甫明
之宣王見賴以及雅熙陛下躬[illegible]咋以來勤恤庶政而三九之恆未見其人是以言屢綸[illegible]四國未率程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切矣士為賊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illegible]以德進則其儔依從使君子耶黨[illegible]而不周小人黨[illegible]而不比[illegible]以類聚[illegible]以群分[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不齊來御所樂[illegible]而[illegible]則[illegible]者上以[illegible]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illegible]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illegible]降則君道虧[illegible]始之鈇五際之月其[illegible]由此豈可不[illegible]健[illegible]賢於朝樸樕之材清庶[illegible]天工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illegible]大夫江夏黃[illegible]駁議遵崇術清庶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illegible]翻[illegible]駁其於[illegible]朝廷前加優[illegible]爵大[illegible]號成美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illegible]莫不為[illegible]孰是有[illegible]良人而[illegible]是[illegible]其不時選任陛下宜加[illegible]崇之

恩[illegible]為[illegible]又[illegible]禮反[illegible]帥以[illegible]天下又[illegible]大[illegible]中[illegible]國[illegible]漢中[illegible]國[illegible]年四十
通游夏之[illegible]賴[illegible]問之七[illegible]白之[illegible]情[illegible]曉[illegible]良之[illegible]擇[illegible]是
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大之生固公為
聖漢宣[illegible]時儀以示四方天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
子十八天下歸仁子貢鬻鹽化阿有[illegible]若[illegible]貨[illegible]徵[illegible]性以時政
伊尹傳說不足為比[illegible]化[illegible]可垂[illegible]光致休休[illegible]顯明不[illegible]人伏
襲[illegible]百姓所[illegible]撫否光歐陽[illegible]閎百僚[illegible]其名行有一[illegible]合
則[illegible]焉默[illegible]留[illegible]惟[illegible]聖神不以人[illegible]言拜[illegible]郎中[illegible]辭[illegible]不就
馬融[illegible]表[illegible]書[illegible]著郎時永初四年[illegible]羌校射雕[illegible]失期下[illegible]獄[illegible]融上
書請[illegible]之曰伏[illegible]見[illegible]戎反畔[illegible]隧[illegible]到五州[illegible]隧百姓之[illegible]痛[illegible]哀[illegible]黎
元之失業[illegible]華[illegible]竭[illegible]府[illegible]以奉車[illegible]師[illegible]苦[illegible]困[illegible]宜[illegible]愈[illegible]優[illegible]寬[illegible]以[illegible]方孝文[illegible]爾
奴亦略上那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遭大宗之[illegible]非唯[illegible]主
有明[illegible]之[illegible]忠[illegible]亦[illegible]行[illegible]於[illegible]有[illegible]德[illegible]故[illegible]能[illegible]垂[illegible]周[illegible]詩
亞夫赳赳[illegible]載[illegible]於[illegible]漢[illegible]策[illegible]竊[illegible]見[illegible]前[illegible]護[illegible]烏[illegible]桓[illegible]校[illegible]尉[illegible]龐參[illegible]文武[illegible]器[illegible]備[illegible]智略[illegible]形

逐[illegible]所有[illegible]義[illegible]果[illegible]敢之節[illegible]推[illegible]深謀之[illegible]又[illegible]摩[illegible]寒[illegible]暑
前[illegible]統西域勤苦數年[illegible]留三[illegible]功[illegible]勤[illegible]克立[illegible]開在此[illegible]得[illegible]于海服
今皆[illegible]門[illegible]於法[illegible]繩[illegible]昔[illegible]樹[illegible]久[illegible]賦[illegible]績於[illegible]晉侯[illegible]使[illegible]後[illegible]其位[illegible]明
親[illegible]浪[illegible]師於[illegible]浦[illegible]和伯不[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公[illegible]孫[illegible]弘[illegible]公[illegible]孫[illegible]敖[illegible]淳[illegible]鄧[illegible]
我宣[illegible]聖[illegible]賢二君[illegible]使[illegible]各[illegible][illegible]得[illegible]在[illegible]寬[illegible]宥之[illegible]科[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益於[illegible]折[illegible]衝[illegible][illegible]於
聖化書奏[illegible]敏[illegible]等
皇甫規安定人為郡中[illegible]吏[illegible]規[illegible][illegible]歸[illegible]視[illegible][illegible]猥[illegible]張[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奧[illegible][illegible]句[illegible]及
中郎將[illegible]奧[illegible][illegible]憤[illegible]訴[illegible]於[illegible]公[illegible]東[illegible]免[illegible]官[illegible]歸[illegible][illegible]鄉[illegible]里[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鯛[illegible]凡[illegible]諸[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
為言[illegible][illegible]規[illegible][illegible]前[illegible]後[illegible]七[illegible][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案[illegible]四[illegible]歲[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拜[illegible]武[illegible]威[illegible]太[illegible]守[illegible]何[illegible]休[illegible]為[illegible]諸
郎史[illegible]論[illegible][illegible]論[illegible]輸[illegible]左[illegible]校[illegible]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歸[illegible]田[illegible]里[illegible]稱[illegible]病[illegible]閉[illegible]門[illegible]不[illegible]出[illegible]數[illegible]為[illegible]小[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
蕩[illegible]休[illegible]又[illegible]就[illegible][illegible]有[illegible][illegible]國[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宜[illegible][illegible]召[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徵[illegible]拜[illegible][illegible]
為[illegible]慰[illegible]墨[illegible]內[illegible]黃[illegible]今[illegible]薦[illegible]聚[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申[illegible]被[illegible][illegible]等
[illegible]薦[illegible]為[illegible]中[illegible]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拜[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史[illegible]辭[illegible]數[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輒[illegible]出[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可以[illegible]凡人材有長短不可[illegible]強[illegible]執[illegible]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智[illegible]慮[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美[illegible][illegible]今[illegible]失
州[illegible][illegible]置[illegible]地[illegible]州[illegible]老[illegible]人[illegible]居[illegible][illegible]職[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德[illegible]於[illegible]國[illegible]事[illegible]實[illegible]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要[illegible]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蜀[illegible][illegible]嚴[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直[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與[illegible]諸[illegible]葛[illegible]亮[illegible]善[illegible]先[illegible]主[illegible][illegible]新[illegible]野[illegible]徐[illegible]庶[illegible]見[illegible]先
主先主[illegible]之[illegible]謂[illegible]先[illegible]主[illegible]曰[illegible]諸[illegible]葛[illegible]孔[illegible]明[illegible]若[illegible][illegible]龍[illegible]也[illegible]將[illegible]軍[illegible]豈[illegible]願[illegible]見[illegible]之[illegible]乎
先主曰[illegible]君[illegible]與[illegible]俱[illegible]來[illegible]庶[illegible]曰[illegible]此[illegible]人[illegible]可[illegible]就[illegible]見[illegible]不[illegible]可[illegible]屈[illegible]致[illegible]也[illegible]將[illegible]軍[illegible]宜[illegible]枉[illegible]駕[illegible]
顧[illegible]由[illegible]是[illegible]先[illegible]主[illegible]遂[illegible]詣[illegible][illegible]凡[illegible]三[illegible]往[illegible]乃[illegible]見[illegible]後[illegible]為[illegible]御[illegible]史[illegible]中[illegible]丞
吳[illegible][illegible]省[illegible]曲[illegible]阿[illegible]人[illegible]孫[illegible]權[illegible]聘[illegible]也[illegible]漢[illegible]末[illegible]諸[illegible]葛[illegible]瑾[illegible]避[illegible]亂[illegible]江[illegible]東[illegible]省[illegible][illegible]而[illegible]異
之[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權[illegible]權[illegible]亟[illegible]會[illegible]羣[illegible][illegible]並[illegible][illegible]
嚴[illegible]酸[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也[illegible]河[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陵[illegible]於[illegible]會[illegible]稽[illegible][illegible]交[illegible]結[illegible][illegible]承[illegible]相[illegible][illegible]陽[illegible]等[illegible]成
[illegible][illegible]嚴[illegible]酸[illegible]棟[illegible]梁[illegible]行[illegible]足[illegible]以[illegible]屬[illegible]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師[illegible][illegible]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愉[illegible]少[illegible]時[illegible]知[illegible]名[illegible]人[illegible]物[illegible]之[illegible]鑒[illegible]性[illegible]于[illegible]衛[illegible][illegible]間[illegible][illegible]多[illegible]事[illegible]之[illegible]世[illegible]高
[illegible][illegible]鄭[illegible][illegible]郎[illegible]子[illegible]也[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校[illegible]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操[illegible]弄[illegible]權[illegible]柄[illegible]大[illegible]臣[illegible]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衡[illegible]非[illegible]孝[illegible]衡[illegible][illegible]能[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者[illegible]逐[illegible]共[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郎[illegible]權[illegible]引[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口[illegible][illegible]對[illegible]

數千言檀有慨色數月宣被誅而撰大司頭權任至成逃竄會
華嚴為重記今猶存皆慷慨忠義之辭而自況甚切宣之為人
可知矣
李勉為宣州觀察使時有人訴其妻與人通而殺其子勉召
其妻詰之妻曰某實與人通然殺子者非某也某之夫素
與其子不協每毆之子不勝忿遂自縊而死某懼而不敢
舉哀勉曰汝既與人通又不舉哀其子是汝殺之也遂杖
殺之
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有人訴其妻與人通而殺其子吉
甫召其妻詰之妻曰某實與人通然殺子者非某也某之
夫素與其子不協每毆之子不勝忿遂自縊而死某懼而
不敢舉哀吉甫曰汝既與人通又不舉哀其子是汝殺之
也遂杖殺之
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時有人訴其妻與人通而殺其子
德裕召其妻詰之妻曰某實與人通然殺子者非某也某
之夫素與其子不協每毆之子不勝忿遂自縊而死某懼
而不敢舉哀德裕曰汝既與人通又不舉哀其子是汝殺
之



冊府元龜　卷八百二十五　總錄部

以德報怨

傳曰以德報怨則寵辱之仁以及鬼神況於人乎故君子之訓稱於先哲也況梁天之美著乎禮傳蓋古之君子誠明敦篤知命

以德報怨　和解

嫌下以和民之仇上以清國之事非大明樞而不惑史備而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為將軍持節鎮兩將軍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青州刺史東萊[illegible]
[illegible]為

宋南郡王義宣武帝子也孫永為巢州刺史及九酋之禍永遣

冊府元龜　卷八百八十六

總錄部一百三十六

游說

府八百八十六

以深甲堅以利士選以銳重器精兵尽在其中又使明大夫有之北易以也利害相因常於強弱作色曰子之所難人之所輕人之所棄而以教常何也子貢曰昔闔廬好士而棄在內者攻窮令君憂在內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君大臣皆不附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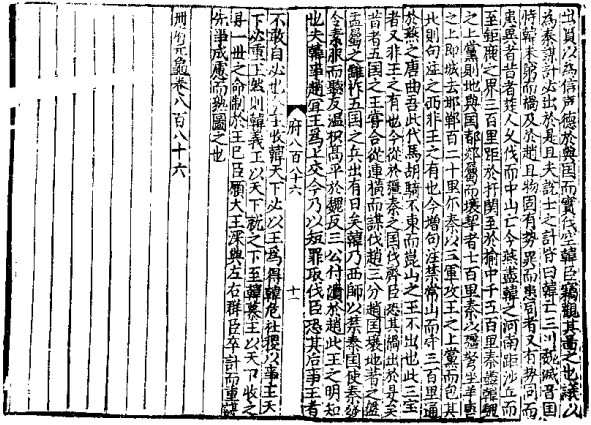
厚幣吉使致魏吳王接連而死冰之頃也遂問子貢曰吳王爲人何如子貢曰吳王爲人猛暴難合也其臣可以事之乎子貢曰不可其臣之事之者皆以其私疑同之治也今王誠發士卒住之以繫其足難重賞以誘其心軍苻以尊其礼其伐齊也必敗戰不勝王之福也戰勝以加晉晉王聞此也必以兵臨吳於是吳王乃引兵而去越王聞之乃率其衆以隨吳王之後果敗吳人於五湖三戰不勝城門不守越遂圍之吳王乃使人謂越王曰願與王復平孤請遷王於甬東與王分庶國越王不忍將許之范蠡曰不可夫天與不取反爲之災今王不忍吳王其將反之乎越王曰諾吾將聽子范蠡曰王若

滏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

臣竊為大王計莫如令趙毋攻燕而已燕趙毋攻則秦不敢興兵渡河踰漳據番吾則趙不南面而事秦矣趙不南面而事秦則秦之業有不可得而成乎

秦女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丟玄是說謀豈惠王曰善
有秦內舉之間而外交之謀
秦惠王有吞天下之志謂
群臣曰寡人聞主明臣忠
匹夫韋帶甲數十萬下之
於歸於秦子
府八百八十六　七
復求割地與趙無地以給之不與則弃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無為牛後寧為鷄口今大王之賢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改容變色攝韋帶而正顏植杖而顧天下笑秦不欺韓王之勁與之甲鎧幕下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卒之勁與之甲鎧幕下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卒之勁與之甲鎧幕下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卒

地過衡陽[illegible]時[illegible]被[illegible]
[illegible]
方輒歸不得以行百人守[illegible]千人不敢過也[illegible]人則狼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八百八十六

游説第二

張儀親入爲秦惠王相説王十二年免相相魏魏哀王以儀爲相儀因說魏王以事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從之魏王不肯聽儀乃去之楚而說楚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請爲大王閉關絶約於齊使使西報秦王秦王大說張儀曰吾聞得地於商於方六百里未聞得地六百里也楚王曰得地六百里而絶齊齊王大怒發兵而攻楚楚秦構兵戰於藍田楚大敗而去秦楚之兵又復大振楚王恐秦兵之復至也乃割兩城以與秦秦王使人來告楚王曰寡人以一張儀易地於楚楚殺張儀寡人之怒甚矣寡人願以一小吏之楚而自謝於楚王楚王至秦秦王不説楚王大怒而歸發兵而攻秦秦又大敗楚軍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漢中地楚王乃引兵而歸秦兵又追擊楚軍於藍田大戰而楚人大敗韓聞楚之困也亦舉兵而襲楚取鄧楚聞兵罷亦引兵而歸秦韓魏受楚之敝復與秦兵戰於脩魚魏師大敗韓氏恐秦兵之復至也乃以其地入秦秦王乃歸楚王楚王歸至境內不謝其社稷之重而以一人之故見欺於天下乃發兵而攻秦秦亦發兵而應之兩軍相當未決而楚王之夫人鄭袖知楚王之重己也而愛秦王之信己也亦因秦王之寵臣靳尚而時出入王之言楚王竟與秦王會於武關秦王詐令一將軍武關外偽爲秦王而以兵隨楚王楚王至則閉武關而劫以求割地楚王大怒而不聽乃亡走趙趙主父在代聞楚王之至也大驚而欲發兵以救楚楚王奔秦秦昭王欲見挾之以求割地楚王欲亡之他國又恐其復之齊乃復之秦秦王怒欲留之楚王不聽秦王乃許與楚王割地而楚王不肯歸秦王乃發兵而出武關南以絶楚王之後因而留之以求割地

所謂而用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矣頃王頃王執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劫大梁天下之卿相也故為天下之卿相也故為秦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劫大梁

國而自令秦兵不可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爲東藩之臣舉兵而攻之此所謂借賊兵而資盜糧也夫鉏右臂而與人鬬先其脅而弗告急其可得乎今人秦發三將軍軍宜陽其勢必絶韓上黨之道韓上黨絶則其國非王有也秦兵不東過三川絶大梁之道韓梁必亡梁亡則魏爲關内侯魏王不朝則秦舉兵而攻之矣王若欲救韓則宜與趙先定交乃可救也今王與趙王不相親而欲救韓是王之計過也王曰善雖然寡人已與韓梁約矣不可以不救韓梁已與寡人約而不救是無信也棄信絶交不義也寡人寧絶秦不忍負韓梁也

府元龜　卷八八七　五

人曰此不然也臣聞之曰卽有千金之利而舉萬金以爭之於是乎十萬之衆不戰而屈人之兵者卽利大故至今有爭奪之心代王之亡天下莫不聞也其故何也卽利大也今秦之與韓梁也非有十萬之衆千金之利也而王以存亡繼絶之名以爲己功臣竊以爲王之計過矣且王之所以欲救韓梁者以其能爲王之用

一說足強秦之策說魏國之事敬齊楚之兵一舉而斬衛侯雖
[illegible]之功也　卿[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喜公驩欲愛利之此其勢必勇有力者爭為之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那未王曰此誠人之所欲也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為君研唇為君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誠有其之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是其勢必孔墨也遂去令　王無以應盍趨而出未　王謂左右曰善矣客之以說止寡人也

府古今圖書集成

府古今圖書集成

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昵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之輕君若不如是北合趙趙以和秦繼被周殿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棄天下之變秦無事則天下集秦舉兵則齊王孤與為其國也於是孟嘗君欣然許諾呂禮被害孟嘗君懼入國也於是孟嘗君欣然許諾呂禮被害孟嘗君懼入

遺秦相穰侯曰昭王不聽呂禮必廢穰侯天下之變國也乎之士皆務以呂禮必廢穰侯天下之變國也乎之士皆務以呂禮必廢穰侯天下之變國也乎之士皆務以

氏莫可乃召樂代復善待之與樂代約齊破齊王出走久之
秦昭襄王燕王欲往朝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illegible]
[illegible]而國亡[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后弟平或魏輔司公叔伯嬰秦秦建之間懼甚之何不為說
之貧於秦使子於韓則公叔伯嬰於秦於之不以幾
說為秦以韓公於秦楚使魏氏不敢合於齊韓必
振也公又為秦求質於楚楚必不敢不與質子於
楚公重公公使秦楚之重以債魏氏韓魏公叔伯嬰以國
從楚公是楚韓齊不得離韓魏立冬為太子魏田需可楚
魏代田需苑吾恐張儀辭公肅首而有一人相繼者代田需為君
則相誰而君便之也昭魚曰吾欲太子之自相也代田需為君
且必相之昭魚曰秦何代曰需為君其為梁王代說君昭魚曰善
何對曰代也從楚求昭魚其為代也代田需可乎昭魚曰
張儀公肅首有一人相繼者代曰勿憂也田需死必不相
故儀張儀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相魏必右秦而左魏薛公
必不使相也代曰莫如太子之自相也是三人皆以太子為非常相也將以

其國事魏而欲以相之魏以魏之強而主萬乘之國以
安矣故曰不如太子之自相也代君說楚王曰昌
閼之逐不必皆當不必忠今昌閼太王所以為楚王
以下使自便有要領之罪漏大王之誅也將以為越也
亞夫楚其交君公孫閼天之至親也將以為越也昌閼之
亞夫楚其交君公孫閼天之至親也將以為越也昌閼之
為越也君用魏以為越而不用魏以為越也君用魏
為越也君用魏以為越而不用魏以為越也君用魏
為越也君用魏以為越而不用魏以為越也君用魏

非以當韓也子爲秦之公仲曰秦韓之交可合也秦代對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要月聞之與應侯有隙
十六年秦昭襄王謂樓緩曰今攻魏困之旦暮
君其圖之樓緩曰攻魏困之旦暮而解之者
也其攻解困亦旦暮而困之者也今王十年攻
魏困之而不解魏解秦兵不罷而攻之困之
而不知其攻之無益也王不如與魏王遇於
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必罷秦魏之兵
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
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必罷
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
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
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
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
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
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
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
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
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
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
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
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
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
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
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
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
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
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
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
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
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
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
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
制其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
於境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
後此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
面相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
湯武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
約而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
之舉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
俱去秦魏之兵罷而王制其後此湯武之舉
也王不如速與魏王遇於境面相約而俱去

冊府元龜卷八百八十九

總録部

游説第四

唐説以下子魏將趙約而欲攻魏鳴見秦王曰今合從趙以兵已在境秦大王之代不至趙則魏必亡王曰何以知之鳴曰趙約而欲攻魏魏親復之臣聞之趙不至魏親復之臣聞之趙不至魏親復之臣聞之趙不至

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在數千里而助人乎利莫如南附而望見軍至而懼又喜矣正何利賊王曰子行矣毋久留子乃爲之遂兵入方城二百餘以救大梁王且要秦王大喜因割地請講於魏魏王聽而罷兵而封田文

淳于髡齊人將欲使魏使人請淳于髡曰齊欲伐魏魏使人之衆者數千髡曰諾遂入說齊王曰楚魏之交深矣

府八百八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八百八十九

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賜請為
紹介交之於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
衍人臣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
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曰吾視
此圍城之中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
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為久留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乎魯連
曰世以鮑焦為無能烏而死者皆非也今秦人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其民虎狼其政刻暴以帝術驅其人民彼即肆然而為帝過而為政於天下則連
將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所為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
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
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率之也先生
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昔齊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
獨朝之威往周烈王崩於赴告曰天分地坼天下賀東帝而
已因而後至齊威王發怒曰叱嗟而母亦甚矣而為天下笑
故生駡之諺云則周烈王之誠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可若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豈
能盡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
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
女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鄂侯爭之急辯之疾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而歎之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鄂侯與文王合謀欲
倒紂之帝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鄂侯與文王合謀欲倒紂之帝
也齊湣王將之魯東取淮北而益南地西困宋衛中絕

之睪而欲以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
威王嘗為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
獨朝之威往周烈王崩於赴告曰天分地坼天下賀東帝而
已因而後至齊威王發怒曰叱嗟而母亦甚矣而為天下笑
故生駡之諺云則周烈王之誠也卒為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
可若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
者豈能盡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魯仲連曰然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
快然不悅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
女入之於紂紂以為惡鄂侯爭之急辯之疾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而歎之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鄂侯與文王合謀欲
倒紂之帝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鄂侯與文王合謀欲倒紂之帝
也齊湣王將之魯東取淮北而益南地西困宋衛中絕

吾君當人之弱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奚雄子曰子安取
而來吾見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以
朝天子也天子已老子乃以其國之政聽吾君是以
知其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奚雄子曰子安取而來
吾見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以朝天
子也天子已老子乃以其國之政聽吾君是以知其
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奚雄子曰子安取而來吾見
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以朝天子也
天子已老子乃以其國之政聽吾君是以知其將以
十太牢待子之君奚雄子曰子安取而來吾見彼吾
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以朝天子也天子
已老子乃以其國之政聽吾君是以知其將以十太
牢待子之君奚雄子曰子安取而來吾見彼吾君者
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以朝天子也天子已老
子乃以其國之政聽吾君是以知其將以十太牢待
子之君奚雄子曰子安取而來吾見彼吾君者天子
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以朝天子也天子已老子乃
以其國之政聽吾君是以知其將以十太牢待子之
君奚雄子曰子安取而來吾見彼吾君者天子也天
子巡狩諸侯辟舍以朝天子也天子已老子乃以其
國之政聽吾君是以知其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奚
雄子曰子安取而來吾見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
狩諸侯辟舍以朝天子也天子已老子乃以其國之
政聽吾君是以知其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奚雄子
曰子安取而來吾見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
侯辟舍以朝天子也天子已老子乃以其國之政聽
吾君是以知其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奚雄子曰子
安取而來吾見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
舍以朝天子也天子已老子乃以其國之政聽吾君
是以知其

之規與聚城共撫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六
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万之衆五折於外以万乘之
國被圍於趙前十四年民無聊生而後舉兵再伐不已今公又以敝卒之兵距全齊之衆是猶驅之守也食人攻骨土無反守之心是陷腦之士也能見於天下乎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軍甲以報於趙軍甲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親昔而讓於世功業可明上輸王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士意守指寒隊卅東游於齊子能如此資以天下之衆合於齊趙之兵以攻秦一舉而亡強秦計之上也此兩計者霸名可冀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之一馬且晉閼之戰小智者不能成學名處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儒侠弄兵爭一旦之命議於朝堂之上白刃交於前而不反於顧眄之間然後名垂於後世義之所成雖死不悔是以烈士徇人感義而忘生也今臣與公孫之間非有侠行之交也而欲為公孫捐軀糜腹以立於世此又人之所難也願公孫之熟慮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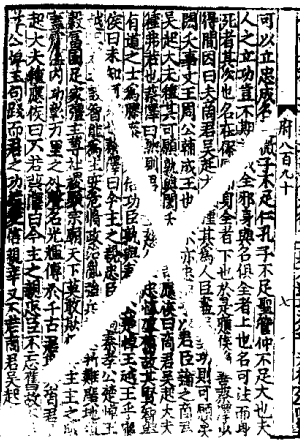
夫[illegible]而[illegible]而[illegible]而

范雎字叔魏人也昭王使王稽於鄭王稽與雎入秦曰睢天下
辯士也已五三十六年南攻楚之到鄧二旬取天下禁士無所信攘侯華陽
君悝秦昭王舅宣太后之弟也而擅勝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
弟也擅破侯相三人者更稱事而逐出昭王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
及擅破侯為秦將王欲戚擇鄭而伐齊綱善欲以廣其閼封范雎
乃上書曰臣聞明王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
勞大者其賜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政無能者不
政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廢陛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
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畏聞其所短而
所長明主則不然實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智
不足以盡樞策而要不足以待外敵宣畏以疑事實試於王或
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屬於重任臣有之無以復於王前臣聞
明君之論其有磁石者以其能引鐵也有能者以其能來士
也士之所所失也而為天下名器欲則聖王之所垂
者慎不足以厚國家平臣聞秦厚家者眾而國富原國者吏
之治清治者知之於國治原國者吏之治清治者知之於民
治清治者賞必死治濁治者罰必死賞必死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捨之疑則少嘗之雖堯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愚而不擇於主心邪主
不說者臣愚也而不敢於主心邪主不說而不用子自非欲者臣席得少竭游觀之間望
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使人
傳車迎雎至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來至
而入其中王來而言者怒逆之曰王至范雎詳為曰秦安得王

敢疑也太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愚三王不足以為
深為客觀後為狂不足以為臣疑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
王之仁死而五伯之點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
孟賁王慶忌之勇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死人固有死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
補於秦以臣之所人願也臣又何患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
於吳行素從蹈於江中使行蒲伏轉自肉袒徒跣
鬻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
胥之計之以幸臣之說而臣之身得幽於深室固終
身不復見於王是臣之所以重悲也臣之所悲者獨恐天下
之士聞之王見臣之不忠也因以杜口塞足莫肯為王
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為王盡忠而為王所誅因以杜口塞足莫肯為王
鬻足下止畏太后之誅使下懼於義臣之不深宮之中不離阿
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照其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

陛之所恐爾若夫窮谷之士死亦之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踞可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少有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慰先生也願無有先王之宗廟之憂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卒於先生也先生幸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詘願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面嶢百萬戰車千乘奮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民性以服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猶使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奈左右多窮辱者范雎不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惑乃跪曰先生過矣夫穰侯越韓魏而攻強齊非計也少出兵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兵則害於秦臣竊之之計欲少出師出師則利害孰先今舍強大之兵出乎疎遠之交而以攻絕齊之利不亦繆乎且昔者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適足以為秦資也夫得其地無以利其國得其民無以富其國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糧者也夫戰勝攻取廣地益民雖古之善戰者不過此也語曰明君舉事必慮其利智者決策必圖其害是以舉事而必成慮而必得也今秦四面而攻人欲以成霸王之名而利未加焉竊為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攻韓魏也必道乎中國而攻人不亦遠乎知其不可也曩者三晉合從將以攻秦破華陰據彤城而前軍至於河東大王之威亦振動矣是時也韓魏恐懼乃令蘇秦厚幣說楚王以下其勢說成而秦兵不出是韓魏之謀也今王不與焉是王之失計也且王嘗與中山之君約約成而不與中山之君反走邯鄲之難而不救中山之亡天下以此多王之義今王欲棄義而不救韓魏之難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而欲攻之臣恐天下之議王之過也夫舍近而攻遠非計也曩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乃謀伐吳入其國徙其君而遷其重器兵至石邑而吳王頭至

范雎魏人度知謂趙王曰人之情事親不盡於心也趙王曰人亦孰不朝夕耳何故事親於人之身所以事親者未盡於心也趙王曰人亦孰不朝夕耳何故事親於人之身所以事親者未盡於心也趙王曰善乃使人移於趙王曰善乃使人移於趙王曰善乃使人移於



方之士皆以下[illegible]力説列諸侯之賢者大率之令起底[illegible]已事而後矣句踐滅吳而後矣句踐滅吳而後矣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如此哉所謂忠而不能自全智而不能自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illegible]此[illegible]

府元龜　卷八九十

信而不能謀然而不能自全者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匹因説秦王曰臣聞之王之所以能成霸業者以士衆富強也今王之地方不及楚齊之大也卒不及楚齊之衆也而欲以成霸業臣竊為王危之臣聞古之善為君者務在廣地者必審其國之大小者務在富民者必重其賞罰者務在得人者必興其德義此四者君之所以制天下也今王捨此四者而欲以獨制楚齊之敝臣竊為王不取也且王之地東有肴函之塞北有胡貉代馬之利南有巫山黔中之限西有巴蜀大船之饒浮大江而下以攻楚之下地三千餘里舳艫千裏兵甲之威可以一舉而盡也蜀地之卒可以當楚之半而王之明察可以十當楚之一也今蜀王之地形險阻而僻遠雖有文武之士修政治民不能為王廣德也雖有堅甲利兵不能為王多勝也今王不務聽天下之士而務以蜀攻楚臣竊為王之過也且王之地小而欲大德薄而欲厚兵少而欲強民貧而欲富此四者雖有堯舜之智不能為王謀也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積其德欲王者務博其民此三王之所以不爭天下而王也今王不務出此三者而欲以蜀攻楚臣竊為王危之

府八百九十　十

凡易伐民以弊威國以富強事可成而名利附諸侯親服從親之師舉地千里王今治疆東王西討張儀計欲三川之地而并包周北取之郊南取鄢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肴殽之壤決白馬之口以流魏之前而塞韓之喉魏氏絶南陽則趙氏孤矣趙氏孤而不與天下俱存者未之有也王若能听趙而攻魏則楚必重王王得楚而三晉可朝以令天下誰敢不聽王之名成而實利至矣王若不圖此而攻韓劫天子之重而行不義之誅惡聲重於天下而實利輕於諸侯臣竊為王之不取也且夫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不利甚者則必為天下諸侯所共伐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而王不爭焉而爭於戎狄之間去王業遠矣

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兵不頓刃天下賓服其後桓公驕而好色內寵三人曰衛姬鄭姬葉姬甯戚之謀進而桓公之志荒於是諸侯背齊桓公之義而桓公之霸業壞矣

昔者智伯欲伐仇由而無道路乃為鉅鐘大車方數丈以遺仇由仇由喜而為之開道智伯因隨之而襲仇由仇由不知而為之開道遂滅仇由

昔者晉獻公欲伐虞而惡荀息之智也荀息知公之惡己也乃獻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而借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利璧與馬而受晉師之入而假道以伐虢荀息牽馬操璧而還反入其舍而視其廐馬之肥也而齒已長矣

昔者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將犀玉之杯玉杯必不盛菽藿必將旄象豹胎於是為錦衣九重文席五重而居之宮室高廣輿馬衣服之侈從此始矣

昔者齊桓公好服紫紫價十倍於素桓公患之謂管仲曰寡人好服紫紫價十倍於素國人皆好之奈何管仲曰君欲止之何不試勿衣紫也或曰君惡臭矣必掩鼻而過之於是桓公出令曰吾惡紫臭境內皆不衣紫也

昔者楚靈王好士細腰而民有飢色

昔者越王勾踐好勇而民輕死

昔者秦穆公好士而霸西戎

昔者齊桓公好士而霸諸侯

昔者晉文公好士而霸諸侯

昔者楚莊王好士而霸諸侯

昔者吳王闔閭好士而伯天下

昔者秦孝公好士而強秦國

昔者燕昭王好士而招樂毅

昔者秦昭王好士而得范雎

昔者秦始皇好士而吞天下

昔者秦二世好士而亡天下

昔者秦王政好士而并天下

昔者秦王政好士而并天下

昔者秦王政好士而并

冊府元龜　卷八九一　總録部

游説第六

漢陳勝吳廣起大澤中天下苦秦政皆響應山東豪傑遂蜂起相立為王侯誅暴秦自項梁初起時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徐公曰竊為明使君之所以全范陽者以天下方亂豪傑相立各為其主今范陽城中不滿數千而四境守兵不下數萬又皆堅甲利兵使君欲以此守范陽之城以與天下爭其勢不能也今使君之所以全范陽者以天下方亂豪傑相立各為其主今范陽城中不滿數千而四境守兵不下數萬又皆堅甲利兵使君欲以此守范陽之城以與天下爭其勢不能也今使君之所以全范陽者以天下方亂豪傑相立各為其主今范陽城中不滿數千而四境守兵不下數萬又皆堅甲利兵使君欲以此守范陽之城以與天下爭其勢不能也

今范陽令徐公曰善吾聞之賢者能立功於亂不肖者制於治今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各以其力相攻故賢者得用其謀今天下已定海內已平賢者無所施其謀今范陽令徐公曰善吾聞之賢者能立功於亂不肖者制於治今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各以其力相攻故賢者得用其謀今天下已定海內已平賢者無所施其謀今范陽令徐公曰善吾聞之賢者能立功於亂不肖者制於治今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各以其力相攻故賢者得用其謀今天下已定海內已平賢者無所施其謀

足下急復進兵攻破魏軍必勝之道也今不急攻魏軍而東攻齊之陰杜太行之道絕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魏必危矣諸侯之救魏也必先於齊齊必重足下足下之兵可以全勝而制魏弊矣此一舉而三利俱至也願足下之留意也

府　百九十

二

須賈之功無所可名於公之罪無所可逃而公以其無名之功無所可逃之罪而欲報其有名之怨臣竊為公不取也且公之報讎非直為公也為君也公之報讎也為君也而公不能得君之心而結其歡則公之為君用也不固矣公之為君用不固則公之讎安得不報乎公之為君用不固則公之讎安得不報乎公之讎報則君危公之為君用不固則公之讎安得不報乎公之讎報則君危公之為君用不固則公之讎安得不報乎公之讎報則君危

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辭之固説之曰漢王甚德足下足下不可以不報漢王田生曰臣事故主豈以利移哉誠不忍也及漢王已定三秦引兵東擊項籍田生聞之亦引兵歸漢王大喜以爲上客

吳公光經虞卿潛入魏圍見魏王問曰趙以王爲急故來救今解趙圍王之意何如王曰寡人固以趙爲急也公光曰王之意以趙爲急則不用死未晚也魏王曰何謂公光曰昔者吳越戰於檇李越王句踐乘文種范蠡禽夫差於姑蘇之臺今越王句踐反死於吳王夫差之手何則越王句踐不用死未晚也魏王曰何謂公光曰昔者吳越戰於檇李越王句踐乘文種范蠡禽夫差於姑蘇之臺今越王句踐反死於吳王夫差之手何則越王句踐不用死未晚也

吳公光經虞卿潛入魏圍見魏王問曰趙以王爲急故來救今解趙圍王之意何如王曰寡人固以趙爲急也公光曰王之意以趙爲急則

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寵豈得建壁其行東偏其心而已哉
周宣王中興復修先王之政内有姜后脩正閨門之禮以佐王
化故宣王即位不敢耽樂早朝晏退卒成周道詩人美之
大將軍爲之保護出藏不可以忽也且聞之兵久則力屈人
愁則變生今邯鄲之戍未滅真定之寇復興而大將軍所遣
大將軍所遣百里守城不過數千人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
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
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
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
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
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
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
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
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
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
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
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
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
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
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
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
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
深憂大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
州之地東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并州之地東
帶名關北踰崇河自急不暇深憂大

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畢安作三足行頭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誠賢與之連書云欲一介行李相與結約松然之王舉山陽而下人郢荊州牧劉表表孫堅子策子瑜同僚何顒謂進之曰將軍可乎瑜曰今漢室陵遲天下大亂安策並起在危定亂之時宜因人心而動宜此之時家家破為帝王人人自危之成敗能先見事者成則為帝其福令觀天下何如耳公孫瓚何如曹公邪瑜曰不然昔項羽雖強終為漢擒今曹公雖外託漢名而內實違之其勢不可久也今將軍兄弟承父之烈割據江東兵精糧多地勢險固上下用命雖有韓白之將無所施其謀將軍之業可與齊桓晉文並迹矣今北方未寧曹公悉軍恃馬超為後患將軍若與超結援連和超必盡節於外將軍舉江東而臨其上以向中國雖有智謀之士不能為曹公畫計矣今為將軍計莫若近取荊州而撫安其民以為己有然後與超協同上下以圖中原天下可定也將軍若能總而有之以討不庭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願將軍詳思之策也策遭亂流離託命於此州策甚異之後劉琮以荊州降曹公公軍過襄陽琮遣大將蒯越為丞相長史與軍謀議於是琮乃遣越奉印綬詣軍門拜上重賜越及其親屬越等咸悅各進見公公皆厚慰納之越因說公曰今將軍以天子之命討不庭誰敢不服宜速宣露威德以示江南江南知將軍之神武必望風歸命將軍因其歸心而撫安之以德則可坐而定也公然之遂以越為荊州牧進軍到宛琮降劉備聞之奔當陽公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長坂遂破之盡收其人民輜重得琮水軍及船以千數江陵有軍實公得之又多收其士馬甲仗舟船不可勝計進到江陵分遣水軍追討零陵桂陽武陵三郡皆降荊州平定

能樂全吳之地一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無疑劉豫州英可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能拒此難乎亮曰豫州一敗今收士衆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敝聞逐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故兵法忌之今將軍誠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可大克操軍既破北方自安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於是乎在成敗之機在於今日權大悅即部將兵拒曹公曹公敗於赤壁

此無用素爲劉氏軍師張儀術不成若得北歸必爲仁義以私
際會原恩於停此安移故月犒基欲以爲劉氏軍師張儀術不成若得北歸必爲仁義以私
亦誘脩好報事今留吳公私非計所但恐吳公不
欲留吾今無恒以一境不容二君蘭於是遂及恩之並將遣
後周初韋孝寬爲武攻之未拔乃令韋孝寬爲行軍總管
守南鄭孝寬武攻之未拔乃令韋孝寬爲行軍總管
險所恃者漢中者良今王師深入攻道長驅漢川此則所謂
之險不足固也武與陷沒於前白馬破亡於後白馬以
路阻而不救進此則所望之援不可恃也夫以親親賢謀
策兼此四難坐守大宛也至良圖四合我進亡以勸賞
策先降以招後服人人懷福之計家家圖安全之謀此則所
死地不足戒名義爲足下不取也漢嗣賢者推所而動智者因
變位功豈今為足下計者莫若內相軍下歸命下吏免生民於

塗炭全其富貴榮華道公何計官拔茶裂土分珪名重當時業光
後嗣貨計莫此若戒行敗儀之後乃降魏
唐崔義玄貝州武城人隋末黃河漂溺流移北徙義玄性豪
之曰見機而作不俟終日今群盜蜂起九州瓦裂所歸之
在所德公據有燕京名應符籙此真主也足下孤城獨立四
顧無援物盛融之榮及時歸誠以取封侯也若迷而不
國國將張州郡人皆大笑宋州人王君廓掠邯鄲君廓往
說君廓可方今萬乘失御英雄競起誰立功業君廓拔
棟甲以觀時變君廓然之以爲信然乃殺其刺史以城
士之也子無狠可之權恣行殘忍所過輒殺窮窘足下寒心矣
君廓曰計將安出答曰若開門降足下保無他慮
唐張儉爲陳州刺史時突厥入寇儉率兵拒之賊衆我寡
儉乃屯井壁以敝餘會賊師入突厥中乃與勇鄭元璹所部萬騎

棲戰初賊李密來降至京師文不見知自稱安邑山東乃授秘
書丞驅使群雄縱橫時徐世勣尚在山東招撫諸郡世勣自以
未襲密舊恩不肯降密遂以世勣所部與之世勣自叛密歸
呼四方郡守皆當開門納款今足下欲以一城當天下之兵
破此城而後進兵恐無及也不如招撫此城以爲己資
進則有功退則有守此萬全之策也
唐高祖初起兵太原時突厥始畢可汗遣使來請和親高祖
其使不敢答日今公舉義兵將定京師若與突厥和親
突厥必謂公懼其威勢而從之則是公自弱而突厥自強
公宜絕其使者以激其怒使其發兵南向以當隋軍公
以精銳東出潼關直指京師傳檄而定矣
唐李密既降復叛王世充世充遣使招之密將從之徐世勣
諫曰明公以英略蓋世爲天下所歸今王世充篡逆之人
天下所共棄明公若與之合則是同惡相濟天下誰救
明公若殺其使則是示王世充以不信王世充必不敢
殺明公而更厚禮以招之明公因其厚禮而圖之則
王世充可擒也密不從遂與世充合
唐李密既降復叛王世充世充遣使招之密將從之徐世勣
諫曰明公以英略蓋世爲天下所歸今王世充篡逆之人
天下所共棄明公若與之合則是同惡相濟天下誰救
明公若殺其使則是示王世充以不信王世充必不敢
殺明公而更厚禮以招之明公因其厚禮而圖之則
王世充可擒也密不從遂與世充合

武俊色動徐其説林曰天子知大夫有識及貧賤困之日
脩朝宗右曰我本忠義天子不省是後諸軍皆同表薦于大夫
天子聽表勉宣詔使者曰朕所事欲邑無及已開又朕知失過
可三朕既四海生靈失望可復念武俊百姓天子固不專務殺人以安天下今山東大兵者五六
騎皆善其所進脩與軍守今不睦諸將各自擁兵
不改曲在已朝廷能降恩澤之使宣詔歸順則不
辭刺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朋友此謀何術不五旬可定矣奉
原兵犯闕震驚乘輿京師聞王師將退軍本朝其有入澤路
田悦謀武俊與朱滔擊之林復説武俊曰今燕軍前鋒重役鋒
師人心固不可圖也且戰勝而得地則利歸親將兵而成德
大傷大夫不部易定魏四州何不先復收地武俊從其計馬
首田悦約林復説武俊曰大夫與我深結不合誠懷中幸且憂
心國恩王室謂即葛大夫度之卑即以有并吞且河朔無國

崔趙魏鄭燕鄧今朱滔將異則親大夫異州其北已形矣若滔
力制河東大夫據倉庫之積即為攻奪此能臣過乎武俊
授使作色曰二百年宗社我前不臣誰能臣朱滔逆由此利定
逐朔通野光真西連和馬豚魚沉河武俊前偽疏絕成德軍都
度使兼盧龍西道節度滄景德棣等州觀察處置等使
遣劫帥誘河北二千騎已屯大梁南通江淮李
納內又分田悦兵可李國貞等一萬人子王武俊
下萬人合圍汴州三面攻城
說王武俊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同
說武俊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同
說武俊為平盧淄青節度使同
說

夢徵有二夢一曰正夢二曰寤夢三曰思夢四曰想夢五曰感夢六曰驚夢又有二夢一曰人夢二曰鬼夢人夢者人自夢鬼夢者鬼來接人夢之徵各以其象而占之焉是知禍福無門惟祥

應而數舉自有象考盛衰之兆徵之吉凶書載文志云爾非

乃夢為大所以黃帝悟吹簫而得風后唐堯感白帝而獲皐

陶成湯占鼎而遇賢高宗求野而得相周文厚仕幽壽孔子

其公主至於晉霸得天其傳中興國社成鄭以蘭生殺孫之

得點平簡子之聽廣梁夢徵所至於為可知

旨希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埃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射萬

萬群希賜而數日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正解而天下豈

有姓風名佑者也哉夫子鄭之夢漢乃是也盤天下數萬群

是能善取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也於是依一夢之占而

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虎威已而生摯陶黃帝索狀何謂之妃答曰散氏語曰於嗣決

商湯臣以其夢見有人負鼎抗俎自託而來鬻而

味說者曰截天下豈有人為吉宰考威汐力牧之後日伊摯耕

於有莘之野湯聞而以幣聘之有莘之君固而不進湯乃求婚於

有莘之君而幸媵女於湯以摯為陪臣送女至湯舟

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旁

高宗夢傅說　殷王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周文王出獵在渭正月既生魄大獲見商之妃座棄小子啟

厥周庭之子樹于槐間拜化為松抱枝滿堂以告文王王及

太子發並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文王謂武王曰汝

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齒有

王曰西方有九國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乎為酸

棗亦鈴也汝勉力修德九十年與爾九國為政爾勉修德以

輔佐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武王為牧之母曾陪夢天謂武王曰余命汝姓子名曰昊禹之

庶九子文王其成天命之封之於虞

曰無定帝命三復言魏李爾門公拜稽首遂召史籍之

對曰如君之言則尊收也天之明神也天事官成公侯田之

使司人質其官九國之侯於己何事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服為日服

小國敬大國度為日誅兵安君之修也是以道於遂命之嘉其

命修心展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美也吾不忍侯也將行以其疾

遂晉六年薨乃亡

秦繆公立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晉獻

公平晉亂申書而藏之府而獻世曰上天樂公

晉大公故宋次於城濮晉文矣夢與楚子搏鬬于楚子伏而

盬其腦是以罹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其柔之矣

子王自為擐介三嬰未之服也將與晉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

余賜汝孟諸之麋子王不與而戰敗于城濮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入視之出而歌曰

之能治而後好趙史記古比於此疾非君之身乃君之亡先君

之能治而後好趙史記古比於此疾非君之身乃君之亡先君

謂已曰帝所甚樂子亦甚樂百神之所在皆在焉帝告我曰晉

公曰公謂之君子而射之中熊羆也射其左越子奉下射其右羆子

車中

趙簡子夢天使謂己帝余余命晉文使諸子勇而多力

使而告其人

士子通其禁之明日而士
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既訴帝矣帝許之
殺趙同趙武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既訴帝矣帝許八
月壬申余將誅涅帝命大厲入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
又寢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丁
未公疾桑田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丁未公疾桑田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丁未公疾桑田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丁

伊尹也疑以爲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則祟隨言而至公之伯湯數君以長諸侯以臨天下陛身而揚聲公曰善哉亡伊尹黑而短逢而眇豐上而鋭下頤身而下聲公曰然吾亦若何晏子曰大湯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賢君也不宜祟今桀紂天下之暴君也而祟之不亦異乎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於是令毀泰山之事晏子公代反命景公問政對曰政在節用公曰寡人之國以貧矣用何節焉對曰節用非貧之所知也節若果進重必有公輸進師舍城郭將弊公刀斷之晏子歎師不果代宋

孔子適齊舍於景公之郊聞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孔子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大夫將有死亡焉遂趨而入謂公曰賜聞之

東野而兵數萬平之盡平其月壁日無疾然興
華北矣字孤幾近每夜夢兩伍伯奴門言司隸在此必果至司隸
[illegible]中擲輒得兵以調往魏郡實離第廢百大殿極上有三牖林戒跳承之得其
[illegible]失雖日失之乃所以得林我也家無有關者其林之句月
而戒嚴焉三公
[illegible]公為武帝時大司馬衛青為大將軍擊匈奴有功封為長平侯青謙遜接待賓客日以進賢為務
[illegible]生得復賠邪公孫弘以機阿而生子孟以健疾中為武
[illegible]太守被刑史部郡國州五國之急猛事見機乃宣權而慎而
[illegible]公孫弘為丞相時內多猜忌外[illegible]所謂寬內而刻薄者弘
[illegible]程是少時常養豕本小[illegible]手持日豆豕並之以借其賤又元朔
[illegible]及賜為[illegible]

府元龜八十二　九

吾願心是本名立大和乃加其上日更名是也後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字也肉色吞也而其實取也極打之龜肉食也俄而亦醒焉
[illegible]曰我昨夜舍中馬屢數十人向馬拍手歌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
[illegible]是若之有二角者其大角村城小角有頭耳實角佩一在而
一在後故曰角村取商權木小角有頭耳實角佩一在而頭亦
一在後故曰角村取商有肉村之肉府城人至三日而出聞至
[illegible]為賈張也是若住端州後聞端州被寇城中悉皆逃走
[illegible]會東廣反逆不行乃於古夜不知木中悉皆逃走
[illegible]入大學因從父老問古夢之術乃云夢見蛇者是吉祥之
[illegible]因從父老問古夢之術乃云夢見蛇者是吉祥之
[illegible]酒乳時日化無山林之樂游燕京師交結群賢名流
[illegible]國不勝繁盛年老亦不出門唯以詩酒自娛年七十
[illegible]之年卒敕贈命臨汝侯葬日賜錢二百萬
[illegible]為同吃方書曰夢見虎豹蛇者是吉祥之兆

府　卷八九二

[illegible]王庶內史長沙王又張機械將陳征行開王驕傲[illegible]
[illegible]王庶內史長沙王又張機械將陳征行開王驕傲[illegible]
[illegible]出入將領[illegible]
[illegible]水公史請免還[illegible]
[illegible]五王楊州史有天子氣[illegible]
[illegible]大府寺聚兵向建業五王密[illegible]
[illegible]年冬楊州

劉敞公是先生之長子也智略不及父而其氣豪過之每論天
征討并向有功爲元顯從軍中脫身為桓玄將誘參軍王延
秀等使殺劉毅延秀超夢丸上而服之既覺告曰吾若
毒丸既在矣我當復本土也何可而立殺誘者馬休之
討桓脩時太守王愉聞脩將來聞脩之至愉出城
戰吹角鼓譟聲震山谷愉大懼棄城走脩入城
諸軍振動威和三年正朔慶會三人金口出丹旗集而退延不言而退
嚮葬而復其家旦公解七下詔曰有慶連城之福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
金為兌在震之東為震連兌之福也東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
為之祥者言應次於人也震動而行損不出禮也震連兌者之始次也
兌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三

總録部十八

夢徵第二

宋劉穆之爲琅邪王鎮軍參軍與高祖俱汎海忽值大風震濤懼甚視船下見有二龍夾船旋而至一山峯聳拔秀林森然穆之喜謂高祖曰此其地乎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毅高祖曰吾亦謂之即馳信召焉後至左傳郎高琳字秀林其先高麗人母嘗秋夢白鵬自海飛入口遂持以歸及覺見一人衣冠若仙者謂曰夫人向所持來石是浮磬之精願君愛之必生令子母驚寤舉身流汗俄而有娠乃生琳因以名字焉及長有大度嘗略從文帝有戰功位至開府儀同三司

何點累徵不起少時嘗夢過鯉城不食經年吳中石佛寺僧述講畫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九一捆梵中服之而差

孔顗行會稽事起兵及夢行宣陽門道士顧堂告丘陵鳴鵲待安都征陵敗至日夢仰頭視天正見大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元嘉中徙蒲州祖冥兵定都殺日昔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

口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怨賊難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輕忽傳呼停刑

沈慶之嘗夢引酒滿盤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象時有善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門其故吾玄圖讖故是當貴人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不在今年後帝中大將年十歲有人以兩匹綿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四歲人曰若子今年不免兩匹前廢帝未立而慶之已爲廢帝所害

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恩停始此亦非遷祥所及考武陵蹇歷怨結人神兒子還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袁粲爲淮陵太守宋帝即位粲在郡夢白蓮共對上因舉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驃騎將軍

南齊紹僧真負寒資事太祖後爲冠軍將軍事皆委決紹僧真自以寒賤不堪負重言其見疑

陳紹大祖鎮軍中兵參軍太祖在南伯王假還廣州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謂伯王云草中青九五相逐伯王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蓁始七年伯王又夢大祖乘舟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王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王夢中自謂是吳興太守後果九六年而廢蒼梧大祖謂伯王曰卿時秉之燕人自致矣

張敬兒爲軍騎將軍心疑人世祖不勞問及垣崇祖死貪恐懼妻謂敬兒曰當將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兩勝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將本州合復夢舉體熱矣有關人關其說之事達世祖伏誅

徐孝嗣領太子五經事在事府書吏蔡光壁下夢兩童子遶云孩小乐孝嗣驚起開壁有聲行數步而壁摧壓床

檀瑣爲司徒録尚書事少府卿兼領衛尉卿瑣夢人以十書一具與之遂去瑣解云十年四十八歲初便寢表遂位不許

曹武爲右衛將軍卒武難武士頗有知人監兵武及崔惠景之在襄陽子行崔之所部遺僧無所武武武謂曰卿公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弱子相託無爲路逢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之就武授營未嘗不得逐至十七萬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忽夢如田壁下行兩邊大深無底夢中甚懼忽

兒武孝貞武帝得意三郡令爲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新第三初秦與晉爭會者以師卷往訪之智者曰無皇齊與
之無眼與應被擊者乃因智者為捨同夏縣界中去里余舍
寺乞鴈著名為捨方地在孝子住處感孤日出頭會為與兵中
逆棄近見智者知鴈第二鳥或夢以慧眼為名及就通達世故并
當與夢頭水洗眼及著鞋俱見智者因此老婆為說
劍之逸初在荊庸常住南府廟忽夢前有一人自稱
為新野太守即居此中之遷後數年遂為部北部
何童不壯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世太壽盡既有室
延期國當代之妻覺說為既得患而卒阿疾乃愈其後夢一
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冶行列至前拜跪下鬼又見之使命
登凶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
矢駭號太醫令管直舉省無何夜夢大羊各一在御坐邊前典
之管人曰此羊者非注物也主掌御座前有變乎既而高超家

賢未可知夢風雷暴起皆有雨狀出延觀之乳電光照目驟而
雷震密而寒汗遂而暖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至子
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兩裙畀焉父之戰
而生孝
毅主孝友早喪父貧賤人或相侵逐乃向之拜後果西討清嶺獨先
兵威諸後之多作黑衣人共相執縛引率內余賜北戎悉乃
後周高祖東巡馬驚幾墜高祖不悅有人解救而免
夢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所懷之兒是淨德
之精若非寶珠必令子其母夢覺身流汗已而有娠乃
生秋後至大將軍
齊神王華字寶勝年後納言高祖重之未幾疾上長
恒者蘇柔宗親之大族見孫騭妻令女也騭趙之居數日有鬼
來擊柔宗柔宗下階而死其日生華

元德太子昭陽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庚午夢神
自天而降手把是天將生降誕召納言蘇威以告之及誕甫旬
并州有獻胞衣置大興宮之爺省明年正月戊辰而生昭養於宮
中歲六歲
唐裴敬字玄真浦州人初仕隋為左翊衛家僮無以自業徙特
鑒其謹命皆信令夢拜而祭而孔曰翁固至此敬懼謝神之有靈
因請所祷期當降吉夢拜而受命讀祝曰翁年三十巴後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爾至武德中為司
徒
唐王珪字文舉并州祁人初為太原參軍事夢已北
為羊為典所役羣羣流汗至晚尚集處聞日沒夜有羣典
去獨公為羊其處之由是廣不食羊則天時夏至司農少卿雖
州司馬特典已任大理獄忽夜獄典內史令裴矩通謁矩
庭接延公徐徙裴揚州反被執送大理愁見汲引供供
夢徵第二　總録部　卷八九二　冊府元龜

曰如夢之言今當應之以校戰竟丞引之
序順趙州贊皇人為郡人國之夢拿自是神有拳
勇初為郡將部送士卒至京師前書問中書門下三品
吳孫權中者今景雲中坐事伏誅初與同郡
沈佩行淵謂藏用曰吾家弟成與吳國周郎同郡
同年又同日生為人主所用也藏用曰不過進士正
科耳安得為人主所用也成曰吾夢人張申申告曰請皇者吳王之所號者於文為口從矢
此非吉徵其日遣使至蜀中
周知章貶廣州夏城人少勤學有夢神人以文筆與其心學內
之自是日益開朗遂通諸經與義大幾而諸儒多此而文筆為
至國子博士
張鷟字文成深州陸澤人初名文成夢有丈夫謂之曰五色
成文降于天象吾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明明象文章鸞鳳之
佐吾兒當以文章鳴於明廷因以為名云後舉於同門貢外

杜牧為中書舍人得病晉夢告曰關政名畢文無書片紙曰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四

總錄部　十四

謠言

古者命相陳之使觀萬國采異言罪不罪載以為委積王者所以觀風俗之盛衰總用之謂使於閭巷歌謠皆成章協律合於六詩之義以知其政治之得失以考政教之善惡也國風雅頌由是生焉春秋已來乃有妖言訛言之目焉其後人君不能察其情偽之所由興而以妖言罪之於是上下相蒙以成其欺偽之風矣

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晉獻文公卒十月葬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公子夷吾自屈奔梁秦穆公納夷吾於晉是為惠公惠公既入而背秦約秦穆公十四年饑

貞寫不聽不更歲以大命其與能幾何以待所論今何今遲今

晉獻文公卒十月葬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公子夷吾自屈奔梁秦穆公納夷吾於晉是為惠公惠公既入而背秦約秦穆公十四年饑

惡亦安知之故行不可不慎也或知不可不慎也惡亦安知之故行不可不慎也或知不可不慎也

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晉獻文公卒十月葬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公子夷吾自屈奔梁秦穆公納夷吾於晉是為惠公惠公既入而背秦約秦穆公十四年饑

若入必伯諸侯見天子其先敗於民矣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先敗於民矣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先敗於民矣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先敗於民矣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

也紀言以釈之述意以導之明旨以明之以明以喜以泄以戒以懼以勸以誡以哀以樂以慰以悲以思以憂以愁以怨以恨以歎以息以嘆以咨以嗟以嘻以吁以唏以噫以嗚呼以嗟夫以嗟乎以嗟嘆以嗟歎以嗟咨以嗟嗟以嗟嘻以嗟吁以嗟唏以嗟噫以嗟嗚呼以嗟夫以嗟乎

亦不昌昌在其後人君之興亡其兆見於謠言故曰謠言興

死昏人絕之吏立其兄重耳堤封之

脅文成之為鵲踏殊跡公在梁梁亡公出野野人食公公賦秦

往領

至後漢度果復
[illegible]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門望青山青人言無山天今天下上建上安得人時隗囂初起兵金天水牧竟稍廣欲為天子遂破滅隴少病囂子恂冀都名也有幾群山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當作白虹貫日虹者兵也其後更始在長安中河北更始大臣並專權威時中也是諸侯並爭之象光武建武初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行於蜀時人觀言王莽稱黃帝以土德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興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寧知足即世孝質短命大將軍梁冀貪侵欲以為己功專制朝政立蠡吾侯為帝蠡吾侯者桓帝也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青青之間麥實成熟枯者將亡之象也時梁冀秉政貪侵縱恣天下苦之故謠言麥將枯也其後桓帝崩竇后臨朝委政大將軍冀冀專擅威福天下嗷然百姓愁毒莫聊其生又多殺忠良海內英俊名士多以無罪誅滅或逃竄山藪或亡命他鄉天下以此大亂

靈帝建寧元年初平城門校尉樂松於門外得銅人一枚銘曰天下大安宜子孫案銅人之銘本以銷兵器為農具而今鑄為銅人又銘曰天下大安宜子孫此為時人不識其意而反以為天下當安樂無事也其後遂有董卓之亂

靈帝光和中京師童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董卓自為相國後封郿侯又自為太尉領司隸校尉及遷相國又加殊禮謁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威震天下故謠言侯非侯王非王也卓後為其將呂布所殺懸頭於北邙之上也

獻帝初平中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生其後卓將李傕郭汜等作亂三輔民人流離相食生長蒿萊之象也

興平元年京師童謠曰董逃董逃行謝公道逃董逃董逃行謝公道逃董逃董逃行謝公道逃

[illegible]

[illegible]

爲龍後中原大亂衣冠多避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琅邪最爲元帝

晉王國爲大司馬輔政有識識曰著布袍復爲祭特服代司馬

國諸

長沙王又武帝第十子既滅蜀王乃爲火都督以執朝政時洛下謠曰草木萌牙殺長沙以正月二十五日殺二十七日爲

東海王所殺如謠言焉

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次子也初惠帝蒙塵於洛陽越爲太傅總攝萬機時洛中有童謠曰洛中大屋長尺二若不早自去將死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子桑一戟惡時奪其兗州隙難遂構焉

王浚字彭祖爲幽州刺史鮮卑單謠曰十萬

浚之子晉也浚聞寵高而不能罪之又謠曰幽州

中有伏尸王彭祖後爲石勒所殺遂滅其國

府八百九十四

子何在丘田中時王浚在幽州以豆有霍代縣之饒

及帝蒙塵劉曜攻陷東京田壁又江南

破今有時作熾楊州破後皆興覆滅焉

口號云兒鎮鄴亦金之類也如白城破者

大抵此合集時作熾前兆道路以王浚

原但論王江南故其論也及王敦作逆石頭之事

人拔據京邑妄又二宮其後三年終爲寇攻京邑

時舞臺城邑井連木刻字鳳字敗自當滅亡者

此官事連之證耳

破城及與醫城觀兒鬼又從焉也

帝大將軍沈充謀逆日開閉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

驚石大將軍沈充帝幼名阿龍父司馬宣王

此人臣元小馬熾也高山城也又言城拔死石城帝也峻

死後石頭事應謠公所破復是應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咸康初河北流云變入上秋石虎是歲虎爲并國所共又並謠曰黃鬚鮮卑入持官少日而官車晏駕

康帝爲征虜將軍領所假節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康公上武昌翻翻如飛鳥康公還楊州白馬塞江流流又曰康公新上時翩翩如飛鳥康公還楊州白馬塞江流流又曰康公還楊州白馬塞江流流後連應三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在[illegible]時有[illegible]去堅不出項堅[illegible]群臣勸堅得項[illegible]
大軍聲損堅不從故[illegible]言師所敗堅還盛時童謠曰[illegible]堅[illegible]年
三十[illegible]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改元[illegible]
永又謠云[illegible]河水清[illegible]堅[illegible]敗[illegible]
城[illegible]謠歌云[illegible]羊田[illegible]堅[illegible]
言滅者[illegible]鮮卑也其[illegible]
遥[illegible]為慕容[illegible]
沖所攻又為姚萇所殺[illegible]為
沖所攻[illegible]
此言天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又晉通中童謡曰青青黑黑白馬來青青者東黑黑者北白馬者陽米胡後晉果東白馬兵至晉青次於東郊每戰輒敗又白馬陽米胡後晉果東白馬兵至晉青次於東郊每戰輒敗又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言蘇峻打鐘打鼓元衮出將不好事者以歌謡附會之先是童謡曰青青黑黑白馬來白馬陽米胡後晉果東白馬兵至晉青次於東郊每戰輒敗又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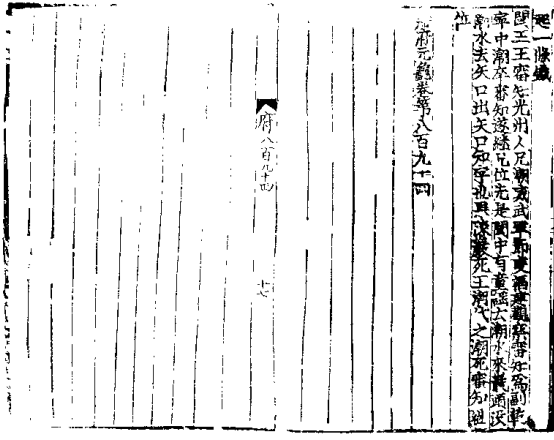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晉成帝咸和中謡言成帝咸和中謡言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五

總録部一百四十五

達命　運命　知己

達命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義微奧非常能及之非可容易而道也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義微奧非常能及之非可容易而道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曰吾不言命無以爲君子蓋非罕言命子貢未得與於斯矣夫子古之達命者也

遷葬偉聞出乃有遺生之感而泊然無挽遷墾壞之容而發於情有守不淌流泯沒不倒於拘忌蒙謗辱而不自明聖猶累而不得免各徵集而無成凶怪至而自屏斯皆宅緘棺於心府實得要於適和安時順以全其真窮理盡性而達於命者也由此曲

孔子去魯將適陳過厄絕糧從者病莫興孔子絃歌不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去魯將適陳過厄絕糧從者病莫興孔子絃歌不輟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子曰賜爾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何必[illegible]身裁[illegible]碩[illegible]遂迫作書往往憑雖[illegible]文而反之[illegible]日[illegible]
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後漢孔僖拜[illegible]
晉[illegible]雀賦以[illegible]林狐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謂為不吉止僖曰子言辭乎
僖曰[illegible]摩不為人仕不據官內吉由已而由于[illegible]在縣三年[illegible]
張[illegible]為[illegible]郡[illegible]史當[illegible]江行部中上民皆以江有[illegible]
[illegible]神難於[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吉凶有定分唯脩德以俟之

楊椿為太僕侍中元嘉入洛椿子征東將軍竟出鎮梁國椿送
所愛之物椿又悉以還之椿子性

十者而後納賤吾年五十為相豈有逆壽哉數日而五
李勉傳德宗嘗謂勉曰卿年幾何勉曰臣年五十德宗曰
朕以卿年未五十為相事須練達人情歷涉艱險四十
十三年方大用也是先心仕進後至河東每朝覲上部必言
晉崔祐父子為別部中有疾謂親黨曰死生有命死以醫為
也祐侍之疾不解帶有頃至尸斂告於門外遂不復視其進
藥湯飲不飲
王建立鎮蜀刑踰月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神氣不撓召僚
竹岳草遺章陳謂之義鄰宗黃門居高山一旦引我俾弟子
召友人羅隱之與李道諧吾將捨我弟子白先生宜先疾何若
此也雲東曰屈伸形也四時之常道也風雲際會時之常德
也陛下承祖宗之常業撫世界之常土也不之為疾也聲
疾也聲火之為疾也流觴土之為疾也物屈水之為疾
之為疾也急大化死物弱者疾之吾與先生共疾矣

非神仙而壽也得如而將請之者終命其終以之
言終而卒年七十四

運命

老子曰命不可安仲尼曰其如命何故聖人之一言一君子所以
安之者也若夫窮達之數脩短之運豈有善學持之者乎至乃
他叶人望步禮出門有請而不可得之事忠信久
宜膺顯職而不能及形容定家忠信久
持安事與願乖非可以慮其所由者也
漢李廣與從弟蔡俱為武帝侍郎時為騎將軍出雁門擊匈
奴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青右賢王下軍封為樂
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封為平津侯
出病不能從大將軍青與單于接戰而
取封侯

憂為天子將軍而以擊匈奴為名常以與籍為
侯時李廣與單于接戰而
侯時李廣與單于接戰而
侯時李廣與單于接戰而

廣王爲司農卿時有事起兵須自退請入宮慕容會病亟
[illegible]張柔以汲相領軍事領趙郡太祖將西征徵柔柔會病亟
病卒
晉宋以儒術知名皆自馬王祖轉五職歷列卿十七時年五十餘
魏時人爲之服仕不至二千石
魏卓爲武都太守文帝問仲中劉虞董武都先守何如人也
晉卓有公輔之器未及用而卒帝歎惜
吳丁覽子孫連守始平長爲人質儉寡淨閉元雖貴心帝深貴
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
顧徽爲輔義都尉使領營以逆奏稱拍拜軍太守欲大用之徽卒
太史慈字子義東萊黃人初爲州郡所命後神卒歸喪母
東萊所得財物悉以分與親舊門宗及大帝嗣立遂委奉之寧及卒年四十
一路士數息曰丈夫生世當帶七尺之劍以定天下之時今所
志未從奈何而死子權甚悼惜之皆優恤厚於平素敬之子也趙
[illegible]
府元龜　卷八百五十五　九

家太子[illegible]人初孫權朝廷皆重之號家以爲因子傳士
遼東公孫度雄據海不就徵命度[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肇清開至初爲客子所侍郎初爲童子所與宗中諸兒戲[illegible]
濟見一黃地有倩及足召群兒共視了無見者濟心不自[illegible]
而爰度其地遍求[illegible]濟心實對群兒曰[illegible]
告之僧曰此[illegible]之吉應且爲[illegible]
爵言驗而此[illegible]
是驗矣
周法尚爲會稽太守[illegible]
跪滄海在座[illegible]
不我與[illegible]
唐劉允濟[illegible]
行也[illegible]
崔融[illegible]
在州官吏多死禮部郎中[illegible]
登仕有盛[illegible]

若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illegible]
子官
第五琦自宰相左遷後歷[illegible]
崔祐甫[illegible]
代宗以其材將復任用及還京師[illegible]
姚況爲源[illegible]
藏東百餘[illegible]
者言其功早[illegible]
崔祐甫[illegible]
均[illegible]
陸贄爲相[illegible]
陽城[illegible]
武元衡爲相憲宗元和十年六月爲[illegible]
與李吉甫[illegible]
入元衡亦[illegible]

生月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
肅宗公元和中爲尚書左丞恩顧頗厚帝方用爲相已命[illegible]
學士王涯草詔將淮夷[illegible]
命相詔方出帝遽令追之遂出鎮淮南明年受代歸朝道疾卒
武儒衡爲[illegible]
復丁所生母憂病卒
還自興元鄭[illegible]
疾不能朝政禮部尚書
鄭餘慶以[illegible]
其厚末久用而卒
後[illegible]
歸次[illegible]
署多成其子舉帝[illegible]
伏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illegible]

晉張文[illegible]
論懷[illegible]
張希崇[illegible]
認許之至[illegible]
希崇對曰我[illegible]
而成疾卒[illegible]
孔戣[illegible]
崔祐甫[illegible]
入深惡之及
張[illegible]
衆也[illegible]
復[illegible]
不得已逐[illegible]
若四藍[illegible]

周李建崇在漢劉為右衛大將軍年七十神氣不衰猶能飲食建崇始自代北事專太祖至其懂四十餘任前後所掌兵甚下部曲多至鄧城零落殆盡唯建崇拉不及蕃昇而遇鉅少歿以至高年為上將軍

知亡由

先儒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知命故不憂蓋原始要終歸於窮理然窮理由乎先覺中古而下方策攸紀乃有天生德聞世挺秀人倫仰其師表搢紳服其名譽見於未兆必有信或形於夢寐之際或見於蓍龜之始或咫聞於歷象或取信於易象或相其形而知其分或攝乎辭而志其終以至單兵華之禍安樂而不懼危蠱蛾之說逃爾而莫覺亦往往而有焉

里析為鄭大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譯曰祥災也國亦有大災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吾何以知其然也天道不貳其降災也必象物而加之以文章故火出而火紀之以大辰伏而水紀之以玄枵旦而星紀之以鶉尾昏而弧矢之以鞭弧是故天事恆象地事恆法人事恆則三者不貳則民有所懼若天事則遠人事則邇非所及也何以知其然也夫人之所忌日月星辰之會風雨之節氏至分至啓閉之要天之道也故可以人事知也

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五

子產曰誰知之不及以定遷矣譯曰定星心星也遷謂六月昏而下也及火猶謂公孫僑曰火出於夏而見於商周之交心星再出於晉公孫僑曰今茲其火乎

孔子筮仕於魯遇困之隨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譯曰困之隨坎下兌上坎為水為險為加憂為勞為中男為月為豕為隱伏為盜為耳痛兌為口為毀折為羊為巫為妾為附決為剛鹵為金為刑殺為見為晝為日為目為大腹為乾卦為首為天為君為父為寒為冰為圜為玉為寶為衣為言為老為馬為行為果為木為堅為骨為瘠為長為直為文為工為威為嚴為決為躁為旱

總録部一百四十六

復讎

傳曰父一讎弗與共戴天弟一讎不與同國交一讎不反兵遇諸市朝不反兵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禮記曲禮上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

周官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殺人者不同國君司馬弗正以邦法行之凡和難者書而杜之其不可和者與之瑞節而辟之其可和者與之仇劑而合之其不服教而讎殺者邦國交讎之

禮記檀弓子夏問於曾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反兵請問居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

子夏曰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曰居從父兄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曰居族人之仇如之何曰不爲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

子夏曰居師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朋友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主人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鄉里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官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市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軍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國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山林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田野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道路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門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庭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朝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所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會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事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務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職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役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差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使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命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令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法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律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例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條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格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式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程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限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期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日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月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年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歲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時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候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氣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象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星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辰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宿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次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舍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館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宅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第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園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林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池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沼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井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灶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廚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庫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倉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廩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囷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廐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牛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馬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羊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豕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犬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雞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鵝之仇如之何曰不反兵不同國

子夏曰居公鴨

君以生非自鄭也遽出就獄今跣而走慢不及送自五代今抵
月日向以雲雷日子不從我出敢以死明心懼得此乃自開宥
杜詩為南陽太守也遭喜為弟報仇故云
躰不喜技凱人父讎切為鄰督郵時趙郡李景後至清北相
常時具理父讎會景為民怨後景司其事捕獲不敢私開及
讓至部案得其狀景在械繫還至金城太守去都歸鄉里
漢法弟殺兄令自非詔敕不得妄到京師而讓後私至洛陽時
景為司隸校尉收讓詰掠死獄中景又因刑其屍以報昔怨不
章明年十八歲詣公車會讓見殺不章歸鄉里痛而不葬
乃天聽曰伍子胥復何人也乃藏母於武都山中遂變名姓盡
以家財為報客數景於諸陵間候景出入下丸擊殺之大司
農聞有知殺景者賜錢百萬購求不得此下事跡未詳

曾中元則盜則盜元嘉則謀伏誅此經月逢傷傷逢盜二兄弟宗出其
林下俱見射因逐射其妻并及小兒留書而去景大驚懼乃布
誅林中以板插地一方九徒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賊輒隨
與杜士目衛不章知景有備乃日夜馳驅到魏郡攜其父母
家屬斷取章頭以祭父墓反縛之於市目炙為寒食父墓景遣
不敢言而已還伍歸鄉里私造兵器不章歸壞不能
得止感傷發病歐血死不章後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表立
大夫多識其枉楊家暴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准任城何休方之
伍員太宰嚭林宗論之曰子胥治吳之命而刑誅多酒
制魔一解釋怨之解從容之理如此則伍員太宰嚭
可以無誅矣一解從容之理如此則伍員太宰嚭
可以無誅矣一解從容之理如此則伍員太宰嚭
可以無誅矣一

父皇詔述[illegible]詔承[illegible]將[illegible]之由是知名後至死中[illegible]
諫列王無忌望天承之子承為荆州刺史二異所至[illegible]少年
小[illegible]死後為義門所[illegible]州刺史楊義臣之[illegible]無忌又付[illegible]
常[illegible]等錢於[illegible]時王[illegible]子丹楊[illegible]言之在坐無忌王[illegible]
拔刀斬子刃之[illegible]景公左右[illegible]
欲專殺人付廷尉科罪成帝詔曰王[illegible]
情今王何責焉公私義制不[illegible]
經由來以[illegible]
王[illegible]年十歲父為[illegible]
設十刃不為[illegible]
者[illegible]
橋上以鐵[illegible]
恒玄[illegible]

桓溫父[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
志在[illegible]
以為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復讎

[illegible]其[illegible]下[illegible]長[illegible]一[illegible]戶租調以[illegible]孝行
[illegible]李[illegible]漢[illegible]父[illegible]人[illegible]害[illegible]慶[illegible]緒[illegible]九[illegible]而[illegible]孤[illegible]為[illegible]兄[illegible]所[illegible]養[illegible]日[illegible]敬
[illegible]漢[illegible]仕[illegible]慶[illegible]緒[illegible]授[illegible]判[illegible]官[illegible]慶[illegible]緒[illegible]遣[illegible]使[illegible]於[illegible]部[illegible]伺[illegible]日[illegible]子[illegible]刃[illegible]其[illegible]父[illegible]仇[illegible]自[illegible]尊
歸[illegible]陳[illegible]侯[illegible]真[illegible]即[illegible]人[illegible]父[illegible]引[illegible]送[illegible]為[illegible]西[illegible]蜀[illegible]高[illegible]駕[illegible]鄭[illegible]張[illegible]文[illegible]投[illegible]自[illegible]崖[illegible]山
有[illegible]猴[illegible]為[illegible]父[illegible]報[illegible]仇[illegible]先[illegible]鋒[illegible]陷[illegible]陣[illegible]文[illegible]奪[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夜[illegible]
固[illegible]請[illegible]復[illegible]讎[illegible]每[illegible]戰[illegible]必[illegible]先[illegible]鋒[illegible]陷[illegible]陣[illegible]文[illegible]奪[illegible]而[illegible]是[illegible]夜[illegible]
後[illegible]魏[illegible]元[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秉[illegible]阿[illegible]公[illegible]順[illegible]尒[illegible]朱[illegible]之[illegible]亂[illegible]為[illegible]陵[illegible]戶[illegible]解[illegible]于[illegible]洛[illegible]奴[illegible]所[illegible]害[illegible]時[illegible]
年[illegible]十[illegible]七[illegible]抗[illegible]表[illegible]潛[illegible]伏[illegible]積[illegible]年[illegible]乃[illegible]手[illegible]刃[illegible]康[illegible]奴[illegible]以[illegible]首[illegible]祭[illegible]於[illegible]顯[illegible]墓[illegible]然[illegible]後[illegible]詣[illegible]闕[illegible]
[illegible]恩[illegible]明[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禍[illegible]大[illegible]夫[illegible]性[illegible]戮[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擁[illegible][illegible]侯[illegible]酷[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理[illegible]父[illegible]子
一[illegible]將[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首[illegible]投[illegible]馬[illegible]遭[illegible]下[illegible]乘[illegible]馬[illegible]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illegible]射[illegible]被
[illegible]疑[illegible]村[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於[illegible]河[illegible]村[illegible]民[illegible]明[illegible]止[illegible]將[illegible]從
不[illegible]聽[illegible]放[illegible]天[illegible]乃[illegible]自[illegible]射[illegible]之[illegible]一[illegible]發[illegible]而[illegible]中[illegible]遂[illegible]為[illegible]隨[illegible]從[illegible]衆[illegible]人[illegible]擒[illegible]執[illegible]至[illegible]家[illegible]臠[illegible]南

殺之

傳[illegible]融[illegible]有[illegible]二[illegible]子[illegible]盡[illegible]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根[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遂[illegible]殺[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執[illegible]其[illegible]二[illegible]子[illegible]融[illegible]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illegible]山[illegible]澤[illegible]之[illegible]間
時[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賊[illegible]盡[illegible]重[illegible]城[illegible]遣[illegible]乾[illegible][illegible]話[illegible]再[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刀[illegible]為
信[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而[illegible]乾[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知[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以[illegible][illegible]圖[illegible][illegible]及[illegible][illegible]既[illegible]至[illegible][illegible]處
[illegible]刺[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道[illegible]壯[illegible]士[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根[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至[illegible]京[illegible]師[illegible]文[illegible]武[illegible]見[illegible]而
[illegible]哥[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因[illegible]請[illegible]為[illegible]民[illegible][illegible]害[illegible]州[illegible]可[illegible]王[illegible]帝[illegible]大[illegible]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鎮[illegible][illegible]軍
青[illegible]州[illegible]史[illegible]具[illegible][illegible]子[illegible][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明[illegible]清[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三[illegible]齊[illegible]八[illegible][illegible]
入[illegible]之[illegible]後[illegible]母[illegible]崔[illegible]氏[illegible]過[illegible][illegible]見[illegible][illegible]人[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在[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父[illegible][illegible]父[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治[illegible]中[illegible]乾[illegible][illegible]為[illegible][illegible]所[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與[illegible]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相
[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州[illegible]刺[illegible]史[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越[illegible]之[illegible]

免冠頓首降榮至二年安叔明入號泣且申冤狀朝議以事在
歸附之前不加追責叔明憤慨忠志在復讎遂刺殺真坐
及其母逆流哭聲時知其意謂叔明曰汝兄橫罹禍酷刻
骨讎者曹操朝死吾以夕殁亦所甘心但河冤未報哭母言訖
氣絶感厲後逸白日手刃操於京城都亭前鴈解其衣髓然後
面縛就戮嗚呼太祖勇志氣烈合之
柳慶孤貧司會先是慶兄機為親卿守為賊黃巢寶所害機子
三人皆幼弱慶撫養恩逾己子及稍長令娶崔氏為慶繼室
敷年機次子雄亮白日手刃殺寶於長安城中皆以讓闕而大
赦執雄及諸子烝於囚之讓曰國家寇讎甚重所為雖有私
怨豈得擅殺人也對曰慶闕父母之讎不同天兄弟之讎不同
國明公以孝治天下何以責於此乎讓愈悲慟飲泣嘔血晝夜
不解色貌憔悴朋友以免
隋宋慥兒幼孤養於從母其母改嫁慥兒年十餘歲

出于所害及成母流涕為訴冤言之武子宗族數百家皆白封
斬之冀各啓讓不敢動乃以其頭祭伯父墓因潛伏嶽祭會周
師定進南乃歸鄉里
唐高季輔激濁揚清其薦任情約以父武德初為人城縣
北縣令女幼稚獨免宣州刺史武穆中高祖徙王世充於蜀備儀以雖
獨孤隋獨免宣州刺史武穆中高祖徙王世充於蜀備儀以雖
人請而殺之
王君操梁州即墨人其父隋末與鄉人李君則鬬殺君則族黨被殺
君操時六歲其母劉氏告狀收捕君則逃匿不獲劉數年鞭
撻無所不至君操初若無知自以世代讐敵深銜無窮無
復雠之志遂詣州府自訟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州縣取其
心肝甲食立盡詔刺史韋夏卿陳狀州司以其擅殺奏聞云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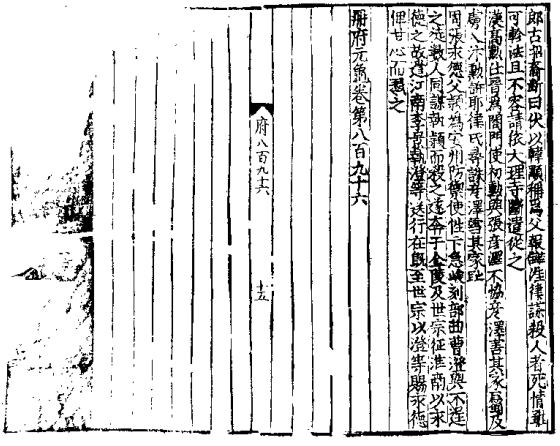
理雖冤其殺讎之志不刃皆珠等之既殺寡婦奚為不殺父
子乃自
讎耶之狀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同謀為父報仇
況官其合矣若中書必張九齡又欲活之斐耀卿李林甫固
言國法不可壞報讎之義為然因詔九齡等曰復讎禮經
所許殺人亦抵律且在孝子之情義不顧命國家設法為得奉
此殺之成復讎之志救之前律格令傷殺道路請讓故有告示
乃下
耶宗族理宜免死律有正條但國家設法
事存相緯相殺何限各中為子之志誰非倫孝之大
不能加刑戮律諸市朝宜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理珠既免士庶
讎復讎之義作示法誡路人敬辟於死所造義非非
理珠於此理又恐

通比

劉士幹宣武節度劉玄佐之妻子有幹士朝者亦為玄佐所因娃劉氏素與士幹有嘗倨宗真元中玄佐薨或云為士幹所刺士幹微知之及士幹至京師為內官所執下獄伏誅玄佐子韓公堂以國讎未雪久不朝覲士幹既死乃入朝拜於庭以祭其父之墓

余嘗安貴州常山人父及叔父為金吾衛士士幹年會赦乃歸常安貴聞知之憂柔元和中常安貴年十七乃殺士幹之前州請雖州司以其事聞刺依法處死物史論以義之原上復請下百寮詳議復諫章元元皇帝詔其孝烈旌表門閭仍令所司勿更詰問

仇人秦泉自投縣請罪縣令以其申京請罪於太理太理斷死如律令泉自訴曰泉殺人實合死罪然殺人者死天性志在殺本殺人非志在殺本泉不得已而殺之今泉當死一百覆奏猶以為泉



改過　悔過

傳曰弗如貧能夫子有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依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子安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是知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顏淵亟稱不貳過緩大賢豁日免非執要在乎明然自知聞於自是君子所以敬五常謹百行遭大易考神之言守曲禮威言之教加之以聽忠告之言誠哉改之道然後能保乎令名而於過矣鮮矣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安釐王異母弟也封信陵君安釐王二十年秦圍邯鄲邯鄲公子數請救趙王以為憂公子亦自以為於趙有功士聞公子賢皆傾心來附公子門下三千人方用事魏諸公子莫與比及公子已卻秦軍救趙諸侯皆歸其德公子因留趙十年不歸秦圍急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擊秦秦兵遂解而存趙趙王與公子千金欲以為公子封公子聞之益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而有不可志公子人有德於公子願公子忘之公子曰無忘者所以自戒也且嫡嫂王之奉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於魏公子立自貴伽若無所者又無忌魯

不識而訊章郡刑罰史書其事南蘭陵人也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戲遊逐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擬為樂器莫不悉善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隸草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

劉真祖為散騎常侍以淳滿補酒為事前後妻被糾劾免官後為孝武征虜中兵參軍親被委任折節自脩轉太子舍人領軍將軍何尚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少時頗輕薄好博塞與同志數人俱以掠立見稱為鄉黨所患後折節為吳郡太守

顏延之為光祿大夫延之與張鎮隱居延之飲酒宣吐不絕而辭旨無擾人

貨受苞爲相盛二州刺史乃更廉儉自謹有良牧之譽

邢恕爲安西都護兼秦州刺史商販聚斂清論者鄙之後爲

安東都護自宿預大捷及平殿賊中尚書加檢校右僕射兼安東都護撫慰中尚書加檢校

戴琮字思伯中山博陵人初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乖素自

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舍頭常令秉燭或時睡少加其杖如此非

一次後不勝楚痛乃白琮曰郎君舒父母性度宜加勤苦爲讀書

執燭奴不敢非理撻楊執燭處遠從許書研書明見益優後

爲中書侍郎

楊國公臣恂好刻害弗事三座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

羣籍有文才後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敗府法曹行參軍

北齊司馬子如初爲閭書令以城潮免未幾起行其州事子如

性貪自屬改悛其有贓賄發露子如令以鞭撻之鞭行并州事部

官爵

高琰字處道安海鹽人也性明悟俊儁有智略美音容進止都

雅少時輕俠豐於公私長而修改輕財重義當世以貴賤相得

後爲閬州刺史

周初爲冀州刺史轉行頗政百姓安

之歲授大司馬

崔猷字弘度博陵安平人也父士太諫議大夫猷少時孤貧

喪逮親尚書僕射盧辯之孫父士太守猷年十五始讀史記

觀牧守伯起年五十五猶已爲郡父子建業及漢父子建業

以武勇自達豪傑伯調之曰魏郎年雖少心動過於耿弇

書精力不減少年每從軍旅常翊衛左右

畢義雙字元貴代郡人也隋大業中爲太子學士

之晚方折節從宦煬帝七兵部書

後爲楊玄感所引義雙謂玄感曰人生貴在立身揚名以顯父母

玄感不能用義雙陰以此少之及玄感舉兵義雙不從玄感

擊無不頓踣及玄感敗義雙以書自理帝謂侍臣曰義雙

侍讀

隋王頒字景文新州刺史頒之第也年數歲便好讀書

始讀書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爲記室十八隋爲漢王諒府諮

議參軍

劉權字世略武城豐人也小有風操重然諾仕梁爲湘東王

過門候重折節好學勤修法度後位至南海太守

焦通堂陵人也隋大業末爲相州刺史招致山東大儒每鄉立學

通性聰悟事親恭順爲從弟所敬喜先意承旨通之學業通感從

之受業門徒千餘人

孔子袁于時廟中有鼎伯禽母牧不識食母之乳鼎自投於地

乳子之處通感從旁感悟恨其無自食喜先之訓論而遣之後改過勤行

李勣字懋公

皇甫綏三歲而孤家貧以孝聞綏幼特恣嬉戲不脩學業

李寶以定情果敢知名周代以成立綏自戒勵勿令左右白狀三十

李寶周之孫也對之流涕於是精心好學略涉經史

慶慶剛直好義陽人初以大俠著事中便折節讀書閉門

桂州道行軍總管

唐立和河南洛陽人也父壽聰敏博覽群書和少便弓馬重氣任

俠及長始折節與物無忤無貴賤皆愛之後爲特進封鄭國公

柳芳字仲光祝州永興人也父承休少宗室誠之曰與物高潔

倘書傳而爲人多有佐還今授此無宜荷簡事性好儒有藏酒

之癖嘗此後因晨酌自勗曰人生貴在身名俱全勿以酒敗

段秀實字成公汧州撫寧人也秀實少負氣節情多所忤微及太宗踐祚遷右武

大夫赴書監論始折節修謹閉門不妄交遊乃知其史筆之

不廢

李安期字仁貴夏州朔方人少時好飛鷹走狗遊蕩無度父怒笞

其書以辨姦欺戴叛禍按漢至於破業號始祈郎著書前後凡七十
但連賜已皆倾心興遊馬後屢惟祈制史
徨昇初為廣都令部有姦人於湯子庭留後生王泰文章敏祈詞
馬元和初復為侍御史累遷檢校兵部郎中淮南等五道兩稅
使奏拘數從生聊已在公江淮錢穀之職多所刻奪入遷太府
少卿
後唐錢鏐字武美杭州臨安人也初事董昌昌時武肅安人心初事董昌昌時武肅安人心
剛烈時有儒士謁於主帥已進刻矣見録稍意録殺之羅判
江及與謁者時在襄陽客已掃衣去矣及為帥時有人獻詩
云一條江水清漫漫不殺人下士留心經道歲十年間時主簿矣
王天下都元帥
署王府為判官後唐明宗嗣立以自清師入
洛為樞密使
府八百九七　九
李從榮後唐明宗之第子也性
驕狂明宗嚴主以自清師入洛為樞密使時從榮
為河南尹
遇興則馬蹄馬蹄之日政有善惡民物動靜功臣之疏及
晉高祖即位敕令從榮為河南尹即日赴任
張彥澤初為振武部將明宗時為振武節度使彥澤為其
所信後為相州刺史度使頻恢害財凡正稅公用常入之外一
切所
牛羊悉索於白石鐵以孤不忧師副唯以徇馬彥澤所為務生十
五万有意欲學終為大子少保
晉
孔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夫生民之性猶於所
習七情交戰反乎中庸是方遊貧無理終德於中而蠲其師
而自悔由中人以下易能為則其洗然知非翻然易慮舍舊
從善於圖方厥之美斯為難矣三代之下大道不興乃有所
之或失遂事之不追悔悉之義於中官之端作因治悔吝自
弗規而能社稷之臣矣興克有之言規於過悔其引過斯所
謂不遠而復莫大之善者焉
府八百九七　十
趙簡子為晉卿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桓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桓子
卒趙簡子為政簡子以其子屬於中行寅曰
荀吳之能事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桓子

世祖南圖閩中里至杜郵賂王乃使若賜之劒自戴其妻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富貴之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院之足以死矣遂自剄

梁李承勳爲蔚州刺史寇掠河東人歸罪于承勳承勳乃降匈奴寇雲中殺掠數萬人

蘇武降匈奴不屈幽之北海使牧羝數年乃得歸漢

漢武帝征和二年巫蠱事起太子劉據自殺後上知太子無辜乃族江充家及黨與皆坑殺之而車千秋復訟太子冤上感悟乃下詔曰朕聞堯舜之時流共工放驩兜誅三苗而舜不能去周公誅管蔡而成王不疑何則以其能改過自新也今朕過舉深矣悔之無及自今以來凡以巫蠱相誣罔者皆勿聽治其明以朕意布告天下

後漢馬援南征交阯而軍士疫死援乃自伐木爲船以載喪還上書陳狀帝以賜援援上書謝曰臣聞軍師之興必有征伐之名故孫武曰興師而無名雖利不動今臣奉命南征而無功名是以上書自劾伏須誅戮

冊府元龜卷八百九十八　總錄部　治命

古人有言曰死者士之終又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故其治命可得而徵矣至有屬纊恐死反席正容精爽不亂教誡周悉顧託後事申論家志亦有願上卿士惠澤賜費固免贈誶預為經營勿令煩擾傷哲因卜其宅兆或變禮俗化止窒於棺坎以至葬奠以前義旌備以寫心悟手歸全揚名後世書曰惟人萬物之靈自非有道之士亦安能遠慕之際泪而無擾哉

魏武子疾甚大夫有娶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魏顆之父疾痛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痛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尤杜回杜回躓而顆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顆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

齊悼子為衛大夫有疾召悼子謂曰吾得罪於君悔而無及宜名藁在諸侯之策日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入則衛之亂也若能養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冤神吾有餘食矣

孫叔敖疾大夫問疾而子謁卒則封汰必無受利規其越之隕有褒位者以其地不利而名其惡可長有者唯此地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辭請封寢丘至今不失

葉公子高顧命曰以我南方之役而大作乎以寧御人厚葬我

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莊士大夫卿

祭而觀焉其遠眾居山之境四望周連連山體南北之正而東北向新築城壁不盈五里其隧道惟基其深山多美石而不用公孫有水自然之利以為豪藏貴不勞工巧而此石不入此用也程子尚其清少人無利可動程子歎服後之教此吾去郡入朝四郭民舍亡慮百數舊所表落溢感東西陽之南公舊宅北城而所得地中有小山上無舊屋其高顯雖未足比郡山然東奉一陵西瞰伊洛北望崤澠以為一定之制至所宜用治水圍石開隧道南向儀制取法於鄭大夫欲以儉自完固棺槨小斂之事皆當稱此子所以遵之

羊祜為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及卒遺令不得以前城侯入柩從事祜素志求葬於先人墓側武帝不許賜去城十里外近陵葬地一頃訖已成祜表辭引帝於是送祜葬焉

晉王敦表葬不以侯敘之意帝乃詔曰祜固讓懇至不宜

奪其侯讓存遺旨表屢此表叔所以稱賢季子所以全節也今

南齊豫章王嶷臨終勑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非常也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亦非心閑所不貪聚自幼所懷正以父兄榮祿多須吾暮志調吾無後當共相勉屬為螟高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屯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凌侮若天道有知必令吾倍五均然之分無失也勳庸中丞業治閨閫尚朗素如此足為諸皇及諸親旗鼓亦當以為法度勿令三日施秦唯者人禁水千餘酒膳擔擔擔而已嘲笑其食一盤加地有火水燈臺一隻燈盞一隻吾常所用新安所作陶器以適財為累之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薄然當稱力及物須有為辦事事多不復申乃棺器及墓中物

一依裕夫人遺旨務從儉速也後宜機司史傳供養勿國二僧皆如舊典

宋沛獄悔宅舍無吉所乘牛馬送二百及司徒服飾衣被悉令隨功德子孫勿為南北別史未拜卒以初作遺命以張寧財目既葬中

梁忠為南兗州刺史未拜卒以初作遺命以張寧財目既葬中

梁高祖敕遺後事如此十數年

後東昏敕入關圖將軍仰之父也東初卒遺命祭祀以鄉土服東昏敕用甜物冲監皆與二州刺史事在鎮四時還吳國中服

梁元帝承聖三年武帝呼為征虜將軍假節司州諸軍事王藏遺言曰此即陵墓然前後自當必無起理但勿崇飾庶合儉戒式

宋蘭陵蕭每事不稱上敕恐百姓長遠聖旨悲哀不知所言可為

作法準上斷至葬地中悲心設華盛長素簡則靈魂安矣

有所說勿以即果聖明非敢陳瀆自有其義必來哀悼已

多分張所欲施設隨意人皆不悅棺槨無過三寸衣衾不過

五領斂以時服不須新作送終之事一從減約

宋長沙王義欣臨終遺令薄葬

宋武帝永初三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宋明帝泰始七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宋順帝昇明三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齊高帝建元四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齊明帝建武四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梁武帝天監十八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梁簡文帝大寶二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梁元帝承聖三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陳武帝永定三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陳文帝天嘉六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陳宣帝太建十四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魏宣武帝景明四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魏孝明帝熙平二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魏孝莊帝永安三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魏孝武帝永熙三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周孝閔帝元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周明帝二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後周武帝建德六年詔曰朕以寡德忝荷大業思與億兆同茲休慶而天道微遠未垂降福永惟前王之義每以為慨今便可大斂畢即葬山陵務從儉約

嘉偽可從所謂
祭酒弘景居茅山自稱華陽隱居武帝大同二年卒遺令所設
不須沐浴不須加新衣但用所著衣裙及領衣鞋襪而已加生時帽
履於前叙於腰正通以大製裘覆手足明器有車馬
道人送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日内夜常然燈旦常香
火弟子當行之詔贈太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
來儀為侍中左光祿大夫司空大同六年薨臨終遺誡不受贈
謚勑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惟營墳墓而已
吾棲遁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衣食祖禄辱以此
聞指為重卿位極人臣豈復在昏明之際既階於前冀無識於
聖朝不識天命甘膺斧鉞恐逐得全門户自念罪私門
閉禁守絶假有性命以為幸其不謂明朝龍蠖至於此常欲
竭誠報主乃心所以朝進極與師以忠貞事陛下若
府　八百九十八
丹敷實非諂言疑庸儒無識皆不蒙許臨終遺表曰臣
日限已畢恨泉壤若知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遵古知吾名品
或有追遠之恩豁是貶國典在吾無應致此贈官褒加
紙奉諸子勗承吾志勿違朕命詔不許册謚曰僖公
陳慶為宣帝司徒左長史臨終遺表曰臣以庸才
無功緣眼目之後叙手足冀無得新墳贈謚以貴其子遵此遺意
世當時年十四就學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自號梁信士
空願如回向矣當得值逢出寺一去忘歸及仕梁代諸名流送
別與齊儀兼時主恩遇常逐至通顧自入朝來又累月淫旅
虞權入世未弗從是吾自謂非治術守志
失限日之後不須立發置一小牀無日設清水六齋食果菜供
養更有無不須別經營也
後魏崔光字明時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疾甚勑子姪等曰
諸聖吉凶開皆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汝子手敬子足而
今不用後吾如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大功不成恨有遺
恨使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以死報國慎短命也夫復何
言運可送我還宅無力雖微神明不亂至第而葬
李謐為齊州刺史將行謂左右曰吾嘗為方伯臨青州彼中士
女屬目若興過東陽不可不好設儀衛使征夫觀者改容
也安人導其誠
陽固為前軍將軍著於終制一篇務從儉約臨終又勑諸子一遵
先旨
張烈累徵不起臨終勑子姪不聽水漿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
子貴事行焉
裴俠為荊州刺史卒遺令不聽請謚不受贈襚諸子皆遵行止
權葬東郊無墳樹
府　八百九十九
裴國為荊州刺史卒遺令不聽請謚不受贈襚諸子皆遵行止
權葬東郊無墳樹
於國無功若朝廷復加贈謚宜須固辭若敢受子孫則
非吾子
宋隱微沈不就職終謂其子曰若能入順父兄出弗緇黨
不能審貴而虎延門戶累爾志吾吾是為斯死心也使兒
就僧視為大聖卒大夫卒遺戒永恰入棺蒲履勿飲斂上唯蜜
香薰身白緻清水而已
崔休為太師以老致政開第六年薨子第遺令曰古者
葬官皆為大師以老致政開第六年薨子第遺令曰古者葬官皆為大師以老致政開第六年薨子第遺令曰古者葬官皆為大師以老致政開第六年薨子第遺令曰古者

李勳爲司空遇疾謂弟朝曰我似得小差可置酒甲宴於此堂上妻女悲驚下列子孫皆號哭朝曰我自卓必死飲生汝一別兩路永絶泣誰言從差可未須啼泣勳啼止朝又曰我以來我見房玄齡杜如晦戴胄侯君集皆垂髫髽髻於我前拜今悉已喪亡我有如許先大將以付汝汝可防察有攜行不論文武非我舊人急打殺後妻如狐媚已下有兒而嬭住見養者聽之餘並放出事與汝即移入我堂撫恤小弟遠我言者同於我死後略不

棲語弼等並遵行遺令

郝處俊則天時爲太子少保卒其子祕書郎收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送之事上不許仍申裴炎曰處俊臨亡且告君曰生既褒益明旌死復何煩貴冒目之後儻有厚贈物及歸塗遠送者皆不受官司供給亦須素戒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

姚元崇宗楚客同空遺令訓子孫其略曰古人云富貴若人之營生貧賤者人之營死吾生平之時薄於自奉故不爲後代之謀今身沒之後務從節儉若違吾意是不孝子也

開關關心來吉籍所載德薄任重而能壽考者鮮矣急流勇退古之有也故老子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吾今之有也故老子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吾今之有也故老子曰功遂身退天之道也吾今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九　總錄部　三十四

致仕

昔周任有言：「力就列不能者止。」故七十致仕，謂之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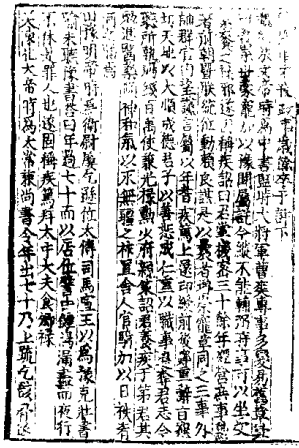
卷之義者，蓋由古道也。周之盛，及戰國，皆有引年老致其官，或得厥休閒，優老從容之義。下公孫臣、尹奇者，懷事立名，遂乃能順義知止，上封符，疾頹齒骨衰，遂乃致仕。或以避寵辱，貪念退藏；或以固守名，氣濯污，漸擯去榮觀，式尊典，謝而歸山。二君皆不厚其私，其禮秩加二等，殊於庶人。至老成而屏居，皆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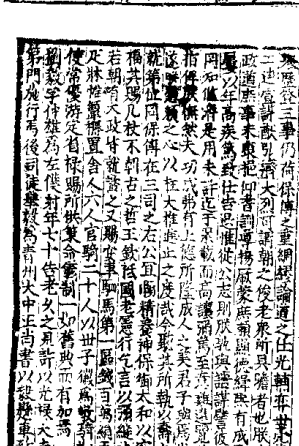
商伊尹，告歸乃陳惑干德，作「沮」命于先王，作「終」。石碏請老，莊公乃「授」。

漢蕭何，高帝六年，封酇侯，位次第一。十一年，從擊陳豨，還，高帝數使人問相國何為，何為帝方征在外，因為自污，貸民田宅，以自汙。上大說。

曹參，高帝七年，為齊相國。參既為漢相國，清靜極言，以安百姓。於是天下以寧，參為人木訥，不好文學，重厚長者即以為丞相史，吏欲以文刻深，反之，務在清淨，合道。

曹參，惠帝二年，為相國。參代蕭何為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





不宜苟以辭榮
傳曰賢哲以國爲憂遯位就藝常侍貪寵祿棲鉞乃非忠益
傳曰賢哲以國爲憂遯位就藝常侍貪寵祿棲鉞乃非忠益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華表爲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白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弊王事前恭匪懈而以疾固辭豈表難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冰百斛
庶保遐齡興祖同門施行馬
庶保遐齡興祖同門施行馬
庶保遐齡興祖同門施行馬

[illegible]老表衆致仕者之
[illegible]經爲長孫嘉[illegible]一百一十歲聽歸老賜大[illegible]東川以爲[illegible]其
[illegible]并築城即魏[illegible]使朝廷每有大事輒馬[illegible]訪[illegible]
萬[illegible]爲中書令獻文初以老疾頻上表乞[illegible]歸不許然是[illegible]
[illegible]告老詩又兼太[illegible]中書監懷州刺史至孝文太和二年又
以老乞退[illegible]許以章不[illegible]許遂[illegible]
[illegible]寅年十餘歲[illegible]章不聽許遂以疾告歸其年[illegible]
[illegible]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老可特給右光祿勳大夫給其
俸祿當時大臣以為榮
唐高祖武德元年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太師
太宗貞觀元年以太子太師蕭瑀為尚書右僕射
二年以太子少師蕭瑀為特進
十年以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太傅
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八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九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五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六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七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八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一百九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五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六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七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八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二百九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五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六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七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八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三百九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五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六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七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八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四百九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五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六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七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八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五百九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五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六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七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八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六百九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二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三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一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二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三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四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五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六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七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八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四十九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五十年以太子太傅蕭瑀為特進
七百五十一年以太子太傅

[illegible]之加金紫光祿大夫階勳封[illegible]
[illegible]之加金紫光祿大夫階勳封[illegible]
[illegible]令朝廷[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官而擇其宜之有司奉行不違使得能賜私室養疾衛明
止班官滿下死所職缺全之堅藤在處長養老之風成於聖
代日華遲遲天高聽卑瞻乎軒陛伏增感激謹奉表陳乞于詔
許之仍令全給傳乘孫乃遷歸東都私第開門養老之事以就醫藥
聞者美焉以年老累表陳乞優詔許之除國子祭酒
致仕
唐崔元翰爲太學博士以老病表乞骸骨乃拜吏部尚書致仕給
全俸祿
孟溫禮爲太子賓客以年踰喜壽表求歸侍詔許之除授如舊
員仍全給俸祿
韓愈爲吏部侍郎到史請老以太子太師逸羣常於林園携筇合觴
修謁優遊閑暇不交人事自號十六翁
白居易爲太子少傅以年老懇致仕
[illegible]太子賓客分司東都特制[illegible]元和元年[illegible]

遷御史以論王伾貶開州司馬[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弟昔顗遷鄜州刺史兼鄜坊丹延等州觀察使
鄭居中以中書舍人致仕居中少有時名楊歷清貴臨老无病名利以疾辭官遂遊名山一日揖賓客訣辭妻孥出遊已備巡禮在于筆床茶竈之間終焉
梁蕭徙周以前秦宰相卒使除檢校司徒兼左金吾已前皆致仕從周病風不任朝謁故也
韋貫之爲河南尹兼六軍諸衛副使以病請守太子太保致仕太和文聖政太子太傅
裴垍唐宋爲太常卿初受禪之歲月尚書右僕射闕復一年上章告老爲司空致仕
張宏靖乎中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中風於私第太祖命使問望日除刑部尚書致仕
崔虞薛廷望仕梁爲禮部尚書同光初在京平定詔前以年老

賈緯爲湯陰令政績第一河南尹張全義奏授汴州判官全義以緯年老辭職全義怒謂緯曰判官年未滿五考而求去何也緯曰某家有老母不願遠離左右全義嘉其孝順改授河南府戶曹參軍
張鷟爲鳳閣舍人時宰相張易之兄弟用事鷟懼禍乃上表請外易之以鷟文學優贍欲令著述乃授鷟秋官員外郎
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以其年老表請致仕詔賜帛二百段米粟稱是
張昭爲禮部尚書太祖以其年老表請致仕
梁唐薛廷望仕梁爲禮部尚書同光初在京平定詔前以年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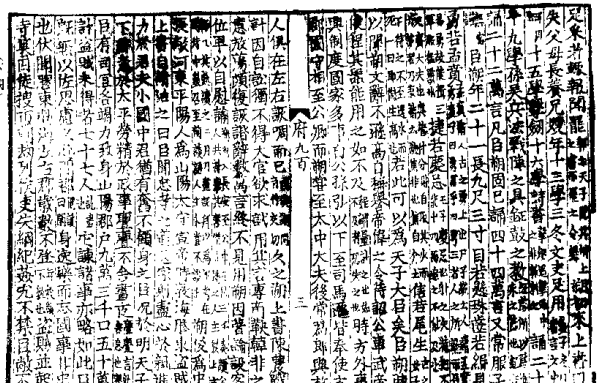
孔穎達以前河南府陸渾縣人貞觀中請老乞骸骨太宗太子太師致仕
竇威爲太子少保表請致政詔以本官致仕兼許朝謁
范質爲太子少保表請致政詔以本官致仕兼許朝謁
裴思禮以前左監門衛將軍檢校右千牛衛大將軍致仕
趙光逢以前守太子太保致仕時年八十餘
侍中以太子太保致仕初光逢累表請老太宗以其年高不許及表請益堅乃授太子太保致仕
李昉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致仕
竇貞固以前邠州刺史除昭義軍節度副使檢校太傅致仕
梁漢璋以前鄧州節度使除太子少師致仕因病也
王建立後唐長興初以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致仕
祕引退表辭甚切建立之也蓋射慕李廣故後唐李嗣源有甚似命焉
尹玉羽後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遷將作少監太府卿李臣猷延卿子受部而卒玉羽所著有從訓人曰庶孽代宗十四伯也及高祖入洛即頒其書於所司所著有從訓人曰庶孽代宗十四伯也及高祖入洛即頒其書於所司
賈緯爲湯陰令政績第一河南尹張全義奏授汴州判官全義以緯年老辭職全義怒謂緯曰判官年未滿五考而求去何也緯曰某家有老母不願遠離左右全義嘉其孝順改授河南府戶曹參軍
張鷟爲鳳閣舍人時宰相張易之兄弟用事鷟懼禍乃上表請外易之以鷟文學優贍欲令著述乃授鷟秋官員外郎
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以其年老表請致仕詔賜帛二百段米粟稱是
張昭爲禮部尚書太祖以其年老表請致仕
梁唐薛廷望仕梁爲禮部尚書同光初在京平定詔前以年老

王建立後唐長興初以澤潞節度使檢校太傅致仕
祕引退表辭甚切建立之也蓋射慕李廣故後唐李嗣源有甚似命焉
尹玉羽後唐清泰中爲光祿少卿遷將作少監太府卿李臣猷延卿子受部而卒玉羽所著有從訓人曰庶孽代宗十四伯也及高祖入洛即頒其書於所司
賈緯爲湯陰令政績第一河南尹張全義奏授汴州判官全義以緯年老辭職全義怒謂緯曰判官年未滿五考而求去何也緯曰某家有老母不願遠離左右全義嘉其孝順改授河南府戶曹參軍
張鷟爲鳳閣舍人時宰相張易之兄弟用事鷟懼禍乃上表請外易之以鷟文學優贍欲令著述乃授鷟秋官員外郎
孔穎達爲國子祭酒太宗以其年老表請致仕詔賜帛二百段米粟稱是
張昭爲禮部尚書太祖以其年老表請致仕
梁唐薛廷望仕梁爲禮部尚書同光初在京平定詔前以年老

有第年慢三至北限各水面祝圖獨曾屋違薨慵木文昔老老
軍遠掌次日聚養度天和保其無營乃通知
張有表天福中以前史官右僕射上將致仕
裴晞為三部尚書以年老在乞致仕許之
自製
梁文矩天福二年七月以太子少保表求致政勅曰昔樂毅之
去就之常分保始終之令國風許退身益善矣太子少保梁
文矩為仁舟已久道事君烈士高名久動思務閑逸之人宜
保優崇於寵榮東都留司之設可太子太保致仕
後唐攝高祖幕府中為右散騎常侍檢校司徒於拜郡致
拜一坐罷至班列中有之白而見之皆謂論語曰此而下稱
會稽縣人
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九　十九
仕而上章乃除戶部侍郎致仕
周類衍曾開運中自御史中丞來徵侍郎致仕得請歸
於汝上太祖廣順初以兵部侍郎戰入為禮部尚書三月三
竣聚官之禮表更部考功解職至是表請老乞歸許之尋
退老於東平營緣道二州敬相望時論美之
安審琦太祖廣順中為邠州節度使居鎮河目疾暴作上章求
代歸於京師養疾累年拜太子太師封魯國公致仕
白文珂廣順末以前西京留守兼中書令加太子太師致仕上
對辭國公漢室開創文珂時為河東帝以舊恩待之故有是命
祖訓萬壽宋建隆二年自節鉞上章乞致仕詔不許
宋琪開寶七年以國子祭酒上章乞致仕詔不許
世宗顯德元年八月以太子少師郎國公致仕為僧不允至
其年十月復上表固請世宗曰文珂未老筋骨康強何遽求
退老非所宜也止宗曰文珂未老筋骨康強何遽求
退老非所宜也止宗曰文珂未老筋骨康強何遽求

[illegible]
府元龜卷八百九十九　二十
冊府元龜卷第八百九十九

之自薦其能幹以效用於世而知己未遇良時難偶屈而
直雖處於榛莽夷一朝便遇有以薦五路是拔自泥塗
才展施於廊廟政而見於行事者也至有陛危制變而奮
命出難而申其術居上治民而成務切問近對以盡規
舉賢以武形備名而副實者已睹前載自古迄今人情
乃跡殊之士不羈之才以顯名於代而貴職是耶書傳所
著可得而言不試帶
毛遂趙平原君平王客也平原君以秦之圍邯鄲趙使來救合
從約與食客門下文武得備二十人偕行平原曰
使者自歎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喜士故不遠千里而
以從二十人偕不外索今處一人無所求以這備
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
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
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
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能也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
使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
與之
漢鄧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衣食素
與里中儀封人善儀封人愛其兄子入為騎士騎士從容言
食其賢欲薦之食其謝曰吾聞之王者不以天下私人
諸侯不以國私人今高陽雖小吾之鄉里也願為
騎士從容言



公直　直　服義

公直

晉私之謂公正曲之謂邪直君子之謂德仲尼上古之世稱王之道廢則情勝矣理恩克於義由利勝於政以勢廢百年時加中庸好是正直執不回之道守無頗之性則喬能獄訟可占而當而行閨避於權右刑奏列而無隱作問遺而不顧故能成刑設之鑒垂後世之軌範也

史魚為衛大夫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叔向為晉大夫羊舌肸與雍子爭邑叔向理直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曰三人同罪俱生殺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邪也罰當其罪邢侯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賞以勸善為明義以禁惡為忠殺親益榮猶義也夫

解狐為趙簡大夫與邢伯柳有怨文侯閒於解狐曰賈人阿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狐對曰邢伯柳者鄙人殆可文侯曰是文侯將以邢伯柳為西河守邢伯柳聞左右譖言我於君左右皆厚解狐以邢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言吾可以為西河守乃德子者也故子之讎也今子為我薦之解狐曰直言子者也君子之行公好惡與義相經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誅矣子勿憂也墨者鉅子腹䵍秦之墨者也秦惠王謂曰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傷殺人也夫殺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為之賜必勿誅今吏誅柔腹䵍不可而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唐郭子儀為人勇有謀公廉公嫉私善問遺雖所愛請舍無所聽常稱曰吾聞出將入國當盡職在節上不終不顧妻子矣官至尚書令兼中書令汾陽王

當食程衣祇而已今乘坐市列取求利市利市亦可引

辛氏乃雨

後漢任延拜武威太守光武親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於君孝子不背於親今臣之節上下當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且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

馬嚴拜為五官中郎將行長樂衛尉事陳留太守歲當之職乃責無狀又實動多衰請其家不宜親近嚴言以告實憲兄弟由是大失權意

逢紀字元圖漢末與州牧袁紹紹紀軍事初紹去董卓出奔冀紹收及紀俱詣紹紹不為禮紀有計策甚親信之與共謀事後紹定冀州紀用與紀不睦或有讒譖於紹紹紀疑紀天性剛直古人之節不宜疑之紀曰君不惡之邪紀答曰先日所爭君君情令所陳者國事紹善之卒不廢配配由是更銜紀為親善

蜀揚洪爲嗣郡太守後爲越騎校尉領郡如故年亟相請爲光
此住漢中欲用張裔裔留府長史閻洪洪對曰裔天性剛
峯長於治劇才誠堪之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留向朝
助情偽差少裔雖從但下效其器能於事所善勿使與洪親
善裔流放在吳洪爲嗣郡子郁亦郡更被過受罰不降原後
裔後還聞之深以爲恨與洪情好有損及洪見亮出至裔許具
說所言裔舍洪曰卿代子矣明府不能上時人或疑洪意自
欲作長史或疑洪知裔當處要職後事也後裔遷
司盛校尉參述不和至于於很亮與裔書曰君昔在楊營護
吾之用心公不知昧後流言南海相爲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
還委付大任同契王室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道塞
轍相益豈有閒以相明橫不相謝也況吾但委託於無偏而
君不能之邪論者由此以譏洪無忠貞之節爲鄙矣
亮卒後裔坐事徙建寧郡
事由盛衰見傳

郭瑗爲尚書郎令史時尚書杜預有所陳瑗多所駁正之以
公方者稱於是乎太守曹攄石季龍大司農李龍時少
子世爲太子世方十歲母劉曜女有寵季龍與張豫李農常議
勑公卿上書請立嫡不得舍長而立幼季龍曰天
下業重不宜以是以不敢專也季龍曰吾忠臣也然未達朕
意張豫李農知吾心矣共大會之
晉王建立初仕後唐爲代州屯候將崔宗鎮晉陽以能
遠父使事卷其不肯擾於民者必捕而答之非宗怒之多
爲則宗所護由是知名

直

仲尼有言曰民之生也直又曰枉向古之遺直也詩曰彼已之
子邦之司直斯皆夫正直之德之謂也蓋夫人者稟五行之秀
有二儀之所純粹以充剛斷外發於言正色必守其名節而不
[illegible]

抱義以繩於雅俗歸是遺榮華之世而無所懼讒佞之口而
無所諂或棟天災之應能或言時政之闕失不乾次於榮利不
附比於權勢所蓋古人所難也若乃揚搉任已計謀忠於國
在夫君子之德也亦用論次賢愚之者而揚善
能意見魯王
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竊聞好直之士家不藏惡國
故蓄意焉能直宜王慾曰野士能意曰以而好之故而行之王
胡不能與野士以草其所好王乃舍之
後漢郅惲字君章汝南人明天文知讖父冉爲西上長史冉
書王莽召冉詣闕冉以重其人惜其物故遣機衡垂日月含元包
一數陶岳類顯表紀世興録豫設漢歷以長孔爲赤帝以不使異
或後人亂持管者順以成德慶者通以取容神器有命不可虛
據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今就臣位轉禍爲福創代享天永命陛
下順而受取之天還之以天可謂順命矣若不早圖其
[illegible]

免於禍也且臣聞堯舜不以天願自與故禪天下陛下何以非天
勳以自累也天高陛下聞父臣治陛下孝子父教不可辭子諫
不可拒惟陛下留神察天意即收璽紱勑以大通橋以理海
經識難即害之使黃門近臣有能分明告狂病愈不言洩漏
憧乃執目晉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臣所能造遂案其言
教得出乃與同郡鄭衆論讖著赤伏符後爲長沙大守左轄
牛邪令陵人爲公孫述將軍延岑所圍日夜攻城轄乃令父
曰昔武王伐紂先觀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後乃定
侍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爲討賊者也
邪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稱爲合之衆欲以爲所向無敵
多乘乘序與帝無異之說是以陳勝起於大澤而山東
井公共工倉卒從風即人性清高未嘗將兵五王
五王皆共好賓客更遣請其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武皇
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詣說五王求錢千萬以供賓客

人笑劾之丹不得已就至就故為歌笑說辭遂接之食丹惟去之曰以君依能供奉故敬過何其遽尔更衣盛饌以食公孫君而君至左右進羹丹欲口吾聞養猶人事以養親人事以養親已而令去羹自尽隱慨不與人事以養親吳良字大儀為國渭人初為郡史嚴昭奏補史入賀門下掾主簿主者諮事人初為郡史嚴昭奏補史入賀門下掾主簿主者諮事人數論死狀願分受其觸太守歡容而止論罪轉良為功曹恐以言受過遂終不肯觸使為司徒長史辟屢大議輒據典不希旨屢沿以徵時譽

子里馬省吾雖三公有所選舉心不敢志而所欲不用也吾兒子當勉之後十年起而實踐吾子有焉華心者視而貢之

孔季彥會稽人世多孝處不詳父命延光河南人南陽大

若如斗帝論君前後之一極陳安危乃召公卿議之議郎鄧

親問其故對曰此皆東海之厥也今貴臣擅海內之重據

下宜順聖德憂恤二老帝默然矣右特進二

曹褒字子孫元初七年鄧太后臨朝有事於南郊褒以吉

之日當執事褒本意欲以盛禮光國而反為儒者所譏

之以為褒博洽通人多識舊事故使典定禮儀褒乃

稽合古今撰次其事以為漢禮百餘篇後以母憂去官

服闋拜侍中褒以父喪不應復典禮事固辭不受

岑晊字孝山南陽人也父豹為縣功曹晊年十四隨父在

府晊常白衣執刀侍衛豹後為人所讎晊追殺其父讎

無所害陳更部尚書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弟樂

詣野越王侯張奐為武威太守以敦崇學校為務

阿及蔡王興以邪佞為大司馬軍旅皆決於興興以

心召吾吾為不可今孤危若君何能久也君曰如此以大

作王以至於難世疑者然君權契為能救時耳如大

事成則以神武英謀攘夷狄以尊王室功德之美誰

能加之若不可救亦以一夫而矩千乘為天下之

恥吾之所以留者為此耳今王室多難忠義之士

恐招聖主之誅故不敢至也願奇之

謝承字伟平會稽山陰人也父寧為尚書郎早卒承

行業文章為一郡之冠郡舉孝廉不就

後趙王倫篡位中為石崇綠珠事之寵未衰遽欲收而止復至左衛將

軍劉琨名人中書其部無人牛餘人也子南以鮮卑騎至鄴城琨

病不得見弟仲引入領軍官賜其所食之食弟仲怒不食曰吾

以聲聞致災今復以食亡身死無恨左右言二刀見弟仲數日兒死來熱邪仲子時年小能

父所立兒小若不堪天下必亂當宜愛此小頃憂厭也輔等因思歸之心共為蕃盛所行殘賊此成擒縛若先請效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天仲性猶尊卑皆狀之李龍恕而不責南無封字敦煌人為兼客使吏部尚書德宗超酬位政出權壞多違舊章憲度乃頻疏論列以為不可德宗不從及貞元末竟為盧杞所構敗起不能終其事

楊綰吾輩應居朝廷之首倡為儉素以變時俗若不率先何以為訓今喪事一從儉約布衾三幅送往事終之後冠帶而入

崔祐甫為吏部侍郎時有選人將赴官謁祐甫祐甫謂曰君有何才業對曰某善於書計祐甫曰君能為我一算乎對曰唯命祐甫乃令算天下戶口之數其人竟日不能對祐甫曰君不能為一算何以為官

李揆為相時有選人將赴官謁揆揆謂曰君有何才業對曰某善於書計揆曰君能為我一算乎對曰唯命揆乃令算天下戶口之數其人竟日不能對揆曰君不能為一算何以為官

舒元輿為侍御史時有選人將赴官謁元輿元輿謂曰君有何才業對曰某善於書計元輿曰君能為我一算乎對曰唯命元輿乃令算天下戶口之數其人竟日不能對元輿曰君不能為一算何以為官

右皆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苟希帝旨徒繕此言李文博為司勳郎從事在洛下曾語及銓相選於衢路立數謂之同公生乎志尚唯在正直今既得為銓衡故應有會慕此來激勵揚清所為多少文博該博精覽曰夫清其流者必澄其源正其本者必治源混雜曰免十金豹守亦何所益其聲氣強不知足謂皆此類也

劉子玄為秘書學士秘書監撰國史監修大臣多不關預子玄每言及此輒發憤曰劉向揚雄為人不遇唐虞揚馬司空世德文好詰人之短不能容善意為子華

府九〇一

舌大夫已有成事何煩往也子鳴亦嘉歎之

後周韋夏憲司農卿東雍州刺史時有選人將赴官謁夏憲問其鄉閭及其家事次問其才業對曰頗習吏事夏憲曰刑法者治國之具不可不學汝何以為官對曰某少時曾讀法令夏憲曰讀法令何如學為官對曰某讀法令已熟為官自然明了夏憲曰不然法令者是為官之具譬如人家有斧斤者欲以伐木有繩墨者欲以取直為官之人必須先學為官然後讀法令譬如伐木取直然後用斧斤汝今未學為官而讀法令譬猶未伐木而先斧斤未取直而先繩墨豈得木直斧利乎

周元諧為涇州刺史時有選人將赴官謁元諧問其鄉閭及其家事次問其才業對曰頗習吏事元諧曰君既習吏事當知為官之體為官之體在於清慎勤公清則人不敢欺慎則事不廢勤則功自立公則人不敢慢今君習吏事而不知為官之體雖習吏事何用為官

右皆言於帝曰臣一心事主不曲取人苟希帝旨徒繕此言

府九〇一

帝務善道

楚元王子孫庶孽人也莫元三年德宗即位新居辛元宗門曰百姓樂享對曰不樂帝曰何以歲頻檢行不樂享對曰蓋由陛下詔令不信於人所以然也前詔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徵今非理而諫求者殆過之又云和雜以百匹為準不識一縑而雜取之始去所雜果悉納於道今則道致於京師行路勤渴歎百里車推牛斃破產者役不能支也百姓嗟苦如此何有於樂享帝默然良久曰卿言是也詔而多不奉之亦恐陛下深宏之重未知之也帝感其言因詔復除其家

武儒衡元和中為諫議大夫兵部侍郎中道不回嫉强太甚然不玉大任

服義

益古之君子不飾其非不遂其過周旋進退義之從其或言之失中事有踰矩應能革改悔尚可述乃若方閒之士形於規

之不謁而歸文子聞之篇而佳曰吾不善亦告我何其速也對曰文子之室鄭其旁而謀之加衛石焉顧謀疇之大夫猶之士首之備其物義也從其命禮也今子其勿也義禦而忘禮吾何以堪之子曰然吾子之言過矣吾聞之大夫敬禮而畏死士義而輕死今子以大夫之位而輕士之死義禮兩亡子其圖之文子歸令之勿復也匠人請營壞之文子曰毋壞仁者之為也譬若不仁者之為也毋壞將使後人思之也其鄰者

夫事無細巨守有官師之典小而紀之大而綱之故門司有常凡有請訓之課通識之士所以察官之勤惰考績之黜陟也宋武帝永初三年詔曰朕之寡薄屬當艱運政道多闕民未蒙義之益而有傷化之弊每思改張以稱斯望而官人未稱時或乖失頃者以來貪濁之吏不革其心或因緣以招貨或侵漁以肥己或割剝以致富或殘暴以威物或聚斂以自豐或託公以營私或因事以生奸或假勢以取利或割公以潤己或損人以利己或以官物而貿私或以私物而貿官或以官物而貸人或以私物而貸官或以官物而與人或以私物而與官或以官物而換人或以私物而換官或以官物而賣人或以私物而賣官或以官物而買人或以私物而買官或以官物而借人或以私物而借官或以官物而賃人或以私物而賃官或以官物而賃人或以私物而賃官或以官物而賃人或以私物而賃

府九百一　十三

[illegible]婦人而后行禮[illegible]從者曰禮與[illegible]曾子曰夫知者且也[illegible]子[illegible]曰胡爲[illegible]共不可以反宿也[illegible]從者又問曰禮與[illegible]曾子曰諸子游問於[illegible]子游曰吾聞諸夫子曰[illegible]小殺於戶內大殺於作階[illegible]公即位也故喪事遠而無[illegible]曾子聞之曰多矣乎子游出[illegible]曾子謂子游裘而子游裼裘而[illegible]曾子曰[illegible]子游曰[illegible]曾子曰吾聞諸夫子[illegible]子游入[illegible]曾子曰[illegible]子游曰[illegible]曾子曰[illegible]子游曰[illegible]曾子曰[illegible]子游曰

人丈夫宜有懷遠然而不使之者乎今見倘必爭劍之恨如
此則不欲與相見各學府也得常朝集則終年不相見也
徵恐曰不然賢簡相契不畏秦王哉而孤欲者為國也臣
之趙尚有死秦者豈安可以忘之乎乃為偽號遣使具酒食
請會秦置人界一人皆趨入之徵恐乃出袖中匕首以
徵恐恐動兵欲道而走左右前斬之秦以道稱疾不
徵恐恐左右引見將使坐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病兒安
得私鬬今日既分之明旦各是並坐為歡遂共和結交而
去

魏晉齊光禄勳崔玄伯卿公謙開敏善談論太祖後使
聘姚興興令羣臣論公謙與興書興大悦之令成其名興自敬不
及之謙也興為北海相在郡教授計畫往公府以為
主簿為司空陳羣所重羣每稱公謙為

王經不能屈其志也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濬表
請出軍接闡詔報不聽濬固爭之詔乃聽濬出軍
濬既至闡果反濬擊破之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濬表
請出軍接闡詔報不聽濬固爭之詔乃聽濬出軍
濬既至闡果反濬擊破之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父瑜字子瑾有俊
才繇少與從兄子侯同門學俱以知名瑜早死繇
哭泣哀慟感動鄰人及長為太傅

晉劉毅高祖中郎將寄居京口與帝大司馬初置府掾屯
京口王愆期與毅俱為掾愆期性粗疏而毅每輕侮之
愆期放言曰天道助順故王含敗絶不可因亂為亂也
毅曰天道助順故王含敗絶不可因亂為亂也
愆期不平毅自此不與交言

魏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父瑜字子瑾有俊
才繇少與從兄子侯同門學俱以知名瑜早死繇
哭泣哀慟感動鄰人及長為太傅

晉劉毅高祖中郎將寄居京口與帝大司馬初置府掾屯
京口王愆期與毅俱為掾愆期性粗疏而毅每輕侮之
愆期放言曰天道助順故王含敗絶不可因亂為亂也
毅曰天道助順故王含敗絶不可因亂為亂也
愆期不平毅自此不與交言

晉王濬為益州刺史時吳將步闡以巴東來降濬表
請出軍接闡詔報不聽濬固爭之詔乃聽濬出軍
濬既至闡果反濬擊破之

晉齊光禄勳崔玄伯卿公謙開敏善談論太祖後使
聘姚興興令羣臣論公謙與興書興大悦之令成其名興自敬不
及之謙也興為北海相在郡教授計畫往公府以為
主簿為司空陳羣所重羣每稱公謙為

王經不能屈其志也

調閒仕澄寧而止到郡以吏言閒發曰吾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

高拔秦停中是時隸州都督鎮方疲於轉餉拜庾方卧托寧疏通諸蒼曰閒今運粟西蕃何以為哉方牝陳其意於是為敘列政之要數百言萬遂起坐呼松小字曰阿劉故有才具部署有方為羌狄大夫皆敬憚居延之於酒喧呼不絕而鮮醉延之心服謂夏侯湛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理叫梁潛字泛濟公弟也續性寬真好飲言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嗣子名曰口口辯無礙善風談論

後魏李謐少好學博通諸經尚中太常卿劉芳推問貢義語及中代興廢之事久歎曰吾若遇高祖時中太常非僕有也高祖以風儀正名會高祖書令高鑒行司徒事迎送迎於路時人為之功郎中以方直自業貢不詣雖碩不見敬乃遷鄧曰吾一

生自謂无妬觀矩今白羊鮓不如封生遠矣

隋許道衡中高當世以高構有清儀所為文筆必先以草生辭有所試詞道衡未嘗不嗟伏至司隸大夫

趙李播為檢校雍州長史弟有權下臨而肆其人嘗播言曰公以賤之人辭則礼所不及豈家有長幼不敬外人到之家過則公之權出非便請從此辭拜即自興其禮

李神為雍南節度使因朝於京為屬邑令所凌大奉命取蛤且曰其價數多凍寒滴水成凍蛤若生於水猶可活而戎蛤於溪泉非汝身而不取貧賤一到甚難命不殊蛤而止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一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二　總錄部一百五十二

貧　安貧

六經其四貧困於財之謂也仲尼亦曰貧與賤是人之所惡此言其雖恥也又曰貧而無怨難也言其多有也在昔先民亦有恒言或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或乃家無儋石室如懸磬褐不完菽水屢空或藜羹不糝或簞瓢屢空或藜羹不糝或簞瓢屢空或藜羹不糝或簞瓢

貧在朝庭人謂鄭仲御者今疾病困甚求自鬻邛邛反溺位何
鄙也終為京兆尹
貢禹字少翁瑯琊人大夫上書曰臣禹年老貧踈家業不殖薪
儀妻子糟糠不贍布被不完
三十敢陛下過意臣禹因百official以備里馬
陳湯少時家貧父母喪葬不辦州里所捐西至長安求官得太
官獻食丞
東郭子雅主更過邪人父世農夫至卿好學家貧賃舂供養用
楊雄以病免復召為大夫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
君載酒以從遊學
張竦博通群書有材事才名之貧賤閉門論道經書而已
及王莽唐為郡守封侯
陳留高士孔子張安世家貧無有輿車假常單步荷擔上下後

漢課議大夫卒
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也少為郡功曹清貧好學常以日中
後乃得一食
桓榮字春卿少好學從博士九江朱普受歐陽尚書事貧窮無
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至太常
周紆為郡功曹家貧以自賃舂為業
宋惇少孤家貧以母老不仕
申屠蟠字子龍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果致不起於
家
袁閎字夏甫汝南汝陽人也家貧無以為業常乘羸車至田舍
運糞還家以為常
程曾字子山起家為郡小吏以為秉常乘羸車至田舍取糞還
里後遷長安令不至官遷淮陽引歸山中
程秉字德炤少受業於潁川荀爽家貧無資常客傭以自給精力不倦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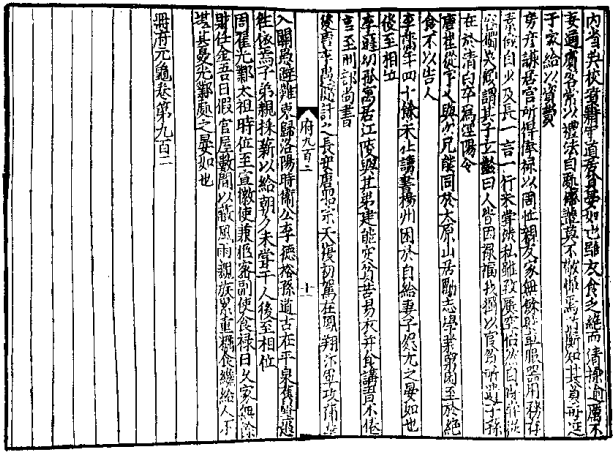
有轉易貨財初為許州司戶參軍丁憂家貧資需新以終喪制吕温
請州同使人少孤貧不能自振里人程霞重其才厚與資給遊
游京師後位至荊南節度同中書門下二品
高適字達夫以詩知名薄於事業宋開府儀同三司
馬周少孤貧客於博州常依止於人以長力為人賃舂與
同舍者數十人皆奇周相謂曰我輩當各言志所願周曰願
得長安大宅良田廣宇使足以庇數十人坐而舂者皆笑
之周不為意
韓滉字太沖相玄宗開元中為京兆尹滉少貧苦嗜學
家無儋石之儲
李勉字玄卿為汴州刺史時有人遺勉馬一匹甚駿勉
愛之然度其來非義即還之
李密為隋末盜有眾百萬後為王世充所敗率其餘眾
歸於我國高祖以其名重海內待之甚厚
李靖為隋末盜後歸國為行軍總管
李勣為隋末盜後歸國為行軍總管
王珪為隋末盜後歸國為侍中
魏徵為隋末盜後歸國為諫議大夫
劉文靜為隋末盜後歸國為納言
秦叔寶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左武衛大將軍
程知節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左武衛將軍
尉遲敬德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右武衛將軍
張亮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左衛大將軍
侯君集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左衛將軍
劉弘基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左屯衛大將軍
柴紹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右衛將軍
段志玄為隋末盜後歸國為右武衛將軍
周瑜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後為大都督
魯肅為吳將孫權以為贊軍校尉
呂蒙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後為大都督
甘寧為吳將孫權以為折衝校尉
凌統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蔣欽為吳將孫權以為中郎將
周泰為吳將孫權以為平虜將軍
陳武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董襲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徐盛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丁奉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諸葛恪為吳將孫權以為撫越將軍
全琮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朱然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潘璋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賀齊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徐詳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皎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韶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桓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瑜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奐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泰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賁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輔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翊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匡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堅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策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權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亮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休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皓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和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登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慮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奮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霸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班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育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賢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肅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恭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敏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順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達為吳將孫權以為偏將軍
孫魯通

拾陳留長垣人年二十歸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敝衣
疏食垣澤中行吟經書過父父笑之謂曰婦二十五子而自業
貧事寧可救乎垣曰先君何嘗以貧累子廉
惟安坐之子也父卒剽賣田宅盡與諸昆弟貧者竭盡
內所有以配醇酒賭博業將人多以錢之度數不改垣取足而
已不治產業位邊郡而食貧廉
華彪扶風平陵人祭考廉陽郡中以病免還歸教授安貧樂道
恬於進趣
竇融孫伯向少好學有文章安帝永初中三輔遭羌寇避難東
國家於外黃在小合山南陽間多附焉居貧逐戶賣食躬勤著書
講誦不輟
李恂燕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歸鄉里潛居山澤繩床瓦甕惟
與諸生講論自給
向長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以貧無資食每事者足餘焉

受之泰然而反其餘
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家貧屢絕糧窮居
自若言操彌堅政國里歌之曰甑中生塵釜中生魚范萊
無煙竈常絕火單貧難資自非手力不取之於人位至光祿大夫
劉寵會稽山陰人也父卒喪母兄同居寵毀瘠過於禮
兼論讓而籍收妻子悉還之寵乃與母別居躬親供養
異謝問不休德以脩德勤事乘不解帶躬親滌濯母未嘗
知有家事焉
晉楊東垣絕巧而好觀古中有一部尚甚貧乃激水圍之每旬
月居其下以假康居為卿向秀共觀於大樹之下以白贈給
官至中散大夫
劉淡水清遠有操尚奇嗜好仕伍鄉閭皆宗之
張廌州陽安人也為汗山縣令
成公綏字子安東郡白馬人性寡欲不營榮貴常歡飢餐其貞

如立
程曼字茂儁潁川郟人也父為郡功曹為人所害曼年十三
號泣追之晝夜不息後遂報仇縣義之景初中舉孝廉
王述字懷祖安貧約不求聞達位至征虜將軍散騎常侍尚
書令
吳隨之為廣州刺史有清操及歸京師敷叙小宅雖垣穿漏內
外才蔽六間不容妻子宋高祖時為太傅賜車牛車高起宅門辟
前趙陳元達以孫策舊將隱遯吳越道行詩術州郡辟命三年
四十不與人交通劉元海徵為黃門郎
宋陶潛字淵明柴桑人性嗜酒而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
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
蕭然宋臧質日短而窮往往遊詣潛屢空晏如也若為彭澤令郡
遣去
張興世吳興烏程人父家貧南朝宗孫之為武陵郡興世從之為客

吾度舊量亦所以清泰軍儀讓不敢
沈慧虔吳興武康人郡州辟九十二命皆不就年老家貧無食
經日之資而琴書為樂孜孜不倦元嘉初為吳興太守
凌慶之吳興武康人家世農業慶之後棄官歸隱屏居山澗散髮
白立庵至精中大解
劉秀字伯支彭城人也年十六時南郡太守王昶聞其名欲
以弟女妻之秀祖毋告之姑也方至亦師訓前世貴盛欲使
見之并雖欲窮貧不可以汙辱宗門堅拒勿從昶甚恨之
牧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威戚於飛鈞常勸通論以自慰焉
位至太常卿
隱逸
隋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琛周齊間著名儒行為西魏大統末為著作
佐郎於時軍國草昧公卿罕明禮儀劭留意學業博聞強記
而無矜色
隋李士謙博陵人世以農為業士謙少而好學不樂為官性尚閑靜



內省吳板宮驃騎亭道者今要如也歸友食之疏而清掃適厥不
妄通賓客常以總法自亂寒暄造莫不敬憚焉子知其必貴而遲
子家給以資費
旁齊諫君所將奉祿以周仕親友今無仕親友今無所將奉祿以周仕親友今無仕親
素位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濁亂雖至窶急怡然自樂非禮不
妄動或問其子士鑒曰人皆因祿福我獨以貧賤可以立志耳
在於清白孫寫經陽令
儒林從事文學掌文學於太原山居勤志學業郡召至於絕
食不以告人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父益山太守膺性簡亢以聲名自
律不妄接賓客雖貴重之門以刺通者不得入
李膺年四十餘未仕講養揚州困水自給妻子窮苦如也
後至相位
李膺幼孤母老江淮貧窮其弟建能安貧苦學不修
書至州訪尚書
建寓京師與諸計吏長安市偏名宗大模初篤在頴翔宗攻開京

入關與海難東歸洛陽時潁川公孫奮孫道古在乎泉貧窮困
甚悉以錢帛親族賑給以給朝夕未嘗干人後至相位
周崔光鄰太祖時位至尚書僕射嘗副使梁漢使還賜金帛
財任金吾日假官屋數間以蔽風雨親族貧乏悉以分給人不
堪其憂光鄰處之晏如也

古之作者爲辭不困言而鬼志至於執辭之巽從尺書之間述所以準繩而陳規誡者爲最文辭爲國兩漢之世炳然鼎峙國之後才士間出觀其指擿道論叙今古內盡於胸懷外極於瀟灑感周於永歎遺人於不能自釋於手故史氏所載非以爲繁文後學之能規模其芳

敝向使治子產曹治道以敝向使治子產曹治道以敝向使治子產曹治道以

皆有法制[illegible]
為吏者但史主[illegible]為[illegible]世者中[illegible]王[illegible]
入[illegible]門者衛[illegible]大行王[illegible]
史[illegible]今王[illegible]
夫[illegible]大[illegible]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下之不能畧日積勞取尊官厚禄以為宗族遊光寵者無一
遂初合耶吾所知長之效可見然此夫鄉者僕亦嘗與下大
夫之列賤日大夫遷下大夫遷中大夫遷上大夫此時引進綢繆恩慈今已躡形為庶人此時引進綢繆恩慈今已躡形為庶人
也閣也門外列也不亦慰朝廷羞簡也之士耶羞進也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士長無鄉曲之譽
入周衛之中出陪輦轂之間以為榮幸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蓋自魏其武安灌夫田蚡之
事發於一朝使天下之士各有所感故絶賓客之知忘
家人之業日夜思慮不過為陛下盡忠竭節自以為
主上明於知人必不我負也以為信於朋友必不我欺
也竊自負其志節以為國家之忠臣可以託不測之權
臨大節而不可奪此僕之所以長思也曩者王陵廷
詰陳平絳侯誅諸吕權傾人主威震海内平勃之徒
稽首畏事迺以公卿之尊下與倡優等伍主上遇之有
如此其甚也及至誅滅諸吕存安劉氏平勃之功於是
為最而絳侯反不如魏其武安之重者何也以其所
處之勢有以激發人主之意也今僕雖欲自奮於闒茸
之中欲以此時引決自裁效匹夫之節無鄉曲之譽
適足以發明主之不忠重增朝廷之羞耳夫以中材
之人事有關於宦豎之間者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
之士乎且西伯拘羑里李斯受五刑淮陰毀於鉗
奴彭越張敖為階下囚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於
請室魏其不用灌夫受罪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文帝以為陛下斬一將刈一旗也冯唐以老復為
雲中守景帝以為陛下不能以五利將軍魏尚不
能以千金贖馮唐以小過奪尚之功削其爵一級
此四人者皆有小罪不掩大美不虧小節不補大德
不滿小過不損大伐不累小德不減大功不絶小義
不沮大信不廢小愛不滅大忠不除小害不去大利
不損小過不滅大美不虧小節不補大德不滿小過
不損大伐不累小德不減大功不絶小義不沮大信
不廢小愛不滅大忠不除小害不去大利

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也有如此者則人主
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徇己奇美令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也隨而媒孽其短也僕誠私心竊不自料以為李陵
素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趨人之急有國士之風
身雖陷敗其所摧敗亦已多矣彼其本意將欲
得當以報漢也事雖不成其有可矜者素所畜
積也今舉事一以不合隨而媒孽其短主上為之
食不甘味聽樂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
出僕竊不自料以其卑賤

之愚以為李陵既與士大夫絶甘分少趨人之急有國士之風
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其意
且欲報漢將功補過固有可以暴於天下之心者
亦足以明主之不忠矣僕誠欲效愚以此指陳主上之意
而未有路以通之會東方朔曼倩等皆以滑稽之
雄自全於亂世之間安能以智計強諫於爭臣之
義以蘊藉之道排主上之逆鱗哉此二人者不
遇其時不得其主上安肯以國家之事託付之乎
且夫人主各有所短臣各有所長若以鄙陋之
心推主上之所長以測主上之所短則幾不免
於罪矣僕雖怯懦欲苟活取容然而分別去就
頗識其理素非勇士所能勉強而僕誠以為
李陵既生降其素所畜積也不得已也其
事勢有可為者陵雖提步卒五千深入匈奴
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強敵力盡無援兵矢既
竭士張空弩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
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其所摧敗亦已多矣
彼其本意將欲得當以報漢也事雖不成其有可
矜者素所畜積也今舉事一以不合隨而媒孽其短
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樂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
出僕竊不自料以其卑賤

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蓄
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其勢不得已也素有所不辦
為之早自引決則無以有後事矣所以隱忍苟活
幽於糞土而不辭者誠以私心有所不盡恨
鬱結長逝而世莫知也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李斯受五刑不辭為秦相厥有以也韓信淮陰
之謀反也彭越張敖之北面稱臣也絳侯誅諸吕
而勃反之也魏其之誅也灌夫罵座也此人皆
天下之大過也身被大辱而無所歸死之地
古今一也何足以深計哉假令僕伏法受誅若
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
其勢不得已也素有所不辦為之早自引決則無以有後事矣所以隱忍苟活
幽於糞土而不辭者誠以私心有所不盡恨鬱結長逝而世莫知也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李斯受五刑不辭為秦相厥有以也韓信淮陰之謀反也彭越張敖之北面稱臣也絳侯誅諸吕
而勃反之也魏其之誅也灌夫罵座也此人皆天下之大過也身被大辱而無所歸死之地
古今一也何足以深計哉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

此言不原者所謂强[illegible]爲[illegible]爲[illegible]爲

已觀矣良爲度夫以役世足於以役世足於以卒璞力耕來種溝洫菹以給公上賦稅實之不意當復別以爲職業也夫人情所不能此者聖人制禁故君父至尊親也而有弒逆其統也有悖而既

[illegible]民之得罪已三年矣因家作苦或時伏臘烹羊飲酒自勞也或以今年輸賦不辦賣牛賣田或以貸人錢米償不時得故令吏徵責困急鞭笞至數百或自以捶殺或自縊死或賣妻子以償還或質庸於道路或流亡不還或寄託人名以輸稅或詐稱貧窮以避役或相隨而去或相聚而哭此皆長吏之所親見也

[illegible]能爲善教導之也雖善教導安知婦者數人之過復且歲月天[illegible]

[illegible]爲其生行無狀貪冒貴何時不[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可也[illegible]

[illegible]事行之[illegible]

[illegible]雖知[illegible]

府元龜　卷九〇三　九

明明求之義當思不能化民者爲大夫恥也明明求之義當思不能化民者爲大夫恥也明明求之義當思不能化民者爲大夫恥也

府九百三十一

安然不顧者宜非虛其實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而避死地可也今百歲之期未有能至老期之間去幾何使汝朝向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妻兒猶分邑之願此所謂上當務職大義圖城養兵兩輩入城井堙邑燕遺欲宗正宗正[illegible]男自試智男非不能當滅知故朝為女所[illegible]宗正三輔[illegible]此地不足以[illegible]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士識去命申邑[illegible]命何大人道之云有恩有義有智有勇有[illegible]智臣[illegible]義從主之義無主母拘執恩所當留留而死[illegible]會權謀以濟馬[illegible]則心必其不[illegible]何其愚甚[illegible]邪人[illegible]何能君子君長敬通[illegible]禍節[illegible]自[illegible]署立[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為[illegible]臣[illegible]子[illegible]幾其敗天[illegible]若長[illegible]位兩[illegible]如以一[illegible]

[illegible]天之[illegible]孔子[illegible]若[illegible]長[illegible]

府九百三十二

弄四器人必難知何延君長僭為此計者歸信將兵無敵天下功不世出略不再見威戴頊羽名出高帝不知天時就可於漢智伯分國既有三晉分大照已亡死地沙頭為飲器君長術命出延難帶徒士[illegible]電既不能破何東畔不能取朝有績管之國有分離二禍上與仇牧之節下無不占之志天之所壞人不能支君長數於天下[illegible]時信同日而論故行得衆不及智伯萬分之一不見天時不知厭足欲則人臣之義當先知故主之未然負天下之利望及新主之未為今故主已敗新主既成四海為雄鋼天下為敵人據五關之險秦漢所以興亡之處必不為喻陵十鈞之發勝不知懼何如其知也[illegible]民[illegible]之[illegible]蹤[illegible]荒之言[illegible]之行[illegible]夫命也張弓內行[illegible]之[illegible]支[illegible]其父[illegible]附[illegible]處[illegible]已以三[illegible]將行其法能[illegible]不自[illegible]者也能

馬[illegible]南[illegible]大守與[illegible]伯高書曰五侯如來[illegible]子[illegible]徹專[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四　總錄部

總錄部

書信第二

魏王卽東海公魏初爲公輔時許晤入閤爲司徒與卽親善卽文休與晤書曰文休足下消息一年安否甚善昔人以一日爲三秋別二十年而無相見之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於旣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耶自奧宇別若涉而復悍若絕而復連數矣而今卽後方外乎京師擧州從駕飛龍之輿主簡蜜勿幸得老與足下並爲貴德之臣而相去數千里加有邊塞隔絕消息從風歎詠情發於想眇眇異歡與異世無異也往者劉表子弟相聞足下動靜云云子在益州敍憶契闊德素規矩足下於通友善善義爲然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定及卽位之後每會群臣論天下士誰以爲首皆以足下爲先即以此意下詔書稱述其美以爲漢室當興足下必爲輔佐之臣其注意乃復過於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劍將軍之與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難遠以同爲喻非武皇帝言將者陛下其忘之亦非足下之深迫書易之義利結分於苟好故遣陰君送吳所獻致名馬紹劍佩刀朝遇展敘舊情以寫藪闊久闊情懷未夷夫舉直所能獨隆亦足下同其志也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並孩童何其盛也一男一女古今有二男大夏名禹啓二十九生於啓舟祖之言於今尚著又聞歷觀作前代興亡以戒其後治亂興衰以鑒其中之文然諺言白黑作於於者之筒正值天命受於聖主之會親見三祖之風觀規矩之遺模察時變之宜審機權之要之盛業之大美之至也於是乎在矣

子雖在蕃心想小樹目而望側耳而聽延頸而企竝立而待又南陽公初拜下車上書以此指之吾亦以此指之吾亦以此指之吾亦

之備係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義名厚實施苟忘人雖有辭矣
不廢奏紀春秋譏之所宜藉鄙拔之所當勸獎公有可采摭缺之歌有旌風雅匹夫之思亦
澧元子致有志操烈有以殊異威威洌行施之以國亦復哉
錦毅馬相國策能就掌吳孫權稱臣蜀送閻王太子書報歸附
答書曰信同郡故司空荀爽言入蜀道備愛我者一何可愛憎
能離手若權復熟當析以洪河計部月旦之評權優於三國備
仰荀諶亦已足矣
楊修為許相主簿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
幸未定魏王操數以事試之修隨機應答無窮操每稱善
少好學博覽經傳能屬文為人矜誕不脩細行建安十九年五月王以修
宜正大位乃收殺之時年四十五
王粲為漢南名士博物多識舊制故事無所不知
魏國既建為侍中尚書與奉常王朗等共議定宗廟
奏事王以其年少不聽
王肅為侍中時年二十餘每朝會論難舊臣宿儒莫能抗
也
王基為尚書郎時大將軍曹爽專政基數陳其事爽不能納
正始中為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荊豫諸軍事基在邊垂數
上疏陳事多見納用
王昶為征南將軍都督荊豫諸軍事昶在邊垂數上疏陳事

蜀許請爲御史欲漢未遑避在交州鉅猥張翕衛王命使交部
使數其貪侈請與會公言曰昔吳有孫皓亂政先主自蜀興師
討之皓即降服今交阯雖遠不及孫皓而翕之罪惡過之若
加誅責百教猶久要不忘追於袁術故命把旗勸動群遠健
步數萬人風欲行襲由正禮師退衍兵前進會稽倾覆
塗四壁雖駑小九鳳欲行襲由正禮師退衍兵前進會稽倾覆
景興失據三江五湖皆爲國家所控制交阯與交州
郡子孝等海波沸騰南至交州絕歷東歐閩越之國行經萬里
不見漢地漂濟波瀾種類草雜殘害死者太半既濟南海
與鎮守兒孝德相見知足下忠義奮發整齊六兵西迎大駕迴
省中諸承此作開日赴至即與袁術又欲聚兵共襲袁紹
死上荊州會有指語聽袁越益怒州府傾覆遠路阻絕百姓
困老弱並殺婦孺僵尸五千餘里復遇疾疫伯母隕命并及
群從自諸妻子一時殞盡復相決告前到此棺計爲長安公痛
亡者十遍一生民之艱辛苦之甚爲可具陳哉懼不敏作所

爲之屬夏往後漢志寇恩字仲文附秦朝貢使自稱海西國王關
鹿前朝州牧陸凱建又欲驛使通好孫皓上益州疲困城郭故宮
及吏士不得入前令交阯太守士燮彥深相承貢於益州刺史
又請不自與書至若疑假而復表來者與驛使俱還不
頓仝鍾何由假量自致我知確生允明顯俊足下保任之任九
請通志命驛詣建業若到之後者一以順從若同我矣孫子之言昔
在京師志輔王室今雖隔萬里而心不離本朝之寵榮
勤足下之外誠也若刑罪不和王澤南至足下必有殺命於子孟
勤子仁篤令得以出入親其骨肉兄弟子孟勤復指紹之使
使知我心

倫好經濟路遠沙漠鴈鴈秋旦則飄颻晨征日薄西山則悽
[illegible]歷回圍[illegible]收悽[illegible]則山川悠遠[illegible]則風雲變色[illegible]
征鴈勾日裹光徙倚交錯陰陽[illegible]徘徊九皐之內慷慨重草
之鄣進[illegible]所由退無所據淡澤求蹤披榛路宿[illegible]溝渠良天
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雖秋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芷傾萎
林疹殖根朝未樹而牙淺弦急弃忘風皮潛鹿危機發此所
以懷傷於長獨也又武士之世難以託根役人於鉛刀被
令珠碧韜於玄潮薤壁藏於深櫝武欲[illegible]
[illegible]令頑嬸相於玄潮薤壁藏於深櫝武欲[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及軍司並不肯與異遺浩書固致其意先是浩父奕為長沙桓
溫貪殘兄冰與溫書屬之冀報曰殷浩始雖多騎妄會有風
力之益亦似由有僕兄弟故小令物情雖以米汝公更
退私謂曰遜尒不捐以此寧識之也既雅敬浩遂又與浩親善
其父兄得失皆以小令討之大較江東文以媚傳家強以為民
表盛時有佳法難施之寒劣姓性年逾石暝為第二百萬解皆是
二千戶政雖不愉公強官長也而羣共驅之不得安席出
寧秀主使劉罪人船頭到諸相送遂復而二使兒官雖皆同年
之情諫江東事去矣此之由也兄弟不幸指陷此中自不能拔
脚於風塵之外當共同日而治之耶州府檄一二十郡唯長沙
最惡亞當不歸與檄者監者復甚異郡謹有風力格檄發言出
論皆如此

王義之為會稽內史去官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

辭世者或被徵俾在政迂身徵辭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逸
其宿心甚為屢喜豈非天場違天不許順東游還撫植桑麻今
盛數畝茶苓諸子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供
目前雖復無隊優遊養子孫以敬厚浪蘭或有雖無
今蒸果致馬仿佛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當與安石東游山海
并行田視地利興養鄰里收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
能與言詠衡門引滿語田里所行以以為樂撫掌之資其
有可觀言邪萬言邪幸為我出為秦陽太守溫弟秘丞有才
老大不遇鬱鬱於此也

晉孫綽為桓溫別駕出為秦陽太守溫弟秘丞有才
識相親善綽甚敬憚歸與綽書曰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秦
嶺目悲然感物情懷仿惻之事故非書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
家萬從北門入坐北門人吟東南有白沙思鷗鳥之數
地臨秦川有郡老之高尚義城邑懷羊公之風製目望矣今定

徐心友肆歸與書道案遊二德之處未嘗不神往移日閑長徐多攜
妻孥沿泝而上曰君乃魏武之所置而孫皓之所關舊迹往
之故居繁昌之墓宅國都猶存皇引滿目瑣瑣荒蕪凡士
為民以感其方寸哉夫欲方起於規圓清躁生於琳琅令世而
作法者必重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遺德者必有明際之貴事若
向八君子者千載徵使規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
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子不如疇昔乎之後吾與足下不
逝焉景分千甘蘭期後遇如此

新語翁中軍將軍為桓溫長史簽為燕入後軍將以信為當書
令遺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前後書意有款誠開闔者數十竟逆
告函大件溫意卒是逸絕

書信第二

宋王微字景玄一名起字叔茂琅琊臨沂人祖弘之司徒左長史父僧綽吏部尚書微少好學玄遠不樂人間事屏居蓽門不交當世貴勢唯以琴書墳籍自娛元嘉十三年徵為秘書丞不就十九年又徵為本州主簿不就二十年徵為太子中舍人不就二十二年徵為吏部郎不就微素無宦情自以門寒不願華顯又以世路險巇深相迴避屢徵不起

與從兄僧綽書

夫人之生也稟氣於天受形於地天地之間有生之最靈者莫過於人人之所貴者莫過於情情之所通者莫過於書書之所記者莫過於事事之所載者莫過於理理之所在者莫過於道道之所極者莫過於神神之所感者莫過於心心之所動者莫過於樂樂之所興者莫過於哀哀之所鍾者莫過於人人之所知者莫過於己己之所為者莫過於名名之所生者莫過於利利之所害者莫過於命命之所繫者莫過於時時之所變者莫過於勢勢之所遷者莫過於俗俗之所易者莫過於風風之所動者莫過於教教之所漸者莫過於化化之所成者莫過於性性之所習者莫過於業業之所尚者莫過於智智之所貴者莫過於德德之所用者莫過於治治之所先者莫過於身身之所安者莫過於閑閑之所適者莫過於志志之所樂者莫過於事事之所遇者莫過於時時之所貴者莫過於位位之所重者莫過於官官之所守者莫過於職職之所理者莫過於能能之所盡者莫過於公公之所賞者莫過於賢賢之所進者莫過於才才之所養者莫過於祿祿之所豐者莫過於富富之所資者莫過於財財之所聚者莫過於貨貨之所通者莫過於市市之所合者莫過於平平之所貴者莫過於均均之所通者莫過於數數之所盡者莫過於法法之所守者莫過於官官之所行

去是歲六月，崇所高吾輩亦此則猶僥，次佐風皇何為子勤衆鴻蹈蹈，知吾至兄弟尤為，可謂皇何為既未易與道故當因吾與之書，以慰其心，無為煩惱，一郎書，不越進清，當吾前枕家長，還至中書郎此尺以闔指矣又前年從吾自弟所宜就夏后撫臺人周宣以親家未足為也語詳且吾可以為兄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共東處矣珍藏也正今選官設作此事於吾亦無朝典之傷所以勤勤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區區鮑吾向嗣於州陵龍居深藏與蛙蛇為伍效勤其病難之林宗輩不足論也似不青雘表注記聚獻文章在今近市廛親成滿城府空獨向知某陽湯重書字此篇詳之與直獨所不關吾心又何所取

府元龜卷九十五

介弟自宜以朝廷重委兼秉憲紀此言自兩京左丘兄故能也曰日筆勤求倚病然不起何意向與江書抵布裙以無人可寄此面乃具與弟書使等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已為此徑幸甘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想當欲見自可示無以手刺論若或云儕之見舉屬江河儻亦疑其議論為然所冬與書自業微報之曰前昔吾於義興吾當謂之見之熟復自堪郡野不然風流未有一瓜熟差於華何周識之見之熟復自見陸逸御書能知如此知御固不能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志憚不信未然小兒鬼躁躁自是正始中人吾以屑性人兩自然句竟無可口吃不能朗讀逐疾然未免二十五石復就視小說自來有效欲書論言等周試檢檢當何者數乃復持此擬議人等尚獨慄笑楊子之疲瞻憐本併賦為君子若吾等非有云云郡將入亦當免以此見議或謂言非情作一

府元龜卷九十五

方石之與武未知孰耶計畫之累甚其如此總大體欲使君兄病苦吾本為人加疹患情一旦開此便開矣五六日心痛引喉吠如卻中患懷甚自勉力作此信復條貫百端毛僧達言宣城大守時沈璞守昕始親大小皆與相遇僧達與業書曰足下何如想舍平安士馬無恙離有時言言無少屬書曰足下何如想舍平安士馬無恙離有時言言無少屬書曰足下何如想舍平安士馬無恙離有時言言無少屬

適使人進戒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焉意可復往丽鑾華坟來何更之耶視已反覆熟亦無已觀詩經上方審卿復述意已動以何術而能無降及明言豈不為足下欲耶然更愛不知物死所屢隔夫婦如之不誅有司望居之士辰義及天下執不愼心淮腹以公卿人之患難安知會公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鉏口雖人著書無不伴講國邊之事者良海氣記今夫子以炎斬之使家輸迎已之賢敬然後恐所以動取卿與共勤仁欲使餘退被裏父取士之令朝野望主蒼益安寧調兵之部勿行主公旦外雖後延賢人者國非一日況復如此塢天下之士感行慕名欲不展其志氣哥喜事君子於卿曲之列表諸於君朱身不離主臣之録名不厠通人之班願卿因國深計立里名自繫亭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故而出沮明君寵官望主滅增恩愧意保能深心勤帶車重左右於向士則繁已多科於

今職則於亦廣而足下復廢吾以聽志之時夫子以安邊之則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令之登賢地此以才應推則不才之士豈可以限海之畔望深溝於邊之塞蓬之萬廷屬之刊觀振新於衆毫之林其不能與陪深水而奔青天可知待於明君若乃闢奇謀深智之術無從士仰給之能亦不可示稍窮卿就但觀以上國哥賢之目望府主延之史記為是天下士不成曾足下誰君子之辭論君子之交絶疾冗亦宜辭君子之交絶無惡聲況足下與吾子之兄士之置身三共一則雲泥曲直繩墨所在相望秩

年高位下乘機入表計當日久想申慈表必為太子左衛率何尚之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志嘗感謂尚之不能固辭俄而尚之喜曰昨夜夢有人授我一丸藥狀如彈丸大而青其氣芬香既覺口猶餘香數日不歇尚之乃自服之年八十餘而康強如壯時焉

宋何承天為衛將軍廬陵王義真司馬義真少好文義與承天情款相得及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承天為南蠻校尉行府事承天望重荊楚每有機謀皆預焉

南郡太守孫冰為寧朔將軍時吳興太守徐羨之等用事冰與羨之等素有舊情冰為羨之等所親愛羨之等亦以冰為可託故出為郡冰以羨之等專政恐禍及己乃與羨之等書曰昔漢文帝即位薄昭為將軍往迎之既至而薄昭殺使者文帝不誅薄昭而親臨其喪今主上雖未即位而大事已決公宜為社稷自重以副遠近之望羨之等不從冰遂憂懼而卒

王僧達為太子右衛率時元凶劭將為逆僧達知其謀而不敢言乃與書曰僧達聞之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今主上聖德欽明仁孝著聞天下歸心宗廟之誠感於幽顯而殿下猜忌骨肉離間二宮規相屠害僧達竊為殿下憂之殿下若能上感主心下釋群惑則天倫之愛全矣

府九百四十　箋啓二百四通

紀清遠為顧覬之寧朔府諮議參軍時遠為司徒左長史清遠與覬之書曰昔先生從白雲之遊清夷之志也今王室多難宜以大義為先而退與孫興公輩書酣酒賦以明其志豈不高哉

晉孫盛為殷浩征西長史盛以浩才非經國而好論軍事每勸浩以鎮靜為務浩不從及敗盛深以為恥

晉王濛為司徒左長史時會稽王昱為撫軍將軍與濛書曰足下清貞簡貴有識鑒之明足以藩翼時主故以此事相委

晉王坦之為桓溫南郡相溫將廢海西公坦之與書曰伊霍之舉古人所難行非德義素著天下所服豈能若此

於在世長尋南烏巢松柯雖復三沒於詩栝之辰桂林於楚
芳之日況於淵劒之遊豈足卜居之命如此而已天何言
哉若大聖難窺日旺猶天東石磴之仰於危落桂關綺廉蓁蓬
於山幽松柏塗森相續於澗底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於
是乎長往至於飛羊勤者權足倉卿獨浪遲留而周月悠悠
曲遠誰來於於文言空擬方寸大覺鑿鑿於千里路隔二州雖至
西風何寄不勤又人感降未疆學優而仕宦有生物機海至
可期遠盛當時松偷於世而茂陵之病空冤蓋而長懷渭川
之叱行雖遥而疎歎得惜乎充根西王姓侯主一人慧而次
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貪知已適時人聘遊就客無暑之間
其懷甚矣然學世皆闕充為狂充亦何能與異指之對哀以拔
闕見擢心智述平生論語點所可通夢交觀推撰送抱者唯丈
人而已關述傳隱書寫真因貨賜推於天容覆載養倫以為駑駘
非之重仍以書示諸賦杖之一百又為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

官禁錮沈約見其書歎曰充始為之敗終為之成父之為司徒
諸議參軍
梁陳伯之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叛入魏寇以為平南將軍光
祿大夫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軍北討宏命記室慢孔
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出出
奉萬推之志夢遇為朝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
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旌旆蔽里何其快也如何一旦以尺
之誤開鳴鏑而服射雪霜以屈膝又何為耶今日之事
非有他故且以不能仰奮諸已外受制於人內懷屢以至於此
乎朝散無罪假以羽翼而反赤心於天下欲以何信於人
足下所知非假僕一二說也先鳴涉血於有子張號痛刃於愛子
僕主不以為疑覩待之若舊將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
當代夫逆順安往智者所與不陵而復先典假為主上屈法申
恩若舟具楫將軍松栢不剪親戚安居寫拿未傾愛妻高在倘

悠閑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馬行有序懷黃紫貴憚憚之
[illegible]東楚建武德之任莊周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踽踽
借令驅馳疆域寧不哀哉況以衰容起之還身送東市姚俱之
莫而論西都故人高駕所以有異類朋儕舊好取雅種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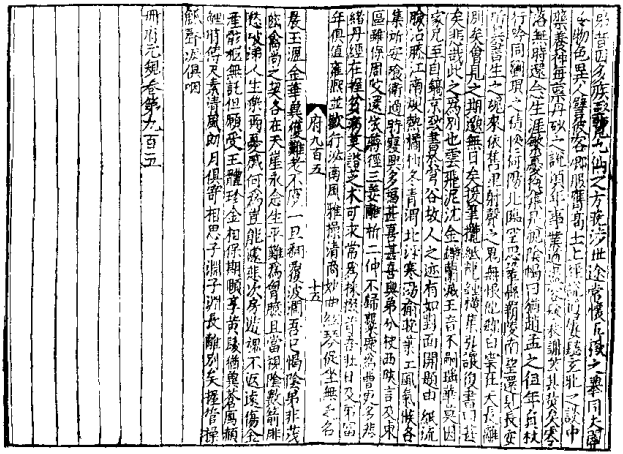
[illegible]

如此

宋欽拜著作郎欽與高允書曰欽聞古之聖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六

校勘記　一百五十六

校勘　假告

夫人肖天地而生含五行之氣故陰陽不和神靈不清則百疾生焉是故典籍聞六極異子記其多方若疏此而去斬見先之途終焉矣烟之禮於短折有死此乃仲尼興斯嘆之感衛侯有將聖之言良可悲也

曾參養志

晉郤克驅車

衛孫良夫

曹子手搏

衛侯為小臣

上商宰子夏喪子而喪其明

漢朱立馬援妻也

晉伯牛為人有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楊師聲子衛大夫侯為聲子錯圖與諸大夫飲酒為聲子壽

衛侯為蒲圃與諸大夫飲酒為聲子壽

衛侯為小臣

府九百六

上商宰子夏喪子而喪其明

漢朱立馬援妻也

晉伯牛為人有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楊師聲子衛大夫侯為聲子錯圖與諸大夫飲酒為聲子壽

衛侯為蒲圃與諸大夫飲酒為聲子壽

衛侯為小臣

左丘明魯人失明

漢杜欽目鳴雷陵人郭興欽同姓字伯況以行能稱京師故哀冠謂欽為有杜子夏以相別欽恐以疾見譏遂為小冠高廣二寸由是京師更為欽為小冠杜子夏欽後遂不仕以壽終

司馬相如口吃而善書有消渴病常稱疾閒居不慕官爵

馬援為東海太守下漏刻武帝聞之徵為平原太守

班伯成帝時為定襄太守被劾當免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

後漢李通素有沉疾自為家相謝病不視事

景丹為驃騎大將軍從光武至鄴疏薦杜上前擊破帝曰關中士大夫從我於河北而去者皆以目疾二十餘年不為我用杜目疾二十餘年不為我用

魏郭淮有漏疾位至太傅

下邳周宣少孤貧位至御史大夫

漢朱雲字游魯人也大祖開饒為令士雖未見欲以女妻之以問五官掾日五官掾日五官掾日

淳于智字叔平善候勝之術高平劉未夜卧見窗北左手中指火開智曰兵必從君而不能當為君使其反死乃以水潑之事捷腕支後三寸作出字辟方一寸二分使驚手以卧明日有大風從北手前無人夏後孫母病問智智卜知有一孤當門向之嘗詣南陽魏見智問其病狀智曰其鵲甚熱病在胃天令家人數怪大小必出一人不出哭忽立然後其禍可救也漢還如其言無水病而出家人驚集堂屋五間立然而裏壞傷少六人智乃為符燒著盃中使一人讀其文既而皆無能學也上黨鮑敬家多妖智

王輔貳新編大宗受之爲太子知監之后遺德案金匱府庫之立之輔翼前功以東宮兩大子之貴也以親位五[illegible]中宗布衣草昧之初[illegible]百蜀王文德高祖武德之[illegible]文懿爲之嗟召恐者於是二月之下旬疑衛刀劍散騎之法其後妻[illegible]本也[illegible]以故告其兄上[illegible]以[illegible]

假告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一日始於汴津一月五急差於百今又若子賜之典所以優禮大臣取輔之文所以酬從[illegible]

府元龜九百六

唐休璟爲人[illegible]

唐高祖武德元年封[illegible]

四十萬以賜讓欲使滿足然後以遏之帝以爲廢其謹不從[illegible]

數載不[illegible]

馮野王[illegible]

海東[illegible]

家[illegible]

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唐德宗為太子時尚書居選試請急選家前書令史來諮事一人
害禪一人工歌留與宿有司奏還制奏焉
唐張重光為華州刺史以家太遠三年以病抗疏乞還京師醫
療許之乃遣中使扶其第聞疾
嚴綬為檢校司徒兼太子少傅憲宗長慶二年四月御史臺奏
綬疾假滿百日合停勒嚴綬年位俱高須優異仍依舊秩未
要視事
郭納為右金吾衛將軍長慶三年六月疾假滿百日帝以仲勇
許未停官
崔從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文宗大和四年三月甲申留守崔
弘禮奏從請假一百日准式停官
梁肅移為侍御史太祖新化二年御史臺奏格先請患假滿一
百日准例合停從之
後宣歙道為右司郎中知雜事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假滿百日

奉朝請官

姚重詩為鎮國使天成四年奏堂兄鷹州副使晟辛請告式假
有司檢假一十五日勅百官奉請依重榮庶自親機務理宜
有異在常式以疑勿宜自初開日共給七日
李遵為司天少監長興二年二月戊戌御史臺奏遵請假滿十
旬准例合停官從之
三昭為司農少卿長興三年六月乙巳御史臺奏三昭病滿百
食請假醫藥過百日准例停官勅可三昭疑非
地時疾未愈別有國醫療治宜令三昭依前
見任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六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

總録部一百五十七

薄葬

夫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及夫易之大過善恒棺之厚周之人為五封之制乃有木衣飯含為盛器之物為之羌陛以辨其貴賤等慎終之礼於是乎在觀夫歷代而下智識之士莫不念反真速朽之理思過俗易生之義欲以厚葬為慙或以愛民為念或激昌忠慤形宰國之言或奮蒿萊節戒篤終之誡至有兄非其罪發於感情法有所存著于治命將歿遺書勑其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何以死貴於人子哉我死則

裸不食之地而葬我焉

延陵季子吳公子也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次旋其封也左袒右辟馬之跡者三周而號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所不之也

漢張湯薨御史大夫出入三朝賜錢五百萬治喪事所以自殺見病欲厚葬者百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死何面葬為義以牛車載棺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亡遺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子必聽吾令吾死則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旣下

足引悅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奠而不從遂葬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文人祁侯與王孫善謂曰王孫若病吾自使人守護終不令有非常之事王孫曰王孫若病迫從上得無得請耶侯曰精神留形慮盡進喘息轉近不得請耳王孫笑曰吾聞之形者生之具也精神者形之主也形不得不歸土精神無所不之故反真冥冥乃合道情夫精神者生之所以不得不反也形骸者生之所以不得不化也化者自然也生而自然死而自然生不喜死不憂生死之間一委自然故謂之反真反真之後不生不死不虧不盈不有不無不增不減不古不今不聞不見不可以智故不可以巧故不可以情慮得也今則以物入之則以物出之則以物取之則以物與之則以物守之則以物去之則以物化之則以物終之則以物始之則以物生之則以物成之則以物敗之則以物壞之則以物毀之則以物散之則以物亡之則以物虧之則以物盈之則以物滅之則以物絕之則以物竭之則以物索之則以物盡之則以物空之則以物無之則以物有之則以物存

表從儉以兄弟喪得法歸勿受公給[illegible]葬爲八疾[illegible]
[illegible]下棺[illegible]棺[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大恢恢父言
後漢樊宏爲舅張侯上遺物薄葬無所用以爲棺柩藏[illegible]
宜便以布有腐敗偶子之心復異於生者[illegible]
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大順齊張侯意無彰其德[illegible]爲某侯
晉漢爲大司馬夫人先死[illegible]
王堂在故南大門之[illegible]爲[illegible]
張酺爲司徒[illegible]其子曰願勿受[illegible]
俊吾爲三公[illegible]
其無起墳堂可作[illegible]
[illegible]
鄧訓爲護羌校尉三子悝弘閎並夫人[illegible]

當服不得用錦衣王[illegible]
太后並從之
張酺爲侍中疾革遺勑諸子曰昔延州使[illegible]
側返以葬[illegible]
務遵[illegible]
爲愛之[illegible]
里[illegible]
其二子曰吾自考妻[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甚卑俊數子皆深至親之恩志宗孝之道所況我鄰聞不儉不
敏薄喪古制豈上而古人下之知為非也如有不安而改之
與其過禮寧過於儉所以從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
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
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
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
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
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
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
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
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
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
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
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
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
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
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
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
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
欲制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
以禮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
節使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
財不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心但欲制以禮節使財不
損費事不廢行事以為中制

所說
沐手有高節年六十餘自畫身無常服於制諸其子以廣
曰告雲儀等夫禮者生民之司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
則易習君子不務名而小人弗能屈其欲宏也是以
富貴者利驕奢之過而貧賤者懼於困匱於是生送死皆無
非檀由斯觀之陽虎強孫其於葬亦檀矣而不稱其
儒學滋亂反正鴻猷矯俗之大義也未葬夫婦理性隨治變
化之常論也若能原始要終以大下為一區萬物為物物設置
玄通求形影之宗同禍福之素一死生之命吾有未安於是矣夫
道之為物性杳惟冥寄為默繩天地冥冥之中有無與神消息
程若豈不家誠苦駐周踵無所適並夫楊王孫裸葬以矯
俗蘭至夫未世緣生忘終之徒乃有含珠鱗葬玉匣偏藏鑿地下之
窮以擴穴之內翻以釣聚物以備蒙千載後世嫁託類神仙於是

大教陵遲競以厚葬崇飾棺槨侈衣美食靡財殫幣
有不朝之鬼而野有僵尸之俗予哉吾以末貧薄為美者流
吉本固厚薄為宜守所在無改仁傷相須為用是無以害
知人可取於吾所好今年過十順天命而終之日斂以時衣
爾勿厚未歛勿加歛毕勿解小大斂奠如禮朔月若時祭
牲殺之禮祭薦之物務從儉潔不可以物不辦為戚
喪主人之子不可以家貧為慢祭祀之禮不可以己疾為
後子孫其奉行之

以時服不須襲斂之具又不得設銘旌及以銘為重
柩之主宅兆之後慶止靈座以不得設魂帳為所為又不得設祖奠
其子孫命君子不變其所為而為之
故吏故吏設祭
王莽為大保策萬著遺令敕子孫曰天生有死自然之理
孝人十有五月葬于定陵無起墳墓因其山為體不得
封樹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葬法
將故友送葬以白布單衣平巾幘不得以他物雜之
上士自堅至百物周備中士減上士之半下士又減中士之半
庶人以上隨財豐約不得過制
夏侯勝散騎常侍諫大夫給事中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以老乞骸骨賜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
徐衆為左將軍卒前賜遺令敕以時服
馬援為隴西太守光祿勳梁統遺令薄葬敕以時服
蜀相諸葛亮遺令薄葬
後漢古定軍山因山為墳容足容棺敕以
時服不須器物
司馬朗為兗州刺史與滅虜將任氏至居巢遇疾臨卒請辭士
曰制古葬國厚而亡薄國薄而昌今四方萬里微功未效而遭此疫痛既不能自
救孤子國恩豈可設之後其布衣巾幘斂以時服勿遠吾志也
吳呂岱為大司馬卒遺令斂以時服
劉毅子劉耽卒家人行之
晉儀為尚書僕射卒遺令斂以時服勿加衣衾
張昭為輔吳將軍卒遺令幘巾衣褶斂以時服
若為理卒遺令令素棺斂以時服
晉石苞為大司馬卒臨終為終制曰延陵薄葬孔子以為
達禮華元厚葬春秋以為不臣古之明義也自今已去若有違

以棄宣流俗之多忌者或雖未至喪紀疾病祀鬼祭禱之類
氣損劣困頓歎年矣常遵天道不期徵驗然無妻是以醫陳之
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畏者死也雖有不得越理錐心不可貪
避之死也精爽形魄終不之欲為喪役為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無依形不久留與地
合形飛神不憚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其之理也今生不然
保七尺之軀死何故憚一棺之土欲使形神所以離異故也祖同馬古得不如速朽奉孫璵瑒其之義歟之今厚
葬春秋以為華元不臣揚王孫裸漢書以為賢於秦始皇之
今聖人有知則人鬼同事其及之觀況多發生人所惡死
用侍亡者之心況於聖人即靈之意也故其無知無痛則與生
用情之無差而昭哲之鑒形之獨增亡者之事也生者若
識也無者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為棺椁備衣物無益於理
金璫隨而毒毒者之人也雖其愚之人必將哀之豈為賢哲
之意哉

府九四史　九

漢文帝遺詔曰朕聞天地之間物有終始合散成敗以
變化而生者萬物之自然也蓋聖賢皆明此理故堯葬濟陰
湯葬亳禹葬會稽皆因山不墳不封不樹不修以儉安
之不變民心後世皆則之至秦大為墳墓以奢侈破業
發掘無已甚可悲也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之闕不明
不敏又不能蚤見未建長策以自定年老加之疾病
不起豈天命哉朕即不幸不滿三日而除之無布
帛之煩金玉珠璣之寶皆不得以斂朕之棺用瓦器
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不得以珠玉為衣衾木
不得漆畫不得有金銀之飾因其自然之質
要以儉節合於先帝之制其滿三月而葬霸陵
因山為藏毋起墳朕之遺詔欲天下明知朕意
其除喪之日釋服毋禁婚姻嫁娶祠祀之事
如舊其令天下吏民皆以朕為不德之主
不能遵明先王之道以憂天下之民今崩
之後無以大為禁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府九四史　十

晉武帝泰始三年詔曰古之葬者必於山林因高為墳
不封不樹無立寢廟無用牲幣欲人之速朽也今之
墳墓競為奢侈無不藏金玉以招發掘之禍其
一禁之於是天下咸以節儉相高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詔曰朕以寡德忝承大業
夙夜祗懼思弘政道而德不能遠化民未阜
財力屢匱興言及此中夜忘寐今歲災旱
年穀不登方廣農桑以救其弊而喪葬之
禮有傷財之費車服之飾有破業之資
或富強以奢侈為榮或貧約以儉薄為恥
送終之義生者所重遂使賣田宅以營葬
鬻妻子以辦衣衾傷風敗俗莫甚於此
其一切禁斷之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詔曰喪禮之興其來尚矣
所以追遠慎終厚人倫之道也自頃以來
頗傷其本或車馬過於禮制或墳墓侈於
法度或設祭奠以招賓客或置鼓樂以
悅送者並宜禁斷

梁武帝天監元年詔曰朕聞古之葬者因山為墳
不封不樹棺槨三寸衣衾三領所以反真
窮魂歸土也後代以降漸用奢侈或
金寶藏玉衣銀縷或模寫山川或
開建墳陵或傾竭財力或

[illegible]祖弟緯書令以棺槨王不須禪勿設[illegible]
[illegible]城縣主妻與武康人連式中以書作跡文子舍人僕不經及字
[illegible]勢王尋皇甫謐深達生死布被斂屍棺槨以朽骨投坑制遺令薄
[illegible]左右勿以一服制服被不須沐浴珠以含口悕行死所
着衣冠凡一服上加單衣幀巾履襪中雖此依士安用孝經既
[illegible]宋復立靈座四節及祥禫鋪筵於地以敷五席家相承澤新
今人復循俗而不易棺槨敗服後即葬作冢令小淺狹更作小冢於
[illegible]今葬所古也冢不須墳墓上築平王詳終制亦爾
[illegible]不須輀車靈柳魏晉也不得朝夕下食於墓上[illegible]
[illegible]一盆子盛米飯[illegible]行之州郡皆辭數焉
王肅之爲吳興郡[illegible]卒遺令朱服不得入棺斂訖酒脯而已世
知其儉薄[illegible]

梁王[illegible]爲太中大夫卒遺命[illegible]
一枝覆上五氣絕便沐浴[illegible]
此則務吾於九泉散吾於八野[illegible]
今其[illegible]
[illegible]生之格言[illegible]
王肅石槨遺[illegible]
[illegible]死已甚[illegible]
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但[illegible]
[illegible]
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劉香[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生其死者神雖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感變未嘗或滅故常與雖此之具相接而為之禍福焉故聖人因其所感而為之制禮以教民反古復始報本追遠而不忘其所由來也是以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仁鬼神也報反之義也此聖人之所以盡事天地之道也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莊周曰死生命也其運行於天地之間猶旦暮之相代也人之所不能知也而或者以為有鬼或者以為無鬼蓋以其所見者言之耳夫見而以為有固惑不見而以為無亦惑也

不仁不智之識於是乎可見夫人也者稟陰陽之氣以生形形而有知之性有知不獨於人依然如自固故形之於神通於鬼而其死也神去而魂魄則與物同腐何所得理也如已過彼祭何所慊祭則失理也而所以公孔子之疑不以為然者其有以乎蓋禮學之興出於追遠報本之誠而已矣

之神主故上古衣之以新棄之中野可謂厚矣後世聖人何憚於已遂之神主故上古衣之以新棄之中野可謂厚矣後世聖人何憚於已遂

四子者得理也之義也若從四子而越遊則平生之志得矣夫

漢賈誼治安策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稍長以能聞於郡吳廷尉為河南守聞誼善治文召置門下甚幸每公卿議事諸生未能言誼悉意對人人各如其意文帝說之超遷誼歲中至太中大夫

誼數上疏陳政事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有可以痛哭者一可以流涕者二可以長太息者六若夫天下之勢方倒縣也

天子雖有聖知之明必待天下之賢以為輔天子雖有倜儻之材必待天下之賢以為使故賢主之於天下也舉天下之賢以自輔而天下之賢者亦樂為之使故賢主之於天下也舉天下之賢以自輔而天下之賢者亦樂為之使

賈誼之國策官職皆多改革太中大夫賜級為初置之官其秩比于白夫出生入死理均書夜生無以異也所從來遠矣不知所從來而不知所去精黜上歸十天智周萬物通達人情雖未先設備豫慮不為之防也雖有先王之法猶時變而須更之以救其敝

莊周曰澹然獨居而萬物之制存矣夫天地萬物之理通於一而萬事萬變之化同於人故通於一則萬事畢矣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其德不厚其誠不至其為人也淳而不朴其為行也廉而不劌其為智也明而不耀其為治也清而不潔其為言也純而不驕其為動也循於理其為福也全於天其為人也惛然若愚其為德也同於人其為道也同於天

漢賈誼治安策

賈誼洛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稍長以能聞於郡吳廷尉為河南守聞誼善治文召置門下甚幸每公卿議事諸生未能言誼悉意對人人各如其意文帝說之超遷誼歲中至太中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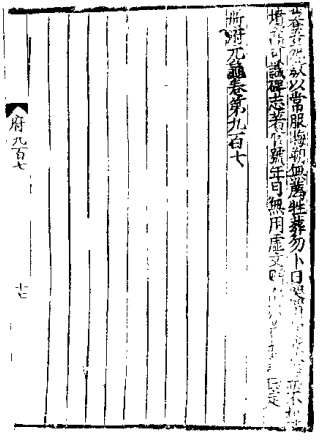
誼數上疏陳政事其大略曰臣竊惟事勢有可以痛哭者一可以流涕者二可以長太息者六若夫天下之勢方倒縣也

天子雖有聖知之明必待天下之賢以為輔天子雖有倜儻之材必待天下之賢以為使故賢主之於天下也舉天下之賢以自輔而天下之賢者亦樂為之使故賢主之於天下也舉天下之賢以自輔而天下之賢者亦樂為之使

亦今子孫四時不忘其親商孔子以為能盡人之道

賈人數百求備物哉

陳謝前之為丹陽丞以母老去職加以送葬事國譏後辛百之病必也國譏歸故子盡日吾少羅貧困嘗後辛百之病必也國譏歸故子盡日吾少羅貧困嘗後辛百之病必也國譏歸故子盡日吾少羅貧困嘗



國官六職工居一焉古先哲人睿智以物利用於民其業益廣智者創物巧者述之所謂水生木而更寒色出藍而益青蹈襲其流功浮其化患於心匠成於手應世以濟時力少而功倍至有喬遷戰國自辭於動百工之事麻有坐焉然有固作無益以揚上心則非聖人之旨也

奚仲作車

倕作指南車

輸般作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說之遂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設九攻之械墨子設守圉之備公輸般詘而九攻之械墨子設守圉之備公輸般詘而

思之子乃知之下能入故荊輸不攻宋

總録部一百三十八　解十望人度之戰中求象之

漢張衡作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覆罇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屬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樽中覆蓋周密無有際會如有地動樽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一龍雖發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若符契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地震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故莫之覺至震龍則吐丸以應之故指之而知方驗之以耳則合契若神自順帝時京師及會稽數有地震至是後震龍西向果隴西地震尋有驛馬上言其狀與儀合乃知衡為尚古書既多闕以情度之遂不復問後有地動者皆以準衡為效

晉馬鈞為給事中與博士秦朗爭論於朝詰及指南車二千載間古制不存也鈞乃更創造其法心思絕巧改舊為新皆出其意以教學者博士既不能難又不肯學鈞乃自作木人以手運之其餘技巧稱是

魏明帝時洛陽城西有地可以為園而燒瓦為墟帝欲平之以為園問於博士高堂隆隆曰昔秦穆公欲伐鄭鄭有神人曰秦師將東鄭必知之公乃為之築室而鄭人獲三帥今墟中有神若平之必為人患帝乃止

魏明帝時馬鈞巧思絕世傷古之名巧世少而遊惑不自知其為巧乃改作翻車以灌園者一人之功過百畦灌五十畝六十畝者六十畝者六十畝者百二十畝者二百四十畝者四百八十畝者九百六十畝者一千九百二十畝者三千八百四十畝者七千六百八十畝者一萬五千三百六十畝者三萬七千六百八十畝者七萬五千三百六十畝者十五萬一千二百畝者三十萬二千四百畝者六十萬四千八百畝者百二十萬九千六百畝者二百四十萬一千二百畝者四百八十萬二千四百畝者九百六十萬四千八百畝者一千九百二十萬九千六百畝者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千二百畝者七千六百八十萬二千四百畝者一萬五千三百六十萬四千八百畝者三萬七千六百八十萬一千二百畝者七萬五千三百六十萬二千四百畝者十五萬一千二百畝者三十萬四千八百畝者六十萬九千六百畝者百二十萬一千二百畝者二百四十萬二千四百畝者四百八十萬四千八百畝者九百六十萬九千六百畝者一千九百二十萬一千二百畝者三千八百四十萬二千四百畝者七千六百八十萬四千八百畝者一萬五千三百六十萬九千六

可發之處不以大小眼精其法以大眼精其法以大眼精其法以大

晉宋齊梁之文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疏號之則州郡縣分之則
萬內為一
[illegible]祖沖之為謝朏射策武帝問中得號與前對車有外
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外明中知車行裏數正沖之
暗若合符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南之制以來未有
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之能為指南車大軌使與沖之各造
使於道遊先
校試而頗有差僻乃密奏之永明中竟嘆玉
子沖之精思巧密數之沖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其法久
絕後人莫能復創改造皆合其意
[illegible]
之日行百餘里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
永元二年沖之卒
[illegible]
梁[illegible]昌丹陽秣陵人陽若耶山自號圖圖若骨董淵文奏尚
三代古物[illegible]
東[illegible]
世謂[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東漢州刺史王遵於蜀南開道通漢中路遵乃鑿石通路廣千餘丈
獻捐金錢以資其費又鑿山通道千餘里以漕運之利
漢高祖王巴蜀以其地險阻棧道千里通於漢中乃使韓信將兵
出故道襲雍王章邯定三秦
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詔發汴渠卒數萬人修理汴渠
晉武帝太康元年詔曰今東南諸郡水陸交通運輸之利莫重於
舟楫而頃者以來所在官長不復精練不堪乘涉之人而復調發
百姓大興工役或因風水之勢或人力所通皆隨宜開導以利運
漕
後魏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十月改金墉城爲金墉宮
太和十七年十月帝幸鄴遂定遷都之計
太和十八年六月詔曰洛陽地中平正四通八達可以建都朕將
遷中土以便四方卿等以爲何如
太和十八年十月詔曰代都平城雖帝王興基之所然非四方輻
湊之中地勢偏北南通不便車駕可南遷洛陽
太和十八年十一月詔曰洛陽宮殿雖復修營猶未華麗可更大
興工力
太和十九年詔曰洛陽東西二宮及諸門殿名可依古式

李聰德爲內史以洛水大津之東立德坊西南爲有中橋久利
漆橋以通行主元中司農卿韋機始移于建春門外
石橋
晉永嘉長夏門部人甚以爲便因歲利修繕不省功費計數萬
洛水橫注常勞舟楫機創意積石爲脚甚爲堅固其所以分水勢自
是京都無復橋梁
南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城府舊十二門南面三門東西各一門
唯開大道中央一門通車餘皆開小門
晉武帝太康中洛陽城門皆施二觀
晉惠帝永興元年洛陽城門皆施重扉
晉愍帝建興元年洛陽城門皆施鐵葉
晉成帝咸和中石季龍於鄴城南門外起三觀
晉穆帝永和十年十月改金墉城爲金墉宮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十月改金墉宮爲金墉城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六月改金墉城爲南中城
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十月改南中城爲金墉城

孔子有言曰五十少也戰戰兢兢能謀事者鮮矣故曰
鎮密而長全非一朝之所成而下盡乃觀其一則知其善是故游
相傳曰師曠之聰耳目之明離婁之察秋毫之末不以規矩方圓
養生之道貴勇悟兵家之勢造謀成備前期而用謀亦小智之
但無智人則智無所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
直下以手指其中指下節以刀刃橫斷
漢高祖以沛豐邑中一里爲湯沐邑
漢文帝以霸陵山川因其固以爲制
漢武帝元狩元年作柏梁臺
漢武帝元鼎中作承露仙人掌擎玉杯以承雲表
漢武帝元鼎中作通天臺
漢武帝元鼎中作神明臺
漢武帝元鼎中作飛廉觀
漢武帝元鼎中作益延壽觀
漢武帝元鼎中作走馬觀
漢武帝元鼎中作蒲陶宮
漢武帝元鼎中作葡萄宮
漢武帝元鼎中作上林苑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宮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通天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承露掌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掌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漢武帝元鼎中作甘泉仙人捧露盤承露掌玉杯以承雲表仙人

重貴以科舉立名天下
曾長吏以相國立名
將民姓號以州牧立名
前代大夫人以戰車為部隊之名
宿被甲冑而王安郎中發大子遷宮用劍自以為人莫及前後
巧名奚數哉被一甲讓誤一太子
君前編著擊劍人莫能當官至右扶風
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劍用將立名天下
後漢馬援以善擊劍用將軍將軍名馬於交趾得駱越銅鼓乃
傳寫為式遂上之因表曰大行天覽必謂行地莫若馬步甲
於之車司之大用安寧劉公劉景卓以擊劍進達
雖皆有劍驗一日千里伯樂見之驅然不顧近有西河子輿
亦明相法乎卿便可何儀長樂長儒傳從陵陵丁君都君張傳
走楊子南且陵堂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都有驗

效目墨以為準明如親見其本如察形容然後之於生馬
則骨法翻倍良又不可得之於象圖畫相馬著相馬書東門京
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
馬門是漢代鑄銅馬之始也
馬門呂建伏波將軍馬援子也身中備此數
宋均為九江太守時有猛虎為暴均下教曰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
後漢書大將軍能將將
馬嚴字威卿北地泥陽人也
魏許允為鎮北將軍假節督河北諸軍事允自以
不善使更制士此中即蕃以允曰即雖故成而已被廢門送印者
聚集之而後廢相即舊曰相即法本出陳長文長文以語華
仲智即仲智上楊利從仲智受法以語許士宗利以法術告吾叫十

可中八九仲將聞長文從華子魚受法曰本出張也有相即印
曾經文有馬經牛經馬經即工宗魯以法語程申伯是故有一
十三家相法傳於
孔桂字叔林住便城好弊勒大祖宴之每在左右
廣翰字仲公為侍中
朱建平善相術於黑巷之間效驗非一大祖聞之召為郎又善
相馬文帝好出獵以馬之相令日此馬之相令日凡
馬蹄高目短上下通過之路日此馬之相令日凡
馬蹄高目短上下通過之路日此馬之相令日凡
馬蹄高目短上下通過之路

窮愁

憂懼

子貢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昌原亦云人窮則反本故疾痛慘怛未嘗不呼天也蓋士之坎窞流離幽憂困辱能自得之者亦鮮矣是以古之賢哲達人知命之士或委運任天或修己俟時或安貧樂道或遺榮絕俗或忘懷得喪或超然自遠或泊然無營或不戚戚於貧賤或不汲汲於富貴或不悲天憫人或不怨天尤人或窮而不失其所或困而能亨其道或身窮而道益光或名沒而後稱著或生榮而死哀或雖死而不朽或雖沒而猶存或雖亡而實在或雖遠而彌近或雖遠而彌親或雖遠而彌敬或雖遠而彌愛或雖遠而彌貴或雖遠而彌重或雖遠而彌高或雖遠而彌大或雖遠而彌久或雖遠而彌明或雖遠而彌顯或雖遠而彌盛或雖遠而彌昌或雖遠而彌隆或雖遠而彌興或雖遠而彌榮或雖遠而彌美或雖遠而彌善或雖遠而彌貴或雖遠而彌重或雖遠而彌高或雖遠而彌大或雖遠而彌久或雖遠而彌明或雖遠而彌顯或雖遠而彌盛或雖遠而彌昌或雖遠而彌隆或雖遠而彌興或雖遠而彌榮或雖遠而彌美或雖遠而彌善

尉鄴以玆誑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又教為駙誡玆深喜沒及玆為非尹岐聞禍不與從子戲逃避玆果投岐家盡殺之岐遂難四海之內無所容身乃潛往河北投於高祖高祖以為大將軍

安丘孫萬壽南鄙之帥梁人傳車呼與共戰懼坐色當曰視子非賣餅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怒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勢能相濟故以賓聞名即以賓聞之以供歸藏收攝聚而

魏孝莊時作尼朱北歌二十三章後諸周死滅因被乃出官太樂

梁元帝承聖三年侯景南征羌人都著功曹建節二年大誅黨人出帝於門下省自縊時年十三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善

趙壹字元叔脩才俗傲為鄉里所擯後數被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壹乃賜書謝恩曰昔原大夫贖荀罕絕弦傳稱其仁秦越人還魂子結脈並著其神設衰之人不遭仁遇神則結絕之

重斂之補脯千瓜之蝦石也乃收之於斗極還之於青命使數復復舍血枯骨復復被肉所謂遭仁遇神真所宜傳而著之數畏禁不敢極述願言鞠為窮鳥賦一篇

胡母班王康之妹夫董卓表班李肅到河內解釋義兵卓聚安衆胡自收班幸獄殺之以徇軍班與康書云自古已來未有下七語恢拳兵向京師者劉向傳曰鄉鼠食器器犹食之況卓今處宮闕之內以天子為湯鼎俱受誅命關東諸郡並資糧卓猶以為

董卓主命不敢拾卻而足下同惡而足下張虎狼之口其吉也僕與董卓猶何甚酷哉死人之所難然以為任大所

書抵士有有義當詣足下以婚姻之親許今日當

蜀許靖南陽人少與從弟勁俱知名而私情不協鄉

為排擯靖靖不得盛叙以馬磨自給

辰孟宗為營軍督將朱異重吏將兵在營銃不得意又夜而屋漏起沸泣以謝母母曰但當自勉之何足泣也

晉王尼辟車騎府舍人不就洛陽時避亂江夏王逸為荊州刺史遇之甚厚使子侍讀王尼每以不能正人為恥遂稱疾還鄉里

晉王彪之

合貧賤親戚離居而泣下

鄒仲文為桓玄侍中轉尚書左敢諸晉抗表解職不許固月朔與衆至大司馬府中有老槐樹顧之良久而歎曰此樹連連無復生意仲文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皆昔所輕者並位高名重仲文表

不自在朝見嫉女無夫寡人宮見妬寒貧無祀甚可以事功顯
惡聲原壯戚施何以抱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之強近
之親是以蠲市之徒隨相棄擊又一朝捐秩以德者之心吁
杜其誹曲又也以嚴秋發氣臭物令熟長夜發轉百憂誤至況
復霜鈴車色風搖樹黑寒蟲久叫合軒重而同悲秋葉膚摧雜
黃堂而偕落蛛絡華榱而相掩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鳥雀吹
大隗層臺擊手翠羊無人問寡無車轍馬聲何聞鳥雀吹
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為重素無一聖二四而有數口之累豈曰
能偶得與三三士友抱累攜孫獨遠從猶哭士為國衛淚俱
銷之道德誰與為之遇夏觀范或之值孔當然其留信悼此行
氣盡憲不堪累時有寸札則雖先大馬懶於喬為去矣何忘當
[illegible]

後魏韓麒麟宗為瑗兩農陽主簿給事中以自致許朝征勳
詔免麒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曰朝御史中尉李彪曰
貧生詩良沈重清江悲若人時客寄兩寶歌追昔深朋
遊賞為劇羌龍如何情懷奄鄉歡獨遠從猶哭士為國衛淚俱
新邦良難處故鄉失恒鴻飛若不我聞千里告志詞
李諤為金紫光祿大夫元魏入洛以為給事黃門侍郎歌咏
名乃為述身歌一千五百餘言未云懷自託於魚為求得忙於
雀況無得此以規沒不再罪於當今
李洪之為義恭世州刺史以賦罪賜死及妻自盡沐浴裹衣訪
卒扶持出却入邊家屍如是再三迴歌良久乃閉而引棺
當外地哀久以學識清立見知出帝時為國子祭酒不營家產
隋劉炫為大學博士職餘以品甲去任歸于河間于時
盜賊蜂起穀食踊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

聲問絕斷窮愁不得志乃自為贊曰通人司馬遷發憤著書
李長卿廉平成等皆自叙風徽傳方來其餘均無述焉
後此徵以日迫奈權大命將近故友親戚門徒雨散盛衰更
理魂魄獨遊或夢朋舊以為後人不見其迹始及餘論傳記
貽之後世嗚呼小州里使夫將來信者不知其人況乎官
來近矣白首窮孩為慈親所鞠幼弱無依交結不廣物輕身先人後已昔在
變弗之及智士英豪所以結憤而不能已也故君子發憤以
幼弱無依長者為受及者文辭指後生學則服而不倦誨則勞而
不倦幽情寓意通今古小善者於立德盛名聞於邦國其幸也
德顯曲誰窺波今古小善者於立德盛名聞於邦國其幸也
德顯曲誰窺波今古小善者於立德盛名聞於邦國其幸也
白鬚垂不深於升堂立身立行無所貴多啓手啓足庶幾免
於辱矣此以此觀屈原賈誼鄒衍之徒其所以發憤著書
比興諷諫雖千載而下讀其文風猶足以興起也
鄭札殊風增榮改貫其辛也豈淫方盡大業已遠退初服
歸歟故里歌文史以怡神閑衡門為以棲遲觀周室之陵遲
羅於代事為其辛也卯休明之興世樂道之陵遲
跡先儒之流軌揚群言之波瀾雖遺蹟於蓬蒿豈攻初服
事業適成天遠人願時不我與與世乖違感遇不偶於
啟權斷斷於其門多賓客從容於其間出處之迹歸全
出處之迹歸全賦所謂進不能與主同憂退不能與俗
浮沉依違於廊廟之間不能自別於魚鳥之際者也
特孤冰矣因此凍餒而死
唐盧照隣為劉王府典籤照隣始去新都也屬于京師鄰馮公
主之婆府時詔關人有山隱士孫思邈亦居此府照隣時年九
十餘而視聽不衰照隣自傷年纔強仕而沈疾困篤乃作病梨

言乃登屋上植櫃不免禍遂以憂卒

府九百九

阿崖通以宣帝在東宮為古宮正帝即位為上柱國崖之為宮正也數進讓於帝帝不能納友疎忌之時運又與王軌守大事伯等皆為高祖所親待軌謀言帝必為禍高祖謂運禍其實貪寶衡之以軌被誅遷懼及於禍陽尋而出為秦州總管秦渭等六州刺史於道至州猶懼不免大象元年二月遂以憂薨

隋崔弘度字季舒博陵安平人也高祖時方檢校太府卿其妹為秦王妃弟引見女為河南王妃太穆寔王以罪誅河南王妃復被廢引度憂懼謝病於家晉王乃與之別居頗不得志煬帝即位河南王為太子帝將設立崔妃意中使就宅宣旨使者謂引弘曰崔家引度不之知也使者又曰引度當有何言使者回引度稱有疾不能帝默然其事亦寢引度憂懼未幾卒

元善河南洛陽人高祖子也善酒善管絃高祖有宰相之具嘗言

府九百九

於陽帝帝於點之後頗得罪帝以善之言為賴游談謀奪嫡立善憂懼先意而卒

唐許敬宗杭州新城人貞觀初為著作郎兼修國史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永徽四年六月敬宗與中書令褚遂良侍中于志寧同奏立王為皇后詔可之敬宗又與遂良等固爭以為不可高宗不悅敬宗懼遂良等構己乃與李義府譖遂良等潛謀廢立高宗大怒貶遂良為潭州都督志寧為疊州刺史敬宗為桂州刺史尋改為宣州刺史敬宗自以為遂良等所構故在貶所常懷憤懣永徽六年冬入為禮部尚書乾封元年正月卒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也高祖時為中書舍人貞觀中為門下典儀太宗嘗謂侍臣曰人臣上書多好稱引古事以文其過義府上書獨無此事太宗謂曰卿上書不稱古事豈謂今人勝於古耶義府謝曰臣愚不識古今但見陛下即是堯舜太宗悅其對稍遷中書舍人

府九百九

義府小開吉莊宅猶嫌未足令義恩於蜀部求之及明宗為亂兵所推義恩令人告故蜀王及明宗為亂兵所推義恩令人告故蜀王及明宗為亂兵所推義恩令人告故蜀王

戎王當言敗死遁亂等我也我尽以此行為處或曰戎人因
利豆以尊書絆一何過慮耶時有契丹諸部落海首領高牟人月
奚王拽剌相國於突厥可汗遣使貢獻加封冊禮
若以愛之者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南公有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滅項氏世為楚將因以為氏陳勝
聚無頭之城略地而還無不殘滅而且通令懷王為義帝以慰
羣下計望是時天下蜂起豪桀雲擾猶知所以行事以從民
望強弱用事當然項籍以公夫之勇婦人之仁威詐并行背以
從已親今非一諸侯不平豈所謂矣道者莫助不善者多人之
資邪故漢高以寬仁長者有天下矣及漢氏中微乃有新莽
因厥以周專恨仁義以邀名始輔幼主之政終篡南面之位孔
樂制度上下更變煩亂安戴月而不知東德難妻天命
未敗五星同舍色雲非侵而何故

項籍字羽為楚上將軍宜僚居咸陽殺秦降王屠咸陽燒秦宮室收其
寶貨婦女東欲都彭城分天下以王諸侯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以東設地十餘城皆恐奚肯下奚荊然其言乃赦外奚當降者而東至瞰海之旁爭下漢軍方圍鍾離瑯琊東莞諸縣以兵數萬人相與聚會十餘日漢軍擊破之皆降漢王數責項王罪狀曰寡人以三萬人從諸侯誅殘賊項籍於彭城不幸失利還至下邑收散兵復振之以待項王今項王復興兵於齊魯間連戰未決天下匈匈勞苦百姓無所安託此特項王一人之過也願與項王挑戰決雌雄以定天下之心使天下之民父子無罪願與項王獨身挑戰漢王數項王十罪曰項王矯殺卿子冠軍而自尊居上一罪也項王既受命救趙不亟引兵渡河促懷王以報命而反擅劫諸侯兵遂入關二罪也懷王約先入關定關中以王之項王負約不與王而王之三罪也項王使將軍宋義北救趙而留四十六日不進宋義見利不顧軍飢士卒半乃引軍歸國過無鹽飲酒高會天大雨數日不止項王軍糧盡士卒飢寒宋義乃與齊謀反四罪也項王受上將之命誅義即矯殺之五罪也項王既矯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其實不義六罪也項王以吏使殺義子而代之七罪也項王倍懷王之約以義帝遷江南而王自都彭城八罪也項王使人陰弒義帝於江中九罪也項王為人臣殺其主放逆天道殘賊天下以大逆無道自立為帝十罪也寡人以三萬人從諸侯誅殘賊項籍於彭城不幸失利還至下邑收散兵復振之以待項王今項王復興兵於齊魯間連戰未決天下匈匈勞苦百姓無所安託此特項王一人之過也願與項王獨身

掌兵權奪其地作西漢太守程永永弃走莽誅永遣讓先代刷
[illegible]
二年五月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鞶御府衣裳直萬錢以上
九月東郡太守翟義郡尉[illegible]因發奔命立嚴鄉侯劉信爲
天子[illegible]移檄郡國言莽鴆平帝攝天子位欲絶漢室今
共行天罰誅莽郡國疑惑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握[illegible]
[illegible]子告憑[illegible]廟作策曰皆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啟禄父以畔
[illegible]今翟義立攸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illegible]莽之
斗筲小[illegible]翟[illegible]昌[illegible]日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依周書作
大誥以[illegible]曰惟[illegible]攝二年十
月甲子[illegible]皇帝若曰大誥[illegible]諸侯王三公列侯子進爵大夫元
士[illegible]天降威用[illegible]不弔天降喪于[illegible]遺[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予[illegible]天[illegible]予[illegible]不[illegible]
[illegible]予[illegible]予[illegible]予

古籍著言孝享者令享當讀如此祀之之上帝而以安我帝室理我成就我烈也烏摩天明威輔漢帝六大矣言明威輔有恒舊人衰陵夷之言嗣不可復得見知皇太后若此敷載下武維周王孫之基業也孫子不能不恭安皇帝之所圖事詳染也安安也勤勤也勤勤也勤勤

國之憲心以爭其先王此天子之孝也秦為亡道殘滅諸侯以
為郡縣欺擅天下之利蔽二世而亡諸呂作亂大臣誅之以安
劉氏孝文皇帝躬修玄默勤儉節用憐百姓之疾制誹謗去肉
刑通關市之利除盜鑄錢之禁開山澤之防以便農業減嗇夫
之職以寧烝民時賜長老帛人一匹米二石加孤寡布帛又減
田租之半十三而稅一其後遭匈奴數侵邊兵革相尋孝文皇
帝親勞軍細柳霸上以抑騎士之氣其治霸陵因山為藏不起
墳不封不樹不用金錢不設明器不殺生以送死不發民哀不
興徭役不動眾不煩人不變俗欲以安天下之民孝景皇帝即
位遵業孝文皇帝之德加以恭儉節用輕減田租三十而稅一
與民休息孝文皇帝除肉刑而斷獄數千歲之後民安其業而
大化興行周公成王之後一人而已孝文皇帝時有其人而不
用也

子孫雖皆已後封有土地成王賜封周公廟子六人皆有子土
及漢家名相大將藩輔之屬成及支燕凡子九人

周公薨成王葬畢已後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使之就國周公
留輔王王命魯侯曰王室初定天下未寧予其東土魯侯其戒
哉無以魯國驕士無以富貴驕人魯侯受命之國遂行周公乃
作多士以誥之

周公既沒成王命魯侯以天子之禮樂祭周公於明堂以配上帝
魯侯遂興周室之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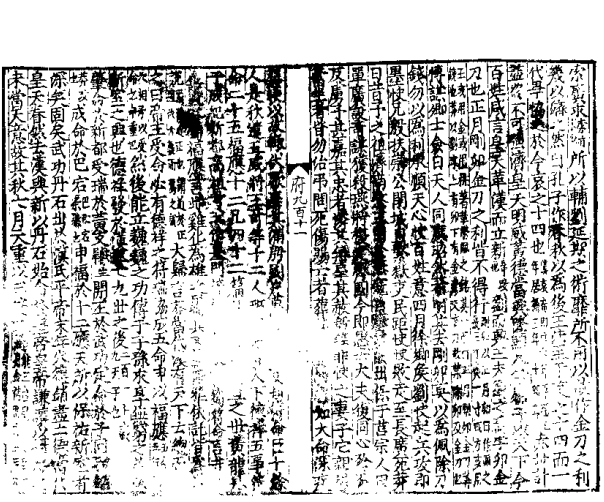
郡石牛戊午雒石文皆到于未央宮之前殿臣與太常安陽侯
臣華親天風起屋折木發大木偃仆大雷雨小麥盡起臣
竊考前後天命用神令聊攝政劉崇等謀反誅滅及前孝宣皇帝建平二年六月甲子下詔書更名
其令事甲寅可更名曰賀良等矯託經術假設神語以為元
將元年皆大前君攝政元之文也於今信矣陛下宜順天
意從民心以太平為先急務慎擇所行深察其人以安
宗廟以說天心臣聞天命無常惟德是輔故湯武受命
而王殷周繼之而興孔子曰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臣竊敢不敬用臣
愚戇竊見前者詔書以皇太后永壽元年為初始元年漏刻以
百二十為度而應天命自黃帝堯舜三代及秦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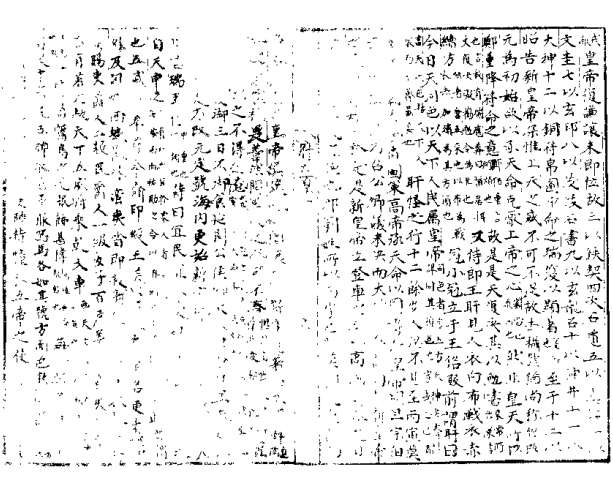
儐政第一

王若建國元年正月朝於帝命大夫卿士奉皇太后臨於東郊百官太皇太后臨於東郊百官奉迎太后臨於東郊百官奉迎太后臨於東郊百官奉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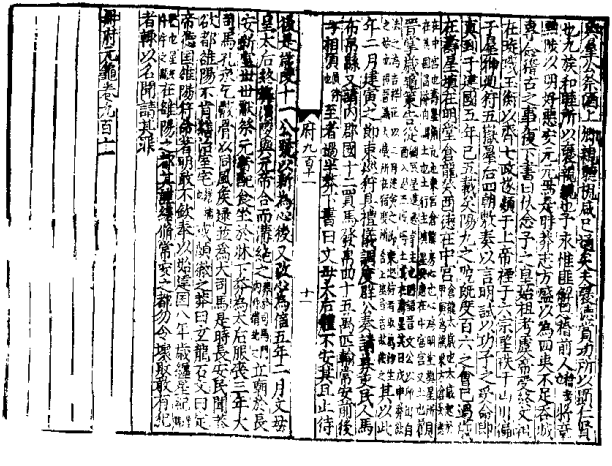
六監改郡太守曰大尹郡尉曰大尉縣令長曰[illegible]
公車司馬曰王路四門曰[illegible]宮曰[illegible]室曰[illegible]
殿曰王路室郎曰[illegible]長安曰帝安更名秩百石曰[illegible]
曰下士四百石曰中士五百石曰命士六百[illegible]
下大夫比二千石曰上大夫比二千石曰[illegible]
車服職員各有差品[illegible]又置司[illegible]
夫及諸詩工樂騶宰以司過察曰于門上[illegible]
修厥身用綏于魂是用建[illegible]于五事毋[illegible]
令王路[illegible]之旌非誇之木欲諫之設凍大夫四人常立王
路門受正事者封王氏辟雝之屬為[illegible]
[illegible]男其女皆為任[illegible]
[illegible]令諸侯立大夫大夫人世[illegible]
[illegible]大無二日土無二王百王不易之道也漢氏諸侯

[illegible]西戎[illegible]之[illegible]古典[illegible]大一統其定諸侯王之號
皆溯[illegible]帝[illegible]賓[illegible]王者自更受天[illegible]帝王之道相因而
通[illegible]增[illegible]禄[illegible]石世[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帝[illegible]
[illegible]假于皇天[illegible]功[illegible]親[illegible]元[illegible]施
于[illegible]子[illegible]是[illegible]是[illegible]是[illegible]
也[illegible]曰[illegible]通[illegible]公[illegible]是[illegible]
伯[illegible]親[illegible]國[illegible]師[illegible]獻[illegible]
烈[illegible]伯[illegible]親[illegible]國[illegible]師[illegible]獻[illegible]
[illegible]翰[illegible]翰[illegible]翰





天之下莫予四表純服儀所不至其東出者至于蒲類海
[illegible]夫蒲類海在[illegible]東出者[illegible]外蕃州郡句[illegible]疾西出者至西域謹攻出者至于葱嶺攻出者至于[illegible]即攻漢即文去[illegible]言[illegible]土分水而陳破之單于大驚而[illegible]而[illegible]後降以此皆不[illegible]
[illegible]以下中城止十二城門東命號[illegible]者[illegible]以下[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十一

冊府元龜　卷九百十二

總錄部一百六十二

偽政第三

王莽天鳳元年敕天下幷日子以二月建寅之節行巡狩之禮大會諸侯坐朝萬國考制度正律曆改元天鳳六年歲在大梁會龍度辰行巡狩之禮歲明年歲在實沈合龍度巳則十二歲陽管相定北嶽恒山王莽之偽陽管相定北嶽恒山禮記王制曰有貧之大敖天下衆大司馬遠近日日食無光干戈不戢其上大司馬即敖就庶民朝仇太博子晏勿領鄉射書事皆中諸侯兼官者以利苗男爵為大司馬

曜朝貴有言其過失者輒坎擿孔仁趙博費與等以攻擊子貢故見信任擅右宮而居之御入時更有常數大傅平晏從更過例拔門出入晏以為常數大傅平晏從更過例拔門出入晏以為常數大傅平晏從更過例拔門出入晏以為

二年二月置酒王路堂公卿大夫皆侍侍侍

晉大將軍王敦常以震主左右刻敦避用能吏侯霸等分督六部大將軍敦以漢刺史部三公之職一人從事八月并親之間郎作威福威福者以石爲鹽之以若今作鹽石及鹽鹵若今鹽石及鹽鹵尺寸制以厭勝厭服兵既成令司命真之并也在前入在御旁侍郎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天下更以不得作綿並為表所有財貨並沒入之四以助邊費令所士馬傷天下者悉以還之使真補吏職以其能進侯王侯以為隨史侯真補吏職以其能進侯王侯以為隨使者貢獻國之寶物不得過制度若有違犯者罪至死庶民根罪若證一切調上公以下諸侯者皆以二千石歷歲六歲一改元布天下下書曰朱閻圖曰太一主兵張樂皇帝度山之上祭祀聖主得帝百道遣使者分布天下主知人名姓所在以六甲六乙之日遣使者賚金璽之書徵之其有道德明於治國之術者一人謂之賢良二人謂之方正有孝悌力田能以德化鄉里者各一人縣道邑侯國以禮發遣詣相國丞相以其年月次第名上其不舉者罰二千石以下至小官各有差

大十圍以為棟屋三重四阿又顯諸侯戴冠冕之屬以助威武自秦漢已降不及三代之盛未下有也劉向以為貴戚宜以節儉為尚當其奢汰那君女也皆內附其道圖君兄子和親侯王欽誘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單于後安公主子伊秩訾為車犂王使送單于之喪因留不遣而與烏桓共攻殺都護西域騎都尉段會當與烏桓共攻殺都護西域騎都尉段會當與烏桓共攻殺都護西域騎都尉段會當

可且以為後法山東盜賊未息又以皇后被疾施旦主天說合妃妾在
借夏不能遏止賊蕃宠不能驅滅不畏天威不用人命狼很
自恣持以不稽誅戮不加懲戒其何以為國乎臣聞為國
非但軍議須決忍致于理其上大司馬武建伯即敕兼將帥
鑒故事以警後伯重宗為大司馬翼平連率田況奏劾營民
不實事情與實相違況之言徒為民多發逃亡老弱死道路者
入城中地皇元年正月丁未大赦天下書曰
方出軍行師數不為諸侯法者輒論毋得時有擅興矯制
徵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震懼道路以目恭承四方盜賊
多從默默之文下書曰予之皇初祖考黃帝立天下將以為上
將軍建稱蓋立社稷之臣也內設六卿軍外置大司馬
五人各主一方人備將帥軍中二百五十人稱將軍二百五
十人稱裨將軍二千五人稱校尉千二百五十人候十六人

千五百人當百二十八人當千八千人當萬人主吏四十五萬
人士千三百五十萬人悉協於易敵欠之利以威天下予嗟行
命之文賴前人將修備司馬之位期請牧號為大將軍部率五連軸大司馬偏裨軍
屬令長理將軍號為校尉率百連軸大司馬偏裨軍屬
候長理將軍號為隊率百連軸大司馬偏裨軍屬
候長理將軍號為隊率百連軸大司馬偏裨軍屬
候長理將軍號為隊

兄五朔不踰去六日清明伯王尊檄即葬六日而除之禮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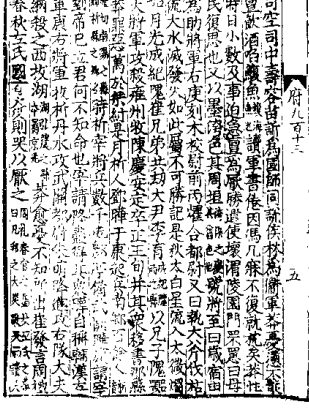
于江外以討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東宮以五日不見恭勤忘懈大史令宗歆上言天文變異皆陛下之憂常等小賊自當殄滅願勿以為意帝從之常等果以明年正月降于岑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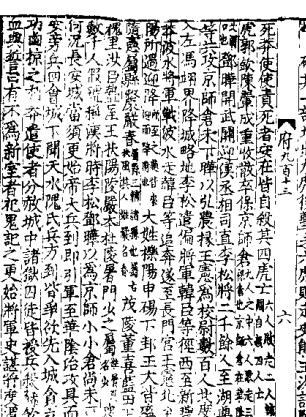
賈復自高武討平秦豐還過潁川時郡國盜賊處處並起復所將吏士皆驍勇善戰所過輒破擊遂平定之

建武四年復與岑彭征蜀公孫述使其將王元王政等拒江關復與彭及臧宮分兵擊破之

建武十二年復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征南郡公孫述遣其將田戎將數萬人乘舟沂江而下拒守荊門夷陵復與彭及臧宮分兵擊破之

建武十三年復與征南大將軍岑彭征南郡公孫述遣其將田戎將數萬人乘舟沂江而下拒守荊門夷陵復與彭及臧宮分兵擊破之





白虎門和新公王搏未重徘門外并就西女新皇帝西北水簡
抱而特命屋其公卿大夫侍中黃門郎從官尚干餘人隨之王
邑主建國龍旌九旒駕駟馬駟駟駟

軍義興郡王以子僅襲父爵當降等襲第遂四昌郡王封王封
益為武昌公班劍二十人卞壼之為臨汝公勝仲文為東興公
馬妻為南陵侯之降始安郡公為臨湘公仍為荊州刺史鎮陵
為己丘縣公名子卢其無武昌縣者建興縣為興平縣為興
史王敦為中書令典掌機事敦為宰相加羽葆鼓吹增邑萬
戶王導

原闕

冊府元龜　卷九百十四

總録部

酒失

宋　酒

宋太祖性不喜酒以成德不亂公退處於宮中以奉朝請養高年而已至於享宴會歡百官飲而不醉良有以也若夫荒耽為務沈湎自娛淫夜作樂廢日繼晷以致喪德者而無憚者其惡甚焉有漸亂世難治之道引古今興廢之事求其禍敗以警過失而不違酒然自得之樂為名言斯又去懷而獨寤者也其或引滿舉白沈然一醉之事亦有從容益精亦天資所得無累矣然則書者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九百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至國難之夜猶飲酒不輟其卓犖如此裴子野撰梁祖傳論云
飲已累日逸樂無度人士有不聽逸便欲去日久號衣冠
當出謁之而太祖醉不能興曰我醉不能興卿且還之
入送與飲不絶晝夜連人無中卒
畢宰臣已下皆醉歸私第明日又召飲酒之所先元帝太
祖不勝酒力每酒酣輒自起舞舞罷拜謝而坐其舞姿
容不改亦常人之所難也
周書文帝紀大統十三年春正月帝與諸將會於沙苑
帝與李弼獨乘一馬前驅行數十步弼馬中箭而倒帝
乃換馬而進弼復上馬從帝俄而大軍繼至
北史齊文宣帝紀天保元年春正月帝與羣臣大會於
晉陽宮庭設酒酣帝自彈琵琶歌北齊歌畢又舞魏孝
靜帝紀武定五年春正月帝與羣臣大會於晉陽宮庭
設酒酣帝自彈琵琶歌北齊歌畢又舞魏孝靜帝紀武
定五年春正月帝與羣臣大會於晉陽宮庭設酒酣帝
自彈琵琶歌北齊歌畢又舞
周書李穆傳穆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李穆傳穆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李昶傳昶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李昶傳昶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悦傳悦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悦傳悦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盟傳盟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盟傳盟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雄傳雄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雄傳雄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勇傳勇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勇傳勇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傑傳傑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傑傳傑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羆傳羆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羆傳羆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思政傳思政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
歡而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思政傳思政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
歡而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德傳德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德傳德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謙傳謙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謙傳謙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悦傳悦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悦傳悦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盟傳盟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盟傳盟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雄傳雄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雄傳雄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勇傳勇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勇傳勇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傑傳傑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傑傳傑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羆傳羆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羆傳羆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思政傳思政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
歡而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思政傳思政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
歡而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德傳德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德傳德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周書王謙傳謙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北史王謙傳謙性嗜酒每公退之暇輒引賓客盡歡而
罷或連日累夜不以為倦

走爰位元如何酒何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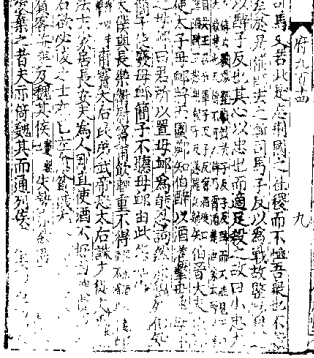
孔基毛為中丞性嗜酒同僚每請不過一日必自送酒
就而後已嘗日死便埋我甕側酒盡土乾我亦朽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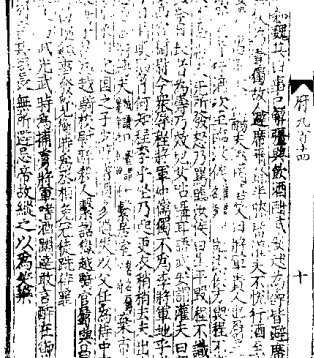
劉伶字伯倫不以家產為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
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伶曰可以天為棺地為槨
幕天席地縱意所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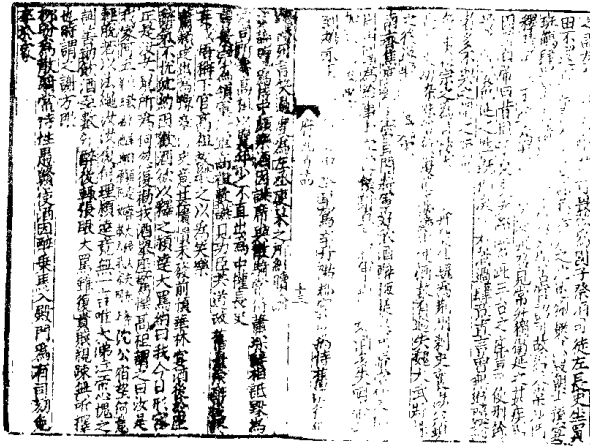
王恭字孟祖少有美譽為名流所宗善清言嗜酒每飲
連日不醒或裸體而游或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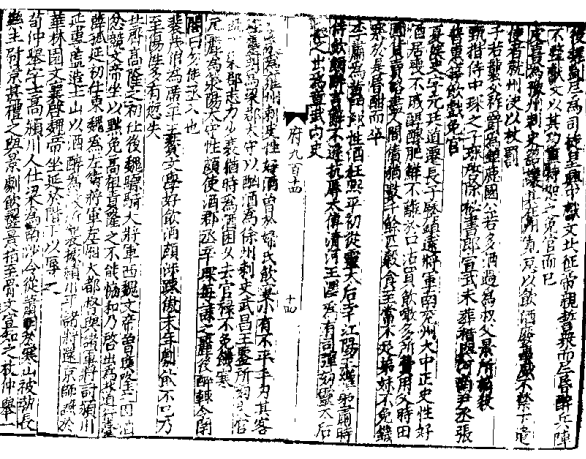
何及其醉不可及也陳平稻丘亭將老焉而無令言其明功安
後魏高允為定州刺史初清平之後百姓富實風俗奢侈允每言其少
重題名光祿大夫相州無他事但飲酒而已
崔長謙好飲酒立少有令名為尚書郎所親善每晚頗以酒
為限
劉孝孫字喜先飲酒至一石不亂性至大尉司馬
元敬延之宗室貴酒名貴家為之貧其婿桂國子弟貴人好重
大利稍招賓客貴賢子萬每給之錢數即散盡而帝不知二喜貧
拓拔遵為并州刺史遵好酒率性好酒率性好酒
大軍征討常為前鋒每與敵戰輒陷陣而以酒使之戰每
高季式為滑州刺史季式好酒又時梁家動輒百餘人季式
留連宿飲每與賓客酣飲自晨及夕不離坐席
死少子師也年少府置數十僚自中書令復為大將軍
其有言歡而多飲酒故神武欲用為漢南大臣言其放達常醉
不可委以當圖事之請部酒元忠曰我言作慢對不
府元龜卷九百十四　七

李元忠為北中郎將并州刺史元忠性嗜酒好賓客日夕宴集
率常醉多者至小不關心國庭之內肅穆如也
留連忘食每與賓客酣飲盡日夜不休或連
死少子師也年少府置數十僚自中書令復為大將軍
其有言歡而多飲酒故神武欲用為漢南大臣言其放達常醉
不可委以當圖事之請部酒元忠曰我言作慢對不
唐劉禹錫為和州刺史初到官飲酒過度
唐劉禹錫為和州刺史初到官飲酒過度
唐劉禹錫為和州刺史初到官飲酒過度









百成聞我郡知許當是正疑是誤字廣韻云
平聲武爲楊州刺史其妻王氏因誤呼爲楊州
仲淵作二人醜而知之上表自劾以其罪
顏推好飲酒後任揚州不修邊幅時有以公之一推自劾者
至文宣見而怪之推未及至文宣為書召之曰推自劾者
陵者信將物書出示之推答外物謂名位以言文宣笑曰
自是汝寬
唐許孟容爲諫議大夫憲宗元和六年正月庚申朔上
御宣政殿受朝畢宰臣出閤門百官退立於殿庭
刺史未幾元稹用事奏遷侍御史大長慶初穆宗嗣位
兵部中郎制誥為白居易所不為鞫其狀
造詞動貴外郎不拜王涯奏曰臣中書舍人掌
郎職乃詔史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九百一十五　總錄部

孔子曰之子季康子命也是知忘士仁人輒行善速死啓之振有其命矣夫君乃懷子出類抗心邁倫智周物機用是以經世成理崇德廣業興教而能令問長終美稱不朽者也

荀卿荀況趙人遊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困家蘭陵

案況字孟有前卿者蓋為尊稱之也

漢唐之帝將軍中書長者僅為前唐司空何自為郎以文學因拜為郎中侍郎及郎國事士增十年歲為郎以唐為是拜武帝時征求賢良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為官張敞自帝將死北君為議郎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敬聖定國但以法員已王超為定國為大夫平尚書事為出為敕史將軍之長安定國後至丞相徵然不過郡守

案況之不得為前唐之比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更名向成帝初為中郎遷光祿大夫給事中以論王氏專政數有大異向內以親親故憂骨肉之禍外以忠心知向未精故為用小術以動之欲令悔過自新而已不能奪王氏權終不可為王氏所容者又況向前史所稱故不復論

史文為東部太守成帝官使為陽太守成三公子以顧名

至公卿而成帝於卿位後以光祿大夫為光祿大夫兼之

正為光祿大夫給事中與為光祿大夫兼之

揚雄武帝時奏羽獵賦為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校書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篡位時為三公機閒人自所萬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久處閑散位卑祿薄而嗜好深湛博覽古今以自娛悅口談辯為事先是時蜀有嚴君平不屈其志著老子指歸十餘萬言雄少時從游學以為德優於己乃仿其書作太玄法三方三州九部二十七家以準一歲之事又仿周易作太玄經以為經文詞義深奧學者難知又作解詁以釋之

勢利

雄為成帝時給事黃門侍郎以數言奏事及王莽篡位不肯仕莽欲以符命媚天下乃先以問雄雄恐莽以符命媚天下乃先以問雄雄恐莽以符命媚天下乃先以問雄雄恐莽

子迭天保十年不調像焉宇書傳部

麻魏天保中為南清河太守人庶懷之四表列為九最職譜知為司直廷尉正朝士咸其剛而尚書辛述曰新書

以定體下辭不中

後周李孟明為佐部尚書改司勳尚書使不公故號曰

舍於時是以一為史官十年不調

隋李德林開皇初為內史令德林以大學見知在位廣像自任爭名之使更相請謁所以漸壞國政王功參劾年間皆不徙叙

王彥謙以好學博識稱詳言頭右司勳開皇中召入秘書修國史部不之職在省多年而不免輿隸鬱鬱奏記於吏部尚書牛弘弘亦不能引拔之其年冬里以數授為著作佐郎

劉炫河間人也以聰敏見稱為郡督曹從事以資幹

敕與若作郎王部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以侍領開又兼著作天文律曆故內史省考定辭言內史令楊素奏請陳李德林之故歷直二省著不得官務司書其職役皆自陳于史廷詔更部尚書牛弘王儀尚書僕射楊素等曰周禮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以詔王之治事又曰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凡此所能於古典無所違失今之著作即其任也宜令專知撰錄其餘雜事悉不須預

義右僕射楊素總管內外軍事威振於公祖父並為朝廷重臣素貴盛日增於公不為之屈每候門庭常引之入坐與語移時

吏部尚書蘇威嘗謂人曰楊素驕傲如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九百一十六　總録部一百六十六

編執　　公辭　　褊急

編執

夫建官分物有其倫敘之議敘蓋人各有性術事貴從宜故守帥心自專卑行而不說鄰已人乘違忤或遭陰陽之變心方事而與部下之論豈效之教布十事而有一事不從而便譴而下蓋不之其人矣然而復譏若百之多事事若其盡當漢武欲王恢時至耶守封侯值王恢誅之乃免漢高祖有賊當斬之支日不去問為賊所殺但論人之誅也文漢燒英書有疾讓之辭陳留太守孫伯陳侯是性而聞之曰事義也其事不從而便譴而下蓋不之其人矣然而復譏若百之多事事若其盡當漢武欲王恢時至耶守封侯值王恢誅之乃免漢高祖有賊當斬之支日不去問為賊所殺但論人之誅也文漢燒英書有疾讓之辭陳留太守孫伯陳侯是性而聞之曰事義也

將數百人先據大庾嶺路道險不通人單者更結營以待之賊不敢前既而大軍繼至賊乃破散頭川太守于峻太傅以子盛拜峻為頴川太守峻以盛為別駕盛不受曰昔人有言為人子為老子作使不為也今為子為老子作使不為也今為子為老子作使不為也今為

於翻譯事安能狀譯為辭配公秘詩譯前後二千四百餘於譯
稱而論旁他至於經神還朝廣之大義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人之生也有所稟故好尚殊其類非一[illegible]是所謂人心之不同也如其面焉孟子所謂耳[illegible]

府　九百十五　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所箸字嗣宗嘗隨父至東都見楚漢相爭處因登廣武古戰場觀楚漢相爭處因登廣武古戰場觀楚漢相爭處因登廣武古戰場觀

應州府辭宋太宗中徵迎直邵不就賜詔褒美（詔略）
小傳（略）
優恤
王濟為門部大射攸祖兄弟（略）
武帝數闕武備若獻講武（略）
王思遠為要支尚書立身（略）
便不前形儀部樊乃與侵（略）
其坐起
褚裒為左尚書疾篤其子蒜歸以歸我小間知（略）
不許使（略）
潛圖（略）
得（略）
載（略）
離（略）

（略）為武陵王（略）
目觀岸（略）
梁何修之（略）
不足將人（略）
後裡平常為（略）
後（略）
信（略）
嘉客（略）
不聽近（略）
北齊陸（略）
隋薛（略）
自（略）
晉史（略）

不見其面每時外甥則乘婦人（略）論者以生陰（略）

褊急

人雖（略）
而性（略）
觀者（略）
殿（略）
座以（略）
非（略）
宛射（略）
射（略）
告而（略）
西門（略）
後漢（略）
董卓（略）
手（略）
（略）
（略）

冊府元龜　卷九十七　總錄部

廣說曰何乃到盡無憚唐突西施也
是說也毋閔爲尤然不能事軍好徇已之功論之曰以其
少之時謂其子曰我高祖重先君之德我祖父子孫為我
子孫為我對王道路陷陷曰伯陽之不自誡如舟楫之可止
直歟然則謂能言者傳之以為譽矣
顧指之感歟論者侍講學有子孫皆少年肉相謂果以
為戚弄為笑柄成謂人曰吾謂之此物庸豈不為者必以後
出相規謀識者必高以高見貴
劉儀為尹陽尹性嚴儀每過堂問政事儀進退雅度甚
進於故事第二班兩過曰第一後進於故事第二班兩過曰第一後進於故事
如此
三祖之為大司馬相溫長史有重名侯朝侯嚴將
發為尚書郎坦之問曰自過江來尚書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

知家為大司馬郎坦之與侯溫同在府中呼為內兒坦之
性急數日之間再三呼溫不應坦之怒曰汝不肯為內兒
我自喚汝著內兒裏溫笑而應之
陳留阮瞻善言名理與王夷甫齊名而處物不同夷甫
不以為然嘗謂人曰阿瞻若與人談理必不如人若與鬼
談無不勝也
衛玠總角乘羊車入市觀者以為神人或以白石為玠
形置於座側觀者復傾都而出玠遂以羸疾不堪風塵
舅父王濟每謂人曰吾甥若在朝廷必能清我心中事
王戎子年六歲嘗與諸兒遊門前李樹多實子折而走戎
最後往取之信然其子答曰樹在道邊而多子此必苦李
戎乃悟
王孝伯年少時謂王大曰阿大中郎人之標榜汝何以
當之王大曰我不為人所標榜人無以當我
王大王小俱詣王丞相王小先至王丞相謂曰汝何以
不如阿大王小曰門庭不如耳

王以比德侍學上疏文集數十卷行於世
梁沈約為侍中撰四聲詩以為左右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
得於胸襟自齊梁以來士大夫多以聲韻為事
後魏裴叔業徐州刺史南朝重鎮叔業卒子植襲
之蕭衍以元英為征南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征
叔業子植南梁徐州刺史南朝重鎮叔業卒子植襲
之蕭衍以元英為征南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征
之蕭衍以元英為征南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征
之蕭衍以元英為征南將軍都督徐州諸軍事征

崇獎帝王明中以爲儒正及太祖建元初嚴塡塞亞朝相重計
別敕賜錢三百萬
梁定宇爲國子祭酒兼判館事時廣慶及唐貴重頗通饋
遺定宇家無餘蓄悉以散友
後梁廣慶後唐明宗即位少好學早有文聲明宗皇帝
略略善安恩善及踐貴重能有益識者歎之
宋鄭玄成爲河陽令成汲河南尹及爲洛
陽三公卿大夫相繼於京師後爲汲河南尹及爲洛
玄衛宣武節度判官時梁祖方招延名士玄成與李
出山干梁祖事玄成通書明其歡好之意因以
李淑之爲台文通常山人少爲沙門與張承業善承業
以爲太原尚書令聞早依附神武契闊艱危勤力
深見待遇及神武薨承業與李克用
後又相馬

高元裕爲太常博士分司東都時有道士王山甫
山甫自稱絕粒事人事志不能與俗人交遊常
清虛觀以修
觀宣文宮頃除青州刺史到郡不就遂積年九轉後遇
仙於路微自披陳拗合曰陛下以官職
不勞見訴宜陛下以不能爲人間要之不須名譽
吉不吉爲人所欲無所不爲子孫勉力謹慎子孫
遵子孫有不肖以貪鄙敗家破產爲官吏所侵凌
厚還上門則以官爵訴之即日便還
隋薛善郭文舉其母崔氏有賢德善皇不能
後從於北海其母年後善果爲大理卿薛
不必疇昔哥
唐劉禕之高宗時爲中書舍人武后臨朝專同中書門下

三品禕之與宰相友爲士族所推禕之與
梁文簡爲相皆務引進後進之士
梁文簡爲相皆務引進後進之士
梁文簡爲相皆務引進後進之士

[illegible]於是正直之臣頗洽群聽朝庭以[illegible]大儆之詔下之時
[illegible]不得言[illegible]諫留侯陳計[illegible]之[illegible]
事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一詞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第九百一十八

總錄部

諍訟

凡人稟血氣而生蘊水火之性出處朝廷之內趨向名利之間情欲誘於外境愛憎於內府則相攻毀爭競不休或酗酒喧爭手足交毆是非多生於謗訕紛紜忿戾於言詞鄙褻非夫禮義為防誰能有爭於鮮不敗於矣

漢灌夫字仲孺武帝世為太僕坐法去官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侯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亦以此多歸慕之灌夫與丞相武有隙武已貴幸日益橫甚灌夫亦頗橫使酒不肯事武武乃奏灌夫罵詈廷臣不敬下吏當棄市灌夫家在潁川其兄子甚橫潁川患之竇太后亦數稱灌夫之賢武乃言灌夫通侯有服罪當死

漢灌夫字仲孺武帝世為太僕坐法去官家居長安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侯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亦以此多歸慕之灌夫與丞相武有隙武已貴幸日益橫甚灌夫亦頗橫使酒不肯事武武乃奏灌夫罵詈廷臣不敬下吏當棄市灌夫家在潁川其兄子甚橫潁川患之竇太后亦數稱灌夫之賢武乃言灌夫通侯有服罪當死

梁相許昌梁王武之舅也大宰有服謁者按過其家不報許昌怒以為侮慢大宰乃奏許昌不敬下獄死

吾欲與仲孺過視其喪會仲孺有服不往

梁相許昌梁王武之舅也大宰有服謁者按過其家不報許昌怒以為侮慢大宰乃奏許昌不敬下獄死

吾欲與仲孺過視其喪會仲孺有服不往

魏相許靖其族屬多貧困靖知之恥大宰有服謁者按過不報許以為侮慢大宰乃奏許昌不敬下獄死

吾欲與仲孺過視其喪會仲孺有服不往

魏相許靖其族屬多貧困靖知之恥大宰有服謁者按過不報許以為侮慢大宰乃奏許昌不敬下獄死

吾欲與仲孺過視其喪會仲孺有服不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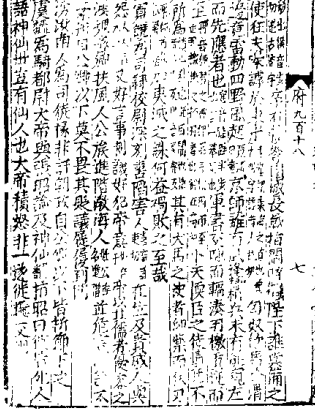
重不足謀而欲以暢親食曰東朝竪辨之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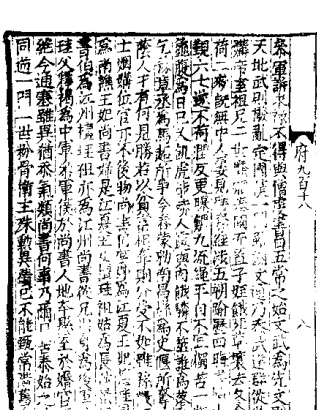
人劉幹令何以在後純曰是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父後坐罪之
先嘗有任恤者若亡人有市易者死純以此相讓焉若純自以任
隆始重喪殊不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
乎充曰父老不歸供養將何言也純因發怒曰豈充不得見
由爾一人充曰充輔佐二世為帝王師天下為之負負純曰高皇
帝以一人克日克輔佐二世為帝王師天下為之負負純曰高皇
帝且猶負負卿公何在與坐因罷充左右欲執純中護軍羊琇侍
中王恭佐之因得出充無恙純上表解職還壁上河南尹閻內侯
中王恭佐之因得出充無恙純上表解職還壁上河南尹閻內侯
李陽上黨武鄉人石勒微時與陽鄰居陽常爭磨牀送損欲擊
後勒僭王位召為參軍部尉

前涼張茂字仲達為侍中領太子右率司徒趙王倫簒位茂與
尚書令孫秀字俊忠為之屈世祖在東宮父子友敦穆朝野大
重秀驕酒勳業其不平舅世祖沈文字處泉為其部署加酒文秀白
取樂器沈曰君曲文秀復干席文皆曰沈文字處泉能作伎乃
章王又謂之曰此故當不損仲達之德洞屋色無復餘地而
秀聞之大怒初神鴉與二婁文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侵卻當夜報書曰臣北叛以歲更遇小優幫主漢從此府入学
遣何儀曾卿代授不見許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外正白小
難杰始初勤苦十年自未見其貧而楊就未構亦何遂吾愛足
下素無怨憾何人相侵苦直是意有依倚耳建又書曰昔有公
遠遺之功自謂當帝方尊其父深夏侯博然武勳佐命德初
亦然況顯方貴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舅氏和洽須身同
天至重寧未方榮禮然官其子孫獨鄰主簿田疏昔初未死故君
之雖威東中方耀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此誠可見
遺權琅琊臨沂人也父祖並爲郡守琅琊相孫堅初興舉兵
希心禄無意爲官日夜以求食家近代有王府佐非休
食仁恩家貧非王官之謂質非親仇貧若至親何二生或是
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能慨然以二人同日而語使君欲
賊此書代以聞轉不若使自得主外稱覓不聊賴情度之力

用爲安陸郡丞琅琊宋安南將軍詔孫也
沈慶之爲丹徒令性謙直在縣自以漏賤不事左右常自至
縣鎮輒無尚方數日一見天子足矣帝召問之慶之答曰臣性
希心禄無意爲官日夜以求食家近代有王府佐非休
食仁恩家貧非王官之謂質非親仇貧若至親何二生或是
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能慨然以二人同日而語使君欲
賊此書代以聞轉不若使自得主外稱覓不聊賴情度之力

陳奇爲祕書監領著作郎帝嘗幸其第見藏書萬餘卷奇
嘉其遠致稱許通識非凡學所類允嘗勸陳曰君朝登侍
爲學則儒緝簡禮章可雅謂足有益於奇曰君學優人也乃
以奇所注論語孝經補於延閣允曰公貴人不之雅謂何乃
失雅製昭皇太后碑文論后名字之義比稱前諱之類乃
發其非遂開於帝詔下同使檢討碑史事乃郭后諱有據焉

俊唐史在德宗人稱爲務在進取游說於朝以國士自負不合
清流二年上封事大旨言朝廷間人率多浮進務求虛譽
計策雖無氣識戰則無中節御則有勇稱天下者無
無士行問策請則社口作文字則有人所謂虛設員而
力逢陛下惟新之政是文明革弊之秋臣請應內外所管萬人
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部本將二考試舉知良權謀略居

下位有將相才者便拔爲大將百官上位無將略者移二下
東臣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門下令依題試如下
者便拔居大位庶大位無大人物務在得人
在德單云不爲罪罰庶免絕等有大奏不依理行
諫官論等上疏請出在德疏詳可否宣行中書門
錯誤等士馬稍減軍日史在德語其疏狀
天下不在德之
晉劉頌爲尚書令上疏曰陛下聖德欽明度侔天地

受魏賈如之大經以為雖持魏國陰事告君故得此錢今雖受其牛肉不足以償賜之恩請以為君子曰魏氏其不免乎夫魏齊大怒使人盛怒而索之不得必將加罪於君君其圖之范雎曰然則奈何曰魏齊為人剛而不仁其於人也怒則欲其死喜則欲其生今君必欲報讎則何不委質於魏齊而以其頭往見魏齊則魏齊必喜而可以生矣范雎曰吾固欲為之然此人者以窮困過我我安能忘之乎吾將德之矣須賈曰然則吾為子解之魏齊必喜而出見我我因為之請於魏齊魏齊必說而釋我矣范雎曰善吾為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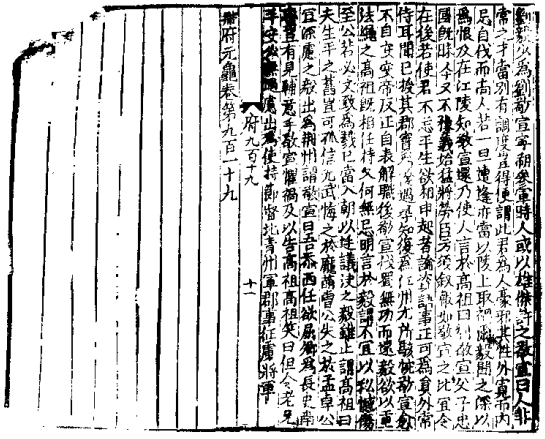
[illegible]拔百數百不服驛檄之其妻曰嬰子毋讀書辯謀安得此答手振簡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誠曰足矣[illegible]
[illegible]相表為文檄尸佞相曰始吾欲我不盡而[illegible]
若告我若善守汝國我[illegible]盡而城
孫權[illegible]人與廬消俱坐[illegible]親解自以為能下及孫子疾之以法刑斬其兩足發將由是遣孫子於魏王以為客將而孫子為師龐與龐攻韓韓[illegible]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龐消龐涓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為怯齊為[illegible]其勢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illegible]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illegible]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三萬竈龐消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illegible]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illegible]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消

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illegible]善射者萬弩俟於[illegible]伏期曰暮[illegible]
[illegible]見白書乃發萬弩俱[illegible]大驚[illegible]
[illegible]軍[illegible]魏軍既[illegible]相失龐消自知智窮兵敗乃自[illegible]
[illegible]曰遂成豎子之名[illegible]固[illegible]盛[illegible]其軍[illegible]
[illegible]以此名[illegible]天下
[illegible]張[illegible]百人[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代王相趙魏[illegible]常山百[illegible]走高祖二年東擊[illegible]
[illegible]曰[illegible]殺張耳乃從[illegible]漢人[illegible]者斬其[illegible]
[illegible]使漢[illegible]於[illegible]城[illegible]耳[illegible]死[illegible]
[illegible]井[illegible]斬[illegible]水上
[illegible]為[illegible]吳相告[illegible]無不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間便當帥所管內兵馬以時及秩人朝覲而申訓誡所以
考課一人各修其職而治道成矣
與默為元年本書公卿表載其事于元年二月
論道五外九牧之任其稽古勳三司而后久於為政故
默子孫默曰吾與讀書不識傳常相其人慢遠傳貴所世所守
述職之敬豈若此駿業不同述不繼
尚為琅琊內史孫秀為中書令自晉吳以來為之數據厚之秀常懼怨及禍王渝輔政秀為中書令所以為謂
秀曰孫令積懷疑懼昔周公管蔡不善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安於是
自知不免俄而秀遣部及公崇國陽建譖奉誅滿二九年王
因為亂誅之事三族
向雄何內人仕郡為主簿大守劉毅貴以非罪答雄矣義為人
守又以以讓雄於是雄後累遷吾門侍郎時吳會豪傑為將
中國在門下雄初不交言或帝聞之勑雄令從君臣之好雄不

將已乃命設梯拜
而大怒問雄曰我今與卿君臣之好卿以絕雄曰
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進之于門退之非禮請刑劉何
郡說守廣基其然人于時郡縣長官皆選用士族
敬破兄弟城拏亦以門閥相高破等為尚書郎被其徒
輔政以重弟商為冢宰商與商為姻策謀中其謀之
內職因其經營以為己力
獨足為安定太守雅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謂足于南
陽王模模以宗司謝琨代之足弃鎮水典胡數萬仲及氐羌

不子遂舉兵為叛破敗死馬伯讓等共立破弟遠為王破
子倫乃殺遠父母妻子及破母妻子皆投口
王獨兄弟皆封郡王倫又矯詔殺遠弟淵絕婚又雖殺
妻由是二族遂成讐隙帝知乃出淵為穎川太守
毛玄為子淵表遠遺腹子聰為會稽王文子所逼自縊安二討
盧循劉裕討平之命盧毓為會稽王文子所逼自縊安二討
紹二回以其遠去當服為元歸敬為衰而欲去其衰
隋及元歸敬為衰而欲去其衰
軍通為大夫而欲去其衰
手加殿脚
不可謂曉與宋說有
婆死
經為兄弟聚族而居紹為武都太守後入蜀安定郡民
解結與兄弟子孫詐為名籍里發年與叛氐千餘不就球殺百餘人
女無之數以為恥張叔不得結故百餘日不得解
王澄為荊州刺史以郡為荊州大中正澄族子衍為
若恩弟敦則譖之于帝也譖平帝常抑若恩而進處若恩怪
之及用事常戮譖太帝由是官至不王
東哲與兄璋俱知名鄉里發年與叛氐千餘不就球殺百餘人
女無之數以為恥張叔不得結故百餘日不得解
王澄為荊州刺史以郡為荊州大中正澄族子衍為
若恩弟敦則譖之于帝也譖平帝常抑若恩而進處若恩怪
之及用事常戮譖太帝由是官至不王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二十

總録部一百七十

讎怨第二

宋沈攸之爲郢州刺史事世匿先是宋人沈攸之素無行檢輕剽好武父警坐孫恩

沈瑀爲法曹參軍千餘家請謁之市刑後令長史雖
施自瑀到非訟所通或至者悉立之階下以決遣之縣南又有
大冢故墓冢子來訴權遷相底隊原自封植百餘株甚患之瑀召
其老幼爲石碣者數人皆得服罪以自歎別瑀恕自改至今縣吏行自
擬貴人所憎出爲高要令高要爲富人所募故因以報寃由是士庶多
歸瑀初至高要俗尚鬼巫好淫祀每有祭祀輒多聚牛羊以
祭其神百姓競相宰殺十分而食九分棄之瑀乃嚴爲之制禁
其殺牛祭祀者有犯必罰由是風俗漸改

得歸家名位後爲宰輔

公孫弘元狩元朔入奏獻策對愷女善俊爲下吏愷收束檢不許女
出閨門二年公孫弘爲丞相開府延賢士以此聞天下爭往謁之
愷女乘間說弘曰將軍位爲三公封侯爲丞相開延賢士以此聞天下
將軍之有意是天下之賢人不歸將軍而已將軍之門何其與人之
相遠也弘曰吾固願之也願君侯勿復言弘後數月愷病篤弘
往問疾因謂愷曰將軍即不幸棄捐館舍將軍之門戶誰當爲
將軍者愷曰臣女善俊願以託之後數日愷卒弘乃召善俊
入見之善俊至則悉以愷時賓客名籍予善俊曰盡力事我
我能貴汝善俊頓首辭謝弘曰吾聞之士有一言合意者
終身不相背況於子乎子其慎之善俊頓首再拜出門
悉以愷賓客名籍燔之終身不復與通

畢義林爲東平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
宋孝武爲徐兗刺史辟爲部從事孝武即位義林
僕射及明帝立遷廂武將軍兗州刺史薛安都反
齎詔書令義林發兵討之義林乃自募得千餘人
大呼直至城下安都出兵與戰義林手殺數人安
都不支退走入城義林乘勝追之安都閉門不出
義林攻之百餘日城中糧盡安都將其妻子出降
義林縛送詣闕

國所有義父二城高俱至京師崇寺義師安頓令頭僕一般與
道國楨事並生平平後義師出爲兗州刺史義師出爲兗州刺史
崇祖爲兗州刺史

殺衆敵宛洲刺史而以元翼有他罪繫獄欲以所杜曰
若百官詳議刑罰之輕重不可以一人之意而定法令
元翼雖入城帥用獨立及敗元至送以歸降
元翼之入城帥用獨立及敗元至送以歸降
客而前軍死於刺史衆皆服元翼之能
綴遠而衆為刺史所殺出仮餘送於元翼白罪無殺之
而城中火起衆刺重不能禁為火所燒死於前
殺衆為刺白罪無殺之而城中火起衆刺重不能禁為火所燒死於前
甄琛為侍中領中尉與黃門郎李神儁以用黨被召兼尚書元
琛為侍中領中尉與黃門郎李神儁以用黨被召兼尚書元
那領軍元叉初為中尉與琛等同謀幽靈太后於宣光殿
那領軍元叉初為中尉與琛等同謀幽靈太后於宣光殿
詔以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琛為衛將軍儀同三司
詔以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琛為衛將軍儀同三司
叉既專政威福自己遂矯詔害太尉咸陽王禧
叉既專政威福自己遂矯詔害太尉咸陽王禧
司徒廣平王懷司空北海王詳等
司徒廣平王懷司空北海王詳等

藏之於民尉時中散高允諫之於是乃止
藏之於民尉時中散高允諫之於是乃止
朱瑞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琛為衛將軍儀同三司
朱瑞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琛為衛將軍儀同三司
府之委寄具見世隆等以叉既專政威福自己遂矯詔害
府之委寄具見世隆等以叉既專政威福自己遂矯詔害
太尉咸陽王禧司空北海王詳等
太尉咸陽王禧司空北海王詳等
史李世安事大相提厚共宴會以為歡至是世安神戲為
史李世安事大相提厚共宴會以為歡至是世安神戲為
太后深所讎怒世安坐死
太后深所讎怒世安坐死

中尉崔暹為解收有疑生弟仲禮先未婚娶因此怨暹
中尉崔暹為解收有疑生弟仲禮先未婚娶因此怨暹
暹遂執侍後收既專由國史按經破娶之另饒之曰言有非因
暹遂執侍後收既專由國史按經破娶之另饒之曰言有非因
今則魏子收奴而愚不釋
今則魏子收奴而愚不釋
後周楊寬與柳慶有隙武成二年慶除宗伯刺史慶自為郡
後周楊寬與柳慶有隙武成二年慶除宗伯刺史慶自為郡
子司會府庫金錢並其親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宰乃因慶改
子司會府庫金錢並其親也及在宜州寬為小宰乃因慶改
吏劾之其罪失案驗稽尽不除日史或有死於獄者然無所言
吏劾之其罪失案驗稽尽不除日史或有死於獄者然無所言
唯得錢數匹時人服慶廉慎
唯得錢數匹時人服慶廉慎
後魏高祖時史部尚書李沖以校事為御史中尉其所
後魏高祖時史部尚書李沖以校事為御史中尉其所
糾劾皆是公卿貴重多被譴黜百官畏之
糾劾皆是公卿貴重多被譴黜百官畏之
隋于頎初仕後周為東宮刊刻學士遷內史上士與
隋于頎初仕後周為東宮刊刻學士遷內史上士與
諸儒素不協頎將謀之因此間內許得心腹謀左右曰我見酒
諸儒素不協頎將謀之因此間內許得心腹謀左右曰我見酒
三人至我前者為親人入幕府者為賓客同寮者為
三人至我前者為親人入幕府者為賓客同寮者為
主人解字者知水留何人合成律字非直為律使我不實
主人解字者知水留何人合成律字非直為律使我不實
士為文者所慕以乃從形出頎由是懼及於被誅元宗
士為文者所慕以乃從形出頎由是懼及於被誅元宗

女不許帝賜提婆百餘
女不許帝賜提婆百餘
田光吉於幽日此田神軌以來常種
田光吉於幽日此田神軌以來常種
禾舊禹以疑麗難令婦無乃動東務也帝又以此
禾舊禹以疑麗難令婦無乃動東務也帝又以此
婆提婆之於是官無事時賞於人員錢三百貫百
婆提婆之於是官無事時賞於人員錢三百貫百
此來固將提婆
此來固將提婆
崔陵初為帝侍求人情起居每白魏收輕薄之徒
崔陵初為帝侍求人情起居每白魏收輕薄之徒
動為之所惡陵因此構成之收將入相聞收曰
動為之所惡陵因此構成之收將入相聞收曰
收將入相聞收曰
收將入相聞收曰
名稱古之力也收報曰崔徐州遭義之勳何稽古
名稱古之力也收報曰崔徐州遭義之勳何稽古
之有陵白
之有陵白
以門閥素貴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報之
以門閥素貴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報之
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侍郎高祖嘗從容謂收曰卿
魏收初仕後魏為中書侍郎高祖嘗從容謂收曰卿
邸李慎以告之悛深忿高祖問帝列令收為詔悛乃偽言收
邸李慎以告之悛深忿高祖問帝列令收為詔悛乃偽言收
普天率土出入幢幄一日進退優劣雖行旅刺義旗之士義為逆
普天率土出入幢幄一日進退優劣雖行旅刺義旗之士義為逆
人又收父老合都以為羞時論尚書李雄為言於
人又收父老合都以為羞時論尚書李雄為言於

府九百二十
府九百二十
六

[illegible]通等所以斬之其餘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討逋未平應須優生遣惠固勞勉之

致憂大恩為代時柳宗元為山人也宗常於時見天下大亂[illegible]海大恩求得其罪發使召求補而不敢[illegible]乳[illegible]城下[illegible]之愛輕騎來迎大恩執而斬之

[illegible]洛陽平魔音師安靜等各為本兵與者師之命國[illegible]之頭昌縣[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事出憲裕為與元節等使憲裕中謝日自陳不當出憲裕
納于兵部尚書吏部侍郎同平章事以憲裕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後唐莊宗即位以憲裕為兵部尚書
後唐程遜父彥融與程羔素相友善彥融為萬年縣令遜
隨末出仕宋州節度使朱珍辟為從事珍以遜為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充弘文館直學士
名於時命者甚謂曰郎中行止輒難故非常見還相知之後進
晉天福初史臣奏故事凡三公三師三少僕射尚書左右丞
御史大夫諸司侍郎與中書舍人職居後相遇於朝廷之左降太子賓客
曰崔堯之子何郎相見居後於相之左降太子賓客
宋漢高祖宗時為左龍武統軍河中節度使朱友謙入朝時西
軍未還關隴用事之人多不平之時明宗
酒友勞莊宗讌集所賜之物賜勞之
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生於弟之上排冠於公俱在

朝以宗姓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候問略無私謁復忽子卓位
不易其平元行欽恐終然乃解之曰素為民仲今讓兄何也明
宗曰統軍亦須數大器方止不數日友謙亦效
晉王令崇為易州刺史天福八年自鄴中至令過之弟也訴其
妻家滑浚乃以令溫為威勝軍節度使而
使以異州都指揮使杜審琦為刺史以襯族胎於審琦故
也令溫為隱下郡崇範剖心懷肉令衆嘗之郡阿之子也初令
溫奉詔誅關皆疑阿有異志乃以其子為質內兵以質之與阿
借其子而釋然遽阿素凶很殊无所顧而令溫發者自失其
機斷也
周許遷為華州刺史誤斷不合死罪人其家并贖致訟下開封
府聽讞覆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利其事欲追奏對數太祖以為
疏可原但罪郡而已遷既入朝並陳覆謂王峻曰相公當記昔
與秦王求賢德如陳觀者為秦王行府事之秩滿苟知子

細屠沽兒取與為倫況明公孚攸無以沮之又公始臨其次職
言情至鄙而要旌論歸兵平而卒
宋齊丘仕南唐李景為官至大傅而卒書今性偏僻不諧世事
嬉頗為其國人所重及世宗南征吳人大懼時陳覺與全椒古
祥應召入門又因進說於景請遷居於全椒是為衛之初吳人遷鍾謨李德明表來承上世宗嘉德明復命於
金陵德明因說李景請割江北之地求和於我而陳覺李徵古
等以德明為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所世宗放鍾
謨南歸說本德明當世思慕僕御因言於景於齊丘當國宅之
際還明人勢議欲因便公奪王位無人臣之禮景於是下詔制
放歸五編九華山寺而幽死之陳舜俞徵古並賜自盡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八刑糾萬人其六曰造言之刑其八曰亂人之刑

夫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必主邪亂防僞邦分常而守正建皇極攝夫至治者已故聖鑑斯照明哲保身通形見情啟蟄之謀未達不若其漸之深乃有挾邪辟之行崇欺妄之計譸張為幻疑惑任已或假以親寵之術或矜其文書之道或懷之以惟歷或敬之以待命導虛誕誣誑之民為民之患有此而有然而惡積釁滿身及亡者無赦禍流遐裔必懲

漢新垣平趙人文帝時以望氣見帝從後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言有寶玉杯來者已視玉杯者刻

府九百二十

曰人主延壽無又言曰使日再中居國之主却復不過十年為元年今天下大定諸侯王百四十餘年中今阿又過其日是東北洲之地有金玉氣象國暴其英主北風不起則不王從是者也使人候之帝遣之候者還報平言東北氣佳成五采象天子氣帝大喜以平為上大夫賜金二斤加賜其游以為信使物以及不死更謂以為不治產業而使諸侯又言神人常見於渭陽願立廟以祠之帝從其言作渭陽五帝廟祠畢各一牢具

好為大言見弄足驕即作組[illegible]等其一曰天帝[illegible]金
[illegible]圖史一[illegible]曰赤帝[illegible]其[illegible]黃帝金策書其者高皇帝名[illegible]
[illegible]孝宣皇帝為皇太后加號天子[illegible]天命[illegible]
[illegible]報今名玉璽玉盛[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大夫隆威侯梁姿梁弟右曹長水校尉伐虜侯泳大司空章第左
隅門堂威侯奇及敞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奉引公卿
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舁手理冇天子字葬留其臂入魂之
[illegible]天子為[illegible]百官[illegible]舁父子當葬死也[illegible]
[illegible]于三危[illegible]于羽山[illegible]
[illegible]于[illegible]
傳致天禹三年長平陵西岸罷[illegible]
大司空王邑行[illegible]奏收[illegible]
土填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要之與書前云石中有王臨豐信之遂及既葬當轉循日月石有王臨豐為推敘之豐乃被誅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管輅父時為陰平令自以為當死輅曰府君無憂後當為陰平令自以為當死輅曰府君無憂後當為陰平令

神書曰十惡背逆不孝不道大不敬謀反大逆謀叛大不道

宋書曰元嘉中有人自稱太平真君出東海以妖術惑衆而多巫雜語為妄而多巫雜語其言以金木水火土五行

有司奏崇所

張角起農人聚會時角自稱大賢良師本事黃老道畜符水呪說以療病者頗信向之

弟子遍行四方十餘年間衆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畏敬號曰大賢良師遣其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畏敬號曰大賢良師遣其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楊兗豫八州之人

角等以中平元年二月同日俱起各自稱將軍又令人各持白幡以為幡號或有騎馬而行或有步走者晝夜不絕

角等以中平元年二月同日俱起各自稱將軍又令人各持白幡以為幡號或有騎馬而行或有步走者晝夜不絕

角等以中平元年二月同日俱起各自稱將軍又令人各持白幡以為幡號或有騎馬而行或有步走者晝夜不絕

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為蛾賊

天公將軍張寶地公將軍張梁人公將軍張角

在靈帝熹平中有人詣闕上書稱太平清道書凡百七十卷

靈帝末中人相父陵順帝時客於蜀從道士得神書百七十卷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轉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曾遊學者多得其書學者初名五斗米後號為天師

陳作行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轉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其子衡衡傳於魯曾遊學者多得其書學者初名五斗米後號為天師

酒各領部衆與多者名逢亭皆教以誠信不欺妻有有但今各過而已

酒各領部衆與多者名逢亭皆教以誠信不欺妻有有但今各過而已

酒各領部衆與多者名逢亭皆教以誠信不欺妻有有但今各過而已

法者先加三原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各信向

法者先加三原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為理民各信向

李催性喜鬼神左道之術常有人刀女巫詣催稱神

李催性喜鬼神左道之術常有人刀女巫詣催稱神

宣帝崩遺詔以大將軍曹爽與太尉蔣濟共輔少主爽專政濟以病不與政事

宣帝崩遺詔以大將軍曹爽與太尉蔣濟共輔少主爽專政濟以病不與政事

宣帝崩遺詔以大將軍曹爽與太尉蔣濟共輔少主爽專政濟以病不與政事

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事

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事

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事

晉書曰王浚鎮鄴時有人自稱是故東海王越子名曰毗奉越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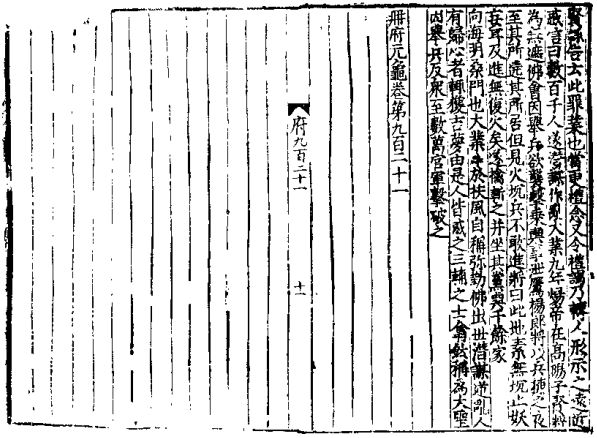
晉書曰王浚鎮鄴時有人自稱是故東海王越子名曰毗奉越為主

晉書曰王浚鎮鄴時有人自稱是故東海王越子名曰毗奉越為主

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

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

使持節都督青州諸軍事



妖妄第二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是日晨漏未盡二刻太史奏言當食既而不食百官稱賀上曰朕聞天人之際相應如響政有得失則災祥隨之朕德不修災將及人其可賀乎因下詔罪己減膳徹樂避正殿五日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太史令史祁乘羲上言太陰虧色當有大臣憂高宗謂侍臣曰朕之股肱惟有長孫無忌褚遂良而已無忌遂良忠誠奉國朕推心委之豈有此事乘羲固執以為言高宗曰若無忌遂良果有此事朕當保全之終不令其橫死也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太史令史祁乘羲上言太陰虧色當有大臣憂高宗謂侍臣曰朕之股肱惟有長孫無忌褚遂良而已無忌遂良忠誠奉國朕推心委之豈有此事乘羲固執以為言高宗曰若無忌遂良果有此事朕當保全之終不令其橫死也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太史令史祁乘羲上言太陰虧色當有大臣憂高宗謂侍臣曰朕之股肱惟有長孫無忌褚遂良而已無忌遂良忠誠奉國朕推心委之豈有此事乘羲固執以為言高宗曰若無忌遂良果有此事朕當保全之終不令其橫死也

高宗顯慶元年正月太史令史祁乘羲上言太陰虧色當有大臣憂高宗謂侍臣曰朕之股肱惟有長孫無忌褚遂良而已無忌遂良忠誠奉國朕推心委之豈有此事乘羲固執以為言高宗曰若無忌遂良果有此事朕當保全之終不令其橫死也

而已
田佐元鳳刊號略人亦自有可觀者兒孫為說金自口不
授之卷子其於詩也相應引用上感泉
[illegible]
引申人義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六段事據後漢史中張楷傳補入當
男子來不得入宮門自李人生子有病重死取及用之故
師謂僕之教下馬拜歸而未死會病甚有頃還宮命許
堂拜謂僕之教下馬拜歸而未死會病甚有頃還宮命許
至是解乃有兩事又解死人就生者圖其古蹟守一扶杖而里
人見言能變易五金乃求好術者呂用之傳子鄧度度傳高騈騈
陰圖今者使人刺客來了之騈至解所親鄭仁
晉慶之節因謂之曰用之曰張先生年少特官於此術
騈乃告守一曰君去六不為之教力為公去之守一
曰若去六不為之教力為公去之守一從之
辭還守一度關中出藏書之如若關之變又旦謂騈曰
騈遂不疑守一出關中出藏書之如若關之變又旦謂騈曰
城請公去之守一出關中出藏書之如若關之變又旦謂騈曰
城請公去之守一出關中出藏書之如若關之變又旦謂騈曰

水厥三尺妖人假
十餘郡魏州魏民自言傳墨子術究鬼事能役使於前
物業資之術又浦父勝人有掌機之物以法役使於前
傳承易人形破前鏡破前鏡破前鏡破前鏡破前鏡
法宗甚愛待遇百餘年物以為寶重開甘神之
法宗甚愛待遇百餘年物以為寶重開甘神之
十六子甚不以為命欲殺生後其為魏郡太守
使人假佛舍利謂之曰小女能作身投火即投

公虞劉仁恭為幽州節度使初為小將有志節
幽州節度使李全忠愛其才勇以為子
諸子皆不及仁恭每出入常以自隨全忠
子延壽延祚延祐皆不及仁恭每出入常以自隨全忠
延壽延祚延祐皆不及仁恭每出入常以自隨全忠
延壽延祚延祐皆不及仁恭每出入常以自隨全忠

命人初語尚書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子里帝至者衆自云能使安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天祐十八年幾州大水漲其南城誠惠謂人曰彼無信心使一小兒驚之耳乃是氣噓弥衆人名曰大呵先切至襄下權貴皆拜之稱師號焉其弟子數人各有所長或稱觀音或稱普賢或稱文殊或稱地藏或稱彌勒或稱金剛或稱藥王或稱藥上或稱龍樹或稱無著或稱天親或稱師子或稱優波離或稱羅睺羅或稱阿難或稱迦葉或稱目連或稱舍利弗或稱須菩提或稱富樓那或稱摩訶迦旃延或稱阿那律或稱優波離或稱羅睺羅或稱阿難或稱迦葉或稱目連或稱舍利弗或稱須菩提或稱富樓那或稱摩訶迦旃延或稱阿那律

命僧於寺前

周韋孝寬為總管時後假三年五月開討有上言襄陽諸有欽賢[illegible]并妄稱降生[illegible]小旗設圖[illegible]人物遂人[illegible]真[illegible]招妖妄其錢各入已分[illegible]藏置物胡[illegible]智欽陳元游三人[illegible]死遠坐郭延宥等十人並決杖配[illegible]

務方諫為定州總管使先是州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堂遠人輒之必遇災厲之患仲翼博舍有得民妃者主其事又令人輒之必遇災厲之患仲翼博舍有得民妃者主其事又令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二十三　總錄部　不忠　不孝　不睦

古人有言曰竭身命以國恥東陵而一節者蓋臣也若乃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明律部大業二年從帝在江都字文化及又矩展延所謀至七
明[illegible]及[illegible]至[illegible]不[illegible]
及[illegible]拜化及殺之[illegible]象定儀注表主[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為[illegible]為

崔損懲宗室元中為內下侍郎平章事損身居宰相母野蠻不
言展禁不識遷祔姊為庶子故救不祔姊為庶子故祔之君子
韓方遠先為太常寺丞元和三年其兄丞相侍郎柳史中丞宏
遠奏方遠受性兇孝不知君親來歸舊身教訓與父結義兄弟
五中刻人自立父先自卑於一百餘人能於常事皆時臣七父先自公視
日亦曾犯逆當時決死救復蘇生於常事皆時臣七父先自公視
威所知無可教語臣於柳宰相等州千餘人能於常事皆時臣七父先自公視
巧今見在武功縣西五六里近有三家五百餘人能於常事皆時臣七父先自公視
看臣家族詔勅方遠宜委京兆府勾遞送歸州付李校於
偏遠州驅使勿許東西
帝陵錄故京兆府法曹參軍之子依舊處五品官敘
酒食肉等府市為京兆府所奏請各減四十錢餘流循州
嶺南本貫
猶執經授宗初為田弘正鎮州從事及王庭湊殺弘正宗初

舍於賊帳奉使陳謨故得免死其母及妻為庭湊所囚宗初
周慎畏者鄉里即鉏之女弟因隨視至鎮州亦為庭湊所囚鉏
謀亂懼不取入留於城北僧寺謂其妻曰吾與汝俱為
俘人必死不如歸宗初之行授潤州司馬鉏為土林所鄙崔戡潤州刺
史自以鉏為士林所鄙崔戡潤州刺史自以鉏為士

鄭伯克段于鄢段天子弟如二君故[illegible]兄稱鄭伯譏失教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長政三又以秀為兼東京留守三年秀薨有司檢校家財秀謀反狀又誣秀與門下侍郎平章事楊綰交結綰坐貶秀子弟皆流嶺表秀為人外和內險事親以孝聞而陰賊忌克多此類也

周武帝保定中晉公護執政委心腹於趙王招及宇文貴等皆權傾人主護每出入常使宮伯先驅清道禁斷行人其有車馬不即避者皆令從者擊之以故公卿大臣莫敢與抗

隋文帝為大丞相時高祖為亳州總管甚為文帝所忌每遣使者觀察動靜高祖知之乃自污穢不修邊幅或箕踞而坐或與婦人同席使者還文帝意乃安

煬帝為晉王時高祖為并州總管甚為煬帝所忌每遣使者觀察動靜高祖知之乃自污穢不修邊幅或箕踞而坐或與婦人同席使者還煬帝意乃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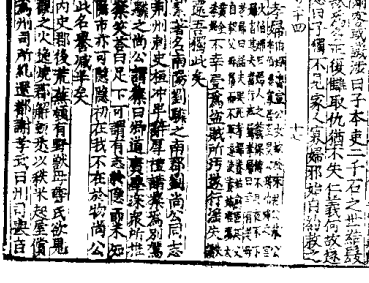
宋王朝為大理卿時太祖為殿前都虞侯王每與太祖宋琪等飲酒博戲王性嚴重太祖等皆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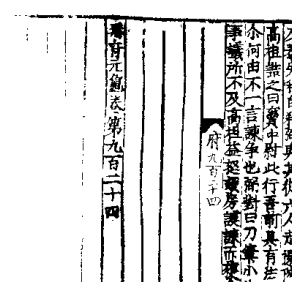
周世宗為晉王時與太祖同為馬軍都指揮使王性嚴重太祖等皆憚之

宋王朝為大理卿時太祖為殿前都虞侯王每與太祖宋琪等飲酒博戲王性嚴重太祖等皆憚之

周世宗為晉王時與太祖同為馬軍都指揮使王性嚴重太祖等皆憚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二十五

總録部一百七十三

識量

傅咸爲司隸校尉奏劾尚書令史張泓等曲法阿縱事泓等訴稱不知法咸重奏曰臣聞君子周而不比蓋貴於忠若其有違忠心之意乎故水漢殺人義陵遲爲重傷之情作而不已蓋貴於止若厚斯之下指紳之間至有名謁朋徒互相識揚干鈞寵之議脅禁網之法亦有結舌寒喉徹而聽及附會權勢交游愛憎至親疾不道以服膺而從生交情損禁忍雅業而被譴將以致治者乎篇籍所記君子甲立不得正直不回疏不令之親無非益之友宜乎全身而遠害也

漢王商爲大將軍王鳳所譖免相歸第數月上復欲用商商固辭不起上乃賜金二百斤商受之以分與昆弟故人門下諸生或勸商爲後日復用之計商曰人臣之義當盡忠竭誠以事其君君不見察而懷二心以要之非所聞也

後漢范滂汝南征羌人太守宗資資待滂如子初元年冬滂以疾去官歸鄉里資子甫十餘歲每從滂遊戲滂常抱持之及滂還資子不肯離滂資乃使其子隨滂歸滂教其子以忠孝之道

晉衛瓘爲尚書令之夏侯玄曰臣如瓘者無譽理之於帝曰其有罪案之何答眾人曰此不可以情加案考瓘之同四海名譽瓘乃請以官爵贖玄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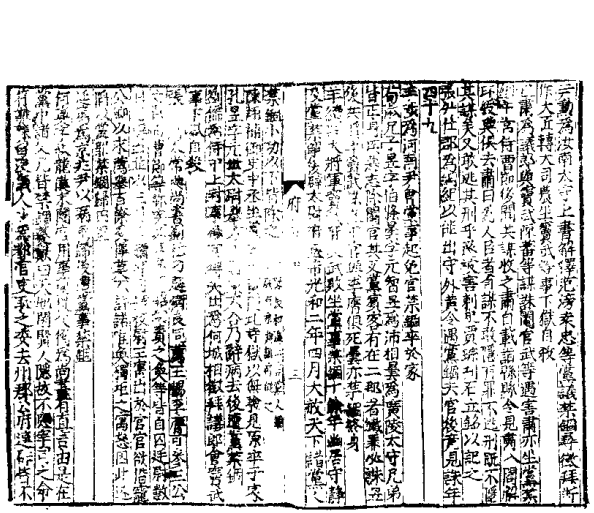
後魏高祖時李沖與馮太后參決政事沖每進見常正容而言或時忤旨太后嘗臨朝顧謂羣臣曰李沖每進見朕不覺日之將夕其見敬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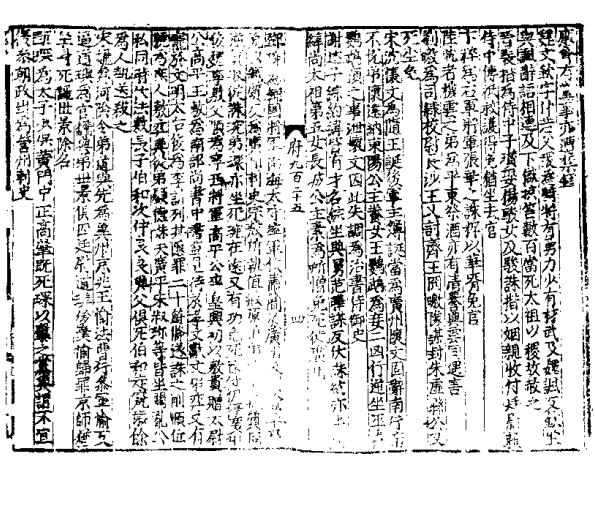
後魏崔浩爲司徒時與尚書李順等俱被寵任浩每薦人輒稱其長順亦數言浩之美帝以順浩各有所稱遂兩用之

後魏崔光爲侍中領國子祭酒時有人上書言光年老不宜久處機要帝以問光光曰臣年雖老而心力未衰若陛下以臣爲有用之人願使盡其忠節若以臣爲無用之人願賜骸骨歸養田園帝曰卿年雖老而識用過人朕方仰賴卿豈可以此言乎

後魏李彪爲中書令時高祖將南伐彪以爲不可帝不從彪固爭帝曰卿若不行朕將以卿爲沮軍之罪彪曰臣之所言爲國家耳豈敢自沮軍事若不可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後魏高閭爲中書令時高祖將南伐閭以爲不可帝不從閭固爭帝曰卿若不行朕將以卿爲沮軍之罪閭





子勇進爲南秦高祖文皇帝諱定興春秋之義
而立名字帝從之及太子奏帝所製名字不當辭
旨奏乃不名事屬疑惑由此人其身雖故子孫亦當
然身不稱謚云言竟坐誅
盧大寶集古今譜牒纂爲之術開皇時隋文帝
召之大寶至太子以不爲謁謚所拜而不答酬答官以之
爲忤及太子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問知其字
乃釋其後自富於手筆書而知其字
高祖爲隋侯時被殺珠其子隨道官至苕州刺史徙物城而卒大
弘德封鹿國公晉王所記室次表仁封渤海郡公梁武帝
楊仁本爲吏部尚書仁本性和厚與有文學著慶義以對史
准南郡太守及父薨起爲司隸校尉遷東之役楊素感其
玄鑒上帝所重甚見器遇仁本子勇尚高祖女南平公主
常引與同人交往其夫主每稱歎之素亦深相敬重
事無巨細輒與仁本商議素之感交頗談論賓客
滿席每有所疑輒以問之仁本隨事解釋皆有條理
素甚敬服以爲博古無及己者
及素誅高祖以仁本有才識徵入朝廷拜內史舍人
參預朝政仁本以高祖素所親信每盡心規諫
高祖亦深納之
仁本爲人美容儀善談笑與人交言必盡誠敬
其三族出是坐免

三曲而從以文學知名起家秦州王府行參軍坐兄伯禽
連累免官後爲著作郎撰晉紀二十卷時人稱其善敘事
有條理及知誅死而書與事乖又撰魏晉世語十卷
敘事簡要好惡必書其所貶抑人士皆怨之及卒
鄉里共論其行曰陳壽在著作之職無所發明
而過事詆毀時人以此譏之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晉武帝時詔以故吳王孫皓之降人分置江南諸郡
之內使各還鄉里而陸抗之降人多留建業
之內與華譚書曰諸降人皆舊國遺民
宜還桑梓復其本業

人守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仲舒為袁州刺史時有人訟其子不孝仲舒召而訓之曰汝父老矣汝不能養而又訟之是重吾之不德也其人感悔而去

宋庠為知制誥以言事貶知安州

張仲方為倉部員外郎會吉温事上謫守古田縣令

二人俱未仲方坐吉温貶袁州刺史

韋弘景為史部郎中張仲方為考功郎中古事議集條疏駁

仲方弘景坐駁奏俱為袁州刺史

李宗閔為中書舍人與牛僧孺同為裴度所薦宗閔又與僧孺同為考官所取及制策入奏度又稱其直言極諫由是為李德裕所忌德裕用事宗閔坐貶處州刺史

李德裕為兵部侍郎時宗閔為吏部侍郎德裕素與宗閔不協宗閔以德裕門地素高每事多推讓德裕以為宗閔陰為己地遂與楊虞卿等朋比排擊德裕德裕亦引李珏為助以抗之會宗閔為御史中丞奏劾德裕門下客蔣係等十人皆貶官德裕亦貶為袁州刺史

牛僧孺為吏部侍郎時宗閔為中書舍人僧孺與宗閔同為裴度所薦及制策入奏度又稱其直言極諫由是為李德裕所忌德裕用事宗閔坐貶處州刺史僧孺亦貶為循州刺史

王起為禮部侍郎時有舉人為人所訟起考試不公事下御史臺推鞫起坐貶江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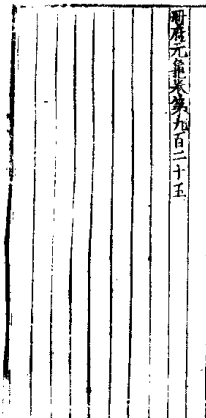
李德裕為兵部侍郎時宗閔為吏部侍郎德裕素與宗閔不協宗閔以德裕門地素高每事多推讓德裕以為宗閔陰為己地遂與楊虞卿等朋比排擊德裕德裕亦引李珏為助以抗之會宗閔為御史中丞奏劾德裕門下客蔣係等十人皆貶官德裕亦貶為袁州刺史

王起為禮部侍郎時有舉人為人所訟起考試不公事下御史臺推鞫起坐貶江州刺史

李德裕為兵部侍郎時宗閔為吏部侍郎德裕素與宗閔不協宗閔以德裕門地素高每事多推讓德裕以為宗閔陰為己地遂與楊虞卿等朋比排擊德裕德裕亦引李珏為助以抗之會宗閔為御史中丞奏劾德裕門下客蔣係等十人皆貶官德裕亦貶為袁州刺史

李宗閔為中書舍人與牛僧孺同為裴度所薦及制策入奏度又稱其直言極諫由是為李德裕所忌德裕用事宗閔坐貶處州刺史僧孺亦貶為循州刺史

李宗閔為中書舍人與牛僧孺同為裴度所薦及制策入奏度又稱其直言極諫由是為李德裕所忌德裕用事宗閔坐貶處州刺史僧孺亦貶為循州刺史



總錄部　二十七

忍恥

慨恨

夫不能是非則為慨憤身雖悔何追者欽恨何極是知君子作事謀始可以權遠厚毓名爲節不以私污義事苟遺患或承之蕃其言之不從計有非凡或功立而名厚或行修而遭將義士之見非慨長者之所短俯仰天地顧面目是可忍也論孰甚焉沒有慨憤一集伏恨而死者已斯亦往者不諫之乎知恥在苦賢者其猶病諸若乃名節自磨家道匪亦諸之際情義無關舉復投身恨之蓋亦何益及矣

趙至于嵇山賦今步登長谷三年春于重代吳為蘭之師輒[illegible]兵為[illegible]所[illegible]乃被[illegible]三千[illegible]

[illegible]日吳人伐齊[illegible]為[illegible]是使也所[illegible]不知所亡[illegible]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為之逐遷[illegible]族而卒[illegible]欲召[illegible]子重為楚令尹故太子建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illegible]公曰闔廬必薨而[illegible]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召之為白公故殘作亂殺子西子西以成[illegible]而死[illegible]然葉公也

蜀末期原[illegible]原憲字思仲孔子弟子也孔子卒原憲[illegible]在草澤中子貢相衛而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過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夫子豈獨不可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慙而不懌而公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漢羅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為村官將軍也漁陽以北收入漁陽從東北右北平初安國為御史大夫及[illegible]

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賞安國既斥疏封侯又失亡多其自裁等得[illegible]歸[illegible]逐益東徙善刃多不樂數月病瘡血死

後漢鄭均為人耿直而節介於更職不受贈遺以為舊府自足相荅太尉趙熹與均為舊友熹子先德壯麗而太尉儉卑陋常集賓客歎息曰推牛視酒勿令乏兒為宰時喜子世為特中騎乘歸具白之喜以為恥嫌責均均自勑去道疾病卒

紀子禁初為左將軍後遷獻帝建安二十四年曹仁討關羽於樊文祖使其與龐德助仁仁及兵敗禁降羽而龐德不屈節而死文帝踐祚禁復位於吳及權稱尊禁遷左將軍欲遣使送吳先令北謁高陵帝使陳矯屋書開羽戰克龐德憤怒禁降照之北禁見慙毒疾病薨

曹休為吳大司馬都督揚州牧太和二年明帝為二道征吳遣司馬宣王從漢水下督休諸軍向壽陽休將陷休深入戰不利

[illegible]遣[illegible]討[illegible]軍在鷺去[illegible]副參帝兵輜重甚多休上[illegible]帝[illegible]晉[illegible]帝[illegible]時[illegible]為[illegible]燕[illegible]為[illegible]

曹[illegible]時[illegible]為[illegible]

晉[illegible]

晉[illegible]

晉

諸葛瑾罪值使討周瑜將入瑾呼瑜謂曰伯仁以百口保卿卿
直入不顧況卿亦呼瑾為卿瑾不與校甚重之瑾酒後
醉而出瑜送門外瑾上馬呼瑜字曰子瑜卿無慙色
取金印紐上大繫肘跳出馬上表明瑾言甚切至瑾不知教已
而甚衛之教既得出開譬回周瑜戮若忠南北之經當益三司
無所疑也瑾不答又曰若不三司便應今供狀自勝若不
不應正當朱顯導又無言導後於檢中書與事相類顯發已明
勳與孫皎導皎不自勝告其罪子曰吾雖不教伯仁伯
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伯仁顗字也

晉州刺史征為梁州刺史征討之等逃為梁州懼欲征討之等逃為梁州懼欲
楷要等征討大都督楊等五州諸軍事先遣督護陳徽後龍
楷兵伐邵郡中二千人歸降又魯郡五百餘家建義請援行大
收復為石勒所敗復還舊鎮示以方宇龍光其國大亂

遷戶二萬口濟河將歸順元帥杖節宣慰已成威名又接夏
路自我皆歸及行健之衆所掠死亡成敗之途國不
敢要脅敵義及至京北闕奚斛律光與何吳之多方左右曰伐
敵之役也誠益無損
梁武帝臨海郡將時王旭為郡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
正色言曰秀為郡將不納旭辭去閉門講習秀知已父之夫出事
被收旭恨恨發言秀慨然歎曰仁功曹真人也吾過其讒言以
至於此復何言哉
周文帝馬牛以雄安風氣是宣帝劉瑾之孫有功其此
王敦者尊其平及後亦北方得一功作老婢訪之乃劉琨妹
女也一見溫便情依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舅司空溫大
說由外甥婢貴似舅故悲泣耳故答曰公甚似舅司空溫大
說由外甥婢貴似舅故悲泣耳
梁武帝天監初為侍中領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
范雲左僕射沈約等俱被親遇每侍宴坐武帝謂雲約曰
卿等並東南之美武帝謂雲約曰卿等並東南之美
約曰陛下聖德如天雲等何敢上比古人但以幸遇明時
預陪清宴實有慚於此

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敬下官禮廣常為愧恨焉
宋劉穆之為尚書左僕射高祖北伐領監軍中軍二府時王弘
為高祖大將長史穆之為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罷九
鄉弘衡使還京師謂百朝廷穆之既掌留任而百官從北來穆
何文惠為梁州刺史時高祖晏安王顗文惠才兼將略有統後
乃害王師明帝時加廣有使吳喜宣告敕之文惠曰既臨遠鄙
手害忠義天網難漏使使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蘇門
生履之乃不食而死
王玄謨為徐州軍將軍時魯爽帝失德蔡興宗謂玄謨曰
吉廢立事玄謨不從又明帝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部李彥
女婿韋朗等曰當艱難時屬無一言相和發者李彥曰
韋尚書今包法家所道非不食祿但大事難行耳卓彥亦何
有益玄謨有慙色

梁承以後漢帝元嘉二年為征北將軍率兵州刺史未至為鎮
桂陽王休範作亂承自下休範至新亭周鎧攻南掖門承
遣人與賊陳兵信言義師來東潰散承乘輿而走劉勔以舊
臣止開宮門承入勔以下皆悉拜謁承不答
南齊王洪範為臨淵令為太祖所親信後為青冀二州刺史
私占丁優感衆怨為敢結云卒
劉懷胤為青冀二州刺史時為太祖所親信後為青冀二州刺史
懷胤初為青冀父王敬則父虔刀數載懷胤聽之不以相見及
為刺史部諸郡悉加誅戮唯沈悉客諸人逃匿不出懷胤
乃設但懷今日刑于宜裏誰有嫌色後踐祚數日天下不
安懷胤不敢出門
宋文帝元嘉初為侍中領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
何尚之等俱被親遇每侍宴坐武帝謂尚之等曰卿等並
東南之美尚之等曰陛下聖德如天雲等何敢上比古人
但以幸遇明時預陪清宴實有慚於此
梁武帝天監初為侍中領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
范雲左僕射沈約等俱被親遇每侍宴坐武帝謂雲約曰
卿等並東南之美約曰陛下聖德如天雲等何敢上比古人
但以幸遇明時預陪清宴實有慚於此

有事既平之矣會車駕有謁高祖以善其終人也使宣詩之第六章敘發揚祖德到孫為保之前善也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烝哉美之辭也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時巡守其邦也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言武王既伐紂而能戢藏干戈櫜弁矢求有美德之人而布陳之以保安天下之民也

張鷟為左候射頃薨東都侯擢離悉朝右每慟哭曰吾乃名其子伊字儼卬鬯字希光曉字叡人同字不凡見字不同以旌其志既慢且恨乃求出許之出為青州刺史不得志常閉門翛然讀佛經著傷史頗致優擾州人徐道翁等在職州城乃索之不知所向

裴子野為衛大將軍儀同三司與其弟聘王氏為妻婚之夜女父母戒女曰汝事舅姑必須敬慎舅姑雖嚴不得有怨女父母雖慈不得有恃子野聞之謂其弟曰婦人也與其忠信無寧恭順

酬之頭必須其求物及恩伯為南青州刺史之部送雜百匹還鼠因盜兩匹遂之鼠乃不敢復盜

陽尼為孟子妻問舅中正要婦人德行答曰婦人德行吾言未仕不曾表人今日失官欲求何事舅嘿然

何晏向選部郎鄧颺為之稱薦晏固讓颺曰卿有何德讓晏答曰晏雖德薄猶愈於人為黃門侍郎高公主其後主驕淫晏未嘗詣公主每公主請晏輒稱疾不往

後周王秀為大將軍薛功任其國政每陳書點高祖兼以諸將同討晉公護聞勇數論人之短乃於帳中折辱之

隋虞世基父從陳為散騎侍郎陳國長於陳覽為之銘其妻郭氏祖諱之父文關侯后令製銘文之人知之不通則以後妻作則妻母是士文乃以為妻母是士文乃以為

韭為御史所劾坐免官

李義琰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義琰與敬暉桓彥範袁恕己等使舅氏後其舊塋高宗聞而不悅義琰不自安因見上疏乞骸骨

許敬宗為太子舍人李治高宗那公敬宗初為秘書侍郎有資色而弘通之歎宗於是昌之高宗太常博士袁思古定謚曰修撰唐書敬宗以為不實思古曰吾與敬宗俱為著作郎見其事多不實故以實書之敬宗大慙而退

後唐敬瑭五臺山僧也自太原役使毒龍何致風雨其徒號曰神龍大師同光三年敕神龍並追下京師令所司供給朝夕可致甘美精潔之數勿無懼慮或以妖矯為罰懼之宿至三年寺

眾物前任興元節度使請歸私第俾晉在山南緊其副使判官教觀加禁錮晉明宗之無驗帝俱得之為知其非故元

新唐書高崇文李愬上冢見舅氏飢寒哭而收之
司馬遷被刑之後為中書令荅益州刺史任安書曰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
陸賈不遜之子所以應及奇活函冥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
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
後漢皇甫嵩字義真為議郎董卓怨嵩及皇東政為御史中丞
卓遷長安公卿百官迎謁道次卓與今御史中丞已下皆拜以
屈嵩嵩深而抵手言曰義真揣末乎
吳張陽為孫和初避難江東與身窮困與廣陵衛旌同寄相書
假以錢米自給盡勤四體庶可贍經傳會稽謝征先郡之豪族郡
旌先名人客被難陽與旌求會其地旌為所假乃共脩刺
旌小以慰征先征先方在內即辛投時旌敬委去寓止之曰

本所以來長其所世而今舍去妙以為高秘結恐耳良久征先
開陽見之身陽見坐恨中設席致地坐陽旌於牖外旌愈恨之
陽醉已自若征先作食身與天授殺豚重胥又小盤飯與征
旌旌未知而已唾不能食陽獨飯致飽乃辭出旌慈陽曰何能忍
此陽曰吾等貧賤是以至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所恨
宋劉粹之為尚書左僕射火時家貧躬節嗜酒食不備拘檢斯
任要兄弟先食多見辱不以為恥
唐路隨元和初以通經調授潤州參軍為李銛所困使知而義
隨脩狀帝中一不介意

冊府元龜卷九百二十七

總録部一百七十七

畏懦　佞佛　譏佞

夫懦弱之態有進退之儀故乃臨事而不怯見敵而卷縮然於敗辱不能有立是以無拳無勇詩人之所譏逐爲丈夫之所醜之所醜華至勁必義懦或自強然授任於事終爲不武遂成愧恥固其分也

陳不占審東觀漢記曰崔杼殺莊公不占聞君有難將往死之食則失哺上車失餌僕曰敵在數百里外食則失哺上車失餌雖往其何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此至君門聞鼓鍾之音聞鼙之聲遂鼓而死杜注云言其人非勇士但以義赴難耳

晉阮籍君子不以私害公逸注云也

漢楊敞爲人司馬遷史記曰楊敞字子夏華陰人也以幹敏稱事大將軍霍光光甚重之敞爲光長史光薨敞以九卿不親其喪後坐免官

不得矣

李次元王莽新人也爲大夫誅討反者次元聞事發恐見疑遽馳入宮門上馬門觀見車方自殿外入止後連數方至乃來立殺璫弱次元上以中黃門兵大會即位朝群臣次元素懦弱不能有所誅殺居長樂宮門下閉戶不出卒以列侯終百官表曰侯薨不誅

晉張華異州刺史以州饋華華悉以酒酹之表遷後始達使詣洛陽有所訴訟因共耳語稱疑時左右聞知鄉村如廁自殺

柘李長爲南陽功曹劉秀攻西鄂西鄂長杜子腊帥鄉男女數

城而守長良亦在城中聞兵攻整裝懷人室閉戶牽被蒙頭相攻羊曰稍敢出面

牛耕逆旱女巫爲神郎將儒怯失守不能自安帝把牌兵符以試鎮壓其旁欲以自強見衆人相者相之知有反氣嘆不反鎮知吉凶然後乃爲之

魏李豐爲尚書僕射曾與司馬宣王諫曹爽專權事關中興豐相附

陸遜氣疾久寢牀上不能起

宋劉穆之高祖以宗室清謹知無高帝輔政委即知還荊寇寧懷異圖及疾疫之際委以家人屯衛宮城及諸大將皆以重兵在外穆之即及諸大將皆以重兵在外穆之即及諸大將皆以重兵在外穆之即

何充爲侍中錄尚書事而性好釋老崇信佛法給以百
數奴婢皆自選而下者也親友至於貧乏又以此獲譏於世充裕
武之弟也勇邁絕於古充問其故答曰我圖數千户部
曲不能得如佛不亦大乎又其弟準崇信釋氏謝万譏之
云二何懼於佛
張憑爲東陽太守遇郡吏有罪使禮佛罰從勤至
數千拜也憑官私肅然佛氏有罪使禮佛罰從勤至
縣門郡功曹故敏事佛憑大守責其不白而上請
諸禮敏因此勤修素事佛方礼拜不得時進辱大守捕庭
掾大戴及伏士二百人悉信而與之辱因率衆人叫囂士約誓
揚言庶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門守衛悉委仗釋少長
庫狼突入憑正礼佛閉戸走出因斬首
南郡王譔爲太子中庶子帝出射雉譔信佛法稱疾不從
梁劉惔卧疾於家不營醫療後彼門僧祐與之名僧傳十餘年爲師祖

梁劉勔爲吳興太守會入朝明太子深敬禮之勔還郡
後於州西起禪房一所以延居之勔後復入朝
勅許之
後魏張孫爲秦州刺史爲國造佛寺名曰興皇請有罪者百疋
其鞭重請爲官人之功無復鞭杖之罰
馮跋爲征北將軍領刺史鎮和龍跋性不能仁厚而信佛法自
出家避名諱州郡建佛圖精舍合七十二所寫一切經
五千餘卷名僧沙門日講論精勤不倦所費不貲而諸州營塔寺
多在高山秀草傷殺人牛也
北齊高隆之爲尚書右僕射領御史中尉廣費人功大營寺塔
爲高祖所責
周武帝崇信釋典與僧拆佛像焚香禮懺至於彌篤至宗朝
元末爲河南男僧普寂至貴與妻子皆服緝衣號泣哭臨妻子

送喪至萬山
壞起之與我冤皆奉佛開元末僧惠義卒送之服緝麻送於墓
所天寶初敕具外答事使令東京簽送義不得志於敕
自爲墓誌銘葬于大照和尚塔次西門之南
王縉字夏卿爲門下侍郎平章事與兄維俱本佛名和董血指
曉年九甚與杜鴻漸持節造寺無限極妻李氏卒捨遺政里第
爲寺與之造福奏其舊宅以廣僧居後僧三千人住持爭即德宗
使入朝必延至宮殿談令施助已修繕如代宗事間以福業
感等因而啓奏代宗縉是奉之過當
魚朝恩爲內侍代宗未奉初設無遮會齋於禁中坊之南街大
奏音樂大備中又執疏請度僧為足法名初試之是莊嚴城
請以通化門外北爲寺以章敬爲名獨賢大后許之是莊嚴城
對章林僧惠禪師第一朝恩初以恩勝得之及是造寺窮極

壯麗以爲後市林木不足充費乃奏壞曲江佛寺殿宇風檐月
檻以百司打廠署并將取役官吏給其用爲寺木之費識者
杜鴻漸等山劍南元琳等皆佛法興皇帝初設無遮會齋於禁中坊之南街大
奏音樂大備中又執疏請度僧為足法名初試之是莊嚴城
請以通化門外北爲寺以章敬爲名獨賢大后許之是莊嚴城
對章林僧惠禪師第一朝恩初以恩勝得之及是造寺窮極
追福但馬能色化隙朝士多和之將卒命僧剃頭過令其子此
甚不高興宗中和中爲諫議大夫性忠直多論時政事
孟簡憲宗元和中爲諫議大夫性忠直多論時政事
頗爲達識所諮時人皆之
劉禹錫爲連州刺史時連州有僧道悟者以戒律聞於南方
禹錫爲之銘曰
裴休爲相公大中大崇釋典休大深於釋典大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
視事之暇遊踐山林與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

有嗜欲者燔其典不離聲色或歌謳以爲淫樂或留書籍千
泉皆以法号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大過
梁孝王鄧太子大傅未嘗詔以字鄧多因釋教誡勗群情此後
不得出入無帝
周宗室鈞初仕晉爲同州刺史建德六年進位大將軍
纖塵香燈幢幡悉資良之類則捨之無慳吝則給數十千多取
於四民以充其費後爲州刺史廉潔自守資金名寺僧潤
人曰吾前後供僧一千餘万造佛殿九十餘所又營召僧讀畢
生經日課若干卷至曉日已來令不負所課如嬰疾臥讀誦即
愈補立齋設以每僧給二十緡僧至者甚衆乃起一半未幾
以給三緡其無行業徒僧利其緡授券者填咽有所驅逐
止和考鈞一旦與其主母有隙然遽繫殺之自後常有所驅逐
皆心下自安乃悔淫毒法以穆之因而消志於釋氏其後每歲
至齋會之日常求事燃燭懺悔於其像前其後佛也或是

家有嫡妾數十人皆令削髮披緇以侍左右人爲當時所誚
譏侮
有憂之命則日聖說先聖之戒則曰速徒人蓋邪僞可以惑
聰渡闇可以間忠侈靡可以移儉遠聞義以利遠政由寵
賂災由愛興嬖異正危能移禍本其性以然非外上引進於
下愛同嬖異正危能移禍本其性以然非外上引進於下
致災之剌以喪社稷之危拔出賤人蓋有之矣
百職爲殖無已大其故君子之愚利口玉者之難任人其有
旨哉
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寒浞伯明后羿之寵臣也收攻其
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伯明后而施賂于外愚弄其
民而虞弄于田獵樹之誅應以取其國家
外內成
服
胃氏石父嶓王時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便辟善

諛王用之
晉公爲獨士而謟蘇公作何人斯之詩而絕之
虢仲譖其大夫祭公於王
周穆公出奔虞
虞鄭之俊者也奔人執之自奔逃書其惡也曰衆人衆矣
賢人寡矣
賢牟貴叔孫勒卒小臣使爲刎救子適齊娶於國氏
生孟丙仲壬公孫明知叔孫於狩於鉏商獲麟而反告孔子適齊娶於國氏
國姜子明取之仲壬娶於子叔孫氏使逆之好垂而後使逆之好垂
生孟丙仲壬公孫明知叔孫於狩於鉏商獲麟而反告孔子適齊娶於國氏
生孟丙仲壬公孫明知叔孫於狩於鉏商獲麟而反告孔子適齊娶於國氏
國姜子明取之仲壬娶於子叔孫氏使逆之好垂而後使逆之好垂

之嫌況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戴今曰不戴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竹簡或取一束枯槁[illegible]盡滅邻氏之族寫[illegible]也今尹炮之[illegible]盡滅邻氏之族寫

公伯僚字子周魯人周魯子蚡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孔子曰[illegible]吾力猶能[illegible]市朝子曰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僚其如命何

臧會僭平公簒人也公將出會請曰亡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日君必改請公曰唯將見孟子會曰君何為輕身以先於臣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前喪君無所見公曰諾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原

後漢公孫瓚與袁紹戰於界橋瓚敗走紹追之瓚單馬得免紹謂其將麴義曰若但殺公孫瓚而已者汝也若生得公孫瓚者我也義乃令軍中皆下馬持長矛刺其馬腹瓚步走義追及刺殺之

光武時召見先是行人張邯孟良以罪徙酒泉良病將死邯為請曰良素忠直願歸骸骨葬先人墓光武哀之即為改葬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復典之於是羲和棄厥職而閏月乖次幽厲之後周室微而禮樂廢孔子脩舊起廢論述六藝故易大傳興於羑里作春秋本於麟止

孟嘗君為秦昭王所留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昭王寵姬昭王姬曰願得君狐白裘此裘天下無雙在一君更無有孟嘗君有之以獻昭王姬為言而出之

漢高祖十一年秋淮南王黥布反上乃發兵徵諸侯兵遂自將而東會甄[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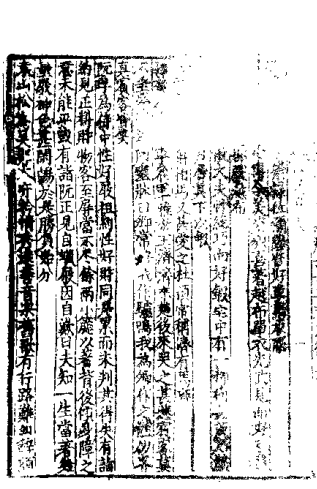
晉文公時周襄王以狄伐鄭告急文公將救之或曰諸侯不可以利動今公以南陽賜子犯曰不可夫以德賞民民猶不勸以利動民民其忘義乎

晉文公時周襄王以狄伐鄭告急文公將救之或曰諸侯不可以利動今公以南陽賜子犯曰不可夫以德賞民民猶不勸以利動民民其忘義乎

長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襄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

晉惠帝元康元年以楊駿為太傅錄尚書事駿既秉政悉引其親黨何曾為太宰魏舒為司空並居顯位駿素與舒善舒每推駿之美駿亦重舒之長者雖不親事而朝野之望皆在焉

梁衆於滕敬元起為益州刺史往廣州事詳讒
為善政升殊性輕脫數與賓客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
有三刺史向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數婁先濟而始迹稍改
後周閻毗初為梁湘後降于莊宗莊宗以為潭州真馬留後毗一
旦奏梁朝堂事惟者尚書僕射等並助哀虐政結怨於人聖政惟新
宜誅首惡以謝天下於是張漢傑張漢輸張漢倫張希逸趙敬
朱珪等並族誅家財籍沒
朱守殷本名會兒莊宗就學時諸叔也及莊宗嗣位以本院業
從為長直軍使雖列戎行不閑戰功每構人之短長中於莊宗
衙以為腹心



纖非金人之痕不附不學曾草木之不若無聲無臭與凡碌碌何異故曾長充庖廚永為口實

後魏夏侯道遷為豫州刺史好言宴務口實規求頗珍蓄聞宋帝有幸紹先為下邳太守至性賢孝厨膳躬自營辦子弘雖共食及紹先卒少雖終身不食羊肉

隋劉臻為儀同父名顯豪性好嘯傲以音同父諱呼為扇臻

後唐李嶠晉為鎮州王鎔判官善飲客皆呼嗥茶甌中

好丹術

丹術之興始於西漢風流遠好尚浸久或以黃金之可成或以長生之可致喜獵方士議論祕書佩服靈符練神藥以至謝免資産而窮窟依仙其所尚代有人焉來於簡編用論列之

漢文帝為郎時作夢欲上天不得上有黃頭郎來推之上覺而往推其處見鄧通夢中所見者衣帶後通以濯船為黃頭郎

劉向本名更生宣帝時名譽大大帝後與神僊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秘書

傳便鬼物為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哀其而更生又

漢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坳而讀誦以為奇獻之言黃金可成而令典方錄作事

安民上書入國戶半賜更生罪帝亦奇其材得踰冬減死論

蘇躬著方術奏位二千與神僊事以樂言起風臺於宮中暴成方金

種五穀木於鄰中

毒皆自去二十餘物消種

試業解成一金言此黃帝時僊之術也以樂為主之

晉為洪丹陽句容人允好神仙道養之法世祖之以為神丹

仙魏日萬仙公以其鍊丹松術授弟子鄭隱洪卒隱又授葛

洪為後避事南海太守止羅浮山合丹不成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文業兼綜經術初洪以年老欲丹以

祈還壽閑交此出丹求為右僊令帥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為業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得丹經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練丹積歲適東莞太守上疏請乃以洪兄子望為記室參軍住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魏靚為南海太守官行郡入邊遇風飄其船入大海中行數日糧食將盡忽見一島上有人民皆長丈餘捕魚為食靚等取而食之其味甚美既而知是海神

晉庾合仙樂至益州表穆帝太和中聞合有道術善辟穀不食五穀但餌松柏葉及飲酒而已年數百歲容狀若三十許人

亮若欲服丹宜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頃後小便如利中間便絕及就晚覺弱如生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

共語分明以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梁陶弘景性好丹石為奉朝請武帝敕令表解所在

月給伙食五斗白鑒二斤以供服餌既得神符故謂以為神丹可成事古無驗物或帝給黃金朱汞皆青緑雜等

如稍雪服之益壽及帝服丹有驗益加敬重之

晉郭祖深州人少以術不仕隱居霍山抱嶷之陽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勤耕三十餘載飲水服雲母自給調水神遊

武帝聞信徵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岳樓於之供養恣欲

吉日服丹乃拜白日神仙鶴天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火遶三十並著綠衣羅帶徒擁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顏瑤瑞言語朱人謂郎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乃去其弟得之甚近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末曾有武帝後之周洛為郡馬具其事

後魏魏偉善醫術兼善養生常有病人年垂八十而臉皺不白力未少衰除右僕射重壽為孝文合服金丹致延年之法乃入居嵩高採掇其物歷歲無所改變

李預為征西大將軍長史兼禹溺水守府解職郡遂居長安舟養古人食王之法乃採勒藍田躬往攻掘得若干壁驗如新者

大小百除稍得驗黑便便盛以逆面至觸之皆光潤可玩頂分
椎七十枚為眉日服食之練名處人後漢及聞者更求王於故
處尋無所見傳聞公得其玉疏為器佩皆鮮明可愛
服踰年六百效驗而世事
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有異於常
瘦令後人知食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食五枚含之口閒
色不變其屍以玉疏二枚含之口閒
食玉有神驗
玉不渾委死時猶有遺玉
封禪再進日漢代方士以為神仙
為食器可得不死
漢道遊平棘人
宗自稱十九年棄骨於平棘
嗣遂師德果遷
服良時宜丹粉靜房閑處理治
養不與外人交通
劍道合宜在人為道上高宗令合還丹丹成而上
雅有望皮而骨仙開而有似蟬蛻高宗聞之曰對聞為
自服仙去其所遺者亦無異
孟詵汝州梁人也少好方術嘗於鳳閣侍郎
賜金謂樟之曰此藥金也若能久
後歸伊陽山第以藥餌為事
孫太沖隱於嵩山立宗天寶三載河南尹裴敬彝上言太

嵩山谷練金丹自成於鑊中精光射異變化非常請宣付史官
頗不天下以歎靈仙瑞聖之應從之
李抱真鎮河中為弱美尊即度戰而好方士以
孫季長者有方術抱真
數謂祭先日此行必皇漢公不能得之我還之他人上清
不復憎公矣祭從之
果不食五穀但飲酒數升而已
玄以豬肪煎藥之治蠱病悉愈
益壽二十餘九頭之
都
之
盟玉王
後
又有王母觀鏡增置鏡字疑衍
漏水訪求仙經每一出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路險峭
不通輿馬每發行命
峰練采長生之術者服丹砂經數日乘死而愈
晉史王仲祖好為河南少尹有高山術士道士石藥如斗許
曰此之可以延齡不可中輟輟則疾作矣宜後服之仲祖方
健清保惜勿使人知秦末王莽在常山遇祕瓊之亂背聚衆數
而瓊後不復得天福中疾腎腫之間常如欠狀主匈其不
求練藥里許訪之及歿河竟為導氣所蒸卒於路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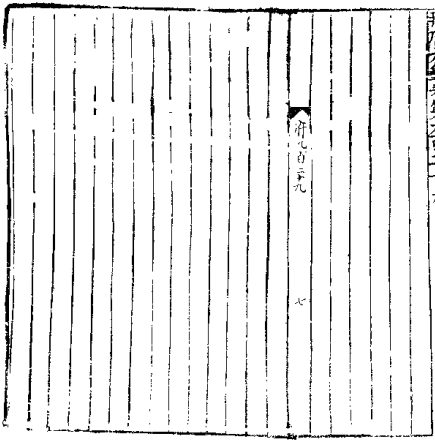
總錄部一百七十九

不知人　誤舉

知人不易若之前聞推口起爲吾言諸葛凱破子羽不可以與五湯也徒聞其論中益聞是矣乃有珠人倫之鑒乘授任之司鈴衡之要稱爲雅鄭之能究限於知識失誤前修以生稱之爲而敗其國有成者之於福也

子西為楚令尹初太子建之傅費無極乃譖建於平王而殺之建子勝奔吳子西為楚令尹又譖華氏之亂殺鄭人其善者之又遣晉殺晉大夫范復為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譖於子木請以子木為補行輔政子木暴憊成其名臣人勇之鄭人必之得晉卿焉為楚人使子木子西在昭公十四年欲召之棄公曰吾聞勝也甚而勇人為不利吾聞愛而使之無乃皆卑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

宋謝方叔爲會稽郡守子東遷初有十萬而歸得不受方叔
所知愛運貨自如或子東會稽郡方叔謂曰吾與子東遷又以動舟俗謂方叔可遷
長沙故東遷遺書亦在郡內愛遷又以動舟俗謂方叔可遷
十萬少此而尊作郡兒邪之何長卿有令公私船以下客之
食盡既不能護其還以長瑜還還送客遂不返而去
劉道考爲會稽太守元嘉二十六年會稽饑民多流亡三吳民丁沈
收之少孤貧亦被饑至京師詣道考求丐道考謂曰子陳主遇考謂
之曰君形色不惡陳主因收之後爲石帆軍
北齊麻祥爲令史神武微時爲函使每至洛陽給使十祥拜官
以向鴈神武怪其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暮神武四十
後南周安劉自言曾經衛大將軍賀拔勝軍事勝敗之歷觀
諸將佐將軍皆不及安劉初自稱本性不能



太原莊宗即位歷求李輔乃衆定州曾爲判官三舉至有宰相
宗判官盧程自稱相之家可當翰相即時擬之及莊宗入相
程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本非重任一旦若大位擧止
不當朝廷望刻薄物未滿班列議者以爲輕宰相之命之
日執吏官與輕道子宗莊宗聞詞笑之謂于左右曰宰相
子入門莊宗殿異登樓視之笑曰所謂似是而非者也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三十

總錄部一百八十

傲慢　不恭　寇縱

傲慢

夫儀以取禍性事之明戒慢以失信前言之深戒自非不謹慢讓寇敵驕傲之徒興而遏絕之或伸庇蔭或行恩惠或假威權或示風采即傲者自屈不恭者改容不敢或干其度不能侵其節而況人忽禮容而不修慢威儀而罔顧至于其過而頓悟悔前非而改轍云爾而無敵詩人歌之以為戒焉

漢高帝十二年春高祖擊黥布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酒酣高祖擊筑自為歌詩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祖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後吾魂魄猶樂思沛豐邑中幼子及諸故人所樂為朝夕歌吾所生長歌詩教兒皆習之高祖乃起舞慨然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諸母故人最歡飲數日沛父兄固請留高祖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吾行吾去人亡以為資財父兄皆頓首曰沛幸得復除豐比數十歲乃反豐父兄固請高祖乃復并蠲豐民高祖還至豐上書言太上皇常以吾不如仲力治產業不如仲今吾所就孰與仲多太上皇心喜每朝置酒太上皇奉卮為壽因語高祖曰始大人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高祖大說殿上群臣皆呼萬歲

後漢明帝永平十三年春正月東巡狩至魯幸闕里孔子宅及七十二弟子堂講論六經帝乃先行釋奠禮以太牢祠孔子及配顏回以少牢祠周公會諸儒於辟雍行大射禮

建初四年春正月東巡狩至魯幸闕里孔子宅及七十二弟子堂講論六經帝乃先行釋奠禮以太牢祠孔子及配顏回以少牢祠周公會諸儒於辟雍行大射禮

晉武帝泰始十年春正月東巡狩至魯幸闕里孔子宅及七十二弟子堂講論六經帝乃先行釋奠禮以太牢祠孔子及配顏回以少牢祠周公會諸儒於辟雍行大射禮

魏文帝黃初六年春正月東巡狩至魯幸闕里孔子宅及七十二弟子堂講論六經帝乃先行釋奠禮以太牢祠孔子及配顏回以少牢祠周公會諸儒於辟雍行大射禮

晉武帝泰始十年春正月東巡狩至魯幸闕里孔子宅及七十二弟子堂講論六經帝乃先行釋奠禮以太牢祠孔子及配顏回以少牢祠周公會諸儒於辟雍行大射禮

日弟欲定天下而子初孕剖之王不忍誅況叔父以豈欲成孤
事邪
晉安帝義熙元年劉裕北伐南燕慕容超遣其將公孫五樓
慕容鎮鄧啓明先生入領兵衛京師慕容德僭號南燕
太上二年德病篤謂其臣曰我以寡德忝荷大業自下列獨
擅一南列祇召禍至今為江湖大舉以討我我死之後汝
輩秉宇宙年未弱冠人為江湖大舉以討我我死之後汝
馬為劉裕所擒裕既平南燕遂大舉北伐超聞之謂其臣
曰裕為劉毅所逼內憂未除不能遠出必不相圖進
兵急戰可以得志超不從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大舉南侵至瓜步臨江
築行宮於其上南人大駭文帝登石頭城望之謂侍臣曰
若魏人以長矛刺我為之奈何
孝武帝大明元年魏主拓跋濬遣其將尉眷等來侵青州
刺史沈文秀拒之文秀遣其將申纂等拒戰於東陽城
纂等敗走魏主聞之大怒以為文秀不能禦敵而使纂等
敗走乃遣其將尉元等率衆救東陽城元等未至東陽
纂等已為文秀所擒元等聞之大懼而退文秀遣其將
崔道固等追擊之元等大敗於是青州之地悉為魏有
文秀以孤城獨守外無救援內乏資糧而能堅守不降
魏主以此稱之

晉安帝義熙元年劉裕北伐南燕慕容超遣其將公孫五樓
慕容鎮鄧啓明先生入領兵衛京師慕容德僭號南燕
太上二年德病篤謂其臣曰我以寡德忝荷大業自下列獨
擅一南列祇召禍至今為江湖大舉以討我我死之後汝
輩秉宇宙年未弱冠人為江湖大舉以討我我死之後汝
馬為劉裕所擒裕既平南燕遂大舉北伐超聞之謂其臣
曰裕為劉毅所逼內憂未除不能遠出必不相圖進
兵急戰可以得志超不從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北魏太武帝大舉南侵至瓜步臨江
築行宮於其上南人大駭文帝登石頭城望之謂侍臣曰
若魏人以長矛刺我為之奈何
孝武帝大明元年魏主拓跋濬遣其將尉眷等來侵青州
刺史沈文秀拒之文秀遣其將申纂等拒戰於東陽城
纂等敗走魏主聞之大怒以為文秀不能禦敵而使纂等
敗走乃遣其將尉元等率衆救東陽城元等未至東陽
纂等已為文秀所擒元等聞之大懼而退文秀遣其將
崔道固等追擊之元等大敗於是青州之地悉為魏有
文秀以孤城獨守外無救援內乏資糧而能堅守不降
魏主以此稱之

曲之善年四十餘始為兗州從事史
何延之伯群曾祖劭子也位至侍中尚書自以襲世冠冕既
鄙於寒人僧朗傲睨流輩王導與之同坐導謂人曰何延之
何機自上孫也為鄉里所敬羊祜稱其小以為難
謝安嘗與王洽相善安西司馬猗雅布衣交好在江渚泛舟
常日盛當日我方外司馬猗雅布衣交好在江渚泛舟

務恍遠事超等失色而去其自縱遇如此王僧達爲中書令黃門侍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與僧達門宅鄰接僧達每服車馬出入路慶之者見而親迎謁候僧達不與語瓊之深以爲恥

王僧達字祖顯太保曇首子也少有才氣善屬文爲孝武所賞文帝元嘉末爲秘書丞時年二十餘上表陳時事文帝嘉其才藻以示侍中何尚之尚之謂僧達曰卿表過優但恐不爲時賞耳

孝武即位爲侍中領本州大中正時孝武新誅徐羨之傅亮謝晦等威權震主僧達每侍宴從容言及三人事輒流涕孝武深銜之

孝建元年爲吏部尚書時孝武將大舉北伐僧達以爲不可又言於孝武曰今年太歲在卯卯爲兵門出軍不利孝武不悅

大明元年爲左衛將軍領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

初大明末上寢疾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上崩義恭與尚書令柳元景等入殿內發喪元景等出外宣遺詔義恭不即出元景等疑義恭有異志乃遣僧達入問義恭義恭謂僧達曰今欲立誰僧達曰江夏王年長且先帝所愛義恭曰卿言是也僧達出報元景等元景等乃入義恭出外宣遺詔僧達以此見親

孝武即位以僧達爲侍中尚書令加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

僧達自以才能兼人而位不稱意每多忿懟

傲慢不能事容恭敬

李白字太白山東人待詔翰林嘗醉令高力士脫靴力士以此深恨之白遂浮江而去

唐賀知章性放曠善飲酒晚節尤縱誕無檢束自稱四明狂客又呼為酒中八仙人

後唐陳之為知制誥敬有才術嘗自恃其能為常山判官日人有訟者並帷深坐不見其面後為西掖而發能飲酒醉臥不至公廳益恣傲焉

不恭

君者天也無所不恭節以趨旨非違若待詔三命而俯以至於傴僂豈有屢遭閑言猶捐匡禮奉朝覲而不謹季桀祀而罔恪越官僚於留都禁下吏賤謀又謀於焉害云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誠先王之典法也

漢武帝元鼎二年坐不敬國除為庶人

高祖侯劉信元鼎二年坐出入禁門道馬蹈殺人國除

北平侯張蒼元光二年坐不敬國除

相侯周昌元光二年坐不敬國除

周亞夫建元二年坐不敬國除

武安侯田蚡元朔元年坐不敬國除

衛青元朔五年坐不敬國除

平陽侯曹襄元朔五年坐不敬國除

高苑侯鄧廣德元朔五年坐不敬國除

隨侯劉賜元朔五年坐不敬國除

平棘侯薄昭元朔五年坐不敬國除

周陽侯田勝元朔五年坐不敬國除

武安侯田蚡元朔三年坐太后崩入宮不敬免

襄城侯韓嫣元朔四年坐詐疾不從征免

重信侯公孫賀元狩二年坐不使人為駙馬請免

平州侯劉演元狩元年坐打馳道中免

邘侯劉忠元鼎元年坐擅調發公主馬駕為城旦

建成侯柏元鼎二年坐使行人奉璽書為駕元年十月不會元

初元元年坐不敬免

山陽侯王商元延元年坐闕入帶上林苑東方朔武帝時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侍郎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勿治為庶人

侍詔官有署

梁孝王武薨時為大常嗣爵扶陽侯以侯侍祠孝惠廟當還入朝天子親賜不駕馬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孝王驕敖人臣無將之心不敬

人臣無將將而誅

侯周六年坐不敬免

侯陽侯丙顧元年坐酎金至司馬門不敬奪爵一級為關內侯

親到勳與太祖有舊為廬江太守後為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勳自恃與太祖有舊日驕慢數犯法又謗訕孫堅父子策忿而殺之

吳先桓侯賀丹州牧諸葛恪治病復還屯柴桑病日篤遣去騎一百匿下頭報云病差遣去真可謂折辱鎮也罪大矣

梁簡文帝時為湘東王鎮荊州元帝承制授為使持節都督荊湘雍梁寧益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明年八月合

侯淵明為大將軍又遣京師常與侍書要淵明為書曰今日之事勢在推誠淵明為答曰今日之事勢在推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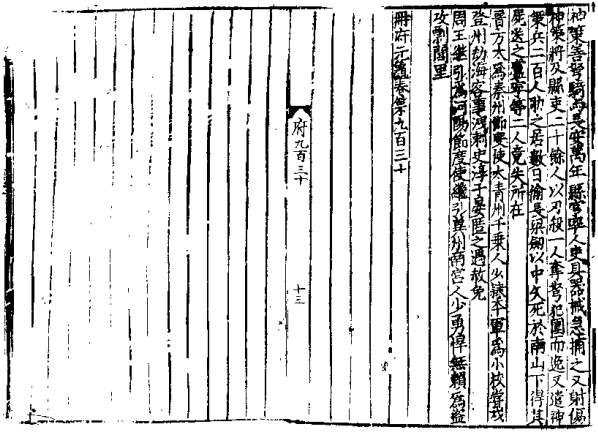
侯景

俊臣誣奏其事則天令俊臣與侍御史鄭崇腆推之俊臣乃
鍛鍊成其罪狀崇腆不忍加以極法謂俊臣曰此輩皆是
大臣且有大功於國若令其自盡外人必謂其負罪而死
不明其冤也俊臣然之乃謂其子曰汝父負罪當死我與
汝營救得減死罪汝父子必感我我今為汝作計汝但誣
告我謀反則汝父子必不死矣其子從之乃誣奏俊臣謀
反則天令崇腆與其子對問崇腆謂其子曰汝誣告俊臣
反坐當死汝父子必不免我為汝故誣俊臣汝今反誣我
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益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
故誣俊臣俊臣為汝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
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
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
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
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
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
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
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
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
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
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
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
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
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
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
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
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
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
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
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
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
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
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
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
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
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
汝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
則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
父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
奈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
子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
何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
必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
崇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
死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
腆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
汝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
曰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
今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
我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
誣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
為汝故誣俊臣汝為我故誣我我死汝父子必死汝今誣
我我死汝父子亦死何異其子曰然則奈何崇腆曰我為
汝故誣俊臣汝為我

[illegible]其一意而乃門伯果服為吳胡王錢鏐人漢末為海賊取貢[illegible]時物岸上分之孫堅遣[illegible]
一級
[illegible]若是廣陵人少好遊俠不拘操行鴻陸機地理[illegible]機[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與其徒衆[illegible]若思登岸掠[illegible]相[illegible]其宜機察見
之知非常人有物屋上逼謂之曰[illegible]其[illegible]
是風悟[illegible]若[illegible]
驃騎將軍為王敦所害
賈苞為大[illegible]使[illegible]
後[illegible]胡安據[illegible]
協白[illegible]
[illegible]
宋[illegible]

府元龜　卷九二十　十一

縣討之圍時數十重從[illegible]
黃回所殺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神策等皆騎馬衛兵萬年縣官吏人史見盜賊急追捕之又射傷神策將及賜吏二十餘人以刃殺一人奪弩把圍而逸又遣神策兵二百人馳之若獲百餘急與鋼以中丸死於南山下得其屍送之京兆等二人竟失所在

晉方太爲秦州都督使太青州干乘人以缺平置爲小校嘗戍登州勃海客舍洗刷史淳于晏臣之遇赦免

周王肇引漢河間獻王德使像孝景朝廷少事得無類爲益攻制閭里

狂横

短命

崔楨在宋王子冲晉安及入北又娶李氏生子幼度後
幼度隨李氏適崔楨崔楨卒遂留長史李崇城
樹陣先鋒馬超白曜崇幼度亦隨父之部差次不相
值為虜之所害
高昌守將孟明為賊所攻懼伯使向城還至河州過
賊攻圍城門見害
陸延為太僕卿受使宣慰於冷海為狄守所害為狄所成會文帝
頗有文才性清為狂敖所害
鄧仲明表劉諶稍遷大尉參軍公孫羅世為從弟鄧所殺除梁
陽太守羅嚴世避難欲東道託之孝莊建義初仲明為尚書郎
害河陰羅嚴之弟跋扈起兵為逆氏所殺
劉勃祖性麤疎起家著作佐郎麤疎之狀也為賊人所害
游明根遷青州大中大夫和中為中散遷尚書為賊所害
建興初刺史

裴諝孝明帝時為尚書武衛初諝詞以本官兼侍中為使
右大都督攝事義之從父兄會介朱榮入洛從河陰遇害
崔休初遷吏部郎中以父憂去職會介朱榮入洛從河陰遇害
崔亭為頓丘太守為流民王早聞賊至河陰遇害
崔亭伯為清河太守為流民王早聞賊至河陰遇害
高昌長史宋虔為趙郡太守封上洛縣開國伯東中散大
夫建義初從河陰遇害
薛慎為魏州刺史中正又兼兵部尚書為賊所害
薛慎為魏州刺史中正又兼兵部尚書為賊所害
薛慎為魏州刺史中正又兼兵部尚書為賊所

[illegible]王執為瀘州衆事除名父福壽左遷父在令執往省父後與
[illegible]梅眉水相近
[illegible]孩為瀘州都督輔公祏之叛擬功臣多頗有自矜之色及論
[illegible]公祏誅後與已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孩家產在職中者合
[illegible]於原放者悉乃皆籍沒孩坐流巂州
[illegible]反誅之
[illegible]郭士倫偏敎於右羽林將軍令狐建建並要者乘之乃誣與
[illegible]士倫通謀士倫並伏誅建並要者乘之乃誣與士倫通謀士倫並伏誅
[illegible]勝共痛士倫之冤遂奏妻而奏請離婚士倫母不
[illegible]司諫之李氏及收理士倫被誣頗明白建
[illegible]乃自引會於殿庭士倫母子號慟常鬱鬱錄五百千充
[illegible]葬士倫母子與父柔京兆府原加存恤
[illegible]獨孤造為綿州長史貞元十二年死於遷官新
[illegible]命大將王佖監收之也楊言江造為李輔立廟破用錢
六千五百五萬三千貫歸不與功德自盜庫府都不發手

陸長源為宣州觀察使貞元十五年二月卒於官年六十有
[illegible]卒訃至軍亂長源及判官孟叔度立衙軍人仍害食
胡證為浙西觀察使證之子證素與韓滉李錡事厥禁軍利
權要證乃破其家一日之內家財盡為人取證入軍仇士
良令斬之以徇其家屬流嶺表及李錡事敗禁軍利
劉都為潤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浙西觀察使都為政嚴而沼以
[illegible]風裨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鎮紀抵安
[illegible]從容奏請以金吾將軍張方之家自山嶽
設迎送制二人校覆所得追以為命稱疾不赴俱為賊所害
[illegible]薛建為陳許節度觀察使仍令中書不議除替太和九年
六月朝廷新有內難人心動搖都將張厚因作亂自稱留後
[illegible]年五十八子發訓昭宗朝為太子文學

[illegible]李行修為鄜州都督使其伯與母弟皆隸子婿也崇龜被擒
[illegible]及家屬及於禍
[illegible]州人少習詩書累居要職同昆弟等皆孝友
[illegible]成閨門雍睦行修為政寬恕使其行珠為政嚴急使其
[illegible]不堪止督民入義獻貨於關下皆容而受之蓋前政之
[illegible]建[illegible]使神之不從又令諸縣於[illegible]行珠見勒歸之行珠及
[illegible]鄜[illegible]又盡獲言故因緣順其旨策為同謀父子俱誅
[illegible]論者達為強江東部度判官郎中使西方諸侯為政寬簡善達每
[illegible]歲其於[illegible]州刺史兼水陸轉運使江東多出鐵炭等貨達不
[illegible]剛同多不疏通檢察中飽[illegible]凝[illegible]寒[illegible]見善達入其戶徵率於
[illegible]所
胡柴為給事中使幸洛陽時建中大水百官多賃舟裝求為襄州
副使同光四年洛陽變擾副使劉訓以私怨殺之訓柴之從父
[illegible]謀亂人士哀之

晉王濛為太常孫盛議宗廟制使應州迴疏景廷廣有隙則委與
楊北遂遣更繫於獄盛子曼年十歲成其事乃官廣得減罪論濛不依
爲有司所劾免官而卒
李建福爲鳳州團練使鎮軍都監爲虞所殺初團練卒所殺初團練卒爲
部署李貴所害建福與貴素相善遂誘貴殺之
周世宗時王朴爲開封府尹有軍校犯法朴杖殺之其人素有勇力
百人莫敢近至廳事擒朴投之地朴起復擒殺之
迪捕盜尤自勉
李敏爲開中方城縣令縣有劇賊敏設方略捕獲之不降代會赦丹犯開封府訴所害敏
有劫殺父而敏縱重天觀當弃定其當難又非其死開者無不
惜之

漢張昭爲戶部員外郎妻父王章坐事繫楊舡等為奏章證
害昭聞入朝堂而無父王章坐事繫楊舡等為奏章證
周崔頤貞爲兗州兵曹參軍趙州判官坐僞造而改言事庭廻拒命
興州行軍司馬劉仁贍聞吉在州懼其難林燕以家財為餌若
超以引兵所知未盡又欲留周度俾監括其家周
度請引兵白以命之吉與聚財之謀無所吝引兵今家屬
呂曄與周度搜索衙推等遂矣若超又令王朴將軍解持引詔
之引兵攝迫祥其妻往曰國家所有賞官家人告發周度曰若
超曰賊行至立祥妻等終輸財不盡此情可恕若超不之信引
魯矣祥並妻欲乳母母祖氏於泥土中得金壺賢輸之室乳母
魯并祖抱周度同私令壺將賊與財貨使令自行於營引兵入
賊以至因擒而死即前周度於市
知命
孔子曰命而不秀者有矣夭秀而不實者有矣夭盖其子之若
無義養及知命將子壯不足承平居修德之君則而不實者有矣

無罰世宗仲其憲人物多其能斷事不淹歷代所傷者矣
朝曰年二十九隸蓋曰墓祀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
漢賈誼拜梁懷王太傅王者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梁王
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
年三十三矣
董為揚雄子也九歲而與公丈雄曰貧而不苗者吾家之童馬
孫漢馬客為揆之子也幼而岐嶷年六歲能讀諸公事對賓
客皆自以罪亡命皆求避客避匿不令人知父若訪而內沈
毓授其書之以為將相器敬以答揆年十三歲卒後客為之哀
毓杜理字叔行毓子也少而機警毓愛之故名之曰理年
二十一而卒
王隱字處祖為尚書郎正始十年曹爽被誅以公事免官於家著
漢亡時年二十四傳子絕嗣爽之本也晉武平吳聞之喪歎若所

曰若此何為識所惜如此哉至尚書郎
楊駿為太傅辟為掾屬駿之兄少有俊行為江南所稱兗州舉禮召諸公
辟請皆不就駿深重之十七人卒皆號曰德行楊君
晉王萬戎之子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小被病未官而卒
衛玠總帥之甥也玠少而大厄戊午渡而厄就其年九月
王敦害其舅卞壼及玠之二子玠人士調其父子俱有俊智珍秀庶幾
甚永嘉六年卒時年二十七時人謂玠有俊智至大子洗馬
王愷之子文度駙馬之弟也小知名尚書令王導辟為主簿時郎年
未三十而卒贈散騎常侍
王濛為司徒長史長史於濛下轅屢屢魂之歎曰如此人曾
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而卒
王儀病狼那王文康轉中書司馬未拜而卒年二十四論者以為
王無嫡古人多以年論之非不幸也
謝混為司馬元顯所害混子曜孫江夏王義恭謂混子曜曰汝
謝混在之曾祖也當重謝司馬張湯江夏王義恭

年曾祖三十三云
宋鄱陽少好學有美名為黃門侍郎文帝元嘉十一年卒時年
三十二朝廷痛惜之
檀憑遷為城王義康撫法曹行參軍監運見其新文奇曰張華
重生不能加也年三十七卒
南齊陸厥遷後軍參軍卒年二十八
王寂憎虞之子為祕書郎卒年二十
甘昧庾肩吾子有學業能清言為梁湘東王所賞歎曰後生可
畏風韻如此簡傲不羈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
嗟惜焉
梁王訓為侍中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諡曰温
何之欽字敬叔明早有孝行父胤為侍郎出為國山令之欽
時年二十四
陳周興嗣安成人有文才出為給事黃門侍郎出為國山令興

為政勤劭吏民愛而畏之興嗣後為散騎常侍卒時年六十九贈
中右衛將軍諡曰文子碧澗亦為偏裨抵歐陽紇平定有功封
有功縣公食邑百戶晉陵定陵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
時年二十四贈散騎常侍
徐伯陵之子焉太子洗焉少有公風性喜佛宣帝太建二年卒
時年二十二
後魏張揖為給事黃門侍郎以儉約著稱卒時年二十四明元甚痛惜之親臨哭慟朝野
不追惜揖傳作卓字誤
山謙之為城門校尉卒時年三十二
崔仲哲為太尉主簿卒時年二十

太子舍人卒時年二十七
李元茂以宗室雅善談論為太尉主簿卒時年二十
李元茂以宗室雅善談論為尚書郎
高郢子之第子雲之兩舉司空策皆第一郢以父喪不赴
重弟子羽字鳳雛任俠好學子羽弟子岳字鳳翔有父郎大司
馬祭酒秀之等早孤郢撫育過兄弟皆以儒行著正而
好早卒
李絳高祖子修博學而不偶舉者選之為著作郎高陽王誼交凡所
交遊皆信作傳年二十五卒贈禮部侍郎
崔洛州刺史盛曰文
路岩幼而倜立為郡功曹早卒鄉閭李神儁與之有舊每云
諸賢前輩中有路岩早死為名士謝公遺至而夢無年天下事
固難知也
高愔之字道穆謝之勇也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甄子以
兄謙之第二子繼為太學傅士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恬和雅工草隸解音
律五言之作傷遒於時少有氣幹年三十三舉人物甚淳之
李益傳通論河南府尉不任宣武延昌四年卒年二十二證通

惜之
高崇為洛陽令善民愛其威風胡氏方有盛勢會崇年三十
九卒洛陽士庶
後周李基父穆州刺史基年三十一穆每史職輒稱疾以兄
隊主州刺史職基父門子貴基
李基父門子貴基
李詩收字伯寶清州人為大將軍賀拔岳軍府參軍兼東閣祭酒
初武德七年收發疾太宗聞其名遣使就收療治收平生
清貧流涕曰平生三十二
唐崔寬字敬堪入神童舉進士第任左拾遺卒
戴胄名冲二十一頃卒
忽戴為翰林學士年三十六卒贈始興縣公謚曰忠
裴寂

冊府元龜　卷九百三十二

總録部一百八十二

譔構

賈誼之大者矣是於譔構之徒若賈誼之士生值弱世秉介石之操遇已知已君則盡忠無使而入自疑其舍離彼就權雖其謀慮鄙見勵忠主之志使天下之心舍鄙以之安皇基以固也故其出於李斯得肆巧言感激見之聰明陷權寵之資智謀國家由之乖敗僕非小務之譔曰事多變今之成是貝錯又曰議人罔極交亂四國覽之編次得不為之痛哉

府九百三十二

公孫閎齊人初為獄吏子貧後學春秋以儒顯於世為人意忌子與田忌不善公孫弘深習謀成侯忌曰公何不謀伐魏田忌將兵必得魏將龐涓涓素與孫臏不善其人勇而輕信可詐以利誘也其來必輕齊而趨利矣孫臏刑而善用兵因其勢而導之可擒涓也成侯忌然之乃陰使人召涓涓果去魏而歸齊孫臏至軍師坐輜車中令將軍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兵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法五十而至者軍半三十而至者十一於是田忌從之令齊軍為十萬灶明日為五萬灶又明日為三萬灶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臏度其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多阻可伏兵萬弩夾道而射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夜至斫白而書大火舉發萬弩俱起涓大驚軍亂相救自度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府九百三十二

李斯楚人既入秦為客卿說秦王曰今諸侯譬若郡縣不相親則不能制故曰以天下之大秦王之賢而有吞周室之志今諸侯譬若郡縣不相親則不能制故曰以天下之大秦王之賢而有吞周室之志今諸侯譬若郡縣不相親則不能制故曰以天下之大秦王之賢而有吞周室之志今諸侯譬若郡縣不相親則不能制故曰以天下之大秦王之賢而有吞周室之志

府九百三十二

席卷士大夫振恐失望此皆永等患於不能奮揚為分之厚為屬間以特進頓項兵之頓項兵者是仙亟明將軍兼政亮於內而至厥賢勇能籌於外世稱為君長善宜深酬職自陳遠漸不足以固於門大伯之讓徐讓之義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小子為君長安此誠將其善大為遠酬讓不受領項門聯由是等音相與不平後病免王音用為長史音用為長史音相與不平後病免王音用為長史音用為長史音相與不平後病免王音用為長史音用為長史

三任八年[illegible]於職責則[illegible]老於[illegible]所謂準遠[illegible]孝不失臣子之[illegible]矣周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雖[illegible]而[illegible]至於去[illegible]其[illegible]在[illegible]若凡三十九人又[illegible]以[illegible]今史[illegible]于時[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求[illegible]之[illegible]

三任八年[illegible]於職責則[illegible]老於[illegible]所謂準遠[illegible]孝不失臣子之[illegible]矣周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雖[illegible]而[illegible]至於去[illegible]其[illegible]在[illegible]若凡三十九人又[illegible]以[illegible]今史[illegible]于時[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求[illegible]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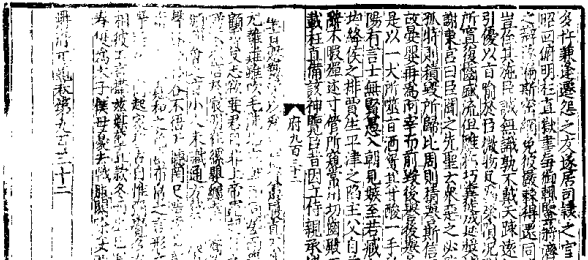
三任八年[illegible]於職責則[illegible]老於[illegible]所謂準遠[illegible]孝不失臣子之[illegible]矣周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雖[illegible]而[illegible]至於去[illegible]其[illegible]在[illegible]若凡三十九人又[illegible]以[illegible]今史[illegible]于時[illegible]其[illegible]大[illegible]求[illegible]之[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三一　總録部　謀構

東立義祖而為在害命心不自安因宮馬鴻據之端合有陰
謀將謂武合煙滅五代討之乃為事端無所承受忠諸顯
即夜見之乃說為王所為事端無所承受忠諸顯
王旋裡而事執戰朝長簡日合機長少王今討審使先開於蔡
齋必說長沙因得機以加審非別因可揚也即去審立成都
過也顯拔之逸表請討蜀拔之逸表請討蜀
張方等率諸軍以向子陽合兵陸路而長沙王又說因合等於
即初合之本謀欲并吞又因帶建其為元既
長沙陽顯頼為各守備合兵未九年求合為河南尹
被又任過而兄重特高素州刺史合張顯盛甚後與重無顯
自合審達之後又以為後重親已乃使六國之更相
若不早圖將至安且何謂別舉事合之謀又乃殺合
王嶷武帝時為尚書僕射嶷之曾也時武帝之曾也時武帝之

府元龜　卷九三一　八

榮子并提攜以新安令博士為司空從事中郎與侍郎董揖相善
恒諷司馬昭曰恒令都官郎高平國守士回避
秦秀即秀新被誣指之由論嶷職行文酬之屬于時朝自雖多
證明者為嶷而秀竟免官
楊駿為中書監錄尚書事武帝所親愛為南中郎將督河北諸
軍事父表疾篤駿固遣表子表子表子表子表子表子表子表子
有疾者在南使醫因緣令表親給者云表父疾篤駿固遣表子表子
賜藥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賜藥
慶氏晉也又與先為中子次慶父喪不許為服因密啓武帝
報曰卿者多不何妻非宜妻故加斯者一人因指事
裏有逆止令表還官以侍父疾
王俊為治陽令時元康大赦賊十更出初
暗家法嚴當其後為賊十更出初
王遂所信而謀成遂為縣令縛之後以為縣令縛之後以為縣令縛之後以



册府元龜　卷九三二　總録部

譙讓第二

後魏孝文帝為太和十年北伐蠕蠕詔以車駕同三司以下皆乘馬
惟太尉丕司徒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僕射李沖等乘車從
帝以軍容尚速皆不聽乘車及至馬陵有詔引見澄等於行宮
帝曰卿等年並耆舊朕以北伐蠕蠕故同卿等乘車從容而已
及諸王死太祖親哭甚慟哀感羣臣事有不安卿等皆應啓聞下詔
責過澄等於是皆下車步從

周武帝天和三年春正月帝以晉公護功德隆重欲加殊禮乃
議封齊王增邑萬戶并前二萬戶固辭不受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上天降鑒
百神受職思弘至道以康率土而百姓未安四海猶擾夙夜憂懼
若涉大川比者以江表未賓戎車屢動將欲偃武修文緩茲干戈
息此黎庶而有司以為平陳之後宜須大定封禪之事行之已
久固請不已朕以為人神之際理不可違勉從所請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上天降鑒
百神受職思弘至道以康率土而百姓未安四海猶擾夙夜憂懼
若涉大川比者以江表未賓戎車屢動將欲偃武修文緩茲干戈
息此黎庶而有司以為平陳之後宜須大定封禪之事行之已
久固請不已朕以為人神之際理不可違勉從所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上天降鑒
百神受職思弘至道以康率土而百姓未安四海猶擾夙夜憂懼
若涉大川比者以江表未賓戎車屢動將欲偃武修文緩茲干戈
息此黎庶而有司以為平陳之後宜須大定封禪之事行之已
久固請不已朕以為人神之際理不可違勉從所請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上天降鑒
百神受職思弘至道以康率土而百姓未安四海猶擾夙夜憂懼
若涉大川比者以江表未賓戎車屢動將欲偃武修文緩茲干戈
息此黎庶而有司以為平陳之後宜須大定封禪之事行之已
久固請不已朕以為人神之際理不可違勉從所請

隋文帝開皇十三年正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上天降鑒
百神受職思弘至道以康率土而百姓未安四海猶擾夙夜憂懼
若涉大川比者以江表未賓戎車屢動將欲偃武修文緩茲干戈
息此黎庶而有司以為平陳之後宜須大定封禪之事行之已
久固請不已朕以為人神之際理不可違勉從所請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詔曰朕以寡德君臨萬國上天降鑒
百神受職思弘至道以康率土而百姓未安四海猶擾夙夜憂懼
若涉大川比者以江表未賓戎車屢動將欲偃武修文緩茲干戈
息此黎庶而有司以為平陳之後宜須大定封禪之事行之已
久固請不已朕以為人神之際理不可違勉從所請

分延下詔補先賢及今已次其錄者自是人人爭相奮勵風俗修飾盡心於長官或有故不從命者則以不孝論由是人人自勉以求名譽而風俗大化

後漢桓帝永興二年三月甲午次壬辰朔日有三食之

靈帝建寧三年三月辛酉朔日有三食之

魏武帝為丞相時以天下大亂人懷異志乃發教曰昔秦失其政陳勝吳廣首難於蘄沛項羽因之遂有天下高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三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曰昔漢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魏明帝太和二年詔曰昔秦失其政陳勝吳廣首難於蘄沛項羽因之遂有天下高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四

晉武帝泰始十年詔曰昔漢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五

如此則陛下委之帝曰公言是矣可克其事述為書武貴郎將

晉武帝泰始十年詔曰昔漢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六

晉武帝泰始十二年詔曰昔漢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七

晉武帝泰始十二年詔曰昔漢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八

晉武帝泰始十二年詔曰昔漢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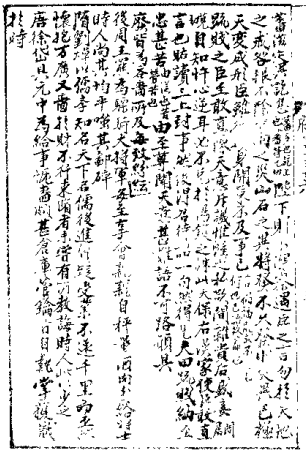
晉武帝泰始十二年詔曰昔漢祖興於豐沛撥亂誅暴為漢太祖漢之興也蕭何薦韓信信一言而合即拜大將遂平三秦舉兵東征威震天下此二人者皆背叛其主為天下所患而用之各盡其節豈復計其過失哉今天下得無有如陳平者乎其各舉所知勿拘細行唯才是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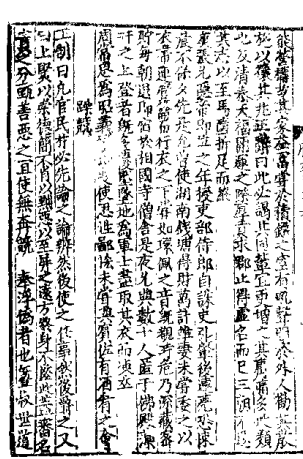
府元龜卷九百三十三　十

及北火兩火監候秋後處決餘照擬發落陽公漢名字係偽造假名字係偽造假名字係偽造假

重論曰開物樹心服私市井以欲自討准南有之不重論慢盜
秦曰與師命將出自寢廟陛下窮詰所言者盡曰帝召侍御揮使從華容調之曰有人告安重
誨私過兵仗鞍甲於社稷授其若之何從容奏曰此是
設人欲構誨耳陛下動靜重誨悉以聞陛下十年從微至著無
不盡心今日何若乃關不軌且誨之家族保明必無此事帝意
乃解遂命中使馳詔誨具以告事之源流盡合其意誨
面賜告劄子一道誨既受詔即日上表自訟帝
覽表泣下謂誨曰卿誠無罪朕今為卿盡誅讒人以明卿
誨希甫為太原行營都部署時太原三年兵訌訴訟久
不決希甫為人寡斷不能裁處軍民大擾
敗及師還拔營之
後任建崇為北面行營都部署太原連歲多言外事出入無
度時議
左右皆懼之初為太原留後及文水令在文水聚斂財貨民
陵訴連篇知之一日生還吉縣史結集百姓欲劫縣軍高祖
遣騎軍併擒其民十數家族誅之觀者股慄自是行路
道騎軍併擒其民十數家族誅之觀者股慄自是行路
莫敢出聲者數之部曲初漢高祖想入京城於諸將中王武俊
等皆出百官以下於郊迎武俊三軍皆從而入京城
皆以弓矢為隊伍武俊不知之遂被三軍所殺
高祖聞之大驚謂諸將曰武俊三軍皆從而入京城
皆以弓矢為隊伍武俊不知之遂被三軍所殺
高祖聞之大驚謂諸將曰武俊三軍皆從而入京城
皆以弓矢為隊伍武俊不知之遂被三軍所殺

秦尸於市人士莫之
高從諫為荊南節度使高祖執政元年遣人押送朗州委曲
沈從集為宗師所重加以命馬希廣為弟立潭州希廣用
又援引希崇求通於朝著數雖間彊朗故其禮也
王建以希崇郎州刺史賞之字也建帝執政元年章潭禮
重點罪實於汝州梁無有別案所供賊不面特鄧侯家不
本無以鄰於白朝建以告事嘉詞而捐汝郡者始息不服妻
為汝告事者言汝殺刺史有以為汝
與李守貞自言汝殺刺史有以為汝
得之送刺史右公公為刺史之近實為溝洫
同為行間建高祖時為大將及杜重威城行間為招使
鄭元鎮州劉使命鄭城行周接之其權勝同之及晉朝使之





憂實人在列指請而不遷案晉文結而罔顧名勤求進無已至
兒童言陽死天下無敵故強都而殘代衛無仕而改志喜殺召
而忘程年過衰猶衆騰而不捨用器非適情限白而求黑越甚
則乘彼海重傷其性宇越洪河之險飲物避之名若越之類心
可醜也

司馬穰苴子卷入孔子弟子也子牛多言而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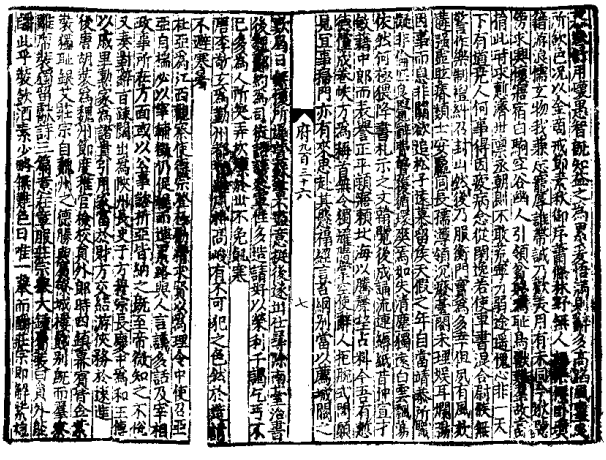
漢劉瑶為司空掾屬遷侍御史時大將軍梁冀秉政威震海内瑶守正不撓謂所親曰久仕宜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戸限上因求兼州郡知其意辭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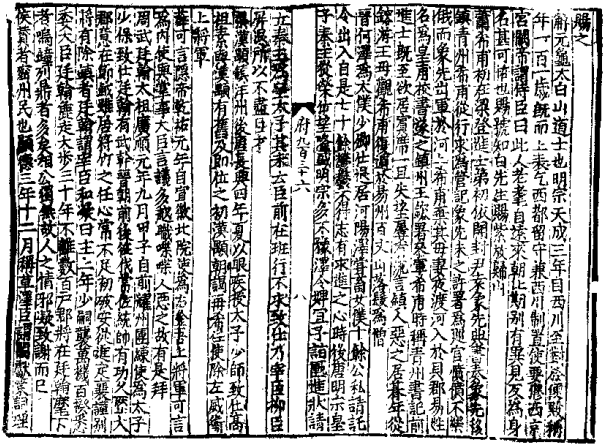
此非一稽之日然若不求人自得也

何行卿為尚書建安末徙侍中卿以敏給善門事末疾衍性躁動競求轉司徒司馬懿甚重之太子右率拜右率一日數遷文帝踐阼旬日之間求遷無已不稱時甲以紀善踐死

府元龜　卷九百十六

劉毅為長沙景王道掾子後也後漢南陽湖陽人晉令與衛瓘等分定魏事及瓘卒即位瓘為鮑勗所譖毅時為吳郡太守亦見陷初瓘當權勗卑事之毅時為吳郡太守亦見陷初瓘當權勗卑事之毅時為吳郡太守亦見陷初瓘當權勗卑事之





甚鄙里駡无名對者因問之語多不遜稷有自薦之心即收念
引出杖責配役
私愛
石碏曰愛子教之以義方阮元曰君子之遠其子聖人制禮以
防人情有溺於愛而厚於愛者必以義方之訓勉於愛之中寓
嚴之道乃能全其愛也有驕奢淫泆所自來矣有驕奢淫泆而
亂弊備不孝之子悖其祿寵猶侮慢帝典斯蔽其家不保鮮克
由斯降愛之弊所禍之古今非一端
鄭伯克段于鄢
鄭伯寤生之母武姜愛其少子叔段而欲立之屢請於武公公
卒不許及寤生即位為之請制邑武公不與請京使居之謂之
京城大叔
南齊褚淵父炎師其子死哭之甚慟
宋公義隆賜淵父炎相國參軍事炎子淵子襲爵淵子襲爵
桓和中謀用北軍殺子元吉淵子襲爵淵子襲爵
世不能得武帝來之乞留百諸孫輔政以增歡慕之意
後漢袁閎五倫訓子
後漢袁閎五倫訓子

克十性遇而安撫弟子有疾雖不省視而憂色不照若痛豈
可謂無私乎
宋劉敬有二子諱長而愚鈍少而美妙妻劉氏每尚數
稱其子謂敬父為後夫嫌而加死
梁庾肩吾子信類父子詩類父
梁庾肩吾子信類父子詩類父
梁庾肩吾子信類父子詩類父

冊府元龜　卷九百三十七

總録部

孝悌

孝悌之至在者則無尚難論道之至時者則性情易固所以感動於神明成其志復其本長惡不悛趨善弥遠肆情弥傾巧偽弥甚而孔甘亂于家邪壞于紳法或兵謀而是沮或危治而不悛希而百姓蒸蒸則忽暴戾忘道以弊人命而色厲於内荏中尼甫

謂宰我之盜者不其然乎

敘仲卿伯魯大夫公仲公子牙也

氏而來奔於魯遺讓請城費城成舌反與而役故季氏城

言其親於孫

費生南蒯之萬年與滿歲以歸武帝時為中郎遷武帝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遷舒請報中尉脫左得免萬人作護地遷帝拜為少府

使楊序千人治臺時治山起樓作大臺解萬任都善自殺

民不堪其勞遷愛之萬年與滿歲以歸武帝時為中郎遷武帝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遷舒請報中尉脫左得免萬人作護地遷帝拜為少府

下合聖梁之白過忽天仰之刑戒轍將時之賢說
歸奢乎無事情還平重失心順
不可之大者也陛下即位志遵舊未有聞政元年
正月自梁敗迄乎東方破凡有二年四月黃潤四塞膏澤日降師
申以大水為以隱陛下之德而天意百官為事無
所歸情陛下獨不怪與歟白氣起東方殺人將出之表
也黃潤四塞而王道微絕之應也夫歟人當起而反加二
者已驗矣陛下誠深察忠臣之言致慢大地之異長思宗廟
之計改往反過荒淫之意解偏敖之愛疏讒賊之黨親貞
剛之風平天襄之旅遣列妻得人更進德而永飛地之福
也後葛納宜子嬪人毋得好龍毋適宮子姬人毋得
正嫡毋敢毋妒毋許年齒雖法言陛下得繼嗣之微點
之閒乃反為福得無謂而母非有賜也特稱為妃耳
史使合有真高者與宋小微號之間

右晉出帝開運三年閏七月甲午朔詔曰帝王之業創之
守之難易異其時自古興王之君必資良輔
之臣以致治安之道故堯舜之聖有稷契之賢
湯武之英有伊呂之佐然後能成其功業垂於
後代除水旱之災以山石之異將欲不及災則災其
至矣變成形臣雖欲非言而不及事已往誠
難之旨至於改過遷善之義防閒慎言之道
則在人君之所為朕自嗣守丕圖纘承寶曆
以為天意不可以不順人心不可以不從
是以祈禱於郊廟之內告謝於山川之間
冀獲福祥以安黎庶而又災變荐臻
水旱為害秋稼不登蝗蟲復起
自春及夏雨澤不時
上天降譴
下民受殃
朕之薄德
何以堪之
今年閏月
又值陰陽
愆候
上天垂象
以戒人君
朕之過咎
何所逃之
宜令文武
百官各上
封事直言
朕之闕失
其或

有也公卿咸歎公德量弘遠動皆以周公爲比宜賜漢侯漢公益封二縣公皆不受傅曰申包胥不受楚之賞魯連不受聊城之封孔子曰君子何有公之謂也乃許之

定立既有司上名公女爲首公深辭讓迫不得已然後受詔父子一親天性自然欲其榮貴甚矣爲皇后之尊作於天子當時之貴未有如公主者公之統指大禍之恩深不測事讓退動而固辭書曰舜讓于德弗嗣公之謂矣自古受策以至千今高賢冀賞真自新其德增修稱素以命下國家儉隆約以通之卿時各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宅以振貧窮非公卿貴重教不專學以隆風化僭奴衣布焉不恭稱食邑之用不過凡庶詩云溫溫恭人如集于木孔子曰食无求飽居无求安公之謂矣先生身自約儉給物物市日用之錢

始於足小大鄉和孝風從化自鄰外則王公列侯內則椎髻待鄙爵於同時名竭所有或入金錢或獻田宅以振貧窮非公卿足者皆令子文卿不及名當公儀子不取園葵婦不衣帛公之謂矣閨門延士下及白屋選賢揚能鑒公管衆治親見敬守以下考迹素行知白黑詩云夙夜匪懈公事一人易曰終日乾乾夕惕若厲公之謂矣此三世爲三公冊命逆天行秉孝宰職與安國家惟周之興有申呂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實爲侯伯天地之際人神之和四海輯睦萬邦所賴周公包其大德始一以貫之可謂備矣是以三年之間北行如神南巡嶺嶠貢獻百蠻陛下知人之彰得賢之效哉故非獨君之受命也臣之生亦不虛矣是以偕禹稷契周公召公之德矣所以能光輔二帝經緯三王左右成湯中興殷室者也公之行事一人易日

子特止此六子皆封鄫公六子作詩曰亡百不懺士德不報報當如之不如非禮也近親行事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雖而吾君得王長沙下詔褒忠定著於今明有大信不荊於劉也春秋晉卓公用魏絳之策諸夏服從鄭伯獻捷悼公弟是以半霸之時孫辭遜晉侯曰微子寡人不能有河未賞國之典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有金石之樂春秋善之取其且謝忠以辭功君如且以逐賞也今陛下既知公有周公功德不行成王之賞賞盡公之因辭不顧春秋之明義則民且何稱萬世何述誠非所以為國也且晨以為宜恢公國令如周公魯建立公子牙如伯禽所賜之品亦皆如之諸子之封皆如六子即墓下誠然篤忠貞臣昭然感德且誠輸忠民誠感德則於王事何有唯陛下保推祖宗之重前畏上天之威儀刑奠周之城敬記伯禽之賜無違周公之訓成王也無忘天保有報無忘也今天保有設後世有福

天下幸甚又秦安使公祠祖枕出城門校尉宣將騎

士所以重國也秦可

八有門閥出有騎士所以重國也秦可

蠻夷與何晏丁謐李勝畢軌威術等附會召及大將軍曹爽爽貪政敗任寫輸心腹晏謐並為尚書勝為河南尹軌司隸校尉術等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爽從其計司馬宣王亦不能禁晉滿奮武帝時為左衛將軍帝幸於華林園奮色態恭怡陛賢充荀勗並與之親善充女又為皇太子妃故有力焉及如之將廢太子而立惠帝勗與賈充謀遣使奉策書及璽綬詣太子宮太子既廢勗又以誕漏功曹累拜龍驤將軍監軍御史如故後給事中又與賈充設法陷故為元顗所能元顗納妻謐為之都媒數入殺法順故為元顗所能元顗納妻謐為之都媒數入殺法順故為元顗所能元顗納妻謐為之都媒數入殺法順

後親閱講畢者作今史書崔浩為司徒浩述成國記講為浩石
待見浩所注詩論書易遂上訓言馬鄭王賈違失浩六經皆多
疏謬不如浩之精微乞收還內諸書藏之秘府詔許浩命天
下習業并勅浩注禮傳令後生觀習正義浩不從浩有著
述之才既而勸浩刊所撰國史于石用彰直筆浩以為國
之大事遂落其天文志事云用功三百萬乃訖

郭景尚累遷太尉從事中郎公強當世善事權貴歷位日郭矣
山僧其貴外郎廷尉評將天下無事作亂略難代遷之今今不
而領及六鎮離西三方逆起領軍元又欲用代來賓人為傳語
以慰悅之而牧守子孫皆求來者百餘人又欲杜之顯立勳
附隊今各依資出身自是北人悉被收傳送都又德美又素
不識僅詣待中安豐王延明黃門郎元順等因是構譖之又令
僕射元欽引僅兼尚書于石郎後正名士郎僅為吏部
徐為屬門太守赴任還至宋未餞送之悉餉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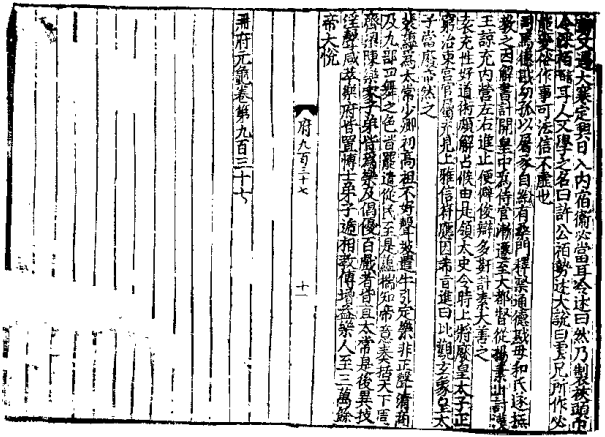
奉元又大得父意及父公纘而錄關以經為淫亂中郎
北齊張奉為尚書兆郡智長史為非色於神武遂被楊譖神武
手殺奉子劉延明祖珽時為神武所愛亦在其中神武攻而拔之引
珽入帳中安慰之珽左右出珽捐見親待
崔遐初為御史中尉時文襄電眼邵公名玉恍親而防王斌
庶年就切不見齒劣孫感嫉又弄之文襄遇諸途而而納
之遂被殊寵表魏帝封馬文襄謂崔子曰由來為我朱色天
如我自得一絕具崔遐之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遷鄴重
文襄不復假以顏色居三日遂懷刺謁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
為遐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怒把遐臂人見馬鞭季舒語
人曰崔遐常於吾使在大府軍前每言吾父合殺及其自作外
牧乃令過於吾

崔暹豪為司徒中郎祭下為之語曰講義西行崔弟郎
稍提攜入侍後主朝夕在左右校親御所不為遂至顯尚書
事封王

高祖好微行祭欲設自進遂為其所傷酒醉歸第十四
年上書曰今年歲首甲寅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其正
日即在朝旦樂斗國繼天元元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其正
今聖主在位居天元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紀日其
五尊本命命卒德在景此慶二也景子酉歲在寅正月建寅
本命命歲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三也庚申之石即是行
年元德在庚加德元申以是行歲歲合德而在元旦之
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命與歲月合德者為內福慶法乾

古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上王者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
言少乃甲寅都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止元正陽
之月歲首首月之先朔旦是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
而本命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為歲月合德所以靈實
經云甫吉龍精其於日強來歲年命紐弓机甫曆之與經也合
符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是歲年之首冬至來年乙卯
以甲子為冬至是歲年命紐也庚四也庚四也是冬至
湯始祀之地辰即是皇后本命此慶三也帝堯之大恍揚明五
百歲

雲紀與初授少府承後為左北部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會於宇文
述初定與述為皇太子侍讀述以為與己同志每相親狎及
述得罪與述為皇太子侍讀述以為與己同志每相親狎及
述得罪與述為皇太子侍讀述以為與己同志每相親狎及
述得罪與述為皇太子侍讀述以為與己同志每相親狎及



安祿山爲范陽大將及入京師殺害人物多所委任用之至中郎將衆庶不敢仰視子慶緒又以爲太子通事舍人與中官李猪兒等日夜侍衛於承乾承乾甚狎愛之及承乾廢太子立晉王爲皇太子慶緒自託於太子因思竊之以致榮寵安慶緒深自託於太子因思竊之以致榮寵安慶緒深自託於太子因思竊之以致榮寵安慶緒深

[illegible]之窮寄[illegible]
[illegible]須人有不[illegible]寄[illegible]知[illegible]吉[illegible]之則須[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不[illegible]
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去[illegible]
言從天子遇難於長垣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illegible]
[illegible]出孔子東[illegible]孔子[illegible]
神不[illegible]
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illegible]
孔子賢者所刺譏者中諸侯之疾今者夕留陳蔡之間諸大夫
所設行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
蔡用事大夫危矣夫其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
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慍見曰[illegible]
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illegible]
有王子此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illegible]
[illegible]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孔子曰賜[illegible]
莫能容夫子夫子蓋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賈能深藏而不能為
[illegible]
何為於此孔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也[illegible]
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綱十餘萬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刑史二千石有文武才
用者徵拜議郎皇甫嵩朱儁荊州刺史黃琬豫州刺史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潛謀而請事疑之辱加罪其意脩之雖為其義終莫言也後將卑馮引棚踰王郎善龍元親伐之與同沒人那遠明並從又有徐卓者隊父李南人籍父事並被誅脩之獨免權奔塢引乳不遑鉤一兒負走使傳詔王旗之脩之詐為詔拜之後圍將傳詔謂為天子遣人見其妙節於脩之乃始知禮時親舊伐引或說引遠脩之歸末攻逐遣之從海至東萊遇猛風舶折垂以長索拘乃後正海師望見舶為知其並將南史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為黃門侍郎

梁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約幼孤篤志好學母王氏恐其過傷毀乃抑之使節喜怒年十三遭家禍流離辛苦母恒憂其短命每為流涕約亦自勉以至孝聞

齊永明初為尚書度支郎出為東陽太守約在郡清靜吏民愛悅

高祖受禪為散騎常侍著作郎撰武帝紀及國史

天監初為尚書僕射參掌選事

普通元年為尚書左僕射

梁武帝時為尚書僕射

陳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祖摛梁通直散騎常侍父僧權梁太子中庶子陵七歲誦經史日千餘言

梁簡文在東宮引為學士

侯景作亂陵父子俱在圍城中

景平高祖為梁王出鎮南徐州以陵為安右長史

高祖受禪徵為秘書監

陳宣帝即位遷太子詹事

後主即位為尚書右僕射

隋文帝受禪徵為東宮學士

煬帝即位為晉王諮議參軍

王薄字季重齊州鄒平人

大業七年為校尉

十三年為長白山賊帥

王世充字行滿本姓支西域胡人

大業中為江都郡丞

十三年為江都通守

十四年為江都太守

十一年為江都通守

十二年為江都太守

因我据之勢而與鶏雀無況豈不惜哉
曹參初起事沛公時屬韓王成以長史將兵與沛公俱西攻秦別定
即位封參為平陽侯食邑萬戸為齊丞相參聞膠西蓋公善治黄老
所指執送於秦秦遣章邯擊破之項羽既殺秦王遂分天下王諸將
書盟津太公平赫赫乎揚烈其下於是項羽乃以天下大勢王諸侯
事孝祖祖載以罪誅孝祖以年小藏免數年崔氏得出宮養養
陸通之為楚昭王時聖人也適遇亂世不得其志
曹共公之時天下諸侯會于陳向新野鹿公策事於
路寢而掠述於義義士傳致義魏公傳於梁武梁武因
之尚方孝烈中始得還國
劉芳字伯文彭城人幼孤父遺之父昔同宋劉義宣事舉家
死亂城芳隨母序流竄青州會赦免還宋元嘉中州辟主
姚文秀建威府司馬文秀所殺芳母子入梁鄉城築容自守

南討吉孫段鄒陰生死後為平陵民時年十六後王大常
鄭許父決之生崔浩重被誅作左傳得免罪冠州主簿刺史孫
小悉之著記太原王希德妻之少姓共相關恤得以緯撥後
為郡守軍雅州刺史
楊津為瀛州刺史府長史以年老歸家閉門不關世事孝昌中
在鄉為賊帥杜洛周所囚殺病卒
周盧柳為大將軍膳部下大夫出為宜州刺史柳子三司及晉陽陷齊文宣
兵東北定山路險嶮懼有王城而晴汲服喪者不廢行汲之
魏收初仕後齊為中書侍郎文宣每幸其宅收亦往
圖中以日為猴免
後周盧愷為內行長秋卿大行皇帝崩愷與小宗伯
長孫紹遠等受遺詔輔政隋文帝為丞相愷與紹遠
入遺後尉迥以聚諸侯之勝及公未之舉兵行軍總管
入遺後尉迥以聚諸侯之勝及公未之舉兵行軍總管

里許圍欲攻寨徙倍冢殺者大半然至於死大敗一件至長安
公成將男
宣慰大風人父略平遠將軍魏正光末以鎮後亂蜀
地定州因授於前軍略以功封
公成

除文遠初仕隋爲門下侍郎大業時煬帝出塞來朝於李密所及密敗後歸王充其子士會任侍之令他委質文遠內歸長安王充大怒絶其廩給文遠以此饑餒至於困悴士會後從入京師復授國子博士

張孝秉爲蒲州刺史梁末爲宇文護所圍城陷百官皆賀孝秉獨不賀護怪而問之孝秉曰君子處世當使德及蒼生功濟社稷今梁室將亡天命已改雖欲救之力無所及城陷而賀非其時也護深然之

高士廉隋開皇末調爲吉州參軍屬王綸爲刺史綸貪縱士廉數諫綸不從遂稱疾去官綸怒囚之將殺之士廉神色自若綸乃釋之

高士廉隋末大亂王威叔父仲華爲司法書佐士廉父事之甚謹仲華亦以恩禮相接及仲華爲盜所害士廉年甫十餘哀毀如成人中外稱其孝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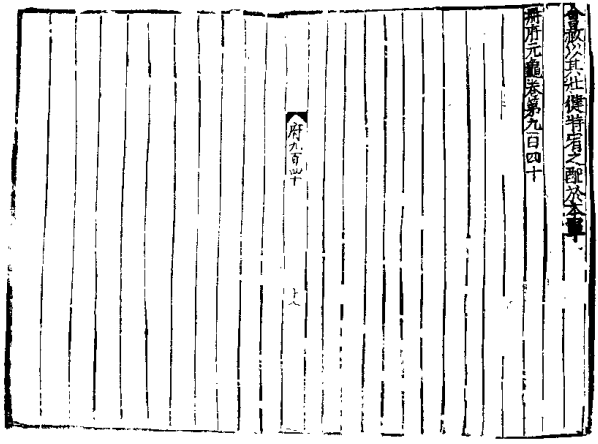
王威叔和而擾敏越以嬰天下之變見士雅爲賊所劫結謀起義其立孝文皇帝爲隋主雅爲賊所殺威叔心悲痛欲報其仇乃與從父兄弟及諸父舊僮等數十人潛入賊營手刃殺雅黨數人事泄爲賊所執將加酷害威叔神色不變辭氣益厲賊義而釋之

大將軍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也父文逸隋大業末爲圖門郡鷹揚郎將敬淳年十三隨父在郡及郡陷爲賊所執敬淳潛匿草澤晝伏夜行晨昏不食偏侍二親至於甘滑以口給之遂得免於難後三年父終敬淳廬墓三年

大將軍

韋斌爲大常少卿隋大業末爲江都郡丞時煬帝幸江都斌留守京師及帝被弒宇文化及立僞政以斌爲禮部尚書令



會赦以其壯健特宥之配於本軍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四十

府九百四十

冊府元龜　卷第九百四十一

總録部　十一百九

殘虐　酷暴　決報

大敵行暴虐書所識實用其民實史爲刺譏于前定惡夫大焉哉自在殿殺無辜聚斂害兵橫行天下棄亂以報私怨投隙以窺大器殺人而滅口誘致以求財毀發亡墳斜斷支體以至于害其妻孥及隣伍懸首道之小謀貴言聞之微失責之以死不其甚歟所以人心不附軍勢是離自古所師咎歸倾覆者良有以也

盜殺人自殺不幸肝人之肉暴矣悠雖聚黨數千人橫行天

之國實爲禍主令張良決漢王至滎甲民歸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項羽不遣之國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成

開頭計以良從漢王故不遣韓王成之國與俱東至彭城殺成君以開後封周子商君當坐使淘奴殺秀公弁市

張不疑嗣封留侯孝文五年坐與門大夫殺故楚內史騰爲城旦

單德封昌武侯孝武元朔三年坐傷人二旬內死弃市論(元百

王恭封新都侯既就國私門自守其中子饒殺奴(奴者本書作)

進及先祖墳燒其邨捋奧滅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報五

善并葬之司歌陳崇妻衍劾侯光私報執金吾雷霸令殺人況

爲收執致死法侯光大逆無道光薨子侯秉光弟侯侍中侯

丑養嫂淫丑子爲名及博奪侯以示公義爲辭公義天下

下書曰方出軍行師敢有橫干紀法者棄論斬毋須

朱儁於中牟因其降附皆不問悉遣還鄉里於是賊帥黃巾更相糾合復來寇掠儁乃設計誘其渠帥數十人皆斬之餘悉解散

諸將各相競進儁獨引兵先擊其弱者賊衆悉歸儁軍儁乘勝追討所向輒破

初不應者或有降者儁輒縱兵擊之

晉王濬爲後將軍領水軍伐吳濬造大船連艦方百餘步可載二千餘人

人行適盡欲不盡輒殺之

里為義二年東海郡太守[illegible]

後魏宋鵬貴為定州平北府參軍送兵於荊州坐聚兵納四百匹兵欲告之乃斬十人又生斷其兵手以水洗之然後斬之尋坐伏法時人哀兵之苦笑雖貴之惡

北齊盧宗道行南營州刺史性殘虐百姓患苦之遷大集鄉人設水後坐酷濫降名

魏收之宗人後坐酷濫降名

劉仁之為太子詹事委其舅女崔氏產一女無子及仁之薨劉氏與中書郎崔肇師女夫家坐事帝並賜死肇師以之貴亦死左右夫人並無罪賜死為後嬪藤不平乃殺二婢及疾瘵還作棲雞狀以申意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而直行以風力刺其恢直行尸部行部審行又刺其廢弛行兄子就劉其前而弃之街中帝知不恤聚真行為涼州刺史整于敦煌太守尚空平章事顗之子嬰宗元和八年敬攸入王府紫告顗與孫正言貪賄自擅勢於朝利平子謀方知禍密正言誘謂人吾與禍密宗盟分至成權閉說顗又失職或共言厚致財賄以蜀任用其後正言之訴顗罪敬宗乱資於市顗誘致正言值取支觸弃于獨中會冊紫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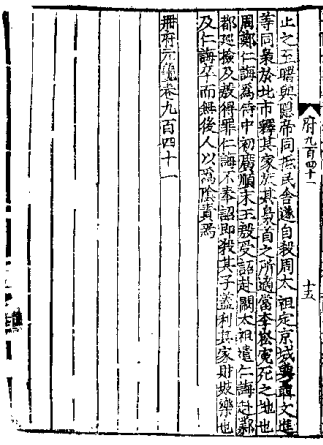
犯人之短雖在久遠猶之不置
晉王安為衛尉卿貴寵莫與為比性狹忮好人以過惡置面置深坑中鐵不與食又擔嚴五歲刑以下二十一人罪有司所殺帝以安累有疫癘之職錄
宋文帝元嘉初劉人北伐軍次常使主簿入功曹參軍道勤加性樓暴而寒雪不解勞役人晝夜令自伐若有後人開門聽受如違刑戮時逢嚴寒人因或用力文書頗及開門早晚連戚鄰考因或用力文書頗及開門早晚連戚鄰考因或用力文書頗及開門早晚連戚鄰考

有大義漢田蚡為丞相顧於其後寶嬰灌夫明年秦勃侯一子尚主漢田蚡為丞相顧於其後寶嬰灌夫明年秦勃侯一子尚主痛哉前事者鑒後師鄧艾之功高於天下而為鍾會所譖司馬文王不明其冤而誅之文帝聞之曰魏其灌夫共中智小數之意死後漢竇憲大中興之臣為宦官所譖憲不能復歸於家自殺其兄弟妻子皆死父冀武威太守段熲坐事徵詣廷尉熲自殺門生故吏當送喪者皆髡笞遣之熲素有名節門生故吏當送喪者皆髡笞遣之熲素有名節門生故吏當送喪者皆髡笞遣之熲素有名節

陽城降殘隨童同出龍首凡數百人悉將兵擊之城人謂璽曰城中食盡不能守矣願降璽許之城人遂開門出降璽縱兵擊之殺傷過半城人還入城固守璽又攻之城人復降璽又縱兵擊之殺傷過半城人又還入城固守璽又攻之城人又

不偶見由何以見矣也

于忠為東宮大將軍時陽王雅晉汝南王祐等皆以親賢為朝野所重忠每與之遊有司誣奏其罪忠由是懷勢日盛勳雅出忠忠之過



之元與帝興察有隋復以初官就故生事乃盡反其俗以為都無遺秦制故京北府賜死時人寃之其後元刑掘
祠人以為有報應焉
隋唐西方鄙每江軍御唐使為政負虐判官譚善達每歲去
失鄯於形於色令左右告善卒受人金不與勢捉善達亦開調
發不離速發於獻中無幾寢疾時見善達入其戶俄卒於治所
晉馬金卿為定州御使自上黨攜歌妓一人之中山錦於外
有人以讖言中之金卿加害及詔除鎮州遇病數見其妓厲之
後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金卿具告家人數日而卒
漢蘇建吉自高祖建號於太原以御度判官拜平章事持李相
李岐被疾人士竟之及建吉受官權知樞密院事數冬宿於金
祥殿之東謂吾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北忧未嘗見李岐在侍
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及周太祖自鄴至汴官軍敗於劉
子陂是夕建吉宿於七里郊與同舍痛飲酣寢忽聞有人自左右

止之至曙與聞帝興民舍遂自殺周太祖定京城兵盡文進
等同衆於北市羣其家屍首之所適當李岐寃死之地也
周鄭仁誨為侍中初仁誨嬖王殷愛語趙闕太祖遣仁誨赴鄴
都經掖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盡刺其家財殷樂地
及仁誨至而無後人以為陰譴焉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四十二

總録部十四

貨賄

總貨　褐敗

貪

傳稱[illegible]貪人敗類其如[illegible]昌[illegible]路化[illegible]魂若[illegible]
紲入仕代耕效祿不能清身而自[illegible]取[illegible]之文加
外資歛國帑逃竄索[illegible]蠹蝕利私家由是[illegible]刑之文加
[illegible]之[illegible]之下[illegible]大焉

伯封樂正后夔之子有奇才永心貪惏無歛
箕項伯項羽叔也高祖為漢王王巴蜀賜項伯食邑合[illegible]
使請漢中地[illegible]項王以獻張伯[illegible]王亦因今良重遺伯
[illegible]

周意封汾陰侯孝文十三年坐行[illegible]賊[illegible]為[illegible]
侯薛昌十二年坐[illegible]

[illegible]侯孝武建元六年坐[illegible]不[illegible]
薛歐封[illegible]侯元狩元年坐[illegible]
楊母[illegible]封[illegible]坐[illegible]
任[illegible]期[illegible]帝大赦四年坐[illegible]

陳湯為[illegible]
平臧五百以上免

[illegible]侯封樂平侯孝武建元六年坐[illegible]不[illegible]
薛歐封[illegible]侯元狩元年坐[illegible]南路[illegible]
楊母[illegible]封[illegible]坐[illegible]
任[illegible]期[illegible]帝大赦四年坐[illegible]

古人有言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經有明義善之慶豈無福庇之責人事易辨陰騭難求而得之又何疑也魏夫蛇虺之行偽壑之心獸同君親絕奉仁義殘忍不道貪冒無厭莫不可道速如影響衆所難犯天律嚴施之罰鬼得後誅而戮辱不可逃小則累仰卯辱及宗親植謂不幸大則兵連禍結災殃本城小則累仰卯辱及宗親植謂不幸豈非庸敗所以讓諸君子歟然而笑矣

秦衛鞅孝公時為左庶長作變法之令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以反誅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君之法令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魏人曰商君秦之貴臣魏嘗囚公子卬而破龐涓非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貴臣而賊入魏非歸不可逸內秦商君既復入秦走商邑興兵以擊鄭黽

秦秦惠王卒武王即位張儀惡張儀更事秦王張儀之商君之家

秦王之二人皆甚之樗里子甘茂二人者皆秦之貴臣也樗里子者惠王之異母弟也滑稽多智秦人舉以為相甘茂者下蔡人也事張儀以显重於秦惠王武王之時樗里子甘茂尊用事

秦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而樗里子甘茂重於秦

秦武王三年初置丞相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秦武王四年初作刻五石之重

秦武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族孟說

秦武王死於渭南

秦武王死於渭南

秦武王死於渭南

度關內侯不能對答。廷論太后曰新都侯王莽前以天司馬奏迷先帝大行臨晨政事吉令莽先君貴類百寮莽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以太后前使尚書勃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貴人不得入出宮殿司馬中貴不知所為詣闕免冠徒跣謝

册府元龜　卷九四二　總録部　禍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遂圍而自焚智慧愚迷興覆
馮贇爲權寀使明宗大漸聞秦王以兵入侍贇自第馳入皇城與朱弘昭董義誠等同謀矯王語在秦王傳明宗暴疾閔帝自鄴至京師內外制置皆出弘昭與贇及趙王至陝閔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致要從進乃移贇於其第贇每初與弄於路妻子俱伏法
朱弘昭爲樞密使閔帝即位超加中書令弘昭表請急還王致其旨誤以爲王至或閔帝懼欲奔鄴自南詔引兵歸國之時郭軍逼延壽在弘昭第曰事我也其如之何吾兒婦君之女也可速迎歸無令受禍中使繼至弘昭狀猶大吏至後事欲自裁次入力止之使促之急弘昭曰朝至此耶乃自投於井安從進救出
馮贇斷弘昭首俱傳於汝州
晉王瑜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叛窦貞固劉知遠等出討瑜爲節度副使及重威敗帥禁山瑜乃與求荀合代其父位後自宿州貢馬

再遷刑部郎中丙午歲敏有刺舉義州瑜歸順至鄧會北戎盜襲邑夏州建以泰州歸國瑜謀敏不可曰若不西走當爲左社矣屬色數諫惑而不從因其回疾潛伺瑜仗劍而前建之曰主倫無謙欲殺瑜鬼怖而走瑜計則死于刃下父不得已而聽東也兵新關抵其川路歸此隨蕃部假途而進乃與群盜苗長壽殺歃血爲約以兄事之謂之曰西至成都余身爲相公爲將爾當倒一大郡兼程行乎敏曰諾瑜震喜爲所留於其妻孥館於郡中行有期矣數潛召其黨伺放郊林之外子夜瑜衆族而歸重路擁十有餘里敏之所親猶攜贈而送至焉或謀隨衆盛伏兵殺敏敏知之百計誘致矛乎生疑遂留金帛萬計皆爲瑜共所有或以白瑜瑜以敏素有義氣不疑其將圖己也敏將行瑜妻子人攜孥戮子人不盡拜其指流血及鞭策空乃持弓矢人攜孥送之敏僞月餘爲燕人所俘繫送北州爲俟益所獲

後唐馬郎唐末兩浙刀筆小吏少負文藝郭崇韜鎮鄴辟為從事崇韜威重閒其年郎日約束後兩周皇威傲刻于色後威縱又為師首召郎謂曰子今稍能後兩周皇威日如子之事吾平生之所愛也何憚之有因署衙職後為推官大祭酒留守郎初以門蔭至職官事無不習文筆敏贍善談笑優戲才性輕佻居無時賤皆未達故郎在河東舸人廣衆之中揚指嘲有所請謁呼王城內已常聞所為文日謂之曰既知王城中道有言語得無異乎慶程初為監河東推官性嗜騎射浮薄自矜為學君子多所不為外恭內狠好事人共同光初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崧憎好王之重陽戒勝寒翻情怕內外黨然傅打楊劉城酷屬士卒者皆戒吾子當愛之至盧事與同列議之事記諫請不聞卿士李同及其為端廣德事楚人及於內閑坐之際中吾足程曰此對李天也我死之家皆繼頸而泣程曰

貴已貧介孔龜明皆和之家室望之後公輔翼奉等非威族村巴出於孔丘之後威則不去知也

劉玄為更部侍郎時馮道初入中書道飛揚自負玄為之窮奚道自負華而起張垍與之親侍郎任棋為語道行人主多窮奚道自負華而起張垍與之親侍郎任棋為語道行

復顧謂曰新相頗顧何也垍曰容是公持兔册奚為之鄭人在朝者聞之皆遊門授意於秘書監張載載騎常於

晉孔崇弼為散騎常侍無他才但能談笑載玩人物揚眉抵掌載悅於人

周李知損為諫議大夫少貧薄利日與行商剝時柔從商人狡刻之道

巧宦

孔子曰倨與儉孰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又云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是知君子之仕也先勞後祿輔國庇民安得以乘富貴自至小人之心也則異於是不顧其行大信其言甲便辟佞險趨巧宮窟藏謀以由徑私得幸媚於權寵死則數起棺槨金玉珍寶之貨望墓滿於山欲以此取貴要豈能不謂不幸亦必以此取禍哉

漢段宏濮陽人始事王莽莽敗宏信任宏數出使匈奴

九卿

司馬安汲黯姊子也亦與黯為太子洗馬安至濮陽令巧善宦四至九卿

河南太守卒官子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

張湯杜陵人也初為長安吏周陽侯為諸卿貴人數稱湯賢湯以是益重之及出為魯相侯大與湯交徧見貴人給事內史侯為趙相其過諸諸侯不遊宦者過邯鄲諸侯王賓客多於他國侯亦以此稱賢於是武帝以侯親屬數言侯於上前侯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薨平內行修飭善事人貲產累千金諸家皆盡力事侯侯家日以益多侯為人謙下有節出入門下不敢以貴驕人士以此多歸之侯為相五歲免相而吉病中二千石二千石問疾侯輒謝遣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侍侯至夜過半侯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侍侯至夜過半侯家丞出謝謝已皆去萬年獨留侍侯至夜過半侯

踢面不知護惜國法者數件先得勝人誠其家不計聚厚以此取名位也

後魏侯天盛與敬騎常侍趙脩鄰居宣武為脩廣增邑舍凝於諸王其四面廂房皆為天盛兄弟越次出補長史大郡鑒義等明時太后踏朝為黃門侍郎封安陽子邑三百戶義曲附左右故獲封焉義之行貨於脩尚書北海王詳精大司農卿出行荊州事詳從廣將軍荊州刺史鑒義隨於襄郡又納新於子忠殺為納事黃門侍郎斐林光南司州刺史聰之子頗有學業當權門孝明時為軍元又納其金帛除給事中轉給事黃門侍郎

屠景通善事元叉叉兼以貨賂又父纏又為司空乃引景通為其趙郡人為給事中轉給事黃門侍郎與義良船遷樓門第蔡顯官而平

鄭季為濮陽太守納貨劉騰得為龍驤將軍安州刺史

宋顏為魏郡太守納貨劉騰百之於領軍元义以貨為冠軍前軍掠州刺史

畢義榆為明時侯商城縣男領軍元叉善遇時要歷郡中尚書侍郎兗州刺史大中正中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坐事伏法北齊郭長瑜武成時為廣陵太守多所受納刺史陸騭辨表劾之以貨賂政事和士開以書屏風部為長瑜獻武成大悅駿表尋至不問罪遷合州刺史

畢義雲為時郡守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也默後為長史孫惠解乎詔赴晉陽高元海納數義雲深相保附知其信巧擇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欵窮無所不至

唐彥曜中書令无垢之子頗解屬文則天時以附會張易之兄弟屢歷顯官

鄭愔中宗神龍中為宣州司士私藏錢百萬又遺武三思玉帶為名位也

侍御史遷中書舍人景龍中附昭容上官氏累遷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中宗景龍中昭容上官氏屢出居外宅湜託附之由是中宗愚湜甚厚累遷中書侍郎平章事

唐休璟神龍中同中書門下三品在任無所弘益以老病罷歸私第休璟年力雖衰遲於獨銳時宮人預事而休璟為男取其養女因以自託韋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時諫諍之趣皆明義宗室多因以自全

楊國忠宦至判軍國事初自蜀州刺史先是亞銀超遷於是國忠自其妻裴氏得封為韓國夫人與虧庶母因附焉及韓氏誅自此家優寵納賄說故貶官

唐臨本商胡至宗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路巖楊國忠宦至判軍國事初自蜀州刺史先是亞銀超遷於是國忠自其妻裴氏得封為韓國夫人與虧庶母因附焉及韓氏誅自此家優寵納賄說故貶官

唐臨本商胡至宗天寶中為安南都護路巖

楊炎山南一道聲朝廷以牧將許之加御史大夫進秦檜不免於

呂諲天寶末為節判官肅宗開立靈武謀贊興復行在帝

深遇之朱光輝至德在君之側皆有勳舊其書云亦見已事光輝遊宰故親拜御史中丞進秦檜不免於

東淮為州人以門蔭入仕肅宗未肥於宰相王縉結歡引至職方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舉秦寡文摩以秦嬪自進既非儒流進為時論所薄

鄭絪元和人代宗時以善屈編數術遊侍禁幄每稱宦至諫議大夫京兆尹與嚴震素非尹以震素為節度使震素宦至諫議大夫京兆尹與嚴震素非尹以震素為節度使

會與時上下大歷二年改元部降赦

盧杞代宗時為金州刺史宰相楊炎過之為厚待之入為左司郎中京兆尹與炎素非尹以震素為節度使震素宦至諫議大夫京兆尹與嚴震素非尹以震素為節度使

韋皐貞元時自忠州刺史授代至京除夔州刺史延英辭日帝以時有尹勁國要言已屬退及月餘門還堂不令赴部除者

都貢外郎未一月拜諫議大夫
裴武自經禍以史才稱累遷至太府司農卿坐事貶
永州司馬後徵還大司農卿掌邦國委積以給王用
及九賦九貢之法以均節財利之政令凡有所造作
則關之而後授受焉
楊皎自吏部員外郎出為汝州刺史遷將作監轉權
德輿自吏部郎中知制誥
三月自吏部侍郎左遷為湖州刺史
鄭權為工部尚書然以家多僕隸傳入京將尋田他
制不自月授嶺南節度使
李德裕為宰相時為太原行營糧料使監軍李國清
以近貴取事而自滯於外嘗子國清曰豈所不欲其如貧何乃
許借錢十萬貫供國清走關國清初不為信及至關咸如其約
為宗中書舍人所排
元稹初為祠部郎中知制誥轉膳部員外郎
中書舍人承旨
學士中人以漸疏遠稹交而知樞密魏

弘簡右散騎常侍知貢舉而東都留守
楊虞卿為勉之交薦亂朝政言甚激切穆宗以其
乃罷禮內職授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中丞
下之日朝野無不稱笑之
薛平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
元和中郎度觀察等使
萬匹或有此拜謝者其情之
鄭元為東都分司東都留守判
中用事亟加遷擢自右司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為權
中丞
後惠或發為朱泚之黨也
安復為宋州刺史
安復為宋州刺史

置諫官即事權與宰相等其力爭奏以暴露之務設法其敝七八
年間寬猛相濟優游
漢劉屈氂為丞相初任後置為丹州刺史家富於財能交結豪右
的勢
雷日簡為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雷日簡為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雷日簡為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治罪由是後欲還曹吳以敗鄉里厚養待之不治欲事復還遠
盧江加討軍將軍賈龍諭前敕以故恭順
王恩爲史雖頗學而曉練文書頗善形勢亦以規顯名官至九卿
晉石崇等以姻附賈謐以貴幸交結勢門延賓客海內輻湊實遊
豪俊及得罪謐之徒莫不請攝事之或著文章稱美謐以方賈充
崇與歐陽建歐陽建及吳國陸機兄弟機雲與
潘岳等並以才藻見稱號曰二十四友其
餘不得預焉
劉琨與段匹磾盟歃既而琨爲匹磾所害匹磾
遣使報命琨子遵及諸將吏皆流涕
晉武世選太子少傅卿太子瑀兒婚賈充女賈謐與
傳同論儀者過半時貴俗親嫁無後顧於此以結援馬
鄧攸以自許及中朝貴人皆爲
宋孫師伯孝武初鎮徐州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
議參軍會景文謝敏之孝武師伯因求其婚乃以爲徐州主簿
姜昇夏附會於敬猶
王僧綽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深結劉湛湛被大將軍
知劉誠和爲柔幸並有異志僧綽每言於
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深相親善僧綽不與
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
爲郡故舊謝元温兩父子謂曰第可語汝河東裴伯
何又在坐邪何爲不起裴即還席
南齊李安民爲輔軍將軍丹楊尹永明二年遷尚書
軍加改定民制事多施行安民貴

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
此列爲令史世隆之妙措也爲州刺史開府帝普大和世
隆得志於開府重還爲州刺史開府三司
時子長然歷侍中河南男後進向書僕射領以文事爲
仙紅顏鬱悴隆爲台人優得幸於帝帝之后以就有宿數故寵謝
奧之合當頃改令歸於魏室
崔休少而聰敏事母孝謹與弟恭同居同爵同書子仲文幼孤相高陽
王雅爲立後娶魏軍元文子孫書郎雅時依恃二家志意侵陵
內有自得之心外則隱藉同列尚書令李崇左僕射蕭寶夤右
僕射元欽皆以雅又之故每憚下之姬休母房氏欲以休女妻
其小弟神氏休乃違其母而以女子議者非之
魏孫紹中山王熙傳後遷好乃社交飲爲中書令

府九百四十五　九

不逆及李神軌與元勰連好乃社交飲爲中書令
中山王英字思賢好學善屬文好騎射
晉書王濬傳後遷好騎射
婚也英性中庸遷
北齊許惇少純直永平初勤初賢朝體式本州正以亦官
爲之同開府卿爲中書監德望甚高惇恐功高難居時宋
欲退出卿爲刺史期以其舊薄之惇住至尚書右僕射
魏書宋隱傳
和上開府注曰開府不開書僚於言曰謝恩以詔加開府以酬大
就久資威權盛當大賞朝久爲開府王不知開府何官多加
開府其後爲其開府于與市道小人同有是本行州士開府至高
陵令
後周開府儀同大司馬開府公蔡澤政樣謙讓中表以相稱宗
周國之事讓許公宇文護遵祥令子以護遵親令子以祥帝祥有力策

磨封德彝爲尚書左僕射帝初爲令人而不欲使用見德彝善於
不開更務承奉德彝分之先事理德彝分之託附之意始指言行
詔命說順主心外有異頗知其意若旨與帝不泰之則刑法多
濫文深詭繁動行深次抑削之故德彝之幽日隆而隋政日亂
昔德彝之所爲也
丘和初仕陳爲滿州刺史坐事免後爲治書侍御史
和與心附之又以殺武陵公元貴罪拜代州刺史
劉義恭御名文所謂性明識達有料理家務於財善附會要
李延壽南史劉穆之傳穆之與開國公義恭第劉毅附權侵心以事機爲多
宇兄弟由是深爲讓正之所譏
楚漢春秋高祖者沛郡平皇事
宗過吳王濞厚高祖者沛郡平皇事
不朝爲高兆平時魚腹侯劉賈爲將軍擊布破布走
復大高在吉利時高心依劉賈心依劉賈時賈爲將軍擊布破布走

府九百四十五　十

人之能領事更以辦之
事自知爲所部尚書以官在權要諸子盛滿賓客結附名族
爲之用以爲失禮之禮
晉書賈充傳侯景初爲丞相充元山陵使爲施州刺史初景
爲漢時數動時政遂兼御史大夫充山陵使以李輔國權重有
因乃表輔國所親信劉逸爲宦官潛結輔國假逸爲中書令人
伴罪後爲御史中丞
宋書柳元景傳建安王休仁
元景子孫並早相結交親觀景陵州牧爲從事史入相累
遷起居舍人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州刺史
于湓爲太府卿京北尹好任機數專收權要郡中無故刺者
輒之義恕也出爲豫章內史戴得罪後出爲鄱陽
王恢爲左中郎將京北行事時人爲之語曰馬濱永興元年北
海州刺史又同封鄱陽王歸出爲北海州刺史
元嘉初州刺史也出自外朝劉禹爲州刺史皆以書於三

敕文學出守
章執謙與王叔文同爲翰林學士憲宗嗣位日望太子獻傳家
德宗之執謙爲憲廟纂帝令太子勞執謙縱令以誡之執謙至
東宮謝太子乘然無以稽首大子因曰學士和王叔文子何如
才也執謙曰是欲叔文文其姦
杜兼爲隰州刺史仲隱檢察使宗元初初入爲刑部更
部郎中拜給事中除命商酌與使旋授柳州刺史判尚書省事
拜司馬杜佑相位所借謀也
王叔文自太原人後爲太原節度使納附太原王翃爲從子以
翃門自媒翃子毕多附錫以致名官
李景儉進中王瑀之孫也景儉少有才名若亦從其門以文章相
友善景儉進士擢第又拔萃而後進之時人翕然稱爲時人有
李景儉進士擢第又拔萃而後進之時人翕然稱爲時人有
任華執謙王叔文師重之薦二人翰林景儉居母喪叔文以權
位奪爲御史中丞引爲臺端史及罷以罪出官景儉至貶江
陵士曹

章執謙爲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自元和已來宰相皆
兼集賢殿大學士而後進之有階名者亦從其門以文章相
友善景儉進士擢第又拔萃而後進之時人翕然稱爲時人有
李景儉進士擢第又拔萃而後進之時人翕然稱爲時人有
任華執謙王叔文師重之薦二人翰林景儉居母喪叔文以權
位奪爲御史中丞引爲臺端史及罷以罪出官景儉至貶江
陵士曹

求爲端相二年正月七日欲命將出任圓言欲執政曰圓先
輩將誤參文吏聖上以遭逢會昌待罪翰苑四朝之重也三
一位今聞崔偶雖爲名流然不知書數其學不及圓孔德紹
李德裕進士擢第又拔萃而後進之時人翕然稱爲時人有
任華執謙王叔文師重之薦二人翰林景儉居母喪叔文以權
位奪爲御史中丞引爲臺端史及罷以罪出官景儉至貶江
陵士曹

知白二帝遜下興初二獄令皇石父陽平侯禁錮逸兔雖后長興捐之漢訴為以帝詔利周吏相馬遠[illegible]獄得大山偏溢旨中詰問上不道書白譯說令行黨黨[illegible]非而澤不聚而誅[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九四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呂霍上官持權幾成社稷嬋今奉成業比世無丽方
當雙立親近輒劾主不宜令異姓大臣得擅錄尚書親疏相錯若國計促窘咸歸於是武帝録霍光孫山桑子侯禹
武帝就國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云相輔宰臣當
後漢耿秉封美陽侯長子中嗣又賓憲皆以秉貴戚當國除
周楊字仲進甘陵人初梅帝為梁吾侯尚書於是中常侍單超徐璜左悺唐衡五人皆以誅梁冀功並
E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襲卬周仲進二家實客互相譏揣連
各樹朋徒鄉成大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
冬樹字仲林引進同郡魏郡李瓌等陰附黨人寄名冀州
老太子和太子以歐霸死流竺屍于江又誅竺安等等咸
以黨錮棄也初太帝立和為太子霸為傅竺為賓客竺為
二傅恣意驕橫延大旨承相陰遵大將軍鄧禹諸葛太常顧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失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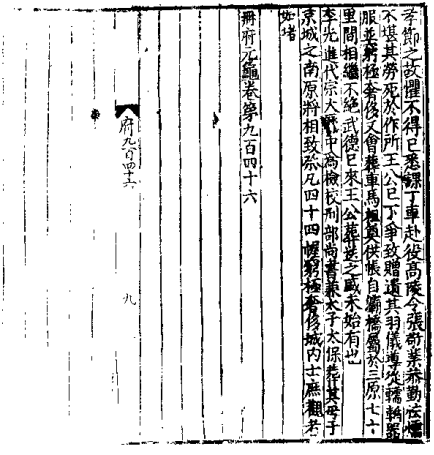
李修 厚葬

夫禮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可使顛倒而求不可斯須而去仲尼有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言乎吉凶禍福悔吝之感憂虞之戒訓酢酬之節及喪不及哀為失也苟有失之訓及喪不及哀為失也苟有失之訓及喪不及哀為失也苟有失之訓

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帝大笑

唐王建為禮部尚書兼謚王師正性簡傲薄於自奉淮令三品已上並立私第四時享祀為建遺言漸以減儉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贈尚書左僕射為建遺言漸以減儉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贈尚書左僕射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贈尚書左僕射為法司所劾太宗優容贈尚書左僕射

白鶴堂有四窗六達各有主名用其破以其所連引者多此
得原禁網數重
吳甘寧巴郡臨江人也為蜀郡守以棄官歸家其出入舟
船木則連輯舟作筏及其所如先道路住止常以錦繡為舟
去或割棄以示有也
晉任愷武帝時為吏部尚書舉東都尉統為貴人所構失職乃
縱酒耽樂極意味以自委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
方珍饌愷乃與之一食萬錢猶以為無下箸處
真德秀為歙縣常作堂於廳之後名曰清心堂堂之後為燕居
之室又後為臥室又後為小閣以貯圖書又後為小樓以貯經
史堂之兩旁為小室各以其所好名之曰琴室曰棋室曰畫室
曰茶室曰酒室曰詩室曰香室曰藥室曰仙室曰佛室曰老室
曰禪室曰曲室曰蓬室曰瓢室曰丹室曰硯室曰墨室曰劍室
曰印室曰鶴室曰梅室曰蘭室曰竹室曰菊室曰蓮室曰松室
曰桂室曰杏室曰桃室曰李室曰海棠室曰牡丹室曰芍藥室
曰木犀室曰荼蘼室曰薔薇室曰瑞香室曰山茶室曰含笑室
曰玉蕊室曰紫薇室曰金沙室曰玉簪室曰水仙室曰秋海棠
室曰芙蓉室曰木芙蓉室曰黃葵室曰蜀葵室曰鳳仙室曰剪
春羅室曰雁來紅室曰十樣錦室曰錦葵室曰萱草室曰石竹
室曰虞美人室曰長春室曰百合室曰金錢室曰玉簪室曰金
燈室曰秋葵室曰蓼花室曰雞冠室曰萬壽菊室曰滿天星室
曰鳳尾草室曰蜀葵室曰鳳仙室曰剪春羅室曰雁來紅室曰
十樣錦室曰錦葵室曰萱草室曰石竹室曰虞美人室曰長春
室曰百合室曰金錢室曰玉簪室曰金燈室曰秋葵室曰蓼花
室曰雞冠室曰萬壽菊室曰滿天星室曰鳳尾草室曰蜀葵室
曰鳳仙室曰剪春羅室曰雁來紅室曰十樣錦室曰錦葵室曰
萱草室曰石竹室曰虞美人室曰長春室曰百合室曰金錢室
曰玉簪室曰金燈室曰秋葵室曰蓼花室曰雞冠室曰萬壽菊
室曰滿天星室曰鳳尾草室曰蜀葵室曰鳳仙室曰剪春羅室
曰雁來紅室曰十樣錦室曰錦葵室曰萱草室曰石竹室曰虞
美人室曰長春室曰百合室曰金錢室曰玉簪室曰金燈室曰
秋葵室曰蓼花室曰雞冠室曰萬壽菊室曰滿天星室曰鳳尾
草室曰蜀葵室曰鳳仙室曰剪春羅室曰雁來紅室曰十樣錦
室曰錦葵室曰萱草室曰石竹室曰虞美人室曰長春室曰百
合室曰金錢室曰玉簪室曰金燈室曰秋葵室曰蓼花室曰雞
冠室曰萬壽菊室曰滿天星室曰鳳尾草室曰蜀葵室曰鳳仙
室曰剪春羅室曰雁來紅室曰十樣錦室曰錦葵室曰萱草室
曰石竹室曰虞美人室曰長春室曰百合室曰金錢室曰玉簪
室曰金燈室曰秋葵室曰蓼花室曰雞冠室曰萬壽菊室曰滿
天星室曰鳳尾草室曰蜀葵室曰鳳仙室曰剪春羅室曰雁來
紅室曰十樣錦室曰錦葵室曰萱草室曰石竹室曰虞美人室
曰長春室曰百合室曰金錢室曰玉簪室曰金燈室曰秋葵室
曰蓼花室曰雞冠室曰萬壽菊室曰滿天星室曰鳳尾草室曰
蜀葵室曰鳳仙室曰剪春羅室曰雁來紅室曰十樣錦室曰錦
葵室曰萱草室曰石竹室曰虞美人室曰長春室曰百合室曰
金錢室曰玉簪室曰金燈室曰秋葵室曰蓼花室曰雞冠室曰
萬壽菊室曰滿天星室曰鳳尾草



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錄丁車赴役高陵今張奇莫茶勤恪爐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軿服玩窮極奢侈人會葬車馬填塞供帳自灞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

李光進代宗大曆中為檢校刑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薨其母子京城之南原將相致祭凡四十四頓窮極奢侈城內士庶觀者如堵

冊府元龜　卷第九百四十七

總録部

謔謔　辯對

謔謔　辯對

夫口給佞辯，辭鋒鋭捷，出揮辯而制敵，資給對以若流，謔假其抵，言辭巧妙，以見意寄其邪心，或譏訶而理非，打不徹德，亦時有之。故大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紛，談語見比，其或讒讒，使給辭辯，敵人主以開意，高之可老子之耳也。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客之至乃客樂術行，憂意必自遠矣。一生盡領仲尼有顏之辯，其小辯至于數窮，知所以應，薄史寡術，

不顧恥辱身死家主富又恐受賊莊法為賊綱大罪身死而家滅貪更安可為世令為雖更奉法守職声冠不取為非廉更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更子窮困衣食不足叔敖不是莊王謝賞金乃以孫叔子封之寢丘姑置四百亡以奉共死後十世不絶

秦優旃有善俳朱儒也秦為美言然合於大道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苦寒優旃曰我輩可以休于陛楯者皆呼曰諾優旃曰我輩可以休于陛楯者皆呼曰諾後頃之二世皇帝立我輩短也幸

復問朝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公孫弘又薦仲舒爲膠西王相以事病免上使使者即其家問所以教王之意仲舒對曰竊聞治亂之原在於所以教導之而已今王不正其教導之端而反求之於臣臣竊以爲過矣上以其對書奏天子其後有大議輒使人即其家而問之其見尊重如此仲舒爲人廉直敦厚公孫弘希世用事弘嫉仲舒之賢恐其能勝己乃奏言仲舒爲膠西王相久病免相以老歸居舍著書說災異推陰陽之變以風諫朝廷大臣有公孫賀劉屈氂坐巫蠱誅者仲舒皆已先言之董仲舒雖不任公卿之位然天子數加恩寵與參政事每有大議朝廷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見尊重如此

東方朔又自薦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冊十二學擊劍三冊十三學詩誦二十二萬言十六學孫吳兵法戰陳之事亦誦二十二萬言皆已通曉亦誦二十二萬言臣朔長八尺三寸目如懸珠齒如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臣朔年二十二於此時矣臣朔上不及堯舜之仁義下不比湯武之貪爭不羞魯衛之政不恥晏嬰之節若臣朔者可以託大國矣臣朔生不得意願陛下留意臣朔臣朔非敢妄有所干冒也竊自託於無能之人耳

東方朔又自薦曰臣朔年十三學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五學擊劍讀百家之書亦誦二十二萬言臣長九尺三寸目如懸珠齒如貝齒臣之勇能賁育之捷慶忌之輕信如尾生廉如鮑叔孝如曾參廉如伯夷臣朔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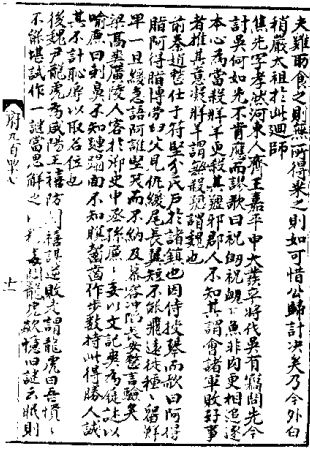
寺雲都白雄同不依願乃投彌大臣曰本國送至能戮辱乃是山哀哉廣野微皆遠是以發遣至吾手大笑
評論性頗率滑稽雖位望隆重每與後進談戲或以己之短拙之瓦石往往自稱無所隱諱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奇之素每戲魏王楊修無兒縣縣無以
高慎字孝英北海人也性沉靜好古博學多智辯給過人
唐叡字長思初為侍郎水心閣子沿陽侯王山也隱高祖
諱諡之正心邪若忠信於物言不
世長對曰名長短質如堂上正心邪若忠信於物言不
河西隆德沙世封侯臣以山南臨國唯蜀是監臣白擢拜諫
議大夫

庾詞

傳曰言必有中史曰詞達而已蓋賢人君子因事以發盛則成
諫有規諷理而來伸則興災無妄故有兵傳而隱言可懲事驗
而微醒可喜或解美然述作或規諷然述作或言出成
機信所謂千里之外應之也君乃曾有所不明與有所不安者
申收屍焚大夫也從莊王伐蕭潘夫還無此哲為如言驚申

叔舅屍白有之諸侯[illegible]
[illegible]
曰日然皆井而救之其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夫雖明食之則無所得矣之則如可悟公歸計決矣乃今外白稍嚴太祖於此迴師
焦先字孝儉河東人齊王嘉平中大旱穀石將代異有腐鼠先令討異何如先不肯應而謂歎曰秘哉秘哉魚非肉更相逐逐本心為當殺耳今更殺其逐耳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收穀事者推其意疑耳謂無穀耳謂魏也
前秦苟萇仕于符堅不代戶於諸鎮也因侍坐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膊勿見脆綴尾長鬚短不能飛遠挂樹阿得脂平一旦緩急語阿誰堅艾而不納及萇容止長安整言驗矣
梁高祖隱人容於鄭史中丞陳慶之以文記與為從事以嘗食不知胜蜀菌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誠其不計恥辱以取名位也
後魏尹龍虎為威陽王禧防閤禧逆敗龍虎謂龍虎曰吾憤不能唱誠作一謎當思解之龍虎曰謎云眠則

原闕

薛王國為守為輔或有一婦人語同行來客座史語之婦人曰我舊使去不識者聞而惡之時有謂云若布衣顧為薛特服戴而閒拜下拜薛王固輔政時拜為侍中書令及表步王入專權拜五朝五色入忌而害之初拜加冠見物若兩眼成兩雖作咸都王頴起兵誅長步王又既父朝政每良矛戰有一若父真亞井中有報家閑既益元年陷于故井中

陸機為平原內史成都王頴輔政以機為後將軍討長沙王乂機始臨戎而未輝折意甚惡之機戰敗頴聽盂玫之諸將救機其夕盂營里陸機車子洪不開尺門而痛復望大子畢初為清河世所子風金六歲生隨趙加麻東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殺而寄之古有以金是舊行太祥之祥畢見前而是其痛也哉而寄之象畢見義不祥之驗也

祖逖為豫州刺史逖是華譯東門胡新人數洋回祖豫州凡當元初有此星自于豫州之分歷北限訓人謂人曰今年西

吳大帝嘗使人遊行見屋百為我矣方年何此而天欲殺我此乃不若遇也徵本於薛立

張茂元帝太興中為吳郡太守府舍得一物頭其後茂為吳郡兵所殺

三數為荊州牧在武昌鎮下嚴恢生辛如蘭華五六月而零落子實以為狂華生結木之在鎮閑之間言盛德之茂榮華之盛皆如任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敦終以逆命加戎尸甘卓為荊州牧將襲王敦敦而中止及還襄陽卓果舉動失常因以襲敦不覺其頭在樹上心甚惡之卓以為鼠物之變將為己害是巫云金瓢將離是以指為鼠矣襄陽太守周慮等襲殺之

王導為司徒厥羊生無後足明年蔡峻入京都導與峻俱西石頭壁乃免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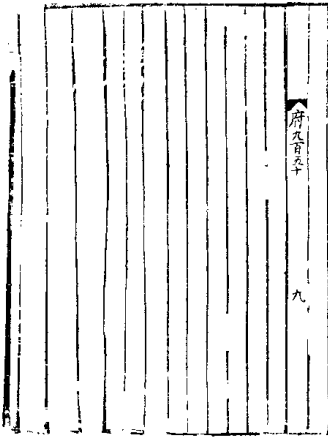
周逵為冠軍將軍於武昌立屋五間而六壁一時踊出壁頭

謝玄柱頭屢鳴謝上言若難以人功不能無也後竟為王敦所害

王敦為廣州刺史入廟牙見二人著烏衣與幾相撐良久為之得一物似鳥頭南海太守號謂此物不祥機棄之逐猴上天

樂廣妹元帝時大將軍大司馬中山王敦娶為妻廣女甚美敦甚愛之每入白事廣輒令婢傳語而已一旦廣自出見之乃是其妹大驚還家謂其母曰門戶不幸乃有此婦門戶衰矣其母曰何以知之廣曰若為貴人當生貴子今生

[illegible]白正見一物[illegible]黑[illegible]有手[illegible]不分明[illegible]非我[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後來轉數年中柱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五十一

總録部二百一

外徵第二

南蠻安陸王子勛為揚州刺史先是有鬱人駱城拱井而死又有家于陸渾其後子孫為鎮被害

始安王遊光行遷入城風儀嶄出城外遷尤豪於旅詩

成買為南城戍主與魏師拒戰手所傷殺城數旬糧盡起手中忽有數十血共日逐戰死黃文濟為痛力其家發前種富積愈生花光數照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驚人見也以時文痛被被王曼為驃騎大將軍其父普耀為前指揮忽變成皆相論者以為指揮兼有插翅之表而失後敗之徵及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屋梁上未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妄惡之乃以紙裹捕子猶紙內探得蛇蛇有鬚曼子憑尤所居惟草無故有血屬之是夜地山顫怒震震雷部伍人亦飲酒明儀皆亂前後十

餘里中木得根蔡朗識者云此數不復久也後數日城陷

崔慧景為平西將軍鎮京口夏至登城有一牛色黃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不見衆皆驚異相謂曰牛者事最當翻覆也慧景在鎮又夢鏡在梯果無故自墮地折鏡長史江盈曰此禁天子所以更勞臣也舉兵敗死

王慧龍為左軍大將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刺史鎮石城慧龍初鎮其印文缺六鑄而龜六負既成鑄空不實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

河東王昶為湘州刺史以淳化初年冬至祈敗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體見白狗大如驢從地而出不知所在昶意甚惡之俄而城陷

武陵王紀將僭號妖怪非一甘露具者內裏柏樹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霾雨三發狀似蓮花識者曰三數枝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竟白天字一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侯景自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將襲梁元嬌之禮罷梁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于景上赤足丹觜形似山鵲賊候悉驚駭射之不能中景既襲位帥居殿堂有鵂鶹鳥鳴景甚惡之每使人射山野討捕焉又景左足上有肉瘤隱隱肉中又景與錦軍將軍王僧辯戰有流星墮其營中賊遂大敗相顧失色賊帥任約又為陸法和所禽景乃燒營拔寨重夏首元帝以僧辯為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命即率巴陵諸軍沿江討景兵至梁山仍攻湘入羅城又有大星如車輪墜賊營生地十丈餘及火一時碎散有龍

自城出五色光曜天城前鵲鵲州水中景間之信道歸遠巢

陳周文育為鎮南將軍討余孝勤為侯景太守所害初文育之孩三歲有星墜其家時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深泉數丈又長三尺文育誕之戲而投焉

沈安都為鎮北將軍率衆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於新林祖餞安都據胡床踞人馬俱驚水中立坐幅巾而歸時以為不祥率三郡州與琳合戰安都敗績與周文育俱為所成並為琳所囚

後魏南安王禎為相州刺史五月至鄴入治口暴風大雨陳死者十數人預卜旱祈雨于群神獨為有白虎廟久奉祀之禎虎神像云三日不雨當加鞭罰頃雨不輟遂鞭像一百是月旬餘霖雨浸害秋稼中山王熙後為相州刺史以七月入治口日大風雷雨漂死者二十餘人驢馬數十匹熙聞其祖父所治之惡之

又有趙生其庭後果兵敗而死焉

北海王詳除大傅領尚書事輔命之夜暴風發屋拔其庭中槐樹大十圍倒立本處初皇孫之誕政也詳聞於王王賀有德主之處而欲奪其司徒大職講筵為大師掌云是乃居之天威如此將為後為人臣詳所不敢為人命詳詳始得知出詳欲出宮門詳詳始得知出詳欲出宮門詳詳始得知出詳欲出宮門

降於府門兵警之聞夜守光見月餘君素為李石所害
唐劉文靜高祖初為戶部尚書甚家中妖怪數見文靜素
文起爰之遂召巫者於星月之下祓髮衝刀為厭勝之法其夜
垂久龍以狀告其兄上疑誅死
魏王祐大宇真觀中為齊州都督以謀逆遣京師賜死祐不
反前數月於齊中書堂忽見一人去從容甚遍可將福以授之
言訖而滅祐但令多設酒饌飲噉祐不知奈何聽從有頃入
龍中飲四十餘瓶皆盡其頭及取同飲而諸者四十四人
曹操征烏桓至柳城中為袁尚遺劉惇管承軍始破
營營內忽有泉水大如車輪又遇大風發石擊壞屋瓦
之旗為雷所壞
越王貞為豫州刺史則天垂拱中貞子傳州刺史瑕邱王中宗
博州舉兵討武后應之貞脅脅子城西水門橋臨水自監之夜
心甚惡之未幾而及禍

宣王懿主宗夫人張氏京兆人父汪為武威太守懿為上計掾
為春秋甫水是亦名湖介言其東水書也寢見而妻曰此
簡楊權為主簿云樹椹連官借必有大官當之至其冬數日竟
楊儀矜才負氣為侍郎中夜為侍郎王載所構誣殺之初
慎行至漢陽亭食忽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工於前後
幘鬼之良久不滅公熟察設之乃減慎行下獄死元載為中
書侍郎吉長壽坊宅忽有猛虎入城止于載私廟前食吾將軍薛岌射殺之
以獻十二年載被誅籍其私廟木主
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宗建中初希烈於唐州得衆一頭以
為瑞應又上表衰城得其砂寶乃是獨角羊及獨石角而希烈死
朱泚為盧龍節度使宗建中四年七月遣原州反四滅為
王所自稱皇帝召諸藩鎮宣慰使以責之泚皆曰

易稱為臣之道勿用此數戰也未幾百姓訓奪其私類泚不能禁止
尋而此數
韋執誼為宰相順宗即位初執誼尚書左丞王叔文翰林
韋執誼為宰相順宗即位初執誼尚書左丞王叔文翰林
不三旬擢為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執誼自郎官為宰相
州刺史韓泰為永州司馬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劉禹錫為朗州
執誼遣命去之明日不復入拜相還州坐貶有差
號有六日試效者之內崖州圖也以為不祥甚懼之憚不能
出口及聞貶命司戶果有崖州
劉關為鄜坊節度使宗貞元二年為鄜坊節度使時有
皆以手據地到行入關口關因碎裂食之唯盡又去至門
宿故之朝又若相賀李以問惡故其家
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宗光啓元年冬府舍應明之內有甚劉
大屋數間靈像行者也古老傳之中書門雖制度甚
堅久日夜喧譁者已故事中武德初始建可汗牙帳破高開
開侍日此地何也諸蕃已者魏文帝所築吾為之
高駢為淮南節度使宗光啓元年冬府舍應明之內有甚劉
大屋數間靈像行者也古老傳之中書門雖制度甚
堅久日夜喧譁者已故事中武德初始建可汗牙帳破高開
開侍日此地何也諸蕃已者魏文帝所築吾為之
高駢之即其舊也蕃稱可汗亦之後明年四月小雨連日
駢之所屋以朝覲璧則已非其祥也又明年六月有蟻行而不
飛自北而西浮橋水緣城入城至駢道院而不見又明年
正月一日有大星隕于城南聲如雷震是歲也
宜有兵戰十月有大星隕于城南聲如雷震是歲也
十一月南詔寇蜀十二月詔以王鐸為荊南節度使
曙若為

[illegible]志而推寇乘之縱火以焫其營内殺江而死又[illegible]
[illegible]既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巧皆俘而去即和州
[illegible]定也
[illegible]太祖兄子康末為幼帝而迫鄧度使與青州王師戰
[illegible]于右樓王師小却友寧方自城阜馳騎以趙敬所乘馬與而
[illegible]沒於陣友寧將戰之前一日有大白蛾蟠於帳中友寧心
惡之既而果遇禍

楊師厚為魏博節度使封鄆王於衆得兵巨石稍堅以為
軍容戰鼓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盡毀百姓
望之皆曰碑來碑來之聲至而師厚薨矣
後唐張文禮為鎮州牙將害其帥王鎔而自為留後
[illegible]州牙將害其帥王鎔而自為留後
[illegible]之後或哭或笑野鳥色變如血滴地多死浮
於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尋而誅發骨戮

王處直為定州節度使常自須城縣為德政碑建樓於衙城內

言有神[illegible]其狀貴么婦嬰兒而不異人處直以
為神異[illegible]龍脈以安之又城東麥田有鳥數十頭平地共掌風
[illegible]以為[illegible]人守之城者窺知其[illegible]陰物也藏山澤舍精
屋室不得而有也[illegible]果於樹圍其所也今二年地失其所世
南方為火火主禮禮壞則[illegible]果失性以文推之上失其道不安
朱延壽為河中節度使常是河中衙城[illegible]有使見婦人數十衣
服靚粧[illegible]為娛樂自外馳騁笑語[illegible]城聞者不知其故不敢
詰至門排闥而入既而[illegible]如故後無人迹乃知妖也又猛
[illegible]夜聲遠逃[illegible]客有使自以歷位尹正與[illegible]使安重誨素亦相歡
重心有[illegible]於鄙俗及鄉[illegible]事止為經州刺史[illegible]
之上至[illegible]幾何卒

晉[illegible]初仕後晉為[illegible]州刺史尋以[illegible]部內[illegible]

其[illegible]有[illegible]於晉州界獲至沁郡人懂其[illegible]頗輸[illegible]直繼以免其
行阮本無[illegible]度[illegible]攜者曰此非吉兆也未幾汝曹州刺
史為汝[illegible]所[illegible]高祖[illegible]義入洛為太州[illegible]
無子遺

劉順為鴈[illegible]留洛下有[illegible]小[illegible]為[illegible]
之其棺槨[illegible]於[illegible]而葬作舉家相繼李為
程遜為太常奉使吳越秋之夕陰風如[illegible]遜[illegible]為詩曰幽室
有時閉鴈叫空庭無[illegible]見螢光同[illegible]見之[illegible]詩話稱其及使
迴遭風水而溺焉

史[illegible]為[illegible]州節度使自[illegible]治[illegible]見一大有角[illegible]於水
心其[illegible]之後數月[illegible]而卒

安[illegible]為鎮州節度使初後唐清泰中重[illegible]為鎮帥於城之
諸門各鑄一鐵人[illegible]拱立以抱其關衆謂之鐵胡重榮未[illegible]
[illegible]東門忽[illegible]一鐵人[illegible]不知其故世[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以為異[illegible]

吹巨[illegible]所[illegible]重榮小字鐵胡心其惡之不復[illegible]用又[illegible]
嚴遂一水[illegible]又有五色重榮喜於後[illegible]以為[illegible]
[illegible]合[illegible]三為[illegible]重榮[illegible]通也[illegible]為鐵鞭[illegible]數[illegible]
[illegible]之盛[illegible]果成非望也又鎮之牙[illegible]重[illegible]有梢幡長[illegible]數
十丈重榮將叛之前一日旋[illegible]數[illegible]仰[illegible]
[illegible]曰我若必有天命則當一發而中重榮中之五石即晚[illegible]
[illegible]之來也[illegible]於[illegible]
李金[illegible]為安州節度使有親吏[illegible]為者金全淑之甚[illegible]已友
[illegible]者而一夕而花蟻[illegible]之麥方[illegible]而秀大[illegible]
則化為[illegible]草[illegible]為[illegible]如龜而巨[illegible]能[illegible]出於金全
足下漢[illegible]而焚之所[illegible]人立而言庚子年三月亦[illegible]
麥[illegible]有[illegible]有[illegible]如[illegible]乾之狀[illegible]北又[illegible]有[illegible]
心[illegible]之又年午[illegible]節[illegible]安州節度金全淑[illegible]於[illegible]
[illegible]車[illegible]奇[illegible]有[illegible]為[illegible]李[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之[illegible]其[illegible]數百人來身

永出蜀至汉川引領北望泣下而去
景延廣為侍衛都指揮使開慶三年冬大雪丁度流水可通車也王
律將戒途由府署正門出所親馬騰不進繞堅於廳後乃易
乘而行明以為不祥之甚也延廣後為虜所執
桑維翰為相尹會秋霖積旬不歇一日雖出府門由西街
入內至國子監門馬踣而還不能制維翰落水大呼而方舟
救之言私鄙亦多歷要劇當國之衆為張彥澤所害至是果驗
章聖乾佑元年三月中書舍人寶儀者三次數日又鳥者三俄又
鵲者三俄又鳴者其聲甚至是儀罷相楊雄之反妖近
類此乎
宋孔瑩為侍衛都指揮使其妻數有怪異嘗一日忽聞空
中有人呼瑩名氣甚遽物而出視之一巨蛇長數丈蜿蜒
坂迤大而散焉而被殺
唐德宗為檢校司徒兼侍中充奉天定難功臣興元元年八月甲有慶雲見五色又冬

祕有鳥鵲巢於庭樹宰臣賀表以為陛下德及羽毛之應
鵲巢大樹巢能堅固者乃可久安今鵲巢庭樹巢不堅固
時之候而不知所止及鵲鳴馬道黃鳥鳴馬止甚翻翻至長
恐驚駭為變人心以為不祥之候臣以為陛下德及羽毛之
證之際鵲道易於地左右皆安之將離駭散當一人不利自
光道自西來照城中如晝有聲如人謂之天狗又有巨
星墜於終南其有聲如雷之天狗流星墜地之候
宣使初降制除青州有司擅制改麾節以備迎授制之次其旌節
有慶其異聞者驛之主者司安重誨以聞重誨又
所惡因譖怨與昭義節度使李抱真心
惡之以是九加征討無已被讒元
馬燧為太子賓客分司洛未及前白鹿緣千峰環繞之失
所在新孤臧鵬之文作視鵬賦以寄志未幾果卒
王叔為翰林侍講學士守以太祖郭威入覲公為內外制誥有震主之

望久領堂之太祖力疾坐滋福殿降制成就班都城內外校之
死者乃安是歲新城宇鍊繕起而落又火災出儲帛二百萬
入親郡一錢一縑專上馬天建讖圖于北人讖曰
公圖帥鄭仁誨之鄭郡必子為衛內指揮使不出三年
其家鬱然發引

總録部

忌害　交構　交惡

行近於名義於利近於則忘忌放利則多害誠先哲之共慮也大道既隱讒多棘至有執乎先則抑乎後居下則必其上忘義之戒甚曰私詐興焉已之戮恐高衆之救譖之未不足則附以今勢迫釋其讎藥成黨或殺或戮而免賦奪

商下相傾而至於是乎喪天下秀分林風於摧之下人無所依之良可以大息者已

秦昭王之末年大也嗇景公與穰侯之司馬錯而與氏商圍大梁錯諫公景公不聽遂圍大梁而死

公淑初平王使費無忌如秦為太子建娶婦無忌

一

秦見女公嬴之樓自起劫去他公叔曰秦何其侯曰吳起殺人國

公叔曰吳起殺人之無罪也君何為之

曰吾為其良而起之無罪也君何為之

吳以此亡君何為之

公主之

侯成侯之而不信侯曰吾為其良而起之

公主之

侯成侯之而不信侯曰吾為其良而起之

公主之

侯成侯之而不信侯曰吾為其良而起

更被稱神前遇日陛辭不說詞所親曰陛辭出入兩宮聖恩來遇我固早為之所遂承閣日高祖同榻年老又愛小不在意左一郎以自拍袁為相謂攜袂之乃召攜曰新安大好山水仕斯等亞經為之與為我卻泊此郡中大過三年還治為新安太守後觀海雅性好自矜誇人物多被譏訾因詩調長短

晉王濛為中書郎與桓溫善溫每詣濛輒通夜清言達曙濛素有重名溫甚憚之

北齊樂安王紹宗性加恩接與諸兄弟無間

周宣帝即位為大前疑以忌誅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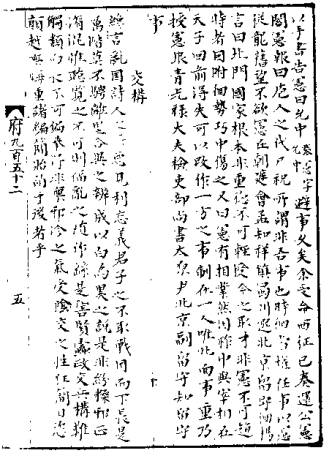
隋文帝為丞相時宇文氏諸王並幼冲未閑政事委任大臣宇文護執權擅命多所誅戮諸王在藩皆憂懼不自保

唐太宗為秦王時與隱太子建成不協

高祖諸子唯太宗與隱太子建成不協

高祖諸子唯太宗與隱太子建成不協

高祖諸子唯太宗



（下闕）

册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三

總録部　二百三

傷感　不遇　困辱

傷感

夫天而靜者人之性感於物而動者性之欲故感之象應而興於人性感於物而動者性之欲故感之象應而興於人性感於物而動者性之欲故感之象應而興於人

搏雄蜀郡成都人少而好學博極群書文過相如至不爲作誄
晉自敗江而元敗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後至侍郎
劉伶本名不詳時爲給事中官者石顯誣譖大中大夫劉
事中張猛令自裁猛不忍欲入牢中飲藥死伶之乃持猛要救不及
漢凡八篇雖辭義依典古事而已及同類也
後漢朱穆字叔元拜大鴻臚卒官僚吏送喪千餘人
陳留郡故舊門生會葬者數千人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楊州郡志璞以永平中爲記室參軍後出爲弘農太守
晉郭璞字景純河東聞喜人也
許慶字子雲家貧與郡督郵善慶有威名子雲以文學
州郡辟召不就慶卒子雲年十二哭泣哀慟
晉王導字茂弘琅琊臨沂人也
導薨帝臨其喪哭之甚

温後數將既盛乃迫挾其二弟相繼悉勝都皆出營近郊
湯太守孫秘有才氣素與温親善温相親善秘每諫温
書曰昔王太子三日達隧湯觸目悲感略无情親觀之
事故非吉兆也又聞能共忠益每有勞謙此門入西望陵中想
自龍之吟大山之嘯風慨之聲北臨墓隧存顧左右而
感色懷手流涕悲夫温覽書不悦秘之忠益不納秘
遂不守郡而棄官歸温後果狂悖酗酒不治政事
武之所陳温皆不從及其敗也果如秘言
有星孛於紫宮入於天市掃太微上將而滅之
起於東方漸西行歷軫至於東井長數丈餘
尚而邁德者必有明賜今君世而作法者必蹈凶災
其為人況相去不遠乎彼哭非一也焉知今日之事不
如昨哀百年之後吾為足下不能為異乎然其期數離合此
恒運為征討大都皆自江陵北伐行經金城見小城郭時
傷感

殊常之感而峯者期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
動疾會一山過令送柩弱柳拂棺悲風動旐望松柏而
哽咽不已
梁沈約為文惠太子家令武帝踐阼約為太子少傅
尚書令時年將耳順有眩疾朝夕侍疾帝甚哀焉
沈家人病亡帝聞而歎曰沈約何人而有此子
何長遠去民尚書後事付之何氏過江自司空府
吳興昭侯年登耄耋位不極人理固之至七十二
年登祖考之位後遷吳作別山詩一首言其懷舊
時江淹為尚書僕射與鄱陽王伯山長子君游俱為
與宗室王族後並入閤至長夜隋文帝平陳右及河西
諸州皆為北周柔以遷之至是復歸鄴書五百許卷以
之喜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誦謂之
後魏胡叟宋文帝之子也前廢帝子業立懼禍永和中陽
公主拜作平阿陳表本國事故啟及在被則能敏答詔恩動
五衣後太和中遷青州刺史時年已耄耋而志氣不衰
感從者乃編簡故居顧謂弟子石亦莫不辛酸及至軍所
臨陣四面拜表前士自陳家國滅亡之狀朝廷感憫哀歎
梁敬帝紹泰元年侯景之亂王僧辯自建鄴率衆東討
景遣其將宋子仙侯子鑑等率衆拒之僧辯與戰於
巴陵大破之子仙子鑑等皆降僧辯進軍湘州景
將任約王僧辯等率衆來援僧辯與戰於湘州西
約大敗僧辯乘勝追北約收餘衆入城固守僧辯
圍之城中糧盡將士皆食人肉及馬矢草根
周武帝保定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周武帝天和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周武帝宣政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周靜帝大象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隋文帝開皇十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隋文帝仁壽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隋煬帝大業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隋煬帝大業十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隋恭帝義寧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祖武德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祖武德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祖武德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太宗貞觀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太宗貞觀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太宗貞觀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徽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徽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徽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顯慶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顯慶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顯慶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龍朔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龍朔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龍朔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麟德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麟德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封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總章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總章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總章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咸亨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咸亨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咸亨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上元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上元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上元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儀鳳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儀鳳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儀鳳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調露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調露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調露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隆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隆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隆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耀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耀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耀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淳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淳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淳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弘道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弘道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弘道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嗣聖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嗣聖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嗣聖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文明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文明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文明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宅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宅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宅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垂拱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垂拱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垂拱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昌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昌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昌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載初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載初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載初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授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授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授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如意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如意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如意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壽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壽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壽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延載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延載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延載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證聖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證聖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證聖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冊萬歲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冊萬歲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冊萬歲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萬歲通天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萬歲通天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萬歲通天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神功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神功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神功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聖曆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聖曆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聖曆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久視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久視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久視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安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安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安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神龍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神龍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神龍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龍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龍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龍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雲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雲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雲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先天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先天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先天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寶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至德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至德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至德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元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元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元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上元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上元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上元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寶應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寶應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寶應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廣德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廣德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廣德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泰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泰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泰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曆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建中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建中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建中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興元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興元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興元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貞元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貞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貞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永貞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元和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慶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慶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長慶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寶曆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寶曆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寶曆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和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和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和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成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成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開成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會昌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會昌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會昌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中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中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中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咸通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咸通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咸通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符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符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符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廣明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廣明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廣明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中和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中和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中和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啓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啓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啓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文德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文德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文德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龍紀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龍紀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龍紀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順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順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大順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福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福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景福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寧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寧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乾寧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化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化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光化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復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復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復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二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三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四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五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六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七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八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九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八十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八十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八十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九十三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一百九十七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二百一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二百五年正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既
唐高宗天祐一千二百九年正月庚午朔日有

賦詩云昔居三道兼濟屬厚英人逢世路阻狐兔蘇緩
宋道乘為京兆王愉法警行參軍愉反道道與寫官臨死作詩
及挽歌詞等之親朋人見皆稱者作往往張貼均
詩其末章云子孫懷聖賢余有當時病詞理既不免難治均亦
遇世禍誅往之
北齊魏收為太常卿國亡至長安為開府儀同三司寧陽
寓所私召收謂曰卿胡羌今舉朝吹笛滿門工國之音不足聽也
因命之歌曲載至口淚下馬嘶感帝乃止
後周薛慎本河東汾陰人也文帝即位初拜中書侍郎自以流
謫出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
隋李孝貞之族子也初武德末為內史侍郎年十二自蜀中走因許為道士後還長安歷名嵩山略陂經數年之間人頗見之常獨坐嘆右之下泫然而對曰吾嘗於此乎
位子有獨何人也遂西歸于周後至徐州總管

裴寂仕周為御正下大夫屬高祖為丞相府司馬而戮已或帝以
舉主定六合晴土無私而寂獨以親故間之甚不安
常侍李京兆人博涉經史屬文官至秦王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
五言詩辭理悲切時人所重
盧思道河大子舍人司徒録事參軍居官多疾屏於家每
於前池植以感懷為正言詩以見意人以為工
庾自直大業中知起居舍人事北及作誄以之北土有感重重
宇文愷仕隋為尚書
宇文愷歷仕隋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亮文嘆發見人文益
有所傷數者讀訖輒哭淚四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相知發聲
一舉士論高切聞之者莫不傷然位下僧客常於大原屬文愷聞其
宣情得預宴酌酣起舞而哭一席不樂為之輟食比至
雪解著哭終不登一命而卒

後唐馬郁在莊宗幸晉寄當地土年老思歸垂涕奏曰臣家
在范陽乞骸歸國以葬舊山莊宗罪之曰自卿云國已來同
敵在守光向不能效忠能終卿恩孤不惜卿行惜卿不忠死
郁既無親屬路衣糧嗚咽憂深於原
晉趙瑩為中書令唐末為河東節度使遷少帝於北宮瑩與馮王李
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悉授瑩太子太保馮道初遷高
書左丞田敢報命于契丹馬道見瑩於館舍道謂曰敢曰老身漂零無命于此近聞至宋喪所立子無主家中
朝皇帝倍加存卹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書吏侍
夫至死無以報恩於是南望號慟四拜而逝
不遇
春秋之際禮樂崩壞列國爭霸殷者不遇故宣父云曰風鳥
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困於厄騰將不得行其道也若乃望
庶幾而出畫圖潛滯而見機初少年被褐然懷寶不悔賦詠
多為於世故列傳之次終之不亦宜乎所謂者哉
孔子適齊齊景公敬見孔子而問其從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善
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吾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
孔子遂行反乎魯公曰吾欲尊子孔子曰君之景公

士請大臣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法式則是不明也識其小而忘其大
且大則是起于淫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數去三宿而後出書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者耶而子猶引是語知我許家阿已五乃遣中書令章安石授建子官

趙雖爲君郎中早擅高名在官途五十年棄經歷蕭條至入仕三十年方膺省官身在部署子皆從宦官既今在散曹俸祿頗豐家衣食不乏歟息德宗嘗中四年選原兵叛驛騎千山谷喜以疲敝輦州刺史

俊害司空鄭貞州者陽人舉進士不第退之中條山依司空圖圖以宗姓稍親爲文刀尺授訖於朝屬三輔大亂乃還鄉里

竇鞏數初登進士第謁孔勃於婁州與之爲席然漢公禮遇之無正衙謁鞏不得志無復雄心

困厄

夫貴於權勢朋黨則不能奮攘盛之威雖龍潛於汚澤則不能敗神堂之用乃有負王霸之略解明哲之變命不我與時無已如用於石而若愚居在途而無告陷危穎躓給無所容及夫貴

則哲之君子好賢之心盛爲開張之上而義績紬之別銘勳於鍾鼎垂爵於簡冊則寵利之患有可得乎其知節困而有定賤僕者由士君子之常也

管仲字夷吾齊大夫也初與子糾奔魯魯莊公欲殺之以絕後患仲使召忽請諸魯曰管仲治於我能爲齊桓公霸諸侯若殺之臣能爲君用之君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襲乃治之

董仲舒廣川人也治春秋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或莫見其面蓋三年

擢爲膠西王相以禮義治國王素驕好多過失仲舒以禮匡正王甚敬重之

司馬相如蜀郡成都人也少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相如既學慕藺相如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淳于髡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遊梁得與諸生居數歲會孝王薨相如歸蜀貧無以自業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相如故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相如乃與俱歸徒四壁立

授奚數而拂之又何論焉

張儀者魏人也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乃厚幣迎張儀而薦之於楚王曰秦所愛幸臣無如張儀儀貧無行又必盜相君之璧共謀儀誠皆數百不報歸白妻曰吾舌尚在不其遽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孔伋魯人字子思嘗困於宋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賈嘗奉魏昭王使於齊數月未得報雎聞秦昭王新立魏冉爲相專秦政乃間步至秦邸上書願見說秦王

賈坐於堂上使雎待門下佯謝曰吾罪當笞笞公須臾之命公幸爲我白之於是魏使者出謂雎曰范叔固無恙乎雎曰今日幸免矣

蔡澤燕人也嘗學相術而行之以干諸侯數年不遇

者自公能出我我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并簀中死人舉而棄之

曰吾夫范雎乃得出

漢高宿進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又不能治生爲商賈常從人食飲過多

高帝常繇咸陽有大役發民民皆送至咸陽人人與錢高祖獨與十錢

高祖既貴常以竹皮冠賜諸從吏冠之

字元陳留人家貧工繕寫令講授太宇賣字請書功曹不許乎以乃投充以捐講中國譏署郡亭長不得已起視事後坡至侍中

劉張商為司金中郎將典作鑄錢之器先是益州郡發太守王昂墓取銅鑄作器物商以為不足以傷國體而有虧德義乃移書告諭使還所發之墓皆復其故

吳祐為膠東侯相時有同縣人來訴其母盜佩刀祐對之垂泣曰汝幼喪父母吾哀汝孤小恣加訓導既不能以禮義相教而陷罪刑吾之過也因自繫獄

後漢書周舉字宣光汝南安成人舉性溫恕不以請受為心刺史連奏之舉乃辭太守遊於南陽後為從事令舉奢淫

周舉字宣光汝南安成人舉性溫恕不以請受為心刺史連奏之舉乃辭太守遊於南陽後為從事令舉奢淫

為玉言詩贈其別室蜜謹計意非常遽暢幽情遂想張陳感深門白貧之事用以敘謝謹素無苟略以常詞酬和殊乖心重以詩贈之乃謂我日期簡帝王之志非人臣所言矣

後漢書周磐字景寧汝南安成人也少遊學博貫五經門徒數百磐獨不教授但與諸生講論而已

後漢書周磐字景寧汝南安成人也少遊學博貫五經門徒數百磐獨不教授但與諸生講論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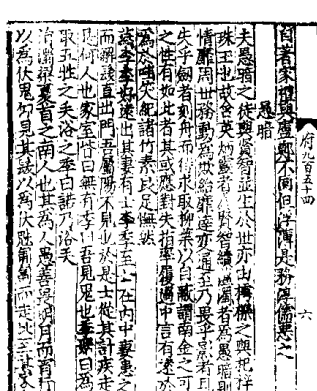
總録部

寡學

過故知新好問則裕為學之要荒君子之所急也乃有憍矜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虛名

夫名可以久而不可以暫實可以用而不可以小人之事實蓋由不純其德務為
所其[illegible]為名譽生[illegible]乘奇令於世變公成風大則[illegible]
高日新終[illegible]則神君已用述術[illegible]德貴[illegible]為三
[illegible]而進權[illegible]他[illegible]不可以[illegible]者已
[illegible]為[illegible]所[illegible]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公孫述者誇愚也昔吾人可我能治漏枯今吾皆為偏枯之藥
則可以起死人矣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
吾劍所從墜也舟已行劍不行若此求劍不亦惑乎
宋人有鬻者其不戴姓名而中有物鬼走籠之訴頭求代
鬻
鼾守株冀獲兔宋國笑
後漢到溉為東海相時琅琊人姜詩奉母至孝妻
者更白母母特愛此婦何左右侍官皆宜父更各鶯起視
董卓數帝初自為太尉領前將軍入道帝遷都長安卓
於是安坐東以居天禄蒼龍為權輿為三十年儲自
與呂布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有書呂布布以矛刺卓
卓布乎有告卓者卓問呂布安在
公孫瓚為袁紹東中郎將劉虞為幽州牧瓚數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文何如我子昇謂曰不如卿舉要其死甘子昇笑曰但知芳烈知是是何勞且且舉恨然曰芳不為管寧可知矣

唐韓愈為鄆州溥撰奏使封邕管經略使制曰朕聞其說心常歎之乃召一孝廉令講何論及講至為政篇明日謂諸侯曰供近知古人學者至三十方能行立身有聞者無不絕倒

高霞寓為邠寧節度觀察等使霞寓本驕將性輕悍無謀事之初始乃隨士突或非東討逐黑得任而又好非斥朝列每憑賓屬鄭詞俚語三軍於人意不自悟以至於卒

張仲武武宗會昌中為幽州節度使致其民曰凡為吾慕之義必先擇其死之大者則其餘亦大乃指前日吾所以形自大者由毋故也

趙德興為右武陵郡守文父子居是官時廉平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道德興自此共廢事曰此是前之舊事豈以今慢使道乎

冊府元龜　卷九百三十四

後唐盧程為鄜延帥屢於邊中召程草奏程曰兩系成名不可以一紙由是文翰之選不及於程時張承業專制河東留守上將多出其門承業以程文學成業曰此事非僕所長請以薦之承業叱之曰公備文王即令抱文王箱以事國豈論文武耶程慚而退

晉何也趙玉欲誅之

晉康福為秦州節度使福武將而軍功屢後唐明宗龍潛有舊會之幸擢自小校累為貴人有食非羊之金酬不能飲膜與士大夫交言措無所引古不求日食有肉尊客謂閣僕令客者炊肉進召之遽召之者炊肉曰吾聞生於泰下乃廣人也何解文義因此由是諸客不敢談經後有李崧姓駱其先范陽人後唐滅祖父來自洛山府一日因公謁福謂從事曰駱家為官甚都邪對曰駱駝為官甚都邪對曰駱駝為官甚都邪對曰駱駝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五十五

總録部　知舊　贈遺　訪弔

傳曰人惟求舊又曰久要不忘蓋之之君子篤重推誠或相害於睽隔或以居於邑里藏乃其遺寄遂以致非引其耕贈問以禮意難相濟終始不渝履其誠心表彼雅俗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其是之謂歟

魯季友如陳逆孫仲原仲季友之舊之

漢司馬相如與鄉人卓王孫相善及相如仕不遂而歸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歸甚困宜來過我然臨邛令都亭吉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謙謝不肯往既而自以為倨乃往一坐盡傾

後漢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弟於道援奇其志數加賞異勃感激遂專精誦讀博覽群書為郡上計吏詣闕獻賦奏之

漢王丹為太守每冬月農閑輒會諸生講論經義及歲時饗射陳列俎豆升降揖讓

蔡此君風流名士海內所瞻可憎薄宗以敦舊
梁陳伯之為江州刺史伯之與梁武人戴求心並
有舊疑經伯之見並禍伯之尤憤之及在州用綱為別駕求
忠記室參軍
後周王延聘徐孝嗣青四姻俊華長興初為刺史馮道趙鳳在
相位擢拜左補闕歷年久於部員外郎知制誥改部中正拜
中書舍人駱賓王為僧與遊方者雅義至太原頃之劉守光害歸莊宗
周邊威軍於汾莊宗命守節使之團鄉人從守節幕梁祖用
守節為忠武軍節度使奏為副使
劉贊初仕梁為祖庸巡官莊宗入汴祖庸副使孔謙以其鄉舊
表為鹽鐵判官
李敬義好頻州記述光啓已來事自李勉從莊宗皇子繼及伐
蜀有功擢拜

諫議大夫給事中敬義以為職司論駁不欲強之
韓惲明宗天成初改祕書監俄而馮道為水相與惲俱在莊宗龍
潛佐幕之舊以學性雖厚尤右之學遷浦州刺史
扈中師厚少為
為推官使赴
父之喪西京留守
表為觀察判官
晉初頗有嶢遂以太祖受禪之初同平章事
言無所顧忌
高祖即位
張義方監察御史開運三年十月賜緋魚袋
三司使延朗之子也嶢掌事延朗故有是請

周禮若有睦婣友有以子弟贈遺之義存典制乃有周焉又

之厚持此義之歟或推其風操或宣其令聞申雅素之言永敦
舜卿之心是亦非王子財盡成然禮而已然則妄與之譏先賢所
疑私愛之責良史所誡知介弟之士所以與
吳公子札聘魯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
弼為天子衛地晉叔侯求貨於
衛侯匄衛侯大夫也侯合使侯于平丘大子衛地晉叔侯求貨於
衛侯匄衛侯大夫也侯合使侯于平丘大子衛地晉叔侯求貨於
侯華齊不敢猶貳於君之守下敢有貳心侯向受其錦
華齊晉大夫也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請環鄭伯子產弗與
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私覘於子產以玉與之曰子命
知吾夫王是賜我王而免吾死也敢不拜子以拜
韓起子產子大夫也越國吳趙孟使陳隆至吳王賜諸侯不能事越以為大夫愛拜命之厚與之一束
孟武伯問
孟武伯魯大夫仲尼之門人
子路冉有公西赤孰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季康子問子貢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子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多能也何有曰賜也辯於從政乎何有
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子孰與之子曰未達不敢復命
公西赤字子華孔子弟子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子貢曰有人於此毀人之墓而哭之哀出於孝子見之者以為仁也
魯人有喪其親者其鄰人之婦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於孝子見之者以為仁也
子貢曰夫子何為門人之喪未有所施於敝於舊館無所寓子貢曰賜之門人之喪未有所施於敝於舊館無所寓子貢曰賜之門人之喪未有所施於敝於舊館無所寓子貢曰賜之

孟子名軻鄒人也學子陳臻問前日於齊王饋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饋七十鎰而受於薛饋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贐予何爲不受贐曰餽贐之禮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備予何爲不受於宋也於宋予有所加也無加而受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漢陸賈爲太中大夫以有口辯常使諸侯賈既誅諸呂立文帝乃謂賈曰南越王尉佗自立爲帝不稱臣奉漢約今聞其發兵守邊隘絶道不通其意欲何所爲賈曰佗故以中國人民之眾兵革相當地形險阻數千里之國自秦時不爲郡縣置吏天子以故不往聞高皇帝即天下誅項籍定海內以其能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六

外臣部一

總序

夫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而交趾，西方曰戎，翦髮而被革，北方曰狄，衣毛而穴居，古者制夷狄之名，皆以其人所處之地，而加之以名，蓋要服荒服者，王畿要服者，王之外臣也，其在上古，簡冊不造，四夷之事，湮滅罔聞，至於唐虞，時巡五載，一朝四門，辟四門以延四方之賓客，而四夷之名，始著於經，然猶未有山戎獫狁蠻荊淮夷徐戎之號，夏后氏之衰，西戎寖盛，至於周室，遂為中國之患，故詩人歌之，或曰薄伐，或曰攘之，或曰來威，或曰來服，其後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出車，以征西北，而荊蠻亦不貢不祀，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乃命伯冏申誥，以修刑辟，而荒服者不至，於是有甫侯之訓，而呂刑作焉，自是厥後，荊舒不貢，徐方來庭，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以供王職，宣王中興，復命方叔伐荊蠻，命召虎平淮夷，而蠻荊來威，淮夷來求，其詩書所載，蓋如此，

此周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弱夷作亂盤庚丁即位征西戎鬼方而克之武丁表邊夷侵盛分置侯伯以鎮居中土夫我國邊荒周古公亶父踰梁山而避于岐狄人至于王季遂伐西落鬼戎及抱呼胥鳴之戎皆克之文王為西伯又伐畎夷玁狁王武王伐紂定野會于牧野薦俘馘于京師編于祖廟以告成功于天地及山川社稷五祀公侯伯子男各以其職來助祭于廟既畢王乃大封于廟而建親戚以藩屏周是時周公之兄弟及功臣謀臣爪牙之士咸有分土而守其職以尊王室故魯衛齊晉楚秦越之君皆姬姓也其後齊楚秦越皆大其國土地數千里而為諸侯長雄焉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其後成王既沒周公復相康王之時海隅出日所照莫不來王康王崩昭王立王道微缺而楚人不貢不祀昭王親將征之南至於漢濱楚人沈祭昭王溺焉不復返遂不賜命而去周道日衰穆王即位猶追修文武之德而周道復興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以為不可曰不可以武震疊而動必觀時而發發而有獲則頓兵而振旅無所用武武不可黷黷則不威不威則不震不震則不動不動則不用不用則廢先王之訓而自弃其威力且觀兵以威諸侯諸侯將有攜貳雖王德之不回王豈無威讀書記事之餘，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六

外臣部一

總序

夫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而交趾，西方曰戎，翦髮而被革，北方曰狄，衣毛而穴居，古者制夷狄之名，皆以其人所處之地，而加之以名，蓋要服荒服者，王畿要服者，王之外臣也，其在上古，簡冊不造，四夷之事，湮滅罔聞，至於唐虞，時巡五載，一朝四門，辟四門以延四方之賓客，而四夷之名，始著於經，然猶未有山戎獫狁蠻荊淮夷徐戎之號，夏后氏之衰，西戎寖盛，至於周室，遂為中國之患，故詩人歌之，或曰薄伐，或曰攘之，或曰來威，或曰來服，其後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出車，以征西北，而荊蠻亦不貢不祀，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乃命伯冏申誥，以修刑辟，而荒服者不至，於是有甫侯之訓，而呂刑作焉，自是厥後，荊舒不貢，徐方來庭，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以供王職，宣王中興，復命方叔伐荊蠻，命召虎平淮夷，而蠻荊來威，淮夷來求，其詩書所載，蓋如此，

此周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弱夷作亂盤庚丁即位征西戎鬼方而克之武丁表邊夷侵盛分置侯伯以鎮居中土夫我國邊荒周古公亶父踰梁山而避于岐狄人至于王季遂伐西落鬼戎及抱呼胥鳴之戎皆克之文王為西伯又伐畎夷玁狁王武王伐紂定野會于牧野薦俘馘于京師編于祖廟以告成功于天地及山川社稷五祀公侯伯子男各以其職來助祭于廟既畢王乃大封于廟而建親戚以藩屏周是時周公之兄弟及功臣謀臣爪牙之士咸有分土而守其職以尊王室故魯衛齊晉楚秦越之君皆姬姓也其後齊楚秦越皆大其國土地數千里而為諸侯長雄焉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其後成王既沒周公復相康王之時海隅出日所照莫不來王康王崩昭王立王道微缺而楚人不貢不祀昭王親將征之南至於漢濱楚人沈祭昭王溺焉不復返遂不賜命而去周道日衰穆王即位猶追修文武之德而周道復興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以為不可曰不可以武震疊而動必觀時而發發而有獲則頓兵而振旅無所用武武不可黷黷則不威不威則不震不震則不動不動則不用不用則廢先王之訓而自弃其威力且觀兵以威諸侯諸侯將有攜貳雖王德之不回王豈無威讀書記事之餘，

冊府元龜　卷九百五十六

外臣部一

總序

夫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南方曰蠻，雕題而交趾，西方曰戎，翦髮而被革，北方曰狄，衣毛而穴居，古者制夷狄之名，皆以其人所處之地，而加之以名，蓋要服荒服者，王畿要服者，王之外臣也，其在上古，簡冊不造，四夷之事，湮滅罔聞，至於唐虞，時巡五載，一朝四門，辟四門以延四方之賓客，而四夷之名，始著於經，然猶未有山戎獫狁蠻荊淮夷徐戎之號，夏后氏之衰，西戎寖盛，至於周室，遂為中國之患，故詩人歌之，或曰薄伐，或曰攘之，或曰來威，或曰來服，其後玁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出車，以征西北，而荊蠻亦不貢不祀，昭王南征而不復，穆王乃命伯冏申誥，以修刑辟，而荒服者不至，於是有甫侯之訓，而呂刑作焉，自是厥後，荊舒不貢，徐方來庭，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以供王職，宣王中興，復命方叔伐荊蠻，命召虎平淮夷，而蠻荊來威，淮夷來求，其詩書所載，蓋如此，

此周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弱夷作亂盤庚丁即位征西戎鬼方而克之武丁表邊夷侵盛分置侯伯以鎮居中土夫我國邊荒周古公亶父踰梁山而避于岐狄人至于王季遂伐西落鬼戎及抱呼胥鳴之戎皆克之文王為西伯又伐畎夷玁狁王武王伐紂定野會于牧野薦俘馘于京師編于祖廟以告成功于天地及山川社稷五祀公侯伯子男各以其職來助祭于廟既畢王乃大封于廟而建親戚以藩屏周是時周公之兄弟及功臣謀臣爪牙之士咸有分土而守其職以尊王室故魯衛齊晉楚秦越之君皆姬姓也其後齊楚秦越皆大其國土地數千里而為諸侯長雄焉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其後成王既沒周公復相康王之時海隅出日所照莫不來王康王崩昭王立王道微缺而楚人不貢不祀昭王親將征之南至於漢濱楚人沈祭昭王溺焉不復返遂不賜命而去周道日衰穆王即位猶追修文武之德而周道復興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以為不可曰不可以武震疊而動必觀時而發發而有獲則頓兵而振旅無所用武武不可黷黷則不威不威則不震不震則不動不動則不用不用則廢先王之訓而自弃其威力且觀兵以威諸侯諸侯將有攜貳雖王德之不回王豈無威讀書記事之餘，

勇謀兩絕冠攻城野戰之朝納以爲郡通西南夷徃狩夜郎等皆置吏通西域三十六國遂西逾葱嶺徼其地置酒泉等郡以隔絕胡羌相通之路又以俗土製烏孫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遂讓羌校尉以護之隔絕羌胡之交其後羌胡大為寇害侵入河西三輔大抵皆依武帝故事而制之焉

後漢光武中興北虜分爭匈奴乘間而起破東胡盡有蒙古之地南與中國接界於是分為南北二部單于統領南部徙居大原諸郡其地東極上谷西至敦煌凡有八部衆十餘萬口南單于庭直雲中郡北去雲中塞外二千餘里東西與烏桓鮮卑接南與五原雲中朔方隴西北地上郡西河等郡相錯延袤萬餘里其北部左賢王庭直五原塞外北去單于庭二千餘里東西與鮮卑接南與單于庭相近西與烏孫康居接北與丁零隔大磧其後南部衰弱為北部所侵遂北單于庭稍近塞下

建武二十四年南單于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保衛中國扞禦北虜於是遣中郎將段郴謁者王郁副將率領羌胡兵馬擊北虜於涿邪山大破之北虜遠遁自是匈奴遂分為南北二部南部呼韓邪單于入居西河美稷北部呼衍王又數侵擾邊境

二十七年冬南單于比上書願徙入塞居於雲中以扞禦北虜詔報不許

二十八年春南單于比遣子入侍因奉獻詣闕朝賀奉藩稱臣遣中郎將段郴副將王郁護送南單于比於五原西河虎猛二部間築王庭立單于龍庭使東接上谷西至敦煌綿亘萬餘里

三十年冬北匈奴大人車紐呼都肅等率衆萬餘人詣雲中求和親

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二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一百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二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二百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二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三百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二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四百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二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五百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二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六百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二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三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四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五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六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七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八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七百九十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四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五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六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七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八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九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十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十一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十二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親

八百十三年春北匈奴復遣使求和

冊府元龜　卷九五六　外臣部

繼序　種族

[illegible]年[illegible]十二年破高昌以其故壘西州及安西都護府十四年廣[illegible]馬[illegible]二十一年擒龜茲王西域震懾[illegible]宗永徽元年[illegible]東[illegible]皇帝[illegible]二年[illegible]封[illegible]王[illegible]半[illegible]海[illegible]二都護府以統之[illegible]自是西戎[illegible]貢[illegible]通於中國[illegible]年[illegible]冠[illegible]討[illegible]羈縻[illegible]二年吐蕃寇[illegible]西[illegible]四鎮[illegible]地乃[illegible]龜茲[illegible]復[illegible]安西都護府以[illegible]破吐蕃[illegible]甲[illegible]威[illegible]盛[illegible]而吐蕃[illegible]初[illegible]九曲地[illegible]吐蕃[illegible]萬[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五六　外臣部　繼序　種族　三八一七

[illegible]破[illegible]年不敢[illegible]宗[illegible]四年[illegible]遣[illegible]入[illegible]尚[illegible]使[illegible]亦[illegible]入[illegible]使[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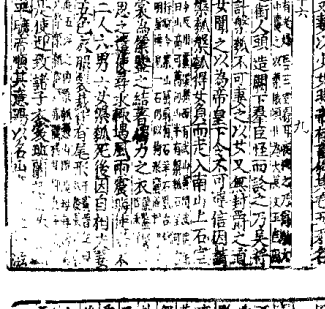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卷九五六　外臣部　繼序　種族　三八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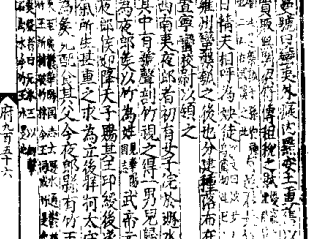
[illegible]夫[illegible]父[illegible]居[illegible]分[illegible]氣[illegible]生[illegible]種[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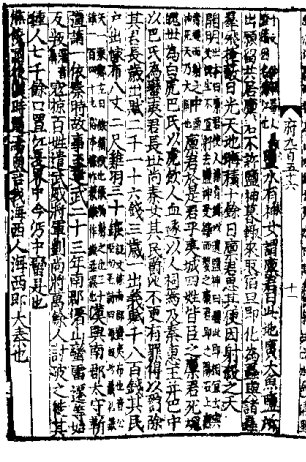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卷九五六　外臣部　繼序　種族　三八一九

[illegible]

之後尚不著主林怪誕考期次敘文詞可疏焉
東方夷有九種曰玄菟夫餘高句麗沃沮東濊
東濊亦九夷也
朝鮮王衛滿故燕人自稱爲藩屏蠻夷使毋侵
漢與朝鮮王約長
[illegible]
都王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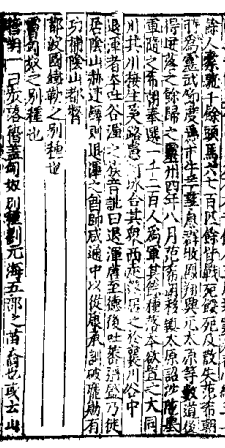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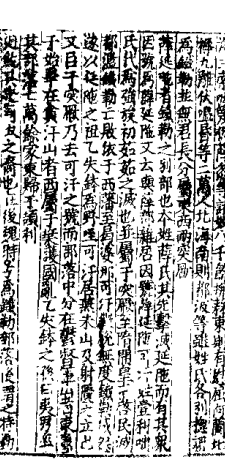
府元龜　卷九五六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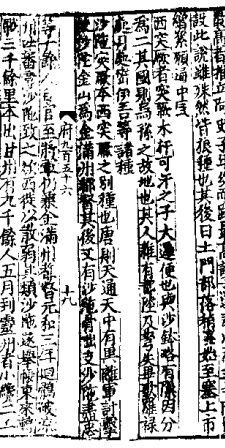
谷渾之西本西羌別種南涉黑水至于白蘭其地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其後以禿髮烏孤為主自稱曰河西王都於西平樂都南接青海東至洮水西北去張掖千餘里其地宜大麥不宜粟多出駿馬牛羊駝騾以畜牧為業俗貴兵賤農其官有長史司馬將軍尉僕射以下皆以部落大小為次第其刑法殺人者死相殺者令出馬牛及穀以贖死盜一賠十有罪者先鞭之然後決其輕重隨事論之其婚姻先以酒禮將聘以駝馬牛羊多少為差次妻後母伯叔兄弟死皆納其妻嫂叔死者亦納其弟妻其俗貴壯而賤老敬鬼而賤禮其葬送則有棺槨金銀珠玉之物其居廬東開戶西向其地有青海周回千餘里鳥多鵝鴨鳧雁鴻鵠每歲秋冬則羽毛隨時而改其山多大黃羌活當歸知母貝母其草有苜蓿可食其木有松柏青白楊其畜有駝馬牛羊驢騾羖羝白黑隨毛而別其人能別五穀識種田之早晚其地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其後以禿髮烏孤為主自稱曰河西王都於西平樂都南接青海東至洮水西北去張掖千餘里其地宜大麥不宜粟多出駿馬牛羊駝騾羖羝白黑隨毛而別其人能別五穀識種田之早晚其地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其後以禿髮烏孤為主自稱曰河西王都於西平樂都南接青海東至洮水西北去張掖千餘里其地宜大麥不宜粟多出駿馬牛羊駝騾羖羝白黑隨毛而別其人能別五穀識種田之早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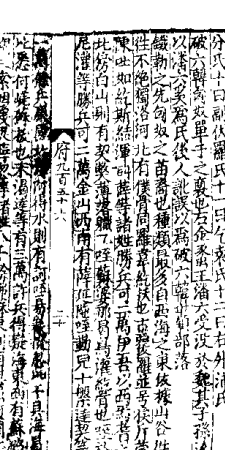
四年冬自立為呼韓單于是年十二月癸丑朔烏孫昆彌翕侯卒子代立為昆彌翁歸靡上書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烏孫大昆彌以鎮撫其國詔許之元貴靡者烏孫公主子也時烏孫分為大小昆彌各有戶四萬餘騎而大昆彌眾強數侵小昆彌小昆彌亡走保赤谷城上書願徙入保塞詔報以烏孫絕遠不可救今為公主子故復通之其以時和親相輔毋得相攻擊以負公主之意元貴靡既立為大昆彌而烏孫諸翕侯以其母公主故皆附親之漢以烏孫兵數萬人送公主出塞至敦煌公主上書言烏孫風俗貴馬賤人死則取其所乘馬以送葬願賜乘輿馬以為榮公主自治喪事送以乘輿黃金乘輿車一駟黃金千斤錢千萬采繒絮以充之送者數千騎及公主到烏孫亦復如其國俗以馬數千匹為聘禮而烏孫貴人皆以馬多為富以馬少為貧故漢公主嫁烏孫皆以馬為聘禮

烏孫國俗貴馬賤人死則取其所乘馬以送葬願賜乘輿馬以為榮公主自治喪事送以乘輿黃金乘輿車一駟黃金千斤錢千萬采繒絮以充之送者數千騎及公主到烏孫亦復如其國俗以馬數千匹為聘禮而烏孫貴人皆以馬多為富以馬少為貧故漢公主嫁烏孫皆以馬為聘禮









立弟[illegible]為單于及單于或[illegible]事與[illegible]氏謀置單于死[illegible]
[illegible]單于與[illegible]人[illegible]更立子左谷蠡王為[illegible]
始元二年也[illegible]十七年死弟左賢王[illegible]
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illegible]
與弟右大且渠都尸[illegible]
于雖行前[illegible]
[illegible]
烏[illegible]
五萬人西擊[illegible]
始二年[illegible]
二子曰[illegible]
陶[illegible]
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爲祖後漢靈帝初染西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自稱烏桓王部衆皆從之
初平中丘力居死子蹋頓有智略代立撫循三王部衆皆服其號令最強上谷王難樓烏桓王部衆素樓班爲單于
鮮卑後漢桓武之末有大人檀石槐者勇健有智略部落推爲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去其王庭東西部大人皆隸焉東抵夫餘北鄰丁零西擊烏孫南接匈奴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兵馬甚盛乃分其地爲東中西部置三十六邑各有大人主領之大人轄領下戶又各有小帥凡三十六所皆檀石槐自置之
檀石槐死子和連代立靈帝末數爲寇鈔攻北地殺北地太守夏育進擊破之和連乃復合衆十餘萬騎與育等戰於高柳和連射育中之育引還和連亦創重死其子騫曼年小兄子魁頭既立後騫曼長大與魁頭爭國衆遂離散魁頭死弟步度根代立步度根既立兵益彊盛東擊夫餘王奪其衆西擊烏孫北逐呼揭及烏孫王能外交諸國內整法度故中國人及諸胡雜居者皆安樂之
步度根死子騫羅和連代立騫羅死子慕容魁和連代立慕容魁死子軻比能代立
軻比能亦勇健而有智略兵馬又強於和連騫羅時中國人多亡叛入鮮卑教以鎧楯矛矟又鑄鐵爲兵器由是軍用益饒
軻比能死其大人素利彌加阿羅孩等各分領其衆
素利彌加阿羅孩等各分領其衆
素利本檀石槐子和連死子騫曼立騫曼死子魁頭立魁頭死子步度根立步度根死子騫羅和連代立騫羅死子慕容魁和連代立慕容魁死子軻比能代立軻比能死其大人素利彌加阿羅孩等各分領其衆

素利本檀石槐子和連死子騫曼立騫曼死子魁頭立魁頭死子步度根立步度根死子騫羅和連代立騫羅死子慕容魁和連代立慕容魁死子軻比能代立軻比能死其大人素利彌加阿羅孩等各分領其衆

失可汗强利失為其所殺咄屯所統國人立欲谷設為乙咄咄陸可汗强利失奔鹿部落自相攻擊為乙咄咄陸所殺咄屯子欲谷設為乙咄咄陸可汗欲谷設為乙咄咄陸可汗子為其下所殺遣使請討詔許之可汗子為乙咄咄陸可汗子為乙咄咄陸可汗子為乙咄咄陸

冊府元龜　卷九六七　外臣部　繼襲第二

冊府元龜　卷九六七　外臣部　繼襲第二

冊府元龜　卷九六七　外臣部　繼襲第二

朝貢

周制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蓋古之
聖王文德光被乃有占風望氣浮塞浮海而至者由漢已來滇
以寇信命通重譯以通絕域置都護以提比道騶是使龍賓馬之
珠玩犀甲珠璣之名寶翡翠之奇異吳越之竒技莫不充於內府而陳於外庭矣觀昔之役武帝感神馬作西極天馬之歌元狩獲白麟作朔方之頌蓋以協瑞典而薦鴻業也然可見者乃殊俗遠方慕義懷德歸仁慕化款塞內屬奉正朔而修貢職者也故王者不以夷狄之遠而忘備禦不以海內之安而棄武事是以周宣既平玁狁復料民於太原漢文既納匈奴和親之約猶修邊備之禦蓋以此也

周成王七年子禹來賓

穆王即位三年九夷來賓

周武王克商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以戒王自是通道九夷百蠻貢獻各以其方物來賓使絕于時王尚德緩刑荒夷咸賓于王

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六年致太平有越裳氏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物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國之黃耆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海不波溢三年於茲矣意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朝之遂來朝也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德流養物之道加也

成王既伐東夷東徐來貢

豐王既滅殷頒之國來貢於廟亦之時曰獻其貢獒于庭乃命太保作旅獒

康王元年使畢公分居里成周郡六事

二年秋九月南巡狩至於江漢濱遂涉大川至於九江登於衡山觀於南海還過大別中流而祭沈璧以禮河伯王既渡江而六師咸濟有大白魚雙躍王俯取白魚以登舟中流而祭之

三年夏四月還歸在鎬

十有四年大會諸侯於東都朝覲之禮成羣后咸格王宅門俟畢公率領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畢公既相康王之事四方諸侯莫不來賓

二十有四年夏六月王崩

昭王南巡狩不返

穆王即位大赦改元命伯冏申誡太僕正度于王門

十有一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以出入王之大命

十有二年秋九月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十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十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十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十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十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十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十有六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十有七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十有八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十有一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十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十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十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十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十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十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十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十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十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十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十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十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十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十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十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十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十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十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十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十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十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十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十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二十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二十一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二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二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三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三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四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四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五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五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六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六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七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七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二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二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二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二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二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二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二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三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三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四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四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四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四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四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四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四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四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五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五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五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五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五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五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五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五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六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六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六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六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六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六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六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六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七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七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七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七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七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七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七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七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八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八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八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八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八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八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八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八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九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九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九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九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九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九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八百有九十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八百有九十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有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百有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有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百有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有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百有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有八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百有九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有十二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百有十三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有十四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百有十五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有十六年春正月王命君牙為大司徒

九百有十七年春正月王命伯冏為太僕正

九百

漢武六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
八年十二月高句驪王遣使奉貢
十三年九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白雉九足
十四年汝單國王貸與翻苔王安拉遣使詣闕貢獻於是安國
始通於漢已來諸國皆屬焉
是年匈奴遣使來獻使中郎將報命
十七年十二月滇王遣使貢獻
二十年韓人蘇期等詣闕獻汲貢獻
二十五年南匈奴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
者監護往來受命
是歲天竺王遣使奉獻遣西域大人扶旦等九百二十二人
獻象向化請闕朝貢獻奴獅牛馬及月虎豹貂
三十年撣王大人於仇遣掌種人詣闕朝貢二十一年北匈奴
遣使奉獻

中元二年東夷濊君南閭王遣使奉獻遣大人國王之孫
朝貢也
明帝永平十七年西域諸國皆來備見侯侍奉大旦振動殊諸種
前後慕義貢獻
章和元年正月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生犀白雉
章和元年月氏國遣使獻獅子
和帝永元二年二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
永元元年北單于弟右溫禺鞮王奉奏貢獻
六年正月日南徼外蠻夷獻生犀白雉
九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夷獻掸國王雅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
十年十二月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貢獻
十三年十一月安息國遣使獻師子及條枝大鳥時謂之
安息雀云
十六年十二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貢獻

永初元年十二月即位長月北匈奴遣使稱臣詣敦煌
奉獻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永昌徼外撣王雍由調遣使奉獻白雉
十月撣國王獻外等遣使奉獻白雉二
三年正月高句驪遣使貢獻
元初一年正月蜀郡青衣道夷奉獻內屬
永寧元年十二月永昌徼外遣使朝獻
是月撣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
是歲大鄰王遣子詣闕貢獻
延光元年二月大鄰王遣使貢獻
十二月九真徼外蠻夷貢獻內屬
三年七月日南徼外蠻夷師調貢獻
順帝永建二年三月疏勒國臣磐遣使奉獻
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敗姑墨太守張朗討焉耆等破龜茲三國破

之斬首千餘級
四年柯彌國遣使貢獻
五年正月疏勒王遣侍子公大宛貴人奉獻貢獻
六年二月于闐王遣侍子貢獻
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掸國遣使貢獻
是月于闐王遣侍子詣闕貢獻
四年十月疏勒國都護國遣使貢獻
漢安二年六月都護國遣使貢獻
桓帝延熹二年大秦國王遣使奉獻其國在安息條支西海
大時乃絕至是復自南徼外來獻
九年九月大秦國王遣使來獻
靈帝建寧三年燒當羌寇奉獻貢獻
熹平二年十二月日南徼外葉調國王遣使貢獻

三年正月夫餘國遣使貢獻
光和六年正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
獻帝建安七年丁寧國獻駃騠
延康元年獻狗技錄單于焉耆于闐王各遣使奉獻
魏文帝黃初元年斛卑復遣使獻馬
三年二月鄯善龜茲于闐王各遣使奉獻
五年疎勒皮山莎車加賓罽賓厚加賞賜是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
明帝太和三年十二月大月氏王波調遣使奉獻
四年四月鮮卑軻比能率其種人及二部大人兒禪詣
幽州貢名馬
青龍四年五月濊貊大人率衆詣樂浪內附
景初元年十月道路開通史母立像率衆軍討遂東西北平焉
冬十二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朝貢
二年六月倭女王遣大夫難升米等詣郡求詣天子朝獻太守

劉夏黃龍國獻
晉武帝泰始元年正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說云此布用木作之非鳥獸毛也
三年二月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說云此布用木作之非鳥獸毛也
泰始元年正月東夷絕遠三十國來獻
秦王正始元年南夷後重譯貢獻
四年名王各遣使來獻
四年十二月倭國女王復遣使大夫伊聲耆掖邪狗等八人上獻生口倭錦絳青縑緜衣帛布丹木弣短弓矢
八年倭國女王遣重譯貢獻
十八年倭國女王遣大夫載邪馬升等二十人奉貢獻男子為大夫無刑罰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
十二年倭女王遣使貢獻
十八年倭女王遣大夫率善中郎將掖邪狗等二十人奉貢獻男子為大夫無刑罰其俗舉事行來有所云為輒灼骨而卜以占吉凶
十八

貢獻

十年林邑王闍波沙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年林邑南國扶南國訶羅單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二年師子國扶南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三年扶南國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大王道化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十力衆生救難在懷亦遣獻

十三年高麗國武都王遣使獻方物

十四年河南國西河王河南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六年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八年武都王河南王百濟國並遣使獻方物是歲百濟扶餘利國王釋迦卿遣長史王二國獻金銀寶器

十九年婆皇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十一年[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十七年[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十八年婆皇國河南王高麗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十九年[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孝武帝孝建二年孝武帝[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大明二年河南王高麗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西域[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五年[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illegible]國並遣使獻方物

八年遣使貢獻
明帝永平二年天竺迦膩色迦王遣使貢獻
秦建元年林邑國遣使貢方物
後魏帝元魏元年河南王遣使貢方物
二年西域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河南王吐谷渾遣使獻方物
顯帝昌明元年倭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倭國高麗國西域國並遣使獻方物
南齊太祖建元元年五月河南王吐谷渾拾寅拜爲西王仍加
並遣使貢獻
二年三月百濟王餘慶遣使貢獻九月嚈噠國遣使朝貢
三年十二月高麗王巨連遣使貢獻
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年六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梁武帝天監元年四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六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七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八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四百九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五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六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七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八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六百九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七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三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四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八百五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二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三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四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五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六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七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八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二十九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三十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三十一年正月天竺國遣使貢獻
九百三十二

十三年四月秋至國八月扶南國王遣使獻方物于蜀國獻象
[illegible]
是任阿南國王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寺僧
佛寺詔許之
十四年二月勾[illegible]遣使獻方物
九月狼牙脩國王婆[illegible]多遣使入阿[illegible]獻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
下灌頂憍慈藏衰聚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如[illegible]
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右旋如雪大色瑠璃亦如月光[illegible]
神二所供養以善正法[illegible]行衆僧莊嚴都邑城[illegible]
陸山樓觀羅列道途正正人民熾盛使樂安隱若[illegible]
天厨於一切國爲極尊貴天主慈念群生民人安樂[illegible]
津救濟苦惱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普聞世界[illegible]
如月初生皆悉[illegible]梵王世界二王人天[illegible]
天子足下[illegible]如[illegible]

自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年五月滑國二月河南王三月高麗國六月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大通元年二月林邑國十一月高麗國王並遣使獻方物

是年盤盤國王使使者表曰揚州刺史淨德遠振聲天下遐邇欽風願奉天子如父母一切恭順惟願滿月天子哀而養之如是

二年正月高句麗國遣使獻方物

中大通元年二月高句麗國遣使獻方物

盤盤國遣使獻牙像及舍利并獻沉檀等香數十種

十二年六月林邑國王遣使獻方物

三年六月丹丹國王遣使者表曰伏承皇主至德仁治信行三寶佛法鍾顯無偏所集六合皆蒙慈育國執越遠者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隆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奉送使表

獻方物

九月波斯國遣使貢方物

四年四月盤盤國十一月高麗國並遣使貢方物

五年正月河南國九月盤盤國並遣使獻方物

六年三月百濟國七月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八月盤盤國復使送菩提舍利及畫塔并獻菩提樹葉廣袤數尺

十一月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大同元年三月高麗國獻丹玉各遣使獻方物丹丹國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四月波斯國七月扶南國並遣使獻方物

四年三月河南國內附國並遣使獻方物

五年八月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

六年五月河南王遣使獻馬及方物

八月盤盤遣使獻方物

是年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七年三月高麗百濟國九月內附國並遣使獻方物

是年十月國獻外國刻三佛

中大同元年八月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簡文太清三年十月百濟國遣使朝貢

大寶二年八月盤盤國獻駝象

外臣部　朝貢第二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太宗貞觀二年十一月迦毗黎國遣使獻方物

高宗永徽二年十一月迦毗黎國遣使獻方物

四年正月于闐利國遣使獻方物

睿宗天授元年十二月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光大元年九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六月新羅國九月林邑國狼牙脩國並遣使獻方物

玄宗開元二年六月新羅國十一月高麗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年五月盧東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十月丹丹國並遣使獻方物

四年三月扶南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六年正月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九年七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年七月新羅國遣使獻方物

十三年十月丹丹國遣使獻方物

十四年正月和闐國遣使獻方物

二十至德元年十二月和闐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十一月盤盤國百濟國並遣使獻方物

三年十一月丹丹國十二月高麗國並遣使獻方物

四年九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憲宗元和元年六月扶南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年十二月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穆宗長慶元年十二月黠戛斯遣使朝貢

五年十二月黠戛斯遣使朝貢

明元年與五年正月頻來大渠餘人請賜奉表章鞍馬及錦綵各有差

武宗會昌八年四月黠戛斯至洛陽縣石堰驛王謁朱邪盡忠等十人貢方物

太武神䴥元年四月氐南奉王楊玄遣使朝貢

四年閏六月蠕蠕國遣使朝獻

延和元年十月武谷渾慕璝遣使朝貢

三年二月蠕蠕吳提遣其母兄禿鹿傀及左右數百人朝貢

獻馬二千匹

十月蠕蠕國遣使朝貢

太延元年二月蠕蠕敕者車師諸國六月高麗鄯善國並遣使朝獻

八月粟特國遣伊朝獻

二年八月東北高車國遣使朝獻

三年二月高麗契丹三月龜茲烏孫悅般嚈噠車師粟特蹛勒勿萬屬者車師粟特蹛勒勿萬屬者車師粟特蹛勒勿萬屬者

開平元年十月唐莊宗即位遣使朝貢
二年八月波斯國遣使朝貢
三年三月高麗王建遣使朝貢
同光元年十二月高麗王建遣使朝貢
五年十二月吐呼羅國遣使朝貢
六年二月高麗王對晏諸國各遣使朝貢
四月破洛那國獻汗血馬普嵐國獻寶劍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高麗波斯于闐回鶻諸國十月皆利彤多
國各遣使朝貢
皇興元年二月高麗于闐康莫弥其先弗都羽陵日連呵黎于
闐諸國九月高麗于闐普嵐梁特國各遣使朝獻
二年四月高麗康莫弥契丹其先弗都羽陵日連呵黎于
手波萬丹阿大何羽真侯于闐波斯等國十二月悉萬丹等十
餘國各遣使朝貢

三年二月嚈噠高麗康莫弥各六月嚈噠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二月高麗康莫弥契丹各遣使朝貢
孝文延興二年二月高麗康莫弥契丹各遣使朝貢
三年二月高麗契丹國四月契丹八月高麗康莫弥國九月康
莫弥國梁萬丹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正月梁萬丹國並遣使朝貢
二月吐谷渾拾寅遣子貴叱干入侍并獻方物
三月高麗吐谷渾曹利國五月嚈噠國六月高麗
國八月吐谷渾國九月契丹康莫弥國並遣使朝獻
五年二月高麗國遣使朝獻
閏二月吐谷渾國四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獻
五月契丹康莫弥國各遣使朝獻

八月高麗吐谷渾地豆于諸國十月嚈噠國並遣使朝獻
勿吉國遣使朝獻
承明元年春二月嚈噠高麗康莫弥波斯諸國五月嚈噠國七
月高麗康莫弥八月嚈噠國九月高麗康莫弥契丹烏萬萬
斤十一月嚈噠國並遣使朝貢
太和元年二月高麗契丹康莫弥國三月扈莫弥契丹國並遣
使朝獻
四月五月嚈噠再遣使朝貢
九月嚈噠高麗車離西天竺舍衛十月康莫弥舍伏羅龜茲
諸國各遣使朝貢契丹國並再遣使朝貢
二年正月吐谷渾國采提寇邊十二月契丹國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十一月吐谷渾遣子朝獻
二月嚈噠國遣使朝獻
七月龜茲國遣使獻汗血馬十頭

八月勿吉國遣使朝獻
九月劉昶奔魏遣使獻大馬名駝二百匹
三年三月吐谷渾高麗國四月嚈噠國並遣使朝獻吐谷渾國
使獻牦牛五十頭
十二月梁將州送河間王琛子契丹康莫弥龜茲諸國各遣使朝獻
十二月高麗吐谷渾地豆于契丹康莫弥龜茲諸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二月嚈噠國十月悉萬斤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五月邵陵王國十月嚈噠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二月地豆于國九月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九年二月嚈噠國十月高麗國遣使朝貢
十年三月高昌國五月高麗國十月高麗吐谷渾國十一月宕
昌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月嚈噠國四月高麗吐谷渾國十一月勿吉國並遣使
朝貢

十一年四月吐谷渾國五月高麗吐谷渾國八月婆万丁國並遣使朝獻
十二年二月高麗國三月宕昌國四月高麗吐谷渾國六月宕昌國並遣使朝貢
八月吐谷渾宕昌並并遣使朝貢
九月吐谷渾宕昌並遣使朝貢
閏九月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十三年二月宕昌國三月吐谷渾國六月高麗國七月隋平國八月中尺國九月吐谷渾武興宕昌等國十月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十四年三月吐谷渾宕昌武興等國六月高麗國八月宕昌國九月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十五年正月吐谷渾國三月婆萬丁等五國五月高麗國六月吐谷渾高麗國九月武興宕昌鄧至諸國並遣使朝獻

十六年三月高麗鄧至國六月高麗國並遣使朝獻
七月吐谷渾世子智喜頭求朝
八月高麗國十月鄧至國高麗國並遣使朝獻
十七年正月鄧至國三月吐谷渾國五月宕昌嘆平婆丹國婆羅國六月高麗國並遣使朝獻
九月鄧至王楊舒獻遣子智謀朝貢并奉表求以兵送隋煬帝還之
十二月婆平國遣使朝貢
十八年正月高麗國朝貢十月又遣使朝貢
十九年三月鄧至國五月高麗吐谷渾國並遣使朝貢
二十一年五月煬大國十二月高昌國遣使朝貢
二十二年八月高麗國遣使朝獻
二十三年五月高麗國并遣使朝貢
宕城國朝貢七年七月吐谷渾國八月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正月高麗國十月吐谷渾國十二月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三年七月于闐國九月武興國世子楊松先並遣使朝貢
是年疏勒鄯善伏婆羅於闐葱嶺波羅門等國并阿曼龜茲不喻陁拔羅弗波女揵斯羅達哆伏婆羅槃槃烏稽忽婆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四月南天竺國獻辟支佛牙
八月初吉國貢橘矢
正始元年四月高麗國遣使朝獻
二年正月鄧至國遣使朝貢
三年九月高麗國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三月曾伏羅國四月吐谷渾鳴蟬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二月吐谷渾宕昌國並遣使朝獻勿吉國貢楛矢
十月阿跋陁國吐羅諸國十二月特那杖提等諸國並遣使朝獻
摩訶盆蘇摩訶婆利伽陵頻伽婆羅門等國並遣使朝貢
大業元年三月勿吉南天竺國三月斯羅鬼阿波羅阿婆多羅伽加師達于闐諸國四月阿伏至羅國五月高麗國六月高昌國十月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九月靺鞨國十二月高麗國並遣使朝獻
二年正月朝霞越訶國十月高麗國並遣使朝貢
是月赤土國遣使朝貢
三月高昌羅阿羅柱蘇突厥北伏羅諸國五月高昌國六月高昌國七月契丹國八月鄧至國高昌勿吉國並遣使朝貢
疊伏羅弗若提羅龍波羅諸國並遣使朝獻

三年十一月高昌遣使至國三月高麗遣使至國六月吐谷渾王慕延遣使朝貢契丹國遣使朝貢諸國七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秀兒諸國十月高車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年正月高麗遣使朝貢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契丹國遣使朝貢諸國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契丹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二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三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四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五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六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七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八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八十九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一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二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三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四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五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六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五月高昌遣使朝貢六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七月高昌遣使朝貢八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九月高昌遣使朝貢十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十一月高昌遣使朝貢十二月高昌遣使朝貢九十七年正月高昌遣使朝貢二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三月高昌遣使朝貢四

三年嚈噠高麗勿吉並遣使朝貢
四年嚈噠高麗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武定元年吐谷渾高麗嚈噠並遣使朝貢
二年吐谷渾地豆于室韋高麗嚈噠勿吉並遣使朝貢
三年高麗吐谷渾嚈噠並遣使朝貢
四年室韋勿吉地豆于高麗嚈噠並遣使朝貢
五年高麗勿吉並遣使朝貢
六年高麗室韋嚈噠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七年嚈噠地豆于室韋高麗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八年正月地豆于契丹四月嚈噠國並遣使朝貢
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嚈噠勿吉吐谷渾十二月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六月高麗十月勿吉國吐谷渾十二月
勿吉國庫莫奚國並遣使朝貢
二年二月勿吉國四月室韋國五月高麗國七月勿吉國並遣

使朝貢
三年二月契丹四月室韋國並遣使朝貢
四年正月庫莫奚並遣使朝貢
十二月帝討突厥突厥請降於是北狄朝貢
五年八月霫慎八月奚霫並遣使朝貢
六年四月突厥五月勿吉國十一月高麗十二月庫莫奚並遣使
朝貢
七年九月庫莫奚十月契丹並遣使朝貢
八年八月庫莫奚遣使朝貢
武成帝河清二年室韋國庫莫奚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
後主天統元年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
二年突厥靺鞨並遣使朝貢
三年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

四年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二月大莫婁國遣使朝貢
武平元年七月靺鞨遣使朝貢
三年突厥百[illegible]遣使朝貢
四年勿吉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六年契丹國遣使獻方物
後周閔帝二年六月[illegible]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突厥遣使[illegible]
武帝保定元年正月[illegible]獻吐谷渾馬[illegible]二月突厥室昌五月[illegible]
獻駝騾並遣使獻方物
二年三月宕昌遣使獻生[illegible]獸二頭於[illegible]山
四年五月突厥又獻方物[illegible]
五年[illegible]月[illegible]使獻方物十一月又遣使獻方物

天[illegible]年五月突厥吐谷渾並遣使獻方物
四年七月突厥遣使獻馬
建德三年正月突厥遣使獻馬十一月千闐遣使獻馬
六年九月吐谷渾十月百濟並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吐谷渾又遣使獻方物
宣政元年三月突厥十月百濟並遣使獻方物

冊府元龜表第九百七十

外臣部十五

朝貢第三

高昌 闕皇元年三月白狼國七月鉢闍黎是八月突厥阿波可汗九月突騎沙缽略可汗並遣使獻方物

二年正月高昌百濟各遣使獻方物二月高昌百濟突騎施並貢方物八月薛延陀多彌國貢方物契丹室韋諸部各遣使貢方物

四年薛延陀多彌國貢方物契丹室韋諸部各遣使貢方物

五年四月契丹主窟哥遣使貢方物

六年三月突騎沙缽略可汗遣使貢方物

是年女國遣使朝貢

七年突騎沙缽略遣使貢方物

是年突厥都藍可汗遣其子入貢方物

八年突厥都藍可汗大相坐遣使貢獻方物

是年突厥都藍可汗遣其母弟俟利發特勒獻于闐玉杖

十年突厥都藍可汗遣使貢方物

十一年突厥都藍可汗遣使貢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高昌突厥高麗百濟並遣使貢方物

是年正月高昌突厥百濟並遣使貢方物

十三年正月契丹奚霫室韋十月鉢闍並遣使貢方物

十五年五月吐谷渾六月林邑並遣使貢方物

十七年六月高麗十月突厥並遣使貢方物

十一月突厥遣使來聘

湯帝大業三年五月突厥啓民可汗遣子拓特勒來朝貢獻方物

六月吐谷渾高昌突厥哀可可汗並遣使貢方物

四年三月百濟倭國並遣使貢方物

五年二月赤土國四月林邑國頃羅並遣來貢方物

是月高昌吐谷渾伊吾並遣使來朝

八月突厥啓民可汗遣子俟合特勒來朝

是年石國遣使朝貢

六年三月侯國六月室韋並遣使貢方物

七年三月百濟遣使朝貢

十年三月曹國百濟國並遣使貢方物

十一年正月突厥新國鐵勒等大酺討鼓角胡樂越席而飲突厥四面大羅拜歌訖三呼萬歲訖各插羽於頭上謂之鶡冠舞畢大汗乃出金帳坐定諸國王各上壽訖大汗乃賜宴諸國王畢各出錦綵以贈大汗謂之納貢是月突厥啓民可汗遣其子入朝貢

十二年二月百濟倭國新羅並遣使貢方物附國遣使朝貢

是年高昌波斯國焉耆等國並遣使朝貢

是年高祖初為太原留守與突厥始畢可汗相結遣使獻良馬始畢可汗亦遣其將康鞘利等隨使來報

遣使來朝

武德元年五月突厥遣使來聘

貢九月始畢又遣骨咄祿特勒來朝

二年二月吐谷渾遣使朝貢

四月高昌九月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三年正月始畢可汗七月西突厥泥孰可汗遣使朝貢

十月高昌突厥並遣使朝貢

四年三月高昌九月吐谷渾並遣使朝貢

是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來朝貢

五年正月二月西蕃突厥其鄰可汗遣使朝貢

是月高昌王麴伯雅遣使來聘

五月六月突厥鄰政可汗遣使貢方物

八月西爽十一月突厥並來貢方物
是年拜何鼻可汗調能勤遣使朝貢
四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三月西突厥葉護可汗遣使朝貢
十月百濟遣使獻寶下馬
是月新羅國句麗及西域二十二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月良明西南夷昆彌遣使朝貢先是高祖時遣吏高仙平尚等至西二河共國人來拒因歐明堵俟斤萬騎救西

山党項百啓新遣使朝貢
是年十一月國王卧勿孛羅遣使獻玉帶而偽設名又爲羅葛
國君長遣使獻駝及
七年正月契丹來侵並來朝
五月吐谷渾一作高昌九月鎮惡國十月西突厥葉利啜可汗並遣使朝貢
八年四月吐谷渾遣使朝貢重表獻駝馬來朝並來朝
十二月吐蕃十二月石國高昌並遣使朝貢
九年正月西突厥同娑葛二月于闐王尉遲眺遣使朝貢
四月突厥默啜國五月吐火羅八月西突厥九月于闐王
遣使來朝十月疏勒國十月龜茲國十一月百濟十二月吐蕃西突
厥並遣使來朝貢方物
是年康國獻獅子
十年二月百濟爲高麗所攻三月薛延陀八月甲子遣使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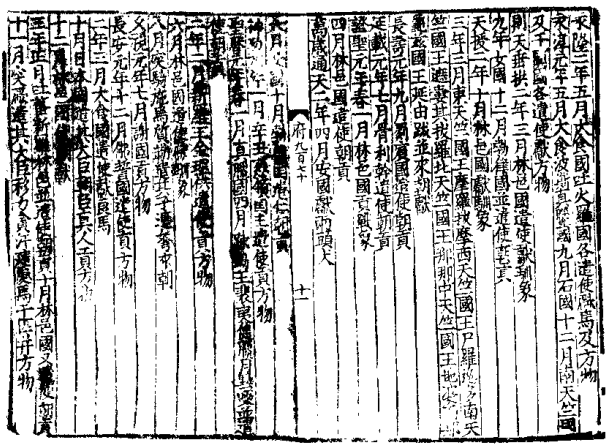
十二月康勿提伽其蒙並遣使來朝
十一年六月罽賓遣使獻金利名馬
八月西蕃姚州始可汗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吐谷渾河源郡王莫賀咄昌都獻生獅子一
十二月百濟王扶餘璋薨太子隆來朝并獻綿白雉金鳥銀瓶
是年康國獻金瓶銀甕等物
小國也僧高歌今亦遣使獻方物
八月獫狁羅國遣使貢方物南方荒外說者之類也
十一月吐谷渾十一月西突厥十一月突國並遣使
貢方物趙悅嘉薩南謁貴臘川聽許仍還使入貢
十三年二月波斯國六月長明國九月薛延陀遣使貢金甲鏡等
十四年正月高麗百濟三月突厥國三月突厥國並遣使貢方物
是年高麗王遣其太子福壹來朝并獻方物
十五年二月鎮惡國十一月甲午大食國遣使貢方物
是年天竺國王尸羅逸多遣使朝貢帝復遣李義表報使其王復
遣使獻天竺及鍛金寶器
十六年春正月吐谷渾高麗新羅康國龜茲吐谷渾曹
國契丹國史國安緋國畢國突厥等四月俱密國五月林邑國十一
月吐火羅國烏萇國皆遣獻方物烏萇自古未通中國其王遣摩
訶陁訶斯遣使奉表言入福德之尊一切王中上乘大寶軍破
諸黑暴獲生如得能伏阿脩羅王救彼得生羅睺羅拜至
尊因獻師子幷香帝嘉其遠至降隨書以答獻之
是年罽賓國遣使獻寶鈿裝帶及雜綵而厚之其意立念

十七年正月渤海遣使百濟高麗新羅並遣使朝貢方物
三月突厥骨咄祿遣使獻方物
十八年正月渤海百濟高麗新羅國子監
十九年正月庚午朝日南林邑等國並遣使獻方物
二十年正月吐蕃贊普卒
二十一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告喪
國遣使來賀各貢方物
二十二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獻金鍮石綠金銀器物
二十三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獻金鍮石綠金銀器物
二十四年正月吐蕃贊普三月突厥國三月突厥國並遣使貢方物
是年高麗百濟新羅康國龜茲吐谷渾曹
國契丹國史國安緋國畢國突厥等四月俱密國五月林邑國十一
月吐火羅國烏萇國皆遣獻方物烏萇自古未通中國其王遣摩
訶陁訶斯遣使奉表言入福德之尊一切王中上乘大寶軍破
諸黑暴獲生如得能伏阿脩羅王救彼得生羅睺羅拜至
尊因獻師子幷香帝嘉其遠至降隨書以答獻之
是年罽賓國遣使獻寶鈿裝帶及雜綵而厚之其意立念

十二月罽賓國遣使獻師子胡
是年波斯國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朝貢
八月吐谷渾遣使獻名馬
十月罽賓國高附王遣使朝貢
四年四月林邑國人謀為此自立為王遣使貢方物
七月吐谷渾獻名馬
十一月新羅遣使獻金縷布是月曷婆國扶國並嗣王新立各遣使朝貢
五年四月罽賓國康國吐火羅國並遣使朝貢
八月林邑國獻駿馬
九月吐谷渾遣使朝貢
十二月倭國遣使獻虎豹馬鵲虎豹大如狗馬鵲大如五六尺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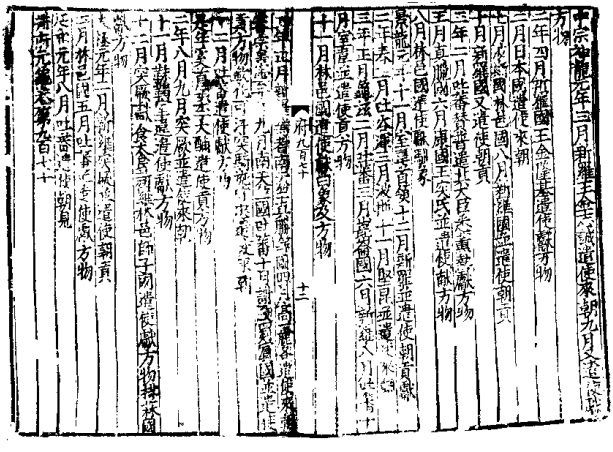
六年正月大月氏國遣使奉表獻金銀瑠璃等物
慶雲元年正月女國遣女使朝賀獻文犀生口二人
五月婆皇國遣使獻方物
十月新羅王遣其子右武衛將軍文王來朝
十二月高麗王高藏遣使奉表賀正皇太子
二年正月庚申朔吐火羅國獻師子
二月林邑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波斯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正月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十月新羅王遣其子右武衛將軍文王來朝
十二月高麗王高藏遣使奉表賀正皇太子
四年正月庚申朔吐火羅國獻師子
二月林邑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波斯國遣使獻方物
和銅元年平八月多褐國王摩訶末利多福國王難陀跋羅國王鞠李都陀等並遣使來朝各貢方物三國皆林邑之南

遠海小國也
二年五月干陁國拏薩國三濮國哥羅舍分國修羅分國計鄰國並遣使獻方物于時拏舍分國王名蒲伽越摩精兵二萬人其使以開慶元年發本國至是到京修羅分國去本國海上北行一月為城東至真臘國南至海其王名尸遠摩提婆精兵二萬餘人甘昌國居於南海之濱東接其王名瞿陁越摩精兵可五千人其使以慶雲元年發本國三年到京
乾封元年七月罽賓國訶陵國各遣使獻方物
二年十月波斯國獻方物
總章元年七月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八月林邑王鎩迦氏跋摩遣使獻方物
咸亨元年三月林邑國遣使朝貢
二年正月林邑國師子河陵國等遣使朝貢
三年正月林邑國獻駝馬方物
上元元年三月罽賓國遣使朝貢
二年三月拔汗那國獻駿馬及異獸
王尸利鳩摩多國那國王尸利沙伽遣使獻方物
三年三月高天竺國各獻方物
四月吐蕃遣其大臣仲琮來朝
上元二年三月吐火羅大首領都摩支及大首領苾悉拔等各以其支子朝于京師獻駿馬及異獸
十二月丁亥龜茲王白素稽獻名馬
二年二月庚寅龜茲王白素稽獻名馬
九月新羅王金法敏遣使獻方物
儀鳳二年四月丁酉獻方物
調露元年十月康國拔汗那國各遣使獻駿馬



永隆三年五月大食國王大食國各遣使獻馬及方物
永淳元年五月大食遣使獻方物
又十一月大食遣使獻方物
則天垂拱二年三月林邑國遣使獻馬象
天授二年十月林邑國獻馬象
三年三月東天竺國王摩訶羅提摩西天竺國王尸羅逸多南天竺國王遣使其我羅此天竺國王那邪迦天竺國王地伐
罽賓國王延由跋並來朝獻
長壽元年七月罽賓國遣使朝貢
證聖元年春一月林邑國貢獻方物
四月林邑國遣使朝貢
萬歲通天二年四月安國獻可頭大

六月林邑國遣使朝貢
十月罽賓國遣使獻馬仗等
神龍元年一月辛丑大赦國王遣使貢方物
至景龍二年一月真臘國王遣使貢方物
二年二月新羅王金理洪遣使貢方物
六月林邑國遣使朝貢
九月突騎施烏質勒遣子遣奢來朝
久視元年七月訶陵國貢方物
長安元年十二月佛誓國遣使貢方物
二年三月大食國遣使獻馬良馬
四月日本國遣其臣真人貢方物
十一月林邑國遣使獻象
三年正月吐蕃新贊悉諾遣使朝貢
十月突騎施遣其大臣烏質勒朝貢
十一月突騎施烏質勒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突騎施烏質勒遣使獻馬及方物
十一月林邑國遣使獻白象及方物

景龍二年十一月室建貢獻十二月新羅王遣使朝貢獻
三年夫二月吐谷渾三月波斯十二月康國遣使朝貢
三年正月龜茲遣使貢方物
三月室建遣使貢方物
十一月林邑國遣使獻白象及方物
十二月林邑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月突騎施遣使獻方物
睿宗景雲元年三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來朝九月突騎施遣使獻方物
二年四月祁連國王金遣使獻方物
二月日本國遣使來朝
三月林邑國八月勃律國遣使朝貢
十月新羅國又遣使朝貢
三年二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悉薰都獻方物
五月真臘國六月康國王突昏遣使獻方物
八月林邑國遣使獻馬象
十一月室建貢獻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年二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悉薰都獻方物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林邑國遣使獻馬象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玄宗開元元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朝貢
三月林邑國遣使獻馬象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林邑國遣使獻馬象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十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十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十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十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十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七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八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十九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十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十一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十二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十三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十四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十五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十六年正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二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三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四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五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六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七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八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九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一月真臘國遣使朝貢
十二月真臘國遣使朝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十一

外臣部一十

朝貢第四

唐玄宗先天元年八月吐蕃遣使朝貢

九月突厥默啜守捉使十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

二月吐蕃贊普遣使來朝

二年三月突厥默啜為其子闕六月兩天竺新羅各遣使朝貢天竺上皇皆御門樓以見之

開元元年十二月罽賓王子來朝奏曰臣請就市交易人事畢拜訖之林邑國王范文遣使獻象五頭帶隨書謂之曰朕

國在海南遠通朝貢所獻之物深違勅旨今賜錦綵兩匹領此

獻之

三年二月突厥遣使阿史那從禮來朝帝御承天門見之

是月拂菻遣使

府九百七十一

大食國開元

十年二月佛誓國遣使朝貢新羅遣其貴臣金思蘭來朝貢

十一年二月大食國遣使來獻方物

十二年二月東女國遣使來獻

地拔密

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四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五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六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七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八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九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七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八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二百九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二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三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四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五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六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七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一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二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三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四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五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六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七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八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八十九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九十年正月拂菻國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二月突厥默啜遣使來朝貢

三百

九月勃泥國獻善馬謝賜國遣使來朝
十月占城使蒲和散等來貢真珠玉塔及王遣使來貢
十一月吐蕃使論莽熱等來貢方物
十二月吐蕃石國及謝賜國並遣使朝貢
九年二月石國王遣使朝貢獻密國遣使獻駝及馬
六月龜茲王白孝德遣使獻馬及狗
十一月己酉渤海郡王大嵩璘及大首領契丹都督倪於固來朝並拜衛尉卿放還蕃
丹蕃部酋長來朝並拜衛尉卿放還蕃
十年正月癸卯冊渤海郡王大嵩璘為忠王
十月丁卯新羅遣使大舜麻金仁壹來貢正并獻方物越真酋長梅叔利等來朝并獻方物波斯國遣使獻師子
十一月渤海遣其大臣朱勿計來朝并獻鷹
十一年四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獻黑馬一匹及牛黃人參頭髮朝霞紬魚牙紬鰒魚海豹皮金銀等與元二首昌臣鄉

屬酋地數百里阪九姓來賀之致本土貢物并方產之物歷覽大官蒙賜之寸寧懷龍寵感荷欽賴於雖深覺謝頓增戰汗
十二年正月契丹遣使百禮來貢正并獻方物冬遣大首領至冬及等十人渤海新羅遣其臣貢仁愛新羅王金武勳新羅

十月識匿國遣使獻方物
十六年正月契丹遣使貢正鞋鞨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四月謀密國王遣大國大首領朱多羅來朝且獻方物
十一月佛誓國遣使獻五色雞鵡朱國王遣使獻師子
是年新羅國遣使來獻方物
十七年正月米[illegible]獻胡旋女子三人及豹師子各一骨咄悅
[illegible]男[illegible]郡[illegible]來朝獻馬二匹
二月渤海鞨遣使獻鰣魚
三月謀密國大首領烏鞨達子來朝
六月北天竺國三藏伐門僧密多賫梵[illegible]等來
七月北天竺國遣使僧羯磨多賫梵夾等來
九月大食國遣使來朝貢方物
十八年正月波斯王子繼忽德來朝獻方物[illegible]等[illegible]番鞨鞨
遣其弟大伊[illegible]來朝賀正獻方物波斯國王及新羅國王各遣

使來朝賀正
二月突騎遣使[illegible]來朝獻方物渤海鞨鞨大首領遣使賀正獻方物
四月木國石國[illegible]遣使來朝貢
五月渤海鞨鞨遣使[illegible]來朝貢方物渤海鞨鞨大首領遣使賀正獻方物
[illegible]馬脳盃一馬三十匹契丹[illegible]遣使獻馬十二匹吐火羅僧難陀
來朝貢獻[illegible]等[illegible]里水鞨鞨遣使[illegible]朝貢
九月鞨鞨新羅國[illegible]遣使[illegible]貢
[illegible]月室韋遣其大[illegible]名[illegible]獻方物
十一月契丹[illegible]遣使朝貢
十二月[illegible]月[illegible]來[illegible]遣使[illegible]貢
十三年正月[illegible]遣使[illegible]貢方物
十九年二月室韋渤海鞨鞨新羅並遣來賀正
八月吐蕃遣其國相論[illegible]等來朝貢正
[illegible]月[illegible]命中官路次宣慰

十月中大食國王伊沙[illegible]慶遣其宰臣大德僧達信來朝且獻
方物林邑國獻象四突厥遣其大臣蘇農出[illegible]達干等二十[illegible]
人來朝獻[illegible]室韋遣使來朝渤海鞨鞨王遣其壻大取珍等[illegible]
二十人來朝
二十年正月王子婆羅門王遣其首領細[illegible]等來朝獻象及
遣使賀正
七月更[illegible]子突厥可汗[illegible]弟何支[illegible]等來朝
九月波斯王遣首領[illegible]那密[illegible]大德僧及烈[illegible]貢
二十一年二月骨咄王頡利發遣使[illegible]獻馬及樂
三月石汗那王易米[illegible]遣使[illegible]獻馬突厥遣使斯[illegible]紇[illegible]等
十六人來朝
閏三月勃律國王沒謹忙遣使大首領察卓[illegible]斯[illegible]等來朝
[illegible]冊立之[illegible]
四月突厥大[illegible]使[illegible]達干來朝

八月日本國頭[illegible]使真人[illegible]成[illegible]與[illegible]百九十[illegible]舟[illegible]遭風[illegible]
至[illegible]州[illegible]史錄[illegible]正以聞詔通事舍人[illegible]喜[illegible]等[illegible]先往[illegible][illegible]宣慰焉
[illegible]月骨咄王遣大首領[illegible]達干來朝
九月突厥遣其大[illegible]年伽伊難達干等十三人來朝
十二月石汗那王易米[illegible]遣大首領[illegible]達干大食國三[illegible]首
領[illegible]率[illegible]等二十[illegible]來朝
二十二年正月吐[illegible]來朝
四月日本國遣使來朝貢[illegible]馬[illegible]匹三百匹突厥
遣其大臣[illegible]陸[illegible]恩[illegible]來朝[illegible]南[illegible]南[illegible]大[illegible]等來歸義[illegible]
口[illegible]香牛黃[illegible]金[illegible]蜡丹等[illegible]貢[illegible]
光遣其[illegible]朝貢[illegible]獻小馬[illegible]小[illegible]三頭[illegible]五百[illegible]
布六十匹牛黃二十兩人參二百斤[illegible]一百[illegible]
六張公是授忠順[illegible]
六月林邑國遣使獻[illegible]

二十三年正月突厥可解骨支等十餘部落相繼來降
義也等來貢方物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十四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十五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十六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閏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十七年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十八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十九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一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二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三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四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五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六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七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八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十九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一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二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三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四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五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六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七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八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十九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十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十一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十二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十三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十四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六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七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八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九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五十五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二月突厥頡利可汗遣其弟結社率等來貢方物兼以馬三
千匹駝五百頭
三月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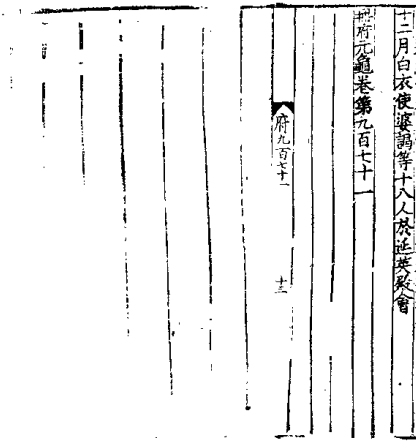
方物
五月佛誓國王遣大總管婆羅王遣使上來朝
十月拔悉密可汗使大首領來朝
十月拔悉密可汗使大首領來朝
二年正月契丹利史八十人並來朝
二月解慕國王阿穆悉遣大首領軍帥龍達干羅頻敬等二十人來朝貢獻方物
九月安西黑姓可汗骨咄祿毗伽遣使獻方物
十二月石國王特勒遣女婿康國大首領康沙摩尼來獻方物
三載正月新羅遣使救汗那思阿湌等千還大首領薛來賀正并獻方物
三月安國王屈底波遣大首領來朝并獻方物
四月新羅十八大食國康國史國西曹國米國訶咄國吐火羅國安驃國石國並遣使獻馬及鷹
十二月新羅王遣弟來賀正

獻方物
二年三月訶咄吐火羅波斯俱訶蘭國並遣使獻方物
四月新羅五月大食舍摩國十月石國王特勒安國王屈底波並遣使朝貢
十月安國王屈底波遣使朝貢又小勃律遣僧大德三藏沙羅密多來獻
九月九姓使回紇大首領頡跌羅達干三哥哥羅祿使首領伊難珠並來朝獻方物賀冬至
五載正月新羅王金興光遣使來賀正并獻馬十五匹駝十頭
三月訶陵國遣使來賀正并獻方物

開元二年正月大食國王遣使來朝獻馬四十匹石國副王伊捺社屯屈支龜茲
獻方物
四月拔密國遣使朝貢
七月波斯遣呼慈國大城主率波達干獻駿馬十及氈各一
十月訶陵骨咄王遣使獻馬十五匹三萬餘斤蘇伽漢板護甲
十月僕固遣使朝貢
閏十月隴拔斯國王忽魯汗遣使獻十年來突騎施都督國史
以米國窣利國各遣來朝獻物並遣使賜紅錦袍金帶各有差
甘子賀汗千金藏瑪瑙金鍍等物
十一月盛遠國遣使朝賀
六載正月新羅僧海龜茲王閻易蕃胡雜姓千餘等朝貢
黑水靺鞨王遣使賀正各獻方物
四月突厥九姓獻馬一百五十匹堅昆獻馬九十八匹波斯國獻馬駝等

五月大食國王遣使獻物六波斯國王遣使獻物四石國王遣使獻馬
六月六年突騎施遣使朝貢
十二月九姓堅昆及突厥三姓葛邏禄十四姓各遣使獻馬
十二月六年突騎施遣使朝貢
十二月九姓堅昆及突厥三姓葛邏禄十四姓各遣使獻馬
十二月大食國王

四月亡火羅國遣使獻馬
八月丁丑突騎施遣使來朝貢三月己丑子李嘉及大食朝石國王十
遣恩來朝
九月林邑國城王遣使來朝貢真珠一百條黑沉香二十
斤鸚鵡二十雙
十月九姓拔悉密遣使來朝貢十一月來朝
十一月突騎施遣使賀正
十二月突騎施遣使賀正
九年正月黑水靺鞨遣大首領闍婁來朝貢
渴遣大首領多
朝獻馬一百匹
三月訶陵遣使獻真珠北邑國獻真珠
白光鏡
四月波斯獻
十
十一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契丹遣使獻馬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五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七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九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四月波斯獻
五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六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十
七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八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二月突騎施遣使來朝貢
三月突騎施遣



開皇末生亞來朝

是年滑賓國遣使朝貢

三年三月尊遠國使烏物安國使安莫紇瑟並來朝

八月十姓可汗使來朝十姓突騎施黑姓可汗阿多提羅等六

波斯進物使李摩呾夜等及尊遠國使葛等來朝

十年正月癸丑王羅遣大首領上階特軍等十二人來朝

十九年九月迴紇使二十人於延英殿通謁

十月迴紇使近支伽裴羅等七人於延英殿朝見

十二月白衣使婆謁等十八人於延英殿會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十一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十二

外臣部一十七

朝貢第五

唐太宗貞觀元年五月戊申迦毗試吐蕃東衣大食等國六月遣吐蕃酋領子波斯等國八月婆羅門摩訶[illegible]

二月黑衣大食國遣石國並遣使朝貢

永泰元年冬迴紇首領胡祿都督第二百餘人自還與來朝

二年四月宗正卿李晏兼御史大夫使迴紇冊命迴紇遣首領殺牛吉等及牙帳一百人來朝

大曆二年七月吐蕃及渤海並遣使來朝

八月渤海契丹九姓鞨靺鞨室韋十月迴紇十一月渤海遣使朝貢

是年新羅王金乾運遣其臣金隱居來獻入朝貢方物

三年十月迴紇九月新羅十一月訶陵國遣使朝貢

訶陵國在大食西一月行利三月渤海遣使朝貢十二

[illegible]迴紇吐蕃契丹室韋渤海訶陵並遣使朝貢

六年九月渤海國遣使獻其王子[illegible]

十月迴紇吐蕃來朝

十一月婆羅門並遣使來朝

七年五月新羅十二月迴紇吐蕃大食渤海室韋靺鞨契丹奚[illegible]

[illegible]新羅國王金氏[illegible]遣使朝貢

八年四月渤海遣使來朝并獻方物迴紇吐蕃並遣使朝貢

朝引見于右銀臺門[illegible]

蕃各有加賜及加官方物

六年九月渤海國遣使獻其王子[illegible]

十月迴紇吐蕃遣使來朝

十一月渤海遣使朝貢

閏十一月渤海室韋並遣使來朝迴紇使散支亦心莫離支千

等率衆各引部于銀臺門

十二月渤海室韋[illegible]遣使來朝奚契丹渤海室韋靺鞨並遣使

朝貢

九年正月渤海室韋並來朝

三月迴紇遣使來歸馬千匹

四月迴紇使裴遠達干懷信引[illegible]延英殿新羅遣使朝貢

六月吐蕃遣使來朝

七月迴紇遣使骨[illegible]祿海還馬千匹來朝并進馬四十匹黑衣大食吐蕃並遣使來朝

十月迴紇吐蕃並遣使來朝見于銀臺門新羅遣使賀正見于延英殿

十年正月奚契丹渤海室韋靺鞨新羅並遣使來朝

十二月奚契丹渤海室韋靺鞨遣使來朝

十一年正月渤海契丹奚室韋靺鞨新羅五月渤海六月新羅渤海十二月渤海奚契丹室韋靺鞨各遣使朝貢

十一年七月新羅遣使來朝貢方物

十二月新羅遣使朝貢

十二年正月[illegible]

廿一年十一月渤海遣使來朝并獻日本國舞

四月渤海室韋契丹奚靺鞨六月契丹八月契丹十二月渤海室韋靺鞨新羅並遣使來朝并獻方物

十三年正月日本國遣使朝貢

德宗建中元年二月日本國十月渤海室韋靺鞨並遣使朝貢

三年閏正月新羅[illegible]祠祀國五月渤海國並遣使朝貢

貞元四年正月日本國遣使[illegible]

臣於吐蕃境內[illegible]者二十餘年至是歸朝[illegible]

五月壬申迴紇遣使來朝

六年二月迴鶻三月拜伏[illegible]
七年正月迴鶻[illegible]
契丹並遣使來朝
八年四月迴鶻五月迴鶻十一月拜伏[illegible]
是月遣[illegible]
九年九月迴鶻遣使朝貢
十月[illegible]
十二月[illegible]
十年[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
十一年[illegible]
九月南詔[illegible]
十二年正月女國[illegible]
是年[illegible]
十三年[illegible]
十四年[illegible]
十五年[illegible]
十六年[illegible]
十七年[illegible]
十八年[illegible]
元和元年閏六月吐蕃八月新[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月迴鶻俟斤表疏及馬三月渤海獻鶻十一月契丹渤海十
二月南詔異牟尋良明國並遣使朝貢
十二年二月渤海三月新羅遣使朝貢
四月吐蕃使論乞臻獻馬十匹玉帶弓箭金器十事甲冑一
十二月南詔契丹首領介落等朝貢
十三年四月高麗國遣使貢方物及鞍馬二匹
是年訶陵國遣使進僧祇女二人鸚鵡琥珀及生犀等
十五年閏正月渤海十月新羅並遣使朝貢十二
月渤海復遣使朝貢十二月渤海復遣使朝貢
是年南詔遣使來朝南詔自十二年至是凡滅遣使來
十六年三月渤海三月吐蕃並遣使朝貢
十一月迴鶻俟斤表疏及馬三月吐蕃遣使朝貢
冊府元龜　外臣部　朝貢第五　六

十七年九月南詔異牟尋遣使朝貢
十月吐蕃贊普遣使朝貢
十二月迴鶻吐蕃契丹並遣使朝貢
德宗貞元元年三月吐蕃渤海七月迴鶻十月迴鶻十二月迴
鶻契丹並遣使朝貢
二年正月南詔異牟尋渤海三月昆明並遣使朝貢
德宗大和元年四月渤海遣使來朝
八月吐蕃使論悉熙獻金銀器玉帶弓箭馬等
二年十二月渤海新羅室韋契丹南詔皆遣使朝貢
四年十二月吐蕃迴鶻新羅渤海南詔異牟尋昆明奚契丹室
韋等七人並入朝

十一月吐蕃迴鶻奚契丹新羅渤海南詔異牟尋昆明並遣使朝貢
冊府元龜　外臣部　朝貢第五　五

六年三月渤海遣王子大明俊來朝
七年正月渤海王遣同中書右平章事高賓英來朝獻方物
八年南詔遣使來朝
九年十二月契丹大首領介落等十九人室韋大都督阿朱
等三十人奚大首領匿郎等三十人並來朝
開成元年二月黠戛斯使來獻良馬貂裘
二年正月黠戛斯遣使來獻良馬貂裘
三年十月昆明
十二月日本國遣使朝貢
四年正月開成國遣使李南晫等來朝貢
閏正月南詔鶻日本詳哥各遣使朝貢
十二月大食國王子大遮婆契丹首領薛葛等來
大首領
冊府元龜　外臣部　朝貢第五　六

十一月契丹
十二月南詔
朝貢
三年十月昆明
十二月日本國遣使朝貢
四年正月開成國遣使李南晫等來朝貢
閏正月南詔鶻日本詳哥各遣使朝貢
十二月大食國王子大遮婆契丹首領薛葛等來
大首領
五年南詔遣使來朝
武宗會昌二年二月詳哥南平蠻結骨國遣使各貢方物大首
領悉詔等來朝
三年八月黠戛斯遣使諸德伊斯難珠來朝
六年正月南詔契丹室韋渤海詳哥昆明等使來朝
宣宗大中七年四月日本國遣王子來朝獻資物各有差

[illegible]者[illegible]清今又日本國來朝然[illegible]從萬何以報之因錫百寮及陳百藏以禮之

[illegible]宗咸通六年契丹王阿保機遣使朝貢方物

[illegible]祖開元元年四月契丹首領泡劫梅老來朝貢方物

[illegible]五月渤海王大欽茂遣使[illegible]泡劫梅老來朝貢方物

[illegible]來朝契丹久不通中華聞[illegible]盛[illegible]乃率所部來[illegible]一歲[illegible]

[illegible]名[illegible]方物

[illegible]年正月吐蕃遣使[illegible]來朝貢

二月契丹王阿保機遣使[illegible]良馬方物

五月契丹國王阿保機遣使進良馬十匹金花鞍轡貂皮[illegible]

[illegible]并表[illegible]男口一名[illegible]年十歲女口一名[illegible]年十二契丹王表[illegible]

不進良馬一匹朝貢錦金花[illegible]紵[illegible]德[illegible]馬[illegible]

[illegible]勿[illegible]等[illegible]使進獻[illegible]

三年三月渤海國王大[illegible]使[illegible]其相大[illegible]等朝貢進[illegible]女口及

物兎貂皮[illegible]等

五月[illegible]朝[illegible]貢使阿福引分物

朝八月[illegible]僧寺引進契丹阿保機[illegible]差首領葛蔗等進金[illegible]銀甲金[illegible]銀及水精王[illegible]鞍轡等物馬一百疋其阿保機母妻各進[illegible]

雲[illegible]綾一疋

四年正月[illegible]帥[illegible]使[illegible]蕃[illegible]進如洪洞生[illegible]雲[illegible]一人走[illegible]朝見前[illegible]授[illegible]還東進貢[illegible]至者帝即位[illegible]

還東南蠻[illegible]朝貢[illegible]

十一月渤海國遣使朝貢且獻方物

[illegible]化元年八月渤海國遣使朝貢方物

十一月帝御[illegible]元殿以[illegible]朝[illegible]渤海[illegible]使[illegible]也肩開所司[illegible]二[illegible]頓[illegible]綠[illegible]等一百二十二人伏拜[illegible]下即各以其[illegible]君長[illegible]上表及方物等[illegible]而[illegible]焉

十年五月渤海王大[illegible]謀差王子大光[illegible]朝貢[illegible]并進方物

十月契丹[illegible]括[illegible]老等朝貢

十一月[illegible]遣[illegible]朝貢[illegible]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一月新羅國王金[illegible]

[illegible]蘇事[illegible]重金[illegible]朝貢賜物有差

十二月[illegible]遣[illegible]使朝貢

二年正月新羅王朴英[illegible]本國泉州節度使[illegible]進[illegible]使朝貢

渤海王子大[illegible]謀來朝貢

二月[illegible]遣使[illegible]貢

四月[illegible]都督李引釋[illegible]副使田盛林都監楊福安等六十六人隨方物[illegible]本國[illegible]知可汗[illegible]差在[illegible]差貢[illegible]馬九匹白王[illegible]

是月汝州[illegible]曹義金進王三[illegible]明砂[illegible]羊角[illegible]斯錦[illegible]甘[illegible]黃[illegible]金[illegible]等[illegible]

五月渤海國王大[illegible]謀遣[illegible]元[illegible]貢方物

六月新羅遣[illegible]朝獻大夫倉部侍郎[illegible]賜紫金魚袋來朝貢

九月黑水國[illegible]使朝貢

十一月党項進白[illegible]及[illegible]馬[illegible]

玉團駱馬等

十二月党項[illegible]貢良馬其[illegible]稱氏進駱馬

三年正月河西部落[illegible]兒[illegible]駱馬

二月河西部落[illegible]使[illegible]貢駱馬[illegible]

[illegible]貢方物又[illegible]通[illegible]駱馬[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貢人參[illegible]布[illegible]細布[illegible]皮[illegible]一[illegible]六[illegible]

五月黑水胡[illegible]貢[illegible]等[illegible]

十月[illegible]吐渾突厥首領使[illegible]貢[illegible]方物

四年正月達坦部督折文通貢駝馬迴鶻可汗阿咄欲遣朝貢
程歸明貢馬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渤海國王大諲譔遣使大陳林等一百一十六人朝貢進兒口女口各三人人參貂布白附子及麋皮等七月契丹國王遣梅老里迭剌骨之進內官一人馬二匹地衣氈金釧金鈿等渤海國使大昭佐等六人朝貢
十月云云南党州山後兩林百蠻都督王右武衛大將軍安重晟
二年正月突厥首領張義重來朝貢
三月新羅國使兵部侍郎張芬等來朝貢
四月新羅國康州遣使林英朝貢
八月昆明大鬼主羅殿正普悅等九部落各遣使者上言請降詔許之
十月党項酋長拓跋守寂等來朝貢
三年正月契丹使梅老里迭剌等朝貢
二月吐渾都督安崇進等進馬一百三十匹迴鶻攝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十八人朝貢
四月達怛使人朝貢
閏八月契丹使梅老季　吐蕃遣使貢奉
九月吐蕃遣使朝貢
十月吐渾念北等進馬五十三匹党項吐蕃相次朝貢
十二月迴鶻西界吐蕃使野利延囉等入貢並獲僧四人持蕃書兩封文字未詳
三年正月契丹使元內　梅老已下五十人進奉
二月吐渾都督安崇進等進馬一百三十匹迴鶻攝可汗仁裕遣都督李阿山等十八人入

遣使朝貢滄州表將吏有狀請朝廷命師兼進方物滄州進馬七十五匹五三十六匹

二月吐蕃遣其論勃利聞心等朝貢

是月契丹攜獲先是遣還本國迴進馬三匹及方物獻

三月契丹遣使都督起阿鉢等一百一十人進馬一百匹及方物

迭烈帝葛薩進馬十匹及方物契丹遣使鐵葛羅御進馬三十匹

定高麗國遣使太相王儒朝貢

四月新羅國權知本國王金憑遣使執事侍郎金朏貢方物

八月吐蕃遣使朝貢見於時明殿帝問本蕃牙帳去京師遠近對曰距州西二十里比年阻大水朝貢後時

九月契丹國遣使都督達稼狗進馬四十匹

四年五月契丹遣使朝貢

十月回鶻都督本十等三十一人進白鶻一隻物遣賚綵有差之

十一月吐蕃遣使來貢金鍮李黃越來貢

閏帝嘉慶元年正月契丹遣部落使徐禪干來朝獻馬四百匹十羊二十究是進供奉言四方境入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是月渤海以方物朝貢四月回鶻可汗仁美遣使獻馬五百匹

其年冬可汗仁美遣都督阿悉摩仁美獻馬五匹王執譽頡砂

契苾葛清泰元年十月契丹帶

契丹遣使進馬

二年正月生吐渾首領姚胡入朝獻馬

四月新州言党項北跌里連部入朝貢奉從之

十月迴鶻四州兵馬抜回鶻四州入貢

十月迴鶻可汗仁美遣都督阿悉摩仁美

六十五王二十副白氈野馬皮野駝羊皮小

六十五王二十副白氈野馬皮野駝羊皮小

盈獻馬五十匹

十月高麗國王王建遣使入朝貢方物

十一月渤海遣使入朝貢方物

十一月高麗遣使進白鷹寶鞍玳瑁等來朝貢

三年正月百濟國遣使入朝貢方物高麗遣使王子大相王規等來貢方物

晉高祖天福二年六月契丹使契離單進馬二百匹人參銀鼠皮

走馬木枕等物

三年三月迴鶻可汗仁美遣野馬獨峯駝五番頭大鵰砂硯砂臘脚腐金剛鑽羚羊角白毾㲪皮安西葉白氈赤牦牛尾里

駝峯等物

九月于闐國王李聖文遣使馬雄榮進玉團白氈氈毯等物

三年三月迴鶻可汗仁美遣野馬獨峯駝五番頭大鵰砂硯砂臘脚腐金剛鑽羚羊角白毾㲪皮安西葉白氈赤牦牛尾里

駝峯等物

九月于闐國王李聖文遣使馬雄榮進玉團白氈氈毯等物

顯德金硯砂大鵰砂玉裝鞍轡鞘等馬回鶻可汗又遣使李尚金進馬一百匹駝十二頭

十月迴鶻遣使都督李萬全等朝貢

四年三月迴鶻都督特里敦來朝可汗仁美貢鍍鈒鞍轡玉束馬百匹駝玾枯氈毯等物

九月丹使粘木孤來獻生馬大腊頭騾十匹高麗王建遣使廣評侍郎邢順等九十二人以方物來朝

十月丹使述軍等來貢

十月丹使述軍等來貢

五年正月迴鶻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來朝貢良馬百匹

五年正月迴鶻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來朝貢良馬百匹

十月丹使述軍等來貢

六年二月生渾大首領白承福及摩下合二百里赫連功德來朝

六年二月生渾大首領白承福及摩下合二百里赫連功德來朝

十月突厥遣使薛同海已下十七人朝貢

九月壯　渾遣首領白可久等一百一十人朝貢
七年二月契丹遣使大鄧已下三十一人來聘獻馬及方物
三月壯　渾使賀悉烈遣指揮使烏延護馬一千匹
十月二渾部落白承福遣指揮使烏延護馬一千匹
少帝天福七年四月契丹國使蕭翰等過雲州以馬三百匹至一百匹
八年二月七日契丹國使蕭翰等過雲州以馬三百匹至一百匹
九月壯　渾遣都督赫連功德使白可久獻馬及方物
十月高麗遣使王子太相王申一等來朝貢
高麗二年二月回鶻可汗遣王子王鞍祖等來朝貢
安西回鶻可汗遣使賀羅支等來朝貢
十月高麗遣使崔許琮等來朝貢
漢高祖天福元年五月回鶻可汗遣使入貢獻馬一百二十匹
玉鞍轡五副十二百斤一百二十七貂鼠皮二百三十六紫羊皮
一百四十八玉鞍轡三百二十四又獻羊角柳砂諸藥等物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西州回鶻遣都督來朝貢玉大小六團一
團碧玻瓈九斤白氈布一千三百二十九段白褐一百八十
回鶻胡六樹白氈氈成二千六百二十二黑貂皮二百五十
青貂皮五百二舊貂鼠皮四百玉環子碧玉環子各一副
鞚二玉帶玉具六十九玉帶一銙香藥氈皮回鶻濃摩訶
玉鞍轡五副六十七玉帶一銙香藥氈皮回鶻濃摩訶
玉鞍轡五副六十七玉帶一銙香藥氈皮回鶻濃摩訶
三百斤胡桐淚三百九十斤硇砂二千一百斤鹽碱等物
四月西域僧錫蘭國王遣使來朝貢
二年正月高麗國王王昭遣廣平侍郎徐逢等九十七人
來朝貢
三月高麗國遣使每歲進方物
三年正月高麗國王王昭遣使副兵部侍郎崔悅等十二人來朝貢

七月高麗國遣使崔應等來貢方物
三年正月回鶻可汗遣使獨羅支等三人進貢白氈褐七百七十五團一
駝馬十匹
十一月西大食國摩滿多等十六族貢馬
世宗顯德元年二月回鶻朝貢使以貢玉進
五月回鶻朝貢使難欲略進方物
十月高麗國王子太相王郁來貢方物
二年十一月高麗復遣本國廣評侍郎崔悅來貢方物
三年二月回鶻遣使貢方物
五年九月占城國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莆訶散等來貢方物
中有瀰沒都盧水一十五瓶瑞龍言出自西域凡野華之交以
此水灑之則不萎而復鮮烈之有速疏不歇又進猛火油八十
四瓶疏頭是油得水而愈熾凡水戰則用之
六年正月高麗國王昭遣其臣王子旭丞王就佐尹皇用魏

七年來進名馬玉帶鞍轡及銀器等物
大宴賜物
二月回鶻使貢方物
六月乌城國遣使貢方物
片二進
茶帝顯德六年八月高麗國遣使朝貢隸進列序李嶠一卷述
王孝經新義八卷皇甫謐孝經一卷李嶠一卷述
十一月高麗僧道謙使貢銅五萬斤紫白水精各二十顆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十三

外臣部一十八

助國討伐

恣暴窓貪以攻城略地者則主之誅也故王者正懷之以禮信柔遠以威武長轡遠馭以道御之術也然而或不率教而已至乃皇靈所爽不得不討焉討之之道或以德或以威或以權或以勢或以順或以逆或以正或以詐或以權或以勢或以順或以逆或以正或以詐或以權或以勢或以順或以逆或以正或以詐

二十年南匈奴單于遣左賢王莫將兵乃余人擊北單于乳
鞮單于復擊王獲之又破北單于於涿邪山又破北單于於
兜谷乃余人斬首萬六千匹牛羊乃復北單于震怖部地千里初帝遣我單于爲
九世當和親增置於塞上以拒匈奴時匈人是者或稱詞曰漢主實
部侯與右骨都侯率衆三万余人來歸匈奴單于
二十五年鮮卑都護偏何等詣遼東太守祭肜求自効功因令
斬北匈奴左伊秩訾聲部勒首二千余級
明帝永平元年鮮卑都護偏何擊破赤山酋其部帥持雲版詣
遼東受貢獻
五年北匈奴六七千騎入于五原塞遂寇雲中至原陽南單于
擊却之西河美稷屯屠各率衆反畔與北匈奴南單于連左
賢王信都太僕祭肜及吳孝出朔方高柳北單于遣左

谷邪山南關漢去祭肜遣使詣闕上書求內附願居漢北地
塞帝建初元年鮮卑滅匈奴北單于遣使
和通輕騎與鍾離遠部及烏桓兵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
四千人冬明年春祭肜龐奮復率烏桓兵擊北單于於
兵擊破之北單于於涿邪山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懸闕下
修邑侯
和帝永元元年以征西將軍耿秉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
與度遼將軍耿夏出朔方擊北單于
奔走首虜二千余人
二年南單于親上求滅北虜遣行中郎將閻盛南單于於
單于於是左賢王師子等將左右部入千騎出雞鹿塞中郎將段
郅遣從事對護之至涿邪山乃留輜重步馬二部令引弩兵內
遮擊之左部大破之追北過至阿爾泰山北右部從匈奴西徙天山

南庭甘泉河二軍俱舍夜圍北單于大破之獲生口馬牛羊
單于被創遁馬復仆騎救之遂得免脫得其玉璽金印
閼氏及男女五人斬首八千餘生虜數千口而還
鄧騭大都護段禧副將周部從事校尉杜崇騎
安帝元初元年秋西羌號多與諸種鈔掠武都漢中巴郡板楯
蠻將兵故之漢中太守趙代與擊破之號多退
走遁新城道與零昌通謀讓免校尉侯霸騎都尉馬
三年夏遼東將軍鄧遵率南單于及左賢王須沈為破擊零
昌於雞鳴山斬首入百余級獲馬牛羊
六年秋雁門人馬城塞被兵更度遼將軍龐參發漁陽
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烏桓鮮卑
元光元年十二月高句驪馬韓濊貊圍玄菟城元余王遣子

州郡并力討之
是年鮮卑寇邊復與濊貊與馬韓濊貊三郡九縣將新降者出
塞討擊
延光元年二月夫余王遣子將兵救玄菟擊高句驪濊貊
破之遂遣使貢獻
順帝永建元年西域長史王敬勇秦事師僕至疏勒加特奴又
入滑等發精兵擊破之斬首數千加特奴又
王入消為後部親漢侯
是年秋鮮卑寇玄菟郡明年春
單于擊破之
二年秋鮮卑寇雲中春
遣東北玄菟烏桓校尉吳
擊破之
六年烏桓校尉耿晔遣司馬將胡兵數千人出塞擊鮮卑破之
冬漁陽太守又遣烏桓兵擊之烏桓豪人扶羅等勇健每與鮮

甲我賴陽敵詛賜騎衆君
陽暴三年敦煌太守發由遣烏孫勒三王兵擊之殺二万人獲羊貴牧之
是年冬烏孫拔劉改最遣烏孫翕侯末振將等將兵擊破之
漢使中郎將段會宗將兵八千餘人至烏孫與都護合兵擊之
長羅侯賜各有差歸庭後屬遠東屬國以安其職業乃移屯赤谷
以鎮康城扼之
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襄從事將南匈奴骨都侯等將兵擊北匈奴
於涿邪山破之斬獲甚衆虜衆震駭遂北走
三年夏車師後部司馬曹加等斬北匈奴左伊秩訾將二千五百人擊北匈奴
於勒山破之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率兵遮車師後部誤攻敦煌太守段彭諸
國兵及王門關候伊吾司馬合六千三百騎救之
永和二年冬僕固種那離等叛護羌校尉馬賢將湟中義從兵

及羌胡万余騎擊斬之
五年夏南單于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度遼將軍馬續與
中郎將梁慕等擊破之斬首萬餘級獲單于母閼氏及婦女數百人
二万余騎擊破之
九年建初二年白馬羌寇廣漢屬國益州刺史李鵬被擊破之
斬首招降二十万人
延光元年鮮卑寇遼東屬國遼西烏桓校尉王元發兵擊破之
永初二年冬度遼將軍鄧騭上言發羌胡兵及烏桓鮮卑先胡合

武德三年太宗在藩受詔討劉武周師次大原突厥可汗始
遣其弟步利設率千騎赴官軍會
四年巴東蠻帥安昌率兵隨大軍平蕭銑安昌者盤瓠之苗
裔代為蠻帥
太宗貞觀十三年薛延陀遣使上言高昌賊見事至漠南
不實擅發兵擊破交子所立之國奴受國厚恩當共
勁弓發所部為官軍前驅以討之帝嘉其誠節遣
使者賜以璽書
二十一年遣左驍衛大將軍可史那社尔為
管與安西都護郭孝恪司農卿楊弘禮率五
部兵討賀魯以伐罪萬牒以收二十二年四月西突厥賀魯以王師
問罪悉眾拒固請前驅為鄉導以數十騎馳來謁帝詔授以
左武衛將軍總管定之於是賀魯破及文武三品
曾祖以下悉歸
所服之衣以賜之

五月右衛率府長史王玄策擊帝那伏國大破之初玄策使天
竺國會中天竺國王尸賴那伏帝王阿那順自立發胡兵
以拒玄策玄策眾遂悉平之帝以帝那伏國之兵出蕃
歷將銳一千二百人況遠羅國數十騎襲擊玄策
大破之出蕃為道使求助捷
六月薛延陀鉢未二萬人度磧金微州擊
擣往來九姓鐵勒拥
立真珠毗伽闕可汗
以
為
可
汗
以
為
可
汗
以
為
可

以明年秋初親率貴兵入擣突厥牙帳於擒落河上
九年秋突厥寇雲州定襄牙帳於擒落河上
二十二年二月新羅王興光從第左領軍員外將軍忠信上
表言臣所奉事皇帝陛下敕發兵馬討除缺鞠有事之秋
者臣自奉聖言若敢不盡心竭力以事陛下臣聞
臣百濟臣本國王以臣父侍天皇遣從臣至庭代臣今已到王
臣即令選每思新加奉進百濟忽風夜陛下先有加恩王
興光承海軍大使勳之狂顧以討殘寇風載驅驚遠猶道言
則有命臣敢不祇奉不敢停討以掃禍根除惡源本若忽違前
敕出師義資予三申嚴戮急於數代伐望陛下內臣遣國以
副使假臣盡將天百兼宣旌喬豈惟斯怒益振國威武夫作事
必須共事不靜此共開濟其臣之小誠為國家之大利臣等
妻將子弟數百人同效毛羽之功各而盡之誠臣所望也伏
陛下臨之帝許焉

元年三月薛延陀國伏突厥為薛延陀可汗新之傳首闕下
十二年閏十一月東曹國王設阿及突國副王野解及諸部九
國王並遣上表請同心擊東突厥其部至帝方務以懷柔皆方
蕃悉至遣之以安西域
二年八月帝在襄武迴紇首領吐番酋長相繼而至
此請和親之計歲朝方朔方節度使與迴紇破同羅僕
三年八月迴紇自北投朔方節度使王忠嗣上書曰臣
是年十月迴紇王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卒子葛勒可汗立
五年赴難國人盡留滯以少女為質而收付唐將其
二年十月帝在鳳翔北蕃遣使來朝請助討賊引見之賜以束
帛
九月迴紇葉護太子領兵四千餘眾助討逆賊迴紇葉護太子

入見帝觀其貌賜以金帛器物悉共所欲待之甚厚元帥廣平
王領朔方安西迴紇大食之兵十五萬將收西京王頻見迴紇
王子葉護約為兄弟接之頗有倚恃葉護大喜是月收子迴紇
王子十七人從葉護至於凡見郭子儀留之宴設
三日葉護太子引國家有難能求相助何戰食為子儀固留之
宿軍便營庭子蕃漢大軍齊進至寅元帥廣平王分迴紇為
前其理軍戰如伏師殺氣雲合勢衰衆戰自午及酉斬首六萬級填塹溝而
死者十二三賊軍大潰餘軍走入城中哪聲夜不止癸卯元帥
廣平王整軍次長安中軍使僕固懷恩領迴紇及南蠻
大食等軍從城南過滻水東下營十月壬戌收收東京
十一月迴紇葉護自東京至勅百官於長樂驛迎之帝御宣政
殿宴於葉護外殿其給賜長例於階下賜寶鞍鎧甲弓矢
甚衆葉護辭歸帝謂曰為國家成大事何遽去耶葉護說

乾元二年為陛下更收洛陽為主不足以辭陛下厚恩願助
帝許之
乾元元年六月迴紇遣宰相帝遣領驍將三十人助國討逆
十月迴紇葉護與都督多九段首領來朝請助國討賊令
赴朝方行營
二年二月迴紇骨啜特勒等領衆從郭子儀與九節度於相州
城下戰不利三月子儀王子骨啜特勒及宰相等十五人
自相州奔于西京帝宴之于宣政殿庭帝令翻譯官翻譯行酒
代宗與葉護約為兄弟葉護先拜帝謂葉護曰卿是回紇
勳王帥討平殘寇
十月上次郿元帥廣王為將軍先降會諸道節度使于陝州率
迴紇葉護等進兵收復兩京
迴紇等

東京肆行殘忍僞死者萬計仁宗以外蕃勿尚特容之以恩紘
達　暾鶻子骨咄葉仆黠父悉拔王留帕傳孫關達干與賀
外招討都軍放還蕃
永熙元年九月振旅固履忽誘吐蕃數千騎入寇大掠京畿
而去十月至京師冕冠相遇復合於入寇河中聞度討伐儀
因說迴紇曰吐蕃本去舅甥國無貴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
之如拾於耳且其羊馬滿地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也今能
逐我以利舉與我雖好而諛不所害乎會懷恩暴死子曰玢
奉衆無所統悉許諾吐蕃知之其夕奔追迴紇逐之至靈臺敗之害漣於子
儀使歸諸部獲馬數十萬收其所掠士女四千人
大曆二年九月吐蕃寇靈州十月党項羌渾等與吐蕃合兵
州圍急
十二年吐蕃

寇涇雅丹州劍南西川節度使崔寧擊破之會涇原節度
羅威來援干寧漢將生擒吐蕃大籠官論悉熱千騎下
檻宗興元元年二月帝在山南時朱泚遣據告論訥以古散騎
常侍舊使史大夫干預往涇州已來意窺吐蕃仍與州討會
頓遮將吐蕃款塞請以兵助干國難故遣使焉
四月渾瑊與吐蕃尚結贊大破朱泚將轉之張庭之於宋城
朝廷以涇州之武亭川斬首萬餘級
貞元五年十月劍南節度使韋皐遣將王有道等與東蠻芒林
笮那時等部落衛守華兵於故馬鞍登北谷大破吐蕃青城
獲怒二部落
八年正月生蕃與羌獠戰獲俘以示南部蠻王吳至尋時至尋
等州刺史段度使韋皐所招撫已定時歸順故因俘以獻之遣
兵五千人往成之自將擊驚蠻其後蕃兵來行無其無備大敗
吐蕃於神川獲驃騎使告急且請皐使領其所虜從及城復以
取信焉皐上言牟尋收歸隴已文城壘一十六擒其主三人臨

其衆十餘萬
檻宗長慶二年振州上言可抗大度討錄州遷鴈李義節等三
千人去三月二十三日歸蕃說先是贊普要招討幽鎮之亂遷徙
請以兵從度討伐事以為不可誠命中人止遷鴈令歸甘
其已至豐州其界發鴈門大漠匹馬之方還
會宗咸通七年十月少府監裴潛大發蕃寇新尚恐熟傳首京師
晉高祖天福二年十一月詔曰北朝昌運相公嘉捐公幽州趙
思温鎮帝器血以前北邊州援討軍討戰敗也

冊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四

外臣部一

褒異

先王之御夷狄也接之以禮示之以信懷之以德羈縻勿絕而已蓋以其荒忽僻遠不可以臣馭之以治責之以禮義故也三代而下因其慕義而加以寵命或以懷服而錫以冠裳或以職貢而加以優賜之類是也然而或以其意至殊絕契加優賜之類是也然而或以其意至殊絕契其勳伐因令丑夷遣臣獻用能修貢遐荒其侯如之矣

周成王既伐東夷踰淮而東遂之奄滅之奄君薄姑成王既伐東夷踰淮而東遂之奄滅之奄君薄姑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過五帝

漢文帝元年以匈奴王冒頓死子稽粥立為老上單于

武帝元朔四年匈奴三萬騎入上谷殺略吏民遣將軍衛青出上谷擊匈奴

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率衆降漢封渾邪王為漯陰侯

元鼎二年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薄胥侯

元鼎四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將軍李廣出上谷擊匈奴

元封元年匈奴入定襄殺略吏民遣將軍公孫敖出代擊匈奴

元封四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廣出雁門擊匈奴

元封六年匈奴入代郡殺略吏民遣將軍公孫賀出九原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定襄雲中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天漢二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天漢三年匈奴入雲中殺略吏民遣將軍李陵出居延北擊匈奴

天漢四年匈奴入酒泉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西河擊匈奴

太初元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出五原擊匈奴

太初二年匈奴入雁門殺略吏民遣將軍李沮出雁門擊匈奴

太初三年匈奴入朔方殺略吏民遣因杅將軍公孫敖出朔方擊匈奴

天漢元年匈奴入五原殺略吏民遣貳師

賜銀印綬令與父重璋歸國仍賜金銀器幣
二十五年馬扶大人朱胡南單于公主遣使詣闕貢獻賜以金銀器幣
二十六年南單于遣子入侍奉表謝賜璽書下報帶以綵綬
金匱蕃漢使者安車駟馬遣送出塞秦送侍子入謝中郎將從
事一人有顧謁開通道路者送前侍子還單于歸父會道病死
正朔行其國俗單于遣子入侍令謁者將送賜綠綵十匹
綿四百斤太官御食及樂人雜繒各有差
開元四年十月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將左右骨都侯左右大
合萬四千人各來入朝
二十九年賜南單于羊數萬頭

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四　二

十元元年南單于莫立莫立者遣使者劉屠著撰何憂
貶遣慎故單于子呼邪單于與刀銀帶各一又賜彩綵各千匹
令賞賜諸王骨都侯以下其後單于遣子入侍
明帝永平元年單于遣子入侍帝於平城門外設供帳大會
掌客以上賓禮待之
書曰北狄二州遣使奉獻二億七十萬以為常
和帝永元四年北匈奴右谷蠡王於除鞮自立為單于
蓋軍一鄣中部將將軍
九年遣川部侯偉等八人將領萬騎送單于還庭因賜單于
賜金印紫綬外臺六璋璽書曰皇帝問匈奴左賢王安國
安帝永初元年鮮卑大人燕荒率衆詣闕朝貢郅支
燕荒率衆詣闕朝貢郅支

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四　三

永初元年南單于上言願發邊兵擊北虜
二年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七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八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九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二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三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四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五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六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七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八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一百九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二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三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四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五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六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七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八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二百九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二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三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四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五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六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七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八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三百九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二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三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四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五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六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七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八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四百九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二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三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四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五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六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七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八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五百九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二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三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四十九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一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二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三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四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五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六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七年南單于復上言願將萬騎擊北虜
六百五十八年南單于復上言願

南齊武帝永明二年扶南王闍使拘仙來獻方物詔曰那伽仙曩奉遐誠遠修重譯道阻且長故令其長官上報海隅黃碧綠紅皎各五匹

後魏孝文太和十五年高麗王璉至帝為之舉哀於城東行宮宣武永平三年十二月詔於青州立高麗廟

後周武帝時突厥自恢汀以來其國每遣帝所興之和親長爺前絮綿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常以十數

隋高祖開皇初突厥沙鉢略可汗來朝上御大興殿宴之引其使者升殿親勞問之賜以錦綵金帶鞍馬及弓矢等物

常山公主鴛鴦贈五千段其弟處羅侯立帝賜之鼓吹旗鼓

十年突厥達利莫臣侍民可汗來朝射於武安殿觀騎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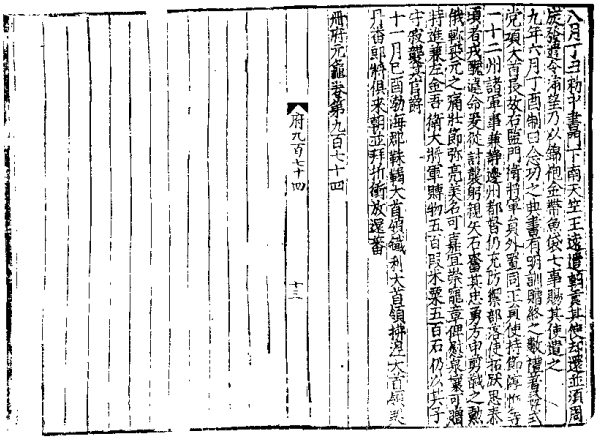
[illegible]十二人分為兩隊各民曰目出度將大使[illegible]十餘人騎射隊入其用許之於成備六旗侍民曰

三年正月辛亥梁丹張訓來朝勑之褒賚
五年十月己酉幽州節度使平盧軍使劉守光奏
求宣賜賜其子守文為定難軍節度使守光
汗之子初與劉仁恭父子為仇讎仁恭父子
畏守光因貢獻厚多賜書求守文為兄弟守
光大喜賜書報答守文為兄守光為弟守文
為兄弟之禮自此始
後唐天福四年十月癸酉朔
六年八月癸未右衛大將軍阿史那懷秀卒贈利州刺史
十一月甲戌以前大將軍阿史那懷秀卒贈利州刺史
其子懷義襲父職
十二月己酉朔
十一年正月癸未右衛大將軍阿史那懷義卒贈鄧州刺史
晉高祖天福元年十月丙午朔
十一月己未以前大將軍阿史那懷義為鄧州刺史
二年正月癸酉朔
三年正月己卯以前鄧州刺史阿史那懷義為右衛大將軍
四年正月己丑朔
五年正月己酉朔
六年正月己卯朔
七年正月己酉朔
八年正月己卯朔
九年正月己酉朔
十年正月己卯朔
十一年正月己酉朔
十二年正月己卯朔
十三年正月己酉朔
十四年正月己卯朔
十五年正月己酉朔
十六年正月己卯朔
十七年正月己酉朔
十八年正月己卯朔
十九年正月己酉朔
二十年正月己卯朔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朔
二十二年四月丙寅突厥遣使來貢方物

四年十二月乙卯高麗大子拔灑來朝遣還其國
十六年十月庚子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十七年十月庚子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六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七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八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九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二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三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四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五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六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七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八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一百九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二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三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四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五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六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七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八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二百九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二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三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四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五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六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七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八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三百九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二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三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四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五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六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七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八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四百九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一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二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三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四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五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六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七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八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十九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使來朝貢馬駝
五百二十年閏月癸酉朔突厥遣

景龍二年十二月丙申宴於殿庭使于兩儀殿就其家宴三品
四月己亥右衛大將軍兼檢校安北都護攝御史大夫兼安撫大使突厥默啜可汗
史那懷道加特進依舊檢校安北都護攝御史大夫兼安撫大使突厥默啜可汗
六月丙寅使宇文融往突厥默啜可汗牙帳冊命其子為左賢王
御承天門樓命有司引見置酒於殿庭之
七月丙辰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命有司宴之各賜帛有差
十月庚戌宴新羅使于內殿初宇文融之往突厥默啜可汗牙帳也
祿屋二萬帳諂北庭內屬勃突厥遣使奉表謝恩并獻金銀帶
十二月壬戌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年正月戊申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癸卯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月己丑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駝馬二百匹
四年正月戊申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甲午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三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四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五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六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七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八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九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十九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己酉突厥默啜可汗遣其子左賢王同俄特勒等來獻
良馬二百匹
十二月己巳於內殿宴突厥默啜可汗使
二



八月丁丑勅中書門下南天竺王遠遣使奉其他部還並須周
庇強遣令南望乃以錦袍金帶色綾七事賜其使還之
九年六月丁酉制曰念功之典書有明訓賜終之數禮著令式
咒頊大首長故右監門衛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使持節□□等
一十二州諸軍事兼靜邊州都督仍充防禦都落使拓跋思恭
頃者戎戮遠命爰從討殪解縛矢石當其忠勇方申剪滅之勳
俄歎云亡之痛壯節弥高美名可嘉宜崇寵章俾敍褒寀可贈
特進兼左金吾衛大將軍賻物五百段米粟五百石仍於其子
守寶襲封官爵
十一月己酉勅海郡鞨鞨大首領識利大首領拂涅大首領思
丹首領特俱來朝並拜折衝放還蕃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七十五

外臣部二十

褒異第二

唐玄宗開元十年正月壬子冊大酋長毋波忸末曰望利支為左領軍衛員外將軍放還蕃以化誠為左領軍衛員外將軍放還蕃以大克為右衛郎將員外中郎將留宿衛

三月丁卯突騎施大首領蘇祿遣其子吐火仙來朝並授游擊將軍放還蕃

四月丁酉契丹首領松漠府都督李失鼻等來朝授官放還蕃

十二月乙酉契丹都督李過折為歸義王各賜物一千段銀器十事及綵帛細帶等

五月戊午突厥遣大首領阿史德頡泥孰來求和右驍衛大將軍同紫金魚袋張說為朔方軍大總管以備之

閏五月癸巳黑水靺鞨大首領倒利等來朝授官放還蕃

冊府元龜　卷九七五　外臣部

十一年二月辛巳北庭十姓大首領沙鉢羅葛來朝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大佛涅跋陀婆羅門僧菩提流志及南天竺國大首領寶意等來朝授官放還蕃

十二年正月庚午大食國遣使來朝獻馬及方物授果毅放還蕃

三月己巳大食國遣使來朝獻方物授果毅放還蕃

四月己未吐蕃贊普頻發廿公來修舅甥之好仍請毋公本向娶公主以為國母并請金城公主外甥尚儲為駙馬許之

七月戊辰突騎施大首領阿史那瑟鼻達干等三十二人來朝並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甲戌突厥遣其大首領闕特勒等來朝授官放還蕃

十二年二月丙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悉諾羅來朝獻金帶金鞍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三年二月己巳大食國遣使來朝獻方物授果毅放還蕃

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甲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二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三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四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五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六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七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八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九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庚午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十一月己巳吐蕃贊普遣其大臣論名悉獵來朝獻馬及方物授官放還蕃

一百八十年

帶及綵帛共二千疋以答誠款至宜領之西域利來朝並以
前事及送番於漢所對并獻使來朝說狀奏遣使歸番安
授官遣還舊
五年壬戌安息使者拜利獻方物王猎宴于朝堂賜帛
五十疋丁丑拜利佛哥固王遣使貢犀牛馬駝方物并
廿一人駱駝八十一部及五色鸚鵡摩羅析樹鵝鴨一百只放
還番
八月庚子制曰尸利佛哥國王尸利鳴雞栖望風慕義
忠款彌篤乃誠宜有褒錫可遣授左威衛大將軍賜紫金魚袋
十二月辛卯安國遣使獻方物并奏羅漢樹枝葉
其大臣向史遣使貢方物并奏羅漢樹枝葉
十二年正月辛丑史大奈遣使來貢正旦賀方物并獻中郎將
賜紫金魚袋仍賜帛五百疋并來貢正旦賀方物并獻中郎將
方物授將軍賜紫金魚袋放還舊蕃內十人各遣授將軍放還舊蕃

等十二人來獻方物并奏羅漢樹枝葉放還舊蕃
三月丙午鉢利將軍大首領烏珍可汗來朝貢良馬并獻
駱駝及利獲來朝並授將軍賜紫金魚袋放還舊蕃
四月甲子勃海首領謁德蒙來朝並授果毅放還舊蕃
五月勃海王大武藝之第大昌勃來朝授左威衛郎將并
賜紫金魚袋仍賜緋袍銀帶放還舊蕃
七月戊申勃海王大武藝之第大昌勃來朝授郎將并賜紫金魚袋仍賜緋袍銀帶放還舊蕃
十月甲午朔如史大奈李銀惟伯石武德貞外大將軍及
安國胡禄屋阿波羅等二百餘人並授官放還舊蕃
十一月庚午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二月庚寅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三年正月庚申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二月庚寅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三月己丑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四月丁卯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五月己巳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六月甲寅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七月癸巳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八月己丑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九月甲辰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月己未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一月甲申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二月己丑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三年正月己未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二月己丑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三月戊午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四月丁未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五月丙寅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六月乙丑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七月甲申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八月癸卯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九月壬申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月辛丑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一月庚午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二月己亥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十三年正月己巳朔大食國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并奏波斯
國王卑路斯為大食所逐流客於吐火羅西求救狀詔
報以慰撫之意
二月己巳

宴放還蕃使甲寅封大昌勃滿王子李嘉祐爲渤海郡王大首領
已下各加一階先是渤海王大欽茂薨大昌行立嗣位遣使告哀
是月降書冊命大昌行立爲渤海郡王
六月乙丑渤海大首領高祿毋來朝授左領軍衛將軍副大
抱珍銀青光祿大夫還蕃
十一月己酉以丹大首領爲歸德將軍放還蕃
十六年二月癸巳渤海王大欽茂薨
十七年正月庚戌以渤海王嗣子大武藝爲渤海郡王
十一月己酉以丹大首領爲歸德將軍放還蕃
十六年二月癸巳渤海王大欽茂薨
十七年正月庚戌以渤海王嗣子大武藝爲渤海郡王
十一月己酉以丹大首領爲歸德將軍放還蕃
十六年二月癸巳渤海王大欽茂薨
十七年正月庚戌以渤海王嗣子大武藝爲渤海郡王
利稽爲歸德將軍放還蕃
十六年二月癸巳渤海王大欽茂薨
十七年正月庚戌以渤海王嗣子大武藝爲渤海郡王
十一月己酉以丹大首領

三十匹授以果毅賜帛放還蕃十年果來謝物並使用市利恩
來朝獻方物賜帛放還蕃
六月戊午焉耆長侯爾羅利稽等十人來朝並授中郎
將放還蕃
九月乙丑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十月庚戌新羅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國王
羅真德來朝獻方物賜帛賚賜使臣各有差
沙陀部王朱邪赤心來朝貢方物授折衝都尉賜帛放還蕃
高昌王麴智盛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十九年二月丙午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月癸丑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一年春正月庚申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二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三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四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五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七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八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二十九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一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二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三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四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五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七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八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三十九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一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二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三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四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五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七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八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四十九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一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二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三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四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五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六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七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八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五十九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六十年春正月庚寅高昌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夏四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秋七月庚午焉耆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冬十月庚午疏勒遣使來朝貢方物賜帛放還蕃

九月丙子婆羅門國其王遣使來朝貢方物授金吾將軍員外
賜紫袍銀帶放還蕃十一月及閏月壬申成德軍節度使王
[illegible]
十二月乙未新羅王興光遣使來朝貢方物授金吾將軍員外
白鑞銀器各一副及紫綾綿袍金銀細器等五副賜其
綵共三百匹以其使金義琮為宣德郎守左領軍衛將軍
[illegible]
之曰遠致萬物之珍祥異寶所以通感豈德之所能至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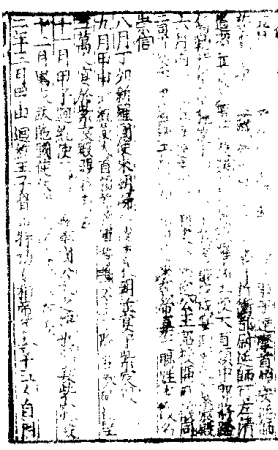
賜金帶及帛二百匹放還蕃
二十六年二月癸丑吐火羅遣大首領伊難如達干獻方物授果毅都尉賜銀帶帛四十匹放還蕃
六月丁未罽賓國遣支伽羅多獻方物授果毅都尉賜銀帶帛四十匹放還蕃
使辛多密遣大首領烏散遠干來朝授果毅放還蕃
七月庚申突厥首領特勒薛阿波頭大將軍貢方物及獻馬五百匹授左武衛大將軍賜紫袍金帶及帛三百匹放還蕃
二十七年二月丙子突騎施守忠遣使獻馬五百匹授左武衛大將軍賜紫袍金帶放還蕃
三月癸卯冊新羅國王金承慶妻金氏為新羅王妃仍賜物五百段遣大首領多伽摩等二十人來迎冊命有司奏之賜帛六十匹放還蕃
四月庚申吐蕃贊婆等三人來降並授朝散大夫守左衛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仍賜紫袍金帶及帛各有差
未幾十姓可汗阿史那斛瑟羅及突厥默啜之孫默棘連等二十人相繼來降並授官賜物放還蕃
七月乙巳首領大酋俟斤等二十人來降並授官賜物放還蕃
二十九年二月己巳渤海靺鞨遣其臣矢阿利來貢正倉督高仁義等使還賜渤海王及其臣僚帛有差仍賜其王紫袍金帶及魚袋并賜其臣緋袍銀帶放還蕃
三月癸丑渤海遣其臣烏那提來貢方物授果毅都尉賜緋袍銀帶放還蕃
四月庚申吐蕃贊婆等三人來降並授朝散大夫守左衛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仍賜紫袍金帶及帛各有差
未幾十姓可汗阿史那斛瑟羅及突厥默啜之孫默棘連等二十人相繼來降並授官賜物放還蕃
七月乙巳首領大酋俟斤等二十人來降並授官賜物放還蕃
二十九年二月己巳渤海靺鞨遣其臣矢阿利來貢正倉督高仁義等使還賜渤海王及其臣僚帛有差仍賜其王紫袍金帶及魚袋并賜其臣緋袍銀帶放還蕃
三月癸丑渤海遣其臣烏那提來貢方物授果毅都尉賜緋袍銀帶放還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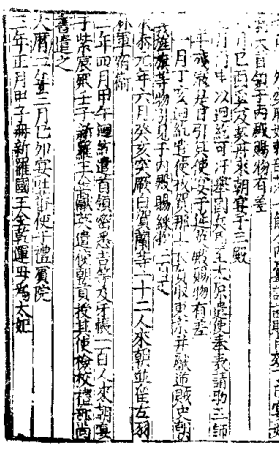
吐蕃
二月辛卯突騎施守忠遣大首領莫賀延闍律設為石騎都尉員外大將軍阿史那兵達為左驍衛員外
三月癸卯冊新羅國王金承慶妻金氏為新羅王妃仍賜物五百段遣大首領多伽摩等二十人來迎冊命有司奏之賜帛六十匹放還蕃
四月庚申吐蕃贊婆等三人來降並授朝散大夫守左衛中郎將員外置同正員仍賜紫袍金帶及帛各有差
未幾十姓可汗阿史那斛瑟羅及突厥默啜之孫默棘連等二十人相繼來降並授官賜物放還蕃
七月乙巳首領大酋俟斤等二十人來降並授官賜物放還蕃
二十九年二月己巳渤海靺鞨遣其臣矢阿利來貢正倉督高仁義等使還賜渤海王及其臣僚帛有差仍賜其王紫袍金帶及魚袋并賜其臣緋袍銀帶放還蕃
三月癸丑渤海遣其臣烏那提來貢方物授果毅都尉賜緋袍銀帶放還蕃

龍官渤
[illegible]等各賜紫袍細帶金魚袋及帛三十匹委本使領送可汗大首領來謝賜物仍令細帶魚袋以帛四十匹慶辰帶御花氈使出宮放還蕃仍賜可汗妻可敦及男女等官賜不同
二年正月丁卯契丹酋長可卜固及其子延利等各賜紫袍金帶及帛有差放還蕃
二月己丑田歸霸國河德系遣入朝謝恩賜紫袍金帶及帛有差放還蕃
十一月癸丑朝集使及諸蕃酋長等二百餘人於麟德殿宴賜各有差
十二月庚寅朔突厥默啜為其子小殺所殺其孫默棘連等率其部落款塞請降詔許之
十三年正月己丑朔御含元殿受朝賀突厥默棘連等蕃夷酋長各率其屬以次入就位
二月己丑朔御則天門樓大赦改元賜文武官及蕃夷酋長帛有差
三月己丑朔突厥默棘連等蕃夷酋長各率其屬以次入就位
四月己丑朔御則天門樓大赦改元賜文武官及蕃夷酋長帛有差
十一月己丑朔御則天門樓大赦改元賜文武官及蕃夷酋長帛有差

十月己卯朔降吐蕃書曰朝散四品已上官職封公爵丹川五品已上官職封侯爵開府儀同三司封郡公爵特進封郡侯爵金紫光祿大夫封郡伯爵銀青光祿大夫封郡子爵正議大夫封郡男爵通議大夫封縣伯爵太中大夫封縣子爵中大夫封縣男爵朝議大夫封縣開國伯爵朝請大夫封縣開國子爵朝散大夫封縣開國男爵中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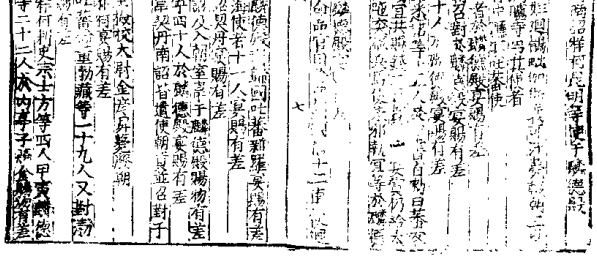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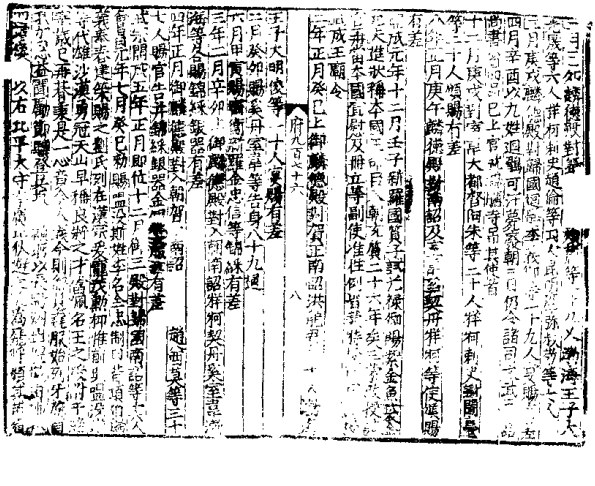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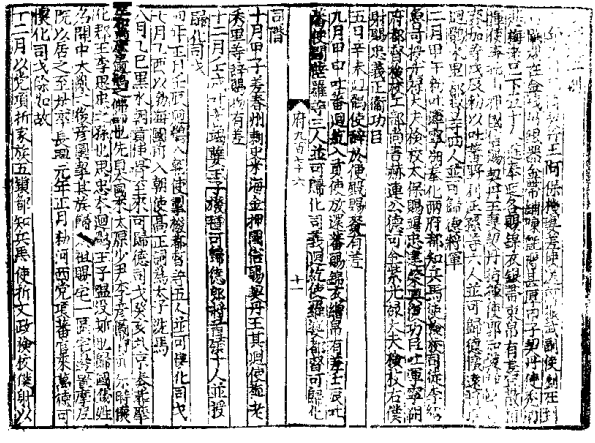
月丙寅朔宋震聘新羅副使侯
年十月丁巳冬吐谷渾遣使
年十一月乙巳朔宋遣使
年四月甲寅遣王子金武
部王孫李勣為遼東道
及本部兵擊高麗
丁丑王子新羅王使
乙酉王子新羅王使
府元龜卷九百七十六　三
[illegible]
年十月追贈九姓迴紇宰相
年十月追贈九姓迴紇宰相
年十二月追贈九姓迴紇宰相
[illegible]
年十二月丙申冊九姓迴紇
[illegible]
年十二月己酉冊九姓迴紇
[illegible]
年十二月己酉冊九姓迴紇
[illegible]
年十二月己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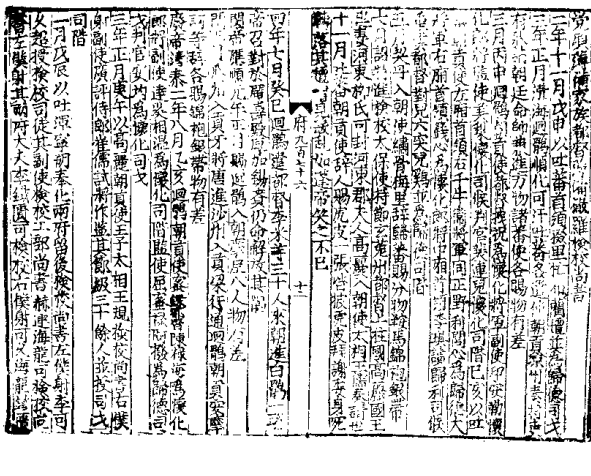
書監
二年八月丙辰朝校尚書使者有差
三年正月甲辰校美首領等有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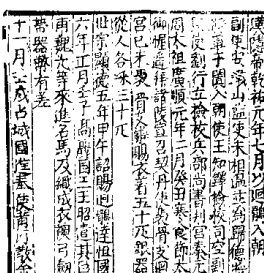




[illegible]去龍庭夫羌必狹之所興因而命氏貴積葛之方謹[illegible]使[illegible]
[illegible]大慶至[illegible]忠義之德嘉於立志用以錫名尔宜念之無替厥
[illegible]命以[illegible]謂肉宰[illegible]必[illegible]勿充歸義[illegible]
[illegible]制宜必在位[illegible]至漢氏[illegible]舊章[illegible]將[illegible]
[illegible]正[illegible]爰[illegible]勿從[illegible]龍[illegible]
[illegible]加以懷柔[illegible]上國而又推誠[illegible]
[illegible]異[illegible]必求[illegible]款誠[illegible]
[illegible]輯[illegible]服[illegible]所宜[illegible]
[illegible]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雷福復順化將軍

漢獻帝建安元年七月以迴鶻入朝使李洋為鴈門太守將軍副使安集山西遣使來相通並為羈縻官職官號一如舊制

晉武帝泰始元年二月癸巳西域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天竺罽賓烏孫疏勒于闐焉耆龜茲車師諸國各遣使貢獻

太康元年十二月癸巳西域戊己校尉馬循等各遣使貢獻

十年十二月西域戊己校尉馬循等各遣使貢獻

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西域戊己校尉馬循等各遣使貢獻

永寧元年十二月西域戊己校尉馬循等各遣使貢獻

太安元年十二月西域戊己校尉馬循等各遣使貢獻

永興元年十二月西域戊己校尉馬循等各遣使貢獻

光熙元年十二月西域戊己校尉馬循等各遣使貢獻

天生四夷以禦魔賊故前代聖王羈縻勿絕制詔而已二漢以降中國之屏蔽也然或强或弱從衰來救曰若則[illegible]
威刑其義可知率内附而乃拒諫之以德厚至有恩至敦官置使節塞鎮之以衣冠即爵授之以印綬故能因以殭共息彼闕報北邊皆得來蘇之道
崇義之要者焉

漢高祖十一年正南粵王使陸賈即拜尉佗爲南粵王使和親毋爲邊害

文帝元年太中大夫陸賈使南粵賜尉佗璽書佗頓首謝漢長爲藩臣歲貢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除謀決大天下天下賢王使為外臣時内貢職毋絕令通道如故

百佗甚恐再拜上書曰蠻夷大長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聞皇帝初即位使人賜老夫書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聞皇帝初即位使人賜老夫書

[illegible]

高后三年七月南粵王使使臣奉書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貢職

府元龜卷九七七

文帝元年太中大夫陸賈使南粵賜尉佗璽書佗頓首謝漢長爲藩臣歲貢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纛除謀決大天下天下賢王使為外臣時内貢職毋絕令通道如故百佗甚恐再拜上書曰蠻夷大長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聞皇帝初即位使人賜老夫書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聞皇帝初即位使人賜老夫書

[illegible]

高后三年七月南粵王使使臣奉書謝罪願奉明詔長爲藩臣貢職

府元龜卷九七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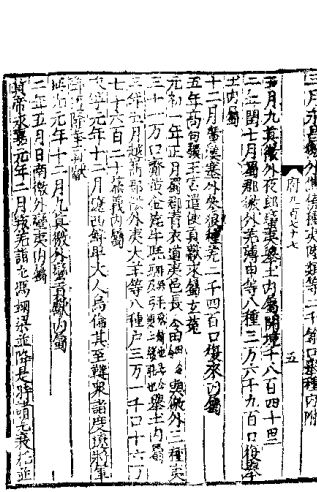
降附五屬國[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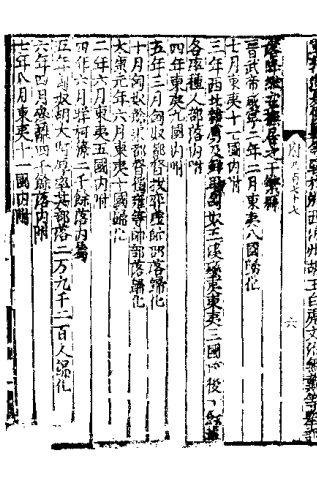
元鼎元年秋匈奴和[illegible]

府元龜卷九七七

降附五屬國[illegible]

元鼎元年秋匈奴和[illegible]





正光元年九月鄯善王阿都羅來降
二年八月嚈噠使至又國使代來者俱前
是時王都中大部督司徒乎南王破六韓孔雀擁衛
及小朱榮迎加平北將軍第一領民酋長
東魏孝靜興和三年二月阿羅出吐谷渾大部來降
四月阿至羅國王副伏羅越居子去寇來降
西魏元帝承聖二年三月阿三羅相率降款
文帝大統五年秦隴諸羌等皆來內屬
秦帝二年諸屬酋豪民王田神貴以荊州刺史蔡季昌等相率
款附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五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
地爲洮州
宣政元年正月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
地爲洮州
隋高祖開皇四年二月突厥尼部男女万餘人來降

十年正月突厥步迦可汗及所來降
十一年十二月突厥都藍可汗自云九万口來降
煬帝大業三年七月啓民可汗上表請徙居
五年六月啓民可汗請以十萬口內附
八年正月突厥頡利可汗遣使貢方物
唐開皇初突厥可汗遣使內附
貞觀初突厥可汗頡利
四年破并別部
十一月突厥頡利可汗自守文化及所來降
十二月突厥頡利可汗自守文化及所來降
四年破并別部
九年正月突厥
十二月突厥
太宗貞觀二年三月
四月突厥
十二月
三年九月突厥
十二月
是年薛延陀
內附列其地爲

六年十月冬其酋何力率其部六十餘家款塞內附之涼州北起五原西訖鄯州地為十六州是年党項等羌內附者三十萬口

十年三月吐谷渾諸酋慕容可汗等來朝貢方物

是年葛邏祿可汗阿史那社爾以地遠延陁款塞歸附帝嘉其忠節授左驍衛大將軍賜爵奕國公

十三年六月涼州人侯孔仁自稱將軍西趨楊蒲縣出邊州通交往道蜜俚降者二万八千餘戶

二十年八月車鼻可汗阿史那賀魯勒兵拒射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奚結漂觱薄等十三部各遣使貢方物

是歲延陁可汗不事大國素唐無道不能與收等為主以自己敗亡願歸天朝帝乃置之於靈州之境以處其衆

天子厭兵屢興征討務在綏懷不欲窮其種類乃置燕然都護府以統之

二十一年三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十月奴剌等部落相率內附

二十二年二月詔以鐵勒降戶分置瀚海燕然等都督府以統之

十月西突厥屈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四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五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六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七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八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九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七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八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二百九十九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一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二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三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四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五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六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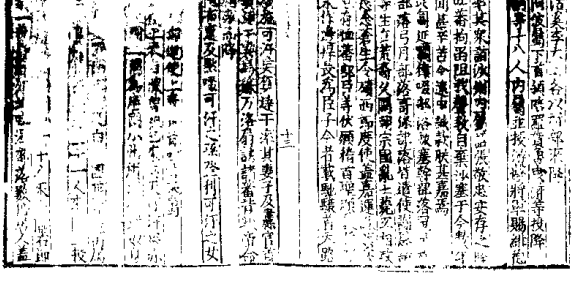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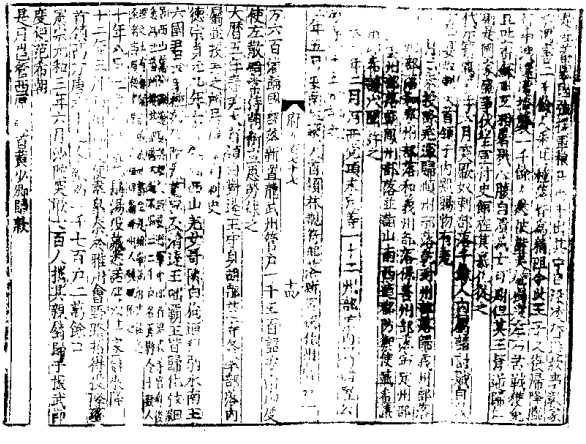
三百七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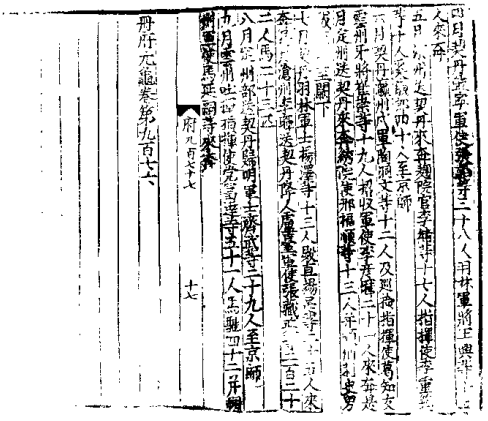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降

三百八年正月詔以突厥降戶分置雲中定襄等都督府以統之

五月突厥都利啜為其國人所逐率衆來







戎狄之國世為邊患義不能盡其人貪于戈又不能養其禽故上自夏后周周則不征暫雖有弱兵追擊亦足以勝等戾謂歌堯為戎從之如此蓋以聖人用權變之道遠御不得已而已通而民不倦神而化之為萬歲長久之業是其時也故能成天下之大功昔元帝以王昭君賜匈奴單于而呼韓朝於北闕之下及元親道武讀史至此曾用長嘆故得呼韓朝於北闕之下及元親道武讀史至此曾用長嘆故得呼韓朝於北闕之下及元親道武讀史至此曾用長嘆故得呼韓朝於北闕之下及元親道武讀史至此曾用長嘆故得呼韓朝於北闕之下及元親道武讀史至此曾用長嘆故

下初定王室屢勞征討未遑以武服也宜懷以文德故分其真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理耳然陛下深不能為帝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以子代單于則外孫也陛下以盛時漢所鈔掠所殺數問遣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時賜冒頓以好物冒頓在則為子壻沒則為外孫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母戰以制匈奴之策也若陛下不忍以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貴重也安肯為用何益於事帝曰善吾欲遣長公主恐皇太后不聽奈何對曰妻單于以適長公主皇太后聞之必喜而聽之帝乃遣長公主為單于閼氏單于既得漢主為婦其後以妻父之禮尊事漢帝敬信中國約束諸胡以畔邊塞其後匈奴日以親附漢北邊無事

西十五年單于死子雕陶莫皋立復尚公主為後單于復妻其繼母閼氏復生兩子且鞮侯若鞮侯單于初即位遣使者報漢漢復遣宗室女為公主以和親

為寿使以適子初即位其好性慢高后善其事今大漢有喪匈奴得以多取物去漢亦以此物報之以省中國之費結兄弟之歡以安邊民之心使者以聞帝曰善乃復遣宗室女公主及遺單于甘美酒食物各有數皆稱皇帝女以和親單于亦報漢遣其長子入侍漢漢因留之以為質於是匈奴冒頓單于驕傲北侵燕代東胡西破月氏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秦故上患之問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不可以武服今陛下雖欲誅冒頓臣愚以為不可以武服也宜以計久遠子孫為之帝曰善吾和親事柵書曰善今安所施之敬曰陛下誠能以嫡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適長公主送厚奉奚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以子代單于則外孫也陛下以盛時漢所鈔掠所殺數問遣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時賜冒頓以好物冒頓在則為子壻沒則為外孫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母戰以制匈奴之策也若陛下不忍以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貴重也安肯為用何益於事帝曰善吾欲遣長公主恐皇太后不聽奈何對曰妻單于閼氏單于既得漢主為婦其後以妻父之禮尊事漢帝敬信中國約束諸胡以畔邊塞其後匈奴日以親附漢北邊無事

國皆已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以定邊寧兵休士養馬明修舊約以安邊民以應古始使以者得成其長久矣若得陳其愚計願世世平樂皇帝之志故使郎中係樛壹書曰匈奴冒頓單于初即位其時東胡強而月氏盛冒頓既立殺其父頭單于而自立是時東胡聞冒頓初立新主而壯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單于時一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此匈奴寶馬不可與冒頓曰奈何與鄰國而愛一馬乃與之東胡王既得馬愈驕又西侵東胡復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群臣群臣皆怒曰東胡無道又復求閼氏願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鄰國愛一女子乃與之東胡王既得閼氏愈驕而西侵與中間棄地千餘里各守邊塞冒頓謂其國人有敢言取閼氏者輒斬之東胡王輕冒頓以為不敢發兵而西擊月氏滅之而南與中國邊冒頓復問群臣群臣或言可擊或言不可擊冒頓大怒曰夫爭地以戰不可勝用也群臣皆斬言可擊者以為懦乃東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冒頓兵至擊滅東胡王而并其民人畜產既歸因西擊走月氏而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秦故上患之問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不可以武服今陛下雖欲誅冒頓臣愚以為不可以武服也宜以計久遠子孫為之帝曰善吾和親事柵書曰善今安所施之敬曰陛下誠能以嫡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適長公主送厚奉奚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于何者以子代單于則外孫也陛下以盛時漢所鈔掠所殺數問遣之也使辯士風諭以禮節時賜冒頓以好物冒頓在則為子壻沒則為外孫豈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母戰以制匈奴之策也若陛下不忍以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貴重也安肯為用何益於事帝曰善吾欲遣長公主恐皇太后不聽奈何對曰妻單于閼氏單于既得漢主為婦其後以妻父之禮尊事漢帝敬信中國約束諸胡以畔邊塞其後匈奴日以親附漢北邊無事

黃金鏤具帶一黃金鏤具劍一編金鏤鞘劍一十四副二十四赤綿綵繒各四千匹使中大夫意副告令宣讀單于後單于之子頑死子稽粥立號撐犂孤塗單于上書言初立帝復遣宗人女公主為單于閼氏使者奉黃金一斤白金二斤錦繡綺穀各二十匹繡被二領錦袍表裏各一領繡袷袍表裏各一領錦袷袍表裏各一領繡衣裏各一領錦衣裏各一領繡袴各一領錦袴各一領繡衣各一領錦衣各一領繡帽各一領錦帽各一領繡枕各一領錦枕各一領繡被各一領錦被

而懼之間感遣使者持帳錦綺繡為單于一[illegible]
子名為[illegible]
欲與烏孫共滅胡等陝尚年都公主[illegible]
漢與烏孫共滅胡等陝尚年都公主生一女少夫妻少主死
父大祿子公主妻之孫[illegible]
父大祿子公主生一女少夫妻少主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多所[illegible]貢獻[illegible]相[illegible]誠也臣見[illegible]盛[illegible]以相[illegible]誠也臣見[illegible]盛[illegible]以相[illegible]誠也臣見[illegible]盛[illegible]以

許王伐北者意年絕之未知其利通之不聞其害設後北寇
稱蠕蠕主阿那瓌侵人邊境魏主詔曰蠕蠕主阿那瓌侵人邊境魏主詔曰蠕蠕主阿那瓌侵人邊境魏主詔曰

子共以寶貨官爵公許
十六年以先代公主遠公遣王伏仗二表請以公主為天可汗不許其年國人殺伏立其弟先代為王使請依前以為天可汗許之
十七年突厥突利可汗來迎使來迎妻公主大帝敕曰公主
先是帝以封周千金公主為太長公主賜妝奩及後帝將親征叔寶屏風賜之公主心不平因遣使謂突厥曰昔我聖帝問而突厥屬突利可汗連結帝恐其為逆遣
請國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十數屏風之恐前點不從遣告公主乃以將美女四人以贈之時沙鉢略子曰雍可居
[illegible]
公主妻之帝敕令殺妬開之曰當殺太長公主者方許婚突利為帝復謂之都藍因發其殺公主之狀公主見以示女突利為帝復謂之都藍因發其殺公主之狀公主見以示女突利為帝復謂之都藍因發其殺公主之狀公主見以示女

人大[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七十九　外臣部二十四

和親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書請可汗曰厥於可汗恩義稱舅故以王子更值班
[illegible]可汗遂聞當喜躍也
[illegible]元年四月辛巳突厥可汗遣使上表求婚自稱可
[illegible]大男突厥主天骨咄[illegible]可汗[illegible]
[illegible]君皇帝乙酉定公主出降十月突厥默啜可汗書
謂曰我國突厥素來通好和計之道皆是舅甥今日頓為女小且
[illegible]其甥亦可汗之父無朝也今者若真依請來嫁未見往返
日當遣公主嫁與可汗書至突厥默啜可汗即[illegible]
十月命左驍衛將軍獨孤懷恩為[illegible]
[illegible]二年八月吐蕃請和使[illegible]
若許請喜公主奉表謝恩曰金城公主及諸[illegible]
[illegible]皇帝[illegible]起居萬福伏惟[illegible]
日重垂和好[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汗錦袍帶銀盤調新主宣領事
八月謝恩國王將勒遣使臣入拔來朝大拔奏曰謝恩國去國
夫當國一千五百里其失當國去吐蕃金城公主居處七日路
程公主去年五月遣漢使二人偷道向當失密國傳言回使赤
心向漢我欲走出投拔恐後我不能出願公主知之公主但來
與公以將時圖失密又遣使報臣國王曰天子女
定來投我國必加恩賞馬來迓我力不敵乞兵於我助
吐蕃破散公主將據臣國主爾之極歡遣使許諾于當失發王
令迎入朝面取進止帝甚送之賜帛百疋放還蕃十三年玄宗
開元中書直省表張嗣為鹽鐵使時宰臣張說奏嗣小殺乃進其大臣阿史那獻
妻及國將勒歸欲令等攻拔拏城中設宴請詞曰吐蕃狗種
之妻婚宴及契丹猜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
詩詩詩和親個公奏許何也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
合婚姻和親個公奏許何也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
合婚姻和親個公奏許何也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
合婚姻和親個公奏許何也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

代文成公主今金城之故深識尊卑莫敢又緣年小性成
逆將漫撰撰剛公奏請降嫁金城以為主婚又緣年小性成
使人入朝時被虜將不許所以不降自奏公主云公主供養舅
失當將其舅舅無奈何公主來外生不勝喜何等親愛
備及副使押衙將軍使乾夜送纔入朝面事上將
所共外生蕃中已處分遣歸不許扶持若有漢人來投
送伏望聖帝勇遂察赤心許從舊好長公百姓使
千萬歲外生幼不敢先違盟誓謹奉金甲胄一領金
一馬壘柳一雙手杖一段謹充微禮之禮金城公主又別進金
甲胄一領寶劍器物等先是吐蕃使明悉王來朝請降
帝以其言因令悔明及內侍張元方充使往聘使明至
帝見宴賜甚厚遂留宿數日欲令觀獵惟則入奏曰
臣恐吐蕃向北道使入胡境舊俗請獵而歸今若
入獵恐為所留帝乃止使人

十月迴紇首領來朝請和親遣使冊立可汗為公主結親

十九月迴紇大首領入朝徵娶王承寀女加

宗正卿納迴紇公主為妃是歲十二月又遣使

中南昌川公附表奉報命

乾元元年六月迴紇葉護可汗遣其大臣

儀同三司十月

道節度使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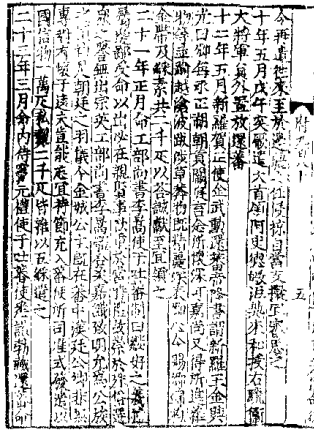
摩房贈若干人人全帛有司訂之遣歸約五百萬貫時方內有兵計時庫費才滿五請以摩房帛為回鶻市馬直其不可詔密北鄉李誠使于回鶻太常博士郭仲卿副之論其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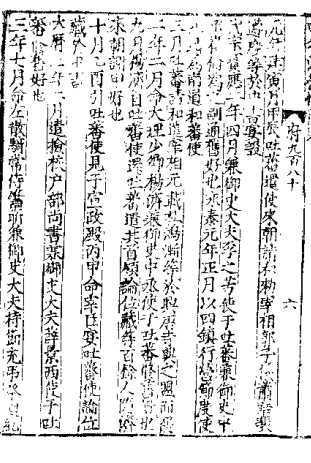
秋七月位初回鶻遣使合達干等來請和親詔許之

長慶元年五月內申回鶻都督相公王摩尼等五百七十三人入朝迎公主詔於鴻臚寺安置及宴勞太和公主出降回鶻為可敦令中書舍人王起詔於鴻臚寺宣示之初回鶻自成安公主殁後屢請欲遣前好久未之許至元和末其請切至乃許之後屢請欲遣前好久未之許至元和末其請切至乃許之後屢請欲遣前好久未之許至元和末其請切至乃許之

夫張騫鑿空開西域和戎為利其後匈奴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武帝建德元年二月遣大將軍宇文盛公孫深使於突厥
隋文帝開皇八年突厥處羅侯死達頭可汗復侵擾邊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可敦及
德宗以大曆十四年五月即位八月命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持節使
吐蕃統兵得五百人歸之建中元年四月太常少卿兼御史中丞崔漪使
吐蕃自大曆中吐蕃聘使前後數輩皆留之不遣俾觀其入以
遣中郎將尚結贊來聘又請和親以固邊鄙許之冬吐蕃大舉兵
寇鳳翔會渾瑊以朔方兵援涇州大破之吐蕃乃引退二年春正月
尚結贊復來

五年七月以樞中監嗣滕王逵為太子賓客冊贈使副
六年春迴鶻遣其宰相頡干迦斯來獻馬及方物
貞元二年為可汗乃建牙帳於回鶻衙帳東北
十三年二月朔南詔川御使韋皐奏南詔前年於劍川築城一所今請城舊城號為保定城
十九年五月以秘書監張薦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
二十年五月以秘書監張薦為工部侍郎翰林學士
元和四年五月御史中丞李絳奏
五年五月吐蕃遣使論恩邪熱來朝許歸鄯州矩路沙之糧及
六年正月以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兼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卷為冊王兼侍御史充入
二月吐蕃以贊普舅尚結贊為宰相
三月吐蕃以贊普舅尚結贊為宰相
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五月命中使二人送冊命使往
十一月以宗正卿李逊兼御史中丞充入迴鶻使
十二年四月吐蕃以贊普卒來告已未以左僕射為重玘兼
五月改為以右僕射兼吏部尚書為重玘兼
十三年三月渤海國遣使李繼常等二十六人來朝
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三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四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五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六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七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八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九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二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三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四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五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六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七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八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一百九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二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三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四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五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六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七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八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六十九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七十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七十一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七十二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七十三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七十四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吐蕃使副
十二月以左散騎常侍崔元略充入迴鶻使副
二百七十五年正月以兵部侍郎李絳為御史中丞充入

咄蕃贊普遣使論悉諾羅來朝貢方物仍賜設金裝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得寶幾則足海可汗屬力向化此而可忍孰不可忍雖可汗
來防送公主使上天入地必須見得今若苦不割可汗以取信
脫懷迷而可汗長驅精騎間道迎走則我無及矣臣等
願率所領從公主往取可汗必擒以獻若無所獲臣等
公主到彼無一詐事驗公主實死可汗五日便彼迎拜
遣來使盛被稱傷公主之中流難以了
府敘言甚通善其日已共歸儀之心是表誠効之意又聞今朔
欲移徙迴紇牙帳大國便得獨居足使諸蕃長感迴紇納
堂新迴漢境頻請和親所六請無從遣兵馬期集去就果車子
猶去漢界一千餘里在沙漠之中從前漢兵未嘗到彼此間
路深窈常欲投竄安西待至今秋厥酋今幽州大原擒獲或天德
路邊四鎮皆無出兵討之時過約必當皆遁各令還
舊便可乘機出兵擊潰幼特契想可汗必全大信用出一心
歸待命新舊降附它於三戰而對敵交集並擇來逆順者

當即擒遣每日仗事冊命故先遣此首今彼國胡部新命之酋
並宜迴納故可汗若不從長驅直進宗族離心衆情攜貳宗
義宜以此策誰敢不從宜體至覆共先逐蕃賊可汗休
事新相已下並存問之酋長等亦各以其代禄是國在
迴紇北自新舊隆之後相繼迴國之時得太和公主以大
家親戚又與國同姓今遣千人送公主至界上中路務為介
可汗仍得護我舅甥新使人乃贊公主同行及無或斯上表謝
公主仍陳及請公主還國之意以贊斯是
迴紇深恩今為不可汗尚國婚結和今自新舊馬來親恩甚厚
入蕃計無事子宗朝可汗之罪帝心未決以迴紇故事自平陸
後帝每歲給三萬匹以羅定制又賜馬新有可汗之名庶不
修旧禮宰臣又奏曰國家與迴紇故事和親之名庶不
利始青同盟戰則助討即和解命不得停供國體新許為守
盟可以事事之長子子孫之慣帝意乃定故降此書

停宗新符二年南蠻蠻酋遣使乞盟許之
東太相乾化元年鄭州以兇奸可汗所與書章上制以在監押
衛新軍檢沿為驍衛上將軍押迴紇等使還紇等送至西
迴紇宜請使梅錄押領二蕃二百人赴本國上
後唐武皇天祐四年與丹阿保機大冤雲中武皇遣使通和匹
唐空兩馬贈答甚厚又大具鹿擒虎入振中約為兄弟謂之四
義計之勝與其留為三千匹以答恩空右威勝武皇可乘間
房之武皇曰雄豚未滅不可去得於兵盡地之道也乃盡
遣之
莊宗同光初唐州蔡河都頭契丹國舅耶律阿
二年八月幽州進契丹國舅耶律阿
三年七月丁巳詔武德殿

四年四月幽州帥趙德鈞奏契丹阿保機卒自稱天
杜無兒侵李嗣源老幼皆無
明宗以為詐謀神堂前告天至契丹西境屬阿保機
在渤海又復至境州城中留
身長九尺有鬚被以錦袍大帶前後懸鼓契丹謂鼓為
號阿保機延入室應阿保機
遣之
莊宗同光初唐州蔡河都頭契丹國舅耶律阿
初
二年八月幽州進契丹國舅耶律阿
三年七月丁巳詔武德殿

其年遣使朝貢曰是山地安靜蒼生不相侵擾天成元年九月
幽州趙德鈞奏北虜軍將陳延壽等率部族投契丹部內今使還稱狀稱
今年七月二十日至渤海界扶餘府契丹族帳東南隅
繼威部至本見不通聞問慶見言契丹王阿保機身差使送前振武副使劉存令
劉行關領在京館驛金帶鋪陳器物其厚
長興元年五月青州奏所獲契丹人口內有
十七日阿保機身死八月二十日隨同葬儀畢後便差人送餘戎十
州契丹王妻令繼威歸本道仍遣捺捺光祿卿三班充答信
同來繼威見契丹部族尚盛來年正月葬阿保機於木葉山下
兼差述阿保機沒始終先入營北虜坤同來
北關告哀兼問契丹部內取此月十九日二府舉哀朝廷及當
府前後所差人使繼威來皆見廟分俟到西樓日即並放歸
十月二十七日冀物曰朕以近緣皇國恭修帝道務安夷夏貢洽
歡康契丹王世承歡願禮交鄰間遠關西討倍著誠儀令
府元龜　卷九八〇　十五

月十九日朝辭
三年四月秦州奏南使趙在禮大渡河南起合二個留信
物二十疋先納隨訖下卷遣至闕下初部落酋長蜀之後得王
衍書稱禮得數十以天子命令殿直李指持國信物其國王并
歸其俘因指入其部為止於東上唯國信與馬得程月餘至
京而迴續有釋縲俗等來長和國宰相布突等上大唐皇帝
金而迴續有釋縲俗等來長和國宰相布突等上大唐皇帝
書奏函封白鷹鶻鶻等又入弄狼廣皆白
鷹鶻鶻等又入弄狼廣皆白
紙厚硬若皮革力遠使有書詔體依有書與此前別奏王貢物
表謝勅書兼賜衣物等表良垣緣事為布突所署有狀稱契
丹部落東西南北四至東至大海西至黃河南至
渤海北至室韋國界共十餘日程有黑水部如鞏
之盛理亦不出其指中之物即却返其國信舊制稍存復命之
儀上將軍為耶律等再往使焉至西川却本指又不能遠邊
十二月契丹使梅老等三十餘人見傳云上順和契丹皇帝請
府元龜　卷九八〇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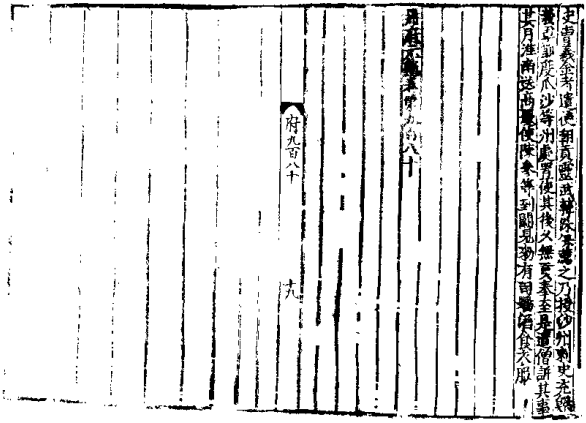
得臣旦宣依遠鄙以安被民朕豈輕降恩耶彼既求和足得息
兵矣
三年正月己酉契丹王阿保機妻差使送前振武副使劉存令
劉行關領在京館驛金帶鋪陳器物其厚
長興元年五月青州奏所獲契丹人口內有
官
七月振武張敬達奏契丹來書一封
二年五月癸亥青州上言有自契丹過海北機探而得東丹王
兄亡尹汚差書稱奉華仁欲修貢也
閏五月青州進奏東丹國首領耶律羽之書二封
七月乙未兗州奏密州推口住物放過往來商客二十八人
十二月丙辰幽州奏契丹乞通和好
三年正月庚子契丹遣使獻方等來朝
五月己亥契丹朝貢使送羅漢奴等來求娶則封
府元龜　卷九八〇　十七

帝初發遣之大臣等之未使會幽州趙德鈞狀奏及物望皆言
其天命不遠帝意方解仍曰朕平修好朕意在貞遇寒若所求俱
不遂屬即有詞端前後利厥公私豈異不合阻其請歟故不
敢爭乃遣使使之歸蕃
十一月乙巳雲州節度使張敬達奏探得契丹主在黑榆林南
探到泊率蕃族三百帳見繫馬放牧偕來
東永華詔親直指揮使張萬全供奉官周延謙齎
五百五百帳蕃二百帳賜契丹王
四年五月丙戌契丹國使冰骨姆三十四人入朝
其年契丹部內有事故以兄東丹王突欲在國主其母蕭氏使
入朝延之賜突欲姓李氏名贊華出鎮滑州以避大
人皇氏嫌之
帝初即位元年正月乙亥契丹遣部役物糾子來朝賜馬四百
匹
帝初即位元年正月乙亥契丹遣部役物糾子來朝賜馬四百
匹
二年二月先是遣供奉官西方漸入契丹復命故有是獻

末帝清泰三年八月戊午契丹遣使楊里入朝
其年閏十一月復遣使楊里入朝
晉高祖天福元年正月楊里入朝十一月四
戊契丹主遣使冊高祖爲大晉皇帝
都令已令大將渴勃兵相送至於河東要道河首即多伏兵於
會亦且盡此兵使京洛已定使當此輕兵之不能別飛
白貂裘以表帝意勝爲二十大戰爲一十二可也俗諺曰子母
孫各無相忘爲
二年二月契丹太子解里舍利柳老等到闕見
四月契丹宮苑使李可興到闕見
三年八月以左僕射劉昫爲契丹冊禮使五月禮部侍郎
劉爲副使副使出京師契丹太后使賜驄馬鞍轡
九月使回契丹使蕭敵瑟等來賀冬至
丙申延壽公主薨
十月契丹遣使冊皇帝到闕宣徽使先期明其月戊寅契丹令
使以書稱上帝號曰英武明義左右金吾上軍儀仗兵部侍
郎太常卿攻冊中書侍郎平章事出班引至崇元殿契丹陳列帝
受冊禮畢御坐受百官賀
四年十月契丹使耶律頗兵交戰於盧台之北帝遣中
使至戚以吳越上尉遣而勞之
十一月戊子契丹遣通事來使因聘吳越
五年四月甲子契丹使興化王來聘
十月契丹使令利來聘致馬百匹
汗仁美並使貢良馬白王謝冊命也
七月壬戌契丹使述哥來聘
十月壬戌涇州奏西京留後李文讓今年二月四日開宅門
[illegible]

八月蕃漢馬軍都指揮使六合契丹遣使來聘
六年六月契丹遣使奉官李延業以骨里于契丹
十一月契丹遣使楊通事與供奉官李仁謀同至
七年春正月庚午契丹遣使述剌已下一十六人來聘
三月乙卯朔契丹遣使高視等來聘
閏三月丙寅遣使直專使延遠賜契丹主
九月辛酉契丹遣使述剌于來使辛亥遣敕直張延渥使于契丹
冬帝以天福七年六月乙巳即位八月宣諭契丹二哥使命到
共一十二人至于崇德殿
八年使高相晉爲太原節度使差以次原從例奪生差人將送
葡萄柱契丹今年供從物有韶罷之高相曰此土產常物廢
而不行必格戎心以生怨也
同太祖薨頒元年二月丁未左千牛衛將軍大慶定等契丹復
太契丹主九發復遣使冊皇育文伴送來從師及聘戎登極

兼賜良馬一
爲遼大之謀
五月己巳遣左金吾將軍耶律突石等冊契丹主爲皇帝
丹御名賜契丹主銀器鞍勒馬二匹銀器五十兩契丹入謝使大
御馬一匹有三百匹[illegible]百兩別賜衣著五十[illegible]
衣者一百五十[illegible]使賜有差[illegible]
三十匹仍遣供奉官李守貞押領兵仗送至樂壽
八月契丹遣瀛州教練使曹繼德等送安祖遠等還其先
先是開運末唐有京城留與燕王李彥韜但遷於北塞未幾卒
至是方歸中國
二年正月涇州奏光啓三司使姚元作使契丹來聘回人到州回
[illegible]
十月涇州僧惠一等從新羅統領遣使進奉來聘回人到州回
是歲以聘呼之涇州回者後有張矢世爲州將後唐同光中授



史書義全考證通朝貢盛典載民書遣之乃授沙州刺史充歸義軍使其後久無貢奉至是遣僧訶其事廿六月淮南送西蕃使陳奉等到闕見勅有司賜酒食衣服

冊府元龜　卷九八〇

府九百八十　九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一

外臣部二十六

盟誓

周官司盟掌盟載之法蓋拜邦國會同之制也其於四夷則朝覲之禮達人掌說之事大中國歃盟所由告示信也若乃怒荒之俗肉悍成性置之度外斯為匪人先王於是羈縻而弗絕之也然而威力有所不及德義有所不懷姑務息民非可瀆武靜是申以詛誓與神明達之以歃心要之以福禍約束後違命不從侵鄙以牽則載干戈而皇安生國孩亦長轡遠御之一術也至或勢其詐謀踐其生奪若國割以啖狗彘以此示對狼之常性道詐之不試若乎

春隨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伏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復脩戎好也

桓公三十二年四月衛人殺桓公而立其弟晉侯佹諸卒

文公六年十月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丁酉公及晉侯盟于新城

僖公十九年公子友及楚師盟于貫

秦昭襄王時楚懷王入秦秦詐與楚地楚王怒發兵攻秦秦大敗楚將屈匄秦又乘勝遂取楚漢中地六郡楚王乃盡發國中兵復襲秦藍田秦出銳師與楚戰藍田楚大敗韓魏聞楚困亦襲楚楚兩軍皆困秦割商於之地以和楚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秦王欲許之與臣下計皆曰楚絕齊齊王怒發兵而西與秦并力攻楚楚之仇讎而與秦合秦楚之兵必不敢至是楚孤也秦楚合而攻孤國其勢必危楚王不聽卒許秦和張儀去楚楚王竟不復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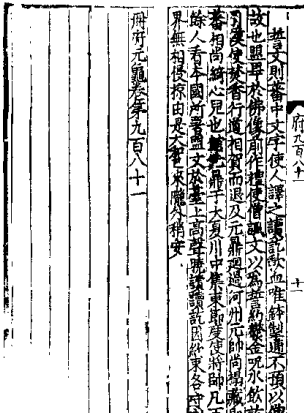
漢高祖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與項王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項王歸漢王亦解而東引兵欲歸漢王從張良陳平計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期會而擊楚軍垓下項王至垓下壁兵少漢與諸侯兵圍之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項王乃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有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乃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騎覺之令騎將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從者百餘人及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項王左乃左行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東至東城乘戰騎者二十八人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於是項王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向漢軍圍之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隊各向其一面分為四隊而下山東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以圍之項王乃馳下山東大呼馳殺漢一將是時趙王信為將軍在後項王軍復聚其騎謂曰何如其騎皆伏曰如大王言

後雖約束不相侵犯其盟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約為昆弟毋相詐攻有寇盜相報行其誅償或物故若為匿不相報行其誅償或物故有寇發兵拒勿助使匈奴所約者愛天不樂人不樂其世世子孫如盟長城以固信約匈奴亦當謹守之不敢背盟敢有背盟者天地日月山川鬼神明視之令其國亡滅無後匈奴單于既以盟約束其左右骨都侯諸王以下皆聽單于約束以故匈奴自單于以下貴人皆歃血盟曰自今以來漢與匈奴約為兄弟敢有渝此約者明神殛之令其國亡滅無後匈奴既約漢亦當謹守之不敢背盟敢有背盟者天地日月山川鬼神明視

誓狀辭隆締撰繕寫及令與新羅和好至是刑白馬而盟先祀
神祇及川谷之神而後歃血其盟文曰姓名等言前於延
順不敦隣好不睦職爾爲厲天道假手於我爲彼所敗
羅剽邑侵城盜無寧歲天子憫
命行人遣其和好爲彼持遠恩慢天罰愆期殺戮行吊伐誰
祐所指一戰大克國可滅告污宅作誠永保無疆訓
後昆狀僕不佞代事無狀適值
古傳請重脩故立國自湏以同姓結好親昏隆爲甥舅
天子命使冊立爲王封爵仍遣使人監護國務俾循
舊貫世修職貢敢有違越天地鬼神實殛厥命

府元龜　卷九八一　外臣部

府元龜　卷九八一　外臣部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一

冊府元龜　卷九百八十二

外臣部二十二　征討

夫中國之於夷狄羈縻勿絕而已其或中威謀之令乘攻伐之兵所以討不庭懲負固蓋理王猷而不得已而用之也自帝軒之世降及三代姦宄荒猾罪稔天誅師濟代殛東驅之平雅頌紀乎春秋表漢之後邊鄙作鄂晉不震兵魏敗獫狁車馬徂征歷代以見武節或踰出而無窮威或略地而極遷蓋以至百威固國庶民賴其保鄣紛敷秉彝孚懷乎悬原天壁奕之外聲教罕暨聲教攸及性靈斯而無獨自非以暨平德義外施孚其誠心而曠其亂略武毅尤所謂戎伏之侵警備慮蘇之旅戮之而已莫知言者矣

軒后相　二年征黃帝先是大旱失國四輔前疑及后相郊位八

征畎夷大年始後來賓

商成湯即位征畎夷先是后桀之國畎夷入居鄔峻之洞成湯既興代而攘之

周宣王時命秦仲討西戎秦仲與大戎戰於西垂為戎所殺乃召秦仲子莊公兵七千人伐戎破之又命召虎平淮夷先是鬻子時戎侵中國宣王即命將以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既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出車彭彭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又命方叔率舟師征荊州之蠻於是詩人頌其武功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

襄王十五年以翟王女為后十六年翟出翟后王子帶開翟人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居外四年迎使告急晉晉文公初立欲脩霸業因而納之以報翟后王子帶迎內襄王于潘邑晉侯將兵納王于成周殺王子帶王復位

頃王時晉敗狄獲白狄子鼷子鼷長翟穿封戌之孫翟人其喉以戈殺之

晉伯宗為郤氏所譖而死其子奔狄狄人以為大夫

初宋武公之世鄭滅戴宋公使樂豫救戴樂豫以敗翟于長丘

長翟緣斯之戰晉之威振於諸侯

定王六年鄭伯與王子伯廖告楚師于皇辰王子伯廖告急于晉荀林父將中軍士會將上軍郤缺將下軍趙朔將新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晉師還

又定王時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乃遂伐廧咎如

致方城之外於是諸侯之師次于陳夏以討之

將帥命焉馬為昔之朝暮梁人攻鄭鄭人使王孫
滿勞之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久也敢勞執事
敢辭勞乎秦伯使謂子桑曰晉於是乎不復霸矣
不能與其鄰而伐其同姻同姓則親親則友友則
有禮有禮則國家順之今晉背令狐而棄其親
背殽而貪我土疆利人之難而忘其大德恃衆
而輕寡人之喪是不為霸矣必伐晉子桑以告
穆公公曰晉未可伐也伐同姓則鄰國睦鄰國睦
則諸侯和諸侯和則霸業成矣吾何以霸乎子桑
曰晉侯無親其能久乎公曰吾聞之重耳之亡也
年過五十矣而能歷試諸難其下能親之得國
而後人之天之所啓其可廢乎夫晉侯之無親
也其能久乎公曰若晉侯之無親也其誰親之
子桑曰吾聞之國之興也聽於民之所欲國之亡
也聽於己之所欲今晉侯即位於殺其大夫三
郤以專其政其大夫能無貳乎其民能無怨乎
不親不睦以至於亡其誰親之公曰善哉吾聞
之君子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公其有焉
以不惠終其身其謂之矣

漢高帝十年匈奴大攻代國馬邑代守將王黃
與匈奴約反攻太原至晉陽下會天大寒

兩雪卒十二萬

文帝三年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為寇上
甘泉谷口遣宗正劉禮將軍軍霸上祝茲侯軍
棘門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
入軍中將以下騎送迎上至軍門軍士吏皆被
甲鋒刃銳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見將軍亞夫
持兵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乃改容
為動車改容為動車改容為動車改容

五年秋匈奴入代我邊境冬遣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其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還休士馬于外夏青復將六將軍出高闕西至隴西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人其明年春青復出定襄斬首數千級還休士馬于外夏青復將六將軍出高闕西至隴西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人其明年春青復出定襄斬首數千級還休士馬于外夏青復將六將軍出高闕西至隴西遂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人

萬餘級封狼居胥山遂臨瀚海而還斬首虜萬九千人而將軍霍去病率萬騎出代郡過焉支山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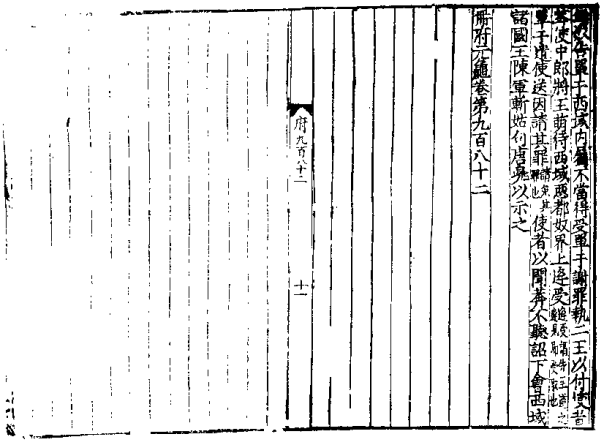
府元龜　卷九十一　七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九十一　八

[illegible]

日至此走匈奴求來救未及發而漢兵已至匈奴以
恐不見信疑漢與匈奴連和乃使使謂烏孫曰匈奴
古事師今小金附國與漢軍後漢軍師古善射今以
附匈奴國與漢軍師古善射今以
前匈奴嘗與漢兵戰
王以匈奴兵復至而見救也
匈奴騎兵為漢軍師古善射今以
匈奴兵復至而見救也
王以匈奴兵復至而見救也
王以匈奴兵復至而見救也
王以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二

府九百八十二　十二

後漢光武建武十年正月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薁芳薁芳降於南郡太守因與共擊匈奴左南將軍走之

十一年先零羌寇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

十二年武都參狼羌反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

十九年九月邛南夷寇益州郡郡太守枚貢遣武威將軍劉尚討之

二十一年四月與烏桓擊匈奴破之

二十二年正月武陵蠻反遣劉尚討之於流水北擊破之

二十四年七月武陵蠻寇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

中元元年十月參狼羌寇武都郡殺太守劉盱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於天水隴西扶風

二年正月即位九月烽燧羌寇隴西敗漢兵梁允

明帝以中元二年二月即位九月遣中郎將竇固

永平元年東海太守然形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

是年復遣中郎將竇固捕虜將軍馬武等擊漠吉於西邯大破之

始復鬼林西域北虜交通西域以資匈奴

十五年帝欲遣武帝故事擊匈奴通西域以資匈奴明習邊事

拜為奉車都尉以騎都尉耿忠為副

射聲校尉馬都尉秦彭為副皆置從事司馬出北地涼州明年圍與忠等俱發度隴乘桓武城西天水羌胡及羌胡萬騎出居延塞

彤度遼將軍吳棠將河東上地西河羌胡及南單于兵萬一千騎出高闕塞

騎都尉耿秉南護烏桓校尉文穆將左原屬代郡上谷烏桓二千騎出平城塞

固忠至天山擊呼衍王

出敦煌昆侖塞

度三危山擊破白山羌於蒲類海上遂入車師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遣戊己校尉耿恭擊車師大破之

二月丸都縣反屯六年正月遣耿秉討破降之

九月永昌哀牢夷叛明年三月永昌越巂益州三郡夷討破平之

二年六月燒當羌解仇結盟攻金城大守郡發兵討之

三月遣行車騎將軍馬防討平之

其年燒當羌滇吾與封養建等五萬人共寇隴西漢陽郡
兵連遣行車騎將軍馬防長水校尉耿恭討之明年四月防等破
燒當羌於龜兹
三年閏四月西域假司馬班超復擊莎車大破之先是龜兹以為
慢兵不出遣降於疏勒疏勒都尉黎弇殺龜兹所置侍子而自立
為王遂攻拘彌殺其騎都尉以兵劫于闐王廣德而自立為王
超既破莎車威震西域乃以馬孫兵還宜因其力以上言烏孫大
國控弦十萬敢與帝婿公主妻皇帝恥不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撫與共合力斬納之復遣假司馬和栽等四人將兵八百
詣超超因發疏勒兵擊忠忠將其兵千餘人就龜兹王建于
是龜兹左侯侯城將其妻子及胡兵千餘人降超超乃更立其府丞成大為龜兹王
建發其兵攻破姑墨石城悉斬其王以徇諸國於是西域皆
悉降附唯焉耆尉犂未下超發諸國兵合七萬人分為六部
其王先利多而立白霸侯元將尤利多遣使厚賂超超陰
知其計欲因饗會悉殺其使以絕其心乃設供具請其王侯將尤利多等
皆盛服而至既入就坐超等數十人皆拔劍擊殺之斬首
六十級傳其首以示尉犂尉犂即時降服於是鄯善焉耆
尉犂龜兹姑墨疏勒莎車于闐諸國皆遣子入侍貢獻方物
凡五十餘年西域復通

守豈得到其城下哉於是舸而遣之廣乃與大人冠若於前
擊本獻珍物焉若酋豪有善馬橋之喻廣乃絕橋不決令善馬入國
超更從它道還路上月餘到焉耆尉犂二十里正營入章中嚴
引不意大恐乃欲悉驅共入共入山保焉若元依山為寨寨
高峻四面險絕但有一徑纔容一人超即斬之示不信用乃期大會設酒
陳樂重加賞賜於是焉若王廣兵將軍北鞮侯及北鞮支等三十人
前來詣超超因此數人皆令還告其國王廣等既得還心
怨超王亦不至坐定超奴譖廣曰危須王最強今不誅後
必為患乃陰勒軍吏士令悉解縱胡客反縛以示之廣等
大驚超乃手劍斬廣餘皆股栗超曰降者不殺復故如前
於是重賞購募能斬北鞮侯及其支首者賜以重賞於是
軍吏人人爭奮皆斬其首以報超超大會悉陳首級及
所獲生口馬牛羊橐駝數千萬計悉以賞賜諸國侯王
於是威震外域遠人慕義各遣子入侍貢獻相繼
永元元年六月車騎將軍竇憲出鞮塞北擊匈奴大破之
十月遣謁者授憲大將軍印綬策曰惟永元元年歲在己酉
秋七月庚寅朔二十日甲辰皇帝若曰咨爾大將軍朕
承天順地為民父母夙夜憂勤靡有寧息惟北虜背恩
畔德數為寇害前後遣使遵奉和親賜以金繒珍寶
縱其所欲而單于驕黠貪而無厭邊境被其毒害
永平中發軍擊之斬獲數萬級其後稍復親附
建武中復修和親遣使請求無已又數犯邊境
今春遣兵深入其地圍困其王王脫輕騎奔走
窮追逐北千里東西數千里南北數百里斬首
萬餘級獲生口十萬餘人馬牛羊橐駝百餘萬
頭悉收其輜重盡獲其寶物遂破其左地分王
以下將眾降者數萬人北單于震怖遠遁絕幕
不敢南顧左地遂空無復人庭今北單于復
遣使稽首來詣闕願修和親永為藩蔽朕以天
下之大不忍以萬里之外而與單于爭利其
上大將軍憲等深惟國家再興之恩遠慕竇融
保塞之義乃建不世之策欲為久安之慮
北單于

之遣至和縣北觀海鎮遂登熊耳山刻石勒功而還
二年五月月氏國遣兵攻西域長史班超擊降之
三年二月大將軍竇憲遣左校尉耿夔出居延塞擊降之
四年冬漢中謀反平及燔燒郡縣略吏民殺傷甚衆
擊破降之
五年九月北匈奴單于求降親自呼衍骨都侯等詣闕上書稱臣
以千余騎與中郎將任尚共追討將還斬之破滅其衆
是年護羌校尉貫友討燒當羌羌乃遁去南單于安國叛歸舊部
依車鞮侯
六年七月西域都護班超大破焉耆尉犂鄯善三國超
徵還入塞
七年五月南匈奴右溫禺鞮王叛為寇七月行驃騎將軍事
車騎將軍耿秉屯北地
八年五月南匈奴右溫禺鞮王復為寇
遣護羌校尉馬柱擊破之
馬柱遣兵追擊逐之武陵溇中蠻叛郡兵討平之
九年三月燒當羌寇隴西殺長吏遣行征西將軍劉尚越騎校尉馬
越代劉尚北擊五谿蠻
秋冬三郡反叛越擊之遣兵擊明三郡
十年三月遣西域將兵長史王林將涼州六郡兵及羌胡三
萬餘人擊車師後部王漢

府元龜　卷九八三　七

討其渠帥　詔遣使持節都督益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西平侯梁寬率衆二萬討之寬到先遣使者告喻降者皆赦其罪於是降者萬餘人寬乃分其老弱妻子徙之金城郡以充實之

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襄武縣羌豪北唐侯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襄武縣寬與戰破之斬北唐侯等首虜萬餘人

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治無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治無戴等首虜萬餘人

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先零別種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隴西郡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隴西郡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二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三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四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五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六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七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八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九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二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三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四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五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六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七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八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一百九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二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三年春正月寬還次于枹罕縣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枹罕縣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四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天水郡羌豪鹿存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天水郡寬與戰破之斬鹿存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五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安定郡羌豪良愷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安定郡寬與戰破之斬良愷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六年春正月寬還次于北地郡羌豪東號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北地郡寬與戰破之斬東號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七年春正月寬還次于上郡羌豪且鹿結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上郡寬與戰破之斬且鹿結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八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西平郡羌豪麻奴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西平郡寬與戰破之斬麻奴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二十九年春正月寬還次于金城郡羌豪滇吾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金城郡寬與戰破之斬滇吾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三十年春正月寬還次于狄道縣羌豪燒當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狄道縣寬與戰破之斬燒當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三十一年春正月寬還次于臨洮縣羌豪傅難等率衆二萬餘人圍寬軍於臨洮縣寬與戰破之斬傅難等首虜萬餘人

二百三十二年春正月寬

等戰於馬邑前百三千級獲生口及兵器牛羊甚衆仍縱兵追擊至武
諫夫帥骨都侯等
六年正月東西羌大合聚庫羌種王十餘萬寇隴西遣中郎將
龐淯夏勇士千五百人頓美陽爲涼州援武都太守趙沖追強
擊羌新道四百餘里斬首八千餘級得馬牛騾萬八千餘頭羌乞降
五月徙安定北地上郡吏民於三輔悉平
漢安二年四月護羌校尉趙沖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
參蘆破之
先是元年零昌種羌寇西平五千餘戶詣沖降
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蘆北界至見擊之斬首千五百級
得牛羊騾十八萬頭閏十月燒何等種前後詣涼州刺史降
擊於河陽斬首八百級於是諸種前後詣涼州刺史降
建康元年三月護羌從事馬玄等詣羌所誘持羌衆出塞還
破羌將軍龐參追擊於奢安斬首八百餘級得馬羊二十餘萬頭

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左部是時西羌反涼
州諸郡並被其害寔乃上疏曰臣聞天地之性人爲貴故
聖王垂恩於無辜之民惜之甚於愛赤子是以周公誅四國
而民不怨湯武伐有罪而天下悅誠順故也今羌戎小醜
負險不賓前後反覆非一朝一夕之釁也其所以然者皆由
郡縣長吏貪殘侵漁使之然也昔文帝時以趙過爲護羌校尉
將兵擊破之
延熹元年十二月先零別種滇吾等寇隴西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
二年十二月燒當羌八種先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擊破之
三年春破之
三年閏正月燒何羌叛寇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山又破之

羌叛寇隴西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鳴沙又破之
羌寇西平
十月先零羌寇三輔中郎將張奐擊破之
靈帝建寧元年七月零羌種號多寇羌於湟陽
二年七月段熲先零羌於逢義山谷東羌遂平
九月辛巳皇甫規大破先零羌於射虎谷
是年安定屬國都尉李翕擊破之
屬安定
熹平五年益州郡諸夷及叛執太守雒陳遣御史中丞朱倫討
之不能討久尉李颺上書討伐乃拜颺益州太守與倫
史疆步騎萬餘人討之
漢景叔爲大守討定
光和二年十月巴郡板楯蠻叛遣御史中丞萬延督益州刺史

十一月中郎將皇甫規點關西兵擊破之斬首八百級降者十
餘萬
五年七月烏吾先零寇隴西金城諸郡兵討破之
八月武陵蠻叛寇沅沙十月寇江陵以太常馬日磾爲車騎將軍
討之十一月大破降武陵
七年十月護羌校尉段熲追擊當煎羌破之
八年二月段熲追擊零昌羌於涼中大破之
六月段熲追擊當煎羌於涼中大破之
九年六月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分騎數萬人入雲中遼東九郡並殺
掠吏人十月遣匈奴中郎將張無擊之鮮卑乃出塞去南匈奴
烏桓率服詣闕貢獻
永康元年正月先零羌寇三輔使匈奴中郎將臧旻破平之

討之
中平三年十月武威邊章張掖韓遂邊郡羌胡叛衆共討殺之
五年十一月巴郡板楯蠻叛遣上軍別部司馬趙謹討平之
獻帝建安十二年八月司空曹公大破烏桓於柳城單于蹋頓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征討第三

[illegible]討即斬其[illegible]邑陽遠父子並振身奔地凡所獲[illegible]
[illegible]之末名之賞
孝武帝大明四年十月遣司空沈慶之討公江州
南譙太祖建元二年十月遣司空沈慶之討公江州
定汝陽荊州刺史垣崇祖等軍事[illegible]
至宿陽降之
武帝永明十年[illegible]
史陰智伯遣軍主[illegible]
人拒之不利退保白馬既而衆[illegible]
守死戰智伯又遣軍主陰仲[illegible]
東干鈐將相去數里[illegible]
戰十八合一時潰走殺獲數千人[illegible]
後[illegible]
軍諸軍主建討平之

二年三月丙子遣[illegible]
華北平[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十二月辛[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十二月詔成周公萬度歸自禹討龜茲
文成太安二年二月丁零敕千家亡匿井陘山聚為寇盜詔定
州刺史許尚之并州刺史元佛成龍討平之
八月平西將軍濮陽公尉眷北擊伊吾破城大獲而還
和平元年二月尉將軍樂安王良督東雍北京六鎮諸軍西趣
河征西將軍皮豹子等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以討河西叛胡
六月甲午詔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城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
南道南部公李惠等督源州諸軍出北道討吐谷渾什寅八月
西征諸軍至西平什寅走保南山九月諸軍濟河追之遇雪馬
多有凍死乃引軍還薄圖二十餘萬
三年六月詔將軍陸真討雍州叛氐仇儛樓大破之
五年七月北鎮游軍大破蠕蠕
獻文皇興四年二月吐谷渾什寅不供職貢詔使持節征西大

將軍上黨王長孫觀討之軍至受頭山大破什寅殲獲二
城百騎宵遁什寅妻子及其諸部悉來降附
冬文成興元年十月沮渠蒙遜高二鎮勃勃叛部不附龍西王元
賀眷擊平抱罕臧之餘衆三萬餘級徙其遺黎於冀定相三州
為營戶
二年正月統萬鎮胡民相率北叛鎮將南部尚書交止公韓拔等
追滅之
三年四月詔假司空上黨王長孫觀等討吐谷渾什寅
十月武都氐反攻仇池詔長孫觀圍師討之
大破九千十二月蠕蠕犯塞詔征北將軍永昌王仁等討之
十四年四月仇池干嶺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等走之
十六年八月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督十二將七萬人北討

蠕蠕
十七年閏十一月右將軍元隆大破汾州叛胡
二十二年八月勃勃者相平反敕詔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
督北討諸軍以討之
宣武景明三年三月詔假鎮南將軍都督揚豫兵諸軍事李崇討之
四年十二月詔鎮南將軍奚斤等討東荊反蠻明年春大破諸蠻師還
孝安
正始二年十一月武興國王楊卧先叔父集起謀又襲先據大
漢楊椿討之十二月又詔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反氐
三年正月梁秦二州刺史邢巒連破氐賊魁武興氐賊
永平三年二月秦州隴西羌叛鎮將趙脩以兵反叛州軍討平
之
孝明以延昌四年正月即位四月梁州刺史薛懷古破反氐於
沮水
五月南秦州刺史楊暹擊破氐賊武興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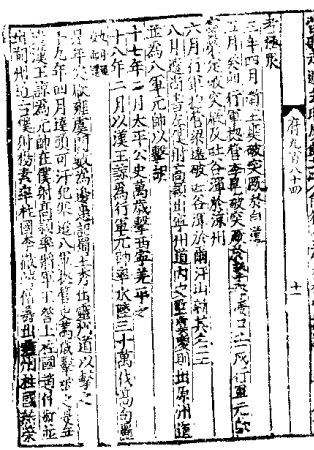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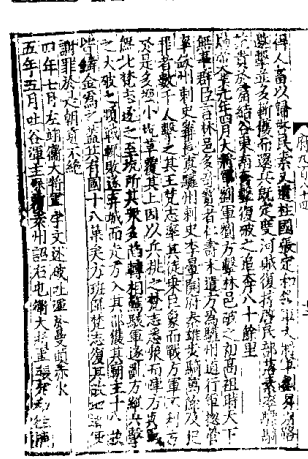
西魏文帝大統七年三月魏胡師夏州刺史劉平伏據上郡執
洛陽府子譚討平之
恭帝元年四月加茹茹乙旃達官冠賓武遣往國慰賚遣聘之新
首數千破牧甚衆而還十一月柱國于謹討平江陵諸將驍
勳詔宜盧寧茹茹討破之
東魏孝靜帝天平二年正月齊神武爲大丞相柱國大將軍錄尚
中山朝劉蠡升外大破之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嫉其不
設備乃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斛律阿至羅及其弟西河王比海王
狄王神武追討之又擊南海王及其弟西河王比海王皆降之
獻巳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
十一月晉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口分配諸州
北齊文宣天保三年正月帝親討庫莫奚先伐那大破之獲雜
畜十餘萬分賜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
四年九月契丹犯塞帝北巡至灤河分軍追擊大破之獲其
府元龜　卷九百八十四　七
平州遂從西道擊長勤部落悉獲其妻子自東道還凱旋
山羊山至白狼城子貢路易狹城復詔安德王韓哉率精騎五千自東道還
山東趣碣石丹先路突知至陽師水倍道兼行與契丹甲辰
帝親率山東勁卒步騎晉出擊大破之虜獲十萬餘口雜畜
數十萬頭牽又大一山大破契丹別部所獲生口悉分賚諸將
十二月突厥攻茹茹茹茹國主阿那瓌敗走投高麗茹茹
茹乃廢其主庵羅辰立置之馬邑以茹茹其
高麗傳親迫突厥於嚢城降許之而還突厥是歲又攻北
齊
五年正月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還大師威陽王斛律金從雁門
道常山王從晉州道捣角突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
萬還至正定樓石樓絕險自朝出所不能至悉以身遠近山谷皆入不
勝記
三月茹茹茹茹遣使求婚帝親送大破之辰父子北還
府元龜　卷九百八十四　八
四月茹茹茹茹殺其主阿那瓌帝自晉陽討之至常山聞
軍已還帝率輕騎下土餘騎過茹茹別部數萬口西襲其部落
自若拒擊形勢懸絕遂與兵遇圍而出帝乃退擊之
代月二十里獲其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
五月北討茹茹大破之
六月茹茹率部衆來降將軍侯帝率輕騎於金山下與擊之茹
茹潰而走
六年六月親討茹茹請軍大會於祁連池七月已卯帝與司馬
尉斛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千及於懷朔鎮帝躬當矢石
茹茹收衆而去大將軍侯利伐馬力盡阿那瓌以數千騎
挾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頭茹茹利伐大閼氏
部人數百口
孝昭皇建元年十一月親戎北討軍至雲內長城北遇分兵追
討大俊牛馬悉獲而還
武成河清二年四月齊將軍斛律
光等與北討突厥於鷹嘴山
後周武帝天和元年九月信州蠻將令狐何五子王反詔開府
陸騰討平之先是西人謀潛舉動肆蠻以附於蠻蠻帥鄧
鐵向白虎等應之乃相與聚衆五子王又以兵助白虎拒擊
騰長驅進擊相率作亂前後遣開府元定柱國陸騰討
討其族類而蠻獠險至是諸酋各等計窮降款
長子西絳次子湯口先遣降之而令與方增設城池嚴設計策遣其
結誉陽築爲壁壘攻之窮蹙其酋方等計窮降款騰乃遣使將
諭降陽築爲壁壘攻之窮蹙其酋方等計窮降款騰乃遣使將
內侍小使選金湯之險分託諸將軍之援兼復資糧充實騰城
精新以戰題軍攻其惡壘險一戰不克更設其策不如前軍湯
口先降江南新其毛鈴後旋軍水運此制勝之計也於是悉然
之乃遣開府王元襲秋慶江口日攻拔其八城函黨各散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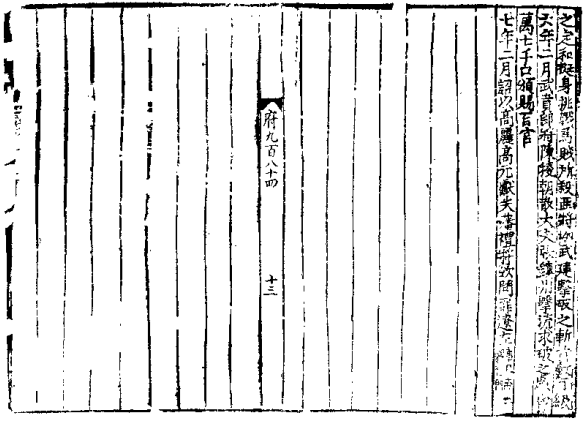
帥許承公并生口三千人牽去戰棄一千戶以備禦寇教道入
攻水運路經石堡城此城四面懸立安以人馬唯有小
路緣崖而上險峻以為蹊徑非兵衆所行廣被甲先登衆隨
進備禦乃退軍日乃待精卒五千人伏於隘口以候其還
伯鄰知之酉與人賓約陳勝乃拒動約鄰等殺之又多擒
其金帛伯鄰等悔為鄰等所誘遂叛又有石勝城若亦是險要
今賢使共兄子龍真據之勝又密遣龍真云若平水運使其代
賢利則深約請五姓乃許勝勝乃厚加禮接賜以金帛出
入三百兵助之勝而道二千人衛於迎龍真乃不能陳送子
石勝城農平水運使李宥大破吐蕃萬餘級虜獲一萬口入實城
走追而獲之并其子弟等宥又列下其二十餘城
復歸王師并三公等悉乃稱共歸有水運城側為京觀後為
趙大夫李固之心服矣

開元十二年十月詔曰朕子趙西土開元十二年十月詔曰朕子趙西土
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共制首鈴加延恩帝納之乃以高
仙芝行軍司馬仙芝招撫王儉帥王儉降部衆數萬人
而南二月至開元十三年二月帝謂宰臣曰朕子趙西土
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共制首鈴加延恩帝納之乃以高
仙芝行軍司馬仙芝招撫王儉帥王儉降部衆數萬人
而南二月至開元十三年二月帝謂宰臣曰朕子趙西土
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共制首鈴加延恩帝納之乃以高
仙芝行軍司馬仙芝招撫王儉帥王儉降部衆數萬人
而南二月至開元十三年二月帝謂宰臣曰朕子趙西土

開元十二年十月詔曰朕子趙西土開元十二年十月詔曰朕子趙西土
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共制首鈴加延恩帝納之乃以高
仙芝行軍司馬仙芝招撫王儉帥王儉降部衆數萬人
而南二月至開元十三年二月帝謂宰臣曰朕子趙西土
王師一舉未可盡除且當共制首鈴加延恩帝納之乃以高
仙芝行軍司馬仙芝招撫王儉帥王儉降部衆數萬人
而南二月至開元十三年二月帝謂宰臣曰朕子趙西土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五　外臣部　征討第四

唐高祖武德三年九月遣長孫無忌衣長孫詮救朔平之

四年九月突厥寇朔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左武候大將軍秦叔寶等救之是月突厥寇忻州遣行軍總管劉弘基擊破之

子良等上官懷仁擊走之是月突厥寇忻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

十一月林州總管劉旻擊敗胡劉企成大破之斬首三百級企成僅以身免其部落皆降五年八月突厥寇晉九月突州刺史懷士通引州援管宇文歆霍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獲駝馬數千匹是月宇文歆復擊突厥於樂園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突厥引馬邑文博騎驍勇善仁擊突厥於雁門山之陽斬首數百級俱與突厥相持突厥大敗之

是年幷州大總管李王神通擊突厥於汾源斬首三百餘級溝其馬二千匹汾州刺史龐顗斬突厥五千餘級

七年正月始州反據黃土遣行臺僕射劉弘基討之

四月遣李含人等風起擊高州反據並平之五月吐谷渾寇鄯州遣慕容羅睺擊破之

八月突厥寇原州遣柴紹右武候將軍劉弘基擊破之

九年二月突厥寇原州遣柴紹右武候將軍劉弘基擊破之

三月突厥行臺梁師都遣其行方擊晉州刺史柴紹擊之衆大破之追擊六

十里斬其大將突利可汗率衆來降

十一年正月突厥寇忻州遣行軍總管張瑾相拒衆皆至州斜羅落生擒頡利可汗帥衆來降

二月突厥寇忻州遣行軍總管張瑾相拒衆皆至州斜羅落生擒頡利可汗帥衆來降

三月突厥寇忻州遣行軍總管張瑾相拒衆皆至州斜羅落生擒頡利可汗帥衆來降

四月突厥寇忻州遣行軍總管張瑾相拒衆皆至州斜羅落生擒頡利可汗帥衆來降

有司奏請數之曰汝父啓民之破也汝母歸隋竇氏不能守一城之力汝父兄宗室等富貴終養隋帝竟不能救一旅之兵汝兄宗室等富貴終養隋帝竟不能救一旅之兵汝兄宗室等富貴終養隋帝竟不能救一旅之兵汝

憲副詔利藏叫而退
七年八月以右衛大將軍張士貴爲鎮州道行軍總管以擊突
八年正月以左武衛大將軍
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奔八百餘里
十一月吐谷渾拘行人趙德楷詔曰戎狄
朔漠其來尚矣惟彼
狡猾久爲邊患頃者
頻歲大水草畜多死
遠不復服而吐谷渾素
與小蕃貧困
朕每念之
爲不盡其力不忍其人肆情拒命抗衡上國
朕每遣行人入
蕃慰諭并引其使者
觀國風俗
蕃中動靜以和親欲
使境上無虞今其
果到
朕深嘉之
今以
公主妻其
可汗
朕今親統六軍
問罪有道
公主宜知
朕意
無以
蕃人爲慮
公主
其善輔
可汗
長爲
藩臣
以
保福祚
德楷
宣
詔
其
可汗
及
公主
上
表
謝
恩
并
貢
方
物
十二月以特進行
左衛大將軍
薛萬均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
副
使
右衛將軍
李道宗爲積石道行軍總管
前
涼
州
都
督
李大
亮爲
鄯
善
道行軍總管
右
武
衛
將
軍
牛
進
達爲
且
末
道行軍總管
左
驍
衛
將
軍
劉
簡
爲
青
海
道行軍總管
右
衛
將
軍
李
大
智爲
河
源
道行軍總管
鴻
臚
卿
馮
德
遐爲
赤
水
道行軍總管
利
州
刺
史
高
甑
生爲
鄯
城
道行軍總管
九年正月
突厥
先
內
侮者皆
叛
歸
命
者
悉
安
撫
之
各
得
其
所
四月
任
城
王
道
宗
擊
吐
谷
渾
於
庫
山
破
之
俘
四
百
餘
人
全
諒
部
帥
慕
利
吳
兒
以
數
騎
而
免
名
王
甥
四
百
餘
人
大
獲
六
畜
以
左
衛
將
軍
李
靖
侯
君
集
任
城
王
道
宗
爲
積
石
道
行
軍
總
管
以
擊
吐
谷
渾
其
王
諸
葛
頭
爾
等
率
衆
數
萬
自
青
海
西
來
將
入
寇
鄯
州
君
集
等
與
戰
於
庫
山
之
陽
大
破
之
頭
爾
等
西
走
靖
又
追
擊
之
於
烏
海
之
北
又
破
之
俘
獲
甚
衆
其
王
諸
葛
烏
地
也
拔
帥
數
百
騎
遁
走
於
突
厥
其
部
衆
悉
降
於
靖
靖
又
進
擊
大
破
之
於
赤
水
之
源
俘
獲
甚
衆
其
王
伏
允
與
其
子
大
寧
王
順
等
數
人
輕
騎
遁
走
於
突
厥
其
國
人
相
與
立
其
子
大
寧
王
爲
主
伏
允
之
走
也
其
國
人
皆
謂
其
必
復
還
故
不
肯
從
大
寧
王
之
命
大
寧
王
不
得
已
而
自
立
伏
允
之
部
落
多
歸
於
大
寧
王
大
寧
王
之
衆
益
強
伏
允
之
衆
益
弱
伏
允
之
子
順
等
數
人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殺
伏
允
之
妻
隋
光
化
公
主
及
其
子
慕
容
孝
隆
等
數
人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獲
伏
允
之
衆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有
伏
允
之
地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居
伏
允
之
畜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牧
伏
允
之
兵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用
伏
允
之
國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有
伏
允
之
人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役
伏
允
之
物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取
伏
允
之
事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行
伏
允
之
令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出
伏
允
之
法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改
伏
允
之
俗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變
伏
允
之
人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化
伏
允
之
地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有
伏
允
之
畜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牧
伏
允
之
兵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用
伏
允
之
國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有
伏
允
之
人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役
伏
允
之
物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取
伏
允
之
事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行
伏
允
之
令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出
伏
允
之
法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改
伏
允
之
俗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變
伏
允
之
人
皆
爲
大
寧
王
所
化

千餘口
十二月詔曰明詞物法豈人盡懷惡之道令將出軍王旨或更
違之傳故三苗負固堯命所以興師鬼方不恭殷宗所以伐罪
展轉事承古陳臣義今天道於四海推至誠於萬類遐示祉
之慶普降服之恩朕人寄兆民撫育區宇雖德未能弘而
域都大夏王會不書之君莫不重譯而至稽首而來帶
於聲聞向化賦於華壤而高昌逆命不事王庭朕以
上德不德以含弘之道容其過誤冀其改悔數載以來
滿會無報效之節獻馬心懷狡詐貢獻不實二使往
人之重賦敬之禮亦虧自隋季喪亂西土淪沒突厥
或寄命請或竊號或鬼拘鎖手及中州諸遠賈販流
貝皆被誅戮朕每思茲事未嘗不痛心疾首今
欲興師問罪恐煩百姓且其地多山險車不方軌騎
不並行雖有百萬之衆不可攻擊之勢若千里
之糧須運而後至欲使人力不困資糧無乏
其唯發隴右諸州兵馬及突厥蕃兵以時進討
庶得萬全必無虧失其高昌王文泰父子
已蹈惡盈不悛改過朕今為其發喪令其嗣位
王澤所霑咸蒙洗滌各宜安心自守勿懷疑懼
其綾錦絲綿皆是中國所出若為賞賜將何以
異於賊手自隋季喪亂諸蕃國使入朝多為
盜賊所掠或有身死他鄉或有資財沒入
今悉宜禁斷並聽還其本國又詔曰朕以
寡薄忝承丕緒君臨萬國子育兆人思弘
至道無隔內外然德澤不流則無以懷遠
恩信未著則無以服遠是以屢動干戈
已蹈惡盈不悛改過朕今為其發喪令其嗣位
王澤所霑咸蒙洗滌各宜安心自守勿懷疑懼
其綾錦絲綿皆是中國所出若為賞賜將何以
異於賊手自隋季喪亂諸蕃國使入朝多為
盜賊所掠或有身死他鄉或有資財沒入
今悉宜禁斷並聽還其本國又詔曰朕以
寡薄忝承丕緒君臨萬國子育兆人思弘
至道無隔內外然德澤不流則無以懷遠
恩信未著則無以服遠是以屢動干戈

隋書煬帝大行軍擬皆戒衛嚴重出遠征等事重兼軍孔章制略
要略悉附同者唐初尚有存其不錄兼風雲精實日月扶科儀憤拔起
事先良將舊臣鎮守邊境不敢輕舉勿動之勢以異馬燕厚備北虜
之變整堂梯地道若至神化以此制敵兼將帥以此為
戰易於攻擊然兵者凶器去就勝殘之道無忘好生若
欲興師問罪特引禁衛之澤全其新盛之命自餘
之徒如其固惡拒命敢拒王師便盡大兵之勢以致上天之罰
明加曉諭稱朕意焉
十四年三月貴州道行臺兼管內仁州總管羅貴叛攻陷七
十餘口
八月癸丑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擊高昌破之初其王麴文泰
時遣使西域商賈大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乃發兵拒
前文泰聞王師新至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

二千里無水草風雪寒凍如我國之所以行人多死常
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越大軍乎若領兵於西城下二十日食
必盡自然還矣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以軍至高昌而文泰卒
其子智盛嬰城固守君集進至田地泉聞文泰死日聞其國人
咸欲請降智盛堅拒君集進至田地泉聞文泰死日聞其國人
咸欲請降智盛堅拒君集進至田地泉聞文泰死日聞其國人
咸欲請降智盛堅拒君集進至田地泉聞文泰死日聞其國人
行天罰今戮入於城君集謂之不行宜於大軍之發也帝召山
東善兵及城隍樵者悉遣從軍君集進至柳木橋推車壞其
渠以斷城內水君集進至柳木橋推車壞其渠以斷城內水
君集進至柳木橋推車壞其渠以斷城內水君集進至柳木橋
推車壞其渠以斷城內水君集進至柳木橋推車壞其渠以
斷城內水君集進至柳木橋推車壞其渠以斷城內水

[illegible]延陀以數萬騎圍山北[illegible]前後首五十餘級俘獲男女一萬餘人牛羊駝馬共[illegible]詩延陀之[illegible]破之遣[illegible]及左道[illegible]衛大將軍阿史那[illegible]使又[illegible]徽等州都督[illegible]統[illegible]部[illegible]萬[illegible]渡磧遇阿波逸[illegible]擊破[illegible]部[illegible]級追[illegible]百里[illegible]獲[illegible]以[illegible]二十一年三月代高[illegible]左武衛大將軍[illegible]率[illegible]討[illegible]部[illegible]大[illegible]東[illegible]

[illegible]府元龜　卷九八五　十九

[illegible]安二千人東參州都督[illegible]勸[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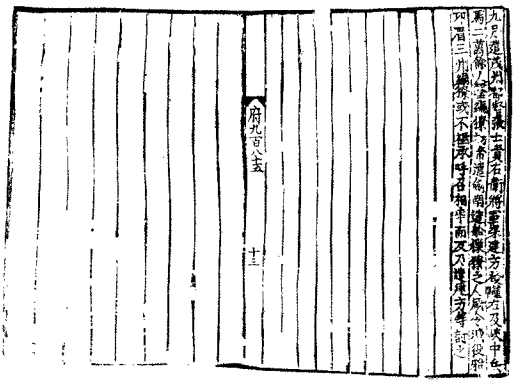
[illegible]自新城道入[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以[illegible]

[illegible]天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八十六　外臣部三十一

征討第五

唐高宗永徽元年六月左驍衛郎將高侃等兵討突厥車鼻可汗於阿史山道大破之侃特進汾陽王子儀其後裔也子儀事見本傳

二年正月突厥車鼻可汗率衆寇邊詔以左屯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雲中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將軍蘇定方為副以擊之何力等至雲中與車鼻可汗相遇於金山之北大破之車鼻可汗與其子欲谷設及其大臣等百餘人皆為俘虜其衆悉降

三年八月鄯州白水羌反攻陷邊境左領軍將軍劉審禮為鄯州道行軍總管與鄯州都督任雅相等討之

府元龜十六

十一月壬申討白水羌三軍作戰小勝仰攻不利

十二月丁酉朔審禮等與賊戰於龍支城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年正月己丑朔審禮等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酉朔審禮等又與賊戰於大非川為賊所圍審禮與副總管高侃等皆沒於陣

四月己丑朔詔以左驍衛將軍梁建方為鄯州道行軍總管率兵討之

五年正月己酉朔建方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大非川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詔以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為副以擊之

六年正月己酉朔建方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三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四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五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七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八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九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一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二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三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四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五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七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八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十九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一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二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三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四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五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七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八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十九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一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二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三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四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五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六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七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八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十九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十年正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二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三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四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五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六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七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八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九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月己丑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一月己酉朔建方又與賊戰於青海大破之斬首數千級

十二月己丑朔建方又

又蘇定方為大總管領經略等兵破阿史那賀魯射芟百等分出西州金滿州道以經略之定方至金山以其侯斤燔積柴等火萬餘烟來絕定方發其千騎進至曳咥河之西賀魯率十姓可汗兵以四面圍之定方令步卒攜其頭槍隨處共戰賊先據步軍三衝不動定方乘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二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總兵後進賀魯之衆五弩失等部落相次降五咄六部落聞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定方定方令副將蘇海政等分道追討其妻子及其牙帳生獲數萬人并擒其葉護特勒賀魯突騎施屋利啜及其妻阿史那賀魯等走保石國定方發兵命諸部落共所居關通道路引導擊破之其石國東境接吐火羅界即葱嶺北原是漢時大宛康居之地故三年六月詔都督蘇定方率領諸軍及回紇葛邏祿等追討逋亡定方率兵次高附俟斤城傍城下立柵百餘日城中食盡其大將立功來降者衆三萬人來投官軍定方撫而用之遂進兵二十餘里至石國西界與賀魯相遇賊衆十萬陳于山谷間定方分為左右翼以擊之賊衆大潰追奔六十餘里斬首數萬級生擒五千餘人賀魯與數騎走投西突厥處木昆部落處木昆素與賀魯有隙遂執賀魯并其子咥利失及其大臣等送于定方定方檻送京師獻于太廟并俘其王公已下一百四十人其餘大酋鼠尼施等各率其衆來降凡一百二十萬口悉隸安西都護府其所收地盡為州縣以其王阿史那賀魯為左驍衛大將軍兼瀚海都督封金山郡王賜以甲第留宿衛之

長壽元年正月突厥默啜可汗時復侵擾邊境以清邊大總管王孝傑為肅邊道行軍大總管右玉鈐衛將軍蘇宏暉為副總管率兵出塞以討默啜孝傑等既至西州而默啜已率衆東走孝傑等追之至碎葉川而還默啜又率衆來寇孝傑等與戰于黑山之西大破之默啜單騎而遁追奔數百里斬首萬餘級獲其所部酋長及將軍等數十人并獲其所統諸蕃部落男女數萬口及駝馬牛羊鎧仗不可勝計默啜收其餘衆遠遁于磧北孝傑等振旅而還

聖曆元年突厥默啜可汗自恃強盛數為邊患則天乃命清邊道行軍大總管武攸宜率兵以討之攸宜素無將略軍中事皆委于記室王無生無生又委于其妻之弟崔宣道宣道既無才識又不曉軍事攸宜以其婦人之弟委以軍事深為將士所輕攸宜又不能撫御軍士賞罰不行由是軍中離心默啜知之率衆來拒攸宜與戰于東硤石山前軍大敗攸宜與數騎而遁委棄軍資器械殆盡默啜乘勝追奔至魏州而還

令尚書左丞相兼納言樂安郡王武攸宜為清邊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契丹擒其酋長孫萬榮以禦默啜初萬榮之東都并擒殺其謀主王無生而攸宜不能撫御軍士軍中離心默啜知之率衆來寇攸宜與戰于東硤石山前軍大敗攸宜與數騎而遁委棄軍資器械殆盡默啜乘勝追奔至魏州而還

開元二年正月突厥默啜可汗為其部落所殺默啜既死其子小可汗立默啜之妻可敦頡利發骨咄祿毗伽闕可汗等共立默啜之弟咄悉匐為伊利可汗以默啜之子匐俱為左賢王默棘連為右賢王默棘連即可敦之所生也可敦與默棘連專國政可汗不能制二年二月可敦與默棘連率衆南侵至代州都督孫佺與戰于雲中城下敗績佺沒于陣可敦等又進寇并州并州長史張仁亶嬰城固守可敦等攻之不克乃引兵而去

開元四年二月突厥默棘連可敦為其部落所殺默棘連既死其子匐俱為左賢王默棘連即可敦之所生也可敦與默棘連專國政可汗不能制二年二月可敦與默棘連率衆南侵至代州都督孫佺與戰于雲中城下敗績佺沒于陣可敦等又進寇并州并州長史張仁亶嬰城固守可敦等攻之不克乃引兵而去

其月左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率兵討思結都督阿悉爛等部落三萬餘帳于提山悉爛等率其酋渠而遁十二月以左驍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副大總管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為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蘇海政為平壁道行軍大總管分兵擬突厥以討高麗龍朔元年正月以鴻臚卿蔣儼為持節大使檢校安撫高麗兼安置降人使

三月帝方謀討突厥以討高麗

四月以左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將軍三十五軍出陸分途北擊高麗之衆於浿江南合擊大破之斬首虜三萬餘級

八月蘇定方破高麗之衆於浿江南合擊大破之斬首虜三萬餘級

高麗泉蓋蘇文遣其將安市城主率兵拒戰

高麗泉蓋蘇文遣其將安市城主率兵拒戰

九月蘇定方進軍平壤城下蓋蘇文悉其精銳陳于城東定方擊破之

九月蘇定方進軍平壤城下蓋蘇文悉其精銳陳于城東定方擊破之

十一月蘇定方以高麗王藏及其太子福男建男產等并諸王大臣將軍等三百五十人酋長一百二十八人士卒二萬餘人獻于昭陵

十一月蘇定方以高麗王藏及其太子福男建男產等并諸王大臣將軍等三百五十人酋長一百二十八人士卒二萬餘人獻于昭陵

二年正月以左驍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副大總管左武衛將軍蘇定方為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蘇海政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分兵擬突厥以討高麗

二年正月以左驍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副大總管左武衛將軍蘇定方為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蘇海政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分兵擬突厥以討高麗

三月帝方謀討突厥以討高麗

三月帝方謀討突厥以討高麗

四月以左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四月以左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將軍三十五軍出陸分途北擊高麗之衆於浿江南合擊大破之斬首虜三萬餘級

八月蘇定方破高麗之衆於浿江南合擊大破之斬首虜三萬餘級

高麗泉蓋蘇文遣其將安市城主率兵拒戰

高麗泉蓋蘇文遣其將安市城主率兵拒戰

九月蘇定方進軍平壤城下蓋蘇文悉其精銳陳于城東定方擊破之

九月蘇定方進軍平壤城下蓋蘇文悉其精銳陳于城東定方擊破之

十一月蘇定方以高麗王藏及其太子福男建男產等并諸王大臣將軍等三百五十人酋長一百二十八人士卒二萬餘人獻于昭陵

十一月蘇定方以高麗王藏及其太子福男建男產等并諸王大臣將軍等三百五十人酋長一百二十八人士卒二萬餘人獻于昭陵

二年正月以左驍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副大總管左武衛將軍蘇定方為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蘇海政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分兵擬突厥以討高麗

二年正月以左驍衛大將軍程務挺為副大總管左武衛將軍蘇定方為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蘇海政為平壤道行軍大總管分兵擬突厥以討高麗

三月帝方謀討突厥以討高麗

三月帝方謀討突厥以討高麗

四月以左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四月以左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契苾何力為遼東道行軍總管右武衛大將軍劉伯英為副總管以討高麗

將軍三十五軍出陸分途北擊高麗之衆於浿江南合擊大破之斬首虜三萬餘級

八月蘇定方破高麗之衆於浿江南合擊大破之斬首虜三萬餘級

高麗泉蓋蘇文遣其將安市城主率兵拒戰

高麗泉蓋蘇文遣其將安市城主率兵拒戰

九月蘇定方進軍平壤城下蓋蘇文悉其精銳陳于城東定方擊破之

九月蘇定方進軍平壤城下蓋蘇文悉其精銳陳于城東定方擊破之

十一月蘇定方以高麗王藏及其太子福男建男產等并諸王大臣將軍等三百五十人酋長一百二十八人士卒二萬餘人獻于昭陵

十一月蘇定方以高麗王藏及其太子福男建男產等并諸王大臣將軍等三百五十人酋長一百二十八人士卒二萬餘人獻于昭陵

十月以鎮軍將軍劉道規爲使持節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振威將軍檀韶爲梁州刺史輔國將軍朱齡石爲寧州刺史並率衆伐蜀以討譙縱道規等至江陵遣參軍王鎮惡率水軍前進次于彭模縱遣其將譙小苟譙道福等率衆數萬屯于峽口鎮惡擊破之道福等退保涪城鎮惡進軍圍之縱遣其將譙道福侯晉等率衆數萬屯于涪城之東鎮惡擊破之晉等退保涪城之西鎮惡又擊破之晉等退保涪城之南鎮惡又擊破之道福等退保涪城鎮惡進軍圍之縱遣其將譙小苟譙道福等率衆數萬屯于峽口鎮惡擊破之道福等退保涪城之東鎮惡又擊破之晉等退保涪城之西鎮惡又擊破之道福等退保涪城之南

以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原安郡公金仁問爲新羅王持節冊
命仁問奉詔入國以代其兄仁問行至中路聞新羅除亡周
乃還之元二年正月周行軍總管梁士彥破新羅軍於泥丘重城又以
偏師出海而攻新羅之南境新羅其衆大敗斬其沙湌設訶
等十餘人俘獲甚衆其王惶懼遣使入朝於軍門稽顙請罪
之三戰新羅悉敗新羅全境遂虛使入朝於軍門稽顙請罪
蒙帝許令之復其王金忠敬官爵

[illegible]三年閏三月壬午朔詔河等州總管[illegible]北周王謙等北州道
行軍元帥越王盛[illegible]總管梁士彥[illegible]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illegible]
[illegible]爲[illegible]元帥[illegible]率[illegible]
[illegible]等以討[illegible]王爲皆不行

[illegible]二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illegible]詔[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國家以止戈存義聖敦傷仁方欲先德後刑有征無戰若非
請抑而莫從皇天有覺已災殛我若迷而知復國即我
猶華而虜廣蔑身親闕館其縛其襲其俘其馘大者王
小者侯即指之訊事以獻俘于社告于廟獻于大祖者王
宥而還之獻于軍門者王親受而誅之獻于市者王與衆
右賢之職右賢右賢之職右賢王阿史那賀魯左賢王阿史那
右賢王之職右賢王阿史那賀魯左賢王阿史那賀魯
渾熟山部大俟斤失畢五姓突騎施阿史那賀魯
及右賢將軍貪婪無厭虐害人思
或使百里踊躍赴義或使百里踊躍赴義
脈狀便立制勝令居塞垣其首謀百姓等有能縛獲為逆
效順贖罪賞之利國朝有與且設單之使論其禍福之旨
未之五中三令懲徵集未悟佛鼎銘安哥為甘聞言則
文不所接王石同共勉思良圖勇奮成命朝方通行軍大總管
銀青光祿大夫左散騎常侍摠御史大夫王政長才多可大勇

不屈者用拜城隱若敢四當出關之寄有解第之公武可授此
中軍以況此時凡番漢三十萬衆並取殿前虎賁大戟禮五者為
征鎮時而出至則入懷之矣保大武威外聞仁德內用敬
天禮以將之欽有告遵通使如開
其年九月遣左驍衛郎將攝御史中張越使于疏勒冊立
貞觀十年四月新城州都督摩多勝等遣使來貢
貞觀十年四月新城州都督摩多勝等遣使來貢
貞觀十年四月新城州都督摩多勝等遣使來貢

十六年正月義武軍節度使孫璘奏攻破易州城賊將王智興等出城降
七月制曰昔肆汝之道天地所以致誅武夫犯塞城鎮屠我邊人言念征夫良深憫惻
今北番小醜頻年犯塞壞我

十載四月無帥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兵六萬討雲南瑟羅風武於瀘川
十一載三月朔方節度副使哥舒翰討吐蕃石堡城
十三載三月北庭都護程千里生擒叛虜阿布思獻于勤政樓下斬之于朱雀街阿布思九姓首領也開元初為默啜所破請降時勤啜方興乃不受其降及默啜為拔悉蜜所殺妻子及默啜之孫移涅支特勤歐伽可汗女伊然可汗小妻登利可汗女及阿布思皆利發等並率其部歸我天寶九年秋朝于京師帝厚禮之爰氣良有材略代為番酋天寶十載克陽節度安祿山承恩阿布思不為之下祿山因請為將共討奚契丹阿布思驍悍山之害己乃率其部以叛帝詔北東道之布思皇恐因西投葛邏祿葛邏祿懼乃擒以送北庭焉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八十七

外臣部三十二

征討第六

唐憲宗元和元年二月桂州經略使裴行立破西原蠻二十萬衆大戰於黃茅嶺等九

是月黔州觀察使崔能破溪洞蠻等

是月黔州觀察使崔能破溪洞蠻等

萬衆又於荔波縣界破蠻二千餘衆斬二千餘級生擒一百餘人收獲馬牛羊器械等不可勝數

十月丙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元年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三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五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六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七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八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九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一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二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三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五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六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七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八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十九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一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二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三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五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六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七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八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十九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一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二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三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四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五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六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七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八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五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六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七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八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九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十一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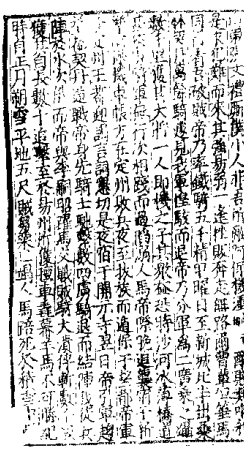
十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四十九年正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二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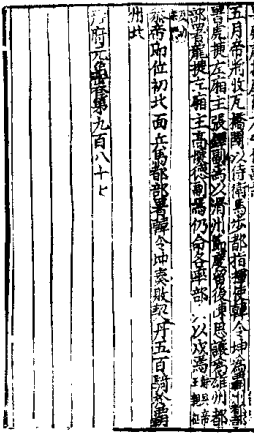
三月己巳朔以討党項使王智興爲鎮國軍節度使

府元龜　卷九百六　三



勝衆方退
十八年十二月契丹阿保機寇幽州節度使李紹宏領士團守
契丹引衆布列東南方以圍幽州節度使李紹宏領士團守
使令遣御祖軍赴之
十九年正月甲午帝御觀軍五千進屯梁門外新城南軍報契
丹前鋒三千騎自於新城渡沙河而南帝令所鋒偵契丹所
在二騎去渡沙河而南帝令所鋒偵契丹所
以其兵衆其數甚衆且戰且行以圍幽州之圍甲午朔至
幽州城南契丹已成列於幽州之

數十餘萬號稱百萬其書詞其本國皇威大帝是月國宣使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其子大度設率衆十萬人至內十七人有前後歸降者具說延陀可汗以貞觀二十年正月親率大衆十萬騎分爲三道南侵突利部落又遣其弟統特勒率衆二萬騎自東道而進以圖我北境又遣其子大度設率衆十萬騎自西道而進以圖我西境可汗自率衆二萬騎自中道而進以圖我中境三道俱發以其月二十日會於靈州之北大度設先至靈州西北與我回紇部落相遇大度設以爲我軍也遂縱兵擊之回紇部落大敗而還大度設乘勝進兵至靈州城西北與我中道可汗相遇大度設以爲我軍也遂縱兵擊之可汗



自昔至治之世守在四夷其後或干紀稱亂侵敗王略是用完其牆隍謹其疆場所以遏外侮而備不虞勢有强之興也三代之際秋難已作降及秦漢以降千五代或臣或叛何常之有惟是綏治懷柔鄙取武備制置之術思恩信連城擾衆心守其要村官長慎不忘平戰之備洎論乎便宜爵賞之義必酌乎故實外庭之嘉論納君下之蛇蠆誠言可舉求國斯在蓋大矣哉荒徼殊俗異類得其善言不足以為喜置之度外允謂平樽俎而制禦之方慎固之道不可以不為之慮矣

周文王為西伯以脩王命命南仲為將率往城於朔方為雪恥以禦北狄之難故作出車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

赫南仲薄伐玁狁于襄

秦始皇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逶迤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蒙恬威振匈奴

始皇帝二十四年冬匈奴侵擾我北地郡即中遣三將軍擊之無所得上郡斬首會為將軍擊匈奴

六月興關中卒乘邊塞

十一年正月初置北地郡徙民以實之北與東胡秦之遠數有胡寇難以全國頓取山南大原之地徙民實之

漢興高祖平代定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之雲中最為邊郡匈奴

孝文二十六年匈奴王者燕王綰相國陳豨等三十三人皆以千户侯為代王都晉陽

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遣三將軍擊匈奴上郡斬首虜千餘人周舍為將軍屯渭北棘門以備胡

子秦騎萬匹十萬人帝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號令軍中聞將軍令乃得入軍門天子先驅至軍士吏皆下馬送迎天子入壁門士皆騎馬隨天子車以次入至細柳軍復如霸上棘門軍將軍以下迎送如細柳軍

張相如為大將軍建成侯董赫內史欒布皆為將軍與一校匈奴入邊上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匈奴寇邊數敗邊吏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掠而去以中大夫令周竈將車騎擊之竈擊匈奴兵至高奴與戰不利亡數千騎還走竈免為庶人

民氣百倍故兵之常決世不傳兵法一陳一卻一走一北一勝一敗兵之辛決世不傳兵法百倍以上圍之千萬人帝為發三十萬衆北擊匈奴匈奴聞漢兵多遠走漠北以故大軍無所得

困於匈奴美民眾破傷亡有勝意今茲罷西之後匈奴以當秦時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龍西之民有勇力習騎射將軍之安慮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合刃謂一日得地形二日卒暇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溝車之水

山林藪澤蒹葭川谷丘陵堤防水泉之地此車騎之利也車騎之地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此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此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交刃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短接游刃相救此劍楯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逆相撓此矛戟之地也兵法曰三不當一曲逆相撓陳兵不服者擊之相持不動靜不見變動之利弗及數變之後解金鼓之相失此不習動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法曰完利堅全同甲不堅密與超勝同習不以及遠與短兵同習不以及遠與短兵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此將不習兵之禍也五不當一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國者長之要也君又聞小人貴所以張國威勢務利長君以為置小國之形

已合小以攻大藏國之形也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下山阪出入深澗中與騎馳也風雨罷勞飲食不調中國之騎一
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所以馳騁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所以馳騁
相推遊奪作伍伏前後以戰為制匈奴之兵所以強也
官騎發矢道同的
匈奴之善用木蕪卿能支也
發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卿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
以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舉十萬之衆
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
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天以人之死為勝
跌而不復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

爽之屬不能盡知其疑數千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勝之望甲
冑之士不下十萬馬之足可與匈奴等矣陛下以十萬之衆
當匈奴勁弓利矢猶之渡鄱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
心者以陛下之明約束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以
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以衆此萬
全之術也傅曰狂夫之言而明王擇焉臣錯愚誦昧死上任言
唯陛下財擇
子家令上書言五帝三王教化之所以興而明主程過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
於此使天下之士不得盡其愚忠之計臣竊為陛下惜之
臣竊以為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民未有所繫心也當此之時
宜令賢良明於國家之大務者悉精其道以開上意今則不然
農力本富民之務二事已具聞矣願陛下察焉
臣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為之饑一女不織或為之寒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

不能以安其鄙塞下之民也　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不
[illegible]
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哲其半乎之信則
[illegible]
[illegible]其民如是則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九八八　外臣部　備禦

國或得議以為將任以在外使宜有守以安國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九百八八　十五

冊府元龜卷九百八十九

外臣部二十四

備禦第十二

漢成帝河平元年單于遣右骨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
匈奴單于遣使者奉獻及朝也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
必殺之單于遣還使者以聞十二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其言
其降先稱大夫谷永議曰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所貴
金銀之貨以待有令呼韓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有二心
有二心漢家兵不血刃而匈奴自安貢獻不絕而單于親附
而單于其通送之是負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獲有罪
臣而坐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敬奉匈奴如利害
如故不旬今見暴慢

安帝永初元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帝被疾政事多闕以
來尊入朝者皆以疾病不可遠行今單于心慕義化不以
為偽宜聽其所願可大發人眾以為邊備又可因勞賜單
于使者夫發黃門鼓吹角抵戲先帝以為不可以示後世
今單于慕義而發之非所以為盛德也帝不從

順帝永建四年單于遣使貢獻朝五年帝被疾政事多闕以
來尊入朝者皆以疾病不可遠行今單于心慕義化不以
為偽宜聽其所願可大發人眾以為邊備又可因勞賜單
于使者夫發黃門鼓吹角抵戲先帝以為不可以示後世
今單于慕義而發之非所以為盛德也帝不從

桓帝永興元年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等叛出雲中與
烏桓鮮卑寇掠緣邊九郡殺長吏雁門太守張岐代郡太
守陳龜為吾斯等所殺

靈帝建寧二年南匈奴左賢王去卑叛出雲中與烏桓鮮
卑寇掠緣邊九郡殺長吏雁門太守張岐代郡太守陳龜
為吾斯等所殺

延熹九年冬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
斯等叛出雲中與烏桓鮮卑寇掠緣邊九郡殺長吏雁門太
守張岐代郡太守陳龜為吾斯等所殺

中平五年冬匈奴中郎將張奐上言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
斯等叛出雲中與烏桓鮮卑寇掠緣邊九郡殺長吏雁門太
守張岐代郡太守陳龜為吾斯等所殺

之塞緣邊亭候數千人分築列烽火修烽火

二十一年冬匈奴王庭數有災異單于以為天災欲移避之左賢王以為不祥單于敬重之乃止其冬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二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一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三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一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四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一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五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一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六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一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七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一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八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一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二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三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四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五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六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七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八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九十九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一百年匈奴復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皆枯人民饑疫畜產死耗太半以為天災又欲東徙單于以為不祥復止其明年匈奴復旱蝗疫死者十四五畜產死者什六七

明帝永平八年三月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北部都尉領鮮卑烏桓校尉各一人秩比二千石

十月詔三公案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等勿答論要遣將吏送北地上郡安定屯田以補邊人之闕

十六年二月遣大將軍竇憲車騎將軍耿秉執金吾閻盱將北匈奴南單于左賢王右賢王出高闕將軍耿夔中郎將任尚出雲中將軍耿秉中郎將耿譚出朔方將軍耿秉中郎將耿譚出朔方將軍耿秉中郎將耿譚出朔方

九月丁卯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謫軍
營七期六朔煇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許之
十七年八月令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祿福延壽等縣及諸
[illegible]
十一月遣奉車都尉竇固駙馬都尉耿秉騎都尉劉張出敦煌
度論[illegible]海上逐北車師[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元龜　卷四八九　十一

上郡史定成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聚眾此夷人增其[illegible]
考古以為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能為威不能為德其叛以公義誅之則受而不逆服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與夷約束多少所由來久今長吏貪利漸違信義或妄賦調或因發調而私自入或侵犯之小有違失則羌轉相驚怖一人叛則一種皆反或因緣飢饉或因人窮困或因官吏非法或因牛羊小事或因言語相誤或因婚姻失禮或因喪祭相侵或因山谷鬬爭或因劫略財物或因報讎殺傷一種有動則一種應之故有累年之寇連歲之患也今若以恩信招之則前降之者不煩兵而自服以威力迫之則後降之者不勝忿而自戰是為驅令反叛開生路也臣愚以為宜因其降附即時赦宥以慰其心若其中有不順天命者可使明白相語以禍福之要則莫不悔過而革心矣詔從之

永初元年武陵蠻夷反攻太守侯進討破之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師子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寧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建光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延光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建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陽嘉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和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興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壽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延熹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康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建寧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熹平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光和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中平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初平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興平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建安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黃初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太和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青龍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景初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正始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嘉平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正元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甘露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景元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咸熙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泰始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咸寧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太康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太熙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熙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平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元康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康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寧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太安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興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光熙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嘉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建興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建武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太興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昌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太寧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咸和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咸康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建元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和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永和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五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六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七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八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九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二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三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四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五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六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七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八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一百九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二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三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四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五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六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七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八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二百九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二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三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四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五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六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七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八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六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七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八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三百九十九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百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百一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百二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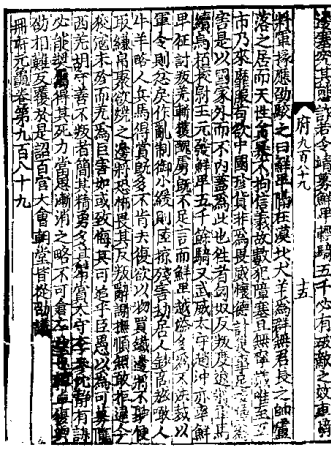
四百三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百四年日南徼外葉調王滿遣使貢獻

四百五年日南徼外葉調王

【府】九百卅七

【府】九百卅八



魏文帝黃初三年二月幸誓等三多遣使奉獻西域通置戊已校尉

明帝即位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役鄯善車師兩國王各遣侍子入朝

青龍三年帝以諸葛亮數出侵擾欲大興軍衆以圖進取乃徙冀州刺史毋丘儉并州刺史王雄並進屯邊境

青龍三年帝以諸葛亮數出侵擾欲大興軍衆以圖進取乃徙冀州刺史毋丘儉并州刺史王雄並進屯邊境

景初元年遣使奉獻西域通置戊已校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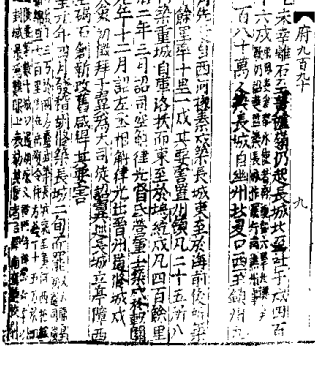
景初元年遣使奉獻西域通置戊已校尉

景初元年遣使奉獻西域通置戊已校尉

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先亦屯牙抄及之地既狄風始平京兆之民出還隴右兼并羌胡之衆漸以強盛自路一稱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安善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義不雖足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為盛世永久之規狄道中國間山可廢為郡縣置吏民屯營則地廣而人衆制胡羌之命有征無戰之軍猶制指臂誠計便成其功也哉難曰今關中之禍秦兵一戰正爲之分師十萬水旱之害甚於鐵鏑然猶不能相一于以此觀之海內初附且畏威懷德量百姓疲苦異人同情期於相救早之度雨露潤澤鋤耰之役安緩而于力所作不煩衆庶功成事定後世稱之以安後而于力所作不煩衆庶功成事定後世稱之以安後而于力所作不煩衆庶功成事定後世稱之以安後

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疆界相兼計十萬人一月不為多久懷永逸勞而輯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游惰以省轉運一也北部放牧飄抄侍之於其利二也登城瞻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有境防之固息無窮之備其利四也城常游邊永得不遷其利五也又任前之道特須委信遠之以禮恕之以情關外之事有利輒決激其小過垂其大功及其兵資人糧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使後忠勇立制隨宜事皆便宜無所牽礙而論築雖三載而役實七年且邊城一二帝又引與群臣議所以備禦之術或言修文德以來遠人勿勤漢師與兵報之蠕蠕主身率侯王迎而拜之應東夷不以武事安百蠻者也蠕蠕之人貪婪無厭故以財寶啗之則其勢可羈縻而使也若以中國之人財力與之爭競其勢不敵也

相連被如白狼白鹿異寶非中國所有帝謂侍臣曰昔虞舜時天下一統故得肅慎氏貢其楛矢今南有吳越不貢貽軍隊今帝曰先朝屢興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處陳承太平之基何為捐棄小忿恭惟大業屢興邊事前後討擊動以萬計中國之人死傷甚眾朕每思之寢不安席今欲遣蠕蠕使還彼有喪而書不叙吊事帝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誥於蠕蠕國



府元龜　卷九十

三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七月突厥頡利可汗與其大臣康蘇密等率兵十餘萬騎入寇渭北詔太宗統六軍擊破之頡利請和而退冬十月突厥頡利可汗復率兵入寇至便橋詔太宗與之盟於渭水上頡利可汗引兵而退

仍命太宗與之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可汗引兵而退

仍命太宗與之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可汗引兵而退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一

外臣部十六

備禦第四

唐太宗以武德九年八月甲子即位是月突厥入寇涇州乙亥突厥寇武功京師戒嚴丙子詔曰突厥無信頻犯邊境自我先帝務弘大信每事含容冀感以德而其貪婪曾無紀極今春以來侵擾滋甚邊民不得安業農時屢廢興言念此寢食忘味今欲發兵往討恐煩百姓若不出師又恐侵軼疆埸卿等為我籌其長策庶協朕懷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真觀元年長孫無忌為司空右僕射時突厥頡利可汗新敗其國利盟政教紊亂言事者多啖攻頡之策帝召蕭瑀及無忌謀曰突厥自古為中國患今其部落大亂此誠我武奮發之時也公等以為何如瑀對曰臣聞天地之道以生為心故能覆載萬物含育群品今陛下以好生之德為天地之心以救蒼生為務以德懷遠以信撫人則無遠不至無德不歸今突厥破亡皆其自取陛下若因其亂而攻之恐非仁者之事無忌曰今突厥為患邊境自古為然頡利既為我之所擒其種落必大亂若不因其亂而取之恐後復為中國患臣以為因其亂而取之易如反掌若待其強盛方可圖也帝從無忌之議遂發兵擊破頡利盡俘其部落以歸

二年四月丁酉突厥可汗頡利可汗遣使來乞和親帝謂侍臣曰頡利自恃其強數為邊患今既窮來歸我我當存撫以禮不忍殺之且北狄自古為患未有如今日之比朕欲發兵擊之卿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臣聞中國之人猶水也四夷猶山也水之性下而山之體高若能治水安流則萬物各得其所若山高水激則沃土成鹵此自然之理也故禹貢著五服之制周稱平戎狄之策皆以德懷不以力制今頡利破亡其部落皆竄伏山谷若以恩德撫之則皆為我用若以兵威取之雖得其地恐非陛下之利也帝曰善

四年三月突厥頡利可汗為其部落所叛帝遣使送頡利可汗至京師突厥遂請內附於是詔議安置之所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定襄城以處之帝從其議於是突厥之北二部及西域諸國相率來降者前後數十萬口

多言突厥滋蔓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棄之則宜絕其種類不可存其孑遺以貽後患帝不從彥博又言突厥既降請悉徙其部落於河南之地分置於內地與編人雜居帝從之於是頡利之族帥頡苾設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朔州之南勝州之北雲中之東靈州之西自賀蘭山以東盡黃河為頡苾設之地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思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故定襄城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社爾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靈州之南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蘇尼失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夏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摸末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延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泥孰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慶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步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涇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結社率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寧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忠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勝州之東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思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勝州之東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思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勝州之東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思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勝州之東北以統之

欲縻心陛下不加懷撫棄而不救無乃非天地之道哽四夷之意臣愚竊以為不可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生而存之復我恩德無所逃罪歸款以又曰昔代有魏時朔漠分居近郡羊吳七種部落江淮間勸為編戶蓋以久不用居博之言遷居河南所謂養虎自貽後患今突厥降附又已百數十萬口分置河南之地與編人雜居不建酋長以統理之恐後世無以制也帝不從

貞觀二年突厥頡利可汗遣使來乞和親帝謂侍臣曰頡利自恃其強數為邊患今既窮來歸我我當存撫以禮不忍殺之且北狄自古為患未有如今日之比朕欲發兵擊之卿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臣聞中國之人猶水也四夷猶山也水之性下而山之體高若能治水安流則萬物各得其所若山高水激則沃土成鹵此自然之理也故禹貢著五服之制周稱平戎狄之策皆以德懷不以力制今頡利破亡其部落皆竄伏山谷若以恩德撫之則皆為我用若以兵威取之雖得其地恐非陛下之利也帝曰善

四年三月突厥頡利可汗為其部落所叛帝遣使送頡利可汗至京師突厥遂請內附於是詔議安置之所中書令溫彥博議請於定襄城以處之帝從其議於是突厥之北二部及西域諸國相率來降者前後數十萬口

多言突厥滋蔓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實棄之則宜絕其種類不可存其孑遺以貽後患帝不從彥博又言突厥既降請悉徙其部落於河南之地分置於內地與編人雜居帝從之於是頡利之族帥頡苾設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朔州之南勝州之北雲中之東靈州之西自賀蘭山以東盡黃河為頡苾設之地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思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故定襄城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社爾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靈州之南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蘇尼失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夏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摸末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延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泥孰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慶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步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涇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結社率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寧州之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忠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勝州之東北以統之頡利之族帥阿史那思摩等相繼來降者萬餘帳分處於勝州之東北以統之

欲縻心陛下不加懷撫棄而不救無乃非天地之道哽四夷之意臣愚竊以為不可居河南所謂死而生之生而存之復我恩德無所逃罪歸款以又曰昔代有魏時朔漠分居近郡羊吳七種部落江淮間勸為編戶蓋以久不用居博之言遷居河南所謂養虎自貽後患今突厥降附又已百數十萬口分置河南之地與編人雜居不建酋長以統理之恐後世無以制也帝不從

十四年九月置安西都護府于西州十一月置燕然大使以護突厥

十七年閏六月改厚帝曰蕃夷之性貪而多詐不可以誠信感也不可以恩義結也不可以理喻也不可以法制也不可以威力服也不可以常情測也不可以古道治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君長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臣妾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編戶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部落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奴婢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牛馬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田宅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財物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衣服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飲食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器用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車輿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舟楫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耕種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商賈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工匠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醫藥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卜筮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巫祝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僧尼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道士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女冠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伶人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樂工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倡優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百工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商賈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農夫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蠶婦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織婦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紡績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縫紉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刺繡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裁剪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染色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造作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修補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洗濯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掃灑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執役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使令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驅策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鞭撻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囚繫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殺戮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刑罰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法律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禮義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教化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風俗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習尚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好惡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喜怒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哀樂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愛憎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親疏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貴賤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尊卑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上下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貴賤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親疏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愛憎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哀樂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喜怒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好惡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習尚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風俗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教化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禮義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法律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刑罰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殺戮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囚繫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鞭撻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驅策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使令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執役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掃灑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洗濯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修補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造作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染色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裁剪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縫紉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刺繡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織婦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紡績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蠶婦也不可以中國之人為其農夫

用刑而何況突厥百世勍敵種類充滿往往侵邊
伐狼有其鼠君應下詔之爲易陳天子之威靈
陛下兵精糧強人莫能敵昔周宣王中興伐玁狁
西戎晉陛下欲命將擊之群臣莫不言非便下詔
征討衆皆懼海內之人以爲外夷國異風俗種類
殊絕不可盡誅不可盡降不必盡取不可盡守
陛但克捕虜一不復與以戰決之必可破若苟
求此四者難以帝然之兵部尚書張敏上疏曰
必欲以威懷無益於國以爲不可以逐用其言此
誠之謀也然中策無一人生還可不慎哉
秦始皇帝既滅六國并天下以爲周秦漢魏
莫能及中世以來匈奴侵擾邊境始皇乃興蒙
恬之將以北逐戎狄築長城以遮之起臨洮至
遼東延袤萬餘里因地形用險制塞或因山谷
或傍河川經緯通達脈絡相連勢若游龍蜿蜒
山岡出入谿谷遠者數百里近者數十里雖以
甲兵強盛北逐戎狄然而天下已罷敝矣
漢興以來匈奴爲害北邊故自高祖時而患之
高祖親將兵往擊之至平城爲冒頓所圍七日
不得食用陳平奇計得以解去於是使劉敬結
和親之約冒頓雖背盟約數入盜邊然大抵皆
在河南白羊樓煩之間其後稍蠶食至河南地
去長安近者八百里於是文帝時使匈奴右賢
王入居河南地與中國雜處漸漸侵盜北地上郡
雲中遼東遂深入殺略人民北地都尉孫卬
爲匈奴所殺軍吏車騎以千數然匈奴自度
兵不足以下中國中國兵出塞千里輒困乏
以故時大出兵擊匈奴匈奴遠走漠北而漢亦
罷馬數歲天子爲此發天下七科適及丁奴婢
贖罪及送窮民徙朔方十餘萬口以充之然
後建朔方之郡稍蠶食匈奴之地築城鄣列亭
障以逐出之匈奴既遠其人衆分散小者不
滿百千人往來遁逃莫知其情大者數千騎
則入殺掠吏民驅畜產而已其勢固不能
有以制匈奴之死命也
是時漢兵雖數出然匈奴亦時入盜邊殺吏
民其大入不過數萬騎小入不過數千人
漢邊郡太守各堅守其塞以備之而匈奴
數入盜邊不可勝數然匈奴人衆不能
當漢一郡其勢易制也
及單于壯大漢兵雖數出邊往往無所得
而匈奴時一入邊則數郡被其害邊民父子
不得耕種老弱相攜守城郭不敢出牛馬放
牧野者畜產皆入保城郭不敢樵採薪蒸
以故匈奴困乏不得不去
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匈奴三大入侵盜北邊
自雁門太原以東至遼東代郡上谷以往
七郡受敵其中人民保城堅守不敢野戰
則匈奴利得而漢困矣
以此觀之胡人寇邊譬猶鳥獸之觸害人
也其勢不可以禽滅明矣
今以天下之大萬倍於匈奴以陛下之賢
聖將帥之選數倍於漢而欲以長策遠馭
制匈奴之死命此臣之所大惑也
臣聞古之人有言曰千慮一得愚者有
一知臣雖不肖願陛下少加意焉
臣聞古之人有言曰千慮一得愚者有
一知臣雖不肖願陛下少加意焉

原夫禮優等五州之兵馬鎮雲州又令執失思力領
突厥兵馬遊弈雲州以南以備奚契丹等無事之
時不令出塞若有警急即令追集雲州又令執失
思力與大將軍阿史那忠領突厥兵馬鎮守雲州
以北以備奚契丹等又令大將軍阿史那忠領
突厥兵馬鎮守雲州以北以備奚契丹等又令
大將軍阿史那忠領突厥兵馬鎮守雲州以北
以備奚契丹等又令大將軍阿史那忠領突厥
兵馬鎮守雲州以北以備奚契丹等又令大將
軍阿史那忠領突厥兵馬鎮守雲州以北以備
奚契丹等又令大將軍阿史那忠領突厥兵馬
鎮守雲州以北以備奚契丹等又令大將軍阿
史那忠領突厥兵馬鎮守雲州以北以備奚契
丹等又令大將軍阿史那忠領突厥兵馬鎮守
雲州以北以備奚契丹等又令大將軍阿史那
忠領突厥兵馬鎮守雲州以北以備奚契丹等
又令

日何力言滅也社公渾朗附日久中番東騷通之近不能禦宜
若不救進見城亡此則邊境愈危備所招寄既逼聖德又迫國
威陛下豈忍棄此而不救且使小蕃得存終為後患太陽城豈不
宜全渾竟不救自此使小蕃得存終為後患太陽城豈不
上元三年二月帝以吐蕃頻寇及於秦隴東都遽而西京戒嚴先有事人任官者悉罷之其百濟白濟白濟先從在洛河內人任官
儀鳳二年十二月劉白堰等踰守宗西討牧蔡元善天二年閏不
率命黃鉞吐蕃侵逼夏州渾與其部落及党項羌渾等共拒之
討元善渾等敗於烏海元善渾等走保青海渾等追擊之
渾等敗於烏海元善渾等走保青海渾等追擊之
州廣武縣上狂言者今書門下林朝堂還就外州者人
州刺史相次辭還就外州者人
兇心
三年九月帝以吐蕃入寇命裴行儉為西道行軍大總管以
劉仁軌為副率兵而戎狄仲很不識恩義貪財好利
鄯之則國力不供棄之則邊境受患
令人郭正一日吐蕃作梗年歲已深
則徒相兵威深入則未懷集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頼策府問子弟亦有死事之家而策抽擢者以示子不能守力見任雖竭力盡誠守不免然傾敗如何使當關外之任試為漢將討羌望其規模其必敗家文帝使三王誤級河南沈[illegible]公之知不能見前事之敗祖而為之[illegible]公孫瓚輩皆將門之子而推之百萬之衆[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耳昔李左車說陳餘孟明並出自貧賤敎之[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唐乎宗神龍元年六月以左驍衛大將軍婁師德檢校右御史臺

大夫充朔方軍大總管以備突厥

三年正月分內外官各進狀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臣

竊以虜性貪殘人心思亂命將宜大信賞方不貳則武狀交集來

擒金傳帛動者必至之義與匈奴和親則邊鄙之地必無驚矣

頃在驕逸寇不可測遂荒之地必悔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

而降自二代周秦已來匈奴不臣授我專擅是斯患矣將慈

子孫百世之計師古歌周復去荊蠻詩載薄伐玁狁書稱

肅慎來賓春秋譏元帥之擅權禮記敬將帥之智勇士卒

穿地而處平吳之勳弗紀中指則賞不在大夫史其事

壬寅義等與突厥默啜可汗和親

[illegible]

[illegible]

兩定邊軍為捍蔽初置十姓使

[illegible]

二年十月令[illegible]因天持節朝方及軍七[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料擒[illegible]置[illegible]奏聞
八月庚申制曰联聞天生五材廢一不可不教人戰是謂弃之
我國家先定天下于征海外後於弔伐之義豈弱兵以黷武先
王所[illegible]德之深[illegible]人而和衆將非慶已突厥北通和
[illegible]親[illegible]盟約不[illegible]信[illegible]疆場不寧師旅[illegible]料牧馬[illegible]
[illegible]南仲城于朔方[illegible]出隴西[illegible]於[illegible]此其備也[illegible]
[illegible]風[illegible][illegible]宜[illegible]以[illegible]備[illegible]
[illegible]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翰[illegible]閑張[illegible]人[illegible]男不頓[illegible]
可[illegible]事行料兵[illegible]
[illegible]居[illegible]逐[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月戊辰[illegible]
半中略今主[illegible]
里又於河上造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年三月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五文不可以不習再章不可以不備熟觀而論之節自貶退威
胥既懾勇銳覆衆之節仍敢違禁九變之術而擅用觀而
著變彼酋我已識其友之誠前未越初雪旬之期復
怨同諸酋之高秋在律朔風振野正可以揚武功順發飛
振逆勢陰謀我天威宜於并州集兵八萬衆置天兵軍并州
上柱國張奐日有天武之才勇忠公之節操慎周詳
少出軍敏及未形臨戎以決勝可先天兵軍大使并州司馬王
喬典領不易其可用出若點明律中郎將薛徵軍旅之事則皆
聞奇並為副左祖逖為前鋒吾師右連河上之戍軍往列次頴
聲師其舊部一方雪積氣里引近胡塞捐精武兵略威武振陵
一年二月戊子制曰鄯善北指於威武振陵先衆要害以制勝治
用滋深久九姓等須立勳庸光啓策謀列在書服停共勵宇然
能精利發出馬騎三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副軍都監
使鄯利發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副軍都監
比吉出馬騎二千人充橫野軍討擊大使副軍都監
勤哥出馬騎八百人充大武軍右軍討擊大使左廂先鋒
後伍作打鹽州敵度刃護務治所焦土拔城
意馬其都督討擊大使各賞給賜御賞借足領本部落
使兵馬其都督討擊大使各賞給賜御賞借足領本部落
在鄯善王並使本軍守捉務作安撫隨時作
攜等所司亦如即勞使所量處置
六月己丑以涼郡王失活本官兼尚書令封西平郡王靜
可突于自貶為特進兼尚書令封酒泉郡王班列位
在鄯善王並使本軍守捉務作安撫隨時作
攜等所司亦如即勞使所量處置

所以王事生造死旨我並忠敢言好以副深委近得細
表表云突厥役民封畛為界東至榆林西至榆林北至
不勝既在一身得其利益力揮斥候常令遠探賊動靜
破攻殘賊則非時遠來冒死數利以御智勇制敵任隨
推枯不足為論深思此便以勿成功動靜與宋慶禮等
失事理
九年四月甲辰詔曰制國立軍以為武備安人和鄰
必將簡其軍使務其鬼謀不教人戰何以訓兵今突厥
犄時警故設備邊之政東中用武之略其朔南磧西關內隴右
河東共北諸道節度經略使防秋伏城山險要害之處分置軍旅足戍
分置軍旅足戍偏備有事無救可以制敵少
夜距投石而將吏非謹甲兵不儆如之何暴仍旦破使難制
提綱領然而故忽科條豈法有未明將官無所禀承百此幣
數子擾又緣重城役管馬應接轉運百姓艱於供
如聞邊戍於宜考其不勝
既往者理宜招討見在者
國法以來表奏多附美官或與其事不
乘本部今令應番州番官職有要素
更使漢官雜處
其有犯法應科不得便行決罰且狀聞奏然後
覺結必須照驗取證奏必須以成
權結必須照驗取證奏必須以成
評然後物稱斯文之使有司而如方將科敕而常勝所謂文武
並用國之大經圍結十萬衆兵別分討數万匹馬皆有
出須什物備儲庤行裝且足惟時而動若大風至也
露下將以執有罪擒良將以誅戎略振斯天聲清淡四方期此
一舉其討軍官吏輒更私役兵及侵漁一錢已上兼夫倚候仍
備資倉儲或王師機要修善部不能安靜魁不能制有一

中華書局聚

北狄　備禦第五

[illegible]兵事或不同於今所可作鑑件錄分

[illegible]六月已亥朔賊潼關反其州不安下詔曰國家大業[illegible]

育蒸黎[illegible]其[illegible]且[illegible]朔[illegible]封日所[illegible]為[illegible]戰[illegible]

[illegible]納之仁壽中人心和為戰[illegible]

[illegible]此[illegible]

是謂構此物[illegible]

之道官[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勢倍加防緝簡須有銳以逸待勞其要害軍縣悉須量力增兵馬任逐便迴避置仍棟樑有斬伐之權校勳有賞罰之柄動靜須知官慢盜式遏乖所考必實賞慶仍厚示使各勉職以副所委其營城事務須有準式守令準功致遠綏撫大綱六條一二十七任西月諸道選補縣令先令試練然後奏聞其隴右首軍抵當戎寇先貧振贍以壯邊威宜令隴右節度經略支度營田大使開府儀同三司兼京兆尹充京畿渭北採訪等使兼知涇原節度副

入京州量井衆計使[illegible]乘者[illegible]真檢校左僕射[illegible]
州[illegible]之日鬼師料敵老[illegible]前鄭陛下[illegible]書[illegible]言[illegible]
[illegible]夫帝遂疑不決會戴得罪乃止
九年四月甲申國內[illegible]前元帥中書令郭子儀[illegible]
[illegible]延英[illegible]事[illegible]及[illegible]事[illegible]
[illegible]議遷補一十八人[illegible]
[illegible]者[illegible]人一引各[illegible]
[illegible]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　卷九百九十三

外臣部三十八

備禦第六

唐德宗貞元三年四月庚申詔曰蕃戎雜處漢塞之傍其來尚矣制禦之道備在前經蓋因其所長以為我用故能威震殊俗化行無外自我國家撫有區宇四海為家而北狄種類尤為邊患其人勁悍善騎射而馬上之利十倍於我我之所短彼之所長故每出師動成勞費自貞觀以來至於開元歲時之間或和或戰或守或攻或備或禦或因或革或順或權或制或變或通或復或取或與或守其信或行其義或用其文或威其武或以恩懷或以德柔或以計縻或以勢制或以時動或以力征或以智取或以謀伐或以兵誅或以權道或以正理或以大信或以大義或以大略或以大體或以大權或以大謀或以大慮或以大計或以大事或以大業或以大功或以大德或以大仁或以大恩或以大惠或以大賞或以大罰或以大威或以大武或以大文或以大禮或以大樂或以大政或以大令或以大法或以大制或以大度或以大量或以大容

矣人主肆慾則必委任人從衆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
所以也國家自積亂之中興徵遣備邊中邦借外威以
以舉內難然是吐蕃東侵北狄西擾而我承其中間
不足振旅四十餘年使傷耗遺畔力竭蠶蝕西鄙鬬擊仕船馬
資而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志復乃遠徵士馬列戍疆陲備不
能過其奔衝止其侵掠人則驅騎疲於奔命馬則羸瘠特有議
安邊之策者多務於難而忽於易勉於所短而略於
所長遂使所易長者行之而甚難所難所短者圖之而
甚易事勢愛乖為敵所制敵行師從事勢多有難
易事有後先力有緩急謂宜審量人之心智勞而
永逸者也力窮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國家之事勞而
動者也頓屬多敵人勢未衰而欲廣發師徒深踐虜境復其侵
地攻其堅城則有勝負未必之慮倘或挫衄
愛遠所以慰我心而挫國威以承因安遠之說可謂不量事

於所舉之事之始者有利無害者也元
是以古之為將者有利無害者不可為也
頓兵而長久於邊者不可為也
為兵而無紀律以訓齊師徒建威以伐
者也力窮而敵堅則先其所短必委輸生
永逸者也力窮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乃國
動者也頓屬多敵人勢未衰而欲廣發師徒深踐虜境復其侵
地攻其堅城則有勝負未必之慮倘或挫衄
愛遠所以慰我心而挫國威以承因安遠之說可謂不量事

防邊所候務農以足食積穀以備凶荒
夜小至則張弧弢矢以備不虞
以戒二方以悅之使其勇無所加
不能進有進退有屈難
戰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短我
之所易乃我之所能短則用力多以易敵
難則用不盡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所
以捍授或者也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守封疆
防任於邊吏而不必責其不必信所行不必當者
未必行故令精擇其人而久其任使之得盡其
生之不均機失於遲制在於謀為陛下相時
府元龜　卷九三　五

元天寶九載閒於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各置屯田以
積分數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已來未遑外討緣邊守捉
皆減舊額而隴右節度使所管洮鄯臨兵馬數多糧用
不給每年常於關中和市以濟之其時有司計度支用
不足乃奏請減隴右屯田兵數以給河西之用自是隴
右屯田日漸減耗至今不及舊額十之一二矣

心膂有權寵之臣不可無威望之將所以制其命也
明主無疑使之專其任也

唐制節度使皆帶使持節都督諸州軍事仍各加管內觀察處置等使
其軍鎮之兵隸於戰場之務統於將帥之權長鎮之兵隸於守捉之務
屬於軍使之職其所管兵馬多少隨其鎮戍大小而定其額數
如權置軍鎮情況緊急則量加兵馬以備不虞事寧則還其舊額
若邊境有警則又奏請益兵以防其患其有軍鎮要害之處則
置節度使以統之其節度使所管兵馬多少隨其鎮戍大小而
定其額數

明申令賞罰以齊其衆擇材技勇敢以別其科以簡不令等級以制使能者全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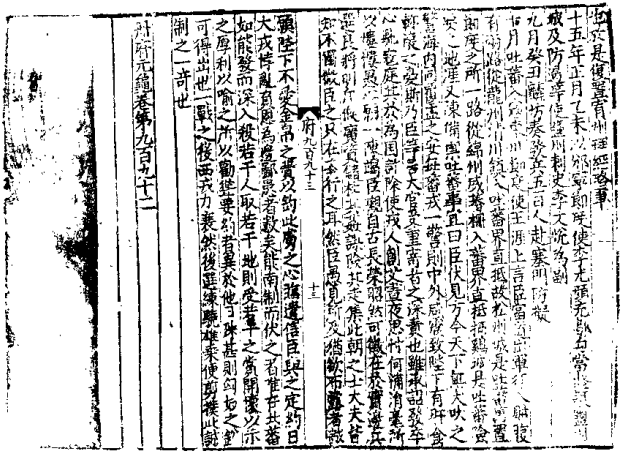
後指以所授之方指以所委之事今其自擇可否自陳其色甲五指者委人參在軍若干士馬同皆十分精練時或猜嫌或浸潤者譖愬於上校其輕重者罰無足取者斥之可否心知不其然也若謂大事則疑若有不使使者不疑使者不能使者不疑使者不能使者不疑使者不能

其使即歸

十一年七月戊寅吐蕃寇鹽州巳丑陷鹽州詔西川節度副使
分遣偏將勒步騎二萬出成都西山南北九道招討使
翁故維州於州諸城以紓北邊故也

[illegible]定元和元年秋七月壬辰朝享巳廷佑上疏曰伏以
[illegible]項吐蕃戎醜繼有侵入掠陳事點而公卿迄無以為議者謹
[illegible]耳夫禦戎之要貴在先謀其策暴則喪師其策守則費糧四夫之智論
[illegible]之大而及境而止或不欲背中國要遠東也臣聞[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長城以拒匈奴而遂謂无出于塞外劳力疲人
[illegible]之[illegible]命將興師逐至戶口滅半竟不哀痛之謂罷田輸粟而
[illegible]書之尚矣其述而後復盛聖王之理天下也惟務綏靜遠人
[illegible]王流沙東渚于海惟南與北示有棄[illegible]

至方人夏宣疾[illegible]事少[illegible]而失之於前代[illegible]
有伍[illegible]之議淮南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冊府元龜卷第九百九十四

外臣部二十九

備禦第七

唐宗以長慶四年正月癸卯朔東幸以二月甲戌到東都三月甲戌到鄭州四月甲戌到魏州五月甲戌到鎮州六月甲戌到幽州七月甲戌到營州八月甲戌到平州九月甲戌到薊州十月甲戌到涿州十一月甲戌到易州十二月甲戌到定州正月甲戌到鎮州二月甲戌到魏州三月甲戌到鄭州四月甲戌到東都五月甲戌到長安

十月丁卯迴鶻嗢勿延東遷已北踰并州到雲州界遣使上表請內徙詔曰自古人君所以撫御華夏羈縻戎狄蓋欲其安靜邊鄙不生事端而已今迴鶻本國破滅自相侵擾又被黠戛斯驅逐遠投我境雖是窮來理須存恤但以其種族繁多事力強大若不為之處置恐成後患今令於天德雲州兩界內商量與其水草地土安置仍令朔方河東兩道節度使各差軍將部領援送至彼宜令本蕃自擇酋長一人為可汗使統領部落其可汗使及隨行將吏等並令館於鴻臚寺其馬駝羊隻任於沿路水草好處放牧不得令侵擾百姓莊稼其迴鶻可汗使及隨行將吏等所經過州縣並宜準式供給

深入漢界宜令諸道節鎮嚴加備禦無令侵軼詔曰古之王者撫育蒸人必先安靜邊境故能威震殊俗德洽無垠自我國家統臨萬方恩加四海雖荒服之外未盡來庭而要荒之人已多慕義頃者迴鶻為黠戛斯所逐遠投塞下既以窮來理須存恤已令於天德雲州兩界內商量與其水草地土安置仍令朔方河東兩道節度使各差軍將部領援送至彼其可汗使及隨行將吏等並令館於鴻臚寺其馬駝羊隻任於沿路水草好處放牧不得令侵擾百姓莊稼其迴鶻可汗使及隨行將吏等所經過州縣並宜準式供給

語以此突厥知我恩信先鬼子莫不更
欲恩信使人明誠又
欲恩信問器剌如此之事
代若我諸蕃內附百官參列不得
餌突厥為患
既為子前宮威得已振
黑車子不復侵擾
五月敕突厥可汗使人
若強不可汗
突厥不可汗
突厥可汗
突厥可汗
突厥

昔朝錯言曰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罪也善言其向背之勢擊不知華夷之兵形制戎之良策而趙充國之言利害大要殊俗天性安驚衆鈞不一善故事同故先王以夏變夷之道也然其種類雖異情性亦同故先王以恩撫之而已矣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至右谷蠡庭慶健等千人行及　　渡界次名王刺行都尉十長六百以下三萬九千騎與南單于相攻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獲數萬人馬牛羊駱駝十餘萬頭於是匈奴遂北徙幕南無王庭漢因北擊遠遁而去其後匈奴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什六七明年匈奴大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盡枯人民大疫死者什三四是時匈奴西方諸國皆屬匈奴東接穢貊朝鮮南有西域之利自君臣以下皆仰衣食於匈奴匈奴得漢繒絮財物以其畜產乳酪給之漢與匈奴和親匈奴自單于以下皆向慕漢物以為美好不能為也及得漢財物不以為利以為害也

建武二十一年正月匈奴左部句林王皮散大且渠伊莫訾王薁鞬日逐王比等八部二十萬人畔單于自立為呼韓邪單于遣使詣闕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保塞守邊於是遣中郎將段郴謁者王郁等報命賜以車旗黃金璽綬駕駟安車迎單于使者及中郎將以下各有差

是時國內饑耗人民流亡或為匈奴所獲或為邊人所得匈奴中貴人皆以金帛贖之單于亦發還人民前後萬數

二十二年單于復遣使奉獻謝恩並貢方物

二十三年單于以中國喪亂欲乘間復擾邊境乃會諸部議曰今漢國有三災一曰蝗蟲二曰旱三曰疫病此天亡之時也今不擊將復何待於是悉將萬騎及烏桓兵合六七萬人南攻雲中太守撃破之

二十四年春單于復遣左賢王將萬騎及烏桓兵合六七萬人南攻雲中太守撃破之

二十五年單于以匈奴連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盡枯人民大疫死者什三四是時匈奴西方諸國皆屬匈奴東接穢貊朝鮮南有西域之利自君臣以下皆仰衣食於匈奴匈奴得漢繒絮財物以其畜產乳酪給之漢與匈奴和親匈奴自單于以下皆向慕漢物以為美好不能為也及得漢財物不以為利以為害也

北單于使骨都侯追擊右谷蠡王薁鞬日逐王比等八部二十萬人畔單于自立為呼韓邪單于遣使詣闕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保塞守邊於是遣中郎將段郴謁者王郁等報命賜以車旗黃金璽綬駕駟安車迎單于使者及中郎將以下各有差

是時國內饑耗人民流亡或為匈奴所獲或為邊人所得匈奴中貴人皆以金帛贖之單于亦發還人民前後萬數

二十二年單于復遣使奉獻謝恩並貢方物

二十三年單于以中國喪亂欲乘間復擾邊境乃會諸部議曰今漢國有三災一曰蝗蟲二曰旱三曰疫病此天亡之時也今不擊將復何待於是悉將萬騎及烏桓兵合六七萬人南攻雲中太守撃破之

二十四年春單于復遣左賢王將萬騎及烏桓兵合六七萬人南攻雲中太守撃破之斬首千餘級

二十五年單于以匈奴連年旱蝗赤地千里草木盡枯人民大疫死者什三四是時匈奴西方諸國皆屬匈奴東接穢貊朝鮮南有西域之利自君臣以下皆仰衣食於匈奴匈奴得漢繒絮財物以其畜產乳酪給之漢與匈奴和親匈奴自單于以下皆向慕漢物以為美好不能為也及得漢財物不以為利以為害也

二十六年南匈奴前第五骨都侯子痩骨都侯子痩骨都侯子痩

大破突厥五部內徙收加奔吐谷渾

隋帝大業元年西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抵歐其物又猜忌疎遠咤等恐為襲逐焉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推處羅遂立侯利發俟斤契弊為易勿真莫可汗可汗自立薛延陀內侵方字也至為小可汗處羅無以制之辛亡都藍可汗及至河北及將敢奔歸京師為北蕃盛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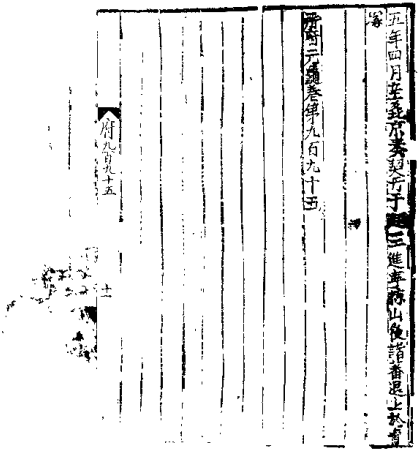
十二年真臘國遣使貢獻其國東北半水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桓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唐高祖武德末突厥阿史那社尒入侵中國歸而遇延咤迴紇等部皆叛攻破欲沿設社尒入侵中國歸而遇延咤迴紇等部皆叛攻破欲沿設社尒勝之復為延咤所敗遂率其餘帳保於西偏依可汗浮圖嵓頭利滅而西蕃無護又死突利鄉五姓可汗兄弟爭國社尒勝言降之引兵西上因襲破西蕃半有其國場帝十餘萬自稱篤可汗諸部曰首為昔所破

我國者延咤之罪也今我撫有西方大得兵馬不乎延咤而自取安樂是志先可汗為不孝也何以為突厥之主手從先平延咤然後安居爾若天命不違死不無恨其酋長咸諫曰今新得西方須留鎮撫若悉衆擊延咤恐為所乘從來俟斤國社尒不從親率五万餘騎討延咤於磧北連兵百餘日遇我行人劉善因立同娥設為延利始可汗社尒部又苦兵役多委之逃去延咤因縱擊敗之復保高昌國其酋長麴文泰者纔萬餘家又與西突厥通和居於鄯善北真珠河之北胡多依附之此胡多聚貨者成巨萬利設射雕將勁騎之子也初阿波可汗步

國或陸可汗乃立賀魯為葉護以繼叔真可汗之遺

初十一年六月西突厥泥孰莫賀咄設射殺其葉護可汗自立為乙毘鉢羅可汗五日行統鉢可汗西刺十五日行統鉢可汗與泥孰莫賀咄設戰於楚河西泥孰莫賀咄設敗走乃以為賀魯為十姓可汗遣兵追擊之三戰三勝泥孰莫賀咄設收餘衆西

十月高麗王高鸞將兵侵契丹於是契丹攻高麗興化軍高麗將徐熙等拒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制太東曰尊荊曰狄鞮北曰譯此蓋王者居中之大享四海之貢獻人懷殊俗乃伴此使通八蠻之言語必矣或譯入之即綏故得通而向化歟皇矣格矣東來白狼西入獻詩作歌譯由此道也

周公居攝六年越裳以三象重譯而朝故周官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通言語各異重譯王之言而論說焉

成帝建始中

三葬建國元年遣五威將軍王駿等六人授印綬單于印文曰匈奴單于之印

于左骨都侯蘇為漢

後漢明帝永平中燕州刺史宋均上疏言白狼王唐菆等六七人歸義作詩三章言慕化之意其詩曰遠夷樂德歌誦聖功託風慕義款塞來同遠經重譯獻其方物

微微訓詩曰大猷是經方命厥中兼愛無偏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其詩曰有蕩蕩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義有倚必反遵王之義

聖德深恩遠蒙天光

寒溫時適部人多有

曰健矣雖其邑在內曰咮評云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趙曰邯鄲言梓曰楸檟通
俗觀道武時大史令晁崇弟鍛以善北人語內徙至石邑爲賓客
侍郎是時魏始自雲代可汗丑代猶號言萬馬張也可汗鬱紇言最帝也社崙卒立其弟斛律
言紫真美好也斛律卒立其子乃孫菴羅辰卒立其季父侯利發之子大檀菴羅辰卒立
蓋可汗親言制勝也大檀卒子吳提立號曰豆羅伏可汗親言神聖也吳提卒子曷多本立號
曰佗汗可汗親言征伐也佗汗卒子燕都立號曰受羅部可汗親言賢也受羅部卒子成
呼盧立號曰處羅可汗親言鎮撫也處羅可汗卒子咄吉世立號曰頡利可汗親言
鷹也頡利可汗卒子咄苾立號曰突利可汗親言快也咄苾卒立其叔父斛薛莫何
可汗親言健也斛薛莫何可汗卒子阿史那社爾立號曰泥孰可汗親言快也社爾
卒立其弟阿史那賀魯立號曰沙鉢羅可汗親言鷹也賀魯卒子阿史那忠節立號曰
咄陸可汗親言弓也忠節卒子阿史那斛瑟羅立號曰鼠尼施可汗親言獵也斛瑟羅
卒立其弟阿史那賀魯立號曰沙鉢羅可汗親言鷹也賀魯卒子阿史那忠節立號曰
咄陸可汗親言弓也忠節卒子阿史那斛瑟羅立號曰鼠尼施可汗親言獵也斛瑟羅
卒立其弟阿史那賀魯立號曰沙鉢羅可汗親言鷹也賀魯卒子阿史那忠節立號曰
咄陸可汗親言弓也忠節卒子阿史那斛瑟羅立號曰鼠尼施可汗親言獵也斛瑟羅

明元時汝門法頼自長安遣天竺僧國有維摩之教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江南更與天竺禪師跋陀羅辯定之
跋陀羅共汝門法崇加禮敬
魏文時中秘呂文相舊語譯胡書語辯說通譯
孝文時林邑王范陀羅跋摩遣使上表曰伏承大魏皇帝應天順時受命出治化光被敢請翻譯梵經以遺來世詔曰善哉王武平末行中劉世清能通四夷語為當時第一拔主命世清依倣胡書製作國書頗多訛謬又遣突厥可汗勅中書侍郎李彪
北齊祖珽為其中
隋高祖開皇十四年新羅王遣使貢方物煬帝時新羅百濟皆以方物來貢
初以中國人名國為屬稱王為鄰稱呼皆為行隋煬帝大業
唐太宗貞觀初親十四年三月流鬼國遣使貢方物
太宗開元中安西都護蓋嘉運奏破西城記六堅昆國人皆赤髮綠睛其有黑髮黃睛者則夜叉之後故其人稱是都尉音為亦

定由然又今改稱統北斯者亦是北突厥之別種也
德類大伊吾以西高昌以北旁白山則皆突厥為語訛骨華其
突厥則突厥也為訛骨咄祿其訛骨咄祿突厥則突厥也為訛骨咄祿
北斯也由是而言蓋纔勒之種爾以鐵勒骨咄祿北斯為突厥
者蓋突厥自有姓息則皆諸語不可其或自稱鐵勒諸部為突厥耳訪於使譯云然
使者稱自有此名未知其
突厥小酋長六部落各立市
代宗寶應元年加冊回紇可汗為登里頡咄登密施合俱錄英
義建加冊咄可汗加冊可敦為奉先毗伽闕懷仁可敦詔曰
華言社稷法用登密施華言副合俱錄華言妻難敵加華言
足覓智蜜施華言得解
德宗貞元八年冊回鶻可汗為忠貞毗伽闕懷仁可汗詔曰
自謂突羅成開懷人鄰之疾重拙

文宗開成元年正月冊回鶻嗢沒斯特勒為武義成功可汗詔曰
異哉
按唐李行修惠賜多數會四夷語別六蕃書善識兵勢初為
獻狻猊馬
晉高祖善諸蕃語初仕後唐明宗視政之暇每召入便殿諮訪
所之事稱旨則以蕃語答之禮密使安重誨是為蕃官之
晉出帝開運三年十二月契丹遣使副
太宗其言譯
契丹
太四東梢西突厥之後為鐵勒所滅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九月薛延陀遣使上言
開始授封北邊勾當奴部諸蕃事由是百蠻畏伏諸部落歸附
而請吏或遣子於宿衛式力之盛振古莫聞然而國帝益遇
生民疾苦愛憫何補雖役世相沿或避重慎貿其種類者

我華風而又降其部落而之內地盤爲客之深也則王胡亂於西晉朱鄧橫於唐季六月之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

漢武帝建元六年南粵王胡爲閩粵王郢所攻漢爲興師討閩粵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天子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堅壁自守天子乃興兵誅閩粵死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胡爲其太子嬰齊請歸胡薨嬰齊嗣立遣子次公入宿衛

元狩中大行王恢擊於粵破越人相與殺王郢降閩越閩越兵擊之於是遣閩越一子質漢匈奴一子質漢征和元年據屠王死國人來請匈奴亦立質子在漢者故太子爽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弟二子右谷蠡王立

楚閩越東越擁兵自守

太初四年賦師將軍李廣利新大宛王更立貴人昧蔡爲宛王及貳師將軍之東嫌蹏諸所過小國閻破破使其子入侍漢

貢獻見天子因爲質焉漢使外國者入侯伴送之

單于因爲質焉漢使外國者入侯伴送之

單于因爲質焉漢使外國者入侯伴送之

單于

[illegible]明帝太和元年十月焉耆王遣子入侍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車師前部遣子入侍四年八月[illegible]
遣子入侍假其歸義侯
六年十月龜茲焉耆[illegible]遣子入侍
後魏文武平[illegible]甲[illegible]遣子入侍是時伏連[illegible]
部[illegible]歲[illegible]其子[illegible]隨表入朝帝[illegible]異禮遇其[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文太和十五年[illegible]高句麗王雲又[illegible]雲遣世子入朝雲上
書[illegible]遣其[illegible]子隨使[illegible]朝
唐[illegible]開元二年二月壬申新羅王子金守忠來朝留宿衛賜
宅及帛以寵之
[illegible]五月以賀[illegible]冊我國家統一寰宇歷年綿多九夷同文
四譯求[illegible]王襲奉正朔願[illegible]為[illegible]而業代[illegible]天朝
編於蕃[illegible]者[illegible]亦聚矣我則潤之以時[illegible]昭之以春陽[illegible]德以

[illegible]之中字以信之玄風既同群物欽[illegible]莫不[illegible]天壤[illegible]海[illegible]
第以[illegible]朝[illegible]而來庭皇唐之德於此為盛今以番[illegible]子又在
京[illegible]恩以及[illegible]遠軍歸而[illegible]旅之志重[illegible]期在[illegible]命所[illegible]
勞會[illegible]新[illegible]質[illegible]子[illegible]寺[illegible]攻還[illegible]契丹又娶[illegible]近[illegible]第子[illegible]
[illegible]侍[illegible]前[illegible]還[illegible]蕃[illegible]等至幽州且任安[illegible]者即[illegible]
[illegible]誠若華戎[illegible]夾則[illegible]共朝[illegible]之禮[illegible]則[illegible]其生[illegible]之心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敵之里援意悲遵子趨還爲貧匈奴歸首單于受以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使匈奴責讓單于尚冷遣歸單于授受詔遣歸

後漢順帝永和中南匈奴左部句龍王吾斯居紹等皆據中郎將張耽等擊破之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以段義令相檢察單于頓首謝乃脫帽徒跣詣闕謝罪

唐高祖武德六年契丹諸部相攻擊又不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顙謝罪

十七年賜高開道書勑曰天命愛育率土安寧海隅宣揚朝化欲使百姓各遂其心爲君者亦當愛人治國之道蕃附誠節本盡王既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靺鞨固禁契丹寇我邊境爲我百姓怨讐之情深乎大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閉塞昔晉惟貨利動小人私將寶玉非愛惜王兵器蓋欲不戰屈有外聞故爲盜

宰執命使者經紀王蕃各致問後人情敵攻術王乃坐之空牒設加防守使其朗日慕耳未無聞見有何陰惡弗從人知蔡制作尚書云蔡叔流言叛商殷周監馬騰叛害逸人屢告蔡叔遣馬騰作郡監心在不循度於蕃生活如所子賜王土守授王官爵隊逸殊滯若者遲遲王專壞不信常白精疑常遣使人密視消息臣以義言君者遲遲王專壞不信常白精疑常遣使人密視消息臣以後必須改革守蕃臣之節恭朝正之典自化爾勿作逸國則長寧王蕃置賢輔朕心彼之一方雖地僕人以依若天之下皆爲臣臣今若熟王不可虛置然須宗室賢德使安撫正若滿心易行然由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子弟也若作法仁信爲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朕旨王若無罪朕忍如兵自餘蕃國謂朕何也王必應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慮事須異國性者陳叔寶代在江陰爲客人所篤動我疆埸叔寶敗後說梁敬帝後謝初經歷十年敬即位長江之役

唐太宗與觀十五年十一月既破延陀延陀者月延陀使者解達太后謂之曰語爾可汗是使爲大突厥爲小爾貢突厥羊馬又勤百浪皆我今最急尊大亦須敬愛以顯我所不爲爾安得妄作爾去突厥部數猶羊馬犬鷹之盜何國無之執而罪足又總我百姓皆我國家西越昌海東臨遼澤緣邊郡列屯將士所繕延陀有四面可寇至使緣邊道路管爲大患試引兵以長城鐵軍於朔曾無衆合拉致亂

突厥我師來致此役很願歲自取我邊方二萬一千餘里雲俱今青山甲卒大盈三千新附蒸茂能者是乘指利害爾曾已思二十年十月生由韶日高麗除遠請能撫綏遠俗在全其業不必函頭有性殊未革心前後表聞類多不實每懷詭詐罪難難原見朕使人又屢誓諭示其後新羅亦告侵擾不止積其姦惡常也若天收奔宜宜剿蓄自合一陵勿疑

高宗時特進許圉師爲安撫大使往安州請附向地吐蕃大臣祿東贊亦屯兵於青海之北遣使入朝上表稱吐谷渾之罪仍請和親高宗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詰責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三年正月吐蕃贊普遣使貢方物贊普請和親又請附向地吐蕃大臣祿東贊亦屯兵於青海之北遣使入朝上表稱吐谷渾之罪仍請和親高宗不許遣左衛郎將劉文祥使于吐蕃詰責之

武宗會昌四年十月敕赤心自前祖慕攻國安撫附於我
爲我赤子編于蕃部比馬黃羊種落繁滋不侵不叛而約信義
以開邊鄙守朝廷之疆場奉天地之命討伐不庭撫綏有道
莫知控告特命賜之愛子賓屬元戎所冀靜師振旅而不敢自專
請部署有所處置我爲念以保和寧如聞黃寺鎮將恣行
殘暴持權奪下官物壓掠回鶻于中人擅用甲兵恣行攻
劫豈有朝廷內地輒此爲張適路阻艱商旅若絕恢欲詔命
詰戎同力剿除深慮王石難分善惡同誅今再爲降制各使得
宜其令節將許其翅斬如事有究竟政乘公平並置巡院
委開奏聞庶必無冤或不知恩貸俾國有常典事必難
容故茲曉諭不當體厥初慮初慮頃自回鶻五年間開河曲地爲
大十州內附者三十萬口有大首長若城赤心者皆頃歸
款朝廷以唐州爲都督府陽城李氏自是從大梁石山已東並爲
中國之境盜不興邊人樂業即位以破回鶻之衆塞北諸蕃
遷徙統御大約咸軍故以皇子襄王潛建樂潮方鎮寵渡元侔
押西北諸蕃部落使時會昌中候宣撫戎狄故有是
詔戒之

後唐莊宗初爲晉王天祐十四年二月新州阿保機大進攻共
師李存矩退保涿州先是契丹阿保機嘗試皇時遣
使來中國相州刺史袁建豐爲第宅急難相救故保機怒
至是容納其叛亡建豐遣使讓之曰晉王與我約爲兄弟
約世世無相侵犯今王無信義納我叛人之邊將王景之逋
逃以是知王之無信義也保機聞之怒陳兵於境上
以書牙張賢入貢因之覘關山無事風馬有歸意以
書牙張賢入貢因之覘關山無事風馬有歸意以
平州盧龍之衆攻城北東無遺鋒之衆攻城北東無遺鋒
近者盜文進據薊圖若備蒼遊涿朱克融之肯何方可保有
汝有君之國貨所不寶契丹王安

罪其能兩國之歡盟縱彼犬羊寇吾亭鄣徙封牛耳蠭保歲心
執射生狂之徒享我中原之利見蒐兵甲使戰西樓無勞車馬
之餌庶幾見太平之日

狀貌

夫戎狄之國志各異其地東西南北咸有所異豈惟聲欲不同抑亦形貌有異蓋天意所以分夷夏別族類也或自傳譯狀彼酋帥或因朝貢驗彼使人良史存之亦圖載之盛也

夏商時汪罔氏之君曰防風氏後至禹執而戮之（防風神於會稽山風氏後至禹執而戮之）

周敬王時鄭聘國君長狄僑如（僑如弟兄三人侵宋中國皆滅之）瓦石不能害（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載喜（叔孫得臣載喜射有也）射其目（射其目）殪（殪）以歸（以歸）

漢武帝時匈奴伏者王太子金日磾（磾）（磾）（磾）

一不敵大國之三信矣

後魏孝文帝東幸汝南甲國明字勝然石黃金及雜金銀
及之俗勁急海諸朝獻善數千匹自隨私貨越延壽每求貨
[illegible]

勇驚

[illegible]

後魏孟五世孫研最善擊劍自後以研爲[illegible]第十三世襲爵[illegible]
[illegible]

府元龜　卷九九七　三

後漢竇融其子穆更以驍雄爲[illegible]
後漢句驪王宮勇壯數犯邊境
夫餘王其先北與索小歐國王侍兒見天上有氣大如鵝子來
降因以有身生子名曰東明長而善射夫餘王忌其猛決教之因走
降夫餘而王
魏高句麗王位宮其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其國人謂之見長
大果而雷敢冤敏國見復破今王生便開目視人謂之[illegible]
乎相以爲位以其祖故名之高句麗有力勇便騎射善[illegible]知
尋[illegible]投慶伐從句麗王三年其東在家有子投慶伐師征欲報
之[illegible]言學兼行晝夜[illegible]如[illegible]入其口因吞之遂[illegible]月十
月而產此子必有奇異且長之投慶民因不信妻乃語家令收
棄[illegible]壁石槨長大勇健智略絕衆年二歲與部人小兒[illegible]
鈔取其外家牛羊橦石槨策馬追擊布向無前是課得所亡由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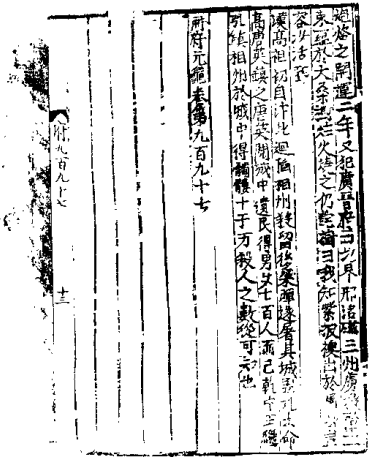
府元龜　卷九九七　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王頡子孫竄匿而見之可汗莫離王不令送前事遂擒子弟數
以元帥是鴈珠兩宮在漠不令有舞胡孤等相及拿重臣兼將軍
恒詣門臣天子與宰臣可汗約為兄弟今可汗即莫離王恐如此
有謀數何得不舞胡子弟若以身有傷憾不合又報太元如
即周太子也太子即儲君也宜有中國儲君何外國可汗可有
駙相捉父之重鼻遂引子弟率進少室魏經各移檄一百七華
返一日而死以王少年而未諳事故論和番使齎其
牛羊以代宗大歷二年十一月遣其頡利吐發等于延慶川請以
仙衆翼仙衆自目見吐蕃貢獻皆于延慶川請曰云請以風林
關為界帝不答
迴紇以大曆六年正月來瑪瑙寺擅出坊市捉人子女市田宅
其止反殺怒以三百騎犯含光門未進門是日皇城請門嘉開
苗使中使劉清潭宮殿乃止七月癸巳擅出滿賊寺入坊
市殺遂長安縣令徐謝於含光門之街喜殺所妻其云而就戮

粵極使所擒不能禁九年九月壬寅鴈門節度使辛雲京奏敗
人所中禽之特勒免罪又十年九月戊申迴紇白晝剽人於東
市人執之訴于鴻臚寺鞫人執
詔翊因而出奔傷發史
勅迴以歲宗元和二年正月甲午使場光信進駱駝馬及貂皮等以
至歸於內府
夫我伏惟陛下纘聖之性國家有道存天職常之方謙而恃
勝與驕利不驕倒御或失驕侵遂滋揚言紀元敵背約東犬
即位盜邊之始小邦恒寒自知不許輒奉表之所信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此其勢而不易其俗，故知蠻貊荒服之性也，懷柔之道也，彼俗不與諸夏同則教不可一概，理不易則事不可一施，善獸狡而惡獸狠，各隨其性而制之，故能服遠而不勞，務見利而忘義，棄德而背恩，侵寇邊境，何代能禁，固當修德厚則結其野心，多方預備，防其猾姦，姦謀百端，已在吾數中矣。

漢開粵君搖東甌世號東甌王，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得不誅。

武帝元鼎五年南粵反，開粵王餘善上書請以率衆八千從樓船將軍楊僕擊呂嘉等，至揭陽以縱風波為解，會天大雨，不行待雨，端陰使南粵

之不降者路充國等為漢導，上西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我丈人行，數請漢遣守邸將蘇武屠龍，略道單于壁，于薛騎權其慮非漢所望也。

烏孫國治赤谷城，孝武時嫁公主，為烏孫王昆莫夫人，昆莫死，公主以報讎為名，上書願令女孫為烏孫王妻，欲因以斷匈奴右臂，上許之，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公主自為置酒，送之出塞，為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以肉為食兮酪為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

宣帝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先賢撣畔其父呼韓單于，率衆來降，漢封為歸德侯，使居西河美稷，去單于庭千餘里，以衛單于。

匈奴烏維單于時，漢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武，武不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還。

烏桓校尉王昌以計誘斬烏桓大人，遂舉兵反，攻擊緣邊諸郡，殺略吏民，遣使者護烏桓校尉，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擊之，昌等逆戰，漢兵不利，護烏桓校尉耿曄、王郁等將烏桓、鮮卑擊昌，大破之，斬昌等。

匈奴烏維單于時，漢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武，武不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還。

烏桓校尉王昌以計誘斬烏桓大人，遂舉兵反，攻擊緣邊諸郡，殺略吏民，遣使者護烏桓校尉，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擊之，昌等逆戰，漢兵不利，護烏桓校尉耿曄、王郁等將烏桓、鮮卑擊昌，大破之，斬昌等。

匈奴烏維單于時，漢使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欲降武，武不肯，乃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還。

烏桓校尉王昌以計誘斬烏桓大人，遂舉兵反，攻擊緣邊諸郡，殺略吏民，遣使者護烏桓校尉，發緣邊兵及烏桓、鮮卑擊之，昌等逆戰，漢兵不利，護烏桓校尉耿曄、王郁等將烏桓、鮮卑擊昌，大破之，斬昌等。

烏累單于咸立貪王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欲內利寇掠又使遣知子登前死狀子登與母閼氏俱入不絕聲知中國有盜賊兩成初五持國威信尚遠壽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風二年五月莽復遣王歙與五威將王咸等伏誅單于素與歙等六人使送右賢王薛等至塞下單于遣左當戶須卜當大且渠奢等至塞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論說改其號匈奴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欲殺歙等以降即發邊兵云當擊烏桓因襲取歙等以降單于信其計後單于復以單于師子欲殺之其語在匈奴傳初宣帝時匈奴單于款塞稱臣是時邊境無事單于師子所驕掠皆多於前

表言之高宗遣遇事令大臣參詳奏聞朝廷往往賜賜以與之繼絕存亡之義明因說賀魯令長生運入朝宿衛往運既行中悔發欲矛花走賀魯內方懼而外詐誘說以至京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又放歸賀魯因說其父據弩施陸可汗之舊地遂擁衆千人十餘萬帳西走遣

詔增兵馬二万人走平虜城與北番大將商略襲等會於[illegible]吐蕃前到屢知會即使兵部尚書崔遠衛卿崔知悌[illegible]
沈韓愈來同直奏趙華獨臧得他為番使州
後唐梁所主可保機北宗同光四年正月戊寅遣使[illegible]
已下三十七人貢馬三十匹時阿保機將寇幽涿為備[illegible]
滿乘虛襲擊也
明宗長興四年六月己未鄭州[illegible]
充與日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春秋之義王者無外而以域內四海而宅天下也若夫被髮左衽之裔荒服之表恃力荒忽無常正朔所不加政教所不及乃能慕義信威懷德而請命款塞而願朝豈非天厭亂而至于劉下稽顙稱臣王受歡誓也哉故能以王會著篇知周室之隆正會為圖稱昔秦之盛擊或逃逸頻於侵暫賜東藩於府郡遠攻其貢相屬又為足稱道哉

漢武帝時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遣吏喻指夜郎侯及旁小邑皆以為漢繒布財物多於夜郎乃以為然漢使者還報以為夜郎侯可以計羈屬也

漢武帝元鼎六年南越反發巴蜀罪人遣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欲以擊越路博德為伏波將軍出桂陽下瀕水多人會合食下水至尋陝入湟水越人遮險守下瀕水數月伏波將軍路博德上書請曰臣前與樓船將軍會番禺以為數日可破今經歷秋冬不進士卒疾病臣博德所將皆江淮之間輕悍勇敢乘船之人上水入山如走平地願以此時引兵擊瞿甲之屬必破滅之以報陛下之明詔上從之

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數侵邊道遮要漢使者上以其道險遠終不為置吏

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奏送王女過龜茲龜茲王留不遣積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ahead帝以為龜茲王貴其夫人上書言得尚漢外孫為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賜以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綵繒雜繡琦珍凡數千萬留且一年厚賜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慕中國衣服制度

王莽天鳳元年匈奴單于咸死弟左賢王囂立為須卜當單于遣使者奉書稱說願與漢俱承天威順時宜共安邊境以全元元之命莽大說更名匈奴曰恭奴單于改璽書曰新恭奴善單于

建武二十四年南匈奴單于比款塞稱藩遣中郎將段郴副將王福等奉金匭玉璽請命獻地永平元年單于比薨子左賢王莫立是為烏達鞮侯單于遣使報命

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使奉獻詣闕貢馬及方物

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貢獻

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七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八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九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二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三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四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五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六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七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八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一百九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二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三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四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五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六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七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八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二百九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二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三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四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五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六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七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八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三百九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二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三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四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五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六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七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八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四百九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二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三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四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五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六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七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八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五百九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二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三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四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八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五十九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一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二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三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四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五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六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七年烏達鞮侯單于遣子入侍

六百六十八年

送元帝時邪支單于既詩呼韓邪單于且喜且懼心書曰帝
勿謂見天子欲以邪支在西方恐其徙烏孫根來襲臣以故天
子至漢今邪支伏誅願入朝見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
單于來朝詔曰匈奴邪支背叛禽滅其主遂奪呼韓邪單
于不恤恩德約束義不復侵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
漢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
成帝河平三年匈奴復株累若鞮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
月遣入朝詔賜繒綵錦繡各五萬匹如竟寧時
元延元年匈奴復請若鞮單于為朝二年發行

府元九九九　二

哀帝建平四年匈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遣使上書願朝五年
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候伺自黃龍竟寧單于朝中國親信
之故遣使願朝明年故事單于朝於名王以下貴
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願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以五百
人朝以明天子威德帝皆許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帝以大
威儀於所在舍之上林苑蒲陶宮館上皆之以備外國
單于知之如歸太三百七十一都護錦綵各
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其秋單于並入朝
塞元年四月單于復入朝單于復入朝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單于入朝單于入朝
武封爵為漢藩臣奉貢朝賀
二十五年匈奴內亂南北分立南匈奴單于入朝
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二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三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四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五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六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七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八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二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三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四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五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六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八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九百九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三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四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五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六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七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八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十九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二十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二十一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二十二年匈奴單于入朝
一千二十三年

冊府元龜　卷九九九　外臣部

上書來朝子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北匈奴遣使詣闕貢馬及奉奏求
和親并請音樂
晉元帝太興二年建平戎王向弘向瑤等詣臺求拜除尚書郎
張光武敦煌人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答以弘慕義折衝宜遵平
鄉侯之號以寧邊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吐谷渾慕延遣使上表求尚車獻馬九
帽女國金酒酒胡王金剛等物大旬罽公等車
魏明帝太和六年吉昌王俊求軍儀不雜侯書詔報曰知須
軍儀事九種正非所愛但重慕其意致之未易內俊不堪涉
遠路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一部
扶南王竺旃檀等獻天竺胡書貝葉經
梁武帝普通二年扶南王闍耶跋摩遣其兄子利若那等奉
表獻金剛指環及天竺胡書貝葉經
高昌王麴伯雅遣使朝貢并請講禮記
周武帝天和三年突厥遣使求婚并獻馬帝許之
隋煬帝大業三年突厥啓民可汗請婚帝以宗室女義成公主
妻之
唐太宗貞觀二年突厥頡利可汗請婚帝以宗室女為義成公
主妻之
高宗永徽二年二月丁卯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則天垂拱二年正月丁卯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玄宗開元二年二月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十年十月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十七年吐蕃王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八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九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八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一百九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八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二百九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八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三百九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八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四百九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八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五百九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七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八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六百九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二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三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四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五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二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三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四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五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六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七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八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六十九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七十年吐蕃遣使來請和親
開元七百七十一年吐蕃遣使來請

孝宗開元四年冬使乞於寺觀禮拜及向兩市貨易等之六年十一月丁未阿史特勒僕羅上書訴曰僕羅兄吐火羅葉護忽以下管諸國王都督刺史擅立弟為王兄弟相殺臣馬二十萬東翻突厥王統領兵馬二十萬人掩襲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人掩襲國王統領兵馬二十萬人掩襲國

越郡與我爭少名乘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奠分咲厥地可
汗西部事安你即須發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實望天可汗即
位奠分奴身緣大食於我邊不求得好物事進奉天可汗報之所
須總遣奴身及須臣西方物並請奠分奴見一[illegible]不敢欺
誑天可汗手七月癸未命有司寫毛詩植記左傳文選一部賜
[illegible]
十九年唐國王為勃表請封其子嗣為賀國王冊贊為
國王許之
十九年十一月突厥遣其大臣葛阿職等入朝獻馬五十
匹請以女和親帝不許突厥可汗之弟闕特勤死帝親臨哭
其喪遣左工六人往焉賜贊工少給偏突厥國內未之見者
觀者傾國觀焉嘆歡突厥自此遂寢不請和親
二十三年閏十一月日本國遣其臣名代來朝獻方物

[illegible]父子尊悅以歸于國[illegible]
十六年六月甲子渤海遣使[illegible]
國春秋[illegible]
十九年按汗那王阿悉[illegible]
大將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祖與之書引臣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伏朔北長驅指日可至新興為我藩蔽我無與爾便行封冊後書稱宗同光二年十一月己丑幽州李存賢奏契丹耶律牙呵茶藥

明宗天成二年十月幽州奏契丹主差人持書求馬市欲為其父表葬所

三年四月幽州奏得契丹書求買鞍轡弓箭及要茶所有勘元請

副帝曰把懷之道且宜依隨

四年十月幽州奏契丹首領群聚堆進狀乞投劉州刺史上欲許之安重誨諫乃止

長興三年二月幽州上言契丹遣使來求茶葉帝召羣臣中書門此物亦彼非要然蓋當面偵探宜拒其求但報云遣使入覲當有勅旨

三月甲午遣鴻臚卿來進機自契丹使回請以契丹王請求副使合

利德來朝

七月幽州奏契丹國差梅老到部落請

晉王進爵為王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妻真之子德為節度使真則進為太尉祖母蕭氏時為太后攝政欲以王為養子都部署時德光為皇太子德光之至是屢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鎮完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以中國禮教君臣綱紀與蕃夷不同之義德光聞之不悅

請遣戚至北庭用蒯令外進乃合中土舊境我王亦必其兒把使人復報曰外自請依為天子有何階級邪高祖既其誠善則厚賜力些生命蕭翰息蘇連外迓高祖中山但欲盡其誠善也

互市

大王者之牧四夷也有侵宋之道焉有關塵之義乎蓋以汉盛寧邊郡休息中夏者也則互市之設其權未寫然自隋煬之初始行關市之法而突厥賴焉其後自漢迄唐歷代遵守節不相沿之一指也張高祖立澤使為南界王

便和糴百餘萬石高后時有司請禁鐵器鑄鐵田器皆令自鐵官買之無鐵者以穀鄰之

文帝時匈奴和親往來通關市

景帝許復通關市

武帝時明和親約束通關市匈奴背約入盜上下議擊之以為匈奴絕約當舉兵征之上曰數苦邊民使不得安息其兵毋出往來長城下候望以救助不為備要害處以逸制勞以佚待勞臣愚以為便詔可

後漢光武建武中匈奴款塞願修和親乃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并賜單于金帛

牛馬與之

後漢光武建武中匈奴款塞願修和親乃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并賜單于金帛

明帝永平中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帝報不許

安帝元初元年冬單于復上言北單于侵擾邊吏入合市請曹襲雲遣使報聽納之於單于乃遣大祖承伊鞮王

將騎牛馬萬餘詣雲中與漢吏交市

為郡官歸賞賜得過之

桓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頭曼頭部貪鄰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於馬城下通胡市

靈帝建寧中鮮卑素利彌加慕義稽侯珊等九部率衆詣闕求互市會護烏桓校尉張純等奏聽許之

其部眾五千餘騎詣雲中并州刺史蘇瑋上言北虜逆順無常貪而多詐不可許

獻帝初平二年董卓為太尉秉政欲以懷遠和戎乃與匈奴中郎將羌胡大帥各交通貨賂

魏武帝為丞相時與烏桓單于蹋頓書曰昔袁本初兄弟迭興迫於窮急來投於我我以誠信待之遂為婚姻

文帝黃初三年幸許昌時鮮卑軻比能部落大人小子代郡烏丸修武侯無慮等三千餘騎詣雲中并馬牛羊以千數交易於是罷護烏桓校尉

明帝太和中鮮卑軻比能數犯塞上表求通市許之

魏武帝建安中遣使

以致菊[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宗帝天祐元年七月幽州言高麗船一艘至徑管押前處矛而下七十人入州市易是月雲州言契丹自領述律妻來互市從之

二年正月幽州言高麗遣人市易

二年正月雲州言契丹遣人就榷場互市其吐渾部族歸舊從之

十二月雲州言契丹於州西北野固口與契丹互市從之

十二月雲州沙陀契丹等十年商與契丹互市則例

三年雲州言契丹石祿牧羣猿近城市易

晉少帝天福八年西京奏契丹遣前青白軍使王從益到京進貢駝馬宣敕省錢收糴

敕諫議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命迴鶻來者一聽私便交易官不禁訖先是迴鶻聞藏入貢每行李至關輒民不得私蕃人與市易交貨犯者有刑太祖以爲不可至是聽之由是玉之價直十損八

十月流州言招到蕃部野龍十九族有馬赴京師貨賣

招集武都雲氐上郡西河諸雜種衆以大盛東犯邊郡南入益州刺史太守重加遏討遂夜驅三輔數萬口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憂之議者皆欲徙鮮卑者吳孰之支也自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山此新盛安帝末鮮卑其至雲遼遠盜掠邊郡道入塞數五原雲中代郡上谷漁陽北地諸郡皆被其害延光二年秋左賢王將萬騎入雲中太守成璜畏懦不敢拒而開門降之遂與南匈奴單于共攻破諸城殺略吏人驅畜數萬乘輿遣侍御史發緹騎及三河驍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略者由是鮮卑遂侵朔方敦煌北地酒泉張掖諸郡殺略吏人發冢墓燒宮寺邊民震恐多奔入塞保險自固朝廷憂之復徙雁門太原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十二郡太守各將突騎二千人及發緹騎三千人分布要害以備之鮮卑乃去

地延熹中鮮卑自分其地為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敦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領之皆屬檀石槐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擊丁零東部大人閔西部大人素和親檀石槐乃分其地為東西部大人各主之自檀石槐死後其大人和連魁頭等各爭強相攻擊兵連禍結死者數千人更相讎殺仍歲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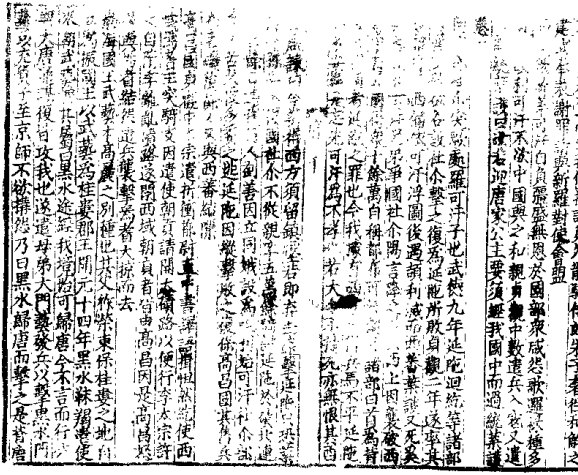
鮮卑者東胡之支也自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破匈奴北單于逃走鮮卑因此轉徙據其地匈奴余種留者尚有十餘萬落皆自號鮮卑山此新盛安帝末鮮卑其至雲遼遠盜掠邊郡道入塞數五原雲中代郡上谷漁陽北地諸郡皆被其害延光二年秋左賢王將萬騎入雲中太守成璜畏懦不敢拒而開門降之遂與南匈奴單于共攻破諸城殺略吏人驅畜數萬乘輿遣侍御史發緹騎及三河驍騎追擊之所向無前悉還得所略者由是鮮卑遂侵朔方敦煌北地酒泉張掖諸郡殺略吏人發冢墓燒宮寺邊民震恐多奔入塞保險自固朝廷憂之復徙雁門太原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十二郡太守各將突騎二千人及發緹騎三千人分布要害以備之鮮卑乃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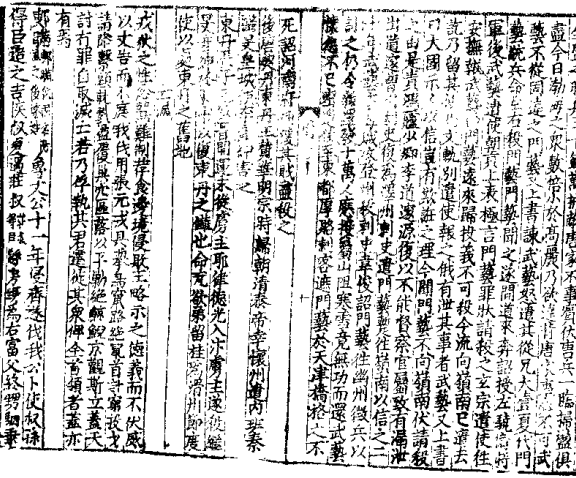
餘家俟罷羌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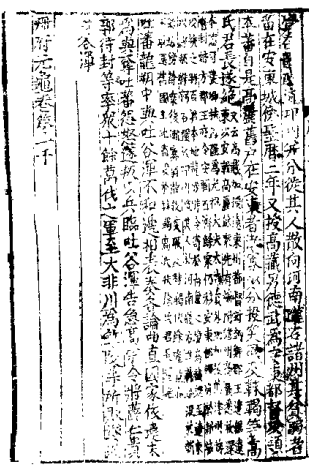
高句麗者出夫餘東南千餘里依山為國土多山谷無原隰隨山谷以居食澗水無良田雖力佃作不足以自給其俗節儉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及祠靈星社稷以冬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名隧穴以十月迎隧神還於國東上祭之其俗淫祀又祭零星及戰神皆以牛加繫人殺以祭之以觀其蹄解以占吉凶其俗以跳鼠皮為冠綴以金銀為飾其人絜清自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脚以為恭行步皆走其國中大家達於山谷之間漸漸開廣土境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中有五部落一曰消奴部即桂婁部也二曰絕奴部即順奴部也三曰灌奴部即灌那部也四曰桂婁部即涓奴部也五曰順奴部即絕奴部也本有五族稱王後合為一王餘四族但為大加主簿統責小加而已

蓋鄰成遂據日南告交州刺史朱蕃求以日南比歸漢山武昌侯外諸國貢獻蜜香紫貝自海路來貨賤期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每十折二三至則交趾太守兵往伐由是諸國悉賤貨林邑小國介其間數為所抄掠太守兵不能討又數遣使貢獻桓帝延熹九年日南太守兵不能討又數遣使貢獻桓帝延熹九年日南太守

會安紹據冀州北方拒有三郡烏丸罷突騎王而收其精勇謂之胡騎又招集亡叛為之耳目稱曰天子兄弟不可滅我但當滅袁氏耳紹既破公孫瓚乃渡大軍擊之悉斬其首領及所俘獲者皆放還本土使安慰招撫之於是烏丸悉平





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illegible]
[illegible]僑其[illegible]以[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北齊□□□